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醫學分典

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杰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朴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張海鵬　李根蟠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王渝生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了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搜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

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〇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鑑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了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含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論説：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部分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纂委員會

顧　　問：馬繼興　鄭孝昌

主　　編：傅世垣　李明富　曹洪欣　余瀛鰲　趙立勛

副 主 編：鄭金生　黃英志　陳貴廷　呂光榮

秘 書 長：鄭金生　李　戎

學術秘書：李繼明　萬　芳　吳　勇　劉楚玉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大淳　王文科　王再謨　王咏芳　王咪咪　王華秀

王樹芬　孔慶璽　艾儒棣　呂光榮　朱建平　李　戎

李明富　李繼明　吳　勇　吳家駿　宋　興　余瀛鰲

林森榮　范永升　和中浚　段光周　陳貴廷　黃英志

梁繁榮　張早華　張瑞賢　張慶文　萬　芳　董德蓉

傅元謀　傅世垣　曾一林　賈德蓉　楊　宇　楊榮輝

趙立勛　廖品正　鄭金生　蕭永芝　劉楚玉　潘桂娟

謝克慶　羅永芬　嚴石林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序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是《中華大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先期開展工作的試點之一，它包括《醫學分典》、《藥學分典》和《衛生學分典》，由成都中醫藥大學、中國中醫研究院和雲南中醫學院分工合作編纂。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教委、新聞出版署等十餘部委聯合組成的《中華大典》試點工作領導小組決定：先行試編《醫學分典》，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再編纂其餘兩個分典。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一日，《醫學分典》編委會在成都中醫藥大學成立，標誌着試點工作正式啓動。經過四年的試點、實踐，取得了較爲豐富的經驗，初步確定了《醫藥衛生典》的基本框架，擬訂了《醫藥衛生典》的《工作細則》、《共用書目表》和《醫學分典》的《編纂方案》、《書目表》等有關文件與資料，以及編寫出了《醫學通論總部》、《内科總部》、《兒科總部》的樣稿。從而爲《醫學分典》乃至《醫藥衛生典》編纂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在《醫學分典》試點工作取得經驗的基礎上，一九九三年九月，《醫藥衛生典》編委會在中國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醫藥衛生典》的編纂自此全面啓動。

在中國醫學史上，也曾有過大型醫藥學類書的編纂，較早者如晉代的《雜藥方》，最大者如隋代的《四海類聚方》，較近者則當推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部全録》。但清代以前的類書多已亡佚，僅存者也有資料不全、查找不便或錯訛等問題。工具書的編纂歷來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醫藥衛生典》收編先秦至清末期間醫藥衛生及經史百家典籍中重要的醫藥衛生文獻資料，共約五千萬字，通過經緯交織的編纂方法，將我國古代人民對醫藥衛生的認識及防病治病的科學成果，按現代學科與專題予以分類編纂。它不僅展示了中醫藥學術的豐富內涵，也有助於廣大讀者把握中醫藥學術形成、發展的源流與脈絡。出版後，將成爲國內外醫藥衛生工作者和其他相關學科學者了解中醫藥科學知識的一個重要信息源、資料庫。

《醫藥衛生典》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它不僅是中醫藥界組織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而且是國家中央政府『盛世修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被選作試點工程，充分體現出了黨和國家對醫藥衛生事業的關懷與重視。

第二，涵蓋面廣，內容豐富，規模空前。本典不僅博採醫藥衛生界所熟知的醫學、藥學以及衛生學等有關學科內容，還包括一般人不太了解，但已爲學術界和管理層所認識到並被視作優勢之一的『中醫藥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資料來源廣涉經史百家文獻與出土簡帛文獻、域內傳世文獻與流失海外的文獻等多個層面；在時空上跨越先秦以迄清末；在數量上查閱文獻達一萬三千餘種，引用典籍七千種以上。如此的涵蓋面和容量規模，不僅明顯超越歷史上已有的中醫藥類書，也爲當前同類中醫藥出版物所不及。

第三，在編纂方法上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完整的系統性。本典按照現代學科分類方法，並結合我國類書編纂的優良傳統，分爲若干分典、總部、部、分部等各級經目，經目之下又設多個緯目。這樣經緯交織，系統完整，將數千萬字的資料科學有序地盡收一書，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第四，具有廣泛的實用性。由於本典搜裒歷代百家資料，又有多種目録、索引、書目表等供查

檢，並在系統全面輯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做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作，故對於專業人員和其他學科中需了解醫藥衛生資料的學者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參考價值。

第五，具有類書編纂的高水平和權威性。《中華大典》是經國務院批准，並由中央有關部委負責組織實施的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本典由國內一大批著名專家和中青年學者參與編纂，歷時十一年，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編纂中注意汲取古代類書輾轉傳鈔、校勘粗疏、出處不詳的教訓，總結歷代類書編纂的利弊得失，充分吸收近二百年來在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儘可能選用可靠的、經過專家校勘的善本，層層嚴把質量關，從而保證了本典的學術水平與權威性。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鬥争的經驗總結，它不僅包含着對疾病診療以及衛生保健與康復的豐富經驗，而且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西方醫學未傳入中國之前，它爲中國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貢獻，就是到了現代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是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越來越爲全世界所矚目。這是我們力圖編好本典的基點。在長達十一年的編纂工作中，我們抱着嚴謹認真的科學態度，發揚奉獻精神，團結合作，克服了許多困難，付出了辛勤勞動，有的同志病逝在工作崗位上。整個編纂工作，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下，在《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指導下進行，四川省黨政領導部門和國家圖書館等全國很多單位給予有力的支持，我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並歡迎海內外廣大讀者對我們的不足之處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凡例

一、《醫藥衛生典》是《中華大典》的組成部分之一，收録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古籍文獻中有關傳統中醫、中藥及衛生保健方面的資料，其中包括日本、朝鮮等鄰近國家刊刻或撰著的部分中醫藥文獻。

二、根據《中華大典》『經緯交織』的編纂特點和體例規定，典是一級經目，分典是二級經目，總部、部、分部則分别爲三、四、五級經目。《醫藥衛生典》包括《醫學分典》、《藥學分典》和《衛生學分典》三個二級經目，分典下設總部、部、分部等經目，或於分部之下更設專題。各級經目依據學科發展的歷史狀況而設，不求整齊劃一。三個分典下的總部設置情況分别爲：《醫學分典》下設《醫學通論總部》、《基礎理論總部》、《診法總部》、《傷寒總部》、《温病總部》、《針灸總部》、《推拿總部》、《内科總部》、《外科總部》、《骨科總部》、《婦科總部》、《兒科總部》、《眼科總部》、《耳鼻咽喉口齒總部》、《典制總部》、《醫家總部》、《辭章雜記總部》。《藥學分典》下設《藥物圖録總部》、《藥學通論總部》、《人物典制總部》、《藥材總部》、《藥性理論總部》、《藥物總部》。《衛生學分典》下設《衛生學通論總部》、《環境衛生總部》、《人體衛生總部》、《怡情養性總部》、《食養藥養總部》、《人物典制總部》。

三、依據《中華大典》體例要求，本典各級經目下設有題解、論説、綜述、紀事、著録、藝文、

雜録、圖表八個緯目。題解：爲對同級經目的名稱、含義、概念、特點等作總體性、概括性介紹的資料。論説：爲經目中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綜述：爲經目性狀、特點、地位、實際應用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方面的資料。紀事：爲有關具體活動和事例的資料。著録：爲相關重要著作、文獻的評價、成書經過、版本源流諸方面的資料。藝文：爲以文學欣賞性爲主的相關資料，主要收詩賦等韻文，也收少量散文。雜録：未收入以上緯目，而又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或其科學性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各級經目下之緯目的設置，視所據有資料的情況，有則設之，無則不設。各緯目之下按時代先後排列資料，時代的確定以成書年代爲準，難以考實者就近排列，或遵從歷史習慣。

四、所引資料先標明出處，出處標署以書名和篇名爲主，如無篇名或標署篇名不便者則標署卷次。原書卷帙浩繁者，除標署書名和篇名外，有的復標卷次。同名異書者，加標作者名，以便檢索。

五、所引資料若在一段之中有略去不用者，則以【略】代之，所略内容如果位於段首或段尾，則不加標識，以免繁瑣。

六、本書用字儘量保持版本原樣，對異體字未作總體統一，原則上在同段文章中進行規範。通假字、古今字一般不改，衹在同一段中加以統一，規範原則一般是就多不就少。

七、本書注文的編排遵從歷史習慣採用兩種方法：一是隨文夾注，主要用於針對字、詞的短注；《素問》、《太素》等醫經之王冰注、林億等新校正、楊上善注等作隨文夾注處理。二是低正文一格的注文排法，主要用於對正文的發揮闡釋等文字。

八、作者自注不出注家名，注家不清楚者，不出注家名。《太素》楊上善注遵從歷史習慣不出注

家名。其餘注家可考證者一律出注家名。

九、本書所採用的圓括號（ ）用於處理訛字和衍字。六角括號〔 〕的用法有二：一爲標署正字和增補的脱字，二是在注文前標署注家名。（書中收録有少量簡帛文獻，其隸定字用六角括號，通假的本字、古今字的今字用圓括號，爲特例。）

一〇、在標點使用上，遵從《中華大典》通則的規定，多用逗號和句號，儘量少用或不用其它符號。

一一、遵從《中華大典》通則的規定，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各總部卷末，附載資料引用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編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

醫學分典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委會

顧　問： 馬繼興　鄭孝昌

主　編： 李明富　趙立勛　黃英志

副主編： 廖品正　王大淳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大淳　王志坦　王再謨　王詠芳　田　理　艾儒棣
李　戎　李明富　李耀光　李繼明　宋　興　和中浚
林森榮　段光周　馬維騏　黃英志　張慶文　梁繁榮
董德蓉　傅元謀　曾一林　曾文彬　楊　宇　賈德蓉
趙立勛　廖品正　謝克慶　羅永芬　嚴石林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纂說明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是全面和客觀反映我國古代醫學基本內容的一部大型醫學類書。它是組成《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的三個分典之一。

《醫學分典》共分十七個總部。其中，《醫學通論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醫學通用理論，以及雖非醫學通用理論，但與醫學密切相關的論述。《基礎理論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以《內經》理論爲核心的醫學基礎理論。《診法總部》反映中醫學獨特診斷理論與技術方法。《傷寒總部》主要反映張仲景《傷寒論》對外感熱病的辨治理論與方法，及後世對《傷寒論》的研究成果。《温病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温熱病的辨治理論與方法。《内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内科雜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外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外科皮膚瘡傷類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骨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因跌撲閃肭等外傷所致的筋骨損傷類疾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婦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婦女正常發育、婚姻、生育健康及其病理的認識，以及對婦科經、帶、胎、産和婦人雜病等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兒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嬰幼兒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用藥特點的認識，以及對兒科好發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眼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眼及視覺生理病理的認識，以及對眼科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耳鼻咽喉口齒總部》主要反映中醫對耳鼻咽喉口齒的生理病理的認識，以及對耳鼻咽喉口齒類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針灸總部》主要反映我國特有的經絡與腧穴理論，以及以針灸爲治療手段的對臨床各科多種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推拿總部》

代人民對醫學認識的不斷深化和辨證發展的過程。

爲了增強《醫學分典》的實用性，提高其在醫療實踐中的應用價值，我們克服了現存各中醫類書普遍存在的方論脫節的弊端。在選材時，力求做到方論並重。爲了與《醫學分典》有關方劑內容相區別，我們除明確提出本分典收錄方劑必須從臨床治療角度出發這一指導思想之外，還控制了方劑收錄的範圍，並嚴格規定各總部在收錄方劑時，祇能收錄在其『論說』和『綜述』的論述中涉及到的與病證治療密切有關的方劑。凡是與之無關的方劑，一律不予收入。

爲了提高《醫學分典》的信息含量，避免同名同藥方劑在方劑組成方面出現不必要的重複，同時也爲了便於讀者檢尋，我們在各臨床學科總部中，又專門設置了『方劑部』。『方劑部』的基本內容包括方名、方源、方藥組成和該方劑在『論說』或『綜述』中所涉及的主治病證名稱。

《醫學分典》作爲《中華大典》的三個試點工作分典之一，在編纂工作中得到國家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和四川省政府領導的支持與關懷，得到了《中華大典》工委會和編委會的關切和幫助，得到了有關專家的具體指導和幫助，試點工作於一九九一年通過了全國三十多位同行專家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界其他相關領域專家的鑑定，專家們對《醫學分典》的編纂方案還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同時，我們還得到了有關信息資源單位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值此分典成書之際，謹向爲本分典編纂提供支持和幫助的各級領導，所有專家和兄弟單位與部門，表示衷心的感謝。雖然我們得到了許多幫助和支持，但因自身水平所限，《醫學分典》的不足和疏誤亦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批評教正。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委會

一九九八年十月

內科總部

主　編：李明富　王再謨

副主編：李耀光　王志坦　李繼明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志坦　王久源　王宗勤　任培清　李明富

李耀光　李繼明　李勝濤　吴珮瑋　張英强

謝貽智　謝春光　譚　漪

學術秘書：李勝濤　張英强

協編人員：王凡雅　仇　娜　任　睿　林　莉　周新穎

陳　灩　段銀枝　袁海波　唐　紅　楊　山

張科莊　張　琨　彭　芳　魏錦慧

《內科總部》 提要

一、《內科總部》隸屬於《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是一部有關中醫內科學古籍文獻的巨著。中醫內科學古稱疾醫、大方脉，是中醫學中涵蓋範圍最廣、涉及病證最多的一門臨床學科，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地位。

二、本總部的資料收集，力求全面系統。廣泛查閱了上自春秋戰國，下迄一九一一年成書的中醫藥著作。部分章節還選用了出土文獻如《馬王堆漢墓帛書》以及歷代史書、筆記中的有關内容。對所收集的材料進行了精心的選擇和整理，力求全面系統地保存中醫内科學術精華，同時去掉繁冗和不必要的重複。

三、編纂體例，遵照《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的要求，按内容需要下屬每部分設題解、論説、綜述、紀事等緯目。資料校勘、點校等工作嚴格按照《中華大典》及《醫藥衛生典》的《工作實施細則》、《凡例》等有關規定執行。

四、本總部分設總論部、感冒部、胸痹心痛部、黄疸部等七十個部。少數部所含内容既有關聯又有區別，則再下設分部，如不寐健忘部再分爲不寐分部和健忘分部。

五、本總部各部病證的順序安排，以傳統爲主，爲兼顧現代的學術體系，將有關臟腑的病證集中編排，如屬肺系病證的咳嗽部、哮證部、喘證部等；心腦病證的胸痹心痛、心悸怔忡、不寐健忘等。

六、對所選方劑的安排及處理是本書的特色之一。爲避免重複和便於檢索，本總部在綜述中保留方劑的名稱及主治，而將該方劑的藥物組成及煎服方法等內容移出，匯總成爲方劑部，以筆畫爲序排列，同一筆畫數下又按起筆的橫、竪、撇、點、折排序。這裏需要着重對同名異方及方劑出處兩個問題加以說明：本總部中同名異方的情況甚多，如藥物組成不同或用藥劑量不同，但均名爲茵陳(蒿)湯的方劑僅在黃疸部中就有六個，本總部儘可能詳細注明各方的出處，以便對照選擇。而對於方劑的出處，本總部則儘可能列出其原創出處，但一些方劑的用途後世有了擴展，故有些方劑所列的出處就不一定是該方最早的出處。

七、部分文獻資料中的有些觀點、選用的藥物或劑量，如用犀角的方劑較多、用砒霜入藥治病等，有悖於現代的觀點。爲保存歷史原貌，以及爲今後的研究提供綫索，本總部對類似問題有選擇地予以適當保留。

内科總部目錄

内科總論部
題解……一三
論説一　心、心包絡、小腸病脈證治通論……一三
論説二　肺、大腸病脈證治通論……一八
論説三　脾、胃病脈證治通論……二三
論説四　肝、膽病脈證治通論……三〇
論説五　腎、膀胱病脈證治通論……三八
論説六　三焦病脈證治通論……四三
論説七　氣血津液病脈證治通論……四四
著錄……五六
紀事……九八

感冒部
題解……一〇二
論説……一〇二
綜述……一〇五
紀事……一四四

咳嗽部
題解……一五三
論説……一五三
綜述……一六一
紀事……一八七

哮證部
題解……二〇三
論説……二〇三
綜述……二〇四
紀事……二一二

喘證部
題解……二一四
論説……二一四
綜述……二一八
紀事……二三三

肺脹部
題解……二三八
論説……二三八
綜述……二三九
紀事……二四二

肺痿部
題解……二四三
論説……二四三
綜述……二四四
紀事……二五一

肺癆部
題解……二五三
論説……二五三
綜述……二五七
紀事……二六六

失音部
題解……二六八
論說……二六八
綜述……二七〇
紀事……二七六
肺癰部
題解……二七八
論說……二七八
綜述……二八〇
紀事……二八九
胸痹心痛部
題解……二九一
論說……二九一
綜述……二九四
紀事……三二六
心悸怔忡部
題解……三三〇
論說……三三〇
綜述……三三三
紀事……三五五
不寐健忘部
不寐分部……三五九
論說……三五九
綜述……三六〇
紀事……三七七
健忘分部……三八二
題解……三八二
論說……三八三
綜述……三八三
嗜卧懈惰部
嗜卧分部……三九三
題解……三九三
論說……三九三
綜述……三九三
紀事……三九七
懈惰分部……三九八
題解……三九八
論說……三九八
綜述……三九九
紀事……四〇一
煩躁懊憹部
煩躁分部……四〇二
題解……四〇二
論說……四〇二
綜述……四〇三
紀事……四一五
懊憹分部……四一七
題解……四一七
論說……四一七
綜述……四一七
紀事……四一九

癲狂部
題解……四二〇
論說……四二〇
綜述……四二三
紀事……四三五
瘸證部
題解……四四二
論說……四四二
綜述……四四四
紀事……四五三
眩暈部
題解……四五五
論說……四五五
綜述……四五九
紀事……四七一
耳鳴部
題解……四七四
論說……四七四
綜述……四七七
紀事……四九九
風證部
題解……五〇三
論說……五〇三
綜述……五一六
紀事……五六七
痴呆部
題解……五九〇
論說……五九〇
綜述……五九〇
百合病部
題解……五九二
論說……五九二
綜述……五九五
紀事……五九九
口氣口味異常部
題解……六〇〇
綜述……六〇〇
紀事……六〇八
胃痛部
題解……六一〇
論說……六一〇
綜述……六一三
紀事……六二八
嘔吐部
題解……六三八
論說……六三八
綜述……六四一
紀事……六七九
惡心部
題解……六九〇
論說……六九〇

綜述……六九〇
反胃部
題解……六九二
論說……六九二
綜述……六九三
紀事……七一二
呃逆部
題解……七一六
論說……七一六
綜述……七一七
紀事……七四〇
噯氣部
論說……七四五
綜述……七四五
紀事……七五〇
嘈雜吞酸部
題解……七五二
論說……七五二
綜述……七五三
紀事……七六九
噎膈部
題解……七七一
論說……七七一
綜述……七七三
紀事……八〇九
腹痛部
題解……八一九
論說……八一九
綜述……八二三
紀事……八五五
痞滿腹脹部
題解……八六四
論說……八六四
綜述……八六六
紀事……八九五
便秘部
題解……九〇二
論說……九〇二
綜述……九〇四
紀事……九二七
泄瀉部
題解……九三四
論說……九三四
綜述……九三九
紀事……九五九
痢疾部
題解……九七一
論說……九七一
綜述……九七七
紀事……九九三

霍亂部
題解……九九五
論說……九九五
綜述……九九八
紀事……一〇二〇
腸癰部
題解……一〇二四
論說……一〇二四
綜述……一〇二四
紀事……一〇三八
腸風臟毒部
題解……一〇四四
論說……一〇四四
綜述……一〇四六
紀事……一〇六六
蟲病部
題解……一〇七一
論說……一〇七一
綜述……一〇七二
紀事……一〇八一
脇痛部
題解……一〇八四
論說……一〇八四
綜述……一〇八八
紀事……一一〇二
肝癰部
題解……一一一四
綜述……一一一四
紀事……一一一五
黃疸部
題解……一一一八
論說……一一一八
綜述……一一二四
紀事……一一五九
鼓脹部
題解……一一六八
論說……一一六八
綜述……一一七六
紀事……一一八七
瘧疾部
題解……一一九二
論說……一一九二
綜述……一二〇五
紀事……一二四三
疝氣部
題解……一二五六
論說……一二五六
綜述……一二五七
紀事……一三一二
淋濁癃閉部
題解……一三一九

綜述……一三二〇
紀事……一三三七
淋濁分部……一三五〇
綜述……一三五〇
癃閉分部……一三八九
綜述……一三八九
遺精陽痿部
遺精分部……一四一二
論説……一四一二
綜述……一四一二
紀事……一四三一
陽痿分部……一四三八
論説……一四三八
綜述……一四三九
紀事……一四四二
鬱證部
題解……一四四三
論説……一四四三
綜述……一四四六
紀事……一四五二
血證部
題解……一四五六
論説……一四五六
綜述……一四六六
紀事……一五二九
瘀證部
題解……一五五二
論説……一五五二
綜述……一五五五
紀事……一五六九
厥證部
題解……一五七〇
論説……一五七一
綜述……一五八一
紀事……一六一一
水腫部
題解……一六二〇
論説……一六二〇
綜述……一六二五
紀事……一六四六
痰飲部
題解……一六五〇
論説……一六五〇
綜述……一六五四
紀事……一六八二
汗證部
題解……一六八七
論説……一六八七
綜述……一六九一
紀事……一七三三

消渴部
題解……一七四一
論說……一七四一
綜述……一七四三
紀事……一七七〇

內傷發熱部
題解……一七七五
論說……一七七五
綜述……一七八一
紀事……一八〇一

積聚部
題解……一八〇六
論說……一八〇六
綜述……一八一一
紀事……一八二九

虛勞部
題解……一八三三
論說……一八三四
綜述……一八五二
紀事……一八九二
雜錄……一八九六

頭痛部
題解……一八九八
論說……一八九八
綜述……一九〇〇
紀事……一九一九

腰痛部
題解……一九二五
論說……一九二五
綜述……一九二八
紀事……一九六〇

痹證部
題解……一九六七
論說……一九六七
綜述……一九七二
紀事……二〇一〇

痛風部
題解……二〇二〇
論說……二〇二〇
綜述……二〇二一
紀事……二〇三九

痿證部
題解……二〇四三
論說……二〇四三
綜述……二〇五一
紀事……二〇六四

痙證部
題解……二〇六八
論說……二〇六八
綜述……二〇七二
紀事……二〇八七

腳氣部

題解……二〇八九
論說……二〇八九
綜述……二〇九一
紀事……二一〇七

暑症部

題解……二一〇八
論說……二一〇八
綜述……二一一五
紀事……二一五一

中寒部

題解……二一六四
論說……二一六四
綜述……二一六五
紀事……二一七八

中惡部

題解……二一八〇
論說……二一八〇
綜述……二一八〇
紀事……二一八三

中毒部

論說……二一八四
綜述……二一八五
紀事……二一一五

方劑部

一畫……二一一九
二畫……二一二〇
三畫……二一二四六
四畫……二一二八〇
五畫……二一三二〇
六畫……二一三七一
七畫……二一四〇一
八畫……二一四二九
九畫……二一四五三
十畫……二一五〇一
十一畫……二一五四八
十二畫……二一六〇〇
十三畫……二一六五〇
十四畫……二一六七一
十五畫……二一六八二
十六畫……二一六九八
十七畫……二一七一二
十八畫……二一七一七
十九畫……二一七二六
二十畫……二一七二九
二十一畫……二一七三一
二十二畫……二一七三六
二十三畫……二一七三八
二十四畫……二一七三九
二十五畫以上……二一七四〇

引用書目……二一七四一

内科總部

内科總論部

題解

《周禮・天官冢宰》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漱上氣疾。〔鄭玄注〕：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漱，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玄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鄭玄注〕：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鄭玄注〕：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鄭玄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

《三因方・太醫習業》 醫不讀雜科，何以知脈穴骨空，奇病異證。

《宋史・選舉志三》 醫學，初隸太常寺，神宗時始置提舉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學生三百人。設三科以教之，曰方脈科、鍼科、瘍科。凡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爲小經；鍼、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鍼灸經》。

《古今醫統大全・翼醫通考下・醫道》 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小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即今之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即今修養家導引、按摩、嚥納是也。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者，可祝由而已，即今符咒、禳禱、道教是也。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

《外科正宗・徐叙》 内科，多讀古書，可以對症用藥也。

《侶山堂類辨・雜證論》 雜證者，謂一人之病，見證龐雜，當知始受之因則一。久久不去，漸至蔓延，故治雜病，如理亂繩，得其頭緒，一路理清，不則愈理愈亂矣。所治之藥，亦專取其要，多則雜，雜無功。經曰：一者因得之。又曰：治之在於一。嗟乎！精一之道難矣。人秉天地之氣所生，此身中，有上下陰陽之氣交，五運六氣之變化，榮衛血氣之貫通，五藏六府之生始，知其推數無窮，而後可歸於一，非細參《靈》《素》諸經，不易得也。

《串雅内編・緒論》 走醫於内科，有變病法，如藥脾丸中之用木瓜露，以閉溺竅。

《明史・職官志三》 太醫院掌醫療之法。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生、醫士，專科肄業：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

《温病條辨・解兒難・兒科總論》 不精於方脈、婦科，透徹生化之源者，斷不能作兒科也。

《南滇楛語・岐黄之學》 宋世極講求醫學，初猶隸於太常，後更崇設提舉。其制分設三科：曰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爲小經。

《研經言・十三科考》 内科者，主飲食起居，房室情志之病。

論説一　心、心包絡、小腸病脈證治通論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 臂少陰【溫(脈)】：【略】其病：脇痛。

又 臂泰(太)陽溫(脈)，【略】【其病】：臂外兼(廉)痛。

又　甲本　肩脈(脈)，【略】　是【動則病：　嗌痛，頷腫(腫)】，不可以顧，肩以(似)脫，臑以(似)折，是肩脈(脈)主治。【其所產病】：　頷(頷)【痛，喉痹，臂痛，肘】痛，爲四病。

又　臂少陰脈(脈)，【略】【是動則病：　心】痛，益(嗌)渴欲飲，此爲臂厥(厥)，是臂少陰脈(脈)主治。其所產【病：　脅】痛，爲【一病】。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　乙本　肩脈，【略】【是動則病：　嗌痛，頷】腫甬(痛)，不可以顧，肩以(似)脫，臑以(似)折，是肩【脈】主治。其所產病：　頷(頷)甬(痛)，侯(喉)浧(痹)，臂甬(痛)，肘甬(痛)，爲四病。

又　臂少陰脈，【略】是動則病：　心甬(痛)，嗌【乾欲】飲。此爲臂厥，是臂少陰脈主治。其所產病：　脅甬(痛)，爲一病。

《素問・生氣通天論》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又　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

《素問・平人氣象論》　夫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　夏脈者心也。【略】帝曰：　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　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

《素問・藏氣法時論》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

又　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

又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

又　心色赤，宜食酸。小犬肉、李、韭皆酸。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心脈，急甚者，爲瘛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太甚，爲喉吟。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淚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瘖，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

又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

《靈樞・本神》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略】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

《靈樞・經脈》　心手少陰之脈，【略】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脇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

又　小腸手太陽之脈，【略】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

又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略】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儋儋，火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

又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

《靈樞・五邪》　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

《太素・五藏脈診》　心脈揣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當消渴自已。

《太素・五藏熱病》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悗，喜歐，頭痛面赤無汗。【略】心熱病者，顏先赤。

《難經・十難》　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

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

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

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

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

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

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

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

心脈沉甚者，腎邪干心也。

心脈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

《難經・十六難》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齊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惋，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中藏經・論心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心者，【略】　凡夏脈鉤，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來盛去亦盛，此爲太過，病在外；來衰

去盛，此爲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身熱而骨痛，口瘡，舌焦，引水；不及則令人煩躁，上爲咳唾，下爲氣洩。其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脈來累累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鉤，曰死。

又，思慮過多則怵惕，怵惕傷心，心傷則神失，神失則恐懼。

又，眞心痛，手足寒，過節五寸，則旦得夕死，夕得旦死。

又，心有水氣則痹，氣滯身腫，不得卧，煩而躁，其陰腫也。

又，心中風，則翕翕發熱，不能行立，心中飢而不能食，食則吐嘔。

夏，心王。左手寸口脈洪、浮、大而散，曰平，反此則病。若沉而滑者，水來克火，十死不治；弦而長者，木來歸子，其病自愈；緩而大者，土來入火，爲微邪相干，無所害。

又，心病則胸中痛，四肢滿脹，肩背臂膊皆痛。虛則多驚悸，惕惕然無眠，胸腹及腰背引痛，喜悲，時眩仆。心積氣久不去，則苦憂煩，心中痛。實則喜笑不息，夢火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邪氣客於心，則夢山丘煙火。心脹，則心煩短氣，夜卧不寧。心腹痛，懊儂，腫，氣來往上下行，痛有時休作，心腹中熱，喜水，涎出，是蚘蚑心也。心病則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又，左手寸口脈大甚，則手內熱赤，腫太甚，則胸中滿而煩，澹澹，面赤，目黃也。

又，心病則先心痛，而咳不止，關膈不通，身重不已，三日死。心虛則畏人，瞑目欲眠，精神不倚，魂魄妄亂。

心脈沉小而緊，浮，主氣喘。若心下氣堅實不下，喜咽乾，手熱、煩滿、多忘、太息，此得之思慮太過也。其脈急甚，則發狂笑；微緩，則吐血；大甚，則喉閉；微大，則心痛引背，善淚出；小甚，則噓；微小，則笑，消癉；滑甚，則爲渴；微滑，則心疝引臍，腹鳴；澀甚，則瘖不能言；微澀，則血溢，手足厥，耳鳴，癲疾。

又，心脈搏堅而長，主舌強不能語；軟而散，當懾怯不食也。又急甚則心疝，臍下有病形，煩悶少氣，大熱上煎。

又，心病狂言，汗出如珠，身厥冷，其脈當浮而大。反沉濡而滑，其色當赤，今反黑者，水克火，十死不治。

又，心之積，沉之而空空然，時上下往來無常處，病胸滿、悸，腰腹中熱，頰赤，咽乾，心煩，掌中熱；甚則嘔血，夏差冬甚。宜急療之，止於旬日也。

又，赤黑色入口，必死也。面黃目赤者亦死，赤如衄血亦死。

又，憂恚思慮太過，心氣內索，其色反和而盛者，不出十日死。扁鵲曰：心絕則一日死。色見凶多，而人雖健敏，名爲行尸，一歲之中，禍必至矣。

又，其人語聲前寬而後急，後聲下接前聲，其聲濁惡，其口不正，冒昧喜笑，此風入心也。

又，心傷則心壞，爲水所乘，身體手足不遂，骨節解，舒緩不自由，下利無休息，此疾急宜治之，不過十日而亡也。

又，笑不待呻而復憂，此水乘火也。陰系於陽，陰起陽伏，伏則生熱，熱則生狂，冒昧妄亂，言語錯誤，不可採問，心已損矣。扁鵲曰：其人唇口赤，即可治，青黑即死。

又，心瘧則先煩而後渴，翕翕發熱也，其脈浮緊而大者，是也。心氣實，則小便不利，腹滿，身熱而重，溫溫欲吐，吐而不出，喘息急，不安卧，其脈左寸口與人迎皆實大者，是也。心虛則恐懼多驚，憂思不樂，胸腹中苦痛，言語戰慄，惡寒，恍惚，面赤目黃，喜衄血，診其脈，左右寸口兩虛而微者，是也。

《中藏經·論小腸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小腸者，受盛之腑也，與心爲表裏，手太陽是其經也。

心與小腸絕者，六日死。絕則髮直如麻，汗出不已，不得屈伸者是也。

又，心咳久不已，則傳小腸，小腸咳，則氣咳俱出也。

小腸實則傷熱，熱則口生瘡。虛則生寒，寒則泄膿血，或泄黑水。其根在小腸也。

又，小腸寒則下腫重，有熱久不出，則漸生痔疾。有積，則當暮發熱，明旦而止也。病氣，發則令人腰下重，食則窘迫而便難，是其候也。

小腸脹，則小腹膨脹，引腹而痛也。

厥邪入小腸，則夢聚井邑中，或咽痛頷腫，不可回首，肩如杖，腳如折也。

又，黃帝曰：心者主也，神之舍也，其臟周密而不傷。傷，神去，神去則身亡矣。故人心多不病，病即死，不可治也。惟小腸受病多矣。

又，左手寸口陽絕者，無小腸脈也，六日死。病臍痹，小腹中有疝瘕也。左手寸口脈實大者，小腸實也。有熱邪，則小便赤澀。

又，實熱則口生瘡，身熱去來，心中煩滿，體重。

又，小腸主於舌之官也，和則能言，而機關利健，善別其味也。虛則左寸

口脈浮而微軟弱，不禁按，病爲驚狂無所守，下空空然，不能語者，是也。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决死法》 心絕（於腎）肩息，回眄，目直者，一日死。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心實：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實者，手厥陰經也。病苦閉，大便不利，腹滿四肢重，身熱，苦胃脹。刺三里。

心虛：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厥陰經也。病苦悸恐不樂，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狀恍惚。

小腸實：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實者，手太陽經也。病苦身熱，熱來去，汗出而煩，心中滿，身重，口中生瘡。

小腸虛：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虛者，手太陽經也。病苦顱際偏頭痛，耳頰痛。

心小腸俱實：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腹煩滿不得卧，以胃氣不轉水穀，實也。

心小腸俱虛：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虛者，手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洞泄，苦寒少氣，四肢寒腸澼。

《脈經・心手少陰經病證》 心氣虛，則悲不已，實則笑不休。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厥氣客於心，則夢丘山煙火。

病在心，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病先發於心者，心痛一日之肺喘欬，三日之肝脇痛、支滿，五日之脾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當病消渴自已。【略】手心主之脈，【略】是動則病手心熱，肘臂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澹澹大動，面赤目黃，善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盛者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脈經・小腸手太陽經病證》 小腸病者，少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復耳前熱，若寒甚，獨有上熱，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

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動，肝肺散於肓，結於厭，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與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

小腸有寒，其人下重便膿血，有熱必痔。

小腸有宿食，常暮發熱，明日復止。

小腸脹者少腹膜脹引腹而痛。

厥氣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

手太陽之脈，【略】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頷腫，頸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盛者，則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黃帝内經明堂殘卷》 心熱舌上生瘡，心冷痰逆惡心。【略】小腸熱即便漩如金色，小腸冷即便漩如白色，腸盛即陽道生瘡。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心病候》 心氣盛，爲神有餘，則病胸内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髆脾間痛，兩臂内痛，喜笑不休，是心氣之實也，則宜寫之。心氣不足，則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痛，驚悸恍惚，少顏色，舌本強，善憂悲，是爲心氣之虛也，則宜補之。於四時，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於日，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丙丁。於時，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禁溫衣熱食。心部在左手寸口是也，寸口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心夏以胃氣爲本，夏心火王其脈，浮洪大而散，名曰平脈也。反得沈濡滑者，腎之乘心，水之剋火，爲大逆，十死不治。反得弦而長，是肝乘心，母剋子，雖病當愈。反得大而緩，是脾乘心，子之剋母，雖病當愈。反得微濇而短，是肺之乘心，金之剋火，爲微邪，雖病不死。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眞心脈至，牢而搏，如循薏苡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小腸病候》 其氣盛爲有餘，則病小腸熱，焦竭乾濇，小腸膜脹，是爲小腸之氣實也，則宜寫之。小腸不足，則寒氣客之，腸病驚跳不言，乍來乍去，是爲小腸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聖惠方・心臟論》 夫心虛則生寒，寒則陰氣盛，陰盛則血脈虛少，而多恐畏，情緒不樂，心腹暴痛，時唾清涎，心膈脹滿，好忘多驚，夢寐飛颺，精神離散，其脈浮而虛者，是其候也。

又 夫心實則生熱，熱則陽氣盛，陽盛則衛氣不行，榮氣不通，遂令熱毒稽留，心神煩亂，面赤身熱，口舌生瘡，咽燥頭疼，喜笑。恐悸，手心熱，滿汗

出，衄血，其脈洪實相搏者，是其候也。

又　夫小腸合於心，手太陽是其經也，爲受盛之府，主水液下行也。若虛則生寒，寒則腸中痛，驚跳，乍來乍去，小便數，此則小腸虛冷之候也。

又　夫小腸實則生熱，熱則心下急痹，口張，舌上生瘡，身熱來去，汗出，心煩身重，小腹脹急，小便赤澀不利，則是小腸實熱之候也。

《聖濟總録・心臟門・心虛》　心虛之狀，氣血衰少，面黃煩熱。多恐悸不樂，心腹痛難以言，時出清涎，心膈脹滿，善忘多驚，夢寢不寧，精神恍惚，皆手小陰經虛寒所致。其脈見於左手寸口人迎以前陰虛者，乃其候也。

《聖濟總録・心臟門・心實》　左手關前寸口陰實者，心實也。上氣胸中滿膨膨，與肩相引。扁鵲曰：心實熱，則喘逆，胸憑仰息。此手少陰爲熱所加。故爲心實之病，甚則口苦，引飲無度，體背生瘡，以至股膝踹脛皆痛，法宜瀉之。

《聖濟總録・小腸門・小腸虛》　小腸者受盛之官，心之府也，手太陽其經也。其氣虛則爲不足，故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虛者，小腸虛也。虛則生寒，是故有顱際頭角偏痛，耳聾不聰，驚跳，小便頻數之證，治宜補之。

《聖濟總録・小腸門・小腸實》　小腸者受盛之官，心之府也，手太陽其經也。其氣盛則爲有餘，故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實者，小腸實也。實則生熱，是故有身熱來去，口瘡心煩，身重汗不出，小便不利之證，治宜寫之。

《三因方・五臟傳變病脈》　夏心脈，洪多胃少，曰心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如乘尅見微沉，則冬病。沉甚，則今病。【略】夏心脈，合洪而微實，太過則來去皆盛，令人身熱膚痛，爲浸淫。不及則來不盛去反盛，令人煩心，上欬唾，下氣泄。

《醫學啓源・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　心小腸，味，鹹補甘瀉；氣，熱補寒瀉。

《醫學啓源・臟氣法時補瀉法》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略】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芒硝。以鹹補之，澤瀉。以甘緩之，黃芪、甘草、人參。

《丹溪心法・十二經見證》　手太陽小腸經見證

面白　耳前熱，苦寒，頰頷腫，不可轉腰似折，肩臑肘臂，外後廉腫痛，臑臂內前廉痛。【略】

手少陰心經見證

消渴，兩(腎)〔臂〕內痛，後廉、腰背痛，浸淫、善笑，善恐善忘，上咳吐、下氣泄，眩僕，身熱而腹痛，悲。

手厥陰別脈經見證心主

笑不休，手心熱，心中大熱，面黃目赤，心中動。

《石室秘録・臟治法・論心腎同治》　心腎治法，二臟合而治之者，其義又何居？腎，水臟也，心，火藏也，是心腎二經，爲讎敵也乎，不宜牽連而一治之。不知心腎雖相尅，其實相須，無心之火則成死灰，無腎之水則成冰炭，心必得腎水以滋養，腎必得心火而温暖，如人驚惕不安，夢遺精洩，豈非心腎不交乎，人以爲腎之病，我以爲心之病，非顛倒之也，實至當不易之理。方用人參三兩，白朮五兩，遠志一兩，炒棗仁三兩，熟地五兩，山茱萸三兩，麥冬三兩，北五味一兩，茯實五兩，山藥三兩，菖蒲一兩，栢子仁三兩去油，茯神三兩，砂仁三錢，橘紅一兩，各爲末，蜜爲丸，白滾水送下五錢。此丸之妙，乃治腎之藥少於治心，蓋心君寧靜，腎氣自安，腎氣既安，何至心動。此治心正所以治腎，而治腎正所以治心也。此治臟之法，幸人加之意哉。

《醫醫偶録・心部》　心之虛，血不足也。脈左寸必弱。其症爲驚悸，爲不得卧，爲健忘，爲虛痛，爲怔仲，爲遺精。【略】

心之實，邪入之也。心不受邪，其受者胞絡耳。脈左寸必弦而大。其症爲氣滯，爲血痛，爲停飲，爲痰迷，爲暑閉，爲蟲嚙。【略】

心之寒，脈左寸必遲，其症爲暴痛。

暴痛者，肢冷氣冷，緜緜不休，薑附湯加肉桂主之。

心之熱，火迫之也。脈左寸必數，舌尖赤，其症爲目痛，爲重舌，木舌，爲煩躁，爲不得卧，爲癲狂，爲譫語，爲赤濁，爲尿血。

《醫醫偶録・小腸部》　小腸無表症，皆屬於裏。

小腸虛，左尺脈必細軟。其症爲溺赤短，爲腰痛。【略】

小腸實，左尺脈必洪弦。其症爲小腸氣，爲交腸。【略】

小腸寒，左尺脈必遲。其症爲咳嗽失氣。【略】

小腸熱，左尺脈必數。其症爲溺濇溺短。

《上池涓滴》　心宜恬淡，少思慮，遇逆境，即善自排解，固腎水以上交於心，若此者，病從何來？反之則爲累矣。積累成虛，其病爲怔仲、心氣怯。吐

血、心不主血。陽痿、心不交於腎。健忘，食物無味，語言顛倒。皆因氣血虛少。宜用補藥，枸杞、色赤入心補血。歸身、補肝即虛補其母。棗仁、味酸斂心陽。茯神、味淡安心氣。柏子仁、甯心益智。龍眼、補心血益智。蓮肉、象心補心。人參，補肺氣，心氣通肺，故亦補心。如天王補心丹、養營湯、孔聖枕中湯、歸脾丸湯，皆可用。開鬱則陳皮、香附、石菖蒲、鬱金、遠志，必須之品。心乃虛靈之府，六淫不相干，其受邪者，乃心之經也，故諸瀉心湯，治傷寒不早，痞滿在心胸間也，其有面色青黑者，心氣寒也，宜乾薑、附子，溫之。心屬火，熱從火出，人遇拂逆之事，若心焦躁，則一切熱病生矣，多汗，心主汗。夜卧不寧，心煩則少寐。手足心皆熱，手足心應心。咽痛口乾，嚥不利，心脈系於咽，故見諸患。舌強，心開竅於舌。須兼開利之藥，又在圓機妙用耳。

《藥症忌宜》 心虛：

忌升發、破氣、苦寒、辛燥、大熱。【略】

宜補血、甘溫、酸斂，佐以鹹寒、鎮墜。

生地黃　龍眼肉　人參　石斛　丹參　茯神　炙甘草　酸棗仁　五味　柏仁　遠志　炒鹽【略】

小腸虛遺尿，屬小腸氣虛，兼腎不足：

忌破氣、辛散、燥熱。

宜補氣、甘溫、酸溫。

人參　黃耆　麥門冬　五味子　山茱萸【略】

心實，即實火實熱：

忌補斂、升、熱、溫燥。

宜降火清熱，苦寒以折之，辛寒以散之，甘寒以緩之，鹹寒以潤之。

黃連　犀角　石膏　丹砂　牡丹皮　生甘草　滑石　竹葉　麥冬　童便【略】

小腸實：

忌斂澀、補氣。

宜通利、淡滲、苦寒、甘寒、鹹寒。

車前子　茯苓　木通　黃蘗　知母　生甘草　麥門冬　黃芩　黃連　牛膝　童溺　生地黃

《醫學舉要・治法合論》 心爲神明之主，經云：損其心者調其營衛。而營衛之調，亦分陰陽，桂枝加龍骨牡蠣等湯，補心之陽也。養心湯、補心丹，補心之神也。仲景瀉心諸湯，雖曰瀉心，實則瀉胃，瀉其子也。其腑爲小腸，位居於下，通腑之法，又不可不講也。

包絡繫心，亦爲一臟，熱邪塞竅，牛黃丸、至寶丹，最能通絡。又考趙以德論金匱苓桂朮甘湯之治，亦本靈樞包絡脈動主議，則知熱痰宜涼，寒飲宜溫。

論説二　肺、大腸病脈證治通論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 臂泰（太）陰溫（脈），【略】其病：心痛，心煩而意（噫）。

又 臂陽明溫（脈），【略】【其】病：病齒【痛】，□□□。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 甲本　齒脈（脈），【略】是【動】則病：齒痛，腒（頤）種（腫），是齒脈（脈）主治。其所產病：齒痛，腒（頤）種（腫），目黃，口乾，膿痛，爲五【病】。

又 臂鉅陰脈（脈），【略】是動則病：心滂滂如痛，缺盆痛，甚【則】交兩手而戰，此爲臂蹶（厥），【是臂鉅陰脈（脈）主】治。其所產病：胘（胸）痛，瘾（脘）痛，【心痛】四末痛，𡳞（痕），爲五病。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齒脈，【略】是動則病：齒甬（痛），腒（頤）腫，是齒脈主治。其所產病：齒甬（痛），腒（頤）腫，目黃，口乾，膿甬（痛），爲五病。

又 臂巨陰脈，【略】是動則病：心滂滂【如】痛，缺（缺）汾（盆）甬（痛），甚則交兩手而單（戰），此爲臂厥，是臂巨陰之脈主治。其所產病：胸甬（痛），瘾（脘）甬（痛），心甬（痛），四焰甬（痛），假（痕），爲五病。

《素問・平人氣象論》　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脈來，不止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　秋脈者肺也。【略】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素問・藏氣法時論》　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又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

又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

又　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癭、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太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痹，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痿矣。

又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

《靈樞・本神》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略】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

《靈樞・經脈》　肺手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

又　大腸手陽明之脈，【略】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

又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

《太素・五藏脈診》　肺脈揣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

《太素・五藏熱病》　肺熱病者，先淅然起毛惡風，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痹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甚，汗出而寒。【略】肺熱病者，右頰先赤。

《難經・十六經》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齊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灑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中藏經・論肺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肺者，魄之舍，生氣之源，號爲上將軍，乃五臟之華蓋也。外養皮毛，內榮腸胃，與大腸爲表裏，手太陰是其經也。

肺氣通於鼻，和則能知香臭矣。有寒則善咳，實則鼻流清涕。凡虛實寒熱，則皆使人喘嗽。實則夢刀兵恐懼，肩息，胸中滿，虛則寒生，咳息，利下，少氣力，多悲感。

王於秋，其脈浮而毛，曰平。又，浮而短濇者，肺脈也。其脈來毛而中央堅，兩頭虛，曰太過，病在外；其脈來毛而微，曰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氣逆，胸滿，背痛；不及，則令人喘呼而咳，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又，肺脈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平；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病。來如物之浮，如風吹鳥背上毛者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又如以毛羽中人皮膚，其色赤，其毛折者死。

又，微毛曰平，毛多曰病。毛而弦者曰春病，弦甚曰即病。

又，肺病吐衄血，皮熱，脈數，頰赤者，死也。又，久咳而見血，身熱而短氣，脈當濇今反浮大，色當白今反赤者，火克金，十死不治也。肺病喘咳，身但寒無熱，脈遲微者，可治。

秋王於肺，其脈當浮濇而短，曰平。而反洪大而長，是火刑金，亦不可治。又，得軟而滑者，腎來乘肺，不治自愈。反浮大而緩者，是脾來生肺，不治而差。反弦而長者，是肺被肝從，爲微邪，雖病不妨。

虛則不能息，耳重，嗌乾，喘咳上氣，胸背痛。

有積，則脇下脹滿。

中風，則口燥而喘，身運而重，汗出而冒悶。其脈按之虛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中熱，則唾血。其脈細、緊、浮、數、芤、滑，皆失血病。此由燥擾、嗔怒、勞傷得之，氣壅結所爲也。

肺脹，則其人喘咳而目如脫，其脈浮大者是也。

又，肺痿則吐涎沫而咽乾。欲飲者，爲愈；不飲，則未差。

又，咳而遺溺者，上虛不能制下也。其脈沉濁者，病在內；浮清者，病在外。

肺死，則鼻孔開而黑枯，喘而目直視也。又，肺絕則十二日死，其狀足滿、瀉痢不覺出也，面白目青，此謂亂經。此雖天命，亦不可治。

又，飲酒當風，中於肺，則咳嗽喘悶。見血者，不可治；無血者，可治；面黃目白者，可治。肺病頰赤者死。

又，言音喘急、短氣、好唾，此爲眞鬼相害，十死十，百死百，大逆之兆也。

又，陽氣上而不降，熾於肺，肺自結邪，脹滿，喘急，狂言，瞑目，非常所說而口鼻張，大小便頭俱脹，飲水無度，此因熱傷於肺，肺化爲血，不可治，則半歲死。

又，肺瘧使人心寒，寒甚則發熱，寒熱往來，休作不定，多驚，咳喘，如有所見者，是也。其脈浮而緊，又滑而數，又遲澀而小，皆爲肺瘧之脈也。

又，其人素聲清而雄者，暴不響亮，而拖氣用力，言語難出，視不轉睛，雖末爲病，其人不久。

又，肺病，實則上氣喘急，咳嗽，身熱，脈大也。虛則力乏、喘促、右脇脹、語言氣短者，是也。

又，乍寒乍熱，鼻塞，頤赤，面白，皆肺病之候也。

《中藏經・論大腸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大腸者，肺之腑也，爲傳送之司，號監倉之官。肺病久不已，則傳入大腸。手陽明是其經也。

寒則泄，熱則結，絕則泄利無度，利絕而死也，熱極則便血。又，風中大腸，則下血。又，實熱則脹滿而大便不通，虛寒則滑泄不定。

大腸乍虛乍實，乍來乍去。寒則溏泄，熱則垢重，有積物則寒慄而發熱，有如瘧狀也。

積冷不去則當臍而痛，不能久立，痛已則泄白物是也。

虛則喜滿，喘咳而喉咽中如核妨矣。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肺絕則氣去不反，口如魚口者，三日死。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肺實：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實者，手太陰經也。病苦肺脹，汗出若露，上氣喘逆，咽中塞，如欲嘔狀。

肺虛：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虛者，手太陰經也。病苦少氣不足以息，嗌乾不朝津液。

大腸實：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實者，手陽明經也。病苦腹滿，善喘欬，面赤身熱，喉咽中如核狀。

大腸虛：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虛者，手陽明經也。病苦胸中喘，腸鳴，虛渴脣口乾，目急善驚，泄白。

肺大腸俱實：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苦頭痛目眩，驚狂，喉痺痛，手臂拳，脣吻不收。

肺大腸俱虛：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陽俱虛者，手太陰與陽明經俱虛也。病苦耳鳴嘈嘈，時妄見光明，情中不樂，或如恐怖。

《脈經・肺手太陰經病證》 肺氣虛，則鼻息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憑仰息。肺氣虛則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厥氣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器奇物。

病在肺，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

病先發於肺，喘欬。三日之肝，脇痛支滿。一日之脾，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五日之胃，腹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濡而散者，當病漏汗，至今不復散發。

《脈經・肺手太陰經病證》 肺病者，必喘欬逆氣，肩息背痛，汗出，尻陰(股)膝攣髀腨胕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手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少陰血者。邪在肺，則皮膚痛，發寒熱，上氣氣喘，汗出，欬動肩背。

《脈經・大腸手陽明經病證》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

大腸有寒，鶩溏，有熱便腸垢。

大腸有宿食，寒慄發熱有時如瘧狀。

《黃帝内經明堂殘卷》　肺風鼻塞、腦疼，肺熱即皮上生瘡。【略】大腸熱即肛門生瘡，大腸冷即脫肛、下痢。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侯・肺病候》　肺氣盛爲氣有餘，則病喘欬上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踹脛足皆痛，是爲肺氣之實也，則宜寫之。肺氣不足，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是爲肝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大腸病候》　氣虛爲有餘，則病腸内切痛如錐刀刺（爲）〔無休（□）〔息〕，腰背寒痹攣急，是爲大腸氣之實，則宜寫之。大腸氣不足，（□）〔則〕寒氣客之，善泄，是大腸之氣虛也，則宜補之。診其右手寸口脈手陽明經也，脈浮則爲陽，陽實者大腸實也。苦腸切痛如錐刀刺無休息時。

《聖惠方・肺臟論》　夫肺爲華蓋，覆於諸臟。若肺虛則生寒，寒則陰氣盛，陰氣盛則聲嘶，語言用力，顫掉緩弱，少氣不足，咽中乾，無津液，虛寒之氣，恐怖不樂，欬嗽及喘，鼻有清涕，皮毛焦枯，診其脈沉緩者，此是肺虛之候也。

又　夫肺實則生熱，熱則陽氣盛，陽氣盛則胸膈煩滿，口赤鼻張，飲水無度，上氣欬逆，咽中不利，體背生瘡，尻陰股膝踹脛足皆痛，診其脈滑實者，是肺實之候也。

又　夫大腸合於肺，手陽明是其經也。爲傳導之府，化物出焉。若虛則生寒，寒則腸鳴洩利，食不消化，皮膚乾燥，則是大腸虛冷之候也。

又　夫大腸實實則生熱，熱則腸結脹滿，喜氣喘欬，身面熱，喉中噎，乍實乍虛，乍來乍去，大腸有宿滯，則發熱寒慄如瘧之狀，秘澀不通，則是大腸實熱之候也。

《聖濟總録・肺臟門・肺虛》　肺爲華蓋，復於諸藏。若肺虛則生寒，寒則陰氣盛，陰氣盛則聲嘶，語言用力，顫掉緩弱，少氣不足，咽中乾無津液，虛寒乏氣，恐怖不樂，咳嗽及喘，鼻有清涕，皮毛焦枯，診其脈沉緩，此是肺虛之候，虛則宜補也。

《聖濟總録・肺臟門・肺實》　右手關前寸口陰實者，肺實也，苦上氣胸中滿膨膨，與肩相引。扁鵲曰：肺實熱則喘逆胸憑仰息，手太陰經爲熱氣所加，故爲肺實之病。甚則口赤張引飲無度，體背生瘡，以至股膝踹脛皆痛，法宜瀉之。

《聖濟總録・大腸門・大腸虛》　大腸虛冷之病，胸中喘，腸鳴，虛渴唇乾，目急善驚，滑泄，骨節疼痛，不能久立，蓋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寒邪客於其間，則令氣虛弱，不能自固而成諸疾，診其脈右手氣口以前陽虛者是也。

《聖濟總録・大腸門・大腸實》　大腸者傳寫行導之府也，其氣盛實，燥熱生焉。傳寫不利，腸中痛如錐刀所刺，或生鼠乳，腫脹疼悶，大便不通，腹脇脹滿，腰背重痛，上氣喘急，皆大腸氣實之證也。

《三因方・五臟傳變病脈》　秋肺脈，濇多胃少，曰肺病，但濇，無胃氣，曰死。秋見洪，爲夏病。洪甚，爲今病。【略】秋肺脈，合浮而短濇，太過則中堅傍虛，令人逆氣背痛，愠愠然，不及則毛而微，令人呼吸少氣，上咯血，下喘聲。

《醫學啓源・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　肺大腸，味，酸補辛瀉；氣，涼補溫瀉。

《醫學啓源・臟氣法時補瀉法》　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黄芩。【略】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酸補之，五味子。以辛瀉之，桑白皮。

《丹溪心法・十二經見證》　手陽明大腸經見證：手大指次指難用，耳聾輝輝焞焞，耳鳴嘈嘈，耳後肩臑肘臂外背痛。

氣滿皮膚殼殼然堅而不痛【略】。

手太陰肺經見證：善嚏，缺盆中痛，臍上肩痛，肩背痛，臍右小腹脹引腹痛，小便數，溏泄，皮膚痛及麻木，喘少氣頰上氣見，交兩手而瞀，悲愁欲哭，灑淅寒熱。

《石室秘録・臟治法・論肺脾同治》　肺氣之傷必補脾氣，脾氣既傷，肺氣亦（因）〔困〕，故補肺必須補脾，而補脾必須補腎。如人或咳嗽不已，吐瀉不已，此肺脾之傷，人以爲咳嗽宜治肺，吐瀉宜治脾，殊不知咳嗽由於脾氣之衰，而吐嘔瀉由於肺氣之衰。蓋肺氣無清肅之下行，始上嘔而下瀉，脾氣幹旋之令不行，則上爲咳嗽矣。方用人參一錢、麥冬三錢、茯苓三錢、柴胡一錢、神麴五分、車前子一錢、甘草一錢一、薏仁五錢，水煎服。此方乃治肺治脾之藥合而用之者也。咳嗽喘病之盡除，吐嘔瀉症之各去，所謂一方兩

用也。

《醫醫偶録・肺部》肺有裏症，亦有表症，肺主皮毛故也。邪在表，右寸脈必浮。其症爲發熱、爲噴嚏、鼻塞、爲咳、爲嗽、爲畏風、爲胸滿痛、爲喉疼、爲鼻燥、爲傷暑風、爲中時疫。【略】

肺虚之症，右寸脈必細。其症爲自汗、爲咳嗽、爲氣急、爲咯血、爲肺痿、爲虚勞。

肺實之症，脈右寸必有力。其症爲氣閉、爲痰閉、爲暑閉、爲水閉、發喘、爲風閉、爲火閉、爲咽痛、爲右脇痛、爲肺癰。【略】

肺寒之症，外感居多，脈右寸必遲。其症爲清涕、爲咳嗽、爲惡寒、爲面色痿白。【略】

肺熱之症，脈右寸必數。其症爲目赤、爲鼻衄、爲咽痛、爲吐血、爲咳嗽濃痰、爲酒積、爲龜胸、爲小便不利、爲便血。

《醫醫偶録・大腸部》大腸無表症，皆屬於裏。

大腸虚者，氣虚也。脈右尺必沉弱。其症爲久痢，爲脱肛。【略】

大腸實者，胃實移熱也。脈右尺必洪實。其症爲便閉，爲臟毒，爲燥渴譫語發狂，爲腸癰。【略】

大腸寒者，積冷也。脈右尺必沉遲。其症爲久痢，爲便血。【略】

大腸熱者，肺經移熱居多。脈右尺必推。其症爲便血，爲腸風，爲脱肛。

《上池涓滴》肺爲百脈所宗，氣之源也，其體最嬌，故又惡寒，又惡熱，苦氣上逆。人能愼風寒，遠暑濕，未寒先衣，漸暖漸脱，寡言養氣，少食辛酸之物，若是者，病從何來？逆之則病生矣。虚則病不任風寒，肺應皮毛。喘促語言不續，肺氣虧損。咳唾頻頻。水津不能四布虚而有熱，則病肺痿，肺液枯涸。百合病，手太陰虚熱所致。失音，肺金傷損。乾咳，咳血，皮毛焦悴，虚火燥肺。但虚宜補，人參、黄耆、大補肺氣。蛤蚧、補肺定喘。白肺頭、以肺補肺。五味子能收耗散之金。等類。虚而挾熱，宜用滋養清金，北沙參、清金。麥冬、燕窩、大補肺陰。百合、象肺益肺。秫米、平補肺金。川貝、清肺消痰。款冬、潤肺消痰。桑皮、瀉肺消痰。地骨皮、治肺熱出汗。馬兜鈴、清肺止嗽。花粉、桑葉、潤燥清肺。如清燥救肺湯、四陰煎、人參固本丸、補肺阿膠散、瀉白散等方，皆可選用。受邪則病哮喘，風寒之邪，閉塞肺氣。畏風身熱，鼻流清涕，皆受邪肺氣不宣。或咳嗽，爲痧，爲疹，爲溫熱，爲肺癰，其末也則爲癢瘰疥瘡，皆寒鬱皮毛肺氣不宣，以成諸症。有宜溫散，有宜辛涼，視症以用之。溫散如麻黄、肺有實邪最重者可用。桂枝，溫經通營衛。蘇葉、散寒。荆芥、白芷、羌活。溫散。辛涼如薄荷、辛涼。石羔、色白，入肺能清氣熱。前胡、白前、治喉中水鷄聲最妙。連翹、輕宣瀉火。黄芩、苦清肺火。黑梔、瀉火屈曲下行。竹葉，輕揚清肺。他如杏仁、辛散苦降。橘紅、利降達表。旋覆花，降肺能消寒痰。防風、宣肺去風。葶藶子、肺中水氣臌急者非此不能除。紫苑、潤肺消痰。射干、瀉火清痰。栝樓仁、清上焦熱痰。通草、利水退熱色白入肺。馬勃、消腫退熱。桔梗，開提肺氣。是皆治肺病之不可缺者。

《藥症忌宜》肺虚：

忌補氣、升散、辛燥、溫熱。諸藥録後。

宜清熱、降氣、酸斂、潤燥。

貝母　蘇子　沙參　百部　天門冬　麥門冬　百合　杏仁　蜜　梨

柿　枇杷葉　桑白　五味　五倍子

無熱加人參。【略】

大腸虚：

忌破氣、下、燥熱。諸藥録後。

宜補氣、潤燥、甘溫。

人參　黄耆　麥冬　五味　白芍　炙草【略】

肺熱：

忌斂澀、補氣、升、燥熱、酸、鹹。

宜降氣、潤、甘寒、苦寒、佐以辛散。

枇杷葉　蘇子　桑白皮　貝母　杏仁　白前　天門冬　前胡　車前子　知母　桑黄　石膏　栝蔞根　黄芩【略】

大腸實：

忌補斂、燥熱。

宜潤下、苦寒、辛寒。

麻仁　桃仁　黄連　黄芩　槐花　生地黄　大黄　石膏　知母　枳殼

《醫學舉要・治法合論》肺爲嬌臟而朝百脈，主一身元氣，形寒飲冷則傷肺，火熱刑金亦傷肺，傷陽傷陰，最當詳辨。《痺論》云：淫氣喘息，痺聚在肺。肺位至高，六氣著人，肺先受之，治肺爲急，用藥最貴輕清，其腑爲大腸，位居於下，通腑之法，又不可不講也。

論説三　脾、胃病脈證治通論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　足陽明溫(脈),【略】其病：病足中指廢,脝痛,膝中䐜(腫),腹䐜(腫),乳內兼(廉)痛,□外䐜(腫),頯痛,尪(亂)淢(衄),數熱汗出,脞瘦,顏寒。

又　足泰(太)陽(陰)溫脈),【略】其病：病足大指廢,脝內兼(廉)痛,股內痛,腹痛,腹張(脹),復□,不耆(嗜)食,善意(噫),心□,善肘。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　甲本　陽明脈(脈),【略】是動則病：洒洒病寒,喜龍,婁(數)吹(欠),顏【黑,病䐜(腫),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憂(惕)然驚,心腸(惕),欲獨閉戶牖而處,【病甚】則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此爲】骭厥(厥),是陽明脈(脈)主治。其所產病：顏痛,鼻肮(亂),頷(頷)【頸痛,乳痛,】心與胠痛,腹外䐜(腫),陽(腸)痛,膝跳,付(跗)□□,【爲】十【病】。

又　大(太)陰脈(脈),【略】是動則病：上【當】走心,使復(腹)張(脹),善噫,食欲歐(嘔),得後與氣則怏然衰,是鉅陰脈(脈)主治。其所【產病】：□□,心煩,死；唐(溏)泄,死；【水與】閉同則死,爲十病。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陽明脈,【略】【是動則病：洒洒】病寒,喜信(伸),數吹(欠),顏黑,病腫,病至則亞(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易(惕)然驚,欲獨閉戶牖而處,病甚【則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此爲骭厥,是【陽明脈】主治。其所產病：顏甬(痛),鼻肮(亂),頷(頷)頸甬(痛),乳甬(痛),心與胠痛,腹外腫,腸甬(痛),膝足箭(痿)涇(痹),爲十病。

又　【巨陰】脈,【略】是動則病：上當走心,使腹張(脹),善意(噫),食則欲歐(嘔),【得後】與氣則逢然衰,是巨陰脈主治。其所產病】：□□,心煩,死；心甬(痛)與腹張(脹),死；不食,不卧,強吹(欠),三者同則死；唐(溏)泄,死；水與閉同則死,爲十病。

《素問・生氣通天論》　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

《素問・平人氣象論》　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鷄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　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

《素問・藏氣法時論》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

又　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

又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腳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

又　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脾脈,急甚爲瘛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太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癉癰,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癉,微濇爲內癉,多下膿血。

又　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略】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

《靈樞・本神》　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略】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

《靈樞・經脈》　胃足陽明之脈。【略】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是爲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飢,溺色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

又　脾足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卧,強立,股膝內腫,厥

足大指不用。

又　足太陰氣絕者，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

《太素・五藏脈診》　胃脈揣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析髀。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臑痛。脾脈揣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腑腫若水狀。

《太素・五藏熱病》　脾熱病者，先頭重，顏痛，心煩欲歐，身熱，熱爭則腰痛不用，腹滿洩兩頷痛。【略】脾熱病者，鼻先赤。

《太素・腸胃主病》　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

《難經・十六難》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墮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中藏經・論脾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脾者，土也，諫議之官，主意與智，消磨五穀，寄在其中，養於四旁，王於四季，正王長夏，與胃爲表裏，足太陰是其經也。

扁鵲曰：脾病則面色萎黃。實則舌強直，不嗜食，嘔逆，四肢緩；虛則精不勝，元氣乏，失溺不能自持。其脈來似水之流，曰太過，病在外；其脈來如鳥之距，曰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四肢沉重，語言蹇澀；不及，令人中滿不食，乏力，手足緩弱不遂，涎引口中，四肢腫脹，溏瀉不時，夢中飲食。脾脈來而和柔，去似鷄距踐地，曰平。脈來實而滿，稍數，如雞舉足，曰病。又，如鳥之啄，如鳥之距，如屋之漏，曰死。

中風則翕翕發熱，狀若醉人，腹中煩滿，皮肉瞤瞤，短氣者，是也。王時，其脈阿阿然緩，曰平；反弦急者，肝來克脾，眞鬼相遇，大凶之兆；反微澀而短者，肺來乘脾，不治而自愈；反沉而滑者，腎來從脾，亦爲不妨；反浮而洪，心來生脾，不爲疾耳。

脾病，面黃，體重，失便，目直視，唇反張，手足爪甲青，四肢逆，吐食，百節疼痛不能舉，其脈當浮大而緩。今反弦急，其色當黃而反青，此十死不治也。

又，脾病，其色黃，飲食不消，心腹脹滿，身體重，肢節痛，大便硬，小便不利，其脈微緩而長者，可治。脾氣虛則大便滑，小便利，汗出不止，五液注下爲五色。注，利下也。

又，積聚久不愈，則四肢不收，黃疸，飲食不爲肌膚，氣滿脹而喘不定也。

又，脾實則時夢築垣牆、蓋屋，脾盛則夢歌樂，虛則夢飲食不足。厥邪客於脾，則夢大澤丘陵，風雨壞屋。脾脹則善噦，四肢急，體重，不食，善噫。

脾病則日昳慧，平旦甚，日中持，下晡靜。

脈急甚則瘈瘲，微急則胸膈中不利，食入而還出。脈緩甚則痿厥，微緩則風痿，四肢不收。大甚則擊仆，微大則痹，疝氣，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則寒熱作，微小則消癉。滑甚則癲疝，微滑則蟲毒，腸鳴，中熱。澀甚則腸癲，微澀則內潰，下膿血。脾脈之至也，大而虛，則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四肢汗出當風止。

脾絕，則十日死。又臍出者，亦死。唇焦枯，無紋理而青黑者，脾先絕也。

脾病，面黃目赤者，可治；青黑色入口，則半歲死；色如枳實者，一月死。吉凶休否，皆見其色出於部分也。

又，口噤唇黑，四肢重如山，不能自收持，大小便利無休歇，食飲不入，七日死。

又，唇雖痿黃，語聲囀囀者可治。脾病瘧氣久不去，腹中痛鳴，徐徐熱汗出，其人本意寬緩，今忽反常而嗔怒，正言而鼻笑，不能答人者，此不過一月，禍必至矣。

又，脾中寒熱，則皆使人腹中痛，不下食。又脾病，則舌強語澀，轉筋卵縮，牽陰股，引髀痛，身重，不思食，鼓脹，變則水泄不能卧者，死不治也。

脾正熱，則面黃目赤，季脇痛滿也。寒則吐涎沫而不食，四肢痛，滑泄不已，手足厥，甚則顫慄如瘧也。

《中藏經・論胃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胃者，腑也，又名水穀之海，與脾爲表裏。胃者，人之根本也，胃氣壯則五臟六腑皆壯。足陽明是其經也。

胃氣絕則五日死。實則中脹便難，肢節疼痛，不下食，嘔吐不已；虛則腸鳴脹滿，引水滑泄；寒則腹中痛，不能食冷物；熱則面赤如醉人，四肢不收持，不得安卧，語狂，目亂，便硬者是也。病甚則腹脇脹滿，吐逆不入食，

當心痛，上下不通，惡聞食臭，嫌人語，振寒，喜伸欠。胃中熱則唇黑，熱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癲狂不定，汗出額上，鼽衄不止。虛極則四肢腫滿，胸中短氣，穀不化，中消也。胃中風，則溏泄不已。胃不足，則多飢不消食。病人鼻下平，則胃中病，渴者不可治。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赤者，當病折腰。其脈軟而散者，病食痹。右關上脈浮而大者，虛也；浮而短澀者，實也；浮而微滑者，亦實也；浮而遲者，寒也；浮而數者，實也。虛實寒熱生死之法，察而端謹，則成神妙也。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脾絕，口冷，足腫，脹泄不覺者，十二日死。【略】胃絕，齒落，面黃者，七日死；又曰，十日死。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脾實：右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太陰經也。病苦足寒脛熱，腹脹滿，煩擾不得卧。

脾虛：右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太陰經也。病苦泄注腹滿，氣逆霍亂嘔吐，黃疸，心煩不得卧，腸鳴。

胃實：右手關上，脈陽實者，足陽明經也。病苦腹中堅痛而熱，〔林億注〕《千金》作病苦頭痛汗不出，如溫瘧，脣口乾，善噦，乳癰，缺盆腋下腫痛。

胃虛：右手關上，脈陽虛者，足陽明經也。病苦脛寒不得卧，惡寒洒洒，目急，腹中痛，虛鳴，〔林億注〕《外臺》作耳虛鳴時寒時熱，脣口乾，面目浮腫。

脾胃俱實：右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苦脾脹腹堅搶脅下痛，胃氣不轉，大便難，時反泄利，腹中痛，上衝肺肝，動五藏，立喘鳴，多驚，身熱汗不出，喉痹精少。

脾胃俱虛：右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太陰與陽明經俱虛也。病苦胃中如空狀，少氣不足以息，四逆，寒泄注不已。

《脈經・脾足太陰經病證》 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手足不舉，厥氣客於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

病在脾，日昳慧，平旦甚，日中持，下晡靜。

病先發於脾，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一日之胃而腹脹。二日之腎，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之膀胱，背胳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骭腫，若水狀。

又 脾病者，必身重苦飢，足痿不收，〔林億注〕《素問》作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虛則腹脹，腸鳴，溏泄食不化。取其經足太陰陽明少陰血者。

又 足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管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而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寒瘧，溏瘕泄，水閉，黃疸，好卧不能食，肉臀青，強立股膝內痛，厥足大指不用，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

《脈經・胃足陽明經病證》 胃病者，腹脹胃管，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略】診得胃脈病形何如，曰胃實則脹，虛則洩。病先發於胃，脹滿。五日之腎，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之膀胱，背胳筋痛，小便閉。五日上之脾，閉塞不通，身痛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脈浮而芤，浮則爲陽，芤則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趺陽脈浮者，胃氣虛也。趺陽脈浮大者，此胃家微虛。

《黃帝内經明堂殘卷》 脾熱唇乾生瘡，脾冷不思飲食。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脾病候》 脾氣盛爲形有餘，則病腹脹，溲不利，身重苦飢，足萎不收，行善瘈，腳下痛，是爲脾氣之宦也，則宜寫之。脾氣不足，則四支不用，後泄，食不化，嘔逆，腹脹腸鳴，是爲脾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胃病候》 氣盛爲有餘，則病腹膨脹氣滿，是爲胃氣之實也，則宜寫之。胃氣不足，則飢而不受水穀，飧泄嘔逆，是爲胃氣虛也，則宜補之。胃脈實則脹，虛則泄。關脈滑，胃内有寒。脈滑爲實，氣滿不欲食。關脈浮，積熱在胃内。

《聖惠方・脾臟論》 夫脾者，【略】虛則生寒，寒則陰氣盛，陰氣盛則心腹脹滿，水穀不消，喜噫吞酸，食則嘔吐，氣逆，霍亂，腹痛腸鳴，時自洩利，四肢沉重，常多思慮，不欲聞人聲，多見飲食不足，診其脈沉細軟弱者，是脾虛之候也。

又 夫脾實則生熱，熱則陽氣盛，陽氣盛則心胸煩悶，唇口乾焦，身熱頰疼，體重不能轉側，語聲沉而心急，咽喉痛而不利，舌本腫強，口内生瘡，腹脇脹滿，不得安卧，夢多見歌樂，四肢怠惰，診其脈緊實者，是脾實之候也。

又　胃虛則生寒，寒則(若)〔苦〕飢，心腹恆痛，兩脇虛脹，咽喉不利，食飲下下，面目浮腫，漸漸惡風，目中急，足經寒不得安卧，則是胃虛冷之候也。

又　夫胃實則熱，熱則恆渴引水，頭痛如瘧，唇口皆乾，喜噦，或生乳癰，及缺盆腋下腫，腹脹，身熱心懣，消穀喜飢，溺色黃者，則是胃實熱之候也。

《聖濟總録・脾臟門・脾虛》　脾象土，位處中焦，主腐化水穀，通行營衛。脾氣和，則可以埤諸藏，灌四旁。若虛則生寒，令人心腹脹滿，水穀不消，噫氣吞酸，食輒嘔吐，霍亂泄利，四肢沉重，多思氣結，惡聞人聲。補養之法，不可緩也。

《聖濟總録・脾臟門・脾實》　脾藏盛實，則生熱，熱氣熏蒸，則令人舌本腫脹，語言謇澀，腹脇堅硬，溲溲不利，四肢不舉，身體沉重，面目焦黃，不得安卧，而唇口乾燥也。

《聖濟總録・胃門・胃虛冷》　足陽明胃之經，與足太陽爲表裏，其氣喜溫而惡寒，得溫則能變化水穀。若其氣不足，寒冷之氣乘之，則令脛寒不得卧，惡風洒洒，目急腹中常痛，兩脇虛脹善鳴，時寒時熱，唇口乾面目浮腫，食飲不下，皆胃虛冷故也。

《聖濟總録・胃門・胃實熱》　胃氣盛實，則壅澀不宣，蘊積生熱，令人口乾煩渴，面目悉黃，譫妄狂越，身熱多汗，腹脇堅滿，大便秘難，皆其證也。

《三因方・五臟傳變病脈》　長夏脾脈，濡多胃少，曰脾病。但濡，無胃氣，曰死。長夏見弦脈，爲春病。弦甚，爲今病。【略】長夏脾脈，當沉而濡長，太過則如水之流，令人四肢不舉。不及則如烏之喙，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

《醫學啓源・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　脾胃，味，甘補苦瀉；氣，溫熱補，寒涼瀉。

《醫學啓源・臟氣法時補瀉法》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白朮。【略】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瀉之，黃連。

《內外傷辨惑論・飲食勞倦論》　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肝，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胃之證，始得之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身煩熱，爲頭痛，爲渴。而脈洪大，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生長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不任風寒乃生寒熱，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證頗同而理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外爲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爲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尅之，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皆補也。

《丹溪心法・十二經見證》　足陽明胃經見證：惡與火，聞木聲則驚，狂，上登而歌，棄衣而走，顏黑，不能言，唇腫，嘔，呵欠，消穀善飲，頸腫，膺乳衝股伏兔脁外廉足跗皆痛，胸傍過乳痛，口喎，腹大，水腫，奔響腹脹，跗內廉肘痛，脾不可轉，胭似結，腨似裂，膝臏腫痛，遺溺失氣，善伸數欠，癲疾，濕浸心欲動則閉戶獨處，驚，身前熱身後寒慄【略】。

足太陰脾經見證：五泄注，下五色，大小便不通，面黃，舌木強痛，口疳，食即吐，食不下咽，怠惰嗜卧，搶心，善飢善味，不嗜食，不化食，尻陰股膝髕脁足背痛，煩悶，心下急痛，有動痛按之若牢痛當臍，心下若痞，腹脹腸鳴飧泄不化，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九竅不通，溏泄水下後出餘氣則快然，飲發中滿，食減善噫，形醉，皮膚潤而短氣，肉痛，身體不能動搖，足脁腫若水。

《景岳全書・雜證謨・脾胃・論治脾胃》　脾胃有病，自宜治脾，然脾爲土臟，灌溉四傍，是以五臟中皆有脾氣，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臟之氣，此其互爲相使，有可分而不可分者在焉，故善治脾者，能調五臟，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而使食進胃強，即所以安五臟也。今人止知參、苓、枳、朮、山楂、麥芽、神麴、厚朴之類，乃爲脾胃之藥，而不知風寒濕熱皆能犯脾，飲食勞倦皆能傷脾，如風邪勝者宜散之，則麻黃、桂枝、柴胡、乾葛之類皆是也。寒邪勝者宜溫之，則桂、附、乾薑、丁香、茱萸之類皆是也。熱邪勝者宜寒之，則芩、連、知、檗、梔子、石膏之類皆是也。濕邪勝者宜燥之，則蒼朮、白朮、半夏、豬苓之類皆是也。飲食停積者宜行之，則三稜、蓬朮、大黃、芒硝之類皆是也。勞倦內傷者宜補之，則人參、黃芪、白朮、杜仲之屬皆是也。

然臟腑雖分十一，而同有陰陽，同此血氣，矧太陰常多血少氣，陽明常多血多氣，使此中之血瘀，則承氣、抵當之類總屬脾胃之藥；使此中之血虛，則四物、五物、理陰、五福之類又孰非脾胃之藥乎？再若五臟之邪皆通脾胃，如肝邪之犯脾者，肝脾皆實，單平肝氣可也；肝強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心邪之犯脾者，心火熾盛，清火可也；心火不足，補火以生脾可也。肺邪之犯脾者，肺氣壅塞，當泄肺以蘇脾之滯；肺氣不足，當補肺以防脾之

虛。腎邪之犯脾者，脾虛則水能反剋，救脾爲主；腎虛則啓閉無權，壯腎爲先。至若胃司受納，脾主運化，若能納而不化，此脾虛之兆易見；若既不能納，又不能運，此脾胃之氣俱已大虧，即速用十全大補，六味回陽等劑尤恐不及，而尙欲以楂、苓、枳、朮之類，冀爲脾胃之永賴乎？是以脾胃受傷，但使能去傷脾者，即俱是脾胃之藥。此中理奧機圓，姑舉此以見其概，而隨宜應變，誠有非言能盡悉者。且諸藥入口，必先入胃而後行及諸經，若妄用相妨相礙等物，亦豈有既入其腑，能不先犯脾胃，而竟走他臟者乎？倘不明此理，而徒執一二成方，曰：此可攻邪；此可健胃，則其胸次可知矣。

《裴子言醫・脾胃須分講》 補虛之最切要者，在扶胃氣。胃氣強則飲食進，飲食進則血氣生。補何如之？所謂得穀者生，失穀者死，理甚易明耳。今之不善補虛者，概用當歸、地黃、人參、白朮、甘草、黃耆等類，以爲補虛之法，莫此若矣。不思此等品類，雖能補虛，要皆甜膩壅隔之性，胃之強者則幸矣，胃之弱者其可當乎？不脹則瀉，不瀉則嘔吐而不能食矣。有謂病不轉加於此，誰其信之。

此段專論胃，然胃陰虛者，須養以甘柔，此義惟嘉言知之，香巖能之。【略】

凡脾虛濕盛，氣滯痰凝者，皆不可妄投守補，尤忌滋膩。

《證治彙補・脾胃章・變病分辨》 脾屬陰主濕化，胃屬陽主火化。傷在脾者，陰不能配陽，而胃陽獨旺，則爲濕熱之病。如癰腫、瘡瘍、食佴、黃疸、消渴、肉痿、噎膈、痰火食少之類是也。傷在胃者，陽不能配陰，而脾陰獨滯，則爲寒濕之病。如身重、肢麻、面黃、浮腫、痞脹、噫氣、倦怠、積塊、瀉利之類是也。又不能食者，病在胃，能食而不能化者，病在脾。

《證治彙補・脾胃章・脈法》 脾氣受傷者，脈浮大而無力。胃氣受傷者，脈沉弱而難尋。此皆不足之脈，易於尋按者也。更有脈大，飽悶有似食滯，悞用尅伐疎利，而鬱悶轉甚者，此乃脾虛而現假象。即洪大之脈，陰必傷，堅強之脈，胃必損也。宜溫裏，黃官發育，自治。若再用攻伐，變患蜂起矣。

《證治彙補・脾胃章・脾虛升陽》 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內經》。奉者，脾胃和，穀氣升，行春夏之令，故人壽。降者，脾胃不和，穀氣下流，行秋冬之令，故人夭。升降之理，所關甚鉅，所以脾虛久病，宜升陽扶胃，藥中每寓升發之品。

《證治彙補・脾胃章・脾虛補腎》 脾腎交通，則水穀自化。楊仁齋。若房勞過度，下焦陽虛，不能上蒸脾土，熟腐五穀，致飲食少進，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脹，或食而嘔吐，或食而不化，大便溏泄。用補脾不效者，當責之少火不足，以火能生土故也。其症必兼腎泄遺精，宜八味丸，或四神丸治之。

《證治彙補・脾胃章・胃症補心》 有前富後貧，身心悲苦，若銳志功名，或勞神會計，氣散血耗，皆令心主不足，無以生長胃氣，由是飲食減少，肌肉瘦減，宜補養心臟。蓋脾爲己土，以坎中之火爲母，胃爲戊土，以離宮之火爲母，所以補胃必兼補心也。其症每多驚悸、怔忡、健忘、不寐，宜歸脾湯加益智仁，寒症見者，加炮薑。

《吳醫彙講・王鳴岡辨脾胃升降》 余嘗攷治脾胃，莫詳於東垣。求東垣治脾胃之法，莫精於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難明。其在經曰：脾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蓋脾主生化，其用在於無形，其屬土，地氣主上騰，然後能載物，故健行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穀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納，納則貴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夫清氣何？蓋指脾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則飧泄也。其濁氣何？蓋指胃氣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則膜脹也。是非可爲脾升胃降之一確證乎。由此而推，如仲聖所立青龍、越(脾)[婢]等方，即謂之升脾之清氣也。可其所立三承氣諸方，即謂之降胃之濁氣也。無不可觸類引伸，理原一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考東垣所著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升陽益胃各方，其論雖詳於治脾，略於治胃，而其意則一臟一腑，升降各有主治，顯然不可混者，其與先聖之理，又何嘗相悖，而後先輝映，足以發明千古，良可師也。苟其顛倒錯施，俾升降失宜，則脾胃傷。脾胃傷，則出納之機失其常度，而後天之生氣已息，鮮不夭扎生民者已。

《醫醫偶録・脾部》 脾虛者，左關脈必細軟。其症爲嘔吐，爲泄瀉，爲久痢，爲腹痛，爲肢軟，爲面黃，爲發腫，爲肌瘦，爲臌脹，爲惡寒，爲自汗，爲喘，爲積滯不消，爲飲食化痰，爲脫肛，爲腸血。【略】

脾實者，右關必洪實。其症爲氣積，爲血積，爲食積，爲痞積，爲蟲積，爲痰飲，爲蠱脹，爲腹痛，爲不能食。【略】

脾寒之症，右關必沉遲，唇舌必白。其症爲嘔吐、爲泄瀉、爲白痢、爲腹痛、爲身痛、爲黃疸、爲濕腫、爲肢冷、爲厥脫。【略】

脾熱之症，右關必數，舌苔薄而黃，唇赤。其症爲熱吐、爲流涎、爲洞泄、爲瀉渤、爲赤痢、爲腹痛、爲目胞腫痛、爲酒疸、爲眩暈、爲陽黃疸。

《醫醫偶録・胃部》 胃爲陽明，有經有腑，故有表症，右關脈必浮。傷寒邪入陽明經，其症爲目痛鼻乾唇焦，嗽水不欲嚥。若他表症，爲面浮腫而痛，爲瘡疹。【略】

胃之虛，其唇必白，脈右關必軟弱。其症爲吐、爲噎膈、爲不能食、爲胃脘痛、爲停滯、爲濕腫、爲痰、爲嘈雜。【略】

胃之實，脈右關必洪，按胸則痛。其症爲結胸、爲痞氣、爲食積、爲痰飲、爲水腫、爲胸脹悶、爲胸脹痛、爲胸痛嘔膿、爲不得卧、爲便閉譫語發狂。【略】

胃之寒，唇舌必白，脈右關必沉遲。其症爲胃脘痛、爲嘔吐、爲霍亂、爲吞酸噯腐。【略】

胃之熱，唇舌紅口臭，脈右關必洪數。其症爲三消、爲嘈雜、爲吐血、爲齒痛、爲黃胖面腫、爲自汗、爲舌黑燥渴、爲癍疹、爲便閉、爲呃逆、爲頭痛。

《上池涓滴》 脾居中州，宜健運，五味入胃，由脾布散，人能謹飲食，戒生冷，遠潮濕，少思慮愁憂，若是，患自可免，反之則生病矣。傷勞倦憂思，則病四肢怠惰，脾主四肢。肌肉痿黃，脾主肌肉。大便溏泄，飲食不化，脾不運動。或不時身熱，宜用補藥，黨參、補中和脾。黃耆、補中益氣。白朮、健脾燥濕。炙草、甘能益脾。茯苓、淡滲調脾。扁豆、調脾和胃。懷山藥、補脾調中。大棗、甘溫健脾。如六君子，補中益氣，參苓白朮散等方，均可選用。傷飲食，則病腹痛脹滿，痞悶不安，脾氣滯礙。大便或閉或泄，裏急後重，濕熱鬱結。噫氣，脾土壅滯。痞氣，脾之積。身熱，營氣不通。小兒疳積蟲積，宜用消導運氣之藥，廣皮、理氣導滯。砂仁、快氣醒脾。查肉、消食磨積。神麴、調中消食。枳殼、枳實、消脹利氣。麥芽、穀芽、消食健運。厚朴、瀉滿除濕。檳榔、破滯攻堅殺蟲。大黃，蕩滌腸胃。如枳實導滯丸、木香檳榔丸，平胃散，保和丸等方，皆可選用。蟲積，遇仙丹，追蟲丸，皆可效。傷暑濕，則病腹痛、泄瀉、下痢，脾傷飲食暑濕爲患。霍亂嘔吐，暑濕擾中陰陽錯亂。宜用芳香逐穢清熱之藥，藿香、通上中二焦邪滯，快脾胃，去惡氣。厚朴、廣皮、芳香氣穢。滑石、利濕去暑。川連、瀉火去濕。黃芩、除脾家濕熱。建麴、除脾家敦阜之氣。苡仁、利濕健脾。澤瀉、去濕熱。砂仁殼，醒脾。如小半夏湯、益元散，黃連香藿散、二香散，香連丸等方，可選用。傷寒濕生冷，則病身重體痛如束，寒濕留着肌肉。下利純清徹冷，生冷傷脾陽。畏寒，胃陽遏滯。腹痛不止，脾陽不振。足跗腫，寒濕着太陽經。吐清冷汁，生冷所傷胃陽不舒。手足常覺不暖，脾陽不能四達。宜用溫中驅濕之品，香薷、辛散能解結利濕。草蔻仁、暖胃健脾，燥濕除寒。乾薑逐寒濕。白荳蔻、行氣暖胃。良薑、去寒濕止痛。附子、逐寒通陽。肉桂、驅沉寒之物，溫脾陽。蒼朮、燥胃強脾，逐寒濕。木瓜、利濕舒筋。羌活、散表勝濕。蘇葉、散表驅寒。大順散，五苓散，冷香飲子，漿水散等方，皆可選用。

《類證治裁・脾胃》 脾胃皆屬土，脾爲己土，胃爲戊土。而臟腑分焉。脾爲臟，胃爲腑，凡臟主守，腑主通，臟陰而腑陽也。經言胃爲水穀之海，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故胃主納，脾主運，胃喜涼，脾喜燥。昔人每多混治，惟葉氏醫案，謂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太陰濕土，得陽始運，陽明陽土，得陰始安，以脾喜剛燥，胃喜柔潤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東垣大升陽氣，其治在脾。又言五臟以守爲補，六腑以通爲補，卓然有見。岫雲華氏，稱其議論超出千古，其叙葉案曰：脾胃論莫詳於東垣，其補中益氣，調中益氣，升陽益胃諸湯，以勞倦內傷爲主，故用人參、黃耆。以補中，白朮、蒼朮。以溫燥，升麻、柴胡。升下陷之清陽，陳皮、木香。理中宮之氣滯，以太陰惡濕，而病人胃陽衰者居多，用之得宜，效如桴鼓。若脾陽不虧，胃有燥火，則當用香巖養胃陰之法。凡病後熱傷肺胃津液，以致虛痞不食，舌絳（嗌）〔咽〕乾，煩渴不寐，便不通爽，此九竅不和皆胃病，豈可以耆、朮、升、柴。治乎？故先生必用降胃之法，所謂胃宜降則和者，非辛開苦降，亦非苦寒下奪，以損胃氣，不過甘平或甘涼濡潤以養胃陰，則津液來復，使之通降而已。此即宗《內經》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以通爲用之理也。故治胃陰虛，不飢不納，用清補，如麥冬、沙參、玉竹、杏仁、白芍、石斛、茯神、粳米、麻仁、扁豆子。治胃陽虛，食穀不化，用通補，如人參、益智、陳皮、厚朴、烏藥、茯苓、生朮、地栗粉、半夏、韭子、生薑、黃米。治脾陰虛，胸膈便難，用甘潤，如甘草、大麥仁、白芍、當歸、杏仁、麻仁、紅棗、白蜜。治脾陽虛，吞酸噯腐，用香燥，如砂仁、丁香、炒朮、神麴、穀芽、干薑，如四君、六君、異功，凡守補皆脾藥。治脾胃陽虛，運納俱少，食已欲瀉，用升降法，如補中益氣湯加茯苓、益智、木瓜，或益黃散。治溼傷脾胃，用平胃散，或清暑益氣湯加減。治中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子。

治饑傷，痛而納食稍安，病在脾絡，因傷飢餓而得。當甘緩以養脾營，當歸建中湯。治食傷，傷食惡食，腹痛作飽，當分消胃土，用生益智、草果、廣皮、茯苓、鷄內金、炒查肉、神麴、煨薑。病後調理脾元，參苓白朮散，或六君子湯。其分治合治，於病情尤爲允愜者矣。

白朮炒用則守，生用則和。甘草炒用則補，生用則瀉火。右方分列脾胃，大抵脾臟以守爲補，胃腑以通爲補，脾宜升運，胃宜通降也。其方治與飲食症參觀，則備矣。

《藥症忌宜》 脾虛：

忌下、降泄、破氣、苦寒。諸藥錄後。

宜甘溫，佐以辛香、酸平。

人參　大棗　黃耆　薯蕷　炙甘草　白茯苓　蓮肉　橘紅　藿香　木瓜　白扁豆　白豆蔻　白芍　棗仁【略】

胃虛：

忌下、破氣、苦寒、燥熱。諸藥錄後。

宜益氣、甘平、甘淡、酸。

人參　白朮　稏豆　蓮肉　石斛　橘皮　茯苓　木瓜　芍藥【略】

脾實，卽濕熱邪勝：

忌濕潤、收澀、滯膩、熱、鹹、甘。諸藥錄後。

宜除濕清熱，利小便，辛散、風燥、苦寒。

朮　山梔　豬苓　澤瀉　滑石　車前　茯苓　防風　乾葛　黃連　枳實　白豆蔻【略】

胃實：

忌升、補斂、辛溫、燥熱、濕潤。

宜下，如邪未結，宜清熱發散，苦寒、辛寒、甘寒。

大黃　枳實　知母　石膏　葛根　竹葉　大青　小青　青黛　麥冬　甘草

《醫學舉要・治法合論》 脾胃同處中州，亦宜分別治之。滑伯仁曰：劉河間謂補瀉脾胃之本者，蓋以脾胃中和之氣也，燥其濕則爲瀉，潤其燥則爲補。喻嘉言曰：補虛有二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瘧痢後脾氣衰弱，飲食不運，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宜補其胃。葉天士曰：納食主胃，運化主脾，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又曰：太陰濕土，得陽始運，陽明陽土，得陰自安。仲景急下存陰，其治在胃。東垣大升陽氣，其治在脾。

《蠢子醫・治病以胃爲主不論粗細人》 治病須要尋主翁，胃爲一身之主。失了主翁便不通。我嘗治一農婦甚強壯，不把胃虛置意中，肝腎肺命皆暗結，便將四部用藥攻，誰知胃虛不當家，不能操縱使藥行，藥不治病反生病，動與主人爲敵鋒，專補胃家餘帶治，四經之病始漸平。又有書香之婦同日治，脈症相同藥亦同，但是胃虛加補益，諸病如失分外精。可知胃爲轉輸關，一有虧損便不靈，胃經虧損藥不運，縱有各藥陷入阬，不惟無益諸經病，反與主人作難星。胃經虛弱，藥必陷入爲禍。試觀魯家失柄三桓盛，日入臺下便興戎，千古亂賊皆如此，盡因不認主人翁。不知脈理也罷了，知道脈理要尋清，農婦士婦都一樣，豈可外面任溟濛。

《蠢子醫・補脾歌》 治病須先明主氣，主氣不明空欷歔。問是主氣何處來，一身之宰曰脾胃。先天以命門爲主，後天以脾胃爲主。胃爲水穀海，脾爲生化原，生化旺時病易已，生化虧損病必繁。凡是久病要扶脾，扶得脾時病不危。治病以進飲食爲主。腸胃通調胸膈利，能飲能啖夫何疑。我今告你補脾法，胃之眞類出腎家。左腎屬水，右腎屬火。水卽火之根，火卽水之芽，命火旺時脾自旺，不必離中問生涯。棗仁、遠志、柏子仁能生脾土，不能生胃土。腎經寒甚脾必寒，肉肉桂附子黑薑熟地添。壯火食氣，不可久服。若但腎虛幷脾虛，紙故紙砂宿砂益智肉萸肉地熟地居。杜仲、山藥、芡實、雲苓、紫河車、青鹽皆可用，少火生氣，可以常服。至若脾虛火雜疾病攢，無如裴子大補丸。參黨參朮白朮爲君帶黃連，枳枳實樸川樸香木香砂宿砂一齊安，三消三消飲三陳三陳湯皆幷用，二方俱見《本草綱目》。煉蜜爲丸和爲先。不大補瀉。以治虛癆百損症，無不應手漸漸痊。雖然是補能導滯，痞脹疼痛幷調劑。雖然是補能流溼，瘧痢痰飲便載戢。卽有虛癆火旺甚，量加補脾帶清金。一切滋陰與降火，虛癆日久總宜愼。可知參黨參朮白朮苓雲苓草甘草單脾虛，無病尚可餐，脾虛有病宜去邪，誰如大明老裴仙。參黨參芪黃芪歸當歸地熟地雖名藥，能救氣血大虛弱，若要日用常常服，便將脾胃上關鑰。硝黃枳樸亦名藥，胸中壘塊立時削，若要日用常常服，便將先天眞氣脫。故曰久病之人宜丸藥，無如裴仙那一着。暴得之症多平肝，吾嘗作有降賊篇，以此相濟方無弊，莫謂補脾無眞傳。

按胃爲水穀之海，脾爲生化之源，生化旺則氣血清和，諸病屏息。生化

衰則氣血虧損，百病交侵。非細故也，惟東垣先生深得其旨，闡發脾胃元氣之妙，可謂呼聾震聵矣。世之醫者，徒執病形，不推病本脾胃之義，置而勿講。如脾虛氣短，似爲痰喘，泥爲脾熱痰壅，瀉以黃芩蘇子。脾虛發熱，似有外感，認爲風寒重，以表汗。脾虛下陷，變爲後重，悞謂積滯，下以硝黃枳樸。脾虛不運，變爲水脹中滿，猶謂宿積不化，導以巴豆二丑。勞瘵脾虛，食減而惡心溏瀉，又用知柏滋陰，恣意投之，脾胃轉傷而疾轉篤。曷可勝言，皆因未明主氣之說故也。主氣實而攻之，則病易愈。主氣虛而攻之，則病反加。非藥不能治病也，主氣不能行藥力也。鎮治病三十餘年矣，凡治內傷雜症，即產後諸虛症，反覆思維，是不能取效者，實因未明主氣之說也，故敢註之於左。孫鎮川謹識。

《蠢子醫・萬病皆以脾胃爲主》 自古方術有萬端，不得一貫總枉然。吾讀醫書浩無涯，偶於脾胃到眞家。脾胃者眞氣之樞紐，命門者眞氣之來由。眞氣發見無從見，眞氣運轉說從頭，胃在一身常常行，無少留待無少停。一有氣凝不能行，百般疼痛從此生。一有痰窒不能行，百般怪症從此生。一有食滯不能行，百般脹悶從此生。所以裴子善言醫，以有脾胃在胸中。人家教他去催生，〔朱名炤等注〕宜用芎歸。他把三陳去決壅，視彼瞑眩無知狀，知是痰塞胃口氣不行。人家教他去止崩，〔朱名炤等注〕宜用黨參、黃芪。他把腸胃沈積攻，視彼呃呃欲吐狀，知是脾失健運氣不行。人家教他去調經，〔朱名炤等注〕宜用桃仁、紅花。他把腸胃積滯通，視彼肺喘便結狀，知是氣滯中焦久不行。人家教他去定心，〔朱名炤等注〕宜皆棗仁、遠志、人參、砂仁。他把蒼朮半夏去爲君，視彼嘈雜欲嘔狀，知是痰窒中州氣不伸。人家教他去安神，〔朱名炤等注〕宜用丹砂、龍齒、牛黃、琥珀。他把小胃丹瀉人，視彼右關數滑甚，知是痰火氣衝心。人家教他去治腰，〔朱名炤等注〕宜用杜仲、續斷、故紙、肉桂。他把小胃丹去消，視彼惡心嘔吐狀，知是濕痰陷胯氣不調。此皆胃氣之有餘，撥轉胃氣在須臾。若是胃氣有不足，補養胃氣亦不虛。試看裴子補養法，亦有數端之堪誇。人家教他去解結，〔朱名炤等注〕胃中堅解不行，巳下數四。他把補中益氣去流歠，視彼脈遲細而虛，〔朱名炤等注〕外面氣弱神疲。知是元氣不運病不撤。人家教他去清熱，〔朱名炤等注〕宜用黃芩、白芍之類。他把參薑五味去餔啜，視彼脈洪數無倫，〔朱名炤等注〕外面氣乏神疲，呼之不能以語應。知是眞氣不足無收攝。人家教他治水腫，〔朱名炤等注〕宜用巴豆、防己之類。他加八味培土中，〔朱名炤等注〕黨參、黃芪、白朮。視彼汪洋水肆行，知是脾無根柢火不生。人家教他治顚狂，〔朱名炤等注〕宜用藜蘆、細芽之類。他加竹瀝獨參湯，視彼濡緩脈氣象，〔朱名炤等注〕外面形瘦色蒼。知是胃虛火動妄飛揚。可知胃爲轉輸關，一身流動不能閒，無論有餘不足症，總要使之若轉環。轉動胃氣便無病，此是治病之大關，守住關頭有把握，不要案上書如山。

經云：脾胃爲後天之根本，人果脾胃調和，氣血充盛，雖有病亦自無妨。一失運轉之常，則百般病症，必從此生。篇中引《裴子言醫》大約於脾胃有餘似不足者，以通利爲主。不足似有餘者，以補養爲主。無非貫以中道，則調理脾胃，爲醫中之王道，誠不虛矣。不惟發明脾胃爲重，且有功於裴子也。姪金門謹誌。

論說四　肝、膽病脈證治通論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 足少陽溫(脈)，【略】其病：病足小指次【指】廢，脁外兼(廉)痛，脁寒，膝外兼(廉)痛，股外兼(廉)痛，脾(髀)外兼(廉)痛，脊痛，□痛，產馬，缺盆痛，癭(癭)，聾，膗(枕)痛，耳前痛，目外漬(眥)痛，脅外穜(腫)。

又　足巟(厥)陰溫(脈)，【略】其病：病脞瘦，多弱(溺)，耆(嗜)飲，足柎(跗)穜(腫)，疾畏(痹)。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　【少】陽脈(脈)，【略】是動則病：【心與脅痛，不】可以反稷(側)，甚則無膏，足外反，此爲陽【蹶(厥)】，是少陽【脈(脈)主】治。其所產病：□□□【頭頸】痛，脅痛，瘧，汗出，節盡痛，脾(髀)【外】廉【痛】，【□痛】，魚股痛，【膝外廉】痛，振寒，【足中指】踝〈痹〉，爲十二病。

又　厥陰脈(脈)，【略】是動則【病：丈】夫隤(癲)【山(疝)，婦人則少腹穜(腫)，要(腰)痛】不可以卬(仰)，甚則嗌乾，面疵，是厥陰脈(脈)主治。【其】所產病：熱中，【降(癃)，隤(癲)，扁(偏)山(疝)，】□□有而心煩，死，勿治殿(也)。有陽脈(脈)與之【俱】病，可治殿(也)。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少陽】脈，【略】是動則病：心與脅痛，不可以反則（側），甚則無膏，足外【反，是】爲陽厥，是少陽脈主治。其【所產病】：□□□頭頸痛，脅【痛】，虐（瘧），汗出，節盡【痛，髀外】廉痛，【□痛】，股痛，膝外【廉】痛，振寒，足中指泆（痹），爲十二病。

又　厥陰脈，【略】是動則病，丈夫則隤（癩）山（疝），婦人則少腹腫，要（腰）甬（痛）不可以卬（仰），甚則嗌乾，面疵，是厥陰之脈主治。其所產病：熱中，降（癰），隤（癩），扁（偏）山（疝），□□病，病有煩心，死，勿治也；有陽脈與俱病，可治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　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

又　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

《素問・平人氣象論》　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　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

《素問・藏氣法時論》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

又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

又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略】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

又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痕痺也。太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痹，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癉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瘈攣筋痺。

又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吟吟然，數唾。

《靈樞・本神》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略】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

《靈樞・經脈》　膽足少陽之脈，【略】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瘿，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髁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又　肝足厥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癀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

又　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氣，而脈絡于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太素・五藏脈診》　肝脈揣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善喘。若耎而散者，其色澤，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

《太素・五藏熱病》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痛，手足躁不安卧。【略】肝熱病者，左頰先赤。

《難經・十六難》　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齊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癃溲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

《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準此。

《中藏經・論肝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脈虛而弦，是謂太過，病在外。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實而微，是謂不及，病在內。不及則令人胸痛，引兩脇脹滿。

大凡肝實則引兩脇下痛，引小腹，令人喜怒；虛則如人將捕之；其氣

逆，則頭痛、耳聾、頰赤。其脈沉之而急，浮之亦然，主脇肋滿，小便難，頭痛，目眩。其脈急甚，惡言；微急，氣在胸脇下；緩甚，嘔逆；微緩，水痹；大急，內癰吐血；微大，筋痹；小甚，多飲；微大，消癉；滑甚，頹疝；微滑，遺溺；澀甚，流飲；微澀，瘕攣變也。

又，肝之積氣在脇，久不去，發爲咳逆，或爲痎瘧也。虛則夢花草茸茸，實則夢山林茂盛。肝之病，旦喜，晚甚，夜靜。肝病則頭痛，脇痛，目眩，肢滿，囊縮，小便不通，十日死。又身熱惡寒，四肢不舉，其脈當弦長面急，反短而澀，乃金克木也，十死不治。

又，肝中寒，則兩臂痛不能舉，舌本燥，多太息，胸中痛，不能轉側，其脈左關上遲而澀者，是也。

肝中熱，則喘滿而多怒，目疼，腹脹滿，不嗜食，所作不定，睡中驚悸，眼赤視不明，其脈左關陰實者，是也。

肝虛冷，則脇下堅痛，目盲，臂痛，發寒熱如瘧狀，不欲食，婦人則月水不來而氣急，其脈左關上沉而弱者，是也。

《中藏經・論膽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膽者，【略】虛則傷寒，寒則恐畏，頭眩不能獨卧；實則傷熱，熱則驚悸，精神不守，卧起不寧。

又，玄水發，則其根在於膽，先從頭面起，腫至足也。

又，肝咳久不已，則傳邪入於膽，嘔清苦汁也。

又，膽病則喜太息，口苦，嘔清汁，心中澹澹恐，如人將捕之，咽中介介然數唾。

又，膽脹則舌下痛，口苦，太息也。邪氣客於膽，則夢鬬訟。其脈診在左手關上，浮而得之者，是其部也。

膽實熱，則精神不守。又膽熱，則多睡。膽冷，則無眠。

又，左關上脈，陽微者，膽虛也；陽數者，膽實也；陽虛者，膽絕也。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筋絕，魂驚，虛恐，手足爪甲青，呼罵不休者，八九日死。肝絕，汗出如水，恐懼不安，伏卧，目直面青者，八日死；又曰，即時死。

《甲乙經・肝受病及衛氣留積發胸脇滿痛》 邪在肝則病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肭節時腫，善癉。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肝實：左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厥陰經也。病苦心下堅滿，常兩脅痛，自忿忿如怒狀。

肝虛：左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厥陰經也。病苦脅下堅，寒熱，腹滿不欲飲食，腹脹，悒悒不樂，婦人月經不利，腰腹痛。

膽實：左手關上，脈陽實者，足少陽經也。病苦腹中氣滿，飲食不下，咽乾頭重痛，洒洒惡寒，脅痛。

膽虛：左手關上，脈陽虛者，足少陽經也。病苦眩，厥痿，足指不能搖，躄坐不能起，僵仆，目黃，失精眙眙。

肝膽俱實：左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實也。病苦胃脹，嘔逆食不消。

肝膽俱虛：左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虛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見，少氣不能言，時時自驚。

《脈經・肝足厥陰經病證》 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肝氣虛則夢見園苑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肝氣盛則夢怒，厥氣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

病在肝，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

病先發於肝者，頭目眩，脇痛支滿，一日之脾，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二日之胃，而腹脹。三日之腎，少腹腰脊痛脛痠。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墮。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若哕而散，其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濕暴多飲而溢，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肝脈沈之而急，浮之亦然，若脇下痛，有氣支滿引少腹而痛，時小便難，苦目眩頭痛，腰背痛，足爲逆寒，時癰，女人月使不來，時亡時有，得之少時有所墜墮。

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診曰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如阻婦狀。肝中寒者，其人洗洗惡寒，翕翕發熱，面翕然赤，熬熬有汗，胸中煩熱。肝中寒者，其人兩臂不舉，舌本燥，善大息，胸中痛不得轉側，時盜汗，欬食已吐其汁。肝主胸中喘，怒罵，其脈沈，胸中義窒，欲令人推按之，有熱鼻窒。

凡有所墜墮，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能下，積於左脇下，則傷肝。肝傷者，其人脫肉，又卧口欲得張，時時手足青，目瞑，瞳人痛，此爲肝藏

傷所致也。

《脈經・膽足少陽經病證》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澹澹恐如人將捕之，噫中介介然數唾，候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見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刺陽陵泉。善嘔有苦汁，長太息，心中澹澹，善悲恐，如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汁，故曰嘔膽，刺三里以下。胃氣逆，刺足少陽血絡，以閉膽卻。調其虛實，以去其邪也。膽脹者，脇下痛脹，口苦太息。

厥氣客於膽，則夢鬬訟。

《黃帝內經明堂殘卷》 肝熱眼內多(眠)〔眦〕。肝不足轉筋，爪乾。肝實左脅下痛。肝積氣，如覆杯在左脅下。肝勞四肢無力。肝病倍明閉目。【略】膽熱晝夜多睡，膽冷無睡多悶，膽風口吐清水。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肝病候》 肝氣盛，爲血有餘，則病目赤，兩脅下痛引小腹，善怒。氣逆則頭眩，耳聾不聰，頰腫，是肝氣之實也，則宜寫之。肝氣不足則病目不明，兩脇拘急，筋攣不得太息，爪甲枯，面青，善悲恐如人將捕之，是肝氣之虛也，則宜補之。於四時，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於日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於時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禁當風。肝部左手關上是也。平肝脈來，綽綽如按琴瑟之弦，如揭長竿，春以胃氣爲本，春肝木主，其脈弦細而長，是平脈也。反得微澀而短者，是肺之乘肝，金之剋木，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浮大而洪者，是心乘肝，子之剋母，雖病當愈。反得沈濡滑者，是腎乘肝，母之剋子，雖病當愈。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肝，爲土之剋木，土之畏木，雖病不死。肝脈來盛實而滑，如循長竿，曰平。肝病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顧顯然如新張弓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膽病候》 其氣盛爲有餘，則病腹內冒冒不安，身軀習習，是爲膽氣之實也，則宜寫之。膽氣不足，其氣上溢而口苦，善大息，嘔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噫中介介數唾，是爲膽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聖惠方・肝臟論》 夫肝虛則生寒，寒則苦脇下堅脹，寒熱腹滿，不欲飲食，悒悒情不樂，如人將捕之，視物不明，眼生黑花，口苦，頭疼，關節不利，筋脈攣縮，爪甲乾枯，喜悲恐，不得大息，診其脈沉細滑者，此是肝虛之候也。

又 夫膽合於肝，足少陽是其經也，爲清淨之府，謀慮出焉，若虛則生寒，寒則恐畏，不能獨卧。其氣上溢，頭眩口苦，常喜太息，多嘔宿水，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咽中介介，數數好唾，是爲膽虛冷之候也。

又 膽實，實則生熱，熱則精神驚悸不安，起卧不定，胸中冒悶，身體習習，眉頭傾萎，口吐苦汁，心煩咽乾，此是膽實熱之候。

《聖濟總録・肝臟門・肝虛》 論曰肝虛之狀，其病面青善潔善怒，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不欲飲食，悒悒不樂，恐惕如人將捕之。其脈見于左手關上陰虛者，乃其候也。

《聖濟總録・肝臟門・肝實》 論曰肝實之狀，苦心下堅滿，常兩脇痛，或引小腹，忿忿如怒，頭目眩痛，眦赤生瘜肉是也。其脈見于左手關上陰實者，乃足厥陰經有餘之候，蓋肝實則生熱。熱則陽氣盛，故其證如此。

《聖濟總録・膽門・膽虛》 足少陽經不足者，膽虛也。虛則生寒，寒則其病恐畏，不能獨卧，口苦善太息，嘔宿汁，心下淡淡，如人將捕之，噫中介介數唾，頭眩痰聾，足指不能搖，坐不能起，僵仆目視眩眩。蓋膽虛則精神不守，其氣上溢，循其所在而生病也。

《聖濟總録・膽門・膽實》 膽實則爲有餘，有餘則生熱，故其證若腹中氣滿，飲食不下，咽乾心脇痛，不能轉側，足外反熱，是爲陽厥，及頭痛目銳眦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皆謂膽氣實，足少陽經壅滯故也。

《三因方・五臟傳變病脈》 假如春肝脈，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氣，曰死。若其乘剋，春雖有胃氣，而有濇脈見，則秋必病。濇甚，則今病。【略】又如春肝脈，合弦細而長，太過則實強，令人善怒，忽忽眩冒癲疾。不及則微虛，令人胸痛引背，兩脇胠滿。

《三因方・內因所論》 經曰：實則瀉其母，虛則補其子。如肝實則瀉腎，肝虛則補心。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經之本意也。《難經》則反是，及觀《金匱》之論，其得爲多。肝虛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制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盛，心火盛則肺金受制，肝氣乃舒，肝氣舒則肝病自愈，此補子之意也。肝虛則用此，實則反之。《千金》亦云：肝虛當補心。

《醫學啓源・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 肝膽，味，辛補酸瀉；氣，溫補

涼瀉。

《醫學啓源・臟氣法時補瀉法》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略】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瀉之，白芍藥。

《丹溪心法・十二經見證》 足少陽膽經見證：口苦，馬刀挾癭，胸中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諸節痛，足外熱，寢寒憎風，體無膏澤，善太息【略】。

足厥陰肝經見證：頭痛，脫色善潔，耳無聞，頰腫，肝逆頰腫，面青，目赤腫痛，兩脇下痛引小腹，胸痛背下則兩脇腫痛，婦人小腹腫，腰腹不可俛仰，四肢滿悶，挺長熱，嘔逆，血，腫睾疝，暴癢，足逆寒，脛善瘈節時腫，遺溺，淋，溲便難癃，狐疝，洞泄，大人癩疝，眩冒，轉筋，陰縮兩筋攣，善恐，胸中喘，罵詈，血在脇下喘。

《吳醫彙講・沈悅庭〈治肝補脾論〉》 《金匱》論治肝補脾，肝虛則用此法，此指肝之陽虛而言，非指肝之陰虛火旺而言也。肝陽虛而不能土升，則胃乏生發之氣，脾無健運之力，而水無土制，腎水之陰寒得以上制心陽，周身陰盛陽衰，而純乎降令則肺陰之金氣盛行，肝陽之生氣愈病矣。必得補土之陽，以制腎水之陰寒，則心陽無水以尅而火盛，火盛則肺金陰氣不行，不至陰肅降令從右行左，以傷發生之氣，則肝木之陽氣自必暢茂條達矣。右方用逍遙散治木鬱土中，以宣陽氣，是肝木陽虛而用，治肝補脾之法者也。乃後人用以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則以升令之太過者而復升之，宜其有升無降，而至厥逆矣。蓋一陰一陽可不明辨哉，其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如血虛宜滋水，虛則補其母也。火旺則苦泄，實則瀉其子也。氣升上逆，則降氣以金制水也。其與治肝補脾之法正相反，豈可混治耶。

《醫醫偶録・肝部》 肝無表症，皆屬於裏。

肝之虛，腎水不能涵木而血少也。脈左關必弱，或空大。其症爲脇痛，爲頭眩，爲目乾，爲眉稜骨眼眶痛，爲心悸，爲口渴，爲煩躁發熱。【略】

肝之實，氣與內風充之也。脈左關必弦而洪。其病爲左脇痛，爲頭痛，爲腹痛，爲小腹痛，爲積聚，爲疝氣，爲咳嗽，爲泄瀉，爲嘔吐，爲呃逆。【略】

肝寒之症，脈左關必沉遲。其症爲小腹痛，爲癥瘕，爲囊縮，爲寒熱往來。【略】

肝熱之症，脈左關必弦數。其症爲眩暈，爲目赤腫痛，爲口苦，爲消渴，爲頭痛，爲脇痛，爲瘰癧，爲聤耳，爲筋痿拘攣，爲氣上衝心，爲偏墜，爲舌捲囊縮，爲小便不禁。

《醫醫偶録・膽部》 膽有表症，左關脈浮而弦。其症爲頭汗，爲寒熱往來。【略】

膽之虛，左關脈必細軟。其症爲驚悸，爲太息。【略】

膽之實，左關脈必洪。其症爲胸滿，爲脇痛，爲耳聾。【略】

膽之寒，脈左關必遲。其症爲精滑，爲嘔吐，爲舌苔滑。【略】

膽之熱，脈左關必弦數。其症爲口苦，爲嘔吐，爲盜汗，爲目眩。【略】

《上池涓滴》 肝宜條達，戒鬱怒，當拂逆而善自開釋，以長養生氣，若能如此，病安從來？反則爲逆，逆之則傷肝。虛則病錯忘不精，恐怖，魂神傷。目眩眩然，肝開竅於目，傷則不能受血而視。睡卧不寧，血不歸肝，魂不守舍。陰縮，肝脈過陰器。筋攣，肝主筋，傷則筋無所受。諸症宜補藥，用歸身、生地、白芍、養肝炒。牛膝、強筋。柏子仁、平肝悦神。杜仲、強筋補虛。阿膠、涼血益肝陰。黄精、枸杞子、養肝平目。狗脊、強筋骨。何首烏。益肝陰強筋。肝病而挾風火，則病眩暈癲厥，耳聾，肝陽上冒。咯血，咳嗽，木火炎上，肝不藏血。痿瘥強直，肝受風邪。咽痛喉燥，肝脈循咽喉。目赤，肝火上升。諸症宜清火熄風，藥用羚羊角、平肝清熱。丹皮、清肝經血熱。桑葉、清肝經氣熱。鈎藤、平肝除風熱。薄荷、荆芥、驅風清熱。甘菊、熄風除熱。穞豆皮、和肝陽。刺蒺藜、散肝風。秦皮。平肝除熱。如實熱，黄連、龍膽草，亦可配用。鬱滯，則病胃脘痛，吞酸嘔吐，木凌胃。脇痛，肝脈布脇肋。左脇下結塊如覆杯，肝鬱所積。結核瘰癧，肝經火鬱所致。疝氣，肝脈繞陰器。婦人月閉等症，宜開鬱散結，藥用青皮、香附、陳皮、行氣破滯。延胡索、鬱金、止痛解鬱。柴胡、解鬱調經。夏枯草、解肝經鬱熱結核瘰癧要藥。川楝子、治疝要藥。他如川連、吳茱萸、三稜、蓬朮等藥，須視其虛實寒熱以用之。肝者將軍之官，其性剛烈，喜投柔劑，若香燥只可暫用，宜參以柔劑佐之，方無燥暴之患，如逍遙散、七味飲、左金丸、滋腎生肝飲等方，皆可選用。

《知醫必辨・論肝氣》 人之五臟，惟肝易動而難靜，其他臟有病，不過自病亦或延及別臟，乃病久而生尅失常所致。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臟，肝位於左，其用在右，肝氣一動，即乘脾土作痛作脹，甚則作瀉。又或上犯胃土，氣逆作嘔，兩脅痛脹，肝之大脈，佈於兩脅而胃之大絡，亦在兩脅也。又或上而

衝心，致心跳不安。又或上而侮肺，肺屬金，原以制肝木，而肝氣太旺，不受金制，反來侮金，致肺之清肅不行，而嗆欬不已，所謂木擊金鳴也。又或火化爲風，眩暈非常。又或上及巔頂，疼痛難忍。又或血不榮肝，因不榮筋，四肢搐搦，周身抽掣。又或疎泄太過，致腎不閉藏，而二便不調。又或脹及背心痛，及頭項。其變幻不測，不能盡述，其往來無常，不可思議。總之肝爲將軍之官，如象棋之車，任其縱橫，無敢當之者。五臟之病，肝氣居多，而婦人尤甚，治病能治肝氣，則思過半矣。《內經》治肝有三法，辛以散之，酸以斂之，甘以緩之。後人立方合三法爲一方，謂之逍遙散，用柴胡爲君，以爲辛散，用白芍以爲酸斂，用炙草以爲甘緩，因肝氣必有肝火，又加丹皮、山梔，謂之加味逍遙散。今之醫者，一見肝氣，即投以逍遙，不應即投以加味逍遙，再不應則束手無策矣。不知《內經》論治肝不過言其大概，臨證則變幻無常，而治法甚多，豈能拘於三法。予嘗深思詳考，治肝竟有十法焉。心爲肝之子，急則瀉其子，一法也。腎爲肝之母，虛則補其母，二法也。肺爲氣之主，肝氣上逆，清金降肺以平之，三法也。膽在肝葉之下，肝氣上逆，必挾膽火而來，其犯胃也，嘔吐夾酸夾苦，酸者肝火，苦則膽火，宜用溫膽法，平其膽火，則肝氣亦隨之而平，所謂平甲木以和乙木者，四法也。肝陽太旺，養陰以潛之，不應則用牡蠣，玄武版介屬以潛之，所謂介以潛陽，五法也。肝病實脾，則仲景之老法，六法也。亦有肝有實火，輕則用左金丸，重則用龍膽瀉肝湯，亦應手而愈，七法也。合之內經三法，豈非十法乎。若夫專用破氣，縱一時較快，而旋即脹痛，且愈發愈重，此粗工之所爲，不足以言法也。然而庸庸者，大抵以破氣爲先，否則授以逍遙散，至不應，則以爲病重難治，豈不冤乎？予故特作肝氣之論。

或問逍遙散一方，集方書者，無不取之，如子言其方竟不可用歟？予應之曰：逍遙散本是良方，奈粗工不善用，遂覺不靈耳。其方以柴胡爲君，主於散鬱，所謂木鬱達之也。果病者肝氣鬱結，或爲人所制，有氣不能發泄，鬱而生火，作痛作脹，脈雖弦數而見沈意，投以逍遙辛以散之，自然獲效。若其人并無所制，而善於動怒，性不平和，愈怒愈甚，以致肝氣肆橫，脹痛交作，不時上火，頭疼頭暈，脈來弦數而無沈意，此乃肝火化風，平之不及，則猶治以辛散，譬如一盆炭火，勢已炎炎，而更以扇扇之，豈有火不愈熾，而病不加甚耶？故逍遙散非不可用也，奈用之者，自不求甚解耳。

《類證治裁・肝氣》 凡上升之氣，自肝而出，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鬱，鬱則經氣逆，爲噯、爲脹、爲嘔吐、爲暴怒脇痛、爲胸滿不食、爲飧泄、爲癰疝，皆肝氣橫決也。且相火附木，木鬱則化火，爲吞酸脇痛、爲狂、爲痿、爲厥、爲痞、爲呃噎、爲失血，皆肝火衝激也。風依於木，木鬱則化風，爲眩、爲暈、爲舌麻、爲耳鳴、爲痙、爲痹、爲類中，皆肝風震動也。故諸病多自肝來，以其犯中宮之土，剛性難馴，挾風火之威，頂巔易到，藥不可以剛燥投也。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古聖治肝，法盡於此。夫肝主藏血，血燥則肝急，凡肝陰不足，必得腎水以滋之，血液以濡之，味取甘涼，或主辛潤，務遂其條暢之性，則鬱者舒矣。凡肝陽有餘，必需介屬以潛之，柔靜以攝之，味取酸收，或佐酸降，務清其營絡之熱，則升者伏矣。治肝氣，先疏其鬱，宜逍遙散。【略】

大抵肝爲剛臟，職司疏泄，用藥不宜剛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正倣《內經》治肝之旨也。

《醫碥》 《內經》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體肝，甘緩以益肝，宜辛甘潤溫之補，蓋肝爲剛臟，必柔以濟之，自臻效驗耳。

《藥症忌宜》 肝虛：忌收斂、破氣、苦寒、下，諸藥錄後。

宜辛散、甘緩。

當歸　陳皮　生薑　地黃　甘菊　甘草　胡麻　穀精草　決明子　刺蒺藜【略】

膽虛：

忌汗、下、苦寒、破氣、燥、吐。

山梔　瓜蒂　藜蘆　鹽湯　常山已上吐　餘錄後

宜甘溫、甘平、酸斂、佐以微辛。

穀精草　人參　當歸　決明子　甘草　木賊草　白芍藥　竹葉　竹茹　酸棗仁【略】

肝實：

忌補氣、升、酸斂、辛熱、辛溫、燥，諸藥錄後。

宜清熱降氣，苦寒、辛寒、甘寒、酸寒。

橘皮　青皮　蘇子　黃連　龍膽草　生甘草　黃芩　柴胡　竹葉　青黛　赤芍藥【略】

膽實：

忌汗、吐、下。

宜和解、辛寒、甘寒、苦寒、辛溫。

柴胡　黃芩　半夏　生薑　甘草　龍膽草　橘皮

《醫學舉要・治法合論》 肝爲剛臟，有瀉無補。然四時之所化始於木，究十二經之所養始於肝，肝尤不可不養，肝之治有數種。水虛而木無以生，地黃丸乙癸同源是也。土虛而木無以植，參苓白朮緩肝培土是也。本經血虛有火，用逍遙散清火。血虛無水，用歸脾湯養陰。瀉火之治，上類乎心。補火之法，下同乎腎。其腑爲膽，瀉腑之法，則柴胡、溫膽爲要方矣。

《蠢子醫・肝經虛弱反生橫決之病非補不行》 人生橫決肝最多，吾嘗立有平賊科。忽遇少婦虛寒甚，亦有脹泄諸病魔，吾爲診脈肝憊極，實與肝腎有同疴，但是治法大不同。大補甲乙始無訛，兼之腎寒無有火，不能滋養萌芽長枝柯，因用吳萸萸肉與故紙，肉肉桂附附子二朮蒼朮、白朮紫蘇搓，（朱名炤等注）小茴川椒茯苓半夏升麻之類大培命土使根牢，不得橫決起風波。古云肝屬風木喜條達，不宜攻伐用太阿，吾初不服今貼然，始知古時肝腎虛寒多，不似今日因風來縱火，一不降伏立起波。今遇少婦用大補，不敢與肝再操戈，可知治肝之法亦不一，不得泥住平賊科，平賊之義出聖人，聖人致治日日新，有時用征伐，有時用和親，征伐之義我爲主，和親之義他爲臣。雖說治道有升降，以之治病定出神，不從此處去翻案，必泥平賊爲正論，可知醫道要活潑，那有萬病不回春。（朱名炤等注）肝經虛寒反生橫決之病，實不甚多，間或有之，脈理不清，治錯者不少，故爲此歌以救其弊。

《蠢子醫・肝木虛橫祇宜補脾脾土一旺肝自收斂不敢與土爲敵矣雖不補肝而補肝之理自寓焉》 肝木太旺宜瀉肝，瀉得肝時脾自安，肝木虛橫祇扶脾，扶得脾時肝自持。況乎補脾必補命門火，命火一旺肝自左，祇顧兒火日興旺，無暇與土再操戈。吾初不知補肝法，誰知補脾更比補肝嘉，補得脾土如山岳，肝木根深自結花。

《蠢子醫・肝經治之不得宜從脾土下手》 吾言人家治病先治脾，吾家治病先治肝，看似治病無主見，豈知肝木興旺最易痊。雖說爲賊能尅土，亦能生火補脾元，縱有天大病，或清肝、或疏肝、或平肝、或和肝，略加補益入胃裏，一切百病皆能安。若是肝木有也無，恐絕脾土生化原，其脈必懶散，其人必凋殘，溫之不能起，涼之不能堪，補之無有力，瀉之不能甘，以其命火無生氣，不能運轉大週天，爲從有了病，淹淹纏纏滯脾間。可知風木搖動雖不好，若無根柢也是難，必須補益好先生，細細治之方周全。

《讀醫隨筆・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肝之性喜升而惡降，喜散而惡斂。經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泄之。肝爲將軍之官，而膽附之。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東垣曰：膽木春升，餘氣從之，故凡藏府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膽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凡病之氣結血凝，痰飲肘腫，膨脹痙厥，癲狂積聚，痞滿眩暈，嘔吐噦呃，咳嗽哮喘，血痹虛損，皆肝氣之不能舒暢所致也。或肝虛而力不能舒，或肝鬱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氣停血滯，水邪泛溢，火勢內灼而外暴矣。其故由於勞倦太過，致傷中氣，以及憂思不節，致傷神化也。內傷飲食，外感寒濕，脾肺受困，肝必因之。故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參之。和肝者，伸其鬱，開其結也。或行氣，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和而三焦之氣化理矣。百病有不就理者乎？後世專講平肝，不拘何病，率入苦涼清降，是伐肝也。殊不知肝氣愈鬱愈逆，疏洩之性，橫逆於中。其實者暴而上衝，其虛者折而下陷，皆有橫悍逼迫之勢而不可禦也。必順其性而舒之，自然相化於無有。如東垣重講脾胃，必遠肝木，所指藥品，乃防風、羌活、川芎、白芷諸辛散之品也。即陳皮、厚朴，且屢伸泄氣之戒矣，其義不大可思乎？丹溪號善用苦寒，而意重開鬱，常用之藥，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也，其義不更可思乎？故知古人平肝之法，乃芳香鼓舞，舒以平之，非白芍、枳殼，寒降以伐之也。然則肝盛者當何如？曰：肝盛固當泄也，豈百病皆可泄肝乎？醫者善於調肝，乃善治百病。《內經》曰：升降出入。又曰：疏其氣而使之調。故東垣之講胃氣，河間之講玄府，丹溪之講開鬱，天士之講通絡，未有踰於舒肝之義者也。所謂肝盛者，風火自盛，升散之力太過也。後人每以鬱而上衝，頭痛頭脹者，爲肝陽太旺。更有以遺精白濁，煩躁不眠，諸下陷之證指爲肝陽太旺者，不亦戾乎？

《讀醫隨筆・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腎主志，肝主怒，脾主思。凡肝熱鬱勃之人，於慾事每追不可遏，必待一泄，始得舒快，此肝陽不得宣達，下陷於腎，是怒氣激其志氣，使志不得靜也。肝以疏泄爲性，既不得疏於上，而陷於下，遂不得不泄於下，泄之不止，腎精爲肝風煽盡，而氣脫矣。治法酸

涼、辛涼清肝之燥，疏肝之鬱而升發之，使不下陷。若不應者，是脾虛不能升載肝氣也，加健脾以託之。若以苦寒清心，心肝木火之邪，一齊下溜搏於腎陰，愈令勃勃欲出矣。大抵兼升兼開，兼滋兼斂，而不可清降也。此證男婦皆有，若濕熱盛者，可加苦寒鹹寒以堅之。

《西溪書屋夜話録》肝氣、肝風、肝火，三者同出異名。其中侮脾乘胃，衝心犯肺，挾寒挾痰，本虛標實，種種不同，故肝病最雜而治法最廣，姑錄大略於左。

一法曰，疎肝理氣。如肝氣自鬱於本經，兩脅氣脹或痛者，宜疎肝，香附、鬱金、蘇梗、青皮、橘葉之屬。兼寒加吳萸，兼熱加丹皮、山梔，兼痰加半夏、茯苓。

一法曰，疎肝通絡。如疎肝不應，營氣痺窒，絡脈瘀阻，兼通血絡。如旋覆、新絳、歸鬚、桃仁、澤蘭葉等。

一法曰，柔肝。如肝氣脹甚，疎之更甚者，當柔肝。當歸、杞子、柏子仁、牛膝。兼熱加天冬、生地，兼寒加蓯蓉、肉桂。

一法曰，緩肝。如肝氣甚而中氣虛者，當緩肝。炙草、白芍、大棗、橘餅、淮小麥。

一法曰，培土泄木。肝氣乘脾，脘腹脹痛。六君子湯加吳萸、白芍、木香，即培土泄木之法也。溫中疎木。黃玉揪慣用此法。

一法曰，泄肝和胃。肝氣乘胃，即肝木乘土。脘痛嘔酸，二陳加佐金丸，或白蔻、金鈴子，即泄肝和胃之法也。

一法曰，泄肝。如肝氣上衝於心，熱厥心痛，宜泄汗。金鈴、延胡、吳萸、川連。兼寒加椒、桂。寒熱俱有者，仍入川連，或再加白芍。蓋苦辛酸三者，爲洩肝之主法也。

一法曰，抑肝。肝氣上衝於肺，猝得脇痛，暴上氣而喘，宜抑肝。如吳萸汁炒、桑皮、蘇梗、杏仁、橘紅之屬。

肝風一症，雖多上冒顛頂，亦能旁走四肢。上冒者，陽亢居多。旁走者，血虛爲多。然內風多從火出，氣有餘，便是火。余故曰：肝氣、肝風、肝火，三者同出異名，但爲病不同，治法亦異耳。

一法曰，熄風和陽，即涼肝。如肝風初起，頭目昏眩，用熄風和陽法。羚羊、丹皮、甘菊、鉤鉤、決明、白蒺藜，即涼肝是也。

一法曰，熄風潛陽。如熄風和陽不效，當以熄風潛陽。如牡蠣、生地、女貞子、元參、白芍、菊花、阿膠，即滋肝是也。

一法曰，培土寧風。肝風上逆，中虛納少，宜滋陽明，泄厥陰。如人參、甘草、麥冬、白芍、甘菊、玉竹，即培土寧風法，亦即緩肝法也。

一法曰，養肝。如肝風走於四肢，經絡牽掣，或痲者，宜養血熄風。生地、歸身、杞子、牛膝、天痲、製首烏、三角胡痲，即養肝也。

一法曰，煖土以禦寒風。如《金匱》近效白朮附子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是煖土以禦寒風之法，此非治肝，實補中也。

肝火燔灼，游行於三焦，一身上下內外，皆能爲病，難以枚舉。如目紅顴赤，痙厥狂躁，淋閉瘡瘍，善饑煩渴，嘔吐不寐，上下血溢皆是。

一法曰，清肝。如羚羊、丹皮、黑梔、黃芩、竹葉、連翹、夏枯草。

一法曰，瀉肝。如龍膽瀉肝湯、瀉青丸，當歸龍薈丸之類。

一法曰，清金制木。肝火上炎，清之不已，當制肝，乃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也。如沙參、麥冬、石斛、枇杷葉、天冬、玉竹、石決明。

一法曰，瀉子。如肝火實者，兼瀉心。如甘草、黃連，乃實則瀉其子也。

一法曰，補母。如水虧而肝火盛，清之不應，當益腎水，乃虛則補母之法。如六味丸、大補陰丸之類，亦乙癸同源之義也。

一法曰，化肝。景岳治鬱怒傷肝，氣逆動火，煩熱脅痛，脹滿動血等症，用青皮、陳皮、丹皮、山梔、芍藥、澤瀉、貝母，方名化肝煎，是清化肝經之鬱火也。

一法曰，溫肝。如肝有寒，嘔酸上氣，宜溫肝。肉桂、吳萸、蜀椒。如兼中虛胃寒，加人參、乾薑，即大建中湯法也。

一法曰，補肝。如製首烏、菟絲子、杞子、棗仁、萸肉、脂痲、沙苑蒺藜。

一法曰，鎮肝。如石決明、牡蠣、龍骨、龍齒、金箔、青鉛、代赭石、磁石之類。

一法曰，斂肝。如烏梅、白芍、木瓜。

此三法，無論肝氣、肝風、肝火，相其機宜，皆可用之。

一法曰，平肝。金鈴、蒺藜、鉤鉤、橘葉。

一法曰，散肝。木鬱則達之，逍遙散是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即散肝是也。

一法曰，搜肝。外此有搜風一法，凡人必先有內風而後外風，亦有外風引動內風者，故肝風門中，每多夾雜，則搜風之藥，亦當引用也。如天麻、羌活、獨活、薄荷、蔓荊子、防風、荊芥、殭蠶（蠶）蟬）蛻、白附子。

一法曰，補肝陰。地黃、白芍、烏梅。

一法曰，補肝陽。肉桂、川椒、蓯蓉。

一法曰，補肝血。當歸、川斷、牛膝、川芎。

一法曰，補肝氣。天麻、白朮、菊花、生薑、細辛、杜仲、羊肝。

論說五　腎、膀胱病脈證治通論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　足泰（太）陽溫（脈）【略】其病：病足小指廢，膊（腨）痛，胲（郤）攣（攣），脽痛，產寺（痔），要（腰）痛，夾（挾）脊痛，□痛，項痛，手痛，顏寒，產聾，目痛，尷（齘）淢（衄），數癙（癲）疾。

又　足少陰溫（脈）【略】其病：病足熱，膊（腨）內痛，股內痛，腹街、脊內兼（廉）痛，肝痛，煩心，泅□□□□舌輅□旦尙□□□數朅（喝），牧牧者（嗜）卧以欬。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　【鉅陽脈（脈），【略】是動則病：潼（腫），頭痛，□□□□脊痛，要（腰）以（似）折，脾（髀）不可以運，疝如結】，腨如【裂，此】爲踝蹶厥（厥），是鉅陽脈（脈）【主治。其所產病：頭痛，耳聾，項痛，耳彊】，瘧，北（背）痛，要（腰）痛，尻痛，時（痔），胲（郤）痛，腨痛【足小指痹，爲十】二病。

又　少陰脈（脈），【略】【是動則病：】怴（喝）怴（喝）如喘，坐而起則目瞙（眜）如毋見，心如縣（懸），病飢，氣【不足】，善怒，心腸（惕），恐【人將捕之，】不欲食，面黯若黚（炲）色，欬則有血，此爲骨蹶（厥），是少【陰】脈（脈）主【治】。其【所產病：】□□□□□□舌柝（坼），嗌乾，上氣，饐（噎），嗌中痛，癉，耆（嗜）卧，欬，音（瘖），爲十病。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巨陽脈・】，【略】是僮（動）則病：潼（腫），頭【痛】，□□□□【脊】痛，要（腰）以（似）折，脾（髀）不可以運，【膕如結，是爲踝】厥，是巨陽脈主治。其所產病：頭痛，耳聾，項痛，耳彊，瘧（瘧），北（背）痛，要（腰）尻【痛】，時（痔），胲（郤）痛，腨痛，足小指【痹】，爲【十二病】。

又　少陰脈，【略】【是動則病：喝喝如喘】，坐而起則目芒然無見，心如絕，病飢，氣不足，善怒，心易（惕），恐人將捕之，不欲食，面黯如灺色，欬【則】有血，此爲【骨厥，是少】陰之脈主治。其所【產病】：□□□□□【舌坼，嗌乾，上氣，噎】，□□□嗌中甬（痛），單（癉），耆（嗜）卧，欬，音（瘖），爲十病。

《素問・生氣通天論》　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

《素問・平人氣象論》　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

《素問・玉機真藏論》　冬脈者腎也。【略】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大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

《素問・藏氣法時論》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又　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

又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

又　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素問・示從容論》　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腎脈，急甚爲骨癉疾，微急爲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太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腫脹然，上至胃腕，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癰癉，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沉痔。

又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

《靈樞・本神》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略】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

《靈樞・經脈》　膀胱足太陽之脈，【略】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

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臑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顱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臑踹腳皆痛，小指不用。

又 腎足少陰之脈，【略】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眩眩如無所見，心如懸饑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爲骨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

又 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卻。肉軟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太素・五藏脈診》 腎脈揣鋭而長，其色黃而赤，當病折腰。其奕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

《太素・五藏熱病》 腎熱病者，先腰痛胻痠，苦渴，數飲食，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胻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項痛員員澹澹。【略】腎熱病者，頤先赤。

《難經・十六難》 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喜恐欠。

其內證，齊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逆氣，少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中藏經・論腎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腎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於耳，男以閉精，女以包血，與膀胱爲表裏，足少陰太陽是其經也。腎氣絕，則不盡其天命而死也。

王於冬。其脈沉濡曰平，反此者病。其脈彈石，名曰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爲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及，則令人心懸如飢，胅中清，脊中痛，少腸腹滿，小便滑，變赤黃色也。

又，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平。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病；來如轉索，辟辟如彈石，曰死。又，腎脈但石無胃氣，亦死。

腎有水，則腹大，臍腫，腰重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頭汗出，是爲逆寒。大便難，其面反瘦也。

腎病，手足逆冷，面赤目黃，小便不禁，骨節煩痛，小腹結痛，氣上衝心，脈當沉細而滑，今反浮大而緩，其色當黑，今其反者，是土來克水，爲大逆，十死不治也。

又，腎病面色黑，其氣虛弱，翕翕少氣，兩耳若聾，精自出，飲食少，小便清，膝下冷，其脈沉滑而遲，爲可治。

又，冬脈沉濡而滑曰平，反浮澀而短，肺來乘腎，雖病易治。反弦細而長者，肝來乘腎，不治自愈。反浮大而洪，心來乘腎，不爲害。

腎病，腹大脛腫，喘咳，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也。

陰邪入腎則骨痛，腰上引項脊背疼，此皆舉重用力及遇房汗出，當風浴水，或久立則傷腎也。

又，其脈急甚則腎痿痕疾，微急則沉厥，奔豚，足不收。緩甚則折脊，微緩則洞泄，食不化，入咽還出。大甚則陰痿，微大則石水起臍下至小腹。其腫堕堕然而上至胃脘者，死不治。小甚則洞泄，微小則消癉。滑甚則癰癲；微滑則骨痿，坐弗能起，目視見花。澀甚則大壅塞，微澀則不月，疾痔。

又，其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膿氣在陰中及腹內，名曰腎癉，得之因浴冷水而卧。脈來沉而大堅，浮而緊。苦手足骨腫，厥，陰痿不起，腰背疼，小腹腫，心下水氣，時脹滿而洞泄，此皆浴水中，身未乾而合房得之也。

虛則夢舟溺人，得其時，夢伏水中，若有所畏。盛實則夢腰脊離解不相屬。厥邪客於腎，則夢臨深投水中。

腎脹，則腹痛滿引背，怏怏然，腰癉痛。

腎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

腎生病，則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心煩而痛，黃疸，腸澼，痿厥，腰脊背急痛，嗜卧，足下熱而痛，胅酸；病久不已，則腿筋痛，小便閉，而兩脇脹，支滿，目盲者死。

腎之積，苦腰脊相引而疼，飢見飽減，此腎中寒結在臍下也。諸積大法，其脈來細軟而附骨者，是也。

又，面黑目白，腎已內傷，八日死。又陰縮，小便不出，出而不快者，亦死。又其色青黃，連耳左右，其人年三十許，百日死。若偏在一邊，一月死。實則煩悶，臍下重；熱則口舌乾焦，而小便澀黃；寒則陰中與腰脊俱疼，面黑耳乾，噦而不食，或嘔血者，是也。

又，喉中鳴，坐而喘咳，唾血出，亦爲腎虛寒，氣欲絕也。

《中藏經・論膀胱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膀胱者，津液之腑，與腎爲表裏，號曰水曹掾，又名玉海，足太陽是其經也。總通於五腑，所以五腑有疾，即應膀胱；膀胱有疾，即應胞囊也。

傷熱，則小便不利。熱入膀胱，則其氣急，而苦小便黃澀也。膀胱寒，則小便數而清也。

又，石水發，則其根在膀胱，四肢瘦小，其腹脹大者是也。

又，膀胱咳久不已，則傳入三焦，腸滿而不欲飲食也。然上焦主心肺之病，人有熱則食不入胃；寒則精神不守，泄利不止，語聲不出也；實則上絕於心，氣不行也；虛則引起氣之於肺也。其三焦之氣和，則五臟六腑皆和，逆則皆逆。膀胱中有厥陰氣，則夢行不快；滿脹，則小便不下，臍下重悶，或肩痛也。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骨絕，腰脊痛，腎中重，不可反側，足膝後平者，五日死。腎絕，大便赤澀，下血，耳乾，腳浮，舌腫者，六日死；又曰，足腫者九日死。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腎實：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膀胱脹閉，少腹與腰脊相引痛。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舌燥咽腫，心煩嗌乾，胸脇時痛，喘欬汗出，小腹脹滿，腰背彊急，體重骨熱，小便赤黃，好怒好忘，足下熱疼，四肢黑，耳聾。

腎虛：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虛者，足少陰經也。病苦心中悶，下重足腫不可以按地。

膀胱實：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實者，足太陽經也。病若逆滿，腰中痛，不可俛仰勞也。

膀胱虛：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虛者，足太陽經也。病苦腳中筋急，腹中痛引腰背不可屈伸，轉筋，惡風，偏枯腰痛，外踝後痛。

腎膀胱俱實：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實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脊彊反折，戴眼，氣上搶心，脊痛不能自反側。

腎膀胱俱虛：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虛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小便利，心痛背寒，時時少腹滿。

腎實：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痺，身熱，心痛，脊脇相引痛，足逆熱煩。

腎虛：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虛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足脛小弱，惡風寒，脈代絕時不至，足寒，上重下輕，行不可以按地，少腹脹滿上搶胸脅，痛引肋下。

膀胱實：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實者，足太陽經也。病苦轉胞不得小便，頭眩痛，煩滿，脊背彊。

膀胱虛：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虛者，足太陽經也。病苦肌肉振動，腳中筋急，耳聾忽忽不聞，惡風飉飉作聲。

腎膀胱俱實：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實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癲疾，頭重與目相引痛，厥欲起走，反眼大風，多汗。

腎膀胱俱虛：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虛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心痛，若下重不自收篡反出，時時苦洞泄寒中泄，腎心俱痛。

《脈經・腎足少陰經病證》 腎氣虛，則厥逆。實則脹滿，四肢正黑。腎氣虛則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夢伏水中，若有畏怖。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屬，厥氣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病在腎，夜半慧，日乘四季，其下晡靜。

又 邪在腎，則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強痛，時眩。

《脈經・膀胱足太陽經病證》 膀胱病者，少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則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足小指外側反脛踝後皆熱。

《黃帝內經明堂殘卷》 腎實耳聾，腎風耳鳴，腫癢。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腎病候》 腎氣盛爲志有餘，則病腹脹飧泄，體腫喘咳，汗出憎風，面目黑，小便黃，是爲腎氣之寔也，則宜寫之。腎氣不足，則厥，腰背冷，胸內痛，耳鳴苦聾，是爲腎氣之虛也，則宜補之。腎病者，腹大體腫喘咳，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膀胱病候》 其氣盛爲有餘，則病熱，胞濇小便不通，小腹偏腫痛，是爲膀胱氣之實也，則宜寫之。膀胱氣不足，則寒氣客之，胞滑小便數而多也，面色黑，是膀胱氣之虛也，則宜補之。

《聖惠方・腎藏論》 若腎虛則腰背切痛，不能俛仰，足脛小弱，多惡風寒，手足厥冷，呼吸少氣，骨節煩疼，臍腹結痛，面色黧黑，兩耳虛鳴，肌骨乾

枯，小便滑數，診其脈浮細而數者，是腎虛之候也。

又　夫腎主水，而藏於精。若實則陽氣盛，若陽氣盛則生熱，熱則舌燥咽腫，心煩噎乾，胸脇時痛，喘欬汗出，小腹脹滿，腰背強急，體重骨熱，小便赤黃，好怒好忘，足下熱疼，診其脈浮緊者，是腎實之候也。

又　夫膀胱者，【略】若虛則生寒，寒則脬滑，小便不禁，尿多白色，面黑脛痠，兩脇脹滿，則是膀胱虛冷之候也。

又　夫膀胱者，貯諸臟之津液。若實則生熱，熱則膀胱急，口舌燥，咽腫痛，小便不通，尿黃赤色，舉體沉重，四肢氣滿，面腫目黃，少腹偏痛者，則是膀胱實熱之候也。

《聖濟總録・腎臟門・腎虛》　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若腎氣虛弱，則足少陰之經不利，故其證腰背痠痛，小便滑利，臍腹痛，耳鳴，四肢逆冷，骨枯髓寒，足脛力劣，不能久立，故曰診左手尺中神門以後陰脈虛者，爲少陰經病，令心悶下重，足腫不可按，蓋足少陰腎之經也。

《聖濟總録・腎臟門・腎實》　足少陰腎之經，其氣實爲有餘，則舌燥咽腫，上氣嗌乾，咳喘汗出，腰背強急，體重內熱，小便黃赤，腰脊引痛，足脛腫滿，此由足少陰經實。或爲邪濕所加，故有是證，治宜瀉之。

《聖濟總録・腎臟門・腎寒》　腎寒者足脛微弱，腰重少腹脹滿，氣上搶心，痛引脇下是也。此由腎藏虛弱，陽氣不足，爲寒氣所中，元藏不和而成，故名腎寒。

《聖濟總録・膀胱門・膀胱虛冷》　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氣化則能出矣。其氣不足則虛，虛則寒氣乘之，致津液滑利，不能制約，故其證小便利多，小腹痛甚，項背腰尻膕踹痛。《内經》曰：膀胱不約爲遺溺者以此。

《聖濟總録・膀胱門・膀胱實熱》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其氣有餘則實，實則熱氣留之，故壅閼而不通。其內證胞閉不得小便，煩滿而躁，其外證體熱，腰中痛，頭眩是也。《内經》曰：膀胱不利爲癃者以此。

《三因方・五臟傳變病脈》　冬腎脈，沉多胃少，曰腎病。但沉，無胃氣，曰死。冬見濡，爲長夏病。濡甚，爲今病。【略】冬腎脈，合沉而緊實，太過則如彈石，令人解体，脊脈痛，少氣，不欲言。不及則其去如數，令人心懸如飢，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

《醫學啓源・用藥升降浮沉補瀉法》　腎膀胱，味，苦補鹹瀉。氣，寒補熱瀉。

《醫學啓源・臟氣法時補瀉法》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黃柏、知母。【略】

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黃柏。以酸瀉之，澤瀉。

《丹溪心法・十二經見證》　足太陽膀胱經見證：頭苦痛，目似脫，頭兩邊痛，淚出，臍反出，下腫便膿血，肌肉痿，項似拔，小腹脹痛，按之欲小便不得【略】。

足少陰腎經見證：面如漆，眇中清，面黑如炭，咳唾多血，渴，臍左脇下背肩髀間痛，胸中滿，大小腹痛，大便難，飢不欲食，心懸如飢，腹大頸腫，喘嗽，脊臀股後痛，脊中痛脊股內後廉痛，腰冷如冰及腫，足痿厥，臍下氣逆，小腹急痛泄，下腫足脈寒而逆，腸癖陰下濕，四指正黑，手指清厥，足下熱，嗜卧，坐而欲起，凍瘡，下痢，善思，善恐，四肢不收，四肢不舉。

《軒岐救正論・醫論・論補脾補腎》　愚按李東垣謂補腎不如補脾，許學士謂補脾不如補腎，二賢著論，各有深意。而世之醫者，不分腎之有兩議之各殊，則曰二者皆是也。豈知東垣之說，蓋謂腎藥膏膩，雖優於腎，特妨於脾，不如健補中氣以資生化，飲食既充，精血自旺，由是脾獲補而俾腎受益，此言腎者，乃左腎也。至叔微之說，乃謂脾氣虛弱，不能轉輸，脾氣虛寒，不能生長，良因母氣不充，子脾失資，而世醫僅扶中氣，藐不見効，以故立法補母，特創四神二神之屬，溫命門之火，滋生戊己，尋源究本，迥絕常法，此言腎者，乃右腎也。故腎有兩而治各不同。夫東垣補脾之法，固誠善，然特爲腎未傷而獨脾弱者論也，設使精血衰耗，陰虛發熱，恐非壯水無以救燎原，非補腎無以固根荄，而亦可以迂緩之劑，借稱王道，優游望效，獨支中氣已乎。雖然，虛癆損腎，卽脾氣亦爲之虧矣，法不能舍脾而專治腎者，故苦寒黃柏、知母之屬，甘寒二冬、玄參之屬，益見非陰虛所宜，而適以戕陰而已。六味丸雖曰補腎，其所用山藥、茯苓、石斛，乃兼益脾之品，熟地固云膏膩，而假以蒸晒火力，尤於胃氣無犯，未有先犯胃氣，更能爲之運布藥力以施於四藏者，是六味丸補兼脾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其右腎眞陽不足，而爲神昏氣怯，動作喘乏，或畏寒禁冷，陽事不舉，或脾胃虛寒，飲食少進，或嘔惡痞脹，臍腹沉

痛，或大便不實，吐利頻作，歷歷固屬脾病，實因母虛所致，俱宜益火之源而培右腎之眞陽，法無踰此也。

《石室秘録・臟治法・論腎肝同治》　腎肝同治者，腎水不能滋肝，則肝木抑鬱而不舒，必有兩脇飽悶之症。肝木不能生腎中之火，則腎水日寒，必有腰脊難於俯仰之症。故補肝必須補腎中之水，補腎中之水又不可不補肝木，倘補肝而不補腎，則（邪痛）（脇脹）何以頓除，補腎而不補肝，則腰脊何以立愈。方用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白芍五錢，當歸五錢，柴胡二錢，肉桂一錢，水煎服。此方熟地、山茱補腎之藥，而當歸、白芍、柴胡、肉桂，補肝之品，既兩臟平補，似乎藥不該輕重，今補肝之藥反多於補腎者，可見腎爲肝之母，肝又爲命門之母也。命門是一身主宰也，當生五臟之氣，不宜爲五臟所生，然而五臟叠爲生尅，肝既是木，豈木獨不可以生命門之火乎，此有至理存焉，非吾仙人安能闡發，願世用勿驚爲創説奇聞，而疑爲不可執之以治病也。

《醫鈐・臟治法・心腎同治》　心腎同宮而治者，其義又何居？腎，水臟也。心，火主也。形雖相尅，而實相需。故腎必得腎水以滋養，腎必得心火而溫暖。如人患驚惕不安，夢遺精泄，豈非心腎不交乎。人以爲驚惕不安，心之病，我以爲腎之病。夢遺精洩，人以爲腎之病，我以爲心之病。非顛倒之也，此實至當不易之理。

《醫醫偶録・腎部》　腎無表症，皆屬於裏。

腎主虛，脈左右尺常軟。其症爲頭痛，爲耳鳴，爲耳聾，爲盜汗，爲夜熱，爲健忘，爲咳嗽，爲喘，爲吐血，爲腰痛，爲腿痠足軟，爲目視無光，爲大便結，爲小便不禁，爲戴陽，爲久痢久虛。

腎無實證。

腎之寒，腎之虛也，脈左右尺必遲沉。其症爲命門火衰，爲不欲食，爲雞鳴泄瀉，爲天柱骨倒，爲跛卧厥冷，爲奔豚。【略】

腎之熱，水將涸也。傷寒門有之，而雜症罕見。左尺右尺必沉數，若浮而空，舌黑無液。其症爲口燥咽乾，爲目不明，爲小便不利，爲小便濁，爲小便出血，爲大便秘。

《醫醫偶録・膀胱部》　膀胱爲太陽腑，有表症，左尺脈必浮。其症爲頭痛，爲頭脊強，爲身痛，四肢拘急，爲發熱，爲惡寒無汗，爲喘嗽。【略】

膀胱之虛，腎氣不化也。脈左尺必細沉。其症爲小便不禁，爲勞淋，爲老淋。【略】

膀胱之實，脈左尺必洪大。其症爲氣淋，爲血淋，爲關格，爲膀胱氣。【略】

膀胱之寒，左尺必沉遲，其症冷淋。【略】

膀胱之熱，左尺必數。其症爲小便不通，爲膏淋，爲石淋，爲便膿血，爲發狂。

《上池涓滴》　腎爲人身之根本，宜閉藏。五藏受精，皆歸藏於腎，人能戒淫慾，而不使有傷，病安從來。傷之則虛，虛久成損，其病腰脊痛，督脈貫脊屬腎。遺精白濁，腎關不固。消渴，精液内亡。瞳子散大無光，瞳子屬腎。骨蒸勞熱，陰虧。骨痿痿厥，腎主骨。面如漆紫，黑色屬水，腎藏傷則精枯故也。耳聾，腎竅通於耳。恐懼如人將捕之，腎在志爲恐，腎氣怯故也。呼吸不續，元海氣虛故也。坐卧不寧，水虧不能養心所致。陰痿，腎陰虛。或口熱舌乾，齒痛咽痛。陰火上炎。諸症有宜補陰，有宜補陽。補陽則用破故子，溫補命門。附子、玉桂，回陽補腎。大茴香，煖丹田補命門。巴戟天，強陰益精。菟絲子，溫補三陰。覆盆子，益腎藏而固精。沙苑蒺藜，補腎益陰治膿痛。胡蘆巴，煖丹田去寒濕。鎖陽，強精益陽。杜仲，強筋充骨。韭子，補肝陰助命門。陽起石，治精泛陰痰。雀卵，補陽益精。鹿茸。添精補髓，煖腎助陽。方如八味丸，右歸飲，七寶美髯丹，黑地黃丸，鞏隄丸等方可用。補陰藥，宜用肉蓯蓉，益髓強陰。續斷，補腎理筋。生熟地黃，補腎養血。黃柏，瀉相火。牡蠣，消熱補陰。阿膠，滋腎補陰。元參，補水瀉無根之火。枸杞，滋肺益腎。狗脊，平肝補腎。玉竹平補氣血去風濕。天冬，補水潤燥。何首烏，益精堅腎，收斂精氣。金櫻子，澁精。女貞子，滋陰降火。胡麻，潤五藏，填精氣。黑大豆，固腎明目。磁石，重鎮肝腎。海參，補腎益精。淡菜，鹹補精血。秋石。滋陰降火。方爲六味丸、左歸丸、大補元煎、虎潛丸、大補陰丸、龜鹿二仙膠等方可用。

《藥症忌宜》　腎虛，即腎水眞陰不足：

忌升、破氣、利水、溫熱、辛燥、補命門相火。

仙茅　巴戟天　葫蘆巴　人參　補骨脂　鹿茸　人胞已上補命門相火

餘藥錄後

宜滋陰、潤、生精補血、除熱、甘寒、酸寒、苦寒、鹹寒。

地黃　牛膝　枸杞子　人乳　肉蓯蓉　柏子仁【略】

命門虛，即元陽眞火不足：

忌下泄、破氣、發散、辛寒、苦寒、淡滲、燥，補腎水苦寒藥。諸藥錄後。

黃蘗　知母　生地黃　天門冬已上補腎水苦寒藥

宜益眞陰之氣，甘溫、鹹溫、甘熱、酸斂。

人參　人胞　肉蓯蓉　兎絲子　枸杞子　五味　石棗　鹿茸　覆盆子

巴戟天　補骨脂　附子　仙茅【略】

腎無實故無瀉法。

命門實：

忌補氣，溫、熱。

宜苦寒、甘寒、鹹寒。

天冬門　麥門冬　黃蘗　知母　玄參　木通　牡丹皮　車前子　澤瀉【略】

膀胱實：

忌燥熱、收澀。

宜潤、淡滲。

知母　黃蘗　木通　瞿麥　車前子　滑石　茯苓　豬苓　澤瀉

膀胱虛：忌破氣、燥、利小便。

宜補氣、酸斂。

人參　五味子　山茱萸　益智子　金櫻子

《醫學舉要・治法合論》腎爲先天之本，有補無瀉，故仲陽獨有六味丸補腎，而無瀉腎之方。然左爲腎，右爲命門，水火得其正，則爲精爲氣。水火失其和，則爲熱爲寒。水中不可無火，無火則陰勝而寒病生。火中不可無水，無水則陽勝而熱病起。如水虧陰虛，只宜大補眞陰，切不可再伐陽氣。火弱陽虛，只宜大補元陽，切不可再傷陰氣。其腑爲膀胱，外應皮毛協營衛而主一身之表，臟氣足則腑不受邪矣。

論説六　三焦病脈證治通論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臂少陽溫(脈)，【略】其病：產聾，□痛。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　耳脈(脈)，【略】是動則病：耳聾煇煇脖脖，嗌種(腫)，是耳脈(脈)主治。其所產病：目外漬(眥)痛，頰【痛】，耳聾，爲三病。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　耳脈，【略】是動則病：耳聾煇煇諄諄，嗌腫，是耳脈主治。其所產病：目外臏(眥)甬(痛)，頰甬(痛)，耳聾，爲三病。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卽爲脹。

《靈樞・經脈》三焦手少陽之脈，【略】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中藏經・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

又名玉海、水道。上則曰三管，中則名霍亂，下則曰走哺。名雖三而歸一，有其名而無形者也，亦號曰孤獨之腑。而衛出於上，榮出於中。上者，絡脈之系也；中者，經絡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屬膀胱之宗始。主通陰陽，調虛實。呼吸有病，則苦腹脹氣滿，小腹堅，溺而不得，便而窘迫也。溢則作水，留則爲脹。足太陽是其經也。

又，上焦實熱則額汗出而身無汗，能食而氣不利，舌乾口焦咽閉之類，腹脹，時時脇肋痛也。寒則不入食，吐酸水，胸背引痛，嗌乾，津不納也。實則食已還出，膨膨然不樂。虛則不能制下，遺便溺而頭面腫也。

中焦實熱，則上下不通，腹脹而喘咳，下氣不上，上氣不下，關格而不通也。寒則下痢不止，食飲不消而中滿也。虛則腹鳴鼓脹也。

下焦實熱，則小便不通，而大便難，苦重痛也。虛寒則大小便泄下而不止。

三焦之氣和，則內外和；逆則內外逆。故云：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宜修養矣。

《甲乙經・三焦膀胱受病發少腹腫不得小便》三焦病者，腹脹氣滿，少腹尤甚，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爲水，留則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中。

《脈經・三膲手少陽經病證》三膲病者，腹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爲水，留則爲脹。

《諸病源候論・五藏六府諸病候・三焦病候》三焦氣盛爲有餘，則脹氣滿於皮膚內，輕輕然而不牢，或小便濇，或大便難，是爲三焦之實也，則宜寫之。三焦之氣不足，則寒氣客之，病遺尿或泄利，或胸滿，或食不消，是三焦之氣虛也，則宜補之。診其寸口脈遲，上焦有寒。尺脈遲，下焦有寒。尺脈浮者，客陽在下焦。

《聖濟總録・三焦門・三焦病》《黃帝針經》謂三焦病者，腹脹氣滿，不得小便窘急，溢則爲水，水則爲脹。夫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上焦其治在膻中，膻中爲氣海。中焦主腐熟水穀，下焦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今三焦俱病，故腹脹氣滿，不得小便。溢而爲水脹也。治宜升降氣道，則腹滿自消，水道自利矣。

《聖濟總録・三焦門・上焦虛寒》上焦如霧，其氣起於胃上口，幷咽已上貫膈。其氣虛寒，則令人精神不守，引氣於肺，咳嗽，語聲不出，膈寒之病生焉。

《聖濟總録・三焦門・上焦熱結》上焦在心下，其氣起於胃上口，幷咽貫膈。有熱則喉舌乾燥，口氣面赤，胸膈痞滿之病生焉。

《聖濟總録・三焦門・中焦虛寒》中焦如漚者，以其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本胃脘之陽，氣溫乃能腐化水穀之精，灌養周身。若寒客中焦，則胃中冷，胃中冷則飲食不化，腹痛飧泄，霍亂吐利，治法宜溫補之。

《聖濟總録・三焦門・中焦熱結》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氣和平，能傳糟粕，蒸津液，變清微，上注於肺，通行榮衛。仲景曰：熱在中焦，則爲堅。故其氣實，則閉塞不通，上下隔絕。熱則身重目黃口甘脾癉之證生焉。

《聖濟總録・三焦門・下焦虛寒》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回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其氣虛寒，則津液不固，大小便利不止，少腹痛，不欲聞人語，治宜溫之。

《聖濟總録・三焦門・下焦熱結》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又下焦如瀆，司決壅泄，其氣實而有熱，則津液內燥，傳導不利，由是有氣逆、便難、胃脹、嘔噦之證。

《藥症忌宜》三焦虛：

忌破氣、降，復忌升發、苦寒。

宜補中益氣，佐以辛溫。

人參　黃耆　白朮　益智子　沉香　五味子【略】

三焦實：

忌補斂、升、燥熱。

宜降、清熱、調氣，甘寒、苦寒、鹹寒。

蘇子　麥冬　知母　黃蘗　玄參　山梔　黃芩　黃連　童便

論説七　氣血津液病脈證治通論

《素問・生氣通天論》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

《素問・生氣通天論》厥氣上行，滿脈去形。

《素問・生氣通天論》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

《素問・平人氣象論》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胕腫，若水狀也。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

又　臂多青脈，曰脫血。【略】安卧脈盛，謂之脫血。

《素問・舉痛論》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

《素問・調經論》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

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帝曰：善，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中其復溜。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無中其經，邪所乃能立虛。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氣血已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岐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爲虛焉。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又　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

又　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

《素問・至真要大論》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鮋衄。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

《靈樞・口問》　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悗。

《靈樞・決氣》　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酸，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

《靈樞・海論》　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靈樞・五亂》　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

《靈樞・五癰》　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於膀胱則爲溺與氣。【略】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行腸胃之中，別于廻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

《靈樞・衛氣失常》　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

《靈樞・百病始生》　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濇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太素・虛實脈診》　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楊上善注〕氣謂衛氣也，形身也。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氣虛身熱，此謂反。穀入氣少，此謂反。穀不入氣多，此謂反。脈盛血少，此謂反。脈少血多，此謂反。氣盛身寒者，病得之傷寒。氣虛身熱者，得之傷暑。穀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

《甲乙經・五藏六府虛實大論》　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

《甲乙經・五藏六府虛實大論》 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慧。〔林億注〕《素問》作恐。血氣未幷，五藏安定。孫絡外溢，則絡有留血。

《褚氏遺書・津潤》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氣，而水氣蒸達。土潤膏滋，雲興雨降而百物生化。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爲痰，伏皮爲血，在下爲精，從毛竅出爲汗，從腹腸出爲瀉，從瘡口出爲水。痰盡死，精竭死，汗枯死，瀉極死，從瘡口出不止乾即死。至於血充目則視明，充耳則聽聰，充四肢則舉動強，充肌膚則身色白，潰則黑，去則黃，外熱則赤，內熱則上蒸喉，下蒸大腸，爲小竅。喉有竅，則咳血殺人。腸有竅，則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止，咳血不易醫，喉不停物，毫髮必咳，血滲入喉，愈滲愈咳，愈咳愈滲，飲溲溺則百不一死。服寒涼則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上氣候》 夫百病皆生於氣，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聚，熱則腠理開而氣泄，憂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上也。喜則氣和，榮衛行通利，故氣緩焉。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使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內，故氣消也。恐則精卻，精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寒則經絡涘澀，故氣收聚也。熱則腠理開竅，榮衛通，故汗大泄也。憂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且汗，外內迅，故氣耗矣。思則身心有所止，氣留不行，故氣結矣。診寸口脈伏，胸中逆氣，是諸氣上衝胸中，故上氣，面附腫，髆息，其脈浮大不治。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卒上氣候》 肺主於氣，若肺氣虛實不調，或暴爲風邪所乘，則府藏不利，經絡否澀，氣不宣和則上氣也。又因有所怒，則氣卒逆上，甚則變嘔血，氣血俱傷。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乏氣候》 夫虛極之人，榮衛減耗，府藏虛弱，氣行不足，所以呼吸氣短也。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結氣候》 結氣病者，憂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故結於內。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冷氣候》 夫藏氣虛，則內生寒也。氣常行府藏，府藏受寒冷，即氣爲寒冷所幷，故爲冷氣。其狀或腹脹，或腹痛，甚則氣逆上而面青，手足冷。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短氣候》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體實，實則氣盛，盛則氣逆不通，故短氣。又肺虛則氣少不足，亦令短氣，則其人氣微，常如少氣不足以呼吸。診其脈，尺寸俱微，血氣不足，其人短氣。寸口脈沈，胸中短氣。脈前小後大，則爲胸滿短氣。脈洪大者，亦短氣也。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候・少氣候》 此由藏氣不足故也。肺主於氣，而通呼吸，藏氣不足，則呼吸微弱而少氣。胸痛少氣者，水在藏府。水者陰氣，陰氣在內故少氣。診右手寸口脈陰實者，肺實也。若少氣，胸內滿，彭彭與髆相引，脈來濡者虛，少氣也。左手關上脈，陰陽俱澀者，足厥陰少陽俱虛也。病苦少氣不能言，右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太陰陽明俱虛也。病苦胃中如空狀，少氣不足以息，四逆寒。脈弱者，少氣皮膚寒。脈小者，少氣也。

《博濟方・諸氣》 夫人之生，稟於榮衛，人之本皆係於氣。氣若和平，邪正不能干犯，氣若盛衰，百病由是生焉。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聚，熱則腠理開而氣洩，憂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經曰：九氣七氣，及言諸氣者，皆不出於此也。診其脈，寸口伏，胸中逆氣，是諸氣上衝胸中，故面跗腫，喘息。如脈浮大，不治。上氣，脈躁而喘者，屬肺。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即愈。其脈若虛，寧得伏匿者生，牢強者死。喘息低不得者，其脈滑，手足溫即生，如脈濇，及手足冷，死。數者亦死，謂其形損故也。至於五積六聚，癥瘕癖塊，皆由陰陽不和，臟腑虛弱，受於風邪，搏于臟腑之氣所爲也。

《聖濟總録・補益門・補虛益氣》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形精相感，氣血生化，則榮衛循流，不失其度。食飲不節，起居靡常，嗜欲之過，形勞精搖，則眞氣將耗，虛損之疾，由是而生，治法當補虛益氣。

《聖濟總録・補益門・補虛益精髓》 《內經》謂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曰：腎之合骨也，骨者髓之府。故嗜欲過傷，精髓耗憊，則必用補腎之劑以益之。凡病虛則補之，不必專用熱藥。若腎虛之證，尤當以益精髓爲先。《聖濟經》于陽劑剛勝，則曰天癸竭而榮涸，蓋謂是也。

《聖濟總録・補益門・補虛益血》 氣爲陽，血爲陰，陰陽和平，諸疾不生。一或衰弱，則有偏陰偏陽之疾。故虛損之人，榮血不足，津液涸少，不能充養，肌肉枯槁，髭髮黃瘁，手足多寒，面顏少色，補虛治法，當加以益血之劑。

《三因方・七氣證治》 夫喜傷心者，自汗，不可疾行，不可久立。故經

曰：喜則氣散。怒傷肝者，上氣，不可忍。熱來盪心，短氣欲絕，不得息。故經曰：怒則氣擊。憂傷肺者，心系急，上焦閉，榮衛不通，夜卧不安。故經曰：憂則氣聚。思傷脾者，氣留不行，積聚在中脘，不得飲食，腹脹滿，四肢怠惰。故經曰：思則氣結。悲傷心胞者，善忘，不識人，置物在處，還取不得，筋攣，四肢浮腫。故經曰：悲則氣急。恐傷腎者，上焦氣閉不行，下焦回還不散，猶豫不決，嘔逆惡心。故經曰：恐則精卻。驚傷膽者，神無所歸，慮無所定，說物不竟而迫。故經曰：驚則氣亂。七者雖不同，本乎一氣，臟氣不行，鬱而生涎，隨氣積聚，堅大如塊，在心腹中，或塞咽喉如粉絮，吐不出，嚥不下，時去時來，每發欲死狀，如神靈所作，逆害飲食，皆七氣所生所成。

《三因方・失血叙論》 夫血猶水也。水由地中行，百川皆理，則無壅決之虞。血之周流於人身榮、經、府、俞，外不爲四氣所傷，内不爲七情所鬱，自然順適。萬一微爽節宣，必至壅閉，故血不得循經流注，榮養百脈，或泣，或散，或下而亡反，或逆而上溢。乃有吐、衄、便、利、汗、痰，諸證生焉。

《三因方・氣分證治》 氣分與胸痺、中滿，皆相類。但胸痺屬氣實，中滿爲氣虚，氣分則挾涎飲。氣爲涎飲所隔，榮衛不利，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則身冷。陰氣不通，則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虚則遺溺，乃知氣挾涎飲之所爲也。其脈寸口遲而濇，遲則爲氣不足，濇則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寒。斯證也，名曰氣分。

《内外傷辨惑論・辨氣少氣盛》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内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壅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是傷寒則鼻乾無涕，面壅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者，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嗄，其言響如從甕中出，亦前輕而後重，高揭而有力，皆氣盛有餘之驗也。内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爲熱所傷，熱既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少氣、上喘、懶語，人有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答之，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明白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辯之，豈有醫者反不能辯之乎。

《醫學發明・百病在氣在血》 夫百病晝則增劇，遇夜安靜，是陽病有餘，乃氣病而血不病也。百病夜則增劇，晝則安靜，是陰病有餘，乃血病而氣不病也。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則安然，夜則發熱煩燥，是陽氣下陷入陰中也，名曰熱入血室。晝則發熱煩燥，夜亦發熱煩燥，是重陽無陰也，當亟瀉其陽，峻補其陰。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是重陰無陽也，當亟瀉其陰，峻補其陽。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溢於陽中也。

《太醫局諸科程文》卷五 問：血實宜決之，氣虚宜掣引之。對：血之盛實，決破以平其有餘。氣之虧虚，掣引則復其不足。且經絡壅滯，使榮血之不宣，臟腑乖和，致衛氣之不利，血之實也不能流通，壅遏于經絡之間。氣之虚也不能循環，失充于形表之分。決之則消其有餘，血脈宣通，故實者自散。掣引則扶其不足，眞氣條暢，故虚者漸復。

《局方發揮》 夫周流於人之一身，以爲生者氣也。陽往則陰來，陰往則陽來，一升一降，無有窮已。苟内不傷於七情，外不感於六淫，其爲氣也，何病之有？今曰冷氣、滯氣、逆氣、上氣，皆是肺受火邪，氣得炎上之化，有升無降，薰蒸清道，甚而至於上焦不納，中焦不化，下焦不滲，展轉傳變，爲嘔爲吐，爲膈爲噎，爲痰爲飲，爲翻胃爲吞酸。夫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此正治之法也。治熱用熱，治寒用寒，此反佐之法也。

《原機啓微・血爲邪勝凝而不行之病》 凡是邪勝血病不行，不行漸滯，滯則易凝，凝則病。始外見以其斜絡目眥耶，以其起於目内眥耶，故病環目青黯，如被物傷狀，重者白睛亦黯，輕者或成班點，然不痛不癢，無淚，眵眊瞮，羞澀之證，是曰血爲邪勝，凝而不行之病。此病初起之時，大抵與傷風證相似，一二日則顯此病也。川芎行經散主之，消凝大丸子主之，睛痛者，更以當歸養榮湯主之。如此則凝復不滯，滯復能行，不行復行，邪消病除，血復如故，志此無所不愈也，不志於此無所愈也。

《原機啓微・亡血過多之病》 血亡目病。男子衄血、便血，婦人產後崩漏，亡之過多者，皆能病焉。其爲病，睛珠痛，珠痛不能視，羞明癮澀，眼瞤無力，眉骨太陽因爲酸疼。當作芎歸補血湯主之，當歸養榮湯主之，除風益損湯主之，滋陰地黄丸主之。諸有熱者，加黄芩。婦人產漏者，加阿膠。脾胃不佳，惡心不進食者，加生薑。復其血，使其所養則愈，然要忌鹹物。《宣明

五氣篇》又曰：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是忌。

《醫經小學・醫之可法爲問》　治病必分血氣。如氣病補血，雖不中病亦無害也。血病補氣，則血愈虛散，散則氣血俱虛，是謂誅罰無過也。病或晝輕夜重者，血病也。晝重夜輕者，氣病也。蓋晝陽夜陰也。

《玉機微義・氣門・論九氣動爲諸證》　怒氣所至，爲嘔血，爲飧泄，爲煎厥，爲薄厥，爲陽厥，爲胸滿脇痛，食則氣逆而不下，爲喘渴煩心，爲消癉，爲肥氣，爲目暴盲，耳暴閉筋縱，發於外爲疽癰。喜氣所至，爲笑不休，爲毛革焦，爲肉病，爲陽氣不收，甚則爲狂。悲氣所至，爲陰縮，爲筋攣，爲肌痺，爲脈痿，男爲數溲血，女爲血崩，爲酸鼻辛頞，爲目昏，爲少氣不能極息，爲泣則臂痲。恐氣所至，爲破腘脫肉，爲骨痿痿厥，爲暴下濕水，爲面熱膚急，爲陰痿，爲懼而脫頤。驚氣所至，爲潮涎，爲目瞏，爲口呿，爲痴癇，爲不省人，爲僵仆，久則爲瘈瘲。勞氣所至，爲咽噎病，爲喘促，爲咳血，爲腰痛骨痿，爲肺鳴，爲高骨壞，爲陰痿，爲唾血，爲冥視，爲耳閉，男爲少精，女爲不月，哀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思氣所至，爲不眠，爲嗜卧，爲昏瞀，爲中痞，三焦閉塞，爲咽嗌不利，爲膽癉嘔苦，爲筋痿，爲白淫，爲得後與氣快然如衰，爲不嗜食。寒氣所至，爲上下所出水液。炅氣所至，爲喘嘔吐酸，暴注下迫。

《玉機微義・氣門・氣屬陽動作火論》　《原病式》曰：氣爲陽而主輕微，諸所動亂勞傷，乃爲陽火之化，神狂氣亂而爲病熱者多矣。子和云：河間治五志，獨得言外之意，凡見喜怒悲恐思之證，皆以平心火爲主。至於勞者傷於動，動便屬陽。驚者駭於心，心便屬火，二者亦以平心火爲主。今之醫者，不違此旨，遂有寒涼之謗。

謹按：或云捍衛衝和不息之謂氣，擾亂妄動變常之謂火。當其和平之時，外護其表，復行於裏，周流一身，循環無端，出入昇降，繼而有常，源出中焦，總統於肺氣，易嘗病於人也。及其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間發，乖戾失常，清者遂變之爲濁，行者抑遏而反止，表失衛護而不和，內失健悍而少降，營運漸遠，肺失主持，妄動不已，五志厥陽之火起於焉。上燔於肺，氣乃病焉，何者？氣本屬陽，反勝則爲火矣。河間有曰：五志過極，皆爲火也。何後世不本此議，而一概類聚香辛燥熱之劑，氣作寒治，所據何理？且言指迷七氣湯製作者，其皆用青皮、陳皮、三稜、蓬朮、益智、官桂、甘草，遂爲平和，可以常用，通治七情所傷，混同一意，未喻某藥以治某氣。以下諸方，猶有甚焉者，茲不復叙。況所起之情，各各不同。且夫輕言九氣之變，未嘗略而不詳，如怒則氣上等證。其言治法，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驚者平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喜者以恐勝之，悲者以喜勝之，九氣之治，各有分別，何嘗混作寒論。而類以香熱之藥，通言而治諸氣，豈理之謂歟？若香辛燥熱之劑，但可劫滯氣，衝快於一時。以其氣久抑滯，借此暫行開發之意，藥中不佐制伏所起之氣，服甚則增熾鬱火，蒸熏氣液，而自成積，積滋長而成痰。一飲下膈，氣乃氤氳，清虛之象，若霧露之著物，雖滯易散，內挾痰積，開而復結，服之日久，安有氣實而不動，氣動而不散者乎。此皆人所受誤之由，習俗已久，相沿而化，卒莫能救。升發太過，香辛散氣，燥熱傷氣，眞氣耗散，濁氣上騰，猶曰腎虛不能攝氣歸原，遂與蘇子降氣湯、四磨湯、下黑錫丹、養氣丹，鎮墜上升之氣。且硫黃，黑錫佐以香熱，又無補養之性，藉此果能生氣而補腎乎？請熟詳之。夫濕痰甚者，亦或當之，初服未顯增變，由喜墜而愈進，形質弱者，何以收救。不悟肺受火炎，子氣亦弱，降令不行，火無以制，相扇而動，本勢空虛，命絕如縷，積而至深，丹毒濟火，一旦火氣狂散，喘息奔急而死。吁！以有形丹石丸藥重墜，無形之氣將何抵受？隨而降乎。譬以石投水，水故未嘗沉也，豈不死歟？丹溪有曰：上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其熱爲甚，自覺其冷，非眞冷也。火極似水，積熱之甚，陽亢陰微，故有此證，認假作眞，似是之禍，可勝言哉。《內經》雖云百病皆生於氣，以正氣受邪之不一也。今七情傷氣，鬱結不舒，痞悶壅塞，發爲諸病。當詳所起之因，滯於何經，上下部分，臟氣之不同，隨經用藥，有寒熱溫涼之同異。若枳殼利肺氣，多服損胸中至高之氣。青皮瀉肝氣，多服損眞氣。與夫木香之行中下焦氣，香附之快滯氣，陳皮之泄逆氣，紫蘇之散表氣，厚朴之瀉衛氣，檳榔之瀉至高之氣，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氣，沉香之昇降眞氣，腦麝之散眞氣，若此之類，氣實所宜。其中有行散者，有損泄者，其過劑乎用之，能卻氣之標，而不能制氣之本，豈可又佐以燥熱之藥？以火濟火，混同謂治諸氣，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氣之與火，一理而已。動靜之變，反化爲二氣，作火論治，與病情相得。丹溪《發揮》論之，冷生氣者，出於高陽生之謬言也。身非自受寒氣，口食寒物，而是論寒者，吾恐十之無一二也。

《玉機微義・氣門・論氣無補法之誤》　丹溪曰：氣無補法，俗論也。

痞悶壅塞，似難於補。不思正氣虛者，由七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運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昇陰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清濁相混，邪何由行？此等理宜補養，卻厚味，斷妄想，遠音樂，無有不安。

謹按：氣者，本臟腑天眞之原也。虛由七情及勞傷等因所致，則正氣原氣不足也。故宜補之，則氣實氣化，病邪漸除。經曰虛則補之是也。此補者，補其不足也，非爲病邪陷下，臟腑精氣已憊，天眞元氣已絕，而施補乎？此等非虛也，非不足也，無補之法必矣。大抵世俗拘此，止謂治病攻邪，不審補虛養正之理，實實虛虛，誤人性命，蓋不思之甚矣。

《蒼生司命・諸氣證》 經曰：百病皆生於氣。是氣也，在外則衛護皮毛，充實腠理，在內則導引血脈，調和陰陽，周流一身，運行不息，源出中焦，總統於肺，曷常病於人也。惟夫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間發，於是爲冷氣、滯氣、逆氣、上氣之諸症作焉。其原皆由於肺受火邪，氣得上升之化，有升無降，河間所謂五志過極即爲火，丹溪所謂氣有餘便是火也。治之之法，當分有餘不足治之。有餘者，邪氣有餘也，宜行之。不足者，正氣不足也，宜補之。冷氣宜溫之，必明知身受寒氣，口食冷物，方作冷治。如病人自覺冷氣從下而上，此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上，其熱爲甚，乃火極似水，陽亢陰微，非眞冷也。氣滯宜開之，氣上宜降之，氣在胸膈，爲痞滿刺痛伏梁等證，二陳加黃連、枳實、桔梗、瓜蔞仁、木香。氣在下焦，爲奔豚七疝等症，二陳加桃仁、山查、橘核、茴香、川楝、荔核。氣在兩脇，攻築作痛，二陳加青皮、白芍、柴胡、膽草。氣在中焦，爲痞滿脹急，二陳加木香、檳榔、厚朴、枳殼，或平胃散，以平其敦阜之氣。惟婦人胎前產後，一切氣疾，但用四物湯爲主，加疏利行氣藥。大抵男子屬陽，得氣易散，是以男子之氣病常少，治宜調氣以養血。女人屬陰，遇氣多鬱，故女人之氣病常多，治宜調血以和其氣，此治氣之大旨也。又按人身上有七氣，宗氣、榮氣、衛氣、元氣、精神衝和之氣、上升之氣。惟宗氣尤爲一身之主，起自氣海下一寸五分，上出於胃，輸散於五臟六腑，若宗氣不虛，雖病不死，凡病人危篤之甚，而喘息奔急者，是宗氣將絕，有出而無入也。

《脈經》曰：脈滑者，多血少氣。濇者，少血多氣。大者，血氣俱多。脈來大而堅者，血氣俱實。小者，血氣俱少。脈來細而緩者，血氣俱虛。代者氣衰，細者氣少，浮而絕者氣欲絕。辟大而滑，中有短氣。尺脈濇而堅，爲血虛氣實。尺脈細而微，血氣俱不足也。

劉立之曰：下手脈沉，便知是氣，沉極則伏濇，弱難治，其或沉滑，氣兼痰飲病也。

《蒼生司命・血證》 人身之氣與血，本相附麗，並行不相悖也。惟夫暴喜傷心，則氣緩而心不出血，故肝無所受。或暴怒傷肝，則氣逆而肝不納血，故血無所歸。又或酒色過度，以致陰火沸騰，血從火起，故錯經而妄行。此衄血、唾血、吐血、嘔血、咯血、欬血之症所由起也。丹溪曰：口鼻出血，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抑陽，氣降則血歸經。又曰：諸見血爲熱症，由君火相火亢甚煎迫而出諸竅也。《諸症辨疑》亦曰：人身之血，賴氣升降，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逆則逆，氣和則和，氣行則行，氣止則止，氣清則治，氣濁則亂，是失血由於氣熱妄行明矣。故凡血病當辨其的出何經，宜加本經清氣之藥。又用藥不可單行單止，亦不可純用寒涼，必加辛溫之藥，如用涼藥必須酒煮酒炒，乃寒因熱用之法也。然症候種種不同，治宜隨類求之。

《明醫指掌・諸氣症歌論》 氣虛：勞役傷氣，中氣不足，補中益氣湯、四君子湯。眞氣虛，脈脫神衰，短氣不足息，人參養榮湯、生脈散。氣血兩虛，自汗、喘急脈細，十全大補□□（湯、八珍湯）。

氣實：氣實者，邪氣實，當從火治，氣有餘便是火。氣實痞悶，四青飲。氣實脹滿，二陳湯加枳、桔、香附，一或四七湯。挾火者，加芩、連、山梔。挾痰者，加瓜蔞、貝母、香附、海石。肝氣實，龍會丸。

氣滯：氣滯者，鬱而不伸也。破滯氣在上，桔梗、枳殼、香附、砂仁；在中，厚朴、枳實、三稜、蓬朮；在下，青皮、木香、檳榔。在內（挾）相火上衝，（如）（而）氣滯者，知、栢、芩、連、香附；陰虛氣滯，四物湯加知、栢；因怒氣滯不行，二陳加山梔、香附；氣滯痛，再加木香、烏藥，肥人加參、朮。

氣寒：寒氣者，明知身受寒氣，口食寒物，在表身熱者，麻黃、桂枝之類。寒氣犯胃作痛，羌活、附子湯。寒氣犯腦作痛，羌活、附子湯。寒氣在少腹作痛，脈沉遲厥冷，四逆湯加吳茱萸，或理中湯加茱萸。

《醫學入門・雜病門・內傷氣類》 氣滯不行辨久新，濕熱痰積是其因。蒼天之氣，清淨不息，變爲雲霧，爲雷雨者，山澤濕熱薰蒸也。人身元氣，與血循環無端，（彼）

〔被〕衝擊橫行□〔於〕臟腑之間，而爲疼痛、積聚、痃癖。壅逆於胸臆之上，而爲心腹刺痛等症。多因七情飲食，鬱爲濕熱成痰與積。初起宜辛溫開鬱行氣，豁痰消積，久則宜辛寒降火以除根。

《醫林繩墨・氣》《內經》曰：人以氣爲本，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窮壞判。陰陽之所以升降者氣也，血脈之所以流行者氣也，腑臟之所以相生相養者亦氣也，盛則盈，衰則虛，順則平，逆則病，此氣之所以爲然也。是則氣也者，人身之根本也。然而氣也者，又人身疾病之所由也。子和云：諸痛皆生於氣，諸病皆因於氣。誠哉斯言也。丹溪曰：是氣也，導引血脈，升降三焦，周流四體，而爲生生之元。若血液稽留，則爲積爲聚，爲腫爲毒，爲瘡瘍膿潰。若鬱於腑臟，溢於經絡，膠於咽膈，則爲嘔、爲嗽、爲關、爲格，爲脹滿，爲淋瀝，癰閉，疼痛。但《局方》治氣率用香熱辛燥之藥，不分乎寒熱表裏虛實，眞大失乎軒岐先師之旨矣。吾今專爲發之。《本經》曰：寒則當溫，熱則當清，虛則當補，實則當瀉，在表者當發散，在裏者當分利，此治病之法，而要皆即治氣之法也。即謂氣病當動作之初，非辛溫之劑不可散，然要知又非苦寒之劑不可平，必辛溫之中濟以苦寒之味，而後用當而治效。如喜動心火也，氣也，黃連、犀角主焉。怒動肝火也，氣也，黃連、青皮主焉。悲動肺火也，氣也，黃芩、山梔主焉。恐動腎火也，氣也，黃柏、知母主焉。思動脾火也，氣也，黃連、山藥主焉。驚動膽火也，氣也，黃連、膽星主焉。食動胃火也，氣也，黃連、山查主焉。又如秘結而動大腸之火也，亦氣也，黃連、枳實主焉。溺澀而動小腸之火也，亦氣也，山梔、木通主焉。凡此者，皆治氣病之因於火者則然，若氣病之不因於火者，又豈可少補、瀉、溫、清、表、利之調濟也哉。是以欲破滯氣，須用枳殼焉。欲開鬱氣，須用陳皮焉。欲行痞滿氣，須用枳實焉。欲解腹脹氣，須用青皮焉。又考三稜、蓬朮，能破結氣者焉。香附、烏藥能行血氣者焉。木香、砂仁，能和中氣者焉。蒼朮、厚朴，能理脾氣者焉。肉桂、茴香，能溫腎氣者焉。杏仁、桑皮，能瀉肺氣者焉。生地、門冬，能養心氣者焉。白朮、茯苓，能健胃氣者焉。紫蘇、麻黃，能散表氣者焉。乾薑、吳萸，能溫中氣者焉。人參、黃芪，能補虛氣者焉。芒硝、大黃，能通結氣者焉。此皆治氣之神藥也。而一以二陳爲主，各審其宜加減用之，則治之自無不應手而驗者也。又俗云：氣無補法，以其痞滿壅塞似難於補。不思正氣虛而不能運行，邪氣着而不能外出，於斯時也，其何以乎？經云：氣虛不補，何由而行？是氣虛之人必用參、芪以補之者也。若用參、芪而不去病氣，反急滿不順，此乃邪經正位，必死之兆也。《脈經》曰：下手脈沉便知是氣，沉極則伏，濇弱難治。其或沉滑，氣兼痰飲。沉緊痛盛，痛極又伏濡。細則濕，濕伏又見，讀者味之。

愚按《內經》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根於外者，命曰氣立。蓋機無神不動，立無氣不生。氣也者，天地萬物之所由(其)者也。如善養者，自臟腑和，榮衛行，一身可無疾病之憂，非惟無病，且可延生。若戕賊者，臟腑不和，榮衛不行，一身必有疾病之患，非惟多疾，亦且損壽。

治法主意，氣莫貴於善養，鬱莫貴於善開。

《醫林繩墨・血》丹溪曰：血從下流者爲順則易治，血從上溢者爲逆則難治。子和云：口鼻出血是皆陽盛陰虛，蓋因有升而無降也。東垣曰：血從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以抑陽，使其氣降則血歸於經，大抵用治之法，俱宜四物爲主，當去川芎，熟地，用生地，玄參、天花粉、童便爲要，然後佐以各經瀉火之藥，如因於心火者加黃連，因於肺火者加山梔，因於腎火者加知母，因於脾火者加黃連、甘草，因於肝火者加黃連、羚羊角，因於小腸火者加木通、山梔，因於大腸火者加條芩、枳殼，此治諸血奔逆之大法也。大率血之妄行不可正治，一於寒涼之藥，血雖稍止有傷胃氣，非惟治血不下，抑且鬱遏火邪而不出，致使譫妄、發狂，反爲送死之道。故丹溪曰：吐血久而不愈者，乃服涼藥過多也，當用溫補健理脾胃，使脾和而能裹血，則症自可也，用四物湯去川芎，加人參、白朮、炒黑乾薑之劑。戴氏亦云：凡血久不愈者，因病久而體弱，宜用溫劑，是知溫劑乃養血之根本也。

愚按：血者，依附氣之所行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周於身而循環無端者，氣也。呼吸間往來相統相承者，血也。氣與血附之而不移，陰與陽合之而既濟。否則氣離其血，則氣出而不返，有爲大脫之症。血離其氣，則血瘀積而不流，有爲癰疽、潰爛之症。此吾人橐籥之間，貴得陰陽之升降，以成氣血之流行也。設若陰不升而陽不降，因以致血，或溢於上，或散於下，遇此病者，總當先於氣而平之，蓋血爲氣之子，氣不妄動，則血自歸於經也。次於血而和之，蓋氣爲血之母，血不妄行，自附氣而周流無滯也，治血之法不外於此。

《醫方考・氣門》氣血人身之二儀也。氣爲主而血爲配，故曰氣化即

物生，氣變即物易，氣盛即物壯，氣弱即物衰，氣正即物和，氣亂即物病，氣絕即物死，是氣之當養也明矣。一或失治，則衰且亂，病且死。

《醫方考・血證門》 血營氣衛，胥有義焉。陰在內，陽之守也，故曰營。陽在外，陰之衛也，故曰衛。二者宜調而不宜病，血一不調，則營守乎中者，反出於外而敗之。微者，迫於熱。盛者，眞陽不足以運血，而衛亦敗也。

《醫貫・論血證》 凡血症先分陰陽，有陰虛，有陽虛，陽虛補陽，陰虛補陰，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眞陰，眞陽，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眞陽虛者，從陰引陽，眞陰虛者，從陽引陰。復有假陰，假陽，似是而非，多以誤人，此眞假二字，曠世之所不講，舉世之所未聞，在雜病不可不知，在血證爲尤甚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血證》 凡治血證，須知其要，而血動之由，惟火惟氣耳。故察火者，但察其有火無火，察氣者，但察其氣虛氣實，知此四者而得其所以，則治血之法無餘義矣。

《軒岐救正論・醫論・治血貴靜》 甚哉，陰陽之理微，而陰陽之治難也。陰陽之病，則變亂閃爍，而莫可捉摸者也。今以失血言之。血主陰，氣主陽，陽之性動，陰之體靜，陽之氣熱，陰之性寒，而陰陽則相維爲既濟之水火也。故氣行則血亦行，氣止則血亦止，氣盛則血亦盛，氣衰則血亦衰，氣熱則血燥，氣寒則血凝。氣盛而逆，則血因從上見。血虛而陷，則氣亦隨下脫。其爲治也，逆於上者降之，陷於下者升之，初病陰陽錯亂者平之，寒熱不調者和之。嗣究其原，應寒則寒，應熱則熱，應補則補，應瀉則瀉，法難定執，治隨人施耳。夫血既外溢，則陽動之太過也，治專主寒，則陰制之有餘也。益氣固云救血，未免動而復動，了無歸息之日。瀉陰雖曰抑陽，乃至靜而益靜，殊絕生發之機。均非有得乎治血之竅，而亦未識其所以爲靜之體矣。雖然，血固種種不一，總當循元氣、脈氣、形氣、病氣，而精辨之也。獨怪河間作俑，謬稱諸血無寒，致今庸流混治殺人，遺菑不小，殊可悲恨。豈知寒劑治血，惟上古形病俱實者宜之，犀角地黃湯乃專治胃經積熱實證，只可暫用，中病便止，而非療血之綱劑也。四物湯雖爲血藥，用芎、歸則通血之壅滯也，白芍則收血之耗散也，生地則制火動之陽光也，而非益陰之品，且芍性酸寒，尙伐生氣，亦惟血凝滯及耗散者用之相應。設使陽燄正熾，而辛竄之芎、歸，不益助其上炎之火性乎？失血甫定，尙留停瘀，最忌固斂，若生地、芩、連，雖賦性沉寒，固可撲未滅之餘焰，獨不思脾虛而血不統，血脫而脾愈虛，敢用此而輕瀉脾陽乎？脾本虛而復虛，則陰不受攝而血愈脫矣。察唯諸氣俱實，得有犀角、四物本症，始可用耳。又有陽燄未熄，而遽投補氣之劑，是反以動乎陰，尤非福也。亦須察果元氣頓虛，色脈兩虧，而補中、歸脾、四君、十全之屬，是所必需。甚至虛寒與氣俱脫，參附、八味，忍緩投乎？此則一偏於涼瀉，一偏於溫補，乃爲通變之機權，而非正治之活法也。惟必明乎爲靜之體，與夫失靜之由，庶可語乎治靜之之方矣。血主乎陰，以靜爲體，陰中蘊陽，靜處寓動，蓋此靜非沉寂之靜，乃生化之靜。今立一方，不專以寒者，恐愈痼眞陰也，又不驟以溫者，恐益助邪陽也。議以不濡不燥，中和恬靜之品，非惟天一可復，且令水火兩平，得葆其靜之體，而益完其靜之神者也。治本常法，藥非奇草，推求仲景之腎氣，允爲療血之佳珍。設曰熟地膏潤，不宜遽補，豈知血脫陰虧，內傷非補何以填陰，丹皮甘香，生新消瘀之良藥也，且制燎原；然眞陰既耗，元陽少附，脾失資生，土氣餒矣，必用山藥、茯苓，平扶胃氣，而非歸、朮溫補之比也；澤瀉引虛熱以下行，石棗固藏血之本經，加炙草則平五火，益黑梔以斂二絡，術無踰此，試亦屢效。倘逢肺胃鬱熱，方增麥、芩而減山(萸)〔藥〕。若療肝腎實焰，不辭連、栢而佐芍藥，即君主凡火之動，苦寒必需。倘命宮眞陽將謝，溫熱恐後。久餌平劑不愈，必加益氣之參、朮。錯投降火增劇，莫緩升陽之蔓者。第病情變幻，而成方難守，當熟察元氣之虛實，色脈之吉凶，與夫病氣之重輕。陽中陰易扶，陰中陰難療。陰屬經易治，陽屬藏亦危。及至用藥，溫涼補瀉，新久順逆，隨宜輒應，庶了然無疑于胸中，方可逃枉治之重譴。

《醫宗說約・諸氣》 捍衛衝和之謂氣，妄動變常火之例。《局方》燥熱與辛香，以火濟火有何利。冷生氣者出高陽，高陽生，冷生氣，悞言也。氣多是火丹溪意。上工調治辨虛實，虛者右手脈無力，懶言氣短身倦怠，胸中虛滿不思食，塞因塞用六君子，人參、白朮、茯苓、甘草、半夏、陳皮、薑棗煎服。補中益氣亦有力。滯氣實者脈洪實，憂愁忿怒因而得，胸脇脹滿噫不通，吐酸惡心心鬱抑，種種氣滯若何醫，分心氣飲最相宜。木通半夏桂枝赤芍茯苓各三錢半蘇梗二兩，羌活桑皮青皮陳皮腹皮各五錢，甘草木香引薑棗，檳榔附枳殼胸滿奇。脇痛川芎柴胡爲要藥，痛居小腹用吳萸，氣滯氣虛合補劑，六君兼用功誠異，性急加柴胡熱用芩，女人烏藥香附原有利，氣滯腰痛殼木瓜，翻胃沉香磨

順氣。

示吉曰：治氣，補虛實瀉正治也。若虛實相兼，宜一補一瀉，古人亦有定法。至虛中實，實中虛，切宜用察。假如人老、病久、脈虛，人弱，虛也，倘投補藥而不効，須察其胸腹之間有無痛處，及噯氣作酸否，若有之，輕者用消導之品，重者及大便實者，用酒製大黃一二錢微利之，後用補藥無不驗矣。譬之加染舊衣，必須先洗其垢，後加顏色也。

《石室秘録・氣治法》 氣治者，氣實氣虛而不可不平之也。氣實者，非氣實，乃正氣虛而邪氣實也，若作正氣之實，而用消氣之藥，使正氣益虛而邪氣益實，害且不可救藥。方用補正之藥，而佐以祛邪之品，則正氣自旺，邪氣自消矣。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一錢、甘草一錢、柴胡三錢、白芍三錢，麻黃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亦是用散藥於補正之中，(便)〔使〕正氣旺於邪氣，自然兩相擊鬥，邪可逃亡，否則適所取敗。此氣病宜知，氣治耳。

張公曰：氣治法甚多，天師止言一條，似乎未備，余更廣之。氣陷補中益氣湯可用，氣衰六君子湯可採，氣寒人參白朮附子湯可施，氣虛則用四君子，氣鬱則用歸脾湯，氣熱則用生脈散，氣喘則用獨參湯，氣動則用二陳湯加人參，氣壅滯則用射干湯，氣逆則用逍遙散。余廣至此，氣治之法，庶幾全乎，人可因症而施治也。

《石室秘録・血治法・論治血宜順性》 血治者，乃血病不肯歸經，或上或下，或四肢皮毛各處，出血者是也。血循經路，外行於皮毛，中行於臟腑，內行於筋骨，上行於頭目兩手，下行於二便兩足一膂，是周身無非血路。一不尋經，自然各處妄行，有孔則鑽，有洞則洩，甚則吐嘔，標出於毛孔，流出於齒縫，滲出於腹膂而不止，大小便之出也。然則，血宜順其性而不宜拂。方用當歸三錢、白芍三錢、熟地五錢、川芎一錢、荆芥末一錢、生地五錢、麥冬三錢、茜草根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即四物湯加減，妙在用茜草根、荆芥引血歸經，不拂亂其性，則血自歸經，各不相犯矣。倘用止血之劑，未嘗無效，然而如石壓草，一時雖止，而性思冲突，必得空隙，仍復飛越沸騰，何如此方順其性而引之。譬如與強橫之人同行，少拂其意，便懷慍怒，慍怒未已，必致鬥毆，皮碎血流是其常也。若贊揚稱頌，順其性而與之飲食，則同群相得，轉得其氣力以助我匱乏，同舟無敵國之形，一室無操戈之事，久且爲我綢繆，徹我桑土，不特血不妄行，亦將潤筋生色，永斷覆轍之患，又何絕之太甚，以自取爭鬥哉。此血治之法，尤當留意。

張公曰：講得近連近情，治即以四物湯爲主，加荆芥、茜草更妙，順其性而引其尋經也。然而用六味丸湯，治血症亦妙。蓋血病最忌寒涼之品，寒則凝滯不行，難以歸經，六味丸湯妙在不寒不熱，補腎水以滋肝木，肝木得養則血有可藏之經，自然不致外洩，何至上吐。方用熟地五錢，山茱萸三錢、山藥二錢，丹皮三錢，澤瀉二錢，茯苓二錢，此六味地黃湯方也，又加麥冬三錢、北五味一錢，得此二味又去清補肺金，使皮毛而養，毛孔堅固，則血難外越，肺金不乾，下且足以尅肝，而肝木畏金之尅，又何至上犯於肺耶。故血症最宜用此方久服。三年不吐，始慶重生。否則，尚在生死之間也。

《石室秘録・虛治法・論氣虛血虛》 虛治者，非氣虛即血虛也。氣虛，如人不能飲食，食之而不能化者是。血虛者，面色黃瘦，或出汗盜汗，或夜眠常醒，不能潤色以養筋者是也。蓋飲食入胃，必須胃氣充足，始能化糟粕而生津液，氣既自餒，何能化飲食也。方用人參二錢、黃芪三錢、白朮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麥牙五分、神麴五分、山查五粒、炮薑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此乃參苓芪朮，純是健脾開胃之品，又恐飲食難消，復加山楂、神麴、麥芽之類以消之，則胃氣既旺，又何愁飲食之不化，津液之不生耶。血虛自當補血，舍四物湯又何求耶。余今不用四物湯，用麥冬三錢，熟地一兩，桑葉一片，枸杞子三錢，茜草□錢，當歸五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桑葉以補陰而生血，又妙加入茜草，則血得活而益生，況又濟之熟地、麥冬、當歸大劑以共生之，則血足而色潤筋舒也。外症既見改觀，則內自安而寐，過心氣得養，又寧有盜汗之生哉，此虛治之法也。【略】

華君曰：倘有一方併傳予，有氣血兩虛之人，飲食不進，形容枯槁，補其氣而血益燥，補其血而氣益餒，助胃氣而盜汗難止，補血脈而胸膈阻滯，法當氣血同治。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一錢、甘草八分，陳皮五分，茯苓二錢、當歸二錢、白芍三錢、熟地三錢、川芎一錢、神麴五分、麥冬五錢、穀芽一錢，水煎服。此方氣血雙補，與八珍湯同功，而此更妙於八珍者也，妙在補中有調和之法耳。

《證治彙補・血症章・調氣》 氣血者，同出而異名也。故血隨氣行，氣行則行，氣止則止，氣溫則滑，氣寒則凝。凡涼血必先清氣，氣涼則血自歸經。《入門》活血必先順氣，氣降而血自下行。溫血必先溫氣，氣暖而血自運

動。養血必先養氣，氣旺而血自滋生。

《證治彙補・血症章・血氣所本》 脾爲後天之本，三陰之首也。脾氣健則元氣旺，而陰自固。腎爲先天之本，三陰之蒂也，腎水足則龍火潛，而陰亦寧。故血症有脾虛者，當補脾以統其血。有腎虛者，當壯水以制其陽。有腎中陽虛者，當益火以引其歸。能于三法而尋繹之，其調攝血門一道，思過半矣。

《醫經允中・九氣》 夫天地之道，陽主氣，先天也。陰成形，後天也。故凡上下之升降，寒熱之往來，無不由于氣，人道亦由是也。故有餘之症，由氣之實。不足之症，由氣之虛。先哲順氣所以降火也，養氣所以生陰也。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此之謂也。所以病之生也，不離乎氣，醫之治病也，亦不離乎氣。所貴者，在知氣之虛實，及氣之所從生耳。少火生氣。蓋以陽生陰長，血隨氣行也。近世庸醫一遇虛症，多用六味地黃湯，滋陰養血，致泥膈傷脾，反生他疾，豈非不識氣之故與？

《雜症大小合參・治法提綱》 病從氣分，則治其氣。虛者溫之，實者調之。病從血分，則治其血。虛則補肝、補脾、補心。實則爲熱，爲瘀，熱者清之，瘀者行之。因氣病而及血者，先治其氣。因血病而及氣者，先治其血。

《不居集・血證八法扼要・總論》 立爲八法，以氣爲主，貫通寒熱虛實，經緯其間，條分縷晰，開卷了然。以見氣虛者宜補氣，陷者宜升氣，逆者宜降氣，滯者宜行，外寒者宜散，內寒者宜溫，虛火者宜滋，實火者宜清。當用寒涼者，竟用寒涼，而無傷脾敗胃之虞。當用溫補者，竟用溫補，而無添邪助火之弊。活血行氣，非活血行氣則血不痊。滋陰降火，非滋陰降火則血不止。以心陽爲主者，必當行陽固陰。以脾胃爲急者，必當調和中土。當潤肺則潤肺，當疎肝則疎肝。確然可據，不致臨症茫然，妄執臆見，岐中又岐也。

《醫級・雜病・血論》 和平不僭，保受命於無窮。偏勝成災，致疾病而莫底。絡脈傷則上下滲泄，火邪盛則內外妄行。傷絡不泄則瘀，錯經不瀉則蓄，瘀於上則喜妄而發黃，蓄於下則如狂而痛脹，內結成癥瘕積癖，外凝變腫毒癰瘍。六淫外襲，寒則泣而熱則流。七情內傷，微則消而甚則逆。奔逆於上，則從咳逆而出。迫注於下，則由便溺而行。吐嘔出者胃病，咳咯來者肺痾。鼻衄亦肺胃之邪，牙宣兼胃腎之患，舌衄由心，齒衄在胃。溺血帶下者，肝腸小腸也之尤，腸痔便紅者，大腸之候。黯滯乃瘀寒變色，鮮赤皆熱暴新邪。濕蒸熱鬱爲血痢，陰虛陽搏爲血崩。氣凝血結，則爲腫爲瘡，血受熱蒸，則化斑化疹。血病於內者，瘀治易而乾治難。瘀去則新生，故易治。血海乾枯，則陰難驟長，故難治。血泄於外者，上爲逆而下爲順，無熱不喘者可痊。血去陰虛，熱收於內，外無熱現，此其常也。不喘者，血雖病而氣未浮也，故可治。有熱不卧者危敗，失血身熱，陽無所附，而浮散於形層之外也，不得卧者，氣根已離也，故當危敗。暴病九竅見血，不久成危。久病上下泄紅，瞬息必敗。

症別瘀、虛、寒、熱，治分溫、補、清、攻，脈宜滑小弱沉，（脁）〔脈〕忌大堅洪數。必由氣之統御，氣附血而氣御血行，亦因氣而降升，溫則升而寒則下降。陽不統而血脫，補氣則陽可生陰。陽過盛而血奔，補陰則陰平陽秘。壯水爲制陽之大法，益火乃消陰之綱維。先天根本得養，則龍火潛消。後天生化時培，則神機順健。清陰瀉火，原治有餘之候。調脾助胃，乃收全效之功。婦屆經而吐衄，調降歸經。男泄血而如期，補陰潛鎮。

《醫鈴・論氣血》 氣無形也，血有形也，人知治血必須理氣，使無形生有形。殊不知治氣必須理血，使有形生無形也。但無形生有形，要在於倉皇危急之中，而有形生無形，要在於平常安適之時。人見用氣分之藥速於見功，血分之藥難於見效，遂信無形能生有形，而輕有形（不）能生無形也。不知氣血原叠相生長，正有緩急之殊耳。

故吐血之時，不能速生血也，亟當補其氣。吐血之後，不可純補其氣也，當緩補其血。氣生血而血無奔軼之變，血生氣而氣無輕躁之害，此氣血之兩相需而兩相求也。

《醫鈴・氣治法》 氣治者，氣實氣虛，而不可不平之也。氣實者，非氣實，乃正氣虛而氣實也。若作正氣之實，而用消氣之藥，使正氣益虛，而邪氣益實，害將不可救也。主方用補正之藥，而佐以祛邪之品，則正氣日旺，邪氣日消矣。

《醫鈴・血治法》 血治者，【略】總其治法，惟有順其性而導之，使歸原路，各安其所。

《吴醫彙講・孫慶增石芝醫話》 氣之性，善升而易散，育與固，養氣之妙法，惟靜存守中，善養氣者矣。血之性，善降而易凝，和與溫，養血之妙法，惟運動調中，善養血者矣。

《客塵醫話》 陰虛則陽無所附，氣有升無降，法當以滋陰藥爲君，斂降

之藥爲佐。苟徒降其氣，則濁未必降，而清且隨虛矣。陽虛則氣中斷，氣有降無升，法當以補中藥爲君，升舉之藥爲佐。苟徒升其氣，則清未必升，而濁且隨于矣。此治陰陽之偏虛也。外此或七情逆滯，或氣血飲食痰阻，礙於中焦，妨其升降出入之路，其人元氣未虧，不妨升之降之也，此後天有形之氣血，調治之理。至若先天元陰元陽，則陰虛陽必薄，陽虛陰必乘，但當峻補，陰陽無暇爲升降，治標計也。

《蜀中醫纂・氣》 氣本屬陽，反勝則爲火矣。及其爲病，則爲冷氣、滯氣、上氣、逆氣、氣虛諸變症矣。當審其何經何症，寒熱虛實，而補泄之。下手脈沈，便知是氣。用藥有四法。氣虛宜補，參、朮、芪、草。氣壅宜降，輕用烏、陳、蘇子、枇杷葉，重用沈降。氣逆宜調，砂、蔻、木香、香附。氣實宜破，枳、朴、檳、青。

《類證治裁・諸氣》 天地之氣和，則沴戾不作，生人之氣和，則諸疾不興。其氤氳一身，有宗氣，有衛氣，有元氣，有中氣。宗氣積於胸中，爲氣之海，衛氣行於脈外，爲營之護。元氣根於脾土，中氣出納丹田。顧經云：百病皆生於氣者。由六淫戕於外，七情戰於中，則氣之沖和者致偏，清純者化濁，流利者反滯，順行者多逆。如寒則氣收，暑則氣泄，喜則氣緩，怒則氣上，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勞則氣耗。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甚則厥逆嘔呃，痞嘔噎膈，攻注刺痛，無非氣所主病。《局方》治法，通用辛香燥劑，然當審其虛實新久。如氣虛宜培，用四君、補中、保元諸湯。氣實宜泄，用七氣、五磨、降氣諸湯。新病脹滿，宜辛通，用半夏、砂仁、枳殼、蘇子、杏仁、生薑、蒜。久抱悒鬱，宜溫散，用越鞠丸去蒼朮、神麴、加木香、鬱金、陳皮。肺氣膹鬱，宜開，用桔梗、栝蔞、杏仁、枇杷葉、貝母、桑白皮。虛促宜斂，補肺湯。肝氣升逆，宜降，青皮、枳殼、降香、厚朴、香附、蘇子。燥急宜緩，白芍、甘草、木瓜、阿膠、生地、石斛。膽氣鬱滯，宜和，溫膽湯。火熱宜泄，丹皮、嫩桑葉、連翹、山梔、龍膽草、黃芩。胃氣結燥，宜疏，蘇梗、枳實、藿香、栝蔞、竹茹、木瓜。疠痛宜調，烏藥、香附、半夏、丁香、廣皮、煨薑。木火乘土，宜平膽。乘脾，戊己湯。肝乘胃，白芍、陳皮、枳殼、厚朴、烏梅、吳茱萸。腑不宣通，宜升降。正氣散、降氣湯。腎氣厥逆，宜溫，吳茱萸湯。三焦痞塞，宜運，丁香五套丸。六氣失調，傷暑霍亂，清不升，濁不降，六和湯。七情氣鬱，喉間如絮，咯不出，嚥不下，三因七氣湯。氣痞，半夏瀉心湯。氣結，沈香化氣丸。氣虛挾滯，異功散，寒者治中湯。挾痰，二陳湯加香附、枳殼。挾火，左金丸，龍膽瀉肝湯，戊己丸，火鬱湯。挾寒，烏沈湯。挾食，大和中飲，或保和丸。挾血瘀，血鬱湯。噫噯，代赭旋覆湯。呃逆，橘皮竹茹湯。刺痛，木香調氣湯。膈噎，神香散，秘傳膈噎膏。怒後脇滿，解肝煎去砂仁，加山梔、金橘。暴怒氣厥，人事不省，蘇合香丸灌之。婦女血氣攻衝，心腹猝痛，烏沈湯。大約氣行則痛止，氣調則血和，清者宜升，濁者宜降，鬱則生火，滯則挾痰。辛香暫用開導，燥熱又易劫陰，以氣本屬陽，有餘便是火。且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故氣病多屬肝逆犯胃，肝陽化風，再若衝脈失鎖，丹田失納，肺腎不交，喘促交至。治氣者，當從此際參之。

脈候：下手脈沈，便知是氣。其或沈滑，氣兼痰飲。沈極則伏，濇弱難治。沈實有力宜辛散，沈弱少力宜溫養，弦洪有火宜苦降，細濇無神宜甘緩。

《醫碥・氣》 大凡內損精血形氣，其胃旺納食者，務在滋填。如食減不納，後天生氣不振，濃厚填補，於理難進，當用生脈、四君子湯，脾腎雙顧。清邪在上，必用輕清氣藥，如苦寒治中下，上結更閉。【略】

大凡津液結而爲患者，必佐辛通之氣味。精血竭而爲患者，必藉血肉以滋填。

大凡邪在陽可散，入陰之邪，必溫經可托出留邪，爲解之化之不同法也。【略】

凡用藥治病，當因人而施。如皮膚嬌嫩，氣虛多痰者，宜用溫燥色。色蒼體燥，血虛多火者，是宜清涼。【略】

兩腎爲氣血之本，腎火爲氣之原，腎水爲血之海，火足始能生土生金，水足始能生木生火也。蓋凡人具一太極，若陰陽和平則無病。如腎中陰虛，則肝心之病起。腎中陽虛，則脾肺之症生。至於陽盛陰涸，陰盛陽衰之症，皆造極中極之候也。一宜救陰以抑陽，一宜扶陽以制陰，若平治之法，滋陰可以降火，補火即可生氣，悟得此中理，方是醫中傑，不獨痘科爲然，即百病莫不如是。

老人少氣少血，宜陰陽並補。

《醫理真傳・氣血盛衰》 人身雖云五臟六腑，總不外乎氣血兩字。學者即將氣血兩字，留心討究，可無俟他求矣。夫氣有餘便是火，火旺者陰必虧。如仲景人參白虎湯、三黃石膏湯，是滅火救陰法也。芍藥甘草湯、黃連阿膠湯，是潤燥扶陰法也。四苓滑石阿膠湯、六味地黃湯，是利水育陰法也。

氣不足便是寒，寒盛者陽必衰。如仲景四逆湯、回陽飲，是溫經救陽法也。理中湯、甘草乾薑湯，是溫中扶陽法也。附子細辛湯、眞武湯，是溫腎助陽法也。後賢改用滋陰降火之法，是套人參白虎、潤燥救陰諸法，而以之治氣有餘之症，法則可從，若用之於氣不足之人，則失之遠矣。

《藥症忌宜》 諸氣，氣有餘即是火。

忌升、閉氣、酸斂、滯膩。

虛者宜降、補斂、調、溫、酸、辛、甘。

枇杷葉　蘇子　橘紅　甘蔗　麥門冬　蘆根汁　沉水香　白豆蔻　鬱金　甘草　童便　番降香　五味子　芍藥

因虛極而氣不得行者，加人參。

實者宜破散，香燥、辛苦、辛寒。

枳殼　青皮　檳榔　厚朴　木香　縮砂密　沉香　香附　烏藥　降香　藿香

《王氏醫存・治五液皆補腎水》 腎主五液。五液之泄，各因本臟不固，而皆根於腎虛。腎之液精，精泄腎不固也。心之液汗，汗泄心不固也。肝之液淚，淚泄肝不固也。肺之液涕，涕泄肺不固也。脾之液津，津泄脾不固也。而皆原於腎水先虛，不能滋木，木鬱生風，而行疏泄之令故也。治五液之病，皆須兼補腎水，養平肝木。

《王氏醫存・氣血虛治宜》 氣虛者皮鬆，宜補氣。血虛者肉軟，宜補血。

《王氏醫存・氣血痛脈》 氣痛脈，兩關沈細而數，正痛則促矣。甚則弦緊，其異於他證者，有時痛止，則但沈細也，此多有熱，故痛有止時。血痛脈，兩關沈濇無力而遲，正痛則細，甚則細結，痛減則遲緩而仍結，此皆寒證也。

《王氏醫存・寒凝血分汗下法》 寒凝血分在表則不得汗，在裏則不得下，其脈必沈細有力而不數，須重用當歸二三兩，以溫和其血，寒邪解則能汗能下矣。

《王氏醫存・氣血虛弱者汗下消法與衆不同》 氣弱氣閉，二便結者，潤之消之不效，須加人參升補其氣，乃能送運而下。血滯血虛，不能汗者，發之，宣之不效，須用歸、芎、桂、附、薑溫補其血，乃能和暢而解。氣血兩虛，不能消積，須用八珍、十全。

《王氏醫存・肥人勿破氣血》 肥人諸病，忌用破氣、破血之藥。其動而喘者，乃隧道被脂膏淤窄，而氣不宣暢，非氣盛也，破氣則痿。其咯血、牙血、鼻血、便血者，亦多由三焦氣壅，變生熱燥，致傷血絡，且嗜飲則生溼熱，鬱怒則生肝熱，非血盛也，破血則羸矣。

《蠢子醫・調氣總歌》 人有如此大軀殼，必有一氣通橐籥，有時窒塞不能行，便如關口上關鑰。有一少婦氣不接，實因寸口氣壅遏，寸口上竄人不知，愈用補藥愈塞着，我用風藥瀉上焦，頓覺中氣皆通和。試看百川長流水，那有一節忽乾涸，若有一節忽乾涸，必是其中有阻遏。我嘗治這病，不是上焦去滌蕩，便是下焦去疏鑿，一通關口便流利，那有一氣接不着。至於大脫與大下，實該用補藥，此本人人所共知，何煩予言去聒聒。可知世上氣不接，多是有阻遏，如果脈上分清楚，祇在應絃那一撥。況乎古來治氣亦不少，原非片言所能約。有用枳、朴去蕩滌，有用硝、黃去疏鑿，有用歸、芍去平肝，有用肥甘去扶弱，有用五味去收斂，有用椒、茴去引卻，有用諸香去透發，有用旨酒去斟酌，有用升、柴去提拔，有用金石去墜着，此皆一切調治法，不僅參、芪大補那一着。如泥參、芪那一着，恐失人身之太和。

《蠢子醫・丹溪治病以調氣爲先》 丹溪治病有要訣，調氣更比調血切。氣血原來是一家，何爲於氣獨昭雪，百病皆自氣中生，百病皆自氣中掣，氣於一身上下行，一有窒塞便橫決。其始皆因寒與食。〔朱名紹等注〕熱則流通，所以結火者甚少。窒塞久了便成熱，〔朱名紹等注〕百病發熱，皆由於壅鬱，但有虛實之分。衝入右脇必挾痰，〔朱名紹等注〕蒼朮、二陳多用。衝入左脇必結血，〔朱名紹等注〕桃仁、紅花、生地、赤芍、白芍多用。結血之時金丹用，挾痰之時牛黃撤，衝入上焦頭必懵，流入下焦便必熱，衝入上焦兼風治，流入下焦將水竭。我今已七十，始於醫理皆洞澈，氣血雖然是一家，總要氣上去調燮，今日謹告小後生，全在此處悟眞訣。

《蠢子醫・治病以調氣爲主即調血亦調血中之氣也故以調氣名之》 論人氣血原兩停，一入治病分重輕，無論病在氣分宜調氣，即在血分調氣一樣同。〔朱名紹等注〕調血中之氣。試觀聖人治天下，乾綱獨振天下平，呂后武后雖臨朝，亦借漢唐以爲名。可知陰陽大造理，無陽陰不化，無男女不行。惟有陰虛陽亢症，養血滋陰亦有功，但是回頭便須轉，補養脾胃爲正宗，如泥養血滋陰藥，必致人入九泉中。〔朱名紹等注〕滋陰之藥，雖期速效，多服則傷脾減食，有必

然者，但看飲食減少，急須溫補脾胃，兼行氣清金等藥，方爲得治。

《蠢子醫・順氣調氣下氣有三法惟下氣爲最難》　順氣三法君須記，惟有下氣最不易，下法不必定大黃，能到二便是地，到了二便氣流通，諸藥幷此顯神異。有了陽藥氣上行，有了陰藥氣下墜，此處本是性命關，氣不流通藥如寄。中氣不通用牽牛，〔朱名紹等注〕人有癡憨健忘，宜用一二分。腎氣不通斑蝥利，用一二個水火二司惟肉桂，十二經絡巴霜備，〔朱名紹等注〕只用絲忽不論虛實與寒火，略略加些便殊异。還有多藥與幫扶，〔朱名紹等注〕宿砂、豆蔻、大戟、山甲、小茴、川椒、輕粉、沈香、赤石。不及此味總爲次，好如鄧艾渡陰平，從天直到地。好如韓信出陳倉，千里一時至。此個方兒甚是好，不會耍來翻謂戲。

《血證論・陰陽水火氣血論》　如或血虛，則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動火，心失所養，火旺而益傷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補其血，歸、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諸藥，四物湯所以用白芍，天王補心湯所以用二冬，歸脾湯所以用棗仁，仲景炙甘草湯所以用寸冬、阿膠，皆是清火之法，至於六黃湯、四生丸，則又以(火)〔大〕瀉火熱爲主，是火化太過，反失其化，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補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湯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參養榮湯所以用遠志、肉桂以補心火，皆是補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痺者，則用桂枝、細辛、艾葉、乾薑等辠受火氣之藥以溫達之，則知治火即是治血。血與火原屬一家，知此乃可與言調血矣。夫水火氣血，固是對子，然亦互相維繫，故水病則累血，血病則累氣。氣分之水陰不足，則陽氣乘陰而干血。陰分之血液不足，則津液不下而病氣。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則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欬血必兼痰飲，血虛則精竭水結，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水腫，是血病而兼水也。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則肺主水道，心主血脈又並域而居，在軀殼外則汗出皮毛，血循經脈亦相倚而行，一陰一陽，互相維繫，而況運血者即是氣，守氣者即是血。氣爲陽，氣盛即爲火盛。血爲陰，血虛即是水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後治血理氣，調陰和陽，可以左右逢源。

又曰：　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氣生於腎水而上主於肺，其間運行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係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後天，人之既育，以後天生先天，故水火兩藏，全賴於脾。食氣入胃，脾經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變化而赤是之謂血，故治血者必治脾爲主。仲景炙甘草湯皆是此義，以及大黃下血，亦因大黃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黃生血，亦因地黃秉土之潤，而大滋脾燥故也。其餘參、芪運血統血，皆是補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爲主，乃爲有要。至於治氣，亦宜以脾爲主。氣雖生於腎中，然食氣入胃，脾經化水，下輸於腎，腎之陽氣乃從水中蒸騰而上，清氣升而津液四布，濁氣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猶地有江河以流其惡也。津液上升者，猶土膏脈動而雨露升也。故治氣者，必治(肺)〔脾〕爲主。六君子湯和脾利水以調氣，眞武湯扶脾鎮水以生氣，十棗、陷胸等湯，攻脾奪水以通氣，此去水邪以補氣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壯火食氣，則用人參滋脾以益氣，花粉清脾以和氣，凡治氣者，亦必知以脾爲主，而後有得也。李東垣治病以氣爲主，故專主脾胃，然用藥偏於剛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則宜滋，氣分不可留水邪，氣分亦不可無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爲主，故用藥偏於寒涼，不知病在火臟宜寒涼，病在土臟宜甘緩也。此論不專爲失血立說，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後於調氣和血，無差爽云。

《血證論・用藥宜忌論》　至於和法，則爲血證之第一良法。表則和其肺氣，裏者和其肝氣，而尤照顧脾腎之氣，或補陰以和陽，或損陽以和陰，或逐瘀以和血，或瀉水以和氣，或補瀉兼施，或寒熱互用，許多妙義，未能盡舉。【略】

血證之補法，亦有宜有忌。如邪氣不去而補之，是關門逐賊。瘀血未除而補之，是助賊爲殃。當補脾者十之三四，當補腎者十之五六，補陽者十之二三，補陰者十之八九。古有補氣以攝血法，此爲氣脫者說，非爲氣逆者說。又有引火歸元法，此爲水冷火泛者立說，非爲陰虛陽越者立說。蓋失血家，如火未發，補中則愈，如火已發，則寒涼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眞陰，惟以甘寒滋其陰而養其陽，血或歸其位耳。血家用藥之宜忌，大率如是。

著錄

《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

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略】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柎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顚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金匱要略・高保衡等序》 張仲景爲《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効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備。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採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濛。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所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復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佗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尙奇恠，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濛，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蘇矣。【略】

又，補白：仲景《金匱》，錄岐黃《素》《難》之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裔九州之內，收合奇異，捃拾遺逸，揀選諸經筋髓，以爲《方論》一編。其諸救療暴病，使知其次第。凡此藥石者，是諸僊之所造，服之將來，固無夭橫，或治療不早，或被師誤，幸具詳焉。

《金匱要略・鄧珍序》 聖人設醫道以濟夭枉，俾天下萬世人盡天年，博施濟衆，仁不可加矣。其後繼聖開學，造極精妙，著於時名於後者，和、緩、扁、倉之外，亦不多見，信斯道之難明也與。漢長沙太守張仲景，以穎特之資，徑造閫奧，於是採摭群書，作《傷寒卒病論方》合十六卷，以淑後學，遵而用之，困甦廢起，莫不應效若神迹，其功在天下，猶水火穀粟然，是其書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惜乎後之傳者，止得十卷，而六卷則亡之。宋翰林學士王洙，偶得雜病方三卷於蠹簡中，名曰《金匱方論》，即其書也。豐城之劍，不終埋沒，何其幸耶。林億等奉旨校正，並板行于世。今之傳者，復失三卷，豈非世無和氏，而至寶妄倫於荆石與。僕幼嗜醫書，旁索群隱，乃獲于吁之丘氏，遂得與前十卷，表裏相資，學之者動免掣肘。嗚呼，張茂先嘗言，神物終當有合。是書也，安知不有所待，而合顯于今也。故不敢秘，特勒諸梓，與四方共之，由是張氏之學不遺，軒岐之道昭著，林林總總，壽域同躋，豈曰小補之哉。

《醫學源流論・金匱論》 《金匱要略》乃仲景治雜病之書也。其中缺略處頗多，而上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也。其論病，皆本於《內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於《神農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方，仲景間有隨症加減之法，其脈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傳之眞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遊移參錯之處，實能洞見本源，審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眞乃醫方之

經也！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否？然諸大症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其爲經而參考推廣之，已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眞訣，僅自成一家，不可與《金匱》並列也。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序・宋綬》 臣聞人之生也，陶六氣之和，而過則爲沴；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則能全。若乃分三部九候之殊，別五聲五色之變，揆盈虛於表裏，審躁靜於性韵，達其消息，謹其攻療，茲所以輔含靈之命，裨有邦之治也。【略】

蓋診候之教，肇自軒祖；中古以降，論著彌繁。思索其精，博利於衆，乃下明詔，疇咨舊聞，上稽聖經，旁摭奇道，發延閣之秘蘊，敕中尚而讎對。《諸病源候論》者，隋大業中太醫巢元方等奉詔所作也。會粹群說，沉研精理，形脈治證，罔不該集。明居處、愛欲、風濕之所感，示針鑱、蹻引、湯熨之所宜。誠術藝之楷模，而診察之津涉。監署課試，固常用此。乃命與《難經》、《素問》圖鏤方版，傳佈海內。洪惟祖宗之訓，務惟存育之惠。補《農經》之闕漏，班禁方於遐邇。逮今搜採，益窮元本，方論之要殫矣，師藥之功備矣。將使後學優而柔之，視色毫而靡愆，應心手而胥驗。

《新刻病源候論序・周學海》 漢晉之間，明醫輩出，類能推見大義，施治有效，故其論頗多可採。歷年久遠，散佚不可復見矣。獨隋巢氏所輯《病源候論》見傳於世，今日而欲考隋唐以前明醫之論，獨有此書而已耳。

其書多載世醫之論，反於《靈》、《素》，採錄甚簡，其意蓋欲爲《靈》、《素》後之一書，故不復一一重出也。中間淺略，於源候無所發明者有之，要其大謬亦罕矣。且博採兼蒐，於人間病名略盡，可不謂動矣哉！顧以有論無方，世之好讀《湯頭歌》，趣捷徑者，多惡其迂遠，不取其書。書肆以其難售而無利也，亦遂無槧板，而海內幾不復知有是書矣。

亟以家藏舊本付梓，并取《外臺秘要》及日本刻本校之。日本本訛脫極多，而兩本互勘，略已完善。若導引法，文奇義奧，多不可讀，愧未習其法，亦別無善本可據。世有東園、冉里其人與？吾方執卷而從之矣。

《新校備急千金要方・高保衡等序》 如能兼是聖腎之蘊者，其名醫之良乎。有唐眞人孫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材，抱康時之志，當太宗治平之際，思所以佐乃後庇民之事，以謂上醫之道，眞聖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而乃祖述農黃之旨，發明岐挚之學，經掇扁鵲之難，方採倉公之禁，仲景黃素，元化綠帙，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經驗，張苗之藥對，叔和之脈法，皇甫謐之三部，陶隱居之百一，自余郭玉、范汪、僧垣、阮炳，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採摭。集諸家之所秘要，去衆說之所未至，成書一部，總三十卷，目錄一通。臟俯之論，針艾之法，脈證之辨，食治之宜，始婦人而次嬰孺，先腳氣而後中風，傷寒、癰疽、消渴、水腫，七竅之疴，五石之毒，備急之方，養性之術，總篇一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使二聖二賢之美不墜於地，而世之人得以階近而至遠，上識於三皇之奧者，孫眞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險怪，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世務徑省。我書浩博，不可道聽途說而知，是以學寡其人，浸以紛靡，賢不繼世，簡編斷缺，不知者以異端見黜，好之者以闕疑輟功。恭惟我朝以好生爲德，以廣愛爲仁，乃詔儒臣正是墜學。臣等術謝多通，職專典校，於是請內府之秘書，探道藏之別錄，公私衆本，搜訪幾遍，得以正其訛謬，補其遺佚，文之重復者削之，事之不倫者緝之，編次類聚，斯月功至。綱領雖有所立，文義猶或疑阻，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問》、《九墟》、《靈樞》、《甲乙》、《太素》、《巢源》、諸家本草、前古脈書、《金匱玉函》、《肘後備急》、謝士泰《刪繁方》、劉涓子《鬼遺論》之類，事關所出，無不研核；尚有所闕，而又溯流以討源，如《五鑑經》、《千金翼》、《崔氏纂要》、《延年秘錄》、《正元廣利》、《外臺秘要》、《兵部手集》、《夢得傳信》之類，凡所派別，無不考理，互相質正，反覆稽參，然後遺文疑義，煥然悉明。書雖是舊，用之惟新，可以濟函靈，裨乃聖好生之治，可以傳不朽。副上主廣愛之心，非徒爲太平之文致，實可佐皇極之錫福。校讎既成，繕寫伊始，恭以上進，庶備親覽。

《備急千金要方・孫思邈自序》 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爲欺紿，遂令朝野士庶，咸耻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嗟乎！深乖聖賢之本意。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常釋卷。至於切脈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愼，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絕醫門，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吾見諸方，部秩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嗚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墮學之

昏愚，乃博採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爲《備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於斯者，亦思過半矣。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爲名也。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高保衡等後序》 臣嘗讀唐令，見其制，爲醫者，皆習張仲景《傷寒》、陳延之《小品》。張仲景書今尚存於世，得以迹其爲法，莫不有起死之功焉。以類推之，則《小品》亦仲景之比也，常痛其遺逸無餘。及觀陶隱居《百一方》、王燾《外臺秘要》，多顯方之所由來，乃得反復二書，究尋於《千金方》中，則仲景之法十居其二三，《小品》十居其五六，粹乎哉孫眞人之爲書也！既備有《漢志》四種之事，又兼載唐令二家之學，其術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後視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陳言序》 余紹興辛巳，爲葉表弟栲伯材集方六卷，前叙陰陽病脈證，次及所因之說，集注《脈經》，類分八十一門，方若干道，題曰《依源指治》。伯材在行朝得書，欲托貴人刊行，未幾下世，遂已。淳熙甲午，復與友人湯致德遠、慶德夫，論及醫事之要，無出三因；辨因之初，無逾脈息。遂舉《脈經》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以人迎候外因，氣口候內因，其不應人迎氣口，皆不內外因。儻識三因，病無餘蘊，故曰醫事之要，無出此也。因編集應用諸方，類分一百八十門，得方一千五十餘道，題曰《三因極一病源論粹》。或曰現行醫方山積，便可指示，何用此爲？殊不知晉漢所集，不識時宜，或詮次混淆，或附會雜糅，古文簡脫，章旨不明，俗書無經，性理乖誤；庸輩妄用，無驗有傷，不削蘩蕪，罔知樞要。乃辨論前人所不了義，庶幾開古賢之蹊徑，爲進學之蚊幬，使夫見月忘指可也。於是乎書。

《醫學啓源・張吉甫序》 先生張元素潔古，易水人也。八歲試經童，二十七歲經義登科，犯章廟諱黜落，於是怠仕進，遂潛心於醫學二十餘年，雖記誦廣博，(然)[治]人之術，不出時右。其夜夢人持柯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見其題曰《內經主治備要》，駭然驚悟，覺心痛，只爲凶事也，不敢語人。自是心目洞徹，便爲傳道軒岐，指揮秦越也。河間劉守眞醫名冠世，視之蔑如也。異日守眞病傷寒，八日無下證，頭痛脈緊，嘔逆不食。門人侍病，未知所爲，請潔古診之。至則守眞面壁不顧也。潔古曰：視我眞如此卑也？診其脈，論之曰：脈病爾，乃初下□藥犯某味藥乎？曰：然。潔古曰：差之甚也。守眞遽然起曰：何謂也？潔古曰：某藥味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散也。今脈云云，當以某藥治之。守眞懇首大服其能，一服而愈。自是名滿天下。潔古治病，不用古方，但云：古方新病，甚不相宜，反以害人。每自從病取方，刻期見效，藥下如攫，當時目之曰神醫。暇日緝集《素問》五運六氣，《內經》治要，《本草》藥性，名曰《醫學啓源》，以教門生，及有《醫方》三十卷傳於世。壬辰遺失□□□存者惟《醫學啓源》。眞定李明之，門下高弟也，請予爲序，故書之。

《醫說・羅頊序》 里中張杲季明，自其伯祖子充，以醫顯京洛間，受知於范忠宣，其祖子發，蓋學於伯祖而有得者也。於是其父彥仁，繼子發而術更妙於充，深微所衍，固三世之醫也。季明則欲博覽遠觀，弘暢其道，凡書之有及於醫者必記之，名之曰《醫說》。始見則曰，已得幾事矣，再見則曰，近又得幾事矣，其意欲滿千事，則以傳於人。予念醫家之書，本之以《素問》《靈樞》，廣之以《難經》脈訣，而藥之君臣佐使，咸萃於本草，世固不外是而爲醫也。今有出一奇，以起人之死，則衆必相與驚異，以爲昔人所未到。自明觀之，其不有似背水陣乎，故予知是書之爲有益也。己酉歲冬，季明攜以過我，且曰：書雖未成，請姑先梓之，以勉杲之意所勿及。會予有鄢郢之役，殊倥傯，然念季明情甚篤，又顓顓於其業，蒐選宜必精，故不暇之盡譔，而徒嘆其當盛年著書，遽肯出與人共之，其存心有足大者，豈非逮事其祖，多異聞，故不以得之紙上者，爲己私分也歟，此予所以益重明也。遂書以冠《醫說》之首。

《醫說・李以制跋》 張君季明示余醫書一編，載古今事跡至纖悉，蓋其生平目覽耳聽，凡涉醫者必錄，錄必以其類，今老矣，搜訪尚不輟，將成一家之書，以傳於世。張世以醫名世者，季明用心之勤如此，其能世其世可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醫說提要》 《醫說》十卷，宋張杲撰。杲字季明，新安人，其伯祖張擴嘗受業於龐安時，以醫名京洛間。羅願《鄂州小集》有擴傳，其敘治驗甚詳。此書前有淳熙己酉羅頊序，亦稱擴授其弟子發，子發授其子彥仁。杲，彥仁子也，承其家學，亦喜談醫，嘗欲集古來醫案，勒爲一書，初期滿一千事，猝不易定，因先採掇諸書，據其見聞所及，爲是編。凡分四十七門。前七門，總敘古來名醫、醫書，及鍼灸診視之類。次分雜證二十八門，次雜論六門，次婦人小兒二門，次瘡及五絕、痺疝三門，而以醫功報應終焉。其

間雜採說部，頗涉神怪，又既載天靈蓋不可用，乃復收《陳藏器本草》人肉一條，亦爲駁雜。然取材既富，奇疾險證，頗足以資觸發，而古之專門禁方，亦往往在焉。三世之醫，淵源有自，固與道聽塗說者殊矣。

《續醫說・俞弁序》 齊梁之人有言曰：不明醫術者，不得稱爲孝子。此過論也。宋儒謂：治病之委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斯言旨哉。時之名醫若甄權、許智藏、李明之、朱彥脩，咸以母病習醫，研精覃思，遂究奧妙。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弁雖不敏，癖於論醫，或聞師友講談之餘，或披閱諸史百家之文，凡有會於心者，輒手抄以備遺忘，積久成裘，劃爲十卷，名曰《續醫說》云。匪敢與古人頡頏，將來好事者共之。

《續醫說・吳恩序》 禦寇有言，醫者理也。理者，意也。何稽乎？理言治，意言識，得理與意，料理於未見，曰醫。超然望聞者，無幾也。降則不理不治，不識不明。斯二者，不言不詳，以故聖人尚乎辭說者，謂經始於軒、岐、緩、鵲輩，識其意者也。仲景下，代有名士，有方有論，有原有辨有法，耿耿與繁星幷震而不磨者。聖人以道仁天下，起危養安，斯已矣，而又立言，以匡扶百代，其爲慮不廣且勤哉。神而明之在人，子容氏有意焉久矣。苦心探賾，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精思以強勉之。董生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知益精，然會博而歸約，則君子貴乎詳說也。是書述古法今事，積有歲月，得理與意者，纂載不遺。子容之用心，亦勤矣。病其繁也，故略節取之，以講於家塾，有就有道，意蓋以人之司命，不敢肆然而輕耳。考其言，有先經以始事，有後經以終義，則係之以經曰，示無專也；有以脈而辨證，有以證而辨劑，的之己見者，則係之以余曰，示無私也；得之前烈，參之時賢者，則係之曰某人曰，示無掩焉。蓋得於意則見於言，本始以清其源，推委以別其流，酌中隨時，以明其宜，以通其變，而參伍設置，尚其權也。有論而無方，神其用也。祖乎帝，繼其志也。徵諸今，尚時也。文以定志，達其意也。削屨而成仆，要諸理而止也。博而要，辨而精，簡而覆，迹其所到，眞可究之施行者矣。殆與醫案醫原相勝負，其可也。鬼神洩其秘於此矣，子能秘之家塾，不布百代耶。噫！孰知無是心也，俟迺綿邈，光於世世，則後起者，吾諒其惑焉。子容姓俞，名弁，以翁約齋號，故自附曰守約云。

《儒門事親・邵輔序》 是書也，戴人張子和專爲事親者著，論議淵微，調攝有法，其術與東垣、丹溪並傳。名書之義，蓋以醫家奧旨，非儒不能明，藥品酒食，非孝不能備也，故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予幼失怙，慈親在堂，踰七望八，滌髓既具，未嘗不防以藥物，每慮當有所饋，委之時醫，恐爲盡道之累，將欲遍閱方書，諸家著述繁雜，竊爲是皇皇者數載矣。近得是書，如獲寶璐，執是以證，何慮臆說之能惑。惜其板久失傳，本多亥豕之訛，因付儒醫聞忠較訂鋟梓，與世之事親者共云。

《四庫全書總目・儒門事親》 《儒門事親》十五卷，金張從正撰。從正字子和，號戴人，睢州考城人，興定中召補太醫，尋辭去，事蹟具《金史・方技傳》。從正與麻知幾、常仲明輩講求醫理，輯爲此書。劉祁《歸潛志》稱，麻知幾九疇與之善，使子和論說其術，因爲文之，則此書實知幾所記也。其例有說有辨，有記有解，有誡有箋，有詮有式，有斷有論，有疏有述，有衍有訣，有十形三療，有六門三法，名目頗煩碎，而大旨主於用攻。其曰《儒門事親》者，以爲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親者當知醫也。從正宗河閒劉守眞，用藥多寒涼，其汗吐下三法當時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爲多。丹溪朱震亨亦譏其偏，後人遂幷其書置之。然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閒負氣求勝，不免過激，欲矯庸醫恃補之失，或至於過直。又傳其學者不知察脈虛實，論病久暫，概以峻利施治，遂致爲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正本意耳。

《醫學讀書志・金張氏從政》 《儒門事親》十五卷，【略】金睢州考城張從正撰。從正字子和，號戴人。宣宗興定中召補太醫，未幾辭去。學宗守眞，而規模局促，意旨粗率。麻知幾、常仲明與之友善。其書蓋子和述，而知幾仲、明文飾之。故《儒門事親》中，辨、記、解、誡、箋、詮、式、斷、論、疏、述、衍，諸體皆具，而以爲儒者始明其理，事親必當取資也。然擅用寒涼汗吐下三法，當時實多異議，因有辨謗及高技常孤諸論。明嘉靖辛丑，邵輔以母年望六，求是書與醫聞忠校序鋟版，欲以垂暮之年，試瞑眩之藥，亦危矣哉。

《內外傷辨惑論・李杲序》 僕幼自受《難》《素》於易水張元素先生，講誦既久，稍有所得。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悞。陵谷變遷，忽成老境，神志既惰，懶於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崑崙范尊師，曲相獎借，屢以活人爲言，謂此書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是亦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書成而死，不愈於無益而生乎。予敬受其言，僅力疾就成之，雖未爲

完備，聊答尊師慈憫之志。師，宋文正公之後也。

《續醫說・內外傷辨》 李東垣《內外傷辨》，先欲理脾胃，極本之論也。未免藥傷於雜，前輩謂其如韓信之用兵，多多益善，蓋諱之也。朱彥脩醫推於儒，其識見頗高，於雜病傷寒之旨，恐非其長。國朝名家作手，惟戴原禮、趙良仁二人之外，落莫無聞也。近代王汝言似窺庭戶，得前人之糟粕，或者謂其議論名浮於實，要之成功則難矣哉。石門劉桂《醫論》。

《四庫全書總目・內外傷辨惑論》 《內外傷辨惑論》三卷，金李杲撰。杲，字明之，自號東垣老人，眞定人，嘗以納貲得官，監濟源稅。案元硯堅作東垣老人傳，稱杲以辛亥年卒，年七十二，則當生於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金亡時年五十五，入元十七年乃終，故舊本亦或題元人，而元史亦載入《方技傳》也。初，杲母嬰疾，爲衆醫雜治而死，迄莫知爲何證。杲自傷不知醫理，遂捐千金，從易州張元素學，盡得其法而名乃出於元素上，卓爲醫家大宗。是編發明內傷之證，有類外感，辨別陰陽寒熱，有餘不足，而大旨總以脾胃爲主。故特制補中益氣湯，專治飲食勞倦，虛人感冒。法取補土生金，升清降濁，得陰陽生化之旨，其闡發醫理，至爲深微。前有自序，題丁未歲，序中稱此論東之高閣十六年，以長歷推之，其書蓋出於金哀宗之正大九年辛卯也。

《陰證略例・麻革序》 海藏先生王君進之，家世趙人，早以通經舉進士，晚獨喜言醫。始從東垣李明之，盡傳其所學，後乃精研極思軒岐以來諸家書，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如指諸掌。予在大梁時，聞其名諸公間籍甚，獨以未識爲恨。今年秋來晉州，始得候先生於館舍。觀其氣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道者也。與之游甚閒，暇日出一編書授予，且謂予曰：傷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陰證毒爲尤慘。陽則易辨而易治，陰則難辨而難治。若夫陽證熱深而厥，不爲難辨。陰候寒盛，外熱反多，非若四逆脈沈細欲絕易辨也。至於脈鼓擊有力，加陽脈數倍，內伏太陰，發煩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誤，積思十餘年，蓋考自岐伯迄今，潔古老人，掇其精要，附以己說，釐爲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名之曰《陰證略例》。將鋟以傳，以詔後學，且與天下衛生之君子共之，子盍爲我題其端。予退而伏讀之，善之曰：異乎哉，未有是書也，其於救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論陽證見陰脈者死，謂有外傷內陰，若與陽藥猶可生。若及陰陽易分，寒熱，陰陽易隨仲景三經用藥，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學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之著書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難行，泛言無實者亦有之。然則是書之出，其知者必以爲精思妙用，所傳證以古今，不可誣也。其不知者則茫然無考，詆以爲悠悠談，甚高難行也。予以爲獲一人賢者之知，不猶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則是書可以傳信行世無疑矣。故內翰王君從之，嘗題曰世所未聞。眞知言哉。比先生過上黨，主吾故人文之，療數陰疾，尤奇中。皆書中所可概見者。文之始亦駭，不敢用，反已試，歎曰：誤人多矣。昔太倉公所上治驗，太史氏列之傳末。近代錢仲陽，當所治病，閻孝忠記於論證後。今從先生得所書，主治次第，謹編如左，方亦足以證愚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諱廷圭，長平人，世亦號善醫云。

《讀書敏求記・傷寒》 海藏老人《陰證略例》一卷。海藏老人王進之，盡傳東垣李明之之醫學。謂傷寒乃人之大疾，而陰症毒爲尤慘，覃思數年，掇古人之精要，附以己說，釐爲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以成是書。爲之前序者，麻革信之，乃遺山之好友也。

《和濟局方・陳承等進表》 我宋勃興，神聖相授，咸以至仁厚德，涵養生類，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術，莫先方書。故自開寶以來，早勅近臣讎校本草，厥後纂次《神醫普救》，刊行《太平聖惠》，重定針艾俞穴，校正《千金》、《外臺》，又作《慶歷善救》、《簡要濟衆》等方，以惠天下。【略】又設太醫局熟藥所於京師，其恤民瘼，可謂勤矣。主上天縱深仁，孝述前烈，爰自崇寧增置七局，揭以和劑、惠民之名，俾夫修製給賣，各有攸司。又設收買藥材所，以革僞濫之弊。比詔會府咸置藥局，所以推廣祖考之德澤，可謂曲盡。然自創局以來，所有之方，或取於鬻藥之家，或取於陳獻之士，未經參訂，不無舛訛，雖嘗鏤板頒行，未免傳疑承誤。故有藥味脫漏，銖兩過差，製作多不依經，祖襲間有僞妄，至於貼榜，謬戾尤多，殆不可以一二舉也。頃因條具，上達朝廷，繼而被命，遴選通醫，俾之刊正。於是請書監之秘文，採名賢之別錄，公私衆本，搜獵靡遺，事閾所從，無不研核。或端本以正末，或溯流以尋源，訂其訛謬，折其淆亂。遺佚者補之，重復者削之，未閱歲而書成，繕寫甫畢，謹獻於朝。將見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纖芥之疑，頒此成書，惠及區宇。

《醫壘元戎・王好古序》 良醫之用藥，猶不若臨陣之用兵乎。柰何世人以平昔鹵莽之浮學，應倉卒無窮之疾變，其不眩駭顛仆者寡矣。況患固多

藏于細微，而發于人之所忽，由輕蹈危，療之求當，苟無妙算深謀成法以統之，則倒戈敗績之不暇，尚何勝之可圖哉。則前日門類品目之定，盡計不及之也。予自河南，與諸友將弟兵，日從事于患難之場，隨病察胗，逐脈定方，開之劾之，薄之發之，以盡其宜。吐之補之，汗之下之，以極其當。攻守不常，出沒無定，大綱小紀，經緯悉陳，本數末度，條理具設。前乎此古人之所隱秘深藏，或不盡意者，不啻胸中自有十萬精銳，如太阿之在匣中，其輝未嘗耀于外，一旦撒而揮之，有以恐人之耳目，特八陣之奇鋒，七擒之利刃，其敵可卻，其勝可決，而其安可圖，如此而後已。故曰：《醫壘元戎》云。

《四庫全書總目・醫壘元戎》《醫壘元戎》十二卷，元王好古撰。好古字進之，趙州人，官本州教授。據好古所作《此事難知》序，蓋其學出於李杲。然此書海藏黃耆湯條下，稱杲爲東垣李明之先生，而易老大羌活湯條下，稱先師潔古老人，則好古實受業張元素。殆如趙匡、陸淳同受《春秋》於啖助，而淳又從匡講問歟。自跋稱是書已成於辛卯，金哀宗正大八年。至丁酉際。元滅金之第四年。爲人陰取之，元藁已絕，更無余本，予職州庠，杜門養拙，齾鹽之暇，無可用心，想像始終，十得七八，試書首尾，僅得復完。前有自序，亦題丁酉歲，蓋初成於金末，而重輯於元初也。其書以十二經爲綱，皆首以傷寒，附以雜證，大旨祖長沙緒論，而參以東垣、易水之法，亦頗採用《和劑局方》，與丹溪門徑小異。然如半硫丸條下註云：此丸古時用，今時氣薄不用，則斟酌變通，亦未始不詳且愼矣。其曰《醫壘元戎》者，自序謂良醫之用藥，若臨陣之用兵也。此本爲嘉靖癸卯遼東巡撫右都御史餘姚顧遂所刻，萬歷癸巳兩淮鹽運使鄞縣屠本畯又重刻之。體例頗爲參差，蓋書帕之本，往往移易其書式，今無原本可校，亦姑仍屠本錄之焉。

《脾胃論・元好問序》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八風之邪，中人之高者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謂水穀入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溜腸胃，飲食不節而病者也。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膚筋脈，必從足始者也。《內經》說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論形氣兩虛，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爲病之始。有餘不足，世醫不能辨之者，蓋已久矣。往者，遭壬辰之變，已六十日之間，爲飲食勞倦所傷而歿者將百萬，人謂由傷寒而歿。後見明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一論，而後知世醫之誤。學術不明，誤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明之既著論矣，且懼俗蔽不可以猝悟也，故又著《脾胃論》丁寧之。上發二書之微，下祛千載之惑。此書果行，壬辰藥禍，當無從而作，仁人之言，其意博哉。

《脾胃論・羅天益後序》黃帝著《內經》，其憂天下後世，可謂厚且至矣。秦越人述《難經》以證之，傷寒爲病最大，仲景廣而論之，爲廣世法。至於內傷脾胃之病，諸書雖有其說，略而未詳。我東垣先生作《內外傷辨》、《脾胃論》以補之。先生嘗閱《內經》所論，四時皆以養胃氣爲本。宗氣之道，內穀爲寶。蓋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冲和百脈，頤養神明，利關節，通九竅，滋志意者也。或因飲食失節，起居不時，妄作勞役，及喜怒悲愉，傷胃之元氣，使營運之氣減削，不能輸精皮毛經絡，故諸邪乘虛而入，則疢動於體而成痼疾，致眞氣薾然而內消也。病之所起，初受熱中，心火乘脾，末傳寒中，腎水反乘侮土，乃立初中末三治，及君臣佐使之制，經禁病禁時禁之則，使學者知此病用此藥，因心會道，泝流得源，遠遡軒岐，吻合無間。善乎魯齋先生之言曰：東垣先生之學，醫之王道也。觀此書可見矣。

《四庫全書總目・脾胃論》《脾胃論》三卷，金李杲撰。杲既著《辨惑論》，恐世俗不悟，復爲此書。其說以土爲萬物之母，故獨重脾胃。引經立論，精鑿不磨。明孫一奎《醫旨緒餘》云：東垣生當金元之交，中原擾攘，土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勞倦傷脾，或以饑飽傷脾。病有緩急，不得不以急者爲先務。此眞知杲者也。前有元好問序。考《遺山文集》有杲所著《傷寒會要引》一篇，備載其所治驗。《元史・方技傳》全取之，而此序獨不見集中，意其偶有散佚歟。又有羅天益《後序》一篇。天益字謙父，杲晚年弟子，盡得其傳。元硯堅《東垣老人傳》稱杲臨終，取平日所著書，檢勘卷帙，以次相從，列於几前，囑謙父曰：此書付汝者。卽其人也。

《蘭室秘藏・羅天益序》《蘭室秘藏》六卷，吾師李東垣先生所輯也。【略】其論飲食勞倦，人所日用而不知者，故首及之。次中滿腹脹，胃脘酒渴，至於眼耳鼻舌齒喉，血分腰痛，大小便，痔瘻瀉痢，瘡瘍婦兒科，皆窮其旨要。而論脈法尤詳，要而切當，言病證變換萬狀，皆形見於脈，按其弦長洪縮，清濁伸引無盡。吾師嘗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得其理則象可得而推矣。是吾師有不言，言輒應，無是編相符合，非口頭辨說，紙上陳言，不能施用者比。然則人之欲自頤眞精，順時卻病，與醫家遡流窮

源，不拘執古方而收功者，舍是奚觀焉。夫吾師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性，使疾疢不作，而無妖祲短折，起死扶傷，令六合咸寧，萬世攸賴，非古聖王享嘉之致治乎。聖王之世，即喙息懦動之細，莫不稟仰太和，沐浴玄澤。若吾師殫厥心思以較讐是編，濯痍煦寒，如《洪範》所謂身其康強，子孫逢吉，曰壽，曰康寧，曰考終者，是編之効也。吾師弗自秘藏以公諸人，不止一身行之，欲人人行之，又欲天下萬世行之，不止一方蒙澤，欲舉世蒙澤，又欲千世億世蒙澤也。

《四庫全書總目・蘭室秘藏》《蘭室秘藏》三卷，金李杲撰。其曰蘭室秘藏者，蓋取黃帝《素問》藏諸靈蘭之室語。前有至元丙子羅天益序，在杲歿後二十五年，疑即硯堅所謂臨終以付天益者也。其治病分二十一門，以飲食勞倦居首，他如中滿腹脹，如心腹痞，如胃脘痛諸門，皆諄諄於脾胃，蓋其所獨重也。東垣發明內傷之類外感，實有至理。而以土爲萬物之母，脾胃爲生化之源，《脾虛損論》一篇，極言寒涼峻利之害，尤深切著明。蓋預睹劉、張兩家末流攻伐之弊，而早防其漸也。至於前代醫方，自《金匱要略》以下，大抵藥味無多，故《唐書・許允宗傳》紀允宗之言曰：病之於藥有正相當，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專，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證，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阻，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其言歷代醫家傳爲名論。惟杲此書載所自製諸方，動至一二十味，而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條理井然，他人罕能效之者。斯則事由神解，不涉言詮。讀是書者，能喻法外之意則善矣。

《醫學讀書志・金李氏杲》《脾胃論》三卷、《蘭室秘藏》六卷、《內外傷辨惑論》三卷，【略】金眞定李杲撰。杲字明之，自號東垣老人。金亡入元，年五十五，又十七年乃卒。大定初校籍，富冠眞定，河間兩路，納貲得官監濟源稅。因母嬰疾爲衆醫雜治死，遂捐千金，從張元素學醫，許魯齋先生目爲醫中王道。明隆慶四年，曹灼集元素父子，及王好古、李東垣、田幼科書十種，稱五人各以專學著述，東垣獨能集其大成，故序刻成一家之言。《脾胃論》三十六條，有圖有論有方，大抵原本《內經》，實未能得《內經》精蘊。《蘭室秘藏》二十一門，十九論，二百八十三方，皆諄重脾胃，極言寒涼攻伐之害，爲河間別樹一幟。雖用藥繁重，專尚香燥，論固執而辭不達意，亦當時救弊之砥柱也。

《醫學發明・序》東垣老人，明之李氏者，世爲東垣富盛之族也。天姿敏達，純孝，幼業儒術，受《春秋》於馮內翰叔獻；學書□於王內翰從之。其昂聳之志，不爲小矣。居無何，值母王氏遘疾。公侍，色不滿容，夜不解衣。遂厚禮求治。遍□□之士，或以爲熱，或以爲寒，各執己見，論議紛紛。□不知主人爲何病而歿。公痛恨之，嘗心口語曰：醫之道，尚矣！自《本草》、《靈》、《素》垂世，傳習之者代不乏人。若和緩、若越人、若淳于、若華、若張，皆活人當世，垂法後來。奈何此輩習經之不精，見證之不明，其誤人也多矣！自是始有志於醫。潔古老人易水張元素，以醫名天下。公就學之。潔古，教人以忠者也。曾斗白金以獻。不四五年傾囷倒廩，盡得其術。遂將《本草》、《難》、《素》及醫學，非細事也，何哉？蓋人有稟受虛實寒熱之不同，藥有輕重君臣佐使之各異。用不得其方，病不審其理，湯劑妄投，反掌生死。噫！醫之學豈細事哉？

《醫學發明・松崗老人序》東垣老人姓李，諱杲，字明之。本東垣人，家世饒財。幼有活人之志。後遇易水張先生，盡得其道。北渡後，專事於醫。道藝既精，負有高氣，不委曲與世合。人或有疾病□□□無可奈何，□禱於君。君亦不以前事介意，療之者無不愈。人以是益重之。今所爲書，痛人命之非辜，慮藥禍之不悟。在君所學，才十一耳！君之高弟羅君謙甫，惜其湮沒，將鏤板以傳。議之□當代聞人，目之曰《醫學發明》，求題其端。予謂非東垣，無□□□□古不傳之秘；非謙甫無以明東垣□□□□□□□。書一出，豈小補哉？

《醫學發明・□堅序》醫之《素問》，猶儒之六經。不明《素問》之旨，非醫也；不明六經之旨，非儒也。世之醫者，皆知醫自《內經》來。往往溯流而迷源。故千枝萬派，失之愈遠，爲害不可勝言者。間有間心軒岐之書，又復溺舊聞而莫知可否，持新見而強有異同。能精研古聖之心者有幾？潔古老人張君，幼傳是學，長遇至人指授，立法用藥，大抵憑《黃帝針經》、《素問》、《本草》，誠得醫之源矣。東垣李明之先生，從張君學，朝思夕惟，心開神悟，所造益深。凡經之訛舛，注釋之謬誤，莫不了然於心。世以爲疑，實無可疑者，則辨明之。其或未安者，則折衷之。可謂善繼前學，有功於天下後世矣。羅君謙甫，受業先生之門，親炙數年，知其可與傳道也，遂以授之。謙甫不敢私爲己有，欲推以仁天下，名曰《醫學發明》。衛生之家，幸□是書不可闕也。

先生潛心醫學，積有年矣。可傳於世者，殆非一書。會衆流而歸源，實不外乎此編。故曰：不明《素問》之理，非醫也。信哉！

《濟生方・自序》 醫之爲藝誠難矣，亦貴乎精者也。所謂精者，當先造於四者之妙而已。古人云：脈病證治，是也。夫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理，乃知受病之因，得病之因，乃識其證，既識其證，則可詳其所治。四者不失，臨病之際，可以療寒以冷，有餘者與之，不足者取之，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苟不明此，鮮有不致斃者，良可嘆哉！用和幼自八歲喜讀書，年十二，受學於復眞劉先生之門。先生名開，立之其字也。獨荷予進，面命心傳。既十七，四方士夫，曾不以少年淺學，而邀問者踵至。今留心三十餘歲矣。偶因暇閒，慨念世變有古今之殊，風土有燥濕之異，故人稟亦有厚薄之不齊。若概執古方，以療今之病，往往枘鑿之不相入者。輒因臆見，乃度時宜，採古人可用之方，裒所學已試之效，疏其論治，犂爲條類，名曰《濟生方》。集既成，不敢私秘，竟鋟諸木，用廣其傳。不惟可以備衛生家緩急之需，抑以示平日師傳濟生之實意云。

《濟生方・江邁序》 吾邦廬阜之產，不特多大儒名士，以醫知名，正自傾動。每數千里赴人急，諸公貴人，盡禮請延以上客。四方曾莫敢雁行，望塵靡馳，蓋劉、嚴是也。劉開字立之，嚴用和字子禮。嚴由劉教，名譽正等，而心思挺出，頓悟捷得，衆謂嚴殆過其師也。劉死已數年，問藥四來，而今相屬於嚴之戶。於是以生平所處療，而沈思得要者，論著爲方，欲傳之世。曰《濟世方》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濟生方》 《濟生方》八卷，宋嚴用和撰。用和始末未詳。《吳澄集》有《易簡歸一序》，稱嚴子禮剽陳氏《三因》之論，而附以經驗之藥。以其名推之，子禮以卽用和字，其人蓋在陳言後矣。澄又有《古今通變仁壽方序》曰：世之醫科不一，惟有所傳授，得之嘗試者多驗，予最嘉嚴氏《濟生方》之藥，不泛不繁，用之輒有功。蓋嚴師於劉，其方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也。則澄蓋甚重此書矣。其書分門別類，條列甚備，皆立論於前，而以所處諸方次列於後。自序稱論治凡八十，製方凡四百，總爲十卷。用之十五年，收效甚多，因鋟梓以傳。明以來傳本頗稀，又大抵脫佚錯繆，失其本旨。故醫家亦罕相研究。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補闕訂譌，釐爲八卷。書中議論平正，條分縷析，往往深中肯綮。如論補益云：藥惟補柔而不僭，專而不雜，間有藥用群隊，必使剛柔相濟，佐使合宜。又云：用藥在乎穩重。論咳嗽云：今人治嗽，喜用傷脾之劑，服之未見其效，穀氣先有所損。論吐衄云：寒涼之劑不宜過進。諸方備列，參而用之。蓋其用藥主於小心畏愼。雖不善學之，亦可以模稜貽誤。然用藥謹嚴，固可與張從正、劉完素諸家，互相調劑云。

《濟生續方・自序》 余夙嗜方書，蚤即師授，以醫道行世五十餘年。比因暇日，論治凡八十，製方凡四百，總爲十卷，號《濟生方》。總而用之，十有五年，收效甚多。然間有前書所未備，而不可以盡索者，因著續方，爲方又九十，爲評二十四，用鋟諸梓，以廣其傳。或謂：古者處齊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君之方，奚以多爲？余應之曰：醫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間，一息不可間斷。續此方所以續此意，續此意所以續此生，請勿以多議余。

《仁齋直指方・自序》 余始撰《活人總括》、《嬰兒指要》，俗皆以沽名譏，及《脈書》一行，於是欷歔而相告曰：誠不易也。誰肯佽困竭廩，以徇之哉。余曰：子亦有知天乎，天將寓其濟人利物之心，故資我以心通意曉之學，既得於天，還以事之，是蓋造物初心之所期也。或者隙光自耀，藏諸己而不溥諸人，政恐玉毀櫝中，草木俱腐矣。雖然，人有四百四病，幾出於前三冊之外者，可不原證擇方，揭爲直指之捷徑乎？明白易曉之謂直，發蹤以示之謂指，剖前哲未言之蘊，摘諸家已效之方，濟以家傳，參之《肘後》，使讀者心目瞭然，對病識證，因證得藥，猶繩墨誠陳之不可欺，庶幾仁意周流，亹亹相續，非深願歟。余嘗慨而作曰：天之予人以是物，必使之有以用是物，有是物而不能用，非唯咈天，抑亦自棄其天者也。併書此爲同志勉。

《四庫全書總目・仁齋直指方》 《仁齋直指方》二十六卷，附《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宋楊士瀛撰。瀛字登父，仁齋其號也，福州人，始末無考。前有自序，題景定甲子，爲景定五年，次年卽度宗咸淳元年，則宋末人矣。此本爲明嘉靖庚戌所刻，前有余鋟序，稱《直指》列爲二十八卷，析七十九條。今考七十九條之數，與序相符，而其書實止二十六卷。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此書，亦作二十六卷，蓋序文偶誤。然士瀛所撰，本名《仁齋直指》，其每條之後，題曰附遺者，明嘉靖中朱崇正所續加。崇正字宗儒，號惠齋，徽州人，卽刊此本者也。《焦志》既題曰《仁齋直指附遺方》，乃惟註楊士瀛撰，則併附遺屬之士瀛，亦未免小誤也。其《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焦志》不著錄，

據《仁齋直指》自序，其成書尚在《直指》前。此本以卷帙較少，故附刻於後卷，標題亦稱朱崇正附遺。然核其全篇，每條皆文義相屬，絕無所謂附遺者，惟卷一《活人證治賦》後，有《司天在泉圖》、《五運六氣圖》、《傷寒脈法指掌圖》，目錄中註一附字耳，或因此一卷有附遺，而牽連題及七卷，或因《直指》有附遺，而牽連題及此書，均未可定。宋槧舊本，既已不存，無從證其虛實，疑以傳疑可矣。

《重刊衛生寶鑑・蔣用文序》 醫自軒岐設教，其爲天下斯民慮，至深遠也。然去聖既遠，教雖存而不免浸至失眞。【略】是故凡遺書所存，其處方立論，紛紛乖繆。或氣運之有遺，或經絡之不審，或表裏升降而混於所施，君子於此，不能無譏議焉。天愍斯民，嗣生豪杰，而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諸公者，挺然復出，啓前聖不傳之秘，煥然爲後學之模範。然當時學者，惟眞定羅謙甫氏，獨得李氏之正傳。故所輯《衛生寶鑑》一書，論病則本於《素》、《難》，必求其因。其爲說也詳而明，製方則隨機應變，動不虛發；其爲法也簡而當，大抵皆採摭李氏平日之精確者，而間檃括以己意，旁及於諸家者也。江左舊有刻板，兵燹不存，士大夫家罕有其書，雖間有能謄錄者，往往病於差繆，棄置不省；後生晚學，殆有未嘗經目者矣。吾友院判韓公公達，爲予言其幼稚時，嘗承先君子復齋先生之訓，謂羅氏深得李氏不傳之奧，其處方立論，不偏於一，而於針法本草，莫不備述，實醫家至要之書。嘗讎校其訛舛，欲重刊行而未暇，汝輩當繼志勿忘也。先人沒已久，言猶在耳。某今幸承澤餘，叨仕醫垣，日近聖天子清光，思所以報稱萬一者，惟是書爲然。恆惜其傳布之不廣，乃命醫士錢垣繕寫，捐俸貲，鳩工鋟木，與衆共之，子盍爲序。嗚呼！羅氏之書，將翕然爲人所爭誦矣。夫李氏之學，得羅氏而益明；羅氏之書，得韓氏而傳播不朽。是其嘉惠後學、羽翼醫教之盛心，於何如也。

《衛生寶鑑・胡廣序》 《衛生寶鑑》者，羅謙甫所著之書也。謙甫，東垣李明之之門人。東垣在當時，有國醫之目，已達奏奧。謙甫蓋升其堂而入其室者，發言造詣，酷類其師，有裨於前人之未備。書已板行，元末毀於兵燹，故今少見全籍。近年以來，間有抄錄之者，又多遺逸，獨吳郡韓氏家藏爲善本。蓋復齋韓公恆補其缺略，正其訛誤，此書之不廢，其有幸矣。復齋嘗欲鋟梓以惠於世，有志未遂而卒，遺命屬其子公達。公達拳拳服膺不忘，既刻東垣《脾胃論》及《內外傷辨》、《用藥珍珠囊》三書已，又刻完是書。爲費不貲，卒成其先人之志，間徵廣文爲序。【略】今觀謙甫是書，備諸證療，蓋斟酌古方而參以己意，且一一經試用之，無不神應。如養由基之於射，百發百中，誠有裨於醫道爲不少矣。復齋深究其然，乃欲廣其傳，以壽斯人於無窮，閔世疾苦之心切矣。公達克推是心，無所違焉。果能俾是書之傳，如其先人之欲，賢哉公達之爲人子也。使其書家列而戶置之，其功不亦溥乎？窮鄉下邑之士，猝然有疾，不得良醫師，得是書而觀之，對證以求方，依方而服藥，必洒然如襫，不至於束手待斃。使凡淺之夫爲醫者，得是書而觀之，於用藥必有所循仿，必不至於謬誤。其爲惠澤於人者，詎可涯乎？遂書以爲序，以見公達父子之用心也。【略】公達名夷，仕爲太醫院判，忠動端慤，小心愼密，尤爲上所知遇云。

《衛生寶鑑・楊榮序》 予惟上古聖神，閔斯民之扎瘥夭閼，不得以全其壽，於是爲之醫藥以濟之。厥後名醫世出，各以意見著方書，聯篇累牘，非止一家。然用而試之，有得有失。獨近世東垣所著《內外傷辨》等篇，發前人之所未發，故其所著之方，靡不神效。謙甫受業其門，得聞至論。其爲此書，斟酌損益，具載悉備，嘉惠於世者厚矣。【略】世之爲醫者得此書，誠如鑑之燭物，一舉了然在目，必不至於差謬。凡有疾者觀於此書，誠足以衛生，不至於危殆。然則此書之傳，其功不亦博乎？

《衛生寶鑑・硯堅序》 太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懼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銓次而刻之梓者，非一編矣。暇日攜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翻而閱之，曰藥誤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所據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欲後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使後人愼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爲道，陰陽虛實，千狀萬態，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合四者而一之，名曰《衛生寶鑑》。夫鑑之本，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丑，而妍丑莫能揜。得是書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丑，無纖毫之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間但備檢閱，殆有辨之不明，似是而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

之意也。

《衛生寶鑑・王惲序》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爲難，至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之用者爲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受簡席下，東垣先生曰：汝將爲爲人之學歟？聞道之士乎？請曰：愚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數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眞積力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疢，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爲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爲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爲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燠，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己之治療，與彼之深淺，見其功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爲我序之。余聞醫之爲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等書，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爲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爲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複能著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彥伯同流，其誰曰不然？

《衛生寶鑑・羅天益自啓》　竊以射不師於后羿，豈能成彈日之功；匠非習於公輸，未易聳連云之構。惟此醫藥之大，關乎性命之深，若非擇善以從之，烏得過人之遠矣。茲者伏遇先生聰明夙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則以及於國。驅馳藥物，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神禹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靡不瘳。有元化滌胃之神功，得盧扁起人之手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於教人。如天益者□□晚生東垣□族。幼承父訓，俾志學於詩書。長值危時，遂苟生於方技。然以才非卓犖，性實顓蒙，恐貽□人之譏。常切求師之志，幸接大人之餘論，始慚童子以何知。即欲敬服弟子之勞，親炙先生之教，朝思夕誦，日就月將。其奈千里孑身，一家數口，內以生涯之逼，外爲官長之拘，不得免焉，是以難也。今乃謹修薄禮，仰瀆嚴顏，伏望憐鄙夫之問，爲之竭焉。見互鄉之童，與其進也。使得常常之見，得聞昧昧之思。若味親糟粕之餘，是賜獲丘山之重。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啓。

《重刊衛生寶鑑・韓夷後序》　夷幼承先子嚴訓，言東垣李先生醫術之精，古今罕及，門人羅謙甫深得其秘奧。二公所著《脾胃論》、《衛生寶鑑》諸書，皆補前人之未備，分門辨誤，不執於一偏；以至針法、本草，無不詳盡，誠醫家切要而不可缺者。或乃論其用藥不施攻法而多補，迂緩難用，此不能深究其旨而妄爲這說也。觀各方中所用麻黃、葛根，汗劑也；瓜蒂、赤豆，吐劑也；大黃、芒硝、牽牛、巴豆，下劑也。三攻之法，未嘗不用，特其攻補隨宜，施之先後，各有攸當。傳諸書皆已版行於世，惜乎毀於元兵。今抄本傳訛者多，吾嘗正其缺誤，欲壽諸梓，因循未果，汝他日當成吾志焉。未幾先子下世，夷拳拳服膺弗敢忘。邇年以來，東垣《脾胃論》、《內外傷辨》、《用藥珍珠囊》三書，刊板已就。令復捐俸資，令醫士錢垣繕寫羅氏《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計四百八十一板，共一十五萬五千餘字，募工刊完，將以廣布四方，庶幾不負我先子平昔之志。非惟從事於活人之術者，究心於此，大有所益，而遐壤僻邑無醫之處，倉卒遇病，檢方用藥，亦必得其效也。

《補刻衛生寶鑑・劉廷後序》　東垣李明之，生金源之時，得軒岐之髓，用藥處方，如衡準物，攻補之施，未嘗有毫髮苟。蓋二三百年來，南北所共遵用，而不敢有異議者，此豈非傑然於其學者哉？羅謙甫氏，爲東垣高第弟子。《衛生寶鑑》，則李氏十書之羽翼也。有論有方，踧步不敢越其師家法，而發明遺蘊，時有裨所未備者。蓋今學東垣者之所必由，而世決不可少者也。舊刻在蘇，余因弭節之暇，取而覽之，則殘缺特甚。乃屬郡守史侯，訂正其訛，且求善本而補焉。【略】倘今既全之後，從此流傳，或窮鄉之醫之處，一有所需而無遺珠之歎，則前賢及物之仁，舉在是矣。孰謂不收於一補之功乎？

《東垣先生此事難知・王好古序》　予讀醫書幾十載矣，所仰慕者，仲景一書爲尤焉。然讀之未易洞達其趣，欲得一師指之，徧國中無有能知者。寤而思，寐而思，天其勤恤，俾我李公明之授予，及所不傳之妙，旬儲月積，浸就編帙，一語一言，美無可狀，始而終之，終而始之，即無端之園壁也。或有人焉，厭聞而惡見者，豈公徒使之然哉？彼未嘗聞，未嘗見，恥夫後於人之過也。因目之曰《此事難知》，以其不因師指也。人徒見是書爲傷寒之法，而不知上合軒歧之經，中契越人之典，下符叔和之文，茲又言外不傳之秘，具載斯文矣。

《四庫全書總目・此事難知》　元王好古撰。是編專述李杲之緒論，於

傷寒證治尤詳。其問三焦有幾，分別手足，明孫一奎極稱其功。惟謂命門包絡與右尺同論，又謂包絡亦有三焦之稱，未免誤會經旨耳。史稱杲長於傷寒，而會要一書，元好問實序之，今其書已失傳，則杲之議論猶賴此以存其一二。前有至大元年自序，稱得師不傳之秘，旬儲月積，浸就篇帙。蓋好古自爲哀輯，今本《東垣十書》竟屬之杲，殊爲謬誤。考明李濂《醫史》亦以是書爲杲作，則移甲爲乙，已非一日矣。

《格致餘論・朱震亨序》 震亨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疼，衆工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問》讀之，三季似有所得。又二季，母氏之疾，以藥而安。因追念先子之內傷，伯考之瞀悶，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積痰，一皆歿於藥之悞也。心膽摧裂，痛不可追，然猶慮學之未明。至四十歲，復取而讀之，顧以質鈍，遂朝夕鑽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季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爲之師，因見河間、戴人、東垣、海藏諸書，始悟濕熱相火爲病甚多。又知醫之爲書，非《素問》無以立論，非《本草》無以立方。有方無論，無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模倣。夫假說問答，仲景之書也，而詳於外感。明著性味，東垣之書也，而詳於內傷。醫之爲書，至是始備。醫之爲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於《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間南北，翕然而成俗，豈無其故哉。徐而思之，濕熱相火，自王太僕注文，已成湮沒，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人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雖諄諄然見於《素問》，而諸老猶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亨不揣蕪陋，陳於編冊，幷述《金匱》之治法，以證《局方》之未備，間以己意附之於後。古人以醫爲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餘論》，未知其果是否耶，後之君子幸改而正諸。

《格致餘論・宋濂序》 金之以善醫鳴者，凡三家，曰劉守眞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雖其人年之有後先，術之有攻補，至於惟陰陽五行升降生成之理，則皆以黃帝《內經》爲宗，而莫之有異也。張一再傳，其後無所聞。李雖多門弟子，又在中州，人有罕知之者。獨劉之學，授之荊山浮屠師。師江南始傳太無羅知悌子杭。太無，宋宗祐中人，受幸穆陵，得給事禁中。性倨甚，無有能承其學者，又獨至烏傷，朱君始能傳之。初君之未從太無也，手抄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有七方，晝夜而習焉。既而悟曰：故方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泥是且殺人。乃盡棄去，渡浙河，走吳中，尋師而求其說。久之不能得，復走宛陵，走南徐，走建業，皆無。吳中時纍纍道途，聞方不知所適，忽有以太無爲告者，遂還杭拜之。凡十往返不得通，君乃立其門，終日不動，太無憐其志，爲敷暢三家之旨，而析一以經，越數年，悉受其學以歸。鄉之群醫方泥陳裴學，聞君言，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翕然共尊事之。君年既高，所見益粹精，其自得者，類多前人所未發，乃徇門人張翼等請，著爲書若干篇，名之曰《格致餘論》。持以示金華宋濂，濂竊受而讀之，見其立言，深察證詳，未嘗不歎君用志之勤也。蓋當大觀之方盛行，世之人烏知有所謂《內經》之學，君獨能崎嶇數十百里，必欲求師而受其說，雖險阻艱難，更嬰迭挫，曾不爲之少動，所以卒能成其學。向使君之志稍變焉，烏有今日哉。【略】君名震亨，字彥脩，號丹溪，許文懿公之高弟子。公講學入華山時，君即從之遊，而聞道最先，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其安貧守道，雖古君子弗過也，而醫又特其一事云。

《續醫說・格致餘論》 丹溪，醫之聖者也。其爲《格致餘論》一書，超邁今古，奚容輕議。然沉潛反覆，竊有可疑者焉。論中左大順男，右大順女之說，丹溪獨指氣血之陰陽，反遺脈位之陰陽，乃以醫人之左右手立論，有戾經旨，可疑者一也。醇酒宜冷飲之論，吾見世人飲熱酒者亦無恙，飲冷酒者，雖盛暑亦致病焉，可疑者二也。至如倒倉一法，且丹溪自云得之西域異人，近世余目擊士夫數人，信行此法，死者相繼，可疑者三也。噫，西域之人，殊方異域，風氣不同，稟賦亦異，此法豈可行於東南柔弱之人乎。門人誤錄於勞瘵吐血門中，爲禍甚大。且勞瘵咳血，眞陰虧損，藏府脾胃虛弱，津液枯竭，不宜吐瀉。昔徐文伯治范雲之疾，有取汗之戒，尙促天年，況吐下之法，施於勞損之人，可乎？或以是罪余輕議前人者，余應之曰：孫眞人《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丹溪辯之曰：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又曰：若以房中爲補，殺人多矣。丹溪能爲孫公之忠臣，余顧不能爲丹溪之忠臣乎？語曰：不以人廢言，使丹溪復生，其殆不廢余言矣。

《千頃堂書目・醫家類・格致餘論》 朱震亨《格致餘論》一卷。字彥修，義烏人，從許文懿學，所居在丹溪，學者稱丹溪先生。宋景濂言其得考亭正傳，爲金華四賢之嫡嗣。

《醫學讀書志・元朱氏震亨》 《格致餘論》一卷，【略】元婺州義烏朱震亨撰。震亨字彥修，學者尊爲丹溪翁。師許文正公衡，究道德性命之學，文

正患末疾，喻使習醫，翁遂棄學子業，致力於陳裴二百九十七方，漸悟其非，乃游歷他郡，遇羅知悌，知悌字子敬，號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初劉完素授醫學於荊山浮屠，知悌悉受其傳，又旁通子和、明之二家，翁盡得其秘。歸起文正疾，益推廣意旨，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之論，專尚滋陰降火，《心法》首論六篇，分一百門，《金匱鉤玄》，分一百三十八類，有方有論，劉氏之學，至翁益彰。然絕去深沉，專趨淺近，執寒涼之結習，滋流弊於三朝，亦可謂功之首、罪之魁矣。戴良盛稱其敦孝友之行，得道學之源，重倫常而輕榮利，爲之作傳。明休寧方廣，字約之，號古庵，以醫游河、洛間，寓陳留，集《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龐雜不倫，大失丹溪之旨。尚有脈藥證治地理等書未見。

《丹溪心法・程敏政序》　自漢而後，代不乏賢，中古以來，予所取五人，曰孫思邈氏，其言當見錄於程子，曰張元素氏，曰劉守眞氏，曰李杲氏，皆見稱於魯齊許文正公，曰朱震亨氏，實白雲許文懿公高第弟子，斯五人皆儒者也。而朱氏實淵源於張、劉、李三君子，尤號集其大成。朱氏每病世之醫者專讀宋之《局方》，執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疾。譬之儒者專誦時文以幸一第，而於聖經賢傳，反不究心。乃作《局方發揮》、《格致餘論》等書，深有補於醫道。而方書所傳，則有《丹溪心法》若干卷。推脈以求病，因病而治藥，皆已試之方也，朱氏沒而其傳泯焉。【略】予宗人用光，世業儒而好醫，其讀《素》、《難》之書甚稔，最喜朱氏之說。嘗以《丹溪心法》有川、陝二本，妄爲世醫所增附，深懼上有累於朱氏，乃爲之彪分臚列，釐其誤而去其複，以遠其舊。凡朱氏之方有別見者，則以類入之。書成，將刻梓以傳，請予序。予故以多病好醫而未能也，輒以醫卜幷言於編首，使業醫者知其道本出於聖人，其書本足以比《易》，而非可以自卑，則日勉焉以致力乎《本草》、《素》、《難》、《脈經》之書，以及五君子之說，而尤以朱氏爲入道之門。則庶幾乎上可以輔聖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見儒者仁民之效，而醫不失職矣。用光名充，休寧漢口人，與予同出成梁將軍忠壯公後。

《十藥神書・自序》　余自髫稚，學業醫道，考究方脈三十餘年，遍歷江湖，多學廣博者不過言語文字形容之耳，及至用藥治病，皆不能捷。是以日夜苦心用志，務在中病。後遇至人，同處三月。斯人極明醫道，精通方脈，用藥如發矢，無不中的。余曰：必神人也！遂拜爲師，得授奇方一冊。閱之，或群隊者，或三四味者，皆余目觀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吳中，一用一捷，無不刻驗。信乎奇方，可錢梓者也。余以三餘暇日，將至人所授奇方，幷日用決效之法，類成一帙，名曰《十藥神書》。蓋余用效者，輒記錄之。今西浙大痴道人，與余通家之好，用禮求授，故錄以奉養生濟人之功用爾。

《十藥神書・周揚俊序》　予讀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間次序緩急，可爲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幷用，要無能出其範圍者矣。一方之中，自得肯綮，即不必全用其藥，亦可以細推其理矣。乃今日之治血症者，輒用六味地黃增減，冀其收功，皆由《醫貫》入手，而未嘗從《神書》體會者也。彼謂腎水衰則火炎爲患，壯水之主，可鎮陽光也。孰知人之犯此病者，陰虛固多，而他因者亦復不少。假如從勞力而得者，其傷在足太陰矣；從憂思而得者，其傷在手少陰矣；從嗜飲而得者，其傷在手太陰矣；從憤怒而得者，傷又在足厥陰矣，皆致吐血、衄血、咯血等症。豈一壯水可以勝其任乎？總之，人身之血，附氣而行者也。一藏傷則氣必不調，而血遂溢於外。故逆則上出，墜則下行，滯則阻痛，寒則凝，熱則散，此自然之勢也。後人君子，於診視之際，聞問之餘，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於此著眼，視其病之所傷在何藏，脈之所傷在何部，時之所值在何季，思過半矣。余曾治一咯血之人，【略】以韭汁、童便、製大黃治之，二服而安；後以補中益氣加血藥而愈。知者以爲怪妄，予謂極平常。蓋實從《神書》究心，而置《醫貫》爲談料者也。

葛可久《十藥神書》，其方治勞損吐血，頗有功効，但疑太平丸後跋語云：此方利人甚衆，所得貶不可勝紀，未嘗妄傳非人。余漸老，恐致泯失，由是編次與子孫濟人，無窮之利云。觀此等語，知其非葛氏之書矣。可久豪傑士也，雖醫術亦所不屑爲之，豈區區言利者哉。《姑蘇志》有可久傳，稱其著書有《醫學啓蒙》、《經絡十二論》，而不載《十藥神書》，非其所著也，明矣。

《脈因證治・序》　余自歸里後，杜門不與世事接。先太宜人病痰飲，延葉眉壽治，歷四年弗痊，而眉壽謂爲痼疾難效。因偏覽方書，頗會其旨，揀方以治，不一年而瘳。後遂旁搜博採，窮幽極渺，而於長沙、河間、東垣、子和、丹溪諸書尤三致意焉。竊嘗謂醫之有長沙，時中之聖也。而四家並峙，猶清任和之各成其聖，偏焉而至者也。學不從此參究，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其能之乎？但四家自河間、東垣而外，子和文多缺略，未爲全書。丹溪

著作，類出門入記載。惟聞《脈因證治》一書簡而該，約而盡，學者循是而窺長沙，如得其舩與楫，沿而不止，固自不可量也。而流傳絕少，歷三十年未獲一覩，心常怏怏。歲乙未，客有持來示余，欲廣諸同好，亟請付梓。不禁欣感交集，以爲一綫靈光，忽然湧現，眞爲桑榆之幸，因不辭而爲之序以弁其首。

《丹溪手鏡・吳尚默序》 居常每遇岐黃家抵掌醫術，輒曰：丹溪朱先生《心法》曰，是會通《素》《難》之精，而折衷仲景、東垣、戴人諸家，以集其成者也。每拈一方，曰：是從先生舊方增減其間。蓋人人飲食、寒溫、災祥、生死於是，而不識先生爲何許人也。丙辰，今義烏，而乃知先生義烏人也。求其書，自《心法》諸刻以外，無聞焉。己未，兼攝吳寧，得其刻在吳寧署中，曰《丹溪纂要》，卽吳寧盧子從其所刻石鉢《薈叢》、《鈎玄》諸書，刪正向，裁取之者也。急模數本以歸，以爲先生之眞傳眞印盡是矣。辛酉之秋孟，一日課諸生於司，學博陳先生曰：聞丹溪有秘傳在其後裔，而秘不傳也。余曰：果有傳矣，安得秘之，當爲君急索之。俄而審編於庭，而先生之裔適至，詰之，則曰：先人手授有《手鏡》、《樵隱》二帙，藏之久矣，未敢示人也。越日，而卽以其二書至。夫先生之書傳三百年矣，前之令茲土者，亦嘗訪而閱之矣。卽余之竊祿亦已五年所矣，而任滿將解之時，乃始聞於陳先生。以是日聞於陳先生，卽以是日得於其裔。三百年而未行其書，一日而行之；五年而未得其書，一日而得之。豈先生之靈有以啓余與陳先生之靈而衍其傳乎？天下萬世之靈有以啓余與陳先生與先生之靈而延其幾墜，廣其未盡乎？先生生於元之末，以先生之才之識，豈不能擘畫世務而一試於化，而僅以其醫術試，而後乃顯於我太宗文皇帝之朝，則後日以醫顯。當日實以醫隱也，託之醫而浮沉身名之間者也。先生初游許文懿公門，潛心理學，得考亭之緒，故自敍其刻曰《格致餘論》。夫醫出之格致之餘，則此物此知卽修正誠之眞脈所衍而流也。康節先生，以理衍數，雖數亦理；先生以理精醫，雖醫亦理，醫而出於理，而安得不信今而傳後哉。

《讀書敏求記・醫家》 《丹溪手鏡》二卷，此爲清常手校本，序稱丹溪著醫書數帙，皆行於世，此乃耄年所作，故傳之獨秘獨遲，未知清常從何本是正，其校書可謂專勤矣。

《玉機微義・楊士奇序》 都察院副都御史姑蘇陳公有戒奉命填撫陝西，仰體皇仁，躬勤蚤莫，蘇息彫弊，民用嚮安，遂飭邊疆，亦旣完固，時有餘暇，其卹人之念未始或忘，苟可利之，爲之恐緩。間遇醫家《玉機微義》二編，謂可以濟人，捐俸傚工，刻以廣布，於是布政郝公珩、王公敏，合其同官，志在施濟者，效協助焉。旣成，郝公以求予序。此編輯於會稽徐彥純，吳陵劉宗厚續有增益，皆明於醫者，凡五十卷，門分類集，於論病因證治，條理粲然，旣詳備矣。夫醫家神農、軒、岐、伊尹及秦越人、張仲景之書，萬世所宗，不可易也。歷晉、唐、宋，代有明者，近代張元素起北方，蓋得神授，深造閫奥，再傳李明之，三傳王好古，南方朱彥脩得私淑焉，遂爲醫家之正派。彥純宗厚，又私淑彥脩者也。論者謂元素醫家之王道，蓋王道以養民爲本，元素之法，厚脾土爲要，此知本之務也。是編主《素》《難》、《金匱》及元素一派之旨，若諸家治法不倍此者，亦旁採而附益之。雖中醫，執此施治，可以成功。如病者，有能知之，亦必不爲庸醫所誤。其所濟利，豈小補哉。

《四庫全書總目・玉機微義》 《玉機微義》五十卷，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用誠字彥純，會稽人。純字宗厚，咸寧人。用誠原本名《醫學折衷》，分中風、痿、傷風、痰飲、滯下、泄瀉、瘧、頭痛、頭眩、欬逆、痞滿、吐酸、癢、癘風、癇、破傷風、損傷十七類。純以其條例未備，又益以欬嗽、熱、火、暑、痙、燥、寒、瘡瘍、氣血、內傷、虛損、積聚、消渴、水氣、腳氣、諸疝、反胃、脹滿、喉痹、淋悶、眼、目、牙齒、腰痛、腹痛、心痛、癍疹、黃疸、霍亂、厥、痹、婦人、小兒三十三類，始改今名，仍於目錄各注續添字，以相辨識，或於用誠原本十七類中有所附論，亦注續添字以別之，是二人相繼而成，本書可據。《明史・藝文志》惟著劉純之名，蓋失考也。其書雖皆採掇諸家舊論舊方，而各附案語，多所訂正，非餖飣鈔撮者可比。嘉靖庚寅，延平黃焯刻於永州，首載楊士奇序，知二人皆明初人。士奇序謂二人皆私淑朱震亨，今觀其書，信然。又謂北方張元素再傳李杲，三傳王好古，南方朱震亨得私淑焉，則於宗派源流，殊爲舛迕。張、李、王之學皆以理脾爲宗，朱氏之學則以補陰爲主，去河間一派稍近，而去潔古、東垣、海藏一派稍遠，遺書具存，可以覆案。王禕《青塵叢錄》曰：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荊山浮圓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南方之醫皆宗之云云，其宗派授受，亦極明白，士奇合而一之，誤之甚矣。

《四庫全書總目・雜病治例》 《雜病治例》一卷，明劉純撰。純有《玉機微義》，已著錄。是書成於永樂戊子，末附蘭室誓戒四則，叙其父橘泉翁，受

醫術於朱震亨，純承其家學，又從其鄉馮庭乾、許宗魯、邱克容游，盡得其法，因撮舉綱要，著爲一編。分七十二證，每證各標其攻補之法，蓋皆其相傳口訣，故略而弗詳，初無刊本，成化己亥，上元縣知縣長安蕭謙觀政戶部時，奉命賞軍甘州，始從純後人得其本，爲鋟板以傳。

《證治要訣類方・胡濙序》 本朝太醫院使戴原禮，得神農品嘗之性，究軒岐問答之旨，明伊尹湯液之法，察叔和診視之要，精東垣補瀉之秘，故凡療疾加減用藥，取效如神，雖古之扁鵲、華陀，不是過矣。況其際遇明時，遭逢聖主，位總醫流，名揚四海，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心，惟以活人爲念，嘗著《證治要訣類方》二冊，藏之篋笥，甚爲秘惜。惟靈隱住持永樂寺僧纘西緒者，極與爲方外契交，間嘗獲睹，愛而錄之，珍藏什襲。正統辛酉，監察御史陳君巡按浙江，至寧波之慈溪，道經永樂寺，西緒以御史之先大夫嘗丞其邑，迨今頌其德政，由是情意歡洽，出其秘藏醫書見示。陳君遍閱，不能釋手。味其論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推測病源，著奇見於理趣之極。觀其隨病加減之妙，不特藥之咸精，抑亦治療之有據，誠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可不於是而取則焉。今陳君得之，如獲至寶，亟欲鋟梓，廣布流傳，徵予爲序，著其所得之由，其與人爲善之意，利人濟物之心，何其至哉！【略】若是書刊行，使天下後世，不惟賴《要訣》而脫沉疴，亦必轉夭橫而躋壽域矣。其有功於醫道，康濟斯民之德，豈淺淺哉！

《明醫雜著注・石錢薇序》 鄞人王節齋，集明醫醫方，而著以己見，覺世濟物之心偉矣。蘇立齋薛翁，大闡節齋所未盡，而爲之注。凡起病傳經之因，一覽之如見肺肝，間有損益節齋而直指原委。予雖未暢於醫，要之立齋歷試既效之言，雖節齋復生，亦當視爲忠告友矣。嘗聞姑蘇傳劉、張醫學，乃是葛應雷始，自後王安道、趙良仁輩，各著《會同》、《醫韵》、《藥要》等書，世所寶藏，則蘇固有玄妙醫派也。立齋崛起於後，淵源有自矣。況仕孝廟歷今上三朝，視篆南北兩太醫院，必盡閱中秘奇方，遍交寰海名士，聞見益宏矣。予昔釋褐時，知立齋素以著述爲志，而仕宦之足以妨之也。於時致政歸吳，徜徉林丘，上下今古，研精覃思，垂二十年，宜其視色望氣、察見脈理而所投立效也。今天下爲醫者，鄉無淵源之承，進無中秘之聞，退無研覃之思，而立齋有此三者，宜其富於著述。今所注《明醫雜著》，乃屢試屢驗焉。【略】因立齋所注之大意，而求立齋所不容注之活法，則得心應手，所存者神矣。昔節齋爲《雜著》而不詳盡，如今立齋所注，或亦如是意云！

《補注明醫雜著・薛己序》 先朝都憲節齋王翁，自秀才時，便存心於天下，以爲吾即不得致君澤民，當以醫藥壽斯世夭札耳！及登第，任歷中外，皆得人心；至於人之疢疾，治無不驗。古人所謂良相良醫，蓋兼體之矣。所著發熱等篇，名《明醫雜著》，刊行有年矣。厥問答擬議，悉本《醫學綱目》中來，其淵源心力，可想見也。【略】己輒不自分，竊以先生引而未發之意，漫爲補注，附以治驗焉。或曰：脈之不知，病安從識？子是之書，何獨略於診法邪？乃更入滑伯仁先生《診家樞要》，共六卷，末則續備方餌，以便初學覽用。稿雖苟完，頗多簡贅之失，適總憲及齋魏翁，備兵我吳，而翁亦素通於醫，蓋今日之節齋也。每過余談及，率嘆民命之當重，而藥之不可不講也。辱就鄙稿加之筆削，行吳邑宋尹陽山梓之，但愧胸薧枝葉，弗足採擇耳！大方其教之，勿以老拙而棄之，曰不足與之言。

《醫學正傳・虞搏序》 吾邑丹溪朱彥修先生，初游許文懿公之門，得考亭之餘緒。爰自母病，刻志於醫，求師於武林羅太無，而得劉、張、李三家之秘，故其學有源委，術造精微。所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編，皆所以折衷前哲，尤足以救偏門之弊，偉然百世之宗師也。東陽盧和氏類集丹溪之書爲《纂要》，俾醫者出入卷舒之便，其用心亦勤矣，以愚觀之，猶未足以盡丹溪之餘緒。然丹溪之書，不過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耳，若不參以諸賢所著，而互合爲一，豈醫道之大成哉。愚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之遺風，其於《素》、《難》，靡不苦志鑽研，然義理玄微，若坐豐部，迨閱歷四紀於茲，始知蹊徑。今年七旬有八矣，桑榆景迫，精力日衰，每憾世醫，多蹈偏門，而民命之夭於醫者不少矣。是以不揣荒拙，銳意編集，以成全書，一皆根據乎《素》、《難》，綜橫乎諸說，傍通己意，而不鑿以孟浪之空言，總不離乎正學範圍之中，非敢自以爲是，而附會以誤人也，目之曰醫學正傳，將使後學知所適從，而不蹈偏門以殺人，蓋亦端本澄源之意耳。高明之士，幸毋誚焉。

《四庫全書總目・醫學正傳》 《醫學正傳》八卷，明虞搏撰。搏字天民，自號花溪恆德老人，義烏人。是書成於正德乙亥。其學以朱震亨爲宗，而參以張機、孫思邈、李杲諸家之說，各選其方之精粹者，次於丹溪要語之後，復爲或問五十條，以申明之。

《四庫全書總目・薛氏醫案》 《薛氏醫案》七十八卷，明薛己撰。己字

立齋，吳縣人。是書凡十六種，己所自著者，爲《外科樞要》四卷，《原機啓微》三卷，《內科摘要》二卷。【略】初刻於秀水，沈氏板已殘缺。天啓丁卯，朱明爲重刊之，前有明紀事一篇，載明病因時，夢己教以方藥，服之得愈，又夢己求刻此書，其事甚怪。然精神所注，魂魄是憑，固亦理之所有，不妨存其說也。己本瘍醫，後乃以內科得名，其老也竟以瘍卒，詬之者以爲溫補之弊，終於自戕。然己治病，務求本原，用八味丸、六味丸直補眞陽眞陰以滋化源，實自己發之，其治病多用古方，而出入加減具有至理，多在一兩味間見神明變化之妙。厥後趙獻可作《醫貫》，執其成法，遂以八味、六味通治各病，甚至以六味丸治傷寒之渴，膠柱鼓瑟，流弊遂多。徐大椿因幷集矢於薛氏，其實非己本旨，不得以李斯之故，歸罪荀卿也。世所行者，別有一本，蓋以《十四經發揮》諸書，實非己所著，亦非己所校，蓋坊賈務新耳目，濫爲增入。猶之《東垣十書》、《河間六書》泛收他家所作以足其數，固不及此本所載，皆己原書矣。

《重訂名醫類案・杭世駿叙》 明嘉靖時歙縣江秀才璀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爲類案，子應元、應宿足成之。吾觀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則意之醫案也；陳壽之傳華陀，則陀之醫案也；李延壽之傳徐文伯，則文伯之醫案也。後史以醫爲小道，傳方術者略而不書，而案之存於史者蓋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幸而不終至於泯沒。江氏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繆，吾友魏玉璜氏精於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己見而論議不至混淆。鮑以文氏，博於考察，能知其故，刊其訛字而湯齊不致貽誤。過而請叙，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虛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岐不難羹。牆遇之吾，所告於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脈。自僞王叔和之《脈訣》行，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庸醫奉爲科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六節藏象論》云：人迎陽脈，氣口陰脈。可言陰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口即寸口，亦曰脈口，爲諸脈之總匯，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有左右。明乎人迎、氣口，則知四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原，以貫乎三百六十五氣穴、三百六十五孫絡。所謂鉤、毛、弦、石、溜，與夫春弦、夏鉤、秋浮、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醫，不知脈。一曰辨藥。神農以赭鞭鞭草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辨藥之性也，必深明於溫、涼、平、毒之性而後得君、臣、佐、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石藥發瘨，芳草發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弘景、陳藏器其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醫，不知藥。知脈矣，知藥矣，吾又益之以一言，曰：愼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問岐伯，即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問黃帝，即知其人之病之由。以意決之也，此即黃帝、岐伯之醫案也。若其病不應脈，當思其病；脈不應病，當思其脈；藥不應病，當思其藥。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醫之有案，蓋未有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爲良醫，人人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其天年而不夭折於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刊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憚嘵嘵以辨。以文氏曰：子之辨，余知之而不能脫諸口也，盍盡言之。遂書之以爲叙。

《重訂名醫類案・余集序》 新都江氏《名醫類案》行世近二百年矣！其爲卷十有二，爲類二百有奇。條析病狀，援據方書，臚列治法，斧藻群言，蔚成大國。實受命於軒岐而拓宇乎《靈》、《素》。惜原本考訂疏漏，間脫特多。吾友魏君玉衡、鮑君以文，精加讎比，網羅史氏，研搜家集，畢力補綴，丹鉛告疲，始稱完好，重付殺青。【略】余讀是編，竊以窺其用心，其徵事也確，其達用也大，其豎義也備，其遣辭也約。事皆已經則無所可疑，法可互求則不病於執。世遠道微，曲漏充塞，俗師庸術，支節苟且。一旦延張、王於一堂，接朱、李之末座，與之上下其議焉，其所津逮爲何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乃可以盡窺倉公之秘笈而奏奇技矣！豈徒資庸瞽之肘後、供童蒙之掇拾而已哉！

《名醫類案・游震得序》 吾友篁南江民瑩氏，始爲博士弟子，蜚聲場屋，已而因病治醫。以其志在求仁，軌循不器，遂乃博習方書，探悟元奧。治身之餘，推及朋舊，危標異症，還瘥保生。篁南子偉然爲名醫焉！乃取古人所爲治病驗方及其病之狀、天時、水土之宜，用藥之宜忌，處劑之審諦，病瘥之期，咸撮其要旨，門分類摘，疏源究因，決嫌疑，定可否，凡若干卷，命之曰《名醫類案》。予得而讀之，蓋喟然嘆曰：仁哉，篁南子之用心乎！夫窺觀非智，謏聞非學。況醫之爲道，與仁同功。仁體物而不遺，則醫之爲術亦遍物而無所遺也。故學以聚之，不厭博歷，乃其操之之要則，予嘗聞言於篁南子矣。識卑者無高標，心庸者無奇術，要在融悟元機，專精化理，以斟酌元氣爲功，以察識病原爲大。則是編也，思過半矣。

《名醫類案・許國序》　篁南江叟，故爲諸生，有聲，會有病，去而爲醫。其子南仲，世其業，幷以醫名邑中。余雅重叟賢行長者，又博物好古，能著述吟詠，以有別集不論，論其所輯《名醫類案》云。往余家居，嫂氏病瘧，瘧且久，更數醫不治。叟治之，投匕而愈。及余游京師，季父病痢，痢且不食，更數醫不治。南仲治之，亦投匕而愈。余以此異叟父子，高其技，屬以余生且三十年所矣！叟嘗謂余：博士家通經乃不廢史乎？余曰：孔子不云乎：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經中有史，《春秋》是已。夫經義也，史事也，其義則斷，其事則案，斷非經何準，案非史何據？叟曰：然璀讀《素》、《難》諸書，得其義，尊之爲經。讀《倉公傳》，得其事，信之爲史。斯亦醫家之斷案也，非耶？然傳所得倉公事耳。繼倉公而後雜出於紀載者，其世愈近，其事愈信。彼幸千百之什一，夫孰非事案也，獨可廢乎哉！於是退而搜輯上自諸子、列傳，下及稗官、私譜匕劑之暇，兼採附說。凡察脈、證形、觀變、易方，網羅纖悉，類分而代列焉！質之《素》、《難》諸經，往往不悖所聞。書且成而叟卒。余謂叟子南仲：盍成先志乎！乃公活人多矣。其脈證、方劑具在，得幷次之。南仲泫然流涕曰：先人棄諸孤早，孤弱無知，散失強半，不能哀先世之遺，其幸而存者，亦千百之什一耳。應宿間承提命，守其餘業，稍稍竊其遺意，以試於里巷，頗有獲者。恐久而與先人俱亡，欲附入一二嫌於自多。余曰：否。昔嘗平叙留田功，不嫌伐一時事，以爲後法。況茲私載，藏諸名山以俟知者，又何嫌焉？南仲曰：敬諾！於是書竟成。

《名醫類案・張一桂序》　篁南江先生，吾邑隱君子也。少治儒，因病棄去，治醫，遂以岐黄鳴邑中。先生嫻詩辭，博極載籍，凡古禁方足紀者，彙爲編。嘗感危疾，幾殆，諸醫環視謂不治，先生徐語曰：吾所集某卷某方與吾證合。試案之，稍加損益，一飲有起色，再飲霍然已。其驗如此，顧秘之帳中未出也。先生場圃，仲子少微世其業，每睹遺編，涕泣曰：此先人手澤而未竟之志也。子小子何敢讓焉。乃益加搜摭，若先生暨已所試奇效者亦附之，總如干卷，將授之剞劂，而以示余。【略】語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是編也，可以擴聰明，可以備故實，可以章往而詔來，鈎元提要，存乎其人，而何可以糟粕視也。抑聞之，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越人以術見剔，其方不傳，慶無子，授意，意無子，堇托之《史記》以傳。蓋負荷若斯之難也，少微工詩，有父風，遨游兩都公卿間，率折節倒履，不獨以醫重，拮據廿餘年，卒能紹前志而光大之，先生有子矣。嗟嗟！龍門令續成父史，無愧箕裘；馬服子徒讀父書，竟隳堂構。余嘉少微庶幾龍門令而異於馬服子也，故不辭爲之叙。

《名醫類案・自序》　予讀《褚氏遺書》，有曰：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達藥。嘗撫卷以爲名言。山居僻處，博歷何由？於是廣輯古今名賢治法奇驗之迹，類摘門分，世採人列，爲書曰《名醫類案》，是亦褚氏博歷之意也。【略】今予斯編，雖未敢僭擬先哲，然宣明往範，昭示來學，既不詭於聖經，復易通乎時俗。指迷、廣見或庶幾焉耳。學者譬之由規矩以求班，因轂以求羿，引而伸之，溯流窮源，推常達變，將不可勝用矣。書凡十二卷，爲門一百八十有奇，間附說於其下云。

《訂補明醫指掌・許士柔序》　往者，雲洲皇甫翁，以三世良醫，具普利心，發大願力，著爲《明醫指掌》。若歌、若賦、若牋，而繫以診脈，贅以形方，展卷便於吟呻，辨證按其標本。指掌云者，即吾夫子示斯之說，所謂道在目前，凝眸即是，轉盼則非，難言之矣！雖然隱而顯，至理賅焉！善哉，行甫邵君之訂補是書也，酌異同之辭，明詳略之故。人生五行，運爲六氣，六氣還歸六脈，陰陽剛柔，高下燥濕，行甫悉定於手腕之際，而無念不靈，無境不徹。即此盈尺之書，凡人道之生機，天道之化機，畢在是矣！大人識想，赤子知能，內難外攻，病情藥性，絲絲綰合，種種圓通，纖指欲飛，金針得度。行甫年未逾壯，胡遂爽然於譔述？嘗聞其尊人念山翁，少承家學，負志青云，數奇不售，而隱於醫，築室葑溪之上，扶杖臨門，沉痾立起，全活以百萬計。而雅情澹漠，不厚責人以金錢，瓢笠蕭然，琴書自適。行甫之專精藝術，其淵源固有自夫！余少多病，頗習越人氏之言。今旅居京轂，不暇盡攜故篋，新甫獨以新編見寄，快題數語，付之劂氏。因慨世之共號醫王者必曰：家藏秘籍，千金享之，不以示人。生死大故，豈以家秘私夭壽乎？指其掌遇之也，行甫之業高，行甫之志廣矣！

《訂補明醫指掌・邵達自記》　余大父釜山先生篤志藝林，馳譽江左，及門問業者多所顯貴，而再入棘闈弗利，竟以逢掖老。吾父幼敏慧，大父奇愛之，希其早就。不虞大父勿邁一疾，治不能瘳，遺命吾父曰：汝不爲良相，且爲良醫！無何，吾父兼失所恃，阻試有司，遂改業醫，自號念山。五十載

以來，頗以是術名於世，吳城內外，老幼男女病傷寒痘疹者，得吾父即全活，難以數計。生不肖，體弱而多疚，力不能終舉子業，吾父即命棄去，訓讀岐黃諸書。如是者幾易寒暑，稍有所得，則出雲洲翁所著《明醫指掌》示不肖曰：向爾所習仲景傷寒、東垣內傷、河間熱病、丹溪雜證，此學之博者也，約而精則有是書，爾其宗之。余敬受命，朝研細考，始喻其旨，眞所謂抉秘鈎玄，遠紹諸家之說，分標治本，闡明運氣之宜，善哉！所微憾者，拘於圖而局於論，顯於證而晦於脈，詳於方而略於法，翻檢尚有紆回。乃不揣，原其所載，目則分之以門，方則聚之以類，而附列歌、注，各以己意參入。伸學者因脈辨證，緣證施法，彈指頃頃，便度津梁，而余亦借是多所解悟。蓋余不幸，不生先生之世，猶幸去先生之世未遠，可以私淑門牆也。當世鉅公，願共鑑之。

《醫學綱目・樓英自序》 英爰自髫年，潛心斯道，上自《內經》，下至歷代，聖賢書傳，及諸家名方，晝讀夜思，廢食忘寢者，三十餘載，始悟千變萬化之病態，皆不出乎陰陽五行。蓋血氣也，表裏也，上下也，虛實也，寒熱也，皆一陰陽也。五藏也，六府也，十二經也，五運六氣也，皆一五行也。鱗集於魚，輻輳於轂，醫之能事畢矣。是不揣蕪陋，掇拾經傳方書，一以陰陽藏府，分病析法，而類聚之，分病爲門，門各定陰陽藏府之部，於其卷首也，大綱著矣。析法爲標，標各撮陰陽藏府之要於其條上，而衆目彰矣。病有同其門者，立枝門以附之。法有同其標者，立細標以次之。凡經有衍文錯簡脫簡者，一以理考而釋正之。傳失經旨，衆論矛盾者，各以經推而辨明之。庶幾諸家之同異得失，得以曲暢旁通，精粗相因，巨細畢舉，同病異法，如指諸掌，名之曰《醫學綱目》。藏之巾笥，以便考求，使夫臨病之際，自然法度有歸，不致誤投湯劑，而害生亂醫，獲罪神明者矣。雖於軒岐心法之妙，不敢同年而語，然亦天地生物之心一助云耳。

《赤水玄珠・羅浮道人序》 蓋謂三五之道，非人不傳；而非人之至者，尤不得其傳。是故太上聖人，知陰陽之機，察寒暑之候，辯愚民之冷燠，定卉物之溫涼，爲之濟人者不勞，而受沉疴者得效矣。嗟乎！世道賴此人也久矣，吾心思若人亦久矣。時休陽孫生，探天地五行之奧，採百家同異之龜，觀易必尋易之源，講書必求書之要。凡所以濟人利命者，一以心學爲本，誠所稱上古之胎、醫中之伯者。生平不妄交與，在家惟注方言。有《醫旨緒餘》數百言，率皆辨衆論以歸於中，明先天太極之圖，發前賢證候之秘。又於先世所未名之疾、未有之方，爲之補其闕，而增其所未盡，其有功於人夫，豈負薪之勞，壺飧之賜哉！書成，請題於余。余曰：文以載道。文而無道，焉以宰之，吾人所羞稱也。今生之所纂者，率皆闡幽發微，會通之中而得其解。昔黃帝求道，多方索之不得，而象罔得之於赤水，若生所注，信有本矣！名之曰《赤水玄珠》，不亦宜乎！然則世之藝，何舍鈎天大樂而審笙歌，薄大臠之味而嚼草根乎？雖然，語云莫前弗開，莫後弗傳，而爲之乃胤乃孫者，又當敬承大志，永保於無疆之休可也。其若生之意否？孫生叩首曰善，遂書之。孫生休人，名一奎，字文垣，東宿乃其號也。

《醫旨緒餘・孫燁敘》 醫之爲道，豈眇小乎哉！陶鑄天地，和順陰陽，宣節氣化，措民物而置安全，其效與粒食蒸民者同功。而其立言秘旨，可等潔淨精微之蘊。【略】余族叔文垣，冲年以機穎俊奕著，比受《易》，了了昭徹大義，塾師殊異之。舞象而後，訪兄之括蒼，遇異人以禁方相授，歸則會乃翁疾，即由儒從業。又念良醫以意中，而執方爲下，簡籍所載，古人之意存焉。乃發藏書讀之，上自《靈樞》《素》《難》，下及古今名家，靡不翻閱，又非徒然搜獵古人之言詮，務因言詮融洽古人之神髓。居而心惟，出而廣詢，近而丘里鄉國之士靡不諮，遠而江淮河漢之險靡不蹈，就專門以叩厥秘，宗儒碩以研厥精，積之三十年所，獨智益徹，而理窾益融，於凡天地間浮沉升降之機，陰陽闔辟之運，氣化推遷，消息盈縮之數，人身之寒熱虛實，順逆表裏之異，鏡瑩於中。其治病也，察天時，稽氣運，審受病之因，酌君臣佐使之用，故投劑輒效，籍籍稱奇矣。何論葆和尊人，以及太耋，而新都之巨閥窮檐，與三吳之顯貴隱約，靡不飲其湯液，而稱有喜也。且也曰：以其已試者輯而錄之，又採諸名家言與人辯難等語，彙編成集，名曰《醫旨緒餘》。是集也，三才之理明，五行之義著，相火之辯暢以達，三焦之位論而確，以至臟腑之分配，症名之異同，經絡之流貫，呼吸之本原，脈義之考，診法治法之定，靡不備載。又列前賢之長，以標其善。簡冊雖約，而其遠宗之正，近取之周，考核之精，謙冲之度，一集而四善具焉，猶曰緒餘，惡有能出其右而稱渺論哉？【略】余不佞，請叔精詣若是，咸可濟之矣。故掇拾其概而爲之序，觀者愼毋謂余屬宗親，而言近阿哉！

《醫學入門・李梴序》 客有窺甕牖而誚之曰：子值離索之失，而考諸《素問》玄語，知本者歟？曰：本，身也。枝葉，子姓雲仍也。欲枝實繁茂，

而不先培其本，智乎？身病多矣，遍百藥而不竟痊，必所嘗湯液，而猶未達其所以。倏爾閉戶四禩，寓目古今方論，倫其要，括其詞，發其隱，而類編之，分註之，令人可讀而悟於心，臨證應手，而不苦於折肱。沈潛之下，因以洞察纖痾，曲全生意於霜雪之餘，正以祈三春之敷榮也。不然，以司馬氏之《通鑑》，而猶自謂枉卻精神，某曷人斯，而敢擅藝成哉。客曰：然。第世人血脈同而受病異，或因稟受，或因染襲，知大黃可以導滯，而不知其寒中，知附子可以補虛，而不知其遺毒，子能一一救諸。曰：志也，未能。敢不瞑眩藥諸心身，以立萬世支本，而後謀諸仁人也。客曰：勗之。

《古今醫鑑・龔廷賢序》 余幼業儒，讀張子《西銘》：天下疲癘殘疾，皆吾兄弟。韓子《原道》：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深歎二公之言，民胞物與之心也。然膺寂任，惟宰相上佐天子，調變陰陽，節宣元氣，庶足起疲癘而壽國脈。余誦之，直欲於身親見之，殊庸劣魯鈍，爲時所厄。會家君醫學竭來燕豫，譽應中原，醫之正傳，已有所得。余因省焉，遂棄儒就學，紹岐黃倉越之心傳，闡劉張朱李之秘訣，於當時雲游高士有裨醫教者，尤竭誠晉謁，與之上下。其議論遠宗先哲，近取名公，殫精竭神，磨光刮垢，與家君相爲淵源，蓋有年矣。每視疾則先診以脈息，次察其病原。而攻治之法，方藥之制，又酌其脈病而投之。執是以往，影響不殊。既而以脈病治方，分門別類，以古今之確論爲樞要，間亦竊附己意，參互考訂，遺者補之，略者詳之，纂輯成帙。醫有十三科，此其初備，釐爲八卷，名以《古今醫鑑》。夫醫，意也。何取於鑑？鑑惟空而後無遺照，醫必明而後無遺疾。是書上考諸古，古之明驗者取之；下質諸今，今之明驗者取之。雖隱伏沉痼，罔不洞察，與鑑之照物，妍媸不爽，有相類者，此之謂醫鑑。此余命名意也。藁甫成，不敢自秘，爰付諸梓，以公諸天下後世，俾醫有小補，病有救援。視醫國良相，故小大不同，而疲癘可起，夭死可蘇，亦宛乎張、韓二公之用心。余不佞言之無文，聊述成書之概於篇端，其訂訛正誤，尚有俟於後之君子。

《醫方考・吳昆序》 上醫治未病，方無尚也，垂經論焉。經論，醫之奧者。中醫治已病，於是乎始有方。方，醫之粗也，非其得已，視斯民之疾苦，故因病以立方耳！季世人，知醫尚矣，習方其簡也，窮經其煩也，乃率以方授受，而求經論者無之。舍斯道之奧，寶斯道之粗，安望其術之神良也！余年十五志醫術，逮今十有八稔，懼辱醫名，蚤夜遑遑，惟經論是蒐，不敢自是，游海內者數年，就有道者而贊謁之，見賤工什九，良工什一，不惟上古之經論昧焉，雖中古之方，猶弗達也。弗明方之旨與方之證及諸藥升降浮沉、寒熱溫平、良毒之性，與夫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反正類從之理，而徒執方以療病，惡能保其不殃人乎？乃爲之愍惻，取古昔良醫之方七百餘首，揆之於經，酌以心見，訂之於證，發其微義，編爲六卷，題之端曰《醫方考》。蓋以考其方藥，考其見證，考其名義，考其事迹，考其變通，考其得失，考其所以然之故，匪徒苟然志方而已。君子曰：夫夫也，弱齡謫陋，輕議古人。則昆有罪焉爾。世有覺者，觸目而疵之，從而可否也，吾幸吾之得師也；游藝者，玩索而惜之，存而左右之，吾幸吾之朋與也。如山野之陬，湖海之遠，求良醫而不速，得開卷檢方，能究愚論而斟酌自藥焉，則吾濟人之一念也。或者尚論千古，末張、孫而本軒、岐，劣群方而優經論，則孟軻氏所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矣，安用夫斯籍之贅也！

《萬病回春・龔廷賢序》 余弗類，齠齡博載籍，有志效古良相，佐天子調元化，登生民於春臺和煦之境。尋以數奇，謫劣弗售，遂卸仕晉，隱於春雲林麓之濱，賴家大人以醫學鳴世起家，乃世其傳。思弗克爲良相，贊廟謨以壽國脈；則爲良醫，診民瘼以壽蒼生。雖顯晦不同，而此心之春生均之，有補於世道也。顧醫之道大矣，醫之書博矣。自軒岐出而《內經》作，世之談醫者宗焉。倉、越而下，如劉、張、朱、李，各擅專門，非不稱上乘也。第其書浩瀚淵微，未易窺測，且執滯者不能迎刃以中其肯綮，往往投之非症反以重其膏肓。嗚呼舛矣！欲其起死還生，使萬病之回春，不可得也。可歎哉！丁丑歲，余懲其弊，集《古今醫鑑》、《種杏仙方》刊行於世，稍稍傳播，衛生或有取焉。頻年以來，經歷愈多，施濟愈驗，凡疾者療之，沉痾頓起，如草木之逢春，生意欣欣向榮，一得之愚，天牖其衷，更有發往昔之所未發者，非敢沾沾以術自衒。而一念與物同春之心，實有不容已也。於是從苦心十祀，祖軒、岐、宗倉、越、法劉、張、朱、李及歷代名家，茹其英華，參以己意，詳審精密，集成此書，名曰《萬病回春》。眞有以收天下春於肺腑矣。蓋春乃造化生育之府，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天以元生萬物，俾物之瘁者回春，而後品彙毓太和；君子以仁生萬民，俾民之病者回春，而後群生躋壽域。故三皇之世如春，謂民物咸遂其生，此回春之義所由取也。然弗忍自秘，仍付諸梓，俾海內家傳而戶曉。凡病症之原，脈絡之奧，方藥之制，以至寒燥虛實補瀉之得，宜

緩急標本先後之異治，明白簡要，一覽無遺。萬病得此，可以回生。由是頤養天和，樂享太平之春以永終。

《證治準繩・自敍》 余髮始燥，則聞長老道說范文正公未達時，禱於神以不得爲良相，願爲良醫。因歎古君子之存心濟物，如此其切也。當是時，顓蒙無所知顧，讀岐黃家言，輒心開意解，若有夙契者。嘉靖丙寅，母病阽危，常潤名醫，延致殆偏，言人人殊，罕得要領，心甚陋之。於是銳志學醫。既起亡妹於垂死，漸爲人知，延診求方，戶屨恆滿。先君以爲妨廢舉業，常嚴戒之，遂不復窮究。無何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備員史館，凡四年。請急歸，旋被口語，終已不振。【略】定省之餘，頗多暇日，乃復取岐黃家言而肆力焉。二親篤老善病，即醫非素習，固將學之，而況乎輕車熟路也。於是聞見日益廣，而藝日益精。鄉曲有抱沉痾醫技告窮者，叩閽求方，亡弗立應，未嘗敢萌厭心，所全活者，稍稍衆矣。而又念所濟僅止一方，孰若著爲書，傳之天下萬世耶。偶嘉善高生隱從余游，因遂採取古今方論，參以鄙見，而命高生次第錄之，遂先成雜病論與方各八巨帙，高生請名，余命之曰《證治準繩》。高生曰：何謂也？余曰：醫有五科七事，曰脈、曰因、曰病、曰證、曰治爲五科，因復分爲三，曰內、曰外、曰亦內亦外，并四科爲七事。如陰陽俱緊而浮脈也，傷寒因也，太陽病也，頭痛發熱身痛惡寒無汗證也，麻黃湯治也。派析支分，毫不容濫。而時師皆失之，不死者幸而免耳。自陳無擇始發明之，而其爲《三因極一方》，復語焉不詳。李仲南爲《永類鈐方》，枝分派析詳矣，而入理不精，比附未確。此書之所以作也。曰五科皆備焉，而獨名證治何也？曰以言證治獨詳故也。是書出，而不知醫不能脈者，因證檢書而得治法故也。雖然，大匠之所取，平與直者準繩也。而其能用準繩者，心目明也。倘守死句而求活人，以準繩爲心目，則是書之刻，且誤天下萬世，而余之罪大矣。家貧無貲，假貸爲之不能就其半，會侍御周鶴陽公以按鼙行縣至金壇，聞而助成之，遂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證治準繩》 《證治準繩》一百二十卷，明王肯堂撰。是編據肯堂自序，稱先撰《證治準繩》八冊，皆成於丁酉戊戌間。其書採摭繁富，而參驗脈證，辨別異同，條理分明，具有端委，故博而不雜，詳而有要，於寒溫攻補，無所偏主。視繆希雍之餘派，虛實不問，但談石膏之功，張介賓之末流，診候未施，先定人參之見者，亦爲能得其平。其諸傷門內，附載傳尸勞諸蟲之形，雖以涉乎語怪，然觀北齊徐之才以死人枕療鬼疰，則專門授受，當有所傳，未可概疑以荒誕也。其《傷寒準繩》八冊，《瘍醫準繩》六冊，則成於甲辰，《幼科準繩》九冊，《女科準繩》五冊，則成於丁未，皆以補前書所未備，故仍以《證治準繩》爲總名，惟其方皆附各證之下，與雜證體例稍殊耳。史稱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詳，世競傳之，其所著《鬱岡齋筆麈》，論方藥者十之三四，蓋於茲一藝，用力至深，宜其爲醫家圭臬矣。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李枝季序》 古鄞丁長孺先生，世好醫學，而獨心服吾師仲淳先生。蓋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一方一案，必輯而錄之，以公海內。所謂《先醒齋筆記》，無不以爲枕中鴻寶矣。金沙好事者復廣之，增所未備，不無小補。顧余佩服師訓，雅欲家守其說，人師其用。而舊刻遠藏他郡，未必遐邇流通。首春無事，簡閱故本，刪其餘論，附以臆說。追思承事吾師於三箬之下，五易裘葛。《本草經疏》一書，相與究尾明首，尋注合經，宣揚至理，窮極天地。每疏一品，必相顧而笑，謂倉公、仲景而在，當無奈我兩人何也。余不敏，於吾師幸得子齋張公之秘焉。因爲重刻此記，以廣其傳。雖然，黃帝至聖，生而神靈，尚有靈蘭之藏，即經疏未必盡該，況一二筆記哉！姑識以俟世之君子。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丁元薦序》 先大夫雅好醫，錄方幾成帙。予小子試之，茫乎無緒也。歲丁亥，交繆仲淳氏。仲淳豪爽，自負岐黃之訣，締東垣、仲景以上，尤注精本草。曰：三墳書不傳。傳者，此爾。游轍不持藥囊，爲人手疏方，輒奇中。其所診視及刀匕湯液，與俗醫左。俗醫不能解，輒謗，遇險怪症，數年不起，或皇遽計無復之，必拱手請質繆先生。仲淳往往生死人，攘臂自快，不索謝。上自明公卿，下至卑田院乞兒，直平等視。故索方者日益相知，錄其方遞相傳試，靡不奇驗。仲淳一切無所吝，曰：顧用之何如爾？仲淳意所獨到，堅執不移，至俗醫相顧卻走，意氣閑定自若。其察脈審症，四顧踟躕；又甚細，甚虛，甚小心。平生好游，緇流羽客，樵叟村豎，相與垂盼睞，披肝膽。以故搜羅秘方甚富，然惟仲淳能衷之。曰：我以脈與證試方，不以方嘗病也。予辛亥賜告歸，不敢以山中餘日漫付高枕，彙三十餘年所積方，取奇中者裁之仲淳，并錄後先醫案，類而梓之，以廣其傳。竊自附古人手錄方書之意云！仲淳諱希雍，海虞故家子，多僑寓，所至稱寓公。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自序》　予既不事王侯，獨全微尙，幽樓自遂，遠於塵累，以保天年。然無功及物，亦豈道人之懷乎？於是搜輯醫方，精求藥道，用存利濟。隨所試效，病家藏之，好事者抄錄，轉相授受，復多獲驗。先是長興丁客部長孺手集予方一冊，命之曰《先醒齋筆記》。梓行於世，板留岩邑，未便流通。交游中多索此書者，卒無以應。予適旅泊金沙，文學莊君斂之，時時過從，請增益群方，兼採本草常用之藥，增至四百餘品，詳其修事，又增入傷寒、溫病、時疫治法要旨。幷屬其季君敍之，鏤板流行，傳之遠邇。庶窮鄉僻邑，舟次旅邸，偶乏明醫，俾病者按方施治，以瘳疾苦，則是書或有補於世也夫！斂之曰：善。

《醫貫・薛三省序》　凡人有所以生，而非形也；形有所以促，而非病也；病有所以治，而非藥石也。中醫以藥石治病，上醫借藥石以治生。病病者不受不生，惟生生者病而生危，甚則促，故欲治生者原生。夫人何以生？生於火也。三統之說，人生於寅，寅生火也。火，陽之體也，造化以陽爲生之根，人生以火爲生之門。儒者曰：天開於子，水爲元。醫者曰：人生於水，腎爲元。孰知子爲陽初也，又孰知腎爲火藏也。陰生於陽，故水與火爲對，然而火不與水爲對體。其與水對者，後天之火，離火也；其不與水爲對者，先天之火，乾火也。夫乾，陽之純也；夫陽，火之主也；夫水，火之原也。後天之火有形，而先天者無形。有形之火，水之所克；無形之火，水之所生。今夫艾灸臺見日而火，方諸見月而水，此水火之大分也。然取水者迎月之光，而不迎其魄，何也？魄，陰也，而光借於日則陽也。水不生於水，而生於火明矣。是故土蒸而潤，膚燠而澤，釀醅而溢，釜炊而汗，丹砂硫黃之所韞而湯也，匯爲溫泉出焉，水之生於火也益信。火生乎水，亦還藏於水也，其象在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而命門立焉。蓋火也而腎水寄之矣，其生乎水也，其象在乾，純陽立於雜卦之先，左旋而坎水出焉，右旋而兌水納焉，蓋水也而陰陽之火，則分而寄之矣。此所謂後天中之先天也。有氣而未始有形也，無形之火以陽生，陽寄位於心則爲君，神明以官，譬若火之光。以陽生陰，寄運於三焦則爲相，腑臟以充，譬若火之焰。君火在上，而相火巽乎水而上行，譬若轆轤之轉而未始停也，水乃升而火降，所謂既濟者也。如是則生全。不則其生非者，所以克木。水爲火所克，則水竭而無所與藏，還以自克而生害，故養生莫先於養火。醫巫閭子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煉之爲丹，釋傳之爲燈，儒明之爲德者，皆是物也，一以貫之也，故命其名曰《醫貫》。其說具載於書，余不論，論其原生之大指若此。醫巫閭子姓趙氏，名獻可，別號養葵，其爲今稱，蓋有逃名之意焉。且以書成於幽州，若曰藏諸山以俟其人，刻而行之者，家伯兄司馬公也。

《濟陽綱目・武之望序》　余昔見同年王公宇泰輯《證治準繩》，劇愛其旁搜博雅，古今悉備，遂手訂之。刪其雜證，專以女科名篇曰濟陰，又因其證各有治，治各有方，取綱舉目張之意，志以綱目焉。夫醫也者，近治己，遠治人。兼男女而躋之春臺，統陰陽而登諸壽域，斯廣惠於無窮。余自庚申歲《濟陰綱目》，業已行世。因念陰陽一理，濟陰有書，濟陽何可無書。而況人生負陰抱陽，一切奇異不經不治之疾無論矣。如偶爾之風寒暑熱，內外感傷，與治法之輕重緩急，君臣佐使，所謂呼吸存亡之變，等於用兵，轉盼補救之功同於澍雨者，又胡可輕哉！【略】余幼治儒經，長嗜岐黃，緣濟陰之術，海內不以爲謬。復於公餘彙集衆編，別異比類，總以議論特出，獨具卓識者，擇而錄之。即如四大家中，張長沙之論傷寒，劉河間之原病式，李東垣之明內傷，朱丹溪之治陰虛，立言雖異，而要皆闡《內經》之微旨，發前賢之未備，不相摭拾而實相發明者也。余用是分門別類，或採其論證而論必悉證之原，或摘其治方而方必盡治之變。派分支析，次序有倫。仿前綱目之例，命以《濟陽》，共計卷一百有八。庶兩儀幷育，萬類咸生。

《注梓濟陽綱目・張楠序》　驪陽武叔卿先生，吾關中鴻儒也。擢巍科，位督撫，功垂青史，爲一代名臣，而生平尤精於軒岐，所著《濟陰綱目》、《疹科類編》等書，海內奉爲圭臬。又著有《濟陽綱目》，余稔聞之而未獲一睹。嘉慶甲子秋闈後偶失調，遂成久疴，迄今留心於刀圭藥餌者已廿餘年，凡古今壽世青編，名山秘冊，無不搜羅購備，研究而討論之。因之家設藥室，印施方藥，遠近賴者甚衆。然竊思以方藥救人，何加以秘書壽世，甲申復求遺書，因有《濟陽綱目》，而訪諸其裔，則藏版已毀失無存。邇聞仲庠周公文輝、劉公家具有是書抄本，假觀之，見其因證發論，既於寒熱虛實本末深淺之致，克悉其情；因論選方，復於溫涼補瀉緩急輕重之宜，亦盡其變。旁搜博覽，別類分門，萃諸家之精蘊，集醫方之大成。論核而精，方備而確，較《濟陰》一書，證異功同，詢可寶也。即欲付諸剞劂，以廣其傳，但編帙甚富，兼抄本魚魯過多，文義亦復錯誤難讀。余不揣謬陋，彙輯諸書，校而正之，間亦採古人成

說，注而釋之。庶文無遺漏，字無舛訛，簡核精當，經緯分明。俾讀者因端竟委，豁然心目。不獨庸工下醫得所折衷，而先生更番濟世之心，亦可以不朽矣。

《重校濟陽綱目・張應溍序》 予於庚辰抱病，久而未瘥，因翻閱醫書，與醫者討論之，而卷帙浩繁，病軀難支。予曰，是必得一分門別類、源委精確者，使予一快目焉。適蔭齋侄持《濟陽綱目》浼予校正。《濟陽綱目》乃武叔卿先生之編輯，蔭齋之注釋也。予閱之，喜不自勝。因揣摩調理，而予病漸愈。蓋其於證也，各有類，其於類也，各有論。本之《內經》，以主其綱；晰之名家，以定其目，脈法治方，無不悉底至當。而蔭齋又參閱諸家，究心考證，注而釋之，是眞可以澤被斯世矣。予養病之暇，校而正之，縱使不知醫，不能脈者，對證檢方，而亦得其治法焉。不惟予幸沾先生之澤，天下後世亦無不被蔭齋之仁惠矣。予故樂而記之。

《簡明醫彀・吳仲偉敘》 今世刻方書充棟，而是豈皆秦越人著譔哉。必洞情晰理，廣究細核，斯勒一家，稱醫學宗。爾古不論，昭代原禮樹幟於建業，立齋標譽於吳中，節菴振響於杭浙，皆獨斷鮮徇臆之失，師古絕拘方之弊，故著述光焉。越數十載，復得我臺石孫翁。翁生節菴鄉，入戴、薛室，精心博覽於此道，既家鉢而囑垣慧照，時有創裁。且篤事丈六金身，不忍欺世誤人。是以時時窮討，念念虔肅，談一證能晰本證之發源，製一藥能盡本藥之至理。三十年來，輯其先人聞見徵信之遺，續以增芟疎論計八卷。俾客旅仕商一見瞭然，得方書之要領，識其宗旨，別類分門，確可據信以療治。予友沈刺史題曰《簡明醫彀》。二三好德之士，梓以壽世，問敘於予。予醫不異龍瞽，然讀其書，義先暢而繫之以方，使人了了於心，乃入之口。不苦人以窮鄉難得之藥，不眩人以鉤深難解之辭。其意若專爲貧愚倉皇時設，實則大富貴聰明極閒暇時亦復用之不盡，咀味之不窮。斯其願力也宏，功德也大矣！【略】遂不辭而爲之序。

《簡明醫彀・沈弘遇題辭》 浩然公曰：醫者之中病，猶射者之中的。射匪入彀，雖羿蒙罔與呈如樹之巧；醫匪入彀，縱軒岐莫能奏霍然之功。斯彀之說所從來已。余不諳醫，居恆每嗜閱方書。掛漏其句者，似簡矣而義不暢，令人探討而莫之指歸，明於何有；叠架其詞者，似明矣而文或贅，令人氾濫而莫之窮詰，柰何云簡。兩者皆譏，書即汗牛充棟，有大逕庭不近醫術焉。全嫩者，其惟台石孫君之茲集乎。溯余疇曩，雅聞虎林有名醫台石其人，第未韓識。實維壬戌，迺余投紱圯上之次年，台石以病家不遠省郡，多請謁之我平原，余始得與語。語及儒書，則經、史、子、集間亦有所發明。至於語釋典則，於《楞嚴》、《法華》等諸經，偈懺縷縷，口陳之如倒囊而出物，余不覺亟其嘆服，曰：噫噫嘻嘻，孫君者寧翅良醫，固醫而儒者也，亦醫而佛者也。迨假館國中，凡薦紳衿佩交懽者日益衆，譽望彌隆。其治病也，小試則小效，大試則大效。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叩靡弗應者。詩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蓋言射之中的也。而台石醫之中病，亦大率類是。居鹽六七年所，所全活者無慮幾千百人。邑中畏壘，庚桑之祝正殷，忽一日，翻然動歸思，徧告人曰：某將潛蹤禮佛，作來生西土蓮花計矣。急流勇退，交知多方慰止而不得去，搆亭圃湧金城下，余嘗爲顏其齋曰：全眞小憩云爾。越二載復來，則手持一編眎余曰：此某一生殫竭精神求醫，禿筆穿硯，竊附窺豹一斑，編輯而成帙者也。今將付剞劂氏，願先生弁以嘉名，冀傳不朽。余遜謝不敏，不獲已受而卒業。第一卷言醫要十六則之類。第二卷言六淫變生諸證，直單詞耳，其於治標固本之妙解，儼如列眉。第三卷言七情九氣爲病。第四卷言氣血虧損，沉痾祗片語耳，其於榮衛腠理之眞詮，宛如指掌。自五卷以迄八卷，則言頭面、耳目、口鼻衆患，併纂述嬰科、女科、外科諸書，皆要言不繁耳。然於古今濟世傳本，鉤玄抉奧，炯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譬之汰泥沙而拾拱璧，則卞和凝眸；掄駢窳而撥驊騮，則孫陽轉盼。巨細概括，終始包羅，良工大是苦心，此眞入彀之書，最明亦最簡，余因漫題曰《簡明醫彀》。

《簡明醫彀・鍾祖保序》 天下不患無對病之藥，而患無識病之醫。有識病之醫以用藥，則藥之溫涼補瀉，與病之寒熱虛實，一一脗合罔弗效。如善射者引滿而發，發必中的。今孫君台石，蓋識病之醫也。著書八卷，不曰簡明藥方，而曰簡明醫彀，其自負良不薄矣。夫醫籍莫詳於《本草》，讀者每苦其浩博而難窮，妄謂不簡；莫精於《素問》，讀者每苦其奧窈而難解，妄謂不明。今孫君茲編，而能簡能明，即命曰《本草》之鉤玄、《素問》之註腳可也。諸君子捐貲助梓，共成勝事，宜矣。予所以樂爲之序而不辭也。【略】孫君名志宏，字克容，台石其別號，家世錢塘人。厥考桂巖公以醫術著嘉、隆間，君仍其業而闡繹之。嘗採藥三山，遇異人得龍宮秘訣，所至輒活人。僑寓我鹽良久，鹽人倚爲司命，低徊留之不能舍。且與吾友松日、玄海兩沈君，仲修、

則梁兩陳君相善，余是以識荆云。

《簡明醫彀・自序》 蓋聞吾儒民物胞與，痌瘝乃身。醫雖藝乎，依仁者所必游，以弘聖賢之德業，徹性命之淵微。然而醫之人與醫之書，鈞重而弗可偏廢。世專托命於人，不窺其書，其失非尠。夫古精醫者，謂身所暨有盡，書所訖無窮。故各以其所得筆諸書，政欲令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讀焉。以偕脫凶疾之極，而綏壽康之福，豈徒爲業醫者訓乎哉。第書緒紛遝，猝難領會，間有纂本，輒多挂漏。或門類未備，或寘方而不疏病源，不析致病異同，或未經信驗，或方論未盡協古，皆於濟世不能無憾！先君桂巖翁嘗擬精輯一書行世。非徒欲醫者歸博於約，兼慮游宦行商及僻居貧窶，倉卒感疾，延醫不給，顧連罔措者，俾得倣書修枺，坐收良醫之功，厥志愍愍而未竟。不佞宏幼業制舉，長乃顓醫，迄今五十餘載，恆以所佩庭訓及所驗心得，視人疾懍懍，勿敢憑臆，勿敢徇俗，壹摹古人成法。遂興念續緒，幷酬夙願，蒐網古今群書，反復演互，幾換星霜，始成斯集。卷首先弁一十六篇，乃修德砥行，尊生慎疾之要，及醫藥得失喫緊之綱。其次門類臚方，必溯致病所繇，與其同異，確有徵信，程古而不私枹，博採而不隅執。務宣先人救世之懇衷，彌彰于人心目間。即諳閱之久，而於載籍外別有證悟，可補往哲未發者，亦必公諸世，毋敢私秘。其書備而不冗，約則不漏，義類淺顯，人人可解，若射必有彀，故命曰《簡明醫彀》云。

《簡明醫彀・施梁跋》 台石先生承桂巖先生衣鉢淵源，夙有紹明，負菩提心。居恆念窮陬婁人子偶罹疾苦，盼藥餌不翅丹砂甘露，而市阿堵者，未嘗過而問焉。遁攜壺中術，利濟三吳、兩浙間。名噪甚，于武原尤活人多。復以不酌其徑省則惠不溥，不壽之剞劂則澤不永。五閱寒暑，構成一編，顏以《簡明醫彀》。夫簡則不明，明則不簡，先生胡以兼收之也？余知之矣。先生從儒理解入，從禪理參透，故不即不離，打破葛藤，心胸了了，見垣照膽，罔不悉中肯綮。每論一證，先攻其受病之原，次定其療治之法，又次調其加減之宜。俾人人通曉，在在易給，而沙界衆生開卷引睫，七返大還，現前具足。公家思邈之傳，不在是乎？則謂此書即迷津之覺路，苦海之慈航可也。壽國壽民，功德當作無量觀。

《紅爐點雪・鄧志謨序》 昔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人年至半百而動作衰敝，時世異也，人將失之耶。對曰：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今人不能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慾竭精，耗散其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夫妄作則傷於形容，耗眞則傷於神氣，疾之所起，二臟先損，心腎不交，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故上士施醫於未病之先，保養於未敗之日，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病入膏肓，非藥石所能及也。神哉應圓龔君，業則軒岐，心則天地，囊括文雅，著述成林，於斯道得三昧焉。憫二豎之爲祟，嘆庸流之偏執，乃出其纂輯《痰火》一書行世，問序于余，余見閱其著論立訣，靡一不球，別門分類，靡一不詳。未病之先，有養生卻疾之術。既病之後，有調護攻治之法。深探隱微，窮盡玄變，一團生氣，浮於紙上，所謂紅爐飛片雪，龍虎自相隨，八卦正位，二豎消滅，將壽世人，皆爲井谷中老矣。

《醫宗必讀・自序》 嘗攷古之著醫書者，漢有七家，唐九倍之得六十四，宋益以一百九十有七，兼之近代，無慮充棟。然《金匱玉函》之精，而六氣之外不詳，《天元玉冊》之密而拘方之訓多泥。孝忠亂錢乙之撰，完素借異人之傳，上谷之書久湮，睢水之法偏峻，況其他乎。俚者不堪入目，膚者無能醒心，約者多所挂漏，繁者不勝流覽。蓋余究心三十餘年，始知合變而及門者，苦於卓也。曩所著微論諸書，未盡元旨，用是不揣鄙陋，纂述是編。顏曰《必讀》，爲二三子指南。會友人吳約生，偕其弟君如見而。兪之曰：哀益得中，化裁盡變，明通者讀之而無遺珠之恨，初機者讀之而無望洋之歎，其可秘之帳中乎。遂捐貲以付之剞劂，而嘉惠學者以亟讀。余曰：讀書之難，難在輪扁之說齊桓也，不疾不徐，有數存乎其間。余之爲此書也，僅爲渡河之筏耳。若夫循其糟粕，悟其神理，默而成之，存乎心解，余不能喻諸人，諸人亦不能得之於余。讀是書者，無爲輪扁所笑則幾矣。友人聞而兪之，而命余弁其首。

《軒岐救正論・雜病門醫案・心腎虛勞吐血》 又以李刻《醫宗必讀》一書示余，不謂六合寥廓之內，亦有臭味同氣之士，是先得我心者也。李號士材，諱中梓，其先人官吏科，君亦明經薄仕，而隱於醫。博洽洞曉，具有絕識。閱其所刻僅五冊，詞簡而明，法精以詳，允爲當世正法眼。余婆心熱腸，每欲遠訪，參印疑義，而苦爲兵戈梗道，有志未遂，俟之他日耳。

《景岳全書・全書記略》 先外祖張景岳公，名介賓，字會卿。先世居四川綿竹縣，明初以軍功世授紹興衛指揮，卜室郡城會稽之東。生穎異，讀書不屑章句，韜鈐軒岐之學，尤所淹貫。壯歲游燕冀間，從戎幕府，出榆關，履碣石，經鳳城，渡鴨綠，居數年無所就，親益老，家益貧，翻然而歸。功名壯志，消磨殆盡，盡棄所學而肆力於軒岐，探隱研神，醫日進，名日彰，時人比之仲景、東垣云。苦志編輯《內經》，窮年縷析，彙成《類經》若干卷問世，世奉爲金匱玉函者久矣。《全書》者，博採前人之精義，考驗心得之玄微，以自成一家之書。首《傳忠錄》，統論陰陽六氣，先賢可否，凡三卷。次《脈神章》，擇諸家珍要精髓，以測病情，凡二卷。著傷寒爲典，雜證爲謨，婦人爲規，小兒爲則，痘疹爲詮，外科爲鈐，凡四十卷。採藥味三百種，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爲藥中四維，更推參、地爲良相，黃、附爲良將，凡二卷。創藥方，分八陣，曰補，曰和，曰寒，曰熱，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名新方八陣，凡四十卷。集古方，分八陣，名古方八陣，凡八卷。別輯婦人、小兒、痘疹、外科方，總皆出入古方八陣以神其用，凡四卷，共六十四卷，名《景岳全書》。是書也，繼往開來，功豈小補哉！以兵法部署方略者，古人用藥如用兵也。【略】是編成於晚年，力不能梓，授先君，先君復授日蔚。余何人斯，而能繼先人之遺志哉。歲庚辰，逐走奧車，告方伯魯公。公曰：此濟世慈航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捐俸付剞劂，閱數月工竣。不肖得慰籍先人，以慰先外祖於九原，先外祖可不朽矣。

《四庫全書總目・景岳全書》 《景岳全書》六十四卷，明張介賓撰。是書首爲《傳忠錄》三卷，統論陰陽六氣及前人得失。次《脈神章》三卷，錄診家要語。次爲《傷寒典》、《雜證謨》、《婦人規》、《小兒則》、《痘疹詮》、《外科鈐》，凡四十一卷。又《本草正》二卷，採藥味三百種，以人參、附子、熟地、大黃爲藥中四維，更推人參、地黃爲良相，大黃、附子爲良將。次新方二卷，古方九卷，皆分八陣，曰補、曰和、曰寒、曰熱、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又別輯婦人、小兒、痘疹、外科方四卷終焉。其命名皆沿明末纖佻之習，至以傷寒爲典，雜證爲謨，既僭經名，且不符字義，尤爲乖謬。其持論則謂金元以來，河間劉守眞立諸病皆屬於火之論，丹溪朱震亨立陽有餘陰不足及陰虛火動之論，後人拘守成方，不能審求虛實，寒涼攻伐動輒貽害，是以力救其偏。謂人之生氣以陽爲主，難得而易失者惟陽，既失而難復者亦惟陽，因專以溫補爲宗，頗足以糾鹵莽滅裂之弊，於醫術不爲無功。至於沿其說者，不察證候之標本，不究氣血之盛衰，概補概溫，謂之王道，不知誤施參桂亦足戕人，則矯枉過直，其失與寒涼攻伐等矣。大抵病情萬變不主一途，用藥者從病之宜，亦難拘一格，必欲先立一宗旨以統括諸治，未有不至於偏者。

《刪補頤生微論・李中梓序》 夫用兵救亂，用藥救生，道在應危微之介，非神聖不能善中也。故兩者均自黃帝發之，非黃帝之獨能注精也。得道之至者，靡弗通，靡弗通而兼通於醫者，乃入神聖。□□云：莫不貪強，鮮能守微。人能□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何長生之學，偕於□□之發乎。蓋靡弗通而通焉者耳。余少治經生言，及兩親子俱以藥誤，予又蚤歲多疴，始惕然迫於思，而以鄒魯之業，兼岐黃家言，藥世道之受病，而因以通有生之疾，似同源而流矣。自神廟戊午，採輯成是編，鐫而懸之肆，乃翕然偏走天下。嗣後非不究天人，參禪玄，詢國政，未甘擅專門學，而攜挾持扶以請一刀圭者，日且相迫，三吳中遂以長沙氏目相之。予豈敢云靡弗通，而通於是，抑亦相迫而漸至使然者耶。今二十五年以來，不無少進階級，思一再訂，期絲毫不有誤後世，而未可輕與語也。庚辰秋，吳門沈子朗仲翩然來歸，一握手而莫逆於心，端凝厚藏，慷慨浩直而不漫齒頰，裒然載道之偉器，與語移旦暮，鮮弗神領《靈樞》諸經典，了然會大意，投藥中竅，耆然如庖丁游刃，豈特曰吾道西矣，而邈然弗可量已。於是相與辨幾微，參益損，躋顛極，破偏拘，皇皇登於大道，以俟百世可以畫一，則庶幾其快我隱，謝我過焉。嗟乎，吾道之不孤，其有賴於朗仲也乎。因再付之剞劂，與同事諸君更一改觀，儻云知青於藍，雖釋其舊本可也已。

《四庫全書總目・刪補頤生微論》 《刪補順生微論》四卷，明李中梓撰。中梓字士材，華亭人。是編初稿定於萬歷戊午，已刊板行世。崇禎壬午，又因舊本自訂之，勒爲此編。凡二十四篇，曰三奇，曰醫宗，曰先天，曰後天，曰辨妄，曰審象，曰宣藥，曰運氣，曰臟腑，曰別證，曰四要，曰化源，曰知機，曰明治，曰風土，曰虛癆，曰邪祟，曰傷寒，曰廣嗣，曰婦科，曰藥性，曰醫方，曰醫藥，曰感應，門類頗爲冗雜。三奇論中，兼及道書修煉，如去三尸，行呵吸等法，皆非醫家本術也。

《寓意草・喻昌序》 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爲運量，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是也。醫孰無意？而淺深繇

是，枘鑿繇是，徑庭繇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繇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於格致，而其辨尤嚴於欺慊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恆苞於粹白。【略】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游，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忍懷僥幸。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即致一知，尚恐逐物求知，乃終日勘病，不知病爲何物。而欲望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不靜氣微心，呼吸與會。始化我身爲病身，負影只立，而呻吟愁毒，恍忽而來。既化我心爲病心，苟見其生，實欲其可，而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詳，蚤已內照。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淵明所謂斯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一念，多於生死輪上寂寂披回，不知者謂昌乃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能得，況於紙上妄談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靈之下，神挺自穎。邇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者引弓，預定中的之高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何必剜腸滌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遍歷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世態日紛，三年之久，不鳴一邑。幸值諫議卣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修舉，悉從朝庭起見。即昌之一得微長，幷蒙格外引契，參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損貲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憫痛，以登斯民於壽域，而爲聖天子中興變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能哉！

《理虛元鑑・陳焱序》　歲甲戌，予守毘陵，得一士柯子心齋。其先世浙慈人也，家傳忠厚，多業醫者。令祖錦堂先生，僑寓錫邑之鵝湖，遂家焉。心齋性聰穎，倜儻不附時俗，文章有奇氣，精書法，兼通家學，隱識爲遠到材，迄今二十載矣。一衿潦倒，蹭蹬場屋，豈其愛博而不專歟。顧多才者多藝，不相妨也，遇合會有時耳。予患頭風，訪醫仰藥，無纖毫之效。心齋診予脈，乃云治病不求其本，眞爲頭痛治頭，緣製一方，卻與所患不相涉，服後痛漸愈，不啻陳琳之檄。及見伊令伯德修所刻《理虛元鑑》，因知心齋製方之意之所由來也。德修柯君，雖未晤言，其學業之淵博，已於所訂者窺見一斑。且是書沈埋剝蝕，歷有年所，當世不知有是書，即見之，誰復知爲綺石作者。今柯君不掠美，以付剞劂，參訂而表彰之，更可見其用心之厚矣。噫，學固貴崇其本，業必有待乎時，不獨醫道也。

《理虛元鑑・華杰序》　余年未三十，獲交柯君德脩，今六十有九矣。君業醫，余喜地學，輒談論天下技術。地關一家休咎，醫關一人死生，鈍根人求名不成，改業圖利，相地習醫，自誤誤人，曷有底耶。然地誤廿載後，醫誤旦夕間耳。君天姿穎敏，幼就塾同學，分授經，悉耳熟背誦，故潛心醫學，得深造焉。本世醫，復從明師指授，探源溯流，廣搜博記，多購未見書，《理虛元鑑》，其一也。君於疑難症立辨，製方不停睫，案簡當，老醫攝服，入都，名大振，醫院諸人避席。太原守病邀入幕，山右撫司以下，咸以扁盧目之。君善導引，長余數歲，健食如虎嚥，步履捷於少壯人，余日就衰頹，每以屏俗，緣毋懈係功爲最。君之邃於醫，不但貫串諸家，得於靜悟者尤多，來余家劇談不厭，延治者急甚，久之迺去。今欲刻《理虛元鑑》公諸世，余四十餘年知己，述其概，弁諸簡端。

《理虛元鑑・柯懷祖序》　醫學祖《靈》《素》《難經》，而方不傳，製方首推仲景，嗣後各立一說，仲景治冬寒，而河間明溫暑，潔古理脾胃，東垣講內傷，子和攻痰飲，丹溪究陰虛，六家爲醫學之宗主。王安道以冬寒分出中寒傷寒，巢元方以溫暑分出熱病中暑，羅謙甫以內傷分出勞傷食傷，隱君以痰飲分出濕痰燥痰，叔和以陰虛分出眞陰眞陽，其論尤爲明晰。古人立說，各具一長，合其長，乃稱全璧。余偏觀諸家，虛症猶未盡厥奧。雍正乙巳仲秋，購得綺石先生《理虛元鑑》，實發前人所未發。其治陰虛，主清金，肺爲五臟之天也。治陽虛，主健中，脾爲百骸之母也。其方甚簡，藥味無多，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五種，效法周天度數。仲景一百十三方，取《本經》藥九十一種，入《傷寒論》中，或合經之大綱，或合經之一目，乃詳於傷寒，推及諸病也。綺石先生獨詳於虛勞，蓋風寒暑濕，多乘虛而入，正氣固，則受病少，治虛勞，是治其本也，諸病其餘事耳。余素留心於六氣司天，主客進退，乘除偏勝，而人病焉，不諳司天審病，誤投藥餌者過半。《元鑑》亦參及之，則綺石之論虛勞，猶仲景之論傷寒，非舉一而廢百也。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綺石豈在仲景下耶。

《理虛元鑑・趙何序》　綺石先生醫道高玄，虛勞一門，尤爲獨闡之宗。嘗曰：人之稟賦不同，而受病亦異。顧私己者，心肝病少，顧大體者，心肝病多。不及情者，脾肺病少，善鍾情者，脾肺病多。任浮沉者，肝腎病少，矜志節者，肝腎病多。病起於七情，而五臟因之受損。先生憫世人之病虛勞

者，委命於庸醫，而輕者重，重者危，深可痛傷。特校昔賢之書幾千百家，如四時各司一氣之偏，未逢元會，乃伏讀《素》《靈》，而啓悟門，得其要領，參訂補注，集成一書，辨症因，詳施治，審脈法，正藥訛，精純邃密，後岐黃而啓發者也。其功豈淺鮮哉，奈書成身殁。易簀之日猶諄諄以斯世之責，至囑於兩世兄，及諸門下士，而不肖亦與聞遺命焉。今先生雖逝，而道在人間，長君伯儒，能讀其書，次君東菴，能繼其志，猶子濟明，及門下武林君賓沈子，能廣其傳。然則先生固未嘗逝也，先生不忍後世病此者，夭折而莫救，故臨終以山中宰相事業，專付仲君。會世變，遂棄棘闈，而潛心於箕裘之紹，是書之成，實其發明者居多。所恨身丁喪亂，受梓無人，大懼淹沒先生之德，是望後之仁人君子，體先生之心，登此書於梨棗，而廣傳之，則吾儕幸甚。天下後世讀其書飲其澤者，幸甚。

《理虛元鑑・柯有田跋》 業醫者貴專且久也。曾伯祖韻伯公，本諸生，精研醫理，箋疏辨論極夥，自著《來蘇集》等書數種，向未梓行。表舅祖陳時行，韻伯公嫡派，吾伯父所受業者，淵源固歷歷不爽也。吾家藏書頗備，刻本鈔本若干卷，相與析疑辨難，克窮閫奧，又與琴川楊資生先生，討論有年，凡儒生淵博而貫通者，廣資稽考。則伯父於醫，原本先世，參究明師，博訪良友，冥搜曩哲，可謂專且久矣。今《來蘇集》等書，已刊刻行世，是書乃綺石先生所著，亦鈔本之一，不敢自私，鐫刻公世，既以闡古人之秘，亦以表得力之自云爾。

《理虛元鑑・陳光淞跋》 右《理虛元鑑》兩卷，鈔本，無錫顧信成所藏。信成研究醫理，亟稱此書，以爲治虛勞，功不在仲景《傷寒論》下，鈔一冊見贈，且請速梓之以行世。觀其序跋稠疊，似經刊刻。逼求京師及各處坊間，叢殘故楮中，殊不可得，《四庫提要》及張氏《書目答問》、朱氏《彙刻書目》均未及收，迺亟付剞劂，傳諸久遠，以爲治虛專書，未必無補。傳寫既久，譌謬滋多，學識固陋，校勘非易，不敢臆度，傳其可信，闕其可疑，網羅考訂，有俟篤好。綺石先生，姓氏里居，急切難考，觀趙氏跋語，豈明末之遺老歟？避世之隱君子歟？殺青既竟，書諸簡端。

《醫燈續焰・潘楫序》 本文計二千六百四十言，凡六百六十句，原名《四言脈訣》，乃宋南康紫虛隱君崔嘉彥希範所撰。明蘄州月池子李言聞子鬱刪補之，更名《四言舉要》，其間脈證病因始備，但無注釋，則讀者不知其所從來，反增繁惑。庚寅春，因及門之請，乃鼓志爲釋，不敢旁引外書，唯首遵《靈》《素》，次仲景《傷寒》《金匱》，下及張、朱、劉、李諸賢論，有精純明確者採之，亦不敢以辭害意，幷妄入臆說。如意與理微，則設喻形容，翻覆錯辨，務令恍然在目，豁然開心。至若文之拙字之俚，在所勿論也。因僭更名《醫燈續焰》，尚俟高明者鑑教之。

《醫門法律・喻昌叙》 醫之爲道大矣，醫之爲任重矣。中上之醫，千里百年，目未易覩；最上之醫，天下古今，指未易屈。世之言醫者何夥耶，恃聰明者，師心傲物，擇焉不精，雖曰屢中，其失亦屢多；守門庭者，畫焉不入，自窒當機，縱未敗事，已咎在誤時。工邪僻者，心麤識劣，騖險絕根，偶墮其術，已慘同嬰刃。病者苦醫之聚訟盈庭，具曰予聖，淺者售，僞者售，圓滑者售，而以其身命爲嘗試。醫者苦病之毫釐千里，動罹顛躓，方難憑，脈難憑，師傳難憑，而以人之身命爲嘗試。所以人之有生，水火刀兵禽獸王法所傷殘，不若疾厄之廣，人之有死，天魔外道餓鬼畜類之苦趣，不若地獄之慘。醫以心之不明，術之不明，習爲格套，牢籠病者。遂至舉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獄，遍滿鐵圍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經以無明爲地獄種子，重重黑暗，無繇脫度，豈不哀哉。昌也閉目茫然，惟見其暗，然見暗不可謂非明也。野岸漁燈，荒村螢照，一隙微明，舉以點綴醫門千年黯汶，擬定法律爲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然微明而洗，發黃、岐、仲景之大明。明眼得此，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自能立於無過。即淺見寡聞，苟知因果不昧，敬愼存心，日引月伸，以此炤其膽，破其昏，而漸充其識。本地風光，參前倚衡，亦何愚而不朗澈也耶。【略】昌苟性地光明，流之筆墨，足以昭示學人，胡不自澈鬚眉藏府中，陰優游幾席，充滿烜天赫地耀古輝今之量，直與黃、岐、仲景兩光攝合，宣揚妙義，頃刻無欠無餘。乃日弄精靈，向棘栗蓬中，葛藤窠裏，與昔賢校短論長，爲五十步百步之走。路頭差別，莫此爲甚。發刻之稿，凡十易，已刻之板，凡四更，唯恐以凡人知見雜揉聖神知見，敗絮補茸美錦，然終不能免也。其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雜證多門，殫一生力補之不能盡補，即殫千生力補之不能盡補，從可推也，途窮思返，斬絕意識，直截皈禪，通身汗下，險矣，險矣，尚敢漫言殊途同歸也哉，此重公案，俟可補乃補之耳。

《四庫全書總目・醫門法律》 《醫門法律》十二卷附《寓意草》四卷，國朝喻昌撰。昌既著《尚論篇》，發明傷寒之理，又取風寒暑溼燥火六氣及諸雜

證，分門別類以成是編。每門先冠以論，次爲法，次爲律。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蓋古來醫書，惟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即有辨明舛誤者，亦僅偶然附論，而不能條條備摘其咎。昌此書乃專爲庸醫誤人而作，其分別疑似，既深明毫釐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輕嘗。其抉摘瑕疵，併使執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方，苟且依違遷延致變者，皆無所遁其情狀，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術者矣。後附《寓意草》四卷，皆其所治醫案。首冠論二篇，一曰先議病後用藥，一曰與門人定議病證，次爲治驗六十二條，皆反復推論，務闡明審證用藥之所以然，較各家醫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藥愈者，亦極有發明，足資開悟焉。

《醫學讀書志・國朝喻氏昌》《尚論篇》八卷，《醫門法律》十二卷，《寓意草》四卷，【略】南昌喻昌撰。昌字嘉言，明崇禎中以選貢入都，卒無所就。往來靖安間，後復寄寓常熟，皆以醫名。是書首爲《尚論大義》一篇，謂《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卒病論》六卷已亡，《傷寒論》係王氏以己意編集，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以校正。又駁正序例，校定篇目，推方氏改叔和之舊爲有卓識。殊不知方法之數，定於林億。傷寒卒病，《唐志》本係一書，僅有十卷。王氏編後，尚有高氏，其叫囂拗執，實緣不善讀書。《法律》明治療之術，定功罪之律，專爲庸醫誤人而作，思患預防，亦醫林之砥柱也。

《醫衡・宋徵輿序》　天下以輕重委之於衡，而衡非爲輕重者也，加之以權，而使物自準焉。爲累黍者，以至爲鈞石者，物自以其輕重見之於衡，而衡未始移也，是以能任天下之輕重而不辭。沈君明生曰：我之言醫，亦若是而已。病者以實見而後與之言苦，病者以虛見而後與之言甘。今之醫者，好甘則欲廢病之實，好苦則欲廢病之虛，是醫自爲虛實，非病之虛實也。彼有持衡者，好輕則欲廢鈞石，好重則欲廢累黍，人必笑之。雖然，輕重而不審，則持衡者退，物固在也。虛實而不審，醫雖欲退，寧復有人乎？嗚呼！物不能自言其輕重，五臟六腑不能自言其虛實，則是持衡者，爲醫者，終不可退也，此我之《醫衡》所以作也。予曰：衡者平也。今夫藥之柔平也彌甚。藥不稱病則所謂柔且澹者，其殺人也。亦敏矣。我所謂平者，以病爲物，以藥爲權，而我無所與於其間，故取之乎衡也。予曰：深矣沈君之言衡也，秉國鈞者所宜信也。且沈君之術，在松則稱於松，在蘇則稱於蘇，可謂國醫矣，其書固可以醫國矣。

《醫宗説約・蔣示吉序》　余年十二，先母周夫人見背，先君子君輔公杜門讀書，道義自許，口不道阿堵字，以故家貧甚，嘗寄食子佩舅氏家。舅氏撫教有加焉，於時明發有懷，固思生戚往往大病，每於誦讀之暇，間覽方書。先君子遂謂小子曰：汝有意於此乎？古人不得爲良相，每願良醫，蓋良相良醫，其功正相等耳，果能精之，則可以自療，并可以療人，亦內典所自利利他之道也。予拜訓之下，深謝不敏。長而遭滄桑之變，寄跡於穹窿之陽，人有疾者，按方加減與之，所投輒效，因而叩戶求方者，殆無虛晷。竊思古人陳案，雖各臻其妙，然論多方雜，未易窺測，不免楊朱之嘆。故於晨窗夕几，究心《靈》《素》，博涉群書，斟酌盡善，成《山居述》四卷，有論有方，有經有變，頗備苦心，但力綿不克就梓，久置庋閣。今年春偶公遜叔過齋頭，見而閱之。謂曰：汝有此，而不與人共之，不亦同於懷寶迷邦者乎？且汝先子之言具在，顧其忘諸。予益唯唯謝不敏。長夏無事，因於《山居述》中，簡其要者爲主方，隨證加減，一證一方，以見其常，加減附論，以通其變，編爲俚句，名曰《說約》，庶幾學岐黃者，得會歸之源，去煩苦之失耳。若曰從此活人，功與調元者等，則予豈敢。

《石室秘録・金以謀序》　嘗稽天下事，可傳而不傳者，何可勝道。可傳而不傳，而或爲人憾，或人不爲憾者，何可勝道。華元化青囊書，嵇叔夜廣陵散，二者之不傳也，人恆憾之。【略】迨越數百千年，忽有好學深思如遠公陳子者，聞風而慕，誠求而得，取淹沒久遠之遺文，表章而出，更闡揚其所未發，謂非曠代一抒已哉。第指迷自呂祖，啓函自天師，辨難參訂自眞人，迹近怪異，或疑其説荒渺爲不可據矣。乃吾三復斯篇，立方固奇，而立論甚正，聚數賢之心思，變古今之精靈，審疾疚之幾微，定醫治之龜鑑。自來醫書亦滋多矣，譬入龍宮海藏，珍寶雜陳，取舍安決。未若斯錄，開卷了然。故誠信而刊佈，以傳海內，共欣賞也。【略】設是書梓而果行耶，家絃戶誦，賢智神明而通變，中材亦遵守而步趨。偶試偶效，再試再效，歷久歷試，萬不有一失落。則所以仰佐至治者，壽世壽民，豈其微哉。夫事不能傳之於先，猶能傳之於後，後先不同，傳則一也。華君得陳子而傳矣，天師眞人得華君抑又傳矣。世之覽者，不以爲陳子所受之書，直以爲華君未焚之書。恍乎師友晤對，一堂鬚眉飛動，而耳提面命而口授也。然後信青囊一書，術足以仁民利物，究不等於廣陵散之無傳也。

《石室秘録・岐伯序》 遠公陳子，幼讀班、馬之書，長習黄、岐之教，且性喜好遊，足迹幾遍歷宇内，然而見聞不廣，所見者不過世上之文，所聞者不過時師之語，欲匠心自師，以求刀圭之獲效，雖所在奏功，終焦勞無術，仰天而歎，有以也。康熙丁卯夏秋之間，過我於玉河之西。初不知我爲天上人也，與之辨難《内經》諸書，多未曾有。余出秘録示之，乃手抄行笈，慨然以著書爲己任。余笑曰：君之志則大矣，而君之學則未也。遠公愀然曰：我安得讀盡碧落秘函以救天下哉。余乃於袖中出此書與觀，目瞪口呆，不敢出一語。余乃細加指示，盡傳無隱。因戒之曰：子得此書，可以著書矣。而遠公猶以未足也，余又爲之辨難《内經》者一月。陳子改容而謝之曰：吾今而後，不敢以著書讓之後世也。余亦欣然色笑。遂將《石室秘録》令其抄録一通，存之笥中，以備著書時之考稽也。第是書奇怪，世多不識，倘以此治人之症，未免驚愕欲走。吾傳之以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正不必執此以治天下人，使人疑懼而動其議論也。因序數語於前，以警陳子遠公也。

《石室秘録・張機序》 陳子遠公，喜讀岐黄之書，三十年於兹矣。於《内經》治法，實能窺奥，而歎醫道之不多法門也。人之病苦患多，醫之道苦患少，有以哉。丁卯仲冬，著書玉河之南，逢岐伯與余爲之辨難，驚怪叱異，因慨然曰：安得天上奇書秘録以活後世哉。岐伯乃傳此書二十四法，遠公又請，每思一法，岐伯即傳之一法，思之思之，神鬼通之，非陳子之謂歟。今其書現在，皆世所未見，誠恐旨意深邃，方法過奇，慮人之不信之，又請余發明。余嘉陳子活人之心，無有盡期，乃逐門又尚論之，以見醫道之大而精，精而神也。合而刊布天下，使世知天地之間，何所不有。有陳子之好善不倦，即有天上人樂爲之傳術無已也。

《石室秘録・吕道人序》 今上戊辰二月花朝後三日，遠公陳子，將岐天師《石室秘録》請序於余。余讀之驚異，嘆醫道之神而奇也。夫醫至起死奇矣，而兹編實不止此。其文肆而醇，其意深而旨，乃性天之學，非刀圭之書也。陳子學博天人，理通鬼神，人得此編之秘，何患醫道之不入於化乎。而陳子不然，長跽而請予曰：習醫救一人，不若救一世也；救一世，不若救萬世也。亦何言大而心善乎。吾尼山立教，不過救一世爲心也。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未嘗教人施德於萬世，然而尼山之書，垂之至今，雖謂之救萬世可也。今陳子注《素問》、《内經》，余嘆其有志未逮，乃以華元化青囊術動之。陳子愀然曰：吾安得此天上奇編讀之乎？余乃正襟而訓之曰：子欲注《素問》乎？舍青囊術何以著書尚論爲耶。陳子憂之。而余曰：無憂也，吾當召岐天師盡傳之。蓋青囊秘術，華君原得之岐天師者也。陳子再拜受教。余乃邀天師至燕市，而天師又邀仲景張公同游客邸，晨夕往還，罄傳方法，共一百二十八門，名曰《石室秘録》，即青囊之術也。無方不神，無論不異。陳子得之，乃決奥闡幽，肆力於《素問》以大壯其文瀾。而陳子尤以天師傳之未盡，更求仲景張公爲之發明，以補天師之所略。又請於天師召華元化，質今昔之異同，華君又罄傳之毋隱。今其書具在，陳子不樂自秘，欲公之萬世，不欲僅活一世之人已也。與尼山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心，不千古相同乎。但陳子苦於客貧，不能速授梨棗，然而其言之大，其心之善，實覺覆被萬世也。陳子仍存之，以待世之好善如子者斯可矣。余因陳子請序，遂題數言於前，亦以勸天下好善之君子也。

《辨證録・年希堯序》 自張仲景以後，名醫代出，其所著述，幾於汗牛充棟，後之學者於茫茫大海中，非埋首讀書，潜心味道，得名師之指授而能知三昧者蓋寡。余少留心於方書，稍稍知本草，每有疾而不輕服藥，惟恐庸醫之誤也。【略】余撫粤未及三載，而聞醫之殺人者不可數計，殊憫粤人之甘心送命於庸醫而不自知也。比山陰余子夔庵來粤，攜函秘藏《辨證録》書，余假一觀，眞有仲景諸公所未及者，而辨證折衷補救，誠爲仁人濟世壽物之至寶，即爲捐俸授梓，印本普行，願吾粤之醫家熟讀精思，悟其今之所是，故不憚瑣瑣以爲之序。

《辨證録・陳士鐸序》 丁卯秋，余客燕市，黄菊初放，懷人自遠。忽聞剝啄聲，啓扉迓之，見二老者衣冠偉甚，余奇之，載拜問曰：先生何方來，得毋有奇聞誨鐸乎？二老者曰：聞君好醫，特來辨難耳。余謝不敏。二老者曰：君擅著作才，何不著書自雄，顧呫呫時藝，竊恥之。余壯其言。乃尚論《靈》、《素》諸書，辨脈辨證，多非世間語。余益奇之。數共晨夕，遂盡聞緒論。閱五月別去，訓鐸曰：今而後君可出而著書矣！鐸退而記憶，合以所試識方，日書數則，久乃成帙。夫醫道之難也，不辨證罔識脈之微，不辨脈罔識證之變。今世人習診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歸，似宜辨脈，不必辨證也。雖然，辨脈難知，不若辨證易知也。古雖有從脈不從證之文，畢竟從脈者少，從證者衆，且證亦不易辨也。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

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與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暢辨之。論其證之所必有，非詭其理之所或無，乍聞之而奇，徐思之而實未奇也。客曰：布帛菽粟，可以活人，安在談醫之必奇乎！余謝之曰：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活人之理實奇也。日服之而不知其何以溫，日食之而不知其何以飽，致使其理之彰，可乎？鐸之辨證，猶談布帛菽粟之理耳。客又笑曰：君辨理奇矣，已足顯著作之才，奚必托仙以衒奇耶！鐸，尼山之弟子也，敢輕言著作乎？聞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諱其非仙哉！仙不必諱，而必謂是書非述也，得毋欺世以衒奇乎？書非衒奇，而仍以奇聞名者，以鐸聞二先生之教，不過五閱月耳，數十萬言，盡記憶無忘，述之成帙，是則可奇者乎，豈矜世以衒奇哉！

《證治彙補・徐秉義序》　自炎帝嘗草，軒皇作經，降及後代，莫不有書，故世得其濟，民無夭札，是則闡幽擊蒙，端賴於撰述矣。苟無傳書，雖善息脈如俞跗，善處方如桐君，亦惟自神其伎耳，將何以廣其傳，以共濟群生哉。上海李惺菴先生，才敏識精，以其餘學，傍究醫術，息脈處方，有驗精良。博採軒岐以來諸書，條貫辨晰，標奇舉要，集爲一編，命之曰《證治彙補》。予讀而嘉之，以爲越人淳于，雖神奇難遇，今可以探之枕笥而得矣。【略】茲書別爲八門，統計十事，參伍錯綜，應變無窮，何患其道少乎。鐘律至微也，昔人以辨症切脈比之；兵法至變也，昔人以制方用藥比之。茲書十事之中，始於病因，終於方劑，臨症施治，燎然於心目，又何患其微且變乎？甚矣！惺菴之施博而功大也。

《證治彙補・自序》　夫書以載道，非博無由考其詳；學以窮理，非約不能操其要。神明於博約之間，而精一之道坦然昭著矣。岐俞之學，自皇古而遞至興朝，從廟堂而數夫草澤，千載群書，眞足充棟，不患乎書不博，而患用書者騖博也；不患乎說不約，而患立說者拘約也。【略】古人立說，各有一長，取其所長，合爲全璧。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廣徵萬卷，恐多歧亡羊；專執一說，是守株待兔，不若內遵經旨，外律諸家者爲當耳。於是不揣孤陋，取古人書而彙集之，刪其繁而存其要，補其缺而正其偏，每症列成一章，每章分爲數節。其間首述《靈》、《素》，示尊經也；下注書目，傳道統也；冠以大意，提綱領也；贅以管見，補遺略也。稿凡三易，輯成數卷，顏其端曰《證治彙補》。蓋欲以彙合古人之精意，而補古人之未備也。大概此集編次法，即爲臨症審治法，先以病因，詳標本也；次以外候，察病狀也；次條目，審經絡也；次辨症，決疑似也；次脈象，憑折衷也；次治法，調虛實也；次劫法，垂奇方也；次用藥，(揸)[指]入門也；續以附症，博學問也；終以方劑，與繩墨也。每症之中，首尾編次，皆列爲十事，如是而大綱畢備，條理井然，合其章句，前後相貫；分其節目，次第成章。庶幾流覽誦讀，無太繁太簡之弊，俾賢智者，俯而就之；即不及者，亦跂而致之，是或繼往開來之一助耳。但病機變化，誠難盡於紙上陳言；證治玄融，豈易罄夫心中妙理。予才末學，茲集少文，是知規矩不足盡匠氏之巧，轂率無以喻射者之智，彼臨機應變，必俟神聖通心，舉錯合宜，方爲化工在手，斯實望於世之君子。

《金匱玉函經二注・葉萬清序》　自來學醫者，多講求傷寒，而雜病則略之。蓋傷寒分經論證，蹊徑瞭然，非若雜病之門類繁賾，博綜爲難也。不思仲景氏祖經方而集其大成，《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撿入，故無不可以治雜病。其專治雜病之方，則惟《金匱要略》一書，神而明之，是以推闡無餘。顧《傷寒論》自成無己、韓祇和、龐安時以來，注釋論辨，代不乏人，厥後吾吳周君禹載彙爲三注，學者益有所鑽仰，尙已。《金匱》有國朝徐彬論注，雖云明顯，要未若宋趙以德之明且詳也。乃周禹載又爲之補其未備，暢其欲言，名曰補注，合衍義而成書，爲《金匱玉函經二注》。嘉惠後學，可謂仲聖之功臣。惜其書風行未廣，原板旋燬於火，致使學者不能家置一編，良足慨矣。今春，余友春泉見余案頭葉氏《醫案存眞》及馬元儀《方案》，慫恿付梓。因論及此，爲歎息者久之。訪購抄本，苦多魯魚之訛，復爲偏求，初印原本相與昕夕校讐，釀貲重刊，公諸當世，醫林不朽之業也，功豈在周氏下哉。阮已樂觀厥成，而積思頓釋，故誌其簡端如此。

《金匱玉函經二注・陳文述序》　漢張仲景，醫理最精，以傷寒一門爲病中最要，既爲《傷寒論》以明治法，復爲《金匱玉函經》以爲治雜症之矩矱，岐伯、秦越人後，一人而已。後之注者，以宋趙君以德《衍義》爲最精，國朝周揚俊又爲之補注，於本書益加融貫。仲景之書，如四子六經，而兩君之注，則高密之訓詁，紫陽之集義也。康熙二十六年，楚撫丁思孔梓於楚南，迄今百四十餘年，世鮮傳本。吳門李君清俊，名醫也，於古人載籍無所不窺，治症神效，既得此本，思以公諸當世，因爲重付諸剞劂。余之識君也，在嘉慶丙子，

適病後左足短二寸不能着地，君治之兩月而痊，至今將二十年，步履如少壯。道光戊子，余扶病重至漢上，邀君同行，君爲人施診，應手立愈，爲余製藥，施人亦皆靈驗，漢上人至今稱之，蓋君之造詣淵微，立心誠篤所致。今刊此書猶前志也。【略】趙君不著里籍，《金匱要略》又云明人，君因欲去序中宋字，余謂舊本不宜輕改，且其文筆醇厚，語多近儒，非明人所及，樸學之士，潛德隱曜，不必以史乘失載爲疑也。

《金匱玉函經二注・自序》 嘗思事不師古，其法不立；師古而不師聖人，其理不精。聖人每於禮樂教養之外，凡可以愛護施民者，無所不至，視人疾痛，如在乃身。故仲景既著《傷寒論》垂萬世法，而復出其心思著《金匱玉函經》，爲雜證矩範，使天下後世有志此者，於此啓悟，以拯濟斯人，固聖人無已之心，不易之學也。【略】然則《要略》爲雜病方圓之至也。爲方不多，立論殊少，其間推測病由，如六淫之氣，七情之感，腑臟之傷，及湯丸之補泄，氣味之緩急，罔不畢備。有志之士，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及觀從來。注釋諸家，未能久讀其書，豈能心知其意，又何從闡發其理。邇者程公雲來、徐公忠可，各有疏注行世，已足發揮底蘊，表彰絕業。獨趙以德先生衍義，理明學傳，意周慮審，本軒岐諸論，相爲映照，合體用應變，互爲參酌，庶幾大道之明也。惜乎未有梓本，讀者甚少，更有遺編注遞頗缺，余購之二十餘載，未得全璧，因不揣疎陋，擬爲補注，又大半採嘉言之議，融會成之，而續貂之誚，知不免也。

《質疑録・石楷序》 醫無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理。理無可疑，則雖庸工一得，斷不以人廢言；理有可疑，則雖前代宗匠，奕祀之所奉爲典型者，亦不護其所短，必爲之摘發其萬一，以質諸天下後世。蓋醫以寄生死，故不得不闡發其精微，深探其義蘊。此會稽張景岳先生《質疑録》一書之所由作也。【略】先生天姿卓絕，復殫人工，其於岐黄之術，不啻三折肱矣，浙東西何止活萬人！取先聖之經，以辨前賢之誤。如傷寒一證，必辨虚實，攻補兼施，而不泥傷寒無補法之一言；中風則必辨十二經之見證，而不以治傷寒之法治之；血證必先清外感，次理内傷，而不泥潔古見血無寒之語。可疑者諸如此類，先生一一搜剔之，眞可謂善讀古人之書矣。楷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之門，然至今讀其遺書，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篝燈披閲，以是質諸軒岐也可，質諸四大家也可，即以是質諸天地鬼神，亦無不可。於是知先生之爲功，於天下萬世也大，而工於醫者，庶可以無疑矣。因先光梨棗，以公諸海内，若先生全集中，更有《雜證謨》、《傷寒典》、《婦人規》、《傳忠録》、《本草類考》等書，嗣當謀諸同志君子，次第梓行，以共欣賞焉！

《張氏醫通・朱彝尊序》 《醫書通》者，長洲張君路玉所撰。古之言醫者，或論病體，或論藥性，或論治法，各有所主。又其爲說，諸家各殊，互相辯擊，雖歷代所稱名家聖手，恆不能一也。至於近世不學之徒，恆思著述，以眩一時，欺後世，醫書愈多，醫學愈晦矣。君於是考之古，驗之今，凡古人不能相一者，皆會萃折衷之，使讀者犁然有會於中，可謂用心切而爲力勤也。君之書既行於世十餘年矣。歲在乙酉，天子南巡至吳君家，以其書獻，深當上意，尋命醫院校勘，置之南薰殿。君雖沒，而書之流布日遠，述國史《藝文志》者庶列之名家聖手之間乎？

《張氏醫通・張汝瑚序》 余謂醫之有譜，猶弈之有譜。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則均。假令劉、張、李、朱同處一堂之上，其論不能皆合，其方不無小異，要其有濟於人則一也。家昆路玉氏，崑之望族，故明廉憲少峰公之孫，光祿烈愍公嫡侄，賦性磊落，不事章句，勵志岐黄，遂擅一時。六十年來，專心性命之學，不可謂之無恆矣。歷年博採古人方論，汰粗存精，斂繁歸約，不忍獨秘，梓而行之，將以教天下者，教萬世焉。世之師心者，讀是書可以不煩思索，而坐得其標本緩急之理；世之拘方者，讀是書且將樂乎其新，忘乎其故，漸漬其中而不自覺也。豈不爲有功於後學與？昔應劭採典藝以正風俗之非，今家昆體經論以正通俗之異，非謂道在是而通俗可正也，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醫之道在乎達權通變，變通之象恆顯見於雷風，吾故以是防之通之之義，得無有取於是耶？

《張氏醫通・自序》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之興廢，靡不由風俗之變通，非達道人，不能達權通變，以挽風俗之隳弊也。今夫醫道之變至再至三，豈特一而已哉！余生萬歷丁巳，於是風俗雖瀰，古道未泯，業是道者，各擅專科，未嘗混廁而治也。甲申世變，黎庶奔亡，流離困苦中病不擇醫，醫隨應請，道之一變，自此而始。當是時也，煢煢孑遺，托迹靈威丈人之故墟，賴有醫藥種樹之書消磨歲月，因循十有餘載，身同匏繫，聊以著書自娛。歲己亥賦歸故園，篋中輯得方書一通，因名《醫歸》，大都吻合《準繩》。其間彙集往古傳習諸篇，多有不能暢發其義者，次第以近代名言易之。草創

甫成，同人速予授梓，自揣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行問世，頗蒙宇內頷之。壬寅已來，儒林上達，每多降志於醫，醫林好尚之士，日漸聲氣交通，便得名噪一時，於是醫風大振，比戶皆醫，此道之再變也。嗟予固陋，不能與世推移，應機接物而外，時與先聖晤對一堂，無異手提面命。遞年已來，穎禿半床，稿凡十易，惜乎數奇不偶，曩因趨赴孝伯耿公之招，攜至霅川公署，失去目科一門，先是內侄顧惠吉，持去痘疹一冊，久假不歸，竟成烏有。知機不偶，已將殘編置之高閣，無復行世之心矣。近聞懸壺之士與垂簾之侶，互參恆德之術，聖門之教無違，炎黃之德不顯，道之三變，匪特自今。吾於志學之年，留心是道，迄今桑榆入望，歷世頗多，每思物壯則老，時盛必衰，欲挽風俗之隤弊，寧辭筆削之罪知。因是仍將宿昔所述之言，從頭檢點，爰命倖兒補輯《目科治例》，柔兒參入《痘疹心傳》，足成全編，易以通名，標諸簽額。書未竟，適逢客至，隨手開函而語予曰：在昔《韓氏醫通》名世已久，今子亦以是名，得無名實相混之慮乎？予謂不然。吾聞元氏集名長慶，白氏之集亦名長慶，二集并驅，後世未嘗因名混實，奚必拘拘於是耶。客莞爾而退。遂以醫通定名。迨夫三變之術，法外之法，非可言語形容也。

《症因脈治・秦景明序》　醫有五科：曰脈，曰因，曰病，曰症，曰治。丹溪先生以病症爲一，故以四字該之，纂成一帙，名曰《脈因症治》。實爲壽世之書，奈後代諸賢，不業是作，遂至散亡淹沒，予所深惜。然諦思之，仍有難於宗行者。蓋執脈尋因，尋症，一時殊費揣摩，不若以症爲首，然後尋因之所起，脈之何象，治之何宜，則病無遁情，而藥亦不至於誤用也。是以古人先重望、聞、問，而獨後於切耳。余不諒，敢竊丹溪之餘語，彙成一卷，改名《症因脈治》。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脈，據症、據因、據脈用治，庶節節可證，而法不謬施，諒必無罪於後世也。但年邁神衰，恐多疵漏，未敢授梓傳世，待後之賢者，詳定而行可也。

《症因脈治・沈宗序》　秦子皇士，好學多才藝，自幼博通經史，及長名重士林，惜不得志以有爲。【略】然而秦子濟人利物之心，不甘自棄，謂無其位而可行其志者，惟有醫。於是取岐黃之要，潛心三十年，而其道甚明，遂行於世，全活者無算。不論富貴貧賤，終日孜孜，惟以救人爲事，而不計利。其術工，其志大而正，固一時之彥也。而秦子思以海內之大，後世之久，非一身之所能及，必求其可大可久者，以遍於天下，傳之將來，然後可。乃發其祖景明先生所傳之秘，曰《症因脈治》者，復窮搜博覽，闡明而損益之，以行於世。俾行是道者，因症按脈而脈不虛索，因脈用藥而藥不妄投，其有功於世，不大且久乎？向以不得有爲爲秦子惜，今則爲秦子慶矣。【略】癸未冬，予以疾告歸，其書適成，會施君宇瞻及昆季葆文紱石象三諸公者，善發一家，欲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損資將授梓，予不禁撫掌而爲之序。

《症因脈治・查慎行序》　秦子皇士者，上海人也。少時慨然有利濟天下之志，遂研精醫學，而於古今方書，無不通徹。要以黃帝神農造命宗旨爲指歸，其臨症必力窮其症之本末，與夫輕重緩急，推之至微。嘗曰：我非欲精於醫也，惟期內省不疚而已。斯眞仁人君子之用心者，於是聲稱籍甚。海昌去海邑，相距不啻四百里，而名聲習聞，如比屋然，非實大者而能如是耶？余向也奔走四方，深以不得面承請教爲悵。自壬午冬，膺特簡日侍內廷，蓋益絕遠當世之士云。然秦子者，實益大，聲益洪；四方賢士大夫聞風遠迎者日益衆。乙酉春赴嘉禾之請，接臨敝邑，起沈疴者不計算，名益貫盈於耳。因念古者學成名立，必手定一書，以公於世。今以秦子之學如是，之名如是，使無所傳以公於世，古之利濟天下者不如是。至季冬單升陳子來入春闈，會家人持方書數卷，名曰《症因脈治》，約五六百帙。進閱之，乃秦子皇士之所著也。分門別類，無不本末兼舉，輕重緩急之得宜，直令讀者據其書，自無不至於神而臻於化，人人皆可造命者。既而宇瞻及仲季諸公，捐金鐫刻，以公世用。因請序於余，以弁其簡端。

《症因脈治・秦之楨序》　余幼業醫，見家伯祖景明公，有《症因脈治》一稿，序原丹溪先生《脈因證治》中來。時余學淺，未會其趣。後見嘉言先生《寓意草》云：治症必先識病，然後可以議藥，今之學醫者，議藥不議病，歎《內經》《甲乙》無方之書，無人考究。丹溪《脈因證治》，分析精詳，反不見用，而《心法》諸書，群方錯雜，則共宗之。余因知景明公《症因脈治》之作，非無謂也，遂有纂述之志，然愼之未敢爲也。後三十年，年至慮深，每思有以成公之集，而率於生事，日無寧晷。偶憶袁先生可以濟人之語，遂乃屏絕應酬，潛心纂述。症分內外傷，因分內外因，脈分虛實，治分經絡，對症用藥，無游移多歧之惑。不十載而就意者，彼蒼好生，或丹溪、景明兩公，陰能助余也。書成之明年，余友施君宇瞻仲季兄而悅之，因謂余曰：是書壽世之寶也。與

其寶之一方，不若廣之天下；與其利諸目前，不若傳之後世。子爲是書以利濟一方，余兄弟爲是刻以公天下可乎。余與及門皆大歡喜，乃謝施君曰：是書出，倘有補於斯世者，惟君之力。

《金匱要略心典・尤怡序》《金匱要略》者，漢張仲景所著，爲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注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十家，莫不精求深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騖遠引，以曲逞其說，而其失則爲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爲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爲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注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覃精研思，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臟腑經絡之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既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

《醫學讀書記・徐大椿序》尤君在涇，讀書好古士也，而肆其力於醫，於軒岐以下諸書，靡昕夕寒暑，穿穴幾遍，而以己意條貫之。其間凡有所得，筆之於書，日月既多，卷帙略定。辨五行之生克，察四氣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虛實，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凡成書之沿誤者，厘而正之；古人紛紜聚訟者，折而衷之。夫惟多讀古人之書，斯能善用古人之書，不誤於用意，亦不泥於用意，於長沙氏之旨，庶幾得之，可謂通其意矣。抑吾觀太史公之傳扁鵲也，云長桑君以禁方盡與之，忽然不見，後遂能生死人，其說近於鬼物，其人不可再得；而其傳淳于意也，謂得禁方於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是多讀書而通於意者。扁鵲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淳于意者斯可矣。尤君之學不知於古人何如，然多讀書而通以意，是聞古人之風而興起者，由此書以治病，當不貽譏於人費也夫！

《醫學讀書記・鮑晟序》吾郡尤在涇先生，讀書好古君子也，鍵戶潛修，不慕榮利，沈酣典籍，更邃於醫。其所著《傷寒貫珠集》、《金匱心典》、《金匱翼》諸書，皆能闡靈蘭之秘，接長沙之源。吸英吐華，鍛年煉月，出其餘蘊，成《讀書記》，簡而精，微而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足以嘉惠後學者，法乳所溉，瓣香到今。夫稚川之論名醫，胚胎良史，貞白之撰別錄，輔翼本經。方之古人，殆不多讓，無惑乎燼餘之簡，歷久彌新，徑寸之函，先睹爲快。吾友謝君桂生，多學而精醫理，尤氏諸書，尤其服膺而深有得者，慨是書鋟版無存，借錄易舛，詳加校正，付剞劂氏，俾稽古之士，讀是記而幷讀先生全書，讀全書而更能融貫古人之書，誠快事也。

《醫學心悟・饒兆熊序》程君鍾齡，原字山齡，資分高，搜討富，攻舉子業，有聲庠序。乃以家貧善養爲務，間取岐黃書尋繹往復，又於張、劉、李、朱四大家貫穿融會，一編入手，必有所折中，不從門面語掩飾時人之耳目。由是出而問世，踵門者無虛日。經年累月，每爲遠地作信宿客，凡有來者，多叩門而返，自憾無廣長舌化百千身以應人之求也。爰著《醫學心悟》一書，授之生徒，所言悉有根柢，而筆又足以達之，故四方從游者日益進。嘗語門弟子曰：一壺冰，三斛火，只在用之適其宜耳。然而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昔醫緩兄弟三人，其二兄治病治於未形，雖名不聞於諸侯，而所學益大。書中《百誤歌》以及《人參果》等篇，是又在醫方之外，彌患於未萌，而兼爲保生計，非泛談也。【略】所著方書，抄閱者衆。君虞其不廣及也，乃付之剞劂，以公同志，甯不與調和燮理者，均稱其職，而無憾也乎！君曰：書成之後，一擔稍釋，我無復內顧矣。予獨以爲不然，古之仁聖高賢，盡屬救世，實地工夫，盡有著落，當前利益，匪爲空言，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君有以自見矣，無事他適也。至其書之精意，愧非越人，難窺底裏，亦不過從傍覘君之用心與觀其所行而質言之，以俟世之識者共相鑑賞而已。

《醫學心悟・自序》予少多病，每遘疾，則纏綿難愈。因爾酷嗜醫學，潛心玩索者有年，而四方求治者日益繁，四方從游者日益衆。然此衷常栗栗危懼，凡書理有未貫徹者，則晝夜追思；恍然有悟，即援筆而識之。歷今三十載，殊覺此道精微。思貴專一，不容淺嘗者問津；學貴沈潛，不容浮躁者涉獵。蓋以上奉君親，中及僚友，下逮卑幼，性命攸關，其操術不可不工，其處心不可不慈，其讀書明理，不至於豁然大悟不止。爰作是書，以教吾徒，而名之曰《醫學心悟》，蓋警之也。然心悟者，上達之機；言傳者，下學之要。二三子讀是書，而更加博覽群言，沉思力索，以造詣於精微之域，則心如明鏡，筆發春花，於以拯救蒼生，而藥無虛發，方必有功。

《醫學心悟・吳體仁序》　吾師鍾齡程先生，博極群書，自《靈》、《素》、《難經》而下，於先賢四大家之旨，無不融會貫通，以故病者雖極危篤，而有一綫之可生，先生猶能起之，是豈不與上天之好生、如來之普濟心心相印也哉！歲己酉，余負笈從先生游，自愧固陋，無以窺先生之奧，而朝而誦讀，晝而見症，夜而辨論，如是者有年，殆稍稍有得焉。先生學彌精，心彌下，年來備極攻苦，常徹夜不寐。天未曙，輒剪燭搦管，舉平日所心得者，一一筆之於書間，有未縝細者，必繩削之，至於盡善而後已。其中條分縷析，因症定方，不肯稍留餘憾，以誤後來學者。大抵方藥，一衷諸古而又能神而明之，以補昔人智力之所不逮。蓋昔人之論分，分則偏；先生之論合，合則全。昔人有引而不發之旨，得先生之剖抉而燦如日星；昔人有反覆不盡之論，得先生之辯晰而悉歸易簡。其書似平淡無奇，而千變萬化，總不出其範圍。至其命是編也，曰《醫學心悟》。誠以學非精詳，不可以云學，學必會通，乃可以言悟；悟不先之以學，則無師而所悟亦非學；不要之以悟，則固執而所學亦淺，而其原總操之一心。學者，心學之也；悟者，心悟之也；心學之而心悟之，夫而後其心，即上天好生之心、如來普濟之心也。書既竣，將付諸剞劂，余自愧固陋，終無以盡先生之奧，惟是抄錄成編，校考點畫，俾睹是書者，歎先生之學能精詳又能會通，而天地民生之咸有賴也。雖然，先生之爲是編也，不求炫世，只期信心，既堪信心，爰以授徒。余幸得爲先生徒，敢不以先生之心爲心，而博極群書，益知先生之學爲有本，漸以融會貫通，得希先生之悟於萬一也哉！

《不居集・徐卓序》　吾友程刺史珊坪，贊府蘿裳，工文章，藏書萬卷，深明易理，得歙南吳氏《不居集》抄本，愛其以消息盈虛之機，證嗽熱痰血之疾，校付攻木氏，梓成，索序於余。余受而畢其篇曰：嘗讀《易・繫辭》，變動不居，而知陰陽剛柔之道，變焉動焉而不常居其所，當隨時唯變所適，易象如是。吳氏取以明醫之義，眞能悟變動於不居者矣。蓋人身之要在水火，心主火，腎主水。此對待之體，又具有流行之用，相生相尅，陰虛而陽乘之，陽虛而陰亦從之，未有陰虛而專居於火旺，陽虛專居於火衰，使陰陽竟無所變動矣乎。【略】漢唐以來，絕少宣發，惟吳氏獨得其秘，詳採諸書，參以己意，以救今時之弊，以補前人之闕，集虛損之大成，治法始爲完備，非居於水，居於炎，居於陽虛，陰虛、絕少變動者可比，豈非有功於不居者哉？程君昆玉廣爲傳之，因嗽熱痰血之理，明消息盈虛之機，病變無常，不居者貴知此，可以言醫，卽可以讀《易》。

《不居集・自序》　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一物各具一五行。人身亦以陰陽五行，盈虛消長之道，寓生尅乘伏之機。病原有運氣情慾，內外變遷之因，藥類有升降浮沉，輕重清濁之質，以配陰陽五行之氣，以別寒熱溫平良毒之性，以應七方十劑之需，總不外河洛八卦，醫之理卽《易》之理。此理浩渺難窮，淵深莫究，惟《易》有以發之，而醫則尤宜明之。時以《內經》一書，繼河洛而起，其義精妙，活活潑潑，莫可端倪，先聖先賢著書立法，皆從此出。後有著述，遠不逮前賢，不過改頭換面，抄剿陳言耳。故曰：秦火之餘，每恨書少，今時之世，每恨書多。安得一大聖人出，存什伯於千萬，餘盡付之一炬，以爲大快，又曷敢畫蛇添足，以供覆甕乎。雖然，余作是集，亦有大不得已也。竊見近日治虛損者少，做虛損者多，死於病者寡，死於藥者衆，目擊心傷，安能默默。蓋緣內外不分，眞假莫辨，印定滋陰降火之一法，以治無定萬變之病情，不虛而做成虛，不損而做成損，良可嘆也。因著上下二集，糾謬繩愆，分爲內損，外損。蓋內損以眞陰、眞陽、五臟內虧立論，外損則創自臆見，皆由六淫外入，由淺及深，條分各門，列爲下集，獨開生面，補前賢之未備也。《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吾因名吾書。

《不居集・汪俊後序》　俊讀越人書，而知治損之責重脾胃也，讀仲景書，而知治損之責重陰陽也，讀漢以後諸賢書，而知治損之責重氣血也。經曰：勞者溫之，損者益之，其諸君之所本乎。今時則不然，專尚滋陰，務求降火。夫滋陰則少陽生發之氣，滯則不升，太陰運化之機，泥而中止，降火則炎上之性不遂，而海水沸騰，重離之曜無權，而陰霾日甚，是以愈滋愈咳，愈降愈熱，不極之斃不已。【略】俊生也輓，日從事故紙堆中，搜求義蘊，覺與時賢之道，每有扞不相入之處，又不敢恃一隙之明，以貽誤斯世，至虛損一證，膈噎於胸中者，歷有年所矣。欲崇秦、張、東垣之學，而群叱爲奇，欲從滋陰降火之說，而適深人病。今讀吳子《不居》二集，竊喜有先得我心者，一再尋繹，義味盎然，其源清，其派的，其切摘時弊也，闡道而不顧人之驚疑，其反覆推求也，明道而不厭辭之繁瑣，是書一出，而虛損無壞證矣。吳子歙之嶺南人，其書湮沒將數十載，程子昆季校而刊之，而屬俊爲之序。俊何敢序昔賢

之書？唯於斯道有蓄疑未析者得是書而渙然冰釋也，不誠大快事哉。

《醫宗金鑑・錢斗保等奏疏》 太醫院院使加光祿寺卿銜臣錢斗保等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右院判臣王炳、御史臣吳謙奉上諭：爾等衙門該修醫書，以正醫學。欽此。臣等聞命之下，曷勝惶懼欣躍。醫道廢馳，師範不立久矣！皆因醫書駁雜，人不知宗。今我皇上，聖慈仁心，視民如子，欲其同登壽域。德意之厚，與天無極。此乃萬世壽民公事。隨會同院使臣錢斗保、左院判臣陳止敬、御醫臣劉裕鐸合詞恭謝天恩。【略】臣等思維醫雖小道，實天下蒼生性命所關，非諸未藝之可比也。考醫之書《天元玉冊》、《本草》、《靈樞》、《素問》三經，始自伏羲氏、神農氏、軒轅黃帝與臣岐伯等所作也。殷時，伊尹著《湯液本草》；戰國時，扁鵲著《難經》；後漢時，張機著《傷寒論》。其書世遠，詞奧難明，且多編次、傳寫錯訛。自晉而下，至今醫書甚夥，不能枚舉。雖諸大家，多所發明，然亦各自成家。或博而不精，或雜而不一，間有自相抵牾，反足惑人者，皆當改正注釋，分別諸家是非。先自張機書起，蓋以前之書，皆有法無方，《傷寒論》、《金匱要略雜病論》，創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誠醫宗之正派，啓萬世之法程，實醫門之聖書也。故先改正錯訛注釋，以利天下時用。臣等請將大內所有醫書發出，再命下京省，除書坊現行醫書外，有舊醫書無板者，新醫書未刻者，并家藏秘書，及世傳經驗良方，著地方官，婉諭購買，或借抄錄，或本人願自獻者，集送太醫院命官纂修。上自三皇以至我朝，分門聚類，刪其駁雜，採其精粹，發其餘蘊，補其未備，成書二部。其小而約者，以便初學誦讀；其大而博者，以便學成參考。使爲師者，必由是而教；爲弟子者，必由是而學。則醫學昌明，壽民於萬萬世矣。其纂修照何館例，書成如何頒給之處，仰候欽定。謹此奏聞。

太保議政大臣大學士三等伯總管醫書館事務臣鄂爾泰謹奏：【略】今蒙皇上特命纂修醫書，以正醫學。臣謹詳加酌議，所修醫書，不必另行開館。即於太醫院衙門內，將現在閑房，照例量加修葺，盡可充用。該醫院官員到館辦事，亦稱近便。其纂修官，只需八員；總修官須用二員。御醫吳謙、劉裕鐸，應令充總修官，仍兼纂修外，其餘纂修官八員，應令太醫院堂官并吳謙、劉裕鐸等，將平日眞知灼見，精通醫學，兼通文理之人，保舉選派。如不足數，再於翰林院及各部院官員內，有通曉醫學者，酌量查派。蓋因前代醫書，詞義深奧，詮解不易；而分門別類，考訂成書，既欲理明，亦須辭達；既貴詳晰，尤須貫串，此醫理、文理、分修、總修，四者缺一，必不能成完書，以垂諸久遠者也。再院使錢斗保、左院判陳止敬、右院判王炳，俱有本衙門辦理事件，且內庭差事，所關重大，難以分任修書之事，請將該館一切應行事務，令錢斗保等三員照看經理。其收掌官酌用二員，亦令該醫院堂官，於所屬人員內選派。再於該醫院效力人等內，選取字畫尚好者，以備謄錄。如不敷用，照例行文國子監直隸學政，將生監秉公考試，務擇字畫端楷，咨送本館，以憑選取供事酌用四名。紙匠二名，亦照例於內閣取用。其在館官員人役，月支、桌飯、工食、銀兩，俱照八旗志書館例支領。其應用桌凳、什物、紙張、筆墨等項，照例酌量，向各該處咨取。至院使錢斗保等奏摺內請將大內所有醫書發出，再請敕下直省，除書坊現行醫書外，有舊醫書無板者，新醫書未刻者，并家藏秘書，及世傳經驗良方，著地方官，婉諭購買，或暫借抄錄，或本人願自獻者，俱集送太醫院等語，應照所奏咨明該部，行文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遵照辦理可也。

《臨證指南醫案・李治運序》 夫醫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於法之中，則存乎其人也，父子不相授受，師弟不能使巧也。吳閶葉君天士，稟賦靈明，造詣深邃，其於軒岐之學，錯綜融貫，處方調劑，立起沉疴，故名播南北。所遺醫案與方，膾炙人口。華君岫雲，婆心濟世，輯而成帙，別類分門，將付剞劂而請序於余。余翻閱再過，實足以啓迪後人，使好學深思者觸類引伸，未必非濟世之一助。至進而求其所以然，彼《靈》、《素》諸書具在，而心領神會，則又存乎其人也云爾。

《臨證指南醫案・修嵇璜序》 吳門葉天士先生天分絕人，於書無所不讀，終身不能忘。其視脈也，不待病者相告語，而推述病源。有病者思而後得之者，不啻日周旋於病者之側，而同其寢興，飲食，熟其喜怒驚悲也。蓋以其意深識病者之意，而又神明乎古人處方之精意，而直以意斷之。故其處方也，一二味不爲少，十餘味不爲多，習見不妨從同，獨用不妨立異，輕重繫於抄忽之間，而其效在乎呼吸。及數十年之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迎刃而解，渙然冰釋。先生之名益高，溢游者日益衆，而先生固無日不讀書也。嘗記余鄉人有患痼疾者，間詣先生所，爲處方授之曰：服此百劑，終身不復發矣。其人歸，服至八十劑，蓋已霍然者月餘矣，乃止不服。逾年病復發，復詣

先生所，先生曰：是吾令服某方百劑者，何乃如是？其人以實告。令再服四十劑，即永不發矣。卒如言，其神妙如是。是豈俗手之意爲增損者可同年而語哉！今所存醫方若干卷，皆門弟子所錄存者，學者能讀其書，以通其意則善矣。

《臨證指南醫案・李國華序》　吾吳葉天士先生，以岐黃妙術擅名於時者五十餘年。凡一時得奇疾，而醫藥罔效者，先生一診視，而洞悉源委，投以廳劑，沉疴立起，遠近之向風慕義老無間言。余舊居胥江，與葉氏世屬通家，其門牆桃李，亦皆至戚舊交，心神其術，因錄其方案成帙，藏之有年，方欲公諸天下。今錫山華君岫雲，爲之分別門類，授之梓人，余喜君之與余有同心也，因任校讎編輯之役。書既成，君囑余書其緣起。夫良醫之功同良相，人所稔知也。然良醫不能使其身壽同金石，而屢試其技於後人，亦勢之無可如何者矣。今得同心者彙錄其成案，而使後人有所取法觀摩，其功顧不偉歟？使後有能者，得是編而神明變化之，則先生之遺澤流被於千百世而無窮，而先生不死矣。

《臨證指南醫案・邵新甫序》　近代以來，古吳有世醫天士葉君者，學本家傳，道由心悟。吾鄉與吳郡接壤，猶憶曩時，凡知交患證棘手瀕於危者，一經調劑，無不指下回春。其聲譽之隆，不特江左一隅，抑且名標列省。惟是應策多門，刻無寧晷，未遑有所著述，以詔後世，人皆爲之惋惜。近有岫雲華君，購其日診方案，欲付之梓，以公諸世，請序於余。余雖習醫有年，愧未能深知醫理，然觀其論證則援引群書之精義，擬法則選集列古之良方，始知先生一生嗜古攻研，蘊蓄於胸中者咸於臨證時吐露毫端，此即隨證發明之著作也。其於陰陽、虛實、標本、格致之功，實足以上紹軒岐，下開來哲。以此行世，凡醫林之士見之，自必勤求古訓，博採衆方，迨將日造乎高明，庶不致臨證有望洋之歎，則此帙實濟世之慈航也，故爲之序。

《臨證指南醫案・華岫雲序》　欲求遵嘉言喻氏遺法，臨病先議證，後立方，其於未用藥之前，所定方案，無一字虛僞者，乃能徵信於後人。但執此以繩世，誠不易多得也。惟近見吳閶葉氏晚年日記醫案，辭簡理明，悟超象外，其審證則卓識絕倫，處方則簡潔明淨，案中評證，方中氣味，於理吻合，能運古法而仍周以中規，化新奇而仍折以中矩。察其學誠，蓋先生固幼稟穎絕之才，衆所素稔。然徒恃資敏，若不具沈潛力學，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醫案所得無多，不過二三年間之遺帙，每細心參玩，只覺靈機滿紙，其於軒岐之學，一如程朱之於孔孟，深得夫道統之眞傳者，以此垂訓後人，是即先生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諸世。至其一生之遺稿，自有倍蓰於此，個中義理，必更有不可思議者。自必存在諸及門處，什襲珍藏，尚未輕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豐城之劍，其精英瑞氣，斷不至於泯沒，自必終顯於世，只在先後之間耳。倘有見余是刻，能悉將先生遺稿，急續刻行世，此豈非醫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諒亦必有同志者，余將翹企而望之，因以爲序。

《臨證指南醫案・高梅序》　余不敏，竊慕范文正公之論，因師事吳門亮揆張先生。先生乃葉氏門牆桃李也。余因得窺葉派之一斑，觀其議病疏方，動中窾綮，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擬印葉師之妙諦，以開後學之法門，其有待於他年乎？由是歸而讀書，不與塵事。里有華君岫雲者，好古之士也，過而與語甚洽，遂出一編示余，乃葉師之方案也。問所從來，曰：積數十年抄集而成。其苦心濟世，爲何如耶？噫！葉師之方案至妙者，不可勝數。而散佚居多，此其剩事耳。然零珠碎玉，歲久彌湮，秘而不傳，將終失也，請授之梓，以惠當世，華君然之。余嘉其非業醫者而有是志，於是乎書。

《醫碥・自序》　文以載道，醫雖小道，亦道也，則醫書亦載道之車也。顧其文繁而義晦，讀者卒未易得其指歸，初學苦之。瑤少多病失學，於聖賢大道無所得，雅不欲爲浮靡之辭，以貽虛車誚。因念道之大者以治心，其次以治身。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醫所以治身也，身死則心無所寄，固小道中之大者，爰取少日所誦岐黃家言，芟其繁蕪，疏其湮鬱，參以己見，泐爲一書，用以階梯初學。非敢謂是載道之車，欲使升車者藉此以登，如履碥石云耳，故以碥名編。或曰方今《景岳全書》盛行，桂、附之烈，等於昆岡，子作焦頭爛額客數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醫。是書出，其時醫之藥石歟？碥當作砭。予笑而不敢言。

《醫碥・趙林臨序》　予友何君西池，年三十八始成進士，其成晚，故得博通諸藝。能醫，尤其篤嗜而專精者也。然自其爲諸生時，即文名籍甚，學士惠公稱爲南海明珠。於是西池之見知於人者，獨著於詩文，餘技遂爲所掩。己酉選拔策詢水利，西池以醫喻，娓娓且千言，學士顧公亟賞之，拔置第一。予亦與選，得讀其文，然後知西池之旁通於醫，而尤未悉其妙也。西池

聯捷後，尋觀政西粵，歷宰義寧、陽朔、岑溪、思恩諸邑，遷牧遼陽，則又但以善政聞。然其在思恩也，癘疫流行，西池廣施方藥，飲者輒起。制府策公下其方於郡邑，存活甚衆。遼陽民王洪，病風年餘，狂易多力，投入秫火中，焦爛無完膚。傅以藥，數日愈。於是西池坐廳事，呼伍伯縛王洪庭柱間。洪且詈且歌，州人聚觀如堵。西池先威以刑令怖慴，旋予湯液，兩人持耳灌之。有頃，暴吐下，其病遽失，人咸驚爲神。嗣是西池之醫，遂稍稍著矣。庚午夏，予內子病，兩月不少間，諸醫皆束手，已治木矣。適西池請告歸里，亟延診。先後處大承氣、白虎、小柴胡數十劑，效若桴鼓。予謂西池，諸醫皆言陽虛宜扶陽，非參附勿用，子獨反之，何也？曰：此非粗工所知，且此輩妄引《易》義，動言扶陽抑陰。夫《易》陽君子，陰小人，故當扶抑。醫言陰陽，俱氣耳。氣非正則邪，正虛無論陰陽均當扶，邪勝無論寒熱均當抑，何得牽西補東耶？人以溫補爲起死回生，而不識熱伏於內，而妄投桂附，竟不明其誤服殺人。而承氣湯，大黃、朴硝即回陽之上品，故能扶。補瀉初無定名，蓋視病之寒熱以爲去留，今不問何證，概從溫補，何異懲溺一，水趨火滅，不亦惑乎？又曰：醫有所偏黠，庸醫不知溫補之能殺人也，以爲平穩而用之；黠醫知溫補之能殺人，而人不怨，以爲可以藏拙而用之。於是景岳書徧天下，而河間、丹溪之學絕矣。距邪閑正，吾能已乎？西池之言若此，然則西池之醫之著於天下也，所繫固不少矣。西池所輯醫書凡數種，向欲梓以問世，而不名一錢，此編乃朋好所醵刻先行者。工竣，命予弁其端。予惟西池自序，簡括精妙，無可復益。聊綴拾其言論案驗之未著於篇者告諸世，使知西池之所長，不獨在文章政事間，而衆著之，以嘉惠天下也。

《醫碥・辛昌五序》 王金壇先生《證治準繩》膾炙人口，予友何西池稱爲近代醫書之冠。慮其奧博難讀，因作《醫碥》以羽翼之。其書文約而義賅，深入而淺出，當與《準繩》并傳無疑。蓋皆以文學名儒，而發軒岐之秘，宜其足以行遠也。獨是金壇之作《準繩》也以罷黜，而西池之作《醫碥》也以幽憂之疾，倘所謂窮愁著書者非耶？【略】然則貧固其所甘，而窮愁著書又其所樂者矣。或曰：多文爲富。西池嘗舉鴻博，著述追步金壇，何富如之？是編又繼《準繩》行世，可以不朽，視富貴利達，朝榮夕萎者，所得孰多？宜西池不以彼易此也。

《金匱懸解・自叙》 仲景先師著《金匱玉函要略》一書，垂諸雜病之法，以約言而析元理。玉揪子神宇天光，自負解者，乃參伍悅研，三載於茲，眞宰恍惚，未得其眹，百家諸子之論，率皆過目而冰消，入耳而瓦解，茲獨驚怖其言，譬猶河漢無極，其義何居，南華之奇，太元之奧，可謂諔詭幻怪之至矣，然何至於如此之閉結不解也。仲景先師，優念元元，意濟後來，知其解者，旦暮俟之，千百年來，竟索解人不得，此眞欲廣文通恨事已。【略】蓋《楊》《莊》之文，義淺而辭深，《金匱》之書，言顯而理晦，非精於《靈》《素》之理者，不能解《金匱》之言，昧其理而求其言，是以幽冥而莫覩其原。注《金匱》者，蕙質而蓬心，金口而木舌，是皆今日適越而昔來者也。僕也身登會稽，親探禹穴，目覩越國江山，知昔日之來者，歧路迷罔，自謂適越而非也。嗟呼，扁、桑流譽於鍼砭，和、緩蜚聲於方藥。彼豈樂此而爲之，丈夫有志，鬱淪奧牒，胸臆約結，何以爲歡？求爲醫經藥錄，啓先聖之元扃，非第消永日而遣牢思，抑亦康濟斯民之術也。由是刳心刻意而書傳焉，下之辭賦詩歌之麗，雕蟲篆刻之工，詹詹小言，閒閒小智，壯夫何心而爲此也。

《四庫全書總目・金匱懸解》 《金匱懸解》二十二卷，國朝黃元御撰。元御謂張機著《金匱玉函經》以治內傷襍病，大旨主於扶陽氣以爲運化之本，自滋陰之說勝，而陽自陰升陰由陽降之理迄無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書，於四診九候之法言之頗詳。

《串雅內編・許增小引》 醫學淵原古帝，其書滿家，經方脈論，各有耑門，彪炳後先，幾於充棟，獨走方鈴醫，自爲一科。習是技者，師師口授，敷法相承，大率影竊前賢緒論，以自爲盈縮，或夸神授，或詫儈傳，方則多本古人，又不能盡通古人之意，故自古無婦書，人亦以賣藝者流薄之，其徒衆輒挾此訾食江湖，秘其主使方劑，互爲標揭，而鄉僻城市，隨遇療治，亦往往奇驗，比之世爲名醫，丟驕自大之輩，似又勝之。嘗讀《倉公傳》及六朝《褚生列傳》，與近代蘇、沈所紀，見證處方，亦都閣合，可以見鈴串流傳，遠有端緒，抑亦畫山水者，同能不如獨勝歟。同里趙恕軒先生，纂《串雅》一書，蓋嘗遇鈴醫之賢者，不私所得，悉以授之，先生刪其眩異繁縟，參以秘笈所藏，歸之雅正，勒爲成書，其用心亦孔厚矣。咸豐初，爲餘杭某君刊行，未及流布，遽燬於庚辛之難，人間廛有存者。徐侍郎頌閣先生乙酉春來杭州，從丁氏八千卷樓假歸錄副以去，瀕行屬余刊印，以公同好。因乞吳君平格庚生補注，條繫於後。平格邃於醫，其所注悉有依據，足以曾益是書。若剞劂之資，則鎮洋瞿太守

永嘉任之，以廣醫藥之一家，不必神其說於龍宮三十方也。

《串雅內編・趙學敏序》《周禮》分醫爲四，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後乃有十三科，而未聞有走方之名也。《物原》記岐黃以來，有鍼灸，厥後巫彭製藥丸，伊尹創煎藥，而未聞有禁截諸法也。晉王叔和纂《脈經》，叙陰陽內外，辨部候經絡臟腑之病爲最詳。金張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溼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終未聞有頂串諸名也。有之，自草澤醫始，世所謂走方是也。【略】予幼嗜岐黃家言，讀書自《靈》、《素》、《難經》而下，旁及《道藏》石室。考穴自銅人《內景圖》而下，更及《太素》奇經。《傷寒》則仲景之外，遍及金鞾木索。本草則《綱目》之外，遠及海錄丹房。有得輒鈔撮忘倦不自知，結習至此，老而靡倦。然聞走方醫中，有頂串諸術，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其徒侶多動色相戒，秘不輕授。詰其所習，大率知所以而不知所以然，鮮有通貫者。以故欲宏覽而無由，嘗引以爲憾。有宗子柏雲者，挾是術徧游南北，遠近震其名，今且老矣。戊寅航海歸，過予譚藝，質其道，頗有奥理，不悖於古而利於今，與尋常搖鈴求售者迥異。顧其方旁涉元禁，瑣及游戲，不免誇新鬬異，爲國醫所不道。因錄其所授，重加芟訂，存其可濟於世者，部居別白，都成一編，名之曰《串雅》。使後之習是術者，不致爲庸俗所詆毀，殆亦柏雲所心許焉。昔歐陽子暴利幾絕，乞藥於牛醫，李防禦治嗽得官，傳方於下走，誰謂小道不有可觀者歟？亦視其人之善用斯術否也。

《虛損啓微・洪煒序》陸宣公見古方，必手鈔錄。范希文自以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余寢瘵也久，勘於文史，旁涉方書，於虛損一症，尤加體會，自救也因以救人，肱蓋三折矣。歲壬申，隨侍山陽官署，暇輒以己意條疏數語，積而成卷，或亦啓微之論，發古人之所未發，而其方則仍採諸古。古卽不宜於今，斟酌之，增減之，神而明之，存其人也。

《蘭臺軌範・徐大椿序》欲治病者，必先識病之名。能識病名，而後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當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狀所由異，然後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或病名同而病因異，或病因同而病症異，則又各有主方，各有主藥，千變萬化之中，實有一定不移之法。即或有加減出入，而紀律井然。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南陽夫子以後，此道漸微；六朝以降，傳書絕少。迨唐人《外臺》、《千金》，不過裒集古方，未能原本《內經》，精通病變。然病名尚能確指，藥味猶多精切。自宋以還，無非陰陽氣血、寒熱補瀉，諸膚廓籠統之談。其一病之主方、主藥，茫然不曉。亦間有分門立類，先述病原，後講治法，其議論則雜亂無統，其方藥則浮泛不經，已如雲中望月，霧裏看花，仿佛想像而已。至於近世，則惟記通治之方數首，藥名數十種，以治萬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藥之各有專能；中無定見，隨心所憶，姑且一試，動輒誤人，余深憫焉。茲書之所由作也。本《內經》以採其源，次《難經》及《金匱》、《傷寒論》，以求其治。其有未備者，則取六朝唐人之方，以廣其法。自宋以後諸家及諸單方、異訣，擇其義有可推，試多獲效者，附焉。庶幾古聖治病之法，尚可復睹，使學者有所持循，不至傍徨無措。至於推求原本，仍當取《內經》、《金匱》等全書，潛心體認。而後世之書，亦當窮其流派，掇其精華，摘其繆誤。而後，此書之精意自能融會貫通，而心有實獲，而變化在我矣。

《金匱翼・徐錦序》《傷寒》而外，《金匱》一書，又雜症之大法門也。吾吳尤在涇先生，學術淵深，天機敏妙，嘗以其吟咏自得之餘，究心《靈》、《素》，有《金匱心典集注》、《北田讀書錄》行世。又出其生平見聞，所以羽翼《金匱》者，條分縷晰，列爲八卷，祖述仲景遺意，薈萃各家之說，參以論斷，所謂廣長舌大法輪，可想見先生濟世婆心矣。【略】晚年爲人治病多奇中，蓋歷數十年精意研殫，宜其神妙莫測。是書余得之及門平舟沈子，復於星門陳子處借校，譌正缺補，名之曰《金匱翼》，竊仿《傷寒附翼》之義，夫科舉之學，揣摩家猶曰中式，況於病乎，則是書爲《金匱》羽翼，而先生爲仲聖功臣矣。

《金匱翼・柏雪峰序》聞之著書難，選書尤難。醫理之難知也，其書汗牛充棟，欲別贋存眞，如披沙揀金，覽之博，尤貴擇之精。吾鄉尤在涇先生，通儒也，邃於醫理，所著醫書數種，已刻者早已家置一編，而治雜病一書，祇存鈔本，是書之必傳於後，無庸贅述，獨惜其未廣所傳也。吾宗澹安大兄，昔同遊西疇夫子門，析疑賞奇，師深喜其好學，迄今積三十年，孜孜不倦，宜其乞方踵至，名動公卿，乃復虛懷若谷，雖盛暑晚歸，余至必剪燭深談也。嘗出郭氏《傷寒論補亡》、尤氏雜病兩書，正譌補缺，相與商確者久之。今尤氏書校刊已成，促其先付剞劂，名之曰《金匱翼》。尤氏固爲仲聖功臣，而澹安亦屬尤氏知己矣。

《雜病源流犀燭・沈岵瞻序》余弟芋綠，博古明經，一生篤學，大約四十以前專志儒書，四十以後專攻醫學，故著作甚富，於儒則有《芋綠草堂稿》

若干種，於醫則有《沈氏尊生書》若干種。余於所著儒書能讀之，以余所知也。於所著醫書，雖讀之，實不能知也。然不知者醫之理，猶能知者醫之文。茲讀《雜病源流犀燭》，共計長短一百七十餘篇，篇各一法，法各宗諸左史，無一散亂，無一重復，於所著儒書，知其能獨發心裁，成一家言，則於所著醫書，即文法之變妙，亦可知其能獨發心裁，成一家言也。此余不知其醫書，而猶能即所知者以知之也。特書此以弁《雜病源流犀燭》云。

《雜病源流犀燭・沈金鰲叙》 極天下能燭幽者，犀之角而已。角何能燭？以犀性之通靈也。犀之神力，全注於角，其通靈之性，亦全聚於角，是以燃之而無幽弗燭也。夫人得天地最秀最靈之氣，失其靈者，私汩之耳。私汩其靈，必是非莫辨，矧能燭幽，若是者吾於醫有感焉。人之有病，或感七情，或染六淫，皮毛肌肉，經絡臟腑，受其邪即成病，而病即發於皮毛肌肉經絡臟腑之間，故曰雜也。雜者，表裏易蒙，寒熱易混，虛實易淆，陰陽易蔽，紛形錯出，似是實非。欲於易蒙易混易淆易蔽中，確定爲勿蒙勿混勿淆勿蔽之症，非本通靈之性，洞徹精微，安能如犀之無幽弗燭。秦越人視病，洞見人臟腑癖結，能燭幽也。能本通靈之性，以燭乎至幽也，夫醫何能盡如秦越人，然切脈辨症，就症合脈，反覆推究，從流溯源，縱不能洞見癖結，當必求昭悉於皮毛肌肉經絡臟腑之間，或爲七情所傷，或爲六淫所犯，知其由來，審其變遷，夫而後表裏不相蒙，寒熱不相混，虛實不相淆，陰陽不相蔽，皆通靈之爲用也。悉皆通靈之用，原本於性生者也，雖不燃犀，奚翅幽之能燭乎？亦何憂病之紛形錯出於皮毛肌肉經絡臟腑間乎？書既成，因名之曰《雜病源流犀燭》。

《內傷集要・蔡貽績序》 維昔先嚴樂思公大人，先慈曾太君晚年生予，負體羸弱，由童而冠而壯廿餘年間，每患外感者十常二三，患內傷者十常七八，屢瀕於危，均賴陳學周先生極力調救，三旬外始安健，而陳先生嘗勸勉習醫，於是自補弟子員後，輒殫心醫道，上溯《靈》、《素》奧旨，偏及方書微言，旁搜博採，務窮其要，而治己治人，多歷年所，似覺胸有把握，差無貽誤，爰舉先賢所言脈理，於蒙晦處則汰之，於明確處則錄之，輯成《醫學指要》，欲以明乎脈之要，斯得其治之要爾。嘉慶壬申荷陳觀察顧廬先生捐金倡助，慫恿授梓，鐫行有年矣。洎由都梁署旋寓省暇日，竊思醫之關鍵，外感莫重於傷寒、瘟疫，而治不容混，內傷莫重於虛勞、失血，而治不可苟，乃復研求經旨脈理，剖晰證治方法，條分縷晰，詳明其要，輯成二編，一爲《抉要》，一爲《集要》，洵爲現身說法，和盤托出，務期觀者了然心目，庶不致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而固執，亦不至捕風捉影，指鹿爲馬而聱亂，又何致憾於草菅人命也哉？丁丑冬承友人易麗昭等釀金，玉成刊版，惜以費資不敷，祇得刻就《傷寒瘟疫抉要》一帙，而《虛勞失血集要》則仍藏之篋笥而已。予今年及七十有二，適獲諸友劉錫祺、楊廣先、鍾昌言、蔡磻溪等利濟爲懷，欣然藥助，付諸剞劂，得與《抉要》合編，俾內傷外感之間見予夙昔研究之苦心。因總而顏之曰《內傷集要》，並以質證於同人，是又予生之厚幸也夫。

《醫林改錯・張潤坡序》 醫，仁術也。乃或術而不仁，則貪醫足以誤世；或仁而無術，而庸醫足以殺人。古云不服藥爲中醫，蓋誠慮乎醫之仁術難兼也。至於稍讀方書，即行市道，全無仁術，奚以醫爲？余來粵數年，目擊此輩甚衆，輒有慨乎其中。每遇救急良方，不惜捐貲購送。今於癸丑四月，適聞佛山友人有幼子患症，醫以風藥投之，竟至四肢抽搐，口眼歪斜，命垂旦夕，忽得一良方，一劑稍愈，三服霍然。又有人患半身不遂者十餘年，得一良方，行走如故。余甚奇之，再四訪求，始知二方皆出自《醫林改錯》一書。遍求得之，歷試多驗。因於公餘沉潛反覆，頗悟其旨。竊歎此書之作，直翻千百年舊案，正其謬誤，決其瑕疵，爲希世之寶也，豈非術之精而仁之至哉！余不忍秘藏，立刊布以公於世。使今人得悉臟腑經絡之實，而免受庸醫之誤。亦不負王勛臣先生數十年濟世之苦心矣。願同志君子勿視爲尋常善書，幸甚幸甚！

《醫林改錯・劉必榮序》 丁未之秋，寄迹吳門。適同鄉焦子浚文來，手執臟腑全圖，乃勛臣王先生《醫林改錯》之稿也。臟腑圖漢魏以來，醫家所習見，何異乎爾？異乎勛臣先生所繪之圖與古人殊也。臟腑人人皆同，勛臣背古以傳圖，得毋炫奇立異乎？曰否，不然也。古人之圖傳其誤，勛臣之圖傳其信。天下物理之是非，聞虛而見實，寡見獨虛，多見爲實。古人竊諸刑餘之一犯，勛臣得諸親見之百人。集數十載之精神，考正乎數千年之遺誤。譬諸清夜鐘鳴，當頭棒喝，夢夢者皆爲之喚醒焉。【略】是書繪圖立說，定方救逆，理精識卓，絕後空前。可爲黃帝之功臣，即可爲長沙之畏友。抑又聞之，葉氏《指南》有久病入絡之說。徐氏非之，不知入絡即血瘀也。今勛臣痛快言之，而《指南》入絡之說益明。坊友汪子維之見而悅之，開雕梨棗，以公

諸世。斯眞能刊錄善書者也，是爲序。

《醫林改錯・知非子序》 余讀勛臣先生《醫林改錯》一書，而歎天下事，有人力爲之者，有天意成之者。先生是書，功莫大於圖繪臟腑諸形。其所以能繪諸形者，則由於親見。其所以得親見者，則由於稻地鎮之一游也。此豈非天假之緣，而使數千載之誤，由先生而正之哉！惟膈膜一事，留心三十年，未能查驗的確。又得恆敬公確示一切，而後臟腑諸形，得以昭晰無疑。此非有天意玉成其間哉！至先生立方醫疾，大抵皆以約治博。上卷著五十種血瘀之症，以三方治之。下卷論半身不遂，以一方治之。幷審出未病以前四十種氣虛之形症，非細心何能至此。論吐瀉轉筋，治分攻補兩途，方由試驗中來。論小兒抽風非中風，以大補元氣一方治之。以不能言之兒，查出二十種氣虛之形症，平素細心，不問可知。論痘非胎毒，痘漿非血化，以六方治古人不治之六十種逆痘，頗有效者。先生之書，大抵補前人之未及，而在氣虛血瘀之症爲多，今特揭諸篇首。

《醫林改錯・自序》 余著《醫林改錯》一書，非治病全書，乃記臟腑之書也。其中當尚有不實不盡之處，後人倘遇機會，親見臟腑，精察增補，抑又幸矣！記臟腑後，兼記數症，不過示人以規矩，令人知外感內傷，傷人何物；有餘不足，是何形狀。至篇中文義多粗淺者，因業醫者學問有淺深也；前後語句多復重者，恐心粗者前後不互證也。如半身不遂內有四十種氣虧之症，小兒抽風門有二十種氣虧之症，如遇雜症，必於六十種內互考參觀，庶免謬誤。望閱是書者，須詳審焉。

《四科簡效方・王士雄序》 天下之難事，莫如醫。同一證也，所因各異，傳變攸殊，況體有虛實，病有淺深，臟性有陰陽，天時有寒燠，雖方與病合，尚須隨證損益，以期無纖毫之扞格，庶可藥到病除，而無遺人夭殃之誤。苟非守經達權之士惡足以語此，此成方之不可執也。【略】余未嘗學問，爲繼先君志，童年即究心醫籍，三十年來，凡見聞所及固美不勝收，竊念窮鄉旅宦，疾病陡來，無藥無醫，莫從呼籲，爰不自揣，選其藥廉方簡而用之有奇效無險陂者，集爲四卷，題曰《四科簡效方》，以俟仁心爲質者，版以流傳。然限於卷帙，遺漏良多，用質通方，毋嗤淺陋。

《類證治裁・蔣啓勳序》 同治間，余守潤州，後又承乏江甯，林生崧廣至署來謁，蓋余守潤州時所取士也。出其先祖羲桐先生醫書一冊，乞序於余。書固有余先師薌畦吉君原序，先生與余師素號神交，知先生以經濟之學，鬱不得志，沈潛泛覽於古來之醫集，抉其精英以爲是書，卓然必傳於後，無疑也。余疏於藝術，醫學一道，概未有知。而勞勞仕宦，捧檄東西，竊以牧民之道，其通於醫術者，爲生告之。當亂離之後，民生凋蔽，培植之政，猶醫之急補元氣也。奸民猾吏，非種必鋤，猶醫之滌瑕蕩穢，不遺餘力也。政治之施行，必求其利害之所在，猶醫之分經分絡，不得妄施藥石也。其他正治從治之法，君臣佐使之宜，虛實損益之故，調和血氣，燮理陰陽，良醫之於病，亦猶良吏之於民，昔人所以謂治病之道通於治國也。使先生當日幸獲通籍，出經濟之學以治民，當有更傳無窮者。乃先生以大用之才，爲緒餘之見，閱是書者，咸爲先生惜，不知士生一世，祇求有益夫生民，治病治民，其揆一也。今先生之醫術傳，先生之經濟不因是深人想像歟。

《類證治裁・桂超萬序》 丹陽林君雲和，與余同舉戊辰鄉試，訂交於京師，即而別去，不相問者三十餘載。丁未冬，君之子芝本，攜君所輯方書曰《類證治裁》者，乞序於余，始知君之亡，亦且八載矣。君直外方內，治學有根柢，已已禮闈報罷，退而學醫，活人甚多，術既益精，而病世之業醫者空疎不學，或又拘於成法，以蹈偏駁失中之弊，於是彙輯古方，別裁至當，蘄與人人共明之。嗚乎！其用心若此，可不謂中和仁智之君子乎。余固嘗於醫，於養身濟世之術，未之有得，春官十上，幸獲通籍，而衰態遽侵，今茲待罪吳趨，當時同榜中如顧畊石諸君，均先朝露，無可與語。回首今昔，益信窮達一致，勞勞於仕宦而以隳其所業，曾不若君之窮居著述，猶得就一藝以自名，此則序君書而不能無慨於中也。至於是書之蘊，足以抉陰陽而託性命，後之讀者當自得之，且已詳於君所自爲序。

《類證治裁・吉鍾穎序》 林羲桐先生，嘉慶戊辰舉鄉魁，墨藝膾炙人口，尤精岐黃家言，貫串於《靈樞》、《素問》、《難經》諸書，以意爲變化而不泥於古，著作之暇，以濟時爲心，士大夫皆禮敬之，余久耳其名。丙戌余服闋，入都謁部，先生公車北上，相晤於都門，獲聞緒論，盛德君子，一望皆知。辛亥春，嗣君筠石茂才，將刊先生所著《類證治裁》書，而以序囑余。書凡八卷，外科附焉，別類分門，前列論，方次之，案又次之，殆與《沈氏尊生書》體例略相近，然詳略輕重之際，妙於剪裁，開卷了然，言彌簡而法彌備。使夫穎悟之士，即得所範圍，中材而下，亦得循塗以赴，學者固當分別以觀矣。【略】筠石

嗣其先業，揆度奇恆，無不立效，叩其所學，蓋得於是書成法爲多，顧不肯私爲家傳，而公諸同好，其能體先生濟時之心者矣。

《類證治裁・自序》 司命之難也在識證。識證之難也在辨證，識其爲陰爲陽，爲虛爲實，爲六淫，爲七情，而不同揣合也。辨其在經在絡，在腑在臟，在營衛，在筋骨，而非關臆度也。顧脈理易淆，洞垣誰屬，賴古作家別類分門，條列治要，且於一證，錯綜疑似，縷析絲分，參合脈象，詳哉言之，仰見心裁獨出矣。【略】學者研經，旁及諸家，泛觀沈酣，深造自得，久之源流條貫，自然胸有主裁。第學不博無以通其變，思不精無以燭其微。惟博也故腕妙於應，而生面別開；惟精也故悟徹於元，而重關直闢。平時灼有定見，臨證不設成心，診畢矣，審用何法，法合矣，選用何方，權衡乎稟之厚薄，病之淺深，治之標本，藥之浮沈，及一切正治從治，上取下取，或上病取下，下病取上，或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乃知執一者拘，多歧者泛，師心者愎，隨俗者庸。至於體貼病情，曲折都盡，刀圭所授，立起沈疴，善矣。若猶未也，一法未合，雖古法宜裁，一方未純，雖古方宜裁，必胎合而後已。此其難，殆又在識證辨證後乎。乃觀近日懸壺家，大率學殖荒蕪，心思膚淺，甚則治溫疫以傷寒法，治血枯以通瘀法，與夫喜行溫補，不顧留邪，動輒攻消，不知扶正，輕者重，重者死矣。予思矯而正之，已已計偕後，歸而就館，筆墨少閒，爰始蒐輯。丙戌後，又苦南北奔馳。今老矣，分編討究，懼有遺珠，除傷寒全帙無容贅衍外，餘多宗經立論，酌古用方，更欲略輯瘍科，兼及幼科，而老病浸尋，來日苦短，缺略之憾，統俟續成，且生平本不業醫，間有治案，附於證後，非云程式也，聊存梗概，以寓別裁之微意云爾。編名《治裁》，願與有志醫學者共裁之。

《醫醇賸義・費伯雄序》 雄自束髮受書，習舉子業，東塗西抹，迄無所成，遂乃決然舍去，究心於《靈》、《素》諸書，自張長沙下迄時彥，所有著述，幷皆參觀。仲景夐乎尚已，其他各有專長，亦各有偏執，求其純粹以精，不失和、緩之意者，千餘年來，不過數人。因思醫學至今，蕪雜已極，醫家、病家，目不睹先正典型，群相率而喜新厭故，流毒安有窮哉！救正之法，惟有執簡馭繁，明白指示，庶幾後學一歸醇正，不惑殊趨。爰將數十年所稍稍有得，而筆之於簡者，都爲一集，名曰《醫醇》，共二十四卷，分爲六門：曰脈、症、治。首察脈，次辨症，次施治。此三者爲大綱。就治字中又分三層：曰理、法、意。醫有醫理，治有治法，化裁通變，則又須得法外意也。乃災梨半載，而烽火西來，赤手渡江，愁苦萬狀，棲身異地，老病日增，風雨之夕，林木叫號，半壁孤燈，青影如豆，回首往昔，如夢如塵，良足悲矣！自念一生精力，盡在《醫醇》一書，欲再發刻，以大暢和緩之風，而坊刻定本與家藏副本，盡付祝融，求之二年，不可復得。昔人謂人生得幾句文字流傳，大關福命。此言誠不我欺也。近因左足偏廢，艱於步履，坐卧一室，益復無聊，追憶《醫醇》中語，隨筆錄出，不及十之二三。兒子輩復請付梓，予以幷非全書，不欲更災梨棗，而門下士以爲雖非全豹，亦見一斑，且指迷處正復不少，若幷此湮沒，則大負從前醫尚和緩之苦心矣。勉從其請，改題曰《醫醇賸義》，而自序其巔末如此。惟願閱是編者，諒予之心，悲予之遇，匡其不逮而惠教之，則幸甚！

《血證論・唐宗海叙》 先君子體羸善病，故海早歲即習方書，有恙輒調治之。癸酉六月，驟得吐血，繼復轉爲下血。查照各書，施治罔效。延請名宿仍無確見，大約用調停之藥，以俟病衰而已。因此徧覽方書，每於血證，嘗三致意。時里中人甚羽鄉先輩楊西山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證不傳之秘，門下鈔存，私爲鴻寶。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購求，僅得一覽。而其書議論方藥，究亦未能精詳，以之治病，卒鮮成效。乃廢然自返，寢饋於《內經》、仲景之書，觸類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證，十愈七八，今先君既逝，而荆妻馮氏又得血疾，新制方劑，竟獲安全。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於天下，苟有一材一藝，稍足補救於當時，而又吝不忍傳，陋哉。爰將失血之證精微奧義，一一發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補前賢所未備，務求理足方效，不爲影響之談，書成自顧，而轉憾悟道不早，不能延吾父之壽也。然猶幸此書之成，可以救天下後世也。

《讀醫隨筆・周學海序》 《讀醫隨筆》者，學海之所以備遺忘也，意在溫故以求新，實無新意之可採。徒以同志傳誦一二，遠方君子，多來索觀，且促付梓，不能拂其請也而應之，迹近於自炫矣。夫學海之治醫也，先治脈，次治藥。脈有《脈義簡摩》、《診家直訣》之刻；藥以親嘗未遍，不敢臆說，久未成書。若夫病證衆矣，治法繁矣，雖古之名醫，猶不能以一身盡歷天下之病變也，何況小子，敢以管蠡之見，妄事窺測乎！僅於讀書臨診之際，隨所見而記之，缺略瑣碎，固不足爲成書，亦復凌躐拉雜，未有體例，粗爲分類，以付手民。其中陳陳相因者，蹇澀未暢者，繁沓不檢者，前後重復異同互見者，觸目

皆是，識淺筆孱，貽譏大雅，知不免矣。昔之人，或廣蒐舊說，輯爲宏編；或澄鍊精思，約爲枕秘。以此方彼，不亦蔑乎！雖然，竊有說焉，宋人懷燕石而自以爲寶也，一旦出示於人，乃悟其非寶矣；朱奉議作《傷寒百問》，早刊行世，得某友指摘之，遂改著《活人書》而傳矣。學海深羨宋人之善悟，而將勉爲奉議之能改也。然則是刻也，非自炫也，亦非非自炫也。

《鼠疫彙編・羅汝蘭序》　疫由陰陽愆伏而作也，或中血，或中氣。感其毒者，皆足以害人，顧其時同，其地同，其證同，其藥亦宜無不同，觀方書所載，每次止立一方可知。必拘拘切脈施方無當也。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爲名。其證爲方書所不載，其毒爲斯世所駭聞。鄉復一鄉，年復一年，爲禍烈矣，爲患久矣。予初聞此，遍閱方書，無對證者。光緒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鋪；十七年春，延及縣城。偶見《醫林改錯》一書，論道光元年，京師時疫，日死人無數，實由熱毒中於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腫，予始恍然焉。蓋鼠疫一證，初起紅腫結核如瘰癧，或忽起於不自知，或突起於所共見，其潰者流瘀血，非熱毒成瘀之明驗乎。其甚者熱懵而斃，非熱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觀其方，專以治血爲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證矣。試之人，人皆驗。因錄示人，人疑謗也。十七年冬，遇吳川友人吳子存甫於郡，出所輯《治鼠疫法》一編，予讀而善之。遂與茂名許子經畬論列此方，隨證加藥，囑書其後，而附於諸君子之末，爰捐貲付刻以廣其傳。十九年春，城鄉疫復作，同時屢用此方以起危證，一時輿傳，求者踵相接，迺即人疑謗者再加辨解，且取侄啓沃所經驗塗瘰一方以補之，侄啓觀復刻印發，遠近流傳，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證者數百，用之全效。故舊歲宏豐號有辨惑說之刻，本年友人文子鳳笙有同育堂之刻，安鋪醫局有敦善堂之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傳愈廣焉。予思此方雖妙，惟一誤於醫者之蠱惑，再誤於病家之遲疑，以致死亡相繼，實堪痛恨。予留心此證久矣，數年所歷，更有聞見，前緣平糶之暇，補原起釋疑二則，并將陀村治疫之善法，與所傳之奇效，及改方之貽誤，就吳刻而增損之。二十一年陀村疫復作，按治未效，加藥方效，故於施藥之時，續而增之。復將十年前疫毒中氣之經驗方附諸卷末，俾知疫毒中於血氣者，皆有所救，則陰陽雖有愆伏，而血氣實可調和，庶幾消災疹於無形，躋民生於仁壽，則區區之心稍慰也。如有不逮，還期高明指示。爰述其本末而爲之序。

《鼠疫彙編・羅汝蘭再序》　是書已四刻，前序言之詳矣。茲何爲而復刻也，以近更有所得，不敢秘也。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瓊候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弊者數千，族人和隆號電催此方過海曾著效驗，而瓊醫未之信也。予慮其復而及他處，遂出四刻分贈同鄉各位，皆以較前更詳，公捐洋銀三十六員囑代辦分贈。予遂付信高郡聯經堂印六百本，并撮其要，付省經韻樓刻印一千本。旋以聽鼓多暇，復購書數種以考其詳，更加添注。冬至後瓊州府城疫作，先將所存分派瓊醫，或從而笑之，甚從而訾之。予知其誤於李時珍紅花過服之說，并誤於景嵩崖桃仁紅花不可過用三錢之說也。二十二年春疫大作，群醫各出手眼，百無一效，以至死人無數。及二月底，始有信避之法者，遷居海口，延予調治，并參新法，連救重危證數人，求醫者踵相接也。每視病開方，即贈書一本，并囑照醫，而十愈八九，一時并救數十人，群疑始息，遂信是方。幸海口爲證無多，不致大害，因補前刻所未及而求其詳，爰爲之序。

《鼠疫約編・鄭奮揚序》　昔桐城余君師愚，著《疫疹一得》，以清瘟敗毒飲爲主方，別開生面，以補昔賢之未逮。乾隆癸丑，京師大疫，踵其法者，活人無算。紀文達公目擊其應手而痊，故一時亟稱之。迨光緒十七年，粵東鼠疫流行，石城羅芝園廣文以加減解毒活血湯爲綱領，救活億萬人，厥功偉矣。復從吳子存原本輯成《鼠疫彙編》，殫數年閱歷苦衷，拯萬里艱危疫症，是皆彼蒼仁愛斯民，假手於賢哲，解散疫氛，同登壽宇也。考王勳臣《醫林改錯》有云：瘟毒自口鼻入氣管，自氣管達於血管，致氣血凝結，壅塞不行。此說與余所聞泰西醫士所言暗合。羅氏穎悟過人，從此入手，即以解毒活血湯加減用之，爲治鼠疫者提綱挈領，膽識俱到，獨出冠時，故能立起沉疴，爲群生託命焉。辛丑歲自夏徂秋，吾省城鄉內外鼠死而疫作，爲數年來最盛。余五月初首得李雨山刊本，如獲異寶，即思集貲重刻以廣流傳，嗣聞楊孝廉芝盦昆仲已付剞劂，先獲我心，不勝狂喜。自此書出，閩中諸善長踵而印施者萬有餘卷，雖疑信參半，然全活亦不少。鋟版現將模糊，乍浦楊君伯卿司馬，樂善不倦，將謀重梓，屬余參訂，余雖粗工，又焉敢辭。惟原書從歷年經驗彙纂而成，其間羼入雜症生藥與乩方，微嫌喧賓奪主，恐閱者旁皇眩惑罔決適從，故割愛刪去，且編次閒有緟複處，有倒置處，爰不揣謬陋，釐爲八篇，名之曰《鼠疫約編》，蓋由博而返約，亦守約而施博也。所冀醫者毋執己見以炫奇，

病家毋惑人言以自誤，依方照法，及時連服，生死人而肉白骨，其功德詎有涯涘哉。

《鼠疫抉微・余德壎序》 今歲初冬，某西醫在滬北偶見死鼠數頭，其時附近居民，適有病而死者，西人遂瞿然驚，惘然疑，由其推想，迺以爲鼠疫萌生之象焉。庸詎知病人自病，死鼠自死，未必因鼠而及人，因疫而致死也。然而時疫流行，每緣地氣含有溼毒，鼠先受之而死，死鼠腐臭，與天時診厲，往往釀而成疫，疫行而死亡枕藉，幷其屋舍器皿，鬱有穢氣，著於物而中於人，遂至傳染流行，彌漫無涯涘。可畏哉，可畏哉。西人既有檢疫之議，而吾人尤當有先事之防焉。鼠疫一名核瘟，同光以前無是名，幷無是書。吳川吳君始輯鼠疫治法，暨嶺南羅君增訂之《鼠疫彙編》，八閩鄭君釐定之《鼠疫約編》，其良方善法，固已經驗於閩粵間。然竊謂三江人士之體質，及天時地候，與閩粵懸殊，而療治之方，亦不得不斟酌損益而變通之。爰是不揣固陋，參以辯論，逐節按注，名曰《鼠疫抉微》，付梓行世，以供同志之採擇，尚希海內方家，匡厥不逮云。

《醫學衷中參西録・張慎序》 吾友壽甫張君，宿學士也。自幼讀書即不落恆蹊，長而好學，篤志近思，一字一句不容放過。於六經類多深造，而尤邃於《易》，曾衍有圖說，以發前人未發之奥。【略】其誦讀餘暇，兼及醫學，於中西方書，搜閱極博，而生平得力，實在乎《本經》、《内經》。恆因經文一二語，悟出無限法門。故其臨證，手到病除。即病勢重危，群醫束手，一經診視，立能回春。然此特吾友之緒餘，初非以此見長也。迨夫閱歷日久，其經驗良方，不忍拋棄，爰成斯編，質諸同好。志在濟人情，殷覺世，指迷津，普慈航，一片婆心，喚醒夢夢。是不獨收效於當時，尤將流澤於後世也。雖然天性發爲文章，事功根於學問。吾願覽斯編者，不以醫視醫，而以經術視醫。審其制方之精義，用藥之要著，化裁通變，方智圓神，於以見醫學精華之流露，即以見六經精華之流露也，而吾友之深於經學，彰彰矣！乃知道明德立之儒，不爲良相必爲良醫。利用厚生之道與起死回生之能，其事異，其理同也。

《醫學衷中參西録・自序》 人生有大願力，而後有大建樹。一介寒儒，伏處草茅，無所謂建樹也，而其願力固不可沒也。【略】醫雖小道，實濟世活人之一端。故學醫者，爲身家溫飽計則願力小；爲濟世活人計則願力大。而此見力之在錫純，又非僅一身之願力，實乃祖訓斯紹也。錫純原籍山東諸城，自前明遷居直隸鹽山邊務里，累世業儒。先祖友三公纘修家乘，垂訓來兹，謂凡後世子孫，讀書之外，可以學醫。蓋即范文正公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之意也。錫純幼時，從先嚴丹亭公讀書，嘗述斯言以教錫純。及稍長，又授以方書，且爲指示大意。謂誦讀之暇，遊藝於此，爲益良多，且又遵祖訓也。特當時方習舉子業，未能大致力於斯耳。後兩試秋闈不第，雖在壯年，而淡於進取，遂廣求方書，遠自農軒，近至國朝著述諸家，約共搜閱百餘種。【略】夫事貴師古者，非以古人之規矩，準繩限我也，惟藉以瀹我性靈，益我神智。迨至性靈神智，洋溢活潑，又貴舉古人之規矩、準繩而擴充之、變化之、引伸觸長之，使古人可作，應歎爲後生可畏。凡天下事皆宜然，而醫學何獨不然哉！錫純存此意念，以孜孜研究醫學者有年，偶爲人疏方，輒能得心應手，挽回沉痾。【略】今彙集十餘年經驗之方，其屢試屢效者，適得大衍之倍數。方後綴以詮解與緊要醫案，又兼採西人之說與方中義理相發明，綴爲八卷，名之曰《醫學衷中參西錄》。有客適至，翻閱一過而問曰：觀子之書多能發前人所未發，於醫學誠有進化。然今凡百事皆尚西法，編中雖採取西人之說，而不甚採取西人之藥，恐於此道仍非登峰造極也。答曰：中華苞符之秘，啓自三墳，伏羲《易經》、《神農本經》、《黃帝内經》是也。伏羲畫《易》，在有文字之前，故六十四卦止有其象，而能包括萬事萬物之理，經文王、周公、孔子闡發之，而猶有餘蘊。《本經》、《内經》之包括醫理，至精至奥，神妙無窮，亦猶《易經》之包括萬事萬物之理也。自周末秦越人後，歷代諸賢，雖皆各有發明，而較之三聖人之闡發《易經》，實有不及，故其中餘蘊猶多。吾儒生古人之後，當竟古人未竟之業，而不能與古爲新，俾吾中華醫學大放光明於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錫純日存斯心，孜孜忘老，於西法醫學，雖嘗涉獵，實未暇將其藥餌一一試驗，且其藥多係猛烈之品，又不敢輕於試驗，何能多採取乎！然斯編於西法非僅採用其醫理，恆有採其化學之理，運用於方藥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貫爲一，又非若採用其藥者，僅爲記問之學也。特是學問之道，貴與年俱進，斯編既成之後，行將博覽西法，更採其可信之說與可用之方，試之確有效者，作爲續編。此有志未逮之事，或即有志竟成之事也。

《四庫全書總目・醫貫砭》 《醫貫砭》二卷，國朝徐大椿撰。初明趙獻

可作《醫貫》，發明薛己醫案之說，以命門眞火眞水爲主，以八味丸六味丸二方，通治各病。大椿以其偏駁作此書闢之。考八味丸，即《金匱要略》之腎氣丸，本後漢張機之方，後北宋錢乙以小兒純陽，乃去其肉桂附子，以爲幼科補劑，名六味丸，至明太醫院使薛己，始專用二方，爲補陽補陰要藥，每加減以治諸病，其於調補虛損，未嘗無效。獻可傳其緒論，而過於主持，遂盡廢古人之經方，殆如執誠意正心，以折衝御侮，理雖相貫，事有不行。大椿攻擊其書，不爲無理，惟詞氣過激，肆言辱詈，一字一句，索垢求瘢，亦未免有傷雅道，且獻可說不能多驗，今其書已不甚行，亦不必如是之詬爭也。

紀事

《左傳・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枚叔集・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禮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富于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轉，紛屯澹淡，虛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漾，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脆，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閉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略】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

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郤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略】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搜神記》卷三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旉。瑯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腳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卽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月愈。

《周書・姚僧垣傳》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略】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略】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新唐書・方技・許胤宗張文仲傳》 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

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

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

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

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夢溪筆談・人事一》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即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略】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眞宗面賜藥酒一注銼，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卻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簽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略】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老學庵筆記》卷三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群醫，至爲謠言曰：藏用檐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鼈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蓋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爲害。此蓋稟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煩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至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癇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爲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夷堅甲志》卷二《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而發赤如火，群醫不能療。子壻陳橚憂之，以問胡脩然。有蘄人謝與權，世爲儒醫，脩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脩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脩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脩然語陳橚，橚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

《南部新書》卷二 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續醫說・盛文紀》 盛文紀以醫名。吳中有謝訓導，病頭疼，發熱惡寒，初作外感治，或以風治，見熱則退熱，痛則止疼。或又以氣虛治，由是病轉劇，人事不省，飲食已絕。家人意其必死。謝曰：吾病惟盛文紀不曾視脈。命其子延至。盛乃診視，曰：君幾誤死，法當先去其滯。遂用二陳湯加大黃六七錢。令守者曰：急煎，俾服至夜分，左眼若動，肝氣乃舒，大泄則有可生之機矣。至夜半時，覺腹中有聲，左眼果開，遺穢物斗許，中有堅硬如卵之狀，以竹刀剖視之，即痰裹麪食也。既而氣舒結散，津液流通，即索食

矣。衆醫問故，盛曰：謝君北人也，久居于吳，飲酒食麪，皆能助濕，濕能傷脾，脾土一虧，百病交作，有是病服是藥，更何疑焉。衆醫咸服。

《續醫説・史載之》 蔡元長苦大便秘，國醫用藥，俱不能通利，蓋元長不肯服大黄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閽者齟齬，久之乃得見，既而診脈，史欲出奇，曰：請求二十文錢。元長問：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以紫苑末之而進，須臾大便遂通。元長驚異，詢其故。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結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能清肺氣，是以通也。自此醫名大著，元長深敬服之。

《春明夢餘録・太醫院》 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乎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爲不可不謹。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内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

《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四一六引《緇素録》 太醫院醫士分十三科，循元醫學之舊也。十三科者，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産科、眼耳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針灸科、祝由書禁科。其設立醫學，蓋從太醫院太使王猷副使王安仁之請其程試科目，每三年一試，期以八月，中選者，來春二月赴大督省試，其法考較醫經，辨驗藥味，合試經書，則《素問》《難經》《聖濟録》《本草》《千金翼方》也，元惟重其選，故名醫特多。明則試醫士不過論一篇、歌訣一首而已，人多忽焉，不以爲意，此華亭唐文恪公有京師無良醫之歎也。

《南滘楛語・岐黄之學》 宋世極講求醫學，初猶隸於太常，後更崇設提舉，其制分設三科，曰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爲小經。針科、瘍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針灸經》。每歲春試，至崇寧間，又改隸國子監。南渡後稍變其法，然討論未嘗不加詳也。其老師宿學之在北方者，悉爲金有，叠起大家，聊攝則成無己，河間則劉完素，易州則張潔古，考城則張子和，東垣老人李杲，尤卓卓駕乎諸家之上。非金源高手獨多，皆天水九朝講究熏陶之澤也。東垣炙元好問腦疽，艾大如兩核許，灸至百壯，始覺病而痊。

內科總部

感冒部

題解

《傷寒論・傷寒例》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

《金匱鈎玄・傷風》 戴云：新咳嗽、鼻塞聲重者是也。屬肺者多，散宜辛溫或辛涼之劑。

《證治要訣・諸傷門・傷風》 感冒爲病，亦有風寒二證，即是傷寒外證初感之輕者，故以感冒名之。

《醫方考・感冒門》 六氣襲人，深者爲中，次者爲傷，輕者爲感冒。【略】感冒者，受邪膚淺之名也。

《雜病源流犀燭・六淫門・感冒源流》 感冒，肺病也，元氣虛而腠理疏也。

《醫學全書・感冒門》 感冒者，感受四時之風寒也。其症鼻塞清涕，咳嚏頭痛，身微發熱惡寒。

論說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

《素問・八正神明論》 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

《素問・評熱病論》 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

《素問・風論》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怯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

《素問・骨空論》 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略】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

《傷寒論・辨脈法》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

《傷寒論・傷寒例》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列，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九月霜降節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爲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九月十月寒氣尚微，爲病則輕，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爲病則重。正月二月寒漸將解，爲病亦輕。此以冬時不調，適有傷寒之人，即爲病也。【略】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

似，但治有殊耳。【略】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

《諸病源候論・時氣諸病候・時氣候》 時行病者，是春時應暖而反寒，夏時應熱而反冷，秋時應涼而反熱，冬時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從春分後其中無暴大寒，不冰雪而人有壯熱爲病者，此則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爲溫病也。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一名時行傷寒。此是節候有寒傷於人，非觸冒之過也。

又 得時病一日在皮毛，當摩膏火灸愈。不解者，二日法針服行解散，汗出愈。不解三日，復發汗，若大汗即愈。不解，止勿復發汗也。四日，服藜蘆丸微吐愈。若病固藜蘆丸不吐者，服赤豆瓜蒂散吐。已解，視病者尚未了了者，復一法針之當解。不愈者，六日熱已入胃，乃與鷄子湯下之愈。百無不如意，但當諦視節度與病耳。食不消病亦如時行，俱發熱頭痛。食病當速下之，時病當待六七日下之。時病始得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熱在胃外而下之，熱承虛便入胃。然病要當復下之，不得下，胃中餘熱置此爲病，二死一生，此輩不愈。胃虛熱入胃爛，微者赤斑出，五死一生。劇者黑斑出，十死一生。病人有強弱相倍也。若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神語言與人不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但以豬苓散一方寸匕已上，飲之以一升若升半水，可至二升益佳。當以新汲井水，強令飲。以指刺喉中，吐之，隨手愈。不時吐者，此病皆多不差，勿以餘藥治也。不相主當，必危。若此病不時以豬苓散吐解之者，其殆速死。亦可先以法針之，尤佳。以病者過日不以時得下之，熱不得泄，亦胃爛矣。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經・導引法》云：清旦初起，以左右手交互從頭上挽兩耳，舉，又引鬢髮即流通。令頭不白，耳不聾。又摩手掌令熱，以摩面，從上下二七正，去肝氣令面有光。又摩手令熱，令熱從體上下，名曰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愈。

時氣一日候

時氣病一日，太陽受病。太陽爲三陽之首，主於頭項，故得病一日，頭項腰脊痛。

時氣二日候

時氣病二日，陽明受病。陽明主於肌肉，其脈絡鼻入目，故病二日，肉熱鼻乾不得眠。夫諸陽在表始受病，故可摩膏火灸，發汗而愈。

時氣三日候

時氣病三日，少陽受病。少陽脈循於脅，上於頸耳，故得病三日，胸脅熱而耳聾也。三陽經絡始相傳，病未入於藏，故可汗而愈。

《諸病源候論・傷寒諸病候上・傷寒候》 夫傷寒病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交爭，榮衛否隔，歷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強重。此邪氣在表，洗浴發汗即愈。病三日以上，氣淫在上部，胸心填塞，故頭痛，胸中滿悶，當吐之則愈。病五日以上，氣深結在藏，故腹脹身重，骨節煩疼，當下之則愈。

《諸病源候論・傷寒諸病候上・中風傷寒》 中風傷寒之狀，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嗡嗡發熱，鼻鳴乾嘔，此其候也。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其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常，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即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齊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言，甚者至噦，手足躁擾，順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陽明中風，口苦而咽乾腹滿，微熱惡寒，脈浮若緊，下之則腹滿小便難。陽明病能食爲中風，不能食爲中寒。少陽中風，兩耳無聞，目赤胸中滿而煩。不可吐之，吐之則悸而驚。太陰中風，四支煩疼，其脈陽微陰澀而長，爲欲愈。少陰中風，其脈陽微陰浮爲欲愈。厥陰中風，其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三因方・叙傷風論》 經云：春傷風，夏飧泄。此乃四時之序也。或表中風在經絡中，循經流注，以日傳變，與傷寒無異。但寒泣血，無汗，惡寒；風散氣，有汗，惡風，爲不同。仲景正以此格量太陽經傷寒、傷風，用藥不同。而纂集者不識門類，遂雙編二證，使後學混濫，卒不知歸。甚者，以傷風、暑、濕、時氣疫疹，凡曰太陽病者，皆謂之傷寒。晉人不經，類皆如此，固不足道，但名義乖錯，惑於後世，不可不與之辨。今別立傷風一門於四淫之前，且依先哲以太陽爲始，分注六經，學者當自知。

《內外傷辨惑論・辨外感八風之邪》 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三二日間，特與外傷者相似，其餘證有特異名者。若不將兩證重別分解，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證誤作有餘外感風邪。雖辭理有重復處，但欲病者易辨醫者易治耳。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其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暖無風處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頗相似，細分之特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直至傳入裏作下證乃罷。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壅塞而不通，能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便著床枕，非扶不起。其內傷與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卻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賊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大便常難，或澀，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小白濃，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溏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胸中閉塞，如刀劃之痛，二者亦互作，不幷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脅痛，必臍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胸中，其氣無止息，甚則高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倦嗜卧。以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爲分辨耳。

《內外傷辨惑論・辨手心手背》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辨至甚皎然。

《內外傷辨惑論・辨口鼻》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必顯在口。必口失穀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沃沫多唾，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即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塞，盛有力而口中必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乾，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爲之不利。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明矣。

《內外傷辨惑論・辨氣少氣盛》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壅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幷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是傷寒則鼻乾無涕，面壅色，亦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者，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嗄，其言響如從瓮中出，亦前輕而後重，高揭而有力，皆氣盛有餘之驗也。內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爲熱所傷。熱既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氣少氣，上喘懶語。人有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答之，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明白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辨之，豈有醫者反不能辨之乎。

《內外傷辨惑論・辨頭痛》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常有之，直須傳入裏實方罷。此又內、外證之不同者也。

《濟生方・寒》 論曰：《素問》云：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此去寒就溫之意也。不善調攝，觸冒之者，卒然眩暈，口噤失音，四肢僵直，或灑灑惡寒，或翕翕發熱，面赤多汗。大抵中寒脈必遲緊，挾風則脈浮，眩暈不仁。兼濕則脈濡，腫滿疼痛。治之之法，切不可妄下、妄吐，惟當溫散之。

《證治要訣・諸傷門・傷風》 感冒爲病，亦有風寒二證，即是傷寒外證初感之輕者，故以感冒名之。若入裏而重，則是正傷寒。初感用藥，與前項太陽證亦同。今病人往往惡言傷寒，不知輕則爲感，重則爲傷，又重則爲中。有其病而諱其名，甚爲無義，特以俗呼爲大病，故諱言之耳。

《古今醫統大全・傷風門・病機叙論》 傷風之證有二因

風爲天地浩蕩之氣，四時八風之變，未嘗無也。間有傷者，皆因不能法道清淨，腠理不密，表上陽虛，所致一因也。有挾虛痰熱，其氣拂鬱，風邪易於外束，二因也。經曰：清淨則內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是也。

《赤水玄珠・風門・明風篇》 生生子曰：風，春之令氣也，木之所司，肝爲之主。《素問》六化篇云：木之化風，主於春。春之爲言蠢也，陽氣蠢動，故風所以鼓舞萬物，爲天號令。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臟爲肝，其志爲怒，故怒傷肝，風傷肝。肝爲足厥陰之經，以六氣言之，自十二月大寒節起，至二月春分節止，是初之氣，厥陰風木用事，人有感其令氣者，爲傷風。其有不即發於令氣，而四時亦有傷風之症者，時人謂之四時感冒。感有淺深，治有緩急，令既不同，治亦有異。故首述經文以明風之體，有所據，而人

天咸一之理實寓焉。後別治法，以見風之變症無常，非簡約可盡。先賢有言曰：風乃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非易言也。信夫！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寒・辨驗外感真僞法》 凡外感必頭疼，其疼也，不問晝夜，探其舌本，必從喉嚨內乾出於外，多兼煩躁。不煩躁者，卽輕證也。不頭疼而發熱，不發熱而頭疼，頭雖疼而有時暫止，口雖乾而舌本不燥，骨雖疼而頭不疼，雖渴而不欲引飲，至夜或偶得寐，遇食不好亦不惡，居處雖若厄怯而神氣安靜。凡若此者，皆非傷寒也。

《證治彙補・傷風章・病因》 更衣脫帽，沐浴當風，皮毛之間卒然受邪，內舍於肺者，外因也。衣被過厚，上焦壅熱，內熱生風，似乎傷風者，內因也。肺家素有痰熱，復受風邪束縛，內火不得舒泄，謂之寒暄，此表裏兩因之實症也。有平昔元氣虛弱，表疏腠鬆，略有不謹，卽顯風症者，此表裏兩因之虛症也。

《證治彙補・傷風章・見症》 輕者咳嗽有痰，咽乾聲重，鼻燥作癢，或流清涕，腹脹額悶，口燥喉痛。重者頭痛項強，肢節煩疼，憎寒壯熱，頭眩嘔吐，心煩潮熱，自汗惡風。亦有無汗而惡風者。

《證治彙補・傷風章・傷風傷暖辨》 外風所傷，鼻流清涕，咳嗽清痰，舌無胎膜。內熱生風，鼻流濁涕，咳嗽稠痰，舌有紅點。其餘諸症則相似也。

又 風循經絡亦有六經傳變，其初起頭疼身熱與傷寒同。但傷風必鼻塞流涕，且多惡風，居暖室之中則坦然自如。傷寒惡寒，雖近烈火，仍復怕寒。又傷風在表者，有汗而手足微煩。傷寒在表者，無汗而手足微冷。傷風在裏，肺熱而皮膚發疹。傷寒在裏，胃熱而肌肉發斑。皆各異也。

《證治彙補・傷風章・脈法》 左寸關浮弦有力者，傷風也。右寸關洪滑有力者，傷暖也。右寸關濡弱無力者，兼虛也。

《四聖心源・傷風根原》 傷風者，中虛而外感也。陽衰土濕，中脘不運，胃土常逆，肺金失降，胸中宗氣不得四達，時時鬱勃於皮毛之間。遇飲食未消，中氣脹滿，阻格金火沉降之路。肺金鬱發，蒸泄皮毛，宗氣外達，是以不病。一被風寒，閉其皮毛，肺氣壅遏，不能外發，故逆循鼻竅，噴嚏而出。濕氣淫蒸，清涕流溢，譬之水氣蒸騰，滴而爲露也。

水生於金，肺氣上逆，無以化水，故小便不利。《素問・風論》：勞風法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矣。蓋膀胱之水，全是肺氣所化，水利則膀胱之鬱濁下泄，肺家之壅滯全消。濕去而變燥，故痰涕膠黏，色化青黃，出於口鼻，肺藏不傷也。少年陽衰未極，肺不終鬱，則氣降而化水，故引精於三日。中年者五日。末年陽衰，不能引精者七日。若其終不能引，久而鬱熱蒸腐，則肺傷而死矣。

太陽引精，賴乎陽明之降。中氣運轉，陽明右降，則肺金下達而化水尿，積鬱始通。陽明不降，肺無下行之路，太陽無引精之權也。法宜瀉肺而開皮毛，理中而瀉濕鬱。濕消而鬱散，氣通而水調，無餘事已。

《醫階辨證・春令外傷七證辨》 太陽中風，其狀頭項強，腰脊疼，發熱，自汗惡風，脈浮緩。傷風之狀，頭痛身熱，欬嗽鼻塞，聲音重，涕唾稠黏，脈洪大。風溫之狀，身灼熱，自汗，鼻鼾，身重多眠，語言難出。春溫之狀，先熱後寒，作止有時，脈緊澀。【略】感冒風寒，其狀如太陽症，頭項腰脊痛，惡寒無汗。

太陽中風，風傷衛，故惡風自汗，與寒證異。傷風，風爲春病，欬嗽鼻塞身重，風壅於肺也。風溫自汗，風也；身灼熱，溫也。春溫，冬傷於寒不卽發，至春氣溫而後發，故身熱口渴而成裏熱之症，卽晚發傷寒也。溫瘧亦冬寒春發，重感溫氣，故先熱後寒也。【略】感冒風寒，卽三時傷寒也。在春分前得者，仍與正傷寒同治。陰寒已退，而有太陽病，則宜以風治。

《蜀中醫纂・外感門・傷寒傷風辨》 傷寒惡寒無涕汗，手足微厥緊澀斷。傷風惡風有涕汗，手足微溫脈浮緩。兪嘉言曰：冬寒、夏暑、春溫、秋濕，此四時正病。然夏秋亦有傷寒，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以無汗爲傷寒，有汗爲傷風、暑濕。自注：然亦不可拘。傷風症淺，傷寒症深。自古及今，只見傷寒而死，未見傷風而亡。諸方書讀仲景而不化，以風爲陽邪，寒爲陰邪，議論紛紛，迷障醫人不淺。不若景岳風送寒來，寒隨風入，總一寒耳。醒人巨眼。

綜述

《傷寒論・傷寒例》 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

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

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

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略】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爲家有患，備慮之要。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爲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略】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爲自愈也。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嚌嚌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覆取微似汗，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諸湯皆仿此。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覆取微似汗，不須歠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一作逆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若渴，去半夏，加栝樓根三兩。若微利，去麻黃，加蕘花，如一雞子，熬令赤色。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須臾歠熱稀粥一升，助藥力，取微汗。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

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一作微。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一作尺脈實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

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樓實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樓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脇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復發熱汗出而解。

《肘後方・治傷寒時氣溫病方》 治傷寒及時氣溫病，及頭痛壯熱脈大，始得一日方：取旨兌根葉合搗三升許，和之眞丹一兩、水一升，合煮，絞取汁，頓服之，得吐便差。若重一升盡服，厚覆取汗差。

又方：小蒜一升，搗取汁三合，頓服之。不過再作便差。

又方：烏梅二七枚，鹽五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

又方：取生杼木，削去黑皮，細切裹白一升，以水二升五合煎，去滓，一服八合，三服差。

又方：取朮丸子二七枚，以水五升挼之令熱，去滓盡服汁，當吐下愈。

又方：雞子一枚，著冷水半升攪與和。乃復煮三升水，極令沸，以向所和水投湯中急攪，令相得，適寒溫頓服取汗。

又方：以眞丹塗身令遍，面向火坐，令汗出差。

又方：取生囊荷根葉合搗，絞取汁，服三四升。

又方：取乾艾三斤，以水一斗，煮取一升，去滓頓服，取汗。

又方：鹽一升食之，以湯送之。腹中當絞吐，便覆取汗，便差。

又方：取比輪錢一百五十七枚，以水一斗，煮取七升，服汁盡之。須臾復以五升水更煮，令得一升，以水二升投中，合令得三升，出錢飲汁，當吐毒出也。

又方：取豬膏如彈丸者，溫服之，日三服，三日九服。

又方：烏梅三十枚，去核，以豉一升、苦酒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頓服。

又傷寒有數種，人不能別，令一藥盡治之者。若初覺頭痛肉熱脈洪起一二日，便作葱豉湯：用葱白一虎口、豉一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取汗。不汗復更作，加葛根二兩，升麻三兩，五升水煎取二升，分再服，必得汗。若不汗，更加麻黃二兩，又用葱湯研米二合、水一升煮之，少時下鹽、豉，後內葱白四物，令火煎取三升，分服取汗也。

又方：豉一升、小男溺三升，煎取一升，分爲再服取汗。

又方：葛根四兩，水一斗，煎取三升，乃內豉一升，煎取升半一服。搗生葛汁服一二升，亦爲佳也。

若汗出不歇已三四日，胸中惡，欲令吐者，豉三升，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蜜一兩，又煮三沸，頓服安卧，當得吐。不差，更服取差。秘法傳於子孫也。

又方：生地黃三斤，細切，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亦可服藜蘆吐散及苦參龍膽散。

若已五六日以上者，可多作青竹瀝，少煎令減爲數，數飲之，厚覆取汗。

又方：大黃、黃連、黃檗、梔子各半兩，水八升，煮六七沸，內豉一升、葱白七莖煮取三升，分服。宜老少。

又方：苦參二兩、黃芩二兩、生地黃半斤，水八升煮取一升，分再服。或吐下毒則愈。

若已六七日，熱極，心下煩悶，狂言見鬼欲起走，用乾菜萮三升，水二升，煮取一升，後去滓，寒溫服之，得汗便愈。此方恐不失必可用也，秘之。

又方：大蚓一升破去，以人溺煮令熱，去滓服之。直生絞汁，及水煎之幷善。又絞糞汁飲數合至一二升，謂之黃龍湯，陳久者佳。

又方：取白犬，從背破，取血破之，多多爲佳。當及熱以薄胸上冷，乃去之。此治垂死者活，無白犬諸，純色者亦可用之。

又方：取桐皮削去上黑者，細擘之長斷，令四寸一束。以酒五合，以水一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當吐下青黃汁數升即差。

又方：雞子三枚，芒硝方寸匕、酒三合，合攪散消，盡服之。

又方：黃連三兩，黃檗、黃芩各二兩，梔子十四枚，水六升煎取二升，分再服。治煩嘔不得眠。

《千金要方・傷寒上・辟温》 辟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歲旦屠蘇酒。

絳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沈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平曉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

赤散，辟溫疫氣、傷寒熱病方。分一方寸匕置絳囊中帶之，男左女右，著臂自隨。覺有病之時，便以粟米大內著鼻中。又酒服一錢匕，覆取汗。日三服，當取一過汗耳。

又方：正月旦，取東行桑根大如指長七寸，以丹塗之，懸門戶上。又令人帶之。

《千金要方・傷寒上・傷寒膏》 治傷寒，頭痛項強。四肢煩疼，青膏方。

以醇苦酒漬之再宿。以豬脂四斤煎，令藥色黃，絞去滓，以溫酒服棗核大三枚，日三服，取汗。不知稍增。可服可摩。如初得傷寒一日，苦頭痛背強，宜摩之佳。治傷寒敕色，頭痛項強，賊風走風，黃膏方。

以醇苦酒漬一宿，以獵月豬脂一斤煎之，調適其火，三上三下藥成。傷寒赤色發熱，酒服梧子大一枚。又以火摩身數百過。兼治賊風，絕良風，走肌膚，追風所在摩之，神效。千金不傳，此趙泉方也。

白膏　治傷寒頭痛，向火摩身體，酒服如杏核一枚，溫覆取汗。摩身當千過，藥力乃行。傷寒咽喉痛，含如棗核一枚，日三。摩時勿令近目。

《千金要方・傷寒上・發汗散》 度瘴發汗青散，治傷寒敕色。惡寒發熱，頭痛項強體疼。

溫酒服方寸匕，溫覆取汗，汗出止。若不得汗，汗少不解，復服如法。若得汗足，如故頭痛發熱，此爲內實，當服駛鼓丸若翟氏丸。如得便頭重者，可以二大豆許內鼻孔中，覺燥涕出，一日可三四度，必愈。兼辟時行病。崔文行解散，治時氣不和，傷寒發熱者。

若中傷寒，服錢五匕，覆取汗解。若不覺，復小增之，以知爲度。若時氣不和，且服錢五匕。辟惡氣欲省病，服一服。皆酒服。

六物青散　治傷寒敕色惡寒。

以溫酒服錢五匕，不知稍增之。服後食頃，不汗出者，進溫粥一杯以發之。溫覆汗出漐漐可也，勿令流離，勿出手足也。汗出止。若汗大出不止者，溫粉粉之，微者不須粉。不得汗者，當更服之。得汗而不解者，當服神丹丸。

青散　治春傷寒，頭痛發熱。

覺傷寒頭痛發熱，以白湯半升，和藥方寸匕，投湯中，熱訖去滓盡服。覆取汗。汗出溫粉粉之良久。一服不除，宜重服之。或當微下利者，有大黃故也。詔書發汗白薇散，治傷寒二日不解者。

治傷寒，頭痛身熱，腰背強引頸。及風口噤瘧不絕，婦人產後中風寒，經氣腹大，華佗赤散。

酒服方寸匕，日三。耐藥者二匕，覆令汗出。欲治瘧，先發一時所服藥二匕半，以意消息之。細辛、薑桂、丹砂、雄黃不熬，餘皆熬之。

赤散　治傷寒頭痛，項強身熱，腰脊痛，往來有時。

《千金要方・傷寒上・發汗湯》 陰旦湯　治傷寒肢節疼痛，內寒外熱，虛煩。

陽旦湯　治傷寒中風，脈浮，發熱往來，汗出惡風，頭項強，鼻鳴乾嘔，桂枝湯主之，隨病加減如左。

以泉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服一升，日三。自汗者，去桂枝，加附子一枚。渴者，去桂，加栝樓根三兩。利者，去芍藥、桂，加乾薑三累，附子一枚炮。心下悸者，去芍藥，加茯苓四兩。虛勞裏急，正陽且主之，煎得二升，內膠飴半斤，爲再服。若脈浮緊發熱者，不可與之。

六物解肌湯　治傷寒發熱，身體疼痛。

解肌湯　治傷寒，溫病。

三四日不解，脈浮者，宜重服發汗。脈沉實者，宜以駛鼓丸下之。《延年祕錄》有桂心二兩。

治傷寒、時氣、溫疫，頭痛壯熱，脈盛，始得一二日者方：

丹砂一兩末之，以水一斗，煮取一升，頓服之。覆取汗。

治疫氣、傷寒，三日已前不解者方：

好豉一升，綿裹　葱白切，一升　小男兒尿三升

右三味，先熬豉葱令相得，則投小便煮取二升，分再服。徐徐服之，覆令汗神驗。

解肌升麻湯　治時氣三四日不解。

葛根龍膽湯　治傷寒三四日不差，身體煩毒而熱。

治傷寒四五日，頭痛壯熱，四肢煩疼，不得飲食。

梔子仁　黃連　黃蘗　大黃各半兩　好豉一升　葱白七莖

右六味咬咀，以水八升煮上四物六七沸，內後葱白豉煮得三升，頓服一升，日三服。湯訖，溫覆令汗出，粉之。得汗便止，後服，勿復取汗。不得汗者，復服重發。此藥無忌，特宜老小，神良。

治夏月傷寒，四肢煩疼發熱，其人喜煩，嘔逆支滿，劇如禍祟。寒熱相

搏，故令喜煩。七物黃連湯。

藥主毒氣，服湯之後，胸中熱及咽喉痛皆差。其明日復煮一劑。如法服之。服此湯無毒，但除熱下氣安病人。小兒服者取三分之一，以水四升煮得二升，稍稍服。

三匕湯　治傷寒、中風，得之三日至七八日不解，胸脅痛，四肢逆，乾嘔，水漿不下，腹中有宿食不消，重下血一日數十行。

治傷寒三日外，與前藥不差，脈熱仍數者，陽氣猶在經絡，未入臟腑方：

桂枝　黃芩　甘草各二兩　升麻　葛根　生薑各三兩　芍藥六兩　石膏八兩　梔子二七枚

右九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二升七合，分二服。相去十里久，若前兩服訖即得汗，後服即停。不得汗，更進一服，得汗即止。不得汗者，明日去梔子。加麻黃二兩，足水二升，再依方服。

治傷寒雪煎方：　以雪水五斛四斗漬麻黃於東向竈釜中三宿。內大黃，攪令調，炊以桑薪煮得二斛汁，去滓復內釜中。搗杏仁內汁中，復炊之，可餘六七斗汁，絞去滓，置銅器中。又以雪水三斗合煎之，攪令調，得二斗四升。藥成可丸，冷凝丸如彈丸。有病者，以三沸白湯五合，研一丸入湯中，適寒溫服之，立汗出。若不愈者，復服一丸。密盛藥勿令泄氣。

《千金要方・傷寒上・發汗丸》　神丹丸　治傷寒敕澀惡寒，發熱體疼者方。若得汗足，應解而不解者，當服桂枝湯。此藥多毒熱者令飲水，寒者溫飲解之。

《聖惠方・治肺臟傷風冷多涕諸方》　夫臟腑虛弱，氣血不足，則風冷之氣傷於肺也。肺主氣，氣之所行，循環經絡，若氣虛則外邪所侵，眞氣與邪氣相搏，故令欬逆惡寒，語聲散失，目眩頭旋，鼻多涕也。

治肺臟外傷風寒，頭目不利，多涕，宜服桂心散。

治肺臟外傷風冷，時有欬嗽，頭目不利，多涕，宜服細辛散。

治肺臟傷風冷，頭目昏重，常多清涕，少思飲食，白朮散。

治肺臟因傷風冷，痰嗽不止，心膈煩滿，或時嘔逆，鼻中多涕，前胡散。

治肺臟傷風冷，咳嗽，頭痛不可忍，及多涕，厚朴散。

治肺臟傷風冷，欬嗽多涕，心膈痰逆，不欲飲食，宜服人參散。

治肺臟傷風冷，鼻中多涕，四肢疼痛，不思飲食，當歸散。

《聖惠方・治時氣一日諸方》　治時氣一日頭痛壯熱，四肢煩疼，宜服解肌散。

治時氣一日，頭痛壯熱，骨節疼痛，宜服桂枝散。

治時氣一日，頭項腰脊痛，惡寒，宜服解表石膏散。

治時氣一日，壯熱，心神煩躁，頭痛，四肢不利，宜服葛根散。

治時氣一日，頭痛壯熱方：

右取生葛根，淨洗，搗取汁一大盞。內豉一合，煎至六分，去豉，不計時候，分爲二服。有汗即差，未得汗，即再服。若心中熱，加梔子仁十枚，內葛根汁中同煎，去滓服之。

治時氣一日，初覺便宜發汗方：

麻黃二兩，去根節

右以水三大盞。煮麻黃，去沫，取汁一盞半，去滓。後入米一匙、豉汁二合，煮爲稀粥。不計時候，頓服。衣覆取汗。

《類證活人書・一問》　問傷寒一二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尺寸脈俱浮。

此足太陽膀胱經受病也。仲景云：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太陽病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輕者，只與柴胡桂枝湯。太陽病頭痛發熱，無汗惡寒，宜麻黃湯。輕者，只與桂枝麻黃各半湯。麻黃湯、桂枝湯二者均爲解散，正分陰陽，不可不愼也。仲景所謂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黃，常須識此，勿令誤也。今人纔見身熱頭痛便發汗，不知汗空閉而用麻黃，汗空疏而用桂枝，傷寒傷風，其治不同。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可發汗。

《類證活人書・十三問》　問表證。發熱惡寒，身體痛而脈浮者，表證也。浮，表陽也。其脈按之不足，舉之有餘。《素問》云：寸口脈浮而盛，曰病在外，寸口脈沉而緊，曰病在中。仲景云：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又曰：表有病者，脈當浮。又曰：結胸證，脈浮者不可下。則知脈浮者表證也。表證者，惡寒是也。惡寒者，表之虛，此屬太陽，宜汗之。然傷寒發表，須當隨病輕重而汗之。故仲景有發汗者，有和解之者，兼四時發汗，亦自不同。春不可大發汗，以陽氣尚弱，不可亟奪，使陰氣勝于時。天寒初解，榮衛腠理緩，可用小柴胡湯之類。冬不可汗者，以陽氣伏藏，不可妄擾。不問傷寒中風，以輕藥解利之。傷寒無汗者，只與桂枝麻黃各半湯。傷風有汗，只與柴胡桂枝湯。或得少汗而解，或無汗自

解。病勢甚者不拘此。夏月天氣大熱，玄府開脈洪大，宜正發汗。但不可用麻黃、桂枝熱性藥，須是桂枝麻黃湯加黃芩、石膏、知母、升麻也。夏月有桂枝麻黃證，不加黃芩輩服之，轉助熱氣，便發黃斑出也。白虎湯雖可用，然治中暑與汗後一解表藥耳，一白虎未能驅逐表邪。況夏月陰氣在內，或患熱病而氣虛人，妄投白虎，往往有成結胸者。以白虎性寒，非治傷寒藥也。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澈澈然一時許爲佳，不欲如水淋灑。服湯中病卽止，不必盡劑。然發汗須如常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蓋腰以上流漓，而腰以下至足心微潤，病終不解。凡發汗病證仍在者，三日內可二三汗之，令腰腳周遍爲度。

《類證活人書・三十八問》 問脈浮而緊澀，頭疼身體拘急，惡寒無汗，寒多熱少，面色慘而不舒，腰脊疼痛，手足指末微厥，不煩躁。

此名傷寒也。傷寒之候，發熱惡寒，頭疼腰脊痛，脈緊無汗，宜發汗而解，麻黃湯主之。輕者只與桂枝麻黃各半湯。又人參順氣散、葱豉湯、蒼朮散、麻黃葛根湯可選而用之。然太陽病亦有熱多寒少者，須仔細看脈與證也。熱多寒少，不嘔，清便自可，宜桂枝麻黃各半湯。若脈浮者，雖熱多寒少，自可發汗。若脈弱者，無陽也，桂枝二越婢一湯主之。熱多寒少而尺脈遲者，榮氣不足，血少故也。先以小建中湯，加黃耆最良。尺脈尚遲，再作一劑。或太陽證宜汗，而其人適失血及下利，則頻頻與少桂枝湯，使體潤，漐漐連日，當自解。假如淋家、衄血家，法不可汗，亦可用小柴胡之類和解之。

《類證活人書・三十九問》 問脈浮而緩，寸大而尺弱，自汗體熱，頭疼惡風，熱多寒少，其面光面不慘，煩躁，手足不冷。此名傷風也。傷風之候，頭疼發熱，脈緩，汗出惡風，當須解肌，宜桂枝湯主之。輕者只與柴胡桂枝湯。敗毒散、獨活散可還用之。治太陽中風，有汗用桂枝湯。凡脈緊必無汗，唯濡而緊，卻自汗，勿誤用小建中湯也。須是脈浮而緩者，方可用桂枝也。項背強者，桂枝湯加葛根也。《本草》葛根主傷風有濕，開腠解肌。蓋桂枝加葛根者，謂中風有濕，當加之去其風濕。取微汗者，風濕去也。裏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也。不飲水者是也。凡發汗後汗不止，爲漏風，桂枝加附子湯主之。腹滿者，太陰證。脈浮者，可服桂枝湯微發汗。腹痛者，桂枝加芍藥湯。痛甚者，桂枝加大黃湯也。雖然桂枝湯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時行之，無不應驗，自江淮間，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證可加黃芩半兩。陽旦湯是也。夏至後有桂枝證，可加知母一兩、石膏二兩，或加升麻半兩。若病人素虛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減也。岐伯所謂同病異治者，此也。大抵用溫藥當避春，用熱藥當避夏。《素問》所謂用溫遠溫，用熱遠熱者也。又問：傷寒與傷風何以別之。傷寒者脈緊而澀，傷風者脈浮而緩。傷寒者無汗，脈澀故也傷風者有汗。傷寒者畏寒不畏風，傷風者畏風不畏寒。大抵太陽病者，必脈浮發熱惡風惡寒也。惡寒者不當風而自增寒，惡風者當風而增寒也。六經皆有傷寒傷風，其證各異。太陽脈浮有汗爲中風，脈緊無汗爲傷寒。陽明善飢爲中風，不食爲傷寒。少陽兩耳聾目赤胸滿而煩爲中風，口苦咽乾目眩爲傷寒。若三陰傷風無變異形證，但西肢煩疼，餘證同三陽。

《類證活人書・四十問》 問有發熱惡寒、煩躁、手足溫而脈反浮緊者，有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冷而脈反浮緩者，此名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也。蓋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溫，爲中風，候脈浮緊爲傷寒脈，是中風見寒脈也。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厥，爲傷寒，候脈浮緩爲中風脈，是傷寒見風脈也。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宜服大青龍證，脈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是也。脈弱有汗爲桂枝證，脈緊不煩躁爲麻黃證。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以其中風幷傷寒俱盛，故青龍湯添麻黃作六兩。又似合桂枝湯藥味在內，添石膏所以爲緊。此治榮衛俱病，若證不審，誤用大青龍湯，則發汗多傷人。以其有煩躁一證，故可用大青龍湯。大抵感外風者爲傷風，感寒冷者爲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故也。風傷衛者，病在皮膚之間也。以衛行脈外，爲陽主外，皮膚之間，衛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淺。寒傷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也。以榮行脈中，爲陰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麻黃所施各異，戒勿誤用，以有淺深之別，風寒之殊，大醫當宜審諦。大青龍尤宜愼用，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類纂》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搖動人，或虛羸之人，微汗出便有此證，俱宜服眞武湯以救之。羸甚。者，芍藥或量多少與之。惡熱藥者，去附子。餘依加減法。仲景製眞武湯，乃爲合用桂枝，卻用麻黃之類發汗多，亡陽有此證，故用眞武湯，若調理，順者無此證也。

《類證活人書・四十三問》 問夏至已前，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其脈浮緊。

此名溫病也。春月傷寒，謂之溫病。冬傷於寒，輕者夏至已前發爲溫

病，蓋因春溫暖之氣而發也。又非溫疫也。

治溫病與冬月傷寒、夏月熱病不同，蓋熱輕故也。春初秋末，陽氣在裏，其病稍輕，縱不用藥治之，五六日亦自安。升麻湯、解肌湯、柴胡桂枝湯最良。熱多者，小柴胡湯主之。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枝也。嗽者，小柴胡加五味子也。或煩渴發熱，不惡寒與虛煩者，並竹葉石膏湯次第服之。麻黃、桂枝、大青龍，唯西北二方四時行之，無有不驗。若江淮間，地偏暖處，唯冬月及正初乃可用正方。自春末至夏至已前，桂枝、麻黃、大青龍內宜加減也。

《類證活人書》卷一六　升麻湯　治傷寒中風，頭痛，憎寒壯熱，支體痛，發熱畏寒，鼻乾不得睡。【略】兼治寒暄不時，人多疾疫，乍暖脫着，及暴熱之次，忽變陰寒，身體疼痛，頭重如石者。

若大段寒即熱服，若熱即溫服。【略】服藥已，身涼止藥。小兒量度多少服。如老兒喫，去芍藥，加柴胡一兩，人參半兩，雪白芍藥一分。

《類證活人書》卷一七　人參順氣散　治傷寒頭疼，憎寒壯熱，四肢疼痛。

蒼朮散　治傷寒一二日，頭疼發熱憎寒，身體疼痛。

麻黃葛根湯　治傷寒一日至二日，頭項及腰脊拘急疼痛，渾身煩熱惡寒。

敗毒散，治傷風、溫疫、風濕，頭目昏眩、四肢痛、憎寒壯熱、項強目睛疼。尋常風眩，拘倦，風痰，皆服，神效。

老人小兒亦宜，日三二服，以知爲度。瘴煙之地，或溫疫時行，或人多風痰，或處卑濕腳弱，此藥不可闕也。

獨活散　治傷風、溫瘴等疾。如年高者，以川芎代黃芩。

桂枝石膏湯　治傷寒三日外，與諸湯不差，脈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臟腑者。桂枝石膏湯，此方可夏至後代桂枝證用。若加麻黃去節半兩，可代麻黃、青龍湯用之也。有汗脈緩爲桂枝證，無汗脈緊爲麻黃、青龍證。

解肌湯　治傷寒溫病，天行頭痛壯熱。三四日不解，脈浮者，宜重服發汗。脈沉實者，宜下之。

《類證活人書》卷一七　知母麻黃湯　傷寒差後，或十數日，或半月二十日，終不惺惺，常昏沉似失精神，言語錯謬，又無寒熱。醫或作鬼祟，或作風疾，多般治不差。或朝夕潮熱頰赤，或有寒熱似瘧，都是發汗不盡，餘毒在心胞絡之間所致。

不眠，欲飲水，當稍稍與之，令胃中和即愈。未汗須再服之，以汗爲度。

《類證活人書》卷一八　葱豉湯　治傷寒一二日，頭項腰背痛，惡寒脈緊，無汗者，此湯主之。

連鬚葱白湯　治傷寒已發汗，或未汗，頭疼如破。服此湯不差者，服葛根葱白湯。

葛根葱白湯　治頭疼不止。

《聖濟總録・傷寒門・傷寒可汗》　論曰：傷寒病汗之而愈者，以初得病一日至三日，陽經受邪未傳諸陰，其邪在表，故當發汗，此大約也。然病數日，脈浮，太陽證不罷者，亦可汗之，當以脈證爲準。凡頭痛發熱，惡風振寒，是爲可汗之證。其脈浮者，是爲可汗之脈。陽虛則惡寒，脈浮爲在表，或浮而弱，或浮而緊，或浮大而數，皆宜汗之。

麻黃葛根湯　治傷寒初得一二日，出汗。

葛根湯　治傷寒，初覺頭痛惡寒，壯熱，腹內熱，脈洪大，一二日宜服。

麻黃解肌湯　治傷寒初患一二日，體熱頭痛。

葛根湯　治傷寒一二日，頭痛壯熱，遍身疼痛，其脈洪數。如脈微，即加附子半兩。

石膏人參解肌湯　治傷寒初得一二日，頭疼、壯熱惡寒，脈浮緊。

十味人參湯　治傷寒，頭痛體疼、寒熱不解。

羌活湯　治傷寒表不解，頭痛體疼發汗。

葱豉湯　治傷寒一日至三日以前，身熱脈大、肢體疼痛、汗不出。

《聖濟總録・傷寒門・中風傷寒》　論曰：中風傷寒，三陽三陰候各不同。太陽中風，其脈陽浮陰弱，其證發熱自汗。蓋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熇熇發熱，鼻鳴乾嘔。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脈緩者，名爲中風，不可燔灸。若以火發具汗，邪風爲火熱所劫，血氣流溢，榮衛失常，兩陽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即衄，陰虛即小便難。陰陽俱虛竭，具身體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循衣摸床。其小便利者，可治。陽明中風，即陽明病能食爲中風。其證口苦咽乾，腹滿微熱，惡寒，脈浮而緊。下之則腹滿，小便難。少

陽中風，兩耳無聞，目赤，胸中滿而煩，不可吐。吐之，則悸而驚。太陰中風，四肢煩疼，其脈陽微陰澀而長，爲欲愈。少陰中風，其脈陽微陰浮，爲欲愈。厥陰中風，其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凡此六經之病，其狀雖異，大抵其脈皆浮，經所謂浮爲風是也。

石膏湯方　治中風傷寒，頭痛，四肢疼痛，身體沉重。

麻黄桂心湯　治中風傷寒，脈浮緊，發熱惡寒，身體疼痛，汗不出而煩。

桂枝湯　治中風傷寒初得，其外證頭項疼，腰背強，壯熱，語澀恍惚，唾涕稠黏，遍身拘急。

麻黄細辛丸　治中風傷寒，頭痛惡寒，四肢煩疼，心躁悶。

《聖濟總録・傷寒門・傷寒時氣》　論曰：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爲四時正氣。非其時有其氣，人或感之，病無分少長，率相似者，謂之時氣。如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冷，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是也。其候與傷寒、瘟病相類，但可汗、可下之證，比傷寒、溫病療之宜輕爾。

葛根湯　治時氣二三日不解，頭痛壯熱惡寒。

七聖湯　治時氣，頭痛壯熱，肢體煩痛。

八神湯　治時氣一二日，頭痛壯熱，心神煩悶。

人參乾葛湯　治時行表不解，壯熱惡寒。

葱白湯　治時氣傷寒發汗。

解表湯　治初得傷寒時氣，壯熱頭痛。

附桂散湯　治傷寒時氣。

萬靈湯　和養三焦，調順陰陽。升降痞滯，祛遣寒邪。溫中散寒，暖胃和脾。滋助氣血，思美飲食。虚寒痼疼，痰癖動氣，心膈疼痛，噎悶嘔逆，一切氣疾，不日全愈。

《全生指迷方・風食》　論曰：若其人翕翕如熱，淅淅如寒，無有時度，支節如解，手足酸痛，頭目昏暈，此由榮衛虚弱，外爲風邪相乘。搏於陽則發熱，搏於陰則發寒。久不治成勞氣。荆芥散主之。

《鷄峰普濟方・四時感病用藥次叙》　凡人初中病便不如常者，則診視脈證形體惡風者傷風，怯寒者病寒。脈澀而浮緊，皆中風寒在表也。則可汗之，宜用溫藥桂枝之類。小寒之邪乃可溫之，大寒之邪可以熱之，理中元散主之。有小逆者，可以和之，但身惡熱者有熱，脈洪數浮大，則皆中熱也。熱則從中風治，更看輕重，大小續命湯主之。熱在於表則可汗之，宜用溫涼藥柴胡湯之類。小熱之邪乃可涼之，大熱之邪可以冷之，則用白虎湯之類。虚熱虚煩，竹葉湯補解之類。或有逆者，可以橘皮人參湯涼溫藥和之止之。如病證有寒熱者，傷於中寒熱也。先寒者爲先中寒於陽經，此乃陰邪在陽經之裏也，寒氣勝故先寒動也。先熱者熱中於陽熱邪在表，故熱先發也。但從熱從寒辨證診脈表裏先後治之。若病人脈浮緊盛澀惡寒，身體頭面煩痺，項強，四肢疼痛，腰腳皆疼，是太陽中邪，并可汗之。但脈緊實沉盛澀滯而頭甚痛，體不惡寒，皆可治裏。仍看虚實宜泄調順，不必五日，當從急重而治之也，宜慎詳之。表和裏病，下之溫之便愈。裏和表病，散之汗之立瘥。但四體溫和祇是頭痛氣滿，心腹痓滿，脈又沉實或伏經者，此是表和裏病，不可須守待弟五日方瀉。緣其病在裏，須且祛逐邪氣，慮有變動。若瀉出邪氣，病必即時而愈。如脈浮或壯熱，四肢煩疼惡寒，項強腰脇疼，此是表未和，裏卻無滯，不可下，下之必危。須且解表發汗，更依日數次第看證候吐瀉，調治必愈。故脈微不可吐，虚細不可下，陰虚脈沉微而氣弱者，不可發汗。如不依證候而汗下，乃醫人大禁也。和之平之，自然即效。今中病者，初得可吐可汗可攻可瀉可平便愈。其有邪勝未效，或治療無准，漸傳痼疾，則別立證候，理之萬全。今再引五臟病證候調治之法，必無損誤矣。

《鷄峰普濟方・傷寒中暑附》　聖澤湯，治傷寒、時行疫癘、風濕溫，不同陰陽兩感，表裏未辨，或內熱外寒，頭項腰脊拘急疼痛，發熱惡寒，肢節疼重，嘔逆喘咳，鼻塞聲重。及食飲生冷，傷在胃脘，胸高滿悶，腹脅脹痛，心下結痞，手足逆冷，腸鳴泄瀉，水穀不消，時自汗出，小便不利。亦名聖散子。

五積散　一名異功散　治一切風疾，解傷寒及五勞七傷，頭痛目赤，咽喉痛澀，痰涎不利，勞疾咳嗽，及產前產後諸疾。

順元散　治脾元虚弱，肌體羸瘠，食飲難消，胸高痞悶，痰多嘔逆，氣刺脹滿。及外感寒邪，頭昏體倦，項強惡寒，並宜服。

神健散　解利傷寒。

林檎散　治傷寒及時行疫癘，頭痛項強，壯熱惡寒，腰背拘急，四肢煩疼，面赤咽乾，嘔逆煩渴。

人參前胡散　治風溫癘氣，頭痛項強，壯熱惡風，身體煩倦。及寒咳嗽，鼻塞聲重，風痰頭痛，嘔逆，寒熱。加陳皮、杏仁名百解散，亦名敗毒散。

百順散　解利傷寒。

和解湯　治血氣虛弱，外感寒邪，身體疼倦，壯熱惡寒，腹中疼痛，鼻塞頭昏，痰多咳嗽，大便不調。

解風散　解利風寒，頭昏拘急體倦。

溫白丹　治傷寒及冷腹痛。

蘼無湯　治形表虛疏，風邪乘襲，頭昏煩強，壯熱惡風，鼻塞聲重，肢節煩疼。及時行疫癘、冬溫、瘡疹悉解。

順氣人參散　溫和表裏，祛逐風寒。治壯熱頭痛，項強腰疼，心胸氣痞，咳嗽痰多，發熱惡寒，咽高不利。

金沸草散　治傷寒暑熱，風氣壅盛，頭目心胸不利，婦人血風潮發，丈夫風氣上攻。其壯如醉人，中脘有痰，令人壯熱頭痛，項筋緊急，時發寒熱，皆類傷風，則汗出如風，盛則解利。

和解散　治溫疫，散寒邪，解利傷寒。

香朴補虛湯　治傷寒、傷食，及夏秋瘧疾。不過三兩服見效，大益脾胃，老幼皆可服。

六神散　調適陰陽，和養榮衛，治脾胃虛弱，不思飲食，肌體瘦瘠咽乾口燥。時氣已經汗下，血氣已虛，邪猶未解，變生諸疾。

不卧散　截傷寒。

羌活散　治傷寒頭疼體倦、發寒熱。

雜治法，凡傷寒之病，本是風寒暑濕疫癘之氣，其證各別。初覺病在表，寒熱頭疼，四肢拘急，六脈浮緊，此乃邪氣膚淺，眞氣尚盛，宜發汗而取安也。又有初病時六脈沉澀，宜用理中元散，去冷溫脾胃。候日高，再審其脈，必浮洪，當令解也。又有兼飲食作孽，因好用消化之藥，雖不利動，要爲妄攻，雖復發汗不能解也。

凡調治傷寒，切須愼初。經云：傷寒之病，作於陽者，爲病必熱，雖甚而不死。惟陰厥多危，細詳其由，多緣寒藥及妄轉瀉之所致也。

香蘇散　治瘟疫及煙嵐瘴氣。

藁本散　治頭目昏重，鼻塞清涕。

如聖散　治風毒上攻，頭目遍痛。

芎辛散　治風客陽經，頭痛運眩，項背拘急，肢體疼痛倦，鼻塞聲重，發熱惡寒，及諸語澀麻痹而筋攣。

大聖人參散　治頭昏體倦，胸鬲不利，狀若感寒。

《扁鵲心書・傷風傷寒》　脈浮爲風，脈緊爲寒，仲景分爲兩途，故有麻黃、桂枝之說，此誤也。然傷寒乃太陽本氣受傷，不可大汗，但服薑附湯自愈，不必穿鑿他求以爲精也。胡珏參論：浮風緊寒，古人通論，解肌發表，定法難磨，仲景不可訾也。至若緊而勁急，或微或沉，神志稍失其常，形氣不能振作，則先生之法斷不可緩。傷風輕淺之證，初起咽疼喉痛，鼻中火出，此風邪外傷毛腠，抑遏陽氣，故現此耳。醫者不明，誤用寒涼，馴致重大。

《洪氏集驗方》　五解散　治傷風感寒，或內傷生冷，頭目昏痛，身體壯熱，胸膈不快，乾嘔惡心，怯風怕寒，體虛自汗。【略】治傷風，五積散、敗毒散，右以二藥合煎服之。蓋五積性溫，敗毒稍涼，服之無不效者。

《三因方・傷風證治》　足太陽膀胱經傷風，有汗、惡風、不惡寒、頭項強、腰脊痛。以其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故太陽諸證如是。治之，宜桂枝湯。

桂枝湯　治太陽傷風，脈陽浮陰弱，榮弱衛強，頭痛、鼻鳴、乾嘔、發熱、自汗惡風，或煩熱，汗出則解，有如瘧狀，脈浮洪虛大者。或發汗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拘急者，加熟附子一分。或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加葛根一兩三錢。或汗出後，身疼痛，脈沉遲者，加芍藥、生薑各半兩，人參一兩半。或下後，脈促，胸滿者，去芍藥。若微寒，乃加附子。或下後，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去桂，加茯苓、白朮各一兩半。大陽外證未除而數下之，挾熱利不止，心下痞硬，表裏不解，加人參一兩。或下之微喘者，加厚朴六錢三字、杏仁十七粒。因燒針令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必發奔豚，灸其核各一壯，加桂一兩與服。因燒針煩躁者，去芍藥，減桂一兩，牡蠣、龍骨各一兩，可代救逆湯。

足陽明胃經傷風，口燥、煩渴、自汗、嗜卧、身重、小便難。以其脈俠鼻絡目，下膈，屬胃，絡脾，俠臍，入氣街，故陽明諸證如是。治之宜杏子湯。

杏子湯　治陽明傷風，能食，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風，自汗、嗜卧、身重、小便難、潮熱而嚽。其脈浮、弦、長而數，悉主之。

足少陽膽經傷風，身熱、惡風、自汗、項強，脅滿。以其脈起於目兌眦，上抵頭角，交出，入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循脅裏，出氣街，合髀厭中，故少

陽諸證如是。治之宜柴胡加桂湯。

柴胡加桂湯　治少陽傷風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口苦而渴、自汗，其脈陽浮陰弦。或發汗多，亡陽，譫語，可以此和其榮衛，通其津液，自愈。

足太陰脾經傷風，自汗、胸滿腹痛、四肢倦怠。以其脈入腹，絡胃，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故太陰諸證如是。治之，宜桂枝芍藥湯。

桂枝芍藥湯　治太陽傷風，自汗、咽乾、胸腹滿、自利、不渴、四肢倦怠、手足自溫，其脈弦大而緩者。

腹痛甚者，加大黃壹兩。

足少陰腎經傷風，口燥舌乾、咽痛、胸滿、心煩、自汗、腰連脽骨酸痛。以其脈貫脊屬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少陰諸證如是。治之宜桂附湯。

桂附湯　治少陰傷風，胸滿、心煩、咽喉痛、自汗、腰疼連脽骨酸痛、嘔吐涎沫、頭痛，其脈沉弦者。或咽喉痛，加桂枝。

足厥陰肝經傷風，自汗、惡風而倦，小腹急滿。以其脈循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小腹，俠胃絡膽，布脅，與督脈會，故厥陰諸證如是。治之宜八物湯。

八物湯　治厥陰傷風，惡風而倦、自汗、小腹急痛、寒熱如瘧、骨節煩疼，其脈尺寸俱微而遲者。

《傷寒補亡論・温病論》　雍曰：醫家論溫病多誤者，蓋以溫爲別一種病。不思冬傷於寒至春發者，謂之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寒，溫氣而病者，亦謂之溫。及春有非節之氣，中人爲疫者，亦謂之溫。三者之溫，自不同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此皆謂傷寒而成溫者，比之傷寒熱病爲輕，而比之春溫之疾爲重也。其治法與傷寒皆不同。或有冬不傷寒，至春自傷風寒而病者，初無寒毒爲之根源，不得謂之傷寒，第可名曰溫病也。又或有春天行非節之氣，中人長幼疾狀相似者，此則溫氣成疫也，故謂之溫疫。溫疫之病多不傳經，故不拘日數，治之發汗吐下，隨症可施行。其不傷寒、至春觸冒自感之溫，治與疫同，又輕於疫也。或曰：春時觸冒自感之溫，古無其名，何也？曰：假令春時有觸冒，自感風寒，而病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者，既非傷寒，又非疫氣，不因春時溫氣而名溫病，當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爲熱病，不由冬感者爲暑，爲暍，春時亦如此也。《活人書》萎蕤湯方云：治風溫兼療冬溫及春月中風傷寒，即其藥也。曰：何以辨其冬感、春感之異？曰：但傳經者，皆冬感也，皆以傷寒治。不傳經者，皆春感也，皆以溫氣治之。今於諸家方論下別而言之，庶幾易明。然春溫之病，古無專治之法者，溫疫之法兼之也。《活人書》曰：春月傷寒，謂之溫病。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者爲溫病，蓋由春溫暖之氣而發也。雍曰：此謂傷寒之溫也，即《素問》所謂凡病傷寒而成溫病者是也，其治與傷寒同。故朱氏自註曰：非徒溫疫也。又曰：治溫病與冬月傷寒、夏月熱病不同，蓋熱輕故也。雍曰：此謂春溫非傷寒者，若傷寒成溫，則其熱輕於熱病而重於冬月傷寒也。蓋冬月傷寒爲輕，至春發爲溫病爲重，夏月熱病爲尤重也。朱氏註曰：春初秋末，陽氣在裏，其病稍輕，縱不用藥治之，五六日亦自安。即此推之，則此春溫之病，乃謂非傷寒成溫者。又曰：升麻湯、解肌湯最良。熱多者，小柴胡湯主之。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枝也。嗽者，小柴胡加五味也。煩躁發渴、脈實、大便閉濇者，大柴胡微利也。虛煩者，竹葉湯次第服之。此治春溫之法。其傷寒成溫者，並依傷寒治之。治溫疫之法，並同春溫病，而加疫藥也。又曰：一歲之中，長幼疾多相似，此溫疫也。四時皆有不正之氣，春夏亦有寒涼時，秋冬亦有暄暑時。人感疫癘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少悉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老君神明散、務成子螢火丸、聖散子、敗毒散主之。雍曰：此謂春溫成疫之治法也。若夏暑成疫，秋溫成疫，冬寒成疫，皆不得同治，各因其時而治之。況一歲之中，長幼疾狀相似者，即謂之疫。如瘧痢相似，咽喉病相似，赤目相似，皆即疫也。皆謂非觸冒自取之，因時行之氣而得也。又曰：春應暖而涼氣折之，則責邪在肝，升麻解肌湯主之。夏應暑而寒氣折之，則責邪在心，射干湯、半夏桂枝甘草湯選用之。秋應涼而反大熱抑之，則責邪在肺，濕熱相搏，民多病瘧，宜白虎加蒼朮湯，煎茵蔯湯，調五苓散。冬應寒而反大溫抑之，則伏寒變爲溫，宜萎蕤湯。土無正名，因火而名，當隨其經而取之。此又治四時溫氣之法，溫病、溫疫皆同治也。

《保命集・解利傷寒論》　通解利傷寒，不問何經之受，皆能混然解之。謂不犯各經之受病，雖不解盡，亦無壞證。

羌活湯。

如覺發熱引飲，加黃芩、甘草各一兩，更隨證加。頭痛惡風，於白朮湯一兩，內加羌活散三錢，都作一服。如身熱，依前加石膏湯四錢。

如腹中痛者，加芍藥散三錢。

如往來寒熱而嘔，加柴胡散二錢。

加生薑煎。如心下痞，加枳實一錢。如有裏證，加大黃，初一服一錢，次二錢，又三錢，邪盡則止。

論曰：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然春夏汗孔疏，雖有汗不當用桂枝，宜用黃耆湯和解。秋冬汗孔閉，雖無汗不當用麻黃，用川芎湯和解。春夏有汗，脈乃微而弱，惡風惡寒者，乃太陽證秋冬之脈也，亦宜黃耆湯，無汗亦宜芎湯。秋冬有汗，脈盛而浮，發熱身熱者，乃陽明證春夏之脈也，亦宜黃耆湯，無汗亦宜川芎湯。大抵有汗者皆可用黃耆湯，無汗者亦可用川芎湯。

黃耆湯　有汗則止也。

汗多惡風甚者，加桂枝。

川芎湯　無汗則發也。惡寒甚則及脈大浮，半加麻黃。法云：五藏之脈，寸關尺也。今止言尺寸，陰陽也。如陽緩而陰急，表和而裏病。陰緩而陽急，裏和而表病也。

若傷寒食少發渴，止可和胃止渴，不可太涼藥止之。然恐涼藥止之，損着胃氣，必不能食也。

和胃白朮湯。

起卧不能，謂之濕，身重是也，小柴胡湯、黃芩芍藥湯。起卧不安，眠睡不穩，謂之煩栀豉湯、竹葉石膏湯。解利四時傷寒，混解六經，不犯禁忌。

大白朮湯。

未解更一服，兩服，藥滓又作一服。春倍防風、羌活，夏倍黃芩、知母，季夏雨淫倍白朮、白芷，秋加桂五錢，冬桂八錢或一兩。立夏之後至立秋處暑之間傷寒者，身多微涼，微有自汗，四肢沉重，謂之濕溫，又謂之濕淫，宜蒼朮石膏湯。

有濕熱也，多不欲飲水，如身熱脈洪、無汗多渴者，是熱在上焦，積於胸中，宜桔梗散。

秘結，加大黃半錢。

《醫學啓源・主治心法》　凡解利傷風，以防風爲君，甘草、白朮爲佐。經曰：辛甘發散爲陽。風宜辛散，防風味辛，及治風通用，故防風爲君，甘草、白朮爲佐。凡解利傷寒，以甘草爲君，防風、白朮爲佐，是其寒宜甘發散也。或有別證於前，隨證治病，藥內選用其分兩以臣論。

傷風者惡風，用防風二錢，麻黃一錢，甘草一錢。如頭痛，加川芎一錢。項下脊傍至腰痛者，羌活一錢。體沉重製蒼朮一錢。肢節痛，羌活一錢。目痛鼻乾及痛，升麻一錢。或乾嘔，或寒熱，或脇下痛者，俱加柴胡一錢。傷寒惡寒者，麻黃二錢，防風一錢，炙甘草一錢。頭沉悶者，羌活一錢。

《儒門事親・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　春之溫病，夏之熱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人之勞役辛苦者，觸冒此四時風寒暑濕不正之氣，遂成此疾。人之傷於寒也，熱鬱於內，淺則發早爲春溫。若春不發而重感於暑，則夏爲熱病。若夏不發而重感於濕，則秋變爲瘧痢。若秋不發而重感於寒，則冬爲傷寒。故傷寒之氣最深。然而傷寒及溫熱但發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者，一日在太陽經故也。《內經》中雖言一日太陽者，傳受常也。亦有太陽證至了不傳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湯、解肌湯、逼毒散、五積散之類，發散則愈也。蓋病人熱甚，更以辛溫，則病必轉加。今代劉河間先生自製辛涼之劑，以通聖、益元散相合各五七錢，水一中碗，入生薑十餘片、葱鬚頭二十餘根、豆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滓，分作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頃以釵服於喉中探引，盡吐前藥。因其一涌，腠理開發，汗出周身。復將餘藥溫熱而服之，仍以酸醋辛辣漿粥投之，可以立愈。解利傷寒濕溫、熱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時人多靜逸，樂而不勞，諸靜屬陰，雖用溫劑解表發汗亦可獲愈。及天下多故之時，熒惑失常，師旅數興，饑饉相繼，賦役既多，火化大擾屬陽，內火又侵。醫者不達時變，猶用辛溫，茲不近於人情也。止可用劉河間辛涼之劑，三日以裏之證，十痊八九。予用此藥四十餘年，解利傷寒、溫熱、中暑、伏熱，莫知其數，非爲衒也，將以證後人之誤用藥者也。予嘗見世醫用升麻、五積解利傷寒、溫疫等病，往往發狂譫語、衄血泄血、喘滿昏瞀、懊憹悶亂、勞復，此數證非傷寒便有此狀，皆由辛溫之劑解之不愈，而熱增劇以致然也。凡解利傷寒，時氣疫疾，當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參之。南陲之地多熱，宜辛涼之劑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溫之劑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涼解之。子丑之月多凍，宜辛溫

解之。少壯氣實之人，宜辛涼解之。老者氣衰之人，宜辛溫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溫解之。因役勞、冒暑而得者，宜辛涼解之。病人稟性怒急者，可辛涼解之。病人稟性和緩者，可辛溫解之。病人兩手脈浮大者，可辛涼解之。兩手脈遲緩者，可辛溫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概而用偏熱、寒涼及與辛溫，皆不知變通者。夫地有南北，時有寒暑，人有衰旺，脈有浮沉，劑有溫涼，服有多少，不可差玄。病人禁忌，不可不知。昔有人春月病瘟，三日之內以驢車載百餘里，比及下車，昏瞀不知人，數日而殂。又有人飲酒過傷，內外感邪，頭痛身熱，狀如傷寒，三四日間以馬馱還家，六七十里到家，百骨節皆痛，昏憒而死。此余親睹，若此之類，不容更述。假如瘟病、傷寒、熱病、中暑、冒風、傷酒，愼勿車載馬馱，搖撼頓挫，大忌。夫動者火之化，靜者水之化也。靜爲陰，動爲陽，陽爲熱，陰爲寒。病已內擾，又復外擾，是爲至擾，奈人之神詎能當之，故遠行得疾者，宜舟泛床擡，無使外擾，故病不致增劇。又若傷寒、時氣、瘟病嘗六七日之間，不大便、心下堅硬、腹脅緊滿，止可大小承氣湯下之。其腸胃積熱，愼勿用巴豆、杏仁性熱大毒之藥。雖用一二丸下之，利五七行，必反損陰氣，涸枯津液，燥熱轉增，發黃譫語，狂走斑毒，血泄悶亂。輕者爲勞復，重者或至死，間有愈者，幸矣，不可以爲法。【略】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愼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

《儒門事親・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 傷寒新愈之人，愼勿食豬魚雞果、釅酒濕麵，及沐浴、房室。事如犯病，必再發。愛其身者，不可不愼。

《儒門事親・解利傷寒》 如大汗之後，愼不可食葵羹、藿菜、羊、豬、雞、犬、魚、兔等肉。惟不先明，必致重困，後必難治也。

《儒門事親・解利傷寒》 雙解丸　一日一丸，二日二丸，三日三丸。已外不解，先吃冷水一口，後用熱水下，如人行十里，以熱湯投之。

又一法，無藥處，可用兩手指相交，緊扣腦後風府穴，向前禮百餘拜，汗出自解。

又一法，適於無藥處，初覺傷寒、傷食、傷酒、傷風，便服太和湯、百沸湯。是避風處，先飲半碗，或以薑汁亦妙。以手揉肚，覺恍惚，更服半碗。又用手揉至恍惚，更服，以至厭飫心無所容，探吐，汗出則已。

川芎湯　解利一切傷寒。

《儒門事親・解利傷寒》 人冒風、時氣、溫病、傷寒三日以裏，頭痛身熱惡寒，可用通聖散、益元散各五七錢，水一大碗，入生薑十餘片，葱白連鬚者十餘莖，豆豉一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熱，先以多半投之，良久，用釵子於咽喉中探引吐了，不宜嗽口。次用少半亦稍熱投之，更用葱醋酸辣湯投之，衣被蓋覆，汗出則愈矣。如遇世亂，《內經》曰：歲火太過，炎暑流行，火氣太盛，肺金受邪，上應熒惑大而明現。若用辛涼之劑解之，則萬舉萬全也。若遇治世人，安可用升麻湯、葛根湯、敗毒散辛溫之劑解之。亦加葱根白、豆豉上涌而表汗。《內經》曰：因其輕而揚之。揚者，發揚也，吐汗發揚寒熱之邪。既吐汗之後，必大將息，旬日之後，其邪不復作也。

又一法，或於無藥之處，可用酸薑汁一大碗，煎三五沸，去菜葉，猛服訖。少間，用釵子咽喉中探引吐了，如此三次。後煎葱酸辣湯投之，以衣被蓋覆，汗出則解。《內經》曰：酸苦涌泄爲陰。涌者吐也。傷寒三日，頭痛身熱是病在上也，在上者固宜涌之。然後以淡漿粥養之二三日則愈矣。

又一法，可用不卧散解之，於兩鼻內嗑之，連嚏噴三二十次，以衣被蓋覆。用此藥時，當於暖室中，嚏罷以酸辣漿粥投之。汗出如洗嚏噴者，同吐法也。此法可與雙解散爲表裏也。

又有導引一法，可於一閑處用之。先教病人盤腳而坐，次用兩手交十指，攀腦後風池、風府二穴，乃是風門也。向前叩首幾至於地，如此連點一百二十數。急以葱醋粥、辛辣湯投之，汗出立解。

傷寒、溫疫、時氣、冒風、中暑俱四時不正之氣也，人若初感之，皆頭痛、惡寒、身熱，及寒熱往來，腰脊強，是太陽經受之也。《內經》曰：可先治內而後治外。先用生薑、葱白、豆豉煎雙解散，上涌及汗出則解。如不解者，至五六日，或不大便，喘滿，譫語，實熱，兩手脈沉，可用調胃、大小承氣湯下之。愼不可用銀粉、巴豆霜、杏仁、芫花熱藥下之，則必死。此先治外而後治內也。【略】傷寒七八日，發黃有斑，潮熱腹滿者，或痰實作止，雖諸承氣湯下過者，仲景曰：寸口脈浮滑者，可用瓜蒂散吐之。然傷寒寸口脈浮滑者可用，雜病寸口脈沉者可吐。叔和云：寸脈沉兮，胸有痰。啓玄子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是也。

《內外傷辨惑論・四時用藥加減法》 肩背痛，汗出，小便數而少。風熱乘肺，肺氣鬱甚也。當瀉風熱則愈，通氣防風湯主之。

如面白脫色，氣短者，不可服。

肩背痛，不可回顧者，此手太陽氣鬱而不行，以風藥散之。脊痛項強，腰似折，項似拔，此足太陽經不通行，以羌活勝濕湯主之。

如身重，腰沉沉然，經中有寒溫也。加酒洗漢防己五分，輕者附子五分，重者川烏五分。

《和劑局方・治傷寒附中暑》 柴胡石膏散　治時行瘟疫，壯熱惡風，頭痛體疼，鼻塞咽乾，心胸煩滿，寒熱往來，痰實欬嗽，涕唾稠粘。

五積散　調中順氣，除風冷，化痰飲。治脾胃宿冷，腹脅脹痛，胸膈停痰，嘔逆惡心。或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心腹痞悶，頭目昏痛，肩背拘急，肢體怠惰，寒熱往來，飲食不進。【略】如傷寒疫時，頭痛體疼，惡風發熱，項背強痛，入葱白三寸，豉七粒同煎。若但覺惡寒，或身不甚熱，肢體拘急，或手足厥冷，卽入炒茱萸七粒，鹽少許同煎。如寒熱不調，欬嗽喘滿，入棗煎。

升麻葛根湯　治大人小兒時氣瘟疫，頭痛發熱，肢體煩疼。

葛根解肌湯　治傷寒瘟病，時行寒疫，頭痛項強，發熱惡寒，肢體拘急，骨節煩疼，腰脊強痛，胸膈煩悶。

《和劑局方・治傷寒附中暑・紹興續添方》 僧伽應夢人參散　治傷寒體熱，頭痛風壅，痰嗽咯血等疾。

太陽丹　治頭疼傷寒，感風氣積，偏正夾腦，一切頭痛。每服一粒，薄荷茶嚼下。風壅痰盛，咽膈不利，亦宜服之。

和解散　治四時傷寒頭痛，增寒壯熱，煩躁自汗，欬嗽吐利。

正氣散　治傷寒陰證，憎寒惡風，正氣逐冷，胸膈噎寒，脅肋膨脹，心下堅痞，吐痢，嘔逆酸水，欬逆，怠惰嗜卧，不思飲食。常服順氣寬中，辟除瘟疫。

十華散　治丈夫五勞七傷，渾身疼痛，四肢拘急，腰膝無力，脾元氣虛，不思飲食，霍亂吐瀉，四肢冷痲。兼解二毒，傷寒。

剉散　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感冷冒寒，氣弱體虛，多倦少力。常服壯筋骨，肢體輕健，進食。

《和劑局方・治傷寒附中暑・寶慶新增方》 消風百解散　治四時傷寒，頭疼項強，壯熱惡寒，身體煩疼，四肢倦怠，行步喘乏。及寒壅咳嗽，鼻塞聲重，涕唾稠粘，痰涎壅盛，氣急滿悶，幷宜服之。

人參順氣散　治丈夫婦人風虛氣弱，榮衛不和，肢節疼痛，身體沉重，頭目旋暈，肩背拘急，手足冷痲，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痰涎不利，言語蹇澀。或脾胃不和，心腹刺痛，胸膈痞滿，倦怠少力，霍亂轉筋，吐瀉不止。胎前產後，幷宜服之。加葱白煎。

保眞湯　治四時傷寒，不問陰陽二證，纔覺疾作，急服立效。

柴胡升麻湯　治時行瘟疫，壯熱惡風，頭痛體疼，鼻塞咽乾，心胸煩滿，塞熱往來，痰盛咳嗽，涕唾稠粘。

《和劑局方・治傷寒附中暑・淳祐新添方》 人參養胃湯　治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增寒壯熱，頭目昏疼，肢體拘急，不問風寒二證，及內外之殊，均可治療。先用厚被蓋睡，連進此數服，以薄粥湯之類佐之，令四肢微汗濈然。俟汗乾，則徐徐去被，謹避外風，自然解散。若元有汗，亦須溫潤以和解之。或有餘熱，以參蘇飲款款調之。或尚頭疼，則濃煎生薑葱白湯下聖餅子。三證既除，不必服藥，但節其飲食，適其寒溫，自然平治。大抵感冒，古人不敢輕發汗者，止由麻黃能開腠理，用或不能得宜，則導泄眞氣，因而致虛，變生他證。此藥乃平和之劑，上能溫中解表，而已不致妄擾也。兼能辟山嵐瘴氣四時瘟疫，常服尤佳。或發寒瘧、寒疫及惡寒者，幷加附子，名十味不換金散。

參蘇飲　治感冒發熱頭疼，或因痰飲凝節兼以爲熱，幷宜服之。若因感冒發熱，亦如服養胃湯法，以被蓋卧，連進數服，微汗卽愈。尙有餘熱，更宜徐徐服之，自然平治。因痰飲發熱，但連日頻進此藥，以熱退爲期，不可預止。雖有前胡、乾葛，但能解肌耳。既有枳殼、橘紅輩，自能寬中快膈，不致傷脾，兼大治中脘痞滿嘔逆惡心，開胃進食，無以逾此，毋以性涼爲疑。一切發熱，皆能取效，不必拘其所因也。小兒室女，亦宜服之。

神朮散　治四時瘟疫，頭痛項強，發熱增寒，身體疼痛。及傷風鼻塞聲重，咳嗽頭昏，幷治之。如覺傷風鼻塞，只用葱茶調下。

《和劑局方・治傷寒附中暑・吳直閣增諸家名方》 對金飲子　治諸疾無不愈者。常服固元陽，益氣健脾進食，和胃祛痰，自然勞衛調暢，寒暑不侵。療四時傷寒極有效。痛壯熱，加連鬚葱白五莖，豉三十粒同煎，服數劑，汗出得安。如未得汗，以稀粥投之，厚蓋衣服取汗立愈。

劫勞散　治五勞七傷，四時傷寒，山嵐瘴瘧，時行疫癘，心神煩悶，口苦舌乾，增寒壯熱，頭疼鼻塞，腰腳酸倦，背脊強急，渾身疼痛。

人參輕骨散　解利四時傷寒，頭痛壯熱，項背拘急，骨節煩疼，增寒惡風，肢體困倦，大便不調，小便赤澀，嘔逆煩渴。或傷風感寒，頭痛體熱，鼻塞聲重，咳嗽痰涎。及山嵐瘴氣，時行疫癘，潮熱往來。【略】身體倦怠加烏梅一個，咳嗽加棗二枚同煎，不拘時。

葱白散　解四時傷寒，頭痛壯熱，筋背拘急，骨節煩疼，增寒惡風，肢體困倦，大便不調，小便赤澀，嘔逆煩渴，不思飲食。又治傷風感寒，頭痛體熱，鼻塞聲重，咳嗽痰涎。及山嵐瘴氣，時行疫癘，并皆治之。

不換金正氣散　治四時傷寒，瘴疫時氣，頭疼壯熱，腰背拘急，五勞七傷，山嵐瘴氣，寒熱往來，五膈氣噎，咳嗽痰涎，行步喘乏。【略】四方人不伏水土，宜服之。常服能辟嵐氣，調和脾胃，美飲食。

川芎茶調散　治丈夫婦人諸風上攻，頭目昏重，偏正頭疼，鼻塞聲重。傷風壯熱，肢體煩疼，肌肉蠕動，膈熱痰盛。婦人血風攻疰，太陽穴疼。但是感風氣，悉皆治之。常服清頭目。

《和劑局方・治傷寒附中暑・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神仙百解散一名神仙截傷寒四季加減百解散。治傷寒，遍身疼痛，百節拘急，頭目昏痛，肢體勞倦，壯熱增寒，神志不爽，感冒瘟疫瘴氣。常服辟瘟疫，治勞倦。

立春已後不加減，立夏已後一料加：

赤茯苓　當歸各半兩　柴胡一分

立秋已後減柴胡一分，不用當歸茯苓只加：

麻黃去節，半兩　肉桂去粗皮　乾薑炮，各一分

立冬已後并無加減。一方無當歸，有黃芩，去蘆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棗二枚，煎一盞，熱服，不計時并進二服。如要表散，加葱白三寸、淡豉三十粒同煎，服下以衣被蓋覆，汗出而愈。

八解散　治四時傷寒，頭痛壯熱，感風多汗。及療勞傷過度，骨節酸疼，飲食無味，四肢疼倦，行步喘乏，面色痿黃，怠惰少力，咳嗽寒熱，羸弱自汗，胸膈不快，嘔逆惡心。

白朮散　治傷寒氣脈不和，增寒壯熱，鼻塞腦悶，涕唾稠粘，痰嗽壅滯。或冒涉風濕，增寒發熱，骨節疼痛。或中暑嘔吐眩暈，及大病後將理失宜，食復勞復，病證如初。【略】常服辟四時不正之氣，及山嵐瘴役，神效不可具述。若吐瀉，入白梅煎。喘，入桑白皮、杏仁煎。傷寒勞復，入薄荷。膈氣，入木通三寸、麝香少許。

三拗湯　治感冒風邪，鼻塞聲重，語音不出。或傷風傷冷，頭痛目眩，四肢拘倦，欬嗽多痰，胸滿氣短。

荊芥散　治傷塞頭疼，鼻塞流涕，聲重咽乾，胸膈滿悶，頭痛如破者。

來蘇散　解利四時瘟疫傷寒，身體壯熱，頭痛增寒，項背拘急，渾身疼痛，煩渴悶亂，大小便澀，嗜卧少力，不思飲食。及諸氣疾，五勞七傷，山嵐瘴瘧，寒熱往來，并皆治之。

十神湯　治時令不正，瘟疫妄行。此藥不問陰陽兩感，或風寒濕痹，皆可服之。如發熱頭痛，加連鬚葱白莖。如中滿氣實，加枳殼數片同煎。雖產婦、嬰兒、老人皆可服。如傷寒不分表裏，以此導引經絡，不致變動，功效非淺。

藿香正氣散　治傷寒頭疼，增寒壯熱，上喘欬嗽。五勞七傷，八般風痰，五般膈氣，心腹冷痛，反胃嘔惡，氣瀉霍亂，臟腑虛鳴，山嵐瘴瘧，遍身虛腫。

香薷湯　寬中和氣，調榮衛。治飲食不節，飢飽失時，或冷物過多，或硬物壅駐，或食畢便睡，或驚憂恚怒，或勞役動氣，便欲飲食，致令脾胃不和，三焦痞滯。內感風冷，外受寒邪，增寒壯熱。遍體疼痛，胸膈滿悶，霍亂嘔吐，脾疼翻胃，中酒不醒，四時傷寒頭痛。并進三服，得汗即愈。常服益脾胃，散宿痰，停飲，能進食，辟風寒，暑濕，霧露之氣。

《澹寮集驗方・傷寒門》　沈家五積散。

傷風微嗽聲還重，發熱頭疼身又痛，芷湯薑汁調消風，或塗或服雙行用。

傷風之病，令人頭疼，可用《局方》消風散壹貼，分爲貳服。用香白芷三塊，煎湯調服。如頭疼發熱，用薑汁壹蛤殼，調消風散，卻用白湯捌分盞點服之。如頭疼甚者，用薑汁調得風散，按得當作消作膏子，塗兩太陽，尤妙。溫氏方

感風感冷思昏沉，寒熱酸疼力不禁，半夏薑茶煎五積，渾身清健直千金。

風寒傷於形體，令人頭目不爽，寒熱俱發，百節酸疼，可用《局方》五積散壹貼，半夏麵壹塊如錢大槌碎，生薑拾片，水壹盞半，煎至捌分，去滓溫服。頭疼甚者，入江茶少許。小便赤者，加燈心拾莖煎，尤妙。同上

眞方不換金正氣散　治四時傷寒，五種膈氣。和脾胃，止吐瀉，溫中下疼順按疼當作痰飲，止腹痛脹滿，吞酸噫痞，噎塞乾嘔惡心。內受寒濕，外感風邪，身體沉重，肢節酸疼，頭昏鼻塞，未分陰陽之間，尤宜服之。則氣自正而

病自退。及能止汗，解山嵐瘴氣、八般瘧疾、遍身浮腫、五勞七傷。或風氣所灌，手足腫痛，全不思飲食。孕婦產前後，皆可服餌。又治霍亂吐瀉，心腹疼痛，脾氣虛弱，臟腑時鳴，小兒脾胃不和，時氣諸疾。及治四方不伏水土，凡過嶺南，此藥不可闕。

亦可常服，和一切氣，永無瘟疫。此乃不換金眞方也。煎時不得犯鋼又按鋼當作銅鐵器。

二姓不傳散　治傷寒，兼主感風。

香蘇散　治四時瘟疫傷寒，應大人小兒初感風寒，陰陽未分，皆可服之。發汗，則加生薑、葱白壹頭同煎，熱進。如頭疼，加川芎、香白芷薑、葱煎服，名陸味香蘇散。於陸味中加升麻、芍藥、葛根、青皮等分，吆咀，每服肆錢，水壹盞半，薑叁片，棗一個，煎服。名太乙十神湯，四時瘟疫者服之。如感風咳嗽痰多，鼻涕聲重者，宜加五味子、桔梗、桑白皮、半夏、杏仁，如陳皮之數，名加味香蘇散。

五拗湯　治感寒而語聲不出，或至咽喉腫痛。

咽喉痛甚，熟後加朴硝少許。

《此事難知・易老解利法》　經云：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若差服則其變不可勝數。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解利神方。

九味羌活湯。

脈浮而不解者，先急而後緩。

脈沉而不解者，先緩而後急。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傷寒・撮要》　發汗法：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濈濈然一時許爲佳，不欲如水淋漓。服湯中病即已，不必盡劑。然發汗須如常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蓋腰以上淋漓，而腰以下至足心微潤，病終不解。凡發汗病證仍在者，三日內可二三汗之，令腰腳間周遍爲度。

轉下法：凡轉下，須體認得合下之證明白。在陽明胃經，則不拘日數，過時失下，則氣血不通，四肢便厥。不識，返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若少陰腎經、太陰脾經，下證悉具，湯已更衣者止，不須盡劑。陽明病得利差，愼不中服補藥，熱氣得補復成，更復下之，是重困也。宜消息養之。

取吐法：凡取吐，服吐藥後，不大吐，則當以手指撥之，便吐矣。不吐，稍增藥，以吐爲度。若吐少病不除，明日再服吐藥，可至再三。但虛人宜少吐。藥力過時不吐者，啜熱湯一升，以助藥力，不必盡劑。吐訖便可食，無復餘毒。若服藥過多者，飲水解之。

水漬法：以疊布數重，新水漬之，稍捩去水，搭於胸上。須臾蒸熱，又漬令冷，如前用之。仍數易新水，日數拾易。熱甚者，置病人於水中，熱勢纔退則已，亦良法也。

葱熨法：以葱一束，以索纏如餅餡大，去根、葉，惟存白三寸許。先以火煬一面，令通熱，勿至灼人，乃以熱處著病人臍下。上以熨斗盛火熨之，令葱餅熱氣透入腹中。更作三四餅，遇一餅壞不可熨，則易一餅。候病人醒，手足溫，有汗乃止。

蒸法：以薪火燒地良久，掃除去火，可以水灑之。取蠶沙、柏葉、桃葉、糠麩皆可用，相和鋪燒地上，可側手厚，上鋪草席，令病人當上臥，溫覆之。夏月熱，只布單覆之。汗移時立至，俟周身至腳心自汗漿漿，乃用溫粉撲止汗，移上床。最得力者，蠶沙、桃葉、柏葉也。無蠶沙亦得，單桃單柏葉亦得，葫蘿葉亦可用。麩糠乃助添，令隨多少，不用亦得。此極急則可。如治病得愈，明年斯時，愼莫再作，再作或不治矣。

凡煎煮藥之法，須用銀、石器微火熟煮，不可太猛。表、汗、下之藥，每服煎至八分。對病藥煎至七分，滋補煎至六分。不可極乾，亦不可猛火驟乾，恐傷藥力。去滓，服後留滓再煎。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傷寒・和解》　香蘇散一方加沉香，名沉香飲子。治四時傷寒傷風，傷濕傷食，大人小兒皆可服。頭痛，加川芎、白芷、北細辛，荆芥穗，每服各半錢。咳嗽聲重，痰多涕稠，加半夏、苦梗、烏梅各半錢，桑白皮七寸。心疼，加石菖蒲、半夏各半錢。泄瀉，木瓜、藿香各半錢。傷濕自汗，時行暴瀉，生薑三片，車前子一撮。或用香附子、陳皮各一兩，以石器滴酒炒黃色爲散，煎熱服。感寒濕日久，腰腳疼，行步難，酒煎服。或濕氣久留，脾疼，身體與手足倦怠，腹脹滿或有氣上衝，有類虛損，實非虛損，此主之。食積腹痛泄瀉，葱白二根，烏梅一個，并香服盧氏感應圓，綠豆大三七粒。腳氣，每服檳榔、木瓜、大腹皮、枳殼、木香各少許，鹽酒水煎，空心服。感風宿食不化，潮寒腹痛作瀉，惡風四肢拘急，生薑三片，烏梅一個，葱白二根，就服盧氏感應圓。瘧疾，桃柳枝七寸，薤白二個。頭痛作惡，加鹽少許。男女冷氣，加茱萸一撮，食鹽少許。婦人血氣，加莪朮、茴香、烏藥、當歸，所

加量病人虛實增減。除香附子、紫蘇，加厚朴、桔梗、藁本各四兩，名和解散，乃和平之劑，隨病用之。

香葛湯　治四時感冒不正之氣，頭痛身疼，項強寒熱，嘔惡痰嗽，腹痛泄瀉。不問陰陽兩感，或風寒濕瘴，服之大效。如發熱無汗，遍體疼痛，加葱白二根，豆豉七粒煎熱服，得汗即解。嘔，去蒼朮，加白朮數片，藿香數葉。中脘脹滿，大便秘，加枳實、檳榔各半錢。有痰，加半夏半錢。咳嗽，加五味子七粒。鼻塞，加桑白皮三寸。腹痛，加枳殼半片去穰切、泄瀉，加木瓜二片。老人、產婦、嬰兒皆可服。如傷寒不分表裏，以此藥導引經絡，不致變動，其功非淺。如熱多，口渴心煩，臟腑堅，或加前胡。無汗，可加麻黃。汗太過，加麻黃根。時行寒濕泄瀉，頭疼發熱自汗，大效。

參蘇飲　治一切發熱，頭疼體痛，服之皆效，不必拘其所因。小兒室女尤得其宜，用藥致和而且平故也。痰飲停積，中脘閉塞，眩暈嘈煩，忪悸憒憒，嘔逆不食，有如氣隔。痰氣停滯，關節不利，手足顫曳，筋脈攣急，類乎中風。食已即吐，發熱頭痛，百節煩疼，狀似傷寒。但連日頻進此藥，以病退爲期，不可預止。蓋本方乃集二陳湯、半夏茯苓湯、枳實半夏湯也。

發熱頭疼，每服加川芎半錢，葱白二根。咳嗽，加五味子七粒，桑白皮七寸。煩躁，麥門冬二十粒去心。痰嘔，口燥咽乾，烏梅一個。男子、婦人虛勞發熱，加麥門冬二十粒去心。氣盛或氣虛人，痰氣上壅，咽喉不利，哮呷有聲，氣息短急，上盛下虛，加木瓜半錢，北五味子五粒，乾桑白皮七寸。尋常感冒風寒，鼻塞流清涕，頭目昏重，加川芎、白芷各一錢，葱白二莖。疝氣初發，必先增寒壯熱，甚者嘔逆惡心，每用此藥，加木香半錢，寒熱必退。腹痛，加楊芍藥一錢。

冲和散　治寒溫不節，將理失宜，乍暖脫衣，甚熱飲冷，坐卧當風，居處暴露，風雨行路，衝冒霜冷，凌晨早起，呼吸冷氣，久晴暴暖，忽變陰寒，久雨積寒，致生陰濕。如此之候，皆爲邪厲侵傷肌膚，入於腠理，使人身體沉重，肢節酸疼，項背拘急，頭目不清，鼻寒聲重，伸欠泪出，氣壅上盛，咽渴不利，胸膈凝滯，飲食不入。凡此之證，若不便行解利，伏留經絡，傳變不已。纔覺傷寒，及覺勞倦，亦須服之，不問虛實老幼，悉皆治之。

小柴胡湯　爲用最多，而諸家屢稱述之。蓋以柴胡、半夏，能利能汗。凡半表半裏之間，以之和解，皆可用也。抑不知小柴胡非特爲表裏和解設，其於解血熱，消惡血，誠有功焉。蓋傷寒發熱，一二日間解散，不去其熱，必至於傷血，不問男女皆然。此藥內有黃芩、柴胡，最行血熱，所以屢獲奇功。但藥性差寒，用之貴能加減，今推明活法。凡表發熱，裏又有燥渴糞硬熱證者，是爲內外俱熱，小柴胡加大黃。裏無熱證，但發熱在表者，小柴胡加桂枝主解表，可以溫血，所謂陰盛惡寒，甘辛發散者此也。大黃主攻裏，可以蕩滌血熱，所謂陽盛內熱，酸苦涌泄者此也。是又別其解表以溫、攻裏以寒之義。若遇少陽本證，及無表裏證，或表裏不分之證，但依本方用之，并不須加減，此爲正訣。虛者少與，尤在酌量。治療傷寒，輒用當歸，其意蓋爲調血，即不思一滯中脘，二佐痰飲，三泥胃氣，而血熱又非當歸之所能除，惑之甚矣。否則熱入血室，張氏特以小柴胡主之何哉。雖然，均是和解耳，《局方》以和解散平穩之劑爲和解，張氏以小柴胡差寒之劑爲和解，意安在哉？蓋《局方》和解散，爲尋常感冒和平解散設也。若夫熱在半表半裏，既不可汗，又不可下，非小柴胡一劑，孰能內和而外解之乎？淋家、衄血家，法不可汗，亦可以此和解。然而學者僅以小柴胡收效，不遵格法，輕用大柴胡，立意一差，禍不旋踵。吁，可畏哉！又今人但聞小柴胡之藥，多見棄而不服，殊不知陰證似陽，浮熱於外，用之則誤人多矣。的是陽證，或半表半裏用之，無不伐病。所愧者，醫不審陰陽，致使病家之惑，聞者但當責之於醫，不當輕議於藥。【略】

二香散　治四時感冒冷濕寒暑，嘔惡，泄利腹痛。瘴氣。飲冷當風，頭疼身熱。傷食不化。

外感腫滿，先以此多加車前子、木瓜煎效。

《心印紺珠經・內外傷辨・表裏證》　病在身體四肢，爲表證，發熱、惡寒、頭痛是也。病在胸腹之內，爲裏證譫語、煩渴、腹滿是也。病在脅肋之間，爲半表半裏證，胸脅痛而耳聾是也。

主療心法

傷寒表證，當汗而不可下，裏證當下而不可汗，半在表半在裏則當和解不可發汗、吐下。在上則涌之，在下則泄之。傷寒表實無汗，頭項痛腰脊強，身熱惡寒，肩背拘急，手足指末微厥，脈浮緊而澀，當以清解散加天水散汗之。傷風表虛自汗，頭項強痛，肢節煩疼，鼻鳴乾嘔，惡風，手足溫，脈浮緩，當以通解散或天水散解之。或表虛，或表實，但口乾煩渴者，悉宜雙解散汗之。汗後餘熱不解，以涼膈散退之。或日深，或日淺，但有表證而脈沉數者，

先以天水連翹飲子清之，待脈浮而裏熱減，然後以雙解散汗之。傷寒表不解，脈浮，小便不利，微熱口乾，以五苓散分之。表熱多裏熱少，益元一、涼膈半和解之。裏熱多表熱少，涼膈一、益元半調之。若表裏俱熱，頭痛口乾，自汗不止者，白虎湯治之。

《心印紺珠經・外傷》 夫邪從外至，傷於皮膚榮衛之間，名曰外傷風，感冒風寒是也。外傷之候有二，傷於寒者，榮血受之，使頭項痛、肢節煩疼、鼻鳴乾嘔也。治法當以通聖散煎二度，各一碗。先以第二煎者頓服之，以鷄翎探於喉中，盡吐前藥，腠理開發。再以第一煎者服之，汗隨而出，風寒解也。

《玉機微義・傷風門・論傷風與傷寒六經傳變相同》 傷風一證，仲景與傷寒同論，其藥雖有麻黃、桂枝之分，至於傳變之後，亦未嘗悉分之也。諸家之論，皆與感冒四氣幷中風條內，袞同出治。唯陳無擇別立傷風一方，在四淫之首，且依傷寒，以太陽爲始，分注六經，可謂詳密。但以風本外邪，諸方例用解表，發表而治，然受病之源，亦有不同者。且風爲天地浩蕩之氣，四時八風之變，未嘗無也，然人亦未嘗悉傷之也。間有受傷者，皆因不能法道清淨，腠理不密，表上陽虛之所致也。《內經》曰：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是也。又有挾痰熱，其氣拂鬱，風邪易於外束者。若表虛受風，專用發表之藥，必致汗多亡陽之證。若內挾痰熱而受風者，亦宜內外交治，不可專於解表也。或曰：此云表虛，與成無己注傷寒中風表虛同與？子曰：不同也。彼以太陽中風，而於有汗無汗分虛實，實者加麻黃，虛者加葛根，俱解表也。此云表虛者，當固守衛氣而散風者也。

辛溫解表之劑

仲景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自汗。【略】

按：此發散足太陽經風邪之藥也。

局方神朮散　治傷風頭痛，鼻塞聲重。【略】

按：此足太陽、少陰、手陽明經藥也。

辛平解表之劑

消風百解散　治頭發熱，咳嗽，鼻塞聲重。【略】

川芎茶調散　治諸風上攻，頭目昏疼，鼻塞聲重。【略】

按：此足太陽、少陰、手太陰、陽明、厥陰經藥也。

消風散　治諸風上攻，頭目昏眩，項背拘急，鼻塞聲重，及皮膚頑麻，瘙癢癮疹，婦人血風。

金沸草散　治肺經受風，頭目昏疼，咳嗽聲重，涕唾稠粘。【略】

按：此手足太陰經藥，出陽明旋覆代赭石例，解利痰飲之藥也。

辛涼解表之劑

柴胡升麻湯　治頭痛壯熱，惡風體疼，鼻塞咽乾，痰盛咳嗽，涕唾稠粘。【略】

按：此足少陽、陽明經藥也。

辛涼解表攻裏之劑

錢氏大青膏　發散風邪。

宣明防風通聖散。

謹按：傷風諸方，俱是解表之劑，蓋以風從外入之邪也。其所挾有寒熱溫涼之不同，故此分辛溫、辛平、辛涼之異。然風雖外邪傳變入裏，亦宜隨證施治。錢仲陽論傷風，當發散者用大青膏解，不散，有下證者用大黃丸，可謂得仲景之奧矣。諸方於此，俱未曾論及也。又前論表虛受風，與內挾痰熱之方，亦未詳備，學者當自求之。

攻裏之劑

大黃丸。

《證治要訣・諸傷門・傷風寒附感冒》 凡看病不令染，用雄黃末塗鼻孔，及須知避忌行從客位邊入。男子病穢氣出於口，女子病穢氣出於陰，坐立對語間，宜識得向背。

傷風、傷寒俗呼爲傷寒。傳經分三陽、三陰，三陽是太陽、陽明、少陽經也，三陰太陰、少陰、厥陰經也。經之陰陽以臟腑言，腑爲陽，膀胱、胃、膽是也。臟爲陰，脾、腎、肝是也。病之陰陽乃是外邪之陰陽，陰氣、陽氣是也。陰陽二氣皆能犯臟腑，故陽氣犯太陽，則爲傷風惡風，而有汗。陰氣犯太陽，則爲傷寒惡寒而無汗。在太陽未得解，轉入陽明、少陽二經，則純乎陽，不如太陽易其治。若陽氣未能罷，以次傳入陰經，則爲陰中之陽。蓋緣陽經之陽氣來入陰經，雖有自利欲寢，唇青，手足厥冷，舌卷囊縮等證，不可熱投熱藥，宜瀉其陽之在陰經也。

若陽病下之太過，陽氣已脫，遂變爲陰，所謂害熱未已，寒病復起。或初得病便是陰證，此是陰中之陰。蓋緣陰氣攻陰經，陰自得傳，非自傳諸陽經

來，只當以溫藥回其陽。故陽入陰者變陽以救陰，陰入陽者用陰以救陽，二者不可不辨。

傷風，傷寒初得病時，俱見發熱、頭疼、體痛，屬太陽經。但傷風惡風，有汗，傷寒惡寒，無汗，並宜和解散，芎芷香蘇散，或養胃湯加草、芎各半錢，熱服，溫覆。若的是傷風，有前自汗、惡風等證，可用桂枝湯，令其熱服、溫覆。喘加杏仁一錢，咳加五味子一錢，渴加參半錢。外熱未止者，敗毒散。熱而有汗者，敗毒散加桂枝半錢，或陽旦湯。嘔者不宜用桂枝湯，合於本方，加半夏一錢，添薑煎。此非合病之嘔，係傷寒雜病，即非正傷寒，故可用也。風寒二證，理當發汗，而其人虛不可汗者，宜桂枝湯加黃耆半錢。若的是傷寒，有前惡寒、無汗等證，可用五積散熱服，厚被覆之取汗。喘嗽者，杏子湯加麻黃半錢。欲汗而不得汗者，再進。已汗而身熱不退者，參蘇飲或敗毒散，加桂枝半錢。嘔者，養胃湯，此非治合病之嘔。若風寒俱傷，或惡風而無汗，或惡寒而無汗，疑似之間，只宜五積散半貼和敗毒散半貼，名交加散。喘嗽者，小青龍湯。有初得病，太陽證具，但寒而未即爲熱，至一二日後方熱，此傷於寒，若傷風即有熱矣。但寒未有熱者，五積散發汗。有已服解表藥，不惡風、不惡寒，諸表證已罷，於裏又未躁、未渴，小便亦未赤，大便知常，獨身熱未除者，宜香蘇飲、敗毒散、小柴胡湯，加桂枝半錢。有已服解表藥，證已罷，又無裏證，其人體痛不減者，恐是發汗多，榮衛不和所致，宜小建中湯，用半厚半薄之桂。

《明醫指掌・傷風證》 頭疼聲重外傷風，咳嗽憎寒鼻不通。若是重衣仍厚被，肺因壅熱內生風。

肺主皮毛，司腠理開闔，然氣衛於外，雖有風寒不能爲害。若元氣稍虛，不能衛護皮毛，則腠理疏泄，風邪因得而侵之。內舍於肺，故頭疼聲重、鼻塞流涕、憎寒壯熱，咳嗽咽乾之症現焉。此外因於風也。若平素內火熾盛，乘剋肺金，或因重衣厚被，壅熱於上，熱極則生風，亦有聲重鼻塞、咳嗽咽乾、音啞之候形焉。此非外來之風，內因也。因外感者，以辛涼、辛溫之劑發散之。因內受者，火甚生風也，以辛涼寒苦兼升散之劑解之，不可執一治也。

外受

外感風邪，皮毛腠理先受，內舍於肺，風邪束於外，內熱不泄，上炎於肺，故鼻塞聲重、頭目不清而痛，咳嗽流涕。惡風輕，參蘇飲，重，十神湯。寒月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

內受

上焦原有痰火熾盛，肺爲火爍，又因衣被厚重，上焦熱壅，肺經受傷。雖無外邪，風熱內甚，故亦有鼻塞聲重音啞、頭目不清、鼻流清涕、咳嗽之症。防風通聖散，或消風百解散。

《明醫雜著・擬治嶺南諸病》 若寒溫失節，汗身脫衣巾，感冒風寒之氣，氣閉發熱頭疼，此則傷寒類也。但嶺南氣溫易出汗，故多類瘧，重則寒熱不退，輕則爲瘧。南方氣升，故嶺南人得此病者，卒皆胸滿、痰涎壅塞、飲食不進，與北方傷寒只傷表而裏自和者不同。治當解表清熱，降氣行痰。此方用於寒涼時月，及雖在溫暖時而感冒風寒者。

羌活　蒼朮泔浸　柴胡　黃芩　橘紅　半夏湯洗　枳實　甘草炙　川芎各一錢

右薑水煎，食前服。查隨服，取汗出，止服。

愚按：前若內停飲食，外感風寒，用藿香正氣散。若脾氣虛弱，而寒熱作嘔，用金不換散。蓋嶺南之地，濕熱薰蒸，腠理不閉，津液妄泄，陽氣內虛，法當調補肺氣爲主。蓋肺主氣而司腠理，肺氣虛則腠理不密，故津液妄泄，多患前症。若外邪既去，當補脾土以生肺金。

《攝生衆妙方・傷寒感冒門》 四季感冒方：

蒼朮米泔水浸過，三錢　甘草三分　薑五大片　連鬚葱五根　春夏加荆芥穗一錢五分　秋冬加防風一錢五分

右水煎，服畢，用被蓋體，有汗即可。【略】

治傷風發熱，頭痛，咳：

川芎　白芷　陳皮　紫蘇　香附子　甘草各等分

右用水二鍾，薑三片，葱二根，煎至七分，空心服。

治頭疼發寒潮熱方：

細辛　白芷　石膏　川芎各等分

右用水二鍾，煎至八分，空心溫服。

《古今醫統大全・傷風門・治法》 傷風表虛當固衛氣。

若表虛受風，專行發散之藥，必致汗多亡陽。若內挾痰熱而傷風者，宜內外交治，不可專以解表，腠理疏泄，不覺易感者耳。固衛氣兼散風邪，如桂

枝湯之屬是也。

《赤水玄珠・傷寒門・房室傷風》 房室傷風脈緊浮，頭疼發熱汗如油，解肌羌活湯尤穩，參朮芎歸白朮投。

體氣虛弱，犯房室而冒傷風，頭疼發熱，自汗惡風，脈浮緩，宜羌活湯、大白朮湯，幷加當歸人參黃芪湯。血虛汗不止加桂枝、白芍，當歸參朮芎歸湯。

凡房室傷風挾內傷者，補中益氣湯隨六經加減。

頭痛惡寒羌活散，身熱石膏湯，腹痛合芍藥散，寒熱合柴胡散，自汗加白朮、茯苓，無汗蒼朮、防風，氣虛合四君子，血虛合四物湯。

《赤水玄珠・傷寒門・房室傷寒》 房勞因感冒寒憂，無汗頭疼脈緊浮，羌活湯兼大白朮，人參敗毒總宜投。

夫人體氣虛弱，犯房室而感傷寒，頭疼發熱，無汗惡寒，脈浮緊，宜羌活湯、大白朮當歸人參川芎湯，加當歸、蒼朮、防風，參朮芎歸湯。

頭疼發熱，自汗惡風，脈浮緊，無汗惡寒，脈浮緩，黃芪湯合川芎湯。

汗止外證不解，九味羌活湯加人參、當歸。

頭疼身體痛，發熱惡寒或惡風，或胸痛，或咳嗽，或寒熱，人參敗毒散。

無汗加蒼朮、防風、當歸，有汗加白朮、黃芪、當歸，參朮芎歸湯加減。

血虛人四物湯，頭疼惡風合羌活散，腹痛合芍藥散，寒熱而嘔合柴胡散。

上證全俱合服，體氣虛甚加人參。

頭疼惡風，身熱自汗，羌活散合石膏湯。血虛者更合四物湯。

身熱自汗腹痛，石膏湯，合芍藥散，血虛者更合四物。寒熱腹痛，柴胡散合芍藥散，血虛者更合四物湯。

頭疼惡風，身熱自汗，腹中痛，寒熱而嘔，羌活散、石膏湯、芍藥散、柴胡散、四藥合和。血虛者更合四物湯。

大抵羌活散治頭痛惡風，石膏湯治身熱自汗，芍藥散治腹中痛，柴胡散治寒熱而嘔，四物湯治血虛，四君子治氣虛。無汗加蒼朮、川芎、防風，自汗加白朮、黃芪、茯苓。有是諸證，臨時選用合服，不可執一而無權也。

《赤水玄珠・風門・傷風》 仲景《傷寒論》謂：有汗，惡風，脈浮數，爲傷風。外有六經之形症。太陽症，頭項痛，腰脊強，以桂枝湯治之。後若傳經，當究仲景、節庵治法治之。其餘不過感冒耳，四時皆有之，以後法按治。

九味羌活湯，治四時傷寒傷風，頭痛，遍身盡痛，腰脊強，發熱晝夜不散，不思飲食。【略】

薑三片，棗一枚，水煎熱服。如惡心，減黃芩。如有汗，加白朮，減蒼朮。如口渴，加知母、石膏。如一二帖不解，或天寒時月，加麻黃。如鼻塞，加紫蘇、葱白。

夫此方，予每用加柴胡，乃總治傷風各經之活套也。今人只知其治四時傷寒如神，不知加柴胡總治各經之妙。蓋羌活治太陽肢節疼，大無不通，小無不入，乃撥亂反正之主也。防風治一身盡痛，聽君將命令而行，隨所引而至。柴胡治少陽頭痛在兩頭角，及寒熱脅痛耳聾。白芷治陽明頭痛在額。蒼朮雄壯，能除足太陰經濕氣，使邪不得傳脾。生地黃治手少陰心熱在內。黃芩治手太陰肺熱在胸。細辛治足少陰腎經苦頭痛不已。川芎治足厥陰頭痛在腦。此方乃易老所製，凡見表證，悉宜服之。不犯三陽禁忌，實解利之神藥也。然以一藥而類治各經之證，苟用其方而不知其所以立方之意，則未免有執一之弊。故述各藥主治本旨，使學者詳各經之症孰重，以本經之藥爲君，迭爲賓主，則所治無不響應。

和解散　治傷風，鼻塞，咳嗽，胸脅串痛，發熱，口渴。風邪重，加防風。

桂枝湯　治太陽頭項痛，腰脊強，自汗。【略】

此冬月即病宜服，春分後忌之。小便數及飲酒人皆不宜服。飲酒人不喜甘，恐中滿而嘔也。

參蘇飲　治傷風，鼻塞，發熱，惡心，有痰，胸膈不利。【略】

咳嗽甚者，去人參、木香。熱盛喉疼，除半夏，加天花粉、酒芩。

熱傷風　咳嗽，喉疼，面熱，此素有痰火鬱熱在內，熱極生風。或爲風寒所束，不得發越。此熱爲本，寒爲標，治宜清熱散寒。經云：火鬱則發之。又曰：風寒外束者可發。

二陳湯加桔梗、天花粉、玄參、薄荷、酒芩、前胡。嗽不轉，加瓜蔞仁。夜嗽多，加知母。喉疼，減半夏。痰盛，加貝母、枳殼。肺熱氣壅，輕則加桑白皮、地骨皮，重則加石膏。

肺氣虛，發熱咳嗽，服前發散藥，其嗽愈甚，或被發散太過，當用收斂之劑補之。日間嗽多，吐白痰沫，或惡心者，爲氣虛，六君子湯加五味子、薏苡仁、款冬。夜嗽多，口渴，痰不易出，發熱，爲血虛，四物湯加知母、五味子、馬兜鈴、麥門冬、瓜蔞仁。

肺氣實，或素有痰，爲風寒所閉，鼻塞咳嗽，氣壅，不得倒頭而卧。三拗湯。

火盛者，瀉白散加白膏、枳殼、天花粉、前胡。效遲，加玄明粉一錢，調下立應。

《慎齋遺書・外感》 傷風脈浮緩，憎寒身熱，煩躁不安，鼻流清涕，欲語未竟而嗽，自汗惡風，宜桂枝湯。傷風乃有餘之證，頭痛鼻流清涕常有，傳入裏方罷。聲啞鼻塞不通，能食腹和，筋骨疼痛，不能搖動，頭重著枕，非扶不起。

《慎齋遺書・寒》 治傷寒，其要只在扶陽。病之所在，皆陽之所不至也。不知扶陽之義，無論汗吐下，不能如法，即治法無差，而他病復起，亦恐不能全安也。扶陽者，冬陽在內，引而外之。夏陽在外，引而內之。春陽初發，引而發之。秋陽欲入，引而入之。陽之所至，陰寒自息。知物受陰寒之氣而傷萎，一遇太陽，則復其原矣。此爲治傷寒之要法。不惟寒證爲然，而風濕暑熱亦多類此，不過陰盛扶陽，陽盛扶陰。扶陽者，扶原陽也。扶陰者，扶眞陰也。眞陰所以配眞陽，眞陰亦人之原陽也。後之論陰陽者，以火爲陽，而不知眞陽非火；以水爲陰，而不知眞陰非水。蓋一言水火，即係後天有形，必有過不及之弊，乃是先天一陽眞氣耳。純得之則爲仙，純失之則爲鬼，一有不到即爲病。故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元陽也。經云：蒼天之氣清靜。蒼者，無他雜色也，純乎陽者也。其餘則爲青黃赤白黑，分屬五行而爲後天矣。至於蒼天之氣，則爲純陽之本，扶之可以有生無死，此傷寒所以必顧眞陽也。

傷寒過二三七日不愈者，因氣不足也。扶原爲主，從脾胃調理，庶不枉人性命。

《醫學入門・外感・類傷寒》 外感疏泄勿甚。舊謂傷爲中，感冒爲傷。今悉分之，正恐久以傷寒重劑而治感冒輕病，變生異症。蓋感寒雖亦惡寒面慘，其頭疼發熱不如傷寒之甚，脈多沉遲。感風雖亦惡風鼻塞，其發熱等症亦不如傷風之甚，脈多浮數。大概未發熱者，感寒香蘇散，感風蘇葛湯、古蒼荆散。已發熱者，九味羌活湯之類熱服，肌體微潤即愈。尋常體薄多疾之人，只於原服藥中加生薑、陳皮，或寒用二陳湯，風用三白湯加減。

《醫學入門・汗吐下滲和解温補總方・附六經傷風方》 羌活冲和湯　治傷寒無汗，脈浮緊。如渴，加知母、石膏。濕土司天，倍蒼朮，久雨亦加。

防風冲和湯　治傷風有汗，脈浮緩。汗未止，加黃芪、芍藥。仍未出，加柴胡桂枝湯。

《醫學入門・外感・傷寒用藥賦》 傷寒輕者，麻黃杏仁飲。治太陽發熱惡寒，頭痛無汗，脈事緊而咳嗽。如夏月，去麻黃，加蘇葉。自汗，去麻黃，加桂枝、芍藥。表熱，換柴胡。口渴，加天花粉。胸滿，加枳殼。喘急，加瓜蔞仁。傷風輕者，柴胡半夏湯。治傷風發熱惡寒，頭痛無汗而咳嗽，或協熱自利。兼治一切痰症疾似傷寒。如小便不利，加茯苓。冬月無汗，加麻黃。三時無汗，加蘇葉。冬日有汗，加桂枝。三時有汗，加防風。咽痛，加桔梗。喘嗽，去白朮，加杏仁、桑白皮。酒熱，加黃連。食積，加山查、神麴。痰伏脅下作痛，加白芥子。痰盛喉中如牽鋸，加竹瀝、薑汁。痰稠如膠，加金沸草、前胡。胸膈痞悶，加枳殼。

《醫學入門・雜病提綱・外感・風》 冒風惡風多屬肺　肺主皮毛，通膀胱，最易感冒。新咳嗽惡風，鼻塞聲重，噴嚏是也。柴胡半夏湯參蘇飲，寒月麻黃杏仁飲。重者，頭疼身痛，寒熱，咽乾音啞，柴胡桂枝湯、防風冲和湯。頭痛甚者，川芎茶調散。痰多者，金沸草散。挾熱，人參敗毒散、升麻葛根湯。挾寒，十神湯。挾寒濕，消風百解散。挾濕，神朮散。挾暑，香葛湯。時行，柴胡升麻湯。挾內愼勿專攻外。服食過厚，素有痰火，時常鼻塞流涕，聲重咳嗽，略被外感則甚者，防風通聖散，或大黃、黃芩等分爲丸，白水下。素虛者，只用防風、羌活、川芎，隨宜加入補藥、痰藥中。餘食，加白朮、陳皮、青皮、山查、麥芽。挾形寒飲冷，加薑、桂。挾房勞，加參、朮、歸地。挾勞役傷氣者，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風虛甚者羌活丸，加味烏荆丸。重則傳變輕不傳，風重傳裏，一同傷寒治法。久甚能爲氣血害。風能燥血散氣，故古用桂附、八物等湯。久不愈者，只宜三白湯加減斂之，切忌湯泄。雖初起，非寒月無汗，麻黃禁用。

《醫林繩墨・風寒・附效方》 經驗四時感寒發散方　身熱頭痛，骨節痛者，皆用此發汗。

白乾葛一錢五分　升麻水洗，去小根，五分　眞紫蘇葉一錢二分　香附水洗，搗去毛，剉碎，七分　小川芎五分　蒼朮米泔水浸一日，洗淨，剉片，歷干，八分　防風去叉不用，水洗，去蘆六分　廣陳皮去白四分　甘草三分　京赤芍四分　白芷四分　羌活八分。骨節痛甚者，用一錢五分。冬月加麻黃去根一錢，夏月不用，春秋月如天寒加入，天暖不必用

生薑三片爲引，約重二錢，切細，水一碗半，煎至八分，去渣熱服。被覆取汗。渣再煎。如汗出不透，仍熱服摧汗，若汗出既透。其渣從容溫服可也。服此藥發汗之後，如身熱頭痛、骨節痛等症盡除，則不必

服清解藥可也。其或熱與痛未盡除，則須服清解藥二劑或三劑。或熱與痛雖除而覺有內熱，煩燥、大小便不利者，亦須服清解藥一二劑。

經驗發汗後清解方：

黃芩水洗，刮淨，一錢　前胡水洗去毛，六分　柴胡水洗去蘆，一錢　白乾葛一錢　赤芍五分　枳殼炒六分　白花粉八分　山梔子仁酒水炒黑，六分　桔梗去蘆，五分　連翹去心蒂，打碎，五分　甘草三分　薄荷三分

如小便不利，加赤茯苓、朱苓、澤瀉、木通、麥門冬去心各八分，車前子四分。以上方藥，皆二三日內感寒，能及時發汗者用之，無不神效。其有當時失於發散，延至四五日以外，則寒邪入內，鬱爲熱邪。或頭痛骨節症等，症已除，止是胸腹五心發熱煩燥，此則不可復用羌活、麻黃、防風、蒼朮等藥發汗，但當清解其熱邪。若大便祕塞，則用大黃等藥疏利之可也。

經驗清解熱邪方：

白乾葛一錢二分　前胡六分　陳枳殼炒七分　連翹去心蒂六分　白花粉七分　柴胡去蘆八分　黃芩一錢　赤芍五分　甘草三分　麥冬去心一錢　薄荷三分　山梔子仁炒六分

內熱甚者，加黃連八分。小便不利者，加赤茯苓、茵陳、朱苓、澤瀉、木通各八分。大便秘者，加酒炒大黃三錢。服一二劑，如又不通，大黃勿炒，加芒硝三錢，另盛碗內，待藥熱澄渣，傾入碗中調服，立效。以上時感治法，俱尋常感塞而不兼內傷者，宜用之。其有內傷挾外感，外感兼內傷者，詳見後內傷中。其有外感失於發表，傳變成瘧者，即用此清解邪熱方服一二劑，可表散而愈。或不即愈，服至三四劑，自可漸愈。若體氣虛弱，及久瘧者，切不可服。

《醫林繩墨・風寒》風寒一症，世以爲輕，論古方未入其列，今則拾遺補之。間嘗竊取諸家之例，用藥條約各依其方而論斷。且如發散之藥，有麻黃湯、桂枝湯、九味羌活湯、十神湯、枳桔二陳湯、參蘇飲、二陳湯、蒼朴二陳湯、人參敗毒散、荊防敗毒散、正氣散、不換金正氣散、藿香正氣散、逍遙散、防風通聖散、五積散、芎芷香蘇散、十味芎蘇散、升麻葛根湯、柴葛解肌湯，約共二十餘條，俱是發散之藥。解表之用，先賢著之書，使後人用之有法。何期今之醫者，不揣病之表裏、症之虛實、藥之寒溫、治之補瀉，但見表症即用解表之藥，寒症即用清涼之藥。每每治之無方，用之失當，不惟表之不解，亦且引邪入經，而成傳變之禍，誠可痛哉！愚爲考之，麻黃湯爲大表之藥，在冬月春初可用，如春末夏初用之，則汗不止也，以爲表虛之症。桂枝湯，傷風必用之藥，若傷寒見風，有汗而寒不解，如用桂枝方可。鼻塞聲重，咳嗽有痰，豈可輕用桂枝湯者乎？九味羌活湯，陶上文以爲羌活冲和湯用治四時不正之傷寒，以爲神藥，百發百中也。以吾論之，在夏月多汗之時可用，若春秋以爲解表，內有生地、黃芩，則苦寒幷行，而表豈可得解者乎？十神湯，此春初秋末之藥也，若冬時亦可用之。如夏秋有汗之際用之，又不當也。二陳湯，風寒不清，值生痰喘，氣急，咳嗽之症，無不驗也。若兼火症，用又不通，必加芩、連，名爲芩連二陳湯也。治火始可，或有風溫、濕溫、溫瘧、溫疫，俱是有汗之症，若欲解表不宜大汗者也。必須二陳湯加蒼朮，名之曰蒼朴二陳湯。中氣不清，胸膈滿悶，可加枳桔，名之曰枳桔二陳湯。飲食太多，胸腹作脹，可加麴蘗，名之曰麴蘗二陳湯。至若參蘇飲，在小兒元氣虧薄，老人正氣虛弱，婦人胎產受寒，病後元氣不足，雖有邪寒不可大表，與此等劑乃輕揚發散之也。人參敗毒散，勞力感寒之用。荊防敗毒散，雜科發散之藥。正氣散，元虛稍感風寒。不換金正氣散，感寒將欲入裏。藿香正氣散，又兼內傷而外感。逍遙散，婦人胎產受寒。防風通聖散，表裏兩行之藥，在痢疾外科可用。五積散，專攻內傷重而外感輕。芎芷香蘇散，兼治風熱甚而頭痛如破。十味芎蘇散，治天道和暖無汗之風寒。升麻葛根湯，除少陰初起之咽痛。紫蘇解肌湯，治半表半裏之風寒。金沸草散，清時行之寒疫。敗毒散，除大頭之風寒。又有蝦蟆溫，非二陳清痰去熱不可治。吐瀉感寒，非二陳溫中散寒不可行。此則有是症服是藥也。大凡臨症之時，不可妄行，當病之際，不可錯亂。不可視其傷寒爲重，風寒爲輕。殊不知風寒不散，傷寒之由，傷寒變重，用藥之誤也。治醫者可不察歟！

《醫林繩墨・傷風》河間曰：傷風之症，或頭疼項強，肢節煩痛，或眼脹肌熱，噫嘔鼻塞，或頭眩聲重，咳嗽有痰，或自汗惡風，心煩潮熱。其脈陽弦而滑，陰濡而弱，此邪在表。冬月宜桂枝湯。若汗出而加項強者，桂枝葛根湯。或傷風無汗者，當作傷寒治之，可用紫蘇、麻黃，不可用桂枝、芍藥，恐有變證。或已服桂枝及煩而不解，無表症者，刺風池、風府，宜以雙解散，免致有桂枝、麻黃之誤。大抵傷寒惡寒，傷風惡風，理必然也。蓋風善傷衛，然

衛者，陽氣也，陽與陽合則客之，而入於腠理，及疏而不能衛護，必自汗而惡風也。然用桂枝以實其表，使身汗自斂，風邪自出，此仲景之大法也。否則，無汗而過用之，非惟痰火所生，亦且吐血、煩躁、咽痛之證變矣，戒之戒之！若或飲食過傷，又兼傷風者，必用內傷外感治之，宜以二陳湯加蘇、葛、白朮、山查。或感冒而肢體重痛，痰涎不利者，宜以二陳加蒼朮、乾葛。或起居不時，房勞之後，以至感傷者，亦宜二陳湯加參、朮、歸、蘇。或傷風兼傷寒者，宜以十神湯大解其表，在夏月羌活冲和湯亦可。或風傷兼裏症者，宜以防風通聖散。或小兒傷風，咳嗽有痰，用二陳加桔、枳、前胡，表實者加紫蘇，表虛者加白朮。許學士云：傷風惡風，非防風不能治其風。自汗有汗，非甘草不能治其汗。頭痛者，必用川芎。項強體痛者，必加羌活。身痛體重者，可用蒼朴。肢節腰痛者，可加獨活。目痛鼻乾不眠者，必用黃芩。有熱者，須加前胡、乾葛。此千載不易之良法也，錄之。

愚再按：有汗惡風者爲傷風，吾見傷風無汗而惡風者，亦有之矣。但頭痛身熱，而與傷寒相同，鼻塞聲重，自與傷寒爲異耳。傷風乃背惡風，見風則噴嚏不已。傷寒惡寒，乃一身俱惡，雖近溫暖不除。傷風避風而居溫暖之室，則熱得發越而自汗多來，風可解矣。故曰：風從汗泄，邪從汗解。所以傷風之症，用參蘇飲、葛根湯輕揚以散表，二陳湯清痰以止嗽，或加桑、杏以疏泄其肺氣，用前芩以清解其邪熱，此治之大端也。許學士治傷風發散用乾葛，乾葛甘寒，可以解肌表也。否則，大解而用麻黃、十神，則自汗不收，必致陽虛而失手，切宜記！

治法主意：有汗當實其表，無汗當發其表。凡發，不可大發也，又當以疏泄之。

《醫方考・感冒門》 敘曰：六氣襲人，深者爲中，次者爲傷，輕者爲感冒。今世人之論也，古昔明醫未嘗析此崖也。生乎今之世，則亦趨時人之論矣，故考五方以治感冒。

香蘇散　四時感冒風邪，頭痛發熱者，此方主之。南方風氣柔弱，傷於風寒，俗稱感冒。感冒者，受邪膚淺之名也。《內經》曰：卑下之地，春氣常存。故東南卑下之區，感風之證居多，所以令人頭痛發熱而無六經之證可求者。所感人也，由鼻而入，實於上部，不在六經，故令頭痛發熱而已。是方也，紫蘇、香附、陳皮之辛芬，所以疏邪而正氣。甘草之甘平，所以和中而輔正爾。

芎蘇散　外有頭痛發熱惡寒，內有咳嗽吐痰氣涌者，此方主之。川芎、蘇葉、乾葛、柴胡，解表藥也，表解則頭痛發熱惡寒自愈。桔梗、半夏、陳皮、枳殼、茯苓、甘草，和裏藥也，裏和則欬嗽吐痰氣涌自除。

十神湯　此治外感風寒之套劑也。古人治風寒，必分大經見證用藥，然亦有只是發熱頭痛，惡寒鼻塞，而六經之證不甚顯者，故亦總以疏表利氣之藥主之而已。是方也，川芎、麻黃、乾葛、升麻、白芷、紫蘇、香附、陳皮，皆辛香利氣之品，故可以解感冒氣塞之證。乃赤芍者，所以和陰氣於發汗之中。而甘草者，所以和湯氣於疏利之隊也。

參蘇飲　勞倦感冒，妊娠感冒，并宜此方主之。感冒宜解表，故用紫蘇、乾葛、前胡。勞倦、妊娠宜補裏，故用人參、茯苓、甘草。乃木香、半夏、枳殼、桔梗、陳皮，所以和利表裏之氣，氣和則神和，神和則無病矣。

藿香正氣散　凡受四時不正之氣，增寒壯熱者，此方主之。風寒客於皮毛，理宜解表。四時不正之氣，由鼻而入，不在表而在裏，故不用大汗以解表，但用芬香利氣之品以主之。白芷、紫蘇、藿香、陳皮、腹皮、厚朴、苦梗，皆氣勝者也，故足以正不正之氣。白朮、茯苓、半夏、甘草，則甘平之品耳，所以培養中氣而樹中營。

《松厓醫徑・傷寒傷風辨證》 傷寒無汗，惡寒，面色慘，脈浮緊，鼻壅閉而乾。傷風自汗，惡風，面色光澤，其脈浮而緩，鼻流清涕。凡遇新得之病，須要如此別之。

《松厓醫徑・傷寒證》 足太陽經頭項痛，腰脊強。以少陽、陽明、太陽三經通論，則此經爲表。以本經專論，又當分表之表、表之裏之異焉。此經受邪最先，外來之邪，莫甚於寒，寒不傷衛而傷榮，衛不受傷則強，寒主收斂閉藏，所以無汗。無汗衛強，表之實也。太陽之經，有標、有本，標病則身熱，本病則惡寒。凡傷寒邪，其候必頭項痛，腰脊強，脈浮疾，大略與內傷同。內傷則右關以上脈。大於左，口腹爲之不利，傷寒則左關以上脈大於右，鼻息爲之不利。一二日宜麻黃湯主之，此特舉其常數而已。然有一日之內就傳經者，亦有二三日只在一經者，不可越經而治。

《松厓醫徑・傷風證》 風，陽邪也。風喜傷衛，衛既受傷，則腠理爲之不密，所以自汗而惡風，與寒邪傷人不同。寒爲肅殺之氣，其色必慘，風爲鼓

舞之氣，其色必和，名從其類也。衛者，外衛也，對榮而言，爲表之表，對無汗而言，爲表之虛。脈來浮緩，然其所可對者，經絡標本而已。是以頭項、腰脊俱疼，身表亦爲之熱。一二日間，宜用桂枝湯主之。其傳經與傷寒無異，當以脈證辨之。但桂枝湯頗燥，非通於脈者，不可用也。遇此經症，莫若用易老神朮湯，尤爲穩當。

《松厓醫徑・傷寒見風傷風見寒》 太陽症，頭痛，腰脊強，發熱惡寒，無汗，本傷寒也，又感風邪，其脈浮緩，是傷寒見風也。太陽症，頭項腰脊俱疼，發熱惡風，自汗，本傷風也，又感寒邪，其脈浮緊，是傷風見寒也。舊用各半湯，今用九味羌活湯。

傷寒、傷風始得之症不同，至傳經皆同，故此後混爲一治。

《松厓醫徑・傷寒傷風傳至肌肉》 太陽經傷寒、傷風，失於解表，則傳肌肉之間。肌肉之間者，衛榮之下是也。衛榮屬太陽之標，肌肉屬陽明之標，邪傳至此，當三二日發。其經夾鼻，絡於目眦額中，從頭下至足，行身之前。以太陽一經而論，則衛爲表之表，榮爲表之裏。以太陽、少陽、陽明三經而論，則少陽爲半表半裏，陽明爲表之裏，太陽爲表之表也。去太陽未遠，其脈尚浮，已入陽明，其脈乃長。未至陽明之本，是以几几而熱，目疼鼻乾，不得卧也。惡寒症已罷，不可純用辛熱之劑以發之，若誤用麻黃、桂枝，則有發黃等症。葛根湯主之。

《松厓醫徑・傳筋》 風寒之襲人，有傷經之邪，有傳經之邪。其傷經之邪，在衛則桂枝湯，在榮則麻黃湯。其傳經之邪，在肌肉則葛根湯，在筋則用大青龍湯。高下淺深各不同。蓋榮衛爲表之表，肌肉爲表之裏，至於筋，邪入深矣，恃其未入腑，故亦屬表之裏焉。表症未已，故頭項腰脊強痛，身發熱，脈浮緊。裏症將作，故煩躁引飲，過飲則停水。所以大青龍湯內用石膏以解煩躁，用杏仁以去水逆。其有身熱嘔噦，脈來浮而滑者，則用小青龍湯主之。

《松厓醫徑・感冒》 感風者，脈多浮數，其證身熱面光，有汗惡風，鼻塞聲重，頭疼涕唾稠粘。感寒者，脈多浮緊，其證身熱面慘，無汗惡寒，腰背拘急，頭項強痛。感冒之初，治此病者，須當診按分別之。

引方參蘇飲　治感風無汗，鼻塞聲重，頭疼。

若冬月外感，惡寒無汗，咳嗽，鼻塞聲重者，加麻黃、杏仁、金沸草表汗散之。若春夏秋三季咳嗽有痰者，去人參、木香，加桑白皮、杏仁。若頭痛兼咳嗽者，加川芎、細辛。若氣促喘嗽不止者，加知母、貝母。若肺寒咳嗽者，加五味子、乾薑。若痰熱者，加片芩。若胸滿痰多者，加瓜蔞仁。如痰唾如膠者，加金沸草。若嘔逆者，加藿香、砂仁。若心下痞悶，或胸中煩熱，或嘈雜惡心，或停酒不散者，倍乾葛，陳皮，加黃連、枳實。若脾泄者，加蓮肉、白扁豆。若似瘧者，加草果、川芎。若鼻衄者，加四物湯。

藿香正氣散　治時令不正，瘟疫大行，感冒等證。【略】

羌活沖和湯　以代桂枝、麻黃、青龍各半等湯。此太陽經之神藥也，治春夏秋非時感冒，暴寒頭痛，發熱惡寒，脊強無汗，脈浮緊。此是太陽膀胱經受邪，是表證，宜發散，不與冬時正傷寒同治法。此湯非獨治三時暴寒，春可治溫，夏可治熱，秋可治濕，治雜證亦有神也。秘之，勿與庸俗知此奇妙耳。【略】

若胸中飽悶，加枳殼、桔梗，去生地黃。若夏月，加石膏、知母，名神朮湯。若服此湯不作汗，加蘇葉。若喘而惡寒身熱，加杏仁，生地黃。若汗後不解，宜要服汗下兼行，加大黃釜底抽薪之法。若春夏秋感冒非時傷寒。亦有頭痛惡寒，身熱，脈浮緩，自汗，宜實表，去蒼朮加白朮。汗不止，加黃芪，即加減沖和湯。再不止，以小柴胡湯加桂枝、芍藥一錢如神。以上二證，如法治而未愈，或合吐，或合下，更於《傷寒論》中求之合證。若虛機之省括於度，發無不中矣。

凡傷寒傳經之證，初得太陽經病，惡寒發熱，頭項強，腰脊痛，無汗，急用羌活沖和湯表之而愈。或諸痛悉除，亦不惡寒，但發熱不解，或微汗濈濈然出，此爲挾虛證，宜用補中益氣湯爲主治。有汗，加桂枝、芍藥。汗未透，脈尚浮緊，加羌活、蒼朮、防風、葛根、倍升麻、柴胡。滿悶者，去黃芪、人參。仍頭痛未除，加川芎、白芷、荆芥、薄荷、細辛、葛根。若渴，加五味子、麥門冬、天花粉。三四日間，不宜前藥，則以小柴胡湯驗證加減。如寒熱脅痛，少陽外證悉具，只以本方服之。若兼腹滿自利，已見太陰證而少陽陰證尤未除者，本方中加五苓散，名柴苓湯。熱甚者，去桂，倍黃芩。渴甚者，本方去半夏，加五味子、天花粉。五六日不大便，潮熱引飲，本方中去人參、甘草，加芍藥、枳殼、厚朴、大黃，甚者加芒硝，或用河間三一承氣湯。七八日過經不解，熱不退，或黃連解毒湯、涼膈散，選而用之，或仍以小柴胡湯看證調治而愈。或愈後因勞役復熱者，仍用補中益氣湯，多服數貼自安。雖因食復病，切不

可輕用大黃、芒硝之類下之。蓋病後氣血大虛，若復下之必死，愼之愼之！

右證治法內方，悉見前集，再不重立，此載大略未備。治此證者，須於仲景《傷寒論》中，熱覽詳究，用藥庶無誤也。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寒》 時氣傷寒，除陰症不可服：

苦參一兩，水、酒各一碗，煎八分。重者，水、醋各半服之。一汗而愈，不論傷寒久近，立效。《本草》云：天行尤良。

治傷風後耳聾，仲淳定：

甘橘花二錢　石菖蒲忌鐵，一錢　柴胡六分　枯婁根二錢　貝母去心，二錢　前胡一錢　甘草六分　北細辛四分　蘇梗一錢　桑白皮忌鐵，二錢

加竹瀝一杯，不拘時服。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寒・三陽治法總要》 太陽病，其證發熱惡寒，惡風，頭痛項強，腰脊強，遍身骨痛，脈雖浮洪而不數，多不傳經。煩躁，脈數急者，是欲傳經。宜先發汗以解表邪。其藥以羌活湯爲主。秋深，冬月應用此方，亦可量加紫蘇、葱白。如冬月天氣嚴寒，感邪即病，服此藥不得汗，本方加麻黃一錢、生薑四片，共前七片，得汗勿再服。如病人自覺煩躁，喜就清涼，不喜就熱，兼口渴，是即欲傳入陽明也。若外證頭疼遍身骨疼不解，或帶口渴、鼻乾目疼，不得卧，即係太陽陽明證，羌活湯中加石膏、知母、麥冬，大劑與之，得汗即解。如自汗煩躁，頭疼遍身骨疼不解者，羌活一錢、桂枝七分、石膏一兩二錢、麥冬六錢、知母三錢、竹葉一百二十片、白芍藥二錢、甘草八分。如冬月即病太陽證，惡寒畏風，頭疼遍身骨疼，自汗不渴，宜用桂枝八分、芍藥二錢、甘草一錢、大棗二枚、生薑一片。

《壽世保元・四時感冒》 一、論傷寒傷風，頭疼發熱，口乾鼻涕，四時瘟疫流行，先用發表散。

一、論傷寒汗，頭疼發熱，身痛口乾等症，宜服發表丸。每服一丸，生綠豆湯下。如過三日外，加黃酒一鍾，再加一丸。

一、治傷寒行軍散秘方。

一、治四時感冒傷寒，發汗後，經中餘熱未解。

柴胡　前胡　枳殼　桔梗　連翹　黃芩　赤芍　乾葛　茯苓　半夏　川芎　薄荷　甘草

右剉，生薑煎服。煩躁加麥門冬、淡竹葉。

一、論傷寒大熱不止，煩躁，乾嘔，口渴喘滿，陽厥極深，蓄熱內甚。及汗吐下後，諸藥不能退其熱者用黃連解毒湯。

一、治傷寒熱極發狂，不認親疏，燥熱之極。長垣成都憲傳

用熊膽一分，研末，涼水調服，立效。

一、論惡風寒，鼻流清涕，寒禁噴嚏，此脾肺虛不能實腠理，補中益氣湯。依本方加麥門冬、五味子。

一、治傷寒感冒，頭疼發熱。

古石灰　綠豆粉　鬧羊花各等分

右爲末每少許，吹兩鼻，一二次效。

一、論傷風寒後，餘毒未散，上攻頭頸，鼻塞聲重，怒氣上攻，時常有血從腦上落至口中，或出紅痰，此陽道未利作梗，非血症病也。

防風五分　川芎七分　辛夷五分　甘草生，四分　薄荷五分　羌活三分　獨活七分　升麻六分　葛根七分　白芷四分　藁本四分　黃芩酒炒，八分

右剉一劑，生薑一片，水煎服。清腸道以連關竅，然後可以表正也。次服人參養榮湯。

《奇效醫述・病案・治內傷挾外感日久煩悶先清後補得效述》 或問曰：內傷挾外感，與外感兼內傷，何所分別？曰：先有內傷而後感寒，謂之內傷挾外感。先有外感而又內傷，謂之外感兼內傷。此大同小異，其治法亦大略相同也。然內傷不必皆房勞，或飲食傷脾胃，或勞倦傷神氣，皆謂之內傷，但不若房勞爲甚耳。或又問曰：內傷外感相幷，俗謂之兩感，言其內外兩受病，非仲景傷寒陰陽兩感之謂也。此病舉世不能治，即治之，全活者甚少，何者？欲攻外邪則愈損正氣，而虛怯以死。欲補正氣則反助外邪，而熱燥以死。且自古名公方論，不惟仲景傷寒諸篇無一言及內傷，即東垣內傷外感論言之雖詳，然其意恐人誤認內傷發熱爲外感發熱，因辨若何爲內傷當補，若何爲外感當發。至於內傷挾外感等症，幷未論及，亦無治法。丹溪亦言之未詳。古人未傳，無怪乎時醫之不能治此病也。今子分兩截治之，先清其外邪，而後補其內虛，起死回生，識見超越千古矣。然此爲日久而外邪入裏者立法也，若內傷挾外感初起一二日，寒邪尚在表者，用何法治之？曰：此當速發其汗，強壯者用羌活湯發之，怯弱者用加減參蘇飲發之。一汗之後，即當用補。虛甚者，用加減補中益氣湯補之，虛未甚者，用生脈散補之。

此其收功，比外邪入裏者尤速也。若發汗後不補，則虛陽外散，發熱死矣。

龔廷賢《濟世全書・傷風》 夫傷風乃四時之失序也，或表風中在經絡中，隨往流注，以日傳變。或咳嗽粘痰，鼻塞聲重，增寒發熱，頭疼面赤，四肢逆冷，怕寒。或無汗惡寒，宜散。有汗惡風，解表而治。受病亦有不同者，且風爲天地浩蕩之氣，四時八風之變，未嘗無也。

外感傷風，鼻塞聲重，左脈浮緩者是。

龔廷賢《濟世全書・傷寒》 脈傷寒熱病，宜洪大，忌沉細。

神授太乙散，治四時感冒時令不正之氣，頭疼身痛，發熱惡寒，咳嗽喘急，口乾作渴，并傷寒夾食、夾氣，胸膈滿悶，肚腹脹痛。不問陰陽兩感，時常發散，皆可服之。冬月加麻黃，無汗亦加之。頭疼加細辛、石膏、葱白。胸膈膨悶，加桔梗。心腹脹滿，加枳實、半夏。潮熱，加柴胡、黃芩。咳嗽，加桔梗、桑白皮。痰盛，加半夏、瓜蔞仁。嘔逆，加藿香、砂仁。泄瀉，加白朮、茯苓。腹痛，加白芍。冷氣痛，加玄胡索、吳茱萸。大便秘澀，加大黃、芒硝。咽喉痛，加桔梗、牛旁子。

又 夫傷寒者，仲景而下，著述紛然，未有定論。大率自霜降後至春分前，感寒而即發，從足太陽膀胱鬱熱以次而傳陰經，或太陽不傳陽明胃少陽膽而即傳少陰腎，或不由陽經而直入陰經，或二陽三陽同受而爲合病，或太陽膀胱、陽明胃先後受而爲并病，或太陽膀胱與少陰腎、陽明胃與太陰脾、少陽膽與厥陰肝陰陽俱受而爲兩感之類，此皆感而即病，仲景立法所治之傷寒也。其不即病而寒毒藏於肌膚之間，至春變而爲溫，夏變而爲暑，或將發而復感暴寒，此是不即發之溫病也，暑熱病也。若本無冬月所受之邪，而春夏自感暴寒之類，此皆後人通謂之四時傷寒也。若只外感而無內傷者，用仲景法。其本因飲食勞倦所傷，然氣虛邪襲，每感寒而顯表症，此乃所謂挾內傷之傷寒也。但傷寒挾內傷者，十居八九。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補中益氣湯，從六經所見之症加減用之。

如見太陽症，頭項痛，腰脊強，加羌活、藁本、桂枝。如陽明症，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加葛根、倍升麻。如少陽症，胸脅痛、耳聾，加黃芩、半夏、川芎，倍柴胡。如太陰症，腹滿嘔乾，加枳實、厚朴。如少陰症，口燥舌乾而渴，加生甘草、桔梗。如厥陰，則煩滿囊縮，加川芎。如變症發斑，加葛根、玄參，倍升麻。內傷挾痰，加半夏、竹瀝。仍入薑汁傳送。

《簡明醫彀・傷風》 經曰：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又曰：虛邪賊風，陽先受之。又曰：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蓋風爲天地浩蕩之氣，四時八風之變，未嘗無也。間有傷者，不能法道清淨，不得腠理固密，表上陽虛所致，一因也。有挾虛痰熱，其氣拂鬱，風邪易於外束，二因也。有火乘肺金，煎熬津液成痰，痰火騰奔，風自內生，三因也。感病者，無出於此。其脈浮而大者爲風，浮緩爲傷風鼻塞，浮滑而大爲內熱生風。治法：表虛受風，專宜發散，勿致汗多亡陽。有汗者實表散邪，桂枝湯主方加桂、芍之類。內夾痰熱而傷風邪者，參蘇飲之類。痰壅火盛，內熱生風者，防風通聖散之類加減調之。凡鼻塞聲重，腦脹頭痛，鼻流清涕，畏風，屬寒。鼻中濁涕而熱氣時出，咽乾咳嗽，痰唾稠粘，屬熱。外之風邪疏散，內之痰火未平，芩、連、枳、二陳湯之類清肺降火，利氣消痰。

主方頭疼鼻塞：

蒼朮　藁本　羌活　白芷　川芎　防風各七分　細辛　甘草炙各五分

右加薑三片，葱頭三個，水煎。

有汗表邪加桂枝、白芍。無汗惡風加紫蘇、葛根。

《醫宗必讀・傷風》 經曰：虛邪賊風，陽先受之。又曰：內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脾虛則肌肉不充，肺虛則玄府不閉，風邪乘虛乃客於經。譬諸盜賊，若重關高壘則不能入，少有疏漏而後犯之。故曰虛邪賊風，又曰內腠閉拒弗之能害。風者，天之陽氣，其乘於人則傷衛。衛者，陽也，故曰陽先受之。

愚按：風爲陽邪，善行數變。其傷人也，必從兪入。愈皆在背，故背常固密，風弗能干。已受風者，常曝其背，使之透熱，則潛消嘿散，經文所謂乘虛來犯固矣。若其人素有痰熱壅遏於太陰、陽明之經，內有窠囊，則風邪易於外束，若爲之招引者。然所謂風乘火勢，火借風威，互相鼓煽也。治實之法，秋冬與之辛溫，春夏與之辛涼，解其肌表，從汗而散。治虛之法，固其衛氣，兼解風邪。若專與發散，或汗多亡陽，或屢痊屢發，皆治之過也。治風火之法，辛涼外發，甘苦內和。勿與苦寒，恐正不得申，邪不得解耳。

《景岳全書・雜證謨・傷風・論證》 傷風之病，本由外感，但邪甚而深者，遍傳經絡，即爲傷寒。邪輕而淺者，止犯皮毛，即爲傷風。皮毛爲肺之合而上通於鼻，故其在外則爲鼻塞聲重，甚者并連少陽、陽明之經，而或爲頭

痛，或爲憎寒發熱。其在內則多爲欬嗽，甚則邪實在肺，而爲痰爲喘。有寒勝而受風者，身必無汗而多欬嗽，以陰邪閉鬱皮毛也。有熱勝而受風者，身必多汗，惡風而欬嗽，以陽邪開泄肌腠也。有氣強者，雖見痰嗽，或五六日，或十餘日，肺氣疏則頑痰利，風邪漸散而愈也。有氣弱者，邪不易解而痰嗽日甚，或延綿數月，風邪猶在，非用辛溫，必不散也。

有以衰老受邪，而不愼起居，則舊邪未去，新邪繼之，多致終身受其累，此治之尤不易也。蓋凡風邪傷人，必有肩後頸根、大杼、風門、肺俞之間，由茲達肺，最近最捷，按而酸處，即其徑也。故凡氣體薄弱，及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者，邪必易犯。但知愼護此處，或晝坐則常令微暖，或夜卧則以衣帛之類密護其處，勿使微涼，則可免終身傷風欬嗽之患。此余身驗切效之法，謹錄之以告夫惜身同志者。

《景岳全書・雜證謨・傷風・論治》 凡傷風欬嗽多痰，或喘急嘔惡者，宜六安煎加減治之爲最妙，二陳湯多加生薑亦可。若外感風寒，欬嗽多痰，喘急而陰虛血氣不足，痰有不活，氣有不充，則托送無力，邪不易解，宜金水六君煎，其效如神。若年衰胃弱者，尤宜用之。若傷風兼寒，而欬嗽發熱者，宜柴陳煎。若時行風邪在肺，欬嗽喘急多痰，而陰寒氣甚，邪不易解者，宜小青龍湯，或消風百解散，或金沸草散。若傷風初感，寒熱往來，涕唾稠粘，胸膈不快，欬嗽多痰者，參蘇飲。若傷風頭痛，鼻塞聲重，欬嗽者，《局方》神朮散，或川芎茶調散。若感風兼濕，而頭目不清，鼻塞聲重者，宜冲和散。若風寒外閉，肢節煩疼，鼻塞聲重，而內多伏火者，《局方》羌活散。若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者，桂枝湯。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傷寒初感治法》 凡傷寒初感之治，本與傳變者不同。蓋凡病傷寒、瘟疫者，無不發熱，然初感之時，其邪在表，未經傳裏，未至鬱熱，雖身表有熱，不過膚腠之寒邪，而內未有火，豈即陽證。斯時也，但用溫散，或兼托散，藥對其證，無不即愈。奈何時俗之醫，一見發熱，便認爲火，而芩、連、知、檗，開手便用，不知內無實熱，何以當此？以寒邪得寒藥，而表裏俱寒，勾連不解，則日以內傳，寒涼妄用，則元陽日敗。凡受斯害，死者多矣。此理不明，則既不知表裏，又不知先後，終身不省，每致誤人，而且敢侈口談醫，其心果亦安乎？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避疫法》 瘟疫乃天地之邪氣，若人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干，自不相染。故避之之法，惟在節欲節勞，或於房室勞倦之後，尤不可近，仍勿忍飢以受其氣，皆要法也。至於卻邪之法，則如《刺法論》所云：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蓋天牝者，鼻也，鼻受天之氣，故曰天牝。氣自空虛而來，亦欲其自空虛而去，即天牝從來，復得其往也。正以氣通於鼻，鼻通於腦，毒入腦中，則流布諸經，令人相染矣。氣出於腦，謂噓之，或張鼻以泄之。或受氣於室，則泄氣於外，而大吸精氣以易之，則邪從鼻出，而毒氣自散，此卻邪於外之法也。又如想心如日等法，蓋膽屬少陽，爲中正之官，少陽氣壯，則臟氣賴以俱壯，而邪不能入，此強中禦邪之法也。凡探親診疾，事有不容已者，但知此諸法，則雖入最穢之地，自可保其無慮。一方治天行時氣，宅舍怪異，用降眞香燒焚，大解邪穢。小兒帶之，能解諸邪，最驗。一法以福建香茶餅，不時噙口中，大辟傷寒瘴氣穢惡。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汗有六要五忌》 治傷寒之法，余已析其六要。而六要之外，又有五忌者，何也？蓋六法之中，惟汗爲主，正以傷寒之愈，未有不從汗解者，故法雖有六，汗實統之，而汗外五法，亦無非取汗之法也。然取汗以辛散，此固其常也，而何以五法皆能取汗？六要則已，又何以有五忌之辨也？蓋汗由液化，其出自陽，其源自陰。若肌膚閉密，營衛不行，非用辛散，則玄府不開而汗不出，此其一也。又若火邪內熾，血乾液涸，非用清涼，則陰氣不滋而汗不出，此其二也。又若陰邪固閉，陽氣不達，非用辛溫，則凝結不開而汗不出，此其三也。又若營衛不足，根本內虧，非用峻補，則血氣不充而汗不出，此其四也。又若邪在上焦，隔遮陽道，不施吐涌，則清氣不升而汗不出，此其五也。又若邪入陽明，胃氣壅滯，不以通下，則濁氣不解而汗不出，此其六也。凡此者皆取汗之道，是即所謂六要也。

何謂五忌？蓋一曰熱在表者，內非實火，大忌寒涼，寒則陰邪凝滯不散，邪必日深，陽必日敗，而汗不得出者死。二曰元氣本弱，正不勝邪者，大忌消耗，尤忌畏補，消耗則正氣日消，不補則邪氣日強，消者日消，甚者日甚，而必不能汗者死。三曰實邪內結，伏火內炎者，大忌溫補，溫則愈燥，補則愈堅，而汗不得出者死。四曰中虛氣弱，并忌汗諸條者，大忌發散，散則氣脫，氣脫而汗不能出，氣脫而汗不能收者死。五曰病非陽明實邪，并忌下諸條者，大忌通瀉，瀉則亡陰，陰虛則陽邪深陷，而汗不得出者死。是即所謂五忌也。能知六要而避五忌，傷寒治法盡於是矣。第假熱者多，眞實者少，能察

秋毫於疑似，非有過人之見者不能也。余之諄諄，其亦顒望於潛心者耳。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汗散法》 凡傷寒瘟疫，表證初感，速宜取汗，不可遲也。故仲景曰：凡發汗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半日中盡三服。如服一劑，病證猶在，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者，服三劑乃解。若汗不能出者，死病也。此所謂汗不宜遲也。然取汗之法，又當察其元氣、病氣之虛實，若忽爾暴病，表證已具，而元氣未虧者，但以辛平之劑，直散之可也。若兼雜證，則當察其寒熱溫涼，酌宜而治，不得但知發散也。又若身雖大熱，表證全具，而脈見虛弱者，必不易汗，此即當詳察補虛法，酌而治之。若不知標本，而概行強散，營竭則死。

一、傷寒之宜平散者，以其但有外證，內無寒熱，而且元氣無虧也，宜以正柴胡飲爲主治。此外如十神湯、參蘇飲，皆可酌用。若病在陽明者，宜升麻葛根湯。若感四時瘟疫，而身痛發熱，及烟瘴之氣者，宜敗毒散，或荆防敗毒散。若病在三陽，而頭痛鼻塞，項強身痛，欬嗽者，宜神朮散。若傷風兼寒，而發熱欬嗽者，宜柴陳煎，或金沸草散，甚者小青龍湯。

一、傷寒之宜溫散者，以其寒邪外盛，而內無熱證，及元氣無虧而氣清受寒者，皆可從溫直散之，宜二柴胡飲爲最當。若寒甚表實者，惟麻桂飲爲最妙，毋疑畏也。此外如五積散、麻黃湯、桂枝湯、小青龍湯、葛根湯、聖散子之類，皆可酌用。

一、傷寒之宜涼散者，以其外熱裏亦熱，必脈證俱陽，而煩渴喜冷，及元氣強實者，乃可兼涼兼散，宜一柴胡飲爲先，或九味羌活湯、柴葛解肌湯，甚者六神通解散，皆可酌用。若內外俱熱，而或爲熱瀉者，宜柴芩煎。若表裏俱熱而兼斑疹者，宜紫葛煎。

一、傷寒之宜兼補兼散者，以營衛不足，血氣不充也。用藥如用兵，兵進而糧餉不繼則兵覆，攻病而元氣不繼則病覆，故治虛邪之宜散者，必當先本後末，此其最要者也。若寒邪在營，肝脾血少，而邪熱不退者，宜三柴胡飲，或歸柴飲。若寒邪在衛，脾肺氣虛，而表邪不解者，宜四柴胡飲。若脾胃氣血不足，而邪熱不解者，宜五柴胡飲。若邪在半表半裏，往來寒熱，而微見氣虛者，宜小柴胡湯。若溫暑大熱大渴，津枯液涸，陰虛不能作汗者，宜歸葛飲。若寒邪深入，而陰中陽氣不足，或背惡寒者，必難散解，非理陰煎不可。若中氣大虛大寒，身熱惡寒，或大便溏泄，而表邪不能解者，非大溫中飲不可。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補虛法》 傷寒、瘟疫，俱外侮之證，惟內實者能拒之，即有所感而邪不勝正，雖病無害。最畏者，惟內虛之人，正不勝邪，邪必乘虛深入，害莫大矣。故曰：傷寒偏打下虛人。且今人虛弱者多，強實者少，設遇挾虛傷寒，而不知速救根本，則百無一生。故傷寒書曰：陽證得陰脈者死，正以陰脈即虛證也。此欲辨之，惟脈爲主，而參以形證，自無失矣。蓋凡遇傷寒外熱等證，而脈見微弱浮空，舉按無力者，即是虛證，最不易解，最不宜攻。雖欲發汗，汗亦難出，即有微汗，亦不過強逼膚腠之汗，而必非營衛通達之所化。若不顧虛實而逼之太甚，則中氣竭而危亡立至矣。

然治虛之法，須察虛實之微甚，若半虛者，必用補爲主，而兼散其邪。若太虛者，則全然不可治邪，而單顧其本，顧本則專以保命，命得不死，則元氣必漸復。或於七日之後，或十四日，甚者二十日之後，元氣一勝，邪將不攻自潰，大汗至而解矣。欲知其兆，亦察其脈，但得弱者漸強，小者漸大，弦者漸滑，緊者漸緩，則大汗將通，吉期近矣。

凡用補之法，但察其胸膈何如。若胸腹多滯者未可補，年壯氣實者未可補。若氣本不實，而胸腹無滯，則放膽用之。又若內無熱邪，而素宜用溫，其或氣有難行者，則必兼暖胃而後可。蓋補得暖而愈行，邪得暖而速散，切不可雜用消耗寒涼，以分溫補之力。其或初感寒邪，但見脈證眞虛，邪不易散等證，則人參、熟地之類，開手便當速用，愈早愈妙，若或遲疑，則縱寇深入，反成難制，此治虛邪最善之法也，余用此法，活人多矣。

常聞味者有傷寒忌補之說，不知補者所以補中，是即托裏之意。亦以寒邪如盜，其來在外，元氣如民，其守在中，足民正所以強中，強中正所以禦外，保命玄機，惟此一着，何爲補住邪氣？庸妄誤人，莫此爲甚。余因再悉於此，用補傷寒治法之未備，漸用漸熱，方知其妙。自今而後，知必有不惑余言，而受余之生者，將無窮矣。

一、傷寒精血素弱，或陰中陽氣不足，脈細弱而惡寒者，必須大助眞陰，則陽從陰出，而表邪自可速解，惟理陰煎加柴胡、麻黃之類，或隨證加減用之爲最妙。若傷寒於七日八日之後，脈數無力，神昏氣倦，或躁擾不寧，散之不可，清之不可，而邪不能解者，只宜理陰煎大劑與之，眞回生神劑也。若氣血俱虛而邪不能解，只宜平補者，以五福飲爲主，而隨證加減用之，或大補元

煎，或六物煎，或十全大補湯，皆可用。若脾胃中氣虛弱，而邪不能解者，宜四君子湯加減用之。若中氣虛弱脾寒，或兼嘔惡而邪不解者，宜五君子煎、溫胃飲。若勞倦傷脾，寒邪內陷，身熱不退，當升散者，宜補中益氣湯。若寒邪陷入陰分，血虛不能外達，而當升散者，宜補陰益氣煎。若陰虛發熱，面赤口渴，煩躁，脈浮洪無力者，宜六味地黃湯大劑與之，一服可愈。凡中氣虛寒，表邪不解，或日久畏藥，或諸藥不效者，只宜獨參湯，或濃或淡，或冷或熱，隨其所好，時時代茶與之，連日勿間，使其營氣漸復，則邪氣漸退，大有回生之妙，毋勿之也。

一、傷寒用補之法，與用攻用散者不同。蓋攻散所以去實邪，其力峻，其效速，故凡用柴胡、麻黃之類，取效在一二三劑之間，用大黃、芒硝之類，取效在一劑之間，此而不效，必其用之不善，不可多也。至若用補者，所以補虛，其力柔，其功緩，雖於一二劑見效者，亦多有之，若積勞積損，氣血虛甚者，欲其復元，誠不易也。但察其服補無礙，或於脈證間略見相投，便是得補之力。故輕者二三劑，重者十餘劑，方得見功，而汗出邪退以愈也。若不知此理，而但於一二劑間，未見速效，則必致庸讒起，惑亂生，而全功盡棄矣。此不可不深察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傷寒飲食宜忌》　凡傷寒飲食有宜忌者，有不宜忌者。若病傷寒而食不斷者，以邪猶在表，未深入也。及其稍深，而在半表半裏之間，則食漸減矣。再入胸膈、胃口，則全不食矣。邪既在胃，則胃口不飢，所以傷寒不食者，或十日，或二十日，皆無足慮者，亦以胃氣不餒，則不敗也。第不欲食者，不可強食，強食則助邪。或新愈之後，胃氣初醒，尤不可縱食，縱食則食復，此皆大忌也。至有不宜忌者，則如勞倦內傷之人，偶感寒邪，亦必發熱，此多以勞傷中氣，本非眞正傷寒外邪內陷之病，所以外雖發熱，而內則飢餒，每多思食。奈何庸味之輩，但見發熱，則曰餓不死傷寒，不論虛實，一概禁之。常見欲食者，索之不得，而且加以剋伐寒涼之藥，嗟嗟！飢腸受剝，虛者益虛，內外夾攻，苦無所訴，及胃氣既脫，反不欲食矣，即欲救之，已無可及。余常治此證，每借食爲藥，所活多人，而見禁食受斃者，亦已不少，故詳言之。若病人時時覺飢而索食者，此其邪不在臟，胃中空虛而然，必不可禁，但不宜縱耳。且因此可察虛實，關係非小，不可忽也。

巢氏曰：凡瘟疫病新瘥，脾胃尚虛，穀氣未復，若作勞妄動傷力，并食豬羊、鷄犬、魚膾、炙煿、肥膩、生果、麵食、硬澁難消之物，停積腸胃，膈悶腹脹，便秘，或大吐大下，重復發熱，病作不可救矣。

《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金水六君煎　治肺腎虛寒，水泛爲痰，或年邁陰虛，血氣不足，外受風寒，欬嗽嘔惡，多痰喘急等證，神效。

如大便不實而多濕者，去當歸，加山藥。如痰盛氣滯，胸脅不快者，加白芥子七、八分。如陰寒盛而嗽不愈者，加細辛五、七分。如兼表邪寒熱者，加柴胡一、二錢。

六安煎　治風寒欬嗽，及非風初感，痰滯氣逆等證。凡外感風邪欬嗽而寒氣盛者，多不易散，宜加北細辛七、八分或一錢。若冬月嚴寒邪甚者，加麻黃，桂枝亦可。若風勝而邪不甚者，加防風一錢，或蘇葉亦可。若頭痛鼻塞者，加川芎、白芷、蔓荆子皆可。若兼寒熱者，加柴胡、蘇葉。若風邪欬嗽不止，而兼肺胃之火者，加黃芩一二錢，甚者再加知母、石膏。所用生薑，只宜一片。凡寒邪欬嗽痰不利者，加當歸二三錢，老年者尤宜。若氣血不足者，當以金水六君煎與此參用。凡非風初感，痰勝而氣不順者，加藿香一錢五分。兼脹滿者，加厚朴一錢，暫開痰氣，然後察其寒熱虛實而調補之。若氣虛猝倒，及氣平無痰者，皆不可用此。

《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柴陳煎　治傷風兼寒，欬嗽發熱，痞滿多痰等證。

如寒勝者，加細辛七八分。如風勝氣滯者，加蘇葉一錢五分。如冬月寒甚者，加麻黃一錢五分。氣逆多嗽者，加杏仁一錢。痞滿氣滯者，加白芥子五七分。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温補法》　凡治傷寒、瘟疫宜溫補者，爲其寒邪凝滯，陽不勝陰，非溫不能行，非溫不能復也。如寒氣在經者，以邪在表也，宜用溫散，法具如前。寒氣在臟者，以陽氣虛也，或宜溫補，或止溫中。然用溫之法，但察其外雖熱而內無熱者，便是假熱，宜溫不宜涼也。病雖熱而元氣虛者，亦是假熱，宜溫不宜涼也。眞熱者，誰不得而知之，惟假熱爲難辨耳。病假熱者，非用甘溫，熱必不退，矧眞寒者，又在不言可知。大都實證多眞熱，虛證多假熱，故治實者多宜用涼，治虛者多宜用溫。眞假不識，誤人不淺矣。又眞寒假熱之辨，則實亦有寒，實亦有熱，虛亦有寒，虛亦有熱，若謂實者皆熱，虛者皆寒，則鑿而謬矣。但實而寒者，只宜溫散，不必滋補，虛

而熱者，只宜調補，最畏寒涼。蓋寒涼無生意，而善敗元氣。若以寒涼治虛證，則熱未必退，且暫用則或可，久則無不敗脾而危者。既已病熱，又不宜寒，則總云假熱，本非過也。

一、傷寒發熱，而命門陽虛，或惡寒，或身痛，或嘔，或痢，脈弱氣虛，而表不能解者，必用大溫中飲，或理陰煎。若傷寒身熱，心肺有寒，或嘔噦而欬，或腹滿而喘，止有寒邪而無虛者，宜小青龍湯。若陰證傷寒，自利脈沉，身痛發熱，腹痛厥逆，但有寒邪而元氣無虛者，當用溫藥，宜四逆湯。若寒在太陰，腹痛吐痢，或脹滿厥逆，脾胃虛寒，而邪有不解者，宜溫胃飲，或理中湯。若傷寒二三日，邪在太陽，或在少陰，背惡寒而表不解者，宜附子理陰煎。在仲景則用附子湯。若風寒在表，陰寒在裏，外爲身熱，而內則瀉痢不能止，或見嘔惡，或腹因痢痛者，此其中氣下泄，則外邪益陷，必不能解，宜速用胃關煎，或大溫中飲。凡患傷寒，有陰陽大虛，元氣將敗，而邪不能解者，非六味回陽飲不可。然但有大虛大寒之意，即當用此，若待其敗，恐無及矣。凡陰盛隔陽，內眞寒而外假熱者，其證必頭紅面赤，或乾渴舌焦，或口瘡喉痛，或煩喘狂躁，或身熱如火，或見虛斑而蚊迹遍身，或發陰黃而溺如金汁。雖其外有此證，而脈則微弱不鼓，且或爲嘔惡，或爲泄瀉，或背腹畏寒，或氣短似喘，或昏睡無知，或驚惶懼怯，或雖熱不渴，或言雖譫妄而氣促聲微，或身雖躁狂而舉動無力，禁之則止，是皆內虛外實，眞寒假熱之證。須用理陰煎，或六味回陽飲，大溫中飲，八味地黃湯之類，大劑與之，庶可保全。若虛火上浮，喉痛熱躁，不能熱飲者，用井水浸藥冷與飲之，此用假寒之味，以解上焦之假熱，眞熱之性，以救下焦之眞寒，回陽起死，眞神妙之法也。其有血氣本虛，用補相便，然溫補既多，而病日昏憒，且見煩熱難愈者，此其陽邪獨亢，陰氣不至，而虛中有熱也。但改滋陰，以犀角地黃湯加黃芩、麥冬，或一柴胡飲加知母之類。此十補一清之法，一劑即效，其妙如神。醫中圓活，最宜知此。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清利法》 凡治傷寒、瘟疫，宜清利者，非止一端，蓋火實者宜清火，氣實者宜行氣，食滯者宜消食，痰盛者宜化痰，皆所謂清利也。凡此數者，滯去則氣行，而表邪自解，然此宜用於邪實等證，而本非虛證之所宜。其有虛中挾實者，不妨少爲兼用，此中權度，自有其宜。若病在危急，則毫不容謬，設不當清而妄用之，亦與撲殘燈者無異也。

一、傷寒火盛者，治宜清解。若熱入陽明，煩渴躁熱，脈洪便實，而邪有不解者，宜柴胡白虎煎，或單用白虎湯、太清飲，或玉泉散。若汗後仍熱者，亦宜用之。若傷寒口渴，煩熱赤斑，脈洪大而無力者，宜人參白虎湯。若傷寒邪在太陽，發熱頭痛，脈洪大，表邪未解，而內熱又甚者，宜一柴胡飲，或三黃石膏湯，或六神通解散。若六經通熱，火邪不解，或狂斑煩躁，或頭紅面赤，口乾舌黑，脈洪邪實者，宜抽薪飲，或黃連解毒湯，或加柴胡。若傷寒熱入血室，吐衄斑黃，及血熱血燥，不能作汗而邪不解者，宜《局方》犀角地黃湯，熱甚者，宜《良方》犀角地黃湯。若熱邪閉結血分，大便不通，而邪不能解者，宜《拔萃》犀角地黃湯。若少陰水虧，陽明火盛，熱渴失血，牙痛便結，脈空作喘，而邪不能解者，宜玉女煎。若傷寒陽邪亢盛，血脈不通而四肢厥逆者，謂之熱厥，宜四逆散。若暑月時行瘟疫，表裏俱熱，宜清宜解者，羌活升麻湯。若傷寒熱結膀胱，而小水不利，火邪不退，或挾熱泄瀉者，宜大分清飲，或柴芩煎，或益元散。若傷寒實熱內蓄，小水不利，而口渴煩熱發黃者，宜茵陳飲，或大分清飲。凡瘟疫熱甚，而煩渴不寧者，宜雪梨漿時時與之，解渴退火最妙，大勝於益元散。冷水稟天一之性，甘而不苦，故大能清熱解煩，滋陰壯水。凡火盛水涸，大渴便結，營衛熱閉不能作汗者，最宜用之。雖虛證不可用，然亦有當用者。但察其喉口熱極，唇舌乾焦，大便秘結不通，而大渴喜冷者，此陰虛水虧證也，不妨與人參、熟地、桂、附、乾薑之屬，相間并用，藉以滋陰，其功不小。惟大便不結，及微熱微渴，勞倦陽虛等證，最不宜用，若妄用之，則多致寒顫而敗。

一、傷寒兼雜證者，治宜調和、清利。凡傷寒兼風，發熱，欬嗽多痰者，宜柴陳煎。若食滯氣實，邪結胃脘，而表不解者，宜大和中飲加柴胡。若感四時寒濕之氣，以致脾胃不和，或嘔或吐，或泄瀉脹滿者，宜平胃散。或寒盛多吐者，宜和胃飲。若外感風寒，內停飲食，頭痛寒熱，或爲吐瀉脹滿者，宜藿香正氣散。若感四時寒濕，發熱發黃，身痛脈緊，中寒泄瀉，小水不利者，宜柴苓飲。若中無寒而多火者，宜柴苓湯。若外傷暑熱，霍亂泄瀉，小水不利，腹痛脹滿，內陰外陽者，宜五苓散。若外傷寒濕，一身盡痛者，羌活勝濕湯。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吐法》 凡傷寒宜吐者，必其上焦有滯，或食或痰，結聚胸膈，而邪不得散者，當吐也。或寒邪濁氣內陷膈間，而爲痞爲痛者，當吐也。蓋吐中自有發散之意。若中氣虛寒，脈弱無力，及氣短虛煩不寧者，皆不可吐。凡用吐藥，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一、古方吐法多用獨聖散及茶調散，凡上焦邪滯皆可用之，然不若新吐法爲更捷也。又凡諸藥皆可吐，只隨證用藥，煎湯服，少頃探而吐之。則輕重可酌，標本可兼，尤其善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瘟疫・下法》 凡傷寒、瘟疫宜下者，必陽明邪實於腑而秘結腹滿者，乃可下之，或元氣素強，胃氣素實者，亦可下之。若大便雖數日不行，而腹無脹滿，及大便無壅滯不通之狀，或連日不食，而臍腹坦然，軟而無礙者，此其陽明胃腑本無實邪，切不可妄下、妄導，以泄中氣。又如《傷寒門・忌下》諸條，必當加意詳察，不可誤用。蓋諸誤之害，下爲尤甚，不可忽也。今見時醫有妄下而亦不致死者，必其元氣之素強，能勝攻下者也，若概引爲證，必致殺人。

一、傷寒邪入陽明，便秘譫語，腹滿煩熱，脈證俱實者，宜大承氣湯，或調胃承氣湯。若傷寒表證未除，裏證又急，表裏俱實者，宜大柴胡湯。若三焦六經邪火壅結，大便不通，而表邪不解者，宜《局方》涼膈散。若傷寒熱邪傳裏，當下而氣血俱虛者，宜陶氏黃龍湯。若傷寒熱邪傳裏，而血虛秘結，腹脹作痛，邪不能解者，宜玉燭散。若時氣瘟疫遍行，火邪內蓄，三焦實熱，大便秘結而邪不能退者，宜五瘟丹。若時行瘟疫發熱，火浮於上，胸膈結熱者，宜大清丸。凡諸有宜通宜下者，但隨證作引，送百順丸一二三錢，最捷最妙。

《溫疫論・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發，因感冒風寒，觸動疫邪，相繼而發也。既有感冒之因由，復有風寒之脈證。先投發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續得頭疼身痛，潮熱煩渴，不惡寒，此風寒去，疫邪發也，以疫法治之。

《醫學啓蒙彙編・傷風註釋》 肺主皮毛，司腠理開闔。然氣衛於外，雖有風寒，不能爲害。若元氣稍虛，不能衛護皮毛，則腠理疏泄，風邪因得而侵之。內合於肺，故頭疼聲重，鼻塞流涕，憎寒壯熱，脈緩而浮，欬嗽咽乾，自汗之症現焉。此外因於風也。若平素內火熾甚，乘剋肺金，或因重衣厚被，壅熱於上，熱極則生風，亦有聲重鼻塞、欬嗽咽乾、音啞之症形焉。此非外來之風，內因也。因外感者，以辛溫、辛涼之劑發散之。因內受者，火甚生風也，以辛涼寒苦，兼升散之劑解之，不可執一治也。

《石室秘錄・先治法・論外感初起》 天師曰：先治者，宜先而先之也。人病發熱，必先散其邪氣，俟邪氣速去，而後再扶其正氣，則正氣不爲邪所傷。方用柴胡一錢，荆芥一錢，半夏一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則邪散而身涼。蓋四時不正之氣，來犯人身，必然出皮毛而入榮衛。今用柴胡、荆芥，先散其皮毛之邪，邪既先散，安得入裏？方中又半夏以祛痰，使邪不得挾痰以作祟。又有黃芩，使不得挾火以作殃。況又有甘草，以調和藥味以合中。邪既先散，而正氣又不相銷，此先治之妙也。一片一方亦可類推。

張公曰：先治法最妙，無奈世人不可先服藥，何所以邪由皮毛而入榮衛，由營衛而入臟腑也。倘先用此方，又何至傳經深入哉。先治法甚多，不能盡在，傳二方觸類旁通，無非先治之法。一方用柴胡一錢，當歸一錢，白芍二錢，甘草、陳皮各一錢，天花粉二錢，梔子一錢，水煎服。此方凡肝脈鬱者，用一劑即快，不必專是外感也。治內傷初起者神效。又一方用柴胡一錢、白芍一錢，茯苓一錢，甘草一錢，當歸二錢，桂枝一錢，麻黃一錢，陳皮五分，水煎服。此方專治傷寒初起者，神效。乘其尚未傳經，可從補正之中，兼用祛邪之品，而熱散之也。蓋初起之邪，尚不敢與正氣相敵，故一補正氣而邪氣自消。及一傳經，則正氣遁人於臟腑，不敢與邪相爭，愈補而愈不敢出也。故一傳經，則萬萬不可用補藥。今乘其初起之時，亟用補劑，而加之祛邪之品。用桂枝以熱散，用麻黃以祛寒，寒熱相攻，邪難內入。而又有正氣之健助，所以一劑而盡愈也。先治之法，二方最妙，幸留意而善用之。

華君曰：予未聞師傳也。

雷公曰：天下最難治者，莫過傷寒，然得其法治之又甚易。張仲景論之詳矣，今又增一法以治傷寒初起之病，攻補兼施，實有卓見，惜世人未知其論耳。其方可試，無不神效。然而人見白朮、當歸之多用宜於大補，不知傷寒初起何畏於補。鄙意尚可加入人參一錢，乘其邪未深入，補正以逐邪，則邪易走也。又何疑於朮歸之用哉？

治外感初起，用小柴胡湯，人參、薑、棗加荆芥。按小柴胡原治傷寒少陽經主藥，此經半表半裏，寒邪漸逼，而稍稍成熱，故用之，亦非外感初起。須知內有濕熱之人而兼外感者，用之則宜。其脈左右兩寸關俱弦洪者爲準。

李子永識

《石室秘錄・初治法・論傷風初治》 天師曰：初治者，首先宜以此治之也。初病傷風，即以傷風治之。初病傷寒，即以傷寒治之。初病傷食，即以傷食治之也。凡人病初起之時，用藥原易奏功，無如人看不清，用藥錯亂，往往變症峰起。苟認得清，當用得，又何變症之生耶？如傷風之症，必然頭

痛身疼、咳嗽痰多，切其脈必浮，此傷風也。卽以防風一錢、荆芥一錢、柴胡一錢、甘草一錢、黄芩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服卽止，不再劑也。傷寒之初起也，鼻塞目痛、項強頭亦痛，然切其脈必浮緊，此傷寒也。若以傷寒治之，卽愈。方用桂枝一錢、甘草一錢、陳皮一錢、乾葛一錢，水煎服，一劑卽愈。

《石室秘錄・終治法・論傷寒調理》 傷寒邪已盡退，正氣自虛，理宜補正。但胃強脾弱，多食補劑，恐能食而不能受。法當用補胃之藥少，而補脾之藥多，尤不宜補脾之藥多而補腎之藥少。蓋腎能生土，而土自能生金，金旺則木有所畏，不至來剋脾土，然則補腎正所以補脾也。方用熟地一兩、麥冬三錢、五味子五分、白芍三錢、肉桂三分、白朮三錢、薏仁三錢、白芥子一錢，水煎服。此方專補腎脾二經，不去通補各臟，各臟無有不治之也。

《證治彙補・傷風章・總治》 有汗當實表，無汗當疏邪，內熱當清火。實表不可大補，疏邪不可太峻，清火不可太涼。若肺虛傷風者，先與祛邪，遂卽養正。先後緩急，不可偏廢。

《證治彙補・傷風章・大汗宜禁》 傷風症腠理疏泄，但宜輕揚之劑徹越其邪，不可與傷寒家大汗之藥，恐蹈亡陽之戒。

《證治彙補・傷風章・久虛宜補》 如虛人傷風，屢感屢發，形氣、病氣俱虛者，又當補中而佐以和解。倘專泥發散，恐脾氣益虛，腠理益疏，邪乘虛入，病反增劇也。

《證治彙補・傷風章・用藥總法》 主以二陳湯加桔梗、前胡、蘇葉、桑皮、杏仁。身熱，加柴胡、黄芩。體痛，加羌活、防風。頭痛，加川芎。胸滿，加枳殼。痰多，加金沸草。氣逆，加蘇子。內熱，加玄參。咳嗽，加瓜蔞。若三時傷風重者，冲和湯。冬月傷風重者，桂枝湯。凡表症惡風身熱，自汗自利，當用藥中加桂枝，其效尤捷也。體虛易於傷風，不時感冒者，補中益氣湯加桔梗、茯苓、半夏。

《雜症大小合參・方脈傷風合參》 傷風雖病之小者也，然諺云：不醒卽成癆。蓋由乎金水二臟不足，陽氣不能衛之於外也。經曰：傷於風者，頭先受之。故必頭痛。經曰：陽浮者，熱自發，陰發者，汗自出。故必發熱自汗。若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經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又曰：虛邪賊風，陽先受之。蓋風者，天之陽。風傷於衛，衛者，人之陽，以類相從也。治法不可發散太過，不可補益太早，更當審的內因、外因爲治。外因者，爲有餘，秋冬與辛溫，春夏與辛涼，解肌表而從汗散。內因者，爲不足，固其衛氣，兼解風邪。若專發表，則重虛其虛。要知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倘徒事疏解，則已受之邪，從此而去，未來之邪，何時而已耶？若既從發表之後，而仍惡風自汗如故者，此營衛傷而氣血不充也。當調榮養衛爲主。若謂邪猶未盡，再加疏表，虛虛之禍，不可勝言。如素有痰熱，壅遏太陰、陽明二經，內有窠囊，則風邪易於外束，若爲之招引者。然所謂風乘火勢，火逞風威，互相鼓煽者，必外加辛涼以解其束，內加清熱化痰以去其窠，則絕表裏相牽爲患之害矣。勿謂秋毫之小病，若屢發，漸變大疴。常多輕視忽略，不守禁忌，攻補誤投，以致由淺入深，侵淫臟腑，氣血日衰，金枯水涸，百病皆牢，變成癆瘵，莫可療矣。

傷風者，書所謂新咳嗽，而鼻塞聲重者是也。凡有汗惡風、脈浮數爲傷風。外有六經之形證，如頭項痛、腰脊強，宜以桂枝湯，或九味羌活湯治之。然輕重不一，由乎人之裏氣虛實，而感冒隨有深淺矣。初起則寒故藥宜辛溫發散。鬱久則熱，故藥宜辛涼和解。切不可初用寒涼，以致外邪不得疏散，鬱火不得發越，則肺氣益傷，猶引賊破家矣。至有脾肺兩虛，腠裏不密而數傷風者，愈發則愈虛，愈虛則愈感，推補中益氣湯最宜。

《雜症大小合參・方脈風熱合參》 風熱者，咳嗽喉疼而熱，即熱傷風也。凡素有痰火鬱熱在內，熱極生風，或爲風寒所束，不得發越，此熱爲本，寒爲標，治宜清熱散風。經云：火鬱則發之。又曰：風寒外束者，可發。若素患陰虧不足，又值過於溫暖，以致咽疼音啞咳嗽者，宜於辛涼之中，佐以滋陰潤肺。辛涼，邪得外解。甘苦，正得內和。不得驟用苦寒，以致鬱熱在內，正不得伸，邪不得解，更傷肺金清氣矣。

二陳湯加桔梗、天花粉、玄參、薄荷、酒芩、前胡。如嗽不轉，加瓜蔞仁。如夜嗽多，加知母。如喉疼，減半夏。如痰盛，加貝母、枳殼。如肺熱氣壅，輕則加桑白皮、地骨皮，重則加石膏。

《醫學傳燈・傷風》 風爲陽邪，只傷三陽，不傳三陰。由太陽而陽明，由陽明而少陽，亦有首尾只在一經者，非若傷寒之傳三陰也。肺爲華蓋，內通膀胱，而爲氣之主，所以太陽傷風，則肺亦咳。凡渾身酸痛，咽乾眼脹，或鼻之兩旁迎香穴痛，不必咳嗽汗出然後爲風也。治分有汗無汗，無汗爲感

冒，有汗爲傷風。傷風之脈，浮細而緩，或前小後大。人身之中有衛氣、有榮氣，榮深而衛淺，風但傷衛，所以不可發表。發之，則汗多亡陽，或津液虧損，變生壞症。宜用參蘇飲，微解其肌。仲景用稀粥以助汗者，因解肌之藥不能達表，故與粥以助之。若腹中有滯，此法又不宜用矣。解散之後，身熱咳嗽者，此中伏有妙義。經云：外邪之入，必與內邪相合。傷風之人，平日有痰有火，火薰皮毛，腠理不密，風從火勢，火借風威，互相鼓煽。不去其痰，屢痊屢發，無有已也。此痰伏於肺胃之間，膠粘固結，非半夏可除，宜用蘇杏二陳湯。內有杏仁油以潤之，金沸鹹以軟之，庶幾痰消而火降也。如耳中氣閉，咳嗽口苦，邪傳少陽膽經，宜用柴陳湯。亦如杏仁、金沸之類，不可過用發散也。三陽既盡，咳嗽宜愈，每見傷風久嗽不止者，其故何耶？眞陰素虛，咳久傷氣，肺葉不收，不治多成癆怯。宜用加味地黃湯，斂而降之。若脈來細緩無力，或洪大無力者，中氣大虛，土不生金。宜用加減補中湯，固其元氣。曾見傷風氣虛，隨治隨作，後至氣脫而死。病症雖小，亦可畏也。

傷風汗多者，衛氣不固，風邪襲入榮中，以致四肢微冷，冷汗多出，脈來沉細如絲。宜用桂枝芍藥湯，倍加黃芪。若脈來洪大無力，身熱汗出者，元氣猶未大傷，但用桂枝湯可也。

傷風面腫者，咳嗽氣急，脈多沉弦。風邪從呼吸而入，客於肺管，肺葉脹大不收，失其降下之令，氣逆於頭面而爲腫也。甚則上身俱腫，醫者不識，呼爲水腫，誤人多矣。宜用芎蘇散散之。咳血者，宜用茯苓補心湯治之。自注：肺逆失降而爲膚腫，且肺主皮毛故也，豈可誤爲水哉。

無汗傷風者，謂之感冒。因有咳嗽，邪氣留連三陽，不傳三陰，所以較傷寒爲輕也。但當禁其飲食，與傷風不同。宜用芎蘇散，或人參敗毒散治之。其中在經在腑，悉從傷寒調治，無二法也。

參蘇飲　風盛則氣壅，氣壅故痰聚。是方多用順氣之品，可見傷風以利氣爲第一義矣。醫者須識此意。咳嗽聲啞者，宜加黃芩。按黃芩宜用枯者，取輕清之義。原本未分晰，特重訂正。

蘇杏二陳湯　此方順氣化痰，於理是矣。而又用紫蘇者，以其餘邪未盡也。胸不寬加厚朴。按方中金沸草宜絹包，不爾，有毛射入肺而咳甚矣。

加味柴陳湯。

桂枝湯　氣虛脈細加黃芪。

茯苓補心湯　此即參蘇飲合四物湯是也。參蘇一倍，四物湯原是兩倍，不可輕重失倫。咳血者，忌半夏，以花粉代之，川芎亦當議去。按審邪正而用藥，如正虛邪重，當用參蘇飲二倍，四物湯一倍。醫貴變通而化裁之，豈可執一以誤人哉。

《症因脈治・傷寒總論》　外感風寒，從毛竅而入，必要從毛竅而出。故傷寒發熱症，首重發表解肌。《太陽篇》曰：初起病時，發汗不徹，則轉屬陽明而病不解。但坐以汗出不徹之故，再當發汗則愈，以身表發熱，未有不出汗而能涼者。若汗雖出而仍乾，到底出汗不徹，而熱不退，必得時時有汗，邪熱方解。若不分方宜，概以北方麻黃、桂枝湯，治南方溫熱之症，則犯火閉無汗，而熱愈甚。又有表邪煩熱，失用解表，誤用寒涼，則胃陽抑遏，不能敷布作汗。又有外冒表邪，內有痰飲、食滯，誤用寒涼，凝結胃陽，豈能作汗外解？夫發汗以治發熱，人人知之，然發之不效，以其未知發汗之眞訣在何處。前書未有發明，後人慣慣到老。誰知《傷寒論》首條用麻黃湯，治無汗發熱，氣逆喘滿，獨如杏仁以理肺氣，默示肺氣壅遏，則皮毛閉鬱，不能作汗，此開發肺主皮毛、潤肺氣爲發汗之眞訣。又以桂枝湯，治有汗之發熱，方下註明服藥後，食稀粥以助藥力，此默示發熱之症，必胃氣空鬆，方能敷布作汗。若汗出而邪不散，以桂枝湯解肌散邪，助以稀粥，則胃陽敷布，汗出而邪亦散。可見有汗之症，胃無凝滯，可食稀粥。無汗之症，胃家必有壅滯凝結，決不食稀粥。此開發胃主肌肉，疏利胃氣，升發胃陽，爲發汗之眞訣。然此暗度金針，非精思不覺者。至於頭汗條中，則明言但頭有汗，遍身無汗，皆係水飲淤熱，凝結中焦，胃陽不能通達，隔絕周身升降之道路，故遍身不得出汗。治以宣發胃氣，疏通經絡。余今化立敗毒散中加枳桔、桑皮，宣通肺氣，治風寒壅肺，喘逆發熱無汗之症。此從麻黃、杏仁理肺發汗中化出治法。又常以敗毒散中加枳、朴、半夏、廣皮，疏散胃滯，宣揚胃氣，以治痰涎、食滯凝塞中焦，腹滿發熱無汗之症。此從頭汗條中，及太陽表症，心下有水飲，用小青龍湯，化出辛散水飲，宣發胃陽，敷布作汗之眞訣。一名理肺發表湯，一名平胃發表湯。

《症方發明・傷風》　治風火之法，辛涼外發，甘寒內和，勿與苦寒，恐正不得伸，邪不得解耳。疏金利邪湯自製治惡風發熱，鼻塞打噦，鼻流清涕，痰嗽，或頭痛，輕者但眉棱骨痛。

防風　荊芥散風邪　前胡去風痰　杏仁散肺經風寒滯氣，利胸中氣逆喘嗽。

桔梗入肺開發，能通鼻塞。　甘草和中補正　蘇子　橘紅下氣消痰

初起可加生薑。久則風化爲熱，勿用。頭痛加川芎，如平素陰虛火盛，有痰紅之患者，用宜酌量。或加甘菊。無汗是兼感寒邪，以風與寒相困也。加蘇葉。熱傷風或飲酒過酣，或重衣厚被，而感冒風邪。咽乾喉痛，聲壅或嗽，加薄荷、風熱上壅之要藥。石膏。辛能解肌，寒能清熱。

此疏散風邪，清利肺氣之劑。初冒風時，只宜清散，久則風化爲熱，須以兼症治之。每見世人以冒風爲小疾，不惟不治，而反縱行酒色大葷，咳傷肺絡，痰紅不已，遂成虛勞而死，此則病者之過。或產後冒風，醫者徒執產後宜大補氣血之論，不爲清解，竟用酸收補劑，使風邪愈固，內熱愈熾，遂爲不起，此則醫者之咎。舉此二條爲鑑，一隅三反，是有望於知者矣。

《醫學心悟・太陽經症》　加味香蘇散　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今用此方以代前二方之用，藥穩而效，亦醫門之良法也。不論冬月正傷寒及春夏秋三時感冒，皆可取效。其麻黃湯，若在溫熱之時，則不可妄用。又體虛氣弱，腠理空疏者，亦不可用。其桂枝湯，乃治太陽經中風自汗之症，若裏熱自汗者誤用之，則危殆立至。又暑風症，有用白虎湯加桂枝者，桂枝微，石膏重，不相妨也。更有春溫夏熱之症，自裏達表，其症不惡寒而口渴，則不可用桂，宜另用柴葛解肌之類，或以本方加柴、葛及清涼之味。大凡一切用藥，必須相天時，審地利，觀風氣，看體質，辨經絡，問舊疾，的確對症，方爲良劑。前症若頭腦痛甚者，加羌活八分、葱白二根。自汗惡風者，加桂枝、白芍各一錢。若在春夏之交，惟恐夾雜溫暑之邪，不便用桂，加白朮一錢五分。若兼停食，胸膈痞悶，加山查、麥芽、萊子各一錢五分。

若太陽本症未罷，更兼口渴溺澀者，此爲膀胱腑症，加茯苓、木通各一錢五分。喘嗽加桔梗、前胡一錢五分，杏仁七枚。鼻衄或吐血，本方去生薑，加生地、赤芍、丹參、丹皮各一錢五分。咽喉腫痛，加桔梗、蒡子各一錢五分，薄荷五分。便秘，加萊子、枳殼。若兼四肢厥冷，口鼻氣冷，是兼中寒也，加乾薑、肉桂之類。雖有表症，其散藥只用一二味，不必盡方。若挾暑氣，加入知母、黃芩之類。乾嘔發熱而咳，爲表有水氣，加半夏、茯苓各一錢五分。時行疫癘，加蒼朮四分。梅核氣症，喉中如有物，吞不入，吐不出者，加桔梗、蘇梗各八分。婦人經水適來，加當歸、丹參。產後受風寒，加黑薑、當歸，其散劑減去大半。若稟質極虛，不任發散者，更用補中兼散之法。

柴葛解肌湯　治春溫夏熱之病，其症發熱頭痛，與正傷寒同，但不惡寒而口渴，與正傷寒異耳。本方主之。心煩加淡竹葉十片，譫語加石膏三錢。

《醫學源流論・傷風難治論》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於肺，肺爲嬌臟，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爍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泄則汗出而陽虛，太澀則氣閉而邪結。幷有視爲微疾，不避風寒，不愼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證，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害，不可勝數。諺云：傷風不醒，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荊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榮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蔞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黃芩、山梔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症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寒，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醫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乾薑之類。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及見血，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即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見以千計矣，傷哉！

《醫林纂要探源・方劑・風部》　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按：治以辛涼者，以金勝木，以涼勝溫也。然辛實補肝，而風淫必乘肝之不足，然則用辛乃所以補正，使正氣足而外淫乃不得乘也。此所云治淫，亦仍然治肝之法。但佐之以苦，而不言酸瀉，蓋風兼相火，宜於苦降。而風淫善入，故不欲酸收也。顧風爲百病之長，且善行而數變，則治法亦不可以一定拘。如冬月之風，則必挾寒。大寒而後，風木之令已行，而寒氣猶盛，此時之風卽寒，分經施治，法自見於寒門矣。雨水而後，陽氣漸復，風木之令專行矣。然厥陰猶有餘寒，此時之感風，雖亦挾寒，而寒必已淺，此俗所稱四時感冒之類，不復分經傳變若冬月正傷寒矣。春分而後，春木正用事，而君火之令已行，此時風火相挾，勢乃大盛，所謂風瘟時疫，痧首飧泄，正多自此時始。而顓風旋風，使人喎斜繆戾，亦多在此時。辛涼苦甘，甘緩辛散，正其治也。小滿而後，則相火用事。此時之風，必挾暑熱，君相皆火，而相火尤烈。治風必治熱淫，而風只其兼病耳。大暑而後，則濕土之令繼之，而風淫好乘濕土。人於溽暑，必喜當風，往往風濕相搏，是亦不專治

風。至秋分而後，則燥金令行。木從金化，其風亦燥，又見燥不見風矣。

《弄丸心法・雜症・傷風》邪從三陽皮毛而入，初則發熱，不惡寒，只惡風，汗出頭痛。治法當先散表，外邪去後，則清解內熱。風乃百病之長，六淫之首。四時之中，風之寒暖不同，八方之間，風之虛實當分，風之變病難言矣。至四時不能謹護，易於感冒。其邪由皮毛而入腠裏，居於脈外之衛分，病名傷風。重者洒洒惡寒，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脈浮緩而有汗。有惡風即發熱者，有惡寒不發熱者，久而身壯熱者，爲風傷衛。仲景用桂枝湯解肌，或加防風。桂枝湯治太陽風，甘草芍藥薑棗同，桂麻相合名各半，太陽如瘧此爲功。凡脈浮，或浮緩、浮弦微數，身熱自汗，頭痛鼻塞，鼻鳴乾嘔，面熱咳嗽者，皆風也。病輕桂枝一錢。防風八分。重者，加羌活五分，獨活八分，柴胡八分，前胡八分。此內傷加藥法也。

其有非時暴寒，人偶觸之，鼻塞頭痛，咳嗽清涕，惡寒發熱者，人亦謂之傷風，不知即三時之寒疫也。以生黃耆湯主之。

生黃耆湯防風桂，羌活川芎炙草配，生薑作引用熱服。隨押米飲風即退。

若人元氣素弱，不能解者，以補中益氣湯加蘇葉即解。補中益氣者朮陳，升柴參草當歸身，虛勞內傷功獨擅，亦治陽虛外感因。木香蒼朮易歸朮，調中益氣暢脾神。如汗出不止，外無表症，以玉屏風湯主之。

玉屏風湯炙黃耆，白朮防風生薑齊，內虛汗多加肉桂，補正祛邪甚爲宜。

一傷風熱症，鼻寒喉痛，咳嗽清涕，或乾咳煩熱，目赤腫痛，以逍遙散加前胡主之。咳甚者，茯苓補心湯主之。逍遙散用當歸芍，柴苓朮草加薑薄，散鬱除熱功最奇，調經八味丹梔着。

茯苓瀉心人參蘇，夏葛陳前枳桔芎，木香白芍歸地草，心煩脈大細數需。

傷風解散後，咳不止者，以金水六君煎三之。邪不解加柴胡。

金水煎中當歸地，陳皮半夏茯苓具，炙草薑煎食遠服，肝腎虛寒痰嗽症。

然此或有內傷，而後外感者，或先有外感，而後內傷者，此則專因房勞兼病，非仲景傷寒所謂兩感也。人患此病，舉世不能有治，即治全活者亦甚少。欲攻外邪，愈損正氣，而虛怯以死。欲補正氣，反助外邪，而燥熱以死。豈俗謂內外兩受風寒暑濕乎。且自古明公，不惟仲景傷寒諸篇無一言及，即東垣內傷外感論，言之甚詳，尚誤認內傷發熱爲外感發熱。因身若何爲內傷當補，若何爲外感當發。至於內外兼病，并未論及，亦無治法。丹溪亦言之未詳。古人未傳，安怪時醫之不能治此症也。患此病者，初起一二日，寒邪在表，以發散湯主之。繼則脈沉數在裏，以清解湯主之。

發散蒼桔赤防風，羌干陳皮白枳芎，內虛汗多加肉桂，細草香附前胡蘇。

兩感風寒此爲最，脈浮在表甚有功。清解湯中葛根蘇，柴前赤殼與麥冬，朱澤薄荷草知母，脈來沉數此爲宗。

一汗之後，脈自平伏，體壯者自愈。如體弱者，神微神虛，即當補陽，用補中益氣湯主之。陰虛補陰，六味地黃湯主之，或逍遙散之類，自可取效。此先儒未發之蘊義也。六味湯中君熟地，山藥澤瀉茯苓具，丹棗二皮同爲使，喘嗽麥冬加五味，舌黑芒刺甜花粉，滋陰降火此爲最。若汗後不補，表虛發熱，陽氣外散，不可救也。然患此症，更有日久而外邪入裏，遂至鬱熱，及庸醫誤投藥餌，引表入裏，變生多症，即高明鮮不爲之束手。余設有治法，夫元氣固虛，邪熱又甚，必先清其鬱火，以清解湯主之。數劑脈平。便當通利，定當補其內虛，脈下參詳而酌用之。且用藥不可太過，亦不可太雜。須緩進以候其天定，靜處以候其神復，雖危亦安。

今人澆薄，內傷亦多，間有外感，多係虛邪及不正之氣，眞正傷寒、熱病最少。亦不待強邪，正氣早已困憊。故治病全在一個內傷底子，分別加減用藥。內傷底子有三般，一氣虛，一血虛，一飲食。氣虛，凡氣短倦怠，不食少食，或吐或瀉，飲食不化，心戰神怯，畏寒背寒者是也。血虛，凡面黃肌瘦，夜熱潮熱，心煩怔忡，面赤口乾，二便艱澀，不能飲冷，或咳或嗽，衄血失血者是也。飲食，凡飲食內停，飲食不化，吞酸吐酸，胃痛腹滿，五心煩熱，惡食不食者是也。氣虛以四君湯加減作底，血虛以四物湯加減作底，飲食以平胃二陳湯加減作底。

四君子湯中和義，參朮茯苓甘草比。益以夏陳名六君，祛痰補氣陽虛餌。除卻半夏名易功，或加香砂胃寒使。四物地芎與歸芎，血家百病此方宗。八珍合入四君子，氣血雙療甚有功。除卻著地與甘草，加米煎湯名胃風。平胃二陳合作湯，蒼朮陳皮紫厚良，炙草茯苓和半夏，薑棗煎湯甚堪嘗。痰飲食滯作底用，加減在乎人之長。凡遇風寒暑濕，審其的症，加入二三味去邪之藥，立可解除。若病久必傷根元，腎中眞水、眞火虧敗，敗八味、六味丸兼用。

六味湯中加附桂，上熱下寒必須用。脈來浮洪按微弱，此是陰虛假熱候。麥冬五味應所加，衄血齒血牛膝用。甚加龜膠二三錢，大熱如烙盡皆退。

或脾氣下陷，則肺氣先絕，一切危症俱現，用補中湯合生脈散，多能轉危救敗。

補中益氣生脈合，麥冬五味參耆朮，歸陳升柴草生薑，脾肺虛喘用元肉。

或陰虛氣浮，則獨用貞元飲。

貞元飲中歸地草，楊氏加入女貞好。精不化氣子午煩，呼吸難接喘不了。解散不退用此方，當在方內多加藥。或精氣兩減，則必用大補元煎，此七方加減神明而用之。

大補元煎參歸地，枸杞杜草山棗皮。精氣兩虛諸危證，扶元救敗寒熱宜。

凡遇久病，先固胃氣，飲食得入，藥乃有濟。參朮頻頻，勿厭多劑。若逢新病，先審宿根，或因血虛，或氣彫零，或挾宿食、痰飲、氣凝。是三因者，病之根底。氣虛補氣，四君爲君。血虛補血，四物亦靈。痰食宿食，平胃二陳。氣鬱逍遙。以審其因，風寒暑熱，隨症加增。粗專數味，重重輕輕，隨脈而施，合宜而行，用之得法，王道如神。

《雜病源流犀燭・六淫門・感冒源流》 感冒，肺病也，元氣虛而腠理疏也。經曰：虛邪賊風，陽先受之。蓋風者，天之陽氣，其乘於人則傷衛。衛者，陽也，故曰陽先受之。衛又即氣也，肺主氣，脾生氣，故傷風雖肺病，而亦有關於脾，以脾虛則肌肉不充，肺虛則玄府不閉，皆風邪之所由以入也。蓋以風爲百病長，善行數變，無微不入，十二經、十五絡、五臟六腑，皆能受風而爲病。或經絡受之，由皮毛而入肌肉、入腑。或由口鼻受之，而入胃、入腸。或入骨空肢節。而心火與風易合，肝木與風易引，肺金在至高，尤易感。又況頭頂招風，眼招風，四肢受風濕。古人云：避風如避箭，雖風之正者，猶須避之，況其爲厲爲邪者乎？是故風感人於不覺，初治則易散，久則漸入於內。六淫之邪，每因緣以作難，風固不可不愼，治風亦不可不審也，吾故論之。風邪襲人，不論何處感受，必內歸於肺。其症或頭疼身熱，輕則否。鼻必塞，兼流清涕，必惡風惡寒。或聲重，或聲啞，甚者痰壅氣喘，合口不開。咳嗽、咽乾、自汗，脈浮而緩，此外感也。春夏治以辛涼，宜茶調散、柴胡升麻湯。秋冬治以辛溫，宜參蘇飲、人參敗毒散。則肌表解而邪從汗散矣。或素有痰熱，壅遏於太陰、陽明之間，內有窠囊，風邪易入，若爲之招引者，昔人所謂風乘火勢，火借風威，互相鼓煽者，此內因也。治必以辛涼外發，甘苦內和，宜羌活冲和湯、防風通聖散。斯正不傷而邪自去矣。又有重衣厚被，肺因壅熱生風，而在外風邪又適與之相襲，其症亦聲重鼻塞、咳嗽咽乾、音啞，此內外因也。治以甘苦辛涼，兼升散之品，宜桔梗湯、上清散、菊花散。邪自由內達外而解矣。至有風熱兼傷者，或先感風，又受熱，或先受熱又感風，一時交發，貴審其輕重而治之。宜桔梗湯、上清散、菊花散，或加味二陳湯。若久而不愈，其人必虛，固不得專用疏散也。陽虛宜加參朮，陰虛宜加地黃、五味，倍門冬、白芍。然則感冒之症，雖若輕微，而要豈可忽視者乎。

《醫鈐・初治法・傷風寒》 如傷風寒之症，必然頭痛身痛、咳嗽痰多，切其脈必浮緊，此風寒也。若以風寒治之即愈。

方用桂枝、甘草、陳皮、乾葛，一劑即愈。

《醫鈐・富治總括》 夫厚腴之家，染習嗜好，都違天時。身尋逸樂，心忘敬愼，食肥甘而奢重裀。其腠裏必疏，脾胃必弱。偶觸外邪，其變百出。治之者，當撫正氣爲主腦，不可推蕩外邪爲專功。即其變態，偶有奇感，亦不可輕爲剋削。若不知其本末，是速其軀於死亡之地。

方當以四君子、六君子湯爲主，參苓朮草加陳皮、半夏。他當酌六味湯頭副之。

倘遇風邪，量入羌活、柴胡、桂枝足矣。

遇暑，則加入香薷、藿香，足可佐使。

或濕，加入豬苓、肉果。

眞熱，加入薑炙黃連一味。

傷於燥妄，加入蘇子、麥冬。

傷氣量，加白芍。

傷於大寒，加入附子、肉桂。

一二樣，與治水火不濟者略同。問津立方之意，意在健脾順氣，撫正則邪自退。況逐經而各有加減之悟，如斯，而安有膏粱之子，屈於橫死之鄉。然此皆論其初症，列而治之，若經變入沉痾，當要別加酌奪。以急治標而緩治本以治之，斯可與論。但健脾撫正一方，即百變中，當亦倚之爲君也。

《醫鈐・貧治總括》　力食之民與單寒之子，又不可與富貴者同爲幷駕，以濟之，敗可立見。

若鬱熱內蓄，身反惡寒，脹滿濕熱，皮膚反冷，燥氣焚金，中暑心煩，皆非溫症，理可顯見也。

裏有虛而且寒，則溫以補。

兼寒而不虛，專主溫之。

寒之重，微熱不除。

寒之輕，過熱則亢。

典曰：　客寒暴病，或有食痰，用桂附不可用參朮。若桂薑無濟，然後濟其人參、茯苓。蓋引探其情，而移溫作補也。

審時從症，雖盛暑亦用參附。治病知經，即嚴寒亦用白虎。

若大寒而盛熱虛熱，是無火也。專補命門，以益心湯，則寒亦可因之而行散也。

是治也，有溫和之溫，溫存之溫，溫熱之溫。用參芪。朮和平之性，是溫存也。溫存之象，如春之煦。附桂薑辛，溫熱之溫也。溫熱之象，如夏之烈。烈日可解嚴冰，春日可去輕寒，一溫字之中，變通乎人而審用焉。

《醫學全書・感冒門》　感冒者，感受四時之風寒也。其症鼻塞清涕、咳嚏頭痛、身微發熱惡寒。所病雖輕，治宜得法。【略】

救苦丹　治傷寒感冒，頭疼口渴，身熱目脹，筋骨酸痛，一切風寒之症。居家出門，皆不可少之藥也。【略】

感冒湯　治時行感冒，發熱，身痛頭暈，咳嗽，一服即愈神方。腹脹加腹皮。惡心加藿香。頭痛加川芎。食重加枳殼、麥芽。

發散湯　治感冒風寒，發熱惡寒，頭疼身痛，一切時行雜症，神效。

清解散　治感冒汗後身熱心煩，幷治大小便閉，身熱口渴等症。汗多加桂枝。熱甚加黃芩、知母、花粉。

太上五神茶　治傷風咳嗽，發熱頭疼，傷食吐瀉。感冒風寒，葱、薑湯下。內傷，薑湯下。水瀉痢疾，加薑水煎。露一宿，次早空心溫服。

四治湯　傷寒生薑湯下。傷食山查湯下。傷暑熱涼水下。

《溫病條辨・上焦篇》　太陰風溫、溫熱、溫疫、冬溫，初起惡風寒者，桂枝湯主之。但熱不惡寒而渴者，辛涼平劑銀翹散主之。溫毒、暑溫、濕溫、溫瘧不在此例。

按仲景《傷寒論》原文：　太陽病，但惡熱，不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蓋溫病忌汗，最喜解肌。桂枝本爲解肌，且桂枝芳香化濁，芍藥收陰斂液，甘草敗毒和中，薑棗調和營衛，溫病初起，原可用之。此處卻變易前法，惡風寒者主以桂枝，不惡風寒主以辛涼者，非敢擅違古訓也。仲景所云不惡風寒者，非全不惡風寒也，其先亦惡風寒，迨既熱之後乃不惡風寒耳。古文簡質，且對太陽中風熱時亦惡風寒言之，故不暇詳耳。蓋寒水之病，冬氣也，非辛溫春夏之氣，不足以解之。雖曰溫病，既惡風寒，明是溫自內發，風寒從外搏，成內熱外寒之證。故仍舊用桂枝辛溫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熱之邪皆解矣。溫熱之邪，春夏氣也，不惡風寒，則不兼寒風可知，此非辛涼秋金之氣，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溫，以之治溫，是以火濟火也。故改從《內經》：　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法。

桂枝湯方　煎法服法，必如《傷寒論》原文而後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湯之妙，反生他變，病必不除。

汪按：　麻黃、桂枝即係肺藥，故傳足不傳手，前人多不以爲然。但人之經絡相通，而天之感氣則異，故治法不同也。

辛涼平劑銀翹散，每服六錢，鮮草根湯煎，香氣大出，即取服。勿過煮，肺藥取輕清，過煮則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約二時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輕者，三時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蓋肺位最高，藥過重則過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藥輕之患，故從普濟消毒飲時輕揚法。今人亦間有用辛涼法者，多不見效，蓋病大藥輕之故。一不見效，遂改弦易轍，轉去轉遠，即不更張，緩緩延至數日後，必成中下焦證矣。胸膈悶者，加藿香三錢，鬱金三錢，護膻中。渴甚者，加花粉。項腫咽痛者，加馬勃元參。衄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錢、側柏炭三錢、梔子炭三錢。咳者，加杏仁利肺氣。二三日病猶在肺，熱漸入裏，加細生地、麥冬保津液。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黃芩、梔子之苦寒，與麥、地之甘寒，合化陰氣，而治熱淫所勝。【略】

太陰溫病，惡風寒，服桂枝湯已，惡寒解，餘病不解者，銀翹散主之。餘證悉減者，減其製。

太陰溫病，總上條所舉而言也。惡寒已解，是全無風寒，止餘溫病，即禁

辛溫法，改從辛涼。減其製者，減銀翹散之製也。

太陰風溫，但咳，身不甚熱，微渴者，辛涼輕劑桑菊飲主之。

咳，熱傷肺絡也。身不甚熱，病不重也。渴而微，熱不甚也。恐病輕藥重，故另立輕劑方。

辛涼輕劑桑菊飲方，二三日不解，氣粗似喘，燥在氣分者，加石膏、知母。舌絳暮熱，甚燥，邪初入營，加元參二錢、犀角一錢。在血分者，去薄荷、草根，加麥冬、細生地、玉竹、丹皮各二錢。肺熱甚，加黃芩。渴者，加花粉。

方論，此辛甘化風，辛涼微苦之方也。蓋肺爲清虛之臟，微苦則降，辛涼則平，立此方所以避辛溫也。今世僉用杏蘇散通治四時咳嗽，不知杏蘇散辛溫，只宜風寒，不宜風溫，且有不分表裏之弊。此方獨取桑葉、菊花者，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風，風氣通於肝，故桑葉善平肝風。春乃肝令而主風，木旺金衰之候，故抑其有餘。桑葉芳香有細毛，橫紋最多，故亦走肺絡而宣肺氣。菊花晚成，芳香味甘，能補金水二臟，故用之以補其不足。風溫咳嗽，雖係小病，常見誤用辛溫重劑，銷鑠肺液，致久嗽成勞者，不一而足。聖人不忽於細，必謹於微，醫者於此等處，尤當加意也。

《醫醫偶録・表裏虛實寒熱辨》 表始宜發散也。如初感風寒，發熱頭痛，但用蘇梗一錢五分、荆芥一錢五分、防風一錢、川芎一錢、甘草五分、生薑三片以散之。頭痛甚，加羌活六分。如鼻塞或流清涕，加半夏一錢五分、茯苓、陳皮各一錢。如咳嗽，則加桔梗七分、杏仁一錢、前胡一錢之類。一劑得汗而熱即退，不必再服。但避風寒，忌油膩。未得汗，則再劑而止。若寒熱往來，欲作瘧狀，宜用柴胡八分、酒芩八分、赤芍一錢、製半夏二錢五分、甘草五分、大棗三枚、生薑三片以和之。虛者，加防黨二錢。此其症在表，切勿妄用枳殼、神麴、麥芽消導之藥，引邪入內。

《醫學金針・表證・感冒》 四時感冒，其證與傷寒表證同，但輕而不重耳。以加味香蘇飲之類，取微汗而解。宜列於表證。

感冒詩：

四時感冒客邪侵，寒熱頭疼嗽不禁。解散香蘇飲微取汗，須知病淺勿求深。

歌曰：

香蘇飲內草陳皮，汗顧陰陽用頗奇，芫芥芎防蔓子入，解肌活套亦須知。

按：四時邪氣壅遏肺胃，肺氣不能外發，胃氣不能下降。其證頭痛寒熱，噫噴吐痰，小便不利。陳氏用加味香蘇飲，而歌括謂其辛烈失法，服之生變，不如仲景麻桂之善，今附黃坤載紫蘇薑芩湯。熱服，取微汗。重而劇喘，加杏仁。譫語內熱，加石膏。蘇葉、陳皮泄肺開鬱，薑炒、半夏理中降逆，茯苓滲濕，甘草和中，不易之定法也。

歌曰：

蘇葉薑芩夏貳同，乾砂錢半建奇功，壹錢橘草須乘熱，外感驅除更補中。

劉以仁《活人心法・出汗良法》 一、嚴冬傷寒，不得汗出，宜薑、葱各半斤，煎湯一斛。傾大盆中，用小板一塊加盆上，令患人坐卧其上，蒸之。外以席被圍定，露其口鼻，外可進發汗藥。

一、病人用大指掐在中指中節，緊指莫放，十指俱屈，合掌夾在兩大腿中，緊緊住坐。待良久，汗自出。

一、用發表藥汗不出，將蘇葉煎湯，以器盛之，置於被內兩膝下熏之。又法用薑渣綿裹，周身擦之，其汗自出。

一、傷寒連日不出汗，昏睡不省，身熱語亂，此汗不得出也。用滾水一大茶壺，布包放病人腳下沓之。一時汗自下而上，其病即愈。

一、傷寒不得汗出，用樟樹白皮搗爛，炒熱，絹中包，絡渾身上。一熱汗出即已。

一、傷寒發熱，頭疼身痛，用生薑、連鬚葱、淡豆豉等分，共搗爛爲餅，搭臍上，帛緊勒，汗自出而已。王景明傳。

一、傷寒無汗，或日久汗不出者，用甜梨一個、生薑一塊，同搗爲汁，再入童便一碗，重湯煮熱，服之即汗。

《醫學妙諦・傷風章》 風能兼寒，寒不兼風。傷風元氣本素虛，乘虛而入風邪居。鼻塞身重頭亦病，惡風發熱汗有餘，脈來浮緩且無力，參蘇飲服旋當祛。咳嗽去參加桑杏，內有痰熱芩連進，痰吐如膠旋福花，胸滿痰多貝蔞順。冬間自汗桂枝添，若還無汗麻黃令，傷食麥芽麴朴須，中酒烏梅蔻仁定，頭痛芎卷不可無，氣喘杏蘇亦莫剩。

風傷衛，蘇梗、豆豉、杏仁、川朴、桔梗、連翹、木通、滑石。

體虛感風，參歸桂枝湯加陳皮。

《類證治裁・傷風》 論治：風者，天之陽。經云：虛邪賊風，陽先受

之。風邪傷衛，故腠理疏者，善病風。其症惡風有汗，脈浮，頭痛鼻塞聲重，欬嗽痰多，或憎寒發熱。惟其人衛氣有疏密，感冒有淺深，故見症有輕重。治法不宜表散太過，不宜補益太早，須察虛實，審輕重，辨寒熱，順時令。經云：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凡體實者，春夏治以辛涼，秋冬治以辛溫，解其肌表，風從汗散。體虛者，固其衛氣，兼解風邪，恐專行發散，汗多亡陽也。如初起風兼寒，宜辛溫發表。鬱久成熱，又宜辛涼疏解。忌初用寒涼，致外邪不得疏散，鬱熱不得發越，重傷肺氣也。如體虛感風，微覺寒熱，參歸桂枝湯加陳皮。風傷肺衛，寒熱頭痛，欬嗽脘悶，豉桔湯。風傷營衛，頭痛，欬則閃爍筋掣，當歸建中湯。太陽傷風，發熱自汗惡風，桂枝湯。傷風頭痛，鼻塞聲重，川芎茶調散。傷風兼寒，欬嗽發熱，柴陳煎。風溫傷肺，身痛脘痺。梔豉湯加象貝、杏仁、鬱金、枳殼、桑葉、桔蔞。暑風上受，痰熱喘嗽，竹葉石膏湯加桔、杏、蔞草、陳皮、滑石。感風兼濕，頭目如蒙，痰稠胸悶，通草、豆豉、厚朴、滑石、桔梗、杏仁、桔蔞。火傷風，火鬱燥嗽咽痛，甘桔湯加薄荷、元參、黃芩、前胡、花粉。熱傷風，欬而咽痛，鼻塞吐痰，消風散加減。風邪外閉，肢節煩痛，裏有鬱熱，羌活散加減。時行感冒，寒熱往來，傷風無汗，參蘇飲、人參敗毒散、神朮散。總之，傷風須察其六淫兼症。且經疏解後，若仍惡風自汗，但當調衛和營，八珍湯。或表虛易感受風邪，必固實腠理，玉屏風散。斯爲善後之防矣。

脈候：脈浮爲傷風，浮而緊者兼寒，浮而緩者兼濕，浮而洪者兼火，浮而滑者多痰，浮而有力爲表實，無力爲表虛。

《醫略十三篇・傷寒》 椿田醫話曰：十味羌防散，主治三冬感冒風寒，兼治三時不正寒涼之氣。顛疼身痛，惡寒發熱，無汗或有汗不透，舌苔白滑，或淡黃不腐，胸次或舒或不舒，飲食或進或不進，脈浮或緩、或數、或緊，小便色白，或淡黃不渾，大便或解或不解。若溲赤而渾，便黑如醬，乃伏邪證據，當從伏邪門論治。虛人本方去枳殼，加當歸身三錢。

經以辛甘發散爲陽，仲景汗劑，必以溫散。羌活氣味辛甘苦，防風氣味辛甘溫，二味俱是辛甘之品，以達三陽之表。川芎氣味辛溫，治顛痛主藥。蒼朮氣味甘苦溫，崇土行其津液，最能發汗。枳殼氣味苦涼，陳皮氣味苦辛，半夏氣味辛平，三味利氣寬中，以化宿痰，宿食，推陳致新，使津液易達。桔梗氣味苦辛平，爲藥中舟楫，載諸藥上行。茯苓氣味甘淡，益氣，以帥津液。甘草氣味甘平，協和群品。葱薑通氣溫經。藥液入胃，輸於脾，營注於肺衛，達於皮毛，開腠理，致津液，通陽氣，衝寒氛於大表，返正氣於諸經，澈然汗出，諸證悉平，足以貫三冬風寒在表諸病。

又論麻黃湯曰：在內爲血，發外爲汗，汗卽血也，隨氣以化。肺司百脈之氣，脾統諸經之血。寒則傷營，爲風所引，先傷皮毛，內舍於肺，同氣相求，直入足太陽寒水之經。麻黃氣味苦辛熱，乃肺經專藥，據衛驅寒，爲發汗之主，以治受病之原，使肺衛之氣不寒，以溫分肉，充皮毛，肥腠理而司開闔。桂枝氣味甘辛熱，散風救表，伐肝和脾，入營融血，爲發汗之資，祛寒之援，使脾營之血不澀，溶溢於肺衛而爲津液，則肺衛之津液得氣化，布滲於皮毛而爲汗。佐以杏仁利肺以舒氣化，使以甘草和中以緩麻桂之性。從容不迫，雲蒸雨化，使在表之寒邪得汗而解，則傳次原流已斷，而先入足太陽之邪孤懸自散。此仲景獨得之心法，近代多畏而不用何哉？故筆之於此，以俟識者。

《趙李合璧・傷風》 傷風之病本外感，鼻塞聲重邪在外，咳嗽痰喘邪實內，雖云輕淺宜辛溫。

分疏：傷風之病本由外感，但邪輕而淺在皮毛，始爲傷風。皮毛爲肺之合而上通於鼻，故見鼻塞聲重，知其邪之在外也。若咳嗽痰喘，其邪實又在內也。此病雖云輕淺，而治之者，非用辛溫藥品，則邪不能散。不能散則綿延日久，正氣因之而衰，邪氣因之而難解矣。

要方：一風寒外閉，肢節煩疼，鼻塞聲重，而內多伏火者，宜羌活散、神朮散之類主之。

一傷風咳嗽，多痰或喘急嘔惡者，宜六安煎加減治之，或柴陳煎多加生薑主之。

《知醫必辨・論時邪》 今之醫者，見人有外感，卽曰時邪，卽斷之曰：此七天症，七日不解，則曰十四天症。不知外因之症有三，曰傷寒，曰時邪，曰（曰）輕者則曰感冒。【略】

若夫感冒，不過些微外感，小小疏散。或有停滯，稍加消導宣通，不難一藥而愈。乃醫者，亦曰此七天症候。初感未免兼有寒熱，乃曰此作瘧未正，多用柴胡，欲其成瘧。不知柴胡乃少陽經藥，感冒初起，無在少陽經者，柴胡誅伐無過，感冒不轉難去耶。更有見感冒卽曰時邪者，治以溫疫論之達原飲，不愈，卽轉用下法，以致害人而無悔，尤可歎也。

《醒塘醫話》 凡感受時疫，初起總覺寒毛灑淅，或四肢發冷，故俗人遇

外感，無論風溫暑濕，皆稱爲傷寒，而治以表散。日久邪入中焦，或自表而裏，總覺化熱，將有口渴便秘、煩躁譫語等症，故俗人皆稱爲火症，而治以涼瀉。不知其中三因所受，變化多端，必須隨症分輕論治，方能奏效。否則一方之內，不必全誤，但有一二味不宜服者，非惟諸藥無功，亦且其弊立見。後來者不知何藥未投，又復變法治之，如此則誤人必多矣。

又　凡氣虛表弱之人，夏則易受暑熱，冬則易受風寒，稍有不謹，則頭痛身熱，欬嗽喘渴之症，相隨而作。古人云：服藥當在未病之先。宜於夏至前後，每日服生脈散，人參、麥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後，每日服玉屏風散，炙黃耆、防風、白朮各等分。此二方藥只三味，而扶正氣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爲得力。然尤須恪遵月令，禁嗜欲，薄滋味，以培其元，則邪自無從而入，不可徒恃藥力也。若自覺已受微邪，則此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斂，白朮壅滿，非所宜也。

虛人感冒，本係輕症，不必服藥，但當避風寒，節飲食，靜養數日，或汗或下，自能解散而愈。倘過事張皇，誤投藥餌，輕者變重，速者變遲，甚至纏綿日久，轉生他症。醫藥雜投，浸至不救，世間此種抱屈而斃者極多，而在富貴之家，及少年人爲尤甚。余數十年來，所見所聞，不可勝計，眞堪悼歎。願病者與治病者，各各愼之，毋負鄙人之婆心苦口也。

何謂誤投藥餌？如病在表而攻其裏，則乘虛而邪必陷。邪在裏而散其表，則泄陽而氣愈傷。邪在上焦而用中焦藥，則反致中滿而作脹。邪在中焦而用下焦藥，則引入陰分而難痊。其尤甚者，本係內傷，微感時邪，症似傷寒，而服麻、桂、羌、防，重虛其表。本係外感兼傷中氣，症似勞怯，而服參、朮、地黃，重錮其邪。此等治法，愈醫愈劇，即遇明眼人，改絃易轍，別用良方，而受困多日，已瀕於死矣。

《評琴書屋醫略・外感症》　即傷風症，稍貪風涼最易感受。見症頭痛鼻塞，或發熱咳嗽。因時用藥治法較妥，今即春夏秋冬訂方列左。

春日外感

經云：春傷於風。又云：春傷於溫。謂春日受風，其氣已溫，須防夾入春溫一症，溫邪忌汗故也。春主升，夏主泄，即外感亦忌大發汗。春溫症見下。倘口乾舌燥、壯熱煩寃，便是春溫的症，當從下篇春溫法治。

北杏仁一錢半　紫蘇梗一錢半　嫩竹葉四錢鮮取，剪碎煎　建神麴一錢半　細甘草八分　梔子殼一錢半加葱白四錢、淡豆豉三錢同煎。

頭痛加連翹、鈎藤。有痰而渴，加鮮竹茹、瓜蔞皮仁任用。不渴加半夏、芥子。咳加桔梗、杷葉。食滯加萊菔子、麥芽。曾食肥膩，加山查。實熱加芩連，梔殼改用梔仁。夜熱加丹皮、地骨。倘氣虛中寒者，獨用葱豉湯，加黨參四五錢，生薑四五片煎服便合。其黃耆、神麴，亦可酌加。若氣血兩虛，而見微寒熱者，用參歸桂枝湯，加陳皮煎。方即桂枝湯加人參當歸

夏日外感

夏傷於濕，當佐以去濕。夏易感暑，當佐以清暑。

北杏仁二三錢　川滑石三四錢　青蒿梗二三錢　建神麴一二錢　甘草梢七八分　冬瓜皮四五錢加鮮蓮葉三四錢，葱一二條爲引。

濕盛再加蒼朮，或茵陳、苓皮。小便黃短，加梔子、木通。另有見症當加藥與。氣虛中寒者，當看前春日外感所列。

秋日外感

秋傷於燥，辛溫藥宜少用。

北杏仁二三錢　神麴一二錢　杷葉二三錢梨皮三四錢　甘草七八分　加鮮蓮葉三錢，鮮紫蘇葉一錢爲引。

發熱而咳，加土桑白皮三四錢、地骨皮三四錢。燥渴，加麥冬、知母，或鮮活水蘆根、生粉葛肉，二物代茶亦佳。兼受秋暑氣，加滑石、冬瓜皮，或乘露，或鮮嫩竹葉。另有見症當加藥與。氣虛中寒者，仍看前春日外感所列。

冬日外感

冬傷於寒，且秋主收冬主藏，用藥辛散些不妨，但冬溫症非所宜耳。南方風傷衛者多，寒傷營者少。如確傷寒，自有仲景師傷寒證治可考，不復贅。

北杏仁二三錢　神麴二三錢　蘇葉二三錢　防風一二錢　甘草七八分　加生薑二三片，葱一二條爲引。

另有見症當加藥與。氣虛中寒者，仍看前春日外感所列。

《藥症忌宜》　感冒風寒，俗名傷風。其症或頭疼身熱，輕者則兩鼻必塞，兼流清涕，必惡風寒，或聲重或聲啞。甚者痰壅氣喘咳嗽。忌補氣、酸斂、閉氣。諸藥錄後。

宜發散、辛甘、溫。

芎藭　細辛　藁本　防風　甘草　荆芥　白芷　前胡　桔梗　紫蘇　薄荷　杏仁

傷風熱，忌同感冒風寒。

宜辛寒、甘寒、發散。

石膏　知母　甘草　竹葉　麥冬　前胡　桔梗　薄荷　葛根　桑白　久而不愈者屬虛。陽虛者加人參、黃耆。陰虛者加五味、地黃，倍麥冬、白芍。

《醫門補要・夏日傷風辨》 初起惡風，發寒發熱，頭痛有汗，欲衣被覆蓋，身體困束，不渴，嘔噁煩悶，脈浮洪，不似暑症壯熱口渴汗多。只可輕涼方，即桔梗、白菊、葛根、枇杷葉、薄荷、杏仁以逐其風。不可過涼過暖之弊，致變。

《血證論・感冒》 血家最忌感冒，以陰血受傷，不可發汗故也。然血家又易感冒。以人身衛外之氣，生於太陽膀胱，而布散於肺。血家肺陰不足，壯火食氣，不能散達於外，故衛氣虛索，易召外邪。偶有感冒，即爲頭痛、寒熱、身痛等證。若照常人治法，而用麻、桂、羌、獨，愈傷肺津，肺氣益索而不能達，不惟涸血分之陰，愈以助氣分之邪矣。治惟和解一法，爲能補正祛邪。宜先生其津，使津足而火不食氣，則肺氣能達於皮毛，而衛氣充矣。次宜疏理其血，使血分和則不留邪爲患，而外邪自解矣。宜小柴胡湯，加杏仁、荆芥、防風、紫蘇主之。口渴加花粉，去半夏。身痛加粉葛。內動痰火者，再加茯苓、旋覆花。內動寒水者，另用蘇子降氣湯治之。

外感風寒，客於肺中，外證已退，久欵不愈者，失血家往往有之，宜千金麥門冬湯。其麻黃搗茸蜜炙，變峻爲緩，以搜陳寒。寒客肺中，久則變而爲熱，故用此方。或小柴胡加蘇子、薄荷、細辛，亦與麥門冬湯彷彿。

感冒甚重，傳變爲熱者，宜照傷寒法治之。清熱攻裏，可以任量，惟失血家而得輕用。吐法戒之。

失血之人，有狀似感冒，而實非感冒者，由於肺痿氣虛，時時洒淅惡寒，鼻塞流涕，乃金被火剋，內壅外閉，衛氣不布之故。只宜清養肺金，毋得妄用發散，以張火焰也。太平丸，補散兼行以治之。千金麥門冬湯、小柴胡湯皆宜。小柴胡湯通上焦之津液，以調和榮衛，尤平穩而神奇。

《醫悟・傷寒類傷寒辨》 惡寒頭痛，症似傷寒，翕翕發熱，陽浮陰弱，有汗惡風者，傷風也。宜葱白香豉湯、芎蘇散等。翕翕發熱者，風邪客表，衛氣壯盛，腠理疏泄，比傷寒之乾熱不同。

傷風症宜辨時月。冬月風傷太陽。春月甲木司事，風傷厥陰，人迎緩而帶弦，亦自汗惡風。夏月風傷陽明，肌肉本疏，病則反閉而無汗，氣口必弦長。秋月風傷太陰，皮毛受邪，人迎脈平而氣口細澀，不可拘人迎以候外邪也。

仲景用桂枝湯治傷風，和榮解表也。然辛溫之味，非亢令所宜，尤陰虛本質所忌。用古方不當，遂致有咽痛及腐爛熱灼者，轉不如葱豉、荆防、前胡之爲平善。

紀事

《儒門事親・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 元光春，京師翰林應泰李屏山得瘟疫證，頭痛身熱，口乾，小便赤澀。渠素嗜飲，醫者便與酒癥丸，犯巴豆，利十餘行。次日頭痛諸病仍存，醫者不識，復以辛溫之劑解之。加之卧於暖炕，強食葱醋湯，圖獲一汗。豈和種種客熱疊發并作，目黃班生，潮熱血泄，大喘大滿。後雖有承氣下之者，已無及矣。至今議者紛紛，終不知熱藥之過，往往獨歸罪於承氣湯。用承氣湯者，不知其病已危，猶復用藥，學經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議者不歸罪於酒癥丸者，亦可責也。夫瘟證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巴豆不已，况復發以辛溫之劑乎？必有仲尼方明治長之非罪，微生高之非直，終不肯以數年之功，苦讀《內經》，但隨衆好惡爲之，毀譽若此者，皆妄議者也。不眞知其理，遽加毀譽，君子之所不取。

《儒門事親・雜記九門・感風寒》 焦百善偶感風寒，壯熱頭痛。其巷人點蜜茶一碗，使啜之。焦因熱服之訖。偶思戴人語曰：凡苦味皆能涌。百善兼頭痛是病在上，試以筋探之，畢，其痛立解。

《明醫雜著・傷風流涕》 吳江史玄年子傷風，用表散化痰之藥，痰盛咳嗽，肚腹膨大，面色㿠白。此脾土虛，不能生肺金也。余用六君子湯加桔梗，一劑頓愈。至三日，前症仍作，鼻中流涕，此復傷風寒所致。用前藥加桑皮、杏仁、桔梗而愈。

史少參季子喘嗽，胸腹膨脹，泄瀉不食，此飲食傷脾土而不能生肺金也。用六君子湯一劑，諸症悉愈。

史木川子六歲，感冒咳嗽，發散過度，喘嗽不食，用六君子湯加桔梗而愈。時四月，隨其父巡視耕種，忽發寒戰，仍復咳嗽。或用發表之劑，痰中有血。余曰：此成肺癰也。次日吐痰兼膿，用桔梗湯而愈。後元氣未復，大便似痢。或用五苓、黃連、枳實之類，痰喘目劄，四肢抽搐。余曰：此脾氣敗而變慢脾風也。辭不治，果然。

《名醫類案・眚風》 江少微治黃三輔，年逾四旬，醉飲青樓，夜卧當風，患頭痛發熱，自汗盜汗，飲食不進。醫治十餘日，罔效。診得六脈浮洪，重按豁然。飲酒當風，名曰漏風。投以白朮、澤瀉、酒煎。而熱退汗仍不止，心口如水，此思慮所致。與歸脾湯，加麻黃根、桂枝，十數服而愈。頭痛不已，用白蘿蔔汁吹入鼻中，立止。

《名醫類案・傷風》 丹溪治金得，年三十八歲，面色青白。患傷風，身熱，大便不通。小柴胡湯加羌活、枳殼、桃仁、麻子仁各七分。

一人黑色能飲酒，患傷風，頭疼身疼如火熱，骨痛無比，不吃飯。人參敗毒散加乾葛。

盧正一年四十五歲，患傷風，腰疼，身熱，飲水。小柴胡湯加杜仲、牛膝、天花粉、連翹、乾葛。

王成三患傷風，腹瀉百二十來度。五苓散加白朮三錢、前胡八分、羌活一錢、風能勝濕蒼朮二錢、神麴炒一錢。

方愷三患傷風，心疼。敗毒散加山梔炒九分、白芍一錢五分、草豆蔻一錢五分、木香煨一錢。

祝顯一患傷風，小便白濁無度。小柴胡湯，加黃柏、知母、白朮、芍藥、當歸各一錢，蓮肉去心皮一錢，秋石八分。

薛立齋治鴻臚蘇龍溪，患傷風咳嗽，氣喘，鼻塞流涕。用參蘇飲一劑，以散寒邪。更用補中益氣湯，以實腠理而愈。後因勞怒仍作，自用前飲，益甚。加黃連、枳實，腹脹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陳、四苓，前症愈劇，小便不通。薛曰：腹脹不食，脾胃虛也。小便短少，肺腎虛也。悉因攻伐所致。投以六君，加黃芪、炮薑、五味，二劑諸症頓退。再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五味，數劑全愈。

僉憲阮君聘患傷風，咳嗽面白，鼻流清涕。此脾肺虛而兼外邪，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五味治之而愈。又用六君芎歸之類而安。

宿曰：余每治傷風外感而無內傷者，但用九味羌活湯、參蘇飲，無不立愈。予自感冒，必補中氣，而外邪始解。可見人之稟賦，萬有不齊，豈可一例表散。今觀薛案，與予元氣弱者吻合，於此虛實可見。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寒》 史鶴亭太史丁亥春患瘟疫，頭痛身熱，口渴，吐白沫，晝夜不休。醫師誤謂太史初罷官歸，妄投解鬱行氣藥，不效。又投以四物湯，益甚。諸醫謝去，謂公必死。遣使迎仲淳至，病二十餘日矣。家人具以前方告，仲淳曰：誤也。瘟疫者，非時不正傷寒之謂，發于春故謂瘟疫。不解表又不下，使熱邪彌留腸胃間，幸元氣未盡，故不死。亟索淡豆豉約二合，許炒香麥門冬兩許，知母數錢，石膏兩許，一劑大汗而解。時大便尚未通，太史問故，仲淳曰：昨汗如雨，邪盡矣。第久病津液未回，故大便不通，此腸胃燥，非有邪也。令日食甘蔗二三株，兼多飲麥門冬湯。不三日，去燥糞六十餘塊而愈。

章衡陽銓部患熱病，病在陽明，頭痛壯熱，渴甚且嘔，鼻乾燥，不得眠。診其脈洪大而實，仲淳故問醫師，醫師曰：陽明證也。曰：然。問所投藥，曰：葛根湯。仲淳曰：非也。曰：葛根湯非陽明經藥乎？曰：陽明之藥，表劑有二。一爲葛根湯，一爲白虎湯。不嘔吐而解表，用葛根湯。今吐甚，是陽明之氣逆升也，葛根升散，故用之不宜。白虎湯硬石膏、知母、甘草加麥門冬、竹葉名竹葉石膏湯。石膏辛能解肌，鎮墜能下胃家痰熱。肌解熱散則不嘔，而煩躁壯熱皆解矣。遂用大劑竹葉石膏湯疏方與之，且戒其仲君曰：虜荊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二十萬則奔還矣。臨別去，囑曰：斯時投藥，五鼓瘥，天明投藥，朝餐瘥。已而果然。或謂：嘔甚不用半夏，何也？仲淳曰：半夏有三禁，渴家、汗家、血家是也。病人渴甚而嘔，是陽明熱邪熾盛，劫其津液故渴，邪火不升故嘔。半夏辛苦溫而燥，有毒，定非所宜。又疑其不用甘草何也，曰：嘔家忌甘，仲景法也。

常熟吳見：吳在京邸時，有人青衣患傷寒，愈而復，復而愈，愈而再復，不知其幾。趙文肅公謂仲淳曰：此非兄不能救。他人亦不肯往。仲淳亟馳診之，病人面色黃白，六脈微弱，大便不通，胸中不快，亦不思食。曰：此爲傷寒百合壞證之餘邪且退矣。胸中不快，虛而氣壅，非實邪也。不大便全愈。

者，久病津液枯，氣弱不能送也。投以人參五錢、麥門冬兩許、枳殼炒八錢，盡劑立解而瘥。

莊斂之一僕，因傷寒後勞復，發熱頭痛，腹內作瀉，勢甚危急。余爲疏方：山梔仁四錢、枳實二錢、豆豉一兩、川黃連二錢、乾葛三錢，調六一散五錢。服二劑，熱退瀉止，頭痛亦愈。但不思飲食，爲去山梔、枳實、黃連，加鱉甲四錢、炙甘草二錢半、麥門冬五錢。不數劑而愈。

梁谿一男子素虛，春中感冒，頭痛、肌痛、發熱。羌活二錢、麥門冬三錢、炙甘草一錢、紫蘇一錢五分、北細辛七分、前胡一錢五分。次日頭痛止，熱未退，口渴。仲淳用芍藥、五味子。人曰：風邪未退，遽用酸斂，何也？曰：因人而施爾。一杯即愈。麥門冬三錢、甘草一錢、栝婁根二錢五分、乾葛一錢五分、桑白皮三錢、桔梗一錢、白芍藥一錢、五味子五分。

從祖近湖公，少年因房勞食犬肉傷寒。諸醫以其虛也，攻補兼施。至發狂登屋，奔走呼號，日夜令壯夫看守者幾月餘。急走使延朱遠齋，遠齋先命煎人參膏二斤以待用。潤字號丸藥數錢下之，去黑糞無算，勢遂定，奄奄一息，隣於死矣。徐以參膏灌之，至百二十日全瘳。

《奇效醫述・病案・外感誤服補藥因而增病述》 壬辰初春，予在京會試，天寒夜坐久，感寒頭痛。服蘇散藥，未經出汗，其頭痛數日不止，卻無他症。同寓有一友云：兄感寒甚輕，已經五六日，豈復有外感，想是看書勞神內虛，理宜補之。勸服補中益氣湯二劑，不知外邪未散，補藥助邪，爲害遂至。神氣漸昏，飲食少進，晚間呃逆不止，見者莫不危之。如是者數日，方請醫治之。醫用前胡、桔梗、貝母、麥冬、連翹、香附、陳皮、甘草，數劑而愈。予生平少病，其時外感未淨，而輕用補，身受其害若此。後因漸悟而精於治外感、內傷，更精於治外感兼內傷，與內傷挾外感等證。其識見蓋原於此，因述之，以志折肱之意云。

《奇效醫述・病案・治傷食感寒泄利先清後補得效述》 廬陵縣公陳玉海乃岳在衙，素以善醫名，忽患傷感泄利，自用藥不效。陳公請予治，予診其脈，知其原感風寒，未經發汗，久則入裏鬱爲溫熱。又內傷飲食，脾胃不和，是以作泄不止。先用清解藥一劑，姑不止泄，所以滌其入裏之邪。次日又診脈，知其邪熱已淨，脾胃虛滑。然後用補脾藥，一劑而安。

原用清解藥方：

前胡五分　甘草三分　麥冬去心，八分　連翹去心蒂，六分　赤芍五分　赤茯苓去皮，六分　酒炒花粉七分　去白陳皮四分　山查肉八分　製厚朴五分　炒黃芩八分　白乾葛八分　炒黃連五分　炒枳殼五分

生薑一片同煎。

原用補脾藥方：

製蒼朮六分　炒白朮七分　炙甘草二分　白茯苓八分　製厚朴三分　炒扁豆八分　炒山藥八分　炒香附二分　家蓮子去心皮，剉片，炒，一錢　去白陳皮四分

生薑一片，好膠棗一枚，去核，同煎。

《奇效醫述・病案・治內傷挾外感日久煩悶先清後補得效述》 甲辰夏月，予族弟年三十，強壯有妻妾。偶有房勞而感寒，彼自知其有內傷也。醫者亦明知其有內傷也，初用蘇葉、防風等藥一二劑，而不敗發汗，其表邪固未散也。至六七日後，表邪入裏，寒鬱爲熱，煩熱燥亂不可當。一醫用梔子豆鼓湯，吐逆不受。一醫用人參五分，加入知母、石膏等藥內，其煩躁愈甚。延至十數日，諸醫束手，其家自謂必不可救矣。適予自京回，亟來請予治。予診脈察症，因思原有內傷則元氣固虛也，外邪入內則邪氣猶實也，當先清其邪氣，而後補其元氣，分兩截治之耳。先用酒炒黃芩等藥，每日服二劑，服至四劑，病者煩熱大除，喜甚，以爲再生。予則以爲未也。至第三日，仍依前方合藥二劑，予戒病者曰：今日當轉方用補，此藥止可服一劑或半劑，若覺服得不快即來請我，再看當另製藥服。果服藥一劑至午刻，病者又覺煩躁，自心慌亂，以爲服藥既效而又變症，病必不可爲矣。至申刻復請予視。予察其脈虛大，謂病者曰：外邪已淨，內傷事發，服補藥當自安也。因歸製加減補中益氣湯一大劑與之。諸醫見予先用清涼得效，而今驟用補，又因前用人參五分不相投，咸疑駭而戒其家必不可用補。至日晡，其兄又來說不敢服藥之意，予曰：汝家有疑，且將其藥煎熱，姑少飲試之。果將藥煎熱，先飲一二酒杯，便覺煩躁少除，連飲數次盡劑。至天明而煩熱盡除，精神清安矣。因連服此藥六劑而全安。

原用清解藥方：

黃芩七分，酒炒　前胡五分　麥冬八分　天花粉酒炒，七分　去白陳皮二分　甘草生用，三分　桔梗去蘆，五分　竹茹六分　赤芍四分　薄荷三分　貝母

七分　連翹去心蒂，五分　陳枳實炒，四分　童便香附六分

生薑一片同煎。此藥服過五劑。

《奇效醫述・病案・治勞傷感寒先發後補得效述》 辛亥季夏，予授福庠，僚友有梁姓者，年已七十，因學道歲考，在傍收卷，勞倦出汗多，回衙洗浴，感寒。醫用防風、蘇葉、羌活等藥，已發其汗，又用黃芩、柴胡、赤芍等藥清解之。服清解藥一劑，便覺精神昏倦沉重。予聞其病重，往視之，見其又煎清解藥一劑將服。予診其脈虛弱欲絕，驚謂之曰：外感已淨，內虛已極，若再服涼藥，不可救矣。急令勿服前藥，因以補中益氣湯與之。服二劑而精神頓起，服二劑而稍安。此友係汀州人，其俗每夜必洗浴，此時天熱甚，又於晚間洗浴感寒，身又發熱，又請予治。予曰：昨因內虛而用補得安，今又感寒，補之不可，發之不可，將柰之何？爲之沉思者久之，因設一法，將加減參蘇飲、補中益氣湯各製一劑，各用瓦罐煎熟。先用參蘇飲熱服發其汗，略停一時，俟其身熱退，即用補中益氣湯溫服補之，遂復得安。再用補數劑而全安。

原用加減參蘇飲方見前論內傷挾外感條。

原用補中益氣湯，此與東垣原方雖同而等分稍異，故錄之：

人參錢二分　蜜炙黃蓍　當歸身各一錢五分　白朮炒，八分　去白陳皮五分

炙甘草六分　升麻三分　柴胡五分

生薑一片去皮，好膠棗一枚去核，同煎。

《奇效醫述・病案・治內傷感寒日久鬱熱先清後補得效述》 予表侄年近三十，新娶未久，感寒，未經發汗，延至十數日，煩悶已甚，目昏耳聾。醫咸知其有內傷也，不敢用清解藥，或略用人參一二分入口嚼之，即燥不可當。大便秘十餘日，又自汗不止，諸醫束手。其家求救於予，予診其六脈洪數，視其面容紅紫，因謂其家曰：此雖有內傷，然其外邪鬱熱已甚，若不先疏利而蕩滌之，斷無生理。因連用清涼藥三劑，次日一更時用牽牛大黃丸二錢五分下之。至三更以後，利三、四次，便覺清爽，耳自聞見復舊矣。至天明以後，又漸起煩熱。予診其脈已虛，知其內傷病出也。連用生脈散一日服二劑，而煩熱悉除。後服補中益氣湯十餘劑而安。

原用清涼藥方：

黃芩　麥冬各一錢　連翹　前胡　白花粉　白貝母各八分　知母　赤芍　陳枳實各六分　黃連　桔梗各五分　梔子仁炒黑七分

生薑一片同煎。此藥服過三劑，後二劑加煆過白石膏，每劑三錢。

《奇效醫述・病案・治强壯內傷挾外感溫寒兩用得效述》 予家僕年三十歲，稟氣素旺，有內傷感寒，身發大熱，頭痛。用乾葛、防風、羌活等發大汗已，而身熱頭痛頓愈。停二三時後，復發熱煩躁。予知其內傷病發，製補中益氣湯，人參止用五分，黃蓍生用，服一劑而煩熱又除。過一日後，煩熱又大作，自身與妻俱哭泣，以爲必死矣。予診其六脈洪數，因思此僕稟氣旺，原有內熱，其內傷得補而復，其邪熱亦因補而作。因用芩連、知柏、花粉、連翹、枳殼、前胡等寒涼大劑，每劑加酒炒大黃二錢五分，服至七八劑而安。

《續名醫類案・溫病》 陸方伯年近古稀，因仲冬天氣有非時之熱，患時氣咳嗽。醫以芎蘇散汗之，汗出不止，咳嗽連綿不絕，飲食不進，昏憒經旬。脈之，浮大無力，以五十動脈法按之，二三十動間覺常有止意。曰：此高年勞倦，卽有微邪，止宜扶正氣以勝之，豈可妄汗。今雖昏憒喘急，尙可圖安，第壽算恐不出三年外耳。用補氣養榮湯，加棗仁以助參朮斂汗，又加枇杷葉、桑白皮、蘇子、石斛以降氣定喘。二劑汗止，四劑咳亦減矣。服至五十劑而安。後報訃果不出三年。蓼按補氣養榮湯係人參、白朮、歸身、白芍、川芎、茯苓、木香、白豆蔻。【略】

張意田治一人，戊寅三月間，發熱胸悶不食，大便不通，小便不利，身重汗少，心悸而驚。予疏散消食藥，症不減，更加譫語叫喊。診其脈弦緩，乃時行外感，値少陽司天之令，少陽症雖少，其機顯然。脈弦發熱者，少陽本象也。胸悶不食者，逆於少陽之樞分也。少陽三焦內合心包，不解則煩而驚，甚則陽明胃氣不和而讝語。少陽循身之側，樞機不利，則身重而不能轉側。三焦失職，則小便不利。津液不下，則大便不通。此症宜以傷寒例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如法治之，服後果愈。

陸祖愚治曾邑宰，因隆冬出入勞頓，感冒發熱，骨痛而體極倦怠，氣難布息。脈之，左弦右緩。與疏氣養榮湯二劑，病者見用歸芍，謂傷寒何以遽投滋補，陸曰：此家傳治類傷寒之方，毫無差池，不必疑也。服後其病如失。

潘衷弦母年六十餘，平時多鬱多火，因勞傷感冒，次早仍然飲食，晡時遂

發寒熱，頭疼骨痛，嘔吐酸水，冷汗心痛。一醫知其平日多鬱多火，乃引經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投以清涼，其痰愈甚，吐蛔數條。脈之，兩關緊盛，兩尺虛空，乃風寒飲食之故。用橘半、枳桔、查朴、藿芷、桂枝、薑砂，服後症少減。次日復傷飲食，症仍劇，夜不得卧。先用烏梅丸三錢以安蛔，隨用檳榔、青皮、枳實、厚朴、山楂、陳皮、半夏、炮薑、藿香、黄連、薑砂之類寬其中。又用麵皮炒熨中脘。旬日後，用小承氣湯加元明粉去燥矢二次，調理半月而愈。照葉天士法，只於此方中加大黄數錢便可速愈，不必費如許轉折。【略】

吳孚先治魏司馬夫人，感冒發熱，頭痛頸強，遍身拘急，脈浮緊。醫用羌防芎蘇等發散，毫無汗意。曰：浮則緊矣，獨不按其沉則澀乎？且左部尤甚，灼見陰虛血不足，不能作汗也。即以前方加當歸、熟地血藥，使雲蒸而雨自降。一劑汗如雨，表症悉除。

馮楚瞻治常侍衛，據云得之感冒，醫以發散，繼用涼解，已五六十劑，粒米不進，每日惟飲涼水而已。下身寒冷而木，漸至胸腹皆冷而實，手足面目肌肉痛癢不知，言語無音，難以布息。按其脈，沉微欲脱。令以人參一兩，附子三錢，早晚各一服。服後倘暫有煩躁，無慮也。既而果然。二三日間，漸即相安，脈少起，肢體之冷亦非若前之徹骨矣。乃以附子理中湯去甘草，以胸腹實滿也。早晚各一劑，以溫米湯壓之。數日後，冷減，神氣稍清，早晨仍服前方，午後以濃參汁冲服去丹皮，加牛膝、杜仲之八味湯。又數日，骨節疼痛不堪。曰：此陽回冰解之象也，無復慮矣。復以八味加鹿茸、虎脛、牛膝、杜仲爲丸，以加減十全大補湯送之。兩月後言語始有聲，三四月後始能步履，年餘始能鞍馬。常患腹痛，後服溫暖之劑始愈。

杜中堂子年十九，夏月病感。脈之，時而洪弦尺弱，時而弦細尺緊。乍寒乍熱，脈隨寒熱而變也。兩耳下腫痛，足亦微腫，飲食即吐，靜則吐少減，動則吐更甚。詢其病由，因偶雨冰雹，駭而出視，背上受寒，發散和解不效。繼用清熱之劑，內有黄芩、山栀，服後即發嘔矣。蓋暑天感寒，中表之氣不固可知。況先天菹弱，膏粱嬌養，只宜溫中調理，寒邪自散。計不出此，致寒鬱火升，兩耳之下，漸腫及頰。又誤以爲實火，濟以寒涼，釜底之火既浮，中宫之陽復損，尚堪延納飲食乎？今欲溫中開胃，則耳頰之疼痛爲礙，欲滋陰培本，則中焦之道路不通。計惟有峻補眞陽，以達于下，重滋眞陰，以繼其中。初服八味加牛膝、麥冬、五味，作大劑冲人參濃汁，服下即吐。改用人參、炮薑、附子爲末，以焦白朮爲膏，略入薑汁，和勻爲丸，少少參湯吞服，幸不吐。頃之，腹痛大便，知其氣下行，吐可止矣。次日仍以昨煎方，大劑冲人參湯飲之，日用參兩餘，出入加減漸愈。後以地黄、歸脾二湯間服，遂瘳。【略】

湯某年四十餘，新秋病感冒。醫屢發散，至七八日，無汗，脈弦數且長，身重頭眩，尿少而赤，鼻乾不眠，微熱而渴。此邪漸入裏，腎陰不足，肝脾血燥。表之則不能作汗，下之必成壞症，既非少陽無容和解。問欲飲水乎，曰：甚欲，不敢飲。命與一大碗，猶覺未足，再與一小盞。令且勿藥，逾二時許，汗大至，身冷如冰。亟再診之，脈虛細而弦，小腹旁跳躍振手，此動氣也。緣多服表散，令汗出邪去，而虛症見矣。與生地、杞子等峻養肝腎，一劑平，三劑全愈。

《續名醫類案・傷風》 孫文垣治王祖泉乃眷，朝飯後稍寒，惡風發熱，傷風惡風。遍身疼痛，汗大出不止，傷風則有汗。口中熱，腹中不知飢，小水短，肺金不利而汗多也。六脈皆澀。營衛不和。投以白芍五錢，白朮二錢，桂枝、黄芩各一錢，甘草八分。二帖汗止，寒熱除。去白朮，加當歸身，痛亦愈。

費一吾六弟婦，遍身痛，發熱，汗大出，昏昏如醉，卧不能起。孫診之，兩寸短弱，六脈皆數而無力。此勞倦之餘，故汗大走也。身痛發熱不僅傷風。黄耆三錢，白芍四錢，甘草一錢五分，桂枝八分，當歸一錢，石斛二錢。與前藥俱就建中加減，孫於雜症多用此方。一帖熱除，痛汗皆止。惟倦不能起，前方加人參、陳皮，兩帖而痊。

一婦人先傷風，發熱咳嗽，二月乃分娩，熱尚未退，食雞汁肉等太早，嗽熱愈盛，已八日矣。胸膈脹痛，頭痛口渴，大便祕，肺氣壅而血液燥也。咳出之痰色黑而臭，小水短少，脅下扯痛，氣逆而喘不得卧，左脅不能着蓆，汗出不止，症甚危。以瓜蔞五錢，蘇子一錢，枳殼酒芩各六分，前胡桔梗各五分，甘草三分，薑三片，製方甚妙。服之。胸膈之痛減半，喘少定。再進藥，大便用蜜導下，就方加減服之，熱盡退，諸症尋愈。

胡鏡陽尊堂年七十二，脾泄十五年不愈，近加吐紅咳嗽，痰多不易出，肺金壅滯可知。申酉時潮熱，胸膈壅塞，不能就枕，飲食大減，且惡風，終日坐幔中。諸醫謂發熱吐紅，法當寒涼，脾泄多年，氣虛老邁，法當溫補，二症矛盾，難於投劑。身熱脈大，又血家所忌，束手無策，皆辭去。孫診之，兩手脈皆浮洪而數，皆帶滑。據脈洪數爲熱，滑爲痰，浮爲風邪在表。以傷風故惡風，法

當清解，可無恙也。謂二病矛盾者，暗於先後也。夫脾泄已久，未嘗爲害，新病熱熾，宜當速去。所謂急則治標，俟邪去後補脾未晚。且潮熱爲風邪所致之熱，非陰虛火動之熱。吐血乃當汗不汗之血，非陰虛火動之血。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當汗不汗，邪鼓血動，但得表解，斯熱退血止矣。胡曰：昔老母過錢塘，遇風濤受驚，因發熱，咳嗽，血出，痰多，今以公言質之，誠由風邪起病也。用蘇子、麻黃、薄荷解表爲君，枳殼、桔梗、桑白皮、瓜蔞、紫菀、貝母消痰治嗽爲臣，酒芩、甘草爲佐。二帖，五更微汗而熱退，胸膈不壅，嗽亦少減，血止大半，始進粥。次日減麻黃，加茯苓，夜服七制化痰丸，嗽亦減半，自是不惡風而去幔矣。前方減枳殼，加苡仁，調理而安。

黃履素曰：子弱冠患傷風，不謹床笫，每晨起即鼻中流涕，竟日痰不絕口，留連月餘。遂見痰中縷血，遺害無窮。諺云：傷風不醒結成勞。蓋金水二藏，情關子母。金傷則不能生水，子瀉則其母愈虛。水不能制火，火乘金而金益敗。此虛嗽之症所由成耳，信乎。傷風雖小病，最不可不愼者，故補脾保腎，乃養生家第一義。而肺病極宜斷色欲，相關相應，捷於影響也。

又曰：予臨場慮不耐風寒，合玉屏風散服之，反自汗津津不止。蓋防風與黃耆各等分之謬也。本草云：黃耆得防風其功愈大，用黃耆七分，配防風三分，斯得之矣。凡傷風未經和解，此方斷不可服，愼之。

喻嘉言治石開曉傷風咳嗽，未嘗發熱，自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診之，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症頗奇，全似傷寒戴陽症，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溫補下元，以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爲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爲牀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服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由，云：連服麻黃藥四帖，遂爾躁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症，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眞陽易於上走矣。傷風而服麻黃至四劑，即壯實人亦不能無害，矧下虛者哉。

雄按：原有一種雖似風實非傷風，乃下元根久虧，腎水泛濫以爲痰，浮陽衝激而成嗽也。今夏余偶診高石泉之脈，左關尺浮弦而空，因謂其仲郎雋生曰：令尊之脈甚可慮也。既而無恙。迨雋生舉於鄉，計偕有日，而石泉陡患傷風。馮某爲之解散，次日便瀉多次。黃某爲之分清，第三日痰升氣逆，自覺唇腫，不能吸飲。速余視之，唇何嘗腫，而舌色晦黯無津，脈似蛛絲欲絕，乃陰脫於下，陽越於上也，藥不能追。已而果逝。洪張伯孝廉令堂病同此，余一視而決其不治。蓋雖似傷風，而脈先虛促難尋也。旬日果敗。皆十二月春前事也。聞許吉齋山長秋分後傷風數日而亡，諒亦此類耳。

盧不遠治嚴忍公內人，病發熱無汗，傷風亦多無汗。嘔吐不止，脈反沉弱。傷風脈當浮，今沉故曰反。人皆以爲少陰症。盧脈之，沉弱中獨右關表弦而中滑，蓋風邪挾胃中水飲停積所致。用乾葛、半夏、吳萸、黃連，急煎緩服，嘔吐遂止，而熱轉盛。復診視，脈熱欲浮。命其進粥，皆不敢。再三強之，呷濃米飲半杯，遂有汗而熱平。再進薄粥，汗多而熱退。乃問曰：風寒之邪，世俗大禁飲食，今啜粥而熱退，何也？曰：風之與寒，原自有別，世蓋溷之耳。仲景桂枝湯治風，服已啜粥，古人之精義也。蓋風者木也，木剋土，脾胃受之。仲景治法，妙在不治風木，但令濕土氣行，而風木之邪自散。今熱轉盛飲半杯，遂有汗而熱平。再進薄粥，汗多而熱退。乃問曰：風寒之邪，世俗大禁飲食，今啜粥而熱退，何也？曰：風之與寒，原自有別，世蓋溷之耳。仲景桂枝湯治風，服已啜粥，古人之精義也。蓋風者木也，木剋土，脾胃受之。仲景治法，妙在不治風木，但令濕土氣行，而風木之邪自散。今熱轉盛而脈勢欲浮，是風邪欲散也。非穀氣揚溢，則胃力孱弱，汗何從來？是借桂枝之義，以除風邪之不能汗者。

按傷寒及感症，日久津液既枯，不能行汗，得大三才一氣湯一服，乃蒸變爲汗而愈矣。若多服風藥，及香燥等藥，入必大作脹一二時許，然後來蘇。後賢以此爲內托之奇，予謂仍是仲景啜粥法耳，後人安能越古人之範圍哉。

吳孚先治盧敬菴暑月感寒，服羌防發散，汗出已愈，後復感冒，又用發散，旋愈旋感，前藥不應。吳曰：屢散不愈，肺氣已虛。徒攻表而不救表，風邪乘虛而入，無已時矣。方用君黃芪五錢，實肺氣以固衛。佐防風一錢，助芪力以祛邪。玉屏風散。如是則舊邪無所容，而新邪無可入也。二帖而痊。

愚謂傷風一症，殊非小恙。有寒燠不時，衣被失節成者，此必鼻塞聲重、咳嗽多痰。在元氣平和之人，即弗藥自愈。若在腎水素虧，肝火自旺者，不過因一時風寒所束，遂作乾咳喉痛，此外邪本輕。內傷實重。醫者不察，肆行表散，致鼓其風木之火上炎，反令發熱頭痛。繼又寒熱往來，益與清解，不至十劑，肝腎與肺三藏已傷損無遺。久者周年，近者百日，溘然逝矣。而世俗談者，咸以傷風不醒便成勞爲言。噫，彼勞者，豈眞由傷風而成也耶？愚哉言也，當易之曰：傷風誤表必成勞耳。雄按：損由外感而成者甚多。雍乾間，歙人吳澄字師朗著《不居集》一書，專論外損，自成一家，惜用藥未盡善耳。

柴嶰青曰：乙丑親正，張妹壻家人之婿董四患傷風，來寓求診，即決其不治。內人曰彼少年粗人，傷風小病，何遽若此？

柴曰：脈象已敗。不可爲也。後果然。此必肝腎大傷之候也。

張三錫治一人，傷風自汗，發熱不止，自以爲虛，服補中益氣湯，熱轉劇。診之，脈弦而長實有力。與升麻葛根湯，倍白芍，加桂枝少許，一劑汗止熱退。

一人瀉而左脈浮急，自汗鼻塞。乃傷風作瀉也。與五苓散，加防風、白芷、升麻、葛根、薑葱煎服。

陸肖愚治吳遜齋夫人，年六旬外，素有脾泄之症。三月間患咳嗽吐血，痰多而咯之不易出，日潮熱，胸膈支結不能就枕，畏風寒。或以脈數吐紅，身熱咳嗽，皆血虛火盛也，與養血清涼，泄未已而痰壅益加。更醫以高年久瀉，用六君子，瀉未已而痰壅殊甚。二醫商治，一以吐血不宜身熱脈大，一以泄瀉不宜身熱脈大，俱辭不治。脈之，左寸關浮洪，右寸關滑數，兩尺弱，此表邪不清也。蓋脾泄乃宿疾，吐血乃表氣之鬱矣。詢之，果受風數日後而病作。用炒黑麻黃、蘇葉、前胡解表爲君，杏仁、蘇子、陳皮利氣爲臣，桑皮、片芩、花粉、石膏清熱爲佐，甘草、桔梗散膈和中爲使。二劑後微汗，症頓減。去麻黃、蘇葉、石膏，加白芍、茯苓，二劑症如失。與丸方治其脾瀉，人參、白朮、茯苓爲君，白芍、霞天麵爲臣，炙草、乾薑、砂仁爲佐，棗肉、神麵糊丸以爲使。服數旬而痊。

陸祖愚治陳理刑，因勞頓後，頭疼鼻塞，咳嗽，胸膈不利，咽乾身熱，行動即有微汗，有痰不能咯出。兩寸浮弦而數，左關弦緊右關弦滑，兩尺平和。先用疏解和氣二劑，繼入養血二劑，二三日間，諸症頓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清苦，勤於女工，因感風邪，自用表散之劑，反朝寒暮熱，自汗盜汗，形氣甚虛。其脈或浮洪，或微細。其面或青白，或痿黃。此邪去而氣血愈虛也。用十全大補湯三十餘劑，漸愈。又用加味逍遙散兼治，半載而痊。

琇按：傷風誤表多成勞損，觀此可鑒。

林觀子治一婦人，浴後被風，遂自汗出身熱，然無頭痛體痛、惡風諸症。旬日來，雜治皆不效。其胸以上痞隔，漸至湯飲到喉而止。脈之，關以上微浮。此瓜蒂散症也。其人素虛，與桔梗蘆一兩煎服，到咽一吐，悉涎濁酸穢之物。又與一服，再得吐始快然熱除。調理數日而安。

毛氏子傷風喘嗽，復以飲食起居失調，遷延轉劇。診之，面色枯白，夢泄不禁，飲食減少，喘嗽發熱，兩脈虛微。知其喘爲眞氣上脫，熱爲陽氣外散，不與陰氣純虛者同。面色枯白，脾肺氣虛而不榮也。飲食減少，脾胃氣弱而不化也。夢泄不禁，腎藏氣衰而不固也。此皆本氣爲病。用人參二錢、黃耆三錢、內桂五分、炙草五分、茯苓一錢、半麵一錢、橘紅八分，服數劑喘漸平，熱漸退。隨與大造膏調理，飯食進而神旺如初。

朱翰文偶患風寒小疾，或以麻黃大發其汗，汗出不止，遂致語言短怯、神氣不收、面色枯白，時有寒熱，已瀕危。診其兩脈微澀而虛，虛則氣少，澀則陰傷，此元氣津液兩傷之候也。傷風小症，何遽至此？蓋以麻黃辛甘氣溫，爲傷寒發汗重劑。今不當用而用之，不特劫其津液外亡，并元氣亦因而脫矣。治法宜陰陽兩補，用人參、製首烏、茯苓、白芍、丹皮、甘草、廣皮、半夏麵等，三劑脈象有神，諸症漸已。漸加者，朮而安。

劉雲密曰：丁酉臘，人病頭痛惡風，鼻出清涕，兼以咳嗽痰甚，一時多患此。用冬時傷風之劑而愈者固多，然殊治者亦不少。蓋是年君火在泉，終之氣，乃君火客氣爲主氣寒水所勝。經曰：主勝客者逆。夫火乃氣之主，雖不同於傷寒之邪入經，然寒氣已逆而上行，反居火位，火氣不得達矣。所以雖同於風，投以風劑如羌活輩則反劇，蓋耗氣而火愈虛也。至於桂枝湯之有白芍，固不得當，即桂枝僅泄表實，而不能如麻黃能透水中之眞陽以出也。故愚先治其標，用乾薑理中湯佐五苓散，退寒痰、寒水之上逆。乃治其本，用麻黃湯去杏仁，佐以乾薑、人參、川芎、半夏，微微取汗。守此方因病進退而稍加減之，皆未脫麻黃，但有補劑不取汗矣。病者乃得霍然。

聶久吾曰：一友以醫自負，稟性素熱，慣服涼藥。在京朝覲，因傷風久咳，求治於予。予曰：咳因風寒，必先除寒邪，而後可以清熱。先用桑杏、麻黃、防風等藥，彼自是己見，以爲素不用燥藥，單用栀芩、花粉等涼劑，服多一日，聲啞不出，復求治。乃戒之曰：公能任吾意用藥，勿參己見，則聲可立出，若必自用，不敢與聞。彼不得已而聽予，因與加味三拗湯，一劑畢而聲出矣。【略】

魏玉横治孫郭夫女，十歲許，冬日感冒微嗽，專科與發散太過，反致長熱不退。更醫投六君子加炮薑、五味一劑，熱退矣，而咳嗽轉甚，下利頻并，裏急後重，中有白膿。醫以熱退爲藥對症，再與之，則面赤口燥，惡食不眠。余適診其大父，因求視。脈之，虛而駛，曰：四劑可愈，然必少衄血。與生熟

地、杞子各四錢，天麥冬、萋仁各錢半。乃詫曰：今病已泄瀉，又從而滑利之，寧不增劇乎？余笑曰：第服之，病自減。乃始進半鍾，覺咳嗽稍瘥。遂連進二劑，果愈四五。再以前方加酒芩、酒芍各一錢，不二劑，衄血一小盞，全安。或問故，曰：兒稟素弱，所病即俗名火傷風也，不治亦愈。乃以荊防、廣半、芎蘇、前桔諸燥藥，鼓動三焦之火，至陽擾而熱盛，後醫謂虛是矣。宜以甘寒潤澤與之，則症自平。乃用六君燥補，加以炮薑之辛溫，五味之酸斂，藉人參之力而熱退，其內燔之火盡入於肺，若傷寒傳裏然。肺熱甚，則下迫大腸而爲痢矣，其中白膿，乃燥金壅熱所化，與痢疾正同。茲但養其榮氣，潤燥清熱，病自愈也。又問：何以知其當衄？曰：初時下痢，則火從下泄，痢止，餘熱反走諸絡而上溢，否則炮薑五味之性，何由稍釋。其衄也，亦猶傷寒陽明熱邪，得紅汗而解矣。

張路玉治薑如農長媳，患風熱咳嗽無痰，灼熱自汗，而懷妊七月。先曾服和解清肺藥二十餘劑，其咳轉劇，胎漸不安。診之，六脈皆濡大無力，右手寸關獨盛而澀，曰：此熱傷肺氣也，反與和解藥逼汗出，致肺氣益燥，而咳逆愈甚，不得已復用苦寒折之，則火轉鬱伏而不散也。遂用大劑萎蕤及川芎、杏仁、白微、甘草，取萎蕤湯之半，更以當歸、桔梗、五味、黃芪益氣生津，因以斂肺。二劑汗止欬減，胎亦向安。更加生訶子皮，一劑而痊。

郁金巖勞役後傷風自汗，胸滿痰結，欬出青黃涕，大如彈丸，此即內經所謂勞風法在肺下也。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加薑汁、竹瀝，二劑而安。又治宋襄之女，素常多鬱乾咳，春間感冒風邪，欬逆愈甚。以小建中湯，用蜜煎生薑，加蜜煎橘皮，外邪即解，而欬不止。次以逍遙散，仍用蜜煎薑、橘，更與異功散，用蜜製白朮、薑、橘而安。

吳佩玉女傷風咳嗽，自用疏風潤肺之藥，轉加嘔渴、咽痛。診之，六脈浮滑應指。作半夏散與之，三啜而病如失。或問：咳嗽咽痛而渴，舉世咸禁燥劑，而用半夏即效，何也？曰：治病必求其本，此症風寒邪挾飲上攻之暴迫，故用半夏、桂枝以開通經絡，凡掃痰涎，兼甘草之和脾胃以救津液。風痰散而營衛通，則咽痛燥渴自已。設用清潤，滋其痰濕，經絡愈困，津液愈結，燥渴咽痛，愈無寧宇矣。近世治風寒咳嗽，雖用表藥，必兼桑皮、黃芩、花粉，甚則知柏之類。少年得之，必種吐血虛損之根。中年以後得之，多成痰火喘咳之患。初時元氣未衰，邪熱暫伏，似覺稍可。久之眞氣漸傷，轉服轉甚。及見吐血，則不問何經臟腑，屬火屬傷，血之散結，色之晦鮮，瘀之有無，概以犀角地黃寒涼止截之劑投之，致血蓄成根，向後或兩月、一月一發，雖日服前藥不應矣。嘗見一人患項腫發熱，延傷寒家視之，則曰：大頭傷寒。以表藥發之，并頭亦脹，確大頭無疑矣。病家以其治之益甚，另延雜症家視之，則曰：濕熱痰火。以裏藥攻之，則頭與項前左半皆消，但項後右側偏腫，則又確乎非大頭而爲雜症矣。病家以腫在偏旁，疑爲癰毒，更延癰疽家視之，則曰：對口偏疽。以托裏兼敷外藥治之，則氣血益滯，熱不得泄，鬱遏竟成潰瘍。頭本一病也，治之迥異，證亦屢遷，可見病隨藥變之不誣耳。

《肘後偶鈔・感寒》 金四一　憎寒發熱怕風，背頸項俱痛，脈浮緊，舌淡黃，此感受天氣暴寒也。人感其氣，衛氣不行，即傷寒病熱之症。麻黃湯既不敢服，祇得權宜以應之，與香蘇合葱豉法。

紫蘇　香豉　羌活　當歸　橘皮　香附　炙草　生薑　大棗　葱頭

《仿寓意草・李青原傷寒治效》 李青原兄病傷寒，頭痛項強，背板一身盡痛，甚惡寒而不甚發熱，自服發散藥無汗。予診之，見其脈浮而弦甚，知其素來陰虛不能作汗。以九味羌活湯去生地、黃芩，加當歸八錢，一服得透汗而解。方本景岳歸柴飲，景岳專用柴胡，只治少陽症，不能治太陽症，特變而通之。陶節庵九味羌活湯，治江南傷寒最好，江南無正傷寒，不能用麻黃湯也。或議其黃芩、生地不應見面用涼，然已見口渴欲飲，用之有效，否則不妨易之。予自治李青原後，每遇傷寒夾陰虛者，即以節庵、景岳法參用，去芩地，加當歸，少則五錢，多至一兩，無不得汗而解。三載以來，取效不下數十人，然則斯法亦殆可傳也。

凡發散藥，太陽經居多，陽明經則白芷、葛根、升麻三味，少陽經則柴胡一味。仲景小柴胡湯爲少陽症而設也，瘧症不離乎少陽，今人用小柴胡湯治瘧症，未嘗不可。乃景岳五柴胡飲及正柴胡飲皆用柴胡，太陽傷寒，恐不能散邪，而反引入少陽也。至葉天士治瘧症，則又戒用柴胡，更不可解。今吳人患瘧，不敢少用柴胡，以致纏綿日久，甚有死者，皆其遺禍也。景岳名家，葉氏亦醫中翹楚，一則棄柴胡如此，一則重柴胡如彼，豈非偏之爲害哉。

《類證治裁・傷風・醫案》 某　風傷衛陽，欬，頻噦多涕，怯風，頭目重眩。宜辛以散之，用防風、蘇葉、杏仁、川芎、桔梗、甘菊、薑。微汗而愈。

某　冬春喜浴，腠疏感風。以玉屏風散固之。

某　風溫傷肺，欬而眩。用輕涼肅上，丹皮、杏仁、桑葉、山梔、貝母、枇杷葉，再服效。

《醫略十三篇・傷寒》《左傳昭元》曰：晉侯求醫於秦伯，秦伯使醫和視之。又曰：陰淫寒疾。范汪方曰：故督郵顧子獻得傷寒，已瘥未健，詣華曳視脈，曳曰：雖瘥尚虛未平復，陽氣不足，勿爲勞事也。能勞尚可，女勞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獻婦聞其瘥，從百餘里來省之，住數宿，止交接之間三日死。

《九峯醫案》曰：傷寒惡寒，寒傷營，血澀無汗，皮膚閉而爲熱。頭身腰背俱痛，脈浮緊，溲色澄清，大便五日不解，尚屬太陽經證，宜麻黃湯。

麻黃一錢　桂枝一錢　炙甘草一錢　苦杏仁三錢

苔白，脈浮，顯痛，身疼，惡寒發熱，溲便自調，痰嗽氣促，有汗不透。風寒兩傷，營衛俱病，法宜解肌兼汗，議取青龍。

麻黃八分　桂枝八分　炙甘草五分　赤芍藥錢半　五味子五分　北細辛五分　乾薑五分　製半夏錢半

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顯疼身痛無汗，苔白，胸否，脈浮緊，宜先開表。

羌活一錢　防風一錢　川芎一錢　香白芷八分　蒼朮錢半　北細辛五分　大生地三錢　炙甘草五分　黃芩一錢酒炒

脈體尺寸俱浮，證勢頭身俱痛，翕翕發熱，洒洒振寒，稟賦雖充，寒邪甚厲。星馳無疑，二氣乖違，正逢月郭空虛，遂罹霜露之疾。謹擬南陽敗毒散，祛邪返正，得汗便解。公議如是，敬呈鈞鑑。

人參一錢　雲茯苓三錢　枳殼一錢　川芎一錢　炙甘草五分　桔梗一錢　羌活一錢　獨活一錢　柴胡一錢　前胡一錢　生薑一錢

長流水煎服。

昨進南陽法，濈然汗出，諸證悉平，惟胸次不舒，不思飲食，溲色澄清，大便未解。餘氣未盡，尚宜和裏。

人參八分　雲茯苓三錢　焦白朮錢半　炙甘草五分　福橘皮一錢　麩炒枳實一錢　製半夏錢半　炒穀芽三錢　六和神麴二錢

《一得集・虛傷風治驗》郭紹翁年四十許，經營米業，勞頓實甚。癸酉秋，患傷風欬嗽。就診於余。脈浮部虛大，寸口澀小，自汗淋漓。余曰：傷風症也，但脈象極虛，寸口脈應大反小，是內傷而微有外感。若服發散之藥，汗必漏而不止，虛陽浮越矣。法宜補益。與玉屏風散，二劑而瘳。

内科總部

咳嗽部

題解

《説文・欠部》欬，并氣也。從欠，亥聲。苦蓋切。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　謦欬。口冷反，《説文》：謦，亦欬也。《蒼頡篇》：謦，聲也。經作謦，口定反，樂器也。謦非字體。欬，苦戴反。《説文》：口逆氣也。亦嗽也。經文作咳，胡來反。嗽，音蘇奏反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一　欬嗽。口代蘇豆反，《説文》云：欬，逆氣也，亦嗽也。經文作咳敕，二形並非體也。

《全生指迷方・欬嗽》古書有欬而無嗽，後人以欬嗽兼言之者，蓋其聲響亮，不因痰涎而發，謂之欬。痰涎上下隨聲而發，謂之嗽，如水之漱蕩，能漱其氣也。

《保命集・欬嗽論》欬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嗽是無聲而有痰，脾濕動而爲痰也。欬嗽謂有痰而有聲，蓋因傷於肺氣，動於脾濕，欬而爲嗽也。

《脈因證治・逆痰嗽》咳者，無痰有聲，喉中如痒，習習如梗，甚者續續不止，連連不已，衝膈擊胸。【略】嗽者，有痰。

論説

《素問・生氣通天論》秋傷於濕，上逆而欬。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秋傷於濕，冬生欬嗽。

《素問・陰陽別論》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

《素問・五藏生成》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

《素問・診要經終論》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嗽。

《素問・玉機真藏論》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略】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略】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

《素問・宣明五氣》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

《素問・刺熱論》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黄，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

《素問・評熱病論》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虚。陰虚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卧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也。

《素問・欬論》黄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者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脾欬之狀，欬則右胠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

之久欬，乃移於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矢。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

《素問・風論》 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略】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

《素問・痹論》 脾痹者，四支解墮，發欬嘔汁，上爲大塞。

《素問・厥論》 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

《素問・脈解》 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

《素問・標本病傳論》 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胁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肺病喘欬，三日而胁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略】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略】甚則喘欬逆氣。【略】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略】喘咳。【略】歲木不及，燥廼大行，【略】復則炎暑流火，【略】上勝肺金，白氣廼屈，其穀不成，欬而鼽。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陽明司天之政，【略】其政切，其令暴，蟄蟲廼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少陽司天之政，【略】二之氣，火反鬱，【略】其病熱鬱於上，欬逆嘔吐。【略】少陰司天之政，【略】民病欬喘。【略】三之氣，【略】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略】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略】金鬱之發，【略】民病欬逆。

《素問・至真要大論》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略】寒熱，欬喘。【略】甚則【略】肺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略】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略】欬。【略】陽明司天，燥淫所勝，【略】民病【略】欬。【略】陽明之勝，清發於中，【略】嗌塞而欬。【略】少陰之復，濕變廼舉，【略】飲發於中，欬喘有聲。【略】少陽之復，【略】咳衄，【略】甚則入肺，欬而血泄。【略】陽明之復，清氣大舉，嘔吐，欬噦。

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略】瘡瘍咳喘。【略】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咳衄嗌塞，心鬲中熱，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太陽司天，【略】出清涕，感寒而咳。

《素問・示從容論》 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略】肝脈【略】微大爲肝痹，陰縮，欬引小腹。

《靈樞・經脈》 肺手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

《靈樞・五邪》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

《靈樞・脹論》 肺脹者，虛滿而喘欬。

《靈樞・本藏》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痹、喉痹、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胁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

《靈樞・玉版》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

《靈樞・論疾診尺》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難經・十六難》 假令得肺脈，【略】其內證，齊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其病喘欬，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難經・四九難》 傷寒得之，【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欬。

《難經・五六難》 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略】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欬，發肺壅。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略】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略】

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爾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 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略】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轍已。【略】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 寸口脈沈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如蠶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太陽病，脈浮而緊，【略】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略】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沈而緊，沈爲水，緊爲寒，沈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欬，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卧者，死。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中藏經・論臟腑虛實生死》 心病則先心痛而欬不止，關膈不通，身重不已，三日死。

小腸者，受盛之腑也，欬則氣欬一齊出也。

肺脈來，毛而微曰不及，不及則令人喘呼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虛則寒生，欬息，利下，少氣力，多悲感。又肺病久欬而見血，身熱而短氣，脈當濇，今反浮大，色當白，今反赤者，火剋金，十死不治。肺病喘欬，身但寒無熱，脈遲微者，可治。虛則不能息，耳重嗌乾，喘欬上氣，肩背痛。又欬而遺溺者，上虛不能制下故也。飲酒當風，中於肺則欬嗽喘悶，見血者不可治，無血者可治。又其人素聲清而雄者，暴不響亮，而拖氣用力，言語難出，視不轉睛，雖未爲病，其人不久。又肺病，實則上氣喘急欬嗽，身熱脈大也；虛則力乏喘促，右脇脹，語言氣短者是也。

腎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又喉中鳴，坐而喘欬，唾血出，亦爲腎虛寒，氣欲絕也。

膀胱者，津液之腑也。膀胱欬而不已，則傳之三焦，腹滿而不欲飲食。中焦實熱，則上下不通，腹脹而喘欬，下氣不上，上氣不下，關格而不通。暴欬嗽，脈數身瘦者，死。暴欬嗽，脈散者，死。暴欬形肥，脈急甚者，死。病嗽而嘔，便滑不禁，脈弦微欲絕者，死。諸病嗽喘，脈沉而浮者，死。病欬嗽，脈沉堅者，死。

《甲乙經・津液五別》 心悲氣幷則心系急，急則肺葉舉，舉則液上溢。夫心系急，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涎出矣。

《脈經・欬脈》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實者，手陽明大腸經實也。病苦腹滿，善喘欬，面赤身熱，咽喉中如核狀。

凡亡汗，若吐，肺中寒，飲冷水欬嗽，下利胃中虛冷，此等其脈幷緊。浮短者，其人肺傷，諸氣微少，不過一年死，法當嗽也。

欬嗽脈沉緊者死，浮直者生，浮軟者生，小沉伏匿者死。

欬嗽羸瘦，脈形堅大者，死。

《脈訣・欬脈》 肺脈歌曰：沉緊相兼滑，仍聞欬嗽聲。滑脈歌曰：寸滑膈痰生嘔吐，吞酸舌強或欬嗽。

促脈歌曰：促脈惟將火病醫，其因有五細推之。時時喘欬皆痰積，或發狂斑與毒疽。

《千金要方・大腸腑・欬嗽》 經云：五臟六腑皆令欬。肺居外而近上，合於皮毛，皮毛喜受邪，故肺獨易爲欬也。邪客於肺，則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喉鳴，甚則唾血。肺欬經久不已，傳入大腸，其狀欬則遺糞。腎欬者，其狀引腰背痛，甚則欬涎。腎欬經久不已，傳入膀胱，其狀欬則遺尿。肝欬者，其狀左脇痛，甚者不得轉側。肝欬經久不已，傳入膽，其狀欬則清苦汁出。心欬者，其狀引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甚者喉痹咽腫。心欬經久不已，傳入小腸，其狀欬則失氣。脾欬者，其狀右脇痛，陰陰引肩背，甚者不得動，動則欬劇。經久不已，傳入胃，其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久欬不已，三焦受之。三焦欬之狀，欬而腹滿不能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右順時有風寒冷，人觸冒解脫，傷皮毛間，入腑臟，爲欬上氣如此也。有非時忽然暴寒，傷皮膚中與肺合，則欬嗽上氣。或胸脇（義）〔支〕痛欬唾有血者，是其熱得非時之寒暴薄之，不得漸散，伏結深，喜肺癰也。因欬服溫藥，欬尤劇，及壯熱吐膿血，汗出惡寒是也。天有非時寒者，急看四時方也。

問曰：欬病有十，何謂也？師曰：有風欬、有寒欬、有支欬、有肝欬、有心欬、有脾欬、有肺欬、有腎欬、有膽欬、有厥陰欬。問曰：十欬之證以何爲異？師曰：欲語因欬，言不得竟，謂之風欬。飲冷食寒，因之而欬，謂之寒欬。心下堅滿，欬則支痛，其脈反遲，謂之支欬。欬則引脇下痛，謂之肝欬。欬而唾血引手少陰，謂之心欬。欬而涎出續續不止，引少腹，謂之脾欬。欬引頸項而唾涎沫，謂之肺欬。欬則耳無所聞，引腰幷臍中，謂之腎欬。欬而引頭痛口苦，謂之膽欬。欬而引舌本，謂之厥陰欬。風欬者，不下之。寒欬、支欬、肝欬，刺足太衝。心欬，刺手神門。脾欬，刺足太白。肺欬，刺手太泉。腎欬，刺足太谿。膽欬，刺足陽陵泉。厥陰欬，刺手大陵。

夫久欬爲痰，欬而時發熱，脈在九菽一作卒弦者，非虛也，此爲胸中寒實所致也，當吐之。

夫欬家，其脈弦，欲行吐藥，當相人強弱而無熱，乃可吐耳。

欬家，其人脈弦爲有水，可與十棗湯下之。不能卧出者，陰不受邪故也。

留飲欬者，其人欬不得卧，引項上痛，欬者如小兒掣縱狀。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坐久極飲過度所致也。其脈沈者不可發汗。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善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欬而小便利，若失溺不可發汗，汗出即厥逆冷。上氣汗出而欬，屬飲家。

夫病吐血，喘欬上氣，其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寒家欬而上氣，其脈數者死，謂其人形損故也。脈大而散，散者爲氣實而血虛，名曰有表無裏。上氣面腑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加痢尤甚。上氣躁而喘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愈。

《全生指迷方・欬嗽》 諸欬之原，其來雖各不同，其氣必至於肺而後發。若非其時，感邪而發欬者，固因臟氣虛弱，抑或五行之氣，內相剋制，病作即治，無使傳注，不即治之，傳注他臟，遂至不起。然有因寒者，因風者，因熱者，風寒從外至，熱則從內起，風寒則諸經自受其邪，熱則臟腑薰蒸，乘而爲病。風則散之，寒則溫之，熱則調之瀉之。因風者惡風，出風中則欬甚。因寒者，遇寒則劇。因熱者，得熱則發。若因外感風寒，不即治之，邪氣留淫日深，攻傷臟氣，一臟受極，遂傳其所不勝，如肺經受病，久而不去，欬則右脇痛不可轉側，遂傳之肝。肝屬木，肺屬金，金剋木，欬引左脇不可卧，卧則欬劇，遂傳之脾。脾，土也，爲木來剋，則大便鴨溏，甚則瘈瘲，如癇狀，次傳之腎。腎屬水，爲土所剋，則骨痿，不能起於牀，手足浮腫，次傳之心，則死。若因臟氣自相薰蒸，如心乘於肺，急補肺而瀉心，補肺宜辛甘，瀉心宜苦。若脾熱薰蒸，但瀉其脾，治以甘平，調肺以辛溫，謂之間傳，學宜知此。

若肺欬惡風，脈浮，小青龍湯主之。

惡寒脈緊，杏子湯主之。

《鷄峰普濟方・諸論・咳嗽》 經曰：人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咳，甚爲泄爲痛。凡咳嗽，五臟六腑皆有之，惟肺先受邪。蓋肺主氣，合於皮毛，邪之初傷，先客皮毛，故咳爲肺病，五臟則各以治時受邪，六腑則又爲五臟所移。古人言肺病難愈，而喜卒死者，肺爲驕臟，怕寒而惡熱，故邪氣易傷而難治，以其湯散逕過，針灸不及故也。十種咳嗽者，肺咳、心咳、脾咳、腎咳、肝咳、風咳、寒咳、支飲咳、膽咳、厥陰咳。華佗所謂五嗽者，冷嗽、氣嗽、燥嗽、飲嗽、邪嗽。孫眞人亦有方治寒毒痓嗽者。歷代方論，著之甚詳。惟今之所謂勞嗽者，無所經見，意其華佗所謂邪嗽，眞人所謂痓嗽者是已。此病蓋酒色過度，勞極傷肺，損動經絡，其重者咯唾膿血，輕者時發時差。又有因虛感邪惡之氣，且傳痓得之，或先嘔血而後嗽，或先咳嗽漸就沉羸，此則非特內損肺經，又挾邪惡傳痓之氣，所以特甚，病之毒害無過此也。眞人治痓嗽，通氣

元方，用蜈蚣四節。又云夢與鬼交通，及飲食者，全用蜈蚣。《外臺》方四滿元治五嗽，亦用蜈蚣，近世名公能推原其指意，率用蛤蚧、天靈蓋、桃柳枝、麝香、丹砂、雄黃、安息香之類，以通神明之藥療之，高出古人之意矣。又肺中有蟲如蠶，令人喉癢而咳，湯散逐過，針灸不及，以藥含化，蟲死即嗽止。

《保命集・欬嗽論》 脾濕者，秋傷於濕，積於脾也。故《內經》曰：秋傷於濕，冬必欬嗽。大抵素秋之氣宜清，須反動之，氣必上衝而爲欬，甚則動於脾濕，發而爲痰焉。是知脾無留濕，雖傷肺氣而不爲痰也。有痰寒少而熱多，故欬嗽者，非專主於肺而爲病，以肺主皮毛而司於外，故風寒先能傷之也。《內經》曰：五臟六腑皆能令人欬，非獨肺也。各以其時主之而受病焉。非其時各傳而與之也。所病不等，寒暑燥濕風火六氣，皆令人欬。唯濕病痰飲入胃，留之而不行，上入於肺則爲欬嗽。假令濕在於心經，(胃)〔謂〕之熱痰。濕在(脾)〔肝〕經，(胃)〔謂〕之風痰。濕在肺經，謂之氣痰。濕在腎經，謂之寒痰。所治不同，宜隨證而治之。若欬而無痰者，以辛甘潤其肺。故欬嗽者，治痰爲先，治痰者，下氣爲上。是以南星、半夏勝其痰，而欬嗽自愈。枳殼、陳皮利其氣，而痰自下。痰而能食者，大承氣湯微下之，少利爲度。痰而不能食者，厚朴湯治之。夏月嗽而發熱者，謂之熱痰嗽，小柴胡四兩，加石膏一兩，知母半兩用之。冬月嗽而發寒熱，謂之寒嗽，小青龍加杏仁服之。然此爲大例，更當隨證隨時加減之，量其虛實，此治法之大體也。

《儒門事親・大寒初氣至終氣小雪爲病》 大寒子上初之氣，初之氣爲病，多發欬嗽。【略】秋分酉上五之氣，五之氣爲病，多發喘息、嘔逆、欬嗽。

《儒門事親・嗽分六氣毋拘以寒述》 嗽與咳一證也，後人或以嗽爲陽，欬爲陰，亦無考據。且《內經・欬論》一篇，純說嗽也，其中無欬字，由是言之，欬即嗽也，嗽即欬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又《五臟生成篇》云：欬嗽上氣。又《診要經終》云：春刺秋分，環爲欬嗽。又《示從容篇》云：欬嗽煩冤者，腎氣之逆也。《素問》惟以四處連言欬嗽，其餘篇中，止言欬不言嗽，乃知欬嗽一證也。或言嗽爲別一證，如《傷寒》書中說，欬逆即咽中作梯磴之聲者是也，此一說非《內經》止以嗽爲欬。《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濕，上逆而欬。與《大象論》文義同，而無嗽字，乃知欬即是嗽明矣。余所以若論此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嗽之爲病，自古歸之肺，此言固不易也。《素問》言肺病喘欬逆。又曰：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太陰陽明。《靈樞》十二經，惟太陰肺經云肺脹滿，膨膨而喘欬，他經則不言。《素問・欬論》雖言五臟六腑皆有欬，要之止以肺爲主。《素問》言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註云：邪謂寒氣。經又曰：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脾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後人見是言，斷嗽爲寒，更不參較他篇，豈知六氣皆能嗽。人若謂欬，止爲寒邪，何以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欬嗽？歲木不及，心氣晚治，上勝肺金，欬而鼽。從革之紀，金不及也，其病啘欬。堅成之紀，金太過也。上徵與正商同，其病欬。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金上從，欬啘鈎。少陽司天，火淫所勝，欬唾血煩心。少陽司天，主勝則胸滿欬。少陽司天之氣，熱鬱於上，欬逆嘔吐。三之氣，炎暑至，民病欬嘔。終之氣，陽氣不藏而欬。少陽之復，枯燥煩熱，驚瘈欬鈎，甚則欬逆而血泄。少陰司天，熱氣生於上，清氣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生於中，民病欬喘。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甚則欬喘。少陰之復，燠熱內作，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則入肺，欬而鼻淵。若此之類，皆生於火與熱也，豈可專於寒乎？謂欬止於熱與火耶？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若此之類，乃生於風，豈可專於熱與火也？謂欬專於風耶？太陰司天，濕淫所勝，欬唾則有血，太陰之復，濕變乃舉，飲發於中，欬喘有聲，若此之類，乃生於濕，豈可專於風也？謂欬止於濕耶？金鬱之發，民病欬逆，心脇痛。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欬，喘逆，逆甚而嘔血。陽明司天，金火合德，民病欬，嗌塞。陽明司天，燥淫所勝，欬腹中鳴。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甚，嗌塞心膈中，熱欬不止，而目血出者死。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嗌塞而欬。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欬噦煩心。若此之類，皆生於燥，豈可專於濕也？謂欬止於燥耶？太陽司天，客氣勝，則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若此之類，乃生於寒，豈可專於燥也？又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夜暮則甚，亦風欬也。勞風，咳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亦風咳也。有所亡失，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亦熱欬也。陽明厥逆，喘欬身熱，亦熱欬也。一陽發病，少氣善欬，亦火欬也。喘欬者，水氣幷於陽明，亦溫欬也。風水不能正偃則欬，亦溫欬也。腎氣腹大脛腫，喘欬身重，亦溫欬也。脾痹者，四肢懈墮，發咳嘔汗，上爲大寒，亦寒欬也。欬之六氣，固然可以辯其六者

之狀。

風乘肺者，日夜無度，汗出頭痛，涎痰不利，非風欬之云乎？熱乘肺者，急喘而嗽，面赤潮熱，手足寒，乳子亦多有之，非暑欬之云乎？火乘肺者，欬喘上壅，涕唾出血，甚者七竅血溢，非火欬之云乎？燥乘肺者，氣壅不利，百節內痛，頭面汗出，寒熱往來，皮膚乾枯細，瘡癢，大便秘澀，涕唾稠粘，非燥欬之云乎？

寒乘肺者，或因形寒飲冷，冬月坐卧濕地，或冒冷風寒，秋冬水中感之，嗽急而喘，非寒咳之云乎？其法治也，風之嗽，治以通聖散加半夏，大人參半夏丸，甚者汗之。暑之嗽，治以白虎湯、洗心散、涼膈散加蜜一匙，爲呷之。火之嗽，治以黃連解毒湯、洗心散、三黃丸，甚者加以鹹寒大下之。濕之嗽，治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及白朮丸，甚者以三花神祐丸下之。燥之嗽，治以木香葶藶散、大黃黃連阿膠丸，甚者以鹹寒大下之。寒之嗽，治以寧神散、寧肺散，有寒痰在上者，以瓜蒂散越之。此法雖已幾於萬全，然老幼強弱，虛實肥瘦不同，臨時審定，權衡可也。病有變態，而吾之方亦與之俱變。然則枯礬、乾薑、烏梅、罌粟殼，其誤人也不爲少矣。嗚呼，有人自幼欬嗽，至老不愈，而亦不死者，余平生見此等無限，或小年欬嗽，不計男女，不數月而殞者，亦無限矣。夫寧神、寧肺散，此等之人，豈有不曾服者哉？其不愈而死者，以其非寒嗽故也。彼執欵冬花、佛耳草，至死不移者，雖與之，割席而坐可也。曹魏時，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寐，時吐膿血，華陀以謂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以苦劑二錢匕，吐膿血二升餘而瘥。若此之嗽，人不可不知也。

《濟生方・欬嗽》 夫嗽者，古人所謂欬是也。蓋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以從其合也。又經云：五臟六腑皆令人欬，非獨肺也。由是觀之，皮毛始受邪氣，邪氣先從其合，然後傳爲五臟六腑之欬，外則六淫所傷，內則七情所感，連滯歲月，致傷五臟，遂成勞欬者多矣。且傷於風者，憎寒身熱，無汗惡寒而欬。傷於暑者，煩渴引飲而欬。傷於濕者，骨節煩疼，四肢重著而欬。又況房勞過度，飢飽失宜，疲極叫呼，勞神傷心，皆令人欬。夫欬嗽之脈，浮大者生，沈小伏匿者死。治療之法，當推其所自而調之，無不效者矣。今人治欬，多喜用罌粟、烏梅之類，殊不知罌粟殼，其性緊澀，烏梅味酸，乃傷脾之劑。脾胃壯寔者，服之猶可，脾胃稍弱者，未見其效，穀氣先有所損矣。能愼此者，庶免後患也。

《此事難知・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秋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爲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也。秋令不及，所勝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尅金，心火既形於肺，故肺氣逆而爲咳。所不勝者侮之，木氣上行與火同，得動而不息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已亢，三焦之氣盛也，命門有三焦之舍也，故迫腎水上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爲痰，因痰而動於脾之濕也，是以咳嗽有聲有痰。咳嗽不發於秋而發於冬者，以其六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肺不咳嗽於秋，而咳嗽於冬也。咳嗽者，氣逆行上也。氣上行而逆，故面目發微腫，極則身體皆腫，變爲水氣。故曰：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又曰：諸氣膜鬱，皆屬肺金。此之謂也。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冬傷於寒，辭理皆順，時字傷令字也。獨秋傷於濕，作令字傷時字，讀者不疑也。此四者皆無所亢，而害其所乘之子也。邪從後至，言歲之主氣，各差其分而爲病，一定之法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相通，其理與法不相通，大抵理與法通，不必拘於文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故曰：春傷於風，說作人爲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夏爲飧泄哉？今言春傷於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經云：東方來者爲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內舍於肝。又曰：春甲乙所傷，謂之肝風。用此二句以較前文，則辭理自通矣。

《脈因證治・逆痰嗽》 因：證因風、寒、火附腹滿、勞、痰。

風寒爲病主乎肺，以肺主皮毛而司於外，傷之腠理不疎，風寒內鬱於肺，清肅之氣不利，而生痰動嗽。又寒飲食入胃，從脾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之而欬。火之嗽病，因火盛生痰，鑠肺金也，遂成鬱遏脹滿，甚則乾嗽無痰，或唾血痰。勞而欬嗽，皆好色腎虛，則子能令母虛，氣血俱虛，陰虛則生火，肺金耗敗，而津液氣血皆化爲痰矣。痰者，礙清氣升降，滯氣而不行，遂成諸欬嗽之證。

論欬逆痰嗽分爲二。欬者，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而上逆，皆關於肺也。嗽者，謂有痰而無聲，脾溼動而爲痰而成嗽，皆積於脾也。蓋因傷於肺氣，動於脾溼，欬而爲嗽也。若脾無留溼，雖傷肺氣而不爲痰也。然寒暑燥溼風火皆令人欬，唯溼痰飲食入胃，留之而不行，上入於肺則爲欬嗽也。假令溼在心經，謂之熱痰。溼在肝經，謂之風痰。溼在肺經，謂之氣痰。溼在腎經，謂之寒痰。

《三因》論欬者，衛氣之失。嗽者，營血之失。外傷六氣，隨風寒暑溼燥火，感其部位而察其元以表之。內傷七情，皆聚於胃而關於肺，多痰嗽也。衛氣之失，則多痰逆。營氣之失，則多痰嗽也。

張論以貧富言之，貧者謂之欬嗽外感之由也。《內經》曰：秋傷乎溼，冬必欬嗽是也。又曰：歲火太過，肺金受病，民病欬嗽是也。富貴者謂之涎嗽，多飲食厚味熱痰所成也。

李論皆脾弱受病，肺金受邪，飲食不化精微，留積而成痰，肺氣不利，而痰衝清道而成欬。

劉論皆脾溼入於肺而成痰，傷風而成欬。

《證治要訣・諸嗽門・嗽證》 古人云：臟腑皆有咳嗽。咳嗽屬肺，何爲臟腑亦皆有之？蓋咳嗽爲病，有自外而入者，有自內而發者。風寒暑濕外也，七情飢飽內也。風寒暑濕，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故雖外邪，欲傳臟腑，亦必先從其合而爲嗽，此自外而入者也。七情飢飽，內有所傷，則邪氣上逆，肺爲氣出入之道，故五臟之邪，上蒸於肺而爲嗽，此自內而發者也。然風寒暑濕，有不爲嗽者，蓋所感者重，徑傷臟腑，不留於皮毛。七情亦有不爲嗽者，蓋病尚淺，止在本臟，未即上攻。所以傷寒以有嗽爲輕，而七情飢飽之嗽，久而後見。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咳嗽》 乾咳嗽者，無痰有聲是也，此證本於氣澀。澀微者，逆咳十數聲方有痰出。澀甚者，雖咳小數聲亦無痰也，是爲乾嗽咳也。

《醫學六要・病機部・咳嗽》 五臟六腑一有濁氣，鬱而爲火，炎上薰肺，則令人咳，是肺乃總司爾。《活人書》曰：肺爲五臟六腑之華蓋，專主於氣，氣之清濁既分則無嗽。清氣不分，濁氣上干於華蓋，加以挾水停飲，肺不得清則爲嗽。抑考《內經》曰：五臟六腑皆令人嗽，非獨肺也。大抵外邪、鬱火、痰飲上攻，脈弦滑數，有餘之症可治。若失血家，脈芤數，潮熱面赤，下午劇者，初或可治，日久羸瘦，不可救。

《醫宗必讀・欬嗽》 欬雖肺病，五臟六腑皆能致之。析其條目，經文尚有漏義，總其綱領，不過內傷外感而已。風寒暑溼傷其外，則先中於皮毛，皮毛爲肺之合，肺邪不解，他經亦病，此自肺而後傳於諸臟也。勞慾情志傷其內，則臟氣受傷，先由陰分而病及上焦，此自諸臟而後傳於肺也。自表而入者，病在陽，宜辛溫以散邪，則肺清而欬愈。自內而生者，病在陰，宜甘以壯水，潤以養金，則肺甯而欬愈。大抵治表者，藥不宜靜，靜則留連不解，變生他病，故忌寒涼收斂，如《五臟生成篇》所謂肺欲辛是也。治內者，藥不宜動，動則虛火不甯，燥癢愈甚，故忌辛香燥熱，如《宣明五氣篇》所謂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是也。然治表者，雖宜動以散邪，若形病俱虛者，又當補中氣而佐以和解，倘專於發散，恐肺氣益弱，腠理益疎，邪乘虛入，病反增劇也。治內者，雖宜靜以養陰，若命門火衰不能歸元，則參、芪、桂、附在所必用，否則氣不化水，終無補於陰也。至夫因於火者宜清，因於溼者宜利，因痰者消之，因氣者理之，隨其所見之證而調治。在老人虛人，皆以溫養脾肺爲主，稍稍治標可也，若欲速愈而亟攻其邪，因而危困者多矣。

《醫門法律・咳嗽門・咳嗽論》 咳嗽一證，求之《內經》，博而寡要。求之《金匱》，惟附五方於痰飲之後，亦無顯論。不得已，問津於後代諸賢所述，珪璧琳瑯，非不焚然案頭，究竟各鳴己得而鮮會歸。昌不以漫然渺然之說，傳信後人，將何以爲言哉？蓋嘗反覆《內經》之文，黃帝問於岐伯曰：肺之令人咳者，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足令人咳，非獨肺也。此一語推開肺咳，似涉太驟。設當日先陳肺咳，以漸推詳，則了無疑義，後世有成法可遵矣。非然也，聖神立言，不過隨文演義，微啓其端，苟必一一致詳，即非片言居要之體。所以讀《內經》，貴在自得其要，得其要則一言而終，不得其要則流散無窮，豈特論咳嗽一證爲然哉？黃帝訓雷公之辭有曰：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固知比類之法，不但足以蔽《內經》之義，并足以敝窮無窮，極無極之義。管可窺天，蠡可測海，《內經》千萬年脫略之文，一知比類，直可合符一堂。至於苛病當前，游刃恢恢，不待言矣。請申之，岐伯雖言五藏六府皆足令人咳，其所重全在於肺。觀其下文云：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胃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咳。此舉形寒飲冷傷肺之一端，以明咳始之因耳。內外合邪，四字扼要，比類之法，重在於此。人身有外邪，有內邪，有外內合邪，有外邪已去而內邪不解，有內邪已除而外邪未盡，纔一比類，了然明白，奈何不辨之於蚤，聽其釀患日深耶？夫形寒者，外感風寒也。飲冷者，內傷飲食也。風寒無形之邪入內，與飲食有形之邪相合，必留戀不舍。治之，外邪須從外出，內邪須從下出，然未可表裏并施也。《金匱》五方，總不

出小青龍湯一方爲加減，是《內經》有其論，《金匱》有其方矣。而《內經》、《金匱》之所無者，欲從比類得之，果何從哉？進而求之暑濕，暑濕之邪，皆足令人咳也。蓋暑濕之外邪內入，必與素醞之熱邪相合，增其煩咳，宜從辛涼解散，又當變小青龍湯之例爲白虎，而兼用天水、五苓之屬矣。進而求之於火，則有君相之合，無內外之合，而其足以令人致咳者，十常八九，以心與肺同居膈上，心火本易於尅制肺金。然君火無爲而治，恆不自動，有時勞其心而致咳，息其心咳亦自止，尚不爲剝床之災也。惟相火從下而上，挾君火之威而刑其肺，上下合邪，爲患最烈。治之亦可從外內合邪之例比擬，其或引或折，以下其火，俾不至於燎原耳。於中咳嗽煩冤，腎氣之逆，亦爲上下合邪，但濁陰之氣，上干清陽，爲鼻肯遮蔽，任其煩冤，不能透出，亦惟下驅其濁陰，而咳自止矣。進而求之於燥，內外上下，初無定屬，或因汗吐太過，而津越於外。或因瀉利太久，而陰亡於下。或營血衰少，不養於筋。或精髓耗竭，不充於骨。乃致肺金日就乾燥，火入莫禦，咳無止息。此時亟生其津，亟養其血，亟補其精水，猶可爲也。失此不治，轉盼甕乾杯罄，毛瘁色弊，筋急爪枯，咳引胸背，弔脇疼痛，諸氣膹鬱，諸痿喘嘔，嗌塞血泄，種種危候，相因而見，更有何法可以沃其焦枯也耶？經謂咳不止而出白血者死，豈非肺受燥火煎熬而腐敗，其血亦從金化而色白耶。至於五藏六府之咳，《內經》言之不盡者，要亦可比類而會通之耳。昌一人知見有限，由形寒飲冷傷肺一端，比類以及暑濕火燥，不過粗枝大葉，啓發聰明之一助，至從根本入理深譚，是必待於後人矣。

《醫門法律・咳嗽門・咳嗽續論》　昌著《咳嗽論》比類《內經》，未盡底裏，竊不自安。再取《金匱》嚼蠟，終日不輟，始得恍然有會，始知《金匱》以咳嗽叙於痰飲之下，有深意焉。蓋以咳嗽必因之痰飲，而五飲之中，獨膈上支飲，最爲咳嗽根底。外邪入而合之固嗽，即無外邪，而支飲漬入肺中，自足令人咳嗽不已。況支飲久蓄膈上，其下焦之氣逆衝而上者，尤易上下合邪也。夫以支飲之故，而令外邪可內，下邪可上，不去支飲，其咳終無寧宇矣。去支飲，取用十棗湯，不嫌其峻，豈但受病之初，即病蓄已久，亦不能舍此別求良法。其曰咳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正謂急弦之脈，必以去支飲爲亟也，猶易知也。其曰夫有支飲家咳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一歲，宜十棗湯。此則可以死而不死者，仍不外是方去其支飲，不幾令人駭且疑乎？凡人胸膈間孰無支飲，其害何以若此之大，其去害何必若此之力？蓋膈上爲陽氣所治，心肺所居，支飲橫據其中，動肺則咳，動心則煩，搏擊陽氣則痛，逼處其中，營衛不行，神魄無依則卒死耳。至一百日一年而不死，陽氣未散，神魂未離可知，惟亟去其邪，可安其正，所以不嫌於峻攻也。掃除陰濁，俾清明在躬，較彼姑待其死，何得何失耶？其曰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夫不治其咳而治其飲，仲景意中之隱，不覺一言逗出。其實大數，爲火刑金而無制，故死。其弱且虛，爲邪正俱衰而易復，故可愈也。其曰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明外內合邪之證，惟有小青龍的對一方耳。然而用小青龍湯，其中頗有精義，須防衝氣自下而上，重增濁亂也。衝氣重增濁亂，其咳不能堪矣。傷寒證用大青龍湯，無少陰證者可服，脈微弱者不可服，服之則肉瞤筋惕而亡陽。雜證用小青龍湯，亦恐少陰腎氣素虛，衝任之火易於逆上，衝任火上，無咳且增煩咳，況久咳不已，顧可動其衝氣耶？蓋衝任二脈，與腎之大絡，同起腎下，出胞中，腎虛不得固守於下，則二脈相挾，從少腹逆衝而上也。於是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先治其衝氣，衝氣即低而反更咳胸滿者，因水在膈間不散，其病再變前方，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咳滿，咳滿即止。第三變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嘔止。第四變其人形腫者，以水尚在表也，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痹，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第五變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薰其面，加大黃以利之。嗟夫，仲景治咳，全不從咳起見，去其支飲，下其衝氣，且及下衝氣法中之法，游刃空虛，全牛劃然已解，何其神耶。向也不解作者之意，祇覺無階可升，何期比類而得外邪內入，下邪上入之端，因復恭之《金匱》，其精蘊始得洞矚，豈非神先告之耶？慰矣慰矣。

《內經》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此脫文也，訛傳千古，今特正之曰：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痎瘧。秋傷於燥，冬生咳嗽。六氣配四時之理，燦然明矣。蓋濕者水類也，燥者火類也。濕病必甚於春夏，燥病必甚於秋冬。痎瘧明是暑濕合邪，然濕更多於暑，何反遺而不言？至於咳嗽，全是火燥見病，何反以爲傷濕耶？所以春夏多濕病者，春分以後，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二氣交而濕蒸於中，土膏水潺，礎潤木津，人身應之，濕病見焉。秋冬多燥病

者，秋分以後，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二氣分而燥呈其象，草黃木落，山巒水枯，人身應之，燥病見焉。然則咳嗽之爲傷燥，豈不明哉。

六氣主病，風、火、熱、濕、燥、寒，皆能乘肺，皆足致咳。其濕咳，卽分屬於風、火、熱、燥、寒五氣中也。風乘肺咳，汗出頭痛，痰涎不利。火乘肺咳，喘急壅逆，涕唾見血。熱乘肺咳，喘急面赤潮熱，甚者熱盛於中，四末反寒，熱移於下，便泄無度。燥乘肺咳，皮毛乾槁，細瘡濕癢，痰膠便秘。寒乘肺咳，惡寒無汗，鼻塞身疼，發熱燥煩。至於濕痰內動爲咳，又必因風、因火、因熱、因燥、因寒，所挾各不相同，至其乘肺則一也。

《四聖心源・雜病解・欬嗽根原》 欬嗽者，肺胃之病也。胃上右轉，肺金順下，霧氣降澀，津液流通，是以無痰。呼吸安靜，上下無阻，是以不嗽。胃土上逆，肺無降路，霧氣埋塞，故痰涎淫生。呼吸壅碍，則欬嗽發作。其多作於秋冬者，風寒外閉，裏氣愈鬱故也。而胃之所以不降，全緣陽明之陽虛，太陰以己土而生濕，陽明從庚金而化燥，燥敵其濕，則胃降而脾升，濕奪其燥，則脾陷而胃逆，以燥爲陽而濕爲陰，陽性運而陰性滯，理自然也。《素問・欬論》：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是欬嗽之證，因於胃逆而肺寒。故仲景治欬，必相乾薑、細辛。其燥熱爲嗽者，金燥而火炎也。手陽明以燥金主令，燥氣旺，則手太陰化氣於庚金，而不化氣於濕土，一當胃逆膽升，刑以相火，則壅嗽生焉。然上雖燥熱，而下則依舊濕寒也。蓋肺胃順降，則相火蟄藏而下溫，肺胃逆升，則相火浮動而上熱，上熱則下寒，以其火升而不降也。緣足太陰之濕盛，則辛金從令而化濕，是生濕嗽。手陽明之燥盛，則戊土從令而化燥，是生燥欬。燥則上熱，濕則下寒，究之濕爲本而燥爲標，寒爲原而熱爲委，悟先聖欬嗽之義，自得之矣。

《醫貫砭・咳嗽論》 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干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爲主，治嗽正與補脾相反，安是有外感咳嗽而自芪、朮等藥者。而佐以解表之藥，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藥宜，立方之盡不通也。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湊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然則竟不必問其何因，一概大補可耶。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爲補脾而設，且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並非爲補脾而設，傷寒諸家註甚明，且桂枝亦非治嗽方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堅築牆垣，以爲如此則賊易去者，非至愚乎？當改云已入之邪，終身不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湊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亦非咳嗽所宜用之品。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此句不如此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久病則然，若感冒乃風火之疾，能待藏氣相生耶。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此亦當問其有邪無邪。母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補子未知何出？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何以獨此二藏爲然？且盛則何以反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不生則僅不生而已，邪從何來？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又增出心火來。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枯有火，何以腎又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是肺自病耶？是邪病耶？若是肺病，肺氣歸肺不得爲病。若是邪病則爾，必欲肺之邪藏於腎而後爲不病乎？

《血證論・欬嗽》 雜病欬嗽，另有方書可查，未及備論。茲所論者，虛癆失血之欬嗽也。失血家十有九欬，所以然者，肺爲華蓋，肺中常有津液，則肺葉腴潤，覆垂向下將氣斂抑，使其氣下行，氣下則津液隨之而降，是以水津四布，水道通調，肝氣不逆，腎氣不浮，自無欬嗽之病矣。血者，火化之陰汁。津者，氣化之水液。二者本相濟相養，水不濟火則血傷，血不養氣則水竭。水竭則津不潤肺，血傷則火來剋金，金被火剋，不能行其制節，於是在下之氣始得逆上，氣既逆上，則水津不能隨氣下布，凝結爲痰，在下之水邪又得隨氣而升，泛爲水飲，皆致欬嗽。

綜　述

《武威漢代醫簡・木牘》 治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卅歲以上方：

芫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烏喙、薑各一分，凡六物皆冶合，和丸白密大如嬰桃，晝夜含三丸，稍咽之甚良。

治久咳逆上氣湯方：芫[苑]七束，門冬一升，款東一升，橐吾一升，石膏半升，[白]朮[一]束，桂一尺，密半升，棗卅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父且。半夏毋父且，洎水斗六升炊，令六沸，浚去宰，溫飲一小栝，日三飲，卽藥宿，當更沸之，不過三四日瘉。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脈沈者，澤漆湯主之。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肺脹，欬而上氣，煩燥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沈而遲，關上小緊數，栝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 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一歲，宜十棗湯。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沈，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衝氣卽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痹，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脈經・平肺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 夫病吐血，喘欬上氣，其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略】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坐極飲過度所致也。欬家脈弦爲有水，可與十棗湯下之。欬而脈浮，其人不欬不食，如是四十日乃已。一云三十日。欬而時發熱，脈卒弦者，非虛也，此爲胸中寒實所致也，當吐之。欬家其脈弦，欲行吐藥，當相人強弱，而無熱乃可吐之。其脈沈者，不可發汗。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不可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略】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略】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嗽轉甚。一云輕已。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嗽候》 咳嗽者，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也。肺主氣，合於皮毛。邪之初傷，先客皮毛，故肺先受之。五臟與六腑爲表裏，皆稟氣於肺。以四時更王，五臟六腑皆有咳嗽，各以其時感於寒而受病，故以咳嗽形證不同。

五臟之咳者，乘秋則肺先受之，肺咳之狀，咳而喘息有音聲，甚則唾血。乘夏則心受之，心咳之狀，咳則心痛，喉中介介如哽，甚則咽腫喉痹。乘春則肝先受之，肝咳之狀，咳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側，兩胠下滿。乘季夏則脾先受之，脾咳之狀，咳則右脇下痛，喑喑引於髆背，甚則不可動，動則咳劇。乘冬則腎先受之，腎咳之狀，咳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咳逆。此五臟之咳也。

五臟咳久不已，傳與六腑。脾咳不已，則胃受之。胃咳之狀，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咳不已，則膽受之。膽咳之狀，咳嘔膽汁。肺咳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咳之狀，咳而遺屎。心咳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咳之狀，咳而失氣，與咳俱出。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咳之狀，咳而遺尿。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咳之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又有十種咳。一曰風咳，欲語因咳，言不得竟是也。二曰寒咳，飲冷食，寒入注胃，從肺脈上氣，內外合，因之而咳是也。三曰支咳，心下堅滿，咳則引痛，其脈反遲是也。四曰肝咳，咳而引脇下痛是也。五曰心咳，咳而唾血，引手少陰是也。六曰脾咳，咳而涎出，續續不止，引少腹是也。七曰肺咳，咳而引頸項，而唾涎沫是也。八曰腎咳，咳則耳聾無所聞，引腰、膂中是也。九曰膽咳，咳而引頭痛口苦是也。十曰厥陰咳，咳而引舌本是也。

診其右手寸口，名氣口以前脈，手陽明經也。其脈浮則爲陽，陽實者，病腹滿，善喘咳。微大爲肝痹，咳引小腹也。咳嗽脈浮，喘者生，小沉伏匿者死。

又云：脈浮直者生，沉硬者死。咳且嘔，腹脹且泄，其脈弦急欲絕者死。咳，脫形發熱，脈小堅急者死。咳且羸瘦，脈形堅大者死。咳而尿血，羸瘦脈大者死。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久咳嗽候》 肺感於寒，微者卽成咳嗽，久咳嗽，是連滯歲月，經久不瘥者也。凡五臟俱有咳嗽，不已，則各傳其腑。諸久嗽不已，三焦受之，其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寒氣聚於胃而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變面浮腫，氣逆故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嗽短氣候》 肺主氣，候皮毛。氣虛爲微寒客皮毛，入傷於肺，則不足，成咳嗽。夫氣得溫則宣和，得寒則否澀，虛則氣不足，而爲寒所迫，幷聚上肺間，不得宣發，故令咳而短氣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嗽上氣候》 夫咳嗽上氣者，肺氣有餘也。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肺主氣，氣有餘則喘咳上氣。此爲邪搏於氣，氣壅不得宣發，是爲有餘，故咳嗽而上氣也。其狀，喘咳上氣，多涕唾，而面目附腫，氣逆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久咳嗽上氣候》 久咳嗽上氣者，是肺氣虛極，氣邪停滯，故其病積月累年。久不瘥，則胸背痛，面腫，甚則唾膿血。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嗽膿血候》 咳嗽膿血者，損肺損心故也。肺主氣，心主血，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嗽傷於陽脈，則有血。血與氣相隨而行。咳嗽極甚，傷血動氣，俱乘於肺，肺與津液相搏，蘊結成膿，故咳嗽而膿血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久咳嗽膿血候》 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咳嗽極甚，傷於經絡，血液蘊結，故有膿血。氣血俱傷，故連滯積久，血黯瘀，與膿相雜而出。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呷嗽候》 呷嗽者，猶是咳嗽也。其胸鬲痰飲多者，嗽則氣動於痰，上搏喉咽之間，痰氣相擊，隨嗽動息，呼呷有聲，謂之呷嗽。其與咳嗽大體雖同，至於投藥，則應加消痰破飲之物，以此爲異耳。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暴氣嗽候》 肺主於氣，候皮毛。人有運動勞役，其氣外泄，腠理則開，因乘風取涼，冷氣卒傷於肺，卽發成嗽，故爲暴氣嗽。其狀，嗽甚而少涎沫。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候》 咳逆者，是咳嗽而氣逆上也。氣爲陽，流行腑臟，宣發腠理，而氣肺之所主也。咳病由肺虛感微寒所成，寒搏於氣，氣不得宣，胃逆聚還肺，肺則脹滿，氣遂不下，故爲咳逆。其狀，咳而胸滿氣逆，髆背痛，汗出，尻、陰、股、膝、腨、骭、足皆痛。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先以鼻內氣，乃閉口，還復以鼻內氣，咳則愈。向晨，去枕正偃卧，伸臂脛，瞑目閉口無息，極脹腹兩足再息，頃間，吸腹仰兩足，倍拳，欲自微息定，復爲之。春三、夏五、秋七、冬九。蕩滌五臟，津潤六腑。所病皆愈。

又云：還向反望，倒望，不息七通。治咳逆、胸中病、寒熱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久咳逆候》 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久咳嗽者，是肺極虛故也。肺既極虛，氣還乘之，故連年積月久不瘥。夫氣久逆不下，則變身面皆腫滿。表裏虛，氣往來乘之故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上氣候》 肺虛感微寒而成咳。咳而氣還聚於肺，肺則脹，是爲咳逆也。邪氣與正氣相搏，正氣不得宣通，但逆上喉咽之間。邪伏則氣靜，邪動則氣奔上，煩悶欲絕，故謂之咳逆上氣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久咳逆上氣候》 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久咳逆氣，虛則邪乘於氣，逆奔上也。肺氣虛極，邪則停心，時動時作，故發則氣奔逆乘心，煩悶欲絕，少時乃定，定後復發，連滯經久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上氣嘔吐候》 五臟皆稟氣於肺，肺感微寒則咳嗽也。寒搏於氣，氣聚還肺，而邪有動息。邪動則氣奔逆上，氣上則五臟傷動，動於胃氣者，則胃氣逆而嘔吐也。此是肺咳連滯，氣動於胃

而嘔吐者也。

又有季夏脾王之時，而脾氣虛不能王，有寒氣傷之而咳嗽，謂之脾咳。其狀，咳則右脇下痛，喑喑引髀背，甚則不可動，動則咳發。脾與胃合，脾咳不已，則胃受之。其狀，咳嗽而嘔，嘔甚則長蟲出是也。

凡諸咳嗽，甚則嘔吐，各隨證候，知其腑臟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短氣候》 肺虛爲微寒所傷，則咳嗽。嗽則氣還於肺間，則肺脹；肺脹則氣逆。而肺本虛，氣爲不足，復爲邪所乘，壅否不能宣暢，故咳逆短氣也。

《千金要方・大腸腑・欬嗽》 欬而上氣肺脹，其脈浮，心下有水氣，脇下痛引缺盆。設若有實者，必躁，其人常倚伏，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治上氣胸滿者，麻黃石膏湯。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一歲，可與十棗湯。

欬而引脇下痛者，亦十棗湯主之，用前方。

食飽而欬，溫脾湯主之。

治嗽，日夜不得卧，兩眼突出，百部根湯。

欬而下利，胸中痞而短氣，心中時悸，四肢不欲動，手足煩，不欲食，肩背痛，時惡寒，海藻湯主之。

款冬丸　治三十年上氣嗽，欬唾膿血，喘息不得卧。

《外臺秘要・冷嗽方》 《深師》療冷欬逆氣，乾薑湯。

《外臺秘要・許仁則療欬嗽方》 許仁則論欬嗽病有數種，有熱嗽、有冷嗽、有肺氣嗽、有飲氣嗽。

熱嗽者，年少力壯，體氣充滿，將息傷熱，積熱所成，故致熱嗽。此但食飲取冷，兼以藥壓之自歇。冷嗽者，年衰力弱，體氣虛微，如復寢食傷冷，故成冷嗽。此亦但將息以溫，兼進溫藥，則當平復。肺氣嗽者，不限老少，宿多上熱，後因飲食將息傷熱，則常嗽不斷，積年累歲，肺氣衰，便成氣嗽。此嗽不早療，遂成肺癰，若此將成，多不救矣。飲氣嗽者，由所飲之物，停澄在胸，水氣上衝，衝入於肺，肺得此氣便成嗽，久而不除，漸成水氣。若作此病，亦難療之。

熱嗽之狀，更無其餘，但遇於熱，便發此者，宜合生地黃等七味湯服之。

又：依前生地黃等七味飲，雖得暫差，於後還發，宜合紫菀等十味丸。

又：冷嗽之狀，但遇諸冷，此疾便發，有如此者，宜合大棗等七味湯主之。

又：依前大乾棗湯服之雖可，未能斷其根，遇冷便發，宜合當歸等十味丸服之。

《聖惠方・水病論》 治水腫咳逆上氣諸方

夫腎主水，肺主氣，腎虛不能制水，故水妄行，浸溢皮膚，而身體腫滿，流散不已，上乘於肺，肺得水而浮，則上氣而咳逆也。

治水氣咳逆上氣，四肢浮腫，坐卧不安，漢防己散。

《博濟方・上焦證》 潤肺散　治肺氣壅滯，咳嗽不已。

黃耆散　治肺臟壅塞，咳嗽，涕唾稠黏，咽喉不利。

華蓋散　治肺感寒氣，有痰咳嗽，久療不差。

《類證活人書・問咳嗽》 傷寒咳嗽有兩證，有太陽證咳嗽，小青龍、小柴胡也。有少陰證咳嗽，眞武湯、四逆散、豬苓湯也。大抵熱在上焦，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肺爲之浮，肺主於咳，水氣乘之，故咳而微喘。仲景云：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乾嘔發熱而咳，小青龍湯主之。小便不利，小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往來寒熱，胸脇滿痛，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小柴胡去人參、大棗加五味子、乾薑。若少陰證咳嗽，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自下利而咳，眞武湯主之。眞武湯加五味子、乾薑。大抵傷寒水氣，皆因飲水過多，古人治水氣而咳者，病在陽則小青龍主之，病在陰則眞武湯主之。四肢厥逆，腹中痛，或泄利而咳，四逆散主之。四逆散加五味子、乾薑。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豬苓湯主之。

《古今錄驗》橘皮湯治嗽佳。

《鷄峰普濟方・肺嗽附》 諸咳之原，其來雖各不同，要之其氣必至於肺而後發。若非其時感邪而發咳者，因其臟氣衰而爲病，或五行之氣虛衰而爲病，或五行之氣內相克制而爲病。病方作時，尋卽治之，無使傳注，不卽治之，傳注他臟，遂致不起。然有因寒者，有風者，有熱者，風寒從外至，熱則從內起，風寒則諸經自受其邪，熱則諸經腑臟或薰乘而爲病。風則散之，寒則溫之，熱則調之。因風者惡風，出風中則咳甚。因寒者得寒則劇，因熱者得熱而發。

若肺咳，惡風脈浮，宜小青龍湯。惡寒脈緊，宜杏子湯。微小弱者，宜鍾乳元。惡熱咽燥，脈數，甚則咯血，宜天門冬湯。

勝金元　治肺虛勞，咳嗽不出聲者。

神效四時加減養肺湯　治肺氣不足，病苦氣逆，胸腹滿，咳逆上氣搶喉，喉中閉塞，咳嗽短氣，氣從背膂，有時而痛，然自驚，或笑或歌或怒無常，或乾嘔，言語過多，觸風邪而便發咳嗽，四時往來不愈。

百花煎元　治肺虛客熱，咳嗽氣急，胸中煩悸，肢躰倦疼，咽乾口燥，多唾痰沫，或有惡物，肌瘦發熱，減食嗜卧。

定嗽散　治十五種嗽，上氣不順，咽喉癢，諸藥無效，服之甚良。

《扁鵲心書・咳嗽》　咳嗽多清涕者，肺感風寒也，華蓋散主之。若外感風寒，內傷生冷，令人胸膈作痞，咳而嘔吐，五膈散主之。咳嗽煩躁者，屬腎，石膏丸主之。大凡咳嗽者，忌服涼藥，犯之必變他證。忌房事，恐變虛勞。久咳而額上汗出，或四肢有時微冷，間發熱困倦者，乃勞咳也，急灸關元三百壯，服金液丹、保命丹、薑附湯，須早治之，遲則難救。治咳嗽之法，若如先生因證制宜，焉有癆瘵不治之患？無如醫者，輒以芩、知、桑、杏爲要藥，致肺氣冰伏，脾腎虛敗，及至用補，又不過以四君、六味和平之劑，和平之藥與之，所謂養殺而已。

《洪氏集驗方》　治暴嗽不止，或失聲者。饒州上官醫傳。

款冬花去枝，杖細剉，焙乾，爲細末

右用生蜜搜和作餅子，貯火香爐中，如裝香然，安藥在火上，令病人開口嚥煙，米飲吞下，臨卧時。予頃年，見紹興趙判宗云，先以款冬花在香爐中燒煙，卻用小竹罩罩之，止露一竅，承之以口，凡三兩次，嗽即止。

《三因方・肺大腸經虛實寒熱證治》　清肺湯　治肺實熱，肺壅，汗出若露，上氣喘逆咳嗽，咽中塞，如嘔狀，短氣客熱，或吐膿血。

瀉白湯　治大腸實熱，腹脹不通，挾臍痛，食不化，喘逆不能久立，口生瘡。

補肺湯　治肺虛寒，逆滿上氣，咽中悶塞，寒從背起，口中如含冰雪，語無音聲，舌本乾燥，吐沫唾血，不能飲食。

《易簡方・咳嗽》　凡治嗽，當審其或爲風寒濕熱之氣所干，或因喜怒憂思過度，或啖鹹酸而停飲，或嗜慾負重而勞傷，皆能致嗽，各當隨其所感施治。仍須量其虛實用藥，則疾易愈，而無差誤之失，切宜愼之。

《活法機要・欬嗽證》　欬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嗽謂無聲而有痰，脾濕動而爲痰也。欬嗽是有痰而有聲，蓋因傷於肺氣，而欬動於脾濕，因欬而爲嗽也。治欬嗽者，治痰爲先。治痰者，下氣爲上。是以南星、半夏勝其痰。而能食者，大承氣湯微下之。痰而不能食者，厚朴湯治之。夏月嗽而發熱者，謂之熱痰嗽，小柴胡湯四兩，加石膏一兩、知母半兩用之。冬月嗽而寒熱者，謂之寒嗽，小青龍加杏仁服之。蜜煎生薑湯、蜜煎橘皮湯，燒生薑、胡桃，皆治無痰而嗽者。此乃大例，更當隨時隨證加減之。

《醫說・喘嗽・欬嗽》引《醫餘》　咳嗽有二：一曰熱，二曰寒。熱嗽有痰濃，鼻聞腥氣，宜服涼藥。寒嗽痰薄，宜服熱藥。飲冷水一二呷而暫止者，熱嗽也。呷熱湯而暫止者，冷嗽也。此法用之有驗。以小柴胡湯治熱嗽，以理中湯加五味子治寒嗽，皆已試之驗。

又　經曰：人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咳，甚爲泄爲痛。凡咳嗽，五臟六腑皆有之，惟肺先受邪。蓋肺主氣，合於皮毛，邪之初傷先客皮毛，故咳爲肺病。五臟則各以治時受邪，六腑則又爲五臟所移。貫衆不以多少，濃煎汁一盞半，分三服併進，連服三劑，至夜一咯而出。因戲云：此管仲之力也。《百一選方》

《儒門事親・一切涎嗽》　夫富貴之人，一切涎嗽，是飲食厚味，熱痰之致然也。先用獨聖散吐之，吐訖，可服人參散，通聖散加半夏，以此止嗽，更服大人參半夏丸，以之化痰也。大忌酸醎油膩生硬熱物也。

《儒門事親・咳嗽》　夫貧難之人咳嗽，內外感風冷寒濕之致然也。《內經》曰：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可服寧神散、寧肺散加白朮之類則愈矣。忌法同前。

《濟生方・欬嗽》　半夏丸　治肺臟蘊熱，痰嗽，胸膈塞滿。

瀉白散　治肺臟實熱，心胸壅悶，欬嗽煩喘，大便不利。

人參荊芥散　治肺感寒邪，或感風熱，痰多欬嗽，頭目不清，言語不出，咽乾痰實，或項背強硬，皮膚不仁。

訶子飲　治久欬，語聲不出。

經效阿膠丸　治勞嗽，幷欬血吐血。

《直指方・欬嗽》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狂瀾激石，不平則鳴。所以咳嗽者，痰塞胸脘，氣逆不下，衝擊而動肺耳。然亦何以致此哉？曰：感風傷冷，挾熱受濕，瘀血停水，與夫肺實肺虛，皆能壅痰而發嗽也。夫肺爲嬌臟，外主一身之皮毛，內爲五臟之華蓋，形寒飲冷，最易得寒，燥氣鬱蒸，最易

生熱。惟其易爲冷熱，所以內外交侵，動則邪氣窒塞矣。此非不平而鳴乎。感風者，鼻塞聲重。傷冷者，凄清怯寒。挾熱爲焦煩，受濕爲纏滯，瘀血則膈間腥悶，停水則心下怔忪。或實或虛，痰之黃白，唾之稀稠，從可知也。治嗽大法，肺脈浮爲風邪所客，以發散取之。肺脈實爲氣壅，內熱以清利行之。脈濡散爲肺虛，以補肺安之。其間久嗽之人，曾經解利，以致肺胃俱寒，飲食不進，則用溫中助胃，加和平治漱等輩。至者，酒色過度，虛勞少血，津液內耗，心火自炎，遂使燥熱乘肺，咯唾膿血，上氣涎潮，其嗽連續而不已，惟夫血不榮肌，故邪在皮毛，皆能入肺而自背得之尤速，此則人參、芎、歸，所不可無。一種傳注，病涉邪惡，五臟反尅，毒害尤深，近世率用蛤蚧、天靈蓋、桃柳枝、丹砂、雄黃、安息香、蘇合香圓，通神之劑。然則咳嗽證治，於此可以問津索途矣。抑猶有說焉，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臟。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也，當以補骨脂、安腎圓主之，毋徒從事於寧肺。諸氣諸痰咳嗽喘壅之煩，須用枳殼爲佐，枳殼不惟寬中，又能行其氣，氣下痰下，他證自平。

《脈因證治・逆痰嗽》 脈　出魚際，逆氣喘息。脈弦爲欬，欬而浮者，四十日已。欬而弦者，相其人強，吐之而愈。欬而脈虛必苦冒。欬而沉者，不可發汗。喘欬上氣，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者死。久欬數歲，脈弱者生，實大者死。上氣喘息低昂，脈滑，手足溫者生，脈濇四肢寒者死。欬脫形發熱，小堅急者死。肌瘦下脫，熱不去者死。欬嗽脈沉緊者死，浮直者生，浮軟者生，小沉伏者死。欬而嘔，腹脹且洩，脈弦急欲絕者死。欬嗽羸瘦，脈形堅大者死。暴欬脈散者死。浮爲風，緊爲寒，數爲熱，細爲溼，此生於外邪之所搏。浮緊則虛寒，沉數則實熱，弦濇則少血，洪滑則多痰，此生於內氣之所鬱。

痰嗽潮熱四證

有痰嗽者，潮熱大體雖同，動作有異。或因虛中寒冷，則先痰嗽，嗽久而不已，血形如線，隨痰而出，惡寒發熱，右寸浮而數，外證日輕夜重，面白痰清。

因憂愁大怒，則吐血而後痰嗽，少寒多熱，左寸沉小而數，外證心下噎塞，情思不樂，飲食不下。

先因傷溼傷寒，解利不盡，雖病退人起，飲食減少，不生肌肉，身倦無力，勞力則熱，身體酸痛，狀如勞狀，但不吐血，不發潮熱，經二三年醫無驗，此是餘毒伏在經絡，其脈弦也，再發則愈。

無痰而有聲者，以辛潤其肺，青皮以散三焦之氣壅。有痰而嗽者，治痰爲先，下氣爲上。痰而能食者，下之。不能食者，厚朴湯治之。痰而熱者，柴胡湯加石膏主之。痰而寒者，小青龍加桃仁主之。

方：

南星　半夏　枳殼　陳皮

風痰脈弦，加通聖。熱痰脈滑，小柴胡；洪加青黛、連。氣痰脈濇，加青陳皮。溼痰脈緩，加朮、防己。寒痰脈沉，加桂、杏、小青龍。發熱加芩、桔。痞加枳實，重加茯、芩。氣上逆加葶藶。氣促加參、桔。浮腫加郁李仁、杏仁、澤瀉、茯苓。上熱喘涌，加寒水石、石膏。大便秘加大黃，能食加大承氣，不能食加朴。

《心印紺珠經・演治法・欬嗽》 夫欬嗽之疾，一也或曰欬者，有聲而無痰。嗽者，有痰而無聲。又曰欬爲陽，嗽爲陰，皆無考據。欬嗽非獨寒也，六氣皆能爲嗽焉。風嗽者，頭目眩暈，痰涎不利，宜通聖散汗之，搜風丸以清之。火嗽者，口燥舌乾，喘逆唾血，宜涼膈散加當歸、(粘)〔桔〕梗以治之，大金花丸以解之。暑嗽者，面赤手冷，頭有自汗，宜白虎湯以除之。濕嗽者，面腫上喘，宜大橘皮湯以止之，甚者三花神祐丸下之。燥嗽者，往來寒熱，涕唾稠粘，宜柴胡飲子以治之。寒嗽者，手足厥逆，宜寧肺散以收之。彼謬醫不分六氣，執以爲寒，驟用枯白礬、罌粟殼，雖老亦無悟矣。

《證治要訣・諸嗽門・嗽證》 凡諸嗽，未審內外所感，並宜二陳湯加杏仁、五味、人參各半錢。飲水一二口而暫止者，熱嗽也。呷熱湯而暫停者，冷嗽也。治熱嗽以小柴胡湯加五味，冷嗽理中湯加五味，皆已試之驗。此出《醫餘》。諸嗽皆可佐以應夢觀音散，而加喘者，以此於食前吞下養正丹。

壅嗽，聲重痰稠，或咳有血，以薄荷、生胡麻各一撮細嚼，煎蘇子降氣湯送下。感風而嗽者，惡風有汗，或身體發熱，或鼻流清涕，桂枝湯加人參、杏仁、五味子各半錢。

風嗽，多汗體虛，而又不勝熱藥者，橘蘇散。感寒而嗽者，惡寒無汗，或身體發熱，或鼻流清涕，宜杏子湯。

若風寒俱感而嗽者，或惡風無汗，或惡寒有汗，頭痛身疼，塞鼻熏眼，涕

痰稠粘者，小青龍湯。以上三藥，傷寒太陽經有嗽者，皆可用。感暑而嗽者，自汗煩渴，或帶寒面垢，六和湯加五味子壹錢。感濕而嗽者，身體痛重，或有汗，或小便不利，此多乘熱入水，或冒雨露，或浴後不解濕衣，致有此患，宜白朮湯。熱嗽，咽喉乾痛，鼻出熱氣，其痰嗽而難出，色黃且濃，或帶血縷，或出血腥臭，或堅如蠣肉，不若風寒之嗽，痰清而白，宜金沸草散，仍以辰砂化痰圓。或薄荷煎八風丹含化，熱嗽於金沸草散中加五味、杏仁、茯苓，足成十品，入棗子一箇同煎，功效尤勝，名旋覆湯。有熱嗽，諸藥不效，竹葉石膏湯去竹葉入粳米，少加知母，多加五味、杏仁，此必審是伏熱在上焦心肺間者可用。有熱嗽，失聲咽疼，多進冷劑而聲愈不出者，宜以生薑汁調消風散，少少進之，或只一味薑汁亦得。冷熱嗽後失聲者，尤宜。嗽而失聲者，非獨熱嗽有之，宜審其證，用藥佐以橄欖圓含化，仍濃煎獨味枇杷葉散，熱服。冷熱嗽，因增減衣裳，寒熱俱感，遇乍寒亦嗽，乍熱亦嗽，飲熱亦嗽，飲冷亦嗽，宜金沸草散、消風散各一貼和煎，或應夢人參散，或款冬花散，二母散，仍以辰砂化痰圓，八風丹或四和圓含化。七情飢飽嗽，無非傷動臟腑正氣，致邪上逆，結成痰涎，肺道不理，宜順氣爲先，四七湯半貼，加桑白皮、杏仁、五味子、人參、阿膠各半錢。有嗽吐痰，與食俱出者，此蓋飲食失節，致肝氣不利，而肺又有客邪，肝濁道，肺清道，清濁相干，宜二陳湯加木香、杏仁、細辛、枳殼各半錢。有飲冷熱酒，或飲冷水傷肺致嗽，俗謂之湊肺，宜紫苑飲。勞嗽，有因久嗽成勞者，有因病勞久嗽者，其證寒熱往來，或獨熱無寒，咽乾噎痛，精神疲極，所嗽之痰或膿，或時有血腥臭異常，語聲不出者，補肺湯半貼，加杏仁、貝母、款冬花、阿膠、百合各半錢，煎去滓，調鍾乳粉。咽痛者，更加桔梗半錢。熱甚者，更加秦艽半錢。嘔者，去地黃加半夏如其數。氣急者，加靈砂丹或三炒丹。經年累月，久嗽不已，服藥不瘥，餘無他證，卻與勞嗽不同，宜三拗湯，仍佐以青金丹。脾胃如常，飲食不妨者，加味人參清肺湯、參粟湯。有暴嗽，服諸藥不效者，或教之進生料鹿茸丸、大菟絲子丸方愈，此乃腎虛所致，有本有標，卻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遽補之非，然所以易愈者，亦覺之早故也。嗽而有血，見諸血門，嗽血證。

《丹溪心法・咳嗽》 咳嗽有風寒、痰飲、火、勞嗽、肺脹。春作是春升之氣，用清涼藥，二陳加薄荷之類。夏是火氣炎上，最重，用芩連。秋是濕熱傷肺。冬是風寒外來，以藥發散之，後用半夏逐痰，必不再來。風寒行痰開腠理，用二陳湯加麻黃、桔梗、杏仁。逐痰飲降痰，隨證加藥。火主清金、化痰、降火。勞嗽，宜四物湯加竹瀝、薑汁，補陰爲主。乾咳嗽難治，此係火鬱之證，乃痰鬱其火邪在中，用苦梗開之，下用補陰降火之劑，四物加炒栢、竹瀝之類。不已則成勞，此不得志者有之，倒倉法好。肺虛嗽甚，此好色腎虛者有之，用參膏以陳皮、生薑佐之，大概有痰加痰藥。上半日多嗽者，此屬胃中有火，用貝母、石膏降胃火。午後嗽多者，屬陰虛，必用四物湯加炒栢、知母降火。黃昏嗽者，是火氣浮於肺，不宜用涼藥，宜五味子、五倍子斂而降之。五更嗽多者，此胃中有食積，至此時火氣流入肺，以知母、地骨皮降肺火。【略】嗽而脇下痛，宜疎肝氣，以青皮挾痰藥，實者白芥子之類，在後以二陳湯加南星、香附、青黛、青皮、薑汁。血礙氣作嗽者，桃仁去皮尖，大黃酒炒，薑汁丸服。治嗽多用生薑，以其辛散故也。痰因火動逆上作嗽者，先治火，次治痰，以知母止嗽清肺滋陰降火。夜嗽用降陰分嗽。治嗽多用粟殼，不必疑，但要先去病根，此乃收後藥也。治痢亦同。勞嗽即火鬱嗽，用訶子能治，肺氣，因火傷極，遂成鬱遏脹滿，不得眠一邊，取其味酸苦，有收斂降火之功，佐以海石，童便浸香附、瓜蔞、青黛、杏仁、半夏麴之類，薑蜜調，噙化，必以補陰爲主。治嗽灸天突穴、肺腧穴，大瀉肺氣。肺腧穴在三推骨下兩傍各一寸五分。

師云：陰分嗽者，多屬陰虛治之。有嗽而肺脹，壅遏不得眠者，難治。嗽而肺氣有餘者，宜瀉之，桑白皮爲主，半夏、茯苓佐之，瀉其有餘，補其不足。肺燥者，當潤之。屬熱者，桔梗、大力、知母、雞清。聲啞者，屬寒，宜細辛、半夏、生薑、辛以散之。肺虛者，人參膏、阿膠爲主。陰不足者，六味地黃丸爲要藥，或知母茯苓湯爲妙。陰虛氣喘，四物湯加陳皮、甘草些小，以降其氣，補其陰，白芍藥須用酒浸曬乾。濕痰帶風喘嗽者，不可一味苦寒折之，如千緡湯、墜痰丸，更以皂角、蘿蔔子、杏仁、百藥煎，薑汁丸噙化。濕痰帶風，以千緡湯、墜痰丸固捷。痰積嗽，非青黛、瓜蔞不除。有食積人，面青白黃色不常，面上有如蟹爪路，一黃一白者是。欬逆嗽非蛤粉、青黛、瓜蔞、貝母不除。口燥咽乾有痰者，不用半夏、南星，用瓜蔞、貝母。飲水者，不用瓜蔞，恐泥膈，不鬆快。知母止嗽，清肺，滋陰降火。杏仁瀉肺氣，氣虛久嗽者，一二服劫止。治酒嗽，青黛、瓜蔞、薑蜜丸，噙，救肺。食積痰作嗽發熱者，半夏、南星爲君，瓜蔞、蘿蔔子爲臣，青黛、石(減)〔鹹〕爲使。

《明醫雜著・咳嗽》 咳謂有聲，肺氣傷而不清；嗽謂有痰，脾濕動而生痰；咳嗽者，因傷肺氣而動脾濕也。病本雖分六氣五藏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主氣而聲出也，治法須分新久虛實。新病，風寒則散之，火熱則清之，濕熱則瀉之；久病，便屬虛，屬鬱，氣虛則補氣，血虛則補血，兼鬱則開鬱，滋之，潤之，斂之，則治虛之法也。

主方：

杏仁去皮尖　白茯苓各一錢　橘紅七分　五味子　桔梗　甘草炙。各五分

春多上升之氣，宜潤肺抑肝，加川芎、芍藥、半夏各一錢，麥門冬、黃芩炒、知母各五分。

春若傷風，咳嗽，鼻流清涕，宜辛涼解散，加防風、薄荷、黃芩炒、麥門冬各一錢。

愚按：前症若因風寒所傷，咳嗽聲重，頭痛，用金沸草散；咳嗽聲重，身熱，頭痛，用《局方》消風散。蓋肺主皮毛，肺氣虛則腠理不密，風邪易入，治法當解表兼實肺氣，肺有火則腠理不閉，風邪外乘，治宜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數行解散，則重亡津液，邪蘊而爲肺疽、肺痿矣。故凡肺受邪不能輸化，而小便短少，皮膚漸腫，咳嗽日增者，宜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肺，六味丸以滋腎水。【略】

夏多火熱炎上，最重，宜清金降火，加桑白皮、知母、黃芩炒、麥門冬、石膏各一錢。

愚按：王太僕云：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前症若喘急而嗽，面赤潮熱，其脈洪大者，用黃連解毒湯；熱躁而咳，用梔子仁湯；咳唾有血，用麥門冬湯。俱兼以六味丸，夏月尤當用此，壯腎水以保肺金。【略】

秋多濕熱傷肺，宜清熱瀉濕，加蒼朮、桑白皮各一錢，防風、黃芩、山梔炒各五分。

愚按：前症若咳而身熱，自汗，口乾，便赤，脈虛而洪者，用白虎湯。身熱而煩，氣高而短，心下痞滿，四肢困倦，精神短少者，香薷飲。若病邪既去，宜用補中益氣加乾山藥、五味子，以養元氣；柴胡、升麻各二分，以升生氣。

冬多風寒外感，宜解表行痰，加麻黃、桂枝、半夏、乾薑、防風各一錢。肺金素有熱者，再加酒炒黃芩、知母各五分。若發熱，頭痛，鼻塞聲重，再加藁本、川芎、前胡、柴胡各一錢。

愚按：果係前症，若風寒外感，形氣、病氣俱實者，宜用麻黃之類，所謂從表而入，自表而出。若形氣、病氣俱虛者，宜補其元氣而佐以解表之藥。若專於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虛易入，而其病愈難治矣。若病日久，或誤服表散之劑，以致元氣虛而邪氣實者，急宜補脾土爲主，則肺金有所養，而諸病自愈。若人老弱，或勞傷元氣，而患前症，誤用麻黃、枳殼、紫蘇之類，而汗出亡陽者，多患肺癰、肺痿，治失其宜，多致不起。【略】

若有痰，加半夏、枳殼；風痰，再加南星薑汁炒；濕痰，脾困少食，加白朮、蒼朮。有痰而口燥咽乾，勿用半夏、南星，宜加知母蜜水拌炒、貝母、蔞仁、黃芩炒。

愚按：前症若因脾氣虛而爲濕痰者，宜用補中益氣湯；若因腎經虛熱而口燥咽乾者，宜用六味丸。

若夏月熱痰，或素熱有痰，加黃芩、黃連、知母、石膏。

愚按：前症若心火乘肺，輕則用麥門冬湯，重則用人參平肺散。若上焦實熱用涼膈散，虛熱用六君子湯；中焦實熱用竹葉石膏湯，虛熱用竹葉黃芪湯；下焦虛熱用六味丸。【略】

上半日咳者，胃中有火，加貝母、石膏、黃連；五更咳者，同上。

愚按：前症若胃中熱甚爲患者，宜用本方泄之；若胃中微熱爲患者，當用竹葉石膏湯清之；若胃中虛熱所致者，須用補中益氣湯補之。俱少佐以治痰之劑。其五更咳嗽者，當作脾虛宿食爲痰治之。【略】

若咳嗽久肺虛，滋氣補血，加人參、黃芪、阿膠、當歸、生薑、天門冬、款冬花、馬兜鈴、芍藥酒炒之類；肺熱喘咳，去人參，用沙參，此兼補血氣也。

愚按：肺屬金，生於脾土。凡肺金受邪，由脾土虛弱不能生肺，乃所生受病，治者審之。

黃昏咳者，火浮於肺，不可正用寒涼藥，宜加五味子、五倍子、訶子皮斂而降之。

愚按：前症屬脾肺氣虛，以致腎經陽虛陰弱而虛火上炎。或房勞太過，虧損眞陰爲患，法當補脾肺、生腎水，不可專主於肺也。

若午後嗽者，屬陰虛，卽勞嗽也，宜補陰降火，加川芎、當歸、芍藥、熟地、黃柏、知母、竹瀝、薑汁、天門冬、瓜蔞仁、貝母，此專補陰血也。

愚按：前症屬腎氣虧損，火炎水涸，或津液湧而爲痰者，乃眞臟爲患也。須用六味地黃丸，壯腎水，滋化源爲主；以補中益氣湯，養脾土，生肺腎爲佐。設用清氣化痰則誤矣。【略】

若火鬱嗽，爲痰鬱火邪在中，宜開鬱消痰，用訶子皮、香附童便浸、瓜蔞仁、半夏麴、海石、青黛、黃芩，爲末，蜜調爲丸，噙化，仍服前補陰降火藥，失治則成勞。

愚按：前症若因肺胃蘊熱，痰氣不利，宜用前藥。若因脾肺不清，氣鬱痰滯，用二陳加山梔、枳殼、桔梗。若因鬱結傷脾，氣血虛損，用《濟生》歸脾加山梔、桔梗。若因怒動肝火，脾土受剋，用四君子加山梔、柴胡。若勞役失宜，損傷元氣，用補中益氣加山梔、桔梗。【略】

若痰積、食積作咳嗽者，用香附、瓜蔞仁、貝母、海石、青黛、半夏麴、軟石膏、山查、枳實、黃連薑炒，爲末，蜜調，噙化。

愚按：前症若因飲食停滯胃口濕熱所化者，宜用本方。若因脾胃氣虛而痰積滯，用六君子加枳殼、木香。若因脾胃氣虛而食積滯，用六君子加神麴、麥芽。夫早間吐痰咳嗽，屬食積；喘促咳嗽，屬肺氣火旺。大抵當助胃壯氣爲主，不可專攻其痰。

若勞嗽見血，加阿膠、當歸、芍藥、天門冬、知母、貝母、桑白皮。亦於前肺虛、陰虛二條擇用。大抵咳嗽見血，多是肺受熱邪，氣得熱而變爲火，火盛而陰血不寧，從火上升，故治宜瀉火滋陰，忌用人參等甘溫之藥。然亦有氣虛而咳血者，則宜用人參、黃芪、款冬花等藥，但此等症不多耳。

愚按：前症亦有勞傷元氣，內火妄動而傷肺者；亦有勞傷腎水，陰火上炎而傷肺者；有因過服天門、生地寒藥損傷脾胃，不能生肺氣而不愈者；有因誤用黃柏、知母之類，損傷陽氣，不能生陰精而不愈者。凡此皆脾肺虧損而腎水不足，以致虛火上炎眞臟爲患也。須用補中益氣湯，補脾土而生肺金；用六味地黃丸，滋腎水而生陰精，否則不救。【略】

因咳而有痰者，咳爲重，主治在肺；因痰而致咳者，痰爲重，主治在脾。但是食積成痰，痰氣上升以致咳嗽，只治其痰，消其積而咳自止，不必用肺藥以治咳也。

愚按：前論治法最是，仍分六淫、七情及五臟相勝、脾胃虛實以治之。否則，恐成肺癰之症。

《醫學正傳・欬嗽》 夫欲治欬嗽者，當以治痰爲先。治痰者，必以順氣爲主，是以南星、半夏勝其痰而欬嗽自愈，枳殼、橘紅利其氣而痰飲自降。痰盛而能食者，小承氣湯微下之。痰盛而不能食者，厚朴湯疎導之。夏月嗽而發熱者，謂之熱嗽，小柴胡加石膏、知母。冬月嗽而發寒熱，謂之寒嗽，小青龍湯加杏仁。此治法之大要也，學者不可不知。【略】

祖傳經驗潤肺除嗽飲　治遠年欬嗽如神。【略】

祖傳三聖丹　治久嗽極效。

《蒼生司命・欬嗽》 一陰虛火動，發而爲喉痹，音啞者不治。

一嗽而大便泄者，難治。

一嗽而發熱不止，難治。

一肺癰作痛，肺痿不痛，痿甚而癰稍輕也，俱難治。【略】

嗽脈宜浮滑，忌弦數細濇。

關上脈微爲欬。肺脈微急，爲欬而唾血。

脈弦濇而欬，爲少血。脈緊者爲肺寒。雙弦者寒。

脈浮而緊者爲虛寒，脈浮而緩者傷風。脈細者濕，脈數者熱，脈沉數爲實熱。脈弦爲水，偏弦爲飲，脈沉爲留飲，脈洪滑多痰。欬脈浮直者生，脈浮濡者生，脈堅者死，沉小伏匿者死。欬而羸瘦，脈堅大者死。欬而脫形，發熱，脈小堅急者死。

凡肌瘦脫形，熱不去，欬嘔，腹脹且瀉，脈弦急者，皆死證也。

《內經》曰：秋傷於濕，冬必欬嗽。河間曰：欬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嗽謂無聲而有痰，脾濕動而生痰也。咳嗽謂有聲而有痰，蓋因傷於肺氣，動於脾濕，欬而爲嗽也。然嗽症不同，有風寒暑濕之邪，傷肺而嗽者，此外因也，必顯證於外，鼻塞聲重，惡寒是也。治法：因風寒嗽者，三拗湯加知母。脈浮大有熱，加黃芩、生薑。喘嗽遇冬則發，此寒包熱也，解表則熱自除。感冷則嗽者，膈上有痰，二陳湯加枳殼、黃芩、桔梗、蒼朮、麻黃、木通、生薑。有火鬱於肺而嗽者，有聲無痰，面赤是也。俗名爲乾欬嗽，難愈。治法：夏月火炎上最重，宜用芩、連、梔子。上半日嗽多，胃中有火，知母、石膏降之。午後嗽多者，屬陰虛火盛，四物湯加知母、黃栢、麥冬、五味。黃昏嗽多者，火氣浮於肺，不宜用涼劑，五味、五倍斂而降之。早晨嗽多者，胃中有食積，至此時火氣流入肺中，宜知母、地骨降之。有濕痰嗽者，嗽動便有

痰聲，痰出嗽止是也。治法：用二陳湯加南星、貝母、竹瀝、海石、海粉、青黛、瓜蔞仁。痰因火動，逆上作嗽者，先治火，宜芩、連、梔、栢；後治痰，用前藥，通用清氣化痰丸。有陰虛嗽者，其氣自下而上，多重於夜分是也。治宜四物合二陳順而下之，加炒梔、栢尤佳。有勞嗽者，盜汗出，兼痰，多作寒熱，乾嗽聲啞，痰中有血絲紅點是也。治法主補陰清金，四物湯。欬而痰中帶紅點者，四物加知、栢、五味、人參、麥冬、桑皮、地骨皮。陰虛勞嗽，通用百部、欵冬、紫苑、百合、沙參、麥冬、五味、知、栢、芩、芍、生地。內熱骨蒸，加丹皮、地骨皮。又有肺脹嗽者，動則喘，氣急息重是也。肺因火傷，遂成鬱遏脹滿，治主收斂，用訶子爲君，佐以海粉、香附、青黛、杏仁之類。欬嗽左不得眠者，肝脹，宜小柴胡加青皮、白芍、芎、歸入嗽藥。右不得眠者，肺脹，宜桔梗、瓜蔞、黃芩、甘草，少入青皮、白芍，以上二證皆難治。嗽而脇痛者，宜用青皮、疎肝氣，有因久嗽成肺癰肺痿者，則雲門中腑作痛，吐咯膿血，臭穢不可近是也。治癰，用丹溪桔梗湯。治痿，宜養血、養氣、養肺、清金，用丹溪、海藏紫苑散、知母茯苓湯。大抵欬嗽有痰居多，故治嗽者，當以治痰爲先，治痰者，宜以順氣爲主，故以南星、半夏勝其痰，而嗽自愈，枳殼、橘紅利其氣，而痰飲自除。凡諸嗽者，須分新久用藥。如肺虛受嗽，加五味、欵冬、紫苑、兜鈴之類補之。若肺實有火邪者，宜桑皮、花粉、片芩、杏仁、桔梗、枳殼之類瀉之。夏月嗽而發寒熱者，謂之熱嗽，小柴胡加石膏、知母。冬月嗽而發寒熱者，謂之寒嗽，小青龍加杏仁。凡嗽，春是春升之氣，夏是火炎於上，秋是濕熱傷肺，冬是風寒從外來，用藥發散之後，必以半夏等藥逐去其痰，庶不再作。又有感寒表未解，延入久嗽，終必以解表而嗽愈也。

一傷風寒欬嗽，七日內必大嗽，七日後必生清痰，痰稠吐出，則嗽方愈。的係風寒，方可用三拗湯，加桔梗、紫蘇。

一產婦傷風欬嗽，治宜驅風散邪帶表，四物湯。如風邪已盡，即行大補，久久成勞，難治。

一勞嗽，上嗽下瀉，用嗽藥，嗽止則瀉甚，服香連丸，則瀉止復嗽，肺與大腸爲表裏，此臟腑俱病，不可兼治者死。

一久嗽肉脫者，用嗽藥多不效，補中健脾則嗽止，此虛則補其母，以脾主肌肉，病有本而標之之意也。然病多不救。經曰：大肉已脫，九候雖調，尤死是也。

一新嗽易愈，久嗽雖愈，所以難愈者，由病邪傳變而而入深也。【略】

一傷寒有水結胸嗽者，宜小青龍、小半夏茯苓湯。

《丹溪心法附餘・寒門・咳嗽》 古方治火鬱乾咳嗽者甚少，治風寒濕咳嗽者甚多，蓋由不分內外所因，新久之異故也。夫形寒飲冷，新咳嗽有痰，固當以溫寒散濕爲主，如人參、半夏之類可也。若夫氣動火炎，久咳嗽無痰，又當以清熱潤燥爲先。然人參、半夏之類，又在所禁，如天門、麥門、知母、貝母、石膏、瓜蔞之類可也。世人徒知肺主皮毛，外感風寒爲寒，殊不知傳裏鬱久變爲熱也。況肺爲華蓋，而五臟六腑火自內起，薰蒸焚灼作咳嗽者，亦良多矣。

治嗽方中，多用人參，以其肺虛故也。然肺受火邪，久嗽喘滿吐血，與夫陰虛火動，午後發熱兼嗽者，切宜忌之。然肺受寒邪喘嗽，與夫陽虛火動，晝夜發熱兼嗽者宜用，亦須知母、貝母、天門冬、麥門冬、瓜蔞之類擇其二三味，監制可也。丹溪云：子每治病，以某藥爲主治，以某藥爲引經，以某藥爲監制是也。【略】

肺主皮毛，人之無病之時，榮衛周流，內氣自皮膚腠理普達於外。一或風寒外束，則內氣不得於外達，便從中起，所以氣升痰上故咳嗽。宜用辛溫、辛涼之劑以發散風寒，則邪退正復而嗽止也。又按肺爲華蓋，凡飢飽勞役，喜怒憂恐，與夫飲醇醪食厚味，則火升痰上而傷於肺，亦作咳嗽，宜用降火豁痰之劑，則火降痰消而咳止也。又按肺主氣，運行血液，周流一身。今也肺受火邪，氣從火化，有升無降，爲嗽爲喘，久而不治，虛極至損，則不能運行氣液，發爲煩熱驚悸，咳唾粘涎膿血，宜用補虛潤燥、開鬱散火之劑，則肺得清正而嗽止也。故治咳嗽，要知新久之異，虛實之殊，補瀉之宜也矣。

《明醫指掌・咳嗽症歌論》 夫肺居至高之上，主持諸氣，屬金而畏火者也。清虛高潔，覆蓋五臟，乾金之象。外主皮毛，司腠理開闔，衛護一身，如天之覆物，體之至輕清者也。或外因六淫之邪相侵，內因七情之氣相忤，則肺金受傷而清純之氣擾亂妄動，爲火爲痰，故咳嗽之病從茲作矣。故咳嗽有因風寒暑濕之邪傷肺者，必顯形症於外，此外因也。有火鬱於肺而嗽者，有聲而無痰是也。有濕痰嗽者，有痰，痰出嗽止是也。有陰虛而嗽者，其氣從下而上，多重於夜分是也。有肺脹而嗽者，動則喘氣，急息重是也。有勞嗽者，乾咳聲啞，痰中有血絲血點者是也。有因嗽而成肺癰肺痿者，則雲門中

腑痛，吐咯膿血，臭穢不可近是也。故因外感者，汗之發之；火者，清之降之；痰者，豁之導之；鬱者開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燥者潤之；務令其肺氣平和，不使火邪乘尅而嗽自止矣。大抵肺位最高，針石不能及，藥餌不能到，惟桔梗能舟楫諸藥入肺。藥須臨卧時服，細細嚥下，則能入於肺也。

痰嗽　嗽動有聲有痰，痰出嗽止者。痰也不可一味苦寒折之，千緡湯、墜痰丸。積痰嗽者，非青黛、瓜蔞不除。食積痰飲作嗽，半夏、南星、蘿蔔子、青黛、石龝、瓜蔞之類。痰因火動，逆上作嗽者，先治火，黃栢、知母、黃芩、黃連之類，後用瓜蔞、貝母、青黛、海石、天花粉治痰。若鬱於肺經作嗽，胸滿涎多，二陳湯加枳、桔、瓜蔞、黃芩、桑、杏、前胡、山梔、南星、貝母。

火嗽　夏月嗽，是火炎上，最重，芩、連、山梔。上半日嗽，多胃中有火，貝母、石膏瀉胃火。午後嗽，多陰虛火盛，四物湯加知母、黃栢、門冬、五味。黃昏嗽多者，火氣浮於肺，五味、五倍斂而降之，不宜涼藥。五更嗽，多胃中火邪幷食飲流入肺，知母、地骨皮。火鬱，肺有聲無痰，用苦梗開之，後用四物湯加栢、山梔、竹瀝、黃芩。火嗽痰少，二陳湯去半夏，加貝、瓜蔞、青黛、山梔、炒黃芩、桑皮。

外因　冬月嗽，是風寒外來，參蘇飲加桑、杏取汗，後用半夏藥（遂）（逐）痰，必不再發。寒邪傷肺而嗽者，二陳湯加麻黃、桔梗、杏仁，或金沸草散。久嗽風入肺，咽筒哈之。傷風熱嗽，百解散。寒熱往來而嗽，小柴胡湯。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咳嗽》　夫咳之爲病，有一咳卽出痰者，脾（溫）（濕）勝而痰滑也。有連嗽十數不能出痰者，肺燥勝痰濕也。滑者，宜南星、半夏、皂角之屬燥其脾，若利氣之屬所當忌也。澀者，宜枳殼、紫蘇、杏仁之屬利其肺，若燥脾之劑所當忌也。

《愼齋遺書・咳嗽》　咳嗽不一，所因不同也。因於風，宜辛涼以散之，前胡、紫蘇、防風、葛根之屬。因於寒，宜辛溫以發之，麻黃、羌活、細辛之屬。因於溼，宜燥之，六君子湯，或半夏、桑皮之屬，或二陳湯。因於火，宜清潤之，麥冬、紫菀、花粉、元參之屬。因於虛，宜補之，人參、黃耆之屬，或保元、四君、六君。因於氣逆，宜清而降之，杏仁、蘇子、陳皮、百合之屬。因於痰，實則疎之，虛則補之，水泛則溫而斂之。蓋肺屬金，金受火爍，則煎熬津液而成痰，宜清其火，火息則痰消。寒則肺不下降，肺液壅而成痰，宜溫其腎，水煖則肺金下降之令行而痰消。此治咳之大略也。若夫神而明之，在乎辨脈證之寒熱虛實也。咳嗽骨節痛，不能走履，此肺氣不足，不能制肝，肝邪熾而風痰橫溢也。肝主筋，筋傷故運動不舒。肝尅脾，脾傷故溼不化而成病。且肝主風，肝盛則風溢而痰橫矣。故肺氣之不足，乃病之本，肝脾之強弱，乃病之標，用四君子以補脾肺之不足，加陳皮以疎肝氣之有餘，用以醒脾消痰，是正治之法也。

《醫學入門・傷寒・傷寒初證》　咳嗽有寒熱水氣之多端。咳嗽多屬肺金，傷寒言太陽病者，何也？肺爲五臟華蓋，內通膀胱，外主皮毛而爲氣之主。氣逆而不下則咳。風寒乘之，氣冷則滯。熱邪乘之，氣燥則鬱。水飲乘之，與氣相搏。寒熱水氣皆能生痰，又咳之所從始也。以風寒言之，太陽症身熱腫喘者，麻黃杏仁飲。咳喘者，三拗湯。少陰症，寒熱胸滿或挾瀉者，小柴胡去參、棗，加五味子、乾薑。少陰症，厥逆腹痛下利者，四逆湯加五味子、乾薑。少陰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下利者，豬苓湯。春冬傷風寒，夏秋傷濕冷，鼻塞喉鳴，氣不得下而咳者，橘皮竹茹湯。以熱咳言之，金沸草散、柴胡半夏湯、瀉白散。或咳膿血者，小柴胡加黃芩、黑豆。咳嗽身熱，臍腹滿痛者，大柴胡湯下之。中滿而嘔者，大半夏湯。解利以後，胃寒不食者，理中湯、六君子湯，俱加五味子、細辛。痰氣盛者，大橘皮湯。素有痰火者，當於芩連二陳湯中消息。又水咳有三症，青龍湯治太陽之表水有寒，十棗湯治太陽之裏水有癖，玄武湯治陰症之裏水有寒。凡咳而小便利者，忌汗。久而入臟成癆，膏之上肓之下者，不治。

《醫學入門・雜病・外感寒類》　咳嗽須分痰與聲，痰聲俱有肺脾經。咳因氣動爲聲，嗽乃血化爲痰，肺氣動則咳，脾濕動則嗽，脾肺俱動，則咳嗽俱作。然以肺爲主，故多言咳，則包嗽在其中。實者痰稠聲且重，虛者聲利痰亦清。咳必先審肺脈虛實。實者浮大有力，若沉而滑，則痰氣盛也。虛者弦大無力，若沉細帶數，則火鬱極也。外因四氣隨時令，風乘肺，咳則鼻塞聲重，口乾喉癢，語未竟而咳，參蘇飲加桑白皮、杏仁，或柴胡半夏湯，後用諸咳丸。如久咳，夜咳，冬咳，風入肺竅者，宜薰之。寒乘肺，咳則胸緊聲啞，二陳湯加麻黃、杏仁，或蘇沉九寶飲，華蓋散，單生薑丸。有寒熱者，小柴胡湯。又有一種遇寒則咳者，謂之寒暄，乃寒包熱也。解表則除，枳梗湯加麻黃、防風、杏仁、陳皮、紫蘇、木通、黃芩。如風寒鬱熱夜咳者，三拗湯加知母、黃芩。暑乘肺，咳則口燥聲嘶吐沫，六一散加辰砂。見血者，枇杷葉散。濕乘肺，咳則身重，骨節煩疼灑淅，五苓散，不換金正氣散。大概春氣上升，潤肺抑肝。夏火上炎，清金降火。秋濕熱甚，清熱瀉濕。冬風寒重，解表行痰。內傷火鬱勞食情。火咳，聲多痰少。五更咳多者，食積，濕熱火流肺中，瀉白散加知母，或古二母散。上半午咳多者，胃有實火，單石羔丸加知母、貝母。便閉喘渴痰稠者，涼膈散，敗毒散，古苓半丸。下半午咳多者，陰虛，四物湯合二陳湯，加知母、黃栢、麥門冬順而下之。如陰

虛火燥，寒熱盜汗，遺精見血者，四物湯加竹瀝，或滋陰降火湯，加味二母丸。黃昏咳多者，火浮於肺，潤肺丸以斂之，不可純用涼藥，通用二陳湯去半夏，加貝母、瓜蔞、青黛、山梔、黃芩、桑白皮。鬱咳即火咳久者，乾咳無痰，乃腎水焦枯，邪火獨炎於肺，瀉白散加苦梗爲君以開之，久者訶黎丸，虛者腎氣丸，不得志者霞天膏。如肺燥皮枯，瘡癢便閉者，活血潤燥，生津飲。勞咳，五勞虛咳也，疲極傷肝，咳而左脇疼引小腹者，二陳湯加芎、歸、芍藥、青皮、柴胡、草龍膽、黃芩、竹茹，或黃芪建中湯。勞神傷心，咳而咽乾咯血者，劫勞散，夢授天王補心丹。勞倦傷脾，咳而氣短無力者，調中益氣湯，補中益氣湯。叫呼傷肺，咳而嘔，吐白沫，口燥聲嘶者，潤肺丸，人參清肺飲。房勞傷腎，咳而腰背痛寒熱者，二陳芎歸湯。又有一種傳症癆咳，即乾咳勞咳久者，宜蛤蚧、天靈蓋、雄黃、硃（或〔砂〕）之〔硬〕〔類〕，須於癆瘵條參之。食咳，因食積生痰，痰氣衝胸腹滿者，二陳湯加厚朴、山查、麥牙。傷生冷以致肺胃不清，噯酸吐瀉，惡風寒者，五積散。理中湯、異攻散。傷煎炒熱物者，葶藶散，或三補丸加知母、貝母。傷酒食積者，香附瓜蔞青黛丸。七情臟氣不平則咳，久不已，則入六腑。怒傷肝咳，兩脇下滿，入膽則嘔吐苦汁。喜傷心咳，心痛咽腫，入小腸則咳與氣俱失。思傷脾咳，右脇引肩背痛，甚則不可以動，入胃則嘔吐痰沫，長蟲。憂傷肺咳，喘息唾血，入大腸則遺糞。恐傷腎咳，唾涎腰背引痛，入膀胱則遺尿。入三焦則腹滿不欲食，始則關於肺，終則聚於胃故也，宜二陳湯加瓜蔞仁、蘿蔔子，加味瀉白散，參蘇飲，四七湯，蘇子降氣湯，團參飲子，古橘甘散，古橘薑丸，加減三奇湯選用。痰咳胸滿水咳悸，痰咳，痰出咳止，胸膈多滿。經曰：秋傷於濕，冬必咳嗽。濕在心，謂之熱痰。濕在肝，謂之風痰。濕在肺，謂之氣痰。濕在腎，謂之寒痰。惟濕痰入胃，上干於肺則必作咳，宜千緡湯，墜痰丸，半瓜丸選用。痰鬱肺經，咳則涎多，或結胸者，二陳湯加枳、梗、瓜蔞、黃芩、貝母，甚者鶴頂丹。痰積流入肺脘，久咳不得睡者，兜鈴丸。痰因火動者，二陳湯加芩、連，或清氣化痰丸。痰因宿食者，化痰丸。痰因酒濕者，蜂薑丸。全因酒者，瓜連丸。如痰甚能食便閉者，小承氣湯下之。不能食便閉者，厚朴湯，或滾痰丸疎導之。水咳，因飲茶水停蓄爲涎上湧，身熱胸滿怔忡者，小青龍湯。身寒脇硬者，玄武湯。結胸者，小半夏湯。大便閉者，十棗湯。小便澀者，五苓散。詳傷寒水症。瘀血碍氣脹且腥。瘀血咳則喉間當有腥氣，輕者瀉白散加生地、山梔、牡丹皮、麥門冬、桔梗。重者，桃仁、大黃、薑汁爲丸服。或因打損勞力傷肺，過風寒則咳，或見血紫黑色者，四物湯去芎，加大黃、蘇木爲末，酒調服，利去心肺間瘀血即止。後服人參養榮湯調理。肺脹滿，即痰與瘀血礙氣，所以動則喘急，或左或右，眠一邊不得者是，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薑汁。若虛脹喘者，單人參膏、古百花膏。有水停蓄脹者，飲水則逆轉不入，三白湯加澤瀉、桔梗、五倍子。若因火傷極，無水以升而脹者，必乾咳無痰，訶黎丸含化，以訶子有收斂降火之功，（然亦）危哉。治分新久求其本。新咳有痰者，外感隨時解散。無痰者，便是火熱，只宜清之。久咳有痰者，燥脾化痰。無痰者，清金降火。蓋外感久則鬱熱，內傷久則火炎，俱宜開鬱潤燥。其間有七情氣逆者，則以枳殼、香附，順氣爲先。停水宿食者，則以南星、檳榔分導爲要。氣血虛者，補之斂之，苟不治本而浪用兜鈴、粟殼澀劑，反致纏綿。況肺爲嬌臟，易寒易熱，雖人參平藥，惟氣虛最宜。若肺熱有火，及風邪初盛者，俱宜砂參，或玄參代之。故咳不拘於寒也。久甚還將脾腎寧。久咳曾經利下，及勞倦飢飽，以致肺胃寒而飲食少進者，只理脾而咳自止。然腎爲氣臟，咳嗽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乃腎虛氣不歸元，宜所服藥中加補骨脂、五味子，或三味安腎丸。陰虛者，腎氣丸。陽虛者，黑錫丹以鎮之。凡咳至肺脹及咽瘡失音者，必死。

《古今醫鑑・咳嗽》 凡治咳嗽，最要分肺虛肺實。若肺虛久嗽，宜五味子、款冬花、紫菀、馬兜苓之類，斂而補之。若肺實有邪，宜黃芩、天花粉、桑白皮、杏仁之類，散而瀉之。

凡治嗽，有用五味子者，以收肺氣，乃火熱必用之劑。若有外邪而驟用之，恐閉住邪氣，必先發散，然後可用。訶子味酸苦，有收斂降火之功。杏仁散肺中風寒，然性實有熱，因於寒者爲宜。桑白皮瀉肺氣，然性不純良，用之者當戒。馬兜苓去肺熱而補肺也。生薑辛能發散也。罌粟殼不可驟用，乃後收功藥也。人參以其氣虛，或新咳挾虛者可用，若風寒邪盛，或久嗽肺有鬱火者，不可用也。瓜蔞仁甘能補肺，潤能降氣，胸中有痰者自降。

凡咳嗽，口燥咽乾，有痰者，不可用南星、半夏，宜用瓜蔞仁、貝母。若飲水者，又不宜瓜蔞，恐泥膈不鬆快耳。

《醫林繩墨・咳嗽》 《脈經》曰：咳嗽所因，浮風緊寒，數熱細實，房勞濇難。右關濡者，疲極肝衰。浮短肺傷，法當咳嗽。又曰：五臟之嗽，各視本位。浮緊虛寒，沉數實熱，洪滑多痰，弦濇少血。形盛脈細不足以息，沉小伏匿，皆是死脈。唯有浮大而嗽者生。外症內脈參考均停，此辨咳嗽之脈法也。夫咳者，謂有聲，肺氣傷而聲不清，肺由火爍也。嗽者，謂有痰，脾濕動而生痰，脾受濕侵也。咳嗽，謂有聲有痰，既有火爍，又有痰侵，脾肺俱病者也。或有謂因傷肺氣而動濕熱者，或有謂因火積熱而傷肺金者，病雖不同，然其要皆主於肺而生於脾也。吾觀傷風之症，鼻塞聲重，咳嗽有痰，此肺氣不利而得之也。虛損之症，熱盛聲啞，咳嗽無痰，此肺火盛而見之也。脾虛之症，嗽多稠痰，胸膈不利，大便溏泄，此脾濕動而痰壅也。又有熱痰者，痰因火動，或好食炙煿酒麪，膏粱油膩等物，蓄積於內，化爲稠痰，故發而爲胸滿氣急，痰喘不利，此脾火動而痰盛也。治療之法，用二陳湯治痰而嗽自止。枳殼利氣則痰自消，茯苓、甘草和中則痰自運。設若有寒者加蘇、麻，有火者

加芩、連，有鬱者加山查、厚朴，有風者加荆、防，有食者加麴、蘗，脾虛者加白朮，此用藥之法也。戴氏又曰：風寒者宜溫，鼻塞聲重惡寒是也。火者宜降，有聲痰少面赤是也。勞者宜補，盜汗出，肌肉脫，痰唾稠粘，寒熱乍發是也。又有肺脹者，動而喘嗽，胸滿氣急，卧不一寐是也。痰嗽者，痰涎壅盛，動徹便有稠痰，因嗽而痰不已也。爲究其源，則不過內傷外感而已。風寒暑濕傷於外，則先中於皮毛，皮毛爲肺之合，肺邪不解，他經亦病，此自肺而後傳於諸臟也。勞慾情志傷於內，則臟氣受傷，先由陰分而病及上焦，此自諸臟而後傳於肺也。自表而入者，病在陽，宜辛溫以散邪，則肺清而咳嗽愈。自內而生者，病在陰，宜甘以壯水，潤以養金，則肺寧而咳嗽痊。然而治表者藥不宜靜，靜則留連不解，變生他病，故忌寒涼收斂。如《五臟生成篇》所謂肺欲辛是也。治內者藥不宜動，動則虛火不寧，燥養愈甚。故忌辛香燥熱。如《宣明五氣篇》所謂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是也。然治表者，雖宜動以散邪，若形病俱虛者，又當補中氣而佐以和解，倘專於發散，恐肺氣益弱，腠理益疎，邪乘虛入，病必增劇也。治裏者，雖宜靜以養陰，若命門火衰不能歸元，則參、芪、桂、附在所必用，否則氣不化水，終無補於氣也。其在老人虛人，皆以溫養脾肺爲主，稍治標可也。若欲速愈而亟攻其邪，因而危困者多矣，可不謹諸。

愚再按：五臟之病，何以咳嗽而獨屬之於肺經也？蓋肺主氣不利而致痰，雖痰火風寒濕熱之所因，而實本於肺經之感受也。但肺爲諸氣之源，而又爲臟腑之統領，故凡病自氣而生，莫不由夫肺氣不利之所致也。故治者必須清氣爲先，分導次之。且如脾濕動而生痰，謂之痰嗽，宜當清痰理氣。火氣勝而傷金，謂之火嗽，宜當降火清金。設或寒氣閉肺而致嗽，宜當發汗而清寒。風氣乘肺而致嗽，宜當驅風而清氣。潔古云：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此濕傷肺金而然也，宜當清濕而斂肺。丹溪又曰：午上嗽者屬火，午後嗽者屬陰虛，五更嗽者屬食積，見風嗽者屬風，寒嗽而惡寒者屬虛寒，嗽而有血者屬內損，嗽而失氣者屬內傷。大率嗽之爲病不一端，嗽之治法不一理，因其症而藥之爲得也。

治法主意，咳主乎寒主乎火，嗽主乎痰。治肺之病清痰理氣爲要，而欲清其痰，又須以理氣爲先。

《雜病證治準繩・咳嗽》 尤忌憂思過度，房室勞傷，遂成瘵疾，宜養脾生肺也。

《治法彙・咳嗽》 有火、有風、有寒、有痰、有癆、有肺脹。

傷風　脈浮，兼自汗，頭眩眼脹，鼻塞清涕者，屬傷風，冬月十神湯，餘月芎蘇飲最捷。

外感　脈浮緊，症兼頭痛，拘急，惡寒發熱，無汗者，屬寒，冬月十神湯加減，餘月芎蘇飲加羌活。

火　寸滑而數，或沉實而弦，口乾頭時痛，有聲痰少面赤者，火也，宜降火清金，加味芩連二陳湯。

鬱火　如曾服涼藥，或起初發散未淨，火鬱在肺，痰結不出，兼氣促者，仍用解散，輕則芎蘇飲，甚者加麻黄。

已經發散降火，咳嗽不已，口乾內熱盛者，二陳加枯芩、花粉、瓜蔞實、蘇子，甘寒潤之。

痰　脈滑，或弦數，動作便有痰聲，痰出嗽止者，痰也，主豁痰利氣，二陳加南星、枳、桔、前胡、香附、滾痰丸佳。

因痰而嗽者，痰爲重，主治在脾。因咳而動痰者，咳爲重，主治在肺。一切食積，痰積，上升而致咳者，只治其痰，消其積，咳自止，不必用涼藥、肺藥。潔古曰：治咳嗽以化痰爲先，化痰以導氣爲主。以南星、半夏化其痰，而咳嗽自愈；以枳殼、橘紅利其氣，而痰飲自降。此其大略耳。

痰爲火所逆上者，先瀉火，然亦看緩急治，或先降火，或先理氣。

陰虛　脈弦而數，或細數，或濇，症兼盜汗，下午作寒熱，面色純白，兩頰赤，多清痰。乾咳者，勞也，屬陰虛火盛，清金補陰，四物加竹瀝、薑汁，或早服補陰丸，晚服門冬膏。

咳嗽氣脹，壅遏不得眠者，難治。

乾咳　乾咳嗽係火鬱之甚，難治，乃痰鬱火邪在肺。上用苦梗開之，下用補陰降火藥，不已則成勞，須行倒倉法，此症因不得志者有之，切忌半夏，宜瓜蔞、貝母等潤劑。惡心，忌瓜蔞。

脈弦急，或溢出寸口，動則喘急，屬肺脹，宜收斂。【略】

風寒鬱熱於肺，夜嗽者，三拗湯加知母。脈數大而浮，加黄芩、生薑。

聲啞者，寒包熱也。宜半夏、生薑，辛以散之。

久嗽聲啞不治，是肺管破也。

陰虛火動而嗽，四物合二陳，或加知母、黃栢。見血者，加貝母，去半夏。

陰虛或吐紅者，坎離加五味子、人參、麥冬、桑皮、地骨皮。

氣虛　好色之人，元氣虛弱，咳嗽不愈，瓊玉膏妙。病後氣促，咳嗽色黃白，脈虛大，多屬肺虛，生脈散主之。

咳血　咳嗽見血，多是陰虛，火載血上，四物、二門、二母、牡丹皮、阿膠。

脈數者，忌參、耆，易沙參。肥白人咳嗽自汗，日久不愈，人參膏，以生薑、陳皮佐之，有痰加痰藥。

咳嗽聲嘶者，乃血虛受熱，用青黛、蛤粉，蜜調服之。

《醫說》方：治痰嗽，用蚌粉，新瓦上炒通紅，入青黛少許，以淡薑水，滴入麻油數點，調服。

食積痰嗽　發熱，半夏、南星爲君，瓜蔞、萊菔子爲臣，青黛、海石、石鹼爲使，薑汁浸，蒸餅丸服。

咳嗽聲嘶，引兩脇痛不可忍者，二陳加芎、歸、芍藥、青皮、柴胡、草龍膽、黃芩、竹茹之類。

脇痛嗽　嗽而脇痛，宜以青皮疎肝氣，後以南星、香附、青黛、薑汁。一云實者，白芥子之類。【略】寒熱交作而咳嗽者，小柴胡加知母之類。一方加芍藥、五味子、桑白皮。陰氣在下，陽氣在上，咳嗽嘔吐，喘促，瀉白散加青皮、五味子、人參、茯苓、糯米。

咳而嘔　胃氣素弱，肺氣不利，咳嗽嘔吐併作，爲子母俱病，最重，先安胃氣，二陳加白朮、薑汁。

《準繩》法：嗽吐痰與食俱出，乃飲食失節，致(肝)(胃)氣不利，而肺又冒寒邪，(肝)(胃)爲濁道，肺主清道，清濁相干，宜二陳加木香、杏仁、細辛、枳殼各半錢。

熱嗽　胸滿，小陷胸湯。有血碍氣作嗽，桃仁去皮尖，大黃酒炒，薑汁丸服。

凡嗽，春是上升之氣，寒令尚存，微兼辛散。夏是火邪炎上，宜潤以降之。秋是濕熱傷肺，宜清肺。冬是風寒外束，宜發散。

早晨嗽多者，胃中有食積，至此時火氣流於肺中，以知母、地骨皮，降肺火。

上半日嗽多者，胃中有火，知母、石膏降之。午後嗽多者，屬陰虛，四物加知母、黃栢，先降其火。黃昏嗽多者，火氣浮於肺，不宜用涼劑，宜五味、五倍，斂而降之。

久嗽，用生訶子一枚，含之嚥津瘥。瘥後不知食味，煎檳榔湯服之，便佳。

治嗽須分新久虛實，如久嗽脈濇，或雖洪大，按之不鼓，屬肺虛，宜五味、款花、紫苑、馬兜鈴之類，斂而補之。或日數雖久，脈數滑有力，尚屬有餘實火，更宜清金，尋火尋痰，分緩急治。一法：久嗽肺虛，自汗倦怠，參、芪、阿膠、當歸、生薑、天冬、款花、馬兜鈴、酒芍藥，煎服。氣促有火，脈數，去人參，易沙參。

治久嗽，用訶子味酸苦，有收斂降火之功。五味子收肺氣，乃火熱必用之劑。杏仁散肺中風熱，然肺實有火，因於寒者爲宜。桑白皮瀉肺氣，然性不純良，用之多者當戒，或用兜鈴，以其去肺火補肺也。多用生薑，以其辛能發散也。瓜蔞子甘能潤肺，寒能降火，以肺受火逼，失降下之令，今得甘緩潤下之助，則痰自降，宜其爲治嗽之要藥也。除陰虛血虛，火盛乾咳者，勿用。

嗽久，不問風寒鬱熱，曾先服過麻黃、杏仁、防風等藥，病雖退減，而根未除者，二陳加粟殼、烏梅、阿膠、五味子、瓜蔞仁之類。

久嗽必用粟殼，不必疑，要先去病根，此乃收功後藥也，與治痢同。

勞嗽　即火鬱嗽，因火傷急，遂成鬱遏脹滿，不得眠一邊，訶子取其酸苦，有收斂降火之功，佐以海石、童便浸香附、瓜蔞、青黛、杏仁、半夏麵之類，薑汁調，噙化，必以補陰爲主。陰分嗽，悉作陰虛治。肺燥者潤之，口乾痰不得出者，是屬熱，桔梗、大力、鷄子清。【略】

嗽而咳逆，非蛤粉、青黛、瓜蔞、貝母不除。

《傷寒六書・咳嗽》　咳者，聲欬，俗謂之嗽。肺主氣，肺爲邪所乘，氣逆而不下也，故令咳嗽。有肺寒而咳者，有停飲而咳者，有邪在半表半裏而咳者，治各不同。其水咳三症，不可不辨。小青龍太陽之表水也，十棗湯太陽之裏水也，眞武湯本症之水氣也。蓋水與表寒相合而咳，則小青龍當汗之。水與裏寒相合而咳，則眞武湯溫之。裏症合水動肺而嗽，十棗湯所以下之也。

太陽病，身熱咳嗽，乾嘔，喘而利，小青龍湯。有加減法。惡寒身痛，只依本方。身涼咳嗽，乾嘔微利，心下痞滿引脇下痛，十棗湯。

四肢痛重，腹痛下利，咳嗽或嘔，眞武湯。有加減之法。

少陽病，寒熱往來，胸脇硬滿而痛，咳嗽，小柴胡湯。有加減。

少陰咳嗽，四逆湯。腹痛下利，咳嗽，中滿而嘔，大半夏湯。

《壽世保元・咳嗽》 夫咳謂有聲，肺氣傷而不清。嗽謂有痰，脾濕動而生痰。咳嗽者，因傷肺氣而動，脾濕也。病本須分六氣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主氣而聲出也。戴云：因風寒者，鼻塞聲重，惡寒者是也。因火者，有聲痰少面赤者是也。因勞者，盜汗出。兼痰者，多作惡熱。肺脹者，動則喘滿，氣急息重。痰者，嗽動便有痰聲，痰出嗽止。五者大概耳，亦當明其是否也。治法須分新久虛實。新病風寒則散之，火熱則清之，痰涎則化之，濕熱則瀉之。久病便屬虛，屬鬱。氣虛則補氣，血虛則補血，兼鬱則開鬱，滋之潤之，斂之降之，則治虛之法也。

《醫貫・咳嗽論》 咳謂無痰而有聲，嗽是有痰而有聲，雖分六腑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爲清虛之腑，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爲嬌臟，畏熱畏寒，火形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專在脾，而反歸重於腎。蓋脾者肺之母，腎者金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

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寔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爲主，而佐以解表之藥。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湊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寔脾也。脾寔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湊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毋徒從事於（寧）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臟，母盛而子宮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枯，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

有火爍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醫書中，論清金降火者，以黃芩、天麥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黃連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黃柏、知母降陰火，謂枳、半滲泄傷陰，易用貝母、瓜蔞、竹瀝、枇杷葉，以潤肺而化痰。已上治法，豈不平正通達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寔非。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也，滋其陰卽所以降火也，獨不觀啓玄子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乎。余《相火論》及《滋陰降火論》中，已詳言黃柏、知母之不宜用，與夫寒涼諸藥之害矣。余又有說焉，王節齋云：凡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眞陰者，不可服參、芪，服之過多則死。蓋恐陽旺而陰消也。自此說行，而世之治陰虛咳嗽者，視參、芪如砒毒，以黃柏、知母爲靈丹，使患此症而服此藥者，百無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慾而不服藥者，反可綿延得活，可見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蓋病本起於房勞太過，虧損眞陰，陰虛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則金不能不傷矣。余先以壯水之主之藥，加六味地黃之類，補其眞陰，使水升而火降，隨卽以參、芪救肺之品，以補腎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涼者，膚淺庸工，固不必齒。間有知用參、芪者，不知先壯水以鎮火，而遽投參芪以補陽，反使陽火愈旺，而金益受傷，豈藥之罪哉？此所謂不識先後著者也。有脾胃先虛，土虛不能制水，水泛爲痰，子來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雖起於心火刑金，因誤服寒涼，以致脾土受傷，肺益虛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氣承之，子來救母，腎水復火之仇，寒水挾木勢而上侵於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達此義，尙謂痰火難除，寒涼倍進，豈不殆哉？斯時也，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以補脾肺，八味丸以補土母，而引水歸原。此等治咳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焉。

《景岳全書・雜證謨・咳嗽》 經義

《咳論》：黃帝問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對曰：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咳。五臟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臟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咳，甚則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肺咳之狀，咳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咳之狀，咳則心痛，喉中

介介如梗狀，甚則咽痛喉痹。肝咳之狀，咳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脾咳之狀，咳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咳劇。腎咳之狀，咳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咳涎。帝曰：六腑之咳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臟之久咳，乃移於六腑。脾咳不已，則胃受之，胃咳之狀，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咳不已，則膽受之，膽咳之狀，咳嘔膽汁。肺咳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咳狀，咳而遺矢。心咳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咳狀，咳而失氣，氣與咳俱失。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咳狀，咳而遺溺。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咳狀，咳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臟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帝曰：善。

《生氣通天論》曰：秋傷於濕，上逆而咳。

《陰陽應象大論》曰：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示從容論》曰：咳嗽煩冤者，是腎氣之逆也。喘咳者，是水氣幷陽明也。

《脈解篇》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咳上氣喘也。

《陰陽別論》曰：一陽發病，少氣善咳善泄。

《五臟生成篇》曰：咳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

《玉機眞臟論》曰：秋脈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咳，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刺禁論》曰：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咳。

《評熱病論》曰：勞風法在肺下。

《氣交變大論》曰：凡歲火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歲木不及等年，俱有咳證。

《五常政大論》曰：凡審平之紀，從革之紀，堅成之紀，少陽司天等年，俱有咳證。

《至眞要大論》曰：凡少陰司天，太陰司天，少陽司天，陽明司天，陽明之勝，少陰之復，太陰之復，少陽之復，陽明之復，厥陽司天客勝，少陽司天主勝，太陽司天客勝等年，俱有咳證。

《五邪篇》曰：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咳動肩背。

《繆刺論》曰：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咳而汗出。

論證

咳嗽一證，竊見諸家立論太繁，皆不得其要，多致後人臨證莫知所從，所以治難得效。以余觀之，則咳嗽之要，止惟二證。何爲二證？一曰外感，一曰內傷而盡之矣。夫外感之咳，必由皮毛而入，蓋皮毛爲肺之合，而凡外邪襲之，則必先入於肺，久而不愈，則必自肺而傳於五臟也。內傷之嗽，必起於陰分，蓋肺屬燥金，爲水之母，陰損於下，則陽孤於上，水涸金枯，肺苦於燥，肺燥則癢，癢則咳不能已也。總之，咳證雖多，無非肺病，而肺之爲病，亦無非此二者而已，但於二者之中，當辨陰陽，當分虛實耳。蓋外感之咳，陽邪也，陽邪自外而入，故治宜辛溫，邪得溫而自散也。內傷之咳，陰病也，陰氣受傷於內，故治宜甘平養陰，陰氣復而嗽自愈也。然外感之邪多有餘，若實中有虛，則宜兼補以散之。內傷之病多不足，若虛中挾實，亦當兼清以潤之。大都咳嗽之因，無出於此，於此求之，自得其本，得其本則治之無不應手，又何有巢氏之十咳證，陳氏之三因證，徒致亂人心目而不得其際也？留心者其熟味此意。

一、經云：肺之令人咳。又曰：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又曰：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又曰：五臟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然則五臟之咳，由肺所傳，則肺爲主臟，而五臟其兼者也，故五臟六腑各有其證，正以辨其兼證耳。既有兼證，則亦當有兼治，雖有兼治，然無非以肺爲主也，是固然矣。然愚則猶有說焉，則謂外感之咳與內傷之咳，其所本不同，而所治亦異。蓋外感之咳，其來在肺，故必由肺以及臟，此肺爲本而臟爲標也。內傷之咳，先因傷臟，故必由臟以及肺，此臟爲本而肺爲標也，凡治內傷者，使不知治臟而單治肺，則眞陰何由以復，陰不復則咳終不愈。治外感者，使不知治陽而妄治陰，則邪氣何由以解，邪不解則嗽終不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何今人之不能察也？

一、勞風證，《內經・評熱病論》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矣。

賓按：此勞風之症，卽勞力傷風證也。蓋人之勞者，必毛窍開而汗液泄，

所以風邪易入。凡今人之患傷風者，多有此證。故輕者惟三四日，重者五七日，必咳出濁痰如涕而愈者，此卽勞風之屬也，但以外感之法治之，自無不愈。其有勞之甚者，或內搖其精，或外勞其形，勞傷旣甚，精血必虧，故邪不能散，而痰不能出，此卽勞損乾嗽之類也，所以多不可治。

一、外感有嗽，內傷亦有嗽，此一實一虛，治當有辨也。蓋外感之嗽，必因偶受風寒，故或爲寒熱，或爲氣急，或爲鼻塞聲重，頭痛吐痰，邪輕者，脈亦和緩，邪甚者，脈或弦洪微數。但其素無積勞虛損等證而陡病咳嗽者，卽外感證也。若內傷之嗽，則其病來有漸，或因酒色，或因勞傷，必先有微嗽而日漸以甚。其證則或爲夜熱潮熱，或爲形容瘦減，或兩顴常赤，或氣短喉乾。其脈，輕者亦必微數，重者必細數弦緊。蓋外感之嗽其來暴，內傷之嗽其來徐；外感之嗽因於寒邪，內傷之嗽因於陰虛；外感之嗽可溫可散，其治易，內傷之嗽宜補宜和，其治難，此固其辨也。然或其脈證素弱，而忽病外感者有之，或其形體素強，而病致內傷者亦有之，此中疑似，但於病因脈色中細加權察，自有聲應可證。若或認之不眞，而互謬其治，則吉凶攸系不淺也，最宜愼之。

外感嗽證治

一、外感之嗽，無論四時，必皆因於寒邪，蓋寒隨時氣入客肺中，所以致嗽。但治以辛溫，其邪自散，惟六安煎加生薑爲最妙。

凡屬外感，悉宜先以此湯加減主之。若肺脘燥澀，痰氣不利，或年老血衰，咳嗽費力者，於本方加當歸二三錢。若寒氣太盛，或中寒肺氣不溫，邪不能解者，於此方加北細辛七八分或一錢。若冬月寒盛氣閉，邪不易散者，卽麻黃、桂枝俱可加用，或用小靑龍湯。若傷風見寒，或傷寒見風，而往來寒熱，咳嗽不止者，宜柴陳煎主之。若寒邪不甚，痰氣不多者，但以二陳湯加減主之，則無有不愈。

一、外感之嗽，凡屬陰虛少血，或脾肺虛寒之輩，則最易感邪。但察其脈體稍弱，胸膈無滯，或腎氣不足，水泛爲痰，或心嘈嘔惡，飢不欲食，或年及中衰，血氣漸弱，而咳嗽不能愈者，悉宜金水六君煎加減主之，足稱神劑。若兼陽分氣虛，而脈微神困，懶言多汗者，必加人參，勿疑也；若但以脾胃土虛不能生金，而邪不能解，宜六君子湯以補脾肺；或脾虛不能制水，泛而爲痰，宜理中湯，或理陰煎、八味丸之類以補土母，皆良法也。

一、外感咳嗽而兼火者，必有內熱喜冷，脈滑等證，亦但以二陳、六安等湯酌加涼藥佐之，熱微者可加黃芩一二錢，熱甚者再加知母、梔子之屬。若火在陽明而兼頭痛熱渴者，惟加石膏爲宜。

一、外感之證，春多升浮之氣，治宜兼降，如澤瀉、前胡、海石、瓜蔞之屬是也。夏多炎熱之氣，治宜兼涼，如芩、連、知、柏之屬是也。秋多陰濕之氣，治宜兼燥，如蒼朮、白朮、乾薑、細辛之屬也。冬多風寒之氣，治宜兼散，如防風、紫蘇、桂枝、麻黃之屬是也。經言歲氣天和，卽此之類。然時氣固不可不知，而病氣尤不可不察，若當其時而非其病，及時證有不相合者，又當舍時從證也。至於各臟之氣，證有兼見者，又當隨宜兼治，故不可任膠柱之見。

一、咳嗽凡遇秋冬卽發者，此寒包熱也，但解其寒，其熱自散，宜六安煎、二陳湯、金水六君煎三方，察其虛實壯老，隨宜用之。如果內熱甚者，不妨佐以黃芩、知母之類。

內傷嗽證治

一、凡內傷之嗽，必皆本於陰分。何爲陰分？五臟之精氣是也。然五臟皆有精氣，而又惟腎爲元精之本，肺爲元氣之主，故五臟之氣分受傷，則病必自上而下，由肺由脾以極於腎；五臟之精分受傷，則病必自下而上，由腎由脾以極於肺，肺腎俱病，則他臟不免矣。所以勞損之嗽，最爲難治，正以其病在根本，而不易爲力也。病在根本，尙堪治不求本乎？故欲治上者，不在乎上而在乎下；欲治下者，不在乎下而在乎上。知氣中有精，精中有氣，斯可以言虛勞之嗽矣。

一、肺屬金，爲清虛之臟，凡金被火刑則爲嗽，金寒水冷亦爲嗽，此咳嗽所當治肺也。然內傷之嗽，則不獨在肺。蓋五臟之精皆藏於腎，而少陰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所以肺金之虛，多由腎水之涸，正以子令母虛也。故凡治勞損咳嗽，必當以壯水滋陰爲主，庶肺氣得充，嗽可漸愈，宜一陰煎、左歸飮、瓊玉膏、左歸丸、六味地黃丸之類擇而用之。其有元陽下虧，生氣不布，以致脾困於中，肺困於上，而爲喘促，爲痞滿，爲痰涎嘔惡，爲泄瀉畏寒。凡脈見細弱，證見虛寒而咳嗽不已者，此等證候，皆不必治嗽，但補其陽而嗽自止，如右歸飮、右歸丸、八味地黃丸、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飮、理中湯、劫勞散之類皆當隨宜速用，不得因循，以致汲深無及也。

一、內傷咳嗽，凡水虧於下，火炎於上，以致火爍肺金，而爲乾渴煩熱，喉

痛口瘡，潮熱便結，喜冷，尺寸滑數等證，則不得不兼清火，以存其水，宜四陰煎，或加減一陰煎，人參固本丸主之。此當與咳血證參酌，其治詳見血證門。

一、咳嗽聲啞者，以肺本屬金，蓋金實則不鳴，金破亦不鳴。金實者，以肺中有邪，非寒邪卽火邪也；金破者，以眞陰受損，非氣虛卽精虛也。寒邪者宜辛宜溫，火邪者宜甘宜清，氣虛者宜補陽，精虛者宜補陰。大都此證，邪實者，其來暴，其治亦易，虛損者，其來徐，其治亦難。治損之法，當與後乾咳證參酌用之。

一、內傷虛損之嗽，多不宜用燥藥及辛香動氣等劑，如六安、二陳之類，皆不可輕用。惟甘潤養陰，如乳酥、蜂蜜、百合、地黃、阿膠、麥冬、去皮胡桃肉之類，皆所宜也。

一、外邪證多有誤認爲勞傷而遂成眞勞者，此必其人氣體柔弱，而醫家望之已有成心，故見其發熱，遂認爲火，見其咳嗽，遂認爲勞，不明表裏，率用滋陰降火等劑。不知寒邪既已在表，涼藥不宜妄投，若外既有寒，而內又得寒，則表裏合邪，必致邪留不解，延綿日甚。俗云：傷風不愈變成勞。夫傷風豈能變勞？特以庸醫誤治而日加清削，則柔弱之人能堪幾多清理，久而不愈，不至成勞不已也，此實醫之所誤耳。故醫於此證，最當詳察在表在裏，及新邪久病等因，脈色形氣等辨，辨得其眞，則但以六安煎、金水六君煎，或柴陳煎之類，不數劑而可愈矣。醫之不精，此其一也。

一、乾咳嗽證，在丹溪云：火鬱之症，乃痰鬱火邪在肺中，用苦梗以開之，下用補陰降火，不已則成勞，須用倒倉法。此證多是不得志者有之。愚謂丹溪此說，殊不其然，夫既云不得志，則其憂思內傷，豈痰火病也？又豈苦梗倒倉所宜攻也？蓋乾咳嗽者，以肺中津液不足，枯涸而然，此明系內傷虧損，肺腎不交，氣不生精，精不化氣，所以乾澀如此。但其有火無火，亦當辨治：若臟平無火者，止因肺虛，故必先補氣，自能生精，宜五福飲之類主之；若臟氣微寒者，非辛不潤，故必先補陽，自可生陰，宜理陰煎或六君子湯之類主之；若兼內熱有火者，須保眞陰，故必先壯水，自能制火，宜一陰煎，或加減一陰煎兼貝母丸之類主之。若以此證而但知消痰開鬱，將見氣愈耗，水愈虧，未免爲涸轍之鮒矣。

辨古

河間曰：咳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嗽是無聲而有痰，脾濕動而爲痰也；咳嗽謂有痰而有聲，蓋因傷於肺氣，動於脾濕，咳而爲嗽也。脾濕者，秋傷於濕，積於脾也。故經曰：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大抵素秋之氣宜清肅，而反動之，氣必上衝爲咳嗽，甚則動於濕而爲痰也。假令濕在肝經，謂之風痰；濕在心經，謂之熱痰；濕在脾經，謂之濕痰；濕在腎經，謂之寒痰，宜隨證而治之。若咳而無痰者，以辛甘潤其肺，如蜜煎生薑湯、蜜煎橘皮湯之屬是也。若咳而嗽者，當以治痰爲先，治痰者，必以順氣爲主，是以南星、半夏勝其痰，而咳嗽自愈，枳殼、陳皮利其氣，而痰自下。痰而能食者，大承氣湯微下之；痰而不能食者，厚朴湯疎導之，此治法之大體也。

愚觀河間此說，謂治嗽當先治痰，因以南星、半夏之屬爲主，似得治嗽之法矣。此其意謂嗽必因痰，故勝其痰而嗽自愈，則理有不然也。蓋外感之嗽，必因風寒，風寒在肺，則肺氣不清，所以動嗽，動嗽然後動痰，此風邪痰嗽之本，本於外感，非外感本於痰也。又如內傷之嗽，必因陰虛，陰虛則水涸金枯，所以動嗽，脾虛腎敗，所以化痰，此陰虛痰嗽之本，本於內傷，非內傷本於痰也。今曰治嗽當先治痰，豈求本之道乎？然治外感之嗽者，誠惟二陳之屬爲最效，又何故也？蓋南星、半夏、生薑、陳皮、枳殼之類，其味皆辛，辛能入肺，辛能散寒，寒邪散則痰嗽自愈，此正所以治本，而實非以治痰也。若內傷陰虛之嗽，則大忌辛燥，此輩豈堪輕用哉？經曰：肺欲辛，以辛瀉之。此肺實者之宜辛也。又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此肺虛者之忌辛也。氣味宜否之理，《內經》妙用如此，河間何以不察，而謂南星、半夏之屬但能治痰，豈果治痰之標便能治嗽之本乎？

述古

楊仁齋曰：肺出氣也，腎內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咳嗽引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奔逆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原，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毋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

《衍義》云：有暴嗽服諸藥不效，或教之進生料鹿茸丸、大菟絲子丸方愈。有本有標，卻不可因其暴嗽而疑驟補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覺之早故也。

丹溪曰：咳嗽有風有寒，有痰有火，有虛有勞，有鬱，有肺脹。

王節齋曰：因嗽而有痰者，咳爲重，主治在肺。因痰而致咳者，痰爲重，主治在脾。但是食積成痰，痰氣上升，以致咳嗽，只治其痰，消其積，而咳自止，亦不必用肺藥以治咳也。

薛立齋曰：春月若因風寒所傷，咳嗽聲重頭痛用金沸草散。咳嗽聲重，身熱頭痛，用《局方》消風散。蓋肺主皮毛，肺氣虛則腠理不密，風邪易入，治法當解表兼實肺氣，肺有火則腠理不閉，風邪外乘，治宜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數行解散則重亡津液，邪蘊而爲肺疽肺痿矣。故凡肺受邪不能輸化，而小便短少，皮膚漸腫，咳嗽日增者，宜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肺，六味丸以滋腎水。夏月火熱炎上，喘急而嗽，面赤潮熱，脈洪大者，用黃連解毒湯。熱燥而咳，用梔子仁湯。咳唾有血，用麥門冬湯，俱兼以六味丸，夏月尤當用此，壯腎水以保肺金。夏月心火乘肺，輕則用麥門冬湯，重則用人參平肺散。若上焦實熱，用涼膈散，虛熱用六君子湯。中焦實熱，用竹葉石膏湯，虛熱用竹葉黃芪湯。下焦虛熱，用六味丸。秋月濕熱傷肺，若咳而身熱，自汗口乾，便赤，脈虛而洪者，用白虎湯。身熱而煩，氣高而短，心下痞滿，四肢困倦，精神短少者，香薷飲。若病邪既去，宜用補中益氣加乾山藥、五味子以養元氣，柴胡、升麻各二分，以升生氣。冬月風寒外感，形氣病氣俱實者，宜用麻黃湯之類，所謂自表而入，自表而出。若形氣病氣俱虛者，宜補其元氣，而佐以解表之藥；若專於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虛易入，病愈難愈矣。若病日久，或誤服表散之劑，以致元氣虛而邪氣實者，急宜補脾土爲主，則肺金有所養，而諸病自愈。若人老弱，或勞傷元氣而患前證，誤服麻黃、枳殼、紫蘇之類而汗出亡陽者，多患肺癰，肺痿，治失其宜，多致不起。午後嗽者，屬腎氣虧損，火炎水涸，或津液涌而爲痰者，乃眞臟爲患也，須用六味地黃丸壯腎水，滋化源爲主，以補中益氣湯養脾土，生肺腎爲佐。設用清氣化痰則誤矣。

徐東皋曰：凡咳嗽之人，氣體虛弱者，用瀉氣藥多不效，間有效者，亦必復作，若此者，并宜補益而嗽自愈。氣體厚者，或系外感，俱宜發散邪氣，破滯氣而嗽自寧。新咳嗽者，亦宜從實治之也。久咳嗽者，宜從虛治之也，或用澀藥以擊其惰歸，九仙散之屬也。凡治咳嗽，當先求病根，伐去邪氣，而後可以烏梅、訶子、五味、罌粟殼、款冬花之類。此輩性味燥澀，有收斂劫奪之功，亦在所必用，可一服而愈，然須權其先後而用之。

《醫門法律・咳嗽門・咳嗽續論》 風寒外束，華蓋散、參蘇飲。加聲音不出，風邪，人參荊芥湯。寒邪，三拗湯。遇冷咳發者，橘皮半夏湯。火熱內熾，加減瀉白散、水煮金花丸。加身熱如炙，紫菀膏。傷暑之咳，自汗脈虛，發渴，人參白虎湯、清暑益氣湯。傷濕之咳，身重脈細痰多，五苓散、白朮湯。加喘滿浮腫，欵氣丸。濕熱素蘊於中，黃連解毒湯、滾痰丸。濕熱素蘊於上，連聲迸氣不通者，桑白皮散。

傷燥之咳，痰粘氣逆，血腥，杏仁蘿蔔子丸、清金潤燥天門冬丸、鳳髓湯。加面目浮腫，蜜酥煎。

內傷之咳，治各不同。火盛壯水，金虛崇土，鬱甚舒肝，氣逆理肺，食積和中，房勞補下，用熱遠熱，用寒遠寒，內已先傷，藥不宜峻。至於上焦虛寒，嘔唾涎沫，則用溫肺湯。上中二焦俱虛，則用加味理中湯。三焦俱虛，則用加味三才湯。

傷腎之咳，氣逆煩冤，牽引腰腹，俛仰不利，六味地黃湯加五味子。水飲與裏寒合作，腹痛下利，眞武湯。於中有燥咳，熱移大腸，亦主腹痛下利，毫釐千里，尤宜辨之。

營衛兩虛之咳，營虛發熱，衛虛自汗，或惡寒，寧肺湯。虛勞之咳，五味黃芪散、麥門冬飲。

心火刑肺見血，人參芎歸湯。

乾咳無痰，火熱內壅，用四物桔梗湯開提之。傷酒熱積，用瓊玉膏滋潤之。色慾過度，腎水不升，用八味丸蒸動之。

上半日咳多，火在陽分，宜白虎湯。下半日咳多，火在陰分，宜四物芩連湯。

久咳肺損肺痿，痰中見血，潮熱聲颯，人參養肺湯。血腥喘乏，鍾乳補肺湯。久咳宜收濇者，人參清肺湯。加聲音不出，訶子散。

膏粱致咳，比濕熱內蘊例治之。加色慾過度，元氣虛損，又不可盡攻其痰。辛苦致咳，比風寒外束例治之。加外寒裏其內熱，須分寒熱多少，以消息而施表裏兼治之法。

《醫門法律・咳嗽門・律六條》 凡治咳，不分外感內傷，虛實新久，襲用清涼藥，少加疎散者，因仍苟且，貽患實深，良醫所不爲也。

凡治咳，遇陰虛火盛，乾燥少痰，及痰咯艱出者，妄用二陳湯，轉劫其陰，而生大患者，醫之罪也。

凡咳而且利，上下交征，而不顧其人中氣者，十無一起。如此死者，醫殺

之也。

此有肺熱、腎寒兩證，水火不同，毋論用涼用溫，總以回護中氣爲主。

凡邪盛咳頻，斷不可用劫澀藥。咳久邪衰，其勢不銳，方可澀之。誤則傷肺，必至咳無休止，坐以待斃，醫之罪也。

凡屬肺痿肺癰之咳，誤作虛勞，妄補陰血，轉滯其痰，因致其人不救者，醫之罪也。

凡咳而漸至氣高汗漬，宜不俟喘急痰鳴，急補其下。若仍治標亡本，必致氣脫卒亡，醫之罪也。

《辨證録・咳嗽門》 人有驟感風寒，一時咳嗽，鼻塞不通，嗽重，痰必先清後濁，畏風畏寒，此風寒入於皮毛，肺經先受之也。夫肺之竅通於鼻，肺受風寒之邪而鼻之竅不通者，阻隔肺金之氣也，肺竅既不能通，而人身之火即不能流行於經絡，而火乃入於肺以助風寒之黨矣。故初起咳嗽，必須先散風寒，而少佐散火之劑，不可重用寒涼以抑其火，亦不可多用燥熱以助其邪，用和解之法爲最妙，如甘桔湯、小柴胡湯是也。然而世人往往以小恙不急治者多矣，久則肺氣虛而難愈，則補母補子之道宜知也。補母者，補其脾胃也；補子者，補其腎水也。似乎宜分兩治之法，以治久咳久嗽之症。而余實有兼治之方，既有利於子母，而復有益於咳嗽，毋論新久之嗽，皆可治之以取效也。方用善散湯。此方用麥冬、天冬以安肺氣，用茯苓、甘草以健脾胃之土，用玄參以潤腎經之水，用蘇葉、款冬花以解散其陰陽之風邪，又加黃芩以清其上焦之火，貝母以消其內膈之痰，斟酌咸宜，調劑皆當，故奏功取勝耳。

此症亦可用寧嗽丹。

人有風寒已散，而痰氣未清，仍然咳嗽氣逆，牽引腰腹俛仰不利，人皆謂必須治痰之爲亟矣。然而治痰而痰愈多，嗽愈急，咳愈重者何也？蓋治痰之標，而不治痰之本耳。痰之標在於肺，痰之本在於腎，不治腎而治肺，此痰之所以不能去，而咳嗽之所以不能愈也。人生飲食原宜化精而不化痰，惟腎氣虛，則胃中飲食所化之津液欲入腎而腎不受，則上泛爲痰矣。蓋因胃中所化之津液無多，不足以濟肺之乾枯，而心火轉來相奪，則津液不能滋肺，反化爲痰涎而外越矣。然則治法宜大補其腎水，使腎水汪洋，既能制心火之有餘，更能濟肺金之不足，心火不敢相奪，胃氣又復相安，自然津液下潤，腎經獨受，化精而不化痰矣。方用熟地二兩、麥冬二兩、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水煎服。此方即子母兩富湯加味者也。以熟地大滋其腎水，以麥冬大安其肺金，加芍藥、柴胡、甘草以舒其肝膽之氣，使其不來尅脾胃之土，則脾胃之氣易於升騰，上使救肺而下可救腎，且邪亦易散，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人有久嗽不愈，用補腎滋陰之藥不效，反覺飲食少思，強食之而不化，吐痰不已者，人以爲肺經尚有邪留於胃中，而不知乃脾胃虛寒不能生肺，使邪留連於中脘而作嗽也。夫肺金之母，脾胃二經之土也，土旺則金旺，土衰則金衰，不補母以益金，反瀉子以損土，邪即外散，肺且受傷，況尚留餘邪未散乎。毋怪其久嗽而不愈也。然則治之之法，不可僅散肺之邪，而當急補肺之氣，不可僅補肺之氣，而尤當急補脾胃之土矣。然不可徒補脾胃也，蓋補胃必須補心包之火，而補脾必須補命門之火，心包生胃土，命門生脾土，實有不同耳。然而胃病則脾必病，而脾病則胃亦病也。吾補胃而即兼補脾，補脾而即兼補胃，未嘗非肺金之所喜，肺喜正氣之生，自惡邪氣之尅，不必治嗽而嗽病自已矣。方用補母止嗽湯。一劑而嗽輕，二劑而嗽更輕，四劑而嗽全止矣。此方乃補脾胃之聖藥，加入肉桂以補心包、命門之二火，一味而兩得之也。又恐徒治脾胃之母，置肺邪於不問，增入補肺散邪之味，則子母兩得，而久嗽安得不速愈哉。

此症用助金湯亦佳。

人有咳嗽，長年不愈，吐痰色黃，結成頑塊，凝滯喉間，肺氣不清，用盡氣力始得吐出於口者，此乃老痰之病也。年老陽虛之人，最多此症。然用消痰清肺之藥，往往不驗者，蓋徒治其痰，而不理其氣也。夫痰盛則氣閉，氣行則痰消。老年之人孤陽用事，又加氣閉而不伸，則陽火煎熬，遂成黃濁之痰。氣虛不能推送，故必咳之久而始能出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二劑而痰變白矣，四劑而痰易出矣，十劑而咳嗽盡除。補陽氣之虛，開鬱氣之滯，消痰結之塊，祛久閉之火，有資益而無刻削，則老痰易化，而咳嗽易除也。倘徒用攻痰之藥，則陽氣必傷，而痰又難化，格格難吐，何日是清快之時乎。

此症用化老湯亦佳。

人有陰氣素虛，更加氣惱，偶犯風邪，因而咳嗽。人以散風祛邪之藥治之而愈甚，此不治其陰虛之故也。然而徒滋其陰，而肝氣未平，則木來侮金，咳亦難已。法宜平肝而益之以補水劑，則水能資木，而木氣更平也。方用平

補湯。此方大補肺、腎、肝、脾之四經，而尤能解肝氣之鬱。肝經鬱解，而肺經風邪亦不必祛而自散矣。人謂補腎、補肺、平肝足矣，何又兼補脾胃而用人參耶？不知三經之氣，非脾胃之氣不行，吾少加人參、茯苓以通之，則津液易生，而腎、肝、肺尤能相益也。

此症用渙邪湯亦效。

人有久咳而不愈者，口吐白沫，氣帶血腥，人以爲肺經之濕也，而不知實肺金之燥。苟肺氣不燥，則清肅之令下行，而週身四達，何處非露氣之下潤乎。不特腎水足以上升而交於心，亦且心火下降而交於腎，不傳於肺矣。心火既不傳於肺金，曾何傷燥之慮哉。惟其肺氣先已匱乏，高源之水無有留餘之勢，而欲下澤之常盈，以上供於肺金之用，此必不得之數也。治法自宜專潤肺金之燥矣。然潤肺金之燥，而腎火上衝，則肺且救子之不暇，何能自潤？此肺腎必宜同治也。方用子母兩富湯。連服四劑，而肺金之燥除，腎火之乾亦解。譬如滂沱大雨，高低原隰，無不霑足，既鮮燥竭之虞，寧有咳嗽之患。倘失此不治，或治而不補益其肺腎，轉盼而毛瘁色弊，筋急爪枯，咳引胸背，弔疼兩脇，諸氣臌鬱，諸痿喘嘔，嗌塞血泄，種種危候，相因俱見矣。又用何藥以救其焦枯哉。

此症用夜露飲亦妙。

人有久病咳嗽，吐痰色紅，有似嘔血而實非血也，盜汗淋漓，腸鳴作泄，午後發熱，人以爲腎經之邪火大盛，將欲腎邪傳心也，誰知是脾邪之將傳於腎乎。此症初因腎水乾枯，腎經受邪，腎乃傳心，故發熱而夜重。未幾心邪傳肺，故咳嗽而汗泄。未幾肺邪傳肝，故脇痛而氣壅。未幾肝邪傳脾，故腸鳴而作泄。今既盜汗淋漓，腸鳴作泄，乃肺邪不傳肝而傳脾也，邪不入腎肝，尚有可生之機，亟宜平肝滋腎，使邪不再傳，則肝平而不與肺爲仇，腎滋而不與心爲亢，再益之健脾之品，使脾健而不與腎爲耗，自然心火不刑肺而生脾，脾氣得養而肺氣更安矣。方用轉逆養肺湯。連服十劑而氣轉，再服十劑而痰變爲白，再服十劑而泄止，腸亦不鳴也。此方本非止泄之藥，蓋泄成於陰虛，補其陰而泄自止，陰旺則火息不去爍金，金安則木平不去尅土，可以消痰而化其火炎之色，止泄而撤其金敗之聲，故腸鳴、盜汗盡除，而咳嗽亦愈矣。

此症用止傳湯亦妙。

人有春暖夏熱則安然不嗽，一遇秋涼即咳嗽不寧，甚至氣喘難卧，人以爲肌表之疎泄也，誰知是鬱熱之難通乎。夫人身之氣血，流通於肌肉之內，則風邪不得而入。惟氣血閉塞不通，而邪轉來相侮，凝滯而變爲熱矣。蓋春夏之間，皮膚疎泄，內熱易於外宣，秋冬之際，皮膚緻密，內熱艱於外發，所以春夏不咳嗽而秋冬咳嗽也。倘不治其鬱熱之本，而惟用發散之品，徒虛其外，愈不能當風寒之威，徒耗其中，益轉增其鬱熱之勢，均失其治之之法也。所貴攻補兼施，既舒其內鬱之熱，而復疎其外入之寒，則本既不傷，而末亦易舉也。方用當歸五錢、大黃一錢、貝母二錢、天花粉三錢、薄荷二錢、荊芥二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陳皮三分、神麴五分、黃芩二錢、桔梗二錢，水煎服。連服四劑，秋冬之時斷無咳嗽之症矣。蓋大黃走而不守，用之於祛火消痰之中，通鬱最速，又得當歸之補而不滯，白朮之利而不攻，同隊逐羣，解紛開結，內外兩益矣。

此症用鬱金丹亦甚效。

《石室秘録・雙治法・治肺嗽治胃》 肺嗽之症，本是肺虛，肺虛必宜補肺明矣，奈何兼治腎也？蓋肺金之氣，夜卧必歸諸腎之中，譬如母子之間，母雖外遊，夜間必返子家以安其身。今肺金爲心火所傷，必求救於己子，以禦外侮。倘其子貧寒，何以號多人以報母讐哉？今有一方治之，用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麥冬一兩、元參五錢、蘇子一錢、甘草一錢、牛夕一錢、沙參三錢、天門冬一錢、紫苑五分，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峻補腎水而少清肺金，則子盛於母，而母讐可報。方中又有祛邪之品，用之得宜，全不耗散肺金，譬如子率友朋，盡是同心之助，聲言攻擊，全不費老母之資，則子之讐雖在未復，而外侮聞風退舍，不敢重犯於母家。此又肺腎相治之妙法也。

《症因脈治・咳嗽總論》 秦子曰：《內經》云：五臟六腑皆令人嗽，非獨肺也。其詞似撇開肺經，然其義實言肺經獨多，而他經亦有耳。河間以咳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音不清；嗽謂無聲而有痰，脾濕動而爲痰，此指有痰之嗽主脾濕，無痰之咳主肺傷，合《內經》不獨在肺之句，而發脾臟之令人嗽也。槙細玩之，肺受外感六氣所傷，內受濕熱燥火煎熬，則肺經痰嗽亦多，急宜清肺，不可一見痰嗽，竟治脾濕，有傷肺燥也。

《症因脈治・咳嗽總論・外感咳嗽》 傷風咳嗽

傷風咳嗽之症　憎寒壯熱，頭痛眼眶痛，自汗惡風，鼻塞涕流，痰結肺管，咳嗽不已，此風傷肺氣，即痰飲門風痰咳嗽，今人名曰傷風症也。

傷風咳嗽之因　肺家伏熱，外冒風邪，束於肌表，肺熱不得發泄，則肺風痰嗽之症作矣。

傷風咳嗽之脈　脈多浮大，浮緊風寒，浮數風熱，浮緩風濕，浮滑風痰。

傷風咳嗽之治　脈浮緊，惡寒發熱，羌活湯。頭痛，眼眶痛，乾葛湯。脈浮數，自汗身熱，加味瀉白散。表邪盡散，痰結肺管，咳嗽不止者，蘇子杏仁湯。肺中伏熱，家秘瀉白散。

傷寒咳嗽

傷寒咳嗽之症　頭痛身痛，惡寒發熱，無汗喘咳，此寒邪咳嗽之症也。

傷寒咳嗽之因　時令寒邪，外襲皮毛，內入於肺，不得外伸，鬱而發熱，則肺內生痰，惡寒無汗，頭痛喘咳，而爲傷寒咳嗽之症矣。

傷寒咳嗽之脈　若見浮緊，裏未鬱熱；若見浮洪，肺已鬱熱；緊而帶數，以寒包熱。

傷寒咳嗽之治　脈浮緊，寒傷肺，未鬱熱者，冬月麻黃杏仁湯。若三時，惡寒身熱，咳嗽，前方加石膏、半夏。寒傷肺，鬱而變熱者，羌防瀉白散；三時，寒傷肺者，通用此方。

傷濕咳嗽

傷濕咳嗽之症　身重身痛，或發熱有汗，或面目浮腫，或小便不利，骨節煩疼，氣促咳嗽，此傷濕咳嗽之症也。

傷濕咳嗽之因　或時行雨濕，或坐卧濕所，或濕衣所侵，肺主皮毛，皮毛受濕，則身重鼻塞之症作矣。

傷濕咳嗽之脈　脈多濡軟；浮緩，風濕；沉緊，寒濕；沉數，濕熱；沉澀，濕鬱。

傷濕咳嗽之治　帶表症，防風勝濕湯。濕熱壅肺，神朮瀉肺湯。汗後兼利小便，通苓散。古人有清肺則小便自利，此則利小便，而肺自清也。

傷暑咳嗽

傷暑咳嗽之症　身熱引飲，內熱煩躁，外反惡寒；或身痛口渴，咳嗽身倦，此暑傷肺氣之症也。

傷暑咳嗽之因　時值夏秋，或氣虛身弱，觸冒暑濕；或熱甚於中，偶感時行，內外夾攻，蒸釀胸胃之間，上熏於肺，則暑濕咳嗽作矣。

傷暑咳嗽之脈　經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又云：傷暑之脈，濡軟者多。大抵右寸口脈或虛或數。

傷暑咳嗽之治　身熱引飲，內熱煩躁者，石膏知母湯。身痛口渴，外反惡寒，十味香薷飲、瀉白益元散。外冒暑邪，內傷積熱者，涼膈散。脈虛身熱，氣虛身乏之人，清暑益氣湯。

傷燥咳嗽

傷燥咳嗽之症　口渴唇焦，煩熱引飲，吐痰不出，或帶血縷，二便赤帶，喘急咳嗽，此傷燥咳嗽之症也。

傷燥咳嗽之因　天行燥烈，燥從火化，肺被燥傷，則必咳嗽。

傷燥咳嗽之脈　多見躁疾，或見數大，或見沉數，或見浮急。

傷燥咳嗽之治　石膏瀉白散、清燥救肺湯、人參白虎湯，口渴加門冬飲子。

傷熱咳嗽

傷熱咳嗽之症　咽喉乾痛，面赤潮熱，夜卧不寧，吐痰黃濁，或帶血腥臭，煩躁喘咳，每咳自汗，此即痰飲門熱痰嗽。

傷熱咳嗽之因　濕熱行令，熱傷肺氣，或時令應寒而反溫，應涼而反熱，皆能令人咳嗽也。

傷熱咳嗽之脈　右脈洪數，洪爲肺火，數爲裏熱，洪數而滑，肺熱痰結。

傷熱咳嗽之治　寸口脈大，家秘瀉白散；面赤潮熱，柴胡飲子、梔連清肺飲；脈數而實，吐痰黃濁，涼膈散加川貝母；煩躁喘嗽，帶血腥臭，犀角地黃湯加山梔、黃芩。

《症因脈治・咳嗽總論・內傷咳嗽》　肺經咳嗽

肺經咳嗽之症　氣急喘咳，痛引缺盆，右脇下洒淅惡寒；或右臂筋吊痛，痰咯難出；或吐白涎，口燥聲嘶，此肺咳之症也。肺咳不已，大腸受之，大腸咳狀，則遺矢糞水也。

肺經咳嗽之因　或眞陰不足，勞傷火動；或肺脾素燥，不愼辛熱炙煿；或惱怒思慮憂愁動火，三者皆能傷其肺金，乃成肺經咳嗽也。

肺經咳嗽之脈　右寸洪滑，肺有實痰；或見微弱，肺氣不足；或見滑數，肺有熱痰；或見沉數，鬱火內伏。

肺經咳嗽之治　右寸洪數，瀉白一物湯、清肺飲；脈見遲細，人參補肺飲、人參生脈散、瓊玉膏；肺有熱痰，青黛海石丸、節齋化痰丸；久嗽肺

虛，百花膏主之。

脾經咳嗽

脾經咳嗽之症　咳而右肋下隱隱作痛，痛引心脾；神衰嗜卧，面色痿黃，腹脹黃腫，身重不可以動，動則咳劇，此脾經咳嗽之症。脾咳不已，則胃受之，胃咳之狀，咳而嘔，甚則長蟲出。

脾經咳嗽之因　或膏粱積熱，濕熱蒸釀，脾胃之火，上熏於肺；或土不生金，母虛子病，則爲脾虛脾損。二者，乃脾經咳嗽之因也。

脾經咳嗽之脈　右寸洪數，肺家有火；右關弦急，積熱腸胃；寸口虛大，肺氣不足；右關微弱，中氣衰弱。

脾經咳嗽之治　肺有熱者，家秘瀉白散。脾胃熱積，梔連二陳湯。肺氣不足，生脈散。土不生金，四君子湯；有痰，六君子湯；虛熱，加丹皮、山梔；熱甚，加梔、連。

心經咳嗽

心經咳嗽之症　咳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舌腫咽痛，此心咳之症也。心咳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咳狀，咳而失氣，氣與咳俱失。

心經咳嗽之因　焦心勞思，心火妄動，金被火囚，肺葉焦滿，爲喘爲咳；或心血不足，心氣虧損，心神不安，上爲喘咳。二者乃心經咳嗽也。

心經咳嗽之脈　左寸洪數，心經有熱；右寸洪數，肺家有熱；左寸細數，心經虛火；右寸細數，肺經虛熱。

心經咳嗽之治　左寸洪數，導赤各半湯、朱砂安神丸。右寸洪數，家秘瀉白散。右寸虛數，人參平肺散。

肝經咳嗽

肝經咳嗽之症　咳則兩脇下痛，痛引小腹，或寒熱往來，面青色筋急，此肝經咳嗽。肝咳不已，則膽受之，膽咳之狀，咳嘔膽汁，而口爲之苦。

肝經咳嗽之因　木氣怫鬱，肝火時動，火盛刑金，則爲喘咳；或肝經少血，肝氣虧損，則木燥火生，亦爲喘咳。二者肝經咳嗽之因也。

肝經咳嗽之脈　左關弦數，或見弦急，肝經有熱；或見弦細，或見弦澀，肝經少血。

肝經咳嗽之治　左關弦數，瀉青各半湯；寒熱往來，宜柴胡飲子。左關弦細，加味逍遙散。

腎經咳嗽

腎經咳嗽之症　咳則腰痛，五心煩熱，涌泉熱，陰火上炎，時見乾咳，痰味帶咸，此腎經咳嗽也。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咳狀，咳則遺溺。

腎經咳嗽之因　有勞傷肺氣，則金不生水；有色慾過度，則眞陰涸竭，水虛火旺，腎火刑金；有眞陽不足，水泛爲痰，則腎經咳嗽之症作矣。

腎經咳嗽之脈　左尺滑數，眞水不足；或見沉實，腎經有火；右尺虛軟，腎氣不足；或反浮大，眞陽外越。

腎經咳嗽之治　勞傷肺氣，金不生水，生脈散，合四君子湯。左尺滑數，知柏天地煎。眞陰涸竭，人參固本丸、三才丹。右尺虛軟，生脈散。眞陽不足，八味丸主之。

氣虛咳嗽

氣虛咳嗽之症　面黃肌瘦，氣怯神離，咳嗽吐痰，痰色清稀，飲食減少，此氣虛咳嗽之症也。

氣虛咳嗽之因　或勞役過度，肺氣有傷；或飲食勞倦，中氣有損，脾傷則土不生金，肺傷則氣怯喘嗽，此子母俱病，而成氣虛咳嗽之症也。

氣虛咳嗽之脈　右寸脈微，肺氣有損；右關脈濡，中氣不足；寸關皆澀，脾肺俱虛；浮軟者生，數實不得卧者死；上氣喘急，面腫肩息，脈浮大者死。

氣虛咳嗽之治　土旺則金生，宜四君子湯、參朮膏。損其肺者益其氣，補中益氣湯。潤肺即是補肺，瓊玉膏、生脈散。久嗽不止，百花丸。

血虛咳嗽

血虛咳嗽之症　盜汗自汗，潮熱骨蒸，下午嗽多，形體黑瘦，五心煩熱，此血虛咳嗽之症也。

血虛咳嗽之因　形役陽亢，陰血虧損，血虛則內熱，煎熬眞陰，陰火日旺，肺金被克，而咳嗽之症作矣。

血虛咳嗽之脈　左寸細數，肺陰有損；中氣弱虛，氣不生血；左脈弦數，肝火煎熬；兩尺細數，腎虛水竭。

血虛咳嗽之治　血虛補血，海藏四物湯、歸芍地黃湯、天地煎。虛寒之人，血脫益氣，四君子湯合生脈散。虛熱之人，肝腎陰虛，龍雷之火，刑肺而嗽者，宜斂陰降火，家秘肝腎丸，合黃芩瀉白散。

食積咳嗽

食積咳嗽之症　每至五更嗽發，嗽至清晨；或吐痰味甜，胸前飽悶，此積痰咳嗽之症。

食積咳嗽之因　食滯中焦，不能運化，成痰成飲，每至五更，痰火上升，則咳嗽之症作矣。

食積咳嗽之脈　氣口洪大，或見沉滑，或見沉數，或見沉實。

食積咳嗽之治　脈沉滑，胸滿悶者，二陳平胃散、三子養親湯；若沉數而滑，加梔、連。肺火上升，咳嗽汗出，石膏瀉白散加枳、桔。

積熱咳嗽

積熱咳嗽之症　面赤煩躁，嗽則多汗，夜卧不寧，清晨嗽多，小便赤澀，此積熱咳嗽之症也。

積熱咳嗽之因　膏粱積熱，酒客浩飲，熱氣聚於中焦，陽明受熱，肺被火刑，則積熱咳嗽作矣。

積熱咳嗽之脈　右關長大，或見浮洪，或見洪數，胃脈上朝，肺受火熱。

積熱咳嗽之治　家秘清胃湯，以清中焦；咳嗽不已，家秘瀉白散；熱結大腸，枳殼黃連湯。

積熱咳嗽，得食暫停，少頃復發，嗽而多汗，梔連保和散合家秘瀉白散；以多汗而定內有積熱，不獨咳嗽一症；以多汗而以清熱主治，亦不獨治咳嗽一症。例如胃痛胸脇痛，痛即汗出，亦爲火痛，即身表發熱，若見多汗，亦用清熱主治。如前外感咳嗽條，身熱身痛，咳嗽，本表症也，若一見多汗口渴，而在夏秋，不作傷寒表症而治，又作傷暑主治。同一咳嗽，發熱惡寒身痛，而應發表，應清裏，下手分別，惟以有汗無汗，渴而引飲二症上端的。又如夏秋熱病，若身熱身痛，無汗發熱，此爲內伏暑熱，外冒表邪，當服羌獨敗毒散，或羌活衝和湯；若見咳嗽，兼用荆防瀉白散，先散表邪；若身熱多汗，口渴引飲，即用白虎湯清裏；兼咳嗽者，家秘瀉白散、清燥湯清裏。

《醫學心悟・咳嗽》咳嗽症，虛勞門已言之，而未詳及外感諸病因，故再言之。肺體屬金，譬若鐘然，鐘非叩不鳴。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自外擊之則鳴，勞慾情志飲食炙煿之火，自內攻之則亦鳴。醫者不去其鳴鐘之具，而日磨銼其鐘，將鐘損聲嘶而鳴之者如故也。鐘其能保乎？吾願治咳者，作如是觀。

大法，風寒初起，頭痛鼻塞，發熱惡寒而咳嗽者，用止嗽散，加荆芥、防風、蘇葉、生薑以散邪。既散而咳不止，專用本方，調和肺氣，或兼用人參胡桃湯，以潤之；若汗多食少，此脾虛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桔梗，補脾土以生肺金。若中寒入裏而咳者，但溫其中而咳自止。若暑氣傷肺，口渴煩心溺赤者，其症最重，用止嗽散，加黃連、黃芩，花粉以直折其火。若濕氣生痰，痰涎稠粘者，用止嗽散，加半夏、茯苓、桑白皮、生薑、大棗以祛其濕。若燥氣焚金，乾咳無痰者，用止嗽散加瓜蔞、貝母、知母、柏子仁以潤燥。此外感之治法也。

然外感之邪，初病在肺，肺咳不已，則移於五臟，臟咳不已，則移於六腑。須按《內經》十二經見症而加減如法，則治無不痊。經云：咳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者，屬肺臟，此即風寒咳血也，止嗽散加荆芥、紫蘇、赤芍、丹參。咳而兩脇痛，不能轉側，屬肝臟，前方加柴胡、枳殼、赤芍。咳而喉中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痹，屬心臟，前方倍桔梗，加蒡子。咳而右脇痛，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咳劇，屬脾臟，前方加葛根、秦艽、鬱金。咳而腰背痛，甚則咳涎者，屬腎臟，前方加附子。咳而嘔苦水者，屬膽腑，前方加黃芩、半夏、生薑。咳而失氣者，屬小腸腑，前方加芍藥。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屬胃腑，前方去甘草，加烏梅、川椒、乾薑，有熱佐之以黃連。咳而遺尿，屬大腸腑，前方加白朮、赤石脂。咳而遺溺，屬膀胱腑，前方加茯苓、半夏。久咳不止，三焦受之，其症腹滿不食，令人多涕唾，面目浮腫，氣逆，以止嗽散，合五味異功散幷用。投之對症，其效如神。

又以內傷論前症，若七情氣結，鬱火上衝者，用止嗽散，加香附、貝母、柴胡、黑山梔。若腎經陰虛，水衰不能制火，內熱，脈細數者，宜朝用地黃丸滋腎水，午用止嗽散，去荆芥，加知母、貝母以開火鬱，仍佐以萎蕤胡桃湯。若客邪混合，肺經變生虛熱者，更佐以團魚丸。若病勢深沉，變爲虛損，或尸蟲入肺，喉癢而咳者，更佐以月華丸。若內傷飲食，口乾痞悶，五更咳甚者，乃食積之火，至此時流入肺經，用止嗽散，加連翹、山查、麥芽、卜子。若脾氣虛弱，飲食不思，此氣弱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桔梗。此內傷之治法也。

凡治咳嗽，貴在初起得法爲善。經云：微寒微咳。咳嗽之因，屬風寒者十居其九。故初治必須發散，而又不可以過散，不散則邪不去，過散則肺氣必虛，皆令纏綿難愈。薛立齋云：肺有火，則風邪易入，治宜解表兼清肺

火；肺氣虛，則腠理不固，治宜解表兼補肺氣，又云：肺屬辛金，生於己土，久咳不已，必須補脾土以生肺金。此誠格致之言也。然清火之藥，不宜久服。無論脈之洪大滑數，數劑後，即宜舍去。但用六味丸頻頻服之，而兼以白蜜、胡桃潤之，其咳自住。若脾肺氣虛，則用五味異功散、六君子等藥，補土生肺，反掌收功，爲至捷也。治咳者，宜細加詳審。患咳者，宜戒口愼風。毋令久咳不除，變爲肺癆、肺疽、虛損、勞瘵之候，愼之戒之。

《臨證指南醫案・咳嗽》 咳爲氣逆，嗽爲有痰。內傷外感之因甚多，確不離乎肺臟爲患也。若因於風者，辛平解之。因於寒者，辛溫散之。因於暑者，爲薰蒸之氣，清肅必傷，當與微辛微涼，苦降淡滲，俾上焦蒙昧之邪，下移出腑出後已。若因於濕者，有兼風、兼寒、兼熱之不同，大抵以理肺治胃爲主。若因秋燥，則嘉言喻氏之議最精。若因於火者，即溫熱之邪，亦以甘寒爲主，但溫熱猶有用苦辛之法，非比秋燥而絕不用之也。至於內因爲病，不可不逐一分之。有剛亢之威，木扣而金鳴者，當清金制木，佐以柔肝入絡。若土虛而不生金，眞氣無所稟攝者，有甘涼甘溫二法，合乎陰土陽土以配剛柔爲用也。又因水虛而痰泛，元海竭而諸氣上衝者，則有金水雙收，陰陽竝補之治。或大劑滋填鎮攝，葆固先天一炁元精。至於飲邪竊發，亦能致嗽，另有崇門，兼參可也。

《醫學三字經・咳嗽》 氣上嗆　咳嗽生　《內經》云：五臟六腑皆令人咳，不獨肺也。然肺爲氣之市，諸氣上逆於肺，則嗆而咳。是咳嗽不止於肺而亦不離於肺也。

肺最重　胃非輕　《內經》雖分五臟諸嗽，而所尤重者，在聚於胃關於肺六字。蓋胃中水穀之氣，不能如霧上蒸於肺，而轉溉諸臟，只是留積於胃中，隨熱氣而化爲痰，隨寒氣而化爲飲。胃中既爲痰飲所滯，則輸肺之氣亦必不清，而爲諸咳之患矣。

肺如鐘　撞則鳴　肺爲臟腑之華蓋，呼之則虛，吸之則滿。只受得本然之正氣，受不得外來之客氣。客氣干之，則嗆而咳矣。亦只受得臟腑之清氣，受不得臟腑之病氣。病氣干之，亦嗆而咳矣。肺體屬金，譬若鐘然，一外一內，皆所以撞之使鳴也。

風寒入　外撞鳴　經云：微寒微咳。可見咳嗽多因於風寒也。風從皮毛而入於肺，寒從背俞而入於肺，皆主乎外也。後注雖言熱、言濕、言燥，令不自行，亦必假風寒以爲之帥也。

癆損積　內撞鳴　癆傷、咳嗽，主乎內也。二者不治，至於咳嗽失音，是金破不鳴矣。

誰治外　六安行　六安煎雖無深義，卻亦平穩。然外感諸咳，當辨風熱、風燥二症。如冬時先傷非節之暖，復加風寒外遏，以致咳嗽，痰結、咽腫、身重、自汗、脈浮者，風熱也，宜葳蕤湯辛潤之劑，切勿辛熱發散。而風燥一症，辨治尤難。蓋燥爲秋氣，令不獨行，必假風寒之威，而令乃振，咳乃發也。《內經》只言秋傷於濕，何也？以長夏受濕土鬱蒸之氣，隨秋令收斂，伏於肺胃之間，直待秋深燥令大行，與濕不能相容，至冬而爲咳嗽也。此症有肺燥、胃濕兩難分解之勢，唯《千金》麥門冬湯、五味子湯獨得其秘，後人以斂散不分，燥潤雜出棄之，昧之甚也。

誰治內　虛勞程　宜於虛勞門擇其對症之方。審是房勞傷精則補精，審是思鬱傷脾則養神。

挾水氣　小龍平　柯韵伯治咳嗽，不論冬夏，不拘淺深，但是寒嗽，俱用小青龍湯多效。方中驅風散寒，解肌逐水，利肺暖腎，除痰定喘，攘外安內，各盡其妙。蓋以肺家沉寒痼冷，非麻黃大將不能搗其巢穴，群藥安能奏效哉。

兼鬱火　小柴清　寒熱往來咳嗽者，宜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治之。

薑細味　一齊烹　《金匱》治痰飲咳嗽，不外小青龍湯加減。方中諸味皆可去取，唯細辛、乾薑、五味不肯輕去。即面熱如醉，加大黃以清胃熱；及加石膏、杏仁之類，總不去此三味，學者不可不深思其故也。徐忠可《金匱辨注》有論。

長沙法　細而精　《金匱》痰飲咳嗽治法，宜熟讀之。

《時病論・夏傷於暑大意・暑咳》 暑咳之爲病，獨在暑月也。良由暑熱下逼，先傷乎上。夫五臟之位，惟肺最高，爲諸臟之華蓋，暑熱襲之，肺經先病者，固無論矣。且暑中有火，肺體屬金，火未有不尅金者也。其脈濡滑而數，兩寸有力而強，咳逆乏痰，即有亦少，或身熱口渴，或胸悶脇疼，此皆暑熱入肺之脈證也。宜用清宣金臟法加滑石、甘草治之。如痰多者，不因暑而因溼，不名咳而名嗽，不在肺而在脾，不用清而用溫。果因痰而致嗽者，宜用

加味二陳法治之。倘不細辨，以暑爲溼，誤用溫藥，擾動其絡，絡中血沸，而成吐血之疴。然則宜用卻暑調元法去東參、半夏，加杏仁、花粉、旱蓮、生地治之。大概總宜清暑保金，庶不至蔓延虛損耳。

《時病論・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大意》 考六氣之中，溼氣在乎秋令，故經謂秋傷於溼。溼土之氣，內應乎脾，脾土受溼，不司運化，內溼釀成痰飲，上襲於肺，遂爲咳嗽病矣。夫六氣之邪，皆能令人咳嗽，又不獨乎溼也。斯言溼者，是爲伏氣咳嗽，有西昌喻嘉言先生疑溼字之訛，改作秋傷於燥，發明秋燥之論，雖有悖經之罪，然亦因乎六氣起見也。蓋《內經》論溼，殆在乎立秋、處暑、白露，溼土主氣之時。喻氏論燥，殆在乎秋分、寒露、霜降，燥金主氣之候。據愚意更有界限分焉。竊謂秋初傷溼不即發者，溼氣內釀成痰，痰襲於肺而作嗽，名曰痰嗽，治宜理脾爲主，滲溼爲佐。如秋末傷燥，不即發者，燥氣內侵乎肺，肺失清降而作咳，名曰乾咳，治宜理肺爲主，潤燥爲佐。總之不越兩太陰之治也。斯言傷溼傷燥而咳嗽者，皆由秋令之伏氣而發於冬，其即發者，仍歸傷溼秋燥門中治之。

《時病論・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大意・痰嗽》 痰嗽者，因痰而致嗽也。夫作嗽之病，風寒暑熱，皆能致之。古人議論紛紜，惟李雲間、張若耶二先生，皆括爲內傷外感。觀其立論，卓犖不羣，然與《內經》秋傷於溼之嗽無預，豐不揣鄙陋而特補之。斯病也，良由立秋以後，秋分以前，先傷於溼，溼氣內踞於脾，釀久成痰，痰襲於肺，氣分壅塞，治節無權，直待冬來，稍感寒氣，初客皮毛，漸入於肺，肺氣上逆，則潛伏之溼痰，隨氣而逆，遂成痰嗽之病矣。其脈必見弦滑，或見微緊，右寸關必較餘部不調，舌苔白潤，胸次不舒，痰白而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溼伏氣之見證也。理當治脾爲主，滲溼化痰爲佐，宜以加味二陳法治之。如有惡寒發熱者，再加蘇梗、前胡。氣喘者，加之旋覆、蘇子。當隨其證而損益之。

或問：作嗽之病，四時皆有。今觀是篇，獨發於冬，他時之嗽，因何勿論耶？答曰：子不觀本論中，原有風寒暑熱皆能致之之說，四時都有咳嗽之病也。曰：何不分而論之？曰：前之風溫、風熱、風寒、冒風、暑咳、秋燥，以及後之冬溫條中，皆有咳嗽之證，若重復而論之，能不令人心厭乎？是論專言伏氣釀痰致嗽，而風寒暑熱致嗽者，可毋重贅耳。

《時病論・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大意・乾咳》 乾咳者，乏痰而咳逆也。此因秋分之後，先傷乎燥，燥氣內侵乎肺，當時未發，交閉藏之令乃發，斯爲金寒水冷之欬也。前論秋燥條中，是爲燥之新邪。此論乾咳，是爲燥之伏氣。其證咳逆乏痰，即有痰亦清稀而少，喉間乾癢，咳甚則胸脇引疼，脈沉而勁，舌苔白薄而少津，當用溫潤辛金法治之。如胸脇痛者，可加旋覆、橘絡。咳逆艱難者，再加松子、款冬。咳劇震動血絡，喉痛吐紅，脈轉沉滑，或沉數，此燥氣已化爲火也，當用清金甯絡法治之。如咳逆氣短，甚則有汗，咽喉乾燥者，當用金水相生法治之。蹉跎失治，最易延爲癆損，可不謹歟。

或問曰：曾見《內經》有五臟六腑皆令人咳之訓，今先生只列痰嗽、乾咳爲二門，不及臟腑等咳，毋乃遺漏乎？曰：是書專論四時之咳，如春令風溫之咳，夏令暑熱之咳，秋令秋燥之咳，冬令冬溫之咳，其實五臟六腑之咳，不過就其見證而分。如胸疼喉痛爲心咳，兩脇下痛爲肝咳，右肢痛引肩背爲脾咳，喘急咳血爲肺咳，腰背相引而痛爲腎咳。又有小腸咳者，咳而失氣也。膽咳者，咳嘔苦水也。胃咳者，咳而欲嘔也。大腸咳者，咳而遺屎也。膀胱咳者，咳而遺溺也。三焦咳者，腹滿而不食也。此皆《內經》分臟腑之咳也。念我先生已分條治之，茲不復贅。

《醫學指歸・肺經・治法解》 斂肺　久嗽傷肺，其氣散漫，或收而補之，或斂而降之，宜於內傷、外感禁用。

烏梅斂肺澁腸，清熱止渴。　粟殼斂肺澁腸，固腎止嗽。　五味子收斂肺氣，消嗽定喘。　白芍安脾肺，固腠理，收陰氣，斂逆氣。　五倍子斂肺降火，生津化痰。

《血證論・欬嗽》 一、肺臟津虛，火氣乘之，致成燥欬，氣嗆痰澀，或帶血絲，久成肺痿，清燥救肺湯治之。

一、痰火凝結，欬逆發渴，喉中痰滯者，由於津液不散，阻塞氣道，治宜清利其痰，滋養其津，紫菀散主之。

一、水飲衝肺，欬逆倚息，不得卧者，由於失血之人，肝經風火太盛，激動其水，上衝肺，卧則肺葉張，水飲愈衝，是以不得卧息，葶藶大棗瀉肺湯治之，瀉白散亦治之。吾每用二陳湯治飲，加蘇子、柴胡、白芥、枯芩、石膏、杏仁、荆芥、薄荷、枇杷葉，風火兼治，尤效。此與雜病欬嗽，因寒動水者有異。因寒動水，以致水飲衝肺者，宜小青龍及眞武湯。血證欬嗽，多是內動風火，激水而上，青龍、眞武等，又其所忌，醫者辨之。

夫虛癆欬嗽，原於火尅金，水乘肺，而切究其故，則病皆在於胃。胃爲水

穀之海，化生津血，血不足則火旺，津不足則肺燥，水氣不化則飲邪上干。治胃火，宜白虎湯加生地、百合、五味，或玉女煎。治胃痰，宜滾痰丸、指迷茯苓丸，輕者用豁痰丸。治胃中水飲，宜二陳湯加蘇子、白芥、防己、枳殼、杏仁、生薑。若水飲挾火者，加柴胡、枯芩、當歸、白芍。

《內經》云：五臟六腑皆有欬嗽，而無不聚於胃，關於肺。上條分肺胃，治已詳。茲有一方，可以統治肺胃者，則莫如小柴胡湯。肺火盛，加寸冬。心火盛，加黃連、當歸。肝火盛，加當歸、胡黃連。黃昏欬嗽，爲火浮於肺，加五倍子、五味子以斂之。五更欬嗽，爲食積之火，至寅時流入肺經，加萊菔子。痰凝氣滯者，加瓜霜、旋覆、杏仁、桔梗、射干、尖貝。水飲上衝者，加葶藶、桑皮、細辛、五味。有寒加乾薑、雲苓。若兼外感，發熱惡寒，鼻塞頭痛而欬嗽者，宜小柴胡湯加荊芥、紫蘇、杏仁、薄荷。蓋小柴胡能通水津，散鬱火，升清降濁，左宜右有，加減合法，則曲盡其妙。

又有瘀血作欬，其證欬逆倚息而不能卧，與水飲衝肺之證相似。蓋人身氣道不可有塞滯，內有瘀血，則阻礙氣道不得升降，是以壅而爲欬。氣壅即水壅，氣即是水故也。水壅即爲痰飲，痰飲爲瘀血所阻，則益衝犯肺經。坐立則肺覆，瘀血亦下墜，其氣道尚無大碍，故欬亦不甚，卧則瘀血翻轉，更爲阻塞，肺葉又張，愈難斂戢，是以倚息不得卧也。若仍照水飲衝肺，用葶藶大棗湯，是得治飲之法，而未得治瘀之法矣。須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則痰水自消，宜代抵當丸加雲苓、法夏。輕則用血府逐瘀湯加葶藶、蘇子。又有欬嗽，側卧一邊，翻身則欬益甚者，諸書皆言側卧一邊，乃失血欬嗽不治之證，而不知仍是瘀血爲病。蓋瘀血偏著一邊，以一邊氣道通，一邊氣道塞，氣道通之半邊可以側卧，氣道塞之半邊側卧則更閉塞，是以翻身則愈加欬逆也。宜血府逐瘀湯加杏仁、五味主之。側卧左邊者，以左邊有瘀血，故不得右卧也，右卧則瘀血翻動，益加壅塞，宜加青皮、龜甲、我朮，以去左邊之瘀血。側卧右邊者，以右邊有瘀血，故不得左卧也，宜加鬱金、桑皮、薑黃，以去右邊之瘀血。凡此瘀血欬嗽之證，諸書少言及者，朱丹溪略引其端，亦未申明，吾於臨證有悟，不惜大聲疾呼者，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豈敢秘而不傳哉？

又有衝氣欬逆者，以衝脈起於血海，循行而上麗於陽明。血海受傷，則衝脈氣逆，上合陽明，而爲火逆燥欬之證，麥門冬湯主之，玉女煎亦治之。二方皆從陽明，以抑衝氣之顛，使不逆也。

又有衝氣挾肝經相火上乘肺金者，其證目眩口苦，嗆欬數十聲不止，欬牽小腹作痛，發熱頰赤，宜四物湯合左金丸，再加人尿、豬膽汁、牡蠣、五味治之。蓋血室爲肝之所司，衝脈起於血室，故肝經之火，得緣衝氣而上，小柴胡湯加五味、青皮、龍骨、牡蠣、丹皮、地骨皮亦治之，重者加胡黃連。

衝脈本屬肝經，然其標在陽明，而其根則在於腎。蓋衝脈起胞中，而腎氣即寄在胞中，腎中之氣，上於肺而爲呼吸，亦借衝脈之路以上循入肺，是以臍旁衝脈之穴，謂之氣街。《內經》又明言衝爲氣街，衝脈之與腎經交合者如是。是以衝脈每挾腎中之虛火，上逆而欬，喘促咽乾，兩顴發赤，宜豬苓湯加五味、知母、牛膝、黃栢、熟地、龜板，或麥味地黃湯以安之，三才湯加鐵落以鎮之，或大補陰丸合磁硃丸，加五味以吸衝氣使歸於腎，則不欬逆矣。又有胞中之水內動，氣挾水上，衝逆而欬者，其證上熱下寒，龍雷火升，面赤浮腫，頭暈咽痛，發熱心悸，大便反滑，腰痛遺溺，桂苓甘草五味湯治之，腎氣丸亦治之。【略】

欬嗽之病，其標在肺，其本在腎，血家欬嗽尤多生於腎虛。腎者，氣之根也。腎經陰虛則陽無所附，氣不歸根，故浮喘欬逆，宜三才湯加五味子、沉香。陳修園用二加龍骨牡蠣湯加阿膠、麥冬、五味，其附子須少用，只作引導耳。余每用知柏地黃湯，少加五味、肉桂，以爲報使，常服都氣丸亦佳。又有腎經陽虛，不能化水，腰痛便短，氣喘欬逆者，腎氣丸加五味治之。更有腎水泛上，脾土不制，而爲水飲欬嗽者，乃屬五飲雜病，非失血家應有之證。自有各書可查，茲不贅及。

《藥症忌宜》 欬嗽吐血痰幷聲啞，屬肺熱甚。

忌升、破氣，復忌補氣、破血、辛燥、熱、收澀。

宜降氣清熱，潤肺生津液，涼血益血，甘寒、甘平、鹹寒，佐以苦寒。

生地黃　鬱金　蒲黃　茅根　白芨　阿膠　側柏葉　童便　知母

紀事

《醫說・神方・寒嗽》 晉之姪事觀音甚謹，適苦嗽踰月。夜夢老僧呼

謂之曰：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爲末，糯米糊元芥子大，空心米飲下三十元。覺如其言，數服而愈。《癸志》

《儒門事親・雜記九門・誤中涌法》 嗽　張板村鹿子春，一小兒七八歲，夏月病嗽，羸甚。戴人欲涌之，子春以爲兒幼弱，懼其不勝，少難之。一日因飲酒，家人與之酒，傷多乃大吐，吐定而嗽止。蓋酒味苦，苦屬通劑。子春乃大悟戴人之言也。

《儒門事親・雜記九門・臨變不惑》 涌嗽　楊壽之妻，病嗽十餘年，法當吐之。一日不止，以麝香湯止之，夜半猶不定，再止之，明旦頗覺惡心，更以人參湯止之，二日稍寧。自下藥凡三，來問戴人。不顧，謂欒景先曰：病久嗽，藥已擒病，自然遲解。涌後調理，數日乃止。戴人常言：涌後有頓快者，有徐快者，有反悶悶者，病未盡也；有反熱者，不可不下也。大抵三日後無不快者。凡下不止者，以冰水解之。凡藥熱則行，寒則止矣。

《證治要訣・諸嗽門・嗽證》 時行嗽，發熱惡寒，頭痛鼻塞，氣急，狀如傷冷熱，連咳不已，初得病，即伏枕，一兩日即輕。記壬午秋，滿城有此病，繼時甲午夏秋之交，此病又自南而北，得免者少，幷呼爲蝦蟇瘟，用參蘇飲加細辛半錢。

《內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 地官李北川，每勞咳嗽，余用補中益氣湯即愈。一日復作，自用參蘇飲益甚，更服人參敗毒散，項強口噤，腰背反張。余曰：此誤汗亡津液而變痙矣。仍以前湯加附子一錢，四劑而痊。感冒咳嗽，若誤行發汗過多，喘促呼吸不利，吐痰不止，必患肺癰。

侍御譚希曾，咳嗽吐痰，手足時冷，余以爲脾肺虛寒，用補中益氣加炮薑而愈。【略】

司廳陳國華，素陰虛，患咳嗽，以自知醫，用發表化痰之劑，不應；用清熱化痰等藥，其症愈甚。余曰：此脾肺虛也。不信，用牛黃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脹，飲食少思，足三陰虛症悉見。朝用六君、桔梗、升麻、麥門、五味，補脾土以生肺金，夕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生脾土，諸症漸愈。經云：不能治其虛，安問其餘？此脾土虛，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復用前藥，而反瀉其火，吾不得而知也。【略】

一婦人不得於姑，患咳，胸膈不利，飲食無味，此脾肺俱傷，痰鬱於中。先用歸脾湯加山梔、撫芎、貝母、桔梗、諸症漸愈，後以六君加芎、歸、桔梗，間服全愈。

一婦人咳嗽，早間吐痰甚多，夜間喘急不寐。余謂早間出痰，乃脾虛飲食所化，夜間喘急，乃肺虛陰火上衝。遂用補中益氣加麥門、五味而愈。

《名醫類案・咳嗽》 琇按：五藏六府皆有咳症，症各不同，大抵藏病不已乃移於府。《素問》五氣所病，以肺爲咳者，肺爲金邪中之則有聲。又曰：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衍義》云：有人患氣嗽，將期年，或教以橘紅、生薑焙乾、神麴等分爲末，糊丸如梧桐子大，食後臨卧以米飲送下三十丸。兼舊患膀胱氣，緣服此皆愈。

孫兆治一人病吐痰，頃刻升餘，喘咳不定，面色鬱黯，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不利，當服仲景葶藶大棗湯。瀉中有補。一服訖，已覺胸中快利，略無痰唾矣。

錢仲陽治一人病咳，面色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與藥，明日，吾藥再瀉肝而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至五日而絕。

滑伯仁治一婦妊五月，病嗽，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伯仁診其脈浮弦，形體清癯。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

張子和治常仲明病寒熱往來，時咳二三聲，面黃無力，懶思飲食，夜寢多汗，日漸瘦削。諸醫作虛損治之，用二十四味燒肝散，鹿茸、牛膝，補養二年，口中痰出，下部轉虛。戴人斷之曰：上實也。先以涌劑，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飲子，降火益水，一月餘復舊。此二陽病也。《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不得隱曲。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此二證名異而實同。仲明之病，乃脾受之，味不化也。

一男子年二十餘，病勞嗽數年，其聲欲出不出。戴人曰：曾服藥否？其人曰：家貧未常服藥。戴人曰：年壯不妄服藥者易治。先以苦劑涌之，次以舟車浚川丸大下之，更服重劑，瘥。

一田夫病勞嗽，一涌一泄，已減大半，次服人參補肺湯，臨卧更服檳榔丸以進食。

一男子五十餘，病傷寒咳嗽，喉中聲如鼾，與獨參湯一服而輕，再服而鼾

聲除，至三四服，咳嗽亦漸退，凡服參三斤而愈。

梅師治久患暇呷咳嗽，喉中作聲，不得眠，取白前搗爲末，溫酒調服二錢。《衍義》云：白前保定肺氣。

一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勞。以枇杷葉、木通、款花、紫苑、杏仁、桑白皮等分，大黃減半，各如常制治訖，同爲末，蜜丸如櫻桃大，食後、臨卧含化一丸，未終劑而愈。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餘，患咳嗽，惡風寒，胸痞滿，口稍乾，心微痛，脈浮緊而數，左大於右。蓋表盛裏虛，問其素嗜酒肉，有積，後因接內涉寒，冒雨忍飢，繼以飽食酒肉而病。先以人參四錢，麻黃連根節一錢半，與二三貼，嗽止寒除，改用厚朴、枳實、青、陳皮、瓜蔞、半夏爲丸，與二十貼，參湯送下，痞除。看他用藥先後輕重之法。

一人患乾咳嗽，聲啞，用人參、橘紅各一錢半，白朮二錢，半夏麴一錢，茯苓、桑白皮、天冬各七分，甘草、青皮各三分。五貼後，去青皮，加五味二十粒，知母、地骨皮、瓜蔞仁、桔梗各五分，作一貼，入薑煎，再加黃芩五分，仍與四物，入童便、竹瀝、薑汁拌炒黃柏，二藥晝夜間服，兩月聲出而愈。先以六君子加天冬、桑皮、青皮，後配入養陰清火潤肺之品，妙。

一壯年因勞倦不得睡，患嗽，痰如黃白膿，聲不出。時春寒，醫與小青龍四貼，喉中有血絲腥氣逆上。兩日後，覺血腥漸多，有血一綫，自口右邊出，一茶頃遂止，晝夜十餘次，脈弦大散弱，左大爲甚。此勞倦感寒，強以辛甘燥熱之劑，動其血，不治恐成肺痿。以參、芪、歸、朮、芍、陳、草、帶節麻黃，煎熟，入藕汁服之，二日而嗽止，乃去麻黃，又與四貼而血除。但脈散未收，食少倦甚，前藥除藕汁，加黃芩、砂仁、半夏，半月而愈。

一人痰嗽脇下痛，先以白芥子、薑汁、竹瀝、瓜蔞、桔梗、連翹、風化硝、薑、蜜丸噙化，茶清下。

仇山村少時嘗苦嗽，百藥不瘳，有越州學錄者，教其取桑條向南嫩者，不拘多少，每條約寸許，用二十一枝，納於沙石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仇遠稗史》

一人嗽，但用香橼去核，薄切片，以酒煮熟，用蜜拌勻，睡起服。

張致和治沈方伯良臣患痰嗽，晝夜不能安寢。屢易醫，或曰風，曰火，曰熱，曰氣，曰濕，湯藥雜投，形羸，食減，幾至危殆。其子求治，張診脈沉而濡，濕痰生寒，復用寒涼，脾家所苦，宜用理中湯加附子。誰謂痰症無用附子之法，此土生金之法。其夜遂得貼枕，徐進調理之劑，果安。或曰：痰症用附子何也？殊不知痰多者，戴元禮常用附子療治之。出《證治要訣》。

汪石山治一婦，年三十，因夫買妾，過於憂鬱，患咳嗽，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效。汪診其脈，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數，午後則緩。午後則緩故可治。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養，故嗽。遂用麥門冬、片芩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芪、芍藥、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以和血，數服，病少寬，後每貼漸加參至五六錢，月餘而愈。

一人年二十餘，病咳嗽，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此弱症也。汪切脈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於心，故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於肺，故咳嗽而汗泄；肺邪傳之於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於脾，故腸鳴而作泄；脾邪復傳之於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

一人形長，色蒼瘦，年逾四十，每遇秋涼，病咳嗽，氣喘不能卧，春暖即安，病此十餘年矣。醫用紫蘇、薄荷、荆芥、麻黃等以發表，用桑白皮、石膏、滑石、半夏以疎內，暫雖輕快，不久復作。汪診之，脈頗洪滑，此內有鬱熱也。秋涼則皮膚致密，內熱不能發泄，故病作矣。內熱者，病本也。今不治其本，乃用發表，徒虛其外，愈不能當風寒，疎內徒耗其津，愈增鬱熱之勢。遂以三補丸，加大黃酒炒三次、貝母、瓜蔞，丸服，仍令每年立秋以前服滾痰丸三五十粒，病漸向安。

一婦年逾五十，其形色脆弱，每遇秋冬，痰嗽氣喘，自汗體倦，卧不安席，或嘔惡心。汪診之，脈皆浮緩而濡，曰：此表虛不御風寒，激內之鬱熱而然。表虛，人皆知之，內有鬱熱，知之者鮮矣。遂用參、芪各三錢，麥冬、白朮各一錢，黃芩、歸身、陳皮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十餘貼而安，每年冬寒病發，即進此藥。次年秋間，滯下腹痛後重，脈皆濡細稍滑。汪曰：此內之鬱熱欲下也。體雖素弱，經云：有故無損。遂以小承氣湯利兩三行，腹痛稍除，後重未退，再以補中益氣湯加枳殼、黃芩、芍藥，煎服，先攻後補而兼清。仍用醋澆熱磚，布裹坐之而愈。是年遇寒，嗽喘亦不作矣。

一婦產後，咳嗽痰多，晝輕夜重，不能安寢，飲食無味，或時自汗，醫用人參清肺湯，嗽愈甚。汪診之，脈浮濡近駛，曰：此肺熱也。令服保和湯，五貼而愈。

一婦懷妊七月，嗽喘不能伏枕，兩臂坐久，皮皆潰爛，醫用蘇子降氣湯、三拗湯、參蘇飲，俱罔效。汪診之，右脈浮濡近駛，按之無力，左脈稍和，曰：此肺虛也，宜用補法。遂以人參錢半，白朮、麥冬各一錢，茯苓八分，歸身、阿膠、黃芩各七分，陳皮、五味、甘草各五分，煎服六七貼而愈。

一童子八歲，傷寒咳嗽，痰少面赤，日夜不休，醫以參蘇飲，數日嗽甚。汪診之，脈洪近駛，曰：熱傷肺也。令煎葛氏保和湯，病如失。

一婦年三十，質脆弱，產後咳嗽痰臭，或作肺癰治，愈劇，延及兩腳，漸腫至膝，大便溏，小腹脹痛，午後發熱，面紅氣促，不能向右卧。此弱症，脈一數便不治。汪診脈虛小而數，曰：凡咳嗽左右向不得眠者，上氣促，下瀉泄者，發熱不爲瀉減者，皆病之反也。按此皆原於脾。經曰：脾主諸臭。入肺腥臭，入心焦臭，入肝腐臭，自入爲穢臭。蓋脾不能運行其濕，濕鬱爲熱，釀成痰而臭矣。經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脾虛則肺金失養，氣劣行遲，壅遏道路，故咳嗽氣促，不能右卧也；脾虛必奪母氣以自養，故心虛發熱而見於午也；脾主濕，濕勝則內滲於腸胃，爲溏泄外滲於皮膚，爲浮腫。辨症精確。令用參、芪、甘草補脾，爲君；白朮、茯苓滲濕，爲臣；麥冬保肺氣，酸棗仁以安心神，爲佐；陳皮、前胡以消痰下氣，爲使；用東壁土，以受陽光最多，用之以爲引用，蓋土能解諸臭，用以補土，亦易爲力矣。此取錢氏黃土湯之義也。服一貼，前症略減，病者喜甚。汪曰：未也。數服後，無反復，方是佳兆。否則所謂過時失治，後發寒熱，眞陽脫矣，泄而腳腫，脾氣絕矣，何能收救？

一婦人患症同前，醫作肺癰治，而用百合煎湯煮粥食，反劇。汪診其脈，細弱而緩。緩則可治。治以參、芪甘溫等濟，不數服而愈。此由治之早也。

一人年十九，面白質弱，因勞思夢遺，遂吐血碗許，自是微咳倦弱，後身忽大熱，出疹，疹愈。鬱熱發疹故愈。陰囊癢甚，搓擦水流，敷以壁土，囊腫如盞大，遂去土，以五倍涂少蜜，炙爲末，敷之，遂愈。因感風寒，其嗽尤甚，繼以左右脇痛。汪診脈虛而數，見其畏風寒，嘔惡倦動，糞溏氣促，曰：此金極似火也。夫心屬火而藏神，腎屬水而藏志，二經俱屬少陰，而上下相通，今勞思則神不寧而夢，志不寧而遺，遺則水不升而心火獨亢也。肝屬木而藏血，其象震，震爲雷，心火既亢，則同類相應，引動龍雷之火，載血而越出於上竅矣。肝脈環繞陰器，亦因火擾而痛癢腫脹也。火勝金，故肺經虛而乾咳，皮毛爲之合，亦爲火鬱而發疹，大腸爲之府，故亦傳導失宜而糞溏。然金虛不能平木，故木火愈旺而凌脾，脾虛則嘔惡而食減。經曰：壯火食氣。脾肺之氣爲壯火所食，故倦於動作而易感風寒也，經言兩脇者，陰陽往來之道路也。爲火阻礙則氣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虛有實，有似火而實非火。故經言：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治火之大法也。前症之火皆虛，非水濕之可折伏，惟甘溫之劑可以祛除，譬之龍雷之火，日出則自潛伏矣。若用苦寒降火，正如雨驟雷烈而火愈熾矣。世醫治火，不惟不求之有無虛實，專泥咳嗽吐血，皆屬陰虛。誤服參、芪不救之語，概用滋陰等劑。況此服滋陰已百餘貼，而病反增劇，豈可仍以陰虛治之耶？且經言形寒飲冷則傷肺，又謂脾胃喜溫而惡寒，今用甘溫健其脾，則肺金不虛，而咳嗽氣促自愈，肝木有制，而脇痛吐血自除，虛妄之火亦自熄矣。遂以參、芪各四錢，神麴、山查各七分，白朮、麥冬、貝母各一錢，甘草五分，炒乾薑四分配黑薑妙，煎服十餘貼，脈數減，嗽少除，精神稍健。但後又适新婚，不免耗損眞陰，將何以制其虛妄之火耶？蓋咳屬肺金，數脈屬火，咳而脈數，火克金也，冬月水旺而見數脈亦違時也。大凡病見數脈多難治療，病久脈數尤非所宜，故爲之深慮耳。論弱症之案，未有如此篇精切詳明者，當熟讀而綱領之，臨症自有得心應手之快。

薛己治大參李北泉時吐痰涎，內熱作渴，肢體倦怠，勞而足熱，用清氣化痰益甚。薛曰：此腎水泛而爲痰，法當補腎。不信，更進滾痰丸一服，吐瀉不止，飲食不入，頭暈眼閉，始信薛言。用六君子湯數劑，胃氣漸復，卻用六味丸，月餘，諸症悉愈。

中書鮑希伏素陰虛，患咳嗽，服清氣化痰丸，及二陳、芩、連之類，痰益甚。更用四物、黃柏、知母、元參之類，腹脹咽啞，右關脈浮弦，左尺脈洪大。薛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陰火又從而克之，當滋化源。朝用補中益氣加山萸、麥冬、五味，夕用六味丸加五味，三月餘，喜其慎疾得愈。

武選汪用之，飲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發散之藥。時仲夏，脈洪數而無力，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孔則內癰作。胸滿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薛曰：水泛爲痰之證，而用前劑，是謂重亡津液，得非肺癰乎？不信，

仍服前藥。翌日，果吐膿，脈數左三右寸爲甚，始信。用桔梗湯一劑，膿數頓止，再劑全止，面色頓白，仍以憂惶。薛曰：此症面白脈澀，不治自愈。白肺色也，澀肺脈也，色脈得令，故愈。又用前藥一劑，佐以六味丸治之而愈。

儒者張克明咳嗽，用二陳、芩、連、枳殼，胸滿氣喘，侵晨吐痰，加蘇子、杏仁，口出痰涎，口乾作渴。薛曰：侵晨吐痰，脾虛不能消化飲食；胸滿氣喘，脾虛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虛不能收攝；口乾作渴，脾虛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薑、肉果溫補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而愈。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參蘇飲加芩、連、桑、杏乃愈。一日復發，用前藥益甚，加喉喑，少陰之脈循喉嚨。就治，左尺洪數而無力。薛曰：此腎經陰火刑克肺金，當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麥冬、五味、炒山梔及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男子夏月咳嗽吐痰，用胃火藥不應，薛以爲火乘肺金，用麥門冬湯而愈。後因勞役復嗽，用補中益氣加桔梗、山梔、片芩、麥冬、五味而愈，但口乾體倦，小便赤澀，日用生脈散而愈。

韓飛霞旅寓北方，夏秋久雨，天行咳嗽頭痛，用益元散，葱薑湯調服，應手取效，日發數十斤。此蓋甲己土運，濕令痰壅肺氣上竅，但瀉膀胱下竅而已，不在咳嗽例也。

江篁南治一少年患咳嗽，潮熱，診之曰：病得之好內。飲以四物減芎，加麥冬、紫菀、阿膠、地骨皮、嗽熱良已。既而不謹，復作，他醫以寒涼之劑投之，胸痞滿，食減下泄。江以甘溫助其中氣，病旋已。所以知病得之好內者，切其脈芤而駛，眞陰損，熱內生也，復緩而弱，脾重傷於苦寒也。

江應宿奉叔父方伯之滇南，抵任月餘，叔父患痰嗽氣喘，不能伏枕，腰痛，大便秘，小溲淋瀝，胸膈痞悶，嘔吐清水，召官醫十餘曹，治之罔效。素有痰火哮喘病，每遇天寒，或飲食起居失宜，即舉發，動經旬餘，不藥亦愈。本欲不服藥，則痞悶，二便脹急難當，命宿診之，六脈緩弱無力，右爲甚，緩爲脾脈虛而協濕，故宜利小便而投四苓二陳。即告之曰：叔父非往昔痰火，此屬內傷。蓋因科場選士，勞倦傷脾，兼以長途雨露受濕，濕傷脾，脾氣虛，則肺金失養，清濁相干，陰陽反作。經曰：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故痞滿而嘔清水，宜分利陰陽，不得專執升清之說。滲濕利水，因喘而痞宜利小便。進四苓散加陳皮、半夏、竹茹，一劑而大小便通利，嘔水亦止，是夜伏枕安卧，次早換六君子加當歸、阿膠、牛膝、麥冬、五味，諸證悉除。但覺倦怠，時吐稠濁痰一二口，痰滯肺上竅，宜瀉下竅膀胱。再單用六君倍加參、朮，少佐貝母、升麻、麥冬、五味，補脾土調理。叔父笑曰：汝十年之後，當以醫顯，吾幾違首邱之願。遂上疏棄官而歸，途中日進前藥一服，共服參斤餘，抵家，平復如初。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咳嗽》 一中年婦人乾欬，寸脈動滑似頭狀，餘皆散大不浮，左大於右，每五更心燥熱，有肝膽恐氣則甚。與苦梗不開，諸藥不效。遂以石膏、香附爲君，芩、連、青黛、門冬、瓜蔞實、陳皮、炒柏、歸梗爲臣，五味、縮砂、芎、菀、草佐之，凡二十餘貼而安。

《慎齋遺書・咳嗽》 一人咳嗽糞黑，醫以爲火，予投桂附溫其下焦而愈。蓋病有陽有陰，陰者，糞雖軟，落水而沉；陽者，糞雖極燥，落水而浮。此證中氣虛寒，火浮於上故咳嗽。三陰在下，純陰無陽，故糞黑也。溫煖下焦，陽氣歸原，則咳止而黑自除。若以火論之，不明之甚也。

一人咳嗽，喉嚨緊急，漸漸吐紅，又兼腸風，已半年矣。予看得久病傷脾，脾臟潤澤之氣不升於肺，肺氣不降而成火，故咳嗽喉緊。脾不統血，故吐血腸風。用白朮二錢，甘草一錢補脾，陳皮一錢理氣，煨薑二錢散火，服五帖，病減半。次升提之，用補中益氣湯十帖。次調和氣血消痰，用八珍湯加半夏、陳皮，二帖而痊。

《本草綱目・草部・黃芩》 予年二十時，因感冒欬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發熱，膚如火燎，每日吐痰盈許，暑月煩渴，寢食幾廢，六脈浮洪。遍服柴胡、麥門冬、荆瀝諸藥，月餘益劇，皆以爲必死矣。先君偶思李東垣治肺熱如火燎，煩躁引飲而晝盛者，氣分熱也，宜一味黃芩湯以瀉肺經氣分之火，遂按方用片芩一兩，水二鍾，煎一鍾，頓服。次日身熱盡退而痰嗽皆愈。藥中肯綮，如鼓應桴，醫中之妙，有如此哉。

《奇效醫述・病案・治婦人痰咳發熱用清潤藥得效述》 寧化縣一婦人，年四十餘歲，因生產過多，咳嗽身熱，日夜不止，午後益甚，肌肉瘦削，經水不行，諸醫用藥不效。其夫叩稟求方，用後煎藥方，服十餘劑而身熱已退，又加味再服，二十餘劑而全安。

煎藥方：

白花粉人乳拌蒸晒乾　麥冬去心，各八分　天冬去心皮，蜜蒸曬，五分　地骨皮去骨，酒洗　當歸酒洗，各六分　生地黃酒浸，曬乾，生四分，砂鍋炒四分　大白

芍酒浸軟曬，生用三分，炒用三分　懷山藥八分　百合酒拌蒸曬，八分　前胡四分　知母蜜拌，炒六分　童便香附八分　貝母去心，六分　白茯苓七分　生甘草三分

生薑一薄片，龍眼肉三箇，同煎此藥，服十餘劑，熱退後又加桔梗四分，酒炒芩、連各六分，再服二十餘劑而安。

《醫宗必讀・欬嗽》 文學金伯倉，欬而上氣，凡清火、潤肺、化痰、理氣之劑，幾無遺用，而病不少衰。余診其腎脈大而軟，此氣虛火不歸元。用人參三錢煎湯，送八味丸五錢，一服而減，後於補中益氣湯加桂一錢、附子八分，凡五十劑，及八味丸二觔而癒。

太學史明麟，經年欬嗽，更醫數十人，藥不絕口，而病反增劇，自謂必成虛勞。余曰：不然。脈不數不虛，惟右寸浮大而滑，是風痰未解，必多服酸收，故久而彌甚。用麻黃、杏仁、半夏、前胡、桔梗、甘草、橘紅、蘇子，五劑知，十劑已。

《寓意草・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附傷寒戴陽症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自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症頗奇，全似傷寒戴陽症，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爲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爲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躁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症，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眞陽易於上越耳。

《張氏醫通・消氣門下・咳嗽》 石頑療吳江邑侯華野郭公，仲秋喘嗽氣逆。診之兩尺左關弦數，兩寸右關澀數。弦者腎之虛，澀者肺之燥，夏暑內伏肺絡，遇秋燥收之令，而發爲咳嗽也。診後公詳述病情，言每歲交秋則咳，連發四載，屢咳痰不得出則喘，至夜坐不得卧，咳劇則大便枯燥有血。先曾服令高徒施元倩越婢湯，嗽即稍可，數日間堂事勞心，復咳如前。時元倩歸苕，松陵諸醫，治之罔效，因求洞垣之鑒，起我沉疴。答曰：公本東魯，腎氣素強，因水虧火旺，陰火上爍肺金，金燥不能生水，所以至秋則咳。咳劇則便燥有血，肺移熱於大腸之明驗也。合用《千金》麥門冬湯，除去半夏、生薑之辛燥，易以萎蕤、白蜜之甘潤，藉麻黃以鼓舞麥冬、生地之力，與越婢湯中麻黃、石膏分解互結之燥熱同一義也。郭公曰：松陵諸醫，咸詆麻黃爲發汗之重劑，不可輕試，僅用杏仁、蘇子、甘、桔、前胡等藥，服之其咳轉甚何也？答言：麻黃雖云主表，今在麥門冬湯中，不過借以開發肺氣，原非發汗之謂。麻黃在大青龍湯、麻黃湯、麻杏甘石湯方，其力便峻，以其中皆有杏仁也。杏仁雖舉世視爲治嗽之通藥，不問虛實渾用，然辛溫走肺，最不純良，耗氣動血莫此爲甚，熬黑入大陷胸丸，佐甘遂等搜逐結垢，性味可知。公首肯以爲然。連進二劑，是夜便得安寢，次早復診，其脈之弦雖未退，而按之稍軟，氣口則虛濡乏力，因與六味、生脈，加萎蕤、白蜜作湯四服，其嗽頓減。郭公復云：向聞元倩有言，六味、八味丸中，不可雜用參、朮，而先生居之不疑，用之輒應，其義云何？答曰：六味爲填補眞陰藥，與人參同用，原非正理。此兼麥冬、五味，緣合肺腎金水相生，當無留中戀膈之慮。善後之策，即以此方製丸，三時恆服不徹，至秋庶無復嗽之虞。先是公子柔瘁，予用桂枝湯，及六味作湯，咸加蝎尾，服之而癒，其後夫人素有敗痰失道，左右兩脇俱有結塊，大如覆杯，發則咳嗽喘逆，腹脇掣痛，六脈止促而按之少力。余用六君子加膽星、枳實、香附、沉香二劑，服之，大吐稠痰結垢一二升；因嘔勢太甚，甲夜渡湖速往，黎明至署候之，嘔止嗽寧，脈息調勻，不必更進他藥矣。

江右督學何涵齋媳，內翰范秋濤女，素常咳嗽不已，痰中間有血點，恆服童眞丸不徹。秋濤歿後，哀痛迫切，咳逆倍常，而痰中雜見鮮血，因與瑞金丹四服，仍以童眞丸、烏骨鷄丸調補而安。

又治通政勞書紳太夫人，年五十餘，素廩氣虛多痰。數日來患風熱咳逆，咳甚則厄欲吐，且宿有崩淋，近幸向安。法當先治其咳，因以桔梗湯加萎蕤、白薇、丹皮、橘皮、蜜煎生薑，四劑撤其標證；次與六君子加萎蕤以安其胃氣；繼進烏骨鷄丸方療其固疾，而夫人以久不茹腥，不忍傷殘物命，改用大溫經湯加麋茸、角腮用丸，藥雖异而功則一也。

《靜香樓醫案・咳喘門》 風熱不解，襲入肺中，爲咳爲喘，日晡發熱，食少體倦，漸成虛損，頗難調治。勉擬錢氏阿膠散，冀其肺寧喘平，方可再商他治。

阿膠　茯苓　馬兜鈴　薏米　杏仁　炙草　糯米　芡實

再診：青蒿　丹皮　鱉甲　茯苓　石斛　甘草　歸身　廣皮　白芍

詒按：此正虛而兼感外邪之證，乃內傷挾外感病也。

久嗽脈不數，口不乾，未必即成損證。此爲肺飲，鬱伏不達故也。

厚朴　煨薑　桑皮　杏仁　廣皮　甘草　半夏

詒按：此屬飲寒傷肺，乃內因之實證也。

體虛邪滯，肺絡不清，脈弦而細，幸不數耳。

沙參　桑葉　杏仁　茯苓　馬兜鈴　貝母　甘草　粳米

詒按：案語得看病之竅，最宜留意。

肺陰不足，肺熱有餘，咳則涕出，肌體惡風。此熱從竅泄，而氣不外護也。他臟雖有病，宜先治肺。

阿膠　貝母　沙參　馬兜鈴　杏仁　茯苓　炙草　糯米

詒按：此等證，虛實錯雜。若粗工爲之，或與疎散，或與補澀，均足致損。

肺病以中氣健旺，能食便堅爲佳。茲喘咳已久，而大便易溏，能食難運，殊非所宜。診得脈象與前無異，但能節飲食，愼寒暖，猶可無虞。

沙參　貝母　炙草　杏仁　苡仁　橘紅　枇杷葉

又丸方：六味丸加五味子、肉桂。

詒按：不刊之論，讀者最宜記好。

咳嗽，食後則減。此中氣虛餒所致。治宜培中下氣法。

人參　半夏　粳米　南棗　麥冬　炙草　枇杷葉

詒按：此證不甚多見，學者須記之。

久嗽便溏，脈虛而數。脾肺俱病，培補中氣爲要。恐後泄不食，則瘦削日增也。

人參　白芍　扁豆　薏仁　廣皮　茯苓　炙草　山藥蜜炙　炮薑炭

詒按：此亦脾肺兩治之法，較前數方爲切實。亦以此證中氣虛寒，無咽乾溺澀等虛熱亢炎之證，故用藥稍可着力耳。然欲求效難矣。

陰虛於下，陽浮於上。咳嗆火升，甚於暮夜。治肺無益，法當補腎。

熟地　杞子　天冬　白芍　茯苓　山藥　丹皮　龜板

詒按：此方即胡桃、五味，均可加入。

乾咳無痰，是肝氣冲肺，非肺本病。仍宜治肝，兼滋肺氣可也。

黃連　白芍　烏梅　甘草　歸身　牡蠣　茯苓

詒按：方中少潤肺之品。擬加北沙參、桑白皮。再肝之犯肺，必挾木火，梔、丹亦應用之藥也。

風傷於上，濕傷於下，上爲咳嗽痰多，下爲跗腫痠痛。宜先治上，而後治下。

薄荷　杏仁　桔梗　旋覆花　甘草　象貝　連翹　前胡

詒按：肺主一身之治節，故以治肺爲先。

咳甚於夜間，肌熱於午後，此陰虧也。濁痰咳唾，鼻流清涕，是肺熱也。病本如是，奏功不易。擬甘咸潤燥法。

阿膠　燕窩　沙參　海浮石　瓜蔞霜　川貝　杏仁　甘草

詒按：此證痰必乾粘，故用藥如是。

內熱與外熱相合，肺胃受之，則咳而不能食，頭脹肌熱心煩。宜清上中二焦。

竹葉　蘆根　花粉　杏仁　貝母　知母　桔梗　橘紅

詒按：此外感溫燥之咳，故專用清泄。

脈細數促，是肝腎精血內耗，咳嗽必吐嘔清涎濁沫。此衝脈氣逆，自上及下，氣不收納，喘而汗出，根本先拔，藥難奏功。醫若見血爲熱，見嗽治肺，是速其凶矣。

人參秋石製　熟地　五味子　紫衣胡桃

詒按：此難治之證，在咳嗽門中，亦別是一種也。

脈虛數，顴紅聲低，咳甚吐食，晡時熱升，多煩躁。此肝腎陰虧，陽浮於上，精液變化痰沫。病已三年，是爲內損，非消痰治嗽可愈。固攝下焦，必須絕慾。以飲食如故，經年可望其愈。

都氣丸加女貞子、枸杞子、天冬。

詒按：用藥頗爲切實。

脈微小，形寒，久嗽失音。是氣餒陽損，議固胃陽，取甘溫之屬。

蜜炙生薑　炙草　白芍　黃芪　大棗

詒按：此亦虛咳中另一法門。

咽痛聲啞，有肺損肺閉之分。所謂金破不鳴，金實亦不鳴也。此證從外感風熱而來，當作閉治，溫補非宜。所慮者，邪不外達而內幷耳。

阿膠　杏仁　桔梗　貝母　牛蒡　玄參　甘草　粳米　馬兜鈴

詒按：此錢氏補肺之類，乃虛實兼治之法。

用復脈甘潤法。嗆止音出，得益水濡潤之力也。無如胃弱便溏，此藥不宜再用。仿金匱麥門冬湯義，取養土之陰，以生肺金。

麥門冬湯

詒按：此用藥轉換法也。

久咳，便溏腹滿。脾肺同病，已屬難治。況脈數口乾潮熱，肝腎之陰，亦不足耶。

白芍　薏仁　茯苓　蓮肉　炙草　廣皮　扁豆

詒按：病重藥輕，恐難奏效。且於肝腎，亦未顧到。擬加用水泛六味丸一兩，絹包入煎。

咳而吐沫，食少惡心，動作多端，中氣傷矣。非清肺治咳所能愈也。

人參　半夏　麥冬　炙草　茯苓　粳米　大棗

詒按：此胃虛咳嗽也。方宗金匱大半夏、麥門冬兩湯之意。

咳而衄。陰不足，火內動也。惡心不食，宜先治胃。

竹茹　粳米　廣皮　石斛　貝母　杏仁

詒按：既有火動而衄見證，宜兼清降。

浮腫咳喘，頸項強大，飲不得下，溺不得出，此肺病也。不下行而反上逆，治節之權廢矣。雖有良劑，恐難奏效。

葶藶大棗瀉肺湯。

詒按：此痰氣壅阻之證，故重用瀉肺之劑。

脈寸關大而尺小，口乾，上氣不下，足冷不溫。此陽氣不潛。當用陰用陽藥治之。

六味丸加牛膝、車前、五味、肉桂。

詒按：此兼腎氣、都氣兩方之意。脈數減，咳亦緩。但浮氣不得全歸根本。宜補益下焦。以爲吸受之地。

六味丸加五味子、菟絲子。

又丸方：六味丸加五味子、杜仲、芡實、蓮須、菟絲子、杞子，蜜丸，每服五錢。

詒按：議論穩實，方亦妥貼。

氣喘足冷至膝，唇口乾，鼻塞，脈虛小。下氣上逆，病在根本。勿以結痰在項，而漫而清克也。

腎氣丸三錢，鹽花湯送下。

詒按：識見老當。

久咳喘不得卧，顴赤足冷，胸滿上氣，飢不能食。此肺實於上，腎虛於下，脾困於中之候也。然而審不可攻，如治其虛，中不可燥，姑溫其下。且腎爲胃關，火爲土母，或有小補，未可知也。

金匱腎氣丸。

詒按：擬再用旋覆代赭湯送下，則上中兩層，亦可關會矣。

兩寸浮大，關遲沉小，氣上而不下，喘咳多痰。肝腎之氣，上衝於肺。宜以腎氣丸，補而下之。

腎氣丸。

詒按：此治本之法。

下虛上實，當治其下，勿清其上，眞氣歸元，痰熱自降。宜以十味腎氣丸主之。

十味腎氣丸。

詒按：識見卓老。

《臨證指南醫案・咳嗽》　某五三　寒傷衛陽，咳痰。

川桂枝五分　杏仁三錢　苡仁三錢　炙草四分　生薑一錢　大棗二枚

某三九　勞傷陽氣，形寒咳嗽。

桂枝湯加杏仁。

某四四　寒熱咳嗽，當以辛溫治之。

桂枝湯去芍，加杏仁。

某五十　形寒咳嗽，頭痛口渴。

桂枝湯去芍，加杏仁、花粉。

某　咳嗽寒熱。

杏仁三錢　嫩蘇梗一錢　桔梗一錢　桑皮一錢　象貝母一錢　生甘草三分

王三一　脈沉細，形寒咳。

桂枝一錢　杏仁三錢　苡仁三錢　炙草五分　生薑一錢　大棗二枚

吳四一　咳嗽，聲音漸窒，診脈右寸獨堅。此寒熱客氣，包裹肺俞，鬱則熱。先以麻杏石甘湯。

又　葦莖湯

徐四七　瘡屬外邪，瘡止聲音不揚，必是留邪干於肺系，故咳嗽不已。納食起居如常，中下無病。但以搜逐上焦，勿令邪結，可望病已。

麻黃　杏仁　生甘草　射干　苡仁

某二八　風邪阻於肺衛，咳嗽面浮，當辛散之。

麻黃先煎去沫，五分　杏仁三錢　生甘草三分　生石膏三錢

某三十　風襲肺衛，咳嗽鼻塞，當以辛涼解散。

杏仁　嫩蘇梗　桑皮　象貝　桔梗　苡仁

某女　風熱上痹，痰多咳嗽。

杏仁　嫩蘇梗　橘紅　桑葉　白沙參　通草

夏五二　風鬱，咳不止。

薄荷　前胡　杏仁　桔梗　橘紅　桑皮　連翹　枳殼

方　煩勞衛疎，風邪上受，痰氣交阻，清竅失和，鼻塞音低，咳嗽甚，皆是肺病。辛以散邪，佐微苦以降氣爲治。

杏仁　蘇梗　辛夷　牛蒡子　苡仁　橘紅　桔梗　枳殼

項二一　風溫，脈虛嗽。

桑葉　薄荷　杏仁　象貝　大沙參　連翹

沈　脈右搏數，風溫嗆咳。

桑葉　杏仁　象貝　苡仁　瓜蔞皮　白沙參

某女　風溫發熱，咳。

薄荷　連翹　杏仁　桑皮　地骨皮　木通　黃芩　炒查

某十歲　頭脹咳嗽，此風溫上侵所致。

連翹一錢半　薄荷七分　杏仁一錢半　桔梗一錢　生甘草三分　象貝一錢

某十二　風溫上受，咳嗽，失音，咽痛。

杏仁　薄荷　連翹　桔梗　生甘草　射干

邱　向來陽氣不充，得溫補每每奏效。近因勞煩，令陽氣弛張，致風溫過肺衛以擾心營，欲咳心中先癢，痰中偶帶血點。不必過投沉降清散，以辛甘涼理上燥，清絡熱。蔬食安閑，旬日可安。

冬桑葉　玉竹　大沙參　甜杏仁　生甘草　苡仁

糯米湯煎。

宋二一　脈右浮數，風溫干肺化燥，喉間癢，咳不爽。用辛甘涼潤劑。

桑葉　玉竹　大沙參　甜杏仁　生甘草

糯米湯煎。

某　積勞更受風溫，咽乾熱咳，形脈不充，與甘緩柔方。

桑葉一錢　玉竹五錢　南沙參一錢　生甘草五分　甜水梨皮二兩

又　風邪鬱蒸，化燥發熱，後咳嗽口乾，喉癢，先進清肺。

杏仁　花粉　蘇子　象貝　山梔　橘紅

薛三六　風熱咳，經月不止。

活水蘆根　桑葉　大沙參　生苡仁　地骨皮　象貝　滑石　橘紅

某　風溫客邪化熱，劫爍胃津，喉間燥癢，嗆咳。用清養胃陰，是土旺生金意。

《金匱》麥門冬湯。

陸二三　陰虛體質，風溫咳嗽，苦辛開泄肺氣加病。今舌咽乾燥，思得涼飲，藥劫胃津，無以上供。先以甘涼，令其胃喜，仿經義虛則補其母。

桑葉　玉竹　生甘草　麥冬元米炒　白沙參　蔗漿

某　外受風溫鬱遏，內因肝膽陽升莫制，斯皆肺失清肅，咳痰不解。經月來，猶覺氣壅不降，進食頗少，大便不爽。津液久已乏上供，腑中之氣亦不宣暢。議養胃陰以杜陽逆，不得泛泛治咳。

麥冬　沙參　玉竹　生白芍　扁豆　茯苓

某　溫邪外襲，咳嗽頭脹，當清上焦。

杏仁　桑皮　桔梗　象貝　通草　蘆根

某二六　咳嗽痰黃，咽喉不利，此溫邪上侵，肺氣不清故耳。

桑葉　川貝母　白沙參　杏仁　兜鈴　鮮枇杷葉

某二八　陰虧挾受溫邪，咳嗽頭脹，當以輕藥。

桑葉　杏仁　川貝　白沙參　生甘草　甜水梨皮

某　脈細數，咳嗽痰黃，咽痛，當清溫邪。

桑葉　杏仁　川貝　苡仁　兜鈴　鮮蘆根

又照前方加白沙參、冬瓜子。

某四一　脈右弦大，咳嗽，痰多黃，此屬溫邪上伏之故。

桑葉　杏仁　白沙參　南花粉　兜鈴　甜水梨肉

王二六　脈小數，能食，乾咳暮甚。冬藏失納，水虧溫伏。防其失血，用

復脈法。

復脈湯去參、薑、桂。

張十七　冬季溫邪咳嗽，是水虧熱氣內侵，交驚蟄節嗽減。用六味加阿膠、麥冬、秋石，金水同治，是瀉陽益陰方法，爲調體治病兼方。近旬日前，咳嗽復作，納食不甘，詢知夜坐勞形，當暮春地氣主升，夜坐達旦，身中陽氣亦有升無降，最有失血之虞。況體豐肌柔，氣易泄越。當暫停誦讀，數日可愈。

桑葉　甜杏仁　大沙參　生甘草　玉竹　青蔗漿

楊二四　形瘦色蒼，體質偏熱，而五液不充。冬月溫暖，眞氣少藏，其少陰腎臟，先已習習風生，乃陽動之化。不以育陰驅熱以卻溫氣，泛泛乎辛散。爲暴感風寒之治，過辛泄肺，肺氣散，斯咳不已。苦味沉降，胃口戕。而腎關傷，致食減氣怯。行動數武，氣欲喘急，卦藏納固之司漸失，內損顯然，非見病攻病矣。靜養百日，猶冀其安。

麥冬米拌炒　甜沙參　生甘草　南棗肉

衝入青蔗漿一杯。

王二五　氣分熱熾，頭脹痰嗽。

連翹　石膏　杏仁　鬱金　薄荷　山梔

又　照前方去山梔，加蕪皮、桔梗。

范四十　脈左弱，右寸獨搏，久咳音嘶，寐則成噎阻咽。平昔嗜飲，胃熱遺肺。酒客忌甜，微苦微辛之屬能開上痹。

山梔　香淡豉　杏仁　栝蔞皮　鬱金　石膏

林氏　宿病營衛兩虛，茲當燥氣上犯，暴涼外侮，氣餒衛怯，肺先受邪。脈浮數，咳喘欲嘔，上熱下冷。宜先清化上氣，有取微辛微苦之屬。

桑葉　杏仁　蘇梗　山梔　象貝　苡仁

糯米湯煎。

王十歲　嗽緩，潮熱，稚年陰虧，氣熱所致。

地骨皮三錢　青蒿一錢　知母一錢　生甘草三分　南沙參一錢　川斛三錢

某　嗽已百日，脈右數大。從夏季伏暑內鬱，治在氣分。

桑葉　生甘草　石膏　苡仁　杏仁　蘇梗

史四十　濕鬱溫邪，總是阻遏肺氣，嘔咳脘痞，即《病形篇》中諸嘔喘滿，皆屬於肺。不明口鼻受侵阻氣之理，清中疎導，乃過病所，伐其無病之地矣。

鮮枇杷葉　杏仁　象貝　黑山梔　兜鈴　馬勃

又　輕浮苦辛治肺，咳嗆頗減，咽痛紅腫，皆邪窒既久，壅而成毒。嗌乾不喜飲，舌色淡不紅。仍清氣分，佐以解毒。

鷄子白　麥冬　大沙參　金銀花　綠豆皮　蔗漿

陸　秋暑燥氣上受，先干於肺，令人咳熱，此爲清邪中上。當以辛涼清潤，不可表汗以傷津液。

青竹葉　連翹　花粉　杏仁　象貝　六一散

又　脈右大，癉熱無寒，暑鬱在肺。當清氣熱，佐以宣通營衛。

桂枝白虎湯加麥冬。

又　熱止，脈右數，咳不已。

知母　生甘草　麥冬　沙參　炒川貝　竹葉

汪女　暑熱，入肺爲咳。

花粉　六一散　杏仁　橘紅　大沙參　黑山梔皮

某二九　咳嗽，頭脹口渴，此暑風襲於肺衛。

杏仁三錢　香薷五分　桔梗一錢　桑皮一錢　飛滑石三錢　絲瓜葉三錢

倪二三　兩寸脈皆大，冷熱上受，咳嗽無痰。是爲清邪中上，從暑風法。

竹葉　蕪皮　橘紅　滑石　杏仁　沙參

潘氏　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是病不獨在肺矣。況乎咳甚嘔吐涎沫，喉癢咽痛。致咳之由，必衝脈之傷，犯胃擾肺，氣蒸熏灼，淒淒燥癢，咳不能忍。近日晝暖夜涼，秋暑風潮熱清泄，客氣加臨，營衛不和，經阻有諸。但食薑氣味過辛致病。辛則泄肺氣，助肝之用，醫者知此理否耶？夫診脈右弦數，微寒熱，渴飲。擬從溫治上焦氣分，以表暑風之邪。用桂枝白虎湯。

王三歲　暑風入肺，熇熱咳嗽，防驚。

益元散　黃芩　竹葉　花粉　苡仁　地骨皮

張二五　形瘦脈數，驟涼暮熱，肺失和爲咳。小暑後得之，亦由時令暑濕之氣。輕則治上，大忌發散。

大竹葉　飛滑石　杏仁　花粉　桑葉　生甘草

某　咳嗽喉痛，溺澀。

西瓜翠衣三錢　杏仁三錢　六一散三錢　桔梗一錢　通草一錢半　桑葉一錢　川貝一錢半　連翹一錢半

曹　水穀不運，濕聚氣阻，先見喘咳，必延蔓腫脹，治在氣分。

杏仁　厚朴　苡仁　廣皮白　蘇梗　白通草

陸二二　濕必化熱，熏蒸爲嗽。氣隧未清，納穀不旺。必薄味靜養，壯盛不致延損。

飛滑石　南花粉　象貝　苡仁　綠豆皮　通草

某　渴飲咳甚，大便不爽。

石膏　花粉　通草　紫菀　木防己　杏仁　苡仁

某　雨濕，寒熱汗出，痰多咳嗽，大小便不爽，胸脘不飢，臍左窒塞。

杏仁　萊菔子　白芥子　蘇子　鬱金　蔞皮　通草　橘紅

朱五十　中虛少運，濕痰多阻氣分，咳嗽舌白。

炒半夏　茯苓　桂枝木　炙草　苡仁

馮　脈右弦大而緩，形瘦目黃，久嗽聲嘶而濁。水穀氣蘊之濕，再加時序之濕熱，壅阻氣分，咳不能已，久成老年痰火咳嗽。無性命之憂，有終年之累。

蘆根　馬勃　苡仁　浙茯苓　川斛　通草

陳　秋燥，痰嗽氣促。

桑葉　玉竹　沙參　嘉定花粉　苡仁　甘草　蔗漿

又　用清燥法。

桑葉　玉竹　沙參　苡仁　甘草　石膏　杏仁

施　脈沉弦爲飲，近加秋燥，上咳氣逆，中焦似痞。姑以辛泄涼劑，暫解上燥。

栝蔞皮　鬱金　香豉　杏仁　苡仁　橘紅　北沙參　山梔

胡六六　脈右勁。因疥瘡，頻以熱湯沐浴，衛疎易傷冷熱。皮毛內應乎肺，咳嗽氣塞痰多。久則食不甘，便燥結，胃津日耗，不司供肺。況秋冬天降，燥氣上加，漸至老年痰火之象。此清氣熱以潤燥，理勢宜然。倘畏虛日投滯補，益就枯燥矣。

霜桑葉　甜杏仁　麥冬　玉竹　白沙參　天花粉　甘蔗漿　甜梨汁　熬膏。

某四一　脈弦，胸膈痹痛，咳嗽頭脹。此燥氣上侵，肺氣不宣使然，當用輕藥以清上焦。

枇杷葉　桑葉　川貝　杏仁　冬瓜子　桔梗

某十九　舌白咳嗽，耳脹口乾。此燥熱上鬱，肺氣不宣使然，當用辛涼宜薄滋味。

鮮荷葉一錢　連翹殼一錢半　大杏仁三錢　白沙參一錢　飛滑石三錢　冬桑葉一錢

某二五　邪燥肺陰，咳嗽咽痛，哺甚。

玉竹　南沙參　冬桑葉　川斛　元參　青蔗漿

某二四　鼻淵三載，藥投辛散，如水投石，未能卻除辛辣炙爆耳。近復咳嗽音嘶，燥氣上逼肺衛使然。

杏仁　連翹　象貝　白沙參　桑皮　兜鈴

僧三十　脈右寸獨大，氣分咳，有一月。

桑葉　杏仁　玉竹　苡仁　沙參　茯苓　糯米湯煎。

某　脈右大，寤咳寐安，病在氣分。

桑葉　川貝　知母　地骨皮　梨汁　蔗漿　熬膏。

朱女　肝陰虛，燥氣上薄，咳嗽夜熱。

桑葉　白沙參　杏仁　橘紅　花粉　地骨皮　糯米湯煎。

陸女　燥風外侵，肺衛不宣，咳嗽痰多，不時身熱，當用輕藥，以清上焦。

桑葉　杏仁　花粉　大沙參　川貝　綠豆皮

戎　咽阻咳嗆，兩月來聲音漸低，按脈右堅，是冷熱傷肺。

生鷄子白　桑葉　玉竹　沙參　麥冬　甜杏仁

吳七歲　燥氣上逼，咳嗆。以甘寒治氣分之燥。

大沙參　桑葉　玉竹　生甘草　甜梨皮

某十二　燥熱內伏，發熱，咳嗽，口渴。

桑葉　杏仁　白沙參　連翹　囫圇滑石　鮮蘆根

費十一　久瘧傷陰，冬季溫舒，陽不潛藏，春木升舉，陽更泄越。入暮寒熱，晨汗始解，而頭痛，口渴，咳嗽。陰液損傷，陽愈熾。冬春溫邪，最忌發散，謂非暴感，汗則重劫陰傷，迫成虛勞一途。況有汗不痊，豈是表病？診

得色消肉爍，脈獨氣口空搏，與脈左大屬外感有別。更有見咳不已，膠爲肺熱，徒取清寒消痰降氣之屬，必致胃損變重。嘗考聖訓，仲景云：凡元氣已傷而病不愈者，當與甘藥。則知理陽氣，當推建中，顧陰液，須投復脈，乃邪少虛多之治法。但幼科未讀其書，焉得心究是理，然乎？否乎？

炙甘草　鮮生地　麥冬　火麻仁　阿膠　生白芍　青蔗漿

又　由陰傷及胃，痿黃食少餐。法當補養胃陰，虛則補母之治也。見咳治肺，生氣日憊矣。

《金匱》麥門冬湯。

某五一　脘痹咳嗽。

鮮枇杷葉三錢　叭噠杏仁三錢　桔梗一錢　川貝二錢　冬瓜子三錢　蜜炙橘紅一錢

周三二　秋燥從天而降，腎液無以上承。咳嗽吸不肯通，大便三四日一更衣，脈見細小。議治在臟陰。

牛乳　紫衣胡桃　生白蜜　薑汁

吳　久嗽，因勞乏致傷，絡血易瘀，長夜熱灼。議養胃陰。

北沙參　黃芪皮　炒麥冬　生甘草　炒粳米　南棗

某　喉痹咳嗆，脈右大而長。

生扁豆　麥冬　北沙參　川斛　青蔗漿

毛　上年夏秋病傷，冬季不得復元，是春令地氣陽升，寒熱咳嗽，乃陰弱體質，不耐升泄所致。徒謂風傷，是不知陰陽之義。

北參　炒麥冬　炙甘草　白粳米　南棗

某二六　病後咳嗆，當清養肺胃之陰。

生扁豆　麥冬　玉竹　炒黃川貝　川斛

白粳米湯煎。

徐二七　形寒畏風冷，食減久嗽，是衛外二氣已怯，內應乎胃，陽脈不用。用藥莫偏治寒熱，以甘藥調。宗仲景麥門冬湯法。

張十七　入夏嗽緩，神倦食減，渴飲，此溫邪延久，津液受傷，夏令暴暖泄氣，胃汁暗虧，筋骨不束，兩足痠痛。法以甘緩，益胃中之陰。仿《金匱》麥門冬湯制膏。

參須二兩　北沙參一兩　生甘草五錢　生扁豆二兩　麥冬二兩　南棗二兩　熬膏。

湯二四　脈左堅數促，冬溫咳嗽，是水虧熱升。治不中竅，胃陰受傷，穢濁氣味直上咽喉，卽清肺冀緩其嗽，亦致氣泄，而嗽仍未罷。先議甘涼益胃陰以制龍相，胃陰自立，可商填下。

生扁豆　米炒麥冬　北沙參　生甘草　冬桑葉　青蔗漿水

錢氏　脈右數，咳兩月，咽中乾，鼻氣熱，早暮甚，此右降不及，胃津虛，厥陽來擾。

《金匱》麥門冬湯去半夏，加北沙參。

某十四　咳，早甚，屬胃虛。

生扁豆　炒麥冬　大沙參　苡仁　橘紅

陳　秋冬形體日損，咳嗽吐痰，診脈兩寸促數，大便通而不爽，此有年煩勞動陽，不得天地收藏之令，日就其消，乃虛症也。因少納胃衰，未可重進滋膩。議用甘味養胃陰一法。

《金匱》麥門冬湯。

錢　久咳三年，痰多食少，身動必息鳴如喘，診脈左搏數，右小數。自覺內火燔燎，乃五液內耗，陽少制伏，非實火也。常以瓊玉膏滋水益氣，暫用湯藥，總以勿損胃爲上。治嗽肺藥，諒無益於體病。

北沙參　白扁豆　炒麥冬　茯神　川石斛　花粉

范氏　兩寸脈大，咳甚，脘悶頭脹，耳鼻竅閉，此少陽鬱熱，上逆犯肺，肺燥喉癢。先擬解木火之鬱。

羚羊角　連翹　梔皮　薄荷梗　苦丁茶　杏仁　蘘皮　菊花葉

陸媼　脈小久咳，背寒骨熱，知飢不食，厭惡食物氣味，此憂思悒鬱，皆屬內損。閱方藥都以清寒治肺，不應。議益土泄木法。

炙甘草　茯神　冬桑葉　炒丹皮　炒白芍　南棗

尤氏　寡居煩勞，脈右搏左澀，氣燥在上，血液暗虧，由思鬱致五志煩煎，固非溫熱補澀之症。晨咳吐涎，姑從胃治，以血海亦隸陽明耳。

生白扁豆　玉竹　大沙參　茯神　經霜桑葉　苡仁

用白糯米半升，淘濾清入滾水泡一沸，取清湯煎藥。

又　本虛在下，情懷悒鬱，則五志之陽上熏爲咳，固非實火，但久鬱必氣結血涸，延成乾血勞病，經候澀少愆期，已屬明徵。當培肝腎之陰以治本，清

養肺胃氣熱以理標，剛熱之補，畏其劫陰，非法也。

生扁豆一兩　北沙參三錢　茯神三錢　炙草五分　南棗肉三錢

丸方：

熟地砂仁末拌炒，四兩　鹿角霜另研，一兩　當歸小茴香拌炒，二兩　淮牛膝鹽水炒炭，二兩　雲茯苓二兩　紫石英醋煅水飛，一兩　青鹽五錢

另熬生羊肉膠和丸，早服四錢，開水送。

章二五　自服八味鹿角膠以溫補，反咳嗽吐痰，形瘦減食，皆一偏之害。宜清營熱，勿事苦寒。

鮮生地　麥冬　元參心　甘草　苦百合　竹葉心

某二七　脈數，衝氣咳逆。當用攝納腎陰，滋養柔金，爲金水同治之法。

熟地四錢　白扁豆五錢　北沙參三錢　麥冬二錢　川斛三錢　茯神三錢

王三八　脈左尺堅，久嗽失音，入夏見紅，天明咳甚，而納穀減損，此勞損之症，急宜靜養者。

麥冬　大沙參　玉竹　川斛　生白扁豆　鷄子白

某　久嗽咽痛，入暮形寒，雖屬陰虧，形瘁脈軟，未宜夯補。

麥冬　南沙參　川斛　生甘草　糯稻根須

某　氣急，咳頻欲嘔，下午火升，此上有燥熱，下焦陰虧也。

早都氣丸，晚威喜丸。

張　今年春季時疫，大半皆有咳嗽咽喉之患，乃邪自上干，肺氣先傷耳。近日身動氣喘，聲音漸不揚，著左眠卧，左脇上有牽掣之狀，此肝腎陰虧，衝氣上觸，冬藏失司，漸有側眠音啞至矣。勞傷致損，非清邪治咳之病。

六味丸加陽秋石、阿膠、麥冬，蜜丸。

顧　眞陰不旺，先後天皆虧，以填精實下爲主。若清熱冀圖治嗽，必胃損減穀。

熟地　萸肉　山藥　茯苓　湖蓮　芡實　五味　人乳粉

金櫻膏丸。

湯三三　脈左弱右搏，久有虛損，交春不復，夜卧著枕，氣衝咳甚，即行走亦氣短喘促，此乃下元根蒂已薄，冬藏不固，春升生氣淺少，急當固納攝下。世俗每以辛涼理嗽，每致不救矣。

水制熟地　五味　湖連　芡實　茯神　青鹽　羊肉腎

某二七　氣衝咳逆，行動頭脹，下體自汗。

都氣丸。

樂二九　熱病兩三反覆，眞陰必傷。當戌亥時厥昏汗出者，乃虛陽上冒，肝腎根蒂不牢，衝脈震動，則諸脈俱逆，陽泄爲汗耳。此咳嗽乃下焦陰不上承，非肺病也。急當收攝固納，覓醫蘇子、鈎藤皆泄氣鋒芒之藥，施於陰陽兩損之體，最宜斟酌。

都氣加青鉛。

朱五三　吸氣息音，行動氣喘，此咳嗽是腎虛氣不收攝，形寒怯冷，護衛陽微。腎氣丸頗通，形氣不足，加人參、河車。

王五十　氣急嗽逆，足冷。當用攝納，水中藏火法。

薛氏加減八味丸三錢，淡鹽湯送下。

郭二八　形瘦，脈垂尺澤，久嗽嘔逆，半年不愈，是腎虛厥氣上干。醫藥清寒治肺者不少，誤人匪淺。

坎炁　人乳粉　杞子　五味　胡桃肉　茯神　巴戟肉　萸肉　山藥漿丸。

某六二　冬季咳嗽吐痰，漸至卧則氣衝，喘急起坐，今三載矣。經以肺腎爲俯仰之臟，是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老年患此，按脈右弦左沉，爲腎氣不收，主治不必因痔患而畏辛熱。

腎氣丸去牛膝、肉桂，加沉香，蜜丸。

張三十　冬季喘嗽，似屬外因，表散沓進，反致失音，不得著枕卧眠。今戌亥時濁陰上干，而喘急氣逆爲甚。仍議引導納氣歸腎。

六味加附子、車前、補骨脂、胡桃、沉香。

朱　虛勞，食減便瀉，已無清肺治嗽之法。必使胃口旺，冀其久延，此非藥餌可效之病。

人參秋石泡湯拌烘　茯神　山藥　建蓮　芡實　苡仁　訶子皮

用糯稻根須煎湯，煎藥。

沈十九　勞嗽，食減便瀉，汗出，陰損已及陽腑。中宜扶胃，下固腎陰爲治，大忌清肺寒涼，希冀治嗽。

熟地　熟冬朮　五味　芡實　湖蓮　山藥

某　氣弱，久嗽痰多，午前爲甚。

早服都氣丸三錢，午服異功散。

某　久咳損及中州，脾失輸化，食減神倦，肺無所資，至咳不已。診得兩手脈弦細數。精氣內損，非泛常治咳消痰所可投。

熟地　阿膠　燕窩　海參　天冬　茯苓　紫石英　紫衣胡桃肉

孫　脈搏大，陽不下伏，咳頻喉痹，暮夜爲甚。先從上治。

生鷄子白　生扁豆皮　玉竹　白沙參　麥冬　地骨皮

周四八　脈來虛芤，形色衰奪，久患漏瘍，陰不固攝。經營勞動，陽氣再傷，冬月客邪致咳，都是本體先虛。春深入夏，天地氣泄，身中無藏，日加萎頓，理固當然。此豈治咳治血者，議補三陰臟陰方法。

人參秋石湯拌　熟地　麥冬　扁豆　茯神　白粳米

施氏　脈細數，乾咳咽燥，脊痠痿弱，此本病欲損。

阿膠　鷄子黃　北沙參　麥冬　茯神　小黑穭豆皮

某　左脈弦數，遺泄，久嗽痰黃，當用塡補。

炒熟地　芡實　扁豆　女貞　茯神　糯稻根須

丁六三　秋令天氣下降，上焦先受燥化，其咳症最多，屢進肺藥無功。按經云：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是不當於理肺可知矣。六旬又三，形體雖充，而眞氣漸衰，古人於有年久嗽，都從脾腎子母相生主治，更有咳久氣多發泄，亦必益氣，甘補斂攝，實至理也。茲議攝納下焦於早服，而純甘清燥暮進，塡實在下，清肅在上。凡藥味苦辛宜忌，爲傷胃泄氣預防也。

早服：

水制熟地八兩　白雲苓乳蒸，四兩　五味子去核蒸烘，三兩　建蓮去心衣，三兩　淮山藥乳蒸，四兩　車前子三兩　淮牛膝鹽水拌蒸烘，三兩　紫衣胡桃肉霜連紫皮研，三兩

右爲末，用蒸熟豬脊髓，去膜，搗丸。服二三錢，開水送。

晚用益胃土以生金方法：

眞北沙參有根有須者，四兩　生黃芪薄皮，三兩　麥冬去心，二兩　生白扁豆囫圇連皮，四兩　生細甘草一兩　南棗肉四兩

淡水煎汁，濾清收膏，臨成加眞柿霜二兩收，晚上開水化服五錢。

徐四八　色萎脈濡，心悸，嗆痰咳逆。勞心經營，氣餒陽虛，中年向衰病治法中宮理胃，下固腎眞，務以加穀爲安，縷治非宜。煎藥用大半夏湯，加。早服附都氣丸。

某　色白肌柔，氣分不足，風溫上受而咳。病固輕淺，無如羌、防辛溫，膏、知沉寒，藥重已過病所。陽傷背寒，胃傷減穀，病恙仍若，身體先憊，問誰之過歟？

小建中湯。

又　苦辛泄肺損胃，進建中得安，宗《內經》辛走氣，以甘緩其急。然風溫客氣，皆從火化，是清養胃陰，使津液得以上供，斯燥癢咳嗆自緩。土旺生金，虛則補母，古有然矣。

《金匱》麥門冬湯。

王　亂藥雜投，胃口先傷，已經減食便溏，何暇紛紛治嗽，急急照顧身體，久病宜調寢食。

異功去白朮，加炒白芍、炒山藥。

高　甘藥應驗，非治嗽而嗽減，病根不在上。腹鳴便忽溏，陰中之陽損傷。

人參　冬白朮　雲茯苓　炙甘草　炒白芍　南棗

徐二六　勞損咳嗽，用建中法得效，乃無形之氣受傷，故益氣之藥氣醇味甘，中土寧，金受益。然必安穀加餐，庶幾可御長夏濕熱蒸逼，眞氣致泄反覆。

異功加歸、芪、薑、棗。

某　內損虛症，經年不復，色消奪，畏風怯冷，營衛二氣已乏，納穀不肯充長肌肉。法當建立中宮，大忌清寒理肺。希冀止嗽，嗽不能止，必致胃敗減食致劇。

黃芪建中湯去薑。

陳二七　脈細促，久嗽寒熱，身痛汗出，由精傷及胃。

黃芪建中湯去薑。

許二七　久嗽不已，則三焦受之。一年來病咳而氣急，脈得虛數，不是外寒束肺，內熱迫肺之喘急矣。蓋餒弱無以自立，短氣少氣，皆氣機不相接續。既曰虛症，虛則補其母。

黃芪建中湯。

李三四　久嗽經年，背寒足跗常冷，汗多色白，嗽甚不得卧，此陽微衛

薄，外邪易觸，而濁陰挾飲上犯。議和營衛兼護其陽。

黃芪建中湯去飴糖，加附子、茯苓。

任五六　勞力傷陽，自春至夏病加，煩倦神羸不食，豈是嗽藥可醫？

《內經》有勞者溫之之訓，東垣有甘溫益氣之方，堪爲定法。

歸芪建中湯。

張二九　館課誦讀，動心耗氣。凡心營肺衛受傷，上病延中，必漸減食。當世治咳，無非散邪清熱，皆非內損主治法。

芪建中湯去薑。

呂　脈左細，右空搏，久咳，吸短如喘，肌熱日瘦，爲內損怯症。但食納已少，大便亦溏，寒涼滋潤，未能治嗽，徒令傷脾妨胃。昔越人謂上損過脾，下損及胃，皆屬難治之例。自云背寒忽熱，且理心營肺衛，仲景所云：元氣受損，甘藥調之，二十日議建中法。

黃芪建中去薑。

馬　虛損脈弦，久嗽食減。

小建中去薑。

鄭二七　脈來虛弱，久嗽，形瘦食減，汗出吸短，久虛不復謂之損。宗《內經》形不足溫養其氣。

黃芪建中湯去薑加人參、五味。

某二四　脈弦右大，久嗽背寒，盜汗。

小建中去薑，加茯神。

朱三九　五年咳嗽，遇風冷咳甚，是肌表衛陽疎豁。議固劑緩其急。

黃芪建中湯。

吳三六　勞力神疲，遇風則咳，此乃衛陽受傷。宜和經脈之氣，勿用逐瘀攻傷之藥。

當歸桂枝湯合玉屏風散。

某　久咳，神衰肉消，是因勞內傷。醫投苦寒沉降，致氣泄汗淋，液耗夜熱，胃口傷殘，食物頓減。

黃芪建中去薑。

某　脾胃脈部獨大，飲食少進，不喜飲水，痰多咳頻，是土衰不生金氣。建中去飴加茯神，接服四君子湯。

某　風溫咳嗽，多勞，氣分不充。戊己湯。

人參　茯苓　于朮　炙草　廣皮　炒白芍

某　勞嗽，喜得辛暖之物。

異功加煨薑、南棗。

吳嫗　病去五六，當調寢食於醫藥之先。此平素體質，不可不論。自來納穀恆少，大便三日一行，胃氣最薄，而滋膩味厚藥慎商。從來久病，後天脾胃爲要。咳嗽久，非客症。治脾胃者土旺以生金，不必窮究其嗽。

人參　鮮蓮子　新會皮　茯神　炒麥冬　生穀芽

某　脈虛，久嗽減食。四君子加南棗。

汪　初咳不得卧，今左眠咳甚，并不口渴欲飲，周身漐漐汗出，此積勞內傷，木反乘金。不飢不納，滋膩難投，惟以培中土，制木生金，合乎內傷治法。

川桂枝　茯苓　淡乾薑　五味子　生甘草　大棗

某二　咳逆欲嘔，是胃咳也。當用甘藥。

生扁豆一兩　北沙參一錢半　麥冬米拌炒，一錢半　茯神三錢　南棗三錢

糯稻根須五錢

某　伏邪久咳，胃虛嘔食，殆《內經》所謂胃咳之狀耶。

麻黃　杏仁　甘草　石膏　半夏　苡仁

王二七　脈沉，短氣咳甚，嘔吐飲食，便溏泄，乃寒濕鬱痹漬陽明胃，營衛不和。胸痹如悶，無非陽不旋運，夜陰用事，濁泛嘔吐矣。庸醫治痰順氣，治肺論咳，不思《內經》胃咳之狀，咳逆而嘔耶。

小半夏湯加薑汁。

石　氣左升，腹膨，嘔吐涎沫黃水，吞酸，暴咳不已，是肝逆乘胃射肺，致坐不得卧。

安胃丸三錢。

范嫗　久咳涎沫，欲嘔，長夏反加寒熱，不思食。病起嗔怒，氣塞上衝，不能着枕，顯然肝逆犯胃衝肺。此皆疎泄失司，爲鬱勞之症，故滋膩甘藥下咽欲嘔矣。

小青龍去麻、辛、甘，加石膏。

顏氏　久有痛經，氣血不甚流暢，驟加暴怒，肝陽逆行，乘肺則咳。病家

云：少腹衝氣上干，其咳乃作。則知清潤肺藥，非中竅之法。今寒熱之餘，咳不聲揚，但胳中拘急，不飢不納，乃左升右降，不司旋轉，而胃中遂失下行爲順之旨。古人以肝病易於犯胃，然則肝用宣泄，胃腑宜通，爲定例矣。

桑葉　丹皮　鈎藤　茯苓　半夏　廣皮　威喜丸三錢

某　脈弦右甚，嗽，午潮熱，便溏畏風。以大腸嗽治之。

生于朮一錢半　茯苓三錢　赤石脂一錢　禹糧石二錢　薑汁四分　大棗三枚

又　照前方加白芍、炙甘草。

又　脈數，右長左弦，上咳下溏。

生于朮一錢半　茯苓三錢　炙草五分　木瓜一錢　薑汁四分　大棗肉四錢

石四三　咳嗽十月，醫從肺治無效。而巔脹，喉痹，脘痞，顯是厥陽肝風。議鎮補和陽熄風。

生牡蠣　阿膠　青黛　淡菜

某　昨議上焦肺病，百日未痊，形肌消爍，悉由熱化，久熱無有不傷陰液。擬咸補如阿膠、鷄子黄，復入芩、連苦寒。自上清氣熱以補下，雖爲暫服之方，原非峻克之劑。細思手經之病，原無邊入足經之理，但人身氣機，合乎天地自然。肺氣從右而降，肝氣由左而升，肺病主降日遲，肝横司升日速，咳嗆未已，乃肝膽木反刑金之兆。試言及久寐寤醒，左常似閃爍，嘈雜如飢，及至進食，未覺胃中安適。此肝陽化風，旋擾不息，致嗆無平期。即倏熱之來，升至左頰，其左升太過，足爲明驗，倘升之不已，入春肝木司權，防有失血之累。故左右爲陰陽之道路，陰陽既造其偏以致病，所以清寒滋陰不能驟其速功。

阿膠　鷄子黄　生地　天冬　女貞實　糯稻根須

姚　脇痛久嗽。

旋覆花湯加桃仁、柏子仁。

某　寒熱，右脇痛，咳嗽。

蘆根一兩　杏仁三錢　冬瓜子三錢　苡仁三錢　枇杷葉三錢　白蔻仁三分

《吴鞠通醫案・咳嗽》甲子年四月廿四日，吴，二十歲。六脈弦勁，有陰無陽，但咳無痰。且清上焦氣分。

沙參三錢　生扁豆三錢　連翹一錢五分　麥冬三錢　冬霜葉三錢　玉竹三錢　冰糖三錢　茶菊花三錢　杏仁三錢

煮三杯，分三次服。三帖。

廿六日　於前方内去連翹，加丹皮二錢、地骨皮三錢。

丙戌正月十三日　陳，四十歲，咳嗽起於前年九月。夏傷於濕，伏暑遇新涼而發之咳，症本不大，後因誤補封固，邪已難出，又用桑皮，末用地骨，引邪之腎。按腎爲封藏之臟，誤入者，永難再出矣。身熱得補藥汗解，而足心之熱總不解，是其確證也。現在咳而嘔，六脈弦細而數，陰陽兩虚也。勉照胃咳方法，先能得穀，建立中焦。假如胃旺，或有生機。常吐血一二口，中有瘀滯，亦系久病絡傷，季脇作痛，肝經部分，應加宣絡降氣。

薑半夏六錢　蘇子霜錢半　桃仁三錢，嘔不止，可加至兩許　雲苓八錢　降香末二錢　廣皮炭三錢　薑汁每杯冲三小匙

煮三杯，分三次服。此症揚湯止沸而已，斷難釜底抽薪。

内科總部

哮證部

題解

《説文・口部》哮，豕驚聲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　哮吼，古文虓同，呼交、呼校二反。《通俗文》：虎聲，謂之哮虓。《埤蒼》：哮嚇，大怒聲也。虓，音呼家反。星衍曰：《説文》：哮，豕驚聲也。吼，作後，厚怒聲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二　呀嶩，許牙、蘇豆二反，上氣病甚，口呀，字從口也。

《鷄峰普濟方・喘》若喘而喉中作水雞聲，不得低頭，動輒氣奔促，時欬，此由寒搏肺經，痰停胃脘，痰與氣共行，肺道壅滯，謂之上氣。

《醫學正傳・哮喘》大抵哮以聲響名，喘以氣息言。夫喘促喉中如水鷄聲者，謂之哮。氣促而連屬不能以息者，謂之喘。

《醫學入門・内傷痰類・哮》哮，即痰喘甚而常發者。

《醫宗必讀・喘》哮者，與喘相類，但不似喘開口出氣之多，而有呀呷之音。呷者，口開。呀者，口閉。開口閉口盡有音聲，呷呀二音合成哮字，以痰結喉間，與氣相繫，故呷呀作聲。

《醫學傳燈・齁喘》齁喘之病，方書皆名哮吼，爲其聲之惡也。

論説

《素問・陰陽別論》陰爭於内，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

《素問・玉機真藏論》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素問・逆調論》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素問・痿論》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治》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脇下，咳吐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咳逆倚息，氣短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上氣喉中如水鷄鳴候》肺病令人上氣，兼胸鬲痰滿，氣行壅滯，喘息不調，致咽喉有聲如水鷄之鳴也。

《醫方考・哮喘門》膈有膠固之痰，外有非時之感，内有壅塞之氣，然後令人哮喘。能溫之、汗之、吐之，皆是良法。若逡巡調理，則虚喘宜之。人而羸瘦氣弱，則宜灸其背腧。

《醫學六要・病機部・哮喘》肺體清虚，化熱而令痰火内鬱，肺氣不得下降，則發喘。大抵初起，或素有痰火入，脈滑數有力，爲肺實。病後產後，背疽，及一切瘡久，脈無力，屬氣虚。如或遇寒即發，不得息，屬哮，要在辨之明爾。

《寓意草・論浦君藝喘病症治之法》人身難治之病有百症，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開，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症者，爲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陰又以少陰腎爲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尸以代踵，脊以代頭。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法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

黃濃濁之痰，如彈子之大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故有此症者，首重在節慾，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兼症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症，得之於髫幼，非有忿慾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幼慣生瘡癤，瘡癤之後復生牙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火素盛，是肺經所以受傷之原，又不止於形寒飲冷也。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爲濁痰，溢入上竅，久久不散，透開肺膜結爲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氣入之，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合爲黨援，窒塞關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鼾齁有聲，頭重耳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頗酸辛，若傷風狀，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爲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亦發，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氣亦發。所以然者，總繇動其濁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犯入清道，每隨火勢而上騰。所謂火動則氣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寒氣升。脾火動，則濕氣升。肝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治火爲先也。然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乃凝神入氣，以靜調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實其新造之區，可以僑寓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爲亂者然。如寇賊依山傍險，蟠據一方，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故雖以治火爲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爲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如蓮實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繇其外窄中寬，任行驅導滌涌之藥，徒傷他臟，此實閉拒而不納耳。究而言之，豈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蘿，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爲醫者夥矣，從無有爲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痰爲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炤者，因是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土爲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爲母。脾性本喜燥惡濕，迨夫濕熱久錮，遂至化剛爲柔，居間用事。飲食入胃，既以精華輸我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竅隧。始尚交相爲養，最後挹彼注此，顓爲外邪示豈弟，致使憑城憑社輩，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爲輸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繇然矣。治法必靜以馭氣，使三陰之火不上升，以嘿杜外援。又必嚴以馭脾，使太陰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愾。我實彼虛，我堅彼瑕，批瑕搗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周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之邪，允絕其源，百年之間，常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餙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敦請顓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非謬矣。

《證治彙補・哮病章・大意》 哮即痰喘之久而常發者，因內有壅塞之氣，外有非時之感，膈有膠固之痰，三者相合，閉拒氣道，搏擊有聲，發爲哮病。

綜述

《素問・骨空論》 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欬而上氣，喉中水鷄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諸病源候論・咳嗽諸病・呷嗽候》 呷嗽者，猶是咳嗽也。其胸鬲痰飲多者，嗽則氣動於痰，上搏喉咽之間，痰氣相擊，隨嗽動息，呼呷有聲，謂之呷嗽。其與咳嗽大體雖同，至於投藥，則應加消痰破飲之物，以此爲異耳。

《千金要方・咳嗽》 白前湯，治水欬逆上氣，身體腫，短氣脹滿，晝夜倚壁不得卧，咽中作水鷄鳴。【略】

治積年欬嗽，喉中呀聲一發不得坐卧。方：

紫菀　桑根白皮　貝母　半夏　五味子　射干　百部各五分　款冬花　皂莢　乾薑　橘皮　鬼督郵　細辛各四分　杏人　白石英各八分　蜈蚣二枚

右十六味，末之，蜜丸，飲服十丸。如梧子大，日再，稍加至二十丸。

《聖惠方・治上氣喉中作水鷄聲諸方》 夫肺主於氣，若臟腑不和，肺氣

崔氏無半夏、射干、乾薑、橘皮、鬼督郵、細辛、白石英，用麻黃二兩、芫根白皮二兩半，

以煮棗湯送之。

虛弱，風冷之氣所乘，則胸滿肺脹，脹則肺管不利，不利則氣道壅澀，則喘息不調，故令喉中作水鷄聲也。方：

治上氣，喉中作水鷄聲，宜服麻黄散。【略】

治上氣肺壅，喘息不利，咽喉作水鷄聲，宜服款冬花散。【略】

治上氣不得喘息，喉中作水鷄聲。

桂心半兩　赤茯苓一兩　半夏一兩，湯洗七遍去滑　細辛半兩　麻黄二兩去根節　五味子一兩

右件藥，擣粗羅爲散，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上氣喘急，喉中作水鷄聲，無問年月遠近。

肥皂莢五挺　酥二兩

右件皂莢刮去黑皮，旋旋塗酥，以慢火炙令酥盡，候焦黄，去子，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粥飲下七圓。

又方：

臘月猪尾燒爲灰

右件藥，細研，每服，以溫水調下二錢，日三四服。

《聖惠方・治咳嗽喉中作呀呷聲諸方》　夫氣者肺之所主，若肺虛爲風冷所搏，則經絡否澀，氣道不利，嗽而作聲也。此由肺氣不足。上焦壅滯，痰飲留結，在於胸府，不能消散，嗽則氣動於痰，上搏咽喉之間，痰與氣相繫，隨嗽動息，故呀呷有聲也。

治咳嗽，心胸痰滯，喉中作呀呷聲，宜服前胡散。【略】

治咳嗽，坐卧不得，喉中作呀呷聲，宜服白前散。【略】

治肺氣，喉中作呀呷聲，痰黏咳嗽，胸膈短氣，脇肋堅脹，宜服赤茯苓圓。【略】

治咳嗽，喉寒呀呷聲，香墨圓。【略】

治咳嗽上氣，喉中呀呷久，大小腸不利，宜服此。方：

天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木通二(一)兩剉　桑根白皮一兩剉　川大黄一(二)兩剉碎微炒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大麻仁一兩剉研如膏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紫菀三分去苗土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圓如梧桐子大，煎桑枝湯，下二十圓，日三服。

《全生指迷方・喘證》　若欬嗽逆，倚息喘急，鼻張，其人不得仰，咽中作水鷄聲，時發時止，由驚憂之氣畜而不散，肺氣鬱，或因過飽勞傷，氣上行而不能出於肺，復遇寒邪，肺寒則諸氣收聚，氣緩則息，有所觸則發，經久則不能治，杏子散主之，及灸腎腧百壯。

《本事方續集》卷五《治十六般哮嗽》

黄明膠二兩剉炙　馬兜鈴　甘草炙　半夏薑汁浸三日　杏仁去皮尖。已上各一兩　人參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隨病有湯使煎至七分，臨睡食後服，湯使於後。心嗽，面赤或汗流，加乾葛煎服。早吃晚飯。肝嗽，眼中泪出，入烏梅一個，糯米三三當作十四粒煎服。脾嗽，不思飲食，或一兩時惡心，入生薑三片煎。胃嗽，吐逆吐酸水，入蚌粉煎。膽嗽，令人臨睡用藥半錢，茶清調下。肺嗽，上喘氣急，入桑白皮煎。膈嗽，咳出痰如圓塊，生薑自然汁調藥嚥下。勞嗽，入秦艽末同煎。冷嗽，天曉嗽甚，葱白三寸同煎。血嗽，連頓不住，當歸末、棗子同煎。暴嗽，涕唾稠，入烏梅、生薑煎。產嗽，背甲疼痛，甘草三寸同煎。氣嗽，肚痛脹滿，入青皮去白同煎。熱嗽，夜甚，蜜一匕，葱白同煎。哮嗽，聲如移鋸，入半夏二個同煎。腎嗽，時復三兩聲，入黄耆、白飴糖煎。上件十六般嗽疾，依法煎服，無不效驗。此方乃都下一家，專貨此藥活十餘口，余因中官，厚賂錢物，方始傳得，屢試有驗。

治遠年日近哮嗽　方：

砒一錢　麪一錢　海螵蛸一錢

右三味爲末，水調作餅子，漫火炙黄，再研令細，每服一字，用井花水調，一大呷，空心服，良久吐出爲度，小兒加減與之，忌食毒物。

治魚哮。方：

古老錢七個　白梅肉七個

右水一大盞，浸兩宿，每服一茶脚許，空心服，良久吐惡物。

《鷄峰普濟方・肺嗽附》　鐘乳人參元，療嗽逆上氣，鰓嗽冷嗽晝夜甚，喉中水鷄聲。【略】欵冬花散，治肺感寒邪，咳嗽不已，痰實涎盛，頭昏鼻塞，呀呷喘悶，介介作聲，胸膈痞滿，不欲飲食。

《扁鵲心書・咳胝病》　此證方書名爲哮喘，因天寒飲冷，或過食鹽物，

傷其肺氣，故喉常如風吼聲，若作勞則氣喘而滿。須灸天突穴五十壯，重者灸中脘穴五十壯。服五膈散。或研蚯蚓二條，醋調服，立愈。哮證遇冷則作，逢勞則甚，審治得當，愈亦不難，然少有除根者，先生此法甚妙，請嘗試之。

《三因方・喘脈證治》 清肺湯，治上氣脈浮，欬逆，喉中如水鷄聲，喘息不通，呼吸欲絕。

《易簡方・咳嗽》 治喉呷咳嗽，喉中作聲，不得眠，用白前爲末，溫酒調二錢七服。【略】治(吙)〔呴〕嗄，用蕪麻子去殼炒熟，揀甜者喫，多服見效。

《脈因證治・哮》 因，哮喘主於內痰，宜吐之。治，哮積丹，鷄子略敲不損膜，浸尿缸內四五日夜，吃之有效。蓋鷄子能去風痰。蘿蔔子丸，薑湯送下妙。

《普濟方・喘門・哮癊》 夫治哮呴嗽者，一名鮹齁，涎在咽喉間，令人喘嗽不寧，甚者搖身滾肚，上氣喘急，頭汗身冷，或時發作，多由小年冷水驚恐所致也。

青金丹　治呴。【略】

內金丸出《仁存方》　治呴喘。【略】

治一切齁齁

右用處州磁器，不以多少，打碎碾爲細末，如齁發時，每用二三錢，用手指頭點津液醮藥，點舌上，嚥下即効。【略】

治久哮

右用梧桐子一連，紙包濕，放在火煨，取出安地上出火氣，爲末，空心，井花水一盞送下，痰出即愈。

治哮喘嗽

右以大南星，切作片，香油煎至黑色，研末，睡覺細嚼嚥，茶清嗽口，不語之。

治吼喘咳嗽，病脾胃寒，不思飲食，面色黃，羸瘦。古人名爲肺脹，今人卻做胸喉。大黃、黑白二牽牛，等分修合成就，更加檳榔爲末，名爲奪命，因由冷漿調下，便時休，免得胡針亂灸。

治齁喘出《朱氏集驗方》

右用苦丁香三個爲末，水調細呷，吐出稠痰即愈。

治合勾《永類鈐方》

白礬半兩煆天南星半兩炒至烟起巴豆半錢去皮油甘遂二錢半末

右作末和勻，每服大人一錢，小兒半錢，薑片夾嚼，燈心湯臨卧一服，尋常華蓋散打和參蘇飲服，婦人九寶湯和清肺湯加芎歸煎服。

寮齁出《本草方》

右取榆白皮，陰乾後焙，杵爲末，每日朝夜，用水五合，末二錢，煎至如膠，服瘥。

治齁鮹及吐風涎

右用石菖與甘草同煮服。

治喉中呀呷有聲不絕

右以不蛀皂角燒灰存性，碾細，以生薑自然汁，調一錢許，於掌中旋，舌舐之。

《普濟方・咳嗽門・呷嗽》 夫氣者肺之所主，肺虛爲風冷搏，則經絡否澀，氣道不利，嗽而不作聲也。此由肺氣不足，上焦壅滯，痰飲留結在於胸膈不能消散，嗽則氣動於肺，上搏咽喉之間，痰與氣相繫，隨嗽動息，故呀呷有聲也，宜調肺經和消痰破飲之劑。

紫苑杏煎　治肺臟氣積，喉中呷嗽不止，皆因虛損肺臟，致勞氣相侵。或胃中冷膈上熱並服。【略】

射干丸　治久嗽喉中作聲，發即偃卧不得。【略】

芫根白皮丸　治久患呷嗽，喉中作聲。【略】

赤茯苓丸　治肺氣喉中作呀呷聲，痰粘咳嗽胸膈短氣，脇肋堅脹。【略】

黃耆丸　治呷嗽聲音不出，喉中作聲。

《普濟方・喘門・喘嗽》 夫五臟者，皆稟於肺，若肺氣虛，爲風冷所乘，使經絡否澀，氣不宣通，則肺壅脹，則氣逆，則心胸滿塞，故令咳嗽喘急也。夫肺爲五臟六腑之華蓋，主行氣於皮毛，形寒飲冷則傷於肺，肺一受邪，安能統攝諸氣，氣亂胸中而疾生焉，重則爲喘，輕則爲嗽。喘之爲病，由痰實而氣不散，上激咽喉，哮呷作聲，咯不出嚥不下，憧憧而急，渴渴而數，張口擡肩，搖身輥肚。嗽之爲疾，病由氣急而痰隨上浮，風生喉鬲，淫淫如痒，習習如硬，涕唾稠濃，聲音重濁，甚則續續不已，坐卧不安。諸方定喘嗽，皆以三物拘湯爲主，麻黃散冷，杏仁下氣，甘草和中故也。九寶湯一方，於中皆增六品，深有理焉。《本草》云：麻黃久服令人虛，患喘人無時而發，此方中有肉

桂，實表不致亡陽，薄荷、桑皮清利膈道，紫蘇、陳皮、大腹、寬和氣宇，造化精深，政如《千金方》小續命湯，用麻黃佐肉桂，云久服不令人虛，亦此意也。

《證治要訣・諸嗽門・哮喘》 喘氣之病，哮吼如水鷄之聲，牽引胸背，氣不得息，坐卧不安，此謂嗽而氣喘。或宿有此根，如遇寒暄則發，一時暴感，幷於前嗽藥中，加桑白皮則續加，仍吞養正丹，間進青金丹。風寒喘嗽，宜九寶湯。若乾喘不嗽，不分久遠，近發，宜蘇子降氣湯，或神祕湯吞養正丹，重則四磨飲或六磨飲，吞靈砂丹，或應夢觀音散吞養正丹尤宜。喘而服藥不効者，利導之，宜神保丸，大便已溏者，不可用。不嗽而氣自急，有二證，須用分別。有外邪迫肺而氣急者，病初得，氣不即急，必兼外證，此謂之喘，若用耗氣除邪之藥，則元氣愈脫，而氣愈上奔矣。宜於虛損門氣急痰證求之。氣急而膈間更有刺痛處，宜分氣飲治嗽與喘，用五味爲多，但五味有南有北，生津止渴潤肺益腎治勞嗽者，宜用北五味，若風邪在肺，宜用南五味，不若二者兼用。

《丹溪心法・哮喘》 哮喘必用薄滋味，專主於痰，宜大吐，藥中多用酣，不用涼藥，須常帶表散，此寒包熱也。亦有虛而不可吐者。一法用二陳湯加蒼朮、黃芩作湯，下小胃丹，看虛實用。

《蒼生司命・哮喘證》 哮症專主於痰，實者宜用吐法，亦有虛而不可吐者，治哮必使薄滋味，不可純用寒涼藥，必兼散表，用青州白丸子有効。

《赤水玄珠・哮門》 哮喘遇冷則發者有二：其一屬中外皆寒者，治法乃東垣參蘇溫肺湯，調中益氣加吳茱萸湯及紫金丹，劫寒痰者是也。其二屬寒包熱，治法乃仲景趁未寒之時，先用大承氣湯下其熱，至冬寒時，無熱可包，哮自不發是也。

《醫學入門・内傷痰類・哮》 哮促喉中痰作聲，吐法必須量體行。體實者，用紫金丹二十丸吐去其痰。虛者，止服二三丸，則不吐，臨發時用此劫之。丹溪方，去豆豉，更妙。一法用二陳湯，加蒼朮、黃芩，下小胃丹。體虛者，吐下俱忌，須帶表散之。挾水挾寒須帶表，水哮者，因幼時被水停蓄於肺爲痰，宜金沸草散，小青龍湯倍防己，或古葦棗散，導水丸。有寒包熱者，麻黃湯，加枳、梗、紫蘇、半夏、黃芩。有風痰者，千緡湯，或用鷄子一枚略敲殼損，勿令膜破，放尿缸中三日夜，取煮食之，効。凡哮須忌燥藥，亦不宜純涼，須常帶表。斷根扶正金宜清。欲斷根者，必先淡滋味，然後服清肺金扶正氣之劑，如定喘湯、黃芩利膈丸是也。遇厚味發者，清金丸。久不得睡者，兜鈴丸。單方，貓兒頭骨，燒灰，酒調服二三錢，一服即止。

《古今醫鑑・哮吼》 夫哮吼，專主於痰，宜用吐法。亦有虛而不可吐者，此疾寒包熱也。

治法必用薄滋味，不可純用寒涼，須常帶表散。

《仁術便覽・哮病》 專主[於]〔痰〕痰，宜用吐法，亦有虛而不可吐者，此乃寒包乎熱，須當帶表散。【略】小胃丹，上可取胸膈之痰，下可行腸胃之痰。【略】四磨湯，治七情作鬱，上氣喘急。

《萬病回春・哮吼》 專主於痰，宜用吐法。亦有虛而不可吐者。治吼，必有薄滋味，不可純用涼藥，必兼發散。

哮吼者，肺竅中有痰氣也。

五虎二陳湯，一治哮吼喘急痰盛。【略】

定喘湯　治哮吼喘急。【略】

紫金丹　凡遇天氣欲作雨便發齁喘，甚至坐卧不得，飲食不進，此乃肺竅中積有冷痰，乘天陰寒氣，從背口鼻而入，則肺脹作聲，此病有(黃)〔苦〕至終身者，亦有子母相傳者。每發即服，不過七八次，覺痰腥臭，吐出白色，是絕其根也。【略】

竹瀝化痰丸　治哮吼十數年不愈，宜久久服之奏効。

三白丸　治諸般咳嗽吼氣。【略】

治吼積方

用鷄子一箇，略敲碎令膜不損，浸尿缸内三四日夜取出，煮熟食之，神効。蓋鷄子能去風痰。

青金丸　治哮喘，用厚味發者，用之。

羅蔔子淘淨，蒸熟曬乾爲末，薑汁浸蒸餅爲細丸，每服二十粒，津送下。

《醫學六要・治法彙・喘・哮喘》 遇寒則發，如水鷄聲，名哮病。有積痰在肺脘也，必吐去，忌寒涼，宜醋加吐藥中，仍淡食年載，再炙肺俞、膏肓，方得除根，不爾成終身痼疾。年高氣弱人，不可吐，不可純用涼藥，必兼辛散。凡喘未發時，以扶正氣爲主，既發時以散邪爲主。

遇冷則發，其法有二。一屬中外皆寒，參蘇溫肺湯調中益氣，加吳茱萸湯、紫金丹。遇厚味即發，清金丹主之。一屬寒包熱，越婢加半夏湯、表散藥。預於八九月未寒之時，用大承氣湯下其熱，後至冬無熱可包，自不發矣。

余以爲肺中有稠痰者多，未必熱也。

《醫貫・喘論》 須遠房幃，絕色慾，經年積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亡而已。

《簡明醫彀・哮吼》 始因風寒傷肺，變生痰飲，復遇外邪閉塞，滯痰鬱氣不舒，是證作矣。有因鹹酸致傷，實人宜吐痰，忌生冷厚味，藥忌寒涼。

主方　麻黄二錢　杏仁　石膏煅　陳皮　半夏　茯苓　桑皮　欵花　蘇子各一錢　甘草五分

右加生薑三片，葱頭二個，細茶一撮，白果念個去衣打碎，煎成。磨沉、木香各五分服。

寧肺丸　哮吼喘急，咳嗽痰涎，抬肩擷肚，不能睡卧，風冷尤甚。【略】

簡便方　蘿蔔子研末，薑汁調薄糊細丸，每三十丸津咽。

又　鷄子一個，略敲浸尿缸，三日煮食。

《濟陽綱目・哮吼》 哮吼，即痰喘甚而常發者，如水鷄之聲，牽引背胸，氣不得息，坐卧不安，或肺脹胸滿，或惡寒肢冷。病者夙有此根，又因感寒作勞氣惱，一時暴發。輕者三五日而安，重者半月，或一月而愈。治法專以祛痰爲先，兼用解散，如九寶湯、三拗湯、蘇子降氣湯，皆可選用，久則又宜溫補之。

《醫宗必讀・咳嗽》 欬而上氣，喉中水鷄聲，射干麻黄湯。醋搶而嗽，甘草二兩去皮，作二十段，中半劈開，用豬膽汁五枚，浸三日，火炙爲末，蜜丸，茶清吞二錢，臨卧時服之。食鹹哮嗽，白麵二錢，砂糖二錢，糖餅灰汁捻作餅子，爐内爆熟剉出，加輕粉四錢另炒，將餅切作四椏，摻輕粉在内，令患人吃盡，吐出病根即愈。

《醫宗必讀・喘》 別有哮證似喘，而非呼吸有聲，呀呷不已，良由痰火鬱於內，風寒束其外，或因坐卧寒溼，或因酸鹹過食，或因積火薰蒸，病根深久，難以卒除，避風寒，節厚味。禁用涼劑，恐風邪難解。禁用熱劑，恐痰火易升。理氣疎風，勿忘根本爲善治也。宜蘇子、枳殼、桔梗、防風、半夏、瓜蔞、茯苓、甘草。如冬月風甚，加麻黄。夏月痰多，加石膏。挾寒者，多用生薑。哮證發於冬初者多，先於八九月未寒之時，用大承氣下其熱，至冬寒時，無熱可包，此爲妙法。

《景岳全書・雜證謨・喘促》 喘有夙根，遇寒即發，或遇勞即發者，亦名哮喘，未發時以扶正氣爲主，既發時以攻邪氣爲主。扶正氣者，須辨陰陽，陰虛者補其陰，陽虛者補其陽。攻邪氣者，須分微甚，或散其風，或溫其寒，或清其痰火。然發久者氣無不虛，故於消散中宜酌加溫補，或於溫補中宜量加消散。此等證候，當惓惓以元氣爲念，必使元氣漸充，庶可望其漸愈，若攻之太過，未有不致日甚而危者。

《醫門法津・肺癰肺痿》 論《金匱》射干麻黄湯、厚朴麻黄湯二方。法云：欬而上氣，喉中水鷄聲，射干麻黄湯主之。咳而脈浮者，厚朴麻黄湯主之。上氣而作水雞聲，乃是痰礙其氣，氣觸其痰，風寒入肺之一驗耳。發表、下氣，潤燥，開痰，四法萃於一方，用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證定藥之一法也。若咳而其脈亦浮，則外邪居多，全以外散爲主，用法即於小青龍湯中，去桂枝、芍藥、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麥，仍從肺病起見，以故桂枝之熱，芍藥之收，甘草之緩，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引入胃中，助其升發之氣，一舉而表解脈和，於以置力於本病，然後破竹之勢可成耳。一經裁酌，直若使小青龍載肺病騰空而去，神哉，快哉。

《證治彙補・哮病章・治法》 或溫散肺寒，或疎利膈熱，或發汗祛邪，或探吐痰涎。

《證治彙補・哮病章・治分虛實》 實邪爲哮，固宜祛散。然亦有體弱質薄之人，及曾經發散，屢用攻劫，轉致脈虛形減者，治當調補之中，兼以清肺利氣。

《證治彙補・哮病章・治分脾胃》 哮雖肺病，而肺金以脾土爲母。故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熱爲母。俾脾氣溷濁，則上輸濁液，盡變稠痰，肺家安能清淨？所以清脾之法，尤要於清肺也。

《證治彙補・哮病章・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前胡、紫蘇、枳殼、桔梗、杏仁、桑皮。溫散用細辛，清火用石膏，發散加麻黄。探吐用瓜蒂，發汗用華蓋散。

哮症，發於初冬者，有二症。一屬中外皆寒，乃東垣參蘇溫肺湯，劫寒痰之捷法也。一屬寒包熱，乃仲景越婢半夏湯，發散之法是也。此症古人有先於八九月未寒之時，用大承氣湯下其畜熱，至冬寒之時，無熱可包，而哮不作者。然第可施於北方壯實之人，如體虛屢劫，變爲脈虛不足者，六君子湯加桑皮、桔梗。

《證治彙補・哮病章・選方》 捷經方　用蘿蔔汁、生梨汁、藕汁、薑汁

等分，入酒煮熟，埋土中，去火毒，不拘時服。

治小兒哮症，用海漂蛸刮屑，研細末，以糖醮吃，立愈。服後發者再服。

治頑痰哮喘，用青皮一枚，劈開去穰，入江子一枚，麻線紫定，火上燒盡烟，存性爲末，生薑汁和酒呷之。

治風痰致哮，用鷄子略損殼，浸尿中三四日夜，煮食之。

治哮秘方

人言一錢，絹包和川黃連三錢煮，水乾爲度。後用石中黃三錢，鵝兒不食草三錢，江西淡豆豉一兩，研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溫白滾湯下。

《辨證錄・喘門》 人有偶感風寒，一時動喘氣急擡肩，吐痰如湧，喉中作水雞聲，此外感，非內傷也。倘誤認內傷，少用補氣之味，則氣塞而不能言，痰結而不可息矣。治法宜用解表之味，然而純補之藥不可用，而清補之藥未嘗不可施也。方用平喘仙丹，【略】一劑喘平，再劑全愈，不必三劑也。蓋外感之喘，乃風寒之邪從風府而直入於肺，盡祛其痰而湧塞於咽喉之間，看其病勢似重，然較內傷之喘大輕也。平喘仙丹專消肺邪而不耗肺之正，順肺氣而不助肺之火，故下喉即慶安全也。此症用止聲湯甚神。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哮》 哮證多屬寒包熱邪，所以遇寒即發。喉中水雞聲，有積痰在肺絡中，必用吐法以提散之，不可純用寒涼，當須兼帶辛散，小青龍湯探吐最妙。年高氣弱人忌吐。凡喘未發時，以扶正氣爲主。既發時，以散邪爲主。哮喘遇冷則發，其法有二：一屬中外皆寒，溫肺湯、鐘乳丸、冷哮丸選用。并以三建膏護肺俞穴最妙。一屬寒包熱，越脾加半夏湯、麻黃定喘湯，表散其邪。平時用蘆吸散亦妙。古人治寒包熱邪，預於八九月未寒之時，用滾痰丸下其熱痰，後至冬無熱可入，則不發矣。丹方治冷哮痰喘，用胡椒四十九粒，入活蝦蟇腹中，鹽泥煆存性，卧時分三次醇酒服之。羸者，諒分五七服用之，輒効。若有伏熱者誤用，喘逆倍劇，不可不辯。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應有不應。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塗法，往往獲効。方用白芥子淨末一兩，延胡索一兩，甘遂、細辛各半兩，共爲細末，入麝香半錢，杵勻，薑汁調，塗肺俞、膏肓、百勞等穴。塗後麻瞀疼痛，切勿便去，候三炷香足，方可去之。十日後塗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遇厚味則發者，用萊菔子炒研一兩，豬牙皂莢燒存性三錢，共爲細末，薑汁調，蒸餅爲丸綠豆大，每服五十丸，沸湯或枳實湯下，名清金丹。消其食積，則肺胃自清，仍當薄滋味以清肺胃之氣。傷鹹冷飲食而喘者，用白麪二錢，砂糖二錢，飴糖餅化汁，捻作餅子，爐內煨熟，剉出加輕粉四錢。令患人食盡，吐出病根即愈。年幼體虛者，分三四次服之。蓋鹹哮肺胃受傷，白麪、砂糖、膠飴，甘溫戀膈，使之留連病所，引領輕粉，搜滌淤積之痰，上涌，三涌三補，屢建奇功。補用異功五味，稍加細辛服之。醋嗆而嗽，甘草二兩，中半劈開，用豬膽汁五枚，浸五日，火炙爲末，蜜丸，茶清吞二錢，臨卧服之。凡哮證見胸凸背駝者，此肺絡敗爲痼疾，不治。

《醫學傳燈・惡喘》 每日飲食只宜清淡，不宜濃厚。蓋人身之痰，不能自動，必隨脾之健運，貯於肺絡，結爲窠囊積飲，如蜂子之穴於房中，蓮實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而剝落則難，全要胃氣清虛，則痰之上注者，得以返還於胃，然後可從口而上越，或從腸而下達。今人肥甘厚味，日不絕口，兼之飲食不節，雖有醫藥，庸有濟乎。

又 齁喘之病，方書皆名哮吼，爲其聲之惡也。此因誤啖鹽醬鹹物，搏結津液，熬煎成痰，膠粘固結，聚於肺絡，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反觸其痰，所以喘聲不止也。肺有痰熱，毛竅常開，熱氣得以外泄，所以伏而不發。一遇秋冬寒氣外束，邪熱不得宣通，故令發喘。脈來浮數，滑大者，宜用定喘湯，發去標邪，再用加減鷄鳴丸，常常服之，自可除根。【略】此乃氣分之病，或有傳於血分，而爲喘急失血者，先吐痰後見血，猶爲積熱。先吐血後吐痰者，陰虛火動，照依怯症調治，一切燥藥，毫不可嘗。推而廣之，齁病屬熱者固多，而肺寒者亦有，不可泥定是熱。凡脾胃虛寒，氣不能運，積成冷痰，上注於肺，亦成齁喘，其人四肢厥冷，脈沉細緩，按之無力，即其候也，宜用六君子湯，加款冬、金沸、杏仁、炮薑治之。但熱者多，而寒者少，又不可不察耳。

齁喘之病，痰火爲本。而外感內傷之因，所觸不同，未可以一端盡也。(寒)(熱)傷肺喘，脈必數大，可用定喘湯散(熱)。風傷肺喘，脈必細緩，自汗惡風，宜用參蘇飲解之。因於氣者，其脈必沉。因於食者，脈必弦滑。因於色者，脈沉細數。治之又有不同。今人一遇是症，便以定喘爲主，何致膠固若此耶。

《症因脈治・哮病》 哮病論

秦子曰：哮與喘似同而實異。短息，喉中如水鷄聲者，乃謂之哮；但

張口氣急，不能轉息者，謂之喘。《正傳》云：哮以聲響名，喘以氣息言。哮病內傷痰飲，外感風寒，合而成病者，故止立一條。

哮病

哮病之症　短息倚肩，不能仰卧，傴僂伏坐，每發六七日，輕則三四日，或一月，或半月，起居失愼，則舊病復發，此哮病之症也。

哮病之因　痰飲留伏，結成窠臼，潛伏於內，偶有七情之犯，飲食之傷，或外有時令之風寒，束其肌表，則哮喘之症作矣。

哮病之脈　多見沉弦，沉數痰火，沉澀濕痰，沉遲寒飲，沉結頑痰。

哮病之治　身發熱者，外有感冒，先解表，前胡蘇子飲、防風瀉白散，佐以化痰之藥。身無熱，無外邪者，消痰理氣爲主，二陳湯、三子養親湯、小半夏湯。伏痰留飲，結成窠臼，控涎丹、滾痰丸，量情選用，然必氣壯人乃可。【略】

哮症乃肺胃二經，痰火盤結，以其發作，則喉中有聲，故知其病在肺；發作則不能飲食，故知其胃亦病。痰火伏結肺胃，外邪一束肌表，其病即發；發時如有表邪，用荆防瀉白散，先散外邪；若痰涎壅盛，加枳桔半夏；病去之後，宜節齋化痰丸，加枳殼、半夏，兼治肺胃。夫化痰丸，化肺痰，今兼二陳，則化胃痰；若大便硬者，加玄明粉，合指迷丸，兼化大腸之痰，則去痰火之根矣。

《臨證指南醫案・哮》華玉堂按　哮與喘，微有不同。其症之輕重緩急，亦微各有異。蓋哮症多有兼喘，而喘有不兼哮者。要知喘症之因，若由外邪壅遏而致者，邪散則喘亦止，後不復發，此喘症之實者也。若因根本有虧，腎虛氣逆，濁陰上衝而喘者，此不過一二日之間，勢必危篤，用藥亦難奏功，此喘症之屬虛者也。若夫哮症，亦由初感外邪，失於表散，邪伏於裏，留於肺俞，故頻發頻止，淹纏歲月，更有痰哮、鹹哮、醋哮，過食生冷，及幼稚天哮諸症。案雖未備，閱先生之治法，大概以溫通肺臟，下攝腎眞爲主。久發中虛，又必補益中氣，其辛散苦寒，豁痰破氣之劑，在所不用，此可謂治病必求其本者矣。此症若得明理鍼灸之醫，按穴灸治，尤易除根。

《醫碥・雜證・喘哮》　哮者，喉間痰氣作響，以胸中多痰，粘結喉間，與呼吸之氣相觸成聲，得之食味酸鹹太過，幼時多食鹽醋，往往成此疾，俗謂之鹽哮。滲透氣管，痰入結聚，一遇風寒，氣鬱痰壅即發。其發每在冬初，必須淡飲食，行氣化痰。禁涼劑，恐風寒難解；禁熱藥，恐痰火愈熾，蘇子、桑皮、枳殼、青皮、半夏、前胡、杏仁、山梔必用。八九月內用承氣預下其熱，使冬時無熱可包是妙法。哮久用青皮一個劈開，入巴豆一粒扎定，瓦上炙黃，每服三五分，薑酒下，愈後用半夏八兩、石膏四兩、蘇子二兩丸服。又方：雞子略擊破殼，不可損膜，浸尿缸內三四日夜，煮吃，效，能去風痰也。或貓屎燒灰，沙糖湯調下。皂莢去皮，弦子蜜炙二錢，明礬一錢，杏仁一錢，紫菀、桑皮、炙草、石菖浦、半夏各二錢，白丑頭末一錢，膽星一錢五分，百部熬膏，丸菉豆大，每服七十九，遇厚味即發者清金丹。

《雜症會心録・喘症》　近日哮病居多，乃肺金一經受病，藥宜甘梗湯加減，此屬實喘也。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肺病源流》　哮，肺病也。當先辨哮、與喘、與短氣三症之相似而不同。【略】臨症時，所當詳察。哮之一症，古人專主痰，後人謂寒包熱，治須表散，宜陳皮湯，多加桂枝。竊思之，大都感於幼稚之時，客犯鹽醋，滲透氣脘，一遇風寒，便窒塞道路，氣息急促，故多發於冬初，必須淡飲食，行氣化痰爲主，宜千金湯，能治一切哮。禁涼劑，恐風邪難解也。禁熱劑，恐痰火易升也。蘇子、枳殼、青皮、桑皮、桔梗、半夏、前胡、杏仁、山梔，皆治哮必用之藥。士材謂先於八九月未寒時，用大承氣下其熱，至冬寒無熱可包，此法大妙。而又有食哮，宜清金丹。有水哮，宜水哮方。有風痰哮，宜千緡導痰湯。有年久哮，宜皂角丸、青皮散。若服青皮散愈後，宜用半夏八兩、石膏四兩、蘇子二兩，丸服。皆當隨症治之，無不可以斷其根也，宜定喘湯。

《醫學實在易・哮證》　哮證，寒邪化於肺膹，痰窠結於肺膜，內外相應，一遇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傷即發，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氣亦發，役勞房勞亦發。一發則肺膹之寒氣，與肺膜之濁痰，狼狽相依，窒塞關隘，不容呼吸，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鼾齁有聲。非泛常之藥所能治，宜《聖濟》射干丸主之。然滌痰雖爲得法，又必於潛伏爲援之處斷其根株，須炙肺膹、膏肓、天突諸穴。此證原非因熱所致，緣《內經》有諸逆上衝皆屬於火一句，故與喘促均列於熱證。

《證治指要・哮喘》　哮喘實因肺中有實邪，脈浮緊，喘而無汗，能食不得倒卧，大青龍湯，有汗越脾湯，其效如神。稍遇挾虛，禍不旋踵。予每仿其

製而輕其劑，用蘇葉、前胡、防風、杏仁、連翹、黃芩。或熱甚者，用石膏、橘紅、甘草。痰多加浮海石、半夏、萊菔子、枳殼等味。宜加減各味列於下，如桑皮、地骨皮、花粉、青黛、蘆根、茅根、桑葉、竹葉、枇杷葉、川貝、象貝、款冬花、紫苑、馬兜鈴、茯苓、澤瀉、苡仁、通草諸味，隨其症而采入之可也。稍挾虛者，佐以生甜冬朮、麥冬、沙參、元參。寒而無熱者，屏去一切寒涼，加老薑、桂枝木，俟其病去六七，宜疏補並施。若全愈後，必得補土生金，兼固表調裏之藥，如異功散合玉屏風，再加甜杏仁、蘇子、梨汁，或萊菔汁熬膏爲丸，以杜不發。華眞人曰：咳喘似乎肺實，乃肺虛也。信然，故用補劑，多見其效，用清疏久而愈甚，亦可驗矣。凡治肺病，能用補毋收功，可謂萬全，再不復作。其有腎虛喘而不咳者，宜貞元飲，用熟地、歸身二味，其應如響。

《醫學妙諦・咳病》 此症初感外邪，失於表散，邪伏於裏，留於肺，時發時止，淹纏歲月。更有痰咳、鹹咳、醋咳，過食生冷及幼稚之童天咳諸症。喉中爲甚水鷄聲，咳症原來痰病侵，若得吐痰幷發散，遠離厚味藥方靈。

定喘之湯可參用，化痰爲主治須明。

定喘湯，白果、黃芩、蘇子、半夏、款冬花、麻黃、杏仁、甘草、桑皮。

寒，桂枝、製麻黃、茯苓、五味、橘紅、川樸、乾薑、白芥子、杏仁、甘草、半夏，小青龍湯亦可參用。

病舉發，葶藶大棗湯。

養正，腎氣丸去肉桂、牛膝。

咳兼痰飲，眞武丸，小青龍湯去麻黃、細辛，加赤砂糖炒，石膏。

氣虛，四君子湯增減。

陳曰：治以溫通肺臟，下攝腎眞爲主，又必補益中氣。其辛散苦寒，豁痰破氣之藥，俱非所宜，忌用金石藥，記之。

《類證治裁・咳症》 咳者，氣爲痰阻，呼吸有聲，喉若拽鋸，甚則喘欬，不能卧息。症由痰熱內鬱，風寒外束，初失表散，邪留肺絡，宿根積久，隨感輒發。或貪涼露卧，耑嗜甜鹹，膠痰與陽氣併於膈中，不得洩越，熱壅氣逆，故聲粗爲咳。須避風寒，節厚味，審其新久虛實而治之。大率新病多實，久病多虛。喉如鼾聲者虛，如水雞者實。遇風寒而發者爲冷咳，爲實。傷暑熱而發者爲熱咳，爲虛。其鹽咳、酒咳、糖咳，皆虛咳也。冷咳有二，一則中外皆寒，宜溫肺以劫寒痰，溫肺湯、鐘乳丸、冷咳丸，並以三建膏護肺俞穴。一則寒包熱，宜散寒以解鬱熱，麻黃湯、越婢加半夏湯。如邪滯於肺，欬兼喘者，六安煎加細辛、蘇葉。冬感寒邪甚者，華蓋散、三拗湯。外感寒，內兼微火者，黃芩半夏湯。熱咳，當暑月火盛痰喘者，桑白皮湯，或白虎湯加芩、枳、栝蔞霜。痰壅氣急者，四磨飲，蘇子降氣湯，氣降，痰自清。痰多者吐之，勿純用涼藥，須帶辛散，小青龍湯探葉。腎咳火急者，勿驟用苦寒，宜溫劫之。用椒目五六錢，研細，分二三次，薑湯調服。俟咳止後，因痰因火治之。治實咳，用百部，炙草各二錢，桔梗三錢，半夏、陳皮各一錢，茯苓一錢半，一服可愈。治虛咳，用麥冬三兩，桔梗三錢，甘草二錢，一服可愈。此煎劑內，冷咳加乾薑一錢，熱咳加元參三錢，鹽咳加飴糖三錢，酒咳加柞木三錢，糖咳加佩蘭三錢，再用海螵蛸，火煅研末，大人五錢，小兒二錢，黑沙糖拌勻調服，一服除根。其遇厚味而發者，清金丹，消其食積。傷鹹冷飲食而發者，白麵二錢，沙糖二錢，飴糖化汁捻作餅，炙熟，加輕粉四錢，食盡，吐出病根即愈。年幼體虛者，分三四次服，吐後用異功散加細辛。脾胃陽微者，急養正，四君子湯。久發中虛者，急補中，益氣湯。宿咳沈痼者，攝腎眞，腎氣丸加減。總之，咳既發，主散邪。咳定，則扶正爲主也。

《類證治裁・咳症》 須避風寒，節厚味。

《藥症忌宜》 齁喘屬肺虛有熱，因而痰壅。忌破氣、升、發散、收澀。

訶子　亞芙蓉　粟殼已上收澀。

宜降氣，消痰，辛涼，甘寒，苦平。

枇杷葉　蘇子　貝母　竹瀝　桑根白　栝蔞根　款冬花　百部　百合　薄荷　天門冬　麥門冬　馬兜鈴　沙參　前胡　白前　射干

《王旭高臨證醫案・痰喘門》方仁淵按 痰喘之因不一，須分虛實兩途。實者因風寒痰火，大都病在肺胃，從外感而來，或寒熱無汗，或不熱有汗，欬嗽痰濃，便溺短赤，舌苔厚，脈數浮滑不空，乃風溫痰熱，壅於肺胃，不得降化也。宜宣通肺絡，清降胃氣。有汗葶、杏、橘、貝、芩、翹、石膏等劑，無汗麻、杏、甘、石、桑、貝、橘、桔之類。若形寒表熱不揚，欬窒不爽，脈浮而緊，乃風寒閉其肺絡，元府不宣，肺氣不利，不得肅降也，宜麻、杏、蘇、桔，或防風通聖等，開其腠理。虛者乃平素肺腎內虛，肅降攝納無權，脾胃氣弱，不克化飲食精微，即痰飲之類，痰留肺系胃絡，一觸外邪，肺胃即失順降，腎氣即爲奔逆，

喉間嘆吼有聲，倚几布息，甚至自汗淋灕，無表熱外感見證，脈浮滑空豁，或形瘦浮腫，種種虛象，宜溫納鎮攝。又有半虛半實之證，如素有痰飲，感寒遇勞，卽發欬嗽，痰沫喘逆倚息，仿痰飲例治之。若久病全屬虛證。更有無痰而喘，火迫而喘，糖哮，鹽哮而喘，俱傷其肺氣使然，當求其因，古人謂實喘治肺，虛喘治腎，確有見地。然不可執一，實喘治肺，須兼治胃。虛喘治腎，宜兼治肺。如腎氣丸、黑錫丹治腎，人參蛤蚧湯治肺，人參胡桃湯肺腎兼治也。大抵痰多脈空弦者，以腎爲主。痰少脈虛不甚大者，以肺爲主。痰稀多沫者，宜溫納。痰少色黃厚者，宜平降。一則腎陽虛，一則腎陰虛。而肺有火也，夫熟地最能消虛痰，以其能塡補腎氣，而化無形之痰也，勿嫌膩膈而畏之。

紀事

《醫說・喘嗽・治蔥喘》 信州老兵女，三歲，因食鹽鰕過多，遂得齁喘之疾，乳食不進，貧無可召醫。一道人過門，見病女喘不止，教使求甜瓜蒂七枚，研爲麄末，用冷水半茶鍾許調，澄取清汁，呷一小呷。如其說，才飲竟即吐痰涎若膠黏狀，胸次旣寬，齁喘亦定，少日再作，又服之，隨手愈，凡三進藥，病根如掃。此藥味極苦，難吞嚥，俗諺所謂甘瓜蒂苦，非虛言也。

《韓氏醫通・懸壺醫案章》 三十人求治其親高年咳嗽，氣逆痰痞甚切。予不欲以病例，精思一湯，以爲甘旨，名三子養親湯，傳梓四方。有太史氏爲之贊曰：夫三子者，出自老圃，其性度和平芬暢，善佐飲食奉養，使人親有勿藥之喜，是以仁者取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利博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咳嗽》 男子五十餘歲，病傷寒欬嗽，喉中聲如鼾。與獨參湯，一服而鼾聲除，止二三貼，咳嗽漸退。凡服二三斤，病始全愈。

《醫方考・哮喘》 《名醫錄》云：李翰林，天台人。有莫生患喘病求醫，李云：病日久矣，我與治之。乃用前方，過口便定，實神方也。崐謂久喘者，肺分有頑痰結氣，靑皮能破氣，江子能攻痰，然其性悍厲，善於走下耳，未可以療上部也。今用燒灰存性，則大毒已去，所存者幾希耳，新燒火性炎上，可使成功於臍，佐之以薑汁，則頑痰易利。行之以酒，則無所不之。薑、酒旣行，二物善降，久喘之患可使愈於一旦，非良方而何。

《醫宗必讀・喘》 文學顧明華，十年哮嗽，百藥無功。診其兩寸數而濇，余曰：濇者痰火風寒，久久盤踞，根深蒂固矣。須補養月餘，行吐下之法。半年之間，凡吐下十次，服補劑百餘。遂愈，更以補中益氣爲丸，加雞子、秋石，服年許，永不復發。

《臨證指南醫案・哮》 王　受寒哮喘，痰阻氣，不能著枕。

川桂枝一錢　茯苓三錢　淡乾薑一錢　五味一錢同薑搗　杏仁一錢半　炙草四分　白芍一錢　製麻黃五分

卜十九　哮喘，當暴涼而發。診脈左大右平，此新邪引動宿邪，議逐伏邪飲氣。

小靑龍法。

徐四一　宿哮廿年，沉痼之病，無奏效之藥。起病由於驚憂受寒。大凡憂必傷肺，寒入背俞，內合肺系，宿邪阻氣阻痰，病發喘不得卧。譬之宵小潛伏里閈，若不行動犯竊，難以強執。雖治當於病發，投以搜逐，而病去必當養正。今中年諒無大害，精神日衰，病加劇矣。

腎氣去桂，膝病發時葶藶大棗湯或皂莢丸。

陳四八　哮喘不卧，失血後，胸中略爽。

葦莖湯加葶藶、大棗。

某十三　哮喘久咳。

桂枝木　杏仁　橘紅　厚朴　炒半夏　炒白芥子

馬三二　宿哮痰喘頻發。

眞武丸。

朱五一　宿哮咳喘，遇勞發。

小靑龍去麻、辛加糖炒石膏。

鄒七歲　宿哮肺病，久則氣泄汗出，脾胃陽微，痰飲留著，有食入泛嘔之狀。夏三月，熱傷正氣，宜常進四君子湯以益氣，不必攻逐痰飲。方：

人參　茯苓　白朮　炙草

《王氏醫案正續三編》 一耳姓回婦，病瘵，自以爲寒，頻飲燒酒，不但病

加，更兼嘔吐泄瀉，兩腳筋掣，既不能卧，又不能坐。孟英診曰：口苦而渴乎？瀉出如火乎？小溲不行乎？痰黏且韌乎？病者云：誠如君言，想受寒太重使然。孟英曰：汝何愚耶。見證如是，猶謂受寒，設遇他醫，必然承教，況當此小寒之候，而哮喘與霍亂，世俗無不硬指爲寒者，誤投薑、附，汝命休矣。與北沙參、生薏苡、冬瓜子、絲瓜絡、竹茹、石斛、枇杷葉、貝母、知母、扈子、蘆根、橄欖、蛇、蘆菔汁爲方，一劑知，二劑已。

內科總部

喘證部

題解

《說文・口部》喘，疾息也。

《脈因證治・逆痰嗽》喘者，促促而氣急，喝喝而息數，張口擡肩，搖身擴肚。

《醫學正傳・哮喘》大抵哮以聲響名，喘以氣息言。夫喘促喉中如水鷄聲者，謂之哮。氣促而連屬不能以息者，謂之喘。

《醫林繩墨・喘》氣之壅盛而不接續者謂之喘，氣之壅盛而不能均息者謂之氣急。喘者，有聲而氣上衝喉，則連頭動。氣急者，無聲呼吸動作而氣動不平。

《研經言・釋喘》古之所謂喘，即今之所謂氣促。《說文》：喘，疾息也。疾息謂息之疾者。兩經多以喘息對說，正以喘爲疾息，息爲平息故也。勿作串說，疾息正今之氣促，而又非氣短之謂，短氣者息不必促，而其氣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氣。息促者，氣不必短，而其息不利於氣，故《脈經》或謂之息促。而後世渾言之，則遂曰氣促也，今之所謂喘，即古之所謂上氣。鄭注《周禮》上氣，逆氣也。逆氣謂其逆在氣，則不僅責在息，人之將死，有張口擡肩而逆氣者此也。淺者不識上氣，謬目爲喘，由是今之喘，重於古之喘數倍矣。豈知此喘，乃是氣逆。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欬逆葶藶瀉肺湯症，及《外臺》備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實所致，宜用宣利，如太陽麻黃湯症是也。古人分別之嚴，原爲治法設，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世補齋醫書文集・喘壅非卽喘脫辨》《說文》：喘，疾息也。疾息也者，本書歠口氣引也。《廣雅》：喘，息也。《釋名》：喘，湍也，湍疾也，氣出入湍疾也。《史記・倉公傳》：令人喘逆不能食。《難經》：喘欬，張世賢注肺主氣，邪居肺則氣不順而喘欬。此皆與《漢書・丙吉傳》牛喘吐舌，《王莽傳》匈喘膚汗，同爲氣逆不順而已。至於虛脫之喘，則必與他不治之證同時並作，方可慮其致脫，奈何一見不順之氣，並無他不治證，而卽以脫爲言哉。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略】因而大飲則氣逆【略】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

《素問・陰陽別論》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

《素問・脈要精微論》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

《素問・平人氣象論》頸脈動，喘疾欬，曰水。

《素問・經脈別論》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

《素問・臟氣法時論》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

《素問・太陰陽明論》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素問・陽明脈解》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素問・刺熱論》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

《素問・逆調論》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

《素問・瘧論》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

《素問・舉痛論》勞則喘且汗出。

《素問・風論》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

《素問・痹論》肺痹者，煩滿，喘而嘔。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噎乾，善噫，厥氣上則恐。【略】淫氣喘息，痹聚在肺。

《素問・痿論》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

《素問・大奇論》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爲腫。肺之雍，喘而兩胠滿。

《素問・脈解》所謂上喘而爲水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間，故爲水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

《素問・水熱六論》水病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故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逆，不得卧，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

《素問・調經論》氣有餘，則喘咳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少陰有餘，病皮痹，隱軫不足，病肺痹。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少陰司天之政，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略】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略】甚則喘欬逆氣。

《素問・五常政大論》堅成之紀，【略】其病喘喝，胸憑仰息。

《素問・至真要大論》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略】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督督，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胕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胕腫，呼吸氣喘。

《素問・示從容論》喘欬者，是水氣幷陽明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肺脈【略】，微大爲肺痹，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

《靈樞・本神》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

《靈樞・經脈》腎足少陰之脈，【略】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

《靈樞・五邪》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

《靈樞・熱病》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略】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靈樞・五亂》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

《靈樞・脹論》肺脹者，虛滿而喘欬。

《靈樞・五閱五使》肺病者，喘息鼻脹。

《靈樞・本藏》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痹、喉痹、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悗爲息賁。

《難經・十六難》假令得肺脹，【略】其內證，齊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難經・四九難》傷寒得之，【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呂廣注：心主暑，肺主寒，得之，故知肺邪入心以爲病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咳。呂廣注：身熱者心，惡寒者肺，此二藏病證也。

《難經・五六難》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壅。

《難經・六三難》諸蛕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

虞庶注：井有仁焉。故聖人涉春育物，以象於井也。夫葭灰方飛，蟄虫始振，所以蚊虫行，喘息。蜎虫飛，蠕虫動，皆因春氣而生故也。蜎乃井中虫。

《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略】脈沈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肺)，[脈]，風(含)[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捄，膿成則死。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善虛，脈偏弦者，飲也。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也。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 正水，其脈沈遲，外證自喘。【略】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略】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卧者，死。

《中藏經・脈病外内證決論》 病氣人，一身悉腫，四肢不收，喘無時，厥逆不(溼)[温]，脈候沈小者死，浮大者生。【略】病寒人，狂言不寐，身冷，脈數，喘息，目直者死，脈有力而不喘者生。

《中藏經・生死要論》 不病而暴喘促者死。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 肩息者，一日死。

《諸病源候論・虛勞諸病・虛勞上氣候》 脈主於氣，氣爲陽，氣有餘則喘滿逆上。虛勞之病，或陰陽俱傷，或血氣偏損。今是陰不足，陽有餘，故上氣也。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上氣鳴息候》 肺主於氣，邪乘於肺則肺脹，脹則肺管不利，不利則氣道澀，故氣上喘逆，鳴息不通。診其肺脈，滑甚爲息奔上氣，脈出魚者主喘息，其脈滑者生，駃者死也。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上氣腫候》 肺主於氣，候身之皮毛，而氣之行，循環藏府，流通經絡。若外爲邪所乘，則膚腠閉密，使氣内壅，與津液相并不得泄越，故上氣而身腫也。

《諸病源候論・氣諸病・逆氣候》 夫逆氣者，因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上。人有逆氣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能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能卧，卧而喘者，皆有所起其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陽明者，爲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氣不得從，故不得卧。夫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有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逆，絡脈之氣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此絡脈之疾。人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津液主卧而喘。診其脈，趺陽脈太過則令人逆氣者，痛溫溫然。寸口脈伏，背中有逆氣。關上脈細，其人逆氣，腹痛脹滿，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

《諸病源候論・咳嗽諸病・咳嗽上氣候》 夫咳嗽上氣者，肺氣有餘也。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肺主氣，二有餘則喘咳上氣，此爲邪搏於氣，二壅不得宣發，是爲有餘，故咳嗽而上氣也。其狀喘咳上氣，多涕唾，而面目肿腫，氣逆也。

《外臺秘要・咳嗽二十三門・久欬坐臥不得方二首》《集驗》療久患氣嗽，發時奔喘，坐卧不得，幷喉裏呀聲氣欲絕方：

麻黄去節　杏人去尖皮兩人者碎　紫菀各三兩　柴胡　橘皮各四兩

右五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分三服。一劑不差，頻兩三劑，從來用甚驗。

《備急》療久欬奔喘，坐卧不得，並喉裏呀聲氣絕方：

麻黄去節　乾蘇葉　橘皮各三兩　柴胡四兩　杏人四兩去尖皮兩人者碎

右五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服兩劑必差，甚効。

《三因方・喘脈證治》 夫五臟皆有上氣喘咳，但肺爲五臟華蓋，百脈取氣於肺，喘既動氣，故以肺爲主。病者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實者，手太陰經肺實也，肺必脹，上氣喘逆咽中塞，如與嘔狀，自汗，皆肺實證。若氣口以前，脈虛者，必咽乾無津，少氣不足以息，此乃肺虛氣乏也。

《原病式・六氣爲病・熱類》 喘，火氣甚爲夏熱，衰爲冬寒，故病寒則氣衰而息微，病熱則氣甚而息麤。又寒水爲陰，主乎遲緩。熱火爲陽，主乎急數。故寒則息遲氣微，熱則息數氣麤而爲喘也。

《儒門事親・大寒初氣至終氣小雪爲病》 秋分酉上五之氣，五之氣爲病，多發喘息，嘔逆欬嗽。

《濟生方・喘》 《素問》云：諸氣者皆屬於肺，喘者亦屬於肺，是以人之一呼一吸謂之息，呼吸之間，脾受其氣，通乎營衛，合乎陰陽，周流一身，無過不及，然後權衡得其平矣。將理失宜，六淫所傷，七情所感，或因墜墮驚恐，度水跌仆，飽食過傷，動作用力，遂使臟氣不和，營衛失其常度，不能隨陰陽出入以成息，促迫於肺，不得宣通而爲喘也。診其脈滑，手足溫者生，脈濇，四肢寒者死，數者亦死，謂其形損故也。更有產後喘急，爲病尤亟，因產所下過多，營血暴竭，衛氣無所主，獨聚於肺，故令喘急，謂之孤陽絕陰爲難治。醫療之法，當推其所感，詳其虛寔冷熱而治之。如產後喘急，已載於產科十六論中矣，茲不再敘。亦有痰停胃腕，痰與氣搏，肺道壅塞，亦令人上氣，此又不可不知也。

《此事難知・喘論》 此論當以經言，邪氣盛則實斷之。華佗云：盛而爲喘，減而爲枯，故《活人》亦云：發喘者，氣有餘也。凡看文字，須得會得本意。盛而爲喘者，非肺氣盛也。喘爲肺氣有餘者，亦非氣有餘也。氣盛當認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又爲有餘，則當清肅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於肺，衰與不足而爲喘焉。故言盛者，非言肺氣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餘者，非言肺氣有餘也，言肺中之火有餘也。故瀉肺以苦寒之劑，非瀉肺也，瀉肺中之火實，補肺氣也，用者不可不知。

《明醫雜著・續醫論・喘脹》 喘與脹，二症相因，必皆小便不利。喘則必生脹，脹則必生喘，但要識得標本先後。先喘而後脹者，主於肺；先脹而後喘者，主於脾。何則？肺金司降，外主皮毛。經曰：肺朝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小便之行，由於肺氣之降下而輸化也。若肺受邪而上喘，則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漸短，以致水溢皮膚而生脹滿焉。此則喘爲本而脹爲標，治當清金降火爲主，而行水次之。脾土惡濕，外主肌肉，土能剋水，若脾土受傷不能制水，則水濕妄行，浸漬肌肉，水既上溢，則邪反侵肺，氣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則脹爲本而喘爲標，治當實脾行水爲主，而清金次之。苟肺症而用燥脾之藥，則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藥，則脾得寒而脹愈甚矣。近世治二症，但知實脾行水，而不知分別脾、肺二症，予故爲發明之。

愚按：前症若肺中伏熱，不能生水而喘且渴者，用黃芩清肺飲以治肺，五苓散以清小便。若脾肺虛弱，不能通調水道者，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培元氣，用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若膏粱厚味，脾肺積熱而喘者，宜清胃散以治胃，用滋腎丸以利小便。若心火剋肺金，而不能生腎水者，用人參平肺散以治肺，用滋陰丸以滋小便。若腎經陰虧，虛火爍肺金而小便不生者，用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用補中益氣湯以培脾土。若脾氣虛弱，不能相制而喘者，用補中益氣湯以培元氣，用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若肝木剋脾土，不能相制而喘者，用六君、柴胡、升麻以培元氣，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若脾胃虛寒，不能相制而脹者，用八味丸以補脾肺、生腎水。若脾腎虛寒，不能通調水道而脹者，宜用《金匱》加減腎氣丸補脾肺、生腎水。若酒色過度，虧損足三陰，而致喘脹痰湧，二便不調，或大小便道相牽作痛者，亦宜用此丸，多有生者。

《醫學正傳・哮喘》 雖然未有不由痰火內鬱，風寒外束而致之者，與外有陰虛發喘，氣從臍下起直衝清道而上者，又有氣虛發喘，而短氣不能以接續者，是故知喘之爲証，有實有虛，治法天淵之隔者也。若夫損不足而益有餘者，醫殺之耳，學者不可不詳辨焉。

《明醫指掌・喘證歌論》 夫肺爲五藏華蓋，主持諸氣，所以通榮衛，統脈絡，合陰陽，升降出入，營周不息，循環無端，無過不及，何喘之有？其或肺氣有所受傷，呼吸之息不得宣通，則喘病生焉。氣喘者，呼吸急促而無痰聲。痰喘者，喘動便有痰聲。火喘者，乍進乍退，得食即減，食已則發，此有餘之喘也。胃虛喘者，擡肩擷肚，喘而不休，此不足之喘也。若肺氣太虛，氣不能布息，呼吸不相接續，出多入少，名曰短氣，此虛之極也。若氣欲絕者，則汗出如油，喘而不休，此六陽氣脫也，不治。

《景岳全書・雜證謨・喘促》 氣喘之病，最爲危候，治失其要，鮮不誤人，欲辨之者，亦惟二證而已。所謂二證者，一曰實喘，一曰虛喘也。此二證相反，不可混也。然則何以辨之？蓋實喘者有邪，邪氣實也；虛喘者無邪，元氣虛也。實喘者氣長而有餘，虛喘者氣短而不續。實喘者胸脹氣粗，聲高息湧，膨膨然若不能容，惟呼出爲快也；虛喘者慌張氣怯，聲低息短，皇皇然若氣欲斷，提之若不能升，吞之若不相及，勞動則甚，而惟急促似喘，但得引長一息爲快也。此其一爲眞喘，一爲似喘，眞喘者其責在肺，似喘者其責在腎。何也？蓋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根。肺主皮毛而居上焦，故邪氣犯之，則上焦氣壅而爲喘，氣之壅滯者，宜清宜破也。腎主精髓而在下焦，若眞陰虧損，精不化氣，則下不上交而爲促，促者斷之基也，氣既短促，而再加消散，如壓卵矣。且氣盛有邪之脈，必滑數有力，而氣虛無邪之脈，必微弱無神，此脈候之有不同也。其有外見浮洪，或芤大至極，而稍按即無者，此正無根之脈也。或往來弦甚而極大極數，全無和緩者，此正胃氣之敗也，俱爲大虛之候。但脈之微弱者，其眞虛易知，而脈之浮空弦搏者，其假實難辨，然而輕重之分，亦惟於此而可察矣。蓋其微弱者，猶順而易醫，浮空者，最險而多變，若弦强之甚，則爲眞藏，眞藏已見，不可爲也。

《醫貫砭・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佗云：肺氣盛爲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爲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爍眞陰，衰與不足而爲喘焉。盛衰二字，誤解不得。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然。盛虛有二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來乘。而盛者，有本經之氣血結聚而盛者，有外感及別藏之邪消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治法亦異。嗟乎，盛衰二字極淺極易，而醫者聚訟紛紜，千古夢夢，可勝長嘆。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此何勞辨，即如腎有餘豈指精多，肝有餘豈指血多耶，至言肺中之火，又屬一偏六淫之氣，皆爲有餘，何但火哉。海藏之辨，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奥，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此專爲要用六味，然外來之火，不必盡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內經》云：腎者主水，主卧與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頭腦，但喘雖屬腎，而因各不同，治法亦異，非六味一方所能盡耳。須用六味地黄，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如上焦未清，痰涎湧結，服此非惟不能下達，且氣逆涎升，終無愈期矣。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謂凡喘證，只此陰虛一病，六味一方，豈不孟浪。

《世補齋醫書文集・喘壅非卽喘脫辨》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生其間，一氣所包舉而已。人在氣中，猶之魚在水中，魚不自知其在水，人亦不自知其在氣。氣卽是風，人之氣息，頃刻離風卽死。《內經》言風氣通於肝，是卽生生不窮之氣也。凡所爲陰氣、陽氣、衛氣、營氣、中氣、宗氣、水穀之氣，皆就吾身之氣之正者言之。凡所爲熱氣、冷氣、陷下氣、逆上氣、升降不利之氣，皆就吾身之氣之病者言之。是氣也呼則出，吸則入，得天地之清甯，其數常出三而入一，入惟不知身內之氣，全賴有身外之氣，故但知有身以內之氣，不知有身以外之氣耳。夫人一呼則氣出，所出者身以內之氣也。一吸則氣入，所入者非身以外之氣乎？無身以外之氣，則身以內之氣便不靈，而不相爲用。故人死而氣絕者，外之氣不能入，內之氣但有出，則氣絕不續，理有固然。人當無病之時，內氣外氣息息相通，時以新氣換陳氣，卽以正氣敵邪氣。一遇外感內傷，則本氣卽爲之鬱。所謂鬱者，內氣不得通，則外氣不得入，但去其氣中之鬱，則氣之不入者自入，卽氣之不通者自通，而氣復其常，何病之有？一經滋補，始但阻滯乖迕，繼則周身壅閉，內氣愈不通，外氣愈不入，不通不入，其氣乃絕。吾見喘壅一證，往往胸高膈滿，掇肚擡肩，此時此際，有宜散表以通其氣者，有宜疏裏以通其氣者，有宜清熱逐寒以通其氣者，有宜消食導痰，行淤解結以通其氣者。不此之務，而將氣爲邪壅之喘，認作無氣以續之喘，謂之上氣不接下氣，視同少陰息高之證，抑之、遏之、降之、納之、轉壅轉補，轉補轉壅，旦夕之間，含補而死，良堪痛憫。故不憚作危苦之詞，以告病家之欲明此理者。

綜　述

《素問・陰陽別論》 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

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

《素問・藏氣法時論》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

又　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素問・玉機真藏論》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真藏脈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胭，真藏見，十月之內死。

《素問・厥論》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

《素問・標本病傳論》肺病喘欬，三日而胁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癉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太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痹，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

《靈樞・經脈》肺手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肺脹，咳而上氣，煩燥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又　咳而上氣，喉中水鷄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又　咳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又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又　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又　肺脹，咳而上氣，煩燥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又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又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沈而遲，關上小緊數，括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沈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略】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脈經・平肺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夫病吐血，喘欬上氣，其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略】

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也。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沈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略】

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心下水停，甚者則悸，微者短氣。

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喜虛。脈偏弦者，飲也。肺飲不弦，但喜喘

短氣。

《諸病源候論・注諸病・沈尸候》 沈尸者，發時亦心腹絞痛，脹滿喘急，衝刺心胸，攻擊脇肋，雖歇之後，猶沈痼在人府藏，令人四躰無處不惡，故謂之沈尸。

《千金要方・大腸腑・咳嗽》 夫病吐血，喘咳上氣，其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寒家咳而上氣，其脈數者死，謂其人形損故也。脈大而散，散者爲氣實而血虛，名曰有表無裏。上氣，面肿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加痢尤甚。上氣躁而喘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愈。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

百部丸　治諸嗽不得氣息，唾膿血。治上氣胸滿者，麻黄石膏湯。

麻黄散　主上氣嗽。

通氣丸　主久上氣咳嗽，咽中腥臭，虛氣攪心痛，冷疼，耳中嘈嘈，風邪毒注，時氣，食不生肌，胸中膈塞，嘔逆，多唾，惡心，心下堅滿，飲多食少，惡疰，淋痛病。

又　咳而大逆上氣胸滿，喉中不利如水鷄聲，其脈浮者，厚朴麻黄湯。

又　夫上氣，其脈沉者，澤漆湯。

《史載之方・喘》 世人論凡喘者，皆以爲肺。然有服肺藥而不愈者，遂以肺不受藥爲難治，何以言之繆也。又或以肺熱而喘，誤投涼藥，此又近似之言，止可以知肺喘，而未足以明五臟之喘。且以經言之所言，諸痿喘嘔皆屬於上，未嘗以喘屬於肺。至於言五臟之多寡，六氣之勝復，則喘之所生，可指其狀，而明藥之所投，亦可以隨其證而效。

今人有病胸中煩熱噎乾，右胠滿，欬喘唾血，肺膜腹大膨膨而喘者，此火之刑金，肺傷而喘也。宜用此方：

麥門冬去心半兩桔梗　麻黄去節　紫菀　杏仁去皮尖　柴胡　前胡　甘草炙　貝母已上各一分去心　羌活三銖　黄耆十銖

右爲麤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人有病左脇痛，寒清於中，欬而喘，此爲肺之清氣所成，宜用此藥。六脈毛而微，腎脈伏而小，比之火之盛刑金，則異矣。蓋火盛刑金而喘，則六脈純得火脈，疾大而有力，若寸口偏大而關脈帶芤，即須唾血。

人有病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胸中滿，食不消化，食減體重，六脈沉重而濁渾渾，革至如物制之，此爲腎寒大過，宜暖其腎。

續斷　牛膝　細辛　五味子　巴戟　附子　當歸　菟絲子　補骨脂各一分　大芎　蓽薢各半兩　木香三銖

右煉蜜，丸如梧子大，空心鹽米湯，五七十丸，以神和散並進。

人有病肝臟，風壅積涎所聚伏隔間，口乾而膠，食即惡心，全惡肉味，心躁不安，夜卧不得，開咽喉隔塞如物抵築，多喘。診其脈，六脈皆大而沉伏，重手取之，隱隱然骨間乃得，再尋，來疾去遲。宜用治涎藥。

荆芥穗　天南星　防風　羌活　白薑蠶　連翹　獨活　麻黄　乾荷葉　乾蠍　天麻炮　半夏

右等分，修治爲細末，每服三錢，入半夏末一兩豆許，水一盞，生薑三片，煎七分，和滓飯後服。有人得此涎候，卻緣久病而虛，又誤服熱藥，或元氣本虛，六脈大而無骨力，卻浮洪而數，重手按之則浮指而虛，有表無裏，卻不宜用前方，此病難治，當用此方。

人參半兩　天南星炮　防風　獨活　麻黄　天麻炮　琵琶葉去毛　半夏羌活已上各一分　白薑蠶玄口　薏苡仁各十銖

右除半夏一味自爲末，餘爲細末，非時水一盞，薑三片，煎至七分。又宜時時以補藥助其元氣，而徐以此壞涎藥撓之。

《博濟方・上焦證》 救生丹　治遠年日近，肺氣喘急，坐卧不能。【略】華蓋散治上喘咳嗽，兼治膈熱。

《蘇沈良方》 壓氣散　止逆定喘，治疎取多後，氣乏控上膈者。

又　治肺喘　蒲頹葉，微似海棠葉，尤柔厚，背白似熟羊皮，經冬不凋，花正如丁香蒂，極細如絲，倒懸之風吹則搖搖然，冬末生花，至春乃敷實，一如山茱萸，味酸可啖，與麥齊熟，其木甚大，吳人名半舍，江南名棠，京師名曰紙錢棠毬，襄漢名黄婆奶。

右一物爲末，每服二錢，水煎或溫水調下，發時服。有人患喘三十年者，服之皆愈，疾甚者，服後胸上生小癮疹，痒者其疾即差。一方用人參等分服。

《類證活人書・問喘》 傷寒喘，只有太陽陽明二證。太陽病，頭疼發熱，身疼惡風，無汗而喘者，宜汗，屬麻黄湯。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連湯也。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

子湯也。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也。陽明病，汗出不惡寒，腹滿而喘，有潮熱者，宜下，屬承氣湯。然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又發汗後，飲水多，欬而微喘者，水停心下，腎氣乘心故也，小青龍去麻黃加杏仁。小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也。又問麻黃主喘，何故去之，此治心下有水而喘，不留汗也，小便不利，小腹滿，故去麻黃加茯苓也。

《聖濟總錄纂要・傷寒門・傷寒喘》 論曰：傷寒喘，其症不一。有邪氣在表，表未解無汗而喘者。有邪氣在裏，汗出不惡寒，腹滿而喘者。有潮熱者，有心下有水氣而喘者。古人亦各求其本。故在表者當汗，在裏者宜下，至於心下有水而喘，又當利其小便。若乃陰症發喘，是爲無陽，非灸之不可。

《全生指迷方・喘證》 論曰：凡人一呼一吸謂之息，呼出心肺，吸入腎肝，呼吸之間，脾受其氣，則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而周身之氣，無過不及，若藏氣乘併，則榮衛不能循常，氣過周身失度，不能隨陰陽出入以成息，故促迫而喘。諸氣併上於肺，肺管隘，則氣爭而喘也。其始或因墜墮恐懼，恐則精卻，精卻則上焦閉而氣不行，氣不行則留於肝，肝乘於肺，此喘出於肝也。或因驚恐，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氣亂而氣乘於肺，此喘出於心也。或因渡水跌仆，腎氣暴傷，腎氣乘肺，此喘出於腎也。或因飽食過傷，動作用力，穀氣不流行，脾氣逆而乘肺，此喘出於脾也，團參散主之。

若喘而發熱，頸脈皆動，日漸瘦削，由客熱乘肺，或因飲食失宜，氣不轉而氣急，悞服熱藥，火氣薰肺而遂喘，頰赤咽燥，其脈細數，治屬骨蒸。小建中湯、天門冬湯主之。【略】

若喘嗽時血出，四肢懈怠，脈浮大而沉，由腎氣上併於胃，氣道壅塞，血無所行，而散溢於脾，精不化，上不勝下，脾之絡脈外絕，去胃，外歸陽明，白術丸主之。【略】

若病人不卧，卧而有所不安，則喘者，藏有所傷，精有所寄，故不得卧而喘，肺氣盛，脈滿大也，牡蠣散主之。

《本事方續集》卷五 忌熱毒、魚鮓鮭鮝、油麪酒米醋、煎煿熟毒等物。

《鷄峰普濟方・肺嗽附》 平肺湯　治肺氣久虛，喘急多倦。

《鷄峰普濟方・喘》 五愈元　療五臟欬積年，劇則上氣不得卧，喉中如有物，醫所不療。【略】

乾薑散　治氣嗽，呼吸短氣，心胸不利，可思飲食，上喘不得卧。【略】

欬肺元　治(肢)[支]飲上乘，上氣喘急，疾涎不利，咳嗽不得卧。【略】

鬱李仁元　治喘嗽痰實，身躰頭面微瘧，小便不利。【略】

神祕湯　治上氣不得卧。

《鷄峰普濟方・諸論・喘疾》 凡喘證，世爲危惡之疾。有病喘數十年，每發至危篤而復愈者。有忽因佗疾，纔發喘而便致不救者。有利下而愈者，有因瀉而死者。有服金石藥，接助眞氣而愈者。以諸家所說亦不同，使學者莫知適從。或纔見發喘，便以爲不可治者。凡喘而不得卧者，若咳嗽而喘息有音不得卧者，是陽明經氣逆也。若肺脹膨膨而喘者，皆當於春秋之交發作，宜以溫中下氣等藥治之。若但坐而不得卧，卧而氣上衝者，是水氣之客肺經也，當身腫小便不利。夫水者循津液而流行，水氣上乘於肺，故喘而不得卧。支飲亦上喘不得眠，身體腫者，此欲變爲水證也。《內經》曰：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脈浮緊者，與小青龍湯、大桂枝湯。脈沉弦者，與瀉肺湯、萬安元。若四肢厥冷，脈息沉細，或寸大尺小，六脈促疾，或心下脹滿，或結硬，或洽汗自出，或大便頻數，氣急喘促，或咽喉不利者，此是本氣極虛，內外挾寒冷所致，使陰寒內消，陽氣得復則愈，宜用返陰丹、來甦丹及理中湯、四逆湯之類。《內經》曰：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薰肺，使人喘鳴，及着灸諸穴，若灸之手足不溫，氣息轉高者，此名五臟氣逆，腎水乘克於心，爲大逆，不可治。《內經》曰：連經則生，連臟則死者，正謂此也。其餘如陽明病，汗出不惡寒，腹滿而喘，有潮熱者，宜下之。若脈浮無汗而喘者，乃太陽證尚在，宜麻黃湯。若表邪未解，誤服下利藥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者，宜葛根黃連黃芩湯。若微喘者，桂枝厚朴杏子湯。汗出而喘，若無大熱者，宜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若表邪未解，心有停水，喘而發熱，或嘔者，小青龍湯。肺痹者亦煩滿喘而嘔，心下痹者亦上氣而喘，腳氣喘滿之類，此皆因他疾而發喘，當只從本病治之，則喘證自已，不必專用治喘之藥。

《扁鵲心書・老人口乾氣喘》 老人脾虛，則氣逆冲上逼肺，令人動作便喘，切不可用削氣苦寒之藥，重傷其脾，致成單腹脹之證，可服草神丹、金液丹、薑附湯而愈。甚者灸關元穴。腎脈貫肺，繫舌本，主運行津液，上輸於

肺，若腎氣一虛，則不上榮，故口常乾燥，若不早治，死無日矣。當灸關元五百壯，服延壽丹半斤而愈。口乾氣喘，係根元虛而津液竭。庸醫不思補救，猶用降削苦寒之品，不慚自己識力不眞，而妄掃溫補之非宜，及至暴脫，更卸過於前藥之誤。此輩重臺下品本不足論，但惜見者、聞者，尙不知其謬妄，仍奉之如神明，重蹈覆轍者，不一而足，豈不哀哉。

《三因方・喘脈證治》　杏參散　治上氣喘滿，倚息不能卧。【略】

眞應散　治遠年喘急，不能眠卧，百藥無效(皆)[者]。【略】

理氣圓　治氣不定，動便喘啜，遠行冬立皆不任，汗出鼻乾，心下急痛，苦悲傷，卧不安。

《醫説・喘嗽・喘有三證》引《類編》　凡人患喘，其證有三。一曰寒，二曰熱，三曰水。病熱者，發於夏而不發於冬。冷病者，遇寒則發也。水病者，胸膈滿悶，腳先腫也。熱病者宜蛤蚧元。

《醫説・喘嗽・喘有冷熱》引《醫餘》　人有喘疾，不可一概治之，須分陰陽。病發於冬，寒冷病也。病發於暑月，熱病也。冷病服豉霜丸、清中湯、煮肺散。熱病服青杏蛤蚧丸之類。又有一方，孫大資梓朴散，不拘冷熱皆可服。

《醫説・喘嗽・水喘》引《醫餘》　有人先因咳嗽發喘，胸膈痃悶，難於倒頭。氣上湊者，宜早利水道，化痰下氣。若不早治，必成水。宜服紫金丹。病水人，水在膜外，切不可鍼，鍼透膜，初時稍愈，再來卽不可治。

《和劑局方・治痰飲・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杏參數　除痰下氣，治胸脇脹滿，上氣喘息，倚息不得睡卧，神思昏憒，宜服之。

又　定喘瑞應丹　專治男子、婦人久患咳嗽，肺氣喘促，倚息不得睡卧，累年不瘥，漸致面目虛浮。

又　人參定喘湯　治丈夫、婦人遠年日近肺氣咳嗽，上喘氣急，喉中涎聲，胸滿氣逆，坐卧不安，飲食不下，及治肺感寒邪，咳嗽聲重，語音不出，鼻塞頭昏，幷皆治之。

《濟生方・喘》　人參胡桃湯　治胸滿喘急，不能睡卧。【略】

杏參散　治因墜墮驚恐，度水跌仆，疲極筋力，喘急不安。【略】

二黃丸　治停痰在胸，喘息不通呼吸。【略】

杏仁煎　治久患肺喘，欬嗽不已，睡卧不得，服之卽定。

葶藶散　治過食煎煿，或飲酒過度，致肺壅喘不得卧，及肺癰，咽燥不渴，濁唾腥臭。

人參胡桃湯　治胸滿喘急，不能睡卧。

紫菀茸湯　治飲食過度，或叫呼走氣，或食煎煿，邪熱傷肺，咳嗽咽癢，痰多唾血，喘急胸脇痛，不得安卧。

白石英湯　治肺氣虛弱，惡寒咳嗽，鼻流清涕，喘息氣促。

杏參散　治因墜墮驚恐，度水跌仆，疲極筋力，喘息不安。

四磨湯　治七情傷感，上氣喘息，妨悶不食。

白花膏　治喘嗽不已，或痰中有血。

加味七氣湯　治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氣爲病，發則心腹刺痛不可忍，時發時止，發則欲死，及外感風寒濕氣作痛，亦宜服之。

杏仁煎　治久患肺喘，咳嗽不已，睡卧不得，服之卽定。

二黃丸　治停痰在胸，喘息不通呼吸。

《直指方・喘嗽》　肺主氣也，一呼一吸，上升下降，榮衛息數，往來流通，安有所謂喘。惟夫邪氣伏藏，凝涎浮湧，呼不得呼，吸不得吸，於是上氣促急，填塞肺脘，激亂爭鳴，如鼎之沸，而喘之形狀具矣。有肺虛挾寒而喘者，有肺實兼熱而喘者，有水氣乘肺而喘者，有驚憂氣欝肺脹而喘者。又有胃絡不和，喘出於陽明之氣逆。眞元耗損，喘生於腎氣之上奔。如是等類，皆當審證而主治之。肺虛肺寒，必有氣之表怯，冷痰如水之證，法當溫補，如官桂、阿膠之類是也。肺實肺熱，必有壅盛胸滿，外閧上炎之狀，法當清利，如桑白皮、葶藶之類是也。水氣者，漉漉有聲，怔忪浮腫，與之逐水利小便，如小半夏、茯苓湯、五苓散輩。驚憂者，惕惕悶悶，引息鼻張，與之寬中下氣，如四七湯、桔梗枳殼湯輩。陽明之氣下行，今逆而上行，古人以通利爲戒，如分氣紫蘇飲，指迷七氣湯加半夏、七陳湯加縮砂施之爲當。眞陽虛憊，腎氣不得歸元，固有以金石鎮墜助陽接眞而愈者，然亦不可峻驟，且先與安腎圓、八味圓輩，否則人參煎湯下養正丹主之。雄黃、麻黃、馬兜零、漢防己、雞內金諸品，非不主喘也，如前治法，大要究其受病之原。至若傷寒發喘，表汗裏下，腳氣喘滿，疏導收功。此則但療本病，其喘自安，圓機之士，可以舉隅而反矣。雖然喘有利下而愈者，亦有因瀉而殂者，喘有數年沉痼而復瘳者，亦有忽因他疾大喘而不救者。汗出髮濕喘者，爲肺絕。身汗如油喘者，爲命

絕。直視讝語喘滿者，不治。諸有篤病，正氣欲絕之時，邪氣盛行多壅逆而爲喘，然則喘之危惡，又安可以尋常目之。

《脈因證治・喘》 脈證　實喘氣實肺盛，呼吸不利，肺竅壅滯，右寸脈沉實者是，宜瀉肺。虛喘由腎虛，呼吸氣短，兩脇脹滿，左尺脈大而虛者是，宜補腎。邪喘由肺感寒邪，伏於肺經，關竅不通，呼吸不利，右寸脈沉而緊，亦有六部俱伏者，宜發散，則身熱而喘定。三因狀虛實，肺實者，肺必脹，上氣喘逆，咽中塞如嘔狀，自汗。肺虛者，必咽乾無津，少氣不足以息也。

因　氣虛入於肺，陰虛火起衝上，有痰，有水氣乘肺。

治　喘年深時作時止，雄豬肚一個，治如食法，入杏仁四五兩，綫縫，酢三椀煮乾，取出，先食肚，次以杏仁新瓦焙，撚去皮，旋食，永不發。

氣虛方　治氣虛。

血虛方　治陰虛有痰。

劫藥方　治喘不止，甚不可用苦寒藥，可溫劫之。【略】

瀉白散　治陰氣在下陽氣在上咳喘嘔逆。【略】

神祕湯　治水氣逆行乘肺，肺得水而浮，使氣不通流，脈沉大，此人不得卧，卧則喘者是。

《證治要訣・諸嗽門・哮喘》 喘氣之病，哮吼如水鷄之聲，牽引胸背，氣不得息，坐卧不安，此謂嗽而氣喘。或宿有此根，如遇寒暄則發，一時暴感，并於前嗽藥中加桑白皮，仍吞養正丹。間進青金丹。風寒喘嗽，宜九寶湯。若乾喘不嗽，不分久遠近發，宜蘇子降氣湯，或神秘湯，吞養正丹；重則四磨飲，或六磨飲，吞靈砂丹，或應夢觀音散，吞養正丹，尤宜。

喘而服藥不效者，利導之，宜神保丸；大便已溏者，不可用。

喘而氣自急，有二證，須用分別。有外邪迫肺而氣急者，病初得，氣不嗽而氣急，必兼外證，此謂之喘。若用耗氣除邪之藥，則元氣愈脫，而氣愈上奔矣。宜於虛損門氣急痰證求之。氣急而膈間更有刺痛處，宜分氣飲。治嗽與喘，用五味爲多，但五味有南有北，生津止渴，潤肺益腎。治勞嗽者，宜用北五味；治風邪在肺，宜用南五味，不若二者兼用。

《丹溪心法・喘》 喘病，氣虛、陰虛、有痰。凡久喘之證，未發宜扶正氣爲主，已發用攻邪爲主。氣虛短氣而喘甚，不可用苦寒之藥，火氣盛故也，宜導痰湯加千緡湯。有痰亦短氣而喘，陰虛自小腹下火起衝於上喘者，宜降心火，補陰。有火炎者，宜降心火，清肺金；有痰者，用降痰下氣爲主。上氣喘而躁者爲肺脹，欲作風水證，宜發汗則愈。有喘急風痰上逆者，大全方千緡湯佳，或導痰湯加千緡湯。有陰虛挾痰喘者，四物湯加枳殼、半夏，補陰降火。諸喘不止者，用劫藥一二服則止。劫之後，因痰治痰，因火治火。劫藥以椒目研極細末一二錢，生薑湯調下止之，氣虛不用。又法：蘿蔔子蒸熟爲君，皂角燒灰爲臣研末，生薑汁，煉蜜丸，如小豆子大。服五七十丸，噙化止之。氣虛者，用人參蜜炙、黃柏、麥門冬、地骨之類。氣實人因服黃耆過多而喘者，用三拗湯以瀉氣。若喘者，須用阿膠。若久病氣虛而發喘，宜阿膠、人參、五味子補之。若新病氣實而發喘者，宜桑白皮、苦葶藶瀉之。

戴云：有痰喘，有氣急喘，有胃虛喘，有火炎上喘。痰喘者，凡喘便有痰聲；氣急喘者，呼吸急促而無痰聲；有胃氣虛喘者，抬肩擷項，喘而不休；火炎上喘者，乍進乍退，得食則減，食已則喘。大概胃中有實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入咽，墜下稠痰，喘即止；稍久，食已入胃，反助其火，痰再升上，喘反大作。俗不知此，作胃虛治以燥熱之藥者，以火濟火也。葉都督患此，諸醫作胃虛治之，不愈，後以導水丸利五六次而安。

《明醫雜著・續醫論・喘脹》 喘與脹二症相因，必皆小便不利，喘則必生脹，脹則必生喘，但要識得標本先後。先喘而後脹者主於肺，先脹而後喘者主於脾，何則？肺金司降，外主皮毛。經曰：肺朝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小便之行，由於肺氣之降下而輸化也。若肺受邪而上喘，則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漸短，以致水溢皮膚，而生脹滿焉。此則喘爲本，而脹爲標，治當清金降火爲主，而行水次之。脾土惡濕，外主肌肉，土能克水。若脾土受傷，不能制水，則水濕妄行，浸漬肌肉，水既上溢，則邪反侵肺，氣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則脹爲本，而喘爲標，治當實脾行水爲主，而清金次之。苟肺症而用燥脾之藥，則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藥，則脾得寒而脹愈甚矣。近世治二症，但知實脾行水，而不知分別脾肺二症，予故爲發明之。

《蒼生司命・哮喘證》 《金匱要畧》云：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此言痰實。《內經》曰：言而微，終日復言者，此氣奪也，是主虛言。凡喘病，上喘下泄者死，上喘而小便利者死。喘病危篤，鼻出冷氣者，此肺絕也，死。汗出如油，喘而不休，此六陽氣脫也，死。兩寸脈下陷者死。喘急，脈滑而浮者

生，濟而數者死。脈宜浮遲，不宜急疾。脈數有熱，喘咳吐血，上氣不得卧者死。土氣回，浮腫肩息，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明醫指掌・喘症歌論》 痰喘，風痰上逆而喘者，千緡湯，或導痰湯。痰喘者，先降氣，氣降則痰自清也，四磨湯。

氣喘，氣上逆而喘，蘇子降氣湯。氣實，因服補藥喘者，三拗湯。上氣而喘者，神秘湯。

火炎上喘，火炎上喘，枳桔二陳湯，加黄芩、黄連、山梔。陰虚火盛，自臍下上衝而喘，四物湯加知、栢、枳殼、黄芩。

胃虚喘，胃虚而喘者，五味子湯加白朮。久病氣虚喘者，氣不接續也，生脈散加阿膠、白朮、陳皮。

短氣，氣虚者，氣短不足息，六君子湯加五味、門冬。痰氣阻，短氣，導痰湯。腎虚不能攝氣者，補腎丸。

《慎齋遺書・喘》 喘證雖有寒熱之不同，要皆其本在腎，其標在肺，所以上逆，其原在胃。宜降氣開鬱，熱則清之，寒則溫之，久病斂之，初病發之，甚則從其性以導之，乃治喘之大法也。

《醫學入門・内傷痰類・喘》 喘急先分肺實虚，呼吸急促者，謂之喘。喉中有響聲者，謂之哮。虚者，氣乏身涼，冷痰如水。實者，氣壯胸滿，身熱便硬。其次當知有火無。經曰：諸逆衝上皆屬火，虚火宜滋補降氣，實火宜清肺寫胃。火炎得食喘暫止，火炎肺胃喘者，乍進乍退，得食則墜下稠痰則止，食已入胃反助火痰上，喘反大作，宜降火清金，導痰湯加芩、連、山梔、杏仁、瓜蔞。如胃有實火，膈上稠痰者，導水丸。痰喘喉似水鷄吹，痰喘必有痰聲，風痰乾縮湯，或合導痰湯，痰氣蘇子降氣湯，四磨湯。食積濕痰，古二毋散，神保丸，大蘿皂丸。七情氣急無聲響，驚憂氣鬱，惕惕悶悶，引息鼻張氣喘，呼吸急促而無痰聲者，四七湯，枳、梗湯，分氣紫蘇飲，四磨湯。因服補藥喘者，三拗湯。外感裏逆只氣粗，外感表和傅裏，裏實不受則氣逆上，詳見傷寒。尋常感冒風寒相干，肺脹逆而喘者，隨時令祛散，風喘金沸草散，麻黄杏仁飲。寒喘加減三拗湯，藿香正氣散加五味子、杏仁，或蘇沉九寶飲。暑月香葛湯，熱症小柴胡湯，京膈散。水喘怔忡或腫脹。水喘，水氣轆轤有聲怔忡者，小青龍湯、古葶藶散，白前湯。水腫，水氣脹肺而喘，然喘必生脹，脹必生喘，二症相因，皆小便不利。肺主氣，先喘而後脹者，宜清金降火，而行水次之。脾主濕，先脹而後喘者，宜燥脾行水，而清金次之。已上諸喘皆有餘，陰虚火從臍下起，陰虚喘者，血虚則陽無所依附而上奔，宜四物湯，倍芍藥加人參、五味子以收之。有小腹下火起，衝上而喘者，宜降心火補眞陰，四物二陳湯加知、栢、枳殼、黄芩。氣短不能續吸呼，久病氣短，不能接續似喘非喘者，單人參湯，扶脾生脈散，調中益氣湯。勞涉過者，杏參散。飲食熱者，萆薢散。痰阻短氣者，導痰湯。濁陰在上，清陽陷下，咳喘嘔吐者，加味瀉白散。腎冷元氣不能納。下元虚冷，腎氣不得歸元者，九味安腎丸、八味丸，甚者黑錫丹以鎮墜之。煩躁無脈身冷神昏者，死。擡肩擷肚胃表乎，胃虚極則氣上逆，擡肩擷肚，生脈散加杏仁、陳皮、白朮，或理中丸加胡椒救之。仲景云：髮汗如油，汗出如珠不流，擡肩擷肚，喘而不休，及胸前高起，脈絡散張，手足厥冷，脈散及數者，皆死。但婦人喘病尤亟，產後榮竭衛氣無依，獨聚於肺發喘者，死速。未發扶正治其本，血虚補血，氣虚補氣，兼以清金降火，順氣化痰。已發辟邪痰火疎。喘非風寒乘肺，則痰火脹肺。風寒祛散，痰火疎導。但火急甚者，亦不可純苦藥，宜溫以劫之，用椒目五七錢爲末，薑湯下，喘止後，因痰治痰，因火治火。諸喘不止者，小蘿皂丸、定息餅子、含奇丸、定喘化痰散。久者人參清肺飲，倍粟殼澀之。

《古今醫鑑・喘急》 證　夫喘者，上氣急促，不能以息之謂也。有肺虚挾寒而喘者，有肺實挾熱而喘者，有水氣乘肺而喘者，有驚憂氣鬱肺脹而喘者，有陰虚者，有氣虚者，有痰者，有氣急者，有胃虚者，有火炎上者，原其受病之不同，是以治療而有異。

治　治喘之法，當究其原。肺虚肺寒，必有氣乏表怯，冷痰如冰之症者，法當溫補，如官桂、阿膠之類是也。肺實肺熱，必有壅盛，胸滿外閑，上炎之狀，法當清利，如桑白皮、葶藶之類是也。水氣者，漉漉有聲，怔忡浮腫，與之逐水利小便，如半夏、茯苓、五苓散輩。驚憂者，惕惕悶悶，引息鼻脹，與之寬中下氣，如四七湯，枳殼湯輩。陰虚者，氣從臍下起，直衝清道而上，以降氣滋陰。氣虚者，氣息不能接續，以參芪補之。有痰者，喘動便有痰聲，降痰爲主。有氣急者，呼吸急促，而無痰聲，降氣爲主。有胃虚者，擡肩擷肚，喘而不休，以溫胃消痰。有火炎者，乍進乍退，得食則減，食已即喘，以降火清金。至若傷寒發喘，表汗集下。腳氣充滿，疏導取效。此皆但療本病，其喘自安。雖然，喘有利下而愈者，亦有因瀉而殂者。喘有數年沉痼而復瘳者，亦有忽因他疾大喘而不救者。汗出髮潤爲肺絶，身汗如油喘者爲命絶，直視譫語喘滿者，皆不治。然則喘之危惡，又安可以尋常目之。

喘有三，熱喘發於夏，不發於冬。冷喘則遇寒而發。水喘停飲，胸膈滿悶，腳先腫也。

《醫林繩墨・喘》 定喘湯　治有餘痰火，遇寒卽發哮喘。【略】

神效湯　治久喘，氣弱食少不得卧。【略】

婁全善定肺湯　治肺虛作喘，身汗如油。

又 丹溪曰：喘急者，氣爲火所鬱而生痰在於肺胃也。又曰：非特痰火使然，有陰虛，有氣虛，有水氣，有食積等症。陰虛者，氣從小腹起，而上逆於肺則作喘也。氣虛者，喘動氣促不得息也。有火喘者，火炎上行，氣粗大而喘盛也。有寒喘者，因風寒閉肺，無汗氣逆而生喘也。有食喘者，因飲食過多，脾胃不能運化，至生氣急而喘塞也。戴氏曰：凡喘有聲便是痰，痰壅氣盛便成喘。大抵喘之爲病，胃中有鬱火，膈上有稠痰。河間曰：得食墜下稠痰而喘少止，稍久食已入胃，反助其痰，痰又升上，喘反大發，俗不知此而以胃虛治之，有用燥熱之藥，是則以火濟火矣。丹溪曰：虛火可補，實火當瀉，宜用二陳湯加參、連、白朮、山查、厚朴等藥，先運其痰，次降其火，兼理脾氣，而喘自定也。又有氣虛喘促者，呼吸不利，短氣不續，宜以養正和氣，如二陳、參、麥、五味之屬。有胃虛轉盛，擡肩擷肚，喘而不休，宜以調中養胃，如二陳、參、麥、桑、杏之屬。若內傷於七情，外感於六氣，其症似傷風而喘作者，宜以發散驅風，如二陳湯，加枳、桔、桑、杏，或參蘇飲而用治。若久病氣虛作喘者，用人參、阿膠、麥冬、五味，君而補之。若新病氣實作喘者，用桑皮、葶藶、枳殼、黃芩主而瀉之。《金匱》云：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虛也。脈來弦緊而有力者，實也。實則可治，虛不可爲。症虛而脈實兼緩者，可治。症實而脈虛兼數者，不可爲。或有脾之虛者，必先補其脾。肺之虛者，必先理其肺。使土實可以生金，不爲脹助喘。金清可以生水，不爲氣助其急。否則，土愈滯，氣愈脹，則喘愈勝矣。金愈虛，氣愈急，則促愈加矣。氣虛氣促，喘必太盛，冷汗自出，四肢逆冷，呼吸不能順利者，必死之兆也。司命者，其熟記之。

愚再按：氣之壅盛而不接續者，謂之喘。氣之壅盛而不能均息者，謂之氣急。喘者，有聲而氣上衝喉，則連頭動。氣急者，無聲呼吸動作，而氣動不平。氣急當和其氣，而氣自不急。喘盛當平其氣，而自定其喘。其中分虛實緩急，可治不可治，前已明言之矣。又言喘氣雖急，而脈勢和緩者，猶可治。喘勢不急，而脈勢急促者，必難治。喘氣又急，而脈勢虛促者，卽不治。脈散亂者不治，脈歇止者不治，頭汗者不治，汗出如油者不治，譫狂者不治，痰盛者不治，痰不出而喉中作聲者亦不治。

治法主意，有汗而喘爲虛，無汗而喘爲實，實則可施，虛不可爲。

《壽世保元・喘急》 脈滑而手足溫者生，脈沉濇而四肢寒者死，數者亦死，爲其形損故也。肺受邪則喘，手太陰肺專主。外感無汗而喘，屬表實，有汗而專屬表虛。

凡久喘未發，扶正氣爲要。已發，攻邪爲主。大概喘急甚者，不可便用苦藥，火氣盛故也。

一、論外邪在表，無汗而喘者，五虎湯。【略】

一、論[邪]在裏，(邪)不能便，脈實而喘者，三乙承氣湯。【略】

一、論痰盛而喘者，此治痰喘不能卧，人扶而坐數日，一服而安，於緩導痰湯。【略】

一、論七情鬱，上氣而喘者，用四磨湯。【略】

浮湯，治氣喘如神。【略】

一、論腹脹氣喘，坐卧不得者，宜服沉香散。【略】

一、論喘急，因內傷元氣，氣不接續而喘者，宜用補中益氣湯。【略】

一、論陰虛火動，火炎上攻，而喘者，宜此清離滋坎湯。一用六味丸加黃栢、知母亦効。

一、論虛陽上攻，氣不升降，上盛下虛，痰涎壅盛，喘促短氣，咳嗽而喘者，蘇子降氣湯。【略】

一、論一人痰嗽氣喘，宜服三子養親湯。

《醫貫・喘論》 須遠房幃，絕色慾，經年積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亡而已。

喘與氣短分，則短氣是虛，喘是寔。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氣間亦有有餘者，新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也。《金匱》云：寔喘者，氣寔肺盛，呼吸不利，肺竅壅塞，右寸沉寔，宜瀉肺。虛喘者，腎虛，先覺呼吸短氣，兩脇脹滿，左尺大而虛，宜補腎。此腎虛症，非新病虛者乎？

邪喘者，由肺受寒邪，伏於肺中，關竅不通，呼吸不利，右寸沉而緊，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發散，則身熱退而喘定，此鬱症，人所難知，非短氣中之有餘乎？

論人之五臟，皆有上氣，而肺爲之主，居於上而爲五臟之華蓋，通榮衛，

合陰陽，升降往來，無過不及，何病之有？若爲風寒暑濕所侵，則肺氣脹滿而爲喘，呼吸迫促，坐卧不安。或七情內傷，鬱而生痰。或脾胃俱虛，不能攝養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眞知其爲風寒也，則用仲景小青龍湯。眞知其暑也，則用白虎湯。眞知其濕也，則用勝濕湯。眞知七情鬱結也，則用四磨、四七湯。又有木鬱、火鬱、土鬱、金鬱、水鬱，皆能致喘，治者審之。以上俱屬有餘之症。

東垣云：《病機》云：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辯云：傷寒家論喘，以爲火熱者，是明有餘之邪中於表，寒變爲熱，心火太旺攻肺，故屬於上。又云：膏粱之人，奉養太過，及過愛小兒，亦緣積熱於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劑治之。飲食不節，喜怒勞役不時，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皆由中氣不足，其塡膈脹腹滿，咳喘嘔食不下，宜以大甘辛熱之劑治之。《脈經》云：肺盛有餘，則咳嗽上氣，渴煩心胸滿，短氣，皆衝脈之火，行於胸中而作，係在下焦，非屬上也。觀東垣之辯，可見起於有餘者，病機之邪。雜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標本判然條析。如遇標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藥而痰去喘定，奏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執而概施之不足之症，豈不殆哉。婁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諸方，施之形寔有痰者神効，若虛而脈浮大，按之濇者，不可下之，下之必反劇而處。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略】

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陰虛，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湯，加青黛、竹瀝、陳皮，入童便煎服。如挾痰喘者，四物加枳殼、半夏，補陰以化痰。夫謂陰虛發喘，丹溪寔發前人之所未發。但如此治法，寔流弊於後人。蓋陰虛者，腎中之眞陰虛也，豈四物湯陰血之謂乎？其火起者，下焦龍雷之火也，豈寒涼所能降乎？其間有有痰者，有無痰者。有痰者，水挾木火而上也，豈竹瀝、枳、半之能化乎？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經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歸，故上氣喘也。《黃帝針經》云：胃絡不和，喘出於陽明之氣逆。陽明之氣下行，今逆而上行故喘。眞元耗損，喘出於腎氣之上奔，其人平口若無病，但覺氣喘，非氣喘也，乃氣不歸元也。視其外症，四肢厥逆，面赤而煩躁惡熱，似火非火也，廼命門眞元之火，離其宮而不歸也。察其脈，兩寸雖浮大而數，兩尺微而無力，或似有而無爲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涼藥以清之，以其喘急難禁也，佐以四磨之類以寬之，下咽之後，似覺稍快，少頃依然。豈知寬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見其稍快，誤認藥力欠到，倍進寒涼快氣之劑，立見其斃矣。何也？蓋陰虛至喘，去處不遠矣。幸幾希一線，牽帶在命門之根，尚爾留連，善治者，能求其緒而以助元接眞，鎮墜之藥，俾其返本歸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腎丸、養正丹之類，煎人參生脈散送下，覺氣若稍定，然後以大劑參、芪補藥，加破故紙、阿膠、牛膝等以鎮於下，又以八味加河車爲丸，日夜遇飢則吞服方可。【略】

又有一等火鬱之症，六脈俱濇，甚至沉伏，四肢悉寒，甚至厥逆，拂拂氣促而喘，卻似有餘而脈不緊數，欲作陰虛而按尺鼓指，此爲畜鬱已久，陽氣拂遏，不能營運於表，以致身冷脈微，而悶亂喘急。當此之時，不可以寒藥下之，又不可以熱藥投之，惟逍遙散加茱、連之類，宣散畜熱，得汗而愈。愈後仍以六味地黃，養陰和陽方佳。此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即《金匱》所云：六脈沉伏宜發散，則熱退而喘定是也。經曰：火鬱之發，民病少氣，治以諸涼。或問喘者多不能卧，何也？《素問・逆調論》云：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經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東垣云：病人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氣逆行乘於肺，肺得水而浮，使氣不得流通也。仲景云：短氣皆屬飲。

《醫宗必讀・喘》《內經》論喘，其因衆多，究不越於火逆上而氣不降也。挾虛者亦有數條，非子母情牽，卽仇讐肆虐，害乎肺金之氣，使天道不能下濟而光明者，孰非火之咎耶。雖然火則一，而虛實則分。丹溪曰：虛火可補，參耆之屬。實火可瀉，芩連之屬。每見世俗一遇喘家，純行破氣，於太過者當矣，於不及者可乎？余嘗論，證因虛而死者十九，因實而死者十一。治實者，攻之卽效，無所難也。治虛者，補之未必卽效，須悠久成功，其間轉摺進退，良非易也。故辨證不可不急，而辨喘證爲尤急也。巢氏、嚴氏，止言實熱。國王海藏云：肺氣果盛，則清肅下行，豈復爲喘？皆以火爍眞氣，

氣衰而喘。所謂盛者，非肺氣也，肺中之火也。斯言高出前古，惜乎但舉其端，未能縷悉，請得而詳之。氣盛而火入於肺者，補氣爲先，六君子湯、補中益氣湯。陰虛而火來乘金者，壯水爲亟，六味地黃丸。風寒者，解其邪，三構湯、華蓋散。溼氣者，利其水，滲溼湯。暑邪者，滌其煩，白虎湯、香薷散。肺熱者，清其上，二冬二母、甘桔梔岑。痰壅者，消之，二陳湯。氣鬱者，疎之，四七湯。飲停者，吐之吐之不愈，杜防己湯主之。火實者，清之，白虎湯加瓜蔞仁、枳殼、黃芩，神效。肺癰而喘，保金化毒，苡仁、甘草節、桔梗、貝母、防風、金銀花、橘紅、麥冬。肺脹而喘，利水散邪，肺脹之狀，欬而上氣，喘而煩躁，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湯加石膏主之。腎虛火不歸經，導龍入海，八味丸主之。腎虛水邪泛濫，逐水下流，金匱腎氣丸。別有哮證似喘，而非呼吸有聲呀呷不已，良由痰火鬱於內，風寒束其外，或因坐卧寒溼，或因酸鹹過食，或因積火薰蒸，病根深久，難以卒除，避風寒，節厚味，禁用涼劑，恐風邪難解，禁用熱劑，恐痰火易升，理氣疎風，勿忘根本爲善治也。宜蘇子、枳殼、桔梗、防風、半夏、瓜蔞、茯苓、甘草。如冬月風甚，加麻黃。夏月痰多，加石膏。挾寒者，多用生薑。哮證發於冬初者多，先於八九月未寒之時，用大承氣下其熱，至冬寒時，無熱可包，此爲妙法。如上諸欵，皆其大網，若五臟六腑，七情六氣，何在非致喘之由。須知舉一隅即以三隅反，方不媿爲明通，可以司人之命矣。

脈候　喘逆上氣，脈數有熱，不得卧者死。上氣，面浮腫，肩息，脈浮大者危。上氣，喘息低昂，脈滑，手足溫者生，脈澀，四肢寒者死。右寸沉實而緊，爲肺感寒邪，亦有六部俱伏者，宜發散，則熱退而喘定。喘脈宜浮遲，不宜急疾。

《景岳全書・雜證謨・喘促》　凡虛喘之證，無非由氣虛耳。氣虛之喘，十居七八，但察其外無風邪，內無實熱而喘者，即皆虛喘之證。若脾肺氣虛者，不過在中上二焦，化源未虧，其病猶淺。若肝腎氣虛，則病出下焦而本末俱病，其病則深，此當速救其根以接助眞氣，庶可回生也。其有病久而加以喘者，或久服消痰散氣等劑而反加喘者，或上爲喘欬而下爲泄瀉者，或婦人產後亡血過多，則營氣暴竭，孤陽無依而爲喘者，此名孤陽絕陰，剝極之候，已爲難治，更毋蹈剝廬之戒也。

一、虛喘證，其人別無風寒欬嗽等疾，而忽見氣短似喘，或但經微勞，或飢時即見喘促，或於精泄之後，或於大汗之後，或於大小便之後，或大病之後，或婦人月期之後而喘促愈甚，或氣道噎塞，上下若不相續，勢劇垂危者，但察其表裏無邪，脈息微弱無力，而諸病若此，悉宜以眞元飲主之，加減如本方，其效如神。此外如小營煎、大營煎、大補元煎之類，俱可擇用。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即此之類。若大便溏泄兼下寒者，宜右歸飲、右歸丸、聖朮煎之類主之。

一、脾肺氣虛，上焦微熱微渴而作喘者，宜生脈散主之。或但以氣虛而無熱者，惟獨參湯爲宜。若火爍肺金，上焦熱甚，煩渴多汗，氣虛作喘者，宜人參白虎湯主之。若火在陰分，宜玉女煎主之，然惟夏月或有此證。若陰虛，自小腹火氣上衝而喘者，宜補陰降火，以六味地黃湯加黃檗、知母之類主之。

一、水病爲喘者，以腎邪干肺也。然水不能化而子病及母，使非精氣之敗，何以至此，此其虛者十九，而間乎虛中挾實，則或有之耳。故凡治水喘者，不宜妄用攻擊之藥，當求腫脹門諸法治之，腫退而喘自定矣。古法治心下有水氣上乘於肺，喘而不得卧者，以《直指》神秘湯主之。但此湯性用多主氣分，若水因氣滯者用之則可，若水因氣虛者，必當以加減金匱腎氣湯之類主之。

一、老弱人久病氣虛發喘者，但當以養肺爲主。凡陰勝者宜溫養之，如人參、當歸、薑、桂、甘草，或加以芪、朮之屬。陽勝者宜滋養之，如人參、熟地、麥冬、阿膠、五味子、梨漿、牛乳之屬。

一、關格之證爲喘者，如《六節藏象論》曰：人迎四盛已上爲格陽，寸口四盛已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此關格之證以脈言，不以病言也。今人之患此者頗多，而人多不知，且近時察脈者不論人迎，惟在寸口，但其兩手之脈浮弦至極，大至四倍已上者，便是此證，其病必虛裏跳動而氣喘不已。此之喘狀，多無欬嗽，但覺胸膈舂舂，似脹非脹，似短非短，微勞則喘甚，多言亦喘甚，甚至通身振振，慌張不寧。此必情慾傷陰，以致元氣無根，孤陽離劇之候也，多不可治。方論詳關格門。

一、凡病喘促，但察其脈息微弱細澀者，必陰中之陽虛也；或浮大弦芤按之空虛者，必陽中之陰虛也。大凡喘急不得卧而脈見如此者，皆元氣大虛，去死不遠之候，若妄加消伐，必增劇而危，若用苦寒或攻下之，無不即死。

一、實喘之證，以邪實在肺也，肺之實邪，非風寒則火邪耳。蓋風寒之

邪，必受自皮毛，所以入肺而爲喘；火之熾盛，金必受傷，故亦以病肺而爲喘。治風寒之實喘，宜以溫散；治火熱之實喘，治以寒涼。又有痰喘之說，前人皆曰治痰，不知痰豈能喘，而必有所以生痰者，此當求其本而治之。

一、凡風寒外感，邪實於肺而欬喘幷行者，宜六安煎加細辛或蘇葉主之。若冬月風寒感甚者，於本方加麻黃亦可，或用小青龍湯、華蓋散、三拗湯之類主之。

一、外有風寒，內兼微火而喘者，宜黃芩半夏湯主之。若兼陽明火盛而以寒包熱者，宜涼而兼散，以大青龍湯，或五虎湯、越婢加半夏湯之類主之。

一、外無風寒而惟火盛作喘，或雖有微寒而所重在火者，宜桑白皮湯，或抽薪飲之類主之。

一、痰盛作喘者，雖宜治痰，如二陳湯、六安煎、導痰湯、千緡湯、滾痰丸、抱龍丸之類，皆可治實痰之喘也；六君子湯、金水六君煎之類，皆可治虛痰之喘也。然痰之爲病，亦惟爲病之標耳，猶必有生痰之本，故凡痰因火動者，必須先治其火；痰因寒生者，必須先治其寒。至於或因氣逆，或因風邪，或因濕滯，或因脾腎虛弱，有一於此，皆能生痰，使欲治痰而不治其所以痰，則痰終不能治，而喘何以愈哉？

一、氣分受邪，上焦氣實作喘，或怒氣鬱結傷肝，而人壯力強，脹滿脈實者，但破其氣而喘自愈，宜廓清飲、四磨飲、四七湯、蘿葡子湯、蘇子降氣湯之類主之；或陽明氣秘不通而脹滿者，可微利之。

一、喘有夙根，遇寒即發，或遇勞即發者，亦名哮喘，未發時以扶正氣爲主，既發時以攻邪氣爲主。扶正氣者，須辨陰陽，陰虛者補其陰，陽虛者補其陽。攻邪氣者，須分微甚，或散其風，或溫其寒，或清其痰火。然發久者氣無不虛，故於消散中宜酌加溫補，或於溫補中宜量加消散。此等證候，當惓惓以元氣爲念，必使元氣漸充，庶可望其漸愈，若攻之太過，未有不致日甚而危者。

《石室秘錄・急治法・論風邪作喘》　凡人忽感風邪，寒入乎肺經，以致一時喘急擡肩，大喘氣逆，痰吐不出，人不能卧是也。方用柴胡一錢，茯苓二錢，當歸一錢，黃芩一錢，麥冬二錢，射干一錢，桔梗二錢，甘草、半夏各一錢，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柴胡、射干、桔梗以舒發肺金之氣，用半夏以祛痰，用黃芩以去火，蓋外感寒邪，則內必變爲熱症，今用黃芩以清解之，然徒用黃芩，雖曰清火，轉足以抑遏其火氣，妙在用桔梗、射干、柴胡一派辛散之品，轉足以消火滅邪，此急治之一法也。

《石室秘錄・急治法・論氣喘非外感》　凡人有氣喘不得卧，吐痰如湧泉者，舌不燥而喘不甚，一卧則喘，如此非外感之風邪，乃腎中之寒氣也。蓋腎中無火，則水無所養，乃上泛而爲痰，將胃中之水，盡助其洶湧之勢，火亦可止遏矣。法當用六味丸湯，加附子、肉桂，大劑飲之，則腎宮火熱，而水有所歸，水既歸宮，喘逆之氣亦(不)〔下〕安而可卧。凡人之卧，必得腎氣與肺氣相交，而後河車之路平安無奔逆也。方中補其腎火，何以安然能卧？譬如腎爲肺之子，子安則母亦寧，肺金之氣，可歸於腎宮，以養其耗散之氣矣，此所以補腎火，正所以養肺金也，況六味丸全是補腎水之神劑乎？水火同補，而肺金更安，肺(肖)〔腎〕相安，有不卧之而甚適者乎？

《石室秘錄・內傷門》　喘症與短氣不同，喘乃外感，短氣乃內傷也。短氣之症，狀似乎喘而非喘也。喘必擡肩，喉中作水雞之聲。短氣則不然，喘不擡肩，喉中微微有意耳。若短氣之症，乃火虛也，作實喘治之，立死矣。蓋短氣乃腎氣虛耗，氣衝於上焦，壅塞於肺經，症似有餘，而實不足，方用歸氣定喘湯，牛膝。一劑而氣少平，二劑而喘可定，三劑而氣自平矣。此方妙在用人參之多，下達氣原以挽回於無何有之鄉，其餘純是補腎補肺之妙品，子母相生，水氣自旺，水旺則火自安於故宅，而不上衝於咽門，此治短氣之法，實有異於治外感之喘症也。

喘症不同，有虛喘，有實喘。實喘，看其症若重而實輕，用黃芩二錢、麥冬三錢、甘草五分、柴胡一錢、蘇葉一錢、山荳根一錢、半夏一錢、烏藥一錢，水煎服。一劑喘止，不必再服也。然實症之喘，氣大急，喉必作聲耳，必擡(氣)〔肩〕，非若虛喘，氣少急而喉無聲，肩不擡也。虛喘乃腎氣大虛，脾氣又復將絕，故奔衝而上，欲絕尚未絕也。方用救絕止喘湯，一劑輕，二劑喘止，十劑全愈。此症其死症也，幸幾微之氣，流速於上下之間，若用涼藥以平火，是速其亡也。然用桂附以補火，亦速其亡。蓋氣將絕之時，宜緩續而不宜驟續，譬如爐中火絕，止存星星之火，宜用薪炭引之，若還投之以硫黃之類，反滅其火矣。更以寒溫之物動之，鮮有生氣矣。方中妙在一派補腎補肺之藥，與人參同用，則直入於至陰之中，而生其氣，腎氣生而脾氣亦生，自能接續於無何有之鄉，況人參又上生肺以助腎之母，子母相生，更能救絕也。

《辨證錄・喘門》人有痰氣上衝於咽喉，氣塞肺管作喘而不能取息，其息不粗而無擡肩之狀者，此氣虛而非氣盛也，乃不足之症，不可作有餘之火治之。人身之陰陽，原自相根，而陰陽中之水火不可須臾離也。惟腎水太虛，而後腎火無制，始越出於腎宮，而關元之氣不能挽回，直奔於肺而作喘矣。然而關元之氣微，雖力不勝任以挽回其將絕之元陽，而猶幸其一線之牽連也，則猶可救援於萬一耳。方用定喘神奇丹，一劑而喘少止，二劑而喘更輕，四劑而喘大定。此方人參宜多用，不用至二兩，則不能下達於氣海、關元，以生氣於無何有之鄉。非用牛膝不能平胃腎之虛火，又能直補其下元之氣也。麥冬益肺金，非多用則自顧不暇，何能生汪洋之水，以救燎原之炎耶。人喘則氣散，非五味子何以能收斂乎？用熟地以益腎中之水也，腎水大足，自不去泄肺金之氣，然非多加，則陰不能驟生，而火不可以遽制。又益之以由茱萸以贊襄熟地之不逮，自能水火既濟而氣易還元也。此症亦可用參熟桃蘇湯。

人有七情氣鬱結滯痰涎，或如破絮，或如梅核，咯之不出，嚥之不下，痞滿壅盛，上氣喘急，此內傷外感兼而成之者也。此等之症最難治，欲治內傷而外邪不能出，欲治外感而內傷不能愈。然則終何以治之乎？吾治其肝膽，而內傷外感俱皆愈也。蓋肝膽乃陰陽之會，表裏之間也，解其鬱氣而喘息可平矣。方用加味逍遙散治之，白芍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三錢、柴胡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茯苓三錢、蘇葉一錢、半夏一錢、厚朴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痰氣清，再劑而痰氣更清，四劑而喘急自愈。病成於鬱，治鬱而諸症安得不速愈哉。此症用蘇葉破結湯亦解。

人有久嗽之後，忽然大喘不止，痰出如泉，身汗如油，此汗出亡陰，本是不救之病，而吾以爲可救者，以久嗽傷肺而不傷腎也。夫喘症多是傷腎，久嗽之人未有不傷腎者，以肺金不能生腎水，而腎氣自傷也。然而傷肺以致傷腎，與竟自傷腎者不同。蓋傷肺者傷氣也，傷腎者傷精也。故傷肺以致傷腎者，終傷氣而非傷精，精有形而氣無形，無形者補氣可以生精，即補氣可以定喘。有形者必補精以生氣，又必補精以回喘也。所以傷肺者易爲功，不比傷腎者難爲力。方用生脈散，再服十劑全愈。生脈散補氣之聖藥也，補其肺氣自生腎水矣。腎得水而火不上沸，則龍雷自安於腎臟，不必又去補腎也。以視傷腎動喘者，輕重不大相懸殊哉。此症用歸氣湯亦妙。

《症因脈治・外感喘逆・風寒喘逆》風寒喘逆之症，頭痛身痛，身發寒熱，無汗惡寒，喘咳痰鳴，氣盛息粗，此外感風寒喘症也。

風寒喘逆之因，外冒風寒，皮毛受邪，鬱於肌表，則身熱而喘，逆於陽明，則嘔吐而喘，壅於肺家，則咳嗽而喘，肺風痰喘之症也。

風寒喘逆之脈，浮緩爲風，浮緊爲寒。六脈俱浮，表有風寒，六脈沉數，寒鬱爲熱，弦急難治，沉散者絕。

風寒喘逆之治，風氣勝者，宜散風解表，防風瀉白散、防風桔梗湯。寒氣勝者，小青龍湯、三拗湯、麻黃定喘湯。寒鬱成熱，逆於陽明，嘔吐者，乾葛竹茹湯、平胃散。

《症因脈治・外感喘逆・暑濕喘逆》暑濕喘逆之症，煩悶口渴，喘息氣粗，多言身重，汗出身仍熱，此暑濕之喘症也。暑濕喘逆之因，《內經》云：因於暑，汗煩則喘喝。此暑氣也。因於濕，首如裹，面肿腫，呼吸氣喘，此濕氣也。暑濕襲於皮毛，干於肺胃，則喘喝多言也。

暑濕喘逆之脈，脈多濡軟，或見微緩。《脈經》云：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

暑濕喘逆之治，汗多口渴，清暑益元散。脈大多言，即中熱症也，黃連解毒湯，或竹葉石膏湯。暑濕身痛，無汗喘逆，應汗者，羌活勝濕湯。

《症因脈治・外感喘逆・燥火喘逆》燥火喘逆之症，口渴身熱，二便赤濇，喘欬氣逆，面赤唇焦，吐痰難出，此燥火發喘之症也。

燥火喘逆之因，燥萬物者，莫燥乎火，故喘症燥火居多。《原病式》敘喘逆熱淫條下，蓋燥火爍人，則諸逆衝上，諸痿喘嘔，諸氣臆鬱，肺家不寧，喘症作矣。

燥火喘逆之脈，脈多數大，或見滑數，右脈數大，燥火傷氣，左脈滑數，燥火傷血。

燥火喘逆之治，栝蔞根湯，知母甘桔湯。脈大口渴，人參白虎湯調益元散。大便結，涼膈散。

《症因脈治・內傷喘逆・內火喘逆》內火喘逆之症，五心煩熱，口燥唇焦，喘逆自汗，得食稍減，少頃復發，時作時止，面赤便祕，此內火發喘症也。

內火喘逆之因，內而慾心妄動，外而起居如驚，五志厥陽之火，時動於中，煎熬眞陰，精竭血燥，內火刑金，肺氣焦滿，而喘逆作矣。

內火喘逆之脈，脈多洪數，心火上炎。左關脈數，肝膽之熱。兩尺洪數，腎火上逆。右寸脈數，肺中有火。右關洪數，胃家有熱。

內火喘逆之治，腎虛火旺，宜養陰制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門冬飲子、家祕肝腎丸。肝火上衝，宜柴胡清肝散。心火上炎，導赤各半湯。脾胃之火上衝，宜清胃湯。肺火煎熬，石膏瀉白散。

《症因脈治・內傷喘逆・痰飲喘逆》 痰飲喘逆之症，面色虛白，胸中漉漉有聲，時咳時嘔，卧下喘逆，此痰飲喘逆之症也。

痰飲喘逆之因，飲水過多，脾弱不能四布，水積腸間，成痰成飲，上干肺家，則喘息倚肩，而痰飲成也。

痰飲喘逆之脈，多見弦滑，或見弦緊，或見弦數。弦緊寒飲，弦數痰熱。

痰飲喘逆之治，苓桂朮甘湯、小半夏湯、甘遂半夏湯、二陳湯。帶表症者，小青龍湯。大便閉者，導痰湯，加大黃。甚者滾痰丸、十棗湯。

《症因脈治・內傷喘逆・食積喘逆》 食積喘逆之症，胸滿，胃痛腹痛，惡食飽悶，大便或結或溏，上氣喘逆，喘嘔噯氣，此食積喘逆之症也。

食積喘逆之因，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膏粱厚味，日積於中，太陰填塞，不能運化，下降濁惡之氣，反上干清道，則喘嘔不免矣。

食積喘逆之脈，氣口滑大，腸胃有積，滑大而數，熱積之診，滑大而遲，乃是寒積。

食積喘逆之治，宜消化者，保和丸、枳朮丸。大便結者，用下法。寒積，煮黃丸。熱積，承氣湯。

《症因脈治・內傷喘逆・氣虛喘逆》 氣虛喘逆之症，身倦懶怯，言語輕微，久久漸見，氣不接續，喝喝喘急，此中氣大虛之症也。

氣虛喘逆之因，或本元素虛，或大病後，大勞後失於調養，或過服尅削，元氣大傷，則氣虛喘逆之症作矣。

氣虛喘逆之脈，多見浮大，按之則空，六部無根，虛浮於上，或見濡軟，散大無神。

氣虛喘逆之治，人參平肺散、參橘煎、四君子湯。虛熱，參冬飲。虛寒，理中湯。虛甚，獨參湯。

《症因脈治・內傷喘逆・陰虛喘逆》 陰虛喘逆之症，氣從小腹直衝於上，喘聲濁惡，擷肚擡身，乍進乍退，時止時作，此陰虛火衝之症也。

陰虛喘逆之因，陰血不足，五志厥陽之火，觸動衝任之火，自下衝上。陰精不足，龍雷之火，直衝上焦。二火上衝，皆名陰虛喘逆之症。

陰虛喘逆之脈，多見細數。右關脈數，脾陰不足。左關脈數，肝血有虧。兩尺脈數，腎陰不足。

陰虛喘逆之治，陰血不足者，四物湯，加竹瀝、陳皮、童便。陰精不足者，家祕天地煎、家祕肝腎丸。

《症因脈治・內傷喘逆・傷損喘逆》 傷損喘逆之症，張口擡胸，喝喝喘急，不能接續，或胸脇作痛，或吐紫血，此傷損喘逆之症也。

傷損喘逆之因，或飽後舉重，或飢時用力，或號呼叫喊，傷損肺氣而喘作矣。

傷損喘逆之脈，或促或結，大小不均，六部冲和者生，至數不清，按之散亂者死。

傷損喘逆之治，理氣調逆，和血去瘀，四磨湯合四物湯。傷損肺竅，久不愈，白芨散。

《症因脈治・附產後外感喘》 產後喘逆之症，喉中喘促，氣急息粗，惡寒發熱，頭痛身疼，此產後外感喘逆症也。

產後喘逆之因，產前臨產產後，不慎起居，偶犯外邪，內氣先虧，外邪難散，壅而發熱，則成喘逆之症矣。

產後喘逆之脈，右脈浮數，肺胃熱邪。右脈浮緊，肺胃寒邪。左脈浮數，太陽風熱。左脈浮緊，太陽寒邪。

產後喘逆之治，太陽冒風，芎歸湯，加羌活、防風。太陽冒寒，芎歸湯，量加麻黃、杏仁。肺冒風熱，瀉白散加防風、乾葛。肺冒寒邪，芎歸湯加蘇子、杏仁。

《症因脈治・附產後內傷喘》 產後內傷喘之症，喉中氣急，喘促擡肩，目慢唇青，身無表邪，此產後內傷喘症也。產後內傷喘之因，臨產去血過多，榮血暴竭，衛氣無主，此名孤陽無陰。若惡露不行，上衝肺胃，又名惡血攻心，二者皆令人喘也。

產後內傷喘之脈，脈見芤濇，血虛之診。脈見浮散，氣虛之候。脈見沉數，氣血熱壅。脈見沉滑，惡露寒凝。

產後內傷喘之治，脈見浮散細微，芎歸湯，兼用獨參湯。若惡露不行，又

宜行惡露爲急，桃仁紅花湯、奪命散。熱壅不行，牡丹皮散。寒凝不行，四神散。身熱昏沉，甦醒湯。

《臨證指南醫案・喘》 邵新甫按：喘症之因，在肺爲實，在腎爲虛，先生揭此二語爲提綱，其分別有四。大凡實而寒者，必挾凝痰宿飲，上干阻氣，如小青龍、桂枝加朴杏之屬也。實而熱者，不外乎蘊伏之邪，蒸痰化火，有麻杏甘膏，千金葦莖之治也。虛者，有精傷、氣脫之分。塡精以濃厚之劑，必兼鎮攝，腎氣加沉香，都氣入青鉛，從陰從陽之異也。氣脫則根浮，吸傷元海，危亡可立而待，思草木之無情，剛柔所難濟，則又有人參、河車、五味、石英之屬，急續元眞，挽回頃刻，補天之治，古所未及。更有中氣虛餒，土不生金，則用人參建中。

《雜症會心錄・喘症》 喘者，息促，氣急不能平卧也。外感邪入而爲喘，屬肺受風寒，其來暴，其脈實，其人強壯，數日之間，忽然壅氣，喘咳不得平卧者是也。如近日哮病居多，乃肺金一經受病，藥宜甘梗湯加減，此屬實喘也。若內傷無外邪中入，乃肺腎受病作喘，其來漸，其脈虛，其人倦怠，或因病後，或因咳久而喘促漸甚，不得平卧者是也。如近日大富羸病，乃腎元虧損，腎氣不納而上出於肺，肺爲門戶而主氣，腎氣上衝，肺不能主，出多入少，又肺葉脹大，不能收斂，卧則葉向脊，上阻塞氣道之路，喘咳更甚矣，此屬虛喘也，治宜大補肺腎之原。第內傷之喘，有陰虛陽虛之異。如面赤口渴，大便祕，屬陰虛。如面皖白，口不渴，大便泄，手足冷，屬陽虛。陰虛者，六味地黃湯加減，如麥冬、沙參、苡仁、玉竹、阿膠、童便之屬，皆爲合法。陽虛者，八味地黃湯加減，如人參、紫河車、枸杞子、菟絲子、杜仲、鹿角膠之屬，皆爲合法也。然陰虛作喘而補陰是矣，第陰中有陽，服六味湯多劑不應，則又加人參、枸杞子、菟絲子、杜仲、河車之屬，取陰陽互根之義也。陽虛作喘而補陽是矣，第陽中有陰，服八味湯多劑不應，則又加沙參、麥冬、玉竹、童便之屬，取陰陽相濟之義也。治病貴乎貫通，聞一知十，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陰陽互根，相濟之義，發喘症未發之蘊。

《醫林纂要探源・方劑・三焦部・麥門冬粳米湯》 水溢於肺，則肺脹滿，肺脹滿，則喘促不得卧。氣爲火所逼則短促，爲水所阻，呼吸不順，卧則氣歸於肺，氣逆不能歸肺，故不得卧。由是水溢肢體則腫脹，水從脈入，無所不溢，惟虛處則湊之，此非脾之濕，而膻中之水也，故曰水溢高原。脾濕腫脹，則有腹滿少腹堅之症。脾虛腫滿，則有厥冷中寒之症。水何以溢？其上不舒，而火下逼之，則水溢矣。此如鍋蓋蓋於上，鍋底火急，則鍋中之水，必湧沸而從旁溢出。上何以不舒？情或鬱之，邪或干之，則膻中之氣不清。所謂不舒，而又或多引飲及生冷也。凡溢者，皆客水。故以麥冬清之，以粳米助之，所以導水下行，且生腎水而制火。清之，則上焦氣舒而火不鬱。又淡滲苦泄，所以導水而下行。麥冬、粳米，氣皆微寒。水已溢矣，而又使之生水何也？曰：水溢者，有形之水。腎水者，無形之水。人知火有無形之火，而不知水亦有無形之水。無形之火，謂相火也。惟有無形之水，而後足以安無形之火也。

《藥症忌宜》 息賁屬肺氣虛，痰熱壅結所致。

忌破氣、辛熱、補斂。

宜降氣、清熱開痰，佐以散結。

橘皮　白豆蔻　白芥子　旋覆花　射干　桔梗　桑白皮　參用東垣息賁丸治之。

《血證論・喘息》 人不喘息，則氣平靜，血何由隨之吐出哉，故失血家，未有不喘息者，有實喘，有虛喘。

實喘之證有二，一是鬱閉，一是奔迫。鬱閉者，氣不達於外，而壅鬱於內也。失血家陽來乘陰，此證維多。傷寒喘息者，用麻、桂發之，血家忌汗，又忌升發以動其血，與傷寒開鬱閉之法不同，宜小柴胡湯，加杏仁以轉樞外達，使腠理通，榮衛和，斯達氣於外，不壅於內而爲喘矣。如果有外感閉束，不得不疎解者，宜香蘇飲加杏仁、枯芩、甘草，或《千金》麥門冬湯，借麻黃以解外，而兼用清裏之藥，不致過汗亡陰，乃爲調劑得宜。

奔迫者，上氣喘急，由於氣盛於下而逆於上。失血家火盛逼血，往往其氣粗賁，宜大瀉其火，火平則氣平，用厚朴、枳殼、大黃，使地道通，氣下瀉則不上逆矣。若內有瘀血，氣道阻塞，不得升降而喘者，亦宜上三味，加當歸、白芍、桃仁、丹皮治之。若是痰氣阻塞者，清化丸主之。若小便閉者，下竅塞，故上竅壅也，宜五淋散，加防己、枳殼、杏仁、桑皮、葶藶。

虛喘亦有二證，一是肺虛，一是腎虛。肺虛作喘者，以肺居上焦，制節五臟，開竅於鼻，以通外氣，以斂內氣。血虛則火盛津傷，肺葉痿而不下垂，故氣不得降，喘息鼻張，甚則鼻廠，若無關闌，乃肺痿之重證也。生津補肺，宜清燥救肺湯，兼治鬱火。痰滯者，宜保和湯，或太平丸。吾謂肺葉下墜，宜兼

用鎮斂之法，三才湯合生脈散，再加百合、五倍子、白芨、花粉、杏仁、尖貝、鍾乳石治之。又有喘息，由於鼻竅不通者，以肺中之火，鬱閉鼻管，故氣并於口而爲喘也，太平丸加射香，即是上通鼻竅之妙藥，與傷寒鼻塞有異，毋誤治也。

腎虛喘息者，以氣之根原於腎，失血家火甚水枯，不能化氣，是以氣短而喘，欬逆喘息，頰赤咽乾，宜大補陰丸，加牛膝、五味，以潛降之。若是陰虛陽無所附，氣不歸根者，地黃湯合生脈散，加磁石、牛膝、沉香，以滋納之。若小水不化，兼腰痛者，乃是腎中之陽不能化氣，宜腎氣丸治之。

上係肺腎分治之法，如欲兼而治之，即從諸方化裁可也。此外，(加)蘇子降(香)(氣)湯、四磨湯，皆肺腎兼治，但未能照顧血證，用者須知加減。

又曰，中宮虛則氣少，人參主之。中宮實則氣粗，大黃主之。

紀事

《蘇沈良方・治急下涎半夏湯》 沈興宗待制，常病痰喘不能卧，人扶而坐數日矣。客有見之者，曰我曾如此，得藥一服瘥，以千緡酬之，謂之千緡湯，可試爲之。興宗得湯，一啜而愈。

《扁鵲心書・水腫》 兪翰林母，七旬餘。平日患咳喘痰紅，常服滋陰涼潤之劑。秋月忽患水腫，喘急難卧，日漸腫脹，飲食少進，進則氣急欲死。諸醫用藥無效，乃延予治。六脈弦大而急，按之益勁而空。予曰：此三焦火氣虛憊，不能歸根而浮於外，水隨氣奔，致充郛郭而溢皮膚，必須重溫以化，否則不救。彼云：吾素內熱不服溫補，片薑入口，痰即帶紅，先生所論故是，第恐熱藥不相宜也。予曰：有是病服是藥，成見難執，且六脈緊大，陽已無根，無根即脫矣。此皆平日久服寒涼所致，若再捨溫補不用，恐無生理，請辭。彼云：但不迫動血證，敢不從命。予以附桂薑萸十味入參三錢，不三劑而腹有皺文，八劑全消，飲食如故，又二劑而全愈，痰喘吐紅舊證竟不發矣。

一婦，因子遠出，甕飧不給，憂愁成病，變爲水腫喘急，粥飲不入者月餘矣。友人見予，談及此婦，乃謂予曰：肯做一好事否？予曰：既云好事，焉敢違命。遂偕往診，見其六脈欲絕，臍突腰圓，喘難着席，脾腎之敗不可爲矣。因處十味方，命服四劑，喘微定而腫漸消，覺思飲食，復診其脈，微有起色，又四劑而腫消食進矣。嗟嗟，若棄而不治，雖不由我而死，而實我殺之也，友人亦大快。

《衛生寶鑑・盛則爲喘治驗》 己未歲，初秋越三日，奉召至六盤山。至八月中，霖雨不止，時承上命，治石鄰吉歹元帥夫人，年踰五旬，身體肥盛，因飲酒吃渾乳過度，遂病腹脹喘滿，聲聞舍外，不得安卧，大小便澀滯，氣口脈大兩倍於人迎，關脈沈緩而有力。予思霖雨之濕，飲食之熱，濕熱大盛，上攻於肺，神氣躁亂，故爲喘滿，邪氣盛則實，實者宜下之，故制平(胃)(氣)散以下之。

《內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故白牽牛苦寒，瀉氣分濕熱，上攻喘滿，故以爲君。陳皮苦溫體輕浮，理肺氣，青皮苦辛平，散肺中滯氣，故以爲臣。檳榔辛溫性沈重，下痰降氣，大黃苦寒，蕩滌滿實，故以爲使也。

《醫學正傳・痰飲》 東陽一羽士，年伍拾餘，素有喘病。九月間得發熱惡寒證，喘甚，脈洪盛而似實。一醫作傷寒治，而用小柴胡湯加枳殼、陳皮等藥，六月後欲行大承氣。一醫曰：不可當作傷食治，宜用枳實導滯丸。爭不決，召予視之。二醫皆曰：脈實氣盛當瀉。予爲疹後，曉之曰：此火盛之脈，非其實也。觀其短氣不足以息，當作虛治，而用補中益氣湯加麥門冬、五味子、入附子三分，煎服二貼，脈收斂，四貼而病輕減，六貼病痊。

《名醫類案・喘》 琇按：《素問》云：肺病者喘咳逆氣，腎病者喘咳，蓋肺腎爲子母之藏，又肺主出氣，腎主納氣也。

洪邁曰：子淳熙丁未，四月，有痰疾，因晚對，上宣諭，使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卧時服之，畢則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即就枕，既還玉堂，如恩指敬服，且而嗽止，痰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云。《己志》

信州老兵女，三歲，因食鹽蝦過多，齁喘之疾，乳食不進，貧無可召醫治，一道人過門，見病女喘不止，教使取甜瓜蒂七枚，研爲粗末，用冷水半茶盞許，調澄，取清汁呷一小呷。如其言，纔飲竟，即吐痰涎若膠粘狀，胸次既寬，齁喘亦定，少日再作，又服之隨手愈。凡三進藥，病根如掃，此藥味極苦，難吞咽。謂之曰：甜瓜蒂苦。誠然。《類編》

羅謙甫治一貴婦，年逾五十，身體肥盛，當八月中，霖雨時行，外傷濕。因過飲酒及潼乳，內傷濕。腹脹喘滿，聲聞舍外，其症重極。不得安卧，大小便澀滯，氣雍於上。氣口脈大兩倍於人迎，關脈沉緩而有力，濕甚。羅思霖雨之濕，飲食之熱，濕熱太盛上攻於肺，神氣躁亂，故爲喘滿。邪氣盛則實，實者宜下之，爲制平氣散，加白牽牛二兩，半生半熟。青皮三錢，檳榔三錢，陳皮五錢，大黃七錢，利大便而小便亦通。《內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故以白牽牛苦寒瀉氣分，濕熱上攻喘滿，故以爲君；陳皮苦溫，體輕浮，理肺氣，青皮苦辛平，散肺中滯氣，爲臣；檳榔辛溫，性沉重，下痰降氣，大黃苦寒，蕩滌滿實，故以爲使。使亦有重於臣耶？再商之。爲細末，每服三錢，煎生薑湯調下無時，一服減半，再服喘愈，仍有胸膈不利，煩熱口乾，時時咳嗽，再與加減瀉白散，以桑白皮一兩，地骨皮、知母、陳皮、青皮、桔梗各五錢，黃芩、炙甘草各三錢，銼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煎服，數劑良愈。華佗有云：盛則爲喘，減則爲枯。《活人書》云：發喘者，氣有餘也。盛而爲喘者，非肺氣盛也。喘爲氣有餘者，亦非肺氣有餘也。氣盛當認作氣虛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又爲有餘，當清肅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於肺，衰與不足，而爲喘焉。故言盛者，非肺氣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餘者，非言肺氣有餘也，言肺中之火有餘也。故瀉肺以苦寒之劑，非瀉肺也，瀉肺中之火，實補肺也，用者不可不知。

一人六旬餘，素有喘症，或唾血痰，平居時則不喘，稍行動則氣喘促，今人此症頗多。急以黃柏、知母、滋腎丸，空心服七八十丸，其症大減，此坎離丸能泄衝脈之火者，故如此效也。

洪輯居溧陽西寺，事觀音甚謹，幼子佛護三歲，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五晝夜不乳虛可知。症危，輯憂惶禱於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救爾。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一枚，不暇剝治，煎成湯，灌兒一蜆殼許，喘即定，再進，遂得醒，明日以湯，剝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而瘳。此藥不載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

丹溪治一人貧勞，秋深渾身熱，手足疼如煆，晝輕夜重，服風藥愈痛，氣藥不效，脈澀而數，澀爲少血爲瘀，數則爲熱。右甚於左，飲食如常，形瘦。蓋大痛而瘦，非病也。用蒼朮、酒黃柏各一錢半，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黃五分，研桃仁九個，煎入薑汁，令辣，熱服，一起仍用溫散，濕熱非濕散不行故耳。四貼，去附子，加牛膝一錢，八貼後氣喘，痛略減，意其血虛，因多服麻黃，陽虛被發動而上奔，當補血鎮墜，以酸收之，以四物倍川芎、芍藥，加人參二錢，五味十二粒，與二貼，喘定。三日後，脈減大半，澀如舊，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參朮、桃仁、陳皮、甘草、檳榔、生薑五十貼而安。後因負重，復痛食少，前藥加黃芪三分，二貼而愈。

一人五七月間，喘不得卧，主於肺，麻黃、石膏各二錢，柴胡、桑白皮各一錢，甘草五分，黃芩一錢半，服之，一汗而愈。後以五味、甘草、桑白皮、人參、黃芩遂安。

一人痰多喘嗽，用白朮、半夏、香附、蒼朮各一兩，黃芩、杏仁各半兩，薑汁糊丸服。

一婦人六十八歲，惡寒發熱，自四月來，久病。得痰嗽，眠卧不得，食少，心膈痛，口乾，其嗽五更，煩甚，以白朮三錢，芍藥二錢半，炒枳殼、麻黃各二錢，片芩一錢半，桔梗、蘇梗葉各一錢，木通五分，炙甘草些少，五味二十粒，入竹瀝。

一人日病喘不得卧，肺脈沉而澀，此外有風涼濕氣遏，內熱不得舒，以黃芩、陳皮、木通各錢半，麻黃、蘇葉、桂枝各一錢，黃連、乾生薑各五分，薑連并用妙。甘草些少。

一人體虛感寒，發喘難卧，以蒼朮、白朮、麻黃、防風、炒片芩各五分，半夏、枳殼各一錢，桂枝、木通、炙甘草各三分，薑二片，同煎，研杏仁五枚，此方半夏爲君，兼解表，三方，煎一方爲熱多而設，後一方爲寒多而設也。

浦江吳輝妻，孕時足腫，七月初旬，產後二日洗浴，即氣喘，但坐不得卧者，五個月，產後元虛，氣喘豈能至五月耶。惡寒，得暖稍寬，兩關脈動，尺寸皆虛無，百藥不效。朱以牡丹皮、桃仁、桂枝、茯苓、乾薑、枳實、厚朴、桑皮、紫蘇、五味、瓜蔞實煎湯服之，一服即寬，二三服得卧，其病如失，蓋作污血感寒治之也。

滑伯仁治一人肺氣焦滿，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則喘喝，痰咳不自安，爲制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之劑，遂安。

沈宗常治盧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脈無他，問何食飲，對以

近食羊脂，沈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天台李翰林，有莫生患喘疾求醫。李云：莫生病日久，我當治之，乃取青橘皮一片，展開，入江子江子，即巴豆也。一個，以麻綫繫定，火上燒烟盡，存性，爲末，生薑汁，酒一鍾呷服之，到口便定，實神方也。

程明祐治張丙患中滿氣喘，衆醫投分心氣飲、舟車丸，喘益甚。一醫曰：過在氣虛，以參、芪補之，喘急頻死。程診之曰：病得痰，滯經絡藏府，否寒生膜脹，投滾痰丸，初服腹雷鳴，再服下如鷄卵者五六枚，三服喘定氣平，繼以參苓平胃散，出入三十日復故。所以知丙得之痰滯經絡者，切其脈沉而滑，痰候也。

虞恆德治一羽士，年五十餘，素有喘病，九月間，得發熱惡寒證，喘甚，脈洪盛而似實，此洪盛脈恐爲涼藥所激而然。一醫作傷寒治，而用小柴胡湯加枳殼、陳皮等藥，六日後，欲行大承氣。一醫曰：此傷食也。宜用枳實導滯丸。爭論不決，虞視之。二醫皆曰：脈實氣盛當瀉。虞曰：此火盛之脈非眞實也。觀其短氣不足以息，當作虛治，《金匱》云病人無寒熱而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此以虛治，當以意逆不可徒執古人之法也，何以故正亦因有寒熱也。而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入附子三分，煎服二貼，脈收斂，四貼而病減輕，六貼全安。

汪古朴治一婦，形肥而長，面色紫淡，產後病，喘不能卧，消穀善飢，汗出如洗。婁全善云：產後喘極危，多死也，而況汗出如洗乎，其得生處，全在消穀善飢。汪診視曰：此陰虛陽亢，當合東垣、丹溪兩法治之，遂以升陽滋陰之劑，旬餘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體肥色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卧。汪診之，脈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脈洪可治也。脈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脈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爲遲，益以五拗湯，危矣。於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

一人年逾六十，病氣喘，汪診之，脈皆縈縈如蛛絲，曰：病不出是夜矣。果如期而逝。

一中年男子，久喘，每發時，不食數日，聲撼四鄰，百治不效，脈寸沉伏，關滑，遂於未發時，用人參、白朮、當歸、地黄、薑汁制之，瓜蔞實、陳皮、茯苓、黄芩、黄連、乾薑些少，煎湯下青礞石丸，將發時，先用神效沉香丸下之，次於前藥中，加杏仁、枳實、蘇葉、倍瓜蔞實，煎服一月後，症減十分之八，後遂守此方漸安。後凡治數人，以此法加減之，皆效。

一婦人年五十餘，素有嗽病，忽一日大喘，痰出如泉，身汗如油，脈浮而洪，全似命絕之狀，令速用麥冬四錢，人參二錢，五味錢半，煎服一貼，喘定汗止，三貼後，痰亦漸少，再於前方加瓜蔞實錢半，白朮、當歸、芍藥、黄芩各一錢半，服二十餘貼而安，此生脈散之功也。

平江沈伯寧，家豐好內，厚味，每年到四九月內，必發氣喘，擡肩吐痰，脈沉澀而細數，諸醫用平肺之藥，數年不愈，如此者六七年，用人參、生地、黄膏和當歸、牛膝、肉蓯蓉、枸杞子、五味、知母、黄柏、天、麥二冬、元參，末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吞百丸，以救腎虛。又用阿魏、黄連、山查、沉香、牛黄、辰砂、膽星、陳皮、神麴、糊丸梧子大，臨卧薑湯送三四十丸，以治厚味，服訖，復用瓊玉膏二劑而安。

江汝潔治一老婦，病虛弱氣喘，左身半自頭面以下至足，發熱自汗，單衣被不能耐，右身半自頭面以下至足，厚衣被不能溫，如此三年矣，醫藥不效。江診其六脈，舉之俱微而略弦，按之略洪而無力，二關脈略勝於二寸。經曰：微則爲虛。又曰：諸弦爲飲。又曰：洪爲陽爲熱。又曰：無力爲虛。據此，則知風邪入脾，表裏陰陽氣血俱虛之候作也。經曰：治病必求其本。今受風邪，乃木來侵土，又風自太陽而入脾，先當於太陽疏泄以固表；次當養脾而祛木，俾脾無賊邪之患則血氣漸盛，而左熱右寒之病可除也。以石膏，款花藥各三錢，官桂、甘草半之，研爲細末，以管吸入喉中，濃茶送下三四分，嗽喘即止，次日，用滋補之劑，白朮二錢半，白芍、香附各一錢半，黄芪、陳皮各一錢，甘草三分，水煎服，後除芍藥，加人參三錢，數服而愈。

江應宿治朱萬里子，年十七歲，因服砒毒，雜進解毒藥，幷多服泥水，大吐後發喘，擡肩竦體，手足爪甲黑色，氣不相續，頻死復蘇，飲食難進，六晝夜不得眠，時六月中旬，邀宿診視，脈促而面赤。曰：胃火衝逆，用葱煮麻黄五聖湯，一匕而愈，所謂火鬱發之也。

《醫説・喘嗽・喘病》引《名醫錄》　李翰林，天台人。有莫生患喘病求醫。李云：病日久矣，我與治之。乃取青橘皮一片展開，入江子一箇，將麻線繫定，火上燒烟盡留性，爲末，生薑汁酒一大鍾，呷之，過口便定，實神方也。

《慎齋遺書・喘》　一人氣喘不得眠，此寒凝氣滯於上中二焦，水火相搏

而肺喘也。用山藥、茯苓以理其中，而使肺有生生之氣。蘇梗以開其鬱，杏仁以利其氣，薑、桂、吳萸以斂其火，使之下行而溫腎。腎溫則肺亦煖而行下降之令，喘可息矣。

一人每日早晨喘自汗，此肺虛則陽氣不足。早晨胃中宿食消盡，肺無所稟，則氣不能行降下之令，故上逆而喘。肺主皮毛，皮毛不斂而自汗也。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炮薑、五味。三帖而愈。

一人喘，服清氣化痰藥不效，此中氣虛寒，陽不上升而濁氣不降也。用人參、炮薑、白朮、炙甘草、白芍各一錢，五味五分，有汗加肉桂，無汗加麻黃，效。

一婦四季發喘，喜飲冷水，遍體作脹，胸中飽悶。醫作痰火治之更甚，二年不愈。蓋久喘乃肺之虛，非肺之實也。用四君子湯，加半夏、五味、白芍、杏仁、炮薑、肉桂、麻黃、枳殼，一服卽止，再發再服必止，治之如神。

《本草綱目・果部・胡桃》引《夷堅志》 漂陽洪輯幼子，病痰喘，凡五晝夜不乳食，醫以危告。其妻夜夢觀音授方，令服人參胡桃湯。輯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煎湯一蜆殼許，灌之，喘卽定。明日以湯剝去胡桃皮用之，喘復作，仍連皮用，信宿而瘳。此方不載書冊，蓋人參定喘，胡桃連皮能斂肺故也。

《醫宗必讀・喘》 大學朱甯宇在監時，喘急多痰，可坐不可卧，可俯不可仰，惶急求治。余曰：兩尺獨大而軟，爲上盛下虛，遂以地黃丸一兩，用桔梗三錢、枳殼二錢、甘草一錢、半夏一錢，煎湯送下，不數劑而安。

給練黃健菴，中氣大虛，發熱自汗喘急。余診之，脈大而數，按之如無。此內有眞寒，外見假熱，當以理中湯冷飲。舉家無主，不能信從，惟用清火化痰之劑，遂致不起。

葉震瀛夫人，喘急痞悶，肌膚如灼，汗出如洗，目不得瞑。余診之，六脈皆大，正所謂汗出如油，喘而不休，絕證見矣。越三日歿。

社友宋敬夫令愛，中氣素虛，食少神倦，至春初忽喘急悶絕，手足俱冷，咸謂立斃矣。余曰：氣虛極，而金不清肅，不能下行，非大劑溫補，決無生理。遂以人參一兩、乾薑三錢、熟附子三錢、白朮五錢，一服卽甦，後服人參七勘餘，薑附各二勘，全愈不復發。

社友孫芳其令愛，久嗽而喘，凡順氣、化痰、清金、降火之劑，幾於遍嘗，絕不取效。一日喘甚煩躁，余視其目則脹出，鼻則鼓扇，脈則浮而且大，肺脹無疑矣。遂以越婢加半夏湯投之，一劑而減，再劑而愈。余曰：今雖愈，未可恃也，當以參朮補元，助養金氣，使清肅不行，竟因循月許，終不調補，再發而不可救藥矣。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哮》 飛疇治韓順溪內子，患喘證月餘，服破氣寬胸豁痰清火等藥不效，發表利水亦不應，其疾轉急，稍動則喘難休息。診之六脈細數，而面赤戴陽，用大劑六味地黃作湯，加青鉛兩許，一服而緩，二服而止。

《臨證指南醫案・喘》 伊　先寒後熱，不飢不食，繼浮腫喘嗆，俯不能仰，仰卧不安。古人以先喘後脹治肺，先脹後喘治脾。今由氣分膜鬱，以致水道阻塞。大便溏泄，仍不爽利。其肺氣不降，二腸交阻，水穀蒸腐之濕，橫趨脈絡，腫由漸加，豈亂醫可效。粗述大略，與高明論證。

肺位最高，主氣，爲手太陰臟，其臟體惡寒惡熱，宜辛則通，微苦則降。若藥氣味重濁，直入中下，非宣肺方法矣。故手經與足經大異，當世不分手足經混治者，特表及之。

麻黃　苡仁　茯苓　杏仁　甘草

某　氣逆咳嗆喘促。

小青龍去桂枝、芍、草，加杏仁、人參。

某　氣逆、咳嗆、喘急。

淡乾薑　人參　半夏　五味　茯苓　細辛

單　瘡毒內攻，所進水穀不化，蒸變濕邪，漬於經隧之間，不能由腸而下。膀胱不利，濁上壅遏，肺氣不降，喘滿，不堪着枕。三焦閉塞，漸不可治。議用中滿分消之法，必得小便通利，可以援救。

葶藶　苦杏仁　桑皮　厚朴　豬苓　通草　大腹皮　茯苓皮　澤瀉　汪　脈弦堅。動怒氣衝，喘急不得卧息，此肝升太過，肺降失職。兩足逆冷，入暮爲劇，議用仲景越婢法。

又　按之左脇衝氣便喘，背上一綫寒冷，直貫兩足，明是肝逆挾支飲所致。議用金匱旋覆花湯法。

旋覆花　青葱管　新絳　炒半夏

姜　勞煩哮喘，是爲氣虛。蓋肺主氣，爲出氣之臟，氣出太過，但泄不

收，則散越多喘，是喘症之屬虛，故益肺氣藥皆甘，補土母以生子。若上氣散越已久，耳目諸竅之阻，皆清陽不司轉旋之機，不必縷治。

人參建中湯去薑。

沈二三　晨起未食，喘急多痰，此竟夜不食，胃中虛餒，陽氣交升，中無彈壓，下焦陰傷，已延及胃，難以驟期霍然。

黃精　三角胡麻　炙草　茯苓

吳　濁飲自夜上干填塞，故陽不旋降，衝逆不得安卧。用仲景眞武法。

人參　淡熟附子　生淡乾薑　茯苓塊　豬苓　澤瀉

徐四二　色痿腠疏，陽虛體質。平昔喜進膏粱，上焦易壅，中宮少運。厚味凝聚蒸痰，頻年咳嗽。但內傷失和，薄味自可清肅，醫用皂莢搜攢，肺傷氣泄，噴涕不已，而沉錮膠濁，仍處胸背募俞之間。玉屏風散之固衛，六君子湯之健脾理痰，多是守劑。不令宣通，獨小青龍湯，徹飲以就太陽，初服喘緩，得宣通之意。夫太陽但開，所欠通補陽明一段工夫。不得其闔，暫開復痹矣。且喘病之因，在肺爲實，在腎爲虛。此病細診色脈，是上實下虛，以致耳聾鳴響。治下之法，壯水源以熄內風爲主，而胸次清陽少旋，濁痰阻氣妨食，於卧時繼以清肅上中二焦，小劑守常調理百日圖功。至於接應世務，自宜節省，勿在藥理中也。

熟地砂仁製　萸肉　龜甲心　阿膠　牛膝　茯苓　遠志　五味　磁石　秋石

蜜丸，早服。卧時另服威喜丸，竹瀝、薑汁泛丸。

張三十　幼年哮喘已愈。上年夏令，勞倦內傷致病，誤認外感亂治，其氣泄越。哮喘音啞，勞倦不復，遂致損怯。夫外感之喘治肺，內傷之喘治腎，以腎主納氣耳。

加減八味丸，每服二錢五分，鹽湯下，六服。

胡六十　脈沉，短氣以息，身動即喘，此下元已虛，腎氣不爲收攝，痰飲隨地氣而升。有年，陡然中厥最慮。

熟地　淡附子　茯苓　車前　遠志　補骨脂

吳　氣不歸元，喘急跗腫，冷汗，足寒面赤，中焦痞結。先議通陽。

熟附子　茯苓　生薑汁　生白芍

王十九　陰虛喘嗆，用鎮攝固納。

熟地　萸肉　阿膠　淡菜膠　山藥　茯神　湖蓮　芡實

翁，四二　脈細尺垂，形瘦食少，身動即氣促喘急。大凡出氣不爽而喘爲肺病，客感居多，今動則陽化，由乎陰弱失納，乃吸氣入而爲喘，腎病何辭。治法惟以收攝固眞，上病當實下焦，宗腎氣方法意。

熟地　萸肉　五味　補骨脂　胡桃肉　牛膝　茯苓　山藥　車前子　蜜丸。

沈二三　陰虛陽升，氣不攝納爲喘。

熟地　萸肉　五味　海參膠　淡菜膠　茯神　山藥　芡實　湖蓮肉　紫胡桃

楊六一　老年久嗽，身動即喘，晨起喉舌乾燥，夜則溲溺如淋。此腎液已枯，氣散失納，非病也，衰也，故治喘鮮效。便難乾涸，宗腎惡燥，以辛潤之。

熟地　杞子　牛膝　巴戟肉　紫衣胡桃　青鹽　補骨脂

陳氏　咳喘則暴，身熱汗出，乃陰陽樞紐不固，惟有收攝固元一法。

人參　炙草　五味　紫衣胡桃　熟地　萸肉炭　茯神　炒山藥

又　攝固頗應。

人參　附子　五味　炙黃芪　白朮

某　瘡痍疥疾，致氣喘咳出血痰，固是肺壅熱氣。今飲食、二便如常。行動喘急，與前喘更有分別。緣高年下虛，腎少攝納，元海不固，氣逆上泛，是腫脹之萌，宜未雨綢繆。六味丸加牛漆、車前、胡桃。

孫　望八大年，因冬溫內侵，遂致痰嗽暮甚。診脈大而動搏，察色形枯汗泄。吸音頗促，似屬痰阻。此乃元海根微，不司藏納。神衰囈語，陽從汗出，最有昏脫之變。古人老年咳嗽喘症，都從脾腎主治。今溫邪擾攘，上中二焦留熱。雖無溫之理，然攝固下眞以治根本，所謂陽根於陰，豈可不爲講究。

熟地炭　胡桃肉　牛漆炭　車前子　雲茯苓　青鉛

某　熱熾在心，上下不接，衝逆陡發，遍身麻木，喘促昏冒，腎眞不固，肝風妄動。久病湯藥無功，暫以玉眞丸主之。喘症之因，在肺爲實，在腎爲虛，先生揭此二語爲提綱，其分別有四：大凡實而寒者，必挾凝痰宿飲，上干阻氣，如小青龍、桂枝、加朴杏之屬也。實而熱者，不外乎蘊伏之邪，蒸痰化火，

有麻杏甘膏、《千金》葦莖之治也。虛者，有精傷、氣脫之分。塡精以濃厚之劑，必兼鎮攝，腎氣加沉香、都氣入青鉛，從陰從陽之異也。氣脫則根浮，吸傷元海，危亡可立而待。思草木之無情，剛柔所難濟，則又有人參、河車、五味、石英之屬，急續元眞，挽回頃刻，補天之治，古所未及。更有中氣虛餒，土不生金，則用人參建中。案集三十，法凡十九，其層次輕重之間，絲絲入扣，學者宜深玩而得焉。

《肘後偶鈔・咳嗽》 胡三二，宿有氣喘，多年不作，近因勞倦復發，肢軟無力，脈象浮大，按脈大爲勞，當作傷治，加味貞元飲。

熟地四錢　歸身一錢五分　黨參二錢　生冬朮一錢五分　杏仁一錢　蘇子一錢五分　橘紅六分　茯苓一錢　黑栀一錢五分　炙草四分

時有一鄰人在傍，略能醫理，見予驟用熟地、黨參，乃曰：觀病者形體魁梧，願切其脈，脈無虛象，但覺有力，而竟投膩補，恐壅滯肺氣，喘更甚焉。予曰：醫貴小心膽大、明眼快手。此方實合其症，非冒昧粗率可比。凡氣呼屬肺，吸屬腎。今肺腎不足，故息出入不順而急，當補一也。脈之浮大，似乎有餘，其實不足，當補二也。脈有眞假，有假寒假熱，假虛假實，此卽假實也。予方中佐杏、蘇二味，當非十全本領，君欲捨補而全用疏肺順氣，似是而實非也。約服四劑，復診時，可來一證。後四日鄰人見來復診，隨至小山園，先問服藥若何？答言氣已不促，四肢略覺有力，昨日已能幫拔菜箕，始無間言。設其與病者爲鄰，必止其不服予方，藥之是否，亦無從而驗矣，世間似此者豈少哉。

《王氏醫案》 初冬，邵可亭患痰嗽，面浮微喘，醫謂年踰花甲，總屬下部虛寒，進以溫補納氣之藥，喘嗽日甚，口涎自流，莖囊漸腫，兩腿腫硬至踵，不能稍立，開口則喘逆欲死，不敢發言，頭仰則咳嗆咽疼，不容畧卧，痰色黃濃帶血，小溲微黃而長。許芷卿薦孟英視之。脈形絃滑有力。曰：此高年孤陽熾於內，時令燥火薄其外，外病或可圖治，眞陰未必能復，且平昔便如羊矢，津液素乾，再投溫補，如火益熱矣。乃以白虎湯合瀉白散，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大劑投之，幷用北梨搗汁，頻飲潤喉，以緩其上僭之火。數帖後勢漸減，改投葦莖湯合清燥救肺湯，加海蛇、蛤殼、青黛、勃臍、竹瀝爲方。旬日外，梨已用及百斤而喘始息，繼加坎版、鱉甲、犀角，而以猪肉湯代水煎藥，大滋其陰而潛其陽，火始下行，小溲赤如蘇木汁，而諸證悉平，下部之腫，隨病遞消，一月已來，共用梨二百餘斤矣。適大雪祁寒，更衣時略感冷風，腹中微痛，自啜薑糖湯兩椀，而喘嗽復作，口乾咽痛，大渴舌破，仍不能眠，復用前方，以綠豆煎清湯，代水煮藥，始漸向安。孟英謂其乃郎步梅，曰：《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今尊翁陰液久虧，陽氣獨治，病雖去矣，陰精非藥石所能繼續，況年踰六秩，長不勝消，治病已竭人謀，引年且希天眷，予以脈察之，終屬可虞。毋謂治法不周，贈言不早，致有他日之疑、成敗之論也。

內科總部

肺脹部

題解

《素問・大奇論》肺之雍，喘而兩胠滿。

《靈樞・脹論》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略】

肺脹者，虛滿而喘欬。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略】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

《聖濟總録・肺藏門・肺脹》其證氣脹滿，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是爲肺脹也。

《丹溪心法・咳嗽》戴云：【略】肺脹者，動則喘滿，氣急息重。

論説

《素問・咳論》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素問・水熱穴論》水病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故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逆，不得卧，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

《素問・標本病傳論》肺病喘欬，三日而胁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素問・至真要大論》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大甚，爲肺痹，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

《靈樞・經脈》肺手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

《靈樞・脹論》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難經・五十六難》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咳，發肺壅。【略】

楊注：息，長也。賁，鬲也。言肺在膈上，其氣不行，漸長而逼於膈，故曰息賁。一曰賁，聚也。言其漸長而聚蓄，肺爲上蓋，藏中陽也，陽氣盛，故令人發肺壅也。

《金匱要略論・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脱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實者，手太陰經也，病苦肺脹，汗出若露，上氣喘逆，咽中塞，如欲嘔狀。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上氣鳴息候》肺主於氣，邪乘於肺則肺脹，脹則肺管不利，不利則氣道澀，故氣上喘逆，鳴息不通。診其肺脈，滑甚，爲息奔上氣。脈出魚者，主喘息。其脈滑者生，堅者死也。

《聖惠方・肺臟論》夫肺爲四臟之上蓋，通行諸臟之精氣，氣則爲陽，

流行臟腑，宣發腠理，而氣者皆肺之所主也。若肺虛邪氣所乘，則壅脹，壅脹則肺臟不利，不利則氣道澀，故肺氣逆而喘急也。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位高，其氣清，其體浮，形寒飲冷先傷之，至於邪火尅金，則傷之重矣。故嗜飲之人，肺先受熱，胃唇火邪，逐日薰蒸，或成肺脹，則咳嗽喘急，或成癰痿，則音啞無聲，皮毛乾枯，癯瘦骨立，此眞火之動於肺也，不治。

《濟陽網目・哮吼》 哮吼，痰喘甚而常發者，如水雞之聲，牽引背胸，氣不得息，坐卧不安或肺脹。

《雜症會心録・肺癰》 肺癰爲病，【略】誠以清肺之熱，救肺之氣，則肺不致焦腐，其生乃全。蓋清一分肺熱，則存一分肺氣。而清熱必須散其火結，滌其壅遏，以分散其勢於大腸，今膿血濁沫，日漸下移，因勢利導，乃爲不易之良法也。夫肺爲嬌藏，屬太陰而體燥，必被火熱之毒內攻，致臟傷而膿血外泄，醫者不知益肺之虛，救肺之燥，生肺之液，反恣膽妄投燥熱之藥，其能堪此虛虛之禍。況難成易虧之陰，日爲膿血剝削，而多氣少血之藏，勢必熇熇不救。且今日之人，入房太過，腎水素虛，而母病及子，化源益弱，咳嗽增而虛象現，由是肺喘生脹矣。

《醫林纂要探源・方劑・三焦部・麥門冬梗米湯》 水溢於肺，則肺脹滿，肺脹滿，則喘促不得卧。氣爲火所逼則短促，爲水所阻，呼吸不順，卧則氣歸於肺，氣逆不能歸肺，故不得卧。由是水溢肢體則腫脹。

綜述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略】

肺脹欬而上氣，煩燥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上氣鳴息候》 肺主於氣，邪乘於肺則肺脹，脹則肺管不利，不利則氣道澀，故氣上喘逆鳴息不通。診其肺脈，滑甚，爲息奔上氣。脈出魚者，主喘息。其脈滑者生，駃者死也。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遊氣候》 夫五藏不調則三焦氣滿，滿則氣遊於內，不能宣散，故其病但煩滿虛脹。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胸脇支滿候》 肺之積氣在於右脇，肝之積氣在於左脇，二藏虛實不和，氣蓄於內，故胸脇支滿。春脈不及，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脹滿。寸口脈滑爲陽實，胸中逆滿也。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上氣胸脇支滿候》 寒冷在內，與藏府相搏，積於脇下，冷乘於氣，氣則逆上衝於胸脇，故上氣而胸脇支滿。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候》 咳逆者，是咳嗽而氣逆上也。氣爲陽，流行府藏，宣發腠理，而氣肺之所主也。咳病由肺虛感微寒所成，寒搏於氣，氣不得宣胸，逆脹還肺，肺則脹滿，氣遂不下，故爲咳逆。其狀咳而胸滿而氣逆，髆背痛，汗出，尻陰股肺踹斷足皆痛。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嗽上氣候》 肺虛感微寒而成咳，咳而氣還聚於肺，肺則脹，是爲咳逆也。邪氣與正氣相搏，正氣不得宣通，但逆上喉咽之間，邪伏則氣靜，邪動則氣奔上，煩悶欲絕，故謂之咳逆上氣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短氣候》 肺虛爲微寒所傷則咳嗽，嗽則氣還於肺間則肺脹，肺脹則氣逆，而肺本虛，氣爲不足，復爲邪所乘，壅否不能宣暢，故咳逆短乏氣也。

《千金要方・肺癆》 治肺脹，欬而上氣，咽燥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麻黄湯。

《外臺秘要・許仁則療欬嗽方》 又飲氣嗽經久不已，漸成水病，其狀亦不限四時，晝夜嗽不斷，遇諸動嗽物遂致困劇，甚者乃至雙眼突出，氣即欲斷，汗出，大小便不利，吐淡飲涎沫，無復窮限，氣上喘息，肩息，每且眼腫不得平眠。有如此者，宜合細辛等八味湯、葶藶子十五味丸服之。【略】

又依前細辛等八味湯、葶藶子等十五味丸，不覺，可漸成水病，餘一如前況，更加大小便秘澀，頭面身體浮腫，宜合大乾棗三味丸服之。【略】

又依前大棗等三味丸服，雖覺，氣蹔歇，然病根深固，藥力微弱，且停服大棗丸合巴豆丸，五味細細服之，蕩滌宿病方。

《外臺秘要・肺脹上氣方》引《廣濟方》 療患肺脹氣急，瘕嗽喘麤，眠卧不得，極重，恐氣欲絕，紫菀湯。

《外臺秘要・肺脹上氣方》引《深師方》 療欬而上氣肺脹，其脈浮，心下有水氣，小青龍湯加石膏二兩。設若有實者，必躁，其人常倚伏，小青龍湯。

《聖惠方・治上氣咳逆諸方》 夫上氣咳逆者，由肺臟虛弱，感於風寒，而成咳逆也。咳則氣聚於肺，則令肺脹，心胸煩悶，是爲咳逆也。此皆邪氣與正氣相搏，正氣不得宣通，但逆行於咽喉之間，邪氣動作，則氣逆不順，奔上胸膈，故謂之上氣咳逆也。

治上氣咳逆，支滿喘嗽，氣結胸中，必煩不利，宜服芫花散。【略】

治上氣咳逆，喉中不利，人參散。

治上氣咳逆，胸滿多唾，宜服川椒圓。

《博濟方・上焦證》 杏仁丸，治肺氣喘急者，由肺乘於風邪則肺脹，脹則肺不利，經絡澀，氣道不宣，則上氣逆喘或息鳴。

《景岳全書・古方八陣・和陣》 桑白皮散　治腳氣盛發，上氣喘促，兩腳浮腫，小便赤澀，腹脇脹滿，氣急坐卧不得。

《三因方・喘脈證治》 病者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實者，手太陰經肺實也，肺必脹，上氣喘逆咽中塞，如與嘔狀，自汗，皆肺實證。

《易簡方・咳嗽》 治咳嗽，胸膈脹滿，氣喘，用桃仁二兩去皮尖，水一升，研取汁，和粳米二合，煮粥食之。

《易簡方・喘急》 治胸膈脹滿，上氣喘急，咳嗽倚息不得睡卧，用桃仁去皮炒，人參，桑白皮蜜炙，米泔浸焙杏仁去皮炒，等分，每服四錢，水一盞，薑、棗煎，不拘時服。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 蘇合香丸　治中風，突然昏倒，牙關緊閉，不省人事；感觸穢惡之氣，痰壅氣閉，胸腹滿痛而冷；時疫霍亂，腹痛胸痞，欲吐瀉不得，甚則昏迷；卒心痛，瘀阻月閉，痃癖疔腫等症方。

《普濟方・肺臟門・肺脹》 半夏飲　治肺氣脹滿咳嗽喘，痰壅，四肢痿弱，積漸虛羸。

石膏湯　治肺脹。

檳榔湯　治肺氣脹，心腹滿悶。

紫苑湯　治嗽喘肺脹，不得眠卧，氣急欲絕。

杏仁丸　治肺氣喘急者，由肺乘於風邪則肺脹，或肺管不利，經絡澀，氣道不宣，則上氣逆喘或息鳴。

皺肺丸　治肺脹。

木通飲　治肺脹膈，膨膨喘嗽，缺盆中痛。

《丹溪心法・咳嗽》 肺脹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挾瘀血，礙氣而病。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疎肝以清痰，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薑汁之類。

又　勞嗽即火鬱嗽，用訶子能治。肺氣因火傷極，遂成鬱遏脹滿，不得眠一邊，取其味酸苦，有收斂降火之功，佐以海石、童便浸香附、瓜蔞、青黛、杏仁、半夏麴之類，薑蜜調，噙化，必以補陰爲主。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氣輕清，既不受寒，亦不受熱，然酒性本熱，多飲則肺受火邪，薰蒸日久，以致欝遏不清，脹大不斂，或喘或咳，漸至音啞，骨蒸寒熱，皮毛焦乾，如之何其可救也。

欵冬花　紫苑　百部　五味　沙參　天冬　麥冬　萎蕤

《蒼生司命・咳嗽》 右不得眠者，肺脹。宜桔梗、瓜蔞、黄芩、甘草，少入青皮、白芍，以上二證皆難治。

《明醫指掌・咳嗽歌論》 肺脹嗽者，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挾瘀血，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疎肝以清其痰，四物湯加桃仁、紅花、訶子、青皮、竹瀝、薑汁。肺脹嗽者，動則喘，氣急息重。肺虛者，人參膏、欵花膏。肺脹不得卧，難治。肺燥者，桔梗、大力子、知母、鷄子清潤之。肺虛者，寧肺湯。勞嗽，乾欬無瘀，火鬱其痰。用訶子，取其味酸，有收斂降火之功。佐以海石、童便、瓜蔞、青黛、杏仁、貝母、薑、蜜丸，噙化，徐徐嚥下。

《醫學入門・傷寒・傷寒初證・咳嗽》 凡咳至肺脹，及咽瘡失音者，必死。

《古今醫鑑・咳嗽》 肺脹而嗽者，動則喘滿，氣急息重者是也。宜收斂肺氣，用訶子、杏仁、表黛、海粉、半夏、香附、瓜蔞仁之類。

肺脹鬱遏不得眠者，難治。

《松厓醫徑・咳嗽》 肺脹嗽，用桔梗香薷湯。桔梗、香薷、陳皮、枳殼、黄芩、貝母、桑根白皮、地骨皮、青皮、柴胡、澤瀉、甘草梢、天門冬、燈芯。

《醫宗必讀・咳嗽》 肺脹，欬而上氣，鼻扇擡肩，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無外邪而内虛之肺脹，宜訶子、海石、香附、瓜蔞仁、青黛、半夏、杏仁、薑汁爲末，蜜調噙之。肺脹，躁喘脈浮，心下有水，小青龍湯加石膏。肺脹，而左右不得眠，此痰夾瘀血礙氣而病，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韭汁。

《醫宗必讀・喘》 肺脹而喘，利水散邪。肺脹之狀，欬而上氣，喘而煩躁，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湯加石膏主之。

《醫門法律・肺癰肺痿》 論《金匱》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二方法云：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又云：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主之。

前一方，麻黃湯中以杏仁易石膏，而加薑、棗，則發散之力微而且緩。後一方中，以證兼煩躁，宜發其汗，麻桂藥中，加入石膏，其力轉猛，然監以芍藥、五味子、乾薑，其勢下趨水道，亦不至過汗也。越婢方中，有石膏無半夏，小青龍方中有半夏無石膏，觀二方所加之意，全重石膏、半夏二物協力建功。石膏清熱，藉辛溫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涼亦能清熱。不然，石膏可無慮，半夏在所禁。前麥門冬方中，下氣止逆，全藉半夏入生津藥中，此二方又藉半夏入清熱藥中，仲景加減成方，無非生心化裁，後學所當神往矣。

《證治彙補・水腫章・附肺脹身腫》 肺主皮毛，風邪入肺，不得宣通，肺脹葉舉，不能通調水道，下轉膀胱，亦能作腫。其症眼胞先腫，初起即喘急不卧，小腹無恙，宜清肺，葶藶丸主之。

《金匱二註・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周揚俊補註：肺爲氣之總司，主呼吸者也。今云上氣至於面浮腫，至爲肩息，是其肺氣壅逆，而肩爲動搖矣。何也？肺之所畏者，火也。設中焦邪實，阻其升降，而炎上之性，有加無已，則所呼之氣，邪有以助之，而所吸之氣不復下達，遂使出入息肩矣。加以脈浮大，火勢方張，本體既衰，而邪削更甚，又何法可令其內還而下趨乎，故不治也。然猶有可圖者，庶幾中土尚培，生氣未絕耳。若加利爲尤甚也。

上氣喘而燥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周揚俊補註：同一上氣也，此則作喘而不息肩者，正以皮毛乃肺之合，爲邪所蔽，遂令肺氣不得外達，故寒傷營者，亦作喘也。彼燥，陰也。上氣何以復燥，肺氣既塞，遂令下流不化，水既不化，又令木氣不疏，此皆以母病而兼及於子也。一發其汗，則塞者得以外通矣，逆者得以下達矣，故曰愈也。【略】

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周揚俊補註：咳而上氣，則其氣之有衝而不下可知矣，其咳之相連而不已可知矣，此皆屬肺之脹使之也。邪入於肺則氣壅，肺壅則欲不喘不可得，惟喘極故目如脫，所以狀脹與喘之至也。脈浮，邪也，兼大則邪實，而所以遺害於肺，正未有已，故必以辛熱發之，亦兼以甘寒佐之，使久合之邪，渙然冰釋，豈不快乎。然久畜之飲，何由得泄，故特加半夏於越婢湯中，一定之法也。

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周揚俊補註：此條證與上條無異，所異者加躁，脈但浮爾。然前條躁者欲作風水，此條躁者心下有水。可見躁爲陰躁，而水爲陰之至也。君主之地，水氣上凌，豈細故耶，故前方於麻黃以杏仁易石膏加薑、棗，發散之力微且緩，此於麻桂藥中加石膏，其力轉猛，然監以芍藥、五味、乾薑，其勢下趨水道，不至過汗也。然後知小青龍亦能翻江倒海，引水潛藏，不若大青龍之騰雲致雨也。夫越婢湯有石膏無半夏，小青龍方有半夏無石膏，觀二方所加之意，全重此二物協力建功。石膏清熱，藉辛涼亦能清熱。不然，石膏可無慮，半夏不在所禁乎？仲景加減一味，已見因心化裁矣。

《證治彙補・咳嗽章・附肺脹病》 肺脹者，動則喘滿，氣急息重，或左或右，不得眠者是也。如痰挾瘀血礙氣，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以清利其痰，用四物湯加桃仁、枳殼、陳皮、瓜蔞、竹瀝。又風寒鬱於肺中，不得發越，喘嗽脹悶者，宜發汗以祛邪，利肺以順氣，用麻黃越婢加半夏湯。有停水不化，肺氣不得下降者，其症水入即吐，宜四苓散加葶藶、桔梗、桑皮、石膏。有腎虛水枯，肺金不敢下降而脹者，其症乾咳煩冤，宜六味丸加麥冬、五味。又有氣散而脹者，宜補肺。氣逆而脹者，宜降氣。當參虛實而施治，若肺脹壅遏，不得眠卧喘急，鼻煽者難治。

《症因脈治・喘症論・附肺脹》 肺脹之症，喘不得卧，短息倚肩，擡身擷肚，肩背皆痛，痛引缺盆，此肺脹之症也。

肺脹之因，內有鬱結，先傷肺氣，外復感邪，肺氣不得發泄，則肺脹作矣。

肺脹之脈，寸口獨大，或見浮數，或見浮緊。浮數傷熱，浮緊傷寒。寸實

肺壅，浮扎氣脫。和緩易治，代散則絕。

肺脹之治，脈實壅盛者，葶藶瀉肺湯。肺受熱邪，加味瀉白散。肺受寒邪，小青龍湯加石膏、家秘立加味瀉白散、前胡湯、三因神秘湯，隨症加減治之。

《雜症會心録・喘症》 又肺葉脹大，不能收斂，卧則葉向脊，上阻塞氣道之路，喘咳更甚矣，此屬虚喘也，治宜大補肺腎之原。

《醫林纂要探源・方劑・三焦部・麥門冬梗米湯》 水溢於肺，則肺脹滿，肺脹滿，則喘促不得卧。氣爲火所逼則短促，爲水所阻，呼吸不順，卧則氣歸於肺，氣逆不能歸肺，故不得卧。由是水溢肢體則腫脹，水從脈入，無所不溢，惟虚處則湊之，此非脾之濕，而膻中之水也，故曰水溢高原。脾濕腫脹，則有腹滿少腹堅之症。脾虚腫滿，則有厥冷中寒之症。水何以溢？其上不舒，而火下逼之，則水溢矣。此如鍋蓋蓋於上，鍋底火急，則鍋中之水，必湧沸而從旁溢出。上何以不舒？情或鬱之，邪或干之，則膻中之氣不清，所謂不舒，而又或多引飲及生冷也。凡溢者皆客水。故以麥冬清之，以粳米助之，所以導水下行，且生腎水而制火。清之，則上焦氣舒而火不鬱。又淡滲苦泄，所以導水而下行。麥冬、粳米、氣皆微寒。水已溢矣，而又使之生水，何也？曰：水溢者，有形之水。腎水者，無形之水。人知火有無形之火，而不知水亦有無形水。無形之火，謂相火也。惟有無形之水，而後足以安無形之火也。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肺病源流》 肺脹，肺家氣分病也。仲景曰：欬而上氣煩燥者，爲肺脹，欲作風水，發汗自愈。又曰：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脱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又曰：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氣，小青龍湯加石羔主之。丹溪曰：肺脹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挾瘀血礙氣而病，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疏肝以清痰，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之類。據二家説，可知肺脹本爲肺經氣分之病，故宜以收斂爲主，宜訶子青黛丸、清化丸。即挾痰挾血者，亦不離乎氣，不得專議血，專議痰也。

《類證治裁・喘症》 喘與脹二症相因，皆小便不利，故喘則脹，脹必喘。先喘後脹者，治在肺。先脹後喘者，治在脾。經曰：肺朝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小便之行，由肺氣降下而輸化也。若肺受邪，則失降下之令，以致水溢皮膚，而生腫滿，此喘爲本，腫爲標，治宜清金降氣爲主，而行水次之。如脾主肌肉，惡濕剋水，若脾虚不能制水，則水濕妄行，外侵肌肉，内壅滯上，使肺氣不得下降，而喘乃生，此腫爲本，喘爲標，當實脾行水爲主，而清金次之。若肺病而用燥脾之藥，則金得燥而愈喘，脾病而用清金之藥，則脾得寒而益脹矣。

《醫醇賸義・肺脹》 肺爲主氣之臟，居於至高。寒氣逆上，肺氣壅塞，清肅之令不能下行，故虚滿而喘咳。當溫肺降氣，以解寒邪溫肺桂枝湯主之。

紀事

《内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 鴻臚蘇龍溪，咳嗽氣喘，鼻塞流涕，余用參蘇飲一劑，以散寒邪，更用補中益氣湯，以實腠理而愈。後因勞怒仍作，自用前飲，益甚，加黄連、枳實，腹脹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陳、四苓，前症愈劇，小便不通。余曰：腹脹不食，脾胃虚也。小便短少，肺腎虚也。悉因攻伐所致，投以六君加黄芪、炮薑、五味，二劑諸症頓退，再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五味，數劑全愈。

《張氏醫通・諸氣門・肺脹》 又治孫起柏肺脹，脹耗氣藥過多，脈浮大而重按豁然，飲食不入，幸得溺清堅，與《局方》七氣，每劑用人參三錢，肉桂、半夏麴、炙甘草各一錢，生薑四片，四劑霍然。蓋肺脹實證居多，此脈虚大，不當以尋常論也。

内科總部

肺痿部

題解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略】脈數虛者爲肺痿。

《醫門法律・肺癰肺痿門》 肺痿者，肺氣委而不振也。

《金匱要略心典・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爲津爍而肺焦也。

《類證治裁・肺痿》 肺痿者，津枯葉悴，因熱在上焦，欬久傷肺，始則寒熱自汗，口吐濁沫，或唾紅絲膿血，脈數而虛者是也。

《研經言・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

論説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痿之病，何從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脈經・平脈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 寸口脈不出而反發汗，陽脈早索，陰脈不澀，三焦踟躕，入而不出，陰脈不澀，身體反冷，其內反煩，多唾唇燥，小便反難，此爲肺痿，傷於津液，便如爛瓜，亦如豚腦，但坐發汗故也。

《外臺秘要・許仁則療欬嗽方》 肺氣嗽，經久將成肺痿，其狀不限四時冷熱，晝夜嗽常不斷，唾白如雪，細末稠粘，喘息氣上，乍寒乍熱，發作有時，唇口喉舌乾焦，亦有時唾血者，漸覺瘦悴，小便赤，顏色青白，毛聳，此亦成蒸。

《三因方・肺痿肺癰叙論》 肺爲五臟華蓋，百脈取氣運動血脈，衛養臟腑灌注皮毛，將理失宜，氣與血亂，則成肺痿肺癰矣。然五臟皆有痿癰，而獨論此者，以肺屬金，數盡於陽九，位最高，而爲五臟長，多致此病，故獨論此，餘如內癰及五痿說，又此病多生喘咳，故列於痰飲、喘、咳云。

《三因方・肺痿證治》 病者寸口脈數而虛，按之濇，身冷內煩，多唾唇燥，小便反難，大便如爛瓜豚腦狀，欲咳不咳，咳出乾沫，唾中出血，心中溫溫液液，上氣喘滿，或燥而渴者，多因發汗、利小便，或嘔吐，消渴，數投駃藥，重亡津液，致熱在上焦，故成肺痿。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位高，其氣清，其體浮，形寒飲冷先傷之，至於邪火剋金則傷之重矣。故嗜飲之人，肺先受熱胃厝火邪，逐日薰蒸，或成肺脹，則咳嗽喘急，或成癰痿，則音啞無聲，皮毛乾枯，癯瘦骨立，此眞火之動於肺也，不治。

《醫學六要・病機部・論咳爲肺痿》 凡咳嗽膺間隱痛，須防肺痿肺癰。

《紅爐點雪・肺痿肺癰》 夫痿之與癰，固皆肺病，然遡所由，則有異矣。何也？痿則火鬱氣虛而肺燥，癰則火迫血熱而肺潰，二者較若蒼素，治寧得無異乎。蓋肺體清虛本燥，主乎氣，金氣清肅，則一呼一吸之間，臟腑經絡，四體百骸，無往不之，而其動靜之爲，靡不藉以司用。今也火鬱邪壅，致金體燥烈，肺氣虛微，而敷運停息，亦自衰弱不能充益百脈，乃使筋骨痿躄，由是而痿病作焉。故經曰：肺傷善痿。然金體既傷，兼亦焦枯，而其息亦不利，息既不利，則火邪無從而泄，鬱遏蒸熏，致咯唾咳嗽，血滲安行，必雲門、中府隱痛，咳而喉腥，脈數而虛，以此爲驗，乃曰肺痿症，與癆瘵彷彿，治當君以養氣，佐以清金，而兼痰攻之法則善矣。

《折肱漫録・醫藥篇・咳嗽》 立齋論咳嗽云：肺氣虛則腠理不密，風邪易入，治法當解表兼實肺氣。肺有火則腠理不閉，風邪外乘，治法當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數行解散，則重亡津液，邪纔而爲肺疽、肺痿矣。

《研經言・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其外症以欬而唾白沫者爲眞。《病源》或兼欲欬不能欬及嘔逆小便言之，成無己《注傷寒論》則以咽喉不利唾膿血爲肺萎。皆非的候，惟《外臺》引許仁則云：肺萎之狀，唾白

如雪，細沫稠黏，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爲的當。若巢成所說，乃其兼症，或有或無，未可必也。肺萎病當屬六極，氣極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後，骨蒸之餘，其甚者白沫中帶血，且或滯膿焉。故《金匱》云：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萎，數實者爲肺癰。仲景以脈之異，辨其症之同，亦可知膿血不獨肺癰有之。

綜述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麥門冬湯　治胃有虛熱，津液不足，氣火上逆嘔吐，陰虛肺痿，欬唾涎沫，氣喘短氣，咽乾口燥，舌乾紅少苔，脈虛數。

《脈經・平肺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　肺痿，其人欲欬不得欬，欬則出乾沫，久久小便不利，其則脈浮弱。【略】

肺痿欬唾咽燥，欲飲水者自愈，自張口者，短氣也。

欬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胎滑，此爲浮寒，非肺痿也。【略】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脈數實者爲肺癰。

《千金要方・肺痿》　治肺痿多涎唾，小便數，肺中冷，必眩，不渴，不欬，上虛，其下不能制溲，甘草乾薑湯以溫其藏，服湯已，小溫覆之。若渴者，屬消渴。【略】

治肺痿，涎唾多出血，心中溫溫液液，甘草湯。【略】

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生薑甘草湯。【略】

治肺痿，吐涎沫不止，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

《外臺秘要・許仁則療欬嗽方》　肺氣嗽，經久將成肺痿，其狀不限四時冷熱，晝夜嗽常不斷，唾白如雪，細末稠粘，喘息氣上，乍寒乍熱，發作有時，唇口喉舌乾焦，亦有時唾血者，漸覺瘦悴，小便赤，顏色青白，毛聳，此亦成蒸，有此狀者，宜合白葫等七味湯服之，兼有麻黃等十味丸，桑白皮等十味煎。

《外臺秘要・肺痿方》　療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炙甘草湯。【略】

《外臺秘要・肺痿方》引《肘後》　肺痿，欬嗽吐涎沫，心中溫溫，咽燥而渴者方：

生天門冬搗取汁一升　酒一升　飴糖一斤　紫菀末四合

右四味，合銅器中，於湯上煎，可丸服，如杏人一丸，日三，忌鯉魚。

《外臺秘要・肺痿方》引《集驗》　療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方：

生薑五兩　人參三兩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忌海藻菘菜。

又療肺痿，欬嗽涎沫，心中溫溫，咽燥而渴方：

生薑五兩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三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一方，乾薑三兩代生薑。忌海藻、菘菜。

又療肺痿，時時寒熱，兩頰赤氣急方：

童子小便，每日晚取之，去初末少許，小便可有五合，取上好甘草，量病人中指節，男左女右，長短截之，炙令熱破，作四片內小便中，置於閉淨處露一宿，器上橫一小刀，明日平旦，去甘草頓服之。每日一劑，其童子勿令喫五辛，忌海藻、菘菜、熱麵。

《外臺秘要・肺痿方》引《刪繁》　療虛寒喘鳴，多飲逆氣嘔吐，半夏肺痿湯方。

又療凡虛寒肺痿，喘氣，乾地黃煎。

《外臺秘要・肺痿方》引《肘後》　療肺痿，欬嗽吐涎沫，心中溫溫，咽燥而渴者，【略】忌鯉魚。

《外臺秘要・肺痿方》引《集驗》　療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略】忌海藻、菘菜。

《聖惠方・治骨蒸肺痿諸方》　夫肺者爲五臟之華蓋，蓋諸藏府通於聲，主於氣。若人勞傷不已，邪氣干於肺，則壅生熱，故吐血，胸短氣，咳嗽不止，

痰甚多唾，時發寒熱，肌體羸瘦，乃成肺痿之病也。

治骨蒸，肺萎咳嗽，胸膈痛，舌澀口乾，宜服柴苑散。

治骨蒸肺痿，心中煩渴，痰嗽不止，宜服白前散。

治骨蒸肺痿，煩躁，四肢疼痛，不能飲食，宜服知母散。

治骨蒸肺痿，咳嗽唾涎，心神煩熱，不欲飲食，宜服柴胡散。

治骨蒸肺痿，手足煩熱，多渴，或不能食，宜服蘆根散。

治骨蒸肺痿，咳嗽，咽喉胸膈乾痛，宜服地黃煎。

治骨蒸寒熱，肺痿喘促，宜服生乾地黃散。

治骨蒸肺痿，咳嗽，寒熱多涕，宜服柴胡散。

治骨蒸肺痿，咽中乾燥，宜服麥門冬散。

治骨蒸肺痿，咳嗽，上氣不得眠臥，涕唾稠粘，宜服甜葶藶散。

治骨蒸肺痿，心胸滿悶，咳嗽涎唾，不欲飲食，宜服赤茯苓散。

治骨蒸肺痿，咳嗽，心神煩熱，頰赤，口乾，不欲飲食，宜服天門冬散。

治骨蒸肺痿，心中煩熱，宜服甘草散。

《博濟方・上焦證》 蛤蚧散　治患肺痿咳嗽，即肺壅嗽。

紫蘇膏　治肺痿勞嗽喘促，涕唾稠粘，咽膈不利。

秦艽散　治肺痿，勞咳嗽不止，時覺寒熱，涕唾稠濁。

《蘇沈良方・蘇合香丸》 蘇合香丸　治肺痿，客忤鬼氣，傳屍伏連殗殜等疾，卒得心痛，霍亂吐痢，時氣諸瘧，瘀血月閉，痃癖丁腫，驚癇邪氣，狐媚瘴癘萬疾。

《史載之方・喘》 人有病久患欬嗽，虛萎氣乏，胸中氣微不能息，六脈虛微而數。此之一候，並帶勞疾證，即爲難治。若脈只虛微，不浮而數，寸尺調勻，即藥到便安。若浮數而虛，亦勞也。若浮大疾數而虛，輕手取之全無骨力，重手按之全不應指，此不治之證，肺萎當用此方：

人參半兩　五味子　茯苓各半兩　鱉甲酥炙　山藥　麥門冬去心　甘草　枇杷葉去毛各一分　黃耆　紫苑各十錢　半夏　阿膠炙透各四銖

右爲麄散，生薑三片，每服，入半夏一兩豆許，飯前服，或非時服之。又宜服補腎氣藥以歸其元氣，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

《全生指迷方・喘證》 若喘息，肺鳴而痿蹶，由有所失亡，所求不得，氣鬱而肺熱，葉焦上舉，是謂肺痿，阿膠丸主之。

《儒門事親・痿》 夫男女年少，面黃身熱肌瘦，寒熱往來如瘧，更加涎嗽不止，或喘滿面浮，此名曰肺痿。可用獨聖散吐之，吐訖，次用人參柴胡飲子、小柴胡飲子加當歸、桂苓甘露散之類。《內經》曰：男女之病，皆同也，男子精不足是味不化也，女子血不流是氣不用也。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

《濟生方・欬嗽》 團參飲子　治病因抑鬱憂思喜怒，飢飽失宜，致臟氣不平，欬嗽膿血，漸成肺痿，憎寒壯氣，羸瘦困頓，將成勞瘵。

《衛生寶鑑・咳嗽門》 人參清肺湯　治肺臟不清，欬嗽喘急，及治肺痿勞嗽。

《十藥神書》 丁字號保和湯　治癆症久嗽，肺成痿者，服之決效。

己字號太平丸　治癆症久嗽，肺痿肺癰，並皆噙服除根。

辛字號潤肺膏　治久嗽肺燥肺痿。

《普濟方・肺臟門・肺痿》 天門冬丸　治肺痿經年咳嗽不止，唾成五色，喘急促急，少食羸瘦。

紫苑茸湯出《水類鈐方》　治飲食過度，或叫呼走氣，或食煎熇，邪熱傷肺，欬嗽咽癢痰唾血，喘急胸滿脇痛不得安卧。

竹茹湯　治肺痿勞吐血。

欵冬花湯　治肺痿嗽唾如牛涎，日夜不已，坐卧不安，肋痛。

人參清肺湯出《仁存方》　治肺痿勞嗽，唾血腥臭，乾嘔煩熱，聲音不出，肌肉消瘦，倦怠減食，及治肺胃虛寒，咳嗽喘急，胸膈噎悶，腹脇脹滿，迫寒短氣，喜欲飲冷，咽嗌噫痛。

皂莢散　治肺痿吐涎沫。

蛤蚧散　治患肺痿欬嗽及肺壅嗽。

《證治要訣及類方・丸類　丹類　膏類》 蘇合香丸　中風與感應丸幷用，即蘇感丸。

《丹溪心法・咳嗽》 肺痿，專主養肺氣，養血，清金。

《蒼生司命・咳嗽》 有因久嗽成肺癰，肺痿者，則雲門中府作痛，吐咯膿血，臭穢不可近是也。治癰，用丹溪桔梗湯。治痿，宜養血、養氣、養肺、清金，用丹溪、海藏紫苑散，知母茯苓湯。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氣輕清，既不受寒，亦不受熱，然酒性

本熱，多飲則肺受火邪，薰蒸日久，以致鬱遏不清，脹大不斂，或喘或咳，漸至音啞，骨蒸寒熱，皮毛焦乾，如之何其可救也。

欵冬花　紫菀　百部　五味　沙參　天冬　麥冬　萎蕤

《萬病回春・肺痿》 肺痿之候，久嗽不已，汗出過度，重亡津液，便如爛瓜，下如豕脂，小便數而不渴。渴者自愈，欲飲者，欲痰。此由肺多唾涎沫而無膿者，肺痿也。有汗出惡風，咳嗽短氣，鼻塞項強，胸脹脇滿，久而不痊，已成肺痿也。肺痿者，久嗽不已，無膿血也。

慧苡散　治肺痿咳嗽，其症辟燥咳，胸隱隱而痛，肺弱無力。

《證治準繩・肺痿》 仲景云：熱在上焦者，因咳爲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肺痿，咳吐涎沫不止，咽燥而渴，生薑甘草湯主之。生薑五兩，人參二兩，甘草四兩，大棗十五枚，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用甘草一味，水三升，煮半升，分溫三服。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桂枝、生薑各三兩，甘草一兩，大棗十枚，皂莢十枚，去皮弦，炙焦，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三溫服。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口渴，屬消渴。肺痿，欵唾咽燥，欲飲水者自愈。自張口者，短氣也。欵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胎滑，此爲浮寒，非肺痿也。肺痿，或欵沫，或欵血，今編欵沫者於此，欵血者入血證門。

《醫學六要・治法彙・肺痿》 肺痿悉屬火熱傷肺，宜分虛實。初起喘嗽氣急胸滿，脈浮緊者，宜表散，古法用小青龍湯，須照時令加減。上氣喘急，胸膈脹滿，或身面浮腫，屬上焦痰熱，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大法養血、養氣、養肺、清火。

《壽世保元・勞瘵》 一論年少之人，稟賦薄弱，不能謹愼，斲喪太過，以致腎水枯竭，相火妄動而成陰虛火動之症。渾身發熱，咳嗽吐痰，喘急上奔，夜多盜汗，五心煩熱，日輕夜重，吐血衄血，尿血、便血、略血、唾血，肺癰肺痿，咽瘡聲啞，口乾發渴，耳鳴眼黑，頭眩昏沉，蠱脹腫滿，小便淋灑，夜夢遺精，足膝酸軟，肌肉消瘦，四肢困倦，飲食少思，血虛發熱之神藥也，河車地黃丸。【略】

一論虛勞久嗽，紅痰，肺痿肺癰，卧不倒床，嗽聲不絕者，宜用噙化太平丸。

《外科正宗・肺癰論》 久嗽勞傷，咳吐痰血，寒熱往來，形體消削，咯吐瘀膿，聲啞咽痛，其候傳爲肺虛。如此者，百死一生。治宜知母茯苓湯主之。人參五茸湯調之。

《簡明醫彀・肺痿》 證屬上焦遊火蘊熱，肺金受其熏蒸，則清純之氣擾亂，生化之令不施，故爲咳嗽紅痰，往來寒熱，自汗，便數，口中濁唾，涎沫多出。寸脈數，而虛者是也。又有因汗多，有因吐甚，或消渴而反通小水，或虛閉而峻利大便，重亡津液，眞陰日損，致肺燥而亦成痿矣。如咳嗽惡風，胸脇脹滿者，防成此患。

主方：

貝母　知母　紫菀　阿膠　黃芪　茯苓　人參各一錢　桔梗　麥冬　冬花　薄荷各七分　甘草五分　五味十二粒　薑一片

水煎，冲膠服。

往來寒熱，柴胡、黃芩。痰多加橘紅，製半夏。血虛加當歸、白芍。咽乾而渴，另用生薑五錢，人參二錢，甘草三錢，大棗三枚，分煎。涎多不渴，用桂枝五錢，甘草二錢，大棗六枚，皂角二條，炙，去皮弦，分二服，水煎。

保肺飲　肺痿咳嗽，胸中隱痛，辟辟燥咳。

《紅爐點雪・肺痿肺癰》 宜食諸物

羊肺，久咳肺痿，同杏仁、柿霜、豆粉、眞酥、白蜜，炙食。羊脂髓，肺痿骨蒸，同生〔地〕黃汁、生薑汁、白蜜煉服。豬肺，肺痿膿血，煮熟，蘸薏苡末食。鯽魚，肺痿咳血，同羊肉、菜菔煮食。豬胰，和棗浸酒服。鹿血，酒服。

肺痿氣急，寒熱面赤，甘草末，童便調服。

肺痿氣虛，人參末，鷄子清調服，能消痰益肺。

肺痿欵涎不渴，天門冬搗汁，入酢、酒、紫菀末，丸服。

肺痿欵血，瓜蔞仁、烏梅、杏仁末之，豬肺煮醮食之。

勞嗽肺痿，欵冬花、百合末服之。

胸滿脹寒，咽乾吐濁唾，久久吐膿血，桔梗、甘草末服，吐盡膿血愈。

肺痿咳嗽煩滿，心中甲錯，葶藶、杏仁、瓜瓣、薏苡，煎服，吐膿血愈。

《醫門法律・肺癰肺痿》 肺癰肺痿之證，誰秉內照，曠然洞悉，請以一

得之愚，僭爲敷陳。人身之氣，稟命於肺，肺氣清肅，則周身之氣，莫不服從而順行。肺氣壅濁，則周身之氣，易致横逆而犯上。故肺癰者，肺氣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氣委而不振也。纔見久咳上氣，先須防此兩證。【略】

肺痿者，其積漸已非一日，其寒熱不止一端，總由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轉枯轉燥，然後成之。蓋肺金之生水，精華四布者，全藉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但胃中津液暗傷之竇最多，醫者粗豪，不知愛護，或腠理素疎，無故而大發其汗。或中氣素餒，頻吐以倒傾其囊。或瘨成消中，飲水而渴不解，泉竭自中。或腸枯便秘，強利以求其快，漏卮難繼，只此上供之津液，坐耗歧途。於是肺火日熾，肺熱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聲以漸不揚，胸中脂膜日乾，咳痰難於上出，行動數武，氣即喘鳴，衝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非不彰明，然混在肺癰一門，況難解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下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眞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如半身痿廢，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雖云肺病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置力乎。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肺癰爲實，誤以肺痿治之，是爲實實。肺痿爲虛，誤以肺癰治之，是爲虛虛。此辨證用藥之大略也。

《金匱》論肺癰肺痿之脈云，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兩手寸口之脈，原爲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虛數實，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地者，爲肺痿，言欬而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隱然言表。【略】

《金匱》於二證，用徹土綢繆之法，治之於蚤。然先從脈辨其數虛數實，次從口辨其吐沫乾燥。然更出一捷要之法，謂咳嗽之初，即見上氣喘急者，乃外受風寒所致，其脈必浮，宜從越婢加半夏之法，及小青龍加石膏之法，亟爲表散。不爾，即是肺癰，肺痿之始基，故以咳嗽上氣病證，同敘於肺癰、肺痿之下，而另立痰飲咳嗽本門，原有深意。見咳而至於上氣，即是肺中壅塞，逼迫難安，尚何等待，不急散邪下氣，以清其肺乎？然亦分表裏虛實爲治，不當誤施，轉增其困矣。

《金匱》云：上氣面浮腫，有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又云：上氣喘而燥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上氣之候，至於面目浮腫，鼻有息音，是其肺氣壅逼，上而不下，加以其脈浮大，氣方外出，無法可令內還而下趨，故云不治也。加利則上下交爭，更何以堪之，肺脹而發其汗者，即《內經》開鬼門之法，一汗而令風邪先泄於肌表，水無風戰，自順趨而從下出也。若夫面目浮腫，鼻有息音，其痿全枉氣逆，氣可外泄乎？況乎逆上者未已，可盡泄乎？外不可泄，而內又不能返，故云不治。良工苦心，以漸收攝其氣，順從膀胱之化，尚可得生。故知不治二字原活，初非以死限之矣。

論《金匱》甘草乾薑湯。法云：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用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肺熱，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小便必赤澀而不能多。若肺痿之候，但吐涎沫而不咳，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何其與本病相反耶？必其人上虛不能制下，以故小便無所收攝耳。此爲肺中冷，陰氣上巔，侮其陽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溲二之證，消渴又與癰疽同類，更當消息之矣。【略】

論《金匱》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再論肺痿、肺癰之病，皆燥病也。肺稟清肅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臟。火熱熏灼，久久失其清肅，而變爲燥。肺中生癰，其津液全裹其癰，不溢於口，故口中辟辟然乾燥。肺熱成痿，則津液之上供者，悉從燥熱化爲涎沫濁唾，證多不渴。較胃中津液盡傷，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祇是津液之上輸者，變爲唾沫，肺不霑其惠澤耳。若夫痿病津液不能滅火，反從火化，累年積歲，肺葉之間，釀成一大火聚。以清涼投之，扞格不入矣。然雖扞格，固無害也。設以燥熱投之，以火濟火，其人有不坐斃者乎？半夏燥藥也，投入肺中，轉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涼既不能入，惟燥與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涼生津藥中，則不但不燥，轉足間燥，其濁沫隨逆氣下趨。久久津液之上輸者，不結爲涎沫，而肺得霑其潰潤，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驅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蘊也。

《醫門法律・肺癰肺痿門・律四條》 凡肺痿病，多不渴，以其不渴，漫然不用生津之藥，任其肺日枯燥，醫之罪也。以其不渴，恣膽用燥熱之藥，勢必熇熇不救，罪加等也。

凡治肺痿病，淹淹不振，如魯哀朝，雖孔聖不討三家僭竊，但扶天常，植人紀，嘿惟宗社耳。故行峻法，大驅涎沫，圖速效，反速斃，醫之罪也。

凡治肺癰病，須與肺痿分頭異治。肺癰爲實，肺痿爲虛。肺癰爲陽實，肺痿爲陰虛。陽實始宜散邪，次宜下氣。陰虛宜補胃津，兼潤肺燥。若不分辨而誤治，醫殺之也。

《醫門法律・燥門諸方》 清燥救肺湯　治溫燥傷肺，頭痛身熱，乾咳無痰，氣逆而喘，咽喉乾燥，胸滿脇痛，心煩口渴，舌乾無苔方。

《辨證録・肺癰門》 人有久嗽之後，肺受損傷，皮膚黃瘦，咽嗌嘶啞，自汗盜汗，卧眠不得，口吐稠痰，腥臭難聞，而毛悴色憔，嗽之時必忍氣須臾，輕輕吐痰，始覺膈上不痛，否則必大痛不已，氣息奄奄，全無振與之狀，人以爲肺中生癰也，誰知是肺痿而生瘡耳。此症本係不救之病，然治之得法，調理又善，亦有生機者。夫肺癰與肺痿不同，肺癰生於火毒，治之宜速；肺痿成於勞傷，治之宜緩。火毒宜補中用瀉，勞傷宜補中帶清，瀉與清不同，而補則同也。惟是瀉中用補，可用大劑；清中用補，可用小劑。忽忘勿助，若有若無，庶能奏功也。方用養肺去痿湯，服十劑，膈上痛少輕者，便有生機。再服十劑更輕，再服十劑而漸愈，前後其服六十劑，而始全愈也。是方不寒不熱，養肺氣於垂絕之時，保肺葉於將痿之頃，實有奇功。倘捷效於一旦，必至輕喪於須臾，寧忍耐以全生，切勿欲速而送死。

《石室秘録・燥症門》 肺燥復耗之，必有生血之苦，久則成肺痿矣。如何可治？然我乘其未痿之前而先治之，何盡至於死乎。方用救痿丹。方專治肺氣，雖用金銀花之解毒，仍是補陰之妙藥，故痿肺可解，而吐血之症又不相反，倘專治肺痿未必愈，而肺痿可愈也。

《金匱二註・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 肺癰肺痿之病，皆燥病也。肺稟清肅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藏，火熱熏灼，久久失其清肅，而變爲燥。肺中生癰，其津液全裹其癰，不溢於口，故口中辟辟然乾燥。肺熱成痿則津液之上供者，悉從燥熱化爲涎沫濁唾，證多不渴，較胃中津液盡傷，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祇是津液之上輸者，變爲唾沫，肺不霑其惠澤爾。若夫痿病，津液不能滅火，反從火化，累年積歲，肺葉之間，釀成一大火聚。以清涼投之，扞格不入矣。然雖扞格，固無害也。設以燥熱投之，以火濟火，其人有不坐斃者乎。半夏燥藥也，投入肺中，轉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涼既不能入，惟燥與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涼生津藥中，則不但不燥，轉足開燥，其濁沫隨逆氣下趨，久久津液之上輸者，不結爲涎沫，而肺得霑其漬潤，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驅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蘊也。

總按：肺爲嬌藏，肺氣素爲形寒飲冷而受傷，久久出汗過多而不瘥，氣餒不振，即爲肺痿。其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熱相搏，氣血稽留，遂爲肺癰。肺痿多涎法，乃至便下濁沫。肺癰膿血，乃至便下膿積，凡胃強能食而下傳者，皆不死也。夫血熱則肉敗，營衛不行，必將爲膿，是以《金匱》以通行營衛爲第一義。欲治其子，先建其母，胃中津液尤貴，足以上供而無絕乏，後世諸方，錯出不一，不明大意，今閱《金匱》十五方，固已用之不盡矣。【略】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證治彙補・咳嗽章・附肺痿症》 久嗽肺虛，寒熱往來，皮毛枯燥，聲音不清。或嗽血線，口中有濁唾涎沫，脈數而虛，爲肺痿之病。因津液重亡，火炎金燥，如草木亢旱而枝葉萎落也。治宜養血潤肺，養氣清金。初用二地二冬湯以滋陰，後用門冬清肺飲以收功。《丹溪》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肺痿》 肺痿欬嗽有痰，午後熱幷聲嘶者，古法用人參養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丹皮、薑、棗。心火剋肺，傳爲肺痿，欬嗽喘嘔，痰涎壅盛，胸膈痞滿，咽喉不利者，古法用人參平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葳蕤、橘紅、薑、棗。肺痿欬嗽不已，往來寒熱，自汗煩渴者，古法用知母茯苓湯。今改用紫菀散加知母、銀州柴胡、薑、棗。蓋欬嗽聲嘶，咽喉不利，皆是火鬱痰滯，必用生薑之辛以散之。然須蜜製，藉甘以潤之。此標本兼該之義也。劉默生言：痿本虛燥，總不離壯水清金，滋補血氣津液，消痰止嗽，而天冬、麥冬、生地、熟地、知母、人參、葳蕤、紫菀爲主。痞結去天冬、生地，加橘紅、蘇子。泄瀉去天冬、生地、知母，加山藥、茯苓，幷用固本丸不時噙化。

肺痿欬嗽，痰中有紅絲，盜汗發熱，熱過即冷，飲食減少者劫勞散。虛勞肺痿失音，欬唾腥血稀痰，或面上生瘡，人參蛤蚧散。丹方治肺痿，每日用人參細末一錢，入豬肺管內，砂鍋中煮爛，加葱、酒服効。肺痿欬唾，咽燥欲飲水者自愈，張口短氣者危。欬而口中自有津液，舌白胎滑，此爲肺寒，甘草乾薑湯。肺痿屬熱。如欬久肺癰，喉啞、聲啞，咯血，此屬陰虛，多不可治。肺痿六脈浮濇而急，或細數無神，脈口皮膚枯乾而氣高息粗者死。

又　肺熱則膀胱之氣亦熱，小便必赤濇而不能多，若但吐涎沫而不咳，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明非熱在上焦之肺痿，亦非重亡津液之所致，必係上焦虛冷，不能制下，以故小便無所收攝耳，此爲肺中冷，陰氣上逆侮其陽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宜與甘草乾薑湯之甘辛以溫其脾肺也，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溲二之證，消渴又與癰疽同類，更當消息之矣。

喻嘉言曰，肺痿其積漸，已非一日，其熱不止一端，總由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轉枯轉燥，然後成之，於是肺火日熾，肺熱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聲以漸不揚，胸中脂膜日乾，咳痰艱於上出，行動數武，氣即喘鳴，衝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非不彰明，但混在肺癰一門，況難解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下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眞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如半身痿發，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雖云肺病，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置力乎？然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兼潤肺燥，然肺雖燥而多不渴，勿以其不渴而用燥熱之藥，此辨證用藥之大法也。

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炙甘草湯主之，此《外臺》法也。肺痿虛寒，羸瘦緩弱戰掉，噓吸胸滿，《千金》生薑溫中湯，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千金生薑甘草湯。肺痿咳嗽有痰，午後熱，並聲嘶者，古法用人參養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丹皮、薑、棗。心火剋肺，傳爲肺痿，咳嗽喘嘔，痰涎壅盛，胸膈痞滿，咽喉不利者，古法用人參平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萎蕤、橘紅、薑、棗。肺痿咳嗽不已，往來寒熱，自汗煩渴者，古法用知母茯苓湯，今改用紫菀散加知母、銀州柴胡、薑、棗。蓋咳嗽聲嘶，咽喉不利，皆是火鬱痰滯，必用生薑之辛以散之，然須蜜製，藉甘以潤之，此標本兼該之義也，劉默生言，痿本虛燥，總不離壯水清金，滋補氣血津液，消痰止嗽，宜天冬、麥冬、生地、熟地、知母、人參、萎蕤、紫菀爲主，痞結，去天冬、生地，加橘紅、蘇子，泄瀉，去天冬、生地、知母，加山藥、茯苓，並用固本丸，不時嚥化。肺痿咳嗽，痰中有紅絲，盜汗發熱，熱過即冷，飲食減少者，劫勞散。虛勞肺痿失音，咳唾腥血稀痰，或面上生瘡，人參蛤蚧散。丹方治肺痿，每日用人參細末一錢，入豬肺管內，砂鍋中煮爛，加葱、酒服效。肺痿咳唾，咽燥欲飲水者自愈。

張口短氣者危，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白胎滑，此爲肺寒，甘草乾薑湯。肺痿屬熱，如咳久肺癰，喉啞、聲嘶，咯血，此屬陰虛，多不可治。肺痿六脈沉濇而急，或細數無神，脈口皮膚枯乾，而氣高息麤者死。

《金匱》云：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肺脹而發其汗者，即《內經》開鬼門之法，一汗而令風邪外泄於肌表，水無風戰，自順趨而從下出也，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氣，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按：　二方分治肺脹，皆以其脈浮，當從汗解之例，越婢方中有石膏無半夏，小青龍方中有半夏無石膏，觀二方所加之意，全重在半夏、石膏二味協力建功，石膏清熱，藉辛溫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涼亦能清熱也。觀麥門冬湯方中，下氣止逆，全藉半夏入生津藥中，此二方又藉半夏入清熱藥中，仲景加減成方，無非生心化裁，後學所當神往矣。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上氣之候，而至面目浮腫，喘息動肩，是肺氣壅逼，上而不下，加以脈浮大，氣方外出，無法可令內還而下趨，故云不治也，加利則上下交爭，更何以堪。

肺脹而咳，左右不得卧，此痰挾瘀血礙氣而脹，當歸、丹皮、赤芍、桃仁、枳殼、桔梗、半夏、甘草、竹瀝、薑汁。如外邪去後，宜半夏、海石、香附、瓜蔞、甘草爲末，薑汁蜜調噙之。

《臨證指南醫案・肺痿》　肺痿一症，概屬津枯液燥，多由汗下傷正所致。夫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爲津亡而氣竭也。然致痿之因，非止一端。《金匱》云：　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之，重亡津液，故令肺熱乾痿也。肺熱乾痿，則清肅之令不行，水清四布失度，脾氣雖散津液上歸於肺，而肺不但不能自滋其乾，亦不能內灑陳

於六腑，外輸精於皮毛也。其津液留貯胸中，得熱煎熬，變爲涎沫，侵肺作咳，唾之不已。故乾者自乾，唾者自唾，愈唾愈乾，痿病成矣。

《金匱》治法，貴得其精意，大意生胃津，潤肺燥，補眞氣，以通肺之小管。清火熱，以復肺之清肅。故《外臺》用炙甘草湯，在於益肺氣之虛，潤肺金之燥。《千金》用甘草湯及生薑甘草湯，用參甘以生津化熱，薑棗以宣上焦之氣，使胸中之陽不滯，而陰火自熄也。及觀先生之治肺痿，每用甘緩理虛，或宗仲景甘藥理胃，虛則補母之義，可謂得仲景心法矣。

《雜症會心録・肺痿》 肺痿一症，《金匱》治法，非不彰明，奈混在肺癰一門，精意難解。然論脈條中，謂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虛實之辨，可謂詳悉，醫家能細心會悟，決不以肺痿之虛症，而誤作肺癰之實熱矣。夫肺爲五藏之華蓋，其位至高，其質至清，內主乎氣，中主乎音，外司皮毛，人生血氣充足於內，水火互藏其根，斯嬌藏無畏火之炎，金水有相生之用，肺氣安得受尅，而委弱不振者乎。無如先天之稟既虧，復又房勞不慎，戕賊眞元，根本搖動，致腎水虧而相火熾，上薰肺金，金被火刑。觀其症則咳嗽失血矣，寒熱往來矣，盜汗側眠矣，音啞咽痛矣，上嘔而下泄矣，切其脈或浮大空數，或弦細而澀數矣，病勢至此，形體消削，咯吐瘀膿，色如桃花，或如米粥，此病劇而變肺痿之惡症，竟爲百死一生之危候，醫藥難救，其奈之何哉。雖然，病固難救，而必欲立法以救之，則責在補腎水以鎮陰火，生津液以潤肺燥，更宜參、耆、河車之屬，塡實下元，補眞氣以通肺之小管，以復肺之清肅，所謂補其肺者益其氣，補其腎者益其精，庶可起垂危於萬一也。夫人身之氣，稟命於肺，肺氣清肅，則周身之氣，莫不服從而順行。肺氣壅濁，則周身之氣，易致橫逆而犯上。彼肺痿之形象，與肺癰似是而實非。肺痿發在病虛之後，肺癰發在無病之初也。肺痿咳白血而吐涎沫，肺癰則咳臭膿而胸脇痛也。肺痿人肌瘦而神倦，肺癰人體實而強壯也。肺痿病久，始灑寒而潮熱，肺癰初發，則毛聳而惡風也。肺痿脈艻數而無神，肺癰脈浮數而有力也。種種症脈，不同如是。是肺痿爲虛，誤以肺癰治之，是爲虛虛。肺癰爲實，誤以腫痿治之，是爲實實。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而死者，醫殺之耳。餘也察色按脈，分別虛實，審病情之吉凶，求此中之順逆。大約從外因而成肺癰者，急宜調治，雖肺傷而尚可補救。從內因而成肺痿者，多方培補，奈肺枯而百法難療。庸手不知仲景肺痿之論，虛實混治，兩症欠明，惟用金銀花清熱解毒，甘桔湯極力開提，喘咳痰鳴，危在旦夕，病家情急，遍閱方書，始知肺痿之症以告醫，醫家蒙昧，學淺才疎，又誤認痿躄之候而着想，指鹿爲馬，傷人性命，莫此爲甚也。嗚呼，以堅剛之體，忽變衰靡之象，無非木火炎於上，君火灼於中，腎氣不相顧，土氣不相救，而陰液內耗，白血外溢，肺藏之眞氣盡泄，金能保其全乎。自今以後，後學能知病之原，察病之情，熟讀仲景《金匱》方論，講究甘草乾薑等湯，悉心化裁，神明運用，於肺痿一症，思過半矣。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肺病源流》 肺萎，久嗽氣虛而熱在上焦病也。其症之發，必寒熱往來自汗，氣急煩悶，多唾，或帶紅線膿血，宜急治之，宜舉肺湯、元參清肺飲。切忌升散辛燥溫熱。仲景云：或有患此症，吐涎沫而欬者，宜生薑甘草湯。有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吐涎，必溫之，宜甘草乾薑湯。又有火盛者，宜人參平肺散。有喘急而面浮者，宜葶藶湯。大約此症，總以養肺、養氣、養血、清金降火爲主。若肺萎將變爲癰，又必兼理膿毒。宜紫菀散。

《金匱要略心典・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榮，爲津燥而肺焦也。【略】

此舉肺痿之屬虛冷者，以見病變之不同。蓋肺爲嬌臟，熱則氣燥，故不用而痿。冷則氣沮，故亦不用而痿也。【略】

按已上諸方，俱用辛甘溫藥，以肺既枯痿，非濕劑可滋者，必生氣行氣以致其津。蓋津生於氣，氣至則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則非無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攝分布也，故非辛甘溫藥不可。

《醫徹・雜症・肺症》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位居於兌爲燥金，時列於秋爲燥令。燥者火之餘氣也，所藉乎有以潤之，而不至於竭其液，則清肅下行，將天氣降而雲物不爲之擾矣。肺位至高，風寒易侵，鬱火於中，使復加之辛熱，則柔脆之金，一經消爍，有不損壞者乎，而肺癰於是乎作矣。又主元氣，治節一身，苟勞動喘乏用而不息，將肺氣日促，口吐涎沫，無氣以動，而肺痿於是乎成矣。蓋二症者，一本外感，一本內傷。外感者，非遽至於癰也。良由治療失宜，過於解散。而以保之潤之爲急，多有得生者，雖破殘之肺，可以復完。內傷者，則因酒色過度，灑入氣分，色傷陰分。辛熱之性，既以耗於上，又以竭於下。日漸月累，每成於不自覺，久乃痿躄聲嘶，肺氣敗壞而不復支，使欲噓其既槁而潤之，誠難爲功，孰謂二症可不辨哉。【略】

肺痿，咳唾涎沫，胸中隱痛，四肢乏力，無氣以動，用補中益氣湯去升麻、柴胡，加阿膠、桑皮、麥冬、五味、白芨。

《類證治裁・肺痿》 肺痿傷在無形之氣，氣傷者調其元。肺癰毒結有形之血，血結者排其毒，此治法之概也。分而論之。肺痿由津液枯燥，至肺管日窒，欬聲不揚，動即氣喘，治在補氣血，生津液，佐以止嗽消痰，宜人參、玉竹、五味、阿膠、白芍、麥冬、當歸、熟地、紫菀、川貝、杏仁等。其肺勞成痿，虛熱嗽血者，人參固本丸，不時噙化。肺虛喘急自汗者，安肺湯。往來寒熱，自汗煩渴者，紫菀散加銀柴胡，薑用蜜製。欬膿血，發熱盜汗者，劫勞散。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炙甘草湯。痰嗽午熱聲嘶者，紫菀散加丹皮、薑、棗。喘欬失音咯血者，人參蛤蚧散。其虛寒羸瘦，噓吸胸滿者，《千金》生薑溫中湯。凡肺痿症，欬唾咽燥，欲飲水者，自愈。張口短氣者，危。肺傷咯血喉啞者，不治。

《藥症忌宜》 肺痿，屬肺氣虛，有熱。忌宜俱同肺虛。

《醫學舉要・雜症合論・肺痿》 肺痿，因肺受火炎，久則肺竅俱閉，喉間或癢或瘡，嗽有血點，痰帶紅線，六葉遂日焦枯而成痿矣。仲景復脈湯、《千金》生脈散、錢氏阿膠散、喻氏清燥救肺湯，皆可選用。

《血證論・喘息》 肺虛作喘者，以肺居上焦，制節五臟，開竅於鼻，以通外氣，以斂內氣。血虛則火盛津傷，肺葉痿而不下垂，故氣不得降，喘息鼻張，甚則鼻廠，若無關闌，乃肺痿之重證也。生津補肺，宜清燥肺救湯，兼治鬱火。痰滯者，宜保和湯，或太平丸。吾謂肺葉下墜，宜兼用鎮斂之法，三才湯合生脈散，再加百合、五倍子、白芨、花粉、杏仁、尖貝、鐘乳石治之。

紀事

《儒門事親・內傷形・肺癰》 舞水一富家，有二子，長者年十三歲，幼者十一歲，皆好頓食紫櫻一二斤，每歲須食半月，後一二年，幼者發肺癰，長者發肺痿，相繼而死。戴人嘗歎曰：人之死者，命耶天耶？古人有詩，爽口味多終作疾，眞格言也。夫生白果，所以養人，非欲害人，然富貴之家，失教縱欲，遂至於是。

《衛生寶鑑・藥誤永鑑・辨肺痿》 華嚴寺和尚，座代史侯出家，年未四十，至元癸酉四月間，因澡浴大汗出，還寺剃頭傷風寒，頭疼四肢困倦，就市中贖通聖散服之，又發之汗，頭疼少減，再日復作，又以通聖散發之，發汗數回，反添勞動喘促，自汗惡風，咳而有血，懶於言語，飲食減少。求醫治之，醫與藥多以生薑爲引子，至六月間精神愈困，飲食減少，形體羸瘦，或咳或唾紅血極多，扶而後起，請予治之，具說前由。診其脈浮數七八至，按之無力。予曰：不救矣。或曰：何謂不救？《內經》曰：血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奪汗者無血，奪血者無汗。《金匱要略》云：肺痿之病，從何而得之？師曰：或從汗出，又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今肺氣已虛，又以辛藥瀉之，重虛其肺，不死何待。《藏氣法時論》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蓋不知《內經》之旨，仲景云禍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爲治，乃誤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居然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其僧不數日果亡。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肺痿》 喻嘉言治施眉蒼，肺痿喘嗽吐清痰，肢體痿軟，不能舉動，脈來虛數，以蛤蚧二十枚，酒浸酥炙，人參、黑參各十兩，蜜丸，時噙化，不終劑而痊。

石頑治陸去非，肺痿聲颯吐痰，午後發熱自汗，左脈細數，右脈虛濡，平昔勞心耽色所致，先與生脈散合保元湯，次與異功散加黃耆，並加薑、棗，與都烝丸晨夕兼進，調補半月而熱除痰止，月餘方得聲清。

又治孫起柏肺脹，服耗氣藥過多，脈浮大而重按豁然，飲食不入，幸得溺清便堅，與局方七氣，每劑用人參三錢，肉桂、半夏麴、炙甘草各一錢，生薑四片，四劑霍然。蓋肺脹實證居多，此脈虛大，不當以尋常論也。

又治一尼肺脹，喘鳴肩息，服下氣止嗽藥不應，漸至胸腹脹滿，脈得氣口弦細而濇，此必勞力氣上，誤飲冷水傷肺，肺氣不能收斂所致也，遂與越婢湯減麻黃，加細辛、葶藶大瀉肺氣而安。

又治一酒客，嚴冬醉卧，渴飲冷茶，肺脹喘嗽，脈得氣口沉緊搏指，與小青龍去芍藥，加葶藶，半夏，一劑而痊，則知肺脹喘滿，當以葶藶爲嚮導也。

《臨證指南醫案・肺痿》 洪三二 勞煩經營，陽氣弛張，即冬溫外因咳嗽，亦是氣泄邪侵。辛以散邪，苦以降逆，希冀嗽止，而肺欲辛，過辛則正氣散失，音不能揚，色消吐涎喉痹，是肺痿難治矣。倣《內經》氣味過辛，主以

甘緩。

北沙參　炒麥冬　飴糖　南棗

徐四一　肺痿，頻吐涎沫，食物不下，并不渴飲，豈是實火，津液蕩盡，二便日少。宗仲景甘藥理胃，乃虛則補母，仍佐宣通脘間之扞格。

人參　麥冬　熟半夏　生甘草　白粳米　南棗肉

《張聿青醫案・肺痿肺癰》　彭左　嗜飲傷肺，稍一感觸，輒作咳逆，甚則帶出粉紅。此濕熱之氣，蒸於胃而注於肺也。恐致痿損。

冬瓜子　生薏仁　碧玉散　雲茯苓　枇杷葉　水炒竹茹　葛花　瓜蔞仁　青蘆管【略】

顧左　咳嗽不退，甚則帶血，右胸脇肋俱痛，穢臭之氣，直衝而上。此由痰熱鬱滯肺絡，萎損重症。姑導其濕熱下行。

冬瓜子　杏仁泥　海浮石　旋覆花　絲瓜子　生薏仁　玉泉散　丹皮　磨鬱金　青蘆管

又　咳嗽痰穢吐血，脈象急數，濕熱蒸騰傷肺，肺痿情形也。病在高年，難以許治。

南沙參　冬瓜子　杏桃仁　桑白皮　粉丹皮　川石斛　生薏仁　川貝母　款冬花　青蘆管

內科總部

肺癆部

題解

《本事方・諸蟲飛尸鬼疰》 肺蟲居肺葉之內，蝕人肺系，故成瘵疾，咯血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爲難。

《鷄峰普濟方・諸論・欬嗽》 今之所謂勞嗽者，無所經見，意其華佗所謂邪嗽，眞人所謂疰嗽者是已。此病蓋酒色過度，勞極傷肺，損動經絡，其重者咯唾膿血，輕者時發時恙。又有因虛感邪惡之氣，且傳疰得之，或先嘔血而後嗽，或先咳嗽漸就沉羸，此則非特內損肺經，又挾邪惡傳疰之氣，所以特甚，病之毒害無過此也。

《濟生方・瘵論治》 論曰：夫勞瘵一證，爲人之大患。凡受此病者，傳變不一，積年染疰，甚至滅門，可勝嘆哉！大抵合而言之曰傳尸，別而言之曰骨蒸，淹滯復連，尸疰、勞疰、蟲疰、毒疰、熱疰、冷疰、食疰、鬼疰是也。夫疰者，注也。自上注下，病源無異，是之謂疰。又其變則有二十二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種。又有所謂五尸者，曰蜚尸、遁尸、寒尸、喪尸、尸注是也。其名不同，傳變尤不一。感此疾而獲安者，十無一二也。大抵五臟所傳，皆令人憎寒發熱。其證各異，有如傳之於肝，則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煩驚怪；傳之於心，則面黑鼻乾，口瘡喜忘，大便或秘或泄；傳之於脾，則面青唇黃，舌強喉哽，吐涎體瘦，飲食無味；傳之於肺，則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喘嗽毛枯；傳之於腎，則面黃耳枯，胸滿脇痛，白濁遺瀝。

《十藥神書・癸字十珍丸》 王節齋云：【略】睡中盜汗，午夜發熱，哈哈欬嗽，倦怠無力，飲食少進，甚則痰涎泄血，咯吐出血，或欬血吐血衄血，身熱，脈沉數，肌肉消瘦，此名癆瘵。

《明醫指掌・勞瘵證歌論》 蟲嚙心肺，名爲勞瘵疾，所謂骨蒸、殗殢，復連、屍疰，相傳不已，漸至滅門，誠可畏也。

《醫學六要・病機部・勞瘵》 世人以倦怠，夜熱，自汗，羸瘦，咳嗽，唾血，遺精，經閉，悴憔等症，悉名弱疾。【略】其侍奉親密之人，或同氣連枝之屬，薰陶日久，受其惡氣，多遭傳染，名曰傳屍，曰喪屍，曰飛屍，曰遁屍，曰殗殢，曰伏連，曰屍注，曰鬼注，蓋表其傳注，而神妙莫能以測之名也。

《慎柔五書・癆瘵・癆瘵各疰論》 夫骨蒸殗殢，半卧半起之謂。復連，內傳五藏之謂。尸注、勞注、蟲注、熱注、冷注、食注、鬼注，疰者注也，自上注下，與前人相似，故曰注。其變有二十二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八種，令人沉沉默默，寒熱盜汗，夢與鬼交，遺泄白濁，或腹中有塊，或腦後兩邊有結核，咳嗽膿血下痢羸瘦，死而傳注甚至滅門。更有飛尸、遁尸、寒尸、喪尸、尸疰，謂之五尸。

《研經言・傳尸勞論》 《外臺》始有傳尸勞之名，歷宋至今，皆著於錄，嘗欲問其爲何病。則諸老醫無能言之者。及泉習之有年，乃知傳尸勞者，合尸、疰、疳、蒸四大證以名之也。初以體虛受邪，入感尸蟲，於是沉沉默默，無處不惡，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時名之爲尸可也。甚而發熱喘促顴赤，名之爲蒸可也。及其項間生塊，唇口喉舌皆瘡，名之爲疳可也。至差而復劇，死而傳人，則爲疰矣。備此四證，故方法不一，各據見在爲言也。古人殗殢、無辜、伏連、尸疰等稱，亦名據一端爲言也。

論說

《中藏經・傳尸論》 傳尸者，非一門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氣衰弱，臟腑虛羸，中於鬼氣，因感其邪，遂成其疾也。其候或咳嗽不已，或胸膈妨悶，或肢體疼痛，或肌膚消瘦，或飲食不入，或吐利不定，或吐膿血，或嗜水漿，或好歌詠，或愛悲愁，或癲風一作狂發歇，或便溺艱難，或因酒食而遇，或因風雨而來，或問病弔喪而得，或朝走暮遊而逢，或因氣聚，或因血行，或露卧於田野，或偶會於園林，鍾此病死之氣，染而爲疾，故曰傳尸也。

《肘後方・治尸注鬼注方》 尸注、鬼注病者，葛云，即是五尸之中尸注，

又挾諸鬼邪爲害也。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淋瀝、恍恍、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覺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方：　取桑樹白皮，曝乾，燒爲灰，得二斗許，着甑中蒸，令氣浹便下，以釜中湯三四斗，淋之又淋，凡三度，極濃止。澄清取二斗，以漬赤小豆二斗，一宿曝乾，乾復漬灰汁盡止。乃濕蒸令熟，以羊肉若鹿肉作羹，進此豆飯，初食一升至二升，取飽滿。微者三四斗愈，極者七八斗，病去時體中自覺疼癢淫淫。或若根本不拔，重爲之，神驗也。

又方，桃人五十枚。破，研，以水煮取四升，一服盡。當吐，吐病不盡，三兩日更作。若不吐，非鬼注。

又方，杜蘅一兩，莖一兩，人參半兩許，瓠子二七枚，松蘿六銖，赤小豆二七枚。搗末，散。平旦溫服方寸匕，晚當吐百種物。若不盡，後更服之也。

又方，獺肝一具。陰乾，搗末，水服方寸匕，日三。一具未差，更作。姚云神良。

又方，朱砂、雄黃各一兩，鬼臼、茵草各半兩，巴豆四十枚去心皮，蜈蚣兩枚。搗，蜜和丸。服如小豆，不得下，服二丸。亦長將行之。姚氏，燒髮灰、熬杏人紫色，分等，搗如脂。豬脂和酒服，梧桐子大，日三服，差。

又有華佗狸骨散、龍牙散、羊脂丸諸大藥等，幷在大方中；及成帝所受淮南丸，幷療疰。易滅門。女子小兒多注車、注船，心悶亂，頭痛吐，有此疹者宜辟。方：

車前子、車下李根皮、石長生、徐長卿各數兩，分等粗搗，作方囊，貯半合，繫衣帶及頭。若注船，下暴慘，以和此共帶之，又臨入船，刻取此船，自燒作屑，以水服之。

《諸病源候論・尸病諸候・尸注候》　尸注病者，則是五尸內之尸注而挾外鬼邪之氣，流注身體，令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而無是不惡，或腹痛脹滿，喘急不得氣息，上衝心胸，傍攻兩脇，或礧塊踊起，或攣引腰脊，或舉身沉重，精神雜錯，恆覺憒謬，每節氣改變輒致大惡，積月累年，漸就頻滯，以至於死，死後復易傍人，乃至滅門，以其尸病注易傍人，故爲尸注。

《諸病源候論・注病諸候・轉注候》　轉注，言死又注易傍人，轉注之狀與諸注略同，以其在於身內移轉無常，故謂之轉注。

《諸病源候論・注病諸候・生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陰陽不調和，血氣虛弱，與患注人同共居處，或看侍扶接，而注氣流移染易注，與病者相似，故名生注。

《諸病源候論・注病諸候・死注候》　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與死者相似，遂至於死，復易傍人，故謂之死注。

《諸病源候論・注病諸候・邪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凡云邪者，不正之氣也，謂人之府藏血氣爲正氣。其風寒暑濕，魅魆魍魎，皆謂爲邪也。邪注者，由人体虛弱，爲邪氣所傷，貫注經絡，留滯府藏，令人神志不定，或悲或恐，故謂之邪注。

《諸病源候論・注病諸候・氣注候》　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風邪搏於肺氣所爲也。肺主氣，氣通行表裏，邪乘虛弱故相搏之，隨氣游走衝擊，痛無定所，故名爲氣注。

《千金要方・飛尸鬼疰》　論曰：凡諸心腹痛，服衆方熱藥，入腹寂然不動，但益氣息急者，此尸疰病也。宜先服甘草汁一升，消息少時，服瞿麥湯盡劑，得下便覺寬也。幷暴癥堅結，宿食，及女人血堅痛，發作無定者，神良。

《鷄峰普濟方・諸論・勞疰》　有傳尸勞者，則非此類，蓋沁尸疰，及挾邪精鬼氣則成者也。經曰：人有三虛，逢年之襄，遇月之空，失時之和，乍感生死之氣，忽犯鬼物之精，大概寒熱淋露，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積月累年，漸就委頓，既死之後，又復傳疰他人者是也。茲又須用通神明，去惡氣諸藥，以治之。經曰：草木咸得其性，鬼神無所遁情，刳麝剸犀，驅洩邪惡，飛丹煉石，引納清和，疑其爲此疾而設也。

《鷄峰普濟方・諸論・骨蒸》　古經惟有骨蒸病候，而巢氏論說乃曰：骨蒸病有五種。一曰骨蒸，其根在腎，旦起則體涼，日晚則熱躁，四肢不安，飲食無味，小便赤黃，忽忽煩亂，喘促無力，腰脊背多痛，兩足逆冷，手心常熱，蒸盛過傷，則內變爲疳，蝕入五臟。二曰脈蒸，其根在心，日增煩悶，擲手出足，翕翕思水，多唾白沫，睡即浪言，驚恐不安，其脈浮數，蒸盛之時，或變爲疳，臍下脹痛，或痢不止。三曰皮蒸，其根在肺，大喘短氣，鼻口乾，舌上色白，蒸盛之時，骨滿注熱，兩脇下脹，咳嗽胸疼痛，眠卧不安，蒸毒傷肺，即唾血也。四曰肉蒸，其根在脾，體如火，煩躁無時，心腹脹，食即欲嘔，小便如血，大便秘澀，盛之時或身腫目赤，眠卧不安。五曰內蒸，亦名血蒸，所名內

蒸者，必外寒而內熱，以手拊而內熱者，其根在五臟六腑。此說殊未當，蒸既異候，即血蒸之候，必在於肝，肝主血故也。然又謂三十三蒸者，此蓋觸類長之，遂至紛紛之論，其實五臟勞而生熱故也。然獨以骨蒸名之者，此病熱深，古人舉其重者言之。

《三因方》卷十《肺癆》 勞瘵敘論　夫骨蒸、癟、癗、復連、尸疰、勞疰、蟲疰、毒疰、熱疰、冷疰、食疰、鬼疰等，皆曰傳尸者，以疰者，注也，病自上注下，與前人相似，故曰疰。其變有二十二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種。大略令人寒熱盜汗，夢與鬼交，遺泄白濁，發乾而聳，或腹中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連復數個，或聚或散，沉沉默默，咳嗽痰涎，或咯膿血，如肺痿、肺癰狀；或復下利，羸瘦困乏，不自勝持，積月累年，以至於死，死後乃疰易傍人，乃至滅門者是也。更有蜚尸、遁尸、寒尸、喪尸、尸注等，謂之五尸，及大小附着等證不一。知其所苦，無處不惡，乃挾諸鬼邪而害人。以三因收之，內非七情所忤，外非四氣所襲，雖若麗乎不內外因，奈其證多端，傳變遷移，難以推測。故自古及今，愈此病者，十不得一，所謂狸骨、獺肝、天靈蓋、銅鑑鼻，徒有其說，未嘗見效，唯膏肓俞、崔氏穴，若聞早灸之，可否幾半，晚既不濟也。近集得經效方，有人服之頗驗，謾錄於左，余缺以俟明哲。

勞瘵諸證　病者憎寒發熱，自汗面白，目乾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獨卧，其傳在肝；病者憎寒發熱，面黑鼻燥，忽忽喜忘，大便苦難，或復泄瀉口瘡，其傳在心；病者憎寒發熱，面青唇黃，舌本強，不能咽，飲食無味，四肢羸瘦，吐涎沫，傳在脾；病者憎寒發熱，面赤鼻白，乾燥毛折，咯嗽喘急，時吐白涎，或有血綫，傳在肺；病者憎寒發熱，面黃，耳輪焦枯，脈骨痠痛，小便白濁遺瀝，胸痛，傳在腎。所謂勞蒸者，二十四種，隨證皆可考尋。毛折髮焦，肌膚甲錯，其蒸在皮；外人覺熱，自反惡寒，身振瞤劇，其蒸在肉；髮焦鼻衄，或復尿血，其蒸在血；身熱煩躁，痛如針刺，其蒸在脈；爪甲焦枯，眼昏，兩脇急痛，其蒸在筋；板齒黑燥，大杼酸疼，其蒸在骨；背膂疼痛，脈骨酸嘶，其蒸在髓；頭眩熱悶，口吐濁涎，眼多眵泪，其蒸在腦；男子失精，女子白濁，其蒸在玉房；乍寒乍熱，中脘與膻中煩悶，其蒸在三焦；小便赤黃，凝濁如膏，其蒸在膀胱；傳道不均，或秘或泄，腹中雷鳴，其蒸在小腸；大腹隱痛，舌鼻乾疼，其蒸在大腸；口鼻乾燥，腹脹，睡卧不安，自汗出，其蒸在胃；口苦耳聾，脇下痛，其蒸在膽；裏急後重，肛門澀閉，其蒸在回腸；小腹疠痛，筋脈縱緩，陰器自強，其蒸在宗筋；眼昏泪下，時復眩暈，躁怒不常，其蒸在肝；舌焦黑，氣短煩悶，洒洒淅淅，其蒸在心；唇乾口瘡，胸腹脹悶，畏寒不食，其蒸在脾；咳嗽喘滿，咯痰吐血，聲嘶音啞，其蒸在肺；耳輪焦枯，腳氣酸疼，起居不得，其蒸在腎；情想不寧，無故精泄，白物綿綿而下，其蒸在右腎；心主胞絡，心膈噎塞，攻擊疼痛，俯仰煩冤，其蒸在膈。諸證雖曰不同，其根多有蟲嚙其心肺，治之不可不絕其根也。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 參苓白朮散　治脾胃虛弱，飲食不進，多困少力，中滿痞噎，心忪氣喘，嘔吐泄瀉及傷寒咳噫。此藥中和不熱，久服養氣育神，醒脾悅色，順正辟邪。

《濟生方・諸虛門・勞瘵論治》 論曰：夫勞瘵一證，爲人之大患。凡受此病者，傳變不一，積年染疰，甚至滅門，可勝嘆哉！大抵合而言之曰傳尸，別而言之曰骨蒸，淹滯復連，尸疰、勞疰、蟲疰、毒疰、熱疰、冷疰、食疰、鬼疰是也。夫疰者，注也。自上注下，病源無異，是之謂疰。又其變則有二十二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種。又有所謂五尸者，曰蜚尸、遁尸、寒尸、喪尸、尸注是也。其名不同，傳變尤不一。感此疾而獲安者，十無一二也。大抵五臟所傳，皆令人憎寒發熱。其證各異，有如傳之於肝，則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煩驚怪；傳之於心，則面黑鼻乾，口瘡喜忘，大便或秘或泄；傳之於脾，則面青唇黃，舌強喉哽，吐涎體瘦，飲食無味；傳之於肺，則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喘嗽毛枯；傳之於腎，則面黃耳枯，胸滿脇痛，白濁遺瀝。

《直指方・勞瘵方論》 瘵蟲食人骨髓，血枯精竭，不救者多。人能平時愛護元氣，保養精血，瘵不可得而傳。惟夫縱欲多淫，苦不自覺，精血內耗，邪氣外乘，是不特男子有傷，婦人亦不免矣。然而氣虛腹餒，最不可入勞瘵者之門弔喪問疾，衣服器用中，皆能乘虛而染觸。間有婦人入其房睹其人病者，思之勞氣隨入，染患日久，莫不化而爲蟲。治療之法，大抵以保養精血爲上，去蟲次之，安息、蘇合、阿魏、麝、犀、丹砂、雄黃固皆驅伐惡氣之劑，亦須以天靈蓋行乎其間。蓋尸疰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淹纏，得枯骸枕骨治之，魂氣飛越，不復附人，於是乎瘥。外此，則虎牙骨，鯉魚頭皆食人之類也，其亦枕骨之亞乎？要之，發用以前，當以川芎、當歸先立乎根本之地。瘵疾至於骨痛、骨痿、聲沉、聲啞、脈稿、面黧、斷不可活。凡治療疾所用藥

品，永不得與病人知之也。

《直指方・勞瘵》 滑伯仁論曰：【略】父勞成疰，疰者，住也，有二十四種之名，有三十六種之類，有九十九種之形，種種不同，證證各異，內有勞疰、尸疰、鬼疰、食疰、蟲疰、毒疰，此六者，爲傳尸之勞患，滅門絕戶，醫難治之。又云：所因少壯之時，醉飽迷房，勞傷心腎，蓋心主血，腎主精，精竭血衰，失於調護，而無滋化之源，致生融融之熱，咳咳之痰，陰虛盜汗，夜夢鬼交，遺精困倦，腰背酸疼，咯血咯痰，頰紅喉痛，飲食減少，骨肉枯羸，是爲不治。故曰患此疾者，有氣虛、有血虛。氣虛者易治，血虛者難調故也。又云：治虛勞，世用寒涼之藥治熱證，熱之愈熱，用熱藥治寒證，寒之愈寒，何也？對曰：東垣有云，用苦寒之劑妄治勞傷之熱，大寒則愈虛其中，大熱則愈怯其內，治療無端，致傷脾胃。殊不知其能緩火，勞者溫之。保全者，當求微病之初，莫治已病之後，察氣血之虧盈，審病源之要道，補益溫平，無不効驗。

《丹溪心法・勞瘵》 勞瘵之證，非止一端。其始也，未有不因氣體虛弱，勞傷心腎而得之。以心主血，腎主精，精竭血燥則勞生焉。故傳變不同，骨蒸、殗殜、復連、尸疰。夫疰者，注也，自上至下，相傳骨肉，乃至滅門者有之。其證藏中有蟲嚙心肺間，名曰瘵疾，難以醫治。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位高，其氣清，其體浮，形寒飲冷先傷之，至於邪火尅金，則傷之重矣。故嗜飲之人，肺先受熱，胃唇火邪，逐日薰蒸，或成肺脹，則咳嗽喘急。或成癰瘘，則音啞無聲，皮毛乾枯，癯瘦骨立。此眞火之動於肺也，不治。

《紅爐點雪・痰火證論》 夫癆者，勞也。以勞傷精氣血液，遂致陽盛陰虧，火炎痰聚。因其有痰有火，病名酷厲可畏者，故令人晦之曰痰火也。然遡所自來，固非一類。有稟賦素怯，復勞傷心腎，耗奪精血而致者。有外感風寒傷肺，致久咳絕其生化之源而致者。有久病久瘧小愈失調，復刻眞元而致者。有黎藿勞人，傷力吐血，致陰虛使然者。有膏粱逸士，洶酒恣慾，勞傷脾胃而致者。有薰陶漸染者，種種之異，難以枚舉，至於成癆則一也。然將成是證，必有預徵兆始焉。或頸項結核，或腹脇痃癖，或素有夢遺，或幼多甌衄，漸而有潮汗遺精，咳唾吐衄諸血等候，外證必形容憔悴，肌體尪羸，毛髮焦枯，脈必絃濇芤虛，摠之臟氣偏虧，亢害無制，因而致此極也。所治之法，必審其各臟外證，以徵其內亢，乃施驅賊補母之法，庶得肯綮。如肺病傳肝，則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煩驚怖，法當清金補水，以益木。腎病傳心，則面黑鼻乾，口瘡喜忘，大便或秘或瀉，法當折水補木以益火。肝病傳脾，則面青唇黃，舌強喉哽，吐涎體瘦，飲食無味，法當伐木補土以益火。心病傳肺，則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咳嗽毛枯，法當瀉火補土以益水。脾病傳腎，則面黃耳枯，胸滿脇痛，遺精白濁，法當瀉土補金以益水，此五臟亢害承制之證治也。更有骨蒸、尸疰，種類亦多，無乃陰虛之極，治法亦必益水清金，滋陰降火，越於是法，豈其然乎。至於傳屍一症，則有伏連、殗殜等名，其狀不一，葛氏已立治矣。所制青蒿煎，天庭蓋散亦皆殺蟲紅後之劑，然預圖早服，庶不貽殃也。倘至顛危沉困之際，則病深蟲老，雖倉扁亦望而畏焉。

《理虛元鑑・屍疰傳屍勞等症》 夫勞極之候，血虛血少，艱於流布，甚至血不脫於外，而但畜於內，畜之日久，週身血走之隧道悉痹不流，而營分日虛，於是氣之所過，徒蒸瘀血爲熱，熱久則蒸其所瘀之血，化而爲蟲，遂成屍疰瘵症。其或因溼火蒸化，或因死痰滲入清竅而成，皆是類也。自此竭人之神氣，養蟲之神氣，人死則蟲亦死，其遊魂之不死者，傳親近之一脈，附入血隧，似有如無，其後蟲日榮長，人日凋瘁，而命隨以斃，故傳屍勞。又與屍疰證不同，屍疰因虛損而成。若傳屍則在素無虛損之人，一傳染，即現出勞怯候，或發熱骨蒸，或咳嗽吐血，唇紅面青等證者是。所傳亦分五臟，在脾腸癖，在心吐血，在肝與肺則咳嗽也。治屍疰以清金養榮爲本，其殺蟲斷祟，當以獺肝、獺爪、熊指、啄木等丹治之。至犯傳屍者，一見其外證唇紅面青，骨蒸內熱，飲食健啖，而人漸瘦不已者，必有蟲也，治以獺爪百部丸主之。

《證治彙補・傳屍癆》 癆瘵既久，其氣必傷，傷則不能運化精微，痰瘀稽留，而變幻生蟲。《醫鑑》。在肝爲毛蟲，食人筋膜；在心爲羽蟲，食人血脈；在脾爲倮蟲，食人肌肉；在肺爲介蟲，食人膚膏；在腎爲鱗蟲，食人骨髓。《正傳》。其證蒸熱咳嗽，胸悶背痛，兩目不明，四肢無力，腰膝痠疼，卧不能寐，或面色脫白，或兩頰時紅，常懷怒忿，夢與鬼交。雖分五藏見證，然皆統歸於肺，所謂膏肓之內，針藥所不及也。若蟲蝕肺系，咯血吐痰，喉瘡聲啞，思食無厭，皮枯毛落，患至於此，良可悲憫。惟補虛扶元，殺蟲以絕其根，縱不獲生，亦可杜其傳疰耳。《匯補》。

綜述

《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善盜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痹俠背行，苦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

《外臺秘要・傳屍方》 蘇遊論曰，大都男女傳屍之候，心胷滿悶，背髆煩疼，兩目精明，四肢無力，雖知欲卧，睡常不脊，春膂急痛，膝脛酸疼，多卧少起，狀如伴病。每至旦起，卽精神尚好，欲似無病，從日午以後，卽四體微熱，面好顏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纔不稱意，卽欲嗔恚，行立腳弱，夜卧盜汗，夢與鬼交通，或見先亡，或多驚悸，有時氣急，有時欬嗽，雖思想飲食而不能多飡，死在須臾，而精神尚好，或兩肋虛脹，或時微利，鼻乾口燥，常多粘唾，有時唇赤，有時欲睡，漸就沈羸，猶如水涸，不覺其死矣。

又論曰：傳屍之疾，本起於無端。莫問老少男女，皆有斯疾。大都此病相剋而生，先內傳毒氣，周遍五藏，漸就羸瘦，以至於死，死訖復易家親一人，故曰傳屍，亦名轉注。以其初得半卧半起，號爲殗殟；氣急欬者名曰肺痿；骨髓中熱，稱爲骨蒸；內傳五藏，名之伏連，不解療者乃至滅門。假如男子因虛損得之，名爲勞極。吳楚云淋瀝，巴蜀云極勞。其源先從腎起。初受之氣，兩脛酸疼，背脊拘急，行立腳弱，食飲減少，兩耳颼颼，欲似風聲，夜卧夢洩，陰汗痿弱，腎旣受已，次傳於心。心初受氣，夜卧心驚，或多忪悸，心懸乏氣，吸吸欲盡，夢見先亡。有時盜汗，食無滋味，口內生瘡，心常煩熱，唯欲眠卧，朝輕夕重，兩頰口唇悉紅赤如傅烟脂，又時手足五心皆熱。心旣受已，次傳於肺。肺初受氣，時時欬嗽，氣力微弱，有時喘氣，卧卽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假令得聞，唯覺朽腐物氣。有時惡心，憒憒欲吐，肌膚枯燥。或時刺痛或似蟲行，乾皮細起，狀若麩片。肺旣受已，次傳於肝，肝初受氣，兩目膜膜，面無血色，常欲顰眉，視不及遠，目常乾澁，又時赤痛。或復睛黃，朝暮瞢莫紅切音蒙臺音冥，常欲合眼，及至於卧，睡還不著。肝旣受已，次傳於脾。脾初受氣，兩肋虛脹，食不消化。又時渴利，熟食生出，有時肚痛，腹脹雷鳴，唇口焦乾。或生瘡腫，毛髮乾聳，無有光潤，或復上氣，擡肩喘息，利赤黑汁，至此候者，將死之證也。

又論曰：毒氣傳五藏，候終不越此例。但好候之。百不失一。

又論曰：凡患癰癖之人，多成骨蒸，不者卽作水病，仍須依癖法灸之，兼服下水藥差。

又論曰：此病若脊膂肉消，及兩臂飽肉消盡，胷前骨出入卽難療也。若痢赤黑汁，兼上氣擡肩喘息，皆爲欲死之證也。此是藏壞故爾。

又論曰：童女年未至十三以上，月經未通，與之交接，其女日就消瘦，面色痿黃，不悟之者，將爲骨蒸，因錯療之，屢有死者。有此輩者，愼勿療之，待月事通，自當差矣。

又論曰：或有人偶得一方，云療骨蒸，不解尋究根本，遂卽輕用之。主療旣不相當，病愈未知何日，了不求諸鑑者唯知獨任已功。若此之人，寓目皆是，至如以主肺痿骨蒸方，將療痃癖傳屍者，斯乃更增其病，豈有得痊之理。何者？主肺痿方中多是冷藥，冷藥非痃癖之所宜，若用以療痃癖，此乃欲益反損，非直病仍未差，兼復更損其脾，脾唯宜溫，不合取冷，如其傷冷，脾氣卽衰。脾衰之證，兩肋虛滿，食旣不消，兼之下利，如斯穿鑿，欲益反損，終莫能悟，良可悲哉！夫略舉一隅他皆倣此。

《外臺秘要・虛勞骨蒸方》 病源夫蒸病有五。一曰骨蒸，其根在腎。旦起體涼，日晚卽熱，煩躁，寢不能安，食都無味，小便赤黃，忽忽煩亂，細喘無力，腰疼，兩足逆冷，手心常熱，蒸盛傷內，卽變爲疳，食人五藏。二曰脈蒸，其根在心。日增煩悶，擲手出足，翕翕思水，口唾白沫，卧卽浪言，或驚恐不定，脈數，蒸盛之時，或變爲疳，臍下悶，或暴痢不止。三曰皮蒸，其根在肺。必大喘鼻乾，口中無水，舌上白，小便赤如血，蒸盛之時，胷滿，或自稱得疰熱，兩脅下脹，大欬徹背連胛疼，眠寐不安。或蒸毒傷藏，口內唾血。四曰肉蒸，其根在脾。體熱如火，煩躁無汗，心腹鼓脹，食卽欲嘔，小便如血，大便秘澁。蒸盛之時，或體腫目赤，寢卧不安，五曰內蒸，亦名血蒸。所以名內蒸者，必外寒而內熱，把手附骨而熱，是其根在五藏六腑，其人必因患後得之，骨肉自消，飲食無味，或皮燥而無光。蒸盛之時，四肢漸細，足趺腫起。又有二十三蒸。一胞蒸，小便黃赤；二玉房蒸，男子則遺瀝漏精，女則月候不調；三腦蒸，頭眩悶熱；四髓蒸，髓沸熱；五骨蒸，齒黑；六筋蒸，甲焦；七血蒸，髮焦；八脈蒸，脈不調，或急或緩；九肝蒸，眼黑；十心

蒸，舌乾；十一脾蒸，唇焦；十二肺蒸，鼻乾；十三腎蒸，兩耳焦；十四膀胱蒸，右耳偏焦；十五膽蒸，眼白失色；十六胃蒸，舌下痛；十七小腸蒸，下唇焦；十八大腸蒸，鼻右孔乾痛；十九三焦蒸，亦雜病，乍熱乍寒；二十肉蒸；二十一膚蒸；二十二皮蒸；二十三氣蒸，遍身氣熱。凡諸蒸患，多因熱病患愈後食牛羊肉及肥膩，或酒或房，觸犯而成此疾，久蒸不除，多變成疳，必須先防下部，不得輕妄療之。出第四卷中

崔氏療五蒸。夫蒸者是附骨熱毒之氣，皆是死之端漸，庸醫及田野之夫，不識熱蒸體形狀，妄注神祟以相疑惑。蒸盛摠變爲疳而致死者，不可勝記，其蒸有五，請略陳之。一曰骨蒸，早起體涼，日晚便熱，煩躁不安，食都無味，小便赤黃，忽忽煩亂，細喘無力，或時腰痛，兩足逆冷，手心常熱，蒸盛傷內，乃變成疳，食人五藏，若大便澁方。

可服芒消，一服一方寸匕，日再服，亦可擣苦參蜜和爲丸如梧子大，一服七丸，日再，以飲送之，無忌，以體輕涼爲度。

《博濟方・勞證》 延壽散，治男子、女人、少童等，傳尸諸勞嗽寒熱百般變候。幷宜出卻蒸汗勞蟲，永去根本。

養正膏，治傳尸出汗，取辟蟲邪。【略】

順中散，治肺臟壅熱毒，則胸膈壅滯，血與氣皆逆行上於肺，肺壅不利，故令人吐血不止，朝夕不住，發寒熱，氣喘促，紅物至多。頻頻嘔吐，漸至勞劣。【略】

地骨皮散，治骨蒸壯熱，肌肉減瘦，多困少力，夜多盜汗。

《蘇沈良方・序》 醫以脈察病，統云勞瘵內熱，不斟酌其五內之重輕，不窺測其表裏之先後。經使弗施，君劑弗立，何以療其含茹蓄積之一症耶。

《蘇沈良方・蘇合香丸》 蘇合香丸，治肺痿，客忤鬼氣，傳屍、伏連、殗殜等疾。

《鷄峰普濟方・勞疰》 出毛元，治肺疼久嗽，夢見先亡，或夢中飲食，亡精失血，多怒少睡，飲食不入，漸漸羸瘦，及骨蒸虛勞，傳染鬼氣，服之。

百勞煎，治勞嗽，旦輕夕重，增寒壯熱，少喜多嗔，忽進忽退，面色不潤，積漸少食，必入肺，脈緊浮者宜服。【略】

皂莢元，治骨蒸傳屍鬼氣。

桃仁粥方，治傳尸骨蒸鬼氣，欬嗽氣急，不能下食，及痃癖氣，日漸黃瘦。【略】

黃耆散，治肺勞少氣，津液不通，皮毛枯燥，常服思食，補虛。

天門冬元，治肺勞，痰嗽氣促，下焦虛損，上焦煩熱，四肢羸瘦。

麥門冬元，治肺勞經久，即生蟲在肺，令人欬逆氣喘，或爲憂恚，氣隔寒熱。【略】

薄荷煎元，治急勞骨蒸。

《鷄峰普濟方・肺》 麥門冬五膈下氣元，療肺勞熱，肺損生蟲，形如蠶，在肺爲病，令人欬逆氣喘，或爲憂膈，氣膈，恚膈，寒膈，熱膈，皆此勞氣所生，名曰膏肓，鍼灸不着。

《鷄峰普濟方・諸論・欬嗽》 今之所謂勞嗽者，無所經見，意其華佗所謂邪嗽，眞人所謂疰嗽者是已。此病蓋酒色過度，勞極傷肺，損動經絡，其重者咯唾膿血，輕者時發時恙。又有因虛感邪惡之氣，且傳疰得之，或先嘔血而後嗽，或先欬嗽漸就沉羸，此則非特內損肺經，又挾邪惡傳疰之氣，所以特甚，病之毒害無過此也。眞人治疰嗽，通氣元方，用蜈蚣四節。又云夢與鬼交通及飲食者，全用蜈蚣。《外臺》方四滿元治五嗽，亦用蜈蚣，近世名公能推原其指意，率用蛤蚧、天靈蓋、桃柳枝、麝香、丹砂、雄黃、安息香之類，以通神明之藥療之，高出古人之意矣。又肺中有蟲如蠶，令人喉癢而咳，湯散逕過，針灸不及，以藥含化，蟲死即嗽止。

《直指方・勞瘵》 芎歸血餘散，治療疾先用此，次以鱉甲生犀散取蟲。

鱉甲生犀散，治療疾，殺瘵蟲，取出惡物。

虎牙圓，治勞瘵，瘦悴咳喘，聲啞骨痿，殺下瘵蟲。

雄麝圓，治勞瘵，殺瘵蟲，下惡物。

五枝散，取下傳尸勞蟲。

藍汁方，殺瘵蟲惡蟲，皆化爲水。

貓肝方，殺瘵蟲。

木香蛤蚧圓，治勞瘵久嗽聲乾，骨痿瘦瘁。【略】

參耆散，治勞瘵，嗽喘咯血，聲焦，潮熱盜汗。【略】

全鱉圓，治勞瘵，虛熱嗽喘。

《十藥神書・十藥總論》 夫人之生也，稟天地氤氳之氣，在乎保養眞元，固守根本，則萬病不生，四體康健。若不養眞元，不固根本，疾病由是生。

眞元根本，卽氣血精液也。葛先生曰：萬病莫若癆證，最爲難治。蓋癆之起，因人之壯年氣血充足，精液盈滿之際，不能保養性命，惟以酒色是貪，日夜耽嗜，無有休息，以致耗散眞元，虛敗精液，則嘔血吐痰，以致骨蒸體熱，腎虛精竭，面白額紅，口燥咽乾，遺精白濁，盜汗，飲食艱難，氣力全無，謂之火盛金衰，重則半年而斃，輕則一載而亡。醫者不窮其本，或投之大寒之劑，或療之大熱之藥，殊不知大寒則愈虛其中，大熱則愈竭其內，所以世之治癆者，萬無一人。葛師用藥治癆，如羿之射，無不中的。十藥次第之法具後，學者詳審之毋惑焉。如嘔吐咯嗽血者，先以十灰散劫住，如甚者再以花蘂石散主之。大抵血熱則行，血冷則凝，見黑則止，此其理也。止血之後，患人之體必稍疏解，用獨參湯一補，容其熟睡一覺，不令驚醒，睡起元氣復其二三，卻分病用後諸藥保和湯，止嗽寧肺。保眞湯，補虛除熱。太平丸，潤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疎氣。隨證加減，服藥之法，每日三，食前服保眞湯三，食後服保和湯二，藥間而服之，每日又濃煎薄荷湯，灌漱咽口，用太平丸先嚼一丸，徐徐咽下，次再噙一丸，緩緩溶化，至上床時，亦如此用之。蓋夜則肺竅開，藥味必溜入竅中，此訣緊要。如痰壅盛，先用餳糖拌消化丸，一百丸吞下，次卻依前嚼噙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服前七藥後，若肺燥餘嗽未除，可煮潤肺膏，如常服之，續煮白鳳膏食之，復其眞元，完其根本，全愈後合十珍丸服之，乃收功起身之藥也。

《十藥神書》 甲字號十灰散　治癆症，嘔血吐血，咯血嗽血，先用此藥止之。【略】

乙字號花蘂石散　五臟崩損，湧噴血出成升斗者，用此止之。【略】

丙字號獨參湯　止血後，虛弱無動作者，此藥補之。【略】

丁字號保和湯　治癆證久嗽，肺成痿者，服之決效。【略】

戊字號保眞湯　治癆證虛弱骨蒸，服此最效。【略】

己字號太平丸　治癆證久嗽，肺痿肺癰，幷皆噙服除根。【略】

庚字號沉香消化丸　治癆瘵熱痰壅盛。【略】

辛字號潤肺膏　治久嗽肺燥肺痿。【略】

壬字號白鳳膏　治一切大癆大怯，極虛甚憊，欬嗽吐痰，咯血發熱，火乘金位，此藥固眞元，全根本。【略】

癸字號十珍丸一名補髓丹　治一切大癆大怯，極虛甚憊，髓乾精涸，血枯氣竭，火乘金位服前藥愈後，卻服此丸，以爲收功，起身之用也。【略】王節齋云：【略】必須病人惜命，堅心定志，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節飲食，以自培其根，此謂內外交治，可獲全功。

《脈因證治・逆痰嗽》 或蟲注相傳，死魂相逐，則先嘔血，不知來處，微有痰嗽，漸成寒熱，兩手脈弦細而數，外證飲食不爲肌膚，頰紅，變動不常，身體酸痛倦，及嗽損咽痛多痰，或喘或瀉則死。

《丹溪心法・勞瘵》 勞瘵主乎陰虛，痰與血病。虛勞漸瘦屬火，陰火銷爍，卽是積熱做成。始健可用子和法，後若羸瘦，四物湯加減，送消積丸，不做陽虛。蒸蒸發熱，積病最多，勞病四物湯加炒栢、竹瀝、人尿、薑汁，大補爲上。肉脫熱甚者，難治。

入方：青蒿一斗五升，童便三斗，文武火熬，約童便減至二斗，去蒿再熬至一斗，入豬膽汁七枚，再熬數沸，甘草末收之，每用一匙，白湯調服。【略】

傳屍勞瘵，寒熱交攻，久嗽咯血，日見羸瘦，先以三拗湯與連心散煎，萬一不失。

《醫學正傳・勞極》 凡人覺有此證便宜早治，緩則不及事矣。治之之法，一則殺其蟲以絕其根本，一則補其虛以復其眞元，分經用藥，各有條理，務如庖丁解牛動中肯綮，無有不安者也。若待病勢已劇，元氣已脫，雖依古法取蟲滋補，患者不無一生，但亦可絕後人之傳注耳，學者詳之。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氣輕清，既不受寒，亦不受熱，然酒性本熱，多飲則肺受火邪，薰蒸日久，以致鬱遏不清，脹大不斂，或喘或咳，漸至音啞，骨蒸寒熱，皮毛焦乾，如之何其可救也。

肺勞者，咳嗽喘急，衄血嗽血，皮膚枯稿，鼻塞聲沉，時吐痰沫，脈微虛而澁數。

《古今醫統大全・癆瘵門・癆瘵諸候》 患人增寒發熱，面赤鼻乾，口燥毛拆，咯嗽喘急，時吐白沫，或有血絲，其傳在肺。

《古今醫鑑・欬嗽》 勞嗽者，痰多盜汗是也。或作寒熱，宜補陰清金，四物湯加竹瀝、薑汁。陰虛火動而嗽者，四物二陳，順而下之，加黃蘗、知母尤妙。陰虛喘嗽，或吐血者，四物湯加黃蘗、知母、五味子、麥門冬、桑白皮、地骨皮、牡丹皮、山栀子。咳嗽聲嘶者，乃血虛受熱也，用青黛、蛤粉，蜜調

服。一方用芩連四物湯。好色之人元氣虛，咳嗽不已者，瓊玉膏。

《醫學入門・內傷諸虛類・癆瘵》　癆瘵癆極曰瘵先須辨陰陽，熱癆陽病，口乾舌瘡咽痛，涕唾稠粘，手足心煩疼，小便黃赤，大便燥結。虛癆陰病，唾痰白色，胃逆口惡飲食難化，小便多，遺精白濁，大便溏泄。又有嗽痰仰臥不得者，必陰陽兼病也。多因十五六歲，或二十前後，血氣未定之時，酒色虧損精決而成，全屬陰虛。間有因外感久瘧久嗽而成者，多屬陽虛。熱癆，咽瘡失音者，死。虛癆，泄不止者，死。陰陽傳變最無常。不問陰病陽病，日久皆能傳變，男子自腎傳心肺肝脾，女子自心傳肺肝脾腎。五臟復傳六腑而死。亦有始終只傳一經者，有專着心腎而不傳者，大要以脈爲症驗。潮汗咳，或見血，或遺精。泄分輕重，輕者，六證間作，重者，六證兼作。蓋火蒸於上則爲咳血，爲潮熱。火動於下，則爲精濁，爲泄瀉。若先見血，止血爲先，其餘流傳變證雖多，亦必歸重於一經。假如現有精濁，又加之脛酸腰背構急，知其邪在腎也。現有咯血多汗，加之驚惕，口舌生瘡，知其邪在心也。現有喘咳嗽血，加之皮枯鼻塞聲沉，知其邪在肺也。現有夢遺，加之脇痛多怒，頸核，知其邪在肝也。現有泄瀉，加之腹痛痞塊，飲食無味，四肢倦怠，知其邪在脾也。當隨其邪之所在調之，勞熱清骨散，內熱保眞湯，補熱黃芪鱉甲湯，勞血咯血太平丸，嗽吐咳咯保和湯，血去多，三黃補血湯，血不止，十灰散，單花蘂石散。勞嗽乾咳，人參潤肺丸，保和湯，太平丸，寧肺湯，肺癆，知母茯苓湯，肺癰，桔梗湯，單白芨散，勞泄，白朮膏，八珍湯，腎氣丸，勞汗，黃芪散，更當於各病本條參究。初與開關起胃房。勞者，倦也。氣血勞倦不運，則凝滯疎漏，邪氣得以相乘，又飲食勞倦所傷，則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熱薰胸中而生內熱。凡頸上有核，腹中有塊，或當臍水冷，或無力言動，皆痰涎結聚，氣血凝滯之所致也。故以開關起胃爲先，蓋關脈閉則氣血乾枯，胃氣弱則藥無由行。但陽虛不可偏用辛香丁附之類，陰虛不可偏用苦寒知柏之類。水立有開關散，定胃散。今亦難用，竊其意椎之。陽病開關，清熱利便，宜瀉白散加銀柴胡、秦艽、桔梗、木通、澤瀉、當歸、芍藥、木香，以小便多爲病去。陰病開關，行痰利氣，宜二陳湯加便製香附、貝母、牡丹皮、當歸、山查、蘇梗，及生地、木香少許，以氣清痰少，爲病病減。陰陽俱用參苓白朮散，三白湯，或二陳湯加白朮、神麴、麥芽，以起脾胃。如有泄者，尤宜多服久服。俟胃氣轉，然後依症用藥。古方以生犀散，防風當歸飲，或三補丸，單黃連丸治熱癆症，然必初起體實，而後敢用之也。久則平補火自熄，久虛積損成癆，陽虛劫勞散，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補中益氣湯，單人參湯。陰虛加味逍遙散，滋陰降火湯，節齋四物湯，補陰丸，大造丸，補天丸。虛甚者，瓊玉膏，白鳳膏。古云：服涼藥，百無一生。飲溲溺，萬無一死。惟脾胃虛及氣血弱者，必以滋補藥中，量入童便，以代降火之藥。今俗非偏用知、栢，生地滯脾，則又偏用人參、桂、附助火，治咳輒用兜鈴、紫菀、款冬、青黛、牡蠣收澁肝經，治血輒用京墨，金石寒涼傷其氣血，退潮輒用銀柴胡，胡黃連消其肌肉，遺精輒用龍骨，石脂澁燥其精，皆不治其本耳。扶正祛邪蟲亦亡。蟲亦氣血凝滯，痰與瘀血化成，但平補氣血爲主，加以烏梅、青蒿、硃砂之類，而蟲自亡矣。紫河車丹、紫河車丸、青蒿膏、蛤蚧散，天靈蓋散選用。傳屍之說，不必深泥，歷觀癆瘵，皆因酒色財氣損傷心血，以致虛火妄動，醫者不分陰陽用藥，病家不思疾由自取，往往歸咎前人積惡，甚則疑及房屋器皿墳墓，且冤業飛屍遞相傳疰。

古人亦云，癆瘵。三十六種，惟陰德可以斷之。不幸患此疾者，或入山林，或居靜室，清心靜坐，常焚香叩齒，專意保養，節食戒慾，庶乎病可斷根，若不遵此禁忌，服藥不効。我有一言眞藥石，改酒色財氣過遷善篤信天理回窮蒼。

《醫林繩墨・痰火》　嘗謂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天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爲陰而居於天之中。是地非天之大氣無以舉之也。日屬陽也而常實，不借月之形以爲運，月屬陰也而易缺，必禀日之光以爲明。故人身之陰氣，其消長每視月之盈虧也。且人之生也，無不下地而有聲，聲氣也。若其精血，則男子必待十六而後精通，女子必待十四而後經行，是有形後猶待乳哺水穀以養，而陰氣方可與陽爲配擬能成人。古老爲人父母者，定三十二十而後娶嫁，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今人弱冠蚤婚，不知節慾，故當其壯年便有痰火之病，未愈半百已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隳壞，雖氣運之寖薄，而亦生人之自取耳。然而痰火之成患固曰多端，要其治法，不外攻、補、緩、急、留、除六者而已，而其先首重審候。蓋水不足則火勝，火勝則氣傷，氣傷則不能運化水穀而停濕，濕生痰，痰生熱，以致形瘦口乾舌苦，二便秘澁，或遺精，或不禁，或淋，甚者爲喘爲哮，惡心膈噎，痙癇顛狂，邪祟怔忡，喉痹，上中下三消等病。治者須要細辨病因，方可投藥，其藥南星、半夏以燥之也，眉批：南星半夏其性太燥，豈宜用乎？亦言其痰火病中，此二者可爲濕之之藥耳。橘紅、枳殼散之也，茯苓、豬澤以滲之也，芩、連、梔子以降之也，連翹、桔梗、香附以開行之也，芒硝、青黛以軟解之也，貝母、知母、天冬、麥冬以潤之也，歸、芍、地黃以滋益之也，竹瀝、薑汁以導引之也。其中分別內傷不得用燥藥，外因不得用滯潤藥。又要分新舊虛實，實而新者爲病淺。若虛而老者，稠粘於胸膈之間，依附盤薄於腸胃之處，須要平和緩治，不可太猛。蓋人身受病未有不由飲食房慾，及起居不節，日積月累以漸受傷者也。若驟用攻擊太過，病未即除，而臟腑先受其害，後雖遇和、扁，難責效矣。故初宜治

標，順氣爲先，分導次之，氣升卽屬火，順氣在於降火。又中氣虛者，宜固中氣以運痰。若胃氣有虛，則痰必愈盛。次則治本，夫水虧則火盛，火盛則痰起，故端本之要全在腎水，須宜補腎逐去邪水。今人但知利氣降火，不知本原不固，徒治其標，縱得暫安，愈後復發。然而痰火難愈之脈，又不可不辨也。凡脈滑疾帶洪且數者，爲實證，易治者也。若沉濇大小不勻爲虛證，此難愈者也。六法之中，何名攻法？以人之初病痰火者，皆由外因四氣，內因七情而作，在上焦則眩暈喘咳，在中焦則脇肋脹疼，在下焦則遺精便赤，治上必用枝、芩、瓜蔞、貝母、甘、桔、橘紅等藥，治中必用積實、黃連、連翹、香附、花粉、蒼、芩、白朮、星、半之類，治下必用黃栢、豬苓、澤瀉、硝、黃、木通、防己、青皮、海石、牽牛、山查之屬，峻以治之，輕則五七劑，重則一二十劑。治上食後服，治中半空心服，治下空心服，藥力一到，病患即解。蓋人之初病，氣血尚實，雖峻攻猛治，不傷元氣，若藥力緩慢，病邪傳流，難爲力矣。何名補法？凡人氣體虛弱，偶患痰火，其證雖實，其本則弱，若概行瀉火攻痰利藥，則正氣虛而不運，邪氣着而不出矣。故先賢有曰：氣虛不補，邪何由行。但補藥須要識得監製之法，如氣虛合用參、朮，必監以青、陳皮。血虛合用芎、歸，必佐以香附、砂仁。痰盛則貝母、瓜蔞、海粉、枳、梗、竹瀝、薑汁、白芥子、赤白苓、陳皮，甚則薑、桂以溫之。火盛則花粉、天麥冬、炒梔子、乾葛、木通、生地、赤芍、竹茹、燈心之類。又有冷痰上溢，昏暈氣喘者，必救本，壯水腎氣丸加桂、附。有脾氣虛弱不能運化者，必補中燥溫，用六君子加竹瀝、薑汁。如痰喘聲高脈散，油汗身如冰者，此眞氣憊，又非補可施可救者矣。何名緩法？痰火纏身爲病日久，病不在表而在裏，或流入經絡，或誤藥雜亂，非卒然可除其根，必也緩以治之，投以輕劑，需以日月。合用參、連、枝子、半夏末三分、白礬末三分共一劑，薑汁調服探吐，後服加減導痰湯，星、半、苓、陳、瓜蔞、枳、甘、桔、梔、苓等劑。在中必用苓、連、瓜蔞、貝母、枳實、陳、半、蘇子、玄明粉、木香、杏仁、竹瀝、薑汁，甚則大黃、石膏。在下則用芒硝、黃栢、防己、牽牛、橘子、滑石、青皮、赤芍、槟榔，甚則桃仁承氣，利藥一投不解，再投必降，譬之兵家，賊鋒熾盛，必殺戮盡種而後平定，且於正氣亦無傷也。何名除法？人多忽略，方其痰火洶湧，則求藥，如不及，俟病勢稍退，遂厭藥不服，不知痰閉火伏，變生諸證，爲患莫大。故治者須要悉心體察，見微思著。如見燥實病滿者，必用硝、黃以除之。如見中虛下陷者，必用參、芪、升、柴以提之。如見胃火痰盛者，必用知母、石膏以降之。如見陰虛火盛者，必用知母、黃栢以清之。如見脾虛不運者，必用朮、苓以補之。如見下焦閉塞者，必用木通、大黃以利之伐之，又伐根株不留，庶乎萌孽不復也。何名留法？世之病痰火者，往往氣血不足之人，而壯實者未之有也。故治者不可太過，古云祛邪如追寇盜，殲魁而恕脇從，正若待小人，正己而無過察也。如見痰上湧可吐矣，而慮中虛不可盡吐。如見火上炎可降矣，而慮傷脾不可盡降。如見血可清矣，而慮傷榮不可過清。見濕可滲矣，而慮及亡津不可過利。如用黃栢、知母以滋陰是也，但滋降過則損眞陽之氣，中氣反虛。如用黃連、枳實以消心下痞是也，但驅除過則心氣損，而虛脹反甚。如用枳、梗以寬胸是也，但疎泄過則損至高之氣，而反下陷矣。此六法者，不可不知，是在高明之士降證酌中而善用之耳，此傳心之妙訣也。

愚再按：世人之病痰火者，始爲實痰火，中爲虛痰火，末勞傷痰火，其原則一，其治不同。實症虛前論已明，惟有勞傷最宜斟酌。蓋少年痰火，因爲人引，破陽太早，根本受傷，致元氣虛憊，或遺精盜汗，神疲力怯，飲食少進，五心煩熱，此只宜調養腎氣，切忌太補，亦忌太瀉。蓋雖受傷太早，而陰氣方生而未足，如木方向榮，外似憔悴，內實茂發，只要斷酒色一年，兼以茹淡，初服腎氣丸，後服參苓白朮丸，無弗愈者。中年三十前後患痰火者，或得之房勞，或加之煎炒，或兼之思慮，又勞役之過，以致眞陰虧損，相火隨旺，火旺則陰愈爍，爲喘爲嗽，爲痰爲熱，爲吐衄，爲手足心熱，小便赤，四肢倦怠，脈來數大，或虛細弦急，甚則濇疾，此則必用滋陰降火湯加減。但脈來大數而軟者，加入參、苓。脈來弦急有力者，加入柴、苓。脈來濇疾而短者，禁用川芎、白朮，但用知、栢、生地、歸、芍、貝、桔、麥冬、石連等藥治之。若至虛損之甚，潮汗咳血，瀉遺，喉痛生瘡，聲啞者，不可治矣。晚年一旦酒色所傷者，如止是發熱咳嗽吐痰喘急者，清肺飲、參、歸、芍、地、苓、麥、五味、陳皮、知、栢、甘草服。蓋老年陰陽兩虛，兼以受傷，難以行涼，故此不當同少壯一例治

也。凡司命者，其知所以重輕先後，調攝之。

治法主意，痰火初起可急攻，痰火病久宜緩治。

《醫林繩墨・癆瘵》 癆之一症，勞傷氣血。蓋氣血不能周流，滯塞脈絡鬱而成濕，遏而成熱，濕熱生蟲，謂之癆蟲。熱汗內聚，謂之骨蒸。如汗如啾，謂之癆啾。熱多痰盛，肌肉消瘦，痰盛則重，肉消則死，故曰勞。傷心腎而成癆者，色慾過度而成癆者，又有久瘧不止而成癆者，吐血傷力而成癆者，久病咳嗽而成癆者，久病脾虛而成癆者，有因傳染而成癆者，證雖不同，宜各調治。吾嘗考之五勞之證，鬱怒太甚不能發越，久而蓄積，謂之肝勞。焦思太過，耗散精血，神不能守，謂之心勞。憂愁勞倦，飲食失調，陰不能靜，謂之脾勞。境遇悲苦，情不能樂，鬱遏生蟲，謂之肺勞。色慾無節斲喪無窮，精血耗散，謂之腎勞。此五勞之證，鬱怒太甚不能發越，久而蓄積，謂之肝勞。焦思太過，耗散精血，神不能守，謂之心勞。憂愁勞倦，飲食失調，陰不能靜，謂之脾勞。境遇悲苦，情不能樂，鬱遏生蟲，謂之肺勞。色慾無節斲喪無窮，精血耗散，謂之腎勞。此五勞之證，即生五蟲者也何也，蟲因氣化，氣聚則生，氣熱則長，氣衰則勝，氣去則出，所以治蟲之藥，不能刑於五臟，而五蟲之症，不能效驗於今古也。哀哉。然而治勞之要，則不過陰虛、陽虛、陽兩虛三者而已，在精察而酌處之，勿令悞也。如陽虛而悞用補陰之藥，則吐逆悶痞，滲泄之症生焉。其入解跡如陰虛，而悞用補陽之藥，則盜汗嗽熱夢遺之症成焉。其人煩燥，今世之醫者，凡見人有自汗，怠惰嗜卧，食少，皆用補中益氣，十全大補，固當矣。至於陰虛而怠惰少食，癱弱盜汗亦每用之，甚者明見其吐血發熱咳嗽，尤用之不悞焉，是促其亡者也。蓋陰既虛矣，而尤補陽，則陽愈亢陰愈虛，諸病悉加矣。此吾已於前內傷言之。至若丹溪論陰陽虛之症，謂陰虛則熱在午後子前，陰虛則汗從寐時盜出，陰虛則氣不降而涎痰上逆，連綿吐出不已，以陰虛者用四物湯加知栢主之，而世醫遵用治痰，乃萬無一效者何哉？夫陰既虛，火又上炎，而芎歸皆味辛，氣大溫，非滋虛降火之藥。又川芎上竄，尤非虛炎短乏者所宜。地黃泥膈，非胃弱食少痰多者所宜。知栢苦辛太寒，雖曰滋陰，其實燥而損血，雖曰降火，其實苦先入心，久而增氣，反能助火至其敗胃，所不待言，用藥如此，烏能奏功也。吾每用薏苡、百合、桑皮、地骨皮、牡丹皮、枇杷葉、五味、酸棗之屬，佐以生地汁、藕汁、乳汁、童便。如咳嗽，則多用桑皮、枇杷葉。有痰則增貝母，有血則多用薏苡、百合、阿膠，熱甚則多用地骨皮，食少則用薏苡仁至七八錢，而麥冬常爲之主，以保肺金而滋生化之源，無不應手而效也。又舊有葛可久《十藥神書》方法，治勞漸次用藥，大有神驗，然亦要用之得當，其藥非預製不能也。其方載在《古今醫統》與張三錫《治法彙》，懷救人之心者，其當細細考驗也歟。

治法主意，凡治勞損，不可伐腎，然腎當補而勿瀉，五勞之證由腎而出，補腎而兼用骨藥，所治自可。

《壽世保元・勞瘵》 脈骨蒸勞熱，脈數而虛，熱而漉小，必殞。其軀如汗，加欵，非藥可除。

夫陰虛火動，勞瘵之疾，蓋由相火上乘肺金而成之也。傷其精則陰虛而火動，耗其血則火亢而金虧。人身之血猶水也，血之英華最厚者，精也，不謹養者縱其慾而快其心，則精血滲涸，故臟腑津液漸燥，則火動薰肺而生痰，因其燥，則痰結於肺管不利於出，故嗽而聲乾。原乎精乏則陰虛，陰虛則相火衝胃而變爲涎也。二火薰膈，則痰涎逆上，胃脘不利則多嗽聲。蓋痰因火動，嗽因痰起，痰之黃厚者爲有元氣，可治。狀如魚涎白沫者，爲無元氣，難愈。然斯病之起，非止過慾而已，或五味之偏，或七情之極，或勞役之過，耗散元氣，損傷脾胃，氣血虧損，臟腑虛弱，六脈沉細微濇而數，百病由是次第而生。蓋腎水一虛，則相火妄動，相火上炎薰尅肺金，肺受火邪所尅，所以爲咳、爲嗽、爲熱、爲痰、爲喘急、爲盜汗、爲吐血、衄血、便血、尿血、爲四肢倦怠、爲五心煩熱、爲咽乾聲啞、爲耳鳴眼花、爲遺精便濁、爲蠱脹腫滿、爲一切難狀之證。治之宜滋腎水，養心血，扶元氣，健脾胃以培其本，降相火，清濕熱，化痰涎，潤肺金，以治其標，宜以清離滋坎湯、補中益氣湯、河車地黃丸、太平丸、瑞蓮丸、寧嗽膏、白雪糕之類，宜對證選用，愼毋執泥，蓋此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然治之非大方一藥所能療焉。宜以上諸方，對證投之，功不可以間斷，効有難於速期，久而腎水上升，則相火下降，火降則痰消嗽止，水升則氣足神完，水火既濟，又何疾之不愈哉。又須病者，堅心愛命，絕房勞，戒惱怒，息妄想，節飲食，廣服藥以自培其根可也，萬一毫釐不謹，則諸證迭起，縱盧扁復甦，亦難爲矣，可不愼乎。

一論因房慾過度而成陰虛火動勞瘵之證，發熱咳嗽，吐痰喘急，盜汗，五心煩熱，吐血衄血，咽喉聲啞，夜夢遺精，耳鳴眼花，六脈沉數而濇，清離滋坎湯。

一論虛勞發熱，口乾咳嗽，吐痰喘急，自汗，四肢困倦無力，不思飲食，大便泄瀉，肚腹蠱脹種，六脈浮數無力，加減補中益氣湯。

一論年少之人，稟賦薄弱，不能謹愼，斲喪太過，以致腎水枯竭，相火妄

動而成陰虛火動之證，渾身發熱，咳嗽吐痰，喘急上壅，夜多盜汗，五心煩熱，日輕夜重，吐血、衄血、尿血、便血、咯血、唾血，肺癰肺痿，咽瘡聲啞，口乾發渴，耳鳴眼黑，頭眩昏沉，蠱脹腫滿，小便淋灑，夜夢遺精，足膝酸軟，肌肉消瘦，四肢困倦，飲食少思，血虛發熱之神藥也，河車地黃丸。

一論虛勞久嗽、紅痰、肺痿肺癰，卧不倒床，嗽聲不絕者，宜用噙化太平丸。

一論陰虛火動，吐血咯血，咳嗽痰涎喘急，大斂肺氣，止嗽化痰定喘之聖如神寧嗽膏。

《簡明醫彀・傳屍》 此證父子、兄弟、夫妻，患病傳染，相延數世，甚至滅門者，實有勞蟲出死入生，群書繪形，逐世變易，計九種，弱人切宜防避。萬病解毒玉樞丹治傳屍勞，每用一錠，鷄鳴時磨服，俟下惡物，或有形，或如亂髮、紅絲亦是也。次進飲食。未下，明早再服，下爲度。又樗子百枚，空心食，殺蟲。又屍蟲，雄黃一兩，水飛，松香一兩，溶化和丸蓮子大，平旦吞一丸，七日蟲盡出。蘇合香丸，又桃仁百二十粒，泡去皮搗，爲丸，平旦水服完，飲酒至醉，未下再服，忌肉百日。屍蟲，骨蒸：百部一斤，酒炒，青蒿子八兩爲末，蜜丸。每百丸，早晚米湯下。瀉，減服。

《紅爐點雪・痰火證治》 夫痰火者，癆瘵之晦名，病之最酷者也。然以病之先後言，則火爲痰之本，痰爲火之標，而其陰虛則又爲致火致痰之本矣。何則？陰虛則火動，火動則痰生。所謂痰火者，寧非言末而忘本耶。人之一身，金水二臟，不可暫傷。蓋金爲生化之源，水爲生生之本，眞陰既虧，則火自偏勝，火既偏勝，則上炎爍金，金母既傷，則生化之源已息，而水子何以借其胎養乎。夫一水既虧，則五火相煽，火迫肺而爲咳，痰壅喉而爲嗽，所以咳嗽一證，爲亡津液之肇耶。以其傷於生化，母子俱病，眞水日涸，益爲致火之胎，於是陰愈消而陽愈亢，燔爍蒸炎，迫血上行，越出諸竅，而爲咳唾吐衄等候。況血爲有形，難成易虧，可驟補耶？血失既多，則陰暴脫而陽亦微，陽微則惡寒，陰虛則發熱，故寒熱似瘧者，乃陰消陽敗之證諦。至於潮熱，則又爲陰虛之極也。陰虛至極，則相火擅權，致君不務德矣。精固藏於腎，然聽命於心，心腎之液兩虧，則水火不交，陽主開泄，自致玉關無約，由是一夢即遺，不交而漏，病者卽欲固守，其可得乎？眞陰既竭，則孤陽無根。《內經》云：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者，正此謂也。然是證之由，在於分毫之異。寔猶淄澠水合，非易於可能辨哉。如始於嗜慾水虧，致火炎爍金，母子俱虛，咳而多痰，遺滑者，脈必弦長緊實，或滑而數，此火鬱內實不受補者也。法當君以益水，如熟地、玄參、五味、枸杞、山藥之類，佐以清金，二母、二冬、沙參、紫苑等味，使以降火，梔、芩、蘗、草是也。如始於風寒邪鬱，久咳傷肺嗽血，漸至水虧，此金絕生化之源，母令子虛，脈必浮而芤濡虛大遲緩無力，或沉而遲澁弱細結代，皆虛而不足，可補者也。法當以益肺，如參、蓍、山藥之類，佐以滋腎，熟地、五味、玄參、山茱等品，使以清金斂肺，二母、二冬、片芩、沙參、烏梅、五味、白芍之屬是也。若始於過力傷筋，動極逆氣，肝不納血，因而妄出上竅，遂致陰虛者，法當君以益肝，如當歸、牛膝、芍藥等味，佐以養氣，決明、白朮、栢仁、生薑等品，使以消瘀，丹皮、紅花、鬱金之類，更以熟地、枸杞、杜仲以補其母，兼以二冬、知、芩、沙參以杜其賊，庶乃圓神。若水涸肺燥，咯唾咳嗽，法當潤肺清金，如蛤蚧、阿膠、二冬、百合、貝母、花粉是也。其曰五臟相傳者，乃五臟之氣自相戕賊也。如肺賊肝者，必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煩驚怖，以白爲肺之色，目乃肝之竅。口苦自汗，心煩驚怖，皆屬心病，此母令子虛之候也。法當君以益肝，以當歸、白芍、牛膝、續斷以補肝之血，以決明、白朮、栢仁、菊花益肝之氣，以枸杞、杜仲、熟地、阿膠、兎絲子以補肝之母，佐以知母、訶子、麥冬、片芩以瀉肺之實，使以麥冬、酸棗、茯神以清心而鎮神也。如腎賊心者，必面黑鼻乾，口瘡喜忘，大便或秘或泄，以黑爲腎之色，鼻爲肺之竅，大便或秘或泄，亦皆金病，口瘡喜忘，又屬心恙，此水尅火，火尅金之義也。法當君以益心，用茯神、遠志、菖蒲以益心之氣，當歸、熟地以補心之血，酸棗、烏梅、生薑、陳皮以補心之母，澤瀉、車前、茯苓以制水之淫，使以片芩、知母、二冬、紫苑以潤金之燥也。若肝賊脾者，必面青唇黃，口強舌哽，吐涎體瘦，飲食無味，以青爲肝之色，唇爲脾之外候，餘皆肝之本病，此木尅土之義也。法當君以補土，以參、蓍、升、葛補脾之氣，白朮、白芍、大棗、膠、飴以補脾之血，桂心、茯苓以補脾之母，佐以芍藥、烏梅以瀉木之實，以膽草、芩、連、梔子以瀉肝之火，以二冬、二母、百合、阿膠以堅金之肅也。若心賊肺者，必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喘咳毛枯，以赤爲心之色，鼻爲肺所屬，餘皆肺證，此火尅金之候也。法當君以瀉火，用甘草、人參、赤苓、朮、通、黃蘗以瀉氣分之火，玄參、丹參、丹皮、地黃以徹血分之熱，使以黃連瀉心子之實，佐以二冬、百合、貝母、阿膠以保肺潤燥，使以參、蓍、芍、朮、大

棗、甘草、膠、飴以益肺之母也。如肺賊腎者，必面黃耳枯，骨滿脈痛，遺精白濁，以黃爲脾之色，耳爲腎之竅，腎主骨，故脈痛，餘皆水病，此土尅水之候也。法當君以益水，用知母、玄參、補骨脂以益腎之氣，熟地黃、枸杞、黃蘗、五味、山茱以補腎之血，佐以梔子、豆豉、萊菔子以瀉脾之子，訶子、防風、桑白皮以泄土之實，使以人參、山茱、玄參、熟地以補腎之母也。此古人之成法，當的從之。惟腎賊心之一證，意必邪水淫濕，上溢心分，以其人眞火心血素虧，君不主位，相火司權，乃能令人有面黑鼻乾，口瘡喜忘，便秘便溏等證，此亦心腎不交，水火未濟之候，寧非濕熱相蒸使之然乎。夫眞水一臟，有虛無實者也。不虧足矣，而能有餘賊心，似非至到之理，要之眞水無瀉法，實火無補法，惟敦土清金爲善，志者思過半矣。

《紅爐點雪・痰火戒忌》 夫痰火之證，有治愈而老且壽者，有纏綿數紀而終不可療者，有一病即治，竟不愈者，何也？如器物已損，必愛恤護持，乃可恆用而不敝，若不恤而顚擊之，寧有不壞者乎？然痰火固爲惡候，治之愈與不愈，亦在人之調攝何如爾。且病之作也，始於水虧，法當絕慾存精，精足則水自復。繼而火熾，則當薄味救水，水充則火自減。次必戒酒以養金，金氣清肅，則生化之機復行，子受母蔭，則眞陰自復，水得其權，則火自平矣。故治而愈者，以此三者之法，可缺一乎。若既病而仍前酗酒恣慾嗜啖膏粱，以火濟火，其得長生者幾希。

戒忌箴　絕戒暴怒，最遠房室，更愼起居，尤忌憂鬱，順就寒暄，節調飲食，毋以我言，虛僞無益，一或失調，噬臍何及。

《愼柔五書・癆瘵・總論》 夫癆者，勞也，非一端可盡。或苦心竭其心脾之神志，或酒色竭其肝腎之陰精，或久痢久瘧傷寒傷暑，諸證治之不當，損其氣血，傷其脾胃，五藏乾枯而火起，以致發熱則金受尅，大腸先結燥而水之源先涸矣。宜見脈見證用藥，果當無不愈者，若初熱未甚，繼以治法之非，久之即成蒸病。蒸病者，如甑之蒸熱之極也。然使初病元氣尚強，脈氣尚旺，照古方用五蒸湯加減，二十三蒸之法，亦無不驗，治蒸法服之，病稍退，又當察證，清心參用癆病治方，不可造次。蒸病或十日半月熱極，致骨中血凝，便化爲蟲，張仲景立祛血之法，不使凝血化蟲，鱉蟲丸、百勞丸是也。倘治之不得其序，不能祛血，血化爲蟲，是時病人脈氣尚充，精神尚旺，猶可救也。如聲啞喉痛，寒熱大作，脈細而數，不思飲食，精神視聽俱不能支，皆屬不治。又有火鬱，痰凝氣滯，咳嗽發熱，氣喘，葛先生保和湯、保眞湯，次序用之，火散痰開熱退，總歸八珍湯調理。又有吐紅咳嗽，脈雖數有神，不至於蒸極作蟲者，脈洪脈數，虛虛實實，通變在乎心靈矣。【略】

蟲爲氣血凝滯，瘀血化成，但平補氣血爲主，加以烏梅、青蒿、硃砂之類，而蟲自亡矣。紫河車丹、紫河車丸、青蒿膏、蚧蛤散選用，惟度其虛實爲主。

凡體虛者，宜先用補法扶其元氣，然後用王道之藥，佐之以殺蟲之劑，如化蟲丸、史君子丸之類，或追蟲後，而繼以溫補亦可。不然，則蟲去而元氣亦散。【略】

癆蟲須分五藏，常居肺間，正所謂膏之上，肓之下，針之不得，藥之不行，只宜早灸膏肓，四花爲佳。若蝕肺系，則咯血吐痰，聲嘶，思食無厭，病患至此，未易療治，當參究古法九蟲及一十八種蟲名之異，并紫庭取蟲諸法。

《醫宗必讀・虛癆・傳屍勞瘵》 虛癆熱毒，積久則生惡蟲，食人臟腑。其證蒸熱咳嗽，胸悶背痛，兩目不明，四肢無力，腰膝酸疼，卧而不寐，或面色脫白，或兩頰時紅，常懷忿怒，夢與鬼交，同氣連枝多遭傳染，甚而滅門，大可畏也。法當補虛以復其元，殺蟲以絕其根。能殺其蟲，雖病者不生，亦可絕其傳疰耳。凡近視此病者，不宜飢餓，虛者須服補藥，宜佩安息香及麝香，則蟲鬼不敢侵也。

《證治彙補・內因門・癆瘵》 癆有陰陽　陽病口乾舌瘡，咽痛聲啞，能嗜滋味，五心煩疼，小便黃赤，大便燥結。陰病胃逆惡心，飲食難化，痰涎白色，四肢懈惰，小便常多，大便溏泄。又有嗽痰，仰卧不得者，必陰陽俱病也。【略】

取癆蟲法　用秘傳黑虎丹三方，次第服之，取下惡物，以烈火燒之，藏之深坑，食葱粥將息以復元氣。視其蟲黃白者可治，青黑者不治。凡用藥，隨藏府見證，於滋補藥中加青蒿、百部、烏梅、硃砂之類。

《石室秘録・內傷門》 癆病最難治者，癆蟲尸氣也。此證感之日久，遂至生蟲，而蝕人臟腑，每至不救，滅門滅戶，傳染不已，若不傳方救之，則禍且中於後世。我有奇方，久服自然消出，名救癆殺蟲丸。此方大補眞陰，全非殺蟲傷氣之藥，然補中用攻，而蟲又潛消於烏有，眞治癆神方也。

《辨證録・癆瘵門》 人有咳嗽吐痰，氣逆作喘，卧倒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時偶有聞即芬鬱之味盡是朽腐之氣，惡心欲吐，肌膚枯燥，時作疼

痛，肺管之內恍似蟲行，乾皮細起，狀如麩片，人以爲肺經癆瘵也，誰知是心癆而傳之肺乎。夫肺爲嬌藏，最惡心氣之尅，心以正火刑肺，肺尚受病，況以尸蟲病氣移而刑肺，肺安得而不病乎？然而肺氣之傷者，傷於心之火氣也，心受蟲氣之傷，心自顧不遑，何能分其蟲氣以尅肺？不知心嫌蟲氣之侵，乃不自受，卽以蟲氣移入於肺，而自避其毒也。況肺爲腎之母，肺原能自交於腎，而腎之蟲氣何獨不交於肺乎？此心腎交侵癆瘵之勢，倍重於腎之傳心矣。治法消心中之蟲氣，不若仍消腎中之蟲氣也。然而心腎兩傷，又消兩經之蟲，藥必先經於胃，蟲未必殺而胃氣先亡，則肺金大失化源，非治之善也。法宜健胃，則分布精液，心腎有益，胃又無損，則蟲可得而誅矣。方用健土殺蟲湯，二劑氣喘少平，又二劑咳嗽漸輕，又二劑知香臭，又二劑疼痛漸止，服三月全愈。此方補胃氣又不助陽，消蟲氣又不損液，腎足以制心，而心不至於刑肺，實治癆傳肺之妙法也。此證用獲肺飲亦佳。

人有感染尸蟲，遂至釀成癆病，其證與所感之病人無異，世爲傳尸癆者，男子自腎傳心，由心而肺，由肺而肝，由肝而脾，女子自心傳肺，由肺而肝，由肝而脾，由脾而腎，五臟復傳六腑而死矣。此古人之言也，而孰知不然。傳尸癆證，感病人之蟲，視蟲所入之臟，卽於是臟見病，無不傳於脾而死，不必五臟之皆傳也。彼五臟之皆傳者，乃自傷於腎，由腎而傳心，心而肺，肺而肝，肝而次於脾耳。以自傳而爲傳尸之病，則悞之甚矣。所以治傳尸之病，不必同於治自傳之證也。雖然傳尸之蟲，雖不擇臟而入，治法必須補胃腎爲主，而佐之殺蟲之味。蓋胃氣不敗而津液能生，腎氣不涸而火氣能伏，且胃爲腎之關門，胃土能消而腎水始足，傳尸之病未有腎水不竭者也，此腎與胃之二經必宜兼補耳。方用移尸滅怪湯，此藥服完而傳尸之蟲滅跡矣。古人傳祛逐癆蟲之藥，多至損傷胃腎，所以未能取效，今用人參以開胃，用山茱萸以滋腎，且山茱萸又是殺蟲之味，同雷蟲、水蛭以蟲攻蟲，則易於取勝，尤恐有形之物不能深入於尸蟲之內，加當歸以動之，乳香以開之，引其直入而殺之也，復慮蟲蝕補劑以散藥味，更加二鹽沙者，乃蟲之糞也，蟲遇蟲之糞，則棄而不食，而人參、歸、萸得行其功力，助諸藥以奏效也。此症用逐尸飲亦神。

人有傳染鬼疰者，闔家上下大小無不生尸蟲之病，是重於傳尸也。蓋傳尸止病於一人，一人死而一人又病，非若鬼疰之重也。此等之病，雖是冤鬼相纏，然初起之時，未常非尸蟲引之也。夫尸蟲作祟，已能殺人，況又有鬼邪相輔，變動不一，其爲害也更甚。其證使人夢遺鬼交，泄精淋瀝，沉沉默默，不知所苦，而無處不惡，經年累月漸就困頓，以至於死，一家傳染，多至滅門絕戶，實可傷也！葛雅川曾傳獺肝散以救人，然止可救傳染之初起，不可救傳染之已深。余逢異人傳方，名爲三清丸。

此方補陽氣以制陰則鬼不敢近，滅尸氣以殺蟲，則祟不敢藏，有攻之益，無攻之損，起白骨而予以生全，救闔家而令其壽考，功實偉焉。

此證用散疰飲亦佳。

《醫學心悟・虛榮》

月華丸，滋陰降火，消痰，祛瘀，止咳，定喘，保肺，平肝，消風熱，殺尸蟲，此陰虛發咳之聖藥也。

補天大造丸，補五臟虛損。

《類證治裁・勞瘵》 若夫尸疰瘵證，由瘵久生蟲，食人臟腑，其證蒸熱嗆嗽，胸悶背痛，或面色皎白，兩頰時紅，亦有面色不衰，肌肉不損，名桃花疰。宜紫金錠，蘇合香丸。又有尸鬼作祟，其證沉沉默默，不知所苦，累月經時，羸頓至死，同氣連枝，多遭傳染，名傳尸勞，當補虛以復其元養營湯，八味丸，殺蟲以絕其根十疰丸，桃奴丸。凡診視者，不宜空腹，宜飽食，或佩安息香及麝香，則蟲鬼不敢侵也。

《王氏醫存・癆病酒痰宜童便》 癆病，脈洪數而沈，驟用桂附則生熱，妄用苦寒則暴死。惟童便能引熱下行，佐以甘平淡滲諸藥，收效較穩，嗜酒之人，痰盛大病，宜多服童便。

《血證論・癆瘵》 癆瘵之證，咯血痰嗽，遺精瀉泄，潮熱盜汗，瘦削疲倦，夢與鬼交，或夢亡先，喜見人過，常懷忿怨，平旦尙好，午後病便加增，發熱心煩，口燥鼻乾，臉紅唇赤，骨蒸肺痿，咽痛失音，若瀉不止，則不治矣。其原得於酒色傷損，以及失血之後，瘀血鬱熱，化生癆蟲，蝕人臟腑之精血，變生諸般怪證，病人死後，蟲氣傳染家人，名曰傳尸，又名尸疰，謂其自上注下，見證與前死之人相似故也。【略】夫癆蟲何由而生哉，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身亦必先有瘀血，虛熱鬱蒸乃生癆蟲。蟲者，風木之氣所化，人身肝主風木，又主藏血，肝臟之血，若有瘀積，是猶木之先腐也，於是肝臟之血氣鬱遏蒸煽，將瘀血化生爲蟲。既化爲蟲，卽從蟲治之，宜天靈蓋散治之。然天靈蓋不易得，且不宜用，可用川椒代之，或金蟾丸亦可。余每用乾漆、明雄、川

椒、楝根皮、白頸蚯蚓、升麻、鬱金共爲末，白湯五更時服，其蟲不吐卽下，義固取於殺蟲，而尤在乾漆、鬱金，兼治瘀血，以癆蟲是瘀血所化，殺蟲是治其標，去瘀是治其本也。諸書但言殺蟲，而不知蟲之所自生，宜乎，未得其治也。吾爲指出癆蟲是瘀血所化，治瘀血是治其本也。《辨證錄》用移尸滅怪湯，治癆蟲傳尸，方以去瘀爲主，故效。

癆蟲之生，由瘀血所化，而癆蟲既生，蝕人精血，人之正氣日以消耗，不治其虛，但殺其蟲，病終不能愈也。月華丸主之，義取補虛，而去瘀殺蟲兼施其治，乃萬全之策。鰻魚肉常食亦佳，或鰻魚骨、鱉甲、知母、棗皮、柴胡、當歸、青黛、桃梟爲丸，人參湯下，亦攻補兼行之術。

又凡濕熱積痰，皆能生蟲，與小兒疳蟲無異。用金蟾丸卽愈，不比血化之蟲，靈怪難治也。

既殺蟲後，但當滋補其虛。陰虛者十居八九，瓊玉膏主之，加黃柏、知母、紫河車更佳。陽虛者十之二三，六君子湯主之。

紀事

《蘇沈良方・蘇合香丸》 東陽劉使君，少時嘗病瘵，日漸羸削，至於骨立，肌熱盜汗，勞狀皆具，人有勸服此藥，凡服八九兩，所苦都差。

《本事方・衄血勞瘵吐血咯血》 治勞瘵吐血損肺，及血妄行，神傳剪草膏。剪草一斤，婺台州皆有，惟婺州者可用。狀如茜草，又如細辛，每用一斤，淨洗爲末，入生蜜一斤，和爲膏，以器盛之，不得犯鐵，九蒸九曝，日一蒸曝，病人五更起，面東坐，不得語，用匙抄藥和粥服，每服四匙，良久，用稀粟米飲壓之，藥冷服，粥飲亦不可太熱。或吐或下皆不妨，如久病肺損咯血，只一服愈，尋常咳嗽血妄行每服一匙可也。

有一貴人，其國封病瘵，其尊人嘗以此方畀之，九日而藥成，前一夕，病者夢人戒令翌日勿亂服藥，次日將服之，爲屋土墜器中，不可服。再合既成，又將服，爲貓覆器，又不可食。又再作未就，而是人卒矣。此藥之異如此，若小小血妄行，一啜而愈，或云是陸農師大人製，鄉人艾孚先嘗親說此事，渠後作《大觀本草》亦收入集中，但人未識，不苦信爾。

《夷堅甲志・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慾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遊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醫說・喘嗽・肺熱久嗽》引《本草衍義》 有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勞，以枇杷葉、木通、款冬、紫苑、杏仁、桑白皮等分，大黃減半，如常製爲末，蜜丸，櫻桃大一丸，食後夜卧含化，未終劑而愈。

《儒門事親・熱形・勞嗽》 駝口鎖一男子，年二十餘歲，病勞嗽數年，其聲欲出不出。戴人問曰：曾服藥否？其人曰：家貧，未嘗服藥。戴人曰：年壯不妄服藥者易治。先以苦劑涌之，次以舟車、浚川大下之，更服重劑，果瘥。

一田夫，病勞嗽，一涌一泄，已減大半；次服人參補肺湯，臨卧更服檳榔丸以進食。

又東門高三郎，病嗽一年半，耳鳴三月矣。嗽膿血，面多黑點，身表俱熱，喉中不能發聲。戴人曰：嗽之源，心火之勝也。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水既旺，水濕相接，隔絕於心火，火不下降，反而炎上。肺金被爍，發而爲嗽。金煅既久，聲反不發。醫者補肺腎，皆非也。戴人令先備西瓜、冰、雪等物，其次用涌泄之法，又服去濕之藥，病日已矣。

《明醫雜著・勞瘵》 男子二十前後，色慾過度，損傷精血，必生陰虛火動之病，睡中盜汗，午後發熱，哈哈咳嗽，倦怠無力，飲食少進，甚則痰涎帶血，咯吐出血，或咳血、吐血、衄血，身熱，脈沉數，肌肉消瘦，此名勞瘵，最重，難治，輕者必用藥數十服，重者期以歲年。然必須病人愛命，堅心定志，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節飲食，以自培其根，否則雖服良藥，亦無用也。此病治之於早，則易；若到肌肉消鑠，沉困着床，沉伏細數，則難爲矣。又此病大忌服人參，若曾服過多者，亦難治。今製一方於後，治色慾證，先見潮熱、盜汗、咳嗽、倦怠，趁早服之。

生地黃酒洗　甘草炙　乾薑炮，各五分　川芎　熟地各一錢　白芍炒，一錢

三分　陳皮七分　當歸　白朮各一錢三分　萸蘡水浸炙，七分　知母蜜水浸拌，炒　天門冬去心皮，各一錢　生薑三片

水煎，空心溫服。

愚按：前方治火盛陰虛之法也。大抵此證屬足三陰虛損虛熱無火之症，故晝發夜止，夜發晝止，不時而作，當用六味地黃丸爲主，以補中益氣湯調理脾胃。若脾胃先損者，當以補中益氣爲主，以六味地黃溫存肝腎，多有得生者。若誤用黃柏、知母之類，則復傷脾胃，飲食日少，諸臟愈虛，元氣下陷，腹痞作瀉，則不可救矣。夫衄血、吐血之類，因虛火妄動，血隨火而泛行，或陽氣虛，不能攝血歸經而妄行。其脈弦洪，乃無根之火浮於外也。大抵此證，多因四、五、六月爲火土大旺，金水衰涸之際，不行獨宿，淡味，保養二臟，及十一、二月，火氣潛藏，不遠幃幙，戕賊眞元，故至春末夏初，患頭疼、腳軟、食少、體熱、注夏之病。或少有老態，不耐寒暑，不勝勞役，四時迭病，皆因氣血方長，而勞心虧損，或精血未滿，而早斲喪，故其見證，難以名狀。若左尺脈虛弱或細數，是左腎之眞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也，十補丸。此皆滋其化源也，仍參前發熱及後咳嗽諸證治法用之。

《古今醫統大全・咳嗽門・醫案》　一男子年四十，病勞嗽咯血，唾吐粘臭不可聞，秋冬少緩，春夏則甚，寒熱往來，日晡發作，狀如瘧癆，寢汗如水。累服麻黃根、敗蒲扇而汗自若，又服寧神散，寧肺散而嗽自如，戴人先以獨聖散涌其痰，狀如雞黃汁隨涌出，昏憒三日不省時，時飲以涼水，精神稍開，飲食加進，又與人參半夏丸、桂苓甘露散，不數服乃愈。

《醫宗必讀・虛癆》　安南都許輸所孫女，吐血痰嗽六月，診之兩尺如爛綿，兩寸大而數。余曰：金以火爲仇，肺不浮濇，反得洪大，賊脈見矣，秋令可憂。八月初五復診，肺之洪者變爲細數，腎之軟者變爲疾勁。余曰：歲在戊午少陰司天，兩尺不應，今尺當不應而反大，寸當浮大而反沉細，尺寸反者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計期當死於十六日。然能食者過期，況十六、十七二日皆金，未遽絕也。十八日交寒露，又值火日，經曰手太陰氣絕，丙日篤，丁日死，言火日也，寅時乃氣血注肺之時，不能注則絕，必死於十八日寅時矣。輸所聞之，潸然淚下，以其能食，猶不肯信，至十八日，未曉而終。

汪望洋之孫，年方舞象，發熱咳嗽，羸弱頭眩，二冬、二母、知、栢、芩、連不啻百劑，病勢轉增。余診其脈，右脈虛軟，乃知脾肺氣虛，火不生土之侯也。遂用補中益氣，加五味子、苡仁、薑、桂至三錢，十劑而減，兩月乃安。春初又發，令其服補中丸，一年諸證永痊矣。【略】

侍御馮五玉令愛，發熱咳嗽已及半載，十月間吐鮮血甚多，一日之內，不過食粥一盞，大肉消陷，大便溏泄，沉困着床，脈來七至。余曰：法在不救，人所其知，若能惟余是聽，不爲旁撓，可救十中之一。每貼用人參五錢，桂、附各一錢，耆、朮三錢，歸、芍二錢，陳皮一錢，日投三貼，約進七十劑，及壯水丸三斤，而後起於床。又三月，而飲食如舊。若泥常法而棄之，幽潛沉冤矣。

內科總部

失音部

題解

《靈樞・病傳》瘖乎，其無聲。

《釋名・釋疾病》瘖，唵然無聲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　瘖，不能言。《埤蒼》：瘂，亦瘖也。

《說文解字注・疒部・斯》瘏，散聲也。《方言》：瘏，噎也。楚曰：瘏。又曰：瘏，散也。東齊，聲散曰瘏。秦晉，聲變曰瘏。

論說

《素問・宣明五氣》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搏陽則爲巔疾，搏陰則爲瘖。

《素問・腹中論》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幷，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幷而治之，可使全也。

《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

《素問・脈解》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火不及，寒廼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廼折榮美，上應辰星。民病胸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

《素問・至真要大論》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炳，嗌燥，分注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暴瘖。【略】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胸脇痛，舌難以言。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心脈，【略】。濇甚爲瘖。

《靈樞・經脈》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

《靈樞・經脈》足陽明之別，【略】其病氣逆則喉痹，瘁瘖。

《靈樞・憂恚無言》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頡頷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頡頷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靈樞・九針論》五邪，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痹。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邪入於陰，轉則爲瘖。

《中藏經・察聲色形證決死法》五藏內外絕，神氣不守，其聲嘶者死。陽絕陰結，精神恍惚，撮空裂衣者死。陰陽俱閉，失音者死。

《原病式・六氣爲病・火類》暴瘖，猝瘂也。金肺主聲，故五行惟金響，金應於乾，乾爲天，天爲陽爲健爲動，金本燥，爲涸爲收爲斂，爲勁切，爲剛潔，故諸能鳴者，無越此也。凡諸發語聲者，由其形氣之鼓擊也。鼓擊者，乃健動之用也。所謂物寒則能鳴者，水實制火，火不剋金也。其或火旺水衰，熱乘金肺，而神濁氣鬱，則暴瘖無聲也。

《直指方・聲音》心爲聲音之主，肺爲聲音之門，腎爲聲音之根。風寒

暑濕，氣血痰熱，邪氣有干於心肺者，病在上脘，隨證解之，邪氣散則天籟鳴矣。惟夫腎虛爲病，不能納諸氣以歸元，故氣奔而上，咳嗽痰壅，或喘或脹，髓虛多睡，足冷骨痿，胸腹百骸俱爲之牽制，其嗽愈重，其氣愈乏，其聲愈乾，君子當於受病之處圖之可也。按錢氏方，小兒吐瀉，利其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食，錢用益黃散效，數日以後，忽爾不語，錢知其脾氣已復，腎氣尚虛，投以地黃圓益腎，相繼數劑，於是能言。余益信聲音之根，出於腎也，不誣矣。諸病不語，或聲乾沉，難以痊復。

《普濟方・五運時民氣病證治》 凡六癸年，伏明之紀，歲火不及，寒廼盛行，民病胸痛，脇支滿，膺肩背脾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位高，其氣清，其體浮，形寒飲冷先傷之，至於邪火剋金，則傷之重矣。故嗜飲之人，肺先受熱，胃厝火邪，逐日薰蒸，或成肺脹，則咳嗽喘急，或成癰瘓，則音啞無聲，皮毛乾枯，癯瘦骨立，此眞火之動於肺也，不治。

《古今醫統大全・聲音門・聲音叙論》 聲音者，內關五藏。其爲病也，因於六氣。《金匱》眞言論曰：東方青色，通入於肝，其音角，其聲呼。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其音徵，其聲笑。中央黃色，入通於脾，其音宮，其聲歌。西方白色，入通於肺，其音商，其聲哭。北方黑色，入通於腎，其音羽，其聲呻。此所以聲音通於五藏者也。《直指》云：心爲聲音之主，肺爲聲音之門，腎爲聲音之根，此特言其所重者。舌爲心之苗，心病舌不能轉則不能語言。暴病者尚可醫治，久病者不可治也。而心爲聲音之主者此也。肺者屬金，主清肅，外司皮腠。風寒外感者，熱鬱於內則肺金不清，咳嗽而聲啞，故肺爲聲音之門者此也。腎者，人身之根本，元氣發生之主也。腎氣一虧則元氣寢弱而語瘖者有之。經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錢氏方小兒吐瀉，利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飲食，用益元散作効，數日後忽爾不語，錢氏知其脾氣已復，腎氣尚虛，投以地黃丸益腎，相繼數劑遂能言，於是益信聲音之根出於腎也。

《古今醫統大全・聲音門・六淫之氣并干於聲音》 風寒燥熱致聲不清者，人共知之，暑濕相干者，鮮有知也。經曰：因於濕，首如裹，聲如從室中言，此中氣之濕也。《直指》云：風、寒、暑、濕、燥、火、痰、氣有干於心肺者，病在上脘，隨證解之，邪氣散則天籟鳴矣。惟夫腎虛爲病，不能納諸氣以歸元，故氣奔而上，咳嗽痰壅，或喘或脹，足冷骨痿，胸腹百骸俱爲之牽制，其嗽愈重，其氣愈乏，其聲愈乾，君子當於受病之處圖之可也。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瘖》 瘖者，邪入陰也。經云：邪搏陰則爲瘖。又云：邪入於陰，轉則爲瘖。然有二證。一曰舌瘖，乃中風不轉運之類是也。二曰喉瘖，乃勞嗽失瘖之類是也。蓋舌瘖，但舌本不能轉運言語，而咽喉音聲則如故也。喉瘖，但喉中聲嘶，而舌本則能轉運言語也。

《醫學入門・傷寒纂要・死候・失音》 肺主聲，被火傷而瘖痙。有少陰病咽喉生瘡而不能言者，鷄殼苦酒湯。厥陰囊縮不能言者，小承氣湯。有狐惑症，聲覆不能言者，有痙病不能言者，有風溫下利不語者，有中者失音，有瘀血迷心失音者，各宜分治。須調導二便，以通必竅爲先，通用通關散吹鼻。

《本草綱目・百病主治藥下・音聲》 音聲，瘖有肺熱，有肺痿，有風毒入肺，有蟲食肺，癌有寒包熱，有狐惑，不語有失音，有舌強，或痰迷，有腎虛瘖俳。

《紅爐點雪・火病失音》 夫失聲之證非一，有痰壅、邪鬱、肺痿、毒風寒熱狐惑，舌強不語，腎虛瘖俳，治法各從其類也。惟痰火聲嘶，則與諸證大異，何也？以水涸火炎，薰燥肺竅，金爲火爍而損，由是而聲嘎聲嘶見焉。治法非苦寒降火，溫燥消痰可復，惟益水清金則善矣。

愚謂：言者心之聲，聲者肺之韻，肺體清虛，以氣之鼓迫則鳴，猶鐘磬之懸架，其內空虛，擊之則鳴，內有污濁壅窒，擊之則聲啞而不明也。若自邪鬱痰壅，肺痿、狐惑等因，則其聲啞嘎，惟去其痰邪等病，即猪去鐘磬之泥土濁垢，擊之自鳴，復何啞乎。若夫水虧火炎，金傷聲碎者，則猶鐘磬擊損，欲其如故，須復鑄之，所以痰火聲嘶，其得全愈者鮮矣。即施益水清金之法，尤恐不迨，若更以苦寒妄治，虛虛之積，豈不旋踵而至哉。

《景岳全書・雜證謨・聲瘖》 聲音出於臟氣，凡臟實則聲弘，臟虛則聲怯，故凡五臟之病皆能爲瘖。如以憂思積慮，久而至瘖者，心之病也。驚恐憤鬱，瘁然致瘖者，肝之病也。或以風寒襲於皮毛，火燥刑於金臟，爲欬爲嗽而致瘖者，肺之病也。或以飢飽，或以疲勞，致敗中氣而喘促爲瘖者，脾之病也。至於酒色過傷，慾火燔爍，以致陰虧而盜氣於陽，精竭而移禍於肺，肺燥而嗽，嗽久而瘖者，此腎水枯涸之病也。是五臟皆能爲瘖者其概如此。

然舌爲心之苗，心病則舌不能轉，此心爲聲音之主也。聲由氣而發，肺病則氣奪，此氣爲聲音之戶也。腎藏精，精化氣，陰虛則無氣，此腎爲聲音之根也。經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氣之奪也，而況於無聲者乎？是知聲音之病，雖由五臟，而實惟心之神，肺之氣，腎之精，三者爲之主耳。然人以腎爲根蒂，元氣之所由生也，故由精化氣，由氣化神，使腎氣一虧，則元陽寢弱，所以聲音之標在心肺，而聲音之本則在腎。觀之經云：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然則腎爲聲音之根，信非謬矣。

一、瘖啞之病，當知虛實。實者其病在標，因竅閉而瘖也；虛者其病在本，因內奪而瘖也。竅閉者，有風寒之閉，外感證也；有火邪之閉，熱乘肺也；有氣逆之閉，肝滯強也。風閉者可散而愈，火閉者可清而愈，氣閉者可順而愈，此皆實邪之易治者也。至若痰涎之閉，雖曰有虛有實，然非治節不行，何致痰邪若此？此其虛者多而實者少，當察邪正，分緩急而治之可也。內奪者，有色慾之奪，傷其腎也；憂思之奪，傷其心也；大驚大恐之奪，傷其膽也；飢餒疲勞之奪，傷其脾也，此非各求其屬而大補元氣，安望其嘶敗者復完，而殘損者復振乎？此皆虛邪之難治者也。然難易之辨固若此，而猶有難易之辨者，則辨其久暫，辨其病因，乃可悉焉。蓋暫而近者易，漸而久者難；脈緩而滑者易，脈細而數者難；素無損傷者易，積有勞怯者難；數劑即開者易，久藥罔效者難。此外，復有號叫、歌唱、悲哭，及因熱極暴飲冷水，或暴吸風寒而致瘖者，廼又其易者也。若此者，但知養息，則弗藥可愈，是皆所當辨者。

《侶山堂類辨・音聲言語論》 音聲之發於脾土，而響於肺金也。【略】

能語言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

《四聖心源・七竅解・聲音》 聲音者，手太陰之所司也。肺藏氣，而氣之激宕則爲聲。故脯病則聲爲之不調，氣病則聲爲之不暢。而氣之所以病者，由於已土之濕，手陽明主令於燥金，手太陰化氣於濕土，陽明旺則金燥而響振，太陰盛則土濕而聲瘖。譬之琴瑟簫鼓，遇晴明而清越，值陰晦而沉濁，燥濕之不同也。燥爲陽而濕爲陰，陽旺則氣聚而不泄，氣通而不塞，聚則響而通則鳴。唇缺齒落，而言語失清者，氣之泄也。涕流鼻淵而聲音不亮者，氣之塞也。然聲出於氣，而氣使於神。《靈樞・憂恚無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聲音之戶也。口唇者，聲音之扇也。舌者，聲音之機也。懸雍者，聲音之關也。顬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蓋門戶之開闔，機關之啓閉，氣爲之也。而所以司其遲疾，時其高下，開闔適宜，而啓閉中節者，神之所使也。是故久嗽而聲啞者，病在聲氣。中風而不言者，病在神明。聲氣病則能言而不能響，神明病則能響而不能言。聲氣出於肺，神明藏於心。《四十九難》肺主五聲，入心爲言。緣聲由氣動，而言以神發也。聞之婦人在軍，金鼓不振。李少卿軍，有女子擊鼓起士，而鼓不鳴。然則調聲音者，益清陽而驅濁陰，一定之理也。

《雜症會心録・肺癰》 肺癰爲病，【略】誠以清肺之熱，救肺之氣，則肺不致焦腐，其生廼全。蓋清一分肺熱，則存一分肺氣。而清熱必須散其火結，滌其壅遏，以分散其勢於大腸，令膿血濁沫，日漸下移，因勢利導，廼爲不易之良法也。夫肺爲嬌臟，屬太陰而體燥，必被火熱之毒內攻，致臟傷而膿血外泄，醫者不知益肺之虛，救肺之燥，生肺之液，反恣膽妄投燥熱之藥，其能堪此虛虛之禍。況難成易虧之陰，日爲膿血剝削，而多氣少血之藏，勢必熇熇不救。且今日之人，入房太過，腎水素虛，而母病及子，化源益弱，咳嗽增而虛象現，由是肺喘生脹矣，聲出音啞矣。

《醫階辨證・諸瘖證辨》 風中藏者，心神昏昧而不能言，但噫噫作聲。風痰者，舌本強硬而不能言。風熱者，舌縱大滿口而不能言。寒中三陰者，舌短縮而不能言。內虛者，語言蹇澀而不明。勞嗽者，眞氣極不能上通心肺，語聲不出。亡血者，三陰脈虛而不能作聲。叫號失音者，風入會厭而不能開闔作聲。咳嗽失音者，痰壅肺孔而不能出聲。舌瘖者，喉中有聲，而舌不能轉掉言語。喉瘖者，喉不出聲，而舌能轉掉也。在外者風寒，在內者熱痰虛也。

綜述

《素問・脈要精微論》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王冰注：搏，謂搏擊於手也。諸脈搏堅而長者，皆爲勞心而藏脈氣虛極也。心手少陰脈，從心系上俠咽喉，故令舌卷短而不能言也。

《素問・大奇論》 肝脈驚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略】

胃脈沉鼓澀，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

《靈樞・玉版》 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武威漢代醫簡・第二類簡》 治 鷹聲□□□言方，朮、方風、細辛、薑、桂付子、蜀椒、桔梗，凡八物各二兩，幷治合，和以方寸匕，先餔飯米麻，飲藥耳。

《千金要方・七竅病・喉病》 咽門者，肝膽之候。若藏熱，咽門則閉而氣塞。若腑寒，咽門則破而聲嘶，母薑酒主之。

《千金要方・肺藏・肺虛實》 治肺虛冷聲嘶傷，語言用力，戰掉緩弱，虛瘠，風入肺方。

防風　獨活　芎藭　秦椒　乾薑　黃耆各四十二銖　天雄　麻黃　五味子　山茱萸　甘草各三十六銖　秦艽　桂心　署預　杜仲　人參　細辛　防己各三十銖　紫菀　甘菊花各二十四銖　貫衆二枚　附子七分

右二十二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匕，日二服。一方有石膏六分，當歸五分。

治肺虛寒厲風所傷，語聲嘶塞，氣息喘憊欬唾，酥蜜膏酒，止氣嗽通聲方。

酥　崖蜜　飴糖　薑汁　百部汁　棗肉　杏人各一升研　甘皮五具末

右八味合和，微火煎，常攪，三上三下，約一炊久，取薑汁等各減半止，溫酒一升，服方寸匕，細細咽之，日二夜一。

又方：

豬腿三具　大棗百枚

右二味，以酒五升漬之，秋冬七日，春夏五日，出布絞去滓，七日服盡，二七日忌鹽。羊膍亦得治咳嗽，胸脇支滿，多喘上氣，尤良。《肘後方》治久咳上氣，二十年諸治不差者。

《千金要方・咳嗽》 治忽暴嗽失聲、語不出，杏人煎方。

《千金要方・咽門》 夫咽門者，應五臟六腑，往還神氣，陰陽通塞之道也。喉嚨胞囊舌者，幷津液調五味之氣本也，不可不研乎。咽門者，肝膽之候也，其重十兩，廣二寸五分，至胃管長一尺六寸，主通五藏六腑津液神氣，應十二時。若藏熱，咽門則閉而氣塞。若腑寒，則咽門破而聲嘶。母薑酒主之，方在第六卷中。熱則通之，寒則補之，若寒熱調和，病不生矣。

《外臺秘要・欬失聲方》引《廣濟》 療咽喉乾燥，欬嗽語無聲音，桂心散。

《外臺秘要・欬失聲方》引《古今録驗療》 暴中冷傷寒，鼻塞喘欬，喉中痙塞失音聲者，方取芫花根一虎口切，暴

右一味，令病人以薦自縈就裏舂芫花根，令飛揚入其七孔中，當眼淚出，口鼻皆羅剌郎達切畢畢耳，勿住，令芫花根盡則止，病必於此差。

《聖惠方・咳嗽論》 夫咳嗽失聲者，由風冷傷於肺之所爲也。肺主氣，五臟同受氣於肺，而五臟有五聲，皆稟氣而通之。氣爲陽，若溫暖則陽氣和宣，其聲通暢。風冷爲陰，陰邪搏於陽氣，使氣不通流，所以失聲也。

治咳嗽上氣，喘急失聲，宜服貝母散。

治咳嗽聲不出，宜服桂心散。

治咳嗽，失聲語不出，宜服杏仁煎。

治肺熱咳嗽聲不出，天門冬煎。

治急暴嗽，失聲語不出，杏仁煎。

治咳嗽氣促，胸中滿悶，語聲不出，宜服五味子煎。

治咳嗽，咽喉乾燥，語無聲音，宜服含化桂心圓。

《扁鵲心書・噎病》 又有肺寒一證，令人頭微痛，多清涕，聲啞，惡寒，肩背拘攣，脈微浮緊，當服華蓋散，重則薑附湯，忌冷物。此證不可誤認作癆證治，故表而出之。肺寒之證，世醫不識，不能用溫散，但用桑皮、貝母、麥冬、玉竹等味，壅住寒邪，做成弱證者多矣。

《洪氏集驗方》 治暴嗽不止，或失聲音。饒州上官醫傳

款冬花去枝，杖細剉，焙乾，爲細末

右用生蜜搜，和作餅子，貯火香爐中，如裝香然，安藥在火上，令病人開口嗡煙，未飲吞下，臨卧時。予頃年，見紹興趙判宗云，先以款冬花在香爐中燒煙，卻用小竹罩罩之，止露一竅，承之以口，凡三兩次，嗽即止。

《宣明方論・諸證門・喑俳證》 內奪而厥，舌喑不能言，二足廢不爲用，腎脈虛弱，其氣厥不至，舌不仁。經云：喑痱，足不履用，音聲不出者。

《易簡方・聲症》 治患卒瘂，用杏仁三分，去皮煎熬，別杵桂一分，和搗如泥，每用杏核大，緜裹含，細細嚥之，日五夜三。

治無故喉咽聲音不出者，名爲失音，用橘皮五兩，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其聲自出。

又方：用桂心爲末，頻放舌下，漸漸嚥汁。

又方：用桂，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溫服不拘時，聲便出。

治風冷失聲，咽喉不利，用蕺荷根二兩，研絞汁，酒一盞，和勻，不拘時溫服半盞。

治失音，用槐花瓦上炒令香熟，出火毒，半夜後仰卧任意服，亦治咯血。

又方：用皂角一挺去皮子，蘿蔔三枚切片，水二盞，煎一盞，服之，不過三四服即聲出。

《儒門事親・身重瘖瘂》 夫婦人身重，九月而瘖瘂不言者，是脬生絡脈不相接也，則不能言。經曰：無治也。雖有此論，可煎玉燭散二兩，水一椀，同煎至七分去滓，放冷入蜜少許，時時呷之，則心火下降，而肺金自清，故能作聲也。

《儒門事親・大寒子上初之氣》 初之氣爲病，多發欬嗽，風痰風厥，涎潮痹塞，口蜗半身不遂，失音。

《儒門事親・春分上脾二之氣》 二之氣爲病，多發風溫風熱，【略】風溫爲病，陰陽俱自浮，汗出身重多眠鼻息，語言難出。

《和劑局方・治傷寒・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三拗湯　治感冒風邪，鼻塞聲重，語音不出，或傷風傷冷，頭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滿氣短。

《衛生寶鑑・咽喉口齒門》 增損如聖湯　治風熱上攻衝會厭，語聲不出，咽喉妨悶腫痛，并皆治之。

二奇湯　治感寒語聲不出。

玉粉丸　治冬月寒痰結咽喉不利，語音不出，《鍼經》云：寒氣客於會厭，卒然如瘂，宜服玉粉丸。

《證治要訣・諸嗽門・嗽證》 有熱嗽，失聲咽疼，多進冷劑而聲愈不出者，宜以生薑汁調消風散，少少進之。或只一味薑汁亦得。冷熱嗽後失聲者，尤宜。嗽而失聲者，非獨熱嗽有之，宜審其證，用藥佐以橄欖圓含化，仍濃煎獨味枇杷葉散，熱服。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氣輕清，既不受寒，亦不受熱，然酒性本熱，多飲則肺受火邪，薰蒸日久，以致鬱遏不清，脹大不斂，或喘或咳，漸至音啞，骨蒸寒熱，皮毛焦乾，如之何其可救也。

款冬花　紫苑　百部　五味　沙參　天冬　麥冬　萎蕤

《古今醫統大全・聲音門》 有內熱痰鬱，窒塞肺金，而聲啞及不出者，及有咳嗽久遠，傷氣而散者，此內因也。有外受風寒，腠理閉塞束內，鬱嗽而聲啞，三拗之類，此外因也。又有忽暴吸風，卒然聲不出者，亦外因也。有因爭競大聲號叫，以致失聲，或因歌唱，傷氣而聲不出，此不內外因也，養息自愈。

治暴失音，用子和三法速効。

風寒咳嗽失音者，三拗湯主之。熱痰壅盛，聲不出者，監湯探吐之。大府秘結，上下不通，聲氣不出者，大柴胡湯下之。此皆切於病證，其効如響應也。

治久病聲啞，宜補元氣自開。

凡病人久嗽聲啞，乃是元氣不足，肺氣不滋，宜補氣、養金、潤燥，其聲自喨。若虛勞之人，則宜滋腎水，潤肺金爲本，訶子百藥煎收斂，以治其標，標本兼治，此十全也。久病人不語，爲心氣絕者死。

三拗湯，治風寒邪鬱，咳嗽失音。金沸草散同上。

二物湯　治風寒邪氣留滯失音。

荆芥湯　失音通用。《和劑》

不換金正氣散，有濕證聲啞，加茵陳、石菖蒲，有寒加薄桂。

小柴胡湯　治伏暑，發熱汗渴，水入心胞不語。

木通湯　治諸風失音。

《醫學入門・內傷積熱類・咽喉附失音》 喉失音者，卻難醫。喉痹失音者，秘傳降氣湯去陳皮，加黃芩。風寒失音者，甘桔湯加訶子、木通，入生地汁潤之，或訶子散。血虛受熱咳嗽聲嘶者，用青黛蛤粉蜜調，含化，或潤肺丸、蜜脂煎。尋常聲音不清者，加味固本丸。內傷虛損，咽瘡失音者，無治法。骨鯁，用朴硝爲末，對入龍腦鷄蘇丸，內爲丸，彈子大，噙化，不過三五丸，自然消化魚骨鯁。食撤攪，或以核爲末，順流水調服，外用獺爪爬之，自下。

《古今醫鑑・中風》 中風飲食坐卧如常，但失音不語，俗呼爲啞風。小續命去附子，加石菖蒲一錢。或訶子清音湯亦可。然不語，豈止一端。有舌強不語，有神昏不語，有口噤不語，有舌縱語澀，有舌痲語澀。其間治痰，治風，安神，養氣血，各從活法，又難拘續命訶子而已。

《萬病回春・咽喉》 謳歌失音者，火動也。響聲破笛丸。

聲音不出者，腎虛也。滋腎湯。

夫心爲聲音之主，肺爲聲音之門，腎爲聲音之根。風寒暑濕，氣血痰熱，邪氣有干於心肺，病在上腕，隨症解之，邪氣散則天籟鳴矣。惟夫腎虛不能納諸氣以歸元，故氣奔而上升。

咳嗽痰壅，或喘或脹，體虛多唾，足冷骨痿，胸腹百骸俱爲之牽制，其嗽愈重，其氣愈乏，其聲乾，君子必當於受病之處圖之可也。按錢氏方小兒吐瀉，利其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食，錢用益黃散作効。數月以後，忽爾不語，錢知其脾氣已復，腎氣尚虛，投以地黃丸益腎，相繼數劑，見於能言，子益知聲之根出於腎也，不誣矣。

喳喨丸　治久失音聲啞。

治聲啞方。

烏梅　烏藥　甘草　桔梗

右各等分，水煎，食後頻頻服。

《醫學六要・治法彙・咳嗽》 久嗽失聲，曾經發散過不愈者，潤肺散主之，訶子、五味子、五倍子、黃芩、甘草，爲末，蜜丸，噙化。或清音丸亦妙。

有熱嗽失聲，多服涼劑而聲愈不出者，以生薑汁，調消風散，或一味薑汁亦可，冷嗽失聲尤宜，或噙橄欖丸，或煎一味枇杷葉湯，徐徐熱飲。

《醫學六要・治法彙・暴失音》 冬月寒包熱，痰火鬱於上焦，聲啞兼嗽，宜麻黃、生薑、桑、杏、前胡、甘、桔辛以散之，後加涼藥，以清肺利氣。

咳嗽聲嘶者，血虛受熱，青黛、蛤粉，蜜調服。

熱而失音，槐花炒香，於地上出火毒，仰卧，細嚼。忽然失音，喉燥者，用豬脂油二斤，鍋中煉化，撈去查，入白蜜一斤，再煉，少頃濾淨，入磁器內，冷定成膏，不時挑服一茶匙即愈。亦可常服，潤肺。

已經發散，潤肺不應，用訶子三錢，半生半熟，湯泡。木通三錢，半生半熟，泡。桔梗五錢半甘草半生半炙共三錢

水煎，用生地黃搗爛入藥服。

日久男女聲音不清。

訶子五錢　眞阿膠五錢　白芷一兩淨　黃栢一兩蜜炙　熟地黃　知母　生地黃各一兩　天門冬　麥門冬各五錢，俱用監炒。當歸一兩　人參三錢　烏梅十五個取肉人乳一碗梨汁一碗

將藥共爲末，煉蜜丸，黃豆大，每服八九丸，訶子煎湯下，或蘿蔔湯。

有嘶罵叫喊，喉破失音者，不可作火治而用涼藥，須大補，八珍加甘、桔，倍參、芪，從傷損治。人舌短言語不出，乃痰涎閉塞舌本之脈而然。足少陰腎脈，挾舌本，足太陰脾脈，連舌本，手少陰心經脈繫舌本，此三脈虛，則痰涎乘虛閉塞其脈道，而舌不能轉運言語也。若三經血不能營舌，亦令人瘖。經曰：刺足少陰重虛出血，是悞刺也，則舌難以言。又曰：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爲瘖。又有吐血過多，而舌不能言者，亦三經受虧之故。中風不語，言語蹇澀，皆虛爲本，而疾、火是標，要在察其緩急，標本以治，斯無忒矣。昔有人病傷寒，五日後神昏不語，遂作體虛有痰治之，用人參五錢、黃芪、白朮、當歸、陳皮各一錢，煎成入竹瀝、薑汁飲之，十二日始得吐一字，又服半月，舌廼能轉，熱淨而言。亡血家舌瘖，與病後及中風舌瘖，此方俱妙，妙在合宜耳。

《醫學六要・治法彙・失音》 風痰壅塞，舌機不轉，從類中風治。久病失血後，及悞汗下後，心家氣血衰，不能鼓舌，獨參湯、八物增減，有痰佐竹瀝。上焦濁氣壅塞，痰涎阻凝，童便製香附，蛤粉、青黛爲丸，徐徐開之。久嗽失音不治，無已，訶子炮去核，木通各一兩，甘草五錢，水三鐘半，入生薑、地黃汁一合，再煎數沸，徐徐呷之，以訶子折逆氣，木通通利機竅，桔梗通肺氣，童便降火，久嗽聲啞用之。【略】

產後瘖，心腎氣虛不能發聲，七珍散。脾氣鬱結，歸脾湯。脾虛食少，四君子。氣血俱虛，八珍湯。不應，獨參湯，更不應，急加附子，補其氣以生血。若單用佛手等血藥，則悞人矣。

《醫宗必讀・咳嗽》 聲啞。外感寒包熱者，細辛、半夏、生薑辛以散之。內傷火來剋金者，爲讒證，宜壯水清金。

《景岳全書・雜證謨・聲瘖》 論證

一、風寒襲於皮毛，則熱鬱於內，肺金不清，而閉塞喉竅，欬嗽甚而聲瘖

者，宜參蘇飲、二陳湯、小青龍湯、金水六君煎、三拗湯之類以散之。

一、火邪侵肺，上焦熱甚而聲瘖者，宜四陰煎、麥門冬湯主之。心火盛者，二陰煎。胃火上炎者，竹葉石膏湯。肝膽火盛者，柴胡清肝散之類主之。勞瘵痰嗽挾火者，竹衣麥門冬湯主之。

一、肝邪暴逆，氣閉爲瘖者，宜小降氣湯、潤下丸、七氣湯之類主之。

一、痰氣滯逆而爲瘖者，如二陳湯、六安煎、貝母丸、潤下丸之類，皆治標之可用者，或用鹽湯探吐之亦可。其有虛痰或痰火之甚者，當於痰飲門參酌治之。

一、虛損爲瘖者，凡聲音之病惟此最多，當辨而治之。凡色慾傷陰，病在腎者，宜六味丸、八味丸、左歸丸、右歸丸、人參平肺湯、大補元煎之類主之；或兼肺火者，宜一陰煎、四陰煎、人參固本丸之類擇而用之。凡大驚大恐，猝然致瘖者，肝膽受傷也，宜七福飲、五福飲、十味溫膽湯、平補鎮心丹、定志丸之類主之。凡飢餓疲勞，以致中氣大損而爲瘖者，其病在脾，宜歸脾湯、理陰煎、補中益氣湯、補陰益氣煎、溫胃飲之類主之。凡憂思過度，致損心脾而爲瘖者，宜七福飲、歸脾湯之類主之。凡病人久嗽聲啞者，必由元氣大傷，肺腎俱敗，但宜補肺氣，滋腎水，養金潤燥，其聲自出；或略加訶子、百藥煎之類，兼收斂以治其標，務宜先本後末，庶可保全。若見其假熱而過用寒涼，或見其痰盛而妄行消耗，則未有一免者矣。

一、凡患風毒，或病喉癰，病既愈而聲則瘖者，此其懸雍已損，雖瘖無害也，不必治之。

一、久病人不語者，心氣已絕，不治。

簡易方

一方：治失聲不出，用蘿蔔搗自然汁，入薑汁少許，時時細飲之。

一方：用皂角一條去皮、子，同蘿蔔三個煎服，數次聲即出。

一方：治無故咽喉聲音不出，用橘皮五兩，水三升，煮一升，頓服效。

一方：治猝啞，用杏仁三分，去皮煎熬，別杵桂末一分，和搗如泥，每用杏核大一丸，綿裹噙口中，細細嚥之，日三夜五。

一方：用密陀僧爲極細末，每服一錢，點茶飲之，聲即出。

按右方皆治標之法，凡猝瘖輕淺者，亦可取效，若係根本之病，不得概以爲用。

《辨證録・瘖啞門》 人有口渴之極，快飲涼水，忽然瘖啞不能出聲，人以爲心火亢熱也，誰知肺氣之閉乎。夫肺主氣，氣通則聲音響亮，氣塞則聲音瘖啞。蓋肺屬金，金實則不鳴耳。但肺金最惡心火，火來刑金，宜爲金之所畏，金不敢出聲理也，何得水而反閉耶？不知水來尅火，則火必爲水所尅，金雖幸水之尅火，猶恐火之刑金，肺氣隨水氣而下降，金沉於水底，何能自鳴耶？此種瘖啞，乃水抑肺氣而不升，非肺氣之自敗。治法宜揚肺氣，分消其水濕，不治瘖啞而瘖啞自鳴矣。方用發聲湯，一劑聲少出，再劑聲大出矣，三劑全愈。此方宜通肺氣，則肺氣自揚，分消水勢，則火氣自降，火降水消，金無所畏，肺亦何所顧忌而不鳴哉。此症亦可用多佚蘇貝湯，二劑而聲出。

人有勞損弱怯，喘嗽不寧，漸漸瘖啞，氣息低沉，人以爲肺氣之絕也，誰知是腎水之涸乎。夫肺爲腎之母，本生腎者也，肺母自病，何能乳子，腎又不足，日來取資於肺，則子貧而母益貧矣。子母兩貧，伶仃苦弱，氣息奄奄，所謂金破不鳴也。世醫謂金破，必須補土，然而脾胃雖能生金，而補土之藥多屬陽藥，用陽藥以補土，則陽旺而陰愈消，反有損於肺矣。治法必須大補腎子之水，子富而母自不貧，況肺氣夜歸於腎子之宮，將息安寧，勞瘁之肺忽變爲逸樂之肺，而又有津液以供肺母之用，則肺金頓生，自必氣息從容，重施其清肅之令矣。方用助音湯，二劑而喘少平，四劑而嗽少止，連服二十劑聲出矣。再服二月，斷不瘖啞也。二月後，前方加人參五分、山藥一兩、茯苓二錢，再服半年，可變癆怯爲平人矣。此方補腎之中，意仍注於補肺，然補肺之中，仍是補腎，所以能收已敗之功，克奏將壞之績也。此症亦可用留綫湯治之。

人有口渴之甚，舌上無津，兩唇開裂，喉中乾燥，遂至失音，人以爲肺火之旺也，誰知心火太旺乎。夫肺屬金，最畏者，心火之尅肺也。金氣已衰，心中之火過於大旺，未免刑金太甚，煆煉銷爍，金無清肅之氣，惟有焚化之形，欲求其音聲之疎越，何可得耶。治法必須瀉心火之有餘，滋肺金之不足，則火易息而肺可安矣。雖然，又不可徒瀉心火也。蓋心之所以有餘者，實因腎水之不足耳。水衰不能制火，火得遂其炎上之性，倘不補水而徒瀉其火，則火無水制服，寒涼之藥反增其助火之焰，所謂因激而成其橫也。方用鳴金湯，瀉火而補腎存其中，全不見補腎，仍是救肺之藥，蓋肺腎爲子母，救肺正所以生腎水也，腎水生而心火降矣。此症用加味元參多湯亦可治。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瘖》 經云：邪入於陰則瘖。人卒然無音者，

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失音大都不越於肺，然須以暴病得之，爲邪鬱氣逆。久病得之，爲津枯血槁。蓋暴瘖，總是寒包熱邪，或本內熱而後受寒，或先外感而食寒物，並宜辛涼和解，稍兼辛溫散之，消風散，用薑汁調服，緩緩進之。或只一味生薑汁亦可，冷熱嗽後，失音尤宜。若咽破聲嘶而痛，是火邪遏閉傷肺。昔人所謂金實不鳴，金破亦不鳴也。古法用清咽寧肺湯，今改用生脈散合六味丸，依湯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肥人痰濕壅滯，氣道不通而聲瘖者，二陳導痰開滌之，一切滋補皆爲禁劑。至若久病失音，必是氣虛挾痰之故，宜滋肺腎之化源，非生脈散下都炁丸不可。凡咽乾聲槁者，潤肺爲主，生脈散合異功散。若膈內作痛，破瘀爲先，代抵當丸最妥。更有舌瘖不能言者，亦當分別新久。新病舌瘖不能言，必是風痰爲患，類中風例治之。若肥人舌短不能言，或舌根強硬，導痰湯爲主。若久病後，或大失血後，舌萎不能言，大虛挾寒例治之。要在臨證審察病因無誤。然中風暴病失音，多緣少陰眞氣久虛而得。更兼遺尿五絕證見，不可治矣。若冬月欬嗽，寒痰結於咽喉，語聲不出者。此寒氣客於會厭，故卒然而瘖也，麻杏甘石湯，或古今錄驗續命湯選用。若失音不語，已經發散，潤肺而不應者，生脈散幷童眞丸噙化之。若欬喘氣促而胸中滿悶，聲瘖不出者，肺胃氣燥，不能祛散餘邪也，紫菀散主之。亦有吐罵聲嘶而喉破失音者，十全大補湯。若肺氣虛寒，爲厲風所傷，喘欬聲嘶，或先傷熱而寒鬱熱邪，聲瘖不出者，千金酥蜜膏。又咽痛起於四五日間，或因欬劇而得，或多稠痰結痰而咽喉上膀腫痛，其聲雖啞而尙有音破濁，脈大緩而右寸尤甚，此熱結於肺也。宜用辛涼之劑，如桔梗湯加葱白、香豉、荆芥、薄荷。兼有風寒客邪，更須桂枝、芍藥、薑、棗、膠飴之類。幷以薑蜜製黃蘗噙之，愼不可驟用斂降之藥。若暴啞聲不出，咽痛異常，卒然而起。或欲欬而不能欬，或無痰，或清痰上溢，脈多弦緊。或數疾無倫，此大寒犯腎也。麻黃附子細辛湯溫之，幷以蜜製附子噙之。愼不可輕用寒涼之劑，二證寒熱天淵，不可不辯也。胎前產後失音另詳本門。

《臨證指南醫案・失音》華岫雲按　夫宮商角徵羽，歌哭呼笑呻，此五臟所屬之音聲也。原其發聲之本在於腎，其標則在乎肺。病有虛實，由咳嗽而起者居多，或肺有燥火，外感寒邪，火氣鬱遏而瘖者。有肺金燥甚，木火上炎，咽乾喉痹而瘖者。有風熱痰涎，壅遏肺竅而瘖者。有嗔怒叫號，致傷會厭者。亦有龍相之火上炎，凌爍肺金，久咳不已而瘖者。有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是卽暴中之不能言者也。先生有金空則鳴，金實則無聲，金破碎亦無聲。此三言足以該之矣。有邪者，是肺家實也。無邪者，是久咳損肺，破碎無聲也。其治法，有寒者散寒，有火者清火，有風痰則祛風豁痰。若龍相上炎爍肺者，宜金水同治。若暴中之瘖，金屬少陰之虛，宜駿補肝腎，或稍兼痰火而治之。其用藥總宜甘潤，而不宜苦燥，斯得之矣。

《臨證指南醫案・失音》徐大椿評　久嗽失音，必由藥誤。麥冬、五味，此失音之靈丹也。服之久無不失音者，若全失，卽使其人力如虎，而走如馬，半年之後，無有不死。若風寒痰火，偶爾失音者，卽不治亦愈。但更加以麥冬、五味，則弄假成眞矣。

《醫碥・雜證・喑》　一曰舌喑。乃舌不能轉運言語，而喉嚨聲音如故也。婁全善云：人舌短，語不清，乃痰涎閉塞舌本之脈而然。蓋腎脈挾舌本，脾脈連舌本，心脈別繫舌本，三脈有虛，則痰涎入之，脈道閉塞，不能運舌矣。以參、芪、朮、歸、陳皮、竹瀝、薑汁治之，半月愈。若三脈亡血，筋枯縮亦喑，經云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爲喑，又云脈瀝甚爲喑是也，前方加補血藥。又風寒客之則急縮，經云脈搏堅而長卽弦勁意，病舌卷不能言是也，大秦艽湯見中風。又熱則脈弛緩，亦不能運，宜清熱。經云：脾脈病，舌本強，視盛虛熱寒陷下取之。又云：手太陰之別曰通里，去腕下一寸五分，別而上行，入於心中，繫舌本，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產後敗血迷心竅，心氣不通，脈亦不行，舌強者，七珍散。妊娠喑者，其言啞細無音，由腎脈爲胎盛阻絕，不能上通舌本也，不必治。

一曰喉喑。但喉中聲啞，而舌則能轉運也，由勞嗽久而然。蓋聲出於肺凡物中空有竅者能鳴，肺有竅而虛者也，喉爲道路，勞病日久，火刑肺金，金傷破則不鳴。又火盛則痰壅，痰塞肺竅，是爲金實，亦不鳴也。若熱壅成瘡，肺癰喉爛，則更甚矣。不甚者聲止嘶，破甚則竟不能出聲也，此屬內傷。又有外感風寒入肺，鬱熱成痰，痰火窒塞，肺竅不利，聲亦嘶啞重濁。又有大聲疾呼，謳歌失音者，亦金破之義也。平常痰火上壅，香附，童便浸透，爲末調服，以疏通上焦。訶子泡，去核，以消痰降火開音，木通以降火清肺，導熱由小腸出，桔梗以利肺氣，童便以降火潤肺，故諸方通用之。發聲散開結痰。橘紅煎湯化痰其捷。寒包熱者解表，鬱金、生地、阿膠、知母、杏仁、桔梗、沙參、蟬

退、牛蒡子、童便。寒痰結滯，玉粉丸。積血作痛失音，蛤蚧丸血爲熱壅，結滯、肺竅。勞證血枯火盛，青黛、蛤粉，蜜調服。狐惑聲啞，詳傷寒。氣虛感濕，痰涎凝肺，補虛去濕。風寒鬱熱，暴咳失音，杏仁煎或灸豐隆二穴各三壯，照海二穴各一壯，立效，仍藥之。

又有寒客會厭而卒喑，吞吐不利者，生附子去皮臍切大片，蜜炙噙之勿咽，一云咽津。忌苦寒藥，恐成瘡，難消難潰。

《家藏蒙筌》 鐵笛丸　治謳歌動火，失音不語者，神效。

新方金水丸　治水虛火炎，金燥聲嘶失音。

竹衣麥門冬湯　治一切勞瘵痰嗽，以致聲啞不出者，服之神效。

菖蒲湯　治中風寒，驚搐失聲。

《類證治裁・失音論治》 肺爲音所自出，而腎爲之根，以肺通會厭，而腎脈挾舌本也。夫金空則鳴，失音一症，亦如金實則瘖，金碎則啞。必辨其虛實，而後治法可詳。其寒包內熱，閉窒氣分致失音者，以麻杏湯之屬開其痹。其醉卧當風，邪乾肺竅猝失音者，以蘇子湯之屬降其痰。其木火犯肺，咽乾喉痹，致失音者，以麥冬湯之屬潤其燥。其痰熱客肺，喘急上氣致失音者，以桔干湯之屬疏其壅。其逆風叫號，致傷會厭者，以養金湯之屬清其音。其暴嗽失音者，杏仁桑皮湯。久咳失音者，蛤蚧散。若由陰虛勞嗽聲嘎者，相火爍金也，百合固金湯去元參、桔梗，加五味、訶子，或扶羸湯去秦艽、柴胡。其內奪而厥，爲瘖痱者，腎虛也，地黃飲子減桂、附、戟。其中風症，舌瘖不能言者，音如故而舌不掉也，虛者六君子湯加竹茹，薑汁。實者大秦艽湯，仍宜加減。其總治氣血虛燥，喉音不清者，清音湯，加減訶子湯，脂蜜膏方。此失音症治，大約潤肺滋腎之品，爲宜也。

《類證治裁・咳嗽論治》 通聲煎　治咳嗽氣促，滿悶失音。

《血證論・聲音》 失血家初病失音，多是風火。聲音者，肺之所主，肺金清朗，則聲音顯明。失血家肺金陰虛，爲火所剋，肺竅不通，鼻塞聲閉。若係外感閉其氣者，宜小柴胡湯，加杏仁、桔梗、荆芥、薄荷治之。若是肺中實熱，壅遏其竅，而聲音閉者，人參瀉肺湯治之。又有津液乾枯，肺痿葉焦，聲音斯小者，乃失血之虛弱證，人參清肺湯、清燥救肺湯治之，常用白蜜、尖貝、人參、胡桃、百合蒸服。又有癆蟲居於肺間，囓壞肺臟，金蝕不鳴，喉中癢欬，喘熱難已，此爲癆瘵，難治之證，宜百部、人參、明雄、獺爪、白芨、百合、蠶砂、射香、桔梗、甘草、獺肝、鰻魚骨治之。又凡癆瘵而咽喉破爛者，均在不治，總宜上方，外用珍珠、人參、牛黃、明雄吹之。

夫聲音者，氣所從出也。氣根於腎，故聲音之出，實由腎生，氣不歸元，則欬愈甚，氣愈乏，而聲愈乾，宜以都氣丸主之，加人參、沉香、訶子，腎氣丸亦治之。

紀事

《內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參蘇飲加芩、連、桑、杏乃愈。乙巳春患之，用前藥益甚，更加喉瘖。就治，左尺洪數而無力。余曰：此是腎經陰火刑剋肺金，當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麥門、五味、炒梔，及補中益氣湯，而愈。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舌瘖》 《丹》：一男子年三十五六歲，因連日勞倦發嘶，發爲瘖，藥三發後變爲發熱，舌短言語不辨，喉中痰吼有聲，診其脈洪數似滑。遂與參湯，加竹瀝兩蚶殼許。兩服後，吐膏痰三塊，舌本正而言可辨。餘證未退，遂煎人參黃芪湯，半月而諸證皆退，粥食皆補，兩月方能起立。

《醫學綱目・肺大腸部・喉瘖》 予治一男子四十九歲，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風寒，食酒肉，遂厥氣走喉，病暴瘖。與灸足陽明，別豐隆二穴，各三壯，足少陰照海穴各一壯，其聲立出，信哉聖經之言也。仍以黃芩降火爲君，杏仁、陳皮、桔梗寫厥氣爲臣，訶子泄逆，甘草和中爲佐，服之即愈。

《奇效醫述・病案・治咳因於寒服凉藥失聲用發散得效述》 一親友，以善醫自負，稟性素熱，慣服凉藥。在京朝覲，因傷風久咳，求方於予。予曰：咳因風寒，必先除寒邪而後可以清熱，製方先用桑、杏、麻黃、防風等品。此友自是己見，以爲素不用燥藥，單用枝、芩，花粉等凉劑，服多一日，聲啞不出，來請予治。予戒之曰：公能任吾意用藥，勿參己見，則聲可立出，若要自用，則不敢與聞。其友事急，不得已而聽予，因製加味三拗湯與之，服完一劑，坐飲未畢而聲出矣。

加味三拗湯

杏仁揀去雙仁者不去皮尖二錢五分　麻黃二錢　生甘草五分　羌活　桔梗各八分　防風去蘆一錢　生薑三錢切細　水煎帶熱服。

《紅爐點雪・火病失音》 內侍曹都使新造一宅，遷入半月，飲酒大醉，卧地失音不能語。召孫至診之，曰：因新宅，故得此病耳，半月當愈。但服補心山藥丸，治濕用細辛、川芎，月餘全安。曹見上，問：誰醫？曰：孫兆郎中。乃召孫問曰：曹何病也？對曰：凡新宅壁上皆濕，地亦陰多，人乍來陰氣未散，心氣素虛，醉後毛竅皆開，陰濕之氣入而乘心，故不能語。臣以山藥丸，使心氣壯盛，後以川芎、細辛去濕，所以能語也。

一人患火病聲啞，醫皆云不治之症。余診右部脈洪而有力，自得咽未痛，詢前所服，皆寒涼劑也。遂以天冬、麥冬、沙參、陳皮、貝母、玄參、天花粉、薄荷、桔梗、甘草、細辛少許、海粉、竹茹，數十劑而愈，聲如故。間以蜜拌九曬陳槐花，令每睡時細嚼一片，隨津液嚥下，甚妙。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瘖》 石頑治西客王如嵩，觸寒來蘇，忽然喘逆聲瘖，咽喉疼腫，察其形體豐盛而飲噉如常，切其脈象浮軟而按之益勁，此必寒包熱邪，傷犯肺絡也。遂以麻杏甘石湯加半夏、細辛。大劑葳蕤，二服喘止聲出，但呼吸尚有微瘖，更與二陳、枳桔、葳蕤之類調理而安。

內科總部

肺癰部

題解

《素問・大奇論》肺之雍，喘而兩胠滿。

《脈經・平肺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假令膿在胸中者，爲肺癰。

《醫門法律・肺癰肺痿門》肺癰者，肺氣壅而不通也。

《金匱要略心典・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爲熱聚而肺瘍也。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

《素問・大奇論》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爲腫。

《靈樞・玉版》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捄，膿成則死。

《諸病源候論・咳嗽諸病・久咳嗽上氣候》久咳嗽上氣者，是肺氣虛極，風邪停滯，故其病積月累年，久不差則胸背痛，面腫，甚則唾膿血。

《諸病源候論・咳嗽諸病・咳嗽膿血候》咳嗽膿血者，損肺損心故也。肺主氣，心主血，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嗽傷於陽脈則有血。血與氣相隨而行，咳嗽極甚，傷血動氣，俱乘於肺，肺與津液相搏，蘊結成膿，故咳嗽而膿血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諸病・久咳嗽膿血候》肺感於寒，微者則成咳嗽，咳嗽極甚，傷於經絡，血液蘊結，故有膿血。氣血俱傷，故連滯積久，其血黯瘀與膿相雜而出。

《諸病源候論・癰疽諸病・肺癰候》肺癰者，由風寒傷於肺，其氣結聚所成也。肺主氣，候皮毛，勞傷血氣，腠理則開，而受風寒。其氣虛者，寒乘虛傷肺，寒搏於血，蘊結成癰，熱又加之，積熱不散，血敗爲肺癰。肺處胸間，初肺傷於寒則微嗽。肺癰之狀，其人咳，胸內滿，隱隱痛而戰寒，診其肺部，脈緊爲肺癰。又肺癰喘而腳滿，又寸口脈數而實，咽乾，口內辟燥，不渴，時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粳米粥者難治也。又肺癰有膿而嘔者，不須治其嘔，膿止自愈。【略】又欲知有膿者，其脈緊數，膿爲未成，其脈緊去但數，膿爲已成。又肺病身當有熱，欬嗽短氣，唾出膿血，其脈當短濇而反浮大，其色當白而反赤者，此是火之尅金，爲逆不治也。

《三因方・肺痿肺癰叙論》肺爲五臟，華蓋，百脈取氣，運動血脈，衛養臟腑，灌注皮毛，將理失宜。氣與血亂則成肺痿肺癰矣。然五臟皆有痿癰，而獨論此者，以肺屬金，數盡於陽九位最高，而爲五臟長，多致此病，故獨論此，餘如內癰及五痿論。又此病多生喘咳，故列於痰飲喘咳云。

《三因方・肺痿證治》病者寸口，脈數而虛，按之濇，身冷內煩，多唾唇燥，小便反難，大便如爛瓜豚腦狀，欲咳不咳，咳出乾沫，茶中出血，心中溫溫液液，上氣喘滿或燥而渴者，多因發汗利小便，或嘔吐消渴，數投駛劇重亡津液，致熱在上焦，故成肺痿。

《濟生方・肺癰》夫肺癰者，由風寒之氣，內舍於肺，其氣結聚所成也。蓋肺爲五臟之華蓋，其位象天，候於皮毛，氣之所主，將理失宜，勞傷氣血，風寒得以乘之，蓋寒則生熱，風極亦生熱，壅積不散，遂成肺癰矣。肺癰之狀，寸口脈數而實，欬而胸內滿，隱隱痛，兩胠腫滿，咽乾口燥，煩悶多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便吐膿，狀如粳米粥者難治，有膿而嘔者不可治，嘔膿而止者自

愈。凡病肺癰，脈來短濇者順，浮大者死。其色當白，而多赤者亦死。

《蒼生司命・虛損》 肺如華蓋，其位高，其氣清，其體浮，形寒飲冷先傷之，至於邪火尅金，則傷之重矣。故嗜飲之人，肺先受熱，胃厝火邪，逐日薰蒸，或成肺脹，則咳嗽喘急，或成癰痿，則音啞無聲，皮毛乾枯，癰瘵骨立，此眞火之動於肺也不治。

《外科正宗・肺癰論》 夫肺癰者，金受火刑之症也。許楣注：此句徐圈。蓋肺爲五臟華蓋，其位至高，其質至清，內主乎氣，中主聲音，外司皮毛，又兼主乎貴賤壽夭。金清而氣管深長者，其音自清，其韻自高，其聲自洪。此三者，主壽主貴，亦主通達。如金濁而氣管短細者，其音自焦，其韻自低，其聲自小。此三者，主夭主賤，亦主蹇滯。故肺金獨旺於秋者，應其輕清之候也，倘有所尅，其病自生。患肺癰者，先因感受風寒，未經發越，停留肺中。初則毛聳惡風，咳嗽聲重，胸膈隱痛，項強不能轉側，是其眞候也。久則鼻流清涕，咳吐膿痰，黃色腥穢，甚則胸脇脹滿，呼吸不利，飲食減少，脈洪自汗。法當清金，甘桔湯主之，麥冬清肺飲調之。許楣注：麥冬，徐乂批曰：禁用。又久嗽勞傷，咳吐痰血，寒熱往來，形體消削，咯吐瘀膿，聲啞咽痛，其候傳爲肺痿，如此者，百死一生。治宜知母茯苓湯主之，人參五味子湯調之。又有七情饑飽，勞役損傷脾肺者，麥冬平肺飲主之，許楣注：麥冬，徐乂批曰：禁用。紫菀茸湯調之。又有房慾勞傷，丹石補藥，消鑠腎水者，宜腎氣丸主之，金液戊土丹調之。又勞力內傷，迎風響叫，外寒侵入，未經解散，致生肺癰。初起脈浮微數，胸熱氣粗，寒熱往來，咳嗽生痰者，當以小青龍湯主之，麥冬清肺飲調之。許楣注：麥冬，徐乂批曰：禁用。通用金鯉湯、蠟礬丸、太乙膏、清金甯肺丸等，相間服之亦效。如手掌皮粗，六脈洪數，氣急顴紅，污膿白血，嘔噦痰水，鼻搧不飡飲食者，俱爲不治。此症以身涼脈細，膿血交流，痰色鮮明，飲食知味，膿血漸止者生，反此則死。

《外科正宗・肺癰看法》 初起脈浮虛細，身體不熱，咳嗽有痰，呼吸調勻者順。已成脈浮微數，咳吐膿痰，形色鮮明，語聲清朗者吉。潰後咯吐膿痰，間吐鮮血，時發時止，飲食知味者順。吐膿漸漸稀少，胸脇不疼，面色微微帶黃，便調多穢者順。初起脈洪弦數，身熱多寒，胸疼氣喘，面紅多汗，損壽。已成咯吐膿痰，氣味澹臭，黃痰如膠黏固，脣反，終亡。咯吐再兼白血，氣急多煩，指甲紫而帶彎，終歸冥路。手掌反如枯樹，面豔顴紅咽痛，音如鴨聲，鼻掀，終死。

《紅爐點雪・肺痿肺癰》 夫痿之與癰，固皆肺病，然遡所由，則有異矣。何也？痿則火鬱氣虛而肺燥，癰則火迫血熱而肺潰，二者較若蒼素，治寧得無異乎？【略】

至於肺癰，由則不然，或始於風寒襲肺，不即消散，致金氣壅遏，而復飲酒，若火添油，火迫血聚，灼而爲癰。或素酗酒恣慾，致水虧火熾，金傷熱迫，血聚結而爲癰。種種之因，又當晰辨。證必咳而煩滿，心胸甲錯，口啖生豆不腥，胍數而實，以此爲諦，故曰肺癰。始則咳血，潰久則腐化爲膿。《脈訣》云：瘡浮酒灌穿，正此謂也。法當君以排膿涼血，佐以保肺清金。吳氏所謂肺癰當涼其血，肺痿當養其血，蓋亦得其旨矣。

《折肱漫録・醫藥篇・咳嗽》 立齋論咳嗽云：肺氣虛則腠理不密，風邪易入，治法當解表兼實肺氣。肺有火則腠理不閉，風邪外乘，治法當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數行解散，則重亡津液，邪蘊而爲肺疽、肺痿矣。

《金匱二註・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 肺癰肺痿之病，皆燥病也。肺稟清肅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藏，火熱熏灼，久久失其清肅，而變爲燥。肺中生癰，其津液全裹其癰，不溢於口，故口中辟辟然乾燥。肺熱成痿，則津液之上供者，悉從燥熱化爲涎沫濁唾，證多不渴，較胃中津液盡傷，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祇是津液之上輸者，變爲唾沫，肺不霑其惠澤爾。若夫痿病，津液不能滅火，反從火化，累年積歲，肺葉之間，釀成一大火聚。以清涼投之，扞格不入矣。然雖扞格，固無害也。設以燥熱投之，以火濟火，其人有不坐斃者乎。半夏燥藥也，投入肺中，轉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涼既不能入，惟燥與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涼生津藥中，則不但不燥，轉足開燥，其濁沫隨逆氣下趨，久久津液之上輸者，不結爲涎沫，而肺得霑其潰潤，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驅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蘊也。

總按：肺爲嬌藏，肺氣素爲形寒飲冷而受傷，久久出汗過多而不瘥，氣餒不振，即爲肺痿。其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熱相搏，氣血稽留，遂爲肺癰。肺痿多涎沫，乃至便下濁沫。肺癰膿血，乃至便下膿積，凡胃強能食而下傳者，皆不死也。夫血熱則肉敗，營衛不行，必將爲膿，是以《金匱》以通行營衛爲第一義。欲治其子，先建其母，胃中津液尤貴，足以上供而無絕乏，後世諸

方，錯出不一，不明大意，今閱《金匱》十五方，固已用之不盡矣。

《四聖心源・雜病解・肺癰根源》 肺癰者，濕熱之鬱蒸也。陽衰土濕，肺胃不降，氣滯痰生，胸膈痞塞，濕鬱爲熱，淫泆薰蒸，濁瘀臭敗，腐而爲膿，始萌尚可救藥，膿成肺敗則死。此緣溼旺肺鬱，風閉皮毛，衛氣收斂，營鬱爲熱，熱邪內閉，蒸其痰涎，而化癰膿故也。蓋風中於表，則腠理疏泄而汗出。熱鬱於裏，則經陽遏閉而惡寒。衛陽外斂，呼氣有出而不入，營陰內遏，吸氣有入而不出，營衛不交，風熱兼作。風邪外傷其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濕土鬱滿，肺氣不降，而風襲皮毛，泄其衛氣，衛氣愈泄而愈斂，皮毛始開而終閉，肺氣壅塞，內外不得泄路，痞悶喘促，痰嗽彌增。口乾咽燥，而不作渴，少飲湯水，則津液沸騰，多吐濁沫。熱邪內傷其津血，津血與痰涎鬱蒸，腐化膿穢，吐如米粥，久而肺藏潰爛，是以死也。病生肺部，而根原於胃逆。其胸膈之痛，則是膽木之邪，以胃土不降，肺膽俱無下行之路，膽以甲木而化相火，甲木尅戊土，則膈上作疼。相火刑辛金，則胸中生熱。是宜並治其標本也。

《醫徹・雜症・肺症》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位居於兌爲燥金，時列於秋爲燥令。燥者火之餘氣也，所藉乎有以潤之，而不至於竭其液，則清肅下行，將天氣降而雲物不爲之擾矣。肺位至高，風寒易侵，鬱火於中，使復加之辛熱，則柔脆之金，一經消爍，有不損壞者乎，而肺癰於是乎作矣。又主元氣，治節一身，苟勞動喘乏用而不息，將肺氣日促，口吐涎沫，無氣以動，而肺痿於是乎成矣。蓋二症者，一本外感，一本內傷。外感者，非遽至於癰也。良由治療失宜，過於解散，而以保之潤之爲急，多有得生者，雖破殘之肺，可以復完。內傷者，則因酒色過度，酒入氣分，色傷陰分。辛熱之性，即以耗於上，又以竭於下。日漸月累，每成於不自覺，久乃痿躄聲嘶，肺氣敗壞而不復支，使欲噓其既槁而潤之，誠難爲功，孰謂二症可不辨哉。

一肺癰能食者生，賴有胃氣，土爲金之母也。其症咳唾稠痰，腥穢如膿，黃赤間雜，甚則咳出白血，白血者肺之葉也，手掌乾澀，皮膚不澤，脈數而疾。急以瓜蔞仁湯，連進數劑，或一二十劑，未有不愈者，余屢治神驗。【略】久而不斂，加白芨、阿膠，去桑皮。寒月加款冬花、紫菀。夏月加生地、牡丹皮。若脾虛不食，用四君子湯或六君子湯。但喘未除者，不可驟補。眞陰不足，繼以六味丸加阿膠。

綜述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 寸口脈數，其人欬，【略】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略】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脈經・平肺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 寸口脈數，趺陽脈緊，寒熱相搏，故振寒而欬。趺陽脈浮緩，胃氣如經，此爲肺癰。

問曰：振寒發熱，寸口脈滑而數，其人飲食起居如故，此爲癰腫病，醫反不知，而以傷寒治之，應不愈也，何以知有膿？膿之所在，何以別知其處？師曰：假令膿在胸中者，爲肺癰。其人脈數，欬唾有膿血，設膿未成，其脈自緊數，緊去但數，膿爲已成也。

《脈經・平肺痿肺癰欬逆上氣淡飲脈證》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寒清涕出，不聞香，鼻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諸病源候論・癰疽諸病・內癰候》《養生方》曰：四月勿食螺鷄肉，作內癰，在胸掖下出瘻孔。

《千金要方・肺臟・肺虛實》 治肺熱，言音喘息短氣，好唾膿血方。

生地黃切二升　石膏八兩　麻黃五兩　杏人四兩　淡竹筎鷄子大一枚　升麻　羚羊角　芒消各三兩　赤蜜一升

右九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下蜜，煮兩沸，分三服。

《千金要方・肺癰》 治肺癰，胸脇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用前方，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之小青龍湯方。

治欬有微熱煩滿，胸心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方。

黃昏手掌大一片，是合昏皮也，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二服。

又方：

葦莖切二升，以水二斗，煮取五升，去滓。薏苡人半升　瓜瓣半升　桃人三十枚

右四味，咬咀，內葦汁中，煮取二升，服一升，當有所見吐膿血。

《千金要方・咳嗽》 治肺傷欬唾膿血，腸澼皆氣，不能食，惡風，目暗眩眩，足脛寒方。

白膠五兩　乾地黃切半升　桂心二兩　桑白皮切二升　芎藭　大麻人　飴糖各一升　紫菀二兩　大棗二十枚　人參二兩　大麥二升　生薑五兩

右十二味咬咀，以水一斗五升煮麥，取一斗，去麥下藥，煮取三升，分五服。

治唾中有膿血，牽胸脇痛，五味子湯。

竹皮湯，治欬逆下血不息。

百部丸，治諸嗽不得氣息，唾膿血。

治上氣欬嗽喘息，喉中有物唾血方。

杏人　生薑汁各二升　糖　蜜各一升　豬膏二合

右五味，先以豬膏煎杏人，黃出之，以紙拭令淨，擣如膏，合薑汁、蜜、糖等合煎，令可丸，服如杏核一枚，日夜六七服，漸漸加之。

治一切肺病，欬嗽膿血及唾血不止方。

好酥三十斤，三徧鍊，停取凝，當出醍醐，服一合，日三服，差止。一切藥，皆不出此神方。

又方：三鍊酥，如雞子黃，適寒溫灌鼻中，日再夜一。

吸散治寒冷欬嗽上氣，胸滿唾膿血，鍾乳七星散方。

《外臺秘要・許仁則療欬嗽方》 又肺氣嗽，經久有成肺癰者，其狀與前肺痿不多異，但唾悉成膿，出無多少，有此病者，於白前湯中，加半夏五兩，黃耆三兩，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八合。於麻黃丸中，加黃耆五兩，苦參六兩，芍藥三兩。於桑白皮煎中，加黃耆，切三升，共桑白皮、地骨皮同煎，又加水三升，同煎，忌羊肉、餳。【略】

又依前白前等七味湯雖服覺，可根本未除，宜合麻黃等十味丸服之。

《外臺秘要・肺癰方》 欬，胸中滿而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粳米粥者，肺癰也。桔梗白散主之【略】

《集驗》療胸中滿，而振寒脈數，咽燥而不渴，時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粳米粥，是爲肺癰，桔梗湯。【略】

療肺癰，經時不差，桔梗湯。【略】

又療肺癰，生地黃汁湯。

《聖惠方・治咳嗽唾膿血諸方》 夫咳嗽唾膿血者，由損肺傷心故也。脈主氣，心主血，肺感於寒者，則成咳嗽，嗽傷於陽脈，則有血，血與氣相隨而行，咳嗽極，其血動氣俱乘於肺，血與津液相搏，蘊結成膿，故咳嗽而唾膿血也。

治咳嗽唾膿血，胸滿痛，不能食，宜服黃耆散。

治肺傷咳嗽唾膿血，腹中有氣，不欲飲食，惡水，目閨，足脛痠寒，宜服乾地黃散。【略】

治咳嗽唾膿血，日夜不止。喘息短氣。宜服鹿角膠散。

治咳嗽唾膿血，宜服百部圓。【略】

《聖惠方・治久咳嗽唾膿血諸方》 夫肺感於寒者，則成咳嗽。咳嗽極甚，傷於經絡，血液蘊結，有膿血，血氣俱傷，故連滯積久，其血黯瘀，與膿相雜而出也。

治久咳嗽，唾膿血，胸滿不能飲食，卧則短氣，補肺白石英散。

治久咳嗽不差，氣喘欲絕，肺傷唾膿血，宜服茜根散。

治久咳嗽，唾膿血，四肢痩弱，宜服乾地黃散。

治久咳嗽，晝夜不息，氣奔欲絕，肺傷唾膿血，貝母散。

治久咳嗽，肩胛漸高，唾出膿血，其味腥鹹，宜服百部散。

治久咳嗽，上氣胸滿，唾膿血，宜服鍾乳散。

治久咳嗽，氣逆，眠睡不安，唾膿血，喘急，連年不差，宜服款冬花圓。

治久咳嗽，唾膿血，阿膠煎。

《易簡方・咳嗽》 治久嗽成癆肺痿，用天門冬、麥門冬、知母、貝母、杏仁各三兩，當歸、地黃、黃連、阿膠各一兩半，蒲黃、京墨、桔梗、薄荷各一兩，麝香少許，各依常法修製，爲末和勻，銀器內煉白蜜，丸如彈子大，每日三食後，濃煎薄荷湯嗽口，細嚼一丸，津唾送下，上床時再噙一丸，仰睡，令藥汁流入肺竅，則肺潤嗽止。服至七日，決定除根，若患肺癰亦宜噙服。

《濟生方・肺癰》 桔梗湯，治肺癰，心胸氣壅，欬嗽膿血，心神煩悶，咽乾多渴，兩腳腫滿，小便赤黃，大便多澀。

《十藥神書》己字號太平丸，治癆症久嗽，肺痿肺癰，并皆噙服除根。

《蒼生司命・咳嗽》有因久嗽成肺癰、肺痿者，則雲門中府作痛，吐咯膿血，臭穢不可近是也。治癰，用丹溪桔梗湯。

《內科摘要・脾肺虧損咳嗽痰喘等症》武選汪用之，飲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發散之藥。時仲夏，脈洪數而無力，胸滿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余曰：水泛爲痰之症，而用前劑，是謂車亾津液，得非肺癰乎。不信，仍服前藥，翌日果吐膿，脈數，左三右寸爲甚，始信，用桔梗湯一劑，膿數頓止，再劑全止，面色頓白，仍於憂惶。余曰：此症面白脈濟，不治自愈，又用前藥一劑，佐以六味丸，治之而痊。

錦衣李大用，素不愼起居，吐痰自汗，咳嗽發熱，服二陳、芩、連、枳殼、由梔之類，前症不減，飲食少思。用四物、二陳、芩、連、黃柏、知母、玄參之類，前症愈甚，更加胸腹不利，飲食益少，內熱晡熱。加桑皮、紫蘇、杏仁、紫苑、桔梗之類，胸膈膨脹，小便短少。用豬苓、澤瀉、白朮、茯苓、枳殼、青皮、半夏、黃連、蘇子，胸膈痞滿，脇肋膨脹，小便不通，加茵蔯、葶藶，喘促不卧，飲食不進。余診之，六脈洪數，肺腎二部尤甚。余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而心火又乘之，此肺癰之作也，當滋化源，緩則不救。不信，後唾膿痰，復求治。余曰：胸膈痞滿，脾土敗也，喘促不卧，肺金敗也，小便不通，腎水敗也，脇肋膨脹，肝木敗也，飲食不化，心火敗也，此化源既絕，五臟已敗，然藥豈能生耶。已而果然。

絲客姚荃者，素鬱怒，年近六十，脾胃不健，服香燥行氣，飲食少思，兩脇脹悶，服行氣破血，飲食不入，右脇脹痛，喜用手按，彼疑爲膈氣痰飲內傷。余曰：乃肝木尅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若內有瘀血，雖單衣亦不敢著肉，用滋化源之藥，四劑諸症頓退。彼以爲愈，余曰：火令在邇，當補脾土以保肺金，彼不信，後復作，另用痰火之劑，益甚。求治，左關右寸滑數，此肺內潰矣。仍不信，乃服前藥，果吐穢膿而歿。

《仁術便覽・肺癰》已破入風不治，用太乙膏爲丸服。收斂瘡口，止有合歡樹皮煎湯飲。即夜合花。《脈訣》：寸數而實，肺癰已成；寸數虛澀，肺痿之形。肺癰色白，脈宜短澀，死者浮大，不白而赤。

桔梗湯，治肺癰，咳嗽膿血，咽喉多渴，大小便赤澀。

消膿飲，治肺癰膿眶氣上衝而嘔，咳嗽。

一方治肺癰吐嗅膿効。

桔梗　大耳草　貝母去心　紫苑各二錢　杏仁三箇，去皮尖

水一鍾半，煎服。

《龔延賢《萬病回春・肺癰》脈寸口脈數而實者，肺癰也。若脈微緊而數者，未有膿也。若緊甚而數者，已有膿也。又脈短而濇者，自痊浮大者，難治。

肺癰之候，口乾喘滿，咽燥而渴，甚則四肢浮腫，咳唾膿血，或腥臭濁味，胸中隱隱而微痛者，肺癰也。大凡肺癰，當咳嗽短氣，胸滿時唾膿血，久久如粳米粥者，難治。若嘔膿而不止者，亦不可治也。其嘔而膿自止者，自愈。其面色當白，而反赤者，此火尅金，不可治也。肺癰者，咳唾有膿血也。

桔梗湯，治肺癰咳唾膿血，咽喉多渴，大小便不利。【略】大便閉加大黃，小便閉加木通。喘急加葶藶，口燥加片苓。一方加玄參地骨皮。

治肺癰方，用薏苡仁略炒爲末，糯米飲調服，或入粥煮吃亦可，或水煎服，當下膿血自安。

錕肺丹，凡治肺癰，必以此藥間而服之，以護膈膜不致潰透心肺，最爲切當。即蠟礬丸，用蜜水送下。

《醫學六要・病機部・論咳爲肺痿》凡咳嗽膺間隱痛，須防肺痿肺癰。胃脘痛久，防胃疽。小腹痛久，轉側有水聲，或繞臍生瘡，防腸癰。三者人多忽略，大抵皮膚多甲錯，不澤，項強，肺癰則咳膿血，腸癰則小腹痛，小便似淋。蓋肺絲在項，肺氣傷則頂強，肺合皮毛，肺氣傷則不能外榮，故皮縱而不澤。大腸者，肺之腑故腸癰亦皮膚甲錯，肺氣傷，不能(干)下降，故多喘且脇脹也。

《壽世保元・勞瘵》一論年少之人，稟賦薄弱，不能謹愼，斲喪太過，以致腎水枯竭，相火妄動而成陰虛火動之症。渾身發熱，咳嗽吐痰，喘急上氣，夜多盜汗，五心煩熱，日輕夜重，吐血衄血，尿血、便血、略血、唾血，肺癰肺痿，咽瘡聲啞，口乾發渴，耳鳴眼黑，頭眩昏沉，蠱脹腫滿，小便淋灑，夜夢遺精，足膝酸軟，肌肉消痿，四肢困倦，飲食少思，血虛發熱之神藥也，河車地黃丸。

論虛勞，久嗽紅痰，肺痿肺癰，卧不倒床，嗽聲不絕者，宜用嚼化太平丸。

《壽世保元・肺癰》脈寸口脈數而實者，肺癰也。其脈短而濇者自痊，

浮大者難治。

夫肺癰者，由寒熱之氣內(含)[舍]於肺，其氣結聚之所成也。蓋因調理失宜，勞傷血氣，風寒得以乘之，寒生熱，壅積不散，遂成肺癰。咳而腦漏，右脇隱痛，二腳腫滿，咽乾口燥，煩悶多渴，時出黃唾腥臭，狀如糯米粥者難治。有膿而嘔者，不可治嘔，膿盡而止則自愈。若吐黃色膿臭或帶粉紅色者，卽肺痿也。大抵脈細而沉，裏虛而變症矣。

一論咳嗽吐膿血，腥臭不可聞者，肺癰也。

黃芪蜜水炒　防風　金銀花　忍冬藤　金沸草　牛膝　桔梗各等分

右用鴨一隻，縊死，開破，入前七味藥於鴨肚內，用好酒煮，酒盡爲度，吃鴨，藥渣曬乾爲末，酒調服。後服淨膿湯。

淨膿湯，此湯吃鴨後宜服。

化痰止嗽丸。

一論治肺虛，用白鴨一隻，去內臟，用薏苡仁、杏仁各一兩，入鴨腹中，飯上蒸熟，去藥，只用鴨肉吃，大能補肺。

一論肺癰吐膿腥臭，用黃豆以病人口嚼，不覺豆之氣味，是肺癰也。

一論肺癰，以薏苡仁略炒爲末，糯米飲調服，入粥煮吃亦可，或水煎服，當下膿血而安。

釗肺丹，凡治肺癰，必以此藥間而服之，以護膈膜，不致潰透心肺，最爲切當，卽攀蠟丸，用蜜水送下。

《外科正宗・肺癰治法》　初起風寒相入，頭眩惡寒，咳嗽聲重者，宜解散風邪。汗出惡風，咳嗽氣急，鼻塞項強，胸膈隱痛，宜解表清肺。日間多寒，喜覆衣被，夜間發熱，多煩去被，宜滋陰養肺。口乾喘滿，咳嗽身熱，脈弦數者，宜降火抑陰。胸滿喘急，咳吐膿痰，身熱氣麤，不得安卧，宜平肺排膿。熱退身涼，脈來短濇，精神減少，自汗盜汗，宜補肺健脾。

徐大椿曰：　余平日因此證甚多，集唐人以來治肺癰之法，用甘涼之藥以清其火，滋潤之藥以養其血，滑降之藥以清其痰，芳香之藥以通其氣，更以珠黃之藥解其毒，金石之藥塡其空，兼數法而行之，屢試必效。許楣注：　此條從《洄溪醫案》採入。

《外科正宗・肺癰主治方》　麥冬平肺飲，治肺癰初起，咳嗽氣急，胸中隱痛，嘔吐膿痰者。

元參清肺飲，治肺癰咳吐膿痰，胸膈脹滿，上氣喘急發熱者。

甯肺桔梗湯，治肺癰胸膈隱痛，兩脇腫滿，口燥咽乾，煩悶多渴，自汗盜汗，眠卧不得，時吐稠痰腥臭者。咳甚，加百合。身熱加柴胡、黃芩。大便不利，加蜜炙大黃一錢。小便澀滯，加燈心，木通。煩躁兼血，加白茅根。痛甚，加人參、白芷。

四順散，治肺癰吐膿，五心煩熱，壅悶咳嗽，氣急不能安。

清金甯肺丸，治肺癰咳嗽日久，膿痰不盡，身熱虛羸，漸成勞瘵者。

《本草經疏・五臟六腑虛實門》　吐膿血血痰，欬嗽嗽血，屬肺家火實熱甚，此正邪氣勝則實之謂。

忌同肺實，忌斂澀，補氣，升，燥熱，酸，鹹。宜清熱降氣，涼血，豁痰。

《紅爐點雪・肺痿肺癰》　宜食諸物

羊肺久咳肺痿，同杏仁、柿霜、豆粉、眞酥、白蜜，炙食。　羊脂髓肺痿骨蒸，同生地黃汁、生薑汁、白蜜，煉服。　豬肺肺痿膿血，煮熟，蘸薏苡末食。　鯽魚肺痿咳血，同羊肉、菜菔煮食。　豬胰和棗浸酒服。　鹿血酒服。

肺癰主方

治肺癰咳嗽膿血，咽乾便淋，咳而煩滿，心胸甲錯，食生豆不腥者，宜此主之。

桔梗二錢，桃膿養血，補內漏。　葦莖即荻梗，二錢，治肺癰咳嗽煩滿，膿血臭穢。薏苡仁二錢，治癰膿血。　橘葉五片，治肺癰，吐膿血。　柘黃一錢，治肺癰。夜合樹皮一錢，治肺癰吐濁水。　蛤蚧炒一錢，排膿血。　甘草五分，瘡癰幷宜(冷)【治】。麥門冬二錢，清肺熱止，咳嗽，去心。　天門冬二錢，去皮心，止咳清肺熱。　紫苑茸一錢，止喘悸，療咳唾膿血。　升麻五分，消熱腫，解熱毒，發散瘡痍。　貝母一錢，止咳嗽，治肺癰清膿血。　天花粉一錢，止渴生津，清肺咳。

右十四味皆治肺癰之專品，作一劑，水煎，食後服。

若日久膿血吐多不愈者，屬血虛，加熟地、當歸、阿膠。久咳不愈，加五味子。【略】

肺癰咳膿血，薏苡仁水煎入酒服，醋煮服，當吐血出。

肺癰，用橘葉擣汁一盞服，吐出膿血愈。

肺癰，不問已成未成，以柘黃一兩，百草霜二錢，糊丸米飲服十丸，甚捷。

肺癰唾濁膿，夜合皮水煎服。

《醫宗必讀・虛癆》 肺癰者，癆傷氣血，內有積熱，外受風寒，胸中滿急隱隱痛，咽乾口燥，時出濁唾腥臭，吐膿如米粥者死，脈滑數或實大。凡患者右脇按之必痛，但服此湯肺癰神湯，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已潰即愈。此余新定，屢用屢驗者也。

《醫宗必讀・喘》 肺癰而喘，保金化毒，苡仁甘草節、桔梗、貝母防風、金銀花、橘紅、麥冬。

《醫燈續焰・肺癰脈證》《金匱要略》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痿之病，何從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又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衛，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適，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又云：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不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又云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又云，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醫門法律・肺癰肺痿》 肺癰肺痿之證，誰秉內照，曠然洞悉，請以一得之，愚僭爲敷陳。人身之氣，稟命於肺，肺氣清肅，則周身之氣莫不服從而順行。肺氣壅濁，則周身之氣易致橫逆而犯上。故肺癰者，肺氣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氣委而不振也。纔見久咳上氣，先須防此兩證。肺癰由五臟蘊崇之火，與胃中停蓄之熱，上乘乎肺，肺受火熱熏灼，即血爲之凝，血凝即痰爲之裏，遂成小癰。所結之形日長，則肺日脹而脇骨日昂，廼至咳聲頻併，濁痰如膠，發熱畏寒，日晡尤甚，面紅鼻燥，胸生甲錯。始先即能辨其脈證，屬表屬裏，極力開提攻下，無不愈者。奈何醫學無傳，爾我形骸，視等隔垣，但知見欬治欬，或用牛黃、犀角，冀以解熱；或用膏子油粘，冀以潤燥；或朝進補陰丸，或夜服清胃散，千蹊萬徑，無往非殺人之算。病者亦自以爲虛勞尸瘵，莫可奈何。迨至血化爲膿，肺葉朽壞，傾囊吐出，始識其證，十死不救，嗟無及矣。間有癰小氣壯，胃強善食，其膿不從口出，或順趣肛門，或旁穿脇肋，仍可得生，然不過十中二三耳。《金匱》治法最精，用力全枉未成膿之先。今人施於既成膿之後，其有濟乎？【略】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肺癰爲實，誤以肺痿治之，是爲實實。肺痿爲虛，誤以肺癰治之，是爲虛虛。此辨證用藥之大略也。

《金匱》論肺癰肺痿之脈云：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兩手寸口之脈，原爲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虛數實，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地者，爲肺痿，言欬而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隱然言表。

《金匱》論肺癰，又云：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數)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畏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喘滿，燥不渴，時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肺癰之脈，既云滑數，此復云微數者，非脈之有不同也。滑數者已成之脈，微數者初起之因也。初起以左右三部脈微，知其衛中於風而自汗。左右三部脈數，知爲榮吸其熱而畏寒。然風初入衛，尚隨呼氣而出，不能深入，所傷者不過在於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由所合以漸舍肺俞而咳唾振寒，茲時從外入者，後外出之亦易也。若夫熱過於榮，即隨吸氣深入不出，而傷其血脈矣。衛中之風得榮中之熱，留戀固結於肺葉之間，乃致血爲凝滯，以漸結爲癰膿。是則有形之敗濁，必從瀉肺之法而下驅之，若得其毒隨驅下移，入胃入腹入腸，再一驅即盡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聽其膿成而致肺葉腐敗耶。

《金匱》於二證，用徹土綢繆之法，治之於蚤。然先從脈辨其數虛、數實，次從口辨其吐沫、乾燥。然更出一捷要之法，謂咳嗽之初，即見上氣喘急者，

乃外受風寒所致，其脈必浮，宜從越婢加半夏之法，及小青龍加石膏之法，亟爲表散。不爾，卽是肺癰，肺痿之始基。故以咳嗽上氣病證同敘於肺癰、肺痿之下，而另立痰飲咳嗽本門，原有深意。見咳而至於上氣，卽是肺中壅塞，逼迫難安，尙可等待，不急散邪下氣，以清其肺乎？然亦分表里虛實爲治，不當誤施，轉增其困矣。

《金匱》云：上氣面浮腫，有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又云：上氣喘而燥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上氣之候，至於面目浮腫，鼻有息音，是其肺氣壅逼，上而不下，加以其脈浮大，氣方外出，無法可令內還而下趨，故云不治也。加利，則上下交爭，更何以堪之。肺脹而發其汗者，卽《內經》開鬼門之法，一汗而令風邪先泄於肌表，水無風戰，自順趨而從下出也。若夫面目浮腫，鼻有息音，其痿全枉氣逆，氣可外泄乎？況乎逆上者未已，可盡泄乎？外不可泄？而內又不能返，故云不治。良工苦心，以漸收攝其氣，順從膀胱之化，尙可得生。故知不治二字原活，初非以死限之矣。【略】

論《金匱》澤漆湯

法云：咳而脈沉者，澤漆湯主之。脈浮爲在表，脈沉爲在裏，表裏二字，與傷寒之表裏大殊。表者，邪在衛，卽肺之表也。裏者，邪在榮，卽肺之裏也。熱過於榮，吸而不出，其血必結，血結則痰氣必爲外裏，故用澤漆之破血爲君，加入開痰、下氣、清熱、和榮諸藥，俾堅壘一空，元氣不損，製方之意若此。

論《金匱》皂莢丸

法云：咳逆上氣，時時唾濁，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火熱之毒結聚於肺，表之、裏之、清之、溫之，會不少應，堅而不可攻者，又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吞適病所，如棘針徧刺，四面環攻，如是多日，庶幾無堅不入，聿成蕩洗之功，不可以藥之微賤而少之也。胸中手不可及，卽謂爲代針丸可矣。

論《金匱》麥門冬湯

法云：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此胃中津液乾枯，虛火上炎之證，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藥而火反升，用寒涼之藥而熱轉熾者，徒知與火熱相爭，未思及必不可得之數，不惟無益，而反害之。凡肺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胃氣者，肺之母氣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謂肺藉其清涼，知清涼爲肺之母也。有貝母之名者，謂肺藉其豁痰，寶豁痰爲肺之母也。然屢施於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之證，而屢不應，名不稱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於麥冬、人參、甘草、粳米、大棗，大補中氣，大生津液，隊中增入半夏之辛溫一味，其利咽下氣，非半夏之功，實善用半夏之功，檀古今未有之奇矣。

論《金匱》桔梗湯

法云：欬而胸滿振寒，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此上提之法也。癰結肺中，乘其新造未固，提而出之，所提之敗血，或從唾出，或從便出，而可愈。與滋蔓難圖，膿成自潰之死證迥殊。膿未成時，多服此種，亦足以殺其毒勢，而堅者漸瑕，壅者漸通也。然用藥必須有因，此因胸滿振寒不渴，病不在裏而在表，用此開提其肺氣，適爲恰當。如其勢已入裏，又當引之從胃入腸，此法殊不中用矣。

論《金匱》葶藶大棗瀉肺湯

法云：肺癰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附方云：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三日一服，可服至三四劑，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

此治肺癰喫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其肺，更欲何待？然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惟血結而膿未成，當亟以瀉肺之法奪之，亦必其人表證盡入於裏，因勢利導，乃可爲功。所附之方項下，純是表證，何其甘悖仲景而不辭。然亦具有高識遠意，必因其裏證不能少待，不得不用之耳。其云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情可識矣。論其常，則當升散開提者，且未可下奪。論其急，則當下奪者，徒牽制於其外，反昧膿成則死之大戒，安得以彼易此哉。【略】

再論肺痿肺癰之病，皆燥病也。肺稟清肅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臟，火熱熏灼，久久失其清肅，而變爲燥。肺中生癰，其津液全裹其癰，不溢於口，故口中辟辟然乾燥。肺熱成癆，則津液之上供者，悉從燥熱化爲涎沫濁唾，證多不渴，較胃中津液盡傷，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祇是津液之上輸者，變爲唾沫，肺不霑其惠澤耳。若夫痿病津液不能滅火，反從火化，累年積歲，肺

葉之間，釀成一大火聚，以清涼投之，扞格不入矣。然雖扞格，固無害也。設以燥熱投之，以火濟火，其人有不坐斃者乎？半夏燥藥也，投入肺中，轉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涼既不能入，惟燥與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涼生津藥中，則不但不燥，轉足開燥，其濁沫隨逆氣下趨，久久津液之上輪者，不結爲涎沫，而肺得霑其漬潤，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驅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蘊也。【略】

凡治肺癰病，須與肺痿分頭異治。肺癰爲實，肺痿爲虛。肺癰爲陽實，肺痿爲陰虛。陽實始宜散邪，次宜下氣。陰虛宜補胃津，兼潤肺燥。若不分辨而悞治，醫殺之也。

凡治肺癰病，以清肺熱，救肺氣，俾其肺葉不致焦腐，其生乃全。故清一分肺熱，即存一分肺氣。而清熱必須滌其壅塞，分殺其勢於大腸，令濁穢膿血日漸下移爲妙。若但清解其上，不引之下出，醫之罪也。甚有惡其下利奔迫，而急止之，罪加等也。

《金匱二註・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　咳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周揚俊補註：經謂上氣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也。今咳逆上氣，是濁氣上干、清虛之位反爲濁陰所據，故雖時時唾，而濁不爲唾減也。皂莢性能驅濁，其刺又能攻堅，且得直達患處，用意神巧，誠不可思議者。嘉言云：大熱之毒聚結於肺，表之溫之，曾不少應，堅而不可攻者，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吞適病所，如棘鍼徧刺，四面還攻，如是多日，庶幾無堅不入，聿成蕩滌之功，不可以藥之微賤而少之也。胸中手不可入，即謂爲代鍼丸可矣。【略】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周揚俊補註：此治肺癰喫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何待？恐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惟血結而膿未成，當急以瀉肺之法奪之，況喘不得卧，不云甚乎。

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又方。此方係宋人所增，並錄之以備用。

周揚俊補註：肺癰由熱結而成，其濁唾腥臭，因熱瘀而致，故咳而胸滿，是肺不利也。振寒，陽鬱於裏也。咽乾不渴，阻滯津液也。彼邪熱搏聚，固結難散之勢，用桔梗開之以散其毒，甘草解之以消其毒，庶幾可圖，無使滋蔓。即至久久吐膿之時，亦仍可用此湯者，一以桔梗可開之使下行，亦可托之俾吐出，一以甘草可以長血肉，更可以益金母也。【略】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咳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周揚俊補註：經云：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然而喘咳。胃氣不升，大腸之氣亦不降，則鼻塞不聞香臭，遂使周身腫浮，有種種之證也。然此表證尚多，豈可專瀉，不知肺癰始因邪由外入，及其成癰，則證復自內顯出，故論其常，當升散開提者，且未可下奪。論其亟，當下奪者，倘牽制於外，反昧膿成則死之大戒，安得不審所輕重哉。

《石室秘録・正醫法・論肺經生癰》　肺經生癰瘍，何以治之耶？用元參一兩，生甘草一兩，金銀花八兩，當歸一兩，水煎服，加麥冬一兩。數品中惟麥冬清肺火之品，餘俱入脾、入肝、入心之藥，而用之者何也？蓋人肝則平木，而不必肺金用力以制之，則肺金得養矣。入脾則脾土能生肺金，而肺金又得養矣。入心經則心火不陵肺金，而肺經又得養矣。雖前藥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藥，似乎隔一、隔二、隔三治法，其實乃正治肺金也。

《石室秘録・内治法・論肺癰》　内治者，言人有病在臟腑而治之也。人有肺癰、腸癰、肝癰者，必須從内消之也。然而治法不同，肺癰方用元參二兩、麥冬三兩、生甘草五錢、金銀花十兩。先用水十碗，煎湯四碗，取二碗，浸前藥，加水二碗，又煎之，煎一碗服之，二劑即愈。其餘湯二碗，再煎二煎。

《石室秘録・縛治法・論肺癰開刀》　縛治者，乃肺中生癰，必須開刀。有不可内消者，必其人不守禁忌，犯色而變者也。毒結於脯崇之，下吐痰即痛欲死，手按痛處亦痛欲死，此等肺癰，必須開刀。將病人用綿絲繩縛在柱上，必須牢緊妥當，不可使病人知，手執二寸之刀，令一人以涼水急澆其頭面，乘病人驚呼之際，看定痛處，以刀刺入一分，必有膿出如柱上，乃解其縛，任其流膿流血，不可以藥敷之，後以前膏藥貼之，不可遽人生肌散，三日後加之可也。此縛治之法也。問：服前藥否？天師曰：方用金銀花一兩、元參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三錢足矣。可用四劑，不必再用。

《辨證録・肺癰門》　人有胸膈間作痛，咳嗽時更加痛極，手按痛處尤增

氣急，人以爲肺經生癰也，誰知是肺熱生癰耳。夫肺爲嬌臟，藥食之所不到者也。故治肺甚難，肺熱害肺既可成癰，將何法療之？療之法似宜救火以瀉肺，肺藥不可入，而肺爲脾之子，脾經未嘗不受藥也，補其脾經之土，則土能生金也。平其肝經之木，則金不能尅木矣。清其心經之火，則火不能刑金也。三經皆有益於肺，無損於金，則肺氣得養，而後以消毒之品，直解其(肝)[肺]中之邪，何難於不收乎。方用全肺湯，一劑而痛減，二劑而內消矣。大凡癰疽之症，必須內消，不可令其出毒。內消之法，總不外脾肝心三經治之，而無別消之道。或曰肺之子腎也，獨不可治腎以消乎？然肺癰之成，雖成於火爍肺金之液，實因(肝)[肺]氣之自虛也。補腎雖使肺氣不來生腎，惟是肺氣相通，補腎之水，恐肺氣下降而火毒反不肯遽散，不若止治三經，使(肝)[肺]氣得養，自化其毒，不遺於腎之爲妙也。

人有胸膈作痛，咳嗽不止，吐痰更覺疼甚，手按痛處不可忍，咽喉之間先聞腥臭之氣，隨吐膿血，此肺癰不獨已成，而且已破矣。夫肺癰未破者，易於消，已破者，難於治，爲膿血未能遽淨耳。然得法亦不難也。蓋肺之所以生癰者，因肺火不散也。然肺火來，因肺氣虛也，肺虛而火留於肺，火盛而後結爲癰。不補虛而散火，而未成形者何以消，已成形者何以散，既潰爛者又何以愈哉。是虛不可不補，而補虛者，補何臟乎，必須補(肝)[肺]氣之虛，而肺不能直補其氣，補胃氣之虛，則肺氣自旺也。今癰已破矣，多吐膿血則肺氣尤虛，雖毒尚存，不可純瀉其毒，於補氣之中而行其攻散之方，而行其攻散之法，則毒易化而正氣無傷。方用完肺飲，一劑膿必多，二劑膿漸少，三劑疼輕，四劑而又輕，五劑痛止膿血亦止，六劑竟奏全功。此方補胃中之氣，即瀉胃中之火，胃氣旺肺氣不能衰，胃火衰肺火不能旺，所以能敗毒而又能生肉耳。其諸藥亦能入肺，不單走於胃，然而入胃者十之八，入肺者十之二，仍是治胃益肺之藥也。或問肺癰已破，病已入裏，似不宜升提肺氣，南昌喻嘉言謂宜引之入腸，而先生仍用桔梗以開提肺氣，恐不可爲訓。嗟乎，予所用之藥，無非治胃之藥，藥入於胃，有不引入腸者乎，然肺氣困頓，清肅之令不行，用桔梗以清肺，主氣通而下氣更速，然則上之開提，正下之迅遂也。【略】

世有膏粱子弟，多食厚味，燔熬烹炙煎炒之物，時時吞嚼，或美醞香醪，乘興酣飲，遂至咽乾舌燥，吐痰唾血喘急，膈痛不得安卧，人以爲肺經火熾也，誰知是肺癰已成耳。夫肺爲五臟之蓋，喜清氣之薰蒸，最惡燥氣之炎逼，今所飲所食無非辛熱之物，則五臟之中全是一團火氣，火性炎上，而肺金在上安得不受害乎？肺既受害不能下生腎水，腎水無源則腎益加燥，勢必取資於肺金，而肺金又病，能不已虛而益虛，已燥而更燥也？況各經紛然來逼，火烈金刑，肺間生癰必然之勢也。治之法，化毒之中，益之養肺之法，降火之內，濟之補腎之方，庶幾已成者可痊，未成者可散也。方用枝桑清肺丹，數劑可奏功也。此方肺腎同治，全不降火，蓋五臟之火因飲食而旺，乃虛火而非實火也，故補其水而金氣堅，補其水而虛火息，況補中帶散，則補非呆補，而火毒又容易辭也。

《證治彙補・咳嗽章・附肺癰病》 久咳不已，濁吐腥臭，咳則胸中隱隱痛，口中辟燥，脈實滑數，大小便澀數，振寒吐沫，右脇拒按，爲肺癰之病。因風寒內鬱，痰火上湊，邪氣結聚，蘊蓄成癰。若風邪內結者，小青龍湯，火邪內灼者，二冬湯，痰火鬱結者，葶藶大棗瀉肺湯，潰後收斂瘡口，用團參飲子。若入風者不治，面赤脈浮大者亦不治。若覺胸膺有竅，口中所咳膿血，與竅相應而出者，當大補氣血，佐以排膿之品。

《張氏醫通・諸氣門下・肺癰》 石頑曰：肺癰危證，乘初起時，極力攻之，庶可救療。《金匱》特立二方，各有主見。如患人平昔善飲嗜噉，痰濕漸漬於肺，宜皂莢丸。肥盛喘滿多痰，宜葶藶大棗瀉肺湯。《千金》補所不足，復立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以治風寒客邪感觸發熱之證。葦莖湯以治心脾過勞，肺氣不化，水道不利之疾，功效最速。宋人又有十六味桔梗湯，雖未盡善，亦可以備諸治之採用。若畏其峻而守王道之力，眞養癰以待斃耳。明眼者辯治宜早也。

凡欬嗽吐臭禍痰，胸中隱痛，鼻息不聞香臭，項強不能轉側，欬則遺尿，自汗喘急，呼吸不利，飲食少減，脈數盛而芤，惡風毛聳，便宜肺癰之候。蓋由感受風寒，未經發越，停留肺中，蘊發爲熱，或挾濕熱痰涎垢膩，蒸淫肺竅，皆能致此，愼不可用溫補保肺藥，尤忌發汗，傷其肺氣，往往不救。《金匱》皂莢丸、葶藶大棗瀉肺湯，《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葶藶湯、宋人十六味桔梗湯，俱肺癰專藥。初起用葦莖湯，此方大疏肺氣，服之使濕瘀悉趨溺孔而去，一二服即應。脈浮表熱加葱白、香豉，氣口脈盛加犀角、竹茹。痰多加貝母、蘆仁、蛤粉。引痛加紫菀、白蜜。初起欬逆不利，二味桔梗湯加貝母、紫菀，多汗加防己、黃蓍。潰後唾膿血不止，葶藶薏苡瀉肺湯隨證加

減。欬有微熱煩滿，胸中塊壘甲錯者，《千金》用合歡皮一味，日取掌大一塊煎湯服。平昔勞心思慮多鬱火入，唾臭痰解血，此屬陰火，但與生料六味丸，加麥冬、紫菀之類，若誤投參、耆補氣補火，臭痰轉甚者，急宜上法加童便服之自清。　初起疑似未眞，生大豆絞將飲之，不覺腥氣便爲眞候。大抵聲音清朗，膿痰稀澤，或間有鮮血，飲食知味，胸脇不痛，或欬則微痛，痛在右畔肺之長葉，而坐卧得寧，形色如常，便溺自調者可治。若潰後大熱不止，時時惡寒，胸中隱痛，痛在左畔肺之短葉，此金氣淺薄，潰後最難平復。而喘汗面赤，坐卧不安，飲食無味，膿痰腥穢不已者，難治。若喘鳴不休，脣反咯吐膿血，色如敗漿溺臭異常，正氣大敗而不知痛，坐不得卧，飲食艱進，爪甲紫而帶瀉，手掌如枯樹皮，面艷顴紅，聲啞鼻煽者，不治。　肺癰初起脈不宜數大，潰後最忌短濇。脈緩滑，面白者生，脈弦急，面赤者死。　肺癰已破八風者不治，卽濃煎葱白香豉湯，頻服之，然多不救。

肺癰丹方：初起唾臭痰沫，用陳年芥薑汁，溫服灌吐最妙。一方用荷葉濃煎，稍入白蜜，不時服之，不問已潰未潰皆効。又方以豬肺去心，竹刀剖去垢沫，取接骨木一兩，缶器中煮熟，淡食，日服無間，五七日當効。潰後排膿，用金鯉湯，以小活鯉魚去腸垢，入貝母末三錢，隔水童便煮，和汁食之，日服一枚，皆屢驗。然不若薏苡根搗汁，頓熱服之，其効最捷，下咽其臭卽解，有蟲者蟲卽死，出薏苡爲肺癰專藥，然性燥氣滯，脹之未免上壅，不及根汁之立能下奪，已潰未潰皆可挽回，諸方皆不及也。肺癰潰後，膿痰漸稀，氣息漸減，忽然臭痰復甚，此餘毒未盡，內氣復發，必然之理，不可歸咎於調理服食失宜也。但雖屢發而勢漸輕，方可許收功，若屢發而痰穢轉甚，脈形轉疾者，終成不起也。

《金匱要略心典・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　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爲熱聚而肺瘍也。【略】又按肺癰諸方，其於治效，各有專長。如葶藶大棗，用治癰之始萌而未成者，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其葦莖湯，則因其亂而逐之者耳。桔梗湯勦撫兼行，而意在於撫，洵爲王者之師。桔梗白散，則搗堅之銳師也。比而觀之，審而行之，庶幾各當而無誤矣。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內癰部》　肺癰肺熱復傷風，肺藏生癰隱痛胸。狀若傷寒燥咳甚，稠濁痰涎腥臭膿。未潰射干麻黃汗，壅不得卧葶藶攻。潰後膿稠能食吉，膿清兼血不食凶。

注：此證系肺臟蓄熱，復傷風邪，鬱久成癰，以致胸內中府穴隱隱疼痛，振寒脈數。狀類傷寒，咽燥不渴，咳而喘滿，唾稠粘黃痰，兼臭穢膿血也。治之者，於未潰時乘膿未成，風鬱於表者，法宜疏散，用射干麻黃湯以汗之。如氣壅喘滿，身不得卧者，急服葶藶大棗湯以瀉之；如咳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膿欲成者，宜《千金》葦莖湯以吐之；若吐膿腥臭，形如米粥者，宜桔梗湯以排餘膿；若吐膿腥臭，咳而胸滿者，宜《外臺》桔梗白散，以開瘀塞；若咯吐膿血，兼午後身熱煩燥，宜金鯉湯主之，兼飲童便。若潰後胸膈脇肋，隱痛不止，口燥咽乾，煩悶多渴，自汗盜汗，眠卧不得，咳吐稠痰腥臭，此系癰膿不盡，而兼裏虛，宜寧肺桔梗湯主之；若癰膿已潰，喘滿腥臭，濁痰俱退，惟咳嗽咽乾，咯吐痰血，脇肋微痛，不能久卧者，此屬肺癰潰處未斂，宜紫菀葦湯清補之，渴甚去半夏加石膏服之；若癰膿潰後，咳嗽無休，膿痰不盡，形氣虛羸者，宜清金寧肺丸主之。凡治此證，惟以身溫脈細，膿血交粘，痰色鮮明，飲食甘美，膿血漸止便潤者爲吉；若手掌皮粗，潰後六脈洪數，氣急顴紅，污膿白血，懶食及大便結燥者爲凶。

《雜症會心録・肺癰》　肺癰爲病，始萌之時，最易惑人，極難識認。醫家誤作風寒，見咳治咳，用藥不應，及醞釀成膿，傾囊吐出，方知肺內生癰，已爲棘手之候，是亦未嘗察脈辨症，而竟以人命爲草菅者也。蓋肺屬西方之位，爲五藏之華蓋，內司呼吸，外充皮毛，其色白，其時秋，肺金獨旺於秋者，應其輕清之候也。倘有所尅，其病自生，故患肺癰者，或因腠理不密，外邪所乘，而內感於肺，或因煙酒炙煿，內蘊積熱，而薰蒸於肺。其症惡寒發熱，咳嗽聲重，胸膈隱痛，鼻塞項強，氣血稽留，日久則鼻流清涕，咳唾膿血，腥穢稠濁，甚則胸脇脹滿，呼吸不利。其脈未潰之先，或浮緊而數，或洪大而數，既潰之後，或芤大而數，或弦細而數。初發宜甘桔湯，黑豆湯加減，解毒開提。已成宜百合固金湯加減，滋水清金。潰後宜用六味湯加減，補陰保肺。誠以清肺之熱，救肺之氣，則肺不致焦腐，其生乃全。蓋清一分肺熱，則存一分肺氣。而清熱必須散其火結，滌其壅遏，以分散其勢於大腸，令膿血濁沫，日漸下移，因勢利導，乃爲不易之良法也。夫肺爲嬌藏，屬太陰而體燥，必被火熱之毒內攻，致臟傷而膿血外泄，醫者不知益肺之虛，救肺之燥，生肺之液，反恣膽妄投燥熱之藥，其能堪此虛虛之禍。況難成易虧之陰，日爲膿血剝削，而多氣少血之藏，勢必熇熇不救。且今日之人，入房太過，腎水素虛，而母病

及子，化源益弱，咳嗽增而虛象現，由是肺喘生脹矣，聲出音啞矣，潮熱口渴矣，食少下泄矣，痰如米粥，肌瘦如柴矣。病勢至此，皆由醫學無傳，用藥誤治之明驗。而救治之法，舍參、耆補氣，熟地補血，安能起垂危於萬一耶。大抵血熱則肉敗，營衛不行，必蓄爲膿，是以《金匱》以通行營衛爲第一義，而脾旺則生金、津液流行，痰嗽漸減，是以《內經》有欲治其子，先建其母之旨。薛氏云：脾土虧損，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腎水，故始成則可救，膿成則多死。苟能補脾肺，滋腎水，庶有生者，若崇攻其瘡，則脾胃益虛，鮮有不誤者矣。夫火熱爲害，肺氣壅塞，須用升提之品，俾清虛之藏，毋致瘀滯而不通，成氣血暴喪，辛金受困。更宜補元之法，俾堅剛之體，全賴血液而潤枯。後之學者，於《金匱·肺癰論》而熟讀之，則其治是症也，庶不致誤投於初病矣。

肺癰之症，初起難於辨別，既成拘於清熱解毒，千人一類，用開提補元，可爲萬世之良法。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肺病源流》 肺癰，肺熱極而成病也。其症痰中腥臭，或帶膿也，總治宜清金散。皆緣土虛金弱不能生水，陰火爍金之敗症。故補脾亦是要着。而其條治之法，如初起，咳嗽氣急，胸中隱痛，吐膿痰，急平之；宜麥冬平肺飲。或咳吐膿痰，胸膈脹滿，喘氣發熱，急清之；宜元參清肺飲。或病重不能卧，急安之；宜寧肺桔梗湯。或已吐膿血，必以去膿補氣爲要。宜排膿散。勿論已成未成，總當清熱滌痰，使無留壅，自然易愈。宜金鯉湯。

《類證治裁·肺癰》 肺癰毒結有形之血，血結者排其毒。【略】肺癰由熱蒸肺竅，至痰吐臭痰，胸脇刺痛，呼吸不利，治在利氣疏痰，降火排膿，宜安肺桔梗湯。初起肺受風寒喘嗽者，小青龍湯散解之。喘不得卧，胸脹者，葶藶大棗湯瀉之。肺氣不化，水道不利者，葶藶湯疏肺氣，使濕濁悉從溺孔去。欬逆上氣，時時唾濁者，皂莢丸滌之，皂莢丸蕩滌痰濁，無堅不入。欬膿腥穢者，桔梗湯開提之。欬而短氣溺少者，參耆補肺湯調之。體倦食少脾虛者，參朮補脾湯養之。膿已潰者，排膿散，或金鯉湯，或薏苡根煎汁飲，大效。痰中帶血胸痛者，桔梗杏仁煎，或肺癰神湯主之。吐膿咽痛者，甘桔湯加杏仁、貝母。癰久不斂者，川槿湯。如思慮勞心致動陰火，痰臭轉甚者，六味丸加麥冬、紫菀。二症潰後，宜補脾肺，滋腎水，不宜專攻其瘡。凡肺癰症初起，痰覺腥臭，用陳醃芥滷溫服，或濃煎荷葉汁加白蜜服效。欬則微痛，痛在胸右，爲肺之長葉，坐卧如常，飲食知味者，易治。若潰後寒熱脇痛，痛在胸左，爲肺之短葉，或坐卧不安，飲食無味者，難治。若喘鳴不休，坐不得卧，咯吐膿血，色如敗漿，飲食艱進，聲啞鼻扇者，不治。肺癰已破入風者，濃煎葱白香豉湯頻服，然多不救。

《醫學舉要·雜症合論·肺癰》 肺癰，由氣血混一，壅滯不行，仲景葶藶大棗瀉肺湯、《千金》葶藶湯並爲要劑。又考喻嘉言治肺癰，皆用活法斡旋。因肺癰不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難於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末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咳逆有加，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

《醫門補要·驗肺癰法》 咳嗽有日，口乾喉燥，舌下生細粒，胸膈微痛，延遷痰帶白膿腥臭味。

紀事

《儒門事親·內傷形·肺癰》 舞水一富家，有二子，長者年十三歲，幼者十一歲，皆好頓食紫櫻一二斤，每歲須食半月，後一二年，幼者發肺癰，長者發肺痿，相繼而死。戴人常歎曰：人之死者，命耶，天耶？古人有詩：爽口味多終作疾，眞格言也。夫生白果，所以養人，非欲害人，然富貴之家，失教縱欲，遂至於是。

《外科正宗·肺癰治驗》 一義官，仲冬時河道督工，不常迎風呼喚，致肺受傷。初起寒熱交作，咳嗽聲重，氣急生痰。請內科醫治，越治越重。乃請余視，脈浮而數，面光而澤，此肺癰也。視其痰，果有膿意。用桔梗湯二服，咳嗽稍止。復用排膿散四服，其膿漸多，惟胸膈疼痛不減，脈亦帶芤，此胸有瘀血也。用四順散加紅花、牡丹皮二服，吐出紫血碗許，膈痛漸止。又以金鯉湯，兼人參、五味子間服，許楣注：人參、五味子，徐勒批曰：早用不可。月餘而愈。

一男子久嗽不已，咳吐膿痰，面白神勞，胸中隱痛，脈浮微數，此屬肺氣不足，火尚有餘。用知母茯苓湯數服，其膿漸少，又以清金甯肺丸服之而愈。徐大椿曰：未成肺癰，輕劑可愈。

一男子，因勞傷咳嗽不止，至夜身熱尤甚，日久咯吐膿血，診之，脈弦而

數，此虛火假症也。先以童便，日飲三四次，又服紫菀茸湯數劑，至夜身熱不發。又兼服金鯉湯，月餘漸瘳。蓋童便能退陰火，嘗治瘡瘍虛熱不退者極效。

一男子鬱鬱不遂意，患嗽半年，時或咳吐膿血，且形體衰弱，飲食減少。脈亦微數，聲漸將雌，惟面不紅，將成肺痿而尚可治。投以清金二母湯十餘服，咳吐減半，又以金鯉湯與人參五味子湯兼服。徐大椿曰：如有風火，服人參五味子必死。又早飲人乳，晚飲童便，各一鍾，調理百日外而安。一男子生平好飲，口乾作渴，致肺壅熱成癰。咳吐膿痰，喘滿難卧。有葶藶散二服，而喘定易睡。又以紫菀茸湯加乾葛、花粉十餘服，而膿痰漸少。隨後早以加減八味丸，許楣注：此五字徐勒批曰不切。午用清金甯肺丸，服之兩月而愈。

一男子五十餘歲，平素寵妾，膏粱無厭。咳嗽發熱，此二字徐勒吐痰腥臭，手掌枯澀，面隱微紅，痰中帶白血，脈亦細微而數。此肺癰所忌也，辭不治。他醫許其可生，強爲用藥，終不應而死。人或問故？余曰：手掌乾澀，血枯土傷，不能生金也。面色微紅，相火已動。痰有白血，正肺受傷。脈細而數，眞氣虛敗，肺癰犯此，豈有不死。

《寓意草・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爲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太過，濕蟲不生，無人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卧寐不寧，咳動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倍增，其脈時大時小，時牢時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勺水沃焦，無裨緩急，諸子徬徨無指，知爲危候。余方明告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其肺氣之壅，卽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一時，究竟暫開者易至復閉，治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俟燥金退氣，而肺金乃得太寧耳，令儀昆季，極懇耑力治之。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朮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咳頻，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自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一大便，略一潤腸，旋卽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康健，加飧倍於曩昔，蓋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飧，復其水穀容受之常，方爲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

内科總部

胸痹心痛部

題解

《素問・痹論》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

《靈樞・厥病》眞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

《醫林繩墨・心痛》若眞心痛者，指甲青黑，手足逆冷，六脈空脫，或疾數而散亂，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肯堂醫論・雜記》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出不休，手足寒過節，謂之眞心痛。

《醫學真傳・心腹痛》心爲君主而藏神，不可以痛。今云心痛，乃心包之絡，不能旁通於脈，則痛也。

《醫階辨證・心下痞胸痹胸痛三證辨》心下痞，心下滿而不痛；胸痹，胸中滿而痛；胸痛，胸中痛而不滿。

《類證治裁・胸痹》胸痹，胸中陽微不運，久則陰乘陽位而爲痹結也。其症胸滿喘息，短氣不利，痛引心背。由胸中陽氣不舒，濁陰得以上逆，而阻其升降，甚則氣結欬唾，胸痛徹背。夫諸陽受氣於胸中，必胸次空曠，而後清氣轉運，布息展舒，胸痹之脈，陽微陰弦。陽微知在上焦，陰弦則爲心痛。

論説

《素問・五藏生成》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素問・診要經終論》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

《素問・藏氣法時論》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

《素問・刺熱論》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

《素問・厥論》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略】太陰厥逆，齘急攣，心痛引腹。【略】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素問・脈解》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略】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

《素問・刺要論》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素問・繆刺論》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

《素問・四時逆刺論》刺五藏，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

《素問・標本病傳論》夫病傳者，心病心先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略】

歲火不及，寒乃大行。【略】民病胸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喑，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略】

歲金不及，炎火乃行。【略】民病口瘡，甚則心痛。

歲水不及，濕乃大行。【略】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并辟，肉瞤瘛，目視眩眩，物疎雲，肌肉胗發，氣并鬲中，痛于心腹。

《素問・五常政大論》風行于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金鬱之發，【略】故民病欬逆，心脇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色惡。【略】木鬱之發，【略】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

《素問・至真要大論》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略】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略】身體皆重。【略】

歲太陰在泉，【略】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略】

歲陽明在泉，【略】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

歲太陽在泉，【略】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略】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略】民病胃脘當心而痛。【略】

厥陰之勝，【略】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略】

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略】病在胠脇，甚則心痛熱格。【略】

太陽之勝，凝慄且至，【略】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心脈急甚者爲悲瘛，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略】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泣出，小甚爲善噦。【略】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

《靈樞・經脈》脾足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略】心下急痛。【略】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略】循胸出脇，【略】是動則病【略】胸脇支滿，【略】心煩心痛，掌中熱。【略】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裏，【略】其實則支膈。【略】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略】實則心痛。

《靈樞・經筋》手少陰之筋，【略】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

《靈樞・五邪》邪在心，則病心痛。

《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胸痹，胸中氣塞，短氣。【略】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中藏經・論心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心者，五臟之尊號，帝王之稱也。與小腸爲表裏，神之所舍。又主於血，屬於火，王於夏，手少陰是其經也。【略】

又，思慮過多則怵惕，怵惕傷心，心傷則神失，神失則恐懼。

又，眞心痛，手足寒，過節五寸，則旦得夕死，夕得旦死。【略】

又，心病則胸中痛，四一作脇。肢滿脹，肩背臂膊皆痛。虛則多驚悸，惕惕然無眠，胸腹及腰背引痛，喜一作善。悲，時眩仆。心積氣久不去，則苦憂煩，心中痛。實則喜笑不息，夢火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邪氣客於心，則夢山丘煙火。心脹，則心煩短氣，夜卧不寧。心腹痛，懊憹，腫，氣來往上下行，痛有時休作，心腹中熱，喜水，涎出，是蚘蛟蚘恐是蚘字，蛟恐是咬字。心也。心病則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又，左手寸口脈大甚，則手內熱赤，一作服。腫太甚，則胸中滿而煩，澹澹，面赤，目黃也。

又，心病則先心痛，而咳不止，關膈一作格。不通，身重不已，三日死。心虛則畏人，瞑目欲眠，精神不倚，魂魄妄亂。

《脈經・心小腸部》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略】心脈來喘喘《甲乙》作累累。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略】

心脈來累累如貫珠滑利，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手少陰脈。

心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略】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泪出。【略】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髮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心臟死，浮之脈實，如豆麻擊手，按之益造疾者，死。

《脈經・心手少陰經病證》病先發于心者，心痛；一日之肺，喘咳；三日之肝，脇痛支滿；五日之脾，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軟而散者，當病消渴，自已。心脈沉之小而緊，浮之不喘，苦心下聚氣而痛，食不下，喜咽唾，時手足熱，煩滿，

時忘，不樂，喜太息，得之憂思。

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心脈急，名曰心疝，少腹當有形，其以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少腹當有形。

心中寒者，其人病心如啖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如蟲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

眞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病者，胸內痛，脇支滿，兩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經，手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邪在心，則病心痛。

《脈經・平胸痹心痛短氣貴豚脈證》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與不及，陽微陰弦，則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脈陰弦故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者，栝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鷄峰普濟方・諸論・心痛》 心藏神，心者，身之主也，其正經爲風邪所乘，名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有包絡脈是心之別脈，爲風冷所乘亦令心痛，然乍輕乍甚不至於死。又手少陰心之經，其氣逆謂之陽虛陰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其心下急痛名脾心痛，腹脹而心痛名胃心痛。下重而苦泄寒中爲腎心痛，又有九種心痛，一蟲，二疰，三風，四悸，五食，六飲，七冷，八熱，九從來。此皆邪氣乘於手少陰之絡，邪氣搏於正氣，邪正相擊故令心痛。診其心脈急者，爲痛引背，食不下，寸口脈沉緊。苦心下寒，時痛關上脈緊。心下苦痛，左手寸脈沉，則爲陰陽絶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

《脾胃論・安養心神調治脾胃論》 《靈蘭秘典論》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怒、忿、悲、思、恐、懼，皆損元氣。夫陰火之熾盛，由心生凝滯，七情不安故也。心脈者，神之舍，心君不寧，化而爲火，火者，七神之賊也。故曰陰火太盛，經營之氣，不能頤養於神，廼脈病也。神無所養，津液不行，不能生血脈也。心之神，眞氣之別名也，得血則生，血生則脈旺，脈者神之舍。若心生凝滯，七神離形，而脈中唯有火矣。善治斯疾者，惟在調和脾胃，使心無凝滯，或生懽忻，或逢喜事，或天氣暄和，居溫和之處，或食滋味，或眼前見欲愛事，則慧然如無病矣，蓋胃中元氣得舒伸故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心腹痛》 論證

凡病心腹痛者，有上中下三焦之別。上焦者，痛在膈上，此即胃脘痛也，《內經》曰胃脘當心而痛者即此。時人以此爲心痛，不知心不可痛也，若病眞心痛者，必手足冷至節，爪甲青，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不可治也。中焦痛者，在中脘，脾胃間病也。下焦痛者，在臍下，肝腎大小腸膀胱病也。凡此三者，皆有虛實寒熱之不同，宜詳察而治之。

一、痛有虛實，凡三焦痛證，惟食滯、寒滯、氣滯者最多，其有因蟲、因火、因痰、因血者，皆能作痛。大都暴痛者多有前三證，漸痛者多由後四證。但蟲痛、痰痛多在中焦，火痛則三焦俱有之，血痛則多在下焦，然惟婦人則常有血證，而男子則少也。諸如此類，但察其多滯多逆者方是實證，如無滯逆，則不得以實論也。辨之之法，但當察其可按者爲虛，拒按者爲實。久痛者多虛，暴痛者多實。得食稍可者爲虛，脹滿畏食者爲實。痛徐而緩，莫得其處者多虛，痛劇而堅，一定不移者爲實。痛在腸臟中，有物有滯者多實，痛在腔脇經絡，不干中臟，而牽連腰背，無脹無滯者多虛。脈與證參，虛實自辨。微實者，宜調不宜攻；大實者，或上或下，非攻不可；純虛者，或氣或血，非大補不可。

一、痛證有寒熱，誤認之則爲害不小。蓋三焦痛證，因寒者常居八九，因熱者十惟一二，觀《內經・舉痛》等論，義可知矣。蓋寒則凝滯，凝滯則氣逆，氣逆則痛脹由生，而熱則流通，多不然也。雖熱證亦常有痛，然熱者必有明辨，如《內經》所言腸中痛而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閉而不通者，此因燥結熱閉，故能作痛，然必有煩熱等證，乃因於火，最易見也。今之醫家，但見心腹痛證，無問有無寒熱，便云諸痛皆屬於火，多用寒涼，不知此說出自何典。而彼此訛傳，無墨無根，妄亦甚矣。又見丹溪治法云：凡心腹痛者，必用溫散，此是鬱結不行，阻氣不運，故痛也，此說誠是也。然又引《原病式》云：若欲行溫散，寧無助火添病也。由是古方多以山梔爲主，加熱藥爲向導，或用二陳湯加川芎、蒼朮，倍加梔子煎服，痛甚者，加炒乾薑反佐之，若此議論治法，余則大有不服。夫致病之由，熱者自熱，寒者自寒，病因火邪，清利自

愈，固不必反佐也；病因寒滯，溫散自愈，又何爲反助火耶？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此自正治之正理，豈可不論經權，不分從逆，既宜梔子，又宜乾薑，概用反佐而治寒犯寒，治熱犯熱乎？因致後代醫流，凡有見不眞者，每每借此爲成法，而藉口反佐，誤人於疑似之中者不少矣。故余特爲反佐論在前二卷中，以盡其義，宜均察也。

一、痛證當辨有形無形。無形者痛在氣分，凡氣病而爲脹爲痛者，必或脹或止而痛無常處，氣聚則痛而見形，氣散則平而無跡，此無形之痛也，但宜順氣，氣順則痛自愈矣。有形者痛在血分，或爲食積。凡血癥食積而爲脹痛者，必痛有常所，而脹無休息，不往不來，不離其處者，是有形之痛也。然或食或血，察得所因，乃可攻而去之，此二者之當辨也。

論痛脈

凡諸病之虛實，辨之於脈者皆易，惟心腹痛證，則有大有小，其脈多有難辨，雖滑實有力者，固多實邪，虛弱無神者，固多虛邪，此其常也。然暴痛之極者，每多沉伏、細澀，最似極虛之候。不知氣爲邪逆，氣逆則脈道不行而沉伏異常，此正邪實之脈，然於沉伏之中細察之，必有梗梗然弦緊之意，此必寒邪阻遏陽氣者，多有是脈，若火邪作痛，則不然也。凡見此者，不得因其細極、微極便認爲虛脫，妄用補劑，必大誤矣。辨此之法，但當察其形氣，以見平素之強弱，問其病因，以知新病久病，及何所因而起。大都暴病痛急，而脈忽細伏者多實邪，久病痛緩，而脈本微弱者爲虛邪，再以前論虛實之法酌之，以理參而診之，則萬無一失矣。

綜述

《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凡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沈而遲。關上小緊數，栝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胸痹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栝蔞薤白半夏湯主之。

胸痹，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胸痹，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亦主之。

胸痹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腫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難經・六十難》　其五臟氣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眞心痛。其眞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肘後方・治卒心痛方》　治卒心痛，桃白皮煮汁，宜空腹服之。

又方：桂末若干、薑末，二藥並可單用。溫酒服方寸匕，須臾六七服，差。

又方：驢矢絞取汁五六合，及熱頓服，立定。

又方：東引桃枝一把，切，以酒一升，煎取半升，頓服，大效。

又方：生油半合，溫服，差。

又方：黃連八兩，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溫服五合，每日三服。

又方：當戶以坐。若男子病者，令婦人以一杯水以飲之。若婦人病者，令男子以一杯水以飲之。得新汲水尤佳。又以蜜一分，水二分飲之，益良也。

又方：敗布裹鹽如彈丸，燒令赤，末，以酒一盞服之。

又方：煮三沸湯一升，以鹽一合攪，飲之。若無火作湯，亦可用水。

又方：閉氣忍之數十度，并以手大指按心下宛宛中，取愈。

又方：白艾成熟者三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若爲客氣所中者，當吐之蟲物。

又方：苦酒一杯，雞子一枚，著中合攪，飲之。好酒亦可用。

又方：取竈下熱灰，篩去炭分，以布囊貯，令灼灼爾，便更番以熨痛上，冷更熬熱。

又方：蒸大豆，若煮之以囊貯，更番熨痛處，冷復易之。

又方：切生薑若乾薑半升，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又方：灸手中央長指端三壯。

又方：好桂削去皮，搗篩，溫酒服三方寸匕。不差者，須臾可六七服。無桂者，末乾薑，佳。

又方：橫度病人口折之，以度心厭下，灸度頭三壯。

又方：畫地作五行字，撮中央土，以水一升，攪飲之也。

又方：吳茱萸二升，生薑四兩，豉一升，酒六升，煮三升半，分三服。

又方：人參、桂心、梔子擘、甘草炙、黃芩各一兩，水六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奇效。

又方：桃人七枚，去皮尖，熱研，水合頓服，良。亦可治三十年患。

又方：附子二兩炮，乾薑一兩，搗，蜜丸。服四丸如梧子大，日三。

又方：吳茱萸一兩半，乾薑準上，桂心一兩，白朮二兩，人參、橘皮、椒去閉口及子汗、甘草炙、黃芩、當歸、桔梗各一兩，附子一兩半炮，搗篩，蜜和爲丸如梧子大，日三，稍加至十丸十五丸，酒飲下，飯前食後任意，效驗。

又方：桂心八兩，水四升，煮取一升，分三服。

又方：苦參三兩，苦酒升半，煮取八合，分再服，亦可用水無煮者，生亦可用。

又方：龍膽四兩，酒三升，煮取一升半，頓服。

又方：吳茱萸五合，桂二兩，酒二升半，煎取一升，分二服，效。

又方：吳茱萸二升，生薑四兩，豉一升，酒六升，煮取二升半，分爲三服。

又方：白鷄一頭，治之如食法，水三升，煮取二升，去鷄，煎汁，取六合，內苦酒六合，入眞珠一錢，復煎取六合，內末麝香如大豆二枚，頓服之。

又方：桂心、當歸各一兩，梔子十四枚，搗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三五服。亦治久心病發作有時節者也。

又方：桂心二兩，烏頭一兩，搗篩，蜜和爲丸，一服如梧子大三丸，漸加之。

暴得心腹痛如刺方：苦參、龍膽各二兩，升麻、梔子各三兩，苦酒五升，煮取二升，分二服，當大吐，乃差。

治心疝發作有時激痛難忍方：眞射菌、吳茱萸分等，搗末，蜜和丸如麻子，服二丸，日三服。勿喫熱食。

又方：灸心鳩尾下一寸，名巨闕，及左右一寸，並百壯。又與物度頸及度脊如之，令正相對也。凡灸六處。

治久患常痛，不能飲食，頭中疼重方：烏頭六分，椒六分，乾薑四分，搗末，蜜丸，酒飲服，如大豆四丸，稍加之。

又方：半夏五分，細辛五分，乾薑二分，人參三分，附子一分，搗末，苦酒和丸，如梧子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治心下牽急懊痛方：桂三兩，生薑三兩，枳實五枚，水五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亦可加朮二兩，膠飴半斤。

治心肺傷動冷痛方：桂心二兩，豬腎二枚，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又方：附子二兩，乾薑一兩，蜜丸，服四丸如梧子大，日三服。

治心痹心痛方：蜀椒一兩，熬令黃，末之，以狗心血丸之如梧子，服五丸，日五服。

治心下堅痛，大如椀，邊如旋杯名爲氣分，飲水所結方：枳實七枚炙，朮三兩，水一斗，煮取三升，分爲三服，當稍軟也。

若心下百結積來去痛者方：吳茱萸末一升，眞射菌如彈丸一枚，合搗以鷄子白和丸，丸如小豆大，服二丸即差。

治心痛多唾，似有蟲方：取六畜心，生切作十四臠，刀縱橫各割之，以眞丹一兩，粉肉割中，旦悉吞之。入雄黃、射香，佳。

饑而心痛者，名曰饑疝，龍膽、附子、黃連分等，搗篩，服一錢匕，日三度服之。

附方

《藥性論》：主心痛中惡，或連腰臍者。

鹽如雞子大，青布裹，燒赤，內酒中，頓服，當吐惡物。

《拾遺》序：延胡索止心痛，末之，酒服。

《聖惠方》：治久心痛時發不定，多吐清水，不下飲食，以雄黃二兩，好醋二升，慢火煎成膏，用乾蒸餅，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薑湯下。

又方：治九種心痛妨悶，用桂心一分爲末，以酒一大盞，煎至半盞，去滓，稍熱服，立效。

又方：　治寒疝心痛，四肢逆冷，全不飲食，用桂心二兩爲散，不計時候，熱酒調下一錢匕。

《外臺秘要》：　治卒心痛，乾薑爲末，水飲，調下一錢。

又方：　治心痛當歸爲末，酒服方寸匕。

又：《必效》治蜎心痛：　熊膽如大豆，和水服，大效。

又方：　取鰻鱺魚淡炙令熟，與患人食二枚，永差。飽食彌佳。

《經驗方》：　治四十年心痛不差，黍米淘汁溫服，隨多少。

《經驗後方》：　治心痛，薑黃一兩，桂穰三兩，爲末，醋湯下一錢匕。

《簡要濟衆》：　治九種心痛及腹脇積聚滯氣，筒子乾漆二兩，搗碎，炒煙出，細研醋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至七丸，熱酒下。醋湯亦得，無時服。

姚和衆治卒心痛，郁李人三七枚，爛嚼以新汲水下之，飲溫湯尤妙，須臾痛止，卻煎薄鹽湯，熱呷之。

《兵部手集》：　治心痛不可忍十年、五年者，隨手效，以小蒜釅醋，煮頓服之，取飽，不用著鹽。

《肘後方・治卒患胸痹痛方》　胸痹之病，令人心中堅痞忽痛，肌中苦痹，絞急如刺，不得俛仰。其胸前皮皆痛，手不得犯，胸滿短氣，咳嗽引痛，煩悶自汗出，或徹引背膂。不即治之，數日害人。

治之方：　用雄黃、巴豆先搗。雄黃細篩，內巴豆，務熟搗相入，丸如小豆大，服一丸，不效稍益之。

又方：　取枳實搗，宜服方寸匕，日三，夜一服。

又方：　搗栝樓實大者一枚，切薤白半升，以白酒七升，煮取二升，分再服。亦可加半夏四兩，湯洗去滑，則用之。

又方：　橘皮半斤，枳實四枚，生薑半斤，水四升，煮取二升，分再服。

又方：　枳實、桂等分，搗末，橘皮湯下方寸匕，日三服，仲景方神效。

又方：　桂、烏喙、乾薑各一分，人參、細辛、茱萸各二分，貝母二分，合搗，蜜和丸如小豆大。一服三丸，日三服之。

若已差復發者，下韭根五斤，搗絞取汁，飲之愈。

附方　杜壬治胸膈痛徹背，心腹痞滿，氣不得通，及治痰嗽，大栝蔞去穰取子，熟炒別研，和子皮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米飲下十五丸。

《諸病源候論・心病病諸候・心痛候》　心痛者，風冷邪氣乘於心也。其痛發有死者，有不死者，有久成疹者。心爲諸藏主而藏神，其正經不可傷。傷之而痛，爲眞心痛，朝發夕死，夕發朝死。心有支別之絡脈，其爲風冷所乘，不可傷於正經者，亦令心痛，則乍間乍甚，故成疹不死。又，心爲火，與諸陽會合，而手少陰心經也。若諸陽氣虛，少陰之經氣逆，謂之陽虛。陰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又，諸藏虛受病，氣乘於心者，亦令心痛，則心下急痛，謂之脾心痛也。足太陰爲脾之經，與胃合。足陽明爲胃之經，氣虛，逆乘心而痛。其狀腹脹，歸於心而痛甚，謂之胃心痛也。腎之經，足少陰是也，與膀胱合，膀胱之經，足太陽是也。此二經俱虛而逆，逆氣乘心而痛者，其狀下重，不自收持，苦泄寒中，爲腎心痛。診其心脈急者，爲心痛引背，食不下。寸口脈沈緊，苦心下有寒時痛。關上脈緊，心下苦痛。左手寸口脈沈則爲陰(絕)，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

《諸病源候論・心痛病諸候・久心痛候》　心爲諸藏主，其正經不可傷，傷之而痛者，則朝發夕死，夕發朝死，不暇展治。其久心痛者，是心之支別絡(脈)，爲風邪冷熱所乘痛也，故成疹不死，發作有時，經久不瘥也。

《諸病源候論・心痛病諸候・心懸急懊痛候》　心與小腸合爲表裏，俱象於火，而火爲陽氣也。心爲諸藏主，故正經不受邪。若爲邪所傷而痛即死。若支別絡(脈)爲風邪所乘而痛，則經久成疹。其痛懸急，懊者是邪迫於陽，氣不得宣暢，壅瘀生熱，故心如懸而急煩懊痛也。

《諸病源候論・心痛病諸候・心痛多唾候》　心痛而多唾者，停飲乘心之絡故也。停飲者水液之所爲也。心氣通於舌，心與小腸合，俱象火。小腸心之府也，其水氣下行於小腸，爲溲便，則心絡無有停飲也。膀胱與腎俱象水，膀胱爲腎之府，主藏津液。腎之液上爲唾，腎氣下通於陰，若府藏和平，則水液下流宣利。若冷熱相乘，致府藏不調，津液水飲停積，上迫於心，令心氣不宣暢，故痛而多唾也。

《諸病源候論・心痛病諸候・心痛不能飲食候》　心痛而不能飲食者，積冷在內。客於脾而乘心絡故也。心，陽氣也。冷，陰氣也。冷乘於心，陰陽相乘，冷熱相擊，故令痛也。脾主消水穀，冷氣客之，則脾氣冷弱，不勝於水穀也，心爲火，脾爲土，是母子也，俱爲邪所乘，故痛，復不能飲食也。

《千金要方・心臟・心腹痛》　論曰：　寒氣卒客於五臟六腑，則發卒心

痛胸痹，感於寒，微者爲欬，甚者爲痛爲泄。厥心痛與背相引，善瘈，如物從後觸其心，身傴僂者，腎心痛也。厥心痛腹脹滿，心痛甚者，胃心痛也。厥心痛如以針錐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灰狀，終日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從心間痛，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者，肺心痛也。眞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蚘心痛，心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善涎出，是蚘咬也。以手按而堅持之，勿令得移，以大針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針。心下不可刺，中有成聚，不可取於輸，腸中有蟲蚘咬，皆不可取以小針。

治寒氣卒客於五臟六腑中，則發心痛方：

大黃　芍藥　柴胡各四兩　升麻　黃芩　桔梗　朱砂各三兩　鬼箭羽　鬼臼　桂心　朴消各三兩

右十一味咬咀，以水九升，煮取二升七合，分三服。先分朱砂作三分，一服內朱一分，攪令勻服之，得快利痛不止宜服後方。

赤芍藥陸兩　桔梗　杏人各伍兩

右叁味咬咀，以水陸升，煮取叁升，分叁服。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壹蟲心痛，貳注心痛，叁風心痛，肆悸心痛，伍食心痛，陸飲心痛，柒冷心痛，捌熱心痛，玖去來心痛。此方悉主之，幷療冷衝上氣，落馬墮車血疾等。

治九種心痛方：　取當太歲上新生槐枝壹握，去兩頭，咬咀，以水叁升，煮取壹升，頓服。

治心中痞諸逆懸痛，桂心叁物湯。

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丸。【略】

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走馬湯。老小量之，亦治卒疰飛尸鬼擊。

治卒中惡心痛方：　苦參叁兩咬咀，以好醋壹升半，煮取捌合，強人頓服，老小貳服。

又方：　桂心捌兩咬咀，以水肆升，煮取壹升半，分貳服。【略】

治心腹冷痛，五辛湯。

治久心痛，腹痛，積年不定，不過一時間還發，甚則數日不能食。又便出乾血，窮天下方不能差，甄立言處此方，數日即愈。犀角丸。

治卒心腹絞痛如刺，兩脇支滿煩悶不可忍，高良薑湯。

治心腹絞痛，諸虛冷氣滿痛，當歸湯。

《千金要方・心臟・胸痹》　論曰：　胸痹之病令人心中堅滿痞急痛，肌中苦痹絞急如刺，不得俛仰，其胸前皮皆痛，手不得犯，胸中愊愊而滿，短氣，欬唾引痛，咽塞不利，習習如癢，喉中乾燥，時欲嘔吐煩悶，白汗出，或徹引背痛，不治之，數日殺人。

論曰：　夫脈當取太過與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故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人脈陰弦故也。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治胸痹心中痞，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栝樓湯主之。【略】

治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湯。

治胸滿短氣噎塞，通氣湯。

治胸痹達背痛短氣，細辛散。

治胸痹達背，蜀椒散。

前胡湯，主胸中逆氣，心痛徹背，少氣不食。

治胸背疼痛而悶，熨背散。

治胸腹背閉滿上氣喘息，下氣湯。

《外臺秘要・心痛方》　《延年》療心痛，茱萸丸。

《古今錄驗》療心痛，黃連湯。

《外臺秘要・九種心痛方》　《廣濟》療九種心痛，蛔蟲冷氣。先從兩肋、胸背撮痛，欲變吐，當歸鶴蝨散。

《外臺秘要・冷氣心痛方》　《廣濟》主冷氣心痛，肋下鳴轉，喉中妨食不多消，常生食氣，每食心頭住不下，桔梗散。

《深師》療胸滿短氣，心痛吐虛冷，防風冷，防風茯苓湯。

《崔氏》療心痛與冷氣痛者，特相宜，烏頭丸。

《延年》療冷氣又刺心痛，不能食方：

當歸　桂心　桔梗　吳茱萸　人參　白朮　高良薑已上各六分　橘皮三分

右八味搗篩爲散，蜜和爲丸，如梧子大，一服十丸，酒下，日二服。加

至十五、二十丸爲度。忌生葱、桃李、豬肉、雀肉等。

又療心痛冷痛，腹滿如錐針刺，及蟲嚙心痛，當歸湯。

《外臺秘要・惡疰痛方》《廣濟》療惡疰撮肋連心痛，當歸湯。

《崔氏》療疰在心腹，痛不可忍方：取東引桃枝削去蒼皮，取白皮一握，以水二大升，煮取半升，一服令盡，則差。如不定，更前依服之，無忌。

又療心腹痛不可忍，似疰病者，或暴得惡疰，攪刺欲死，桃人大黃湯。

《外臺秘要・心痛癥塊方》《廣濟》療心痛癥塊硬築，心氣欲絕，當歸湯。

張文仲療心下堅痛，大如椀，邊如旋杵音盤，名爲氣分，水飲所結方：

枳實七枚炙　白朮三兩

右二味切，以水一升，煮取三升，分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備急》、《肘後》同。忌桃李、雀肉等。

《外臺秘要・心背徹痛方》張文仲蜀椒丸，療胸中氣滿，心痛引背。

《范汪》療心下切痛引背，胸下畜氣，在胃中有宿食，茱萸煎。

又芫花湯，主卒心痛連背，背痛徹心，心腹並懊痛，如鬼所刺，絞急欲死者。

《外臺秘要・卒心痛方》《肘後》療卒心痛方：先煮三沸湯一升，以鹽一升合攪飲之，若無火以作湯，仍可用水鹽或半升服之。《古今錄驗》同。

又方：吳茱萸二升　生薑四兩切　豉一升　酒六升

右四味，煮取二升半，分三服。

又方：白艾成熟者三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若爲客氣所中者，當吐蟲物出。《范汪》同。

又方：取竈下熱灰篩去炭，分以布囊盛，令灼灼爾，更番以熨痛上，冷者更熬令熱。

又：桂心散。

又：桂心丸。

又：療暴得心痛如刺，苦參湯。

《集驗》卒心痛，桂心湯。【略】

《必效》療卒心痛，人參湯。

《外臺秘要・中惡心痛方》《廣濟》療卒中惡，心腹絞刺痛，氣急脹，奄奄欲絕，瓜蒂散。

又療卒中惡心腹刺痛，去惡氣，麝香散。

《外臺秘要・多唾停飲心痛方》范汪療胸中寒熱心痛，清唾滿口，數數欲吐，食不化，乾薑丸。

《集驗》療心痛唾多似蟲者方：取六畜心隨得生切作四臠，刀縱橫各一割破之。內少眞朱砂著中，平旦吞之，蟲死愈矣。無眞朱砂，可用雄黃、麝香也。《肘後經心錄》同。《肘後》云：切作十四臠，刀縱橫各割之，以眞丹一兩粉內割中，旦悉吞之。入雄黃麝香佳。

《外臺秘要・心下懸急懊痛方》《肘後》薑附丸。

《古今錄驗》療人心痛懊憹悶，築築引兩乳，玄或如刺，困極，桂心湯。

《千金》心下痞，諸逆懸痛，桂心三物湯主之。

《外臺秘要・心痛不能飲食方》《廣濟》療久心刺肋，冷氣結痛不能食，高良薑湯。

《肘後》療常患心痛，不能飲食，頭中疼重，烏頭丸。

《外臺秘要・久心痛方》《廣濟》療心痛三十年不差，月上旬殺蟲，雷丸鶴蝨散。

《范汪》療久心痛，烏頭赤石脂丸。

《必效》療三十年心痛方：

桃人七枚，去皮尖，兩人碎

右一味研，湯水合頓服，酒服亦良。《肘後經心錄》同。

《古今錄驗》療久心痛腹痛積年，定不過一時間還發，發甚則數日不能食，又便出乾血，窮天下方不差，甄立言爲虎犀角丸服之，數日則差。

療心痛如蟲嚙痛，宛轉欲不救方：又濃擣地黃汁，和麪作，冷淘不用鹽，服一頓，蟲即出，不出再服，必出便差。正元十年，通事舍人崔抗女患心痛，垂氣欲絕，忽記此方，服便吐出一物，可方一寸以來，狀如蝦蟇，無目足，微似有口，蓋被此物所蝕。抗云，往年見親表患心痛，因偶食地黃飲酢，遂吐一蟲猶動，其時亦不謂地黃冷淘，能害此蟲，因盛於小竹筒，以數莖地黃冷淘，投於竹筒中，須臾視之，已化爲水，然覺此冷淘殺蟲，心痛無不永絕，抗自得此方，救三四人皆如神效，出手抄方。

《經心錄》療四十年心痛不差方：黍米瀋汁，溫服隨多少。

《外臺秘要・雜療心痛方》《廣濟》療心痛，又心撮肋，心悶則吐血，手足煩疼，食飲不入，桃人丸。

《古今錄驗》眞心痛證，手足青至節，心痛甚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療心痛，痛及已死方：高其枕，柱其膝，欲令腹皮鬆柔，瓜其臍上三寸胃管有頃，其人患痛短氣，欲令人舉手者，小舉手問痛差，緩者止。

《救急》療心痛冷熱方：取伏龍肝末，煮水服方寸匕。若冷，以酒和服差。范汪《經心録》同。

《外臺秘要・胸痛方》《范汪》療胸痛，枳實散。

《深師》療胸痛，枳實散。

《聖惠方・心痛論》 夫心痛者，由風冷邪氣乘於心也，其痛發有死者，有不成病者，心爲諸臟之主，而藏神，其正經不可傷，傷之而痛，爲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有支別之絡脈，其爲風冷所乘，不傷於正經者，亦令心痛，則乍間乍甚，故成病不死。又心爲火，與諸陽會合，而手少陰心經也，若諸陽氣虛，少陰之經氣逆，謂之陽虛陰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又諸臟虛受病，氣乘於心者，亦令心痛，則心下急痛，謂之脾心痛也。足太陰爲脾之經，與胃合，足陽明爲胃之經，氣虛逆乘於心而痛，其狀，腹脹歸於心而痛甚，謂之胃心痛也。腎之經足少陰是也，與膀胱合，膀胱之經，足太陽是也，此二經俱虛，而氣逆乘心而痛者，其狀下重，時苦泄寒中，爲腎心痛也。診其心脈急者，爲心痛引背，食不下，寸口脈沉緊，苦心下有寒時痛，關上脈緊，心下苦痛。左手寸口脈沉，則爲陰絕，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也。

《聖惠方・治九種心痛諸方》

治九種心痛，面色青，心腹妨悶，四肢不和，宜服沉香散。

治九種心痛，多吐腹脹，宜服桂心散。

治九種心痛，及冷氣攻兩脇，胸背疼痛，欲吐，宜服當歸散。

治九種心痛，腹脇氣滯，宜服訶黎勒圓。

治九種心痛，腹內冷氣積聚，宜服沉香圓。

《聖惠方・治卒心痛諸方》 夫卒心痛者，由臟腑虛弱，風邪冷熱之氣，客於手少陰之絡，正氣不足，邪氣勝盛，邪正相擊，上衝於心，心如寒狀，痛不得息，故云卒心痛也。

治卒心痛，腹脇氣脹，不欲飲食，宜服高良薑散。

治卒心痛，腹脹，去惡氣，麝香散。

治卒心痛，腹脇氣滯方：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蓬莪茂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錢。

又方：

桂心一兩　乾薑一兩炮裂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酒調下二錢。

治卒心痛，氣悶欲絕，面色青，四肢逆冷，吳茱萸圓。

又方：

桂心二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醋湯下十圓。

又方：

生薑半兩　熟乾地黃半兩

右件藥，細剉。用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熱服。

又方：

釅醋一合　鷄子一枚打破

右件藥相和，攪令勻，煖過頓飲之。

又方：

白艾二兩熟者

右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分爲三服，稍熱服之。

又方：用青布裹鹽如彈子大，燒令赤，都研爲末，以熱酒調，頓服之。

又方：

竈突中墨半兩　鹽半兩

右件藥，以水一大盞，煎五六沸，令鹽消，去滓，分溫二服，當吐之愈，未吐更服。

又方：右用鐺底墨，以熱小便，調下二錢。

又方：右用蒸大豆，或煮豆，以囊盛，更番熨痛處，冷復易之。

《聖惠方・治冷氣心腹痛諸方》 夫冷氣心痛者，由臟腑虛弱，宿有冷疹，因外觸風寒，內傷飲冷，而致發動邪氣與正氣相搏。隨其上下，若上攻於心則心痛，或下攻於腹則腹痛也。

治冷邪氣攻心腹痛，不欲飲食，桃仁散。

治冷氣攻心腹疼痛，少思飲食，檳榔散。

治冷氣攻心腹疼痛不可忍，華茇散。

治積冷氣攻心腹痛，四肢多冷，面色青黃，不欲飲食，麝香圓。

治冷氣攻心腹，久不差，面色青黃，四肢多冷，阿魏圓。

《聖惠方・治心腹痛脹滿諸方》 夫心腹痛脹滿者，由臟虛而邪氣客之，乘於心脾故也。足太陰脾之經也，脾虛則脹。足少陰腎之經也，其脈起於足小指之下，循行上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入肺，其支者從肺出絡於心，今虛邪之氣，客於三經，與正氣相搏，積聚在內，邪氣幷於心脾，故令心腹痛而脹，診其脈遲而滑者，脹滿也。【略】

治心腹痛脹滿，臍下有積聚，不欲飲食，赤芍藥圓。

《聖惠方・治久心痛諸方》 夫心爲諸臟之主，其正經不可傷，傷之而痛者，則朝發夕死，夕發朝死，不暇展治。其久心痛者，是心之支別絡，爲風邪冷熱所乘痛也，故成疹不死，發作有時，經久不得差也。

治久心痛，冷氣積聚，四肢不和，唇口青，時時惡寒，川椒散。

治心痛，積年不差。發即數日不食，及腹中積聚，邪毒氣不散，犀角圓。

治久心痛，積年不差，及冷氣結塊，少思飲食，艾煎圓。

治久心痛不止方：

桑黃半兩微炙　木香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熱酒調下一錢。

又方：

丁香半兩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細爲散，每於食前，以熱酒調下一錢。

治久心痛不可忍，無問男女老少方：

桃白皮五兩

右細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二盞，去滓，頻服，根皮亦良。

治久心痛，頻發作，不可忍方：

小蒜不限多少

右以醶醋爛煮，空心隨意食之。

治久心痛，時發不定，多吐清水，不下飲食，宜服此方：

雌黃二兩細研

右以醋二升，下雌黃末，慢火煎成膏，入乾蒸餅末，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生薑醋湯下七圓。

《聖惠方・治惡疰心痛諸方》 夫惡疰心痛者，由人陰陽俱虛，氣血不足，風寒暑濕不正之氣，乘虛而入人肌體，流注經絡，伏留臟腑，其邪毒之氣，擊於心包，故令心痛。

治惡疰心痛，或疚刺腹脇或肩背，痛無常處，鬼箭羽散。

治惡疰心痛，發歇不定，木香散。

治惡疰心痛，煩亂不可忍，犀角散。

治惡疰心痛，手足逆冷，檳榔散。

治惡疰，脇肋連心刺痛，當歸散。

治惡疰，心腹痛如錐刀所刺，脹滿欲死者，消石圓。

《聖惠方・治中惡心痛諸方》 夫中惡心痛者，由人臟腑氣虛，精神衰弱，爲毒邪鬼氣之所中也。凡人陰陽理順，榮衛和平，志清神守，則邪不干正。若表裡俱虛，精神散失，邪毒之氣，入於臟腑，攻擊於心絡，故令心腹刺痛也。

治中惡心痛，腹脹悶亂，大黃散。

治中惡心痛不可忍，沉香散。

又方

赤芍藥一兩　桔梗一兩去蘆頭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中惡，心痛不可忍，如蟲毒惡疾之狀，犀角散。

治中惡心痛，氣急脹滿，厭厭欲死，雄黃散。

治中惡心痛，悶亂不識人，白芥子圓。

《聖惠方・治心痛多唾諸方》 夫心痛多唾者，是停飲乘心之痛也，痛在心絡，故停水液，爲心氣通於舌，小腸爲之腑也，其水氣下行，入於小腸爲溲便，則心絡無有停飲也。膀胱與腎俱象水，膀胱爲腎之腑，津液上爲唾，腎氣下通於陰，若腑臟平和，則水液下流，若冷熱相衝，致腑臟不調，津液水飲停積，上迫於心，令心氣不得宣暢，故心痛而多唾也。

《聖惠方・治心背徹痛諸方》 夫心背徹痛者，由人臟腑虛弱，腎氣不足，積冷之氣，上攻於心，心氣既虛，爲邪所乘，則心與背俱痛而傴僂，如物從後所觸，其心痛不可忍，故曰心背徹痛也。

《聖惠方・治心痛不能飲食諸方》 夫心痛而不能飲食者，由積冷在內，容於脾而乘心絡故也。心，陽氣也，冷，陰氣也，冷乘於心者，則陰陽相乘，冷熱相擊，故令痛也。脾主消水穀，冷氣客之，則脾氣冷弱，不能勝於水穀也。心爲火，脾爲土，是母子也，俱爲邪氣所乘，故心痛復不能飲食也。

《聖惠方・治心懸急懊痛諸方》 夫心與小腸，合爲表裡，俱象於火，而火爲陽氣也，心爲諸臟主，故正經不受邪，若爲邪所傷而痛，即死。若支別絡爲風邪所乘而痛，則經久成疹，其疹懸急懊者，是邪迫於陽氣不得宣暢，壅瘀生熱，故心如懸而急煩懊痛也。

《聖惠方・治心腹相引痛諸方》 夫心腹相引痛者，是足太陰之經與絡俱虛，爲寒冷邪氣所乘也。足太陰是脾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上循屬脾，絡胃別上注心，經入於胃絡注於心，此脈俱虛，爲邪所乘，正氣與邪氣交爭，在於經則胃管急痛。在於絡則心下急痛，經絡之氣往來，邪正相擊，在於其間。所以心腹相引痛也，其脈太陽脈厥逆，骭急攣心痛，引腹痛也。

治冷氣相引，心腹痛不可忍，當歸散。

治心腹冷氣相引痛，或時嘔逆，四肢不和，少思飲食，漸至無力，丁香散。

《聖濟總録・心痛門・心痛統論》 論曰：心痛諸候，皆由邪氣客于手心主之脈，蓋手少陰心之經，五藏六府君主之官也，精神所舍，諸陽所合，其藏堅固，邪氣未易以傷，是以諸邪在心，多在包絡者，心主之脈也，其候不一。有寒氣卒客于藏府，發卒痛者；有陽虛陰厥，痛引喉者；有心背相引，善噫傴僂者；有腹脹歸于心而痛甚者；有急痛如針錐所刺者；有其色蒼蒼終日不得太息者；有卧則從心間痛，動作愈甚者；有發作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者。或因于飲食，或從于外風，中藏既虛，邪氣客之，痞而不散，宜通而塞，故爲痛也。若夫眞心不痛，痛即實氣相搏，手足厥冷，非治療之所及，不可不辨也。

《聖濟總録・心痛門・心痛》 論曰：心爲君主之官，神明之府，正經不受邪。其支別之絡脈，爲風寒邪氣所乘，令人心痛。蓋寒邪之氣，痞而不散，內干經絡，則發爲心痛，乍間乍甚，乃其證也。

治心痛，吳茱萸丸。

治心痛如刺，或繞臍絞痛，白汗出，附子湯。

治心痛寒氣上逆，心中妨悶，脈沉而緊，檳榔湯。

治心痛如錐刀刺，木香湯。

治心痛不可忍，薑黄散。

治心痛精神悶亂，胡椒丸。

治心氣痛，勝金丸。

治心痛不可忍，三妙丸。

治心痛不止，檳榔散。

治心痛，薑桂散。

治心痛，桂心湯。

治心痛，莎草根散。

治心痛，人參湯。

治心痛，胸脇氣滿煩悶，茱萸湯。

治心痛不可忍，香桂丸。

治九種心痛，茱萸生薑湯。

治心痛不能食，丁香丸。

《聖濟總録・心痛門・卒心痛》 論曰：卒心痛者，本于藏府虛弱，寒氣卒然客之，其狀心如寒痛不得息。《千金》治寒客心痛，而用大黄、黄芩。治心痛徹背，而用烏頭附子之類。治療相反如此，要在用之隨宜而已。

治卒心痛及九種心痛，丹砂丸。

治卒心痛不可忍，芎藭湯。

治卒心痛，半夏丸。

治卒心痛，烏頭丸。

治卒心痛，吳茱萸湯。

治暴心痛，柴桂煮散。

治卒心痛不可忍，三聖散。

治暴心痛危篤者，神應丸。

治心腹卒痛脹滿，口噤氣悶，備急丸。

治暴心痛，高良薑散。

《聖濟總録・心痛門・久心痛》 論曰：心爲諸藏之長，神之所舍也，其正經不可傷。傷之則旦發夕死，夕發旦死，是爲眞心痛，不可復治。其久成痛者，由風冷邪氣，乘于心之支別絡，停滯不去，發作有時，故經久不差也。

治久心痛，桂心丸。

治久患心痛不止及氣冷，木香丸。

治久心痛，經年不止，鶴蝨丸。

治久心痛不可忍，薑黄散。

治心痛久不差，木香散。

治心藏積冷，疼痛久不差，吴茱萸丸。

治久心痛，沉香湯。

治久患心痛不止，丁香湯。

治久心痛，桂椒丸。

《聖濟總録・心痛門・脾心痛》 論曰：脾者中州，爲狐藏以灌四旁。脾氣盛則藏皆得所養。今脾虚受病，氣上乘心，故其爲痛特甚。古文謂如針錐所刺而急迫者，是爲脾心痛之候。

治脾心痛如刺，白朮湯。

治脾心痛，木香三稜散。

《聖濟總録・心痛門・胃心痛》 論曰：胃爲水穀之海，衝氣屬焉，圍而保之，則邪不能襲。若經氣虚，風冷傷動，則逆乘于心之絡脈，痛歸于心而腹脹，是爲胃心痛也。

治胃心痛，腹脹滿，口吐酸水，飲食無味，及一切氣疾，華澄茄丸。

治胃心痛，丁香湯。

《聖濟總録・心痛門・腎心痛》 論曰：腎心痛者，心痛與背相引，善瘛瘲，如物從後觸其心，身傴僂者是也。蓋足少陰之脈，貫脊屬腎，其直者上貫肝膈，入肺中；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腎虚逆氣乘心，故其痛與背相引善瘛瘲，如物觸其心也。

治腎寒氣逆上奔，心痛引背，烏頭丸。

治腎心痛，如物從背觸心，牽脊傴僂，桃花散。

治腎心痛與背相引，身體傴僂，蜀椒丸。

《聖濟總録・心痛門・厥心痛》 論曰：手少陰，心之經也，心爲陽中之陽，諸陽之所會合。若諸陽氣虚，少陰之經氣逆，則陽虚而陰厥，致令心痛，是爲厥心痛。

治厥心痛，面色清黑，眼目直視，心腹連季脇引痛滿脹，高良薑散。

治厥逆冷氣，上攻心痛，不食，草豆蔻湯。

治厥氣痛，麝香湯。

《聖濟總録・心痛門・九種心痛》 論曰：九種心痛，曰蟲，曰注，曰風，曰悸，曰食，曰飲，曰冷，曰熱，曰去來者是也。治病必求其本。今九種心痛，其名雖異，而治療各有其法。蓋正氣和調，則邪不能入。若或虚弱，外邪乘之，則種種皆能致疾。善醫者惟明攻邪以扶正，則九種之痛，其治一也。延齡至寶論曰：鬼擊之氣。須以牛黄麝香，或氣滿相攻，則生嚼桃仁。若此之類，又當隨宜治之，理固然矣。

治九種心痛，附子丸。

治九種心痛，木香煮散。

治九種心痛，救生散。

治九種心痛，狨痛丸。

治九種心痛，冷熱吐逆，疥刺疼痛，乾漆散。

《扁鵲心書・心痛》 皆由鬱火停痰而作，飲食生冷填于陽明、太陰分野，亦能作病，宜全眞丹。若胃口寒甚，全眞丹或薑附湯，不愈，灸中脘七十壯。若脾心痛發而欲死，六脈尚有者，急灸左命關五十壯而甦，内服來復丹、華澄茄散。若時痛時止，吐清水者，乃蛔攻心包絡也，服安蛔散。若卒心痛，六脈沉微，汗出不止，爪甲青，足冷過膝，乃眞心痛也，不治。心爲一身之主宰，一毫不可犯，處正無偏，豈宜受病。凡痛非心痛，乃心之包絡痛與脾痛、胃痛、膈痛耳。審其所因，所容，或氣，或痰，雖有九種之分，虚實之異，大概虚者爲多，屬實者間亦有之，審察而治，庶無差錯。

《三因方・九痛叙論》 夫心痛者，在《方論》則曰九痛。《内經》則曰舉痛，一曰卒痛。種種不同，以其痛在中脘，故總而言之，曰心痛，其實非心痛也。若眞心痛，則手足青至節，若甚，且發晝死，晝發夕死，不在治療之數。方中所載者，乃心主包絡經也。若十二經絡外感六淫，則其氣閉塞，鬱于中焦，氣與邪爭，發爲疼痛，屬外所因。若五臟内動，汩以七情，則其氣痞結聚于中脘，氣與血搏，發爲疼痛，屬内所因。飲食勞逸，觸忤非類，使臟氣不平

痞鬲于中，食飲遁疰變亂腸胃，發爲疼痛，屬不內外因。治之當詳分三因，通中解散、破積潰堅，隨其所因，無使混濫。依經具錄諸證，以備治法云爾。

外所因心痛證治

足厥陰心痛，兩脇急，引小腹連陰股，相引痛。手心主心痛徹背、心煩、掌中熱、咽乾、目黃赤、脇滿。足太陰心痛，腹脹滿，濇濇然大便不利、鬲閉、咽塞。手太陰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季脇空痛、遺失無度，胸滿、煩心。足少陰心痛，煩劇、面黑、心懸若肌、胸滿、腰脊痛。背輸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諸腑心痛，難以俛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此皆諸經、諸俞、諸府涉邪所致，病屬外所因。

內所因心痛證治

肝心痛者，色蒼蒼如死灰狀，終日不得太息。眞心痛者，手足青至節，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脾心痛者，如針錐刺其心腹，蘊蘊然氣滿。肺心痛者，若從心間起，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腎心痛者，與背相引，善瘛，如物從後觸其心，身偃僂。胃心者，腹脹滿，不下食，食則不消。皆臟氣不平，喜怒憂鬱所致，屬內因。

不內外因心痛證治

久積心腹痛者，以飲啖生冷菓實，中寒不能消散，結而爲積，甚則數日不能食，便出乾血，吐利不定，皆由積物容于腸胃之間，遇食還發，名積心痛。及其臟寒生虻致心痛者，心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腹熱，涎出，病屬不內外因。方證中所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注、曰去來痛者。除風熱冷屬外所因，餘皆屬不內外。更婦人惡血入心脾經，發作疼痛，尤甚於諸痛。更有卒中客忤，鬼擊尸疰，使人心痛，亦屬不內外因。

三因心痛總治

蜜附湯　治心腹疼痛，或吐或泄，狀如霍亂，及療胃涉濕寒，賊風入腹，拘急切痛。

麻黃桂枝湯　治外因心痛，惡寒發熱，內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動。

加味小建中湯　治心腹切痛不可忍，按輕卻痛，按重則愈，皆虛寒證，服熱藥幷針灸，不差，此藥主之。

鷄舌香散　治心腹卒痛，安胃進食，調冷熱，定泄瀉，老少通用。

訶子散　治心脾冷痛不可忍，一服見效，及老幼霍亂吐瀉，其效如神。

九痛圓　治九種心痛，蟲痛、疰痛、風痛、悸痛、食痛、飲痛、冷痛、熱痛、往來痛，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在心胸，幷冷腫痛，上氣，落馬墜車，瘀血等疾。

蘇合香丸　治傳屍骨蒸，殗殢肺痿、疰忤鬼氣、卒心痛，霍亂吐利，時氣鬼魅、瘴瘧、赤白暴利、瘀血，月閉，痃癖，丁腫，驚癇，鬼忤中人，小兒吐乳，大人狐狸等病。

撞氣阿魏丸　治九種心痛，五種噎疾，痃癖氣塊，冷氣攻刺及脾胃停寒，胸滿膨脹，腹痛腸鳴，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血氣，血刺等。

《保命集・心痛論》論曰：諸心痛者，皆少陰厥氣上衝也。有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寒，痛甚則煩燥而吐，額自汗出，知爲熱也。其脈洪大，當灸太谿及崑崙，謂表裏俱瀉之。是謂熱病汗不出，引熱下行，表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畢，服金鈴子散，痛止服枳朮丸，去其餘邪也。有大實心中痛者，因食受時氣，卒然發痛，大便或秘，久而注悶，心胸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飲食，急以煮黃丸利之，利後以藁本湯去其餘邪。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利溺清，或大便利而不渴者，氣微力弱，急以朮附湯溫寒。厥暴痛，非久病也，朝發暮死，當急救之，是知久痛無寒，而暴痛非熱。

治熱厥心痛，或發或止，久不愈者，當用金鈴子散。

大實心痛，煮黃丸。

《儒门事親・心氣疼痛》失笑散　治急心痛，幷男子小腸氣。

又方：醋一盞，加生白礬一小塊，如皂子大，同煎至七分，溫服立愈。

又方：

高良薑半兩　山梔子半兩　蔚金半兩

又方：以新嫩槐枝一握，切去兩頭，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分作二服，熱服之。

又方：

沒藥　乳香　薑黃　玄胡索以上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煎，食後服之。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蘇合香圓》療傳尸骨蒸，【略】卒心痛【略】。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鷄舌香散》治男子、女人陰陽不和，臟腑虛

弱，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胸膈脹滿，心脾引痛，攻刺腹脇，有妨飲食。又治中酒，吐酒，停飲浸漬，嘔逆惡心，噫氣吞酸，幷皆治之。

《和劑局方・治痼冷・崔氏烏頭圓》 治風冷邪氣，入乘心絡，或腑臟暴感風寒，上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脊，乍瘥乍甚，經久不瘥，幷宜服之。

《直指方・心氣・心疼方論》 心之正經果爲風冷邪氣所干，果爲氣血痰水所犯，則其痛掣背，脹脇胸煩咽乾，兩目赤黃，手足俱青至節，朝發而暮殂矣。然心之包絡與胃口相應，往往脾痛連心，或陽虛陰厥亦令心下急痛，或他臟之邪亦有客乘於心者，是則心之別脈受焉。如所謂九種心痛，一蟲、二疰、三風、四悸、五食、六飲、七冷、八熱、九去來者皆是也。眞心果痛不知能愈否乎？然則治劑之法將何如？曰：熱者涼之，寒者溫之，感受風邪者散之，順氣調血，逐水豁痰，此其要略耳。《蘇沈內翰》有方目曰沉麝圓，凡心脾疼痛，隨試輒效。他如玄胡索、五靈脂、官桂、當歸、乳香、沒藥、沉香、木香等輩皆的對藥也。臨機應變，學者亦當察其微。

心疼證治

大沉香圓　治冷氣攻衝，心腹刺痛，亦治卒暴心痛。

勝金散　治心下痛。

拈痛圓　治九種心痛。

落盞湯　治急心痛。

《東垣試效方・心胃及腹中諸痛門・心胃及腹中諸痛論》 《黃帝鍼經・經脈第一》云：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三里也。又云：足太陰脾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腕痛，腹脹善噫，心下急痛。《舉痛論》云：五臟卒痛，何氣使然？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感於寒，則痛久矣。夫心胃痛及腹中諸痛，皆因勞役過甚，飲食失節，中氣不足，寒邪乘虛而入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經言得炅則止，炅者熱也。以熱治寒，治之正也。然腹痛有部分，臟位有高下，治之者，亦宜分之。如厥心痛者，乃寒邪客於心包絡也。前人以良薑、菖蒲大辛熱之味，末之，酒、醋調服，其痛立止，此折之耳。眞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發夕死。脘痛者，太陰也。理中、建中、草豆蔻丸之類主之。腹脾痛，少陰也。四逆湯、薑附禦寒湯之類主之。少腹痛者，厥陰也。正陽散、迴陽丹、當歸四逆之類主之。雜證而痛者，苦楝湯、酒煮當歸丸、丁香楝實丸之類主之。是隨高下治也。更循各臟部分穴腧而灸刺之。如厥心痛者，痛如錐鍼刺其心；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大谿，餘臟皆然。如腹中不和而痛者，以甘草芍藥湯主之。如傷寒誤下，傳太陰，腹滿時痛者，桂枝加芍藥湯主之；痛甚者，桂枝加大黃主之。夏月肌熱惡熱，脈洪實而痛者，黃芩芍藥湯主之。又有諸蟲痛者，如心腸痛，懊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善渴涎出，面色乍青乍白乍赤，嘔吐清水者，蛟蚘也，以手緊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或《局方》中化蟲丸及諸取蟲之藥，量虛實用，不可一例而治。

《脈因證治・心腹痛》 脈　陽微陰弦，胸痹而痛，責在極虛。短而數，心痛心煩。心腹痛不得息，脈細小遲者，生；堅大實者，死；若腹痛，脈反浮大而長者，死。趺陽脈滑而緊，滑者，穀氣強，胃氣實，緊者，陰氣勝，故痛。病腹痛而喘，脈滑而利，數而緊者，實也。心痛，有熱厥，寒厥，大實。

因　勞役太甚，飲食失節，中氣不足，或寒邪乘虛而入客之，或久不散鬱而生熱，或素有熱，虛熱相搏，結鬱于胃脘而痛，或有實積痰飲，或氣與食相鬱不散，停結胃口而痛。

證治　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脾病者，食則嘔吐，腹脹喜噫，胃脘痛，心下急。

熱厥心痛，身熱足痛，四肢寒，甚則煩躁而吐，額自汗，脈洪，可汗。刺太谿、崑崙。

寒厥心疼，手足逆，通身冷汗，便利溺清，不渴，氣脈微弱，可溫。

大實心痛，卒然而發，大便或秘，久而注悶，心胸高起，按之痛，不能飲食，可下。

腎心痛與背相接，癒如從後絞觸其心，偃僂，刺束骨、合骨、崑崙。胃心痛，腹脹胸滿，刺太都、太白。脾心痛，如錐刺，刺然谷、太谿。肝心痛，狀如死，終日不得休息，取行間、太衝。肺心痛，卧若徙居，心痛間，動作益盛，刺魚際、太淵。

厥心痛，乃寒邪客于心包絡也，宜以良薑、菖蒲大辛熱之藥。

蓋諸心痛，皆少陰厥氣上衝也。刺之，宜通氣行氣，無所凝停也。

《玉機微義・心痛門・諸經叙心痛所因》《內經》曰：五臟卒痛，何氣使然？曰：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血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則痛止矣。重感於寒，則痛久矣。

《針經》曰：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心下急痛。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厥心痛者，乃寒邪客於心包絡。眞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脈經》曰：愁憂思慮則傷心，傷心則苦驚喜忘善怒。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徹背，其脈弦，此心臟傷所致也。諸蟲痛者，如心腹痛，懊憹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作，心腹中熱，善渴涎出。面色乍青乍白乍赤，嘔吐清水者，蛔咬也。以手緊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針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針也。

《玉機微義・心痛門・脈法》《脈經》曰：脈陰弦，爲心痛。心脈微急爲痛，微大爲心痹引背。短而數心痛，澀則心痛。脈浮大弦長者死，沉細者生。

《玉機微義・心痛門・論心痛有熱厥寒厥不同》《病機機要》曰：諸心痛者，皆少陰厥陰氣上衝也。有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寒，痛甚則煩躁而吐，額自汗出，知爲熱也。其脈浮大而洪，當灸太谿及崑崙，謂表裏俱瀉之，是謂熱病汗不出，引熱下利，表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畢，服金鈴子散則愈。痛止，服枳朮丸，去其餘邪也。有大實心中痛者，因氣而食，卒然發痛，大便或秘，久而注悶，心胸高起，按之則愈，不能飲食，急以煮黃丸利之，利後，以藁本湯去其邪也。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或大便利而不渴，氣微力弱，急以朮附湯溫之。寒厥暴痛，非久病也，朝發暮死，急當救之。是知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也。

按：此論寒厥熱厥，與夫大實心痛及治法已詳。然亦有病久，氣血虛損，及素作勞羸弱之人患心痛者，皆虛痛也。故錢氏曰：心虛者，炒鹽補之。觀《圖經衍義》中，具蠣治心痛，則蠣粉與鹽實得之矣。但世俗莫知其妙，而先哲不言此例者，欲人自求之爾。

《玉機微義・心痛門・論心痛分三因》陳無擇云：十二經絡外感六淫，則其氣閉塞，鬱於中焦，氣與邪爭，發爲疼痛。足厥陰心痛，兩脇急，引小腹連陰股，相引痛。手心主心痛，徹背，心煩，掌中熱，咽乾，目黃赤，脇滿。足太陰心痛，腹脹滿，瀝瀝然大便不利，膈閉咽塞。手太陰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季脇空痛，遺失無度，胸滿煩心。足少陰心痛，煩劇，面黑，心懸若饑，胸滿，腰脊痛。背輸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諸腑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此皆諸經、諸俞、諸腑涉邪所致，病屬外所因。若五臟內動，汩以七情，則其氣痞結，聚於中脘，氣與血搏，發爲疼痛。肝心痛者，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眞心痛者，云云見前。脾心痛者，如針錐刺其心，腹蘊蘊然氣滿。肺心痛者，若從心間起，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腎心痛者，與背相引，善痿，如物從後觸其心，身偃僂。胃心痛者，腹脹滿，不下食，食則不消，皆臟氣不平，喜怒憂鬱所致，屬內因。飲食勞逸，觸忤非類，使臟氣不平，痞膈於中，食飲遁注，變亂腸胃，發爲疼痛。或飲啖生冷果實，中寒不能消散，結而爲積，遇食還發，名積心痛。及其臟寒生蛔致心痛者，所謂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疰，曰去來痛者，除風熱冷屬外所因，餘皆不內外。更婦人惡血入心脾經，發作疼痛，尤甚於諸痛。更有卒中客忤，鬼擊，尸疰使人心痛，亦屬不內外因。

按：此具三因病機甚詳，但欠諸經病及九痛治例，欲人自擴充爾。然臟病連心，心病連臟，及胃脘痛，結胸之不同，久新淫鬱之異，隨其所甚者爲療，故宜其無所定之法。矧有七情，九種之致者。丹溪先生亦曰：凡心膈之痛，須分久新。若明知身受寒氣，口食寒物，而病於初得之時，當用溫散或溫利之藥。若其病得之稍久，則成鬱矣，鬱則蒸熱，熱久必生火，《原病式》中備言之矣。若欲行溫利、溫散，寧無助火添病耶？由是古方中多以山梔爲熱藥之嚮導，則邪易伏，病易退。然向安之後，若縱恣口味，病必復作。凡治此病，必要先問平日起居何如，假如心痛有因平日喜食熱物，以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者，用桃仁承氣湯下之。若此等例，皆前人所未舉也，學者識之。

《玉機微義・心痛門・治寒之劑》赤石脂丸　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九痛丸　治九種心痛，兼卒中惡，腹脹痛。

倉卒散　治氣自腰腹間攻心，攣急，痛不可忍，腹中冷，自汗如洗，手足冷。

朮附湯　治寒厥暴痛，脈微氣弱。

神砂一粒丹　治一切厥心痛。

藁本湯　治大實心痛，大便已利，宜此服之。

麻黃豆蔻丸　治客寒犯心胃，大痛不可忍。

《玉機微義・心痛門・治熱之劑》　大陷胸湯　治熱結胸中，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

金鈴子散　治熱厥心痛，或發或止，久不愈者。

《瑞竹堂方》應痛丸　治心氣痛不可忍者。

《玉機微義・心痛門・調血之劑》　四神湯　治婦人血虛，心腹疙痛。愈痛散　治急心痛，胃脘痛。

《玉機微義・心痛門・理氣之劑》　蘇合香丸，治痓忤鬼氣，卒心痛。

按：此厥陰例藥也。然世俗多用蟠葱散。

立應散　治心腹急痛。

加味七氣湯　治七氣爲病，及外感風寒爲心痛。

《玉機微義・心痛門・理氣調血之劑》　楊氏方卻痛散，治心氣冷痛不可忍。

手拈散　治心脾疼。

沒藥散　治一切心肚疼痛，不可忍者。

《王機微義・心痛門・消導之劑》　薑橘丸　治中酒惡心，心脾痛，嘔逆。

《證治要訣・諸痛門・膈痛附心痿》　心痿有痰飲所致，俗名飲痿。有胃口熱，食易消，故痿。《素問》謂之食痿。亦類消中之狀，俗名肚痿。痰氣，宜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一錢，胃中熱，宜二陳湯加黃連一錢，或五苓散加桂與辰砂。

《證治要訣・諸痛門・心脾痛》　有近方得病者，有病得之已久，時發動者，不問諸證，並宜異功散、香靈湯，仍佐以撾脾湯。

若積冷而痛者，宜手拈散，酒調下，於同加桂等分，仍以撾脾湯、鐵刷湯佐之，或用蘇合香圓，薑汁和酒調開，熱服。前後心痛亦可用。

若服溫藥不效者，痛愈甚，宜微利其大便，量虛實，先進神保丸，以利爲度，繼進加味七氣湯。若因飲食冷物而痛者，宜調氣散和撾脾湯。【略】

有腎氣逆上攻心，以致心痛，用生韭研汁，和五苓散爲丸，空肚，茴香湯下。

《奇效良方・心痛門》　《內經》曰：五臟卒痛，何氣使然？曰，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血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則痛止矣。感於寒則痛久矣。《病機要》曰：諸心痛者，皆少陰厥陰氣上衝也，有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寒，痛甚煩躁而吐，額自汗出，知爲熱也，其脈浮大而洪，當灸太谿及崑崙，謂表裏俱瀉之，是謂熱病，汗不出，引熱下利，長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畢服金鈴子散則愈，痛止服枳朮丸去其餘邪也。有大實心中痛者，因氣而食，卒然發痛，大便或秘，久則注悶，心胸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飲食，急可利之，利後以藁本湯去其邪也。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或大便利而不渴，氣微力弱，急以朮附湯溫之。寒厥暴痛，非久病也，朝發暮死，急當救之，是知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也，以是論寒厥熱厥，與夫大實心痛，治法已詳。又有病久氣血虛損，及素作勞羸弱之人患心痛者，皆虛痛也，故錢氏心虛者，炒鹽補之，《圖經衍義》中，具蠣治心痛，則蠣粉與鹽實得之矣。大意治病必求其本，究其本，究其虛實，正謂紫之奪紅，相去一間耳，而毫釐疑似，實霄壤焉。夫心爲五官之主，百骸之所以聽命者也，心之正經，果爲風冷邪氣所干，果爲氣血痰水所犯，則其痛掣背脇脹，胸煩咽乾兩頰赤黃，手足俱青至節朝發而暮殂矣。然心之包絡，與胃口相應，往往脾痛連心。或腸虛陰厥，亦令心下疼痛，亦有客乘於心者，是則心之別脈受焉。如所謂九種心痛，一曰蟲，二曰痓，三曰風，四曰悸，五曰食，六曰飲，七曰冷，八曰熱，九曰來去者，皆是也。眞心果痛，不知能愈否乎，若手足俱青至節，不治。陳無擇論心痛，又分三因，云：十二經絡，外感六淫，則其氣閉塞，鬱于中焦，氣與邪氣發爲疼痛，足厥陰心痛，兩脇急引，小腹連陰股相引痛，手心主痛徹背，心煩掌中熱，咽乾，目黃赤，脇滿。足太陰心痛，腹脹滿，濇濇然，大便不利，膈閉咽塞。手太陰心痛，短氣不得倚息，季脇堅痛，遺失無度，胸滿煩心。足少陰心痛，煩劇面黑，心懸若饑，胸滿腰脊痛，背俞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諸腑心痛，難以俛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此皆諸經、諸俞、諸腑涉邪所致，病屬外所因。若五臟內動，汩以七情，則其氣痞結聚於中脘，氣與血搏，發爲疼痛。肝心痛者，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眞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脾

心痛者，如針錐刺其心腹，蘊蘊然氣滿。肺心痛者，若從心間起，動作痛益甚，不變色。腎心痛者，與背相引善瘈，如物從後觸其心，身偃僵。胃心痛者，腹脹滿不下食，食則不消，皆臟氣不平，喜怒憂鬱所致，屬內因。飲食勞逸，觸忤悲類，使臟氣不平，痞膈于中，食飲遁注，變亂腸胃，發爲疼痛或飲啖生冷菓實。中寒不能消散，結而爲積，遇食還散，名積心痛，及其臟寒生蚘致心痛者，故有九種之名。除風熱冷屬外所因，餘皆不內外因。更婦人惡血入心，脾經發作，疼痛尤甚於諸痛。更有卒中客忤，鬼擊尸疰，使人心痛。亦有不由外因，丹溪先生曰：凡心膈之痛，須分久新，若知身受寒氣，口食寒物而病，初得之時，當用溫散，或溫利之藥，病得稍久，則成鬱矣。鬱則蒸熱，熱久必生火。《原病式》曰：若欲行溫利溫散，寧無助火添病耶。凡治此病，必要先問平日起居何如，假如心痛有因平日喜食熱物，以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者，用桃仁承氣湯下之。《脈經》曰：厥心痛者，乃寒氣客於心胞絡也。諸蟲痛如心腹痛懊憹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作，心腹中熱，善渴涎出，面色乍青乍白赤，嘔吐清水者，蚘咬也，以手緊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針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針也。心痛之脈，陰弦爲痛，微急爲痛，微大爲心痹引背痛，短數爲痛，濇則爲痛，浮大弦長者死，沉細者生。且古人論諸心痛，皆因六淫七情所致，有寒厥熱厥，有大實者，有內因，有外因，有不內外因，以成前證，是以古人立論置方，後之學者，當以誠心切脈，熱者涼之，寒者溫之，感受風邪者散之，順氣補血，逐水豁痰，此其要略耳。

心痛通治方

加味七氣湯　治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氣爲病，發則心腹刺痛不可忍者，或外感風寒濕氣作痛，亦宜服之。【略】

蘇合香丸　治卒心痛，用生薑橘皮湯化下。【略】

神聖代鍼散　治心痛不可忍者。【略】

神捷丸　治急心疼不可忍，渾身手足厥逆，嘔吐冷沫。

調中湯　治心掣胸中，忿氣不欲飲食。

《丹溪心法・心脾痛》　心痛即胃脘痛，雖日數多不喫食，不死。若痛方止便喫物，還痛，必須三五服，藥後方喫物。痛甚者脈必伏，用溫藥附子之類，不可用參、朮。諸痛不可補氣。大凡心膈之痛，須分新久。若明知身受寒氣，口喫寒物而得病者，於初得之時當與溫散或溫利之藥；若曰病得之稍久則成鬱，久鬱則蒸熱，熱久必生火，《原病式》中備言之矣。若欲行溫散溫利，寧無助火添病耶！古方中多以山梔子爲熱藥之向導，則邪易伏，病易退，正易復，而病安然。病安之後，若縱恣口味，不改前非，病復作時，反咎醫之失，良可嘆哉！一方用山梔子炒，去皮，每服十五枚，濃煎湯一呷，入生薑汁令辣，再煎小沸，又入川芎一錢尤妙。山梔子大者，或七枚或九枚，須炒黑。大概胃口有熱而作痛者，非山梔子不可，須佐以薑汁，多用台芎開之。病發者，或用二陳湯加川芎、蒼朮，倍加炒梔子，痛甚者加炒乾薑從之，反治之法也。輕者川芎一兩，蒼朮一兩，山梔子炒去皮二兩，薑汁蒸餅糊丸，梧桐子大，服七八十丸，熱辣薑湯下。重者，桂枝、麻黃、石膏各等分，薑汁和，蒸餅丸桐子大，服五十丸，熱辣薑湯下。一本輕者散之，麻黃、桂枝之類；重者加石膏、川芎、蒼朮，炒山梔子去皮，作丸服。凡治此證，必要先問平日起居何如，假如心痛，有因平日喜食熱物，以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用桃仁承氣湯下之，切記！輕者用韭汁、桔梗，能開提其氣，血藥中兼用之。以物柱按痛處則止者，挾虛，以二陳湯加炒乾薑和之。有蟲痛者，面上白斑，唇紅能食，屬蟲，治以苦練根、錫灰之類。痛定便能食，時作時止者是蟲。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蟲頭向下難治，先以肉汁及糖蜜食下，則引蟲頭向上，然後用藥打出，楝樹根皮、檳榔、鶴蝨，夏取汁飲，冬濃煎湯，下萬應丸最好，脈堅實不大便者，下之。心痛用山梔，幷劫藥止之，若又復發，前藥必不效，可用玄明粉一服立止。左手脈數熱多，脈濇有死血。右手脈實痰積，弦大必是久病。胃脘有濕而痛者，宜小胃丹下之。

入方：

黃連炒　山梔炒　吳茱萸湯洗。各五錢　荔枝核燒存性，三錢　滑石五錢

右爲末，薑汁和丸服。

又方：

山梔子仁炒黃色

右爲末，薑湯調，粥丸亦得。冷痛者，加草豆蔻仁炒末，薑汁炊餅丸服。

又方：

白朮五錢　白芍　砂仁　半夏　當歸各三錢　桃仁　黃連　神麴炒　陳皮各二錢　吳茱萸一錢半　殭蠶　人參　甘草各一錢

右爲末，蒸餅丸服。

又方：

白朮三錢半　白芍炒　陳皮　歸尾各二錢半　人參　黃連炒，一錢半　吳茱萸半錢

右爲末，蒸餅丸。

又方：治氣實心痛者。

山梔子炒焦，六錢　香附一錢　吳茱萸一錢

右爲末，蒸餅丸，如花椒大，以生地黃酒洗淨，同生薑湯煎，送下二十丸。

又方：

胡椒　蓽撥各半兩

右爲末，以醋調，捏作團子吞之。

又方：治心痛，亦治哮喘。

半夏切碎，香油炒

右爲末，薑汁炊餅丸，薑湯下二三十丸。

又方：黃荆子炒焦爲末，米湯調下，亦治白帶。

一人脈濟，心脾常痛。白朮一兩，半夏一兩，蒼朮、枳實、神麴、香附、茯苓、台芎各半兩。

右爲末，神麴糊丸。【略】

附錄　夫心痛其種有九：一曰蟲痛，二曰疰痛，三曰風痛，四曰悸痛，五曰食痛，六曰飲痛，七曰寒痛，八曰熱痛，九曰來去痛。其痛甚手足青過節者，是名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非藥物所能療。若蚘蟲攻嚙心痛，令人惡心而吐，用川椒十粒煎湯下烏梅丸，良。有腎氣上攻以致心痛，用生韭研汁，和五苓散爲丸，空心茴香湯下。時作時止，或飲湯水咽下而作噦者，是有死血在其中，以桃仁氣湯下之。草豆蔻丸多治氣餒弱人心痛，妙。【略】

附方

丁香止痛散　治心氣痛不可忍。

失笑散　治心氣痛不可忍，小腸氣痛。

二薑丸　治心脾疼，溫養脾胃，冷食所傷。

扶陽助胃湯　治寒氣客於腸胃，胃脘當心而痛，得熱則已。【略】

桃仁承氣湯。

《丹溪先生治法心要・心病》　心氣虛怯之人，怔忡，或煩亂，或健忘，或失心後神痴不清，辰砂安神丸。心風氣熱痰盛者，滾痰丸。心病，鬱金、豬牙皂角、白礬、蜈蚣。人壯氣實，火盛癲狂者，可用正治，或朴硝冰水飲之。虛火盛狂者，以薑湯與之，若投冰水，立死。火急甚者，生甘草緩之，能瀉火，參朮亦可。凡氣有餘是火，不足是氣虛。

《醫學正傳・胃脘痛》　論

《內經》曰：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脇痛，膈噎不通，食飲不下。蓋木氣被鬱，發則太過，故民病有土敗木賊之候也。夫胃爲脾之腑，陽先於陰，故臟未病而腑先病也。甚而至於脇下如刀劃之痛者，已連及於臟矣，古方名爲脾疼者是也。胃之上口名曰賁門，賁門與心相連，故經所謂胃脘當心而痛，今俗呼爲心痛者，未達此義耳。雖曰運氣之勝復，未有不由清痰食積鬱於中，七情九氣觸於內之所致焉。是以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而肝木之邪得以乘機侵侮而爲病矣。更原厥初致病之由，多因縱恣口腹，喜好辛酸，恣飲熱酒煎煿，復飡寒涼生冷，朝傷暮損，日積月累，自鬱成積，自積成痰，痰火煎熬，血亦妄行，痰血相雜，妨礙升降，故胃脘疼痛，吞酸噯氣，嘈雜惡心，皆噎膈反胃之漸者也。俗醫不究其源，例以辛香燥熱之劑治之，以火濟火，遂成危劇，良可痛哉。古方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疰，曰來去痛。夫所謂冷者惟一耳，豈可例以熱藥治之乎？詳其所由，皆在胃脘，而實不在於心也。有眞心痛者，大寒觸犯心君，又曰污血衝心，手足青過節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醫者宜區別諸證而治之，無有不安之理也。

脈法

《脈經》曰：陽微陰弦，則胸痹而痛，責其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脈陰弦故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痹痛短氣，寸口脈沈而遲，關上小緊而數。

心脈微急爲痛，微大爲心痹引背痛。

脈短而數者心痛，澀者心痛。

脈浮大弦長者死。

方法

心膈大痛，攻走腰背，發厥嘔吐，諸藥不效者，就吐中以鵝翎探之，出痰積碗許而痛即止。

脈堅實不大便者，下之亦可。

一方：用黃荊子炒焦爲末，米飯調服。一云，上可治心痛，下可治白濁。

又方：用藍葉擂細取汁，合薑汁服。

又方：用青黛，以薑汁入腸調服。

又方：用海粉，佐以香附末，以川芎、山梔子煎湯，入薑汁調服。

又方：無藥處，以鹽置刀頭，燒紅淬入水中，乘熱飲之，吐痰而愈。此法治絞腸痧大痛幾死者，立效。

又方：治心痛，輕者以麻黃、桂枝之類散之，或以韭汁開提之，重者加石菖蒲。

又方：痛甚者脈必伏，宜溫藥附子類，不可用人參、白朮，蓋諸痛不可補氣故也。

又方：治氣實者，用牡蠣粉一二錢，溫酒調下。

又方：治濕痰作痛，用白螺螄殼，去泥沙，火煅爲細末，每服方寸匕，溫酒調下，立止。

又方：以物輕按而痛定者，屬虛，以二陳湯加炒乾薑末和之而愈。

又方：山梔子者七枚或九枚，炒焦黃，用水一盞，煎七分，入生薑自然汁二三匙，令辣熱，飲之立止。

《古今医統大全・心痛門・治法》 愈痛散　治急心痛胃痛。

卻痛散　治心氣冷痛不可忍。

《慎齋遺書・心痛》 心痛者，心爲陽臟，胃陽不足，而陰寒乘之也。攻之則氣益傷，補之則氣愈滯。先用川椒一味，作湯時飲，俟其心陽流通，後以八味丸治之，下元氣足，則眞火能升，寒邪自退。生地恐滯，以砂仁制之。

心痛有屬心火者，宜茯苓補心湯發之；有屬寒水乘心者，茯苓、甘草伐其水邪。

《慎齋遺書・胸痛》 背爲陽，胸爲陰。背痛脹，陰中之陽虛，宜補，用耆、參、甘草、桂附之類。胸痛脹而連背者，係陽中之陰虛，宜補，用芎、歸之類。心口痛入背者，川芎加烏藥、梔仁、沉香以降之。胃口作痛，手不可近者，實也，用石膏不拘多少，火煅醋淬，研末，熱湯服二三匙。手按少愈者虛也，炮薑之類溫之。死血痛者，五靈脂一錢，烏藥四分，乳香、沒藥各一錢，共爲細末，溫酒調服。死血痛而脹，脹而痛，綿綿無休息者，五靈脂一錢，蒲黃、乳香、沒藥、延胡各一錢。【略】

心胸痛，五靈脂、蒲黃等分末，醋湯調服二錢；或延胡、五靈脂、草果、沒藥等分爲末，酒服三錢；或延胡、乳香、沒藥各二錢爲末，酒調服。【略】

調理方不一而足，大要在血，得溫則行，炮薑、肉桂、當歸等藥，溫中行血活血，間用炒黑山梔降火，沉香納氣歸原，俟血足而愈。女人經行作痛者，氣滯也，用香附、延胡二三帖；中間或有死血痛、蟲痛、食積痛者，見證施治，而脾胃必須顧之，方無他變。

諸痛不可用白朮、黃耆，虛痛人參無礙，必不得已而用之，必須斟酌。蓋諸痛不宜補氣故也。惟吐瀉者白朮必用之。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心痛》 厥心痛先問久新，眞心痛，因內外邪犯心君，一日即死。厥心痛，因內外邪犯心之胞絡。或他臟邪犯心之支脈，謂之厥者，諸痛皆少陰厥陰氣逆上衝，又痛極則發厥也。新者，身即受寒，口又傷冷，鬱遏元陽，宜草豆蔻丸，鷄舌香散溫散之，或神保丸溫利之。稍久寒鬱爲熱或因七情者，始終是火。此古方多以苦寒瀉火爲主，辛熱行氣爲向導也。痛甚發厥有二因，寒厥，外因風寒客皆之血脈，皆兪與心引痛，暴發手足厥逆，冷汗，甲青，似傷寒陰厥，古薑附湯，三味玄胡散。熱痛，內因酒食積熱，痰鬱發厥，手足雖冷而身熱甚，則煩燥吐逆額汗，古玄金散，三味川楝散，莎芎散，甚者大承氣湯下之，後服枳朮丸。七情怔忡蟲不定，九種：悸痛，蟲痛，來去痛，痃痛，飲痛，食痛，風痛，冷痛，熱痛。悸痛內因七情，輕則怔忡驚悸，似痛非痛，妙香散，四七湯，小草丸，熱者連附六一湯；重則兩目赤黃，手足青至節，即眞痛，不治。蟲痛濕熱生炬攻心，痛發難當，痛定能食，饑則臨沐，靈檳散，烏梅丸，化蟲丸選用。痰火來去痃昏神。來去痛，肺鬱痰火，勞心則發熱者，梔薑飲，蠟礬丸；痰積，白螺殼丸；痰火，墜痰丸。痃痛，卒感惡忤尸痃，素虛者，腎經陰氣上攻，神昏卒倒，蘇合香丸。痛引皆偏僂者，沉香降氣湯，或五苓散倍桂，韭汁爲丸，小茴煎湯下。素實者，腎火上攻，小承氣湯。癆瘵尸痃者，紫河車丹。胃脘脾痛傷飲食，腹脹便閉嘔頻頻。胃脘當心而痛，脾臟連心而痛。《局方》云：即心痛。蓋厥痛亦少，脾胃痛多。且七情四氣歸脾，蟲痛，攻脾入胃。痰瘀，脾胃所主。但心痛，因傷思慮。脾胃痛，因傷飲食。胃痛，善噫，兩脇咽膈不利。脾痛，舌強喜嘔腹脹，二便不通，古方實痛以黃連治心，山梔治胃。虛痛以參、歸、小草治心，丁、砂、豆蔻治胃，亦未常混。大概，傷水飲聚涎，心痛如刺者，溫膽湯加白朮。傷食生冷，遇熱食暫散者，香蘇散加生薑、菖蒲，半夏、枳殼，或人參養胃湯加肉桂、吳萸，或木香化滯湯、感應丸。凡心痛數日不食

無妨，痛止恣食即發。胃火，梔薑飲。胃寒，烏藥沉香湯。上熱下寒者，古梔附湯。脾痛，海石散、古二胡散。風冷，抽刀散、蟠葱散、燒脾散、二炒香良散。濕者，小胃丹。噎嘔，五膈寬中散。腹脹，厚朴溫中湯。連脇痛，復元通氣散。痰滯便閉，順氣導痰湯。氣聚便閉，三和散、四磨湯。小便閉，通靈散。又有心脾俱痛者，手拈散。外感三般風冷熱，連脇腰背少舒伸。風，因肝邪乘心，痛則兩脇引小腹陰股，桂枝湯加附子，便閉入蜜一匙同煎。或分心氣飲加厚朴、枳殼、蘿蔔子、木香，或阿魏撞氣丸。冷，因形寒飲冷卧涼，腎氣乘心，痛則心懸若饑，腰痛，下重泄痢，五積散，便閉加大黃。或肺寒乘心，痛則短氣，季肋空痛者，流氣飲子、鹽煎散。或脾寒乘心，痛則腹脹便難者，藿香正氣散，挾溫者，除溫湯。熱因心胞絡暑毒乘心，痛徹背俞，掌熱，黃連香茹散加蓼草，或單黃連丸。凡諸經心痛引背，多屬風冷，諸腑心痛，難以俛仰，嘔瀉，多屬熱。氣血虛勞按則止，虛痛，按之暫止，素虛多勞，或誤服攻耗心氣藥多者，酸棗仁湯、歸脾湯。心無血輔者，四物湯去地黃加乾薑，心氣不足者，六君子湯加肉桂。氣血俱虛者，古歸朮散，挾痰火食積者，二六丸。大實胸高瘀呃嗔。實痛，素有瘀熱頑痰，或因惱怒而發者，梔萸丸、木香、檳榔煎湯下，或香棱丸。大實痛，因怒後飲食，卒痛注悶，心胸高起，手不可按，便閉者，大陷胸湯，或煮黃丸下之，後服古藁蒼湯，以去餘邪。瘀血痛，飲湯水嚥下作呃，乃素食熱物，血死胃脘，桃仁承氣湯；輕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或玄胡索丸、失笑散。婦人瘀血入心脾痛甚者，五積散加三棱、莪朮。經行未盡，血衝心痛，加桃仁、紅花。經行已住作痛者，七氣湯加當歸。產後痛者，桂心湯、朮檳湯。化痰消積氣已降，凡痛，皆痰粘胃，通用二陳湯。風寒初起，無汗加麻黃；有汗加桂枝；裏寒，加草豆蔻；濕，加蒼朮、川芎；熱加山梔、鍋煤、童便，或少加乾薑反佐之；冷，加丁香、良薑；氣虛，加參、朮；血虛，加當歸；大虛厥逆，加薑、附；肝火，加青黛、青皮、黃連；痰飲，加白螺殼、滑石、南星；食積，加砂仁、香附；瘀血，加韭汁、桔梗；蟲痛，加苦楝根、頭朮、香檳榔；急痛，加胡椒，略用斑貓炒過；痛不可忍，加細茶、乳香，或石龝。凡痛攻走腰背，發厥嘔吐，諸藥不效者，加蒼朮、川芎、山梔，探吐積痰碗許乃愈。劫痛丸丹可入唇。寒者，九痛丸、卻痛散；熱者，散痛丸、通靈散；有積，神保丸；瘀血，單乾漆丸、通用手拈散，如意丹、神聖代針散。

《醫學入門・雜病用藥賦》 劫九般心痛。

九痛丸　治九種心痛及中惡脹痛，口不能言，連年積冷，流在心胸，腫痛上氣，落馬墜車等疾。

通靈散　治九種心痛。

散痛丸　治心氣痛不可忍。

燒脾散　治飲食生冷，停留中焦，心脾冷痛。

古二胡散、二妙香良散　二方俱治心腹疙痛。

四味烏沉湯　治心脾刺痛。

小草丸　治胸痹心痛，逆氣膈中，飲食不下。

連附六一湯　治胃脘痛甚，諸藥不效者，熱因熱用也。

莎芎散　治曾服香燥熱藥，以致病根深固者，宜用。

古歸朮散　治心脾疼痛。

二六丸　治氣血俱虛，挾食積痰火心痛。

梔薑飲　治胃熱作痛，如用此及劫痛藥不止者，須用玄明粉一錢服之，立效。

梔萸丸　治氣實心痛。

萸連梔石丸　治濕熱心痛，引小腹欲作疝者。

單乾漆丸　治九種心痛，惡心吐水，腹脇積聚滯氣，婦人瘀血作痛尤效。

《醫學入門・拾遺》 卻痛散　治心气冷痛不可忍。

古玄金散　治熱厥心痛，或發或止，或久不愈者。

三味玄胡散　治冷心痛。

三味川楝散　治熱厥心痛。

《醫學入門・通用古方詩括》 鷄舌香散　治男婦臟腑虛弱，陰陽不和，中脘气滯，停積痰飲，胸膈脹滿，心脾引痛。

《醫林繩墨・心痛》 經曰：心痛脾疼，陰寒之設。丹溪曰：心痛有九種，不可盡述。夫所謂心痛者，亦非眞心痛之症，即胃脘痛者是也。蓋脾喜溫而惡，然陰寒相搏，則聚而作痛者矣，故曰心脾痛。若心者，一身之主，諸經聽命於心，然心有所病，諸經亦無所主也，豈可心病其疼自此出乎？嘗見心之痛者，有寒、有火、有食、有氣、有鬱等症生焉。且如疼之一症，發之於脾，衝及於心，有似心痛者也，故名之曰心痛。而實非眞心之痛也，若眞心痛者，指甲青黑，手足逆冷，六脈空脫，或疾數而散亂，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無藥可療者也。今之痛者，有因熱而作痛，此乃胃火，手足溫煖，面帶陽色，嘔吐酸水，或口渴欲飲，飲入即吐是也，宜以二陳湯加厚朴、乾薑、薑炒山梔、香附之類。又有一種，飲食不節，失飢傷飽，積聚中脘而作痛者，亦名心脾痛，其症遇食作疼，胸膈飽悶，惟不吐爲異耳，治宜和中健脾，兼用消導之劑，如二陳湯加厚朴、香附、山查、神麴，少加黃連等劑。有一種氣上復食，食與氣

搏，心脾鬱結，其症胸脇滿悶，中脘作疼，有如嘈雜攻激，噯氣吞酸，治宜和中理氣，兼用消導之劑，如二陳湯加厚朴、香附、山查、枳實，少加薑炒黃連。有一種口食冷物，冷聚脾胃，吐利並作，手足逆冷，亦似眞心痛者，治宜理中湯，或四逆湯，此即胃脘作痛也。有一種因怒而不得發越，胸膈氣塞，衝激心脾而作疼者，其症嘔逆惡心，吐不能出，其疼手不可按，其人坐卧不定，奔走叫呼，宜以枳桔二陳湯加厚朴、山查、炒黑山梔之類。此即氣痛之症也。丹溪曰：心痛之病，須分新久。若知身受寒氣，口受寒物而得之者，於初發之時，即當溫散，或只用二陳湯加朮、朴、乾薑、香附，甚加或吳萸等劑，使寒散而痛止者也。若久而痛者，去吳萸加薑炒黃連。又或眞心痛者，手足青不至節，或冷未及厥，此病未深，猶有可救，必藉附子理中湯加桂心、良薑，挽回生氣可也。

愚按：痛者手不可按，按之而痛甚者，此則氣之實也，實當破氣。先之手按之而少可者，此則氣之虛也，虛當補氣兼之。若初痛者，宜溫宜散。久痛者，宜補宜和。或痛而得吐者得利者，易治。痛而揮霍變亂者，難治。治法主意，心痛脾疼，陰寒之設，未嘗有眞心痛也，眞心痛者，旦發夕死。

《仁術便覽・心脾痛》《脈訣》：沉、弦、細、動，皆是痛證。心痛在寸，腹痛在關，下部在尺，脈象顯然。即胃脘痛，雖不食不妨，治而痛止，不宜即食，得食還痛，必須三二服藥。眞心痛，朝發暮死，不治。痛甚至唇口青黑，脈必伏，用溫藥，不可用參朮。又心腹之痛，脈必沉、細、浮、大、滑、數，命必促。

順氣木香散　治氣不升降，胸膈痞悶，時或隱痛。及酒食過傷，噫氣吞酸，心脾刺痛，女人一切血氣刺痛。

《松厓醫徑・心痛》心痛者，雖有九種，泝其由，則皆憂鬱內傷，邪氣外感，結聚痰飲，停於脾胃，溢於包絡所致。其有寒氣鬱於胃口者，有熱傷死血者，有食積者，有痰飲作痛者，須各宜辨之。又有眞心痛者，則手足皆青，且發夕死，夕發旦死，不可治也。

秘傳加減調中湯。

《雜病證治準繩・諸痛門・心痛胃脘痛》或問：丹溪言心痛即胃脘痛，然乎？曰：心與胃各一藏，其病形不同，因胃脘痛處在心下，故有當心而痛之名，豈胃脘痛即心痛者哉。歷代方論將二者混同敘於一門，誤自此始。蓋心之藏君火也，是神靈之舍，與手少陰之正經，邪皆不得而傷。其受傷者，乃手心主包絡也，如包絡引邪入於心之正經，藏而痛者，則謂之眞心痛，必死，不可治。夫心統性情，始由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藏乃應而心虛矣。心虛則邪干之，故手心主包絡受其邪而痛也。心主諸陽，又主血，是以因邪而陽氣鬱伏過於熱者痛，陽氣不及惟邪勝之者亦痛，血因邪泣在絡而不行者痛，血因邪勝而虛者亦痛。然方論雖有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疰、去來。其因固多，終不得聖人之旨，豈復識六淫五邪不一之因哉。且五藏六府任督支脈絡於心，藏府經脈挾其淫氣，自支脈乘於心而爲痛者，必有各府藏病形與之相應而痛。如《靈樞》謂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瘈，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厥心痛，痛如以錐針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更以陽明有餘，上歸於心，滑則病心疝。又心痛引少腹滿，上下無定處，溲便難者，取足厥陰。心痛腹脹，喬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取手太陰。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與夫《內經》於六氣五運，司上下勝復，淫邪應藏氣盛衰而相乘者，亦必有諸淫氣之病狀與心而痛。是故苟不能徧識諸藏府所從來之病因，將何以施治哉。胃脘痛亦如心痛，有不一之因。蓋胃之眞濕土也，位居中焦，稟沖和之氣，多氣多血，是水穀之海，爲三陽之總司，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受氣於此。是以足之六經，自下而上，凡壯則氣行而已，胃脘弱則着而成病。其沖和之氣，變至偏寒偏熱，因之水穀不消，停留水飲食積，眞氣相搏爲痛，惟肝木之相乘者尤甚。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裏急，飲食不下，膈咽不通，食則爲食痹者，謂食已心下痛，吐出乃止。又腎氣上逆者次之，逆則寒厥，入胃亦痛。夫如是胃脘之受邪，非止其自病者多，然胃脘逼近於心，移其邪上攻於心爲心痛者亦多。若夫心痛之病形，如前所云者則詳矣。今欲分胃脘不一病因之狀當何如？曰：胃之濕土主乎痞，故胃病者，或滿或脹，或食不下，或嘔吐，或吞酸，或大便難，或瀉利，面色浮而黃者，皆是胃之本病也。其有六淫五邪相乘於胃者，大率與前所列心痛之形狀相類，但其間必與胃本病參雜而見之也。

《雜病證治準繩・諸痛門・胸痛》經云：南風生於夏，病在心，兪在

胸脇。又云：仲夏善病胸脇。此則胸連脇痛屬心。肝虛則胸痛引背脇，肝實則胸痛不得轉側，喜太息，肝著則常欲蹈壓其胸。經云：春脈如弦，其氣不實而微。此謂不及，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脹滿，此肝虛而其脈證見於春如此也。宜補肝湯。《金匱》云：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出汗也。肝著，其人常欲踏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覆花湯主之。

《肯堂醫論・雜記》　又云：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出不休，手足寒過節，謂之眞心痛。若全腦連齒皆痛，手足寒至節，謂之眞頭痛，且發夕死，百難治一，皆直中之危候。

按眞心痛症曾治一人，證勢危殆不忍坐視，用麻黃、附子、乾薑、桂心各二錢，豬肝煎湯，頻灌漸次轉溫，死中求生之一法也。若眞頭痛，急灸百會穴數壯，再用烏、附、參各二錢，薑濃煎吞黑錫丹三十粒，非此猛劑不足以追失散之元陽，而散其外眞之寒邪。余遇一急痧證，勢彷彿用上法以輓之而痊，皆屬三陰直中危證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心腹痛》　論治

凡心腹痛證，必須先辨寒熱，如無熱證熱脈，則定非火邪，不得妄用涼藥。

凡治心腹痛證，古云：痛隨利減。又曰：通則不痛，此以閉堅實者爲言。若腹無堅滿，痛無結聚，則此說不可用也。其有因虛而作痛者，則此說更如冰炭。

一、凡痛在上焦者，如因停滯，既痛兼脹，不易行散，而痛極難忍者，欲其滯去速效，無如吐之之妙，宜於新方吐法中擇而用之。若無停積脹急，而或寒或氣，微有凝滯而作痛者，但順其氣，無有不愈。

一、胃脘痛證，多有因食、因寒、因氣不順者，然因食因寒，亦無不皆關於氣，蓋食停則氣滯，寒留則氣凝，所以治痛之要，但察其果屬實邪，皆當以理氣爲主，宜排氣飲加減主之；食滯者兼乎消導，寒滯者兼乎溫中，若止因氣逆，則但理其氣，病自愈矣。其有諸藥不效，氣結難解者，惟神香散爲妙。若氣有滯逆，隨觸隨發者，宜用後簡易二方最妙。

一、下焦小腹痛者，或寒，或熱，或食，或蟲，或血，或氣逆，皆有之。凡閉結者，利之下之，當各求其類而治之。

一、寒滯之痛，有因內寒者，如食寒飲冷之類是也，必兼寒兼食，隨其宜而治之，如上法可也。有因外寒者，或觸冒不時之寒邪，或犯客令之寒氣，或受暴雨沙氣之陰毒，以致心腹攪痛，或吐或瀉，或上不能吐，下不能瀉，而爲乾霍亂危劇等證，總由寒氣犯臟，或在上焦，或在中下二焦。凡痛急在上者，用吐最妙；在中在下者，俱宜解寒行滯，以排氣飲爲主加減治之，或不換金正氣散，或和胃飲，平胃散，十香丸之類，皆可擇用。其有寒逆之甚者，宜四逆湯、理中湯之類主之。又神香散可解三焦之滯，當隨證作引以送之。

一、血積之有腹痛者，是即畜血證也，而血證之屬有四。一、傷寒有畜血證。成無己曰：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滿而鞕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畜血之證，此當分而治之。其他證治詳義，並見傷寒門。一、婦人有血痛證，詳見婦人門。一、跌打損傷有瘀血腹痛證，但去其瘀而痛自愈。凡氣血和平者，宜通瘀煎加減治之。其有血滯便結，邪實不通者，宜桃仁承氣湯、百順丸主之；或血虛燥結，便閉不通者，宜玉燭散主之。一、食鬱既久，而胃脘有瘀血作痛者，生韭飲。

一、氣血虛寒，不能營養心脾者，最多心腹痛證，然必以積勞積損及憂思不遂者，乃有此病。或心、脾、肝、腎氣血本虛而偶犯勞傷，或偶犯寒氣及飲食不調者，亦有此證。凡虛痛之候，每多連綿不止，而亦無急暴之勢，或按之、揉之、溫之、熨之痛必稍緩，其在心脾胸脇之間者，則或爲戚戚，或爲慌慌，或似嘈非嘈，或饑勞更甚，或得食稍可，或懊憹無跡，莫可名狀，或形色青黃，或脈微氣弱，是皆虛寒之證，此非甘溫養血，補胃和中不可也，宜大小營煎、理陰煎之類加減主之。若氣虛者，必大加人參，陽衰者，必佐以桂、附、乾薑。丹溪曰：諸痛不可補氣。此惟邪實氣滯者當避之，而曰諸痛皆然則謬矣，不可執以爲辭也。

一、下虛腹痛，必因虛挾寒，或陽虛中寒者乃有之，察無形迹而喜按喜暖者是也，治宜補陰逐寒，必宜理陰煎主之。然男子則間或有之，惟女人則因虛而痛者更多。蓋女人有月經帶濁之病，所以爲異，亦宜理陰煎大劑主之，余用此以活人多矣。若虛中挾滯而血有不行者，惟決津煎爲最妙。諸未盡者，詳婦人門。凡治心腹痛證，已經攻擊滌蕩，愈而復作，或再三用之而愈作愈甚，或脈反浮弦虛大者，皆爲中虛之候，此當酌其虛實而或兼治邪氣，或專

補正氣。若用補無礙，則當漸進，切不可雜亂妄投，以自掣其肘，但當純用補藥，使脾胃氣強，得以運行，則邪氣自不能犯，又何疼痛之有？

一、火邪熱鬱者，皆有心腹痛證。如火在上焦，痛而兼脹者，宜於行氣導滯藥中倍加山梔、黃芩之屬以治之；若有痛無脹者，或宜加芍藥、生地、麥冬以佐之。若火在下焦者，宜大分清飲，或茵陳飲之類主之。然火在上者，必有煩熱、焦渴、喜冷等證，火在下者，必有脹熱、秘結、淋瀝等證，務兼脈證，察其眞有火邪，方可治以寒涼，如無火證火脈，則不得妄稱爲火以誤治也。

一、蟲痛證治，詳見諸蟲門。

一、痰飲停滯胸膈，亦能作痛。凡胸脇膨悶，漉漉有聲，或作醋酸心嘔惡，或痛連脇背者，皆其證也。宜清膈煎、二陳湯、橘皮半夏湯、《局方》四七湯，及括痰丸、潤下丸之類並皆治之。又若東垣草豆蔻丸、丹溪白螺丸，亦皆治痰之劑。若鬱痰凝結，消之不去者，非用吐法不能除也。

一、陰寒腹痛者，凡男婦有因房室之後中寒而痛極者，此陰寒也。宜先用葱、薑搗爛炒熱，或熱磚之屬熨其臍腹，以解其寒極凝滯之氣，然後用理陰煎，或理中湯、四逆湯之類加減治之。其有痛極至危者，須速灸神闕、氣海等穴。

一、凡胸腹之痛，有無關於內，而在筋骨、皮肉之間者，此邪之在經，不可混作裏證。必須詳問的確，但當分其或火，或寒，或氣，或勞傷，或血滯，或血虛，或有淫瘡邪毒留蓄在經，辨其所因，庶不致謬，而治之亦易也。

一、大人小兒，或素因口腹不節，致傷脾胃，以後或寒或食，凡有所觸即爲腹痛，屢發不已，或爲脹滿、食減等證者，惟芍藥枳朮丸爲最妙，宜加減用之。

一、凡胸膈大痛，連及脇背，藥不能納，到口即吐者，此則無論諸藥，皆可發吐，因就其勢探而吐之，則最易最捷，吐出邪滯積痰，痛可立止。若邪猶未盡，痛猶未止，則再以前藥與之，務盡其邪，無不愈者。【略】

簡易方

一、胃脘當心而痛，或氣或寒，觸而屢發者，用荔枝核燒微焦，每荔枝核一錢，加木香七分，共爲末，以清湯下一錢許，數服可以除根，屢試神效者。

一、胸膈胃脘大痛，察有邪滯，連用排氣飲及諸藥全不見效者，但用牙皂角，以微火燒，烟甫盡即取起，爲末，用燒酒調送七八分或一錢許，其效如神，亦余試效者。

《兵部手集》方：治久心痛十年五年者，隨手效。用小蒜以醯醋煮熟頓服，此後再不發。

治脾痛三方歌：腹脹脾疼怎抵當，椒薑之外有丁香，三般等分羅爲末，調入白鹽與白湯。

水磨烏藥治脾疼，每服須教一盞濃，一片陳皮一蘇葉，再煎濃服有神功。

心與脾疼有妙方，良薑切碎等檳榔，兩般同炒研爲末，米飲同調服亦良。

食療方：治五臟冷痛、心腹痛，以胡椒二十一粒，擂碎，熱酒服之。

《醫門法律・先哲格言》 五藏失治，皆爲心痛，刺治分經，理甚明悉。至若舍針用藥，尤宜察此詳義。蓋腎心痛者，多由陰邪上衝，故善瘈，如從後觸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滯，故胸腹脹滿。脾心痛者，多由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鬱，病在血分，故色蒼蒼如死狀。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氣分，故動作則病益甚。若知其在氣則順之；在血則行之；鬱則開之；滯則逐之；火多實，則或散或清之；寒多虛，則或溫或補之。必眞心痛者，乃不可治，否則但得其本，則必隨手而應，其易如探囊也。

《醫門法律・中寒門・比類〈金匱〉有腹寒痛十七則》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爲陽，身之前爲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爲陰之陽，腹爲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可煥然明矣。茲舉《內經》、《金匱》之奧，相與繹之。

經曰：眞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爲神明之藏，重重包裹，百骸衛護，千邪萬惡，莫之敢干。必自撤其藩，神明不守，寒邪乃得傷犯。其用勝寒峻猛之劑，僭逼在所不免。昌嘗思之，必大劑甘草、人參中少加薑、附、豆蔻以溫之，俾邪去而藥亦不存，乃足貴耳。若無大力者監之，其敢以暴易暴乎？

《針經》云：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根脹，食則嘔，胃腕痛，腹脹善噫，心中急痛。

此以脾病四迄之邪，連及於心，其勢分而差緩，不若眞心痛之卒死矣。即太陰推之，足少陰厥陰客邪，皆可犯心。惟陽虛陰厥，斯舟中皆敵國矣。

厥心痛，乃中寒發厥而心痛。寒逆心胞，去眞心痛一間耳。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不渴，氣微力弱，亦主旦發夕死，急以朮附湯溫之。

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宜亟溫其經。諸府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其勢甚銳，宜亟溫其府。至藏邪乘心而痛，不可救藥者多，宜亟溫其心胞，幷注邪別脈，經絡藏府，淺深歷然，乃可圖功。

心痛者脈必伏，以心主脈，不勝其痛，脈自伏也。不可因其脈伏神亂，駭爲心虛，而用地黃、白朮補之。蓋邪得溫藥則散，加泥藥即不散，不可不愼之也。溫散之后，可陰陽平補之。

《金匱》論胸痹心痛之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

以太過之陰，乘不及之陽，即胸痹心痛。然總因陽虛，故陰得乘之。陽本親上，陽虛知邪中上焦。設陰脈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惟陰脈弦，故邪氣厥逆而上。此與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同一病源也。胸痹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上焦厥逆之陰，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栝蔞、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甘草、茯苓、杏仁、桔皮，擇用對病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即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所以不得預也。甚者則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發明三方於左，臨病之工，宜取則焉。

《金匱》又錯出一證云：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此即胸痹一門之證，故用方亦與胸痹無別，必編者之差誤，今幷論於此。蓋陽受氣於胸，陰乘陽位，阻其陽氣，布息呼吸往來之道。若喘若嘔若噦，實又不然，但覺憒亂無可奈何？故用半夏、生薑之辛溫，以燥飲散寒，患斯愈也。緣陰氣上逆，必與胸中之飲，結爲一家。兩解其邪，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而胸際始曠也。其用橘皮、生薑，及加竹茹、人參，皆此例也。

發明《金匱》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用烏頭赤石脂丸。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寒之氣，厥逆而上干者，橫格於胸背經脈之間，牽連痛楚，亂其氣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氣分諸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而即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之泥，赤石脂之澀，以填塞厥氣所橫衝之新隧，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今人知有溫氣、補氣、行氣、散氣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氣攻冲之寶，令胸背陰陽二氣，幷行不悖者哉。

發明《金匱》胸痹緩急，用薏苡仁附子散。胸中與太空相似，天日照臨之所，而膻中之宗氣，又賴以包舉一身之氣者也。今胸中之陽，痹而不舒，其經脈所過，非緩即急，失其常度，總因陽氣不運，故致然也。用薏苡以舒其經脈，用附子以復其胸中之陽，則宗氣大轉，陰濁不留，胸際曠若太空。所謂化日舒長，曾何緩急之有哉？

發明《金匱》九痛丸。仲景於胸痹證後，附九痛丸。治九種心痛，以其久著之邪，不同暴病，故藥則加峻，而湯改爲丸，取緩攻不取急蕩也。九種心痛，乃久客之劇證，即腎水乘心，腳氣攻心之別名也。痛久血瘀，陰邪團結，溫散藥中，加生狼牙、巴豆、吳茱萸驅之，使從陰竅而出。以其邪據胸中，結成堅壘，非搗其巢，邪終不去耳。合三方以觀仲景用意之微，而腎中之眞陽，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其所重不可識耶。

《侶山堂類辨・心痛論》　夫咸謂心痛者，乃胃脘當心而痛，不知有厥心痛也。厥心痛者，四藏之氣，逆客於心下而爲痛也。心痛與背相控，善瘈，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心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卧若徙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胃脘當心而痛者，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不下。各審其脈證，而隨經取之，分別寒、熱、虛、實而治之，無有不效者矣。眞心痛者，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石室秘録・禮集・偏治法》　天師曰：偏治者，乃一偏之治法，譬如人病心痛，不治心而偏治肝；譬如病在上，而偏治下；譬如病在右，而偏治左；譬如病在四肢手足，而偏治其腹心也。心痛，人以爲病在心也，不知心乃神明之宰，一毫邪氣不可干犯，犯則立死。人病心痛，終年累月而不愈者，非心痛也，乃包絡爲心之膜，以障心宮，邪犯包絡，則心必痛。包絡名爲膻中，乃心之臣也。相爲賊所攻，君有不振恐者乎？臣辱則君憂，此心之所以痛而不寧也。然則宜治包絡，何以必責之肝也？肝屬木，包絡屬火，肝木生心火，治其肝木之寒，則心火有養，而包絡之寒邪自散。況肝木之氣既溫，生心之餘，必能來生包絡，故不必救包絡，而必先救肝。肝木得寒，則澀而不

舒，散肝中之邪，即所以散包絡之邪也。方用蒼朮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一兩，肉桂一錢，良薑一錢，水煎服。定痛至聖丹。此寒邪犯包絡之方如此。更有熱邪來犯包絡奈何？寒邪之犯，必惡寒，見水則如仇讎，手火燠之則快。熱邪之犯，見水喜悅，手按之轉痛是也。故熱痛之病，必然呼號，不能安於床席，治法亦責之肝。蓋包絡之熱，由於肝經之熱也。瀉其肝木之旺，而去其鬱熱之火，不必救包絡之焚，而包絡之火自衰矣。方用白芍一兩，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當歸三錢，生地五錢，陳皮八分，水煎服。解熱至聖丹。二劑即安然如故。此偏治之一端也。

《辨證録・心痛門》 人有一時心痛，倏痛倏已，一日而十數遍者，飲食無礙，晝夜不安，人以爲此蟲也，而不知不然。夫蟲痛必非一日而成，豈有無端而一時心痛者乎？或曰此火也。夫火則終日痛，而必非時痛時止者。然則爲何痛乎？非火、非蟲，乃氣虛而微感寒濕之邪，邪冲心包而作痛，邪不冲心包而即不痛，即古人所云去來痛也。痛無補法，而獨去來痛，必須用補，不補虛而痛不能止。然徒用補藥，而不加入祛寒祛痰之味，亦不能定痛也。方用去來湯。一劑痛即止，再劑而痛不再發。

方中用二朮爲君主，最有佳意。蓋痛雖由於氣虛，畢竟濕氣之侵心包也，二朮去濕而又健脾胃之氣，故用之以佐人參、茯苓補氣以利濕，則濕去而氣更旺也。氣既旺矣，而川烏得直入心包，以祛逐其寒邪，半夏得行於中脘，而消其敗獨之痰，甘草和緩，調停於邪正之間，以奏功於眉睫矣。

此症用蒼烏參苓散亦甚妙。

人有心痛之極，苦不欲生，徹夜呼號，涕泗滂沱者，人以爲火邪作祟也。然致此火邪之犯心者，何故乎？蓋因肝氣之鬱而不舒，木遂生火以犯心矣。夫肝木生心火者也，而何以反致尅心？蓋心屬火，而火不可極，火極反致焚心，往往有自焚而死者。故心火太旺，火正爲心之所惡，而又得肝木之助火，則心不能受，必呼號求救於四隣，自然涕淚交垂矣。且肝木之火又係鬱火，正火順而鬱火逆，猶非心之所喜，故入心而心不受。然火勢太旺，又不能遏抑，偏欲直入於心宮，而心包又掩護重重，未易焚燒，但肝木之鬱火，乃木中之火，龍雷之火也，每從下而上冲，霹靂之威，震開天門，火光所至，焚林燒木，天地且爲之動蕩，何能止遏哉？此肝火之冲心，所以直受其害也。治法必須瀉肝木之火，更須解木氣之鬱，而少佐以安心之劑，則心痛自止也。方用救痛安心湯。一劑而痛定，再劑而全愈矣。

白芍、柴胡最解肝氣之鬱，梔子、貫仲最瀉肝火之暴，乳香、沒藥最止臟腑之痛，而甘草、蒼朮和中消濕，輔佐得宜，故一劑而奏功也。

此症用梔香飲亦妙。

人有眞正心痛，法在不救，然用藥得宜，亦未嘗不可生也。其症心痛不在胃脘之間，亦不在兩脇之處，恰在心窩之中，如蟲內咬，如蛇內鑽，不特用飯不能，即飲水亦不可入，手足冰冷，面目青紅者是也。夫眞心痛，原有兩症，一寒邪犯心，一火邪犯心也。寒犯心者，乃直中陰經之病，猝不及防，一時感之，立刻身死。死後必有手足盡紫黑者，甚則遍身俱青，多非藥食能救，以至急而不遑救也。倘家存藥餌，用人參一二兩，附子三錢，急煎救之，可以望生，否則必死。若火犯心者，其勢雖急而猶緩，可以遠覓藥餌，故不可不傳方法，以救人也。余言前症，正火邪犯心也，但同是心疼，何以辨其一爲寒而一爲熱？蓋寒邪舌必滑，而熱邪舌必燥耳。倘辨其爲火熱之心痛，即用救眞湯投之。一劑而痛止矣，不必更用二劑，但痛止後必須忍飢一日，斷不再發。

或曰：既是眞心痛，宜用黃連以直治心火，何以不治心而治肝耶？不知肝爲心之母，瀉肝木之氣，則肝不助火而心氣自平，瀉肝木正善於瀉心火也。倘直瀉其心，則心必受傷，雖暫取效於一時，而脾胃不能仰給於心火，則生氣遏抑，必至中脘虛寒，又變成他症矣。此黃連之所以不用，而反用梔子也。

人有患心疼之病，百藥治之不效，得寒則痛，得熱亦痛，蓋此症非心痛，乃胃痛也，寒熱俱能作痛。蓋寒與熱不並立，寒熱同乘於心胃之間，寒欲凌熱，而熱不肯相讓；熱欲欺寒，而寒不肯相安，兩相攻戰，勢均力敵。治心則胃氣受傷，治胃則心氣受損，所以治寒治熱，而兩無一效也，治法宜兩治之以解紛，而心痛自愈。方用雙治湯。一劑而痛立愈。

用黃連以清心火，用附子以祛胃寒，用白芍、甘草爲君，使兩家有和解之好。蓋芍藥、甘草最能入肝平木，肝氣既平，自然不去尅胃，而又去生心，調和於心胃之間，實有至理，非漫然而用之者也。

此症亦可用蒼烏煖心丹。

人有心痛不能忍，氣息奄奄，服薑湯而少安，手按之而能忍，目輕夜重，

痛陣至時，幾不欲生，人以爲此寒痛也。用熱藥少止，片時而仍痛，其故何與？寒有不同也。凡人心君寧靜，由於腎氣之通心也。腎氣不交於心，而寒邪中之，心遂不安而痛矣。倘徒祛其寒而不補其腎，則腎虛而火不能下熱於腎中，即腎虛，而水不能上交於心內。此治心必須治腎，而補腎中之火以救心，猶必須補腎中之水以救腎也。方用補水救火湯。一劑而痛可止，二劑而痛全愈，十劑而痛不再發。

此方視之，絕非治心痛之藥，而用之治心腎不交之心痛，實有奇功。蓋腎中水火不交，而腎邪直犯於心矣。吾補其腎中之水火，水得眞火以相生，火得眞水以相養，腎中之陰陽既濟，則心腎之陰陽又安得有冰炭之乖乎。故不必引其上下之相交，而腎氣自通於心，心氣自降於腎，一如夫婦之好合矣，邪亦烏能間之，況原無寒邪哉。

此症用交濟湯亦佳。

《醫燈續焰・心腹痛脈證》　心腹之痛，其類有九。細遲從吉，浮大延久。

心腹之痛，其類甚多。此僅言有九者，亦舉其要耳。曰飲、曰食、曰風、曰寒、曰熱、曰悸、曰蟲、曰忤、曰疰。飲者，痰飲也。痰飲留中，清陽淆濁，故痛。兼見氣喘、否悶等證，其脈滑，宜二陳湯、丹溪海蛤丸、前胡半夏湯之類。食者，食物也。食物停積，氣礙不行，故痛。或勉食寒涼餒敗之物，擾亂中和，亦痛。兼見脹滿、嘔噯食臭、惡食等證，其脈緊滑，宜加味枳朮丸、香砂平胃散之類。風者，風邪也。乘虛內干，邪正相搏，故痛。兼見自汗、惡風等證，其脈緩，宜香蘇散、參蘇飲之類。寒者，寒邪也。乘虛內襲，榮脈凝泣，故痛。兼見惡寒、嘔逆、喜溫等證，其脈緊，宜五積散、蘇合香丸之類。熱者，火也。火鬱不發，薰蒸於中，故痛。兼見惡熱、熱中、嘈雜吞酸等證，其脈數，宜《統旨》清中湯、越鞠丸、左金丸之類。悸者，心中動悸也。中氣空虛，乍有所觸，不能持定，故痛。兼見心慌、心悸、恍惚等證，其脈虛微，痛而欲按，宜黃耆建中湯、補中益氣湯、六君子湯之類。蟲者，蟲積也。飲食不節，寒熱不時，以致蟲動。蟲動則攻衝上下，故痛。兼見面黃白斑駁、嘔吐清水沃沫，或作或止，或痛處動欲痛等證，其脈大小不勻，宜九痛丸、剪紅丸、蕪荑散、仲景烏梅圓、萬應丸、集效丸之類。忤者，客忤也。不正之邪，一時干忤，亂其清道，撓其運機，故痛。兼見吐逆、頭目不清，或妄見妄言，或不知人等證，其脈數動，宜蘇合丸、備急丸、紫金錠、九痛丸之類。疰者，尸疰也。如蠱如蛀，不識何因。或去或來，痛無定所。此得之亡人所傳，即傳尸氣也。兼見骨蒸吐血、欬嗽勞損諸證，其脈微弱而數，宜於勞病門選方對證用之。外有瘀血痛、厥心痛、眞心痛三種。瘀血痛者，痛在胃脘。或熱飲食，或極嘔吐，致傷胃脘，絡血迸溢。瘀留於中，氣爲所礙，或作或止，或食下痛甚，或飲湯水作呃。其脈濇。宜二陳湯、桃仁、紅花、五靈脂、玄胡、香附、韭汁、藕汁、紅麴之類。厥心痛者，因諸藏府經絡有循胃口上膈者，手太陰肺。有絡肺下膈者，手陽明大腸。有下膈屬胃絡脾者，足陽明胃。有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者，足太陰脾。有絡心下膈抵胃者，手太陽小腸。有夾脊者，足太陽膀胱。有絡心注胸中者，足少陰腎。有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者，手厥陰心包絡。有佈膻中，散絡心包下膈者，手少陽三焦。有下胸中貫膈者，足少陽膽。有夾胃上貫膈，佈脇肋者，足厥陰肝。有循腹裏上關元者，奇經任脈。有並於脊裏者，奇經督脈。有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者，奇經衝脈。有入裏維絡諸陰者，奇經陰維脈。是諸藏府經絡及任、督、衝、維之脈。氣有厥逆，則經有偏盛。而當脈所過如胃口、胸膈、心包、膻中、脊、脇、臍、腹等處，隨經相引而痛。乃諸經之痛，豈心痛哉。諸經之痛，則隨經有兼見之證。如肺經痛，惡寒，氣急，脹滿，痛引缺盆，宜參蘇飲、香蘇散、蘇合丸之類。大腸痛，上引膈，腸鳴口乾，宜四七湯、枳桔二陳湯之類。胃痛，引脾及膺乳，嘔吐，宜二陳湯、平胃散、東垣溫胃湯、來復丹之類。脾痛，引胃脘，心下，腹脹善噫，善嘔，食不下，宜二陳湯、香砂平胃散、理中湯、來復丹之類。小腸痛，引膈胃，腸鳴，宜二陳湯、四七湯、蘇合丸之類。膀胱痛，引腰脊，惡寒，宜參蘇飲、東垣天台烏藥散。腎痛，引胸中腰脊，心如飢，上氣，喝喝而喘，善恐，宜半硫丸、烏藥順氣散之類。心包痛，引包絡胸脇，胸脇支滿，心動，心煩，喜笑，宜二陳湯、鐵甕先生交感丹之類。三焦，痛引心包膻中，耳鳴，宜二陳湯、越鞠丸之類。膽痛，引胸膈脇肋，口苦，善太息，振寒，宜二陳湯、溫膽湯、小柴胡湯之類。肝痛，引膈胃脇肋，噫乾，嘔逆，胸滿，宜二陳湯、四七湯、來復丹之類。眞心痛者，眞藏痛也。蓋心爲一身君主，神明所居，邪不易侵，病不易及。必也眞藏自虛，神明失守，致心包厥痛之邪，乘虛而入。《難經》言其痛甚但在心。但在心，則毫不控引他處。必兼見神昏舌短，手足青冷。斯爲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之眞心痛耳。已上諸痛，若脈見細遲，是氣減舒徐，厥邪衰退之象，理應從吉。設或大浮，知邪方盛。況心腹裏證而得表脈，更非所宜。雖不至於殞軀，亦難愈也。

《張氏醫通・諸痛門・心痛胃脘痛》　《靈樞》云：邪在心則心痛，喜悲，時眩仆。此言胞絡受邪，在府不在藏也。手少陰之脈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此言別絡受邪，在絡不在經也。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瘈，如從後觸其心，偃僂者，腎心痛也。腹脹胸滿，心痛尤甚，胃心痛也。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

者，脾心痛也。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卧若徙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眞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五藏之滯，皆爲心痛腎心痛者，多由陰火上衝之故。胃心痛者，多由停滯。脾心痛者，多由寒逆中焦。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鬱，病在血分。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氣分。若知其在氣則順之，在血則行之，鬱則開之，滯則通之。火多實，則或散或清之。寒多虛，則或溫或補之。必眞心痛者，乃不可治，否則但得其本，則必隨手而應也。

《金匱》云：九痛丸治九種心痛。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幷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仲景於胸痹後附此方，治九種心痛，以其久著之邪不同暴病，故藥則加峻，而湯改爲丸，取緩攻不取急蕩也。九種心痛，乃久客之劇證，即腎水乘心，腳氣攻心等別名也。痛久血瘀，陰邪團結，故用參、附溫氣散邪，藥中加生狼芽、巴豆、吳茱萸驅之使從陰竅而出，以其邪據胃中，結成堅壘，非直搗其巢，終不去也。後人心痛分爲九種，曰飲，曰食，曰氣，曰血，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疰，雖祖此義，而實未詳《內經》、《金匱》之旨也。

論曰：諸心痛者，皆手少陰厥氣上衝也。有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寒，痛甚則煩躁而吐，額上自汗，其脈洪大，知爲熱也，先宜越婢湯汗之，次用金鈴子散清之。有火實心痛者，因受時氣，卒然發痛，大便或秘，久而注悶，心腹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飲食，急以涼膈散利之。不應，爲食積痰飲留結也，煮黃丸、水煮金花丸選用。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或大便利而不渴，氣力微弱，其脈沉細，急以朮附湯溫之。寒厥暴病非久病也，朝發夕死，當急救之。久痛非寒，暴痛非熱，不可不察。凡言心痛，都屬胃脘。丹溪云：外受寒者，當溫散。內受寒者，當溫利。病久屬鬱，鬱則熱，用山梔爲熱藥之嚮導，必佐以生薑汁，多用臺芎開之，或二陳加川芎、蒼朮，倍加薑汁炒山梔。如痛甚者，加炮薑，爲從治之法也。外吸涼風，內傷冷物，寒客於胃，則卒然而痛，二陳加草豆蔻、乾薑、吳茱萸。日久發熱，加薑汁炒川連、山梔。

心腹絞痛如刺，兩脇脹滿，《千金》高良薑湯。脈實堅，按之心下滿痛者，爲實，大柴胡湯。脈弦數者，是木尅土也，治之以小建中湯，取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木。如脈沉細，是水來侮土，治以理中湯，取乾薑味辛，於土中瀉水。大寒客於心胸作痛，則嘔逆不能食，腹中寒氣上衝，痛不可按者，《金匱》三物大建中湯，上散濁飲寒氣，下安太陰。寒氣作痛，綿綿不絕，無增無減，朮附湯加草豆蔻、厚朴。風冷邪氣，入乘心絡，或府藏暴感寒氣，上乘於心，卒然心痛，或引背膂，經久不差，《崔氏》烏頭丸。凡心痛脈沉而遲者易治，堅大而實、浮大而長滑數者難治。因冷積痰氣而痛者，理中湯去人參，加芩、半、丁香、木香、白豆蔻，或四七湯加木香、肉桂。痛而氣上急者，蘇子降氣湯去前胡加木香。痰涎壅盛而痛，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間進半硫丸。鬱痰作痛，或因恚怒勞力酒食而發，發則自下逆衝而上，後必作寒熱。以鬱必從少陽而發出於外，其脈必數，其熱與痛忽重忽輕，其證多渴而大便秘，治宜清中蠲痛湯。痰積作痛，脈滑而實，惡心煩滿，時吐酸水，此因氣滯，礙其道路，不得運行而作痛，清中湯加香附、蒼術、南星、滑石、木香、海石之類。如痰甚者，導痰湯加白螺螄殼煅過一錢。停飲惡心煩悶，時吐黃水，腹中轆轤有聲而痛，胃苓湯。胸痛短氣者，水氣在藏府也，輕者五苓散，重者用子和法取之。有痰，二陳湯加薑汁。氣鬱脈沉伏，或結或弦，胸中氣壅，攻刺脹痛，沉香降氣散。中氣虛，按之則痛定，二陳加炮薑，不應，理中湯。病久服耗氣藥太過，脈大或數無力，亦爲中氣虛，六君子加炮薑。心膈大痛，發厥嘔逆，諸藥不納者，趁勢以鵝翎探吐，痰盡而痛愈。凡按之痛減者爲虛，宜酸收，不宜辛散。心痛屬火，不時舉發者，山梔薑汁炒黑，少加炮薑、甘草，一服立止。平日好飲熱酒，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脈必濇或芤，飲下作呃，口中作血腥氣，手拈散加桔梗開提其氣。胃氣虛人，不能行其藥力者，加人參二三錢，用相反之味，激其性以搜血也。壯盛者，代抵當丸加乾漆灰。虛弱人，四物湯加桃仁、穿山甲、桂心、蓬朮、赤降香煎服。卒中惡心痛，用苦參一兩，酢煮頓服，老弱者，分二三服。若脈微欲絕，手足逆冷，肉桂一兩，水煮分三服，效。蟲痛，鶴蝨一味爲末，蜜丸蜜湯下四五十丸，愼酒肉，取有形滓以入蟲口也。胃脘痛吐蟲，曾服打積藥不愈，是中氣傷，當調中氣爲主。蟲痛面有白斑，唇紅能食，或口中沫出，當以祛蟲法治之。因蚘作痛，痛有休止，令人吐蚘，蚘動故也，用川椒、烏梅、黃連、檳榔煎服。膈上隱隱作痛，坐不得卧，而吐臭穢痰涎，當作肺癰治之。膈間腫痛，不能進食，但喜飲水，或咽腫，人迎盛而氣口

緊者，當作胃癰治之。

心疝　腎氣逆上攻痛，必從臍下上升，小便難，此名心疝。生韭汁和五苓散，以茴香煎湯下。或有疝氣衝心而痛者，當於疝門求治。亦有腳氣攻心而痛者，則於腳氣門求治可也。

心瘧　因胃口熱，食易消，故瘧。《素問》謂之食瘧，爲痰火鼓動所致，亦類中消，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胃中火蘊而瘧，二陳加川連，或五苓散加辰砂。亦有病瘧，呷薑湯數口，或進乾薑溫劑而愈，此膈上停寒，中有伏飲，見辛熱則消也。

診　心脈微急爲痛，短而數心痛，濇則心痛，脈浮大弦長者死，沉細者生。胃脈微滑爲痰飲，滑實爲宿食，沉緊爲冷積，沉濇氣滯，數爲火，浮爲風，弦爲血，忽大忽小者，爲蟲也。

《張氏醫通・諸痛門・胸痹》《金匱》云：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也。

陽微在胸中氣分上看，故曰陽微知在上焦。陰弦在陰脈上看，如陰寒之脈，上於胸中氣分，則爲胸痹。如陰脈上乘於心，則爲心痛也。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上條是言不及，此則言太過也。平人，蓋言無內因虛勞，外因感冒，而患短氣不足以息者，當是胸中邪氣窒塞，腎中陽氣不得上通於胸中，故爲實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栝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寸口脈沉遲者，陽氣衰微也。關上小緊者，胃以上有陰寒結聚，所以胸中喘息咳唾，胸背痛而短氣，栝蔞性潤，專以滌垢膩之痰，薤白臭穢，用以通穢濁之氣，同氣相求也。白酒熟穀之液，色白，上通於胸中，使佐藥力上行極而下耳。

胸痹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栝蔞薤白半夏湯主之。

心痛徹背者，胸中痰垢積滿，循脈而溢於背，背者胸之府，故於前藥但加半夏，以祛痰積之痹逆也。

胸痹心中痞痛，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痰氣結聚於胸中，胸滿溢於經脈，故從脇下逆上以搶心也。二湯一以治胸中實痰外溢，用薤白桂枝以解散之。一以治胸中虛痰內結，即用人參理中以清理之。一病二治，因人素稟而施，兩不移易之法也。

胸痹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皮枳實生薑湯亦主之。

夫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故二方皆利氣之劑，一以疏利肺氣，一以疏利胃氣也。

胸痹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胸中爲陽氣所居之位，今胸中之陽，痹而不舒，其經脈所過，非緩即急，失其常度，總由陽氣不運故也。用薏苡舒其經脈，附子復其胸中之陽，則大氣一轉，陰濁不留，胸際曠然若太空矣。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心中痞者，心氣逆於上也，上氣逆，則中下亦逆，氣逆則經脈亦逆，故爲諸逆也。上下氣逆，脈不交通，心主孤懸於上，不得營氣以和之，故心懸痛也。桂枝行心氣以散痞，薑、棗疎中焦以通經也。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邪厥逆，而上干胸背經脈之間，牽連痛楚，亂其血氣，紊其疆界，此而用氣分之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即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赤脂之濇，以填塞厥氣攻衝之經隧，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今人但知有溫氣補氣、行氣、散氣諸法，不知有填塞邪氣攻衝之竇也。

《千金》治胸痹達背痛，用細辛散。胸中逆氣，心痛徹背，少氣不食，用前胡湯。胸中愊愊如滿，噎塞習習如癢，喉中濇燥唾沫，服橘皮枳實生薑湯，不應，用治中湯。胸痹腹背閉滿，上氣喘息，用下氣湯。胸背疼痛，用熨背散，足補《金匱》之未逮。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千金》加橘皮、吳茱萸，名通氣散，治胸滿短氣而噎。

此即胸痹一門之證，必編者之差誤，入於嘔吐噦中，今併論於此。蓋陽受氣於胸中，以布氣息，今陰乘陽位，阻其陽氣布息，呼吸往來之道，若喘若嘔若噦，心舍神者也。聚飲停痰，則炎熾不寧，徹心憒亂，無可奈何，故用

半夏、生薑之辛溫，以燥飲散寒，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而胸際始曠也，其用橘皮、吳茱萸，及加竹茹、人參，皆此例也。喻嘉言曰按胸痹之證，人所通患，《金匱》出十方論治，然未明言其故。蓋胸中如太空，其陽氣所過，如離照當空，曠然無外，設地氣一上，則窒塞有加，故知胸痹者，陽氣不用，陰氣在上之候也。然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氣。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栝蔞、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甘草、茯苓、杏仁、橘皮，擇用對證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即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所以不得預也。甚者，則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補天浴日，在醫之手眼，奈何後世總不知胸痹爲何病耳。

《醫學真傳・心腹痛》 心腹痛者，上心下腹，相引而痛。痛之名雖同，而所痛之部不同，如堪輿移步換形，其中不可不條分縷晰者也。心爲君主而藏神，不可以痛。今云心痛，乃心包之絡不能旁通于脈，則痛也。心脈之上，則爲胸膈；兩乳之間，則爲膺胸。胸膈痛，乃上焦失職，不能如霧露之溉，則胸痹而痛。薤白、蔞仁、茜草、貝母、豆蔻之藥，可開胸痹以止痛。膺胸痛者，乃肝血內虛，氣不充于期門，致衝任之血不能從膺胸而散，則痛。當歸、白芍、紅花、銀花、續斷、木通之藥，可和氣血而止痛。

《症因脈治・胸痛論》 秦子曰：胸與膈，肺之分野，膈痛胸痛之症也。但胸痛止在中間，膈痛則連兩腋，故歧骨之上作痛，乃爲胸痛；若痛在胸之下，即名胃痛。若胸中滿塞而不痛，又名胸痞；若胸中滿塞，水穀全不能下，又名胸痹，皆非胸痛也。或痛久不散，每夜寒熱，按之愈痛，視之有形，此又是內癰之症，而非胸痛矣。

外感胸痛

外感胸痛之症：初起表邪未散，下早悶痛，此傷寒門結胸症也。胸痛脹滿，咳嗽氣逆，不能仰卧，此六淫之邪，傷於肺經，方書所謂肺脹胸痛也。若胸痛寒熱，咳吐腥穢，又是肺癰之症。

外感胸痛之因：傷寒表邪未散，下之太早，內陷胸中。蓋胸主半表半裏，外邪內陷，與水飲互相盤結，則成結胸之症。若六淫之邪傷肺，肺熱焦滿，怫鬱不宣，胸亦爲之作痛，蓋胸爲心肺之室也。

外感胸痛之脈：沉緊而勁，下後作痛，結胸之證。脈來浮大，胸痛身熱，支結之別。寸口浮大，風熱肺逆，寸口脈實，肺癰之疾。

外感胸痛之治：傷寒誤下已結胸者，宜大、小陷胸湯出入加減。若未成結胸者，宜枳殼湯治之。若肺壅風熱者，加味瀉白散。肺氣壅塞，枳桔二母湯。肺癰作痛，桔梗湯、瓜蔞湯。【略】

內傷胸痛

內傷胸痛之症：不因外感，胸中隱隱作痛，其痛緩，其來漸，久久不愈，飲食漸少，此內傷胸痛也。若見咳嗽寒熱，吐痰腥穢，則是肺癰之症，而非胸痛也。

內傷胸痛之因：七情六欲，動其心火，刑及肺金，或怫鬱氣逆，傷其肺道，則痰凝氣結，或過飲辛熱，傷其上焦，則血積於內，而悶閉胸痛矣。

內傷胸痛之脈：滑大主痰，洪數主火。左寸洪數，心火刑金。左關弦數，肝膽有熱。右寸沉結，氣滯上焦，寸脈芤濇，上部畜血。

內傷胸痛之治：痰氣不清，瓜蔞仁湯，加青黛、海石；兼火者，梔連二陳湯。心火乘金，瀉心湯。救肺，清肺飲。煩惱鬱結者，加味柴胡散。氣滯上焦者，四七湯。血積上焦者，紅花當歸湯，加桃仁、牡丹皮；有熱，加炒山梔、鬱金。【略】

胸痛上焦氣分病，當理肺氣，要分肺管、胃管。若胃氣有傷，胃脘氣逆，亦多胸痛。其中分別：若飲食自如，而見氣逆咳喘作痛，病不在胃而在於肺，當和肺氣。若無喘咳氣逆，而見飲食阻滯，病不在肺而在於胃，當調胃氣。若二經皆病，當審其何經先起，如先見喘咳氣滿作痛，後見妨礙飲食者，此肺病遺禍於胃也，當治其肺，兼治其胃。若先見飲食妨礙，後見喘咳氣逆，此胃病遺禍於肺也，當平其胃，兼治其肺。此從方廣腫脹門，辨脾肺相傳法中，化出辨肺胃二經之胸痛。又有語言即痛，飲食不痛者，病在於肺；飲食即痛，語言不痛者，病在於胃。此從辨喉痛症中，化出辨肺胃之胸痛也。

《金匱心典・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陽微，陽不足也。陰弦，陰太過也。陽主開，陰主閉，陽虛而陰干之，即胸痹而痛，痹者閉也。夫上焦爲陽之位，而微脈爲虛之甚，故曰責其極虛。以虛陽而受陰邪之擊，故爲心痛。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平人，素無疾之人也。無寒熱，無新邪也。而乃短氣不足以息，當是裏氣暴實，或痰、或食、或飲，礙其升降之氣而然。蓋短氣有從素虛宿疾而來者，有從新邪暴遏而得者。二端并否，其爲裏實無疑。此審因察病之法也。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栝樓薤白白酒湯主之。

胸中，陽也，而反痹，則陽不用矣。陽不用，則氣之上下不相順接，前後不能貫通，而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等證見矣。更審其脈，寸口亦陽也，而沉遲，則等於微矣。關上小緊，亦陰弦之意，而反數者，陽氣失位，陰反得而主之，《易》所謂陰疑於陽，《書》所謂牝雞之晨也。是當以通胸中之陽爲主。薤白、白酒，辛以開痹，溫以行陽。栝樓實者，以陽痹之處，必有痰濁阻其間耳。

胸痹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栝樓薤白半夏湯主之。

胸痹不得卧，是肺氣上而不下也。心痛徹背，是心氣塞而不和也，其痹爲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飲以爲之援也。故於胸痹藥中加半夏以逐痰飲。

胸痹，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心中痞氣，氣痹而成痞也。脇下逆搶心，氣逆不降，將爲中之害也。是宜急通其痞結之氣，否則速復其不振之陽。蓋去邪之實，即以安正。養陽之虛，即以逐陰。是在審其病之久暫，與氣之虛實而決之。

胸痹，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生薑湯亦主之。

此亦氣閉，氣逆之證，視前條爲稍緩矣。二方皆下氣散結之劑，而有甘淡、苦辛之異，亦在酌其強弱而用之。

胸痹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痹不用，則筋失養，而或緩或急，所謂大筋輭短、小筋弛長者是也。故以薏苡仁舒筋脈，附子通陽痹。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諸逆，該痰飲、客氣而言。心懸痛，謂如懸物動搖而痛，逆氣使然也。桂枝、枳實、生薑，辛以散逆，苦以泄痞，溫以祛寒也。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心背徹痛，陰寒之氣遍滿陽位，故前後牽引作痛。沈氏云：邪感心包，氣應外俞，則心痛徹背。邪襲背俞，氣從內走，則背痛徹心。俞臟相通，內外之氣相引，則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即經所謂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是也。烏、附、椒、薑，同力協濟，以振陽氣而逐陰邪。取赤石脂者，所安心氣也。

《醫學心悟・心痛》　當胸之下，歧骨陷處，屬心之部位，其發痛者，則曰心痛。然心不受邪，受邪則爲真心痛，且暮不保矣。凡有痛者，胞絡受病也。胞絡者，心主之宮城也。寇凌宮禁，勢已可危，而況犯主乎？故治之宜亟亟也。心痛有九種，一曰氣，二曰血，三曰熱，四曰寒，五曰飲，六曰食，七曰虛，八曰蟲，九曰疰，宜分而治之。

氣痛者，氣壅攻刺而痛，游走不定也，沉香降氣散主之。血痛者，痛有定處而不移，轉側若刀錐之刺，手拈散主之。熱痛者，舌燥唇焦，溺赤便閉，喜冷畏熱，其痛或作或止，脈洪大有力，清中湯主之。寒痛者，其痛暴發，手足厥冷，口鼻氣冷。喜熱畏寒，其痛綿綿不休，脈沉細無力，薑附湯加肉桂主之。飲痛者，水飲停積也，乾嘔吐涎，或咳，或噎，甚則搖之作水聲，脈弦滑，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食痛者，傷於飲食，心胸脹悶，手不可按，或吞酸噯腐，脈緊滑，保和湯主之。虛痛者，心悸怔忡，以手按之則痛止，歸脾湯主之。蟲痛者，面白唇紅，或唇之上下有白斑點，或口吐白沫，飢時更甚，化蟲丸主之。疰痛者，觸冒邪祟，卒爾心痛，面目青黯，或昏憒譫語，脈來乍大乍小，或兩手如出兩人，神朮散、葱白酒、生薑湯並主之。此治心痛之大法也。

或問：久痛無寒，暴痛無火，然乎？否乎？答曰：此說亦宜斟酌。如人素有積熱，或受暑溼之熱，或熱食所傷而發，則暴痛亦屬火矣，豈宜熱藥療之，如人本體虛寒，經年累月，憑發無休，是久痛亦屬寒矣，豈宜寒藥療之？且凡病始受熱中，未傳寒中者，比比皆是。必須臨症審確，逐一明辨，斯無誤也。又或謂諸痛爲實，痛無補法，亦非也。如人果屬實痛，則不可補，若屬虛痛，必須補之。虛而且寒，則宜溫補並行，若寒而不虛，則專以溫劑主之。丹溪云：溫即是補。若虛而兼火，則補劑中須加涼藥。此治痛之良法，治者宜詳審焉。【略】

清中湯　治熱厥心痛。

薑附湯　治寒厥心痛，又真心痛，手足青至節，宜用本方大劑飲之，或救

十中之一二。若痛時喜手緊按，更加人參。

《醫學心悟・胸痛》 胸者，肺之分野。然少陽膽經受病，亦令胸痛，此邪氣初傳入裏，而未深入於裏，故胸痛也，古方用柴胡湯加枳殼治之。如未應，本方加小陷湯一服，其效如神。又風寒在肺，胸滿痛，氣喘，宜用甘桔湯，加理氣散風之劑。又飲食塡塞者，宜用吐法。

《醫碥・雜證・胸痛》 五藏及膻、心包絡七經，筋脈俱至胸，是計經之邪，皆得爲胸痛。而胸者，肺之部分，則其痛尤多屬肺可知。乃醫書多以肝病爲言，此舉隅之論耳，勿泥。須知胸爲清陽之分，其病也，氣滯爲多。實亦滯虛亦滯。氣滯則痰飲亦停，宜行氣除飲，此治在肺。分肺主氣，宜下降，不宜上壅者也。至氣有餘爲火而屬心，痰本于濕而屬脾。其義可兼舉矣。若乃肝氣實而上冲，因載血以上，或肝虛而清陽不升，濁陰不降，此則病在肝膽，痛必連脇矣。至肝火之上炎，由腎水之竭，肝氣之虛寒，由腎火之衰，亦可推。治法於上下篇參之。經云：春脈如弦。其氣不實而微，此謂不及，令人胸痛引背，兩脇脹滿，此肝虛也，補肝湯。《金匱》肝中寒者，此下有兩臂不舉，舌本燥七字，《醫宗金鑑》謂是衍文，删之。善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則脇亦痛可知。食則吐，肝性條達，爲寒所鬱不得伸，故太息以舒之。食則吐者，氣上逆也。而汗出也。又云肝着，氣着滯不行也。常欲蹈其胸，蹈者，按摩之謂。先未苦時，但欲飲熱，寒則凝滯，熱則流通，故喜飲熱。旋覆花湯主之。方用旋覆花三兩，葱十四根，新絳少許，水三升，煮一升，頓服。《金鑑》謂與證不合，疑誤。愚謂此乃停飲，而陽氣不宣，故用此逐飲通陽，加絳以和血也。此肝實也。《素問》曰：陽明所謂胸痛短氣者，水氣在藏府也。輕者五苓散，重者用張子和法取之。木香、鬱金二味，氣鬱痛者倍木香，血鬱痛者倍鬱金，爲末，每服二錢，老酒下，虛者加人參。痰飲痛，輕者小陷胸湯，重者大陷胸湯丸治之。若痰唾稠粘者，則用控涎丹甚合。

《醫碥・雜證・心痛》 心爲君主，義不受邪。若邪傷其藏而痛者，謂之眞心痛。其證卒然大痛，咬牙噤口舌青，氣冷，汗出不休，面黑，手足青過節，冷如冰，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不治。不忍坐視，用豬心煎取湯，入麻黄、肉桂、乾薑、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如但見爬床搔蓆，面無青色，四支不厥，聲尚出外，即非眞心痛，乃心包絡受邪作痛也。而包絡之邪，皆由各藏府經脈傳來。如從胸痛至心，是肺心痛。從胃腕痛至心，是胃心痛。從脇痛至心，是肝心痛。從腰痛至心，是腎心痛。可類推之。蓋五藏六府任督各支脈，皆絡于心，其邪氣自支脈而乘心者，不易入于心，而但犯其包絡也。于是氣血爲邪所滯，邪正相擊，故痛矣。

《金匱翼・心痛統論》 方論心痛有九種，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蟲，曰悸，曰疰，曰去來。悸者，動也。心虛，則動而痛也。疰者，住也，惡氣所著也。去來者，作止不常，亦邪氣也，但疰爲陰，而去來爲陽耳。

心主諸陽，又心主血，是以因邪而陽氣鬱伏，過於熱者痛，陽氣不及，邪氣勝之者亦痛，血因邪泣在絡而不行者痛，血因邪勝而虛者亦痛。

五藏六府任督支脈，皆絡於心，是以各藏府經脈，挾其滔氣，自支脈上乘於心，皆能作痛。然必有各藏府病形與之相應。經云心痛引少腹，上下無定處，溲便難者，取足厥陰。心痛腹脹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取手太陰。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刺手少陽。此之謂也。【略】

《良方》妙香散　治心氣不足，時時疗痛，按之則止。虛煩少睡，夜多盜汗，常服補益氣血，養心止痛。

按：此方宜去茯苓、麝香。蓋心氣已虛，惟宜收養。有木香之通，不宜更益麝香之散。有茯神之淡，不必加以茯苓之滲也。昔人云：按之痛止者爲虛，宜以酸收之，勿食辛散之劑。又云：病久氣虛血損，及素作勞，羸弱之人，患心痛者，皆虛痛也，有服大補之劑而愈者，不可不知。

氣刺心痛

氣針丸　治久積風壅，心胸築痛，兩脇心胸，有似針刺，六脈沉伏，按之手足不可近。此藥屢試神驗，常服疎滯氣，止刺痛。【略】

神保丸　治諸氣疰痛，心腸腹脇腎氣皆治。

《雜病源流犀燭・心・心痛》 心痛，包絡病，實不在心也。心爲君主，不受邪，或君火衰盛，大寒觸犯心君，亦或汗血衝心，素無心病，卒然大痛無聲，咬牙切齒，舌青氣冷，汗出不休，手足青過節，冷如冰，是爲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若不忍坐視，或使心經寒散，亦可死中求活。宜用豬心煎湯去渣，煎麻黄、肉桂、附子、乾薑。如但爬床搔席，面無青色，四肢不厥，痛亦不至無聲，即非眞心痛，由包絡捧心，或寒或痰，或蟲或食，上干包絡，脂膜緊急作痛，宜各從其類，審脈用藥。總治宜必應湯。夫心主諸陽，又主陰血，故因邪而陽氣鬱者痛，陽虛而邪勝者亦痛，因邪而陰血凝注者痛，陰虛而邪勝者亦痛。

其痛分九種：曰食，必飽悶，噫敗卵氣，由食生冷，或食物過多也。宜青皮丸。曰飲，必惡心煩悶，時吐黃水，甚則搖身作水聲，由傷水飲，痰涎積聚也，宜小胃丹、胃苓湯，熱飲加黃連、甘遂，寒飲加肉桂、茯苓、蒼朮、半夏。水飲流注胸膈痛。宜三花神佑丸。曰風，因傷風冷，或肝邪乘心，兩脇引痛也。宜羌活、荊芥等。曰寒，外受寒，當溫散，內受寒，當溫利，久則寒必鬱，當疎解，總治宜朮附湯。虛寒當溫補，宜歸脾湯加乾薑、肉桂、菖蒲。腎寒乘心，痛則心懸如饑，泄利下重，宜五積散。寒氣客背俞之脈，則血脈澀，血脈澀，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宜桂枝四七湯、神效散。曰熱，必身熱，煩躁，掌熱，口渴，便秘，面目赤黃，大熱作痛，由積熱攻心，或暑熱入心也，宜金鈴子散、剪紅丸，甚者宜大承氣湯。痛不止，熱未清也。宜清中湯。曰悸，勞役則頭面赤而下重，自煩發熱，脈弦，臍上跳，心中痛，由心傷也。宜辰砂妙香散、加味四七湯。曰血，脈必澀，壯盛人宜下，宜代抵當湯。虛弱人須補而帶行，宜四物湯加桃仁、穿山甲、肉桂心、蓬朮、降香。飲下作呃，亦須行之。宜手拈散。曰蟲，必面色青黃有白斑，唇紅，能食或食後即痛，或痛後即能食，或嘔噦涎沫，或吐青水，凡吐水者蟲痛，不吐水冷心痛也，蟲心痛，小兒多有之，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先以鷄肉汁或蜜糖飲之，隨服妙應丸或剪紅丸。曰疰，鬼疰也，必心痛，神昏卒倒，昏憒妄言，或口噤，由卒感惡也。宜蘇合丸。此所謂九種心疼也。顧經言心痛，未有不兼五臟者。經曰：厥心痛，與背相控，善噫，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宜神保元、神聖復氣湯。腹脹胸滿，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咽膈不通，胃心痛也。宜草豆蔻丸、清熱解鬱湯。如以錐針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宜訶子散、復元通氣散。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宜金鈴子散。內外邪犯心之包絡，或他臟之邪犯心之支脈，故心亦痛，此厥心痛也。謂之厥者，諸痛皆肝腎二經氣逆上衝，又痛極則發厥也。但分寒熱二種，手足厥逆，冷汗尿清，不渴，氣微力弱而心痛，則寒厥心痛也。宜朮附湯。身熱足冷煩躁，脈洪大而心痛甚，則熱厥心痛也。宜金鈴子散、清鬱散。經又曰：陽明有餘，上歸於心，滑則病心疝。心痛引少腹滿，上下無定處，溲便難者，取足厥陰肝。心痛腹脹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脾。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取手太陰肺。心痛引背，不得息，取足少陰腎。以上皆他臟之病干之而作痛者，非心本經自病也，治法當兼用各臟藥。經又曰：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此則包絡受邪，痛在腑不在臟者也。經曰：手少陽三焦脈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此則別絡受邪，痛在絡不在經者也。二者之痛，皆因怵惕思慮，傷神涸血而然。宜補心湯。而亦有卒心痛，脈洪數者。宜黃連一兩，煎湯頓服。如按之痛減則爲虛，宜酸收，不應辛散。宜歸脾湯加乾薑、肉桂、菖蒲。有心膈大痛，嘔逆發厥，藥不納者，趁勢以鵝毛探吐，痰盡而痛自愈，內服藥。宜南星安中湯。有蚘蟲嚙心者，痛有休止，或吐蚘，蚘動則惡心嘔吐。宜烏梅丸、蕪夷散。心痛之不同如此。總之，七情之由作心痛，食積痰飲瘀血作胃痛，二語正是分明，曷言乎心痛由七情也。經云：喜則氣散，怒則氣上，憂則氣沉，思則氣結，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除喜之氣能散外，餘皆足令心氣鬱結而爲痛也。然心痛亦有虛實，按之痛止者，虛也。宜參朮散。按之痛反甚者，實也。宜梔黃丸。凡痛，多用溫散之藥，獨不可用補氣血藥，以氣旺不通則痛愈甚也。

脈法　《脈訣》曰：心腹痛脈沉細宜，浮大弦長命必殂。又曰：沉弦細動，皆是痛症，心痛在寸，腹痛在關，下部在尺，脈象顯然。丹溪曰：心痛左手脈數，熱多也，脈澀，有死血也。右手脈緊實，是痰積也，脈大，必是久病也。兩手脈堅實不大，便可下之，痛甚者，脈必伏。《正傳》曰：心脈微急爲痛，微大爲心痹，引背痛，短而數或澀者心痛。

《醫略・胸痹》《金匱》曰：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甚則不得卧，心痛徹背。按：諸陽受氣于胸中，而轉行于背，陽氣一虛，諸寒陰邪得以乘之，則胸背之氣痹而不通，仲景法輕則用栝蔞薤白白酒湯，甚則用薏仁附子散，以利氣而溫中，助清陽而消陰翳。若徒用破氣藥，誅伐無過，于病情無當也。

《醫綱提要・內科部・內傷心小腸病》　眞心痛者，君火素衰，大寒觸犯，或污血沖心，卒然大痛，無聲咬牙，面青，舌青，氣冷，汗出不止，手足青過節，冷如冰，朝發夕死，夕發旦死，欲于死中求生，用豬心煎湯，去渣入麻黃七分、肉桂二錢、乾薑、附子各二錢，使心經寒散乃可。

李宗源按：此方加茯神二錢、龍眼七分、熟地三錢亦可。茯神、龍眼所以安神補心，熟地滋腎水，使水火有相濟之功耳。此外五經雜病雜方，當于《醫宗金鑑》、《醫學大全》等書隨病治之，非提綱所及備錄，惟周子見大心泰四字亦可，爲治心之一大法云。

九種心痛

一氣，氣壅攻刺而痛，游走不定，沉香降氣散主之。

二血，痛有定所而不移，轉側若刀錐刺之，手拈散主之。血老者，用紅花五分、桃仁十粒，酒煎服調下。

三熱，舌燥唇焦，溺赤便閉，脈大有力，喜冷畏熱，清中湯主之。

四寒，其痛暴發，手足口鼻氣冷，喜熱畏寒，其痛綿綿不休，脈沉無力，薑附湯加肉桂主之。若痛時喜手按，加人參二錢。

五飲，水飲停積，乾嘔、吐涎、或咳、或噎，甚則摸按作水聲，脈弦滑，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六食痛，心胸脹滿，手不可按，或吞酸噯腐，脈緊滑，保和湯主之。

七虛痛，心悸怔忡，以手按之則痛止，歸脾湯主之。挾肝火，加柴胡、丹皮、支子各一錢。

八蟲痛，面白、唇紅、唇有斑點、吐白沫、飢時更甚，化蟲丸主之。如取下蟲積，加大黃五錢酒炒。

九疰痛，觸冒邪祟，卒爾心痛，面青黯，或昏憒，譫語，脈來乍大乍小，神朮散主之。

《類證治裁・胸痹》 論治

胸痹，胸中陽微不運，久則陰乘陽位而爲痹結也。其症胸滿喘息，短氣不利，痛引心背，由胸中陽氣不舒，濁陰得以上逆，而阻其升降，甚則氣結欬唾，胸痛徹背。夫諸陽受氣於胸中，必胸次空曠，而後清氣轉運，布息展舒，胸痹之脈，陽微陰弦。陽微知在上焦，弦則爲心痛，此《金匱》、《千金》均以通陽主治也。《金匱》云：胸痹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沈遲，關上小緊數，栝蔞薤白白酒湯。胸痹不得卧，心痛徹背，栝蔞薤白半夏湯。胸痹氣急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胸痹氣塞短氣，茯苓杏甘湯、橘枳生薑湯。胸痹緩急者，薏苡附子散。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薑枳湯。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千金》治胸痹達背痛，細辛散。胸中逆氣，心痛徹背，少氣不食，前胡湯。胸中滿，噎塞，喉燥唾沫，橘枳生薑湯。不應，治中湯。胸背閉滿，上氣喘急，下氣湯。胸背疼痛，熨背散。大約陽微者用甘溫，苓桂朮甘湯。陰凝者用溫通，理中湯。飲逆者用辛泄，吳茱萸湯。痞阻者用辛滑，栝蔞薤白半夏湯。喘逆者用苦降，桂枝加樸杏湯。痹久者兼通絡，旋覆花湯。只在旋轉上焦清陽，疎利膈間痰氣，不與胸痞結胸等症混治，則得之矣。

喻嘉言曰：胸中陽氣，如離照當空，曠然無外。設地氣一上，則窒塞有加，故知胸痹者，陽氣不用，陰氣上逆之候也。然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不足之陽於上焦，甚者必驅其厥逆之陰於下焦。仲景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栝蔞、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甘草、茯苓、杏仁、橘皮。選用對症，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盡屏，即清涼不入，蓋以陽通陽，陰藥不得預也。甚者用附子、烏頭、川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補天浴日，獨出手眼。世醫不知胸痹爲何病，習用豆蔻、木香、訶子、三稜、神麴、麥芽等藥。坐耗其胸中之陽，其識見亦相懸哉。

脈候

脈陽微陰弦，即胸痹痛。《金匱》寸口脈沈遲，關上小緊數，陽衰，胃以上陰寒結聚。

《類證治裁・心痛》 論治

心當歧骨陷處，居胸膈下，胃脘上，心痛與胸脘痛自別也。心爲君主，義不受邪，故心痛多屬心包絡病。若眞心痛，經言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由寒邪攻觸，猝大痛，無聲，面青氣冷，手足青至節，急用麻黃、桂、附、乾薑之屬溫散其寒，亦死中求活也。若五臟之邪，干心包致痛，通用必應散。經云：邪在心則心痛，喜悲，時眩仆。此包絡受邪，在腑不在臟也。經云：手少陰之脈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此言支脈受邪，在絡不在經也。經云：厥心痛與背相控，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神保丸。腹脹胸滿，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胃心痛也。草豆蔻丸、清熱解鬱湯。如以錐針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訶子散、復元通氣散。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金鈴子散加紫降香。卧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七氣湯加枳殼、鬱金。腎厥心痛，由陰火上沖。胃厥心痛，由胃中停滯脾厥心痛，由中焦寒逆。肝厥心痛，由火鬱血分，肺厥心痛，由上焦氣分不清。經之論厥心痛，以諸痛皆肝腎氣逆上攻致之，但分寒熱二種。寒厥心痛者，身冷汗出，手足逆，便利不渴心痛，脈沈細，朮附湯。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厥，煩躁心痛，脈洪大，金鈴子散、清鬱湯。凡暴痛非熱，久痛非寒，宜審。經又云：陽明有餘，上歸於心，滑則病心疝。生韭汁和五苓散、小茴香煎湯下。又心疝宜疝氣門求治。心痛引少腹滿，上下無定處，溲便難者，取足厥

陰肝。心痛腹脹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脾。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取手太陰肺。心痛引背不得息，取足少陰腎。以上皆他腑臟之邪，干心而致痛，須加各腑臟藥治之。《金匱》云：九痛丸治九種心痛。《醫通》曰：九種心痛，乃久客之劇症，即腎水乘心，腳氣攻心等別名也。痛久血瘀，陰邪團結，故用參、附、乾薑溫氣散邪，加狼毒、巴霜、吳茱萸驅之，使從陰竅出。藥雖峻利，而攻湯爲丸，取緩攻，不取急蕩也。後人因分九種心痛，曰飲：惡心煩悶嘔火，由停飲蓄注也。胃苓湯，甚則小胃丹。曰食：飽悶噫敗卵氣，由生冷食物過多也。青皮丸加砂、枳。曰寒：外受寒，宜溫散，桂枝七氣湯。內受寒，宜溫利。术附湯加蔻、朴、枳、陳。寒久鬱則成熱，用山梔爲熱藥嚮導，佐以生薑，多用川芎開之。虛寒宜溫補，歸脾湯加乾薑、桂心、菖蒲。藥嚮導，佐以生薑，多用川芎開之。虛寒宜溫補，歸脾湯加乾薑、桂心、菖蒲。腎寒乘心痛，則心懸如飢，泄痢下重。五積散。寒客背俞，則脈血澹，注於心，相引痛。桂枝七氣湯、神效丸。曰火：痛不時發，薑汁炒山梔，少加炮薑、甘草。若熱鬱痛，脈數，口渴便秘。清中湯。曰氣：脈沈結或弦，胸中氣壅，攻刺脹痛。沈香降氣散。中氣虛，按之則痛定，二陳湯加炮薑，不應，理中湯。久服破氣藥太過。脈大無力。六君子湯加炮薑。曰血：好飲熱酒，血留胃口，脈必澹或芤，飲作呃。手拈散加桔梗開提其氣。虛人血瘀，四物湯加桃仁、穿山甲、桂心、降香。曰悸：心痛而煩，發熱動悸，此爲虛傷。辰砂妙香散，加味七氣湯。曰蟲：面有白斑，唇紅口沫能食，蒿紅丸。因虻動則嘔，痛有休止。烏梅丸、妙應丸。曰疰：鬼疰心痛，昏憒妄言，或猝倒口噤，由感惡也。蘇合香丸。此爲九種心痛，若心痛脈微欲絕，手足逆冷者，桂心三錢煎服。猝心痛，脈洪數者，黃連三錢煎服。若脈弦數，木剋土也，小建中湯。取芍藥酸收，於土中瀉木。如脈沈細，水侮土也。理中湯，取乾薑，味辛，於土中洩水。大寒客心胸，嘔逆不食，氣上衝痛不可觸近，《金匱》大建中湯。寒痛綿綿不絕，朮附湯加草果、厚朴。凡按之痛減者氣虛也，參朮散。按之痛甚者，氣實也，梔萸丸。又有心癰發胸乳間，一名井疽，狀如豆大，發如蜂窠，係心熱盛，宜疏導心火，涼血飲。緩則不救。小便澹者，清心散，或涼膈散去硝黃，加白芷、花粉、生地。

丹溪曰：心胃痛須分新久，若明知身受寒，口食冷物而得，其初當與溫散，如桂枝七氣湯。或溫利之，如九痛丸。若得之稍久則成鬱，鬱久必生熱，熱久必生火，若溫散溫利，即助火添邪。由是方中以山梔爲熱藥之嚮導，則邪易除，正易復，痛易安。又曰：心胃痛，須用劫藥，痛乃止。如倉猝散，山梔四十九枚連皮炒，大附子一個炮去皮臍，共爲粗末。每三錢，水一盞，酒半盞，煎七分，入鹽少許服。加川芎尤妙。能治氣自腰腹間攣急疼痛，不可屈伸，痛不可忍，自汗如洗，手足冷而垂死者，又如愈痛散，五靈脂、延胡索、蓬朮、良薑、當歸，等分爲末，每三錢，醋湯調服。治急心胃痛。

脈候

心脈微急爲痛，短而數或澹，皆心痛。浮大弦長者死，沈細者生。胃脈微滑爲痰飲，滑實爲宿食。沈緊爲冷積，沈澹爲氣滯。數爲火，弦澹或芤爲死血，忽大忽小爲蟲，痛甚脈必伏。心痛在寸，腹痛在關，下痛在尺。

腎心痛　神保丸。

胃心痛　草蔻丸。

脾心痛　訶子肉湯。【略】

肝心痛　金鈴子散。

肺心痛　七氣湯。【略】

心胃痛　倉猝散。

心胃　愈痛散。

《醫醇賸義・心氣厥痛》　心本純陽，寒邪上犯，陰陽相爭，厥逆作痛，雙解瀉心湯主之。

《評琴書屋醫略・心痛》　心痛者非心痛也，眞心痛不治，乃心胞絡與胃脘痛耳。訂方遵苦辛降通一法，通則不痛矣，當更參後列各見症，辨其所因而加減治之。

丹參三錢　川楝一錢半　麥冬二錢，連心打破，硃砂拌勻　香附一錢　延胡一錢半　烏藥一錢　佛手二錢

加春砂仁三粒，連殼打破，同煎。

或磨檀香汁些少冲服，或加百合同煎百合、烏藥名百合湯。川楝子、延胡名金鈴子散。丹參、砂仁、檀香，名丹參飲。三方皆治心痛。凡心痛症用豬心一個，煎湯去豬心，將湯代水煎藥更效。久痛者，方中必須加當歸、桃仁以活絡血。若得食則痛緩，此由於積勞而營血虛，歸、桃外再加柏仁、胡麻、圓肉，原方減去川楝、延胡、烏藥、春砂。倘心痛切背，此胸痹症。宜括蔞薤白半夏湯。

又痛因痰，痛而惡悶嘔出痰飲即寬者，爲痰。加半夏、貝母、瓜蔞仁。去丹參、麥冬、香附。因食滯，覺飽時噯氣直至饑而後緩者，爲食滯。加草果、枳實、檳榔，或麥芽、神麴。去丹參，延胡、烏藥。因寒，痛時飲熱湯熱酒而痛緩者，爲寒。加乾薑、良薑。去麥冬、丹參。因鬱，痛應背心者，爲鬱。見症似胸痹，宜燥宜潤當辨。加川貝母、川芎。去烏藥、砂仁。因蟲，心頭急痛唇白毛豎口吐黃水者，爲蟲。加雷丸、君肉、烏梅、黃連。去丹參、麥冬、烏藥、延胡、砂仁。或用檳雄丸治之。因瘀血，心頭結痛氣逆上沖唧唧有聲者，爲血。加蘇木、三稜、蓬朮，或加桃仁、紅花、降香。去麥冬、砂仁、烏藥。

又有心痛頻發，痛極悶死，必吐涎水而後醒者，乃寒痰積於心脾，用炒梔子一兩煎，加竹瀝、薑汁各一杯，冲服。有卒然大痛無聲，手足冰冷，且氣冷面青，咬牙噤齒，此乃眞心痛。因寒邪直犯君火，僅對時即斃，如用豬心湯煎麻黃、官桂、附子、乾薑急服或有得生者。此法出王肯堂《醫鏡》，謂此乃秘要妙法。

《金匱讀本・胸痹心痛》 胸痹心痛一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胸痹短氣二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胸痹心痛短氣三

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苦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胸爲陽位似天空，陰氣瀰淪痹不通。薤白半升蔞一個，七升白酒奏奇功。

胸痹心痛四

胸痹，不得卧，心痛徹背者，苦蔞薤白白酒半夏湯主之。

胸背牽疼不卧時，上言胸背痛，兹又加以不得卧，其痛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飲以爲之援也。半升半夏一蔞施，薤因性濕惟三兩，即前湯減薤白，只用三兩，惡其濕也。增入半夏、苦蔞，取其燥也。斗酒同煎滌飲奇。

胸痹心痛五

胸痹，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痞連胸脇逆攻心，尤云：心下痞氣，是氣痹而成痞也。按：脇下逆搶心者，氣不由中上，而從脇逆，是中痹而阻諸氣之往來也。薤白半升四樸尋，一個苦蔞一兩桂，四枚枳實撒浮陰。尤云：宜急通其痞結之氣。

理中加桂人參湯，尤云：速復其不振之陽。陽復陰邪不敢藏，休訝補攻分兩道，道消小人道消。道長君子道長。細推詳。

胸痹短氣六

胸痹，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生薑湯亦主之。

痹而短氣孰堪醫，甘一苓一淡泄之。更有杏仁五十粒，水行氣順不求奇。

痹而氣塞又何施，枳實辛香三兩宜。橘用一觔薑減半，氣開結散忽遲疑。

胸痹七

胸痹緩急者，薏苡仁附子散主之。

痹來緩急屬陽微，經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附子十枚切莫違。更有薏仁十五兩，筋資陰養得陽歸。

胸痹心痛八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心懸而痛痞相連，痰飲上瀰客氣填。三兩桂薑五枚枳，祛寒散逆幷攻堅。

胸痹心痛九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徹背徹胸痛不休，前言心痛徹背，尚有止息之時，今則陰寒極而痛極矣。陽光欲熄實堪憂。非薤白之類可能治也。烏頭一分五錢附，赤石椒薑一兩求。

附方

九痛丸　治九種心痛，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幷冷氣上衝，落馬墜車等皆治。

九種心疼治不難，狼萸薑豆附參安。附須三兩餘皆一，攻補同行仔細看。

《醫理眞傳・雜問・心痛》 心中氣痛，面青，肢冷，舌滑不渴者，寒邪直犯於心君，由君火衰極也。宜四逆湯。心中氣痛，面赤，舌黃，欲飲冷者，熱邪

犯於心包也。宜梔子大黃湯。

《醫法圓通・心痛》 按心痛一證，有寒熱之別。他書有云心爲君主之官，其可痛乎？所云痛者，實心包也。此說近是。予謂心、肝、脾、肺、腎幷六府、周身經絡、骨節、皮膚，有形之軀殼，皆後天體質，全賴先天無形之眞炁以養之。眞炁二字，指眞陰眞陽也。眞陰指母之精炁，二炁渾爲一炁，周流上下四旁，主宰神明，即寓於中。眞炁不足，無論在於何部，便生疾病，何得有心無痛證之說。夫豈不見天之日月，常有食乎？凡認心痛一證，必先判明界限方可。心居膈膜之上，下一寸即胃口，胃口離心不遠，胃痛而云心痛者亦多，不可不察。細思痛證一條，痛字總是一個逆字，氣順則氣血流通，必無痛證。氣逆則氣血壅滯不通，故痛。無論逆在何處，皆能作痛，皆能傷心，其實非傷有形質之心，實傷無形中所具之眞宰也，若執定有形質之心，是知其末也。心有心之界限，包絡爲心之外垣，邪犯心包，即是犯心章本，不必直云邪不犯心，犯心二字，是犯心君居處氣也。試問犯心與犯包絡，以何區分？諸書幷未剴切指陳，予謂人活一口氣，氣盛則爲有餘，爲熱邪，不獨能致心痛。氣衰則爲不足，爲陰邪。亦不獨能致心痛之疾。熱與陰上逆，皆能致心痛，當以寒熱兩字判之便了。若邪熱上干而痛者，其人必面赤，心煩熱，小便短赤，口渴飲冷，法宜養陰清火，如黃連木香湯，導赤散，當歸散之類。若陰寒上干而痛者，其人多面青唇白，或舌青黑，喜熱飲揉按，二便自利，法宜扶陽祛陰爲主，如甘草乾薑湯，加行氣藥薑、桂、吳萸之類。亦有陰寒已極，上攻於心，鼻如煤烟，唇口黎黑，爪甲青黑，滿身純陰，法在不救，急以回陽諸方，大劑投之，十中可救一二。近來市習，心胃莫分，一味行氣破滯，並不察究陰陽，往往誤事，一概委之天命，而人事之當盡，不又可廢乎！

《證治心得・心痛》 經云：心者，君主之官，一身之所聽命也。義不受邪，其厥心痛者，因內外之邪，犯心之胞絡，或他臟之邪，犯心之支脈，非眞心痛也。《準繩》曰：心痛者在岐骨陷處，胸痛者橫滿胸間，胃脘痛者在心之下。謂之厥者，緣諸痛皆氣逆上衝，痛極則發厥也。然厥痛甚少，今人之所患，大半是胃脘疼痛耳。古謂心痛之因有九，曰食、曰飲、曰風、曰寒、曰熱、曰悸、曰血、曰蟲、曰痓是也。其風寒與熱，爲外因所感，餘皆不內外因。石頑曰：諸心痛者，皆手少陰厥氣上衝也。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寒，痛甚則煩躁而吐，額汗脈洪是也，先宜越婢湯汗之。若或作或止而久不愈者，宜金鈴子散。因痰積者，脈來滑實，宜導痰湯。加白螺螄殼煅過一錢。若停飲則惡心吐水，腹中漉漉有聲，胃苓湯治之。有因蚘作痛，則痛有休止，令人吐蚘，以川椒煎湯，下烏梅丸。有痓心痛者，乃卒感惡忤尸痓，必神昏口噤而卒倒也，九痛丸或蘇合香丸以治之。沈金鰲曰：七情之由爲心痛，食積痰瘀爲胃痛，二語可謂辨證大綱。故丹溪云心痛即胃脘痛，亦非盡屬不然。惟大寒觸犯心君，或污血衝心，爲眞心痛，必卒然大痛難言，肢冷而爪甲青，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不可治也。計惟大進辛通，用豬心煎湯，去渣，入麻黃、肉桂、附子、乾薑煎服。或可救十中之一耳。

脈法　心痛之脈，其脈必急，痛甚者脈必伏，熱則脈數，痰則脈滑，瘀則脈濇，虛則脈濡。外寒脈緊，內寒脈遲，沉細而遲者易治，堅大而實，浮大而長者難治。弦勁者危。忽大忽小者蟲也。

死候　大痛而喘，人中黑者死，眞心痛者不治。

《醫悟・雜證・胸痛》 胸膺膻中之地，屬肺之分，爲出氣之海，風寒壅塞，喘滿而痛，宜蘇葉、煨薑、前胡、川芎、鬱金、枳殼等，祛風理氣，甚者參用桂枝。寒痰凝滯，氣結胸板而痛者，宜橘、半、蘇子、芥子、菔子、鬱、枳等，疏痰理氣。寒飲停阻，刺痛甚欲嘔者，治同寒痰，參用蒼朮、茯苓、旋覆花等。瘀血停留隱痛如刺，不利呼吸者，宜鬱、枳、新絳、三七、桃仁、蕫仁等，疏瘀理氣。痛引肩背，轉側不安者，胸痹也，宜薤白、栝蔞加味；不應者，竟用熟附，此胸痛中最劇之症。胸膺隱痛，欬唾腥痰，神疲，脈弦細數者，肺癰也，宜葦莖、瓜瓣等方，佐以鬱金、甘草、桔梗、浮石、栝蔞、丹皮、三七、桃仁等，理瘀肅肺。肺癰與虛勞症最近，治稍游移，其能生者鮮矣。

《醫悟・雜證・心痛》 世俗動稱心痛，區別病因且曰痛有九種，不知心者，君主之官，百體稟其命令，萬事資其裁決，如使外內之邪，無端侵犯至於作痛，其危急可知，雖形質塊然，勢已不及救治。即欲除之，亦攻不可而達不能，其得存者鮮矣。當胸膺下岐骨陷處，胃脘之部位，其痛者皆胃脘痛，非心痛也。

紀事

《丹溪先生治法心要・心病》 一人年壯肥實，心風癡，吐後與此：貝

母、瓜蔞、南星、黃連各一兩，鬱金、天麻、青子、生甘草、枳實、連翹、苦參各半兩，白礬、皂角各二錢。右作丸服。後用蜈蚣黃、赤各一條，香油炙黃，芎、防、南星、白附、白礬、牙皂各一兩，鬱金半兩。右丸，珠砂爲衣。癲狂病，癲屬陰多喜，狂屬陽多怒，脈實死，虛者可治。大概多因痰結心胸間，治當鎮心神，開痰結。亦有中邪而爲此疾者，則以治邪法治之。然《原病式》所論尤精，蓋世以重陰爲癲，重陽爲狂，誤也，大概皆是熱耳。

《名醫類案・心脾痛》 丹溪治一人，以酒飲牛乳，患心疼，年久飲食無礙，非大虛寒，雖盛暑飲食身無汗，身無汗而大便或秘結，非寒可知。醫多以丁、附治之，羸弱食減，每痛，以物拄之，脈遲弱弦而澀，遲弱似虛寒，弦主痛，澀屬血虛，若但主脈而不合症則用丁、附矣。大便或秘結或泄，有飲。又苦吞酸。時七月，以二陳湯加芩、連、白朮、桃仁、鬱李仁、澤瀉，每旦服之，屢涌出黑水，若爛木耳者。服至二百餘貼，脈澀漸退，至數漸添，純弦而漸充滿。時冬暖，意其欲汗，而血氣未充，以參、芪、歸、芍、陳皮、半夏、甘草服之。痛緩，每旦夕一二作，乃與麻黃、蒼朮、芎、歸、甘草等藥，纔下咽，忽暈厥，須臾而蘇，大汗痛止。從盛暑身無汗用藥，仍以汗解，奇。用藥次第之妙，不可不知。

一婦因久積憂患後，心痛食減，羸瘦，渴不能飲，氣分。心與頭更換而痛，不痒，大溲燥結。與四物湯加陳皮、甘草百餘貼，亦穩。未效。朱曰：此肺久爲火所鬱，病久屬鬱火。氣不得行，血亦蓄塞，遂成污濁，氣壅則頭痛，血不流則心痛，通一病也，治肺當自愈。遂效東垣清空膏例，以黃芩細切，酒浸透，炒赤色爲細末，以熱白湯調下，頭稍汗。十餘貼，汗漸通身而愈。以汗解，奇。因其膝下無汗，瘦弱脈澀，小溲數，大溲澀，當補血以防後患，以四物湯加陳皮、甘草、桃仁、酒芩服之。

一老人心腹大痛，昏厥，脈洪大，不食，不勝一味攻擊之藥，用四君加川歸、沉香、麻黃，服愈。

虞恆德治一男子，年三十五，胃脘作痛久矣。人形黃瘦，食少，胸中常若食飽。求治，與加味枳朮丸不效，而日漸大痛，叫號聲徹四鄰，自分死矣。與桃仁承氣湯，若非大痛叫號，承氣斷不可用，此症亦急則治標之故。作大劑與之。連二服，大下瘀血四五碗許，困倦不能言者三日，教以少食稀粥，漸次將理而安。琇按：瘀血不下定成血膈，幸其人尚少壯可用承氣，否則以四物入桃仁、紅花、五靈脂、歸尾、酒大黃、韭汁爲妥。

福唐梁緄，心脾疼痛，數年不愈，服藥無效，或教事佛。久之，夢神告曰：與汝良劑，名一服飲，可取高良薑逐痛、香附子散氣等分，如本條修製，細末二錢，溫陳米飲送下，空心服爲佳，不煩再服。已而果驗。後常以濟人，皆效。《類編百一選方》云：二味須各炒，然後合和，同炒即不驗。

《慎齋遺書・胸痛》 驗案 一人右邊近心口作痛，少時曾有人當背一拳，血凝氣滯也。五靈脂、蒲黃各五錢，乳香、沒藥各二錢，歸身一兩，肉桂三錢，共末，淡白酒調服二錢。

《景岳全書・雜證謨・心腹痛》 徐東皋云：匡掌科夫人，年三十餘，病胃脘連胸脇痛，日輕夜甚，兩寸關脈弦滑有力。諸醫以積滯凝寒，用發散及攻下藥，繼用鐵刷散、四磨飲等方，俱不效。後用湯水，皆吐而不納，經月不食，痛且益甚。予謂其爲痰鬱明矣，但痛久弱甚，不敢行吐法，奈何？偶一醫謂五靈脂、沒藥素用有效。衆皆哂之曰：此藥用之多矣。予謂：再用亦無妨，何哂之有？彼用酒調，病者到口便吐，隨吐綠痰兩碗許，痛即止，遂納飲食。此蓋痰在膈上，攻下之亦不去，必得吐法而後愈。經曰有故無殞，此之謂歟。

《張氏醫通・諸痛門・心痛胃脘痛》 東垣治一妊婦，冬至因慟哭，口吸風寒，忽病心痛不可忍，渾身冷氣欲絕。曰：此乃客寒犯胃，故胃脘當心而痛。急與草豆蔻、半夏、生薑、炙甘草、益智仁之類。或曰：半夏有毒，重妊服之可乎？曰：乃有故而用也，岐伯曰有故無隕也。服之遂愈。【略】

李士材治張侗初，善怒善鬱，且酬應繁劇，胸中痛甚，夜不成寐，醫用菖蒲、枳、朴、木香、豆蔻。殊不知此證屬虛，虛則濁陰不降，神氣失守，故痛且痞也，遂以歸脾湯，倍用人參，當歸，不十劑而胸次快然安寢。

又治宋敬夫心腹大痛，傴僂不能仰，日服行氣和血藥罔效。其脈左滑而急，其氣不能以息，偶一咳，攢眉欲絕，爲心疝無疑。以生薑飲粥，取小蘡香、川楝子、青木香、廣木香、吳茱萸、木通、延胡索、歸身、青皮，一服而痛減，五日而安。

《臨證指南醫案・心痛》 田十三 脈細數，聞雷被驚，心下漾漾作痛。驚傷。逍遙散去柴胡加鉤藤、丹皮。

宋 脈左濡伏，心下痛甚，舌白不能食穀，下咽阻膈，痛極昏厥。此皆積勞損陽，前者曾下瘀血，延綿經月不止。此爲難治。勞傷血滯。

生鹿角　當歸鬚　薑汁　官桂　桃仁　炒半夏

譚三五　心痛引背，口湧清涎，肢冷，氣塞脘中，此爲脾厥心痛，病在絡脈，例用辛香。脾寒厥。

高良薑　片薑黃　生茅朮　公丁香柄　草果仁　厚朴

朱　重按痛勢稍衰，乃一派苦辛燥，劫傷營絡，是急心痛症，若上引泥丸，則大危矣，議用《金匱》法。營絡傷，急心痛。

人參　桂枝尖　川椒　炙草　白蜜

厥心痛一症，古人辨論者，多且精矣，茲不復贅。但厥心痛與胃脘痛，情狀似一，而症實有別，世人因《內經》胃脘當心而痛一語，往往混而視之，不知厥心痛，爲五臟之氣厥而入心胞絡，而胃實與焉。則心痛與胃痛，不得不各分一門。今先生案中，聞雷被驚者，用逍遙散去柴胡加鉤藤、丹皮治之，以其肝陽上逆，不容升達，爲之養血以平調也。積勞損陽者，用歸、鹿、薑、桂、桃仁、半夏治之，以其勞傷血痹，無徒破氣，爲之通絡以和營也。脾厥心痛者，用良薑、薑黃、茅朮、丁香、草果、厚朴治之，以其脾寒氣厥，病在脈絡，爲之辛香以開通也。重按而痛稍衰者，用人參、桂枝、川椒、炙草、白蜜治之，以其心營受傷，攻劫難施，爲之辛甘以化陽也。方案雖未全備，然其審病之因，製方之巧，無不一一破的。果能舉一反三，其義寧有盡乎。龔商年

徐大椿評　心痛、胃痛確是二病，然心痛絕少，而胃痛極多，亦有因胃痛而及心痛者，故此二症，古人不分兩項，醫者細心求之，自能辨其輕重也。

《續名醫類案・心胃痛》　喻嘉言治陸子堅，從來無病，因外感之餘，益以饑飽內傷，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有時得食轉加，大便甚艱，小水不暢，右關之脈，乍弦乍遲，不得調適，有似鯁疾，用藥得當，驅之無難，若歲久日增，必爲大患。人身胃中之脈，從頭而走於足者也。胃中之氣，一從小腸而達於膀胱，一從小腸而達於大腸者也。夫下行之氣，濁氣也，以失調之故，而令濁氣亂於胸中，干其清道，因是窒塞不舒，其始本於病時胃中津液爲邪火所爍，至今津液未充，火勢內蘊，易於上燎，所以得食以壓其火則安。然邪火熾則正氣消，若食飲稍過，則氣不能運轉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則氣不復，氣不復，則胃中清濁混亂，不肯下行，而痛終不免也。論症洞如觀火。病屬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蓋中者，上下四旁之樞機，中脘之氣，旺盛有餘，必驅下脘之氣，入於大小腸，從前後二陰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受下脘之濁氣而橈括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於根，吸之於蒂者也。以濁氣上干之故，吸入之氣艱於歸根，且以痛之故，而令周身之氣，凝滯不行，亦非細故也。爲訂降火生津下氣止痛一方，以爲常用之藥。尚有進者，在先收攝腎氣，不使外出，然後濁氣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氣以下行，想明哲之所務矣。

喻君實有發前人所未發之本領，獨欠於峻養肝腎一著。然此案未行，已駸乎得之矣。

龔子才治一人，心胃刺痛，手足稍冷，出汗指甲青，百藥不效，以當歸三錢，煎湯，用水磨沈香、木香、烏藥、枳殼調服，乃止。

一教諭年五十一，因酒食過飽，胃脘作痛，每食後，其氣自兩肩下及胸次，至胃口，痛不可忍，令人將手重按痛處，移時忽響動一聲，痛遂止。如是八年，肌瘦如柴。診之六脈微數，氣口稍大有力，以神佑丸一服下之，其痛如失，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復元。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症目》　胸疼　胸疼在前面，用木金散可愈；後通背亦疼，用瓜蔞薤白白酒湯可愈；在傷寒，用瓜蔞、陷胸、柴胡等皆可愈。有忽然胸疼，前方皆不應，用此方一付，疼立止。

胸不任物　江西巡撫阿霖公，年七十四，夜卧露胸可睡，蓋一層布壓則不能睡，已經七年。召余診之，此方五付全愈。

胸任重物　一女二十二歲，夜卧令僕婦坐於胸方睡，已經二年。余亦用此方，三付而愈。設一齊問病源，何以答之？

《類證治裁・胸痹》　趙　有年，胸痹食阻，由舉重傷氣所致，脈小弱，是陽結欲閉之候。述數月前膈痛，飲糜粥輒阻，自謂膈噎已成。今作胸痹治，通其脘中欲閉之陽。參《金匱》法，栝蔞、薤白、桔梗、杏仁、橘白、丁香，用辛滑溫通，胸脘俱爽，食入不拒，竟進粥飯。然病初愈，恣意粉團乾飯，非高年祝噎所宜。

馬　病後脈弦胸痛，金不制木，當節勞戒怒。栝蔞、橘白、白芍、茯神、杏仁、炙草、煨薑，二服愈。

糜氏　中年脘痞，食減不飢，吐沫，漸成胸痹。乃上焦氣阻，腑失通降。

治者以爲噎膈，專用朮、附、蔻、樸，燥脾破氣劫津，漸致陰傷液涸，大便不通。下焦壅則上焦益加脹滿，恐延關格重症矣，宜辛通苦降法。蔞仁、杏仁、郁李仁、貝母、枳殼、蘇梗、鬱金汁、薤白汁，五七服胸膈舒，大便潤而食進。

金氏　諸陽受氣於胸中，喻氏謂胸中陽氣所經，如離照當空，曠然無外，設地氣一上，則晦塞有加。今脘閉食脹，清陽不旋，濁氣失降，午後足腫，陽益下陷矣。用升清降濁。桔梗、半夏、橘白、升麻、砂仁殼、枳殼、茯苓，加薑棗煎，服愈。

趙　脈緩胸痹，陽氣不舒。用苓桂朮甘湯加砂仁殼，數服效。

蔣　胸右偏痛，呼號欲絕，日夕不能卧。醫初疑胃氣，疏香燥破氣方，不應。改用乳香、當歸、延胡、靈脂，由氣分兼入血分，乃益痛，更謂心痛徹背。予問曾嘔吐否，曰未也。予謂痛不在心胃，乃胸痹耳。症由胸中陽微，濁陰上干。仲景治胸痹喘息短氣，用栝蔞薤白白酒湯通陽豁痰，復加半夏，正合斯症，仍加橘紅，一啜遂定。

《一得集・真心痛》　何某年三十餘，忽患心痛，甚則昏厥，急召余診。唇面俱青，以手緊按胸膛，痛劇不能言，脈之左關尺緊，寸口如循刀刃，右手不克診，以緊按胸膛故也。余曰：此眞心痛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雖盧扁復生，不能救也。逾時果卒。

內科總部

心悸怔忡部

題解

《傷寒明理論・悸》 悸者，心忪是也，築築踢踢然動，怔怔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

《直指方・驚悸》 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養者血，心血一虛，神氣不守，此驚悸之所肇端也。曰驚曰悸，其可無辯乎。驚者恐怖之謂，悸者怔忪之謂。心虛而鬱痰則耳聞大聲，目擊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志，心爲之忤，使人有惕惕之狀，是則爲驚。心虛而停水則胸中滲漉，虛氣流動，水既上乘，心火惡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狀，是則爲悸。

《丹溪手鏡・悸》 悸，心忪也，惕然動而不安矣。

《傷寒家秘・心悸》 心悸者，築築然動，怔怔忡忡，不能自安是也。

《醫學正傳・怔忡驚悸健忘證》 夫怔忡驚悸之候，或因怒氣傷肝，或因驚氣入膽，毋能令子虛，因而心血爲之不足，又或遇事繁冗，思想無窮，則心君亦爲之不寧，故神明不安而怔忡驚悸之證作矣。夫所謂怔忡者，心中惕惕然動搖而不得安靜，無時而作者是也。驚悸者，驀然而跳躍驚動而有欲厥之狀，有時而作者是也。

《古今醫統大全・驚悸門・病機》 怔忡證與驚悸不同。怔忡證，心中惕惕搖動而不得安靜，無時而作者是也。驚悸者，驀然而跳躍，忽聞聲而即驚，或觸事而即悸，有時而作者是也。其爲證雖少異，其爲治則大同，皆不外乎心肝膽過勞傷觸而致者也。

《醫學綱目・肝膽部・驚悸怔忡》 驚者，心卒動而不寧也；悸者，心跳動而怕驚也。怔忡，亦心動而不寧也。

《醫學入門・傷寒雜症》 悸，動也。心膈間客邪乘之，築築然觸動，如人將捕，即怔忡意也。

《雜病證治準繩・神志門・驚悸恐總論》 或問驚悸怔忡恐怖之別，曰悸即怔忡也。怔忡者本無所驚，自心動而不寧。驚者，因外有所觸而卒動。

《景岳全書・雜證謨・怔忡驚恐》 論怔忡

怔忡之病，心胸築築振動，惶惶惕惕，無時得寧者是也。然古無是名，其在《內經》，則曰：胃之大絡，名曰虛裏，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在越人、仲景，則有動氣在上下左右之辨，云：諸動氣皆不可汗下也，凡此者，即皆怔忡之類。此證惟陰虛勞損之人乃有之，蓋陰虛於下，則宗氣無根，而氣不歸源，所以在上則浮撼於胸臆，則下則振動於臍旁，虛微者動亦微，虛甚者動亦甚，凡患此者，速宜節慾節勞，切戒酒色；凡治此者，速宜養氣養精，滋培根本，若或誤認爲痰火而妄施清利，則速其危矣。外，傷寒門論下條附有動氣辨，宜參證之。

《辨證録・驚悸門》 人有聞聲而動驚，心中怦怦，半日而後止者，人以爲心中有痰也，乃用消痰之藥治之不效，久則不必聞聲而亦驚，且添悸病，心中常若有來捕者，是驚悸相連而至也。雖俱是心虛之症，而驚與悸實有不同。蓋驚之病輕於悸，悸之病重於驚，驚從外來而動心，悸從內生而動心也。若怔忡正悸之漸也，故驚悸宜知輕重，一遇怔忡即宜防驚，一驚即宜防悸。然而驚悸雖分輕重，而虛則一也。

《顧氏醫鏡・健忘怔忡驚悸》 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語不知首尾；怔忡者，心中惕惕，動而不寧，無時而作；驚悸者，外有所觸，心中跳動，因驚而作，三症皆屬心血不足。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心・驚悸悲恐喜怒憂思源流》 悸者，心痹病也。非緣外有所觸，自然跳動不寧。

論説

《素問・生氣通天論》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脈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

《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

《素問・五藏生成》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

《素問・診要經終論》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略】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

《素問・脈要精微論》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澁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疏乍數曰死。【略】

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略】

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

《素問・三部九候論》參伍不調者病。【略】中部乍疏乍數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

《素問・經脈別論》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略】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素問・血氣形志》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

《素問・陽明脈解》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素問・評熱病論》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咳甚也。

《素問・氣厥論》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

《素問・舉痛論》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

《素問・痹論》脈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略】肝痹者，夜卧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引如懷。

《素問・厥論》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陽明厥逆，喘咳身熱，善驚，衄嘔血。

《素問・奇病論》帝曰：有病瘧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帝曰：善。

《素問・大奇論》肝雍，兩胠滿，卧則驚，不得小便。【略】肝脈驚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略】三陽急爲驚。【略】腎、肝並沉爲泵，【略】並小弦欲驚。

《素問・脈解》陽明【略】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

《素問・調經論》血並於陰，氣並於陽，故爲驚狂；血並於陽，氣並於陰，乃爲炅中；血並於上，氣並於下，心煩惋善怒；血並於下，氣並於上，亂而喜忘。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陽明有餘，病脈痹，身時熱；不足，病心痹；滑則病心風疝；澁則病積，時善驚。

《素問・五常政大論》委和之紀，【略】其發驚駭。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帝曰：少陽之政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紀也。少陽、太角、厥陰、壬寅、壬申，其運風鼓，其化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脇，驚駭。【略】少陰所至爲驚惑，惡寒戰慄譫妄。【略】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

《素問・至真要大論》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略】善驚譫妄。【略】陽明之復，【略】甚則入肝，驚駭，筋攣。【略】太陽之復，【略】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略】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

《素問・疏五過論》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並。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素問・陰陽類論》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

《靈樞・根結》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

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

《靈樞・本神》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腘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靈樞・經脈》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略】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

《靈樞・口問》 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略】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

《靈樞・百病始生》 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

《脈經・平驚悸衄吐下血胸滿瘀血脈證》 寸口脈動而弱，動則爲驚，弱則爲悸。【略】驚生病者，其脈止而復來，其人目睛不轉，不能呼氣。【略】寸口脈緊，寒之實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滿而噫。胃氣虛者，趺陽脈浮，少陽脈緊，心下必悸。何以言之？寒水相搏，二氣相爭，是以悸。

《脈經・平肺痿肺癰咳逆上氣疾飲脈證》 水在腎，心下悸。

《原病式・六氣爲病・熱類》 驚：心卒動而不寧也。火主於動，故心火熱甚也。雖爾，止爲熱極於里，乃火極似水則喜驚也。反兼腎水之恐者，亢則害承乃制故也。所謂恐則喜驚者，恐則傷腎而水衰，心火自甚，故喜驚也。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上・風驚悸候》 風驚悸者，由體虛，心氣不足，心之腑爲風邪所乘；或恐懼憂迫，令心氣虛，亦受於風邪。風邪搏於心，則驚不自安。驚不已，則悸動不定。其狀，目睛不轉，而不能呼。診其脈，動而弱者，驚悸也。動則爲驚，弱則爲悸。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虛勞驚悸候》 心藏神而主血脈。虛勞損傷血脈，致令心氣不足，因爲邪氣所乘，則使驚而悸動不定。

《聖惠方・心臟論》 論曰：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臟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在臭爲焦，在蟲爲羽，在液爲汗，在性爲禮，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其在臟爲神，兩精相搏謂之神，神者精氣之化成也，故心者火也。王於夏，手少陰是其經，與小腸手陽明合，小腸爲腑，而主表，心爲臟而主裏。心氣盛爲神有餘，則病骨肉痛，胸中多滿，脇下及腰背肩胛兩臂間痛，喜笑不休，是心氣之實也，則宜瀉之。心氣不足。則胸腹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驚悸恍惚，少顏色，舌本強，喜憂悲，是心氣之虛也，則宜補之。夏心脈來，浮大而數者，是平脈也。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腎之乘心，水之尅火，大逆不可治也。反得弦而長者，是肝之乘心，母之尅子，雖病當愈。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心，子之尅母，雖病可治。反得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尅火，雖病不死。心脈來，累累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眞心脈至，牢而搏，如循薏苡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者，死矣。

《奇效良方・怔忡健忘動悸門》 《原病式》曰：夫怔忡爲病，躁動煩熱，擾亂而不寧，火之體也。甚於外則肢體躁擾，甚於內則神志躁動，返覆顛倒，懊憹煩心，不得眠，或以煩心嘔噦，而爲胃冷心疼者，非也。故煩心心痛，腹空熱生而發，得食熱退而減也。或逆氣動躁者，由水衰火旺，而猶火之動也。故心胸躁動，謂之怔忪。此心血不足也，蓋心主血，血乃心之主，心乃形之主，血富則心主自安矣。多因汲汲富貴，戚戚貧賤，又思所愛觸事，不意眞血虛耗，心主失輔，漸成怔忡。怔忡不已，變生諸證，舌強恍惚，善憂悲，少顏色，皆心病之候，《難經》云：損其心者益其榮，法當專補眞血，血若富，心主有輔，無不愈者。又有風寒暑濕，閉塞諸經，令人怔忡。又有七情過傷，加以協飲所致，遂成五飲停蓄，堙塞中脘，亦令人怔忡，當隨其證，施以治法。且如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也，皆主於心脾二經，蓋心之官則思，脾之官亦主思，此由思慮過矣，傷於心則血耗散，神不守舍，傷於脾則胃氣衰憊，而慮愈深，二者皆令人事則卒然而遂忘也。蓋心主血，因血少不能養其眞臟，或停飲而氣鬱以生痰，氣既滯，脾不得舒，是病皆由此作，然治之法，必須養其心血，理其脾土，凝神定志之劑以調理。亦當以幽閑之處，安樂之中，使其絕於

憂慮，遠其六淫七情，如此日漸安矣。且夫驚悸即動悸也，動之爲病，惕然而驚。悸之爲病，心下怯怯，如人所捕，皆心虛膽怯之所致也。且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心事安逸，膽氣不怯，決斷思慮得其所矣。或因事有所大驚，或聞虛響，或見異相登高涉險，驚忤心神，氣與涎鬱，遂使驚悸，驚悸不已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之，或體倦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皆心虛膽怯之候也。人之所主心，心之所養血，心血一虛，神氣不守，此驚氣之所肇端也。曰驚曰悸，其可無辭乎。驚者恐怖之謂，悸者怔忡之謂。心虛而鬱痰，則或聞大聲，目擊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志，心爲之忤，使人有惕惕之狀，是則爲驚，即動悸也。此則心虛而傷腎水，則胸中滲漉，虛氣流動，水既去，心火惡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狀，是則爲悸驚者去之，豁痰定驚之劑，悸者去之，逐水消飲之劑，所謂扶虛不過溫養心血，和平心氣而已，若一概以剛燥用工，或者心火自炎，反助風熱之證，可不愼乎。且前人析爲怔忡健忘驚悸三證，名異病同，此立方之法，俾後之學者，當循規守矩，體前人之心，斯須之間，不可造次，致傷人命，反此實醫之過歟。

《明醫指掌・驚悸怔忡健忘》 驚悸心中常惕惕，如人將捕時驚惑。延纏不已漸怔忡，寤寐神魂多恍惚。精神短少或多痰，健忘之病因而得。皆緣大恐與大驚，觸事喪志心神失。

夫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養者血。心血一虛，神氣失守，神去則舍空，舍空則鬱而停痰，痰居心位，此驚悸之所以肇端也。或耳聞大聲，目擊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志，則心爲之忤，使人有惕惕之狀，始則爲驚悸。久而心虛停飲，水氣承心，胸中滲漉，虛氣流動，水既上乘，心火畏之，心不自安，故怏怏然而怔忡也。日久不已，精神短少，心氣空虛，神不清而生痰，痰迷心竅，則遇事多忘。亦因思慮過度，病在心脾，故令轉盼遺忘，曰健忘。三者雖有淺深之殊，皆心脾之病，其所由來者一也。而治之之法，必審其脈之虛實，病之淺深，元氣之盛衰，則虛實邪正之情了然矣。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略】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略】地者，眞武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略】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略】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略】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脈按之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並治》 陽明病，【略】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略】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論・辨少陽病脈證並治》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煩而悸。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略】悸者，加桂枝五分。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並治》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茯苓甘草湯。

《傷寒論・辨發汗後病脈並治》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屬桂枝甘草湯。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並治》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金匱要略・奔豚氣病脈證並治》 師曰：病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並治》 水在腎，心下悸。【略】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略】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略】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金匱要略・驚悸吐血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寸口脈動而弱，動即爲驚，弱則爲悸。【略】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厥陰經也。病苦悸恐，不樂，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狀恍惚。【略】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虛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見，少氣不能言，時時自驚。

《千金要方・肝臟》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虛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見，少氣不能言，時時自驚，名曰肝膽俱虛也。

《千金要方・心臟》 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苦驚，喜忘善怒。【略】

診得心積沉而扎，時上下無常處，病胸滿悸，腹中熱，面赤咽乾，心煩，掌中熱，甚則唾血，身癮瘕，主血厥，夏瘥冬劇，色赤也。【略】

徵音人者，主心聲也。心聲笑，其音竽，其志喜，其經手少陰，厥逆太陽，則榮衛不通，陰陽反錯，陽氣外擊，陰氣內傷，傷則寒，寒則虛，虛則驚掣心悸，定心湯主之。【略】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少陰經也。病苦悸恐不樂，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恍惚，名曰心虛寒也。

《千金要方・小腸腑・風虛驚悸》 遠志湯，主心氣虛，驚悸喜忘，不進食，補心。【略】

茯神湯，治風經五臟，大虛驚悸，安神定志。【略】補心湯，主心氣不足，其病苦驚悸汗出，心中煩悶短氣，喜怒悲憂悉不自知，常苦咽喉痛，口脣黑，嘔吐血，舌本強，不通水漿。【略】

大定心湯　治心氣虛悸，恍惚多忘，或夢寤驚魘，志少不足，治驚勞失志。

治心虛驚悸不定，羸瘦病服荊瀝。

大鎮心散　治心虛驚悸，夢寤恐畏。

小鎮心丸　治心氣少弱，驚虛振悸，胸中逆氣，魘夢參錯，謬忘恍惚。

《千金要方・脾臟上》 右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苦脾脹腹堅，搶脇下痛，胃氣不轉，大便難，時反泄利，腹中痛，上衝肺肝，動五藏立喘鳴，多驚，身熱汗不出。喉痹精少，名曰脾胃俱實。

《千金要方・肺臟》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若頭痛目眩，驚狂，喉痹痛，手臂捲，脣吻不收，名曰肺與大腸俱實也。

治肺與大腸俱實，令人氣憑滿煑散方：

茯苓　麻黃各六分　黃耆　大青　桂心各三分　細辛　杏人各五分　石膏二兩　丹參半兩　五味子　甘草　貝母　橘皮　芎藭各一兩　枳實三枚

右十五味治下篩爲鹿散，帛裹一方寸匕半，井華水一升五合煑取七合爲一服，日再。

《千金要方・大腸腑》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虛者，手陽明經也。病苦胸中喘，腸鳴，虛渴，脣乾目急，善驚泄白，名曰大腸虛冷也。【略】

夫病人卒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

《聖惠方・心臟論》 論曰：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臟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在臭爲焦，在蟲爲羽，在液爲汗，在性爲禮，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其在臟爲神，兩

精相搏謂之神，神者精氣之化成也，故心者火也。王於夏，手少陰是其經，與小腸手陽明合，小腸爲腑，而主表，心爲臟而主裏。心氣盛爲神有餘，則病骨肉痛，胸中多滿，脇下及腰背肩胛兩臂間痛，喜笑不休，是心氣之實也，則宜瀉之。心氣不足，則胸腹脇下與腰背引而痛，驚悸恍惚，少顏色，舌本強，喜憂悲，是心氣之虛也，則宜補之。夏心脈來，浮大而數者，是平脈也。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腎之乘心，水之尅火，大逆不可治也。反得弦而長者，是肝之乘心，母之尅子，雖病當愈。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心，子之尅母，雖病可治。反得浮澁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尅火，雖病不死。心脈來，累累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眞心脈至，牢而搏，如循薏苡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者，死矣。

治心虛補心諸方

夫心虛則生寒，寒則陰氣盛，陰盛則血脈虛少，而多恐畏，情緒不樂，心腹暴痛，時唾清涎，心膈脹滿，好忘多驚，夢寐飛颺，精神離散，其脈浮而虛者，是其候也。

治心氣虛，驚悸喜忘，不思飲食，宜服遠志散。【略】

治心氣虛苦悲，恐驚悸恍惚，謬忘，心中煩悶，面目或赤或黃，羸瘦，宜服紫石英散。【略】

治心實瀉心諸方

夫心實則生熱，熱則陽氣盛，陽盛則衛氣不行，榮氣不通，遂令熱毒稽留，心神煩亂，面赤身熱，口舌生瘡，咽燥頭疼，喜笑，恐悸，手心熱，滿汗出，衄血，其脈洪實相搏者，是其候也。

治心實熱，驚悸喜笑，心神不安，泄熱安心沙參散。

治心實熱，多驚夢(多)喜，畏懼不安，宜服黃連散。【略】

治心臟實熱，驚怖，痰隔不下食，宜服遠志散。

治心氣不足諸方

夫人臟腑充實，氣血和平，榮衛通流，陰陽調順，則心神安靜，疾無所生也。若血脈虛損，神性勞傷，則多恐畏，喜怒，心煩，咽痛口乾，精神恍惚，此皆心氣不足之所致也。【略】

治心氣不足，恍恍惚惚，朝差暮甚，驚悸，心中憧憧，胸滿，不下食飲，陰陽氣虛，脾胃不磨，不欲聞人聲，宜服熟乾地黃散。

治心氣不足，驚悸汗出，心中煩悶，短氣，喜悲怒不自知，咽喉痛，口唇黑，嘔吐，舌本強，水漿不通，宜服紫石英散。【略】

治心氣不足，虛悸恐畏，悲怒恍惚，心神不定，惕惕而驚，宜服紫石英散。

治心氣不足，驚悸多忘，宜服遠志圓。

治心氣不足，多驚悸，耳目不明，及健忘，宜服人參圓。

治心風恍惚諸方

夫心臟者，神之所止也。安靜則神爽，煩亂則病生。是以虛損之人，血氣不足，風邪所乘，入於手少陰之經，則神思不安，志意錯亂，故令恍惚也。【略】

治心風虛悸，恍惚多忘，驚恐，宜服沙參散。

治心風虛煩，神思恍惚不安，宜服黃耆散。

治心臟風虛驚悸諸方

夫心虛則多驚，膽虛則多恐，此皆氣血不實，腑臟虛傷，風邪所乾，入於經絡，心既不足，膽氣衰微，故令神思恐怯而多驚悸也。

治心臟風虛，驚悸好忘，恍惚，安定神志，白茯苓散。

治心臟風虛，驚悸失常，或喜或怒，神思不安，宜服龍齒散。

治心臟風虛，四肢驚掣，心忪恐悸，或狂呼叫急妄走，如見鬼神，狀似癲癎，時時發動，宜服茯神散。

治心臟風虛，驚悸失志，或瞋恚悲愁，志意不樂，惕惕若驚怖，宜服紫石英散。

治心臟風虛驚悸，恍惚悲愁，妄語失志，宜服鐵精圓。

治心臟風虛，驚悸心忪，常多健忘，宜服茯神圓。

治心臟風虛，多驚悸，喜怒不安，宜服遠志圓。

治心臟風虛，心忪驚悸，或因憂慮之後，時有恍惚，心神不安，宜服人參圓。

治心臟風虛，多驚悸，神思昏亂，志意不定，鎮心熟乾地黃圓。

治心臟風虛，驚悸心忪，或夜間狂言，恆常憂怕，或如見鬼神，恍惚不定，宜服虎睛圓。

《本事方·中風肝膽筋骨諸風》 治肝經因虛，內受風邪，臥則魂散而不守，狀若驚悸，眞珠丸眞珠母大於常珠形狀不一。

《扁鵲心書・怔忡》 凡憂思太過，心血耗散，生冷硬物，損傷脾胃，致陰陽不得升降，結於中焦，令人心下恍惚，當以來復丹、金液丹、蕈澄茄散治之。若心血少者，須用獨骸大丹，次則延壽丹亦可。憂思之傷，怔忡之本證，飲食之傷，怔忡之兼證，微有虛實之殊，審證施治，自然無誤。

《傷寒明理論・悸》 傷寒悸者，何以明之？悸者，心忪是也，築築踢踢然動，怔怔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種：一者氣虛也，二者停飲也。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悸者，四逆散加桂五分，是氣虛而悸者也；飲水多，必心下悸，是停飲而悸者也。其氣虛者，由陽氣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動而爲悸也；其停飲者，由水停心下，心爲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則爲悸也。又有汗下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而令悸者，與氣虛而悸者，則又甚焉。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太陽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發汗；少陽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少陽病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是數者，皆汗後挾邪者，與其氣虛而悸者，有以異也。或鎮固，或化散之，皆須定其氣浮也。又飲水過多，水飲不爲宣布，留心下，甚者則悸。《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之爲悸，甚於他邪，雖有余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氣散，則無所不之，浸於肺則爲喘爲咳，傳於胃則爲噦爲噎，溢於皮膚則爲腫，漬於腸間則爲利下，不可緩之也。經曰：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與茯苓甘草湯，後治其厥；不爾，水漬於胃，必作利也。厥爲邪之深者，猶先治水，況其邪氣淺者乎？醫者可不深究之。

《三因方・驚悸證治》 夫驚悸與忪悸，二證不同。驚悸，則因事有所大驚，或聞虛響，或見異相，登高涉險，夢寐不祥，驚忤心神，氣與涎鬱，遂使驚悸。名曰心驚膽寒，在心膽經，屬不內外因，其脈必動。忪悸，則因汲汲富貴，戚戚貧賤，久思所愛，遽失所重，觸事不意，氣鬱涎聚，遂致忪悸，在心脾經，意思所主，屬內所因。或冒寒暑濕，塞閉諸經，令人忽忽若有所失，恐恐如人將捕，中脘忪悸，此乃外邪，非因心病。況五飲停蓄，閉於中脘，最使人忪悸，治屬飲家。【略】驚悸治方，備列於後。

溫膽湯　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或夢寐不祥，或異象惑，遂致心驚膽懾，氣鬱生涎，涎與氣搏，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之，或復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

鎮心丹　大治驚悸。

小定志圓　治心驚膽懾。

寒水石散　治因驚心氣不行，鬱而生涎，涎結爲飲，遂爲大疾，忪悸損憊，不自勝持，少小遇驚，尤宜服之。但中寒者不宜服。

《和劑局方・治諸風・淳祐新添方》 壽星圓　治心腹因驚，神不守舍，風涎潮作，手足抽掣，事多健忘，舉止失常，神情昏塞，並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定志圓》 定志圓　治心氣不定，五臟不足，恍惚振悸，憂愁悲傷，差錯謬忘，夢寐驚魘，恐怖不寧，喜怒無時，朝差暮劇，暮差朝劇，或發狂眩，幷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紹興續添方》 妙香散　治男子、婦人心氣不足，志意不定，驚悸恐怖，悲憂慘戚，虛煩少睡，喜怒不常，夜多盜汗，飲食無味，頭目昏眩。常服補益氣血，安神鎮心。

《和劑局方・治諸虛・寶慶新增方》 平補鎮心丹　治丈夫、婦人心氣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夜多異夢，忪悸煩鬱，及腎氣傷敗，血少氣多，四肢倦怠，足脛痠疼，睡卧不穩，夢寐遺精，時有白濁，漸至羸瘦。

《和劑局方・治諸虛・淳祐新添方》 寧志膏　治心臟虧虛，神志不守，恐怖驚惕，常多恍惚，易於健忘，睡卧不寧，夢涉危險，一切心疾，並皆治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遠志圓　治丈夫、婦人心氣不足，腎經虛損，思慮太過，精神恍惚，健忘多驚，睡卧不寧。血氣耗敗，遺瀝泄精，小便白濁，虛汗盜汗，耳或聾鳴，悉主之。【略】

龍齒鎮心丹　治心腎氣不足，驚悸健忘，夢寐不安，遺精面少色，足脛痠疼。【略】

十四友圓　補心腎虛，怔忪昏憒，神志不寧，睡卧不安。故經曰：『臟有所傷，情有所倚，人不能知其病，則卧不安。』

《和劑局方・治痼冷・吳直閣增諸家名方》 來復丹鐵瓮城八角杜先生方，一名正一丹。此藥配類二氣，均調陰陽，奪天地衝和之氣，乃水火既濟之方，可冷可熱，可緩可急。善治榮衛不交養，心腎不升降，上實下虛，氣閉痰厥，心腹冷痛，臟腑虛滑，不問男女老幼，危急之證，但有胃氣，無不獲安，補損扶虛，救陰助陽，爲效殊勝。

《脾胃論・分經隨病治方》 羌活勝濕湯，如卧而多驚，小便淋瀝者，邪在少陽、厥陰，亦用太陽經藥，更加柴胡半錢。

《濟生方・諸虛門・五勞六極論治》 遠志飲子，治心勞虛寒，驚悸恍惚，多忘不安，夢寐驚魘。

《濟生方・驚悸怔忡健忘門・驚悸論治》 夫驚悸者，心虛膽怯之所致也。且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心氣安逸，膽氣不怯，決斷思慮得其所矣。或因事有所大驚，或聞虛響，或見異相，登高陟險，驚忤心神，氣與涎鬱，遂使驚悸。驚悸不已，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乏，體倦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皆心虛膽怯之候也。治之之法，寧其心以壯膽氣，無不瘥者矣。

溫膽湯　治心虛膽怯，觸事易驚，夢寐不祥，異象感惑，遂致心驚膽怯，氣鬱生涎，涎與氣搏，復生諸證，或短氣悸乏，或復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

遠志丸　治因事有所大驚，夢寐不祥，登高陟險，神魂不安，驚悸恐怯。

《濟生方・驚悸怔忡健忘門・怔忡論治》 夫怔忡者，此心血不足也。蓋心主於血，血乃心之主，心乃形之君，血富則心君自安矣。多因汲汲富貴，戚戚貧賤，又思所愛，觸事不意，眞血虛耗，心帝失輔，漸成怔忡。怔忡不已，變生諸證，舌強恍惚，善憂悲，少顏色，皆心病之候。《難經》云：損其心者，益其榮。法當專補眞血，眞血若富，心帝有輔，無不愈者矣。又有冒風寒暑濕，閉塞諸經，令人怔忡。五飲停蓄，壅塞中脘，亦令人怔忡，當隨其證，施以治法。

益榮湯　治思慮過制，耗傷心血，心帝無輔，怔忡恍惚，善悲憂，少顏色，夜多不寐，小便或濁。

龍齒丹　治心血虛寒，怔忡不已，痰多恍惚。

茯苓飲子　治痰飲蓄於心胃，怔忡不已。

《御藥院方・風藥門》 生犀丸　主心虛喜忘，煩、悸、風涎不利，聰明耳目。治諸風顫掉及治三十六種風。益精神，壯心氣，或多健忘，寢寐之驚，心常似憂，或忪，或動，往往欲倒狀，類暗風，四肢顫掉，多生怯懼，每起煩燥，悲涕愁煎並，皆屬心臟氣虧，宜服此以鎮心神。

《永類鈐方・雜病怔忡》 怔忡者，心血不足，蓋心主血，血富則心君安，多由汲汲富貴，戚戚貧賤，久思所愛，遂失所重，觸事不意，其血虛耗，氣鬱涎聚，遂致怔忡，在心脾經。脾主意，意思所主，屬內所因。經云：損其心者，益其榮，法當生補眞血，心君有輔矣。或冒六淫閉塞諸經，令人怔忡，乃外邪，非因心病，況五飲停蓄壅塞中脘亦令怔忡。

脈病證

心脈浮大而散爲平，脈弦爲虛，緩爲實。怔忡則心血不足爲虛，必弦細而長，是肝之乘心母。

風寒暑濕各明所因

思慮傷心血

痰飲停蓄

治

三因茯苓補心湯，清心連子飲，溫膽湯，濟生排風湯加早仁。小便不調五苓散加辰砂生，四君湯加減，參苓白朮散。

濟生益榮湯，補心元去附子，心丹，局方平補鎮心丹，十四友元，蔔易育神散，荆公妙香散，雄朱元，龍齒元，人參固本元。溫膽湯，壽星元，濟生茯苓飲子，龍齒丹，二陳湯加早仁，麥門冬，本事辰砂遠志元，虛者參香散。

雜病驚悸

驚悸者，心虛膽怯所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或因事大驚，氣與痰鬱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乏體倦，自汗，四支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皆其候也。心驚膽寒，治之當寧心壯膽，無不瘥矣。

脈病證

肝氣虛，心氣弱，脈弦而虛，動而弱。

氣鬱生痰，自汗。

因事大驚，夢寐不祥，登高陟險。

房事失精，令人悵悶驚悸。

治

溫膽湯，蔔易雄朱元，鎮心玆神湯。

自汗，沉香、靈砂、半夏，選奇鐵公丸，先生交感丹三方。

濟生遠志元，寧志膏，酸早仁湯，濟生補心元。

蕑易抱膽元，龍齒湯，兼心腹痛，濟生加減七氣湯。

十四友元，臨眠服，空心。大菟絲元，玉關元，寧志膏。

蕑易雙補元，百一選豬腰子補心神效元，蕑易腎元。

鍾乳，靈砂、茯苓、益智、羊肝糊元。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消渴》 天王補心丹，寧心保神，益血固精，壯力強志，令人不忘，清三焦，化痰涎，祛煩熱，除驚悸。療咽乾口燥，育養心氣。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諸淋・心恙》 辰砂妙香散　治男子婦人心氣不足，志意不定，驚悸恐怖，悲憂慘戚，虛煩少睡，喜怒不常，夜多盜汗，飲食無味，頭目昏眩。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諸淋・怔忡》 益榮湯　治思慮過制，耗傷心血，心帝無輔，怔忡恍惚，善悲憂，少顏色，夜多不寐，小便或濁。

龍齒丹　治心血虛寒，怔忡不已，痰多恍惚。

茯苓飲子　治痰飲蓄於心胃，怔忡不已。【略】

棗肉靈砂　專治虛人夜不得睡，夢中驚魘，自汗忪悸。

薑朮湯　治虛證停飲，怔忡。

五苓散　治水氣，心下怔忡。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諸淋・驚悸》 十味溫膽湯　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夢寐不祥，異象感惑，遂致心驚膽懾，氣鬱生涎，涎與氣搏，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乏，或復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略】

加味四七湯　治心氣鬱滯，豁痰散驚。

《金匱鈎玄・怔忡》 有虛便動屬虛，時作時止，痰因火動。戴云：怔忡者，心中不安，惕惕然如人將捕者是也。瘦人多是血少，肥人屬痰，尋常者多是痰。眞覺心跳者，是血少，用四物安神之類。

驚悸、血虛，用硃砂安神丸。

《脈因證治・驚悸》 脈：寸口脈動而弱，動爲驚，弱爲悸。趺陽脈微而浮，浮爲胃氣虛，微則不能食，此恐懼之脈，憂迫所作也。寸口脈緊，趺陽脈浮，胃氣則虛，是以悸。肝脈鶩暴，有所驚駭。

證：悸有三，驚悸、忪悸、痰飲閉於中脘。其證短氣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悸心篌然而動。

治：因血虛，肝主血，無血養則不盛，故易驚，心神忤亂，氣與涎結，遂使驚悸。血虛治宜硃砂安神丸，氣涎相結，宜溫膽湯，在心膽經。小兒驚搐，涎潮如死，乃母胎時受怖，爲腹中積熱，可墜其涎，鎮火、清心等是也。悸因失志氣鬱，涎聚在心脾經，治宜定志丸。失志者，或事不如意，久思所愛。少陰心悸，乃邪入於腎，水乘心，唯腎欺心，火懼水也，治在於水，以茯苓導其濕，四逆散調之，枳實、柴胡、芍藥、甘草是也。與驚悸不同，名亦謂之悸，故書以別之。發搐痰飲爲證，脈必弦濇，皆用下之。

外有肝痹、心肺瘧、心虛寒，皆驚。

硃砂安神丸　治血虛驚悸。

溫膽湯　治心膽性易驚。

寒水石散　治因驚，心氣不行，鬱而生痰，結爲飲。

《丹溪手鏡・悸》 悸，心忪也，惕然動而不安矣。

有停飲者，飲水多必心下悸，心火惡水，心不安也。凡治悸者，必先治飲，以水停心下，散而無所不至。浸於肺則喘欬，浸於胃則噦噎，溢於皮膚則腫，漬於腸間則利下，可以茯苓甘草湯治之。

有氣虛者，由陽明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動，心悸脈代，氣血內虛也，宜炙甘草湯補之。

又傷寒二三日，心悸而煩，小建中主之。

少陰病四逆或悸，四逆加桂五分主之。

有汗下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又甚於氣虛者也。

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必心下悸。

又太陽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發汗。

少陽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又少陽不可汗，汗則讝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治法宜鎮固之或化散之，皆須定其氣浮也。

《丹溪手鏡・驚悸》 肝脈鶩暴，有所驚駭。驚生病者，其脈止而復來，目睛不轉，呼吸不能，氣促，寸口脈動而弱，動爲驚，弱爲悸。

寸口脈緊，趺陽脈浮，胃氣則虛，是爲悸。

趺陽微而浮，浮爲胃虛，微則不食，此恐懼之脈，憂迫所作也。

蓋因血虛，肝生血，無血則木盛，易驚，心神忤亂，氣與涎結，遂使驚悸，

血虛宜朱砂安神丸。氣涎心鬱在心膽經，宜溫膽湯。忪悸在心脾經，因失志氣鬱涎聚，宜定志湯。

《證治要訣・虛損門・驚悸》 驚悸者，因事有所大驚，觸忤心神，氣與涎鬱，遂生驚悸，此乃心虛膽怯所致，宜溫膽湯，嘔則以人參代竹茹。

若驚悸眠多異夢，隨即驚覺者，宜溫膽湯加酸棗仁、蓮肉各壹錢，以金銀煎下十四友圓，或平補鎮心丹、遠志圓，酒調妙香散。

《證治要訣・虛損門・怔忡》 怔忡，久思所愛，觸事不意，虛耗眞血，心血不足，遂成怔忡，俗謂心忡脈亂是也，宜益榮湯。怔忡即忪悸也，忪悸與驚悸若相類而實不同。驚悸者，因事有所驚而悸。忪悸者，本無所驚，常心忪而自悸，焉得無辨。感風寒暑濕，閉塞諸經而忪悸，各見本門。因痰飲怔忡者，導痰湯加炒酸棗仁，下壽星圓。失志者，由所求不遂，或過誤自咎，懊恨嗟嘆不已，獨語書空，若有所失，宜溫膽湯去竹茹，加人參、栢子仁各壹錢，下〔小〕定志圓，仍佐以酒調辰砂妙香散。有痞塞不飲食，心中常有所歉愛處暗或倚門後見人則驚避，似失志狀，此名爲卑慄之卑，以血不足故爾，穀神嘉禾散加當歸半錢、黃芪半錢。

《傷寒明理續論・心悸》 心悸者，築築然動，怔忡不能自安者是也。其證有二，一者氣虛，一者停飲。

其氣虛者，陽氣內弱，心中空虛而爲悸。又有汗下之後正氣內虛，亦令人悸，與氣虛而悸者，則又甚也，法當定其氣悸也。其停飲者，由飲水過多，停留心下，心火畏水，不能自安而爲悸也。治法必先分水、氣，雖有餘邪，亦先治悸，免使水氣散走而成他證也。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小建中湯。經云：先煩而悸者，此爲熱；先悸而煩者，此爲虛。故宜建中湯。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故心下悸，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小便少者，必裏急，豬苓湯。

陽明病，壯熱來往，心下悸，小便不利，心煩喜嘔，小柴胡湯。

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太陽病，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肌膚瞤動，振振欲擗地，眞武湯。

少陽病，耳聾目赤，胸滿而煩，妄加汗下，則悸而驚，與小建中湯；有熱者，小柴胡湯。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悸，四逆散加桂枝；心下有水氣，厥而悸，當先治水，茯苓甘草湯。不然，水入胃中，必不利也。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

《奇效良方・怔忡健忘動悸門・怔忡健忘動悸通治方》 益榮湯　治思慮過多，耗傷心血，心血既傷，神無所守，是以怔忡恍惚，善悲憂，少顏色，夜不多寐，小便或濁。

茯苓飲子　治痰飲蓄於心胃，怔忡不已。

薑朮湯　治虛證停飲怔忡。

五苓散　治水氣，心下怔忡。

龍齒丹　治心血虛寒，怔忡不已，痰多恍惚。

參乳丸　治心氣不足，怔忡自汗。

人參遠志丸　治心氣不安，驚悸恍惚，神思不寧。

十味溫膽湯　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夢寐不祥，異象感觸，遂致心驚氣鬱，生痰涎涎與氣搏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乏，或復自汗，四肢浮腫，飲食無味，心虛煩悶，坐卧不安。

溫膽湯　治痰涎氣搏，觸事易驚，或短氣悸乏，心虛不安。

加味四七湯　治心氣鬱滯，豁痰散驚。

養心湯　治心虛血少，驚惕不寧。

寧志丸　治心虛血少多驚。

十四友丸　治心血俱虛，怔忡驚惕。

遠志丸　治因事有所大驚，夢寐不祥，登高涉險，神魂不安，驚悸恐怯。

妙香散　治心氣不足，志意不定，驚悸恐怖，悲憂慘戚，虛煩少睡，喜怒不常，夜多盜汗，飲食無味，頭目昏眩，常服補益氣血，安神鎮心。

天地煎　治心血燥少，口乾咽燥，心煩喜冷，怔忡恍惚，小便黃赤，或生瘡瘍。

治膽虛睡卧不安，心多驚悸。

酸棗仁炒香，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不拘時竹葉煎湯調服。

秘傳酸棗仁湯，治心腎水火不交，精血虛耗，痰飲內蓄，怔忡恍惚，夜卧不安。

俞居士選奇方，治心常忪悸，行險懼往，忘前失後不定。

日檀香　白茯苓　桂心已上各十二分　石菖蒲　天竺黄　熟地黄　蘇合香　犀角已上各四分　天門冬　遠志　人參已上各六分　甘草十分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櫻桃大，每服一丸，食後噙化，或米飲嚥下。

蕊珠丸　治心恙。

朱雀湯　治心氣勞傷，變生諸疾。

《丹溪心法・驚悸怔忡》　驚悸者血虛，驚悸有時，以朱砂安神丸。痰迷心膈者，痰藥皆可，定志丸加琥珀、鬱金。怔忡者血虛，怔忡無時，血少者多。有思慮便動屬虛，時作時止者痰因火動，瘦人多因是血少，肥人屬痰，尋常者多是痰，眞覺心跳者是血少，四物、朱砂安神之類。假如病因驚而得，驚則神出其舍，舍空則痰生也。

戴云：怔忡者，心中不安，惕惕然如人將捕者是也。

〔附錄〕驚悸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養者血，心血一虛，神氣不守，此驚悸之所肇端也。曰驚曰悸，其可無辨乎？驚者恐怖之謂，悸者怔忡之謂。心虛而鬱痰，則耳聞大聲，目擊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志，心爲之忤，使人有惕惕之狀，是則爲驚；心虛而停水，則胸中滲漉，虛氣流動，水既上乘，心火惡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狀，是則爲悸。驚者，與之豁痰定驚之劑；悸者，與之逐水消飲之劑。所謂扶虛不過調養心血，和平心氣而已。

入方，治勞役心跳大虛證。

朱砂　歸身　白芍　側栢葉炒，五錢　川芎　陳皮　甘草各二錢　黄連炒，一錢半

右爲末，豬心血丸服。

附方：

養心湯　治心虛血少，驚悸不寧。

寧志丸　治心虛血多驚，若有痰驚，宜吐之。

朱雀丸　治心病怔忡不止。

加味四七湯　治心氣鬱滯，豁痰散驚。

《醫學正傳・怔忡驚悸健忘證》　《内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夫怔忡驚悸之候，或因怒氣傷肝，或因驚氣入膽，毋能令子虛，因而心血爲之不足，又或遇事繁冗，思想無窮，則心君亦爲之不寧，故神明不安而怔忡驚悸之証作矣。夫所謂怔忡者，心中惕惕然動搖而不得安靜，無時而作者是也。驚悸者，驀然而跳躍驚動而有欲厥之狀，有時而作者是也。若夫二証之因，亦有清痰積飲，留結於心胞胃口而爲之者，又不可固執以爲心虛而治。醫者自宜以脈証參究其的而藥之，毋認非以爲是也，愼之，愼之！【略】

祖傳經驗秘方，治憂愁思慮傷心，令人惕然心跳動，驚悸不安之証。

川歸酒洗，用身　生地黄酒洗　遠志去心　茯神各五錢　石菖蒲九節　黄連各二錢半　牛黄一錢，另研　辰砂二錢，另研　金箔十五片

右以前六味研細，入牛黄、辰砂二味末子，豬心血丸，如黍米大，金箔爲衣。每服五十丸，煎燈心湯送下。

《保嬰撮要・驚悸》　人身有九藏，心藏神，肝藏魂，二經皆主於血，血虧則神魂失寧而生驚悸也。經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又曰：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驚者，心卒動而恐怖也；悸者，心跳動而怔忡也。二者因心虛血少，故健忘之症隨之，用四物、安神之類。丹溪謂亦有屬痰者，宜用溫膽湯加辰砂、遠志之類。若思慮便動，虛也，用養心湯。時作時止，痰也，用茯苓丸。觸事易驚，心膽虛怯也，用溫膽湯。卧驚多魘，血不歸源也，用眞珠母丸。夢寐不寧，肝魂失守也，用定志丸。恐畏不能獨處，膽氣虛冷也，用茯神湯。睡卧煩躁，膽氣實熱也，用酸棗仁丸。眩暈驚悸，風痰內作也，用本事辰砂遠志丸。思慮鬱結，脾虛氣滯，用歸脾湯。前症雖曰屬心與肝，而血之所統，實主於脾，脾之志曰思，思慮多則血耗損而不能滋養於肝，心者脾使之也，思慮內動，未嘗有不役其心者。夫心爲君火之藏，十二官之主也。夫君之德不怒而威，無爲而治，故宜鎮之以靜謐，戒之以妄動，動則相火翕合，煽爍陰精，精血既虧，則火空獨發，是以驚悸怔忡之所由生，五志之火，心所不能制者矣。故治脾者不可不知養心，養心者不可不知鎮靜而寡欲。然人孰無思也，思之正，則無妄動之欲矣。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養於心者也。

《古今醫統大全・驚悸門》　病機

經曰：陽氣與陰氣相搏，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搏，故恐也。又曰：痛酸驚駭，皆屬於火。又曰：二陰一陽發病主

驚駭，皆痛。聞鍾鼓之聲卻不畏，聞水聲而驚者，陽明也，陽明者胃土也，胃土虛則畏木而驚也。

驚悸爲心血不足

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主者血，心血一虧，神氣不守，此驚悸之所肇端也。驚者，恐也。悸者，怖也。血不足則神不守，神不守則驚恐悸怖之證作矣。

怔忡證與驚悸不同

怔忡證，心中惕惕搖動而不得安靜，無時而作者是也。驚悸者，驀然而跳躍，忽聞聲而即驚，或觸事而即悸，有時而作者是也。其爲證雖少異，其爲治則大同，皆不外乎心肝膽過勞傷觸而致者也。

脈候

《內經·大奇論》曰：肝脈急暴，有所驚駭。脈數致使人暴驚。二陽急爲驚。寸口脈動而弱，動爲驚，弱爲悸。寸口脈緊，趺陽脈浮，胃氣則虛爲悸。

治法

驚悸屬虛，不外養血、安神、清痰三法

治驚悸必先以養心安神之劑，隨後豁痰，或用吐法，大便結而脈實者，以朱砂滾痰丸下之，一服不愈，再服之，無不愈者。

丹溪曰：驚悸多屬血虛，有慮便動則虛也。時作時止者，痰因火動。瘦人多是血少，肥人只是痰多。時覺心跳者，亦是血虛。怔忡無時，驚悸有時而作。

治驚悸有從肝膽二經

肝出謀慮遊魂散守，惡動而驚重治於肝經，膽爲決斷屬志不仲觸事而驚，重治於膽腑，有因怒氣傷肝，有因驚氣入膽，母能令子虛，因而心血不足，又或嗜欲繁冗思想無窮，則心神耗散而心君不寧，此其所以有從肝膽出治也。

鬱痰留飲積於心包胃口而致驚悸怔忡者有之，此又不可概以虛而治也。

醫者當參究脈候立方處治，速能賅功。

經曰：驚者平之，平者平常也，以其平常則不驚也。《病機賦》云：一人聞聲即驚，醫者令患人坐於堂上，使兩人扶之，醫自下堂以小竟木槌手擊，而口云吾擊竟亦常事耳，爾何必驚？且擊且言患者視之，久而驚遂定，此深得平之之法也。

《醫學入門·傷寒雜症》 內虛動悸必生煩。

悸，動也。心膈間客邪乘之，築築然觸動，如人將捕，即怔仲意也。有水停心下，頭眩身搖，厥而悸者，滲其水而悸厥自定。有神氣素虛，心中空耗不能自持者。有汗下後內虛而悸者，比之素虛者尤甚，須先定其氣，而後治其悸。大約先煩後悸者爲虛，小建中湯、玄武湯，脈代者，炙甘草湯入酒少許；汗後冒眩者，桂枝甘草湯。先悸後煩者爲熱，小柴胡湯；喜嘔，譫語，大便難者，小柴胡湯加大黃、或加芒硝少許；譫語，小便不利者，柴胡龍骨牡蠣湯；小便赤者，五苓散。

《醫學入門·傷寒雜症》 不眠陽盛，而夜卧不遑

或終夜煩擾，或晝夜惺惺不眠。未經汗下而不眠，屬陽明初症者，葛根解肌湯；在裏屬心神不清者，大承氣湯。已經汗下不眠，津液乾，熱盛陰虛，胃不和也。太陽發汗過多，躁不得眠，欲飲水者即愈。若脈浮而渴，小便難者，五苓散。汗吐下後，懊憹不眠者，梔豉湯。晝夜不眠者，酸棗仁湯。錯語乾嘔不眠者，解毒湯。譫語，小便淋瀝，煩躁少睡者，白虎湯加山梔。挾瘀血者，犀角地黃湯。少陰下利而渴，或因下後不得眠者，豬苓湯。少陰二三日，心煩不眠者，黃連鷄子湯。下後陽虛，脈沉無表症，夜靜晝煩不得眠者，宜古薑附湯，或四逆湯加茯苓。汗多者，小建中湯。傷寒瘥後不眠者，陰氣未復也，梔子烏梅湯，或溫膽湯加竹茹；虛者，十味溫膽湯。精神恍惚者，朱雀丸。古法不眠者，單熟酸棗散；多眠者，單生酸棗散亦好。

常病常法易知，變病變法難詳。

《醫學入門·雜病·痰類》 驚悸怔忡健忘

驚悸惕惕不自定，如人將捕曰怔忡。思慮過度，及因大驚大恐，以致心虛停痰，或耳聞大聲，目見異物，臨危觸事，便覺驚悸，甚則心跳欲厥，脈弦濡者，虛也。血虛，四物湯，茯神湯，妙香散，硃砂安神丸。氣血俱虛，人參養榮湯，養心湯。時作時止者，痰也。二陳湯加白朮、黃連、遠志、竹瀝、薑汁。

怔忡因驚悸久而成，痰在下火在上故也。溫膽湯，加黃連，山梔，當歸，貝母。氣鬱者四七湯，加茯神，遠志，竹瀝，薑汁，或十味溫膽湯，金箔鎮心丸。停飲，胸中漉漉有聲，怏怏不安者，二陳湯加茯神、檳榔、麥門冬、沉香，

或朱雀丸。

又有健忘非質鈍精神短少痰相攻，怔忡久則健忘，三症雖有淺深，然皆心脾血少，神虧，清氣不足，痰火濁氣上攻。引神歸舍丹主之。亦有所稟陰魄不足善忘者，常大補氣血及定志丸。如老年神衰者，加減固本丸。三症通用歸脾湯，仁熟散，夢授天王補心丹，壽星丸，參棗丸。

《醫林繩墨・驚悸》 驚者，默然遇驚，身心皆動，而神不自寧也。悸者，偶爾存想，心有所懼，惕然所傷也。驚從外入自外以惕內也。悸由內生，自內以警外也。驚則心不自安，神不自守，夢寐不寧，起居不定，如瘵如癡，飲食惡入，是則爲驚。然驚當安神定志可也，治宜養心湯或安神定志丸。悸則搐動心志，搖頭氣攣，或默或想，如畏如懼，默想不來。警然而惕，是則爲悸，然當清痰理氣可也，治宜芩連二陳湯，或牛黃蘇合丸。又有心虛而鬱痰，或耳聞大聲，目擊異物，心爲物忤，是則爲驚乃痰因火動也，治宜歸朮二陳湯，加芩、連、棗仁，若心氣太虛，神不自守如物所惑忽然而懼惕者，亦當作悸治之。乃心爲痰所迷也，治宜枳桔二陳湯，加歸、朮、參麥。如心血虛少而發驚悸者，治宜豬心血丸，此治驚，悸之活法也。

愚按：心家之病，當從心治可也，若心有不寧，此邪自外生也，心有不安，此血自內虛也。血虛者，當養血以補心。邪勝者，當清氣以豁痰，否則清補相反，非惟痰愈勝而心愈虛，嘔吐反加，飲食不入，則去死之機不遠也，其何以乎。

治法主意，治驚莫若安心。治悸莫若順氣，心氣既寧，驚悸必除。

《醫林繩墨・怔忡》 怔者征也，如將征戰者也。忡者衝也，如忡衝未得疎也。是皆心脾之病，多因事有不諧，思想無窮，因氣盛血少，偶爾遇驚受氣，致令氣鬱生痰，或痰因火動者也。又曰：怔，則心胸之氣，左右攻擊，聚而不散，搐動中焦，如將征戰者也，致令心有所動，鬱煩躁擾，懊憹不寧，坐卧難安，甚則惡心嘔噦，欲吐不吐之狀，治當安心養血，清痰理氣之劑，如二陳湯加歸、朮、人參、薑汁、炒山梔，久病去半夏，用貝母，忡則氣上衝心，若胃口所起者有之，若丹田所起者亦有之，皆因在下濁氣，搐動中焦，致使心有不寧，氣有不舒，煩亂躁擾，跳動無時，甚則嘔噦惡心，所吐飲食，得汁少蘇，遇氣又發，治當二陳湯，加薑水、炒黃連、歸、朮、人參之類。如火盛不吐者，去半夏，用生連，貝母。

愚按：怔忡之症，雖從火治，痰因火動之謂也，又不可專治其火，大用寒涼之藥，使邪氣反勝，正氣反衰者乎？亦不可專理痰氣，有用香燥之劑，使火又動，而怔忡尤甚者乎，殊不知心屬火，治火之症，當養其心，若心有所主，則無妄動者矣。怔忡之症，何期不痊也耶？在治者當以是而求之養血補心，治之本也。清痰理氣，治之末也，雖用苦寒之藥，必須薑製，不可多用，勿縱其性而升之，雖用清痰理氣之劑，當以補養爲先，清理佐之，此施治之大法也。

治法主意怔者血之虛，忡者火之盛，養血則怔自安，降火則忡自定。

《萬病回春・怔忡》 怔仲者，心無血養，如魚無水，心中惕惕然而跳動也，如人將捕捉之貌。若思慮即心跳者，是血虛也。

四物安神湯，治心中無血養，故作忡怔。兼服辰砂安神丸。

心若時跳時止者，是痰因火動也。二陳湯治痰因火動作怔忡。依本方如枳實、麥冬、竹茹、炒黃連、炒山梔、人參、白朮、當歸、辰砂、烏梅、竹瀝、薑三片、棗一枚，水煎，用辰砂末調服。

心慌神亂者，血虛火動也。

朱砂安神丸　治血虛心煩懊憹，驚悸怔忡，胸中氣亂。

養血清火湯　治心慌神亂，煩躁不寧。

《萬病回春・驚悸》 脈：驚悸怔忡，寸動而弱；寸緊胃浮，悸病乃作；飲食痰火，伏動滑搏；浮微弦濡，憂驚過怯；健忘神虧，心虛浮薄。驚悸者，忽然驚惕而不安也。驚悸屬血虛火動者，宜養心以清火也。

養血安神湯。

安神鎮驚丸　治血虛心神不安，驚悸怔忡不寐等症。

驚悸屬痰火而兼氣虛者，宜清痰火以補虛也。

溫膽湯　治痰火而驚惕不眠。

金箔鎮心丸　治一切驚悸。

驚悸屬心虛，氣虛而有痰者，宜安神補虛以化痰也。

益氣安神湯　治七情六淫相感而心虛，夜多夢寐，睡卧不寧，恍惚驚怖痰癊。

琥珀定志丸，專補心生血，定魄安魂，扶肝壯膽，管轄神魂，驚戰虛弱，氣乏疾並治。

曬乾人乳法，用人乳數碗，入瓦盆內，莫攪動，四圍曬乾刮一處，乾則再刮，乳乾以薑汁拌曬用。

辰砂寧志丸，治勞神過度致傷心血，驚悸怔忡、夢寐不寧，似有人來捕捉，漸成心疾，甚至癲狂者。

《松厓醫徑・心跳驚悸》 心跳者屬血少，如魚無水也，治宜補血。心驚者，心下悸動有水飲，如人將捉捕也。

秘傳加味四物湯　治心跳。

秘傳加味四物湯　治心驚。

秘傳金箔鎮心丸　治憂愁思慮傷心，令人惕然心跳動驚悸不安等證。

《雜病證治準繩・神志門・驚悸恐總論》 或問驚悸怔忡恐怖之別，曰悸即怔忡也。怔忡者，本無所驚，自心動而不寧。驚者，因外有所觸而卒動，張子和云：驚者爲自不知故也，恐者爲自知也。蓋驚者聞響即驚，恐者自知，如人將捕之狀，及不能獨自坐卧，必須人爲伴侶，方不恐懼，或夜必用燈照，無燈燭亦恐懼者是也。《內經》無有稱，驚怖者，始於《金匱要略・奔豚》條云：有驚怖，繼之云驚恐。由是而見，驚怖即驚恐。怖，懼也；恐，亦懼也，於義且同，凡連稱其名以爲提綱者，多是一陰一陽對待而言，如喜怒並稱者，喜出於心，心居於陽，怒出於肝，肝居於陰。志意並稱者，志是靜而不移，意是動而不定，靜則陰也，動則陽也。驚恐並稱者，驚因觸於外事內動其心，心動則神搖，恐因惑於外事內歉其志，志歉則精卻。是故《內經》謂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無氣還，無氣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又謂嘗貴後賤，嘗富後貧，悲憂內結，至於脫營失精，病深無氣，則灑然而驚，此類皆是病從外事所動內之心神者也。若夫在身之陰陽盛衰而致驚恐者，驚是火熱爍動其心，心動則神亂，神用無方，故驚之變態能亦不一狀，隨其所之，與五神相應而動。肝藏魂，魂不安則爲驚駭，爲驚妄。肺藏魄，魄不安則驚躁。脾藏意，意不專則驚惑。腎藏志，志慊則驚恐心惕惕然。胃雖無神，然爲五藏之海，諸熱歸之則發驚狂，若聞木音亦惕然心欲動也。恐者則是熱傷其腎，腎傷則精虛，精虛則志不足，志本一定而不移，故恐亦無他狀。《內經》於驚之病邪，有火熱二淫，司天在泉勝復之氣，有各經熱病所致，有三陽積並，有氣並於陽，皆爲諸驚等病。故《病機》統而言曰：諸病驚駭皆屬於火也。於恐病之邪者，有精氣並於腎則恐，有血不足則恐，有陰少陽入，陰陽相搏則恐，有胃氣熱腎氣微弱則恐，腎是動病者恐。然於肝之驚恐互相作者，以其藏氣屬陽居陰，納血藏魂，魂不安則神動，神動則驚。血不足則志歉，志歉則恐。故二者肝藏兼而有之。似此之類，於火熱二淫屬感邪之外，餘者之驚恐，皆因人氣之陰陽所動而內生者也。雖然亦非獨火熱二淫而已，於陽明脈急，則亦爲驚矣。曰驚恐二病，與內外所因，其治法同乎？異乎？曰驚則安其神，恐則定其志，治當分陰陽之別，何得而同也。夫易之爲卦，乾坤交坎離列，坎離交而後爲既濟，而人以五藏應之，心爲離火，內陰而外陽，腎爲坎水，內陽而外陰，內者是主，外者是用。又主內者五神，外用者五氣。是故心以神爲主，陽爲用，腎以志爲主，陰爲用。陽則氣也，火也，陰則精也，水也。及乎水火既濟，全在陰精上奉以安其神，陽氣下藏以定其志。不然則神搖不安於內，陽氣散於外，志感於中，陰精走於下。既有二藏水火之分，治法安得無少異。所以驚者，必先安其神，然後散亂之氣可斂，氣斂則陽道行矣。恐者必先定其志，然後走失之精可固，精固則陰氣用矣。於藥而有二藏君臣佐使之殊用，內外所感者，亦少異焉。爲外事驚者，雖子和氏謂驚者平之，平，常也，使病者時時聞之習熟，自然不驚，固是良法，不若使其平心易氣以先之，而後藥之也。吾謂內氣動其神者，則不可用張氏之法，唯當以藥平其陰陽之盛衰，而後神可安，志可定矣。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養者血，心血一虛，神氣失守，失守則舍空，舍空而痰入客之，此驚悸之所由發也。或耳聞大聲，目擊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志，心爲之忤，使人有惕惕之狀，是則爲驚。心虛而停水，則胸中滲漉，虛氣流動，水既上乘，心火惡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狀，或築築然動，是則爲悸。驚者與之豁痰定驚之劑，悸者與之逐水消飲之劑。所謂扶虛，調養心血，和平心氣而已。若一切以剛燥從事，或者心火自炎，又有熱生風之證。

《雜病證治準繩・神志門・悸》 《傷寒明理論》釋悸字云：悸，心忪也。築築惕惕然動，怔怔忪忪不能自安也。則悸即怔忡，而今人分爲兩條謬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種：一者虛也，二者飲也。氣虛者，由陽氣內虛，心下空虛，火氣內動而爲悸也。血虛者亦然。其停飲者，由水停心下，心爲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故爲悸也。有汗吐下後正氣內虛而悸者，有邪氣交擊而悸者，有榮衛涸流脈結代者，則又甚焉。必生津液益血以實其虛，此從傷寒而論者。若雜病則考諸《內經》云：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

膽病者，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如人將捕之狀。足陽明是動，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包絡是動病，心中澹澹大動。腎是動病，善恐，心惕然如人將捕之。《原病式》云：因水衰火旺，其心胸躁動，謂之怔忡，然後知悸之爲病，是心藏之氣不得其正動，而爲火邪者也。蓋心爲君火，包絡爲相火，火爲陽，陽主動，君火之下陰精承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夫如是而動，則得其正而清淨光明，爲生之氣也。若乏所承，則君火過而不正，變爲煩熱，相火妄動，既熱且動，豈不見心悸之證哉。況心者神明居之。經曰：兩精相搏之謂神。又曰：血氣者，人之神。則是陰陽氣血在心藏未始相離也。今失其陰，偏傾於陽，陽亦以失所承而散亂，故精神怔怔忡忡不能自安矣。如是者，當自心藏中補其不足之心血，以安其神氣。不已則求其屬以衰之，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又包絡之火，非惟輔心，而且游行於五藏，故五藏之氣妄動者，皆火也。是以各藏有疾，皆能與包絡之火合動而作悸。如是者，當自各藏補瀉其火起之由，而後從包絡調之平之，隨其攸利而治。若各藏移熱於心，而致包絡之火動者，治亦如之。若心氣不足，腎水凌之，逆上而停心者，必折其逆氣，瀉其水，補其陽。若左腎之眞水不足，而右腎之火上逆，與包絡合動者，必峻補左腎之陰以制之。若內外諸邪鬱其二火不得發越，隔絕榮衛，不得充養其正氣者。則皆以治邪解鬱爲主。若痰飲停於中焦，礙其經絡不得舒通，而鬱火與痰相擊於心下以爲怔忡者，必導去其痰，經脈行，則病自已。丹溪云：怔忡，大概屬血虛與痰。有慮便動者，屬虛。時作時止者，痰因火動。瘦人多是血虛。肥人多是痰飲。直覺心跳者是血少，宜四物安神之類。《金匱》云：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又云：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亦可用溫膽湯，或導痰湯加炒酸棗仁、下壽星丸，及茯苓飲子、茯苓甘草湯、薑朮湯、五苓散之類，火盛加黃連。

脈結代而悸，炙甘草湯。久思所愛，觸事不意，虛耗眞血，心血不足，遂成怔忡，宜養榮湯。感風寒暑濕閉塞諸經而忪忡者，各見本門。或有陰火上衝，怔忡不已，甚者火炎於上，或頭暈眼花，或齒落頭禿，或手指如許長大，或見異物，或腹中作聲，此陰火爲患也。治宜滋陰抑火湯。心不寧者，加養心之劑。日久服降火藥不愈，加附子從治，或人參芪亦可。有失志者，由所求不遂，或過誤自咎，懊恨嗟歎不已，獨語書空，若有所失，宜溫膽湯去竹茹，加人參、柏子仁各一錢，下定志丸，仍佐以酒調辰砂妙香散。有痞塞不飲食，心中常有所歉，愛處暗地，或倚門後，見人則驚避，似失志狀，此爲卑慄之病，以血不足故耳。宜人參養榮湯。脾胃不足者，穀神嘉禾散加當歸、黃芪各半錢。

《醫宗必讀・驚》　經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肝應東方，於卦爲震，於象爲風，風木多振動，故病爲驚駭。又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土惡木也。陽明多氣多血，血氣壅則易熱，熱則惡火，陽明氣厥，則爲憂驚，故惡人之煩擾也。

愚按：外有危險，觸之而驚，心膽強者，不能爲害，心膽怯者，觸而易驚。氣鬱生涎，與氣搏，變生諸證，或短氣或自汗，並溫膽湯，嘔則以人參代竹茹。眠多異夢，隨即驚覺，溫膽湯加棗仁、連子，以金銀煎下，或鎮心丸、遠志丸、妙香散、琥珀養心丹、定志丸。卧多驚魘，口中有聲，眞珠母丸，獨活湯。外物卒驚，宜行鎮重，蜜陀僧細末，茶調一錢，或黃連安神丸。或熱鬱生痰，寒水石散。或氣鬱生痰，加味四七湯。丹溪曰：驚則神出於舍，舍空得液，痰涎水繫於胞絡之間，控涎丹加辰砂、遠志。

脈候

寸口脈動爲驚，驚者其脈止而復來，其人目睛不轉，不能呼氣。

溫膽湯　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或夢寐不祥，心驚膽懾，氣鬱生涎，或短氣，或自汗。

鎮心丸　治心血不足，怔忡多夢，如墮崖谷。

琥珀養心丹　治心跳善驚。

《醫宗必讀・悸》　心忪也，築築然跳動也。

經曰：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閉而不通病熱，鬱而爲涎，涎成則煩，心下鼓動。鼓者，跳動如擊鼓也，五痹湯加茯神、遠志、半夏。

愚按：經文及《原病式》云：水衰火旺，心胸躁動，天王補心丹主之。《傷寒論》曰：心爲火而惡水，水停心下，築築然跳動不能自安，半夏麻黃丸，茯苓飲子。亦有汗吐下後，正氣虛而悸不得卧者，溫膽湯。丹溪責之虛與痰，辰砂遠志丸，有飲者控涎丹。證狀不齊，總不外於心傷而火動，火鬱而生涎也。若夫虛實之分，氣血之辨，痰與飲，寒與熱，外傷天邪，內傷情志，是在臨證者詳之。

天王補心丹　壯水補心，清熱化痰，定驚悸。

茯苓飲子　治痰飲伏於心胃，悸動不已。

辰砂遠志丸　安心神，化風痰。

《景岳全書・雜證謨・怔忡驚恐》論怔忡

怔忡之病，心胸築築振動，惶惶惕惕，無時得寧者是也。然古無是名，其在《內經》，則曰：胃之大絡，名曰虛裏，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在越人、仲景，則有動氣在上下左右之辨，云：諸動氣皆不可汗下也，凡此者，即皆怔忡之類。此證惟陰虛勞損之人乃有之，蓋陰虛於下，則宗氣無根，而氣不歸源，所以在上則浮撼於胸臆，則下則振動於臍旁，虛微者動亦微，虛甚者動亦甚，凡患此者，速宜節慾節勞，切戒酒色；凡治此者，速宜養氣養精，滋培根本，若或誤認爲痰火而妄施清利，則速其危矣。外，傷寒門論下條附有動氣辨，宜參證之。

論驚恐

驚有二證，有因病而驚者，有因驚而病者。如東方色青，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及傷寒陽明證聞木音則惕然而驚之類，此則或因歲火之盛，或因歲木之衰，或因風熱之相搏，或因金木之相制，是當察客邪以兼治其標。若因驚而病者，如驚則氣亂，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之類，此必於聞見奪氣而得之，是宜安養心神，滋培肝膽，當以專扶元氣爲主治。此固二者之辨，然總之主氣強者不易驚，而易驚者必肝膽之不足者也，故雖有客邪，亦當知先本後標之義。又如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恐雖若同類，而不知恐之傷人，尤甚於驚。何也？蓋驚出於暫，而暫者即可復；恐積於漸，而漸者不可解，甚至心怯而神傷，精卻則陰痿，日消月縮，不亡不已，此非大勇大斷者，必不能拔去其病根，徒資藥力，不易及也。予嘗治暴驚者，十愈其八九；治恐懼者，十不得其一二。

論治共三條

凡治怔忡驚恐者，雖有心脾肝腎之分，然陽統乎陰，心本乎腎，所以上不寧者，未有不由乎下，心氣虛者，未有不因乎精，此心肝脾腎之氣，名雖有異，而治有不可離者，亦以精氣互根之宜然，而君相相資之全力也。然或宜先氣而後精，或宜先精而後氣，或兼熱者之宜清，或兼寒者之宜煖，此又當因其病情而酌用之，故用方者宜圓不宜鑿也。

一、心脾血氣本虛，而或爲怔忡，或爲驚恐，或偶以大驚猝恐而致神志昏亂者，俱宜七福飲，甚者大補元煎。命門水虧，眞陰不足而怔忡不已者，左歸飲。命門火虧，眞陽不足而怔忡者，右歸飲。三陰精血虧損，陰中之陽不足而爲怔忡驚恐者，大營煎或理陰煎。若水虧火盛，煩躁熱渴，而怔忡驚悸不寧者，二陰煎或加減一陰煎。若思鬱過度，耗傷心血而爲怔忡驚悸者，逍遙飲或益營湯。若寒痰停蓄心下而怔忡者，薑朮湯。

一、心虛血少，神志不寧而驚悸者，養心湯或寧志丸，或十四友丸。若因驚失志而心神不寧者，寧志膏或遠志丸。心血不足，肝火不清，血熱多驚者，硃砂安神丸。心神虛怯，微兼痰火而驚悸者，八物定志丸。心氣鬱滯，多痰而驚者，加味四七湯。痰迷心竅驚悸者，溫膽湯或茯苓飲子，甚者硃砂消痰飲。風熱生痰，上乘心膈而驚悸者，簡要濟衆方。若大恐大懼，以致損傷心脾腎氣而神消精卻，飲食日減者，必用七福飲、理陰煎，或大營煎，或大補元煎之類酌宜治之，然必宜洗心滌慮盡釋病根，則庶可保全也。

《醫方集解・補養之劑・天王補心丹》天王補心丹補心。終南宣律師課誦勞心，夢天王授以此方，故名。治思慮過度，心血不足，怔忡健忘，心口多汗，大便或秘或溏，口舌生瘡等證。心也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思慮過度，耗其心血，則神明傷而成心勞，故怔忡健忘也；汗者，心之液，心煩熱故多汗；心主血，血不足故大便燥而秘；或時溏者，心火不能生脾土也；舌者，心之苗，虛火上升，故口舌生瘡；怔忡者，心惕惕然動不自安也。丹溪曰：怔忡大概屬血虛與痰。經曰：血並於下，氣並於上，亂而善忘。又曰：盛怒傷志，志傷善忘。又曰：靜則神藏，躁則消亡。人不耐於事物之擾擾，擾其血氣之陰者將竭，故失其清明之體而善忘也。夫藥固有安心養血之功，不若寧神靜慮，返觀內守爲尤勝也。【略】

此手少陰藥也。生地、玄參北方之藥，補水所以制火，取既濟之義也；丹參、當歸所以生心血；血主於氣，人參、茯苓所以益心氣；人參合麥冬、五味，又爲生脈散，蓋心主脈，肺爲心之華蓋而朝百脈百脈皆朝於肺，補肺生脈脈即血也，所以使天氣下降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萬物乃生；天冬苦人心而寒瀉火，與麥冬同爲滋水潤燥之劑；遠志、棗仁、柏仁所以養心神，而棗仁、五味酸以收之，又以斂心氣之耗散也；桔梗清肺利膈，取其載藥上浮而歸於心，故以爲使；朱砂色赤入心，寒瀉熱而重寧神。讀書之人，所當常服。

《證治彙補・胸膈門・驚悸怔忡》大意

大率驚悸屬痰與火，怔忡屬血虛有火。丹溪

內因

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養者血，心血一虛，神氣失守，神去則舍空，舍空則鬱而停痰，痰居心位，此驚悸之所以肇端也。彙補

外候

驚悸者，忽然若有驚，惕惕然心中不寧，其動也有時；怔忡者，心中惕惕然，動搖不靜，其作也無時。正傳

肝膽心虛

或因怒傷肝，或因驚入膽，母令子虛，而心血爲之不足；或富貴汲汲，貧賤戚戚，憂思過度；或遇事煩冗，則心君亦爲之不寧，皆致驚悸怔忡之症，其脈弦者是也。（《匯補》）

鬱痰

或耳聞大聲，目見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志，大驚大恐，心爲之怍，以致心虛停痰，使人有惕惕之狀，甚則心跳欲厥，其脈滑者是也。彙補

停飲

有停飲水氣乘心者，則胸中漉漉有聲，虛氣流動，水既上乘，心火惡之，故築築跳動，使人有怏怏之狀，其脈偏弦。彙補

氣虛

有陽氣內虛，心下空豁，狀若驚悸，右脈大而無力者是也。彙補

血虛

有陰氣內虛，虛火妄動，心悸體瘦，五心煩熱，面赤唇燥，左脈微動，或虛大無力者是也。彙補

痰結

有膏粱厚味，積成痰飲，口不作乾，肌膚潤澤如故，忽然驚惕而作悸，其脈弦滑有力者是也。彙補

氣鬱

有鬱悒之人，氣鬱生涎，涎與氣搏，心神不寧，脈必沉結或弦者是也。彙補

陰火

有陰火上衝，頭暈眼花，耳鳴齒落，或腹中作聲，怔忡不已者，宜滋陰抑火，加養心之劑。久服不愈，爲無根失守之火，脈必空豁，宜溫補方愈。彙補

脈法

寸口脈動而弱，動爲驚，弱爲悸。驚者其脈止而復來，其人目睛不轉，不能呼氣。必讀

治法

痰，則豁痰定驚；飲，則逐水蠲飲；血虛者，調養心血；氣虛者，和平心氣；痰結者，降下之；氣鬱者，舒暢之；陰火上炎者，治其腎而心悸自已；若外物卒驚，宜行鎮重。又驚者平之，所謂平者，平昔所見所聞，使之習熟，自然不驚也。彙補

用藥

主以安神丸。心虛甚者，加茯神、人參；神不寧者，加柏子、棗仁、遠志；痰，加貝母、南星、半夏、石菖蒲，或用吐法；水飲，宜用小半夏茯苓湯；氣虛，用參、耆；血虛，用四物；腎虛，用地黃湯；陽虛，用八味丸；痰結，用溫膽湯，或滾痰丸；氣鬱，用四七湯。【略】

驚悸怔忡選方

朱砂安神丸　治心亂煩熱，胸中氣亂，兀兀欲吐，膈上伏熱。

鎮心丸　治心血不足，怔忡多夢，如墮崖谷。

定志丸。

琥珀養心丹　治心跳善驚。

歸脾湯、四七湯、天王補心丹。

溫膽腸，心虛，加人參、酸棗仁；心內煩熱，加黃連、麥門冬；口燥舌乾，去半夏，加麥門冬、五味子、天花粉；表熱未消，加柴胡；內虛，大便自利，去枳實，加白朮；內熱心煩，加梔子。

《石室秘録・正醫法・論怔忡不寐》　心經之病，怔忡不寐等症，乃心血少也。方用人參三錢，丹參二錢，麥冬三錢，甘草一錢，茯神三錢，生棗仁五錢，熟棗仁五錢，菖蒲一錢，當歸三錢，五味子一錢，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生、熟棗仁各五錢，而以諸補心之藥爲佐使。蓋棗仁乃安心上不寐之聖藥，生用使其日間不卧，熟用使其夜間不醒也。日夜既安，則怔忡自定，又何必用虎睛、琥珀、丹砂之多事哉。

《石室秘録・本治法・論心驚不安》　天師曰：本治者，治心腎之法也。人非心不能寧靜致遠，非腎不能作強生育。故補心即當補腎，補腎即當

補心也。是二經一身之主宰，臟腑之根本也。故人病心驚不安，或夜卧不睡者，人以爲心之病也；誰知非心病也，腎病也。如人見色而思戰，人門而倒戈者，或夢遺精滑者，人以爲腎之病也；誰知非腎病也，心病也。然則欲安心者當治腎，欲治腎者當治心。治心方：用人參三兩，茯苓三兩，茯神三兩，遠志二兩，生棗仁一兩，熟地三兩，山茱萸三兩，當歸三兩，菖蒲三錢，黄連五錢，肉桂五錢，白芥子一兩，麥冬三兩，砂仁五錢，各爲末，蜜爲丸。每日送下五錢，或酒或湯俱可。此方乃治心之驚與不寐耳，宜用參、苓、當歸、麥冬足矣，即或爲火起不寐，加黄連亦足矣，何以反用熟地、山茱萸補腎之藥，又加肉桂以助火。不知人之驚恐者，乃腎氣不入於心也；不寐者，乃心氣不歸於腎也。今用熟地、山茱萸以補腎，則腎氣有根，自然上通於心矣；肉桂以補命門之火，則腎氣既溫，相火有權，則心氣下行，君火相得，自然上下同心，君臣合德矣。

《石室秘録・臟治法・論心腎同治》 再心腎治法。二臟合而治之者，其義又何居？腎，水臟也；心，火臟也。是心腎二經爲仇敵，似乎不宜牽連而一治之。不知心腎雖相克，其實相須。無心之火，則成死灰，無腎之水，則成冰炭，心必得腎水以滋養，腎必得心火而溫暖。如人驚惕不安，夢遺精泄，豈非心腎不交乎。人以爲驚惕不安，心之病，我以爲腎之病；夢遺精泄，人以爲腎之病，我以爲心之病。非顛倒之也，實至當不易之理。方用人參三兩，白朮五兩，遠志一兩，炒棗仁三兩，熟地五兩，山茱萸三兩，麥冬三兩，北五味一兩，茯實五兩，山藥三兩，菖蒲一兩，柏子仁三兩，去油，茯神三兩，砂仁三錢，橘紅一兩，各爲末，蜜爲丸。白滾水送下五錢。此丸之妙，乃治腎之藥少於治心。蓋心君寧靜，腎氣自安，腎氣既安，何至心動。此治心正所以治腎，而治腎正所以治心也。此治臟之法，幸人加之意哉。

《石室秘録・内傷門》 怔忡之症，擾擾不寧，心神恍惚，驚悸不已，此肝腎之虚，而心氣之弱也，若作痰治，往往殺人。蓋腎虚以致心氣不交，心虚以致肝氣益耗，不治虚而反攻痰，安得不速死乎。吾有一方，名寧靜湯。此方一派補心肝腎之藥，三經同治，則陰陽之氣自交，上下相資，怔忡自定，而驚悸恍惚之症，亦盡除矣。怔忡治之不得法，多致危亡。此症乃因泄精之時，又得氣惱，更不慎色而成者也。似乎宜治腎爲主，不知愈補腎而心氣愈加怔忡者何故？因肝得氣惱，肝氣大旺，補腎則肝氣更旺，反去增心之火，故愈加怔忡也。然則心不可補乎？心不補則火不能息，補心而又加去火之藥，則得生矣。方用化仲丹。此方妙在不去定心，反去瀉火；尤妙在不去瀉肝，反去補肝；尤妙在不去補腎，反去補肺。蓋瀉心火，即所以定心氣也。補肝氣則肝平，肝平則心亦平；補肺氣則肺旺，能制肝經之旺矣。制服相宜，自然心氣得養，而怔忡有不全愈者乎。

《辨證録・怔忡門》 人有得怔忡之症者，一遇拂情之事，或聽逆耳之言，便覺心氣怦怦上衝，有不能自主之勢，似煩而非煩，似暈而非暈，人以爲心虚之故也。然而心虚由於肝虚，肝虚則肺金必旺，以心弱不能制肺也；肺無火煅煉，則金必制木，肝不能生金，而心氣益困。故補心必須補肝，而補肝尤宜制肺。然而肺不可制也，肺乃嬌臟，用寒涼以制肺，必致傷損脾胃，肺雖制矣，而脾胃受寒，不能運化水穀，則肝又何所取資，而腎又何能滋益，所以肺不宜制而養也。方用制忡湯治之。

此方不全去定心，而反去補肝以平木，則火不易動；補肺以養金，則木更能靜矣。木氣既靜，則肝中生血，自能潤心之液，而不助心之焰，怔忡不治而自愈矣。此症用柏連湯亦佳。

人有得怔忡之症，日間少輕，至夜則重，欲思一睡熟而不可得者，人以爲心虚之極也，誰知是腎氣之乏乎。凡人夜卧則心氣必下降於腎宫，惟腎水大耗，一如家貧，客至無力相延，客見主人之窘迫，自然不可久留，徘徊岐路，實乃徬徨耳。治法大補其腎中之精，則腎氣充足矣。方用心腎兩交湯：

此方補腎之中仍益之補心之劑，似乎無專補之功。殊不知腎水既足，而心氣若虚，恐有不相契合之虞。今心腎兩有餘資，主客分外加歡，相得益彰矣。況益之介紹如黄連、肉桂並投，則兩相贊頌和美，有不賦膠漆之好者乎！

人有得怔忡之症，心常怦怦不安，常若有官事未了，人欲來捕之狀，人以爲心氣之虚也，誰知是膽氣之怯乎。夫膽屬少陽，心之母也，母虚則子亦虚。惟是膽氣雖虚，何便作怔忡之病？不知臟腑之氣，皆取決於膽，膽氣一虚，而臟腑之氣皆無所遵從，而心尤無主，故怦怦而不安者，乃似乎怔忡，而實非怔忡也。治法徒補心而不補各臟腑之氣，則怔忡之病不能痊；補各臟腑之氣而不補膽之氣，内無剛斷之風，外有紛紜之擾，又安望心中之寧靜乎！故必補膽之氣，而後可以去怯也。方用堅膽湯，

此方肝膽同治之劑，亦心膽共治之劑也。肝與膽爲表裏，治膽而因治肝者，兄旺而弟自不衰也；心與膽爲子母，補膽而兼補心者，子強而母自不弱也。又有鎮定之品以安神，刻削之味以消痰，更相佐之得宜，即是怔忡，未有不奏功如響者，況非怔忡之眞病乎！

此症用龍齒壯膽湯亦效。

《辨證録・驚悸門》 人有聞聲而動驚，心中怦怦，半日而後止者，人以爲心中有痰也，乃用消痰之藥治之不效，久則不必聞聲而亦驚，且添悸病，心中常若有來捕者，是驚悸相連而至也。雖俱是心虚之症，而驚與悸實有不同。蓋驚之病輕於悸，悸之病重於驚，驚從外來而動心，悸從内生而動心也。若怔忡正悸之漸也，故驚悸宜知輕重，一遇怔忡即宜防驚，一驚即宜防悸。然而驚悸雖分輕重，而虚則一也。方用安定湯。

夫神魂不定而驚生，神魂不安而悸起，皆心肝二部之血虚也。血虚則神無所歸，魂無所主，今用生血之劑，以大補其心肝，則心肝有血以相養，神魂何至有驚悸哉！倘此等之藥，用之驟效，未幾而仍然驚悸者，此心肝大虚之故也，改煎藥爲丸。方用鎮神丹。

此方較前方更奇而有神。方中用龍虎二味實有妙義。龍能定驚，虎能止悸，入之補心補腎之中，使心腎交通，而神魂自定也。此症用鎮心丹亦效。

人有先驚而後悸，亦有先悸而後驚，似乎不同，而不知非有異也，不過輕重之殊耳。但驚有出於暫，而不出於常，悸有成於暗，而不成於明者，似乎常暫明暗之不同。然而暫驚輕於常驚，明悸重於暗悸。吾定一方，合驚悸而治之，名爲兩靜湯。

連服四劑，驚者不驚，而悸者亦不悸也。

此方多用生棗仁以安其心，用人參、巴戟天以通心腎。心腎兩交，則心氣通於腎，而夜能安。腎氣通於心，而日亦安也。心腎交而晝夜安，即可久之道也。

此症用鎮心丹亦可同治。

《張氏醫通・神志門・悸》 《金匱》云：寸口脈動而弱，動則爲驚，弱則爲悸。

驚自外邪觸入而動，故屬陽，陽變則脈動，悸自内恐而生，故屬陰，陰耗則脈弱。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此形寒飲冷，經脈不利，水停心下而致動悸，故用麻黄以散營中寒，半夏以散心下水，與傷寒水停心下用小青龍湯無異。首論以脈弱爲悸，而此湯用麻黄、半夏散寒治水，知其脈必不弱，非弦即緊，蓋脈弱爲心氣不足，豈此藥所宜用乎？用丸不用湯者，取緩散水，不取急汗也。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茯苓湯主之。

嘔逆痰飲爲胸中陽氣不得宣散，眩亦上焦陽氣不能升發所致，故半夏、生薑並治之。悸則心受水凌，非半夏可獨治，必加茯苓以去水，水去則神安而悸愈矣。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火水之盛，爲水邪抑鬱，在陰分不得升發，故於臍下作悸。及至鬱發，轉入於陽，與正氣相擊。在頭爲眩，在頂爲顛，腎液上逆爲吐涎沫，故用五苓以伐腎邪，利水道，水去火自安矣。

悸即怔忡之謂，心下惕惕然跳，築築然動。怔怔忡忡，本無所驚，自心動而不寧，即所謂悸也。心虚而停水，則胸中滲漉，水即上乘，心火惡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狀，常築築然動，是則爲悸。蓋水衰火動則爲煩，水乘火位則爲悸。《原病式》曰：水衰火旺，必煩渴引飲，水停心下而爲悸也。心下悸有氣虚血虚，屬飲屬火之殊。夫氣虚者，由陽氣内微，心下空虚，内動爲悸，心氣不定，五藏不足。甚者，憂愁悲傷不樂，忽忽喜忘，驚悸狂眩，《千金》定志丸、《千金》茯神湯，或六君子加菖蒲、遠志。血虚者，由陰氣内虚，虚火妄動，歸脾湯加丹參、麥冬。停飲者，水停心下，侮其所勝，心主畏水，不能自安，故惕惕而動，半夏茯苓湯、茯苓甘草湯，或二陳湯加白朮、豬苓、澤瀉。有表邪挾飲，半夏麻黄丸、小青龍湯選用。火旺者，因水不能制火，故時悸時煩，跳動不寧，天王補心丹。不應，六味丸加五味、麥冬、遠志。有邪氣攻擊而悸者，宜審其何邪而後治之。有營衛涸流，脈來結代者，必補氣益血生精，炙甘草湯。因痰飲而悸，導痰湯加棗仁。有時作時止者，痰因火動也，溫膽湯加川連。其臍下悸動，腎氣上凌也，五苓散加辰砂。有所求不遂，或過誤自悔，懊憹嗟吁，獨語書空，若有所失，溫膽湯加人參、柏子仁。胸中痞塞，不能飲食，心中常有歉，愛居暗處，或倚門後，見人則驚避無地，此卑慄之病，藿香正氣散。虚者，人參養榮湯。有眞心跳，乃血少，非驚悸也。又或夢中如

墮岩崖，或睡中忽自身體跳動，此心氣不足也，歸脾湯下硃砂安神丸。肥人多屬痰飲，瘦人多屬血虛陰火上衝。夫悸之證狀不齊，總不外於心傷而火動，火鬱而生涎也。若夫虛實之分，氣血之辨，痰與飲，寒與熱，外感六淫，內傷七情，在臨證辨之。

診　沉細屬飲。結代者，虛而有飲。虛弱者，屬氣虛。沉數者，爲血熱。尺中弦緊，爲腎氣凌心。寸口脈動而弱，動則爲驚，弱則爲悸。

《顧氏醫鏡・健忘怔忡驚悸》　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語不知首尾；怔忡者，心中惕惕，動而不寧，無時而作；驚悸者，外有所觸，心中跳動，因驚而作，三症皆屬心血不足，通宜天王補心，歸脾之屬治之。然亦有挾火挾痰所致。如挾火者，則天王補心加減，入犀角、黃連之屬；挾痰者，或天王補心加減，入竺黃、竹瀝之屬，或溫膽湯治之。

《醫家心法・怔忡》　怔忡心血少也，其源起於腎水不足，不能上升，以致心火不能下降，大劑歸脾湯，去木香，加麥冬、五味、枸杞、白芍，吞都氣丸。如怔忡而實，挾包絡一種有餘之火兼痰者，則加生地、黃連、川貝之類以清之。怔忡證雖緣心血不足，然亦有胃絡不能上通者，有脾脈不能入心者，有宗氣虛而虛里穴動者，有水氣凌心者，有奔豚上乘者，治法略同，惟水氣與奔豚有別耳。

《醫學心悟・驚悸恐》　驚者，驚駭也。悸者，心動也。恐者，畏懼也。此三者皆發於心，而肝腎因之。方書分爲三門，似可不必。經云：東方青色，入通乎肝，其病發驚駭。驚雖屬肝，然心有主持，則不驚矣。心驚然後膽怯，乃一定之理。心氣熱，硃砂安神丸主之。心氣虛，安神定志丸主之。悸爲心動，謂之怔忡，心築築而跳，搖搖而動也。皆由心虛挾痰所致，定志丸加半夏、橘紅主之。恐爲腎志，亦多由心虛而得，經云：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十全大補湯主之。若腎經眞陽不足以致恐者，更佐以八味丸加鹿茸人參之類。予嘗治驚悸恐懼之症，有用大補數十劑，或百餘劑而後愈者，毋謂七情之病而忽視之也。

《不居集・怔忡驚悸健忘善怒善恐不眠》　怔忡驚悸等症

吳澄曰，心者身之主，神之舍也。心血不足，多爲痰火擾動，心神不寧，多有驚悸怔忡諸症，惟虛損之人，陰虧於下，元海無根，氣浮於上，撼振胸臆，是心不能下交於腎，腎不能上交於心，則築築心動，惕惕恐畏，爲怔忡驚悸者有之。心爲事擾，神動不安，精氣耗散而不寐者有之，子午不交，神明濁亂，精氣伏而健忘者有之。心動神搖，志歉精卻，神無所依，善於驚恐者有之。木本水源，子病及母，水不養木而善怒者有之，蓋神之不安其舍者，多由於心血之不足，而心血之不足，多由於腎之虛衰，不能上下交通，而成水火既濟也。

怔忡驚悸恐

心爲一身之主，人身之血，生於心，藏於肝，統於脾，布於肺，而施化於腎者也。苟心血一虛，神氣耗散，則宅舍空虛，痰因以客之，此怔忡之所由作也。驚者因有所觸，而畏怖不安也。悸者心中惕惕然跳，築築然動，不能自安，如人捕獲之狀，本無所恐，而心自不寧也。驚則安其神，悸則定其志，心主神，腎主志，水火既濟，須在陰精上奉，則其神安，陽氣下藏，則其志定，但其中有氣虛、血虛停飲之不同，須分治之。

虛損怔忡

怔忡之病，心胸築築振動，惶惶惕惕，無時得寧者是也。此症惟陰虛勞損之症恆有之，蓋陰虛於下，則宗氣無根，而氣不歸源，所以在上則浮撼於胸臆，在下則振動於臍旁，虛微者動亦微，虛甚者動亦甚。凡患此者，速宜節慾節勞，切戒酒色。凡治此者，速宜養氣養精，滋培根本，若或誤認爲痰火，而妄施清利則速其危矣。

氣虛驚悸

陽氣內虛，心下空豁，狀若驚悸，右脈大而無力者是也。

血虛心悸

陰氣內虛，虛火妄動，體瘦心悸，五心煩熱，面赤唇燥，左脈微弱，或大而無力者是也。

肝膽心虛

或因怒傷肝，或因驚入膽，母令子虛，而心血爲之不足，或富貴汲汲，貧賤戚戚，憂思過度，或遇事煩冗，則心君亦爲之不寧，皆致驚悸怔忡之症，其脈弦者是也。

陰火怔忡

有陰火上衝，頭暈眼花，耳鳴齒落，或腹中作聲怔忡，不宜滋陰抑火及養心之劑，久服不愈，爲無根失守之治，脈必空虛。

氣鬱怔忡

失意之人，懷抱抑鬱，氣生痰涎，涎與氣搏，心神不寧，脈必沉結，或弦者是也。

痰鬱心悸

或耳聞大聲，目見異物，遇險臨危，觸事喪心，大驚大恐，以致心爲之忤，停積痰涎，使人有惕惕不寧之狀，甚則心跳欲厥，其脈滑大者是也。

怔忡治法

心脾血氣虛而怔忡，宜七福飲、大補元煎。命門水虧，眞陰不足而怔忡不已者，左歸飲。命門火虧，眞陽不足而怔忡不已者，右歸飲。三陰精血虧損，陰中之陽不足而怔忡。大營煎、理陰煎。水虧火盛，煩燥熱渴而怔忡者，二陰煎、加減一陰煎。思鬱過度，耗傷心血而怔忡者，逍遙飲、益營煎、暢鬱湯。

寒痰停蓄心下而怔忡者，保陰煎、薑朮湯、資成湯、平補鎮心丹、寧志丸。

驚悸治法

心虛血少，神志不寧而驚悸者，養心湯、寧志丸、十四友丸。因驚失志而神不寧者，寧志膏、遠志丸。心血不足，肝火不清，血熱多驚者，硃砂安神丸。心神虛怯，微兼痰火而驚悸者，八物定志丸。心氣鬱滯，多痰而驚者，加味四七湯。痰迷心竅悸者，溫膽湯、茯苓飲子、硃砂消痰飲。風熱生痰，上乘心膈而驚悸者，簡要濟衆方。若大恐大懼，以致損傷心脾腎氣，而神消精卻，飲食日減者，必用七福飲、理陰煎、大營煎、大補元煎之類，酌宜治之。然必洗心滌慮，盡釋病根，庶可保全。

若勞心過度，兼有外邪者，宜寧神內托散。心脾兩虛而驚悸者，宜資成湯。

《醫碥・雜證・驚》遇事而驚者，由於外也，因病而驚者，動於中也。心爲熱所乘，則動而驚。而屬之肝膽者，以肝主動，而膽虛則善驚也。膽小及膽大而虛者，皆善驚，由血液不足也。血液者水也，水主靜，水足則靜而不易動，故不驚。心肝賴血以養，血虛則心之神無所依，肝之魂亦不藏。五臟之熱，皆得乘心而致驚，經謂：陽明病者，惡人與火胃熱則惡人之擾與火之熱，不得安靜清涼也。聞木音則惕然而驚。木生火而主動故也。舉陽明可概其餘矣。內火之驚，脈多浮數，外事之驚，脈多浮動，動脈如豆搖搖不定是也。黃連安神丸。驚則氣上，以重墜之藥鎮其浮越。丹砂、龍骨之類。由於火盛血虛者，甘寒滋潤之劑以瀉心補血。驚則心神出而舍空，液入成痰，拒其神不得歸，而驚不能已，十味溫膽湯、養心湯、壽星丸、狂控涎丹加辰砂、遠志。驚由於火，而致火多端，有五飲停蓄鬱成火者，五飲湯丸。由濕鬱成熱者，羌活勝濕湯。因寒而鬱成熱者，散寒火自退。熱鬱有痰，寒水石散。氣鬱有痰，加味四七湯。睡卧不安，時時驚覺者，溫膽湯加棗仁、連肉，以金銀同煮，吞十四友丸，或鎮心丹、遠志丸。驚者平之，子和謂平，乃平常之義。如聞響而驚者，常擊物作響，使習聞如平常，則不驚矣。

《醫碥・雜證・悸即怔忡》悸者，心築築惕惕然，動而不安也。俗名心跳。一由血虛，血虛則不能養心，心氣常動，幸無火熱相乘，故不至於驚而但悸也。若血不虛而動者，則爲心火盛，亦有腎火上衝者。火主動也，幸血不虛，故但動而不驚，此驚與悸之別也。一由於停飲，水停心下，心火爲水所逼，不能下達而上浮，故動而不安也。必有氣喘之證。腎水上浮凌心，義亦如之，而治有異。飲食所停之水，宜疏導。腎陰上泛之水，宜益火。但思慮即動者屬血虛。時作時止者，痰因火動。有失志之人，由所求不遂，或過誤自咎，恨歎不已，獨語書空，則心不息不安，時常勞動，而怔忡作矣，溫膽湯去竹茹，加人參、栢子仁各一錢，下定志丸，仍佐以酒調辰砂妙香散。有痞塞不思飲食，心中常有所歉，愛處暗地，或倚門後見人則驚避，似失志狀，心常跳動，此爲卑慄之病，以氣血兩不足也，人參養榮湯。飲食少者，嘉禾散加當歸、黃芪各一錢。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怔忡源流》怔忡，心血不足病也。人所主者心，心所主者血，心血消亡，神氣失守，則心中空虛，怏怏動搖，不得安寧，無時不作，名曰怔忡。或由陽氣內虛。宜人參、黃芪、白朮、炙甘草、伏神。或由陰血內耗。宜人參、麥冬、當歸、地黃、圓眼。或由水飲停於心下，水氣乘心，侮其所勝，心畏水不自安。宜茯苓、茯神、白朮、半夏、橘紅。或急急富貴，戚戚貧賤，或事故煩冗，用心太勞，甚至一經思慮便動，皆當以養心血，調心氣，清熱豁痰爲主，宜酌用清鎮湯。如心火熾，又須安神。宜安神丸。或由汗吐下後，正氣孱弱。宜人參、黃芪、白朮、白芍。或由榮衛俱涸，脈來結代，而心惕不寧。宜養心湯。或由虛弱怔忡，而卧不安。宜棗仁湯。或思慮多而怔忡，兼不寐、便濁。宜養榮湯。或心虛怔忡而兼自汗。宜參歸腰子。或由痰爲火動，而時作時止。宜二陳湯。或由憂愁悲苦，致心虛而動。宜歸脾湯。或由氣鬱不宣而致心動。宜加味

四七湯加薑汁、竹瀝。或陰火上衝，怔忡不已，甚至頭暈眼花，齒髮脫落，或見異物，或腹中作聲，急應滋陰降火，加養心之品，宜四物湯加知母、黃柏。如久服降火藥不愈，爲無根失守之火。宜八味丸。或由所求不遂，或過縱自悔，吁嗟夜語，眞若有失。宜溫膽湯加人參、柏子仁、硃砂爲衣，日進三服。以上皆怔忡所致之由也。若心澹澹動，此係包絡所生病，宜鎮胞湯。蓋心爲君火，包絡爲相火，火陽主動，君火之下，陰精承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則爲生氣而動得其正。若乏所承，則煩熱而爲心動，法當補其不足以安神氣，未癒，則求其屬以衰之。若由於痰飲者，當用逐水消飲之劑。宜二陳湯、芎夏湯。況乎各臟有痰，皆能與包絡之火合動而爲怔忡，隨所犯而補瀉之，更須調乎包絡。若各臟移熱於心，以致包絡火動者，治亦如之。然則怔忡固由於虛，所以致此怔忡之症，則各有異，亦安可不察之哉。

脈法　《靈樞》曰：手厥陰之脈甚動，則心中澹澹大動。

怔忡形症　《內經》曰：膽病者，亦心中澹澹，如人將捕。又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病心澹澹大動，寒傷心主也。註曰：澹澹水，搖貌，此屬水病。《直指》曰：心虛而停水，則胸中滲漉，虛氣流動，水既上升，心火惡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狀，是爲怔忡。又曰：怔忡，因驚悸久而成也。《綱目》：怔忡，惕惕然心動而不寧，無時而作者是也。又曰：心澹澹動者，因痰動也，謂非驚怕而心自動也。《資生》曰：《內經》謂胃絡名虛裏，貫膈絡肺，出左乳下，其動應衣，虛而有痰則動，更須臾發一陣熱者是也。

怔忡治法　《入門》曰：怔忡，因驚悸久而成也。痰在下，火在上，參胡溫膽湯加黃連、梔子、當歸、貝母。氣鬱者，金箔鎮心丸。停飲者，二陳湯加茯苓、檳榔、沉香、麥冬。《直指》曰：心下有水氣怔忡，宜五苓散。《醫鑑》曰：怔忡，亦曰怔忪，與驚悸同看，宜益榮湯、薑朮湯、四物安神湯、朱雀丸、加味寧神丸、天王補心丹。

卑怯，心血不足病也，與怔忡病一類。其症胸中痞塞，不能飲食，如癡如醉，心中常有所歉，愛居暗室，或倚門後，見人即驚避無地，每病至數年，不得以癲症治之也。宜天王補心丹、人參養榮湯、古菴心腎丸。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驚悸悲恐喜怒憂思源流》　驚者，心與肝胃病也。《內經》言：驚屬之肝胃，但心氣強者，雖有危險，觸之亦不爲動，惟心氣先虛，故觸而易驚也。然則因所觸而發爲驚者，雖屬肝胃，受其驚而輒動者，心也，故驚之爲病，仍不離乎心。其由乎肝者，何也？肝屬木，屬風，風木多震動，故病驚駭也。其由乎胃者，何也？胃多氣，多血，血氣壅則易熱，熱故惡火而易驚。且胃氣厥，則爲憂懼，故惡人之煩擾而驚。陽明屬土，土畏木，故聞木聲而驚也。大抵驚之因，多由於外，或耳聞大聲，或目見異物，遇險臨危，當其外有所觸，心忽一虛，神氣失守，神去則舍空，舍空則液與痰涎着於包絡之間，宜控涎丹加硃砂、遠志。多致目睛不轉，不能言，短氣，自汗體倦，坐卧不安，多異夢，忽驚覺多魘。宜溫膽湯、獨活湯、琥珀養心丹。與悸恐不同，若因大驚而病者，脈必動如豆粒，寸脈止而復來曰動脈。而無頭尾，急當鎮定之。宜黃連安神丸。有由腎虛而驚者。宜人參、黃芪、當歸、白朮、元參、陳皮、黃柏。有由膽虛而驚者。宜人參、枳殼、肉桂、五味子、棗仁、熟地、杞子、柏子仁。有由肝膽俱虛，百藥不效者，須補腎。宜酒化鹿角膠，空腹下五錢，極效。古人謂肝無虛，不可補，補腎正補肝也。有被物所驚，心跳不寧者。宜秘方。有心氣不足，神不定而驚者。宜妙香散。有肝虛受風，卧若驚狀者。宜珍珠母丸。有血虛而驚者。宜硃砂安神丸。有由痰盛而驚者。宜加味定志丸。有思慮過度者。宜清心補血湯。有氣血俱虛者。宜養心湯。皆當求其端而治之，而驚始可安矣。

脈法　《脈訣》曰：心中驚悸，脈必結代。《正傳》曰：寸口脈動而弱，動爲驚，弱爲悸。又曰：肝脈動暴，有所驚駭。《得效》曰：驚則脈顫，顫者動也。《入門》曰：驚傷膽，則脈動。

驚病形症　《內經》曰：血並於陰，氣幷於陽，故爲驚狂。《綱目》曰：驚者，心卒動而不寧也。《三因》曰：因事有所大驚而成者，名曰心驚膽攝，病在心膽經，其脈必大動。丹溪曰：驚悸者，有時而作，大概屬血虛與痰，瘦人多是血虛，肥人多是痰飲，時覺心跳者亦是血虛。《入門》曰：驚悸因思慮過度及大驚恐而作，甚則心跳欲厥。又曰：驚悸當補血安神，宜靜神丹、寧志元。若氣鬱驚悸，宜交感丹、加味四七湯。《正傳》曰：心虛而痰鬱，遇險臨危，觸事喪志，使人有惕惕之狀，是爲驚悸。

悸者，心痹病也。非緣外有所觸，自然跳動不寧。其原由水衰火旺，故心胸躁動。宜天王補心丹。或水停心下，心爲火而惡水，故築築跳動不自安。宜茯苓飲子、半夏麻黃湯。或汗吐下後，正氣虛而悸不得卧。宜溫膽湯。此皆悸病之由也。總而論之，要不外乎心傷火動，火鬱痰生二語。其爲症狀，舌強，恍惚，善悲。丹溪以血與痰概之，虛宜天王補心丹，痰宜辰砂遠志丸。可以識其

端矣。

悸病形症　仲景曰：心悸者，水懼火也，惟腎欺心，故爲悸。傷寒飲水多，必心下悸。又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三因》曰：五飲停畜，閉於中脘，使人驚悸，屬飲家。《綱目》曰：水飲爲症，必頭眩心悸。

悲者，心肝兩虛病也。凡人心氣虛，神失所守，肝虛又不能生之，則志不能伸，已無暢遂之致，而金來乘木，肺氣復與相並，肺本主悲，故遂生悲病也。所謂善悲者，不必實有可悲之事，心中只是快悒不快，雖遇可喜，亦祇強爲歡笑而已。宜加味溫膽湯、安神補心湯。

《醫級・雜病・心悸怔忡》　心悸乃心下動惕，有汗、虛、飲、火諸因。怔忡亦惶築不寧。惶爲驚恐之情，築亦跳躍之貌。乃榮損陰虛之候。悸忡相類，因各不同，名實既殊，辯宜彙舉。悸忡皆眩暈陡生，忡發更驚惶莫主，忡悸悉心胸跳躍，悸來非自下上衝，忡由役慮搖精，致五火之內動。悸本邪於心主，爲暴鼓而猝昏。邪留脈閉故心悸。是皆火盛而見，同由陰爍而形。水停心下亦悸，火畏水而跳躍不寧，每胸堅而脇鳴漉漉。飲停心下，則胸下堅硬如盤，背寒如掌大，溢於脇則脇鳴，水走腸間，則漉漉有聲。過汗亡陽亦悸，眞液亡而心氣內洞，必寒怯而瞤惕振振。多汗則眞液亡，而陽虛故見筋惕肉瞤之狀，陽虛不能實四肢，故持物振振，欲辯地也。除傳熱之悸，菖連導赤散、犀角。療怔忡之恙，六黃湯、七福飲、人參。悸由過汗者，參附湯、建中湯、生脈飲。悸由停飲者，夏薑五苓散、陳平。下氣奔逆怔忡，六味丸、左歸飲，或佐參連噙嚥法。飲聚痞堅鳴悸，胸脇間水注之聲也。夏苓湯、枳朮丸，或參小胃丹，胰磟丸。勞心脾而神志昏惶，酸棗仁湯、歸脾、七福。竭精氣而旋忡眩汗，補元煎、八味丸、養營湯。悸忡列辯，方治宜窮。

《醫學從衆録・驚悸》　有所觸而動曰驚，無所觸而動曰悸，凡怔忡瞤惕，皆其類也。高鼓峯曰：此心血少也，起於腎水不足，不能上升，以致心火不能下降，大劑歸脾湯去木香，加麥冬、五味、枸杞，吞都氣丸。楊乘六云：治怔忡大法無逾此旨。如怔忡而實，挾包絡一種有餘之火，兼痰者，則加生地、川貝母、黃連之類以清之。

胡念齋曰：雖緣心血不足，然亦有胃絡不能上通者，有脾脈不能入心者，有宗氣虛而虛里穴動者，有水氣凌心者，有奔豚上乘者，治法不甚相遠，惟水氣與奔豚，當另法治之。

孫男心典按：水氣凌心，輕則用小半夏加茯苓湯以泄之，重則用茯苓甘草湯安之，再重則用眞武湯鎮之，奔豚用桂枝湯加桂主之，或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脈息

不論浮沉遲數虛實大小，最忌促結代散。

《醫法圓通・驚悸》　按驚悸一證，名異而源同。同在心經也。驚由神氣之衰，不能鎮靜。悸由水氣之擾，陰邪爲殃。二證大有攸分，不得視爲一例。予意當以心驚爲一證，心悸爲一證，臨證庶不至混淆，立法治之，方不錯亂。夫曰驚者，觸物而心即惶惶無措，偶聞震響而即恐懼無依，此皆由正氣衰極，神無所主，法宜扶陽，交通水火爲主，如白通湯，補坎益離丹之類，多服自愈。悸者心下有水氣也，心爲火地，得陰水以擾之，故心不安，水停心下，時時蕩漾，故如有物忡也。法宜行水爲主，如桂苓朮甘湯，澤瀉散之類。若悸甚而心下痛甚，時聞水聲，又當以十棗湯決堤行水，不可因循姑惜，以釀寇讐也。近來市習，一見驚悸，並不區分，概以安魂定魄爲主，一味以龍骨、硃砂、茯神、遠志、棗仁、參、歸治之，治驚之法，盡於斯矣。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症目》　心跳心忙

心跳心忙，用歸脾安神等方不效，用此方百發百中。

《醫綱提要・內科部・內傷心小腸病》　有觸而心動曰驚，無觸而自動曰悸。

驚悸，驚者驚駭也，悸者心動也，經云：東方色青，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驚雖屬肝，然心有主持，則不驚矣，心驚然後膽怯也，心氣熱，硃砂安神丸主之。心氣虛，定志丸主之。悸者心下跳動，或水衰火旺，或水停心下，亦皆由心虛痰瘀所致，定志丸加半夏、橘紅主之。

怔忡者，心惕惕然，震動有聲也。丹溪曰：怔忡大概屬血虛與痰，或怒傷肝，或驚傷膽，或水氣乘心，心火畏之，或遇事勞煩，一經思慮即發，皆心血不足之故，天王補心丹主之。

《類證治裁・怔忡驚恐》　論治

怔忡者，心動不安，無所見聞驚恐，而胸間惕惕自動也。驚者，神氣失守，由見聞奪氣，而駭出暫時也。恐者，膽怯股慄，如人將捕之，乃歷久而懼

難自釋也。怔忡傷心神，驚傷膽液，恐傷腎精，三者心膽肝腎病。恐甚於驚，驚久則爲怔忡。而心膽之虛，無不由腎精之虛也。昔人論陽統於陰，心本於腎，上不安者由乎下，心氣虛者因乎精，此精氣互根，君相相資之理，固然矣。然怔忡驚恐，與悲思憂怒，皆情志之病。患者非節勞慾，攝心神，壯膽力，則病根難拔。治者務審其病情而調之。如心脾氣血本虛，而致怔忡驚恐，或因大驚猝恐，神志昏亂者，七福飲，甚者大補元煎。如腎水虧，眞陰不足致怔忡者，左歸飲。如命火衰，眞陽不足致怔忡者，右歸飲。如三陰精血虧損，陰中之陽不足，而致怔忡驚恐者。大營煎或理陰煎。如水虧火盛，煩躁熱渴而爲怔忡驚悸者，二陰煎或加減一陰煎。如思慮鬱損心營，而爲怔忡驚悸者，逍遙飲，或益營煎。如痰火盛，心下怔忡者，溫膽湯加炒黃連、山梔、當歸、貝母。如寒痰停蓄，心下而怔忡者，薑朮湯。如痰迷心竅驚悸者，溫膽湯，甚者硃砂消痰飲。此景岳治法。

怔忡症　由心包血虛，相火下迫，震動君主神明，或思慮勞神，或鬱怒動火，致頭暈汗出，不寐便濁等因，宜養心血調心氣，降火安神爲主。如心火熾甚，安神丸。心血虛熱，四物安神湯。心神浮越，酌用清鎮湯。水衰火旺，心動不安，天王補心丹。由汗下後氣虛，益營煎。營衛俱衰，脈來結代，心惕不安，養心湯。心動而卧不安，棗仁湯。思慮煩勞，心動不寐，養營湯。憂思鬱結，怔忡不已，歸脾湯。心虛怔忡自汗，養營湯去木香，加浮小麥煎湯。氣鬱不宜，怔忡不定，加味四七湯加薑汁、竹瀝。痰火怔忡時作時止，參胡溫膽湯，金箔鎮心丸。水停心下，水氣乘心爲悸，茯苓甘草湯，半夏茯苓湯。心爲火而畏水，水氣乘之，故跳動不安爲悸。臍下悸動，爲腎氣上凌。五苓散加辰砂。腎氣凌心尺脈必弦緊。因痰飲而悸，導痰湯加參、桂。通治怔忡恍惚健忘，降火安神，加味安神丸。

卑慄症　與怔忡類，其症胸中痞塞，不能飲食，心常有歉，愛居暗室，見人則驚避無地，病至數年，不得以癩症治之。人參養營湯。

驚症　《內經》以驚屬肝胃，雖風木震動，胃土受剋之理，良由心主先虛，乍有所觸而心駭神亂也。故曰：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丹溪云：驚則神出於舍，舍空液聚，痰涎着於包絡之間，神不得歸。控涎丹加辰砂、遠志。多致目睛不轉，不能言，短氣自汗，卧不安，或眠多異夢，隨即驚覺。溫膽藥加棗仁。卧多驚魘，口中有聲，溫膽湯下遠志丸。若卧則魂夢飛揚，驚悸多魘，通夕不寐，乃肝虛風襲入之。先用獨活湯數服，後用珍珠母丸。至因大驚而病者，寸脈必動如豆粒，而無頭尾，急宜鎮定。黃連安神丸。驚則氣亂，鬱而生火生痰，痰與氣搏，變生諸症，溫膽湯加棗仁、連子，金銀器煎。或鎮心丹、琥珀養心丹，遠志丸。膽虛善驚，人參、肉桂、熟地、棗仁、五味子、杞子、柏子仁。肝膽俱虛，百藥不效，宜補腎，酒化鹿角膠五錢。心氣虛，神不定而驚，妙香散。心血虛，神易擾而驚，硃砂安神丸。氣血俱虛，恍惚煩躁而驚，養心湯。思慮過度，清心補血湯。痰擾心包，加味定志丸。被物所驚，心跳不安，蕊珠丸。丹溪云：驚悸多屬血虛與痰，瘦人多是血虛，肥人多是痰飲。時時心跳亦是血虛或陰火上衝所致。驚症有二，有因病而驚者，當察客邪，而兼治其標。有因驚而病者，宜安養心神，滋培肝膽，崇扶元氣爲主。【略】

脈候

手厥陰脈動甚，則心澹澹大動，胃絡名虛裏，貫膈絡肺，出左乳下，其動應衣，虛而有痰則動，更須臾發一陣熱者是也。以上怔忡脈。

驚悸脈必結代，寸口脈動而弱。動爲驚，弱爲悸。病在心膽，其脈必大動，驚者其脈止而復來，其人目睛不轉，不能呼氣。以上驚脈。

《醫醇賸義・勞傷》驚則氣浮，眞陽外越，眞陰不守，心悸筋惕。大安湯主之。

《證治心得・驚悸怔忡》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養者血，心血一虛，神氣失守，神去則舍空，此驚悸之肇端也。經云：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也。大凡可畏之事，猝然而至者，謂之驚，故驚證大人亦有之，小兒最多，因其神志未堅，膽氣未充，每遇稍異之形聲，或耳聞大聲，或目見異物，遇險臨危當其外有所觸，心忽一虛，神即失守。即陡然而驚矣。驚之所傷，由心猝及乎膽，由膽猝及乎肝，遂致目睛不轉，口不能言，短氣自汗，體倦而坐卧不安，寐多異夢，隨即驚覺，脈必動如豆粒，急當鎮定。《內經》所謂驚者平之也，黃連安神丸、平補鎮心丹、或溫膽湯，如棗仁、遠志、菖蒲，隨證選用。景岳云：是證宜安養心神，滋培肝膽，葉氏謂經言驚則氣亂者，火氣亂之也，必兼清火治之，若專用補方，則肝膽之火不靜，驚不能定也。若小兒驚證，見證與治法不同，心爲君火，兼肝膽中相火風木，驟然而起，致搐搦神昏，肢冷厥逆，吐乳身熱，目竄口噤，所患皆心肝膽之見證，而並無外感風邪，此因外受之驚，而動內之木火風也，宜安養心神，鎮驚定怯，甘涼以清內熱，柔潤以熄肝風，或少佐芳香，通其竅絡，舒其結閉，至於剛熱燥濇表散之藥，概不可投，若無驚而但感外邪者，當按六淫施治，與驚字毫無關涉也。《金匱》云：寸口脈動而弱，動則爲驚，弱則爲悸。悸自內恐而生石頑曰：悸即怔忡之謂，

怔忡、驚悸久而成也。心下惕惕然跳，築築然動，怔怔忡忡，本無所驚，自心動而不寧，其作也無時，即所謂悸也。或陽氣內虛，宜參、耆、朮、草、茯神。或陰血內耗，宜參、麥、地、歸、龍眼。或因水飲停於心下，水氣凌心。宜六君去參草，加茯神，或用控涎丹。有急急富貴，戚戚貧賤，或事故煩冗，用心太過，甚至一經思慮便動，皆當以養心血，調心氣，清熱豁痰爲主。宜天王補心丹，加鎮攝藥。若心火內熾者，清心安神，宜辰砂安神丸。氣鬱不宣者，調中散鬱，宜加味四七湯，或因驚而成，治宜參入化痰。控涎丹加辰砂、遠志。或陰火上衝，怔忡不已，甚至頭暈眼花，耳鳴齒落，宜進滋陰降火，加養心以治之。六味丸加茯神棗仁若久服不愈，有無根失守之火，脈必空豁，宜溫補方中，加附子以佐治。夫悸之證狀不齊，總不外乎心傷而火動，火鬱而生涎也，至虛實之分，氣血之辨，肥人多屬痰飲，瘦人多屬血虛，與陰火上衝。在臨證時詳審之。又有卑慄一證，亦由心血不足，與怔忡病相類，其證胸中痞塞，不欲飲食，心中常有所歉，愛居暗室，見人即驚避無地，似失志狀，失志由所求不遂，或過縱自悔，噓唏夜語，咄咄書空，若有所失，宜人參養榮湯，加遠志以治之。

脈法

沉滑者痰鬱，弦滑有力者痰結，偏弦或皆沉細者停飲，沉結或弦者氣鬱，右脈大而無力者氣虛，左脈微細，或虛大無力者血虛。

《醫學易通・虛證・怔忡》 怔忡者，心下跳動不安即驚有觸而動曰驚。悸不觸而動曰悸。之類也。健忘之治法亦同，皆腎水虛而不能上升，以致心火不能下降之，病宜大劑歸脾湯去木香，加麥冬、五味子、枸杞，吞都氣丸。如挾心包一種有飲之火兼痰者，加貝母、黃連、生地以清之。又有水氣凌心，輕則用小半夏湯，倍加茯苓以泄之，重則用桂枝茯苓大棗甘草湯，以安之。再重則用眞武湯，以鎮之。若奔豚以桂枝湯加桂主之。《金匱》有奔豚湯甚妙，若小麥、生龍骨、生牡蠣皆可加入。

怔忡詩

心腎不交病怔忡，歸脾湯都氣丸兩方通，有餘痰火加連貝，水氣奔豚另法攻。

《醫家四要・驚悸之疴恐懼痰迷所致》 驚悸者，忽然若有驚，惕惕然心中不甯，由於驚恐動心，心被痰迷所致，宜以二陳湯，加龍齒、竺黃、茯神、遠志治之。又有怔忡之症，心中恍惚不安，如人將捕，然由於心血不充所致，宜以定志丸，人參、茯神、遠志、菖蒲加當歸、丹參治之。丹溪曰：大率驚悸屬痰與火。怔忡屬血虛有火，如麥冬、竹葉、燈心、蓮心均可加入也。

《醫悟・悸》 《內經》無心悸之文，言之者，自《金匱》始。《金匱》言悸四條皆以爲水飲挾痰上逆，用半夏茯苓湯、五苓散等。河間則曰：水衰火旺必煩渴引飲，水停心下則爲悸，其言悸同於《金匱》，而火旺煩渴云云，則又添出心虛火炎一層。悸之義由是漸廣，大法心氣不足，憂思悲傷易感，易觸者，氣虛也。此亦氣虛。治宜《千金》定志丸、茯神湯等。陰液耗損虛火妄動者，血虛也，此心營虛。治宜《集驗》養心丸、補心丹等。飲邪用《金匱》法。熱邪內鬱煩躁時悸者，溫膽湯加川連。而肥人多屬飲邪，瘦人多屬血虛與火凌，又在臨症時詳審矣。

《雜證要法・神悸》 神藏於心，而交於腎，則神清而不搖，若神不交，精乃生驚悸，其原由於膽胃之不降甲木，降而固水戊土降而收金，金水秘藏陰氣收斂，陽神靜謐，故不搖蕩。一自胃濕不降，火失封蟄之性，是以上炎而生煩擾，法宜降土清木斂相火，而固其根，則神自不搖矣，以金鼎湯主之。

《雜證要法・怔忡》 怔忡者，心下跳動不安也，即驚悸之類。緣土濕木鬱相火浮動，逼擾宮城，以致心神震蕩不安也，以金鼎湯主之。如因水氣凌心而成怔忡者，輕者以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重者以桂枝茯苓大棗甘草湯主之，再重者以眞武湯主之，如因奔豚而成怔忡者，當於奔豚門求方治之。

《醫學衷中參西録・醫方・治心病方》 安魂湯　治心中氣血虛損，兼心下停有痰飲，致驚悸不眠。

若服一兩劑後無效者，可於服湯藥之外，臨睡時用開水送服西藥臭剝一瓦，借其麻痺神經之力，以收一時之效，俾湯劑易於爲力也。

方書謂：痰飲停於心下，其人多驚悸不寐。蓋心火也，痰飲，水也，火畏水刑，故驚悸至於不寐也。然痰飲停滯於心下者，多由思慮過度，其人心臟氣血，恆因思慮而有所傷損。故方中用龍眼肉以補心血，酸棗仁以斂心氣，龍骨、牡蠣以安魂魄，半夏、茯苓以清痰飲，赭石以導引心陽下潛，使之歸藏於陰，以成瞌睡之功也。

《醫學衷中參西録・醫方・治心病方》 定心湯　治心虛怔忡。

心因熱怔忡者，酌加生地數錢，若脈沉遲無力者，其怔忡多因胸中大氣下陷，詳觀拙擬升陷湯，後跋語及諸案自明治法。

《內經》謂心藏神，神既以心爲舍宇，即以心中之氣血爲保護，有時心中氣血虧損，失其保護之職，心中神明遂覺不能自主而怔忡之疾作焉。故方中用龍眼肉以補心血，棗仁、柏仁以補心氣，更用龍骨入肝以安魂，牡蠣入肺以定魄，魂魄者心神之左輔右弼也，且二藥與萸肉幷用，大能收斂心氣之耗散，幷三焦之氣化亦可因之團聚。特是心以行血爲用，心體常有舒縮之力，心房常有啓閉之機，若用藥一於補斂，實恐於舒縮啓閉之運動有所妨礙，故又少加乳香，沒藥之流通氣血者以調和之。其心中兼熱用生地者，因生地既能生血以補虛，尤善涼血而清熱，故又宜視熱之輕重而斟酌加之也。

《醫學衷中參西録・前三期合編第四卷・治大氣下陷方》 升陷湯，治胸中大氣下陷，氣短不足以息，或努力呼吸，有似乎喘；或氣息將停，危在頃刻。其兼證，或寒熱往來，或咽乾作渴，或滿悶怔忡，或神昏健忘，種種病狀，誠難悉數。其脈象沉遲微弱，關前尤甚。其劇者，或六脈不全，或叁伍不調。

氣分虛極下陷者，酌加人參數錢，或再加山萸肉去淨核數錢，以收斂氣分之耗散，使升者不至復陷更佳。若大氣下陷過甚，至少腹下墜，或更作疼者，宜將升麻改用錢半，或倍作二錢。【略】

升陷湯，以黄耆爲主者，因黄耆既善補氣，又善升氣。且其質輕松，中含氧氣，與胸中大氣有同氣相求之妙用。惟其性稍熱，故以知母之涼潤者濟之。柴胡爲少陽之藥，能引大氣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爲陽明之藥，能引大氣之陷者自右上升。桔梗爲藥中之舟楫，能載諸藥之力上達胸中，故用之爲向導也。至其氣分虛極者，酌加人參，所以培氣之本也。或更加萸肉，所以防氣之渙也。至若少腹下墜或更作轉，其人之大氣直陷至九淵，必需升麻之大力者，以升提之，故又加升麻五分或倍作二錢也。方中之用意如此，至隨時活潑加減，尤在臨證者之善變通耳。

《家傳醫學入門・怔忡》 心腎不交病怔忡，歸脾都氣兩方通，有餘痰火加連貝，水氣奔豚另法攻。

紀事

《普濟本事方・中風肝膽筋骨諸風》 紹興癸丑，予待次四明，有董生者，患神氣不寧，每卧則魂飛揚，覺身在牀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夕無寐，更數醫而不效，予爲診視，詢之曰：醫作何病治？董曰：衆皆以爲心病，予曰，以脈言之，肝經受邪，非心病也。肝經因虛，邪氣襲之，肝藏魂者也，遊魂爲變，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則魂歸於肝，神靜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卧則魂揚若離體也。肝主怒，故小怒則劇。董欣然曰：前此未之聞，雖未服藥，已覺沉疴去體矣，願求藥法。予曰：公且持此説與衆醫議所治之方，而徐質之。閱旬日復至，云：醫偏議古今方書，無與病相對者。故予處此二方以贈，服一月而病悉除。此方大抵以眞珠母爲君，龍齒佐之，眞珠母入肝經爲第一，龍齒與肝相類故也。龍齒虎睛今人例作鎮心藥，殊不知龍齒安魂，虎睛定魄，各言類也。東方蒼龍木也，屬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屬肺而藏魄。龍能變化，故魂遊而不定，虎能專靜，故魄止而有守。予謂治魄不寧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萬物有成理而不失，亦在夫人達之而已。

《儒門事親・内傷形・驚》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於樓上，夜值盜劫人燒舍，驚墮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行，莫敢冒觸有聲，歲餘不痊，諸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見而斷之曰：驚者爲陽，從外入也。恐者爲陰，内出。驚者，爲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肝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按高椅之上，當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几，何以驚乎？伺少定擊之，驚也。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遣人畫背後之窗，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内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其門窗，自夕達曙，夫驚者，神上越也，從下擊几，使之下視，所以收神也，一二日，雖聞雷亦不驚。德新素不喜戴人，至是終身厭服，如有人言戴人不知醫者，執戈以逐之。

《儒門事親・內傷形・伏驚》　上渠卜家一男子，年二十八歲，病身弱，四肢無力，面色蒼黃，左脇下身側，上下如臂狀，每發則痛無時，食不減，大便如常，小便微黃，已二三載矣。諸醫計窮，求戴人治之。視其部分，乃足厥陰肝經，兼足少陽膽經也。張曰：甲膽乙肝，故青，其黃者脾也。診膽脈小，此因驚也，驚則膽受邪，腹中當有驚涎綠水。病人曰：昔會屯軍被火，自是而疾。戴人夜以舟車百五十丸，瀋川散四五錢，加生薑自然汁，平旦果下綠水四五行。或問：大加生薑何也？答曰：辛能伐木也，下後覺微痛，令再下之，比前藥減三之一。又下綠水三四行，痛止思食，反有力。戴人謂卜曰：汝妻亦當病。卜曰：太醫未見吾妻，何以知之？曰爾感此驚幾年矣？卜省曰：當被火時，我正在草堂中熟寐，人驚喚，我睡中驚不能言，火已塞門，我父拽出我火中，今五年矣。張曰：汝膽伏火驚甲乙乘脾土，是少陽相火乘脾，脾中有熱，故能食而殺穀，熱雖能化穀，其精氣不完，汝必無子，蓋敗經反損婦人，汝妻必手足熱，四肢無力，經血不時。卜曰：吾妻實如此，亦已五年矣。他日，門人因觀《內經》：言先瀉所不勝，次瀉所勝之論，其法何如？以問張，張曰：且如膽木乘胃土，此土不勝木也，不勝之氣，尋救於子，己土能生庚金，庚爲大腸，味辛者爲金，故大加生薑使伐木，然先不開脾，土無由行也。遂用舟車丸。先通其閉塞之路，是先瀉其所不勝，後用薑汁調瀋川散大下之，次瀉其所勝也，大抵陽干尅陽干，腑尅腑，臟尅臟。

《永類鈐方・雜病・驚悸》　壬子冬，余潯怔悸之疾，夜卧不安，惡流汗，精神恍惚，空心養榮湯，食後參香散，臨卧酸早仁湯，或溫膽湯，嚥心丹，幷靈砂丹。先有寒戰，背心冷如瘧。收效，鹿茸大補湯，兼導引升降之力，逾月而逾。

《名醫類案・怔忡》　丹溪治一人，形質俱實，因大恐患心不自安，如人將捕之，夜卧不安，耳後常見火光炎上，食雖進而不知味，口乾而不欲飲，以人參、白朮、歸身爲君，陳皮爲佐，少加監炒黃蘗、元參煎服，半月而安。

一人虛損，心中常如有官事不了之狀，以四君子加參、朮、黃芪、茯苓，多服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有形，有形作血論。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等藥未決，脈之虛大而數，數則爲火。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爲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一人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瞤瞤無所睹。伯仁視之，六脈皆澀結不調，澀爲氣滯血少，結則爲痰。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爲痰涎，鬱於上膈然也。《素問》曰：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痰順氣，服之平。

一人因事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診其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前案亦發熱多汗，但前案有形，此案無形。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惡血留滯，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故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定評。今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愈。

吳茭山治一婦，氣盛血少，火旺痰多，因事忤意，得怔忡之患，心惕惕然而驚，時發時止，清晨至晚如此無度，每服鎮心金石之藥，愈不安。吳診其脈，左弦而大，知血少火旺，右浮滑不勻，弦滑爲痰。氣盛痰多也，遂以溫膽湯入海粉、蘇子，數服而安，次以安神丸常服，全愈。

《保嬰撮要》卷十　治驗

一女子素血虛驚悸，出嫁後更怔忡哺熱，月經過期，用八珍湯加遠志、山藥、酸棗仁，三十餘劑漸愈，佐以歸脾湯痊愈。後因勞怒，適經行不止，前症復作，先用加味逍遙散，熱退經止，又用養心湯而痊。

一小兒十五歲，因用心太過，少寐驚悸，怔忡惡寒，先用補中益氣湯、茯苓、酸棗仁、遠志，惡寒漸止；又用加味歸脾湯，驚悸稍安；又用養心湯而愈。

一小兒驚悸，睡卧不安，發熱飲冷，用治要茯苓散而愈。又因勞役恚怒，發熱吐痰自汗，用溫膽湯二劑而安，又用歸脾湯、寧志丸而愈。

一小兒十三歲，善思多憂，體倦發熱，心懷畏懼，必多人相伴乃止，用茯神湯，佐以歸脾湯，兩月餘漸愈。畢姻後，前症復作，加寒熱頭暈，先用前二湯而驚悸愈，後用十全大補湯，補中益氣湯，諸症漸愈。後因科舉入場勞役，朝寒暮熱，自服前二湯各三十餘劑，不應。時仲秋，脈虛大，按之微細，面白

腹痛，亦用前方，倍加肉桂、乾薑，四劑亦不應；遂以八味丸料煎服四劑，稍緩；又四劑漸愈，乃用八味丸，十全大補湯而安。

一女子十五歲，性沉靜，被盜所恐，遂驚悸，腹脇脹痛，寒熱往來，不食無寐，善思恐懼，用酸棗仁丸、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而尋愈。出嫁後，因喪子兼大勞，驚悸無寐，吐痰發熱，飲食少思，胸腹膨脹，服化痰藥日吐痰四五碗。時考績至京，請治。余謂脾肺虛寒，不能攝涎化食而爲痰也，用六君、乾薑六劑，痰益甚，手足幷冷；用前藥，每加附子一錢，仍不應；乃用人參一兩，附子二錢，四劑始稍緩；又二劑，仍用六君加薑、附各五分，數劑後，易桂治之而愈。

《張氏醫通・神志門・悸》 石頑治老僧悟菴，心悸善恐，遍服補養心血之藥，不應。天王補心丹服過數斤，悸恐轉增，面目四肢，微有浮腫之狀，乃求治於石頑。察其形，肥白不堅。診其脈，濡弱而滑。此氣虛痰飲侵漬於膈上也，遂以導痰湯稍加參、桂通其陽氣，數服而悸恐悉除，更以六君子加桂，水泛作丸，調補中氣而安。

《顧氏醫鏡・症方發明・健忘怔忡驚悸》 一婦因兒痘，驚苦積勞，虛煩不得卧，心膽虛怯，觸事驚悸，百藥不效。投以溫膽湯加棗仁。後因虛極，加人參數劑而效。質之仲淳曰：此必有痰而善飲者也。詢之果然。

《臨證指南醫案・驚》 楊氏，經血期至，驟加驚恐，即病寒熱，心悸不寐。此驚則動肝，恐則傷腎。最慮久延臟燥。即有肝厥之患。

淮小麥　天冬　龍骨　牡蠣　白芍　茯神【略】

某　驟驚，陽逆暴厥，爲肝膽病。晝則心悸是陽動，夜則氣墜屬陰虧。用收固腎肝可效。

生地五錢　萸肉一錢　龍骨三錢　牡蠣三錢　五味一錢　眞金箔三張

《沔溪醫案・怔忡》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怔忡，日服參朮峻補，病益甚，聞聲即暈，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恙，堅持不往，不得已，來就醫診視，見二女僕從背後抱持，二女僕偏體敲摩，呼太太無恐，吾儕俱在也，猶驚惕不已。余以消痰之藥去其涎，以安神之藥養其血，以重墜補精之藥納其氣，稍得寢。半月餘，驚恐全失，開船放炮，亦不爲動，船擠喧嚷，歡然不厭。蓋心爲火臟，腎爲水臟，腎氣挾痰以衝心，水能剋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安其位，則不但不相剋，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長興趙某，以經營過勞其心，患怔忡證，醫者議論不一，遠來就余。余以消痰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之藥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氣體多痰，誤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剋之證；一則心血虛耗，相火不寧，侵犯天君之證，不得混淆也。

《續名醫類案・驚悸》 馬元儀治一人患心悸症，肢體倦怠，或以陰虛治之不效。診其脈浮虛無力，蓋得之焦勞思慮傷心也。《內經》云：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又《原病式》云：水衰火旺，心胸躁動，據此則是陰虛矣，且後面於二句又無發明又何必勉強關入。其言脈不通者，正以焦勞太過，心臟之脈鬱而不通也，鬱則傷血，而動君火，故悸動不寧也。心之下脾位，脾受心病，鬱而生涎，精液不生，清陽不布，故四肢無氣以動，而倦怠也。法宜大補心脾乃與歸脾湯二十劑，即以此方作丸服之全愈。

章氏婦因失恃於歸，勞心悒鬱形志俱傷，遂心悸恍惚，身體如在舟車雲霧中，或與降氣理痰之劑不應。診之兩脈虛微，尺脈倍弱，曰：憂勞過度則脾損，脾虛必盜母氣以自救，故心虛而悸。心藏神，爲十二宮之主，虛則無所聽命，而恍惚不安也，宜大培土氣，則脾自復，不仰給於心，而心亦安，神亦守矣，與人參附子理中湯，一劑而安，四劑神氣大復，脈和而愈。

仲氏女因驚恐即發熱，神昏語言錯妄，脈之右結濇，左浮弦，此雖因驚恐而得，實先因悒鬱所傷也。凡鬱則肺金必虧，肝脈因之寡畏，而妄行。腎水因之失養而不足，加以驚恐則腎益傷，而肝愈擾，其發熱者，風木內甚也。神昏者，火熱上騰也，宜舒通肺氣以制肝生腎，用瓜婁仁、紫菀、枳殼、桔梗、杏仁、蘇子、秦艽、膽星，二劑右脈透，神氣清。加生首烏、黃連，二劑熱退。再以生地三錢，首烏五錢，遠志一錢，牛膝、知母、膽星各一錢，貝母、橘紅、茯神各一錢，甘草五分而愈。蓋金氣治，則木受制而水得所養，一舉而三善備矣。若泥驚恐所致，而用金石腦射之品，不幾延寇入室乎？

高逢辰表姪，嘗遊惠山暮歸過一巨人醉卧寺門，驚悸不解，自是便溺日五六十次，李氏云：心小腸受盛腑也，因驚而心火散，心虛腎冷而然，其傷心腸之驗歟。醫說續編。

按經云：驚則心無所倚，恐則傷腎，是爲水火不交，二臟俱病。臟既受病，腑欲專爲，其可得乎？此受盛職廢，運化無權，而滲泄不禁矣。原注

施沛然治呂孝廉沈僕患驚悸三月，聞響則甚，遇夜則恐，恐甚則上屋踰

垣，旋食旋饑，日啖飯無算，或謂心偏失神，用補心湯益甚，脈之右關洪數無倫，兩尺浮大，按之極濡，病得於酒且內。腎水枯竭，客熱犯胃，經云腎主恐，又曰胃熱亦令人恐。又曰消穀則令人饑。又曰足陽明病，聞木音則惕然而驚，甚則踰垣上屋，此病在胃與腎脾。心屬火，是脾之母，補心則胃益實，火盛則水益涸，故藥之而病反甚也。但病本在腎，而標在胃也，先治其標，用瀉黃散，後治其本，用腎氣丸，一病而寒熱並用，補瀉兼施，第服瀉黃散三日，當不饑矣，服腎氣丸十日，當不恐矣，已而果然。

一儒者苦學，久困場屋，得痰吐蚵盈盆，尪羸骨立，夜卧交睫，即夢鬨敗爭負恐怖之狀，不可形容，如是十載，每勞則發，用正心安神不效。一日讀藏氣法時論，乃知人魂藏於肝，肝又藏血，作交既苦，蚵血又傷，則魂失養，故交睫若此，知非峻補不奏功，乃以酒鎔鹿角膠空腹飲之，五日而睡卧安，半月而肌肉生，一日而神氣復，始能出戶。來氏撰

《古今醫案按・怔忡》 高果哉治錢塞菴相國怔忡不寐，診得心脈獨虛，肝脈獨旺，因述上年驛路還鄉，寇盜充斥，風聲鶴唳，日夜驚懼而致，高用生地、麥冬、棗仁、元參各五錢，人參三錢，龍眼肉十五枚，服數劑，又用夏枯草、羚羊角、遠志、茯神、甘草、人參。大效仍以天王補心丹，常服全愈。

震按：怔忡本非重病，而居官者多患之，因勞心太過或兼驚憂所致，治法不外養血安神，補元鎮怯，然亦難效，莫若拋棄一切，淡然漠然病自肯去。老子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使爾思慮營營，豈惟郤病幷可長生。

内科總部

不寐健忘部

不寐分部

論説

《素問・診要經終論》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見。

《素問・熱論》 陽明主内，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

《素問・刺熱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

《素問・評熱病論》 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也。

《素問・逆調論》 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略】

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帝曰：善。

《素問・厥論》 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略】

太陰之厥，則腹滿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

《素問・病能論》 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卧。

《素問・水熱穴論》 腎兪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腎兪，故水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故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逆不得卧。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

《靈樞・營衛生合篇》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澁，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内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靈樞・脹論》 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

《靈樞・大惑論》 黄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虚，故目不瞑矣。

《難經・四十六難》 老人卧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

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澁，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脈經・心手少陰經病證》 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

心水者，其人身體重（一作腫），而少氣，不得卧，煩而躁，其陰大腫。

《諸病源候論・虚勞病諸候・虚勞不得眠候》 夫邪氣之客於人也，或令人目不得眠，何也？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也，化爲血，以榮四末，内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入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肉間，行於五臟六腑。今邪氣客於臟腑，則衛氣獨營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虚，故目不得眠。

《諸病源候論・虚勞病諸候・大病後不得眠候》 大病之後，臟腑尚虚，

榮衛未和，故生於冷熱。陰氣虛，衛氣獨行於陽，不入於陰，故不得眠。若心煩不得眠者，心熱也；若但虛煩而不得眠者，膽冷也。

《醫說・心疾健忘卧而不寐》 老人卧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何也？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澀，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

綜述

《靈樞・邪客篇》 黄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管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黄連阿膠湯主之。【略】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

《傷寒論・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屬五苓散。

《傷寒論・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屬乾薑附子湯。【略】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懊憹，屬梔子豉湯；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略】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而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屬梔子豉湯。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

《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并治》 欬逆上氣，時時吐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金匱要略・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并治》 胸痺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栝蔞薤白半夏湯主之。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 太陽病，脈浮而緊，【略】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黄汗，【略】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略】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卧，煩而躁，其人陰腫。

《金匱要略・黄疸病脈證并治》 腹滿，舌痿黄，燥不得睡，屬黄家。

《金匱要略・驚悸吐血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并治》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略】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卧者，死。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腹煩滿，不得卧，以胃氣不轉，水穀實也。

右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太陰經也。病苦泄注，腹滿，氣逆，霍亂嘔吐，黄疸，心煩不得卧，腸鳴。

《千金要方・膽腑》 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故也，宜服溫膽湯方。

千里流水湯，治虛煩不得眠。

酸棗湯，治虛勞煩擾，奔氣在胸中不得眠。

治虛勞煩悶不得眠方：

大棗二十枚　葱白七莖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治大下後，虛勞不得眠，劇者顛倒懊憹欲死，梔子湯方。仲景云：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湯主之。

若上氣嘔逆，加橘皮二兩，亦可加生薑二兩。

治煩悶不得眠方：

生地黃　枸杞白皮各五兩　麥門冬　甘草　前胡各五兩　茯苓　知母各四兩　人參二兩　豉　粟米各五合

右十味㕮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七合，分三服。

酸棗　榆葉各等分

右二味末之，蜜丸，服如梧子十五丸，日再。

又方：乾薑四兩末，湯和頓服，覆取汗病愈。

《千金要方・心臟》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少陰與巨陽經俱實也，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腹煩滿，不得卧，以胃氣不轉，水穀實也，名曰心小腸俱實也。

《千金要方・脾藏》右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太陰經也，病苦足寒脛熱，腹脹滿，煩擾不得卧，名曰脾實熱也。【略】

右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太陰經也。病苦泄注，腹滿氣逆，霍亂嘔吐，黃癉心煩，不得卧，腸鳴，名曰脾虛冷也。

《千金要方・胃腑》右手關上脈陽虛者，足陽明經也。病苦脛寒不得卧，惡風寒，灑灑，目急，腹中痛、虛鳴。《外臺》作耳虛鳴。時寒時熱，脣口乾，面目浮腫，名曰胃虛冷也。

《千金要方・大腸腑》病有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嗽轉甚，其人欬而不得卧，引項上痛。

《外臺秘要・虛勞虛煩不得眠方》《深師》：小酸棗湯療虛勞不得眠，煩不可寧者。

《小品》：流水湯主虛煩不得眠。

《集驗》：療虛煩悶不得眠，千里水湯。

又煩悶不得眠方：

生地黃五兩　香豉五合綿裹　人參二兩　粟米五合　茯苓四兩　知母四兩　麥門冬三兩去心　前胡三兩　甘草二兩炙　枸杞根皮五兩

右十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七合，去滓，分四服。忌海藻、菘菜、蕪荑、酢物。

《延年》：酸棗飲主虛煩不得眠，幷下氣。

又酸棗飲療虛煩不得眠，肋下氣氣衝心。

又酸棗飲主虛煩不得眠。

又茯神飲療心虛不得睡，多不食用此。【略】

又病後不得眠方

《集驗》：溫膽湯療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故也，宜服此湯方。

《古今錄驗》療虛勞客熱百病之後，虛勞煩擾不得眠卧，骨間勞熱，面目青黃，口乾煩躁，偃渠沈斤切，煩也不自安，短氣乏少食不得味縱食不生肌膚，胸中倏熱，煩滿憒悶，大竹葉湯味。

《聖惠方・心臟論》治心實熱，口乾煩渴，眠卧不安，宜服茯神散。

《類證活人書・問不欲眠》答曰：太陽證發汗，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飲水者，當少少與之，胃中和即愈。若脈浮，小便不利，發渴者，五苓散主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若發汗，若吐，若下後，虛煩不得眠，劇則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宜梔子豉湯吐之。梔子豉湯，一盞半爲一劑分，再服，一服得吐，止後服。傷寒大熱，乾嘔，呻吟錯語不得眠，黃連解毒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眠，黃連阿膠湯主之。若少陰病下利而渴，不得眠，豬苓湯主之。又問：傷寒瘥後不得眠，何也？蓋熱氣與諸陽相併。陰氣未復，所以病後仍不得睡也，梔子烏梅湯主之。

《聖濟總录・膽門・膽虛不眠》論曰：膽虛不得眠者，膽爲中正之官，足少陽其經也。若其經不足，復受風邪則膽寒，故虛煩而寢卧不安也。治肝虛膽寒，夜間少睡，睡即驚覺，心悸神思不安，目昏心躁，肢節痿弱，補肝，去膽寒，和氣，五補湯方。

治膽寒虛煩不得眠，溫膽湯。

治膽寒虛煩不得眠，千里流水湯。

治膽虛睡卧不安，精神恐怯，酸棗仁丸。

治膽虛冷，頭痛心中驚悸，睡卧不安，常如人將捕之，精神不守，五味子湯。

治膽氣虛熱不睡，酸棗仁丸。

治膽虛冷，精神不守，寢卧不寧，頭目昏眩，恐畏不能獨處，山芋丸。

治膽虛睡卧不安，多驚悸，人參散。

治膽虛不得眠睡，酸棗仁丸。

治膽風不得眠睡，精神恍惚，乳香散。

《和劑局方・治諸虛・定志圓》 定志圓，治心氣不定，五臟不足，恍惚振悸，憂愁悲傷，差錯謬忘，夢寐驚魘，恐怖不寧，喜怒無時，朝差暮劇，暮差朝劇，或發狂眩，并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紹興續添方》 妙香散，治男子、婦人心氣不足，志意不定，驚悸恐怖，悲憂慘戚，虛煩少睡，喜怒不常，夜多盜汗，飲食無味，頭目昏眩。常服補益氣血，安神鎮心。

《和劑局方・治諸虛・淳祐新添方》 寧志膏，治心臟虧虛，神志不守，恐怖驚惕，常多恍惚，易於健忘，睡卧不寧，夢涉危險，一切心疾，并皆治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遠志圓，治丈夫、婦人心氣不足，腎經虛損，思慮太過，精神恍惚，健忘多驚，睡卧不寧，血氣耗敗，遺瀝泄精，小便白濁，虛汗盜汗，耳或聾鳴，悉主之。【略】

龍齒鎮心丹，治心腎氣不足，驚悸健忘，夢寐不安，遺精面少色，足脛痠疼。【略】

十四友圓，補心腎虛，怔忪昏憒，神志不寧，睡卧不安。故經曰：臟有所傷，情有所倚，人不能知其病，則卧不安。

《永類鈐方・雜病・傷寒不得眠卧》 巢氏云：晝陽夜陰主卧，今熱氣未散，陽盛陰虛，病後不眠，陰氣未復於本也。

脈病證　太陽證發大汗，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飲水，少與之，胃和自愈。若脈浮，小便不利，發渴者，下後復發汗，晝煩夜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甚則反覆顛倒，心下懊憹。

治　五苓散，乾薑一兩，附子一個生用，仲景以乾薑爲主。恐其變陰，薑引其陽，生附逐其元傷寒邪，梔子豉湯吐之。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心恙》 辰砂妙香散　治男子婦人心氣不足，志意不定，驚悸恐怖，悲憂慘戚，虛煩少睡，喜怒不常，夜多盜汗，飲食無味，頭目昏眩。

《丹溪手鏡・不得眠卧》 眠者，常睡熟也。不得眠者，雖睡不熟，且安靜不煩也。卧者，欲睡着而復醒也。不得卧者，欲安卧而煩悶不能安也。二者皆由汗吐下而生。胃虛則不得眠。心虛則不得卧。汗吐下後不得眠，梔豉主之。日煩夜靜，薑附主之。

不眠，少陰病，心煩不得眠，宜黃連阿膠湯。大熱錯語不眠，宜黃連解毒湯。下利而渴不眠，宜豬苓湯利其水。吐下後，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導其熱。

下後不眠同前。

不卧，身熱目疼，不卧有汗，宜桂枝柴胡湯；無汗，宜麻黃加白虎。【略】風溫誤汗不卧者死。熱病餘熱入心包絡，不卧，宜知母麻黃湯小汗之，次用小柴胡烏梅梔子湯，散心經之熱，差後陰未復不卧，宜梔子烏梅湯。

《證治要訣・不寐》 不寐有二種，有病後虛弱，及年高人陽衰不寐；有痰在膽經，神不歸舍，亦令不寐。虛者，六君子湯加炒酸棗仁、炙黃芪各半錢；痰者，宜溫膽湯減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棗仁各半錢，下青靈丹。傷寒不寐，當於《活人書》中求之。自驚悸以後諸證，亦可溫膽湯加減，同金銀煎，竹茹則隨其寒熱虛實而去取之，導痰湯加石菖蒲半錢尤治。大抵驚悸、健忘、怔忡、失志、不寐、心風，皆是膽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用涼心之劑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病愈不減，惟當以理痰氣爲第一義。

《傷寒家秘的本・不眠》 不得眠者，陽盛陰虛，則晝夜不得眠。蓋夜以陰爲主，陰氣盛，則目閉而卧安。若爲陽所勝，故終夜煩擾而不得寧，所謂陰虛則與夜爭也。汗出鼻乾，不得卧者，邪在表，乾葛解肌湯。若胃有燥屎，大熱錯語，及大汗，胃中乾，不得眠者，邪在裏也，用大承氣下之。胃不和則卧不安，故宜徹熱和胃也。若汗下後虛煩不得眠，梔子豉湯。咳而嘔，心煩悶不眠者，水氣也，豬苓湯。下後復熱，晝日煩躁，夜則安靜，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吐下後心中懊憹不眠者，梔子豉湯。陽勝陰，狂言不眠，亂夢，心煩乏氣者，酸棗湯。陰勝陽，則驚悸昏沉，大熱乾嘔，錯語呻吟，不眠者，犀角地黃湯治之。汗出，脈虛不眠者，小建中湯主也。

《傷寒明理續論・不得眠》 陽盛陰虛，則晝夜不得眠。蓋夜以陰爲主，陰氣盛，則目閉而卧安。若陰爲陽所勝，故終夜煩擾而不得眠也。所謂陰虛則夜爭者是也。汗出鼻乾，不得卧，則邪在表也。若胃有燥屎與大熱錯語，及大汗，胃中汁乾而不得卧，則爲邪在裏也。胃不和則卧不得安，故宜散熱和胃。若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又從梔子豉湯以湧之。至於少陰病，熱煩於内而不得眠，又宜扶陰散熱。若瘥後不得眠者，則熱氣與諸陽相併，陰氣未復也。有汗下太過，陽氣暴虛而不得眠者，若無熱證，又宜薑附湯以退陰復陽也。此又不可不知。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今反下之，若利止，必結胸；未止，三四日復下，必協熱而利。結胸，理中丸。協熱而利，白頭翁湯。

少陰利下，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此停水也；若二三日心煩不得眠，黄連阿膠湯。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大承氣湯。

下之後復發汗，晝則煩躁不得眠，夜則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裏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

吐、下、汗後心中懊憹，虛煩不得眠，梔子豉湯。陽勝陰，則狂言亂夢，心煩乏氣者，酸棗湯。陰勝陽，則驚悸昏沉，大熱乾嘔，呻吟錯語，不得眠，犀角解毒湯。

《保嬰撮要・不寐》 經曰：陽明，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又曰：胃不和則卧不安。夫人身之衛氣，晝則行於陽，夜則行於陰。陽主動，陰主靜，寤則魂魄志意散於腑臟，發於耳目，動於肢體而爲人身指使之用；寐則神氣各歸五官，而爲默運之妙矣。若脾胃氣盛，則臟腑調和，水穀之精，各各融化，以爲平和之氣。若胃氣一逆，則氣血不得其宜，臟腑不得其所，不寐之證，由此生焉，當用四君、遠志、酸棗仁。肝腎虛熱者，六味丸。心血不足者，眞珠母丸。思慮過度者，歸脾湯。精神短乏者，人參養榮湯。病後餘熱者，酸棗仁湯。膽虛不得眠者，人參竹葉湯。肝火不寧者，加味小柴胡湯。振悸不得眠者，四君、生薑、酸棗仁。夜啼驚哭不寐，各詳别證，當參求之。

《慎齋遺書・不眠》 膽實，脈實，精神不守，宜瀉熱，半夏、生地、黄芩、遠志、茯神、棗仁、秫米、長流水煎服。煩悶不眠，去生地，遠志，加麥冬、桂心、甘草、人參。膽虛，脈虛，煩擾不眠，溫膽湯加人參、茯神、遠志。膽寒不眠，棗仁炒爲末，竹葉湯下三四錢。憂驚不眠，人參、枳殼、五味、桂心各三錢，柏子仁、熟地各一兩，山茱萸、菊花、茯神、杞子各三兩。共爲末，溫酒調服二錢。

《醫學入門・傷寒雜證》 不眠陽盛而夜卧不遑，或終夜煩擾，或晝夜惺惺不眠，未經汗下而不眠，屬陽明初證者，葛根解肌湯。在裏屬心神不清者，大承氣湯。已經汗下不眠，津液乾，熱盛陰虛，胃不和也。太陽發汗過多，躁不得眠，欲飲水者，即愈。若脈浮而渴，小便難者，五苓散。汗吐下後，懊憹不眠者，梔豉湯。晝夜不眠者，酸棗仁湯。錯語乾嘔不眠者，解毒湯。譫語小便淋瀝，煩躁少睡者，白虎湯加山梔。挾瘀血者，犀角地黄湯。少陰下利而渴，或因下後不得眠者，豬苓湯。少陰二三日心煩不眠者，黄連鷄子湯。下後陽虛脈沉，無表證，夜靜晝煩，不得眠者，宜古薑附湯，或四逆湯加茯苓。汗多者，小建中湯。傷寒瘥後不眠者，陰氣未復也，梔子烏梅湯，或溫膽湯加竹茹。虛者十味溫膽湯，精神恍惚者，朱雀丸。古法不眠者，單熟酸棗散，多眠者，單生酸棗散亦好。

《本草綱目・不眠》 清熱：草部燈心草夜不合眼，煎湯代茶。　半夏陽盛陰虛，目不得瞑，同秫米，煎以千里流水，炊以葦火，飲之即得卧。　地黄助心膽氣。　麥門冬降心肺熱，安魂魄。　穀菜　秫米　大豆日夜不眠，以新布火炙熨目，并蒸豆枕之。乾薑虛勞不眠，研末二錢，湯服取汗。　苦竹笋　睡菜　蕨菜　馬蘄子　果木烏梅　榔榆並令人得睡　榆莢仁作糜羹食，令人多睡　薤核熟用　酸棗　膽虛煩心不得眠，炒熟爲末，竹葉湯下，或加人參、茯苓、白朮、甘草，煎服。或加人參、辰砂、乳香，丸服。　大棗煩悶不眠，同葱白煎服　木槿葉炒煎飲服，令人得眠。　鬱李仁因悸不得眠，爲末酒服。　松蘿去痰熱，令人得睡。乳香治不眠，人心活血。　伏神　知母　牡丹皮　金石　生銀　紫石英　硃砂　蟲獸　蜂蜜　白鴨煮汁　馬頭骨灰　膽虛不眠，同乳香、酸棗末服。

《萬病回春・不寐》 健忘驚悸、怔忡失志、不寐心風，皆從痰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用涼劑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而病益深，宜理痰氣。

高枕無憂散，治心膽虛怯，晝夜不睡。

酸棗仁湯，治多睡及不睡。

《雲林神彀・不寐》不寐心膽怯，晝夜不得睡，心經氣不足，痰涎沃心內，高枕無憂散、酸棗仁湯、溫膽湯。方見《傷寒》。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也。依本方六味加人參、酸棗、砂仁、茯神、遠志。安神伏睡湯，四物益智良。酸棗遠志肉，山藥圓眼方。九味。

《雜病證治準繩・雜門・不得卧》《靈樞・邪客篇》，帝問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陷當作滿。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徧，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秫米，北人謂之黃米，可以釀酒。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素問・逆調論》：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金匱》：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本事方》：驚甲丸。《聖惠方》：治骨蒸煩心不得眠，用酸棗仁一兩，水一大盞半，研絞取汁，下米二合，煮粥候熟，下地黃汁一合，更煮過，不計時服之。胡洽治振悸不得眠，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生薑、酸棗仁六物煮服。以上皆補肝之劑。溫膽湯，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并《內經》半夏湯，皆去飲之劑。六一散加牛黃，治煩不得眠。戴云：不寐有二種，有病後虛弱及年高人陽衰不寐，有痰在膽經，神不歸舍，亦令不寐。虛者，六君子湯加炒酸棗仁、炙黃芪各一錢。痰者，宜溫膽湯減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棗仁各一錢，下青靈丹。大抵驚悸健忘，怔忡失志，心風不寐，皆是膽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用涼心之劑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病愈不減，惟當以理痰氣爲第一義，導痰湯加石菖蒲半錢。喘不得卧，以喘法治之。厥不得卧，以腳氣法治之。

《醫學六要・不眠》病後及汗下後與瘡瘍不得眠，屬膽虛，人參、茯神、炒酸棗仁、陳皮、麥冬、龍眼肉爲主。有火脈數、口乾，加花粉、知母、玄參、炒黃連、竹茹，心煩用炒黑梔子。

脈數實滑有力而不眠者，中有宿滯痰火，所謂胃不和，則卧不安也。心下硬悶，屬宿滯，不硬悶兼惡心口乾者，屬痰火，宜分別治。

婦人肥盛多鬱不眠者，宜吐之，從鬱結痰火治。大抵膽氣宜靜，濁氣若火若痰擾之則不眠。治法曰：膽虛不眠，用熟酸棗仁爲末，竹葉湯調服。膽實多眠，用生酸棗仁爲末，薑茶湯調下。有寐中覺魄飛蕩，驚悸多魘，通夕不得安眠，是肝虛受邪也，其人易怒，平人卧則魂歸於肝也。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飛揚，方用珍珠母、龍齒。

龍齒安魂，虎睛定魄

溫膽湯，治病後虛煩，內有枳實、半夏，乃痰火不眠之藥，用者宜審。

諸水腫脹滿不得卧，卧則氣上喘，分虛實治，虛勞咳嗽，形脫不得卧，不可治。

戴云：不寐有二，有病後虛弱，及年高陽衰不寐；有痰在膽經，神不歸舍，亦令不寐。虛者六君子加炒酸棗仁、炙黃芪各一錢。痰者溫膽湯，減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棗仁各一錢，下青靈丹。

大抵驚悸、健忘、怔忡、失心風，不寐皆是膽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涼心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病愈劇。惟當理氣爲急，導痰湯加石昌蒲末半錢。

溫膽湯。

清靈丹。

《壽世保元・不寐》不寐有二種，有疾後虛弱，及年高人陽衰不寐者；有痰在膽經，神不守舍，亦令不寐。虛者用六君子湯加炒酸棗仁、黃芪。痰者用溫膽湯減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棗仁。傷寒不寐者，當求之本門。

一論心膽虛弱，晝夜不眠，百方無效，服此如神。【略】

附睡法

睡不厭跲，覺不厭舒。跲者，曲膝跲腹以左右肋側卧，脩養家所謂獅子

眼是也。如此則氣海深滿，丹田常煖，腎水易生，益人多宏。舒體而卧，則氣宣而寤蓄，神散而不潛，故卧惟覺時可舒體耳。

西山蔡季通引《千金方》睡訣云：睡則必側，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

一論膽虛，卧不安，心多驚悸。酸棗仁一兩，炒，令香熟。爲末，每服二錢，不拘時，竹葉湯送下。

一治心下怔忡，睡倒即大聲打鼾睡，醒即不寐。余以羚羊角、烏犀角，各用水磨濃汁，入前所用，養心湯，或復睡湯，內服之立效。蓋打鼾睡者，心肺之火也。

一治膽虛，常多畏恐，不能獨卧，如人捕狀，頭目不清。

人參　枳殼　五味子　桂心各三分　柏子仁一錢　甘菊花　白茯苓　枸杞子各三分　山茱萸五分　熟地黃五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

《醫宗必讀·不得卧》經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此其常也。失其常則不得靜而藏魂，目不得瞑。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卧。《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寤從陽而主上，寐從陰而主下，胃氣上逆，則壅於肺而息有音，不得從其陰降之道，故卧不安也。又曰：卧則喘者，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卧則喘者，亦不得卧也。水病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故爲不得卧，卧則喘者，標本俱病也。

愚按：《內經》及前哲諸論詳考之，而知不寐之故，大約有五：一曰氣虛，六君子湯加酸棗仁、黃耆。一曰陰虛，血少心煩，酸棗仁一兩，生地黃五錢，米二合，煮粥食之。一曰痰滯，溫膽湯加南星、酸棗仁、雄黃末。一曰水停，輕者六君子湯加菖蒲、遠志、蒼朮。重者控涎丹。一曰胃不和，橘紅、甘草、石斛、茯苓、半夏、神麴、山查之類。大端雖五，虛實寒熱，互有不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景岳全書·雜證謨·不寐》經義

《邪客篇》帝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今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調，其卧立至。

《大惑論》帝曰：病不得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當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矣。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清，則欲瞑，故多卧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臟腑，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口問篇》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瀉足少陰，補足太陽。

《寒熱病篇》曰：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陽盛則瞑目。

《衛氣行篇》曰：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夜行於陰，則復合於目，故爲一周。

《營衛生會篇》曰：夜半爲陰隴，夜半後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爲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帝曰：老人之

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壯者之氣血盛，則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水熱穴論》曰：故水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

《評熱病論》曰：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也。

《太陰陽明論》曰：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逆調論》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臟，主津液，主卧與喘也。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臟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卧。

論證

不寐證雖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則盡之矣。蓋寐本乎陰，神其主也，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氣之擾，一由營氣之不足耳。有邪者多實證，無邪者皆虛證。凡如傷寒、傷風、瘧疾之不寐者，此皆外邪深入之擾也；如痰，如火，如寒氣、水氣，如飲食忿怒之不寐者，此皆內邪滯逆之擾也。捨此之外，則凡思慮勞倦，驚恐憂疑，及別無所累而常多不寐者，總屬其陰精血之不足，陰陽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知此二者，則知所以治此矣。

一、飲濃茶則不寐，心有事亦不寐者，以心氣之被伐也。蓋心藏神，爲陽氣之宅也，衛主氣，司陽氣之化也。凡衛氣入陰則靜，靜則寐，正以陽有所歸，故神安而寐也。而濃茶以陰寒之性，大制元陽，陽爲陰抑，則神索不安，是以不寐也。又心爲事擾則神動，神動則不靜，是以不寐也。故欲求寐者，當養陰中之陽及去靜中之動，則得之矣。

一、凡治病者，服藥即得寐，此得效之徵也。正以邪居神室，卧必不寧，若藥已對證，則一匕入咽，群邪頓退，盜賊甫去，民即得安，此其治亂之機，判於頃刻，藥之效否，即此可知。其有誤治妄投者，反以從亂，反以助虐，必致煩惱懊憹，更增不快，知者見幾，當以此預知之矣。

論治

一、無邪而不寐者，必營氣之不足也。營主血，血虛則無以養心，心虛則神不守舍，故或爲驚惕，或爲恐畏，或若有所繫戀，或無因而偏多妄思，以致終夜不寐，及忽寐忽醒，而爲神魂不安等證。皆宜以養營養氣爲主治。若思慮勞倦傷心脾，以致氣虛精陷，而爲怔忡、驚悸、不寐者，宜壽脾煎或歸脾湯。若七情內傷，血氣耗損，或恐畏傷腎，或驚懼傷膽，神以精虧而無依無寐者，宜五福飲、七福飲，或三陰煎，五君子煎擇而用之。若營衛俱傷，血氣大壞，神魂無主而晝夜不寐者，必用大補元煎加減治之。若勞倦傷心脾，中氣不足，清陽不升，外感不解而寒熱不寐者，補中益氣湯。若思慮過度，心虛不寐而微兼煩熱者，養心湯或酸棗仁湯。若焦思過度，耗心血，動心火，而煩熱乾渴不寐者，天王補心丹。若心虛火盛，煩亂內熱而怔忡不寐者，安神丸。若精血虛耗，兼痰氣內蓄，而怔忡夜卧不安者，秘傳酸棗仁湯；痰盛者十味溫膽湯。凡人以勞倦思慮太過者，必致血液耗亡，神魂無主，所以不寐，即有微痰微火，皆不必顧，只宜培養氣血，血氣復則諸證自退。若兼顧而雜治之，則十暴一寒，病必難愈，漸至元神俱竭而不可救者有矣。予治周公不寐醫按，附後三消門。

一、有邪而不寐者，去其邪而神自安也。故凡治風寒之邪必宜散，如諸柴胡飲及麻黃、桂枝、紫蘇、乾葛之類是也。火熱之邪必宜涼，如竹葉石膏湯及芩、連、梔、柏之屬是也。痰飲之邪宜化痰，如溫膽湯、六安煎、導痰湯、滾痰丸之屬是也。飲食之邪宜消滯，如大和中飲、平胃散之屬是也。水濕之邪宜分利，如五苓散、五皮散，或加減金匱腎氣丸之屬是也。氣逆之邪宜行氣，如排氣飲、四磨飲之屬是也。陰寒之邪宜溫中，如理陰煎、理中湯之屬是也。諸如此類，亦略舉大概，未悉其詳，仍當於各門求法治之。【略】

述古

徐東皐曰：痰火擾亂，心神不寧，思慮過傷，火熾痰鬱，而致不眠者多矣。有因腎水不足，眞陰不升，而心陽獨亢者，亦不得眠。有脾倦火鬱，不得

疏散，每至五更，隨氣上升而發躁，便不成寐，此宜用快脾解鬱、清痰降火之法也。有體氣素盛，偶爲痰火所致不得眠者，宜先用滾痰丸，次用安神丸、清心涼膈之類。有體素弱，或因過勞，或因病後，此爲不足，宜用養血安神之類。凡病後及婦人產後不得眠者，此皆血氣虛而心脾二臟不足，雖有痰火，亦不宜過於攻治，仍當以補養爲君，或佐以清痰降火之藥，其不因病後而不寐者，雖以痰火處治，亦必佐以養血補虛之藥，方爲當也。

《醫門法律・比類仲景〈傷寒論〉陽虛陰盛治法并死證》 其一下之後復發汗，脈沉微，身無大熱者，用乾薑附子湯爲救法。其證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

此證前一條云：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誤汗亡陽，誤下亡陰，故云內外俱虛。然不出方，以用附子回陽，人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此復教人以精微之蘊，見亡陽一證，較亡陰倍多，然陽用事於晝者也，熱煩躁擾不得眠，見於晝者若此。陰用事於夜者也，安靜不嘔不渴，見於夜者若彼，豈附子、人參，陰陽兩平之可施乎？必乾薑、附子，偏於辛熱，乃足回其陽，以協於偏勝之陰也。

《醫門法律・中寒門・少陰死證》 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陰盛無陽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陽回利止則生，若利止更加眩冒，則其止也，乃陰已先亡。故陽無依附，浮越於上，而神氣散亂，時時自冒也。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脈不至，陽已先絕，不煩而躁，孤陰頃刻自盡矣。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則眞陽上越，其下無根，綿綿若存之地，神機化滅，故主死也。

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傷寒忌見陰脈，故仲景謂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今脈之微沉細，具見外證，嗜卧汗出不煩，陽不爲用矣。自欲吐，陽邪上干矣。更加自利，則藏氣必至盡絕矣。況始先不煩，今更煩躁，始先欲寐，今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綫之陽，擾亂若此，可復收乎？

《石室秘録・樂集・本治法》 天師曰：本治者，治心腎之法也。人非心不能寧靜致遠，非腎不能作強生育。故補心即當補腎，補腎即當補心也。是二經一身之主宰，臟腑之根本也。故人病心驚不安，或夜卧不睡者，人以爲心之病也；誰知非心病也，腎病也。如人見色而思戰，入門而倒戈者，或夢遺精滑者，人以爲腎之病也；誰知非腎病也，心病也。然則欲安心者當治腎，欲治腎者當治心。治心方，每日送下五錢，或酒或湯俱可。此方乃治心之驚與不寐耳，宜用參、苓、當歸、麥冬足矣，即或爲火起不寐，加黄連亦足矣，何以反用熟地、山茱萸補腎之藥，又加肉桂以助火。不知人之驚恐者，乃腎氣不入於心也；不寐者，乃心氣不歸於腎也。今用熟地、山茱萸以補腎，則腎氣有根，自然上通於心矣；肉桂以補命門之火，則腎氣既溫，相火有權，則心氣下行，君火相得，自然上下同心，君臣合德矣。【略】

凡人卧不安枕，方用寧神安卧丸。

《辨證録・不寐門》 人有晝夜不能寐，心甚躁煩，此心腎不交也。蓋日不能寐者，乃腎不交於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於腎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腎兩不相交耳。夫心腎之所以不交者，心過於熱，而腎過於寒也。心原屬火，過於熱則火炎於上，而不能下交於腎；腎原屬水，過於寒則水沉於下，而不能上交於心矣。然則治法，使心之熱者不熱，腎之寒者不寒，兩相引而自兩相合也。方用上下兩濟丹。

蓋黄連涼心，肉桂溫腎，二物同用，原能交心腎於頃刻。然無補藥以輔之，未免熱者有太燥之虞，而寒者有過涼之懼。得熟地、人參、白朮、山萸以相益，則交接之時，既無刻削之苦，自有歡愉之慶。然非多用之則勢單力薄，不足以投其所好，而饜其所取，恐暫效而不能久效耳。此證用芡連丹亦佳。

人有憂愁之後，終日困倦，至夜而雙目不閉，欲求一閉目而不得者，人以爲心腎之不交也，誰知是肝氣之太燥乎。夫憂愁之人，未有不氣鬱者也。氣鬱既久，則肝氣不舒；肝氣不舒，則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則木中之血上不能潤於心，而下必取汲於腎。然而肝木大耗，非杯水可以灌溉，豈能堪日日之取給乎！於是腎水亦枯，而不能供肝木之涸矣。其後腎止可自救其焦釜，見肝木之來親，有閉關而拒矣。肝爲腎之子，腎母且棄子而不顧，況心爲腎之仇，又烏肯引火而自焚乎？所以堅閉而不納也。治法必須補肝血之

燥，而益腎水之枯，自然水可以養木，而肝可以交心也。方用潤燥交心湯。一劑而肝之燥解，再劑而肝之鬱亦解，四劑而雙目能閉而熟睡矣。

此方用芍藥、當歸以滋其肝，則肝氣自平；得熟地以補腎水，則水足以濟肝，而肝之血益旺；又得玄參以解其心中之炎，而又是補水之劑；投之柴胡、菖蒲解肝中之鬱，引諸藥而直入於心宮，則腎肝之氣自然不交而交也。此證用安睡丹亦妙。二劑即閉目矣，十劑全愈。

人有夜不能寐，恐鬼祟來侵，睡卧反側，輾轉不安，或少睡而即驚醒，或再睡而恍如捉拿，人以爲心腎不交，而孰知乃膽氣之怯也。夫膽屬少陽，其經在半表半裏之間，心腎交接之會也。心之氣由少陽以交於腎，腎之氣亦由少陽以交於心。膽氣既虛，至不敢相延心腎二氣而爲之介紹，心腎乃怒其閉門不納，兩相攻擊，故膽氣愈虛，驚悸易起，益不能寐耳。治法宜補少陽之氣。然補少陽，又不得不補厥陰也。蓋厥陰肝經，與少陽膽經爲表裏，補厥陰之肝，正補少陰之膽耳。方用肝膽兩益湯。一劑而寐安，二劑而睡熟，三劑而驚畏全失。

此方白芍入肝入膽，佐以遠志、棗仁者，似乎入心而不入膽。不知遠志、棗仁既能入心，亦能入膽，況同白芍用之，則共走膽經，又何疑乎。膽得三味之補益，則膽汁頓旺，何懼心腎之相格乎。此證用無憂湯亦甚妙。一劑睡寧，四劑全愈。

人有神氣不安，卧則魂夢飛揚，身雖在床，而神若遠離，聞聲則驚醒而不寐，通宵不能閉目，人以爲心氣之虛也，誰知是肝經之受邪乎。夫肝主藏魂，肝血足則魂藏，肝血虛則魂越，遊魂亦因虛而變也。今肝血既虧，肝臟之中無非邪火之氣，木得火而自焚，魂將安寄？自避出於軀殼之外，一若離魂之證，身與魂分爲兩也。然而離魂之證與不寐之證，又復不同。離魂者魂離而能見物，不寐而若離魂者，魂離而不能見物也。其所以不能見物者，陰中有陽，非若離魂之證絕於陰耳。治法祛肝之邪，而先補肝之血，血足而邪自難留，邪散而魂自歸舍矣。方用引寐湯。一劑而寐矣，連服數劑，夢魂甚安，不復從前之飛越也。

此方皆是補肝、補心之藥，而用之甚奇者，全在龍齒。古人謂治魄不寧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正取其龍齒入肝而能平木也。夫龍能變化動之象也，不寐非動乎，龍雖動而善藏，動之極正藏之極也。用龍齒以引寐者，非取其動中之藏乎。此亦古人之所未言，余偶及之，洩天地之奇也。此證用懼枝湯亦效。

人有心顫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達旦不能寐，目眵眵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欲少閉睫而不可得。人以爲心腎之不交也，誰知是膽虛而風襲之乎。夫膽虛則怯，怯則外邪易入矣。外邪乘膽氣之虛，既入於膽之中，則氣無主，一聽邪之所爲。膽欲通於心，而邪不許；膽欲交於腎，而邪又不許，此目之所以眵眵，而耳之所以聵聵也。心腎因膽氣之不通，亦各退守本宮，而不敢交接，故欲閉睫而不可得也。夫膽屬少陽，少陽者木之屬也，木與風同象，故風最易入也。風乘膽木之虛，居之而不出，則膽畏風之威，膽愈怯矣。膽愈怯而又無子母之援，何啻如卧薪嘗膽之苦，又安得悠然來夢乎。治法必補助其膽氣，佐以祛風蕩邪之品，則膽氣壯而風邪自散，庶可高枕而卧矣。方用祛風益膽湯。連服二劑，而顫懾止，再服二劑，而見聞有所用，人亦熟睡矣。

此方絕不治心腎之不交，而惟瀉膽木之風邪，助膽木之眞氣，則膽汁不乾，可以分給於心腎，自然心腎兩交，欲不寐得乎。此證亦可用助勇湯。

《張氏醫通・雜門・不得卧多卧、怠惰、嗜卧》《靈樞》云：衛氣不得入於陰，當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此其常也，失其常則不得靜而藏魂，所以目不得瞑也。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素問》云：陰虛故目不瞑。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胃不和，則卧不安也，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

不寐有二：有病後虛弱，有年高人血衰不寐；有痰在膽經，神不歸舍，亦令人不寐。虛者，六君子加棗仁；痰者，《靈樞》半夏湯。

虛勞煩熱不得眠，酸棗湯，或酸棗仁一兩炒研，水煎絞取汁，下米二合煮糜，以生地五錢搗汁入，更煮過，時時服之。

大病後虛煩不得眠，竹葉石膏湯。

水停心下不得眠，茯苓甘草湯。

婦人肥盛多鬱不得眠者，吐之，從鬱結痰火治。大抵膽氣宜靜，濁氣痰火擾之則不眠，溫膽湯，用豬膽汁炒半夏麵，加柴胡三錢，炒棗仁一錢五分，立效。蓋驚悸、健忘、失志、心風、不寐，皆是痰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涼心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惟以理痰順氣爲第一義，導痰湯加石菖蒲。

有寐中覺魂魄飛蕩驚悸，通夕不得安眠，是肝虛受邪也，其人易怒，魂不歸肝，是以飛揚，獨活湯、珍珠母丸，次第服之。

喘不得卧，以喘法治之，蘇子、橘紅、甘草、桔梗、竹茹。

厥不得卧，以腳氣法治之，牛膝、丹皮、木通、沉香、觀桂。

虛勞咳嗽，形脫不得卧，不可治。

煩不得卧，諸藥不效者，梔子豉湯下朱砂安神丸；不應，用益元散加牛黃；更不應，虛火用事也，補中益氣湯下朱砂安神丸，間進六味丸，恆服方效。有病久餘熱不止，久不得卧者，六味丸滋其眞陰，自然熱止安卧矣。

脈數滑有力不眠者，中有宿滯痰火，此爲胃不和，則卧不安也；心下硬悶，屬宿滯，半夏、白朮、茯苓、川連、枳實。

病後及汗下後，與潰瘍不得眠，屬膽虛，人參、茯苓、炒棗仁、陳皮、麥冬、圓眼肉爲主；有火，脈數口乾，加知母、川連、竹茹；心煩，用炒黑山梔。

石頑曰：平人不得卧，多起於勞心思慮，喜怒驚恐，是以舉世用補心安神藥，鮮克有效，曷知五志不伸，往往生痰聚飲，飲聚於膽，則膽寒肝熱，故魂不歸肝而不得卧，是以《內經》用半夏湯滌其痰飲，則陰陽自通，其卧立至。一少年因恐慮兩月不卧，服安神補心藥無算，余與溫膽湯倍半夏、柴胡，一劑頓卧兩晝夜，竟爾霍然。復有一人遺精煩擾不得卧，與六味丸料加棗仁，數服而安寢如常。更有一人，潰瘍久不收斂而不得卧，瘍醫不能療，令用大劑十全大補而安。大抵因病不得卧，當詳所因，亦不專主膽病也。

《症因脈治・不得卧論》 秦子曰：不得卧之證，諸經皆有，主熱者多。在外感門，有表熱、裏熱、半表半裏熱，有氣分熱，血分熱，有餘熱未盡，汗下太過諸條。在雜證門，則裏熱多而無表熱者也。今註外感者七條，內傷者六條。

《症因脈治・不得卧論・外感不得臥》 表熱不得卧

表熱不得卧之證，發熱身痛，無汗煩熱，不得卧，太陽經表熱證也。目痛鼻乾，身大熱，不得卧，陽明經表熱證也。時寒時熱，寒熱往來，不得卧，少陽經表熱證也。

表熱不得卧之因，風寒傷於太陽，鬱而發熱，則煩熱不得卧；風寒傷於陰明，鬱而發熱，則煩躁不得卧，風寒傷於少陽，鬱而發熱，則懊憹不得卧。

表熱不得卧之脈，人迎浮緊，太陽表熱；右關洪長，陽明表熱；左關浮弦，少陽表熱。

表熱不得卧之治，太陽表熱，不得卧而無汗者，冬月，北方人，麻桂湯，南方人，羌活湯。陽明表熱不得卧，乾葛升麻湯。少陽表熱不得卧，小柴胡湯。

裏熱不得卧

裏熱不得卧之證，身熱汗出，渴而引飲，小便不利，太陽經裏熱也。煩渴消水，口燥脣焦，大便堅結，陽明經裏熱也。寒熱口苦，脇痛乾嘔，少陽經裏熱也。

裏熱不得卧之因，太陽失用解表，則傳膀胱之本；陽明失用解表，則傳陽明之裏；少陽失用解表，則傳少陽之裏。邪熱傳裏，則煩躁不得卧矣。

裏熱不得卧之脈，左尺沉數，太陽裏熱；右關沉數，陽明裏熱；左關弦數，少陽裏熱。

裏熱不得卧之治，太陽裏熱，冬月五苓散，家秘用木通羌活湯。陽明裏熱，白虎湯。有下證者，承氣湯下之。少陽裏熱，家秘黃芩湯。

半表半裏熱不得卧

半表半裏不得卧之證，太陽病二三日不得卧，心下閉結，汗吐下後，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太陽經半表半裏熱也。咽燥口乾，發熱汗出，煩躁不眠，陽明經半表半裏熱也。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心煩喜嘔，不得眠，少陽經半表半裏熱也。

半表半裏不得卧之因，表邪傳裏，裏不受邪，邪搏心胸，半表半裏之間，懊憹煩嘔，則不得卧矣。

半表半裏不得卧之脈，左關數大，下連乎尺，太陽半表半裏也；左關獨弦，少陽半表半裏也；右關獨大，浮沉皆得，陽明半表半裏也。

半表半裏不得卧之治，太陽者，羌活沖和湯。少陽者，小柴胡湯合梔子豆豉湯。陽明者，竹葉石膏湯合知母葛根湯。

血熱不得卧

血熱不得卧之證，晝則了了夜則發熱，睡中盜汗，心煩驚起，此血伏邪熱之證也。

血熱不得卧之因，陽邪陷入血分，則陰被陽乘，正所謂血中伏火，陰分不寧，是以有不得卧之證。

血熱不得卧之脈，脈多沉數，左關沉數，少陽血熱；左尺沉數，太陽血熱；右關沉數，陽明血熱。

血熱不得卧之治，清陰中伏火，丹溪有知柏四物湯；左尺沉數，加羌活，獨活；左關沈數，加柴胡、山梔，右關沉數，加升麻、葛根。睡中盜汗，時時驚醒，當歸六黃湯。

氣熱不得卧

氣熱不得卧之證，晝則發熱，夜則身涼，是陽氣傷於陽分而不得卧也。晝則發熱煩躁，夜亦發熱煩躁，是氣受邪熱，重陽無陰而不得卧也。

氣熱不得卧之因，春溫夏熱，陽火熾盛，氣分受邪，則發熱悶亂，煩躁不寧，而不得卧之證乃作。

氣熱不得卧之脈，脈多浮數，左脈浮數，太陽有熱；左關弦數，少陽有熱；氣口浮數，陽明有熱。

氣熱不得卧之治，左脈浮數，羌活敗毒散加黃柏、知母。左關數大，柴胡飲子。右關洪數，白虎湯。骨節煩熱，地骨皮散。

餘熱不得卧

餘熱不得卧之證，表汗已出，表邪已退，身不發熱，但睡中盜汗，小便色黃，夜多煩躁，口苦舌乾，不得安睡，此餘熱未盡，不得卧之證也。

餘熱不得卧之因，熱病時，或出汗未徹，邪留經絡；或熱氣未除，得穀太早，補其邪熱，則生煩躁而夜不得安卧矣。

餘熱不得卧之脈，多見細數，或見沉數。左尺數者，太陽餘熱；左關數者，少陽餘熱；右關數者，陽明餘熱。

餘熱不得卧之治，太陽餘熱，五苓散、家秘木通羌活湯下。少陽有熱，梔子柴胡湯。陽明有熱，竹葉石膏湯。太陽餘熱，五苓散、家秘木通羌活湯調下。

虛煩不得卧

虛煩不得卧之證，身表已純，口雖作渴，不能消水，二便清利，神氣懶怯，時時欲睡，時時驚醒，此虛煩不得卧之證也。

虛煩不得卧之因，或發汗太過，亡其津液；或誤下傷裏，中氣受傷；或妄用吐法，重傷上焦氤氳之氣。凡此皆能致虛煩不得卧也。

虛煩不得卧之脈，脈多虛軟，或見虛濇。若見空大，中氣衰極；若見細數，精血已竭；若見遲緩，眞陽不足。

虛煩不得卧之治，脈見空大者，補中益氣湯，加黃柏、知母。脈見細數者，生脈散合涼天地煎。眞陽不足，心神失守者，棗仁遠志湯，甚則八味腎氣丸。

《症因脈治・不得臥論・內傷不得臥》 肝火不得卧

肝火不得卧之證，脇肋時脹，夜卧常驚，口渴多飲，腹大如懷，小腹季脇牽引作痛，痛連陰器，此肝火不得卧也。

肝火不得卧之因，或因腦怒傷肝，肝氣怫鬱，或盡力謀慮，肝血有傷，肝主藏血，陽火擾動血室，則夜卧不寧矣。

肝火不得卧之脈，左關獨大，或見弦數，或見弦滑，寸關洪大，木火通明，寸關沉數，木燥火生；關大連尺，龍雷火升。

肝火不得卧之治，惱怒傷肝，肝火拂逆，疎肝散。謀慮傷肝者，四物湯加山梔、川連。木燥火生者，龍膽瀉肝湯，左尺脈大，家秘肝腎丸。

膽火不得卧

膽火不得卧之證，膈寒不利，脅肋脹滿，膽火乘脾也。心煩躁亂，恍惚不寧，膽涎沃心也。甚則目黃目赤，夜不能寐，此膽火不得卧之證也。

膽火不得卧之因，或因肝膽怫鬱，木不條達；或酒食不節，濕熱聚於膽家；或腦怒傷肝，膽氣上逆，煅煉胃汁，成痰成飲，則夜不得卧也。

膽火不得卧之脈，右關弦大，膽火乘脾，左關弦數，膽火不寧，寸關弦滑，膽涎沃心。

膽火不得卧之治，膽火乘脾者，清膽竹茹湯。左關獨大，龍膽瀉肝湯，加膽星。膽涎沃心者，膽星湯合瀉心湯、牛黃清心丸。

肺壅不得卧

肺壅不得卧之證，喘咳氣逆，時吐痰涎，右脅缺盆牽引作痛，甚則喘息倚肩，卧下氣逆。此肺壅不得卧之證也。

肺壅不得卧之因，或肺素有熱，金被火刑；或肺家有痰，肺氣閉塞；或肺燥液乾，肺熱焦滿，或肺家有寒，肺氣不利。凡此皆成肺壅不得卧之證也。

肺壅不得卧之脈，右寸數大，金被火刑，若見沉滑，肺痰內停；寸口細數，肺液乾枯；寸脈沉遲，肺受寒凝。

肺壅不得卧之治，肺素有熱者，家秘瀉白散。痰壅肺竅者，蘇子杏子湯，加半夏、瓜蔞仁。肺燥液乾者，家秘潤肺飲。肺有寒者，家秘溫肺湯。

胃不和卧不安

胃不和不得卧之證，胸前滿悶，不思飲食，噯氣吞酸，惡心嘔吐；或頭弦眼黑，睡則氣逆，此胃不和卧不安之證也。

胃不和不得卧之因，胃強多食，脾弱不能運化，停滯胃家，成飲成痰，中脘之氣，窒塞不舒，陽明之脈，逆而不下，而不得卧之證作矣。

胃不和不得卧之脈，右關滑大，痰多火少；滑而若數，火痰相兼；滑大沉實，胃中食滯。

胃不和不得卧之治，右關滑大不數，二陳平胃散，加石菖蒲、海石最佳。滑大數實，二陳平胃散加梔連，若大便堅結，導痰湯；胃脘作痛者，方可用滾痰丸下之，甚則小胃丹，但不可多服。

心血虛不得卧

心血虛不得卧之證，心煩躁亂，夜卧驚起，口燥舌乾，五心煩熱，此心血不足，心火太旺之證也。

心血虛不得卧之因，曲運神機，心血耗盡，陽火旺於陰中，則神明內擾，而心神不寧，不得卧之證作矣。

心血虛不得卧之脈，左寸細數，沉按多疾；若見鉤洪，心火旺極；肝脈若數，木火通明，尺脈若數，水竭火盛。

心血虛不得卧之治，陰虛則陽必旺，故心血不足，皆是火證，宜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治宜滋陰降火，用歸芍天地煎、黃連安神丸；虛人，天王補心丹。

心氣虛不得卧

心氣虛不得卧之證，二便時滑，目漫神清，氣怯倦怠，心戰膽寒，時時欲睡，睡中自醒，喜熱惡冷，此心氣虛不得卧之證也。

心氣虛不得卧之因，眞陽素乏，木不生火，心氣虛則心主無威，心神失守，而夜卧不安之證作矣。

心氣虛不得卧之脈，左寸浮散，按之無神，左關無力，木不生火，肝腎脈遲，水中無火，肝腎脈浮，眞陽無根。

心氣虛不得卧之治，脈散無神，人參養榮湯、歸脾湯。肝腎脈遲者，八味丸。左關脈弱者，補肝散。脈若帶數，即非心氣虛，乃心血不足，不得妄引此條。

《醫學心悟・不得臥》 有胃不和，卧不安者，胃中脹悶疼痛，此食積也，保和湯主之。有心血空虛，卧不安者，皆由思慮太過，神不藏也，歸脾湯主之。有風寒邪熱傳心，或暑熱乘心，以致躁擾不安者，清之而神自定。有寒氣在內而神不安者，溫之而神自藏。有驚恐不安卧者，其人夢中驚跳怵惕是也，安神定志丸主之。有濕痰壅遏，神不安者，其證嘔噁氣悶，胸膈不利，用二陳湯導去其痰，其卧立至。更有被褥冷煖太過，天時寒熱不勻，皆令不得安卧，非關於病，醫家愼勿誤治也。

《不居集・怔忡驚悸健忘善怒善恐不眠》 不得眠

《靈樞經》曰：病而不得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滯，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帝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心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

論不得眠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所以左屬肝，肝藏血。肝陽也，血陰也，乃外陽而內陰也。右屬肺，肺主氣，肺陰也，氣陽也，外陰而內陽也。由陰陽互藏，左脇多兼留血，右脇多兼積痰，虛損多由積痰，留血之病，左不能貼蓆眠者，肝也，血也。右不能貼蓆眠者，肺也，氣也。此痰挾瘀血凝滯，阻塞道路，宜養血以流動乎氣，降火以清乎痰，四物加桃仁、訶子、青皮、竹瀝之類，此治虛損未成之左右不得眠也。若病久形脫，左不眠爲肝脹，右不眠爲肺脹，不治之證。

有種金被火傷，遂成鬱遏不得眠之證，宜以訶子、青黛、桃仁，取其味酸苦有收斂之功，加以海石、瓜蔞、香附、半夏、薑、蜜丸噙化。

房勞過多，腎虛羸怯之人，胸膈之間，多有積痰留瘀，礙滯道路，皆由腎

虛不能約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氣猶水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虛損之人，不眠之時，則左右之陰陽、氣血，道路相通，眠則道路阻塞，是以不得眠也，宜補腎和血，地黃、牛膝、石斛、木瓜、苡仁、桃仁、芎、歸、參、蓍之屬。

《難經》曰：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營衛之道澀，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寐也，宜用八珍加棗仁、遠志。

驚悸健忘，怔忡失志，心風不寐，皆是痰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涼心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惟以理痰順氣爲第一義，宜導痰湯、溫膽湯。

陰虛目不瞑，補其不足，益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

凡無外邪而不寐者，必營氣之不足也。營主血，血虛無以養心，心虛則神不守舍，故或爲驚惕，或爲恐畏，或若有所繫戀，或無因而偏多妄想，以致終夜不寐，及忽寐忽醒，而爲神魂不安者，皆以養營氣爲主。

凡精血虛耗，思慮太過，神魂無主，所以不寐，即有微痰微火，皆不必顧，只宜培養氣血，血氣復諸證自退，若兼顧而雜治之，病必難愈，漸至元神俱竭，不可救矣。

忡悸不寐　勞傷心脾，思慮太過，則驚悸怔忡，氣虛精陷，而不成寐者，宜資成湯。

恐怖不寐　血氣耗損，驚懼恐畏，精虧氣弱，神無所依，而不寐者，宜中和理陰湯，或培土養陰湯。

晝夜不寐　榮衛不足，氣血大壞，精神失守，神魂無主，而晝夜不寐者，宜十全大補湯，或理脾益榮湯合中和理陰湯。

夾邪不寐　勞傷心脾，中氣不足，升陽不升，兼挾外邪，而爲寒爲熱不寐者，宜升補中和湯。

煩熱不寐　思慮太盛，心血漸虧，或兼煩熱不寐者，宜資成湯，或培土養陰湯。

熱渴不寐　勞心焦思，耗血損氣，致動心火，而爲煩熱不寐乾渴者，宜天王補心丹，或資成湯。

怔忡不寐　心虛火盛，煩熱內熱，怔忡不寐者，宜理脾益營湯，或古方安神丸。

痰涎不寐　精血虛耗，痰涎內蓄，而爲怔忡，夜卧不安者，宜資成湯，合中和理陰湯。

忿怒不寐　忿怒太過，肝氣上逆，內邪留滯，煩擾不寐者，宜暢鬱湯，或逍遙散、解肝煎、化肝煎俱可。

飲濃茶不寐　茶性陰寒，心氣被伐，元氣受傷，神志消索而不寐者，宜養陰中之陽，宜理脾益榮湯、理脾陰正方。

心事煩擾不寐　心爲事擾，神動不安，精氣耗散而不寐者，人參養榮湯，或培土養陰湯。

產後不寐　凡病後，及婦人產後不得眠者，皆氣血虛，而心脾二臟不足也。雖有痰火，不宜過於攻，治仍當以補養爲君，佐以清痰降火之藥，其不因病後而不寐者，雖以痰火處治，亦必佐以養血補虛之藥，方爲當也。

澄按：虛損多由失血太多，或自汗盜汗，遺精之後，多有怔忡驚悸，健忘恍惚不寐之證，皆因心氣不足，心神不安，殊非氣鬱，痰涎爲患，速宜養其氣血，救其根本，此脫運之機也，宜養心湯、酸棗仁湯，加減茯苓補心湯。

《醫宗金鑑・神病治法》　仁熟散

恐畏不能獨自卧，膽虛氣怯用仁熟，柏仁地枸味茵桂，參神菊殼酒調服。

恐畏不能獨自卧者，皆因氣怯膽虛也。仁熟散，即柏子仁、熟地黃、枸杞子、五味子、山茱萸、桂心、人參、茯神、菊花、枳殼。爲末，老酒調服也。

《臨證指南醫案・不寐》　不寐之故，雖非一種，總是陽不交陰所致。若因外邪而不寐者，如傷寒瘧疾等暴發，營衛必然窒塞，升降必然失常，愁楚呻吟，日夜難安，當速去其邪，攘外即所以安內也。若因裏病而不寐者，或焦煩過度，而離宮內燃，從補心丹及棗仁湯法。或憂勞憤鬱，而耗損心脾，宗養心湯及歸脾湯法。或精不凝神，而龍雷震蕩，當壯水之主，合靜以制動法。或肝血無藏，而魂搖神漾，有鹹補甘緩法。胃病則陽蹻穴滿，有《靈樞》半夏秫米湯法。膽熱則口苦心煩，前有溫膽湯，先生又用桑葉、丹皮、山梔等，輕清少陽法。營氣傷極，人參人乳並行。陽浮不攝，七味八味可選。餘如因驚宜鎮，因怒宜疎，飲食痰火爲實，新產病後爲虛也。邵新甫。徐評：不寐之因不一，案中十不得一，博考方知。

《醫碥・雜證・不得卧》　卧屬陰靜，陰虛有火則動擾，故心煩而不得卧也。經謂衛氣日行於陽則寤，夜行於陰則寐，因厥氣逆氣也，諸逆衝上，皆屬於

火，即陰火也客於臟府，則衛氣不得入於陰，不得入息故目不瞑。又曰：胃不和或熱或痰。則卧不安，皆此義也。虛勞虛煩不得卧，酸棗仁湯。骨蒸，煩心不得眠，酸棗仁一兩，水一大盞半，研，絞取汁，下米二合煮粥，候熟，下地黄汁一合更煮過，不拘時服。已上補血。溫膽湯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揚之萬徧，取其清者五升，煮以葦薪火，沸，入秫米一升北人謂之黄米，可以釀酒。製半夏五合，炊熟去滓，飲一小杯，日三。已上去痰。不寐有二：有大病虛煩，及高年人陰虛陽孤不寐；有痰舍心經，神不歸舍不寐。虛者六君子湯加炒酸棗仁、炙黄芪各一錢。痰者溫膽湯減竹茹一半，加南星、酸棗仁各一錢，下清靈丹。或導痰湯加石菖蒲五分。喘不得卧，治其喘。厥不得卧，治其厥。咳嗽不得卧，左屬肝脹，宜清肝；右屬肺脹，宜清肺。

《雜證會心録・不寐》 不寐一證，責在營衛之偏勝，陰陽之離合，醫家於衛氣不得入陰之旨，而細心體會之，則治内虛不寐也，亦何難之有哉？夫衛氣晝行於陽二十五度而主寤，夜行於陰二十五度而主寐，平人夜卧之時，呵欠先之者，以陽引而升，陰引而降，陰陽升降，然後漸入睡鄉矣。若肝腎陰虧之輩，陽浮於上，營衛不交，神明之地，擾亂不寧，萬慮紛紜，卻之不去，由是上則兩顴赤，中則胃脘脹，下則小便數，而坐以待旦。欲求其目瞑也，得乎？又嘗見初睡之時，忽然跳躍似驚而醒，醫以爲心虛膽怯而始有此，孰知有大謬不然者，何也？緣陽升而陰降，陰陽交合，有造化自然之妙，奈營弱衛強，初入之時，契合淺而脱離快，升者復升，降者復降，形體之間，自不覺如有所墜，而斯時復寤矣，明乎此，則治陰虛不寐者，必須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蓋水壯則火熄，心靜則神藏，乙癸同源，而藏魂之臟，亦無相火妄動之患。倘其人本體陽虛，虛陽浮越而不寐，又宜歸脾八味之屬。陰陽相濟，益火之源，蓋陽生則陰長，逆治則火藏而心神自安其位耳。至於外感時疫而不寐者，乃邪氣之耗擾；内傷停滯而不寐者，乃胃中之乖戾。更有喘咳不休，諸痛不止，瘧痢不愈，而不寐者，無非本證之累，及但治其受困之由，而無有不酣睡者矣。雖然治外因者，投藥易治，内因者，投藥難效。先君子於陰不維陽，達旦不寐一證，專用純甘之味，加入犀角、羚羊角、龜版、虎睛、琥珀、龍齒、珍珠之屬，以物之靈，而引人之靈，兩相感召，神有憑依，誠法中之善者也。彼逍遙散之舒肝，補心丹之安神，溫膽湯之化痰，未爲不善，是在用之者爲何如耳。

頭頭是道，言言入理，步步有法，至哉。

余夜夢同一道者談醫，於不寐證，猶記幾句云：火熄則氣平，心靜則神斂，營衛交而心腎通，萬慮消而魂魄藏。心依於息，息依於心，高枕安卧矣。醒時思之，覺衛氣不得交於陰之旨，確乎不易也。乾隆庚午嘉平月自識。【略】

酸酒湯，治虛勞虛煩不寐。

《雜病源流犀燭・心・不寐多寐源流夢魘》 不寐，心血虛而有熱病也。然主病之經，雖專屬心，其實五臟皆兼及也。蓋由心血不足者，或神不守舍，故不寐。宜歸脾湯、琥珀養心丹。有由肝虛而邪氣襲之者，必至魂不守舍，故卧則不寐，怒益不寐，以肝藏魂，肝主怒也。宜珍珠丸。有由眞陰虧損，孤陽漂浮者，水虧火旺，火主乎動，氣不得寧，故亦不寐，何者？肺爲上竅，居陽分至高，腎爲下竅，居陰分最下，肺主氣，腎藏氣，且則上浮於肺而動，夜則下入於腎而靜，仙家所謂子藏母胎，母隱子宫，水中金也，若水虧火旺，肺金畏火，不納腎水，陰陽俱動，故不寐，法宜清熱。宜六味丸加知、柏。有由胃不和者，胃之氣本下行，而寐亦從陰而主下，非若寤之從陽主上，今胃氣上逐，則壅於肺而息有音，不得從其陰降之道，故亦不寐。宜橘紅、甘草、金石斛、茯苓、半夏、神麴、山查。總之，不寐之由，在肝則不快之狀多見左，在肺則不快之狀多見右，在心則不快之狀多見於上部之中，在胃則不快之狀多見於胸腹之中，在腎則不快之狀多見於下部之中，須分經而治。若因雜證所致，及傳經移邪，又當細究。試詳言之：勞心之人多不寐，宜養心湯治之。年高之人多不寐，宜六君子湯加黄芪、棗仁。痰多之人多不寐，宜溫膽湯。虛煩之人多不寐，宜酸棗仁湯。此其大較也。而亦有通宵不寐者，宜安卧如神湯。有寐即驚醒者，宜驚甲羌活湯。有喘不得寐者，宜蘇子竹茹湯。有虛勞煩熱不寐者，宜棗半湯。有肝虛驚悸不寐者，宜四君子湯加白芍、棗仁。有大病後虛煩不寐者，宜二陳湯加芡實、竹茹。有方卧即大聲鼾睡，少頃即醒，由於心肺有火者，宜加味養心湯。有不能正偃，由於胃不調和者，宜和胃湯。兼肺氣盛，必瀉肺，宜參用瀉白散。有勞心膽冷，夜卧不寐者，宜定志元加棗仁、柏子仁、硃砂、乳香爲衣，或加味溫膽湯。有癲狂病發，火盛痰壅不寐者，宜辰砂散。有傷寒吐下後，虛煩不寐者，宜酸棗仁湯。有心膽俱怯，觸事易驚，夢多不祥，虛煩不寐者，宜溫膽湯。有失志鬱抑，痰涎沃心，怔忡不寐者，宜溫膽湯、加味溫膽湯、加味二陳湯。有思慮過度，因脾主思，致脾經受邪，兩手脈緩，經年累月不寐者，宜益氣安神湯。有神氣不

寧，每卧則魂魄飛揚，覺身在床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夕不寐者，此名離魂證，由肝藏魂，肝虛邪襲，魂無所歸，故飛揚離體也；宜前後服眞珠母丸、獨活湯。不寐之證狀，固如此其多矣，蓋可忽乎哉。總之，怔忡以下諸病，都緣痰涎沃心，心氣不足，以至變生種種。若涼心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漸至難治，故必以理痰順氣、養心安神爲第一義。

不寐原由形證　《靈樞》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潤，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臟之氣相搏，其榮氣衰少而衛氣內伏，故晝不精而夜不瞑。《內經》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藏有所傷，及精有所倚，人不能知其病，則卧不安。又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肺大，不能偃卧。又曰：胃不和則卧不安，夫不得卧而喘也，是水氣之害也。鄭康成曰：口鼻之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以耳目與口鼻對言，則口鼻爲陽，耳目爲陰。以耳目口鼻與藏府對言，則耳目口鼻爲陽，藏府爲陰。故陽氣行陽分二十五度於身體之外，則耳目口鼻皆受陽氣，所以能知覺視聽動作而寤矣。陽氣行陰分二十五度於藏府之內，則耳目口鼻無陽氣運動，所心不能知覺而寐矣。《回春》曰：傷寒及雜病多睡者，陽虛陰盛也。無睡者，陰虛陽盛也，喜明者屬陽，元氣實也。喜暗者屬陰，元氣虛也。睡向外者屬陽，元氣實也。睡向壁者屬陰，元氣虛也。《綱目》曰：人卧則血歸於肝，今血不靜，卧不歸肝，故驚悸而不得卧也。

《醫級・傷寒條辨・不得卧》　不得寐者，衛氣盛而陰陽不和；卧難偃者，火飲衝而肺胃氣逆。雜證無眠裏必虛，神氣虛而營不足，傷寒不眠證多熱，邪氣盛而熱干中。元虛不寐者，養心湯、養營湯求方。陰陽不和者，半夏秫米湯通引。但欲寐者少陰，而清道熱衝者，柴胡飲合丹梔；時多眠者膽候，而聾絕無聞者，腎氣丸即六味丸爲湯劑。不眠靜而不煩，邪在陽經，不眠煩而且躁，邪干陰府。在經者，憑三陽而解表；在裏者，就淺深而清攻。膽病不寐者惟和，府具無眠者必下，餘邪未盡不眠，是熱耗眞陰，法當養陰清火。汗下已行不卧，乃元虛不足，治惟補虛培陰。因虛莫寐者，治以八珍湯、大補元煎、酸棗仁湯、安神丸等劑。因實不眠者，不外柴陳煎、羌葛芩連枳朴諸方。不眠大略，證治條詳。

《醫級・雜病・不得臥》　不得卧者，先評營衛出入常經，卧難偃者，多由痰飲喘促爲患，咳嘶莫卧，肺因寒閉火衝，譫脹無眠，胃必熱淫滯實，夜亂不眠者，陰受傳邪，清夜惘然者，陰陽不足。

半夏秫米湯通引陰陽必用，茯苓丸、定喘湯開消痰飲堪施。氣促者，虛進六君煎湯，實用導痰湯、三子養親湯。痰咳者，寒投杏麻薑蔻，火施知貝芩連。白虎玄明除胃熱，一陰煎、導赤治傳邪。養營酸棗安神，元虛不卧者宜調，補元煎、六味補中，陰陽不足者酌與，亡血不眠宜鹿角膠丸。無眠多汗進參芪，列條辨治，撮要宜知。

凡卧則目闔，必得衛氣歸陰，而後乃得闔，此營爲陰氣，衛爲陽氣，陰陽出入，開闔因之，此常經也。其有熱甚昏睡者，衛熱入陰也。膽熱多眠者，熱留半裏而莫之出也。如熱甚於衛不得從陰，則目不能闔，而斷不得卧。若欲卧難偃，及夜不成眠者，須審痰飲喘咳寒火，實滯傳邪陰虛諸候，篇中條晰詳明，按法可循。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不寐》　《靈樞》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是寐本乎陰，神爲主也，神安則寐。而神之所以不安者，有實有虛。實者，邪氣之擾亂也，如外有風、寒、暑、濕之邪，內有痰、火、水、氣、忿怒之邪，去其邪而神自安，此屬有餘之證，治之恆易。彼無邪而不寐者，由於心、腎二經之虧虛也。蓋人之神，寤則栖心，寐則歸腎，心虛則無血以養心，自神不守舍，而不能歸藏於腎，故不寐；腎虛則不能藏納心神於中，故寐不能沉，并不能久。是以少年腎足，則易睡而長；老年陰衰，則難睡而短。且腎水既虧，相火自熾，以致神魂散越，睡眠不寧，似乎痰火有餘之證，不得用寒涼以激之，當補眞水以配之，則火息而寐自安矣。

《醫階辨證・寐瞑臥安四證辨》　不寐，夜常長寐也。陰虛神清不寐，痰擾神昏不寐。不瞑，夜目不閉也。衛氣不入於陰，目不瞑，陽邪入於陰，煩躁不得瞑，汗虛煩不得瞑。不得卧，身不得卧也，水氣卧則喘喘，故不得卧。卧不安，反側不得安卧也，邪熱在陽明。

凡有外邪內邪，必有脈與證可驗。邪屬風寒，散之，如麻、桂、蘇、葛之類；邪屬火熱，涼之，如竹葉、石膏、芩、蓮之類；邪屬痰飲，化之，如溫膽湯、導痰湯之類；邪屬飲食，消之；氣滯，行之；水濕，利之。此大概也，仍當於各門求法治之。至於心腎虧虛，須知調補。【略】

凡病後，及婦人產後，不得眠者，此皆血氣虛，而心脾不足，以補養爲主。或有痰火，少佐清痰降火之藥治之，不得過爲尅伐。

《良朋彙集・不寐門》 安枕無憂散，治心膽虛怯，晝夜不得眠。

又方

酸棗仁炒熟　白茯苓各等分

右研末，每服三錢，蜜水調下。

一方

酸棗仁五錢炒研用東酒三合浸

用糯米三合煮粥，臨熟下棗仁汁，再煮三五沸，空心食之。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症目》 夜不安　夜不安者，將卧則起，坐未穩又欲睡，一夜無寧刻，重者滿床亂滾，此血府血瘀，此方服十餘付可除根。

不眠　夜不能睡，用安神養血藥治之不效者，此方若神。

夜睡夢多　夜睡夢多，是血瘀，此方一兩付全愈，外無良方。【略】

《醫綱提要・内科部・内傷心小腸病》 不眠者，心膽有熱，血虛則然，宜清熱養血，歸脾湯主之，仲景眞人曰：心經病，如怔忡不寐，乃心血少也，用人參、麥冬、當歸、茯神各三錢。丹參三錢。甘草、菖蒲、凡勞心人菖蒲不可用以其利竅，損血也。五味、各一錢。生棗仁、炒棗仁。各五錢。本草云：棗仁炒用治膽虛不眠，生用治膽熱好眠。

按：此方妙矣，咳去人參加沙參，熱去茯神加茯苓，虛去菖蒲，餘則無一可少也，虛人加龜膠鹿膠，兼外感去五味，加羌活。

《類證治裁・不寐》 論治　陽氣自動而之靜，則寐。陰氣自靜而之動，則寤。不寐者，病在陽不交陰也。《靈樞》曰：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厥氣客於臟腑，則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蹻滿，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行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素問》曰：陰虛故目不瞑，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其卧立至。蓋不寐多由思慮勞神，驚憂怒火，氣鬱生涎，用半夏湯。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陰而利大腸，則陰陽交通而得卧也。又曰：胃不和則卧不安，蓋胃氣主降，若痰火阻痹，則煩擾不寐也。宜橘紅、茯苓、石斛、半夏、炙草、枳實、查肉、神麴之屬。又曰：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此水停心下，不得眠。宜茯苓甘草湯。若夫心血不足，或神不守舍，宜歸脾湯、琥珀養心丹。由肝虛受邪，夢中驚悸，魂不守舍，先服獨活湯，後服珍珠母丸。《綱目》曰：人卧則血歸於肝，今血不靜，卧不歸肝，故驚悸不得卧也。由營衛俱虛，神魂失守，七福飲，或大補元煎。由膽火鬱熱，口苦神煩，溫膽湯加丹皮、山梔、鈎藤、桑葉。由腎陰久虧，孤陽浮越，六味湯加淡菜、龜膠、五味子。由心火焦煩，津乾口渴，宜補心丹。由驚恐傷神，心虛不安，養心湯，定志丸。由思慮傷脾，脾血虧損，經年不寐，歸芍六君子湯，或益氣安神湯。由膽虛不眠，定志丸加熟棗仁，或炒棗仁一兩，研末，酒調服。由心膽俱怯，觸事易驚，十味溫膽湯。由病後虛煩不眠，竹葉石膏湯，茯苓補心湯。由虛勞煩熱不寐，金匱酸棗湯，或棗半湯。由高年血衰不寐，聖愈湯。有喘不得寐者，蘇子竹茹湯。經曰：肺者臟之蓋也。肺氣盛，則肺大不能偃卧。有卧易驚醒者，驚甲羌活丸。有通宵不寐者，安卧如神湯。有煩不得寐，服藥不效者，梔豉湯下硃砂安神丸。有病久餘熱不止，遺精不寐者，六味丸加炒棗仁、五味子。病後及吐下後，與潰瘍不得眠者，屬膽虛。人參、茯神、棗仁、陳皮、麥冬、龍眼爲主。有火脈數，加知母、黃連、竹茹。心煩，加炒山梔。《醫通》曰：凡婦人肥盛，多鬱，不得眠者吐之，從鬱結痰火治，溫膽湯，用豬膽汁炒半夏麴，加柴胡、熟棗仁。凡怔忡驚恐健忘，癲狂失志不寐，皆由痰涎沃心，以致心氣不足。若涼心之劑太過，則心火愈微，痰涎愈盛，惟以理痰順氣，養心安神，爲第一義。導痰湯加茯神、人參、石菖蒲。

《冷廬醫話・不寐》 不寐之證，由於思慮傷脾，繁冗勞心者，非專恃醫藥可治。《老老恒言》謂不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游思於杳渺無聯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余謂二法之中，縱法尤妙。蓋操則心猶矜持，未極恬愉之趣，不若縱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即難奏效，尤當寓操於縱爲佳。余師歸安沈鹿坪先生焯，官台州教授時，因閱文繁勞，患怔忡不寐，有人傳一法云：每夜就枕後，即收斂此心，勿萌雜念，惟游思於平素所歷山水佳處，任情一往，定而能靜，久而久之，心漸即於杳漠之中，則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獲效，是其能得縱法之要者。

《醫法圓通・不卧》 按不卧一證，有因外邪擾亂正氣而致者，有因內傷已久，心腎不交而致者，有因卒然大吐大瀉而致者，有因事勢逼迫，憂思過度而致者。因外感而致者，由邪從外入，或在皮膚，或在肌肉，或在經輸，或在血脈，或在藏府，正氣受傷，心君不甯，故不得卧，必須去其外邪，正復神安，

始能得卧，醫者當審定邪之所在，如汗出不透者透之，熱鬱不洩者洩之，氣化不得化者化之，樞機失運者運之，可吐者吐之，可下者下之，可溫者溫之，可涼者涼之，按定淺深病情提綱，自然中肯。因內傷而致者，由素秉陽衰。有因腎陽衰而不能啓眞水上升以交於心，心氣即不得下降，故不卧。有因心血衰不能降君火以下交於腎，腎水即不得上升，亦不得卧。其人定見委靡不振，氣短神衰，時多煩燥，法宜交通上下爲主，如白通湯，補坎益離丹之類。因吐瀉而致者，由其吐瀉傷及中宮之陽，中宮陽衰，不能運津液而交通上下，法宜溫中，如吳茱萸湯，理中湯之類。因憂思而致者，由過於憂思，心君浮燥不甯，元神不得下趨，以交於陰，故不得卧，此非藥力可醫，必得事事如意，神氣安舒，自然能卧，若欲治之，亦只解鬱而已，如歸脾湯、鞠鬱丸之類。近來市習，一見不卧，便謂非安魂定魄不可，不知外感內傷，皆能令人不卧，不可不辨也。

《證治心得・不寐》 經曰：衛氣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厥氣客之，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半夏秫米湯主之。《內經》不講心，惟講和胃而通陰陽，故用半夏秫米湯。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此其常也。失其常則不得靜而藏魂，目不得瞑也。《景岳》謂不寐之因，病雖非一，知邪正二字則盡之矣。蓋寐本乎陰，神其主也，神安則寐，神不安則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氣之擾，一由營氣之虛耳，凡傷寒溫熱之不寐者，皆外邪深入擾之也。《傷寒論》云：陽明病，不得眠，凡有邪而不寐，去其邪而神自安，攘外即所以安內也。故治風寒宜散，溫熱宜清，水溼宜利，食滯宜消，仍當於各門求治之。有痰火擾亂，心不藏神者，宜清火滌痰，先用滾痰丸，次用安神丸，清心散涼膈散之類。或痰涎沃膽，神不歸舍者，宜溫膽湯。虛者六君子湯加棗仁、黃耆。膽熱者，口苦心煩，用桑葉、丹皮、山梔等，輕清少陽法。或焦煩過度，而離宮內燃，從補心丹及安神丸法。心事煩冗，晝夜不寐，乃心火上乘陽分，衛氣不得入於陰。心火輕，天王補心丹；心火盛，硃砂安神丸。或憂勞憤鬱，而耗損心脾，宗養心湯及歸脾湯法。凡病後及婦人產後不得眠者，皆血氣虛而心脾二臟不足，雖有痰火，亦不宜過於攻，治以補養爲君，或佐清痰降火藥。或精不凝神，而龍雷震蕩，當壯水之主，合靜以制動法；或肝血無藏，而魂搖神漾，有鹹補甘緩法。營氣傷極，人參入乳並行，陽浮不攝，七味八味可選。肉桂七味丸、附桂八味丸。餘如因驚宜鎮，因怒宜疏，飲食痰火爲實，新產病後爲虛。總之，無邪而不寐者，營氣不足也。營爲血，血虛則心無以養，心虛則神不得安，或寐時驚惕，或若有繫戀，或無因而妄想，皆心腎不交所致也，當養心腎之陰，及去靜中之動，則得之矣。

《醫學易通・裏證・不寐》 不寐證

《金匱》主肝魂不守宅，用酸棗仁湯。余以陽不歸陰，用乾百合壹兩半，紫蘇葉叁錢，龍骨、牡蠣、茯神、棗仁之類隨宜加入。

不寐詩　不寐《內經》論最詳，肝魂招納酸棗仁湯，紫蘇百合歸陰分，《侶山堂類辨》云：余植百合，其花朝開暮闔，紫蘇之葉，朝挺暮垂，俱能引陽氣而歸陰分。龍牡茯神佐使良。

酸棗仁湯　尤在涇云：人寤則魂寓於目，寐則魂藏於肝，虛勞之人，肝氣不榮，故以棗仁補斂之。然不眠由於虛煩，必有燥火痰氣之擾，故以知母、甘草清熱滋燥，茯苓、川芎行氣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

《存存齋醫話稿・附録》 常習性失眠，多屬神經衰弱之結果。患者精神抑鬱，思慮紛然，卧時常覺睡意毫無，而神情又非常疲乏，勉強入睡，有徹夜不交睫者。是日前睡眠障礙。有祇睡三四小時，一到習慣醒時，即不能復睡者。是日後睡眠障礙。日間肉體困倦，心緒惡劣，腦昏耳鳴，目眩頭重，思攷遲鈍，做事厭倦，勉強爲之，乖舛百出，其精神上之不快感覺，有非楮墨所能形容者，故不幸而成斯證，人生樂趣，盡付東流矣。此病治法，當分標本，治標如酸棗仁湯、琥珀多寐丸，或以酸棗仁一兩，生地五錢，米一合煮粥食，亦良。治本如黑歸脾丸、天王補心丹及兔腦丸。總須選定一方久服不輟，方有巨效，此證乃神經官能疾患，尤宜注重衛生，特撮述失眠之無藥療法如下。

妄想過甚時，宜起床徐步，或流覽報章，待神經漸覺疲倦，再行安睡。

倘覺睡思爲妄想所佔據，宜勉力沉靜觀念，理其頭緒，一念初發，即窮此念之起源而澄清之，再發他念，亦復如是，此以念制念也。

靜聽壁上鐘聲而默計其次數，此集中思想也。

入寢前，或輕微運動，或少食流汁，或溫水洗腳，此引去腦部之充血也。

枕宜稍高，幷須輕軟。

注意大便之調整，夜膳後勿飲湯水，茶酒咖啡尤忌，夜膳亦戒太飽。

寢室須南向，幽靜，勿點燈，但宜開窗以通空氣。

在不易入睡時，可低聲背誦愛讀之詩歌。然陳玉梅之催眠曲，俚俗不足

取也。

臨卧用鹽含口溶化，或飲鹽湯一盃，有鎮靜神經之效。

余久患神經衰弱，幷常失眠，故於此稍有心得，同病諸君，苟照上述藥物衛生等法，遵行不懈，則失眠之苦痛，將消滅於不知不覺間矣。

《醫悟・不能寐》 有煩悶脇痛不能寐，甚或懊憹嘈亂者，膽絡痰熱也。有濕熱蒸鬱煩悶不得寐者，有天時暴熱躁擾不能寐者，胃熱也。有煩躁擾亂驚悸不得寐者，心胞痰熱也，統用溫膽湯。痰重者，佐以滾痰丸；濕甚者加川連、珀屑；時熱加山梔、硃燈心。有水停心下怔忡不得寐者，溫膽湯倍半夏，長流水煎，此皆實證之治法。有苦竭思慮，脾陰傷損，心營耗洩，徹夜清醒不欲寐，甚或炎赤眩暈者，有營血久虧，心虛生熱不得寐者，通宜養心甯志等方，此皆虛證也。有驚恐憂思，神虛不守不得寐，或暫寐輒驚醒者，宜安神定志湯。有暴怒太甚，陽浮不降，面赤頭眩不能寐者，秘驗琥珀丸加竹茹、川連、山梔、丹皮、膽汁、炒棗仁，此皆虛實相兼證也。大要總由陰氣不足，陽氣獨行，離析不交，寤而不瞑。既不得寐，則陰氣愈傷，陽愈偏勝，虛陽妄勝，殘陰耗竭，神魂失藏，雖欲暫時安靜而不得，加以求寐不遂，心氣生熱，心君不安，百體不適，其去熟睡愈遠矣。故治不寐者，既當責諸方劑，尤當責諸調攝，內治外治缺一不能奏效也。

《家傳醫學入門・不寐》 心虛不寐，不須驚，加味定志丸自平，人參遠志石菖蒲，茯神栢子與棗仁，煉蜜爲丸臨卧服，管教熟睡至天明。病後虛煩不得眠，只用溫膽湯速煎，半夏茯神與枳實，陳皮甘草棗仁增，遠志去心甘草製，加些竹茹自然痊。日夜勞心虛火動，多痰少睡心不甯，加減養心湯速用，清痰降火與安神，參連歸芍遠志肉，天冬栢子與棗仁，陳皮甘草兼半夏，金箔十張併茯神。

《雜證要法・不寐》 不寐之證有三，有勞病虛煩不得眠者，緣土濕胃逆，相火浮動，以擾亂神魂而不得安，以酸棗仁湯主之。又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以司晝夜之開闔，今有厥逆之氣，客於五藏六府，抗衛氣於外，使之行於陽，不得入於陰，故目不得瞑，以半夏秫米湯主之。又有水氣停滯於胸中，鬱成濕痞，近而欺淩宮城，心神煩擾而不得眠，以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醫學衷中參西録・治心病方》 安魂湯　治心中氣血虛損，兼心下停有痰飲，致驚悸不眠。蓋心火也，痰飲水也，火畏水刑，故驚悸至於不寐也。然痰飲停滯於心下者，多由思慮過度，其人心臟氣血恆因思慮而有所傷損。故方中用龍眼肉以補心血，酸棗仁以斂心氣，龍骨、牡蠣以安魂魄，半夏茯苓以清痰飲，赭石以導引心陽下潛，使之歸藏於陽，以成瞌睡之功也。

紀事

《儒門事親・內傷形・不寐》 一富家婦人，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兩手脈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進，脈得其平。

《石山醫案・不寐》 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於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寐，醫者以爲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汪診之，脈皆細弱而緩，曰：其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

《名醫類案・不寐》 許叔微治四明董生者，患神氣不寧，卧則魂飛揚，身雖在牀，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宵不寐，更數醫莫效。羅診視之，問曰：醫作何病治之？董曰：衆皆以爲心病。許曰：以脈言之，肝經受邪非心也！肝經因虛，邪氣襲之，肝藏魂者也，遊魂爲變。平人肝不受邪，卧則魂歸於肝，神靜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卧則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故小怒則劇。論證精確。董生欣然曰：前此未之聞也，雖未服藥，似覺沉痾去體矣！願求藥以治之。許曰：公且持此說，與衆醫議所治之方，而徐質之。閱旬日復至云：醫偏考古今方書，無與對病者。許乃爲處二方，服一月而病悉除，方以眞珠母爲君，龍齒佐之，方內以人參爲臣，方妙。眞珠母入肝爲第一，龍齒與肝同類故也。龍齒虎睛，今人例以爲鎮心藥，殊不知龍齒安魂，虎睛定魄，各言其類也。東方蒼龍木也，屬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屬肺而藏魄。龍能變化，故魂遊而不定。虎能專靜，故魄止而能守。許謂治魄不寧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萬物有成理而不失，

亦在夫人達之而已。

一老人患虛煩不得睡，大便不通，常有一道熱氣，自臍下衝上心隨即昏亂欲絕，醫一月不愈，用大黃通利大便，幾致殞殆。羅診之六脈沉緩，遂投竹茹溫膽湯。十一臟取決於膽也。自午服一盞，熱氣至心下，而不至心上，晡時一盞，熱氣至臍下而不至臍上。戌初又一盞，熱氣不復上升矣。次日早間以檳榔疎氣琇按：四字可商。之藥調之，大府遂通而愈。此證虛而協熱者居多，若因大便不通，熱氣衝上而用宣通之藥，斷斷不可，況沉緩之脈，見乎沉爲裏病，緩則爲虛，溫膽外宜養陰潤下爲是。

《保嬰撮要・不寐》治驗

一小兒患瘡潰後，飲食少思，倦怠不寐，先用四君、茯神、當歸、陳皮，飲食頓加，乃佐以八珍散爲末，時服錢許，漸得寐。又因驚汗出，發熱不寐，用異功散加柴胡、山梔，汗熱頓止，仍服四君、八珍之藥得寐。後又飲食停滯，腹痛吐痰，不寐汗出，用六君、柴胡、升麻、山楂而安。

一小兒十四歲，勤於功課，徹夜不寐，飲食無味，早間用補中益氣湯，午後用異功散，飲食漸有味，夜稍得寐，仍用補中益氣湯、八味湯而愈。畢姻後不寐，兼遺精盜汗，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小兒痢後，不食少寐，或兼盜汗，先用異功散加升麻、當歸，飲食漸進，佐以補中益氣湯，稍得寐。四年後，因用心記誦，患自汗不寐，飲食甚少，用補中益氣湯、加味異功散而愈。

一女子十七歲，喪母過哀不寐，發熱或寒熱，此脾血虛而火動也，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治之尋愈。後因飲食怒氣，不寐腹痛，先用六君、柴胡、升麻而痛止，仍用前二藥而得寐。

《醫學綱目・肝膽部・不得臥》 紹興癸丑，予待次四明，有董生者，患神氣不寧，每臥則魂飛揚，覺身在牀，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夕無寐，更醫不効。予爲診視，詢之曰：醫作何病治？董曰：衆皆以爲心病。予曰：以脈言之，肝經受邪，非心病也。肝氣因虛，邪氣襲之，肝藏魂者也，遊魂爲變。平人肝不受邪，臥則魂歸於肝，神靜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臥則魂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故小怒則劇。董欣然曰：前此未之聞，雖未服藥，已覺沉痾去體矣，願求治之。予曰：公且持此說，與衆醫議所治之方而徐質之。閱旬日，復至云：醫偏議古今方，無與病相對者。故予處此二方以贈，服一月而病悉除。此方用眞珠母爲君，龍齒佐之，眞珠母入肝經爲第一，龍齒與肝同類也。龍齒虎睛，今人例以爲鎮心藥，殊不知龍齒安魂，虎睛定魄，各言其類也。蓋東方蒼龍木也，屬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屬肺而藏魄。龍能變化，故魂遊而不定。虎能專靜，故魄止而有守。予謂治魄不寧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萬物有成理而不失，在夫人達之而已。

《萬病回春・不寐》 一小兒十五歲，因用心太過，少寐驚悸，怔忡惡寒。先用補中益氣湯、茯苓、酸棗、遠志，惡寒漸止；又用加味歸脾湯，驚悸少安；又用養心湯而痊。

《臨證指南醫案・不寐》 倪　多痛陽升，陰液無以上注，舌涸赤絳，煩不成寐。當益腎水以制心火。心火。

鮮生地　元參　麥冬　綠豆皮　銀花　竹葉心

吳　少陽鬱火，不寐。膽火。

丹皮　半夏　鉤藤　桑葉　茯苓　橘紅

程氏　上晝氣逆塡脘，子夜寤不肯寐，乃陽氣不降，議用溫膽湯。溫膽去枳實，加金斛，滾痰丸二錢五分。

顧四四　鬚鬢已蒼，面色光亮，操心煩勞，陽上升動，痰飲亦得上溢。《靈樞》云：陽氣下交入陰，陽蹻脈滿，令人得寐。今氣越外泄，陽不入陰，勉飲酒醴，欲其神昏假寐，非調病之法程。凡中年已後，男子下元先損。早上宜用八味丸，暇時用半夏秫米湯。陽蹻脈虛。

某　陽不交陰，夜卧寐躁。小半夏湯。

趙氏　嘔吐眩暈，肝胃兩經受病，陽氣不交於陰，陽蹻穴空，寤不肯寐。《靈樞》方半夏秫米湯主之。

又　接用人參溫膽湯。

某四二　脈濇，不能充長肌肉，夜寐不適，脾營消索，無以灌溉故耳。當用歸脾湯意溫之。脾營虛。

某　肝陽不降，夜無寐，進酸棗仁法。膽液虧。陽升虛煩。

某　不寐六十日，溫膽諸藥不效，嘔痰不適，明係陽升不降。用《金匱》酸棗仁湯。

陳　陰精走泄，復因洞瀉，重亡津液，致陽暴升，胃逆食入欲嘔，神識不

靜無寐。議酸棗仁湯。

某三三　寤不成寐，食不甘味，厄羸，脈細數濇，陰液內耗，厥陽外越，化火化風，燔燥煽動。此屬陰損，最不易治，姑與仲景酸棗仁湯。

田　臟液內耗，心腹熱灼，陽氣不交於陰，陽蹻穴空，令人寤不成寐。《靈樞》有半夏秫米法。但此病乃損及肝腎，欲求陽和，須介屬之鹹，佐以酸收甘緩，庶幾近理。肝腎陰虧陽浮。

龜膠　淡菜　熟地　黃柏　茯苓　萸肉　五味　遠志

又　鹹苦酸收已效，下焦液枯，須填實肝腎。

龜鹿膠　熟地　蒐蓉　天冬　萸肉　五味　茯苓　羊內腎

不寐之故，雖非一種，總是陽不交陰所致。若因外邪而不寐者，如傷寒、瘧疾等暴發，營衛必然窒塞，升降必然失常，愁楚呻吟，日夜難安，當速去其邪，攘外即所以安內也。若因裏病而不寐者，或焦煩過度，而離宮內燃，從補心丹及棗仁湯法；或憂勞憤鬱，而耗損心脾，宗養心湯，及歸脾湯法，或精不凝神，而龍雷震蕩，當壯水之主，合靜以制動法；或肝血無藏，而魂搖神漾，有鹹補甘緩法。胃病則陽蹻穴滿，有《靈樞》半夏秫米湯法；膽熱則口苦心煩，前有溫膽湯，先生又用桑葉、丹皮、山梔等，輕清少陽法；營氣傷極，人參、人乳並行；陽浮不攝，七味、八味可選。餘如因驚宜鎮，因怒宜疎。飲食痰火爲實，新產病後爲虛也。邵新甫。

徐評　不寐之因不一，案中十不得一，博考方知。

《續名醫類案・不眠》　張子和治一富家婦人，傷思過慮，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張治之。張曰：兩手脈俱緩，此脾受之，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約，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法而去。其婦大怒出汗，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食進脈平。雄按：此法人皆能之，然須問其是否愈人之病也。

王思中治周氏患發熱咳嗽，以陰虛內傷治愈劇，經月不得眠，王診之曰：此謂懸飲，乃鬱熱所致，氣不升降，則湯液停積，漸成飲囊。法當開鬱行氣，每劑用荷葉蒂七枚，一服而鼾睡，數日平復。《吳江縣志》飲囊一證喻氏、徐氏皆論之極詳，皆不出方。徐氏但云：須用輕清通透之單方治之，今用荷葉蒂即此義也。

張漣水名康忠，嘗治董尚書潯陽不眠，用百部一兩，半夏一兩，董即得美睡，酬之百金。董既睡夢爲役夫，牽船行赤日中，甚疲勞，忽見涼樹美蔭甚樂，大喜而寤。人謂張君二味藥，即得百金，董公百金，乃得役夫一息。《識小錄》徐樹丕。雄按：此亦飲證也。

孫文垣治潘景宇內人，後半夜不眠，肝火浮入包絡。兩太陽及眉稜骨痛，肝火上逆支絡。面黃肌瘦，大便溏，稍勞則體熱，四肢無力。皆肝陽盛而脾陰虛。其脈左寸洪滑，肝脈上溢。自春至秋皆然，此由脾虛，肝心二經火盛然也。當云肝盛脾虛。先用四君子，加黃連、柴胡、扁豆、澤瀉、滑石調理，夜與錢仲陽安陽丸，燈心湯下，服八日得睡，兩太陽亦不痛。黃連之功居多。繼用六君子，加黃芪、秦艽、柴胡、澤瀉、當歸、白芍、黃柏，全安。

盧不遠治聞子將母，冬月心忽然如散而沉下，便不得睡，幾三月矣。脈之，獨左關弱不能應指，以爲肝虛，須補其母，當立春始安。用熟地爲君，茯苓、棗仁、當歸、人參、防風、遠志佐之。防風、遠志宜酌。服二十帖，至期愈。子將問：心散不寐，似屬心經，何反以肝腎藥見效，而立春始應？曰：此得之脈也。經曰：肝不足則恐，恐則氣下，雖情志無恐懼，而氣象似之。據脈按證，肝虛無疑。因肝不足，故先其令而痰作，補水生木，待時而元氣乃復也。豈得以心散便屬心經？是非心散，乃心見身中氣散之象耳。則散者爲病。見散者非病，設心自病，又安能自見其散哉？

李士材治張同初善怒善鬱，且應酬繁劇，膈中痛甚，夜不成寐。醫用菖蒲、枳朴、木香、豆蔻。殊不知此證屬虛，虛則濁陰不降，神氣失守，故痛且寤也。遂以歸脾湯倍用人參、當歸，不十劑而胸次快然安寢。《醫通》。

張玉路治一少年因恐慮，兩月不卧，服安神補心藥無算，與以溫膽湯倍半夏、柴胡，一劑頓卧兩晝夜，竟爾霍然。

一人遺精，煩擾不得卧，與六味丸料加棗仁，數服而安寢如常。

一人潰瘍久不收斂而不得卧，瘍醫不能療。令與大劑十全大補而安。

陸養愚治沈翰撰虹臺，年近五旬，體肥善酒而耽厚味，常露卧。秋末冬初，忽酒後煩躁不得寐，或以安神養血不效，惟服清痰清火稍應。後每易一方，間瘥數日，即復如故。惟大醉後得吐，始熟寐一二時。然日間則倦不能起，且飲食無味。延至仲夏，偶煩躁身癢，以熱湯澡浴，是夜睡至天明。由是臨卧必浴，即不能長睡，而或一二更安寢。若間日浴即不寐，至立秋浴亦不應。八月間竟全不睡矣。診之，六脈沈濇，兩寸尤甚。自言平日天氣稍暖，即畏熱多汗，自病後但煩閉而不畏熱，暑月竟無汗。因思《內經》每有論無方，

獨不寐一條，兼有其方，何今人不知用，及用亦無效也。經言不寐之因，則曰：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不得入於陰則陰虛，故目不瞑。又曰：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又曰：胃不利，則卧不得安。言治療之法，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又曰：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其方以千里水揚之萬遍，炊以葦薪，用秫米、半夏煎飲。其汗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澡浴則睡，是外之經絡胥通也。因用子和法，以獨聖散，三日約通其涎飲益許。是夜身雖困倦，然已得睡。禁其厚味酒醴，惟進稀粥。五日後令密室中置沸湯數鍋，使熱氣薰蒸，中設一桶，探湯澡浴之，拭乾就寢，用麻黄、蘇葉、乾葛、防風、威靈仙、半夏各一兩，照《內經》煎法熱服，後覆之汗微微而來。是夜睡始沈，又將息一日，再以此法大汗之。自此睡卧如常，身體輕快，精神清爽，六脈皆起且流利，而病去矣。

一人煩躁發熱，肌體骨立，目不得瞑，已三年矣。醫與清熱養陰化痰安神之藥，及千劑勿效。一宵不得安卧。診之肝脈獨沈而數，此怒火久伏，而木鬱宜達。用柴胡四錢，白芍二錢，丹皮、梔子各二錢五分，甘草五分，桂枝四分，藥進熟寐至一晝夜。後用逍遙散，加人參丸服而愈。木鬱土中之證非柴胡不能達。此證用之最爲合宜。若立齋之隨手濫用，則必有隱受其害者矣。

李季蚪庶母因兒痘驚苦積勞，虛煩不得卧，心膽虛怯，觸事驚悸，百藥不效，家弟長文偶於友人處聞興化陳丹崖療一女人甚奇，其證與母類。叩其方，乃溫膽湯也。試之數劑而效。半夏七錢，竹茹、枳實各三錢，陳皮四錢半，茯苓、甘草各二錢二分半，分二劑，薑棗煎服，外加棗仁五錢。後因虛極加人參二錢。質之仲淳曰：此必有痰而善飲者也。果然。《廣筆記》。

顧太學叔夏內人，患陰虛火證，徹夜不眠者兩月，飲食俱廢，形體日削，中外疑其必無救矣。李爲之診視，決其必無大害，第要多需時日矣。用大劑人參、棗仁、茯神、遠志、生地、當歸、五味、麥冬，因虛甚氣怯，佐以琥珀、辰砂、金銀器之類，約百餘劑而瘳。後友人詢其故，李謂此病雖屬虛，幸臟腑無損，心經雖有火，幸不至爍肺。多服補陰收斂之劑，則水火自然升降。所云壯水制陽光，正此謂耳。至於久病脈調，身不發熱，豈有他慮哉。

錢國賓治陝西喻少川，久以開氊店居杭，體厚剛健，偏嗜炙煿，性躁動肝氣，年逾五旬，終夜不寐者六年。用痰火氣血之藥多矣。早晨診候，寸關洪浮有力，若堅實之象，惟兩尺脈大。熟思之，以脈論肥人當沈，今六脈洪浮有力，以證論上身怕熱，足反畏冷，以藥論清補俱已盡服。《難經》曰：人之安睡，神歸心，魄歸肺，魂歸肝，意歸脾，志藏腎，五藏各安其位而寢。且夜屬陰主靜，日屬陽主動，陰陽和平，安然寤寐。此六年不睡，乃陽亢證也，當大泄其陽，使陰氣漸復則寐矣。用大承湯加大黄二兩，泄十餘行，其人昏倦，睡數日方醒，進以粥食愈。

《古今醫案按・不寐》 汪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於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寐。醫者以爲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汪診之，脈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

附許學士治四明董生，卧則魂飛揚，身雖在床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宵不寐。衆皆以爲心病，醫之無效。許曰：以脈言之，肝經受邪，遊魂爲變，非心也。以肝有邪，魂不得歸於肝，是以卧則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必小怒則劇，用眞珠母爲君，龍齒佐之，因有龍齒安魂，虎睛定魄之說。震按：此二條俱憑兼見之證，辨爲肝膽之病。若汪案之脈細弱而緩，何以不認作陽氣兩虛？許案不載脈象亦難核辨。然肝膽之不寐易治，而心之不寐難瘥。蓋心藏神，腎藏精與志，寐雖由心，必賴腎之上交精以合神，陰能包陽，水火既濟，自然熟寐。《內經》謂：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又云：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膽病之不寐也。如人並無外邪侵擾，亦無心事牽掛而常徹夜不寐者，其神與精必兩傷，大病將至，殊非永年之兆，雖投補心補腎之藥，取效甚難，即《內經》秫米半夏湯亦有效，有不效，或初效繼不效，而病者輾轉床褥，必求其寐，愈不肯寐，更生煩惱，去寐益遠。慈山先生老老恆言云：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着，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此誠慧心妙悟，可補軒岐所不逮。

《冷廬醫話・不寐》 韓飛霞謂黄連、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震澤毛愼夫茂才元勛，嘗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餘，因子女四人痧痘連綿，辛勤百日，交小暑後，忽然不寐，交睡則驚恐非常，如墜如脫，吁呼不寧，時悲時笑。毛診之，謂由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乃心腎不交之證，用北沙參、生地、麥冬、當歸、遠志、炙草、白芍、茯神、川連二分，肉桂一分，以甘瀾水長流水揚之萬遍爲

甘瀾水。先煮秫米一兩，去渣，將湯煎藥，服之全愈。毛居黎里鎮，讀書三十年，中歲行道，名著一時。

汪春圃《純粹醫案》亦有以黃連、肉桂治不寐證者。丁俊文每日晡後發熱微渴，心胸間怔忡如築，至晚輒生懊憹，欲罵欲哭，晝夜不能寐，諸藥不效，延至一載有餘。汪診其脈，左寸浮洪，兩尺沉細，知屬陰虧陽盛，仿《靈樞》秫米半夏湯，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錢，另煎待冷，黃連三錢，另煎，乘熱同和入內，徐徐溫服，自未至戌盡劑，是夜即得酣睡。次日巳牌方醒，隨用天王補心丹，加肉桂、枸杞、鹿膠、龜膠等味製丸，調理全愈。偶從杭城沈雨溥書坊購得《醫學秘旨》一冊，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嘗治一人患不睡，心腎兼補之藥，遍嘗不效，診其脈，知爲陰陽違和，二氣不交，以半夏三錢，夏枯草三錢，濃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補心等藥而愈。蓋半夏得陰而生，夏枯草得至陽而長，是陰陽配合之妙也。書係鈔本，題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許人，識以俟考。

《醫學衷中參西録・治心病方》 一媼，年五十餘，累月不能眠，屢次服藥無效。診其脈有滑象，且其身形甚豐腴，知其心下停痰也。爲制此湯，服兩劑而愈。

一婦人，年三十許，一月之間，未睡片時，自言倦極仿佛欲睡，即無端驚恐而醒。診其脈左右皆有滑象，遂用苦瓜蒂十枚，焙焦軋細，空心時開水送服，吐出膠痰數碗，覺心中異常舒暢，於臨眠之先又送服熟棗仁細末二錢，其夜遂能安睡。後又調以利痰養心安神之藥，連服十餘劑，其證永不反復矣。

《醫學衷中參西録・醫案・不寐病門》 心虛不寐

徐友梅，道尹，寓天津一區，年六十六歲，於季春得不寐證。

病因　因性嗜吟咏，喜與文士結社，賦詩聯句，暗耗心血，遂致不寐。

證候　自冬令間有不寐之時，未嘗介意，至春日陽生病浸加劇，迨至季春恆數夜不寐，服一切安眠藥皆不效。精神大爲衰憊，心中時常發熱，懶於飲食，勉強加餐，恆覺食停胃脘不下行。大便乾燥，恆服藥始下。其脈左部浮弦，右脈尤弦而兼硬，一息五至。

診斷　其左脈浮弦者，肝血虛損，兼肝火上升也。人之睡時魂藏於肝，今因肝臟血虛火升魂不能藏，是以不寐。其右脈弦而兼硬者，胃中酸汁短少更兼胃氣上逆也。酸汁少則不能化食，氣上逆則不能息息下行傳送飲食，是以食後恆停胃脘不下。而其大便之燥結，亦即由胃腑氣化不能下達所致。治此證者，宜清肝火、生肝血、降胃氣、滋胃汁，如此以調養肝胃，則夜間自能安睡，食後自不停滯矣。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大甘枸杞八錢　生赭石六錢軋細　玄參五錢　北沙參五錢
生杭芍五錢　酸棗仁四錢炒搗　生麥芽三錢　生鷄內金錢半黃色的搗
茵陳半錢　甘草二錢

共煎一大盅，溫服。

復診　將藥煎服兩劑，夜間可睡兩三點鐘，心中已不發熱，食量亦少加增，大便仍滯，脈象不若從前之弦硬，遂即原方略爲加減俾再服之。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大甘枸杞八錢　生赭石六錢軋細　玄參五錢　北沙參五錢
酸棗仁四錢炒搗　龍眼肉三錢　生杭芍三錢　生鷄內金錢半黃色的搗
生遠志錢半　茵陳一錢　甘草半錢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效果　將藥連服三劑，夜間安睡如常，食欲已振，大便亦自然通下。惟脈象仍有弦硬之意，遂將方中龍眼肉改用八錢，俾多服數劑以善其後。

說明　《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互爲之根，此天地之氣化也。人稟天地之氣化以生，是以上焦之氣化爲陽，下焦之氣化爲陰。當白晝時，終日言語動作，陰陽之氣化皆有消耗，實賴向晦燕息以補助之。誠以人當睡時，上焦之陽氣下降潛藏與下焦之陰氣會合，則陰陽自能互根，心腎自然相交。是以當熟睡之時，其相火恆熾盛暗動，得心陽之助。此心有益於腎也，至睡足之時，精神自清爽異常，得腎陰之助。此腎有益於心也。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互爲之根也。由斯知人能寐者，由於陽氣之潛藏，其不能寐者，即由於陽氣之浮越，究其所以浮越者，實因臟腑之氣化有升無降也。是以方中重用赭石以降胃鎮肝，即以治大便燥結，且其色赤質重，能入心中引心陽下降以成寐，若更佐以龍骨牡蠣諸收斂之品以保安其神魂，則更可穩睡。而方中未加入者，因其收澀之性與大便燥結者不宜也。又《內經》治目不得瞑，有半夏秫米湯原甚效驗，誠以胃居中焦，胃中之氣化若能息息下行，上焦之氣化皆可因之下行。半夏善於降胃，秫米善於和胃，半夏與秫米幷用，俾胃氣調和順適不

失下行之常，是以能令人瞑目安睡。方中赭石與山藥并用，其和胃降胃之力實優於半夏秫米，此乃取古方之義而通變化裁，雖未顯用古方而不啻用古方也。

《醫學衷中參西録・醫案・不寐病門》 不寐兼驚悸

表兄趙文林之夫人，年近三旬，得不寐證，兼心中恆驚悸。

病因　文林爲吾邑名孝廉，遠出作教員，恆半載不歸，家中諸事皆其夫人自理，勞心過度，因得不寐兼驚悸病。

證候　初苦不寐時，不過數日偶然，其過半夜猶能睡，繼則常常如此，又繼則徹夜不寐。一連七八日困頓已極，仿佛若睡，陡覺心中怦怦而動，即驀然驚醒，醒後心猶怔忡，移時始定。心常發熱，呼吸似覺短氣，懶於飲食，大便燥結，四五日始一行。其脈左部弦硬，右部近滑，重診不實，一息數近六至。

診斷　此因用心過度，心熱耗血，更因熱生痰之證也。爲其血液因熱暗耗，陰虛不能潛陽，是以不寐，痰停心下，火畏水刑，心屬火，痰屬水。是以驚悸。其呼吸覺短氣者，上焦凝滯之痰礙氣之升降也。其大便燥結者，火盛血虛，腸中津液短也。此宜治以利痰、滋陰、降胃、柔肝之劑，再以養心安神之品輔之。

處方

生赭石八錢軋細　大甘枸杞八錢　生懷地黄八錢　生懷山藥六錢　瓜蔞仁六錢炒搗　天冬六錢　生杭芍五錢　清半夏四錢　棗仁四錢炒搗　生遠志二錢　茵陳錢半　甘草錢半　朱砂二分研細

藥共十三味，將前十二味煎湯一大盅，送服朱砂末。

復診　將藥連服四劑，心中已不覺熱，夜間可睡兩點鐘，驚悸已愈十之七八，氣息亦較前調順，大便之燥結亦見愈，脈象左部稍見柔和，右部仍有滑象，至數稍緩，遂即原方略爲加減俾再服之。

處方

生赭石八錢軋細　大甘枸杞八錢　生懷地黄八錢　生懷山藥六錢　龍眼肉五錢　瓜蔞仁五錢炒搗　玄參五錢　生杭芍五錢　棗仁四錢炒搗　生遠志二錢　甘草二錢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效果　將藥連服六劑，徹夜安睡，諸病皆愈。

《孟河費氏醫案・不寐》 肝營久虧，肝陽漸動，風火上升，心神煩擾，夜寐不安。蓋人卧則魂藏於肝，肝陽不平，則寐不安也。擬眞珠母丸加減，漸望安適。

石決明　青龍齒　大丹參　大生地　雲茯苓　春柴胡　南薄荷　沉香片　柏子仁　夜合花　橘皮白　佩蘭葉　白蒺藜　台烏藥　毛燕窩　鮮藕　蕎餅

人卧則魂藏於肝，魄藏於肺。肝陽鼓動，則肺氣不清，夜寐不安，心神煩擾，乃肝肺不相接洽，非山澤不交之例。擬柔肝肅肺，安養心神，漸冀痊可。

眞珠母　蒼龍齒　雲茯神　炙生地　川貝母　夜合花　柏子仁　上降香　川石斛　大丹參　薄荷葉　瓜蔞皮　紅棗　鮮藕　蕎餅

兩天不足，心腎失交，夜寐不寧，動則頭汗，甚則作渴。脈右強左弱，或時五至，似數非數。久虛之質，峻補不受，偏勝亦忌，參以開合法，煎丸并進，漸可安康，久服延年，良非誣説也。

天門冬　炙生地　雲茯神　焦白朮　大丹參　雲茯苓　潞黨參　白歸身　生牡蠣　煅龍齒　新會皮　春砂仁　夜合花　福橘餅　奎紅棗

如作丸，以橘餅、紅棗二味煎湯泛丸，氣分藥可加重。

健忘分部

題解

《濟生方・健忘》 夫健忘者，常常喜忘是也。

《金匱鈎玄・健忘》 戴云：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此以爲病之名，非比生成之愚頑，不知世事者。

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

《證治要訣・虛損門・驚悸附健忘》 健忘者，所過之事，轉盼遺忘，此乃思慮過度，病在心脾，宜歸脾湯。

《明醫指掌・驚悸怔忡健忘》精神短少，心氣空虛，神不清而生痰，痰迷心竅，則遇事多忘；亦因思慮過度，病在心脾，故令轉盼遺忘，名曰健忘。

《辨證録・健忘門》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記憶，雖人述其前事，猶若茫然；此眞健忘之極也。

《證治匯補・胸膈門・健忘》健忘由精神短少，神志不交，亦有天稟不足者，亦有屬痰者。

《類證治裁・健忘》健忘者，陡然忘之，盡力思索不來也。夫人之神宅於心，心之精依於腎，而腦爲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實記性所憑也。正希金先生嘗曰：凡人外有所見，必留其影於腦。小兒善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訒庵云：觀此則知人每記憶，必閉目上瞬而追索之，亦凝神於腦之義。

論説

《素問・診要經終論》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

《素問・玉機真藏論》春脈太過，【略】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

《素問・調經論》血併於下，氣併於上，亂而喜忘。

《素問・四時逆從論》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略】冬刺肌肉，陽氣竭絶，令人善忘。

《素問・五常政大論》伏明之紀，【略】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略】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略】熱氣妄行，寒迺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

《素問・至真要大論》太陽之復，【略】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絶，死不治。

《靈樞・本神篇》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

《靈樞・大惑論》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虚，虚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諸病源候論・虚勞病諸候上・虚勞候》夫虚勞者，五勞、六極、七傷是也。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心勞，四曰憂勞，五曰瘦勞。【略】心勞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難，或時鴨溏，口内生瘡。

六極者，【略】二曰血極，令人無顔色，眉髮墮落，忽忽喜忘。【略】六曰精極，令人少氣嗡嗡然，内虚，五臟氣不足，髮毛落，悲傷喜忘。

七傷者，【略】五曰憂愁思慮傷心，心傷，苦驚，喜忘善怒。

《推求師意・雜病門・健忘》安神之外，猶可論否？曰：方論雖言怵惕思慮所傷，憂欲過損，驚恐傷心，心傷則健忘也。予嘗思之，人生氣稟不同，得氣之清，則心之知覺者靈；得氣之濁，則心之知覺者昏。心之靈者，無有限量，雖千百世已往之事，一過目則終身記之而不忘；心之昏者，雖無所傷，而目前事亦不能記矣。劉河間謂水清明，火昏濁。故上善若水，下愚若火，此稟質使然。設稟清濁混者，則不能耐事煩擾，煩擾則失其靈而健忘。蓋血與氣，人之神也。經曰：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靜乃水之體，躁乃火之用，故性靜則心存於中，動則心忘於外，動不已則忘不已，忘不已則存於中者幾希，故語後便忘，不俟終日。所以老人多忘，蓋由役役擾擾紛紜交錯，氣血之陰於斯將竭，求其清明有所守，而不爲事物所亂者，百無一人焉！由是言之，藥固有安心養血之功，不若平心易氣，養其在己而已。設使因痰健忘，乃一時之病，亦非獨痰也。凡心有所寄與諸火熱傷亂，其心皆健忘也。《靈樞》謂盛恐傷志，志喜忘。《内經》謂血併於下，氣併於上，亂而喜忘。可不各從所由以治之哉？

綜述

《素問・玉機真藏論》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

《金匱要略・果實菜穀禁忌并治》胡荽久食之，令人多忘。

《諸病源候論・癭瘤等病諸候・多忘候》多忘者，心虚也。心主血脈而藏於神，若風邪乘於血氣，使陰陽不和，時相幷隔，乍虚乍實，血氣相亂，致

心神虛損而多忘。

《養生方》云：丈夫頭勿北首卧，神魂不安，多愁忘。

《千金要方・傷寒上》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堅大便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千金要方・肺臟》診得肺積，脈浮，而手按之辟易，脅下時時痛逆背相引痛，少氣善忘，目瞑結癰皮膚寒，秋愈夏劇，主皮中時痛，如蝨緣之狀，甚者如針刺之狀時癢，色白也。

《千金要方・腎臟》羽音人者【略】呻而好恚，恚而善忘，恍惚有所思，此爲土剋水，陽擊陰，陰氣伏而陽氣起，起則熱，熱則實，實則怒，怒則忘，耳聽無聞，四肢滿急，小便赤黃，言音口動而不出，笑而看人，此爲邪熱傷腎，甚則不可治，若面黑黃，耳不應，亦可治。

《千金要方・腎臟・腎虛實》左手尺中神門以從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舌燥咽腫心煩噫乾，胸脅時痛，喘欬汗出，小腹脹滿，腰背強急，體重骨熱，小便赤黃，好怒好忘，足下熱疼，四肢黑耳聾，名曰腎實熱也。【略】治腎熱，好怒好忘，耳聽無聞，四肢滿急，腰背轉動強直方。

柴胡　茯神《外臺》作茯苓　黃芩　澤瀉　升麻　杏人各一兩　磁石四兩碎　羚羊角一兩　地黃　大青　芒硝各三兩　淡竹葉切一升

右拾貳味㕮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下芒消，分三服。

《千金要方・小腸腑・好忘》孔子大聖知枕中方。令人不忘方

菖蒲二分　茯苓　茯神　人參各五分　遠志七分

右五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五日後知神良。

又方：

蓯蓉　續斷各一分　遠志　菖蒲　茯苓各三分

右五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至老不忘。

開心散主好忘方。

菖蒲益智丸方，主治喜忘恍惚破積聚，止痛安神定志聰明耳目。禁如藥法。

養命開心益智方。

北平太守八味散方，氣力強，志意足。

治健忘方

天門冬　遠志　茯苓　乾地黃等分

右四味末之，蜜丸，酒服，二十丸如梧子，日三服，加至三十丸。常服之勿絕。

治好忘久服聰明益智方

龍骨　虎骨　遠志各等分

右三味治下篩，食後服方寸匕，日二。

又方：七月七日取菖蒲酒服三方寸匕，飲酒不醉。

又方：常以甲子日取石上菖蒲一寸九節者，陰乾百日。治合下篩服方寸匕，日三。耳目聰明不忘。出衢州石橋寺南山。

又方：七月七日麻勃一升，人參二兩，末之，蒸令氣遍，夜欲卧，服一刀圭，盡知四方之事。

又方：戊子日取東邊桃枝二七枚，縛著卧牀中枕之，不忘。

又方：常以五月五日取東向桃枝，日未出時作三寸木人，著衣帶中，令人不忘。

又方：丁酉日自至市買遠志，裹著衣中角頭還，未服之不復忘。

治人心昏塞多忘喜誤方，七月七日取蜘蛛網，著衣領中，勿令人知，不忘。

《聖惠方・治心風恍惚諸方》治心風虛悸，恍惚多忘，或夢寐驚厭，宜服大定心散方。

《聖惠方・補心益智及治健忘諸方》

夫心者，精神之本，意智之根，常欲清虛，不欲昏昧，昏昧則氣濁，氣濁則神亂，心神亂則血脈不榮，氣血俱虛，精神離散，恆多憂慮，耳目不聰，故令心智不利而健忘也。

補心虛，治健忘，久服聰明益智，茯神散。

孔子大聖智補心虛健忘助神枕中方。

補心定志，益智明目，遠志散。

補心益智，安神強記，薯蕷圓。

補心益智，治健忘，除虛損，菖蒲圓。

補心益智，強記助神，令身體光潤，人參圓。

補心虛，治健忘，令耳目聰明，宜服此方。

菖蒲二兩　礞石二兩燒醋淬七遍擣碎細研如粉　人參一兩去蘆頭　茯神二兩　薯蕷二兩　麥門冬一兩去心焙　遠志一兩去心　熟乾地黃二兩　赤石脂一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擣三二百杵，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酒下二十圓。

又方：丁酉日，取遠志一分，著衣中，常帶，令人不忘。

《聖濟總録・心藏門・心健忘》　論曰：健忘之病，本於心虛，血氣衰少，精神昏憒，故志動亂而多忘也。蓋心者，君主之宫，神明出焉，苟爲怵惕思慮所傷，或愁憂過損，驚懼失志，皆致是疾。故曰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喜忘。

治心善忘，小便赤黄，多夢亡人，或夢居水中，驚恐惕惕，目視瞕瞕，不欲聞人聲，食不知味，安神定志人參湯。

治驚恐失志健忘，桂心湯。

治心失志善忘，龜甲散。

治心熱健忘，遠志散。

治心虛善忘，久服強記不忘，開心丸。

治心藏氣虛，止健忘，安神養氣，延齡煮散。

治健忘，益心智，令人聰明，七聖丸方。【略】

治心氣虛，精神不足健忘，陰痿不起，懶語多驚，稍思慮，即小便白濁，白石英湯。

治心常忪悸，恐懼多忘，檀香丸。

治心虛驚悸健忘，精神恍惚，言語無度，心中煩悶，安魂定魄，烏犀丸。

治心氣不定，驚悸多忘，養神丸。

治心藏氣虛，恐怖驚悸，恍惚健忘，煩悶羸瘦，山芋丸。

治久懷憂戚，氣滯血澀，失志健忘，飲食無味，精神錯亂，人參煮散。

《三因方・健忘證治》　脾主意與思，意者記所往事，思則兼心之所爲也。故論云，言心未必是思，言思則必是心，破外人議思心同時，理甚明也。今脾受病，則意舍不清，心神不寧，使人健忘，盡心力思量不來者是也。或曰：常常喜忘，故謂之健忘，二者通治。

小定志丸，治心氣不定，五臟不足，甚者憂憂愁愁不樂，忽忽喜忘，朝差暮劇，暮差朝發；及因事有所大驚，夢寐不祥，登高涉險，致神魂不安，驚悸恐怯。【略】

菖蒲益智丸，治喜忘恍惚。破積聚，止痛，安神定志，聰明耳目。

《醫説・心疾健忘抑情順理・健忘詩》　治心氣不足健忘詩云：桂遠人三四，天菖地亦同，茯苓加一倍，日誦萬言通，廼官桂遠志，人參巴戟天，菖蒲地骨皮。《瑣碎録》。

《和劑局方・治諸風・淳祐新添方》　壽星圓，治心腹因驚，神不守舍，風涎潮作，手足抽掣，事多健忘，舉止失常，神情昏塞，并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淳祐新添方》　寧志膏治心藏虧虛，神志不守，恐怖驚惕，常多恍惚，易於健忘，睡卧不寧，夢涉危險，一切心疾並皆治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遠志圓，治丈夫、婦人心氣不足，腎經虛損，思慮太過，精神恍惚，健忘多驚，睡卧不寧，血氣耗敗，遺瀝泄精，小便白濁，虛汗盜汗，耳或聾鳴，悉主之。

龍齒鎮心丹，治心腎氣不足，驚悸健忘，夢寐不安，遺精面少色，足脛痠疼。

《濟生方・健忘》　論曰：夫健忘者，常常喜忘是也。蓋脾主意與思，心亦主思，思慮過度，意舍不精，神宫不職，使人健忘。治之之法當理脾，使神意清甯，思則得之矣。李仲南《永類鈐方》：心火熱甚，則腎水衰，而志不精一，皆能健忘。治之當先理心脾，使神意清甯可也。

歸脾湯，治思慮過度，勞傷心脾，健忘怔忡。

《直指方・健忘》　丹溪云：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戴云：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此以爲病之名，非此生成之愚頑，不知人事者。

歸脾湯《濟生方》治思慮過制，勞傷心脾，健忘怔忡。

人參遠志圓《聖惠方》治氣不足，驚悸健忘，神思不寧。

寧志膏《和劑方》治心神恍惚，一時健忘。

《御藥院方・風藥門》　生犀丸，主心虛，喜忘，煩悸，風涎不利，聰明耳目。治諸風顫掉及治三十六種風。益精神，壯心氣，或多健忘，寢寐之驚，心常似憂，或忪或動，往往欲倒狀，類暗風，四肢顫掉，多生怯懼，每起煩燥，悲涕愁煎並，皆屬心臟氣虧，宜服此以鎮心神。

《永類鈐方・雜病・健忘》 健忘者，常常喜忘也。意舍不清，神宮不職，或心火熱甚則腎水衰而志不精，皆能健忘。治之當先理心脾，使神意清寧可也。《三因》云：健忘者，盡心力思量不來也。又云：陡然而忘其反也。

脈病證

脾主意，心主思，思慮過度，脾怔忡，神不守職，事繁驚恐，心虛不實其脾，恍惚如失，面時黃。《濟生》歸脾湯、寧志膏、十四友丸、壽星丸、百選朱雀丸、補心湯、棗仁湯、三因小定志丸、菖蒲益智丸。

排風湯。補心湯。

豫知散治神思虛弱健忘。

養生方：男子勿北首，神魂不安，多愁忘。

心孔昏塞多忘喜懼，丁酉日密自至市買遠志，置巾角中還，爲末，服之，勿令人知。《肘後方》。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健忘》 小定志圓，治心氣不定，五臟不足，甚者憂愁愁不樂，忽忽喜忘，朝差暮劇，暮差朝發。及因事有所大驚，夢寐不祥，登高履險，致神魂不安，驚悸恐怯。

菖蒲益智圓，治喜忘恍惚，破積聚，止痛，安神定志，聰耳明目。

加味茯苓湯，治痰迷心胞，健忘失事，言語如癡。

朱雀圓，治心神恍惚，舉事多忘。

《奇效良方・怔忡健忘動悸門・怔忡健忘動悸通治方》

小定志丸，治心氣不足，恍惚多忘，常服安神定志。

壽星丸，治心膽被驚，神不守舍，或痰迷心竅，恍惚健忘。

歸脾湯，治思慮過度，勞傷心脾，健忘怔忡。

寧志膏，治心神恍惚，一時健忘。

朱雀丸，治心神不定，事多健忘，心火不降，腎水不升。

菖蒲益智丸，治善忘恍惚。破積聚，止痛，安神定志，聰明耳目。

加味茯苓湯，治痰迷心胞，健忘失事，言語如癡。

《丹溪心法・健忘》 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

戴云：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此以爲病之名，非比生成之愚頑不知人事者。

附錄：健忘者，此證皆由憂思過度，損其心胞，以致神舍不清，遇事多忘，乃思慮過度，病在心脾。又云：思傷脾，亦令朝暮遺忘，治之以歸脾湯，須兼理心脾，神寧意定，其證自除也。

《古今醫統大全・健忘門》 病機論

《大惑論》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健忘病主於心脾

《病原》云：健忘者，謂事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又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也。此證皆由憂思過度，損其心胞，以致神舍不清，遇事多忘。然過思傷脾，亦能令人健忘。治之須兼理心脾，神凝意定，其證能自除矣。

脈候

脈濇爲血少，滑主有痰在膈間。心脈洪大而散，主有火，宜清之，脾胃脈或微而澀，或絃細，皆不足也。

治法

治健忘以養血安神，理脾舒滯爲主。

健忘由勞血耗神不內守，故卒然而遂忘，宜養血則心氣自足，而神自安，何健忘之有。過思傷脾，痰涎鬱滯，慮愈深而忘愈健，宜理脾寡慾，則痰涎既豁而神斯清，何健忘之有。

《醫學入門・痰類・驚悸怔忡健忘》 又有健忘非質鈍，精神短少痰相攻。

怔忡久則健忘，三證雖有淺深，然皆心脾血少神虧，清氣不足，痰火濁氣上攻，引神歸舍丹主之。亦有所稟陰魂不足善忘者，當大補氣血及定志丸。如老年神衰者，加減固本丸。三證通用歸脾湯、仁熟散、夢授天王補心丹、壽星丸、參棗丸。

《本草綱目・健忘》 補虛：草木　甘草安魂魄，瀉火養血，主健忘。　人參開心益智，令人不忘，同豬肪練過，酒服。　遠志定心腎氣，益智慧不忘，爲末，酒服。石菖蒲開心孔，通九竅，久服不忘不惑，爲末，酒下。　仙茅久服通神，強記聰明。　淫羊藿益氣強志，老人昏耄，中年健忘。　丹參　當歸　地黃並養血安神定志。　預知子心氣不足，恍惚錯忘，忪悸煩鬱，同人參、菖蒲、山藥、黃精等，爲丸服。穀菜果木　麻勃主健忘。七夕日收一升，同人參二兩爲末，蒸熟，每卧服一刀圭，能盡知四方事。　山藥

鎮心神，安魂魄，主健忘，開達心孔，多記事。　龍眼安志強魂，主思慮傷脾，健忘怔忡，自汗驚悸，歸脾湯用之。　蓮實清心寧神，末服。　乳香心神不足，水火不濟，健忘驚悸，同沉香、伏神丸服。　伏神　茯苓　柏實　酸棗　鱗獸　白龍骨健忘，同遠志末。湯服。　虎骨同龍骨、遠志末服。　六畜心心昏多忘，研末酒服。　痰熱草果　黃連降心火，令人不忘。　玄參補腎止忘。　麥門冬　牡丹皮　柴胡　木通通利諸經脈壅寒熱之氣，令人不忘。　商陸花人心昏塞，多忘喜誤，爲末，夜服，夢中亦醒悟也。　桃枝作枕及刻人佩之，主健忘。金石獸　舊鐵鏵心虛恍惚健忘，火燒淬酒浸水，日服。　鐵鏵粉　金薄　銀薄　銀膏　硃砂　空青　白石英心臟風熱，驚悸善忘，化痰安神，同硃砂爲末服。　牛黃除痰熱健忘。

《醫方考・健忘門》　敘曰：　以虛無寂滅爲宗，則弗忘而學忘；　以家國天下爲念，則健忘而懼其忘。君子有天下國家之責，奈何而可忘耶？此健忘之方所必考也。

歸脾湯，思慮過多，勞傷心脾，令人健忘者，此方主之。

心藏神，脾藏意，思慮過度而傷心脾，則神意有虧而令健忘也。是方也，人參、黃耆、白朮、茯苓、甘草，甘溫物也，可以益脾；　龍眼肉、酸棗仁、遠志，當歸，濡潤物也，可以養心；　燥可以入心，香可以醒脾，則夫木香之香燥，又可以調氣於心脾之分矣。心脾治，寧復有健忘者乎？　丸劑宜主虛損勞瘵門天王補心丹。

孔子大聖枕中方，學問易忘，此方與之，令人聰明。

凡人多識不忘者，心血足而無所蔽也。若心血不足，邪氣蔽之，則傷其虛靈之體，而學問易忘矣。龜，介蟲之靈物也；　龍，鱗蟲之靈物也。用龜甲、龍骨者，假二物之靈以養此心之靈，欲其同氣相求云爾；　遠志辛溫味厚，辛溫可使入心，味厚可使養陰；　菖蒲味辛氣清，味辛則利竅，氣清則通神，以之而治易忘，斯近理矣。是方也，出於孫眞人之《千金方》，其來必有所自，但曰孔子大聖之方，則未敢是非也。

《萬病回春・健忘》　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發不知首尾，此是病名也，非比生成愚頑也。精神短少者，多至於痰。有因心氣不足，恍惚多忘事者；　有因思慮過度，勞傷心脾忘事者，用醒脾湯加減；　若痰迷心竅忘事者，用瓜蔞枳實湯加減治之。

健忘者，思慮傷心脾也。又云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也。歸脾湯，治脾經失血，少寐，發熱盜汗；　或思慮傷脾，不能攝血，以致妄行或健忘怔忡，驚悸不寐；　或心脾傷痛，嗜卧少食；　或憂思傷脾，血虛發熱；　或肢體作痛，大便不調；　或經候不準，晡熱內熱；　或瘰癧流注，不能消散潰斂。

本方加柴胡、山梔，名加味歸脾湯。

狀元丸　專補心生血，寧神定志，清火化痰。臺閣勤政，勞心燈窗，讀書辛苦，幷健忘怔忡不寐及不善記而多忘者，服之，能日誦千言，胸藏萬卷，神效。

天王補心丹　寧心保神，益血固精，壯力強志，令人不忘。除怔忡，定驚悸，清三焦，化痰涎，祛煩熱，療咽乾，養育心神。

一方，有熟地黃、百部、牛膝、杜仲、茯神、甘草各等分，金箔爲衣，煉蜜爲丸，如彈子大。臨卧服一丸，細嚼，燈心、紅棗煎湯送下。無麥冬、黃連、生地黃。

孔子大聖枕中方，令人聰明。

人若多忘事，用遠志、石菖蒲，每日煎湯服，心通萬卷書。

癲狂健忘，怔忡失志及恍惚驚怖入心，神不守舍，多言不定，一切眞氣虛損，用紫河車入補藥內服之，大能安心養血寧神。

一健忘、驚悸、怔忡不寐，用六味丸加遠志、石菖蒲、人參、白茯神、當歸、酸棗仁炒，同爲丸服。

《醫林繩墨・健忘》　健者，建也。如健立其事，隨即遺忘也。此證皆因情思不樂，思想無窮，神不自守，心不自安，致使血氣耗散，痰涎迷惑，遇事遺忘，名曰健忘；　又有老人而多忘者，此則老人氣血衰弱，神思昏迷，精神不守，志意頹敗，謂之健忘；　又有心氣不能專主，脾氣不能善思，隨事可應，不能善記，謂之遺忘；　或者癡愚之人，痰迷心竅，遇事不記，或記而即忘，亦謂之健忘。如或聰明之人，非不能善記，或多記而後忘，此因心事多端，遊心千里之外，心不專主，隨記隨忘。大抵健忘之證，固非一端，而所得之病，皆本於心也。

愚按：　健忘之證，遇事而應答不周者，然其心事有不定也，宜當補養心脾。而善能可記，用之天王補心丸。有問事不知首尾，作事忽略而不記者，此因痰迷心竅也，宜當清痰理氣。而問對可答，用之牛黃清心丸。若老人虛

人，而遇事多忘者，宜以補養心血，用之養心湯、定志丸。若癡若愚，健忘而不知事體者，宜以開導其痰，用之芩連二陳湯。大率健忘之證，皆由心脾之所得也。蓋脾主思，心主應，多思則傷脾，多應則傷心，思應太過，則心脾不守，如心不守而無所主，脾不守而無所納，主納皆無事不決矣。健忘之證，自此而出，治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治之無不驗也。

治法主意，補養心脾，而善能可記，開達心孔，而不能遺忘。

《雲林神穀・健忘》 健忘作事無終始，言發不知首與尾，思慮過度損心脾，痰迷心竅亦如是。

歸脾湯補心脾。十味。

補心湯。十四味。

人若多忘事，遠志茯菖蒲，每日煎湯服，心通萬卷書。三味。

六味地黃丸。方見《補益》治健忘怔忡驚悸不寐。加遠志肉、石菖蒲人參、白茯神、當歸、酸棗仁炒各二兩。

寧心保神，益血固精，壯力強志，定魄鎮驚，怔忡健忘，痰人能清。天王補心。十四味。

《證治準繩・雜病・健忘》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血併於下，氣併於上，亂而喜忘。火不及曰伏明，伏明之紀，其病昏惑悲忘。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善忘。太陽之復，甚則入心，善忘善悲。人生氣稟不同，得氣之清，則心之知覺者明，得氣之濁，則心之知覺者昏。心之明者，無有限量，雖千百世已往之事，一過目則終身記而不忘，豈得忘其目前者乎。心之昏者，精神既短，則目前不待於傷心，而不能追憶其事矣。劉河間謂水清明而火昏濁，故上善若水，下愚若火，此稟質使之然也。設稟質清濁混者，則不耐於事物之擾，擾則失其靈而健忘也。蓋氣與血，人之神也。經曰：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靜乃水之體，躁乃火之用。故性靜則心存乎中，情動則心忘於外，動不已則忘亦不已，忘不已則存乎中者幾希，存乎中者幾希則語後便忘，不俟終日已。所以世人多忘者，役役擾擾，紛紜交錯，當事於一生，其氣血之陰者將竭，必稟質在中人以上，清明有所守，不爲事物所亂者，百難一人也。由是言之，藥固有安心養血之功，不若平其心，易其氣，養其在己而已。若夫痰之健忘者，乃一時之病，然病忘之邪，非獨痰也。凡是心有所寄，與諸火熱傷亂其心者，皆得健忘。如《靈樞》謂盛怒傷志，志傷善忘。《內經》謂血併於下，氣併於上，亂而善忘。夫如是，豈可不各從所由而爲治耶？思慮過度，病在心脾，宜歸脾湯，有痰加竹瀝。有因精神短少者，人參養榮湯、小定志丸、寧志膏。有因痰迷心竅者，導痰湯下壽星丸，或加味茯苓湯。

上虛下盛，於補心藥中加升舉之劑。心火不降，腎水不升，神志不定，事多健忘，宜朱雀丸。

《千金》孔子大聖枕中方，龜甲、龍骨、遠志、菖蒲四味，等分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常令人大聰明。治多忘方，菖蒲一分，茯苓、茯神、人參各五分，遠志七分，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五日効。《聖惠方》菖蒲、遠志各一分，搗爲細末。戊子日服方寸匕，開心不忘。《肘後方》治人心孔悖塞，多忘喜誤，丁酉日密自至市，買遠志著巾角中，爲末服之，勿令人知。《本草》商陸花主人心悖塞，多忘喜誤，取花陰乾百日搗末，日暮水服方寸匕，卧思念所欲事，即於眼中自見。

《醫宗必讀・健忘》 經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上氣者，心家之清氣；下氣者，腸胃之濁氣。營衛留於下，則腎中之精氣不能時時上交於心，故健忘。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怒本肝之志，而亦傷腎者，肝腎爲子母，氣相通也。腎藏志，志傷則意失，而善忘其前言也。血併於下，氣併於上，亂而喜忘。血併於下，則無以養其心，氣併於上，則無以充其腎，水下火上，坎離不交，亂其揆度，故喜忘也。

愚按：《內經》之原健忘，俱責之心腎不交，心不下交於腎，濁火亂其神明，腎不上交於心，精氣伏而不用，火居上則因而爲痰，水居下則因而生躁。擾擾紜紜，昏而不寧，故補腎而使之時上，養心而使之善下，則神氣清明，志意常治，而何健忘之有？

治法：思慮過度，歸脾湯；精神衰倦，人參養營湯，寧志膏；痰迷心竅，導痰湯送壽星丸；心腎不交，朱雀丸。

《醫方集解・補養之劑》 孔聖枕中丹補心腎，《千金》。治讀書善忘，久服令人聰明。讀書易忘者，心血不足，而痰與火亂其神明也。

此手足少陰藥也。龜者，介蟲之長，陰物之至靈者也；龍者，鱗蟲之長，陽物之至靈者也；借二物之陰陽，以補吾身之陰陽；假二物之靈氣，

以助吾心之靈氣也。又人之精與志皆藏於腎，腎精不足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也。遠志苦泄熱而辛散鬱，能通腎氣上達於心，強志益智；菖蒲辛散肝而香舒脾，能開心孔而利九竅，去濕除痰。菖蒲爲水草之精英，神仙之靈藥。又龜能補腎，玄武龜蛇屬腎，腎藏志。龍能鎮肝，青龍屬肝，肝藏魂。使痰火散而心肝寧，則聰明開而記憶強矣。

《石室秘録・分治法・論遺精與健忘分治》 遺精，下病也；健忘，上病也。何以分治之而咸當乎。方用人參三兩，蓮須二兩，芡實三兩，山藥四兩，麥冬三兩，五味子一兩，生棗仁三兩，遠志一兩，菖蒲一兩，當歸三兩，柏子仁去油一兩，熟地五兩，山茱萸三兩，各爲末，蜜爲丸。每日早晚各用白滾水送下五錢。批：遺忘雙治丹。半料兩證俱全。此方乃治健忘之方也，何以遺精而亦效？蓋遺精雖是腎水之虛，而實本於君火之弱，今補其心君，則玉關不必閉而自閉矣。此合中之分，實有殊功也。

《辨證録・健忘門》 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記憶，雖人述其前事，猶若茫然，此眞健忘之極也。人以爲心血之涸，誰知是腎水之竭乎？夫心屬火，腎屬水，水火似乎相剋，其實相剋而妙在相生，心必藉腎以相通，火必得水而既濟。如止益心中之血，而不去填腎中之精，則血雖驟生，而精仍長涸，但能救一時之善忘，而不能冀長年之不忘也。治法必須補心，而兼補腎，使腎水不乾，自然上通於心而生液。然而老年之人，乃陰盡之時，補陰而精不易生，非但藥品宜重，而單恃煎湯，恐有一時難以取勝之憂，服湯劑之後，以丸藥繼之，始獲永遠之效也。老人健忘，自然是心腎之不足，湯補心而丸補腎，兩得之道也。方名生慧湯。連服一月自然不忘矣。

此方心腎兼補，上下相資，實治健忘之聖藥，苟能日用一劑，不特卻忘，并有延齡之慶矣。然而人必苦服藥也，則丸方又不可不傳耳。方名扶老丸。每日晚間白滾水吞下三錢，久服斷不健忘。

此方老少人俱可服，而老年人尤宜，蓋補腎之味多於補心，精足而心之液生，液生而心之竅啓，竅啓而心之神清，何至昏昧而善忘哉。

此證亦可用強記湯，三十劑不忘矣。

人有壯年而善忘者，必得之傷寒大病之後，或酒色過度之人。此等之病，視若尋常，而本實先匱，最爲可畏。世人往往輕之而不以爲重，久則他病生焉，變遷異證而死者多矣。予實憫之，故又論及此。此種健忘，乃五臟俱傷之病，不止心腎二經之傷也。若徒治心腎，恐胃氣甚弱，則虛不受補，甚爲可慮。必須加意強胃，使胃強不弱，始能分佈精液於心腎耳。健胃以補心腎二經，始得受益。方用生氣湯，四劑而胃口開，十劑而善忘少矣，連服三十劑全愈。

此方藥味多而分兩輕者，以病乃久虛之證，大劑恐有阻滯之憂，味少恐無調劑之益，所以圖功於緩，而奏效於遠也。扶助胃氣而仍加意於補心腎二經，則五臟未嘗不同補也。有益無損，殆此方之謂歟。

此證亦可用強記湯加人參三錢治之。

人有氣鬱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記憶，一如老人之善忘。此乃肝氣之滯，非心腎之虛耗也。夫肝氣最急，鬱則不能急矣，於是腎氣來滋，至肝則止；心氣來降，至肝則回，以致心腎兩相間隔，致有遺忘也。治法必須通其肝氣之滯，而後心腎相通，何至有目前之失記乎。然而欲通肝氣，必須仍補心腎，要在於補心、補腎之中，而解其肝氣之鬱，則鬱猶易解，不至重鬱。否則已結之鬱雖開，而未結之鬱必至重結矣。通鬱湯可兼治諸鬱，治陰虛而兼鬱者尤宜。方用通鬱湯，一劑而鬱少解，二劑而鬱更解，四劑而鬱盡解。

此方善於開鬱，而又無刻削乾燥之失，直解其肝中之沉滯，使肝血大旺，既不取給於腎水，復能添助夫心火，心肝腎一氣貫通，寧尚有遺忘失記之病哉。

此證可用存注丹。

人有對人說話隨說隨忘，人述其言查不記憶，如從前并不道及，人以爲有崇憑之也，誰知是心腎之兩開乎？夫心腎交而智慧生，心腎離而智慧失，人之聰明非生於心腎，而生於心腎之交也。腎水資於心，則智慧生生不息；心火資於腎，則智慧亦生生無窮。苟心火亢，則腎畏火炎而不肯交於心；腎水竭，則心惡水乾而不肯交於腎，兩不相交，則勢必至於兩相忘矣。夫心腎如夫婦也，夫婦乖離，可能記及於他事乎！治法必須大補心腎，使其相離者，重復相親，自然相忘者復能相憶耳。方用神交湯。連服十劑，即不忘矣，服一月不再忘。

此方似乎重於治心，而輕於治腎。不知夫婦之道，必男求於女，而易於相親，重於治心者，正欲使心之先交於腎也。然而方中之妙，無一味非心腎同治之藥，是治心無非治腎也，而交腎仍無非交心也。兩相交而兩相親，寧

有再忘者乎。

此證可用天絲飲亦效。十劑即不忘。

《證治彙補・胸膈門・健忘》 大意　健忘由精神短少，神志不交，亦有天稟不足者，亦有屬痰者。《彙補》

內因　憂思過度，損傷心胞，以致神舍不寧，遇事多忘。又思傷脾，神不歸脾，亦令轉盼遺忘。若求望高遠，所願不遂，悉屬心神耗散。

外候　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也，爲事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

健忘因心腎不交　心不下交於腎，濁火亂其神明，腎不上交於心，精氣伏而不用，火居上則搏而爲痰，水居下則因而生躁。故補腎而使之時上，養心而使之時下，則神氣清明志意合治矣。必讀

治法　當養心血，調脾土，佐以寧神定志之品。

用藥　大抵思慮過度，病在心脾者，歸脾湯。挾痰加竹瀝薑汁。精神短少者，人參養榮湯。痰迷心竅者，導痰湯，送壽星丸。心腎不交，神志不寧者，朱雀丸。稟賦不足，神志虛擾者，大聖枕中方。

《張氏醫通・神志門・健忘》 經云：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按《內經》之原健忘者，俱責之心腎不交，心不下交於腎，濁火亂其神明；腎不上交於心，精氣伏而不靈。火居上，則因而爲痰，水居下，則因而生躁，躁擾不寧，是以健忘也。治法，心氣不足，妄有見聞，心悸跳動，恍惚不定，《千金》茯神湯。思慮過度，病在心脾者，歸脾湯。挾虛痰者，加薑汁、竹瀝。精神短少，人參養榮湯送遠志丸。痰迷心竅者，導痰湯加木香。上虛下熱，天王補心丹。心火不降，腎水不升，神明不定而健忘，六味丸加五味、遠志。心氣不定，恍惚多忘，四君子去白朮加菖蒲、遠志、硃砂，等分，蜜丸服。心氣不足，精神恍惚，少睡，夜多盜汗，怔忡健忘，辰砂妙香散。瘀積於內而善忘如狂，代抵當丸。

石頑曰：因病而健忘者，精血虧少，或爲痰飲瘀血所致，是可以藥治之。若生平健忘，乃心大竅疏之故，豈藥石所能療乎？故凡開鑿混沌之方，悉行裁汰。

《顧氏醫鏡・健忘怔忡驚悸》 健忘者，爲事有始無終，言語不知首尾。怔忡者，心中惕惕，動而不寧，無時而作。驚悸者，外有所觸，心中跳動，因驚而作。三證皆屬心血不足。通宜天王補心，歸脾之屬治之。然亦有挾火挾痰所致。如挾火者，則天王補心加減，入犀角黃連之屬。挾痰者，或天王補心加減，入竺黃、竹瀝之屬，或溫膽湯治之。

《醫學心悟・健忘》 經云：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腎主智，腎虛則智不足，故喜忘其前言。又心藏神，神明不充，則遇事遺忘也。健忘之證，大概由於心腎不交，法當補之，歸脾湯、十補丸主之。亦有痰因火動，痰客心胞者，此乃神志昏憒，與健忘證稍不相同，法當清心開竅，二陳湯加竹瀝、薑汁，並硃砂安神丸主之。

《不居集・怔忡驚悸健忘善怒善恐不眠》 《靈樞經》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善下也。精神短少，神氣不交，爲事而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心不下交於腎，濁火亂其神明，腎不上交於心，精氣伏而不用。火居上，則搏而爲痰，水居下，則因而生躁，故補腎而使之時上，養心而使之時下。治之之法，當養心血，調脾土，佐以寧神定志。如思慮過度，病在心脾者，歸脾湯。精神短少者，人參養榮湯。痰迷心竅者，導痰湯送壽星丸。心神不交，神志不寧者，朱雀丸。稟賦不足，神志虛擾者，孔聖枕中丹。

《醫碥・雜證・健忘》 水清明而火昏濁，此智愚之別。水靜而神藏，火躁而消亡，此存亡之殊。故性靜則心如止水，情動則心若亡猿，煩擾外馳，存乎中者幾希矣。存乎中者幾希，則語後便忘，不俟終日，縱復追憶，邈若山河。惟當夜半鷄鳴牿亡之餘，靈明復蘖，日間所作所言所誦，皆歷歷能記。由是言之，藥雖有安心養血之功，固不若自爲存養之爲得耳。七情五志，動即爲火，皆足擾我安靜之神。而痰閉血鬱又無論矣。若乃精神衰短，心惛然不能須臾，苟非者而遺忘，何以天奪其魄，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此，孟氏所爲致歎於牛山之本也。思慮過度，心血耗散，不任思索，每一追憶，心火即動，如油竭之燈，倏然滅大，即滌慮凝神，收斂久之，乃畧寧息，歸脾湯，見血有痰加竹瀝。痰迷心竅者，導痰湯見痰，吞壽星丸見狂癲。精神短少者，人參養榮湯見虛損。讀書勤政勞心者，安神定志丸。心腎不交者，朱雀丸，孔聖枕中丹。菖蒲一、茯苓、茯神、人參各五，遠志七，爲末服，如上法。商陸花，陰乾百日，爲末，暮服方寸匕。汪軏菴曰：金正希先生嘗言，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凡人外見一物，必有一形影留在腦中，小兒腦未滿，老人腦漸空，故皆健

忘。愚思凡人追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於腦之意也。案此說甚善。腦者，髓之海，腎之精也。在下爲腎，在上爲腦，虛則皆虛，此證之爲腎虛信矣。《易》曰：智以藏往。智於五行配水，屬腎，腎虛故不能藏也。

《雜病源流犀燭・心・煩躁健忘源流》 健忘，心腎不交病也。心不下交於腎，則濁火亂其神明。腎不上交於心，則精氣伏而不用。火居上，則因而爲痰，水居下，則因而生躁。故惟補腎而使之時上，養心而使之善下，則神氣清明，志意常治，而自不健忘矣。其爲證可枚舉也：或思慮過度而病在心脾，宜引神歸舍丹、歸脾湯。或素多痰飲，宜茯苓湯。或痰迷心竅，言語如癡而多忘，宜導痰湯送下壽星丸。或精神短少，宜人參養榮湯。或上盛下虛，宜養心湯。或上盛下虛，宜養心湯。或上虛下盛，宜龍眼湯。或心火不降，腎水不升，神志不寧，宜朱雀丸。或勤政勞心，讀書刻苦，宜安神定志丸。或稟賦陰魄不足，神志虛擾，宜定志丸、孔聖枕中丹。或年老神衰而善忘，宜加減固本丸。健忘之故，約略盡矣。

健忘原由證治 《靈樞》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易忘也。又曰：腎盛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漸忘其前言。《內經》曰：血併於下，氣併於上，亂而善忘。《丹溪》曰：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入門》曰：怔忡久則健忘，由心脾血少神虧也。《醫鑑》曰：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盡心力思量不來也，主心脾二經，治法必先養心血理脾土，以寧神定志藥調理之。

《醫級・雜病・健忘》 心虛則營衛下留，故氣不上交，而易於忘事。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心陽虛則真火亦衰於下，二火俱見不足，則營衛之氣下留不能上交于心，故神志乖而健忘。氣幷則陰陽獨治，致水火孤越，而神亂喜忘。上下不交，則陰陽獨治，眞陽上越，眞陰下孤，故神志不足而健忘。有因思慮髓減而形，有因痰擾志傷而作，證須分別求因，治獨難于衰憊。

心虛者，宜進安神丸、定志丸，常調補陰益氣湯方。乖離者，藥投既濟丹、坎離丸，更參寧志丸、養營湯共濟。多思髓減，歸脾、補元是求。痰氣擾心，琥珀養心丹、壽星丸爲主。瘀黃喜忘者，當求瘀滯之門。盛怒傷腎者，先進調肝之劑，健忘約略，採取憑茲。

健忘者，神志不足之候，衰憊之漸也。夫心藏神，腎藏志，應事在心，憶事在腎。心腎之氣，上下相交，則營衛不衰而流行內外，故應事憶事，各有所歸，自不致於忘卻也。所以少壯之人，營衛足而心腎充，多無是證。惟衰老之人，多見此候也。治療是證，惟中衰者可愈，老邁者難復。其有少壯之人，多昏睡健忘者，乃內火有痰之候。

《醫綱提要・內科部・內傷心小腸病》 健忘者，心腎不交，痰火亂之，或精神短少，心腎不交，宜歸脾湯、人參養榮湯主之。痰火亂者，二陳湯加竹瀝、薑汁主之。

《類證治裁・健忘》 論治

健忘者，陡然忘之，盡力思索不來也。夫人之神宅於心，心之精依於腎，而腦爲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實記性所憑也。正希金先生嘗曰：凡人外有所見，必留其影於腦。小兒善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訒庵云：觀此則知人每記憶，必閉目上瞬而追索之，亦凝神於腦之義。故治健忘者，必交其心腎，使心之神明，下通於腎，腎之精華，上升於腦，精能生氣，氣能生神，神定氣清，自鮮遺忘之失。惟因病善忘者，或精血虧損，務培肝腎，六味丸加遠志、五味子。或縈思過度耑養心脾，歸脾湯。或精神短之，兼補氣血，人參養營湯下遠志丸。或上盛下虛，養心湯。或上虛下盛，龍眼湯。或心火不降，腎水不升，神明不定，朱雀丸。或素有痰飲，茯苓湯。或痰迷心竅，導痰湯下壽星丸。或勞心誦讀，精神恍惚，安神定志丸。或心氣不足，怔忡健忘，辰砂妙香散。或稟賦不足，神志虛擾，定志丸、孔聖枕中丸。或年老神衰，加減固本丸。若血瘀於內，而喜忘如狂。代抵當丸。

《藥證忌宜》 健忘，屬氣血兩虛。

忌升，燥熱，復忌苦寒，辛散，諸藥錄後。

宜益脾陰，兼補氣，酸斂，甘溫，甘寒，辛平，通竅。

酸棗仁　白芍藥　人參　黃耆　丹參　炙甘草　五味子　龍眼肉　茯神　遠志　柏子仁　麥門冬　石菖蒲　茯苓

《醫法圓通・健忘》 按健忘一證，固有陽虛陰虛之別，然亦不必拘分，統以精神不足爲主。凡人稟二氣以生，二氣即陽精陰精也。二氣渾爲一氣，神居二氣之中，爲氣之宰，故曰精氣神。二氣貫於周身，神亦遍於周身，精氣足，則神自聰明，故無所不知不曉，精氣衰則神昏，故時明時昧，猶若殘燈之火，欲明不明，不能照物。此病老年居多，少年卻少，即有如斯之少年，其所傷損不異乎老人也。此病法宜交通陰陽爲主，再加以調養胎息之功，攝心於宵密

之地，久久行之，亦可復明。如將竭之燈，而更添其膏也。方用白通湯久服，或桂枝龍骨牡蠣散、三才潛陽等湯，緩緩服至五六十劑，自然如常。切勿專以天王補心，寧神，定志諸方，與參、棗、茯神、遠志、硃砂一派可也。

《證治心得・健忘》 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思之不得也。探《內經》之原，俱責之心腎不交。血併於下，氣併於上，則亂而善忘也。心不下交於腎，則濁火亂其神明，腎不上交於心，則精氣伏而不靈。火居上，則因而生痰，水居下則因而生躁。躁擾不靜，遂致健忘。故惟補腎而使之時上，養心而使之交下，則神氣清明，志意常治，自不健忘矣。其爲證可枚舉也；或思慮過度，而病在心脾，歸脾湯，引神歸舍丹亦可。挾虛痰者加竹瀝、薑汁。或痰迷心竅而言語多忘，導痰湯；丹溪曰：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或勤政勞心，讀書刻苦；宜安神定志丸。或稟賦陰魄不足，神志虛擾；宜定志丸及孔聖枕中丹。或積瘀在上；宜琥珀、丹參、桃仁、丹皮之類。或上虛下熱；宜天王補心丹。或年老神衰；宜加減固本丸。或精神短少，經云：心藏神，腎藏精，卽心腎虛也，宜人參養營湯。心氣不足，四君子去白朮加菖蒲、遠志、硃砂蜜丸。心火不降，腎水不升，神明不定而健忘，六味丸，五味、遠志。健忘之故，約略盡矣。石頑曰：因病而健忘者，藥力可治。若生平健忘，乃心大竅疏之故，豈藥石所能治哉。

《醫家四要・病機約論・百病皆生於六氣》 健忘之病，血衰憂鬱而成。健忘者，頓然而忘其事也。緣於心血衰少，憂鬱過度，損傷心包，以致神舍不清，轉盼遺忘，宜以養血安神，歸脾湯、柏子養心丹，地黃、當歸、茯神、枸杞、麥冬、甘草、元參、菖蒲。皆可用也。倘肥人挾痰者，合二陳湯。老人神思昏迷者，常服天王補心丹可也。

内科總部

嗜卧懈惰部

嗜卧分部

題解

《靈樞・海論》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傷寒家秘的本・多眠》夫衛氣者，晝則行陽，夜則行陰。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陽氣虛，陰氣盛，則目瞑，故多眠，乃邪傳於陰而不在陽也。

《醫階辨證・多卧嗜卧但欲寐三證辨》多卧，早夜皆卧也，衛氣久留於陰，故多瞑。嗜卧，身怠惰也，濕勝嗜卧，陽虛嗜卧。

論説

《素問・診要經終論》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癰。

《素問・刺熱》肝熱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

《素問・厥論》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骭内熱。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動。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陽明司天之政，【略】初之氣，【略】其病【略】善眠。

《靈樞・大惑論》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清則欲瞑，故多卧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

黄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黄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靈樞・海論》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綜述

《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并治》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甘草瀉心湯主之。

《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

《諸病源候論・癰瘤等病諸候・嗜眠候》嗜眠者，由人有腸胃大，皮膚澀者，則令分肉不開解，其氣行則於陰而遲留，其陽氣不精神明爽，昏塞，故

令嗜眠。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蹊踦，交兩手內屈腳中入，且兩手急引之，愈久寐，精氣不明。交腳蹊踦。凡故言蹊踦，以兩手從內屈腳中入，左手從右趺踠上入左足，隨孔下；右手從左足踠上入右足，隨孔下；出抱兩腳，急把兩手極引二通。愈久寐，精神不明。久行則不睡，長精明。

又云：一手拓頰，向上極勢；一手向後長舒急努，四方顯手掌，一時俱極勢四七。左右換手皆然。拓頰手兩向其頭，倚側轉身二七。去臂髆風，眠睡。尋用，永吉日康。

《千金要方・辟温》 溫風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嘿嘿但欲眠，下之者則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讝言，加燒針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失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萎蕤湯方。

《千金要方・脾虚實》 凡身重不得食，食無味，心下虛滿，時時欲下，喜卧者，皆針胃管、太倉，服建中湯及服此平胃丸。

《千金要方・腎臟・腎臟脈論》 其足少陰之別名曰太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下貫腰脊，主腎生病。病實則膀胱熱，熱則閉癃，癃則陽病，陽脈反逆大於寸口再倍，其病則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癉，腸澼，脊服內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

《千金要方・腎臟・骨虚實》 論曰：骨虚者，酸疼不安，好倦，骨實者，苦煩熱。凡骨虚實之應，主於腎膀胱，若其腑藏有病，從骨生，熱則應藏，寒則應腑。治骨虚酸疼不安好倦，主膀胱寒，虎骨酒。

治骨實苦酸疼煩熱煎方。

葛根汁　生地黃汁　赤蜜各一升　麥門冬汁五合

右四味相和，攪調，微火上煎之，三四沸，分三服。

《千金要方・補腎》 凡男女因積勞虛損，或大病後不復常，苦四體沉滯，骨肉疼酸，吸吸少氣，行動喘悸，或少腹拘急，腰背強痛，心中虛悸，咽乾唇燥，面體少色，或飲食無味，陰陽廢弱，悲憂慘戚，多卧少起。久者積年，輕者百日，漸致羸削，五臟氣竭，則難可復振，治之以小建中湯。

《類證活人書・問多眠》 答曰：多眠有四證，有風溫證，有小柴胡證，有少陰證，有狐惑證。病人尺寸脈俱浮，頭疼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肢不收，默默但欲眠者，風溫證也。風溫不可發汗，宜萎蕤湯。病人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太陽證也，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麻黃湯主之。病人尺寸脈俱沉細，但欲寐者，少陰證也，急作四逆湯。復其陽，不可緩也。若狀如傷寒，四肢沉重，忽忽喜眠，須看上下唇，上唇有瘡，蟲蝕五臟；下唇有瘡，蟲蝕下部，當作狐惑治也。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脅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并宜服。

《和劑局方・治傷寒・正氣散》 治傷寒陰證，憎寒惡風，正氣逐冷，胸膈噎塞，脅肋脹脹，心下堅痞，吐、痢，嘔逆酸水，咳逆，怠惰嗜卧，不思飲食。

《聖濟總録・膽門・膽熱多睡》 論曰：膽熱多睡者，膽府清淨，決斷所自出。今肝膽俱實，榮衛壅塞，則清淨者濁而擾，故精神昏憒，常欲寢卧也。

治膽熱精神不守，昏困多睡，半夏湯。

治榮衛氣澀，精神不爽，膽熱多睡，頭目昏塞，麥門冬湯。【略】

治膽氣昏多睡，晝夜不足，遠志丸。

治膽熱口苦，神昏多睡，黃連湯。

治膽風毒氣，虛實不調，昏困多睡，酸棗仁湯。

《内外傷辨惑論・肺之脾胃虚論・肺之脾胃虚方》 脾胃虛則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濕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乾，飲食無味，大便不調，小便頻數，不欲食，食不消。兼見肺病，洒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當升陽益氣，名之曰升陽益胃湯。

服藥後，如小便罷而病加增劇，是不宜利小便，當少去茯苓、澤瀉。若喜食，一二日不可飽食，恐胃再傷，以藥力尚少，胃氣不得轉運升發也，須薄味之食，或美食，助其藥力，益升浮之氣而滋其胃氣，愼不可淡食，以損藥力，而助邪氣之降沉也。

《濟生方・製方・虚損》 大建中湯，治諸虛不足，小腹急痛，脅肋脹脹，骨肉痠痛，短氣喘咄，痰多咳嗽，潮熱多汗，心下驚悸，腰背強痛，多卧少氣。

《濟生方・製方・五勞六極》 白朮飲，治脾勞虛寒，嘔吐不食，腹痛泄瀉，胸滿喜噫，多卧少起，情思不樂，腸鳴體倦。

《東垣試效方・論酒客病》 交泰丸　升陽氣，瀉陰火，調榮氣，進飲食，助精神，寬腹中，除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沉困懶倦。

《丹溪手鏡・喜眠》 一忽又一忽，終日睡着沉沉不醒，惟狐惑二證有之，乃因下利後，內熱乘虛生蟲，殺人甚急，宜桃仁湯，黃連犀角湯。

終日終夜常眠不寤，惟少陰下後，心腎虛寒，宜四逆溫之。

有欲幽靜而但不能眠熟，惟百合、風溫二症有之。百合因汗下後，內外俱虛。氣無以守，心神不寧，汗後成者，百合知母湯。下後成者，滑石代赭湯。吐後成者，鷄子湯。不曾汗吐下，自成者，百合地黃湯。

《丹溪手鏡・傷寒方論》 百合知母湯，治汗吐下後，寒不寒，熱不熱，行不能，坐不安也。

《傷寒家秘的本・多眠》 夫衛氣者，晝則行陽，夜則行陰。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陽氣虛，陰氣盛，則目瞑，故多眠，乃邪傳於陰而不在陽也。昏昏閉目者，陰自闔也。默默不言者，陰至靜也。太陽病十餘日，脈浮細，嗜卧者，外已解，神將復也。設胸滿脇痛，鼻乾，不得汗，嗜眠者，風熱內攻，不干乎表，故熱氣伏於裏，則喜睡。不得汗者，小柴胡湯。脈浮者，羌活沖和湯，冬用麻黃湯。少陰病，但欲寐，尺寸俱沉細者，四逆湯。少陰病，欲吐不吐，欲嘔不嘔，心煩多寐，五六日，自利而渴，小便白者，四逆湯；若復煩熱不得卧者，不治。三陽合病，欲眠，目合則汗，譫語者，則有熱也，小柴胡湯。其胃熱者，亦卧也，犀角解毒湯。風溫、狐惑亦有此證，開在後條。

《傷寒明理續論・多眠汗下》 夫衛氣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陽氣虛，陰氣盛，則目瞑，故多眠，乃邪氣傳於陰而不在陽也。昏昏閉目，陰自闔也。默默不言者，陰主靜也。經曰：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嗜卧者，外已解也。鼻乾不得汗，嗜卧者，風熱內攻，不干乎表，故熱氣伏於裏，則喜睡也。三陽合病，但欲眠睡，目合則汗，譫則有熱也。見盜汗，其胃熱，亦嗜卧也。風溫、狐惑亦有是證，又當辯之。

太陽病十日，脈浮細，嗜卧者，外雖已解。設胸滿、脇痛、鼻乾、不得汗者，小柴胡湯；脈但浮者，麻黃湯。

少陰病，但欲寐，尺寸俱沉細者，四逆湯。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多寐，尺寸俱沉細者，四逆湯。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多寐，五六日，自利而渴，小便白者，則止矣。

《醫學入門・傷寒雜症》 多眠陰盛，而晝寢不厭。傷寒邪傳陰則多眠，昏昏閉目者，陰主闔也；默默不欲言者，陰主靜也。有太陽症外已解而神將復者，設若胸滿脅痛鼻乾，得汗者，小柴胡湯；脈浮，羌活沖和湯；冬月，麻黃湯。有陽明熱伏於裏而嗜卧者，小柴胡湯。少陰脈沉細，自利欲吐而渴多眠者，四逆湯加人參、茯苓以益陰回陽。或熱病得汗後，脈沉細，身冷，初覺安靜，漸次昏沉，喜卧不省，亦急與四逆湯，令四肢溫，不爾，有熟睡而死者。合病目合則汗出，風溫常不了了，狐惑精神恍惚，治見各條。惟汗下後酣睡者，爲正氣已復，不必藥也。

《理虛元鑑・軟懶症辨》 有一種軟懶之症，四肢倦怠，面色淡黃，或膈中氣滿，不思飲食，其脈沈遲濇滯，軟弱無力；或表氣不清，惡寒發熱，當其寒，則脈愈加沈濇，當其熱，則脈微見細數；或傳裏內熱，則脈氣沈洪，或洪數，總之定帶軟弱不清之象，此內傷兼外感，其邪只在肌表筋骨之間，未深入藏府，其所感尚輕，故不成傷寒瘧痢等疾，而爲此軟弱因循之症也，久久不治，成硬頭黃者居多。若脾虛濕勝者，則成黃腫。若肺氣不足者，流入清虛之府，則壅爲痰嗽。若血少者，遷延歲月，則成內熱，或五心煩熱，日晡潮熱，漸似骨蒸勞熱矣。此症大都得諸藝藿窮檐之輩。間有膏粱之人，因房勞不節，或竊玉偷香，恐懼憂驚；或埋首芸窗，用心過度；或當風取涼，好食生冷，致風寒傳染，鬱而不散，乃內傷兼外感而成。其外象酷似弱症，若察症不的，初起遽投以涼劑補藥，則邪正混淆，不得清徹，以致寒邪閉遏，鬱於經絡，而爲內熱，遂成眞病。人家子弟患此，類多諱疾忌醫，不便直告人，自認虛弱，見醫者投以清理散邪之品，反不肯服，所以難治，亦難辨也。然則何以辨之？曰：頭不痛，身不熱，不煩嗽，不唾血，但腿痠腳軟，蒸蒸內熱，胸中邪氣隔緊，食不易飢，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思；或今日思此物，明日即不喜，又思別物適口，如怯症之嘗食勞也。治法：當其未入裏時，宜和解分消，托之使出，用八物湯加減，去黃芩，加前胡、山查、陳皮之類。濕勝有痰者，重以二陳湯，稟氣厚者，加枳殼，用此數劑，邪自解散。若邪已入裏，難從肌表散去，則宜重在分消，使邪從小便而出，表裏既清之後，以養氣養血之品，培其本原。若起於憂驚思慮者，以交固心腎之藥要其終，則霍然矣。玉芝云：外感軟懶之症，切不可發汗，汗之則虛暈欲倒，以其兼內傷重也。治宜柴胡、防風、葛根、蘇梗、陳皮、山查、枳殼、澤瀉等味主之。小便不利者，加車前、質

弱者去枳殼，數劑後加丹參，再後加當歸。若脾虛下泄者，稍加燥味。若血虛內熱者，少加丹皮、地骨皮，此症須以百日爲期，若未及百日而不肯服藥者，變成黃症矣。

《石室秘録・傷寒門》 傷寒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嘔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能卧寐者，死症也。傷寒而脈微沉細，明是陰症，況欲卧而不欲動乎！汗已出矣，内無陽症可知；心中不煩，時欲嘔吐，此陽邪已散而陰邪作祟，自宜祛寒爲是，乃失此不温；至五六日而下利，是上下俱亂也；此時倘不煩躁，是腎中之眞陽未散，今又加煩躁不能卧寐，明是奔越而不可回之兆矣，非死症而何？然而其先原因失治，以致於不可救，非本不可救而成此擾亂之症也。我有奇方，名轉陽援絶湯。一劑即安卧而回春矣。此方用人參以救絶，用白朮、茯神以分消水濕而止下利，又用肉桂以温中而去寒，加棗仁以安心而解躁。用之得宜，自然奏功如響也。

《張氏醫通・雜門・不得卧》 多卧 經云：卒然多卧者，邪氣客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久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膽虛不眠，寒也，酸棗仁一兩炒爲末，醇酒調服；膽實多卧，熱也，酸棗仁一兩生爲末，茶清調服。

嗜卧 東垣云：脈緩怠惰，四肢不收，或大便泄瀉，此濕勝，從胃苓湯。食入則困倦，精神昏冒而欲睡者，脾虛也，六君子加麴、蘗、山楂。

時值秋燥，怠惰嗜卧，兼見肺病，洒淅惡寒，不嗜食者，此陽氣不伸也，升陽益胃湯。

《醫碥・雜證・多卧》 經謂：其人腸胃大，則衛氣之入行於陰者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膚腠因濕而密緻也。則衛氣之行於陰者遲，則其還於表者亦遲可知。留久而行遲，其氣不精，氣鈍而不精靈也，視出陽入陰爽利而不滯者，異矣。故多卧。大抵精明之人卧少，昏濁之人卧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靜而不擾，則多卧。若因濕盛而然者，則必怠惰，四支不收，或大便溏泄，脈緩，去濕爲主。亦有屬熱者，火主動，本應不得卧，然火盛瀰漫壅閉，閉則不通，不通，反不擾，精神爲熱所耗而昏，故沉困嗜卧也，然必卧不能安，除熱爲主。熱病愈後，陰氣得復，必恬睡，醒則清爽，與熱証昏睡醒亦沉迷者不同。食入則困倦欲睡者，脾弱得食不能即運，不運則靜矣，靜故欲睡也，六君見氣加麥芽、山查、神麴之類。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不寐多寐源流》 多寐，心脾病也。一由心神昏濁，不能自主。一由心火虛衰，不能生土而健運。其原有如此者，試言其症狀：體重或浮而多寐，濕勝也。宜平胃散加防風、白朮。食方已，即困倦欲卧，脾氣弱，不勝食氣也，俗名飯醉。宜六君子湯加山查、神麴、麥芽。四肢怠惰而多寐，氣弱也。宜人參益氣湯。長夏懶怠，四肢無力，坐定即寐，肺脾兩經之氣本弱，復爲炎暑所逼也。宜清暑益氣湯。病後多眠，身猶灼熱，餘邪未清，正氣未復也。宜沈氏葳蕤湯。狐惑症舌白齒晦，面目乍白乍赤乍黑，變異無常，四肢沉重，默默多眠，大病後腸胃空虛，三蟲求食，食入五臟，食其喉則爲惑，其聲啞，上唇必有瘡。宜三黃瀉心湯。食其肛則爲狐，其咽乾，下唇必有瘡。宜雄黃銳散。此症殺人甚急，當急治也。通用宜黃連犀角湯、治惑桃仁湯。風溫陽脈浮滑，陰脈濡弱，發熱，咽乾口苦，微惡寒，閉目欲眠，少陰伏邪發出，更感太陽客邪也。宜黃芩湯加桂枝、石膏，甚則葳蕤湯加減。亦有陰陽俱浮，具如前症，太陽受邪誤發汗也。宜麻黃升麻湯去二麻、薑、桂，取汗即愈。熱病得汗後，脈沉細身冷喜卧，脈沈細昏沉不省，陽氣遏也，急與藥令四肢溫煖，不爾，有熟睡死者。宜四逆湯。傷寒諸般多寐症，各詳本條，茲不贅。惟汗下後酣眠者，爲正氣已復，可勿藥也。醫者察其由，治其症，神而明之，其庶幾矣。

多寐原由形症。《靈樞》曰：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內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又曰：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寐，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目瞑，故多卧矣。《入門》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故目不瞑。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故目閉。

夢者，神與魂魄病也。心藏神，中虛不過徑寸，而神明居焉。故心者，神明之舍，而神即精氣之所化成。《靈樞經》曰：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是神魂魄三者，固非判然不相屬者也。自人心多欲，神明外馳，因而氣散於內，血隨氣行，榮衛紛亂，魂魄不安，於是乎百疾作。疾作者，神離故也。故太上貴養神，其次纔養形。凡欲神之存乎舍也，凡欲神之存乎舍，而百疾不作也。若夫夢者，亦神不安之一驗耳。凡人形接

則爲事，神遇則爲夢，神役乎物，則魂魄因而不安，魂魄不安，則飛揚妄行，合目而多夢，又況七情擾之，六淫感之，心氣一虛，隨感而應。諺云：日之所接，夜之所夢，洵有然也。宜別離散、益氣安神湯。若古之眞人，其寢不夢，非神存之故哉。夢而魘，則更甚者，或由心實，則夢驚憂奇怪之事而魘。宜靜神丹。或由心虛，則夢恍惚幽昧之事而魘。宜清心補血湯。甚有精神衰弱，當其睡卧，魂魄外遊，竟爲鬼邪侵迫而魘者，此名鬼魘。宜雄朱散。另詳邪祟條中。甚矣，夢非細故也，其如太上之養神而可哉。

五藏虛實爲夢。《內經》曰：肝氣虛，則夢菌香生草，實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實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實則夢築垣蓋屋。肺氣虛，則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實則夢兵戰。腎氣虛，則夢舟船溺人，實則夢伏水中，若有所畏恐。

淫邪成夢。《靈樞》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飢夢取，甚飽夢與，肝盛夢怒，肺盛夢哭泣，心盛夢善笑恐畏，脾盛夢歌樂，身體不舉，腎盛夢腰脊兩解不屬。又曰：厥氣客於心，則夢邱山烟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游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膽，則夢訟鬥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於股肱，則夢禮節起拜。客於胞腹，則夢溲與便。

魂魄爲病。仲景曰：邪客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多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

《醫階辨證・多卧嗜卧但欲寐三證辨》 多卧，早夜皆卧也，衛氣久留於陰，故多瞑。嗜卧，身怠惰也，濕勝嗜卧，陽虛嗜卧。但欲寐，不能寤也，寒中少陰，陰氣勝，故但欲寐。

《醫綱提要・內科部・內傷心小腸病》 多眠者，痰多之故也，宜生棗仁、半夏、茯苓主之。少寐即醒者，宜養心湯主之。有熱者，加羚角、犀角磨入。

《類證治裁・多寐・論治》 多寐者，陽虛陰盛之病。《靈樞》曰：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陽蹻陰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內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心神昏濁，不能自主，脾氣困頓，食已即倦，皆能致之。欲清心神，如麥冬、石菖蒲、芽茶、南燭之屬。欲醒脾困，六君子湯加砂仁。身重脈緩，多寐，濕勝也。平胃散加防風、白朮。神倦肢惰，嗜卧，氣弱也。人參益氣湯。長夏倦午，四肢不收，脾肺氣弱而傷暑也。清暑益氣湯。病後身熱好眠，餘邪未清，正氣未復也。沈氏葳蕤湯。膽實口苦，嗜寐，少陽經熱也。生棗仁一兩，研末，茶清調服。狐惑症，病後腸胃空虛，三蟲求食，食人喉爲惑，上唇生瘡，食人肛爲狐，下唇生瘡。四肢沈重，默默多眠。黃連犀角湯，治惑桃仁湯。風溫症身熱脈浮自汗，體重多眠，鼻鼾，語言難出，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葳蕤湯去麻、羌。熱症得汗後，脈沈細，身冷喜卧，四逆湯。少陰症欲寐，從本病治。

《藥症忌宜》 倦怠嗜卧，屬脾氣不足。

忌破氣、消導、苦寒。

宜補氣，兼健脾，甘溫，辛香。

人參　白朮　炙甘草　黃耆　茯苓　白稏豆　薯蕷　穀蘗　縮砂密　橘皮　藿香　白豆蔻

紀事

《儒門事親・內傷形・兒寐不寤》 陳州長吏一小兒，病寐而不寤。一日，諸醫作睡驚治之，或欲以艾火灸之，或以大驚丸，及水銀餅子治之。其父曰：此子平日無疾，何驟有驚乎？以子之病，乃問於戴人，戴人診其兩手，脈皆平和，戴人曰：若驚風之脈，當洪大而強，今則平和，非驚風也。戴人竊問其乳母，爾三日前曾飲醉酒否？遽然笑曰：夫人以煮酒見餉，酒味甚美，飲一罌而睡，陳酒味甘而戀膈，酒氣滿，乳兒亦醉也。乃剉甘草、乾葛花、碾砂仁，貫衆，煎汁使飲之，立醒。

《衛生寶鑑・瀉熱門・陽證治驗》 南省參議官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間赴大都，路感傷寒證，勉強至眞定，館於常參謀家，遷延數日，病不差。總府李經歷並馬錄事來求治，予往視之。診得兩手六脈沉數，外證卻身涼，四肢厥逆，發斑微紫，見於皮膚，脣及齒齦破裂無色，咽乾聲嗄，默默欲眠，目不

能閉，精神鬱冒，反側不安，此證乃熱深厥亦深，變成狐惑。其證最急，詢之從者。乃曰：自內丘縣感冒頭痛，身體拘急，發熱惡寒，醫以百解散發之，汗出浹背，殊不解。每經郡邑，治法一同，發汗極多，遂至如此。予詳其說，兼以平昔膏粱積熱於內，已燥津液，又兼發汗過多，津液重竭，因轉屬陽明，故大便難也。急以大承氣下之，得更衣，再用黃連解毒湯，病減大半，復與黃連犀角湯，數日而安，自此德甫交情愈厚也。

《衛生寶鑑・執方用藥辨》省掾曹德裕男婦，三月初病傷寒八九日，請予治之。脈得沈細而微，四肢逆冷，自利腹痛，目不欲開，兩手常抱腋下，昏昏嗜卧，口舌乾燥，乃曰：前醫留白虎加人參湯一服，可服否？予曰：白虎雖云治口燥舌乾，若執此一句亦未然，今此證不可用白虎者有三：《傷寒論》云：立夏已前，處暑已後，不可妄用，一也；太陽證無汗而渴者不可用，二也；況病人陰證悉具，其時春氣尚寒，不可用，三也。仲景云：下利清穀，急當救裏，宜四逆湯。遂以四逆湯三兩加人參一兩，生薑十餘片，連鬚葱白九莖，水五大盞，同煎至三盞，去渣。分三服，一日服之，至夜利止，手足溫，翌日大汗而解，繼以理中湯數服而愈。

懈惰分部

題解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㑊。

《類經・疾病類・諸經瘧刺》〔某人注〕解，懈也。㑊，迹也。身體解㑊，謂不耐煩勞，形迹困倦也。

論說

《素問・診要經終論》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㑊。

《素問・平人氣象論》尺脈緩澁，謂之解㑊，安卧。

《素問・玉機真藏論》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

《素問・刺瘧》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

《素問・氣厥論》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入，謂之食㑊。胃移熱於膽，亦曰食㑊。

《素問・風論》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

《素問・痹論》脾痹者，四肢懈惰，發欬嘔汁，上爲大塞。

《素問・病能論》帝曰：善，有病身熱解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

《素問・刺要論》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胕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㑊。

《素問・示從容論》雷公曰：於此有人，四支解惰，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衝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也。四支解惰，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幷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胷，若鼻息肉不通。

《靈樞・海論》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靈樞・動輸》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

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靈樞・論疾診尺》尺肉弱者，解㑊安卧。

《丹溪心法・痰》濕痰多見倦怠軟弱。

綜述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平胃散》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脅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幷宜服。

《和劑局方・治諸虛・寶慶新增方》平補鎮心丹，治丈夫、婦人心氣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夜多異夢，忪悸煩鬱，及腎氣傷敗，血少氣多，四肢倦怠，足脛痠疼，睡卧不穩，夢寐遺精，時有白濁，漸至羸瘦。

《宣明論方・諸證門・解肭證主腎實》冬脈太過，緩而澀，腎實，精不運。解者，緩㑊，疑寒熱類也。

利腎湯主之。治解㑊，春脈動，氣痛，氣乏不欲言，此爲腎元有餘矣。

《和劑局方・治傷寒・紹興續添方》正氣散，治傷寒陰證，憎寒惡風，正氣逐冷，胸膈噎塞，脅肋膨脹，心下堅痞，吐、痢，嘔逆酸水，咳逆，怠惰嗜卧，不思飲食。

《內外傷辨惑論・飲食勞倦論》升陽補氣湯，治飲食不時，飢飽勞役，胃氣不足，脾氣下溜，氣短無力，不能寒熱，早飯後轉增昏悶，須要眠睡，怠惰，四肢不收，懶倦動作，及五心煩熱。

如腹脹及窄狹，加厚朴。

如腹中似硬，加砂仁三分。

《內外傷辨惑論・肺之脾胃虛方》脾胃虛則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濕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乾，飲食無味，大便不調，小便頻數，不欲食，食不消。兼見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當升陽益氣，名之曰升陽益胃湯。

服藥後，如小便罷而病加增劇，是不宜利小便，當少去茯苓、澤瀉。

若喜食，一二日不可飽食，恐胃再傷，以藥力尚少，胃氣不得轉運升發也，須薄味之食，或美食，助其藥力，益升浮之氣而滋其胃氣，愼不可淡食，以損藥力，而助邪氣之降沉也。

可以小役形體，使胃與藥得轉運升發，愼勿太勞役，使氣復傷。若脾胃得安靜尤佳。若胃氣稍強，少食果以助穀藥之力，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者也。

《脾胃論・脾胃勝衰論》夫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有時而顯火上行，獨燎其面，《黃帝鍼經》云：面熱者，足陽明病。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脾爲死陰，不主時也，故亦從而病焉。形體勞役則脾病。脾病則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瀉，脾既病，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

《脾胃論・肺之脾胃虛論》脾胃之虛，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濕熱少退，體重節痛，口苦舌乾，飲食無味，大便不調，小便頻數，不嗜食，食不消。兼見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廼陽氣不伸故也。當升陽益胃，名之曰升陽益胃湯。

何故秋旺用人參、白朮、芍藥之類反補肺，爲脾胃虛則肺最受病，故因時而補，易爲力也。其藥漸加至五錢止。服藥後，如小便罷而病加增劇，是不宜利小便，當少去茯苓、澤瀉。

若喜食，初一二日不可飽食，恐胃再傷，以藥力尚少，胃氣不得轉運升發也。須薄滋味之食，或美食，助其藥力，益升浮之氣，而滋其胃氣也；愼不可淡食，以損藥力，而助邪氣之降沉也。可以小役形體，使胃與藥得轉運升發，愼勿大勞役，使氣復傷；若脾胃得安靜尤佳。若胃氣少覺強壯，少食果，以助穀藥之力，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者也。

《脾胃論・脾胃虛弱隨時爲病隨病制方》夫脾胃虛弱，必上焦之氣不足，遇夏天氣熱盛，損傷元氣，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兩腳痿軟，遇早晚寒厥，日高之後，陽氣將旺，復熱如火，廼陰陽氣血俱不足，故或熱厥而陰虛，或寒厥而氣虛。口不知味，目中溜火，而視物眩眩無所見。小便頻數，大便難而結秘。胃脘當心而痛，兩脅痛或急縮。臍下周圍，如繩束之急，甚則如刀刺，腹難舒伸。胸中閉塞，時顯嘔噦，或有痰嗽，口沃白沫，舌強。腰、背、胛眼皆痛，頭痛時作。食不下，或食入即飽，全不思食。自汗尤甚，若陰

氣覆在皮毛之上。皆天氣之熱助本病也，廼庚大腸，辛肺金爲熱所乘而作。當先助元氣，理治庚辛之不足，黃芪人參湯主之。

如心下痞悶，加黃連二分或三分。

如胃脘當心痛，減大寒藥，加草豆蔻仁五分。

如脇下痛或縮急，加柴胡二分或三分。

如頭痛，目中溜火，加黃連二分或三分、川芎三分。

如頭痛，目不清利，上壅上熱，加蔓荆子、川芎，已上各三分，藁本、生地黃，已上各二分，細辛一分。

如氣短，精神如夢寐之間，困乏無力，加五味子九個。

如大便澀滯，隔一二日不見者，致食少，食不下，血少，血中伏火而不得潤也。加當歸身、生地黃、麻子仁泥。已上各五分。桃仁三枚，湯泡去皮尖，另研。如大便通行，所加之藥勿再服。

如大便又不快利，勿用別藥，少加大黃，煨，五分。

如不利者，非血結血秘而不通也，是熱則生風，其病人必顯風證，單血藥不可復加之，止常服黃芪人參湯藥，只用羌活、防風，已上各五錢，二味，咬咀，以水四盞，煎至一盞，去粗，空心服之，其大便必大走也，一服便止。

如胸中氣滯，加青皮，皮薄清香可愛者，一分或二分，並去白橘皮倍之，去其邪氣。此病本元氣不足，惟當補元氣，不當瀉之。

如氣滯大甚，或補藥大過，或病人心下有憂滯鬱結之事，更加木香、縮砂仁，已上各二分或三分，白豆蔻仁二分，與正藥同煎。如腹痛不惡寒者，加白芍藥五分、黃芩二分，卻減五味子。【略】

若亡津液，汗大泄，濕令亢甚，則清肅之氣亡，燥金受囚，風木無可以制，故風濕相搏，骨節煩疼，一身盡痛，亢則害，承廼制是也。孫思邈云：五月常服五味子，是瀉丙火，補庚大腸，益五臟之元氣。

壬膀胱之寒已絕於巳，癸腎水已絕於午，今更逢濕旺，助熱爲邪，西方北方之寒清絕矣。聖人立法，夏月宜補者，補天元之眞氣，非補熱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爲熱傷元氣，以人參、麥門冬、五味子生脈，脈者，元氣也，人參之甘，補元氣，瀉熱火也；麥門冬之苦寒，補水之源，而清肅燥金也；五味子之酸以瀉火，補庚大腸與肺金也。【略】

夫脈弦洪緩，而沉按之中之下得時一澀。其證：四肢滿悶，肢節煩疼，難以屈伸，身體沉重，煩心不安，忽肥忽瘦，四肢懶倦，口失滋味，腹難舒伸，大小便清利而數，或上飲下便，或大便澀滯不行，一二日一見，夏月飧泄，米穀不化，或便後見血，見白膿，胸滿短氣，膈咽不通，或痰嗽稠粘，口中沃沫，食入反出，耳鳴耳聾，目中流火，視物昏花，努肉紅絲，熱壅頭目，不得安卧，嗜卧無力，不思飲食，調中益氣湯主之。

《脾胃論・濕熱成痿肺金受邪論》 升陽除濕湯，治脾胃虛弱，不思飲食，腸鳴腹痛，泄瀉無度，小便黃，四肢困弱。

益胃湯，治頭悶，勞動則微痛，不喜飲食，四肢怠惰，躁熱短氣，口不知味，腸鳴，大便微溏黃色，身體昏悶，口乾不喜食冷。

生薑和中湯，治食不下，口乾虛渴，四肢困倦。

《脾胃論・飲食傷脾論》 交泰丸，升陽氣，瀉陰火，調榮氣，進飲食，助精神，寬腹中；除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沉困懶倦。

《蘭室秘藏・婦人門・半産誤用寒涼之藥論》 人參補氣湯，治四肢懶倦，自汗無力。

《濟生方・諸虛門・五勞六極論治》 紫苑湯，治氣虛極，皮毛焦，津液不通，四肢無力，或喘急短氣。

《濟生方・諸虛門・勞瘵論治》 黃芪飲子，治諸虛勞損，四肢倦怠，骨節酸疼，潮熱乏力，自汗怔忡，日漸黃瘦，胸膈痞塞，不思飲食，咳嗽痰多，甚則唾血。

《丹溪心法・中濕》 脾胃受濕，沉困無力，怠惰好卧。【略】凡肥人沉困怠惰，是濕熱，宜蒼朮、茯苓、滑石。凡肥白人沉困怠惰，是氣虛，宜二朮、人參、半夏、草果、厚朴、芍藥。凡黑瘦而沉困怠惰者，是熱，宜白朮、黃芩。

《古今醫統大全・倦怠嗜卧門・病機》 胃主生氣，脾主運動。脾胃一虛，則穀氣不充，脾愈無所稟。脾運四肢，既稟氣有虧，則四肢倦怠無力以動，故困乏而嗜卧也。亦有食飽過傷，以致脾難運化，每食飽後，則困倦而瞌睡。此則食後暫有之，消化之後則不然也。若此者，當補脾胃而兼之消導可也。若是脾胃俱虛，飲食少進，形氣衰弱，常常倦怠者，當大補脾胃，以滋其化源，而尅伐消導之劑則又不可輕用輕犯也。久久滋補，脾胃一健，而精神斯足矣，何倦怠之有哉？

丹溪云：有因脾胃受濕，沉困無力，倦怠嗜卧者，用二陳、蒼白朮、六君

子湯之類爲主，本兼虛者，升陽除濕湯之屬。

肥人倦怠，多是氣虛有痰，宜四君、二陳加蒼朮之類及益胃湯。瘦人是熱，黃芩、白朮之類。飲食太過轉運不及者，宜加味保和丸及和中湯之屬。

《古今醫統大全・倦怠嗜卧門・脈候》 脈沉微無力者爲虛倦怠。右關脈細濡者屬濕。右關脈弦者有食積，脈滑大者屬痰火怠惰。

《古今醫統大全・倦怠嗜卧門・藥方》 加味保和丸，治食飽後即倦怠嗜卧。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虛損癆瘵源流》 解㑊，肝腎虛病也。《內經》言：尺脈緩澀，謂之解㑊。釋云：尺爲陰部，肝腎主之，緩爲熱中，澀爲無血，故謂之解㑊。解㑊者，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停不可名，謂之解㑊也。據此，則知解㑊一症，洵由肝腎二經之虛，蓋肝主筋，腎主骨，肝虛則筋軟緩，而無力以束，無力以束，則周身之肌肉皆渙散而若解，腎虛則骨萎薾，而不能自強，不能自強，則遍體之骨節皆鬆懈而多㑊。惟其然，故懨懨悒悒，淫淫悶悶，若有不可以爲人，並不自知所以爲人者，則肝腎二經之虛，爲已極矣。宜還齡萬壽丹、神仙既濟丹。此則《內經》之旨也。然而李氏梴則又兼內傷外感言之，細詳其症，誠非混雜之論也。李云：解者，肌肉解散；㑊者，筋不束骨，其症似寒非寒，似熱非熱，四肢骨節解散，怠惰煩疼，飲食不美，或因酒傷。宜葛花解醒湯；或中濕，宜加味朮附湯；或感冒風寒，宜羌活沖和湯；或房事過多，宜鹿胎丸；或婦人月水不調，宜加味逍遙散。以此得病，宜通其氣血疏其腠理，以內傷兼外感藥調之，則又醫者所當詳察。總之，內經之言解㑊，本症也。李梴之言解㑊，兼症也。由本症論，爲虛癆已極；由兼症論，爲虛癆派別，固不可一例視也。且由李氏之言推之，如大腸移熱於胃，胃移熱於膽，皆成食㑊症，皆多飲食，皆食易飢，皆不生肌肉，應亦爲解㑊兼症之流派也，宜參苓元。病千變而不窮，治隨機而難執，必審乎此，乃可與言醫。

解㑊症狀，靈樞曰：髓傷則消爍，肪痿體解㑊，然不去矣，不去者，謂不能行去也。

紀事

《衛生寶鑑・福醫治病》 丙辰秋，楚丘縣賈君次子二十七歲，病四肢困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減少，咳嗽痰涎，胸膈不利，大便秘，形容羸削，一歲間，更數醫不愈。或曰：明醫不如福醫，某處某醫，雖不精方書，不明脈候，看證極多，治無不效，人目之曰福醫。諺云：饒你讀得王叔和，不如我見過病證多，頗有可信，試命治之。醫至，診其脈曰：此病予飽諳矣，治之必效。於肺腧各灸三七壯，以蠲飲枳實丸消痰導滯，不數服，大便溏泄無度，加腹痛，食不進，愈添困篤。其子謂父曰：病久瘦弱，不任其藥，病劇遂卒。冬，予從軍回，其父以告予。予曰：思《內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故曰不足補之，此其理也。令嗣久病羸瘦，乃形不足；氣短促，乃氣不足；病潮作時嗜卧，四肢困倦，懶言語，乃氣血皆不足也，補之惟恐不及，反以小毒之劑瀉之，虛之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賈君嘆息而去，予感其事，略陳其理。夫高醫愈疾，先審歲時太過、不及之運，察人之血氣、飲食、勇怯之殊，病有虛實，淺深，在經在臟之別，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治有緩急因用引用返正之則。孫眞人云：凡爲太醫，必須諳《甲乙》、《素問》、《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對、仲景、叔和諸部經方，又須妙解五行陰陽，精熟《周易》，如此方可爲太醫。不爾，則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正五音者，必取師曠之律呂，而後五音得以正。爲方員者，必取公輸之規矩，而後方員得以成。五音方員，特末技耳，尚取精於其事者。況醫者人之司命，列於四科，非五音方員之比，不精於醫，不通於脈，不觀諸經本草，賴以命通運達而號爲福醫，病家遂委命於庸人之手，豈不痛哉。噫！醫者之福，福於渠者也。渠之福，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人不明此理，而委命於福醫，至於傷生喪命，終不能悟，此惑之甚者也，悲夫！

內科總部

煩躁懊憹部

煩躁分部

題解

《傷寒明理論・煩躁》 煩爲擾擾而煩，躁爲憒躁之躁。合而言之，煩躁爲熱也；析而分之，煩也，躁也，有陰陽之別焉。煩，陽也，躁，陰也。煩爲熱之輕者，躁爲熱之甚者。

《丹溪手鏡・虛煩》 謂心中鬱鬱而煩也。煩者，熱也。欲吐不吐，心中無奈。胸中煩、心煩、虛煩，三者皆邪熱傳裏。

《丹溪手鏡・煩躁》 煩而擾，擾而煩，陽也，爲熱之輕者。煩躁謂先煩而漸至躁也。躁爲憒躁而躁，陰也，爲熱之重者。躁煩謂先躁而後煩者也。

《醫學入門・傷寒・傷寒初症》 煩乃心中懊憹欲吐之貌；躁則手掉足動起卧不安。心熱則煩，腎熱則燥。煩爲輕，躁爲重。

《雜病源流犀燭・心・煩躁健忘源流》 煩躁，心經熱火病也。內熱心煩曰煩，故煩者，但心中鬱煩也。外熱身躁曰躁，故躁者，并身外熱躁也。

論說

《素問・五藏生成》 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

《素問・診要經絡論》 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

《素問・玉機真藏論》 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咳唾，下爲氣泄。

《素問・刺熱論》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

《素問・調經論》 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略】體重煩冤。

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略】體重煩冤。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略】體重煩冤。

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

歲水不及，濕乃火行，民病【略】煩冤。

《素問・五常政大論》 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廼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嘔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廼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

《素問・至真要大論》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略】民病胸中煩熱嗌乾。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略】民病【略】煩心胸中熱。

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飢，【略】嘔逆躁煩。

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

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

少陽之復，大熱將至，【略】心熱煩躁。

諸躁狂越，皆屬於火。

《靈樞・經脈》 腎足少陰之脈，【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

又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略】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

《靈樞・五亂》 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

心密嘿，俛首靜伏。

《諸病源候論・熱病諸候・熱病煩候》 此由陽勝於陰，熱氣獨盛，否結於臟，則三焦隔絕，故身熱而煩也。

《諸病源候論・温病諸候・温病煩候》 此由陰氣少，陽氣多，故身熱而煩。其毒氣在於心而煩者，則令人悶而欲吐。若其胃內有燥糞而煩者，則謬語而繞臍痛也。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大青龍湯，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一作逆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又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傷寒論・辨少陽病脈證并治》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煩而悸。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黄細辛附子湯主之。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黄連阿膠湯主之。

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吴茱萸湯主之。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猪膚湯主之。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傷寒論・辨發汗後病脈證治》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屬白虎加人參湯。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謂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與四逆湯。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

《金匱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氣病脈證治》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病者萎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 太陽病，脈浮而緊，【略】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略】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卧，煩而躁，其人陰腫。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略】

腹滿，舌痿黃，燥不得睡，屬黃家。

《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狀，是瘀血也，當下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并治》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千金要方・傷寒上・宜下》 傷寒七八日不解，默默心煩，腹中有乾糞，讝語，大柴胡加萎蕤知母湯。

傷寒已解半日許，復心煩熱，其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略】

治發汗後，表裏虛煩不可攻者，但當與竹葉湯。

發汗若下後，煩熱胸中窒，氣逆搶心者，梔子湯。

《千金要方・心臟・心臟脈論》 心水者，其人身體腫，一作重，而少氣不得卧，煩而躁，其陰大腫。【略】

診得心積沉而芤，時上下無常處，病胸滿悸，腹中熱，面赤咽乾，心煩掌中熱，甚則唾血，身瘈瘲，主血厥，夏差冬劇，色赤也。【略】

心病煩悶，少氣大熱，熱上湯心，嘔欬吐逆，狂語，汗出如珠，身體厥冷，其脈當浮，今反沉濡而滑，其色當赤而反黑者，此是水之尅火，爲大逆十死不治。【略】

心病爲瘧者，令人心煩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若其人本來心性和雅，而忽弊急反於常，白朮酒主之，或言未竟便住，以手剔腳爪，此人必死。

《千金要方・脾臟・脾臟脈論》 凡人病脈以解，而反暮微煩者，人見病者差安，而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千金要方・肺臟・肺痿》 陰脈不澀，三焦踟躕，入而不出。陰脈不澀，身體反冷，其內反煩，多唾唇燥，小便反難，此爲肺痿。

《千金要方・肺臟・肺癰》 治欬有微熱煩滿，胸心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

《外臺秘要・天行虛煩方》引《文仲》 療天行表裏，虛煩不可攻者，但當與竹葉湯。

又療虛煩不可方：

青竹茹二升

右一味以水四升，煎至三升，去滓，分溫五服，徐徐服之。

《聖惠方・心臟論》 治心氣實熱，煩悶不安，宜服赤茯苓散。

治心實熱，或欲吐，吐而不出，煩悶，喘急頭痛，宜服石膏散。【略】

治心氣不足，多汗，心煩喜怒，獨(話)〔語〕，多夢，不自覺知，咽喉痛，時吐血，舌本強，水漿不通，宜服麥門冬散。【略】

治心臟風熱諸方

夫心屬火，主於血，血實則生熱，風邪搏於陽經，傷於血脈，榮氣不行，心臟壅滯，邪熱之氣，稽留不散，則令心胸煩亂，語錯多驚，故名風熱也。

治心臟風熱，心煩舌澀，口乾語錯，宜服升麻散。

治心臟風熱，口乾舌澀，心神煩悶，宜服牛黃服。

治心臟風熱，心神恍惚，煩躁多驚，不得眠卧，宜服龍齒散。

治心胸煩熱，口舌乾燥，心神不利，宜服眞珠散。

治心胸煩熱，口乾舌澀，心神壅悶，宜服含化玉液圓。

治心胸風熱，不得安定，宜服甘露散。

《聖濟總録・心痛門・心煩熱》 論曰：心煩熱之病，手少陰經有餘所致也，其不足則亦能令人虛煩。《聖惠方》止及實熱，大抵心屬火而惡熱，其受病則易以生熱，熱則血氣壅滯，故爲煩躁，寢卧不得安寧，口舌生瘡，頭痛頰赤之類。虛則熱氣內攻，心神不寧，亦爲之煩燥也。

治心虛多煩躁，背膊妨悶，面色變赤，言語謬亂，遠志湯。
治心煩躁，口乾舌澀，麥門冬湯。
治心藏煩熱，睡即多驚，心忪不欲見人，烏犀湯。
治心虛煩躁，黃耆湯。
治心虛煩熱怔忪，頭目昏眩，夜卧不寧，鐵粉丸。
治心熱煩躁，小便赤澀，瞿麥湯。
治心膈虛煩，燥渴至甚，黑豆湯。
治心經積熱煩鬱，地黃散。
治心熱煩躁，涼心丸。
治心熱恍惚煩躁，面赤小便澀，黃芩湯。
治心煩熱，咽乾舌澀，面赤潮熱，地骨皮湯。

《蘭室秘藏・大便結燥・大便結燥論》 若病人雖是陰證，或是陰寒之證，其病顯燥，脈實堅，亦宜於陽藥中少加苦寒之藥，以去熱燥，燥止勿加。如陰躁欲坐井中者，其二腎脈按之必虛，或沉細而遲，此易爲辨耳。知有客邪之病，亦當從權加藥以去之。

《醫學發明・飲食勞倦論・補中益氣湯》 脾胃氣虛，不能陞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虧，營氣不營，陰火熾盛，是血中伏火，日漸煎熬，血氣日減，心包與心主血，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煩悶不安也。故加辛甘微溫之劑生陽，陽生則陰長。或曰：甘溫何能生血？云：仲景之法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更加當歸和之。又宜加黃蘗以救腎水，能瀉陰中之伏火。如煩猶不止，少加生地黃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氣浮心亂，以朱砂安神丸鎮固之則愈。

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苦瀉之。以黃連之苦寒，去心煩，除濕熱，爲君。以甘草、生地黃之甘寒，瀉火補氣，滋生陰血，爲臣。以當歸補其血不足。朱砂納浮溜之火，而安神明也。

《濟生方・驚悸怔忡健忘門・虛煩論治》 夫虛煩者，心虛煩悶是也。且人之有血氣，分爲榮衛，別乎陰陽，榮衛通適，然後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攝養乖方，榮衛不調，使陰陽二氣有偏勝之患，或陰虛而陽盛，或陰盛而陽虛。《素問》云：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今虛損之病，陰虛生內熱所致也。但虛煩有數證，不可不辨。傷寒大病不復，霍亂吐瀉之後，及婦人產後，皆使人心虛煩悶。又有虛火之人，心火內蒸，亦致心煩，治療之際，不可不詳審也。

竹葉湯　治傷寒大病後，及霍亂吐瀉後，心虛煩悶，內熱不解。

小草湯　治虛勞憂思過度，遺精白濁，虛煩不安。

《衛生寶鑑・煩躁門》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汗若下之後而煩熱者，胸中窒者，亦以梔子豉湯。仲景云：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之。

硃砂安神丸　治心神煩亂，怔忪不安，兀兀欲吐，胸中氣亂而有熱，若懊憹之狀，皆膈上血中伏火，蒸蒸而不安。宜從權衡法，以鎮陰火之浮行，以養上焦之元氣。

《內經》曰：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苦瀉之，以黃連之苦寒去心煩，除濕熱而爲君；甘草、生地黃之甘寒，瀉火補氣，滋生陰血以爲臣；當歸補血不足，硃砂納浮溜之火而安神明也。

八物定志丸　平補心氣，安神鎮驚，除膈熱痰實。

《類證活人書・問煩躁》 答曰：傷寒煩躁，太陽與少陰經爲多，陽明經或因不大便，中有燥屎，故煩躁耳。大抵陰氣少，陽氣勝，則熱而煩，故太陽經傷風多煩而躁也。陽虛陰盛，亦發煩躁，陽氣弱，爲陰所乘而躁，故少陰病亦煩躁，學者當以外證與脈別之。然有汗之而煩者，有下之而煩者，又有病已解而反微煩者，此由病新差，不勝穀，損穀則愈。

《類證活人書》 霹靂散　治陰盛隔陽，煩躁，不飲水。

丹砂丸　治傷寒陰陽二毒相伏，危惡形證。

《傷寒明理論・虛煩》 傷寒虛煩，何以明之？虛煩者，心中鬱鬱而煩也。有胸中煩，有心中煩，有虛煩，諸如此者，皆熱也。若止云煩者，表熱也，及其邪熱傳裏，故有胸中煩、心中煩、虛煩之別。三者要在觀其熱所從來，審其虛實而治，爲不同也。如不經發汗吐下而煩者，則是傳經之熱，不作膈實者，但多和解而已。故經曰：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者，小柴胡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心中煩，不得卧者，黃連阿膠湯主之；少陰病，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是皆和解而徹熱者也。若因吐下發汗後而煩者，則是內陷之煩，但多涌吐而已。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

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丸藥大下後，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是皆取其吐而涌其熱者也。虛煩之狀，心中溫溫然欲吐，憒憒然無奈，欲嘔不嘔，擾擾亂亂，是名煩也，非吐則不能已。經曰：下後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脈乍結，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瓜蒂散。二者症均是煩也，藥均是吐也，而又輕重之不同：吐下發汗後，邪氣乘虛而入爲煩者，則謂之虛煩，與梔子豉湯，則是吐劑之輕者；不因吐下發汗後，邪氣結於胸中，則爲膈實，與瓜蒂散，則是吐劑之重者。又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則是煩之實者也，與調胃承氣湯下之；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則是煩之虛者也，與小建中湯補之。煩爲熱也，悸而復煩爲虛者，以悸爲虛，悸甚而煩，故爲虛也；少陽之邪入府者，煩而悸，則爲熱也。大抵先煩而悸者，是爲熱也；先悸而煩者，是爲虛也。《內經》曰：治病必先求其本。誠哉是言也。

《傷寒明理論・煩躁》　傷寒煩躁何以明之，煩爲擾擾而煩，躁爲憒憒之躁，合而言之，煩躁爲熱也。析而分之，煩也，躁也，有陰陽之別焉。煩陽也，躁陰也，煩爲熱之輕者，躁爲熱之甚者。經有煩疼、煩滿、煩渴、虛煩，皆以煩爲熱也。有不煩而躁者，爲怫怫然便作躁悶，此爲陰盛隔陽也，雖大躁欲於泥水中卧，但飲水不得入口者，是矣。所謂煩躁者，謂先發躁而迤邐復煩者也。煩躁之由，又爲不同，有邪氣在表而煩躁者；有邪氣在裏而煩躁者；有因火劫而煩躁者；有陽虛而煩燥者；有陰盛而煩躁者，皆不同也。經曰：當汗不汗，其人煩躁，太陽中風，脈浮而緊，不汗出而煩躁，大青龍湯主之者，是邪氣在表而煩躁者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此有躁屎也，是邪氣在裏而煩躁者也。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太陽病二日，反躁，火熨其背，令人大汗出，大熱入胃，躁煩者，火劫令煩躁者也。陽微發汗，躁不得眠，與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者，及發汗若下之，病仍不去，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者，陽虛煩躁者也。少陰病，吐利手足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者，陰盛而煩躁者也。諸如此者，證之常也，非逆也。設或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少陰病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是數者，又皆爲不治之證。嗚呼。煩躁爲常有之疾，復有諸不治之證，臨病者之側，又當熟審焉。

《三因方・病後虛煩證治》　大病後，心虛煩悶，發熱，與傷寒相類，但不惡寒與不頭疼爲異。汗，與人參竹葉湯；嘔者，橘皮湯。諸病後，多有此證。

人參竹葉湯　治汗下後，表裏虛煩，不可攻者。

橘皮湯　治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之，反無汗，心中大煩，骨節疼痛，目運，惡寒，食則反嘔，穀不得入，宜服此方。

《三因方・虛煩證治》　虛煩者，方論中所謂心虛煩悶是也。大抵陰虛生內熱，陽盛生外熱，外熱曰燥，內熱曰煩，此不分而分也。傷寒大病不復常，霍亂吐瀉之後，皆使人心虛煩悶，婦人產蓐，多有此病。其證內煩，身不覺熱，頭目昏疼，口乾咽燥，不渴，清清不寐，皆虛煩也。方例有虛煩近傷寒之說，不可不辨。又平人自汗，小便頻幷，遺泄白濁，皆憂煩過度之所致。傷寒屬外因，憂煩屬內因，霍亂兼不內外因，學者當辨析而調治。

淡竹茹湯　治心虛煩悶，頭疼短氣，內熱不解，心中悶亂；及婦人產後心虛驚悸，煩悶欲絕。虛勞煩悶，尤宜服之。

溫膽湯　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故也，此藥主之。又治驚悸。

酸棗仁湯　治霍亂，吐下增劇，虛勞煩擾，奔氣在胸中，不得眠，或發寒熱，頭疼暈悶。

《傷寒標本心法類萃・煩躁》　傷寒煩躁多渴，涼膈散加滑石。中暑、傷寒汗後煩躁，五苓散。一切火熱狂躁喘滿，黃連解毒湯。煩躁而渴，白朮散或加滑石；甚者加薑汁。

《和劑局方・治傷寒》　薑附湯　治傷寒已經轉下，又曾發汗，內外俱虛，邪氣未解，表證不見，身無大熱，晝日煩躁，不得眠睡，夜即安靜，不嘔不渴，脈候沉微者，宜服之。又治暴中風冷，久積痰水，心腹冷痛，霍亂轉筋，一切虛寒，幷皆治之。

竹葉石膏湯　治傷寒時氣，表裏俱虛，遍身發熱，心胸煩悶；或得汗已解，內無津液，虛羸少氣，胸中煩滿，氣逆欲吐，及諸虛煩熱，幷宜服之。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頭亦不痛，脈不緊數，即不可汗下，宜服此藥。

和解散　治男子、婦人四時傷寒頭痛，憎寒壯熱，煩躁自汗，咳嗽吐痢。

辰砂五苓散　治傷寒表裏未解，頭痛發熱，心胸鬱悶，唇口乾焦，神思昏沉，狂言譫語，如見神鬼，及治瘴瘧煩悶未省者。

柴胡升麻湯　治時行瘟疫，壯熱惡風，頭痛體疼，鼻塞咽乾，心胸煩滿，寒熱往來，痰盛咳嗽，涕唾稠粘。

縮脾飲　解伏熱，除煩渴，消暑毒，止吐利。霍亂之後服熱藥大多致煩躁者，幷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積熱》　涼膈散　治大人、小兒腑臟積熱，煩躁多渴，面熱頭昏，唇焦咽燥，舌腫喉閉，目赤鼻衄，頷頰結硬，口舌生瘡，痰實不利，涕唾稠粘，睡卧不寧，譫語狂妄，腸胃燥澀，便溺秘結，一切風壅，幷宜服之。

八正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邪熱，一切蘊毒，咽乾口燥，大渴引飲，心忪面熱，煩躁不寧，目赤睛疼，唇焦鼻衄，口舌生瘡，咽喉腫痛。又治小便赤澀，或癃閉不通，及熱淋、血淋，幷宜服之。

牛黃涼膈圓　治風壅痰實，蘊積不散，頭痛面赤，心煩潮躁，痰涎壅塞，咽膈不利，精神恍惚，睡卧不安，口乾多渴，唇焦咽痛，頷頰赤腫，口舌生瘡。

導赤散　治大人、小兒心經內虛，邪熱相乘，煩躁悶亂，傳流下經，小便赤澀淋瀝，臍下滿痛。

三黃圓　治丈夫、婦人三焦積熱，上焦有熱，攻衝眼目赤腫，頭項腫痛，口舌生瘡；中焦有熱，心膈煩躁，不美飲食；下焦有熱，小便赤澀，大便秘結，五臟俱熱，即生疽癰瘡痍，及治五般痔疾，糞門腫痛，或下鮮血。

麥門冬散　治丈夫、婦人蘊積邪熱，心胸煩悶，咽乾口燥，睡卧不安；或大、小腸不利，口舌生瘡，幷皆治之。

靈液丹　治一切風熱，臟腑積熱，毒氣上攻，胸膈煩躁，口舌乾澀，心神壅悶，咽嗌不利，飲食無味，幷皆治之。

《東垣試效方・煩躁發熱門・煩熱發熱論》《黃帝鍼經・五亂篇》云：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云云。氣在於心者，取手少陰心主之腧。咳嗽煩冤者，是腎氣之逆也，煩冤者，取足少陰。又云：煩冤者，取足太陰。仲景分之爲二：煩也、躁也。蓋火入於肺爲煩，入於腎爲躁。煩躁俱在於上，腎子通於肺母。大抵煩躁者，皆心火爲之。心者，君火也，火王則金鑠水虧，惟火獨存，故肺腎合而爲煩躁焉。又脾經終於心中，心經起於脾中，二經相接，濕熱生煩躁。夫煩者，擾擾心亂，兀兀欲吐，怔忡不安；躁者，無時而熱，冷汗自出，少時則止，經言陰躁者是也。仲景以梔子色赤而味苦，入心而治煩；以鹽豉色黑而味鹹，入腎而治躁，名梔子鹽豉湯，乃神品之藥也。若有宿食而煩者，梔子大黃湯主之。

黃連安神丸　治心煩懊憹，反覆心亂，怔忡，上熱，胸中氣亂，心下痞悶，食入反出。

《永類鈐方・雜病・虛煩》　傷寒及大病後虛煩之證，卻無霍亂如虛勞之人，腎水枯竭，心火內蒸，其煩必躁，吐瀉之後，津液枯竭，煩而有渴，治法宜平和之藥，清心實下未可峻補。若婦人產後去血過多，虛煩發熱，各以類求。

脈病證治

陽細陰浮大。

攝養爭遠。陽虛陰盛小便多，自汗。陰虛陽盛面赤而渴。

虛勞久病。心火內蒸，三焦不和，或服熱藥。

傷寒大病後。

婦人產後血液既散，心神不寧。

疹痢後血液皆散，心神不寧，危矣。

酸棗仁湯、寧志膏、獨參湯、養榮湯加棗仁。

獨連湯、濟生小草湯、竹葉湯、三因橘皮湯、竹茹湯。

溫膽湯加棗仁、濟生地仙散、小草湯。

溫膽湯加棗仁、濟生竹葉湯、地仙散、局方〔竹葉〕石膏湯、三因橘皮湯。

汗下後竹葉湯、清心蓮子飲。

芎歸人參茯苓酸棗仁湯。

猛進獨參湯。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虛煩》　淡竹茹湯　治心虛煩悶，頭疼，氣短，內熱不解，心中悶亂。及婦人產後，心虛，驚悸，煩悶欲絕。

溫膽湯　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此膽寒故也，此藥主之。又治驚悸，自汗，觸事易驚。

酸棗仁湯　治霍亂，吐下增劇，虛勞煩擾，奔氣在胸中，不得眠。或發寒熱，頭疼，暈悶。

小草湯　治虛勞憂思過度，遺精白濁，虛煩不安。

地仙散　治傷寒後、伏暑後煩熱不安，及煩熱虛勞。

《丹溪手鏡・虛煩》　謂心中鬱鬱而煩也。煩者，熱也。欲吐不吐，心中無奈。胸中煩、心煩、虛煩，三者皆邪熱傳裏，心煩喜嘔，胸中煩不喜嘔，小柴胡主之。

少陰病二三日，心中煩，不得卧，黄連阿膠湯主之。少陰病，胸滿而煩，豬膚湯主之。已上皆徹熱而和解也。如作膈實者，可瓜蒂散吐之。如不因汗吐下實也，可以重劑吐之。

足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實也，可下之。

又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虛也，與小建中湯補之。大抵先煩而悸者，熱也。先悸而煩者，虛也。如因吐下汗後而煩者，虛也。可以輕劑吐之，則是内陷之煩也，梔子豉湯主之，少氣者加甘草，嘔者加生薑，腹滿加厚朴。凡藥大下後，熱不去微煩，加乾薑。

《丹溪手鏡・煩躁》　煩而擾，擾而煩，陽也，爲熱之輕者。煩躁謂先煩而漸至躁也。躁爲憤躁而躁陰也，爲熱之重者。躁煩謂先躁而後煩者也。

有不煩而躁者，怫怫然便作躁悶，此爲陰盛格陽也。雖大躁欲於泥水中卧，但飲水不得入口者是也，治宜溫之。

有邪氣在表而煩躁者。太陽中風，脈浮緊，不汗煩躁，大青龍主之。曰當汗不汗，其人煩躁。

有邪氣在裏而煩躁者。大便六七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此燥屎也，可下。有火劫而煩燥。太陽病，以火熏之，大熱入胃。

有傷寒乍解，胃氣尚弱，強食過多，因而煩悶，胃脈浮洪，宜損穀。

有因虛而煩躁。陽微發汗，躁不得眠。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則安靜，不渴不嘔，無表證，身無大熱，脈沉微，薑附湯主之。發汗若下之煩躁，病仍不去者，茯苓四逆主之。

汗吐下，藏府俱虛，餘熱相協，因虛而煩，以身不疼、脈不緊不數，宜補其虛。

有陰盛而煩躁。少陰吐利，手足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主之。

不治證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

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少陰惡寒而蹉，四逆脈不出，不煩而躁者死。

少陰六七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傷寒治例・煩躁》　煩爲擾，擾而煩；躁爲憤躁之躁，邪氣在裏。煩爲内不安，躁爲外不安。有因火劫，有陽虛，有陰盛兼結胸者死。無求子曰：脈洪實或滑，小便赤者，陽躁也。脈微，手足逆冷，大小便利者，陰躁也。

兩解　散榮衛風寒。太陽中風，脈浮而緊，不汗出而煩躁，大青龍湯主之；惡寒而倦，時時自煩，欲去衣服，大柴胡主之。

解肌　煩躁消渴，辰砂五苓散。

與水　汗後煩躁不得眠，欲水者，少少與之。

和　下利咽痛，胸滿而煩，豬膚湯。自汗心煩，小便多者，芍藥甘草湯。

下　不大便六七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此有燥屎也，小承氣下之。

溫　陰盛而煩躁，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證治》云：八石散，治煩躁佳。《活人書》云：身冷，脈沉疾，煩躁不飲水，名陰盛隔陽，霹靂散、火熠丹。《外臺》云：陰躁欲坐井水，宜熱溫之。

退陰復陽　汗下後，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渴不嘔，無表證，脈沉微者，乾薑附子湯。陰盛發躁名陰躁，四逆湯。陰盛隔陽，身冷，脈細，煩躁，霹靂散。

補陽益陰　發汗下後，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無求子云：昔人患傷寒，身冷脈微，手足厥而躁甚，醫以艾湯調硫黄末四錢與之，即時安卧，良久出汗而愈。

灸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宜灸厥陰穴。

扶陰泄熱　少陰躁不得眠，黄連鷄子湯。《總錄》云：鷄清散治煩躁悶亂。絳雪治狂躁發熱。大安丸、凝水石丸，治狂躁悶亂。韓氏云：不甚實，丹砂丸。輕者，朱砂安神丸。

熨　陰毒用火熨。

《證治要訣・諸傷門・傷風寒》　煩躁，陰陽經皆有之。陽明經胃有燥屎故煩，此當下之；太陽經已得汗而煩者，五苓散；少陽亦或有煩，宜小

柴胡湯。陰煩，少陰爲多，由陽氣傳入陰經，陰得陽而煩。自利而渴，煩不眠者，辰砂五苓散。若非是陽氣傳陰，陰氣犯陰經，吐利，手足厥冷而煩。經云：陽虛陽乘之。又云：陰盛發躁。欲坐井中，吳茱萸湯，甚則四逆湯加葱白二根。

外有虛煩一證，乃是病愈後陰陽未復，時發煩熱，竹葉石膏湯；痰多，睡不寧者，溫膽湯；嘔者，橘皮湯。詳見寒熱門、潮熱虛煩證。若誤用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

《證治要訣・寒熱門・潮熱附虛煩》 諸汗者並霍亂吐瀉後，應有滲泄，而津液去多，五內枯燥者，皆能虛煩。以陰血不足以濟陽，陽氣偏勝，故虛熱而煩，宜參蘇飲去蘇、倍參，加麥門冬半錢；煩而渴者，獨味人參湯；加以小便不利者，春澤湯；加以心經熱而躁者，辰砂五苓散；煩而嘔，不喜食者，橘皮湯；大煩，身熱甚者，竹葉石膏湯；血虛生煩，見前諸證者，茯苓補心湯。外有一得病時節，即惡寒，身不疼，頭不痛，但煩熱者，亦名虛煩，內外俱不可攻之，必遂損竭，宜參蘇飲去蘇、倍參，或更加石膏半錢，不愈者，竹葉石膏湯。兼有上項證候者，於前藥選用；其人虛甚，不宜專用涼劑者，茯苓補心湯。

《傷寒明理續論・煩躁》 煩爲擾亂而躁爲憤怒，躁爲先煩而漸至躁也。傷寒煩躁，則有陰陽虛實之別。心熱則煩，陽實陰虛。腎熱則躁，陰實陽虛。煩則熱之輕，躁則熱之甚也。有邪在裏而煩躁者，有不煩便作躁悶者，此爲陽盛隔陰，欲於泥水中卧，飲水不得入口也。

其或結胸證具而煩躁，吐利四逆而煩躁，下利發熱，厥逆，煩躁不得眠，惡寒燥鬱，脈不出而躁者，皆爲不可治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熱而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大青龍湯。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證，柴胡湯。

證煩躁，心下硬，能食，小承氣湯微和之。心中悸而煩躁者，小建中湯。

惡風自汗，脈濡弱而煩躁者，皆用此法。

但發熱六七日，渴欲飲水者，五苓散。無熱，但狂言煩躁者，五苓散，水調服探吐之。

陽明病，不大便，遶臍痛，煩躁，承氣湯下之。

少陽吐利厥逆，煩躁欲死，吳茱萸湯。

厥逆，脈沉自利，煩躁不得眠，黃連鷄子湯、黃連阿膠湯。

下後復發汗，晝則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乾薑附子湯。發汗，若下之，病仍在不去，煩躁者，茯苓四逆湯。

陰極發躁，或陰毒火邪，投熱藥反劇者，不可用涼藥，躁甚仍與熱劑，用四逆湯輩。

《傷寒家秘的本・煩躁》 煩爲擾亂而煩，躁爲憤怒而躁，謂先煩漸生躁也。有陰陽虛寒之別。心熱則煩，陽實陰虛，腎熱則躁，陰實陽虛。煩爲熱輕，躁爲熱重。所謂煩躁者，先發煩而漸至燥。所謂躁煩者，先發躁而復發煩也。太陽中風，不得汗，煩躁者，此邪在表而煩躁也，羌活沖和湯。大便不通，六七日，遶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而渴者，此爲燥屎，乃邪氣在裏而煩躁也，大承氣湯。太陽不得汗，醫以火劫取汗，火熱入胃，此劫令煩躁也，小柴胡加牡蠣湯。陽微發汗，躁不眠，與大下後復發汗，晝日不得眠，至夜安靜，身無熱，乾薑附子湯。汗下後病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俱謂陽虛煩躁也。又有不煩便作躁悶者，此爲陰盛拒陽也，欲於泥水井中卧，飲水不得入口者是也，四逆湯。其結胸煩躁悉具，及吐利四逆而煩躁，下利厥逆而煩躁，惡寒蹉卧，脈不出而煩躁，皆爲不治也。

《丹溪心法・發熱》 胸中煩熱，須用梔子仁。有實熱而煩躁者，亦用梔子仁；有虛熱而煩躁者，宜參、芪、麥門冬、白茯苓、竹茹、白芍藥。若脈實數，有實熱者，神芎丸。

《醫學綱目・胸痹短氣緩急・煩躁》 謹按：先賢治煩躁俱作，有屬熱者，有屬寒者。治獨煩不躁者多屬熱，惟悸而煩者爲虛寒。治獨躁不煩者多屬寒，惟火邪者爲熱，蓋煩者心中煩，胸中煩，爲內熱也。躁者身體手足躁擾，或裸體不欲近衣，或欲在井中，爲外熱也。內熱者，有本之熱，故多屬熱。外熱者，多是無根之火，故屬寒也。

內外俱虛，身體冷而汗出，微嘔而煩擾，手足厥逆，體不得安靜者死。熱病七八日，其脈微細，小便不利，加暴口躁，脈代，舌焦乾黑者死。

《醫學入門・傷寒・傷寒初症》 煩躁以躁之頃漸而分陰陽。煩，乃心中懊憹欲吐之貌。躁，則手掉足動起卧不安。心熱則煩，腎熱則躁。煩爲輕，躁爲重。先煩而漸躁者爲陽症，分表裏汗吐下治之，不煩而便發躁者爲陰症，宜溫中。或經吐下而不解煩躁者，亦宜溫之。大概中關脈浮大，身熱

而渴者，多太陽陽明病，治以寒涼。尺寸脈沉微，厥而利者，多屬少陰病，治以溫熱。《百問》云：惟躁有陰陽二症，太陽症煩躁宜汗，陽明症煩躁宜下，若陰症發躁，宜溫之是也。故有曰：煩躁與虛煩少異，煩躁晝日不得眠，夜反安靜，身無大熱，陽虛也。虛煩不得眠而無間斷，故爲裏熱，宜梔豉湯吐之。丹溪又云：煩主氣，躁主血。肺主皮毛，氣熱則煩。腎主津液，血熱則躁。故用梔子以治肺，豆豉以潤腎。但肺熱非心火乘之乎？凡煩躁見吐利，厥逆無脈及結胸者死。

古方黃連鷄子湯，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選用。

心煩作渴，欲嘔，身熱，睡卧不寧與發熱，均屬表熱。但煩熱無時休歇，非發熱，時發時止，凡煩熱未經汗吐下，邪熱傳裏而作，如未作膈實，心中欲吐不吐，鬱悶之狀者爲虛，但當和解或微汗而已。經云：病人煩熱，汗出則解是也。若心下驟滿而煩者爲實，則有吐下之異。賦云：微煩爲陽之相勝，言當分表裏而治之也。又云：煩極而反發厥者，乃陰所致，言熱極則反與陰盛發躁一同，必以四逆理中湯治之，宜與動悸條參看。

《古今醫鑑・虛煩》 夫虛煩者，心胸煩擾而不寧也，多是體虛之人，攝養有乖，榮衛不調，使陰陽二氣有所偏勝也。又或陰虛而陽盛，或陰盛而陽虛。《內經》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今之虛煩，多是陰虛生內熱所致。虛勞之人，腎水有虧，心內火蒸，其煩必躁，吐瀉之後，津液枯竭，煩而有渴，惟傷寒大病之後，虛煩之證，卻無霍亂，臨病宜審之。

《巢氏病(原)〔源〕》曰：心煩不得眠，心熱也。但虛煩不得眠者，膽冷也。

溫膽湯　治病後虛煩不得卧，及心膽虛怯，觸事易驚，短氣悸乏，或復自汗，並治。【略】

一方加酸棗仁、炒遠志肉、五味子、熟地黃、人參。

竹葉石膏湯　治大病後表裏俱虛，內無津液，煩渴，心燥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不可汗下，宜服之。

《證治準繩・雜病・煩躁》 成氏曰：煩爲擾亂而煩，躁爲憤激而躁，合而言之，煩躁爲熱也。析而言之，煩陽也，躁陰也，煩爲熱之輕者，躁爲熱之甚者。陳氏曰：內熱曰煩，外熱曰躁。東垣《煩躁發熱》論：黃帝《針經》五亂》篇云：氣亂於心，則煩心密默，俛首靜伏云云。氣在於心者，取少陰心主之俞。又云：咳喘煩冤者，是腎氣之逆也。又云：煩冤者，取足少陰。又云：煩冤者，取足太陰。仲景分之爲二，煩也，躁也。蓋火入於肺則煩，入於腎則躁。俱在於腎者，以道路通於肺母也。大抵煩躁者，皆心火爲病，心者君火也，火旺則金爍木虧，唯火獨存，故肺腎合而爲煩躁。又脾經絡於心中，心經起於脾中，二經相搏，濕熱生煩。夫煩者，擾擾心亂，兀兀欲吐，怔忡不安。躁者，無時而熱，冷汗自出，少時則止，經云陰躁者是也。仲景以梔子色赤而味苦，入心而治煩，鹽豉色黑而味鹹，入腎而治躁，名梔子豉湯，乃神藥也。若有宿食而煩者，梔子大黃湯主之。運氣煩躁有二：一曰熱助心火煩躁。經云：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又云：少陽之復，心熱煩躁，便數憎風是也。二曰寒攻心虛煩躁。經云：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是也。先賢治煩躁俱作，有屬熱者，有屬寒者。治獨煩不躁者，多屬熱。唯悸而煩者，爲虛寒。治獨躁不煩者，多屬寒。唯火邪者爲熱。蓋煩者心中煩，胸中煩，爲內熱也。躁者身體手足躁擾，或裸體不欲近衣，或欲在井中，爲外熱也。內熱者，有本之熱，故多屬熱。外熱者，多是無根之火，故屬寒也。

診：內外俱虛，身體冷而汗出，微嘔而煩擾，手足厥逆，體不得安靜者死。熱病七八日，其脈微細，小便不利，加暴口躁，脈代，舌焦乾黑者死。

《證治準繩・雜病・虛煩》 《活人》云：虛煩似傷寒非傷寒也。成無己云：傷寒有虛煩，有心中煩，有胸中煩。二說不同，考之於書，成無己之言，實出仲景，活人無據，然往往有非因傷寒而虛煩者，今故兩存之。陳無擇云：虛煩身不覺熱，頭目昏疼，口乾嗌燥不渴，清清不寐，皆虛煩也。《保命集》云：起卧不安，睡不穩，謂之煩。宜梔子豉湯、竹葉石膏湯。《活人》云：但獨熱者，虛煩也。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故知非傷寒也，不可發汗。頭不痛，脈不緊數，故知非裏實也，不可下。病此者，內外皆不可攻，攻之必遂煩渴，當與竹葉湯。若嘔者，與陳皮湯一劑，不愈再與之。《三因》淡竹茹湯、東垣朱砂安神丸。仲景云：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素問》：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

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表謂太陽，裏謂少陰，刺以治風湯，以止逆上之腎氣，如仲景止逆下氣，麥門湯之類。溫膽湯，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審知有飲者用之，無飲者勿用。《金匱》酸棗湯，治虛勞虛煩不得眠。右九法治熱煩，前五法煩熱怔忡，知熱在心肺也，故用竹葉、石膏、朱砂鎮墜其熱，使下行也。第六法煩而下利，知熱在上也，故用梔豉湯吐之。第七法煩而汗出不解，知表裏有邪也，故用表裏飲湯。第八法脈沉口渴手心熱，知熱不在表也，故用妙香丸下之。第九法溫膽、酸棗，治不得眠也。凡心虛則煩心，肝腎脾虛亦煩心。經云：夏脈者心也，其不及者，令人煩心。又云：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是知煩多生於虛也。大法津液去多，五內枯燥而煩者，八珍湯加竹葉、酸棗仁、麥門冬。榮血不足，陽勝陰微而煩者，人參、生地黃、麥門冬、地骨皮、白芍藥、竹茹之屬，或人參養榮湯下朱砂安神丸。腎水下竭，心火上炎而煩者，竹葉石膏湯下滋腎丸。病後虛煩，有飲溫膽湯，無飲，遠志湯。產、痘、滯下後虛煩，爲血液耗散，心神不守，危矣！宜猛進獨參湯。煩而小便不利，五苓散。心中蘊熱而煩，清心連子飲。煩而嘔，不喜食，陳皮湯。

運氣煩有五：一曰：熱助心實而煩。經云：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病胸中煩熱，嗌乾。又云：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病煩心，胸中熱。又云：少陽之勝，煩心心痛，治以鹹寒是也。二曰：心從水制而煩。經云：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寒清時舉，火氣高明，心熱煩是也。三曰：金攻肝虛而煩。經云：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體重煩冤是也。四曰土攻腎虛而煩。經云：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體重煩冤。又云：歲水不及，濕乃大行，民病煩冤足痿是也。五曰：木攻脾虛而煩。經云：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體重煩冤。蓋肝虛、腎虛，皆令人體重煩冤。故金太過則肝虛，土太過則腎虛，木太過則脾虛，凡此三太過之歲，則肝、腎、脾受邪而虛，皆病體重煩冤也。

胎前煩　妊娠煩悶，名曰子煩。以四月受少陰君火以養精，六月受少陽相火以養氣，若母心驚膽寒，多有是證。《產寶》云：是心肺虛熱，或痰積於胸。若三月而煩者，但熱而已。若痰飲而煩者，吐涎惡食。內熱者，竹葉湯、竹茹湯、益母丸。

氣滯者，紫蘇飲。痰滯者，二陳、白朮、黃芩、枳殼。氣鬱者，分氣飲加川芎。脾胃虛弱者，六君、紫蘇、山梔。

產後煩　《金匱》云：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頭痛者，與小柴胡湯。頭不痛但煩者，三物黃芩湯主之。又云：婦人產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產後餘血不盡，奔心煩悶，生藕汁飲二升，竹瀝亦得。產後餘血攻心，或下血不止，心悶，面青冷，氣欲絕，羊血一盞頓服，如不定更服。產後血虛氣煩，生地黃汁、清酒各一盞相和，煎一沸，分二服。蒲黃方寸匕，以東流水和服良。產後去血過多，血虛則陰虛，陰虛生內熱，心胸煩滿短氣，頭疼悶亂，晡時輒甚，大病後虛煩相類，宜《和劑》人參當歸散。產後短氣欲絕，心中煩悶，竹葉湯，甘竹湯。產後虛煩不得眠，芍藥梔豉湯、酸棗湯。

《經驗方》治產後煩躁，禹餘糧一枚，狀如酸餡者入地埋一半，四面緊築，用炭一秤發頂火一斤，煅去火三分耗二爲度，用濕砂土奄一宿，方取出，打去外面一重，只使裏面，細研，水淘澄五七度，將紙襯乾，再研數千徧，用甘草煎湯，調二錢匕。

《證治淮繩・雜病・躁》　經云：諸躁狂越，皆屬於火。又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何也？成無己曰：雖躁欲坐井中，但欲水不得入口是也。東垣云：陰躁之極，欲坐井中，陽已先亡，醫猶不悟，復指爲熱，重以寒藥投之，其死也，何疑焉？況寒涼之劑入腹，周身之火得水則升走矣，宜霹靂煎、理中湯、四逆湯之類治之。

《醫學六要・煩躁》　有表有裏，有虛有實。

表症　不得汗，內外皆熱，則躁亂不寧，取汗即定。

裏實　熱鬱，大便不通，傷寒雜病，心神不安，脈數實有力，下之定。

火客心胞　或酒客膏粱，上焦不清，亦令煩躁，黃連、梔子等涼藥妙。

病後年高及素弱人　脈虛大，或微細，心煩不眠，爲虛煩，補心丹加減，或以生脈散加栢子、茯神、當歸，有火口乾，加涼藥一二味，花粉、炒梔子、玄參、竹茹。

熱病　脈按之不鼓，躁亂欲坐卧於泥水中，口中和，乃虛陽上攻也。即陰盛格陽。陰極發躁，冷服附子理中湯佳。

產後　悉屬虛煩，有惡露上攻者，肚腹必痛脹，左關必大實，亦有多食不能運化而煩躁者，補養藥，惟加消導。

成無己曰：煩爲擾亂而煩，躁爲憤激而躁，合而言之，煩躁爲熱。析而言之，煩陽也，躁陰也。煩爲熱之輕，躁爲熱之重。

《針經・五亂篇》曰：氣亂於心則煩。蓋熱客於肺則煩，入於腎則躁。大抵心火旺，則水虧金鑠，惟火獨熾，故肺腎合而爲煩躁。

先腎治煩躁，俱作有屬熱者，有屬寒者，治獨煩不躁者，多屬熱，惟悸而煩者爲虛寒。治獨躁不煩者多屬寒，蓋煩者，心中煩，爲內熱也。躁者，身體手足躁擾，或裸體不欲近衣，或欲在井中，爲外熱也。內熱者，有本之熱，故多屬熱；外熱者，多是無根之火，故屬寒也。

虛煩類傷寒，乃虛火煩心作熱，脈必右氣口大而無力，左脈平和，胸中不痞不飽，頭身不痛，爲異，補中益氣加麥冬，吞硃砂安神丸。【略】

溫膽湯　治大病後虛煩不得眠，有飲者宜之，虛人禁用。

《金匱》酸棗湯　治虛勞虛煩不得眠。

右九法，治熱煩入前五法，煩熱怔忡，知熱在心肺也，故用竹葉石膏、朱砂鎮墜其熱，使下行也。第六法煩熱下利，知熱在上也，故用梔子豉湯吐之。第七法煩而汗出不解，知表裏有邪也，故用表裏飲湯。第八法脈沉口渴，知熱在裏也，妙香丸下之。第九法溫膽酸棗，治有飲煩而不眠也，心虛則煩。大法津液去多，五內枯燥而煩者，八珍湯，加竹葉、酸棗仁、麥門冬。榮血不足，陽盛陰微而煩者，人參、生地、麥冬、地骨皮、白芍、竹茹之屬。或人參養榮湯、硃砂安神丸。

腎水下竭，心火上炎而煩者，竹葉石膏湯下滋腎丸。

病後虛煩有飲，溫膽湯。無飲，遠志湯。

產後一切瘡疽病後虛煩，爲血液耗散，心神不守，危矣。宜猛進獨參湯。煩而小便不利，五苓散。心中蘊熱而煩，清心連子飲。煩而嘔，不喜食，陳皮湯。胎前煩：姙娠煩悶，名曰子煩，《產寶》曰：是心肺虛熱，或痰積於胸，若三月而煩者，但熱而已。若痰飲而煩者，吐涎惡食，二陳、白朮、黃芩、枳殼。內熱者，竹葉湯、竹茹湯、益母丸。氣鬱者，紫蘇飲，或分氣飲加川芎。脾胃虛弱者，六君子加紫蘇、山梔。

產後煩：去血過多，虛火泛上而煩，與大病後同，大劑人參當歸散加童便妙。古方謂惡露攻心而煩者，用羊血一盞頓服。不若芎歸湯加童便、薑汁爲佳，虛甚加參。

經曰：諸躁擾狂越皆屬於火，又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惟宜熱藥治之。成無己曰：雖躁欲坐井中，但飲水不得入口是也。東垣曰：陰躁之極，口中和，舌不燥，欲坐卧泥水之中。陽已先亡，醫猶不悞，謬指爲熱，重以涼藥，死也無疑。急煎霹靂散，理中湯救之，冷服即愈。

《醫門法律・中寒門・比類仲景〈傷寒論〉陽虛陰盛治法并死證三十二則》　其一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用茯苓四逆湯爲救法。

誤汗則亡陽而表虛，誤下則亡陰而裏虛，陰陽俱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用此湯以救之。前一證榮衛兩虛，此一證表裏兩虛，製方之妙，又非表裏一言可盡。蓋煩爲心煩，躁爲腎燥，故用乾薑、附子入腎以解躁，茯苓、人參入心以解煩也。

其一下之後復發汗，脈沉微，身無大熱者，用乾薑附子湯爲救法。其證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

此證前一條云：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誤汗亡陽，誤下亡陰，故云內外俱虛。然不出方，以用附子回陽，人參益陰，已有成法，不必贅也。此復教人以精微之蘊，見亡陽一證，較亡陰倍多，然陽用事於晝者也，熱煩躁擾不得眠，見於晝者若此。陰用事於夜者也，安靜不嘔不渴，見於夜者若彼，豈附子、人參，陰陽兩平之可施乎？必乾薑、附子，偏於辛熱，乃足回其陽，以協於偏勝之陰也。

《傷寒緒論・煩躁》　煩熱悉屬三陽，煩躁則有陰陽之異。蓋心熱則煩，腎熱則躁。煩者心胸慍怒，如有所觸，外不形現，爲熱尚輕，躁乃手足動掉，若無所措，內外不寧，爲熱最劇。

有太陽表證，發熱頭痛惡寒，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

有太陽裏證，渴欲飲水而煩躁，及無熱，但狂言煩躁者，并宜五苓散。

有表證罷，而不大便煩躁者，此陽明腑實，三承氣選用。

有汗下不解，而煩躁惡寒者，此爲虛寒，茯苓四逆湯。

有脈數，心煩而躁，至夜不寧者，爲血虛，芍藥甘草湯。

有晝日煩躁，至夜安靜者，爲陽虛，乾薑附子湯。

有誤用薑附而煩躁，虛則升陽散火，實則黃連解毒。若躁極脈亂者，勿治也。

有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

有陰盛格陽，脈沉細而疾，渴欲飲水，躁極悶亂者，此水極似火也，用霹靂散，幷以火熨之。進熱藥而躁反甚，此藥力未到，不可遽用寒涼，使陽氣益消則死。宜再與熱藥協濟之。

有溫病、熱病、時疫、溫疫，表裏俱邪，三焦大熱，煩躁大渴者，白虎解毒、涼膈、雙解、承氣、三黃石膏選用。

有少陰病，六七日無大熱，或厥逆自利不得汗，脈沉數而煩躁者，黃連阿膠湯。

凡不經汗下而煩躁者，爲實，汗下後煩躁，爲虛。結胸證悉具，而煩躁發熱，下利厥逆，而躁不得眠，少陰吐利躁煩，四肢惡寒，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者，皆死證也。

《辨證録・虛煩門》 人有遇事或多言而煩心生，常若胸中擾攘紛紜而嘈雜，此陰陽偏勝之故，火有餘而水不足也。或謂心熱則火動而生煩，膽寒則血少而厭煩矣。不知虛煩實本於心熱，膽則未曾寒也。夫膽則最喜熱而惡寒，世人云膽寒則怯者，正言膽之不可寒也。膽寒既怯，何敢犯火熱之心，可見虛煩是心火之熱，非膽木之寒矣。古人用溫膽湯以治虛煩，而煩轉盛者，正誤認膽寒也。治法宜於補心之中，而用清心之味。方名解煩益心湯。

一劑煩止，再劑煩除矣。

此方純是入心之藥，清火而加入消痰之藥者，有火必有痰也。痰火散而煩自釋矣，況又有補心之劑，同群並濟哉！此症用玄冬湯亦甚神。一劑而心安，二劑全愈。

人有年老患虛煩不寐，大便不通，常有一裏熱氣，自臍下直衝於心，便覺昏亂欲絕，人以爲火氣之衝心也，誰知是腎水之大虧乎？夫心中之液，實腎內之精也。心火畏腎水之尅，乃假尅心，心火喜腎水之生，乃眞生也。心得腎之交，而心乃生，心失腎之通，而心乃死。虛煩者正死心之漸也。惟是腎既上通於心，何以臍下之氣上衝而心煩？不知腎之交於心者，乃腎水之交，而非腎火之交也。腎水交於心，而成既濟之泰，腎火交於心，而成未濟之否。故既濟而心安，未濟而心煩耳。老人孤陽無水，熱氣上衝，乃腎火衝心也。火之有餘，實水之不足，治法大補腎中之水，則水足以制火，火不上衝而煩自止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品治之。

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錢　山藥四錢　茯苓三錢　丹皮五錢　澤瀉二錢　白芍五錢　麥冬五錢　炒棗仁五錢　北五味一錢　柴胡五分　甘菊三錢

水煎服。二劑而煩卻，四劑而大便通，二十劑不再發。

六味丸湯所以滋腎水之涸也，麥冬、五味滋其化源，白芍、柴胡以平肝，肝平而相火無黨，不至引動包絡之火；又得棗仁、甘菊相制，則心氣自舒，而復有腎水交通，有潤之樂而無燥之苦，豈尚有虛煩之動乎！此症用濟心丹亦效。

《張氏醫通・神志門・煩躁》 經云：氣亂於心則煩。蓋熱客於肺則煩，入於腎則躁，大抵心火旺，則水虧金爍，惟火獨熾，故肺腎合而爲煩躁也。煩躁俱作，有屬熱者，有屬寒者，先哲治獨煩不躁者多屬熱，惟悸而煩者爲虛寒。治獨躁不煩者多屬寒，惟火旺脈實者爲熱。蓋煩者胸中煩，爲內熱也。躁者身體手足躁擾，或裸體不欲近衣，或欲投井中，爲無根之外熱，急以附子、理中、四逆、薑附輩熱藥治之。若誤認爲熱，投以涼藥，則周身之火，得水則升走，頃刻喘汗，外脫而死也。凡表證不得汗，內外皆熱而躁亂不寧，取汗則定。裏實熱鬱，大便不通，無論傷寒雜證，心神不安，脈數實有力者，下之則定。

火容心包，或酒客膏粱，上焦不清，令人煩躁，宜芩、連、山梔等涼藥爲君，稍用炮薑爲使，甚則涼膈散下之。汗下後熱不止而發狂煩躁，面赤咽痛者，此熱乘少陰之經也，葶藶苦酒湯探吐之。

《張氏醫通・神志門・虛煩》 經云：夏脈者，心也，其不及者，令人煩心。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是知煩多生於虛也。大法，津液去多，五內枯燥而煩者，八珍湯加竹葉、棗仁、麥冬。營血不足，陽盛陰微而煩者，當歸補血湯下硃砂安神丸，或生脈散加歸、地、棗仁、竹茹之屬。腎水下竭，心火上炎而煩者，大劑生料六味丸，少用肉桂爲引導。肥人虛煩，不眠不飲，溫膽湯。大病後有餘熱，嘔吐咳逆，虛煩不安，竹葉石膏湯。五心煩熱，口乾唇燥，胸中熱悶，《千金》竹葉湯。虛煩懊憹，顛倒不安，梔子豉湯。不應，加犀角、黑參。久病餘熱不止，虛煩不安，卧寐不寧，六味丸加棗仁。煩而小便不利，五苓散加辰砂、滑石。煩而嘔，不喜食，《金匱》橘皮竹茹湯。胎前產後諸煩，見婦人本門。

《醫碥・雜證・煩躁》 煩者，心煩亂不安，躁者，手足擾動不寧也。大概皆火之爲病。五臟之火，皆令煩躁，故或言心熱，或言脾熱，肺熱，腎熱，肝

熱也。而有分煩爲陽躁爲陰者，以陽火內生，心爲熱所乘，惡其擾亂，故煩悶。非甚而狂越，則不必手足之擾動，蓋火在內而不在外也。若陰寒內生，逼陽於外，中寒而外則熱，熱在外而不在內，故但手足躁擾而心不必煩也，此陰陽以寒熱分也。又心火爲陽，火盛則煩，腎火爲陰，火炎則躁，此陰陽以心腎分也。又人將死，則手足擾亂急遽，毫無和緩之象。自注：此與眞藏脈弦強挺勁毫無胃氣同理。是名鬼躁，亦陰象也。煩，有實有虛。虛煩者，或氣虛，或血虛也，血虛則無以養心，而怔忡不寧，不得寐則煩矣。氣虛則火旺。自注：東垣所謂邪火與元氣不兩立，此衰則彼旺是也。故乘心而煩也，治法：熱在心肺，起臥不安，宜梔子豉湯，竹葉石膏湯、竹茹湯、硃砂安神丸。下利後更煩，梔子豉湯。身熱，汗出煩不解，名風厥。太陽傷風則發煩熱，曰風，少陰之熱亦上衝，故汗出不解，曰厥。經謂：表裏刺之。太陽爲表，太陰爲裏。飲以湯。止其上逆之氣也，仲景麥門冬湯之類。煩而心手極熱，喜居陰處，脈沉口渴，妙香丸下其熱痰。不得眠，溫膽湯見驚，酸棗湯。見不得臥。津耗者，生其津。血耗者，補其血。腎水竭者，滋腎。產、痘、滯下後，血液耗散，心煩不安，危矣，猛進獨參湯。心中蘊熱，清心蓮子飲。見赤白濁。虛煩有身熱，與傷寒相似，但頭身不痛，不惡寒，脈不緊爲異。陰躁，欲裸衣坐井中，以熱藥治之，四逆見厥、理中見中寒之類。

《雜病源流犀燭・心・煩躁健忘源流》 煩躁，心經熱火病也。內熱心煩曰煩，故煩者，但心中鬱煩也。外熱身躁曰躁，故躁者，並身外熱躁也。內熱屬有根之火，其原本於熱，凡但煩不躁，及先煩後躁者，皆易治。外熱屬無根之火，其原本於寒，凡但躁不煩，及先躁後煩者，皆難治。傷寒亦有煩躁症，其所主屬肺腎二經，與此心經主病者不同。故傷寒之煩，氣也，火入於肺也。傷寒之躁，血也，火入於腎也。若諸虛煩熱，又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頭皆不痛，脈不緊數耳，切不可汗下，誤攻必害。茲即心經所主煩躁而歷言之：有身不熱，頭昏口乾不寐者，是心虛煩。宜人參竹葉湯。有煩熱誤汗，熱益甚，致嘔者。宜陳皮湯。有內熱頭痛，氣短心悶亂者。宜竹茹湯。有煩熱，睡臥不寧者。宜遠志湯。有憂思成虛煩勞病者。宜小草湯。有腎虛心躁煩，下部瘦弱，小便痛者。宜八味丸。其不得一例視之也明矣。若夫傷寒煩躁，另詳本條。

煩躁原由　《內經》曰：夏脈者，心也，不及則令人煩心。又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

《醫級・傷寒條辨・煩躁》 心受邪而煩生，陽邪內逼，腎受邪而躁現，傳熱於陰。陰經受熱，法必從清，陽熱逼蒸，猶當解發。躁煩脈數者，邪必傳經，躁煩脈空者，症多險變。未經汗下躁煩，乃邪實之熱候，已經汗下煩躁，作元虛之症。參躁不渴而厥逆脈微，陰躁溫經爲急，表仍在而煩鬱自甚。陽煩發表先行，結胸煩躁者，邪實凶危。瘥後復煩者，脈浮始復，表盛無汗躁生，從症發解。裏症汗渴煩甚，雙解偏清。無汗躁煩，甚則青龍湯，而緩則柴葛解肌湯。汗渴煩躁，經熱白虎，而裏熱三黃湯。兼表兼清者，不外柴葛白虎。表裏雙解者，無過梔豉湯、沖和湯。陰盛蹉怯，吐利躁厥者，回陽飲、吳茱萸湯溫救。陽極厥逆，昏躁渴閉者，白虎承氣清攻。熱煩不眠，梔豉秫夏清引。虛煩不寐，黃連阿膠湯扶陰。陽虛脈細躁不飲，四君子湯，眞武亦效。陰虛躁擾坐泥水，白通湯、六味爲功。酸棗、茯神、龍齒、辰砂，解虛煩之聖藥。天精參葉、麥冬湯、綠豆飲，清火煩之佳珍。

《醫階辨證・心煩內外證辨》 外邪內入心煩不得眠，或嘔，或渴，或不利。內因火動心煩，卧不安，或頭痛，氣短，或心忡口燥。

在外爲有餘，故所見皆實證；在內爲不足，故所見皆虛證。

《類證治裁・煩躁》 論治

內熱爲煩，外熱爲躁，煩出於肺，躁出於腎，熱傳肺腎則煩躁俱作。然煩爲陽，屬有根之火，故但煩不躁，及先煩後躁者，皆易治。躁爲陰，係無根之火，故但躁不煩，及先躁後煩者，皆難治。自注：《傷寒論》中有微煩、反煩、復煩、煩滿、煩熱、煩渴、胸煩、心煩、虛煩、大煩，皆熱也。先煩漸躁者爲煩躁，先躁復煩者爲躁煩。煩多屬熱，亦有陰寒而煩者，傷寒熱在表而煩，宜散。桂枝湯。在裏而煩，宜下。承氣湯。在半表半裏而煩，宜和。小柴胡湯。在胸膈以上而煩，宜吐。梔豉湯。其陰寒而煩，則有惡寒蹉卧，及下利厥逆，吐蚘之症，宜溫。溫用四逆湯，蚘用烏梅丸。若煩而足冷脈沉微者，此陰症之煩也，急用參附熱劑溫之。悸而煩爲虛，建中湯。煩而悸爲熱，調胃承氣湯。如內傷陰虛火動而煩，宜生脈散加生地黃、熟地黃、茯神、棗仁。或不得卧而煩，硃砂安神丸。若不煩而躁，欲卧泥水中，但飲水不得入口者，此爲陰盛格陽。《活人書》用霹靂散，或附子理中湯，附子四逆湯。其脈必沉細疾，肢體厥冷，躁擾不欲飲水是也。若誤認爲熱，投以涼藥，頃刻死矣。傷寒有邪在表而煩躁者，脈浮緊，發熱身痛，汗之則定。大青龍

湯。有邪在裏而煩躁者，脈數實有力，不大便，繞臍痛，下之則定。承氣湯。有陽虛而煩躁者，汗下後，晝煩躁，夜安靜，脈沉微，身無大熱。乾薑附子湯。有陰盛而煩躁者，少陰症，吐利手足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更有陰中伏陽煩躁者，頭疼身溫，指末冷，胸滿惡心，脈沉伏，按至骨若有力，須破散陰氣，導達眞火。自注：《本事》用破陰丹。陰中伏陽症，用熱藥助陽，則爲陰所隔絕，不能導引眞陽。用冷藥，則所伏眞火，立見消亡，用破陰丹，使水陸火降，得汗而解矣。其雜症虛煩，因津涸燥結而煩者，人參固本丸加棗仁、竹葉。因血虛煩渴，至夜躁熱尤甚者，當歸補血湯。因腎水下竭，心火上炎而煩者，生料六味丸煎服。病後餘熱欲吐，虛煩不安者，人參竹葉湯、竹茹湯。病久煩熱不止，六味湯加棗仁。肥人虛煩不眠爲痰，溫膽湯。煩而溺濇者，五苓散加滑石。煩而嘔者，橘皮湯。

《活人書》曰：陰氣少，陽氣勝，則熱而煩，故太陽經傷風，多煩而躁也。戴元禮曰：煩躁，陰陽經皆有之，陽明經有燥屎故煩，此當下。承氣湯。太陽經已得汗，渴煩者，五苓散。少陽胸滿而煩，小柴胡湯。陰煩，少陰爲多，由陽氣傳入陰經，陰得陽而煩，自利而渴，煩不眠者，辰砂五苓散。若非是陽氣傳陰，陰氣犯陰經，吐利，手足厥冷而煩。經云：陽虛陰乘之，故煩。又云：陰盛發躁，欲坐井中。吳茱萸湯，甚者四逆湯加葱白二莖。外有虛煩一症，乃病愈後陰陽未復，時發煩熱。竹葉石膏湯。

李東垣曰：血虛發躁，煩渴引飲，至夜尤甚，脈洪大，按之無力。當歸補血湯。若以白虎湯服之，則誤矣。若脈浮大，按之散，此虛極將脫。人參生脈散。

許學士治李信道，六脈沉伏不見，按至骨，若有力，頭痛身溫，煩躁指冷，胸中滿，惡心，此陰中伏陽，仲景法中無此症。用冷藥則所伏眞火愈消，即用熱劑助陽，先爲陰遏，絕不能導引眞陽，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眞火之藥，使水升火降，然後得汗而解。與破陰丹二百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驚，許曰：俗所謂換陽也。須臾稍定，略睡身汗涼解。又治一人，傷寒身熱，無汗譫語，下後大便不通三日矣。非躁非煩，終夜不得卧，時發嘆息。許曰：此懊憹怫鬱二症俱作，由胃中有燥屎也。與承氣湯下之，愈。《素問》云：胃不和則卧不安，仲景云：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微煩，有燥屎者，可攻。又云：有微熱，怫鬱不卧者，有燥屎。又云：胃中燥，大便堅，必譫語，皆承氣湯症也。

《醫醇賸義・勞傷》 腎傷

陰虛火動，皮寒骨蒸，食少痰多，咳嗽短氣，倦怠焦煩。新定拯陰理勞湯主之。

陽虛氣耗，倦怠懶言，行動喘急，表熱自汗，心中煩躁，偏身作痛。新定拯陽理勞湯主之。

怒傷

怒甚則脇痛，鬱極則火生，心煩意躁，筋節不利，入夜不寐。沖和湯主之。

思傷

思慮太過，心煩意亂，食少神疲，四肢倦怠。一志湯主之。

《醫宗己任編・西塘感症・感症變病》 煩躁

火入於肺成煩，火入於腎成躁。蓋心火旺則水虧金爍，唯火獨熾，故肺腎合而爲煩躁。然有屬熱者，亦有屬寒者，如獨煩不躁者多屬熱，惟悸而煩者爲虛，如獨躁不煩者，多屬寒，蓋煩者，心中煩爲內熱也。躁者，身體手足躁擾，或裸體不欲近衣，或欲在井中，爲外熱也。內熱者，有本之熱，故多屬熱；外熱者，多是無根之火，故屬寒也。有表症不得汗，內外皆熱，躁亂不甯。取汗則定，有裏實，熱鬱大便不通，心神不甯，脈數實有力，下之定。火客心胞，上焦不清，煩躁者，黃連梔子等涼藥妙。起卧不安，睡不穩，謂之煩，竹葉石膏湯。心中蘊熱而煩，清心蓮子飲。虛煩有飲，溫膽湯，無飲，遠志飲子。此等症，全仗心似燃犀燭怪，目如庖丁解牛，方有起死回生之效。不然，最易滋惑失誤耳。脈虛大，或微細，心煩不眠，爲虛煩，生脈散，加柏子仁茯神當歸，有火，加涼藥一二味。元參炒梔子竹茹花粉，若血液耗散，心神不安者，猛進獨參湯。如因力艱不能服者，濃煎當歸補血湯代之。熱病脈按之不鼓，躁亂，欲坐卧泥水中，口中和，乃虛陽上攻也。即陰盛格陽，陰極發躁。冷服附子理中湯佳。

紀事

《本事方・傷寒時疫上》 頃年鄉人李信道得疾，六脈沉不見，深按至骨，則沉緊有力，頭疼身溫煩躁，指末皆冷，中滿惡心，更兩醫矣。醫者不識，

止供調氣藥。予因診視曰：此陰中伏陽也，仲景法中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熱藥以助之，則爲陰邪隔絕，不能導引眞陽，反生客熱；用冷藥，則所伏眞火愈見消鑠。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眞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予授此藥二百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驚，予曰：此俗所謂換陽也，須臾稍定，略睡已得汗，自昏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

《儒門事親・熱形・因藥燥熱》 高燦巡檢之子八歲，病熱，醫者皆爲傷冷治之，以熱藥攻矣。欲飲水，水禁而不與，內水涸竭，煩燥轉生，前後皆閉，口鼻俱乾，寒熱往來，嗽欬時作，遍身無汗，又欲灸之。適遇戴人，戴人責其母曰：重裀厚被，煖炕紅爐。兒已不勝其熱矣，尙可灸乎？其母謝以不明。戴人令先服人參柴胡飲子，連進數服，下爛魚腸之類，臭氣異常，渴欲飲水，聽其所欲，冰雪涼水，連進數杯，節次又下三四十行，大熱方去，又與牛黃通膈丸，復下十餘行，兒方大痊。前後約五十餘行，略無所困。冰雪水飲至一斛。向灸之，當何如哉？

《衛生寶鑑・醫驗紀述・陽證治驗》 眞定府趙吉夫，約年三旬有餘。至元丙寅五月間，因勞役飲食失節，傷損脾胃，時發煩躁而渴。又食冷物過度，遂病身體困倦頭痛，四肢逆冷嘔吐，而心下痞。醫者不審，見其四肢逆冷。嘔吐心下痞，乃用桂末三錢，以熱酒調服，仍以綿衣覆之，作陰毒傷寒治之。須臾汗大出，汗後即添口乾，舌澀，眼白睛紅，項強硬，肢體不柔和，小便淋赤，小便秘澀，循衣摸床，如發狂狀，問之則言語錯亂。視其舌則赤而欲裂，朝輕暮劇。凡七八日，家人皆自謂危殆，不望生全。鄰人吉仲元舉予治之。診其脈六七至，知其熱證明矣，遂用大承氣湯苦辛大寒之劑一兩，作一服服之。利下三行，折其勝勢。翌日，以黃連解毒湯大苦寒之劑二兩，使徐徐服之以去餘熱。三日後，病十分中減之五六，更與白虎加人參湯約半斤，服之，瀉熱補氣，前證皆退。戒以愼起居，節飲食，月餘漸得平復。《內經》曰：凡用藥者，無失天時，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又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當暑氣方盛之時，聖人以寒涼藥，急救腎水之原，補肺金之不足，雖有客寒傷人，仲景用麻黃湯內加黃芩、知母、石膏之類。發黃發狂，又有桂枝湯之戒。況醫者用桂末熱酒調服，此所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此逆仲景之治法。經云：不伐天和。不贊其復，不翼其勝，不失氣宜，不然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矣。

《內科摘要・飲食勞倦虧損元氣等二症》 光祿高署丞脾胃素虛，因飲食勞倦，腹痛胸痞，誤用大黃等藥下之，譫語煩躁，頭痛喘汗，吐瀉頻頻，時或昏憒，脈大而無倫次，用六君子加炮薑四劑而安。但倦怠少食，口乾發熱，六脈浮數。欲用瀉火之劑。余曰：不時發熱，是無火也；脈浮大，是血虛也；脈虛浮，是氣虛也。此因胃虛，五臟虧損，虛症發見。服補胃之劑，諸症悉退。

《內科摘要・腎虛火不歸經發熱等症》 州同韓用之年四十有六，時仲夏色欲過度，煩熱作渴，飲水不絕，小便淋瀝，大便秘結，唾痰如湧，面目俱赤，滿舌生刺，兩唇燥裂，遍身發熱，或時如芒刺而無定處，兩足心如烙，以冰折之作痛，脈洪而無倫。此腎陰虛，陽無所附，而發於外，非火也。蓋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峻補其陰，遂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以水頓煎六碗，水冷與飲，半餉已用大半，睡覺而食溫粥一碗，復睡至晚，乃以前藥溫飲一碗，乃睡至曉，食熱粥二碗，諸症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諸症仍至，或以爲傷寒。余曰：非也。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陽氣亦虛矣。急以八味丸一劑，服之稍緩，四劑諸症復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豬膽導之，諸症復作，急用十全大補湯數劑方應。

《內科摘要・脾肺腎虧損遺精吐血便血等症》 一男子鰥居數年，素勤苦，勞則吐血發熱煩躁，服犀角地黃湯，氣高而喘，前病益甚，更遺精白濁，形體倦怠，飲食少思，脈洪大舉按有力。服十全大補加麥門、五味、山茱、山藥而愈。

《雜病證治準繩・雜病・虛煩》 丹溪治一女子，年二十餘歲，在室素強健，六月間發煩悶，困憊不食，發時欲入井，六脈皆沉細而弱數，兩日後微渴，衆以爲病暑，治不效。四五日加嘔而人瘦，手心極熱，喜在陰處，漸成伏脈，時妄語，乃急製《局方》妙香丸如桐子大，以井水下一丸，半日許大便，藥已出，病無退減。遂以麝香水洗藥，以針穿三竅，次日以涼水送下，半日許大便，下稠痰數升，是夜得睡，困頓伏枕，旬日而愈。因記《金匱》云，昔肥而今瘦者，痰也。遂作此藥治之。

《寓意草・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證治驗》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啓，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

入井。一醫洶洶急以承氣與服。余證其脈洪大無倫，重按無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證，奈何認爲下證耶？醫曰：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眞寒，以薑附投之，尙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尙不欲嚥，而反可嚥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卽認大熱爲陽證，則下之必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幷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傷寒諸論・煩躁》 節庵治一壯年，夏間勞役後食冷物，夜卧遺精，遂發熱痞悶，至晚頭額時痛，兩足不溫。醫不知頭痛爲火熱上乘，足冷爲脾氣不下，誤認外感夾陰，而與五積汗之，則煩躁口乾，目赤便秘，明日便與承氣下之，但有黃水，身強如痙，煩躁轉劇，腹脹喘急，舌苔黃黑，已六七日矣。診其脈六七至而弦勁，急以黃龍湯下黑物甚多，下後腹脹頓寬，躁熱頓減，但夜間仍熱，舌苔未盡，更與解毒湯合生脈散加地黃二劑熱除，平調月餘而安。

戈存橘治一人，大熱八九日，已經汗下而熱不退，煩躁目赤，拘急沉重，六脈洪盛。曰此熱在三焦，閉塞經絡，津液營衛不通也。以三黃石膏加辰砂末，連進三服而愈。

喻嘉言治一人，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至前而不能飲，異常大躁。門牖洞啓，身卧地上，輾轉不安，更欲入井。醫欲以承氣與之。診其脈洪大無倫，重按無力，此陽欲外脫，外顯假熱，內有眞寒，敢以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咽，情已大露，而反可咽大黃、芒硝乎？天地燠蒸，必有大雨，此證傾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於是以大劑人參薑附甘草，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陽微之狀始著，以重綿和頭覆之，更與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懊憹分部

題解

《傷寒明理論・懊憹》 懊者，懊惱之懊；憹者，鬱悶之貌，即心中懊懊惱惱，煩煩憹憹，鬱鬱然不舒暢，憒憒然無奈，比之煩悶而甚者。

《丹溪手鏡・懊憹》 謂鬱悶不舒暢也，無奈也，比之煩悶而甚。

《傷寒六書・傷寒明理續論・懊憹》 懊憹者，心中懊懊憹憹，鬱悶不舒之貌。

論說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火鬱之發，【略】故民病少氣，【略】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

綜述

《傷寒明理論・懊憹》 傷寒懊憹，何以明之？懊者懊惱之懊，憹者鬱悶之貌，即心中懊懊惱惱，煩煩憹憹，鬱鬱然不舒暢，憒憒然無奈，比之煩悶而甚者，懊憹也。由下後表中陽邪乘虛內陷，鬱而不發，結伏於胸心之間，故如是也。經曰：表未解，醫反下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又曰：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飢，即是陽氣內陷爲諸懊憹也。其治之法，或吐之、或下之，若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劇者必反覆顚倒，心中懊憹，與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而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二者爲邪熱鬱於胸中，當須梔子豉湯吐之，以湧其結熱也。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

煩，胃中有燥屎者，與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二者爲邪熱結於胃中，當須大承氣湯、茵陳湯攻之，以滌其內熱也。識諸此者，吐下之不差，湯劑之適當，則無不愈者，一或當汗反吐，療熱以溫，則變證百出，斑出黃生者多矣。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一云頭痛即眩，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傷寒論・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 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者，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飢；發汗則致痓，身強難以伸屈；熏之則發黃，不得小便，久則發咳唾。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傷寒直格・懊憹》 懊憹者，煩心、熱燥、悶亂不寧也，甚者似中巴豆、草烏頭之類毒藥之狀也。

梔子湯　治懊憹、煩心、反復顛倒，不得眠者；燥熱怫鬱於內，而氣不能宣通也。【略】夫燥病於內者，氣血澀滯，則懊憹煩心不得眠也。

或胸滿結滯，或頭微汗出，劇煩者，梔子湯主之。或少氣者，加甘草一錢，或加嘔者，及初誤以圓藥下之者，加生薑半兩。凡懊憹虛煩者，皆用涼隔散甚佳，及宜湯濯手足，使心胸結熱宣散而已。

梔子厚朴湯　治心煩、腹滿、坐卧不安。

《傷寒標本・懊憹　虛煩　不得眠》 懊憹煩心，反復顛倒不得眠者，煩熱怫鬱於內而氣不能宣通也，或胸滿結痛，或煩、微汗出、虛煩者，梔子湯主之；或氣少者，加甘草一錢；或嘔者及初誤以圓藥下者，加生薑半兩。凡懊憹虛煩者，皆用涼膈散甚佳，及宜湯濯手足，使心胸結熱宣散而已。心煩腹滿，坐卧不安，梔子厚朴湯主之。或陽明病下之後，躁熱而懊憹者，三一承氣湯。汗後煩躁不得眠，五苓散或涼膈散；口燥呻吟，錯語不得眠，五苓散、黃連解毒湯；煩心者涼膈散。少陽證，胸中煩而不嘔者，小柴胡去半夏、人參加瓜蔞實主之。

《蘭室秘藏・雜病門》 安神丸　治心神煩亂，怔忡，兀兀欲吐，胸中氣亂而熱，有似懊憹之狀，皆膈上血中伏火，蒸蒸然不安，宜用權衡法以鎮陰火之浮越，以養上焦之元氣。經云：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苦瀉之。以黃連之苦寒去心煩，除濕熱爲君；以甘草、生地黃之甘寒，瀉火補氣，滋生陰血爲臣；以當歸補血不足；以硃砂納浮溜之火，而安神明也。注：安神丸《內外傷辨惑論》《醫學發明》《東垣試效方》均作硃砂安神丸。

硃砂安神丸　治心煩懊憹，心亂怔忡，上熱，胸中氣亂，心下痞悶，食入反出。

《丹溪手鏡・懊憹》 謂鬱悶不舒暢也，無奈也，比之煩悶而甚。由下後，表邪未解，陽邪內陷，結伏於心胸之間，邪熱鬱於胸中，宜梔子豉湯吐之。

或發汗吐下後，及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飢不飲食，頭汗，邪熱結於胸中，宜承氣茵陳下之。

陽明下之，胃中有燥屎，及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懊憹，必發黃。

《傷寒治例・懊憹》 比之煩悶，不甚者也。有表未解，下早所致。有虛有實。

下　陽明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二者爲邪熱結於胸中，當攻下。陽明病下之，心下懊憹，微煩，胃中有燥屎。

吐　邪熱鬱於胸中，宜梔子豉湯吐之。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必中懊憹，亦用之。

《傷寒明理續論・懊憹》　懊憹者，心中懊懊憹憹，鬱悶不舒之貌。蓋由表證誤下，正氣內虛，陽邪內陷，結於心胸之間，甚則爲結胸也。邪在心胸則宜吐，熱結胃腑則宜下，不可拘也。發汗、吐、下之後虛煩不得眠，甚則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舌上白胎，飢不能食，虛煩不眠，頭汗懊憹，上同。

短氣煩躁，咽硬，胸中懊憹，大陷胸湯。陽明病，下之後懊憹而煩，中有燥屎，宜承氣湯。陽明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宜茵陳蒿湯。

《傷寒家秘的本・懊憹》　懊憹者，鬱悶不舒之貌。蓋表證誤下，正氣內虛，陽邪內陷於心胸之間，重則爲結胸也。邪在心胸，則宜吐。熱結胃腑，則宜下。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懊憹者，與夫短氣煩躁，心下渴，胸中懊憹者，用梔子豉湯。陽明病，下後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承氣湯下之。陽明無汗，小便不利，心懊憹者，必發黃，茵陳湯利之。舌上白胎，飢不食，虛煩不眠，頭汗出，懊憹者，梔子豉湯也。

《醫學入門・傷寒雜症》　懊憹，心中不自如也，比躁更甚。表症誤下，陽氣內陷，心下固硬者，則爲結胸。胃氣空虛，客熱在膈，短氣煩躁，微疼，則爲懊憹。將成結胸者，宜大、小陷胸湯。但懊憹，煩不得眠，飢不能食，頭汗出而不結胸者，梔豉湯。腹脹，坐卧不安者，梔子厚朴湯。渴者，白虎湯。陽明症下後懊憹者，內有燥糞，猶宜承氣湯下之。懊憹小便難者，必發黃，茵陳湯。

《傷寒緒論・懊憹》　傷寒表證誤下，正氣內虛，陽邪內陷，結於心胸之間，鬱悶不舒，輕則虛煩懊憹，重則痞滿結胸矣。邪在膈上則宜吐，熱結胃腑即宜下，不可拘也。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與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而不結胸，心中懊憹，及舌上苔滑，飢不能食，頭汗出而懊憹，三者皆邪熱鬱於胸中，并宜梔子豉湯吐之。

下之後，心中懊憹而煩，爲有燥屎。

下後短氣煩躁，膈中拒痛，心中懊憹者，爲結胸。

陽明病，身熱無汗，口燥渴，大小便不利，心中懊憹，此爲濕熱，必發黃。溫熱病懊憹，爲熱毒蘊於膈上，涼膈解毒選用。口燥呻吟錯語不得眠，五苓散合黃連解毒湯。

《醫級・雜病・懊憹饐雜》　呻吟躁蹙不安，懊憹之狀；胸膈噫膨泛辣，饐雜之形。表邪干膈，則漸作懊憹，食火動痰，則隨生饐雜。表具懊憹者，入梔子豉湯於羌葛；噯膨饐雜者，參清膈於陳平湯。寒熱不安，梔豉小柴胡湯兩解；饐飢不已，黃芩清胃同行。消水而復懊憹，人參白虎湯；懊憹而兼溺澀，導赤散、豬苓湯。不食膨饐多滯，枳朮丸、陳平；饐飢食倍常，清胃、玉女。懊本心邪，症多傳併，饐由胃病，延久消陰。顧饐雜有痰火兩因之異，懊憹惟虛實煩熱之因，篇中條晰，逐一詳明。

懊憹者，蹙額呻吟，身有苦而莫可名狀，此由表邪內逼，化熱發煩之漸，心之病也。饐雜者，似飢非飢，心胸泛辣，亦內火之候，或因食動火，或因火動痰，胃之病也。凡表邪挾火挾食者，皆見此候。其治法，或解表兼清兼導或專清，或消食除痰，若邪盛於上而爲渴消，或熱聚於下而爲癃閉，或挾滯而熱聚於胸，或中實而熱淫於胃，又當隨病之變遷，而按法治之者也。其有年力少壯，善食易飢，或熱病後，陰氣未復，多食易饐者，此多火爲饐之候，必無泛辣懊憹之苦，食氣既旺，則陽必生陰，陰足自愈，無庸多藥。若伤食善饐，形消多渴，延久不已者，將必有癰毒三消之慮，宜先識其因，當漸以藥之，弗至其發病之日始圖治也。

《醫階辨證・嘈雜懊憹煩躁三證辨》　懊憹之狀，心下熱，如火灼不寧，得吐則止。

煩躁之狀，心中擾亂而憤激，兀兀不安，得吐則止。嘈雜由肝木乘土，得食以禦之。懊憹、煩躁由邪熱內陷，心火不寧，得吐以安之。

紀事

《傷寒緒論・懊憹》　江應宿治傷寒十餘日，身熱無汗，怫鬱不得卧，非躁非煩，非寒非痛，時發一聲，如嘆息之狀，乃懊憹怫鬱證也。投以梔子豉湯吐之，治其懊憹，再以大柴胡湯下之，治其怫鬱而安。

內科總部

癲狂部

題解

《素問・脈要精微論》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

《難經・二十難》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難經・五十九難》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之始發，少卧而不饑，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疾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醫碥・狂癲癎》狂者，猖狂剛暴，裸體詈罵不避親疎，甚則持刀殺人，踰垣上屋，飛奔疾走，不問水陸，多怒不卧，目直叫呼，時或高歌大笑，妄自尊貴，妄自賢智者是也。癲者，如醉如囈，或悲或泣，或笑或歌，言語有頭無尾，穢潔不知，左顧右盼，如見鬼神，有時正性復明，深自愧沮，少頃狀態復露者是也。

論說

《素問・生氣通天論》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

《素問・宣明五氣》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略】搏陽則爲巔疾。【略】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

《素問・陽明脈解》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素問・氣厥論》肝移寒於心，狂隔中。

《素問・厥論》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

《素問・脈解》太陽【略】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

陽明【略】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

《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略】，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炳，冰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

《素問・五常政大論》赫曦文紀【略】，其病笑瘧狂妄目赤。

《素問・至真要大論》諸躁狂越，皆屬於火。

《素問・陰陽類論》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巔疾爲狂。

《靈樞・本神》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靈樞・經脈》胃足陽明之脈【略】，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是爲骭厥。【略】

膀胱足太陽之脈【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

《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並治》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

《千金要方・諸風》風入陽經則狂，入陰經則癲。

《千金要方・風癲》凡諸百邪之病，源起多途，其有種種形相，示表癲邪之端，而見其病。或有默默而不聲，或復多言而謾說，或歌，或哭，或吟，或

笑，或眠，坐溝渠，噉食糞穢，或裸形露體，或晝夜遊走，或嗔罵無度，或是蜚蟲精靈，手亂目急，如斯種類癲狂之人，今針灸與方藥并主治之。凡占風之家，亦以風爲鬼斷。【略】

凡發狂則欲走，或自高賢稱神聖，皆須備諸火灸，乃得永差耳。若或悲泣呻吟者，此爲邪非狂，自依邪方治之。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痹，邪入於陽，傳即爲癲癎，邪入於陰，傳則爲痛痺。陽入於陰病靜，陰入於陽病怒。

《傷寒明理論・發狂》 傷寒發狂，何以明之？狂者猖狂也，謂其不寧也。《難經》曰：狂之始發也，少卧不饑，而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也，妄行走不休也。狂家所起，皆陽盛致然。《內經》曰：陰不勝其陽，脈留薄疾并，乃狂也。又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脈經》曰：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癲。《病源》曰：陽邪併於陽則狂，陰邪併於陰則癲。即諸經之狂爲陽盛也，明矣。又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其所上之處，皆非素能者，是謂陽邪併於陽明也。傷寒熱毒在胃，併於心藏，使神不寧，而志不定，遂發狂也。傷寒至於發狂，爲邪熱至極也，非大吐下則不能已。又有熱在下焦，其人如狂者，經曰：熱入膀胱，其人如狂。謂之如狂，則未至於狂，但卧起不安爾。其或狂言，目反直視，又爲腎之絕。汗出輒復熱，狂言不能食，又爲失志死。若此則殆非藥石之所及，是爲眞病焉。

《三因方・狂證論》 夫三陽并三陰則陽虛而陰實，故癲。三陰并三陽則陰虛而陽實，故狂。論曰：陽入陰其病靜，陰入陽其病怒，怒則狂矣。病者發狂不食，棄衣奔走，或自稱神聖，登高笑歌，踰牆上屋，所至之處非人所能，罵詈妄言，不避親屬，病名狂，多因陽氣暴折畜怒不決之所致。故經曰：陽明常動，太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爲大疾，此其候也。

《原病式・五運主病・火類》 狂者狂亂而無正定也，越者乖越禮法而失常也。夫外清而內濁動亂參差，火之體也；靜順清朗準則信平，水之體也。由是腎水主志，而水火相反，故心火旺則腎水衰，乃失志而狂越也。或云：重陽者狂，重陰者癲，則《素問》之說不同也。經注曰：多喜爲癲，多怒爲狂。然喜爲心志，故心熱甚則多喜而爲癲也；怒爲肝志，火實制金不能平木，故肝實則多怒而爲狂也。況五志所發皆爲熱，故狂者五志間發，但怒多爾。凡熱于中，則多于陽明胃經也。經曰：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腹滿不得卧，而赤而熱，妄言。又曰：陽明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或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牖而處，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罵詈不避親疎。又經曰：熱中消中，皆富貴人也，今禁膏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服此二者。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注曰：膏，謂油膩肥脂也；粱，糧米也；芳草，謂芳美之味也；芳，香美也；悍，利也；堅，固也；勁，硬也；慓，疾也。蓋服膏粱芳草石藥，則熱氣堅勁疾利而爲熱中消中，發爲癲狂之疾，夫豈癲爲重陰者歟。

言爲心之聲也，罵詈言之惡也。夫水數一道近而善火，數二道遠而惡水者，內清明而外不彰器之方員，物之氣味，五臭五色，從而不違，靜順信平，潤下而善利萬物，滌洗濁穢以清靜，故上善若水，水火相反，則下愚如火也。火者外明耀而內煩濁，燔炳萬物，爲赤，爲熱，爲苦，爲焦，以從其已，躁亂參差，炎上而烈害萬物，燻燎鮮明以爲昏味。木生於金而復潤母燥，火生於木而反害母形。故《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又言：離火爲戈兵。故火上有水制之，則爲既濟。水在火下，不能制火爲未濟也，是知水善火惡。而今病陽盛陰虛，則水弱火強，制金不能平木，而善去惡發，罵詈不避親疎，喜笑恚怒而狂，本火熱之所生也。平人怒罵亦同，或本心喜而無怒，以爲戲弄之罵，亦心火之用也。故怒罵者，亦兼心喜惡于人也。怒而惡發可嗔者，內心喜欲怒於人也。

《醫學正傳・癲狂痫證》 大抵狂爲痰火實盛，癲爲心血不足，多爲求望高遠不得志者有之。痫病獨主乎痰，因火動之所作也。治法，痫宜乎吐，狂宜乎下，癲則宜乎安神養血，兼降痰火。雖然此三證者，若神脫而目瞪如愚痴者，縱有千金我酬，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古今醫統大全・癲狂門・論癲狂病有同異之分》 春甫曰：癲狂之病，總爲心火所乘，神不守舍，一言盡矣。顛者，至高也。火性炎上，正如經云：陽氣太上則狂顛。狂則孔子所謂狂狷者之狂也。《靈樞經》曰：狂病始發，少卧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故曰：狂者進取志大，而

大言者也。前謂狂言如有所見，斯得之矣。蓋心火暴熾，言語善惡不避親疏，此神明之亂也。此之所謂狂也，蓋謂火熾之甚，陽氣太上，則病人亦乘陽火之上炎，故棄衣而登高，由狂而又癲。此則聖人命名之義，而有同中之異耳。

《古今醫統大全・癲狂門・癲與癇混同之誤》　古方每以癲、癇幷治，出方乃大誤也。蓋癲爲心病，而屬實者多；癇爲五臟兼病，而屬虛者多。蓋因《靈樞》云：癲癇瘈瘲，不知所苦。後人不察，遂認爲一證。殊不知《靈樞》自以兩證而言，不知所苦，皆言不能自知其病之所苦也，《玉機微義》始分別之，而亦未嘗白《靈樞》之旨也。

《古今醫統大全・癲狂門・病機論》　春甫考心風病，諸書鮮有載之，而多附癲癇門候，混同論治。心風雖出於世俗之稱，深中病情，誠爲切當。古人謂：風善行而數變，風瘋爲不仁。此曰心風者，非若外風入中，甚言其變常無定，恍惚不仁。而心之病，誠若風之魔也。此皆七情五志久逆所生，而與癲癇則又不同矣。癲狂癇證主於火熾，風痰之盛，而浸延及於心，屬實者多；心風則由七情五志久逆不遂，戴人所謂肝屢謀，膽屢不決，屈無所申，怒無所洩。心之官則思，甚則心血日涸，脾液不行，痰迷心竅，則成心風，屬虛者多。治法須以七情相勝，五志遂心，養血豁痰，引神歸舍，標本兼治，此疾可愈矣。致若混同癲癇攻治，是謂虛虛，而速其死也，噫。

《醫旨緒餘・癲狂癇辨》　生生子曰：諸書有言癲狂者，有言癲癇者，有言風癲者，有言風癇者，有言驚癇者，有分癲癇爲二門者，略無定論。究其獨言癲者，祖《內經》也。言癲癇，言癲狂者，祖《靈樞》也。要之癲癇狂大相逕庭，非名殊而實一之謂也。《靈樞》雖編癲狂爲一門，而形症兩具，取治異途，較之於癇，又不相侔矣。諸書有云大人爲癲，小兒爲癇，此又大不然也。《素問》謂癲爲胎病，自母腹中受驚所致。今乃曰小兒無癲可乎？癇病大人歷歷有之，婦人尤多。予故據經文分爲三目，庶治者有所辯別云。

明癲症　夫癲者，或狂或愚，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痴，言語有頭無尾，穢潔不知，積年累月不癒，俗名曰心風。此志願高大而不遂所欲者多有之。

明狂症　夫狂者猖狂之謂也。言其病之發，猖狂剛暴，有如《傷寒論》陽明大實發狂，罵詈不避親疎，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牆上屋，持刀執棍，日夜不止，狎之則笑，忤之則怒，如有邪依附者是也。

明癇症　夫癇，時發時止者是也。有連日發者，有一日三五發者。或因驚，或因怒，而動其痰火。發則昏昧不知人事，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眩僕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瘈瘲抽掣，目作上視，或口眼歪斜，或口作六畜之聲。將醒時必吐涎沫。彼癲狂，皆無以上證也。用此辯之，亦易詳明，大抵皆痰火所致。

《證治準繩・雜病・神志門・癲狂癇總論》　《素問》祇言癲而不及癇，《靈樞》乃有癇瘈、癇厥之名。諸書有言癲狂者，有言癲癇者，有言風癇者，有言驚癇者，有分癲癇爲二門者，迄無定論。究其獨言癲者，祖《素問》也。言癲癇言癲狂者，祖《靈樞》也。要之癲癇狂大相徑庭，非名殊而實一之謂也。《靈樞》雖編顛狂爲一門，而形證兩具，取治異途，較之於癇，又不侔矣。徐嗣伯云：大人曰癲，小兒曰癇，亦不然也。《素問》謂癲爲母腹中受驚所致，今乃曰小兒無癲可乎？癇病大人每每有之，婦人尤多，今據經文分辨於後。癲者，或狂，或愚，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癡，言語有頭無尾，穢潔不知，積年累月不愈，俗呼心風，此志願高大而不遂所欲者多有之。狂者，病之發時，猖狂剛暴，如傷寒陽明大實發狂，罵詈不避親疎，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非力所能，或與人語所未嘗見之事，如有邪依附者是也。癇病，發則昏不知人，眩僕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瘈瘲抽掣，目上視，或口眼㖞斜，或口作六畜之聲。

《醫碥・狂癲癇》　《內經》論狂爲陽證，其詞不一而足，病爲火邪無疑。觀傷寒熱入胃府，往往發狂可見，然傷寒乃暴病，不過一時火熱乘心，心神狂越，熱陰則已。若經年累月病狂不省者，則豈徒火之爲哉，必有痰涎迷留心竅乃成固疾也。蓋火氣乘心則心血必虛，兼之心神浮越不守其舍，以故痰涎得乘虛入踞耳。癲亦同此而痰火不甚，不似狂之火盛而暴也。

《四聖心源・顛狂根原》　顛狂者，即驚悸之重病也。肝爲木，其氣風，其志怒，其聲呼。心爲火，其氣熱，其志喜，其聲言。肺爲金，其氣燥，其志悲，其聲哭。腎爲水，其氣寒，其志恐，其聲呻。脾爲土，其氣濕，其志憂，其聲歌。氣之方升而未升則怒，已升則爲喜，氣之方降而未降則悲，已降則爲恐。蓋陷於重淵之下，志意幽淪，是以恐作。方其半陷，則淒涼而爲悲，悲者，恐之先機也。升於九天之上，神氣暢達，是以喜生。方其半升，則拂鬱而

爲怒，怒者，喜之未遂也。

凡人一藏之氣偏盛，則一藏之志偏見，而一藏之聲偏發。顛病者，安靜而多悲恐，肺腎之氣旺也。狂病者，躁動而多喜怒，肝心之氣旺也。肺腎爲陰，肝心爲陽，二十難曰：重陰者顛，重陽者狂，正此義也。而金水之陰旺，則因於陽明之濕寒，木火之陽盛，則因於太陽之濕熱。緣胃土右降，金水所從而下行，濕則不降，金水右泄而生寒，金旺則其志悲，水旺則其志恐也。脾土左升，木火所從而上行，濕則不升，木火左鬱而生熱，木旺則其志怒，火旺則其志喜也。濕寒動則寢食皆廢，悲恐俱作，面目黃瘦，腿膝清涼，身靜而神迷，便堅而溺澀，此皆金水之旺也。濕熱動則眠食皆善，喜怒兼生，面目紅肥，臂肘溫煖，身動而神慧，便調而水利，此皆木火之旺也。

顛緣於陰旺，狂緣於陽旺。陰陽相判，本不同氣，而顛者歷時而小狂，狂者積日而微顛。陽勝則狂生，陰復則顛作，勝復相乘而顛狂迭見，此其陰陽之俱偏者也。

勞傷中氣，土濕木鬱，則生驚悸。濕旺痰生，迷其神智，喜怒悲恐，緣情而發，動而失節，乃病顛狂。顛狂之家，必有停痰，痰者，顛狂之標，濕者，顛狂之本。顛起於驚，狂生於悸，拔本塞原之法不在痰。若宿痰膠固，以瓜蒂散上下湧泄，令藏府上下清空，然後燥土瀉濕，以拔其本。

《醫林改錯・痺症有瘀血説・癲狂夢醒湯》 癲狂一症，哭笑不休，詈罵歌唱，不避親疎，許多惡態，乃氣血凝滯腦氣，與臟腑氣不接，如同作夢一樣。

綜　述

《素問・通評虛實論》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素問・病能論》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

《靈樞・癲狂》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治之取手太陰、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陰陽明。狂始發，少臥不饑，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釋之也。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顴。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壯。

《中藏經・水法有六論》 病起於六腑者陽之系也，陽之發也，或上或下，或內或外，或畜在中行之極也，有能歌笑者，有能悲泣者，有能奔走者，有能呻吟者，有自委曲者，有自高賢者，有癌而不寐者，有寐而不癌者，有能食而不便利者，有不能食而便自利者，有能言而聲清者，有不能言而聲昧者，狀各不同，皆生六腑也。喜其通者因以通之，喜其塞者因以塞之，喜其水者以水濟之，喜其冰者以冰助之，病者之樂愼勿違背，亦不可強抑之也。如此從順，則十生其十，百生其百，疾無不愈矣。

《中藏經・風中有五生死論》 心風之狀，汗自出，而好偃仰，臥不可轉側，言語狂妄，若脣正赤者生，宜於心俞灸之。若脣面或青，或黃，或白，或黑，其色不定，眼瞤動不休者，心絕也，不可救，過五六日即死耳。

《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又方：取葶藶一升搗三千杵，取白犬倒懸之，以杖犬，令血出，承取以和葶藶末，服如麻子大一丸。三服取差。

又方：莧菅子三升，酒五升漬之出，曝乾，漬盡酒止，搗服一錢匕，日三，勿多，益狂。

又方：末房葵溫酒服一刀圭至二三，身潤又小不仁爲候。【略】

治卒發狂方：燒蝦蟇，搗末，服方寸匕，日三服之，酒服。

又方：臥其人著地，以冷水淋其面，爲終日淋之。

治卒狂言鬼語方：針其足大拇指爪甲下，入少許，即止。【略】

凡狂，發則欲走，或自高貴，稱神聖，皆應備諸火灸，乃得永差耳。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下・風狂病候》 狂病者，由風邪入并於陽所爲也。風邪入血，使人陰陽二氣虛實不調，若一實一虛則令血氣相并，氣并於陽則爲狂，發或欲走，或自高賢稱神聖是也。又肝藏魂，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敢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瘁色夭，死於秋。皆由血氣虛，受風邪，致令陰陽氣相并所致，故名風狂。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下・鬼邪候》 凡邪氣鬼物所爲病也，其狀不同，或言語錯謬，或啼哭驚走，或癲狂昏亂，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懼如人來錄，或歌謠詠嘯，或不肯語。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鬼魅候》 凡人有爲鬼物所魅，則好悲而心自動，或心亂如醉，狂言驚怖，向壁悲啼，夢寤喜魘，或與鬼神交通，病苦乍寒乍熱，心腹滿短氣，不能飲食，此魅之所持也。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時氣狂言候》 夫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近上非其素時所能也，病反能者，皆陰陽爭而外并於陽。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邪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而歌。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陽盛故妄言罵詈不避親戚，大熱遍身，狂言而妄見妄聞之。

《千金要方・傷寒》 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之，但以豬苓散一方寸匕服之，當逼與新汲水一升若二升，強飲之，令以指刺喉中，吐之病隨手愈。若不能吐者勿強與水，水停則結心下也，當更以餘藥吐之。

《千金要方・心臟》 心病煩悶少氣大熱，熱上湯心，嘔欬吐逆，狂語，汗出如珠，身體厥冷，其脈當浮，今反沈濡而滑，其色當赤而反黑者，此是水之剋火，爲大逆十死不治。

《千金要方・肺臟》 又言音喘急短氣好唾，此爲火剋金，陽擊陰，陰氣沈，陽氣升，升則實，實則熱，熱則狂，狂則閉眼，悸言非常所說，口赤而張，飲無時度，此熱傷肺，肺化爲血，不治。若面赤而鼻不欹，可治也。

《類證活人書・問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赤黃而脈洪實》 此名陽毒也。傷寒病，若陽氣獨盛，陰氣暴絕，必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赤黃，脈洪實，或滑促，宜用酸苦之藥，令陰氣復而大汗解矣。葶藶苦酒湯、陽毒升麻湯、大黃散、梔子仁湯、黑奴圓，可選而用之。近人治傷寒脈洪大，內外結熱，舌卷焦黑，鼻中如煙煤，則宜以水漬布薄之：疊布數重，新水漬之，稍捩去水，搭於胸上，須臾蒸熱，又漬令冷，如前薄之。仍數換新水，日數十易。熱甚者，置病人於水中，熱勢纔退則已，亦良法也。

《類證活人書・問發狂》 發狂有二證，陽毒發狂，畜血如狂，其外證與脈皆不同。病人煩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脈實潮熱獨語，如見鬼狀，此陽毒也。治藥方在二十一問。病人無表證，不發寒熱，唇燥但欲漱水，不欲入咽，其脈微而沉，小腹鞕滿，小便反利。大便必黑，身黃發狂，此血證諦也。病人如熱狀，煩滿口燥，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其血證實矣。仲景云：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其血自下者愈。若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表，且桂枝湯。外已解，但小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屬桃仁承氣湯主之。大抵傷寒當汗不汗，熱畜在裏，熱化爲血，其人喜忘而如狂，血上逆則喜忘，血下畜則內爭，甚者抵當湯、抵當圓，輕者，桃仁承氣湯、犀角地黃湯。須取盡黑物爲効。夫血熱畜在膀胱經，若用抵當湯，更須仔細審其有無表證，若有畜血證而外不解，亦未可便用抵當湯，先用桂枝湯，以解其外，緣熱在膀胱太陽經故也。又有火邪發驚狂者，醫以火於卧牀下，或周身用火，迫劫汗出，或熨而成火邪，其人亡陽，煩躁驚狂，卧起不安，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凡灸及燒鍼後證似火劫者，并用劫法治之，《金匱》風引湯尤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更捷。

《三因方・狂證論》 鎮心丹　治心氣不足病。若驚悸自汗，心煩悶短氣，喜怒悲憂，悉不自知，亡魂失魄，狀若神靈所憑。

大補心丹　治憂思惡慮過多，致神志不寧，魂魄失守。

《脈因證治・癲狂》 脈：大堅疾者癲病，脈大滑者自已，脈小急實者死，循衣縫者死，虛而弦急者死，脈虛弦爲驚，脈沉數爲痰熱。

因：痰火驚。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夫血氣俱虛，痰客中焦，妨礙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神聽言動，皆有虛妄，宜吐之而安。

肺入火爲譫語。肺主諸氣，爲氣所鼓舞，火傳於肺，爲之尋衣撮空，胃中大實，熱熏於心肺，亦能譫語，宜降火之藥。

驚其神，血不得寧也。痰積鬱熱，隨動而迷亂，心神無主，有似邪鬼，可先吐之，後以安神丸主之，佐以平肝之藥，膽主驚故也。

證：狂言、譫語、鄭聲辨。

狂者開目，與人語，語所未嘗見之事，爲狂也。譫語者合目，自言日用常行之事，爲譫也。鄭聲者，身動無力，不相接續，造語出於候中，爲鄭聲也。又蓄血證，則重復語之。

治：痰者吐之，三聖散。火者下之，承氣湯。驚者平之，安神丸。

方總治：黃連　辰砂。二味降火，瓜蔞　南星　半夏　三味行痰，青　黛　柴胡　川芎　三味平肝。桃仁承氣湯，治熱入血室發狂。

犀角地黃湯，治瘀血狂妄。因汗不徹，吐衄不盡，瘀血在內，面黃唇白，便黑腳弱氣喘，甚則狂悶。

脈大遲，腹不滿，爲無熱，減之。煎服。

洪長伏三脈，諸癇發狂，以《局方》妙香丸。以針透眼子，冷水浸服之。

《證治要訣・癲狂附心風》 癲狂，由七情所欝，遂生痰涎迷塞心竅。不省人事，目瞪不瞬，妄言叫罵，甚則踰垣上屋，躶體打人。當治痰寧心，宜辰砂妙香散加金箔、眞珠末，雄青州白圓子末，濃薑湯調下，吞十四友圓。滑石六一湯加眞珠末，白湯調下。有病癲人，專服四七湯而愈。蓋痰迷爲癲，氣結爲痰故也。他如健忘，如驚悸，如怔忡、五癇，亦宜用此。如癲狂不定，非輕劑所能愈者，宜太乙膏及抱膽圓。心風者，精神恍惚，喜怒不常，言語時或錯亂，有癲之意，不如癲之甚，亦痰氣所爲也，宜星香散加石菖蒲、人參各半錢，下壽星圓。有心經蘊熱，發作不常，或時煩躁，鼻眼各有熱氣，不能自由，有類心風，稍定復作，參蘇飲加石菖蒲壹錢。有婦人狂言叫罵，歌笑不常，似祟憑依，一邊眼與口角弔起，或作癲治，或作心風治，皆不効，乃是舊有頭風之疾，風痰作之使然，用芎辛湯加防風十分，數服頓愈。

《丹溪心法・癲狂》 癲屬陰，狂屬陽，癲多喜而狂多怒。脈虛者可治，實則死。大率多因痰結於心胸間，治當鎮心神開痰結。亦有中邪而成此疾者，則以治邪法治之，《原病式》所論尤精。蓋爲世所謂重陰者癲，重陽者狂是也，大槩是熱。癲者，神不守舍，狂言如有所見，經年不愈，心經有損，是爲眞病。如心經蓄熱，當清心除熱，如痰迷心竅，當下痰寧志，若癲哭呻吟，爲邪所憑，非狂也。燒鼈紙，酒水下方寸匕。卒狂言鬼語，針大拇指甲下卽止。風癲引脊痛，發則耳鳴，用天門冬去心，日乾，作末，酒服方寸匕。癲證，春治之，入夏自安，宜助心氣之藥。陽虛陰實則癲，陰虛陽實則狂，狂病宜大吐下則除之。

入方：治癲風。

麻仁四升

右以水六升，猛火煮至二升，去滓，煎取七合。旦空心服，或發或不發，或多言語，勿怪之，但人摩手足須定。凡進三劑愈。

又方：治狂邪發無時，披頭大叫，欲殺人不避水火。

苦參不以多少

右爲末，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煎薄荷湯下。

《古今醫統大全・癲狂門・癲與狂治有所分》 登高棄衣，引重致遠者爲癲，乃痰火亢熾之甚而然。治宜降下之劑，滾痰丸之屬是也。自高辯智，妄語狂言，神明失守爲狂。治宜鎮心安神清上之劑，牛黃朱砂丸之屬是也。

《古今醫統大全・癲狂門・治心風病要分新久》 心風初作，多屬虛候，何則？思慮傷脾，則穀氣寖少，血液日虧，則心神慢散，神不守舍，卒成心風。故知其始皆屬虛也。歸脾湯、養心湯、定志丸之類。至於病久，則心志變而美惡不知，無思無慮，飲食如故，殺氣頗增，病根已固。鬱痰不解者，可用子和法治之，隨證調理，無不愈也。

《古今醫統大全・癲狂門・心風病有貴賤之難易》 貴者爲難，膏粱素積，耗散良多，一經病作，則正氣虛而邪氣盛，所以難；賤者爲易，素甘淡薄，稟受頗厚，雖是病此，則正氣實而邪氣輕，所以易。

治心風以五志誘之，然後藥之，取效易。五志誘之者，如求利而遂病者，則誘之金銀，或詐以惠之，或詭以遺之，而先定其心志，然後濟之以藥，是得治之要也。

《醫學綱目・狂癲》 狂謂妄言妄走也，癲謂僵仆不省也，各自一症，今以狂入脾部，癲入肝部。然經有言狂癲疾者，有言狂互引癲者，又言癲疾爲狂者，此則又皆狂癲兼病。今病有妄言妄走，頃時前後僵仆之類，有僵仆後妄見鬼神半日方已之類，是以癲狂兼病者也。

狂之爲病少卧，少卧則衛獨行陽，不行陰，故陽盛陰虛，令昏其神。得睡則衛得入於陰，而陰得衛塡不虛，陽無衛助不盛，故陰陽均平而愈矣。

狂邪癲癇，不欲眠卧，自賢自智，妄行不休。此方能安五臟，下心氣。用

白雄雞一隻煮熟，五味調和作羹粥食之。經云：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此悲哀傷魂而狂，當用溫藥補魂之陽，仲景方以地黃湯，《本事》驚氣丸之類即是也。經云：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此喜樂傷魄而狂，當用涼藥補魄之陰，辰砂、鬱金、白礬之類是也。

《醫學入門・傷寒雜症》 有陰盛發躁，欲坐井地如狂者，火邪驚惕不安如狂者，然血溺如狂有三症，與陽毒如狂相似，故舉言之。如狂屬瘀血者，脈沉實多漱水不嚥。有無表症，但血蓄下焦，小便自利如狂者。有無表裏症，脈數善饑，不大便如狂者。有太陽初症，熱結下焦如狂者。血自下者即愈。如外未解者，桂枝湯、陶氏桂苓飲，外已解，但小腹急結者，桃仁承氣湯。挾血傳心脾者，當歸活血湯。有太陰身黃溺澀如狂者，五苓散。此皆如狂，但睡中忽欲起行，錯言妄語，猶知諫阻，尚可制禦，非若發狂勢凶，莫能禦也。發狂者，熱毒在胃，併入於心，遂使神昏不定，言動急速，妄辨妄笑，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不饑不臥，皆因汗下失宜，陽氣亢極，陰氣暴虛，非大吐下不止。傷寒四五日，身熱煩躁不得汗，發狂者，表裏俱熱，三黃石羔湯、雙解散。傷寒六七日，壯熱胸滿，便閉脈實數，發狂者，大承氣湯加黃連。陽毒暴盛發狂，多乾嘔面赤發斑咽痛，下利黃赤，壯熱而不得汗者，葶藶苦酒湯。咽痛吐膿血者，陽毒升麻湯。潮熱甚者，梔子仁湯。潮熱大便閉者，升麻葛根湯加大黃，或三黃湯。發斑不可下者，草龍膽一味水煎服。狂走者，瓜蒂散吐痰。時行熱毒發狂者，黑奴丸。通用水漬法、火劫法、王氏玄明粉。凡發狂見陽症陽脈者順，見陰症陰脈，及舌卷囊縮者，即死。

《醫學入門・傷寒用藥賦》 水漬法：用青布五六尺疊擠，以新汲水浸之，稍捩乾搭於病人胸上，須臾蒸熱，再浸再搭，良久狂定，方可診脈下藥。治大熱狂叫奔走不能制伏。

火劫法：用炭火一盆，置病人之前，將醋一碗急沃火內，使烟氣衝入鼻孔內，須臾自定。或用涼水噀面亦可。

《醫學入門・顛狂》 《素問》注云：多喜爲顛，多怒爲狂。喜屬心，怒屬肝，二經皆火有餘之地，但喜則氣散，畢竟謀爲不遂鬱結不得志者多有之。大槩痰迷心竅者，葉氏清心丸、金箔鎮心丸、硃砂安神丸。心風顛者，牛黃清心丸、追風祛痰丸，虛者加紫河車一具爲糊。怒傷肝者，寧神導痰湯、瀉青丸、當歸龍薈丸。因驚者，抱膽丸、驚氣丸。丹溪云：五志之火鬱而成痰爲顛爲狂，宜以人事制之，如喜傷心者，以怒解之以恐勝之；憂傷肺者以喜勝之，以怒解之。陽明發狂，見傷寒雜症，胃與大腸實熱燥火鬱結於中，大便閉者，涼膈散加大黃下之。膏粱醉飽後發狂者，止用塩湯吐痰即愈，或小調中湯。服芳草石藥熱氣慓悍發狂者，三黃石羔湯加黃連、甘草、青黛、藍板根，或紫金錠。《難經》云：重陰者顛，重陽者狂。河澗以顛狂一也，皆屬痰火，重陰之說非也。但世有發狂一番，妄言妄語而不成久顛者，又有痴迷顛倒，縱久而不發狂者，故取河澗合一於前，《難經》分析於後。顛者，異常也，平日能言，顛則沉默，平日不言，顛則呻吟，甚則僵仆直視，心常不樂，此陰虛血少，心火不寧，大調中湯主之。不時倒暈者，滋陰寧神湯。言語失倫者，定志丸。悲哭呻吟者，燒灩退、故紙，酒調二錢，萆麻仁煎湯，常服可以斷根。狂者凶狂也，輕則自高自是，好歌好舞，甚則棄衣而走，踰牆上屋，又甚則披頭大叫，不避水火，且好殺人，以心火獨盛，陽氣有餘，神不守舍，痰火壅成甫然，小調中湯、三黃丸、控涎丹、單苦參丸。狂則專於下痰降火，顛則兼乎安神養血，經年心經有損者不治。視聽言動俱妄者謂之邪祟。甚則能言無生未見聞事，及五色神鬼，此乃氣血虛極，神光不足，或挾痰火壅盛，神昏不定，非眞有妖邪鬼祟。大槩內服傷寒瘟疫條人中黃丸，照依氣血痰湯藥爲使。或單人中黃亦好服。或單石菖蒲末，豬心血爲丸服亦可。有婦人夜夢鬼來交者，定志丸料加赤小豆，水煎服。有婦人月水崩漏過多，血氣迷心，或產後惡露上衝而言語錯亂，神志不守者，此血虛神耗也，宜寧神膏，但亦不可純服補心斂神藥，血熱者小柴胡湯加生薑、生地煎服百餘帖即安。血迷心胞，踰牆上屋，歌唱無時者，逍遙散加遠志、桃仁、紅花、蘇木，服後病退，用平胃散少用厚朴，倍加蒼朮，升麻常服以絕病根。又男子挾瘀血者，陶氏當歸活血湯。有卒中屍惡，吐利如乾霍亂狀，或狂譫如醉，人有起心，先知其肇，或已死口噤不開者，急用傷寒門追魂湯灌之即醒，外法辟邪丹、灌鼻法。

《古今醫鑑・癲狂》 夫癲者，喜笑不常而顛倒錯亂之謂也。狂者，狂亂而無正定也。故心熱盛則多喜而爲癲也，肝熱盛則多怒而爲狂也。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踰垣上屋，罵詈不避親疎，是蓋得之陽氣太盛，胃與大腸實熱，燥火鬱結於中而爲之耳，此則癲狂之候也。大抵狂爲痰火實盛也，治當大吐大下。癲爲心血不足，多爲求望高遠，不遂其志者有之。

獨參丸，治狂邪發作無時，披頭大叫，不避水火。

河車丸，治久患心風癲，氣血兩虛之症。

開迷散，治婦人癲疾，歌唱無時，踰垣上屋，乃榮血逆於心胞所致。

《雜病證治準繩・雜病・神志門・癲》 癲病，俗謂之失心風，多因抑鬱不遂，侘傺無聊而成，精神恍惚，言語錯亂，喜怒不常，有狂之意不如狂之甚。狂者暴病，癲則久病也。宜星香散加石菖蒲，人參各半錢，和竹瀝、薑汁下壽星丸。或以湧劑湧去痰涎，後服寧神之劑。因驚而得者，抱膽丸。思慮傷心而得者，酒調天門冬地黃膏，多服取効。有心經蓄熱發作不常，或時煩躁，鼻眼覺有熱氣，不能自由，有類心風稍定復作，清心湯加石菖蒲。有病癲人專服四七湯而瘉，蓋痰迷爲癲，氣結爲痰故也。四川貞蟬肚鬱金七兩、明礬三兩，細末，薄荷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湯水任下，此病由七情得之，痰涎包絡心竅，此藥能去鬱痰。【略】若脈乍大乍小，乍有乍無，忽六部一息四至如常，忽如雀啄，如屋漏，如蝦游魚戲，此鬼祟之徵也，宜以針灸治之。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雜症》 風癲病神方：好生犀角四兩剉末，每用一兩加清水十碗，入砂鍋內熬至一碗，濾淨，再加水十碗，熬至二酒杯，加淡竹葉四兩，水六碗，煎二碗，去渣，加犀角汁同服，盡四劑即愈。

《景岳全書・傷寒典・發狂》 傷寒發狂，本陽明實熱之病，然復有如狂證者，雖似狂而實非狂，此中虛實相反，最宜詳辨，不可忽也。凡實熱之狂，本屬陽明，蓋陽明爲多氣多血之經，陽邪傳入胃腑，熱結不解，因而發狂。《內經・陽明脈解篇》曰：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其惡火者，熱甚則惡火也。其惡人者，以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也。其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數日不食，或踰垣上屋者，以四肢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其棄衣而走者，以熱盛於身也。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以陽盛爲邪也。又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曰：邪入於陽則狂。是皆以陽明熱邪上乘心肺，故令神志昏亂若此，此陽狂也。然傷寒病至發狂，是爲邪熱已極，使非峻逐火邪，則不能已。故但察其大便鞕結，或腹滿如堅，有可攻之證，則宜以大小承氣，或涼膈散、六一順氣湯之類，下之可也。如無脹滿實堅等證，而惟胃火致然者，則但以白虎湯、抽薪飲之類，泄去火邪，其病自愈。

一、如狂證本非實熱發狂，其證亦有輕重。如仲景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其外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已解，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又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如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其血乃愈，抵當湯主之。按此二條，以太陽熱邪不解，隨經入腑，但未至發狂，故曰如狂。此以熱搏血分，畜聚下焦，故宜下也。

一、近見傷寒家則別有如狂之證，古人所未及言者，蓋或由失志而病，其病在心也；或由悲憂而病，其病在肺也；或由失精而病，其病在腎也；或由勞倦思慮而病，其病在肝脾也。此其本病已傷於內；而寒邪復感於外，則病必隨邪而起矣。其證如狂，亦所謂虛狂也。而虛狂之證，必外無黃赤之色，剛暴之氣，內無胸腹之結，滑實之脈，雖或不時躁擾，而禁之則止，口多妄誕，而聲息不壯，或眼見虛空，或驚惶不定，察其上則口無焦渴，察其下則便無鞕結，是皆精氣受傷，神魂不守之證。此與陽極爲狂者，反如冰炭，而時醫不能察，但見錯亂，便謂陽狂，妄行攻瀉，必致殺人。凡治此者，須辨陰陽。其有虛而挾邪者，邪在陽分，則宜補中益氣湯之類；邪在陰分，則宜補陰益氣煎之類。虛而無邪者，在陽分，則宜四君、八珍、十全大補湯、大補元煎之類；在陰分，則宜四物、六味、左歸飲、二陰煎之類。陰虛挾火者，宜加減一陰煎、二陰煎之類。陽虛挾寒者，宜理中湯、回陽飲、八味湯、右歸飲之類。此方治之宜，大略如此，而變證之異，則有言不能傳者，能知意在言表，則知所未言矣。

一、凡身有微熱，或面赤戴陽，或煩躁不寧，欲坐卧於泥水中，然脈則微弱無力，此陰證似陽也，名爲陰躁。蓋以陽虛於下，則氣不歸原，故浮散於上，而發躁如狂。速當溫補其下，命門煖則火有所歸，而病當自愈。若醫不識此，而誤用寒涼者必死。

一、發狂，下利譫語者不治。狂言，反目直視者，爲腎絕，死。汗出後輒復熱，狂言不食者死。

《景岳全書・雜證謨・癲狂癡獃》 癲狂之病，病本不同。狂病之來，狂妄之漸而經久難已；癲病之至，忽然僵仆而時作時止。狂病常醒，多怒而暴；癲病常昏，多倦而靜。由此觀之，則其陰陽寒熱，自有冰炭之異，故《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義可知也。後世諸家，有謂癲狂之病，大概是熱，此則未必然也。此其形氣脈氣自亦有據，不可不辨察陰陽，分而治之。

凡狂病多因於火。此或以謀爲失志，或以思慮鬱結，屈無所伸，怒無所

洩，以致肝膽氣逆，木火合邪，是誠東方實證也。此其邪乘於心，則爲神魂不守；邪乘於胃，則爲暴橫剛強。故治此者，當以治火爲先，而或痰或氣，察其甚而兼治之。若止因火邪，而無脹閉熱結者，但當清火，宜抽薪飲、黃連解毒湯、三補丸之類主之。若水不制火，而兼心腎微虛者，宜硃砂安神丸，或服蠻煎、二陰煎主之。若陽明火盛者，宜白虎湯、玉泉散之類主之。若心脾受熱，叫罵失常，而微兼閉結者，宜清心湯、涼膈散、三黃丸、當歸龍薈丸之類主之。若因火致痰者，宜清膈飲，抱龍丸、生鐵落飲主之，甚者宜滾痰丸。若三焦邪實熱甚者，宜大承氣湯下之。若痰飲壅閉，氣道不通者，必須先用吐法，并當清其飲食。此治狂之要也。

又　一方：治狂，邪觸發無時，披頭大叫，但欲殺人，不避水火者，用苦參爲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滾湯或清茶送下。

《醫燈續焰・癲狂脈證》　癲乃重陰，狂乃重陽。浮洪吉兆，沉急凶殃。癲者，顛也，謂發時顛倒，異於平日，語言錯亂，喜怒無因，或笑或歌，或悲或泣，神迷意惑，穢潔妄知，平日能言，發反沉默，平日沉默，發反多言，甚或行步不休，或復僵仆不起，俗呼爲失心風。狂者，剛暴猖狂，叫號罵詈，甚則踰垣上屋，蹈火赴湯，不避死生，不知飢飽，倍常勇力，若邪所憑，俗呼爲發狂。二者證既不同，因當各異。古人多以顛狂混稱，亦疎略矣。蓋人身氣爲陽，血爲陰，府爲陽，藏爲陰，府之手足六經爲陽，藏之手足六經爲陰，形質可見者爲陽，神志不可見者爲陰，身半已上爲陽，身半已下爲陰，表爲陽，裏爲陰，凡此陰陽，俱各兩相依倚，互爲交通，而後氣血和平，府藏安靜，經脈調勻，形神合一，上下無厥逆之虞，表裏無盛虛之變，如是，則微疴小疾，亦無自而生，況癲狂乎。今癲云重陰者，謂偏重於陰也，邪入於陰而陰實也。五藏爲陰，神志舍於五藏，亦爲陰，設或抑鬱不伸，謀思不遂，悲哀不置，侘傺無聊，久久藏神凝結，情識昏迷，靈明何有，此癲之成於神志者也。宜靈苑辰砂散、歸脾湯、人參琥珀丸之類。一種因陽虛不能衛外，反下陷而附并於陰，附并於陰，則陰氣實，下而不上，則升降紊而癲疾作矣，即《脈經》所謂陽附陰則癲者是也。宜升陽益氣，如補中益氣湯、四逆散之類加減用之。一種因三陽經從頭下行，三陰經不得從足上行而逆下，下則陰經實，亦似陽附陰之義，但此直指經脈之逆，經所謂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者是也。宜調其升降，正其逆順，如交感丹加升麻、巴戟、木香、桂枝之類。一種因內有畜血，令人如狂，或善忘，或如見鬼。如狂者，如狂而非狂，即癲狀也。血者，神明之府，血蓄不行，神機大礙，故見上證。血爲陰，是亦重陰陰實之義，謂之邪入於陰亦可。宜桃仁承氣湯代抵當丸之類。狂則反是，乃重陽陽實之證也。《素問・宣明五氣篇》云：邪入於陽則狂。邪入陽，則陽實，陽實則熱盛，陽性主動，以盛熱而加以動性，猖狂則暴，不言可知。又《生氣通天論》云：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并陽重陽實之義，故《素問・病能論》云：狂生於陽也。又云：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蓋言陽明之經脈常動，以陽明爲水穀之海，其氣充盛，故常動；巨陽少陽之脈不動，言二經之氣，不如陽明之盛，故不動。不動者，非不動也，不如陽明之常動也。今無論常動者，即不動者，亦常動而動且大疾，是爲狂病之候。觀此，則狂病之爲重陽陽實明矣，與上文脈流薄疾，并乃狂，若出一義。又《靈樞・通天篇》亦云：陽重脫，易狂。脫非陽脫，言重并於陽分，而若與陰脫離也。又《靈樞・本神篇》云：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夫肝屬木，性上達而藏魂，故魂主升，陽也。悲哀而至於動中，則神情消沮，恍成秋金而剋木，木受剋，則肝氣傷，肝氣傷則魂無所歸，而欲其精明不忘，不可得矣。宜升達，如逍遙散加鬱金、香附、遠志、茯神、木香之類。肺屬金，性收降而藏魄，故魄主降，陰也。喜樂而至於無極，則神情渙散，恍成夏火而剋金，金受剋，則肺氣傷，肺氣傷，則魄無所歸，一派浮陽，動成狂妄，又安能內照而意存人事哉。宜收斂，如天王補心丹、朱雀丸加龍骨、牡蠣、棗仁、茯神之類。又《靈樞・經脈篇》云：陽明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夫邪客陽明，則陽盛熱甚，人則增煩，火則助熱，故惡也。聞木聲而驚者，驚其相剋，故惕然心動也。閉戶塞牖，即惡人火之義。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者，以四肢爲諸陽之本，熱實四肢，健於登躍，故能上高而歌；身表爲諸陽之署，熱盛於身，意求涼爽，故欲棄衣而走。宜白虎湯、承氣湯、涼膈散、紫雪之類。又《靈樞・大惑論》云：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又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其中言及二蹻者，以二蹻之脈，皆上會於目內眥，陽脈交於陰，則陰蹻盛，故目閉；陰脈交於陽，則陽蹻盛，故目開。《靈樞・癲狂篇》首敘目之內外，及上下眥

者，亦以癲則目閉，狂則目開，而明陰陽之所以不同也。是皆不易之理，然而兼痰，兼火，兼風者，當十之五，以三種兼證而較審之，則癲必多痰，而狂必多火多風也。痰則多滯九竅，九竅從陰從藏，九竅不利，故多癲。風火多淫四肢，四肢從府，從陽，四肢盛實，故多狂。陰陽分屬，二說覺更了然，痰宜滾痰丸、壽星丸，火宜瀉青丸之類。其脈浮洪者，是爲陽脈，陽狂得之，與證相宜，即陰癲得之，亦從陰轉陽，自裏達表之象，故均爲吉兆。若沉而急，沉則入陰迫裏，急則強急不柔，是無胃氣之脈也，不論狂癲，凶殃立至。又不獨脈爲然，而證亦不可忽者，故《癲狂篇》言嘔多沃沫，氣下泄者不治，又言癲發如狂者不治。蓋嘔多沃沫，脾敗，氣下泄，腎敗，脾腎二藏，爲人之先後二天，二藏已敗，自無生理。發如狂者，陰竭於內，陽散於外，脫根外越，燈滅忽明之象，亦主死。如是，則脈與證，又不可不參看也。

《石室秘録・反治法・論發狂見鬼》 凡人有病，發狂如見鬼狀，或跌倒不知人，或中風不語，或自卧而跌在床下者，此皆正氣虚而邪氣犯之也。似宜正治邪爲是。然而邪之所湊，其氣必虚，不治其虚，安問其餘，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氣。而少佐以祛痰祛邪之藥爲妙。如發狂見鬼者，乃虚也。方用人參一兩、白朮一兩、半夏三錢、天南星三錢、附子一錢，大劑灌之，狂自定矣。

《石室秘録・反治法・論發狂不見鬼》 發狂不知人而不見鬼者，乃熱也，不可與前湯。此見鬼爲虚，而非實熱。方用人參同入於祛痰扶邪之藥内，乃因其反而反治之也。

《石室秘録・生治法・論發狂》 生治者，乃人未死而若死者，用藥以生之也。譬如發狂呆病是也。發狂多是熱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見水而入，罵詈之聲叫嘘，殺人之語不絶於口，舌如芒刺，飲水不休，痰色光亮，面目火腫是也。方用石膏半斤，元參一斤，白芥子三兩，半夏三兩，知母一兩，甘草一兩，麥冬五兩，竹葉數百片，人參一兩。先用糯米半斤煎湯一鍋，去其米粒，用湯半鍋，將前藥煎之。取數碗，彼索水時，與之飲，隨索隨與飲，盡必睡，急再用元參一斤，麥冬半斤，煎湯候之，一醒呼水，即以此湯與之，彼必欣然自飲，服完必又睡。又將渣煎湯候之，醒後再與彼，即不若從前之肯服，亦不必強，聽其自然可也。後用熟地三兩，麥冬三兩，元參六兩，山茱萸一兩，煎二碗與之，一劑必愈，不必再與。此生治之一法也。

凡人發狂而止罵詈，人不口渴，索飲與之水不飲者，乃寒症之狂也。此得之氣鬱不舒，怒氣不能發泄，其人平日必懦弱不振，今一旦而狂病發作耳。治之法宜祛痰爲主，而佐以補氣之藥。方用人參一兩，茯神一兩，白術五錢，半夏一錢，南星一錢，附子一錢，菖蒲三分。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補氣而不十分祛痰。寒症發狂，與癇症同治，加入附子，以消其寒氣，菖蒲引入心經，自然下喉熟睡，病如失也。方内再加柴胡一錢，以舒其旺木之鬱氣，尤易奏功。

《石室秘録・生治法・論花癲》 如人病花癲，婦人忽然顛癇，見男子則抱住不肯放，此乃思慕男子不得，忽然得病，如暴風疾雨，罔識羞恥。見男子則以爲情人也。此肝木枯槁，内火燔盛，脈必弦出寸口，法當用平肝散鬱祛邪之味，一方亦天師所傳。用柴胡五錢，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茯神三錢，菖蒲一錢，麥冬五錢，元參三錢，白芥子五錢，水煎服。如不肯服，用人灌之，彼必罵詈不休，久之人倦欲卧，卧後醒來，自家羞恥，緊閉房門者三日，少少與之飲食自愈。一劑後不必更與之藥也

《石室秘録・倒治法・論狂言見鬼》 更有痰結在胃中不能吐出，狂言如見鬼狀，時發時止，氣塞胸膛，以牛肉五斤，水二斗煎，渴飲之至不可食，而止以鵝領探吐，必大吐，必吐至如塊黄色頑痰而後止。若不吐出，再飲之。必以吐盡而止。前病既失，後以陳皮茯苓甘草白朮湯徐徐飲之，平復如故。

《石室秘録・癲症》 癲病之生也，多生於脾胃之虚寒。脾胃虚寒，所養水穀不變精而變痰，痰凝胸膈之間，不得化流於心而癲症生矣。苟徒治痰而不補氣，未有不速之死者。方用祛癲湯。此方用人參、白朮專補脾胃，用桂、薑以祛寒邪，用白芥子、半夏以消頑痰，用甘草、菖蒲以引入心而開竅，自然正氣回而邪痰散，一劑神定，再劑神旺，又何癲病之不能命哉。惟是花癲之症，乃女子思想其人而心邪，然亦因脾胃之寒而邪入也，本方加入白芍一兩、柴胡二錢、炒梔子三錢，去肉桂治之最神，一劑而癲止矣。蓋柴胡、白芍、炒梔子皆入肝以平木，祛火而散鬱，故成此奇功也。

《石室秘録・狂症》 更有終年狂病而不愈者，或飲拿刀以殺人，或欲見官而大罵，親戚之不認，兒女之不知，見水則大喜，見食則大怒，此乃心氣之虚，而熱邪乘之，痰氣侵之遂成爲狂矣。此等症欲瀉火而火在心之中不可瀉也，欲消痰而痰在心之中不易消也，唯有補脾胃之氣則必自得養，不必祛痰痰自化，不必瀉火火自無矣。方爲化狂丹。一劑狂定，再劑病痊。此方妙在

補心脾胃之三經，而化其痰，不去瀉火。蓋瀉火則心氣愈傷，而痰涎愈盛，狂將何止乎？尤妙用附子一分，引補心消痰之劑直入心中，則氣尤易補而痰尤易消，又何用瀉火之多事乎。此所以奏功如神也。

《辨證録・癲癎門》　人有素常發癲，久而不效，日中喃喃不已，時時忽忽不知，時而叫罵，時而歌唱，吐痰如蜒蚰之涎，人皆謂痰病也。然以消痰化涎之藥與之多不效。蓋此症乃胃中少有微熱而氣又甚衰，故症有似於狂而非狂，有似於癎而非癎也。治法宜補胃氣而微用清火之藥可以奏功。然而胃土之衰，由於心火之弱，胃火之盛，由於心火之微，未可徒補胃土而清胃火也，方用助心平胃湯。一劑而癲止半，再劑而癲盡除也。此方補胃氣以生心氣，助心火而平胃火，故心既無傷，而胃又有益，不必治癲而癲自止矣。

此症用天半神丹亦神效。

婦人一時發癲，全不識羞，見男子而如怡，遇女子而甚怒，往往有赤身露體而不顧者，此乃肝火熾盛，思男子而不可得，鬱結而成癲也。夫肝火熾盛何便成癲？蓋婦人肝木最不宜旺，旺則木中生火，火逼心而焚燒，則心中不安，有外行之失矣。然而心君之外有包絡之護，何以不爲阻隔任其入逼乎？不知肝木之火乃虛火也，虛火與相火同類，庇匪比之朋，忘聖明之戴，聽其直燒心中而不顧也。然而心君出走宜有死亡之虞，何以但癲而不死？蓋有腎水之救援耳。思男子而不可得者，因腎經之旺也。雖所旺者，半是腎火，而腎水實未涸也，有肝火之相逼，即有腎水之相滋，所以但成癲癡而未至天喪耳。治法宜瀉其肝火，補其腎水，而兼舒其鬱悶之氣爲得也，方用散花丹。一劑而癲輕，二劑而羞惡生，三劑而癲失，必閉門不見人也。此方全去瀉肝之火不去，耗肝之血，疏肝之鬱不去散肝之氣，補腎中之精不去救心中之焰，水足則木得所養而火自息於木內，火息則神得所安而魂自返於肝中，況有消痰利水之劑，則痰氣盡消各化爲水同趨於膀胱而出矣。

此症用梔連瀉火湯亦甚效。此方兼可治熱入血室少加柴胡一錢。

人有入干戈之中，爲賊所執，索金帛不與，賊褫其衣，將受刀，得釋遂失心如癡，人以爲失神之病也，誰知是膽落之病乎。夫膽附於肝者也，因驚而膽墮者，非膽之果落於肝中也，蓋膽中之汁味散而不收，一如膽之墮落於肝耳。膽既墮落則膽中之汁盡爲肝之所收，則肝強膽弱而心不能取決於膽，心即忽忽如失一如癲癡之症矣。治法瀉肝氣之有餘，補膽氣之不足，則膽汁自生而癲癡可愈矣。方用卻驚丹治之。一丸而驚氣即收矣，連服三丸而癲癡自愈，不必盡服。此方安神定志之聖方也，方中全在用鐵粉，爲神鐵粉者，鐵落也，最能推抑肝邪而又不損肝氣，肝與膽同類均木之象也，木畏金刑，故用鐵落以制肝，非取其金尅木之意乎。金尅肝木未必不金尅膽木矣，然而肝木陰木也，膽木陽木也，鐵落尅陰木而不尅陽木，故制肝而不制膽，所以既伐肝邪即引諸藥直入膽中，以生膽汁，不獨取其化痰而靜鎮也。

此症用收驚湯亦效。

人有思慮過度耗損心血遂至癲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閉戶自言，喃喃不已，人以爲花癲之病也，誰知是失志之癲乎。夫思慮過多，必傷於脾，脾氣一損，即不能散精於肺，肺氣又傷，而清肅之令不行，而脾氣更傷矣。且脾者，心之子也。脾病而心必來援，猶子病而母必來顧，心見脾氣之傷以至失志，則心中無主，欲救而無從，欲忘而不得，呼隣而不應，忌仇而相侵，於是自忘其身，將爲從井之事，見人而嚅囁，背客而絮叨，遂至於癲而不自覺也。治法非急清其心不可然，而心病由於脾病也，補心以定志，更不若補脾以定志之爲神，方用歸神湯。連服數日而癲如失也。此方心脾同治之藥也，雖消痰而不耗氣，用紫河車者，以紫河車爲先後天之母，更能歸神於頃刻，神得河車而有依，則志即依神而相守，不特已失者重回，而既回者尤能永固也。

此症用加味溫養湯亦效。

《辨證録・狂病門》　人有熱極發狂，登高而呼，棄衣而走，氣喘發汗如雨，此陽明胃經之火也。夫陽明之火何以能使人登高而呼乎？蓋火性炎上，內火熾騰則身自飛揚矣。熱鬱於胸得呼則氣泄矣。衣所以蔽體者也，內熱既盛衣之覆體不啻如焚，棄之則快又何顧焉。火刑肺金自然大喘，喘極而肺金受傷不能自衛。夫皮毛腠理開泄，陰不攝陽，逼其汗而外出有不可止遏之勢，汗既盡出，心無血養，神將飛越，安得而不發狂乎。方用加味白虎湯救之。一劑而狂定，再劑而熱止矣，不可用三劑也。此症非用白虎湯以急救胃火，則腎水立時熬乾，身成黑炭矣。然而火勢燎原非杯水可救，必得滂沱大雨，則滿山遍野之焰始能盡行撲滅也

此症用坎水湯亦效。

人有火起發狂，腹滿不得卧，面赤心熱，妄見妄言，如見鬼狀，此亦陽明胃火之盛也。然胃火是陽，症而妄見妄言如見鬼狀又是陰症，何也？陽明

之火盛，由於心包之火盛也。陽明屬陽，而心包屬陰，心包與陽明之火一齊并動，故腹滿而不得卧，倘僅有胃火之動，而心包之火不動，雖口渴腹滿而尚可卧也，唯心包助胃火而齊動，遂至心神外越而陰氣乘之，若有所見，因而妄有所言，如見鬼而實非眞有鬼也。治法仍宜瀉胃之火，而不必瀉心包之火。蓋胃爲心包之子，心包爲胃之母也。母盛而子始旺，然子衰而母亦弱耳，瀉胃火非即瀉心包之火乎。方用瀉子湯。一劑而胃火平，二劑而心包火亦平矣。二火既平而狂病自愈。論理此症，可用白虎湯，予嫌白虎湯過於峻削，故改用瀉子湯。以此症心包屬陰，用白虎湯以瀉陽，畢竟有傷陰氣，不若瀉子湯，既瀉其陽而又無損其陰之爲愈也。或曰：母盛而子始旺，瀉心包之火可也，何以瀉胃子之火耶？不知五臟六腑之火，最烈者胃火也，胃火一熾，將腎水立時燒乾，故必須先救胃火，胃火息而心包之火亦息矣。倘先瀉心包之火，而寒涼之藥不能先入心包，必由胃而後入，假道滅虢不反動胃火之怒乎，不若直瀉胃火，既能制陽，又能制陰，兩有所得也。

此症用二石湯亦神。

人有易喜易笑，狂妄譫語，心神散亂，目有所見，人疑爲胃火之熱也，不知此病非胃熱也，乃心熱耳。心熱發狂，膻中之外衛謂何，亦因心過於酷熱，則包絡膻中何敢代心以司令，聽心中之自主而喜笑不節矣，譬如君王恣肆以擅威，宰輔大臣不敢輕諫，則近侍左右無非便佞之流，自然聲色可以娛心，言語可以博趣，此偏喜偏笑之所必至也，於是所發之令無非亂政，及至令不可行，而渙散之景象有同鬼域矣。人心之發熱，何獨不然，然而心中發狂以至神越，宜立時暴亡矣，何以仍能苟延日月耶？不知心熱之發狂不同於胃熱之發狂，胃之發狂，乃外熱而犯心；心之發狂，乃內熱而自亂，故胃狂有遽亡之禍，而心狂有苟延之倖也。治法必以清心爲主，心清而狂自定矣。方用清心丹。一劑而神定，再劑而狂定，不必用三劑也。黃連所以清心火，然徒用黃連則心火正燥，恐黃連性燥反動其燥，所以又益人參、丹參、麥冬之類潤以濟之。蓋火有餘自然氣不足，補氣以瀉火，則心君無傷，可靜而不可動矣。

此症用解妄湯亦效。

人有身熱發狂，所言者無非淫亂之語，所喜者無非歡愉之事，一拂其言，一違其事，則狂妄猝發，見神見鬼，人以爲心熱之極也，誰知是心包之熱乎。夫心包爲心君之副，心中安靜，胡爲任包絡之拂亂乖張至此，蓋君弱臣強，心中寒極不能自主耳。譬如庸懦之主，朝綱解散，乃寄其權於相，而相臣植當營私，生殺予奪，悉出其手，奉令者立即稱揚，違命者輒加苛斥，聞順情之辭則喜，聽逆耳之言則怒，顚倒是非，違背禮法，心自生疑，若有所見，心包熱狂，正復相似，治法自應瀉心包之火，然而徒治心包，而心中內寒愈有震驚之嫌，必須補助其心，使心氣不弱，而後呼召外人，可清震主之賊矣。苟或單瀉心包之火，則心包且有犯逆之危，非治法之善也。方用衛主湯。一劑而身熱止，二劑而狂妄定，四劑而喜怒得其正矣。方中止玄參、生地、丹皮乃清心包之藥，其人參、茯苓、麥冬仍是補心之品，心強而心包之火自弱矣，況玄參、生地、丹皮雖瀉心包而亦是補心之劑，自然撥亂爲安，化奸爲忠也。或謂心中虛寒，用人參以補虛是矣，然用玄參、丹皮、生地之類雖涼心包，獨不益心之寒乎？似乎宜加熱藥以濟之也。嗟乎，心寒用熱藥理也。然而心包火旺，用助火之藥以益心，必由心包而後能入，火性炎蒸，心未必得益，而轉助心包之焰矣，故不若用人參以助心之爲得。蓋人參亦能助心包，非心包所惡，用玄參之類共入之，自然擁衛其心，指揮羣藥，以掃蕩炎氛，將心氣自旺，寒變爲溫，何必用熱藥以生變哉。

此症用正心湯亦神效。

人有爲強橫者所折辱，憤懣不平，遂病心狂，時而持刀，時而踰屋，披頭大叫，人以爲陽明胃火之盛也，誰知是陽明胃土之衰乎。夫陽明火盛必由於心火之大旺也，心火旺而胃火盛，是火生夫土也。心火衰而胃火盛，是土敗於火也。火生土而胃安，土敗火而胃變，雖所變有似於眞火之盛，而中已無根，欲土崩瓦解而不可救矣。夫狂症皆是熱，而余以此爲虛熱而非實熱，孰肯信之，不知臟腑實熱可以涼折，而虛熱必須溫引。然而陽明胃經之虛熱又不可全用溫引也，於溫中而佐之微寒之品，實治法之善者。蓋陽明虛熱乃內傷而非外感也，因憤懣而生熱不同於邪入而生熱也，明甚以邪熱爲實熱，而正熱爲虛熱耳。方用平熱湯。二劑而狂輕，四劑而狂定，服一月而安然熟卧矣。此方變竹葉石膏湯以治陽明之虛熱也。甘溫以退大熱，復佐之以甘寒，使陽明之火相順而不逆轉，能健土於火宅之中，消烟於餘氛之內，土既有根，火亦自息，何狂之不去乎。倘以爲實熱而用竹葉石膏也，去生自遠矣。

此症用舒憤湯亦神效。

人有忍饑過勞，忽然發狂，披髮裸形，罔知羞惡，人以爲失心之病也，誰

知是傷胃而動火乎。夫胃屬陽明，陽明火動多一發而不可止，世皆謂胃火宜瀉而不宜補，然而胃實可瀉而胃虛不可瀉也。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正言胃也。胃爲水穀之海，最能容物，物入胃而消，胃亦得物而養，物養胃而火靜，胃失物而火動矣。及至火動而胃土將崩，必求救於心脾，心見胃火之沸騰而心神有切膚之痛，自擾亂而不寧；脾見胃火之焚燒而脾之意有震隣之恐，亦紛紜而無定，失其歸依，安得而不發狂哉。治法不必安心之神，奠脾之意也，仍救其胃氣之存，而狂自可定也。雖然救胃氣者，必救胃土也，欲救胃土而不少殺胃火，則胃氣亦未能獨存耳。方用救焚療胃湯。一劑而狂定，再劑而狂止，三劑全愈。此方大用人參以救胃土，即兼用玄參以殺胃火，又益之羣藥以調停於心肺脾腎之間，使肝不敢來傷胃土，則胃氣尤易轉也。胃氣一轉，胃傷可補，胃既無傷，而心之神，脾之意又寧。有擾亂紛紜之患乎？此狂之所以易定耳。

此病用遏火湯亦神效。

《張氏醫通・神志門・癲》 癲之爲證，多因鬱抑不遂，侘傺無聊所致。精神恍惚，語言錯亂，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狂，言語有頭無尾，穢潔不知，經年不愈，皆由鬱痰鼓塞心包，神不守舍，俗名痰迷心竅。安神豁痰爲主，先以控涎丹涌出痰涎，後用安神之劑。怒動肝火，風痰上盛而發，癲狂導痰湯加芩、連、菖、遠，煎成，入硃砂、沉香磨汁，調服。言語失倫，常常戲笑，不發狂者，心虛也。定志湯加薑汁、竹瀝。膈間微痛者，兼有瘀血，加琥珀、鬱金如無鬱金，蓬朮代之。因思慮而得者，先與稀涎散，後用歸脾湯加辰砂末，調補之。心經畜熱，或時發躁，眼鼻覺熱者定志丸加芩、連、麥冬、牛黃，實者，涼膈散加川連、麥冬、菖蒲。癲病，語言錯亂，神氣昏惑者，《千金》防己地黃湯。因思慮失想不遂，致神不守舍而妄言妄見，若神祟所憑，起初用半夏茯神散，數服自愈。若日久爲湯藥所汨，神出舍空，非大劑獨參加薑汁、竹瀝填補，其神不能克應。有病癲人專服四七湯而愈，蓋氣結爲痰，痰飲鬱閉其神識也。癲疾既久，動輒生疑，面色痿黃，或時吐沫，默默欲眠，此蟲積爲患，妙功丸。若癲哭呻吟，爲邪所憑，非狂也，燒蠶紙酒水下方寸匙。

《張氏醫通・神志門・狂》 狂之爲病，皆由阻物過極，故猖狂剛暴，若有邪附，妄爲不避水火，詈罵不避親疎，或言未嘗見之事，非力所能，病反能也。上焦實者，從高抑之，生鐵洛飲。陽明實則脈伏，大承氣湯去厚朴，加當歸鐵洛飲，以大利爲度。在上者因而越之，來蘇膏，或戴人三聖散湧吐，其病立安，後用洗心散、涼膈散調之。形證脈氣俱實，當湧吐兼利，勝金丹一服神效，雖數年狂癡，無不克應，但不可誤施於癲癎之證。經云：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以喜勝之，以溫藥補魂之陽，龍齒清魂散。經云：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當以恐勝之，以涼藥補魄之陰，清神湯，肺虛喘乏，加沙參；胃虛少食，加人參；肝虛驚恐，加羚羊角。熱入血室，發狂不識人，小柴胡加犀角、生地黃，挾血如見祟狀，當歸活血湯加酒大黃，微下之。肝盛多怒，狂妄者，鍼大敦，在足大指上，屢驗。

《醫學傳燈・癲狂》 狂者，狂亂而無正定也，狂叫奔走，人難制伏，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詈罵不避親疎。此證雖屬有痰，但痰多火多，當以清熱爲君，化痰爲佐，宜用清火化痰湯，大解心胃之熱。大便結燥者，可用滾痰丸下之。清熱之後，邪熱未淨者，宜用柴胡芍藥湯。如脈來沉細，宜用六君健脾湯。狂病原屬實熱，脈宜洪大有力，沉細則危。法當禁其飲食，不可與癲狂同治也。癲病語言譫妄，喜笑不休。此因抑鬱不遂而成，脈宜沉小無力，不宜洪大。治用六君健脾湯。蓋此病多由食積生痰，天麻、膽星等藥服之無效。氣順痰消，又宜八味地黃丸，大補先天元氣，此不易之法也。

滾痰丸　此方實人可用，虛者誤服立死。

《醫學心語・癲狂痫》 癲者，癡呆之狀，或笑或泣，如醉如夢，言語無序，穢潔不知，此志願太高而不遂所欲者多得之。安神定志丸主之。狂者，發作剛暴，罵詈不避親疎，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此痰火結聚所致，或傷寒陽明邪熱所發。痰火，生鐵落飲，滾痰丸幷治之。傷寒邪熱，大承氣湯下之。

《雜病源流犀燭・癲狂源流》 癲狂，心與肝胃病也，而必挾痰挾火。癲由心氣虛，有熱，狂由心家邪熱，此癲狂之由。癲屬腑，痰在包絡，故時發時止；狂屬臟，痰聚心主，故發而不止，此癲狂之屬。癲之患雖本於心，大約肝病居多；狂之患固根於心，而亦因乎胃與腎，此癲狂兼致之故。經曰：肝病居多；狂病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啼呼喘悸，反僵，而及骨與筋脈皆滿，若脈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蓋不樂者，肝乘心也；頭重痛，肝氣上顛也；視舉，肝之目系急也；目赤，肝火上炎於竅也；啼呼喘悸，肝滿

乘心而惑志失神也；反僵，急在筋也；及骨與筋脈皆滿，則與癇瘛同，但無止時也；脈大滑，久自已，陽搏於陰而脈滑，陰猶盛也；小堅急，死不治，肝之眞臟見也。惟及骨與筋脈皆滿，故骨筋脈皆能患癲，而症狀各異。故經曰：骨癲疾者，頤齒諸腧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冤；筋癲疾者，身拳攣急；脈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縱，脈滿，若嘔多、沃沫、氣下洩者，不治。蓋骨筋脈之癲，皆癲病之所統而及，嘔多、胃氣逆；沃沫，脾運已弛；氣下洩，腎關不守，且二者俱無胃氣，故不治也。經曰：狂之爲病，先自悲也，喜忘，善怒，善恐，少卧，不饑，已而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詈罵，日夜不休，又好歌樂，妄行不休，多食，善見鬼神。此言心疾，或由於有所大恐大喜，大憂大驚，以至失神之爲患也。然而邪幷於陽明，亦能發狂，上屋，登高呼，棄衣走，罵詈不避親疏。蓋邪者，熱邪也，陽明之部，心君所居，其部熱勢必及心，是以亦失神也，此言熱病也。若夫心腎不交，二陰二陽兩傷之，氣交至則腎水空而龍火逆，上與陽明之熱交幷，亦能惑志失神，而癲狂罵詈，所謂腎精不守，不能主理，使心火自焚也，此言虛病也。又有所謂怒狂者，陽氣因暴折而難決，少陽膽木，挾三焦相火、太陽陰火而上升也。古人治法，先奪其食，使不足氣於陽，飲以生鐵落飲，使金以制木，木平則火降也，此言陽厥病也，此癲狂之症候。王叔和云：陰附陽則狂，腰以上至頭熱，腰以下寒也。蓋陰氣不能治於內，則附陽而上升，陽無承而不下降，故上熱而下寒。陽附陰則癲，腰以下至足熱，腰以上寒也，蓋陽氣虛，不能衛於外，則附陰而下陷，故下熱而上寒，此癲狂陰陽相附之異。癲因謀望失志，抑鬱無聊而成。狂因陽氣遏抑，不能疏越而得。要必由心神耗散，氣虛不能勝敵，故痰與火得猖狂犯上，而爲是二疾，此癲狂之原本相同。癲爲久病，狂爲暴病，癲病多喜，狂病多怒。癲有時人不之覺，是癲之輕者。狂有時人不及防，是狂之驟者。癲病痰火一時忽動，陰陽相爭，亦若狂之狀；狂病痰火經久煎熬，神魂迷瞀，亦兼癲之狀，此癲狂之形勢宜辨。治癲先以吐劑湧去痰涎，宜控涎丹，次進安神之劑，宜琥珀散；治狂先奪其食，次下其痰瀉其火，下痰宜山查丸，瀉火宜生鐵落飲，此治癲狂之大要。而癲之病，有因驚得者，宜抱膽丸；有因怒得者，宜寧神導痰湯；有因心藏虛損，氣血不足者，宜清心溫膽湯；有因痰迷心竅者，宜金箔鎮心丸；有因痰火俱盛者，宜甘遂散吐下之；有因思慮過度者，宜歸脾湯；有因心經畜熱，或時煩躁，眼鼻覺熱者，宜芩連清心丸；有因陰虧，不時暈倒，痰壅搐搦者，宜滋陰寧神湯；有因心氣不足，神不守舍者，宜歸神丹；有因大病後心虛神散，元氣羸弱者，宜歸神丹；有因痰火聚壅，發爲怪異狀者，宜清心滾痰丸；有因久年癲疾氣血俱耗者，宜活虎丹；有癲疾愈而復發，作止無常者，宜斷癇丹；若婦人而患癲，皆由血分不調，宜加味逍遙散；或心風血迷之故，宜甘遂散。狂之病，有因上焦實者，宜生鐵落飲；有因陽明實者，宜承氣湯；有因熱入血室狂不知人者，宜牛黃解熱丸；有因火盛而爲佯狂奔走者，宜當歸承氣湯；有因心經邪熱狂亂，而精神不爽者，宜牛黃瀉心湯、黃連瀉心湯。有因驚憂得之，痰涎久留於心竅者，宜鬱金丸；有因風涎暴作，氣塞倒仆者，宜通泄散；有因失魄，狀若神靈所憑者，宜鎮心丹；有因失心失志，或思慮過多，積成痰涎，留在心包者，宜葉氏雄朱丸；有因勞神太過，致傷心血，驚悸不寧，若有人捕，漸成心疾癲狂者，宜辰砂寧志丸；有因悲哀動中而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以喜勝之，以溫藥補魂之陽者，宜驚氣丸；有因喜樂無極而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當以恐勝之，以涼藥補魄之陰者，宜鬱金丸、苦參丸；有癲狂初起者，宜寧志化痰湯；有癲狂久不愈者，宜鬱金丸。此治癲狂之詳法。或緣痰火鬱結而癲狂，宜清心滾痰丸、牛黃清心丸；或緣風痰迷心竅而癲狂，宜鐵粉散、鬱金丸；或緣癲狂而不得睡卧，宜辰砂散。其或癲或狂，均可審其原而以方治之，此治癲狂之通略。

《醫級・傷寒條辨・發狂如狂虛狂》 發狂乃陽明火實，無倫笑罵而脈盛聲洪，如狂乃血蓄膀胱，脈症多陽而煩昏譫妄。陽明府實者，三乙、承氣三方，火盛不實者，白虎、黃連解毒湯兩劑，熱流血未結，五苓、導赤堪施，血結濇痛形，抵當、桃仁可擬。更有虛狂脈候，尤須就症審因，稟氣弱而卒感邪，熱少盛而妄譫惶躁，強作勞而邪復湊，神不守而煩亂譫昏。失志勞心者，感邪則神明妄亂，悲憂傷肺者，病熱則涕泣時生，勞倦脾傷，肢不收而熱蒸語錯，多謀肝困，常恐捕而疑鬼疑神，根本傷而時邪復繼，症本虛邪而偏形假實，虛狂生而神明無主，欲坐泥水而莫測眞虛。但外浮熱色而情無剛暴，且聲形不壯而形怯神昏或上雖焦渴而下形厥泄，或脈情豁大而按則無根，或躁擾如狂而禁之則止，或言複不接而先重後輕，此屬虛狂，切莫妄行攻瀉，治惟救本，否則反掌殺生。邪在陽經，再造、補中是主；邪干陰分，補陰、益氣堪憑。身有熱而表症全無，或進四君而或投六味；脈浮空而虛陽外越。陰需

八味，而陽用理中；陰虛挾火而狂，知栢地黃、化陰煎降熄；陰盛格陽而亂，回陽、四逆溫融。狂難就診，醋炭可安。脈伏難尋，脫絕必敗。與水得安者，施清不爽；洒水生驚者，溫劑爲功。

《醫學衷中參西録（三）》卷三・《治癲狂方》　蕩痰湯，治癲狂失心，脈滑實者。

蕩痰加甘遂湯，治前證，頑痰凝結之甚者，非其證大實不可輕投。

凡用甘遂，宜爲末，水送服。或用其末，調藥湯中服。若入湯劑煎服，必然吐出。又凡藥中有甘遂，不可連日服之，必隔兩三日方可再服，不然亦多吐出。又其性與甘草相犯，用者須切記。

甘遂性猛烈走竄，後世本草，稱其以攻決爲用，爲下水之聖藥。痰亦水也，故其行痰之力，亦百倍於他藥。曾治一少年癲狂，醫者投以大黃六兩，連服兩劑，大便不瀉。後愚診視，爲開此方，惟甘遂改用三錢。病家謂，從前服如許大黃，未見行動，今方中止用大黃兩許，豈能效乎？愚曰：但服，無慮也。服後，大便連瀉七八次，降下痰涎若干，癲狂頓愈。見者以爲奇異，彼蓋不知甘遂三錢之力，遠勝於大黃六兩之力也。

痰脈多滑，然非頑痰也。愚治此證甚多。凡癲狂之劇者，脈多瘀塞，甚或六脈皆不見，用開痰藥通之，其脈方出，以是知頑痰之能閉脈也。

癲狂之證，乃痰火上泛，瘀塞其心與腦相連竅絡，以致心腦不通，神明皆亂。故方中重用赭石，借其重墜之力，攝引痰火下行，俾竅絡之塞者皆通，則心與腦能相助爲理，神明自復其舊也。是以愚治此證之劇者，赭石恆有用至四兩者，且又能鎮甘遂使之專於下行，不至作嘔吐也。

癲者，性情顛倒，失其是非之明。狂者，無所畏懼，妄爲妄言，甚或見聞皆妄。大抵此證初起，先微露癲意，繼則發狂。狂久不愈，又漸成癲，甚或知覺全無。蓋此證，由於憂思過度，心氣結而不散，痰誕亦即隨之凝結。又加以思慮過則心血耗，而暗生內熱。痰經熱煉，而膠粘益甚，熱爲痰錮，而消解無從。於是痰火充溢，將心與腦相通之竅絡，盡皆瘀塞，是以其神明淆亂也。其初微露癲意者，痰火猶不甚劇也，迨痰火積而益盛，則發狂矣。是以狂之甚者，用藥下其痰，恆作紅色，痰而至於紅，其熱可知。迨病久，則所瘀之痰，皆變爲頑痰。其神明淆亂之極，又漸至無所知覺，而變爲癲症。且其知覺欲無，從前之憂思必減，其內熱亦即漸消，而無火以助其狂，此又所以變爲癲也。然其初由癲而狂易治，其後由狂而癲難治。故此症，若延至三四年者，治愈者甚少。

人之神明，原在心與腦兩處。金正希曰：人見一物必留一影於腦中，小兒善忘者，腦髓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髓漸空也。汪訒庵釋之曰：凡人追憶往事，恆閉目上瞪，凝神於腦，是影留於腦之明徵。由斯觀之，是腦原主追憶往事也。其人或有思慕不遂，而勞神想象，或因從前作事差誤，而痛自懊憾，則可傷腦中之神。若因研究理解工夫太過，或有將來難處之事，而思患預防，躊躇太過，苦心思索，則多傷心中之神。究之，心與腦，原徹上徹下，共爲神明之府。一處神明傷，則兩處神俱傷。腦中之神明傷，可累及腦氣筋。心中之神明傷，亦可累及腦氣筋。且腦氣筋傷，可使神明顛倒狂亂，心有所傷，亦可使神明顛倒狂亂也。

曾治一少婦癲狂，強灌以藥，不能下咽。遂俾以朴硝代鹽，每飯食之，病人不知，月餘而愈。誠以朴硝咸寒屬水，爲心臟對宮之藥，以水勝火，以寒勝熱，能使心中之火熱，消解無餘，心中之神明，自得其養，非僅取朴硝之能開痰也。

調氣養神湯，治其人思慮過度，傷其神明。或更因思慮過度，暗生內熱，其心肝之血，消耗日甚，以致心火肝氣，上冲頭部，擾亂神經，致神經失其所司，知覺錯亂，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不至於瘋狂過甚者。

此乃養神明、滋心血、理肝氣、清虛熱之方也。龍眼肉色赤入心，且多津液，最能滋補血分，兼能保合心氣之耗散，故以之爲主藥；柏子仁多含油質，故善養肝，兼能鎮肝，又與龍骨、牡蠣之善干斂戢肝火肝氣者同用，則肝火肝氣自不挾心火上升，以擾亂神經也；用生地黃者，取其能瀉上焦之虛熱，更能助龍眼肉生血也；用天門冬者，取其涼潤之性，能清心寧神，即以開燥痰也；用遠志、菖蒲者，取其能開心竅、利痰涎，且能通神明也；用朱砂、鐵銹水者，以其皆能鎮安神經，又能定心平肝也；用生麥芽者，誠以肝爲將軍之官，中寄相火，若但知斂之鎮之，或激動其反應之力，故又加生麥芽，以將順其性，蓋麥芽炒用能消食，生用則善舒肝氣也。至於甘松，其性在中醫用之以清熱、開瘀、逐痹；在西醫則推爲安養神經之妙藥，而兼能治霍亂轉筋，蓋神經不失其所司，則筋可不轉，此亦足見安養神經之效也。

紀事

《儒門事親・火形・狂》 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煩擾，而暴發狂，口鼻覺如蟲行，兩手爬搔，數年不已。戴人診其兩手，脈皆洪大如絙繩，斷之曰：口爲飛門，胃爲貴門，曰口者，胃之上源也，鼻者，足陽明經起於鼻交頞之中，旁納太陽，下循鼻柱，交人中，環唇下，交承漿，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煩擾，便屬火化，火乘陽明經，故發狂。故經言陽明之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詈不避親疎。又況肝主謀，膽主決，徭役迫遽，則財不能支，則肝屢謀而膽屢不能決，屈無所伸，怒無所泄，心火磐礴，遂乘陽明金。然胃本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火，火隨木氣而入胃，故暴發狂。乃命置燠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良謂此也。又以調胃承氣湯半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與瘀血相雜而下數升，取之乃康，以通聖散調其後矣。

《儒門事親・火形・笑不止》 戴人路經古亳，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矣。衆醫治者，皆無藥術矣。求治於戴人。戴人曰：此易治也。以滄鹽成塊者二兩餘，用火燒令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椀，同煎至三五沸，放溫分三次啜之，以釵探於咽中，吐出熱痰五升，次服大劑黃連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者，笑不休。此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故笑之象也，五行之中，惟火有笑矣。

《儒門事親・內傷形・病怒》 項關令之妻，病食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衆醫皆處藥，幾半載尚爾。其夫命戴人視之。戴人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觝，又大笑，其旁常以兩箇能食之婦，誇其食美，其婦亦索其食，而爲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不藥而瘥。後得一子。夫醫貴有才，若無才，何足應變無窮。

《儒門事親・外傷形・落馬發狂》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涌出，氣力加倍，三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問鬼跳巫，殊不知顧，丹砂牛黃，犀珠腦麝，資財散去，室中蕭然，不遠二百里，而求戴人一往。戴人以車輪埋之地中，約高二丈許，上安之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卧，以軟裀襯之，令一大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捧攪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繞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涼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方罷矣。

《醫學綱目・狂癲》 許氏病陽厥，狂怒罵詈親疎，或哭或歌，六脈舉按無力，身表如水石，發即叫呼聲高，潔古云：奪食則已。因不與之食。予用大承氣湯下之，得臟腑渣穢數升，狂稍寧。數日復發，復下。如此五七次，行大便數斗，疾瘥。身溫脈生，良愈。此易老奪食之法也。

《古今醫鑑・癲狂》 一女子年十五，因氣惱，患語言顛倒，欲咬人打物，偷藏東西，時哭時笑，心怕膽小，飲食不知饑飽，身體發熱，以防風通聖散加生地黃、牡丹皮。二服即安。

《萬病回春・癲狂》 一婦人發狂，棄衣而走，踰屋上垣，不識親疎，狂言妄語，人拿不住，諸醫措手。余令家人將涼水亂潑不記其數，須臾倒仆。胗其脈，六部俱弦數有力，此乃熱極則生風也。用防風通聖散加生地黃、黃連、桃仁、紅花、牡丹皮。三劑而安，後服祛風至寶丹全愈。

《雜病證治準繩・雜病・神志門・癲》 滑伯仁治一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爲鬼。診其脈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內，其經血氣俱多，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遂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即愈。

一妓，心癡狂歌，痛哭裸裎，妄罵瞪視，默默，脈之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湧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而瘳。

一人方飯間，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罵人，令左右掖而脈之，皆弦直上下行，而左手寸口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次日乃寤，寤則病已去矣。徐以治神之劑調之如舊。

《壽世保元・癲狂》 一牧童小子，平日口中胡說一片鬼話，令人驚駭，予胗之脈洪大，此實熱也。以蚯蚓數條，研爛，井水調服，立愈。

《臨證指南醫案・癲癎》 陳　動怒驚觸，乃外加擾內，致五志陽越莫制。古人集癲癎狂辨，以陽併於陰，陰併於陽，互異。今以陽逆狂亂，非苦藥

之降，未能清爽其神識也。當歸龍薈丸三錢。

倪　驟然驚惕，陽氣上逆，遂神呆不寐，倏爾叫喊，不食不飢，便有癇癲之象。龍薈丸二服。【略】

吳　驚狂，乃木火擾動，雖得平靜，仍心悸怔忡，夜卧不寐，診脈虛細如絲，已非痰火有餘，議補心丹，以理心之用。

棄氏　每遇經來紫黑，癇疾必發。暮夜驚呼聲震，晝則神呆，面青多笑，火風由肝而至，泄膽熱以清神，再商後法。

丹皮　丹參　細生地　黑山梔　茺蔚子　胡黃連　調入琥珀末

某　癲疾，脈不鼓指，議交心腎，益神志。

生地　龜甲　黃柏　川連酒炒　菖浦　茯神　遠志　山梔　竹葉

葉二九　五志陽升，神識迷惑，忽清忽甚者，非有形質之邪，乃熱氣化風上巔，致於竟夜不寐，攻痰疎利，決不效驗，先以極苦之藥，冀其亢陽潛降。

生地　龍膽草　丹參　木通　山梔　蘆薈　青黛　薄荷

某　平昔操持，身心皆動，悲憂驚恐，情志內傷，漸漸神志恍惚，有似癲癇，其病不在一臟矣。醫藥中七情致損，二千年來從未有一方包羅者，然約旨總以陰陽迭偏爲定評，凡動皆陽，當宗靜以生陰是議，陽乘於絡，臟陰不安，斂攝鎮固，久進可效，家務見聞，必宜屏絕百日爲期。

人參　廉珠　茯神　棗仁　炙草　生龍骨　萸肉　五味　金箔

《洄溪醫案・游魂》　郡中蔣氏子，患時證，身熱不涼，神昏譫語，脈無倫次。余診之曰：此游魂證也。雖服藥必招其魂，因訪招魂之法。有鄰翁謂曰：我聞虔禱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臺倒，幾被壓受驚，復往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輿抬我歸，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爲父親衝散，今日魂卧被上，又爲母親疊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曰：無憂也，我今還汝。因用安神鎮魄之藥，加豬心尖、辰砂，絳帛包裹，懸藥罐中煎服。戒曰：服藥得寢，勿驚醒之，熟寐即神合。果一劑而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洄溪醫案・祟病》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焉。歸即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氏，隨衆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遇救，余仍以前藥灌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我患心疼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牀裏。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作祟，今後若來，汝即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同學李鳴古，性誠篤而能文，八分書爲一時冠，家貧不得志，遂得奇疾。曰夜有人罵之，聞聲而不見其形，其罵語惡毒不堪，遂惱恨終日，不寢不食，多方曉之不喻也。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余往診。李曰：我無病，惟有人罵我耳。余曰：此卽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曰：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耶。李變色泣下曰：他人勸我猶可，世叔亦來勸我，則不情甚矣。昨日在間壁罵我一日，卽世叔也，何今日反來面諛耶？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日，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浩歎而已，卒以憂死。

《吳鞠通醫案・癲狂》　陀　五十九歲　病由情志而傷，中年下焦精氣不固，上年露痱中之萌，近因情志重傷，又在相火主令，君火司天，君火客氣，內與本身君火相火相應，以致肝風鴟張，初起如狂。醫者仍然攻風劫痰，大用辛溫剛燥，復以苦寒直下，是助賊爲虐也。現在左脈實大堅牢，大非吉兆，勉以紫雪定瘈瘲肢厥，而泄有餘之客熱，再以定風珠濟不足之眞陰，而息內風之震動，如果病有回機。神色稍清，再擬後法。

紫雪丹二兩，每服二錢，二時許一服，以神清爲度。牙關緊閉，用烏梅蘸醋擦牙根，其牙即開。

大生地一兩　生白芍一兩　生鱉甲一兩　炙甘草六錢　眞阿膠四錢　麻仁四錢　麥冬八錢連心　左牡蠣八錢　蚌水半酒杯冷開水冲入

雞子黃二枚，藥煮成，去渣，和入上火三沸

煮成三盌，渣再煮兩盌，共四盌，四刻服半碗，盡劑再作服。

二十日　左脈仍然牢固，較昨日諸證俱減，舌苔黃黑，尺膚熱，陽明絡現。昨謂不止本身虛熱，且有客氣加臨，非虛語也。湯藥仍照前方，再以清宮湯，化牛黃紫雪輩，二時一次。

連翹三錢連心　元參心五錢　麥冬五錢連心　蓮子心錢半　鮮竹葉三錢捲心

服牛黃丸、紫雪丹，即以此湯化服。

二十一日　瘈瘲肢厥雖止，其狂如故，會厭不利，脈仍牢固數大。按：陽盛幷於上則狂，的係陽火有餘，非極苦之藥，直折其上盛之威，其勢未必得減。況小腸火腑，非苦不降，痰亦因之而降，其會厭庶可得利矣。

洋蘆薈三錢　直雅連三錢　龍膽草三錢　生白芍六錢　知母六錢　細生地六錢　丹皮八錢　麥冬八錢　元參五錢　犀角八錢，先煎代水

頭煎三碗，今日服。二煎兩碗，明早服。二帖半。

二十四日　脈氣大減，但陽升阻絡，機不靈，擬兼清會厭膽絡之熱。

羚羊角三錢　龍膽草錢半　知母三錢　鉤籐二錢　連翹錢半　桑葉錢半　洋蘆薈錢半　大生地三錢　麥冬三錢連心

米醋三杯，每藥一茶杯，冲入半酒杯，今晚一帖，明早一帖。

二十五日　於前方內加石膏二兩

二十六日　稍進糜粥，覺勇力倍常，舌紅黑，脈亦較昨日實大，猶爲陽火有餘。

蘆薈四錢　龍膽草三錢　雅連四錢　犀角六錢　丹皮五錢　細生地四錢　麥冬五錢　知母五錢　米醋每一杯藥和入半杯冲

濃煎三杯，分三次服。渣再煮二杯，明早服。

二十七日　於前方內加鐵落一兩，代水

初二日　諸證與脈俱減，然未能淨，苦藥猶不能除也，頰腫係客氣，擬加辛涼。

蘆薈三錢　龍膽草三錢　眞犀角五錢　丹皮五錢　麥冬六錢連心　雅連三錢　知母三錢　羚羊角三錢　連翹三錢　鉤籐三錢　銀花三錢　鐵落水煎

頭煎三杯，二煎三杯，六次服，明日午令盡，間服牛黃、紫雪輩，日三次。

初三日　於前方內加生地八錢

齊　四十二歲，己巳二月初二日　脈弦數而勁，初因肝鬱，久升無降，以致陽幷於上則狂。心體之虛，以用勝而更虛，心用之強，因體虛而更強，間日舉發，氣伏最深，已難調治，況現在卯中乙木盛時，今歲又係風木司天，有木火相煽之象，勉與補心體瀉心用兩法。

洋參三錢　大生地一兩　蓮子心一錢　黃蘗三錢　白芍六錢　丹皮四錢　麥冬六錢連心　生龜板一兩　丹參三錢　眞山連三錢

外用紫雪丹六錢，每次一錢，與此方間服。

初六日　操持大過，致傷心氣之狂疾，前用補心體，瀉心用，攝心神，已見大效，脈勢亦減，經謂脈小則病退是也。

洋參三錢　白芍六錢　丹皮五錢　眞山連二錢　生龜板一兩　黃蘗炭二錢　麥冬三錢　女貞子四錢　蓮子五錢　龍膽草二錢　米醋一酒杯冲　鐵落水煎

某　二十七日　左脈弦勁，經謂單弦飲癖。前五日因觀戲後，病惡夢，病狂肢厥。經謂陽並於上則狂，兩陰交盡之厥。《靈樞》有淫發夢一卷，大意以五臟偏勝，非因夢而後病也。前人諸般怪症，皆屬於痰之診，雖不盡然，但此症現在咳嗽塊痰，左脈單弦，應作痰治。

半夏五錢　丹皮三錢　石菖蒲二錢　天竺黃二錢　茯苓塊五錢　白附子二錢

先服陳李濟牛黃清心丸一二丸，溫開水調服。

二十八日　狂而厥，左脈單弦，咳嗽痰塊。昨議應作痰治，今日左脈漸有和平之象，證於外者亦效，但形貌怯弱，色白而嫩，脈亦不壯。此症之痰，究因驚起，凡神氣壯者不驚，況驚後惡夢發後大汗，其爲陽虛神怯顯然，此症將來必大補而後收功。現在不得以攻痰見效，而忘其虛怯，與化痰之中，微加益氣。

半夏五錢　茯苓塊五錢　秋小麥八錢　石菖蒲一錢　麥冬五錢連心　大棗二枚

二十九日　體虛有痰之症，不能純治一邊，今日脈微滑數，於昨日法中，少加逐痰。

半夏五錢　白附子二錢　秋小麥一合　陳膽星一錢　石菖蒲錢半　茯神塊五錢　麥冬三錢連心

先服牛黃清心丸半丸。

初一日　昨日稍加逐痰，痰出如許，大勢安靜，但多怒耳，右脈仍滑，痰未淨也。

半夏六錢　秋小麥八錢　白附子二錢　石菖蒲一錢　旋覆花三錢　茯神塊三錢　代赭石五錢煅飛　炙甘草一錢

其後痰去，以大補心脾而安。

鮑　三十二歲，十月初二日　大狂七年，先因功名不遂而病，本京先醫、市醫、儒醫，已歷不少，既徽州醫、杭州醫、蘇州醫、湖北醫，所閱之醫，不下數百矣，大概補虛者多，攻實者少，間有已時，不旋踵而發。余初診時，見其蓬首垢面，下體俱赤，衣不遮身，隨作隨毀，門牖分碎，隨釘隨拆，鐐銬手足，外有鐵索數根，錮鎖於大石盤上，言語之亂，形體之羸，更不待言。細詢其情，每日非見婦人不可，婦人不願見，彼盡鬧不可，叫號聲嘶，哀鳴令人不可聞，只得令伊姬妾強侍之，然後少安，次日仍然，無一日之空。診其脈六脈弦長而勁。余曰：此實症，非虛症也。於是用極苦以瀉心膽二經之火。瀉心者必瀉小腸，病在臟，治其腑也，但無出路，亦必瀉小腸也。

龍膽草三錢　胡黃連三錢　天門冬三錢　細生地三錢　丹皮三錢　大麥冬三錢連心

服二帖而大效，妄語少而舉動安靜。初三日見其效也，以爲久病體虛，恐過剛則折，用病減者減其製例，於原方減苦藥，加補陰之甘潤。初五日，病家來告云：昨服政方二帖，病勢大重，較前之叫咤妄語，加數倍之多，無一刻靜，此症想不能治，諒其必死，先生可不診矣。余曰：不然，初用重劑而大效，繼用輕劑加補陰而大重，吾知進退矣。復診其脈，弦長而數，於是重用苦藥。

龍膽草六錢　洋蘆薈六錢　天冬五錢　麥冬五錢連心　胡黃連五錢　秋石二錢　烏梅肉五錢

一氣六帖，一日較一日大效，至十一日大爲明白。於是將其得病之由，因伊念頭之差，其念頭之差，因未識文章至高之境，即欲至高，尚有命在，非人力所能爲，何怒之有，人生以體親心爲孝，痛乎責之，俯首無辭。以後漸去苦藥加補陰，半月而後，去刑具，着衣冠，同跪拜，神識與好人無異，服專翁大生膏一料而大壯，下科竟中矣。

章氏　四十二歲　先是二月間病，神識恍惚，誤服肉桂、熟地等補藥，因而大狂。余於三月間用極苦以折其上盛之威，間服芳香開心包，治三十日而愈。但脈仍洪數，余囑其戒酒肉，服專翁大生膏，補陰配陽，彼不惟不服丸藥，至午節大開酒肉，於是狂不可當，足臭至隣，不時脫淨衣褲，上大街，一二男子不能搏之使回。五月十四日，又延余視。余再用前法隨效，二三日仍然如故。蓋少陽相火極，挾制君主行令，藥隨甦開其閉，暫折其威，相火一動，而仍然如故。延至六月十六日，午刻復自撕其褲，人不防而出大門矣。余坐視不忍，復自慚無術以已其病，因謂其胞弟曰：此症非打之極痛，令其自着衣褲也不可。蓋羞惡之心，亦統於仁，能仁則不忍，忍則不仁，不仁之至，羞惡全喪，打之極痛，則不能忍，不忍而仁心復，仁心復而羞惡之心亦復矣。此古聖王扑作教刑之義也。伊弟見其乃姊如是景況，羞而成怒，以保父母體面爲義，於是以小竹板責其腿，令着褲，彼知痛而後自着衣，着衣稍明。次月十七日立秋，余以大劑苦藥，一帖而全愈。蓋打之功，與天時秋金之氣，藥之力，相須而成功也。後以專翁大生膏而收全功。

《杏軒醫案・初集・族叔曉堂失志狂妄》　族叔曉堂，向在吳地貿易，情志不舒，抑鬱成病，神迷譫妄，諸醫無效。同人慮有不測，送回里中。診脈弦急搏指，知其因鬱生火，因火生痰，痰火擾其神明，蒙其心竅，是以語言不正，舉動異常，與陽明胃實狂亂之候不同，故前醫用下藥不應。病久正氣固虛，補之又恐助其痰火，爰倣服蠻煎，加犀尖鐵、琥珀、辰砂爲引。初服譫妄稍定，再劑寢食漸安。共服十二劑，神清語正，舉止如常。蓋此方能清心肝之熱，而通神明，故效速如此。

《王孟英醫案・狂》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納妾，雖露其情，而子孫以其耄且瞽也，不敢從，因此漸病狂惑，羣醫咸謂神志不足，廣投熱補之藥，愈服愈劇，始延孟英診之。脈勁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無制。曰：此稟賦過強，陽氣偏盛，姑勿論其脈證，即起病一端，概可見矣。如果命門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興此念頭，醫見其老，輒疑其虛，須知根本不堅實者不能享長年，既享大壽，其得於天者必厚，況人年五十，陰氣先衰，徐靈胎所謂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皆然。去冬吾治邵可亭孤陽喘逆，壯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飲，灌至二百餘斤，即梨汁也，病已漸平，僅誤於兩錢薑湯，前功盡墮，可見陰難充長，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參戟、河車等藥，服之已久，更將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極之陽乎，尋果不起。

江某年三十餘，忽兩目發赤，牙齦腫痛，漸致狂妄，奔走罵人，不避親長，其父皇皇求孟英診之。脈大而數，重按虛散，與東洋參、熟地黃、辰砂、磁石、龍齒、菖蒲、棗仁、琥珀、肉桂、金箔、龍眼肉爲劑。投匕即安，翼日能課徒矣。

王月鋤令媳，於廟見時忽目偏左視，揚手妄言，諸親駭然，詰其婢媵，素無此恙，速孟英視之。脈絃滑而微數，苔黃膩悶，蓋時雖春暮，天氣酷熱，兼以勞則火升，挾其素有之痰而使然也。與犀、羚、梔、翹、元參、丹參、薄荷、花粉，送礞石滾痰丸。三服而痰下神清，改投清養遂愈，次年即誕子。

一婦患證年餘，藥治罔效，初夏延孟英視之。發熱甚於未申，足冷須以火烘，痰嗽苔黃，間有讝語，渴飲無汗。亟令撤去火盆，以生附子搗貼湧泉穴，且囑恣啖梨蔗，方用人參白虎湯投之。七帖而年餘之熱盡退，繼與養陰藥而瘳。

費伯元分司，患煩躁不眠，醫見其苔白也，投以溫藥，因而狂妄瘛瘲，多方不應，余薦孟英視之。左脈絃細而數，右弦滑，乃陰虛之體，心火熾，肝氣動，而痰盛於中也。先以犀、羚、桑、菊息其風，元參、丹皮、蓮心、童溲清其火，茹貝雪羹化其痰。兩劑而安，隨與三甲、二至、磁硃潛其陽，甘、麥、大棗緩其急，地黃、麥冬養其陰，漸次康復。

朱養心後人名大鏞者，新婚後神呆目瞪，言語失倫，或疑其體弱神怯，與鎮補安神諸藥，馴致善飢善怒，罵詈如狂，其族兄已生邀孟英診之。右脈洪，與犀角、石膏、菖蒲、膽星、竹瀝、知母、吞礞石滾痰丸而愈。【略】

藁砧遠出，婦病如狂，似屬七情，而亦有不盡然者，有陳氏婦患此月餘，巫醫屢易，所費既鉅，厥疾日增。孟英切其脈絃而數，能食便行，氣每上衝，腹時痛脹，詢其月事，云：病起汛後，繼多白帶。孟英曰：病因如是，而晝則明了，夜多妄言，酷似熱入血室之候，徑從瘀血治可也。予桃仁、紅花、犀角、菖蒲、膽星、旋覆、赭石、丹參、琥珀、葱白之劑。兩服而瘀血果行，神情爽慧。繼去桃仁、紅花，加當歸、元參，服數劑而瘳。

陳氏婦年踰四旬，娩後忽然發狂，時值秋熱甚烈，或以爲受熱，移之清涼之所勢不減；或以爲瘀，投以通血之藥而不效；金顧二醫皆爲虛火，進以大劑溫補，則狂莫能制；或云痰也，灌以牛黃丸亦不應。浼孟英視之。切脈絃數，頭痛睛紅，胸腹皆舒身不發熱，乃陰虛而肝陽陡動也。先灌童溲，勢即減。劑以三甲二至、丹參、石英、生地、菊花、牛膝、藕，用金銚同煎。一飲而病若失。愈後詢之，果因弄瓦而拂其意耳。

陸渭川令媳患感，適遇姅期醫治數日，經止而昏狂陡作，改從熱入血室治，轉爲瘛厥，不省人事，所親沈雨階爲延孟英診之。脈絃弈而虛滑，氣逆面青，牙關不開，遺溺便閟，令按胸次，堅鞭如杵。此冬溫尚在氣分，如果熱入血室，何至晝亦昏迷，良由素多抑鬱，氣滯痰凝，用柴胡則肝氣愈升，攻瘀血則誅伐無過。予小陷胸合鬱飲六神湯加竹瀝，調服牛黃至寶丹一顆，外以蘇合丸塗於心下，痰即涌出，胸次漸柔，厥醒能言，脈較有力。次日仍用前方調萬氏清心丸一粒，果下痰矢，漸啜稀糜。改授肅清，數日而愈。續有顧某陡患昏狂，苔黃便閟，臥則身挺，汗出五心，醫云熱入膻中，宜透斑疹，治之加劇。孟英診脈絃緩不鼓，身無大熱，小溲清長，的非外感，乃心虛膽怯，疑慮憂愁，情志不怡，鬱痰堵竅也。以鬱飲六神湯合雪羹，加竹葉、蓮子心、竹瀝。服二劑狂止，自言腹脹而頭偏左痛，仍以前方吞當歸龍薈丸，大解始下，改用清火養心，化痰舒鬱之法而愈。

《凌臨靈方·重陽則狂》 汪左　十一月，天時溫燥，陽明受之，釀痰化火，上擾肺胃，加以肝陽浮越不潛，陽氣皆併於上，夜無眠歌，哭聲怒，襲成癲狂之候。經謂：重陽則狂是也。治宜清心豁痰，平肝宣竅爲法。

犀角盤　九孔石決明　眞川連三分同拌生打　陳膽星　鮮橄欖明礬五分同拌　丹皮　鮮生地汁　抱木茯神辰砂拌透　竹瀝鮮菖蒲一錢五分

搗汁和冲，生鐵落四兩煎湯代水，蒼龍齒、川鬱金。

王左　二月，酒客多痰，無非濕熱蒸窘而致痰，病延久每多襲成癇厥之虞。蓋痰以陽明爲窟宅，加以肝膽陽升，痰鬱爲病，其變百出，誠如王隱君所云。今診脈象，稟質六陰，重按弦滑，舌邊微絳，中後黃膩，擬以黃連溫膽湯大意，未知妥否。

元參　化陳皮　全瓜蔞　鮮石菖蒲　眞川連　宋半夏　海石粉　川鬱金　炒枳實　硃茯神　焦山梔　鮮竹茹

又，舌絳脈滑數，陡然神識不清，妄言妄動，心無主張，目赤顴紅，不飢不便，此痰火風也。昨擬黃連溫膽法未能獲效，此證治法總不離乎清火豁痰，熄風安神之劑，仍倣昨法畧大其制，以折其標，未識當否，附方候政。

元參　化陳皮　海石粉　陳膽星　礞石滾痰丸　眞川連　仙半夏　石決明青黛五分拌打　川鬱金明礬五分拌打　枳實汁　全瓜蔞　黑梔辰砂

一分拌打　竹瀝　鮮石菖蒲二錢搗汁和沖

《醫學衷中參西録（六）》卷三・《癇痙癲狂門・癲狂失心》　都××，年三旬，得癲狂失心證。

病因　心鬱生熱，因熱生痰，遂至癲狂失心。

證候　言語錯亂，精神昏瞀，時或忿怒，時或狂歌，其心中猶似煩躁，夜不能寐，恆以手自撓其胸，蓋自覺發悶也。問之亦不能答，觀其身形似頗強壯，六脈滑實，兩寸尤甚，一息五至。

診斷　人之元神在腦，識神在心，心腦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長醒。生理學家謂心有四支血管通腦，此即神明往來於心腦之路也。此證之脈其關前之滑實太過，系有熱痰上壅將其心腦相通之路杜塞，遂至神明有所隔礙，失其常性，此癲狂失心之所由來也。治之者當投以開通重墜之劑，引其痰火下行，其四支血管爲痰所瘀者，復其流通之舊，則神明之往來自無所隔礙，而復湛然長醒之舊矣。

處方　生赭石兩半軋細　川大黃八錢　清半夏五錢　芒硝四錢

藥共四味，先將赭石半夏煎十余沸，加入大黃煎兩三沸，取湯一大盅，入芒硝融化溫服。

方解　方中重用赭石者，其重墜之性能引血管中之瘀痰下行也。

復診　三日服藥一次凡降下之藥不可連服，須俟其正氣稍緩再服，共服三次，每次服藥後通下大便兩三次，似有痰涎隨下，其精神較前稍明了，診其脈仍有滑實之象，身體未見衰弱，擬再投以較重之劑，蓋凡癲狂之甚者，非重劑治之不能愈也。

處方　生赭石二兩軋細　川大黃一兩　芒硝四錢　甘遂錢半細末

藥共四味，先煎赭石十餘沸，入大黃煎兩三沸，取湯一大盅，入芒硝融化，將服時再調入甘遂末。

三診　將藥如法煎服一劑，下大便五六次，帶有痰涎若干，中隔兩日又服藥一次藥中有甘遂，必須三日服一次，不然必作嘔吐，又下大便五六次，中多兼痰塊挑之不開，此所謂頑痰也。從此精神大見明了，脈象亦不復滑實矣，擬改用平和之劑調治之。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生杭芍六錢　清半夏四錢　石菖蒲三錢　生遠志二錢　清竹瀝三錢　鏡面砂三分研細

藥共七味，將前五味煎湯一大盅，調入竹瀝送服朱砂細末。

效果　將藥如法煎服數劑，病遂全愈。

《醫學衷中參西録（六）》卷三・《癇痙癲狂門・神經錯亂》　天津黃××，年二十歲，得神經錯亂病。

病因　因心中忿鬱，久之遂致神經錯亂。

證候　心中滿悶發熱，不思飲食，有時下焦有氣上衝，幷覺胃脘之氣亦隨之上衝，遂致精神昏瞀，言語支離，移時覺氣消稍順，或吐痰數口，精神遂復舊。其左脈弦而硬，右脈弦而長，兩尺皆重按不實，一息五至。

診斷　此乃肝火屢動，牽引衝氣胃氣相幷上衝，更挾痰涎上衝以滯塞於喉間幷衝激其腦部，是以其神經錯亂而精神言語皆失其常也。其左脈弦硬者，肝血虛而火熾盛也。右脈弦長者，衝氣挾胃氣上衝之現象也。方書論脈有直上直下衝脈昭昭之語，所謂直上直下者，即脈弦且長之形狀也。其兩尺不實者，下焦之氣化不固也，因下焦有虛脫之象，是以衝氣易挾胃氣上衝也。此當治以降胃、斂衝、鎮肝之劑，更兼用涼潤滋陰之品，以養肝血，清肝熱，庶能治愈。

處方　生赭石一兩軋細　靈磁石五錢軋細　生懷山藥八錢　生龍骨八錢搗碎　生杭芍六錢　玄參五錢　柏子仁五錢　云苓片三錢　清半夏三錢　石菖蒲三錢　生遠志二錢　鏡面砂三分研細

藥共十二味，將前十一味煎湯一大盅，送服朱細末。

復診　將藥連服四劑，滿悶發熱皆大見愈，能進飲食，有時氣復上衝而不復上干神經至於錯亂，左右之脈皆較前平和，而尺部仍然欠實，擬兼用培補下元之品以除病根。

處方　生赭石一兩軋細　熟懷地黃八錢　生懷山藥八錢　大甘枸杞六錢　淨萸肉五錢　生杭芍四錢　玄參四錢　云苓片二錢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效果　將藥連服六劑，諸病皆愈，脈亦復常。

或問　地黃之性粘膩生痰，胃脘脹滿，有痰者多不敢用，今重用之何以能諸病皆愈？答曰：用藥如用兵，此醫界之恆言也，如宋八字軍最弱，劉

錡將之即爲勁卒，遂能大敗金人奏順昌之捷，以斯知兵無強弱，在用之者何如耳。至用藥亦何獨不然，憶曾治一李姓媼，胃口滿悶有痰，其脈上盛下虛，投以腎氣丸作湯服，爲加生赭石八錢，服后覺藥有推蕩之力，須臾胸次豁然，腎氣丸非重用地黄者乎？然如此用藥非前無師承而能有然也。《金匱》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術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夫飲即痰也，氣短亦近於滿悶，而仲師竟謂可治以腎氣丸，愚爲於《金匱》曾熟讀深思，故臨證偶有會心耳。

內科總部

癲證部

題解

《靈樞・癲狂》 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

《萬病回春・癇證》 癇病者，卒時暈倒，身軟，咬牙，吐涎沫，遂不省人事，隨後醒者，是癇病也。

《雜病證治準繩・雜病・癲狂癇總論》 癇病發則昏不知人，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瘈瘲抽掣，目上視或口眼喎斜，或口作六畜之聲。

《雜病證治準繩・雜病・癇》 癇病仆時，口中作聲，將醒時吐涎沫，醒後又復發，有連日發者，有一日三五發者。

《醫碥・狂癲癇》 癇者，發則昏不知人，卒倒無知，口噤牙緊，將醒時吐痰涎，甚則手足抽搐，口眼相引，目睛上視，口作六畜之聲，醒後起居飲食皆若平人，心地明白。亦有久而神呆者，然終不似癲狂者，常時迷惑也。諸中卒仆似之，而仆時無聲，醒時無涎沫。

論說

《素問・奇病論》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幷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

《素問・大奇論》 心脈滿大，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略】二陰急，爲癇厥。

《靈樞・經脈》 膀胱足太陽之脈，【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下・風癲候》 風癲者，由血氣虛，邪入於陰經故也。人有血氣少則心虛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因爲風邪所傷，故邪入於陰，則爲癲疾。又人在胎，其母卒大驚，精氣幷居，令子發癲。其發則仆地，吐涎沫，無所覺足也。元其癲病，皆由風邪故也。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下・五癲病候》 五癲者，一曰陽癲，發如死人，遺尿，食頃乃解；二曰陰癲，初生小時，齊瘡未愈，數洗浴，因此得之；三曰風癲，發時眼目相引，牽縱反強，羊鳴，食頃方解，由熱作汗出當風，因房室過度，醉飲，令心意逼迫，短氣。脈悸得之；四曰濕癲，眉頭痛，身重，坐熱沐頭，濕結，腦沸未止得之；五曰馬癲，發作時時，反目口噤，手足相引，身躰皆然。診其脈，心脈微澀，幷脾脈緊而疾者，爲癲脈也。急甚爲骨癲疾，脈洪大而長者癲疾，脈浮大附陰者癲疾，脈來牢者癲疾。三部脈緊急者可治；發則仆地，吐沫無知，若彊惊起如狂及遺糞者難治。脈虛則可治，實則死。脈緊弦實牢者生，脈沉細小者死。脈搏大滑，久久自已。其脈沉小急疾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癲狂候》 癲者，卒發仆地，吐涎沫，口喎目急，手足繚戾，無所覺知，良久乃甦。狂者，或言語倒錯，或自高賢，或罵詈不避親疎，亦有自定之時。皆由血氣虛，受風邪所爲。人稟陰陽之氣而生，風邪入幷於陰則爲癲，入幷陽則爲狂。陰之與陽，更有虛有實，隨其虛時爲邪所幷則發，故發癲又發狂。又在胎之時，其母卒大驚動，精氣幷居，亦令子發癲，此則小兒而發癲者，是非關長因血氣虛損受風邪所爲。又有五癲，一曰陽癲，二曰陰癲，三曰風癲，四曰濕癲，五曰勞癲，此蓋隨其感病之由立名。又有牛、馬、豬、雞、狗之癲，皆以其癲發之時，聲形狀似於牛馬等，故以爲名也。俗云：病癲人忌食六畜之肉，食者癲發之狀皆悉象之。

《三因方・癲癇叙論》 夫癲癇病，皆由驚動，使臟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厥而乃成。或在母胎中受驚，或少小感風寒暑濕，或飲食不節，逆於藏氣。詳而推之，三因備具，風寒暑濕得之外，驚恐震攝得之內，飲食飢飽屬不內外，三因不同，忤氣則一。傳變五臟，散及六腑，溢諸絡脈，但下臟不平，諸經皆閉，隨其臟氣，證候殊分，所謂象六畜，分五聲，氣色脈證，各隨本臟所

感所成而生諸證。古方有三癎、五臟癎、六畜癎，乃至一百二十種癎，以其稟賦不同，臟腑強弱，性理躁靜，故諸證蜂起，推其所因，無越三條，病由都盡矣。

《三因方・凡例》 夫五癎合屬五臟，而無腎有胃者，以腎屬鼠，非畜養物，神無主治，故不作癎；胃屬雞，係六畜物，故有象，兼胃爲五臟海，非餘府比。又犬屬戌，手太陽小腸經主之，雖屬六畜，初無犬癎者，以辰戌爲魁罡，四殺沒處，不興癎象，古方類例，未之究也，學者宜知之。

《濟生方・癲癎門・癲癎論治》 夫癲癎病者，考之諸方所說，名稱不同，難於備載。《別錄》有五癎之證，一曰馬癎，作馬嘶鳴，應乎心；二曰羊癎，作羊叫聲，應乎脾；三曰雞癎，作雞叫聲，應乎胃；四曰豬癎，作豬叫聲，應乎腎；五曰牛癎，作牛吼聲，應乎肺。此五癎應乎五畜，五畜應乎五臟者也。發則旋暈顛倒，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手足搐搦，背脊強直，食頃乃蘇。原其所因，皆由驚動，臟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故有是證。或在母腹中受驚，或幼小受風寒暑濕，或因饑飽失宜，逆於臟氣而得之者，可隨所感，施以治法。

又論：夫癎病者，十歲以下爲癎。大抵其以之原，皆因三種：風癎、驚癎、食癎是也。因此三種變作諸癎。若不早治，久成痼疾。其發之狀，卒然僕地，口眼相引，或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背脊強直，頸項反折，或搖頭弄舌，或數嚙齒，皆其證也。但正發搐掣之時，勿捉持之，捉之則曲捩不隨也。

《醫學綱目・眩・癲癎》 癲癎，即頭眩也。痰在膈間，則眩微不仆。痰溢膈上，則眩甚仆倒於地，而不知人，名之曰癲癎。徐嗣伯云：大人曰癲，小兒曰癎，其實一疾也。然與中風、中寒、中暑、尸厥等仆倒不同。凡癲癎仆時，口中作聲，將省時，吐涎沫，省後又復發，時作時止，而不休息。中風、中寒、中暑、尸厥之類，則仆時無聲，省時無涎沫者，後不復再發，間有發者，亦如癲癎之常法也。

凡癲癎，及中風、中寒、中暑、中濕、氣厥、尸厥而昏眩倒仆，不省人事者，皆由邪氣逆上陽分，而亂於頭中也。癲癎者，痰邪逆上也。中風寒暑濕及氣厥尸厥者，亦風寒暑濕等邪氣逆上也。邪氣逆上，則頭中氣亂，頭中氣亂，則脈道閉塞，孔竅不通，故耳不聞聲，目不識人，而昏眩無知，仆倒於地也。以其病在頭巔，故曰癲疾。治之者，或吐痰而就高越之，或鎮墜痰而從高抑之，或內消痰邪使氣不逆，或隨風寒暑濕之法用輕劑發散上焦，或針灸頭中脈絡而導其氣，皆可使頭巔脈道流通，孔竅開發，而不致昏眩也。是知癲癎之癲，與厥成癲疾，眩冒癲疾之巔，一疾也。

《證治準繩・雜病・神志門・癎》 癎病與卒中、瘂病相同，但癎病仆時口中作聲，將醒時汁涎沫，醒後又復發，有連日發者，有一日三五發者。中風、中寒、中暑之類，則仆時無聲，醒時無涎沫，醒後不復再發。瘂病雖亦時發時止，然身強直，反張如弓，不如癎之身輭，或如豬犬牛羊之鳴也。

《醫碥・狂癲癎》 癎病亦屬痰熱而有發有止，則痰未入心，不過伏於下，氣動則發而上乘，氣平則止而不退，與癲狂之痰常迷心竅者異矣。

《醫林改錯・腦髓說》 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一段，本不當說，縱然能說，必不能行。欲不說，有許多病，人不知源始，至此又不得不說。不但醫書論病，言靈機發於心，即儒家談道德，言性理，亦未有不言靈機在心者。因始創之人，不知心在胸中，所辦何事。不知咽喉兩傍，有氣管兩根，行至肺管前，歸幷一根，入心，由心左轉出，過肺入脊，名曰衛總管，前通氣府精道，後通脊，上通兩肩，中通兩腎，下通兩腿，此管乃存元氣與津液之所，氣之出入，由心所過，心乃出入氣之道路，何能生靈機，貯記性。靈機記性在腦者，因飲食生氣血，長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爲髓，由脊骨上行入腦，名曰腦髓。盛腦髓者，名曰髓海。其上之骨，名曰天靈蓋。兩耳通腦，所聽之聲歸於腦，腦氣虛，腦縮小，腦氣與耳竅之氣不接，故耳虛聾；耳竅通腦之道路中，若有阻滯，故耳實聾。兩目即腦汁所生，兩目系如線長於腦，所見之物歸於腦，瞳人白色，是腦汁下注，名曰腦汁入目。鼻通於腦，所聞香臭歸於腦，腦受風熱，腦汁從鼻流出，涕濁氣臭，名曰腦漏。看小兒初生時，腦未全，顖門軟，目不靈動，耳不知聽，鼻不知聞，舌不言。至週歲腦漸生，顖門漸長，耳稍知聽，目稍有靈動，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歲，腦髓漸滿，顖門長全，耳能聽，目有靈動，鼻知香臭，言語成句。所以小兒無記性者，腦髓未滿；高年無記性者，腦髓漸空。李時診曰：腦爲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記性皆在腦中。汪訒庵曰：今人每記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腦髓中一時無氣，不但無靈機，必死一時，一刻無氣，必死一刻。試看癎症，俗名羊羔風，即是元氣一時不能上轉入腦髓。抽時正是活人死腦袋。活人者，腹

中有氣，四肢抽搐，死腦袋者，腦髓無氣，耳聾眼天弔如死。有先喊一聲而後抽者，因腦先無氣，胸中氣不知出入，暴向外出也；正抽時，胸中有漉漉之聲者，因津液在氣管，腦無靈機之氣，使津液吐嚥，津液逗留在氣管，故有在聲；抽後頭疼昏睡者，氣雖轉入於腦，尚未足也。

綜述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肺脈急甚爲癲疾。【略】腎脈急甚爲骨癲疾。

《靈樞・癲狂》 目皆外決于面者爲銳皆，在內近鼻者爲內皆，上爲外皆，下爲內皆。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之于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寫之，置其血於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骨癲疾者，顑、齒、諸臉、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之挾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癲疾者，疾發如狂者死不治。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候癇法》 夫癇，小兒之惡病也，或有不及求醫而致困者也，然氣發於內，必先有候，常宜審察其精神，而採其候也。

手白肉魚際脈黑者，是癇候，魚際脈赤者，熱。

脈青大者，寒。脈青細爲平也。

鼻口乾燥，大小便不利，是癇候。

眼不明，上視喜陽，是癇候。

耳後完骨上有青絡盛，臥不靜，是癇候。青脈刺之令血出也。

小兒髮逆上，啼笑面暗，色不變，是癇候。

鼻口青，時小驚，是癇候。

目閉青，時小驚，是癇候。

身熱頭常汗出，是癇候。

身熱吐哯而喘，是癇候。

身熱目時直視，是癇候。

臥惕惕而驚，手足振搖，是癇候。

臥夢笑，手足動搖，是癇候。

意氣下而妄怒，是癇候。

咽乳不利，是癇候。

目瞳子卒大黑於常，是癇候。

喜欠，目上視，是癇候。

身熱，小便難，是癇候。

身熱，目視不精，是癇候。

吐痢不止，厥痛時起，是癇候。

弄舌搖頭，是癇候。

已上諸候二十條，皆癇之初也。見其候，便爪其陽脈所應灸。爪之皆重手，令兒驟啼。及足絕脈，亦依方與湯。直視瞳子動，腹滿轉鳴下血，身熱口噤不得乳，反張脊強，汗出發熱，爲臥不悟，手足掣瘛，喜驚，凡八條癇之劇者也。如有此，非復湯爪所能救，便當時灸。

《千金要方・小腸腑・風癲》 癲病有五：一曰陽癲，發時如死人，遺溺，有頃乃解；二曰陰癲，坐初生小時，臍瘡未愈，數洗浴，因此得之；三曰風癲，發時眼目相引，牽縱反急強，羊鳴，食頃方解，由熱作汗出當風，因以房室過度，醉飲飽滿行事，令心氣逼迫，短氣，脈悸得之；四曰濕癲，眉頭痛，身重，坐熱休髮，濕結，腦汗未止得之；五曰馬癲，發時反目口噤，手足相引，身皆熱，坐小時膏氣腦熱不和得之。

治五癲方：

銅青　雄黃　空青　水銀各一兩　石長生　茯苓　豬苓　白芷　白斂　白薇　人參各二兩　卷柏　烏扇各半兩　硫黃二兩半　東門上雞頭一兩

右十五味末之，以青牛膽和著銅器中，於甑中五斗大豆上蒸之。藥成，服如麻子三十丸，日再夜一，服者先食。

治風癲掣瘛口眼張大，口中出白沫，或作聲，或死不知人，虎睛丸方。

凡癲發之候，其狀多端，口邊白沫，動無常者方：

秦艽　人參　防葵　茯神　甘草各二兩　鉛丹二兩　貫衆一枚

右七味咬咀，以水九升，煑取三升半，分三服。

治風癲失性，顛倒欲死，五癲驚癇，雄雌丸方。

治百二十種風癲癇驚狂，及發即吐沫不識人者，四月、五月宜服煮散方：

紫石英　芍藥　龍骨　麻黃　青石脂　當歸　甘草　桂心　人參　栝樓根　白鮮皮各二兩　牡蠣三兩　大黃五兩

右十三味治下篩爲麤散，分作七裹，每以大棗十枚，水三升，煮取二升半，下一裹大棗汁中，煎取一升去滓，頓服。相去七日一服。服訖即差。

治癲癇厥時發作方：

防葵　代赭　人參　鉛丹　釣藤　茯神　雷丸　虎骨　遠志　桂心　防風　白殭蠶　生豬齒各六兩　卷柏　莧菅子　光明砂　升麻　附子　牡丹　龍齒各一分　牛黃二分　蚱蟬十四枚　蛇蛻皮　白馬眼睛各一具　白斂四分

右二十五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二。亦可爲丸，服良驗。

芎藭湯：治風癲引脇牽痛，發作則吐，耳如蟬鳴。

治風癲方：

葶藶子　鉛丹　栝樓根　虎掌　烏頭各三分　白朮一分　蜀椒　大戟　甘遂　天雄各二分　鴟頭一枚　鐵精　莆茹各一兩

右十三味末之，蜜丸如梧子，服二丸，日三，湯酒下之。

治癲癇痫瘛方：

飛鴟頭二枚　鉛丹一斤

右二味末之，蜜丸先食服三丸，日三，劇者夜一，稍加之。

治風癲方：莧菅子三升，擣篩，酒一斗，漬半日，絞去之，湯中煎之。可丸。先食服如小豆二丸，加至梧子二丸，以知爲度。額上手中從文理中赤起，是知也。無此候且服。病日發者三日愈，間日發者十日愈，五日發者二十日愈，半歲發者一月愈。

又方：

天門冬十斤　地黃三十斤

右二味擣，取汁作煎，服之差。

《聖惠方・治風癲諸方》 治風癲，心氣不全，忘前失後，大小便遺失，宜服菖蒲散方。

治風癲，發時吐涎，起卧不定，及大小便不能知覺，宜服鉛丹圓方。

治風癲，發作吐沫，引脇肋疼痛，宜服茯神圓方。

《聖惠方・治風癇諸方》 夫風癇病者，皆由臟腑壅熱，風邪干於心也。心主於血，故血壅而不行，則榮衛氣澀血脈既亂，神氣不定，故發癇也。凡少小有斯病者，亦由五脈不流，六氣逆行，乳食不調，風邪所中。或先身熱，瘈瘲驚啼，而後發作。其脈浮洪者，病在於六腑及肌膚中，則易治之。若身冷不啼，掣不驚叫，病發時脈沉者，病在於五臟，若入於骨髓，則難療也。其候口鼻乾燥，大小便不利，眼視不明，耳後青色，眠卧不安，腰直目眄，青筋生，頭髮豎，時時作聲，口不噤吐白沫，渾身煩熱，頭上汗出，時多驚悸，手足顫掉，夢中叫喚，目瞳子大，是發癇之狀也。

治風癇，因心臟積熱，痰毒所爲，發即吐沫，嚼舌，宜服此方。

水銀一兩　鉛二兩與水銀結爲砂子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銀箔五十片細研　犀牛屑三分　熊膽半兩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麝香一分細研　羚羊角屑三分　馬牙消二兩　龍齒二兩　白殭蠶三兩微炒　白附子三分炮裂　乾蠍三分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都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防風湯溫酒調下二錢。

治風癇，積年不差，風痰漸多，得熱即發，宜服銀箔圓。

治風癇，累年不差，痰毒轉甚，精神減耗，時時發動，宜服水銀圓。

治風癇，久不差，發時吐涎沫，作惡聲音，不識人，宜服鉛霜圓。

治風癇，發即卒倒，口吐涎沫，手足俱搖，一無所覺，蘇而復發，宜服龍齒圓方。

治風癇病，精神不全，常有痰毒在胸隔，嘔吐不出，煩悶氣壅者，宜服牛黃圓方。

治風癇，積年不差，發時迷悶吐沫，或作牛聲，宜服銀末圓。

治風癇，失性倒仆惡聲，吐沫口噤，宜服雄朱丹。

治積痰不散，上衝心臟，變爲風癇，不問長幼，宜服半夏圓。

治心臟積熱痰毒，變爲風癇，發時煩悶，口噤吐沫，宜服天竹黃圓。

治風癇，欲發即精神不定，眼目不明，瘈瘲惡聲，嚼舌吐沫，宜服雄黃圓。

又方：

鐵粉二兩　雌黃一兩葉子者　黃丹二兩與雄黃同略炒過

右件藥，都細研爲末，以粳米飯和圓，如綠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牛乳下五圓，如無牛乳，溫水下亦得。

治風癇，有積痰在胸隔不散，發時心躁，惡叫迷悶，吐沫瘈瘲，宜服陽起石圓。

又方：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鉛霜一兩　膩粉一兩　馬牙消一兩

右件藥，都細研如粉，心棗肉和圓，如綠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熟水下七圓。

治風癇，發時眼前暗黑，迷悶吐沫，不識人，宜服蜜陀僧圓。

治風癇，心神狂亂，時吐涎沫，叫呼不識人，宜服朱砂散。

治風癇，發作不定，宜服雄黃圓。

又方：

鉛二兩　水銀一兩　硫黃一兩細研

右件藥，先將水銀、硫黃二味，於銚子中慢火熬，不住手研，待硫黃烟氣似定，入鉛同炒，候少時，將出細研爲末，以粟米飯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茶下三圓。

治風癇，時久不差，先吐痰沫，宜服乳香散。

治風癇，發作漸頻，嘔吐涎沫，不問長幼，宜服黃丹圓。

治風癇，不問長幼，幷是積熱風痰攻心所爲，宜服此方。

蛇黃二十枚小者

右以槲樹汁拌，入火煅令通赤，取出，於淨地土，一宿出火毒後，細研如麪，又用狗膽一枚，取汁相和，以粟米飯和圓，如綠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煖酒下十五圓。三五日後當吐出惡痰涎，便愈。

又方：

右於大蟲糞內取骨，酥炒微黃，幷糞晒乾，一時擣細羅爲散。每日空心，以溫酒調下二錢。

治風癇，精神不守，惡叫煩悶，吐沫嚼舌，四肢抽掣，宜服太陰玄精圓。

《三因方・癲癇證治》　病者旋暈擲倒吐涎沫，搐搦騰踴，作馬嘶鳴，多因挾熱暑，驚心動膽，攝鬱涎，涎入心之所致也，名曰馬癇。以馬屬在午，手少陰君火主之，故其病生於心經。病者暈眩，四肢煩疼，昏悶擲倒，掣縱吐沫，作羊叫聲，多因少小膪瘡未愈，數洗浴，濕襲脾經之所致也，名曰羊癇。以羊屬未，坤位，足太陰濕土主之，故其病生於脾經。病者昏暈擲倒，兩手頻伸，叫作雞聲，須臾卽醒，醒後復發，多因少小燥氣傷胃，煩毒內作，鬱涎入胃之所致也，名曰雞癇。以雞屬酉，足陽明燥金主之，故其病生於胃經。病者眩暈擲倒，眼目相引，牽縱急強，作豬叫鳴，吐涎沫，食頃方已，多因少小吐利挾風之所致也，名曰豬癇。以豬屬亥，手厥陰心胞風木主之，故其病生於右腎經。病者眩暈擲倒，目反口噤，瘛縱吐沫，作牛吼聲，多因少小濕熱傷肺，涎留肺系，遇燥熱則發動，名曰牛癇。以牛屬丑，手太陰濕土主之，故其病生於肺經。

六珍丹　治風癇，失性擲倒欲死，或作牛吼、馬嘶、雞鳴、羊叫、豬嗥等聲，腑臟相引，氣爭掣縱，吐沫流涎，久而方蘇。

礬丹　治五癲百癇，無問陰陽冷熱。

大鎮心丹　治一百二十種癲癇，驚狂譫妄擲倒，昏下知人，噴吐涎沫，及治心驚膽寒，清清不睡，或左脇偏疼。

蛇黃丹　治五臟六腑諸風癲癇，掣縱吐涎沫，不識人，及小兒急驚風。

《易簡方・癲癇》　治風癇幷中風痰壅，用黃丹、白礬各二兩，以新甎一塊鋪紙於上，先將丹鋪紙上，次以礬鋪丹上，以紙掩蓋，卻用十斤柳柴燒過爲度，出火毒，研細，每服一錢，溫酒調下。治風癲，脇痛耳如蟬鳴，吐逆，用天門冬去心皮，乾爲末，酒調方寸匕服。治豬羊癇，用水銀、黑鉛、辰砂、乳香各一兩三錢，先將鉛化開，入水銀，用柳木槌研，次下辰砂，研細，下乳香，研勻，丸如鷄頭肉大，置淨水碗內，每服二丸，午前半飢飽時幷花水送下，良久喫白粥一碗，三四服可愈。【略】治五種癇疾，痰涎壅塞，牙關緊急，目睛上視，時或搐搦，用石碌細研九度，飛過，十兩，附子尖、烏頭尖、蝎稍各七十箇，共爲末，麪糊丸，如鷄頭大，每服用薄荷汁半盞化下一丸，更以酒半合溫服之，須臾吐出痰涎，如牙關緊，幹開灌之。治癲癇，凡額上手中紋理赤者，用莧菪子

三升，杵碎，以酒一升，漬半日，絞汁入甕器，重湯內煮，令可丸，如小豆，漸增如桐子大，每服二丸，溫酒送下，每日發者，三日而愈，間日發者，服十日愈，五日一發者，二十日愈，半歲一發者，服一月而愈也。治遠年近日風癎，心恙、風狂、中風，涎沫潮閉，牙關不開，破傷風搐，用皂角不蛀肥者一斤，去皮弦，切碎，以酸漿水一碗浸，春秋三四日，夏一二日，冬七日，揉去滓，將汁入銀器或砂鍋慢火熬，以槐柳枝攪成膏，取出攤厚紙上，陰乾收頓，用時，取手掌大一片，以溫漿水化在盞內，用竹筒灌入病人鼻孔內，良久涎出爲驗。欲涎止，將溫鹽湯飲一二口便止，忌鷄、魚、生硬、濕麪等物。治諸癎風，用威靈仙稍多，防風、荆芥、防己、麻黄、杏仁、細辛、川芎、白芷等分，剉碎，薑三片，酒盞半，煎七分，發時熱服，後用黄荆條火炙，取兩頭津水和臘酒吞金箔鎮心丸下。忌發風毒物，不問男女，年久者皆効。

《儒門事親・癎》 夫癎病不至於目瞪如愚者，用三聖散投之，更用火盆一個，於暖室中，令汗下吐三法俱行，次服通聖散，百餘日則除矣。至於目瞪愚者，不可治。《內經》曰：神不得守，謂神亂也。

《儒門事親・風論》 大凡風癎病發，項強直視，不省人事，此乃肝經有熱也，或有咬牙者，先用葶藶苦酒湯吐之。吐後，可服瀉青丸下之，次服加減通聖散。顯咬牙證，用導赤散，治之則愈。如病發者，可用輕粉、白礬、礞石、代赭石，發過米飲調之，經云：重劑以鎮之。

《濟生續方・癎評治》 夫癎病者，十歲已下爲癎，大抵其發之原皆因三種，風癎、驚癎、食癎是也。因此三種，變作諸癎，若不早治，久成痼疾。其發之狀，卒然仆地，口眼相引，或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背脊強直，頸項反折，或搖頭弄舌，或數齧齒，皆其證也。但正發搐掣之時，勿捉持之，捉之則曲捩不隨也。前方論治詳矣，續得二方，用之屢驗，又可以爲備治之要。

惺神散　治驚癎潮作，仆地不省，口吐涎沫。

乳硃丹　治癲癎。

《丹溪心法・癎》 驚與痰宜吐，大率行痰爲主，用黄連、南星、瓜蔞、半夏，尋火尋痰，分多分少治之，無不愈者。分痰與熱，有熱者以涼藥清其心，有痰者必用吐藥，吐後用東垣安神丸。大法宜吐，吐後用平肝之劑，青黛、柴胡、川芎之類，龍會丸正宜服之。且如癎因驚而得，驚則神不守舍，舍空而痰聚也。【略】

癎症有五，馬、牛、鷄、豬、羊。且如馬癎，張口搖頭，馬鳴；牛癎，目正直視，腹脹；鷄癎，搖頭反折，喜驚；羊癎，喜揚目吐舌；豬癎，喜吐沫。以其病狀偶類之耳，非無痰涎壅塞，迷悶孔竅。發則頭旋顛倒，手足搐搦，口眼相引，胸背強直，叫吼吐沫，食頃乃甦，宜星香散加全蝎三箇。

《醫學正傳・癲狂癎證》 若神脫而目瞪如愚痴者，縱有千金我酬，吾未知之何也已矣。

《慎齋遺書・羊顛風》 羊顛風，係先天之元陰不足，以致肝邪剋土傷心故也。用二陳去一身之痰，加硃砂以鎮心火，菖蒲以開心竅，丹青二皮以平肝，痰消而心肝之火平，自不致濁氣填塞清道而作羊聲矣。

《醫學入門・癎》 癎與顛狂相似，但癎病時發時止，邪流五臟，顛狂經久不愈，邪全歸心。

癎有陰陽只是痰，內傷最多，外感極少。蓋傷飲食，積爲痰火，上迷心竅，驚恐憂怒，則火盛神不守舍，舍空痰塞。丹溪云：癎因痰塞心竅。發則頭旋卒倒，手足搐搦，口眼相引，胸背強直，叫吼吐涎，食頃乃醒，病先身熱脈浮在表者，陽癎，屬六腑易治。病先身冷脈沉在裏者，陰癎，屬五臟難治。若神脫目瞪如愚痴者，不治。時師何必究五三。癎久必歸於五臟。肝癎面青搖頭，喜驚作鷄鳴狀。心癎面赤口張，搖頭馬嘶。脾癎面黄下利，吐舌吽吼。肺癎面白吐沫，腹脹牛吼。腎癎面黑，直視如尸，豬叫。此五癎病狀偶類之耳，其實痰火與驚三者而已。痰挾火與驚多少，肥人多痰，動則有聲沫出，風痰星香散加全蝎三枚，薑煎服，或追風祛痰丸、五生丸。驚痰，紫石散，驚氣丸，抱龍丸，三癎丸，引神歸舍丹，壽星丸。因怒者，順氣導痰湯加菖蒲，辰砂。因憂思者，妙香散。食痰，醒脾散。瘦人火盛面赤者，防風當歸飲，或小調中湯加南星，或滾痰丸，瀉青丸，牛黄清心丸，龍腦安神丸，《千金》龍膽湯。痰火俱盛者，豬心丸，溫酒下，上吐下利去頑痰老痰爲妙。通用斷癎丹，活虎丹，蝙蝠散，四涎丸，紫金錠。調中補北瀉東南。癎本痰熱挾驚，宜寒藥清心降火化痰爲主，故古法用二陳湯加瓜蔞、南星、黄連探吐，吐後必服硃砂安神丸以降南方之火，當歸龍薈丸以平東方之木。但化痰必先順氣，順氣必先調中，頑痰膠固，非辛溫熱藥爲佐，何以開導，是以古方治驚癎皆有溫劑，又如錢仲陽治小兒，癎經吐瀉及服涼藥過多，身冷閉目不食，後用益黄散補中能食，次服腎氣丸補北方腎水能語，此須從權以救癎之壞症，亦可以爲成法。

《古今醫鑑・五癎》 脈虛弦，爲驚，爲風癎。

夫癎者，有五等，而類五畜以應五臟。發則卒然倒仆，口眼相引，手足搐搦，背脊強直，口吐涎沫，聲類畜叫，食頃乃甦，原其所由，或因七情之氣鬱結，或爲六淫之邪所干，或因受大驚恐，神氣不守，或自幼受驚，感觸而成，皆

是痰迷心竅，如癡如愚。

治之不須分五，俱宜豁痰順氣，清火平肝，而以黃連、瓜蔞、南星、半夏之類，尋火尋痰，分多分少，治之無有不愈。有熱者，以涼藥清其心，有痰必用吐法，吐後用東垣安神丸，及平肝之藥，青黛、柴胡、川芎之類。

《醫林繩墨・癇》 夫癇有五，合五臟之氣而爲病也。《內經》曰：巨陽之厥，則首腫頭重而不能行，發爲眴仆。是皆陽氣逆亂，痰涎壅滯腑臟，卒然眩仆不知人事，氣復返則甦，時作時止，手足動搖，此癇之症也。雖有牛、馬、豬、羊、鷄癇之異名，其法俱宜理氣清痰降火爲要，使氣清痰降而癇亦可止也。用二陳湯加芩、連、天麻、南星、枳殼、山查、全蝎之類。《脈經》曰：癲癇之脈，浮洪大長，滑大堅疾，痰蓄心狂。

愚按：癇症有五，應乎五臟，合乎五畜之所發也。吾嘗見之心癇，因驚而發，心煩悶亂，躁擾不寧，舌多吐出，涎沫滿口，來時速而去亦速也。肝癇因怒而起，怒不得越，痰涎壅盛，口多喊叫，面青目瞪，左脇作疼而中氣作悶者也。脾癇者，飲食失節，飢飽無時，逆於臟氣，痰蓄生癇，發則手足搐搦，唇口掀動，痰沫外出，卒然而仆也。肺癇者，憂悲太重，痰涎入肺，發則聲嘶啼泣，旋運顛倒，目睛上瞪，惡寒拘急，氣下則甦也。腎癇者，淫慾太過，內氣空虛，臟腑不平，相火妄動，鬱而生痰，閉塞諸經而作癇也，其症腰背強直，頭旋眩運，因恐而發者也。大抵五臟之癇，各隨五臟所治，皆以清痰降火爲要，或加以五臟補養之藥，有風者驅其風，有痰者豁其痰，因氣者清其氣，因驚者鎮其驚，各隨所得之由，而加減用治可也。設或陽癇者，發之於晝，當以壯陽爲先。陰癇者，發之於夜，亦以益陰爲要。今世因驚多用安神定志等丸，因風多用續命、三化等湯，然終不若二陳爲主，加以引經清痰養血，自無不治之理也。

《醫方考・癇門》 癇，沉痾也。一月數發者易治，週年一發者難治，此虛實之判也，實者即攻之，虛者先補可也。考方三首，識其大耳，臨證變化，豈曰拘之。

續命湯加紫蘇陳皮方　癇疾者，發則仆地，悶亂無知，囓舌吐沫，背反張，目上視，手足搐搦，或作六畜聲者是也。宜此方主之。癇疾者，風痰之故也。風，陽氣也。《內經》曰：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其發也暴然。所以令人仆地者，厥氣併於上，上實下虛，清濁倒置，故令人仆。悶亂無知者，濁邪干乎天君，而神明壅閉也。舌者心之苗，而脾之經絡連於舌本，陽明之經絡入上下齒縫中，故風邪實於心脾，則舌自挺，風邪實於陽明，則口自噤，一挺一噤，故令囓舌。吐沫者，風熱盛於內也，此風來潮洶之象。背反張目上視者，風在太陽經也，足太陽之經起於睛明，挾脊而下，風邪干之則實而勁急，故目上視而背反張也。手足搐搦者，風屬肝木，肝木主筋，風熱盛於肝，則一身之筋牽掣，故令手足搐搦也。搐者，四肢屈曲之名；搦者，十指開握之義也。或作六畜聲者，風痰鼓其氣竅，而聲自變也，譬之弄笛焉，六孔閉塞不同，而宮商別異是也。是方也，有麻黃、桂枝、防風、紫蘇，則可以泄在經之邪；有竹瀝、薑汁、陳皮，則可以行痰涎之滯；有芒汁、石膏，則可以清心肺之熱；有龍齒可以安魂；有防己可以通塞。若夫沉痼之痰，非附子不足以行其滯，而其大熱之性，又足以益火之原而消陰翳，譬之太陽中天，幽谷之翳障無不消滅，此古人用附子之意也。

利驚丸　驚癇氣實者此丸與之。癇疾之原得之於驚，或在母腹之時，或在有生之後，必以驚恐而致疾，故曰驚癇。蓋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恐氣歸腎，驚氣歸心，併於心腎，則肝脾獨虛，肝虛則生風，脾虛則生痰，畜極而通，其發也暴，故令風痰上湧而癇作矣。經曰：實者瀉之。故用竺黃、青黛以瀉肝；牽牛、輕粉以瀉脾。瀉肝所以驅風，瀉脾所以驅涎。

茶子吐法　癇證宜下宜吐，茶子苦而善湧，能吐頑痰，用者宜取一升搗爛，煎湯五倍之，令患人先一夕勿食夜膳，次早以帛束其少腹，於無風處飲而行之，得大吐便止，不必盡劑。

《萬病回春・癇證》 羊癇、豬癇、牛癇、馬癇、犬癇皆驚風熱痰，俱用二陳湯加減，安神丸。諸癇者，痰涎壅併然也。

二陳湯，治一切癇病。

癇屬氣血虛而兼痰火者，宜攻補兼施也。

清心抑膽湯　平肝解鬱，清火化痰，除眩暈諸癇之疾。

安神丸　治癇病，常服。

癇屬風痰者，宜追風祛痰也。

追風祛痰丸　治諸風癇暗風。世之患此病者甚多，余用此得効者甚廣，幸試之。病人氣血虛者加人參、當歸，胃虛加白朮，有火加薑汁炒黃連各一兩。

癇屬痰者，宜化痰清火也。

清心滾痰丸　治癲癇驚狂，一切怪症，神効。

虎睛丸　治癇疾發作，涎潮、搐搦、精神恍惚，將作讛語。

癇屬風熱者，宜祛風清熱也。

祛風至寶丹　治癲癇。如血虛加芎、歸各一兩，氣虛加人參、白朮各一兩。

《雜病證治準繩・雜病・癎》　癎病與卒中、痙病相同，但癎病仆時口中作聲，將醒時吐涎沫，醒後又復發，有連日發者，有一日三五發者。中風中寒中暑之類則仆時無聲，醒時無涎沫，醒後不復再發。痙病雖亦時發時止，然身強直反張如弓，不如癎之身輭，或如豬犬牛羊之鳴也。《原病式》以由熱甚而風燥爲其兼化，涎溢胸膈，燥爍而瘈瘲昏冒僵仆也。《三因》以驚動藏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厥而乃成，或在母腹中受驚，或感六氣，或飲食不節，逆於藏氣而成。蓋忤氣得之外，驚恐得之內，飲食屬不內外。所因不同，治法亦異，如驚者安神丸以平之，痰者三聖散以吐之，火者清神湯以涼之，可下則以承氣湯下之。【略】

平旦發者足少陽，晨朝發者足厥陰，日中發者足太陽，黃昏發者足太陰，人定發者足陽明，半夜發者足少陰，煎藥中各加引經藥。【略】

劉宗厚曰：　陰陽癎，猶急慢驚。陽癎不因吐下，由其有痰有熱客於心胃之間，因聞大驚而作，若熱盛雖不聞驚亦自作也。宜用寒藥以攻治之。陰癎亦本於痰熱所作，醫以寒涼攻下太過損傷脾胃，變而成陰，宜用溫平補胃燥痰之藥治之。若曰不因壞證而有陰陽之分，則是指痰熱所客表裏，藏府淺深而言，癎病豈本自有陰寒者哉！

《景岳全書・雜病謨・癲狂痴獃》　一、癲，即癎也，觀《內經》所言癲證甚詳，而癎則無辨，即此可知。後世有癲癎、風癎、風癲等名，所指不一，則徒滋惑亂，不必然也。又如《別錄》所載五癎，曰馬癎、牛癎、豬癎、羊癎、雞癎者，即今人之謂羊癎、豬癎也，此不過因其聲之相似，遂立此名，可見癲癎無二，而諸家於癲證之外，又有癎證，誠屬牽強，無足憑也。又《千金方》有風癎、驚癎、食癎、及陰癎、陽癎之說，皆所當辨，并列後條。

一、癲病多由痰氣。凡氣有所逆，痰有所滯，皆能壅閉經絡，格塞心竅，故發則旋暈僵仆，口眼相引，目睛上視，手足搐搦，腰脊強直，食頃乃甦。此其條病條已者，正由氣之條逆條順也。故治此者，當察痰察氣，因其甚者而先之；至若火之有無，又當審其脈證而兼爲之治也。氣滯者，宜排氣飲、大和中飲、四磨飲，或牛黃丸、蘇合丸、《集成》潤下丸之類主之。痰盛者，宜清膈飲、六安煎、二陳湯、橘皮半夏湯，或抱龍丸、硃砂滾涎丸之類主之。兼痰兼火者，宜清膈飲、硃砂安神丸、丹溪潤下丸之類主之。痰逆氣滯之甚者，必用吐法，吐後隨證調理之。

一、癲癎證無火者多。若無火邪，不得妄用涼藥，恐傷脾氣，以致變生他證。且復有陰盛陽衰及氣血暴脫，而絕無痰火氣逆等病者，則凡四君、四物、八珍、十全大補等湯，或乾薑、桂、附之類，皆所必用，不得謂癲癎盡屬實邪，而概禁補劑也。若眞陰大損，氣不歸根，而時作時止，昏沉難愈者，必用紫河車丸，方可奏效。其有虛中挾實，微兼痰火不清，而病久不愈者，《集驗》龍腦安神丸最得其宜，隨證增減，可爲法也。

一、小兒無狂證，惟病癲者常有之。凡小兒之病，有從胎氣而得者，有從生後受驚而得者，蓋小兒神氣尚弱，驚則肝膽奪氣而神不守舍，舍空則正氣不能主，而痰邪足以亂之。故凡治小兒之驚癎，必須先審正氣，然後察其病邪，酌宜治之。諸法俱載小兒門，所當詳究。

《千金方》云：　小兒之癎有三，風癎、驚癎、食癎也。風癎緣衣煖汗出，風因入也。初時先屈指如數，乃作。驚癎起於驚悸，大啼乃作。食癎其先不哺乳，而變熱後發，或先寒後熱者，皆食癎也。又云：　病先身熱，掣縱，驚啼叫喚，而後發癎，脈浮者爲陽癎，病在六腑外，在肌肉，猶易治也。病先身冷，不驚掣，不啼叫，而病發時脈沉者，爲陰癎，病在五臟內，在骨髓，難治也。

陳無擇云：　夫癲癎病，皆由驚動，使臟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厥而乃成。或在母胎中受驚，或幼小感風寒暑濕，或飲食不節，逆於藏氣而成。蓋忤氣得之外，驚恐得之內，飲食屬不內外，三因不同，忤氣則一。

愚謂此二家之說，雖若切當，然風寒外感，自有表證，飲食內傷，是有裏證，俱未必亂神。若此而癲癎爲病，則忽爾昏厥，此其病則專在心經，以及肝膽二臟，又非風寒飲食所能頓病若此者。且風癎之義，本以木邪所屬爲言，亦非外感之謂，即有外感，或有飲食，亦無非因驚因恐相兼爲病耳，若以三因并列之，則有未必然也。

《醫燈續焰・癎病脈證》　癎病宜虛，實急者惡，浮陽沉陰，滑痰數熱。

癎之始發，卒然跌仆，手足牽掣，口噤作聲，或吐沃沫痰涎，一飯頃，氣平甦醒，與癲痙二證，似是而非。癲證則如上文所云，痙證則多身強直，如弓反張，亦無癎證之作聲也。然有陰陽二種，正如小兒之急驚慢驚。陽癎先身熱，瘈驚啼而後發，其脈浮洪，病屬六府，外在肌膚，輕淺易治，宜《集驗》龍腦安神丸、河間犀角丸之類。陰癎身冷，不驚掣，不啼叫，卒然而發，略無先兆，其脈沉搏，病屬五藏，內在骨髓，深重難治，宜清心牛黃丸、神應丹之類。昔賢皆謂有痰有熱，客於心胃之間，因聞大驚而作，若熱盛，雖不聞驚亦作，是謂先有痰熱而後發癎也，恐未必然，總不如三因之論爲的。其論以驚動藏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癎病乃成。或在母腹受驚，或感六氣，或飲食不節，逆於藏氣而成。蓋忤氣得之外，驚恐得之內，飲食得之屬不內外，所因不同，治法亦異。如驚者，安神丸以平之；挾痰者，三聖散以吐之；挾火者，清神湯以涼之；可下者，卽以承氣湯下之。其脈總宜虛而不宜實，實則邪盛，若實而急，是無胃氣，唯強急而不柔和，凶惡之徵也。浮則癎發於陽，沈則癎發於陰，滑則癎發多痰，數則癎發多熱，因病見脈，因脈知病，亦理之自然耳。

《石室秘錄・生治法・論羊癎》　更有羊癲之症，忽然卧倒作羊馬之聲，口中吐痰如湧，多痰迷心竅，因寒而成，感寒則發也。天師傳一方治之神效，奏功實多。方用人參三錢，白朮一兩，茯神五錢，山藥三錢，薏仁五錢，肉桂一錢，附子一錢，半夏三錢。水煎服。此方助其正氣，以生心血，又加桂、附以祛寒邪，加半夏以消痰，逐去其水，自然氣回而癲止也。一劑全愈，永不再發，幸珍視之，毋忽。羊癎症得之小兒之時居多，內傷脾胃，外感風寒，結成在胸膈之中，所以一遇風寒，便發舊痰，今純用補正之藥，不盡祛痰，轉能去其病根也。若作風痰治之，雖亦奏功，終不能一止永不再發。

治牛馬之癲，雖與羊癲同治，而證實名異。方用人參三兩，白朮五兩，甘草一兩，陳皮三錢，生南星一兩，半夏一兩，附子一錢。爲末，蜜爲丸，須病未發前服之，永不再發。蓋健其胃氣，自不生痰，況又佐之祛痰斬關之將乎。若羊癲之人，亦先以此方治之，亦自愈。人病又作牛馬聲者，卽牛馬癲也，大約羊癲小兒居多，牛馬癲大人居半也。

《石室秘錄・內傷門・失血喘癲癎症》　癲癎之症多因氣虛有痰，一時如暴風疾雨，猝然而倒，口吐白沫，作牛羊馬聲種種不同，治之不得法，往往有死者。吾今留一方，名祛痰定癲湯。此方參、朮、茯、芍皆健脾平肝之聖藥，陳皮、半夏、甘草不過消痰和中，妙在用附子、菖蒲以起心之迷，引各藥直入心竅之中，心清則痰自散而癲癎自除矣。既不耗氣又能安竅，安有死法哉。

《辨證錄・癲癎門》　人有壯年之人，痰氣太盛，一時跌仆，口作牛馬之鳴者，世人所謂牛馬之癲也。其實乃虛寒之症，痰入心包也。夫心屬火而包亦屬火也，心喜寒而心包喜溫，所以寒氣一入包絡卽拂其性矣，況又有痰氣之侵乎。夫人身之痰，五臟六腑無不相入，安在犯包絡之即至於迷心乎，包絡爲心君之相，凡有痰侵心，包絡先受之，包絡衛心，惟恐痰之相犯，故痰氣一入，卽呼諸臟腑來相救援，作牛馬之聲者，所謂痛不擇聲也，治法急救其心，不若急救其包絡。方用濟艱湯。

《證治彙補・胸膈門・癎病》　癎病有陰有陽，大率屬痰與熱驚三者而已，不必分五等。

先身熱掣瘛，驚啼叫喊而後發，脈浮洪者，爲陽癎，病屬六府，易治；先身冷，無驚掣啼叫而病發，脈沉者，爲陰癎，病在五藏，難治。陽癎痰熱客於心胃，聞驚而作，若痰熱甚者，雖不聞驚，亦作也。宜用寒涼。陰癎亦本於痰熱，因用寒涼太過，損傷脾胃，變而成陰，法當燥濕溫補祛痰。

《張氏醫通・神志門・癎》　《脈經》云：前部左右彈者，陽蹻也。動則苦腰痛，癲癎，惡風，偏枯，僵仆羊鳴，身強皮痺。從少陽斜至太陽者，陽維也。動則苦癲癎，僵仆，羊鳴，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從少陰斜至厥陰者，陰維也。動則苦癲癎。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爲督脈。腰背強痛，不得俯仰，大人癲病，小兒風癎。脈來中央浮，直上直下者，督脈也。動則苦腰背膝寒。夫癲，小兒癎也。巢氏妄爲立癎之說，曰陽癎，曰陰癎，曰風癎，曰濕癎，曰馬癎，證治雜出，殊不知癲癎之發，皆由肝腎龍雷上衝所致也。

癎病與卒中瘛病相似，但癎病發時，昏不知人，卒然眩仆倒地，甚則瘛瘲抽搐，目上視，或口眼喎斜，或口作六畜聲，將醒時，吐涎沫，醒後又復發，有連日發者，有一日三五次發者。若中風、中寒、中暑、中熱，則仆時無聲，醒時無涎沫，醒後不復發也。剛瘛、柔瘛亦屢發，然身體強直，角弓反張不似癎之身軟，或爲六畜聲也。癎證之發，由腎中龍火上升，而肝家雷火相從挾助也。惟有肝風故作搐搦，搐搦則通身之脂液逼迫而上，隨逆氣而吐出於口也。陰

氣虛不能寧謐於內，則附陽而上升，故上熱而下寒。陽氣虛不能周衛於身，則隨陰而下陷，故下熱而上寒。【略】

癎證往往生於鬱悶之人，多緣病後本虛，或復感六淫，氣虛痰積之故。蓋以腎水本虛，不能制火，火氣上乘，痰壅藏府，經脈閉遏，故卒然倒仆，手足搐捻，口目牽掣，乃是熱盛生風之候，斯時陰陽相薄，氣不得越，故送作諸聲，證狀非一，古人雖分五癎，治法要以補腎爲本，豁痰爲標，隨經見證用藥，但其脈急實及虛散者不治，細緩者，雖久劇可治。

脈浮滑洪數爲風癎，細弦微緩爲虛癎，浮爲陽癎，沉爲陰癎，虛弦爲驚，沉數爲實熱，沉實弦急者不治。

《醫學傳燈・癎證》 癎病發則仆地，悶亂無知，嚙舌吐沫，角弓反張，手足搐搦，或作六畜之聲，古有豬羊牛馬鷄癎之分，以應五臟，亦可不必。風痰鼓其竅道，其氣自變，譬之弄笛者，六孔閉塞不同，而宮商各別也。脈來洪數者，症屬於陽，宜用舒中二陳湯，後以清癎二陳湯加減調治。脈細無力者，症屬於陰，治之難愈，宜用六君健脾湯、八味地黃丸，亦所必用也。此病痰伏心包，全要胃氣清虛，方能健運，日用飲食，只宜少進，肥甘厚味，不宜屢嘗。

癲癎之病，人皆責之肝風，每用天麻、膽星等藥，不知食積生痰，抑遏少陽之氣，以致手足攣搐，心神昏冒，但治其食，其病即瘳，予所屢試屢驗者也。

《醫學心悟・癲狂癎》 經云：重陰爲癲，重陽爲狂。而癎症，則痰涎聚於經絡也。【略】癎者，忽然發作，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則瘈瘲抽掣，目斜口喎，痰涎直流，叫喊作畜聲，醫家聽其五聲分爲五臟，【略】雖有五臟之殊，而爲痰涎則一，定癎丸主之。既愈之後，則用河車丸以斷其根。

定癎丸　男、婦、小兒癎症並皆治之。凡癲狂症亦有服此藥而愈者。照五癎分引下：犬癎，杏仁五枚煎湯化下；羊癎，薄荷三分煎湯化下；馬癎，麥冬二錢煎湯化下；牛癎，大棗二枚煎湯化下；豬癎，黑料豆三錢煎湯化下。日再服。本方內加人參三錢尤佳。

《臨證指南醫案・癲癎》 天地一陰陽也，陰陽和則天清地寧，一有偏勝，遂有非常之變。人身亦一陰陽也，陰陽和則神清氣定，一有偏勝，自致不測之疴。故《內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癎與癲，其原則同也。古人集癲癎狂辨，以爲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此誠不刊之論。言乎現症，狂則少卧不饑，妄言妄笑，甚則上屋踰垣，其候多躁而常醒。癲則或歌或哭，如醉如癡，甚至不知穢潔，其候多靜而常昏。癎則發作無時，卒然昏仆，筋脈瘈瘲，口中作聲，後人因其聲似，分馬癎、牛癎、豬癎、羊癎、鷄癎五名，其候經時而必止。推其病因，狂由大驚大怒，病在肝膽胃經，三陽併而上升，故火熾則痰湧，心竅爲之閉塞。癲由積憂積鬱，病在心脾胞絡，三陰蔽而不宣，故氣鬱則痰迷，神志爲之混淆。癎病或由驚恐，或由飲食不節，或由母腹中受驚，以致內臟不平，經久失調，一觸積痰，厥氣內風猝焉暴逆，莫能禁止，待其氣反然後已。至於主治，察形證，診脈候，以辨虛實。狂之實者，以承氣、白虎直折陽明之火，生鐵落飲重制肝膽之邪；虛者，當壯水以制火，二陰煎之類主之。癲之實者，以滾痰丸開痰壅閉，清心丸洩火鬱勃；虛者當養神而通志，歸脾、枕中之類主之。癎之實者，用五癎丸以攻風，控涎丸以劫痰，龍薈丸以瀉火；虛者當補助氣血，調攝陰陽，養營湯、河車丸之類主之。狂、癲、癎三症治法，大旨不越乎此。今如肝風痰火者，苦辛以開泄，神虛火炎者，則清補並施，肝膽厥陽化風旋逆者，以極苦之藥折之，神志兩虛者，用交心腎法，勞神太過者，宗靜以生陰意，爲斂補鎮攝，方案雖未詳備，而零珠碎玉，不悉堪爲世寶哉。醫者惟調理其陰陽，不使有所偏勝，則鬱逆自消，而神氣得反其常焉矣。龔商年

《醫略・癲癎》 癎者發時猝倒，抽搐吐涎，食頃乃醒，如平人。身熱脈浮者爲陽癎，屬腑易治；身冷脈沉者爲陰癎，屬臟難治。症皆由驚憂鬱火積痰積血，蒙於心竅，汩其靈機，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爲實，治之惟有清鬱火，開頑痰，逐瘀血，中病而止。俟神清志寧之後，稍與順氣清心，安神養血，冀其漸愈。然此症之所以難愈者，以致病之由，必其所願不遂，鬱結而成，若不守分安命，縱有靈丹，終必復發難治也。

《醫略・羊癎瘋》 曾治一婦癲癎，服此既吐，復瀉下穢濁水數桶而愈，仍能生育。

用不落水雄豬心，破開，入甘遂末二錢，紮好煮熟。連藥及心，空心吃，即瀉出黑痰。如不愈，隔二月再服。

《醫林改錯・痹症有瘀血說》 龍馬自來丹　治癎症，俗名羊羔風。每晚先服黃耆赤風湯一付，臨卧服丸藥一付。吃一月後，不必服湯藥，淨吃丸藥，久而自愈。愈後將丸藥再吃一二年，可保除根。病源記前腦髓說中。

《醫學衷中參西錄（五）》卷七《癎瘋治法》 癎瘋最爲難治之證，因其根

蒂最深，故不易治耳。愚平素對於此證，有單用磨刀水治愈者，有單用熊膽治愈者，有單用蘆薈治愈者，有用磁朱丸加赭石治愈者。然如此治法，效者固多，不效者亦恆有之，仍覺對於此證未有把握。后治奉天氏婦，年近三旬，得癇瘋證，醫治年餘不愈，浸至每日必發，且病勢較重。其證甫發時作狂笑，繼則肢體抽掣，昏不知人。脈象滑實，關前尤甚。知其痰火充盛，上幷於心，神不守舍，故作狂笑；痰火上幷不已，迫激腦筋，失其所司，故肢體抽掣，失其知覺也。先投以拙擬蕩痰湯，間日一劑。三劑後，病勢稍輕，遂改用丸藥，硫化鉛、生赭石、芒硝各二兩，朱砂、青黛、白礬各一兩，黃丹五錢，共爲細末，復用生懷山藥四兩爲細末，焙熟，調和諸藥中，煉蜜爲丸二錢重。當空心時，開水送服一丸，日兩次。服至百丸全愈。

奉天劉姓學生，素患癇瘋。愚曾用羚羊角加清火、理痰、鎮肝之藥治愈。隔二年，證又反復，再投以原方不效。亦與以此丸，服盡六十丸全愈。

沈陽縣鄉間童子，年七八歲，夜間睡時騷擾不安，似有抽掣之狀，此亦癇瘋也。亦治以此丸，服至四十丸全愈。

此丸不但治癇瘋，又善治神經之病。奉天趙××，年五十許，數年頭迷心亂，精神恍惚，不由自主，屢次醫治不愈。亦治以此丸，惟方中白礬改爲硼砂，仍用一兩，亦服至百丸全愈。因此丸屢用皆效，遂名此丸爲愈癇丸。而以硼砂易白礬者，名爲息神丸。

《醫學衷中參西錄（三）》卷七《治癇風方》　加味磁朱丸，治癇風。

磁石爲鐵、養二種原質化合，含有磁氣。其氣和異性相引，同性相拒，頗類電氣，故能吸鐵。煅之則磁氣全無，不能吸鐵，用之即無效。然其石質甚硬，若生用入丸散中，必制爲極細末，再以水飛之，用其隨水飛出者方妥。或和水研之，若拙擬磨翳散之研飛爐甘石法，更佳。

朱砂無毒，而煅之則有毒。按化學之理，朱砂原硫黃、水銀二原質合成。故古方書，皆謂朱砂內含眞汞，汞即水銀也。若煅之，則仍將分爲硫黃、水銀二原質，所以有毒。又原方原用神麯，而改用酒麯者，因坊間神麯窖發皆未能如法，多帶酸味，轉不若造酒麯者，業有專門，麯發甚精，用之實勝於神麯也。

磁朱丸方，乃《千金方》中治目光昏耗、神水寬大之聖方也。李瀕湖解曰：磁石入腎，鎮養眞陰，使腎水不外移。朱砂入心，鎮養心血，使邪火不上侵。佐以神麯，消化滯氣，溫養脾胃生發之氣。然從前但知治眼疾而不知治癇風，至柯韵伯稱此方治癇風如神，而愚試之果驗，然不若加赭石、半夏之尤爲效驗也。原方止此三味，爲加赭石、半夏者，誠以癇風之證，莫不氣機上逆，痰涎上涌。二藥幷用，既善理痰，又善鎮氣降氣也。送以鐵銹湯者，以相火生於命門，寄於肝膽，相火之暴動實於肝膽有關。此肝膽爲木臟，即爲風臟，內風之煽動，亦莫不於肝膽發軔。鐵銹乃金之餘氣，故取金能制木之理，鎮肝膽以熄內風；又取鐵能引電之理，借其重墜之性，以引相火下行也。

附錄　友人祁××之弟患癇風，百藥不救。后得一方，用乾熊膽若黃豆粒大一塊，約重分半，涼水少許浸開服之。冬月宜溫水浸開溫服，數次而愈。祁××向愚述之，因試其方果效。

通變黑錫丹　治癇風。

古方有黑錫丹，用硫黃與鉛化合，以治上熱下涼，上盛下虛之證，洵爲良方。而猶未盡善者，因其雜以草木諸熱藥，其性易升浮，即不能專於下達。向曾變通其方，專用硫化鉛，和熟麥麵爲丸，以治癇風數日一發者，甚有效驗。乃服至月餘，因覺熱停服，旬餘病仍反復。遂又通變其方，多用鉛灰，少用硫化鉛，俾其久服不致生熱，加以累月之功，癇風自難除根。更佐以健脾、利痰、通絡、清火之湯劑，治法尤爲完善。

取鉛灰法　用黑鉛數斤，熔化后，其面上必有浮灰。屢次熔化，即可屢次取之。

制硫化鉛法　用黑鉛四兩，鐵鍋內熔化。再用硫黃細末四兩，撒於鉛上。硫黃皆着，急用鐵鏟拌炒。鉛經硫黃燒煉，結成砂子，取出晾冷，碾軋成餅者系未化透之鉛，餘者，再用乳鉢研極細。

一味鐵養湯　治癇風，及肝膽之火暴動，或脇疼，或頭疼目眩，或氣逆喘吐，上焦煩熱，至一切上盛下虛之證皆可。用其湯煎藥，又兼能補養血分。

方用長銹生鐵，和水磨取其銹，磨至水皆紅色，煎湯服之。

化學家名鐵銹爲鐵養，以鐵與養氣化合而成銹也。其善於鎮肝膽者，以其爲金之餘氣，借金以制木也。其善治上盛下虛之證者，因其性重墜，善引

逆上之相火下行。相火爲陰中之火，與電氣爲同類，此即鐵能引電之理也。其能補養血分者，因人血中原有鐵銹，且取鐵銹嗅之，又有血腥之氣，此乃以質補質，以氣補氣之理。且人身之血，得養氣則赤，鐵銹原鐵與養氣化合，故能補養血分也。西人補血之藥，所以有鐵酒。

一六歲幼女，初數月一發癇風，后至一日數發，精神昏昏若睡，未有醒時。且兩目露睛，似兼慢驚。遂先用《福幼編》治慢驚之方治之，而露睛之病除。繼欲治其癇風，偶憶方書有用三家磨刀水洗瘡法，因鐵銹能鎮肝，以其水煎藥，必能制肝膽上衝之火，以熄內風。乃磨水者，但以水貯罐中，而煎藥者，誤認爲藥亦在內，遂但煎其水服之，其病竟愈。后知藥未服，仍欲煎服。愚曰：磨刀水既對證，藥可不服。自此日煎磨刀水服兩次，連服數日，癇風永不再發。

一人，年三十許，癇風十餘年不愈，其發必以夜。授以前加味磁朱丸方，服之而愈。年餘其病又反復，然不若從前之劇。俾日磨濃鐵銹水，煎湯服之，病遂除根。

族家嫂，年六旬。夜間忽然嘔吐頭疼，心中怔忡甚劇，上半身自汗。其家人以爲霍亂證。診其脈，關前浮洪，搖搖而動。俾急磨濃鐵銹水，煎湯服下即愈。

友人韓××曾治一人，當惱怒之后，身軀忽然後挺，氣息即斷，一日數次。韓××診其脈，左關虛浮。遂投以萸肉去淨核、龍骨、牡蠣皆不用煅、白芍諸藥，用三家磨刀水煎之，一日連服三劑，病若失。

西藥治癇風者，皆系麻醉腦筋之品，強制腦筋使之不發，鮮能祛除病根。然遇癇風之劇而且勤，身體羸弱，不能支持者，亦可日服其藥兩次，以圖目前病不反復，而徐以健脾、利痰、通絡、清火之藥治之。迨至身形強壯，即可停止西藥，而但治以健脾、利痰、通絡、清火之品。或更佐以鎮驚若朱砂、磁石類、祛風若蜈蚣、全蝎類、透達臟腑若麝香、牛黃類之品，因證制宜，病根自能祛除無餘也。

紀事

《萬病回春・癇證》 王大參嗣君年十八歲，患癇，每發即仆地，吐涎不省人事，少頃復醒，或一月一發，或兩月發四五次者，七年遍醫，弗効。余胗六脈滑數，人迎緊盛，此氣血虛而有風痰壅併也。以追風祛痰丸加人參、當歸、黃連各一兩，安神丸，二藥兼服，未及半年而痊。從有數人俱同此治皆愈。

一小兒十五歲，御女後復勞役，考試失意，患癇症三年矣。遇勞則發，用十全大補湯、加味歸脾湯之類，更以紫河車生研如泥，入蒸糯米飯，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日三五服而痊。後患遺精盜汗發熱，仍用前藥及六味丸而愈。此方治癇，不拘男女老幼皆効。

《王孟英醫案・癇》 朱君慶雨次郎，夙有癇證，因勞傷之後發冷吐酸，不飢神憊，服藥數劑，遂致故疾日作數次，醫者術窮。余脈之，弦細若伏，而肢冷如冰，苔白如砂，涎沫頻吐，頭疼而暈，重裘不知溫，是熱深厥深，誤投熱藥，而飲邪內盛，故熱邪隱伏不顯也，詢其小溲果甚赤，以導痰湯去草合雪羹，加芩、連、梔、茹、木通煎，吞當歸龍薈丸，覆杯而愈。

《醫學衷中參西錄（六）》卷三《癇痙癲狂門・癇風兼腦充血》 天津陳××，年三十八歲，得癇風兼腦充血證。

病因　因肝火素盛，又在校中任講英文，每日登堂演說，時間過長。勞心勞力皆過度，遂得斯證。

證候　其來社求診時，但言患癇風，或數日一發，或旬餘一發，其發必以夜，亦不自覺，惟睡醒後其舌邊覺疼，有咬破之處，即知其睡時已發癇風，其日必精神昏憒，身體酸懶。診其脈左右皆弦硬異常，因問其病中發熱或作疼，或兼有眩暈之時乎？答曰：此三種病腦中皆有，余以爲系癇風之連帶病，故未言及耳。愚曰：非也，是子患癇風兼患腦充血也。

診斷　按癇風之證，皆因腦髓神經失其所司，而有非常之變動，其腦部若充血過甚者，恆至排擠腦髓神經，使失其常司也。此證既患癇風，又兼腦

部充血，則治之者自當以先治其腦部充血爲急務。

處方　治以拙擬鎮肝熄風湯，爲其兼患癇風加全蜈蚣大者三條，蓋鎮肝熄風湯原爲拙擬治腦充血之主方，而蜈蚣又善治癇風之要藥也。

復診　前方連服十劑，腦部熱疼眩暈皆除。惟脈仍有力，即原方略爲加減，又服十劑則脈象和平如常矣。繼再治其癇風。

處方　治以拙擬愈癇丹，日服兩次，每次用生懷山藥五錢煎湯送下。

效果　服藥逾兩月舊病未發，遂停藥勿服，癇風從此愈矣。

内科總部

眩暈部

題解

《全生指迷方・眩暈》論曰：頭眩之狀，謂目眩旋轉，不能俛仰，頭重不能舉，目不能開，閉則不能視物。史氏《指南方》云：觀物如反，或如浮水。或身如在車船上，是謂徇蒙招尤，目瞑耳聾。

《傷寒明理論・頭眩》傷寒頭眩，何以明之？眊非毛而見其毛，眩非玄而見其玄，眊爲眼花，眩爲眼黑。眩也，運也，冒也，三者形俱相近，有謂之眩運者，有謂之眩冒者。運爲運轉之運，世謂之頭旋者是矣；冒爲蒙冒之冒，世謂之昏迷者是矣。

《原病式・五運主病・諸風掉眩皆主肝木》眩，昏亂旋運也。

《直指方・眩運》眩運方論　眩言其黑，運言其轉，冒言其昏，眩運之與冒眩，其義一也。其狀目閉眼暗，身轉耳聾，如立舟舡之上，起則欲倒。

《證治要訣・眩暈》有眩暈之甚，擡頭則屋轉，眼常黑花，觀見常如有物飛動，或見物爲兩。

《蒼生司命・眩運証》眩運者，目花黑暗旋倒也。其狀頭眩目閉，身轉耳聾，如立舟車之上。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頭眩》或云眩暈，或云眩冒。眩言其黑，暈言其轉，冒言其昏，一也。

《證治準繩・諸風門・眩暈》眩，謂眼黑眩也。運如運轉之運，世謂之頭旋是也。

《丹臺玉案・頭眩門》頭痛之外，又有頭眩，雖無痛苦，而精神眩耀，所見之物，皆顛倒搖動，身如浮雲，足如履空。飲食下咽即吐，胸中怏怏，眼花不定，乃其症也。

《證治彙補・上竅門・眩暈章》外候　其狀目暗耳鳴，如立舟車之上，起則欲倒，不省人事。蓋眩者，言視物皆黑，暈者，言視物皆轉，二者兼有，方曰眩暈。若甚而良久方醒者，又名鬱冒，謂如以物冒其首，不知人事也。

《醫碥・眩暈》眩，惑亂也，從目從玄。玄，黑暗也，謂眼見黑暗也。虛人久蹲陡起，眼多黑暗是也。暈與運同，旋轉也。所見之物皆旋轉如飛，世謂之頭旋是也。

論說

《素問・五藏生成論》徇蒙招尤，目冥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腹滿膜脹，支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

《素問・五常政大論》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略】發生之紀，是謂啓陳，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廹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廹傷肝。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廹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氣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起雨而廹發也，其氣無常。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先兆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沈陰且布，雨變枯槁，肘腫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飢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於腎。【略】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於中，發爲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廹雹，胸腹滿，手熱肘攣，掖(衝)(腫)，心澹澹大動，胸脇

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炱，渴而欲飲，病本于心。

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膈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膈咽不通。【略】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痹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炳，嗌燥，分注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暴痞心痛，鬱冒不知人，廱泄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隔腸不便。【略】

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胸脇痛，舌難以言。【略】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

《靈樞・經脈》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腘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隔，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

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眩眩，如無所見。

《靈樞・五亂》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

《靈樞・衛氣》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

《靈樞・大惑論》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裏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幷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

《難經・二十四難》三陰氣俱絕者，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即目瞑也。

《中藏經・論膽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膽者，中正之腑也，號曰將軍，決斷出焉，言能喜怒剛柔也。與肝爲表裏，足少陽是其經也。虛則傷寒，寒則恐畏，頭眩不能獨卧。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下・風頭眩候》風頭眩者，由血氣虛，風邪入腦，而引目系故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血氣與脈幷於上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逢身之虛，則爲風邪所傷，入腦則腦轉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診其脈，洪大而長者，風眩。又得陽經浮者，暫起目眩也。風眩久不瘥，則變爲癲疾。

《諸病源候論・婦人雜病諸候・風眩鼻塞候》風眩而鼻塞者，風邪乘腑臟入於腦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血與氣幷屬於腦。體虛爲風邪入腦，則引目，目系急，故令頭眩。而腑藏皆受氣於肺，肺主氣，外候在鼻，風邪入腦，又搏肺氣，故頭眩而鼻塞。

《聖惠方・治風頭旋諸方》夫風頭旋者，良由體虛，風邪乘於陽脈。諸陽之經，皆上注於頭面，風邪隨入於腦，遂成頭旋。亦因痰水在於胸膈之上，犯大寒，使陽氣不行，令痰水結聚，而陰氣逆上，風與痰相結，上衝於頭，則令頭旋也。

《聖惠方・治風痰諸方》夫風痰者，是血脈壅塞，飲水積聚而不消，故成痰也。或冷或熱，或結實，食不消化，胸膈痞滿，短氣好眠，頭眩目暗，常欲嘔逆者，是也。

《博濟方・眩暈》頭風眩暈者，由血氣虛，爲風邪所乘也。諸陽經脈上走於頭面，因運動勞役，陽氣發泄，腠理開疏，而受風邪，頭風之上頭面多汗，惡風，甚則頭疼心煩悶，或因新浴髮，中外風，亦爲此病。久不差，眩暈由風邪流入於腦，腦轉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暈也。

《聖濟總録・風頭旋》論曰：風頭旋者，以氣體虛怯，所稟不充。陽氣不能上至於腦，風邪易人，與氣相鼓，致頭運而旋也。又有胸膈之上，痰水結聚，復犯大寒。陰氣逆上，風痰相結，上冲於頭，亦令頭旋。

《傷寒明理論・頭眩》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以少陽居表裏之

間，表邪所傳，漸行於裏，表中陽虛，故時時目眩也。二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運，眩冒者，以少陽與太陽併病。故眩者，責其虛也。傷寒有起則頭眩與眩冒者，皆發汗、吐下後所致，是知其陽虛也。故《鍼經》有曰：上虛則眩，下虛則厥。眩雖爲虛，而風家亦有眩者，蓋風主運動故爾。傷寒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爲陽明中風，是風亦主頭眩也。諸如此者，皆非逆也。及其諸逆發汗劇者，言亂目眩者死，命將難全。嗚呼！病勢已成，可得半愈，及病勢已深，雖神醫其能已之耶。

《三因方・眩暈證治》 方書所謂頭面風者，即眩暈是也。然眩暈既涉三因，不可專爲頭面風。如中傷風寒暑濕在三陽經，皆能眩人，頭重項強。但風則有汗，寒則掣痛，暑則熱悶，濕則重着，吐逆眩倒，屬外所因。喜怒憂思，致藏氣不行，鬱而生涎涎結爲飲，隨氣上厥，伏留陽經，亦使人眩暈嘔吐，眉目疼痛，眼不得開，屬內所因。或飲食飢飽，甜膩所傷，房勞過度，下虛上實，拔牙、金瘡、吐衄、便利，去血過多，及婦人崩傷，皆能眩暈，眼花屋轉，起則眩倒，屬不內外因。治之各有法。

《原病式・五運主病・諸風掉眩皆屬肝木》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爲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爲之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爲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盪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便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而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

《保命集・病機論》 論曰：察病機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後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膹鬱、腫脹、諸痛痒瘡瘍，皆根於內。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知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污，工巧神聖，可得備聞。《靈樞經》曰：刺深而猶可拔，污深而猶可雪。《莊子》曰：雪猶洗也。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黃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對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少慮無怒，風勝則動。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其脈弦。王注曰：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如木甲折之狀。故經所謂其用爲動，乃木之爲動，火太過之政亦爲動。蓋火木之主暴速，所以掉眩也。掉，搖也；眩，昏亂也。施運皆生風故也。是以風火皆屬陽，陽主動。其爲病也，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隔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裏急緛戾脇痛，嘔泄，甚則掉眩巔疾，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也；虛則目瞤瞤而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凡病肝木風疾者，以熱爲本，以風爲標，故火本不燔，遇風冽乃焰，肝本不甚熱，因金衰而王，肺金不勝心火，木來侵於金，故諸病作矣。其爲治也，燥勝風。王注曰：風自木生，燥爲金化。風餘則制之以燥，肝勝治以清涼，清涼之氣，金之氣也，木氣之下，金氣承之。又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故木主生榮而主春，其性溫，故風火則反涼而毀折，是兼金化制其木也。故風病過極而反中外燥澀，是反兼金化也，故非爲金制其木，是甚則如此。

《直指方・眩運・眩運方論》 眩，言其黑；運，言其轉；冒，言其昏。眩運之與冒眩，其義一也。其狀目閉眼暗，身轉耳聾，如立舟舡之上，起則欲倒。蓋虛極乘寒得之，亦不可一塗而取軌也。風則有汗，寒則掣痛，暑則熱悶，濕則重滯，此四氣乘虛而眩運也。喜、怒、哀、樂、悲、恐、憂、思、鬱而生痰，隨氣上厥，此七情攻虛而眩運也。淫慾過度，腎家不能納氣歸元，使諸氣逆奔而上，此眩運之出於氣虛也。明矣！吐衄、漏崩，肝家不能收攝榮氣，使諸血失道妄行，此眩運之生於血虛也。又明矣！以致新產之後，血海虛損，或瘀滯不行，皆能眩運，是可不推尋致病之因乎？治法隨機應敵，其間以升降鎮墜行焉，最不可妄施汗下。然而眩運欲解，自汗則有之。若諸逆發汗劇者，言亂目眩，與夫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此虛極而脫也，識者將有採薪之憂。

《奇效良方・眩暈門 附論》 丹溪論曰：眩暈分之爲二，皆由痰火爲病。以此分爲二者，眩數雖屬痰火，未嘗不由腎虛風邪所得。蓋痰者，本流動之物，又因火動而助其愈盛，火性炎上，得風則愈熾，風火兩動，痰之愈作。經云：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原病式》云：風火皆屬乎陽，多爲兼化，陽

主乎動，而兩動相搏，則爲旋轉也。若人患此，頭旋目眩，卒然惡心欲吐，眼花視物不的，如屋旋轉，起則運倒。其病所苦何經所受而致此？曰：靜順清謐，水之化也；動亂撓擾，火之用也。腦者，地氣之所生，故藏陰於目，爲瞳子系腎水，至陰所主，二者喜靜謐而惡動擾。靜謐則清明內持，動擾則掉搖散亂，故腦轉目眩，此之謂也。《靈樞經》云：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爲之睛也。筋骨氣血之精與脈，并系於目，上屬於腦，出於項中，故邪之中項者，乘其身形之虛，深則隨目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也。乃心腎不交，風火兼化而致然也。夫風者，有內外之分風從外入者則兼化也，由內之散者，乃火之生風也，醫者察審內傷外感之由。脈浮自汗，項強不仁爲傷風；脈緊無汗，筋攣掣痛爲感寒；脈虛煩悶者爲暑，脈沉滯吐逆者爲濕，寸脈俱沉，此爲異耳。至於七情內傷者，使藏氣不平，鬱而生涎，結而爲飲，隨氣上攻，令人頭暈眉稜骨痛，目不可開。其證婦人得之。蓋婦人性多偏怒，經曰：天之氣曰風，人之氣曰怒。怒則致傷肝木，木動生風，令人頭目旋運，皆由此哉。婦人本陰血王之，因產難崩漏，虧損過極，使陽氣無依爲眩暈也。男子患此，或因金瘡吐衄，便利之損，或酒醉行房，勞傷精血，腎氣不能歸元，而諸氣逆上，是爲頭目眩暈也。學者於此，當分標本，別其盛衰，用藥施治，如鼓應桴，無不效矣。

《醫學正傳・眩運・論》《內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又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甚則忽忽善怒，眩冒癲疾。雖爲氣化之所使然，未必不由氣體之虛衰耳。其爲氣虛肥白之人，濕痰滯於上，陰火起於下，是以痰挾虛火，上衝頭目，正氣不能勝敵，故忽然眼黑生花，若坐舟車而旋運也，甚而至於卒倒無所知者有之。丹溪所謂無痰不能作眩者，正謂此也。若夫黑瘦之人，軀體薄弱，眞水虧欠，或勞役過度，相火上炎，亦有時時眩運，何濕痰之有哉。大抵人肥白而作眩者，治宜清痰降火爲先，而兼補氣之藥。人黑瘦而作眩者，治宜滋陰降火爲要，而帶抑肝之劑。抑攻《內經》有曰：風勝則地動。風木太過之歲，亦有因其氣化而爲外感風邪而眩者，治法宜祛風順氣，伐肝降火，爲良策焉。外有因嘔血而眩冒者，胸中有死血迷閉心竅而然，是宜行血清心自安。醫者宜各類推而治之，無有不痊者也。

脈法　左手脈數，熱多。脈澀而芤，有死血。右手脈實，有痰積。脈虛大，必是久病。左手人迎脈緩而浮大者，屬風。

《古今醫統大全・眩運門・眩運之病三虛宜審》肥人眩運，氣虛有痰；瘦人眩運，血虛有火；傷寒吐汗下後，必是陽虛。故《鍼經》云：上虛則眩。此三者責其虛也。

《古今醫統大全・眩運門・四氣眩運》風眩運，挾風則有汗，寒則掣痛，暑則熱悶，濕則重滯，此四氣乘虛而眩運也。七情鬱而生痰動火，氣因上厥，此七情致虛而眩運也。淫慾過度，腎家不能納氣歸元，使諸氣逆奔而上，此氣虛眩運也。吐血或崩漏，肝家不能收攝榮氣，使諸血失道，此血虛眩運也。要尋致病之因，隨機應變，其間以墜鎮下行爲最，不可妄施汗下。

《古今醫統大全・虛損門・鎮墜藥治眩運須識標本》世有所謂氣不歸元，而用丹藥鎮墜、沉香降氣之法。香燥散氣，其不歸之氣，豈能因此而復耶？凡用鎮墜，所謂急則治其標也。若謂使氣歸元，必無是理，既曰歸元，豈肯復作。凡鎮墜少止又復眩者，此氣未歸元，而未治其本也。要氣歸元，必求其本，緩而圖之。

《質疑録・論無痰不作眩》眩者，頭暈也，眼有黑花，如立舟車之上，而旋轉者是也。劉河間專主於火，謂肝木自病。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肝風動而火上炎也。故丹溪嘗言無火不生痰，痰隨火上，故曰無痰不作眩。夫眩，病也。痰，非病也。痰非人身素有之物。痰者，身之津液也。氣滯、血凝，則津液化而爲痰，是痰因病而生者也。若云無痰不作眩，似以痰爲眩病之本矣。豈知眩暈之來也，有氣虛而眩，有血虛而眩，有腎虛而眩。氣虛者，陽氣衰乏，則清陽不上升。經云：上氣不足，頭爲之苦傾是也。血虛者，吐衄、崩漏、產後血脫，則虛火上炎，眼生黑花。經云：肝虛則目睆睆無所見是也。腎虛者，房慾過度，則腎氣不歸元而逆奔於上。經云：狗蒙招尤，目瞑上實下虛，過在足少陰、巨陽。又云：髓海不足，目爲之眩是也。風火之眩暈屬外感，三虛之眩暈本內傷。其云痰而作眩者，必內外合邪而後痰聚而爲害，非竟主乎痰而可以爲眩也。若一純攻痰，而不大補氣血，壯水滋陰，以救其本病，未有不斃者也。

《丹臺玉案・頭眩門》頭痛之外，又有頭眩，雖無痛苦，而精神眩耀，所見之物，皆顛倒搖動，身如浮雲，足如履空，飲食下咽即吐，胸中快快，眼花不定，乃其症也。此爲風動肝木，根本皆搖，捲痰上升，迷亂清氣故耳。

綜述

《素問・脈要精微論》 有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眴仆。

《素問・玉機真藏論》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

《素問・厥論》 帝曰：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

《素問・標本病傳論》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

《靈樞・五邪》 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

《靈樞・口問》 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

《靈樞・決氣》 氣脫者，目不明。

《靈樞・海論》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難經・十四難》 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愼不可發汗。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愼勿下之。

《傷寒論・辨少陽病脈證并治》 少陽之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金匱要略・五臟風冷積聚病脈證并治》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沈，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欬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略】

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

《中藏經・論肝臟虛實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肝者，與膽爲表裏，足厥陰。少陽是其經也。王於春，春乃萬物之始生，其氣嫩而軟，虛而寬，故其脈弦。軟不可發汗，弱則不可下。弦長曰平，反此曰病。脈虛而弦，是謂太過，病在外，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實而微，是謂不及，病在內，不及則令人胸痛，引兩脇脹滿。大凡肝實，則引兩脇下痛引小腹，令人喜怒；虛則如人將捕之；其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赤。其脈沈之而急，浮之亦然，主脇肋滿，小便難，頭痛，目眩。

《中藏經・辨三痞論并方》 金石草木，單服皆可以不死者，有驗無驗，在乎有志無志也。雖能久服，而有其藥熱壅塞而不散，或上或下，或痞或瀝，各有其候，請速詳明。用其此法，免敗其志，皆於壽矣。謹論候并方，具在後篇。

《中藏經・辨上痞候并方》 上痞者，頭眩目昏，面赤心悸，肢節痛，前後不仁，多痰短氣，懼火喜寒，又狀若中風之類者，是也。宜用後方：

桑白皮鬬一寸，長一尺　檳榔一枚　木通一尺去皮　大黃三分，濕紙煨　黃芩一分　澤瀉二兩

右剉爲麤末，水五升，煮取三升，取清汁分二服，食後臨卧服。

《脈經・辨三部九候脈證》 浮洪大長者，風眩癲疾。

《脈經・肝足厥陰經病證》 病先發於肝者，頭目眩，脇痛支滿。

《千金要方・肝臟・肝臟脈論》 凡肝病之狀，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晾晾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若欲治之，當取其經足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目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

肝脈沈之而急，浮之亦然，苦脅痛，有氣支滿引少腹，而痛時小便難，苦目眩頭痛，腰背痛，足爲寒時癰，女人月事不來，時亡時有，得之少時有所墮墜。

《千金要方・膽腑・膽虛實》 膽虛寒　左手關上脈陽虛者，足少陽經也。病苦眩厥痿，足指不能搖，躄不能起，僵仆，目黃，失精晾晾，名曰膽虛寒也。

《千金要方・心臟・頭面風》 治腦風頭重，頸項強，眼晾晾淚出，善欠，目欲眠睡，憎風，劇者耳鳴，滿眉眼疼悶，吐逆，眩倒不自禁，諸風乘虛，經五藏六腑，皆爲癲狂，諸邪病悉主之，芎窮酒方。

治頭眩屋轉，眼不得開方：

人參　當歸　防風　黃耆　芎藥　麥門冬各二兩　獨活　白朮　桂心各三兩

右九味咬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

治風虛眩，眼暗，茵芋湯方。

治頭風眩欲倒，眼旋屋轉，腦痛，防風湯方。

治風頭眩轉，面上遊風，鴟頭酒方

治頭風眩，口喎，目斜，耳聾，大三五七散方。翼云：亦治面骨疼。

治頭風目眩，耳聾，小三五七散方。

《千金要方・小腸腑・風眩》 夫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定。胸上蓄實，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爲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瞀，故謂之風眩。

又 治心中驚悸而四肢緩，頭面熱，心胸痰滿，頭目眩冒如欲搖動者，署預湯方。

服前湯後，四體尚不涼冷，頭目眩動者，防風湯主之。此湯大都宜長將服，但藥中小小消息之，隨冷暖耳。仍不除差者，依此方：

防風　赤石脂　石膏　人參　生薑　白石脂　寒水石　龍骨　茯苓各三分　桂心二分　紫石一分

右十一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凡用井華水者，取清淨也。今用江水，無泥又無砂穢，源泉遠涉，順勢歸海，不逆上流，用以治頭，必歸於下故也。

治頭目眩冒心中煩鬱，驚悸狂癲，署預丸方。

治頭目眩運，屋轉旋倒者，天雄散方。

《千金要方・大腸腑・痰飲》 旋復花丸，治停痰澼飲結在兩脇，腹脹滿，羸瘦不能食，食不消化，喜唾乾嘔，大小便或瀝或利，腹中動搖作水聲，腹內熱，口乾，好飲水漿，卒起頭眩欲倒，脇下痛。

《千金要方・膀胱腑・膀胱虛實》 龍骨丸，治膀胱腎冷，坐起欲倒，目晾晾，氣不足，骨痿。

《外臺秘要・風狂及諸風下・風頭眩方》 《崔氏方》療風眩飜倒無定方：

獨活六兩　枳實炙，三兩　石膏碎，綿裹　蒴藿各四兩

右四味切，清酒八升煮取四升，頓服之，以藥滓熨覆取汗。覺冷，又內鎗中，溫令熱，熱又熨之即差。文仲《肘後》《千金》同。

又療頭痛眼眩，心悶陰雨彌甚方：

當歸　山茱萸各一兩　防風　紫胡　署預各二兩　雞子二枚，熱去皮打黃碎。

右六味擣下篩，用前雞黃和散，令調酒服方寸匕，日三。

《外臺秘要·風狂及諸風下·風頭眩方》《延年》署預酒，主頭風眩，不能食，補益氣力。

又《古今錄驗》九江太守獨活散，療風眩厥逆，身體疼痛，百節不隨，目眩心亂，反側若癲，發作無常。

又《近效》白朮附子湯，療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補中，益精氣。又治風濕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身體微腫者。

又《廣濟》療熱風頭旋，心悶，衝風起即欲倒方：

麥門冬去心　山茱萸　茯神　苦參各八分　地骨皮　署預　人參　蔓荊子　沙參　防風　芍藥　枳實　大黃各六分　甘菊花　龍膽各四分

右十五味擣篩，蜜丸，每食訖少時，以蜜水服如梧子大二十丸，日二，漸加至三十丸。不利。忌酢物、熱麵、炙肉、蒜、豬肉、魚、粘食。

又療頭面熱風頭旋，眼澀，項筋急強，心悶，腰腳疼痛，上熱下冷，健忘方：

肉豆蔻十顆，去皮　人參　犀角屑　枳實炙，各六分　黃連　白朮　大黃各八分　甘草炙　苦參　旋復花各兩分　檳榔人十顆

右十一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以酒飲服二十九，漸加至三十丸，日三服。無問食前後服之。不利。忌生菜、熱麵、蕎麥、酒、蒜、豬肉、海藻、蒜菜、桃、李、雀肉等。

又療心虛感風，頸旋心忪，痰飲恐，心悶，憎憎惚惚不能言語，宜微吐痰。此候極重，秦艽飲子吐方。

又《延年》療頭風旋，不食，食即吐方。

前胡三兩　白朮　防風　枳實炙　茯神各三兩　生薑四兩

右六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忌桃、李、雀肉、酢。

又療風邪氣未除，發即心腹滿急，頭旋眼運欲倒方：

芎藭　獨活　防風　白朮　杏人去類皮　枳實炙，各二兩　茯神三兩　生薑四兩　羚羊角屑　黃芩各一兩

右十味切，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爲三服，日三。忌桃、李、雀肉、大酢、蒜、麵等。

又療風痰氣，發即頭旋，嘔吐不食，防風飲方。

《聖惠方·治風頭旋諸方》治上焦痰攻，頭目旋暈，心神煩亂，宜服漢防己散。

治上焦風痰，頭旋目暈，不欲飲食，宜服前胡散。

治風頭旋暈悶，起則欲倒，宜服蔓荊子散。

治風頭旋，上隔多痰，宜服羚羊角散。

治風頭旋，心胸不利，宜服白朮散。

治風頭旋，忽忽如醉，痰逆，不下飲食，宜服甘菊花散。

治風頭旋，發則心腹滿急，眼暈欲倒，宜服芎藭散。

治風頭旋，眼暈，如似屋轉，起即旋倒者，宜服遠志散。

治風頭旋，手足厥逆，身體疼痛，心亂，反倒如癲，發歇無時，宜服獨活散。

治風頭旋，目疼，身體痛，宜服山茱萸散。

治風頭旋，毒發眩冒，宜服鴟頭圓。

治肺脾風痰攻，心膈煩滿，頭目旋暈，不納飲食，宜服旋覆花圓。

治風頭旋，宜用摩頂細辛膏。

治風頭旋腦轉，宜服蟬殼散。

治風頭旋，菊花醞酒。

治風頭旋，腦皮腫痺，宜服松花浸酒。

《聖惠方·治頭風目眩諸方》治頭風目眩，痰逆頭痛，水漿不下，宜服前胡散。

治頭風目眩，水漿不下，食輒嘔吐，即眩倒，宜服漢防己散。

治頭風目眩暈悶，起即欲倒，不下飲食，宜服赤茯苓散。

治風熱上攻，頭旋暈悶，喜卧怔忡，起即欲倒，項背急強，宜服旋覆花散。

治頭風目眩痛，宜服甘菊花散。

治頭風目眩，宜服茯神散。

治頭風目眩，痛及耳聲，宜服薯蕷散。

治風毒氣上攻，頭痛目眩，宜服躑躅散。

治頭風目眩，風毒衝腦戶留熱，及腦中諸疾，或腦脂流入目中，致令昏暗，往往頭痛旋悶，腦痛兼眼諸疾，及髮生白屑，目中風淚，宜用生髮明目去諸疾，青蓮摩頂膏。

《聖濟總録・風頭眩》 治風頭眩欲倒，眼旋腦痛，防風湯。

治風頭眩轉，耳聾，山芋散。

治風頭眩摩頭。附子膏。

治風邪上攻，頭目眩運，心隔煩悶，薄荷散。

又 治風頭旋目黑，肩背拘急，恍惚忪悸，肢節疼痛，麝香天麻丸。

治風頭旋眩運，肩背拘急，發熱惡寒，肢節疼痛，防風丸。

治暗風頭旋，眼黑，昏眩倦怠，痰涎壅盛，骨節疼痛，羚犀湯。

治風頭旋目痛眩，肢體拘急，手足少力，荆芥丸。

治風頭旋，眼目昏痛眩運，倦怠心忪，芎藭散。

治風頭旋目運，痰逆惡心，不思飲食，藿香散。

治風邪在胃，頭旋不止，復加嘔逆，白朮飲。

治風頭旋目眩，痰逆惡心，胸膈痞滯，咳嗽痰涎，喘滿嘔逆，不欲飲食，人參丸。

治風頭旋，目暗昏眩，肢節疼痛，手足麻木，上膈壅滯，或發寒熱，八風散。

治諸陽受風，頭目旋運，目視昏暗，肝氣不清，芎菊散。

治風頭旋目運痰逆，白蒺藜丸。

治風頭旋，痰逆惡心，咽膈不利，祛痰丸。

治風頭旋，目運欲倒，胸中痰逆，兼治筋骨疼痛，菊花丸。

《全生指迷方・眩暈》 論曰：頭眩之狀，謂目眩旋轉，不能俛仰，頭重不能舉，目不能開，閉則不能視物，史氏《指南方》云：觀物如反，或如浮水。或身如在車船上，是謂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由肝虛血弱，則風邪乃生，蓋風氣通於肝。又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左手關脈虛弦，謂之風眩，香芎散、桃紅散主之。【略】

若頭眩，發則欲嘔，心下溫溫，胸中如滿，由胸上停痰胃氣不流，盤鬱不散，氣上騰入腦，腦滿則眩，關脈沉弦，或謂之痰眩，旋覆花丸主之。

《扁鵲心書・頭暈》 此證因冷痰聚于腦，又感風寒，故積而不散，令人頭旋眼暈，嘔吐痰涎，老年人宜服附子半夏湯，少壯人宜眼半夏生薑湯。若用涼劑，則暫時有效，痰愈凝而愈固，難以速效矣。

《扁鵲心書・神方》 生薑半夏湯，治風痰上攻，頭旋眼花，痰壅作嗽，面目浮腫。

附子半夏湯，治胃虛，冷痰上攻，頭目旋暈，眼昏嘔吐等證。

《三因方・眩暈證治》 三五七散，治感寒頭眩，惡寒，口眼㖞斜，耳聾。【略】

麴朮散，治冒濕頭眩暈，經久不差，嘔吐涎沫，飲食無味，主之。

署預湯，治七情一臟，氣不行，鬱而生涎，涎結爲飲，隨氣上厥，伏留陽經，心中忪悸，四肢緩弱，翕然面熱，頭目眩冒，如欲搖動。

芎藭湯，治產後去血過多，運悶不省，及傷胎去血多，崩中去血多，金瘡去血多，拔牙齒去血多，不止，懸虛，心煩，眩暈，頭重，目暗，耳聾，舉頭欲倒。

黑錫丹，治陽不升降，上熱下冷，頭目眩暈，病至危篤，或服暖藥，僭上愈甚者，當服此藥。已經增損。

《儒門事親・風》 頭風眩運，手足時復麻痹，胃脘發痛，心腹滿悶，按之如水聲，可用獨聖散吐之，吐訖，可服辛涼清上之藥。仲景曰：此寒痰結於胸中之致然也。

《儒門事親・頭風眩運》 夫婦人頭風眩運，登車乘船亦眩運，眼澀，手麻，髮退，健忘喜怒，皆胸中有宿痰之使然也。可用瓜蒂散吐之，吐訖，可用長流水煎五苓散，大人參半夏丸，兼常服愈風餅子，則愈矣。

《脈因證治・眩運》 因　痰飲隨氣上，伏留於陽經，遇火則動。去血過多，亦使眩運，頭眩亦然，兼挾氣虛。

證　因外者，風在三陽經，頭重，項強，有汗，寒則掣痛，暑則熱悶濕則重著，皆令吐逆暈倒。內因者，因七情致藏氣不行，鬱而生涎，結爲飲，隨氣上厥，伏留陽經，嘔吐，眉目疼痛，眼不得開。因房勞飢飽去血過多者，眼花屋倒，起則暈倒。

治　散風行濕湯，治痰火暈眩。二陳湯，蒼朮、芩、羌。瓜蒂散，治暈眩

痰厥。芎歸湯，治血虛眩暈。參朮湯，治挾氣虛頭痛，補氣降火爲主。參、朮、芩、連。

《證治要訣・眩暈》 痰飲、頭風、七氣、失血、中酒等病，皆能眩暈，已各見本證，今獨舉不兼他病見眩暈者，是皆虛損也。然有不時眩暈者，有早起眩暈，須史自定，日以爲常者，正元飲，下黑錫丹。

傷濕頭暈，腎着湯加川芎，名除濕湯。

有因虛致暈，雖暈醒時面常欲近火，欲提暖手按之。蓋頭面乃諸陽之會，陽氣不足故耳。

有頭風證，耳內常鳴，頭上有如鳥雀啾啾之聲，切不可全謂耳鳴爲虛，此頭腦挾風所爲也。有眩暈之甚，擡頭則屋轉，眼常黑花，觀見常如有物飛動，或見物爲兩，宜小三五七散，或芎附湯，生料正元飲加鹿茸壹錢，下靈砂丹，或用正元飲，加炒川椒十五粒，下茸硃圓。若不效，則獨用鹿茸一味，每服半兩，用無灰酒三盞，煎至一盞，去滓，入麝香少許服。緣鹿茸生於頭，頭暈而治以鹿茸，蓋以類相從也。曾有頭痛不愈，服茸硃丹而效。

《傷寒家秘的本・頭眩》 頭眩者，少陽半表裏之間，表邪傳裏，表中陽虛，故頭眩。又有汗下後而眩冒者，亦陽虛所致。少陰下利，止時頭眩，時時自冒，此虛極而脫也。太陽病若下之，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必冒，胃家汗自出而愈。陽明病頭眩，不惡寒，能食而飲，茯苓白朮甘草生薑湯。少陽證目眩，小柴胡湯。太陽病發汗後，汗出不解，心下悸，頭眩，身瞤，筋惕振摇地者，眞武湯。吐汗下後，虛而脈沉數，心下痞，腸痛，氣衝咽喉不得息，身振摇，筋肉惕，久則成痿，茯苓白朮桂枝甘草湯是也。

《丹溪心法・頭眩》 痰挾氣虛併火，治痰爲主，挾補氣藥及降火藥。無痰則不作眩，痰因火動，又有濕痰者，有火痰者。濕痰者，多宜二陳湯，火者加酒芩。挾氣虛者，相火也，治痰爲先，挾氣藥降火，如東垣半夏白朮天麻湯之類。眩暈不可當者，以大黃酒炒爲味，茶湯調下。火動其痰，用二陳加黃芩、蒼朮、羌活散風行濕。

左手脈數熱多，脈澀有死血。右手脈實有痰積，脈大是久病。久一作虛。久病之人，氣之血俱虛而脈大，痰濁不降也。昔有一老婦，患赤白帶一年半，頭眩坐立不得，睡之則安，專治赤白帶，帶愈其眩亦安。

附錄

眩者，言其黑暈轉旋，其狀目閉眼暗，身轉耳聾，如立舟船之上，起則欲倒。蓋虛極乘寒得之，亦不可一途而取軌也。又風則有汗，寒則掣痛，暑則熱悶，濕則重滯，此四氣乘虛而眩暈也。又或七情鬱而生痰動火，隨氣上厥，此七情致虛而眩運也。淫慾過度，腎家不能納氣歸元，使諸氣逆奔而上，此氣虛眩運也。吐衄漏崩，肝家不能收攝榮氣，使諸血失道妄行，此血虛眩運也。要尋致病之因，隨機應敵，其間以升降鎮墜行汗爲最，不可妄施汗下，識者將有採薪之憂。有早起眩運，須臾自定，日以爲常者，正元飲下黑錫丹。傷濕頭運，腎著湯加川芎，名除濕湯。疏風，川芎茶調散。有痰，青州白丸子。

附方

頭運方，利痰，清熱，降火。或滾痰丸亦可。

南星五分，製　半夏一錢　桔梗七分　枳殼一錢　二陳皮一錢　甘草五分
茯苓一錢　黃芩七分

右作一服，生薑七片，水煎食後服。

香橘飲，治氣虛眩暈。

百附子丸，治風痰上厥，眩暈頭疼。

人參前胡湯，治風痰頭暈目眩。

芎朮除眩散，治感濕、感寒、頭重眩暈。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治氣上冲胸，戰搖眩暈。

正元散。

《蒼生司命・眩運證》 眩運者，目花黑暗旋倒也。其狀頭眩目閉，身轉耳聾，如立舟車之上。丹溪曰：無痰不作眩，此證屬痰居多，痰在上，火在下，火炎上而動其痰，故作眩運。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故治眩運藥中，當加制肝藥爲佐使。然有氣虛、血虛，挾痰而眩運者；有傷風、傷寒，挾痰而眩運者；有痰厥眩運者；有因嘔吐、衄衊、崩漏、便血并產後失血過多而眩運者；有火動其痰作眩運者，宜各推類治之。氣虛，四君子，人參益氣，量加菊花、川芎、天麻。血虛，四物加貝母、天麻、秦艽、陳皮、甘草。傷風寒，宜荆芥穗、防風、薄荷、天麻、白芷、川芎、南星、白附子、半夏。

《明醫指掌・頭眩症》 歌

痰火令人頭轉旋，氣虛血失每頭眩。風寒暑濕乘虛致，識得其機可

望痊。

論

眩者，目花黑暗旋倒也。其狀頭眩目閉，身轉耳聾，如立舟車之上，起則欲倒。虛極，乘寒得之，故風則有汗，寒則掣痛，暑則燠悶，濕則重滯，此四氣乘虛而眩暈也。或七情鬱而生痰動火，隨氣上厥，此七情致虛而眩暈也。酒色過度，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使氣逆奔而上，氣虛而眩暈也。吐衄、崩漏、或產後失血，脾虛不能收攝營氣，使諸血失道妄行，此血虛眩暈也。丹溪云：頭眩多挾痰，氣虛併火，及濕痰、火痰，蓋無痰不能作眩，痰因火動也。凡此之症，要參以脈症治之，隨機應變，不可以一途而取軌也。

謹按：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肝木爲風所撼，必鼓動其肺，肺金不能制木，風捲痰而上升，故目無定視，上下反覆，其則嘔吐，飲食罕御。大法：平其風，降其痰而已。婦人患崩淋、頭眩，以血虛治，爲少血不能養肝，肝木根虛，不能不動搖，故眩治崩淋則眩自止，所以培其根也。

脈

風寒暑濕，氣鬱生涎，下虛上實，皆頭眩暈。風浮寒緊，濕細暑虛。痰則滑弦，瘀艻而澀。數大火邪，虛大久極。先理氣痰，次隨症脈。

外感眩暈　風熱實眩，川芎茶調散。風寒上厥眩暈，芎朮除眩散。暑火眩暈，二陳湯加人參、白朮、山梔、黃連、川芎。傷濕，腎着湯。

虛眩　氣虛眩暈，因相火盛，治痰爲先，半夏白朮天麻湯，或用香橘飲。氣虛眩暈，四君子湯加天麻、防風。血虛眩暈，芎歸湯。失血眩暈，四物湯加焦薑。

痰火眩暈　濕痰眩暈，二陳湯加酒芩、白朮、南星、天麻、蒼朮，或青州白丸子，或白朮半夏天麻湯。火動其痰者，二陳湯加黃芩、黃連、蒼朮、羌活。火盛者，酒炒大黃末，茶調下。

方用大黃酒浸，九蒸九曬爲末，水丸如菉豆大，每服百丸，食後臨卧清茶送下，神效。

方用半夏、白茯苓、川芎、甘草、羌活、白芷、枳實、南星、防風、細辛、酒黃芩，氣虛加參、朮，血虛加芎，歸；熱加黃連，各等分，薑三片，水煎服。以此作丸，每日下二三，極效。

《慎齋遺書・頭暈》頭爲諸陽之首，病人頭暈，清陽不升也。頭重不能擡起，陽虛不能撐持也。

頭暈有腎虛而陽無所附者，有血虛火升者，有脾虛生痰者，有寒涼傷其中氣，不能升發，故上焦元氣虛而暈者，有肺虛肝本無制而暈者。

中氣虛則脾不運化，以致生痰上逆而頭暈者，四君子加半夏、天麻。

五更頭暈，陽氣不足也。蓋陽主動，動則陽氣上升，故不暈，五更靜極，陽氣虛則潛於下，不足於上，所以暈也。張東扶曰：乃陰陽交接，清濁升降之時，人有此證，恐是濁陰不降，清陽不升之故也。

腎虛陽無所附而暈，六味湯加人參。血虛火升而暈，芎歸芍藥湯。脾虛生痰，四君子加半夏、天麻。寒涼傷氣，氣虛而暈，補中益氣加附子。肝木無制而暈，黃耆建中湯。血虛頭暈，便燥，歸身、白芍、生地各一錢，川芎八分，荆芥七分，細辛一分。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頭眩》頭眩欲倒辨瘦肥。或云眩暈，或云眩冒。眩，言其黑；暈，言其轉；冒，言其昏，一也。虛者，內外之邪，乘虛入表而上攻；實者，內外之邪，鬱痰上結而下虛。大概肥白人多濕痰滯於上，火起於下，痰因火而上衝，所謂無痰不作眩者是也。治宜以痰爲主。兼補氣降火。瘦人多腎水虧少，相火上炎而眩暈，所謂風勝則地動，火得風則焰旋是也，治宜滋陰降火，化痰抑肝。此以肥瘦爲主，亦丹溪常法也。後倣此。眼花昏暗屋旋飛。經曰：徇蒙招尤。徇蒙者，如以物蒙其首；招尤者，招搖不定。如立舟車之上，起則欲倒，眼昏耳聾，屋如旋轉，甚則卒倒，不省人事，乃肝所主也。又曰：諸脈皆系於目，臟腑筋骨氣之精，而與脈幷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而眩矣。【略】虛弱老年陽陷越，內傷勞役，氣虛不能上升，或汗多亡陽，宜補中益氣湯。色欲傷腎，氣逆不能歸元，四君子湯加天麻、防風，或十全十補湯、腎氣丸加鹿茸。血虛，因產後、金瘡及吐衄亡血，孤陽浮越，古芎歸湯加炒乾薑，瘀血滯胸加童便。老年每早起眩暈，須臾自定，有風痰虛火者，果係陽虛，順元散，吞黑錫丹以鎮墜之。《玉機》謂丹藥金石助火，香竄散氣，多致飛越之亢，豈能鎮其不歸之氣耶？火痰暈甚氣痛眉。火動其痰，眩甚者，二陳湯加芩、連、蒼朮、羌活。火盛壯實，屬陽明者，單大黃酒炒爲末，茶清下，或古荆黃湯加防風等分；屬太陽少陽者，酒芩、白芷等分爲末，茶清下。虛火，半夏白朮天麻湯。七情，臟氣不平，涎迷心竅，眩暈，眉棱骨痛，眼不可開者，七氣湯、玉液湯、補虛飲。

《醫林繩墨・眩運》眩運有虛有實。實則清之，用二陳等治。虛則如用二陳，恐傷正氣，宜深加審諦。有如陰虛不足而眩運者，勞力過傷而眩運者，產後去血過多而眩運者，精血竭盡而眩運者，是所運皆同，而所得則各

異，必以四物爲主加減用治。如陰虛者，本方加參、朮、炒黑山梔。勞傷者，補中益氣加酒炒黃芩、玄參。產後者，四物湯去芎、地，加童便、益母。精血虛者，四物加枸杞、牛膝、酒炒黃柏。又有火運者，目暗生花，起則欲倒，冷汗自出，亦宜四物加參、芪、童便、五味。設有用二陳之症，宜在初病嘔逆、惡心時或無此不可。苟能二陳施之於先，四物調治於後，則萬舉萬全者也。

《證治準繩・諸風門・眩暈》 眩，謂眼黑眩也；運如運轉之運，世謂之頭旋是也。《內經》論眩皆屬肝木，屬上虛。丹溪論眩，主於補虛，治痰降火。仲景治眩，亦以痰飲爲先也。趙以德曰：丹溪先生主火而言者，道也。然道無所之而不在，道之謂何？陰陽水火是也。其順淨清謐者，水之化；動擾撓亂者，火之用也。腦者，地氣之所生，故藏於陰。目之瞳子，亦腎水至陰所主，所以二者皆喜靜謐而惡動擾。靜謐則清明內持，動擾則掉擾散亂，是故腦轉目眩者，皆由火也。《靈樞》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目而爲之精，筋骨血氣之精與脈，并爲目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所謂邪者，風寒濕熱內外之諸邪也。然諸邪盡謂以火之所成眩者何？《內經》謂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者，是專言風邪矣。《原病式》釋之曰：風火皆屬陽，多爲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頭目爲之眩運而旋轉。火本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於是乎掉眩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此非風邪之因，火所成者歟？然風有內外，外入者兼火化者則如是，若內發者，尤是因火所生之風也。及諸篇中考之，有謂厥陰司天客勝，耳鳴掉眩，厥陰之勝者亦然。此司天之氣，從上受者，外入者也。又謂發生之紀，與歲木運太過，皆掉眩巔疾，善怒，肝肺太過，善忘，忽忽冒眩巔疾，又徇蒙招尤，過在足少陽厥陰者，言目瞤動蒙暗也。巢氏亦謂脇下痛頭眩者，肝實也。此或得於肝藏應天氣者所動，或因本歲虛實之氣自動，皆名之爲風，非火之烈焰，何能上於巔也？至於木鬱之發，甚則耳鳴主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者，尤是肝木中火發之甚也。此天氣內應於藏，與肝虛實之氣動者，是皆名內發之風者也。又謂太陽之勝，熱反上行頭項，頂腦中痛，目如脫。註文謂寒氣凌逼，陽不勝之，太陽之氣，標在於巔，入絡於腦，故病如是。謂太陽司天善悲，時眩仆。《靈樞》謂邪在心者，病亦同。二者皆是邪逼於心下，致神志不安則悲，心火不行則妄動上炎。謂太陰之復，陰氣上厥，飲發於中，頭項胸痛而掉瘛尤甚。註文謂濕氣內逆，寒氣不行，太陽上留，故爲是病。謂太陰在泉，病衝頭痛，目似脫。註文云：亦是足太陽病也。謂太陰司天，頭項痛，善眩，《靈樞》謂邪在腎頸項，時眩。此皆濕邪害腎，逼太陽之氣，留於上而然也。至於《金匱要略》謂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者，亦是格其心火不行而上衝也。謂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眩。謂陽明脈遲，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二者因脾胃虛而陽氣不足，所以外見遲緊之脈，內受濕飲之鬱，不足之微陽者，始與所鬱之熱，并而衝上於胸目也。用此比類言之，則眩運之病，非一邪而可終。若夫太乙天眞元氣，皆得胃脘之陽，以行於周身，分三陰三陽之經脈，六氣應天之陰陽，運行於表者，謂之六化；布五行於五藏屬之氣，應地之陰陽，運行於裏者，謂之五陽。雖然表裏固分爲二，及乎一經合一藏相通氣而行，則表裏必似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悉如其天之有德有化，有用有變，於氣交者，備在身形之中。經曰：成敗倚伏，皆生於動。動之清靜則生化治，動之躁亂則苛疾起。自此言之，掉眩由人氣所動者，豈止如《金匱》所云濕飲而已？若此五陽六化妄動而病者，又可勝數哉？且夫凡有過節，即隨其所動經藏之氣而妄起，因名曰厥陽之火。厥陽之火有五，謂之五邪。五邪之變，遂勝克之病作。又或腎水不足，或精血傷敗，不能制其五陽之火獨光；或中土虛衰，不能隄防下氣之逆，則龍雷之火，得以震動於巔。諸火上至於頭，重則搏擊爲痛，輕則旋轉爲眩運矣。夫如是，比類之道，在經有之，諸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其此之謂歟？或曰：治諸邪當何如？曰：夫火因動而起，但各從其所動之因而治之，因實熱而動者，治其熱，因邪搏擊而動者，治其邪；因厥逆逼上者下治所厥之邪；因陰虛而起者，補其陰，抑其陽，按而收之；因陽虛而氣浮上者，則補其陽，斂其浮游之氣；因五志而動者，各安其藏氣以平之；因鬱而發者，治其所鬱之邪，開之發之；因精血不足者，補之不已，則求其屬以衰之；因勝克而動者，從盛衰之氣而補瀉之；中氣虛衰而動者，補其土以安之；上焦清明之氣虛，不能主持而動者，亦當補中焦之穀氣，推而揚之；因五藏六府上注之精氣不足而動者，察其何者之虛而補之，如是雖不專治其火而火自息矣。凡治百病之由火而生者皆然，非唯掉眩而已。

嚴氏云：外感六淫，內傷七情，皆能眩運，當以脈證辯之。

風則脈浮有汗，項強不仁，《局方》消風散，《本事》川芎散、羚羊角散、都梁丸、青州白丸子。

寒則脈緊無汗，筋攣掣痛，不換金正氣散加芎、芷、白芎藥，甚則薑附湯、《濟生》三五七散。

暑則脈洪大而虛，自汗煩悶，黃連香薷飲、十味香薷飲、消暑丸。

濕則脈細沉重，吐逆涎沫，腎著湯加川芎名除濕湯、滲濕湯、《濟生》芎朮散。

風熱：羌活湯、釣藤散。

寒濕：芎朮除眩湯、理中湯，仍吞來復丹，甚者養正丹。

七情相干，眩運欲倒，用十四友丸、安腎丸，二藥夾和，以《和劑》七氣湯送下，仍間用乳香泡湯下。

有氣虛者，乃清氣不能上升，或汗多亡陽所致，當升陽補氣，黃芪、人參、白朮、川芎、當歸、甘菊花、柴胡、升麻之類。《直指方》方云：淫欲過度，腎家不能納氣歸元，使諸氣逆奔而上，此眩運出於氣虛也，宜益氣補腎湯。

有血虛者，乃因亡血過多，陽無所附而然，當益氣補血芎歸湯之類。《直指方》云：吐衄、崩漏，肝家不能收攝榮氣，使諸血失道妄行，此眩暈生於血虛也，宜補肝養榮湯。

有因虛致暈，雖暈醒時面常欲近火，欲得暖手按之，蓋頭面乃諸陽之會，陽氣不足故耳。

丹溪云：一男子年七十九歲，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痰口口相續，左手脈散大而緩，右手緩而脈大不及於左，重按皆無力，飲食略減而微渴，大便三四日一行。衆人皆與風藥，至春深必死。予曰：此大虛證，當以補藥作大劑服之。衆怒而去。予教用人參、當歸身、黃芪、芍藥、白朮濃煎作湯，使下連檗丸三十粒，如此者服一年半而精力如少壯時。連檗丸多加乾薑少許，餘三時皆依本法。連檗皆薑汁炒爲細末，又以薑汁煮糊爲丸。【略】

中脘伏痰，嘔逆眩暈，旋復花湯主之。《金匱方》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頭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又云：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白朮湯主之。澤瀉五兩，白朮二兩，水二升煮一升，分溫再服。

痰閉不出者，吐之。

青黛散搐鼻取涎，治眩神效。

頭風眩運，可用獨聖散吐之。吐訖，可用清上辛涼之藥，防風通聖散加半夏等味。仲景云：此痰結胸中而致也。

大小便結滯者，微利之，河間搜風丸。

體虛有寒者，溫之。仲景云：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補中，益精氣，白朮附子湯主之。

肝厥狀如癲疾不醒，嘔吐，醒後頭虛運發熱，用麻黃釣藤皮、石膏、乾葛、半夏麴、柴胡、甘草、枳殼、甘菊爲麤末，每服四錢，水一鍾半，生薑三片，棗一枚，同煎至八分，去渣溫服。

《景岳全書・雜證謨・眩運》　論證

眩運一證，虛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過十中一二耳。原其所由，則有勞倦過度而運者，有飢飽失時而運者，有嘔吐傷上而運者，有泄瀉傷下而運者，有大汗忘陽而運者，有眴目驚心而運者，有焦思不釋而運者，有被毆被辱氣奪而運者，有悲哀痛楚大叫大呼而運者，此皆傷其陽中之陽也。又有吐血、衄血、便血而運者，有癰膿大潰而運者，有金石破傷失血痛極而運者，有男子縱慾，氣隨精去而運者，有婦女崩淋、產後去血而運者，此皆傷其陰中之陽也。再若大醉之後，濕熱相乘而運者，傷其陰也；有大怒之後，木肆其強而運者，傷其氣也；有痰飲留中，治節不行而運者，脾之弱也，此亦有餘中之不足也。至若年老精衰，勞倦日積，而忽患不眠，忽苦眩運者，此營衛兩虛之致然也。由此察之，虛實可辨矣。即如《內經》之言，亦無非言虛，而何後世諸家每多各逞億說，其於病情經議，果相合否？指南若北，後學能無誤乎。因摘其尤者，悉之如左。

一、河間之論眩運，獨取《至眞要大論》一句，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爲之旋轉；故火本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也。此釋風木之義，固然似矣，然不知《至眞要大論》之言，乃言運氣，臟氣所屬之理，非所以悉眩運之病情也，必若《口問篇》、《衛氣篇》、《決氣篇》、《經脈篇》、《海論》等義，方爲最切最近之論，何河間一無引證，而獨言風火二字以該眩運一證，豈無失乎？又若丹溪之論眩運曰：痰在上，火在下，火炎上而動其痰也。此證屬痰者多，蓋無痰不能作眩，雖因風者，亦

必有痰；挾氣虛者，亦宜治痰爲主，兼用補氣降火之藥。若據此論，則凡屬眩運，無非痰證也。何軒岐之言絕然不及痰飲，而但曰上氣不足，頭爲之若傾，目爲之眩；曰上虛則眩；曰督脈虛則頭重，高搖之；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而眩冒？凡此者，豈皆痰證耶？又若余前章所列諸證，無非眩運之由，亦豈皆痰證耶？故在丹溪則曰：無痰不能作眩，當以治痰爲主，而兼用他藥。余則曰：無虛不能作眩，當以治虛爲主，而酌兼其標。孰是孰非，余不能必，姑引經義以表其大意如此，尚俟明者正之。

一、頭痛之病，上實證也；頭眩之病，上虛證也。故《內經》分別甚明，曰：頭痛巔疾，上實下虛。又曰：上實下虛，爲厥巔疾。此以邪氣在上，所以爲痛，故曰上實也。至若眩運之病，則曰：上氣不足。又曰：上虛則眩。未聞言上之實也。而後世諸家，如嚴用和、楊仁齋輩，有曰結而爲飲，隨氣上逆者；有曰疲勞過度，下虛上實者；有曰腎家不能納氣，使諸家氣逆奔而上者。即如朱丹溪，亦曰痰在上，火在下。凡此皆言上實也，何與《內經》相反若此？噫！此實後人之不明耳。夫眩運之證，或爲頭重，或爲眼黑，或爲腦髓旋轉不可以動，求其言實之由，不過爲頭重者爲上實，而不知頭本不重於往日，而惟不勝其重者，乃甚於往日耳，上力不勝，陽之虛也，豈上實乎？又何氣不歸元，及諸氣逆奔之有？蓋上實者，宜降宜抑，上虛者，最不宜再伐生氣，此上實下虛之旨，有不可不辨，而誤則害矣。

一、頭眩有大小之異，總頭眩也，於此察之，可得虛實之情矣。何以言之？如今人之氣稟薄弱者，列論少壯，或於勞倦，或於酒色之後，或忽有耳鳴如磬，或頭眩眼黑，倏頃而止者，乃人所常有之事。至於中年之外，多見眩仆卒倒等證，亦人所常有之事。但忽運而忽止者，人皆謂之頭運眼花，卒倒而不醒者，人必謂之中風中痰。不知忽止者，以氣血未敗，故旋見而旋止，即小中風也；卒倒而甚者，以根本既虧，故遽病而難復，即大頭眩也，且必見於中年之外，而較之少壯，益又可知。於此察之，則其是風非風，是痰非痰，而虛實從可悟矣。何今人不識病機，但見眩仆不語等證，無不謂之風痰，而非消即散。吾恐幾微之氣，有不堪再加剷削矣，深可悲也。

論治

一、頭眩雖屬上虛，然不能無涉於下。蓋上虛者，陽中之陽虛也；下虛者，陰中之陽虛也。陽中之陽虛者，宜治其氣，如四君子湯、五君子煎、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如兼嘔吐者，宜聖朮煎大加人參之類是也。陰中之陽虛者，宜補其精，如五福飲、七福飲、左歸飲、右歸飲、四物湯之類是也。然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所以，凡治上虛者，猶當以兼補氣血爲最，如大補元煎、十全大補湯，及諸補陰補陽等劑，俱當酌宜用之。

一、眩運證，凡有如前論首條所載病源者，當各因其證求而治之。其或有火者宜兼清火，有痰者宜兼清痰，有氣者宜兼順氣，亦在乎因機應變。然無不當以治虛爲先，而兼治爲佐也。

一、古法之治眩運，亦有當察者。丹溪曰：濕痰者，多宜二陳湯。火者加酒芩。挾氣虛者，相火也，治痰爲先，挾氣藥降火，如東垣半夏白朮天麻湯之類。眩運不可當者，以大黃酒炒爲末，茶湯調下。火動其痰，用二陳加黃芩，蒼朮、羌活，散風行濕。附錄曰：有早起眩運，須臾自定，日以爲常者，正元散下黑錫丹。傷濕頭運，腎著湯加川芎，名除濕湯。有痰，青州白丸子。愚謂古法之治眩運，如半夏白朮天麻湯，治脾痰也；二陳湯加黃芩，治熱痰也；青州白丸子治風痰、寒痰也；腎著湯，治濕痰也。此外，如大黃末之治眩運不可當，惟痰火之壅者宜之；黑錫丹之重墜，惟氣實於上者宜之。第恐眩運一證，實痰實火者無幾，而亦非上盛之病，此古方之有宜否用者，不可不審。

《證治彙補・上竅門・眩暈章》 內因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內經》以肝上連目系則應於風，故眩爲肝風。然亦有因火，因痰，因虛，因暑，因濕者。《彙補》

外候　其狀目暗耳鳴，如立舟車之上，起則欲倒，不省人事。蓋眩者，言視物皆黑；暈者，言視物皆轉，二者兼有，方曰眩暈。若甚而良久方醒者，又名鬱冒，謂如以物冒其首，不知人事也。《彙補》

濕痰眩暈　肥白人濕痰滯於上，陰火起於下，痰挾虛火上衝頭目，邪正相煽，故忽然眼黑生花，所謂無痰不作眩也。丹溪

肝火眩暈　黑瘦人腎水虧少，肝枯木動復挾相火，上踞高巔而眩暈，謂風勝則地動，火得風而旋焰也。丹溪

腎虛眩暈　人身陰陽相抱而不離，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若淫夢過度，腎家不能納氣歸原，使諸氣逆奔而上，此眩暈出於腎虛也。《指直》

血虛眩暈　血爲氣配，氣之所麗以血爲榮。丹吐衄、崩漏、產後亡陰，肝

家不能收攝榮氣，使諸血失道妄行，此眩暈生於血虛也。《指直》

脾虛眩暈　脾爲中州，升騰心肺之陽，隄防腎肝之陰。若勞役過度，汗多亡陽，元氣下陷，清陽不升者，此眩暈出於中氣不足也。劉純

氣鬱眩暈　七情所感，臟氣不平，鬱而生涎，結而爲飲，隨氣上逆，令人眩暈，必寸口脈沉，眉稜骨痛爲異。若火動其痰，必兼眩暈嘈囃，欲作吐狀。《彙補》

停飲眩暈　中氣不運，水停心下，心火畏水，不敢下行，擾亂於上，頭目眩暈，怔忡心悸，或吐涎沫。宜瀉水利便，使心火下交，其眩自已。《彙補》

外感眩暈　外邪所感者，風則項強自汗，寒則拘攣掣痛，暑則煩悶口渴，濕則重着吐逆，此四氣乘虛而眩暈也。《心法》

晨昏眩暈　有早起眩暈，須臾自定，日以爲常，謂之晨暈，此陽虛也。有日晡眩暈，得卧少可，謂之昏暈，此陰虛也。《繩墨》【略】

用藥　外邪痰火，主以二陳湯，加天麻、蔓荆等。挾風加荆、防；挾寒加藁本、細辛，挾暑加香茹、藿香；挾濕加蒼朮、厚朴；挾火加山栀、黄芩。氣虛主以四君子湯。氣陷主以補中益氣湯。血虛主以人參養榮湯。腎虛主以鹿茸腎氣丸。陽氣久虛，遇寒必冒者，桂附八味丸。相火妄動，遇勞必眩者，加減逍遙散。

丹藥禁用　世有所謂氣不歸源，而用丹藥鎮墜，沉香降氣，悞人極矣。蓋金石助火，香竄散氣，多致飛越之禍，豈能鎮其不歸之氣耶。《玉機》

附鬱冒症　鬱冒者，由腎氣大虛，每遇風寒，即發眩冒，不仁不省，冷汗時流，宜十全大補湯主之。

附肝厥症　肝厥之症，狀如癇疾，僵仆不惺，惺則嘔吐，頭眩發熱，宜二陳湯加柴胡、枳殼、甘菊、鉤藤、乾葛、山栀、生薑。

附頭重症　濕氣在上，頭重如山，有似眩狀，宜紅豆散搐鼻内。

選方　鹿茸腎氣丸，治眩暈屬腎氣衰弱，不能納氣歸原，即六味丸加鹿茸、菟絲子、石斛、巴戟、龜板。

桂附八味丸，治眩暈屬陽氣孤浮，引火歸原。

加減逍遙散，治頭眩屬氣血不足，肝腎相火兼鬱者。

當歸、白朮、白芍、茯苓、柴胡、丹皮、熟地、黄栢、炙甘草，或加山栀、薄荷，舒鬱尤捷。

《症因脈治・眩暈總論・外感眩暈》　秦子曰：余觀嚴用和《眩暈論》云：眩掉諸症，《内經》皆主肝風上攻致是，而《原病式》釋之曰：風木生火，風火皆主陽，焰得風則自旋轉。然此但可論風火之眩暈，若外感六淫之邪，内傷七情之症，皆能致眩暈者，於是立外感風寒暑濕四條。又立内傷痰涎下虛兩條，實爲眩暈指南。然余惜其六氣未全，七情未備，且其用方主治，又難於下手，劉宗厚議其論症親切，集方欠明，深中其弊。今余改立外感三條，内該六氣；内傷四條，内該七情，而其主治之方，皆按經對症，不得以平淡無奇而忽之也。

風寒眩暈

風寒眩暈之症　頭痛額痛，骨節煩痛，身熱多汗，上氣喘逆，躁擾時眩，此風邪眩暈之症也。若身熱無汗，惡寒拘緊，頭痛，身痛，時時冒眩，此寒邪眩暈之症也。

風寒眩暈之因　或風木司政，風熱大作，或體虛不謹，外受風邪，風主乎陽，風熱爲患，則令人掉眩。或太陽司政，寒氣凌逼，或太陰在泉，寒衝頭角，則發眩暈。或疾風暴冷，胃寒入胃，激動痰涎，亦令人眩暈。

風寒眩暈之脈　左脈浮數，太陽風熱。左脈浮弦，少陽風熱。右脈浮數，陽明風熱。右脈滑大，内有痰涎。左脈浮緊，太陽寒邪。左脈弦緊，少陽寒邪。右脈浮緊，陽明寒邪。

風寒眩暈之治　左脈浮數，太陽風邪者，羌活防風湯加天麻、黄芩。左脈浮弦，少陽風熱，柴胡防風湯加天麻、羌活。右脈服數，陽明風熱者，乾葛防風湯加天麻、升麻。右脈滑大，症兼痰涎者，導痰湯加天麻、防風。左脈浮緊，太陽寒邪者，羌獨敗毒湯加天麻、細辛。左脈弦緊，少陽寒邪者，柴胡羌活湯加天麻、川芎。右脈浮緊，陽明寒邪者，乾葛羌活湯加天麻、升麻。大凡眩暈之症，多有兼痰者，故天麻方書多用之，今申明首條，則以下諸條，皆可參而用也。

暑濕眩暈

暑濕眩暈之症　熱令之時，自汗身熱，面垢背寒，煩渴引飲，小便赤澀，頭目冒眩，此濕熱眩暈之症也。若雨濕之時，惡寒無熱，身重身痛，不能轉側，無汗拘緊，頭旋眼眩，此寒濕眩暈之症也。

暑濕眩暈之因　炎夏主令，天之熱氣下降，地之濕氣上升，人感冒之，則爲濕熱眩暈之症。若陰雨太多，人感冒之，經註所云濕氣內逆，寒氣不行，太陽上留，亦爲眩暈之症。

暑濕眩暈之脈　傷暑之脈，虛而帶數。傷濕之脈，濡而遲緩。暑濕二脈，虛細者多，實大者少，虛緩者寒，虛數者熱。

暑濕眩暈之治　煩渴引飲，脈虛帶數者，人參白虛湯。自汗煩躁，小便赤澀，黃連香茹飲冲六一散溫服。若惡寒無熱，身痛不能轉側，脈遲緩者，羌獨勝濕湯合朮附湯。

燥火眩暈

燥火眩暈之症　身熱煩躁，口渴引飲，夜卧不寧，頭旋眼黑，小便赤澀，此燥火眩暈之症也。

燥火眩暈之因　經謂：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又云：肝肺太過，善忘，忽忽冒眩，此皆運氣加臨之眩暈也。又有時令之熱，感入腸胃，傳於臟腑，上衝頭目，則眼眩旋轉，此人自感冒而爲眩運也。

燥火眩暈之脈　左脈躁疾，厥陰客勝。右脈躁疾，肺熱眩暈。左右皆疾，肝肺太過。右脈躁疾，燥火傷氣。左脈躁疾，燥火傷血。

燥火眩暈之治　左脈躁疾，厥陰掉眩者，柴胡清肝飲。右脈躁疾，肺熱上衝者，清肺飲。左右躁疾，肝肺太過者，瀉青各半湯。右手脈數，燥火傷氣者，竹葉石膏湯。左手脈數，燥火傷血者，歸芍大黃湯。

《症因脈治・眩暈總論・內傷眩暈》　氣虛眩暈

氣虛眩暈之症　氣虛即陽虛也。其人面色白，身無熱，神識清爽，言語輕微，二便清利，時或虛陽上浮，頭面得火，眩暈不止，或熱手按之，則暈乃定，此氣虛眩暈之症也。

氣虛眩暈之因　大病久病後，汗下太過，元氣耗散，或悲號引冷，以傷肺氣，曲運神機，以傷心氣，或惱怒傷肝，鬱結傷脾，入房傷腎，飢飽傷胃，諸氣受傷，則氣虛眩暈之症作矣。

氣虛眩暈之脈　脈浮而空，浮則爲氣，空則爲虛。右寸脈虛，肺氣不足。右關脈虛，中氣不足。左寸脈虛，心氣不足。左關脈虛，肝膽氣弱。兩尺脈虛，腎氣不足。

氣虛眩暈之治　肺氣不足者，人參生脈散合四君子湯。中氣不足者，補中益氣湯。中氣虛寒，不能運化水穀者，理中湯。心氣不足者，酸棗仁湯。肝氣有傷者，逍遙散。腎氣不足，都氣丸。眞陽不足，虛陽上浮者，腎氣丸加鹿角膠爲丸，攝伏降之。古方用一味鹿茸，濃煎服，治眞陽虛者，最效。

血虛眩暈

血虛眩暈之症　血虛即陰虛也。形體黑瘦，五心常熱，夜多盜汗，睡卧不寧。頭面火升，則眼花旋轉，火氣下降，則旋暈亦止，不比外感之常暈不休，不比痰火之暴發暴作，此血虛眩暈之症也。

血虛眩暈之因　陽絡傷，則血外溢上逆；陰絡傷，則血內溢下泄，凡此亡血成虛而爲眩暈者。又有焦心勞思，憂愁鬱結，心脾傷而不能生血，或惱怒傷肝，肝火內動，而煎熬血室，此陰血內耗，血海乾枯而爲眩暈者也。

血虛眩暈之脈　脈多細澀。細而不數，血虛無熱。細而帶數，血虛有熱。左寸細澀，心血不足。左關細澀，肝不藏血。右關細澀，脾不統血。兩尺細數，腎陰枯竭。

血虛眩暈之治　血從下泄傷於陰絡，血虛無火，脈細不數者，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心血不足，血虛無火，左寸細澀者，酸棗仁湯。心血不足，血虛有火，左寸細數者，天王補心丹合安神丸。肝血不足，血虛無火，左關細澀者，逍遙散。血虛有火，左關細數者，知柏四物湯。脾陰不足，血虛無火，右關細澀者，歸脾湯。血虛有火，右関細數者，加味當歸補血湯。腎陰不足，水虛無熱，尺脈不數者，八味丸。水虛有火，尺脈洪數者，知柏天地煎、知柏肝腎丸。古方用玄武膠一味，陰虛火旺最效。

痰飲眩暈

痰飲眩暈之症　胸前飽悶，惡心嘔吐，膈下漉漉水聲，眩悸不止，頭額作痛，此痰飲眩暈之症也。

痰飲眩暈之因　飲食不節，水穀過多，胃強能納，脾弱不能運化，停留中脘，有火者則煅煉成痰，無火者則凝結爲飲，中州積聚，清明之氣，窒塞不伸，而爲惡心眩暈之症矣。

痰飲眩暈之脈　滑大而數，痰火之診。沉弦不數，乃是寒飲。右關滑大，脾胃之痰。右關沉弦，脾胃之飲。左關滑大，肝膽之痰。左關朝寸，膽涎沃心。右關朝寸，熱痰刑金。

痰飲眩暈之治　脾胃有痰，右關脈滑者，二陳湯、導痰湯。滑大而數，有

熱者，加梔、連。沉細而遲，有寒者，加石菖蒲、白芥子。若實痰膠固，胸中作脹作痛，脈數有力者，滾痰丸下之。若脾虛不能運化而成痰者，六君子湯，補脾化痰。若脾胃雖虛，虛中尚有滯者，大安丸。大便燥結，或大便不結，而澀滯不順者，指迷丸。左關滑數，肝膽有痰，青黛膽星湯。火旺者，兼用瀉青丸。膽涎沃心，心火上衝者，硃砂安神丸加陳膽星，牛黃清心丸加川連、膽星。

火衝眩暈

火衝眩暈之症　暴發倒仆，昏不知人，甚則遺尿不覺，少頃汗出而醒，仍如平人，此火衝眩暈之症也。

火衝眩暈之因　《內經》有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言風主乎動，木旺火生，則爲旋轉，此五志厥陽之火上衝，而爲實火眩暈之症。若肝腎之眞陰不足，龍雷之火，上衝清道，亦令人頭旋眼黑，此陰火上衝，而爲虛火眩暈之症。又有眞陽不足，虛陽上浮，亦令人頭目冒眩之症，此命門眞火不足，而爲虛陽上浮眩暈之症也。

火衝眩暈之脈　脈多洪數，洪爲陽盛，數爲火熱。左寸洪數，心火妄動。左關洪數，肝膽之熱。左尺洪數，腎與膀胱。右寸洪數，肺中之熱。右關洪數，脾胃之火。右尺洪數，三焦之熱。兩尺空大，沉按不數，虛陽之別。

火衝眩暈之治　心火妄動，左寸洪數者，導赤各半湯。左寸細數者，天王補心丹。肝膽有火，左關數大者，梔子清肝散，熱甚者，龍膽瀉肝湯。肝經血少，左關細數者，知柏四物湯，家祕肝腎系屬於。左尺數大，膀胱小腸實熱者，火府丹、知柏導赤散，熱甚者，梔連導赤散。

《醫碥・眩暈》　此風火上冲使然。經以掉眩屬風木，風即火氣之飄忽者，風從火生，火藉風煽，觀焰得風而旋轉可見矣。外風、內風、熱風、冷風皆能煽火。經言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然則目之能視者，乃藏府之精氣靈明爲之也。此上注之精氣，必安靜不搖，而後燭物有定。若爲風火所煽而旋轉，則所見之物亦旋轉矣。此乃目之精氣爲病，非目睛之轉動也。然經謂：目系屬於腦，出項中，邪邪指風邪言中項入深，隨目系入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轉眩。趙以德謂順靜寧謐者水之化，動擾撓亂者火之用，頭以腦爲主，腦者髓之海，目之童子亦腎之精，二者皆屬腎水，喜寧靜而惡動擾，寧靜則清明內持，動擾則散亂昏惑，故目眩腦轉云云。則風火煽動，固有腦轉系急，而目轉眩者乎。

《雜症會心録・眩運》　眩運一症，有虛運、火運、痰運之不同，治失其要，鮮不誤人。醫家能審脈辨症，細心體會，斯病無遁情，而藥投有驗矣。曷言乎虛運也？　如縱慾無節而傷陰。脫血過多而傷陰，癰膿大潰而傷陰，崩淋產後而傷陰，金石破傷失血，痛極而傷陰，老年精衰勞倦，日積而傷陰，大醉之後，濕熱相乘而傷陰，其症面赤耳熱，口乾不渴，煩躁不寐，寒熱往來，大便秘而小便赤，其脈或弦細而數，或弦大而數，或細澀而數，無非精血受虧，陰虛爲病。蓋蒂固則眞水閉藏，根搖則上虛眩仆，此陰虛之運也。如勞倦費神而傷陽，嘔吐過甚而傷陽，泄瀉無度而傷陽，大汗如雨而傷陽，悲哀痛楚，大呼大叫而傷陽：　其症面色青慘，神倦氣乏，畏寒厥冷，身面浮氣，大便泄而小便清，其脈或沉細而微，或弦細而遲，或浮大而空，無非元陽被耗，氣虛爲病，蓋稟厚則眞火歸藏，臟虧則氣逆上奔，此陽虛之運也。治陰虛者，用六味歸芍湯，加人參之類，壯水之主，以生精血。治陽虧者，用八味養血湯，加人參之類，益火之源，以生元氣。所謂滋苗者，必灌其根也。曷言乎火運也？　如房勞則火起於腎，暴怒則火起於肝，思慮則火起於脾，兩耳磬鳴，兩目昏黑，上重下輕，眩仆卒倒，脈象細弱，無非動亂勞擾，虛火爲用。蓋火藏則清明內持，動擾則掉搖散亂，此虛火之運也。若實火眩運者，其人必強健，其症必暴發，其渴必引飲，其脈必洪數，其嘔酸苦水之味，運稍定，其飲食寒冷之物，運稍緩，其大便燥結，解後運稍止，無非風火相搏，實熱爲害。蓋有餘則上盛而火炎，壅塞則火熾而旋轉，此實火之運也。治虛火者，宜六味湯，逍遙散之屬，滋陰以制火，舒肝以養脾。治實火者，宜三黃湯、竹葉石膏湯之屬，清降以抑火，辛涼以瀉熱，所謂虛火可補，實火可瀉也。曷言乎痰運也？　如水沸水泛，則痰起於腎，風火生涎，則痰起於肝，濕飲不行，則痰起於脾，頭重眼花腦轉眩冒，倦怠嗜卧，食飲不甘，脈象緩滑，無非疲勞過度，虛痰爲虛。蓋清升則濁陰下走，氣滯則津液不行，此虛痰之運也。若實痰眩運者，其症實而脈實，其積熱在陽明，其阻塞在經絡，其鬱遏在腸間，無非風火結聚，積痰生災。蓋液凝則濁陰泛上，飲停則火逆上升，此實痰之運也。治虛痰者，宜六味、八味、歸脾之屬，補脾腎之原，治痰之本。治實痰者，宜二陳湯加芩連滾痰丸之屬，逐腸胃之熱，治痰之標，所謂實實虛虛，補不足而損有餘也。大抵虛運者，十之六七，兼痰火者，十之二三。即傷寒眩運，雖有表散

之法，亦多因汗吐下後，虛其上焦元氣所致。且今人氣稟薄弱，酒色不謹，肝腎虧而內傷劇，致眩運大作，望其容，則精神昏倦也；聞其聲，則語言低微也；察其症，則自汗喘促也；切其脈，則縣縣如絲也。當此之時，須執一定之見，毋惑多歧之臆說，惟投參、耆、朮、附重劑，多進庶可轉危爲安。倘病家畏驟補而生疑，醫家見驟補而妄駁，旁人因驟補而物議，以虛症爲實火，以參、耆爲砒毒，點滴不嘗，卒中之變，至危脫之象現，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豈不惜哉。

《臨證指南醫案・眩暈》 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頭爲六陽之首，耳目口鼻，皆係清空之竅。所患眩暈者，非外來之邪，乃肝膽之風陽上冒耳，甚則有昏厥跌仆之虞。其症有夾痰、夾火、中虛、下虛，治膽、治胃、治肝之分。火盛者，先生用羚羊、山梔、連翹、花粉、元參、鮮生地、丹皮、桑葉，以清泄上焦竅絡之熱，此先從膽治也。痰多者，必理陽明，消痰如竹瀝、薑汁、菖蒲、橘紅、二陳湯之類。中虛則兼用人參，《外臺》茯苓飲是也。下虛者，必從肝治，補腎滋肝，育陽潛陽，鎮攝之治是也。至於天麻、鉤藤、菊花之屬，皆係熄風之品，可隨症加入。此症之原，本之肝風，當與肝風、中風、頭風門合而參之。華岫雲

《醫學表中參西録・醫方・治內外中風學》 鎮肝熄風湯治內中風證，亦名類中風，即西人所謂腦充血證。其脈弦長有力即西醫所謂血壓過高。或上或下虛，頭目時常眩暈，或腦中時常作疼發熱，或目脹耳鳴，或心中煩熱，或時常噫氣，或肢體漸覺不利，或口眼漸形歪斜，或面色如醉，甚或眩暈，至于顛仆，昏不知人，移時始醒，或醒後不能復原，精神短少，或肢體痿廢，或成偏枯。

紀事

《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注引《華佗列傳》 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

《內科摘要・脾腎虧損頭眩痰氣等症》 都憲孟有涯，氣短痰暈，服辛香之劑，痰盛遺尿，兩尺浮大，按之如無。余以爲腎家不能納氣歸源，香燥致甚耳。用八味丸料三劑而愈。

孫都憲形體豐厚，勞神善怒，面帶陽色，口渴吐痰，或頭目眩暈，或熱從腹起，左三脈洪而有力，右三脈洪而無力。余謂足三陰虧損，用補中益氣加麥門、五味及加減八味丸而愈。若人少有老態，不耐寒暑，不勝勞役，四時迭病，皆因少時血氣方長，而勞心虧損，或精血未滿而御女過傷，故其見症，難以悉狀。此精氣不足，但滋化源，其病自痊。又若飲食勞役，七情失宜，以致諸症，亦當治以前法。設或六淫所侵而致諸症，亦因眞氣內虛而外邪乘襲，尤當固胃氣爲主。蓋胃爲五臟之根本，故黃柏、知母不宜輕用，恐復傷胃氣也。大凡雜症屬內因，乃形氣病氣俱不足，當補不當瀉。傷寒雖屬外因，亦宜分其表裏虛實，治當審之。

昌平守王天成，頭暈惡寒，形體倦怠，得食稍愈，勞而益甚，寸關脈浮大。此脾肺虛弱，用補中益氣，加蔓荊子而愈。後因勞役，發熱惡寒，譫言不寐，得食稍安，用補中益氣湯而痊。

大尹祝支山，因怒頭暈拘內筋攣，時或寒熱，日晡熱甚。此肝火筋攣，氣虛頭暈。用八珍加柴胡、山梔、牡丹皮，二十餘劑而愈。

上舍顧桐石，會飲於周上舍第，問余曰：向孟有涯、陳東谷俱爲無嗣納寵，已而得疾，皆頭暈吐痰，并用蘇合香丸，惟有涯得生，何也？余曰：二症因腎虛不能納氣而爲頭暈，不能制水而爲痰涎。東谷專主攻痰行氣，有涯專於益火補氣故耳。後余應杭人之請，桐石房勞過度，亦患前症，或用清氣化痰，愈甚。顧曰：我病是腎虛，不能納氣歸源。治者不悟而歿，惜哉。

先兄體貌豐偉，唾痰甚多，脈洪有力，殊不耐勞，遇風頭暈欲仆，口舌破裂，或至赤爛，誤食薑蒜少許，口瘡益甚。服八味丸及補中益氣加附子錢許即愈，停藥月餘諸症仍作。此命門虛火不歸源也。

《名醫類案・內傷》 程篁墩先生，形色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言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效。汪診之，脈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澀，曰：此陰脈也，脾與心必憂思所傷，宜倣歸脾湯例，加以散鬱行濕之藥，此症若不散鬱行濕，即投歸脾亦不效。服數貼，病果向安。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脈三五不調，或數或止，先生以爲怪脈。汪曰：

此促脈也，促脈或痰或氣滯。無足慮。曰：何爲而脈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匕服之，其脈即如常。

《名醫類案・虛損》 一老人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痰相續，脈左散大而緩，右緩大不及左，重按皆無力，飲食略減而微渴，大便四日始一行。醫投風藥。朱曰：若是至春必死。此大虛症，宜大補之。以參、芪、歸、芍、白朮、陳皮濃煎，下連柏丸三十粒，服一年，後精力如丁年。連柏丸薑汁炒，薑糊爲丸，冬加乾薑少許。

《景岳全書・雜證謨・眩運》 吐法新按　先君壽峰公少壯時頗好酒，因致酒病，自四旬之外，遂絕戒不飲。後至七旬，因除夜之樂，飲一小杯，而次早眩暈不能起。先君素善吐法，有記在痰飲門，因吐去清痰而眩暈頓愈。原其所由，則一杯之酒何遽爲痰，不過以惡酒之臟，而忽被酒氣，則眞陰清氣爲之淆亂而然。吐去痰飲，酒氣可除，吐能升氣，清陽可復，此非治痰而實以治亂耳，故志此以見其義。

《症方發明・眩運》 一婦時多暴怒，以致經水復止。入秋以來，漸覺氣逆上厥，如畏舟舡之狀，動輒運去，久久卧於床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百般醫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分，略寧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病轉凶危，大熱引飲，腦痛如刀劈，食少溺多，已治棺木，無他望矣。嘉言診之，許以可救。蓋怒甚則血鬱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巔疾。厥者逆也，巔者高也。氣與血俱逆於高巔，故動輒眩運也。又以上盛下虛者，過在足少陽膽經。膽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因爲厥巔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熱蒸，土木相凌，故艱食而多瀉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膽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三七、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脘之血，以龍骨、牡蠣、五味之屬，斂其浮遊之神。最要在每劑藥中，生入豬膽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膽汁必乾，亟以同類之物濟之。藥一入口，便覺神返其舍，忘其口苦，連盡十數劑，服豬膽汁二十餘枚，熱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瀉自止，始能起牀，行動數武。然尚覺身輕如葉，不能久支。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去豬膽、龍薈，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湯爲引，平調數日全愈。

《續名醫類案・頭暈》 朔客梁姓者邀診，時當夏日，裸坐，盤餐倍於常人，形偉氣壯，熱汗淋灕於頭項間。診時不言所以，切其六脈沈實，不似有病之候，惟兩寸略顯微數之象。但切其左，則以右掌抵額，切其右，則以左掌抵額，知其肥盛多濕，而夏暑久在舟中，時火鼓激其痰而眩暈也。詢之果然。因與導痰湯加黃柏、澤瀉、茅朮、厚朴，二服而安。

龍子材治大學士高中玄患頭目眩暈，耳鳴眼黑，如在風雲中，目中溜火。或與清火化痰，或與滋補氣血，俱罔效。診之六脈洪數，此火動生痰。以酒蒸大黃三錢爲末，茶下，一服而愈。蓋火降則痰自清矣。

錢國賓治陳叔明，幼年多讀，抱學貧居，自甘清淡，有品士也。至三旬外，一見日光即覺昏暈，漸至見光昏暈，遂坐於帳，凡有隙處，莫敢窺，如是二十年矣。諸藥遍嘗，親友憐其品行，時以升斗周之。與診乃陽虛陰極之症，須返本還元之藥可治也。用首經人、乳、臍帶、胎髮、秋石，煉蜜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三更時服下一丸，月餘而愈。適錢有此丸，因與之也。

《類證治裁・眩暈》 褚氏　高年頭暈，冬初因怒瘁發，先怔忡而眩仆，汗多如洗，夜不能寐，左寸關脈浮大無倫。此膽氣鬱勃，煽動君火，虛陽化風，上冒巔頂所致。用丹皮、山梔各錢半，甘菊、白芍俱炒，各三錢，鉤藤、茯神各三錢，柏子仁、棗仁生研，各八分，桑葉二錢，浮小麥二兩，南棗四枚，二服悸眩平，汗止熟寐矣。隨用熟地、潞參、五味、茯神、麥冬、蓮子、白芍，數服全愈。凡營液虛，膽火上升蒙竅，須丹、梔、鉤藤、桑葉以泄熱，炒菊、芍以熄風和陽，再加茯神、棗仁、柏子仁、小麥以安神涼心，風靜汗止，必收斂營液爲宜。

《張聿青醫案・眩暈》 楊左　白疹已化，熱亦漸輕，而四肢欠溫，痰多頻咳，有時自覺熱衝至巔，則頭昏眩暈，脈象沉弦。良由痰飲內阻，陽氣不克宣通，所謂無痰不作眩也。擬化痰以通陽氣。

製半夏一錢五分　橘紅一錢　炒蘇子三錢　白蒺藜三錢，去刺　殭蠶二錢　白茯苓三錢　製南星四分　川桂枝四分　煨天麻一錢五分　煨薑二片

二診　頭暈惡寒已退，痰多欲咳。的是談飲內動，陽氣鬱阻。再化痰降氣。

於朮二錢　川桂枝三分　補骨脂鹽水炒，一錢　乾薑三分　炙草二分　橘紅一錢　白茯苓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五茄皮二錢

三診　昨吐痰涎甚多，飲邪上泛也。今吐痰尚作噁心，胃氣已經虛餒，況吐出帶黑。擬四逆法。

台參鬚另煎沖，八分　上廣皮一錢　生熟薏仁各二錢　茯苓三錢　製半夏一

錢五分　熟附片五分　淡乾薑五分　竹茹薑汗炒，一錢　生熟穀芽各一錢五分

四診　投附子四逆，嘔吐已止，痰亦漸少，咳嗽較定，而咽中覺燥，舌仍淡白。本質陰虧，未便溫燥過節，擬六君以治脾胃爲主。

台參鬚八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炒於朮一錢五分　上廣皮一錢　生熟草各一分　竹茹薑汗炒，一錢　佩蘭葉一錢五分　白茯苓三錢　生熟穀芽各一錢五分

五診　祛痰補氣，咳嗽痰多俱減，咽燥轉潤。的是寒飲內阻，脾胃氣虛。藥向效邊求。

台參鬚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炒陳皮一錢　薑汗炒竹茹一錢　炒於朮二錢　生熟草各二分　雲茯苓三錢　生熟穀芽各一錢　玫瑰花二朵　眞武丸三錢，先服

六診　痰多咳逆氣喘，脈象沉弦，左部細弱。脾胃腎皆虛，氣不收攝。擬攝納陽氣。

台參鬚　補骨脂　厚杜仲　雲茯苓　車前子　菟絲子　懷牛膝　濟生腎氣丸

七診　溫攝脾腎，氣喘已平，痰亦漸少。可見脾虛不運則生痰，腎虛不納則氣逆。藥既應手，宜再擴充。

台參鬚一錢　炒於朮一錢五分　牛膝鹽水炒，三錢　車前子三錢　上廣皮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沙苑鹽水炒，三錢　菟絲子鹽水炒，三錢　茯苓三錢　巴戟肉三錢　杜仲三錢　補骨脂鹽水炒，三錢

八診　氣喘已平，每至戌後陰分，痰輒上逆。再以溫藥和之。

台參鬚一錢　茯苓三錢　炒於朮二錢　桂枝四分　炙甘草二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杜仲三錢　巴戟肉三錢　橘紅一錢　菟絲子鹽水炒，三錢　濟生腎氣丸三錢

丸方　脾虛則生濕，氣虛則生痰，痰飲內踞，爲喘爲咳爲眩暈。溫脾所以燥濕化痰，而脾土之陽，化生於命火。歷投溫補脾腎，頗形康勝。此次喘發甚重，守前意進退施治，漸得平定。惟衰年氣血皆虧，陰膩之藥，必助寒飲，惟血肉有情之品，斯溫不涉燥，柔不涉膩。

炙上耆四兩　煨天麻一兩　巴戟肉三兩　白茯苓三兩　炙甘草八錢　奎黨參六兩　炒山藥三兩　廣鬱金三兩　川桂枝八錢　炒於朮三兩　甘杞子三兩　厚杜仲三兩　炒萸肉二兩　製半夏二兩　廣橘紅一兩　澤瀉一兩五錢　肥玉竹二兩　補骨脂鹽水炒，二兩　白蒺藜去刺炒，二兩　菟絲子鹽水炒，二兩　蜜炙淡乾薑六錢　炒霞天麴二兩　胡桃肉十二枚，打碎

右藥各炒研爲末，用鮮河車一具，漂淨酒煮打爛，搗藥糊丸，每服三錢。

內科總部

耳鳴部

題解

《保命集・大頭論》 有若蟬鳴者，有若鐘聲者，有若火熇熇狀者。

《赤水玄珠・耳門》 凡耳鳴症，或是蟬噪之聲，或是鐘鼓之響，或是閉塞，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壅閉矣。【略】有因於風而得，其鳴如輪車哄然。

《壽世保元・六氣爲病・火類》 耳鳴，熱衝聽戶，耳中作聲也。

《景岳全書・耳證》 故人於中年之後，每多耳鳴，如風雨，如蟬鳴，如潮聲者。

論說

《素問・通評虛實論》 五臟不平，六腑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素問・脈解》 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

《素問・五常政大論》 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略】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略】目轉耳鳴。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略】三之氣，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略】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乃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陰所至爲喉痹耳鳴嘔涌，陽明所至爲皴揭，太陽所至爲寢汗痙，病之常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 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膈如寒。【略】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略】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

《靈樞・經脈》 三焦手少陽之脈，【略】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

《靈樞・經筋》 手太陽之筋，【略】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爲筋瘻頸腫。

《靈樞・口問》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悗。

《靈樞・決氣》 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

《靈樞・海論》 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略】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怠惰安卧。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虛勞耳聾候》 腎候於耳。勞傷則腎氣虛，風邪入於腎經，則令人耳聾而鳴。若膀胱有停水，浸漬於腎，則耳聾而氣滿。

《諸病源候論・解散病諸候・寒食散發候》 或耳鳴如風聲，汁出，坐自勞出力過度，房室不節，氣迸奔耳故也。勤好飲食，稍稍行步，數食節情即止。

《諸病源候論・耳病諸候・耳鳴候》 腎氣通於耳，足少陰腎之經，宗脈之所聚。勞動經血，而血氣不足，宗脈則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與氣相擊，故爲耳鳴。診其右手脈，寸口名曰氣口以前脈，浮則爲陽，手陽明大腸脈也，

沉則爲陰，手太陰肺脈也。陰陽俱虛者，此爲血氣虛損，宗脈不足，病苦耳鳴嘈嘈，眼時妄見光，此是肺與大腸俱虛也。左手尺中名曰神門，其脈浮爲陽，足太陽膀胱脈也。虛者，膀胱虛也。腎與膀胱合，病苦耳鳴，忽然不聞，時惡風，膀胱虛則三焦實也。膀胱爲津液之府，若三焦實，則尅消津液，尅消津液，故膀胱虛也。耳鳴不止，則變成聾。

《聖惠方・食治耳鳴耳聾諸方》 夫耳鳴耳聾者，腎爲足少陰之經，而藏精，其氣通於耳。耳宗脈之所聚。若精氣調和，則腎氣強盛，五音分曉，若勞傷血氣，兼受風邪，積於腎臟，而精氣脫，則耳聾也。血氣不足，宗脈即虛，風邪乘虛隨入耳中，與氣相擊，則爲耳聾也。

《原病式・火類》 諸熱瞀瘈，暴喑冒昧，躁擾狂越，罵詈，驚駭，肘腫疼酸，氣逆衝上，禁栗如喪神守，噦，嘔，瘡，瘍，喉痹，耳鳴及聾，嘔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瞤瘈，暴病暴死，皆屬於火。【略】

耳鳴：有聲，非妄聞也。耳爲腎竅，交會手太陽、少陽，足厥陰、少陰、少陽之經。若水虛火實，而熱氣上甚，客其經絡，衝於耳中，則鼓其聽戶，隨其脈氣微甚，而作諸音聲也。經言：陽氣上甚而躍，故耳鳴也。

《保命集・大頭論》 論曰：耳者，蓋非一也。以竅言之，是水也；以聲言之，金也。以經言之，手足少陽俱會其中也。有從內不能聽者，主也。有從外不能入者，經也。有若蟬鳴者，有若鐘聲者，有若火熇熇狀者，各隨經見之，其間虛實不可不察也。假令耳聾者腎也，何謂治肺？肺主聲，鼻塞者肺也。何謂治心？心主臭。如推此法，皆從受氣爲始。腎受氣於巳，心受氣於亥，肝受氣於申，肺受氣於寅，脾王四季。此法皆長生之道也。

《脾胃論・大腸小腸五臟皆屬於胃胃虛則俱病論》 《黃帝針經》云：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皆屬足陽明胃。小腸之穴，在巨虛下廉，大腸之穴，在巨虛上廉，此二穴，皆在足陽明胃三里穴下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小腸受胃之榮氣，乃能行津液於上焦，溉灌皮毛，充實腠理。若飲食不節，胃氣不及，大腸、小腸無所稟受，故津液涸竭焉。《內經》云：耳鳴、耳聾，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此胃弱不能滋養手太陽小腸、手陽明大腸。故有此證。然亦止從胃弱而得之，故聖人混言腸胃之所生也。或曰：子謂混言腸胃所生，亦有據乎？予應之曰：《玉機眞臟論》云：脾不及，令人九竅不通，謂脾爲死陰，受胃之陽氣，能上升水穀之氣於肺，上充皮毛，散入四臟；今脾無所稟，不能行氣於臟腑，故有此證，此則脾虛九竅不通之謂也。雖言脾虛，亦胃之不足所致耳。此不言脾，不言腸胃，而言五臟者又何也？予謂：此說與上三說無以異也，蓋謂脾不受胃之稟命，致五臟所主九竅，不能上通天氣，皆閉塞不利也，故以五臟言之。此三者，止是胃虛所致耳。然亦何止於此，胃虛則五臟、六腑、十二經、十五絡、四肢，皆不得營運之氣，而百病生焉，豈一端能盡之乎。

《脾胃論・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或曰：經言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又脾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又五臟不利，則九竅不通；又頭痛耳鳴，九竅不通利，腸胃之所生也。請析而解之？答曰：夫脾者，陰土也，至陰之氣，主靜而不動；胃者，陽土也，主動而不息。陽氣在於地下，乃能生化萬物。故五運在上，六氣在下。其脾長一尺，掩太倉，太倉者，胃之上口也。脾受胃稟，乃能熏蒸腐熟五穀者也。胃者，十二經之源，水穀之海也，平則萬化安，病則萬化危。五臟之氣，上通九竅。五臟稟受氣於六腑，六腑受氣於胃。六腑者，在天爲風、寒、暑、濕、燥、火，此無形之氣也。胃氣和平，榮氣上升，始生溫熱。溫熱者，春夏也，行陽二十五度。六陽升散之極，下而生陰，陰降則下行爲秋冬，行陰道，爲寒涼也。胃既受病，不能滋養皮膚血脈筋骨，故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是六腑生氣先絕，五臟無所稟受，而氣後絕矣。肺本收下，又主五氣，氣絕則下流，與脾土疊於下焦，故曰重強。胃氣既病則下溜。經云：濕從下受之，脾爲至陰，本乎地也，有形之土，下塡九竅之源，使不能上通於天，故曰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胃者，行清氣而上，即地之陽氣也，積陽成天，曰清陽出上竅，曰清陽實四肢，曰清陽發腠理者也。脾胃既爲陰火所乘，穀氣閉塞而下流，即清氣不升，九竅爲之不利。胃之一腑病，則十二經元氣皆不足也。氣少則津液不行，津液不行則血虧，故筋皮肉血脈皆弱，是氣血俱羸弱矣。勞役動作，飲食飢飽，可不愼乎。凡有此病者，雖不變易他疾，已損其天年，更加之針灸用藥差誤，欲不夭枉得乎？

《世醫得效方・眼科》 肝虛，則頭暈、耳聾、目眩。腎虛，則虛壅生花，耳作蟬鳴，尤宜補肝益腎。

《脈因證治・臟證》 肝　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脇，肝經膈咽不通，飲食不下，土衰。病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僵嗌仆，裏急緛戾，脇痛嘔

泄，令人善怒也。虛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

《證治準繩・七竅門下・耳》　耳　屬足少陰腎經，《中藏》曰：腎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於耳。《素問》曰：腎在竅爲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又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故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注：牙車即頰車穴也，在耳下曲頷端陷中。耳偏高者腎偏傾，耳高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玄珠》曰：耳薄而黑或白者，腎敗也。又屬手少陰心經，《素問》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又曰：手少陰之絡，會於耳中。又屬手太陰肺經，李東垣曰：耳本主腎，而復能聽聲者，聲爲金，是耳中有肺水，土生於申也。王太僕曰：手太陰肺絡，會於耳中，肺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而耳聾。又屬足厥陰肝經，《素問》曰：肝病氣逆則耳聾不聰。朱丹溪曰：耳聾屬熱，少陽、厥陰熱多。又屬手足少陽三焦膽，手太陽小腸經之會，《靈樞》曰：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籠，窗籠者，耳中也。《素問》曰：一陽獨腸經之會，《靈樞》曰：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籠，窗籠者，耳中也。《素問》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其終者耳聾。注：嘯，耳中鳴如嘯聲也。膽及三焦脈皆入耳，故氣逆上則耳中鳴。又曰：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傷寒三日少陽受之，則胸脇痛而耳聾，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靈樞》曰：手太陽所生病者，耳聾，目黃。又屬手足陽明大腸胃經，《素問》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靈樞》曰：聾而痛者，取手陽明。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陽。又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又屬足太陽膀胱經，《素問》曰：太陽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又屬手足少陰心腎，太陰肺脾足陽明胃經之絡。《素問》曰：此五絡皆屬於耳中，上絡左角，邪客之則病。

《保命集》云：夫耳者，以竅言之水也，以聲言之金也，以經言之手足少陽俱會其中也。有從內不能聽者主也，有從外不能入者經也。有若蟬鳴者，有若鐘聲者，有若火熇熇然者，各隨經見之，其間虛實不可不察也。假令耳聾者，何謂治肺，肺主聲，鼻塞者肺也。何謂治心，心主臭。如推此法，皆從受氣於始，腎受氣於巳，心受氣於亥，肝受氣於申，肺受氣於寅，脾受氣於四季，此治法皆生長之道也。

趙以德曰：耳者腎之竅，足少陰經之所主，然心亦寄竅於耳，在身十二經脈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外，其餘十經脈絡皆入耳中。蓋腎治內之陰，心治外之陽，合天地之道，精氣無處而不交通，故清淨精明之氣上走空竅，耳受之而聽斯聰矣，因此耳屬二藏之竅也。於是諸經稟其陰陽五行，精明者皆上入之，所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從斯辨矣。經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清陽出上竅是也。若二氣不調則交通不表，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而陽氣之閉塞者，或因煩勞，陰虛氣浮；或因衛氣不下，循脈積聚於上；或得於邪風與陽並盛；或因熱淫之勝；或因三焦之火獨光，而耳中渾渾焞焞；或因經藏積熱所致；或因大怒氣上而不下。夫如是者，皆由心氣虛實不調。虛則不能治其陽下與陰交，實則恃陽強而與陰絕。經曰：至陰虛，天氣絕是也。而地氣之冒明者，或憂愁不解，陰氣閉塞，不與陽通；或內外濕飲痞隔，其氣不得升降，則耳中亦渾渾焞焞；或腎精脫，若熱病之精脫，二者尺脈絕則死；或耳中因二氣不和，結乾耵聹塞之。夫如是，皆由腎氣不和，虛則陰氣微不能上交於陽，而陽是暴實，則陰氣逆不納其陽也。《靈樞》曰：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能聞五音。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實之氣入於耳中者，皆足以亂二藏主竅之精明。至於聾聵，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異。左腎爲陰主精，右腎爲陽主氣，精不足，氣有餘，則聾爲虛。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壯，此精氣俱有餘，固藏閉塞，是聾爲實，乃高壽之兆也。二者皆稟賦使然，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曰：不知調陰陽七損八益之道，早衰之節也。其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此亦無治也。惟暴聾之病，與陰陽隔絕之未甚，經脈欲行而未通，衝擊其中，鼓動聽戶，隨其氣之微甚而作嘈嘈風雨諸聲者，則可隨其邪以爲治，補不足，瀉有餘，務使陰陽和平，自然清淨之氣上走耳中而聽斯聰矣。曰若子所表，言水火同開此竅，何《原病式》之非溫補耶？曰心在竅爲舌，以舌非孔竅，因寄竅於耳，則是腎爲耳竅之主，心爲耳竅之客。以五藏開竅於面部，分陰精陽氣言之，在腎肝居陰，故耳目二竅陰精主之；在心肺脾居陽，故口舌鼻三竅陽氣主之。所以陽精主者，貴清涼而惡煩熱；陽氣主者，貴溫暖而惡寒涼。潔古老人嘗有是論，信耳目之不可以溫補也。

《仁齋直指》云腎通乎耳，所主者精，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聞而聰。若勞傷氣血，風邪襲虛，使精脫腎憊，則耳轉而聾。又有氣厥而聾者，有挾風而聾者，有勞傷而聾者，蓋十二經脈上絡於耳，其陰陽諸經適有交並，則藏氣逆而爲厥，厥氣搏入於耳，是爲厥聾，必有時乎眩暈之證。耳者，宗脈之所附，脈虛而風邪乘之，風入於耳之脈，使經氣否而不宣，是爲風聾，必有時乎頭痛之證。勞役傷於血氣，淫欲耗其精元，瘦悴力疲，昏昏憒憒，是爲勞聾。有能將適得所，血氣和平，則其聾暫輕；其或日就勞傷，風邪停滯，則爲久聾之證矣。外此又有耳觸風邪，與氣相擊，其聲嘈嘈，眼或見火，謂之虛鳴。

綜述

《證治彙補・耳病》 大意

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耳。《內經》分新舊治之，新聾多熱，少陽陽明火盛也。舊聾多虛，少陰腎氣不足也。《彙補》

內因

腎通乎耳，所主者精，精盛則腎氣充足，耳聞耳聰。《心法》若疲勞過度，精氣先虛，四氣得以外入，七情得以內傷，遂致聾聵耳鳴。《大全》

外候

腎氣充盛則耳聰，腎氣虛敗則耳聾。腎氣不足則耳鳴，腎氣結熱則耳膿。《繩墨》

附耳鳴

耳鳴是痰火上升，壅閉聽戶，有漸聾之機焉。大抵因痰火在上，又因惱怒而得，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當具勞怯之狀。《雜著》

《程杏軒醫案・輯録・慶敬齋方伯耳鳴》 經言腎氣通於耳。故人至中年以後，腎氣漸衰，每多耳鳴之患。喻氏論之甚晰。然不獨肝腎之陰氣上逆，必兼挾有內風乘虛上升。夫風善入孔竅。試觀簾櫳稍疎，風即透入。人之清竅，本屬空虛，是以外感風邪，其息即鳴。韓昌黎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凡物之鳴，由於不得其平。人身之陰失其平，陽失其秘，化風盤旋，上干清竅，汩汩之聲，晝夜不息，其義亦然。議與潛陽熄風，靜以制動之治。

安波按：耳爲腎之主竅，心膽寄附。是以體虛失聰，心腎同責，案內簾櫳稍疏，風即透入之句，眞是精議卓識。

《醫階辨證・六鬱爲病辨》 熱鬱生病，目瞀小便赤，或狂越躁擾，或噤慄如喪神守，或喉閉，或耳鳴，或重舌木舌。

《醫階辨證・耳聾耳閉辨》 耳閉、耳中鳴，或癢，或氣滿不能聽，是外聲不得入。

《醫門補要・耳部》 耳痛，耳鳴者，三焦病。

《肘後方・治卒耳聾諸病方》 若卒得風，覺耳中恍恍者。急取鹽七升，甑蒸使然，以耳枕鹽上，冷復易。亦療耳卒疼痛，蒸熨。

耳中常鳴方。生地黃切，以塞耳，日十數易。

《楊氏産乳方》 療耳鳴，無晝夜。烏頭燒作灰、菖蒲等分。爲末。綿裹，塞耳中，日再用，效。

《千金要方・七竅病・耳病》 治腎熱，面黑目白，腎氣內傷，耳鳴吼鬧、短氣，四肢疼痛，腰背相引，小便黃赤方：

羊腎一具，治如食法　白朮五兩　生薑六兩　玄參四兩　澤瀉二兩　芍藥　茯苓各三兩　淡竹葉切，二升　生地黃切，一升

右九味咬咀。以水二斗煮羊腎、竹葉，取一斗，去滓澄之，下藥，煮取三升，分三服，不已，三日更服一劑。

治腎虛寒，腰脊苦痛，陰陽微弱，耳鳴焦枯方：

生地黃汁二升　生天門冬汁　白蜜各三升　羊腎一具炙　白朮　麥麵各一斤　甘草　乾薑　地骨皮各八兩　桂心　杜仲　黃耆各四兩　當歸五味子各三兩

右十四味末之，內盆中，取前三物汁和研，微火上暖盆，取熱更研，日暴乾，常研，令離盆，酒服方寸匕，日再。

治耳聾鳴，汁出，皆由腎寒，或二十年不差方：

故鐵二十斤，燒赤，水五斗浸三宿，去鐵澄清　柘根三十斤，水一石煮取五斗，去滓澄清　菖蒲切，五斗，水一石煮取五斗，去滓澄清

右三味合一石五斗，用米二石，並麵二斗，釀如常法酒，用一月封頭開清，用磁石嗡鐵者三斤，搗爲末，內酒中，浸三宿，飲之，日夜飲，常取小小醉而眠，取聞人語乃止藥。

又方：服天門冬酒，百日差。

又方：礬石少許，以生菖蒲根汁和，點入耳中。

治勞聾，氣聾，風聾，虛聾，毒聾，久聾耳鳴方：

山茱萸　乾薑　巴戟天　芎藭　澤瀉　桂心　菟絲子　黃耆　乾地黃　遠志　蛇床子　石斛　當歸　細辛　蓯蓉　牡丹　人參　甘草　附子各二兩　菖蒲一兩　羊腎二枚　防風一兩半　茯苓三兩

右二十三味末之，蜜丸如梧子。食後服十五丸，日三，加至三四十丸止。皆緣腎虛耳，故作補腎方，又作薄利九竅藥即差。

治耳鳴聾方：

當歸　細辛　芎藭　防風　附子　白芷各六銖

右六味末之，以鯉魚腦八兩合煎，三上三下，膏成，去滓，以棗核大灌耳中，日以綿塞耳孔。

治耳鳴如流水聲，不治久成聾方：生烏頭掘得，乘濕削如棗核大，內耳中，日一易之，不過三日，愈。亦療癰及卒風聾。

治耳鳴水入方：

通草　細辛　桂心各十八銖　菖蒲一兩　附子六銖　礬石六銖　當歸　甘草各十二銖　獨活一兩半

右九味末之，以白鵝脂半合，稍稍和如棗核，綿裹內耳中，日三，旋旋和用。

《千金要方・心臟・頭面風》　治腦風頭重，頸項強，眼瞤淚出，善欠，目欲眠睡，憎風，劇者耳鳴滿，眉眼疼悶，吐逆眩倒不自禁，諸風乘虛經，五臟六腑皆爲癲狂，諸邪病悉主之，芎藭酒。

《千金要方・肺臟・肺虛實》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陽俱虛者，手太陰與陽明經俱虛也。病苦耳鳴嘈嘈，時妄見光明，情中不樂，或如恐怖，名曰肺與大腸俱虛也。

治肺與大腸俱不足，虛寒乏氣，小腹拘急，腰痛羸瘠百病，小建中湯。

《千金要方・大腸腑・咳嗽》　通氣丸　主久上氣欬嗽，咽中腥臭。虛氣攪心痛，冷疼。耳中嘈嘈，風邪毒注。時氣，食不生肌，胸中隔塞，嘔逆，多唾，惡心，心下堅滿，飲多食少，惡疰淋痛病。

《千金翼方・耳病》　治勞聾、氣聾、風聾、虛聾、毒聾，如此久聾，耳中作聲，補腎治五聾。

又方：

萆麻伍分　杏仁壹兩，去尖皮　桃仁肆分，去皮尖　巴豆仁壹分，去心皮，熬　石鹽叁分　附子半兩，炮　昌蒲壹兩　磁石壹兩　薰陸香壹分　松脂貳兩半　蠟貳兩　通草半兩

右壹拾貳味，先擣諸石等，令細，別擣諸物等。加松脂及蠟合擣數千杵，令可丸乃止。取如棗核大，綿裹塞耳。一日四五度，出之轉捻，不過三四度，日一易之。

又湯方：

磁石肆兩　牡荊子貳兩。一云壯蠣　石昌蒲叁兩　山茱萸貳兩　芎藭貳兩　茯神貳兩　白芷貳兩　枳實貳兩，炙　地骨皮叁兩　天門冬叁兩，去心　甘草叁兩，炙　橘皮貳兩　生薑貳兩，切　竹瀝貳升

右壹拾肆味，咬咀，以水捌升，煮取減半。下竹瀝煮取貳升半，分爲三服。五日服一劑，三劑後著散。

又散方：

石昌蒲貳兩　山茱萸貳兩　磁石肆兩　土瓜根貳兩　白斂貳兩　牡丹皮貳兩　牛膝貳兩

右柒味，擣篩爲散，綿裹塞耳，日一易，仍服大三五七散一劑。

又方：

硫黃　雌黃一云雄黃

右貳味，等分末之，綿裹塞耳，數日聞聲。

又方：以童子尿灌耳中三四度差。

《千金翼方・中風》　馬灌酒　主除風氣，通血脈，益精氣，定六腑，明耳目，悅澤顏色，頭白更黑，齒落更生。服藥二十日力勢倍，六十日志氣充強，八十日能夜晝，百日致神明。

《千金翼方・中風》　芎藭湯　主風癲引脇痛，發作則吐，耳中如蟬鳴。

《千金翼方・服石及寒食散已達失節度發病療之法合四十五條》　或耳鳴如風聲，又有汁出者，由自勞出力過度，房室不節，氣上犇耳故也。但數數冷食，禁房室即差。

《外臺秘要・耳鳴方六首》　病源：腎氣通於耳，足少陰腎之經，宗脈之所聚。勞動經血，而血氣不足，宗脈則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與氣相擊，故爲耳鳴。診其右手脈寸口，名曰氣口，以前脈浮，則爲陽，手陽明大腸脈也。沉則爲陰，手太陰肺脈也。陰陽俱虛者，此爲血氣虛損，宗脈不足，病苦

耳鳴嘈嘈，眼時妄見花，此是肺與大腸俱虛也。左手尺中，名曰神門，其脈浮爲陽，足太陽膀胱脈也。虛者，膀胱虛也。腎與膀胱合病，苦耳鳴，忽然不聞，時惡風。膀胱虛，則三焦實也。膀胱爲津液之府，若三焦實，則剋消津液，剋消津液，故膀胱虛也，耳鳴不止，則變成聾。

《廣濟》療耳鳴，塞耳丸方：

巴豆二枚去皮熬　桃仁去皮熬二枚　松脂大豆許

右三味，擣作二丸，綿裹塞耳中。

又療耳鳴沸鬧方：

吳茱萸　巴豆去皮熬　乾薑　石菖蒲　磁石　細辛各一分

右六味擣末，以鵝膏和少許，以綿裹塞耳中。以鹽五升，布裹蒸之，以熨耳門，令其煖氣通入耳內，冷復易之，如此數用。差後常以亂髮卷以塞耳中，愼風。

《肘後》療耳中常鳴方：

生地黃截斷塞耳，日十易之，以差。一云紙裹，微火中煨之用良。

《千金》療耳鳴聾方：

當歸　細辛　防風　附子　芎藭　白芷各六銖

右六味末之，以雄鯉魚腦和煎，三上三下，膏香，去滓以棗核許塞耳中。以綿裹之，魚腦用六合，微火鍊之。

又方：

通草　細辛　桂心各三分　菖蒲四分　附子一分　礬石一分　當歸　甘草各二分　獨活六分　葱涕半合

右十味擣末，以白鵝膏半合旋旋和，以綿裹棗核大塞耳中，日三取差。忌如常。

又療耳聾，鳴如流水聲，久不治成聾方：生烏頭淨洗，削如棗核大，以塞耳中，日一易之，三日愈。亦療癢及卒風聾。

《醫心方・治耳鳴方》《病源論》云：耳者，宗脈之所聚。宗脈虛，則風邪乘虛隨脈入耳，与氣相擊，故爲耳鳴。《千金方》治耳鳴如流水聲，不治久成聾方。生烏頭蒸，削如棗核大，塞耳，日一夜一易，不過三日愈之，治癢及風聾。《小品方》治風聾、耳中鳴方。但用鯉魚腦，竹筒盛，塞頭，蒸令烊，冷，以灌耳即愈。又方附子、菖蒲分末搗以綿裹塞兩耳甚良。《葛氏方》云：耳中恆鳴方，生地黃，切斷，仍以塞之，日夜數十易，亦治聾。又云：卒得風耳中吼者方。急取鹽七升甑中蒸，使熱以耳枕鹽上，冷易之。

《聖惠方・治耳風聾諸方》治風虛耳聾啾啾，黃耆散。

治風虛，耳中悾悾鬧，便聾不聞人語聲，磁石浸酒。

《聖惠方・治勞聾諸方》治勞聾腎虛，或耳中常聞鐘磬、風雨之聲，宜服補腎磁石圓。

《聖惠方・治耳久聾諸方》治耳久聾鳴，或有汁出，皆由腎虛，致多年不差，宜服鐵漿酒。

治耳聾年久，耳中常鳴，魚腦膏。

《聖惠方・治暴熱耳聾諸方》治風毒壅熱，胸心痰滯，兩耳虛鳴，頭重目眩，宜服犀角散。

治上焦風熱，耳忽聾鳴，四肢滿急，昏悶不利，宜服茯神散。

《聖惠方・治耳虛鳴諸方》夫腎氣通於耳，足少陰腎之經，宗脈之所聚。勞動經血，而血氣不足，宗脈則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與氣相擊，故爲耳鳴。診其右手脈寸口，名曰氣口以前，脈浮則爲陽，手陽明大腸脈也；沉則爲陰，手太陰肺脈也。陰陽俱虛者，此爲血氣虛損，宗脈不足，病苦耳鳴嘈嘈是也，眼時妄見光，此是肺與大腸俱虛也。左手尺中，名曰神門，其脈浮爲陽，足太陽膀胱脈也，虛者膀胱虛也。腎與膀胱合病，若耳鳴，忽然不聞，時時惡風。膀胱虛則三焦實，實則剋消津液，故膀胱虛也。耳鳴不止，則變成聾也。

治耳中蟬鳴，乾地黃散。

治耳虛聾及鳴，菖蒲酒。

治耳鳴，或因水入耳，葱涕圓。

治耳鳴塞耳方：

吳茱萸一分　巴豆一分去皮臍　乾薑一分炮裂剉　菖蒲一分　細辛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鵝脂和綿裹，塞於耳中。

治耳鳴兼聾，宜用此方：

當歸半兩　細辛　芎藭　防風去蘆頭　附子生用　白芷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雄鯉魚腦一斤，合煎，三上三下，膏香，去滓，以綿裹棗核大，塞耳中。

又方：

雄鯉魚腦八兩　防風去蘆頭　菖蒲　細辛　附子生用　芎藭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魚腦煎令稠，每取棗核大，綿裹納耳中。

治耳中常有聲哄哄者，塞耳薝蔔圓。

治耳鳴無晝夜方：

菖蒲一分　川烏頭一分去皮臍生用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綿裹半錢，塞耳中，日再易之。

又方：右以生肥地黃，截作段子，濕紙裹，微煨，納耳中。

又方：右以生烏頭，削如棗核大，納耳中，日一易之。

《聖濟總録・耳門》論曰：腎氣通於耳，心寄竅於耳，氣竅相通，若窗牖然，音聲之來，雖遠必聞。若心腎氣虛，精神失守，氣不宣通，內外窒塞，斯有聾聵之疾。經所謂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是也。

治腎氣不足，耳聾耳中虛鳴，桂心湯。

治耳聾耳鳴，山芋丸。

治耳聾鳴，常如風水聲，磁石酒。

治耳鳴耳聾塞耳，魚腦膏。

治耳鳴耳聾，塞耳，木通丸。

治耳鳴耳聾，塞耳，芎藭膏。

治風聾，颼颼如風雨鐘磬聲，或時出清水，或有膿汁，黃耆湯。

治風聾積久，及耳鳴，菖蒲散。

治勞聾積久耳鳴，肉蓯蓉丸。

治勞聾虛鳴，塞耳，蓖麻子丸。

治久聾耳鳴，塞耳，魚腦膏。

治五聾鳴鬧，不聞人聲，出黃水，黃耆湯。

耳虛鳴

論曰：耳者心之寄竅，腎氣所通也。府藏和平，則其竅通而無礙。腎氣既虛，風邪乾之，復以思慮勞心，氣脈內結，不得疏通，則耳內渾焞與氣相擊而鳴，或如鐘磬雷鼓，或如蟬噪，皆腎虛所致也。

治腎氣虛弱，氣奔兩耳作聲，甚則成聾，磁石散。

治耳內虛鳴，保命丸。

治男子患耳內虛鳴，腰腎疼痛，髀膝風冷，食飲無味，肉蓯蓉丸。

治腎虛耳內作聲，或如蟬噪，或如風水聲。診其左手足脈微而細，右手關脈洪而大，是其候也。石斛丸。

治腎虛耳數鳴而聾，補腎，黃耆湯。

治腎氣虛弱，氣奔兩耳，鳴甚成聾，桑螵蛸散。

治腎勞虛後，耳常聞鐘磬風雨之聲，補腎，鹿茸丸。

治耳聾及耳鳴，菖蒲浸酒。

治腎虛熱毒，乘虛攻耳，致耳內常鳴如蟬聲，不可專服補藥。龍齒散。

治耳鳴，并水入耳。塞耳菖蒲丸。

治耳內晝夜虛鳴，塞耳。

治腎氣虛弱，風邪干之，上攻於耳，常作蟬鳴，以至重聽，牛膝煎丸。

治腎虛耳鳴，地黃丸。

《本事方・眼目頭面口齒鼻舌唇耳》治腎虛耳鳴，夜間睡著如打戰鼓，覺耳內風吹，更四肢抽掣痛，黃芪丸。

治男子二十歲因瘡毒後腎經熱，右耳聽事不真，每心中不意，則轉覺重，虛鳴疼痛，地黃湯。

《類證普濟本事方續集・治諸虛進食生血氣並論》衛眞湯　治大人、婦人，元氣衰憊，榮衛怯弱，眞陽不固，三焦不和，上盛下虛。夜夢鬼交，覺來盜汗，面無精光，唇口乾燥，耳內蟬鳴，腰背倦痛，心氣虛乏，精神不寧，驚悸健忘，飲食無味，日漸瘦悴，外腎濕癢，夜多小便，腰重冷疼，牽引小腹，足膝緩弱，行步艱難。婦人血海久冷，經候不調，或遇期不至，或一月兩來。赤白帶下，漏，分五色，子宮感寒。久不成孕，並皆治之。此藥大能生氣血，遇夜虛鳴疼痛，地黃湯。

《類證普濟本事方續集・治諸虛進食生血氣並論》衛眞湯　治大人、婦人，元氣衰憊，榮衛怯弱，眞陽不固，三焦不和，上盛下虛。夜夢鬼交，覺來盜汗，面無精光，唇口乾燥，耳內蟬鳴，腰背倦痛，心氣虛乏，精神不寧，驚悸健忘，飲食無味，日漸瘦悴，外腎濕癢，夜多小便，腰重冷疼，牽引小腹，足膝緩弱，行步艱難。婦人血海久冷，經候不調，或遇期不至，或一月兩來。赤白帶下，漏，分五色，子宮感寒。久不成孕，並皆治之。此藥大能生氣血，遇夜半子時，腎水旺極之際，償腎收攝。男子攝血化精，實丹田，填五臟，諸病未萌之前，皆能製。治使不復，爲梗是藥也。每服多寡具列在前。

《洪氏集驗方・神妙六逸圓》張天師留傳老換少壯，輕身強記，駐顏悅色，髮白變黑，開心中迷忘，聰明耳目，神妙六逸圓。

《三因方・耳病證治》腎雖寄竅於耳，當知耳爲聽會，主納五音。外則宮商角徵羽，內則唏噓呵吹呬。內關五臟，外合六淫，故風寒暑濕，使人聾聵耳鳴。

補腎圓　治腎虛耳聾，或勞頓傷氣，中風虛損，腎氣升而不降，致耳內

虛鳴。

《原病式・六氣爲病・火類》 所謂聾者，由水衰火實，熱鬱於上，而使聽戶元府壅塞，神氣不得通泄也，其所驗者，《仙經》言雙手閉耳如鼓音，是謂鳴天鼓也。由脈氣流行，而閉之於耳，氣不得泄，衝鼓耳中，故聞之也。或有壅滯，則天鼓微聞。天鼓無聞，則聽戶元府閉絕，而耳聾無所聞也。故一法含浸針砂酒，以磁石附耳，欲導其氣令通泄也。或問曰：聾既爲熱，或服乾蠍、生薑、附子、醇酒之類辛熱之物，而或愈者，何也？答曰：欲以開發元府，而令耳中鬱滯通泄也。故《養生方》言：藥中其效，則如聞攢百樂音。由陽氣開衝耳中也。

《和劑局方・治諸風》 清神散　消風壅，化痰涎。治頭昏目眩，心忪面熱，腦痛耳鳴，鼻塞聲重，口眼瞤動，精神昏憒，肢體疼倦，頸項緊急，心膈煩悶，咽嗌不利。

加減三五七散　治八風、五痹，癱瘓躄曳，口眼㖞斜，眉角牽引，項背拘強，牙關緊急，心中憒悶，神色如醉，遍身發熱，骨節煩痛，肌肉麻木，腰膝不仁，皮膚瞤動或如蟲行。又治陽虛頭痛，風寒入腦，目旋運轉，有似舟船之上，耳內蟬鳴或如風雨之聲。應風寒濕痹，腳氣緩弱等疾，並能治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 玉華白丹唐行虛先生三品制煉方，曾經進宣政間，系上品丹。　清上實下，助養根元，撫衰救弱，補益臟腑。治五勞七傷，夜多盜汗，肺萎虛損，久嗽上喘，霍亂轉筋，六脈沉伏，唇口青黑，腹脇刺痛，大腸不固，小便滑數，夢中遺泄，肌肉瘦瘁，目暗耳鳴，胃虛食減，久瘧久痢，積寒痼冷，諸藥不愈者，服之如神。

金鎖正元丹　治眞氣不足，元臟虛弱，四肢倦怠，百節痠疼，頭昏眩痛，目暗耳鳴，面色黃黑，鬢髮脫落，頭皮腫癢，精神昏困，手足多冷，心胸痞悶，繞臍切痛，膝脛疼，不能久立；或腳弱隱痛，步履艱難，腰背拘急，不能俯仰，腹痛氣刺，兩脇虛脹，水穀不消，大便不調，嘔逆惡心，飲食減少，恍惚多忘，氣促喘乏，夜多異夢，心忪盜汗，小便滑數，遺精白濁，一切元臟虛冷之病，並能治之。

巴戟圓　補腎臟，暖丹田，興陽道，減小便，填精益髓，駐顏潤肌。治元氣虛備，面目黧黑，口乾舌澀，夢想虛驚，眼中冷泪，耳作蟬鳴，腰胯沉重，百節痠疼，項筋緊急，背胛勞倦，陰汗盜汗，四肢無力。及治婦人子宮久冷，月脈不調，或多或少，赤白帶下，並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 腦肭臍圓　補虛壯氣，暖背祛邪，益精髓，調脾胃，進飲食，悅顏色。治五勞七傷，眞氣虛憊，臍腹冷痛，肢體痠疼，腰背拘急，腳膝緩弱，面色黧黑，肌肉消瘦，目暗耳鳴，口苦舌乾，腹中虛鳴，脇下刺痛，飲食無味，心常慘戚，夜多異夢，晝少精神，小便滑數，時有餘瀝，房室不舉，或夢交通，及一切風虛痼冷，並宜服之。

菟絲子圓　治腎氣虛損，五勞七傷，少腹拘急，四肢痠疼，面色黧黑，唇口乾燥，目暗耳鳴，心忪氣短，夜夢驚恐，精神困倦，喜怒無常，悲憂不樂，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心腹脹滿，腳膝痿緩，小便滑數，房室不舉，股內濕癢，水道澀痛，小便出血，時有餘瀝，並宜服之。久服填骨髓，續絕傷，補五臟，去萬病，明視聽，益顏色，輕身延年，聰耳明目。

金釵石斛圓　治眞氣不足，元臟虛弱，頭昏面腫，目暗耳鳴，四肢疲倦，百節痠疼，腳下隱痛，步履艱難，肌體羸瘦，面色黃黑，鬢髮脫落，頭皮腫癢，精神昏困，手足多冷，心胸痞悶，繞臍刺痛，膝脛痠疼，不能久立，腰背拘急，不得俯仰，兩脇脹滿，水谷不消，腹痛氣刺，發歇無時，心懸噫醋，嘔逆惡心，口苦咽乾，吃食無味，恍惚多忘，氣促喘乏，夜夢驚恐，心忪盜汗，小便滑數，或水道澀痛，一切元臟虛冷之疾，並能治之。常服補五臟，和血脈，駐顏色，潤發，進食肥肌，大壯筋骨。

石南圓　治風毒，腳弱少力，腳重疼痹，腳腫生瘡，腳下隱痛，不能踏地，腳膝筋攣，不能屈伸，項背腰脊拘急不快，風毒上攻，頭面浮腫，或生細瘡，出黃赤汁，或手臂少力，或口舌生瘡，牙齦宣爛，齒搖髮落，耳中蟬聲，頭眩氣促，心腹脹悶，小便時瀝，大便或難。

黃耆圓　治丈夫腎臟風毒，上攻頭面虛浮，耳內蟬聲，頭目昏眩，項背拘急；下注腰腳，腳膝生瘡，行步艱難，腳下隱疼，不能踏地。筋脈拘攣，不得屈伸，四肢少力，百節痠痛，腰腿冷痛，小便滑數，及癱緩風痹，遍身頑痲。又療婦人血風，肢體癢痛，腳膝緩弱，起坐艱難，並宜服之。

茴香圓　治丈夫元臟久虛，冷氣攻衝，臍腹絞痛，腰背拘急，面色萎黃，飲食減少，及膀胱、小腸氣痛，並腎臟風毒，頭面虛浮，目暗耳鳴，腳膝少力，腫痛生瘡。婦人血臟虛冷，食減少力，肢體疼痛，並宜服之。久服補虛損，除風冷，壯筋骨，明耳目。

小菟絲子圓　治腎氣虛損，五勞七傷，少腹拘急，四肢酸疼，面色黧黑，唇口乾燥，目暗耳鳴，心忪氣短，夜夢驚恐，精神困倦，喜怒無常，悲憂不樂，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心腹脹滿，腳膝痿緩，小便滑數，房室不舉，股內濕癢，水道澀痛，小便出血，時有遺瀝，並宜服之。久服填骨髓，續絕傷，補五臟，去萬病，明視聽，益顏色，輕身延年，聰耳明目。

沉香鹿茸圓　治眞氣不足，下元冷憊，臍腹絞痛，脇肋虛脹，腳膝緩弱，腰背拘急，肢體倦怠，面無精光，唇口乾燥，目暗耳鳴，心忪氣短，夜多異夢，晝少精神，喜怒無時，悲憂不樂，虛煩盜汗，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夜夢鬼交，遺泄失精，小便滑數，時有餘瀝，陰間濕癢，陽事不興，並宜服之。

椒附圓　補虛壯氣，溫和五臟。治下經不足，內挾積冷，臍腹弦急，痛引腰背，四肢倦怠，面色黧黑，唇口乾燥，目暗耳鳴，心忪短氣，夜多異夢，晝少精神，時有盜汗，小便滑數，遺瀝白濁，腳膝緩弱，舉動乏力，心腹脹滿，不進飲食，並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諸虛》　遠志圓　治丈夫、婦人心氣不足，腎經虛損，思慮太過，精神恍惚，健忘多驚，睡卧不寧，氣血耗敗，遺瀝泄精，小便白濁，虛汗盜汗，耳或聾鳴，悉主之。

小安腎圓　治腎氣虛乏，下元冷憊，夜多旋溺，肢體倦怠，漸覺羸瘦，腰膝沉重，嗜卧少力，精神昏憒，耳作蟬鳴，面無顏色，泄瀉腸鳴，眼目昏暗，牙齒蛀痛，並皆治之。

《脾胃論・脾胃虛弱隨時爲病隨病制方》　夫脈弦洪緩，而沉按之中之下得時一瀝，其證：四肢滿閉，肢節煩疼，難以屈伸，身體沉重，煩心不安，忽肥忽瘦，四肢懶倦，口失滋味，腹難舒伸，大小便清利而數，或上飲下便，或大便瀝滯不行，一二日一見，夏月飧泄，米穀不化，或便後見血，見白膿，胸滿短氣，膈咽不通，或痰嗽稠黏，口中沃沫，食入反出，耳鳴耳聾，目中流火，視物昏花，胬肉紅絲，熱壅頭目，不得安卧，無力，不思飲食，調中益氣湯主之。

《蘭室秘藏・眼耳鼻門》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乾結，耳鳴耳聾。

《濟生方・五勞六極》　茯苓散　治腎勞，虛損羸乏，咳逆氣短，四肢煩疼，耳鳴骨間熱，小便赤色，腰脊疼痛無力。

《濟生方・耳》　論曰：夫耳者，腎之候；腎者，精之所藏。腎氣實則精氣上通，聞五音而聰矣。若疲勞過度，精氣先虛，於是乎風寒暑濕，得以外入，喜怒憂思，得以內傷，遂致窒壅，耳聾耳鳴，加之出血出膿，則成聤耳底耳之患。候其顴頰色黑者，知其耳聾也。亦有手少陽之脈，動厥而聾者，耳內渾渾焞焞也。手太陽脈，動厥而聾者，耳內氣滿也。大抵氣厥耳聾尚易治，精虛耳聾不易藥。諸證既殊，治各有法。

蒞蓉丸　治腎虛耳聾，或風邪入於經絡，耳內虛鳴。

《直指方・耳》　耳論　耳屬足少陰之經，腎家之竅於耳也。腎通乎耳，所主者精，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聞而聰。【略】外此，又有耳觸風邪，與氣相擊，其聲嘈嘈，眼或見光謂之虛鳴。

芎芷散　治風入耳虛鳴。

耳鳴方。

耳鳴暴聾方。

耳鳴方論，腎者，宗脈所聚，耳爲之竅。血氣不足，宗脈乃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氣與之搏，故爲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枳殼、橘皮、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圓，散邪疎風下氣，續芎歸飲和養。

復聰湯姚方伯傳　治痰火上攻，耳聾耳鳴。

《衛生寶鑑・耳中諸病並方》　《黃帝鍼經》云：精脫者則耳聾。夫腎爲足少陰之經，而藏精氣能乎耳。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若精氣調和，則腎臟強盛，耳聞五音。若勞傷氣血，兼受風寒，損於腎臟而精脫，精脫則耳聾也。然五臟六腑十二經脈，有絡於耳者。其陰陽經氣有相併時，併則臟逆，名之曰厥。氣搏於耳之脈，故令聾。其腎病精脫耳聾者，其候顴顱色黑。手少陽之脈動，其氣厥逆而耳聾者，其證耳內煇煇焞焞也。手太陽厥而耳聾者，其候聾而耳內氣滿也。

茯神散　治上焦風熱，耳忽聾鳴，四肢滿急，胸膈痞滿，昏悶不利。

《衛生寶鑑・咳嗽門・咳嗽論》　人參半夏丸《寶鑑》化痰墜涎，止嗽定喘，療風痰食痰，一切痰逆嘔吐，痰厥頭痛；或風氣偏正頭痛；或風壅頭目昏眩；或耳鳴鼻塞咽乾，胸膈不利。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眩暈》　三五七散　治陽虛眩暈頭痛，惡寒，耳鳴或耳聾。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漩濁》　入藥靈砂圓　治諸虛，白濁，耳鳴大效。

又　小兔絲子圓　治腎氣虛損，五勞七傷，小腹拘急，四肢酸疼，面色黧黑，唇口乾燥，目暗耳鳴，心忪短氣，夜夢驚恐，精神困倦，喜怒無常，悲憂不樂，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心腹脹滿，腳膝痿緩，小便滑數，房室不舉，股內濕癢，水道澀痛，小便出血，時有遺瀝，並宜服之。久服填骨髓，續絕傷，補五臟，去萬病，明視聽，益顏色，輕身延年，聰耳明目。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虛損》　黃耆圓　治丈夫腎臟風虛。上攻頭面虛浮，耳內蟬聲，頭目昏眩，項背拘急。下注腰腳，腳膝生瘡，行步艱難，腳下隱疼，不能踏地。筋脈拘攣，不得屈伸。四肢少力，百節酸疼，腰腿冷重，小便滑數，及癱緩風痹遍身頑痲。又療婦人血風，肢體癢痛，腳膝緩弱，起坐艱難，並宜服之。

又　茴香圓　治丈夫元臟久虛。冷氣攻衝，臍腹疼痛，腰背拘急，面色萎黃。飲食減少，及膀胱小腸氣痛。並腎臟風毒，頭面虛浮，目暗耳鳴，腳膝少力，腫痛生瘡。婦人血臟虛冷，食減少力，肢體疼痛，並宜服之。久服補虛損，除風冷，壯筋骨，明耳目。

又　巴戟圓　補腎臟，暖丹田。興陽道，減小便。填精益髓，駐顏潤肌。治元氣虛憊，面目黧黑，口乾舌澀，夢想虛驚，眼中冷淚，耳作蟬鳴，腰胯沉重，百節痠疼，項筋緊急，背胛勞倦，陰汗盜汗，四肢無力，及治婦人子宮久冷，月脈不調，或多或少，赤白帶下，並宜服之。

又　菟絲子圓　治腎氣虛。面色黧黑，目暗耳鳴，心忪氣短，舉動乏力，腳膝緩弱，小便滑數，房室不舉，股內濕癢，小便澀痛，出血遺瀝。久服補五臟，去萬病，益顏色，聰耳明目。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痼冷》　玉華白丹　清上實下，助養根元，扶衰救危，補益臟腑。治五勞七傷，夜多盜汗，肺痿虛損，久嗽上喘。霍亂轉筋，六脈沉伏，唇口青黑，腹脇刺痛。大腸不固，小便滑數。夢中遺泄，肌肉瘦瘁，目暗耳鳴。胃虛食減。久瘧久痢，積寒痼冷。諸藥不愈者，服之如神。

又　金鎖正元丹　治眞氣不足，元臟虛弱。四肢倦怠，百節痠疼。頭昏眩痛，目暗耳鳴，面色黃黑，鬢髮脫落。頭皮腫癢，精神昏困，手足多冷。心胸痞悶，繞臍切痛。膝脛痠疼，不能久立，或腳弱隱痛，步履艱難。腰背拘急，不得俛仰。腹痛氣刺，兩脇虛脹。水穀不消，大便不調，嘔逆惡心，飲食減少。恍惚多忘，氣促喘乏，夜多異夢，心忪盜汗。小便滑數，遺精白濁，一切元臟虛冷皆治之。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耳病》　羊腎圓　治腎虛耳聾，或勞頓傷氣，中風虛損，腎氣升而不降，或耳虛鳴。

黃耆圓　治腎虛耳鳴，夜間睡著如打戰鼓。耳內風吹，更四肢抽掣痛。

又　蓯蓉圓　治腎虛耳聾，或風邪入於經絡，耳內虛鳴。

又　八味圓　治耳聵及虛鳴。

右用好全蝎四十九枚，炒微黃爲末。每服三錢，以溫酒調，仍下八味圓百粒，空心，只三兩服見效。

又　芷芎散　治風入耳虛鳴。

又　透耳筒　治耳聾，及由腎氣虛，耳中如風水聲，或如鐘鼓聲。

又　清神散　消風壅，化痰涎。治頭昏目眩，心忪面熱，腦痛耳鳴，鼻塞聲重，口眼瞤動，精神昏憒，肢體疼倦，頸項緊急，心膈煩悶，咽嗌不下。

《世醫得效方・眼科》　起坐生花六十三　凡起坐生花，或覺頭旋而悶，耳內蟬鳴，此乃腎虛兼受客熱，不節房事，宜多服補腎圓。

《玉機微義・眼目門》　益氣聰明湯　治飲食不節，勞役形體，脾胃不足，得內障耳鳴，或多年目昏暗，視物不能，此藥能令人目廣大，久服無內外障，耳鳴耳聾之患。【略】如煩悶，或有熱，漸加黃柏，春夏加之，盛暑夏月倍之。若此一味多，則不效。

《衛生簡易方・耳疾》　治耳鳴：　用生地黃截如棗核大，濕紙裹，微火炒煨過，塞耳數易之，以差爲度。

治耳鳴及癢：　用烏頭燒灰，菖蒲等分爲末，綿裹塞耳中，日再易。

又方：　用生烏頭乘濕削如棗核大，塞耳中，旦易，夜易，三日愈。

《證治要訣・虛損門・眩暈》　有頭風證，耳內常鳴，頭上有如鳥雀啾啾之聲，切不可全謂耳鳴爲虛，此頭腦挾風所爲也。有眩運之甚，擡頭則屋轉，眼常觀見黑花，觀見常如有物飛動，或見物爲兩，宜小三五七散，或芎附湯〔飲〕，生料正元飲〔散〕，加鹿茸一錢，下靈砂丹，或用正元〔散〕，炒川椒十五粒，下茸砂丸。若不效，則獨用鹿茸一味，每服半兩，用無灰酒三盞，煎至一盞，去滓，入麝香少許服。

《證治要訣・耳》　耳爲腎竅，耳病皆屬於腎。腎虛故耳中或如潮聲蟬聲，或暴聾無聞。宜鳴聾散，或嚼蠟用酒下，及黃蠟粥食之。

腎經久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飲〔散〕嚥黑錫丹，兼進安腎丸。

《丹溪心法・補損》 補益腎肝丸　治目中焰火，視物錯花，耳聾耳鳴，困倦乏力，寢汗憎風，行步不正，兩足欹側，臥而多驚，腳膝無力，腰下消瘦。

《丹溪心法・耳聾》 耳鳴因酒遏者，大劑通聖散加枳殼、柴胡、大黃、甘草、南星、桔梗、青皮、荊芥。不愈，用四物湯炒。耳鳴必用龍薈丸，食後服。氣實，入檳榔丸或神芎丸下之。聾病必用龍薈丸、四物湯養陰。濕痰者，神芎丸、檳榔丸。耳濕腫痛，涼膈散加酒炒大黃、黃芩，酒浸防風、荊芥、羌活服。腦多孵少，濕加枯礬吹。耳內閧閧然，亦是陰虛。

戴云：亦有氣閉者，蓋亦是熱。氣閉者，耳不鳴也。

入方：

蓖麻子四十九粒　棗肉十箇

右入人乳汁，搗成膏，石上略曬乾，便丸如指大，綿裹塞於耳中。

又方：鼠膽汁滴入耳中，尤妙。

又方：將龜放漆桌上，尿出用綿漬之，捏入青葱管中，滴入耳中。

《明醫雜著・耳鳴如蟬》 耳鳴證，或鳴甚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壅閉矣。若遇此症，但審其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症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多欲，當見在勞怯等症。

愚按：前症若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膽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湯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經云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虛，耳目九竅皆爲之病。

《醫學正傳・耳病》 論

《內經》曰：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又曰：耳爲腎之外候。一曰：腎通竅於耳。一曰：心通竅於耳。夫腎之爲臟，水臟也，天一生水，故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而一陰藏焉，而又有相火存乎命門之中也，每挾君火之勢而侮所不勝，經所謂一水不能勝二火是矣。其或嗜欲無節，勞役過度，或中年之後，大病之餘，腎水枯涸，陰火上炎，故耳癢耳鳴，無日而不作也。或如蟬噪之聲，或如鐘鼓之響，甚爲可惡，早而不治，漸而至於龍鐘，良可嘆哉！治法宜瀉南方之火，補北方之水，無有不安者焉。錢仲陽曰：腎有補而無瀉。厥有旨哉。

脈法

兩寸脈浮洪上魚爲溢，兩尺脈短而微，或大而數，皆屬陰虛，法當補陰抑陽。

左寸洪數，心火上炎，兩尺脈洪或數者，相火上炎，其人必遺精，夢與鬼交，兩耳蟬鳴或聾。

方法

丹溪曰：大病後耳聾，及陰虛火動而聾者，宜補陰降火，四物湯加黃柏主之。

耳鳴，宜當歸龍薈丸；多飲酒人，宜木香檳榔丸。

大補丸　治耳鳴欲聾。

凡耳鳴耳聾，皆是陰虛火動，或補腎丸，或虎潛丸，或滋陰大補丸皆好。

滋腎丸東垣　治耳鳴耳聾。

柴胡聰耳湯東垣　治耳中乾結，耳鳴而聾。

蔓荊子散東垣　治上焦熱，耳鳴而聾，及出膿汁。

《古今醫統大全・耳證門》 病機

耳病叙論

《內經》曰：腎開竅於耳，耳爲腎之外候。又曰：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又云：脫精者則耳聾。

又曰：心通竅於耳，陽氣上甚而躍，故耳鳴也。

手少陽之脈動而氣厥逆而耳聾者，其候耳內煇煇焞焞也。手太陽厥而聾者，其候聾而耳內氣滿。

《保命集》云：耳者，以竅言之水也，以聲言之金也，以經言之手足少陽俱會其中也。有從內不能聽者主也，有從外不能入者經也。有若蟬鳴者，有若鐘鳴者，有若火熇熇狀者，各隨經見之，其間虛實不可不察也。假令耳聾者，何謂治肺？肺主聲，鼻塞者肺也。何謂治心？心主臭。如推是法，皆從受氣之始。腎受氣於巳，心受氣於亥，肝受氣於申，肺受氣於寅，脾受氣於

四季。此治法皆長生之道也。

耳聾有六候

諸書論聾證有六候，有氣聾、熱聾、風聾、厥聾、勞聾、陰聾，又有耵耳、膿耳。大抵耳屬足少陰之腎經，腎寄竅於耳也。腎通乎耳，所主者精。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聞而聰。若勞傷血氣，精脫腎憊，必主耳聾。且十二經脈上絡於耳，其陰陽諸經適有交併，則臟氣入於耳而爲厥，是爲厥聾，必有眩運相兼。耳者宗脈之所附，脈虛而風邪乘之，經氣痞而不宣，謂之風聾，必有頭痛之證。勞役傷於氣血，淫慾耗其精元，瘦瘁力疲，昏昏聵聵而閉閉然者，是謂勞聾，必兼虛怯等證，此好色腎虛者有之。有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鳴。有熱乘虛隨脈入耳，結爲膿汁，謂之膿耳。或耳間有津液風熱搏之，結硬成核塞耳，亦令暴聾，此爲耵耳。前是數者皆當推其腎脈，風則浮盛，熱則洪大，虛則澀而微。風者散之，熱者清之，腎虛者補益之，痰火者涼而降之，各隨其宜而治之，豈有不聰聽者也？

耳聾耳鳴屬熱者多

《原病式》曰：聾之爲病，俗醫卒以慓悍燥烈之藥制之，往往謂水虛冷故也。夫豈知水火之陰陽，心腎之寒熱，榮衛之盛衰，猶權衡也。一上則必一下，是故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平治之道也。夫心火本熱，虛則寒矣；腎水本寒，衰則熱矣。腎水既少，豈能反爲寒耶？世俗又云：老人多是虛冷而無熱，此世之誤也。凡老人之氣衰，多病頭目昏眩，耳鳴或聾，上氣喘咳，涎唾稠黏，口苦舌乾，筋痿脈促，二便秘結，此皆陰虛陽實之證。故經云：年四十而陰氣自半，惟是孤陽獨盛，見證皆火，又以熱藥與之，是以益火也。大寒之藥故不可服，而惟以溫平調理，計出萬全。

耳鳴有聲，非妄聞也。耳爲腎竅，交會於手太陽、少陽，足厥陰、少陰、少陽之經。若水虛火實而熱上甚，客其經絡，衝於耳中，則鼓其聽戶，隨其脈氣微甚而作諸聲音也。

丹溪云：耳聾屬熱，少陽、厥陰熱多，有氣秘者亦是爲熱。氣秘者耳不鳴。

痰火怒甚以致耳鳴

王節齋云：耳鳴證，或鳴甚如蟬，或左或右，或秘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壅閉矣。遇此證當審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證多因先有痰火在上，又兼惱怒得者最多。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人必多怒，當見勞怯證。

氣虛耳聾當見於大病之後

凡人大病之後而耳聾者，多是氣虛。若老人耳聽漸重，亦是氣虛。重而兼鳴者亦有痰，不宜峻補。

脈候

兩寸脈洪大，痰火耳鳴。腎脈洪盛爲腎火。心脈微澀爲耳癰痰。腎脈濡澀爲虛，短而微者陰虛。左心洪數心火上炎，兩尺洪數相火上炎，其人必夢遺耳鳴或聾。耳聾脈緩大而澀者死。

治法

治耳聾者當以通氣開鬱爲主

耳聾證，乃氣道不通，痰火鬱結壅塞而成聾也。凡用清痰降火之藥，須兼味辛行氣通竅之藥，方得治法之要。古方用酒浸針砂一日，至晚去針砂，將酒含口中，用緊磁石一塊綿裹塞耳，左聾塞左，右聾塞右，此欲導其氣而通其閉也。有峻用痰火藥則反傷脾胃，亦不能開其塞。有急補氣虛則火愈上，而亦不能開。惟以前法，痰火藥中佐以辛溫之味，細細平治，自然痊癒。予見攻之太過反傷正氣，變生他疾者有之，此又不可不察也。

耳聾治法宜瀉南方補北方

憂愁思慮則傷心，心虛血耗必致耳聾、耳鳴。房勞過度則傷腎，腎虛精竭亦必致耳聾、耳鳴。藥宜瀉南方補北方，滋陰降火爲主。心虛當寧心順氣，宜辰砂妙香散、平補鎮心丹選用之。腎虛者宜益精補腎，肉蓯蓉丸。耳鳴甚，當歸龍薈丸，多飲酒人宜木香檳榔丸。

藥方

上焦痰火耳聾諸劑

東垣蔓荊子散　治上焦火熱耳鳴耳聾，及出膿汁。

《選要》茯神散　治上焦風熱耳鳴及聾，四肢滿急，昏悶不利。

耳聾通氣開塞諸劑

《良方》芎芷散　治風邪入耳，壅塞虛鳴。

《千金》通耳筒　治耳聾，耳鳴如風聲，或如鐘聲、鉦聲。

磁石浸酒方　治風邪之氣干於腦或入於耳，久而不散，經絡痞塞，不能

宣利，使人耳中悾悾然或作旋運。

腎虛耳聾劑

《三因》補腎丸　治腎虛耳聾耳鳴。

《濟生》蒞蓉丸　治腎虛耳聾，風邪入於經絡耳內虛鳴。

《本事》黃耆丸　治腎虛耳鳴，夜夜睡着如打戰鼓。

勞役耳聾劑

益氣聰明湯　治飲食不節，勞役形體，脾胃不足，得受內障耳聾之患。服此令人精神過倍，元氣自益，輕身健體，耳目聰明。

補遺雜治耳病諸方

龍齒散　治腎虛熱毒乘虛攻人耳，致耳常鳴如蟬，不可專服補藥，宜用此方。

易簡諸方

又方：治耳鳴如流水聲，久則成聾。用生烏頭一枚，乘濕削爲棗核大塞耳，日一易夜一易，三日愈。

又方：治腎虛耳鳴，以嫩雄雞約一斤重者，以常法治，用無灰酒煮極爛入椒鹽，空心熱食之。如此食過三五隻見效。

又方：用川椒、巴豆、菖蒲、松香，以蠟溶爲個子內耳中，治耳鳴如風水、如鐘鼓之聲。卒聾者一日一易效。

《明醫指掌・雜科・耳證》歌　腎虛精脫耳應聾，氣厥無聞自不同。更有勞聾與虛閉，風邪入耳不能聰。氣風相搏嘈嘈響，熱氣乘虛耳出膿。風氣熱虛何以別？浮沉數澀脈中窮。

論　夫耳屬足少陰腎之經，腎家之寄竅也。經云：腎氣通於耳，腎和則知五音矣。耳所主者精，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聞而聰。若勞傷氣血，風邪襲虛，使精脫腎憊，則耳轉而聾，是腎虛耳聾也。十二經脈上絡於耳，其陰陽諸經通有交并，則臟氣逆而厥，厥氣搏入耳，是謂厥聾。耳爲宗脈之所附，脈虛而風邪乘之，風入於耳脈，使經氣痞而不宣，是謂風聾，必有頭痛之證也。有勞碌傷其血氣，淫欲耗其精元，瘦瘁力疲，昏昏憒憒，是謂勞聾，能將息得宜，血氣平和，則其聾漸輕。又有耳觸風邪，與氣相搏，其聲嘈嘈而鳴，眼中流火，謂之虛聾。熱氣乘虛隨脈入耳，熱聚不散，膿汁出，謂之膿耳。人或耳間有津液，輕則不能爲害，若風熱搏之，津液結成核，塞於耳竅，亦令暴聾，謂之耵耳。

蓋風則腎脈必浮，熱則腎脈必數，虛則腎脈澀弱，氣鬱腎脈沉滯。風者疏散之，熱者清利之，虛者補之，氣鬱開導之，治之活法，不過此也。

脈　耳病腎虛，遲濡其脈。浮大爲風，洪動火賊。沉澀氣凝，數實熱塞。此久聾者，專於腎責。暴病浮洪，兩尺相同。或兩尺數，陰火上衝。

風耳

風觸耳鳴及聾，防風通聖散。

風入耳中虛鳴，芎芷散。

熱耳

耳鳴酒遏者，加枳、桔、柴胡、乾葛、南星。陰虛火動耳鳴者，四物湯。加黃蘗、知母。痰氣耳鳴者，滾痰丸。

虛耳

大病後元氣損傷，精血虛耗，耳聾及鳴，調中益氣湯。

氣耳

氣實入耳聾或鳴者，檳榔丸、神芎丸。

《醫學綱目・耳聾》《保》夫耳者，以竅言之水也，以聲言之金也，以經言之手足少陽俱會其中也。有從內不能聽者主也，有從外不能入者經也，有若蟬鳴者，若鐘鳴者，有若火熇熇狀者，各隨經見之，其間虛實不可不察也。假令耳聾者，何謂治肺？肺主聲，鼻塞者肺也。何謂治心？心主臭，如推此法，皆從受氣於始。腎受氣於巳，心受氣於亥，肝受氣於申，肺受氣於寅，脾受氣於四季，此治法皆生長之道也。

嚴　蒞蓉丸　治腎虛耳聾，或風邪入於經絡，耳內虛鳴。

茯神散　治上焦風熱，耳忽聾鳴，四肢滿急，昏悶不利。

《本》治男子二十歲，因瘡毒後腎經熱，右耳聽事不眞，每心中拂意，則轉覺重，虛鳴疼痛，地黃湯。

耳鳴與耳聾相參用之

丹　馮官人左耳鳴，此勞得之，法當補陰而鎮墜之。

黃芪　人參一兩　當歸　陳皮　茯苓七分　升麻五分　酒栢三錢　防風二錢半　甘草一錢半　芍藥酒製

分十帖，食前熱服，飲了，去眠一覺。

耳中閑閑然，是無陰者。

右陰虛耳鳴。經云：液脫者腦髓消，脛痠耳數鳴是也。

羅　治腎虛耳鳴，夜間睡着如打戰鼓，覺耳內風吹，更四肢抽掣痛，黃芪丸。

《素》　太陽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脈解篇

丹　耳鳴因酒過者，用大劑通聖散，加枳殼、柴胡、大黃、甘草、南星、桔梗、青皮、荆芥。如不愈，用四物湯。耳聾　必龍薈丸食後服。氣實人，檳榔神芎丸下之。

垣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耵聹，耳鳴耳聾。

運氣　耳鳴皆屬風火。經云：厥陰司天，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三之氣，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耳鳴。又云：厥陰之脈，耳鳴頭眩。又云：少陽所至爲耳鳴，治以涼寒是也。

丹　耳鳴無晝夜。用烏頭燒灰、菖蒲等分末之，包裹綿塞耳中，立效。

楊氏《產乳》

《千》　治耳鳴如流水聲，耳癢，及風聲，不治久則成聾。用生烏頭一味，掘得乘濕削如棗核大，塞耳中，日夜一易，不過三日愈。

《肘》　治耳中常鳴。生地截塞耳，數易之，以瘥爲度。

《赤水玄珠・耳門》　經曰：耳者，腎之竅也。腎主藏精者也。故精脫者則耳聾，似腎藏精而氣通於耳。耳者，宗脈之所聚也。《保命集》云：以竅言之，水也。以聲言之，金也。以經言之，手足少陽俱會其中也，有從內不能聽者主也，有從外不能入者經也。腎和則能聞五音矣。羅謙甫以精脫耳聾之候，爲顴頰色黑也。耳聾少氣噫乾者，肺虛也。東垣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腸胃不足，故氣弱不充。傷寒及大病之後，多有此症。以補中益氣湯治之。

凡臟氣逆而爲厥聾，必有眩昏之症。風聾必有頭痛之症。勞役傷其氣血，淫欲耗其精元，昏昏聵聵，是謂勞聾，必有虛損之症。其聲嘈嘈，眼見黑花，此虛聾也。

劉宗厚曰：凡耳鳴症，或是蟬噪之聲，或是鐘鼓之響，或是閉塞，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壅閉矣。治宜清痰降火。又有因大怒而得，宜順氣聰耳湯。有因於風而得，其鳴如輪車哄然，或氣掉眩，宜祛風芎芷散，熱則加酒芩、連翹。有腎虛鳴者，其鳴不甚，宜滋腎丸、虎潛丸、大補陰丸、八物湯加黃柏知母。肝火動者，當歸龍薈丸。飲酒人宜木香檳榔丸。

荆芥散　風熱上壅，耳閉塞或耳鳴，及出膿。

茯神散　上焦風熱，耳或聾或鳴，四肢滿急，昏悶不利。

地黃湯　因瘡毒後腎經熱，右耳聽事不眞，每心中拂意，則轉覺重，虛鳴疼痛。

多飲酒人耳鳴，木香檳榔丸加枳殼、柴胡、大黃、甘草、南星、桔梗、青皮、荆芥；不愈，四物湯。

耳鳴，必用當歸龍薈丸。氣實者，神芎丸加檳榔一兩下之。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風類・耳》　痰火，因膏粱胃熱上升，兩耳蟬鳴。熱鬱，甚則氣閉漸聾，眼中流火，宜二陳湯加黃蘗、木通、扁蓄、瞿麥。因酒者，通聖散加南星、枳殼、大黃，或滾痰丸。

虛聾，因久瀉，或大病後，風邪乘虛入耳，與氣相搏，嘈嘈而鳴，或時眼見黑花。陰虛者，四物湯加知、蘗、菖蒲、遠志，或腎氣丸加磁石、故紙、菟絲子、黃蘗。陽虛者，八味丸、益腎散、磁石湯。

耳鳴乃是聾之漸，惟氣閉多不鳴便聾。風熱鳴者，解毒湯加生地、知母，或通聖散；痰火鳴甚，當歸龍薈丸；挾濕，神芎丸，或青木香丸；腎虛微鳴，滋腎丸，氣虛，四君子湯下；血虛，四物湯下；陰虛虎潛丸。

《古今醫鑑・耳病》　脈

腎脈浮而盛爲風，洪而實爲熱，短而澀爲虛。兩尺脈短而微，或大而數，皆屬陰虛。相火上炎，其人必遺精，而兩耳蟬鳴，或聾。

病

夫耳者，腎之竅也，其爲病亦有數種：有氣厥而聾者；有挾風而聾者；有勞傷而聾者；有熱氣乘虛，隨脈入耳，而爲膿耳者；有耳出津液，風熱搏之，結核塞耳，亦令暴聾而爲聤耳者。然又有左聾者，有右聾者，有左右俱聾者。不可不分經而治之也。

治

夫左耳聾者，因有所忿怒過度，則動少陽膽火，故從左起，以龍薈丸主之；右耳聾者，因有所色欲過度，則動太陽膀胱相火，故從右起，以六味地黃丸主之；左右俱聾者，因有所醇酒厚味過度，則動足陽明胃火，故從中

起，以通聖散、滾痰丸主之。蓋左耳聾者，婦人多有之，以其多忿怒故也；右耳聾者，男子多有之，以其多色欲故也；左右俱聾者，膏粱之家多有之，以其多肥甘故也。總三者而論之，忿怒致耳聾者爲多。丹溪曰：厥陰、少陽熱多，當用開痰散風熱，其此之謂乎。

方

通明利氣湯　治虛火上升，痰氣鬱於耳中，或閉，或鳴，痰氣熾盛，或憂鬱痞滿，咽喉不利，煩躁不寧。

加減龍薈丸　聰耳瀉火。

獨勝丸　專治耳鳴、耳聾。

《醫林繩墨・耳》　耳屬足少陰腎經，腎之竅也。腎氣充實則耳聰，腎氣虛敗則耳聾，腎氣不足則耳鳴。腎氣結熱則耳膿，《內經》曰：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又曰：耳爲腎之候，腎雖通竅於耳，然耳之爲病，非獨腎病也，亦兼少陽。治之可也。何也？腎之爲臟，水臟也。天一生水，故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而水主之，水主澄靜，故能司聽。又有相火存於命門之中，而三焦爲之腑，每挾相火之勢，而侮所不勝，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者是也。其或嗜欲無節，勞傷過度，水竭火勝，由是陰不升而陽不降，無根之火妄動於上，則耳中嘈嘈有聲者焉。或少年妄作，或中年多勞，多氣，或大病後不斷房事，致令腎水枯少，陰火沸騰，故耳中哄哄有聲，其人昏昏憒憒者焉。俱宜滋陰補腎之劑，無有不安者焉。錢仲陽曰：腎者作強之官，有補而無瀉，此理明矣。經又曰：氣虛耳聾，火聚耳鳴，此氣者，少陰腎經不足之氣也；火者，少陽三焦有餘之火也。氣當宜補，火當宜瀉。丹溪又曰：耳閉者，乃屬少陽三焦之經氣之閉也。耳鳴者，亦屬少陽膽經之火，痰之鬱也。氣閉者，宜當清氣而開鬱。痰火者，宜當降火而豁痰。又有氣逆壅盛而暴聾者，宜以清痰降火理氣爲先，體虛不足而久聾者，宜以養血滋陰降火爲要。至若耳鳴之症，亦如是也。或者久聾難治，先用小柴胡湯清痰理氣，以治其標，後用補中益氣湯，扶元益陰以治其本。致使水升火降，得以平和，此治聾之大法也。至若腎虛而耳鳴者，其鳴大盛，當作勞怯而治。大病後而耳聾者，其聾氣虛，當作勞損而治，俱宜補中益氣湯，加知、貝、玄參、花粉之類。設或耳痛者，亦有腎虛水不能制三焦之火，火挾熱而行上，致令耳內作痛，其聲嘈嘈大鳴者也。治宜補腎降火，用四物湯加連翹、玄參、黃栢、知母、熟地、五味、黃芩、天花粉之類。

愚按：耳之爲病，腎病也。蓋腎雖開竅於耳，而耳之爲病者，實係於手足少陽二經見症也，不獨腎之爲然。然陽主乎聲，陰主乎聽。如寂然而聽，聲必應之。此陰陽相合，氣之和也。設或腎水虧弱，氣不能升，火不能降，填塞其間，則耳中嘈嘈有聲，謂之耳鳴。

治法主意：腎雖開竅於耳，而見症實係手足少陽二經，氣虛則宜清宜補，火盛則宜降宜瀉。

《醫方考・耳疾門》　叙曰：耳以司聽，匪聽弗聰也。君子有思聰之責者，胡然而使褒如乎？故考四方以治耳。

千金補腎丸。

千金云：勞聾、氣聾、風聾、虛聾、毒聾、久聾、耳鳴者，此方主之。勞聾者，勞火鼓其聽戶也；氣聾者，經氣滯塞於聽戶也；風聾者，風熱閉其聽戶也，虛聾者，氣血虛耗而神不用也；毒聾者，膿血障礙妨於聽戶也；久聾者，病非一日，邪氣痹聚也。凡是聾者，勢必耳鳴，故總繫其耳鳴也。味之甘者，可以補虛，亦可以卻勞，人參、黃耆、羊腎、山萸、乾地、兎絲、巴戟、蓯蓉、澤瀉、芍藥、當歸、茯苓、甘草，均之味甘之品也，能療虛聾勞聾。味之辛者，可以驅風，亦可以順氣，防風、細辛、菖蒲、遠志、丹皮、石斛，均之味辛之品也，能療氣聾、風聾。性之毒者，可以開結毒，亦可以療久痹，蛇床、桂心、附子、乾薑，均之辛溫微毒之品也，能療毒聾、久聾。

《仁術便覽・耳病》　清神散　治頭目不清，耳聾重聽，風氣壅上，或內作癢，或耳內烘烘者，皆治。

復聰散　治痰火上攻，耳聾耳鳴。

通明利氣丸　治耳聾耳鳴。

聰耳湯。

治耳鳴方。

一方，治耳聾耳鳴。滋陰水，開鬱結，降痰火，清頭目：

當歸　川芎　芍藥　地黃　知母　黃栢　香附　梔子　半夏　陳皮　薄荷　荆芥　菖蒲　連翹　黃芩　黃連各製，各等

先用酒拌勻，良久，加生薑三片水煎，食遠熱服。渣再煎服。作丸服，亦好。

清痰降火湯　治痰火上升，耳鳴。

《萬病回春・耳病》脈　耳病腎虛遲濡；其脈浮大爲風；洪動火賊；沉澀氣凝；數實熱塞。

耳者，腎之竅。腎虛則耳聾而鳴也。

滋腎通耳湯。

龍膽湯。

滋陰地黃湯。

荊芥連翹湯。

蔓荊子散　治上焦熱，耳內生膿，或耳鳴而聾。

吹耳散。

先用綿紙條拭乾膿水後，吹入末藥。

有氣閉耳聾者，候氣復順自明也。

治耳閉不明　用眞麝香爲末，葱管吹入耳內，後將葱塞耳孔內，耳自明矣。

通明利氣湯　治虛火升上，痰氣鬱於耳中，或閉或鳴，痰火熾盛，憂鬱痞滿，咽喉不利，煩躁不寧。

清聰丸　治耳鳴及壅塞，至於聾者。

清聰化痰丸　治耳聾耳鳴，壅閉不聞聲音，乃飲食厚味夾怒氣以動肝胃之火，宜清竅也。

治耳聾耳鳴方　甘草、生地胭脂包，甘遂、草烏白綿包。日夜換塞兩耳，常塞其耳，自通。

腎虛耳聾，用六味丸加黃柏、知母、遠志肉、石菖蒲。

耳鳴用六味丸，以全蝎四十枚，炒去毒，爲末。每用三錢，調酒送下百丸，空心服。

《證治準繩・耳》經云：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又云：上氣不足，耳爲之苦鳴。補足外踝下，留之。又云：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百會，下在風府。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審守其輸，調其虛實。又云：液脫者，腦髓消，脛酸，耳數鳴。凡此皆耳鳴之屬虛者也。

經云：太陽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又云：厥陽司天，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三之氣，天政布，氣乃時舉，民病耳鳴。又云：厥陰之脈，耳鳴頭眩。又云：少陽所至爲耳鳴，治以涼寒。凡此皆耳鳴之屬實者也。

王汝言云：耳或鳴甚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壅閉矣。若遇此證，但審其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證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多欲，當見勞怯等證。

丹溪云：耳鳴因酒過者，用大劑通聖散，加枳殼、柴胡、大黃、甘草、南星、桔梗、青皮、荊芥。如不愈，用四物湯。

薛新甫云：若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曰耳屬肝膽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湯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

胃中空，宗脈虛，上氣不足，皆參芪爲君，柴升佐之。

耳中哄哄然，是無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脛痠，耳數鳴，宜地黃丸。

腎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飲咽黑錫丹，間進安腎丸，有熱者龍齒散。

腎藏風耳鳴，夜間睡着如打戰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內覺有風吹奇癢，宜黃芪丸。

腎者，宗脈所聚，耳爲之竅。血氣不足，宗脈乃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氣與之搏，故爲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制枳殼、橘紅、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疏風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之。

耳中耵聹，耳鳴耳聾，內有污血，宜柴胡聰耳湯。余法與耳聾相參用之。

外治，麝香散、吳茱萸散，及烏頭燒灰、菖蒲等分末之，綿包塞耳，或用生地黃截塞耳，數易之，以瘥爲度。

《證治準繩類方・耳》磁石浸酒方　治風邪之氣乾於腦，或入於耳，久而不散，經絡痞塞，不能宣利，使人耳中悾悾然或作旋運。

魚腦膏　治風聾年久及耳鳴。

羊腎羹。
磁石丸。
茯神散　治上焦風熱，耳忽聾鳴，四肢滿急，胸膈痞悶不利。
蓯蓉丸濟生　治腎虛耳聾或風邪入於經絡，耳內虛鳴。
八味丸　治耳聵及虛鳴。
羊腎丸　治腎虛耳聾或勞頓傷氣，中風虛損，腎氣升而不降或耳虛鳴。
耳鳴，通聖散、四物湯、補中益氣湯、八珍湯、小柴胡湯、地黃丸即六味丸、正元散、黑錫丹、安腎丸。
龍齒散　治腎虛熱毒乘虛攻耳，致耳內常鳴如蟬聲，不可專服補藥。
黃芪丸。
五苓散、青木香丸、芎歸飲。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乾耵耳鳴致聾。
芷芎散　治風入耳虛鳴。
麝香散　治耳內虛鳴。

《醫學六要・治法彙・耳門》　耳聾耳鳴，有痰有火，有氣虛，有陰虛，有肝火。

少壯悉屬痰火，中年必是陰虛。

三錫曰：耳鳴耳聾，須分新久虛實。忽因大怒大醉而聾，或鳴者，屬痰火，分輕重治。中年及體虛，或病後有此，悉屬虛，但分氣血耳。古方有用鼠膽、貓尿、凌霄花等，杵汁，滴耳者。有用杏仁去皮加鹽蒸熱，捻油滴者。有用蓖麻子去皮，加棗子一個同搗，加乳汁和丸，綿裹塞耳者。有蒜瓣剜空，納巴豆炮熟，綿裹塞耳者。有用雄黃、巴豆末，葱涎和錠卷紙塞耳者。有以蜀椒、巴豆、菖蒲、松脂，以蠟鎔作筒子塞耳者。有用細辛、蒲黃、麝末、杏仁和丸塞耳者。加有龍腦、椒目者。無非辛熱散結，潤透竅，有餘，暴起者或可取效。若元氣不足，腎陰虧損，虛火挾痰泛上，閉住其竅，而聾鳴者，雖日滴時塞，如蟻撼石，終莫能動。須大補氣血，滋陰制火，使大氣上行充塞乎頭，則九竅通利，聾聵咸除。《難經》曰：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腎氣不得通於耳，則耳不和而聾。得上通於耳，則耳和而聰。觀此，則虛實判然矣。

腎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飲或黑錫丹，間進安腎丸。有熱者，龍齒散。腎風耳鳴，夜間如打鼓聲，四肢抽掣痛，耳內覺有風吹奇癢，宜黃芪丸。

《醫學六要・治法彙・耳門・陰虛》　兩尺脈大，或左脈虛大，體瘦色黑，兼見口乾腸燥而耳鳴，或聾者，手足心必熱，屬陰虛。六味丸，坎離丸主之。

《醫學六要・治法彙・耳門・肝火》　左脈弦急而數，屬肝火。其人必多怒，耳鳴或聾。宜平肝伐木，龍膽瀉肝湯；不已，龍薈丸。

《東醫寶鑑・外形篇》　耳鳴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宗脈虛，則下流，脈有所竭，故耳鳴。《靈樞》。上氣不足，耳爲之苦鳴。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靈樞》。《內經》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註曰：嘯，謂耳中鳴，如嘯聲也。一陽膽與三焦也。膽及三焦脈皆入耳，故氣逆上則耳中鳴。耳鳴乃是聾之漸，惟氣閉者，多不鳴便聾。《入門》。凡人嗜慾無節，勞役過度，或中年之後大病之餘，腎水枯涸，陰火上炎，故耳癢、耳鳴。無日而不作或如蟬噪之聲，或如鐘鼓之聲，早而不治漸至聾聵，良可嘆哉。《正傳》。虛鳴者，耳觸風邪，與氣相擊，其聲嘈嘈，宜芎芷散。或腎氣不足，宗脈虛，風邪入耳爲鳴，先用五苓散，加枳殼、橘皮、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元，散邪疎風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直指》。風熱，酒熱耳鳴，用通聖散，加枳殼、柴胡、南星、苦蔓、青皮、荊芥，酒炒製煎服。《丹心》。痰火上升，兩耳蟬鳴，漸欲聾，宜加減龍薈丸、鐵砂酒，通明利氣湯，復聰湯。《醫鑑》。耳鳴皆是腎精不足，陰虛火動也。痰火者鳴甚，腎虛者微鳴，宜補腎丸，黃芪丸，大補丸，滋腎通氣湯，或六味地黃丸。以全蝎四十九枚炒黃爲末，每二錢，溫酒調和，吞下百丸。《得效》。耳內閧閧然是陰虛也。《丹心》。

《壽世保元・耳病》　兩寸脈浮洪上魚爲溢，兩尺脈短而微或大而數，皆屬陰虛，法當補陰抑陽。左寸洪數，心火上炎。兩尺脈洪者或數者，相火上炎，其人必遺精，夢與鬼交，兩耳蟬鳴或聾。

耳者，屬腎而開竅於少陽之部，通會於手三陽之間，坎離交則聚氣以司聰以善聽也，關於腎而貫於腦。內經曰：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其耳鳴耳癢耳聾者，皆屬腎虛，水不上流，清氣不升所致也。從補益門治之。其壯年及小兒耳腫、耳痛、耳聤，乃三陽風熱壅遏所致也，宜升陽散火湯加黃柏、知母，晚間兼服金花丸可矣。

一論思慮煩心而神散，精脫於下，則眞陰不上泥丸而氣不聚，故耳鳴、耳

重聽及耳內癢。

安神復元湯。

一論勞聾、氣聾、風聾、虛聾、毒聾、久聾、耳鳴。勞聾者，勞火鼓其聽戶也。氣聾者，經氣塞滯於聽戶也。風聾者，耳熱閉其聽戶也。虛聾者，氣血虛耗而神不用也。毒聾者，膿血障礙，妨於聽戶也。久聾者，病非一日，邪氣壅塞也。凡有是聾者，勢必耳鳴，故總係其耳鳴也。

千金補腎丸。

一論虛火上升，痰氣鬱於耳中，或閉或鳴，痰火熾盛，或憂鬱痞滿，咽喉不利，煩躁不寧。

通明利氣湯。

一論陰虛火動而耳聾或鳴者，六味地黃丸。依本方加黃柏、知母、石菖蒲、遠志去心。屢驗。

一治耳鳴主方：

黃連　黃芩　梔子　當歸　陳皮　膽星各一錢　龍膽草　香附各八分　元參七分　青黛　木香各五分　乾薑炒黑三分

右剉一劑。生薑三片，煎七分，入元明粉三分，痰盛加五分。食後服，如作丸子，加蘆薈五分，麝香二分，爲末，神麴糊爲丸。每服五十丸，淡薑湯送下。如腎虛耳鳴者，服六味地黃丸。

一治耳鳴如流水聲，耳癢及風聲，不治久成聾。生烏頭一味，掘得，乘溼削如棗核大，塞耳中，旦易一次，夜易一次，不三日愈。

一治人耳如蟬鳴，服四物湯，耳鳴益甚，此元氣虛損之症，五更服六味丸，食前服補中益氣湯，頓愈。此症若血虛而有火，用八珍湯加山梔、柴胡，氣虛而有火，四君子湯加山梔、柴胡。若因怒卽聾或鳴，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午前甚，用四物加白朮、茯苓，久用補中益氣，午後甚，用地黃丸。

一論治人因怒耳鳴，吐痰作嘔，不食，寒熱脇痛，用小柴胡合四物，加山梔、茯苓、陳皮而癒。

一論耳鳴，因虛火妄動，心神不寧，以益氣湯去升麻、參、芪，加半夏、茯苓、川芎、白芍、竹茹、黃柏、黃連、天麻、蔓荊子、細辛。

一論耳中常鳴，生地黃截塞耳，數易之，以癒爲度。一法，以紙裹，灰火中煨之用，良。

一專治耳內常鳴，耳聾。

獨勝丸。

《醫貫・耳論》　又有耳痛、耳鳴、耳癢、耳膿、耳瘡，亦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者，多不可專作火與外邪治。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按之而愈鳴者，實也。王節齋云：耳鳴聲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而爲鳴，甚則閉塞矣。若其人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祇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證，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必多慾，當見勞怯等證。惟薛立齋詳分縷析，云：若血虛有火，用四物湯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膽經氣實，用小柴胡湯加川芎、當歸、山梔；虛用八珍湯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

耳中閧閧然，是無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脛痠，耳數鳴，宜地黃丸。腎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飲嚥黑錫丹，間進安腎丸。腎臟風耳鳴，夜間睡着如打戰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內覺風吹奇癢，宜黃芪丸。腎者宗脈所聚，耳爲之竅，血氣不足，宗脈乃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氣與之搏，故爲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枳殼、橘紅、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風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之。耳中耵聹、耳鳴、耳聾，內有污血，宜柴胡聰耳湯。

《醫宗必讀・虛勞》　八味地黃丸　治腎虛發熱作渴，淋閉痰嗽，頭眩，眼花，耳鳴，咽燥，舌痛，牙疼，腰腿痿軟，自汗盜汗，便血，吐衄血，發熱失音，水泛爲痰。

《醫宗必讀・頭痛》　清震湯　治頭面疙瘩，或聞雷聲。

《醫宗必讀・咳嗽》　本事黿甲丸　治虛癆欬喘，耳鳴眼花。此方服者必效，毋忽！

《景岳全書・耳證》　經義

《陰陽應象大論》曰：北方生寒，在臟爲腎，在竅爲耳。

《五閱五使篇》曰：耳者，腎之官也。

《金匱眞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

《生氣通天論》曰：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解散。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

《玉機眞藏論》曰：脾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

《脈度篇》曰：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

《口問篇》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

《決氣篇》曰：精脫者耳聾，液脫者耳數鳴。

《海論》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師傳篇》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

《癲狂篇》曰：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

《藏氣法時論》曰：肝病者，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肺病者，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嚏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

《通評虛實論》曰：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五藏生成篇》曰：狗蒙招尤，目冥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

《經脈篇》曰：小腸手太陽也，是主液所生病，耳聾目黃頰腫。手陽明實則齲聾。三焦手少陽也，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

《脈解篇》曰：太陽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

《熱論篇》曰：傷寒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兩感者，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本藏篇》曰：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氣交變大論》曰：歲火太過，耳聾中熱。歲金太過，目赤痛，耳無所聞。

《至眞要大論》曰：歲太陰在泉，民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少陰司天，客勝則耳聾目冥。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少陽司天，客勝則嗌腫耳聾。

《六元正紀大論》曰：少陽所至，爲喉痹耳鳴。木鬱之發，爲耳鳴眩轉，目不識人。

《診要經終論》曰：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睘絕系，絕系一日半死。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

《衛氣篇》曰：足少陽之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

論證

耳鳴當辨虛實。凡暴鳴而聲大者多實，漸鳴而聲細者多虛；少壯熱盛者多實，中衰無火者多虛；飲酒味厚，素多痰火者多實，質清脈細，素多勞倦者多虛。且耳爲腎竅，乃宗脈之所聚，若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目聰明，若勞傷血氣，精脫腎憊，必至聾聵。故人於中年之後，每多耳鳴，如風雨，如蟬鳴，如潮聲者，是皆陰衰腎虧而然。經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半，即衰之謂也。又以《易》義參之，其象尤切。《易》曰：坎爲耳。蓋坎之陽居中，耳之聰在內，此其所以相應也。今老人之耳，多見聰不內居，而聲聞於外，此正腎元不固，陽氣漸渙之徵耳，欲求來復，其勢誠難，但得稍緩，即已幸矣，其惟調養得宜，而日培根本乎。

論治

一、火盛而耳鳴耳閉者，當察火之微甚，及體質之強弱而清之降之。火之甚者，宜抽薪飲、大分清飲、當歸龍薈丸之類主之。火之微者，宜徙薪飲主之。兼陰虛者，宜加減一陰煎、清化飲之類主之。兼痰者，宜清膈（煎）主之。

一、氣逆而閉者，宜六安煎加香附、丹皮、厚朴、枳殼之類主之。氣逆兼火者，宜加山梔、龍膽草、天花粉之類主之。氣逆兼風寒者，加川芎、細辛、蘇

葉、菖蒲、蔓荊子、柴胡之類主之。

一、傷寒外感，發熱頭痛不解而聾者，當於傷寒門察證治之，邪解而耳自愈也。但傷寒耳聾，雖屬少陽之證，然必因虛，所以有之，故仲景亦以爲陽氣虛也。是以凡遇此證，必當專顧元氣，有邪者兼以散邪。且可因耳之輕重以察病之進退，若因治而聾漸輕者，其病將愈，聾漸甚者，病必日甚也；其有聾閉至極而絲毫無聞者，此其腎氣已絕，最是大凶之兆。

一、虛閉證，凡十二經脈皆有所主，而又惟肝腎爲最，若老年衰弱，及素稟陰虛之人，皆宜以大補元煎，或左歸、右歸丸、肉蓯蓉丸，或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若憂愁思慮太過而聾者，宜平補鎮心丹、辰砂妙香散之類主之。若陽虛於上者，宜補中益氣湯、歸脾湯之類主之。凡諸補劑中，或以川芎、石菖蒲、遠志、細辛、升麻、柴胡之類，皆可隨宜加用，但因虛而閉或已久者，終不易愈耳。

一、竅閉證，非因氣血之咎而病在竅也，當用法以通之。《外臺秘要》治聾法：用芥菜子搗碎，以人乳調和，綿裹塞耳，數易之即聞。《千金方》治耳聾久不效，用大蒜一瓣，中剜一孔，以巴豆一粒去皮膜，慢火炮極熟，入蒜內，用新綿包定塞耳中，三次效。又方：用骨碎補削作條，火炮，乘熱塞耳中。又方：治耳聾，用巴豆一粒去心皮，斑貓一枚去翅足，二物合搗膏，綿裹塞耳中，再易，甚驗。《經驗方》：用巴豆一粒，蠟裹，以針刺孔令透，塞耳中。又古法以酒浸針砂一日，至晚去砂，將酒含口中，用活磁石一塊，綿裹塞耳，左聾塞左，右聾塞右，此導氣通閉法也。凡耳竅或損，或塞，或震傷，以致暴聾，或鳴不止者，即宜以手中指於耳竅中輕輕按捺，隨捺隨放，隨放隨捺，或輕輕搖動以引其氣，捺之數次，其氣必至，氣至則竅自通矣。凡值此者，若不速爲引導，恐因而漸閉，而竟至不開耳。

述古

薛立齋曰：按前證若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膽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經云：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虛，耳目九竅皆爲之病。

《醫宗說約・耳病》耳爲腎竅，病屬腎。腎虛耳聾不能聽，少陽風經絡繞入耳感受邪氣耳鳴。應醇酒厚味，動胃火亦致耳鳴。【略】

按腎虛耳鳴聾者，宜地黃丸加川芎、芍藥、當歸、黃柏、葛蒲、遠志肉，或煎，或丸，俱妙。

《古今名醫匯粹・耳諸症》治法綱曰：耳者，腎之竅，足少陰之所主。人身十二經絡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其餘十經絡皆入於耳，故治耳者以腎爲主，或曰：心，亦開竅於耳，何也？蓋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故寄於耳，此腎爲主，心爲客，五臟開於五部分，陰陽言之在腎肝居陰故耳目二藏陰精主之。在心脾肺居陽，故口鼻舌三竅陽精主之。【略】

又有耳痛、耳鳴、耳癢、耳膿、耳瘡，亦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不可專作火與外邪。治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按之而愈鳴者，實也。王節齋曰：耳鳴盛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抑於耳，而爲鳴，甚則閉塞矣。若其人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症先多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多慾，當見在勞怯等症。惟薛立齋詳分縷晰，云：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氣血俱虛用八珍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膽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由梔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後盛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耳中閧閧然是無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脛瘦，耳數鳴，宜地黃丸。腎虛耳中潮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飲嚥黑錫丹，間進安腎丸。腎藏風，耳鳴夜間睡着如打戰鼓，更鼓四肢抽掣痛，耳內覺風吹奇癢，宜黃芪丸。腎者宗脈所聚，耳爲之竅，血氣不行，宗脈乃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風與之搏，故爲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枳〕殼、橘紅、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之。耳中叮嚀，耳鳴，耳聾，內有污血，宜柴胡聰耳湯。

《石室秘錄・御集・奇治法》耳中聞螞蟻戰鬪之聲者，此則非祟，乃腎水耗盡，又加怒氣傷肝所致。方用：

白芍三兩　柴胡三錢　梔子三錢　熟地三兩　山茱萸三兩　麥冬一兩　白芥子三錢

水煎服。方中純是補腎平肝之聖藥，飲之數日，其戰鬪之聲漸遠，服一月即愈。此乃奇病，而以王道之方治之也。

《辨證録・耳痛門》 人有雙耳忽然腫痛，內流清水，久則變爲膿血者，身發寒熱，耳內如沸湯之響，或如蟬鳴，此少陽膽氣不舒，而風邪乘之，火不得散，故生此病。法宜舒發膽氣，而佐之祛風瀉火之藥則愈矣。然有治之而不效者何也？蓋膽受風火之邪，燥乾膽汁，徒用祛風瀉火之湯，則膽汁愈乾，膽火益熾，火借風威，愈肆焚燒，而耳病轉甚矣。方用潤膽湯。一劑而痛輕，二劑而腫消，三劑而膿血止，四劑而寒熱盡除，十劑而全痊也。歸、芍不特入膽而且入肝也，膽病肝必病，平肝則膽亦平也。柴胡、梔子亦是舒肝之藥，舒肝正所以舒膽，肝血自旺，而膽汁有不濡潤者乎！邪風邪火，已有不治自散之機，乃加天花粉之逐痰，則風火無黨，用菖蒲通耳中之竅，引玄參以退浮遊之焰，自然風火漸祛，上焦清涼，而耳病隨愈也。此症用止鳴丹亦效。數劑即愈。

又 人有耳痛之後，雖愈而耳鳴如故者，人以爲風火猶在耳也，仍用祛風散火之藥，而鳴且更甚，然以手按其耳，則其鳴少息，此乃陽虛而氣閉也。法宜補陽氣爲主，而兼理其肝腎之虛，方用發陽通陰湯治之。一劑輕，二劑愈，不必三劑也。此方即十全大補之變方也，治氣血之虛者，實有相宜，兹何治陽虛而亦宜也。不知陽虛而陰未有不俱虛者，倘單補陽虛以助其陽，恐陽旺陰衰，轉動其火，不若兼補其陰，則陰足以制陽，陰陽相濟而彼此氣通，蟬鳴之聲頓除也。此症可用開閉丹，二劑愈。

又 人有平居無事，忽然耳聞風雨之聲，或如鼓角之響，人以爲腎火之盛也，誰知是心火之亢極乎。凡人心腎兩交，始能上下清寧，以司視聽。腎不交心，與心不交腎，皆能使聽聞之亂。然而腎欲上交於心，與心欲下交於腎，必彼此能受，始慶相安。倘腎火大旺，則心畏腎炎，而不敢下交；心火過盛，則腎畏心焰，而不敢上交矣。二者均能使兩耳之鳴，但心不交腎耳鳴輕，腎不交心耳鳴重。今如聞風雨鼓角者，鳴之重也。治法欲腎氣復歸於心，必須使心氣仍歸於腎。方用兩歸湯。二劑而鳴止，四劑不再發。此方涼心之劑也。心既清涼，則腎不畏心熱，而樂與來歸，原不必兩相引而始合也。況方中全是益心滋腎之品，不特心無過燥之虞，而且腎有滋潤之樂，自不啻如夫婦同心，有魚水之歡，而無乖離之戚也，又何至喧闐於一室哉。此症可用定喧湯，一劑即止鳴。

《雜症大小合參・方脈耳病合參》 方脈耳病合參

經曰：耳者，腎之竅也，腎主藏精者也，故精脫者，則頰黑而耳聾。耳者宗脈之所聚也。以竅言之，水也；以聲言之，金也；以經言之，手足少陽俱會其中也。有從內不能聽者，主也；有從外不能入者，經也。腎和則能聞五音矣。

又曰：耳聾少氣嗌乾者，肺虛也。又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腸胃不足，故氣弱不充，傷寒及大病之後多有此症，以補中益氣湯治之。【略】

經曰：腎開竅於耳。夫腎之爲藏，水藏也。天一生水，故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而一陰藏焉，又有相火存乎命門之中。每挾君火之勢，而侮所不勝。經所謂一水不能勝二火也。況又嗜慾無節，勞役過度，或中年之後，大病之餘，腎水枯涸，陰火土炎，故耳癢、耳鳴，無日不作也。經曰：陽氣萬物盛土而躍，故耳鳴也。是以鳴甚，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然有作腎虛治而不效者，何也？此有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壅閉矣。凡遇此疾，若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者，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多因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是腎虛而鳴者，亦是膀胱相火上升，故鳴必不甚，其人必多慾，當兼見勞怯之症。

勞役傷其氣血，淫慾耗其精元，昏昏聵聵，是謂勞聾也，必有虛損之症，其聲嘈嘈，眼見黑花，此乃虛聾症也。【略】

更有地氣胃明者，或憂愁不解陰氣閉塞，不與陽通，或內外濕飲痞隔，其氣不得升降，而耳中亦渾渾焞焞者，宜以升陽除濕之劑主之。

又有耳痛、耳鳴、耳癢、耳膿、耳瘡，亦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不可專作火與外邪。凡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眞虛也；手按之而愈鳴者，火實也。【略】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耳目口鼻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是也。陽氣走上竅，若下入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陰氣走下竅，若上入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高年之人，腎水已竭，眞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浮越上竅，竅內有聲，如蛙鼓蚊鑼，是以外入之聲與內聲相混，聽之不清，至年邁，陰氣內竭不能上通，而失聽所聰矣。非若少壯之人，濁陰遮蔽其竅，外聲不得

內入。故用菖蒲、射香透氣導達，爲事也。故治高年逆上之氣，全以磁石爲主，取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兼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佐之。更助五味子、山茱之酸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而不上觸於陽竅，由是空曠無礙耳之受聲，猶谷之受響，故耳之妙用全在虛而能受也。

《張氏醫通・七竅門下・耳》 經云：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

狗蒙招尤，目冥耳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

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

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

趙以德曰：耳者腎之竅，足少陽經之所主，然心亦寄竅於耳，在十二經脈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外，其餘十經脈絡，皆入於耳中。蓋腎治內之陰，心治外之陽，合天地之道，精氣無不變通，故清淨精明之氣上走空竅，耳受之而聽斯聰矣。《靈樞》云：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實之氣入於耳中者，皆足以亂主竅之精明，而兼至聾聵。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異，左腎爲陰，主精，右腎爲陽，主氣，精不足，氣有餘，則聾爲虛，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壯，此精氣俱有餘，固藏閉塞，是聾爲實，乃高壽之兆也。此皆稟賦使然，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云：不知調陰陽七損八益之道，早喪之節也，其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此亦無治也。惟暴聾之病，與陰陽隔絕之未甚，經脈欲行而未通，衝擊其中，鼓動聽戶，隨其氣之微甚而作嘈嘈風雨諸聲者，則可隨其邪以爲治。外此又有耳觸風邪，與氣相擊，其聲嘈嘈，眼如見火，謂之虛鳴。熱氣乘虛，隨脈入耳，聚熱不散，膿汁出焉，謂之膿耳。人耳間有津液，輕則不能爲害，若風熱搏之，津液結腫，成核塞耳，亦令暴聾，謂之耵耳。前是數者，腎脈可推，風則浮而盛，熱則洪而實，虛則澀而濡，風爲之疏散，熱爲之疏利，虛爲之調養，邪氣幷退，然後以通脈調氣安腎之劑治之。【略】

耳鳴　經云：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故耳鳴。又云：液脫者，腦髓消，筋酸其數鳴。凡此皆耳鳴之屬虛者也。經云：太陽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又云：厥陰之脈，耳鳴頭眩。又云：少陽所至爲耳鳴，治以涼寒，凡此皆耳鳴之屬實者也。

王汝明曰：耳鳴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中而鳴，鬱甚則閉塞矣，若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清痰降火爲主。大抵此證先因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怒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多欲，當見虛勞等證。

喻嘉言曰：凡治高年腎氣逆上而耳鳴，當以磁石爲主，以其重能達下，但性主下吸，不能制肝木之上吸，更以地黃、龜膠群陰之藥輔之，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由是空曠無礙，豈更艱於遠聽哉。丹溪取通聖散治飲酒過度而耳鳴，亦無確見，惟滾痰丸一方，少壯用之多效，以黃芩、大黃、沉香之苦最能下氣，礞石之重墜，大約與磁石相仿也。

薛立齋云：若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補中益氣加山梔、丹皮；若因怒便聾，而或耳鳴，屬肝膽氣實，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耳中閧閧然，是無陰也，加減八味丸。

腎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散下黑錫丹，間進安腎丸。

腎藏虛風耳鳴，夜間睡着如擂戰鼓，四肢掣痛，耳內覺有風吹奇癢，黃芪丸、四生散選用。

桂辛散　治風虛耳鳴。

黃芪丸　治腎風耳鳴及癢。

《顧氏醫鏡・耳病》 耳爲腎之外候，以腎開竅於耳也。經曰：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又曰：液脫者腦髓消，脛痠，耳數鳴。又曰：精脫者耳聾。故治耳者，當以補腎爲主。然有因外感而耳聾者，如經言手少陽三焦，是動則病耳聾，煇煇焞焞，蓋熱邪感入少陽，熱氣拂鬱故也。【略】

有痰火上升，鬱於耳而爲鳴，甚則閉塞者，多緣飲酒厚味所致，宜消痰降火。【略】

趙氏云：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按之而愈鳴者實也。不可不察。又嘉言云：人當五十以外，腎水漸衰，眞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況有肝木之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爲謀慮鬱怒之火一動，腎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較之聾病天淵。聾病因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能內入，故以菖蒲、麝香等藥，開竅爲治。不知腎氣至上竅，亦隔一

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汩汩有聲，如蛙鼓蚊鑼，鼓吹不已，故外入之聲，爲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不上逆，則聽清矣。故余悟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效。立方施治，大意全以磁石爲主，以其黑色入腎，重能達下，又能制肝木，復以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補之，更用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腎氣歸元，聽自清矣。夫收攝腎氣，乃謂治老人之先務，不可不知。又有耳瘡耳腫、耳鳴耳癢。薛氏云：皆屬肝經風熱，血虛火盛，或腎經虛火等因，宜審施治。

八仙丸、左歸丸、左歸飲、保陰煎、腎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選而用之。

《醫學心悟・耳》 耳者，腎之外候。《中藏經》曰：腎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於耳。然足厥陰肝、足少陽膽經皆絡於耳。凡傷寒邪熱耳聾者，屬少陽症，小柴胡湯主之。若病非外感有暴發耳聾者，乃氣火上衝，名曰氣閉耳聾。宜用逍遙散，加蔓荊子、石菖蒲、香附主之。若久患耳聾，則屬腎虛，精氣不足，不能上通於耳，宜用六味地黃丸加枸杞、人參、菖蒲、遠志之類。其患耳鳴，如蟬聲，如鐘鼓聲，或患膿，以前法治之。若風熱相搏，津液凝聚，變爲停豆抵耳，蟬鼓聲，或膿水淋灑，或癢極疼痛，此皆厥陰肝經風熱所致。宜用加味逍遙散，去白朮，加荷葉、木耳、貝母、香附、菖蒲之屬。外用紅棉散吹之。若耳內生瘡，並用前藥加金銀花主之。【略】

《臨證指南醫案・耳》 腎開竅於耳，心亦寄竅於耳，膽絡脈附於耳，體虛失聰，治在心腎。邪干竅閉，治在膽經。蓋耳爲清空之竅，清陽交會流行之所。一受風熱火鬱之邪，與水衰火實，腎虛氣厥者，皆能失聰，故先生治法，不越乎通陽鎮陰，益腎補心，清膽等法，使清靜靈明之氣，上走空竅，而聽斯聰矣。如溫邪、暑、熱、火、風侵竅而爲耳聾痛脹者，用連翹、山梔、薄荷、竹葉、滑石、銀花，輕可去實之法，輕清泄降爲主。如少陽相火上鬱，耳聾聹脹者，用鮮荷葉、苦丁茶、青菊葉、夏枯草、蔓荊子、黑山梔、羚羊角、丹皮、辛涼味薄之藥。清少陽鬱熱，兼清氣熱爲主。如心腎兩虧，肝陽亢逆，與內風上旋蒙竅而爲耳鳴、暴聾者，用熟地、磁石、龜甲、沉香、二冬、牛膝、鎖陽、秋石、山萸、白芍，味厚質重之藥，壯水制陽，填陰鎮逆，佐以酸味入陰，鹹以和陽爲主，因症施治，從虛從實，直如庖丁之導窾矣。鄒時乘

《醫碥・雜症・耳》 經謂腎開竅於耳。又謂心開竅於耳。解者謂心本開竅於舌，因舌無竅，故借竅於耳。肺絡會於耳。膽、三焦脈皆走耳前，入耳中，過耳後。胃脈上耳前，筋結耳前。小腸、膀胱脈，俱結耳後完骨。胃之支脈亦過耳後。又《素問》謂心、腎、肺、脾、胃五絡，皆屬之於耳中。又謂肝病氣逆則耳聾。

《醫碥・雜症・耳鳴》 經謂上氣不足。又謂腦髓不足，則腦轉耳鳴。皆精氣虛弱之故也。王汝言謂耳鳴甚者，多是痰火上升，又感惱怒而得。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當見勞怯等證。薛立齋云：若血虛有火，四物湯見血加山梔、柴胡。氣虛，補中益氣湯。血氣俱虛，八珍加柴胡。若怒而鳴，氣實，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補中益氣加柴胡、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見血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閧閧然，脛痠，或痰盛作渴，必用地黃丸。甚者當鎮墜，正元飲咽黑錫丹有熱者，龍齒散。腎者，宗脈所聚，竅於耳。宗脈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氣與之搏而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枳殼、橘紅、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疏風下氣，續以歸芎飲和養之。若更四肢抽掣痛，睡着如打戰鼓，耳內覺有風吹奇癢，黃耆丸甚效。

《醫碥・四診》 耳鳴及痛，火上衝也。【略】

耳鳴者，耳內有聲，竅不閉，時聞時不聞也。火動而上衝則鳴，而不聞外聲，火靜氣下，則不鳴而聞。

《蘭臺軌範・五竅病・耳》 《靈》《素》《靈》決氣篇：精脫者耳聾，液脫者耳數鳴。《素》繆刺論：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許，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此乃邪氣入絡，卒然所得之症，故可刺。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

耳方

蓯蓉丸《濟生》　治腎虛耳聾，或風邪入於經絡，耳內虛鳴。

《金匱翼・治疾七法》 礞石滾痰丸　王隱君曰：痰病古今未詳。方書雖有五飲諸飲之異，而莫知其病之源。或頭風作眩，目暈耳鳴，或口眼蠕動，眉稜耳輪痛癢，或四肢遊風腫硬，似疼非疼，或齒頰痛，牙齒浮痛，或噯氣吞酸，心下嘈雜，或痛或噦，咽嗌不利，咯之不出，嚥之不下。其痰似墨，或如破絮、桃膠、蜆肉之狀。或心下如停冰鐵，心氣冷痛，夢寐奇怪，失志癲癇。

或足腕痠疼，腰背骨節卒痛。或四肢筋骨疼痛。難以名狀，並無常處。或手臂痛痲，狀若風溼。或脊上一條如線之寒起者。或渾身習習如卧芒刺者。或眼粘溼癢，口糜舌爛，喉痺等證。或繞項結核，狀若瘰癧。或胸腹間有如二氣交紐，噎息煩悶，有如煙水上衝，頭面烘熱。或中風癱瘓，或勞瘵荏苒之疾。或風毒腳氣。或心下怔忡，如畏人捕。或喘欬嘔吐，或嘔冷涎墨汁綠水，甚爲肺癰、腸毒、便膿、攣跛。內外爲病百端，皆痰所致。其狀不同，難以盡述。蓋津液既凝爲痰，不復周潤三焦，故口燥咽乾，大便秘結，面如枯骨，毛髮焦槁，婦人則因此月水不通。若能逐去敗痰，自然服餌有效。余用滾痰丸以愈諸疾，今特相傳於世云。

《金匱翼・眩暈》 沉香磁石丸　治上盛下虛，頭目眩暈，耳鳴、耳聾。

《金匱翼・耳病統論》 耳者腎之竅，而膽與胃之脈所過之處也，故其病亦有數種。有氣厥而聾者，有腎虛而聾者，有風火壅閉腫痛，或鳴或聾者，有熱氣乘虛，隨脈入耳，而爲膿耳者，有耳出津液，結核塞耳，而爲耵耳者。又有左聾、右聾、左右俱聾之異。左聾者，有所忿怒過極，則動少陽膽火，故從左起，以龍薈丸主之。右聾者，多因色慾過度，致動少陰相火，故從右起，以六味地黃丸主之。左右俱聾，因醇酒厚味無節，則動陽明胃火，故從中起，以通聖散、滾痰丸主之。統三者而論之，忿怒致耳聾者，爲尤多也。

《金匱翼・風聾》 亦有胃中痰火壅熱生風，上攻清道，因而耳鳴築築。然氣閉而不通，鼻塞不利，口不知味。痰多鬲熱不清，脈滑數大或弦。內經所謂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宜半夏麴、橘紅、甘菊、茯苓、甘草、知母、酒芩、麻黃、石膏、桔梗、桑皮之屬。

《雜病源流犀燭・耳病源流》 耳屬足少陰，腎之寄竅也。耳所致者精，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聰。若勞傷氣血，風邪乘虛，使精脫腎憊，則耳聾，是腎爲耳聾之原也。宜益腎散、六味丸、肉蓯蓉丸。然腎竅於耳，所以聰聽，實因水生於金。蓋肺主氣，一身之氣貫於耳，故能爲聽。【略】有大病後，耳觸風邪，與氣相搏，其聲嘈嘈而鳴，眼見黑花，謂之虛聾，宜四物湯加鹽酒炒知、柏、腎氣丸加磁石、黃柏、菟絲子、補骨脂。其勞役脫氣者別治，宜六味丸加知母、黃柏、遠志、菖蒲，幷鹽水炒。菖蒲，幷鹽水炒。其由陰虛火動者別治，宜六味丸加知母、黃柏、遠志、菖蒲，幷鹽水炒。【略】有氣實而鳴且聾者，宜神芎丸。有氣閉而忽聾者，宜甘草湯，再以甘遂丸塞耳。有肝膽火盛，耳內蟬鳴，漸至於聾者。宜聰耳蘆薈丸。【略】有火風侵竅而耳鳴者，宜驅風清火湯。【略】然耳聾者，音聲閉隔，竟一無所聞者也。亦有不至無聞，但聞之不眞者，名爲重聽，其症之來，或由風氣壅耳，常覺重聽，頭目不清。宜清神散、聰耳湯。或由腎經熱，致右耳聽事不眞，宜地黃湯，不得竟爲耳聾，而以治聾方藥投之，若乃耳鳴者，聾之漸也，惟氣閉而聾者則不鳴。其餘諸般耳聾，未有不先鳴者。夫鳴何以故？《靈樞》曰：上氣不足，耳爲之苦鳴。又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又曰：耳者，宗脈所聚，胃中空，則宗脈虛，宗脈虛，則下流，脈有所竭，故耳鳴。《內經》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注云：嘯，謂耳鳴，一陽謂膽三焦，膽三焦脈皆入耳，故氣逆上而耳鳴。《正傳》曰：腎水枯涸，陰火上炎，故耳癢耳鳴，不治，必至聾聵。《醫鑑》曰：痰火上升，兩耳蟬鳴，漸欲聾。據此數說，亦可知耳鳴之所由來矣。總之，右耳屬腎，左耳屬肝，其鳴之故，必先由肝腎之氣虛，又爲風火痰氣之所乘，故其鳴也。或如蟬噪，或如鐘鼓，或如水激，不一而足。而其爲治，亦有當分者。如正氣與風邪相擊而虛鳴，須先散邪。宜芎芷散。腎氣虛，宗脈虛，風邪乘入而鳴，須先祛邪下氣。宜五苓散加枳、橘、薑、蘇，吞青木香丸。而後加以和養。宜芎歸飲。痰火升上而鳴，須理痰清火。宜加減龍薈丸、通明利氣湯、復聰湯。腎精不足，陰虛火動而鳴，須溫腎益精。宜補腎丸、滋腎通耳丸。大約由於痰火者其鳴盛，由於腎虛者其鳴微，此其辨也。肝家本來火甚，或爲風乘痰客而鳴，須選清肝，兼治風痰。宜加減龍薈丸。風熱酒熱，上貫於耳而鳴，須用擴清之法。宜通聖散加柴、枳、荊、桔、青皮、南星。卒然而鳴，且失聰，須以開通爲主。宜蝎梢挺子。此則耳鳴之症也。【略】

虛火若何，必耳內蟬鳴，或重聽，出水作癢，外不瘀腫宜金匱腎氣丸加菖蒲，四物湯。【略】有耳出膿汁，或聾而鳴，屬上焦風熱者宜蔓荊子散。【略】

脈法《脈經》曰：左寸洪數，心火上炎，兩尺洪數，相火上炎，其人必遺清夢泄，而耳或鳴或聾。又曰：病耳聾，脈大者生，沉細者難治。《醫鑑》曰：腎脈浮而盛，爲風；洪而實，爲熱；細而澀，爲虛。《回春》曰：耳病腎虛，遲濡其脈，浮大爲風，洪動火賊，沉澀氣凝，數實熱塞。久病聾者，專於腎責。暴病浮洪，兩尺相同，或兩尺數，陰火上衝。

耳病原由症治　《綱目》曰：耳目之陰血虛，則陽氣之加，無以受之，而視聽之聰明失。耳目之陽氣虛，則陰血不能自施，而聰明亦失。則耳目之聰明，必血氣相須而始能視聽也。【略】薛立齋曰：耳鳴脈數，黑瘦人屬血虛，

四物加山梔柴胡。右寸關大於左，無力倦怠，色黃白，屬中氣虛，補中益氣湯加減。若氣血俱虛，八珍湯加柴胡。若因怒便聾或鳴，屬肝膽氣濁，小柴胡加芎、歸、山梔。又曰：耳聾耳鳴，須分新久虛實。忽因大怒大醉而聾或鳴者，屬痰火，又分輕重治。中年及病後虛弱人，悉屬虛，但分氣血耳，治之必大補氣血，滋陰制火，使虛火下伏，陽氣上行，充塞流動，則九竅咸利，而聾鳴悉除。經曰：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略】又曰：肝火左脈弦數，其人多怒，耳鳴或聾，宜平肝伐木，龍膽瀉肝湯。不已，龍薈丸。葉天士曰：腎開竅於耳，心亦寄竅於耳，心腎兩虧，肝陽亢逆，故陰精走泄，陽不內依，是以耳鳴時閉，但病在心腎，其原實由於鬱，鬱則肝陽獨亢，令膽火上炎，當早服丸料以補心腎，用熟地四兩，龜板二兩，麥冬、牡蠣、白芍、建蓮、茯神各兩半，五味、磁石各一兩，沉香、辰砂各五錢，砂爲衣，午服湯藥。以清少陽，以膽經亦絡於耳也，用女貞子三錢，生地二錢半，夏枯草二錢，赤芩錢半，丹皮、山梔各一錢，生甘草四分。又曰：七八十而耳聾，乃理之常也。蓋老人雖健，下元已怯，是下虛上實，清竅不主流暢，惟固補下焦，使陰火得以潛伏，用磁石六味丸加龜甲、五味、遠志。

耳病導引法　《保生秘要》曰：凡搓掌心五十度，熱閉耳門，空觀，次又搓又閉又觀，如此六度。耳重皆如此導法，兼以後功，無不應驗。

運功　《保生秘要》曰：用意推散其火，男則用逆，收藏於兩腎之間，女則用逆，歸藏於兩乳之下，或耳中，或按耳門內，若蟬鳴，咽津液，降氣安。

耳重導引法　《保生秘要》曰：定息坐，塞兌，咬緊牙關，以脾腸二指捏緊鼻孔，睜二目，使氣串耳，通竅內，覺哄哄然有聲，行之二三日，竅通爲度。

運功　《保生秘要》曰：時常將兩耳返聽，於歸元取靜，或存閉口中氣及鼻中氣，使不妄出，單意想從耳中出，又收返聽，耳自然聰矣。

修養法　《養生書》曰：以手摩耳輪，不拘遍數，所謂修其城郭，以補腎氣，以防聾聵也。又曰：養耳力者常飽。

《醫級・雜病・耳》　鳴叅久暫聲音，少壯驟鳴聲大，症作實評；衰老聲細常鳴，病從虛論。【略】

鳴甚午前者，陽盛，柴胡左金丸。鳴增午後者，陰虛，左歸飲、六味丸。鄭獨聾曰絕，眞武湯、八味丸、養營湯。怔忡、鳴轉增，酸棗仁湯、磁硃金匱腎氣丸。【略】

耳爲腎之竅，耳鳴、耳聾固皆腎之所主。然聲由竅入，聲入通心，則心亦兼司也。且少陽之經絡繞耳前後，若外邪於膽，經脈熱壅，亦爲鳴聾。況肝脈由內側通巔，未有不相關者也。鳴者，氣從上衝，聾則氣閉不通也。外來之邪因實，法宜清散少陽，內病有虛實，當療心腎，實者降火清心，虛者或補陰，或引鎮爲法。若中虛爲病，又當升陽益氣。若怒火之逆，法當清降，濕熱爲停耳者，又當苦降燥濕爲治者也。篇中諸法皆備，足稱允當。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耳病》　凡耳痛、耳鳴、耳閉、耳聾，當辨虛實，而後症可治也。暴病者多實，久病者多虛。少壯熱盛者多實，中衰無火者多虛。飲酒味厚，素有痰火者多實；質清脈細，素行勞苦者多虛。且耳爲腎竅，腎氣充足，則耳目聰明。經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半即衰之謂也。陰衰腎虧，每多耳鳴，聾之漸也。聾者，氣閉也。此外又有火閉者，因諸經之火，壅塞清道，其症或煩熱，或頭面赤腫者皆是，宜清之。氣閉者，因肝、膽氣逆，必憂鬱悲怒而然，宜順氣舒心。邪閉者，因風寒外感，邪傳少陽而然，宜和解之。竅閉者，必因損傷，或取耳，或雷炮震之，或停耳潰膿而壞，宜用法以通之。以外止有腎虧虛聾，非大培根本不可。故謂暴聾者易治，久聾者難愈也。

加味益氣湯新　治勞苦太過，氣虛耳聾，或耳鳴眩運，倦怠等症。

十全大補湯　治氣血兩虛，耳鳴耳閉。

耳鳴屬腎虛者，以椒目、巴豆、菖蒲研末，用松脂、黃蠟溶和爲挺，插耳中，一日一易，神效。

腎虛耳鳴，用豬腎切片，以骨碎補研末摻上，煨熟食之。

又方：以胡桃煨熟，乘熱入耳，幷早晚煨熱食之，即通。以上治耳聾、耳閉、耳鳴方。

《醫徹・耳病》　或又曰：心開竅於舌，寄竅於耳。凡用心過度，火爲之擾，然鳴則有之，聾則未也。究之心腎不交，水不升，故火不降耳。至痰火爲患，耳如蟬鳴，降氣則痰下，益水則火息，亦不越攝氣歸元之旨也。【略】

一、耳中乾結，耳鳴而聾，柴胡聰耳湯。

一、上焦熱，耳鳴而聾，及出膿汁，蔓荊子散。【略】

《雜證匯參・耳》　經義

腎主耳。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太陽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

盛上而躍，故耳鳴也。【略】

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潞，脈有所竭者，故耳鳴。精脫者耳聾，液脫者耳數鳴。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靈樞》

總論

腎氣充盛，則耳聰。腎氣虛敗，則耳聾。腎氣不足，則耳鳴。腎氣結熱，則耳膿。《證治彙補》

耳痛、耳鳴、耳癢、耳膿、耳瘡，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不可專作火與外邪治。趙氏《醫貫》

腎開竅於耳，心寄竅於耳，膽脈附於耳，體虛失聰，治在心腎，邪干竅閉，治在膽經。蓋耳爲清空之竅，清陽交會之所，一受風熱火鬱之邪，與水衰火亢，腎虛氣厥者，皆能爲患。治法不越通陽鎮陰，益腎補心，清膽等法。

有先耳鳴，而後聾者，外邪乾，或腎熱也，惟傷寒少陽證。【略】

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爲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者，其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爲主。至於高年，陰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之理，從無一人言及，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汩汩有聲，如蛙鼓蚊鑼，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聲，爲內聲所混，聽之不清。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爲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子、山茱萸之酸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豈更與人聲相拒，難於遠聽耶。喻嘉言【略】

耳鳴

耳鳴以手按之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按之而鳴愈甚，者實也。趙氏《醫貫》

凡暴鳴聲，大者多實；漸鳴聲細者，多虛；少壯熱盛者，多實；中衰無火者，多虛；飲酒味厚素多痰火者，多實；質清脈細素多勞倦者，多虛。耳爲腎竅，乃宗脈之所聚，精氣調和，腎氣充足，則耳目聰明。若勞傷血氣，精脫腎憊，必至聾聵。故人於中年之後，每多耳鳴者，是皆陰衰腎虧而然。凡耳竅或損或塞或震傷，以致暴聾或鳴不止者，以手中指於耳竅中輕輕按捺，隨捺隨放，或輕輕搖動，以引其氣，氣至則竅自通。張景岳

耳鳴如蟬，或時閉塞，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氣上升鬱於耳中而爲鳴，鬱甚則閉塞矣。審其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多慾，當見勞怯等證。王節齋

《四科簡效方・甲集・上部諸證》 耳鳴

鹽五升蒸熱，布裹枕耳，冷復易之，亦治耳痛。

椒目　巴豆　石菖蒲等分研末以松脂、黃蠟鎔和爲錠，納耳中，抽之日易。

《類證治裁・耳證》 論治

足少陰腎竅於耳，腎氣充則耳聽聰。故經言精脫者耳聾也。又言肝病氣逆，則頭痛耳聾。以膽附於肝，而膽脈上貫耳中也。精脫失聰，治在腎，氣逆閉竅，治在膽，凡耳聾以及耳鳴，治法悉準乎此，第就中條析之。有因勞力傷氣者，補中湯加鹽水炒黃蘗、知母、茯苓、菖蒲。有因房勞傷腎者，滋陰地黃湯，益腎散，加鹽炒知蘗。有因陰虛火動者，磁石六味丸加減。有因病後虛鳴者，四物湯加鹽炒知、蘗。腎氣丸加磁石、龜板。有因心腎虧，肝陽逆，虛風上旋蒙竅者，用填陰鎮逆。佐以酸味入陰。鹹以和陽。如山萸、地黃、磁石、龜板、天冬、麥冬、白芍、五味、牛膝、秋石。有臟氣逆爲厥聾者，流氣散，當歸龍薈丸。有風入絡爲風聾者，必兼頭痛，防風通聖散。有因怒氣壅者，流氣散，清神散。有因驚火鬱者，清膽湯。【略】有腎經熱，右耳重聽，兼苦鳴者，地黃湯。有肝膽火升，常聞蟬鳴者，龍膽瀉肝湯，清膽湯。有因痰火升而鳴者，加減龍薈丸。總之，由痰火者其鳴甚，由腎虛者其鳴微。【略】

脈候

尺脈浮而盛爲風，洪而實爲熱，細而濇爲虛，兩尺數爲陰火上衝。

紀事

《名醫類案・首風》 翟文炳治陸母年七十，頭響耳鳴，項疼目眩，面麻

肥腫，齒蘇脣燥，口苦舌強，咽腫氣促，心驚膽怯，胸滿痰滯，脇腫腰痛，足軟膝疼，已二年矣。近一月來，至不得眠，惟人扶而坐，稍稍欹卧，即垂絕。翟診視，知氣挾肝火而然。先與抑青丸，一服即時熟睡，醒後諸症如失，仍服補中益氣調理而痊。

《名醫類案・耳》橘泉治一人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峰，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脈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脈復病愈。

又　孫兆殿丞治平中間，有顯官權府尹，忘其名氏。一日坐堂決事，吏人環立，尹耳或聞風雨鼓角聲，顧左右曰：此何州郡也。吏對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孫公往焉。公診之，與藥治之。翌日病愈。尹召孫問曰：吾所服藥，切類四物飲。孫曰：是也。尹曰：始慮爲大患，服此藥立愈，其故何也。孫曰：心脈太甚，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經，則腎脈復歸，乃無恙。《青箱記》

又　一婦人因勞耳鳴、頭痛、體倦，此元氣不足。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而痊。三年後得子，因飲食勞倦，前症益甚，月經不行，晡熱內熱，自汗盜汗。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頓愈。前症若因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不應，八珍加前藥，若氣虛弱，用四君子。若怒，耳若聾或鳴者，實也，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補中益氣加山梔。若午前甚，作火治，用小柴胡加炒連、炒梔。氣虛用補中益氣。午後甚，作血虛，用四物加白朮、茯苓。若陰虛火動，或兼痰甚，作渴，必用地黃丸，以壯水之主。經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虛，耳目九竅，皆爲之病。

又　少宰李蒲汀，耳如蟬鳴，服四物湯，耳鳴益甚，此元氣虧損之症。五更服六味地黃丸，食前服補中益氣頓愈。此症若血虛而有火，用八珍加山梔、柴胡。氣虛而有火，用四君加山梔、柴胡。若因怒就聾或鳴，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補中益氣加山梔。午前甚，用四物加白朮、茯苓。久須用補中益氣。午後甚用地黃丸。

又　少司馬黎仰之南銀臺時，因怒耳鳴，吐痰，作嘔不食，寒熱脇痛。用小柴胡合四物加山梔、茯神、陳皮而痊。

又　江應宿治上舍孫順吾，患耳鳴、重聽，人事煩冗，雜治半年不愈。逆予視之，脈數滑，以二陳加瞿麥、扁畜、木通、黃栢，一服知，二服已。

《臨證指南醫案・肝風》王　陽挾內風上巔，目昏耳鳴不寐，肝經主病。

熟地炙　炙龜甲　萸肉　五味　磁石　茯苓　旱蓮草　女貞子

又　陳四五　操持煩勞，五志陽氣，挾內風上擾清空，頭眩耳鳴，目珠痛。但身中陽化內風，非發散可解，非沉寒可清，與六氣火風迥異。用辛甘化風方法，乃是補肝用意。

枸杞子　桂圓肉　歸身　炙草　甘菊炭　女貞子

又　吳　脈弦小數，形體日瘦，口舌糜碎，肩背掣痛，肢節痲木，膚腠搔癢，目眩暈，耳鳴，已有數年。此屬操持積勞，陽升，內風旋動，燥筋損液。古謂壯火食氣，皆陽氣之化。先擬清血分中熱，繼當養血熄其內風。安靜勿勞，不致痿厥。陽升血熱。

生地　元參　天冬　丹參　犀角　羚羊角　連翹　竹葉心　丸方　何首烏　生白芍　黑芝麻　冬桑葉　天冬　女貞子　茯神　青鹽

又　吉三五　心悸蕩漾，頭中鳴，七八年中頻發不止。起居飲食如常。此肝膽內風自動，宜鎮靜之品。佐以辛泄之味，如枕中丹。風陽擾神。

又　鄭三九　脈右弦，頭脹，耳鳴，火升，此肝陽上鬱，清竅失司。

細生地　夏枯草　石決明　川斛　茯神　桑葉

又　丁　腎開竅於耳，心亦寄竅於耳。心腎兩虧，肝陽亢逆。故陰精走泄，陽不內依，是以耳鳴時閉，但病在心腎。其原實由於鬱，鬱則肝陽獨亢，令膽火上炎。清晨服丸藥以補心腎，午服湯藥以清少陽。以膽經亦絡於耳也。鬱傷心腎，膽火上炎。

水煮熟地四兩　麥冬二兩半　龜版二兩　牡蠣二兩半　白芍二兩半　北味一兩　建蓮二兩半　磁石二兩　茯神二兩半　沉香五錢　辰砂五錢爲衣

煎方：夏枯草二錢　丹皮一錢　生地三錢　山梔一錢　女貞子三錢　赤苓一錢半　生甘草四分

又　姚三十　氣閉耳鳴。氣閉。

鮮荷葉　杏仁　厚朴　廣皮　木通　連翹　苦丁茶　防己

又　金三八　下虛，耳鳴失聰。腎虛。磁石六味去萸加川斛、龜甲、遠志。

《掃葉莊醫案》耳鳴，眩暈，心悸，寐醒汗出，身汗從牙宣失血所致，此

皆肝腎致傷，內風勃升也。

生乾何首烏　冬桑葉　茯神　黑芝蔴　天冬肉　甜北沙參　蜜丸，秋石湯送下。

又　脈數，耳鳴，吐痰，天柱骨、腰膝痠，兩足冷，此陰虧陽升，當填補實下。左歸去牛膝合二僊膏。

又　勉強搖精，致陽縮囊縱，不但形弱傴僂，肛門臍竅，皆爲收引。咽喉牽絆似垂，食物漸漸減少。由精血之傷有形，最難自復。少陰厥陰脈循喉嚨，開竅於二陰。既遭損傷，其氣不及充注於八脈，故症見拘束之狀。上年進柔劑陽藥，服後巔頂維脈皆脹，耳竅戀鳴，想藏陰宜靜可藏。試以乘與身怖，必加跼促不安，宜乎升陽動藥之不靈矣。夫少陰內藏，原有溫蒸諸法。厥陰相火內寄，惡暖喜涼，仿丹溪法。

鹹秋石　鹽水炒知母　眞阿膠　柏子仁　生地　白茯苓　炒黑遠志肉　龜版去牆，搗

《續名醫類案・耳》　柴嶼青治汪謹堂夫人，兩耳蟬鳴，昕夕不歇。服過人參、熟地四兩，無少效。柴曰：腎開竅於耳，心亦寄竅於耳，治耳必責之腎固矣。但診得兩尺尚屬有神，決非腎虛。左寸亦平緩無疴，惟右寸關洪大，此肺胃兩部風熱所壅而致。遂不治病而治脈。雄按：鼻塞治心，耳聾治肺，非僅治脈也。用清解之劑，不數服而右耳已愈。再服數劑兩耳全愈。因思耳、目、口、鼻，雖於五臟，各有分屬，而內實相通。治病惟以切脈爲憑，夫固有治在此，而效在彼者，全在一心之圓機活法也。

又　喻嘉言議王大司馬耳鳴症曰：人之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患。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患。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腎開竅於耳，而以肝木爲之子，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即疏洩母氣。而陰虛從之上逆，與聾病相去天淵。聾病者，竅中另有一膜遮閉，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爲主。方書所用菖蒲、麝香，及外塡內攻等法，皆爲此而設。耳鳴乃陰氣衝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薄薄有聲，如蛙鼓蟬鳴，外入之聲，爲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聽稍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治此之法，以重用磁石爲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也。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然後清清朗朗，聲入即通，無壅礙也。方書指爲少陽膽、厥陰肝二經熱多所致。然少陽之氣能步走上竅，皆絡於巔頂，無觸筋衝耳之理。不當與厥陰混同立說。通聖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壯火之法。惟滾痰丸，少壯用之，多有效者，以黃芩、大黃、沉香之苦，最能下氣，而礞石之重墜，與磁石之用相仿也。高年之人，腎水已竭，眞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況有厥陰之子，爲之挹取乎。然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如盞中添油，燈焰自小，豈非良治哉。

又　一婦人，耳鳴，內熱，經行不調，肢體倦怠，飲食無味。以肝脾虛熱。用四君加柴胡、山梔、丹皮、甘草而愈。

又　葉天士治丁某，腎開竅於耳，心亦寄竅於耳。心腎兩虧，肝陽亢逆，故陰精走泄，陽不行依，是以耳鳴時閉，但病在心腎。其原實由於鬱，鬱則肝陽獨亢，膽火上炎，清晨服丸藥，以補心腎。午服湯藥，以清少陽。以膽經亦終於耳也。水煮熟地四兩，麥冬一兩半，龜板二兩，牡蠣兩半，白芍兩半，北五味一兩，建蓮兩半，磁石一兩，茯神兩半，沉香五錢，辰砂五錢爲衣。煎方夏枯草二錢，丹皮一錢，生地三錢，山梔一錢，女貞子三錢，赤茯錢半，生甘草四分。

徐靈胎曰：方極清和可喜。耳聾之法多端，大端不過清上鎮下二條。此案方極穩當，至於外治之法，及虛寒等症，亦不可不知也。

又　朱丹溪治馮官人左耳鳴，此因勞得之，法當補陰而鎮墜之。黃耆、人參、當歸、陳皮、茯苓、升麻、酒柏、防風、甘草、白芍，食前熱飲，飲了去眠一覺。《綱目》其方則似補氣而升舉之，非補陰鎮墜也。

《程杏軒醫案・輯錄・張佩韋先生肝腎兩虧證治》　兩尺細濇，肝腎下虧，必得之醉而使內也。壯時血氣方剛，故無所苦。自強仕以來，漸覺目盲不能遠視，耳如蟬吟蛙鼓，虛里其動應衣，闔目轉盼，則身非己有。腰膝痠楚，行步不正，種種病狀，就衰之徵。經云：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血氣衰耗，不能上充，故視聽失其常度。心爲君主之官，血虛心無所養，故掣動不安。腦爲髓海，下通命門。上氣不足，頭爲之苦傾。腰者腎之府，腎憊則憚於轉側。膝者筋之府，筋憊則艱於屈伸。方用人參爲君，形不足溫之以氣。地黃、河車、龜鹿膠爲佐，精不足補之以味。更用山萸、五味，攝納腎氣歸元。氣旺精充，百骸司職，收視而視明，返

聽而聽聰矣。

安波按：方議皆精妙入化。

《類證治裁・耳症》 姪　腎開竅於耳，膽脈亦絡於耳。夜讀神勞，素有遺泄，弱冠內眞陰未充，虛陽易於升動，故氣閉清竅，若聞鳴響，宜用輕劑清少陽膽火之鬱，鮮桑葉、丹皮、梔皮、連翹、甘菊炒。食後泡湯服。久之。一日耳中忽清亮，如涼風捲霧，豁然朗徹矣。

内科總部

風證部

題解

《素問・風論》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

《靈樞・九宮八風》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素問・通評虛實論》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

《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症因脈治・中風總論・内傷中風論》中風之症，平居無故，倏爾仆倒，隨即甦醒，一年半載，又復舉發，三四發作，其病漸重。或犯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甚則痰涎壅閉，便尿不通，至手撒口開，遺尿不語，乃爲不治。此内傷中風之症也。

論説

《素問・生氣通天論》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略】風傷筋。

《素問・陰陽別論》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

《素問・移精變氣論》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素問・玉版論要篇》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素問・八正神明論》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略】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素問・風論》黄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臟六腑。不知其解，願聞其説。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

又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風中五臟六腑之俞，亦爲臟腑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

又　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帝曰：五臟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痛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

下，其色青。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膈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膹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於陰則溜於腑，中於陽則溜於經。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

黃帝曰：邪之中人臟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

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

又 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虛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

《靈樞・五變》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消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質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愈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腘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致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

《靈樞・五色》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衝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靈樞・論勇》 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

《靈樞・百病始生》 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

《靈樞・論疾診尺》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略】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

《靈樞・刺節真邪》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眞氣？岐伯曰：眞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痹，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淫氣往來，行則爲癢，留而不去爲痹，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

《靈樞・歲露論》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

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中藏經・論治中風偏枯之法》 人病中風偏枯，其脈數，而面乾黑黧，手足不遂，語言蹇澀，治之奈何？在上則吐之，在中則瀉之，在下則補之，在外則發之，在內則溫之，按之，熨之也。

吐，謂吐出其涎也；瀉，謂通其塞也；補，謂益其不足也；發，謂發其汗也；溫，謂驅其濕也；按，謂散其氣也；熨，謂助其陽也。

治之各合其宜，安可一揆？在求其本。脈浮則發之，脈滑則吐之，脈伏而澀則瀉之，脈緊則溫之，脈遲則熨之，脈閉則按之。要察其可否，故不可一揆而治者也。

《原病式・風類》 諸暴強直，支痛緛戾，裏急筋縮，皆屬於風。厥陰風木，乃肝膽之氣也。

暴，卒也，虐害也，強勁有力而不柔和也。直，筋勁強也。支痛，支持也，堅固支持，筋攣不柔而痛也。緛戾，緛，縮也，戾，乖戾也，謂筋縮裏急，乖戾失常而病也。然燥金主於緊斂，短縮勁切，風木爲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況風能勝濕而爲燥也，亦十月風病勢甚而成筋緩者，燥之甚也。故諸風甚者，皆兼於燥。

《三因方・叙中風論》 夫風爲天地浩蕩之氣，正順則能生長萬物，偏邪則傷害品類。人或中邪風，鮮有不致斃者，故入臟則難愈。如其經絡空虛而中傷者，爲半身不遂，手腳癱瘓，涎潮昏塞，口眼喎斜，肌膚不仁，痹瘁攣僻，隨其臟氣，所爲不同，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反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蓋風性緊暴，善行數變，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暈，激人涎浮，昏人神亂，故推爲百病長。聖人先此以示教，太醫編集，所以首論中風也。然四氣皆能中人，在證亦有緩縱攣急搐搦痹瘁奄忽不知人者，不可不以脈別。故論曰：寒熱諸痹所有證候，皆如風狀，須得脈別可也。要行脈浮則爲風，緊則爲寒，細則爲濕，數則爲熱。外證走注自汗則爲風，疼痛無汗則爲寒，緩弱熱頑則爲暑，停着腫滿則爲濕，隨其幷合，尤宜歷辨。唯詳其所因，合以脈診，在絡在經，入腑入臟，依而調之，乃可爲治。

《三因方・五臟中風證》 肝中風者，人迎幷左關上，脈浮而弦。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臟爲肝。肝虛，喜中風爲類相從，故脈應在左關。肝風之狀，多汗，惡風，色微蒼，頭目瞤，左脇偏痛，嗜甘，如阻婦狀，筋急攣痹不伸，診在目，其色青。

心中風者，人迎與左寸口，脈洪而浮。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臟爲心。心虛，因中邪風乃子母相因，故脈應在左寸口。心風之狀，多汗，惡風，色微赤，翕翕發熱，瘖不能言，欲飲食，食則嘔，診在舌，其色赤焦。

脾中風者，人迎與右關上，脈浮而微遲。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人臟爲脾。脾虛，因中風邪爲勝尅，故脈應在右關上。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薄黃，四肢怠墮，皮肉瞤動，發熱，短氣，不欲飲食，嗜卧如醉人，診在唇，其色黃。

肺中風者，人迎與右寸口，脈浮濇而短。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臟爲肺。肺虛，因中邪風爲乘尅，故脈應在右手寸口。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皓然而白，口燥而喘，逆氣，肩息，身重，背痛，面脹腫，晝差暮甚，診在鼻，其色白。

腎中風者，人迎與左尺中，脈浮而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臟爲腎。腎虛，因中邪風爲母子相感，故脈應在左尺中。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色如炲，面龐然浮腫，腰脊痛引小腹，隱曲不利，昏寢汗愈多，志意惶惑，診在耳，其色黑。

胃中風者，人迎與兩關上，脈幷浮而大。六腑無中風論，惟胃有者，以胃爲臟海，納五味以滋養五臟。虛而中邪風，故其狀，額多汗，食飲不下，隔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膨脹，張口，肩息，心下淡淡，食寒則泄。

《宣明論方・風論》《素問》云：諸風掉眩，強直，支痛，緛戾，裏急，筋縮，皆足厥陰風木之位，肝膽之氣也。風者動也，動者搖也，所謂風氣甚而主目眩運。由風木主則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能生火，故風火多爲熱化，皆陽熱多也。風爲病者，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或爲腰脊強痛，或爲耳鳴鼻塞，諸證皆不仁，其病各異，其名不同。經云：風者善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風氣俱入，行於諸脈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致使肌肉憤膜而有瘍也。衛氣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分肉之間，衛氣行處，風與衛氣相薄，俱行肉分，故氣道澀而不利。氣道不利，風熱內鬱，衛氣相持，肉憤膜而瘡出。衛氣被風鬱，不得傳偏，升凝而不行，則肉不仁也，謂皮內瘺而不知寒熱痛癢，如木石也。

經曰：風者百病之首也，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皆風氣所發也。以四時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盪推擊無窮，安得失時而絕也。故春甲

乙傷於風者，爲肝風；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風者，爲脾風；秋庚辛傷於風者，爲肺風；冬壬癸傷於風者，爲腎風。

風中五臟六腑，自俞而入，爲藏府之風。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白時嗽，短氣，晝則微，暮則甚。心風之狀，善怒色赤，病甚則言不可快。肝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脾風，身體怠墮，四肢不收，色薄微黃，不嗜飲食。腎風，面龐而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如隱曲不利。

又曰：風寒熱，諸疾之始生也。人之藏府，皆風之起。謂火熱，陽之本也。謂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嘔吐，謂風熱之甚也。夫風熱拂鬱，風大生於熱，以熱爲本，而風爲標。風言風者，即風熱病也。氣壅滯，勮脈拘倦，肢體焦痿，頭目昏眩，腰脊強痛，耳鳴鼻塞，口苦舌乾，咽嗌不利，胸膈痞悶，咳嘔喘滿，涕唾稠粘，腸胃燥熱結，便溺淋閉，或夜卧寢汗，咬牙睡語，勮惕驚悸，或腸胃拂鬱結，水液不能浸潤於周身，而但爲小便多出者。或濕熱內鬱，而時有汗洩者。或因亡液而成燥、淋、閉者。或因腸胃燥鬱，水液不能宣行於外，反以停濕而泄。或燥濕往來，而時結時泄者。或表之陽如正氣，衛氣是也。與邪熱相合，并入於裏，陽極似陰而戰，煩渴者，中氣寒故戰，裏熱甚則渴。或虛氣久不已者。經言：邪熱與衛氣并入於裏則寒戰也，并出之於表則發熱，并則病作，離則病已。或風熱走注疼痛，麻痹者。或腎水眞陰衰虛，心火邪熱暴甚而僵仆。或卒中久不語，或一切暴瘖而不語，語不出聲。或暗風癇者，或洗頭風，或破傷，或中風，諸潮搐并小兒諸疳積熱。或驚風積熱，傷寒疫癘而能辨者。或熱甚佛結，而反出不快者。或熱黑陷將死。或大人小兒風熱瘡疥，及久不愈者。或頭生屑，偏身黑黧，紫白斑駁。或面鼻生紫赤，風刺癮疹，俗呼爲肺風者。或成風癘，世傳爲大風疾者。或腸風痔漏，并解酒過熱毒，兼解利諸邪所傷，及調理傷寒，未發汗，頭項身體疼痛者，并兩感諸證。兼治產後血液損虛，以致陰氣衰殘，陽氣鬱甚，爲諸熱證，腹滿瀝痛，煩渴喘悶，譫妄驚狂。或熱極生風，而熱燥鬱，舌強口噤，觔惕肉瞤，一切風熱燥證，鬱而惡物不下，腹滿撮痛而昏者，惡物過多而不吐者，不宜服之。兼消除大小瘡及惡毒，兼治墮馬打撲，傷損疼痛，或因而熱結，大小便澀滯不通，或腰腹急痛，腹滿喘悶者。

《局方發揮》　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至於悼振不能久立，善暴僵仆，皆以爲木病。肝屬木，風者木之氣，曰掉，曰掉振，非顫掉乎？曰眩，非眩運乎？曰不能久立，非筋衰乎？非緩弱無力乎？曰諸暴強直，非不隨乎？曰善暴僵仆，非倒仆乎？又曰瞀悶，曰瞀昧，曰暴病，曰鬱冒矇昧，暴瘖，曰瞀瘈，與上文所謂屬肝屬風屬木之病相似。何爲皆屬於火，曰舌本強，曰痰涎有聲。何爲皆屬於土，痿論俱未嘗言及，而吾子合火土二家之病，而又與倦怠并言，總作諸痿治之，其將有說以通之乎。

予應之曰：按《原病式》曰，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而有癱瘓諸證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腎水虛甚，則心火暴盛，水不制火也。火熱之氣怫鬱，神明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過及而卒中者，五志過熱甚故也。又《原病》曰：脾之脈，連舌本，散舌下。今脾臟受邪，故舌強。又河間曰：謂膈熱甚，火氣炎上，傳化失常，故津液涌而爲痰涎潮上，因其稠粘難出故作聲也。一以屬脾，一以爲胃熱，謂之屬火與土，不亦宜乎。雖然岐伯、仲景、孫思邈之言風大意，似指外邪之感，劉河間之言風，明指內傷熱證，實與痿論所言諸痿生於熱相合。外感之邪有寒熱虛實，而挾寒者多。內傷之熱皆是虛證，無寒可散，無實可瀉。《局方》本爲外感立方，而以內傷熱證袞同出治，其爲害也，似非細故。

《醫經溯洄集・中風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亦以中風治之。余嘗考諸《內經》則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又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并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語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懿，四曰風痹。解之者曰：偏枯者，半身不隨。風痱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懿者，奄忽不知人。風痹者，諸痹類風狀。《金匱要略・中風篇》曰：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證，固爲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脩三

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由乎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爲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東垣曰：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彥脩曰：西北氣寒，爲風所中，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風病者，非風也，皆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三子之論，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脩主於濕。反以風爲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吁，昔人也，三子也，果孰是歟，果孰非歟。以三子爲是，昔人爲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昔人而治愈者矣。以昔人爲是，三子爲非，則三子已出之後，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讀其書者，往往致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爲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於風者，眞中風也；因於火、因於氣、因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異，豈無所辨乎？辨之爲風，則從昔人以治，辨之爲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證，強因風而合論之，所以眞僞不分，而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證分出之，則眞中風病彰矣。所謂西北有中風，東南無中風者，其然歟否歟。

《普濟方・諸風門・總論》風爲天地浩蕩之氣，正順則能長養萬物，偏邪則能傷害品類。人或中之，鮮有不致斃者，是以聖人推爲百病長，原夫風與氣一也，塞乎天地之間，則陰陽不同。在乎人身之中，則吹呵有別。陽爲風，故風無形而有其勢；陰爲氣，故氣有質而無其威。吹則冷而勁爲風，呵則溫而和爲氣。是以四時之內，八風二十四氣者，以候陰陽消長之機也。大塊噫而爲風，山澤蒸而爲氣。風勁則氣清，氣濃則風息。在人亦然。人生天地之中，負陰抱陽，稟衝氣以爲和。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作勞，故精氣內安，形神外全，病安從來。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神，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致陰陽不調，腑臟氣偏，榮衛失度，氣血錯亂，經絡空虛，腠理不密，外邪因得以傷之。風邪之中人也，其狀奄忽。蓋風性緊暴，善行數變，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暈，激人涎浮，昏人神亂。《千金方》風論，有七十二種。究其大法，則以五風爲首。五風者，謂肝、心、脾、肺、腎五臟之風也。其言生死，各亦不同。肝風之狀，踞坐不得低頭，青色圍繞目額者，可治，宜於肝俞灸之，若上喘目直視，唇口俱青，或面目大青黑，一黃一白者死。心風之狀，汗自出，偃仰不可轉側，唇色正赤。語言狂妄者生，宜於心俞灸之；若唇面青黃黑赤色不定，眼瞤動不休，或面目時時悚動者，心絕也，五日而死。脾風之狀，踞坐而腹滿，不嗜食，一身通黃，四肢不收，口吐鹹沫者，尚可治也，宜灸脾俞；若手足俱青，木賊土敗必死矣。肺風之狀，偃卧胸滿，喘而不休，冒悶汗出，鼻不聞香臭，不得卧，鼻下至口，色白者可治，宜於肺俞灸之；若失血，及妄言色黃者，不治，七八日而死。腎風之狀，踞坐而腰腳痛重，視脇肋邊未有黃色者，可治，宜於腎俞灸之；若齒黃面如土色者死。至於六腑，本無中風，惟胃有之，以胃爲水穀之海，變化五味，以資五臟，虛則風邪亦得以中之。胃風之狀，額上汗出，飲食不下，隔塞不通，腹滿，去衣則膨脹，張口肩息，心下澹澹，食寒則泄。孫眞人云：新食竟取風爲胃風，瘧論亦然。五臟中風，其脈皆浮，但兼以本脈，而見於本部，與人迎相應也。假令肝中風，則左手關部與人迎脈，并浮而弦者也，餘皆倣此。大抵肥人多喜中風，以其肌膚軟脆，風邪易中，入之則深。龐老故云：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即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風氣外泄，即爲寒中而泣出，蓋可知矣。得此疾者，診其脈遲浮者吉，急疾大數者凶。大腸閉澀爲順，下利爲逆；口目俱閉者易治，口目俱開者難治。骨熱多煩者，損其熱藥；臟寒下利者，損其冷劑。治之當隨病之淺深，愼無執着。諸方論中，所謂左癱右瘓者，由邪氣中人，邪氣反緩，正氣反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風賦有云：氣虛則瘓無左右，血澁而癱中兩邊，以此而知氣血俱虛，則癱瘓兩證俱有。若氣順血澁，則爲癱風，癱風者，筋脈拘急攣拳也。若血順氣虛，則爲瘓風，瘓風者，彈軟攣動不能也。不必左爲癱，而右爲瘓，瘓風不可全用風藥，當以理氣藥兼而用之，癱風則當以益血補筋去風藥治之，則萬舉萬全矣。予歷觀古方，治諸風，不問病之輕重，表裏淺深，皆以小續命湯加減用之，此良法也。但小續命湯，內無通氣藥，不可獨用，若能以通氣湯散兼而服之，必成

其功矣。宋氏云：治風之法，當以緩散中通氣爲先，通則痰氣不薰蒸，風亦可得以攄散，誠哉是言也。小續命湯通治諸風，惟偏枯則不可多用。蓋偏枯者，其人血不榮於一邊，小續命湯復發汗亡血故也。偏枯者，半身不遂，肌肉枯瘦，骨間疼痛，神智如常，治之宜養血，大八風湯、續斷湯。風痱者，身無痛處，但四肢緩縱，神智昏亂，不甚語言，微有知則可治，以其風散涎注，關節氣不能行，故四肢不遂也，治之先進太乙神精丹三粒，次以西州續命湯。風癮者，奄不知人，咽中噫噫然有聲，以其邪中心肺，涎潮鼻塞，心肺間閉，故不能言，宜用小續命湯、獨活湯。風柔者，以風熱入於肝臟，使諸筋攣急，屈不可伸。經曰：寒則攣急，熱則弛張。風顫者，以風入肝臟，經絡之氣不守正位，故使頭招搖而手足顫掉也。風瘖者，以風冷之氣，客於中，滯而不能發，故使口噤而不能言也。風痹者，由風寒濕三氣，襲於經絡，舍於血脈，留於榮衛，故使身頑肉厚，不知痛癢，其證則有筋骨血肉氣之五痹，以屬五臟。諸痹始得之在外，速治之無不愈者，及其邪氣深入，各傳於臟，無不危殆。故曰風中脈，則口眼喎斜，中腑則肢體廢，風入臟則性命危矣。又有中風之病，卒暴昏迷，涎浮胸中，上下相引，聲如引鋸。皆由飲食過度，嗜慾無節，停留胃中，使氣脈關隔，不得運行，榮衛失度，臟腑怯弱，風邪暴客，相搏成涎，雖投治風藥，永不得下。蓋涎浮上部，填塞心胸，諸風閉塞，急當吐之，使快爲度，然後急進續命湯。近世方書多云，中風不可吐，久後令人壞一臂，蓋藥中多用水銀粉，大損脾胃，脾胃既損，四肢不舉，理之必然。殊不知古人治法，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胸上爲高，越之爲吐也，如硃砂丸，止是吐胸上積涎，於脾胃何損，用之必效。若無涎，亦愼與吐，恐脾胃俱虛，嘔血而死，不可不知。世有氣中，方書無載，考其至理，皆由喜怒不節，氣血暴傷。蓋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怒則氣逆，喜則氣緩，氣血失常，亂於胸中，壅於經絡，滯則生風，漸漸無力，昏困欲倒。治之當順氣理血，不可妄投風藥。至如新沐中風，名曰首風；飲酒中風，名曰漏風，又曰酒風；入房中風，名曰內風，又曰勞風，各有治法。夫風之爲病，有瘙癢者，有癮疹者，有疼痛者，有瘡瘍者，有聾聵者，有歷節者，有顛厥者，有狂妄者，千狀萬化，莫不由五臟而生矣。

大抵人之有生，以元氣爲根，榮衛爲本，根氣強壯，榮衛和平，腠理緻密，外邪客氣，焉能爲害。或因喜怒，或因憂思，或因驚恐，或飲食不節，或勞役過傷，遂致眞氣先虛，榮衛失度，腠理空疎，邪氣乘虛而入。及其感也，爲半身不遂，肌肉疼痛，爲痰涎壅塞，口眼喎斜，偏廢不仁，神智昏亂，爲舌強不語，頑痹不知，精神恍惚，驚惕恐怖，或自汗惡風，筋脈攣急，變證多端。治療之法，當推其所自。若內因七情而得之者，法當調氣，不當治風。外因六淫而得之者，亦先當調氣，然後依所感六氣，隨證治之，此良法也。但髮直吐沫，搖頭上攩，面赤如粧，或頭面青黑，汗綴如珠，眼閉口開，聲如鼾睡，遺尿不知人者，皆不可治。

風者，百病之始，善行而數變。行者動也，風本爲熱，熱勝則風動。宜以靜勝其躁，養血是也。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治其在經，雖有汗下之戒，而有中臟中腑之分。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雖令汗下，亦不可過也，汗多則亡陽，下多則亡陰，亡陽則損其氣，亡陰則損其形。初謂表裏不和宜汗下之，表裏已和，是宜治之在經也。其中腑者，面顯五色，有表證而脈浮，惡風惡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後，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臟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鼻不聞香臭，耳聾而眼瞽，大小便秘結，皆曰中臟也，中臟之病難治也。六腑不和，留結爲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無他，乃在經也，初證既定，宜以大藥養之，當順時令而調陰陽，安臟腑而調榮衛，少有不愈者也。風中腑者，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發其表。如兼中臟，則大便多秘澀，宜以三化湯通其滯，初證已定，別無他變，以大藥和治之。大抵中腑者多着四肢，中臟者多滯九竅。惟有中腑者，多兼中臟之證，至於舌強音澀，久服大藥，能自愈也。有中風濕者，夏月多有之，其證身重如山，不能轉側，宜除風勝濕去熱之藥，切不可針灸治之。氣血痰水，受病於內者也；風寒暑濕，致寇於外者也。人之一身，血氣既虛，陰陽不守，飲食居處，嗜慾無節，衝風卧地，調護不周，於是經絡空疎，腠理開徹，風邪乘其虛而入之。挾熱則痿墮緩弛，挾寒則急痛拘攣。自其邪氣之入人也，邪氣反緩，正氣反急，正氣引邪，爲喎僻，爲竄視，爲掣縱，爲搖撼，爲癱瘓，爲反張。在於陽則皮膚緩，在於陰則爲腹裏急，緩則四肢不能收，急則一身不能仰。皆隨其邪氣所至，表裏淺深，而有證也。種類雖多，大要有四。血氣偏虛，半身不遂，肌肉枯瘦，骨間疼痛，謂之偏枯。神智不亂，身體無痛，四肢不舉，一臂不隨，謂之風痱能言則可治。忽然迷仆，舌強不語，喉中窒塞，噫噫有聲，謂之風癮身有汗則生。

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痹。其人肉厚身頑，不知痛癢，風多則走注，寒多則

疼痛，濕多則重着。在筋則筋屈而不伸，在脈則血凝而不流，在肉則不仁。在骨則癃重，夫是之謂風痹。傷風一證，發熱煩躁，頭痛面光，惡風自汗。蓋風能散氣，故有汗也。風家脈浮者，病在表；脈實者，病在裏；脈虛者，病在臟；脈促者，病在上。浮則發散，實則疏導，虛則溫之。而病人壯盛，胸喉澎湃者，瓜蒂散少少吐之。俗謂熱則生風，大綱然爾，多有胃虛，氣虛，血虛，虛極而生風者。若諸虛證候，天雄、附子、官桂、川烏，又必不可闕。治法大要，盡以消痰順氣爲先。順氣用南木香、蘇合香、香橼輩，消痰用南星、半夏、細辛、殭蠶輩，如石綠、鐵硃、水銀、輕粉、鉛霜、朴硝等劑，謹勿妄施。寒毒入胃，則血脈凝澀，眞氣消鑠，不旋踵而成廢人。治風良劑，小續命湯爲上，排風湯次之，然二藥主風不主氣，須以人參順氣散、烏藥順氣散，佐助其間，氣一流行，則風亦疏散矣。至若口開手撒，瀉便遺尿，眼合不開，汗出不流，吐沫氣粗，聲如鼾睡，面黑，髮直頭搖，手足口鼻青冷，口噤而脈急數，皆爲不治之證。若中於肝者，人迎與左關上，脈浮而弦，面目多青，惡風自汗，左脇偏痛。中於心者，人迎與左寸口，脈洪而浮，面舌俱赤，翕翕發熱，瘖不能言。中於脾者，人迎與右關上，脈浮微而遲，四肢怠惰，皮肉瞤動，身體通黃。中於肺者，人迎與右寸口，脈浮濇而短，面浮色白，口燥多喘。中於腎者，人迎與左尺，脈浮而滑，面耳色黑，腰脊痛，引小腹，隱曲不利。中於胃者，兩關脈并浮而大，額上多汗，隔塞不通，食寒則泄。凡此風證，或挾寒則脈帶浮遲，挾濕則脈帶浮濇，二證俱有，則從偏勝者治之。若因七情六淫而得之者，當先調氣，而後治風邪。倉卒之際，救此急證，宜先以皂角細辛，嗑入鼻內，通其關竅；次以蘇合香丸擦牙，連進以生薑自然汁，并三生飲，候其甦醒；然後次第進以順氣排風續命之類。張仲景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盪滌五臟六腑，開通諸脈，治道陰陽，破散邪氣，潤澤枯朽，悅人皮膚，益人氣血，水能淨萬物，故用湯也。若四肢病久，風冷發動，次當用散逐邪，風氣濕痹，表裏移走，居處無常處者，散當平之。次當用丸，丸藥者，能逐風冷，破積聚，消諸堅癖，進飲食，調和榮衛，能參合而行之者，可爲上工。故曰：醫者意也。又曰：不須汗而強汗之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須汗而不與汗之者，使諸毛孔閉塞，令人悶絕而死。又不須下而強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不禁而死；須下而不與下之者，使人心內懊憹，脹滿煩亂，浮腫而死。又不須灸而強與灸者，令人火邪入腹，干錯五臟，重加其煩而死；須灸而不與灸之者，令人冷結重凝，久而彌固，氣上衝心，無地消散，病篤而死。

風者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位列東方甲乙也，時春升也，人甲膽乙肝是也。《四氣調神論》云：春三月，此謂發陳，發皮毛，發腠理。三冬陳積惡氣，是明發汗宜陽氣升。天地俱生，萬物以榮，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或曰：此論春時之令，生養之道，人病八風所害，難入此說。答曰：《素問》之道，皆謂人養生失宜而作病也。《至眞要大論》四反治，爲證當通因通用，順月令升發，以滋陽道，而反補之爲之治。經云：風從上受之，惟宜宣發以去之。《繆刺論》云：夫邪氣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臟，散於脾胃，陰陽俱感，五臟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臟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凡治諸病，先別陰陽。故經云：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仲景云：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夫八正之氣風，其至以時，乃生萬物者也。切避其寒暑，有和風，有大暑風，有涼風，有大寒折木風，衝後八風，中人則病，謂之虛風。冬天大寒之風，中人則暴死。治之大要，先繆刺皮毛孫絡，以出其血，無令邪氣得入於經脈。百病皆然，俱出皮毛間血絡也。若冬月閉密陽氣，不令妄泄，至春氣升旺之時，故膽風得用事矣。此由脾胃榮氣上行者是也。故曰：清陽爲天，清氣出上竅，耳目口鼻舌喉也，清陽發腠理，津液上出於皮毛，養血脈，七神所依，元氣因流者也，清氣實四肢，清陽之氣，護衛皮毛，邪不得犯，充塞天地，在人則實皮毛，可開闔者也。明春升肝膽之氣，上衝於天，即謂之穀氣一體，不須兩認，胃之穀氣大矣哉，滋養天眞元氣，此即七神主萬化者也。又云：榮氣常與衛風相合，隨此即春風肝膽之氣，故風不可折也。治法正，則周身元氣不差忒矣。豈可便以大苦寒之劑妄下之，及龍、麝、硃砂、牛黃，諸鎮墜之藥瀉之，惟其不知而妄用，以致傷生，是失《內經》之旨故也。

《普濟方・諸風門・中風》 夫風者，天地山川之氣也。所發遠近有二焉，一者天地八方，五行四時之氣爲近風。春秋冬夏，各依其時，從東西南北，天涯地際，八卦之鄉來者，爲遠風。溫涼寒暑，從微至盛，各隨其孟仲季，以順十二月，周一歲也。溫涼寒暑之氣，是風也。動則靡靡然，靜則含含爾，是天地之風也。經曰：諸邪風者，非是時行乘節之風，亦非山川鼓振之風，是人間庭巷門戶窻牖之逕氣爾。天無風之日，其恆有逕氣，人長居其間，日

月積久，乃能虛人膚肉，入人百脈，流注五臟六腑，則致生病焉。凡四時風者，春九十日，名曰清風，傷人爲肝風。夏九十日，名曰陽風，傷人爲心風。秋九十日，名曰涼風，傷人爲肺風。冬九十日，名曰寒風，傷人爲腎風。其分布八方，亦異名也，太乙之神，隨其節，居其鄉，各王四十五日，風雲皆應之。東北方艮之氣，立春王，名爲條風，一名爲凶風，王四十五日。東方震之氣也，春分王，名爲明庶風，一名嬰兒風，王四十五日。東南方巽之氣，立夏王，名爲清明風，一名弱風，王四十五日。南方離之氣，夏至王，名爲景風，一名大弱風，王二十七日，合仲夏也。仲夏中央之氣，戊己王十八日，合夏至都四十五日，王皆同。在此仲夏者，非孟仲之仲也，是天地之正中，五行之所會，四季之所同，其一節而火土二氣王之分，夏數爲二位，故爲仲夏也。西南方坤之氣，立秋王，名爲涼風，一名謀風，王四十五日。西方兌之氣，秋分王，名爲閶闔風，一名剛風，王四十五日。西北方乾之氣也，立冬王，名爲不周風，一名折風，王四十五日。北方坎之氣，冬至王，名爲廣莫風，一名大剛風，王四十五日。由此四風之變，而生八風。八風者，八方之風也，若從其鄉來者，主長養萬物，則人少病；若不從其鄉來，而從所勝來者，爲賊邪，害於萬物，則人多病。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然。風之傷人，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或爲癱瘓，或角弓反張，風者善行而數變，其病各異，其名不同也。

中風者，凡風之傷人，或爲寒中，或爲熱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或爲賊風。故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四季戊己傷於風者，爲脾風。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爲肺風。以冬壬癸傷於風者，爲腎風。風中五臟六腑之輸，亦爲臟腑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頭則爲目風眼寒，飲酒中風，則爲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焉。是知風者，善行而數變。在人肌膚中，內不得泄，外不得散，因人動靜，乃變其性。有風遇寒，則食不下，遇熱則肌肉消。而寒熱有風，遇陽盛則不得汗，遇陰盛則汗自出。肥人有風，肌肉厚則難泄，喜爲熱中目黃。瘦人有風，肌肉薄則常外汗身中寒，目淚出。有風遇於虛，腠理開則外出，凄凄然如寒狀，覺身中有水淋狀，時如竹管吹處，此是其證也。有風遇於實，腠理閉則內伏，令人熱悶，是其證也。

肝中風者，人迎幷左關上，脈浮而弦，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臟爲肝。肝虛喜中風，爲類相從，故脈應在左關。肝風之狀，多汗惡風，色微蒼，頭目瞤，左脇偏痛，嗜甘如阻婦狀，筋急攣痹不伸，診在目，其色青。心中風者，人迎與左寸口，脈洪而浮，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臟爲心，心虛因中邪風，乃子母相因，故脈應在左寸口。心風之狀，多汗惡風，色微赤，翕翕發熱，瘖不能言，飲欲食，食則嘔，診在舌，其色焦赤。脾中風者，人迎與右關上，脈浮而微遲，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人臟爲脾，脾虛因中邪風，爲勝尅，故脈應在右關上。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薄黃，四肢怠惰，皮肉瞤動，發熱短氣，不欲飲食，嗜卧如醉人，診在唇，其色黃。肺中風者，人迎與右寸口脈，浮濇而短，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臟爲肺，肺虛因中邪氣，爲乘尅，故脈應在右手寸口。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皓然白，口燥而喘，逆氣肩息，身重背痛，面脹浮腫，晝瘥暮甚，診在鼻，其色白。腎中風者，人迎與左尺中，脈浮而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臟爲腎，腎虛因中邪風，爲子母相感，故脈應在左尺。中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色如炲，面龐然浮腫，腰脊痛引小腹，隱曲不利，昏寢，汗愈多，志意惶惑，診在耳，其色黑。胃中風者，人迎與兩關上脈，幷浮而大，以胃爲水穀之海，納五味，以滋養五臟，虛而中邪風。故其狀，額多汗，飲食不下，隔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膜脹，張口肩息，心下淡淡，食寒則泄。大腸中風者，卧而腸鳴不止，灸大腸俞百壯，可服續命湯。賊風邪氣所中，則傷於陽，外先受之，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入傳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中成病，歸於六腑則爲熱，不時卧止，爲啼哭，其脈堅大爲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也。經絡諸脈，旁支去者，皆爲孫脈也。凡中風脈無不大者，非熱也，暴風脈也。中風有冷熱，陽病則熱，陰病則冷，冷則用溫風藥，熱則用涼風藥，不可一概用也。凡中風皆不可吐出涎，人骨節中皆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中滾響，以藥壓下，涎再歸骨節可也，不可吐出。若吐出涎，時間快意非久，枯了手足，不可不戒。小兒驚風，亦不可吐出涎，其患與大人同方。其發搐搦之時，不可捉住手足，捉住則涎不歸，手足當不隨，但寬抱之可也。凡中風涎潮於心，卒然中倒，當時扶入煖室中，扶策正坐，用好醋炭燻之，令醋氣衝入口鼻間，良久，其涎聚於心者，自可收歸，輕者即甦，重者亦省人事。惟不可吃一滴湯水入喉，如吃湯水，則其涎永繫於

心，終不能去，必成廢人，不可不知。

凡中風，口開手撒，眼閉遺尿，聲如鼾睡，髮直吐沫，搖頭上攣，面赤如粧，或頭面青黑，汗出如珠，循衣摸床，神昏不語，皆死證也。蓋口開者，心氣絕也。遺尿者，腎氣絕也。手撒者，脾氣絕也。眼閉者，肝氣絕也。鼻鼾者，肺氣絕也。

中風口噤，脈遲浮者吉，急實大數者凶。凡中風浮緩爲癱瘓，浮滑爲風痰，浮實爲風熱，浮細爲風虛。不浮不沉，大小有力，息數調勻者，可治。虛細獨大，獨小遲者，不可治。口開者，心氣閉絕也。遺尿者，腎氣閉絕也。手撒者，脾氣閉絕也。眼合者，肝氣閉絕也。鼻鼾者，肺氣閉絕也。備此五證，尤不可治。五證中纔見一證，猶當審餘證以救療。蓋以初中風，則眼合者多，痰止則鼻鼾者亦多，惟遺尿口開俱見爲惡。心爲五臟主，腎爲一身根本，誠不可閉絕也。

《奇效良方・風門》 謹按《玉機眞藏》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之爲病，善行而數變者也。《金匱》論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臟，邪氣發動，且八風之名，偏風、腦風、目風、漏風、內風、首風、腸風、泄風，此八風者，皆中臟腑臟者言之。以五音宮商角徵羽，應乎五臟，所感不同，其病大同小異。岐伯曰：風名有四。一曰偏枯，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肌肉偏而不用且痛，言不變，智不亂，病在分腠之間。二曰風痱者，身無疼痛，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言微有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內經・脈解論》曰：內奪而厥，則爲瘖痱。此由腎虛所致，瘖痱之狀，舌瘖不能語，足廢不爲用。蓋腎脈挾舌本，故不能言，而爲瘖；腎脈循陰股內廉，斜入腘中，循脊骨內廉及內踝，後入足下，腎氣不順，故廢而爲痱。三曰風懿者，一旦奄忽，不知人事，痰涎上迷心竅，咽中窒塞，突然舌強不語，牙關不開，手足拘攣，氣不升降，病在臟腑。故風中臟則性命危，中腑則肢體廢矣。四曰風痹者，脈浮而緩，筋骨痿弱，肢體痲痹不仁。又有飲酒中風，謂之漏風，則身熱懈惰，汗出少氣。謂酒所以養陽，酒入於胃，與穀氣相搏，熱盛於中，其氣慓悍，陽氣俱泄，腠理疎，風邪入以中之，證似風懿，其脈短而滑，或洪而數，內熱外汗，法當清解，消痰祛風。及其內風，名曰勞風，由房勞虛損，眞氣內虧，風邪從此入，病之所由，皆從此始。但髮直吐沫，遺尿失禁，口開眼合，鼻鼾手撒，搖頭上竄，面赤如粧，或頭面青黑，汗綴如珠，昏不知人，皆爲不治。風證多端，所感各異，臨病詳辨，察脈觀形，對證用藥。故風者，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尤當切脈究之，風以散之，寒以溫之，實以竭之，虛以補之，熱以涼之，痰以越之。又有中氣與中風相類，語言蹇澀，涎潮昏塞，不知人事，牙關緊急，但手足不偏廢爲異耳。大凡治中風之藥，必先順氣，後以疎風，其功可獲。若中氣妄用風藥，其悞豈淺淺哉。此病皆由七情不調，氣鬱所致，以富貴汲汲，貧賤戚戚，久思不遂，鬱鬱而不得志者，成此氣中之疾。所用之劑，調降其氣，自然平復。經曰：暴喜傷陽，暴怒傷陰，憂思不樂，遂多厥逆。此之謂也。與夫中風中氣，何以別之？當辨其脈，若浮盛而弦速，或浮而洪，斯爲風也；脈沉而伏者，爲中氣。治中氣，氣多風少，先以蘇合香丸，薑汁磨化，擦牙通竅，人事漸甦，然後徐徐灌服。看其虛實，若虛則補，若實則瀉，寒則溫，熱則清，切其脈理，審病詳細，用藥主治，無不效矣。若一概作風治之，則愈傷脾氣，所悞在反掌之間。經云：無故而得瘖，脈不至者不治。此爲寒氣暴逆故也，俟其氣復則已，切不可便用疎風泄氣之劑，悞人性命。醫工不諳是理，反加發散導散，眞氣虛邪愈作，遂至不療，可不痛哉。

《景岳全書・雜證謨・諸風》 論古今中風之辨

夫風邪中人，本皆表證，考之《內經》所載諸風，皆指外邪爲言，故并無神魂昏憒，直視僵仆，口眼歪斜，牙關緊急，語言蹇澀，失音煩亂，搖頭吐沫，痰涎壅盛，半身不遂，癱瘓軟弱，筋脈拘攣，抽搐瘛瘲，遺尿失禁等說。可見此等證候，原非外感風邪，總由內傷血氣也。夫風自外入者，必由淺而深，由漸而甚，自有表證。既有表證，方可治以疎散。而今之所謂中風者則不然，但見有卒倒昏迷，神魂失守之類，無論其有無表邪，有無寒熱，及有無筋骨疼痛等證，便皆謂之中風，誤亦甚矣。雖熱病篇有偏枯一證，曰：身偏不用而痛。此以痛痹爲言，非今之所謂中風也。陰陽別論有曰：三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此以經病爲言，亦非所謂風也。繼自越人、仲景，亦皆以外感言風，初未嘗以非風言風也。迨至漢末華元化所言五臟之風，則稍與《內經》不同，而始有吐沫，身直口噤，筋急，舌強不能言，手足不遂等說，然猶不甚相遠。再自隋唐以來，則巢氏《病源》、孫氏《千金》等方，以至宋元諸家所列風證，日多日詳，而是風非風始混亂莫辨，而愈失其眞矣。故余悉採其要，列證如前，凡《內經》所不言者，皆不得謂之風證，即或稍有相涉，亦必

以四診相參，必其眞有外感實邪，方可以風論治，否則誤人不小也。

一、《難經》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詳此《難經》之云中風者，本五種傷寒之一。又仲景曰：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由此觀之，可見《內經》之凡言中風者，本以外感寒邪爲言也，豈後世以內傷屬風等證悉認之爲外感中風耶？

一、仲景《要略》曰：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

觀仲景之論中風者如此。其所云半身不遂者，此爲痹，乃指痛風之屬爲言，謂其由於風寒也。再如邪在皮膚，及在絡在經入腑入臟者，此謂由淺而深，亦皆以外邪傳變爲言也。惟喎僻吐涎二證，在《內經》諸風并無言及，而仲景創言之，故自唐宋以來，則漸有中經、中血脈、中腑、中臟之說，而凡以內傷偏枯氣脫卒倒厥逆等證，悉認爲中風，而忘卻眞風面目矣。

論中風屬風

風有眞風、類風，不可不辨。凡風寒之中於外者，乃爲風邪，如九宮八風篇之風占病候，歲露論之虛風實風，《金匱眞言論》之四時風證，《風論》之臟腑中風，《玉機眞臟論》之風痹、風癉、痹論、賊風篇之風邪爲痹，瘧論、歲露論之瘧生於風，評熱病論之風厥、勞風，骨空論之大風，熱病篇之風痙，病能論之酒風，欬論之感寒欬嗽，是皆外感風邪之病也。其有不由外感而亦各爲風者，如病機所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之類，是皆屬風而實非外中之風也。

何以見之？蓋有所中者謂之中，無所中者謂之屬。夫既無所中，何謂之屬？此以五運之氣，各有所主，如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是皆以所屬爲言，而風之屬於肝者，即此謂也。蓋肝爲東方之臟，其藏血，其主風，肝病則血病而筋失所養，筋病則掉眩強直之類無所不至，而屬風之證百出，此所謂皆屬於肝，亦皆屬於風也。夫中於風者，即眞風也；屬於風者，即木邪也。眞風者，外感之表證也；屬風者，內傷之裏證也，即厥逆內奪之屬也。

夫曰中曰屬，此在《內經》固已顯然各有所謂，即如年辰之屬鼠屬牛，豈即爲牛爲鼠乎？而後世不能明辨，遂致方論混傳，表裏誤治，千古之弊，莫此爲甚。第在《內經》則原無眞中、類中之分，而王安道始有此論，予甚善之。第惜其辨有未盡，故復述之，以詳其說。凡欲明此義者，但當於中風、屬風、表證、裏證四者之間，默而思之，當自見其眞矣。

論河間中風說

河間《原病式》曰：凡人風病，多因熱甚，而風燥者，爲其兼化，以熱爲其主也。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於風爾。由乎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皆爲熱甚故也。若病微則但僵仆，氣血流通，筋脈不攣，緩者發過如故。或熱氣太甚，鬱結壅滯，氣血不能宣通，陰氣暴絕，則陽氣後竭而死。

據河間此論，謂非肝木之風，亦非外中之風，由乎將息失宜，此獨得之見，誠然善矣，然皆謂爲熱甚，則不然也。凡將息失宜，五志過極，本屬勞傷證也，而勞傷血氣者，豈皆火證？又豈無陽虛病乎？經曰：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夫傷陰者，水虧也，傷陽者，火虛也。以虛作火，鮮不危矣。

又河間曰：其中腑者，面加五色，有表證，脈浮而惡寒，拘急不仁，皆曰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臟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鼻不聞香臭，耳聾而眼瞽，大小便閉結，皆曰中臟也，其治多難。大抵中腑者多著四肢，中臟者多滯九竅。若風中腑者，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發其表。若忽中臟者，則大便多秘澀，宜以三化湯通其滯。表裏證已定，別無他證，故以大藥和治之。

據此云脈浮惡寒，拘急不仁等證，本皆傷寒之類也，何又名爲中腑？唇不收，舌不轉，失音耳聾等證，本皆厥奪之類也，何又名爲中臟？自中臟中腑之說并列爲言，而內傷外感之證，斯無辨而混亂矣。且續命湯、三化湯之屬，但可以散風寒，攻實熱，若所云將息失宜者，豈尚堪治之以此？

論東垣中風說

東垣《發明》曰：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中風者，非外來風邪，

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甚者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治法當和臟腑，通經絡，便是治風也。

據東垣年逾四旬氣衰之說，其發明病機，切中病情，誠出諸賢之表者，余深服之。然憂喜忿怒傷氣者固有此疾，而酒色勞倦傷陰者尤多此疾。何以言之？蓋氣生於陽，形成於陰。余嘗曰：察陽者察其衰與不衰，察陰者察其壞與不壞，夫陽衰則氣去，故神志昏亂；陰虧則形壞，故肢體廢弛，此衰壞之謂也。所以此病多在四旬之外，正以其漸傷漸敗，而至此始見其非外感，而總由內傷可知也。今以氣脫形壞之病，顧可謂之風熱而散之攻之也否乎？

又東垣曰：中血脈則口眼歪，中腑則肢節廢，中臟則性命危，三治各不同。中血脈者，外有六經之形證，則從小續命湯加減。中腑者內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湯等通利之。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宜養血通氣，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主之。

據東垣、河間之說，若有同者，若有異者。如云中腑中臟，本皆同也，而東垣又云中血脈，則稍異矣。又如續命湯，在河間則以治腑病，東垣則以治血脈；三化湯在河間用以治中臟，而東垣用以治中腑，則又異矣。此或因證施治，各有所宜，姑無論也。再如河間曰此非肝木之風，亦非外中於風，東垣亦曰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夫皆曰非風，而又皆曰中腑中臟，不知所中者爲何物，則分明又指爲風矣。夫既曰將息失宜，又曰氣衰所致，本皆言其虛也，而治法皆用汗下，則分明又作實邪矣。此等名目混亂，涇渭不分，若曰是，若曰非，而含糊於可否之間，因致後學茫然莫知所宗，正以議論日多，不得其要，反滋千古疑竇，深可慨也。至若續命、三化等湯，恐亦非神衰形壞之人所能堪者。故凡讀書稽古之士，宜加精究，勿謂古人之法如此，便可執而混用。

論丹溪中風說

丹溪曰：按《內經》以下，皆謂外中風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論，惟劉河間作將息失宜，水不制火者極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眞爲風所中者，但極少耳；東南之人，多是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耳。

據丹溪引《內經》以下皆謂外中風邪之說，不知《內經》之凡言風者，皆以外感爲言，原非後世之所謂中風也，觀《難經》五種傷寒之意可知矣。而丹溪之言，豈得《內經》之本意乎？至若東南之人，只是濕痰生熱，熱生風，此仍述河間熱甚之說，而非風等證，豈皆熱病？即云爲痰，又豈無寒痰，而何以痰即生熱，熱即生風也？且非風則已，是風則南北俱有，若云東南寒少，未必殺人則可，而云風少則不可也。非痰則已，是痰亦南北俱有，若水土之外濕，東南雖多，而乳酪之內濕，則西北尤多也。雖痰之爲物，本爲濕動，然脾健則無，脾弱則有，而脾敗則甚，是可見因病所以生痰，非因痰所以生病也。凡治失其本而欲望病愈者，未之有也。

又丹溪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與瘀血，宜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在右屬痰屬氣虛，宜二陳湯、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

據丹溪此說，若乎近理，故人多信之，而不知其有不然也。夫人身血氣，本不相離，焉得以左爲血病，右爲痰氣耶？蓋丹溪之意，以爲肝屬木而位左，肝主血也；肺屬金而位右，肺主氣也；脾屬土而寄位西南，故亦左右而脾主濕與痰也。然此以五行方位之序，言其理耳，豈曰西無木，東無金乎？且各經皆有左右，五臟皆有血氣，即如胃之大絡，乃出於左乳之下，則脾胃之氣亦出於左，又豈左非脾，右非肝，左必血病，右必痰氣乎？然則何以辨之？此惟《內經》以陰陽分血氣，以左右言輕重，則至當也。經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又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又曰：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夫陽病者，即氣病也，氣本乎陽，而陰邪勝之則病也。陰病者，即血病也，血本乎陰，而陽邪勝之則病也。從者病輕，男病宜右，女病宜左也。逆者病重，男病畏左，女病畏右也。以此辨之，而再參以脈色，察其病因，則在氣在血，或重或輕，斯得其眞矣。若謂左必血病，右必痰氣，則未免非痰治痰，非血治血，而誅伐無過，鮮不誤矣。

論眞中風

觀劉宗厚《玉機微義》云：余嘗居涼州，其地高阜，四時多風少雨，天氣常寒，每見中風或暴死者有之，蓋折風燥烈之甚也。時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時，甘州城外路死者數人，余亦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旨不誣，丹溪之言有所本也。吁！醫之不明運氣、地理、造化、病機之微，而欲行通變之法者，難矣哉！

據此一說，是誠風之殺人也。然風氣兼溫，雖烈未必殺人；惟帶寒威

則殺人耳。矧以西北地寒，而塞風起於八月，則寒隨風至，寒必徹骨。凡暴露之人，雖曰中風，而不知實中陰寒之毒也。此在強者固能支持，弱者焉得不死。然亦以所遇之異，故特紀。若此方是眞中風邪，則亦百十年間始或僅遭一二，而此證之不多見者，從可知矣。此外如賊風虛邪之傷人，則歲歲有之，處處有之，是無非外感之病，未聞有因外感而卒然昏憒致死也。矧今人之所謂中風者，或於寂然無風之時，或於食飲嚴密之處，素無外感而忽然運仆，忽然偏廢，此其是風非風，又可知矣。而盡以風治，其能堪哉！

《景岳全書・雜證謨・非風》 論正名

非風一證，即時人所謂中風證也。此證多見卒倒，卒倒多由昏憒，本皆內傷積損頹敗而然，原非外感風寒所致，而古今相傳，咸以中風名之，其誤甚矣。故余欲易去中風二字，而擬名類風，又欲擬名屬風。然類風、屬風，仍與風字相近，恐後人不解，仍爾模糊，故單用河間、東垣之意，竟以非風名之，庶乎使人易曉，而知其本非風證矣。

一、凡診諸病，必先宜正名。觀《內經》諸篇所言風證，各有淺深臟腑虛實寒熱之不同，前義已詳，本皆歷歷可考也。若今人之所謂中風者，則以《內經》之厥逆，悉指爲風矣，延誤至今，莫有辨者。雖丹溪云今世所謂風病，大率與痿證混同論治，此說固亦有之，然何不云誤以厥逆爲風也。惟近代徐東皋有云：痙厥類風，凡尸厥、痰厥、氣厥、血厥、酒厥等證，皆與中風相類。此言若乎近之，而殊亦未善也。使果風厥相類，則凡臨是證者，曰風可也，曰厥亦可也，疑似未決，將從風乎？將從厥乎？不知經所言者，風自風，厥自厥也。風之與厥，一表證也，一裏證也，豈得謂之相類耶？奈何後人不能詳察經義，而悉以厥證爲風。既名爲風，安得不從風治。既從風治，安得不用散風之藥。以風藥而散厥證，所散者非元氣乎？因致眞陰愈傷，眞氣愈失，是速其死矣。若知爲厥，則原非外感，自與風字無涉，此名之不可不正，證之不可不辨也。但名得其正，又何至有誤治之患。諸厥證義詳後厥逆本門，當與此門通閱。

論有邪無邪

凡非風等證，在古人諸書，皆云氣體虛弱，榮衛失調，則眞氣耗散，腠理不密，故邪氣乘虛而入。此言感邪之由，豈不爲善，然有邪無邪，則何可不辨。夫有邪者，即傷寒瘧痹之屬；無邪者，即非風衰敗之屬。有邪者，必或爲寒熱走注，或爲腫痛偏枯，而神志依然無恙也；無邪者，本無痛苦寒熱，而肢節忽廢，精神言語倏爾變常也。有邪者，病由乎經，即風寒濕三氣之外侵也；無邪者，病出乎臟，而精虛則氣去，所以爲眩運卒倒，氣去則神去，所以爲昏憒無知也。有邪者，邪必乘虛而入，故當先扶正氣，但通經逐邪之品不得不用以爲佐；無邪者，救本不暇，尙可再爲雜用以傷及正氣乎。

論肝邪

凡五臟皆能致病，而風厥等證何以獨重肝邪，且其急暴之若此也？蓋人之所賴以生者，惟在胃氣，以胃爲水穀之本也。故經云：人無胃氣曰死，脈無胃氣亦死。夫肝邪者，即胃氣之賊也，一勝一負，不相幷立。凡此非風等證，其病爲強直掉眩之類，皆肝邪風木之化也。其爲四肢不用，痰涎壅盛者，皆胃敗脾虛之候也。然雖曰東方之實，又豈果肝氣之有餘耶？正以五陽俱敗，肝失所養，則肝從邪化，是曰肝邪。故在陰陽類論以肝臟爲最下者，正謂其木能犯土，肝能犯胃也。然肝邪之見，本由脾腎之虛，使脾胃不虛，則肝木雖強，必無乘脾之患；使腎水不虛，則肝木得養，又何有強直之虞。所謂胃氣者，即二十五陽也，非獨指陽明爲言也。所謂腎水者，即五臟六腑之精也，非獨指少陰爲言也。然則眞陽敗者眞臟見，眞陰敗者亦眞臟見，凡脈證之見眞臟者，俱爲危敗之兆。所謂眞臟者，即肝邪也，即無胃氣也，此即非風、類風之病之大本也。

論氣虛

凡非風卒倒等證，無非氣脫而然。何也？蓋人之生死，全由乎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愼，或七情內傷，或酒色過度，先傷五臟之眞陰，此致病之本也。再或內外勞傷，復有所觸，以損一時之元氣，或以年力衰邁，氣血將離，則積損爲頹，此發病之因也。蓋其陰虧於前，而陽傷於後，陰陷於下，而陽乏於上，以致陰陽相失，精氣不交，所以忽爾昏憒，卒然仆倒，此非陽氣暴脫之候乎。故其爲病而忽爲汗出者，營衛之氣脫也。或爲遺尿者，命門之氣脫也。或口開不合者，陽明經氣之脫也。或口角流涎者，太陰臟氣之脫也。或四肢癱軟者，肝脾之氣敗也。若昏倦無知、語言不出者，神敗於心，精敗於腎也。凡此皆衝任氣脫，形神俱敗而然，故必於中年之後，乃有此證。

何今人見此，無不指爲風痰而治從消散。不知風中於外，痰鬱於中，皆

實邪也，而實邪爲病，何遽令人暴絕若此？且既絕如此，尙堪幾多消散？而人不能悟，良可哀也。觀東垣云：氣衰者多有此疾，誠知要之言也。奈後人不明其說，但以東垣爲主氣，又豈知氣之爲義乎。故凡治卒倒昏沉等證，若無痰氣阻塞，必須以大劑參附峻補元氣，以先其急，隨用地黃、當歸、甘杞之類，填補其陰，以培其本。蓋精即氣之根，氣生於下，即向生之氣也。經曰：精化爲氣，即此之謂。舍是之外，他無實濟之術矣。雖然，夫以養生失道而病令至此，敗壞可知，猶望復全，誠非易也。第治得其法，猶可望其來復，若誤治之，則何堪再誤哉。

論痰之本

凡非風之多痰者，悉由中虛而然。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腎，其標在脾。在腎者，以水不歸原，水泛爲痰也；在脾者，以食飲不化，土不制水也。不觀之強壯之人，任其多飲多食，則隨食隨化，未見其爲痰也。惟是不能食者，反能生痰，此以脾虛不能化食，而食即爲痰也。故凡病虛勞者，其痰必多，而病至垂危，其痰益甚，正以脾氣愈虛，則全不能化，而水液盡爲痰也。然則，痰之與病，病由痰乎，痰由病乎，豈非痰必由於虛乎。可見天下之實痰無幾，而痰之宜伐者亦無幾。故治痰者，必當溫脾強腎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漸充，則痰將不治而自去矣。

論經絡痰邪

余嘗聞之俗傳云：痰在周身，爲病莫測，凡癱瘓癒瘂，半身不遂等證，皆伏痰留滯而然。若此痰飲豈非邪類？不去痰邪，病何由愈？余曰：汝知痰之所自乎？凡經絡之痰，蓋即津血之所化也，使果營衛和調，則津自津，血自血，何痰之有？惟是元陽虧損，神機耗敗，則水中無氣，而津凝血敗，皆化爲痰耳。此果痰也，果精血也？豈以精血之外，而別有所謂痰者耶？若謂痰在經絡，非攻不去，則必幷精血而盡去之，庶乎可也，否則，安有獨攻其痰，而津血自可無動乎？津血復傷，元氣愈竭，隨去隨化，痰必愈甚，此所以治痰者不能盡，而所盡者惟元氣也。矧復有本無痰氣，而妄指爲痰以誤攻之者，又何其昧之甚也。故凡用治痰之藥，如滾痰丸、清氣化痰丸、搜風順氣丸之類，必其元氣無傷，偶有壅滯，而或見微痰之不清者，乃可暫用分消，豈云無效。若病及元氣，而但知治標，則未有不日用而日敗者矣。

論治痰

治痰之法，凡非風初病而痰氣不甚者，必不可猜其爲痰，而妄用痰藥，此大戒也。若果痰涎壅盛，填塞胸膈，湯液俱不能入，則不得不先開其痰，以通藥食之道。而開痰之法，惟吐爲捷，如古方之獨聖散、茶調散、稀涎散之屬，皆吐痰之劑也。但恐元氣大虛，不能當此峻利之物，或但用新方之吐法爲妥，或用牛黃丸、抱龍丸之類，但使咽喉氣通，能進湯飲即止，不可盡攻其痰，致令危困，則最所當愼。以故治痰之法，又必察其可攻與否，然後用之，斯無誤也。若其眼直咬牙，肢體拘急，面赤，強勁有力者，雖見昏沉，亦爲可治，先用粗筋之類，挖開其口，隨以堅實筆桿攆住牙關，乃用淡淡薑鹽湯徐徐灌之，然後以中食二指探入喉中，徐引其吐。若指不能入，則以鵝翎蘸湯代指探吐亦可。如是數次，得吐氣通，必漸甦矣。然後酌宜可以進藥，此治實痰壅滯之法也。

一、若死證已具，而痰聲漉漉於喉間者，吐亦無益，不必吐也。若痰氣盛極而不能吐者，亦不治之證也。又凡形氣大虛者，忌用吐法，是皆不可攻者也。

一、凡形證已定而痰氣不甚，則萬勿治痰，但當調理氣血，自可漸愈。如果痰涎未清，則治痰之法當分虛實。若氣不甚虛，而或寒或濕生痰者，宜六安煎、二陳湯主之。因火爲痰者，宜清膈飲及竹瀝、童便；火甚者，抽薪飲主之。脾虛兼嘔而多痰者，六君子湯，或五味異功散。陰氣不足，多痰兼燥而欬者，金水六君煎。陰虛水泛爲痰者，六味丸、八味丸酌而用之，或爲湯亦妙。脾腎虛寒，不能運化而爲痰者，不必兼治痰氣，只宜溫補根本。若中氣虛者，理中湯或溫胃飲；陰不足者，理陰煎之類最佳。

一、薛立齋曰：若脾氣虧損，痰客中焦，閉塞清道，以致四肢百骸發爲諸病者，理宜壯脾氣爲主，兼佐以治痰，則中氣健而痰涎自化，非補中益氣，參朮二陳之類不能治，最忌行氣化痰及倒倉之法。

論寒熱證

凡非風口眼歪斜，有寒熱之辨。在經曰：足陽明之筋，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此經以病之寒熱言筋之緩急也。然而血氣無虧，則雖熱未必緩，雖寒未必急，亦總由血氣之衰可知也。嘗見有引《內經》之意而曰：偏於左者，以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以右寒而左熱，誠謬言也。

不知偏左者，其急在左，而右本無恙也；偏右者亦然。故無論左右，凡其拘急之處，即血氣所虧之處也。以藥治者，左右皆宜從補。以艾治者，當隨其急處而灸之。蓋經脈既虛，須借艾火之溫以行其氣，氣行則血行，故筋可舒而歪可正也。凡諸灸法，有言左灸右，右灸左者，此亦《內經・繆刺論》之法，從之亦無不可。至若經言寒熱，則凡如唇緩流涎，聲重，語遲含糊者，是皆縱緩之類。縱緩者多由乎熱，而間亦有寒者，氣虛故也。歪斜牽引，抽搐反張者，皆拘急之類，拘急者多由乎寒，而間亦有熱者，血虛故也。蓋經所言者，言理之常，余所言者，言病之變，亦無非理也。使讀經不明理，必反害經意矣，故臨此證者，不可不加之詳審。

一、非風癮瘕等證，亦有寒熱之辨。觀之經曰：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此固其常也。然寒熱皆能拘急，亦皆能弛縱，此又不可不知。如寒而拘急者，以寒盛則血凝，血凝則滯澀，滯澀則拘急，此寒傷其營也。熱而拘急者，以火盛則血燥，血燥則筋枯，筋枯則拘急，此熱傷其營也。又若寒而弛縱者，以寒盛則氣虛，氣虛則不攝，不攝則弛縱，此寒傷其衛也。熱而弛縱者，以熱盛則筋軟，筋軟則不收，不收則弛縱，此熱傷其衛也。以此辨之，豈不明析，且或寒或熱，必有脈證可據，但宜因證而治之。若病無寒熱，則當專治血氣無疑矣。

論治血氣

凡非風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及四肢無力，掉搖拘攣之屬，皆筋骨之病也。夫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虧損，不能滋養百骸，故筋有緩急之病，骨有痿弱之病，總由精血敗傷而然。即如樹木之衰，一枝津液不到，即一枝枯槁，人之偏廢亦猶是也。經曰：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今其偏廢如此，豈非血氣衰敗之故乎？臨川陳先生曰：醫風先醫血，血行風自滅。蓋謂肝邪之見，本由肝血之虛，肝血虛則燥氣乘之，而木從金化，風必隨之，故治此者，只當養血以除燥，則眞陰復而假風自散矣。若用風藥，則風能勝濕，血必愈燥，大非宜也。

一、偏枯拘急痿弱之類，本由陰虛，言之詳矣。然血氣本不相離，故陰中有氣，陰中亦有血。何以辨之？夫血非氣不行，氣非血不化，凡血中無氣，則病爲縱緩廢弛；氣中無血，則病爲抽掣拘攣。何也？蓋氣主動，無氣則不能動，不能動則不能舉矣；血主靜，無血則不能靜，不能靜則不能舒矣。故筋緩者，當責其無氣，筋急者，當責其無血。無血者宜三陰煎，或大營煎、小營煎之類主之。無氣者宜五福飲、四君子湯、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其與痿證之不動，痛風之不靜者，義稍不同，詳列本門。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項背強幾幾，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又　太陽病，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痛，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又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部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

《傷寒論・辨少陽病脈證并治》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傷寒論・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爲欲愈。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有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治風癩。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榮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風引湯，除熱癲癎。

防己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

《古今錄驗》續命湯，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姚云：與大續命同，兼治婦人產後去血者，及老人小兒。

千金三黃湯，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中藏經・風中有五生死論》 風中有五者，謂肝、心、脾、肺、腎也。五臟之中，其言生死，狀各不同。

心風之狀：汗自出而好偃，仰卧不可轉側，言語狂妄。若唇正赤者生，宜於心俞灸之；若唇面或青或黃，或白或黑，其色不定，眼瞤動不休者，心絕也，不可救，過五六日即死耳。

肝風之狀：青色圍目連額上，但坐不得倨僂者可治；若喘而目直視，唇面俱青者死。肝風宜於肝俞灸之。

脾風之狀：一身通黃，腹大而滿，不嗜食，四肢不收持。若手足未青而面黃者可治，不然即死。脾風宜於脾俞灸之。

腎風之狀：但踞坐，而腰腳重痛也。視其脇下，未生黃點者可治，不然即死矣。腎風宜灸腎俞穴也。

肺風之狀：胸中氣滿，冒昧，汗出，鼻不聞香臭，喘而不得卧者可治；若失血及妄語者不可治，七八日死。肺風宜於肺俞灸之。

凡診其脈，滑而散者風也。緩而大，浮而緊，軟而弱，皆屬風也。

中風之病，鼻下赤黑相兼，吐沫而身直者，七日死也。又中風之病，口噤筋急，脈遲者生，脈急而數者死。

又，心脾俱中風，則舌強不能言也；肝腎俱中風，則手足不遂也。

風之厥，皆由於四時不從之氣，故爲病焉。有癮疹者，有偏枯者，有失音者，有歷筋者，有癲厥者，有疼痛者，有聾聵者，有瘡癩者，有脹滿者，有喘乏者，有赤白者，有青黑者，有瘙癢者，有狂妄者，皆起於風也。

其脈浮虛者，自虛而得之；實大者，自實而得之；弦緊者，汗出而得之；喘之者，飲酒而得之；癲厥者，自勞而得之；手足不遂者，言語蹇澀者，房中而得之；癮疹者，自痹濕而得之；歷節疼痛者，因醉犯房而得之；痹聾瘡癩者，自五味飲食冒犯禁忌而得之。千端萬狀，莫離於五臟六腑而生矣。所使之候，配以此耳。

《肘後方・治中風諸急方》 治卒中急風，悶亂欲死，方灸兩足大指下橫文中，隨年狀又別有續命湯。

若毒急不得行者，內筋急者，灸內踝；外筋急者，灸外踝上二十壯。若有腫痹虛者，取白歛二分，附子一分，搗服半刀圭，每日可三服。

若眼上睛垂者，灸目兩眥後三壯。

若不識人者，灸季脇頭各七壯，此脇小肋屈頭也。

不能語者，灸第二椎或第五椎上五十壯，又別有不得語方在後篇中矣。

又方：豉、茱萸各一升，水五升，煮取二升，稍稍服。

或眼反口噤，腹中切痛者，灸陰囊下第一橫理十四壯；又別有服膏之方。

若狂走欲斫刺人，或欲自殺罵詈不息稱鬼語者，灸兩口吻頭赤肉際各一壯，又灸兩肘屈中五壯，又灸背胛中間三壯，三日報灸三，倉公祕法，又應灸陰囊下縫三十壯，又別有狂邪方。

若發狂者，取車轂中脂如鷄子，熱溫淳苦酒以投脂，甚攪令消，服之令盡。

若心煩恍惚，腹中痛滿，或時絕而復蘇者，取釜下土五升，搗篩，以冷水八升和之，取汁盡服之。口已噤者，強開以竹筒灌之，使得下入便愈，甚妙。

若身體角弓反張，四肢不隨，煩亂欲死者，清酒五升，鷄白矢一升，搗篩，合和揚之千遍，乃飲之，大人服一升，日三，少五合，差。

若頭身無不痛，顛倒煩滿欲死者，取頭垢如大豆大服之，幷囊貯大豆蒸熟，逐痛處熨之，作兩囊更番爲佳。若無豆，亦可蒸鼠壤土熨。

若但腹中切痛者，取鹽半斤，熬令盡，著口中飲熱湯二升，得便吐愈。

又方：附子六分，生薑三兩，切，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爲再服。

若手足不隨，方取青布燒作煙，就小口器中熏痛處。

又方：豉三升，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又取豉一升，微熬，囊貯漬三升酒中三宿，溫服，微令醉爲佳。

若身中有掣痛，不仁不隨處者，取乾艾葉一糾許，丸之內瓦甑下塞餘孔，唯留一目，以痛處著甑目下，燒艾以熏之，一時間愈矣。

又方：取朽木削之，以水煮令濃熱灼灼爾，以漬痛處效。

若口噤不開者，取大豆五升，熬令黃黑，以酒五升漬取汁，以物強發口而灌之，畢取汗。

又方：獨活四兩，桂二兩，以酒水二升，煮取一升半，分爲三服，開口與之溫卧，火炙令取汗。

若身直不得屈伸反覆者，取槐皮黃白者切之，以酒共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適寒溫稍稍服之。

又方：刮枳樹皮取一升，以酒一升漬一宿，服五合至一升，酒盡更作差。

若口喎僻者，銜奏灸口吻口橫文間，覺火熱便去艾即愈。勿盡艾，盡艾則太過。若口左僻，灸右吻，右僻灸左吻。又灸手中指節上一丸，喎右灸左也，又有灸口喎法，在此後也。

又方：取空青末著口中，入咽即愈。

又方：取蜘蛛子，摩其偏急頰車上，候視正則止，亦可向火摩之。

又方：牡蠣、礬石、附子、竈中黃土分等搗末，以三歲雄鷄冠血和傅急上，持水著邊視，欲還正便急洗去，藥不著，更塗上便愈。

又方：鱉甲烏頭塗之，欲正即揭去之。

若四肢逆冷，吐清汁，宛轉啼呼者，取桂一兩，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去滓，適寒溫盡服。

若關節痛疼，蒲黃八兩，附子一兩炮，合末之，服一錢匕，日三，稍增至方寸匕。

若骨節疼煩不得屈伸，近之則痛，短氣得汗出，或欲腫者，附子二兩，桂四兩，木三兩，甘草二兩，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汗出愈也。

若中暴風，白汗出如水者，石膏甘草各等分，搗酒服方寸匕，日移一丈，輒一服也。

若中緩風，四支不收者，豉三升，水九升，煮取三升，分爲三服，日二作之，亦可酒漬煮飲之。

若卒中風癱，身體不自收，不能語，迷昧不知人者，陳元狸骨膏至要，在備急藥方中。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上》 中風候

中風者，風氣中於人也。風是四時之氣，分布八方，主長養萬物。從其鄉來者，人中少死病。不從鄉來者，人中多死病。其爲病者，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其入經脈，行於五臟者，各隨臟腑而生病焉。

心中風，但得偃卧，不得傾側，汗出，若脣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百壯。若脣或青，或黑，或白，或黃，此是心壞爲水，面目亭亭，時悚動者，皆不可復治，五六日而死。

肝中風，但踞坐不得低頭，若繞兩目連額色微有青，脣青面黃者可治，急灸肝俞百壯。若大青黑面，一黃一白者，是肝已傷，不可復治，數日而死。

脾中風，踞而腹滿，身通黃，吐鹹水，汗出者可治，急灸脾俞百壯。若手足青者，不可復治。

腎中風，踞而腰痛，視脊左右未有黃色，如餅粢大者可治，急灸腎俞百壯。若齒黃赤，鬢髮直，頭面土色者，不可復治。

肺中風，偃卧而胸滿短氣，冒悶汗出，視目下鼻上下兩邊下行至口，色白可治，急灸肺俞百壯。若色黃爲肺已傷化爲血，不可復治，其人當妄掇空指地，或自拈衣尋縫，如此數日而死。診其脈虛弱者亦風也，緩大者亦風也，浮虛者亦風也，滑散者亦風也。

風癒候

風邪之氣，若先中於陰，病發於五臟者，其狀奄忽不知人，喉裏噫噫然有聲，舌強不能言。發汗身輭者可治，眼下及鼻人中左右上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不可治，汗不出體直者七日死。

風口噤候

諸陽經筋皆在於頭，三陽之筋并絡入頷頰夾於口。諸陽爲風寒所客則筋急，故口噤不開也，診其脈遲者生。

風舌強不得語候

脾脈絡胃、夾咽、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脈係舌本。今心脾二臟受風邪，故舌強不得語也。

風失音不語候

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也。會厭者，音聲之戶，舌者聲之機，脣者聲之扇。風寒客於會厭之間，故卒然無音，皆由風邪所傷，故謂風失音不語。

《養生方》云：醉卧當風，使人發瘖。

賊風候

賊風者，謂冬至之日有疾風從南方來，名曰虛風。此風至能傷害於人，故言賊風也。其傷人也，但痛不可得按抑，不可得轉動，痛處體卒無熱。傷風冷，則骨解深痛，按之乃應骨痛也，但覺身內索索冷，欲得熱物熨痛處，即小寬，時有汗。久不去，重遇冷氣相搏，乃結成瘰癧及偏枯。遇風熱氣相搏，乃變附骨疽也。

風痙候

風痙者，口噤不開，背強而直，如發癇之狀，其重者耳中策策痛，卒然身體痙直者死也。由風邪傷於太陽經，復遇寒濕，則發痙也。診其脈築築如弦，直上下者，風痙脈也。

風角弓反張候

風邪傷人，令腰背反折，不能俛仰，似角弓者，由邪入諸陽經故也。

風口喎候

風邪入於足陽明手太陽之經，遇寒則筋急引頰，故使口喎僻，言語不正，而目不能平視。診其脈浮而遲者可治。

《養生方》云：夜卧當耳，勿得有孔，風入耳中，喜令口喎。

柔風候

血氣俱虛，風邪并入，在於陽則皮膚緩，在於陰則腹裏急，柔風之狀，四肢不能收，裏急不能仰。

風痱候

風痱之狀，身體無痛，四肢不收，神智不亂，一臂不隨者，風痱也。時能言者可治，不能言者不可治。

風腨退候

風腨退者，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骨節懈怠，腰腳緩弱，不自覺知是也。由皮肉虛弱，不勝四時之虛風，故令風邪侵於分肉之間，流於血脈之內，使之然也。經久不瘥，即變成水病。

風偏枯候

風偏枯者，由血氣偏虛，則腠理開，受於風濕，風濕客於半身，在分腠之間，使血氣凝澹，不能潤養，久不瘥，眞氣去，邪氣獨留，則成偏枯。其狀半身不隨，肌肉偏枯，小而痛，言不變，智不亂是也。邪初在分腠之間，宜溫卧取汗，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診其胃脈沈大，心脈小牢急，皆爲偏枯。男子則發左，女子則發右。若不瘖舌轉者可治。三十日起，其年未滿二十者三歲死。又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足太陽經虛者，則病惡風偏枯，此由愁思所致，憂慮所爲，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正倚壁不息，行氣從頭至足，止愈疽疝大風偏枯諸風痹。

又云：仰兩足指五息，止引腰背痹偏枯，令人耳聞聲，常行眼耳諸根，無有罣礙。

又云：以背正倚，展兩足及指，瞑心從頭上引氣，想以達足之十趾及足掌心，可三七引，候掌心似受氣止。蓋謂上引泥丸，下達湧泉是也。

又云：正住倚壁不息，行氣從口趣令氣至頭始止，治疽痹大風偏枯。

又云：一足踦地，足不動，一足向側相轉，身欹勢并手盡急迴，左右迭二七，去脊風冷偏枯不通潤。

風四肢拘攣不得屈伸候

此由體虛腠理開，風邪在於筋故也。春遇痹爲筋痹，則筋屈，邪客關機，則使筋攣。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肩背拘急也。足厥陰肝之經也，肝通主諸筋，王在春，其經絡虛，遇風邪則傷於筋，使四肢拘攣，不得屈伸，診其脈急細如弦者，筋急足攣也。若筋屈不已，又遇於邪，則移變入肝，其病狀夜卧驚，小便數，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手前後遞互拓極勢三七，手掌向下，頭低面心，氣向下至涌泉倉門，欲努一時，取勢散氣放縱身氣平，頭動髆前後欹側柔轉二

七。去髆井冷血，筋急漸漸如消。

又云：兩手抱左膝生腰，鼻內氣七息，展右足。除難屈伸拜起，脛中痛萎。

又云：兩手抱右膝著膺，除下重難屈伸。

又云：踞坐伸右腳，兩手抱左膝頭生腰，以鼻內氣自極七息，展左足著外。除難屈伸拜起，脛中疼痹。

又云：立身上下正直，一手上拓，仰手如似推物勢，一手向下如捺物極勢，上下來去換易四七。去髆內風，兩髆井內冷血，兩掖筋脈攣急。

又云：踞伸左腳，兩手抱右膝生腰，以鼻內氣自極七息，展左足著外。除難屈伸拜起，脛中疼。

風身體手足不隨候

手足不隨者，由體虛腠理開，風氣傷於脾胃之經絡也。足太陰爲脾之經，脾與胃合，足陽明爲胃之經，胃爲水穀之海也。脾候身之肌肉，主爲胃行水穀之氣，以養身體四肢。脾氣弱即肌肉虛，受風邪所侵，故不能爲胃通行水穀之氣，致四肢肌肉無所稟受。而風邪在經絡，搏於陽經氣行則遲，關以縱，故令身體手足不隨也。診脾脈緩者爲風痿，四肢不用，又心脈腎脈俱至，則難以言，九竅不通，四肢不舉，腎脈來多即死也。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極力右掖振兩臂不息，九通，愈臂痛勞倦風氣不隨，振兩臂者，更互踶跼，猶言厥九通，中間偃伏，皆爲之，名蝦蟆行氣，不已。愈臂痛勞倦風氣不隨，久行不覺痛癢，作種種形狀。

又云：偃卧合兩膝，布兩足生腰，口內氣，振腹七息。除壯熱疼痛，兩脛不隨。

又云：治四肢疼悶及不隨腹內積氣。牀席必須平穩，正身仰卧，緩解衣帶，枕高三寸，握固者，以兩手各自以四指把手拇指舒臂令去身各五寸，兩腳豎指相去五寸。安心定意，調和氣息，莫思餘事，專意念氣，徐徐漱醴泉者，以舌舐略脣口牙齒，然後咽唾，徐徐以口吐氣，鼻引氣入喉，須微微緩作，不可卒急強作，待好調和引氣，勿令自聞出入之聲。每引氣心心念送之，從腳趾頭使氣出，引氣五息六息，一出入爲一息，一息數至十息，漸漸增益，得至百息、二百息，病即除愈。不用食生菜及魚、肥肉，大飽食後喜怒憂恚悉不得輒行氣，惟須向曉清靜時行氣大佳。能愈萬病。

風濕痹身體手足不隨候

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痹。其三氣時來，亦有偏多偏少，而風濕之氣偏多者，名風濕痹也。人腠理虛者，則由風濕氣傷之，搏於血氣，血氣不行則不宣，眞邪相擊，在於肌肉之間，故其肌膚盡痛。然諸陽之經，宣行陽氣，通於身體。風濕之氣，客在肌膚，初始爲痹，若傷諸陽之經，陽氣行則遲緩，而機關弛縱，筋脈不收攝，故風濕痹而復身體手足不隨也。

風痹手中不隨候

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痹，風多者爲風痹。風痹之狀，肌膚盡痛。諸陽之經，盡起於手足而循行於身體。風寒之客肌膚，初始爲痹，後傷陽經，隨其虛處而停滯，與血氣相搏，血氣行則遲緩，使機關弛縱，故風痹而復手足不隨也。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左右拱手，兩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勞倦、風痹不隨。

風半身不隨候

半身不隨者，脾胃氣弱，血氣偏虛，爲風邪所乘故也。脾胃爲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爲血氣，潤養身體。脾胃既弱，水穀之精，潤養不周，致血氣偏虛，而爲風邪所侵，故半身不隨也。診其寸口沈細，名曰陽內之陰，病苦悲傷不樂，惡聞人聲，少氣時汗出，臂偏不舉。又寸口偏絕者，則偏不隨，其兩手盡絕者，不可治也。

偏風候

偏風者，風邪偏客於身一邊也。人體有偏虛者，風邪乘虛而傷之，故爲偏風也。其狀或不知痛癢，或緩縱，或痹痛是也。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一手長舒仰掌合掌，一手捉頰挽之向外，一時極勢二七，左右亦然，手不動兩向側勢，急挽之二七。去頭骨急強，頭風腦旋，喉痹髆內冷注偏風。

又云：一足踦地，一手向後長舒努之，一手捉湧泉急挽足，努手挽一時極勢，左右易俱二七。治上下偏風，陰氣不和。

風癉曳候

癉曳者，肢體弛緩不收攝也。人以胃氣養於肌肉經絡也。胃若衰損，其氣不實，經脈虛則筋肉懈惰，故風邪搏於筋而使癉曳也。

風不仁候

風不仁者，由榮氣虛，衛氣實，風寒入於肌肉，使血氣行不宣流，其狀搔之皮膚如隔衣是也。診其寸口脈緩則不仁，不仁脈虛數者生，牢急疾者死。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赤松子曰：偃卧展兩脛，兩手足外踵指相向，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死肌不仁足寒。

又云：展兩足上，除不仁脛寒之疾也。

風濕痹候

風濕痹病之狀，或皮膚頑厚，或肌肉酸痛，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痹，其風濕氣多而寒氣少者，爲風濕痹也。由血氣虛則受風濕而成，此病久不瘥，入於經絡，搏於陽經，亦變令身體手足不隨。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任臂不息十二通，愈足濕痹不任行，腰脊痹痛。又正卧叠兩手著背下，伸兩腳不息十二通，愈足濕痹不任行，腰脊痛痹。有偏患者，患左壓右足，患右壓左足，久行手亦如足用行，滿十方止。

又云：以手摩腹，從足至頭，正卧跪臂導引，以手持引足住，任臂閉氣不息十二通。以治痹濕不可任，腰脊痛。

風濕候

風濕者，是風氣與濕氣共傷於人也。風者八方之虛風，濕者水濕之蒸氣也。若地下濕復少霜雪，其山水氣蒸，兼值暖腠退，人腠理開，便受風濕。其狀令人懈惰，精神昏憒。若經久亦令人四肢緩縱不隨，入藏則瘖症、口舌不收，或腳痹弱，變成腳氣。其湯熨鍼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眞誥》云：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脈，散風濕，數易櫛，更番用之。

《千金要方・諸風・論雜風狀》 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懿，四曰風痹。夫諸急卒病，多是風，初得輕微，人所不悟，宜速與續命湯，依輸穴灸之。夫風者百病之長，岐伯所言四者，說其最重也。偏枯者，半身不隨，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變智不亂。病在分腠之間，溫卧取汗，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甲乙經》云：溫卧取汗，則巨取之。

風痱者，身無痛，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言微可知，則可治。甚即不能言，不可治。

風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巢源》作噫噫然有聲。舌彊不能言。病在藏府，先入陰後入陽，治之先補於陰，後寫於陽。發其汗，身轉輾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巢源》作眼下及鼻人中左右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不可治。

風痹、濕痹、周痹、筋痹、脈痹、肌痹、皮痹、骨痹、胞痹，各有證候，形如風狀，得脈別也，脈微澀，其證身體不仁。

凡風多從背五藏輸，入諸藏受病。肺病最急，肺主氣息，又冒諸藏故也。肺中風者，其人偃卧而胸滿，短氣冒悶汗出者，肺風之證也。視目下鼻上兩邊下行至口，色白者尚可治，急灸肺輸百壯，服續命湯，小兒減之。若色黃者，此爲肺已傷，化爲血矣，不可復治。其人當妄言，掇空指地，或自拈衣尋縫，如此數日死。若爲急風邪所中，便迷漠恍惚，狂言妄語，或少氣惙惙，不能復言，若不求師即治，宿昔而死。即覺便灸肺輸及膈輸、肝輸數十壯，急服續命湯可救也。若涎唾出不收者，既灸當並與湯也，諸陽受風，亦恍惚妄語，與肺病相似，然著緩可經久而死。

肝中風者，其人但踞坐不得低頭，繞兩目連額上，色微有青者，肝風之證也。若脣色青、面黃尚可治，急灸肝輸百壯，服續命湯。若大青黑面一黃一白者，此爲肝已傷，不可復治，數日而死。

心中風者，其人但得偃卧，不得傾側，悶亂冒絕汗出者，心風之證也。若脣正赤尚可治，急灸心輸百壯，服續命湯，若脣或青、或白、或黃、或黑者，此爲心已壞爲水，面目亭亭時悚動者，不可復治，五六日死。一云旬日死。

脾中風者，其人但踞坐而腹滿，身通黃，吐鹹汁出者，尚可治，急灸脾輸百壯，服續命湯。若目下青、手足青者一，不可復治。

腎中風者，其人踞坐而腰痛，視脊左右未有黃色如餅粢大者，尚可治，急灸腎輸百壯，服續命湯，若齒黃赤鬢髮直，面土色者，不可復治。

大腸中風者，卧而腸鳴不止，灸大腸輸百壯，可服續命湯。賊風邪氣所中則傷於陽，陽外先受之，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入傳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中成病，歸於陸腑則爲熱。不時卧止爲啼哭，其脈堅大爲

實，實有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也。經絡諸脈傍支去者，皆爲孫脈也。

凡風之傷人，或爲寒中，或爲熱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或爲賊風，故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四季戊己傷於風者爲脾風，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爲肺風，以冬壬癸傷於風者爲腎風。風中五藏六腑之輸，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頭，則爲目風眼寒。飲酒中風，則爲酒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房中風，則爲腸風。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焉。是知風者，善行而數變。在人肌膚中，內不得泄，外不得散，因人動靜，乃變其性。有風遇寒，則食不下，遇熱則肌肉消而寒熱。有風遇陽盛則不得汗，遇陰盛則汗自出。肥人有風，肌肉厚則難泄，喜爲熱中，目黃。瘦人有風，肌肉薄則常外汗，身中寒目淚出。有風遇於虛，腠理開則外出，淒淒然如寒狀，覺身中有水淋狀，時如竹管吹處，此是其證也。有風遇於實，腠理閉則內伏，令人熱悶，是其證也。

新食竟取風爲胃風，其狀惡風，頸多汗，膈下寒不通，食飲不下，脹滿形瘦，腹大失衣則憤滿，食寒即洞泄。新熱食竟入水自漬及浴者，令人大腹爲水病。

因醉取風爲漏風，其狀惡風，多汗少氣，口乾善渴。近衣則身如火燒，臨食則汗流如雨，骨節懈惰，不欲自勞。

新沐浴竟取風爲首風，其狀惡風而汗多，頭痛。新房室竟取風爲內風，其狀惡風，汗流沾衣。勞風之爲病，法在肺下，使人彊上而目脫，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候之三日及五日，中不精明者是也。柒捌曰，微有青黃膿涕如彈丸大，從口鼻出爲善，若不出則傷肺。

風邪客於肌膚，虛癢成風胗瘙瘡。風邪入深，寒熱相搏則肉枯。邪客半身入深，眞氣去則偏枯。邪客關機中即攣，筋中亦然。邪淫於藏，夢藏大形小。淫於腑，夢藏小形大。邪隨目系入腦，則目轉眩。邪中精，則散視見兩物。風邪入藏，寒氣客於中，不能發則瘖症、喉痹、舌緩。不時服藥針灸。風逐脈流入藏，使人卒然瘖，緩縱噤瘂致死也。風入陽經則狂，入陰經則癲，陽邪入陰病則靜，陰邪入陽病則怒。

若因熱食汗浴，通腠理得開，其風自出，則覺肉中如針刺，步行運力欲汗，亦如此也。

凡覺肌肉中如刺，皆由腠理閉，邪氣在肌中閉，因欲出也，宜解肌湯則安。

夫眼瞤、動口、脣動、偏喎，皆風入脈，故須急服小續命湯，將八風散、摩神明白膏丹，灸，亦依經針灸之。

諸痹由風寒濕三氣，併客於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肉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於皮膚，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爲痹也。其風最多者不仁則腫爲行痹，走無常處，其寒多者，則爲痛痹，其濕多者則爲著痹。冷汗濡但隨血脈上下，不能左右去者，則爲周痹也。痹在肌中更發更止，左以應左，右以應右者，爲偏痹也。

夫痹，其陽氣少而陰氣多者，故令身寒從中出，其陽氣多而陰氣少者，則痹且熱也。

諸痹風勝者則易愈，在皮間亦易愈，在筋骨則難痊也。久痹入深，令榮衛澀，經絡時疎，則不知痛。

風痹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腹中股脛淫濼，煩心頭痛。傷脾腎，時嘔眩，時時汗出，傷心目眩，傷肝悲恐，短氣不樂，傷肺不出三年死，一云三日。

太陽中風，重感於寒濕，則變痙也。痙者口噤不開，背彊而直，如發癇之狀，搖頭馬鳴腰反折，須臾十發，氣息如絕，汗出如雨，時有脫。易得之者，新產婦人及金瘡血脈虛竭。小兒臍風，大人涼濕得痙風者，皆死。溫病熱盛入腎，小兒癇熱盛，皆痙。痙瘖厥癲皆相似，故久厥成癲，審察之。其重者，患耳中策策痛，皆風入腎經中也，不治流入腎，則喜卒然體痙直如死，皆宜服小續命湯兩三劑也。若耳痛腫生汁作癰節者，乃無害也。惟風宜防耳，針耳前動脈及風府神良。

《千金要方・諸風》 小續命湯　治卒中風欲死，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能語，奄奄忽忽，神情悶亂，諸風服之皆驗，不令人虛方。

大續命湯　治肝厲風，卒然瘖啞，依古法用大小續命二湯，通治五藏偏枯賊風方。

小續命湯　治中風冒昧，不知痛處，拘急不得轉側，四肢緩急，遺失便利，此與大續命湯同，偏宜產後失血幷老小人方。

治風歷年歲，或歌、或哭、大笑，言語無所不及，宜服小續命湯方。

大續命湯　治大風經藏，奄忽不能言，四肢垂曳，皮肉痛癢不自知方。

西州續命湯　治中風痱，一作入藏。身體不知自收，口不能言語，冒昧不識人，拘急背痛不得轉側方。

大續命湯　治與前大續命湯同，宜產婦及老小等方。

續命煮散　主風無輕重，皆治之方。

大續命散　主八風十二痹，偏枯不仁，手足拘急，疼痛不得伸屈，頭眩不能自舉，起止顛倒，或卧苦驚如墮狀，盜汗，臨事不起，婦人帶下無子，風入五藏，甚者恐怖，見鬼來收錄，或與鬼神交通，悲愁哭泣，忽忽欲走方。

排風湯　治男子婦人風虛濕冷，邪氣入藏，狂言妄語，精神錯亂。其肝風發，則面青，心悶亂，吐逆嘔沫，脅滿頭眩，重耳不聞人聲，偏枯筋急，曲拳而卧也。其心風發，則面赤翕然而熱，悲傷嗔怒，目張呼喚也。其脾風發，則面黃身體不仁，不能行步，飲食失味，夢寐倒錯，與亡人相隨也。其肺風發，則面白欬逆，唾膿血，上氣奄然而極也。其腎風發，則面黑手足不遂，腰痛難以俛仰，痹冷骨疼也。諸有此候，令人心驚，志意不定，恍惚多忘，服此湯安心定志，聰耳明目，通臟腑諸風疾，悉主之方。

大八風湯　主毒風頑痹躄曳，手腳不遂，身體偏枯，或毒弱不任，或風入五臟，恍恍惚惚，多語喜忘，有時恐怖，或肢節疼痛，頭眩煩悶，或腰脊強直，不得俯仰，腹滿不食，咳嗽，或始遇病時，卒倒悶絕，即不能語使失瘖，半身不隨，不仁，沉重，皆由體虛，恃少不避風冷所致，治之。

八風散　主八風十二痹，猥退，半身不遂，歷節疼痛，肌肉枯燥，皮膚瞤動，或筋緩急痛，不在一處，卒起目眩，失心恍惚，妄言倒錯，身上瘖瘰，面上疱起，或黃汗出，更相染漬，或燥或濕，顏色乍赤乍白，或青或黑，角弓反張，乍寒乍熱。

小八風散　治迷惑如醉，狂言妄語，驚悸恐怖，恍惚見鬼，喜怒悲憂，煩滿顛倒，邑邑短氣不得語，語則失忘，或心痛徹背，不嗜飲食，惡風不得去帷帳，時復疼熱，惡聞人聲，不知痛癢，身悉振搖汗出，猥退，頭重浮腫，爪之不知痛，頸項強直，口面喎戾，四肢不隨，不仁，偏枯，攣掣不得屈伸，悉主之。

大防風湯　治中風，發熱無汗，肢節煩，腹急痛，大小便不利。

《千金要方・諸風・偏風》　防風湯　主偏風，甄權處療安平公方。

治腰背痛，獨活寄生湯。夫腰背痛者，皆由腎氣虛弱，卧冷濕地當風所得也，不時速治，喜流入腳膝，爲偏枯冷痹緩弱疼重，或腰痛攣腳重痹，宜急服此方。

《千金要方・諸風・風痱》　論曰：夫風痱者，卒不能語，口噤，手足不遂而彊直者是也。治之以伏龍肝五升末，冷水八升和攪取其汁飲之，能盡爲善。《肘後》此方治心煩恍惚，腹中痛滿，絕而復蘇。自此已下九方，皆是主此風。用之次第宜細尋之。

論曰：凡欲醫此病，知先後次第，不得漫投湯藥，以失機宜，非但殺人，因茲遂爲痼疾。亦既得之，當進三味竹瀝飲，少似有勝於常更進湯也。竹瀝飲子患熱風者必失，用於此制其熱毒。竹瀝湯，主四肢不收，心神恍惚，不知人，不能言方。

竹瀝二升　生葛汁一升　生薑汁三合

右三味相和，溫暖分三服，平旦日晡夜各一服，服訖覺四體有異似好，次進後湯方。

麻黃　防風各一兩半　芎藭　防己　附子　人參　芍藥　黃芩　甘草　桂心各二兩　生薑四兩　石膏六兩　杏人四十枚　竹瀝一升　羚羊角二兩　生葛汁五合

右十六味㕮咀，以水七升煮減半，內瀝煮取二升五合，分三服取汗。間五日更服一劑，頻與三劑，漸覺少損仍進後方。

竹瀝三升　防己　升麻　桂心　芎藭　羚羊角各二兩　麻黃三兩　防風二兩

右八味㕮咀，以水四升合竹瀝煮取二升半，分三服，兩日服一劑。常用加獨活三兩最佳，此方神良，頻進三劑。若手足冷者，加生薑五兩、白朮二兩，若未除更進後湯方。

防風　麻黃　芍藥各二兩半　防己　桂心　黃芩　白朮　附子一本作杏人四十枚　羚羊角　竹瀝一升　甘草一本作葛根二兩　人參　芎藭　獨活　升麻各二兩　生薑　石膏各二兩

右十七味㕮咀，以水八升煮減半，內瀝煮取二升半，分三服，相去如人

行十里更服。若有氣者，加橘皮、牛膝、五加皮各一兩。

凡風痱，服前湯得差訖，可常服煮散除餘風方。

凡患風，人多熱，常宜服荊瀝方。

獨活煮散　主諸風痱方。

凡風服湯藥，多患虛熱翕翕然，五補丸除熱方。

論曰：古人立方，皆準病根冷熱制之，今人臨急造次，尋之即用，故多不驗。所以欲用方者，先定其冷熱，乃可檢方，用無不效也。湯酒既爾，丸散亦然。凡此風之發也，必由熱盛，故有竹瀝、葛汁等諸冷藥焉。後之學者，不能子細識其方意，故有玆論，具而述之。其人無密室者，不得與療風，彊人居室不密，尚中風，況服藥人。

治風痱不能語，手足不遂，灸法。

度病者手小指內歧間至指端爲度，以置臍上，直望心下，以丹注度上端畢，又作兩度，續所注上合其下，開其上取其本，度橫置其開上令三合其狀，如到作厶字形，男度左手，女度右手，嫌不分了故上丹注三處，同時起火，各一百壯愈。

《千金要方・諸風・風懿》　附子散　主中風，手臂不仁，口面喎僻。甘草湯　治偏風積年不差，手腳枯細，面口喎僻，精神不定，言語倒錯。

《千金要方・諸風・角弓反張》　秦艽散　治半身不遂，言語錯亂，乍喜乍悲，角弓反張，皮膚風癢。

《鷄峰普濟方・諸論・腫腿》　經稱腫腿風者，爲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是也。以風邪侵於肌肉之間，流於血脈之內也。既云肌肉虛滿，即風邪入腎之經絡而然也。《水氣論》曰：諸腫俱屬於腎是也。治法當兼理腎爲得，一云不治變爲水氣。

《鷄峰普濟方・諸論・風眩》　夫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胸中蓄熱實，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爲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瞀，故謂之風眩悶瞀，大人曰癲，小兒則爲癇。一說頭風目眩者由血氣虛，風邪入腦而牽引目系故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血氣與脈并上爲目系，屬於腦後，出於項中。血脈若虛則爲風邪所傷，入腦則轉而目系急，故成眩也。診其脈洪大而長者，風眩也。凡人病發宜急與續命湯，困急時但度炙穴，便宜針之，無不差者。初得，針了便灸最良，灸法次列於後。

《鷄峰普濟方・諸論・偏枯》　經有偏風候，又有半身不遂候，又有風偏枯候。此三者大要同，而古人別爲之篇目。蓋指風則謂之偏風，指疾則謂之半身不遂，其肌肉偏小者呼爲偏枯。皆由脾胃虛弱所致也。夫脾胃爲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爲血氣，潤養身體。今脾胃虛弱則水穀之精養有所不周，血氣偏虛爲邪所中，故半身不遂或至肌肉枯小爾。治法兼治脾胃。

《扁鵲心書・中風》　此病皆因房事六慾、七情所傷，眞氣虛爲風邪所乘客，干五藏之俞，則爲中風偏枯等證。若中脾胃之俞，則右手足不用，中心肝之俞，則左手足不用。大也能任用，但少力麻痹者爲輕，能舉而不能用者稍輕，全不能舉動者最重。邪氣入藏則廢九竅，甚者卒中而死。入府則壞四支，或有可愈者。治法：先灸關元五百壯，五日便安，次服保元丹一二斤，以壯元氣；再服八仙丹、八風湯則終身不發。若不灸臍下，不服丹藥，雖愈不過三五年，再作必死。然此證最忌汗、吐、下，損其元氣必死。大凡風脈，浮而遲緩者生，急疾者重，一息八九至者死。中風之證，古方書雖有中藏、中府、中經脈之別，然其要不過閉證與脫證而已。閉證雖屬實，而虛者不少，或可用開關通竅、行痰疎氣之劑，關竅一開，痰氣稍順。急當審其形藏，察其氣血而調治之，更視其兼證之有無，虛實之孰勝，或補或瀉，再佐以先生之法，庶幾爲效速而無痿廢難起之患矣。至若脫證，惟一於虛，重劑參附或可保全，然不若先生之丹艾爲萬全也。予見近時醫家，脫證已具三四，而猶云有風，有痰，雖用參附而必佐以秦艽、天麻、膽星、竹瀝冰陷疎散，是誠不知緩急者也，烏足與論醫道哉。

治驗

一人病半身不遂，先灸關元五百壯，一日二服八仙丹，五日一服換骨丹，其夜覺患處汗出，來日病減四分，一月全愈。再服延壽丹半斤、保元丹一斤，五十年病不作。《千金》等方不灸關元，不服丹藥，惟以尋常藥治之，雖愈難久。

一人患左半身不遂，六脈沉細無力。余曰：此必服峻利之藥損其眞氣，故脈沉細。病者云：前月服捉虎丹，吐延二升，此後稍輕，但未全愈耳。余嘆曰：中風本因元氣虛損，今服吐劑反傷元氣，目下雖減，不數日再作，不復救矣。不十日果大反復，求治於余，雖服丹藥，竟不能起。

《三因方・中風治法》　三黃湯　治中風，手足拘攣，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不欲飲食，兼治賊風，偏風，猥退風，半身不遂，失音不言。

心熱，加大黃半兩，脹滿，加枳實一分；氣逆，加人參三分；心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栝蔞根；寒，加附子一枚，炮熟入。

鐵彈圓　治男子婦人一切風疾，無問遠近，癱瘓中風，口眼喎斜，言語蹇澀，手足戰曳，難以稱舉，或發搖瘈，或如蟲行，或失音不語，牙關緊急，腳不能行，身體頑痲，百節疼痛，精神不爽，頭虛煩悶，夜卧不安，多涎，胸膈不利，口乾，眼澀，多困少力，如破傷風，身如角弓，口噤不開，作汗如油及洗，頭風腦重，眉梁骨痛，卒中，不語迷悶，兼白癜風，遍身癮瘕，鼻多清涕，耳作蟬鳴，小兒驚風，天吊搐搦，婦人血風，手足煩熱，夜多虛汗，頭旋倒地，並皆治之。

活絡通經圓　治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癱瘓諸風，通活經絡，宣導凝滯。常服，壯筋骨，助血脈，起偏廢之疾，其效如神。

烏藥順氣散　治風氣不順，手腳偏枯，流注經絡，幷濕毒進襲，腿膝攣痹，筋骨疼痛。

舒筋保安散　治左癱右瘓，筋脈拘攣，身體不遂，腳腿少力，乾濕腳氣，及濕滯經絡，久不能去，宜導諸氣。

《保命集・中風論》論曰：經云：風者，百病之始，善行則數變。行者，動也。風本生於熱，以熱爲本，以風爲標。凡言風者，熱也。叔和云：熱則生風，冷生氣。是以熱則風動，宜以靜勝其躁，是養血也，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榮，其汗下各得其宜，然後宜治在經。雖有汗下之戒，而有中臟中腑之說，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雖合法下，亦不可過也。仲景曰：汗多則亡陽，下多則亡陰，亡陽則損其氣，亡陰則損其形。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初謂表裏不和，須汗下之，表裏已和，是宜治之在經也。其中腑者，面加五色，有表證脈浮而惡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後，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臟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鼻不聞香臭，耳聾而眼瞀，大小便秘結，皆曰中臟也，其治多難。經曰：六臟不和，流經爲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若外無留結，內無不通，必知在經也。初證既定，宜以大藥養之，當順時令而調陰陽，安臟腑而和榮衛，察病機，審氣宜，而少有愈者。若風中腑者，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發其表。若忽中臟者，則大便多秘澀，宜以三化湯通其滯。表裏證已定，別無他變，故以大藥和治之。大抵中腑者多着四肢，中臟者多滯九竅，雖中腑者多兼中臟之證，至於舌強失音，久服大藥能自愈也。有中風濕者，夏月多有之，其證身重如山，不能轉側，宜服除濕去熱之藥治之，不可用鍼，可用灸。今具六經，續命湯通治八風、五痹、痿厥等疾，以一歲爲總，以六經爲別，春夏加石膏、知母、黃芩，秋冬加桂附，又於六經別藥隨證細分加減，自古名醫不能越此。

凡覺中風，必先審六經之候，愼勿用大熱藥烏附之類。故陽劑剛勝，積火燎原，爲消狂瘡狂腫之屬，則天癸竭而榮衛涸，是以中風有此誡。故經所謂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若感之淺者，留於肌膚。感之深者，達骨髓。蓋禍患之機，藏於細微，非常人之豫見，及其至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聖人之教下，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故中風者，俱有先兆之證，凡人如覺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動者，三年內必有大風之至。經曰：肌肉蠕動，名曰微風。宜先服八風散，愈風湯，天麻丸，各一料爲效。故手大指次指手太陰陽明經風多着此經也，先服祛風滌熱之劑。辛涼之藥，治內外之邪，是以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又曰：善治者，治皮毛。是止於萌芽也。故初成獲愈，固久者伐形，是治病之先也。

中風之人，如小便不利，不可以藥利之。既得自汗，則津液外亡。小便自少，若利之，使榮衛枯竭，無以制火，煩熱愈甚。當候熱退汗止，小便自行也。兼此證乃陽明大忌利小便，須當識此。中風之人能食者，凡中風病，多能食，蓋甲己化土，脾盛故能食。由是多食則脾氣愈盛，土尅制腎水，水虧則病增劇也，病宜廣服藥，不欲服多食，病能自愈。中風多食，風木也，盛則尅脾，脾受敵，求助於食。經曰：實則夢與，虛則夢取是也。當瀉肝木，治風安脾，脾安則食少，是其效也。

中風之人，不宜用龍麝犀珠。譬之提鈴巡於街，使盜者伏而不出，益使風邪入於骨髓，如油入麵，莫能出也，此之類焉。若痰潮不省，昏憒不知事，宜用藥下其痰涎。故風者，乃百病之長。

小續命湯。

凡中風不審六經之加減，雖治之不能去其邪也。《內經》云：開則漸然寒，閉則熱而門。知暴中風邪，宜先以加續命湯隨證治之。

中風無汗惡寒，麻黃續命主之。宜鍼太陽至陰出血崑崙舉踽。

中風有汗惡風，桂枝續命主之。

宜鍼風腑。已上二證，皆太陽經中風也。

中風無汗身熱，不惡寒，白虎續命主之。

中風有汗身熱不惡風，葛根續命主之。宜鍼陷穀，刺厲兌。鍼陷穀去陽明之賊；刺厲兌者，瀉陽明經之實熱也。已上二證，陽明經中風也。

中風無汗身涼，附子續命主之。宜刺隱白穴，去太陰之賊也，此陰經中風也。

中風有汗無熱，桂附續命主之。宜鍼太谿，此證少陰經中風也。

中風六證混淆，繫之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木不仁，宜羌活連翹續命主之。

右之續命混淆，無六證之別，今各分經療治。又分經鍼刺法，厥陰之井大敦，刺以通其經；少陽之經絕骨，灸以引其熱。是鍼灸同象法治之大體也。

中風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格，知血弱不能養筋，故手足不能運動，舌強不能言語，宜養血而筋自榮，大秦艽湯主之。

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證，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治之。內有便溺之阻格，復以三化湯主之。

愈風湯　中風證，內邪已除，外邪已盡，當服此藥，以行導諸經，久服大風悉去，縱有微邪，只從此藥加減治之。然治病之法，不可失其通塞，或一氣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如此爲常治之法也。久則清濁自分，榮衛自和，如初覺風動，服此不致倒仆。

四白丹　能治消肺氣養魄，謂中風者多昏冒，氣不清利也。

二丹丸　治健忘，養神定志，和血，內安心神，外華腠理。

瀉青丸　治中風自汗，昏冒發熱，不惡寒，不能安卧，此是風熱煩燥。

天麻丸。

獨聖散　治諸風隔疾，諸癇痰涎，津液湧溢，祿病亦然。

防風通聖散。

《醫學啟源・主治心法・中風》　手足不遂者，中府也，病在表也，當先發汗，羌活、防風、升麻、柴胡、甘草各二錢，作一服，取發汗，然後行經養血，當歸、秦艽、甘草、獨活各一兩，行經者，隨經用之。

耳聾目瞀及口偏，邪中藏也，病在裏也，當先疏大便，然後行經。

白芷、柴胡、防風、獨活各一兩，又川芎半兩，薄荷半兩。

右爲末，煉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溫酒下，茶清亦可。

《儒門事親・證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辨》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概治之。其藥則靈寶、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方非不言治此病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經，知經而不知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首有七竅，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爲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爲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心與腎合而寄竅於耳，故耳與舌，俱爲心之外候。俗工止知目病歸之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歸之心，更無改張。豈知目之內眥，上下二網，足太陽及足陽明起於此目之銳眥，足少陽起於此，手少陽至於此鼻之左右，足陽明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亦此兩經環乎此，故七竅有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歸之六陽經也。余曰：俗工知竅而不知經者，此也。何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者，不啻千萬世，不過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所入，所循所環，所交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絡，所上所下，所俠所貫，所布所散，所結所繞，所抵所連，所係所約，所同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名明，可謂難其人矣。然而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爲病本，將陽經爲熱，陰經爲寒，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之不愈，又何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辟。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爲病者也，及爲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喎斜者，此何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亦有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此兩道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而況風者，甲乙木也。口眼陽明，皆爲胃土。風偏賊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喎斜，而耳鼻獨無此病者，何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則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網則眨，下網則不眨，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頤》卦者，養之理也。

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頷則嚼，上頷則不嚼，故《頤》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動，故風生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眶眶未嘗斜。口之喎，而口之輔車未嘗喎。此經之受病，非竅之受病明矣。而況目有風輪，脣有飛門者耶。余嘗治此證，未嘗用世俗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圓枘，自然齟齬者。過類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喎，灸以地倉，俱効。苟不効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眞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杞，一夫亦患此，予脈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余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脈訣》云：熱則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於牕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風生。若東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飡通鬱爲大。《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熱水，強引而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儒門事親・風》 夫中風，失音悶亂，喎斜口眼。《內經》曰：風之爲病，善行而數變。故百病皆生於風也。可用三聖散吐之，如不省人事，牙關緊閉，粥菜不能下者，煎三聖散，鼻內灌之，吐出涎，口自開也。次服通聖散、涼膈散、大人參半夏丸、桂苓甘露散等，大忌雞、豬、魚、兎、酒、醋、蕎麵，動風引痰之物。吐痰之法，在方論中。

頭風眩運，手足時復麻痹，胃脘發痛，心腹滿悶，按之如水聲。可用獨聖散吐之，吐訖，可服辛涼清上之藥。仲景曰：此寒痰結於胸中之致然也。

《醫學發明・中風有三》 《內經》曰：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者多有此疾，壯歲之際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形盛氣衰如此。治法，和藏府、通經絡，便是治風。然輕重有三，中血脈則口眼喎邪，亦有賊風襲虛傷之者也，中府則肢廢，中藏則性命危急。此三者，治各不同。如中血脈，外有六經之形證，則從小續命湯加減及疎風湯治之。中府，內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中麻仁丸通利；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宜養血通氣，大秦艽湯、羌風愈風湯治之。中藏，痰涎昏冒，宜至寶丹之類鎮墜。若中血脈、中府之病初，不宜用龍、麝、牛黃，爲麝香治脾入肉，牛黃入肝治筋，龍腦入腎治骨，恐引風深入骨髓。如油入麪，莫不能出。又不可一概用大戟、芫花、甘遂瀉大便，損其陰血，眞氣愈虛。方列於後。

又 疎風湯，治半身不遂，或肢體麻痹，筋骨疼痛。【略】

羌活愈風湯，療腎肝虛，筋骨弱，語言難，精神昏憒。及治風濕內弱者是風熱體重也，或瘦而一肢偏枯，或肥而半身不遂，或恐而健忘，喜己多思。思忘之道，皆精不足也。故心亂則百病生，靜則萬病息。是以此藥能安心養神，調陰陽，無偏勝。

《濟生方・諸風門・中風論治》 醫經云：夫風者，百病之長也。由是觀之，中風在傷寒之上，爲病急卒。岐伯所謂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懿，四曰風痹，言其最重者也。外有五臟諸風，皆載之於《千金》矣，茲不復叙。大抵人之有生，以元氣爲根，榮衛爲本，根氣強壯，榮衛和平，腠理緻密，外邪客氣焉能爲害？或因喜怒，或因憂思，或因驚恐，或飲食不節，或勞役過傷，遂致眞氣先虛，榮衛失度，腠理空疎，邪氣乘虛而入。及其感也，爲半身不遂，肌肉疼痛；爲痰涎壅塞，口眼喎斜，偏廢不仁，神智昏亂；爲舌強不語，頑痹不知，精神恍惚，驚惕恐怖，或自汗惡風，筋脈攣急，變證多端。治療之法，當推其所自，若內因七情而得之者，法當調氣，不當治風；外因六淫而得之者，亦先當調氣，然後依所感六氣，隨證治之，此良法也。但髮直吐沫，搖頭上攩，面赤如妝，或頭面青黑，汗綴如珠，眼閉口開，聲如鼾睡，遺尿不知人者，皆不可治。

又 八味順氣散，有風之人，先宜服此，次進治風藥。

小續命湯，治卒中風欲卧，身體緩急，口目不正，舌強不語，奄奄忽忽，神情悶亂，諸風服之皆驗，不令人虛。恍惚者，加茯神、遠志；骨煩疼本有熱者，去附子，加秦艽一兩。

星附湯，治因虛中風，痰涎壅塞，不省人事，脈來沉伏，服涼藥不得者。

虎脛骨酒，治中風偏枯半死，行勞得風，若鬼所擊，四肢不遂，不能行步，但是一切諸風攣急之證，悉皆治療。

搐鼻法（續方）治卒暴中風，昏塞不省，牙關緊急，藥不得下咽者。

稀涎散（續方），治風涎不下，喉中作聲，狀如牽鋸。

星香散續方，治諸風及痰厥。

省風湯續方，治中風痰涎壅塞，口眼喎斜，半身不遂，不省人事。

豨薟丸續方，治中風偏風，口眼喎斜，時吐涎沫，語言蹇澀，筋脈拘攣，手足緩弱，伏床不起之證，悉宜服之。久服耳目聰明，髭鬢烏黑，筋力壯健，多有效驗。

又曰：治中風口眼喎斜，四肢頑痹。

《直指方・諸風・風論》氣血痰水，受病於內者也。風寒暑濕，致寇於外者也。人之一身血氣既虛，陰陽不守，飲食居處，嗜慾無節，衝風卧地，調護不加，於是經絡空疎，腠理開徹，風邪乘其虛而入之。中風諸風，皆是物耳。風之爲病，善行數變，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暈，激人之涎浮，昏人之神亂。挾熱則痿墮緩弛，挾寒則急痛拘攣。自其邪氣之入人也。邪氣反緩，正氣僻，爲竄視，爲掣縱，爲搐搦，爲癱瘓，爲反張。在於陽則皮膚緩，在於陰則腹裏急，緩則四肢不能收，急則一身不能仰。皆隨其邪氣所至表裏淺深，而有證也。種類雖多，大要有四。血氣偏虛，半身不遂，肌肉枯瘦，骨間疼痛，謂之偏枯。神智不亂，身體無痛，四肢不舉，一臂不隨，謂之風痱。能言則可治。忽然迷仆，舌強不語，喉中窒塞，噫噫有聲，謂之風癔。身軟有汗則生。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痹。其人肉厚身頑，不知痛癢。風多則走注，寒多則疼痛，濕多則重着，在筋則筋屈而不伸，在脈則血凝而不流，在肉則不仁，在骨則癢重。夫是之謂風痹。傷風一證，發熱煩燥，頭疼面光，惡風自汗。蓋風能散氣，故有汗也。風家脈浮者，病在表，脈實者，病在裏；脈虛者，病在臟，脈促者，病在上。浮則發散，實則疎導，虛則溫之。促於上而病人壯盛，胸喉澎湃者，瓜蒂散少少吐之。俗謂熱則生風，大綱然爾。多有胃虛，氣虛，血虛，虛極而生風者，若諸虛證候，天雄、附子、官桂、川烏，又不可闕。治法大要，盡以消痰、順氣爲先，順氣用南木香、蘇合香圓輩；消痰用南星、半夏、細辛、僵蠶輩，如石綠、鐵銹、水銀、輕粉、鉛霜、朴消等劑，謹勿妄施。寒毒入胃，則血脈凝澀，眞氣消鑠，不旋踵而廢人。治風良劑小續命湯爲上，排風湯次之，然二藥主風不主氣，須以人參順氣散，烏藥順氣散佐助其間，氣一流行則風亦疎散矣。至若口開手散，瀉血遺尿，眼合不開，汗出不流，吐沫氣粗，聲如鼾睡，面緋面黑，髮直頭搖，手足口鼻清冷，口噤而脈急數，皆爲不治之證。其餘諸風種類，余於《嬰兒驚風指要》備論之。

《衛生寶鑑・中風門・中風論》經曰：風者，百病之始，善行而數變。行者，動也，風本爲熱，熱勝則風動，宜以靜勝其躁，是養血也。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汗下各得其宜，然後宜治其在經。雖有汗下之戒，而有中臟中腑之分。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雖合汗下，亦不可過也。仲景云：汗多則亡陽，下多則亡陰，亡陽則損氣，亡陰則損形。故經言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初謂表裏不和，須汗下之。表裏已和，是宜治之在經也。其中腑者，面顏顯五色，有表證而脈浮，惡風惡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後，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腑也。其病多易治。其中臟者，脣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鼻不知香臭，耳聾而眼瞽，大小便祕結，皆曰中臟也。其病則難治。經曰：六腑不和，留結爲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外無留結爲癰。內無九竅不通，知必在經也。初證既定，宜以大藥養之，當須按時令而調陰陽，安臟腑而和榮衛，少有不愈者也。風中腑者，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發其表。如忽中臟，則大便多祕澀，宜以三化湯通其滯，表裏證已定，別無變端，故以大藥和而治之。大抵中腑者多著四肢，中臟者多滯九竅，雖中腑者多兼中臟之證，至於舌強失音，久服大藥，能自愈也。有中風濕者，夏月多有之，其證身重如山，不能轉側，宜服除風勝濕去熱之劑，如不可，則用鍼灸治之，今具六經續命湯治法。

《衛生寶鑑・中風門》秦艽升麻湯　治中風手足陽明經口眼喎斜，惡風惡寒，四肢拘急。

犀角升麻湯　治中風麻痹不仁，鼻頰間痛，脣口頰車髮際皆痛，口不可開，雖語言飲食亦相妨。左額頰上如糊急，手觸之則痛。此足陽明經受風毒，血凝滯而不行故也。【略】

犀角防風湯　治一切諸風，口眼喎斜，手足戰拽，語言蹇澀，四肢麻木，並皆治之。【略】

趁風膏　治中風手足偏廢不舉。

活命金丹　治中風不語，半身不遂，肢節頑麻，痰涎上潮，咽嗌不利，飲食不下，牙關緊急，口噤。及解一切酒毒，藥毒，發熱腹脹，大小便不利，胸膈痞滿，上實下虛，氣閉面赤，汗後餘熱不退勞病，諸藥不治，無問男女老幼，皆可服之。

【略】

訶子湯　治失音不語。
正舌散　治中風舌強語澀。
茯神散　治證同前。
勝金丹　治中風涎潮，卒中不語。合吐利者，當服此吐利風涎。
分涎散　治中風涎潮，作聲不得，口噤，手足搐搦。
【略】
輕骨丹　主中風癱瘓，四肢不遂，風痹等疾。

《世醫得效方・風科》論雜風狀

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懿，四曰風痹。夫諸急卒病，多是風，初得輕微，人所不悟，宜速治之。

偏枯者，半身不遂，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變，智不亂，病在分肉之間。溫卧取汗，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風痱者，身無痛，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言微可知，則可治。甚即不能言，不可治。

風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舌強不能言。病在臟腑，先入陰，後入陽。治之，先補於陰，後瀉於陽。發其汗，身轉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

風痹、濕痹、周痹、筋痹、肌痹、皮痹、骨痹、胞痹，各有證候，形如風狀，得脈別也。脈微澀，其證身體不仁。

中風惡證

口開者，心氣閉絕也。遺尿者，腎氣閉絕也。手散者，脾氣閉絕。眼合者，肝氣閉絕。鼻鼾者，肺氣閉絕。備此五證，尤不可治，五證中纔見一證，猶當審餘證以救療。蓋以初中則眼合者多，痰上則鼻鼾者亦多，惟遺尿、口開俱見爲惡。心爲五臟主君，腎爲一身根本，誠不可閉絕也。

中風要說

凡中風，脈無不大者，非熱也，是風脈也。中風有冷熱，陽病則熱，陰病則冷，冷則用溫風藥，熱則用涼風藥，不可一概用也。凡中風皆不可吐出涎，人骨節中皆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中滾響，以藥壓下涎，再歸骨節可也。不可吐出涎，時間快意非久，枯了手足，不可不戒。小兒驚風，亦不可吐出涎，其患與大人同。方其發搐搦之時，不可捉住手足，捉住則涎不歸，手足當不隨，但寬抱之可也。

中風須大作湯劑，方有成效。若風歸手足，名曰小中，不宜用正風藥深治，但用平和湯劑，雖不能爲全人，亦可留連歲月。戒之戒之。

《世醫得效方・風科・虛證》通氣驅風湯，治男子婦人血氣虛弱，虛風攻注，肌體顫掉，肩背刺痛，手足拳攣，口眼喎斜，半身不遂，頭目旋暈，痰涎壅盛，語言蹇澀，行步艱難，心忪氣短。客風所湊，四肢拘急，鼻塞聲重，頭疼。脾胃不和，心腹刺痛，胸膈不快，少力多困，精神不爽，不思飲食，嘔吐惡心，霍亂吐瀉。胎前產後，但是氣虛百病，皆可服之。

加減續命湯，治中風不省人事，漸覺半身不遂，口眼喎斜，手足顫掉，語言蹇澀，肢體痿痹，神情昏亂，頭目眩重，筋脈拘攣，不能伸屈，骨節煩疼，不得轉側。亦治腳氣緩弱，久服之差。有病風人常服不可缺，以防瘖啞。

麻黃去根　人參　黃芩　白芍藥　川芎　甘草　杏仁去皮，麩炒　防己　桂各二兩　防風一兩半　附子炮，去皮臍。有熱者用白附子。以上系正方

右剉散。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不拘時候。溫服取汗，隨人虛實與所中輕重也。筋急拘攣，語遲，脈弦，加薏苡仁。治筋急，加人參、黃芩、芍藥，以避中寒，服後稍輕，再加當歸全愈。腳氣痹弱，不能轉側，心神恍惚，加茯神、遠志。骨節疼，有熱者，去附子，倍加芍藥。煩躁，大便澀，去附子，倍芍藥，加竹瀝。臟寒，大便自利，去黃芩，加白朮、附子。骨肉冷痛者，加肉桂、附子。煩躁多驚者，加犀角。嘔逆腹脹，人參、半夏。自汗，去麻黃。語言蹇澀，手足顫掉，石菖蒲、竹瀝。大便秘，胸中不快，枳殼、大黃。氣塞不通，沉香。有痰，南星數片。發渴，麥門冬、乾葛、瓜根。身疼，秦艽。上氣，浮腫，喘急，防風、桑白皮。以上所加各一兩。小兒慢驚，煎取藥汁一盞入生薑汁再煎一二沸，日三服，夜二服。夏間又有熱者，減桂一半，春加麻黃一兩，夏加黃芩一兩，秋加當歸四兩，冬加附子半兩。風虛，加川芎一兩。一方，加木香、縮砂、獨活各一兩，川烏炮三分，亦效。牙關緊，用南星末半錢，龍腦一字，頻擦牙上令熱，即自開。

【略】

一粒金丹　治一切風疾，氣血俱虛，陰陽偏癈，卒暴中風，僵卧昏塞，涎潮搐搦，不省人事，失音舌強，手足戰曳，口眼喎斜。或癱瘓偏枯，半身不遂，

語言蹇澀，舉止錯亂，四肢麻痹。及治顛癎倒卧，目瞑不開，涎盛作聲。或角弓反張，目睛直視，口禁悶絶，牙關緊急。幷治風搏於陽經，目眩頭暈，牙齒疼痛，耳作彈鳴，皮膚瞤搐，頻久喜睡，項強拘急，不能回顧。及腎臟風虛，腳膝疼痛，步履艱難。偏風流注一邊，屈伸不得。無問新久，幷能治之。

《世醫得效方・風科・通治》 解語湯　治中風客於心脾二經，舌強不能言，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神氣不清。一切風氣，幷皆治之。

【略】

蠍麝白圓子　治男人婦人半身不遂，手足頑痲，口眼喎斜，痰涎壅塞，及一切風，他藥不能痊者。小兒驚風，大人頭風、洗腦風，婦人血風。

救急稀涎散　治中風忽然若醉，形體昏悶，四肢不收，涎潮於上，膈氣閉不通。

【略】

去風丹　治癱風、瘓風、大風，一切諸風。仍治腳氣，幷擲撲傷折，及破傷風。服過百粒，即爲全人。尤能出汗。

《丹溪手鏡・中風》 中風涎壅，口目喎斜，語言謇澀。熱甚生風，血虛有痰。

中府者，面加五色有表證着四肢，脈浮，惡風寒，拘急不仁，先以小續命湯加減，發其表，調以通聖散辛涼之劑。

中藏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耳聾而眼盲，鼻不聞香臭，便秘，宜三化湯通其滯，調以十全四物。

血虛有痰半身不遂，涎潮昏塞，宜以四物四君子隨氣虛血虛加二陳湯用之，調以涼劑導痰行氣也，或權宜吐之。

中經者，內無便溺之阻，外無留結之患，宜大秦艽調之。

手足拳攣，筋脈抽掣，中於風冷者也，脈應弦急，治宜緩風之藥。

手中彈曳，四肢癱緩，中於風熱者也，脈應浮緩，治宜涼熱消風之劑。

口目喎斜，乃風賊陽明胃土者也，有寒則急引頰移，有熱則筋緩不收，偏於左則左寒而右熱，偏於右則右寒而左熱也。

小續命湯　治表。

無汗惡寒加麻黄、杏仁、防風。

無汗身熱加白虎。

無汗身涼加薑附。

有汗惡風加桂枝、杏仁、芍藥。

有汗身熱加葛根、黄芩、桂。

有汗無熱加桂附。

三化湯。

大秦艽湯　養血榮筋。

獨聖散　吐痰潮。

瀉青丸　治風熱，瀉肝安神。

通聖散。

二陳湯加竹瀝薑汁治痰，氣虛加四君子，血虛加四物湯。

中風有急中不省，口角流涎，喉中作聲，脈浮緩者，先去其痰，後治風熱，又次養血益陽，其證有不同者，皆風熱涎潮，隨其何藏有虛而襲之。

如肝虛中風，脈應左關，面色青，診在目，左脇偏痛，筋急，頭目瞤。

如心虛中風，脈應左寸，面色赤，診在舌，不能言，不可轉側，呼怒叫。

如脾虛中風，脈應右關，面色黄，診在唇，怠惰不能飲食，嗜卧如醉。

如肺虛中風，脈應右寸，面色白，診在鼻，喘逆面腫。

如腎虛中風，脈應左尺，面色黑，診在耳，面龐然浮腫，腰脊痛。

胃虛中風，脈應人迎兩關，並浮而大。飲食不下，腹脹，食寒則泄，喎斜不隨。

邪中心肺，涎潮逼塞。

四肢縱緩，以風散涎注於關節，氣不能行，故四肢不遂。

舌強不能言，風入心脾涎中之，口噤不能言，以風冷客滯心肺，涎塞也。

四肢拘攣，以風冷邪氣中肝藏，使筋攣也。

風柔，以風熱中肝藏，使筋緩也。

不治證

脈急數而大數者死。

鼻下赤黑相兼，吐沫身直者死。

汗出不流如珠與汗出不止，呼吸有聲者死。

口如魚口，氣粗面紅者死。

口開目開，手撒，聲如鼾者死。

髮直口吐沫，鬲滿，咽如鋸，喘急搖頭者死。

晝惡寒，夜煩躁者死。

中風寒一如中風證，止牙車緊不動爲異。

中風濕一如中風證，止兼腹滿身重，便利不禁。

中寒手足攣急疼痛，四肢冷，口噤失音吐沫，挾風則暈眩，兼濕則腫疼也。

中濕脹滿，四肢關節疼痛，久則浮腫，挾風眩暈嘔吐，兼寒則攣拳掣痛、脈沉而細微緩。

中風暑一如中風證，止四肢緩弱。

中寒濕寒二證相兼。

中暑濕一如中風手足躽曳，入浴暈倒骨解。

中氣一如中風於七情中發，宜順其氣，脈沉伏，大法風浮而氣沉也。

中痰素有蓄痰，隨氣上厥。

中尸口開目直，手撒形脫者死，脈緊而急者死，堅而細者死，弦而數者死。

中惡如醉如狂，乃心氣虛有恐，治宜鎮心神以降火。

唇青身冷脈小者死。

筋急者，肝中虛、肝中寒、筋實熱、筋虛。

轉筋者，筋虛、關節痛、筋寒、肝寒。

腳心痛，筋實，十指甲痛，筋虛。

曲踡不伸，肝中虛、舌卷囊縮、肝中寒、筋虛。

瘖不言，心中虛、中風濕、脾痓。

頭目瞤動，肝中虛、皮肉瞤動、脾中虛。

四肢關節痛，有中風、中寒、中濕、肝虛、有留飲、歷節。

《證治要訣・諸中門・中風》 天地間惟風無所不入，一罅不塞，來不可禦。人之一身縝密者少，疎漏者多。風乘之也，輕則爲感，重則爲傷，又重則爲中。古人謂避風如避寇，蓋欲窒源以防患中風之證，卒然暈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聲，或口眼喎斜，手足癱瘓，或半身不遂，或舌強不語。風邪既盛，氣必上逆，痰隨氣上，停留壅塞，昏亂暈倒，皆痰爲之也。五臟雖皆有風，而犯肝經爲多。蓋肝主筋，屬木，風易入之，各從其類。肝受風則筋緩不榮，或緩或急，所以有喎斜癱緩不遂，舌強語澀等證。治之之法，調氣爲先。經云：善治風者，以氣理風，氣順則痰消，徐理其風，庶可收效。先用麻油調蘇合香圓，或用薑汁或用白湯調。如口噤抉開，灌之稍甦，則進八味順氣散。諸中或未甦，或已甦，或初病，或久病，忽吐出紫紅色者死。昏沉不省人事，口噤不可進藥，急以生半夏爲末，吹入鼻中，或用細辛、皂角爲末，吹入喉，嚏噦則甦。此可以驗其受病深淺，則知其可治不可治。若稍得甦省者，八味順氣散便服。治風藥然未遽絕治氣藥，小續命湯煎熟去滓調蘇合香圓壹粒，或五積散加麝香少許，或星香散或醒風湯加木香壹錢。如服前藥不効，其人頑涎愈盛，或前證不解，或增困重，宜星附湯或三生飲加全蝎三箇，間磨沉香湯下養正丹。肥人多有中病，以其氣盛於外，而歉於內也。肺爲氣出入之道，人肥者氣必急，氣急必肺邪盛，肺金尅木，膽爲肝之腑，故痰涎壅盛，所以治之必先理氣爲急。中後氣未盡順，痰未盡除，調理之劑惟當以藿香正氣散和星香散煎服。此藥非特可治中風之證，治中氣、中惡、霍亂尤宜，尋常上嘔下疼，多痰者，亦可用之。若中後體虛有痰，不可峻補。熱燥者宜四君子湯和星香飲，或六君子湯和之。中而口眼喎斜者，先燒皂角烟薰之以逐去外邪，次燒乳香薰之以順其血脈。

若前證多怒宜小續命湯加羚羊角，熱而渴者小續命湯去附子加秦艽半錢，恍忽錯語者加茯神、遠志各半錢，不得睡者加炒酸棗仁半錢，不能言者加竹瀝一蜆殼許，人虛無力者去麻黃加茯苓如其數。若人自甦者，能言能食，惟身體不遂，急則攣踡，緩則躽曳，經年累月，難以起止，加減地仙丹常服。若中飲食坐卧如常，但失音不語，俗呼爲啞風，小續命湯去附子加石菖蒲壹錢。筋骨疼者，俗呼爲痛風，或痛而遊走無定，俗呼爲走注風，並宜烏藥順氣散和煎復元通氣散，噦地仙丹或青龍圓，未効用大防風湯或五積散調乳香末。

脛細而膝腫者，俗呼爲鶴膝風，宜地仙丹。感冒後四逆，手足不遂，牙關緊急與霍亂後四逆，手足搐搦，欲成風者，草果飲和星香散各半貼煎服。有無故口眼喎斜，投以中風藥劑不効，蓋緣骨虛中受風所致，當於此求之，不可例作尋常中風治也，川烏一味決不可少，宜炮熟用。遍身骨節疼痛，晝靜夜劇，如虎之齧，名曰白虎歷節，並宜加減地仙丹或青龍圓、乳香圓等。有於窓牖間梳洗，卒然如中，呼爲竊風，五積散加防風壹錢。有痛風而痛有常處，其

痛處赤腫、灼熱，或渾身壯熱，此欲成風毒，宜敗毒散。兩頰赤癢，其狀如痱，名頭面風，酒調消風散，食後服仍以生杏仁去殼頻揩之。諸般頭風，見在諸痛門，頭痛證病有終身不愈者，其在腰或屈而不能伸，或伸而不能屈者，在手足亦然，以風傷肝，肝主筋，筋爲之也。治法，活血爲先，多服四物湯吞活絡丹。治風之法，初得之既當順氣，及其久也，即當活血，此萬古不易之理。久患風疾，四物湯吞活絡丹，愈者正是此義。若先不順氣遽用烏、附，又不活血徒用防風、天麻、羌活輩，吾未見能治也。風有偏枯、風痱、風懿、風痹。此皆言其至重也。外有證狀不同，其名亦衆，非旦暮可愈，非口耳可受，不復繁引。若中人，髮直吐清涕，搖頭上攛，面赤如粧，汗綴如珠，或頭面赤黑，眼閉口開，手散遺尿，聲如鼾睡，俱不可治。所謂風中脈則口眼喎斜，中腑則支體廢，中臟則性命危，不特風中，他中亦然。其有害大風者，古謂之癩風，俗呼爲痲風，病之至惡，無出於此。得此病而眉髮髭髯先落，猶風撼木而葉先落也，間有食蛇、服大風油而愈者，亦幸耳。破傷風者，因皮肉曾有破傷處，風從瘡口入。其證項強牙關緊，狀如發痙，不似中風，又似產後角弓反張，用蘇合香圓進防風散、玉眞圓。漏風不論冬夏，額上常有汗出，得之醉後當風所致。頭乃諸陽之會，酒能發陽，所以飲必見面，醉後陽氣上升，頭面之毛竅必開，當風坐卧，風邪入之，以致頭面汗，名曰漏風。黃耆六一湯加防風、麻黃根、桂枝各半錢，風已除只口眼喎斜未正者，以蕘麻去殼爛搗，右喎塗在左，左喎塗在右，或以鱔魚血入麝香少許塗之也。有虛熱生風，元氣虛，虛則風乘之。治虛當兼風治，有虛證似風，此惟當治其虛不可以風論。中風而疼痛甚者，或在偏身或在手足，惟鐵彈圓佳。如碧霞丹、青州白圓子、防風圓、犀角圓、八風散、骨碎補圓、烏荆圓、大三五七散、四生散、省風湯、五痹湯、四生圓、輕腳圓、伏虎丹、秘方換腿圓、左經圓、木瓜圓、胡麻散，皆諸風中，斟酌病源，當用治効方藥。

《丹溪心法・中風》 中風大率主血虛有痰，治痰爲先，次養血行血。或屬虛，挾火與濕，又須分氣虛血虛。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瘀血，在右屬痰有熱，併氣虛。左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右以二陳四君子等湯加竹瀝、薑汁。痰壅盛者，口眼喎斜者，不能言者，皆當用吐法，一吐不已，再吐。輕者用瓜蒂一錢，或稀涎散，或蝦汁，以蝦半斤，入醬、葱、薑等料物，水煮，先喫蝦，次飲汁，後以鵝翎探引，吐痰用蝦者，蓋引其風出耳。重者用藜蘆半錢，或三分加麝香少許，薑汁調，吐。若口噤昏迷者，灌入鼻內吐之，虛者不可吐。氣虛卒倒者，用參耆補之。有痰，濃煎參湯加竹瀝、薑汁。血虛用四物湯，俱用薑汁炒，恐泥痰故也。有痰，再加竹瀝、薑汁入內服。能食者，去竹瀝加荆瀝。肥白人多濕，少用烏頭、附子行經，凡用烏附，必用童便煮過，以殺其毒。初昏倒，急掐人中至醒，然後用痰藥，以二陳湯、四君子湯、四物湯加減用之。瘦人陰虛火盛，用四物湯加牛膝、竹瀝、黃芩、黃柏，有痰者加痰藥。治痰氣實而能食，用荆瀝；氣虛少食，用竹瀝。此二味，開經絡行血氣故也。入四物湯必用薑汁助之。遺尿屬氣虛，以參耆補之。筋枯者，舉動則痛，是無血不能滋養其筋，不治也。《脈訣》內言諸不治證，口開手撒，眼合遺尿，吐沫直視，喉如鼾睡，肉脫筋痛，髮直搖頭上竄，面赤如裝，或頭面青黑，汗綴如珠，皆不可治。

案《內經》已下，皆謂外中風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論。惟劉守眞作將息失宜，水不能制火，極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眞爲風所中者，但極少爾。東南之人，多是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邪之所輳，其氣必虛，風之傷人，在肺臟爲多。許學士謂氣中者亦有，此七情所傷，脈微而數，或浮而緊，緩而遲，必也脈遲浮可治，大數而極者死。若果外中者，則東垣所謂中血脈、中府、中藏之理，其於四肢不舉，亦有與痿相類者，當細分之。《局方》風痿同治，大謬，發揮甚詳。子和用三法，如的係邪氣卒中，痰盛實熱者可用，否則不可。

入方：

肥人中風，口喎，手足麻木，左右俱作痰治。

貝母　瓜蔞　南星　荆芥　防風　羌活　黃柏　黃芩　黃連　白术　陳皮　半夏　薄桂　甘草　威靈仙　天花粉

多食濕麵，加附子、竹瀝、薑汁、酒一匙，行經。

一婦手足左癱，口不能語，健啖。

防風　荆芥　羌活　南星　沒藥　乳香　木通　茯苓　厚朴　桔梗　麻黃　甘草　全蝎

右爲末，湯酒調下。不效，時春脈伏，漸以淡鹽湯、薑汁每早一碗，吐五日。仍以白术、陳皮、茯苓、甘草、厚朴、菖蒲，日二貼，後以川芎、山梔、豆豉、瓜蒂、菉豆粉、薑汁、鹽湯吐之，吐甚快，不食。後以四君子

湯服之，以當歸、酒芩、紅花、木通、粘子、蒼术、薑、南星、牛膝、茯苓爲末，酒糊丸，服十日後，夜間微汗，手足動而能言。

一人癱左。

酒連　酒芩　酒柏　防風　羌活　川芎　當歸半兩　南星　蒼术　人參一兩　麻黃　甘草三錢　附子三片

右丸如彈子大，酒化服。

一人體肥中風，先吐，後以藥。

蒼术　南星　酒芩　酒柏　木通　茯苓　牛膝　紅花　升麻　厚朴　甘草

附錄　法曰：四肢不收舉，俗曰癱瘓。故經所謂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又曰：上太過則敦阜，阜，高也，敦，厚也，既厚而又高，則令除去。此眞所謂膏粱之疾，非腎肝經虛，何以明之。經所謂三陽三陰發病，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三陰不足，則發偏枯；三陽有餘，則爲痿易。易爲變易，常用而痿弱無力也。其治則瀉令氣弱，陽衰土平而愈，故以三化湯下之。若脾虛則不用也。經所謂土不及則卑陷，卑，下也，陷，坑也，故脾病四肢不用。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能至經，必因脾方可得稟受也。今脾不能與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其治可大補十全散、加減四物湯，去邪留正。

愈風湯　中風症，內邪已除，外邪已盡，當服此藥以行導諸經。久服大風悉去，縱有微邪，只從此藥加減治之。然治病之法，不可失於通塞，或一氣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如此乃常治之法也。久則清濁自分，營衛自和，如初覺風動，服此不至倒仆。

家寶丹　治一切風疾癱瘓，痿痹不仁，口眼喎僻者。邪入骨髓，可服。如神救苦散，治癱瘓，風濕痹走注，疼痛不止。此劫劑也，非痛不可服，痛止則已。

《明醫雜著・風症》　問：左手臂攣縮不能伸舉，手指拳縮，肩背重墜，有似筋牽引作痛，伸縮間骨節處筋作痛，左足大指中指常欲反張難屈，左手指掌時常作麻，指縫近掌處但覺有物夾於其間，左足底近前高突處如腫硬急脹，摸之無形，步履時只多如一氈墊者，語言短澀，拜起頭暈，口眼喎斜，舌根痰纏，胸膈痰礙，咽中有痰核，左肋下有痰核，不時打寒噤，噦噴，呵欠便牽動手足之病。左耳、左面、左體使手或粗衣摸擦則皮膚痛；左腮、左項、左脇肋皆時常木而急如有物粘貼其上；左體或頭項或手足作癢，左眼時常有淚流凝不乾，左口角似寬縱，左面上似蟲蟻遊行，被風吹襲，左鼻孔清涕出，即打噦噴等症。

答：大經小絡貫串一身，謂之脈。脈者，血之隧道也。血隨氣行，周流無停。筋者，周布四肢百節，絡聯而束縛之，此屬肝木，得血以養之，則和柔緩而不急。脈皆起於手足指端，故十二經皆以手足名之。而筋則無處無之。皮毛者，屬肺，主外而易於感冒。人身之血行於脈絡，而外充於皮毛，滲透肌肉，滋養筋骨，故百體和運動無礙。若氣滯則血滯，氣逆則血逆，得熱則瘀濁，得寒則凝泣，衰耗則運行不周，滲透不偏，而外邪易侵矣。津液者，血之餘，行乎脈外，流通一身，如天之清露。若血濁氣滯則凝聚而爲痰，痰乃津液之變，如天之露也。故云：痰遍身上下，無處不到，蓋即津液之在周身者。津液生於脾胃，水穀所乘，濁則爲痰，故痰生於脾土也。所以古人論中風，偏枯，痲木，酸痛不舉諸症，以血虛、死血、痰飲爲言，是論其致病之根源。至其得病則必有所感觸，或因風，或因寒，或因濕，或因酒，或因七情，或勞力，勞心，房勞汗出因感風寒濕氣，遂成此病。此血病，痰病爲本，而外邪爲標。其病中於皮毛、血脈、經絡、肌肉、筋骨之間，而未入臟腑。故邪在皮毛、肌肉，則不知痛癢，痲木不仁，如有物一重貼於其上，或如蟲遊行，或洒洒寒慄，或腫脹，或自汗，遇熱則或癢，遇陰虛則沉重酸痛。邪入血脈、經絡，則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硬不遂，難於屈伸舉動，或走注疼痛。所陳諸症皆外自皮毛，以至筋骨之病。凡脈所經所絡，筋所會所結，血氣津液所行之處，皆凝滯鬱遏不得流通而致然也。亦何必一一強度某病屬某經，某病屬某臟，而雜治之哉？若邪入臟腑，則爲危病，而難於用藥。東垣書論之明矣。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愚按：《難經》曰：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經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故諸方多言皆由氣體虛弱，榮衛失調，或七情過度，以致眞氣耗散，腠理不密，邪氣乘虛而入，及其中也。然左半體者，肝腎所居之地，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養，故筋骨偏廢而不用也。河間曰：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經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如樹木

一枝津液不到，則此枝枯槁，被風所害。由此觀之，實因肝腎二經精血枯槁之所致也。前症云云，亦當察其形症，審其兼變而治之，尤不可泥執於風。經曰：三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指於風也。其眞中者，當辨其中藏、中府而治之。眼瞀者，中於肝。舌不能言者，中於心。唇緩便秘者，中於脾。鼻塞者，中於肺。耳聾者，中於腎。此五者，病深多爲難治。中血脈者，外無六經之形症，內無便溺之阻隔，肢不能舉，口不能言，用大秦艽湯主之。中腑者，多兼中臟。如左關脈浮弦，面目青，左脇偏痛，筋脈拘急，目瞤，頭目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膽兼中肝也，用犀角散之類。如左寸脈浮洪，面赤汗多，惡風，心神顛倒，言語蹇澀，舌強口乾，忪悸恍惚，此中小腸兼中心也，用麻黃散之類。如右關脈浮緩或浮大，面唇黃汗多，惡風，口喎語澀，身重怠惰，嗜卧，肌膚不仁，皮肉瞤動，腹脹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用防風散之類。如右寸脈浮濇而短，必鼻流清涕，多喘，胸中冒悶，短氣，自汗，聲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腸兼中肺也，用五味子湯之類。如左尺脈浮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俛仰，兩耳虛鳴，骨節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腎也，用獨活散之類。此皆言眞中風之症治也。其間亦有氣血之分焉。氣虛而中者，右手足不仁，用六君子湯加釣藤、薑汁、竹瀝。血虛而中者，左手足不仁，用四物湯加釣藤、竹瀝、薑汁。氣血俱虛而中者，左右手足皆不仁，用八珍湯加釣藤、薑汁、竹瀝。其與中風相類者，不可不別。如中於寒，謂冬月卒中寒氣，昏冒口禁，肢攣惡寒，脈浮緊，用麻黃桂枝理中湯之類。中於暑，謂夏月卒冒炎暑，昏冒痿厥，吐瀉喘滿，用十味香薷飲之類。中於濕，丹溪所謂因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用清燥湯之類加竹瀝、薑汁。因於火者，河間謂五志過極，火盛水衰，熱氣怫鬱，昏冒而卒仆也，用六味丸、四君子湯、獨參湯之類。內有恚怒傷肝，陰火上炎者，用小柴胡湯之類。中於氣者，由七情過極，氣厥昏冒，或牙關緊急，用蘇合香丸之類。食厥者，過於飲食，胃氣不能運行，故昏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勞傷者，過於勞役，耗損元氣，脾胃虛衰，不任風寒，故昏冒也，用補中益氣湯。房勞者，因腎虛耗，氣不歸源，故昏冒也，用六味丸。此皆類於中風者也。夫中風者，《內經》主於風，此眞中風也。若河間主於火，東垣主於氣，丹溪主於濕，皆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暴病，暴死之症，類中風而非眞中風也。治者審之，卒中昏憒，口眼喎斜，痰氣上湧，咽喉有聲，六脈沉伏，此眞氣虛而風邪所乘，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甦。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用前藥亦有得生者。三生飲乃行經絡、治寒痰之藥，有斬關奪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參兩許以祛其邪而補助眞氣，否則不惟無益，適足以取敗矣。觀先哲用芪附參附等湯，其義可見。

問：兩腿自膝以下或時內熱，或骨中覺熱，或有一點酸痛熱者何？

答：此血熱也。但是風病，其血必熱，惟其血熱，故風寒之氣一襲之，則外寒束內熱而爲痛。丹溪論痛風謂血熱得寒，污濁凝滯，所以作痛，遇夜痛甚，行於陰也。遇風雨陰寒痛甚，寒濕勝也。又風病必血燥，風木生火，故血熱而燥。

《醫學正傳・中風》論

《內經》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又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千金》云：岐伯所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也。二曰風痱，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三曰風癎，謂奄忽不知人也。四曰風痹，謂諸痹類風狀也。是以古之名醫，皆以外中風邪立方處治。惟河間劉守眞氏，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爲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東垣李明之亦謂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氣衰，故如此耳。丹溪先生亦曰：有氣虛，有血虛，有痰盛。又曰：西北二方，眞爲風所中者有之，東南之人皆是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夫上古之論中風，一以爲外感風邪之候，及乎三先生之論，一出皆以風爲虛象，而謂內傷正氣爲病。然三先生又別各有外感之論，而使後學狐疑不決。故王安道有論三子主氣、主火、主濕之不同，而與昔人主風之不合，而立眞中、類中之目歧爲二途。愚竊疑焉，曰卒中，曰暴仆，曰暴瘖，曰蒙昧，曰喎僻，曰癱瘓，曰不省人事，曰語言蹇澀，曰痰涎壅盛，其爲中風之候，不過如此，無此候者非中風之病也。夫外候既若是之相侔，而病因又何其若彼之異耶？欲求歸一之論，終不可得。於是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此者，若干人盡

因風、濕、痰、火挾虛而作，何常見其有眞中、類中二者之分哉？是以一旦豁然，有所感悟，未知是否，請陳梗概如左，與明達者共議。夫中風之證，蓋因先傷於內而後感於外之候也，但有標本輕重之不同耳。假如百病皆有因、有證，因則爲本，證則爲標。古人論中風者，言其證也，三先生論中風者，言其因也。知乎此，則中風之候可得而詳論矣。其所謂眞中風邪者，未必不由氣體虛弱，榮衛失調，然後感於外邪也。若非體虛所致，則西北二方風寒太盛之地而中風者，比比皆是，何暇爲他證哉？其所爲因火、因氣、因濕者，亦未必絕無外邪侵侮而作也。若無外邪侵侮，則因氣、因火、因濕，各自爲他證，豈有喎僻、癱瘓、暴仆、暴瘖之候乎？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豈可以一中風之證，歧爲二途哉？治之之法，重於外感者，先驅外邪，而後補中氣；重於內傷者，先補中氣，而後驅外邪，或以散風藥爲君，而以補損藥爲臣使；或以滋補藥爲君，而以散邪藥爲臣使。全在活法，量輕重而處治之也。《內經》曰：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若夫初病暴仆，昏悶不省人事，或痰涎壅盛，舌強不語，兩寸脈浮大而實者，急宜以瓜蒂、藜蘆等藥吐之，以遏其勢。或人迎脈緊盛，或六脈俱浮弦者，急宜以小續命湯表之。蓋風氣大盛，心火暴升，而痰涎壅遏於經絡之中，於斯時也，豈尋常藥餌而能通達於上下哉？故本方用附子，以其稟雄壯之資而有斬關奪將之勢，能引人參輩並行於十二經，以追復其散失之元陽；又能引麻黃、防風、杏仁輩發表開腠理，以驅散其在表之風寒；引當歸、芎藥、川芎輩入血分行血養血，以滋養其虧損之眞陰。或加石膏、知母以降胃火，或加黃芩以清肺金，看所挾見證與夫時月寒溫，加減施治。病勢稍退，精神稍復，輒當改用丹溪之法，而以補氣、補血、清痰之劑以調養其本氣而安。此急則治其標，與夫標而本之之治也。凡人手足漸覺不隨，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痹不仁，或口眼歪斜，語言蹇澀，或胸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脈弦滑而虛軟無力，雖未至於倒仆，其爲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定矣。早當從丹溪之法調治。其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治。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湯補氣之劑爲主治。痰盛者，二陳、導痰等湯兼用。氣血兩虛而挾痰者，八物湯加南星、半夏、枳實、竹瀝、薑汁之類。若夫眞元漸復，痰飲漸消，或覺有風邪未退者，仍以羌活愈風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出入加減調治而安。此緩則治其本，與夫本而標之之治也。抑考先哲有云：其證有中臟、中腑之分，證各不同。中腑者，多着四肢，故面加五色，脈浮而惡風寒，四肢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臟者，多滯九竅，故唇緩失音，耳聾，鼻塞，目瞀，大小便秘結，皆曰中臟也，其治多難。大法：中腑者，小續命等湯以發其表，中臟者，三化等湯以通其裏；腑臟兼見者，又不可以拘泥，或一氣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又曰：治須少汗，亦須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斯又不可不謹。或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但手足不遂，語言蹇澀者，此邪中於經也，又當從乎中治，而不可以標本論也。是宜養血通氣，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之類治之。夫所謂諸方論治，乃先哲立權衡以爲後學之矜式耳。其於臨證切脈之際，又當順時令而調陰陽，安臟腑以和榮衛，察病機，審氣宜，全在活法，以度其輕重之權量，甚勿膠柱以調瑟也。

脈法

脈經曰：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沈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氣實相搏入於臟則死，入於腑則愈。此爲卒厥不知人，唇青身冷，爲入臟，死。身溫和，汗自出，爲入腑，而復自愈。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或浮而滑，或沉而滑，或微而虛，或微數。寸口或浮而緩，或緩而遲，皆爲中風之證。大法：浮遲者吉，急疾者凶。又曰：脈浮而遲者易治，大數而急者死。

方法先哲有云：方者法之體，法者方之用，故二者不可偏廢也。

丹溪曰：中風大率主血虛有痰，或挾火與濕。諸方書皆謂外中風邪，惟劉河間作將息失宜，水不制火極是。然地有不同，不可一途而論。西北人外中者亦有，東南之人皆是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眞中風邪者，東垣中血脈、中腑、中臟之說甚好。治法以治痰爲先，補養次之。初中急掐人中，令省。子和三法亦可用，痰壅盛者，口眼歪斜者，不能言語者，皆當用吐法。輕者用瓜蒂散或蝦汁或稀涎散吐之；或重而口噤者，用藜蘆末少加麝香，或五分或一錢灌入鼻內吐之，一吐不已，再吐。亦有氣血虛而不可用吐法者，愼之。

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少血，宜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在右屬痰與氣虛，宜二陳湯合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能食者去竹瀝加荊瀝尤妙，肥人多濕少加附子行經。

氣虛卒倒，參芪補之，挾痰則濃煎人參湯加竹瀝、薑汁。血虛者以四物湯補之，挾痰者其藥俱用薑汁炒過，更加薑汁、竹瀝服。

遺尿者屬氣虛，多以參芪補之。

凡中風，口開手撒，眼合遺尿，吐沫直視，喉如鼾睡，肉脫筋痛，髮直搖頭上竄，面赤如粧，汗綴如珠，皆爲中風不治之症也。若動止筋痛，是無血滋筋故痛，曰筋枯不治。

小續命湯，併易老加減法。東垣曰：中風自汗者，不可重發其汗，故此藥亦不可輕用也。

中風無汗，惡寒，麻黃續命主之。

中風有汗，身熱不惡風，葛根續命主之。

中風無汗，惡風，桂枝續命主之。

中風有汗，身熱不惡寒，白虎續命主之。

中風無汗，身涼，附子續命主之。

中風有汗，無熱，桂附續命主之。

中風六經混淆，係之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宜羌活連翹續命主之。

古之續命混淆，無六經之別，今各分經治療，又分經針刺。刺法：厥陰之井大敦刺，以通其經少陽之經，絕骨灸以引其熱，是針灸同法，象之大體也。

愚按：先哲製小續命湯以治中風初病，無汗及手足癱瘓、關節不利、表實等證，此急則治標之藥也。後人不分表裏虛實，通用以治中風之證，故張易水授東垣以加減之法。夫中風無汗表實者，固宜其有汗，表虛之證雖有加減之法，恐不可以膠柱鼓瑟也。

大秦艽湯　中風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知血弱不能養筋，故手足不能運動，舌強不能言語，宜養血而筋自榮，此方主之。

愚按：此方用歸、芎、芍藥、生熟地黃以補血養筋，甚得體。既曰外無六經之形證，但當少用羌活，秦艽引用以利關節；其防風、獨活、細辛、白芷、石膏等藥恐太燥而耗血，雖用此川芎，止可六分之一，尤宜加竹瀝、薑汁同劑最好，達者詳之。

三化湯　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證，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治之，內有便溺之阻隔，復以此藥利之。

羌活愈風湯，并加減法。療腎肝虛，筋骨弱，語言蹇澀，精神昏憒。此藥安心養神，調理陰陽，使無偏勝，治中風內外無邪，服此藥以行中道。

四白丹　能清肺氣，養魄。謂中風者多昏冒，氣不清利，此藥主之。

愚按：此方多輕揚走竄之味，雖有參、朮、茯苓、甘草之補益，而寡固不可以敵衆也。若用之於風痰壅盛，昏聵不省人事者，固宜。其爲血氣虛弱，神不守舍而昏迷者，則促其死耳。學者宜知此意。

二丹丹　治健忘，養精神，定志和血，內安心神，外華腠理。

防風通聖散，併加減法。治中風及諸風等證。

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去芒硝倍加芍藥、當歸。或生癮疹，或赤，或白，倍加去節麻黃、鹽、豉、葱白，發汗罷，依前方加四物湯、黃連解毒，三藥合而飲之，日二服。小便淋閟去麻黃加滑石、連翹，煎調木香末一錢匕。腰脇走注疼痛，加硝石、當歸、甘草，煎調車前子末、海金砂末各一錢匕。破傷風者，如在表則辛以散之，在裏則苦以泄之，用此以兼散之，汗下後通利血氣，驅逐風邪，加荆芥穗、大黃煎調全蝎末一錢匕、羌活末一錢匕。諸風潮搐，小兒急慢驚風，大便秘結，邪熱暴甚，腸胃乾燥，寢汗咬牙，目睛上竄，睡寤不安，轉筋驚悸，倍大黃梔子，煎調茯苓末一錢匕。如肌肉蠕動者，調羌活末一錢匕；風傷於肺咳嗽喘急，加半夏、桔梗、紫菀；如打撲傷損，肢節疼痛，腰中惡血留滯不下，加當歸、大黃，煎調乳香、沒藥各一錢匕；解利四時傷寒加益元散半兩，加葱白、鹽、豉、生薑水一大碗，煎至五七沸，溫服一半，以鵝翎探之即吐，吐後更服一半，汗出立解；如飲酒中風，身熱頭痛如破，加黃連、葱白，煎服立愈；頭旋腦熱，鼻塞，濁涕時下，加薄荷、黃連煎服。《內經》曰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已也。如氣逆者，本方煎調木香末一錢匕。此方最治痢後鶴膝風，良驗。

大防風湯　去風順氣，活血壯筋。又治痢後腳弱緩，痛不能行履，名曰痢風。或兩腳腫痛，足脛枯臘，名曰鶴膝風。一切麻痹痿軟，風濕挾虛之候，服之其效如神。

愚按：此方用歸、芎、芍藥、熟地以補血，用參、芪、白朮、甘草以補氣，用羌活、防風散風濕以利關節，用牛膝、杜仲以補腰膝，用附子以行參、芪之氣而走周身脈絡，蓋治氣血兩虛挾風濕而成痿痹不能行者之聖藥也。觀其

治痢後風可見矣，然可以治不足之痿弱，而不可以治有餘之風痹也。

稀涎散　治中風痰涎壅盛，口眼歪斜，膈塞不通等證。

獨聖散　治諸風膈實痰盛，及諸癇痰飲壅溢等證。

甜瓜蒂。一兩炒黃色瓜黃熟脫落者佳。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量人虛實用之，以酸薤汁調下，以吐爲度。凡行吐法，宜於天氣清朗之日行之，晦日難得吐。病暴急者不拘，先令病者隔宿不食，如服藥不吐，再用熱薤水投之。如吐，風癇病者，加全蝎半錢，微炒；如有蟲者，加豬油五七點，雄黃末一錢，甚者加芫花末五分，立吐其蟲；如濕腫滿者，加赤小豆末一錢。故此藥不可常用，大要辨其虛實。實則可用，虛則不可用，吐罷可服降火利氣、安神定志之藥。

《明醫指掌・真中風歌論》　府中風邪顯六經，面加五色表之形。若還中臟多便阻，絕症臨之命必傾。半身不遂喎斜口，此是風邪中在經。有表汗之須續命，六經加減認教真。須知在裏溲便閉，實者尤當三化行。原無表裏秦艽治，大藥清心靜養神。

經云：風爲百病之長，善行數變。或爲寒中，或爲熱中，或爲寒熱，或爲偏枯，或爲厲風，或爲風也，其變莫測。然八方之風邪中人，則有中府、中臟、中經脈之分，所以別其邪之淺深也。中府者，有表症，面加五色，脈浮弦而惡風寒，拘急不仁，現六經形症。治宜汗之，亦不可過，汗損其衛氣。中藏者，內閉九竅，故唇緩、失音、鼻寒、耳聾、目瞽、大小便閉，故可下之，亦不可過，下損其榮血。中經脈者，外無六經形症，內無便溺阻隔。故治之在經，無表裏症，不可汗下，宜靜勝其躁，是養血也，大秦艽湯。其有痿痹、癱瘓、偏枯、痛癢、頑痲、中痰、中氣者，似風而非風也，故另立類中風條以別之。

中府

中府者，廢肢節，審其六經形症，用加減小續命湯。初中先理氣，藿香正氣散，對星香散，烏藥順氣散。虛者八味順氣散。兼中臟、大便秘，三化湯。失音舌強，大秦艽湯。痰涎盛者，稀涎散吐，內服竹瀝湯，荊瀝湯。

中臟

中臟不省人事，通頂散，或半夏末吹鼻中取嚏，無嚏死。中臟無別病，大便秘，三化湯。老弱者，麻仁丸。痰涎盛，蝦汁吐，或稀涎散。痰多有熱，荊瀝湯。若口開眼合，撒手，遺尿，汗出，搖頭直視，面赤鼾睡，脈急大實，不治。

中經脈

中經脈者，無表裏症，口眼喎斜，半身不遂，宜靜勝其燥，是養血也，大秦艽湯。汗吐下後，初症既定，宜大藥養之，牛黃清心丸。痰涎盛，竹瀝湯。口眼喎斜，瓜蒂散吐之，或蝦汁吐。血虛，四物湯，吞活絡丹。

《明醫指掌・類中風歌論》　卒倒分明是氣虛，濕痰能中右邊肢。左邊死血并無血，不語涎多吐最宜。口噤觔攣風熱甚，四肢不舉屬於脾。更兼痿蹙并痲痹，休作風邪眞中蹩。

河間云：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有風者，亦非外中之風，良由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虛不能制，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故卒倒無知。亦因喜、怒、悲、憂、恐五者過極而卒中，皆爲熱。微則僵仆，氣血流通，筋脈不攣，發過如故。甚則熱氣太甚，鬱滯不通，陰氣暴絕，陽氣後竭而死。故痰涎者，偏枯者，口噤者，筋急者，筋反縱者，皆爲燥熱之症，故主於火也。丹溪云：西北氣寒，爲風所中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多濕，有病風者，非風也，皆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經所謂亢則害，承廼制也。古方風、痿、痰同論治，故多以治風藥通治痿。殊不知痿因肺熱葉焦，傳入五臟，散爲諸痿。如四肢不舉，舌本強，足痿不收，痰涎有聲，悉屬於土，爲濕熱，以風治之非也，故主乎濕。東垣云：言中風者，皆由元氣不足則邪湊之，宜益氣則風自除。故卒倒僵仆，皆氣虛也，故主乎氣虛。許學士云：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憂愁不已，氣多厥逆，往往得此疾，便覺涎潮昏塞，牙關緊急，脈伏身寒，此名中氣。若中風，則身溫，爲異耳。然諸家之說皆非外中之風，故曰類中風也。

氣虛附中氣

殭仆卒倒，氣虛也，六君子湯加黃耆、竹瀝、薑汁，或濃煎人參湯加竹瀝、薑汁。血虛，八珍湯，地黃用薑汁炒用，恐泥痰。中氣者，厥逆身冷，脈沉伏，勿作中風治，蘇合香丸，灌醒然後調治，續用烏藥順氣散，或八味順氣散。

痰火

痰涎盛，偏枯口噤，筋急拘攣，筋反縱，脈數，燥火爲病，在表防風通聖散，在上涼膈散，便秘三化湯。昏冒發熱，不惡寒不安卧，此風熱煩燥，瀉青丸。痰火熾盛，煩渴，脈數大，三黃枳實湯，化痰丸。

濕痰

口眼喎斜，半身不遂，涎多不語，中於右屬痰，稀涎散吐，痰盛胸滿，導痰湯。肥人痰厥，口眼喎斜，手麻木，化痰丸，四肢不收，心神恍惚，不知人，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熱多荊瀝湯，或加二陳湯，或青州白丸，痰火盛，便秘，滾痰丸。

《慎齋遺書・中風》 中風得之大病，死多生少。治痰先順氣，氣順痰自利。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

中臟者難治，中腑者易治。脈俱來而緩，口開遺尿，手撒髮直，目吊喉鼾，肉脫頭竄，汗出如珠，皆難治也。卒然不知人事，心雖明而口舌不言，三四日不死。用皂角、生半夏末吹鼻，待其甦後，或半夏末、薑汁灌之，即吐痰涎，舌可動搖，大便不通，用蜜棗下行，其氣自生。吐後用獨參湯。

中風元氣不足，保元加附子爲主。血虛加補血藥，氣虛加補氣藥，痰甚加消痰藥，隨證加減治之，或小續命湯亦可。

中風大抵自吐者不治，遺尿者不治，脈弦滑洪大者，皆難治也。

中風後多煩躁，是氣虛不生血，心無血養故耳。

《慎齋遺書・似中風》 似中風之證，其類不一，要皆陽氣閉塞，濁火冒明所致。蓋氣行則脈行，脈行則五官正；氣滯則脈滯，脈滯則五官歪。王肯山曰：脈謂周身流行之血脈也。滯於肝則目邪，滯於心則舌邪，滯於腎則耳邪，滯於肺則鼻邪，滯於脾則口邪。故初滯以七氣湯之類以理其氣，後則隨其所滯而平之。必兼肝經之藥，因風氣通於肝，治風先治肝也。風者天之肝氣，肝者人之風臟也。

《慎齋遺書・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須分左右，俱用十全大補湯。初起必加羌活、防風三五帖。在左用氣中之血藥，在右用血中之氣藥。大便閉，雖半月十日無妨，如閉血藥多於氣藥，如瀉氣藥多於血藥，俱以此湯調理。丸藥用補中益氣湯加減。

半身不遂，左爲氣中之血。蓋左關肝木爲升生之氣，肝木生心火，心主血，故曰氣中之血也。右爲血中之氣。右爲血中之氣。蓋右關脾土，爲生血之原，土生肺金，肺主氣，故曰血中之氣也。其所以不遂者，皆因肝血枯而生風動火也。宜養血補血，忌用風藥燥之。

《赤水玄珠・風門・中風》 《玄珠經》云：風病，口開、手撒、眼合、遺尿、鼻聲如鼾者，五臟氣絕也。蓋口開者心絕，手撒者脾絕，眼合者肝絕，遺尿者腎絕，聲如鼾者肺絕也。若見一，猶可用工，若面赤時黑，主陽上散，腎水反剋心火，兼遺尿、口開、氣喘、斷不救也。按以上皆眞中風癥也。由人元氣素虛，腠理疏豁，衛弱失護，一遇風邪，莫之能禦。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救醒後多用驟補法，丹溪獨參膏加竹瀝、薑汁之類，與類中風症不同法也。

《古今醫鑑・中風》 脈：風邪中人，六脈多沉伏，亦有脈隨氣奔，指下洪盛者。挾寒則脈帶浮遲，挾暑則脈虛，挾濕則脈浮濇。《脈經》曰：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氣實相搏，入於臟則死，入於腑則愈。此爲卒厥，不知人，唇青身冷爲入臟，死；身溫和，汗自出爲入腑，而復自愈。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者，宜吐。或浮而滑，或沉而滑，或微而虛者，皆虛與痰也。大法，宜浮遲，不宜強大數。若脾脈緩而無力者，最爲難治。蓋風喜歸肝，肝木尅脾土，則大便洞泄，故不治也。

證：夫風中於人也，曰卒中，曰暴仆，曰暴瘖，曰蒙昧，曰喎僻，曰癱瘓，曰不省人事，曰語言蹇澀，曰痰涎壅盛，或死，或不死，皆以爲中風之候也。《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爲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又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千金》云：岐伯所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也。二曰風痱，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三曰風懿，謂奄忽不知人也。四曰風痹，謂諸痹類風狀也。《金匱要略》曰：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克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痰沫。是以古之明醫，皆以外中風邪，立方處治。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三子者出，始與古人異矣。河間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志過極，皆爲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東垣云：中風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氣衰，故如此耳。丹溪曰：有氣虛，有血虛，有痰盛。又曰：西北氣寒，爲風所中，

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風者，非風也，皆是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三子之論，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丹溪主乎濕，反以風爲虛象。若以三子爲是，古人爲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古人而治愈者。若以古人爲是，三子爲非，則三子已出之後，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大抵古人與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蓋古人之論，言其證也，三子之論，言其因也。因則爲本，證則爲標。其所謂外中風邪者，未必不由元精虛弱，榮衛失調而後感之也。其所謂因火、因氣、因濕者，亦未必絕無外邪侵侮而作也。

治：治風之法，全在活變。若重於外感者，先驅外邪，而後補中氣。重於內傷者，先補中氣，而後驅外邪。或以散風藥爲君，而以補損藥爲臣使。或以滋補藥爲君，而以散邪藥爲臣使。量重輕而處之也。《內經》曰：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若夫初病暴仆，昏悶不省人事，或痰涎壅盛，舌強不語，兩寸口脈浮大而實者，急宜瓜蒂、藜蘆等藥吐之，以遏其勢。或人迎脈緊盛，或六脈俱浮弦者，急用小續命湯表之。蓋風氣太盛，心火暴甚，而痰涎壅遏於經絡之中，於斯時也，豈尋常藥餌而能通達於上下哉。或本方加附子，以其稟雄壯之資而有斬關奪將之勢，能引人參輩並行於十二經以追復其失散之元陽，又能引麻黃、杏仁輩發表開腠理以祛散其在表之風寒，引芎、歸、芍藥輩入血分行血養血以滋養其虧損之眞陰，或加石膏、知母以降胃火，或加黃芩以清肺金，看所挾見證，與夫時月寒溫，加減施治。病勢稍退，精神稍復，輒當改用丹溪之法，而以補氣、補血、消痰之劑，以調其本氣而安。此急則治其標與夫標而本之之治也。凡人手足漸覺不隨，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痹不仁，或口眼喎斜、語言蹇澀，或胃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脈浮滑而虛軟無力，雖未至於倒仆，其爲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定矣。早當從丹溪之法調治。其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治。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湯補氣之劑爲主治。痰盛者，二陳、導痰等湯兼用。氣血兩虛而挾痰者，八物湯加南星、半夏、枳實、竹瀝、薑汁之類。若夫眞元漸復，痰飲漸消，或覺有風邪未退者，仍以羌活愈風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出入加減調治而安。此緩則治其本與夫本而標之之治也。抑考先哲有云：其證有中臟、中腑之分，證各不同。中腑者，多着四肢，故面加五色，脈浮而惡風寒，四肢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腑也，其治多易。中臟者，多滯九竅，唇緩失音，鼻塞，耳聾，目瞀，大小便閉結，皆曰中臟，其治多難。大法：中腑者，小續命以發其表，中臟者，三化等湯以通其裏，臟腑兼見者，又不可拘泥，或一氣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又曰：治須少汗，亦須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斯又不可不謹。或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但手足不隨，語言蹇澀者，此邪中於經，又當從乎中治而不可以標本論也，是以養血通氣，大秦艽湯、羌活愈風之類治之。外有痿、痹、氣厥，脾虛傷食及乎土太過，令人四肢不舉之候，皆似中風，又當體察明白，各從其類以治之。

不治證：凡中風，但見髮直，搖頭、吐沫、上攩，面赤如粧，汗綴如珠，或頭面青黑，痰聲如拽鋸者，皆不治。若目閉，手散，鼻鼾，口張，遺尿不知，此五者爲五臟絕，死候。但見其一，猶當施治。若心腎絕，尤難治也。若動止筋痛，是無血養筋，故痛，曰筋枯不治。

一切初中風，中氣，昏倒不知人事，牙關緊急，涎潮壅塞，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精神恍忽，倉卒之際，急以手大指掐刻人中即醒。或急令人將病者兩手兩足，從上而下，頻頻趕出四肢，痰氣即散，免致攻心，即醒。或急以三稜針，刺手中指甲角，十井穴，將去惡血。就以氣針，刺合谷二穴，人中一穴，皆是良法。如或未效，用通關散吹鼻，即提起頭頂髮，候有嚏可治，無嚏不可治。如口噤不開，破棺散擦之，口即開。即多灌香油或少加麝香一二分，或用薑汁亦可，或太白散、化風丹、攝生飲之類，當隨證選而用之。如風痰頑結，諸藥不效者，奪命散一服即愈。

一痰涎壅盛者，口眼喎斜者，不能言語者，皆當用吐法，宜獨聖散吐之。或口噤，用藜蘆末，少加麝香，灌入鼻內吐之。一吐不已，再吐之。亦有氣血虛而不可用吐法者。

一肥人多有中風，以其形盛於外，而氣歉於內也。肺爲氣出入之道。人胖者氣必急，氣急則肺邪盛，肺金尅木，膽爲肝之腑，故痰涎壅盛。所以治之，必先理氣爲急。中後氣未盡順，痰未盡除，調理之劑，惟當以藿香正氣散，加南星、木香、防風、當歸。此藥非特治中風之證，而中惡中氣尤宜。

一氣虛卒倒，參芪補之，挾痰則濃煎人參湯，加竹瀝、薑汁。血虛四物湯補之，挾痰者，四物湯以薑汁炒過，更加竹瀝、薑汁。

一左癱右瘓者，因氣血虛而痰火流注也。血虛則痰火流注於左而爲左

癱，宜四物湯加白芥子、竹瀝、薑汁，兼有死血加桃仁、紅花。氣虛則痰火流注於右而爲右瘓，宜四君子湯。合二陳湯加白芥子、竹瀝、薑汁，能食者去竹瀝加荆瀝尤妙，肥人多濕，少加附子行經。癱瘓初起，急治則可，久則痰火鬱結而難治也。

一中風，飲食坐卧如常，但失音不語，俗呼爲啞風。小續命去附子加石菖蒲一錢，或訶子清音湯亦可。然不語，豈止一端，有舌強不語，有神昏不語，有口噤不語，有舌縱語澀，有舌麻語澀。其間治痰、治風、安神、養氣血，各從活法，又難拘續命訶子而已。中氣亦似中風，但風中口中多痰涎，氣中則無。又風中身溫，氣中身冷，風中脈浮洪，氣中脈沉伏。此七情內傷，氣逆爲病，治當順氣，用烏藥順氣散、八味順氣散主之，或藿香正氣散亦可。經云：無故而瘖，脈不至，不治自已。謂氣暴逆也，氣復則已，審如是，雖不服藥，亦自可。

一中風，中氣，口眼喎斜，語言蹇澀，或口噤，牙關緊急，筋脈攣縮，骨節痠疼，行步艱辛，一應風氣疼痛，太乙紫金丹，用酒磨服。

中風不語，癱瘓初起，宜導痰，小胃丹用薑湯送三五十丸，少時即能言語如故。

中風頭痛如破，語言蹇澀，小續命湯加羌活。

一中風口眼喎斜，頭疼，發熱，惡風初作者，羌活冲和湯，加獨活、藁本。

一中風一身俱痲，烏藥順氣散加人參、白术、川芎、當歸、麥門冬。

一中風面目十指俱痲，乃氣虛也。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附子、羌活、防風、烏藥。

一中風滿身刺痛，四物湯加荆芥、防風、蔓荆子、蟬退、麥門冬。

一中風半身不遂，羌活愈風湯，加天麻、荆芥、僵蠶。

《醫林繩墨・中風》《內經》曰：邪之所輳，其氣必虛。風之中人，其中必重。蓋中者中入於內，拔之而難出也。況風之爲症，無往不行，無地不載者也。所以中於上則痰涎壅盛，塞閉不通；中於下則小便遺溺，莫之可救。丹溪曰：中腑者多着四肢，有表症而脈浮，惡風惡寒，拘急不仁，治宜汗之，得小汗爲可復也。中臟者多滯九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耳聾而眼瞽，大小便閉結，痰涎壅盛，不能言語，危甚風燭，急宜下之。中血脈者，口眼喎斜，語言不正，痰涎不利，手足癱瘓，宜以二陳湯加竹瀝、薑汁。若外有六經之形症，則從小續命湯加減以發其表，後用通聖散辛涼之劑，兼治其裏。若內便溺之阻隔，肢不能舉，口不能言，此中經也，宜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先補其血，次養其筋。如癱瘓者，有虛有實，經所謂土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此膏粱之疾，非腎肝之虛。治宜瀉之，令土平而愈，用三化湯、調胃承氣湯，選而用治。致若脾虛之人，亦有四肢不舉，但所中無痰涎，言語或不利，治宜十全大補湯及四物湯，去邪以留正也。經云：治風先治血，血實風自滅。正此謂歟。至於子和屢用汗吐下三法治之，丹溪又曰：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故經有汗下之戒，而治有中腑中臟之分，當審其虛實而用之。諸書所謂外中風邪，惟劉河間作將息失宜，水不制火亦是。不若東垣曰：地有南北之殊，病有感受之異，且如西北地高，東南地卑，西北之所中者，多因風土太厚，所食腥膻葱韭酒麵助熱生風，動火生痰而然也，宜用三化湯，承氣湯，通聖散之類。東南之所中者，亦因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宜以枳桔二陳湯加芩連之劑。以吾論之，此藥但可用於中風少緩之時，未可施於中風卒暴之際。至若臟腑之症見，且無續命三化等湯，寧得起死回生者焉。若丹溪體河間、東垣之說，而以內傷主治。王安道以爲因內傷者，自是類中風，與風絕無相干，宜別而出之。其言謬矣。仍以昔人主乎風，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丹溪主乎濕，而看三子，昔人各得其一之說，若論三子不知中風，斯言過矣。夫河間之論，實具於火類之下，而不以風言，且別著中風論治其詳。東垣謂自內傷氣病而木能生風之症，則風勝生痰也，治之尤妙。丹溪謂因於溫成於熱，必曰熱極而生風，痰者亦有理也。三子何嘗歸於火氣濕而言無中風之症也。愚謂體之厚者即感而傷，體之虛者偶得而中，所受有淺深，所中有輕重，所稟有虛實之異耳。《局方》本以外中而以內傷熱症，混同施治，具載方書，害人非輕。若外感者病在表，爲有餘；內傷者病在裏，爲不足。治宜發散補養之劑，自有迥然不同，何其難辨也耶。大率主血虛有痰，或挾火與濕言之，甚有理也。若以死血、瘀血留滯而不行者，豈理也哉。如外中風邪，見五藏之症者，十有九死，愚嘗見之，可謂眞中風也。所以中倒之時，不可善卧，必使坐起，用法調治，初宜急掐人中，俟醒，次用撚鼻取嚏，或以鵝羽絞痰，三者之間，得嚏得吐即可治也，否則難爲調理。若中倒之時，言談得出一二句，方可用藥，宜二陳爲主加竹瀝、薑汁，氣虛者配四君子，血虛者配四物，氣實者加枳、朴、山查，血實者加桃仁、

紅花，有火者加芩、連、山枝，脾虛者加白朮、茯苓，胃實者加枳實、大黃。痰壅盛者，口眼喎斜不能言語，皆用吐法，或瓜蒂散，稀涎散吐之，若服後不吐，此爲氣不能轉者，爲不可治。設或氣虛卒倒者，以參芪補之，挾痰者二陳湯加參、朮、竹瀝與之，血虛挾痰者，亦用薑製當歸，更加二陳、竹瀝與之。半身不遂，此卒多痰，亦宜前法，二陳調治。肥白人多濕，少加蒼朮；瘦人多火，更加芩連，其或遺尿屬氣虛，以參芪補之。小便不通，不可用利藥。如熱退自利。設若口不能言者，心絕也。唇吻手撒者，脾絕也。眼合直視者，肝絕也。遺尿面黑者，腎絕也。鼾睡自汗者，肺絕也。若見一症，事或可治，如二三症見，終必難治也，愼之愼之。許學士云：氣中者亦類乎中風，因而七情所傷，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鬱怒不舒，氣多厥逆。初得便覺牙關緊急，四肢逆冷，手足戰掉而仆去者，此中氣也，不可同中風論治，殺人多矣。蓋中風身溫且多痰涎，中氣身冷亦無痰涎，宜以蘇合香丸灌之，俟醒，然後以枳桔二陳湯最妙。《脈經》曰：中風脈浮滑，兼痰氣者，其或沉滑，勿以風治；或浮或沉，而微而虛，扶危降痰，風未可疎。愚按中風之症，此風之中於人也，必從外入，由其腠理空虛，臟腑不實，故直中於內而無阻滯者也。所以中於心則失音不言，中於肝則眼合難開，中於肺則自汗不收而取噓不來，中於脾則牙關緊急而探吐不得，中於腎則遺尿昏倦而醒不知人，此爲五臟直中之症，救之必難。若有一二症見，固可收救。設或三四經中，則邪勝於正，死期必矣，治不可乎。若中經中腑之症，口眼歪斜，左癱右瘓，語言不遂，痰涎壅盛，自汗惡風，便溺阻隔，此爲可治之症，但依經旨而治之。又有肝木之邪勝，脾土之氣衰，木能生風而導泄脾氣，則偶爲所中，有似中風之症者，亦可類中風而治之，以二陳加減用之可也。至若痰壅上者，則先吐而後中；痰壅下者，則先便而後中。二者皆正氣空虛，亦能至死。但少甦醒者可治，如昏不知人者難治。又有東南之人，皆是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如是中者，但中之少緩，雖有痰涎壅塞，而無言語蹇滯，雖有便溺阻隔，而無眼合遺尿，用芩連二陳湯，從其輕重加減，調治可也。又有心事拂鬱，偶爲大怒所充，不能發越，一時而中者，宜以二陳湯清氣豁痰可也。或有內氣不充，飲食不調，風寒拂鬱而中者，宜二陳湯散表清寒可也。又有醉飽太甚，飲食不能運化而中者，宜以二陳湯消導寬中可也。或有勞力太過，精神竭盡而中者，其症頭運自汗，汗收而醒，宜以補中益氣湯用治可也。亦有房勞太虛，精神斲喪而中者，其症冷汗自來，精神昏憒，宜以十全大補湯調治可也。

然此論之，皆類中風之症，亦未嘗有似中風之形也，自當分而辨論。大抵眞中風之症少，類中風之症多；眞中風者難治，類中風者易治；中臟者難治，在腑者易治。此治之之大端也，醫當明之。

治法主意，眞中風見者，決不可治；類中風者，雖以二陳湯爲主，不若治風先治血，血實風自滅。

《松厓醫徑・中風》 中風者，專主正氣，氣虛而痰氣乘之所致也。分氣血而治之。經云：且如舟行於水，人遇於風，舟漏則水入，體漏則風傷。按治法，治痰先治氣，氣順則痰利；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先養血而後去風，必用順氣排風等劑。如左手脈來無力，屬血虛，治以血藥倍多；右手脈來無力，屬氣虛，治以氣藥倍多。依方隨病制宜，無如膠柱鼓瑟而誤察病，反嗔製方之不精也。

秘傳加減省風湯。

凡中風，口開手撒，眼合遺尿，吐沫直視，喉如鼾睡，肉脫筋痛，髮直搖頭上竄，面赤如粧，汗綴如珠，皆爲中風不治之證也。

中風灸法，風府二、人中一、頰車二、合谷二，各灸七壯。

《醫學六要・病機部・中腑中臟中血脈》 中腑者，多著四肢，拘急不仁，脈浮惡風，或左或右，痿不能動，面加五色。中臟者，多滯九竅，故唇緩失音，耳聾鼻塞，目瞀，大小便秘結，外無六經形症，內無便溺阻澀，但手足不遂，言語蹇澀，此邪中於經也。中血脈則口眼喎，稍輕；中腑則支即廢，差重；中臟則遺尿，氣暴絕，性命危。

《醫學六要・病機部・中氣》 婦人及多鬱悶人，忽然卒厥，名中氣。脈必沉伏或結，亦有暴怒而致者。許學士云：世言中氣者，雖不見於方書，然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憂愁不已，氣多厥逆。往往得此疾，便覺涎潮，昏塞，牙關緊急，若便作中風用藥，多致殺人。經曰：無故而瘖，脈不至，不治自愈。謂氣暴逆也，氣復則已，審如是，雖不藥自可。

近世以手足不隨、癱瘓、曳、眩、倒仆、膝腳軟弱振掉、拘攣不語、舌強、痿症咸以風名，而《局方》混同論治，丹溪辨之詳矣。然痿病諸形症悉屬痰火濕熱，皆類中風，病屬內因，非若中風自外而入者也。故古方皆表散藥，以其自表而入，亦當自表而出也。其濕痰諸症，留滯經絡，克塞腸胃，爲痛痹，亦有

微汗、微下者，隨機應變，妙在合宜爾。

凡中年人肥盛，或富貴酒色輩，頭時眩運，手足作痲，久之不治，不謹，必成偏枯。虛甚則暴厥而死，俗稱中臟，乃火盛氣暴脫也。

《醫學六要・治法彙・類中風》　大率因氣虛、血虛、有痰或挾火與濕。張三錫曰：病人昏憒，四肢不遂，舉世皆以中風名之。殊不知類中者，十居八九，今蒐集諸名家古今切用要法，爲筌蹄焉。

痰涎壅盛，喉中作聲，卒然暈倒，脈微而數，或左關弦急，右寸關洪滑而急，不寒不熱，面赤直視，類中風也。悉屬痰火。有暴怒氣實人，忽然如此，屬氣厥，當從氣治。肥人卒中，屬氣虛有痰，參芪對生。肺啓。瘦人屬陰虛火盛，六味地黃湯。口禁不能進藥，以生半夏爲末吹鼻中，或以通關散吹喉及鼻，取噦，有噦可治，無則不可治。更須急掐人中，稍甦隨證處治。脈沉滑，因於氣者，烏藥順氣加減。脈弱氣虛，八味順氣俱加竹瀝、薑汁。按竹瀝乃陰虛有大熱者僭品，中年痰火，捨此必不成功，特爲拈出。能食而氣稍實者，荊瀝妙。脈洪大或數，面赤目赤，口乾燥屬火多，導痰湯加岑、連、梔、栢、薄荷、花粉、竹瀝、薑汁，須治痰理氣爲先，補養次之。實者，導痰湯加荊瀝。痰涎壅盛，口眼喎斜，不能言語，皆用吐法，輕而省者，用瓜蒂散或稀涎散；重而口禁，用藜蘆少許加麝灌鼻中吐之。惟實者宜，虛人年高忌之，用蝦汁吐邪出亦妙。卒然昏憒，口眼喎斜，痰涎上湧，咽喉有聲，六脈沉伏或虛大，乃眞氣虛而風乘之，三生飲加人參一兩，煎服妙。按三生飲乃行經治寒痰之藥，有斬關奪門之功，必加人參兩許以駕馭之，扶正驅邪，否則不能成功。牙緊不能進藥，霜梅擦牙自開。脈弱或虛大無力，元氣素弱，卒然暈倒，濃煎人參湯加竹瀝、薑汁。有元氣素弱，過於勞役，或傷於嗜慾，而卒然厥仆類中風者，手必撒，口必開，非大劑參芪用至斤許，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若不仆，但舌強語澀，口眼喎斜，肢體不遂者，作中風治必殆，以六君子加諸汁治之。肥人多濕痰，少加製附子行經。【略】

遺尿

遺尿者，屬氣虛，多以參蓍補之，少加益智子，頻啜妙。若卒中有此，兼諸惡症者，爲腎絕不治。

若已醒日久，不時遺尿者，豬羊尿胞煮食，伴青鹽妙。原湯煎大劑參、芪、朮、草、歸、芍、續斷，加升麻提之。

口禁

初中時口禁，不知人事，藥不得下，用皂角末取噦，再以霜梅擦牙即開。或用南星研末，加白龍腦，揩大牙，每用一字，蘇合香丸擦牙亦可。或鬱金、梨蘆末，水調搐鼻。肥人以黃芪、防風各十斤，煎湯薰。一法用甘草，比中指截五截，於油中浸，炭火上炙，候油入甘草，以物幹開牙關，令咬定甘草，可如人行四五里時，再換一截，後灌藥。［略］

口眼喎邪

悉屬風熱，血脈受病也。手足陽明之筋絡於口，會太陽之筋絡於目，寒則筋急而僻，熱則筋緩，故左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寒者急而熱者緩，急者皮膚頑痹，榮衛凝滯。治法，急者緩之，緩者急之。此症少年平時亦有，不獨中風。歷診其人，多是陰虛火盛，亦有痰生熱者。往往用滋陰涼血養血藥及滾痰搜風，六味地黃加坎離等丸，調理殊効。

一法黃芪二錢，人參、歸、芍各一錢，甘草、桂枝各五分，升痲、葛根、秦艽各一錢，白芷、防風、蘇木、紅花、酒黃栢各五分，水酒各半煎，稍熱服。初起有表症，加連鬚葱三莖，取微汗。一膏粱貴介，酒色過度，口喎服搜風化痰藥不應，用八味丸料煎服，三服即正，乃陰虛之驗也。六味滋陰，桂附行經，妙不可言。

言語蹇澀

痰火壅塞上竅，氣血虛不能上榮，則舌機不轉，宜尋痰尋火，兼補養之。亦有眞氣虛極不能言，右寸弦滑無力，宜大補之，獨參湯加竹瀝，能食者用荊瀝，或用梨汁、陳醬汁、人乳汁、生葛汁。《難經》曰：三焦之氣，通於喉，喉嚨之聲則發矣。氣弱不能上通，故也。虛回痰自下，脈滑而弦，痰壅舌強者，酒芩連，導痰加竹瀝，兼服轉舌膏。已上皆類中風症也。世之病此者良多，若果屬外邪，當從古法治。大腸之脈散舌下，如舌瘖而大腸秘，用逍遙散、秦艽、槐角。失音不語，一法，竹瀝、荊瀝、大梨汁各三盃，生葛汁、人乳各二盃，陳醬汁半盃，和勻，頓溫服。

又　預防中風　張三錫曰：病之生也，其機甚微，其變甚速，達士知機思患而預防之，庶不至於膏肓。即中風一證，必有先兆。中年人但覺大拇指及次指時作痲木或不仁，或手足少力，或肌肉微掣，三年內必有暴病。急屏除一切膏粱厚味，鵝肉麵酒，肥甘生痰動火之物。即以搜風順氣丸，或滾痰

丸、防風通聖散，時間服之。及審氣血孰虛，因時培養，更遠色戒性，清虛靜攝，乃得有備無患之妙。肥人更宜加意，愼口絕慾，人參湯加竹瀝煎膏，日不輟口方是。大抵中年以後，多有此。水弱火盛，熱極生風。明矣，治火爲先。古方愈風湯、四白丹，藥多辛散，大非所宜，故皆不錄。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中風》 治法大略　凡言中風，有眞假內外之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何者？西北土地高寒，風氣剛猛，眞氣空虛之人，猝爲所中，中臟者死，中腑者成廢人，中經絡者可調理而瘳。治之之道，先以解散風邪爲急，次則補養氣血，此眞中外來風邪之候也。其藥以小續命湯、桂枝、麻黃、生熟附子、羌獨活、防風、白芷、南星、甘草之屬爲本。若大江已南之東西，兩浙、七閩、百粵、兩川、滇南、鬼方、荆揚梁三州之域，天地之風氣既殊，人之所稟亦異，其地絕無剛猛之風而多濕熱之氣，質多柔脆。往往多熱多痰，眞陰既虧，內熱彌甚，煎熬津液，凝結爲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亦致猝然僵仆類中風證。或不省人事，或言語謇澀，或口眼歪斜，或半身不遂。其將發也，外必先顯內熱之候，或口乾舌苦，或大便閉澀，小便短赤，此其驗也。劉河間所謂此證全是將息失宜，水不制火。丹溪所謂濕熱相火、中痰、中氣是也。此即內虛暗風，確係陰陽兩虛，而陰虛者爲多，與外來風邪迥別。法當清熱順氣開痰以救其標，次當治本。陰虛則益血，陽虛則補氣，氣血兩虛則氣血兼補，久以持之。設若誤用治眞中風藥，如前種種風燥之劑，則輕變爲重，重則必死，禍福反掌，不可不察也。初清熱則天門冬、麥門冬、甘菊花、白芍藥、白茯苓、括婁根、童便，順氣則紫蘇子、枇杷葉、橘紅、鬱金，開痰則貝母、白芥子、竹瀝、荆瀝、括婁仁。次治本，益陰則天門冬、甘菊花、懷生地、當歸身、白芍藥、枸杞子、麥門冬、五味子、牛膝、人乳、白膠、黃栢、白蒺藜之屬，補陽則人參、黃耆、鹿茸、大棗。

《壽世保元・中風》 脈微而數，中風使然。風邪中人，六脈多沉伏，亦有脈隨氣奔，指下洪盛者。夾寒則脈帶浮遲，夾暑則脈虛，夾濕則脈浮濇。大法，浮遲者吉，急疾大數者凶。

風者，百病之長也，即《內經》所謂偏枯、風痱、風懿、風痹是也，而有中腑、中臟、中血脈、中經絡之分焉。夫中腑者爲在表，中臟者爲在裏，中血脈、中經絡俱爲在中。在表者宜微汗，在裏者宜調榮。中腑者，多着四肢，手足拘急不仁，惡風寒，爲在表也，其治多易，用疏風湯之類。中臟者，多滯九竅，唇緩失音，耳聾目瞽，二便閉澀，爲在裏也，其治多難，用滋潤湯之類。中血脈者，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肢不能舉，口不能言，爲在中也，用養榮湯之類。中經絡者，則口眼喎斜，亦在中也，用復正湯之類。其間又有血氣之分焉。血虛而中者，由陰血虛而賊風襲之，則左半身不遂，用四物湯加鉤藤、竹瀝、薑汁，以補血之劑爲主。氣虛而中者，由元氣虛而賊風襲之，則右半身不遂，用六君子湯。加鉤藤、竹瀝、薑汁，以補氣之劑爲主。氣血俱虛而中者，則左右手足皆不遂，用八珍湯加鉤藤、竹瀝、薑汁，或用上池飲，乃治諸風左癱右瘓之神方也。然則類中風者，如中寒、中暑、中濕、中火、中氣、食厥、勞傷、房勞等症。如中於寒者，謂冬月卒中寒氣，昏冒口噤，肢攣惡寒，脈浮緊也，用理中湯之類。中於暑者，謂夏月卒暴炎暑，昏冒痿厥，吐瀉喘滿，用十味香薷飲之類。中於濕者，乃丹溪所謂東南之人，多因溼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用清燥湯之類加竹瀝、薑汁。中於火者，河間所謂肝木之風內中，非六淫之邪外侵，良由五志過極，火盛水衰，氣熱怫鬱，昏冒而作也，用六味地黃丸、四君子湯之類。內有恚怒傷肝，火動上炎者，用小柴胡湯之類。中於氣者，由七情過極，氣厥昏冒，或牙關緊閉，急用蘇合香丸。

《壽世保元・預防中風》 一論中風者，俱有先兆之證，凡人如覺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少力，或肌肉蠕動者，三年內必有大風之至。經曰：肌肉蠕動，名曰微風。故手大指、次指，手太陰、陽明經，風多着此經也。當預防之，宜朝服六味地黃丸，或八味丸；暮服竹瀝枳术丸與搜風順氣丸。二藥間服，久而久之，諸病可除，何中風之有。是以聖人治未病而不治已病。

一論此方，專化痰清火，順氣除濕，祛眩暈，療麻木，消酒食，開鬱結，養氣血，健脾胃，平常可服。

竹瀝枳术丸。

搜風順氣丸。

藿香正氣散之類，若誤作風治者死也。食厥者，過於飲食，胃氣自傷，不能運化，故昏冒也，用六君子湯加木香之類。勞傷者，過於勞役，耗損元氣，脾胃虛衰，不任風寒，故昏冒也，用補中益氣湯之類。傷於房勞者，因腎虛精耗，氣不歸元，故昏冒也，用六味地黃丸之類。此皆類中風也。蓋《內經》主

於風，河間主於火，東垣主於氣，丹溪主於溼，而爲暴病暴死之症。類中風，非眞中風也，治者詳之。有卒中昏冒，口眼喎斜，痰氣上壅，咽喉有聲，六脈沉伏，此眞氣虛而風邪所乘，用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甦。若遺尿手撒，口開鼻鼾者不治。用前藥亦有得生者，是乃行經絡、祛寒痰之藥，有斬關奪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參少許，以祛其邪，而補助眞氣，否則不收效矣。有因虛火與溼，痰涎壅盛，口眼喎斜，不能言語，牙關緊閉，昏倒不知人事，將病人足大指中間、半甲半肉上，幷人中各重掐一下至體，即用奪命通關散搐鼻，候有嚏可治，無嚏不治。如牙噤不開，用烏梅肉揉和南星、細辛末，以中指蘸藥擦牙，自開，隨以蜜湯調奪命通關散二匙，即吐其痰，以通經絡，亦上湧意也，得嚏氣轉，即進攝生飲，或清熱導痰湯之類，皆效。人事稍醒，關節動活，且先以理氣爲急，中後氣未盡順，痰未盡消，調理之劑，惟當以藿香正氣散，加南星、木香、當歸、防風，一二劑之後，次隨證而調之。予觀古人之方，多用攻擊之劑，施於北方風土剛勁之人，間或可也；用於南方風土柔弱之人，恐難當耳。予約補古人之缺略，以備天下之通宜。若天地之南北，人身之虛實，固有不同，其男子婦人，大略相似，學者當變通而治之，愼毋膠柱以調瑟也。

《醫貫・主客辨疑・中風論》　王安道中風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以中風治之。余考諸《內經》，則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幷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論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癉，四曰風痹。《金匱要略》中風篇云：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證，固爲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爲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爲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於風者，眞中風。因於火因於氣因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之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然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爲風，則從昔人以治之，辨之爲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之，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證，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眞僞不分而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證分出之，則眞中風病彰矣。

王氏之論甚妙，但類中風與眞中風幷論，無輕重緩急之分，亦不能無弊。愚意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間而有之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必兼風。河間、東垣各發前人所未發，至爲精妙，但有論無方，後人何所依從。而彥修以陰虛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惜乎以氣血濕痰爲主，而不及眞陰，不能無遺弊於後世焉。

東垣云：有中風者，卒然昏憒，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澀等證，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

觀東垣之論，當以氣虛爲主，縱有風邪，亦是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當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蘇。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劑，斬關奪旗之將，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驅其邪，而補助眞氣，否則不惟無益，適以取敗，觀先哲用芪附、參附，其義可見矣。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然用前藥，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河間曰：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爲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未而忘其本也。

觀劉氏之論，則以風爲末，而以火爲本。世之尊劉氏者，專以爲劉氏主火之說。殊不知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爲本，觀其地黃飲子之方可見矣，故治中風，又當以眞陰虛爲本。

注云，舌暗不能言，足廢不能得，此謂少陰氣厥不至，急當溫之，名曰

痱證。

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虛。火虛者專以河間地黃飲子爲主。水虛者，又當以六味地黃爲主。果是水虛，則辛熱之藥，與參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間、東垣專治本而不治風，可爲至當不易之論，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爲主。自後世醫書雜出，而使後學狐疑不決。《丹溪纂要》曰：有氣虛，有血虛，有濕痰。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而加以竹瀝薑汁。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補氣之劑，而佐以竹瀝薑汁。如氣血兩虛，而挾痰盛者，惟八物湯爲主，而加南星半夏竹瀝薑汁之類。丹溪之論，平正通達，宜世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風，而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斃，何也？蓋治氣血痰之標，而不治氣血痰之本也。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幹也。人之氣血，榮養乎四肢也，猶木之漿水，灌溉乎枝葉也。木有枝葉，必有根本。人之氣血，豈無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遷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壯，忽然倒仆而即斃者，如木之根本已絕，其枝葉雖滋榮，猶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忽遇大風而摧折矣。觀此，則根本之論明矣。然所謂氣血之根本者何？蓋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氣之根，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今人縱情嗜欲，以致腎氣虛衰，根先絕矣。一或內傷勞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觸，皆能卒中，此陰虛陽暴絕也。須以參附大劑，峻補其陽，繼以地黃丸十補丸之類，填實眞陰。又有心火暴甚，腎水虛衰，又兼之五志過極，以致心神昏悶，卒倒無知，其手足牽掣，口眼喎斜，乃水不能榮筋急而縱也。俗云風者，乃風淫末疾之假象，風自火出也。須以河間地黃飲子，峻補其陰，繼以人參麥門冬五味之類，滋其化源，此根陽根陰之至論也。若夫所謂痰者，凡人將死之時，必有痰，何獨中風爲然。要之，痰從何處來，痰者水也，其原出於腎。張仲景曰：氣虛痰泛，以腎氣丸補而逐之。觀此凡治中風者，既以前法治其根本，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時痰涎壅盛，湯藥不入，少用稀涎散之類，使喉咽疏通，能進湯液即止。若欲必盡攻其痰，頃刻立斃矣，戒之哉，戒之哉。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爲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無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痹，小便或澀或自遺，果屬氣乎，屬血乎，此亦足三陰之虛證也，不可不知。

經曰：胃脈沉鼓澀，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得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喑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喑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蓋胃與脾爲表裏，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是故胃陽虛，則內從於脾，內從於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澀也，澀爲多血少氣。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主內，反從其胃越出於部分之外，故胃脈鼓大於臂外也，大爲多氣少血。心者，元陽君主宅之，生血生脈，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堅急，小者陽不足也，堅急者陰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脈，凡有其一，即爲偏枯者，何也？蓋心是天眞神機開發之本，胃是穀氣充大眞氣之標，標本相得，則胸膈間之膻中氣海所留宗氣盈溢，分布四臟三焦，上下中外，無不周遍。若標本相失，則不能致其氣於氣海，而宗氣散矣，故分布不周於經脈，則偏枯。不周於五臟則喑。即此言之，是一條可爲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未有不因眞氣不周而病者也。

乾坤生氣云：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痹不仁，或口眼歪斜，語言蹇澀，或胸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脈弦滑而虛軟無力，雖未至於倒仆，其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決矣，須預防之。愚謂預防之理，當節飲食，戒七情，遠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餌預防，須察其脈證之虛實，如兩尺虛衰者，以六味地黃、八味地黃培補肝腎。如寸關虛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補之類，急補脾肺，才有補益。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等藥，適所以招風取中也，不可不知。

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而痛也，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枝幹先萎者是也，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針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二曰風痱，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如癱瘓是也。癱者坦也，筋脈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氣渙散而無用也。志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三曰風癮，謂奄然忽不知人也。咽中塞窒，舌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候也，發汗身軟者生，若汗不出，身硬唇乾者死。視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

者死。四曰風痹，謂諸痹類風狀也。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痹。曰痛痹，筋骨掣痛。曰著痹，著而不行。曰行痹，走注疼痛。曰周痹，身疼痛。又曰行痹屬風，痛痹屬寒，著痹屬濕。如正氣不足之證，只補正氣，不必祛邪。如邪氣有餘，若痹證之類，雖以扶正氣爲主，不可不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天麻丸之類。

口眼喎斜

《靈樞》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迫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喎，灸以地倉。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眞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則灸之是也。

《質疑録・論真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證》 中風證宜從潔古、東垣之論，以中臟、中腑、中血脈爲辨證之的。潔古云：中腑多著四肢，中臟多滯九竅。東垣亦云：中腑則肢節廢，中臟則性命危，中血脈則口眼喎邪。而方書所載，混言外有六經之形證，以大小續命湯爲主。夫人身臟腑有十二經，手有三陽、三陰，足有三陽、三陰，中風之有六經形證也，手之六經乎，抑足之六經乎。六經之證惟傷寒有之，或謂中風六經形證即是傷寒六經形證，至有引傷寒六經之證，以解中風六經之證，其言爲大可嗤也。夫傷寒六經證只傷足而不傷手，故一日巨陽則有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而中風無有也；二日陽明則有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之證，而中風無有也；三日少陽則脇痛，耳聾，口苦，寒熱往來，而嘔之證，而中風無有也，此足三陽之見證也。至傳入足三陰，四日有腹滿，咽乾，自利不渴，腹痛之證，是足太陰之見證，而中風有之乎？五日有引衣踡卧，舌乾，口燥之證，是足少陰之見證也，而中風有之乎？六日有煩滿，囊縮之證，是足厥陰之見證也，而中風有之乎？傷寒六經，次第傳變，故仲景有麻黄、桂枝、大小承氣之法。若中風爲猝暴病，一時猝倒昏迷，難分經絡而有臟腑血脈之別，或中於足之六經，或中於手之六經，非若傷寒之有次第傳焉者也。若謂中風六經形證即是傷寒六經形證，是欲以治傷寒之法治中風，其不至於殺人也，幾希矣。若論中風，則十二經皆有見證，而不止於六經也。如四肢不收，手足拘攣者，風中足太陰脾也。口眼喎斜，口噤不開，風中足陽明胃也。痰涎壅塞，聲如曳鋸，風中手太陰肺也。大便閉結，風中手陽明大腸也。舌瘖不語，風中足少陰腎也。目瞀昏迷，不省人事，風中手少陰心與手厥陰包絡也。痿瘛強直，角弓反張，風中足厥陰肝與足太陽膀胱也。耳聾脇痛，風中足少陽膽也。此皆中風之形證，豈可以六經拘之乎，其不同於傷寒之六經也明矣。

《質疑録・論中風半身不遂在左屬血在右屬氣》 《内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嘗以人身之氣血分左右也。人之氣血周流于一身，氣如橐籥，血如波瀾，氣爲血行，血爲氣配，陰陽相維，循環無端，何嘗有左右之分。自丹溪論中風證半身不遂分左右，謂在左者屬血虛，以四物爲主加竹瀝、薑汁；在右者屬氣虛，以四君爲主加竹瀝、薑汁。夫以脾肺在右，而右半身不遂者主乎脾肺之爲病；腎肝在左，而左半身不遂者主乎腎肝之爲病，則可若必主乎在右屬氣，在左屬血，豈血僅行於左，而右半身無血；氣僅行于右，而左半身無氣。是氣血在人身已分離而不相屬矣。夫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滯，血與氣原相維而何有左右之分。世醫執此以分左右氣血，治中風半身不遂之證，未有能愈人者也。果屬血虛亦當補氣，以氣有生血之功；果屬氣虛，亦當養血，以血有和氣之力。若血自血，氣自氣，則陰陽乖格，豈云治病之權衡乎。

《本草經疏・似中風問答》 或問：有患似中風證，眠不竟夕而易惺，心脈弦而不洪，多怒，肝脈弦而不長，語言蹇澀不利，多痰，聲重，小便疾速不能忍，且有餘瀝，大便燥結，左尺脈浮洪，飲食少不易消，此何以故？答曰：眠不竟夕而易惺者，心血不足也，故其脈弦而不洪。東垣云：胃虛者多怒，多怒者肝氣必不和，經曰怒則氣上逆，加以久病多鬱，故益易怒，故肝脈亦弦而不長。弦爲血少，此非以智慧觀察，以慈忍靜定之力和之，未可以藥石瘳也。腎屬水，冬脈沈，故曰：諸浮者腎不足也。腎主五液，又主二便，腎家有火則眞陰日虧，津液日少，不能榮養於舌絡，舌絡勁急故語言不利。火性急速故小便疾出而不能忍且有餘瀝，而大便亦多燥結也，故其脈應沈實而反浮洪失常候也。肺者五臟之華蓋，位乎上，象天而屬金，喜清肅而惡煩熱。熱則津液乾枯無以下滴而通水道，或煎熬濃稠而成痰矣。肺熱則人參反助邪熱而傷肺，故往往聲重多痰，壅塞氣道，而升降不利也。脾爲土臟，胃爲之

腑，乃後天元氣之所自出，胃主納，脾主消。脾陰虧則不能消，胃氣弱則不能納，飲食少則後天元氣無自而生精血，坐是日益不足也。經曰：損其脾者，調其飲食，節其起居，適其寒溫。此至論也。不如是則不足以復脾陰，然其要又在戒暴怒，使肝無不平之氣，肝和則不賊脾土矣。命門者火臟也，乃先天眞陽之氣之所寄，即道家所謂先天祖氣，醫家所謂眞火是也。其壯也有三，一者元稟過厚，二者保嗇精氣，不妄施泄，三者志氣無所拂鬱，則年雖邁而猶壯也。不爾則子後一陽不生，不能上升熏蒸糟粕而化精微以滋後天之元氣，是火不生土，而脾胃因之日弱也。法當降氣和肝，滋腎降氣，是陽交於陰也。肝和則脾胃不被賊邪所干，故能納而能消也。脾胃無恙，則後天之元氣日益生長矣。腎足則眞陰自生，津液自足，舌絡有所榮養，則舌之伸縮自由而言語自利矣。且世無不陰虛而中風者，第須撥去煩惱，一切放下，使心火不炎，則腎亦因之而不燥，此又治之之本也。

《簡明醫彀・中風》經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又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所謂理，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半身不遂也；二曰風痱，四肢不收也；三曰風癉，奄忽不知也；四曰風痹，諸痹類風也。古名醫概以外中風邪立論定方，謂人有勇怯，氣有盛衰，邪有微甚，中有淺深。分中腑、中經可治，中臟難痊。中腑小續命湯解表，中經大秦艽湯調養，中臟三化湯攻裏。後賢乃分西北地高土燥，則眞中風邪者有之；東南地卑土濕，皆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劉河間謂將息失宜，君相五志，七火妄動，腎水虧虛，不能制之。熱氣拂鬱，心神昏憒而卒倒也，宜防風通聖散之類。李東垣謂年逾四十，陰氣半衰，或因七情，致傷其氣，或肥厚者，亦是形盛氣衰故耳，宜補中益氣湯之類。朱丹溪謂多屬濕痰，有氣血虛者，宜六君子湯之類。以三先生之論，悉屬內因，主火、主氣、主濕痰爲本，則臟腑經絡，榮衛氣血，亦以諸邪致損。故腠理不密，外邪易侵，則風爲標矣。以歷年試之，有暴感盛怒，肝木之風實甚而忽倒者，其證喉無痰聲，目瞑口合，肢冷脈沉，乃中氣也。有卒中者，多因處於順境，恣幃幕之樂；或年已五八後，陰氣半衰而猶縱慾；或年近八八，精絕而不斷淫，致水竭火騰，銷爍眞陰，煎熬津液，凝泣爲痰，隨氣升降，四肢百骸無所不至，更以厚味醇酒補助其陽，陽實陰虛，氣血日耗，雖外之動作如常，內之臟腑榮衛精髓竭矣。驀然痰火上逼，壅塞清道，出入頓廢，僵仆不省。其證面赤汗流，眼合口乾，喉中痰聲如鋸，涎沫湧溢，勢如釜沸，隨呼吸而濺出唇吻，併見種種惡候。湯藥不受，服牛黃丸，更用陝西牛黃數分灌之，無功，不適時而斃。若有生者，則我未之見。有老年惟因七情，勞役，氣血虧傷，神明失守，奄忽而作，不省人事，喉無痰壅，但鼾鼾之狀，雖數日不醒，進藥得宜，可至痊癒。不可驟進牛黃、冰、麝及大戟、甘遂、芫花損血耗氣。忌利小便，以奪津液。先進清痰順氣之藥，少兼疏風，接服大秦艽湯之類，應變而施可安。《脈經》曰：脈微而數，中風使然。滑而大者爲痰，沉而實者爲氣，浮遲吉，急數凶。治法：宜提頂髮，掐人中，以皂角末吹入鼻，或生半夏末，或北細辛末取噴嚏，得嚏可治，無嚏不治。口噤者，用細辛、南星末泡烏梅搗，擦牙自開。或鹽梅，或單用烏梅擦，隨以生薑自然汁灌之，次灌稀涎散吐痰；痰盛者，瓜蒂散。虛老人，參蘆煎湯吐。口噤者，鼻中灌之。令患人覆身，鷄毛蘸生桐油，或燈窩油絞口，痰涎吐盡可甦。虛而不勝吐者，用陳年石灰、靛青調灌，痰降。或滾痰丸、牛黃豁痰丸調下，痰降可治。或灸百會、關元、氣海、人中，少甦煎主方服，隨證加減。中氣證，先以蘇合香丸灌之。口噤先以半丸擦齒，次宜八味順氣散、枳桔二陳湯、烏藥順氣散、蘇子降氣湯選用。審的因暴怒所致，氣平自復，不藥可安。凡疑似難明，先服攝生飲。痰熱盛者，宜主方加黃連、枳實。

主方順氣逐痰

陳皮　半夏　白茯苓　人參　白朮　烏藥　南星　天麻　殭蠶　白芷　甘草　等分

右加生薑五片，水煎成，入竹瀝半小盃，生薑自然汁五匙，服。

加減方通連癱瘓參酌。方者法之體，法者方之用。

中腑者，手足偏廢，面顯五色，惡風寒，拘急，先小續命湯一劑解表。有汗及夏月去麻黃；汗多加黃芪；有熱去附子；血虛加當歸。次以主方加川芎、香附、羌活、防風各八分，細辛、桂枝各三分。減人參、白朮、殭蠶、天麻。忌牛黃、冰、麝，能通關利竅，反引邪深入。

中經者，口眼喎斜，舌強難言，外無六經形證，內無便溏阻瀝。主方加菖蒲、遠志、黃連、枳實、麥門冬。無汗加羌、防、麻黃、川芎、葱頭，去人參、白朮、殭蠶、天麻；汗多加白芍、桂枝、黃芪，去白芷、天麻。次服大秦艽湯。

中臟者，邪極深也。九竅不利，二便秘澀，痰聲如鋸，先服三化湯利便，兼服牛黃丸。次主方加當歸、川芎、芍藥、羌、防、枳實、秦艽；減烏梅、白芷、殭蠶、天麻。便秘有痰，滾痰丸。

左癱屬血與風，血虛合四物湯，死血加桃仁、紅花。風加羌活、防風、蒺藜；火加芩、連；手不遂加黃芩酒炒、桂枝；足不遂加黃柏、牛膝。

右瘓屬氣與痰，氣滯加枳殼、桔梗、紫蘇子、枇杷葉、鬱金；氣虛加黃芪、參、朮；痰盛加瓜蔞、貝母、天粉、海石、白附、白芥子、皂莢、天竺黃、玄明粉之類；風疾加白附、全蝎；實人用荊、瀝；火盛加芩、連、梔子；血虛加四物；自汗加黃芪、白芍、桂枝；身體痛加羌活、蒼朮、酒芩；頭痛加川芎、細辛、荊芥、蔓荊子；頂痛加藁本、酒芩；心虛加遠志、石菖蒲；驚悸加酸棗仁、麥門冬、茯神、竹茹；肥人瓜蔞、貝母、黃連、黃芩、羌活、防風、荊芥、靈仙、薄桂，少加附子；瘦人合四物、三黃俱酒炒；嘔不止加藿香、磨木香。如風熱已清，宜天門冬、麥門冬、當歸、芍藥、菊花、枸杞、鬱金、淮生地、五味子、黃柏、黃芪、牛膝、人乳之類。悉以主方加減。大便秘，滾痰丸、搜風順氣丸多服，後服虎潛丸及大補氣血、滋培元本之藥。【略】

預防中風

膏粱之士，肥甘醇酒，皆能助火生痰。痰生熱，熱生風，風火同陽，性并上行。致頭目眩運，痰盛氣虛，手足指節麻木、軟弱，面如蟲行，口眼牽掣，肌肉瞤動，臂膊、臂髀不仁，語言顛錯，胸膈迷悶，神思不清，口渴便秘，小便赤少，此皆中風階梯，極當防微杜漸。脈多弦滑，虛軟無力，左脈不足，服四物湯；右脈不足，服四君子湯；痰壅，導痰湯；火盛，防風通聖散，次服愈風湯、搜風順氣丸。

主方

天麻　荊芥　白朮各二錢　膽星　半夏製　甘草各五分　水二鐘，生薑二片，黑棗二枚

煎八分，入竹瀝半盃，薑汁五匙，食遠服。

以此方加減，配合爲末，竹瀝九分，薑汁一分，叠丸如綠豆大，每服二錢，食遠服，日二、三次。忌鮮豬肉之類。

《醫宗必讀・真中風》中風者，言爲風邪所中，其受病重，非若傷風之輕也。風是四時八方之氣，常以冬至之日，自坎而起，候其八方之風，從其鄉來者，主長養萬物。若不從其鄉來者，名爲虛賊風，害萬物，體虛者則中之。當時未必即發，重感風邪，病遂發焉。藏府有俞，俞皆在背，中風多從俞入者也，而有中腑中藏中血脈之分。中府者，其病在表，多着四肢，故肢節廢，脈浮惡風，拘急不仁，外有六經之形證。太陽經證，頭疼，身熱，脊強。陽明經證，目痛，鼻乾，不得卧。少陽經證，耳聾，脇痛，寒熱嘔，口苦。太陰經證，腹滿，自利，咽乾。少陰經證，舌乾，口燥。厥陰經證，煩滿，囊縮。以小續命湯及疎風湯汗之。中藏者，其病在裏，多滯九竅，故唇緩，二便閉，脾不能言，心耳聾，腎鼻塞，肺目瞀，肝。以三化湯及麻仁丸下之。中血脈者，病在半表半裏，外無六經之證，內無二便之閉，但見口眼喎斜，半身作痛。不可過汗，恐虛其衛，不可大下，恐損其營，惟當養血順氣，以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和之。中府者多兼中藏，如左關脈浮弦，面目青，左脇痛，筋脈拘急，目瞤，頭目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膽兼中肝也，用犀角散。左寸脈浮洪，面赤汗多，惡風，心神顛倒，話言蹇澀，舌強口乾，忪悸恍惚，此中胞絡兼中心也，加味牛黃散。右關脈浮緩，或浮大，面黃汗多，惡風，口喎語澀，身重怠惰，嗜卧，肌膚不仁，皮肉瞤動，腹脹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防風散。右寸脈浮濇而短，鼻流清涕，面白多喘，胸中冒悶，短氣自汗，聲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腸兼中肺也，五味子湯。左尺脈浮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俛仰，兩耳虛鳴，骨節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腎也，獨活散。此皆言眞中風也，而有氣血之分焉。氣虛者，右手足不仁，用六君子加鉤籐、薑汁。血虛者，左手足不仁，四物湯加鉤籐、竹瀝、薑汁。氣血俱虛者，左右手皆不仁，八珍湯加鉤籐、竹瀝、薑汁。凡中風昏倒，先須順氣，然後治風，用竹瀝、薑、細辛爲細末，吹入鼻內，有嚏可治，無嚏則死。最要分別閉與脫二證明白。如牙關緊閉，兩手握固，即是閉證，用蘇合香丸或三生飲之類開之。若口開心絕，手撒脾絕，眼合肝絕，遺尿腎絕，聲如鼾肺絕，即是脫證。更有吐沫，直視，肉脫，筋骨痛，髮直，搖頭上攛，面赤如粧，汗出如珠，皆脫絕之症。宜大劑理中湯灌之，及炙臍下，雖曰不治，亦可救十中之一。若誤服蘇合香丸、牛黃至寶之類，即不可救矣。蓋斬關奪門之將，原爲閉證設，若施之脫證，如人既入井，而又下之石也。世人蹈此弊而死者，不可勝數，故特表而出之。惟中藏之證是閉而非脫者，宜蘇合香丸、牛黃丸、至寶丹、活命金丹之類。若中府與中血脈之證斷不宜用，爲內有麝香入脾治肉，牛黃入肝治筋，龍腦入腎治骨，恐反引風邪深入骨髓，如油入麵，莫之能出。

角弓反張：陰陽經絡，周環於身，風氣乘虛入諸陽之經，則腰背反折，攣急如角弓之狀。宜小續命湯。有汗不惡寒曰柔痙，無汗惡寒曰剛痙。

口噤：手三陽之筋結入於頷頰，足陽明之筋上夾於口，風寒乘虛入其筋則攣，故令牙關急而口噤也。秦艽升麻湯。用甘草二段，每段長一寸，炭火上塗麻油炙乾，抉開牙關，令咬定，約人行十里許，又換甘草一段，然後灌藥極效。或以蘇合香丸擦牙，或南星、冰片擦之。

不語：脾脈絡胃，夾咽，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脈系舌本，心脾受風故舌強不語。亦有因腎脈不上，循喉嚨挾舌本者，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會厭者音聲之戶，舌者聲之機，唇者聲之扇，風寒客於會厭，故卒然無音。若因痰迷心竅，當清心火。若因濕痰，當清脾熱。若因風熱，當清肝火。若因風痰，當導痰涎。若因虛火上炎，當壯水之主。若因虛寒厥逆，當益火之原。神仙解語丹、滌痰湯、加味轉舌膏、八味丸，隨證選用。取龜尿少許，點舌神效。置龜於新荷葉上，以豬鬃鼻內戳之，立出。

手足不隨：肌膚盡痛，諸陽之經，皆起於手足，而循行於身體。風寒客於肌膚，始爲痹，復傷陽經，隨其虛處而停滯，與血氣相搏，故風痹而手足不隨。實者，脾土太過，當瀉其濕。虛者，脾土不足，當補其氣。血枯筋急者，四物湯。木旺風搖者，四物湯加鉤籐、秦艽、防風。痰多者，六君子加秦艽、天麻、竹瀝、薑汁。

自汗：風多者，桂枝湯。若表虛者，玉屏風散。陽氣虛者，耆附湯。若兼盜汗者，補中益氣送六味地黃丸或當歸六黃湯。

半身不遂：譬如樹木，或有一邊，津液不蔭注而枝葉偏枯，故知偏枯一證，皆由氣血不周。經曰：風氣通於肝，風搏則熱盛，熱盛則水乾，水乾則氣不榮，精乃亡，此風病之所由作也。故曰：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古方有順氣勻氣散、虎骨散、虎脛骨酒，外用蠶沙二石，分作三袋，蒸熱着患處，冷再易，以瘥爲度；內用羊脂，入粳米、葱白、薑、椒、豉煮熟，日食一具，十日止，大效。

口眼喎斜：多屬胃土，而有筋脈之分。經云：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僻，皆急不能卒視，此胃土之筋病也。又云：足陽明之脈，挾口環唇，此胃土之脈爲病也。口目常動故風主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先燒皂角薰之，以逐外邪，次燒乳香薰之，以順血脈，酒煎桂枝，取汁一碗，軟布浸收，左喎搐右，右喎搐左，服清陽湯、秦艽升麻湯，或二方合用，外感加葱白。

小便不利：中風小便不利，不可以藥利之。自汗則津液外亡，小便自少，清熱止汗，小便自行也。

遺尿：多屬氣虛，宜參耆湯少加益智，頻頻啜之。

多食：風木盛則尅脾，脾受尅求助於食，當瀉肝理風以安脾，脾安則食自如常也。

痰涎壅盛：宜用吐法，稀涎散或橘紅一片，逆流水七碗，煎至二碗，頓服，白湯導之，吐痰之聖藥也。二陳湯、星香散加竹瀝、薑汁。虛者六君子同星香散，脈沉伏無熱者，三生飲加全蝎一個。養正丹可以墜下痰涎，鎮安元氣。肥人多中，氣盛於外，而歉於內，人肥必氣急而肺盛，肺金尅肝木故痰盛。治法以理氣爲急。

身痛：中府者多身痛，爲風氣所束，經脈不和。宜鐵彈丸。虛寒者，十味剉散。

昏冒：心神不足，痰滯於心胞絡。宜至寶丹，或牛黃清心丸。

豫防中風：《寶鑑》云：凡大指次指麻木，或不用者，三年內有中風之患，宜服愈風湯、大麻丸。薛立齋云：豫防者，當養氣血，節飲食，戒七情，遠幃幙。若服前方，適所以招風取中也。

脈：中風之脈，每見沉伏，亦有脈隨氣奔，指下洪盛者。浮遲者吉，堅大急疾者凶。浮大爲風，浮遲爲寒。浮數無熱亦爲風，大爲火，滑爲痰。

《醫宗必讀・真中風》 虎骨散　治半身不遂，肌肉乾瘦爲偏枯。忌用麻黃發汗。此方潤筋去風。［略］

地黃飲子　治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腎虛弱，其氣厥不至舌下。

【略】

十味剉散　治中風血弱，筋骨疼痛，舉動艱難。

《景岳全書・雜證謨・諸風》 論續命等湯

按歷代相傳治中風之方，皆以續命等湯爲主。考其所自，則始於《金匱要略》附方中有《古今錄驗》續命湯，然此必宋時校正之所增，而非仲景本方也。此自隋唐以來，則孫氏《千金方》乃有小續命、大續命、西川續命、排風等湯，故後世宗之，無不以此爲中風主治矣。夫續命湯以麻黃爲君，而以薑、桂並用，本發散外邪之佳方也。至小續命、大續命、西川續命等湯，則復加黃芩

以兼桂、附，雖曰相制，而水火冰炭，道本不同，即有神妙，終非余之心服者。其他無論，獨怪乎河間、東垣、丹溪三子者，既於中風門皆言此病非風矣，而何於本門皆首列小續命湯，而附以加減之法曰：無汗惡寒，麻黃續命湯；有汗惡風無熱，桂枝續命湯；有汗身熱不惡寒，白虎續命湯；有汗身熱不惡風，葛根續命湯；無汗身涼，附子續命湯。若此諸法，但用治外感則可，用治內傷則不可，而三子之卷卷不舍者，皆此數方，又何前後之言不相應耶？再如大秦艽等湯，在《機要》《發明》俱云：治中風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如是血弱不能養筋，宜養血而筋自榮，以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主之。夫秦艽湯雖有補血之藥，而寒散之劑居其半。夫既無六經之外邪，而用散何爲也？既無阻隔之火邪，而用寒何爲也？寒散既多，又果能養血氣而壯筋骨乎？秦艽湯且不可，愈風湯則尤其不可者也。吾不知用此法者，果出何意？

論治中風

凡治風之法，宜察淺深虛實及中經中臟之辨。蓋中經者，邪在三陽，其病猶淺，中臟者，邪入三陰，其病則甚。若在淺不治，則漸入於深；在經不治，則漸入於臟，此淺深之謂也。又若正勝邪者，乃可直攻其邪；正不勝邪者，則必先顧其本，此虛實之謂也。倘不知此，則未有不致敗者。

一、大風大寒直中三陰致危者，必用《金匱》續命湯去石膏治之。若風寒在經，而頭疼惡寒，拘急身痛者，宜麻黃湯，麻桂飲隨證加減主之，甚者亦宜續命湯。若頭疼有汗惡風者，宜桂枝湯，或五積散。若風邪在經，熱多寒少，而爲偏枯疼痛發熱者，宜大秦艽湯主之，甚者愈風湯亦可。

一、風寒諸病，無非外感證也。如輕淺在肺者，則爲傷風。稍深在表裏之間者，則爲瘧疾。留連經絡者，則爲寒熱往來。遍傳六經，徹內徹外者，則爲傷寒、瘟疫。久留筋骨者，則爲風痹、痛風，或爲偏風。風熱上壅者，則爲大頭時毒。風濕相搏者，則爲大風、癘風。浮在肌膚者，則爲斑疹、瘡毒。感在嶺南者，則爲瘴氣。凡此者皆外感風寒之病，俱有門類，方論具載各條。舍此之外，但無表證者，均不得指爲風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非風》　非風諸證治法

凡非風證未有不因表裏俱虛而病者也，外病者病在經，內病者病在臟。治此之法，只當以培補元氣爲主，若無兼證，亦不宜攻補兼施，徒致無益。蓋其形體之壞，神志之亂，皆根本傷敗之病，何邪之有？能復其元，則庶乎可望其愈。

一、初病卒倒，危急不醒，但察其有無死證。如無死證，而形氣不脫，又無痰氣，但扶定掐其人中，自當漸醒，或以白湯、薑湯徐徐灌之，亦可待其甦醒，然後察證治之。若無痰無氣，而息微色白，脈弱暴脫者，急以獨參湯或淡薑湯灌之俱可。若其有痰甚者，以前治痰法吐之；其痰不甚，或以白湯調抱龍丸一丸，以暫開其痰。無痰聲者不可用。若因氣厥昏沉而氣壅喘滿，氣閉不醒者，則用淡薑湯調蘇合丸一丸，以暫開其氣。若氣不壅滿者不可用。其有久之不醒，或牙關不能開者，則以半夏或牙皂、細辛之類爲末，少許吹入鼻中，有嚏者可治，無嚏者不可治。或以皂莢爲末，撚紙燒烟衝入鼻中亦可。

一、人於中年之後，多有此證，其衰可知。經云：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正以陰虛爲言也。夫人生於陽而根於陰，根本衰則人必病，根本敗則人必危矣。所謂根本者，即眞陰也。人知陰虛惟一，而不知陰虛有二：如陰中之水虛，則多熱多燥，而病在精血；陰中之火虛，則多寒多滯，而病在神氣。若水火俱傷，則形神俱弊，難爲力矣。火虛者，宜大補元煎、右歸飲、右歸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庶可以益火之源。水虛者，宜左歸飲、左歸丸、六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庶可以壯水之主。若氣血俱虛，速宜以大補元煎之類，悉力挽回，庶可療也。凡多熱多火者忌辛溫，及參朮薑桂之類，皆不宜輕用。多寒多濕者忌清涼，如生地、芍藥、麥冬、石斛之類，皆非所宜。若氣虛卒倒，別無痰火氣實等證，而或者妄言中風，遽用牛黃丸、蘇合丸之類再散其氣，則不可救矣。

一、非風有火盛而病者，即陽證也。火甚者，宜專治其火，以徙薪飲、抽薪飲、白虎湯之類酌而用之。火微者，宜兼補其陰，以一陰煎、二陰煎，或加減一陰煎之類主之。凡治火之法，但使火去六七，即當調治其本。然陽盛者陰必病，故治熱必從血分，甚者用苦寒，微者用甘涼，欲其從乎陰也。

一、非風有寒盛而病者，即陰證也，專宜益火。寒微者，宜溫胃飲、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寒甚者宜右歸飲、回陽飲、理中湯、四逆湯之類主之。然寒勝者陽必病，故治寒之法，必從氣分而從乎陽也。如陽脫寒甚者，仍宜灸關元、氣海、神闕，以回其陽氣。

一、非風眩運，掉搖惑亂者，總由氣虛於上而然。經曰：上氣不足，腦

爲之不滿，頭爲之苦傾，目爲之苦眩。又曰：上虛則眩。此明訓也。凡微覺此證，即當以五福飲之類培其中氣；虛甚者，即宜用大補元煎，或十全大補湯之類治之，否則，卒倒之漸所由至也。丹溪曰：無痰不作運。豈眩運者必皆痰證耶？此言最爲不安，別有詳義，見眩運門。

一、非風麻木不仁等證，因其血氣不至，所以不知痛癢。蓋氣虛則麻，血虛則木，麻木不已，則偏枯痿廢漸至日增，此魄虛之候也。經曰：痱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此即其類，而但有微甚之辨耳。又經曰：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亦此類也。故凡遇此證，只宜培養血氣，勿得誤認爲痰。

一、夏月卒倒，忽患非風抽搐等證，此火剋金，熱傷氣而然，即今人之所謂暑風也。氣虛者宜用參芪，或十味香薷飲亦可。若水不制火而多煩渴者，宜生脈散，或人參竹葉石膏湯。若火獨盛者，宜瓜水綠豆飲，或用芩連之屬，暫解其熱。若單由傷氣而無火者，宜獨參湯，或四君子湯。若伏陰在內，而陽虛氣脫者，必用附子理中湯，或六味回陽飲之類，放膽用之，勿謂夏月忌溫熱，此不達之言也。

一、肥人多有非風之證，以肥人多氣虛也。何以肥人反多氣虛？蓋人之形體，骨爲君也，肉爲臣也。肥人者，柔勝於剛，陰勝於陽者也。且肉以血成，總皆陰類，故肥人多有氣虛之證。然肥人多濕多滯，故氣道多有不利，若果痰氣壅滯，則不得不先爲清利，宜於前治痰之法隨宜暫用。若無痰而氣脫卒倒者，必宜四君、六君或十全大補湯、大補元煎之類主之。

一、非風煩熱自汗，小水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蓋津液外泄，小水必少，若再用滲利，則陰水愈竭，無以制火，而躁煩益甚，但使熱退汗止，則小水自利也。況自汗者多屬陽明之證，亦忌利小便。宜生脈散、一陰煎之類主之，火甚者，宜加減一陰煎。

一、非風遺尿者，由腎氣之虛脫也，最爲危證，宜參、芪、歸、朮之類補之是矣。然必命門火衰，所以不能收攝，其有甚者，非加桂附，終無濟也。

一、尸厥、酒厥、痰厥、氣厥、血厥之屬，今人皆謂之中風，而不知總屬非風也，俱詳後厥逆本門。

論用藥佐使

凡非風而有兼證者，則通經佐使之法本不可廢。蓋其脈絡不通，皆由血氣，血氣兼證，各有所因：如因於風者必閉鬱，因於寒者必凝澀，因於熱者必乾涸，因於濕者必壅滯，因於虛者必不運行。諸如此者，皆能阻塞經絡，此佐使之法所以亦有不同也。凡風閉者，宜散而通之，如麻黃、桂枝、柴胡、羌活、細辛、白芷之屬是也。寒凝者，宜熱而通之，如葱、椒、桂、附、乾薑之屬是也。熱燥者，宜涼而通之，如芩、連、梔、柏、石膏、知母之屬是也。濕滯者，宜溫利而通之，如蒼朮、厚朴、茵陳、萆薢、五苓之屬是也。血滯者，宜活而通之，如芎、歸、牛膝、紅花、桃仁、大黃、芒硝之屬是也。氣滯者，宜行而通之，如木香、香附、烏、沉、枳、藿之屬是也。痰滯者，宜開而通之，如南星、半夏、牛黃、天竺黃、硃砂、海石、玄明粉之屬是也。氣血虛弱者，宜溫補而通之，如參、芪、歸、朮、熟地、枸杞、杜仲、牛膝之屬是也。凡此通經之法，若乎盡矣，然虛實之異猶當察焉。蓋通實者，各從其類，使無實邪，而妄用通藥，則必傷元氣，反爲害矣。通虛者，則或陰或陽，尤當知其要也。如參芪所以補氣，而氣虛之甚者，非薑附之佐，必不能追散失之元陽；歸地所以補精血，而陰虛之極者，非桂附之引，亦不能復無根之生氣。寒邪在經，而客強主弱，非桂附之勇則血脈不行，寒邪不去。痰濕在中而土寒水泛者，非薑附之煖，則脾腎不健，痰濕不除。此通經之法，大都實者可用寒涼，虛者必宜溫熱也。但附子之性，剛勇而熱，凡陰虛水虧而多熱多燥者，自非所宜；若無燥熱，但涉陽虛，而諸藥有不及者，非此不能達也。古人云：附子與酒同功，義可知矣。今人謂附子有毒，多不敢用，不知製用得宜，何毒之有，此誠奇品，其毋忽之。

辨經臟諸證

凡非風等證，當辨其在經在臟。經病者輕淺可延，臟病者深重可畏；經病者病連肢體，臟病者敗在神氣。雖病在經者無不由中，而表裏微甚則各有所主，此經臟之不可不辨也。然在經在臟，雖有不同，而曰陰曰陽，則無不本乎氣血，但知氣血之緩急，知陰陽之虧勝，則盡其善矣。若必曰某臟某經，必用某方某藥，不知通變，多失其眞。故凡鑿執之談，每有說得行不得者，正以心之所至，口不能宣也，必也知幾知微，斯足稱神悟之品。

一、經病之輕證：皮毛枯澀，汗出，眩運，鼻塞者，肺之經病。血脈不榮，顏色憔悴者，心之經病。肌肉消瘦，浮腫不仁，肉瞤筋惕，四肢不用者，脾

之經病。筋力疲困，拘急掉瘛，脇肋脹痛者，肝之經病。口眼歪斜者，足陽明及肝膽經病。骨弱無力，坐立不能者，腎之經病。

一、經病之危證：皮腠冰冷，滑汗如油，畏寒之甚者，肺之經病。舌強不能言者，心腎經病。唇緩口開手撒者，脾之經病。眼瞀昏黑無見，筋痛之極者，肝腎經病。耳聾絕無聞，骨痛之極者，腎之經病。反張戴眼，腰脊如折者，膀胱經病。

一、臟病之稍輕證：咳嗽微喘，短氣，悲憂不已者，病在肺臟。言語無倫，神昏多笑，不寐者，病在心臟。腹滿少食，吐涎嘔惡，吞酸噯氣，譫語多思者，病在脾胃。胸脇氣逆，多驚多怒者，病在肝膽。少腹疼痛，二便不調，動氣上衝，陰痿，呻吟多恐者，病在腎臟。

一、臟病之危證：氣大急大喘，或氣脫失聲，色灰白或紫赤者，肺腎氣絕。神脫色脫，昏沉不醒，色赤黑者，心臟氣絕。痰涎壅極，吞吐不能，呃逆不止，腹脹之極，色青黑者，脾胃氣絕。眼閉不開，急躁擾亂，懊憹囊縮，色青灰白者，肝臟氣絕。聲瘖不出，寒厥不回，二便閉不能通，泄不能禁者，腎臟氣絕。

不治證

凡非風口開眼閉，手撒遺尿，吐沫直視，聲如鼾睡，昏沉不醒，肉脫筋痛之極，髮直，搖頭上竄，面赤如裝，或頭重，面鼻山根青黑，汗綴如珠，痰聲漉漉者，皆不治。

一、非風之脈，遲緩可生，急數弦大者死。

《醫門法律・中風門・中風論》 喻昌曰：中風一證，動關生死安危，病之大而且重，莫有過於此者。《內經》風、痹、痿、厥四證，各有顯論，獨風論中泛及雜風。至論中風，惟曰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不過兩述其名而已。後論五藏幷胃府之風，亦但各述其狀而已。賴仲景《金匱》書，表章先聖云：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舉者，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又云：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流涎沫。又云：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榮緩則爲亡血，衛緩即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以及五藏風脈死證，語語金鍼，大有端緒之可求矣。仲景以後，英賢輩出，方書充棟，何反漫無取裁？坐令中風一證，鮮晝一之法，治之百不一効。昌生也晚，敢辭不敏，逐條引伸《內經》仲景聖法，爲治例而先立論以括其要焉。然世咸知仲景爲立方之祖，至中風證，仲景之方，首推侯氏黑散爲主方，後人罔解其意，謹幷明之。夫八風之邪，皆名虛邪，人身經絡營衛素盛者，無從入之，入之者，因其虛而襲之耳。《內經》謂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禁之，不能傷也。又謂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靈樞》亦謂聖人避邪，如避矢石，是則虛邪之來，爲害最烈，惟良工知禁之，聖哲知避之矣。然風爲陽邪，人身衛外之陽不固，陽邪乘陽，尤爲易入。即如偏枯不仁，要皆陽氣虛餒，不能充灌所致。又如中風卒倒，其陽虛更審，設非陽虛，其人必輕矯便捷，何得卒倒耶？仲景之謂脈微而數，微者指陽之微也，數者指風之熾也。所出諸脈諸證，字字皆本陽虛爲言，然非仲景之言，而《內經》之言也。《內經》謂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可見風性善走空竅，陽虛則風居空竅，漸入府藏，此惟離照當空，群邪始得畢散。若胸中之陽不治，風必不出矣。扁鵲謂虢太子尸厥之病曰：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見五絡之絡於頭者，皆爲陽絡。而邪阻絕於上，其陽之根於陰，陰陽相紐之處，而正復破散於下，故爲是病。古人立言之精若此。仲景以後，醫脈斬焉中斷。後賢之特起者，如劉河間則主火爲訓，是火召風入，火爲本，風爲標矣。李東垣則主氣爲訓，是氣召風入，氣爲本，風爲標矣。朱丹溪則主痰爲訓，是痰召風入，痰爲本，風爲標矣。然一人之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曷不曰：陽虛邪害空竅爲本，而風從外入者，必挾身中素有之邪，或火，或氣，或痰而爲標耶？王安道謂審其爲風，則從《內經》。審其爲火，爲氣，爲痰則從三子。徒較量於彼此之間，得非無權而執一耶？且從三子，固各有方論可守，從《內經》，果何着落耶？中風門中，大小續命湯及六經加減法，雖曰治風，依然後人之法也。《金匱》取《古今錄驗》續命湯，治風痱之身無痛，而四肢不收者。仲景所重原不在此，所重維何？則驅風之中兼填空竅，爲第一義也。空竅一實，庶風出而不復入，其病瘳矣。古方中有侯氏黑散，深得此意，仲景取爲主方，隨製數方，輔其未備。後人目覩其方，心炫其指，詎知仲景所爲心折者，原有所本，乃遵《內經》。久塞其空，是謂良

工之語耶。觀方下云：服六十日止，藥積腹中不下矣。久塞其空，豈不彰明哉。後人以無師之智，爚亂成法。中風之初，治其表裏，風邪非不外出，而重門洞開，出而復入，迺至莫禦者多矣。又謂一氣微汗，一旬微利，要亦五十步之走耳。正如築堤禦水，一旬一氣，正程功課効之日，豈有姑且開堤泄水，重加板築之理哉？是以後人委曲偏駁，不似先聖直切精粹。諸家中風方論，直是依樣葫蘆，不足觀矣。非然也，三人行，必有我師，況綜列群方，贊其所長，核其所短。俾學者一簡勘而心地朗然，坐進此道，用之如鍾離丹熟，銅鐵皆金，其師資於前賢，豈不大耶？謹論。

中風之脈，各有所兼，兼則益造其偏，然必顯呈於脈。蓋新風挾舊邪，或外感，或內傷，其脈隨之忽變。兼寒則脈浮緊；兼風則脈浮緩；兼熱則脈浮數；兼痰則脈浮滑；兼氣則脈沉濇；兼火則脈盛大；兼陽虛則脈微，亦大而空；兼陰虛則脈數，亦細如絲；陰陽兩虛則微數，或微細。虛滑爲頭中痛，緩遲爲營衛衰。大抵陽浮而數，陰濡而弱，浮滑沉滑，微虛散數，皆爲中風。然虛浮遲緩，正氣不足，尚可補救，急大數疾，邪不受制，必死無疑。若大數未至急疾，猶得不死。經言風氣之病，似七診而非，故言不死。可見大數爲風氣必有之脈，亦未可定爲死脈耳。

岐伯謂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仲景謂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舉者，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門戶指入絡、入經、入府、入藏言也。經言百病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膚，稟於腸胃。此則風之中人，以漸而深，其人之門戶未至洞開，又不若急虛卒中，入藏之驟也。仲景會其意，故以臂不舉爲痹，叙於半身不遂之下。謂風從上入，臂先受之，所入猶淺也。世傳大拇一指獨麻者，三年內定中風，則入其淺者矣。然風之中人，必從榮衛而入，風入榮衛則榮脈改微，衛脈改數，引脈以見其人，必血舍空虛，而氣分熱熾，風之繇來匪朝伊夕也。

《內經》言偏枯者不一，曰汗出偏阻，曰陽盛陰不足，曰胃脈內外大小不一，曰心脈小堅急，曰腎水虛。《靈樞》亦敘偏枯於熱病篇中，皆不言風，皆不言其本於何邪。豈非以七情、饑飽、房室，凡能虛其藏氣，致榮衛經脈痹而不通者，皆可言邪耶。河間主火立說，即腎水虛，陽盛陰不足之一端也。東垣主氣立說，即七情鬱遏之一端也。丹溪主痰立說，即飲食傷脾之一端也。一病之中，每多兼三者而有之，安在舉一以括其他乎？經云：不能問其正安，問其餘。偏枯病陽盛陰不足固有之，而陽氣虛衰，痹而不通者尤多，可問其餘耶。

中絡者，肌膚不仁。中經者，軀殼重着。中府即不識人。中藏即舌難言，口流涎沫。然中府必歸胃府，中藏必歸心藏也。

中絡邪正入衛，猶在經脈之外，故但肌膚不仁。中經則邪入於榮脈之中，內而骨外而肉，皆失所養，故軀殼爲之重着，然猶在軀殼之間。至入府、入藏，則離軀殼而內入，邪中深矣。府邪必歸於胃者，胃爲六府之總司也，稟於腸胃，非舉大小二腸並重。蓋風性善行空竅，水穀入胃則胃實腸虛，風邪即迸入腸中，少頃水穀入腸則腸實胃虛，風復迸入胃中，見胃風必奔迫於二腸之間也。風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津液，結爲痰涎，壅塞隧道。胃之支脈絡心者，纔有壅塞，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也。諸藏受邪至盛，必迸入於心而亂其神明，神明無主，則舌縱難言，廉泉開而流涎沫也。

偏枯病脈之遲緩，見於寸口，榮衛之行不逮也。外則身癢而癮疹，內則胸滿而短氣，榮脈內外，邪氣充斥，去府不遠矣。

脈之行度，一晝一夜，復朝寸口。榮衛氣衰，寸口之脈遲緩不逮。身癢癮疹，非但風見於外，由榮衛氣弱，自致津凝血滯也。胸滿非獨風見於內，由榮衛不行，邪混胸中，阻遏正氣也。榮衛氣衰，邪之入府、入藏，孰從禁之？故以寸口脈辨其息數，斯邪入之淺深，可得而諦之耳。

昔人云：中府多着四肢。用一多字，明是卜度之辭，乃遂執此語，以當中府見症，何其疎耶？夫四末在軀殼之外，非府也。若謂脾主四肢，脾更屬藏而非府矣。大抵風淫末疾，但是風淫於內，毋論中經、中府、中藏，必四末爲之不用，其不專屬中府明矣。然則四肢何以不舉耶？人身榮衛正行於軀殼之中者也。風入榮衛，即邪氣盛而本氣衰，如樹枝得風，非搖則折。故知四肢不舉者，榮衛之氣短縮不行所致也。

中藏多滯九竅，此亦卜度之辭。五藏開竅於眼、耳、鼻、口、舌固矣，而前後二陰之竅，又屬府不屬藏，未可並舉也。五藏非一齊俱中，但以何竅不利驗何藏受邪，差可耳。然諸家舍外候別無內諦之法，且無畫一之方，又何疎耶？蓋風中入藏，關係生死安危，辨症既不清，用藥自不當，故特引《內經》

《金匱》奧義，詳之如左。

風中五藏，後世忽略。諸家方論，無津可問，茲會經意以明其治。經曰：肺中於風，多汗惡風，時咳，晝差暮甚，診在眉上，其色白。此舉其外候也。《金匱》曰：肺中風狀，口燥而喘，身運而重，胃虛而腫脹，則幷詳其內證矣。經曰：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此形其浮散之狀也。至《金匱》則曰：肺死藏，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合沉以徵其浮，而藏氣之存否，始得煥然無疑矣。大凡仲景表章《內經》，皆自出手眼，以述爲作，學者知之，他藏倣此。

風既中肺，則火熱隨之，耗其津液，搏其呼吸，口燥而喘，勢有必至，然未入之先，已傷及榮衛所主之肌肉，水穀所容之胃府，逮風入肺而亂其魄，運用之機盡失。故身運而重，胃虛而腫脹等證，相因互見也。然藏氣未絕，猶屬可生，若脈見浮之而虛，其藏眞欲散可知，加以有浮無沉，按之弱如葱葉，則在上之陽不下入於陰矣，其下無根，則孤陰且以漸而亡矣。《內經》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者，正指此等無根之脈而言也。

經曰：肝中於風，多汗惡風，善悲，色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金匱》曰：肝中風者，頭目瞤而脇痛，行常僵，令人嗜甘。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風木之藏，更中於風。風性上搖，必頭目瞤動；風耗血液，必筋脈縱急；其死脈浮之弱，按之如按索不來，則浮沉之間陰陽已見決離；或曲如蛇行，仍是上下不動，惟在中者儘力奔迫，皆藏氣垂絕之象也。

經曰：心中於風，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金匱》分爲二候，其曰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食，心中饑，食即嘔吐，此外因也；其曰心傷者，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內因也。心死藏，浮之實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心藏中風，分之爲二者，其一以外入之風，必從他藏迸至，心不受邪故也。宜隨其藏氣兼去其風。其一以七情內傷神明，眞陰不守，而心火炎上，頭目發赤。藏眞既從火上炎，陰之在下者，無陽以舉之則下重。其衛外之陽，不得入通於心，則發熱。其受盛之府，藏氣不交，鬱而內鼓，則當臍跳動。死心脈，《內經》形容不一，仲景總會大意，謂心藏垂絕之脈，一舉一按，短數而動，浮沉不可息，數之狀若此。

經曰：脾中風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金匱》曰：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脾死狀，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死。

風入脾藏，爲賊邪，外掣皮目，內亂意識，四肢怠惰。形如醉人，有必至也。加以胸中短氣，脾藏之傷已見一班。若脈更來去至止不常，浮之益大堅，是爲獨陽；按之潔潔狀如搖，是爲獨陰，故其動非活動轉，非圓轉，非藏氣之垂絕而何。

經曰：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如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金匱》闕此，腎死藏，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面龐然浮腫者，腎氣不能蟄封收藏，濁氣上干於面也。脊痛不能正立者，腎間生氣不鼓，腰府憊而僂俯，與隱曲不利，同一源也。《金匱》雖見缺文，大要兩腎藏精宅神，一身根本，多慾致虛，風最易入，腰曲，脊垂，舌卷，小便不禁，皆其候也。中腎從來兼此四者，本實先撥可知。然腎藏眞陽，腎基未壞，眞陽可居，必無死脈。若浮之而堅，陽已離於陰位，按之亂如轉丸，則眞陽搏激而出，不能留矣。若益下入尺中，則眞陽先去，所餘孤陰，亦亂而下趨。正所謂陽從上脫，陰從下脫也。

風中入藏，最防迸入於心，後世悉用腦麝引風入心，尤而效之。莫有知其非者，茲舉《金匱》二方，以明其治。

侯氏黑散　治中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用之以治風癲，仲景製方皆匠心獨創，乃於中風證，首引此散，豈非深服其長乎。夫立方而但驅風補虛，誰不能之。至於驅之補之之中，行其堵截之法，則非思議可到。方中取用礬石，以固澀諸藥，使之留積不散，以漸填其空竅，服之日久，風自以漸而熄。所以初服二十日，不得不用溫酒調下，以開其痹着，以後則禁諸熱食，惟宜冷食，如此再四十日，則藥積腹中不下，而空竅填矣。空竅填則舊風盡出，新風不受矣。蓋礬性得冷即止，得熱即行。故囑云：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抑何用意之微耶。

風引湯　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瘛瘲，日數十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可見大人中風牽引。少小驚癇，瘛瘲，正火熱生風，五藏亢甚，歸迸入心之候。蓋驚癇之來，初分五藏，後迸入心，故同治也。巢氏用此治腳氣，豈非以石性

易於下達，可勝其濕熱，不使攻心乎。夫厥陰風木，與少陽相火同居，火發必風生，風生必挾木勢侮其脾土，故脾氣不行，聚液成痰，流注四末因成癱瘓。用大黃爲君，以蕩滌風火熱濕之邪矣，隨用乾薑之止而不行者以補之，用桂枝、甘草以緩其勢，用諸石藥之濟以堵其路。而石藥之中，又取滑石、石羔清金以伐其木，赤白石脂，厚土以除其濕，龍骨、牡蠣以收斂其精神魂魄之紛馳；用寒水石以助腎水之陰，俾不爲陽光所劫。更用紫石英以補心神之虛，恐主不安，則十二官皆危也。明此以治入藏之風，游刃有餘矣。何後世以爲石藥過多，舍之不用，而用腦麝以散其眞氣，花蛇以增其惡毒，智耶愚耶，吾不解矣。

按：《金匱》風引湯，當在侯氏黑散之下，本文有正氣引邪，喎僻不遂等語，故立方即以風引名之。侯氏黑散，顓主補虛以熄其風，此方兼主清熱火濕以除其風也。集者誤次於寸口脈遲而緩之下，則證與方不相涉矣。

風中五藏，其來有自藏氣先傷，後乃中之，火熱氣濕痰虛，六賊勾引深入，一旦卒倒無知，遍身牽引，四末不用，但得不死，亦成癱瘓。何藏先傷，調之使平，不令迸入於心，乃爲要也。

五藏各藏一神，不可傷之。經謂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膝難以俛仰。是風雖未入，藏眞先已自傷，火熱氣濕痰虛，迎之內入，多汗惡風等證，因之外出，治之難矣。善治者乘風未入，審其何藏先傷何邪，徹土綢繆，最爲扼要之法也。

中風外證，錯見不一。風火相煽，多上高巔；風濕相搏，多流四末；手足麻木，但屬氣虛；關節腫痹，濕痰凝滯。偏正頭痛，愈風丹，目蠕面腫，胃風湯，風濕，薏苡仁湯、排風湯，麻木，人參補氣湯，腫痹，舒筋散。

寒熱似瘧，解風爲宜，風藏痰隧，搜風最當。

解風散，搜風丸。

經絡及府，治分淺深。表裏之邪，大禁金石。

中絡，桂枝湯，中經，小續命湯加減，表裏兼治，防風通聖散，祛風，至寶膏，攻裏，三化湯、搜風丸。

左癱右瘓，風入筋骨，宣導其邪，緩以圖之。

舒筋保安散。

卒中灌藥，宜用辛香。開痰行氣，調入蘇合。

南星湯調蘇合丸，順氣散，匀氣散，稀涎散。

四肢不舉，有虛有實。陽明虛，則宗筋失潤，不能束骨而利機關；陽明實，則肉理緻密，加以風邪內淫，正氣自不週流也。

虛用六君子湯，實用三化湯合承氣湯。

口眼喎斜，邪急正緩，左急治左，右急治右，先散其邪，次補其正。

左急三聖散，右急匀氣散。

轉舌、正舌，方名雖美，少陰脈縈舌本，三年之艾，不言標矣，資壽解語，猶爲近之。

轉舌膏，正舌散，資壽解語湯。

風初入府，肌肉蠕瞤，手足牽強，面腫能食，胃風宜投胃風湯。

風初入藏，發熱燥煩，先用瀉青，兼解表裏；次用愈風，磨入四白。

瀉青丸，愈風湯，四白丹。

養血豁痰，枘鑿不入，先其所急，不宜並施。

養血，大秦艽湯，當歸地黃湯，天麻丸。豁痰，滌痰湯，青州白丸子。熱痰，竹瀝荊瀝湯，貝母瓜蔞散。陰虛夾痰，千金地黃湯。

心火內蘊，膻中如燔，涼膈、清心功見一班。心血內虧，恍惚不寐，服二丹丸可以安睡。火盛壯水，勿辭迂緩，水升火降，枯回燥轉。

涼膈散，清心散，二丹丸，壯水地黃湯。

眞陽上脫，汗多肢冷，氣喘痰鳴，此屬不治。黑錫三建，引陽回宅，水土重封，虞淵浴日。

黑錫丹，三建二香湯。

腎水泛痰，眞陽未脫，治以星附，十中九活。

星附湯。

外風暴發，內風易熾，熱漑甘寒，避居密室，毋見可欲，毋進肥鮮，謹調千日，重享天年。

世傳中風之人，每遇外風一發，宜進續命湯以禦之，殊爲不然。風勢纔定，更用續命湯重引風入，自添蛇足也。惟用甘寒藥，頻頻熱服，俾內不召風，外無從入之路。且甘寒一可息風，二可補虛，三可久服，何藥不用耶。

律五條

凡風初中經絡，不行外散，反從內奪，引邪深入者，醫之過也。治中風壹如治傷寒，不但邪在三陽，引入三陰爲犯大禁，即邪在太陽，引入陽明少陽亦爲犯禁也。故風初中絡即不可引之入經，中經即不可引之入府，中府即不可引之入藏，引邪深入，釀患無窮，乃至多死少生，可無戒歟。

凡治中風自汗證，反利其小便者，此醫之過也。毋論風中淺深，但見自汗，則津液外出，小便自少，若更利之，使津液下竭，則榮衛之氣轉衰，無以制風火之勢，必增其煩熱，而眞陰日亡也。況陽明經利其小便尤爲犯禁，少陰經利其小便必失溲而殺人矣，可無戒歟。

凡治中風病，不明經絡府藏，徒執方書，妄用下法者，必至傷人，醫之罪也。

風中經絡，只宜宣之使散，誤下則風邪乘虛入府、入藏，釀患無窮。若夫中藏之候，多有平素積虛，藏眞不守者，下之立亡，不可不愼。惟在胃府一證，內實便秘者，間有可下，然不過解其煩熱，非大下也。所謂一氣之微汗，一旬之微利，亦因可用始用之。至於子和以下立法，《機要》以中藏者宜下爲言，則指下爲定法，胡可訓耶。然中藏有緩急二候，中府日久，熱勢深極，傳入藏者，此屬可下，而下必使風與熱俱去，塡其空竅，則風不再生。若開其瘀壅，必反增風勢，何以下爲哉。其卒虛身中急證，下藥入口，其人即不甦矣，可無辨歟。後世以中府之便秘指爲中藏，見其誤下不致損人，益信子和《機要》之法爲可用。設遇眞中藏證，下不中病，難可復追矣。

凡治中風四肢不舉證，不辨虛實，妄行補瀉者，醫之過也。四肢不舉，皆屬脾土。膏粱太過，積熱內雍者，爲脾土瘀實，宜瀉以開其壅。食少體羸，怠惰嗜卧者，爲脾土虛衰，宜補以健其運。若不辨而實者補之，虛者瀉之，寧不傷人乎。

凡治外中於風，不辨內挾何邪，誤執一家方書，冀圖弋獲，其失必多，醫之過也。

風邪從外入者，必驅之使從外出。然挾虛者，非補虛則風不出，挾火者非清熱則風不出，挾氣者非開鬱則風不出，挾濕者非導濕則風不出，挾痰者非豁痰則風不出。河間、東垣、丹溪，各舉一端，以互明其治。後學不知變通，但宗一家爲主治，倘一病兼此五者，成方果安在。況不治其所有，反治其所無，寧不傷人乎。

《侶山堂類辨・中風論》 夫邪之中於人也，有皮肉筋骨府藏之淺深，有陰陽寒熱燥濕之氣化。況風之善行而數變，是以傷於皮毛，則爲頭痛發熱，咳嗽鼽涕之輕證。入於血脈，則肌膚不仁，或爲癘瘍，或爲腫瘻。邪在肌肉筋骨，則爲痛痹，或爲拘攣，或爲偏枯。邪入於腹，或爲飧泄，或爲燥結。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唾痰涎。此邪入之有淺深，而病之有死生輕重也。夫天有六淫之邪，風有六氣之化，邪襲於陽則爲熱化，中於陰則爲陰寒。濕盛者，則痰涎上壅。燥盛者，則腸胃下結。邪氣盛者，則病氣形氣皆盛。正氣虛者，則病氣形氣皆虛。總屬天之風邪，而人身中有寒熱燥濕虛實之化。是以河間謂中風主於火，丹溪謂主於痰，東垣謂主於氣。又曰：中風之病，惟年老者有之。此皆未明陰陽氣化之道也。夫喎僻拘攣，目斜不語，在童稚則爲急慢驚風，在少壯則爲中風卒暴。予一姪女，年二十餘，體甚豐厚，精神強旺，六月盛暑，恆貪風涼，臨窗露卧，忽一日頭大痛，身熱無汗，口不渴而燥，手足拘急，口眼喎斜。余診之六脈沉細，予曰：邪已入藏，此危證也。次日即不能言，口唾涎，藥亦不受，病三日而死。如此之候，年少壯盛者比比，又非獨於老人也。經曰：夏傷於暑，冬傷於寒。是夏月止有風暑而無寒邪，即見陰寒之證，而宜於薑附之熱藥者，乃邪中於裏，陰而不得陽熱之化，非天之寒氣也。夏月陽氣盡發越於外而裏氣虛寒。時下名流咸以此證爲中寒，予微哂之曰：是固知年少之無中風也，若謂少壯之人血氣充實，而不爲風邪所中，是亦不應中寒中暑矣。此習俗之固弊，牢不可破者也。或曰：然則老年之多中風者，何氣使然？曰：年老之人，天癸已絕，血氣虛衰，腠理不密，故易於受風，且精氣竭而痰火盛，是以有因痰、因火、因氣之說焉。夫客氣邪風，中人多死。若五藏安和，元眞通暢，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靈樞經》曰：八風之邪，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則爲淋露寒熱。其有三虛則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是聖人之教化，又何嘗有年老少壯之分也。

《張氏醫通・中風門・中風》 石頑曰：中風一門，爲雜證開卷首義。其分經絡，定府藏，與傷寒無異，非精達南陽至理，難以語此。如西北爲眞中風，東南爲類中風，又爲諸病開一辨別方宜大綱。而傷寒主治，雖無一不具，未嘗昭揭其旨也。夫水土之剛柔，非特指中風而言，當知西北爲眞中風一

語，原是因東南水土孱弱，雖有卒倒昏迷，皆是元氣疏豁，爲虛風所襲，不可峻用祛風猛劑而設。其西北爲眞中風一語，原是對待東南類中而言，以其風氣剛暴，得以直犯無禁，則有卒然倒仆之患，未嘗言西北之人，絕無眞氣之虛而中之者。《內經》明言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即此一語，可證風從內發。但以西北資稟剛暴，風火素盛，加以外風猛厲易襲，所以西北中風，較之東南倍劇也。余嘗究心斯道，五十年來，歷診西北之人，中風不少，驗其痞痱遺尿，詎非下元之憊，而從事地黃飲、三生飲等治乎。喎僻不遂，詎非血脈之廢，而從事建中、十全等治乎。東南類中，豈無六經形證見於外，便溺阻隔見於內，即從事續命、三化等治乎。若通聖、愈風，即西北眞中，曾未一試也。讀古人書，須要究其綱旨，以意逆之，是謂得之。若膠執其語，反成窒礙，豈先哲立言之過歟？

諸病各有經脈、府、藏之分，而卒然倒仆，猶須審諦。嘗攷先哲論中風，首云中血脈則口眼喎斜，中府則肢節廢。夫肢節廢與口眼喎斜，皆屬六經形證。若中府則有便溺阻隔之患矣，中藏則性命危，此亦不過論其大綱，中藏豈絕無可治，而一概委之不救乎。

診　石頑曰：中風之脈，皆眞氣內虧，風邪得以斬關直入。即南方類中卒倒，雖當分屬虛屬火屬痰，總由腎氣衰微，不能主持，是以脈不能沉，隨虛風鼓激而見浮緩之象。昔人有云：中風之脈，每見沉伏，亦有脈隨氣奔指下洪盛者。當知中風之人，皆體肥痰盛，外似有餘，中實不足，加以房室內賊，遂致卒倒昏迷。其初中之時，周身之氣閉滯不行，故多沉伏，少頃氣還微省，則脈隨氣奔而見洪盛，皆風火痰濕用事也。大都中風之脈，浮小緩弱者生，堅大急疾者危。蓋浮緩爲中風之本脈，兼緊則多表邪，兼大則多氣虛，兼遲則多虛寒，兼數則多虛熱，兼滑則多痰濕，皆爲可治之脈。惟兼濇者，爲脈不應病，多爲危兆。以痰證脈濇，爲正氣虛衰，經絡閉滯，難於搜滌也。所以中風之脈，最忌伏濇不調，尤忌堅大急疾。《素問》云：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痞舌轉可治，則知堅急濇伏，皆難治之脈。況見聲痞舌機不轉，腎氣內衰之證乎。

《症因脈治・論〈內經〉〈金匱〉中風卒中症因各別治法不同》《內經》論中風，症因不一。有風入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慄然悶，名曰寒熱，此言風寒在表發寒熱也。有風氣入胃，不得外泄，則爲熱中，此言風邪入裏發熱也。有人瘦則外泄而寒，爲寒中泣出，此言人弱汗多，熱氣外泄，而爲虛寒也。有風氣與太陽俱入，散於分肉之間，肌內憤膹而有瘍，此言風毒逆於肉裏，而發瘡瘍也。有衛氣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此言惡癘之風，傷人衛氣，閉塞血脈而爲痲風癩風也。以上《內經》總敘風邪之症也。又云：風中五藏六府之俞，各入其戶，所中則爲偏風。此言風邪中於各經之俞，或左或右，則爲卒中偏風、半身不遂之症也。又云：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目風。此言頭風之症，能害人目也。又云：飲酒中風，多汗不可單衣，喘息惡風，口乾善渴，則爲漏風。此言因酒熱得風，故多汗惡風，口乾善渴，表裏皆病之症也。又云：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此言入房汗出，風中於內，必病遺尿便瀝之症也。又云：新浴中風，頭多汗惡風，若先一日則病甚頭痛，各首風。此言因浴見風而成頭風頭痛之症也。又云：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此言外傷於風之飧泄症也。又云：外在腠理，汗出汗泄衣，身體盡痛，名泄風。此言因自汗，成痛風之症也。以上《內經》論外感風中也。又云：春甲乙傷於風，嗌乾善怒，憎女子，名肝風。夏丙丁傷於風，善嚇色赤，言不快，名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風，四肢不欲動，微黃不嗜食，名脾風。秋庚辛傷於風，多汗惡風，時咳短氣，名肺風。冬壬癸傷於風，面龐然浮腫，有病不能正立，名腎風。又云：食飲不下，隔塞不通，失衣則脹，食寒則泄，形瘦腹大，名胃風。以上《內經》論內傷風邪也。至《千金方》則以《內經》風論發卒中四條，立名中風，而以半身不遂爲偏枯，身無痛、四肢不收爲風痱，奄忽不知人爲風懿，痹而不仁爲風痹。類中風，即爲當今中風之祖。至仲景《金匱》其第一條，則曰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此發《內經》所中爲偏風之條，而以脈之微數，以明不同中寒、中濕也。第二條，言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虛寒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縱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此發《內經》偏枯中風之症。若脈微數，則爲風熱。若脈不數，而見浮緊，則爲風寒。風寒初中皮膚，失治則或左或右喎僻不遂，故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此申明風邪之中人經絡藏府，次序輕重之不同也。第三條，言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營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

中經，則身癢而隱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按前條以寸口之脈浮緊明風寒從外而漸入於裏，此條以寸口之脈遲緩明亦是風寒從外而漸入於裏。第四條，言寸口脈沉而弱，沉則主骨，弱則主筋，沉即爲腎，弱即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黃汗出，故曰歷節。此言脈沉主骨，脈弱主筋，乃是汗出入水中風，而成歷節痛黃汗出之症。又云：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此言脈弱血虛中風而成痛風之症。又云：盛人脈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言不虛之盛人，脈多實大，今見濇小，且見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之症。例如《內經》飲酒中風，多汗喘息等條，又兼見歷節痛，不可屈伸之症也。又云：諸支節疼痛，身體尰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知母湯主之。此重申上文支節疼痛之痛風症，乃是外感，宜用桂枝芍藥知母湯，和營衛以散表邪也。又云：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斷泄。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此言筋傷骨痿，內傷枯細之症，似歷節痛風。然歷節痛風係外感症，必發熱，假令黃汗脛冷，且見發熱，方可爲歷節痛風症，方可散表。故下文復申曰：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散邪。以上《金匱》之論中風也。由此觀之，《內經》之論中風，總敍風邪致病，非專言卒中。暴仆之症。《千金方》則發卒中之偏枯、風痱、風懿、風痹四症，而補立治法。仲景《金匱》論風，即以《千金方》所發之半身不遂、四肢不收、奄忽不知人、風痹之歷節疼痛，而發明《千金》侯氏黑散治寒，風引湯治熱，擴充而爲卒中風之準繩。然止論外感風寒，未曾詳言內傷諸中。於是河間發火性急速，暴中卒倒，皆屬於火。東垣發氣鬱壅滯，氣虛受邪。丹溪發因痰而生熱，因熱而生痰。是則《千金》、仲景發卒中病，單主風寒，但言外感。故劉、李、朱先生，發主火、主氣、主痰，兼內傷卒中，亦全之矣。喻嘉言先生妙論叢生，獨著中風以《內經》邪害空竅之下，補出補虛、堵塞治法，此亦一偏之見，恐留而不去，反成其害矣。夫中風寒之症，有虛有實。有氣血不足，空腹見風，風邪乘虛而入者。有氣血壅滯，飲酒中風，風邪乘實而入者。有先中風寒，因而生痰生熱者。有先有痰熱，後召風寒者。夫饑寒迫切，因虛而邪得以外入，人人知之也。醉飽當風，因實而邪得外入，人所不知也。是以外有六經表症，則比例加減續節湯等散表；內見便溺阻塞，比例於三化湯等清裏。邪散正虛，當用補虛堵塞。古人分閉脫二條，以驗虛實，良有以也。至治風先治血，此言厲風傷血，血痹不行，當行血祛邪，非言補血即可治風，非言厲風傷氣，亦以血治。又云：中風之症，理氣爲先。此言氣道壅閉，故當先理其氣，非言凡治中風該用理氣也。故當細詳外感寒邪屬表者，比例《千金》之侯氏黑散、加減續命湯等散表。若積熱壅閉屬裏者，比例風引湯、三化湯等清裏。若內傷之陰火上炎、積熱上衝者，則遵河間治法。痰凝中脘，攻注成疾者，則丹溪、節齋之法當矣。故凡治病，切不可執一家論例。如四肢不舉與半身不遂，似同實異。四肢不舉，有虛有實；半身不遂，病邪爲患。故四肢不舉，以土不及爲虛，土太過爲實。土不及者，脾胃二經氣血不足，則渾身無力，四肢難於舉動，無麻木痛苦者也。土太過則氣血壅實，而四肢作楚，不能舉動，或痛或麻木或極冷如冰者也。至半身不遂，則壅滯者多，虛者少。豈以一人之身，有半邊不虛，半邊獨虛之理。即有偏中風寒者，亦止得外感寒邪，宜用辛散表邪，實非虛寒而宜溫補。《準繩》書註半身不遂，立胃脈沉濇爲虛，胃脈鼓大爲實，是矣。後於心脈小堅急，止註元陽不足一條。不知凡病有虛實，有心脈小堅急，元陽不足，即有心脈大搏指，心火太旺。書不盡言，學者宜細詳補解。不玩《內經》云：心氣熱則陽氣內動，發爲肌痹，傳爲脈痿。又云：陽有餘，陰不足，爲偏枯。又云：熱多則大筋軟短而拘，小筋弛張而痿。如是則半身不遂，未可指爲元陽不足一條立論。今之用熱藥，誤治偏枯筋痿，以至大害，禍本於此。

《症因脈治・中風總論・外感中風症》

秦子曰：中風之症，卒然仆倒，昏不知人。若痰涎暫升，少頃即醒，此中之輕者。卒然倒仆，昏不知人，痰涎壅盛，口噤失音，良久不醒，漸漸沉重，此中之重者。有外感，有內傷。外感者，眞中風也。內傷者，類中風也。

外感中風症

中風之症，卒然倒仆，身熱口噤，志亂神昏，四肢俱廢，良久不省，《內經》名曰風痱，東垣所謂中臟之重症也。若倉卒仆倒，少頃即醒，身熱痰涎，或見左癱右瘓，半身不遂，《內經》名曰偏枯，東垣所謂中腑之稍輕者。外無六經寒熱，內無便溺阻隔，無痰無喘，言語分明，惟見皮膚不仁，或麻或木，口眼喎斜，東垣所謂中血脈之最輕者。以上乃外感眞中風之症也。

中風之因：或坐卧當風，風入五內；或衣單被薄，卒遇暴風；或披星戴月，風露襲人。外邪乘虛入於諸經，而中風之症作矣。

中風之脈：左關浮弦，病在足厥陰少陽；左寸浮弦，病在手少陰少陽；左尺浮大，病在足少陰太陽；右寸浮洪，病在手太陰陽明；右關浮大，病在足太陰陽明；右尺浮大，病在三焦及命門。

中風之治：初起宜祛風滌邪，有表者，小續命湯、羌活愈風湯汗之；有裏者，三化湯下之；表裏俱見者，大秦艽湯、防風通聖散和之；痰涎壅盛者，竹瀝二陳湯合膽星湯、牛黃清心丸；積熱神昏，海藏清心丸。【略】

竹瀝二陳湯，治中脘痰滯。

膽星湯　治痰涎壅盛。

牛黃清心丸　治痰迷心竅。

海藏清心丸　治積熱迷心。

《症因脈治・中風總論・內傷中風論》　內傷中風論

秦子曰：以其不因外感，故曰內傷。以其症類中風症，故亦曰中風。古人名類中風，即此症也。

內傷中風症

中風之症：平居無故，倏爾仆倒，隨即甦醒，一年半載，又復舉發，三四發作，其病漸重或犯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甚則痰涎壅閉，便溺不通，至手撒口開，遺尿不語，乃爲不治。此內傷中風之症也。

中風之因：或本元素弱，勞役過度，五志厥陽之火，煎熬眞陰，陰虛則熱，熱則風生，風火相搏，痰涎自聚，不由外邪，其病自發。或膏粱積久，溼熱之氣，上熏成痰，迷其心竅，亦能倒仆，而成內傷之症。

中風之脈：空大氣虛，微細血弱，沉數沉實，膏粱積熱。

中風之治：初起脈細神清，宜活血安神，加減茯神湯。古人云：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此指內傷中風虛者而言也。若脈數沉實，昏冒不省，先宜清火爲急，安神丸。痰涎壅盛，當化痰理氣，滌痰湯。膏粱積熱者，清胃湯。俟諸症平安，然後養血安神。氣虛者，四君子湯。血虛者，四物湯。氣血皆虛，加味歸脾湯。

加減茯神湯　心火旺，加黃連。肺火旺，加山梔。肝火旺，加丹皮、山梔。尺脈數，加黃柏。元氣虛，加人參。

安神丸　治痰迷心竅。痰多加膽星，甚則加牛黃，心火加黃連，肺火加黃芩，肝火加山梔，腎火加黃柏，虛人加人參。

《症因脈治・外感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症：身發寒熱，暴仆卒倒，醒後或左或右，偏廢不用，或痛或木，或熱或冷，二便赤澁。此外感半身不遂之症也。

半身不遂之因：起居不愼，衛氣不固，風邪入於經絡，邪踞不散，氣血阻絕，則半身爲之廢矣。

半身不遂之脈：或病左，左手無脈。病右，右手無脈。或病左，左脈反大。病右，右脈反大。

半身不遂之治：脈洪大者，宜祛邪滌熱，大秦艽湯。外邪抑遏，脈伏不出者，加減續命湯，散其表邪。痰火壅閉經絡，脈伏不出者，三化湯、導痰湯，清其壅滯，則脈出而手足自如。

《症因脈治・內傷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症：或一手一指，先見麻木，一年半載，漸漸不能舉動，此病起於緩者。或痰火內作，忽爾僵仆，少頃即甦，半身不能舉動，此病因於火而急者。二者皆無表邪形象，故曰內傷半身不遂也。

半身不遂之因：或氣凝血滯，脈痹不行。或胃熱生痰，流入經隧，踞絕道路，氣血不得往還。或浩飲所傷，酒溼成癱，則半身不遂之症作矣。

半身不遂之脈：沉濇血痹，沉滑結痰，沉數酒溼，脈虛氣虧，脈細血少。

半身不遂之治：血痹者，活血湯。結痰者，二陳湯加竹瀝、生薑。酒溼成癱者，戒酒，服散溼熱之藥，葛花平胃散，或加梔連，或梔連二陳湯。若氣虛補氣，血少補血。

《症因脈治・外感口噤不語》　口噤不語之症：面色多赤，身體壯熱，牙關緊閉，昏冒不知，口乾脣焦，二便赤澁，此外感不語之症也。

口噤不語之因：內有積熱，外中風邪，經絡不通，發熱自盛，熱極生痰，上熏心肺，神識昏迷，則不語之症作矣。

口噤不語之脈：右脈滑數，腸胃有熱。左關浮大，表邪未解。右脈滑實，痰凝氣滯。左脈浮緊，寒邪閉結。左脈沉數，心肝有熱。

口噤不語之治：表未解者，防風通聖散減白朮。表解裏熱者，清心丸、涼膈散、轉舌膏。宜下者，三化湯下之。有痰，滌痰湯。寒邪閉結者，溫中

散。心肝有熱，龍膽瀉肝湯。若初起痰食凝結上焦，先用吐法極妙。

《症因脈治・內傷口噤不語》 口噤不語之症：或發熱，或不發熱，喉中痰聲，語言不出，手足或冷或熱，大便或祕或溏，此內傷不語之症也。

口噤不語之因：或一時感氣，塡塞胸臆。或食氣不化，痰飲膠凝。或形寒飲冷，抑遏心胸，阻其心竅。或惱怒傷肝，木火刑金，肺聲不出，內傷口噤之症作矣。

口噤不語之脈：右關沉滑，氣食相凝。或見滑數，內有熱結。左關弦大，肝膽有邪。左寸鉤洪，心經有熱。脈見遲弦，苦寒抑遏。

口噤不語之治：右脈沉滑，導氣枳殼散。右關滑數，梔連二陳湯。左關弦數，龍膽瀉肝湯。左寸鉤洪，導赤各半湯。苦寒抑遏，大順飲。此症實邪者多，不足者少，宜用導痰消滯湯、膽星湯，開豁痰涎，利其諸竅。

《金匱心典・中風歷節病脈并治》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痹。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風徹於上下，故半身不遂，痹閉於一處，故但臂不遂，以此見風重而痹輕，風動而痹着也。風從虛入，故脈微，風發而成熱，故脈數。曰中風使然者，謂痹病亦是風病，但以在陽者則爲風，而在陰者則爲痹耳。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沫。

寒虛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爲風寒初感之診也。浮爲血虛者，氣行脈外而血行脈中，脈浮者沈不足，爲血虛也。血虛則無以充灌皮膚，而絡脈空虛，幷無以捍禦外氣，而賊邪不瀉，由是或左或右，隨其空處而留着矣。邪氣反緩，正氣即急者，受邪之處，筋脈不用而緩，無邪之處，正氣獨治而急。緩者爲急者所引，則口目爲僻，而肢體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則有邪正緩急之殊，而爲表爲裏，亦有經絡藏府之別。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小者爲孫，是則絡淺而經深，絡小而經大。故絡邪病於肌膚，而經邪病連筋骨，甚而入府，又甚而入藏，則邪遞深矣。蓋神藏於臟而通於腑，腑病則神窒於內，故不識人。諸陰皆連舌本，藏氣厥不至舌下，則機息於上，故舌難言而涎自出也。

《醫學心悟・中風類中辨症法》 中風者，眞中風也。類中風者，似中風而非中風也。然眞中有兼類中者，類中有兼眞中者，臨症最難分別，不可無法以處之。大法中風之症，有中腑、中臟、中血脈之分，前論已詳言矣。惟類中與眞中，最宜分別，不可不審。眞中風者，中於太陽，則與傷寒外感傳經相符。若中血脈，必有偏枯喎斜之症。中臟雖爲在裏，亦必兼有經絡偏枯之症。若類中者，寒則厥冷嘔瀉而暴痛也，暑則赤日中行而卒倒也，濕則痰涎壅盛而閉塞也，火則面赤煩渴脣燥而便閉也，食則因於過飽而胸脹滿悶也，氣則因於盛怒而閉塞無音也，惡則因登塚入廟冷屋栖遲而卒然頭面青黯也，虛則面色皎白、鼻息輕微也。見症各殊，與眞中之偏枯喎斜自是不同，其間或有相同者，乃眞中類中相兼也。症既相兼，必須一一辨明，察其多寡兼並之處，辨其標本緩急之情，審度得宜，用古人經驗良方，隨手而起矣。

《醫學心悟・中風不語辨》 或問：不語有心脾腎三經之異，又風寒客於會厭，亦令不語，何以辨之？愚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若心經不語，必昏冒，全不知人，或兼直視搖頭等症。蓋心不受邪，受邪則殆，此敗症也。若包絡受邪，則時昏時醒，或時自喜笑。若脾經不語，則人事明白，或脣緩，口角流涎，語言蹇澀。若腎經不語，則腰足痿痹，或耳聾遺尿。以此爲辨。至若風寒客於會厭，不過喊風聲啞之屬，口能收，舌能轉，樞機皆利，但不發音耳，可用辛散而安。

《醫學心悟・類中風》 類中風者，謂火中、虛中、溼中、寒中、暑中、氣中、食中、惡中也，共有八種，與眞中相類而實不同也。然類中有與眞中相兼者，須細察其形症而辨之。凡眞中之症，必連經絡，多見歪斜、偏廢之候，與類中之專氣致病者，自是不同。然而風乘火勢，邪乘虛入，寒風相搏，暑風相炫，飲食招風，種種變症，所在多有，務在詳辨精細。果其爲眞中風，則用前驅風法；果其爲類中風，則照本門施治；果其爲眞中類中相兼也，則以兩門醫法合治之，斯無弊耳。茲舉類中諸症，詳列於左，俾學者觸目洞然也。

一曰火中。火之自外來者名曰賊，實火也。火之自內出者，名曰子，虛火也。中火之症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盛，腎水虛衰，不能制之，故卒然昏倒，不可作實火論。假如怒動肝火，逍遙散。心火鬱結，牛黃清心丸。肺火壅遏，貝母瓜蔞散。思慮傷脾，加味歸脾湯。腎水枯涸，虛火上炎者，六味地黃湯。若腎經陽虛火不歸原者，八味地黃湯，劉河間地黃飲子並主之。此治

火中之法也。或問火中而用桂附者，何也？答曰：腎陽飛越，則丹田虛冷，其痰涎上壅者，水不歸原也；面赤煩躁者，火不歸原也。惟桂附八味能引火歸原，火歸水中，則水能生木，木不生風，而風自熄矣。

二曰虛中。凡人體質虛弱，過於作勞，傷損元氣，以致痰壅氣浮，卒然昏倒，宜用六君子湯主之，中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主之。

三曰溼中。溼中者，卽痰中也。凡人嗜食肥甘，或醇酒乳酪，則溼從內受，或山嵐瘴氣，久雨陰晦，或遠行涉水，坐卧溼地，則溼從外受，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故卒然昏倒無知也，蒼白二陳湯主之。

四曰寒中。凡人暴中於寒，卒然口鼻氣冷，手足厥冷，或腹痛下利清穀，或身體強硬口噤不語，四肢戰搖。此寒邪直中於裏也，宜用薑附湯，或附子理中湯加桂主之。

五曰暑中。凡人務農於赤日，行旅於長途，暑氣逼迫，卒然昏倒，自汗面垢，昏不知人，急用千金消暑丸灌之，其人立甦，此藥有回生之功，一切暑藥，皆不及此。村落中各宜預備，灌醒後，以益元散清之，或以四味香薷飲去厚朴加丹參、茯苓、黃連治之，虛者加人參，餘詳論傷暑門。

六曰氣中。七情氣結，或怒動肝氣，以致氣逆痰壅，牙關緊急，極與中風相似。但中風生熱，中氣身涼，中風脈浮，中氣脈沉，且病有根由，必須細究。宜用木香調氣散主之。

七曰食中。醉飽過度，或着腦怒，以致飲食塡塞胸中，胃氣不行，卒然昏倒，宜用橘紅二兩，生薑一兩，炒鹽一撮，煎湯，灌而吐之，次用神术散和之。其最甚者，胸高滿悶，閉而不通，或牙關緊急，厥暈不醒，但心口溫者，卽以獨行丸攻之，藥既下咽，其人或吐或瀉，自應漸甦。若瀉不止者，以冷粥湯飲之，卽止。

八曰惡中。登塚入廟，冷屋棲遲，以致邪氣相侵，卒然錯語妄言，或頭面青黯，昏不知人，急用葱薑湯灌之，次以神术散調之，蘇合丸亦佳。

加味逍遙散　治肝經鬱火，胸脇脹痛，或作寒熱，甚至肝木生風，眩暈振搖，或咬牙發痙，一目斜視，一手一足搐搦，此皆肝氣不和之症。經云：木鬱達之是已。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中風總括及中風死候》　中風總括　風從外中傷肢體，痰火內發病心肝，體傷不仁與不用，心病神昏不語言，當分中絡經府藏，更審虛實寒熱痰，脫證撒手爲脾絕，開口眼合是心肝，遺尿腎絕鼾聲肺，閉證握固緊牙關。初以通關先取嚏，痰壅不下吐爲先。註：風爲虛邪賊風，從外而中傷人四肢軀體，故名曰中風。痰火謂痰火從內而發病人心主之官，故名曰痰火。體中風邪，輕則頑痲不仁，重則癱瘓不用。心病痰火輕則舌強難語，重則痰壅神昏。此證或內或外，單病輕，兼病重，當細辨其中絡、中經、中府、中藏及中經絡兼中府藏，併細審其兼虛、兼實、兼寒、兼熱、兼痰與夫脫證、閉證之淺深緩急而治之。凡初中宜先用通關散取嚏，有嚏可治，無嚏多死。口噤者，用開關散擦牙軟之。痰涎壅盛，用諸吐法涌之。若口噤不開，湯藥不能下咽者，則將應服之藥隨引調如麵茶，含在不病人口內，用葦管或筆管插入病人鼻孔，使氣連藥吹之，其藥自能入咽，不可用金器撬之，恐傷齒也。按：中風一證，分中血脈、中府、中藏，始自李東垣。中血脈者，大秦艽湯；中府者，小續命湯；中藏者，三化湯。然從未見有三化湯中藏之證，惟《金匱》書中分爲四證，曰絡、曰經、曰府、曰藏，其說最爲的當，可爲後世法。蓋口眼喎斜，肌膚不仁，邪在絡也。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經也。昏不識人，便溺阻隔，邪在府也。神昏不語，脣緩涎出，邪在藏也。學者細閱諸家之論，自如不謬云爾。

中風死候　寸口脈平卒中死，生氣獨絕暴脫之，五藏幾息呼吸泯，譬如墮溺豈能期。脈來一息七八至，不大不小尙能醫，大小浮晝沈夜死，脈絕不至死何疑。脫證並見皆死候，搖頭上竄氣長噓，喘汗如油痰拽鋸，肉脫筋痛髮枯直。註：寸口脈平謂寸關尺脈俱平之人，忽然卒中而死者，皆因中邪太甚，閉塞九竅，天眞之氣不能與人之生氣相通，則獨絕於內也。譬如墮跌溺水，豈能預期其死耶。脈來一息七八至者，不大不小，雖困可治。若大而無倫，小而如纖，浮主晝死，沉主夜死，不可治也。五藏脫證，若三藏四藏並見，及搖頭上竄等證，皆死候也。

通關散　開關散　熏鼻法　解語法　通關星　皂細荷半，開關烏梅冰片南，巴油紙皂烟熏鼻，龜尿舌下點難言。註：通關散，南星、皂角、細辛、薄荷、生半夏，爲末吹鼻，有嚏可治。開關散，烏梅肉、冰片、生南星，爲末擦牙，其噤可開。巴豆油紙，捲皂角末，燒烟熏入鼻內，人事自省。取龜尿點在舌下，言語自易。

三聖散　瓜蒂散　全蠍散　五元散　巴礬丸　無汗吐宜防藜蒂，有汗

瓜蒂入全蠍，重劑藜豆礬皂膽，痰壅吐以巴礬丸。註：痰涎壅盛，無汗表實，用三聖散，即防風、藜蘆、瓜蒂。吐之有汗，裏實，用瓜蒂散即瓜蒂、赤小豆，或用全蠍散即瓜蒂散加全蠍吐之，此皆輕劑也。甚則用五元散吐之，乃藜蘆、赤小豆、白礬、皂角、膽礬。巴礬丸即巴豆、枯白礬吐之。

《醫碥・雜證・諸中總論》 諸中，謂中風、中寒、中暑、中濕、中氣、中食、中惡也。皆卒然仆倒，昏不知人。若痰涎壅盛，咽喉作聲，證在危急。但見閉證，牙關緊閉，兩手握固是也。不見脫證者，詳下。不論何中，且先與治痰通關，並可用麻油、薑汁、竹瀝調蘇合丸。虛寒者，三生飲加人參、竹瀝、薑汁，抉開口灌之。如抉不開，則令人合藥口內以竹管吹入其鼻，自能下咽，二藥必是閉非脫者，方可用。若止中血脈，不入藏府，亦勿輕用，恐引邪入內，且先用通關散，細辛、皂角、菖蒲爲末，或加南星、生半夏、薄荷末。吹鼻，得噓則甦。又痰壅，宜吐急救，稀涎散，豬牙皂角，肥實不蛀者，四挺去黑皮，晉礬光明者一兩，爲細末，輕者五分，重者七分，溫水調灌。又碧霞丹，揀好石綠研，水飛再研，取二三錢，同冰片三四豆許研勻，以生薄荷汁，溫酒調服，二藥不大嘔吐，但微微令涎自口角流出即甦。又《本門方》載此二方與此大同小異，酌輕重用之。無汗表實，三黃散；有汗裏實，巴礬丸。皆吐藥也。若見口開心絕，手撒脾絕，眼合肝絕，遺尿腎絕，聲如鼾肺絕，此爲脫症，不治。然五症不全見者，速灸臍下氣海穴，服參芪膏，亦有生者。切忌蘇合、牛黃等丸。牛黃丸見中風。髮直吐沫，搖頭上攛，面赤如粧，或赤黑，汗綴如珠，皆不治。諸中，或未甦，或已甦，或初病，或久病，忽吐出紫紅色者，死。卒中，眼上戴不能視者，灸第二、第五椎骨上各七壯，一齊下火，灶如半棗核大。涎涎潮卒，則當扶入煖室中正坐，沃醋炭火內，當面薰之，氣入鼻內良久，涎之聚於心者，自收歸舊處，立甦。不可令吃一滴湯水，恐涎繫於心絡，不能去，必成廢人。

卒仆，六脈多沉伏，邪滯於裏，氣不外達也。亦有洪盛者。暴仆時多沉伏，甦醒時即轉洪盛矣。浮緩吉，堅大急疾凶。

浮進爲寒，虛大爲暑，不當暑言非暑月。則爲虛，浮澀爲濕，浮大爲風，浮數無力亦爲風，微而數沉而遲皆氣中。風應人迎，氣應氣口，洪數爲火，滑爲痰。更當察時月氣候及其人之起居飲食，參以顯證，以定病之主名。

中風

其症卒然仆倒，昏迷不醒，痰涎壅塞，咽喉作聲，或口眼喎斜，四肢癱瘓，或半身不遂，或口噤舌強，瘖不能言。卒倒者，中藏重證。不倒者，中血脈等輕證。詳下。風有外風，有內風。內風者，即人身中之氣也。經曰：人身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又氣有餘便是火，火氣之慓疾如風也，又肝屬風。外風由於外感，內風由於內傷。此症有純是內傷者，有內傷而兼外風者，從無純只外風者。若單只感冒外風，不過爲頭疼，發熱，自汗等輕症。如仲景《傷寒論》所云而已，烏有昏迷卒倒，瀕於死亡，如前所舉諸重證哉。前項重證，皆因內傷虧敗而然。風若非寒，縱極狂暴，無令人昏倒之事。惟西北方寒風，令人凍僵仆倒，則有之。然此即屬中寒，不名中風矣。按：王安道謂卒暴僵仆等症，昔人以爲外中於風，及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出，所論始與昔人異。河間主火，東垣主氣，丹溪主濕，反以風爲虛象。蓋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混同立論，致使後人狐疑云云。後人袒其說，咸以古人所言者爲眞中風，三子所論者爲類中風。張景岳又謂三子所論與外中風邪無涉，固不可以中風名之，并不可以類中風名之，直名之爲非風可耳。瑤按：三子所論乃指內風立說，與外感之風對講。內風、外風皆可云中，故予仍舊概以中風名之，使人知有內風之義，非故與王、張諸公立異也。

《醫學源流論・病・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痹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牆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牆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

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實、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四聖心源・雜病解・中風根原》 中風者，土濕陽衰，四支失秉，而外感風邪者也。四支，諸陽之本，營衛之所起止，而追其根原，實秉氣於脾胃。脾土左旋，水升而化血；胃土右轉，火降而化氣。血藏於肝，氣統於肺，而行於經絡，則曰營衛。四支之輕健而柔和者，營衛之滋榮，而即脾胃之灌注也。陽虧土濕，中氣不能四達，四支經絡凝澀不運，衛氣阻梗則生麻木。麻木者，肺氣之鬱。肺主皮毛，衛氣鬱遏，不能煦濡皮毛，故皮膚枯槁而頑廢也。諸筋者，司於肝而會於節。土濕木鬱，風動血耗，筋脈結澀，故支節枯硬。一日七情鬱傷，八風感襲，閉其皮毛，而鬱其經藏，經絡之燥盛，則筋脈急攣，支節拳縮，屈而不伸，痹而不仁也。藏府之濕盛，則化生敗濁，堵塞清道，神迷言拙，頑昧不靈也。人身之氣，愈鬱則愈盛，皮毛被感，孔竅不開，鬱其筋節之燥，故成癱瘓；鬱其心肺之濕，故作癡瘖。藏府者，支節之根本；支節者，藏府之枝葉。本根既拔，枝葉必瘁，非盡關風邪之爲害也。風者，百病之長，變無常態。實以病家本氣之不一，因人而變，而風未嘗變，風無刻而不揚，人有時而病作，風同而人異也。此與外感風傷衛氣之風原無懸殊，粗工不解，謬分西北、東南，眞假、是非之名，以誤千古，良可傷也。

桂枝烏芩湯　治左半偏枯者，中下寒加乾薑、附子。

黃耆薑苓湯　治右半偏枯者，中下寒加乾薑、附子。

病重者黃耆、生薑可用一二兩。中風之證因於土濕，土濕之故原於水寒，寒水侮土，土敗不能行氣於四支，一當七情內傷，八風外襲，則病中風。肝藏血而左升，肺藏氣而右降，氣分偏虛則病於右，血分偏虛則病於左，隨其所虛而病枯槁，故曰偏枯。左半偏枯，應病在足大指，足厥陰肝經行於足大指也。若手大指亦病拳曲，則是血中之氣滯也。右半偏枯，應病在手大指，手太陰肺經行於手大指也。若足大指亦病拳曲，則是氣中之血枯也。究之左右偏枯，足大指無不病者，以足太陰脾行足大指，太陰脾土之濕乃左右偏枯之原也。土濕則腎水必寒，其中亦有濕鬱而生熱者。然熱在上而不在下，熱在肝膽而不在脾腎，而肝膽之燥熱，究不及脾腎寒濕者之多，總宜溫燥水土，以達肝木之鬱。風襲於表，鬱其肝木，木鬱風生，耗傷津血，故病攣縮。木達風息，血復筋柔，則攣縮自伸。其血枯筋燥，未嘗不宜阿膠、首烏之類，要當適可而止，過用則滋濕而敗脾陽，不可不愼。風家支節拳縮，莫妙於熨法，右半偏枯，用黃耆、茯苓、生薑、附子；左半偏枯，用首烏、茯苓、桂枝、附子，研末，布包，熱熨病處關節，藥氣透徹則寒濕消散，筋脈和柔，拳曲自鬆。藥用布巾縛住，外以火爐溫之，三四次後，氣味稍減，另易新者。久而經絡溫暢，發出臭汗一身，氣息非常，膠粘如飴，則支體活軟，屈伸如意矣。其神迷不清者，胃土之逆也；其舌強不語者，脾土之陷也。以胃土上逆，濁氣鬱蒸，化生痰涎，心竅迷塞，故昏憒不知人事。脾土下陷，經脈緊急，牽引舌本，短縮不舒，故蹇澀不能言語。此總由濕氣之盛也。仲景《金匱》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者，風邪外襲，鬱其藏府之氣，非風邪之內入於藏府也。一切羌、獨、芎、防驅風之法，皆庸工之妄作，切不可服。惟經藏病輕，但是鼻口偏斜，可以解表，用茯苓、桂枝、甘草、生薑、浮萍，略取微汗，偏斜即止。其大便結燥，緣於風動血耗，而風動之由，則因土濕而木鬱。法宜阿膠、蓯蓉清風潤燥以滑大腸，結甚者重用蓯蓉滋其枯槁。龜板、地黃、天冬之類，滋濕伐陽，愼不可用，中氣一敗，則大事去矣。庸工至用大黃，可恨之極。其痰涎膠塞，迷惑不清者，用葶藶散下之，痰去則神清。

《金匱翼・中風・失者不語》 失音者，語無音聲，蓋即瘖也。夫喉嚨者，氣之所上下也，會厭者，聲音之門戶也。其氣宣通，則聲音無所阻礙。若風邪搏於會厭，則氣道不宣，故令人失音。其邪氣入藏者，則并不能言語也。《外臺》云：肝風其口不能言，脾風聲不出，或上下手。又云：脾之脈挾喉連舌本，心之別脈係舌本，今心脾藏受風邪，故舌強不得語也。河間云：內奪而厥，謂腎脈虛弱，其氣厥不至舌下。則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用，經名瘖痱，地黃飲子主之。比而論之，失音者，語言如故，而聲音不出，爲藏之虛也。舌強不能語，雖語而蹇澀不清。痰涎風氣之所爲也。不語者，絕無語言，非神昏不知人，即藏氣厥，不至舌下，要須分別治之。

《增訂醫醫病書・中風論》 中風症，中人有眞中、類中之分。類中者，《靈樞》謂之痱中，本實先撥之症，外形必緩縱。虛在下焦血分者，多現於左，

虛在中焦氣分者，多現於右，亦有不盡然者。合之色脈、飲食、起居，自無難辨。土虛肝侮，亦有內風掀動之象。蓋土之與木也，一勝則一負，有實土制風法，建金制木法。若眞中風之症，外形必拘攣，六淫之邪無不可中，古以中風名者。六淫之邪，非風無由得入，蓋風爲百病之長也。講求六氣不透轍清楚，斷不能識中風也。仲景於中風門中，加有痹症三字，何也？痹症本與中風一類，最似中風，先師恐學者誤以痹症爲中風，故特提出，曰有痹症也。蓋痹症即中風，而非傷及臟腑也，但以治痹之法，治之即愈，不必誅伐無過之臟腑也。今人概用攻風劫痰，何哉。

《醫徹・雜症・中風論》 竊嘗怪凡病皆以所感名之，惟中風則以其象名之，遂啓後人之惑也。試觀夫中風者，恆於密室中，行住坐卧之頃，卒然仆倒，或痰涎上湧，昏不知人，或肢體痿廢，足不任身，或手足癱瘓，身半不遂，或口眼喎僻，筋脈牽引。斯時未嘗有風，而何從中之，即令虛邪賊風偶犯，亦不過現六經之症，侵冒肌膚已耳，何至昏倒不省，若斯之甚也。然則中風究何從而名焉。蓋人身譬猶樹也，人之四肢，猶樹之枝幹也。人之七情五志，猶天之疾風暴雨也。人之飢飽勞逸，猶樹之日剝月削也。人之憂愁思慮，猶樹之蠹蛀侵蝕也。人之恣慾不節，猶樹之斧斤砍伐也。假令一樹也，而剝之削之，侵之蝕之，砍之伐之，即不待夫疾風暴雨，而罔不傾仆矣。偶遇大風拔木，而咎之於風，可乎。人之中風，不猶是乎。河間謂五志過極，言其因也。東垣謂本氣自病，言其本也。丹溪謂濕熱生痰，言其標也。而究其根，則在於腎元不足所致。蓋腎元無虧，五志過極，即顯五志之證，元氣不足，即顯虛損之證；濕熱生痰，即顯痰熱之證。惟根本既虧，而五志乘之，勞役乘之，痰熱乘之，而卒然仆倒，遂莫之支爾。斯時也，逐其痰，痰愈熾，降其氣，氣愈逆。惟牙關緊閉者，暫用稀涎散開之，究無當於實際。立齋用三生飲，投人參一兩，驅駕其邪而補助眞氣，眞斬關奪門之將也。河間立地黃飲子，治舌瘖不言，足痿不行，專固其本，已頂門下一針矣。余每臨斯症，細求其故，未有不從心腎不交而得。蓋心不下交於腎，則用歸脾湯養育心神爲主，而以八味丸爲佐；腎不上交於心，則用地黃飲子補益眞陰爲主，而以獨參湯爲佐。又必令病人卻七情，絕幃幙，輕者可復，重者可延，繼以歲月，鮮不安痊。若以風藥痰藥間之，舍本求末，安望其能生哉。

按：中風，肥人多見之，而瘦者間有。然肥人多氣虛，氣虛則生痰。苟根本不實，猶樹之扶疎而中空，則易於倒仆矣。治之須大進參朮，佐以痰藥，後補其腎可也。瘦人多血虛，血虛則有火。苟憂愁太過，猶樹之枝枯而葉萎，則無以滋養矣。治之須培益眞陰，佐以開鬱，後補其氣可也。蓋脾肺腎肝，既有陰陽氣血之殊，自應分酌而治。矧心爲神機開發之本，胃是穀氣充大之標。苟心思不遂，則飲食少用，而無以益其血脈；胃氣不充，則五臟少資，而無以灌其百骸，則是心與胃，又所宜講求者也。噫，中風一症，大率膏粱者多出於逸樂，則宜固其腎肝。蓋腎主閉藏而肝主疎洩也。藜藿者每見於縈愁，則宜助其心脾。蓋心主憂而脾主思慮也。此孰非醫者之權衡，所當潛心而體會哉。不然，一遇此症，不求其因，識淺技窮，輒進牛黃丸，幾曾見有用之而得生者，不大可悟也夫。

一中風五絕之症，如口開眼合、手撒遺尿、聲如鼾睡者不治，治之無益。

一中風喎僻癱瘓，分左右之道路。而大補氣血，佐以舒筋豁痰，十補勿一瀉之。

一中風痱痿不用，宜八味、十補、還少等丹丸選用，佐以補中、六君、歸脾等湯調之。愼勿誤治，以夭人命。

一中氣、中寒、中暑、中食，分別以治。不可誤認作中風一例而看。

《中風論・論中風》 風爲八邪之長，夫人而知之矣。至於傷寒之中風與偏枯之中風，其所以判然不同之故，則自晉迄今千百餘年竟無一人道及，可見歷來諸家多憒憒也。殊不知出在《靈》《素》，特未許淺見窺及耳。夫傷寒之中風，乃六氣之風，詳在《素問・五運行大論》篇，此係四時天氣與宗氣相名，宗氣即呼吸天氣所生，領營血行於脈中者也，其感於人也，必入營中，故初起必有惡風發熱等症，且營血本左右遞注，故病則左右俱病，斷無偏枯之症。偏枯之中風乃八方之風，詳見《靈樞》黃帝與岐伯論八風篇中，此是四方賊風與衛氣相襲其入於人也，但在一隅而不及營血，故起首無惡風發熱等症，且衛氣本左右分布，兩邊各出，故病左者不及右，病右者不及左，此所以有偏枯之症也。知此則風之源頭清矣，再專就八方風論之。

《類證治裁・中風》 論治　風爲百病之長，故六淫先之，以其善行數變，受之者輕爲感冒，重則爲傷，最重則爲中。然有眞中、類中、中血脈、經絡、腑臟之辨。西北高寒風勁，眞氣虛者，猝爲所中，是名眞中。經所謂風中六腑五臟之俞也。眞中者，風邪在表，身痛拘急，宜汗，小續命湯，或疏風散。

風邪在經，口眼喎斜，偏枯疼痛，大秦艽湯，或愈風湯。風邪入裏，多滯九竅，唇緩便秘，口不能言，耳聾鼻塞目瞀，痰涎昏冒，宜下，三化湯，或麻仁丸。東南卑溼釀熱，眞陰虧者，風自內生，虛陽上冒，亦致昏仆，是爲類中，實與外風無涉。經所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也。類中者，痰多壅塞，揭蘿蔔子，以溫湯和飲吐之。脾虛嘔痰者，六君子湯，異功散。腎虛水泛爲痰者，六味丸，或八味丸湯服。中氣虛者補中湯，陰虛者補陰煎。夫以地分眞類，謂眞中者西北爲劇，類中者東南爲多，未可膠柱以談也。善乎，石頑張氏之說。曰：嘗診西北中風者，驗其痦痱遺尿，詎非下元之憊，當從事地黃三生等飲乎；喎僻不遂，詎非血脈之廢，當從事建中、十全等湯乎。東南類中，豈無六經形症見於外，便溺阻隔見於內，當從事續命、三化等湯乎。是眞通論矣。其中血脈則口眼喎僻，中絡則肌膚不仁，中經則脊重不伸，中腑則肢節廢，便溺阻，中臟則舌瘖吐沫。《金匱》分析既明，至《千金》引岐伯論中風，大法有四。一偏枯，半身不遂也。二風痱，四肢不收也。三風懿，奄忽不知人，舌強不能言也。四風痹，諸痹類風狀也。迄乎河間主火，謂心火暴盛，腎水虛衰。東垣主氣，謂猝中乃本氣自病。丹溪主痰，謂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總之，氣虛則火動痰升，其症似風非風，皆辨明類中之由，與眞中症異。當宜養氣血兼清痰火，大忌風燥之劑。凡虛風外中，輕則麻痹不仁，羌活愈風湯。重則癱瘓不用，大秦艽湯。其痰火內生，輕則舌強難語，滌痰湯。重則痰壅神昏，至寶丹。既辨其中絡、中經、中腑、中臟，及中經絡兼中腑臟，幷審其兼虛、兼實、兼寒、兼熱、兼痰。而入手先分閉症、脫症。如牙關緊閉，兩手握固，是爲閉症。蘇合香丸，三生飲開之。如口開脾絕，手撒心絕，眼合肝絕，遺尿腎絕，鼻鼾肺絕，以及吐沫，直視，搖頭，面赤如妝，汗出如珠，皆爲脫症。大劑理中湯灌之。兼灸臍下。凡初中，先用通關散吹鼻，有嚏可治，無嚏多死。

口噤　足陽明之經上夾口，風寒乘虛襲入，則攣急口噤，先用烏梅肉、冰片、生南星爲末擦牙，其噤可開。宜竹瀝、薑汁調蘇合香丸灌之，再用巴豆油紙捲皂角末，燒煙熏入鼻中，人事自省。

痰壅　宜吐之，稀涎散加橘紅，或薑鹽湯灌之，以鵝翎探吐，或三聖散瓜蒂散加蠍吐之。後用星香散，二陳湯，滌痰湯，導痰湯。挾虛加參、耆、竹瀝，挾寒加桂、附、薑汁。脾虛嘔痰，六君子湯，異功散。中氣虛，理中湯、溫胃飲。

口眼喎僻　因血液衰涸，不能榮潤筋脈。《靈樞》云：足陽明筋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又云：足陽明、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僻。宜潤燥以熄風，大秦艽湯，或十全大補湯尤妥。

半身不遂　因氣血不至，故痛癢不知。經曰：營虛則不仁，衛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自丹溪以左枯屬血虛，用四物湯。右枯屬氣虛，用四君子湯。氣血兩虛而挾痰，用二陳湯。加鉤藤、竹瀝、薑汁。宗其治者多不效，何也？治偏枯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右引左，從左引右，使氣血灌注，周流不息，莫如養血溫經，補中湯少加附子，下七味地黃丸。以附子能行參耆之力，而陽和自轉，肉桂能通血脈，而筋節自榮。挾痰者，八珍、十全等湯加南星、半夏、薑汁。營衛俱虛者，黃耆五物湯。膝骨軟，加牛膝、虎骨。節軟，加木瓜，當歸。

四肢不收　諸陽經皆起於手足，循行身體。如邪氣客於肌膚，隨其虛處停滯，與氣血相搏，故肢不舉。脈緩大有力，土太過也，當瀉其溼，胃苓湯。脈細小無力，土不足也，當補其氣，補中湯。瘦人血枯筋急，木旺風淫者，四物湯加鉤藤、秦艽、防風、木瓜。肥人色白多痰者，六君子湯加秦艽、天麻、竹瀝、薑汁。

角弓反張　邪入經絡，則腰背反折，攣急如角弓狀，小續命湯。如先受風，復感寒，無汗惡寒爲剛痙。先受風，復感溼，惡風有汗爲柔痙。剛痙，續命湯去附子。柔痙，續命湯去麻黃。

癮瘕　因肝經風火搏於經絡，則手足抽搐，或伸或縮，而動不止，由血虛不能榮筋，而燥氣乘之。宜滋肝腎，灌輸筋脈，使水旺火熄，則風木自平。大秦艽湯，或十補湯加減。

猝倒無知　凡類中病出於臟，精去則氣去，所以眩暈猝倒；氣去則神去，所以昏憒無知。陰陽脫離，精氣不交，須參附大劑，峻補其陽，繼以地黃丸加杞子、當歸，或十補丸，填補眞陰。若心火盛，腎水衰，致猝倒神昏，肢擊口喎，宜地黃飲子，去桂、附、巴戟，峻補其陰，繼以生脈散滋其化源。

舌強不語　舌爲心、脾、腎、四經所擊，邪中其經，則痰涎閉其脈道，舌機不掉。因痰迷心竅者，清心火，滌痰湯。因溼痰者，清脾熱，六君子湯加枳實、竹茹。因風熱者，清肝火，涼膈散加減。腎虛內奪爲瘖痱，地黃飲子。舌

強口角流涎，脾不能攝者，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驚痰堵塞，舌本強硬者，正舌散加薄荷。舌麻語蹇者，省風湯加沈香。唇緩舌強者，解語湯。肥人舌本強，作溼痰治，瘦人作心火治，不可純補，恐堵塞經絡中痰火，通用加味轉舌膏。外取龜尿少許，點舌神效。置龜於新荷葉上，以豬鬃戳其鼻，尿立出。有飲食照常，但失音不語者，名曰啞風，宜小續命湯去附子，加石膏、菖蒲。

遺尿　係腎氣虧極，用參、耆、朮、附、益智、五味，以保元陽之脫。火虛者，地黃飲子。水虛者，六味丸。

眩暈　凡虛陽上巔，得痰升則眩暈，經所謂上虛則眩也。宜培其中氣，五福飲或大補元煎，加甘菊炭、牡蠣、白芍、天麻。此猝倒所由來也。

麻木不仁　遍體頑麻，無汗氣實，烏藥順氣散。十指及面麻木，乃氣虛風襲，補中湯去朮、歸、陳，加白芍、五味子。麻木體軟，搔起白屑，乃脾血不榮，補中湯去柴胡，加地黃、白芍、芝麻。

眞中風，雖風從外中，亦由內虛召風，其變急偏枯，口喎舌強，二便不爽。由風挾痰火壅塞，致營衛脈絡失和。先用通關，繼則養血順氣，佐以消痰清火，大秦艽湯。或愈風湯，宣通經隧。風閉，用桂枝、羌活。寒凝，用薑、附、桂心。熱痞，用梔、芩、石膏。溼滯，用蒼、朴、五苓。血瘀，用桃仁、牛膝。氣滯，用木香、枳殼、青、陳。痰阻，用星、夏、浮石、牛黃。類中風本非外風，猝仆昏厥，無喎斜偏廢等症，是宜辨也。故葉氏謂內風乃身中陽氣變化，肝爲風臟，因血液衰耗，水不涵木，肝陽偏亢，內風時起，宜滋液熄風，濡養營絡，以熱地、首烏、杞子、當歸、牛膝、胡麻、石斛、五味子、甘菊、牡蠣。補陰潛陽，如虎潛、固本、復脈之類。陰陽並損，無陽則陰無以化，宜溫柔濡潤，如沙苑子、蒺藜、杞子、人參、阿膠、當歸。通補，如地黃飲子，還少丹之類。風木過動，中土受戕，致不寐不食，衛疏汗泄，飲食變痰，如六君子湯、玉屏風散、茯苓飲、酸棗仁湯之類。風陽上升，痰火阻竅，神識不清，至寶丹芳香宣竅。或辛涼之品，如菊葉、菖蒲、山梔、羚羊角、天麻、丹皮、鉤藤、清上痰火。若陰陽失交，眞氣欲絕，用參附湯回陽，佐以攝陰，如五味、龍骨、牡蠣，此其治也。自士材以類中症條分火中、虛中、溼中、寒中、暑中、氣中、食中、惡中，而《金鑑》因之。火中，卽河間所謂癱瘓，多由火盛水衰，心神昏冒，筋骨不用也。心火盛，涼膈散。腎水衰，六味湯。虛中，卽東垣所謂猝中昏憒，皆屬氣虛。煩勞氣陷，補中湯。房勞精脫，生脈補精湯。溼中，卽丹溪所謂東南溼土生痰，痰熱生風，因而昏冒。內中溼者，醇酒厚味，生冷過節，滲溼湯。外中溼者，陰雨露霧，坐卧溼地，除溼湯。寒中，體強口噤。臍腹冷痛，薑附湯。身寒無汗，附子麻黃湯。暑中，面垢暈倒，須分陰陽。得之受暑納涼，寒外暑內，香薷飲、二香湯。得之赤日長途，中外皆熱，昏仆不醒，蒜汁合水灌之，繼以辰砂益元散。氣實者，蒼朮白虎湯。氣虛者，人參白虎湯。氣中，氣逆痰潮，牙關緊急，極似中風。但中風身溫，中氣身冷；中風脈浮應人迎，中氣脈沉應氣口。蘇合香丸灌之。俟醒，以八味順氣散加香附。因怒氣逆，忽然昏噤，木香調氣飲。有痰，星香散。食中，醉飽後或感寒，或惱怒，胃氣不行，忽然厥逆，誤作中風中氣治，必死。薑鹽湯探吐。感寒者，藿香正氣散。氣滯者，八味順氣散。惡中，飛尸鬼擊，卒厥客忤，肢冷口噤，蘇合香丸灌之。俟少甦，服調氣平胃散。

脈候

浮遲者吉，堅大急疾者凶。浮大爲風，浮遲爲寒，浮滑爲痰，浮數有力爲火，浮弦有力爲氣，沈濇而數爲血凝，寸關虛滑而大爲眞氣散，尺脈浮而無力爲腎氣不足，尺脈洪弦而數爲腎陰大虧。類中風脈，遲緩可生，急數弦大者死。舉之搏大，按之絕無，爲孤陽無依者死。口開眼閉，手撒遺尿，鼻鼾吐沫直視，昏沈不醒，髮直搖頭上竄，面赤頭重，山根青黑，皆不治。

《冷廬醫話・中風》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氣壅塞，語言蹇澀，宜用開竅通絡、清火豁痰之劑，如稀涎散、至寶丹之類。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補之劑，如參附湯、地黃飲子之類。然閉症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爲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爲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謂是脫症也。

《醫學易通・表證・中風》　中風證歌

中風各論雜而繁，大要惟分眞與類。賊風邪氣中爲眞，痰火食氣類中隧，其人先此有肝風，《內經》云：風氣通於肝。又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眞類二端由此致。設無肝風，亦祇爲他病，安有卒倒偏枯歪僻牽引等證哉。藏府經絡各不同，病淺病深分難易，絡病口眼俱喎斜，在絡病輕尚易治，手足不隨病在經，語言錯亂從府議，經府皆有倒仆形，倒仆之後明所自。在經神清尚識人，在府神昏如失智，藏病最重中最深，脣緩失音耳聾備，目瞀遺尿鼻聲鼾，六證見

半死期至，經府藏病或兼連。臨證細認惟會意，更察虛實得大綱，閉證脫證因之異，二證詳於八法歌。脫應固兮閉應開，吉凶關頭非姑試，八法之說本在涇，平易近人休棄置。

治中風八法歌

口噤目張痰涎着，氣塞手握難下藥，閉證宜開主白礬散，稀涎散亦得要略。一曰開關。若見目合口又開，遺尿自汗脫證作，無論有邪與無邪，脫則宜固參附湯嚼。二曰固脫。六經形證應汗條，加減續命湯法亦約。內有便溺阻隔之，三化湯攻下非尅削，此旨專重洩大邪，內外峻攻兩不錯。三曰泄大邪。若還大氣不轉旋，順氣匀氣二散託。四曰轉大氣。中風必見痰陣陣，清心散滌痰湯可進。五曰滌痰涎。且風多從熱化生，風火相煽無餘蘊，唯有前人竹瀝湯，熄風妙在柔而潤。六曰除風熱。風與痰氣互相搏，神昏脈絕一轉瞬，通其竅隨蘇合香丸，至寶丹功亦奮速。七曰通經隧。又恐湯丸效太遲，急炙臉穴倍雄峻，陰陽二氣不相維，此引陰陽頃刻順。八曰炙臉穴。

紀事

《儒門事親・中風》 高評事，中風稍緩，張令涌之，後服鐵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或問張曰：君常笑人中風服鐵彈丸，今自用之何也？張曰：此收後之藥也，今人用之於大勢方來之時，正猶蚍蜉撼大樹，不識次第故也。

《衛生寶鑑・風中腑兼中臟治驗》 順德府張安撫，字耘夫，年六十一歲。於己未閏十一月初，患風證。半身不遂，語言蹇澀，心神昏憒，煩躁自汗，表虛惡風，如灑冰雪，口不知味，鼻不聞香臭，聞木音則驚悸，小便頻多，大便結燥。若用大黃之類下之，郤便飲食減少不敢用。不然則滿悶，晝夜不得瞑目而寐，最苦。於此約有三月餘，凡三易醫。病全不減。至庚申年三月初七日，又因風邪，加之痰嗽、咽乾燥、疼痛不利、唾多、中脘氣痞似噎。予思《內經》有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病形乃應。又云：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氣下陷入陰中，不能生發上行，則爲病矣。又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脈，神先病也。邪風加之，邪入於經，動無常處，前證互相出見。治病必求其本，邪氣乃覆。論時月則宜升陽，補脾胃，瀉風木。論病則宜實表裏，養衛氣，瀉肝木，潤燥益元氣，愼喜怒，是治其本也。宜以加減冲和湯治之。

《衛生寶鑑・風中血脈治驗》 太尉忠武史公，年六十八歲。於至元戊辰十月初，侍國師於聖安寺丈室中，煤炭火一鑪在左側邊，遂覺面熱，左頰微有汗。師及左右諸人皆出。因左頰疏緩，被風寒客之。右頰急，口喎於右，脈得浮緊，按之洪緩。予舉醫學提舉忽君吉甫專科鍼灸，先於左頰上灸地倉穴一七壯，次灸頰車穴二七壯，後於右頰上熱手熨之。議以升麻湯加防風、秦艽、白芷、桂枝，發散風寒。數服而愈。或曰：世醫多以續命湯等藥治之，今君用升麻湯加四味，其理安在？對曰：足陽明經起於鼻，交頞中，循鼻外，入上齒中。手陽明經亦貫於下齒中，況兩頰皆屬陽明。升麻湯乃陽明經藥，香白芷又行手陽明之經，秦艽治口噤，防風散風邪，桂枝實表而固榮衛，使邪不能再傷，此其理也。夫病有標本經絡之別，藥有氣味厚薄之殊，察病之源，用藥之宜，其效如桴鼓之應。不明經絡所過，不知藥性所在，徒執一方，不惟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學者宜精思之。

《醫學正傳・中風》 予長嫂何氏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得中風，暴仆不省人事，身僵直，口噤不語，如拽鋸，水飲不能入，六脈浮大弦滑，右甚於左。以藜蘆末一錢，加麝香少許，灌入鼻竅，吐痰一升許，始知人事，身體略能舉動。急煎小續命湯倍麻黃，連進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漸甦省，能轉側，但右手足不遂，語言蹇澀。後以二陳湯加芎、歸、芍藥、防風、羌活等藥，合竹瀝、薑汁，日進二三服。若三四日大便不去，則不能言語，即以東垣導滯丸或潤腸丸微利之，則語言復正。如此調理至六十四歲，得他病而卒。

《名醫類案・中風》 許胤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口噤而脈沉，事急矣。非大補不可也，若用有形之湯藥，緩不及事，乃以防風、黃芪煎湯數斛，置於牀下，湯氣薰蒸，滿室如霧，使口鼻俱受之，其夕便得語。此非智者通神之法，不能回也。蓋人之口通乎地，鼻通乎天，口以養陰，鼻以養陽。天主清，故鼻不受有形而受無形；地主濁，故口受有形而兼乎無形也。

眞定府臨濟寺趙僧判，於至元庚辰八月間患中風，半身不遂，精神昏憒，面紅頰赤，面紅頰赤陽中也。耳聾鼻塞，語言不出，診其兩手，六脈弦數。中風此脈甚多。潔古有云：中臟者，多滯九竅，中腑者，多著四肢。今語言不出，耳聾鼻塞，精神昏憒，是中臟也，半身不遂，是中腑也。此臟腑俱受病邪，先以

三化湯一兩，內疎三兩行，散其壅滯先下，使清氣上升，充實四肢，次與至寶丹加龍骨、南星，安心定志養神治之。後補。使各臟之氣上升，通利九竅，五日聲音出，言語稍利。後隨四時脈證加減用藥，不旬即稍能行步，曰以繩絡其病腳，如履闊，或高處。得人扶之，方可踰也。又刺十二經之井穴，臟井肺少商穴，心少冲穴，肝大敦穴，脾隱白穴，腎湧泉穴，包絡中冲穴腑井膽竅陰穴，胃厲兌穴，三焦關冲穴，小腸少澤穴，大腸商陽穴，膀胱至陰穴。以接經絡，翌日捨繩絡能步幾百步，大勢皆去，戒之愼言語，節飲食，一年方愈。

丹溪治一人患滯下，下多亡陰。一夕昏仆，手舒撒，目上視，溲注，汗大泄，喉如拽鋸，脈大無倫次，此陰虛陽暴絕也。此症死者居多。蓋得之病後酒色，急灸氣海穴，氣海臍下一寸半。以續陽氣，漸甦，服人參膏數觔而愈。作大虛治。

一肥人中風，口喎，手足麻木，左右俱廢，作痰治。以貝母、瓜蔞、南星、半夏、陳皮、白朮、黃芩、黃連、黃栢、羌活、防風、荆芥、威靈仙、薄、桂、甘草、天花粉，好喫麪，加白附子，入竹瀝、薑汁，更加少酒行經。

一肥人中風，用蒼朮、南星、酒芩、酒栢、茯苓、木通、升麻、厚朴、甘草、牛膝、紅花，水煎，先吐後藥。

一人中風，口眼歪斜，語言不正，口角涎流，或半身不遂，或全體如是，此因元氣虛弱，而受外邪，又兼酒色之過也。以人參、防風、麻黃、羌活、升麻、桔梗、石膏、黃芩、荆芥、天麻、南星、薄荷、葛根、赤芍藥、杏仁、川歸、川芎、白朮、細辛、皂角等分，加葱薑水煎，入竹瀝半盞，隨灸風市奇俞穴，百會督脈，曲池大腸穴，合絕骨膽穴，絕骨即縣鐘穴，環跳膽穴，肩髃大腸穴，三里胃穴等穴，以鑿竅疎風，得微汗而愈。亦以汗解。

李眞三患中風，半身不遂，羌活愈風湯加天麻、荆芥、僵蠶各一錢而愈。

吳能三患中風，卒中昏不知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痰厥氣厥。二陳湯加薑汁炒黃連、天麻、羌活、麥冬、僵蠶、南星、荆芥、獨活、薑汁、竹瀝。方甚佳，作痰治。

姜晟年五十三歲，好飲酒，溼熱。患中風，口喎斜。搜風湯內加薑汁炒黃連、地龍、全蝎各八分，羌活、荆芥各一錢。作溼熱治。

邱信年四十三歲，患中風，肚甚疼，口眼喎斜。蘇合香丸服之就愈，後加薑汁、竹瀝全愈。作氣治。

徐浦三好色，妾四人有色，患中風，四肢麻木無力，半身不遂。四物湯治風先治血，血生風自滅。加天麻、苦參、黃栢、知母、麥冬、人參、白朮、黃芪、僵蠶、全蝎、地龍而愈。

顧京一年三十二歲，患中風，半身不遂，臂如角弓反張。二陳加麥冬、川芎、當歸各一錢，天麻、羌活、黃連薑汁炒、黃芩各七分，荆芥、烏藥各五分，疏肝氣，養肝血，清肝火。數十貼而愈。

邱敏六年三十六歲，患中風，四肢如癱，此人好色，從幼做買賣，有外事。此風非自外來，由內燥火而卒中也。二陳與四物湯加人參、黃芪、白朮、麥冬、薑汁、竹瀝，百十貼而愈。

周忠信患中風，頭疼如破，清氣不上升。言語蹇澀。小續命湯加防己、肉桂、黃芩、杏仁去皮尖、芍藥、甘草、芎、窮、麻黃去根節、人參、防風一兩半，羌活、大附子炮去皮臍半兩，水三鍾，棗二枚，食前煎服。

方延一年三十九歲，患中風，一身俱麻。麻由虛而氣不行。烏藥順氣散加人參、白朮、麥冬、川芎、當歸而愈。一則頭疼如破，一則一身俱麻，看他用藥俱有分寸。

陶文三年五十六歲，患中風，身如刺疼。四物湯加防風、荆芥、蟬脫、麥冬、蔓荆子。血虛協溼。

王從一年四十二歲，十指盡麻木，併面麻，乃氣虛症。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附子各五分，愈，又加麥冬、羌活、防風、烏藥，服之全愈。一則一身如刺疼，一則十指盡麻，面麻，又如此藥。

汪文富年四十六歲，患中風，偏枯，四肢不隨，手足攣拳。二陳湯加防風、虎脛骨、當歸、杜仲、牛膝、續斷、金毛狗脊、巴戟、石斛各一錢。養血煖筋治法一小變。

言清一年三十七歲，乃匠者勤於動作，能飲酒，患中風，頭目眩暈。二陳湯加防風、羌活、當歸、芍藥、人參、白朮、黃連、熟地薑汁製、川芎、甘蔗汁。

胡清年三十六歲，平日好飲酒，大醉，一時暈倒，手足俱麻痹。用黃芪一兩，天麻五錢，甘蔗汁半盞。

時付三患中風，雙眼合閉，暈倒不知人，子也不識。四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二合愈。

鄧士付患中風，卒暴，涎流氣閉，牙關緊急，眼目俱被損傷。二陳湯加白

芷、天南星、甜葶藶、薑汁、竹瀝二合愈。又治痰瀉肺法。

金付七患中風，攻注四肢骨節痛，溼痰流注關節故痛。遍身麻木，語言蹇澁。二陳湯加川芎、羌活、僵蠶、枳殼、麻黃去節、桔梗、烏藥，服之愈。又治氣法。

徐太一年二十三歲，患中風，一時暈倒，不知人，母也不識。二陳湯加南星、當歸、芎藥、黃芪、熟地。薑汁製，虛而協痰。

孫文正年六十一歲，患中風，手足癱瘓，痰壅盛，頭眩。二陳加南星、薑汁、竹瀝，服之愈。痰火。

宗京舍年二十九歲，患中風，四肢麻木，雙足難行，二陳湯加當歸、人參、麥冬、黃栢、杜仲、牛膝、白朮。虛。

何澄患中風，四肢不知痛癢麻木，乃氣虛。大劑四君子湯加天麻、麥冬八分，黃芪，當歸身。虛。

穆林年五十四歲，患中風，併小腸疝氣。二陳湯加吳萸、葫蘆芭、小茴香、熟地各一錢。加藥妙。

祝橘泉治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效。祝曰：此痰火溼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

王節齋治一壯年人，年壯可吐。忽得暴疾，如中風，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王偶過聞之，因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症。食閉。遂教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碗而愈。

江陵府節度使進豨薟丸方，臣有弟訝，年三十中風，牀枕五年，百藥不瘥，有道人鍾針者，因覩此患可餌豨薟丸必愈。其藥多生沃壤，五月間收，洗去土，摘其葉及枝頭，九蒸九曝，不必太燥，但取蒸黑爲度，杵爲末，煉蜜丸，梧桐子大，空心溫酒米飲下二三十丸，所患忽加，不得憂，至四十服必復如故，五十服當丁壯。奉宣付醫院詳錄，又知益州張詠進表云：臣因換龍興觀，掘得一碑，內說修養氣術，幷藥二件。依方差人採覓，其草頗有異，金稜銀線，素根紫莖，對節而生，蜀號火枚，莖葉頗同蒼耳，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喫至百服，眼目精明，即至千服，鬚髮烏黑，筋力輕健，效驗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痊。又僧智嚴年七十，患偏風，口眼喎斜，時時吐涎，臣與十服，亦便瘥。今合一百劑，差職員史元奏進。《本草》。

薛己治王進士，因勞役失於調養，忽然昏憒，此元氣虛，火妄動，挾痰而作。急令灌童便，童便妙。神思漸爽，更用參、芪各五錢，芎、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炙甘草各一錢，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門冬治之而安。先生得手處在認症確，未到處在不言脈。凡人元氣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因飲食勞倦，或因用心太過，致遺精白濁，自汗盜汗，或內熱晡熱，潮熱發熱，或口乾作渴，喉痛舌裂，或胸乳膨脹，脇肋作痛，或頭顖時痛，眩暈目花，或心神不寧，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澀，莖中作痛，或便溺餘滴，臍腹陰冷，或形容不充，肢體畏寒，或鼻氣急促，或更有一切熱症，皆是無根虛火。但服前湯，固其根本，琇按：無外感者可遵其法。諸證自息。若攻其風熱，則誤矣。

艾郭武，牙關緊，左體癱，不能言，口眼牽動，神昏欲絕，六脈沉細而濇，乃中寒溼所致，非中風也。即以薑汁調白末子，白末子即膽星、白附子、烏頭三味。灌入半盞，吐痰四五口；又磨至寶丹灌之，又吐痰數口，氣得通，張眼四顧，驚號大哭，片時復昏不語，繼以五積散加木香、南星、附子、白朮、茯苓，自當日午至來早服藥四盞，患人方甦。三日後，大便洞利三行，皆是痰積，又與虎骨酒服之全愈。

一男子卒中，口眼喎斜，不能言語，遇風寒四肢拘急，脈浮而緊，此手足陽明經虛，風寒所乘。用秦艽升麻湯治之，隨脈用藥。稍愈，乃以補中益氣加山梔而痊。若口瘖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屬腎氣虛弱，名曰痱症，宜用地黃飲子治之。然此症皆由將息失宜，腎水不足而心火暴盛，痰滯於胸也。輕者自甦，重者必死。

一男子體肥善飲，舌本強硬，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湧盛，肢體不遂。薛以爲脾虛溼熱，用六君加煨葛根、山梔、神麴而痊。

顧憲幕飲食起居失宜，左半身並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湧，用參、芪大補之劑，汗止而神思漸清，頗能步履。後不守禁，左腿自臍至足，腫脹甚大，重墜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腎脈，洪大而數，重按則軟濇。朝用補中益氣加黃栢、知母，麥門、五味，煎送地黃丸，晚用地黃丸料加黃栢、知母。數劑諸症悉退，但自弛禁，不能全愈耳。

一男子時瘡愈後，遍身作痛，服愈風丹，半身不遂，痰涎上湧，夜間痛甚。薛作風客淫氣，治以地黃丸而愈。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補腎即補肝。

一老婦兩臂不遂，語言蹇澀，服祛風之藥，筋攣骨痛，此風藥虧損肝血，益增其病也。薛用八珍湯補其氣血，用地黃丸補其腎水，佐以愈風丹而愈。

一婦人因怒，吐痰，胸滿作痛，服四物、二陳、芩、連、枳殼之類不應。更加祛風之劑，半身不遂，筋漸攣縮，四肢痿軟，日晡益甚，內熱口乾，形體倦怠。薛以爲鬱怒傷肝脾，氣血復損而然。遂用逍遙散、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調治，喜其謹疾，年餘愈。

一婦人脾胃虛弱，飲食素少，忽痰湧氣喘，頭搖目劄，手揚足擲，難以候脈，觀其面色，黃中見青。此肝木乘脾土，用六君加升麻、柴胡治之而甦，更以補中益氣加半夏調理而痊。

一婦人懷抱鬱結，筋攣骨痛，喉間似有一核，此症甚多。服烏藥順氣散等藥，口眼歪斜，臂難伸舉，痰涎愈甚，內熱晡熱，食少體倦。薛以爲鬱火傷脾，血燥生風所致。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形體漸健，飲食漸加。又服加味逍遙散十餘劑，痰熱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陽益胃湯數劑，諸症漸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經血少，用地黃丸而愈。藥劑多寡其法妙妙。

曾公談錄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時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

江篁南治休寧臨塘范本濟邑尹之內，年五十餘，夜間卒然暈倒在竈前，口眼喎斜，口角涎流，初不知人，少間略省，面前要火燻灼。乃以南星、半夏、陳皮、川芎、枳殼、僵蠶、天麻、參芪、甘草等藥，至夜半汗出不止，復昏暈甚，手足抽掣。乃以人參八錢、黃芪五錢、防風一錢、附子七分，與之作二三次服，踰時吐出藥少許，併渣飲之，不吐汗收斂，次早頗能言，右手能動舉，苦頭痛及遍身痛。以人參四錢，白朮、陳皮、歸、芎、南星各一錢，半夏一錢半，白芷七分，荊穗、秦艽、蔓荊子各五分，甘草三分，加竹瀝、薑汁，夜半因惱怒，復暈移時，至次早頭痛未解，要人以手按痛處稍安，時時欲人執持兩手。以人參二錢，半夏一錢五分，白朮、歸、芎、南星、陳皮、白芷、荊穗、甘草各一錢，細辛二分，是日頭痛稍減，晚間復服一劑，續加天麻、蔓荊子之類，出入調治一月而愈。

江應宿治淮商朱楓野，年五十二歲，患中風月餘，逆予診視，六脈滑數弦長，重按無力，口角涎流，言語蹇澀，飲食作嘔。此七情內傷，熱勝風動之症。調以六君、秦艽、天麻、芩、連、瓜蔞、薑汁、竹瀝，補以六味丸，風熱漸退，手能作字。家眷遠來，以爲飲食少，欲求速效，請京口一醫，投十六味流氣飲，繼進滾痰三錢，予曰必死是藥矣。預煎人參一兩，候至夜分，果大瀉，神脫厥去不知人，予自持參湯灌之，復甦，予遂辭歸白下。越旬日而訃音至，惜哉，此商而儒行者，本虛病，誤投下藥，是犯虛虛之戒。

休寧程少溪賈秣陵城，年四十八歲，三月初旬，往茅山進香，衣著單薄，中途遇雨，衣被盡濡，止宿旅舍，帶溼睡卧。回入城，患中風，左手足不遂，口眼歪斜，言語蹇澀，面腫流涎，口開眼合，手撒，喉如拽鋸，汗出如油，呃逆不定，昏憒，頭痛如破，煩躁不寧，諸醫環視，議作風痰。投以二陳加枳實、瓜蔞、芩、連、膽星三四日，殊無退症。逆予診視，六脈浮大弦滑，重按豁然，右大於左一倍，此平時酒色過度，兼之外感風邪，臟腑俱受病，而陽明經居多。投白虎加小續命湯，《明醫雜著》白虎配附子、理中，此以白虎合小續命，二法俱妙。一匕而呃逆止，口閉涎收，再二劑，眼開，呼吸和，而諸症遞減，脈始斂，兩手停勻。已踰險處，予有事暫回，一二輩流言，病症雖減，人參附子乃劫藥，若多服恐留熱毒在中。遂易醫，仍服二陳加寒涼，二十餘劑，頓然如舊，反加鼻瘡，目眥赤爛，胸乳脹痛，煩躁益盛。復召予診視，皆虛熱無根之火，乃用六味丸料加參、附、麥門、五味，元參、知母，二服安然，頭痛除而虛熱減。謗又至云：參、芪必不可服。病家疑，固不肯用，予固辭，既不用參，吾無奇術矣。然二陳、芩、連，雖不去病，亦無傷也，但不可輕用下痰峻利丸散，不補正氣，必成癱瘓，可延歲月耳，遂歸不復往。

賓按：中風有眞中、類中之不同，世人因名而迷其實，昔人主乎風，河間主火，東垣主氣，丹溪主溼，未嘗外風而言，但云致病之因，豈可偏廢。昔人主風者，乃外感之風邪，爲眞中風以立名。三子曰火、曰氣、曰溼，乃挾內傷爲類中，本氣所自病也，名同而實異。經曰：蒼天之氣，清靜則志意治，順則陽氣固，雖有大風疾毒，弗能害也。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夫人年踰四旬，陽明脈衰於上，面焦髮白，陰氣衰於下，腎水虛衰，心火暴盛無制，而成天地不交之否。加之七情悒鬱，憂思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症。氣虛卒倒曰氣厥，卒厥，尸厥，寒厥，風痱，風懿，中溼卽中氣之陰症。虛病脈必沉伏緩弱，身涼少痰涎，手足不偏廢，治宜豁痰開鬱。先以蘇合丸，次以二陳、四君，調以補中益氣加桂、附，扶虛行氣，則風從氣運而散。有風熱痰火，曰痰厥，食厥，熱厥，暑風，漏風，卽中氣之陽症。內

實脈必弦數，或洪大弦滑有力，可從子和三法。所謂熱勝風動之症，調以通聖、辛涼、補血、滋陰、潤肝、緩氣，風熱自退。若年高虛熱者，脈雖弦數，而虛弱無力，又忌汗吐，調從丹溪二陳加芩、連、羌、防、瓜蔞、薑汁、竹瀝。若眞中風邪，東垣中經、中血脈、中腑、中臟，外有六經形症，偏枯痿易，癱瘓不隨，脈必浮弦緊盛。中腑者多著四肢，中臟者多滯九竅。中腑者以小續命湯隨六經加減，通經發散。入臟則內有便溺之阻，輕則導滯丸、麻仁丸，重則三化湯，通其壅塞。或外無六經之證，內無便溺之阻，肢不能舉，口不能言，此中經也，宜大秦艽湯補血以養筋。以上三中，諸般種種，輕重不同，豈可不審寒熱虛實內、外有無傷感，所挾眞中類中，混同施治，概以二陳、芩、連，損眞之劑，專治痰火，鮮不敗事。表而出之，以俟知者。

孫斗華赴試南都，六月初旬，夢遺，畏寒，驚懼，重裘厚被，取汗過多，身熱，六脈滑數無力，與清暑益氣湯，誤。次日舌強，語言不清，如顛，目瞪不識人，琇按：汗過多，身熱，陽盛也。又以風藥、氣藥鼓火上行，故見症如是。與人參白虎湯加膽星、僵蠶、秦艽、天麻、薑汁、竹瀝，漸愈。數日後，舌心黑如墨，與黃連解毒湯、涼膈散、瀉心湯不退，與犀角地黃湯而愈，此暑風類中。若舌心黑而投參、附或大黃俱不救，當思解毒。

《醫宗必讀・真中風》 醫案

徽商汪華泉忽然昏仆，遺尿手撒，汗出如珠。衆皆以絕證既見，決無生理。余曰：手撒脾絕，遺尿腎絕，法在不治。惟大進參附，或冀萬一。遂以人參三兩、熟附五錢，煎濃灌下。至晚而汗減，復煎人參二兩，耆、朮、附各五錢，是夜服盡，身體稍稍能動。再以參附膏加生薑、竹瀝盞許，連進三日，神氣漸爽。嗣後以理中、補中等湯，調養二百日而安。

延平太守唐東瀛，多鬱多思，又爲府事勞神，昏冒痰壅，口喎語澀，四肢不隨，時欲悲泣，脈大而軟。此脾肺氣虛，風在經絡。余以補中益氣去黃耆，加秦艽、防風、天麻、半夏，十劑證減二三。更加竹瀝、薑汁，倍用人參，兼與八味丸，兩月乃愈。

燕邸張可眞，自遠方歸，忽中風昏冒，牙關緊閉。先以牙皂末取嚏，次以筋抉開，灌蘇合丸二丸。後以防風散投之，連進三服。出汗如洗，此邪自外解。去麻黃、獨活、羚羊角，加秦艽、半夏、膽星、鉤藤、薑汁，十劑痰清神爽。服六君子加竹瀝、薑汁、鉤藤，六十日痊。

吳門太史姚現聞，中風昏憒，語言不出，面赤時笑。是心藏中風也。乙亥孟秋，延余診之，六部皆得石脈。余歸謂唐名必曰：石者，冬令之脈也，新秋見之，非其時矣。其象先見於非時，當其時豈能再見耶？果至冬月而歿。

錢台石年近六旬，昏倦不能言，鼻塞，二便閉，此心肺二藏中風也。服順氣疎風化痰之劑，已瀕於危矣。比余診之，六脈洪大，按之搏指，乃至虛反有盛候也。宜補中爲主，佐以祛風化痰，方可回生。舉家惶懼，兩日不決。余瞋目而呼曰：今日無藥則斃矣，若服參而病進，余一人獨任其咎。乃以大劑補中益氣，加秦艽、鉤藤、防風、竹瀝，再劑而神爽，加減調治，五十日始愈。

《張氏醫通・中風門・中風》 石頑治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己酉九月，患類中風，經歲不痊，邀石頑診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爲腎藏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向寸，又爲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顚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頑痰湧塞於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爲痰氣占據，未免侵清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誤也。或者以其神識不清，語言錯誤，口角常有微涎，目睛恆不易轉，以爲邪滯經絡，而用祛風導痰之藥。殊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虛熱生風之證，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爲腎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殊不知此證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紅漬沫，而用補中益氣。殊不知脾氣陷於下焦者，可用升舉之法，此陰虛久痢之餘疾，有何清氣在下可升發乎。若用升、柴升動肝腎虛陽，鼓激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爲喘脹逆滿之患乎？是升舉藥不宜輕服也。今舉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應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善爲調攝爲第一義。

又治御前侍衛金漢光如夫人，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拽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者半月餘，方邀治於石頑。診其脈，右手寸關數大，按久無力，尺內愈虛；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或時煩亂。詢其先前所用諸藥，皆二陳、導痰，雜以秦艽、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而喘息頓除，再三劑而飲食漸進，稍堪就枕，再四劑而手足運動，

十餘劑後，屏幃之內，自可徐行矣。因思從前所用之藥，未常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擔當，峻用參、朮開提胃氣，徒與豁痰，中氣轉傷，是以不能奏勳耳。

又治漢川令顧我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邇因乃郎翰公遠任廣西府，以道遠抑鬱，仲春十四夜，忽然下體墮床，便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曾食濕麪，諸醫群議消導，消導不應，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事在危急，急邀石頑診之。六脈皆虛濡無力，諸醫尚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余謂之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我在香梓，皆言素有脾約，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令先小試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參二錢，煎成燉熱，分三次服，四劑後，自能轉側，大便自通；再四劑，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數日之間，倩人扶掖徐行。因切囑其左右謹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氣虛痰盛，不得不防杜將來耳。

又治松陵沈雲步先生，解組歸林，以素稟多痰，恆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漸，不無類中之虞，乃謀治於石頑。爲疏六君子湯，服之頗驗。而性不喜藥，入秋已來，漸覺肢體不遂，復邀診治。脈軟滑中有微結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歸、耆、巴戟，平調半月而安。然此證首在節愼起居，方能永保貞固，殊非藥力可圖萬全也。

《洄溪醫案・中風》　葑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噤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祧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脈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貲，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爲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運使王公叙揆，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脈，宜撙節爲妙。一日忽昏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服。余診其脈，洪大有力，面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爲末，假稱他藥納之，恐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諱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張由菴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爲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不信，且觸其怒，於是諂諛之人，群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舁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爲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衆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恩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痹，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尚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吃飯，於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座問曰：醉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群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嚥下。少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

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爲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雄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之甚。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忽患熱甚，乃以水灑地，設簟卧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咎其卧水簟而用扇也。暨見一澧陽老婦，見證與太守同，因服小續命湯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諺云：熱極生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參附等藥者，乃脱證治法，不可誤施於閉證也。

《續名醫類案・中風》 黄帝問岐伯曰：中風半身不遂如何灸？答曰：凡人未中風，一兩月前或三五月前，非時足脛上忽痠重頑痹，此中風之候，急灸三里、絶骨四處三壯，後用薄荷、葱、桃、柳葉煎湯淋洗，驅逐風氣於瘡口中出，灸瘡春較秋灸，常令兩腳有瘡爲妙。凡人不信此法，飲食不節，酒色過度，忽中此風，言語蹇澀，半身不遂，宜七處齊下火灸各三壯，風在左灸右，在右灸左，百會、耳前、髮際、肩井、風市、三里、絶骨、曲池七穴，神効。不能具錄，依法灸之，無有不愈。《醫説續編論》。

徐平中風不省，得桃源主簿爲灸臍中百壯，即神闕穴多灸良，凡灸先以鹽實之。始蘇，更數月乃不起。鄭斜云：有一親表中風，醫者爲灸五百壯而蘇，後年八十餘，使徐平灸三五百壯，安知其不永年耶。同上。

范子默自壬午五月間，口眼喎邪，灸聽會等三穴即正；右手足麻無力，灸百會、髮際等七穴愈。次年八月間，氣塞涎上不能語，金虎丹膩粉服至四丸半，氣不通，涎不下，藥從鼻中出，魂魄飛揚，如墜江湖中，頃刻欲絶。灸百會、風池等，左右頰車共十二穴，氣遂通，吐涎幾一碗許，繼又十餘行，伏枕半月餘遂平。爾後又覺意思少異於常，心中憒亂，即便灸百會、風池等穴立效。《本事方》云：十二穴，謂聽會、頰車、地倉、百會、肩髃、曲池、風市、足三里、絶骨、髮際、大椎、風池也，用之立效。同上。

鄉里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急投藥舖，説其狀，舖家以爲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予中心藏之，至夷陵見一太守，夏中忽患熱甚，不免以水灑設簟卧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中風，數日而殂，人皆咎其卧水簟上，而用扇也。暨到澧陽，見一老婦人夏中亦患熱，夜出卧廳上，次日中風，偶其子預合得小續命湯，服之愈。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後作也。以上並《資生經》。

岳鄂鄭中丞頃年至潁陽，日食一頓熱肉，便中暴風，外甥盧氏爲潁陽尉，有此方，當時便服，得汗隨瘥，神效。其方用緊細牛蒡根，取時須避風，以竹刀或荆刀刮去土，用生布拭淨，搗絞取汁一大升，和灼熱好蜜四大合，溫分爲兩服，每服相去五六里，初服得汗，汗出便瘥。《本草》同上。

新武義唐丞季潤名灌云：切記風中人，不可便服風藥；氣中人，不可便服氣藥。或覺有此症候，急用眞好麝香肉三錢，乳鉢研令極細，以眞清麻油不拘多少，調令稀薄可飲爲度，即令患人一服頓盡，須辨荣子油不可用，藥少即見效遲。如牙關緊，撬開灌入，甦省然後服紫湯，其方用川獨活刷洗去沙土，薄片切，以豆淋酒煎濃汁服之，累服至一二斤無害，服此二藥，永無手足偏廢，語言蹇澀之患。後見得是中風，只服小續命湯之類；見得是中氣，只須服匀氣散，自然無事也。渠作漢東教官，得之太守張少衛云屢試有驗，季潤亦以治數人矣，云麻油麝香煎五積。是齊方同上。

羅謙甫曰：按察書史李仲寬年逾五旬，至元己巳春患風症，半身不遂，四肢麻痹，言語蹇澀，精神昏憒，一友處一法，用大黄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煮，豆熟去大黄，新汲水淘淨黑豆，每日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通聖散、四物湯、黄連解毒湯，相合服之，其效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又增瘖啞不能言，氣冷手足寒。命予診視，細詢前由，盡得其説，診之六脈如蛛絲，謂之曰：夫病有表裏虚實寒熱不等，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考憑，故病愈甚，今爲不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曹通甫外郎妻蕭氏，六旬有餘，孤寒無依，春月忽患風疾，半身不遂，語言蹇澀，精神昏憒，口眼喎邪，與李仲寬症同。予刺十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之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病時月日，處藥服之減半，予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年春於張子敬郎中家，見其行步如故，予歎曰：夫人病得全者，不亂服藥之力。由此論之，李仲寬亂服藥，終於不救，蕭氏貧困，恬澹自如而獲安。《内經》曰：用藥無據，反爲氣賊。聖人戒之。姚雪齋舉許先生魯齋之言，富貴人有二事，反不如貧賤人，有過惡不能匡救，有病不能醫療，噫，其李氏之謂歟。

陳自明治一婦人中風，牙關緊急，痰涎溢出，與神仙太乙丹一粒，服之而愈。

宋時東京開河，掘得石碑，梵書大篆，一時無能曉者，眞人林靈素逐字辨繹，乃是治中風方，名去風丹也。詩云：天生靈草無根幹，不在土間不在岸，始因飛架逐東風，汎梗青青飄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採時須在七月半，選甚癱風與大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融酒化服三丸，鐵鏁頭上也出汗。其法以紫色浮萍，曬乾爲末，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一粒，以豆淋酒化下。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偏正頭風，口眼喎邪，大風癩風，一切無名風及腳氣，幷打撲傷折，及胎孕有傷，服過百粒，卽爲全人，此方後人易名紫萍一粒丹。此與萫蓂草丸相類，亦惟實症可用，虛者未必宜也。《本草綱目》。

許叔微云：范子默記崇寧中，凡兩中風，始則口眼喎邪，次則涎潮閉塞，左右共灸十二穴得氣通。十二穴者，謂聽會、頰車、地倉、百會、肩髃、曲池、風市、足三里、絕骨、髮際、大椎、風池也，依而用之無不效。《醫學綱目》。

高評事中風頗緩，張令涌之，後服鐵彈丸。在普濟加減方中。或問張曰：君常笑人中風服鐵彈丸，今以用之何也？張曰：此收後之藥也，今人用之於大勢方來之時，正猶蚍蜉撼大樹，不識次第故也。

潁長吏病口眼喎邪，張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喎灸以地倉，俱效，苟不效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瀉，眞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東杞一夫亦患此，脈其兩手，急數而弦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乃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

王克明治廬守王安道中風，噤不語，他醫望而去。克明曰：此非湯劑可及，燒地灑藥，舁安道其上，須臾而甦。《江西通志》。

李東垣治董監軍，寒月忽覺有風氣暴仆，診得六脈俱弦甚，按之洪實有力，其症手攣急，大便閉澀，面赤熱。此風寒始至加於身也，四肢者脾也，風寒之邪傷之則筋攣；本人素嗜酒，內有實熱，乘於腸胃之間，故大便閉澀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甘草以卻寒邪，而緩其急搐；黃柏之苦寒，以瀉實而潤燥，急救腎水；用升麻、葛根以升陽氣，行手足陽明經，不令遏絕；更以桂枝辛熱入手陽明經爲引，用潤燥；復以白芍、甘草專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木邪，專益肺筋也；加人參以補元氣爲之轉佐，加歸身去裏急而和血潤燥，名活血通經湯。桂枝二錢，白芍五分，餘皆一錢，水二鍾半煎至一鍾，乘熱服之，令卧暖房中，近火摩搓其手乃愈。

宋瑞州楊某，醫道盛行，招者相繼。郡守得危疾，夜急招之，楊適醉歸，不能升車，裹藥授介。且起盥面，不見澡豆，而所裹藥在焉，方知其悞，而郡守謝禮至矣。蓋郡守得卒風證，澡豆中有皂角去風也。《墅談》。

荆和王妃劉氏，年七十，病中風不省人事，牙關緊閉，群醫束手。李時珍尊人太醫吏目月池翁，診視藥不能入口，自午至子，不獲已，打去一齒，濃煎藜蘆湯灌之，少頃噫氣一聲，遂吐痰而甦，調理而愈。《本草綱目》。

龔子才治桑環川、劉前溪，年近五旬，而桑多慾，劉嗜酒，其脈左手俱微，人迎盛，右脈滑大，時常手足痠麻，肌肉蠕動，此氣血虛而風痰盛也。謂三年內俱有癱瘓之患，因勸其服藥謹愼，以防未然。桑然其言，每年製搜風順氣丸，此藥亦未可常服。延齡固本丹各一料，後果無恙。劉不信，縱飲無忌，未及三年，果中風卒倒，癱瘓語澁，與養榮湯加減，幷健步虎潛丸兼服年餘，始愈。

萬密齋治蕭敬吾，庚戌冬得風疾，醫治之未盡。辛亥春右肩膊抽掣，唇吻隨動，診之脈浮緩而濇，此風邪在太陰經也。右寸浮而濇，肩膊動者，肺病也手太陰；右關脈緩，唇動者，脾病也足太陰。以黃耆蜜炙，白芍酒炒，甘草炙，作大劑服之。問何以不用治痰之藥？曰：此緩而治本也。蓋氣傷衛肺者，衛氣之主也，黃耆之甘溫以補肺；白芍味酸，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甘草味甘，稼穡作甘，甘者己也，所以補脾。經曰：諸風振掉，皆屬於肝。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用甘草。乃守法調理，至初夏而安。

孫文垣治吳勉齋體肥腴嗜炮炙，任性縱欲，年六七十，極躁急。一日跌傷齒，恬不爲意，後連跌兩次，將中而頻眩暈也。次日晚左手足忽不能動，口眼喎邪。診之，左洪大，右緩大，其色蒼黑，神昏鼾呼，呼長而吸短，呼至口，氣勃勃出不能回，終日偃卧如醉人。問曰：此非半身不遂乎？曰：症甚惡，不特此也。半身不遂者，中風已過之疾，其勢仍緩，亦有十餘年無恙者，今纔病勢便若此，乃中風之漸，方來且不可測。與六君子加全蝎、僵蠶、天麻，兩日無進退。間作吐，前藥再加竹茹，兩日神始甦，欲言而舌不能掉，前藥加石菖蒲、遠志、紅花，始能進粥數口。夜與正舌散，同前藥飲之，又三日

能坐，粥亦頗加，言尚蹇澀，以筆書我左手痛甚，大小便艱少。又用四君子加陳皮、竹茹、當歸、白芍、紅花、鉤籐、天麻，服三日神思大好，飲食日加，服彌月手痛減，語言亦漸清，唯大便十日一行，此血少之故，補養久自當瘥。病人常自言，吾病乃痰在膈間，安得一吐爲快？蓋肝腎之氣上浮，病者不知，悞認爲痰。不用峻劑養陰，俾龍雷之火下歸元海之過也。孫曰：據脈乃大虛證，非痰爲害，不可輕吐。有醫謂是病痰，吐而後補，可以全瘳，不然必成痼疾。病人欲速效，決意吐之，家人不能阻，一吐而煩躁，猶曰吐不快耳，須大吐始可。再吐而神昏氣促，汗出如雨，竟斃矣。

姚太史中風昏憒，語言不出，面赤時笑，非腎絕而笑。是心藏中風也。時初秋診之，六脈洪大，按之搏指，乃至虛反有盛候也。宜補中爲主，佐以驅風化痰，方可回生，而病家惶懼，兩日不決，乃力任之。遂以大劑補中益氣，加秦艽、鉤藤、防風、竹瀝，再劑而神爽，加減調治，五十日始愈。脈證如此，而以補中益氣取效。設有實熱者，何以辨之？想其時必別有證據也。

黃履素曰：余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忽然昏憒，痰升遺溺，眼斜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灌以童便而甦。此等症候，皆火挾痰而作，又非三生飲可治者，幷薑湯亦不相宜也。此當與江選薛立齋治王進士案同參。

趙以德治陳學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間就仆倒，汗注如雨，診之脈大而空虛。年當五十，新娶少婦，今又拜跪致勞，故陽氣暴散。急煎獨參湯，連飲半日而汗止，神氣稍定，手足俱瘓，瘖而無聲，遂於獨參湯中加竹瀝，開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止，因以言慰之遂笑，復笑五七日無已時。此哭笑爲陰火動，其精神魂魄之臟，相併故耳。正《內經》所謂五精相併者，心火併於肺則喜，肺火併於肝則悲是也。稍加連栢之屬瀉其火，八日笑止手動，一月能走矣。出《醫通》。

陸養愚治吳少參，年五十新得美寵，榮歸祭祖，跪拜間就倒仆，汗注如雨，渾身壯熱，人事不省，或欲灌以牛黃，脈之關尺浮數而空，兩寸透入魚際。此陰虛而陽亢極也，若灌以牛黃則死矣。急用生地自然汁一升，人參一兩，麥冬五錢，五味子百粒，濃煎灌之，二三服神氣稍定汗止，似睡非睡，至五更時作恐懼狀，如人將捕之；至清晨又作盛怒狀，罵詈不止；至午間又大笑一二時；至薄暮又悲泣；自夜靜日作，病家以爲鬼祟。此即《內經》所謂五精相併也，併於腎則恐，併於肝則怒，併於心則喜，併於肺則悲。劉河間曰：平時將息失宜，腎水不足，心火亢極，乃顯此症。夜間陰盛，邪乃暫息，日中陽隆，遂游行五臟而無寧時也。仍用前方減人參之半，旬日間或但悲笑，或但罵詈，恐懼，人事時省時不省，與之飲食盡食方止，不與不思索，大小便亦通，至半月後始寧靜，乃調養氣血，百劑始愈。

長興林中尊，年逾五旬，因送按臺回，覺身體倦怠，頭目眩運，既而頭振動搖，欲語不能，喉中喘逆。咸與牛黃蘇合丸、大小續命湯，已旬日，病如故，脈之沈緩而弱，左關尺尤甚。此肝腎虛，精氣暴奪之候也。詢其由，乃因按院嚴厲，惟恐失錯，煩勞之極，歸而病作。《內經》云：諸風眩掉，皆屬於肝。劉河間曰：此非外來風邪，由將息失宜，腎水不足，心火亢甚所致。又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今振動喘逆，職是故也。人至中年之際，腎氣原自不足，且經恐傷腎，今以矜持太過，損傷腎氣。《內經》曰：恐則氣下，聲者氣之所發也。氣下故聲不出，且肝腎之脈，俱挾舌本。法宜壯二經之氣以治其標，滋二經之血以治其本。用枸杞爲君以補腎，天麻、川芎爲臣以益肝，又用人參、少加附子以爲佐，二冬以爲使，二劑約數兩，服後諸症頓減，用八味丸間服，十劑全愈。

鄒春元心泉年未五旬，患中風，耳聾鼻塞，二便不通，四肢不隨而厥，語言不出，或言皆說亡故之人，已灌牛黃錢許矣。或曰經云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今口說亡人，目無所見，是見鬼與目盲也。又潔古云：中腑者著四肢，中臟者滯九竅，今手足不隨，上下秘塞，是臟腑兼中也。且六脈弦數無倫，《脈訣》云：中風之脈遲浮吉，急實大數三魂孤。脈症俱危，恐無生理，立方：人參五錢，熟地一兩，桂附各二錢半，未服，陸至脈之，浮按果極急數，中按稍覺和緩，此猶有胃氣，第兩尺重按覺空耳。乃曰：陰陽兼補，誠治本之法也，第上下秘塞之時，恐不能奏效，宜先通二便，使濁陰降，則清陽之氣得以上升，然後議補。經謂病發急則先標而後本，先治其標，後治其本，咸謂病勢已危急，恐不可虛緩，遂將前藥灌之。連進數劑，俱停胸中，揉之作聲而不下腹，再促診脈仍前，即袖中出家製神佑丸數十粒，抉其口納之，令灌以淡薑湯，藥已下即爲灸百會穴，使陽氣上升，又灸關元穴，不使陽氣下陷，一二壯目即能開，眉頻蹙，問痛否，能點頭，四肢亦少動，謂之曰忍至七壯可生矣，亦點頭。灸將畢，腹欲便，既而前後俱通，去垢穢極多，少頃又瀉一行，令急以前藥倍人參煎候，及再便有暈意，徐灌之自甦。此後人事漸省，第手

足振掉，左半身不遂，於大補氣血藥中少佐卻風順氣消痰之品，如秦艽、全蝎、殭蠶、烏藥、星、半之類，調治年餘而愈。蓋此症初起，氣血不足爲本，九竅閉塞爲標，先通其秘者，急則治其標也。迨後見風症，亦不足爲本，風症爲標，而專補氣血，少佐風藥者，緩則治其本也。

范溪雲患口喎不正，四肢拘急，自汗惡風，凡針灸塗貼，諸風藥，遍嘗不效，已半年。脈之，左手浮緊，右手洪緩，此風客陽明，留而不出，鬱而爲熱。雖宜解散，然邪在一經，雜進諸經之藥，誅伐無過，徒虛其表，則不能去邪，故反惡風自汗，而無救於口之喎也。經曰：胃足陽明之脈，挾口環唇。茲病口喎唇邪，是乃陽明一經之症，麻、桂、羌活，豈所宜哉？以葛根五錢，升麻二錢，以逐陽明固結之邪；白芷二錢，僵蠶一錢五分，以達頭面不正之氣；黃耆一錢五分，桂枝五分，以固週身疎漏之表；桔梗一錢，甘草五分，載諸藥上行。二劑便效，數劑全愈，後以養榮血、實腠理、少佐清熱去痰之品，調理之。此宜與許叔微一案合參。

李思瑭母，年六旬，體甚肥，正月間忽中風卒倒，不省人事，口噤喉鳴，手足不隨，服牛黃丸、小續命不效，脈之浮洪而滑，右手爲甚。緣奉養極厚，形氣盛而脈有餘。經云：消癉擊仆，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又云：土太過，令人四肢不舉。丹溪所謂溼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當先用子和法涌吐之，乃以稀涎散、薑汁調灌之，涌出痰涎碗許。少頃又以三化湯灌之，至晚瀉兩三行，喉聲頓息，口亦能言，但人事不甚省，知上下之障塞已通，中宮之積滯未去也。用二陳湯加枳實、黃連、萊菔子、木香、白豆仁，每日二服，數日人事漸爽，腹中知饑，令進稀粥。大便結，每日以潤字丸五分，白湯點薑汁送下。猶時有拘攣燥結之患，知爲血耗津衰，以四物加秦艽、黃芩、甘草，數十帖，三月而愈。

陸祖愚治趙一陽，年過五旬，中風卒倒，牙關緊閉，戴眼上竄，手握而四肢振掉，或以稀涎散吹入鼻中，吐稠痰數椀。投小續命湯二劑，反口開手撒，眼合遺溺，四肢厥逆，人事昏沉，喉鳴發熱，脈之洪滑而歇止。症已危甚，勉力用方，二陳加南星、枳實以導其痰，四物以養其血，佐以牙皂、薑汁、竹瀝，二劑痰喘漸輕，六劑人事清爽，改用參、朮、歸、芍，大補氣血而安。

李翠巖年近七旬，肥盛多勞，一日行至門外，視一人如兩人，一路如兩路，一門如兩門，不知從何處入，遂卒然仆倒，扶歸懶於言語，尚能道其病狀。咸以中風治之，投消痰搜風十餘劑，遂洽汗如雨，驚惕振掉，昏不知人，脈左寸浮大，按之無神，餘俱遲弱而空，已神色昏沈，不能言矣。此屬虛脫，宜培補正氣爲主，用四君加耆、歸、地、芍、天麻、杜仲、牛膝、棗仁，二劑汗止，五劑能言語識人，七八劑頓愈，每劑加人參三錢，二十餘劑，飲食步履如常。

馬元儀治周某，神昏不語，狀如中風，已半月。脈之右虛微無力，乃陽虛之候也；胸中時滿，或癡立如呆，上焦之陽不用矣；足膝無力，轉則不能，下焦之陽不用矣。諸陽既微，陰乃用事，不行溫補，陰日以長，陽日以消，如氣化有肅殺而無陽和，物其能久乎。遂與附桂理中湯，大培元氣，半月而神始清，便乃行；一月而食漸進，足可履，兼進八味丸，調理而安。

馮楚瞻治張銓部，先年以焦勞，遂得怔忡耳鳴諸症。醫以痰治，涌出痰涎斗許；復用滾痰丸，痰勢雖清，精神內奪。初秋卒倒僵仆，痰涌鼾鼾，目竄口開，手足強直，自汗如雨，危甚。脈之六部皆豁大無倫，其候欲脫，刻不容緩矣。乃用人參三兩，白朮二兩，附子五錢，濃煎灌之，日三劑，按時而進，服後脈勢漸斂，身熱漸和，潰汗漸收；次日仍用前方，日二服夜一服，至三日諸症漸減，僵仆不省如故，此工夫未到，故標症稍平，而元神未復也。仍照前服，服後必灌濃米汁半鐘，以保胃氣，助藥力。或有勸入風藥者，曰保之不暇，敢散之乎？有勸加痰藥者，曰保之實難，敢消之乎？有勸入清火者，曰尤悞矣，元陽欲脫，挽之猶恐不及，敢清之乎？余之重用白朮、附子者，既壯人參培元之力，而消痰去風息火之義，已在其中。若稍涉標治則虛症蜂起，勢益難矣，違衆勿用。三日所用人參計三十五兩，附子六兩，白朮二十四兩，至晚間忽能言語，稍省人事，進粥半碗而睡，其鼾鼾目竄諸症仍在。蚤間陽分用大補心脾氣血之藥，如棗仁、當歸、白朮、白芍、茯神、遠志、人參、桂圓，五味之類；下午陰分用八味湯，沖人參濃汁。服之六七日後，諸症漸平，每日人參尚用四五兩。後蚤間以生脈飲送八味丸加牛膝、杜仲、鹿茸，五味子四五錢；日中加減歸脾與八味湯，照前煎服，日漸輕強，飲食倍進，一月而起。大凡治危篤症候，全在根本調理得力，自然邪無容地。先哲云：識得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也。

譚掌科年六十餘，卒然暈仆，痰涎涌盛，不省人事，頃之吐痰椀許，少甦，長班用力擁之輿中，挾其兩腿而歸。醫與疎風清熱豁痰，旬餘痰涎不減，煩燥倍常，頭痛、腿疼更甚，脈之兩寸甚洪大，兩尺右關甚沈微。此孤陽獨亢於

上，弱陰不能斂納，且中宮脾土亦虛，陽無退藏之舍，上浮顛頂，爲脹爲疼。宜壯水以制之，培土以藏之，補火以導之，佐以滋肺清金，以成秋降之令，則收斂蟄藏。熟地八錢爲君，乳炒白朮五錢爲臣，米炒麥冬三錢爲佐，製附子一錢五分爲使，煎成，另用人參五錢，熬汁沖服，頭疼頓減，諸症漸痊，但腿痛如故。蓋長班用力挾之而傷也，視之五指之痕在焉，此外因當外治，用豬肘生精肉搗爛，入玉桂細末，葱白、食鹽和勻，厚罨患處而安。後因素患晨瀉，飲食不甘，令早晨空心參湯送八味丸；午間食前以炒黃白朮三十兩，製附子三兩，共熬成膏，人參細末六兩，收成細丸，白湯吞下三錢。半月後，脾胃頓強，精神倍長。

景氏婦年近五旬，中風已五六日，汗出不止，目直口噤，遺尿無度，或以爲壞症，脈之雖甚微，而重按尚有不疾不徐自然之勢，此卽胃氣也。乃曰遺尿本屬當時脫症，故不治，若多日安得不尿，且坐視數日而不脫，斷非絕症也。投以參附湯二三劑漸甦，重服溫補而愈。

金教諭夏月壯熱頭疼咳嗽，醫謂感冒，用羌、前、蘇、橘、半、枳之類，未終劑，頭疼如破，舌強不清，潰汗黏手，左臂麻木，神氣不堪，脈洪大空緩而無力。知爲氣虛類中，誤投發散，當此疎泄之時，幾成脫症。與熟地一兩二錢，麥冬三錢，炒白朮四錢，牛膝二錢四分，五味子八分，製附子一錢五分，人參八錢，另煎沖服，日三劑，不五日全安。時有李庠生同日得病，症候無異，一劑發散，汗出徹夜，次日死矣。

張路玉治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患中風，經歲不痊，診之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爲腎臟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向寸，又爲三陽經滿溢八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顚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痰涌於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爲痰氣占據，未免浸漬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悞也。或者以其兼口角微涎，目睛恆不易轉，以爲邪在經絡，用祛風導痰之藥；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臟虛熱生風之症，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爲腎氣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不知此症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痰紅潰沫，而用補中益氣；不知脾氣陷於下焦者，可用升舉之藥，此陰虛久痢之餘，有何清氣在下，若用升柴，升動肝腎虛陽，鼓激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爲喘脹逆滿之患乎？今與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中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以善調攝爲第一義。

侍衛金漢光妾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曳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半月餘，脈之數大，按久無力，尺內愈虛，以上皆右手寸關也，至於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煩亂。所服皆二陳導痰，雜以秦艽、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以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喘頓除，再二劑飲食漸進，堪就枕，又四劑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可徐行矣。

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近以抑鬱，忽然下體墮牀，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曾食溼麪，醫用消導不應，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胗之六脈皆虛濡無力，醫猶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張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且病人素有脾病，大便常五六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令先試以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人參二錢，煎成頓熱分三次服，四劑後大便自通，再四劑自能起坐，數日間可扶掖徐行。因戒其左右愼防步履，以病人氣虛痰盛故也。

呂東莊治沈凝芝內人，時當就卧，忽作寒熱，至夜半卽不能言喘急，或以爲感傷，或以爲氣逆痰結，用烏藥順氣散不效。診之，聲如曳鋸，手撒遺尿，口開不能言，有汗如雨，曰此類中風也，已傷臟不可治矣。凝芝曰：卽無救理，應用何藥？曰：初發卽當用易簡附子散，今無及矣。乃自進之，喘聲忽止，且稍發語，疑尚可救。曰：五臟俱絕，今得參附，氣少甦耳，終無濟也。果三日而歿。

韓貽豐治司空徐元正風氣，滿面浮虛，口角流涎不已，語含糊不能出喉，兩腿沈重，足趿趕不克踰戶限，脈之曰：此症非針不可。遂呼燃燭，舉手向頂門欲用針，徐公及其令孫皆大惶駭云：此處安可用火攻？強之再三，終究不允而罷。後聞韓之針頗神，復邀與針百會、神庭、腎門、命門、環跳、風市、三里、湧泉諸穴道，俱二十一針，方針之初下也，以爲不知當作如何痛楚，及藥熬氣氳氳，不可名狀，連聲贊歎，以爲美效，積久周身之病，一時頓去。

《神針心法》。

柴嶼青治考功吳景星太翁，卒中昏憒，滿面油光，兩關弦緊。投以附子理中湯，次日心中明白，面上浮光即斂，調理數月而康。

薊州牧楊芊丙寅春五旬餘，卒中肢廢，口不能言，大小便難，中府而兼中臟也。初進通幽湯不應，加大黃、麻仁二劑，始通，舌稍轉動；又用加減大秦艽湯，數劑始能言，但舌根尚硬；後用地黃飲子，及參、耆、朮等兼服，舌柔胃強，左手足尚不能舉動，此由心境不堪，兼之參餌調服也。今庚午秋，聞其在楚已痊愈。

大司寇阿年已七旬，偶患胃痛，延治至則其勢已減，其六脈平和，兩尺神完氣足，如此稟厚者，不可多見。乃以曾經口眼喎邪，至今面部微有不正爲患，曰陽臟之脈，前因心火暴盛無制，遂流經絡而然。惟有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常服丸劑，可保期頤。

薛立齋治靳太師夫人，先胸脇脹痛，後四肢不遂，自汗如雨，小便自遺，大便不實，口緊目瞤，飲食頗進，十餘日或以爲中臟，曰非也。若風既中臟，眞氣將脫，惡症已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部洪數，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剋脾土也。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吐嘔，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剋土，而脾不能攝血也。用加味歸脾爲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遇怒，或睡中手搖搦，復用前藥愈。

大參朱雲溪母，於九月忽仆地，痰壅不省人事，唇口喎邪，左目緊小。或用痰血之劑，其勢稍緩，至次年四月初，其病復作，仍進前藥，勢亦漸緩，至六月終，病乃大作，小便自遺，或謂風中於臟，以爲不治。診之左關洪弦而數，此屬肝火血燥也。遂用六味丸加五味、麥冬、芎、歸，一劑而飲食頓進，小便頓調，隨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山梔、鉤藤、丹皮而安。至十月復以傷食腹痛作瀉，左目仍小，兩關尺脈弦洪鼓指，以六君加木香、吳茱、升麻、柴胡，一劑而痛瀉俱緩，以六君加肉果，故紙，一劑諸脈頓平，痛瀉俱止。夫左關弦洪，由肝火血燥，故左目燥小，右關弦洪；由肝邪乘脾，故唇喎口邪，腹痛作瀉；二尺鼓指，由元氣下陷。設以目緊口喎，誤作中風，投以風藥；以腹痛泄瀉，誤作積滯，投以峻攻，復耗元氣，爲害甚矣。以陽虛惡寒，圍火過熱，致增痰喘，悞服寒劑而卒。

一婦人因怒仆地，語言蹇澁，口眼喎邪，四肢拘急，汗出遺溺，六脈洪大，肝脈尤甚，皆由肝火熾盛。蓋肝主小便，因熱甚而自遺也。經云：肝虛者善溺。用加味逍遙散加鉤藤及六味丸，尋愈。亦可入氣厥。

一婦人經行口眼喎邪，痰涎壅盛。此血虛而肝火動，用加味逍遙散加丹皮，治之尋愈。後因飲食停滯，日吐痰涎。此脾氣虛不能攝涎歸經也，用六君子二十餘劑而安。

一婦人因怒口眼喎邪，痰涎上涌，口噤發搐。此脾肺氣虛而肝木旺，用六君子加木香、鉤藤、柴胡，治之漸愈，又用加味歸脾湯調理而安。

一婦人元氣素虛，勞則體痲發熱，痰氣上攻。或用烏藥須氣散、祛風化痰丸之類，肢體痿軟，痰涎自出，面色痿黃，形體倦怠，而脾肺二脈虛甚。此氣虛而類風，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漸愈，又用加味歸脾湯調理尋愈。

一婦人口眼喎邪，四肢拘急，痰涎不利，而惡風寒，其脈浮緊。此風寒客於手足陽明二經，先用省風湯二劑，後用秦艽升麻而愈。

王海藏云：某黃門卒中風，病發時服柴苑丸，泄出惡膿四升，赤黃水一升，一肉蟲如亂髮愈。

姚僧垣治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知覺，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增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當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增垣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時苦痢疾，而不廢朝謁，燕公嘗問增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淺深，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周書》。

高祖親戎東征，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同上。

李季虬曰：予乙卯春正月三日，忽患口角歪邪，右目及右耳根俱痛，右頰浮腫。仲淳曰：此內熱生風及痰也，治痰先清火，清火先養陰，最忌燥劑。蘇子、橘紅、天冬、花粉、鮮沙參、甘菊花各三錢，貝母、白芍各四錢，麥冬五錢，甘草七分，天麻一錢，連翹二錢，加竹瀝、童便各半杯，霞天膏四五錢，

日服二劑，初四至九日加生地三錢，初十加牛膝四錢，黃栢二錢，十三日去連翹加石斛三錢五分、五味子七分、扁豆二錢、乾葛八分，十八日去連翹、天麻、乾葛、扁豆加蓮肉四十粒，二十二日定方，天冬、甘菊、沙參各三錢，麥冬、生地、牛膝各五錢，炙草一錢，貝母、蘇、橘紅、花粉各二錢，棗仁六錢，五味、蓮肉四十粒，二月十二日定方，天冬、茯苓、貝母、沙參各三錢，麥冬、棗仁、牛膝各五錢，蘇子、橘紅、甘菊各二錢五分，黃柏、甘草各一錢五分，花粉、玄參各二錢，五味七分，生地、白芍各四錢，蓮肉六十粒，十日後去花粉，後又去玄參加石斛三錢，至五月盡，病始痊愈。前方中曾加參二錢，服二劑反覺浮火上升，即去之。先時合成丸藥，病中仲淳以爲可服，方用人參十兩，乳浸飯上蒸，五味子十兩，蜜蒸烘乾，山萸八兩，沙苑蒺藜十二兩，半炒爲末，一半打糊和藥；巴戟天八兩，以甘菊花、枸杞子同酒浸蒸曬乾，蓮鬚六兩，枸杞子十二兩，川牛膝十兩，酒蒸天冬六兩，蓮肉十二兩，炒白茯苓八兩，黃柏四兩，蜜炙砂仁二兩，生地十二兩，鹿角霜十二兩，酥拌炒如飛麪，鹿茸六兩，菟絲子末八兩，甘菊花六兩，煉密和蒺藜糊和丸桐子大，每服六錢，空心饑時各一服，淡鹽湯送下。過百日後更定丸方，黑芝麻三斤，桑葉酒拌蒸曬三斤，何首烏九蒸九曬三斤，蒼术黑豆拌蒸三次二斤，牛膝如蒸蒼术法二斤，甘菊花二斤，大生地三斤，天冬酒蒸二斤，柏子仁二斤，枸杞子二斤。

沈明生治潘子芬軀幹魁梧，素無恙，然室多姬妾，且縱飲，皆致疾之媒也。乙巳夏忽患類中風，項強胸滿，不良於行說，舉足即覺首重而欲仆地，或知其嗜酒及內，病由上盛下虛，即用參附峻補，治久轉劇。診之六部沈滑有力，殊非腎家不足之象，然病人舍補而別商，則紛然辨難，棄不用矣，因語之曰：病本不足，更無可疑，但補虛而不去病，甚於攻剋也。今當分塗治之，湯劑以補虛，吾立方而君自製服，丸劑以去病，則有家秘神方，未可明告，奉饋服之兩旬，必奏殊功。潘以刻期甚邇，忻然見從。煎方以六君、理中加減，而不用附子，別製大劑消痰丸，服十日而項強若失，陸續去痰積稠粘甚多。潘惟恐其虛，復生猶豫，乃謂之曰：大便雖行，神氣日旺，況有參、术以培補養脾元，何慮之有？去痰莫如盡，此之謂也。勉其盡劑，果越兩月而步履復康矣。

黃錦芳治曹姓兒，年十餘歲，脈伏不見，牙關緊急口不能言，手足俱厥，口紅而燥，大便數日不解，手足牽引不伸，幷有痛楚不可著手之象。知其素有內熱，被暴風寒邪束其筋骨，不急爲之裏外雙解，無以救其卒暴之厄。用吹藥以開其關舉，方用麻黃、防風各一錢，細辛三分，牙皂一錢，桂枝一錢，以解其外，杏仁十粒，烏藥一錢，枳實八分，川厚朴一錢，黃連五分，大黃三錢，以通其內。服二劑，手足頗活，大便未行，口有臭氣，舌有燥胎，脈微見，身有潮熱。原方加乾葛、黃芩，服之厥退手足皆熱，大便頓解而愈。

徐靈胎曰：今之患中風偏痹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不治，皆醫者悞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即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湯，皆多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熱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悞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謬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牆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牆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者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也，是不但不驅盜幷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謂正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邪實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陰虛陽虛，感熱感寒之別，由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俱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藏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藥者，無一存者矣。

徐靈胎曰：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腫，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預知而防之。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預知而爲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

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悞之處，正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於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於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濟，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爲病後大虛症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深戒。

尤在涇曰：中風者，風從外入，天地之邪氣也；類中風者，風自內生，肝臟之厥氣也。肝之生氣，暴而病速，肝氣既厥，諸氣從之，諸液又從之，諸氣化火，諸液化痰，輻輻湊上焦，流溢經絡，如風雨之驟至，如潮汐之驟湧，而不可當也，豈特如景岳所謂氣血虛敗而已哉。昔賢於此症，或云火，或云痰，或云氣虛，誠俱有之，余惜其終屬模糊而未肯綮也。熱風，熱化爲風也，患人頭目昏眩，口痛鼻燥，熱氣出，微惡風，時時有熱是也。是雖辛涼，不能解之。孟詵說患熱風人，宜食牛乳，謂其氣味甘寒，而性濡潤，能使肌熱除而風自熄。求之草木，蘆根、蔗漿、梨汁之屬，性味相似，亦《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肝陽化風，逆行脾胃之分，液聚成痰，流走肝膽之絡，左體麻痹，心膈痞悶，所由來也。而風火性皆上行，故又有火升氣逆鼻衄等症，此得之飢飽勞鬱，積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氣，非旦夕可圖也，羚羊角、橘紅、白朮、枳實、天麻、半夏、茯苓、甘草、麥冬。

張石頑治一人汗出偏阻，脈來不柔，時自歇止。肝陽有餘，而胃陰不足，於是稠痰濁火，擾動於中，壅滯於外。目前雖尚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智者見微知著，自當加意調攝爲佳。人參、石斛、南棗、半夏、茯苓、炙草、麥冬、丹皮、小麥。

黃履素曰：三生飲，施於中風之寒證妙矣。或有虛火衝逆，熱痰壅塞，以致昏聵顛仆者，狀類中風，烏附非所宜服。立齋治王進士虛火妄動，挾痰而作，急灌童溺，神思便爽。案見江進。予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忽然昏聵，痰升遺溺，眼邪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灌以童便而甦。此等症，皆火挾痰而作，斷非三生飲可投，併薑湯亦不相宜。雄按：不但三生飲不可服，雖當歸、枸杞之類亦不宜用，余治顧聽泉案可參。同一卒然昏聵，而所因不同，須細審之。《太平廣記》載梁新見一朝士，診之曰：風痰已深，請速歸去。其朝士復見鄭州高醫者趙鄂，診之，言疾危，與梁說同，惟云：祇有一法，請啖沙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絞汁而飲。到家旬日，依法治之而愈，此亦降火消痰之驗也。雄按：《資生經》亦云：凡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

徐靈胎曰：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愈聚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此所謂痰厥之類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藏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臟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眞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少頃即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鬼神，適逢冤譴，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內矣。

《古今醫案按・類中》 王節齋治一壯年，忽得暴病如中風，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王偶遇聞之，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證。遂教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碗而愈。

鄭顯夫年六十餘，因大怒，遂昏仆，四肢不用。丹溪曰：怒則火起於肝，手足厥陰二經之氣閉而不行，故神無知，怒甚則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故手足不用。乃以連、栢瀉其上逆之火，香附降其肝氣，一二日神智漸回，再調其氣血全愈。

有一婦人先胸脇脹痛，後四肢不收，自汗如雨，小便自遺，大便不實，口緊目瞤，或以爲中臟甚憂，請薛立齋視之，曰：非也，若風既中臟，眞氣既脫，惡證既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部洪數，惟關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剋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證頓減，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

太史楊方壺夫人，忽然暈倒，醫以中風之藥治之不效。迎李士材診之，左關弦急，右關滑大而耎。本因元氣不足，又因怒後食停，乃進理氣消食藥，得解黑屎數枚；急改用六君子加薑汁，服四劑而後暈止；更以人參五錢，芪、朮、半夏各三錢，茯苓、歸身各二錢，加減調理兩月即愈。此名虛中，亦兼食中。

給諫晏懷泉夫人，先患胸腹痛，次日卒然暈倒，手足厥逆，時有醫者以牛黃丸磨，就將服矣。士材診之，六脈皆伏，惟氣口稍動，此食滿胸中，陰陽痞隔，升降不通，故脈伏而氣口獨見也。取陳皮、砂仁各一兩，薑八錢，鹽三錢，煎湯灌之，以指探吐，得宿食五六碗，六脈盡見矣。左關弦大，胸腹痛甚，知爲大怒所傷也。以木香、青皮、橘紅、香附、白朮煎服，兩劑痛止，更以四君子加木香、烏藥，調理十餘日方癒。此是食中兼氣中。

震按：此二條與節齋、丹溪所治同中有異，是善學古人者，故並錄之。

章仲輿令愛在閣時，昏暈不知人，蘇合香丸灌醒後，狂言妄語，喃喃不休。士材診之：左脈七至，大而無倫；右脈三至，微而難見，正所謂兩手脈如出兩人，此崇憲之脈也。線帶繫定二大拇指，以艾炷灸兩介甲，至七壯，鬼即哀詞求去，服調氣平胃加桃奴數日，而崇絕。此即惡中也。

易思蘭治瑞昌王孫毅齋，年五十二，素樂酒色，九月初，夜起小解，忽倒地，昏不知人，目閉氣粗，手足厥冷，身體強硬，牙關緊閉。諸醫有以爲中風者，有以爲中氣、中痰者，用烏藥順氣散等藥，俱不效。又有用附子理中湯者，愈加痰響。五日後，易診之六脈沉細緊滑，愈按愈有力，乃曰：此寒濕相搏，痙症也，痙屬膀胱，當用羌活勝濕湯。其兄宏道問曰：病無掉眩知非中風，然與中氣、中痰、夾陰三者相似，先生獨云痙病，但吾宗室之家過於厚暖者有之，何由得寒濕而成痙病耶？易曰：運氣所爲，體虛者得之。本年癸酉，歲火不及，寒水侮之；季夏土旺，土爲火子，即能制水。七月八月，主氣是濕，客氣是水，寒水得令，不伏土制，是以寒濕相搏，太陽氣鬱而不行，其證主項背強直，卒難回顧，腰似折，項似拔，乃膀胱經痙病也。其脈沉細緊滑，沉爲病在裏，細爲濕，緊爲寒，中又有力而滑，此寒濕有餘而相搏也。若虛證之脈，但緊細而不滑；若風脈當浮。今脈不浮而沉，且無掉眩等證，何爲中風。若痰氣之脈不緊，今脈緊而體強直，何言中氣、中痰。痙病詩云：強直反如弓，神昏似中風，痰流唇口動，瘛瘲與癇同。乃先以稀涎散，吐痰一二碗，昏憒即醒；隨進勝濕湯，六劑全愈；以八味丸調理一月，精氣復常。

震按：類中有十種，曰中氣、中食、中寒、中暑、中濕、中惡、中喝、中瘴、痰中、虛中，散見諸書，當薈萃而詳辨之。其異於中風者，雖卒倒昏憒而無偏枯喎斜也。其治之異於中風者，惟虛中宜補，而餘皆不宜補也。祇在臨證時審其輕重淺深耳。至如《名醫類案》有虛風一門，《臨證指南》有肝風一門，總不出繆氏內虛暗風四字。《類案》謂陰虛者，涼肝補腎；陽虛者，溫肺健脾，誠爲要言。然其法已備於中風門中，似不必另立名色。至《指南》所載泄木安胃，鎮陽熄風，濁藥輕投，辛甘化風，種種妙義，直駕古人而上之，又洗繆氏之髓者矣。特是議論雖精，仍屬景岳所謂非風之治法耳。集書者以一類而分二門，未免頭上安頭之病。

《古今醫案按・中風》《唐書》載許允宗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脈沉而口噤。允宗曰：口不下藥，宜以湯氣蒸之，令藥入腠理，周時可瘥。遂造黃芪防風湯，煮數十斛，置床下，氣如烟霧薰蒸之，而得語。遂超拜義興太守。

震按：書稱允宗醫術若神。曾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即此條思慮巧矣。然僅可治眞中風，《內經》所謂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也。邪從汗解，故得語。若概試諸不能言者，決無效。又按：羅謙甫治史太尉，冬月坐火爐左側，覺面熱，左頰微汗，旋出外，因左頰疎緩，被風寒客之，右頰急，口喎於右，脈浮緊，按之洪緩。羅用升麻湯加桂枝、白芷、羌、防，兼灸地倉、頰車穴，此治風中陽明經之表證也。趙僧判半身不遂，語言不出，神昏，面紅，耳聾，鼻塞，六脈弦數。羅謂中藏者多滯九竅，中府者多着四肢，今藏府俱受邪，先用三化湯行之，通其壅滯，使清氣上升，充實四肢，次與至寶丹，安心養神，通利九竅。五日音聲出，語言稍利，惟行步艱難。又刺十二經之井穴以接經絡，隨四時脈症加減用藥，百日方愈。此治中腑兼中臟之裏證也，皆風邪實證也。張安撫半身不遂，語言蹇澀，自汗惡風，痰嗽不寐。羅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經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脈。神先病也，邪風加之，動無常處，治病必求其本，邪氣乃服。用加減冲和湯，汗加黃芪，嗽加五味。其晝夜不睡，因心事煩冗，心火上乘陽分，衛氣不得入於陰，用硃砂安神丸，遂得寐。諸證漸減，惟右肩臂痛，經云：虛與實鄰，決而通之。又云：下陷者灸之。爲陽氣下陷入陰中，故肩膊痛不能動。宜以火導之補之，乃於右肩臂

上肩井穴先針後灸，隔一月再灸肩井，次於尺澤穴各灸二十八壯，引氣下行與正氣相接，遂能運動。仲夏用清肺飲子，秋分用益氣調營湯，全愈。此治中經兼中腑，本虛標實之症也。許允宗所治亦係本虛標實者，但病起於暴，故用蒸法，亦如通關散之取嚏，稀涎散之探痰也。

丹溪治浦江鄭君，年近六旬，奉養膏粱，仲夏久患滯下，又犯房勞，一夕如廁，忽然昏仆，撒手遺尿，目上視，汗大出，喉如拽鋸，呼吸甚微，其脈大而無倫次部位，可畏之甚，此陰虛而陽暴絕也。急令煎人參膏，且與灸氣海穴。艾壯如小指，至十八壯，右手能動；又三壯，唇微動；參膏成，與一盞；至半夜後，盡三盞，眼能動；盡二觔，方能言而索粥；盡五觔而利止；十數觔，全安。

震按：此種病今常有之，醫所用參不過一二錢至一二兩而止，亦幷不知有灸法。無效則諉之天命，豈能於數日間用參膏至十餘觔者乎。然參膏至十餘觔，辦之亦難矣，惟能辦者，不可不知有此法。

丹溪治一婦人，年六十餘，手足左癱，不言而健，有痰。以麻黃、羌活、荊、防、南星、全蠍、乳香、沒藥、木通、茯苓、桔、朴、甘草、紅花爲末，酒下，未效。時春脈伏而微，又以淡鹽湯入韭汁，每早一碗吐之，至五日仍以茯苓、白朮、陳皮、甘草、厚朴、菖蒲，日進二服；又以川芎、豆豉、山梔、瓜蒂、韭汁、鹽湯，吐甚快，後以四君子湯服之，另以川歸、酒芩、紅花、木通、厚朴、粘子、蒼朮、南星、牛膝、茯苓爲末，酒糊丸，服十日後，微汗，手足微動而言。

震按：前條脫症，脈大無倫。此條閉症，脈伏而微。非有確見，敢用此兩路重藥乎。須知症與脈宜合參。如此條左癱不言矣，而健又有痰。其得間在。此與浦江洪宅婦病瘧無脈條相似。

又按：丹溪治肥人中風，口喎，手足麻廢，左右俱作痰治，以蕘、貝、南星、橘、夏、二朮、芩、連、栢、荊、防、羌活、桂枝、威靈仙、甘草、花粉等，好喫麵加附子，煎入竹瀝、薑汁，更加少酒行經，此大法也。故治中風二十六案，用此加減者甚多。其餘以四君、六君，或合四物，或再加連、栢、芪、防、天麻、僵蠶、竹瀝等，或合風藥，更有加全蠍、地龍者，又有用小續命湯、搜風湯、羌活愈風湯。烏藥順氣散、蘇合香丸者，皆不載脈象若何，何以效法，故不並錄。

虞恆德治一婦，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得中風暴仆，不知人事，身僵直，口噤不語，喉如拽鋸，水飲不能入，六脈浮大絃滑，右甚於左。以藜蘆末一錢加麝香少許，灌入鼻竅，吐痰升許，始知人事，身體略能舉動；急煎小續命湯倍麻黃，連進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漸甦醒，能轉側，但右手足不遂，語言蹇澀；復以二陳湯加芎、歸、芍藥、羌、防等合竹瀝、薑汁，日進二三服。若三四日大便不利，則不能言語，卽以東垣導滯丸或潤腸丸微利之，則言語復正。如此調理至六十餘，得他病而卒。

震按：此條與上丹溪案俱以實邪治而效。可見辨證宜眞，不得專守景岳非風之論，先有成見在胸也。如薛立齋善於用補，而治艾郭武牙關緊不能言，左體癱，口眼牽動，神昏欲絕，六脈沉細而濇，謂此中寒濕，非中風也。亦用吐痰藥及至寶丹，繼以五積散加木香、南星、附子，而人甦。後大便洞利痰，積而全愈。臨斯證者，治虛寒，治風痰，固宜對勘。

薛立齋治一人，年六十餘，素善飲酒，兩臂作痛，服祛風治痿之藥更加麻木，發熱體軟，痰湧，腿膝拘痛，口噤語澀，頭目暈重，口角流涎，身如蟲行，癢起白屑。立齋曰：臂麻體軟，脾無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攝也；口斜語澀，脾氣傷也，頭目暈重，脾氣不能升也；癢起白屑，脾氣不能榮也。遂用補中益氣湯加神麴、半夏、茯苓三十餘劑，諸症悉退，又用參朮膏而愈。

一婦人懷抱鬱結，筋攣骨痛，喉間似有一核，服烏藥順氣散等藥，口眼喎斜，臂難伸舉，痰涎愈甚，內熱晡熱，食少體倦。立齋云：鬱火傷脾，血燥生風所致。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形體漸健，飲食漸加；又服加味逍遙散十餘劑，痰熱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陽益胃湯數劑，諸證漸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經血少，用地黃丸而愈。

秀才劉允功，形體魁偉，不愼酒色，因勞怒頭暈仆地，痰涎上湧，手足麻痹，口乾引飲，六脈洪數而虛。薛以爲腎經虧損，不能納氣歸源而頭暈，不能攝水歸源而爲痰，陽氣虛熱而麻痹，虛火上炎而作渴。用補中益氣合六味丸治之而愈。其後或勞役或入房，其病卽作，用前藥隨愈。

憲幕顧斐齋，左半身幷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湧。王竹西用參芪大補之劑，汗止而神思漸清，頗能步履。後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腫脹甚大，重墜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腎脈洪大而數，重按則軟濇，立齋朝用補中益氣湯加黃柏、知母、麥冬、五味，煎送地黃丸；晚用地黃丸料加知、栢，數劑諸證悉退，但自弛禁，不能全愈耳。

震按：此四案理精法密，學者所當熟玩。

車駕王用之，卒中昏憒，口眼喎斜，痰氣上湧，咽喉有聲，六脈沉伏。此眞氣虛而風邪所乘，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甦。立齋曰：若遺尿撒手，口開鼾睡爲不治。用前藥，亦有得生者，夫前飲乃行經絡、治寒痰之藥，有斬關奪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馭其邪而補助眞氣。否則不惟無益，適足以取敗矣。

震按：此治中寒，寒痰壅塞氣道之藥。肥人脈沉伏，無火象者，可用之。若脈微細者，必加人參，實非中風藥也。《折肱漫錄》云：三生飲施於中風之寒症，妙矣。或有虛火衝逆，熱痰壅塞，以致皆昏憒顛仆者，狀類中風，恐烏、附非所宜服。立齋治王進士，失於調養，忽然昏憒，謂是元氣虛，火妄發挾痰而作。急灌童便，神思漸爽。更用參、芪各五錢，芎、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炙草各一錢，服之少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補湯加麥冬、五味，治之而安。予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而得斯證，痰升遺溺，眼斜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亦灌以童便而甦。此等證候，皆火挾痰而作，斷非三生飲所可治者，幷薑湯亦不相宜也。同一卒然昏憒，而所因不同，須細審之。

孫東宿治程曉山，年四十，誕辰慶賀，宴樂月餘，忽謂孫曰：近覺兩手小指及無名指掉硬不舒，亦不爲用，口角一邊常牽扯引動，幸爲診之。六脈皆滑大而數，浮而不斂，其體肥，其面色蒼紫。乃曰：據脈滑大爲痰，數爲熱，浮爲風。蓋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君善飲故多濕，近又荒於色故眞陰竭而脈浮。此手指不舒，口角牽扯，中風之兆也。所喜面色蒼紫，其神藏，雖病猶可治，切宜戒酒色以自保愛。立方用二陳湯加滑石爲君，芩連爲臣，健脾消痰，撤濕使從小便出；加膽星、天麻以定其風，將竹瀝、薑汁三拌三曬，仍以竹瀝糊丸，取竹瀝引諸藥入經絡化痰，外又以天麻丸滋補其筋骨，標本兩治。服二料幾半年，不惟病痊，且至十年無恙，迨五十歲賀壽如舊，召妓宴藥亦如舊。甘酒嗜飲，荒淫而忘其舊之致疾也，手指掉硬，口角牽引尤甚，月餘中風，右體癱瘓矣。再邀孫診之脈，皆洪大不斂，汗多不收，呼吸迫促。孫曰：此下虛上竭之候，蓋腎虛不能納氣歸元，故汗出如油，喘而不休，雖和緩無能爲矣。閱二十日而卒。

震按：醫書謂凡人大指、次指麻木不仁者，三年內須防中風，當遠房幃、絕嗜慾、戒酒、戒厚味，以杜其患。觀此案，可爲養生者之金鑑矣。

東宿曰：潘見所年四十七，微覺陽痿，其脈上盛下虛。上盛爲痰與火，下虛爲精元弱。宜戒色愼怒，恐痰生熱，而熱生風，將有中風之患。次年中秋，連宵酒色，渠於色後，慣用鹿角膠三錢，人參一錢，酒送下，至是加倍服之。十七日，左手陡然顫動，重不能舉；十八日，左邊半體手足皆不用矣，予始觀面色赤，口微喎向右，唇麻，左癱，診之左絃大，右滑大。先用烏藥順氣散一貼，服後昏睡半日，醒覺面更加赤，喎亦稍加，知痰盛使然。卽以二陳湯加全蠍、殭蠶、天麻、黃芩、石菖蒲、紅花、秦艽，煎冲竹瀝、薑汁，一日兩進，晚更與活絡丹，服至第六日，手指稍能運動，足可依棹而立。予喜曰：機動矣。改用歸、芎、六君子湯加紅花、鉤藤、天麻、竹瀝、薑汁，服二十貼，行可二十步矣，手指先麻木不知痛癢，至是能執物。繼用天麻丸，五子全鹿丸調理，幸其斷酒絕慾，百日全愈。此證予歷治歷效者，良由先爲疏通經絡，活血調氣，然後以補劑收功。惟經絡疏通，宿痰磨去，補之必效。此治類中風之法也。

震按：此條先散後補，亦緣病初無卒仆昏憒之症，且脈滑大，故可從容施治耳。若云必先疏通經絡、磨去宿痰，然後補之得效，又屬呆板方法矣。

楊季衡稟豐軀偉，年近七旬，得半身不遂證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喎，昏厥遺溺，雲間施笠澤以參附療之，稍安。喻嘉言曰：其脈軟滑，中時帶勁，疾是痰與風雜合之症，又內熱與外寒雜合之症。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膏粱蘊熱，久蒸脾濕爲痰，痰阻竅隧而衛氣不周，外風易入，是以雜合而成是症。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氣，以運出左半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曲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盡也。或曰：痰熱先宜中右，何以反中左，既已中左，何以反治右耶。喻曰：此正病機之最要者。向爲丹溪等說，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氣多，教人如此認症。不知《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既爲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可偏執哉。況左半雖血爲主，非氣以統之則不流；右半雖氣爲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病在一偏者，治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譬之樹木有偏枯者，將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榮茂而因以條暢其枯者乎。此證之脈，軟爲虛，滑爲痰，勁疾爲風，病因雜合，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盡無窮之變。參朮是主藥，冬月佐乾薑、附子，以暫撤外寒而內熱反得宣洩，春夏秋則佐以羚羊角、柴胡、知母、石膏，使內蘊之熱不與時令之熱相蒸灼。再刺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

痰虛風久而成癘也。

震按：偏枯，昔人多謂左屬血虛，右屬氣虛，自得嘉言之論，其理始明，而隨時換藥及刺四末，尤見巧妙。因思幼讀《內經》至《九宮八風篇》曰：風從太乙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聖人避虛風如避矢石，豈非確指外風乎。又云：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擊仆者，如人被擊而仆，即今之卒倒者。是擊仆以偏枯連舉，則猝倒而不偏枯者，非中風矣。但所謂三虛者，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是運氣時令之虛，而非人身之虛也。何以中風皆作人虛治乎。及讀《生氣通天論》曰：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又云：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又曰：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是確指虛人而後中於虛風也，然猶係因虛受風。故《靈樞》又有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之說。偏枯難療，二語盡之。再讀《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條暗包痰飲、濕熱、陰虛、陽虛諸候，并未嘗偏中於邪風矣。蓋肥貴人自然愼避邪風，而膏粱之變，風從內生。劉、李、朱三家，從此悟入。大凡治病必求於本，擊仆、偏枯以虛爲本也。劉宗厚《玉機微義》曰：予嘗居涼州即漢之武威郡也，其地高阜，四時多風，少雨土藝黍粟，引泉灌溉，天氣常寒，人之氣實腠密，每見中風暴死者有之。蓋折風燥烈之甚也。時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甘州城外，路死者甚衆。予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旨不誣。人未經其所，雖讀經文，莫不有疑者也。醫可易言哉。又王肯堂《靈蘭要覽》曰：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而不起床者，二年矣。人皆傳其必不起，過數月遇諸途，訊之，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服。命家人煎進十全大補湯，即覺清明，遂服之。浹數日能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服順氣疎風之散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法，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遲，使吾早爲之，當不至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採焉。讀此二則，益信塞外多眞中，江南多類中，劉、李、朱三家之說，張景岳非風之論，洵爲軒岐功臣。至明季繆仲淳立論，謂眞陰虧而內熱甚者，煎熬津液，凝結爲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亦致猝然僵仆，類中風症。此即內虛暗風，初用清熱順氣開痰，次用治本，或益陰，或補陽，其藥以二冬、二地、菊花、枸杞、胡麻、桑葉、首烏、栢仁、蒺藜、花粉、參、芪、歸、芍、鹿茸、虎骨膠、霞天膏、梨膏、竹瀝、桑瀝、人乳、童便等，出入互換，另製機杼。今《臨症指南》中風一門大半宗此，又可補劉、李、朱、張所未備矣。至喻西昌論侯氏黑散，謂用礬石以填空竅，堵截風路，此好奇之談，最足悞人。夫藥之入胃，不過氣味傳佈臟腑經絡耳，豈能以礬嵌刷之耶？冷食四十日，藥積腹中不下，腸胃誠填塞矣，穀不納而糞不出，將如之何？學醫者愼勿妄試。

《王旭高臨證醫案・中風門》　錢　類中五年，偏痱在右，元氣不足，痰流經絡。近今兩月，穀食大增，雖爲美事，亦屬胃火，火能消穀，故善食而易飢也。調治方法，不外補養精血，熄風通絡，和胃化痰。

製首烏　當歸　大熟地　刺蒺藜　三角胡麻　桑寄生　茯苓　半夏麪　麥冬肉　新會皮

淵按：此肝腎水虧，而虛火盛者，故以滋水息風爲治。

趙　風中廉泉，痰阻舌本，口角流涎，舌蹇而澀，右肢麻木。仆中根萌，擬熄風和陽，化痰泄絡。

羚羊角　石決明　膽星　法半夏　茯苓　甘菊炭　遠志　煨天麻　橘紅

淵按：痰火用事，故瀉火化痰，通絡息風。甘菊不宜用炭。

某　口歪於左，手廢於右。肝風胃濕，互相牽掣。舌強而蹇，痰留心脾之絡也，類中顯然。

黨參　當歸　半夏　茯神　鉤鉤　石決明　川斷　秦艽　膽星　桑枝

淵按：脾虛生痰，肝虛生風。運脾即是化痰，養肝佐以息風，爲虛實參半之治。

王　兩手關脈，皆見一粒厥厥動搖之象，此脾虛木勝，內風動躍之候也。左半肢體麻木不仁，頭眩面麻，此屬偏枯，慮延仆中。

製首烏　當歸　白芍　茯苓　陳皮　煨天麻　秦艽　石決明　刺蒺藜　池菊　鉤鉤　桑枝

覆　兩關脈厥厥動搖之象大減，其內風有暗熄之機。左手屈伸稍安，左足麻木未愈。今擬補腎生肝，爲治本之計。

地黃飲子去桂附

淵按：去附桂，水中之火，尙不虛也。

金　左手脈沈弦而濇數不調，乃血虛而肝風暗動也。右關脈獨緩滑，胃有溼痰。尺寸俱弱，金水兩虛。症見耳聾，兩肩膊痠而難舉，痰多，口中乾膩，是其徵也。

大生地　麥冬　歸身　石決明　半夏　蒺藜　鉤鉤　橘紅　牡蠣　元參　指迷茯苓丸

丁　脈左弱爲血虛，右弱爲氣虛，氣血兩虛。上爲頭眩，半身以下皆形麻木，而成癱瘓。甚則心亂神昏。此肝風挾痰所致，法當清上補下。

淡蓯蓉　大生地　天冬　牛膝　元參　菖蒲　天麻　蕈薛　茯苓　陳皮　黃柏　洋參

淵按：清陽明以利機關，養肝腎以滋陰血，運脾氣以化濕痰，絲絲入扣。

孫　血不養筋，肝風走絡，左臂痠痛，或止或作。法當養血通絡。

製首烏　當歸　杞子　穞豆衣　丹參　蒺藜　苡仁　茯苓　秦艽　桑枝　紅棗

蔣　酒客中虛饋雜，木勝風動，頭旋掉眩，兼以手振。此內風挾痰爲患，須戒酒節慾爲要。

天麻　冬朮　茯苓　杞子　沙苑子　鉤鉤　製首烏　當歸　白芍　半夏　石決明　池菊

謝　久患肝風眩暈，復感秋風成瘧。瘧愈之後，週身筋脈跳躍，甚則發厥。此乃血虛不能涵木，筋脈失養，虛風走絡，痰涎凝聚所致。擬養血熄風，化痰通絡。

製首烏　紫石英　白蒺藜　半夏　茯神　洋參　陳皮　羚羊角　石決明　煆天麻　棗仁　竹油　薑汁

淵按：瘧後脾氣必虛，風動雖由木燥，痰聚由於脾虛，若舌苔濁膩，運脾化痰，尤不可少。

薛　年已六旬，腎肝精血衰微，內風痰涎走絡，右偏手足無力，舌強言澀，類中之根萌也。溫補精血，兼化痰涎，冀勉偏枯之累。然非易事，耐心調理爲宜。

蓯蓉乾　巴戟肉　茯神　木瓜　半夏　杞子鹽水炒　遠志肉甘草湯製海風藤　萸肉酒炒　牛膝　杜仲鹽水炒

又　腎藏精，肝藏血，腎肝精血衰微，筋骨自多空隙。濕熱痰涎，乘虛入絡，右偏手足無力，舌根牽強，類中之根。溫補精血，宜通經絡，兼化痰涎，守服不懈。加以恬養安泰，庶幾卻病延年。

蓯蓉乾　黨參元米炒　牛膝　半夏　杞子鹽水炒　陳皮　續斷　茯苓　巴戟肉　桑枝

又　丸方

《張聿青醫案・中風》　黎左　氣虛多溼之體，加以勞動掣動陽氣，致陽氣挾痰上升，清曠之區，靈明之府，悉爲濁所瀰漫，以致神情呆頓，迷沉多睡，右手足運行不利，口眼喎斜，脈弦而滑，苔白膩膩。此由肝氣挾痰，阻於心脾之絡，爲類中之症，刻在鴟張之際，恐陽氣復上而不語神昏，痰從內閉。姑先開竅滌痰，以備商進。

製半夏二錢　枳實一錢五分　廣橘紅一錢　廣鬱金一錢五分　菖蒲七分　赤白苓各二錢　炒遠志五分　白殭蠶炒打二錢　白蒺藜炒三錢　製南星七分　人參再造丸一丸先化服

二診　神情略爲靈爽，沈迷多寐之象亦覺稍退，脈象柔和，未始不爲起色。但右手足不能運用自如，口眼喎斜，舌強言蹇，不飢不納，時見噯噫，似呃非呃，右關脈沉滑有力，舌苔白膩，中心焦黃。濁痰之瀰漫，心竅之閉阻，固得稍開，而火風鼓旋之勢，尙在熾盛。總期藥能續效，風火庶可敉平耳，方草商之。

製半夏一錢五分　瓜蔞仁打六錢　遠志肉甘草湯炒七分　枳實一錢五分　製南星七分　甜廣皮一錢　風化霜冲一錢五分　九節菖蒲七分　鬱金用明礬三分化水磨冲七分　人參再造丸一丸

三診　昨云：火風尙在熾盛之時，今面色帶紅，時欲起坐。即痰鬱化火，火從內擾之象，正虛火風互煽，此際大有出入。再當清化痰火，以制其勢。

羚羊片一錢五分　天竺黃三錢　枳實一錢　茯苓四錢　九節菖五分　粉丹皮一錢五分　廣鬱金一錢五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廣橘紅一錢　白殭蠶一錢五分　竹瀝二兩，滴入薑汁少許

四診　昨卧甚安，起坐不寧之狀已定，面色紅赤較退，火象得以漸平。

惟右半不遂，神呆不慧，其清曠之地，爲痰溼瀰漫，竅絡被阻，神機不運，不能一時開豁。惟徐以圖之而已。

製半夏三錢　茯苓神四錢　天竺黃三錢　白殭蠶炒打三錢　橘紅一錢　遠志肉甘草湯炒五分　陳膽星七分　白蒺藜去刺炒三錢　九節菖蒲六分　枳實一錢二分　竹瀝八錢滴入薑汁少許　杜合蘇合丸一丸兩次化服

五診　神情漸清，稍能言語，病勢大爲轉機，然寐不甚長，心中稍覺躁熱，還是痰鬱化火內擾之象，未能欲速圖功。

製半夏　竹茹　遠志肉　茯神　天竺黃　枳實　陳膽星　瓜蔞仁　橘紅　菖蒲　濛石滾痰丸三錢先服

六診　大便暢行，神情較爽，言語亦清，寐亦安穩。藥既應手，再以退爲進。

陳膽星　九節菖蒲　橘紅　竹茹　茯苓　白蒺藜　製半夏　枳實　廣鬱金　遠志　煨天麻　白金丸四分先服

七診　脈症相安，病勢逐日減退，幸矣幸矣。但飲食起居，急宜加意謹慎。若稍有感觸而至復中，則非才疎者所敢許治。

膽星　遠志　廣橘紅　製半夏　天竺黃　枳實　九節菖蒲　廣鬱金　竹茹薑汁炒　雪羹湯煎湯代水

八診　咳嗽大減，新感之邪漸解，言語亦漸能如舊，右手稍覺有力，治此者已覺應手，患此者未能滿意。所以李士材云：外邪已解，內邪已除，而言語蹇澀，半身不遂，未能即愈，宜久服六君兼補氣養陰之品，使氣旺血盛，氣行而血灌注經絡，經絡既充，則舉動自若矣。第體豐者多溼多痰，所以治痰在先。今溼痰漸化，則以養血補氣之品，收效於後，擬方商正。

台參鬚　當歸　潞黨參　雲茯苓　製半夏　台白朮　白芍　炙綿芪　廣橘紅　桑枝酒炒　竹瀝滴入薑汁少許

馮右　肝風挾痰，中於府絡，驟然手足偏左不遂，口眼歪斜，言蹇舌強。若以中絡而論，尚無關於大局。但心中煩懊，烙熱如燎，時索涼物，有時迷睡，神識時清時昧，呃忒頻頻，脈弦大而數，舌苔白膩。府絡既阻而痰火風復從內擾，神靈之府爲之搖撼，所以懊憹莫名。痰在胸中，與吸入之氣相激，所以頻頻呃忒，飲食不得下咽。若再復中心絡，必至神昏不語，誠極險又極可虞之際也。勉擬清鎮護神，以禦其痰火風之直入，再參降胃化痰熄肝，即請商斟酌行之。

製半夏一錢五分　天竺黃三錢　旋覆花絹包二錢　九節菖五分　陳膽星一錢　代赭石四錢　煨天麻一錢五分　茯苓神各二錢　竹茹水炒二錢　淨雙鉤二錢　濂珠三分　西黃四厘，二味研末，梨汁先調服

二診　神迷轉清，煩懊較定，痰得咯吐而出，未始非鬆動之象。然心胸之熱，雖減於前，而猶團聚不化，時帶呃忒，脈形弦滑，舌苔厚濁，眩暈不能轉側。火風挾痰上旋，猶恐發痙發厥，再泄木火以清痰熱。

川雅連吳黃一分煎汁炒四分　白芍酒炒二錢　製半夏一錢　代赭石三錢　黃芩酒炒一錢五分　廣皮一錢　炙柿蒂三個　煨天麻一錢五分　旋覆花絹包一錢五分　鮮竹茹二錢　生薑打汁三滴

三診　心中熱熾，日見輕鬆，舌強短縮，已能伸出，牙關略能進食，身體轉動，略爲輕便，呃忒亦減，種種轉機之象。泄熱涼肝化痰，固屬一定之理，但頭昏眩暈，略一轉側，輒昏昏欲厥。脈形弦大，肝火風鴟張不熄，恐陰分劫爍，而舌起糜腐。

羚羊片先煎二錢　元參三錢　黑豆衣三錢　瓜蔞皮三錢　石決明五錢　池菊二錢　鮮生地洗打六錢　鮮竹茹一錢五分　陳關蟄一兩洗淡　大荸薺三枚拍碎二味煎湯代水

四診　昨診痰火風劫陰，恐舌起糜腐，實症變成虛症。今診脈弦大，漸轉細弱，舌胎果起白腐，上腭兩腮均布糜點，呃忒雖止而多言妄笑，五志之火，盡從上亢，而眞水欲竭，不能相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恐藥力不足抵制，勉擬救陰泄熱，清護神明。

阿膠珠蛤粉炒鬆三錢　細生地四錢　川貝母二錢　西洋參一錢　生牡蠣打先煎五錢　大麥冬去心三錢　東白芍酒炒一錢五分　硃茯神三錢　濂珠粉四分，分兩次服

五診　糜腐較化，多言妄笑稍定，略思納穀，而食入中脘作痛，脈細弦轉陰分稍復，而火風鴟張之下，風木干土，再育陰化痰，兼平肝木。

金石斛四錢　半夏曲鹽水炒一錢五分　白蒺藜去刺炒三錢　鉤鉤三錢　女貞子三錢　大天冬三錢　川貝母二錢　石決明先煎五錢　左金丸包煎七分　橄欖膏冲三錢　濂珠粉三分先服

六診　導心胃之熱下行，口糜大退，然猶未盡化，口舌作痛，每交陰分，

輒心胸煩懊。無非陰虧火旺，火挾痰溼上蒸胃口，得食則呃，亦食入與胃中之火相激耳。小溲熱痛，不能即出，大便七日不行，再導熱下行。

大生地二錢　甘草梢六分　川石斛三錢　煨蛤粉三錢　青竹葉二十片　細木通一錢　白茯苓三錢　鮮竹茹一錢五分　涼膈散包煎四錢

七診　糜腐已退，口舌作痛亦減，胃口薰蒸之火，得以漸平，殊出望外。但肝氣甚旺，中脘不舒，甚至有形攻突，氣衝作呃，大便不行，再擬平肝調氣。

金鈴子一錢五分　白芍土炒一錢　刀豆子磨三分冲服　左金丸包煎七分　炒枳殼一錢　乾橘葉一錢　煨天麻一錢　竹茹一錢　炙柿蒂三枚

八診　糜腐既退，未經復起，舌紅色亦漸轉淡，痛亦漸輕，眩暈多言妄笑，舌強發厥，諸忌欵次第而退，豈人力所能致，此天相之也。但胸中氣機未宣，吸入之氣與衝氣相激，時猶作呃，胃氣不降，則腐氣不行，大便不解。調氣降胃，冀穀食漸增，府氣漸通，庶可徐圖恢復耳。

川楝子一錢五分　乾橘葉一錢　旋覆花絹包一錢　刀豆子五分磨分二次冲　蔞仁炭五錢　甜杏仁三錢　延胡索一錢　煆赭石四錢　炒枳殼一錢　車前子一錢五分　鮮竹茹一錢　炙柿蒂三枚

九診　中脘漸舒，諸恙亦日見起色，然至暮輒作嗆咳，還是肝氣逆而犯肺，大便未行。擬清金平木法。

川貝母二錢　光杏仁三錢　茯苓神各二錢　鮮竹茹一錢五分　蛤黛散絹包三錢　瓜蔞皮四錢　廣鬱金一錢　夜交籐四錢　乾橘葉一錢　金鈴子一錢五分　乾枇杷葉去毛三片　更衣丸先服一錢五分

十診　得食則呃，是胃火與食相激。用黃連溫膽湯法。

川連酒炒三分　法半夏一錢五分　竹茹鹽水炒一錢五分　柿蒂三枚　橘皮鹽水炒一錢　枳實八分　白茯苓三錢　枇杷葉去毛兩片淡薑汁炒

十一診　胃納稍起，呃逆亦減，前法參以鎮逆。

川雅連吳萸湯炒三分　枳實七分　鮮竹茹一錢五分　海風籐三錢　煆赭石三錢　橘皮鹽水炒一錢　雲茯苓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桑寄生酒炒三錢　木防己一錢五分　白殭蠶炒打一錢五分

十二診　平素偶服參芩，輒胃納加增，神情振卓，其陽明中氣之虛，未病先露。此次病發，忽然眩暈，左肢不遂，病發於左，口歪於右，一時神識昏亂，多言妄笑，不時目竄發厥，呃逆頻頻。顯係火風挾痰上旋，乘陽明脈絡之虛，抵隙而入。首方言中於府絡者，即陽明大府之絡也。疊進降火消痰熄熱，火之內擾者漸平，風之上旋者自熄，眩暈由此而定，神情由此而清，發厥亦由此而止。豈知痰熱甫平，而虛火挾溼上騰，壅於胃口，以致通口糜腐，危險之境較前更甚。遂導熱下行兼用外治，糜腐次第而退，脈弦滑得以漸柔，飲食漸次而進，惟左手足不能舉動，不知痛癢。吾人左半屬血，右半屬氣，左半之血還行於右，是爲氣中之血，右半之氣還行於左，是爲血中之氣。今風火鬱阻絡中，左血雖得右行，而右氣不能左入，則偏左半身有血無氣，所以望之如常，撫之無異，欲舉而動之，則無氣以運也。無氣以運，欲動得乎，其祛風舒筋活絡之品，似爲必用之藥。殊不知風不自生，血不行然後生風也，筋絡不自病，有所以阻之者，然後筋不舒而絡不宣。則是病在經絡，而病之本實在陽明之絡空，火風阻之。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擬通補陽明，化痰清絡。

台參鬚另煎冲七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白茯苓三錢　羚羊片先煎一錢　白殭蠶一錢五分　生於朮一錢　薄橘紅一錢　煨天麻一錢　生熟草各二分　竹瀝七錢　薑汁三滴

十三診　類中大勢已定，而偏左不遂，肩胛作痛。此由肝火風挾痰入絡。直者爲經，橫者爲絡，邪既入絡，易入難出，勢不能脫然無累。病重之時，早經談及，然既慶得隴，自宜望蜀。擬甘涼益胃，宣絡化痰。

台參鬚六分　生甘草三分　煨天麻一錢五分　茯苓神各二錢　生蒺藜三錢　大麥冬三錢去心　製半夏一錢五分　陳膽星七分　黑豆衣三錢　晚蠶沙三錢　女貞子三錢　竹瀝一兩　丹皮二錢

徐左　體豐於外，氣弱於內，氣弱則飲食釀痰，阻於心脾之絡。風陽挾痰，乘勢內煽，遂致舌強難言，右手足運行不利，神呆悲感，不能自主，喜笑無常，苔胖質膩，脈左弦，右滑，而不分明。痰得風而愈熾，風挾痰而益旺，類中之漸，勢恐覆中，變生不測。姑擬補氣之不足，瀉痰之有餘，佐以熄風宣絡，冀神清爲幸。

台參鬚　製半夏　遠志肉　鬱金　九節菖蒲　明天麻煨　天竺黃　製南星　橘紅　白殭蠶炒打　淨雙鉤　蘇合香丸

陳右　年近古稀，氣血虧損，虛風暗動，心胸牽及咽喉熱辣，環口作麻，四肢運用不便，脈象虛弦，舌光無苔，爲類中根源。惟有培養氣血，作保守之計。

阿膠珠二錢　歸身二錢　炒杞子三錢　黑豆衣三錢　天麻煨一錢　大生地四錢　白芍炒一錢五分　大麥冬三錢　女貞子酒蒸三錢

朱右　先自肝陽犯胃，嘔吐不止，繼則神昏發厥，左手足弛縱不仁，右手引動不止，目開手撒遺溺，舌伸不收，脈象虛弦。此由嘔吐太過，陽明胃液耗殘，遂致肝風乘陽明脈絡之虛，猝然中絡。胃脈通心，神機因而不運，類中之症，虛多實少。勉用救陰熄風，以盡人力。

大生地四錢　大麥冬去心二錢　川石斛四錢　煆蛤粉三錢　丹皮二錢　大天冬二錢　大玄參三錢　川貝母二錢　阿膠珠二錢　梨汁一兩　珍珠三分　金箔三張，二味另研調服

轉方用鮮地、鮮斛、天麥冬、元參、蘿蔔、青菓、梨等汁。

某　偏右不遂，舌強言蹇，脈象弦滑少力。此氣虛挾痰，化風中絡。

黨參　炒於术　廣橘紅　當歸　菊花　黃耆　天麻　製半夏　白芍　茯苓　竹瀝　薑汁

左　左半不遂，舌強言蹇。肝風挾痰，類中心脾之絡也。

左秦艽　遠志　殭蠶　橘紅　青防風　石菖蒲　天麻　川芎　獨活　製半夏　人參再造丸一丸

某　類中大勢雖定，而兩足仍難步履，頭暈偏左。氣虛挾痰，蘊於陽明，防其反覆。

製半夏　野於术　枳殼　白蒺藜　左秦艽　川獨活　奎黨參元米炒　天麻　桑寄生　杜仲　炒牛膝　廣橘紅

王左　四肢不遂，言語蹇澀，脈濡而滑。此氣虛而溼痰入絡，類中之症，難望近功。

奎黨參三錢　九節菖五分　製半夏三錢　遠志肉五分　廣藿香三錢　蒼术麻油炒黃一錢五分　廣橘紅一錢　川萆薢二錢　米仁四錢生　炒於术二錢　人參再造丸一粒

二診　中溼之後，絡隧未和。溫通和絡泄溼，脈症相安，守效方出入再進。

製半夏　枳殼　獨活　萆薢　澤瀉　桑枝酒炒　橘紅　杏仁　防己　苡仁　桂枝　瓜蔞皮炒

何左　痰溼素盛於五日前，陡然口眼喎斜，左手指伸屈不利，左關脈弦，右關脈滑。此痰溼阻於陽明之絡，類中之先聲也。急宜戒飲，以酒性上升而熱故也。

製南星　白殭蠶　煨天麻　廣皮　桑寄生　木防己　左秦艽　獨活　指迷茯苓　覆診稍好改用　人參再造丸

二診　脈症相安，然手仍帶腫。經謂溼勝則腫，究之諸病之作，皆風火之所爲也。

炙綿芪　威靈仙　青防風　桂枝　製南星　野於术　羚羊片　左秦艽　漢水　防己　生苡米　木豬苓　建澤瀉　桑枝膏

尹左　語言蹇澀，脈象左弦，右關帶滑。此驚痰入絡，機竅被阻，中厥之先聲也。

製半夏　枳實　橘紅　鬱金　殭蠶　煨天麻　茯苓　遠志　菖蒲　竹瀝　薑汁

陳左　遺濁之後，溼襲經絡，以致四肢牽強，胸次不舒，久則爲風痱之類。

秦艽　桑寄生　防風　川萆薢　漢防己　獨活　生苡仁　當歸　白殭蠶　絲瓜絡

陳右　高年精血虧損，肝風鴟張，頭暈心中震痙，脈細絃尺澀，爲類中之漸，圖治非易。

大生地　蒺蓉　歸身　菊花　木瓜皮　黑豆衣　杞子　白芍　杜仲

二診　右足弛強不仁，頭暈心中震痙，神煩不寐，舌色潤而自覺乾燥無津。良由精血虧耗，厥少二陰之火上炎，前法參以育陰降火。

阿膠珠三錢　川雅連雞子黃拌炒三分　煆龍齒三錢　甘杞子三錢　厚杜仲三錢　大生地四錢　炒棗仁三錢　乾蒺蓉二錢　硃茯神三錢　炒萸肉一錢五分

左　脈象弦滑，左臂作麻。此溼痰過盛，營衛之氣爲之阻蔽，有痱中之虞。

桂枝　焦枳實　羌活　雲茯苓　白殭蠶　防風　製南星　天麻　廣橘紅　製半夏　二炒丸

某　眩暈耳鳴，四肢麻木，脈形弦滑。此胃有濕痰，膽木不降，有類中之虞。

製半夏　枳實　天麻　竹茹　秦艽　淨雙鉤　陳膽星　石決明　廣橘紅　山梔　磁硃丸一錢五分

左　左半主血，然血中無氣，則血不流。今左臂作痲，脈形弦滑，無非痰溼阻遏，榮衛不宜，仿石頑法。

蒼朮八分　黃柏薑汁炒一錢　羌活一錢　天麻一錢五分　當歸酒炒二錢　桑寄生酒炒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白殭蠶二錢　橘皮一錢　左秦艽一錢五分　桂枝五分

過右　右臂不能舉動，高年血虛風陽入絡，爲痱中之根。

秦艽一錢五分　當歸酒炒二錢　桑寄生三錢　天麻一錢五分　獨活一錢　白殭蠶一錢五分　白芍酒炒一錢　木防己一錢五分　桂枝四分　絲瓜絡炒三錢　大活絡丹一丸

左　外瘍之後，風與溼合，流入絡隧，以致遍體煩疼，手足軟弱，恐成類中。

秦艽　焦蒼朮　黃柏　半夏　絲瓜絡　獨活　桂枝　生苡仁　萆薢　桑枝酒炒　漢朮　防己

二診　兩次得汗，溼鬱稍宣，遍體煩疼大退，藥既應手，無容更張。

於朮一錢五分　陳皮一錢五分　澤瀉一錢五分　絡石藤炒三錢　杜仲二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茯苓四錢　秦艽一錢五分　炙綿芪二錢　焦蒼朮二錢研末米飲作丸藥汁送下

三診　投劑之後，脈症相安，然四肢酸軟，筋惕少寐。良由痰溼阻絡，甲木之氣，不能下降，前法出入再進。

桂枝五分　秦艽一錢五分　獨活一錢　桑寄生酒炒三錢　木防己一錢　茯苓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萆薢二錢　枳實一錢　生苡仁四錢　白蒺藜三錢　木瓜一錢　鮮竹茹一錢

某　浮游之火漸平，而食入輒作反逆。此膽胃不主下降，肝陽從此獨升，再降膽胃。

製半夏　枳實　甜廣皮　杏仁　白蒺藜　茯苓　茯神　黑山梔　陳膽星　竹茹　生薑汁二滴　陳關蠶　大孛薺二味煎湯代水

右　脈濡滑，左關微弦，面色浮黃，四肢酸軟，心悸少寐。此由中氣不足，濕土生痰，鬱阻絡隧，爲痱中之根。

野於朮一錢五分　廣皮一錢　澤瀉一錢五分　絡石籐炒三錢　焦蒼朮研末，米飲爲丸，烘乾，藥汁送下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茯苓四錢　秦艽一錢五分　厚杜仲三錢　炙綿芪二錢

某　舌強右半不用，氣虛挾痰，治無近功也。

製半夏　橘紅　炒菊花　石菖蒲　遠志肉　白殭蠶　左秦艽　煨天麻　竹油再造丸開水先服

內科總部

痴呆部

題解

《石室秘録・内傷門・呆病》 呆病，如癡而默默不言也，如饑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癲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時睡數日不醒，有時坐數日不眠；有時將己身衣服密密縫先，有時將他人物件深深藏掩；與人言，則煎語而神遊，皆人言，則低聲而泣訴；與之食則厭薄而不吞，不與食則吞炭而若快。

《辨證録・呆病門》 人有終日不言不語，不飲不食，忽笑忽歌，忽愁忽哭，與之美饌則不受，與之糞穢則無辭，與之衣不服，與之草木之葉則反喜，人以爲此呆病，不必治也。

論説

《醫林改錯・腦髓説》 小兒無記性者，腦髓未滿；高年無記性者，腦髓漸空。

綜述

《景岳全書・雜證謨・癲狂痴獃》 一、痴獃證，凡平素無痰，而或以鬱結，或以不遂，或以思慮，或以疑貳，或以驚恐，而漸致痴獃，言辭顛倒，舉動不經，或多汗，或善愁，其證則千奇萬怪，無所不至，脈必或弦或數，或大或小，變易不常，此其逆氣在心或肝膽二經，氣有不清而然。但察其形體強壯，飲食不減，別無虚脱等證，則悉宜服蠻煎治之，最穩最妙。然此證有可愈者，有不可愈者，亦在乎胃氣元氣之強弱，待時而復，非可急也。凡此諸證，若以大驚猝恐，時偶傷心膽，而致失神昏亂者，此當以速扶正氣爲主，宜七福飲，或大補元煎主之。

《石室秘録・生治法・論呆病》 呆病，鬱仰不舒，憤怒而成者有之，羞恚而成者有之。方用人參一兩、柴胡一兩、當歸一兩、白芍四兩、半夏一兩、甘草五錢、生棗仁一兩、天南星五錢、附子一錢、菖蒲一兩、神麯五錢、茯苓三兩、玉金五錢，水十碗，煎一碗，灌之。彼必不肯飲，以雙手執其頭髮，兩人拿其左右手，以一人托住下頦，一人將羊角去尖，插入其口，一人以手拿住其頭，一人傾藥入羊角内灌之，倘或上出，不妨益妙，盡灌完爲主。彼必罵詈，少頃，人困欲睡，聽其自醒，切勿驚動使醒。自醒來則全愈，驚醒來則半愈矣。

《石室秘録・内傷門・呆病》 此等症，雖有崇想之實，亦胸腹之中無非痰氣。故治呆無奇法，治痰即治呆也。然而痰勢最盛，呆氣最深，若以尋常二陳湯治之，安得獲效？方用逐呆仙丹。與半碗，彼不肯服，以炭絡之，欣然服矣。又絡之，又服半碗。然後聽其自便。彼必倦怠欲卧矣，乘其睡熟，將其衣服被褥盡行火化，單留身上所服之衣，另用新被蓋之，切不可驚醒。此一睡有睡至數日者，醒來必覓衣而衣無，覓被而被非故物，彼必大哭，然後又以前藥與一劑，彼不肯服，即絡之炭亦斷不肯矣，不妨以鞭責之，動其怒氣，用有力之人將前藥執而灌之，彼必大怒，已而又睡去矣。此時斷須預備新鮮衣服被褥等項，俟其半日即醒，彼見滿房皆是親人，心中恍然如悟，必又大哭不已，諸人當以好言勸之，彼必説出鬼神之事，親人説幸某人治療，已將鬼神盡行祛遣，不必再慮，彼聽之欣然，而病亦全愈矣。此方之妙，妙在大補心脾，以茯神爲君，使痰在心者盡祛之而出。其餘消痰之藥，又得附子引之，無經不入，將偏身上下之痰盡行祛入膀胱之中而消化矣。白薇、菟絲子皆是安神妙藥，而丹砂鎮魂定魄，實多奇功，所以用之而奏效也。

《辨證録・呆病門》 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約其始也，起於肝氣之鬱，其終也，由於胃氣之衰。肝鬱則木尅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則土制水而痰

不能消，於是痰積於胸中，盤據於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開鬱逐痰，健胃通氣，則心地光明，呆景盡散也。方用洗心湯。必熟睡，聽其自醒，切不可驚醒，反至難愈也。此等病似乎有祟憑之，然而實無祟也。卽或有祟，不可治邪，補正而邪自退。蓋邪氣之實，亦因正氣之虛而入之也。此方補其正氣而絕不去祛邪，故能一劑而奏效，再劑而全愈。或謂此病既是正虛無邪，何以方中用半夏、陳皮如是之多乎？不知正虛必然生痰，不祛痰則正氣難補，補正氣而同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補正也。雖然痰消而正氣旺，是痰卽邪也，補正而佐以攻痰，引祛痰之藥直入於心宮，以掃蕩其邪，邪見正氣之旺，安得不消滅於無踪哉？或又謂呆病既成於鬱，不解鬱而單補正以攻痰，何以能奏功？如此不知呆病之來，其始雖成於鬱，然鬱之既久而成呆，其從前之鬱氣久則盡已之矣。故但補胃氣以生心氣，不必又治肝氣以舒鬱氣也。此症，用還神至聖湯亦神。

人有呆病，終日閉戶獨居，口中喃喃多不可解，將自己衣服用針線密縫，與之飲食，時用時不用，嘗數日不食而不呼饑，見炭最喜食之，謂是必死之症，尙有可生之機也。夫呆病而至於喜糞，尙爲可救，豈呆病食炭，反忍棄之乎？蓋喜糞乃胃氣之衰，而食炭乃肝氣之燥，凡飲食之類，必入於胃而後化爲糟粕，是糞乃糟粕之餘也，糟粕宜爲胃之所不喜，何以呆病而轉喜之乎？不知胃病則氣降而不升，於是不喜升而反喜降，糟粕正胃中所降之物也。見糞而喜者，喜其同類之物也。然而呆病見糞則喜，未嘗見糞則食也。若至於食糞，則不可治矣。以其胃氣太降於至極耳。夫炭乃木之燼也，呆病成於鬱，鬱病必傷肝木，肝木火焚以傷心，則木爲心火所尅，肝中之血盡燥，而木爲焦枯之木矣。見炭而喜食者，喜其同類而食之，思救其肝木之燥耳。然而可生之機全在食炭。夫炭本無滋味，今食之而如飴，是胃氣之未絕也。治其胃氣而祛其痰涎，則呆病可愈也。方用轉呆丹。使強有力者抱住其身，另用二人執拿其兩手，以一人托住其下頷，一人將羊角去尖插其口灌之，倘不肯服，不妨以杖擊之，使動怒氣而後灌之，服後必然罵詈，少頃，必倦而卧，聽其自醒，切不可驚動，自醒則全愈，否則止可半愈也。此方大補其心肝之氣血，加之祛痰開竅之藥，則肝中枯渴得滋潤而自甦，心內寡弱得補助而自壯，於是心氣旣清，肝氣能運，力能祛逐痰涎，隨十二經絡而盡通之，何呆病之不可愈哉。倘或驚之使醒，則氣血不能盡通，而經絡不能盡轉，所以止可半愈也。然能再服此湯，亦未有不全愈者矣。此症，用甦心湯亦神效。

人有一時而成呆病者，全不起於憂鬱，其狀悉與呆病無異，人以爲有祟憑之也。誰知是起居失節，胃氣傷而痰迷之乎。夫胃屬土，喜火之生者也。然而火能生土，而亦能害土。火不來生，則土無生氣；火過來生，則土有死氣矣。雖然土中之火，本生土者也，如何生土者反能害土？豈火爲外來之邪火，而非內存之正火乎？孰知邪火固能害土，而正火未嘗不害土也。正火者，土中之眞火，如何能害土乎？蓋正火而能養，則火且生土以消食，正火而相傷，則火且害土以成痰。痰成而復傷其胃土，則火且迷心，輕則成呆，而重則發厥矣。起居失節則胃中勞傷不生氣而生痰，一時成呆者，乃痰迷於心脘之下，尙未直入於心包之中也。倘入心包，則人且立亡矣。治法宜生其胃氣而佐之消痰之品，則痰迷可以再開，不必竟治其呆也。方用啓心救胃湯。一劑而痰解，再劑而神清，三劑而呆病如失，不再呆也。此方全去救心，正所以救胃也。蓋胃爲心之子，心氣旣清，而胃氣安有不清者乎？母清而子亦清也。設作呆病治之，亦用附子斬關直入，則火以助火，有頃刻發狂而死矣。總之呆病成於歲月之久，而不成於旦夕之暫，若一時而成呆者，非眞呆病也。故久病宜於火中補胃以消痰，而猝病宜於寒中補胃以消痰，又不可不知也。此症，用指迷湯亦效。

內科總部

百合病部

題解

《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　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下・傷寒百合候》　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脈一宗，悉致病也。多因傷寒虛勞大病之後不平復，變成斯疾也。

《金匱要略方論本義・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　百合病者，肺病也。百合病，用百合，蓋古有百合病之名，即因百合一味而療此疾，因得名也。

《醫宗金鑑・訂正金匱要略注・百合狐惑陰陽毒》　百合，百瓣一蒂，如人百脈一宗，命名取治，皆此義也。

《温熱經緯・仲景疫病篇》　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即以百合名其病。

論説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下・傷寒百合候》　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脈一宗，悉致病也。多因傷寒虛勞大病之後不平復，變成斯疾也。其狀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得卧復不得卧，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飲時，如強健人而卧不能行，如有寒復如無寒，如有熱復如無熱，若小便赤黄。百合之病，諸藥不能治，得藥即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人脈微數。每尿輒頭痛，其病六十日愈；若尿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尿快然，但眩者，二十日愈。體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一月微見，其狀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且大便時復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難者，病在下焦也，四十三日當愈。各隨其證以治之耳。

《千金要方・傷寒下・百合》　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脈一宗，悉致病也。皆因傷寒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變成斯病。其狀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瀝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其證以治之。百合之爲病，令人意欲食，復不能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飲食臭時，如有寒其實無寒，如有熱其實無熱，常默默欲卧，復不得眠。至朝口苦，小便赤澀，欲行復不能行，諸藥不能治，治之即劇吐利，如有神靈所爲也。百合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其候每溺時即頭覺痛者，六十日乃愈；百合病，候之溺時頭不覺痛，淅淅然寒者，四十日愈；百合病，候之溺時覺快然但覺頭眩者，二十日愈；百合病證，其人或未病而預見其候者，或已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一月二十日後見其候者，治之喜誤也，依證治之。

百合病見在於陰而攻其陽，則陰不得解也，復發其汗爲逆也；見在於陽而攻其陰，則陽不得解也，復下之其病不愈。

治百合病變腹中滿痛者方：但取百合根隨多少熬令黄色，擣篩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滿消痛止。

《金匱二註・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　〔趙以德衍義〕所謂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者，然則經脈十二，絡脈十五，此云百脈，果何脈歟？蓋脈者血之府，卽是血行於脈，灌溉表裏，聯絡兪會，遍布形體，言其百者，舉夫數之衆多也，猶言百骸爾。且又脈之循行，與天地合度，應水漏百刻，是故脈之流行者，各有定位，因之而爲百脈亦宜矣。又何其一宗而悉致病耶？蓋盡歸於手心主也。手心主者，主血主脈，而心又爲火之主。心，君也，君不用事而手心主代之，由是手心主得專行一身陰血之生化，因號之爲母氣，百脈皆宗之。若火淫則熱，熱蓄不散則積，積則毒生而傷其血，熱毒之血流於脈，本因母氣之淫邪，是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考之《內經》，有解佗證，與此百合證無少異。解佗既屬之熱中無血，百合豈非亦是熱中無血者乎？請試逐病論之。血屬陰，陰者腎水之所主，《內經》曰：腎虛則饑不欲食，故欲食復不能

食也。陰虛者惡煩，所以常默默也。衛氣者，夜行陰則寐，今衛氣因陰虛不得降，故欲卧而不得卧也。足得血則能步，血既病，於是欲行不能行也。飲食者，由血氣運化而後安，脾屬血而喜香，血時和則食美，時不和則聞食臭也。氣陽而血陰，若氣盛則熱，氣衰則寒，今病在血，不干於氣，所以雖如寒而無寒，雖如熱而無熱也。血氣和合則流通，不和則塞，塞則熱，上熱爲口苦，下熱爲便赤也。藥雖治病，然必藉胃氣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經絡，而閉塞之，藥雖入，亦莫行也。胃弱不安於藥者，得藥則反劇吐利，有如鬼神之爲祟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則身如和，惟熱在於血而血虛，故脈微數也。脈之微數，陰之虛也。陰虛則腎虛，腎與膀胱爲表裏。腎虛則膀胱不得引精於腎而亦虛，膀胱之使下入會陰，上至巔，爲諸陽主氣，今溺而膀胱之脈，爲氣下泄，輕則不能舉之於上而上虛，上虛則淅然，頭眩重虛，氣逆上於巔，而爲頭痛，以此之輕重，則可知愈日之遠近也。夫病有定所，則可言定期，今以百脈之痛，流轉無定處，故其證之發現，亦無定期，或未病而見，或數日一月而見，用是以察其病之表裏淺深，出見形狀，如下文之陰陽見者，隨證而救之。故以所列方觀之，日華子謂：百合安心定膽，益志五藏，爲能補陰也；治產後血眩運，爲能去血中熱也；除痞滿，利大小便，爲能導滌血之瘀塞也，而是證用之爲主，蓋可見瘀積者矣。若汗之而失者，是涸其上焦津液，而上焦陽也，陽宜體輕之藥，故用知母佐以救之。知母瀉火，生津液，潤心肺。若下之而失者，則損其陰，瘀血下積，而下焦陰也，陰宜鎮重之劑，故用滑石、代赭佐以救之。滑石開結利竅，代赭除脈中風痹瘀血。若吐而失者，則損上中二焦之血，用雞子黃補血，佐以救之。若不經吐下發汗，未有所治之失，病形得如初者，但佐之生地黃汁，補血涼血，涼則熱毒消，補則新血生。蘊積者行，而自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脈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則一身之脈，皆得通暢而津液行，其渴自止，勿食鹽豉，以味鹹而凝血，且走之也。若渴不差，是中無津液，則以栝蔞、牡蠣主之。若變發熱者，乃因脈塞鬱而成熱，以硝石通利，佐之滑石性涼，又可治熱血之積塞者，自微利而出，故熱除矣。夫百合病，自見《金匱要略》，後諸方書，皆不收，獨朱奉議收之，謂傷寒變成斯疾，此乃病由之一端爾。竊嘗思之，是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遂，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百脈既病，故百體皆不安，所以見不一之病狀。自今觀之，諸方書不收百合病，乃有勞瘵之名，殆將以百合病與勞瘵同形狀，或瘀血積於脈亦同，因而不收，但幷其方而棄之，深爲可惜，於脈病救之二法，遂不明於世矣。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趙以德衍義〕傷寒治法，有謂陽盛於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今百合病，所云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與傷寒之語意，大同而小異，何則？在彼直言其盛，所以行汗下之法；此但言其見以救之，則是無汗下之宜施。何以知其然？所敘百合病，皆持兩端，欲卧不卧，欲食不食，如寒無寒，如熱無熱，爲其脈行表裏之病，但當救之，非如傷寒陽氣之變，見於內外，必行汗下者也。設用傷寒法，見病在表輒汗，入裏輒下，雖表裏不逆，然亦傷之，是以前條用方救之是也，其後所結汗下之逆者，爲反表裏汗下之逆者也。

《金匱要略編注・百合》 蓋詳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人身五臟六腑十二經絡皆致其病，然雖臟腑百脈皆病，終不離乎肺主氣，心主血，心營肺，衛受邪也。夫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晝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邪氣隨其營衛流行經脈臟腑，朝會氣口，以故見證不一，爲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若邪氣搖於胸中，連及上脘，則意欲食復不能食，走於肝腎，故常默默，傳入太陰脾胃，故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邪去於胃，飲食或有美時，壅抑胃氣不伸，則不欲聞食臭，時熱流於腎，故如寒無寒，虛邪鬱抑心包三焦，故如熱無熱，轉於胆腑，則生口苦，流於膀胱，并入小腸，故小便赤。然藥入此臟而邪往彼臟，藥力不能追病，所以諸藥不能治，反傷胃氣，得藥則劇，胃中營衛之氣不和，吐利如有神靈。外無表熱，身形如和，脈微數者，數爲陰虛，微屬氣弱，要知邪正氣血皆虛，纏綿爲病矣。以上諸證非一日盡現，是數十日移易而見證。若始起於肺，遺與膀胱，則子母之氣合病，然膀胱之氣下達，則溺，而溺時邪鬱於巔，不能下達，故每溺時頭痛，然膀胱太陽屬寒水之經，當以地六成之之數定期，則當六日氣更轉過一臟，應當六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頭痛者，六十日愈。若邪氣積於肺之皮毛，而溺時通泄肺氣，故淅淅然，因肺之經脈而不上頭，故溺時頭不痛，但洒洒然矣，以地四生金之數應之，四日氣更轉過一臟，當行四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頭不痛而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邪鬱心包，而木火通氣，邪併於肝，故作頭眩，溺時則小腸之氣

下通，而心氣亦通，故溺時快然，以地二生火之數應期，二日氣更轉過一經，是當二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快然於胸中日愈者，寒邪未入臟腑，所以病而易退，或初起有寒無寒，後只如熱無熱，故四五日而出於外，若治感冒六淫之病，以汗吐下虛其正氣，餘邪藏伏營衛之中，故二十日、一月後見病，是當隨證治之。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此治百合病之要法也。邪正兩虛，微邪伏於營衛，邪正流行而病，當分陰陽，以施救治。陰陽者，即心營肺衛之氣血也。病見於陰者，邪從陽分傳入於陰，必當先清氣分之邪，使氣邪清而不傳於陰，陽氣和而旋運，陰邪不能粘滯，則邪解而病自愈，故曰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若邪在陽則陽盛陰虛，當濟其陰，以和其陽，使邪自去而熱自退，故曰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設不以見陰和陽，見陽和陰，而見陽反攻其陰，復發其汗；見陰反攻其陽，而復下之，逆施倒行，誅伐無過，陰陽盡傷，故爲逆也。

《金匱要略方論本義・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 百合病者，肺病也。肺主氣，肺病則氣病，氣病則脈病，可以遞言也，百脈一宗，言周身之脈，皆一氣爲之宗主而已。氣既病則脈焉有不悉致其病者乎。脈固在營衛間，而氣病非專在營衛也。衛固是氣，而肺氣與衛氣只可言共貫，不可言同條也，總責之肺氣斯明矣。因爲詳舉其證，意欲食，胃無病也，復不能食，肺氣上壅也。常默然，肺氣壅格，胸膈不快，中氣反歉，故默然如有所思也。欲卧，氣鬱則陽鬱於陰分而倦怠也，復不能卧，陽鬱於陰分而陰不靜，則卧必不安也。欲行，氣鬱則思舒通也，復不能行，氣鬱則失其轉運之度，而筋骨委頓，周旋不能快捷也。飲食或有美時，肺氣有下行之時，值其時則胃無病，而以飲食爲美也。或不用飲食，但見食物即聞臭氣，肺氣有上逆之候，值其候則膈上格阻而見食聞臭，所以不能用之也。如寒如熱，隨氣之升降爲虛寒虛熱之象也。不寒不熱，實無客邪感傷於內外，故不寒不熱，正是氣病之眞情也。口苦，氣上升化津氣病則津不甘而苦也。小便赤，氣下降化溺，氣病則便不清而赤也。是皆爲氣病之見證，而知之者鮮矣，於是治其表裏不效也，治其營衛不效也，治其臟腑不效也，以爲寒熱不能辨也，以爲虛實不可測也，汗之不可，吐利之不可，補益之不可，藥百投而無一效，則不知治氣之故也。得藥則劇，則吐利，皆庸醫之過也。既不能測識病情，遂驚疑恍惚，望而畏之，如有神靈。豈眞有神怪奇幻，有外於耳目，日用之前者乎。特以人自無辨晰之智而已。故其身形如和，氣病而血未病，形者屬陰血，本乎地者也，其脈微數，氣病而脈必病，脈者屬陽氣，本乎天者也，惟其爲陽氣，故脈必挾微熱，所以脈見微數也，惟其無內外他邪相雜，故不見他病，脈而數亦不甚也。且脈數而無表熱，則無外感可知；脈數而無裏熱，則無內傷可知，單見微數之脈，單爲氣分有病而已。誰能於脈微數三字勘破百合病之源乎？再驗之外證以決其愈期，每溺時頭痛者，溺爲氣化，氣病則溺不如常，頭爲陽聚，氣病則陽鬱而痛。溺時頭痛，平時不然，氣病而無他邪，顯然在目矣。決以六十日乃愈者，就陽氣之聚處言之，聚則難散，亦不可以日計也。下此而溺時頭不痛漸然者，就陽氣之散敷處言之也，亦膀胱氣化有礙，而太陽皮膚應之也，此較頭痛者量減矣，減則易散。決以四十日愈，亦不可以日計也。再下此溺時快然，但頭眩者，就陽氣之蒙冒處言之也，亦氣病而心志怏怏不快，神識乃不了了，頭目應之，此較溺時漸然者又量減也。蒙冒見於頭而不及周身，更易散，計二十日愈，亦不可以日計也。然總以溺時較論，則氣化之清渾，正陽之虧足俱於溺驗之，又不止爲百合病度金針也。以六十、四十、二十日計算者，約清陽之氣，昭朗之期，爲病愈之候也。其言愈亦未見言治法，則氣病無他邪，亦在善養者知言明理，調其飲食，愼其起居，節其勞役，寡其嗜慾，以無害其氣斯可矣。何必借靈草木乎。人身有大藥，不外於善養其氣，人身正氣之外，別求草木之氣爲資助，猶以砂石摻珠玉，未見其有益也。此又不敢毀傷之君子，朝夕凜凜者也。再者內傷外感之病，病而後可驗其爲何邪，若夫氣病，則未病而其證預見，及至既病而四五日而出，二十日或一月而微見，前後閃爍，反莫可端倪，終又不能測識其爲何邪也，所以疑爲神鬼靈秘而妄招世醫之混治也。惟智者方能揭其本原而爲昭示，名之曰氣病。氣無所屬，屬於肺，所以名之曰肺病也。然氣病其大綱也，猶有爲目，於氣病之中，而各著其證者，則難於盡言矣，亦惟有隨證治之，而不出治氣，治氣不出治肺而已。此百合病以百合爲主藥，而且以藥名病也夫。

《醫宗金鑑・訂正金匱要略注・百合狐惑陰陽毒》 〔注〕百合，百瓣一蒂，如人百脈一宗，命名取治，皆此義也。百合病者，謂人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曰百脈即一脈也，猶言百體一體也，是蓋以周身言之也。周身之脈，

分而言之曰百，合而言之曰一，故曰百脈一宗。若曰百合之病，總脈病也。脈者謂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脈也。傷寒大病之後，餘熱未解，百脈未和，或平素多思不斷，情志不遂，或偶觸驚疑，卒臨景遇，因而形神俱病，故有如是之現證也。百脈周於身，脈病則身病，故身形如和不和，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也。百脈通於心，脈病則心病，故常默默也。如寒無寒，如熱無熱，似外感則非外感也。意欲食復不能食，或有美時，或聞食臭，有不用時，似裏病而非裏病也。至脈數、口苦、小便赤者，是鬱結之熱，雖侵裏而其熱未甚也。方其初病之時，醫者不識，誤爲表裏之病，以藥汗下之，故劇吐利也。雖劇吐利，不變諸逆。若有神靈，身形如前之和，而脈則比前微數，故其勢即不能遽進，不覺加甚，而亦不能速愈也。試以緩愈之期，約略言之，重者不過六十日，輕者不過二十日，輕重之間者，不過四十日可愈也。然愈必以每溺時頭痛不頭痛，惡風不惡風，快然不快然辨者，以經脈之邪，莫不由太陽而愈也。頭痛惡風，是其經之候也；溺時快然，是其府之徵也。其證或未病而預見者，其證指百合病等證言也。未病，言未病傷寒病也，猶言未病傷寒之前，而預先見百合欲食不食等證也。或病四五日而出，謂已病傷寒之後，而始見百合病證也。預先見者，是先有情志不遂，偶觸驚疑而召病也，或病二十日或一月才見者，是因傷寒病後而才見也。故曰：各隨證治之也。

〔集注〕李彣曰：《活人書》云：傷寒大病後，氣血未得平復，變成百合病。今由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觀之，當是心、肺二經之病也。如行卧、飲食、寒熱等證，皆有莫可形容之狀，在《内經》解亦病似之。觀篇中有如神靈者，豈非以心藏神、肺藏魄，人生神魄失守，斯有恍惚錯妄之情乎？又曰：《内經》云：凡傷於寒，則爲病熱。熱氣遺留不去，伏於脈中，則昏昏默默，凡行卧、飲食、寒熱，皆有一種虚煩不耐之象矣。

《吴醫彙講·陶厚堂〈百合病贅言〉》 此症行止坐卧皆不能安，自朱奉議以爲傷寒之變證，後之註《金匱》者，或言屬氣，或言屬血，論說紛紜，余竊以爲，皆未中肯。夫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渙散也。心主脈，故心病而脈爲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渙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數句無可奈何之態，皆所以形容百脈悉病之語。未經誤治，病情如是者，乃爲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黄汁，顯爲五志之火，消爍心陰，於是以此救之。經所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此外，因誤治之變，而隨症治之。如《金匱》所立數方，亦不過略舉其概，以令人隅反。設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熱，或補或瀉之藥，以誤治者，治法亦宜權變，惟在法古者之引伸觸類耳。趙以德衍義云：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隨，或因離絶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最爲切當。惜其有見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渙散之故，註中反雜以熱毒瘀血等解，殊爲白璧之瑕。昔張路玉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脈散，加百合、茯神、龍齒，稍兼黄連，而病愈。蓋以百合攝神之法而推廣之，洵爲能讀仲景書者矣。弟安神之藥不一，而專取乎百合者，因其形像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渙散之心神，由是而百脈皆利矣。嘗閲《中吴紀聞》云：百合，乃蚯蚓所化，張路玉亦曾親見於包山土罅中，有變化未全者。大略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動，而專通經絡，及至變而爲百合，則由動而靜，由散而合，用爲主治，即此意耳。且百脈悉病，則病變百出，非經文數病之所能盡設，或症不盡合乎經文，而遇病態類此者，亦宜體會其意，而推測之，不可泥定下文數症也。當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無可形容之辭，病爲神病，而難以形容，醫者亦須神會，而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換回非易，引經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歎，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談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來註者，多以百合爲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蘇頌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識其義。李士材曰：亦清心安神之効耳。士材能見及此，而未發明此症之機要，殊缺典也。

綜　述

《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欲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百合雞子湯。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病，渴不差者，用後方主之。栝蔞牡蠣散。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聖惠方・治傷寒百合病諸方》 治傷寒百合病，身微熱，惡寒煩喘，宜服百合散方。

治傷寒，頭不痛，但覺頭眩，淅淅惡寒，是百合證。宜服赤茯苓散。

治傷寒，頭不痛，多眩悶，寒熱往來，小便不利，百合證。宜服子芩散。

治傷寒百合病，下利不止，心中愊堅而嘔，宜服半夏散。

治傷寒百合病，久不差，欲成癆，宜服柴胡散。

治傷寒百合病，久不差，不思飲食，日漸羸瘦，宜服熟地黃散。

治傷寒百合病，羸瘦，不食少力，宜服柴胡散。

治傷寒百合病，陰陽相傳，日久漸瘦，不思飲食，虛熱欬嗽，宜服紫苑飲。

治傷寒百合病，久不差，大小便澀，腹滿微喘，時復痰逆，不下食，宜服半夏散。

治傷寒百合病，壯熱頭痛，昏昏不寐，如有祟，方：

百合二兩　知母一兩　石膏二兩　木香一兩

右件藥擣，粗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傷寒百合病，一月不解，變如渴疾，宜服百合散。

《金匱要略編注・百合》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此未病而預見之方也。不經吐下發汗而病形如初，乃始起病時就顯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是因氣血素虛，受邪以隨經脈流行臟腑而現諸證，若拘證治證，則藥至此而邪往於彼，必無取効。矧不因吐下發汗而得是無偏陰偏陽之可責，不必守其經證而治，但和心營肺衛之病源俟源清則病自退，故用百合味苦氣涼入肺，以清氣熱；生地黃入心，補血而涼血熱，同泉水補陰而抑陽，使陰陽和而積熱，並瘀血自從大便而去，故曰當如漆也。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此病久不解，變渴之方也。一月不解，邪火偏熾而鬱於胃，消耗津液，肺胃熱燥，所以變渴。邪氣不隨營衛流行，痹着胃中，又非百合病之常治矣。病雖在胃，始終百脈一宗而爲治法之綱，故用百合漬蒸漿洗皮，用以清氣血統領之師而助清肅之令，乃調肺腑俾邪氣不入，諸證自瘳。食以煮餅而調養其胃，勿以鹽豉，恐其引入血分故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蔞牡蠣散主之。

此用洗方，渴不差而出方也。洗方乃獨調肺胃受邪，此母病子亦病，邪連下焦，腎與膀胱氣熱水虧，因氣鬱不舒而上熱不散，故洗之而渴不差，更用栝蔞根，清肺止渴，而生腎水；牡蠣收陰補腎，又瀉膀胱之熱，俾子母相生，陰長陽消，渴自止矣。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此邪鬱肺氣爲病也。邪滯肺氣，壅逆不流，故變發熱，方用百合，獨清肺氣之熱；滑石甘涼，以利諸竅，使膀胱與肺，子母氣和，上通下達，便當微利，邪從膀胱而去，熱自除矣。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此下皆指二十日一月後見病之方也。先因感冒六淫之病，發汗而傷肺胃津液，餘邪未徹，淫舍營衛之間，故成百合病也。然肺氣熱而腎水則虛，膀胱之氣亦熱，故用泉水同百合，養陰而清肺熱之源；同知母以養腎水，而瀉膀胱之熱，清金生水，肺得通調，膀胱之氣得化，病則愈矣。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此下後變病之方也。下傷腎與膀胱之陰，邪陷膀胱，邪正化而爲熱，流行臟腑，故致百合病也。此即見於陰者，當以陽法救之之證。故用泉水同百合，先清肺氣上源之熱，而生腎水，俾膀胱之熱亦清；同百合、代赭，鎮逆養血，而和營衛。以滑石通陽而利諸竅，邪從小便去矣。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湯主之。

此吐後變病之方也。吐傷胸胃之陽，津液亦傷，微邪以隨衛氣流行，而

成百合病也。故用泉水同百合肅清肺氣之熱，雞子黃同泉水，清熱而補胸鬲陽中之陰，俾陰陽和而邪自散，病則解，正謂病發於陽，以陰法救之之證也。

《張氏醫通・百合》 所謂百脈一宗，言周身之血盡歸於心主也。心主血脈，又主火，若火淫則熱畜不散，流於血脈，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人身氣陽而血陰，若氣盛則熱，氣衰則寒，今病在血，不干於氣，所以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欲食不食，欲卧不卧，欲行不行，皆陽火爍陰，無可奈何之狀也。又上熱則爲口苦，下熱則爲便赤，亦陽火爍陰之患也。藥雖治病，然必藉胃氣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經脈閉塞，藥雖入，而胃弱不能行，故得藥轉劇而吐利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則身形如和。惟熱在血，故脈微數也。脈數血熱則心火上炎不下交於腎，而膀胱之經亦不得引精於上，上虛則溺時淅然頭眩，甚則爲頭痛，以此微甚可卜其愈日之遠近也。其治法咸用百合爲君，以安心補神，能去血中之熱，利大小便，導滌瘀積。然必鮮者，始克有濟。若汗之而失者，佐知母以調其上焦之津液。下之而失者，佐滑石、代赭以理其下焦之痺結。吐之而失者，佐雞子黃以補其中焦之營血。若不經吐下發汗，但佐生地黃汁以涼血，血涼則熱毒解而蘊積自行，故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脈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之，則一身之脈皆得通暢而津液行，渴自止。勿食鹽豉者，以味鹹而凝血也。若洗後渴不瘥，是中無津液，則以栝蔞、牡蠣主之。若變發熱，乃脈鬱而成熱，佐滑石以通利之。百合病皆持兩端，不表不裏，爲其熱行血脈之中，非如傷寒可得汗下等法，所以每多誤治之失，往往有綿延經歲不已者。愈期不復可拘也。至於誤行汗下變證救治，大略不逾上法，但當隨所案虛實偏勝而調之，切勿誤認下元虛弱，而用溫補之法也。

《金匱要略方論本義・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 百合病，用百合，蓋古有百合病之名，即因百合一味而療此疾，因得名也。如《傷寒論》條內云：太陽病，桂枝證，亦病因藥而得名之義也。後人見百脈一宗四字，及列證龐雜似乎百端湊合之病矣。不知一氣爲病，而一藥爲治，無取乎歧雜之見也。《本草》：百合甘平無毒，主邪氣。氣病則正氣爲邪氣，治其氣而邪氣復爲正氣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去其瑕而瑜自全矣。非二物也。又云：利大小便，補中益氣，此百合病中，所以爲主藥也。氣之爲病無二義，非實而不順，即虛而不足，今一物而兼順利與補益，則有餘之實，邪氣可洩，而不足之虛，正氣可充，道一以貫之，君子多乎哉？若夫於一物之中，有增減者，則原文所謂隨證治之者也。且不必拘執而可爲變通者，惟百合一味爲君主，乃仲景大經大法之昭垂，不可妄爲移易焉。其中用知母佐之者，以清肺經之熱，能助百合洩邪氣得宣通，而補正氣無膠滯也。故以爲第一方。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至下之後，不用知母，而以滑石代赭湯主之者，以重墜之品隨下藥之勢，使邪氣自下洩也。用代赭石之澀，澀大便也；用滑石之滑，利小便也；知母清肺，治氣化之源，滑石利水，治氣化之流也。又以赭石杜塞歧路，不使正氣旁洩也，無非助百合爲理者也。

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

其悞吐之後，用雞子黃者，佐百合以補陰。吐則傷陰，補之以救悞，而百合治氣如故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其不經吐下病形如初，用地黃者，助百合滋陰降火，陰陽平補也。蓋氣久鬱則生熱，氣生熱則耗陰，故治陽必顧其陰也。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其一月不解變成渴者，以百合洗之，不惟補其氣，而且潤其燥也。皮毛主肺，潤皮毛正所以潤肺耳。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樓牡蠣散主之。

渴不差者，加栝樓根，苦以清肺，牡蠣澀以利水，清熱除濕，正氣行而渴止矣。以潤燥不對者，即爲清熱除濕，而渴未有不效者也。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其變發熱者，則非脈微數而不見發熱矣，必有氣鬱內生之熱，故熱發於表矣。仍以百合理氣佐之，滑石利水，水洩而內熱除，內熱除而表熱退也。總爲百合一物，引伸於無盡，而殊不出順氣補氣之神理也。此百合所以以一物治病，而即以一物名病也乎。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然仲景猶恐人之終不能識百合病而悞爲治也，於是又就陰陽以明之。正氣之外無陰陽也，陰陽二氣之外無人物也，明陰陽正所以明氣分之本事

也。百合病固爲氣病矣，而氣有陰陽，病則不能無陰陽之偏勝。其偏勝處即病也。而救其偏，調其正，即治病之法也。凡病皆然，而就氣病言之，更顯且著耳。百合病見於陰者，陽不足而陰有餘也，當以陽法救之，使陽之不足與陰相濟則善矣。見於陽者，陰不足而陽有餘也，當以陰法救之，使陰之不足與陽相濟則善矣。倘病見於陽，陽有可知，而反攻陰，則陰益不足矣。再病見於陰，陰有餘可知，而反攻陽，則陽益不足矣。何謂攻陰，發汗是也。陽有餘而陰不足，復慜發汗以動擾其陰，此爲逆也。何謂攻陽，下之是也。陰有餘而陽不足，復慜下之以傷損其陽，此亦爲逆也。仲景明示人以此，正見隨證治之，亦必審酌其陰陽之偏勝，而不失正氣之調勻，方爲順而不爲逆也。其所爲病見於陽者，如溺時頭痛、聞食臭氣、口苦、小便赤、發熱作渴不差是也。其所謂病見於陰者，如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常默然及溺時淅然快然，但頭眩是也。是雖一病而偏見於陰則陽不足，偏見於陽則陰不足，俱無可汗可下之義。而不可吐之禁，又在得藥則劇吐利六字中也。是又治百合病者不可不知之理也。所以仲景又明之於論證列方之後，其示人也切矣。

《金匱要略心典・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 百脈一宗者，分之則爲百脈，合之則爲一宗。悉致其病，則無之非病矣。然詳其證，意欲食矣，而復不能食，常默然靜矣，而又躁不得卧，飲食或有時美矣，而復有不欲聞食臭時，如有寒如有熱矣，而又不見爲寒，不見爲熱，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來，不可爲憑之象，惟口苦、小便赤、脈微數，則其常也。所以者何？熱邪散漫，未統於經，其氣遊走無定，故其病亦去來無定，而病之所以爲熱者，則徵於脈，見於口與便，有不可掩然者矣。夫膀胱者，太陽之府，其脈上至巔頂，而外行皮膚，溺時頭痛者，太陽乍虛，而熱氣乘之也，漸然快然，則遞減矣。夫乍虛之氣，溺已即復，而熱淫之氣，得陰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諸陰盡集，而後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熱差減者，愈差速也。此病多於傷寒熱病前後見之。其未病而預見者，熱氣先動也。其病後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見者，遺熱不去也。各隨其證以治，具如下文。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人之有百脈，猶地之有衆水也。衆水朝宗於海，百脈朝宗於肺，故百脈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氣，補虛清熱，故諸方悉以之爲主，而隨證加藥治之。用知母者，以發汗傷津液故也。

百合病，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

百合病不可下而下之，必傷其裏，乃復以滑石、代赭者，蓋欲因下藥之勢，而抑之使下，導之使出，亦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鷄子湯主之。

《本草》：鷄子安五藏，治熱疾。吐後藏氣傷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內，亦且攘外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湯主之。

此則百合病正治之法也。蓋肺主行身之陽，腎主行身之陰。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氣中之熱；地黄色黑入腎，而除血中之熱。氣血既治，百脈俱清，雖有邪氣，亦必自下，服後大便如漆，則熱除之驗也。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病久不解而變成渴，邪熱留聚在肺也。單用百合漬水外洗者，以皮毛爲肺之合，其氣相通故也。洗已食煮餅，按《外臺》云：洗身訖，食白湯餅，今餺飥也。《本草》：粳米、小麥竝除熱止渴。勿以鹹豉者，恐鹹味耗水而增渴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樓牡蠣散主之。

病變成渴，與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熱盛而津傷也。栝樓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燥也。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病變發熱者，邪聚於裏而見於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府之熱，得微利，則裏熱除而表熱自退。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病見於陰，甚必及陽，病見於陽，窮必歸陰。以法救之者，養其陽以救陰之偏，則陰以平而陽不傷；補其陰以救陽之過，則陽以和而陰不敝。《內經》用陰和陽，用陽和陰之道也。若見陽之病而攻其陰，則并傷其陰矣，乃復發汗，是重傷其陽也，故爲逆；見陰之病而攻其陽，則并傷其陽矣，乃復下之，是重竭其陰也，故亦爲逆。以百合爲邪少虛多之證，故不可直攻其病，亦不可誤攻其無病如此。

《研經言・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以百合治百合病專方也。諸家注從未有能道其故者，案《本草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百合病症狀，雖變幻不一，要之小便赤黃一症則有定。仲景於至無定中求其有定者，以立診治之準，此百合病所以必用百合也。百合病重在小便，故於頭痛頭漸漸頭眩，諸足以卜愈期者，皆於小便時診之，凡辨疑難症，皆當準此。夫古人至奇之法，實有至常之理。淺人泥於百合補肺之說，因以肺朝百脈爲之淺解也。又百合病者，由於餘邪逗留，血氣不潤所致，如意欲食而或美，及欲卧欲行云云，狀其無大邪之抑，正氣有時得伸也。復不能食至不用聞臭，不能卧不能行云云，狀其氣血少潤也。如寒如熱，飢中不潤而滯濟也。無寒無熱，餘邪不能作勢也。口苦，胃液被餘邪所吸，不能消淨食物也。得藥劇吐利，胃液不充，反爲藥所勝也。脈微數，微爲血氣少，數爲邪氣止也，溺時痛見於頭者，溺爲去液之事。故病液少者，卜之於此，下虛則上實也，此證之於症而合者也。其治法專以滋潤爲主，故本方於百合外加生地汁，津血並潤也。汗下吐皆傷液，故隨上下之所傷而救之。知母、鷄黃皆滋潤之品，滑石爲潤下之品，惟赭則逐邪，欲乘其方下而逐之也。變渴而栝蔞、牡蠣；變發熱則滑石，無非取乎其潤，此證之於方而合者也。然後知《本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云云，皆潤之之效也。大抵病至邪留正虛之時，攻則害正，補則礙邪，惟有潤之，使正紓邪浮，始可設法逐邪，其逐邪之法，總不出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實者，以下解之數語，決不以百合數方了事也。惟至此時，則病之局勢已移，不得仍以百合稱，故百合病止此耳。讀仲景書如讀《春秋左傳》，當取他傳，續此傳後，而後紀事之本末始全。

紀事

《張氏醫通・百合》 石頑治內翰孟端士尊堂太夫人，因端士職任蘭臺，久躁定省，兼聞稱有違和，虛火不時上升，自汗不止，心神恍惚，欲食不能食，欲卧不能卧，口苦，小便難，溺則洒淅頭暈。自去歲迄今，歷更諸醫，每用一藥輒增一病。用白朮則窒塞脹滿，用橘皮則喘息怔忡，用遠志則煩擾閧熱，用木香則腹熱咽乾，用黃蓍則迷悶不食，用枳殼則喘欬氣乏，用門冬則小便不禁，用肉桂則顱脹欬逆，用補骨脂則後重燥結，用知檗則小腹枯痛，用芩杷則臍下引急，用香薷則耳鳴目眩，時時欲人扶掖而走，用大黃則臍下築築，少腹愈覺收引，遂致畏藥如蠍，惟日用人參錢許，入粥飲和服，脾藉支撐。交春虛火倍劇，火氣一升，則周身大汗，神氣駸駸欲脫，惟倦極少寐，則汗不出，而神思稍寧。覺後少頃，火氣復升，汗亦隨至，較之盜汗迥殊。直至仲春中澣，邀石頑診之，其脈微數，而左尺與左寸倍於他部，氣口按之，似有似無，診後欵述從前所患，幷用藥轉劇之由。曾遍詢吳下諸名醫，無一能識其爲何病者。石頑曰：此本平時思慮傷脾，脾陰受困，而厥陽之火盡歸於心，擾其百脈致病，病名百合。此證惟仲景《金匱要略》言之甚詳。本文原云諸藥不能治，所以每服一藥，輒增一病，惟百合地黃湯爲之崇藥。奈病久，中氣虧之，逮盡服經藥，誤而成壞病，姑先用生脈散加百合、茯神、龍齒以安其神，稍兼萸、連以折其勢。數劑稍安，卽令勿藥，以養胃氣。但令日用鮮百合煮湯服之，交秋天氣下降，火氣漸伏，可保無虞。迨後仲秋，端士請假歸省，欣然勿藥而康。後因勞心思慮，其火復有升動之意，或令服佐金丸而安。嗣後稍覺火炎，卽服前丸。第苦燥之性，苦先入心，兼之辛臊入肝，久服不無反從火化之虞，平治權衡之要，可不預爲願慮乎。

《温熱經緯・仲景疫病篇》〔王世雄按〕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卽以百合名其病，其實餘熱逗留肺經之證，凡溫暑溼熱諸病後皆有之，不止疫也。肺主魄，魄不安則如有神靈。肺失肅清則小便赤。百合功專清肺，故以爲君也。憶辛丑暮春，于役蘭溪，在嚴州舟次，見一女子患此證，其父母以爲祟也。余詢其起於時證之後，察其脈數，第百合無覓處，遂以葦莖、麥冬、絲瓜子、冬瓜皮、知母爲方，服之一劑，知二劑也。

內科總部

口氣口味異常部

題解

《原病式・六氣爲病・熱類》 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或口淡者，胃熱也。胃屬土，土爲萬物之母，故胃爲一身之本，淡爲五味之本。

《世醫得效方・口齒兼咽喉科・總説》 口爲身之門，舌爲心之官，主嘗五味，以布五臟焉。心之別脈，係於舌根，脾之絡脈，係於舌傍，肝脈絡於舌本。【略】口則又稍不然，蓋熱則口苦，寒則口鹹，虚則口淡，脾冷則口甜，宿食則酸，煩躁則澀，乃口之津液，通乎五臟，臟氣偏勝，則味應乎口。或勞鬱則口臭，凝滯則生瘡，生瘡者夜不可失睡，晝不可就寢，違此必甚。

《古今醫統大全・口病門・口病屬於五臟》 胃熱則口臭，脾熱則口甜，心熱則口燥，膽熱則口苦，肺熱則喉腥，肝熱則口酸，肺虚則口辛，腎熱則口鹹，胃虚則口淡。

綜述

《素問・金匱真言論》 中央黄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略】在竅爲舌，在味爲苦。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略】在竅口，在味爲甘。

《素問・六節藏象論》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

《素問・五藏別論》 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素問・熱論》 傷寒【略】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系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素問・瘧痛》 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瘛。

《素問・奇病論》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虚，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略】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略】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吟吟然，數唾。

《靈樞・脈度》 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略】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

《靈樞・四時氣》 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

《靈樞・五閱五使》 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

《諸病源候論・唇口病諸候・口臭候》 口臭，由五臟六腑不調，氣上胸鬲。然腑臟氣臊腐不同，蘊積胸鬲之間，而生於熱，衝發於口，故令臭也。

《養生方》云：空腹不用見臭尸，氣入脾，舌上白黄起，口常臭也。

《諸病源候論・唇口病諸候・口舌乾焦候》 手少陰，心之經也，其氣通

於舌；足太陰，脾之經也，其氣通於口。腑臟虛熱，氣乘心脾，津液竭燥，故令口舌乾焦也。

診其右手寸口名曰氣口以前脈，沉爲陰，手太陰肺之經也。其脈虛者，病苦少氣不足以息，嗌乾，無津液故也。又，右手關上脈，浮爲陽，足陽明胃之經也。其脈虛者，病苦唇口乾。又，左手關上脈，浮爲陽，足少陽膽之經也。其脈實者，病苦腹中滿，飲食不下，咽乾。

《千金要方·七竅病·口病》，治胃中客熱，唇口乾燥生瘡方。

茯苓　黃芩　甘草　大黃　薔薇根各三十銖　枳實　杏仁　黃連各二兩　桂心半兩　栝樓根十八銖

右十味末之，食前漿水服方寸匕，日二。

治口熱生瘡方。

升麻三十銖　黃連十八銖，《古今錄》用黃蘗。

右二味末之，綿裹含，咽汁，亦可去之。

治口中熱乾，甘草丸方。

治口乾方。

羊脂若豬脂鷄子大，擘之內半升酢中，漬一宿，絞取汁含之。

治口乾除熱下氣方。

石膏五合碎　蜜二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石膏，取二升，內蜜，煮取二升，去滓，含如棗核大，咽汁盡，更含之。

治虛勞口乾方。

麥門冬二兩末　大棗三十枚肉

右二味，以蜜一升和，令熟五升米下，蒸之，任性服。

又方：羊脂如鷄子大，淳酒半升，棗七枚擘，合漬七日，取棗食之，愈。

又方：酸棗一升　酸石榴子五合　葛根三兩　麥門冬四兩　覆盆子三合　烏梅五合　甘草　栝樓實各二兩

右八味爲末，以蜜丸含如棗大，以潤爲度。

五香丸，治口及身臭，令香止煩散氣方。

治口氣臭穢，常服含香丸方。

又方：常以月旦日未出時，從東壁取步，七步回，面垣立，含水嚥壁七遍，口即美香。

又方：桂心　甘草　細辛　橘皮

右四味等分，治下篩，以酒服一錢匕，瘥止。

又方：芎藭　白芷　橘皮　桂心各四兩　棗肉八兩

右五味末之，次內棗肉，乾則加蜜，和丸如大豆，服十丸，食前食後常含之，或吞之，七日大香。

治口中臭方。

桂心《古今錄》用細辛　甘草各等分

右二味末之，臨卧以三指撮酒服，二十日香。

又方：細辛、豆蔻，含之甚良。

又方：蜀椒　桂心各等分

右二味末之，酒服三指撮。

主口香去臭方。

甘草三十銖　芎藭二十四銖　白芷十八銖

右三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三十日口香。

又方：松根白皮　瓜子仁　大棗

右三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匕，日二服，一百日衣被香。

又方：瓜子仁　芎藭　藁本　當歸　杜蘅各六銖　細辛半兩　防風二兩

右七味治下篩，食後飲服方寸匕，日三服，五日口香，十日身香，二十日肉香，三十日衣被香，五十日遠聞香，一方加白芷十八銖。

又方：橘皮二十銖　桂心十八銖　木蘭皮一兩　大棗二十枚

右四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久服身香。亦可以棗肉丸之，服二十丸，如梧子大，稍加至三十丸。一方有芎藭十八銖。

又方：濃煮細辛汁，含之久，乃吐之。

又方：井花水三升漱口，吐廁中，良。

又方：香薷一把，水一斗，煎取三升，稍稍含之。

又方：甜瓜子作末，蜜和丸，每日空心洗漱訖，含一丸如棗核大，亦傅齒。

又方：熬大豆，令焦，及熱酢沃取汁含之。

《聖惠方・治口臭諸方》 治口臭諸方

夫口臭者，由五臟六腑不調，壅滯之氣，上攻胸膈。然腑臟之燥腐不同，蘊積胸膈之間而生熱。衝發於口，故令臭也。

治口臭細辛散。

又方：桂心一兩　木蘭皮一兩　芎藭一兩半　沉香一兩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煖酒調下一錢。

治口臭，去熱毒氣，調和臟腑，含香圓。

治口臭令香，止煩散氣，宜服此方。

肉荳蔻一兩去殼　丁香一兩　藿香一兩　零陵香一兩　木香一兩　白芷一兩　桂心一兩　甘松香半兩　香附子一兩　當歸半兩　檳榔三分(枚)

右件藥，搗羅爲末，鍊蜜和搗三二百杵，圓如彈子大。常含一圓，嚥津。

治口氣升麻散。

治口氣五香圓。

治口臭穢，常服丁香圓。

又方：芎藭一兩　白芷一兩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一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以棗肉兼入，少鍊了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水下二十圓。

又方：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芎藭一兩　白芷半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每用一錢，以綿裹含嚥津，日三五度差。

又方：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松根皮一兩　瓜子仁一兩微炒

右件藥，搗羅爲末，煮棗肉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熟水下二十圓。

治口臭及齲齒，升麻散。

治口臭及齲齒腫痛，丁香散。

又方：右用細辛煮取濃汁，熱含冷吐差。

又方：香薷一斤

右剉，以水一斗，煎取三升，熱含冷吐。

又方：右用乾甜瓠子，搗羅爲末，蜜和爲圓，如半棗大。每日空心，淨漱口了，含一圓。兼取少許塗在齒斷上，亦妙。

又方：右用大豆，熬令焦，及熱以醋沃。取汁含之，效。

《聖濟總録・口齒門・口舌乾焦》 論曰：心主舌，脾主口。口舌乾焦者，以心經蘊熱，傳之於脾。二藏俱受邪熱，故口舌之間，津液燥而乾焦也。亦有多食五辛，飲酒過度，熱積上焦，不能滋潤於口舌，而致乾焦者，治宜詳之。

治口舌乾焦，葛根湯。

治口舌乾焦，乾棗湯。

治心脾客熱，口舌乾焦生瘡，桂心散。

治口乾燥渴，栝樓根湯。

治心熱，舌乾煩躁，茯苓湯。

治口乾，酸石榴湯。

治口乾，舌上生瘡，五參丸。

治口乾心熱，甘草丸。

治口中乾燥，心膈痰壅，柴胡散。

治口熱舌焦乾，杏仁煎。

治口舌乾躁，乾棗杏仁丸。

治口舌乾，除熱下氣，石膏煎。

治口舌乾燥心熱，麥門冬湯。

治口舌乾燥生瘡，心脾腸熱，扁豆湯。

《聖濟總録・口齒門・口臭》 論曰：口者脾之候。心脾感熱，蘊積於胃，變爲腐臊之氣，府聚不散，隨氣上出，熏發於口，故令臭也。

治口臭，去熱毒，五香丸。

治口臭，去熱毒，鷄舌香丸。

治口臭，豆蔻散。

治口臭，生肌長齒，升麻散。

治口臭齲齒，下胸膈邪氣，升麻散。

治口及身臭，七香丸。

治口氣臭穢，常服含丁香丸。

治口臭揩齒方。

沉香　升麻　白芷　藁本去苗土　細辛去苗葉　丁香各半兩　寒水石研二兩

右七味，搗羅爲散，每日早取柳枝咬枝頭令軟，摭藥揩齒，暖水漱，復以綿揩令淨。

治口臭生瘡，藁本散。

治口臭，揩齒令香，七寶散。

治口臭齒疳，脫落漏齦，膿出不止，抵聖散。

治心虛寒口臭，蟲蝕齒痛，芎藭散。

治口臭血不止，細辛散。

治口臭齲齒，丁香散。

治口臭齲齒，礬石散。

治口臭，椒桂散方。

治心脾蘊熱，隨氣上熏，發爲口臭，草豆蔻丸。

治口臭，辟除邪惡冷氣，含香丸。

治腑臟藏蘊熱上熏，發爲口臭方。

芎藭不以多少剉小塊子

右一味，含化咽津。

《三因方・口病證治》 夫口，乃一身之都門，出入榮養之要道，節宣微爽，病必生焉。故熱則苦，寒則鹹，宿食則酸，煩躁則澀，虛則淡，疸則甘。五味入口，藏於胃脾，行其精華，分布津液於五臟。臟氣偏勝，味必偏應於口，或勞鬱則口臭，凝滯則生瘡，不可失睡，失睡則愈增。

生香膏，治口氣熱臭。

《蘭室秘藏・口齒咽喉門・口齒論》 神功丸，治多食肉，人口臭不可近，牙齒疳蝕，牙齦肉將脫，牙齒落，血不止。

《濟生方・口齒門・口論治》 論曰：夫口者，足太陰之經，脾之所主，五味之所入也。蓋五味入口，藏於脾胃，爲之運化津液，以養五氣。五氣者，五臟之氣也。節宣微爽，五臟之氣偏勝，由是諸疾生焉。且鹹則爲寒，酸則停滯，澀則因燥，淡則由虛，熱則從苦，從甘也。口鼻者，乃腑臟臊腐之不同，蘊積於胸膈之間，而生熱衝發於口也。口瘡者，脾氣凝滯，風熱加之而然。醫療之法，各隨其所因以治，無使過與不及焉。

又論曰：夫口者，脾之候。齒者，骨之餘，髓之所養也。人之一身，此爲大要。凡有病起，因口而成，含惡氣以咽津液，痰癖而在膈。心胸壅滯，毒氣攻蒸，熏之既久，故齒爲之病焉。其諸風寒蘊熱而得之者，方載於後。

芎藭膏，治口氣熱臭。

丁香丸，治口臭穢。

《世醫得效方・口齒兼咽喉科・總說》 口爲身之門，舌爲心之官，主嘗五味，以布五臟焉。心之別脈，係於舌根，脾之絡脈，係於舌傍，肝脈絡於舌本。三經爲四氣所中，則舌卷不能言，七情所鬱，則舌腫不能語。至如心熱則舌破生瘡，肝壅則出血如涌，脾閉則白胎如雪，此舌之爲病也。口則又稍不然，蓋熱則口苦，寒則口鹹，虛則口淡，脾冷則口甜，宿食則酸，煩躁則澀，乃口之津液，通乎五臟，臟氣偏勝，則味應乎口。或勞鬱則口臭，凝滯則生瘡，生瘡者夜不可失睡，晝不可就寢，違此必甚。唇乃全屬於脾，唇有病則多宜隨證以治脾也。

《世醫得效方・口齒兼咽喉科・口病》 芎芷膏，治口氣熱臭。

益智散，治心氣不足，口臭。

硼砂圓，治口臭，口乾，口舌瘡。

又方：香附子炒去毛，爲末。早晚以少許揩牙上。

《脈因證治・口》 〔因〕證脾熱則甘，膽熱則苦，口苦亦有肝虛寒者。

〔治〕三黃丸治甘。

柴胡湯治口苦及謀慮不決。

柴胡湯加麥冬、棗仁、地骨皮、遠志。

《衛生易簡方・口氣》 治口氣臭，用白礬、麝香爲末，擦牙齒上。

又方：用香薷一把，水一斗，煮三升。稍稍含之。

又方：用甜瓜子爲末，蜜丸如棗核大。每旦洗漱畢，含一丸，亦以揩齒。

又方：用丁香二錢，甘草炙一錢，川芎二錢，香白芷半錢，爲末，煉蜜丸如彈子大。綿裹，每服一丸噙化。

又方：用細辛煮濃汁，含漱。

《醫學正傳・醫學或問・口病》 論

《內經》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夫

口之爲病，或爲重舌木舌，或爲糜爛生瘡，或見酸苦甘辛鹽味，原其所因，未有不由七情煩擾、五味過傷之所致也。經曰陰之五宮，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也。是以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有口淡者，知胃熱也。外有謀慮不決，肝移熱於膽而口苦者，亦有脾胃氣弱，木乘土位而口酸者。或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生瘡潰爛則傷寒狐惑之證，上唇生瘡，蟲食其臟，下唇生瘡，蟲食其肛。其爲口之爲病，種種不同，醫者各類推而治之，無有不安者也。

脈法《脈經》曰：左寸洪數，心熱口苦。右寸浮數，肺熱口辛。左關弦數而虛，膽虛口苦。甚洪而實，肝熱口酸。右關沉實，脾胃有實熱口甘。兼洪數者，口瘡，或爲重舌木舌。

脈虛者，中氣不足，口瘡，若服涼藥不愈，宜理中湯。

方法　丹溪曰：脾熱口甘，三黃丸主之。

三黃丸　兼治五痔七傷，消渴不生肌肉。

愚按：此方惟實熱者可用，虛者勿用。

《古今醫統大全・口病門・病機》　口病叙論

《內經》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口。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熱也。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有病口苦，取陽陵泉，病名爲何？何以得之？曰：病名膽癉。

又經云：胃足陽明之脈，挾口下交承漿。大腸手陽明之脈，挾口交人中。此胃與大腸之脈所挾於口也。

《巢氏病源》云：脾氣通於口，口和能知五味矣。蓋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運化津液，以養五臟。節宣微爽，五臟之氣偏勝，由是諸疾生焉。又云：臟腑熱盛，熱乘心脾，氣衝於口，故令人口苦生瘡。口鹹則爲寒，鹹挾苦或燥爲熱，酸則停滯，澀則因燥，淡則由虛，苦則爲熱，熱甚則甘也。凡口甘及乾燥，患癰疽之後者多有之。

口病關於七情

謀慮不決，肝移熱於膽而口苦者，思慮煩惱氣鬱於胸膈，及心脾蘊熱衝發於口，亦令人口臭也。脾氣凝滯，風熱加之，則發口瘡也。脾胃氣弱，木乘土位而口酸也。

口臭口糜總是心脾多熱

或問口臭一證。曰：臟腑熱氣，燥腐蘊積於胸膈之間，衝發於口，則口氣臭也。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而爛也。又云：少陰之脈，火氣內發，上爲口糜，治以苦寒是也。口瘡者，乃脾氣凝滯，風熱加之則發口瘡。小兒將養太過溫暖，心臟客熱，其口亦瘡。傷寒狐惑之證，上唇生瘡，蟲食其臟，下唇生瘡，蟲食其肛。此口瘡內應臟腑之邪熱然也。

《古今醫統大全・口病門・脈候》　左寸脈浮而數者，口生瘡。洪數，心熱口苦。右寸脈浮數，肺熱口辛。左關弦數而虛，膽虛口苦甚。左關洪而實，肝熱口酸。右關沉實，脾胃有熱口甘。兼洪數者，口瘡，或爲重舌、木舌。脈虛者，中氣不足。口瘡服涼藥不愈，宜理中湯。

《古今醫統大全・口病門　口熱口臭諸劑・藥方》　升麻黃連丸，治多食肉口臭，不欲聞其穢惡。

地骨皮丸，治肺熱口臭，口中如膠，咽乾發渴，小便多。

生地黃煎，治脾熱唇焦。

合香丸，治口臭，去熱毒氣，調和臟腑。

丁香丸，治口臭穢。

益智散，治心氣不足口臭。

生香膏，治氣熱口臭。

芎芷膏，治口氣熱臭。

神芎丸，治食肉多口臭。

《醫學綱目・脾胃部・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大腸脈之所挾。經云：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又云：脾主口，在藏爲脾，在竅爲口。又云：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所主於口也。

又經云：胃足陽明之脈，挾口，下交承漿。又云：大腸手陽明之脈，挾口，交人中。此胃大腸之脈所挾於口也。

口苦

肝氣熱則膽泄口苦。

《內經》曰：有病口苦，名曰膽癉。乃肝主謀慮，膽主決斷，盛汁七合，是清淨之府，取決於膽。膽或不決，爲之恚怒，則氣上逆，膽汁上溢，故口苦，

或熱甚而使然也。以龍膽瀉肝湯主之。

口臭喉腥

《本》加減甘露飲，治男子婦人小兒胃客熱，口臭牙宣，赤眼口瘡，一切瘡疼已散未散，皆可服之。

治口臭。香薷一把，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稍稍含之。肺熱喉腥治驗

梁濟民膏粱而飲，因勞心過度，肺氣有傷，以致氣出腥臭而唾稠粘，咽嗌不利，口苦乾燥，以加減瀉白散主之。

治口臭，仍醫齒腫痛。細辛煮取濃汁，熱飲令吐，瘥。

《赤水玄珠・口門》 生生子曰：口者，五臟六腑所貫通也。爲脾之竅。臟腑之氣，皆由此出入，若門戶也。《難經》謂：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義本諸此。故臟腑有偏勝之疾，則口有偏勝之症也。肝熱口酸者，用小柴胡湯加黃連、吳茱萸、青皮，甚者當歸龍薈丸。心熱口苦，或口舌生瘡者，黃連瀉心湯，涼膈散。脾熱口乾者，三黃丸、瀉黃丸。肺熱口辛者，甘桔湯、瀉白散加前胡、山梔。腎熱口鹹者，滋腎丸、大補陰丸、滋陰降火湯。胃熱口淡者，清胃散加石膏。有謀慮不決，肝移熱於膽，而口苦者，用益膽湯加柴胡、龍膽草，或龍膽瀉肝湯。有脾胃氣弱，木乘土位而口酸者，用伐肝補脾湯。有膀胱移熱於小腸，而口糜潰爛者，用柴胡地骨散，實者大黃、樸硝以利之，或導赤、五苓，加黃連兼服。

三黃丸，三焦實熱。

加味龍膽瀉肝湯，膽痹口苦。

加味甘露飲，男婦小兒胃經客熱，口臭牙宣，赤眼，口瘡，一切疼痛。及上焦消渴，喉腥等症。丹溪云：此心肺胃藥也。

香薷湯，口臭。

丹溪云：香薷能治口臭。

《寶鑑》瀉白散，治肺熱喉腥。一人膏粱而飲，因勞心過度，肺氣有傷，以致氣出腥臭，涕唾稠粘，咽嗌不利，口苦乾燥，以加減瀉白散治之良愈。

《仁術便覽・口舌》 三黃丸　治脾熱口甜。

一方，治膽熱口苦，因謀慮不決。

小柴胡湯加麥門冬、酸棗仁、地骨皮、遠志，用水煎服。

《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下・口》 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大腸脈之所挾。經云：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又云：脾主口，在藏爲脾，在竅爲口。又云：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主於口也。又經云：胃足陽明之脈，挾口下交承漿。又云：大腸手陽明之脈，挾口交人中，此胃大腸之脈挾於口也。脾熱則口甘，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胃熱則口淡。

口甘：生地黃、芍藥、黃連，及三黃丸。

口苦：柴胡、黃芩、黃連、苦參、龍膽草，及小柴胡湯加麥門冬、酸棗仁、地骨皮、遠志。《內經》曰：有病口苦，名曰膽癉。乃肝主謀慮，膽主決斷，盛汁七合，是清淨之府，取決於膽，膽或不決，爲主恚怒，則氣上逆，膽汁上溢故口苦，或熱甚使然也。龍膽瀉肝湯主之。

口酸：黃連、龍膽瀉肝、神麴、蘿卜消食鬱。

口辛：黃芩、梔子瀉肺、芍藥瀉脾、麥門清心。

口淡：白朮、半夏、生薑、茯苓燥脾滲濕。

口鹹：知母、烏賊魚骨淡胃。

口澀：黃芩瀉火、葛根生津、防風、薄荷疏風、栝蔞、茯苓行痰。

口糜《內經》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東垣云：好飲酒人多有此疾。易老用五苓散、導赤散相合服之，神效。經云：少陰之復，火氣內發，上爲口糜。治以苦寒，胡黃連散，必效散，皆苦寒之劑，以辛溫佐之。口糜，野薔薇根煎湯漱之良。

《簡明醫彀・口證》 經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口。蓋口爲脾之竅，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五味矣。若臟腑熱盛，熱乘心脾，氣衝於口，故胃熱則口臭；脾熱則口甜；心熱則口燥；膽熱則口苦；肝熱則口酸；肺虛則口辛；腎熱則口鹹；胃虛則口淡；肺熱則喉腥。又口瘡者，乃脾虛凝滯，風熱加之則發口瘡。小兒將養太過，衣衾暖厚，心臟客熱，其口亦臭。此口瘡應臟腑之邪熱也。復有酒色過度之人，服涼藥久而不癒者，乃中氣不足，虛火泛上無制，宜溫熱之藥。惟在細參脈證，以別其虛實可也。脈浮大洪數，見於何部皆屬實熱；脈虛，屬中氣不足。治理尤當審別。

甘露飲，治男、婦、小兒胃中客熱，牙宣穢氣，牙齦腫爛，時出膿血，口舌生瘡，咽喉腫痛。又療脾胃受濕，瘀熱在裏；或醉飽多勞，濕熱相搏，致成

膽病，身面皆黃。或時身熱而腫，大小便不調。

升麻黃連丸，治多食肉，口臭不欲聞其穢惡。

清胃飲，治口臭。

涼肺飲，治口辛辣。

加減柴胡湯，治口苦及口酸。

坎離丸，治口鹹。

《景岳全書・雜證謨・口舌》　經義

《金匱眞言論》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

《陰陽應象大論》曰：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主口。在竅爲口。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主舌。在竅爲舌。

《脈度篇》曰：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

《五藏別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

《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

《四時氣篇》曰：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吟吟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

《痿論》曰：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

《熱論篇》曰：傷寒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傷寒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氣厥論》曰：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

《五音五味篇》曰：衝脈、任脈，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

《五常政大論》曰：備化之紀，其主口。升明之紀，其主舌。

《五閱五使篇》曰：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

《六節藏象論》曰：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

《五藏生成篇》曰：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

《奇病論》曰：足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

《經脈篇》曰：手陽明，還出挾口，交人中。足陽明，還出挾口，環唇。足太陰，連舌本，散舌下。足少陰，挾舌本。足太陰氣絕者，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診要經終論》曰：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

《口問篇》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此厥逆走上，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嚙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經筋篇》曰：足陽明之筋，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

《熱病篇》曰：熱病不可刺者有九，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

論證

口舌之病，有瘡者，有臭者，有乾有渴者，有爲苦爲酸而諸味不同者，有重舌、木舌而舌間出血，及舌胎舌黑者。在各方書多以口病爲熱證，然其中亦有似熱非熱，及勞傷無火等證，是不可盡歸於熱，所當察也。

一、口苦口酸等證，在《原病式》則皆指爲熱，謂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或口淡者亦胃熱也。若據此說，則凡以口之五味悉屬火證，絕無虛寒之病矣，豈不謬哉。如口苦者，未必悉由心火，口淡者未必盡因胃熱。蓋凡以思慮勞倦，色慾過度者，多有口苦舌燥，飲食無味之證，此其咎不在心脾，則在肝腎，心脾虛則肝膽邪溢而爲苦，肝腎虛則眞陰不足而爲燥。即如口淡一證，凡大勞、大瀉、大汗、大病之後，

皆能令人口淡無味，亦豈皆胃火使然耶？故凡臨此者，但察其別無火證火脈，則不宜以勞傷作內熱，而妄用寒涼，此治有不容誤也。

一、口渴，口乾大有不同，而人多不能辨。蓋渴因火燥有餘，乾因津液不足，火有餘者，當以實熱論，津液不足者當以陰虛論，二者不分，反同冰炭矣。然渴雖云火，而亦有數種當辨者，如實熱之渴，火有餘也。亡陰之渴，水不足也，故凡於大瀉之後，大汗之後，大勞之後，大病之後，新產失血之後，癰疽大潰之後，過食鹹味之後，皆能作渴，凡此數者，悉由亡陰亡液，水虧枯涸而然，本非熱證，不得誤認爲火。總之渴而喜冷，脈實便結者，固火證也。其有冷飲入腹則滯沃不行，或口雖作渴而但喜熱飲，及脈弱便溏者，皆非火證。矧復有口雖乾苦而全然不欲茶湯者，此乾也，非渴也，尤屬陰虛之候，若作渴治，能無誤乎？故治此之法，凡火盛於上者，宜清肺清胃；水虧於下者，宜補脾補腎；若陽虛而陰無以生，氣虛而精無以化者，使非水火並濟，則何益之有？首卷十問中有渴論，外科有作渴條，當並察其治法。

一、口臭雖由胃火，而亦有非火之異。蓋胃火之臭，其氣濁穢，亦必兼口熱口乾，及別有陽明火證者是也。若無火脈火證而臭如餿腐，或如酸胖及胃口吞酸，飲食噯滯等證，亦猶陰濕留垢之臭，自與熱臭者不同，是必思慮不遂，及脾弱不能化食者多有之。此則一爲陽證，宜清胃火，一爲陰證，宜調補心脾，不得謂臭必皆熱，以致生他病也。

論治

一、口臭由於胃火者，宜清胃飲、升麻黃連丸，或竹葉石膏湯加香薷主之，或《千金》口臭方皆可內清其火。此外，如丁香丸、《聖惠》口齒方、福建香茶餅之類，亦可暫解其穢。

《證治匯補・上竅門・口病》 大意

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內經，故口之爲病，乃脾熱也。《繩墨》。

內因

味入於口，藏精於脾胃，運化津液以養五藏，若五味過偏，則五藏之氣亦偏，而諸病生焉。《大全》。

外候

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胃熱則口淡《正傳》，此臟氣偏勝爲病也。亦有謀慮不決，肝移熱於膽而口苦者，有脾胃氣弱，木乘土位而口酸者，有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而生瘡潰爛者，《內經》。有熱積心胸之間，脾氣凝滯，不能運化，濁氣薰蒸而口臭者，此臟氣移熱爲病也。《彙補》【略】脈洪數爲實火，浮大爲虛火。

治法

五藏之氣皆統於脾，凡七情六慾五味，皆能致病，治當因病而求之，《繩墨》若服涼藥而不愈者，此中焦元氣不足，虛火炎上，又當溫補。

用藥

心熱口苦，黃連瀉心湯。肝熱口酸，柴胡清肝湯。脾熱口臭，清胃湯。肺熱口辛，瀉白散。腎熱口鹹，滋腎丸。如謀慮不決，膽虛口苦，用逍遙散爲君，柴胡、膽草爲使。如中氣不足，木乘土位口苦，用四君子爲君，芍藥、柴胡爲佐。如膀胱移熱，口爛溺澀，用導赤散專治下而口病亦愈。如中土虛寒，胃陽浮上，用理中湯溫補其中而上焦自安。如下焦火炎，用八味丸溫煖丹田而火焰炎自熄。【略】

口病選方

黃連瀉心湯，治心熱口苦。

柴胡清肝飲，治肝火口酸。

加味清胃散，治脾熱口臭。

加味瀉白散，治肺熱口辛。

《張氏醫通・七竅門・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與大腸脈之所挾。經云：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主於口也。又云：胃足陽明之脈，挾口，下交承漿。又云：大腸手陽明之脈，挾口交人中。此胃與大腸之脈挾於口也。

脾熱則口甘，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胃熱則口淡。

口甘，經云：有病口甘者，此五藏之溢也，名曰脾癉，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蘭香飲子。若脈弦滑，兼嘈雜，屬痰火，滾痰丸，此指實火而言。平人口甘欲渴，或小便亦甜而濁，俱屬土中濕熱，脾津上乘，久之必發癰疽，須斷厚味氣惱，服三黃湯加蘭葉、白芍、生地；燥渴甚者，爲腎虛，日服加減八味丸，可保無虞。

中消，脾液上乘口甘者，蘭香飲子；老人虛人，脾胃虛熱不能收斂津液而口甘者，當滋補脾氣，補中益氣去升、柴，加蘭香、煨葛根。

口苦，經云：有病口苦，名曰膽癉。夫膽者中精之府，五藏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也，龍膽瀉肝湯，或小柴胡加麥冬、棗仁；不應，本方加川連、膽草。

口酸，肝膽實熱也，左金丸加神麯、草龍膽。

口辛，肺氣上溢也，生脈散加桑皮、地骨皮、黃芩。

口鹹，腎液上乘也，六味地黃丸加五味、烏鯽骨。

口淡爲胃熱，而有虛實，實則甘露飲加廣藿香，病後胃虛口淡，六君子加黃芪、當歸。

口澀，肝邪逆於肺，氣虛火旺也，黃芩、葛根、防風、薄荷、栝蔞、茯苓。

《雜病源流犀燭・口齒脣舌病源流》　口者，脾之竅也，能知五穀之味，又諸經皆會於口，病則口中之味隨各經而異，如肝熱則口酸，肝乘脾亦口酸，宜小柴胡湯加龍膽草、青皮，甚者當歸龍薈丸。心熱則口苦，或生瘡，宜涼膈散、瀉心湯。肝移熱於膽亦口苦，《內經》言膽癉是也。注云：肝主謀，膽主決。或謀不決，爲之急怒，則氣上逆，膽汁上溢故也。宜龍膽瀉肝湯。脾熱則口甘或臭，《內經》言脾癉是也。蓋癉者熱也。宜瀉黃散、三黃湯。胃熱亦口甘，若虛則口淡，熱宜清胃湯，虛宜養胃進食湯。肺熱則口辛，宜甘桔湯、瀉白散。更有甚而喉腥者，宜加減瀉白散。腎熱則口鹹。宜滋腎丸。虛火鬱熱，蘊於胸胃之間，則口臭。宜加減甘露飲。或心勞味厚之人亦口臭。宜加減瀉白散。或肺爲火爍亦口臭。宜消風散、加減瀉白散。或以膿血如肺癰狀而口臭，他方不應，宜升麻黃連丸。

《醫法圓通・口臭》　按口臭一證，有胃火旺極而致者，有陰盛而眞精之氣發泄者。因胃火旺而致者，其人必煩躁惡熱，飲冷不休，或舌苔芒刺，乾黃、乾黑、乾白等色，氣粗汗出，聲音響亮，二便不利。法宜專清胃火，如人參白虎，大小承氣，三黃石膏湯之類。因精氣發泄而致者，由其人五臟六腑元陽已耗將盡，滿身純陰，逼出先天立命一點精氣，勢已離根欲脫，法在不救。口雖極臭，無一毫火象可憑。舌色雖黃，定多滑潤，間有乾黃、乾黑，無一分津液於上，而人並不思茶水，困倦無神，二便自利，其人安靜，間有渴者，只是喜飲極熱沸湯。以上等形，俱屬純陰，若憑口臭一端，而即謂之火，鮮不爲害。予曾治過數人，雖見口臭，而卻純陰畢露，即以大劑白通、四逆回陽等方治之，一二劑後，口臭全無，精神漸增，便可許其可愈。若二三劑後，並不見減，十中僅救得一二。仍宜此法重用，多服，此是病重藥輕，不勝其任也。昧者只圖速效，服一二劑未見大效，便即更醫，如此之情，舉世皆然，豈眞醫藥之不良哉。查近市習，一見口臭，並不辨明陰陽，便以生地、二冬、知母、花粉、石膏、大黃之品投之，陽盛則生，陰盛則斃，不可不知也。其中尚有口苦者，心膽有熱也。心熱者可與導赤散、黃連湯。膽熱者可與小柴胡湯倍黃芩，或瀉肝湯。口酸者肝有熱也，可與當歸蘆薈散、龍膽瀉肝湯。口辛者肺有熱也，可與瀉白散、清肺飲。口甘者脾氣發泄也，可與理中湯、六君子湯。口淡者脾氣不足也，可與歸脾湯、參苓白朮散。口糜者滿口生白瘡，係胃火旺也，可與甘露飲、涼膈散。以上數證，皆宜知之。總在考究陰陽實據爲要。予嘗治陽虛陰盛之人，投以辛甘化陽二三劑，即有現口苦、口酸、口淡、口辛、口甘等味，又服二三劑，而此等病形即無。予仔細推究，皆緣眞陽失職，運轉力乖，兼之服藥停積未去，今得辛甘化陽之品，運轉復行，積滯即去，故口中一切氣味出矣。昧者不識此理，見酸即治酸，見苦即治苦，鮮不增病。醫理之微，不誠難哉。

非知氏曰：氣之香熏者，清陽之氣也。氣之臭惡者，濁陰之氣也。口臭緣濁陰極盛，陽氣之用不宣。多有涎垢濁膩，譬如暑天陰雨過甚天陽被鬱，凡物發霉取涎，其氣臭惡。若得數日炎熱，臭氣頓失。人身偏體純陰，而以眞陽欲脫之候，往往現此證象。醫識此理，便能治此證。欽安窺見其微，故按中反覆徵引言之學者不可忽略看過。

眞陽變動，露出眞面，辛甘助化，易危爲安，藥之爲力不淺，然此等至理，少有見到者。

紀事

《醫學網目・口・口臭喉腥》　子和　尙家一男子，年二十餘歲，病口中氣出，臭如登廁，雖親戚莫肯與對語。戴人曰：肺金本主腥，金爲火所乘，火主臭，應便如是也。久則成腐，腐者腎也，此亢極則反兼水化也。病在上

宜湧之，以茶調散湧而去其七分，夜以舟車丸、濬川散下五七行，比旦而臭斷。

《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逭・口》 口臭　常熟嚴文靖公，年逾七十，未斷房室，日服溫補之藥無算，兼以人參煮粥，葰蓉作羹，致滋胃熱，滿口糜爛，牙齒動搖，口氣臭穢，殆不可近，屢進寒涼清胃之藥不效。有欲用薑桂反佐者，請決於予，予曰用之必大劇，主用加減甘露飲，八劑而平。香薷煮濃汁含之。噙鷄舌香，即沉香花。如無，沉香可代。

口中如膠而臭，知母、地骨皮、桑白皮、山梔、麥門冬、甘草鹽湯噙，早起汲井中第一汲水，即黃華水，含之，吐棄廁下，即瘥。心氣不足口臭，益智仁加甘草少許爲末，乾咽或湯點。【略】

羅謙甫治梁濟民膏粱多飲，因勞心過度，肺金有傷，以致氣出腥臭，涕唾稠粘，咽嗌不利，口苦乾燥，以加減瀉白散主之。《難經》云：心主五臭，入肺爲腥臭，此其一也。因洪飲大熱之氣所傷，從心火刑於肺金，以桑白皮、地骨皮苦微寒，降肺中伏火而補氣爲君；以黃芩、知母苦寒，治氣腥臭，清利肺氣爲臣，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酸溫，以收肺氣，麥門冬苦寒，治涕唾稠粘，口苦乾燥爲佐；桔梗辛溫，體輕浮，治痰逆，利咽膈爲使也。

《續名醫類案・口》 焦秀才病口苦，羅謙父製龍膽瀉肝湯治之得效。《內經》云：有病口苦，名曰膽癉。乃肝主謀慮，膽主決斷，爲清淨之府，肝取決於膽。膽或不決，爲之恚怒，怒則氣逆，膽汁上溢，故口苦，或熱盛使然也。《寶鑑》。

內科總部

胃痛部

題解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

《醫學正傳・胃脘痛》 胃脘痛，俗呼爲心痛。

《症因脈治・胃脘痛論》 胃脘痛，在胸之下，臍之上，兩肋中間。

《醫階辨證・心痛心胞絡痛胃痛脾痛胸痛膈痛辨》 胃痛，胃脘當心處痛。

《一見知醫・脾胃・胃脘痛》 胃脘痛俗呼爲心氣痛。胃脘在膈下兩岐之中，心痛在膈上胸內，治者必須審明。

論說

《素問・舉痛論》 寒氣客于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略】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

《素問・五常政大論》 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略】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寒厥入胃，心痛。【略】

水鬱之發，陽氣乃闢，陰氣暴舉，【略】故民病寒客心痛。【略】

木鬱之發，【略】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

《素問・至真要大論》 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略】

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所勝，【略】民病飲積心痛。【略】

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略】，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腹脹。【略】

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于中，發爲癰瘍，民病厥心痛。【略】

厥陰之勝【略】，胃膈如塞【略】，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略】，甚則嘔吐，鬲咽不通。【略】

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略】，甚則心痛。【略】

少陽之勝，熱客于胃，煩心，心痛。【略】

太陽之勝，凝慄且至【略】，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略】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略】甚則心痛，痞滿，【略】病在膈中。

太陽之復，厥氣上行，【略】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痞滿。【略】

少陰在泉，客勝則【略】心痛發熱，鬲中。【略】

少陽在泉，【略】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

《靈樞・邪氣藏府病》 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

《靈樞・經脈》 脾足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略】心下急痛。

《靈樞・厥病》 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略】厥心痛，痛如以錐針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略】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略】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

《靈樞・脹論》 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

《傷寒論・平脈法》 裏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心腹脹滿痛候》 此由其人先患冷

癖，因發熱病，服冷藥及飲冷水，結在心下，此爲藏虛，動於舊癖故也。或吐下已後，病不解，內外有熱，故心腹脹滿痛，此爲有實也。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宿食不消候》 此謂被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熱不解，腹滿而痛，此爲胃內有乾糞，挾宿食故也。或先患寒癖，因有宿食，又感於傷寒，熱氣相搏，故宿食不消。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心腹相引痛候》 足太陰脾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上循屬脾絡胃，其支脈復從胃別上注心經，入胃絡注于心。此二脈俱虛，爲邪所乘，正氣與邪氣交爭，在於經，則胃脘急痛。

《諸病源候論・腹痛病諸候・腹痛候》 寒冷之氣，客於腸胃募原之間，結聚不散，正氣與邪氣交爭，相擊故痛。

《諸病源候論・解散病諸候・解散心腹痛心懣候》 膈間有寒，胃脘有熱，寒熱相搏，氣逆攻腹乘心，故心腹痛。其寒氣盛，勝於熱氣，榮衛秘澀不通，寒氣內結於心，故心腹痛而心懣寒也。其狀，心腹痛而戰懣，不能言語是也。

《鷄峰普濟方・心痛》 其心下急痛，名脾心痛。腹脹而心痛，名胃心痛。下重而苦泄寒中，爲腎心痛。又有九種心痛，一蟲，二疰，三風，四悸，五食，六飲，七冷，八熱，九從來，此皆邪氣乘於手少陰之絡，邪氣搏於正氣，邪正相擊，故令心痛。診其心脈急者，爲痛引背，食不下，寸口脈沉緊，苦心下寒時痛，關上脈緊，心下苦痛，左手寸脈沉，則爲陰陽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

《三因方・九痛叙論》 夫心痛者，在《方論》則曰九痛，《內經》則曰舉痛，一曰卒痛，種種不同，以其痛在中脘故總而言之曰心痛，其實非心痛也。若眞心痛，則手足青至節，若甚，旦發晝死，晝發夕死，不在治療之數。方中所載者，乃心主包絡經也。若十二經絡外感六淫，則其氣閉塞，鬱于中焦，氣與邪爭，發爲疼痛，屬外所因。若五臟內動，汩以七情，則其氣痞結，聚于中脘，氣與血搏，發爲疼痛，屬內所因。飲食勞逸，觸忤非類，使臟氣不平，痞鬲于中，食飲遁疰變亂腸胃，發爲疼痛，屬不內外因。治之當詳分三因，通中解散，破積潰堅，隨其所因，無使混濫，依經具錄諸證，以備治法云爾。

外所因心痛證治　足厥陰心痛，兩脇急，引小腹連陰股，相引痛，手心主心痛徹背，心煩，掌中熱，咽乾，目黃赤，脇滿。足太陰心痛，腹脹滿，濇濇然大便不利，鬲閉咽塞。手太陰心痛，短氣不足以息，季脇空痛，遺失無度，胸滿煩心。足少陰心痛，煩劇，面黑，心懸若肌，胸滿，腰脊痛。背輸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諸府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吐，泄瀉，此皆諸經諸俞諸府涉邪所致病，屬外所因。

內所因心痛證治　肝心痛者，色蒼蒼如死灰狀，終日不得太息。眞心痛者，手足青至節，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脾心痛者，如針錐刺其心腹，蘊蘊然氣滿。肺心痛者，若從心間起，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腎心痛者，與背相引，善瘈，如物從後觸其心，身偃僵。胃心者，腹脹滿，不下食，食則不消，皆臟氣不平，喜怒憂鬱所致，屬內因。

不內外因心痛證治　久積心腹痛者，以飲啖生冷果實，中寒不能消散，結而爲積，甚則數日不能食，便出乾血，吐利不定，皆由積物客於腸胃之間，遇食還發，名積心痛。及其臟寒生蛔致心痛者，必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腹熱涎出，病屬不內外因。方證中所謂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注、曰去來痛者。除風熱冷屬外所因，餘皆屬不內外。更婦人惡血入心脾經，發作疼痛，尤甚於諸痛，更有卒中、客忤、鬼擊、尸疰使人心痛，亦屬不內外因。

《內外傷辨惑論・肺之脾胃虛方》 戊火已衰，不能運化，又加客寒，聚爲滿痛。散爲辛熱，佐以苦甘，以淡泄之，氣溫胃和，痛自止矣。

《濟生方・心痛》 夫心痛之病，醫經所載，凡有九種：一曰蟲心痛，二曰疰心痛，三曰風心痛，四曰悸心痛，五曰食心痛，六曰飲心痛，七曰寒心痛，八曰熱心痛，九曰去來心痛。其名雖不同，而其所致，皆因外感六淫，內汩七情，或飲啖生冷果食之類，使邪氣搏於正氣，邪正交擊，氣閉塞，鬱於中焦，遂成心痛。夫心乃諸臟之主，正經不可傷，傷之則痛，若痛甚手足青過節者，則名曰眞心痛。眞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若乍間乍盛成疹而不死者，名曰厥心痛，不過邪氣乘於心支別絡也。寸口脈緊，心脈甚急，皆主心痛。又有痛甚而心脈沉伏者有之矣。王叔和云：心腹痛，脈沉細瘜。浮大弦長，命必殂。治法當推其所自而調之，痛無不止矣。

《丹溪心法・心痛》 胃脘痛，脈實不大便者，下之痛甚者，脈必伏，宜溫藥，如附子之類。勿用參木，諸痛不可補氣故也。

《醫學正傳・胃脘痛》 《內經》曰：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

支兩脇痛，膈噎不通，食飲不下。蓋木氣被鬱，發則太過，故民病有土敗木賊之候也。夫胃爲脾之府，陽先於陰，故藏未病而府先病也，甚而至於脇下如刀劃之痛者，已連及於藏矣，古方名爲脾疼者是也。胃之上口，名曰賁門，賁門與心樹連，故經所謂胃脘當心而痛。今俗呼爲心痛者，未達此義耳。雖曰運氣之勝，復未有不由清痰食積鬱于中，七情九氣觸于內之所致焉。是以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而肝木之邪得以乘機侵侮而爲病矣。更原厥初致病之由，多因縱恣口腹，喜好辛酸，恣飲熱酒，煎燖，復食寒涼生冷，朝傷暮損，日積月深，自鬱成積，自積成痰，痰火煎熬，血亦妄行，痰血相雜，妨礙升降，故胃脘疼痛，吞酸噯氣，嘈雜惡心，皆膈噎反胃之漸者也。俗醫不究其源，例以辛香燥熱之劑治之，以火濟火，遂成危劇，良可痛哉。古方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疰、曰去來痛。夫所謂冷者惟一耳，豈可例以熱藥治之乎？詳其所由，皆在胃脘，而實不在於心也。有眞心痛者，大寒觸犯心君，又曰污血衝心，手足青過節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醫者宜區別諸證而治之，無有不安之理也。

脈法

《脈經》曰：陽微陰弦則胸痹而痛，責其虛也。

今陽虛知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脈陰弦故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痹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弦數。心脈微急爲痛，微大爲心痹，引皆痛。

脈短而數者心痛，澀者心痛，脈浮大弦長者死。

《古今醫統大全・心痛門・病機》 心痛非眞心痛即胃脘胞絡脾絡相似

丹溪曰：心痛即胃脘痛也，雖日數多不喫食不死。若痛方止便喫物還痛，必須三五服藥後方喫物。痛甚者脈必伏，用溫藥附子之類，不可用參、朮。

楊仁齋曰：紫之奪朱，相去一間耳，而毫釐疑似，實霄壤焉。夫心爲五官之主，百骸之所聽命者也。心之正經果爲風冷邪氣所干，果爲氣血痰火所犯，則其痛徹背，脇脹胸煩咽乾，兩目赤黃，手足俱青至節，朝發而暮殂矣。然心之胞絡與胃口相應，往往脾痛連心，或陽虛陰厥亦令心下急痛，或他臟之邪亦有客乘於心者。是則心之別脈受焉爾，眞心之痛豈容比之如是乎？

《古今醫鑑・諸痛》 按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夫胃脘心脾痛者，或因身受寒邪，口食冷物，內有鬱熱，素有頑痰死血，或因惱怒氣滯，蟲動作痛，種種不同，若不分而治之，何能愈乎？余曰：是寒則溫之，是熱則清之，是痰則化之，是血則散之，是氣則順之，是蟲則殺之，臨證不可惑也。

一心痛卒急無藥，以鹽置刀頭燒紅，淬入水中，乘熱飲之，吐痰而愈。此法治攪腸沙，大痛已死者立效。

《病機彙論・心痛門・胃脘痛附》 胃脘痛者多由痰飲、食積鬱於中，七情九氣觸於內，是以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妨礙升降故痛也。

胃脘痛即心脾疼也。胃脘當在心下，稟冲和之氣，爲水穀之海。胃氣強者不受邪，虛者邪乘而犯，如心痛之有多端，但胃脘痛必與胃家本病參雜而見，如脹滿，如痞悶，或嘔吐吞酸，或便難瀉利，或面色浮黃等證。實則平胃散爲主，虛則四君子爲主。各審其因而爲之加減，一如心痛例。

《醫學心悟・胃脘痛》 胃脘痛，治法與心痛相仿。但停食一症，其脹痛連胸者吐之，脹痛連腹者下之，其食積之輕者，則用神朮散消之。

《醫宗金鑑・雜病心法要訣・心腹諸痛總括》 心痛岐骨陷處痛，橫滿上胸下胃脘，當臍脾腹連腰腎，少腹小大腸脊肝。蟲痛時止吐清水，疰即中惡寒外乾，悸分停飲與思慮，食即停食冷內寒，水停痰飲熱胃火，氣即氣滯血瘀緣，隨證分門檢方治，眞心黑厥至節難。

〔注〕岐骨陷處痛，名心痛。橫滿連胸，名肺心痛。下連胃脘，名胃心痛。連臍，名脾心痛。連腰，名腎心痛。連少腹，名大腸小腸痛。連脇，名肝心痛。時止吐清水，名蟲心痛。中惡腹痛，名疰痛。寒邪外干，名中寒痛。悸而痛，名悸心痛。水停心下，屬飲也。思慮傷心，屬傷也。停食痛，停水痛，停痰痛，胃火痛，氣滯痛，血瘀痛，皆不死之證也。當分門施治。惟眞心痛，面色黑，四肢逆冷至節，死證也。

《金匱翼・心痛統論》 胃居中焦，稟冲和之氣，爲水穀之海，三陽之總司。凡飲食、寒邪、氣血、蟲邪、惡氣，亦如心痛有不一之因也，惟肝木之相乘者尤甚。其症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病名食痹。食痹者，食已心下痛，吐出乃已是也。其腎水上逆者次之，腎水上逆者，寒厥入胃也。

胃者，土氣也，主乎痞，故胃病者，或滿或脹，或食不下，或嘔吐吞酸，或大便難，或瀉利而色浮而黃者，皆是胃之本病也。其有六淫五邪，相乘於胃

者，大率與前所列心痛之形狀相類，但其間，必與胃本病參雜而見之也。憂思忿怒之氣，素蓄於中，發則上衝旁擊，時復下注，若三焦無所阻滯，任其游行，則不能作痛，雖痛亦微。若有濕痰死血，阻滯其氣而不得條達，兩相搏擊則痛甚矣。

《醫階辨證・心痛心胞絡痛胃痛脾痛胸痛膈痛辨》 眞心痛，手足青過節，手足冷厥，死不治。心包絡痛，痛徹背，寒熱皆痛。胃痛，胃脘當心處痛，其因多端。脾痛，脾脈絡心，痛不下食。胸痛，心之兪，膽之絡脈引痛背脇。膈痛，心胃之間橫滿而痛。

《醫鈔類編・胃脘痛門》 論胃脘痛之證 《滙參》云：胃屬濕土，位居中焦，爲水穀之海。五藏六府，十二經絡皆受氣於此。是以足之六經，自下而上，凡壯則氣行，弱則著而爲痛，其沖和之氣，變至偏熱偏寒，因之水穀不消，飲停食積，皆與眞氣相搏而痛，惟肝木之相乘者尤甚，腎氣上逆者次之。然胃脘逼近於心，移其邪上攻於心者亦多。若胃脘病狀，或滿，或脹，或食不下，或嘔吐，或吞酸，或大便難，或瀉痢面浮而黃者，皆胃之本病也。其有六淫五邪相乘於胃者，大略與心痛之形狀相類，但其間必與胃之本病參雜而見也。

《醫宗會要・胃脘痛》 陽明爲十二經脈之長，致痛之因甚多。蓋胃者彙也，如街市之彙集也，世俗辛香溫燥之治，斷不可一例而施。痛有九種，皆兼衝脈，曰飲、食、風、冷、熱、悸、蟲、注、去來痛。大要初病在經，久痛入絡，經主氣，絡主血，氣既久阻，血亦受病，故氣阻而脈絡自痹，則辛香理氣與柔暢和血，實爲對待之典。又如得食痛甚，得食痛緩，有宜補宜消之分。若素虛之體，時見煩渴，水穀之精不足供其鬱灼，營氣日虛，脈絡枯涸，求助於食，甘寒填補等所宜頻進。若有形阻塞其中，不宜專補攻逐，不可緩寒溫兩法，從乎喜暖喜涼滋燥之殊，依其便溏便滑。至於停食，必吞酸，食滯當噯腐，厥逆而散漫無形，瘀傷則阻而有象蛲，蟲動擾當頻痛而吐胃沫，痰濕壅塞必善吐而脈滑，營氣兩虛者不離嘈雜動悸，肝陽衝尅者定然嘔吐，渴煩，陰邪之勢其來必速，欝火之患內漸而劇也。〔邵新甫〕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略】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肘後方・附方》 暴得心腹痛如刺方：苦參、龍膽各二兩，升麻、梔子各三兩，苦酒五升煮取二升，分二服，當大吐乃差。

治心疝發作有時，激痛難忍方：眞射菌、吳茱萸分等搗末，蜜和丸如麻子，服二丸，日三服，勿喫熱食。

又方：灸心鳩尾下一寸，名巨闕，及左右一寸幷百壯，又與物度頸，及度脊如之令正相對也。凡灸六處。【略】

治心下牽急懊痛方：桂三兩，生薑三兩，枳實五枚，水五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亦可加朮二兩，膠飴半斤。【略】

治心痹心痛方：蜀椒一兩，熬令黃，末之，以狗心血丸之如梧子，服五丸，日五服。

治心下堅痛，大如碗邊，如旋杯，名爲氣分，飲水所結方：枳實七枚，炙朮三兩，水一斗，煮取三升，分爲三服，當稍軟也。

若心下百結積，來去痛者方：吳茱萸末一升，眞射菌如彈丸一枚，合搗，以鷄子白和丸，丸如小豆大，服二丸即差。【略】

飢而心痛者，名曰飢疝。龍膽、附子、黃連分等，搗篩服一錢匕，日三度服之。【略】

又方：治寒疝心痛，四肢逆冷，全不飲食。用桂心二兩，爲散，不計時候，熱酒調下一錢匕。

《千金要方・心腹痛》治寒氣卒客於五臟六腑中則發心痛方。

大黄　芍藥　柴胡各四兩　升麻　黄芩　桔梗　朱砂各三兩　鬼箭羽　鬼臼　桂心　朴消各二兩

右十一味咬咀，以水九升，煮取二升七合，分三服。先分朱砂作三分，一服內朱一分，攪令勻服之，得快利，痛不止宜服後方。

赤芍藥陸兩　桔梗　杏人各伍兩

右叁味咬咀，以水陸升煮取叁升，分叁服。【略】

治九種心痛方：

取當太歲上新生槐枝壹握，去兩頭咬咀，以水叁升，煮取壹升，頓服。

治心中痞諸逆懸痛，桂心叁物湯。

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丸。【略】

治卒中惡心痛方：

苦參叁兩咬咀，以好酢壹升半，煮取捌合，強人頓服，老小貳服。

又方：桂心捌兩咬咀，以水肆升，煮取壹升半，分貳服。

《外臺秘要・心痛方》《備急》療心痛方：桂心末溫酒服方寸匕，須臾六七服，乾薑依上法服之，亦佳，忌生葱。

《延年》療心痛，茱萸丸。

《救急》療心痛方：

取驢糞絞取汁五六合，及熱頓服，立差。

又方：東引桃枝一握切，以酒一升，煎取半升，頓服大效。

《必效》療心痛方：

當歸末酒服方寸匕，頻服。

《小品》溫中當歸湯，療暴冷心腹刺痛，面目青，肉冷汗出，欲霍亂吐下，脈沉細者，及傷寒毒冷下清水，變作青白滯下，及白滯後，還復下清水者，悉主之，此方可以調諸冷痛也。

冷氣心痛方

《廣濟》主冷氣心痛肋下鳴轉，喉中妨食不消，常生食氣，每食心頭住不下，桔梗散。

《深師》療胸滿短氣，心痛吐涎虛冷，防風茯苓湯。

《崔氏》療心痛與冷氣痛者，特相宜，烏頭丸。

覺至痛處，痛則止，若不止加至五六丸，以知爲度。若早朝服無所覺，至午時又服三丸。此方丹陽有隱士出山云得華佗法，其療略同。若久心痛，每旦服三丸稍加至十丸盡一劑，遂終身不發，忌生葱、猪肉。

《延年》療冷氣久刺心痛不能食方：

當歸　桂心　桔梗　吳茱萸　人參　白朮　高良薑已上各六分　橘皮三分

右八味擣篩爲散，蜜和爲丸，如梧子大，一服十丸，酒下，日二服，加至十五二十丸爲度，忌生葱、桃、李、猪肉、雀肉等。

又療心痛，冷痛，腹滿如錐針刺，及蟲嚙心痛，當歸湯。

惡疰心痛方

《崔氏》療疰在心腹，痛不可忍方：

取東引桃枝削去蒼皮，取白皮一握，以水二大升，煮取半升，一服令盡，則差，如不定，更依前服之，無忌。

又療心腹痛不可忍，似疰病者，或暴得惡疰，攪刺欲死，桃人大黄湯。【略】

中惡心痛方

《廣濟》療卒中惡心腹絞刺痛，氣急脹，奄奄欲絕，瓜蒂散。【略】

多唾停飲心痛方

《病源》心痛而多唾者，停飲乘心之絡故也。停飲者，水液之所爲也。心氣通於口，心與小腸合，俱象火小腸，心之腑也，其水氣下行於小腸爲溲便，則心絡無有停飲也。膀胱與腎俱象水，膀胱爲腎之腑，主藏津液，腎之液上爲唾，腎氣下通於陰，若腑藏和平，則水液下流宣利，若冷熱相乘，致腑藏不調，津液水飲停積，上迫於心，令心氣不宣暢，故痛而多唾也。

《范汪》療胸中寒熱心痛，清唾滿口，數數欲吐，食不化，乾薑丸。【略】

心下懸急懊痛方

《古今錄驗》療人心痛懊憹悁悶，築築引兩乳，又或如刺，困極，桂心湯。【略】

心痛不能飲食方

《廣濟》療久心刺肋，冷氣結痛不能食，高良薑湯。【略】

久心痛方

《廣濟》療心痛三十年不差，月上旬殺蟲，雷丸鶴畢蝨散。【略】

雜療心痛方

《廣濟》療心痛，又心撮肋，心悶則吐血，手足煩疼，食飲不入，桃人丸。

《聖惠方・心痛論》 夫心痛者，由風冷邪氣乘於心也，其痛發有死者，有不成病者。心爲諸臟之主，而藏神。其正經不可傷，傷之而痛，爲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有支別之絡脈，其爲風冷所乘，不傷於正經者，亦令心痛，則乍間乍甚，故成病不死。又心爲火，與諸陽會合，而手少陰心經也。若諸陽氣虛，少陰之經氣逆，謂之陽虛陰厥，亦令心痛，其痛引喉是也。又諸臟虛受病，氣乘於心者，亦令心痛，則心下急痛，謂之脾心痛也。足太陰爲脾之經，與胃合，足陽明爲胃之經，氣虛逆乘於心而痛，其狀，腹脹歸於心而痛甚，謂之胃心痛也。腎之經足少陰是也，與膀胱合，膀胱之經，足太陽是也，此二經俱虛，而氣逆乘心而痛者，其狀下重，時苦泄寒中，爲腎心痛也。診其心脈急者，爲心痛引背，食不下，寸口脈沉緊。苦心下有寒時痛，關上脈緊。心下苦痛，左手寸口脈沉，則爲陰絕。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也。

《聖惠方・治九種心痛諸方》 治九種心痛，面色青，心腹妨悶，四肢不和，宜服沉香散。

治九種心痛，多吐腹脹，宜服桂心散。

治九種心痛，及冷氣攻兩脇，胸背疼痛，欲吐，宜服當歸散。

治九種心痛，腹脇氣滯，宜服訶黎勒圓。

《聖惠方・治卒心痛諸方》 夫卒心痛者，由臟腑虛弱，風邪冷熱之氣，客於手少陰之絡，正氣不足，邪氣勝盛，邪正相擊，上衝於心，心如寒狀，痛不得息，故云卒心痛也。

治卒心痛，腹脇氣脹，不欲飲食，宜服高良薑散。【略】

治卒心痛，腹脇氣滯方：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蓬莪茂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錢。

又方：

桂心一兩　乾薑一兩，炮裂，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酒調下二錢。

治卒心痛，氣悶欲絕，面色青，四肢逆冷，吳茱萸圓方。

又方：

桂心二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醋湯下十圓。

《聖惠方・治久心痛諸方》 治久心痛，冷氣積聚，四肢不和，唇口青，時時惡寒，川椒散。【略】

治久心痛，經年不止，及蛔蟲，冷氣心痛，宜服木香圓。

治久心痛，積年不差，及冷氣結塊，少思飲食，艾煎圓。

《聖惠方・治惡疰心痛諸方》 夫惡疰心痛者，由人陰陽俱虛，氣血不足，風寒暑濕不正之氣，乘虛而入人肌體，流注經絡，伏留臟腑，其邪毒之氣，擊於心包，故令心痛。

治惡疰心痛，或疙刺腹脇或肩背，痛無常處，鬼箭羽散。【略】

治惡疰心痛，手足逆冷，檳榔散。

《聖惠方・治心痛多唾諸方》 治心痛氣脹，心胸不利，痰飲不消，多唾，前胡散。

治心痛，痰飲多唾，不能食，人參散。

治心痛，痰飲多唾，腹脹不能下食，白朮散。

《聖惠方・治心痛不能飲食諸方》 治冷熱氣不和，心痛腹滿，不能飲食，厚朴散。

治心腹冷痛，全不思食，漸加羸瘦，蕳澄茄散。

《聖惠方・治心懸急懊痛諸方》 治心懸急懊痛，鬱金飲子方。【略】

治心懸急，懊痛，氣逆不順，檳榔圓。

《三因方・三因心痛總治》 蜜附湯，治心腹疼痛，或吐，或泄，狀如霍亂，及療冒涉濕寒，賊風入腹，拘急切痛。

麻黃桂枝湯，治外因心痛，惡寒發熱，內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動。加味小建中湯，治心腹切痛不可忍，按輕卻痛，按重則愈，皆虛寒證，服熱藥，幷針灸不差，此藥主之。

鷄舌香散，治心腹卒痛，安胃進食，調冷熱，定泄瀉，老少通用。

訶子散，治心脾冷痛不可忍，一服見效，及老幼霍亂吐瀉，其效如神。【略】

蘇合香丸，治傳屍骨蒸，殗殜，肺痿，疰忤鬼氣，卒心痛，霍亂吐利，時氣

鬼魅瘴瘧，赤白暴利，瘀血月閉，疫癖丁腫，驚癇，鬼忤中人，小兒吐乳，大人狐狸等病方。

撞氣阿魏丸，治九種心痛，五種噎疾、痃癖、氣塊、冷氣攻刺及脾胃停寒，胸滿膨脹，腹痛腸鳴，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血氣，血刺等。

倉卒散，治氣自腰腹間攣急疼痛，不可屈伸，腹中冷重如石，痛不可忍，白汗如洗，手足冰冷，久不差，垂死方。

《是齋百一選方・第三門》 桂麵元，健脾胃，進飲食，助尅化，治食少易傷，胸滿惡心，或心腹疼痛，病後衰弱，氣不復常。

八味理中元，治脾胃虛弱，胸膈痞悶，心腹疼痛，腹滿身重，四肢不舉，腸鳴泄瀉，飲食不化。【略】

大建脾元，調中養氣，和胃建脾，治中焦積寒，胸膈氣痞，嘔逆惡心，腹脇疼痛，臟腑虛滑，飲食多傷，困倦少力，肢體怠惰，晝少精神。【略】

十味丁香煮散，治脾胃傷冷，中脘痞滯，胃口宿寒，停痰留飲，氣積不散，心腹大痛，脇肋膨脹，泄利水穀，嘔逆惡心，下竭上虛，食飲不下，肢體瘦怠，自汗不止，陽氣暴脫。陸子逸傳。

《直指方・心氣》 心疼方論

紫之奪朱，相去一間耳，而毫釐疑似，實霄壤焉。夫心爲五官之主，百骸之所以聽命者也。心之正經果爲風冷邪氣所干，果爲氣血痰水所犯，則其痛掣背，脹脇胸煩，咽乾，兩目赤黃，手足俱青至節，朝發而暮殂矣。然心之包絡與胃口相應，往往脾痛連心，或陽虛陰厥，亦令心下急痛，或他臟之邪，亦有客乘於心者，是則心之別脈受焉。如所謂九種心痛，一蟲、二疰、三風、四悸、五食、六飲、七冷、八熱、九去來者皆是也。眞心果痛不知能愈否乎。然則執劑之法將何如？曰：熱者涼之，寒者溫之，感受風邪者散之，順氣調血，逐水豁痰，此其要略耳。《蘇沈內翰》有方目曰：沉麝圓，凡心脾疼痛，隨試輒效。他如玄胡索、五靈脂、官桂、當歸、乳香、沒藥、沉香、木香等輩，皆的對藥也。臨機應變，學者亦當察其微。

心痛證治

沉麝圓，治心脾氣血諸痛。

和劑七氣湯，治七氣相干，心下疼痛。

沉香降氣湯，治陰陽不和，心腹刺痛，加些乳香爲佐。

大沉香圓，治冷氣攻衝，心腹刺痛，亦治卒暴心痛。

蘇合香圓，治卒心痛，用生薑橘皮湯調下。

桂枝四七湯，治風冷寒邪客博心腹作痛。

勝金散，治心下痛。【略】

生地黃膏，治熱氣乘心作痛。【略】

薑桂飲，治心腹刺痛。

生薑枳殼湯，治中脘氣滯，心下引痛。

拈痛圓，治九種心痛。

心腹痛方

草果　延胡索　靈脂　沒藥

右末，酒調壹貳錢，腹痛手拈卻。

附諸方

家秘祛痛散，治諸般心氣疼痛，氣滯不行，攻刺心腹，痛連胸脇，小腸吊疝及婦人血氣刺痛，立有神效。

玄桂丸丹溪方，治死血留胃脘，當心作痛。

螺螄殼丸丹溪方，治痰飲積胃脘，當心而痛。【略】

《直指方・脾胃》 脾疼方論

氣血痰水皆能作痛，而食積傷脾，風冷入脾，與夫脾間蟲動，其爲痛也居多。氣血痰水、食積、風冷諸證之痛，每每停聚而不散，惟蟲痛則乍作乍止，來去無定，又有嘔吐清沫之爲可驗焉。俗謂脾家疼痛出於胃虛，大率用養脾之劑，而不知受病各有自來，苟不能推究其原，則和養等劑掩護邪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況夫風冷入脾，尤念慮之所不到，至有荏苒歲月而不可揣度者。有一田夫醉飽之餘，露星取快，一枕天明，自此脾疼攻刺，百藥罔功，淹淹數載，後遇至人，授以和劑抽刀散，溫酒調下，數服頓愈。則知風露之根入胃，良薑、昌蒲爲能散其邪，巴、蜚借氣爲能伐其根，觀此可以通一畢萬矣。然而痛不復作，養脾之劑獨不可繼，是調理之乎。療病如濯衣，必去其垢污，而後可以加漿飾，醫言意也，請借是以爲喻。

脾疼證治

良薑拈痛散，治脾疼妙甚。

和劑抽刀散，治脾胃積冷，中滿疼痛。

調痛散，治脾疼氣隔。
桂花散，治脾積氣痛。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心痛》 七情

七氣湯，治七情之氣，鬱結於中，心腹疼痛不可忍。【略】

虛證

卻痛散，治心氣冷痛不可忍者。【略】
玄胡索散，治卒心痛，或經年不愈者。【略】

通治

手拈散，主心脾痛。
香附散，治心脾疼，不可忍者。【略】
浮椒圓，治脾痛不可忍，及療冷氣疼。
附术湯，治脾積氣，婦人諸般氣痛。
九氣湯，治心脾痛不可忍，下九痛圓，一服而止。【略】
參术散，治虛弱人脾疼。【略】
茴薑湯，治男子婦人一切心腹脹滿，氣滯走痛，神效。

《如宜方・諸氣》 如心脾痛，或背連心壹點痛，宜平胃散加良薑、昌蒲、生薑、烏梅，煎。如心脾疼，宜白薑貳錢，炒蚌粉、肉桂各壹錢，爲末，每服貳錢重，飲湯下。又香附、良薑等分爲末，每貳錢重，陳米飲下。又宜抽刀散，有痰加南星、肉桂。如氣滿不短乏，膈間如有礙，此是氣實也，當用香附、枳殼、檳郎、紫蘇等藥。大便不利挨之，又宜三和散、沉香降氣、四七湯之類。如氣短，呼吸不足，或久病困重，宜參附湯接續眞氣，黑錫丹鎮墜。上盛下虛，痞膈氣短，宜沉附湯，喘急氣短宜四磨湯加人參。如氣粗，開口擡肩吐氣，非氣滿是氣喘，有外邪治外邪，其喘自定。有宿疾宜九寶飲，肺受傷宜白芨末貳錢，空心米飲下。

《證治要訣・心脾痛》 有近方得病者，有病得之已久，時發動者，不問諸證，幷宜異功散、香靈湯，仍佐以撾脾湯。若積冷而痛者，宜手拈散酒調下，于內加官桂等分，仍以撾脾湯、鐵刷湯佐之，或用蘇合香圓，薑汁和酒調開熱服，前後心痛亦可用。若服溫藥不效者，痛愈甚，宜微利其大便，量虛實，先進神保丸，以利爲度，繼進加味七氣湯。若因飲食冷物而痛者，宜調氣散和撾脾湯。若因蛔作痛，蛔攻齧心，痛有休止，其人吐蛔，或與之湯飲藥餌，轉入轉吐。蓋緣物入則蛔動，蛔動則令人惡心而吐，用川椒十數粒煎湯，下烏梅圓。有腎氣逆上攻心，以致心痛，用生韭研汁和五苓散爲圓，空腹薤香湯下。

《丹溪心法・心脾痛》 心痛即胃脘痛，雖日數多，不喫食不死。若痛方止便喫物還痛，必須三五服藥後方喫物。痛甚者脈必伏，用溫藥附子之類，不可用參术。諸痛不可補氣。大凡心膈之痛，須分新久。若明知身受寒氣，口喫寒物而得病者，於初得之時當與溫散或溫利之藥，若曰病得之稍久則成鬱，久鬱則蒸熱，熱久必生火，《原病式》中備言之矣。若欲行溫散溫利，寧無助火添病耶？古方中多以山梔子爲熱藥之向導，則邪易伏，病易退，正易復而病安。然病安之後，若縱恣口味，不改前非，病復作時，反咎醫之失，良可嘆哉。一方用山梔子炒，去皮，每服十五枚，濃煎湯一呷，入生薑汁令辣，再煎小沸，又入川芎一錢，尤妙。山梔子大者，或七枚或九枚，須炒黑。大概胃口有熱而作痛者，非山梔子不可，須佐以薑汁，多用台芎開之。病發者，或用二陳湯加川芎、蒼术，倍加炒梔子，痛甚者，加炒乾薑從之，反治之法也。輕者川芎一兩，蒼术一兩，山梔子炒去皮二兩，薑汁蒸餅糊丸梧桐子大，服七八十丸，熱辣薑湯下。重者桂枝、麻黃、石醯各等分，薑汁和蒸餅丸桐子大，服五十丸，熱辣薑湯下。一本輕者散之，麻黃、桂枝之類，重者加石醯、川芎、蒼术，炒山梔子去皮，作丸服。凡治此證，必要先問平日起居何如。假如心痛，有因平日喜食熱物，以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用桃仁承氣湯下之，切記。輕者用韭汁、桔梗能開提其氣，血藥中兼用之。以物柱按痛處則止者，挾虛，以二陳湯加炒乾薑和之。有蟲痛者，面上白斑，唇紅能食，屬蟲，治以苦練根、錫灰之類。痛定便能食，時作時止者，是蟲，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蟲頭向下，難治。先以肉汁及糖蜜食下，則引蟲頭向上，然後用藥打出，練樹根皮、檳榔、鶴蝨，夏取汁飲，冬濃煎湯下萬應丸最好。脈堅實不大便者，下之。心痛用山梔幷劫藥止之，若又復發，前藥必不效，可用玄明粉一服立止。左手脈數熱多，脈澀，有死血。右手脈緊實痰積，弦大必是久病。胃脘有濕而痛者，宜小胃丹下之。

入方

黃連炒　山梔炒　吳茱萸湯洗，各五錢　荔枝核燒存性，三錢　滑石五錢

右爲末，薑汁和丸服。

又方
山梔子仁炒黃色
右爲末，薑湯調粥丸亦得。冷痛者，加草豆蔻仁炒末，薑汁炊餅丸服。
又方
白朮五錢　白芍　砂仁　半夏　當歸各三錢　桃仁　黃連　神麴炒　陳皮各二錢　吳茱萸一錢半　僵蚕　人參　甘草各一錢
右爲末，蒸餅丸服。
又方
白朮三錢半　白芍炒　陳皮　歸尾各二錢半　人參　黃連炒一錢半　吳茱萸半錢
右爲末，蒸餅丸。
又方，治氣實心痛者。
山梔子炒焦，六錢　香附一錢　吳茱萸一錢
右爲末，蒸餅丸如花椒大，以生地黃酒洗淨，同生薑湯煎，送下二十丸。
又方
胡椒　葶藶各半兩
右爲末，以醋調，捏作團子吞之。【略】
治死血留胃脘作痛者。
玄胡一兩半　桂　滑石　紅花　紅麴各五錢　桃仁三十箇
右爲末，湯浸蒸餅和丸。
治痰飲積胃脘痛。
螺螄殼牆上年久者，燒　滑石炒　蒼朮　山梔　香附　南星各二兩　枳殼
青皮　木香　半夏　砂仁各半兩
右爲末，生薑汁浸，蒸餅爲丸綠豆大，每服三四十丸，薑湯下。春加芎，夏加黃連，冬加吳茱萸半兩，有痰者，用明礬溶開，就丸如鷄頭大，熱薑湯吞下一丸。青黛亦治心痛。藍葉槌碎取汁，薑汁和服亦可，如無葉處用水一小瓶，用藍安在刀頭，火中燒紅，淬水服。【略】
附方
草豆蔻丸，治客寒犯胃痛者宜此丸，熱亦可服，止可一二服。
丁香止痛散，治心氣痛不可忍。
失笑散，治心氣痛不可忍，小腸氣痛。
二薑丸，治心脾疼，溫養脾胃，冷食所傷。
扶陽助胃湯，治寒氣客於腸胃，胃脘當心而痛，得熱則已。

《古今醫統大全・脾痛候》　病機

脾痛叙論　大抵人病胸膈心腹疼痛，動輒飲食勞倦所傷，則脾氣爲之鬱滯，或犯寒暑濕熱及食積痰氣，脾受之而作心痛，此脾痛也，非心也。心痛門具九種之痛，從可審矣。凡脾家作痛，每每停聚不散，或滿或脹，或不思食，膈間水聲，食物相觸則作疼痛。其有乍作乍止，來去無定，嘔吐清水，面白無常者，蟲痛也。雖云知其脾家作痛，亦當察其所傷之殊而分治之。痛止之後尤當調養脾胃正氣，節愼起居飲食，不使復傷，可謂標本兼該而不遺矣。《直指》云：療病如澣衣，必去其垢污，而後可以加漿飾，斯言得之矣。

治法

脾虛積黃而痛，胃苓湯；胃虛感冷而痛，理中湯。內傷發熱不食，胃口作痛，補中益氣加草豆蔻，熱痛加梔子、肥子。心脾中脘當心痛，或痞氣不食，用草蔻炒三稜、白朮各一兩、白豆蔻仁、桂枝、小草遠志、莪朮、丁香、木香、藿香，炊餅丸梧桐子大，薑湯下三十丸。實痛者，手不可近，六脈沉細甚，有汗，大承氣加桂；強壯痛甚者，加桃仁、附子。小腹虛作痛，小建中湯。寒熱嘔吐而痛，脈沉弦大，柴胡湯。脾胃不和而痛，大安丸。冬寒停飲，桂黃散。咳逆上氣，痰飲心痛，海蛤粉煅，瓜蔞仁蒂等分，研細和勻，米麵糊爲丸服。丹溪治脾痛用海粉佐以香附末，用川芎、山梔、生薑汁煎辣湯調服爲佳。有脾痛大小便不通者，此是痰隔中焦，氣聚下焦，用草蔻丸，多治氣餒弱人心脾痛，妙。

藥方

薑橘丸，治中酒惡心，心脾痛，嘔逆。【略】
小降氣湯，脾氣痛多有傷損而成者，每因失飢，遽成過飽，胃弱幷難尅化。其候心腹脹，心下痞塞，吐酸水不能食，脇背皆痛。治當先服小降氣湯，後消積，次定痛。

《愼齋遺書・胸痛》　胃脘痛時嘔吐清水，吐過即痛止，名蟲痛，用隔年葱汁一杯，香油一杯，和勻服，蟲即化爲水。蟲痛而遍身疼者，烏梅七個，川

連七錢，細辛、花椒、川烏、黃栢各五錢，虛加人參，蜜丸服。

食積痛不喜食，多嘔，用酒麵濕紙包煨爲末，每服三錢，積食能從大便下。

火痛如刀割，手不可按，四物湯加沉香、梔子。熱氣乘心作痛，石菖蒲一兩，前胡、赤茯苓各五錢，蜜一盞，生地汁一盞，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紫蘇湯下。

寒痛胸前如冰冷，喜熱手熨，用良薑一錢，烏藥三錢，水煎服，或爲末，燒酒調服，或芎歸湯內加炮薑、肉桂，虛加人參，脹加紫蘇。

胃脘痛，桔梗、甘草各三錢，川芎一錢，水煎，調五靈脂、雄黃各五錢，治死血痛更效。【略】

婦人胃脘痛，火鬱宜發之，紫蘇、梔子各三錢，延胡二錢，沉香、甘草各一錢，爲末，酒調服，痛將愈，宜理脾經，人參七分，川芎三分，當歸、白芍各一錢，炙甘草、延胡、香附各五分，煎服。

胃脘作痛不已，烏藥五錢，人參、炙甘草各二錢，共末，生薑微鹽搽之，俟水出，即蘸藥含化，乃累試累效之神方也。

胃口痛引背，早微熱，午作痛，血中氣滯也。人參、肉桂、香附、陳皮各五分，當歸一錢，烏藥一分，紫蘇三分。

調理方不一而足，大要在血得溫則行，炮薑、肉桂、當歸等藥，溫中行血活血，間用炒黑山梔降火，沉香納氣歸原，俟血足而愈。女人經行作痛者，氣滯也，用香附、延胡二三帖。中間或有死血痛、蟲痛、食積痛者，見證施治，而脾胃必須顧之，方無他變。

諸痛不可用白朮、黃耆，虛痛人參無礙，必不得已而用之，必須斟酌，蓋諸痛不宜補氣故也，惟吐瀉者白朮必用之。

《醫學入門・寒類・心痛》 胃脘脾痛，乃內傷飲食，腹脹，便閉、嘔吐頻頻，胃脘當心而痛，脾臟連心而痛，《局方》云即心痛，蓋厥痛亦少，脾胃痛多，但七情四氣歸脾，蟲痛攻脾入胃，痰瘀脾胃所主，但心痛因傷思慮，脾胃痛因傷飲食，胃痛善噎，兩脇咽膈不利，脾痛舌強，喜嘔腹脹，二便不通。古方實痛，以黃連治心，山梔治胃，虛痛，以參歸小草治心，丁砂豆蔻治胃，亦未嘗混。大概傷水飲聚涎，心痛如刺者，溫膽湯加白朮，傷食生冷，遇熱食暫散者，香蘇散加生薑、菖蒲、半夏、枳殼，或人參養胃湯加肉桂、吳萸，或木香化滯湯，感應丸。凡心痛數日，不食無妨，痛止姿食即發，胃火梔薑飲，胃寒烏藥沉香湯，上熱下寒者古梔附湯，脾痛海石散，古二胡散，風冷抽刀散，蟠葱散，燒脾散，二炒香良散，濕者小胃湯，或五膈寬中散，腹脹厚朴溫中湯，連脇痛復元通氣散，痰滯便閉，順氣導痰湯，氣聚便閉，三和散，四磨湯，小便閉通靈散。又有心脾俱痛者，手拈散。

外感風冷，熱，皆能作痛，痛則連脊腰背，風因肝邪乘心，痛則兩脇引小腹陰股，桂枝湯加附子，便閉入蜜一匙同煎，或分心氣飲，加厚朴、枳殼、蘿葡子、木香，或阿魏撞氣丸。冷因形寒飲冷卧涼，腎氣乘心，痛則心懸若飢，腰痛下重，泄痢，五積散，便閉加大黃。或肺寒乘心，痛則短氣，季肋空痛者，流氣飲子，鹽煎散。或脾寒乘心，痛則腹脹便難者，藿香正氣散，挾濕者除濕湯。熱因心包絡，暑毒乘心，痛徹背俞掌熱，黃連香薷散加藁草，或單黃連丸。凡諸經心痛引背，多屬風冷，諸腑心痛，難以俯仰嘔瀉，多屬熱。

虛痛按之暫止，素虛多勞或誤服攻耗心氣藥多者，酸棗仁湯、歸脾湯，心無血輔者，四物湯去地黃加乾薑，心氣不足者，六君子湯加肉桂，氣血俱虛者，古歸朮散，挾痰火食積者，二六丸。

實痛素有瘀熱頑痰，或因惱怒而發者，梔萸丸、木香、檳榔煎湯下，或香棱丸。大實痛因怒後飲食卒痛注悶，心胸高起，手不可按，便閉者，大陷胸湯或煮黃丸下，後服古藁蒼湯，以去餘邪。瘀血痛飲湯水咽下作呃，乃素食熱物，血死胃脘，桃仁承氣湯，輕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或延胡索丸、失笑散。婦人瘀血入心，脾痛甚者，五積散，加三棱莪朮，經行未盡，血衝心痛，加桃仁紅花，經行已住作痛者，七氣湯加當歸。產後痛者，桂心湯、木檳湯。

凡痛皆痰粘胃，通用二陳湯。風寒初起無汗，加麻黃，有汗加桂枝，裏寒加草豆蔻，濕加蒼朮、川芎，熱加山梔、鍋煤、童便，或少加炒乾薑反佐之，冷加丁香、良薑，氣虛加參朮，血虛加當歸，虛寒厥逆加薑附，肝火加青黛、青皮、黃連，痰飲加白螺殼、滑石、南星，食積加砂仁、香附，瘀血加韭汁、桔梗，蟲痛加苦楝根頭、木香、檳榔，蛔痛加胡椒，略用蟹螯炒過，痛不可忍，加細茶、乳香，或石灰。凡痛攻走腰背，發厥嘔吐，諸藥不效者，加蒼朮、川芎、山梔，探吐積痰碗許乃愈。寒者九痛丸，卻痛散，熱者，散痛丸，通靈散，有積，神保丸，素虛單干漆丸，通用手拈散，如意丹，神聖代針散。

《萬病回春・心痛》 脈：心痛微急，痛甚伏入，陽微陰弦，或短又數，

緊實便難，滑實痰積。心痹引背，脈微而大，寸沉而遲，關緊數銳。

心痛初起者，胃中有寒也。

薑桂湯，治初起胃脘寒痛。

心痛稍久者，胃中有鬱熱也。清熱解鬱湯。

清膈散，治心胃刺痛，憎寒壯熱，口乾煩躁不卧，時痛時止。【略】

韭菜丸，治胸膈背後死血積滯疼痛，或吐血後，或勞後飲酒，怒氣過多，俱胸背作痛。

枳縮二陳湯，治痰涎在心膈上，攻走腰背，嘔噦大痛。【略】

桃靈丹，治心腹痛疼及陰症，或絞腸痧等症。【略】

芎朮薑梔二陳湯，治素有痰火，胃脘急痛不可忍者，食不能消。

沉香化滯定痛丸，專治胃脘痛，胸中滿悶，停痰積塊，滯氣壅塞，不拘遠年，心胃痛，服之即效，屢屢有驗。

破積散，治心氣痛，食積肚腹痛，飲熱積塊痛，症屬實熱者宜服。

《雲林神穀・心痛》　心痛即胃痛，初寒稍久熱，其痛有九種，醫者當分別。

心痛初起屬寒，宜：胃脘寒痛薑桂湯，良薑平胃藿茴香。香附縮砂幷枳殼，木香磨入引生薑。十二味

心痛稍久屬熱，宜：清熱解鬱山梔仁，芎枳黃連蒼朮陳。乾薑甘草同煎服，再加香附效如神。九味

實熱湊上壅，心腹刺痛甚，寒熱口燥乾，時止時痛陣。加減柴胡湯黃芩，半夏赤芍山梔仁，枳殼黃連薑一片，急投一劑效如神。七味

宜氣梔子鹽湯炒，入黃酒浸火焙乾，滑石木香濃磨汁，梔子薑湯調服安。四味磨汁，二味煎湯，調服，在上必吐，在下必瀉，其痛立止。外以蘿蔔子炒，絹巾包，頻熨痛處。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脾胃》　治胃脘痛屬火證者一女婢患此數十年，一劑良已。

橘紅　淡豆豉　山梔仁炒黑各三錢　生薑五片　枳殼一錢

水一鍾半，煎七分服。

又治胃脘痛仲淳療瑀母方。

橘紅二錢　白豆蔻仁五分　香附童便炒，忌鐵，研細，三錢　延胡索醋煮，切片，粒粒金黃色者良，二錢五分　白芍藥酒炒

《壽世保元・心胃痛》　脈沉細而遲者，易治，浮大弦長者，難治。

胃脘痛者，多是縱恣口腹，喜好辛酸，恣飲熱酒煎煿，復食寒涼生冷，朝傷暮損，日積月深，自鬱成積，自積成痰，痰火煎熬，血亦妄行，痰血相雜，妨礙升降，故胃脘疼痛，吞酸噯氣，嘈雜惡心，皆膈噎反胃之漸者也。俗醫以燥熱之藥治之，以火濟火，誤矣。古方有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熱，曰冷，曰悸，曰蟲，曰疰，曰去來痛。夫所謂冷者，一耳，豈可例以熱藥治之乎？須分新久，若明知身犯寒氣，口得寒物而病，於初得之時，當用溫散溫利之藥，若病久則成鬱矣，鬱則成熱，宜用炒山梔爲君，熱藥爲之嚮導，則邪易伏，病易退，病安之後，若縱恣不改，病必再作，難治矣。此病雖日久不食，不死，必須待服藥數劑，痛定，過一日，漸而少食，方得痊安。其有眞心痛者，大寒觸犯心君，又有污血衝心，手足青過節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非藥所能療焉。

一論胃脘積有鬱熱，刺痛不可忍者，此方治心胃痛之主方也。清熱解鬱湯。【略】

一論治心胃刺痛，幷兩脇肋痛，嘔吐，胸痞，大便堅，六脈數，或發熱口乾。清上飲。【略】

一論男婦小兒，慣常心腹作痛，宜服此一料，以拔病根，永不再發。此藥能清痰涎，消食積，酒積，肉積，茶積，一切諸積在胃脘當心而痛，及痞滿惡心嘈雜，嘔吐，噯氣，吞酸，脾疼，諸痛神效。無價金丹。【略】

一論寒邪冷氣入乘心絡，或臟腑暴感風寒，上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膂，甚則經年不瘥。桂附丸。【略】

一論蟲攻心痛，幷腹中塊，按之不見，往來痛無休止。化蟲丸。

一婦年四旬，心胃刺痛，時痛時止，不思飲食，食則即吐，手足厥冷，胸中痞悶，口乾作渴。余曰：此胃中有蟲也。以二陳湯加檳榔、枳實、烏梅、花椒、炒黑乾薑、苦楝根皮、生薑煎一服，打蟲下一大碗，遂止。

一論急心痛。元靈散。

《濟世全書・心痛》　胃脘痛雖不食不妨，治而痛止，不宜卽食，食卽復痛。若痛甚，手足青過節，名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非藥可療也。經曰：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夫胃脘心脾痛者，或因身受寒邪，口食冷

物，內有鬱熱，素有頑痰死血，或因惱怒氣滯，蟲動作痛，種種不同，若不分而治之，何能愈乎？予曰：是寒則溫之，是熱則清之，是痰則化之，是血則散之，是氣則順之，是蟲則殺之，庶乎臨症不眩惑也矣。一心腹痛，痛不得息，脈細小遲者生，堅大疾者死。

止痛捷法玉方，治心痛即胃脘痛，多因氣鬱日久，蘊積成熱，而作痛也。

山梔仁炒黑二錢五分　川芎一錢　蒼朮米泔浸，炒七分　陳皮五分　枳殼去穰麩，炒一錢　黃連炒七分　乾薑炒黑五分　甘草三分

右剉一劑，生薑三片，水煎熱服，服後戒飲食大半日，或加香附一錢亦可。

清鬱散，治胃中有伏火，膈上有稠痰，胃口作痛及惡心，嘔吐清水，吐酸煩悶。

按：右方治胃脘鬱熱刺痛，殊效。

加減小柴胡湯，治實熱湊上，心腹刺痛，或發熱不止。

黃連六一湯，治胃脘當心而痛，或嘔吐不已，漸成反胃，皆因多食煎炒或燒餅、炒米、蒸麵之類，以致熱鬱，故作痛也。

連附六一湯，治胃脘痛甚，諸藥不效者。

治心氣痛及胃脘諸痛。

肥梔子去殼二十枚，薑汁炒　撫芎二錢　香附子童便炒二錢

右剉，水煎三滾，入薑汁五匙於內，再煎一滾，去渣，入百草霜四匙，調和服之。

一胃氣痛，心神荒亂。

黃連薑炒倍　梔子炒黑倍　茯苓　茯神二味減半

右剉，水煎溫服，立止。

一人胃脘心氣作痛，內有積熱，手不敢揉者。

酒餅炒　梔子炒黑　石膏煅

右各三錢，水煎一服，立止。

一胃脘痛，內有積熱，脈洪大急數。

梔子略炒　大黃略煨　滑石生，各二錢　木香五分

右共爲末，合一處攪勻，每服三錢，薑湯調服，或吐或瀉，立止。

絳雪散，治諸心氣痛不可忍者。

秘方，治心胃痛如神。

枯礬一半　生礬一半

右爲末，稀粥丸如櫻桃大，每服三丸，燒酒送下，立止。

按：右諸方治胃脘痛，對症選用。

桃靈丹，治諸般心腹氣痛，有死血者。

玄靈散，治急心疼，內有瘀血積塊者，幷肚腹刺痛。

治氣心痛，用五靈脂一錢，枯礬二分，爲末，溫酒調下。

按：右方治血積氣滯作痛者宜之。

治心疼方，黃荊子炒焦爲末，每服三錢，米飲調下。

治心疼方，蜂蜜一小盞，酒一碗，同蜜煎滾，調枯礬末一錢，溫服出汗。

治心疼方，五月五日午時，取獨蒜五箇搗如泥，入黃丹二兩爲丸，如鷄頭子大，曬乾，醋湯磨一丸，服之愈。

治心疼方，用黑砂糖半鐘，熱燒酒調服，立止。

按：右單方亦可選用。

桂附丸，治風邪冷氣入乘心絡或臟腑，暴感風寒，上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膂，甚則經久不瘥，以手緊按而痛略止，可服此藥，神效，症屬虛寒者宜之。

按：右方治虛寒冷痛宜之。

無價金丹，治清痰、食積、酒積、茶積，內積在胃脘，當心而痛，及痞滿惡心嘈雜，噯氣，吞酸嘔吐，脾疼專治。凡久患胃脘痛，經年舉發，或一月發二三次，或半年發十餘次，百藥罔效，此藥一料除根，永不再發，神效。

吞酸加吳茱萸湯泡，寒月五錢，熱月二錢五分。久病夾虛加人參、白扁豆、石蓮肉各五錢。時常口吐清水加炒滑石一兩，牡蠣五錢。

按：右方治諸積作痛殊效。

神仙救苦丸，治心痛殊效。

治心胃作痛，得食則暫止，飢則甚者，此胃中有蛔也，或時常惡心、嘔吐清水等症。

陳皮　半夏　白茯苓　苦練根皮倍用　使君子去殼　甘草

右剉，生薑煎服。

治蟲蛟心腹刺痛，用苦練根一劑，水煎服，打下蟲立愈。

化蟲丸，治蟲咬心痛幷腹中有塊，按之不見，往來痛無休止。

按：右方治諸蟲痛殊效。

一儒者心胃刺痛，不可忍者，此胃口有冷痰，痛至于死，乾薑、肉桂、蒼术、半夏、生薑煎熱服立止。

一婦人每怒心腹作痛，久而不愈，此肝火傷脾氣也，用炒山梔一兩，生薑五片，煎服而痛止，更以二陳加炒山梔、桔梗乃不發。

《醫學啓蒙彙編・胃脘痛門》 當歸流氣飲

手拈散，治心脾氣痛，血滯心腹作痛。

分氣紫蘇飲，治男婦脾胃不和，胸膈噎塞，脇痛，氣促喘急，心下脹滿嘔逆。

連附六一湯，治胃脘痛甚，諸藥不效，寒因熱用方也。

梔子仁湯。

《簡明醫彀・胃脘痛》 經曰：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夫胃爲脾之腑，陽先於陰，故臟未病而腑先病也，甚而致於脇下如刀刺之痛，已連及於臟矣。胃之下口，名曰賁門，與心相連，俗謂心痛。雖曰五運勝復之氣，未有不由清痰食積，鬱於中宮，七情九氣，觸於內腑而成者。致病之由，多因縱恣口腹，喜好辛酸熱辣，煎煿酒醴，生冷滾湆。朝傷暮損，日積月深，痰積血液，妨礙升降。故酸噯嘈雜，嘔噦，噎膈，翻胃之漸也。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而數。初治暫用辛溫疏散，後當養正，兼以除邪。

主方氣鬱痰火

撫芎　乾薑炮　蒼术　梔子薑炒焦　陳皮　半夏薑製　茯苓各一錢　草豆蔻研碎　甘草各五分　生薑五片

水煎，正痛時服。痛止半日，方可飲食，即食復作痛。

寒痛去梔，加木香、砂仁；痛不止加靈脂、玄胡；痛甚加乳香、沒藥。

草豆蔻丸，治客寒犯胃作痛，及心脾胞絡諸痛，或濕熱鬱滯寒熱痛。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 心痛　有停飲則惡心煩悶，時吐黃水，甚則搖之作水聲，小胃丹或胃苓湯。食積則飽悶，噫氣如敗卵，得食輒甚，香砂枳术丸加神麴、莪术。火痛忽增忽減，口渴便秘，清中湯。外受寒，內食冷，草豆蔻丸。虛寒者，歸脾湯加薑、桂、菖蒲。氣壅攻刺而痛，沉香降氣散。死血脈必澀，飲下作呃，手拈散，甚者桃仁承氣湯。心痛而煩，發熱動悸，此爲虛傷，妙香散。【略】鬼疰心痛，昏憒妄言，蘇合香丸。熱厥心痛，金鈴子散。寒厥心痛，术附湯。

胃脘痛　治法與心痛相仿，但有食積，按之滿痛者，下之。大柴胡湯。虛寒者，理中湯。

《景岳全書・心集・雜證謨・心腹痛》 簡易方

一、胃脘當心而痛，或氣或寒，觸而屢發者，用荔枝核燒微焦，每荔枝核一錢，加木香七分，共爲末，以清湯下一錢許，數服可以除根，屢試神效者。

一、胸膈胃脘大痛，察有邪滯，連用排氣飲及諸藥全不見效者，但用牙皂角，以微火燒，烟甫盡即取起，爲末，用燒酒調送七八分或一錢許，其效如神，亦余試效者。

《兵部手集》方：　治久心痛十年五年者，隨手效。用小蒜以醯醋煮熟頓服，此後再不發。

治脾痛三方歌：　腹脹脾疼怎抵當，椒薑之外有丁香，三般等分羅爲末，調入白鹽與白湯。

水磨烏藥治脾疼，每服須教一盞濃，一片陳皮一蘇葉，再煎濃服有神功。

心與脾疼有妙方，良薑切碎等檳榔，兩般同炒研爲末，米飲同調服亦良。

《證治百問・心痛》 或曰：心痛之因，可得聞乎？答曰：心爲君主之官，一身之主宰，無受病之理，今之所謂心痛者，心包絡痛也。心包絡屬於厥陰，與手少陽三焦相火爲表裏，手厥陰代心主行令，手少陽代腎用事。凡言心痛者，皆心包絡病也。包絡乃裹心之脂膜，本經之痛，痛於兩乳之中即膻中也，其痛之狀如痞結而不舒，欲轉輸則礙而痛，平常則不痛，此乃鬱鞕之氣不伸，脈必沉而微急，以調膻中鬱氣爲主。亦有失血之後，瘀血留滯於胸中，否否而痛，隱隱綿綿，屈伸常痛者，是脈必沉而弦澀，以和血之藥爲主，化氣之藥佐之。亦有痰涎結於中，礙塞不舒而痛，脈必滑而不清，以調氣消痰之藥，主治有包絡之氣久鬱而兼氣虛鬱火。而虛痛，痛則不甚，但煩寃否結，快快不樂，止發無常，不礙飲食，脈必澀弱而虛數，當益心氣以開鬱，和血清熱主之。凡勞煩心慮，勤讀書者，多病此。以上四症，皆俗爲心痛之病也。

或曰：有痛不在心胸之間，痛於胃之上下者，其致病之因，與上文同乎，異乎？答曰：此名爲胃脘痛也，病者皆是氣、鬱、痰、火、食病、寒、傷、熱、蛔厥、瘀血九種之異，治法亦有別也。凡六脈皆沉，沉爲營氣閉而不通，

則濁氣滯而爲痛，痛則脹滿，按之愈甚，以疏汗理氣之藥治也。

如久鬱之氣而反兼火化，痛則嘈雜痞滿，其痛如刺，止發不常，不食少緩，多食則痛，甚則吞酸吐酸，脈必沉弦而數，二便不利，以疏汗達氣、清火消痰治之。

如氣口脈滑而有力，或沉弦滑數，因氣上停滯飲食，或飲食後感寒受氣，卒然嘔惡膨脹而痛，痛連心胸腸胃，勢不可忍者，以消導爲先。

如一時爲外寒所觸，不作表熱，隨感於胃，與水穀之痰相併而痛，外則冒寒肢痛，內則惡寒窘痛，脈必沉弦而緊澀，或沉伏而不起，以溫散爲主，兼消痰治之。

如素有鬱火，兼之體弱血虛，內熱傷暑兼感冒，胃火獨盛而痛，痛則嘈雜，煩渴，頭眩，脈必浮數，弦數或沉數，宜表裏兼清，使熱得以泄越。

如素有濕熱之氣積於腸胃，必生癥積而兼蛔蟲，蟲不定安而陡然卒涌，涌則唇青手厥，欲吐不吐，止發不定，脈來乍大乍小，或沉或浮，此蛔厥也，以辛苦之劑主之。

如素有積血，瘀滯於中宮，不分日夜，常常礙痛，夜間尤甚，不得飲食，脈多澀數或弦緊而急疾，以抵當湯消之。

如中氣久虛，脾弱胃寒，不易營運，濁氣凝塞，時時爲痛，喜食辛熱之物，以理中薑桂治之。

心包絡膻中痞滿主方

貝母二錢　橘紅一錢五分　丹參　當歸各一錢　菖蒲　益智　遠志各五分

午前後煎服。氣鬱必有痰，痰氣併結，未有不痛，故君以貝母、橘紅順氣消痰，佐菖蒲、益智開鬱止痛，當歸、遠志、丹參和血醒神。

如有鬱鞠之氣，加鬱金一錢爲末，另泡服。

如血瘀痛，加紅花、延胡各一錢，去丹參、遠志、益智。

如有痰涎，加枳實、茯苓一錢五分，去丹參、當歸。

如有鬱火，加黃連五分。

如煩勞思慮，加棗仁二錢、人參、茯苓各五分，去貝母，減橘紅五分。

胃脘痛主方

山查三錢　枳實　延胡各一錢　陳皮一錢五分　豆蔻五分　半夏一錢五分　木香三分　生薑二片

不拘時煎服。

蓋胃主司納，爲水穀之海，未嘗空虛。凡胃脘爲痛，必爲氣滯而痛，痛則水穀亦停，所以胃脘痛必先戒飲食，若飲食不節則痛不止，故君以查肉者，不獨能消有形之食積，其於疏肝開鬱、和血健脾之功亦甚捷。凡氣滯則痰結，以陳皮、半夏消痰，以枳實消食，木香、豆蔻開鬱順氣，止痛而散結氣。

如氣實氣鬱，加延胡、砂仁各五分。

如痰甚，加枳實五分，桔梗一錢，去木香、豆蔻。

如停食，加神麴一錢五分，麥芽、厚朴各一錢，去木香，延胡、豆蔻。

如受寒，加防風、豆豉各二錢，蘇葉一錢五分，生薑二片，去木香延胡、豆蔻。

如傷熱，加乾葛三錢，黃連五分，去山查、木香。

如蛔蟲痛，加五靈脂一錢，延胡、花椒、黃連、烏梅各五分，去木香、豆蔻。

如瘀血滯，加桃仁一錢五分，紅花一錢，肉桂五分，去半夏、豆蔻。

《聖濟總錄纂要・心痛門・胃心痛》 論曰：胃爲水穀之海，冲和之氣屬焉，固而保之，則邪不能襲。若經氣虛風冷傷，則乘於心之絡脈，痛歸於心而腹脹，是爲胃心痛也。

六氣湯，治脾胃傷冷，心腹痛，霍亂吐瀉。

高良薑散，治胃氣極冷，卒病心痛，吐逆寒痰，飲食不下。

《證治彙補・胃脘痛》 內因　胃之上口曰賁門，與心相連，故胃脘當心而痛，亦由清痰食積鬱於中，七情九氣觸於內，是以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妨礙道路而爲痛耳。《正傳》

外候　或滿或脹，或嘔或吐，或噯氣，或吞酸，或不能食，或大便難，或瀉痢不止，或面浮面黃，本病與客邪必參雜而見也。《必讀》

治法　大率氣食居多，不可驟用補劑，蓋補之則氣不通而痛愈甚。《醫鑑》若曾服攻擊之品，愈後復發，屢發屢攻，漸至脈來浮大空虛者，又當培補，蓋脾得補而氣自運，痛自緩，此虛實之分也。《彙補》

用藥　用藥與心痛相仿，但有食積滿痛者，用大柴胡湯，攻下之餘參心痛用藥，如剋伐過多而痛者，宜六君子湯加木香。《彙補》

《症因脈治・胃脘痛論》 秦子曰：胃脘痛，在胸之下，臍之上，兩肋中間。但心胞絡痛，同在心下臍上，極難分別，大抵痛而能飲食者，心胞絡痛也，痛而不能飲食者，胃脘痛也，二經之痛，俗名心頭痛。此症內傷者多，外

感者聞或有之，今列外感二條，內傷七條，即古名九種心疼也。

外感胃脘痛

外感胃脘痛之症，向無此症，偶值時令暴寒，心下悶痛，惡寒厥冷，二便清利，口吐冷沫，此寒邪入胃，凝結痰飲食積，卒然暴痛之症也。若時令暴熱，心下忽絞痛，手足雖冷，頭額多汗，身雖惡寒，口燥舌乾，大便雖瀉，溺色黃赤，此濕熱所傷之症也。

外感胃脘痛之因，其人中氣向寒，偶觸時令之寒，則寒凝胃口而痛，若內有積熱，外遇濕熱，兩熱蒸釀，則熱壅胃口，亦成胃痛之症。

外感胃脘痛之脈，或見浮緊，寒邪在表；或見沉弦，寒邪入裏；或見浮數，表有熱邪；或見沉數，裏有熱結。

外感胃脘痛之治，宜分寒熱二條。寒痛者，先用五積散，兼散外寒，後用溫胃湯，以溫內寒。熱痛者，先用神术平胃散，以清外熱，後用清中湯，以清裏熱。言寒則風亦在焉，言熱則暑濕燥火皆在焉。

內傷胃脘痛

內傷胃脘痛之症，不因外感六淫，偶或傷於飲食，塡塞太倉，胸前悶痛，此食積症也，痛極應背，背心亦痛，三棱丸治之。痰飲痛者，二陳湯、導痰湯，痛甚滾痰丸。積熱作痛者，梔連清胃湯。有下症，神芎丸。積冷作痛者，豆蔻丸。氣滯而痛者，蘇子降氣湯。死血遇氣即發，或攻注作痛，或凝結作脹，此氣滯症也。日輕夜重，或唧唧作聲，得寒則痛，得熱暫緩，此死血痛也。嘔吐清水，面上白斑，唇紅能食，時或吐蛔，此蟲積症也，故云內傷之痛有七。

內傷胃脘痛之因，飲食不節，傷其胃口，太陰升降之令，凝結壅閉，則食積之痛作矣。脾胃素弱，日飲水穀，不能消受，停積中脘，則成痰飲而痛。七情六欲之火，時動於中，膏粱炙煿之熱，日積於內，熱久成燥，積熱之痛作矣。胃陽不足，冷飲內傷，陰寒凝結，則積冷之痛作矣。怒則氣上，思則氣結，憂思日積，氣不宣行，則氣滯而成痛。血分素熱，又喜辛辣之物，以傷其陰血，則停積於中，而成死血之痛。濕土主生生之令，飲食不謹，濕熱內生，則蟲積而成痛矣。

內傷胃脘痛之脈，沉實有食，沉滑多痰，數大爲熱，遲緩主寒，氣滯脈沉，死血澀結，乍大乍小，蟲積使然。

內傷胃脘痛之治，宜用平胃散，出入主治。若食積痛，背心一片如冰，惡心嘔吐，吐出涎痰稍緩，此痰飲症也，時作時止，口渴唇燥，痛則多汗，此積熱症也。二便清利，手足逆冷，口吐涎沫，得寒飲則甚，此積冷症也，作痛，紅花桃仁湯，有下症，桃仁承氣湯，蟲積痛，用萬應丸治之。

胃痛要分別常痛，不常痛二條，又要細詳若何痛重，若何痛緩。若飲食即痛，時常氣噯，此傷飲食也，用家秘保和散。若痛而嘔惡，吐出痰涎稍減，此痰飲痛也，平胃導痰湯。胃脘有塊，常痛不休，癖積痛也，家秘消堅散。時作時止，痛而汗出者火也，熱而無滯者，清火爲急，清胃湯；熱而有滯者，消滯爲先，梔連保和散。遇夜痛甚，逢冷即痛，按之有形，或飲食入胃，從半邊而下，此淤血痛也，先用三棱丸，後用桃仁承氣湯。痛而能食，得食痛減，常下蟲積者，平胃散加史君子。【略】

凡見痛症，須防發毒，無論胸脇腰背，皆要按其痛處，若按之愈痛，每夜發熱，要防內癰。

《顧氏醫鏡・胃脘痛》　胃脘痛，俗呼心痛，蓋胃之上口名賁門，與心相近，故經亦言胃脘當心而痛。若眞心痛必死。經曰：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不能客也，客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其心痛之與包絡痛別者，包絡之痛，在兩乳中間，其與胃脘痛別者，心痛在岐骨陷處，胃脘痛在心之下。其與胸痛別者，胸痛在心之上，橫滿胸間也。但胸痛宜分屬肺屬心屬肝，辨之既明，治之自效。而胃痛之因亦異，有因氣鬱，因血瘀，因食積，因痰飲，因寒因火，因蟲因虛之不同，宜分別而治之。胞絡之痛，皆因思慮傷神涸血所致，須參胃痛之條分治，但無食耳。按丹溪云：治胃痛宜分新久，若明知身受寒氣，口食寒物，於初病之時，當用溫散溫利之劑，若稍久則鬱蒸成熱，再用溫劑，寧不助火添痛乎？故古方多用山梔爲君，稍加溫熱，爲之向導，則邪易伏，病易起。腹痛之因，亦同胃痛，分治但有應下一法，又須辨其因食積、因瘀血、因痰飲之異。更有內癰作痛，最宜愼審，如胃脘生癰，亦中脘手不可按，或寒熱作渴。腸癰則小腹硬痛，頻數如淋。丹溪言：內癰症，因飲食之毒，七情之火，相鬱而成，故初起時，急宜清熱解毒、涼血破瘀之劑下之，須參外科諸書治之，則善。按景岳云：近世治痛，有以諸痛爲實痛無補法者，有以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者，有以痛隨利減者，皆爲不治之法。不知形實病實，便秘不通者，乃爲相宜；若形弱脈弱，食少便泄者，豈容混治。須知拒按者

爲實，可按者爲虛，痛而脹閉者多實，不脹不閉者多虛，喜寒者多實，受熱者多虛，飽則甚者多實，飢則甚者多虛，脈實氣粗者多實，脈少氣虛者多虛，新病年壯者多實，久病年老者多虛，補而不效者多實，攻而愈劇者多虛，必以望聞問切，四者詳辨，則虛實自明。仲景云：陽明中土，萬物所歸，故世人之患胃痛腹痛者甚多，而其治病之因，亦難以悉數，臨症之際，當潛心會通各門，參究施治，庶不致悞。

芍甘湯，胃脘心腹諸痛主此，隨症加減。

白芍制肝補脾，和血止痛，酒炒三四錢　甘草和中緩痛，炙錢許。可加枳殼、橘紅、香附製各二三錢、木香、豆蔻快氣，各五七分、元胡、鬱金行瘀，各一二錢、山查、麥芽化食、蘇子炒研、茯苓清痰，各二三錢。如挾熱時作時止，得熱更甚，本方採加芩、連、山梔、川楝瀉火則痛自止、羚羊角能療腹痛熱滿。如挾寒本方採加桂、附、乾薑、沉香溫中則痛自停、吳茱萸能除腹痛冷服。挾虛重按之則痛緩，本方採加參、术、當歸氣旺脾健血充，虛痛自止。

此方以芍甘湯爲主，乃健脾最勝之劑，能治血虛腹痛。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須此二味。又凡痛定因氣滯，氣滯則血爲之凝，痰爲之結，食亦爲不消，以上加入諸藥，皆快氣行瘀、消食化痰之品，常用頗效。至若挾熱挾寒挾虛，各隨其所宜而加的藥以治之。

四磨湯，胃脘胸腹因氣鬱不舒，否結脹滿，攻刺而痛者宜之。

聚寶丹，凡一切因氣滯血凝作痛者，用俱神效。

失笑散，治胃脘胸腹，因瘀血停留，滿痛拒按。

保合丸，治傷食胃脘腹痛。

二陳湯，治胃脘胸腹因停痰留飲作痛，或吐清涎，或發眩運，主此加減。

黃芩湯、竹葉石膏湯，治胃脘胸腹因火熱痛甚者，選而用之。

香蘇散，治外感寒，內食冷，胃脘心腹作痛，宜加草豆蔻、生薑散寒溫中、香砂利氣止痛。甚者加桂心、吳茱萸等治心腹冷痛。

盞落湯，治胃脘心腹因虛寒痛者。

檳黃丸，胃脘心腹因蟲作痛，痛有休止，面生白癜，或吐清水，淡食而飢則痛，厚味而飽則安，宜於上半月服之。蟲頭向上故也，下半月則蟲頭向下，先食鷄肉汁，或蜜或糖，引之向上，然後服藥。

鷄心檳榔、雄黃、製綠礬皆主殺蟲。等分爲末，飯丸米大，空心每服一錢至三錢，量人虛實用之。

異功散、歸脾湯，胃脘心腹因虛而痛者，宜主此加減治之。

《沈氏經驗方・治心胃疼》　香附一錢　良薑一錢　胡椒一錢　玄胡索一錢　白豆蔻一錢

共爲細末，每服一錢，黃酒送下。如疼甚加燒酒於黃酒內，服之立愈。

《金匱翼・心痛總論》　熱厥心痛　金鈴子散《保命》、左金丸。

《機要》云：熱厥心痛者，身熱足寒，痛甚則煩躁而吐，其脈浮大而洪，當灸太谿、崑崙。謂表裏俱瀉之，是爲熱病，汗不出，引熱下行，表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畢，服金鈴子散則愈，痛止，服枳术丸，去其餘邪也。【略】

心寒痛　大建中湯，扶陽益胃湯。

心虛痛　妙香散，治心氣不足，時時疠痛，按之則止，虛煩少睡，夜多盜汗，常服補益氣血，養心止痛。按此方宜去茯苓、麝香。蓋心氣已虛，惟宜收養，有木香之通，不宜更益麝香之散，有茯神之淡，不必加以茯苓之滲也。昔人云：按之痛止者爲虛，宜以酸收之，勿食辛散之劑。又云：病久氣虛血損及素作勞，羸弱之人，患心痛者，皆虛痛也，有服大補之劑而愈者，不可不知。

氣刺心痛　氣針丸，治久積風壅，心胸築痛，兩脇心胸有似針刺，六脈沉伏，按之手足不可近。此藥屢試神驗，常服疏滯氣，止刺痛。新定烏附丸，治氣刺攻痛，但忍氣即發者。一粒金丹，治氣痛。

痰積胃脘痛　加味二陳湯，治痰飲食積，胃脘作痛，或脹或痞。

肝乘胃痛　新定吳茱萸湯，治胃脘痛不能食，食則嘔，其脈弦。

腎逆胃痛　新定桂苓湯。按古法有生韭汁和五苓散爲丸，空心茴香湯下，蓋亦取泄水氣，益土氣之意。愚謂白术之滯，不如人參之益胃，韭汁之辛不如生薑之散逆，且猪、澤亦過傷腎氣，不如芍藥之攝水下行也。

《雜病源流犀燭・胃病源流》　胃痛，邪干胃脘病也。胃稟冲和之氣，多氣多血，壯者邪不能干，虛則着而爲病。偏寒偏熱，水停食積，皆與眞氣相搏而痛，惟肝氣相乘爲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尅也，痛必上支兩脇裏急，飲食不下，膈咽不通，名曰食痹。謂食入即痛，吐出乃止也，宜肝氣犯胃方。蓋以肝木相乘爲賊邪，腎寒厥逆爲微邪，挾他臟而見症，當與心痛相同，但胃經本病，或滿或脹，或嘔吐吞酸，或不食，或便難，或瀉痢，或面浮黃，四肢倦怠，此

等本病，必與客邪參雜而見。蓋胃病有因外吸涼風，內食冷物，卒然痛者，宜二陳湯加草蔻仁、乾薑、吳萸。有因寒者，宜草果、厚朴、良薑、菖蒲。寒且甚者，宜華澄茄一粒納去核棗中，水草紙包煨存性，或酒或米湯下，日一枚，七日愈。有因火者，宜清中湯。有因瘀血者，宜桃仁承氣湯。有因氣壅者，宜沉香降氣湯。有因酒者，宜乾薑、蔻仁、砂仁。有因痰者，宜南星安中湯，如甚，加白螺螄殼煅過一錢。且有痰火者，宜白礬、硃砂、醋糊丸，薑湯下。有因諸蟲者，宜剪紅丸。有因食而按之滿痛者，宜大柴胡湯。有因虛寒者，宜理中湯。胃痛形症，有可歷舉如此。總之，七情之由作心痛，食積、痰飲、瘀血作胃脘痛，二語正是分明，曷言乎爾？如食積痰飲瘀血，皆貯於胃中者，故其爲病而痛，爲胃脘痛也。然胃痛必有虛實，總以按之痛止者爲虛，宜參朮散。按之痛反甚者爲實，宜梔黃丸。其大較也。至於痛甚者脈必伏，是又不可不知，其用藥之法，凡痛必須溫散，切不可補氣，以氣旺不通則痛反甚也，顧安可忽視乎哉！

脈法：《脈訣》曰：沉弦細動，皆是痛症，心痛在寸，腹痛在關，下部在尺，脈象顯然。

治胃病諸藥要品

胃實宜清熱散結：大黃、枳實、知母、石膏、淡竹葉、葛根、青黛、大青、甘草、夏枯草、神麴、連翹、山查、麥芽、麥門冬、黃連、陳皮、木瓜、竹茹、金石斛、通草、茯苓、蘆根。

胃虛宜清熱益氣：人參、白朮、蓮肉、陳皮、扁豆子、茯苓、白芍、木瓜、石膏、金石斛、滑石、香茹、厚朴、麥冬、炒澤瀉、葛根，兼寒加生薑、砂仁、白蔻仁，兼熱加蘆根、蔗漿、竹茹、枇杷葉。

《醫徹・雜症》　胃脘近心之分，而與脾膜相連，故其疼也，俗指爲心，而古則稱脾耳。蓋脾之脈貫於胃，而爲之行其津液，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於是發爲中脘痛。方書分爲九種：一曰客寒犯胃，一曰寒鬱爲熱，則新與久之別也。一曰痰涎在膈，一曰蟲積在中，則嘔痰與清水之別也。一曰氣，一曰食，則脹與滿之分也。一曰血，一曰火，則喜熱與寒之分也。一曰虛，則與實殊者，喜手按，不可按之分也，然此特其大概耳。要之胃氣，人之所賴而生者，依中焦以腐化，藉脾氣以消磨，一或阻隔，失其健運之常，則氣血食積痰飲，皆得乘之而爲患，使徒知治標，而不探其本，將愈攻愈虛，雖或少寬於旦夕，實則致病於將來，以致觸而即發，久而彌劇者，未必非治之失宜故也。故凡療脾疼者，脈見軟弱，中氣已虛，即宜歸脾暫去當歸，耆、朮少加柴胡，或兼二陳，有食加枳實，有寒加炮薑，有熱加山梔，先固其中氣則痛不至於傷胃，脾陰不竭，而胃陽有助，心君寧而肝不敢乘，腎獨能凌乎，一舉而諸善備焉。若夫治實之法，方書具在。

一客寒犯胃，或過食生冷，中脘疼痛，手足厥逆，脈見弦緊，用草荳蔻湯。

一心痛稍久，寒鬱爲熱，煩躁嘔酸，面赤脈數者，山梔仁湯。

一痰涎在胸膈，嘔逆大痛不可忍，脈來洪滑者，枳縮二陳湯。

一蟲痛時作時止，口吐清水，或如咬狀，用川練子湯。

一心痛因怒而發，心膈脹悶，脈沉伏，四肢冷者，木香湯。

一心痛因麵食堅硬等味，過用不化，用萊菔子湯。

一心痛素喜食熱物者，瘀血停於胃口也，桃仁玄胡湯。

一中氣不足，思慮過度，飢飽失時，勞役不節者，歸脾湯、六君子湯。

《醫鈔類編・胃脘痛門》　寒濕胃脘痛證治

寒濕所客，身體沉重，胃脘痛，面色痿黃，宜朮桂湯。胃脘停濕，大溫中丸。脾虛積濕而痛，胃苓湯。胃虛感寒痛，理中湯。

實痛食積證治

實痛者手不可近，脈沉細，甚有汗，大承氣湯加桂。強壯痛甚者，加桃仁、附子。食積痛，噫氣如敗卵，得食輒甚者，香砂枳朮丸加神麴、莪朮。

舊積觸痛證治

病人舊有痰積、酒積、食積在胃脘，一遇觸犯便作痛，挾風寒，參蘇飲加薑葱；挾飲食，二陳加山梔、炒麥芽、草果、山查。挾火熱者，二陳加枳實、厚朴、薑汁炒黃連、山梔及越鞠丸，加貝母、砂仁。挾氣，二陳加青皮、香附、薑汁炒黃連，【略】挾飲者黃連、甘遂作丸服之。胃氣壅塞用厚朴，胃中寒用乾薑，胃氣用草豆蔻，胃寒吐沫用益智仁，氣滿不快用白蔻、青皮，胃口有熱非山梔不可，須薑汁佐之，多用台芎開之。

治胃脘痛宜理氣之法

張景岳曰：胃脘痛多有因食、因寒、因氣不順者，總無不關于氣，蓋食停則氣滯，寒留則氣凝，所以治氣之要，皆當以理氣爲主，食滯者兼消導，寒滯者兼溫中，其有諸藥不效，氣結難解者，惟神香散爲妙。

胃脘痛門方

术桂湯，東垣治寒濕所客，身體沉重，胃脘痛，面色痿黃。

扶陽助胃湯，謙甫治過食寒物，胃脘當心而痛。

連附六一湯，治胃脘熱痛，寒因熱用也。白螺丸，丹溪治痰飲留積胃脘作痛。

元桂丸，丹溪治死血留胃脘中當心而痛。神香散，景岳治胃脘當心而痛，或氣或寒觸而屢發者。

《類證治裁・胃脘痛》 胃脘當心下，主吸受飲食。若煩勞冷熱，致氣血痰食停瘀作痛，或肝氣犯胃，及腎寒厥逆，皆能致之。症與心痛相似，但胃脘痛必見胃經本病，如脹滿、嘔逆、不食、便難、面浮、肢倦，與心痛專在包絡者自別。治法須分新久，初痛在經，久痛入絡，經主氣，絡主血也。初痛宜溫散以行氣，久痛則血絡亦痹，必辛通以和營，未可概以香燥例治也。其因胃陽衰而脘痛者，食入不運，當辛甘理陽，香砂六君子湯加桂枝、良薑。因肝乘胃而脘痛者，氣衝脇脹，當辛酸制木，吳茱、白芍、青皮、木瓜、厚朴、延胡、金橘。因腎寒厥逆而脘痛者，吐沫嘔涎，當辛溫泄濁，吳萸萸湯。因煩勞傷氣而脘痛者，得食稍緩，當甘溫和中，小建中湯。因客寒犯膈而猝痛者，嘔逆不食，當溫中散寒，大建中湯加白蔻仁。積寒致痛，綿綿不絕，無增無減，當辛熱通陽，术附湯加厚朴、草蔻。火鬱致痛，發則連日，脈必弦數，當苦辛泄熱。薑汁炒黃連、山梔瀉火爲君。香附、川芎、陳皮、枳殼開鬱爲臣。反佐炮薑，從治爲使。痰積脘痛必嘔惡，清中湯加海石、南星、香附。停飲脘痛必吞酸，胃苓湯，左金丸。食滯脘痛必噯腐，香砂枳术丸加半夏麴。氣鬱脘痛必攻刺脹滿，沈香降氣散。傷力脘痛必瘀血停留，鬱金、歸尾、桃仁、蘇木或手拈散。怒氣脘痛必呃逆胸痞，半夏瀉心湯。蛔動脘痛必有休止，安蛔丸。痛久不愈，必入血絡，歸鬚、桃仁、延胡、紫降香或失笑散，效。若痛而肢冷，脈微欲絕，桂心煎服甚效。凡痛有虛實，按之痛止者爲虛，按之痛反甚者爲實，虛者參术散，實者梔萸丸，痛甚者，脈或伏，用藥不宜守補，參、耆、术、地之屬。以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故也。

《一見知醫・脾胃・胃脘痛》 俗呼爲心氣痛。胃脘在膈下兩岐之中，心痛在膈上胸內，治者必須審明。

氣痛，藿香正氣散。當中痛加香附、良薑；左邊痛加芥子、青皮、木香；口渴舌有黃苔加梔仁、黃連、大黃、石膏；蟲痛加川椒、烏梅；體實者加黃連。

按之心下滿痛者實也，脈必堅實。大柴胡湯。

手不可按者實熱也，宜平胃散。傷食加木香、黃芩、枳殼、赤芍、香附。

按之痛定者虛也。廣香、白蔻、吳茱、良薑、肉桂、附子、白芍、藿香、艾葉。

氣痛綿綿不已，無增無損，脈沉微。术附湯加草蔻、厚朴。

大寒客于心胸，嘔逆不能食，痛不可忍，宜大建中湯。

腎氣逆上攻，痛從臍下上升，小便難，此各心疝。用五苓散加韭汁，茴香湯下。

如有物礙累累不下，作飽脹，時噯氣，或食即悶悶作痛者，食痛也。平胃散加半夏、枳實、檳榔。

嘈雜不寧如飢如飽時欲吐，吐即寬，濕痰作痛也。二陳湯加草蔻、蒼术。

漉漉有聲攻走腰肋抽掣作痛，清痰流飲也。胃苓湯。

一月一發或兩發，或二三月一發痛極悶死，偶怒偶勞乘勢湧起，寒痰作祟也。平胃散加乾薑、草蔻、枳實。

死血痛，好進熱物，死血流入胃口，氣逆結痛，痛如蟲攪，唧唧有聲，不可認作蟲痛。消血飲。

鬱痛結胸引背，得噯寬，亦或氣壅攻刺，皆氣虛不運也。補中益氣湯加香附、白蔻。

蟲痛狀如咬，面有白斑吐青黃水，唇紅或白無光彩，時痛時止，能食。化蟲丸。

凡治氣痛，初起宜溫散，痛久必有鬱熱。溫散中須加苦寒一二味，溫散如灰艾、香附、草蔻、炮薑，苦寒如山梔、黃連，以前方參五痛方，寒加熱藥，熱加寒藥，治痛之法備矣。

急心痛，靈脂、玄胡、莪术、良薑、當歸等分，醋服。

心痛快快欲吐痰積也。南星、半夏、海石、香附、枳殼、青皮、木香、蒼术、砂仁、黑梔、茯苓、陳皮。

心痛自上而下自聞唧唧有聲，血也。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丹皮、枳殼、玄胡；重者加桃仁、大黃、厚朴、甘草。

慣痛，靈脂、莪术、木香、當歸。蜜丸，每服二十丸，陳皮湯下。或用炒

梔、香附、撫芎、蒼朮、神麴、山楂、陳皮、半夏、草蔻。丸服，除根。

《藥症忌宜・胃脘痛》 胃脘痛因火者，忌補斂，燥熱。諸藥錄後。宜降、苦寒、甘寒、鹹寒、辛寒。

蘇子　橘紅　黃連　山梔　麥門冬　炙甘草　石膏　知母　玄參　童便

因寒者，忌破氣、滯膩、苦寒。諸藥錄後。宜辛溫發散。

草豆蔻　橘紅　益智　丁香　桂　白朮　白蔻　吳萸　厚朴　香附　乾薑　縮砂蜜　藿香

因宿食者，忌升、補斂、苦寒。諸藥錄後。宜消導，兼降氣，因脾胃虛弱食停者消導。

加人參　山查　草果　紅麴　草豆蔻　穀麥蘗　枳實　檳榔　青皮　厚朴　朮　縮紗密　橘皮

因瘀血者，忌補氣、酸斂，諸藥錄後。宜辛溫、苦溫以行血。

桃仁　紅麴　紅花　韭菜　玄胡索　山查肉　鬱金　肉桂　三稜　童便　牡丹皮　赤芍藥　通草　牛膝　琥珀

因血虛者，按之則痛止，忌破氣，復忌補氣、燥熱、辛溫。宜潤、補斂、甘寒、甘溫。

石斛　麥門冬　炙甘草　酸棗仁　白芍藥　當歸　生地黃

因蟲者，忌補、升、發散、甘。諸藥錄後。宜殺蟲、苦、酸。

苦楝根　使君子　薏苡仁根　錫灰　檳榔　鶴蝨　雷丸　蕪荑　大黃　烏梅

因惱怒者，虛弱人忌破氣，壯實人忌補氣，總忌酸斂、升。諸藥錄後。宜降氣，辛溫。

枇杷葉　白豆蔻　番降香　蘇子　木香　橘紅　縮砂密　玄胡索　五靈脂

因痰飲者，忌宜俱見痰飲證下。

腹痛因於寒，忌苦寒、下利，諸藥錄後。宜溫中、辛散。

白朮　厚朴　吳茱萸　縮砂密　乾薑　桂　木香　橘皮　炙甘草

因於熱，火在少腹則絞痛，忌辛散、香燥、補斂。諸藥錄後。宜甘、苦寒。

山梔仁　麥門冬　石斛　白芍藥　甘草　桔梗　黃芩　黃連　滑石　木通　戎鹽

《醫法圓通・胃痛》 按胃痛一證，有飲食寒熱虛實之別。切不可執定有形質之胃，當於胃中往來之氣機上理會，方可。因飲食停滯於胃，胃中之氣機不暢而致者，其人定見胸悶、吞酸、噯臭，痛處手不可近，法宜消食行滯，如厚朴七物湯、平胃散加香附、麥芽之類。因胃陽不足，復感外寒，生冷食物，中寒頓起而致者，其人必喜揉按而熱飲，或口吐清水，面白唇青，法宜溫中行氣。如香砂六君湯、理中湯加官桂、砂仁、香附、木香之類。因積食生熱，與腸胃素有伏熱，過食厚味而生熱，氣鬱不暢而生熱所致者，其人定多煩燥，唇紅氣粗，大便堅痞等情，法宜下奪清熱爲主，如調胃承氣湯、大黃木香湯、四磨湯之類。更有一等，心胃腹痛，面赤如硃，飲食物壓定稍安者，此是陰盛逼陽於外之候，法宜扶陽祛陰爲急，切不可照常法治之。近來市習多以胡、乳、沒、二皮、朮、棱、五香、只殼、厚朴之味投之，果有積滯，主立奇功。若胃陽素虧，必增其害，不可不知也。

紀事

《衛生寶鑑・胃脘當心而痛治驗》 兩浙江淮都漕運使崔君長男雲卿，年二十有五，體本豐肥，奉養膏粱，時有熱證。友人勸食寒涼物，及服寒涼藥，於至元庚辰秋，病瘧久不除。醫以砒霜等藥治之，新汲水送下，禁食熱物。瘧病不除，反添吐瀉，脾胃復傷，中氣愈虛，腹痛腸鳴，時復胃脘當心而痛，不任其苦。屢易醫藥，未嘗有效，至冬還家，百般治療而不瘥，延至四月間，因勞役煩惱過度，前證大作，請予治之，具說其由。診得脈弦細而微，手足稍冷，面色青黃而不澤，情思不樂，惡人煩冗，飲食減少，微飽則心下痞悶，嘔吐酸水，發作疼痛，冷汗時出，氣促悶亂不安，須人額相抵而坐，少時易之。予思《內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爲痿厥心冤。又曰：寒氣客於腸胃之間，則卒然而痛，得炅則已。炅者，熱也，非甘辛大熱之劑，則不能愈，遂製此方。扶陽助胃湯。三服大勢皆去，痛減過半。至秋先灸中脘三七壯，以助胃氣。次灸氣海百餘壯，生發元氣，滋榮百脈。以還少丹服之，則喜飲食，添肌肉，潤皮膚。明年春，灸三里二七壯，乃

胃之合穴也，亦助胃氣，又引氣下行。春以芳香助脾，復以育氣湯加白檀香平治之。戒以懲忿窒欲，愼言語，節飲食，一年而平復。

《醫學正傳・胃脘痛》 男子年三十五，胃脘作痛久矣。人形黃瘦，食少，而胸中常若食飽，來求治。與加味枳朮丸，服不效而日漸大痛，叫號聲聞四鄰。別父母妻子，囑付後事，欲自殺。予與桃仁承氣湯作大劑與之，連二服，大下瘀血四五碗許，困倦不能言語者三日，教以稀粥少食，漸漸將理，病全安，復壯如舊。

《名醫類案・腹痛》 江篁南治一婦，患心脾疼，弱甚，醫以沉香、木香磨服之，其痛益增，且心前橫痛，又兼小腹痛甚，其夫灼艾灸之，痛亦不減。江以桃仁承氣湯去芒硝投之，一服而愈。

江應宿治中年男子，患心脾痛積十年所，時發則連日呻吟，減食，遍試諸方罔效。診之，六脈弦數。弦數爲火鬱。予曰：此火鬱耳。投薑汁炒黃連、山梔瀉火爲君。川芎、香附開鬱，陳皮、枳殼順氣爲臣。反佐以炮薑從治，反佐妙。一服而愈，再與平胃散，加薑炒黃連、山梔、神麴，糊丸，一料刈其根，不復舉矣。

《古今醫統大全・胃脘痛》 松野匡掌科夫人，年三十餘歲，病胃脘連胸脇痛，日輕夜甚，兩寸關脈弦滑且有力。其始請醫，咸以積滯凝寒，用發散及攻下劑皆不效。繼用鐵刷散、四磨飲等方，并莫應，及用湯水皆吐而不納，經月不食痛益甚。予謂其證爲痰鬱明矣。但痛久弱甚，不敢行吐法，奈何？偶一醫謂五靈脂、沒藥素用有效，衆皆哂之。此藥前用之多矣，予謂再用之亦無妨，何哂之有？彼用酒調，病者到口便吐，隨吐綠痰兩碗許，痛即止，遂納飲食。此蓋痰在膈上，攻下之不去，必得吐法而後愈。經曰有故無殞，此之謂歟？

《愼齋遺書・胸痛》 一婦年四十餘有孕，因怒鬱遂吐黑血水數碗，胃口痛如刀割，且多痰涎，飲食至痛處隔住不下，或吐血，或吐莧菜水，胃脘時開時閉。此怒則氣逆，鬱則氣結，痰凝血滯於胸也。治之不得法，必成血膈，宜行血開鬱順氣。用歸身一錢，川芎七分，梔子五分，烏藥三分，沉香一分，水煎服。

《萬病回春・心痛胃脘痛》 進士中寰何公夫人，患經行胃口作痛，憎寒發熱。一醫以四物湯加官桂、香附服之，即吐血而痛愈甚。余見六脈洪數，乃鬱火也。以山梔二兩，薑汁炒黑色，一服立愈。

一教諭年五十一歲，因酒食過飽，胃脘作痛。每食後，其氣自兩肩下及胸，次至胃口，痛不可忍。令人將手重按痛處，逾時忽響動一聲痛遂止。如此八年，肌瘦如柴。余診六脈微數，氣口稍大有力。以神祐丸一服下之，其痛如失。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復原。

《壽世保元・心胃痛》 一婦人胃脘當心而痛甚，右寸關俱無，左雖有微而似絕，手足厥冷，病勢已篤。察其色，眼胞上下青黯，此脾虛肝木所勝。用參、朮、茯苓、陳皮、甘草，補其中氣，用木香和胃以行肝氣，用吳茱萸散脾胃之寒，止心腹之痛，急與一劑，俟滾先服，煎好再進，諸病悉愈。何可泥其痛無補法，而反用攻伐之藥，禍不旋踵。

《愼柔五書・胃脘痛例》 萬歷壬寅六月間，家君年五十三矣，患心口痛，嘔食，面黃。診之，脈細弦數六至餘，卽灸氣海、乳根各數壯，服補中益氣湯加吳萸、薑炒黃連、山梔，二三十貼，又以四君加減丸補脾，遂愈。明年天旱，家貧車辰力罷，復吐酸如前，再服前劑及八味丸而安。

一婦人年五十餘，素有心疼，久已疏矣，七月間舊病忽作，醫以寬中導氣削堅攻血等劑，致中氣愈虛，不思飲食，神憊。迎予治之，已五六日不食，診之，六脈俱沉，惟脾胃弦細似有神，尋亦難得，外證則心口痛，左脅脹硬，嘔苦酸水，但能飲清湯，如喫米湯一口，卽飽脹不勝，正木來剋土之症也。然其人脈病雖篤，面色肌肉猶不甚脫，憶古人憑證不憑脈之語，投以異功散加吳萸、乾薑，佐以薑炒山梔三分。二貼病失十五，再二貼而愈。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醫案》 孝廉李長蘅，吳門舟次，忽發胃脘痛，用順氣化食之劑弗效。余診之曰：脈沉而遲，客寒犯胃也。以參蘇飲加草豆蔻二錢，煎就，加生薑自然汁半碗，一服而減，二服而瘥。

縣令章生公，在南都應試，時八月初五，心口痛甚，至不能飲食。余診之，寸口澀而軟，與大劑歸脾湯，加人參三錢，官桂一錢。生公云：痛而驟補，實所不敢，得無與場期礙乎？余曰：第能信而服之，可以無礙，恐反投破氣之藥，其礙也必矣。遂服之，不踰時而痛減，更進一劑，連飲獨參湯兩日而愈，場事獲竣。

《顧氏醫鏡・胃脘痛》 一女子不時發胃脘痛，已十年矣。仲淳診之，知爲火症，用黑山梔、淡豆豉、橘紅各三錢，枳殼一錢，生薑三片，一劑良已。

一婦忽心痛連下腹，如有物上下攻撞，痛不可忍，急以手按之，痛稍定，按之少鬆，即叫號。仲淳云：此血虛也。用白芍五錢，甘草七分，橘、砂各三錢，炒鹽五分，二劑少止，又用牛黃蘇合丸疏其氣，果得噯氣數次，而痛除解。

王宇泰夫人，病心口痛甚，日夜不眠，手捫之如火，下陳皮及涼藥少須，即脹悶欲死，以大劑參歸補之，稍定。

一婦食蕎麥麵，着怒，遂病胃脘當心痛，不可忍，用吐下行氣化滯諸藥，皆入口即吐，不能奏功，大便三日不通。時珍云：心痛欲死，速覓元胡。遂用元胡末三錢，溫酒調下，即納入，少頃，大便行，而痛遂止。

《四明醫案》 一婦人胃脘痛，勺水不入，寒熱往來。或從火治，用芩、連、梔、柏。或從寒治，用薑、桂、茱萸。展轉月餘，形體羸瘦，六脈弦數，幾於斃矣。予曰：此肝痛也，非胃脘也，其病起於鬱結生火，陰血受傷，肝腎枯乾，燥迫成痛，醫復投以苦寒、辛熱之劑，胃脘重傷，其能瘳乎。急以滋腎生肝飲與之，一晝夜盡三大劑，五鼓熟寐，次日，痛定覺餓矣。再用加味歸脾湯加麥冬、五味，十餘劑而愈。

肝痛一症，《四明》實補，胃脘諸痛治法之所未及。予每祖其意，以治肝經血少者，加味逍遙散加生地，血少而燥者，疎肝益腎湯加當歸，或左歸飲加柴、芍，或滋腎生肝，或滋腎清肝，隨症選方，無不立應。若從痰、火、寒、食等因求之，失之遠矣。且痰、火、寒、食等因，如有諸內必形諸外，而就其標可求其本，即如此案中列症，云寒熱往來，又云六脈弦數，則已明明畫出肝虛燥痛一症供狀矣。臨症者自不察耳，然脈症具在，識者固自胸中了了也。

《臨證指南醫案・胃脘痛》 嚴二十　胃痛半年，乾嘔。肝犯胃。

金鈴子　延胡　半夏　茯苓　山梔　生香附

張　衝氣上攻成形，痛嘔，痛後則散，此厥陰順乘陽明，陽明虛，筋骨亦掣痛。安蛔丸三錢，四服，椒梅湯送。

某三五　勞力氣阻胃痛。

川楝子　延胡　炒半夏　烏藥　橘紅　生香附汁

陳　宿病衝氣胃痛，今飽食動怒痛發，嘔吐，是肝木侵犯胃土，濁氣上踞，脹痛不休，逆亂不已，變爲先寒後熱，煩躁面赤汗泄。此爲厥象，厥陰肝臟之現症顯然在目。夫痛則不通，通字須究氣血陰陽，便是看診要旨矣。議用瀉心法。

乾薑　川連二味同用則妥　人參　枳實　半夏　薑汁【略】

李氏　舌白胸痞，脘痛如束，乾嘔，便難。氣阻凝痰聚膈，當以泄降宣劑。若竟攻蕩，當夏熱土旺，傷及太陰，恐滋脹滿之憂。

醋炒半夏　川楝子　延胡　橘紅　杏仁　厚朴

王氏　氣逆填胸阻咽，脘痹而痛，病由肝臟厥氣，乘胃入膈，致陽明經脈失和。周身掣痛，夜甚晝緩者，戌亥至陰爲肝旺時候也。此症多從驚恐嗔鬱所致，失治變爲昏厥。

半夏　薑汁　金鈴子　延胡　杏仁　瓜蔞皮　香豉　白蔻

又　痛緩，夜深復熾，前後心胸板掣，脈左數，病在血絡中。

金鈴子　延胡　桃仁　歸鬚　鬱金　白蔻

董氏　產後三年，經水不轉，胃痛，得食必嘔，汗出形寒，腰左動氣閃爍，大便七八日始通，脈細弦，右澀，舌白稍渴，脘中響動，下行痛緩。病屬厥陰順乘陽明，胃土久傷，肝木愈橫。法當辛酸兩和，厥陰體用，仍參通補陽明之陽，俾濁少上僭，痛有緩期。

人參同煎一錢　開口吳萸滾水泡洗十次，一錢　生白芍三錢　良薑七分　熟半夏醋炒焦，二錢　雲茯苓切塊，三錢

顧氏　天癸當絕仍來，昔壯年已有頭暈，七年前秋起，胃痛若嘈，今春悲哀，先麻木頭弦，痛發下部，膝經冷三日，病屬肝厥胃痛。述痛引背脇，是久病絡脈空隙，厥陽熱氣，因情志鬱勃拂逆，氣攻乘絡，內風旋動襲陽明，致嘔逆不能進食。肝風犯胃液虛。

九孔石決明　清阿膠　生地　枸杞子　茯苓　桑寄生　川石斛【略】

某氏　胃痛引脇。肝鬱化火犯胃。

川楝子　柴胡　黑山梔　鉤藤　半夏　橘紅【略】

又　肝厥胃痛兼有痰飲，只因誤用莪朮、人參，固守中焦，痰氣阻閉，致痛結痞脹，更醫但知理氣使降，不知氣閉熱自內生，是不中竅。前方耑以苦寒辛通爲法，已得效驗，況酸味亦屬火化，議河間法。

金鈴子　延胡　川連　黑山梔　橘紅　半夏

張　老年鬱勃，肝陽直犯胃絡，爲心下痛，久則液枯氣結成格。

金鈴子　延胡　黑山梔　淡豆豉炒香

張十九　壯年面色痿黃，脈濡小無力，胃脘常痛，情志不適卽發，或飲暖酒暫解，食物不易消化，脾胃之土受尅，卻因肝木來乘，怡情放懷，可愈此病。

人參　廣皮　半夏　茯苓　苡仁　桑葉　丹皮　桔梗　山梔薑汁炒　水泛丸。

某　味淡短氣，脘中微痛。

人參　淡附子　桂枝　炒遠志　煨薑

某　積滯久著，胃腑不宣，不時脘痛，已經數載。陽傷奚疑。

炒半夏　淡乾薑　蓽撥　草果　廣皮　茯苓

汪五七　診脈弦澀，胃痛繞背，穀食漸減，病經數載，已入胃絡，姑與辛通法。

甜桂枝八分　延胡索一錢　半夏一錢　茯苓三錢　良薑一錢　蜜水煮生薑一錢半

張　陽微不司外衛，脈絡牽掣不和，胃痛，夏秋不發，陰內陽外也，當冬寒驟加，宜急護其陽，用桂枝附子湯。

桂枝　附子　炙草　煨薑　南棗

戴三九　始于傷陰，繼則陽損，脘痛似乎拘束，食物逾時不運。當理中焦，健運二陽，通補爲宜，守補則謬。

桂枝木　茯苓　生薑渣　炒焦遠志　炒黃半夏　生益智仁

余三四　胃疼發，前後心冷，嘔吐。

淡吳萸　炒半夏　蓽撥　淡乾薑　草果仁　厚朴　廣皮　桂枝木

某　中州陽失健運，脘中痛，食不化。

益智仁　穀芽　廣皮　炙草　茯苓　檀香汁　半夏麵　炒荷葉

顧五十　清陽失職，脘中痹痛，得噯曠達，當辛以通之。

薤白　半夏　桂枝　茯苓　乾薑

顧五一　營虛胃痛，進以辛甘。

當歸一錢半　甜桂枝一錢　茯苓三錢　炙草五分　煨薑一錢半　南棗肉二錢

費二九　勞力氣泄陽傷，胸脘痛發，得食自緩，已非質滯停蓄。然初病氣傷，久泄不止，營絡亦傷，古謂絡虛則痛也，攻痰破氣不去病，卽傷胃，致納食不甘，噯噫欲嘔，顯見胃傷陽敗，當以辛甘溫方。

人參　桂枝　茯苓　炙草　煨薑　南棗

某　胃痛已久，間發風疹。此非客氣外感，由乎情懷鬱勃，氣血少於流暢。夫思慮鬱結，心脾營血暗傷，年前主歸脾一法原有成效，今食減形瘦，當培中土，而理營輔之。異功加歸芍，用南棗肉湯泛丸。

程氏　脈軟背寒，食入脘痛。

人參　茯苓　當歸　白芍　炙草　煨薑　南棗

某女　形寒脘痛，得食甚，手按少緩，非有餘客邪病，擬進和營衛法，本歸桂枝去芍，加茯苓。【略】

蔣　陽微氣阻，右脘痛痹。據云努力痛起，當兩調氣血。胃陽虛氣滯血痹。

延胡　半夏　厚朴　橘紅　桂枝木　良薑　瓜蔞皮　茯苓

某二八　努力，飢飽失時，好飲冷酒，脈弦硬，中脘痛。

熟半夏三錢　雲茯苓三錢　桃仁去皮尖炒研二錢　良薑一錢　延胡一錢　紅豆蔻一錢，去服

丸方

熟半夏三兩，炒　雲茯苓三兩　生厚朴二兩　小附子一兩，炙　草果仁去皮，一兩　高良薑一兩，生

老薑汁法丸，每服三錢【略】

施六二　胃痛，濁痰上逆。陽虛陰濁凝阻。

代赭石　炒半夏　淡吳萸　淡乾薑　茯苓　廣皮　蓽撥　生益智仁

張四八　陽微濁凝，胃下疼。

炒黑川椒去目，一錢　炮黑川烏三錢　炮黑川附子三錢　炮淡乾薑一錢半

高五十　素多鬱怒，陽氣窒痹，濁飲凝沍，湯飲下咽，吐出酸水。胃脘痛痹，已經三載，漸延噎膈。先與通陽徹飲，俾陽氣得宣，庶可向安。

半夏　枳實皮　桂枝木　茯苓　淡乾薑【略】

高　脈虛澀，胃痛久，治在血分。血絡瘀痹。

桃仁　當歸　桂枝　茯神　達志　炙草

錢三六　酒肉滯氣胃痛，鄉人稱爲穿心箭風。方書所無，不可稽考。苦辛泄降可效。

延胡　川楝子　桃仁　蒲黃　五靈脂

盛三六　胃痛喜得暖食，腸中泄氣則安，數年痛必入絡，治在血中之氣。

桂枝木　桃仁　韭白汁　歸鬚　茯苓塊【略】

席　經幾年宿病，病必在絡，痛非虛症，因久延，體質氣餒，遇食物不適，或情懷鬱勃，痰因氣滯，氣阻血瘀。諸脈逆亂，煩吐污濁，而大便反秘，醫見嘔吐，肢冷，認爲虛脫，以理中加附子溫裏護陽。夫陽氣皆屬無形，況乎病發有因，決非陽微欲脫。憶當年病來，宛是肝病，凡疏通氣血皆效，其病之未得全好，由乎性情，食物居多。夏季當以太陰陽明通劑，今痛處在脘，久則瘀濁復聚，宜淡味薄味清養，初三竹瀝泛丸仍用，早上另立通瘀方法。

蘇木　人參　鬱金　桃仁　歸尾　柏子仁　琥珀　茜蔚　紅棗肉

丸，早服二錢。

秦　久有胃痛更加勞力，致絡中血瘀，經氣逆。其患總在絡脈中痹窒耳。醫藥或攻裏，或攻表，置病不理，宜乎無效，形瘦清減，用緩逐其瘀一法。

蜣螂蟲炙，二兩　廬蟲炙，二兩　五靈脂炒，一兩　桃仁二兩　川桂枝尖生，五錢　蜀漆炒黑，三錢。

用老韭根白，搗汁泛丸，每服二錢，滾水下。純是去瘀之藥，必實見其眞有積瘀乃可，否則有偏勝之法。

潘氏脈弦澀，經事不至，寒熱，胃痛拒格，嘔惡不納。此因久病胃痛，瘀血積於胃絡，議辛通瘀滯法。

川楝子　延胡　桂枝木　五靈脂　蒲黃　香附

《續名醫類案・心胃痛》　王執中久患心脾疼，服醒脾藥反脹，用蓬莪，麵裹煨熟，研末以水與酒煎服立愈。蓋此藥能破氣中之血也。《本草綱目》王執中《資生經》。【略】

龔子才治一人，心胃刺痛，手足稍冷，出汗指甲青，百藥不效，以當歸三錢，煎湯，用水磨沈香、木香、烏藥、枳殼，調服乃止。【略】

族弟應章胃脘當心而痛，手不可近，疑有瘀血使然。延胡索、五靈脂、丹皮、滑石、川芎、當歸、甘草、桃仁、桔梗、香附，臨服加韭菜汁一小酒杯，其夜痛止則睡，飲食亦進，惟大便下墜，逼迫不安，此瘀血已動，欲下行也。前劑去韭汁，一貼全安。【略】

吳仰元患胃脘痛則徹于背，以手重按之，少止，痛時冷汗如雨，脈澀。孫曰：此氣虛而痛也，脈澀乃血虛，此獨言氣虛。以小建中湯加御米殼而愈。仍是肝病。【略】

一嫗性急胃痛，已六日，諸辛燥藥歷試無驗。診得左關弦急，而右寸更甚，其痛一來即不可當，少選方定，口乾面時赤，知肝氣有餘而成火也。乃以越鞠加吳茱萸、炒黃連、薑汁、炒梔子，二劑頓愈。

《杏軒醫案・閔某心脾虛脘痛》　閔某處境艱難，向多憂慮，脘痛經歲，諸治不瘳。望色萎黃，切脈細弱，問痛喜按乎？曰然。得食痛緩乎？曰然。予曰：此虛痛也，古云痛無補法，此特爲強實者言，非概論也。爲訂歸脾湯，囑多服乃效，如言服廿劑有應，百劑獲痊。後一丐者患同，某檢方與之，服數十劑亦愈。

《杏軒醫案・家秀翹兄肝鬱痛傷胃氣》　秀兄年逾五旬，向在維揚貿易，患病數月，延醫多人，愈療愈劇，因買舟載歸。望其形容枯槁，行動艱難，診脈弦勁欠柔。詢其病原，據述舊冬少腹痛起，漸次痛連中脘，時作嘔惡，彼時納穀雖減，尚餐爛飯一盂。交春病勢日增，即啜稀糜亦吐，形羸肉脫，便秘皮枯，藥餌遍嘗，毫無一效。邇來更加惡聞藥氣，入口即吐，君將何以教之？予曰：醫之審病，如吏之審案，審案必得其情，審病須明其理，推詳脈證，其病機已了然心目矣。按弦爲肝脈，諸痛屬肝，厥陰之脈循少腹，究緣平日情懷不適，木鬱失條，少腹因致痛。然肝爲將軍之官，臟剛性急，醫投辛香溫燥，希圖止痛，肝陰被劫，怒木益橫，衝胃爲嘔，此肝爲受病之源，胃爲傳病之所，醫多藥雜，胃氣益傷。夫胃爲水穀之海，氣血俱多之經，既不安穀氣，血從何生化，膚無血潤則枯槁，腸無血潤則乾燥，陽氣結于上，陰液衰于下，欲走噎途，豈區區草木所能回枯轉澤耶。經云：諸澀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燥者濡之，治法固無難也。無如濡潤之品，恆多凝滯，現今胃氣空虛，嘔吐，惡聞藥氣，焉能強進。考古人治血氣兩傷之候，先當益氣，氣爲血之帥也，但益氣藥品殊多，首推人參者，以其能回元氣于無何有之鄉也。再考東垣云胃中虛熱，穀氣久虛而爲嘔吐者，但得五穀之陰以和之，則嘔吐自止，不必用藥，謹擇參米飲一方，氣味沖和，諒當合轍，於是每日用人參二錢，陳米水煎，果受不嘔，服至匝旬，餐加色轉，再合參乳湯，守服兩月，便濡膚澤而起。如此大證，只此二方，并未別參他味，藥簡功專信矣。

《醫述・心胃痛》　宋徽廟食冰因致胃痛，國醫不效，召楊吉老診之，主理中湯。上曰：服之屢矣。吉老曰：所進湯使不同，陛下之疾得之食冰，臣請以冰煎藥。一服而愈，此同氣相求之義也。吳鶴皐

《千里醫案・諸痛》 夾浦盧脘痛，先由繞臍而來，去秋至今，不暫寧息，痛必在下，舌鮮而光，脈滑而數。初由肝木之侮脾，自及胃痛，既久而藥劑過溫，傷氣及絡，絡傷便有動血之弊，不僅痰氣凝滯已也，宜柔劑急爲辛溫和絡。

酒歸鬚二錢　海石粉二錢　九香蟲一錢　陳皮一錢五分　薏苡米三錢　蛤殼四錢　柏子仁三錢　雲苓二錢　旋覆花包，一錢五分　韭白三枚

南潯李婦，陽虛之體，素多痰濕，加以操勞悲鬱，肝風失調，乘陽明挾化風，以致脘痛徹背，旁及胸脇，膜脹，痞噯，作止不常，然肢面浮，脘腹腫，是飲溢於外也。耳鳴，痙搐，心懸如飢，得食稍緩，是風動於中也。凡肝升太過必致胃降不及，所以大便艱澀而脘痛，數月不已也。今脈右虛滯，左弦數，舌苔白膩，近燥，宜急急通陽滌飲，洩肝和胃。

西洋參一錢五分　雲茯苓二錢　旋覆花一錢五分　火麻仁二錢　法半夏一錢五分　陳皮一錢五分　蘇子一錢五分　竹茹七分　生薑一片，同搗　炒枳實五分　炙甘草四分　蛤殼三錢　桑葉兩張

光按：此證，瓜蔞、薤白亦可選用。

王涇江陳婦，脘腹痞滿，不能納食，食與動輒痛甚，拒按，便溏，脈沉鬱而虛澀。投以宣氣通痹未見大效，宜柔劑養肝和胃，仿塞因塞用法。

西洋參一錢五分　橘皮一錢五分　大熟地三錢　柏子仁二錢　黑芝麻二錢　茯苓二錢　紫石英三錢　桃仁七粒　白蒺藜二錢　白芍一錢五分　石決明三錢

光按：此症當溫運脾陽以通凝陰。

新市范婦氣滯痰凝，肝膽脾胃失和久矣。邇來脘腹膨痛，寢食俱廢，便結氣逆，脘右癥痕有形，痛作則瘧止，是氣擾於中也。今痛雖止而脈猶滯，舌白膩黃，溺未清澈，宜通調升降以和之。

法半夏一錢五分　小川連三分　蘇子一錢五分　白芍一錢五分　陳皮一錢五分　乾薑四分　柴胡三分　雲茯苓二錢　枳殼一錢　青皮一錢

《類證治裁・胃脘痛》 醫案

房叔　胃脘痛，脈細澀，服香砂六君子湯去白朮，加煨薑、益智。痛定後，遇勞復發，食鹽炒鬱豆，時止時痛。予謂昔人以諸豆皆閉氣，而鬱豆之香能開脾，鹽之鹹能走血，痛或時止，知必血分氣滯，乃用失笑散，一服痛除。

巢氏　素有胃氣，或用溫胃之劑，不效，延至痛引背脇，脈短澀。予謂短爲宿食，澀爲氣中血滯，宜疗痛無已也。用延胡、五靈脂酒炒、當歸、紅麴、降眞香末，痛止。

史　脘痛日久，血絡亦痹，理用辛通。當歸鬚、延胡索、橘絡、香附、枳殼、降香、鬱金汁，服效。

張　操勞傷陽，脈遲小，胃口隱痛，綿綿不已，治用辛溫理氣。製半夏、良薑、金橘皮、茯苓、檀香、歸鬚、韭子炒研，一啜痛止。

薛　痛久熱鬱，口乾內煩，不宜香燥劫液，詢得食痛緩，知病在脾之大絡受傷，由忍飢得之，甘可緩痛，仿當歸建中湯法。炒白芍二錢半，當歸錢半，炙草一錢，豆豉炒錢半，橘白八分，糯稻根鬚五錢，飴糖熬三錢冲，數劑痛定，常時食炒粳米粥，嗣後更與調養胃陰，杏仁、麥冬、白芍、當歸、蕤仁、半夏青鹽炒、南棗，數服痛除。

《醫門補要・胃痛》 一人脘痛不止，形脫食少，已延一年，乃寒邪蒙閉中焦，氣機呆滯難運。與黨參、官桂、丁香、烏藥、木香、草果、吳萸、陳皮、附子、烏梅，三十帖，疼減其半，又三十帖，覺心中嘈雜，更以枳殼、半夏、砂仁、茯苓、白朮、黨參、陳皮、山藥、甘草、木香，八帖病如失。【略】

一人脘痛，左乳下漉漉有聲，如囊裹漿，脈象滑數，此痰蓄中胃，挾肝火上犯。先以瓜蒂散五分，開水調下，立吐痰水兩碗，繼投楝子、吳萸、半夏、木香、薑汁炒川連、茯苓、乾薑、烏梅、陳皮、白芥子，二十劑全可。

《醫案摘奇・脘腹痛》 錢佐，年古稀外，脘腹痛，嘔噁不能食，來請余父診，余父出診未歸，而錢家刻不可緩。余曰：如欲速，余代可乎？來人云：可。余至，佐老云：我病已十數發，每發必請令尊，每一劑即止，君能如是乎？余切其脈沉細，右關更無力，舌白不食飲。此胃寒痛，宜溫胃主之，乃書炒西潞、炮薑炭、高良薑、煨木香、厚朴、玄胡、半夏、陳皮、沉水香一帖。明日錢佐至鎮，謂余父曰：世兄家學淵源，不愧先生之令子也。

一顧婦，身懷孕，體肥白，夏月常午睡於稿豆棚下。至仲秋，胸腹始痛，延及旬日，日漸劇。乃於黃昏來邀，余晚餐後即往，見其舌白如碱，六脈沉細，雖孕而不見胎脈，此由寒邪重困中陽，勢將厥。蓋大凡食涼者，不獨外感寒，而食飲必以涼爲快，所以表裏兩受寒邪，乃與溫中治之。用肉桂、吳萸各三分，炮薑、川朴、川芎、木香各一錢，香附、烏藥各三錢，玄胡一錢五分，服一

帖，五更時又來請云：夜半至今，連厥二次，望先生速去。余至其家，天初明，見病者身清，四逆脈伏，痛不能言，問其昨晚之藥服盡否。答云：二煎俱盡。問誰去撮藥，可否照方無誤。一人云：我去撮藥，因採芝堂主人云：案書懷孕，藥用大熱，恐先生醉後誤用，故肉桂減用一分，餘無更改。余曰：是矣。彼不知桂不礙胎，龐安常曾經明試，今肉桂須加倍用六分，餘藥照前。急去兌服，服下厥回痛止。明日再診，胎脈已見，爲改用桂枝、白芍、蘇梗、乾薑、厚朴、木香、杜仲、寄生、白朮、甘草一方，兩帖而安。原余晚飯時飲酒二杯，面紅臨證，而藥店見方，適問及先生，兌藥人見余面紅，遂以醉後答之，幾至以此大誤。此後余不敢飲酒，由是故也。

《環溪草堂醫案・脘腹痛門》 肝胃氣痛，痛久則氣血瘀凝，曾經吐血，是陽明胃絡之血，因鬱熱蒸迫而上也。血止之後，痛勢仍作，每發於午後。診脈小緊數，舌紅無苔，乃血去陰傷，而氣分之鬱熱仍阻於肝胃之絡，而不能透達，宜理氣疏鬱，取辛通而不耗液者爲當。

川楝子　延胡　鬱金　香附　茯苓　陳皮　旋覆花　山梔薑汁炒　白螺螄殼　左金丸

詒按：方法輕靈，自然中病。

肝氣與飲邪，相合爲病，脘腹作痛，嘔吐酸水，擬苦辛泄木，辛溫蠲飲。

川連吳萸炒　陳皮　木香　丁香　蔻仁　乾薑　川楝子　延胡　香附　川椒

詒按：肝氣病兼證最多，須看其立方融洽處。

脈雙弦，有寒飲在胃也。脘痛吐酸，木克土也。得食則痛緩，病屬中虛。當和中泄木祛寒，小建中湯加味主之。

白芍　桂枝　乾薑　炙草　半夏　橘餅　山椒　黨參　白朮

詒按：大小建中合劑，方藥穩切。

脘痛，肢冷脈伏，頭汗淋漓，防厥。

金鈴子　五靈脂　延胡　旋覆花　赭石　乳香　沒藥　丁香　蔻仁　香附

詒按：此肝氣挾瘀之證，故立方如此。

再診　脘痛，甚則防厥。

薑黃　半夏　陳皮　茯苓　香附　吳萸　旋覆花　赭石　蔻仁　肝木挾下焦水寒之氣，乘於脾胃，脘痛攻脇，嘔吐酸水，脈細而弦，擬溫中禦寒，扶土抑木方法。

炮薑　川椒　吳萸　黨參　桂枝　白芍　白朮　茯苓　香附　砂仁

詒按：此肝氣挾感寒治法，用藥頗精到。

素有肝胃氣痛，兼有寒積，脘痛脹滿，痛及於腰，刻不可忍。舌苔白膩，渴不欲飲，大便似利不利，脈象沉弦而緊。按證恐屬藏結，頗爲險候，非溫不能通其陽，非下不能破其結。仿許學士溫脾法。

乾薑　附子　肉桂　川朴薑汁炒　枳實　大黃

再診　脘腹脹滿，上至心下，下連少腹，中橫一紋，如亞腰葫蘆之狀，中宮痞塞，陰陽格絕，上下不通，勢瀕於危。勉進附子瀉心法，通陽以泄濁陰，冀大便得通爲幸，否則恐致喘汗厥脫，難以挽回。

附子　川連薑汁炒　川朴薑汁炒　大黃酒浸

長流水煎，再服備急丸乾薑、大黃、巴豆霜七粒，砂仁湯下。

三診　兩投溫下，大便仍然不通，胸腹高突，湯水下咽輒嘔，支漸冷，脈漸細，鼻煽額汗，厥脫堪憂。按結胸藏結之分，在乎有寒熱無寒熱爲別。下之不通，脹滿愈甚，乃太陰脾藏受戕，清陽失於轉運，崔行功有枳實理中一法，取其轉運中陽，通便在是，挽回厥脫，亦在是。

人參　枳實　炮薑　川附　陳皮　冬朮

詒按：兩投溫通重劑，不得小效，枳實理中，力量不及前方之大，恐未必能奏效也。閱《夜話錄》中所載一證，與此相似，治之未效，後擬用溫藥下來復丹，未及試用，正可與此參觀。

《張聿青先生醫案・脘痛》 俞左　寒飲停聚胃中，胃陽閉塞，中脘作痛，甚至有形，按之漉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薤白頭　大腹皮　公丁香　白茯苓　川朴　製半夏　老生薑　白蔻仁研後入　黑丑三分　炙趾桂一分　上沉香一分

後三味，研細末，先調服。

二診　溫通胃陽兼逐停飲，中脘作痛大退，的是寒飲停於胃府。從此切忌寒冷，水果，勿再自貽伊戚。

製半夏一錢五分　木豬苓一錢五分　大腹皮一錢五分　澤瀉一錢五分　公丁香三分　製香附二錢　白茯苓三錢　川朴一錢　高良薑四分　橘皮一錢

生薑二片

某　中脘有形澹澹，攻撐作痛，厥氣鬱於胃中也。

杭白芍一錢五分，淡吳萸四分，同炒　酒炒延胡索一錢五分　炒枳殼一錢　廣玉金一錢五分　台烏藥一錢五分　香元皮一錢五分　沉香片四分，後入　金鈴子切，一錢五分　砂仁七分，後入　製香附研，一錢五分

某　脈象沉弦，中脘有形作痛。此中陽不足，寒濁阻於胃府也。

薤白頭三錢　廣皮一錢　茯苓三錢　高良薑四分　沉香麵二錢　乾佛手一錢　半夏一錢五分　製香附二錢　瓦楞子打五錢　丁香一錢五分　蔻仁一錢二分

後二味研細末，每服五分，鹽湯下。

沈右　中脘有形，食入痞阻，苔白罩霉，脈沉弦細，此痰氣鬱結胃中，當爲宣通。

廣鬱金一錢五分　建澤瀉一錢五分　沉香麵炒二錢　川桂枝三分　製半夏一錢五分　薤白頭三錢　栝蔞仁三錢　茯苓三錢　廣皮一錢　製香附二錢

二診　苔霉全化，中脘漸舒，然脈象尚帶沉弦，宜肝胃兩和，疏通痰氣。

製半夏一錢五分　炒沉香麵二錢　白蒺藜三錢去刺炒　枳實一錢　製香附二錢　廣玉金一錢五分　香元皮一錢　整砂仁四粒入煎　上廣皮一錢

左　胃痛雖減，然左關頗覺弦硬，得食則痛稍定，良以因寒致鬱，因鬱生火，以連理湯出入。

雅連五分，吳萸三分，同炒　奎黨參二錢　淡乾薑五分　延胡索一錢五分　金鈴子一錢五分　炒冬朮二錢　製香附二錢　香元皮一錢五分　縮砂仁五分　許右　溫通而痛甚不定，諒以節令之交，陰陽轉換之時，氣機難於暢達，勿以爲藥之罔效，而變計焉。

薤白頭　半夏　香附　烏藥　砂仁　青皮　瓦楞子　陳皮　上安桂三分去粗皮，研後入

二診　喫麵食果，氣寒肝橫，防厥。

吳萸　青皮　金鈴子　白芍　砂仁　香附　枳殼　沉香片　陳皮

三診　中脘作痛，得溫即定，此中陽爲濕寒所阻。經云：溫則消而去之。

高良薑　廣皮　鬱金　陳香元皮　烏藥　半夏　香附　公丁香　白蔻仁上二味研細末先送下

楊左　中脘作痛，每至嘔吐，寒熱交作，脈象關滑，而沉候濡緩，此飲停於內，遂致土滯木鬱，難杜根株。

川桂枝　炙甘草　茯苓　廣皮　香附　淡乾薑　製半夏　枳殼　薑汁炒竹茹

某　脈形細弱，背膂作脹，中脘作痛，不納不飢，此由先天不足，氣弱失運，運遲則生濕，氣弱則生寒，寒濕交阻，宜乎其脘痛不納矣。急則治標，宗此立方。

製香附　九蟲香　瓦楞子　廣皮　白蔻仁　香元皮　公丁香

洪左　中脘作脹，而且劇痛，嘔吐涎水，脈象沉弦。此寒飲停阻胃中，恐致痛厥。

上安桂七分後入　蕈撥六分　赤白芩各一錢　香附三錢　公丁香三分　製半夏三錢　廣皮一錢五分　香附三錢　薤白頭三錢　上沉香三分　黑丑一分

後二味研細末，先調服。

二診　劇痛欲厥，業已大定，出險履夷，幸矣幸矣。前法再進一步。

上安桂　半夏　廣皮　薤白頭　老生薑　瓦楞子　香附　烏藥　香元皮　茯苓

徐左　中脘作痛，腹滿氣撐，便阻不爽，脈兩鬲俱弦，厥氣挾痰，阻於胃府，久則成隔。

薤白頭三錢　瓜蔞仁四錢　酒炒延胡索一錢五分　青皮一錢　瓦楞子五錢　製香附二錢　淡吳萸五分　枳殼一錢　沉香二分　公丁香三分　黑丑三分　湘軍四分

後四味研細先服。

二診　脘痛微減，然稍有拂逆，痛即漸至，還是肝胃不和，再爲疏泄。

赤芍吳萸四分，同炒　製半夏　香附　烏藥　薤白頭　陳香元皮　砂仁　青皮　延胡　瓦楞子

席右　中脘作痛，脈形弦滑，獨尺部濡細而沉。此由命火衰微，在下之蒸變無力，在上之痰氣停留，遍體作痠，以胃病則不能束筋骨而利機關也。宜辛以通之。

枳實　赤白芍　半夏　廣皮　香元皮　香附　瓦楞　薤白頭　薑汁炒
蔞仁

虞右　木鬱土中，中脘作痛，胃脘之間，時有烘熱之象，脈細鬲弦。肝經之氣火衝侮胃土。急宜開展襟懷，使木氣條達。

醋炒柴胡　杭白芍　金鈴子　廣鬱金　當歸身　製香附　青陳皮　麩炒枳殼　粉丹皮　薑汁炒山梔

二診　中脘烙熱較退，痛亦略鬆，然每晨面腫，頭暈耳鳴，無非火氣生風，蔓延所致。

金鈴子　製香附　川雅連淡吳萸同炒　麩炒枳殼　白蒺藜　東白芍
蜜水炒小青皮　十大功勞葉　桑葉

三診　氣注作痛漸輕，而咽中仍然如阻。時仍澀熱，還是氣火之鬱。

磨蘇梗　硃茯神　生香附　炒枳殼　磨鬱金　炒棗仁　煅龍齒　白蒺藜　粉丹皮　鉤鉤　逍遙丸

沈左　辛通氣分，中脘痞阻較定，痛嘔泄瀉，的是木乘土位。經云：寒則濕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

白芍一錢五分，吳萸四分，同炒　沉香麩二錢　茯苓三錢　枳殼一錢　砂仁七分　香元皮一錢五分　上猪桂三分，丸飯先服

左　胸陽旋轉而痛止，濁痰留戀而未清，欲使其氣分宣通，當問其誰爲阻我氣分者。

炒潛於术一錢五分　公丁香三錢　炮薑炭四分　橘紅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白蔻仁七分　炒枳實一錢　香圓皮一錢五分　川桂枝五分　雲茯苓三錢

照方十帖，研末爲丸，每服三錢。

某　痛勢大減，然氣衝至脘，則痛仍劇，大便不行，肝胃不和，氣濁內阻，再爲疏通。

青皮　金鈴子　鬱金　整砂仁　木香　檳榔　白蒺藜　製香附　川雅連淡吳萸同打

二診　大便已行，幷嘔涎水，痛勢遞減，而仍未止，再幸通胃陽。

薤白頭　製香附　沉香片　砂仁　上猪桂　製半夏　青陳皮　瓜蔞仁
茯苓

某　胃脘作痛，痛久氣血凝滯，中脘堅硬，恐結聚不散，而變外陽。

延胡索　瓦楞子　蓬莪术　當歸尾　南查炭　製香附　川鬱金　台烏藥　青陳皮　磨沉香　旋覆花　青葱管

尤右　脘痛氣撐腹滿，肢體震動，大便不解，厥氣縱橫，恐致發厥。

川楝子切，二錢五分　製香附三錢　白蒺藜三錢　炒白芍一錢五分　淡吳萸五分　鬱金一錢五分　醋炒青皮一錢　陳香橼皮一錢五分　磨沉香四分　煨天麻一錢五分　川雅連四分，吳萸同炒入煎　砂仁七分

左　中脘有形作痛，痛引背脊，痰氣交陽明，勢難杜截根株。

薤白頭三錢　瓜蔞仁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烏藥一錢　瓦楞子四錢　製香附二錢　延胡索酒炒，一錢五分　砂仁七分　淡吳萸四分，赤芍一錢五分，同炒　香元皮一錢五分

范右　中脘不時作痛，痛則牽引背肋，甚至嘔吐痰涎，膚腫面浮，往來寒熱。

肝胃不和，夾飲內阻。擬幸潤通降法。

薤白頭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白蒺藜三錢　白薑蠶三錢　橘紅一錢　瓜蔞霜四錢　白茯苓三錢　煨天麻一錢　紫丹參二錢

二診　脘痛已止，胸悶嘔吐亦減，兩關脈弦，還是肝陽犯胃未平也。

製半夏一錢五分　代赭石三錢　旋覆花包，一錢五分　白蒺藜三錢　炒竹茹一錢　白茯苓三錢　橘皮一錢　川雅連二分，淡乾薑二分，同炒。

《醫學衷中參西録・胃脘疼悶》　天津十區寶華里，徐氏婦，年近三旬，得胃脘疼悶證。

病因　本南方人，出嫁隨夫，久居北方，遠懷鄉里，歸寧不得，常起憂思，因得斯證。

證候　中焦氣化凝鬱，飲食停滯艱於下行，時欲呃逆，又苦不能上達，甚則蓄極綿綿作疼。其初病時，惟覺氣分不舒，服藥治療三年，病益加劇，且身形亦漸羸弱，呼吸短氣，口無津液，時常作渴，大便時常乾燥，其脈左右皆弦細，右脈又兼有牢意。

診斷　《內經》謂脾主思，此證乃過思傷脾以致脾不升胃不降也。爲其脾氣不上升，是以口無津液，呃逆不能上達；爲其胃氣不降，是以飲食停滯，大便乾燥。治之者當調養其脾胃，俾還其脾升胃降之常，則中焦氣化舒暢，疼脹自愈，飲食加多而諸病自除矣。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大甘枸杞八錢　生箭芪三錢　生鷄內金三錢，黃色的搗　生麥芽三錢　玄參三錢　天花粉三錢　天冬三錢　生杭芍二錢　桂枝尖錢半　生薑三錢　大棗三枚，劈開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方解　此方以山藥、枸杞、黃芪、薑、棗，培養中焦氣化，以麥芽升脾麥芽生用善升，以鷄內金降胃鷄內金生用善降，以桂枝升脾兼以降胃氣之當升者遇之則升，氣之當降者遇之則降，又用玄參、花粉諸藥，以調劑薑、桂、黃芪之溫熱，則藥性歸於和平，可以久服無弊。

復診　將藥連服五劑，諸病皆大輕減，而胃疼仍未脫然，右脈仍有牢意。度其疼處當有瘀血凝滯，擬再於升降氣化藥中加消瘀血之品。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大甘枸杞八錢　生箭芪三錢　玄參三錢　天花粉三錢　生麥芽三錢　生鷄內金二錢，黃色的搗　生杭芍二錢　桃仁三錢，去皮炒搗　廣三七二錢，軋細

藥共十味，將前九味煎湯一大盅，送服三七末一半，至煎渣再服時，仍送服餘一半。

效果　將藥連服四劑，胃中安然不疼，諸病皆愈，身形漸強壯，脈象已如常人，將原方再服數劑以善其後。

內科總部

嘔吐部

題解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乾嘔候》 但嘔而欲吐，吐而無所出，故謂之乾嘔。

《傷寒明理論・嘔吐》 傷寒嘔吐，何以明之？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噦；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即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

《丹溪心法・嘔吐》 凡有聲有物，謂之嘔吐；有聲無物，謂之噦。

《症因脈治・嘔吐論》 秦子曰：嘔以聲響名，吐以吐物言；有聲無物曰嘔，有物無聲曰吐；有聲有物曰嘔吐，皆陽明胃家所主。

《醫述・嘔吐・論證》 食剎則吐，謂之嘔；食入則吐，謂之暴吐；食已則吐，謂之嘔吐。

論說

《素問・診要經終論》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素問・刺瘧》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素問・咳論》 帝曰：六府之咳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咳，乃移於六府。脾咳不已，則胃受之。胃咳之狀，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

《素問・舉痛論》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素問・痹論》 凡痹之客五藏者，肺痹者，煩滿喘而嘔。

《素問・脈解》 太陰【略】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略】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咳上氣喘也。

《素問・刺禁論》 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

《素問・至真要大論》 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乃早秀。民病灑灑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

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

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肢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飢，臍下反動，氣游三焦。

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咳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太沖絕，死不治。

諸痿喘嘔，皆屬於上。【略】諸逆沖上，皆屬於火。【略】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肝脈【略】緩甚爲善嘔。

腎脈【略】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吟吟然，數唾。

《靈樞・經脈》 肝足厥陰之脈，【略】是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

《靈樞・四時氣》 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

《靈樞・五味論》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

《中藏經・論胃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胃氣絕則五日死。實則中脹便難，肢節疼痛，不下食，嘔吐不已；虛則腸鳴脹滿，引水，滑泄；寒則腹中痛，不能食冷物；熱則面赤如醉人，四肢不收持，不得安卧，語狂，目亂，便硬者是也。病甚則腹脇脹滿，吐逆不入食，當心痛，上下不通，惡聞食臭，嫌人語，振寒，喜伸欠。

《脈經・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肝膽俱實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厥陰與少陽經俱實也。病苦胃脹，嘔逆，食不消。

脾虛　右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太陰經也。病苦泄注，腹滿，氣逆，霍亂嘔吐，黃疸，心煩不得卧，腸鳴。

《脈經・病不可吐證》太陽病，當惡寒而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而數，此醫吐之過也。若得病一日、二日吐之，腹中飢，口不能食。三日、四日吐之，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此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

太陽病，吐之者，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少陰病，飲食入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此胸中實，不可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當溫之。

諸四逆厥者，不可吐之，虛家亦然。

《脈經・病可吐證》大法，春宜吐。

凡服湯吐，中病便止，不必盡劑也。

病如桂枝證，其頭不痛，項不強，寸口脈微浮，胸中痞堅，氣上撞咽喉，不得息，此爲胸有寒，當吐之。

病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濁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遲，寸口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即止。

少陰病，飲食入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當遂吐之。宿食在上管，當吐之。

病者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病在胸中，當吐之。

《脈經・平嘔吐噦下利脈證》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趺陽脈浮者，胃氣虛，寒氣在上，憂氣在下，二氣並爭，但出不入，其人即嘔而不得食，恐怖而死，寬緩即差。夫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也。

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吐也。陽緊陰數，其人食已即吐，陽浮而數亦爲吐。

寸緊尺澀，其人胸滿，不能食而吐，吐止者爲下之，故不能食。設言未止者，此爲胃反，故尺爲之微澀也。

寸口脈緊而芤，緊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則噎。關上脈數，其人則吐。

《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嘔吐。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上・虛勞嘔逆候》勞傷之人，五藏不安，六府不調。胃爲水穀之海，今既虛弱，爲寒冷所侵，不勝於水穀，故氣逆而嘔也。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下・虛勞嘔逆唾血候》夫虛勞多傷於腎。腎主唾，肝藏血，胃爲水穀之海。胃氣逆則嘔，腎肝傷損，故因嘔逆唾血也。

《諸病源候論・解散病諸候・解散嘔逆候》將適失宜，脾胃虛弱者，石勢結滯，乘於脾胃，致令脾胃氣不和，不勝於穀，故氣逆而嘔。調之即愈。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上・傷寒嘔候》傷寒陽明病，熱入胃，與穀氣并，故令嘔。或已經吐下，虛熱在藏，必飲水，水入則胃家虛冷，亦嘔也。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濈然，是爲轉在陽明。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也。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上・傷寒乾嘔候》此謂熱氣在於脾胃也。或發汗解後，胃中不和，尚有蓄熱，熱氣上熏，則心下否結，故乾嘔。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上・傷寒吐逆候》傷寒少陰病，其人飲食入口則吐，或心中溫溫，欲吐不能，當遂吐之。若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此

中有寒飲，不可吐也，當溫之。病人脈數，數爲有熱，當消穀引食，反吐者，師發其汗，陽微，膈氣虛，脈則爲數，數爲客陽，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時氣嘔候》 胃家有熱，穀氣入胃，與熱相幷，氣逆則嘔。或吐、下后，飲水多，胃虛冷，亦爲嘔也。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上・時氣乾嘔候》 熱氣在於脾胃，或發汗解後，或大下之後，胃內不和，尚有蓄熱，熱氣上熏，故心煩而嘔也。

《諸病源候論・熱病諸候・熱病嘔候》 胃內有熱，則穀氣不和，新穀入胃，與熱氣相搏，胃氣不平，故嘔。或吐下已後，藏虛亦令嘔也。

《諸病源候論・温病諸候・温病嘔候》 胃中有熱，穀氣入胃，與熱相幷，氣逆則嘔，或吐下後，飲水多，胃虛冷，亦爲嘔也。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上氣嘔吐候》 肺主於氣，肺爲邪所乘，則上氣。此爲膈內有熱，胃間有寒，寒從胃上乘於肺，與膈內熱相搏，故乍寒乍熱而上氣。上氣動於胃，胃氣逆，故嘔吐也。

《諸病源候論・咳嗽病諸候・咳逆上氣嘔吐候》 五藏皆稟氣於肺，肺感微寒則咳嗽也。寒搏於氣，氣聚還肺，而邪有動息。邪動則氣奔逆上，氣上則五臟傷動，動於胃氣者，則胃氣逆而嘔吐也。此是肺咳連滯，氣動於胃而嘔吐者也。

又有季夏脾王之時，而脾氣虛不能王，有寒氣傷之而咳嗽，謂之脾咳。其狀，咳則右脇下痛，喑喑引髆背，甚則不可動，動則咳發。脾與胃合，脾咳不已，則胃受之。其狀，咳嗽而嘔，嘔甚則長蟲出是也。

凡諸咳嗽，甚則嘔吐，各隨證候，知其府藏也。

《諸病源候論・痢病諸候・嘔逆吐痢候》 嘔逆吐痢者，由腸胃虛，邪氣幷之，藏府之氣自相乘克也。《脈經》云：心乘肝則吐痢。心，火也；肝，木也；火木，子母也。火乘於木，子扶母也，此爲二藏偏實也。大腸，金也；胃，土也；金土，母子也。大腸虛則金氣衰微，不能扶土，致令胃氣虛弱，此兩府偏虛也。木性克土，火性克金，是爲火木相扶，心肝俱盛；而金畏於火，土畏於木，則爲腸胃皆弱。腸虛弱則泄痢，胃虛弱則嘔吐，故逆而復吐利也。

診其關上脈數，其人吐。跗陽脈微而澀，微則下痢，澀即吐逆也。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乾嘔候》 乾嘔者，胃氣逆故也。但嘔而欲吐，吐而無所出，故謂之乾嘔。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嘔噦候》 嘔噦之病者，由脾胃有邪，穀氣不治所爲也。胃受邪氣，逆則嘔；脾受邪氣，脾脹氣逆，遇冷折之，氣逆不通則噦也。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嘔吐候》 嘔吐者，皆由脾胃虛弱，受於風邪所爲也。若風邪在胃，則嘔；膈間有停飲，胃內有久寒，則嘔而吐。其狀：長大息，心里澹澹然，或煩滿而大便難，或溏泄，幷其候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云：八月勿食薑，一云被霜瓜，向冬發寒熱及溫病，食欲吐，或心中停飲不消，或爲反胃。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嘔吐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亂而嘔吐者，是冷氣客於府藏之間，或上攻於心，則心痛，或下攻於腹，則腹痛。若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利。而此嘔吐，是冷入於胃，胃氣變亂，冷邪既盛，穀氣不和，胃氣逆上，故嘔吐也。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嘔噦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亂而嘔噦者，由吐利後，胃虛而逆則嘔；氣逆遇冷折之，氣不通則噦。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乾嘔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亂乾嘔者，由吐下之後，脾胃虛極，三焦不理，氣否結於心下，氣時逆上，故乾嘔。乾嘔者，謂欲嘔而無所出也。若更遇冷，冷折於胃氣，胃氣不通，則變成噦。

《諸病源候論・霍亂病諸候・霍亂嘔而煩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亂嘔而煩者，由吐下後胃虛而氣逆，故嘔也；氣逆乘心，故煩。所以嘔而煩也。

《三因方・嘔吐叙論》 嘔吐雖本於胃，然所因亦多端，故有寒熱飲食血氣之不同，皆使人嘔吐。據論云：寒氣在上，憂氣在下，二氣幷爭，但出不入。此亦一涂，未爲盡論。且如氣屬內因，則有七種不同；寒涉外因，則六淫分異，皆作逆，但鬱於胃則致嘔，豈拘於憂氣而已。況有宿食不消，中滿溢出，五飲聚結，隨氣番吐，痼冷積熱，及瘀血凝閉，更有三焦漏氣走哺，吐利泄

血，皆有此證，不可不詳辨也。

《原病式・元氣爲病・熱類》 嘔：胃膈熱甚則爲嘔，火氣炎上之象也。

《保命集・病機論》 諸喘嘔逆皆屬於上，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華蓋，故肺熱葉焦發痿躄，是氣鬱不利，病喘息而嘔也。嘔謂嘔酸水，火氣炎上之象也，胃鬲熱甚則爲嘔也。若衰火之炎，痿躄則愈。利肺之氣，喘息自調也。道路開通，吐嘔則除。凡病嘔涌溢食，皆屬火也。王注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經所謂三陽有餘則爲痿易。王注曰：易有變常用自痿弱無力也，故此者熱之明矣。

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流而不腐，動而不蠹，故吐嘔酸者，胃鬲熱甚則鬱滯於氣，物不化而爲酸也。酸者肝木之味，或言吐酸爲寒者，誤也。暴注者，注泄也，乃腸胃熱而傳化失常。經所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下迫者後重裏急，窘迫急痛也。火性急速而能造物故也，俗云虛坐努責而痛也。

《此事難知・陽明證・嘔吐噦胃所主各有經乎》 答曰：胃者，總司也。內有太陽、陽明、少陽三經之別，以其氣血多少，而與聲物有無之不同。即吐屬太陽，有物無聲，乃血病也，有食入即吐嘔，食已則吐，食久則吐之別。嘔屬陽明，有物有聲，氣血俱病也。仲景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噦屬少陽，無物有聲，乃氣病也。以此推之，則大便亦各有經耳。但察其有物無聲，有物有聲，無物有聲，則知何經也。至於脾病，後出餘氣，以五臭分之，則知何藏入中州而病也。

《古今醫鑑・嘔吐・證》 夫嘔吐者，飲食入胃而復逆出也。有物無聲謂之吐，有聲無物謂之噦，嘔吐謂之有聲有物。

《醫略・嘔吐》 嘔吐之症，有虛有實。或犯寒涼，或傷冷食，或胃火上衝，或肝氣上逆，或因痰飲聚於胸中，或因傷寒表邪傳入少陽，皆實邪也。如胃脘不脹，胸膈不痛，內無熱躁，外無寒熱，無食無火而多惡心。聞食即嘔，見風即吐，或在病後，皆虛邪也。河間專主胃火，景岳專主胃寒。愚按《至眞要大論》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又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又《舉痛論》曰：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又曰：太陽之復，心胃生寒，胸中不和，唾出清水，及爲噦噫。則經文互異，其症之有寒有熱，從可想矣。然寒熱之辨，要必以脈之遲速爲斷，或以薑湯、冷水試之亦可。至於偶然邪滯犯胃，或痰、食、風、火、寒、濕俱有之。心中泛泛不寧，欲吐不吐，此爲惡心也。又有吐蚘者，多或數十條，亦有胃火、胃虛、胃寒之殊。又有食陰冷物，中寒毒者，則吐而兼瀉也。是在臨症者之以意消息，隨症施治，斯得之矣。

綜述

《傷寒論・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并治》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之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無津液，陰陽脈自和者，必自愈。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飲水而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一作縱。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傷寒吐下發汗後，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吐利發汗後，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略】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屬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略】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懊憹，屬梔子豉湯；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湯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略】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屬旋復代赭湯。【略】

傷寒，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屬白虎加人參湯。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一云順衣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屬大承氣湯。【略】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略】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一云嘔止小安。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可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下之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略】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略】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屬甘草瀉心湯。【略】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屬調胃承氣湯。【略】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屬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金匱要略・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欬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

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脈經・平三關病候并治宜》 寸口脈數，即爲吐，以有熱在胃脘，重胸中。宜服藥吐之，及針胃脘，服除熱湯。若是傷寒七八日至十日，熱在中，煩滿渴者，宜服知母湯。

寸口脈滑，陽實，胸中壅滿，吐逆，宜服前胡湯，針太陽、巨闕，瀉之。

寸口脈實，即生熱，在脾肺，嘔逆氣塞；虛，即生寒，在脾胃，食不消化。有熱，即宜服竹葉湯、葛根湯；有寒，宜服茱萸圓、生薑湯。

寸口脈細，發熱，吸吐。宜服黃芩龍膽湯。吐不止，宜服橘皮桔梗湯，灸中府。

《脈經・病可温證》 少陰病，其人飲食入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當溫之，宜四逆湯。

《中藏經・辨三痞論並方・辨中痞候並方》 中痞者，腸滿，四肢倦，行立艱難，食已嘔吐，冒昧，減食或渴者，是也。

宜用後方：

大黃一兩。濕紙十重包裹，煨，令香熟，切作片子　檳榔一（六）枚　木香一分

右爲末，生蜜爲圓，如桐子大。每服三十圓，生薑湯下。食後、日午，日進二服。未減，加之。效，即勿再服。

附方：

桂五錢。不見火　檳榔一箇　黑牽牛四兩。生，爲末二兩

右爲末，蜜酒調二錢，以利爲度。

《肘後方・治卒胃反嘔吪方》 《葛氏》治卒乾嘔不息方：破鷄子去白，吞中黃數枚，即愈也。

又方：搗葛根，絞取汁，服一升許。

又方：一云蔗汁，溫令熱，服一升，日三。一方生薑汁，服一升。

又方：甘草、人參各二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取二升。分爲三服。

治卒嘔吪，又厥逆方：用生薑半斤，去皮切之，橘皮四兩，擘之。以水七升煮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日三服。

又方：蘡薁藤，斷之當汁出，器承取飲一升。生葛藤尤佳。

治卒吪不止方：飲新汲井水數升，甚良。

又方：痛爪眉中夾間氣也。

又方：以物刺鼻中各一分來許，皂莢內囊中，令嚏，差。

又方：但閉氣仰引之。

又方：好豉二升，煮取汁，服之也。

又方：香蘇濃煮汁，頓服一二升，良。

又方：粢米三升，爲粉，井花水服之，良。

又方：用枇杷葉一斤，拭去毛，炙。水一斗，煮取三升，服蘆根，亦佳。

治食後喜嘔吐者，燒鹿角灰二兩，人參一兩，搗末。方寸匕，日三服。姚同。【略】

附方

張仲景方，治反胃嘔吐，大半夏湯。

又方：主嘔噦，穀不得下，眩悸，半夏加茯苓湯。

《千金方》治反胃，食即吐。搗粟米作粉，和水，丸如梧子大七枚，爛煮內醋中。細呑之，得下便已，麵亦得用之。

又方：治乾噦，若手足厥冷，宜食生薑。此是嘔家聖藥。

治心下痞堅，不能食，胸中嘔噦。生薑八兩，細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夏五合，洗去滑，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二味合煮，取一升半，稍稍服之。

又方：主乾嘔。取羊乳一杯，空心飲之。

《經驗方》治嘔逆反胃散。大附子一個，生薑一斤。細銼煮研如麵糊，米飲下之。

又方：治丈夫婦人吐逆，連日不止，粥食湯藥不能下者，可以應用，此候效摩丸。五靈脂不夾土石，揀精好者不計多少。搗羅爲末，研狗膽汁和爲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煎熱生薑酒摩令極細，更以少生薑酒化以湯，湯藥令極熱，須是先做下粥，溫熱得所，左手與患人藥吃，不得嗽口，右手急將粥

與患人吃，不令太多。

又方：碧霞丹，治吐逆立效。北來黃丹四兩，篩過，用好米醋半升，同藥入銚內，煎令乾，卻用炭火三秤，就銚內煅透紅，冷取，研細爲末，用粟米飯丸，如桐子大。煎酵湯下七丸，不嚼只一服。

孫眞人《食忌》，治嘔吐。以白檳榔一顆煨，橘皮一分炙，爲末。水一盞，煎半盞服。

《廣濟方》治嘔逆不能食。訶梨勒皮二兩，去核。熬爲末，蜜和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二十丸，日二服。

《食醫心鏡》主脾胃氣弱，食不消化，嘔逆反胃，湯飲不乾。

粟米半升，杵細，水和丸如梧子大，煮令熟。點少鹽，空心和汁吞下。

《金匱玉函》方治五噎心膈氣滯，煩悶吐逆，不下食。蘆根五兩，銼，以水三大盞，煮取二盞，去滓。不計時，溫服。

又方：治嘔。麻仁三兩，杵，熬，以水研取汁。著少鹽，吃立效，李諫議用極妙。

《千金要方・胃府・嘔吐噦逆》 夫吐家，脈來形狀如新卧起，陽緊陰數，其人食已即吐，陽浮而數亦爲吐。寸口脈緊而芤，緊即爲寒，芤即爲虛，寒虛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即噎。關上數，其人則吐。趺陽脈微而澀，微即下利，澀即吐逆，穀不得入。趺陽脈浮者，胃氣虛，寒氣在上，憂氣在下，二氣並爭，但出不入，其人即嘔而不得食，恐怖如死，寬緩即差。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難治。論曰：凡服湯嘔逆不入腹者，先以甘草三兩，水三升，煮取二升，服之得吐，但服之不吐益佳。消息定，然後服餘湯，即流利更不吐也。凡嘔者，多食生薑，此是嘔室聖藥。

半夏湯　主逆氣，心中煩悶，氣滿，嘔吐氣上。

前胡湯　主寒熱嘔逆，少氣，心下結聚，彭亨滿不得食，寒熱消渴，補不足。

治嘔吐，四肢痹冷，上氣腹熱，三焦不調方：

前胡　芎藭　甘草　當歸　石膏　人參　桂心　橘皮各二兩　芍藥三兩　半夏四兩　生薑五兩　大棗三十枚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下黃芩三兩合煮，取三升，分三服。一方不用黃芩。

治嘔吐不止，小麥湯。治嘔而膈上寒，豬苓散。

治嘔逆，胃氣虛邪風熱，不下食，犀角人參飲子。

治春夏時行傷寒，寒傷於胃，胃冷變惋方：

白茅根一升　橘皮　桂心　葛根各二兩

右四味㕮咀，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數進服，盡更合。有熱去桂。

治諸嘔噦，心下堅痞，鬲間有水，痰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

治嘔噦方：

人參一兩　胡麻人八合　橘皮一分　枇杷葉八兩

右四味㕮咀，以水一斗，煮枇杷葉，取五升，下藥煮取三升，內麻人稍飲之。

治氣厥嘔噦不得息方：

豉一升　半夏八兩　生薑二兩　人參　前胡　桂心　甘草各一兩

右七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又方：

大棗十五枚　橘皮二兩　豉一升　附子一枚　生薑　甘草各一兩

右六味㕮咀，以水九升，煎取二升，分三服，日三。

治嘔噦方：蘆根切，三升，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四服。

治卒嘔噦厥逆方：飲新汲冷水三升，佳。

治乾嘔、噦，若手足厥冷者，橘皮湯。

治傷寒後噦、乾嘔，不下食方：

生蘆根切一升　青竹茹一升　粳米三合　生薑一兩

右四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不止，服三劑。

又方：

通草　橘皮各二兩　生蘆根切一升　粳米三合

右四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三服。

治乾嘔吐逆，涎沫出者方：

半夏　乾薑各等分

右二味㕮咀，以漿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頓服之，日三。

治病人乾嘔方：取羊乳汁飲一杯。

治食已吐其食方：

大黃四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

治食飲輒吐方：頓服生熟湯三升，即止。

《外臺秘要・傷寒嘔噦》《病源》：傷寒病後，胃氣不和，此由初受病時，毒熱氣盛，多服冷藥瀉下，及飲冷水，病折以後，熱勢既退，冷氣乃動，故使心下堅牢，噫噦食臭，腹內雷鳴而泄利，此由脾胃氣虛冷故也。

仲景《傷寒論》療嘔噦，心下悸，痞鞕不能食，小半夏湯。

又：療嘔噦，心下痞鞕者，以膈間有水，頭眩，悸，半夏加茯苓湯。

又：療胸內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心中憒憒然徹無聊賴者，生薑汁半夏湯，兼主天行。

又：療乾嘔、噦，若手足厥冷者，小橘皮湯，兼主天行。

《深師》：療傷寒病，惋不止，甘草湯，兼主天行。

又：半夏散。

又：赤蘇湯。

又：乾薑丸。

又：療傷寒噦，甘竹筎湯。

又：療傷寒嘔、噦、胸滿虛煩不安，大橘皮湯。

《小品》：茅根橘皮湯，療春夏天行傷寒，胃冷變惋。

《千金》：療傷寒後嘔噦，及乾嘔，不下食，生蘆根飲。

又，療傷寒後嘔噦，通草湯。

《千金翼》：乾嘔，吐涎沫而頭痛，茱萸湯主之。

《外臺秘要・天行嘔逆方》《病源》：胃家有熱，穀氣入胃，與熱相幷，氣逆則嘔。或吐下後，飲水多，胃虛冷，亦爲嘔也。

《廣濟》：療天行惡寒壯熱，食則嘔逆，前胡湯。

《崔氏》：療天行數日或十許日，而表不解，心下有水，熱毒相搏，遂嘔，時復有欬者，增損阮氏小青龍湯。

《近效》：療天行壯熱，嘔逆不下食，橘皮湯。

《必效》：療天行嘔吐不下食方：取臘月兔頭幷皮毛，燒令煙盡，擘破作黑灰，搗羅之。以飲汁服方寸匕，則下食，不差更服。燒之勿令大耗，無所忌。此用頻效。

《救急》：療天行後，嘔逆不下食，食入則出方：取羊子肝如食法，作生淡食，不過三兩度，則止。

又方：以雞子一枚，於沸湯中煮三五沸，則出水浸之，外寒內熱則吞之，神效。無所忌。

《集驗》：療天行後，氣膈嘔逆不下食，生蘆根湯。

《外臺秘要・乾嘔方》《病源》：乾嘔者，胃氣逆故也。但嘔而欲吐，吐而無所出，故謂之乾嘔也。

《廣濟》：療卒乾嘔不息方：破雞子去白，吞中黃數枚，則愈。

又方：生葛根絞取汁，服一升。

又方：甘庶汁，溫令熱，服一升，日三服。一云甘草汁。

《集驗》：療病人乾嘔方：取羊乳汁，飲一杯。

又：療吐逆乾嘔，生薑湯。

《崔氏》：療患嘔，人參湯。

《外臺秘要・嘔噦方》《病源》：嘔噦之病者，由脾胃有邪，穀氣不消所爲也。胃受邪，氣逆則嘔。脾受邪，脾脹氣逆，遇冷折之，氣逆不通則噦也。

《廣濟》：療嘔噦不止，橘皮湯。

《肘後》：療嘔噦方：生蘡薁藤斷之，當汁出器承，取飲一升，生葛藤尤佳。

又方：枇杷葉一斤，拭毛，蜜炙，水一斗，煮取三升，分再服。

《必效》：療嘔噦方：取蘆根五兩，切，以水五升，煮取三升，頓服。兼以童子小便一兩合，不過三服則差。

《外臺秘要・嘔逆吐方》《病源》：嘔吐者，皆由脾胃虛弱，受於風邪所爲也。若風邪在胃則嘔。膈間有停飲，胃內有久寒，則嘔而吐。其狀，長太息，心裏澹澹然，或煩滿而大便難，或溏泄，並其候。

《養生方》云：八月勿食薑。一云被霜瓜向冬發寒熱及溫病，食欲吐，或心中停飲不消，或爲反胃。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正坐，兩手向後捉腕，反向拓席，盡勢使腹弦弦，上下七，左右換手亦然。除腹肚冷風、宿氣，或胃口冷，食飲進退吐逆不

下。又云：偃卧，展兩脛兩手，左右蹻兩足踵，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腹中病食苦嘔。又云：坐直舒兩足，以兩手挽兩足，自極十二通，愈腸胃不能受食吐逆。以兩手直義兩腳底，兩腳痛舒，以頭抵膝上，自極十二通，愈腸胃不能受食吐逆。

仲景《傷寒論》：嘔吐病在隔上，後必思水者，急與之。思水，與豬苓散。

《必效》：小麥湯，主嘔吐不止。

又：凡服湯嘔逆不入腹者方：先單煮炙甘草三小兩，以水三升，煮取二升，服之得吐。但更服不吐益好。消息定，然後服餘湯，則流利更不吐也。忌海藻、菘菜。

《延年》：人參飲主吐。

又：麥門冬飲，主風邪熱氣衝心，心悶短氣，吐不下食。

又：甘草飲，主脾腎冷氣乘心，痛悶吐利，四肢逆冷，或煩疼。

《新附近效》：療嘔逆方：白油麻一大合，以清酒半升，煎取三合，看冷熱得所去油麻，以酒頓服之，立驗，無忌。

又方：麻仁三合，熬擣以水研取汁，著少鹽喫，立效。李諫議用有效。

《外臺秘要・嘔逆不下食方》《廣濟》：療嘔逆不能多食方。

訶梨勒三兩，去核煨煨。宋本作熬

右一味，擣爲散，蜜和丸，空腹服二十丸，日二服，以知爲度，利多減服，無所忌。尚德按：訶黎勒，《唐本草》云：冷氣心腹脹滿下食。仲景亦止云療氣痢而已並無濇腸之說。

又：療嘔逆不下食，腹中氣逆，豆蔻子湯。

又：療兩脇下妨嘔逆不下食，柴胡湯。

又：療患身體煩疼，頭痛，喫食嘔逆，不得食，柴胡湯。

又：療虛熱，嘔逆不下食，食則煩悶，地黃飲子。

又：療煩熱，嘔逆不下食，食則吐出，麥門冬湯。

《備急》：療吐逆，水米不下，乾薑甘草湯。

《延年》：人參飲，主嘔不能食。

《外臺秘要・許仁則療嘔吐方》許仁則：療嘔吐病有兩種：一者積熱在胃，嘔逆不下食；一者積冷在胃，亦嘔逆不下食。二事正反，須細察之，必其食飲寢處將息傷熱，又素無冷病，年壯力強，膚肉充滿，此則是積熱在胃，致此嘔逆。如將息食飲寢處不熱，又素有冷病，年衰力弱，膚肉瘦悴，此則積冷在胃，生此嘔逆。若是積冷，嘔逆經久，急須救之，不爾，甚成反胃。病積熱在胃，嘔逆不下食，宜合生蘆根五味飲服。

又：依前生蘆根等五味飲，服之雖可，然未能全除者，宜合茯苓等五味丸服之。

又：積冷在胃，嘔逆不下食，宜合半夏等二味丸服之。

又：依前半夏等二味丸，雖覺漸損，然病根不除，欲多合前丸，又慮毒藥不可久服，欲不服藥，又恐病滋蔓，宜合人參等七味丸服之。

《外臺秘要・雜療嘔吐噦方》仲景《傷寒論》：夫嘔家有癰膿者，不可療也，其嘔膿盡自愈。若先嘔後渴者，爲欲解也。先渴後嘔者，爲水停在心下，此屬飲家。

嘔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療，四逆湯主之。

又：嘔心下痞堅者，大半夏湯主之。

又：乾嘔下利，黃芩湯主之。

《類證活人書・問嘔乾嘔附》無陽則厥，無陰則嘔。嘔者，足陽明胃之經。足陽明之氣下行，今厥而上行，故爲氣逆，氣逆則嘔。仲景云：嘔多，雖不大便，不可下，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濈然汗出而解。大抵嘔證不一，各有治法。要之，小柴胡湯，尤相主當耳。與小柴胡湯，胸脇滿而嘔，日晡發潮熱者，可小柴胡湯加芒硝也。若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與大柴胡湯也。大便秘者，方加大黃。大柴胡治嘔最妙，爲內有枳實故也。枳實去穢壓虛氣，須是去大黃。仲景云：嘔多雖有陽明，愼不可下。官局桔梗湯最良，亦用枳實耳。古人治嘔，多用半夏、生薑。孫眞人云：生薑是嘔家聖藥，仲景治嘔皆用之。太陽與陽明合病，必下利。若不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生薑湯主之。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痛欲嘔者，黃連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而自利，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金匱》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小半夏加橘皮湯，皆可選用也。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嘔而發渴者，豬苓湯主之。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急與之。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仲景云：本渴，飲水而嘔者，柴胡不中與也。宜治膈間有水，赤茯苓湯主之。若少陰證而嘔者，眞武湯去附子加生薑也。若汗，若吐，若下後，虛

煩不得眠，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傷寒差後嘔者，有餘熱在胃脘，竹葉石膏湯加生薑主之。又問：有乾嘔者，何也？大凡嘔者，飲食不下；乾嘔者，今人所謂惡也。或因汗出，或因有水，或因下利，脾胃有熱，故使乾嘔，官局中桔梗湯最佳。仲景治法，汗自出，乾嘔者，桂枝證也；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者，小青龍也；身涼汗出，兩脇痛，或乾嘔者，十棗湯也；少陰下利，脈微，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也。少陰下利，裏寒外熱，脈微欲絕，或乾嘔者，通脈四逆湯也。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也。《傷寒論》云：食穀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仲景無治法。大抵吳茱湯治少陰證也，穀入胃而嘔屬陽明，宜與小柴胡湯。若病人直患嘔吐，而復腳弱，或疼，乃是腳氣，當作腳氣治之。

《類證活人書・問吐》 吐有冷熱二證。寸口脈數，手心熱，煩渴而吐，以有熱在胃脘，五苓散主之。傷寒有表證，渴欲飲水也，水入口即吐者，名曰水逆，由心經受熱，而小腸不利故也，宜服五苓散。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小半夏加茯苓湯、大半夏加橘皮湯主之。曾經汗下，關脈遲，胃中虛冷而吐，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寒多不飲水而吐者，理中湯去朮加生薑主之。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吐利，手足逆冷，煩躁甚者，吳茱萸湯主之。若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

《類證活人書・問嘔吐而利》 嘔吐而下利，有兩證。仲景云：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下之。又有霍亂證，霍亂嘔吐而利，熱多而渴者，五苓散；寒多不飲水者，理中丸。或有寒腹滿痛，或四支拘急，下利，腳轉筋，理中湯加附子一枚生用，幷粗末作湯服之。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支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主之。吐利止而身體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仲景大柴胡一證云：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主之，即非霍亂也。吐利已，汗出而厥，四支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湯。若夏月中暑霍亂，上吐下利，心腹撮痛，大渴煩躁，四支逆冷，冷汗自出，兩腳轉筋，宜服香薷散，須井中沉令極冷，頓服之乃效。

《全生指迷方・嘔吐》 論曰：嘔吐者，由清濁不分，中焦氣痞。若心下牢大如杯，或時寒時熱，朝食則暮吐，暮食則朝吐，關脈弦緊，弦則爲虛，緊則爲寒，虛寒相搏，此名爲格，與關格同也，是謂反胃，青金丹、朴附丸主之。

若心中溫溫常欲嘔，聞食吐酸，由宿寒在胃，不能運水穀，中脘成痰，其關弦，脈小而短，白朮丸、大半夏湯主之。

若心上汪洋嘈煩，頭目時痛，胸中不利，或嘔膽汁，大便或利或秘，喜渴，此中脘伏痰，旋覆丸主之。

若心下虛滿，不入飲食，時時欲嘔，嘔無所出，慬慬短氣，由他病差後，復爲寒邪傷氣，氣寒則不能食，胃無穀氣以養，其脈微弱，大藿香散主之。

若心下煩，不喜熱物，得熱即嘔，喜渴，由胃受邪熱，胃熱則氣濁，陰陽渾亂，其脈虛數，或細而疾，竹茹湯主之。

若心下悶亂，嘔吐不止，臥起不安，手足躁擾，水漿不下，由冷熱不和，邪正相干，清濁不分，陰陽錯亂，喜冷者因熱，惡冷者因寒，名曰霍亂。其脈弦大者，寒也，大理中湯、半硫丸主之。其脈數疾者，熱也，小藿香散、青金散主之。

若卒然嘔吐，胸中痞悶，氣不下行，由飲食過傷，胸氣滯而不轉，胃中爲濁，逆行則吐，其脈沉疾，金汁丸主之。

若痛而嘔者，此寒氣客於腸胃，腸胃得寒則聚沫，聚沫則痛，痛則氣逆，逆則津液反出而嘔，其脈緊細而滑，粳米湯主之。

若因嘔而噦者，吳茱萸丸主之。

《本事方》三之卷外 順氣木香散　治氣不升降，嘔逆惡心，胸膈痞滿，脇肋脹悶，及酒食所傷，噫氣吞酸，心脾刺痛，大便不調，面黃肌瘦，不思飲食，兼療婦人血氣刺痛，及一切冷氣繞臍撮痛。

《本事方・翻胃嘔吐霍亂》 定嘔吐利膈，枇杷葉散。

食後多吐，欲作翻胃，白朮散。

治胃熱嘔吐，竹茹湯。

胃熱者，手足心熱。政和中一宗人病傷寒，得汗身涼，數日忽嘔吐，藥與飲食俱不下，醫者皆進丁香、藿香、滑石等藥，下咽即吐。予曰：此正汗後餘熱留胃脘，孫兆竹茹湯政相當爾。亟治藥與之，即時愈。《良方》槐花散亦相類。

治熱吐，槐花散。

治霍亂吐瀉不止及轉筋，諸藥不效者，一粒治一人，青金丹。

治嘔吐不止，香靈丸。

《扁鵲心書・嘔吐反胃》 凡飲食失節，冷物傷脾，胃雖納受而脾不能運，故作吐，宜二聖散、草神丹，或金液丹。若傷之最重，再兼六慾七情有損者，則飲蓄於中焦，令人朝食暮吐，名曰番胃，乃脾氣太虛，不能健運也。治遲則傷人，若用攻尅，重傷元氣立死，須灸左命關二百壯，服草神丹而愈。若服他藥，則不效。嘔吐一證，先當審其所因。輕者，二陳、平胃、藿香正氣，一劑可定；虛者，六君、理中亦易爲力。唯重者一時暴吐，厥逆汗出，稍失提防，躁脫而死，不可不知。至於番胃，雖屬緩證，治頗棘手，惟在醫者細心，病人謹攝，治以丹艾，庶可獲全，不然生者少矣。

五膈散　治肺傷寒，誤服涼藥，冰消肺氣，胸膈膨脹，嘔吐酸水，口中如含冰雪，體倦減食，或成冷勞胸中冷痰，服此皆效。

《傷寒明理論・嘔吐》 傷寒嘔吐，何以明之？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噦；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即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傷寒嘔有責於熱者，有責於寒者。至於吐家，則悉言虛冷也。經曰：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又曰：胃中虛冷故吐也。嘔家則不然，嘔有熱者，有寒者，有停飲者，有胃脘有膿者，皆當明辨之。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與其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大柴胡湯主之者，是邪熱爲嘔者也。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與其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是寒邪爲嘔者也。先嘔後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後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是停飲嘔者。嘔家有癰膿，不須治，膿盡自愈，是胃脘有膿而嘔也。諸如此者，雖有殊別，大抵傷寒表邪欲傳裏，裏氣上逆，則爲嘔也。是以半表半裏證，多云嘔也。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是知邪氣傳裏者，必致嘔也。至於乾薑附子湯證云，不嘔不渴，爲裏無熱。十棗湯證云，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即此觀之，其嘔爲裏熱明矣。嘔家之爲病，氣逆者必散之，痰飲者必下之。《千金》曰：嘔家多服生薑，此是嘔家聖藥，是要散其逆氣也。《金匱要略》曰：嘔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嘔則止，是要下其痰飲也。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者，謂其氣逆而未收斂爲實也。其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已爲難治，蓋謂其虛寒之甚也。醫者必審其邪氣之虛實，疾證之逆順，爲施藥圓治則當矣。

《三因方・嘔吐敘論》 嘔吐雖本於胃，然所因亦多端，故有寒熱飲食血氣之不同，皆使人嘔吐。據論云：寒氣在上，憂氣在下，二氣幷爭，但出不入。此亦一途，未爲盡論。且如氣屬內因，則有七種不同；寒涉外因，則六淫分異，皆作逆，但鬱於胃則致嘔，豈拘於憂氣而已。況有宿食不消，中滿溢出，五飲聚結，隨氣番吐，痼冷積熱，及瘀血凝閉，更有三焦漏氣走哺，吐利泄血，皆有此證，不可不詳辨也。

《三因方・寒嘔證治》 病者胃中寒，心下淡淡，四肢厥冷，食即嘔吐，名曰寒嘔。或因傷食多，致傷胃氣；或因病曾經汗下，致胃氣虛冷之所爲也。

四逆湯　治寒嘔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

生硫黃丸　治同前。

靈液丹　治胃中虛寒，聚積痰飲，食飲不化，噫醋停酸，大便反堅，心胸脹滿，惡聞食氣；婦人妊娠惡阻，嘔吐不納食者。

《三因方・熱嘔證治》 病者胃中挾熱煩躁，聚結涎沫，食入即吐，名曰熱嘔。或因胃熱伏胃，及傷寒伏熱不解，濕疸之類，皆熱之所爲也。

小柴胡湯　治熱嘔。

治法曰：病者嘗發汗，令陽微，隔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吐。當作寒嘔治之，不可用此。

《三因方・痰嘔證治》 病者素盛今瘦，腸中瀝瀝有聲，食入即嘔，食與飲幷出，名曰痰嘔。或因氣鬱，涎結於胃口；或因酒食甜冷，聚飲之所爲也。

大半夏湯　治心氣不行，鬱生涎飲，聚結不散，心下痞鞕，腸中瀝瀝有聲，食入即吐。

茯苓澤瀉湯　治同前。

《三因方・食嘔證治》 病者胸腹脹悶，四肢厥冷，惡聞食臭，食入即嘔。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名曰食嘔。此由飲食傷脾，宿穀不化之所爲之。

大養胃湯　治飲食傷脾，宿穀不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上氣復熱，四肢冷痹，三焦不調；及胃虛寒氣在上，憂氣在下，二氣幷爭，但出不入，嘔不得食。

治中湯　治同前。兼治中寒，飲食不化，吞酸喫噦，食則膨亨，脹滿

嘔逆。

《三因方・血嘔證治》 病者心下滿，食入即嘔，血隨食出，名曰血嘔。此由瘀蓄冷血，聚積胃口之所爲也。

茯苓湯　治憂怒兼幷，氣攻血溢，停留胃管，噯聞血腥，嘔吐食飲；及妊娠中脘宿冷，冷血侵脾，惡聞食氣，病名惡阻。

當歸湯　治三焦虛損，或上下發，泄吐唾血，皆從三焦起，或因熱損發，或因酒發，悉主之。

《三因方・氣嘔證治》 病者心膈脹滿，氣逆於胸間，食入即嘔，嘔盡卻快，名曰氣嘔。胃者，足陽明，合榮於足，今隨氣上逆，結於胃口，故生嘔病也。

茱萸人參湯　治氣嘔胸滿，不納食，嘔吐涎沫，頭疼。

藿香湯　治心下虛滿，飲食不入，時時嘔吐，惙惙短氣；或大病將理不復，胃氣無以養，日漸羸弱。

《三因方・漏氣證治》 病者身背皆熱，肘臂攣痛，其氣不續，膈間厭悶，食入，則先吐而後下，名曰漏氣。此因上焦傷風，開其腠理，上焦之氣，剽悍滑疾，遇開即出，經氣失道，邪氣內着，故有是證。

麥門冬湯　治上焦伏熱，腹滿不欲食，食入胃未定，汗出，身背皆熱；或食入，先吐而後下，名曰漏氣。

《三因方・走哺證治》 病者下焦實熱，大小便不通，氣逆不續，嘔逆不禁，名曰走哺。此下焦氣，起於胃下口，別入回腸，注於膀胱，幷與胃傳糟粕而下大腸，令大小便不通，故知下焦實熱之所爲也。

人參湯　治下焦伏熱，氣逆不續，大小便不通，嘔吐不禁，名曰走哺。

厚朴湯　治乾嘔，嘔而不逆，熱少冷多，好唾白沫清涎，噫氣吞酸，此由上焦閉寒。

三物豬苓散　治嘔吐病在膈上；思水者，是欲解也。

《三因方・凡例》 凡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此屬飲家。又傷寒差後，餘熱在胃嘔者，依傷寒後證治之；若腳弱脾疼而嘔者，此腳氣內攻，宜急依腳氣門治之；更有婦人懷娠惡阻嘔吐，亦各從其門類。或中毒而嘔，以解毒藥解之；酒家嘔吐，當以解醒藥解之。其如三焦漏氣走哺嘔吐，則見上門；泄利，則見下利門，各從其類也。然嘔不得輕用利藥，唯腹滿，則視其前後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保命集・吐論》 論曰：吐有三，氣積寒也，皆從三焦論之。上焦在胃口，上通於天氣，主納而不出；中焦在中脘，上通天氣，下通地氣，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臍下，下通地氣，主出而不納。是故上焦吐者，皆從於氣，氣者天之陽也，其脈浮而洪，其證食已暴吐，渴欲飲水，大便燥結，氣上衝而胸發痛，其治也當降氣和中。中焦吐者，皆從於積，有陰有陽，食與氣相假爲積而痛，其脈浮而匿，其證或先痛而後吐，或先吐而後痛，治法當以毒藥去其積，檳榔、木香行其氣。下焦吐者，皆衆於寒，地道也。其脈沉而遲，其證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利，大便秘而不通，治法當以毒藥通其閉塞，溫其寒氣，大便漸通，復以中焦藥和之，不令大便秘結而自愈也。

治上焦氣熱上衝，食已暴吐，脈浮而洪，宜先和中，桔梗湯。

治暴吐者，上焦氣熱所衝也。經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火。脈洪而浮，荆黄湯主之。

治上焦吐，頭發痛，有汗，脈弦，青鎮丸主之。

白朮湯　治胃中虛損及痰而吐之。

一法治番胃吐食，用橘皮一箇，浸少時，去白裏，生薑一塊，麪裹紙燒令熟，去麪外生薑爲三番，竝橘皮煎湯，下紫沉丸一百丸，一日二服，得大便通至不吐則止，此主治寒積氣皆可。

治嘔吐腹中痛者，是無積也。胃強而乾嘔，有聲無物，脾強而吐食，特實繫強，是以腹中痛矣。

治下焦吐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大便不通，宜附子丸。

《潔古家診・吐論》 青鎮丸　治上焦吐，頭發痛而有汗，脈弦。

金花丸　治吐食而脈弦者，由肝乘於脾而吐，乃由脾胃之虛，宜治風安脾。

紫沉丸　治中焦吐食，由食積與寒氣相假，故吐而痛。

木香白朮散　治嘔而吐食，謂特實係強；是以腹中痛，當和之。又名丁香半夏湯。

《內外傷辨惑論・暑傷胃氣論・皂角化痰丸》 治勞風，心脾壅滯，痰涎盛多，喉中不利，涕唾稠粘，噎塞吐逆，不思飲食，或時昏憒。

《和劑局方・治傷寒》 人參敗毒散　治傷寒時氣，頭痛項強，壯熱惡

寒，身體煩疼，及寒壅咳嗽，鼻塞聲重，風痰頭痛，嘔噦寒熱，幷皆治之。

林檎散　治傷寒及時行疫癘，頭痛項強，壯熱惡寒，腰背四肢拘急煩疼，面赤咽乾，嘔逆煩渴。

小青龍湯　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咳嗽微喘。又治溢飲，身體疼重，及咳逆倚息不得安卧；或因形寒飲冷，內傷肺經，咳嗽喘急，嘔吐涎沫，幷宜服之。

聖散子　治傷寒，時行疫癘，風溫、濕溫，一切不問陰陽兩感，表裏未辨，或外熱內寒，或內熱外寒，頭項腰脊拘急疼痛，發熱惡寒，肢節疼重，嘔逆喘咳，鼻塞聲重；及食飲生冷，傷在胃脘，胸膈滿悶，腹脇脹痛，心下結痞，手足逆冷，腸鳴泄瀉，水穀不消，時自汗出，小便不利，幷宜服之。

五積散　調中順氣，除風冷，化痰飲。治脾胃宿冷，腹脇脹痛，胸膈停痰，嘔逆惡心；或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心腹痞悶，頭目昏痛，肩背拘急，肢體怠惰，寒熱往來，飲食不進；及婦人血氣不調，心腹撮痛，經候不調，或閉不通，幷宜服之。

竹葉石膏湯　治傷寒時氣，表裏俱虛，遍身發熱，心胸煩悶；或得汗已解，內無津液，虛羸少氣，胸中煩滿，氣逆欲吐，及諸虛煩熱，幷宜服之。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頭亦不痛，脈不緊數，即不可汗下，宜服此藥。

五苓散　治傷寒、溫熱病，表裏未解，頭痛發熱，口燥咽乾，煩渴飲水，或水入即吐，或小便不利，及汗出表解。煩渴不止者，宜服之。又治霍亂吐利，躁渴引飲。

四逆湯　治傷寒自利不渴，嘔噦不止，或吐利俱發，小便或澀或利，或汗出過多，脈微欲絕，腹痛脹滿，手足逆冷，及一切虛寒厥冷，幷宜服之。凡病傷寒有此證候，皆由陽氣虛，裏有寒，雖更覺頭痛體疼，發熱惡寒，四肢拘急，表證悉具者，未可攻表，先宜服此藥，助陽救裏。

大順散　治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水穀不分，清濁相干，陰陽氣逆，霍亂嘔吐，藏府不調。

白虎湯　治傷寒大汗出後，表證已解，心胸大煩，渴欲飲水，及吐或下後七、八日，邪毒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宜服之。又治夏月中暑毒，汗出惡寒，身熱而渴。

香薷圓　治大人、小兒傷暑伏熱，躁渴瞀悶，頭目昏眩，胸膈煩滿，嘔噦惡心，口苦舌乾，肢體困倦，不思飲食，或發霍亂，吐利轉筋，幷宜服之。

香薷散　治藏府冷熱不調，飲食不節，或食腥鱠、生冷過度，或起居不節，或路卧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不能消化水穀，致令眞邪相干。腸胃虛弱，因飲食變亂於腸胃之間，便致吐利，心腹疼痛，霍亂氣逆。有心痛而先吐者，有腹痛而先利者，有吐利俱發者，有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利虛煩者，或但吐利心腹刺痛者，或轉筋拘急疼痛，或但嘔而無物出，或四肢逆冷而脈欲絕，或煩悶昏塞而欲死者，此藥悉能主之。

枇杷葉散　治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傷冷，飲食不化，胸膈痞悶，嘔噦惡心，頭目昏眩，口乾煩渴，肢體困倦，全不思食，或陰陽不和，致成霍亂，吐利轉筋，煩躁引飲。

和解散　治男子、婦人四時傷寒頭痛，憎寒壯熱，煩躁自汗，咳嗽吐痢。

正氣散　治傷寒陰證，憎寒惡風，正氣逐冷，胸膈噎塞，脇肋膨脹，心下堅痞，吐、痢，嘔逆酸水，咳逆，怠惰嗜卧，不思飲食。

十華散　治丈夫五勞七傷，渾身疼痛，四肢拘急，腰膝無力，脾元氣虛，不思飲食，霍亂吐瀉，四肢冷痲。兼解二毒傷寒，療腳氣流注腫痛，行步不得，及虛勞等患，幷皆治之。

縮脾飲　解伏熱，除煩渴，消暑毒，止吐利。霍亂之後服熱藥太多致煩躁者，幷宜服之。

解暑三白散　治冒暑伏熱，引飲過多，陰陽氣逆，霍亂嘔吐，小便不利，臟腑不調，惡心頭暈，幷皆治之。

人參順氣散　治丈夫、婦人風虛氣弱，榮衛不和，肢節疼痛，身體沉重，頭目旋暈，肩背拘急，手足冷痲，半身不遂，口眼㖞斜，痰涎不利，言語蹇澀，或脾胃不和，心腹刺痛，胸膈痞滿，倦怠少力，霍亂轉筋，吐瀉不止，胎前產後，幷宜服之。

參蘇飲　治感冒發熱頭疼，或因痰飲凝結，兼以爲熱，幷宜服之。若因感冒發熱，亦如服養胃湯法，以被蓋卧，連進數服，微汗即愈。面有餘熱，更宜徐徐服之，自然平治。因痰飲發熱，但連日頻進此藥，以熱退爲期，不可預止。雖有前胡、乾葛，但能解肌耳。既有枳殼、橘紅輩，自能寬中快膈，不致

傷脾，兼大治中脘痞滿，嘔逆惡心，開胃進食，無以逾此。毋以性涼爲疑，一切發熱皆能取效，不必拘其所因也。小兒、室女亦服之。

人參輕骨散　解利四時傷寒，頭痛壯熱，項背拘急，骨節煩疼，憎寒惡風，肢體困倦，大便不調，小便赤澀，嘔逆煩渴；或傷風感寒，頭痛體熱，鼻塞聲重，咳嗽痰涎；及山嵐瘴氣，時行疫癘，潮熱往來；及療五勞七傷，中脘氣滯，心腹痞悶，停痰嘔逆，冷氣奔衝，攻注刺痛。又治婦人血氣撮痛，經候不調，并宜服之。

葱白散　解四時傷寒，頭痛壯熱，項背拘急，骨節煩疼，憎寒惡風，肢體困倦，大便不調，小便赤澀，嘔逆煩渴，不思飲食。又傷風感寒，頭痛體熱，鼻塞聲重，咳嗽痰涎；山嵐瘴氣，時行疫癘，并皆治之。

桂枝湯　治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

黃龍圓　丈夫、婦人伏暑，發熱作渴，嘔吐惡心，年深暑毒不瘥者。

不換金正氣散　治四時傷寒，瘴疫時氣，頭疼壯熱，腰背拘急；五勞七傷，山嵐瘴氣，寒熱往來，五膈氣噎，咳嗽痰涎，行步喘乏；或霍亂吐瀉，藏府虛寒，下痢赤白，并宜服之。

冰黃散　治冒暑伏熱，頭目昏暈，嘔吐瀉痢，口乾煩渴，背寒面垢。

八解散　治四時傷寒，頭疼壯熱，感風多汗，及療勞傷過度，骨節痠疼，飲食無味，四肢疼倦，行步喘乏，面色痿黃，怠惰少力，咳嗽寒熱，羸弱自汗，胸膈不快，嘔逆惡心。

白朮散　治傷寒氣脈不和，憎寒壯熱，鼻塞腦悶，涕唾稠粘，痰嗽壅滯；或冒涉風濕，憎寒發熱，骨節疼痛；或中暑嘔吐眩暈；及大病後將理失宜，食復、勞復，病證如初。又治五勞七傷，氣虛頭眩，精神恍惚，睡卧不寧，肢體倦怠，潮熱盜汗，脾胃虛損，面色痿黃，飲食不美，口吐酸水，藏府滑泄，腹內虛鳴，反胃吐逆，心腹絞痛，久瘧久痢；及膈氣咽塞，上氣喘促，坐卧不安；或飲食所傷，胸膈痞悶，腹脇膨脹；婦人胎前產後，血氣不和；霍亂吐瀉，氣厥不省人事。常服辟四時不正之氣，及山嵐瘴疫，神效不可具述。

藿香正氣散　治傷寒頭疼，憎寒壯熱，上喘咳嗽，五勞七傷，八般風痰，五般膈氣，心腹冷痛，反胃嘔惡，氣瀉霍亂，藏府虛鳴，山嵐瘴瘧，遍身虛腫；婦人產前、產後，血氣刺痛；小兒疳傷，并宜治之。

香薷湯　寬中和氣，調榮衛。治飲食不節，飢飽失時，或冷物過多，或硬物壅駐，或食畢便睡，或驚憂恚怒，或勞役動氣，便欲飲食，致令脾胃不和，三脘痞滯；內感風冷，外受寒邪，憎寒壯熱，遍體疼痛，胸膈滿悶，霍亂嘔吐，脾疼翻胃；中酒不醒，四時傷寒頭痛，并進三服，得汁即痊。常服益脾溫胃，散宿痰停飲，能進食，辟風、寒、暑、濕、霧露之氣。

水浸丹　治伏暑傷冷，冷熱不調，霍亂吐利，口乾煩渴，并宜服之。

六和湯　治心脾不調，氣不升降，霍亂轉筋，嘔吐泄瀉，寒熱交作，痰喘咳嗽，胸膈痞滿，頭目昏痛，肢體浮腫，嗜卧倦怠，小便赤澀，并傷寒陰陽不分，冒暑伏熱煩悶，或成痢疾，中酒煩渴畏食。婦人胎前、產後，并宜服之。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　安息香圓　治一切冷氣，心腹疼痛，胸膈噎塞，脇肋膨脹，心下堅痞，腹中虛鳴，噦逆惡心，噫氣吞酸，胃中冷逆，嘔吐不止，宿飲不消，胸膈刺痛，時吐清水，不思飲食，并皆治之。

丁沉圓　治一切冷氣攻心腹、脇肋，脹滿刺痛，胸膈噎塞，痰逆惡心，噫氣吞酸，不思飲食，胃中冷逆，嘔吐不止，及翻胃隔氣，宿食留飲，心痛霍亂；婦人血氣心腹痛，并皆治之。

大沉香圓　治一切冷氣攻心腹刺痛，胸膈噎塞，嘔吐痰水，噫氣吞酸，口苦舌澀，不思飲食；膀胱、腎間冷氣攻衝，腰背拘急，臍腹絞痛，手足逆冷，小便滑數。又治卒暴心痛，霍亂吐利，疝瘕氣痛，婦人血氣刺痛，并宜服之。

理中圓　理中焦不和，脾胃宿冷，心下虛痞，腹中疼痛，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醋吞酸，口苦失味，怠惰嗜卧，全不思食。又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霍亂吐利，心腹絞痛，手足不和，身熱不渴，及腸鳴自利，米穀不化。

和胃圓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痞，心腹脹悶，不思飲食，嘔吐痰逆，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肉消瘦，腹脇刺痛，便利不調，少力嗜卧，體重節痛，及治虛勞，脾胃虛弱，飲食不化，心腹痞滿，并宜服之。此藥老幼氣弱皆可常服，能溫和脾胃，調進飲食。

紫蘇子圓　治一切氣逆，胸膈噎悶，心腹刺痛，脇肋脹滿，飲食不消，嘔逆欲吐，及治肺胃傷冷，咳嗽痞滿，或上氣奔急，不得安卧。

養脾胃　治脾胃虛冷，心腹絞痛，胸膈滿悶，脇肋虛脹，嘔逆惡心，噫氣吞酸，泄瀉腸鳴，米穀不化，肢體倦怠，不思飲食。

五膈圓　治因愁憂思慮，飲食不節，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藏府生病，結於胸膈，遂成憂膈、氣膈、食膈、飲膈、勞膈之病。若食生冷即發，心胸痞滿，氣不得通，疼痛如刺，及引背膂，食即不下，心下堅痛，痛即欲吐，得吐即已，甚者手足逆冷，上氣咳逆，喘息短氣。

理中湯　脾胃不和，中寒上衝，胸脇逆滿，心腹疼痛，痰逆惡心，或時嘔吐，心下虛痞，隔塞不通，飲食減少，短氣羸困，溫中逐水，止汗去濕。又腸胃冷濕，泄瀉注下，水穀不分，腹中雷鳴，傷寒時氣，裏寒外熱，霍亂吐利，手足厥冷，胸痹心痛，逆氣結氣，幷皆治之。

調中沉香湯　調中順氣，除邪養正。治心腹暴痛，胸膈痞滿，短氣煩悶，痰逆惡心，食飲少味，肢體多倦。常服飲食增進，府藏和平，肌膚光悅，顏色光潤。

匀氣散　治氣滯不匀，胸膈虛痞，宿冷不消，心腹刺痛。除脹滿噎塞，止嘔吐惡心。常服調順脾胃，進美飲食。

烏沉湯　和一切氣，除一切冷，調中補五藏，益精壯陽道，暖腰膝，去邪氣。治吐瀉轉筋，癥癖疼痛，風水毒腫，冷風痲痹。

膈氣散　治五種膈氣，三焦痞寒，胸膈滿悶，背膂引疼，心腹膨脹，脇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寒不通，嘔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力，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痃癖積聚，散驚憂恚氣。

建中散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心腹刺痛，脇肋膨脹，嘔吐痰逆，噫氣吞酸，腸鳴泄利，水穀不化，肢體倦怠，不思飲食。

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幷宜服。

益智散　治傷寒陰盛，心腹痞滿，嘔吐泄利，手足厥冷，及一切冷氣奔衝，心、脇、臍、腹脹滿絞痛。

藿香半夏散　治胃虛中寒，停痰留飲，噦逆嘔吐，胸滿噎痞，短氣倦怠，不入飲食。

草豆蔻散　治脾胃不調，胸膈滿悶，飲食不化，嘔逆惡心，或霍亂嘔吐，心腹刺痛，腸鳴泄利，水穀不分。

積氣圓　治陰陽不和，臟腑虛弱，寒冷之氣留滯於內，使氣積不散，胸脇支滿，食即氣噎，心腹膨脹，氣刺氣急，一本作氣急刺痛。宿食不化，心腹引痛，噎氣吞酸，停飲浸漬，惡心嘔逆，癖塊疼痛，藏藏不調，飲食不進，往來寒熱，漸覺羸瘦，以致着床，面黃肌熱，精神困頓。

丁香圓　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醋吞酸，脇肋刺痛，胸膈痞悶，或反胃惡心，食飲不下，氣上衝胸，痞噎不通，及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刺痛，全不思食，幷治之。常服消飲食，行滯氣。

小丁香圓　消積滯生冷，留飲宿食，止痰逆惡心，霍亂嘔吐。治心腹脹悶，脇肋刺痛，胸膈痞滿，噎塞不通。常服順脾胃，進飲食。

三棱煎圓　順氣寬中，消積滯，化痰飲。治中脘氣痞，心腹堅脹，脇下緊硬，胸中痞塞，喘滿短氣，噫氣不通，嘔吐痰逆，飲食不下，大便不調，或泄或秘。

青木香圓　寬中利膈，行滯氣，消飲食。治胸膈噎塞，腹脇脹痛，心下堅痞，腸中水聲，嘔噦痰逆，不思飲食。

消食圓　治脾胃俱虛，不能消化水穀，胸膈痞悶，腹脇時脹，連年累月，食減嗜卧，口苦無味，虛羸少氣。又治胸中有寒，飲食不下，反胃翻心，霍亂嘔吐，及病後新虛，不勝穀氣，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幷宜服之。

小獨聖圓　治脾胃不和，飲食多傷，心腹刺痛，嘔噦惡心，噎痞吞酸，乾噫食臭，腹脇脹悶，不思飲食。

溫白圓　治心腹積聚，久癥癖塊，大如杯碗，黃疸宿食，朝起嘔吐，支滿上氣，時時腹脹，心下堅結，上來搶心，傍攻兩脇。

生氣湯　治男子、婦人一切冷氣攻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噫醋吞酸，痰逆嘔吐，胸膈痞悶，飲食不美。又治五膈、五噎，一切氣疾。常服除邪冷，生胃氣。

紹興續添方

如聖餅子　治男子、婦人氣厥，上盛下虛，痰飲風寒，伏留陽經，偏正頭疼，痛連腦巔，吐逆惡心，目瞑耳聾。常服清頭目，消風化痰，暖胃。

撞氣阿魏圓　治五種噎疾，九般心痛，痃癖氣塊，冷氣攻刺，及脾胃停寒，胸滿膨脹，腹痛腸鳴，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血氣，血刺等疾。

丁沉煎圓　辟霧露寒邪，散膈脘凝滯，調順三焦，和養榮衛。治心胸痞悶，噎醋吞酸，嘔逆痰水，津夜不收，兩脇刺痛，腹中堅滿，口苦無味，不思

飲食。

感應圓　治虛中積冷，氣弱有傷，停積胃脘，不能轉化；或因氣傷冷，因饑飽食，醉酒過多，心下堅滿，兩脇脹痛，心腹大疼，霍亂吐瀉，大便頻幷，後重遲澀，久痢赤白，膿血相雜，米穀不消，愈而復發。又治中酒嘔吐，痰逆惡心，喜睡頭旋，胸膈痞悶，四肢倦怠，不欲飲食。

小理中圓　治三脘氣弱，中焦積寒，脾虛不磨，飲食遲化，吃物頻傷，胸膈滿悶，脇肋疼刺，嘔吐噦逆，噫醋惡心，腹脹腸鳴，心腹疼痛，噎塞膈氣，翻胃吐食，飲食減少。

大七香圓　治男子、婦人脾元氣冷，胃氣虛乏，不思飲食，心膈噎塞，漸成膈氣，脾泄瀉利，氣刺氣注，中酒吐酒，冷痰翻胃，霍亂吐瀉，幷皆治療。

小七香圓　能溫中快膈，化積和氣。治中酒吐酒，嘔逆咽酸，氣膈食噎，飲食不下，冷涎翻胃，腹脹脾疼，遠年茶酒食積，眼臉俱黃，赤白痢疾，脾毒泄瀉。婦人脾血氣，小兒疳氣，幷宜服之。

連翹圓　治男子、婦人脾胃不和，氣滯積聚，心腹脹滿，乾嘔醋心，飲食不下，胸膈噎塞，脇肋疼痛，酒積面黃，四肢虛腫，行步不能，但是脾胃諸疾，幷宜服之。

酒癥圓　治飲酒過度，頭旋惡心，嘔吐不止，及酒積停於胃間，遇飲即吐，久而成癖。

分氣紫蘇飲　治男子、婦人脾胃不和，胸膈噎塞，腹脇疼痛，氣促喘急，心下脹悶，飲食不思，嘔逆不止。

木香餅子　治脾經虛冷，胃脘寒痰，胸膈噎痞，口淡舌澀，心腹撮痛，嘔逆宿水，脇下疼悶，喘滿氣急，倦怠少力，全不思食。常服寬胸膈，散滯氣，消停寒，美飲食。

溫中良薑圓　溫脾胃，順三焦。治寒痰聚結，氣壅不通，食即輒吐，咽膈噎悶，兩脇肋疼刺，嘔吐噦逆，噫醋惡心，中滿短氣，噎聞食臭，及療留飲腸鳴，濕泄，冷瀉，注下不止。常服健脾胃，美飲食，辟寒邪，養正氣。

參苓白朮散　治脾胃虛弱，飲食不進，多困少力，中滿痞噎，心忪氣喘，嘔吐泄瀉及傷寒咳噫。此藥中和不熱，久服養氣育神，醒脾悅色，順正辟邪。

紅圓子　治丈夫脾積氣滯，胸膈滿悶，面黃腹脹，四肢無力，酒積不食，乾嘔不止，背胛連心胸及兩乳痛；婦人脾血積氣，諸般血癥氣塊，及小兒食積，骨瘦面黃，肚脹氣急，不嗜飲食，漸成脾勞，不拘老少，幷宜服之。

安中散　治遠年日近脾疼翻胃，口吐酸水，寒邪之氣留滯於內，停積不消，胸膈脹滿，攻刺腹脇，惡心嘔逆，面黃肌瘦，四肢倦怠。又治婦人血氣刺痛，小腹連腰攻注重痛，幷能治之。

分心氣飲　治男子、婦人一切氣不和，多因憂愁思慮，怒氣傷神，或臨食憂戚，或事不隨意，使鬱抑之氣留滯不散，停於胸膈之間，不能流暢，致心胸痞悶，脇肋虛脹，噎塞不通，噫氣吞酸，嘔噦惡心，頭目昏眩，四肢倦怠，面色萎黃，口苦舌乾，飲食減少，日漸羸瘦，或大腸虛秘，或因病之後，胸膈虛痞，不思飲食，幷皆治之。

奪命抽刀散　治男子、婦人，脾胃積冷，中焦不和，心下虛痞，腹中疼痛，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氣吞酸，口苦無味，不思飲食，婦人久患血氣刺痛，不可忍者。

金露圓依林巢先生方，天寶七年內王元覽進。治腹內積聚癥塊，久患大如杯及黃瘦宿水，朝暮咳嗽，積年冷氣，時復腹下盤痛絞結，衝心及兩脇，徹背連心，痛氣不息，氣繞臍下，狀如蟲咬不可忍。又治十種水氣，反胃吐食嘔逆，飲食多噎，五般痔瘻，臏氣走注風，有似蟲行，手足煩熱，夜卧不安，睡語無度。又治小兒驚疳，婦人五邪，夢與鬼交，沉重不思飲食，昏昏如夢，不曉人事，欲死俱多，或歌或哭不定，月候不調，心中如狂，身體羸瘦，莫辨其狀，但服此藥，萬無失一，是病皆療，更不細述。

秘傳降氣湯　治男子、婦人上熱下虛之疾。凡飲食過度，致傷脾胃，酒色無節，耗損腎元，水土交攻，陰陽關膈，遂使氣不升降，上熱則頭目昏眩，痰實嘔逆，胸膈不快，咽喉乾燥，飲食無味；下弱則腰腳無力，大便秘澀，裏急後重，臍腹冷痛。治以涼，則脾氣怯弱，腸鳴下利；治以溫，則上焦壅熱，口舌生瘡，及腳氣上攻，與久痢不瘥。宜先服此藥，卻以所主藥治之，無不效者。

木香分氣圓　治一切氣逆，心胸滿悶，腹脇虛脹，飲食不消，乾嘔吐逆，胸膈痞滿，上氣咳嗽冷痰，氣不升降，幷宜服之。

燒脾散　治脾胃虛弱，久寒積冷，心氣脾痛，冷痰翻胃，臍腹刺痛，嘔吐惡心，不思飲食，及療婦人血氣攻刺，腹脇撮痛，服之立效。

新法半夏湯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心腹刺痛，

脇肋膨脹，嘔吐痰水，噫氣吞酸，中酒吐酒，噦逆惡心，頭痛煩渴，倦怠嗜卧，不思飲食。

白朮六一湯　治脾胃不和，心腹痞悶，脇肋膜脹，口苦無味，嘔噦惡心，不思飲食，面色萎黃，腸虛自利，肌體瘦弱，膈氣翻胃。

鹽煎散　治男子、婦人一切冷氣，攻衝胸脇，及前後心連背膂疼痛，轉項拘急；或脾胃虛冷，不思飲食，時發嘔吐，霍亂轉筋，臍腹冷疼，泄瀉不止，及膀胱成陣刺痛，小腸氣吊，內外腎疼。又治婦人血氣刺痛，血積血瘕，繞臍撮痛，并皆治之。

治中湯　治脾胃不和，飲食減少，短氣虛羸而復嘔逆，霍亂吐瀉，胸痹心痛，逆氣短氣，中滿虛痞，膈塞不通；或大病癒後，胸中有寒，時加咳唾，并宜服之。

丁香煮散　治脾藏伏冷，胃脘受寒，胸膈痞悶，心腹刺痛，痰逆惡心，寒嗽中滿，藏府虛滑，飲食減少，翻胃吐逆，四肢逆冷。

鷄舌香散　治男子、女人陰陽不和，藏府虛弱，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胸膈脹滿，心脾引痛，攻刺腹脇，有妨飲食；又治中酒、吐酒，停飲浸漬，嘔逆惡心，噫氣吞酸，并皆治之。

薑合圓　治男子、婦人氣血虛弱，久積陰冷，留滯不化，結聚成形，心腹膨脹，刺痛成陣，上連胸脇；或脾胃久虛，內傷冷物，泄瀉注下，腹痛腸鳴；或久痢純白，時下青黑，腸滑不禁。又治胃脘停痰，嘔吐吞酸，痞塞不通，不思飲食，身體沉重，面色痿黃，或久患心脾疼痛，服之永除根本。

和氣散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心腹脹滿，嘔吐酸水，脾疼泄瀉，藏府不調，飲食減少。應男子、女人一切氣疾，并宜服之。

快氣湯　治一切氣疾，心腹脹滿，胸膈噎塞，噫氣吞酸，胃中痰逆嘔吐，及宿酒不解，不思飲食。

蓬煎圓　治脾胃虛弱，久有傷滯，中脘氣痞，心腹膨脹，脇下堅硬，胸中痞塞，噎氣不通，嘔吐痰水，不思飲食；或心腹引痛，氣刺氣急；及療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疼痛，嘔噦酸水，面黃肌瘦，精神困倦，四肢少力。

守中金圓　理中焦不和，脾胃積冷，心下虛痞，腹中疼痛；或飲酒過多，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咳嗽無時，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醋吞酸，口苦失味，怠惰嗜卧，不思飲食。又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霍亂吐利，心腹絞疼，手足不和，身熱不渴，腸鳴自利，米穀不化。

集香圓　治一切氣疾，胸膈痛悶，脇肋脹滿，心腹疼痛，噫氣吞酸，嘔逆惡心，不思飲食；或因酒過傷，脾胃不和，并皆治之。

三棱散　治酒食所傷，胸膈不快，腹脇脹滿，嘔吐酸水，翻胃脾疼，及食積氣塊，攻刺腹脇，不思飲食，日漸羸瘦。

化氣湯　治一切氣逆，胸膈噎悶，偏脹膨滿。又治心脾疼痛，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脾血氣。

《千金》大養脾圓　治脾胃虛弱，停寒留飲，膈氣噎塞，反胃吐食，心胸痞滿，脇肋虛脹，胸腹刺痛，牽引背膂，食少多傷，言微氣短，口苦舌澀，惡心嘔噦，喜唾咽酸，久病泄瀉，腸胃虛滑。

蟠葱散　治男子、婦人脾胃虛冷，攻築心腹，連脇肋刺痛，胸膈痞悶，背膊連項拘急疼痛，不思飲食，時或嘔逆，霍亂轉筋，腹冷泄瀉，膀胱氣刺，小腸及外腎腫痛。

四君子湯　治榮衛氣虛，藏府怯弱，心腹脹滿，全不思食，腸鳴泄瀉，嘔噦吐逆，大宜服之。

參苓壯脾圓　治脾胃虛弱，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心腹刺痛，反胃吐食，口苦吞酸，胸滿短氣，肢體怠惰，面色萎黃，及中焦痞，不任攻擊，藏府虛寒，不受峻補，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稟受怯弱，不能飲食，及久病泄痢，腸胃虛滑，并宜服之。

人參丁香散　治大人、小兒嘔吐不已，粥飲湯藥不下。凡嘔吐之病，皆因三焦不調，脾胃虛弱，冷熱失和，邪正相干，清濁不分，陰陽錯亂，停痰留飲，不能運化，胸膈痞滿，嘔逆惡心，腹脇脹痛，短氣噎悶，咳嘔痰水，噫醋吞酸，不思飲食，漸至羸瘦。及療女人妊娠阻病，心中煩憒，頭目眩重，憎聞食氣，嘔吐煩悶，顛倒不安，四肢困弱，不自勝持，多卧少起。又治久病羸弱，脾胃虛極，中滿嘔逆，全不入食，并宜服之。

人參煮散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必腹脹痛，不思飲食，宿寒留飲，停積不消；或因飲冷過度，內傷脾氣，嘔吐痰逆，寒熱往來，或時汗出。

棗肉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并宜服之。

木香流氣飲　調順榮衛，通流血脈，快利三焦，安和五藏。治諸氣痞滯不通，胸膈膨脹，口苦咽乾，嘔吐少食，肩背腹脇走注刺痛，及喘急痰嗽，面目虛浮，四肢腫滿，大便秘結，水道赤澀。

人參木香散　順氣寬中。治胸膈痞塞，心腹刺痛，脇肋脹滿，飲食減少，噫氣吞酸，嘔逆噎悶，一切氣疾，幷皆治之。

十八味丁沉透膈湯　治脾胃不和，中寒上氣，脇肋脹滿，心腹疼痛，痰逆惡心，或時嘔吐，飲食減少，十膈五噎，痞塞不通，噫氣吞酸，口苦失味，幷皆主之。

《和劑局方・治痰飲》　消飲圓　療酒癖停飲，痰水不消，滿逆嘔吐，目暗耳聾，脇下急痛，腹中水聲。

玉芝圓　治風壅痰實，頭目昏眩，咳嗽煩滿，咽膈不利，嘔吐惡心，神志昏憒，心忪面熱，痰唾稠粘。

桔梗湯　除痰下氣。治胸脇脹滿，寒熱嘔噦，心下堅痞，短氣煩悶，痰逆惡心，飲食不下。

胡椒理中圓　治肺胃虛寒，氣不宣通，咳嗽喘急，逆氣虛痞，胸膈噎悶，腹脇滿痛，迫塞短氣，不能飲食，嘔吐痰水不止。

鐘乳補肺湯　治肺氣不足，咳嗽上氣，胸滿上迫，喉咽閉塞，短氣喘乏，連唾不已，寒從背起，口中如含霜雪，語無音聲，甚者唾血腥臭，乾嘔心煩，耳聞風雨聲，皮毛瘁，面色白。

丁香半夏圓　治脾胃宿冷，胸膈停痰，嘔吐惡心，吞酸噫醋，心腹痞滿，脇肋刺痛，短氣噎悶，不思飲食。

藿香散　溫脾胃，化痰飲，消宿冷，止嘔吐。治胸膈痞滿，腹脇脹痛，短氣噎悶，咳嘔痰水，噎醋吞酸，噦逆惡心，及治山嵐瘴氣。

紹興續添方

二陳湯　治痰飲爲患，或嘔吐惡心，或頭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發爲寒熱，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

溫中化痰圓　治停痰留飲，胸膈滿悶，頭眩目運，好卧減食，咳嗽嘔吐，氣短惡心。或飲酒過多，或引飲無度，或過傷生冷，痰涎幷多，嘔噦惡心，幷宜服之。

新法半夏湯　治脾胃氣虛，痰飲不散，嘔逆酸水，腹肋脹痞，頭旋惡心，不思飲食。

丁香五套圓　治胃氣虛弱，三焦痞澀，不能宣行水穀，故爲痰飲，結聚胸膈之間，令人頭目昏眩，胸膈脹滿，咳嗽氣急，嘔吐腹疼。伏於中脘，亦令臂疼不舉，腰腿沉重。久而不散，流入於脾，脾惡濕，得水則脹，脹則不能消化水穀，又令腹中虛滿而不食也，此藥主之。

人參款花膏　治肺胃虛寒，久嗽不已，咽膈滿悶，咳嗽痰涎，嘔逆惡心，腹脇脹滿，腰背倦痛。

橘皮半夏湯　治肺胃虛弱，好食酸冷，寒痰停積，嘔逆惡心。涎唾稠粘；或積吐，粥藥不下，手足逆冷，目眩身重。又治傷寒時氣，欲吐不吐，欲嘔不嘔，昏憒悶亂，或引酒過多，中寒停飲，喉中涎聲，乾噦不止。

細辛五味子湯　治肺經不足，胃氣怯弱，或冒風邪，或停寒有飲，咳嗽倚息，不得安卧，胸滿迫塞，短氣減食，乾嘔作熱，嗽唾結痰，或吐涎沫，頭目昏眩，身體疼重，語聲不出，鼻塞清涕，頭面腳膝，時帶虛浮，痰咳不止，痛引胸脇，不問新久，幷宜服之。

茯苓半夏湯　治停痰留飲，胸膈滿悶，咳嗽嘔吐，氣短惡心，以致飲食不下，幷宜服之。

人參藿香湯　治男子、婦人脾胃氣弱，嘔吐噦逆，飲食不下，手足逆冷，涎痰稠粘。又治似喘不喘，欲嘔不嘔，徹心憒憒，悶亂不安，或瘴瘧諸疾，水漿粥藥入口便吐，服之立效。久病翻胃，服之百日痊安。此藥溫脾胃，化痰飲，消宿冷，止吐嘔。

半夏圓　治肺氣不調，咳嗽喘滿，痰涎壅塞，心下堅滿，短氣煩悶，及風壅痰實，頭目昏眩，咽膈不利，嘔吐惡心，神思昏憒，心忪而熱，涕唾稠粘，幷皆治之。

四七湯　治喜、怒、悲、思、憂、恐、驚之氣，結成痰涎，狀如破絮，或如梅核，在咽喉之間，咯不出，咽不下，此七氣所爲也。或中脘痞滿，氣不舒快，或痰涎壅盛，上氣喘急，或因痰飲中結，嘔逆惡心，幷宜服之。

《蘭室秘藏・嘔吐門》　丁香茱萸湯　治嘔吐噦，胃虛寒所致。

白朮湯一名茯苓半夏湯　治胃氣虛弱，身重有痰，惡心欲吐，是風邪羈絆於脾胃之間，當先實其脾胃。

補肝湯一名柴胡半夏湯　治素有風證，不敢見風，眼澀，頭痛眼黑，胸中有

痰，惡心兀兀欲吐，遇風但覺皮肉緊，手足難舉重物，如居暖室，少出微汗，其證乃減，再或遇風病即復。

《醫學發明・諸嘔吐酸皆屬於熱》 藿香安胃散　治胃虛弱，不能飲食，嘔吐不待腐熟。

加減二陳湯　治痰飲爲患，或嘔吐惡心，或頭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發爲寒熱，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幷宜服之。

《濟生方・嘔吐》 論曰：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以胃爲主。蓋胃受水穀，脾主運化，生血生氣，以充四體者也。若脾胃無所傷，則無嘔吐之患。其或飲食失節，溫涼不調，或喜餐腥膾乳酪，或貪食生冷肥膩，露卧濕處，當風取涼，動擾於胃，胃既病矣。則脾氣停滯，清濁不分，中焦爲痞塞，遂成嘔吐之患焉，然此特飲食過傷、風涼冷濕之所致者。又如憂思傷感，宿寒在胃，中脘伏痰，胃受邪熱，瘀血停蓄，亦能令人嘔吐。

橘皮竹茹湯　治胃熱多渴，嘔噦不食。

丁香半夏丸　治宿寒在胃，嘔吐吞酸。

旋覆花湯　治中脘伏痰，吐逆眩暈。

《衛生寶鑑・咳嗽門・嘔吐呃逆》 丁香柿蒂散　治諸種呃噫，嘔吐痰涎。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嘔吐》 風證

藿香散　治風邪入胃嘔吐，自汗，或身疼。

寒證

枳梗半夏湯　治寒熱嘔噦，短氣煩悶，飲食不下。

暑證

加味香薷散　治傷暑飲冷，當風取涼，嘔吐不止。香薷散一兩半重，二陳湯一兩重，二藥合和作六服，生薑三片、烏梅一個煎。

五苓散　治同上。藿香煎湯服。未效，生薑自然汁調下消暑丸，熱薑湯下。

濕證

加味治中湯　治體虛感冒雨濕嘔吐。

七情

大藿香散　治憂愁思慮，七情傷感，氣鬱於中，變成嘔吐；或作寒熱眩暈，痞滿不進飲食。

痰證

大半夏湯　治心氣不行，鬱生涎飲，聚結不散，心下痞硬，腸中瀝瀝聲，食入即吐；或因酒食甜冷，聚飲之爲也。

半夏丸　治熱痰作嘔。每服五十丸，淡薑湯下，不拘時候。

養正丹　治冷痰作嘔。每服三十丸，鹽湯空心下。

加味治中湯　治痰浮於上，嘔吐不已。加半夏、丁香，酌量用，每服四錢，水煎，不拘時熱服；再入生薑亦可。

食證

二陳湯　治胸腹脹滿，因傷宿食，或吐後噫敗卵氣。加丁香、縮砂、生薑七片、烏梅一個煎。未效，服治中湯。

氣嘔

藿香正氣散　治氣嘔大效。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木瓜二片煎，熱服。

加減七氣湯　治氣鬱嘔吐。

熱嘔

竹茹湯　治胃受邪熱，心煩喜冷，嘔吐不止。

通心飲　治心脾蘊熱作嘔。每服三錢，燈心、藿香葉煎。

小柴胡湯　治胃中挾熱煩躁，聚結涎沫，水入即吐；或因胃熱伏暑，及傷寒伏熱不解。每服三錢，加人參、烏梅、生薑五片、紅棗一枚煎。

三乙承氣湯　治嘔吐，水漿不入，或食已即吐，大便秘，或利而不松快，時覺腹滿者；或下痢赤白而嘔吐，食不下者；或大腸、小腸、膀胱結而不通，上爲嘔吐隔食。

通治

藿香正氣散　治胃口有虛熱作嘔。生薑三片、木瓜二片煎。

香白丸　治氣不順，痰涎壅盛，嘔吐不止。

青州白丸子、青木香丸，上各三十丸，生薑湯吞下。

炮附子圓　治胃脘有熱，胃中有寒，嘔吐不止。

匀理湯　治體虛上氣壅盛，中脘痞塞，嘔逆翻吐，水飲不入，其證急速。

木香匀氣散、理中湯，上二藥合和。鹽湯調服一匕，立效。

人參散　治吐逆，及瀉後除煩渴。常服調中和氣。

《脈因證治・嘔吐噦》　脈：形狀如新卧起。脈弱而嘔，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死。趺陽脈浮，胃氣虛，嘔而不食，恐怖，死；寬緩，生。寒氣在上，陰氣在下，二氣並爭，但出不入。夫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膿盡自愈。先嘔卻渴，此爲欲解；先渴卻嘔，爲水停心下，屬飲；嘔本渴，今反不渴，故有支飲。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蓋邪氣不在胃口。脈數故吐，汗令陽微，膈氣空虛。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吐也。陽緊陰數，食已則吐。陽浮而數亦然，或浮大，皆陽偏勝陰不能配之也，爲格，主吐逆，無陰故嘔。寸口脈緊而芤，緊爲寒，芤爲虛，虛寒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則噎。關上脈數則吐。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寸緊尺濇，胸滿不能食而吐之止者，爲下之，未止者，爲胃反也。趺陽脈微而濇，微則下利，濇則吐逆，穀不得入。或浮而澀，浮則虛，虛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名胃反。寸口脈微而數，微則血虛，血虛則胸中寒。脈緊而澀者，難治；嘔吐思水者，易解。關上脈浮大，風在胃中，心下澹澹，食欲嘔。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關上脈緊而滑者，蚘動。脈緊而滑者，吐逆。脈小弱而濇，胃反。

證：嘔、吐、噦各有所辨。吐屬太陽，有物無聲，乃血病也。有食入則吐，食已即吐，食久則吐之別。嘔屬陽明，有物有聲，氣血俱病。噦屬少陽，無物有聲，乃氣病也。

治：因胃口有熱，膈上有痰，故嘔吐。亦有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因胃中虛，膈上熱，故噦。亦有痰水滿塞而噦。因胃氣虛，陽火上衝，故呃逆。亦有痰熱在胃中，氣不降而呃。

李論：寒客胃中，物盛上溢，故嘔。清厥甚則痹，食而吐。寒氣與新穀氣俱還於胃中，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故噦。三者雖殊，皆因脾胃虛弱，亦因寒氣客胃，加之飲食所傷而致。宜以丁香、半夏、茯苓、陳皮、生薑之類主之。

又有痰飲者，必下之。又論：皆氣衝之火，逆胃之脈，反上而作，治宜降火。呃者，氣逆也，陰火炎上也，氣自臍下爲火，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也。又火結痰氣而上升，衝出於口也。治宜降火行氣導痰而自安。

《三因》論：有寒嘔、熱嘔、痰嘔、食嘔、血嘔、氣嘔。寒，因胃寒傷食，四肢厥冷，脈弱，宜四逆湯。熱，食入即出，煩燥脈數，柴胡湯。痰，昔肥今瘦，腸間有聲，食與飲並出，宜半夏、人參主之。食，嘔因胃虛，寒氣在上，憂氣在下，朝食暮出，不消，養胃湯主之。血，因瘀蓄，冷血聚於胃口，因憂怒氣攻，血隨食出，宜茱參湯主之。氣，胃者陽明，合榮於足，今隨氣上逆，心膈脹，嘔卻快，宜茱參湯主之。

方論：呃逆切忌熱藥、丁香類。病皆胃虛，陰火所乘，宜參、朮大補之類。如痰實者，察以病因，形氣俱實，以人參蘆吐之。有傷寒差後嘔者，當去餘熱。有酒家嘔，解酒治之。有腳弱脾疼而嘔者，此腳氣內攻，依腳氣門治。有中毒而嘔者，解毒治之。有懷孕惡阻者，依惡阻治之。有心中風、心中寒、肝中風、中濕、脾痹、有漏氣、有走哺、女人患嘔吐者甚死，其陰在上故也。

論皆屬於火。嘔而心下痞，半夏瀉心湯。乾嘔而利者，黃芩半夏湯。嘔吐穀不得入，小半夏湯。嘔吐病在膈上，豬苓湯。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胃反吐而渴，茯苓澤瀉湯。似嘔不嘔，如噦不噦，無奈，薑汁半夏湯。噦逆上氣者，陳皮竹茹湯。

桔梗湯　治上焦氣熱所衝，食已暴吐，脈浮而洪。

荆黃湯　治前證，熱氣甚者。

附子丸　治下焦，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大便不通。

安胃散李先生　治嘔、吐、噦，以胃寒所致。

秘方：治痰、嘔吐。二陳湯。

山梔炒　連薑汁炒　香附

虛加蒼朮，呃逆因寒，則可用此，世俗之劫亦可戒。

丁香　柿蒂各二錢　竹茹

煎熱服。有惡心，吐蟲數條後乃頻作，服殺蟲藥則吐蟲愈多，六脈皆細，非蟲脈也，乃藏寒而不安矣。

有嘔，飲食皆不得進，治嘔愈嘔，此胃風也。

論吐有三證：冷吐，先覺咽酸，嘔然後吐食，脈小滑者是。王叔和云：關胃寒不下食，傷寒汗下過多，胃中虛冷，食久反吐，亦屬於寒。胃熱而吐者，聞穀氣則嘔，藥下則吐，或傷寒未解，胸中有熱，關脈洪，宜涼。胸中有宿食，或痰飲，或停水，關沉而伏者，宜吐之。

《三因》論：嘔吐出於胃，故有寒、熱、食、痰、血、氣，同上條。論嘔逆則

咳逆也，大率胃實則噫，胃虛則噦，此因胃中虛，膈上熱也，故噦。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驚人者。若傷寒久病得此，甚惡，《內經》所謂壞府是也。亦有噦而心下堅痞眩悸者，以膈間有痰水，非虛危比也。痰，半夏湯主之；噦，虛，橘皮竹茹湯主之。

論漏氣：病者身背皆熱，肘臂牽痛，其氣不續，膈間厭悶，食則先吐而後下，名曰漏氣。此由上焦傷風，開其腠理，經氣失道，邪氣內着，麥門冬湯主之。

論走哺：病者上焦實熱，大小便不通，氣逆不續，嘔逆不禁，名曰走哺，人參湯主之。

《丹溪手鏡・吐嘔》 吐，物出也，胃中虛冷。吐血有熱毒，宜犀角地黃湯；有虛寒，宜理中湯。

嘔，有聲也。乾嘔有寒，宜薑附；有熱，宜五苓；有水氣，宜小青龍也。

有熱嘔者，嘔而發熱，少陽證具及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宜大柴胡。

有寒嘔者，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宜溫之，嘔涎沫頭痛，茱萸湯主之。

表邪傳裏必致嘔也，陰不受邪而不嘔也。嘔家用半夏以去其水，用生薑以散其逆氣。

《醫經溯洄集・嘔吐乾嘔噦咳逆辨》 嘗讀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有曰：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啘；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即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又曰：噦者，俗謂之咳逆是也。余竊疑之，於是即仲景《傷寒論》，以考其是非，以訂其說。夫《傷寒論》曰嘔、曰吐、曰乾嘔、曰噦者至多，曰咳逆者，則二而止也。因類聚而觀之，夫嘔者，東垣所謂聲物兼出者也；吐者，東垣所謂物出而無聲者也。至若乾嘔與噦，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垣但以噦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夫乾嘔與噦，其所異者，果何在哉？微甚而已矣。故仲景於乾嘔，則皆平易言之。於噦，則曰：太陽中風，火劫發汗後，久則譫語，甚者至噦。又曰：陽明中風，若不屎，腹滿加噦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得噦。雖亦間有似平易言者，然比之言乾嘔，則徑庭矣。竊又思之，乾嘔與噦，東垣視爲一，仲景視爲二，由爲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爲二而觀之，則乾嘔乃噦之微，噦乃乾嘔之甚。乾嘔者，其聲輕小而短；噦者，其聲重大而長，長者雖有微甚之分，蓋一證也。

今成氏乃以嘔爲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別，又以噦爲咳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聲物兼出而名爲嘔，以物獨出而名爲吐，以聲獨出而名爲乾嘔，惟其嘔兼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吐，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乎？仲景於嘔字上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爲聲物兼出者耳！成氏乃以嘔爲獨有聲，而同乎乾嘔，得不有失仲景措辭之本意歟！仲景曰：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盡膿自愈。夫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爲獨有聲乎？至於曰得湯則嘔，得食而嘔，飲食嘔，貪水者必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爲獨有聲矣。又少陰病，下利，用通脈四逆湯一條，其所叙諸證，既有乾嘔之文，何下文加減法中，又曰嘔者加生薑乎？設仲景果以嘔爲獨有聲則不當又立乾嘔之名矣。觀其既曰嘔，又曰乾嘔，則其義之殊別也，詎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嘗言欲嘔矣，又言欲吐矣，未嘗言欲乾嘔，欲噦也。夫欲之爲義，將出未出而預有所覺之辭也。夫將出未出，而預覺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之物，將出乎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必待夫既出而後可知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噦，主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穀欲嘔，飲食入口即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蓋以嘔言欲，而爲輕；吐言即，而爲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爲有形無形設，不爲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得食而嘔，心中溫溫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景乎？又引俗謂之啘一句以證嘔。夫啘與噦，蓋字異而音義俱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較之，吐輕於嘔；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嘔、吐、乾嘔與噦而較，則噦之爲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夫噦雖亦有輕而可治，重而不可治者，然病至於噦，則其治也終不易矣。

且夫咳逆，俗以吃逆與吃忒呼之，然咳逆二字，僅見《傷寒論》首辨脈平脈法中，其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皆無所有，其所有者噦也。後人因見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但有噦而無咳逆，遂謂噦即咳逆，而曰咳逆者，噦

逆之名。吁！斯言也，孫眞人倡於前，朱奉議、成無己和於後，由是噦與咳逆之名義紊矣。《金匱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觀此則仲景所謂噦逆，但指與乾嘔同類者言，何嘗指咳逆言乎？咳逆、噦逆不同：咳逆言其聲之才發而遽止，雖發止相續，有至數十聲者，然而短促不長，有若咳嗽之咳然，故曰咳逆；噦逆則言其似欲嘔物以出，而無所出，但聲之濁惡長而有力，直至氣盡而后止，非如乾嘔之輕而不甚，故曰噦逆。二者皆由氣之逆上而作，故俱以逆言之。孫眞人乃以噦逆當咳逆，何邪？彼言傷寒者，雖以辨脈平脈法之咳逆與咳逆上氣，視爲吃忒，然安知其不爲咳而氣逆之病乎？故今不敢定其必爲吃忒也。《金匱要略》曰：病咳逆，寸口脈微而數，此爲肺癰，咳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咳而上氣，喉中水鷄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三條者，皆是咳而氣逆之病，豈可以咳逆專爲吃忒哉！今傷寒家本有吃忒，而論中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卻無者，必亡逸於散落之餘耳。雖吃忒爲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所不言，決不可以噦爲吃忒之咳逆，亦不可以噦爲咳而氣逆之咳逆也。或曰：吾子以《要略》所謂噦逆，非吃忒病，何後人治吃忒者，用橘皮竹茹湯而愈乎？余曰：橘皮竹茹湯辛甘之劑也，有散、有緩、有和、有補，其噦逆、吃忒，病雖不同，而爲邪正之氣怫鬱擾亂所致則一，故用焉而皆愈。雖然噦逆、吃忒，以一藥同治則可，以一體同視則不可。

《推求師意・雜病門・傷食》 飲食入胃，多停中脘。中脘乃盛水穀之海；上脘只納食，行水穀，所化精悍之氣，上輸於肺；下脘消化糟粕，入大小之腸。如食入於腸胃有停留不化者，有食物已去而害其脾胃轉運之氣者，有因之而致其清濁不分者。三脘者，則皆惡食，其物停留三脘有輕重。重在中下，則大小承氣、備急丸之類；輕在中下，則枳朮丸之類。食納上脘，未入中脘而傷之重者，必吐而出之；其已入中脘，而食物塞之，其氣反壅於上脘，致氣口脈大於人迎二三倍者，亦必吐之。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而不吐者死。若物已去而脾胃中元氣受傷者，則東垣內傷補益之法是矣。所謂食傷胸中如有物者，非所食穀肉之物，由飲食過度，消化之氣清濁不分，溷亂之液自上脘至胸中，積成痰飲，乃傷之輕者，故宜分清濁、化痰飲、和中益胃、開鬱則鬱。

《證治要訣・諸嘔門・嘔吐》 嘔與吐之辨，已於傷寒論之。然證亦有不一，有寒嘔，有熱嘔，氣嘔，痰嘔，吐食嘔，吐血，吐蛔，惡心，乾嘔。除熱嘔、吐血外，近世嘔吐二字，皆通用，然卻無甚利害，理亦不自妨。并小半夏茯苓湯，或二陳湯，或理中湯，多加生薑煎。生薑，嘔中之聖藥。大痛色如青菜葉者死。

寒嘔，中脘停寒飲，食喜辛熱，物入口即吐出，宜二陳湯加丁香十粒，或理中湯加枳實半錢。不效，則溫中湯，甚則附子理中湯，或丁附湯，并須冷服。蓋冷遇冷，則相入，庶不吐出。

有痰飲，粥藥到口即吐，人皆謂其番胃，非也。此乃痰氣結在咽膈之間，宜先以薑蘇湯，下靈砂丹。俟藥可進，則以順氣之藥繼之。

外有吐瀉及痢疾，或腹冷痛，進熱劑太驟，以致嘔逆，宜二陳湯加砂仁、白豆蔻各半錢，甚則入沉香少許。

寒、熱、氣、食、痰、血六嘔，外有漏氣、走哺。漏氣者，上焦熱，食必先吐，而後下，汗出，身背皆熱；走哺者，下焦熱，氣逆不續，大小便不通，嘔吐不禁。

熱嘔，見諸傷門傷寒嘔吐證。凡進熱藥愈增者，當於寒嘔中求。熱嘔，宜二陳湯加黃連一錢。

氣嘔，胸滿膈脹，關格不通，不食常飽，食則常氣逆而吐，此因飲食中盛怒而然，宜二陳湯加枳實、木香各半錢，或吳茱萸湯。不效，則丁沉透膈湯，及五膈寬中湯。

食嘔，多因七情而得，有外感邪氣，并飲食不節而生，大概治以理中爲先。二陳湯加枳實一錢，或加南星七分，沉香、木香各四分，亦好。或只服枳南湯，或導痰湯。

又有中脘伏痰，遇冷即發，俗謂之冷癇。或服新法半夏湯，或撾脾湯。外有熱痰而嘔者，宜小半夏茯苓湯加竹茹如錢大。若嘔痰而或致厥者，乃寒痰逆悶，謂之痰厥，宜薑附湯，以生附代熟附。

惡心、乾嘔，欲吐不吐，心下映漾，人如畏舡，宜大半夏湯，或小半夏茯苓湯，或理中湯，治中湯，皆可用。

嘔吐，諸藥不效，當借鎮重之藥，以墜其逆氣，宜薑蘇湯，下靈砂丹，須百粒作一服，俟藥得效，即以養正丹、半硫丸導之。嘔吐，津液既去，其口必渴，

不可因渴而遽以爲熱。

又有嘔吐，諸藥不效，又別無前項痰氣等證，乃蛔在胸膈作嘔，見藥則動，動則不納藥，藥出而蛔不出，雖非吐蛔之比，亦宜用吐蛔藥，或於治嘔藥中，入炒川椒十粒，蛔見椒則頭伏故也。

曾有患人，用附子理中湯、四逆湯加丁香，到口即吐。後去乾薑，只參、附加丁、木二香，煎熟，更磨入沉香，藥立吐定。蓋虛寒，痰氣凝結，丁、附既溫，佐以沉、木香則通，乾薑、白朮則泥耳。

《傷寒六書・傷寒家秘・嘔吐》 嘔者，聲物俱有而旋出。吐者，無聲有物而頓出。有聲無物，爲乾嘔也。較之輕重，則嘔甚於吐矣。蓋表邪傳裏，裏氣上逆，則爲嘔也。大抵邪在半表半裏，則多嘔，及裏熱而嘔者，俱用小柴胡湯。故經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攻之爲逆。若太陽少陽合病而嘔者，黃芩加半夏湯。太陽陽明合病，當自利，若不利而嘔者，葛根半夏湯。三陽發熱而嘔，俱用小柴胡湯。先嘔後渴，此爲欲解，當與水解。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赤茯苓湯。若陽明證，發熱汗出，心煩痞硬，下利嘔吐，大柴胡湯。若胃冷，脈沉遲，不食，小便利者，半夏理中湯加薑汁。利而見厥逆者，難治，以其虛寒之甚也。

《傷寒六書・傷寒家秘・乾嘔》 乾嘔者，空嘔而無物出也。大抵熱在胃脘，與穀氣併，熱氣上熏，心下痞結，則有此證。太陽汗出乾嘔，桂枝湯，主自汗也。少陰下利乾嘔，薑附湯，主下利也。厥陰吐涎沫乾嘔，吳茱萸湯，主涎沫也。邪去嘔自止。又有水氣二證：太陽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身熱乾嘔者，微喘或自利，小青龍湯；不發熱只惡寒，脇痛，咳而利，乾嘔者，亦水氣也，十棗湯。膈上有寒飲，乾嘔者，屬少陰，四逆湯也。

《傷寒六書・傷寒明理續論・嘔吐》 嘔者，聲物俱出者也。吐者，無聲而但出物者也。故仲景復言乾以別之，則嘔爲有物明矣。乾，猶空也，但空嘔而無所出耳。然嘔吐俱有物出，較之輕重，則嘔甚於吐。蓋表邪傳裏，裏氣上逆，故嘔吐而水穀不下也。有胃熱，脈弦數，口舌煩渴。有胃寒，脈弦遲，逆冷不食，小便利。有水氣，先渴後嘔，膈間怔忡。有膿血，喉中腥，奔逆上衝，不須治之，嘔膿盡自愈。是四者，不可不辯。大抵邪半在表，半在裏，則多嘔吐。及其裏熱而嘔吐者，亦有之。故經曰：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爲其氣逆未收斂爲實也。

太陽少陽合病，自利而嘔，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傷寒，胸中熱，胃中有邪氣，腹痛，氣逆欲嘔吐者，黃連湯。

三陽發熱而嘔逆，小柴胡湯；嘔而渴者，豬苓湯、五苓散。

先嘔後渴，此爲欲解，宜與水解。先渴後嘔而水停心下，赤茯苓湯。

少陰病，又吐，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小便色白，四逆湯加生薑。

少氣，或咳或悸，身痛自利，眞武湯去附子，加生薑。膈上寒飲，乾嘔，吐涎沫，四逆湯。

若吐利，手足厥冷，煩躁甚者，吳茱萸湯。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上同。得湯反劇者，屬上焦，橘皮湯，小柴胡湯。

似嘔，似噦，似喘，心下憒憒，大橘皮湯。

汗下後關脈遲緩而吐，爲胃寒，理中丸。瘥後虛煩嘔吐，竹葉石膏湯加生薑汁。屢經汗下，寒氣膈塞，食入即吐，乾薑黃芩黃連入參湯。

汗後水藥不入口者，四逆、半夏茯苓湯。《金匱要略》曰：諸嘔吐，穀不下，半夏湯。嘔吐，脈滑數，或洪，發熱，茅根湯。

《傷寒六書・傷寒明理續論・乾嘔》 自汗頭痛，乾嘔，桂枝湯。

少陰下利乾嘔，脈微，白通湯；下利不止，乾嘔而煩，厥逆無脈，白通加豬膽汁湯。

惡寒外熱，脈微欲絕，乾嘔，通脈四逆湯。

乾嘔，吐痰沫，頭痛，吳茱萸湯。得此湯反劇者，與小柴胡湯。乾嘔自利，黃芩湯、半夏生薑湯。

太陽中風，陽浮陰弱，自汗惡風寒，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

《丹溪心法・嘔吐》 胃中有熱，膈上有痰者，二陳湯加炒山梔、黃連、生薑。有久病嘔者，胃虛不納穀也，用人參、生薑、黃芪、白朮香附之類。嘔吐，朱奉議以半夏、橘皮、生薑爲主。劉河間謂嘔者，火氣炎上，此特一端耳。有痰膈中焦，食不得下者；有氣逆者；有寒氣鬱於胃口者；有食滯心肺之分，而新食不得下而反出者；有胃中有火與痰而嘔者。嘔吐藥，忌瓜蔞、杏仁、桃仁、蘿蔔子、山梔，皆要作吐，丸藥帶香藥行散，不妨。注船大吐，渴飲水者即死，童便飲之最妙。

附方

理中加丁香湯　治中脘停寒，喜辛物，入口即吐。

《活人》生薑橘皮湯。

熱嘔　《濟生》竹茹湯、小柴胡加竹茹湯。

右幷用生薑多煎服。

《濟生》竹茹湯。

加味二陳湯　治停痰結氣而嘔。

吐蟲而嘔方：

黑鉛炒成灰　檳榔末

米飲調下。

《醫學正傳・嘔吐》論

外有傷寒，陽明實熱太甚而吐逆者；有內傷飲食，塡塞太陰，以致胃氣不得宣通而吐者；有胃熱而吐者；有胃寒而吐者；有久病氣虛，胃氣衰甚，聞穀氣則嘔噦者；有脾濕太甚，不能運化精微，致清痰留飲鬱滯上中二焦，時時惡心吐清水者。宜各以類推而治之，不可執一見也。

方法

丹溪曰：胃中有熱，膈上有痰，二陳湯加炒梔子、薑炒黃連、生薑，煎服。

凡嘔吐者，切不可下，逆之故也。

有久病吐者，胃氣虛不納穀也，生薑、人參、黃芪、白朮、香附治之。凡痞滿短氣而嘔，宜補中氣，止可用調中益氣湯。

肝火出胃，逆上嘔吐，抑青丸。

夏月嘔吐不止，五苓散加薑汁，入湯調服。

吐蟲而嘔，用黑錫炒成灰，檳榔末、米飲調服。

惡心吐清水者，有熱、有痰、有虛，皆用生薑，隨證佐藥治之。

胃中有熱者，二陳湯加薑汁制炒黃連、黃芩。挾虛者，加人參、白朮。又云：胃虛弱，嘔者，二陳湯加砂仁、藿香、白朮。

痰飲爲患，或因多食生冷，脾胃不和，以致嘔吐惡心，或頭眩，或胃脘懊憹不快，或發寒熱，二陳湯加丁香、烏梅、生薑，煎服。心下痞而痛者，加草豆蔻仁。

痰熱惡心嘔吐氣盛者，導痰湯加縮砂、薑炒黃連、竹茹。

木香散。

檳榔散。

小半夏湯　治陽明傷寒，不納穀而嘔吐不已者。

生薑汁半夏湯　治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憒憒然無奈者。

藿香平胃散　治內傷飲食，塡塞太陰，嘔吐不已。

胃苓散　治證同前。

黃連六一湯　治因多食煎煿燒餅熱麵之類，以致胃脘當心而痛，或嘔吐不已，漸成反胃。

丁附治中湯　治胃傷寒冷之物，致心腹疼痛而嘔噦不止。

丁香安胃湯　治嘔吐噦，胃虛寒所致。

茯苓半夏湯　治脾胃虛弱，身重有痰，惡心欲吐。風邪羈絆於脾胃之間，當先實其脾土。

《古今醫統大全・嘔吐噦門・病機》《內經》敘論

《經絡篇》曰：足太陰脾之脈，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

《卒痛論》曰：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厥陰之病，少腹堅滿，厥病嘔病，食不下，入而復出，厥甚，寒氣入脾，食畢而吐。

《靈樞經》曰：人之噦，蓋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寒氣邪氣穀氣俱還入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

又曰：胃氣逆爲噦。又曰：病深者，其氣噦。

劉河閒曰：胃膈熱甚則爲嘔，火氣炎上之象也。

楊仁齋云：胃氣不和而嘔吐，人所共知，然有胃寒、有胃熱、有痰飲、有宿食、有風邪入胃、有氣逆衝上，數種之異，可不究其所自來哉。

嘔吐噦總爲胃病

東垣發明嘔吐噦者，俱屬於胃。胃者，總司也。究其三者之源，皆因脾胃虛弱，或因寒氣客胃，加以飲食所傷，而致胃氣上逆，或嘔或吐或噦者，皆陰火之邪上衝，而吸入之氣不得入，故食不下也。邪氣衝之，火逆胃中而作者也。

《古今醫統大全・傷寒門上集・嘔吐噦乾嘔》　嘔者，聲物俱出者也。

吐者，無聲而但出物者也。仲景復言乾嘔以別之，則嘔爲有物明矣，乾猶空也，但空嘔而無所出耳。然嘔吐俱有物出，較之重輕，則嘔甚於吐也。蓋表邪裏裏氣上逆，故嘔吐，而水穀不下也。嘔吐有四證，不可不辯。有胃熱，脈弦數，口苦，煩渴；有胃寒，脈弦遲，逆冷，不食，小便利；有水氣，先渴後嘔，鬲間怔忡；有膿血，喉中腥奔上衝，不雖治之嘔，膿盡自愈。大抵寒邪半表半裏則多嘔吐，及其裏熱而嘔吐者，亦有之。故經曰：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爲其氣逆未收斂，爲實也。若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熱而見厥者，難治，以其虛寒甚也。噦則乾嘔之甚者，有聲出而無物出也。亦因胃氣本虛，汗下太過。亦有熱氣擁鬱，上下氣不得通而噦者。輕則和解之，通利之甚，則溫散之。小便不通，腹滿而噦者，不治。

發汗：太陽暘明合病當自利之，若不利但嘔，葛根加半夏湯。

和解：半表半裏證多嘔，小柴胡湯。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陰陽不交，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以升降陰陽。三陽發熱而嘔吐，俱用小柴胡湯。

分利：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名水逆，五苓散。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赤茯苓湯。先嘔後渴，此爲欲解，當與水解。凡嘔而渴者，豬令湯、五苓散。

清熱：有虛熱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活人書》治瘥後有餘熱在胃脘而嘔者，竹葉加生薑汁湯。太陽少陽合病，自利而嘔，黃芩半夏生薑湯。嘔而思水者，急與豬苓湯。

溫：鬲上有寒及寒厥，或嘔不渴，乾薑附子湯。乾嘔吐涎沫，頭痛，吳茱萸湯。嘔吐，手之冷，小橘皮湯。寒多而嘔吐，理中湯，不飲水而吐，理中湯去木加生薑。胸中似嘔無柰者，生薑汁半夏湯。曾經汗下，關脈遲，胃中虛冷而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少陰吐者，眞武去附子加生薑。諸嘔吐食不下，小半夏湯。

下：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表解裏未和，十棗湯。吐逆，大小便不通，厥逆，無脈，大承氣湯。嘔而不止，發熱，柴胡證具，心下急，鬱鬱微煩，大柴胡湯。

《千金方》云：生薑，治吐嘔之聖藥。

乾嘔

乾嘔者，嘔而無物出也。大抵熱在胃在脘，與穀氣併，熱氣上薰心下，兀兀欲吐不吐，故有此證。

傷寒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乾嘔身熱，微喘，或自利，小青龍湯。不發熱，不惡寒，肋痛，乾嘔者，十棗湯。自汗、頭痛、乾嘔，桂枝湯。乾嘔、吐涎沫，頭痛，吳茱萸湯。得陽反劇者，小柴胡湯。乾嘔，自利，黃芩半夏生薑湯。裏寒外熱，脈微欲絕，乾嘔，通脈四逆湯。

《古今醫統大全・嘔吐噦門・治法》 治嘔吐噦詳虛實寒熱四法

胃虛嘔吐，惡食不思食，兼寒者，惡寒，或食久還吐，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脈遲而微濇，此皆虛寒者也，宜藿香安胃湯、理中湯，甚者丁香者散溫補。

胃中鬱熱，飲食積滯而嘔者，則惡食、惡寒、煩悶、膈滿，或渴喜涼，聞食則吐，服藥亦吐，脈洪大而數，此皆實熱者也，宜竹茹湯、麥門冬湯清之。若食積多者，用二陳加神麴、麥芽、黃連、保和丸之類消導。

治嘔吐噦須分新久

無病之人，卒然而嘔吐，定是邪客胃府。在長夏，暑邪所干；在秋冬，風寒所犯。干暑者，六和湯、五苓散之類。犯寒者，藿香正氣散、理中湯、五積散之類。久病而吐者，胃虛不納穀也，六君子湯加丁香、豆蔻、調中益氣湯之類。常常惡心，嘔吐清水，有熱而有痰也，宜用二陳湯加蒼朮、厚朴、黃連、生薑之類是也。嘔家多服生薑，生薑爲嘔家之聖藥也。有形質之物滯於膈中，幷膈上有痰者，宜先吐之，則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是也。丹溪云：胃中有熱，膈上有痰，二陳加炒梔子、黃連、生薑。胃虛嘔吐，不能納穀，生薑、參、芪、白朮、香附之類。肝火出胃，逆上而嘔者，抑清丸。夏月嘔吐不止，五苓散加薑汁。吐蚘而嘔，以錫灰、檳榔末米飲調下。嘔吐而食不得進，爲胃風也，清嘔則愈。嘔而心下否，半夏瀉心湯。嘔逆上氣者，陳皮竹茹湯，似嘔不嘔，似噦不噦無賴者，生薑半夏湯。多酒而嘔吐者，宜砂仁、豆蔻、連、茱、乾葛解酲之類。久病吐者，胃氣虛不納穀也，生薑、人參、白朮、黃芪、香附治之。凡痞滿短氣而嘔，宜補中氣，止可用調中益氣湯。惡心吐清水者，有熱、有痰、有虛，皆用生薑，隨症佐藥治之。胃中有痰有熱者，二陳湯加薑汁、炒黃連、黃芩。挾虛者，加人參、白朮。又云：胃虛嘔者，二陳湯加砂仁、藿香、白朮。痰飲爲患，或因多食生冷，脾胃不和，以致嘔吐惡心，或頭眩，或胃脘懊憹不快，或發寒熱，二陳湯加丁香、烏梅、生薑煎服。心下否而痛者，加

草豆蔻仁。痰熱惡心嘔吐氣盛者，導痰湯加砂仁、竹茹、薑炒黃連。女子嘔吐甚者，死，以其陰在上故也。諸大吐，渴飲水者，死，以童便飲之妙。凡嘔吐者，切不可下，逆之故也。

藥方

通治嘔吐劑

藿香安胃散　治一切嘔吐不止。

藿香安胃湯　治胃虛而嘔。

一物湯　治卒吐暴逆，虛弱困乏無力，及久病人嘔吐，飲食入口即吐者。

加味二陳湯　治嘔吐，冷熱不調，氣逆衝上。

白朮湯　治胃虛痰氣嘔吐。

大藿香散　治七情傷感，氣鬱於中，眩運痞悶，嘔吐不食。

加味七氣湯　治氣鬱嘔吐。

胃寒嘔吐劑

理中湯　治脾胃虛寒嘔吐，有痰氣加半夏、生薑、陳皮。

治中湯　治胃中虛，過傷生冷腥膾，吐逆不止。

養胃湯　治胃虛寒，不思飲食，反胃嘔吐。

草豆蔻湯　治嘔吐和中調。

三聖散　治胃寒嘔逆不食。

丁香煮散　治胃虛寒嘔吐，不食。

丁香半夏丸　治胃寒嘔吐吞酸。

紫沉香丸　治中焦吐食，由食積與寒氣相假故吐又痛。

胃中鬱熱嘔吐劑

竹茹湯　治胃中邪熱心煩，喜冷，嘔吐不食。

一人病傷寒，得汗，身涼數日，忽嘔吐，藥與飲食俱不下，醫者皆進丁香、藿香等藥，下咽即吐，予曰：此正汗後餘熱留胃中，正與竹茹湯相合，亟煎一服與之，遂安。

麥門冬湯　治煩熱嘔逆，食下即吐。

竹茹二陳湯　治胃中有熱，鬲上有痰，嘔吐不已。

香茹飲　治伏暑嘔吐。

和中枳殼湯　治上焦氣熱上衝，食已暴吐，脈浮而洪。

導痰消食劑

調胃承氣湯　治胃中熱壅，宿滯不行，大便秘結，嘔吐。

半夏麴芽湯　治飲食積滯，痰涎壅盛，嘔吐不已。

玉浮丸　治一切嘔吐。

薑橘湯　治病後或虛弱之人，一切嘔吐，不納藥食。

大枳殼丸　治酒食所傷，胸膈脹滿，心腹疼，痰逆嘔吐，噫氣吞酸。

易簡方

《食醫心鏡》：治嘔吐，陳粟米一合，薑汁一盃，水二碗，煮熟，取飲服。

一方：用甘蔗汁，溫服半升，三服，效。

《衍義方》：治嘔逆，食不下，以生滑石末，溫水調下二錢。

薑蜜湯　治嘔吐。

蘇合香丸　治冷氣嘔吐不止，薑湯調下神效。

沉香均氣散　治嘔吐日久，服藥不效，人倦少食，或間而作吐。

《心統》云：吐屬寒，用砂仁、豆蔻；嘔屬火，用薑汁炒黃連加柿蒂。痰加竹瀝。

孫眞人食忌：治嘔吐，白檳榔一枚剉，陳皮炙一錢，水一盞，煎服。

《明醫指掌・嘔吐證》歌：得食即吐知爲火，停久而來卻是寒。久病胃虛因不納，或緣氣逆與停痰。食填胃口多生嘔，新穀如何得下關。欲辨寒熱虛實候，大微遲數脈中參。

論：有聲有物曰嘔，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乾嘔，皆主於脾胃。有胃寒者，有胃熱者，有胃虛者，有痰隔者，有氣滯者，有食鬱熱之不同，在乎參之以脈，驗之以證，則虛實冷熱之形無所逃矣。

脈：嘔吐無它，寸緊滑數。微數血虛，單浮胃薄。芤則有瘀，最忌澀數。

胃熱　得食即嘔，胃火也，脈必數而口渴，二陳加薑炒芩、連。火上衝，食已暴吐，和中桔梗湯，荊黃散調檳榔末。

胃寒　食積爲寒所逆，停久而吐者，脈必遲，理中湯加半夏、木香、薑汁，或紫沉丸。胃寒嘔吐清水者，二陳湯加丁香、砂仁。

胃虛　胃虛不能納食而吐者，脈必微，六君子湯加丁香、砂仁。飲食傷脾胃而吐者，枳朮丸、枳朮二陳湯加香附、砂仁。飲酒傷胃，嘔吐不止者，葛

化解醒湯。

食鬱　停宿食不克化，新殼不化而反出，脈沉，瓜蒂散或保和丸。食鬱，飲食不消，塡塞胃口而嘔吐者，二陳湯加神麴、山楂、薑炒黃連、厚朴、枳實。

痰氣　因痰氣壅滯胃口，食不下而作嘔者，二陳湯加竹瀝、薑汁、枳實、瓜蔞。脈沉，瓜蒂散。痰在胸中，嘔噦，溫膽湯。氣逆，枳桔二陳湯。

《慎齋遺書・吐》　暴吐，飲食所傷，食在上脘，一吐而愈，平胃散加半夏，或藿香正氣散。霍亂吐瀉，冷汗，手足冷，輕則理中湯，重則四逆湯。但吐而不止，二陳加薑汁，不效加丁香。溫而不愈，恐虛中有火，加炒黑梔仁、人參，或沉香、烏藥爲末，生薑三片，淡鹽擦之，蘸末含化。寒則多吐水食，腹痛不思飲食，理中湯。熱則多嘔，身熱似火，吐而蛔出，理中湯加烏藥、黃連少許。

霍亂吐瀉，吐多，消痰爲主。瀉多，和中爲主。腹痛，溫中爲主。有食即吐，氣虛所致，宜補命門火。

凡吐病，如早晨食至午吐，午前食至夜吐，吐而若無攔阻者，胃氣大虛也，二陳湯加丁香、檳榔、枳殼，溫而降之。不用檳榔、枳殼，用黃連五釐、吳萸二釐，加生薑煎服，二帖後加參。

吐中兼嘔者，嘔屬於火，宜二陳加黃連、吳萸。惟嘔而不出聲者，虛證也，宜溫不宜寒。

凡吐，諸藥不效，蘇梗湯磨檳榔、枳殼服之。

凡吐用二陳湯，熱加山梔，寒加炮薑，肌熱煩作熱渴加葛根。吐後調理六君子湯。

吐而兼瀉者，吐而蛔蟲出者，脾有濕熱也，理中湯加烏梅一枚、黃連三釐。但吐而不嘔，平胃散，二陳湯。清晨作吐者，胃氣虛，腎水被木火吊動也，用白朮三錢、吳萸五釐、黃連三釐，養胃降火，其氣得以下降自愈。自吐而不嘔者，此爲假吐，熱在胃脘也，眞吐必待嘔而吐。

吐者，物出而無聲，有虛有實，吐而足冷脈細是虛，吐而身熱脈實是實。夾食、停痰，二陳加薑汁。嘔吐，用半夏二兩，生薑一兩，切豆大，同炒香，再用肉桂五錢，同炒香爲末，每服二錢，薑三片，水煎服。吐而兼心痛，作火治，治有虛實不同。口吐清水作蟲治。吐因胃有熱邪，喜冷，寸脈緊數，竹茹湯治之。嘔吐無時，寸脈沉遲伏，橘皮湯主之。陳皮、半夏、丁香各三錢，薑水煎。

乾霍亂，用鹽水探而吐之，切勿與米飲，反助邪，急死。吐而胸脇痛，脈洪大而硬，大便閉，三日不愈，厥逆死。吐而虛煩，發熱自汗，腹痛，胸脇悶，痰演，便血，參朮湯加炮薑。若冷汗如水，煩躁，便閉，脈無，不治。

吐而四肢冷，尺脈短少，六脈浮大無根，多凶少吉。

吐而大便閉，胃氣傳送不得也，不治。

嘔而且吐，檳榔下氣，二三次不愈，不治。

嘔而渾身作脹，肝氣實也，不治。

吐而無脈者，不治。

吐而有出氣無入氣者，不治。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痰類・嘔吐》　嘔吐須知胃冷熱，大概肥白肉浮多寒濕，瘦黑骨露多燥熱，更參脈症。胃冷，面青，手足厥，食入乃吐，二陳湯加薑、桂；甚，加丁、附，或丁香半夏丸。胃熱，面紅，手足熱，食已即吐，二陳湯加薑炒芩、連、山梔；暴甚，略加檳榔、木香；胃口痛，加薑汁，或葛根竹茹湯，加味橘皮竹茹湯，或小柴胡湯加竹茹。如時常口吐清水冷涎，自下涌上者，此脾熱所致也，二陳湯加白朮，白芍，升麻，炒芩、連、山梔，神麴，麥芽，乾、生薑等分，或丸或煎服。次分三焦有妙括；眩暈不食氣上攻，上焦吐者，氣衝胸痛，食已暴吐而渴，治當降氣和中，六君子湯加木香、藿香、桔梗、枇杷葉，或七氣湯；熱氣衝者，古荊黃湯加人參、甘草、檳榔。胸滿酸悶食作孽；中焦吐者，食積與氣。或先吐而後痛，或先痛而後吐，治當以木香、檳榔等分爲末，調服行氣紫沉丸。消積，尋常平胃散，二陳湯加青皮、砂仁、白豆蔻、山楂、神麴調之。厥冷下焦停有寒，下焦吐者，寒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久則小便清利，大便不通，乃陰氣偏結，不與陽和。治當溫其寒而通其秘，復以中焦藥和之，附子理中湯，木香勻氣散合理中湯，四逆湯，丁胡三建湯，古丁半湯，養正丹，古半硫丸。三陽熱壅大便結。嘔家不可下者，常也。如喜冷煩渴，胸滿腹痛，甚而大便閉者，大小腸，膀胱結也。熱者，大柴胡湯下之；虛者，潤之。痰火不已水怔忡，嘔吐，痰火爲多，二陳湯加薑炒芩、連，或小調中湯主之。肝火出胃者，單黃連丸，或單人中白，薑汁化服。脾經濕痰鬱滯上中二焦，時時惡心，吐出清水，或如豆汁者，胃苓湯加半夏、檳榔。水嘔，心下怔忡，先渴後嘔者，赤茯苓湯；先嘔後渴者，豬苓湯；水入即吐者，五苓散。腥臊熏心多瘀血；腥氣、臊氣熏炙，惡心嘔吐，雜以涎血，此膿血聚於經中，所謂嘔家有癰膿，不須治，膿盡自愈。四物湯倍赤茯苓、牡丹片；虛者，八珍湯加陳皮。客風翻翻暑渴煩，風邪在胃，翻翻不定，或鬱酸水，全不入食者，不換金正氣散，麥天湯，安脾丸，不宜輕用參、朮，補住邪氣反甚。惟久病肋痛者，木克土也，方敢用六君子湯加青皮、芍藥、柴

胡、升麻、川芎、砂仁、神麴。治水熱者，小柴胡湯加青黛、薑汁，蒸餅爲丸服。暑吐煩渴，黃連香薷散，六一散加砂仁，或枇杷葉散。錢氏白朮散。氣虛痞滿蟲痛切。久病胃氣虛弱，全不納食，聞食氣則嘔者，四味薷葉湯，或四君子湯去茯苓，加香附、參、芪；胸痞短氣者，調中益氣湯；胃虛寒痰作嘔者，增半湯。蟲吐，時常惡心，胃口作痛，口吐清水，得食暫止，飢則甚者，胃中有蛔也，二陳湯加苦楝根，使君子、白朮、烏梅，或用錫灰、檳榔等分，米飲調服亦可。凡吐如青菜汁者，死。此是乍然嘔吐，非翻胃比也。又船暈大吐，渴飲水者，多死，惟童便飲之最妙。

《古今醫鑑・嘔吐》 方

煨薑散　治嘔吐惡心。

椒茶餅　止嘔吐，治翻胃。

保中湯　治嘔吐不止，飲食不下。

比和飲　治水穀不納，聞食氣即嘔。

枇杷散　治胃虛嘔噦不止。

《醫林繩墨・嘔噦吐》 考之經曰：寒傷於脾則上吐，因知嘔吐者，脾病也。又曰：噦因胃病，因知噦者，胃病也。胃病則不能納，所以惡聞食氣而噦也。脾病則不能運，所以食飲不化而嘔吐也。吐者，有物無聲之謂，此屬乎寒。噦者，有聲無物之謂，此屬乎火。嘔者，有物有聲之謂，亦屬火與寒也。治療之法，脾胃之病，不可外求，當從溫治。蓋脾嘗喜溫而惡寒，喜燥而惡濕。若偏於火論而重用寒苦之味，多不效矣。若偏於寒論而重用香燥之味，則又不可矣。惟宜中和之劑，用二神爲主，加以厚朴、蒼朮、香附、白朮、炒黑乾薑，使溫中散寒煖胃，則脾以和矣。至於日久而噦者，少加薑炒黃連，此則從治之大法也。若或腹痛者，加以吳萸。脈脫者，加以人參，乃能安脾健運，可不再吐。又有藥入隨吐者，臨劑宜徐徐熱服，不可通口，不可用驟，蓋寒則不行，驟則難運，必致復出也。近見醫家多以霍香正氣散爲止吐之妙藥，服反多吐，是則何也？蓋此方兼有表藥，表則升提其氣，氣升則吐必復作矣。又見醫家因飲食之不化，多用消導之法，每以山查、麴蘗、枳實幷行，殊不知中犯實實虛虛之患。蓋嘔吐者脾之虛也，脾虛則當補，如反以消導之藥傷之，是使脾虛而復加虛矣，豈不蹈虛虛之患乎？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必欲溫散則存中而且守，自無再吐之事矣。或曰：惡心之症亦無聲無物，心中兀兀，欲吐不吐，欲嘔不嘔，邪氣攻心，如穢上泛。此又何因而然也？曰：邪正交爭，乃作惡心，亦係脾胃邪傷之故。然此則惟以和胃爲本，用二陳加白朮、厚朴之劑，虛加人參，寒加乾薑，火加炒連，當無有不愈者也。愚按：吐之爲症，非特寒、火爲然，中因風者有之，因濕者有之，因暑熱攻激者有之，又因氣者有之，因血者有之，因氣血攻擊而作吐者亦有之，因痰者有之，因飲者有之，因痰飲停聚而作嘔者亦有之。治之之法，不在治邪而在治脾，蓋脾屬土而位居中央，府藏感受之邪莫不由之，而有四時不正之氣莫不由之，而於如脾勝則邪自去，脾健則土自安矣。嵩以溫中爲主，而行氣兼之可也。

治法主意，吐由寒而不清，宜以溫中散寒爲的，非二陳、薑、朮不能治也。

《醫方考・嘔吐門》 叙曰：嘔有聲長、聲短之辨，吐有見痰、見食之分，參之以脈證，合之以顏色，問之以從來，始爲無失。毋但曰嘔吐小疾而忽之，常見肝實之證，令人嘔吐不已而死者。茲考六方，志其略爾！

二陳加山梔黃連生薑湯　胃中有熱，膈上有痰，令人嘔吐者，此方主之。有聲之謂嘔，有物之謂吐。聲者，氣與火也；物者，痰與涎也。半夏燥痰濕，茯苓滲痰濕，陳皮利痰氣，甘草益脾氣，此二陳治痰之旨也。苦可以瀉火，故用梔子；辛可以行滯，故用生薑。

六君子湯　久病胃虛，聞穀氣而嘔者，此方主之。胃者，水穀之海，倉廩之官也，故胃強則善穀，胃弱則聞穀而嘔。經曰：安谷者昌，失穀者亡。奈之何而不急治乎？故人參、白朮、茯苓、甘草，氣味甘溫，可以益胃；陳皮、半夏，氣味辛利，可以破嘔。

理中加丁香湯　嘔吐，腹痛者，此方主之。

嘔吐而痛即止者爲火，嘔吐而痛不止者爲寒。然寒則收引，胡然能吐？師曰：寒勝格陽，故令吐也。治寒以熱，故用丁香、乾薑之溫；吐多損氣，故用人參、白朮、甘草之補。

竹茹湯　傷寒正汗後，餘熱留於陽明、少陽，必令作嘔，此方主之。陽明，胃也；少陽，膽也。有辨焉，口渴者熱在胃，口苦者熱在膽也；兼而有之，則二經均有留熱矣。是方也，乾葛清胃，竹茹清膽，半夏破逆，甘草調陽。

雄礬瓜蒂散　嘔而流涎，脈平者，蟲家證也，主此方吐之。蟲動則流涎，胃癢則令嘔，脈平者，得平人無病之脈，不遲不數，無寒無熱

也。雄黃氣悍，明礬苦澀，殺蟲之品也；佐以瓜蒂之善涌，則蟲立吐而出矣。又曰：實而能吐者，主以此方；虛而不能吐者，宜主傷寒門烏梅丸。

六味地黃丸　陰虛於下，令人多嘔者，主此方鹽湯吞之。

《脈解篇》曰：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咳、上氣喘。此陰虛於下，而令孤陽上浮爾！是方也，熟地、山萸，質潤味厚，可使滋陰；丹皮、澤瀉，氣味鹹寒，可制陽光；山藥、茯苓，味甘而淡，可使調中土。是六物者，皆有益於陰也，故主之。

《仁術便覽・嘔吐》　藿香養胃湯　治胃氣不和作吐。

香薷飲　治夏月伏暑嘔吐。

芩連二陳湯　治胃口有熱，膈上有痰，時作嘔噦。

二陳湯加砂仁、梔子、黃芩、黃連，俱薑製炒，水一鍾半，生薑五片，煎服。

六君子湯　治久吐，胃氣虛弱，不納飲食。

丁沉透膈湯　治脾胃不和，痰逆惡心，或時嘔吐，飲食不進，十膈五噎，痞塞不通，併皆治。

沉香開膈散　治五膈五噎，痞滿嘔吐，心腹刺痛，脇肋脹滿。

《松崖醫經・嘔吐惡心》　嘔吐惡心者，宜分氣虛、血虛、痰火、傷食，不可妄治。經云：食頓出者名曰吐，食時欲嘔不嘔，欲吐不吐，名曰惡心。食後停寒在膈者，名曰傷食。若右手脈來無力者，屬氣虛，有力屬痰火。若左手脈來無力屬血虛。

《雜病證治準繩・諸嘔逆門・嘔吐膈氣總論》　趙以德云：夫陰陽氣血，隨處有定分，獨脾胃得之，則法天地人而三才之道備。故胃有上、中、下三脘，上脘法天爲陽，下脘法地爲陰，中脘法氣交之分。陽清而陰濁，故陽所司者氣，陰所司者血。然陽中亦有陰，陰中亦有陽，於是上脘氣多血少，則體乾道之變化動也。下脘血多氣少，則體坤道之資生靜也。中脘氣血相半，故運上下動靜升降之氣行。由是物之入胃，各從其類聚。水飲者，物之清。穀食者，物之濁。然清中有濁，濁中有清，故飲之清者，必先上輸於司氣之肺，而後四布爲津爲液。清中之濁者，則下輸膀胱爲便溺出焉。食之清者，亦必先淫精於司血之心肝，以養筋骨經脈，更化榮衛，流注百骸。濁中之濁者，則自下脘變糟粕，傳送下大腸出焉。若邪在上脘之陽則氣停，氣停則水積，故飲之清濁混亂，則爲痰、爲飲、爲涎、爲唾，變而成嘔。邪在下脘之陰則血滯，血滯則穀不消，故食之清濁不分，而爲噎塞、爲痞滿、爲痛爲脹，變而成吐。邪在中脘之氣交者，盡有二脘之病。是故嘔從氣病，法天之陽，動而有聲，與飲俱出，猶雷震必雨注也。吐從血病，法地之陰，靜而無聲，與食俱出，象萬物之吐出於地也。氣血俱病，法陰陽之氣交，則嘔吐幷作，飲食皆出。然在上脘，非不吐食也，設陽中之陰亦病，則食入即吐，不得納於胃也。非若中脘之食已而後吐，下脘之食久而方出。其下脘，非不嘔也，設陰中之陽亦病，則吐與嘔齊作，然嘔少於吐，不若上脘之嘔多於吐也。

《簡明醫彀・嘔吐噦》　主方

半夏　陳皮　蒼朮　厚朴　藿香各一錢　甘草三分

加生薑七片，棗二枚，水煎成，入薑汁服。不能嚥藥者，另以生薑搗細，陳皮，炒糯米泡湯，每藥一口，隨飲湯一口送。

寒嘔加乾薑、白朮，以丁香、白蔻、砂仁，另研調服；熱嘔加竹茹、梔子、黃連薑炒；痰加茯苓、南星、枳實；食加山楂、麵、芽、蘿蔔子、砂仁；風寒，香附、紫蘇；氣逆，香附、枳實、枇杷葉；久病，六君子加丁、蔻；吐蛔加黃連、川椒、烏梅、檳榔；酒加葛根、砂仁、白蔻、黃連、烏梅；諸吐大渴飲童便，切勿飲水，薑湯冷飲；夏月，五苓散加陳皮、半夏、生薑；虛人神昏，人參一兩煎服，或同米煮粥食。

半夏麵芽湯　治飲食積滯，痰涎壅盛，嘔吐不已。

薑橘湯　治病後或虛弱人一切嘔吐，不納藥食。

和中橘梗湯　上焦氣熱衝逆，食已暴吐，脈浮洪。

蘇合香丸　治冷嘔。

青金丹　治冷熱吐極，一服即止。

簡便方　薑汁煎滾，白蜜煉熟，每薑汁一匙，入蜜二匙，白湯調，頻服。

冷嘔：砂仁、白豆蔻，不時嚼嚥。又陳年醬薑，嚼細，米湯下。

熱嘔：黃連薑炒，同柿蒂煎服。痰多加竹瀝、薑汁。

乾嘔：生薑、葛根取汁服；或甘蔗汁溫服；或羊乳空心飲。

《丹臺玉案・嘔吐門》　嘔者，有物在中，其所來之道遠，故必嘔而出也。吐者，亦有物在中，其所來之道近，故一吐而即出也。分而言之，微有不同，合而言之，同歸於火，飲食、痰涎停積不化，胃氣一升，則湧而出矣。其與翻

胃相似，而實各有所屬。翻胃屬寒，嘔吐屬熱，惟其熱也，故其出也，無定時，或隨食隨吐，或食良久而後吐。隨食隨吐者，火邪急速，不及入胃而即出，無嘔吐之苦，無揮咯之勞，是即吐之謂也。食良久而後吐者，火猶稍緩，必人胃餘時，委曲而出，酸苦萬狀，傷神勞精，腸捲而腹急，是即嘔之謂也，而所出之物，亦不甚盡。惟翻也，則陰氣下結，水穀暫容，朝食則暮吐，暮食則朝吐，或朝食至午而吐，午時至暮而吐，其吐必盡，所食日日如此，不少愆期。蓋胃家受寒不能運化，自不容於不出，此翻胃與嘔吐所以不同也。又有吞酸吐酸者何也？蓋飲食入胃，胃弱不能消，而又挾肝火，是以作酸，浮飲停蓄，變爲酸痰，肝火升即吐，肝火降即吞，其吞與吐，皆肝火升降之所爲也。故治嘔吐者，必治其熱。治翻胃者，必治其寒。治吞酸吐酸，必抑其肝，而後所按之藥無不中矣。

脈云

關上脈滑，而大小不勻者，必吐逆。又云：嘔吐無他，寸緊滑數，微數血虛，單浮帶芤則有瘀，最忌濇弱。

立方

安胃和中退　治嘔吐，因飲食過多，一時不能尅化，胃窄不能容，又挾寒邪於內。

薑橘飲　治嘔吐乾噦，四肢厥冷。

藿香定嘔湯　治七情傷感，氣鬱於中，變成嘔吐，寒熱眩暈，不進飲食。

調胃和中湯　治中脘寒痰，嘔吐不止。

六妙飲　治吐嘔不止，口渴身熱。

《醫宗必讀・嘔吐噦》　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嘔吐酸，皆屬於熱。火性炎上，故逆上皆屬於火，然諸藏諸經，各有逆氣，則陰陽虛實，各自不同。實火可瀉，芩連之屬；虛火可補，參耆之屬，不可不察也。胃熱則嘔，而酸者肝之味也，火盛金傷，不能制木，則肝木自甚，在《素問》則以爲熱，東垣又以吐酸爲寒，何也？經言始受熱中，東垣言末傳寒中。總之，壯盛人多熱，虛弱人多寒，若不以虛實形證爲辨，非醫矣。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此經之言嘔，亦主於寒者。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脾不能運化精微，則食滿而嘔，蓋虛證也。足太陰病，舌本強，食則嘔。脾脈連於舌本，故舌強而嘔也。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東垣以有聲無物爲噦，蓋指乾嘔也。而《內經》所謂噦者，蓋呃逆也。即其論針刺者，有云病深者其聲噦，又曰噦者以草刺鼻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此皆治呃逆之法，每試而必效者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嘔吐》　論證

嘔吐一證，最當詳辨虛實，實者有邪，去其邪則愈；虛者無邪，則全由胃氣之虛也。所謂邪者，或暴傷寒涼，或暴傷飲食，或因胃火上衝，或因肝氣內逆，或以痰飲水氣聚於胸中，或以表邪傳裏，聚於少陽陽明之間，皆有嘔證，此皆嘔之實邪也。所謂虛者，或其本無內傷，又無外感，而常爲嘔吐者，此既無邪，必胃虛也。或遇微寒，或遇微勞，或遇飲食少有不調，或肝氣微逆即爲嘔吐者，總胃虛也。凡嘔家虛實，皆以胃氣爲言，使果胃強脾健，則凡遇食飲必皆運化，何至嘔吐，故雖以寒熱饑飽大有所傷，亦不能動，而茲略有所觸，便不能勝，使非胃氣虛弱，何以若此？此虛實之原所當先察，庶不致誤治之害。

一、凡胃氣本虛而或停滯不行者，是又虛中有實，不得不暫從清理，然後可以培補。又或雖有停滯，而中氣虛困不支者，是又所急在虛，不得不先顧元氣，而略兼清理。此中本末先後，自有確然之理，所以貴知權也。

一、嘔家雖有火證，詳列後條，然凡病嘔吐者，多以寒氣犯胃，故胃寒者十居八九，內熱者十止一二，而外感之嘔，則尤多寒邪，不宜妄用寒涼等藥，使非眞有火證而誤用之，胃強者猶或可支，胃弱者必遭其虐。觀劉河間曰：胃膈甚則爲嘔，火氣炎上之象也。此言過矣，若執而用之，其害不小。又孫眞人曰：嘔家聖藥是生薑。此的確之見也，勝於河間遠矣。

一、仲景曰：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此但以傷寒爲言也。然以余之見，則不但傷寒，而諸證皆然。何也？蓋雜證嘔吐，尤非傷寒之比，其在傷寒，則猶有熱邪，但以熱在上焦，未全入府，則下之爲逆，故不可下也。若雜證之嘔吐，非胃寒不能化，則脾虛不能運耳，脾胃既虛，其可攻乎？且上下之病氣或無涉，而上下之元氣實相依，此嘔吐之所以不可攻者，正恐病在上而攻其下，下愈虛則上愈困耳。

虛嘔證治

凡胃虛作嘔者，其證不一，當知所辨。若胃脘不脹者，非實邪也。胸膈不痛者，非氣逆也。內無熱躁者，非火證也。外無寒熱者，非表邪也。無食無火而忽爲嘔吐者，胃虛也。嘔吐無常而時作時止者，胃虛也。食無所停而

聞食則嘔者，胃虛也。氣無所逆而聞氣則嘔者，胃虛也。或身背或食飲微寒即嘔者，胃虛也。或吞酸，或噯腐，時苦惡心，兀兀然，泛泛然，冷嚥靡寧者，胃虛也。或因病誤治，妄用剋伐寒涼，本無嘔而致嘔者，胃虛也。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食入中焦而不化者，胃虛也。食入下焦而不化者，土母無陽，命門虛也。凡此虛證，必皆宜補，是固然矣。然胃本屬土，非火不生，非煖不化，是土寒者，即土虛也，土虛者，即火虛也，故曰脾喜煖而惡寒，土惡濕而喜燥。所以東垣《脾胃論》特著溫補之法，蓋特爲胃氣而設也，庸可忽哉。第在河間，則言嘔因胃火，是火多實也；茲余言嘔因胃寒，是寒多虛也。一熱一寒，若皆失中和之論，不知嘔因火者，余非言其必無，但因火而嘔者少，因寒而嘔者多耳，因胃實而嘔者少，因胃虛而嘔者多耳，故不得不有此辨。

一、虛嘔之治，但當以溫胃補脾爲主，宜人參理中湯爲正治，或溫胃飲、聖朮煎、參薑飲之類亦可酌用，或黃芽丸尤爲最妙。若胃口寒甚者，宜附子理中湯，或四味回陽飲，或一氣丹主之。若虛在陰分，水泛爲痰而嘔吐者，宜金水六君煎；虛甚者，宜理陰煎，或六味回陽飲。若久病胃虛不能納穀者，俱當以前法酌治之。若胃氣微虛而兼痰者，宜六君子湯主之。

一、凡中毒而吐者，當察其所中者何物。蓋中熱毒而吐者，宜解以苦寒之劑。中陰寒之毒而吐瀉不止者，宜解以溫熱之劑。若因吐瀉而脾胃致虛者，非大加溫補不可。此證有中寒毒吐瀉，治按在後，當幷閱之。

實嘔證治

凡實邪在胃而作嘔者，必有所因，必有見證。若因寒滯者，必多疼痛。因食滯者，必多脹滿。因氣逆者，必痛脹連於脇肋。因火鬱者，必煩熱燥渴，脈洪而滑。因外感者，必頭身發熱，脈數而緊，如無實證實脈而見嘔吐者，切不可以實邪論治。

一、寒邪犯胃而作嘔者，其證有三。一以食飲寒涼，或誤食性寒生冷等物致傷胃氣，因而作嘔。若果寒滯未散而兼脹兼痛者，宜溫中行滯，以大小和中飲、神香散，或二陳湯加薑桂之類主之，或和胃飲亦佳。一以陰寒氣令，或雨水沙氣及水土寒濕之邪犯胃，因而作嘔，作泄。若寒滯未散而或脹或痛者，宜溫中散寒，以平胃散、神香散、加減二陳湯、除濕湯、《局方》四七湯、大七香丸之類主之。一以風寒外感，或傷寒，或痎瘧，凡邪在少陽，表邪未解而漸次入裏，所以外爲寒熱，內爲作嘔，蓋少陽之經下胸中貫膈而然，此半表半裏證也。治宜解表散寒，以柴陳煎、小柴胡湯、正柴胡飲之類主之。若微嘔微吐者，邪在少陽。若大嘔大吐者，此又邪在陽明，胃家病也，宜二陳湯，或不換金正氣散、藿香正氣散之類主之。若胃虛兼寒者，惟理中湯、溫胃飲之類爲宜。

一、飲食傷胃而作嘔者，如果留滯未消而兼脹痛等證，宜大和中飲、排氣飲、神香散之類主之，或啓脾丸亦可酌用。如食已消而嘔未止者，宜溫胃飲主之。

一、火在中焦而作嘔者，必有火證火脈，或爲熱渴，或爲燥煩，脈必洪數，吐必湧猛，形氣聲色必皆壯麗。若察其眞有火邪，但降其火，嘔必自止。火微兼虛者，宜《外臺》黃芩湯，或半夏瀉心湯。火甚者，宜抽薪飲，或大小分清飲。若暑熱犯胃，多渴多嘔，氣虛煩躁，而火有不清者，竹葉石膏湯。若熱甚嘔吐不止，而火在陽明兼頭痛者，白虎湯，或太清飲，或六一散。若冒暑嘔吐而火不甚者，宜香薷飲，或五物香薷飲。此有胃火治按在後。

一、痰飲留於胸中，或寒濕在胃，水停中脘而作嘔吐者，宜和胃二陳煎、苓朮二陳煎，或小半夏加茯苓湯、橘皮半夏湯之類皆可酌用。

一、氣逆作嘔者，多因鬱怒，致動肝氣，胃受肝邪，所以作嘔。然胃強者未必易動，而易動者多因胃虛，故凡治此者，必當兼顧胃氣，宜六君子湯或理中湯主之。若逆氣未散，或多脹滿者，宜二陳湯或橘皮半夏湯之類主之，或神香散亦佳。

一、瘧痢作嘔者，其在瘧疾，則以表邪內陷。凡邪在少陽、陽明、太陰者，皆能作嘔，但解去表邪，嘔必自止。其在痢疾之嘔，則多因胃氣虛寒。蓋表非寒邪無以成瘧，裏非寒邪無以成痢，而病不知本，尙何醫云。

一、朝食午吐，午食晚吐，或朝食暮吐。

一方：治嘔吐之極，或反胃，粥湯入胃即吐，垂死者，用人參二兩，水一升，煮四合，熱服，日再進，兼以人參煮粥食之，即不吐。

治嘔氣味論

凡治胃虛嘔吐，最須詳審氣味。蓋邪實胃強者，能勝毒藥，故無論氣味優劣，皆可容受；惟胃虛氣弱者，則有宜否之辨，而胃虛之甚者，則於氣味之間，關係尤重。蓋氣虛者，最畏不堪之氣，此不但腥臊耗散之氣不能受，即微香微鬱，幷飲食之氣亦不能受，而其他可知矣。胃弱者，最畏不堪之味，此

非惟至苦極劣之味不能受，即微鹹微苦幷五穀正味亦不能受，而其他可知矣。此胃虛之嘔，所以最重氣味，使或略有不投，則入口便吐，終無益也。故凡治陽虛嘔吐等證，則一切香散、鹹酸、辛味不堪等物，悉當以己意相測，測有不妥，切不可用，但補其陽，陽回則嘔必自止，必最確之法，不可忽也。

余嘗見一沈姓者，素業醫，極多勞碌，且年及四旬，因患癩疝下墜，欲提使上升，自用鹽湯吐法，不知胃虛畏鹹，遂致吐不能止，湯水皆嘔，如此者一日一夜，忽又大便下黑血一二碗，而脈則微渺如毛，幾如將絕。此蓋吐傷胃氣，脾虛之極，兼以鹽湯走血，故血不能攝，從便而下。余令其速用人參、薑、附等劑，以回垂絕之陽，庶乎可療。忽又一醫至曰：諸逆衝上，皆屬火也。大便下血，亦因火也，尚堪用參附乎？宜速飲童便，則嘔可愈而血亦止矣。其人以爲有理，及童便下咽即嘔，極不堪名狀，嘔不止而命隨繼之矣。嗚呼！夫以胃強之人，亦且聞尿欲嘔，況嘔不能止而後可加以尿乎？此不惟死者堪憐，而妄用若此者尚敢稱醫，誠可惡可恨也。故筆之於此，幷以徵氣味之證。

《醫宗説約・嘔吐》 乾嘔有聲吐有物，聲物俱有嘔之則。吐輕嘔重乾嘔凶，嘔乃漸出吐頓出。不嘔不吐爲惡心，總是胃虛不能食。有寒有熱亦有痰，有因停水因食積。或因氣滯或氣虛，加減平胃病自息。半夏陳皮共霍香，厚朴香附及蒼朮，枳殼桔梗引通砂，炒末。爲一匙薑汁臨服入。煩渴欲飲脈來數，黄連竹茹山枝落。去蒼，末。吐水冷涎脈沉遲，炮薑肉桂吳萸作。嘔吐痰沫脈滑時，南星白茯雲木索。水停心下汩汩聲，茯苓澤瀉豬苓藥。飽悶作酸惡食氣，右關緊盛傷食例。神麴麥芽幷兵郎，草菓山查肉傷利。麵傷加卜子。久病之後不納食，脈來無力又微細。參芪白朮幷茯苓，桔枳厚朴五味去。胸膈抑鬱善噫氣，忿怒憂愁不快意。兵郎卜子大腹皮，升散升麻防風具。傷酒乾葛澤蔻佳，傷風紫蘇乾葛易。

《金匱二注・嘔吐噦下利病脈證》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衍義：上卷肺癰證，必先咳而久久吐膿如米粥，桔梗湯白散皆主之。而此不言癰之所在，知其非肺癰可知。經曰：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爲壅，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咳出，從嘔而出，膿亦不似肺癰之如米粥者也。出胃脘，從濕化而聚結，若如結痰蛤肉者，謂不可治。不必治其嘔，嘔自膿之瘀，薰蒸穀氣，故嘔，若膿出則嘔自愈。夫癰之在胃脘上口者則然，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衍義：傷寒言嘔多有因，因熱、因寒、因水、因飲，皆屬胃家病。此獨以水飲者，分三節言之。初一段先嘔卻渴者，爲飲而嘔，嘔則飲去，飲去則陽氣回，津液猶未布，故渴耳。雖渴，終以邪去正回而必解也。第二段先渴卻嘔者，即前痰飲條中，小半夏茯苓湯主之。第三段本渴，今後不渴，亦痰飲條中，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衍義：凡脈以候病，陽盛則數，陰盛則遲。今言陽微而脈數，數而復胃中冷，其理安在？蓋脈病不可以概論也。此數由藥之遺熱所客，胃中冷由陽不足而致，何也？中焦者，陰陽之界，汗劑必用辛溫發散，不當汗而汗，損其中脘陽分，致令陽微，膈氣虛，藥之遺熱從陰分而變，遂成數脈。古云：客熱非陽盛也。雖有客熱，胃中之陽氣不足，故曰胃中虛冷也。醫反以寒劑瀉之，復損陰分之陽，故脈變弦，上下之陽俱不足，雖當日暮行陰之時，陽亦不能入於下，則糟粕不能輸大小腸，不能輸將亦不能安於中，必吐而復出也。故曰胃氣無餘，朝入而暮吐也。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衍義：此條敘脈不敘證，何也？上條以脈數爲客熱，此獨言氣血虛，又何也？亦承上條而言也。上條以汗下之過而致病脈之若是。此條以上焦榮衛之不逮，亦致反胃之證，故不復敘，惟言脈之本象。陽脈動而健，陰脈靜而翕，兩者和合，不剛不柔，不疾不遲。今微而數，微乃失陽之象，數乃失陰之體，奚止客熱而已。胸中，榮衛之海，榮衛虛而不充於中，故胸中冷矣。夫榮衛之氣，出入藏府，健運周身，本生於穀，復消其穀。榮衛非穀不實，穀非榮衛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納穀也。王冰釋《內經》

曰：食入反出，是無火也。雖然謂之冷，當以正氣不足論之。正氣者，陰陽之精，非寒非熱，冲和純粹，不宜以之爲冷，與寒邪同治。若以熱治寒，不惟反助客熱，且復耗其氣，損其陽矣。所謂客熱者，不獨以上條藥之所遺。若五藏厥陽之火，乘尅於中土者，皆足以客之，況多得於七情鬱發之所致歟。夫膏粱之變，皆足成客熱，安可復投之以熱乎？吁，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則薑桂，孰知正氣果何如則復也哉。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能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衍義：趺陽者，胃脈之所過，故候胃脈必於是焉。脾與胃以膜相連，皆屬於土。土有陰陽，胃爲陽土，脾爲陰土。陽主氣主動，陰主血主靜，今謂脾傷不能磨，何哉？此陰陽互爲體用之義也。蓋陽參於陰則陰能動而不爲凝結，陰參於陽則陽能固而不爲飛揚。斯脾動則脈不濇，胃固則脈不浮。若浮則胃家虛，而穀不能腐熟，濇則脾血傷，而穀不得消磨。所以在朝當陽時食入者，至暮行陰時反出。在暮當陰時食入者，至陽時亦出，以其兩虛不能參合，莫得轉輸於大小腸也。河間云：趺陽脈緊爲難治。胃之上脘血亡，則幷膈間皆濇不利，食不下入。脾統血，血亡幷大小腸皆枯，而糟粕不化，食雖入必反出也。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衍義：欲吐，以其邪在陽也。若下，不惟逆其治陽，又反傷其無過之陰，豈獨反胃而已，其爲害可勝言哉。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補註：噦者，無物有聲之謂也。腹滿爲實，實則氣上逆而作噦，故必審其證，視前後何部以利之，則滿去而噦自止矣。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衍義：傷寒以是方治食穀欲嘔，陽明證以中焦反寒也。吳茱萸能治內寒降逆，人參補益陽氣，大棗緩脾，生薑發越胃氣且散逆止嘔，逆氣降，胃之陽行，則腹痛消矣。此脾藏陰盛逆胃，與夫腎肝下焦之寒，上逆於中焦而致者，即用是方治之。若不於中焦，其藏久寒者，則以本藏藥化之。如厥陰手足厥冷，脈細欲絕，內有久寒者，於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是也。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

衍義：此證傷寒厥陰證中，成註乾嘔吐涎沫者，裏寒是也，頭痛者，寒氣上攻也。用是溫裏散寒，與上條嘔而腹滿者，病異藥同，蓋同是厥陰乘於土故也。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衍義：傷寒論嘔而心下痞者，有屬半表半裏，亦有屬裏。半表半裏者，瀉心湯。治屬裏者，則以十棗湯、大柴胡湯。如心下痞，腹中鳴，有水氣不利，則以生薑瀉心湯治。有下利完穀不化，則以甘草瀉心湯治。治痞，惡寒、汗出者，用附子。關上脈浮者，用大黃。心下痞又不獨瀉心湯治，或用解表，或用和裏，或吐或下，或調虛氣，隨所宜而施治。自今觀之，是證由陰陽不分，塞而不通，留結心下爲痞，於是胃中空虛，客氣上逆爲嘔，下走則爲腸鳴，故用是湯分陰陽，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虛者實。成註：是方連芩之苦寒入心，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乾薑之辛熱，以走氣而分陰行陽也，甘草參棗之甘溫，補中而交陰陽，通上下也。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衍義：傷寒論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若嘔，有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成註：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爲在表，與葛根湯發汗。陽明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裏，可與承氣湯下之。太陽少陽合病，爲半表半裏，則以是湯和解之。論方藥主治，則曰黃芩之苦，芍藥之酸，以斂腸胃之氣，甘草大棗之甘，以補腸胃之弱，半夏、生薑散逆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衍義：嘔吐穀不得下者，有寒有熱，不可概論也。屬熱者，王冰所謂穀不得入，是有火也。此則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小半夏湯。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

衍義：傷寒論太陽病發汗後，胃中乾欲得水者，少少與之，令胃中和則愈。若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不可與，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蓋嘔吐猶汗之走津液，膈上猶表也，何用藥不同？蓋二方以邪內連下焦，故不用澤瀉、滑石、阿膠、豬苓之味淡，從膈上肺部滲其積飲，又防水入停腹，白朮和中益津，使水精四布，去故就新，奚必味多，但用之得其當爾。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衍義：穀入於胃，長養於腸，脈道乃行。今胃不安於穀以致嘔，故其氣不充於脈，則脈弱。下焦虛，則小便自利，迫陽於表則微熱；經脈虛則寒厥。夫陽者，一身之主，內外三焦虛寒如此，誠難治矣。苟有可回之意，必以四逆回陽郤陰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衍義：傷寒論出太陽證，又出厥陰證。小柴胡湯，本少陽半表半裏藥也，何爲太陽厥陰亦治之？蓋太陽傳裏而未盡入，厥陰受傳而未盡受，二者俱在半表半裏之間，故嘔而發熱，病同方亦同也。自此而言，病之半表半裏，豈獨傷寒有哉？故更集要略。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衍義：陽明燥金也，與太陰濕土爲合，府藏不和，則濕自內聚，爲痰爲飲，燥自外欵，爲胃脘癰。玄府乾涸而胃之上脘尤燥，故食難入，雖食亦反出也。半夏解濕飲之聚結，分陰陽，散氣逆人參補正，蜜潤燥，以水揚之者，《內經》云：清上補下，治之以緩。水性走下，故揚以緩之，佐蜜以潤上脘之燥也。

食已卽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

論曰：胃氣生熱，其陽則絕。蓋胃強則與脾陰相絕，絕則無轉運之機，故食入卽吐也。用大黃瀉大熱，甘草和中耳。

王宇泰先生曰：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又用大黃甘草治，食已卽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則必抑塞憤亂而益以甚，故禁之。若旣已吐矣，吐而不已，有升無降，則當逆而折之，引令下行，無速於大黃，故取之也。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衍義：胃反吐，津液竭而渴矣。斯欲飲水以潤之，更無小便不利，而用此湯何哉？蓋陽絕者，水雖入而不散於脈，何以滋潤表裏解其燥鬱乎？惟茯苓之淡行其上，澤瀉之鹹行其下，白朮、甘草之甘和其中，桂枝、生薑之辛通其氣，用布水精於諸經，開陽存陰，而治榮衛也。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衍義：是湯卽大青龍去桂枝加文蛤也。大青龍主發散風寒兩受，此證初無外邪而用之何哉？夫天地之氣，人之飲食之氣，分之雖殊，合之總屬風寒濕熱之氣化耳。足太陽膀胱，本寒水之經也，先因胃熱而吐，用竭其津，遂渴欲飲水，飲多則水氣內凝，其寒外應，而腠理閉矣。故將文蛤散水寒，麻黃、杏仁開腠理，利肺氣，甘草、薑、棗發榮衛，石膏解肌表內外之鬱熱也。而又謂主微風脈緊頭痛者何？蓋風熱循膀胱上入巔，覆其清陽，則爲頭痛，而腎邪亦從而泛溢，故同一主治也。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衍義：乾嘔吐涎沫者，由客邪逆於肺，肺主收引，津液不布，遂聚爲涎沫也。用半夏、乾薑之辛熱，溫中燥濕，漿水之寒收而行之，以下其逆，則其病自愈矣。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衍義：夫陽氣受於胸中，布氣息爲呼吸，胸中心肺之分，清氣之道也，陰邪閉之，則阻其呼吸往來，令氣或促，或搏，或逆，有似乎喘嘔與噦也。且心舍神者也，聚飲停痰，則神不寧，故徹心憒憒然無奈也。用半夏之辛溫燥其濕飲，生薑之辛熱散寒折逆，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斯病可愈耳。按此方與小半夏湯相同，而取意少別。小半夏湯宣陽明之氣上達，故用半夏爲君，生薑爲佐。半夏湯通陽明之經，故用薑汁行於經絡，故用汁也。

《證治彙補・胸膈門・嘔吐》 大意

嘔吐噦，俱屬脾胃虛弱，或寒熱所侵，或飲食所傷，致氣上逆而食不得下也。

內因

有內傷飲食，塡塞太陰，新穀入胃，氣不宣通而吐者；有久病氣虛，胃氣衰微，聞食則嘔者；有胃中有熱，食入卽吐者；有胃中有寒，食久方吐者；有風邪在胃，翻翻不定，鬱成酸水，全不入食者；有暑邪犯胃，心煩口渴，腹痛泄瀉而嘔者；有胃中有膿，腥臊熏臭而嘔者；有胃中有蟲，作痛吐水，得食暫止者；有胃中停水，心下怔忡，口渴欲飲，水入卽吐者；有胃中有痰，惡心頭眩，中脘躁擾，食入卽吐者。

外候

挾寒，則喜熱惡寒，肢冷脈小；挾熱，則喜冷惡熱，躁渴脈洪；氣滯者，脹滿不通；痰飲者，遇冷卽發；嘔苦，知邪在膽；吐酸，識火入肝；

嘔涎水，雖屬痰飲，尚疑蟲症；吐酸腐，無非食滯，更防火患；吐清水，是土之卑監；吐綠水，是木之發生；黑水，從胃底翻出，臭水，是腸中逆來。

嘔噦微甚

乾嘔，即噦之微；噦，即乾嘔之甚。嘔聲輕小而短，噦聲重大而長。嘔爲輕，噦爲重。故曰：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

死症

吐如青菜汁者，死。船暈大吐不止，渴欲飲水者危，惟童便飲之最效。女子肝氣大實，久吐不已者，死。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死。

脈法

寸口脈微者，胃寒；趺陽脈浮者，胃虛。陽緊陰數，爲吐；陽浮而數，亦爲吐；寸緊尺澀，胸滿而吐。緊而滑者，吐逆；緊而澀者，難治。寸口脈緊而芤，爲噎。關上脈數，爲吐；寸口脈微數則血不足，胸中冷，故吐。又有嘔吐太甚，胸氣不能降，而尺脈不至者。

治法

古方以半夏、生薑、橘皮爲嘔家聖藥，獨東垣云：生薑止嘔，但治表實氣壅，若胃虛穀氣不行，惟當補胃調中，推揚穀氣而已。若吐而諸藥不效，必加鎮重以墜之；吐而中氣久虛，必借穀食以和之。

陰虛成嘔

諸陽氣浮，無所依從，嘔咳上氣，此陰虛成嘔，不獨胃家爲病，所謂無陰則嘔也，地黃湯加石斛、沉香治之。

附：食痹

食痹者，食已則心下痛，吐出乃止。此因胃脘痰飲惡血留滯於中所致，薤白半夏湯治之。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藿香、厚朴。因食者，必噯氣吞酸，加枳實、山查、麥芽；因氣者，必痞滿不舒，加枳殼、蘇梗、厚朴；胃熱者，必嘔苦吐酸，加黃連，薑炒山梔；胃寒者，必嘔冷不食，加炮薑、益智；濕痰者，必嘔綠水痰涎，加蒼朮、香附；蟲痛者，必吐清水，能食，加楝根、使君；氣虛挾熱，合四君子；氣虛挾寒，合理中湯，或入糯米共煎，或用伏龍肝水煎，或煎好調代赭石末服。

嘔吐選方

左金丸　治肝火上逆嘔吐。

半夏生薑大黃湯　治邪實嘔吐，便閉可下者。

紅豆丸　治胃氣久虛，大寒嘔吐。

旋覆代赭湯　治嘔吐不已，眞氣逆而不降，用此鎮墜。

《石室秘録・射集・腑治法・論腎虛吐嘔》　吐嘔之症，人以爲胃虛，誰知由於腎虛。無論食入即出是腎之衰，凡有吐症無非腎虛之故，故治吐不治腎，未窺見病之根也。方用平胃丹。此方似乎治脾胃之藥，不知皆治腎之法，方中除人參救胃之外，其餘藥品俱入腎經，而不止留在脾也。腎火生脾，脾土始能生胃，胃氣一轉，嘔吐始平。此治胃而用治腎之藥，人知之乎？

《石室秘録・射集・單治法・論吐瀉各症治胃》　張公曰：更有或瀉、或吐、或飽悶、或頭暈眼花之症，當先治其胃氣，則諸症俱安。方用：

人參三錢　茯苓三錢　甘草三分　陳皮一錢　白芍三錢　神麴一錢　砂仁三粒　薏仁五錢

水煎服。

此乃治胃之方也，胃氣一生，則吐瀉各症自愈。此亦單治之一法也。附於天師方後可耳。

華君曰：未傳。

《石室秘録・射集・雙治法・論胃吐治脾》　胃吐出於脾虛，脾氣不下行，自必上反而吐，補其脾氣則胃氣自安。方用脾胃雙治飲。此方乃治脾之藥居多，何以用於胃吐之病反宜也？蓋胃爲脾之關，關門之沸騰，由於關中之潰亂，然則欲關外安靜，必先關內敉寧。方中全是補脾之藥，則脾氣得令又何患胃口之吐哉？況方中又有砂仁、半夏、神麴等類，全是止吐之品，有不奏功如響者乎？此又脾胃雙治之妙法也。

《石室秘録・書集・重治法・論大吐》　天師曰：大吐之症，明是虛寒，亦有用參至數兩者。然而吐不可一類同觀，其勢不急，不妨少用，可以徐加，倘寒未深而吐不甚，亦以參數兩加之，恐增飽滿之症矣。

張公曰：大吐之症，虛寒居多，然亦有熱而吐者，不可不講。熱吐者必

隨痰而出，不若寒吐之純是清水也。熱吐不可用參，以二陳湯飲之得宜；若寒吐必須加參兩許，而雜之辛熱之品，始能止嘔而定吐。第人參可以暫用而不可日日服之，吐多則傷陰，暫服人參止吐則可，若日日服之必致陽有餘而陰不足，胃中乾燥，恐成閉結之症矣，所以人參可暫而不可常也。

大吐方，方名止嘔仙丹。此治有火之吐。倘寒甚而吐，加丁香二錢、乾薑三錢，神效。更有腎火沸騰而吐，食入即出等症，用六味湯一料，煎湯二碗服之，即止吐。更有腎寒之極，今日飲食，至明日盡情吐出者，用六味丸一料加附子一個，肉桂二兩，煎湯二碗服之，即不吐。三方予親試而驗者也。

《石室秘録・數集・内傷門》 嘔吐之症，一時而來，亦小症也。然而傾胃而出，必傷胃氣，胃氣一傷，多致不救。其症有火有寒，火吐宜清火而不可降火，寒吐宜祛寒而不可降寒。蓋降火則火引入脾而流入於大腸，必變爲便血之症；降寒則寒引入腎而流入於膀胱，必變爲遺溺之症矣。

我今酌定二方，一治火吐，名清火止吐湯。此方解火退熱則嘔吐自止，妙在茯苓分消火熱，引火緩行於下，而非峻祛於下也；尤妙人參以扶胃氣，則胃土自能剋水，不必止吐吐自定也；況又有砂仁之止嘔乎！所以一劑而吐止耳。

一治寒吐，名散寒止嘔湯。此方散寒而仍用補脾健土之藥，則寒不能上越而亦不敢不行，勢不得不從臍中而外遁也，一劑即奏功如響。

《醫經允中・嘔吐》 陶氏云：傷寒若見吐蚘，雖有大熱，忌用寒藥，犯之必死。蓋胃中有寒，則蚘上膈，大凶之兆，宜急用炮薑理中湯，加烏梅、花椒，待蚘定，卻以柴胡退熱。又昔人云：雜病吐蚘，責於熱。傷寒吐蚘，責於寒。殊不知皆是胃虛邪盛，寒邪熱邪錯亂所致。所以仲景烏梅丸辛熱苦寒，補瀉并用，亦不可單以爲寒，而純用辛熱也。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嘔吐噦》 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傷寒論》用是方，治食穀欲嘔之陽明證，以中焦有寒也。茱萸能治内寒，降逆氣；人參補中益陽，大棗緩脾，生薑發胃氣，且散逆止嘔。逆氣降，胃之陽行，則胸滿消矣。此脾藏陰盛逆胃，與夫肝賢下焦之寒上逆於中焦而致者，即用以治之，故乾嘔吐涎沫頭痛，亦不出是方也。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乾嘔而噦，手足厥逆，乃胃中陽氣爲痰飲阻塞，不得流布四末，故用橘皮、生薑之辛以開痰利氣也。

【略】

治嘔吐，以二陳湯爲主，如氣滯者，加白豆蔻、砂仁；熱吐，加黄連；冷涎吐，加丁香；氣升嘔，加沉香，氣不和，加木香，入薑汁少許。

食頃即吐者，半夏、生薑煎服；食入即嘔，橘皮、生薑煎服，食已則吐，橘皮、半夏、生薑煎服。

食久而吐爲反胃，脈沉無力，理中湯，或三物大建中湯去乾薑，加白朮、桂心、橘皮。脈滑而實，旦食暮吐，暮食朝吐，此下焦實，半夏、大黄等分爲末，薑汁和丸，微利之。

嘔吐穀不得下，小半夏湯。

逆氣心中煩悶，氣滿嘔吐，《千金》半夏湯，即《金匱》小半夏湯加桂心；少氣，加甘草。夫半夏、生薑之辛，但治上焦氣壅表實，若胃虛者，惟宜益胃，推揚穀氣而已，忌用辛瀉，故服小半夏湯不愈者，服大半夏湯立愈。

久寒胸膈逆滿不能食，吳茱萸湯加桂心、半夏、甘草、小麥，酒煎服。

寒吐者，喜熱惡寒，肢冷，脈細而滑，用理中湯加枳實；或二陳加丁香、炮薑，并須微溫與服。

熱吐者，喜冷惡熱，煩渴小便赤澀，脈洪而數，二陳加梔、連、竹茹、枇杷葉、葛根、薑汁、蘆根汁。

怒中飲食嘔吐，胸滿膈脹，關格不通，二陳加青皮、木香；未效，丁、沉、木香、砂仁、厚朴、神麴；更不效，有瘀血也，當從蓄血例治。

中脘素有痰積，遇寒即發，俗名冷涎泛，宜丁香、豆蔻、砂仁、乾薑、陳皮、半夏、生薑、白芥子。

嘔痰而致厥者，乃寒痰逆悶，謂之痰厥，薑附湯加朮、半、細辛。

痰滿胸喉，粥藥到口即吐，先用生薑湯下黑錫丹以鎮墜之，候藥可進，則以二陳加枳、朮、砂仁、厚朴、薑汁；虛，加人參。

有一等肝火逆證，亦嘔而不食，但所嘔者，或酸水，或苦水，或青藍水，惟大小便不秘，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鬱木鬱之候。木鬱達之，火鬱發之，須用萸、連濃煎，細細呷之，再服逍遙散。

脾胃本虛，機關不利，不能運化，而水到咽管輒便嘔出者，六君子加砂仁、炮薑，使中央之樞軸轉，機關利，自不嘔矣。

丹溪云：凡嘔家禁服瓜蔞實、桃仁、茱萸子、山梔。一切有油之物，皆犯胃作吐，凡藥中帶香藥，行散方效。

乾嘔　乾嘔者，有聲無痰，然不似噦聲之濁惡而長也，宜橘紅煎湯，入薑汁、白蜜少許，細細呷之。胃虛，加人參；胃寒，加炮薑。胃虛濁氣上逆，吳茱萸湯；乾嘔發熱者，黃芩湯；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食已暴吐，脈浮而洪，此上焦火逆也，宜橘、半、枳、桔、厚朴、檳榔、茯苓、白朮，氣降則火自清，吐漸止，乃以人參、芍藥補之。

下閉上嘔，亦因火在上焦，宜枳、桔、陳皮、厚朴、檳榔、大黃、木香微利之。

嘔苦　邪在膽經，木善上乘於胃，吐則逆而膽汁上溢，所以嘔苦也，宜吳茱萸、黃連、茯苓、澤瀉、生薑。

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小柴胡湯。

胃氣逆則嘔苦，吳茱萸湯。

嘔水　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氣虛，四君去甘草，加枳、橘、生薑；不應，六君子換赤茯苓，用伏龍肝煮湯，澄清代水煎藥。

吐沫　胃中虛寒不能約束津液，故吐涎沫，宜六君子加益智、生薑，或理中湯加益智以收攝之。

石頑曰：夫病有不見經論之異證，則其治亦必有不由繩墨之異法。如王御九仲君，因驚恐受病，時方晚膳，即兀兀欲吐而不得出，遂絕粒不食，而起居自如，半月以來，醫禱不靈，舉家無措。向後醇酒高粱，略無阻礙，惟是穀氣毫不可犯，犯之輒嘔。吳中名師從未有一識其爲何病者，然各逞臆見，補瀉雜陳，丹方迭進，牛黃、狗寶、虎肚、貓胞，總無交涉。兩三月來，濕麵亦得相安，但完穀一試，雖極糜爛，立時返出。延及八月，莫可誰何，偶遇一人謂言，此病非藥可除，合用生鵝血，乘熱飲之，一服便安。此雖未見於方書，揆之於理，諒無妨礙。一陽之夜，遂宰一鵝，取血熱飲，下咽汩汩有聲，忍之再三，少頃嘔出瘀血升許，中有血塊數枚，是夜小試稀糜，竟不吐出，其後漸能用飯，從少至多，無藉湯藥而安。常思此病之不可解者，胃既不安稼穡，何反勝任血肉之味？今飲鵝血，嘔出宿瘀頓愈。因考《本草》言：鵝性涼，利五藏。《千金方》云：射工毒蟲，鵝能食之，可知其有祛風殺蟲，解毒散血之功也。今用其血以開其結，確有至理。逆推受病之源，原因驚恐所致，驚則氣亂，載血上逆，而兀兀欲吐，若彼時吐出，卻無菀積於中，胃氣阻逆之患矣。胃氣阻逆，穀神得不困憊乎？其血肉可啖者，正賴脂膏，以攸利藏府之氣也；然藏府之氣，非穀不安，而安穀全賴乎血。血者，神氣也。故取善消穀氣之血，乘其生氣未離，是可直透關鑰引領宿積之瘀，一涌而胸次蕩然，雖屬尋常食品，而涼利五藏之功，洵不尋常。先是有人患此，絕粒三載，得此頓愈，其後中翰金淳還公郎，太史韓慕廬東坦，咸賴此霍然。遠近相傳，凡噎膈嘔逆，用之輒效。當知噎膈嘔逆，雖屬胃中血枯，若中無瘀結，何致捍格不入？故取同氣相感之力，一涌而蕩散無餘，眞補中寓瀉之良法，詳鵝血可以激發胃中宿滯，則生鴨血未爲不可，生黃牛血亦未爲不可，總取以血攻血，而無峻攻傷胃之虞。昔喬三余治一總戎，患噎膈，百藥不應，喬以法激之，嘔出瘀積數升而安。喻嘉言治一血蟲，用法激之上涌，然後用藥，法皆秘而不宣，由是類推，可以默識其旨。此與勞傷吐血之日宰鴨血，冲熱酒服，同源異派，深得《肘後經》奧旨，足補夏子益奇方之未逮。

《症因脈治・嘔吐論・外感嘔吐》　風氣嘔吐

風氣嘔吐之症　偶遇風冷，即發嘔吐，頭額疼痛，面赤面熱，風入陽明，胃家嘔吐症也。

風氣嘔吐之因　或當風取涼，風冷入胃，或胃中飢餓，風邪乘虛而入，如此者皆令嘔吐也。

風氣嘔吐之脈　脈多見浮，浮緊風寒，浮數風熱，浮滑風痰，浮濡風濕。

風氣嘔吐之治　散風清胃，防葛平胃散，兼痰者，防葛二陳湯。

寒氣嘔吐

寒氣嘔吐之症　偶遇寒冷，頓發嘔吐，胸前綿綿而來，身無內熱，小便清白，大便通順，此寒氣嘔吐之症也。

寒氣嘔吐之因　胃氣素寒，又值時令之寒，偶或感入，則寒氣傷胃而爲嘔吐矣。

寒氣嘔吐之脈　多見弦緊，或見遲緩，或見沉細，甚則沉伏。

寒氣嘔吐之治　散寒溫胃，理中湯、薑桂六君子湯，甚者四逆湯；若傷寒嘔吐，另具本門。

暑氣嘔吐

暑氣嘔吐之症　暑熱行令，頭眩目暗，嘔吐暴首，身熱惡寒，煩渴引飲，

齒乾唇燥，腹中疼痛，小便赤色，或混濁澀短，此暑熱嘔吐之症也。

暑氣嘔吐之因　夏秋之交，中氣不足，暑熱之氣，入於腸胃，則令嘔吐也。

暑氣嘔吐之脈　虛大而澀，或見沉細，或見沉數，或見躁疾，或見脈伏。

暑氣嘔吐之治　氣怯脈虛大，家秘香茹飲。氣熱煩渴，脈沉數，人參石膏湯。小便赤，混濁澀短，土藿香湯調益元散。煩熱嘔吐，梔連平胃散，口渴加乾葛、竹茹；有痰涎，梔連二陳湯。

濕氣嘔吐

濕氣嘔吐之症　胸前滿悶，頭重身重，面目浮腫，嘔惡而吐，口不渴，吐多痰涎，此濕氣嘔吐之症也。

濕氣嘔吐之因　長夏時令，坐卧卑濕，濕氣襲於胃土，胃氣不能下降，而濕氣嘔吐作矣。

濕氣嘔吐之脈　脈多濡軟，或見浮緩，或見沉伏，脈遲者寒，脈數者熱。

濕氣嘔吐之治　身熱脈浮，宜散表安胃，佐以辛香溫散，人參敗毒散加藿香、紫蘇，或香蘇平胃散。寒濕體虛者，香砂二陳湯，寒甚用朮附湯；應分利小便者，平胃五苓散。濕熱者，梔連二陳、平胃散，加減治之。

燥火嘔吐

燥火嘔吐之症　喘逆嘔吐，吐則氣急，嘔少難出，口唇乾燥，煩渴引飲，此燥火嘔吐之症也。

燥火嘔吐之因　燥氣行令，肺胃有熱，以熱傷熱，以燥傷燥，而諸喘嘔之症作矣。

燥火嘔吐之脈　右寸浮數，燥邪傷肺；右關數大，燥邪傷胃。

燥火嘔吐之治　清燥湯加蘆根汁，葛根石膏湯、門冬知母湯。

濕熱嘔吐

濕熱嘔吐之症　內熱煩躁，口臭身熱，面目黃腫，滿悶惡心，聞穀氣即嘔，此濕熱嘔吐之症也。

濕熱嘔吐之因　腸胃素有積熱，又遇外感時行，則兩熱交蒸，攻冲清道，濕熱嘔吐之症作矣。

濕熱嘔吐之脈　脈多數大，浮數在表，沉數在裏；右關脈數，腸胃濕熱。

濕熱嘔吐之治　口臭煩躁，素有積熱，家秘清胃湯；面目黃腫，加防風、白芷；滿悶惡心，平胃二陳湯加竹茹、葛根；濕熱甚，加山梔、黃連。

《症因脈治・嘔吐論・內傷嘔吐》　胃火嘔吐

胃火嘔吐之症　食入即吐，其味或酸或苦，五心煩熱，夜卧不寧，口中乾渴，二便阻澀，此胃火嘔吐之症也。

胃火嘔吐之因　或惱怒傷肝，肝火時動；或憂思鬱結，火起於脾；或過食膏粱，火起於胃；或陰虛火旺，相火上衝，火氣上炎，嘔吐作矣。

胃火嘔吐之脈　脈多洪數，左關洪數，肝膽之火；右關洪數，火在脾胃；陰火上衝，脈數沉細。

胃火嘔吐之治　胃火旺，家秘清胃湯合梔連平胃散、梔連二陳湯、梔連正氣散。肝火動者，梔連柴胡湯。心火旺者，導赤各半湯。陰虛火旺，四物湯加知柏。

胃寒嘔吐

胃寒嘔吐之症　畏寒喜熱，不思飲食，遇冷即嘔，四肢清冷，二便清利，口不渴，唇不焦，食久不化，吐出不臭，此胃寒嘔吐之症也。

胃寒嘔吐之因　眞陽不足，火不生土，脾胃素寒，不能運化水穀，反而上逆，此胃寒嘔吐之因也。

胃寒嘔吐之脈　多見沉遲，兩尺沉遲，眞陽不足。左關沉遲，木不生火，右關沉遲，脾胃無火。

胃寒嘔吐之治　腎陽不足，宜補接眞火，八味腎氣丸。木不生火，逍遙散。脾胃素寒，理中湯，甚則四逆湯。

痰飲嘔吐

痰飲嘔吐之症　嘔而腸鳴，漉漉有聲，眼黑眩暈，時時惡心，此痰飲嘔吐之症也。

痰飲嘔吐之因　脾氣不足，不能運化水穀，停痰留飲，積於中脘，得熱則上炎而嘔吐，遇寒則凝塞而嘔吐矣。

痰飲嘔吐之脈　脈多弦滑，滑數熱痰，弦緊寒飲，痰凝飲伏，脈反沉遲。

痰飲嘔吐之治　宜分熱痰寒飲治之。熱痰脈沉數，梔連二陳湯；寒飲脈沉遲，桂苓半夏湯。

食積嘔吐

食積嘔吐之症　胸前滿悶，噯氣作痛，痛則嘔吐，得食愈痛，按之亦痛，此食積嘔吐之症也。

食積嘔吐之因　飲食不節，損傷中氣，不能運化，停食成積，中脘痞塞，則發嘔吐矣。

食積嘔吐之脈　脈見實大，或見沉滑。熱積實數，寒積遲弦；滑大洪實，食積胸前。

食積嘔吐之治　先用家秘消滯湯。後看熱積，梔連平胃散；有下症者，三黃丸；寒積，草蔻大順飲、理中湯；應下者，煮黃丸。

附：吐水類

外感吐清水

嘔吐清水之症　惡寒發熱，暴吐不止，嘔出清液，不雜糟粕穀食，此吐清水之症也。

嘔吐清水之因　或雨濕之年，流衍之紀，或太陰之復，濕氣襲人傷於胃土，則成嘔吐清水之症矣。

嘔吐清水之脈　多見浮濡，浮緩風濕，浮濡寒濕。浮濡散表，沉濡溫裏。

嘔吐清水之治　脈浮身熱者，荊防平胃散；脈沉小便澀者，平胃五苓散；脈遲者，理中湯、朮附湯。

內傷吐清水

嘔吐清水之症　心下洋洋，兀兀欲吐，吐則純水，時作時止，并無雜合稠粘，此名嘔吐清水之症。

嘔吐清水之因　水飲不節，停積胃中，濕氣傷脾，不能上輸下布，而嘔吐清水之症作矣。

嘔吐清水之脈　脈多弦滑，滑主乎痰，弦主乎飲，弦而帶滑，痰飲之診。

嘔吐清水之治　痰飲，橘皮半夏湯；風濕，家秘神朮湯；濕勝，一味蒼朮丸；胸前飽悶，半苓平胃散。

外感吐苦水

嘔吐苦水之症　潮熱晡熱，嘔吐苦水，長太息，邪在膽，逆在胃；膽泄則口苦，胃逆則嘔苦。此外感少陽之邪，乘於胃土症也。

嘔吐苦水之因　邪熱盛於少陽，胃土爲肝膽乘剋，胃中水穀不能運化，則嘔吐苦水矣。

嘔吐苦水之脈　長大而洪，邪在陽明；弦而帶數，邪在少陽。

嘔吐苦水之治　邪在陽明，葛根清胃湯；邪在少陽，柴胡清膽湯；兩經見症，兩方合用。

內傷吐苦水

嘔吐苦水之症　表無外邪，但嘔苦水，或白睛黃綠，或脇肋脹痛，長太息，此膽胃兩家內傷嘔苦之症。

嘔吐苦水之因　惱怒傷於肝膽，怫逆升生之令，賊乘中土，則胃家嘔苦水，或飲食填滿太倉，少陽陞發之氣不舒，則胃家亦嘔苦水。

嘔吐苦水之脈　多見弦數，左關弦數，肝膽之熱；右關弦數，腸胃有結；弦而帶滑，痰火合雜。

嘔吐苦水之治　虛者，人參小柴胡湯。實者，家秘清膽湯。挾食者，乾葛平胃散。夾痰者，合二陳湯。熱甚者，加山梔、川連、竹茹。家秘以乾葛清胃湯，治陽明經嘔吐；以柴胡清膽湯，治少陽經嘔吐。今立此方，兼治膽胃二經。

外感吐酸水

嘔吐酸水之症　身冒外寒，即發熱嘔吐酸水，甚則酸水浸其心，不任苦楚，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關酸澀不能合，此外邪吐酸水症也。

嘔吐酸水之因　平時鬱結，水飲不化，外被風寒所束，上陞之氣，鬱而成積，積之既久，濕能生熱，濕甚木榮，肝氣太盛，遂成木火之化，而吞酸吐酸之症作矣。

嘔吐酸水之脈　脈多帶弦，弦緊主寒，弦數主熱，沉弦主裏，弦澀鬱結。

嘔吐酸水之治　脈弦遲者，以大辛熱之味治之，草蔻丸、薑桂大順飲、連理湯，或用風藥以宣揚之。此症本熱標寒，不宜驟進苦寒，以酸水浸牙折齒，故用辛熱辛散。若但嘔而微有酸味，脈又見弦數者，只宜防葛平胃散、家秘神朮湯；熱甚者，加梔、連。

內傷吐酸水

嘔吐酸水之症　食入即吐，其味酸餿，或兩肋刺痛，或火衝於面，此內傷嘔吐之症也。

嘔吐酸水之因　惱怒憂鬱，傷肝膽之氣，木能生火，乘胃剋脾，則飲食不能消化，停積於胃，遂成酸水浸淫之患矣。

嘔吐酸水之脈　左關弦數，肝火爲患；右關弦數，胃中有火；左關弦滑，膽涎沃胃；右關弦滑，痰飲食滯；脈若濡緩，寒濕氣滯。

嘔吐酸水之治　肝火乘胃者，柴葛平胃散、梔連二陳湯。痰飲食滯，平胃二陳湯。若酸水浸牙折齒，草蔻丸、大順飲，不用苦寒之藥。

《臨證指南醫案・嘔吐》　嘔吐症，《內經》與《金匱》論之詳矣。乃後人但以胃火，胃寒，痰食，氣滯立論。不思胃司納食，主乎通降。其所以不降而上逆嘔吐者，皆由於肝氣衝逆，阻胃之降而然也。故《靈樞・經脈篇》云：足厥陰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況五行之生剋，木動則必犯土，胃病治肝，不過隔一之治。此理淺近易明，人乃不能察，而好奇之輩，反夸隔二、隔三之治。豈不見笑於大方也哉！試觀安胃丸、理中安蛔丸，所用椒、梅，及胃虛客氣上逆之旋覆代赭，此皆胃藥乎？抑肝藥乎？於此可省悟矣。今觀先生之治法，以泄肝安胃爲綱領，用藥以苦辛爲主，以酸佐之。如肝犯胃而胃陽不衰有火者，泄肝則用芩、連、楝之苦寒；如胃陽衰者，稍減苦寒，用苦辛酸熱，此其大旨也。若肝陰、胃汁皆虛，肝風擾胃嘔吐者，則以柔劑滋液養胃，熄風鎮逆；若胃陽虛，濁陰上逆者。用辛熱通之，微佐苦降，若但中陽虛而肝木不甚亢者，專理胃陽，或稍佐椒、梅；若因嘔傷，寒鬱化熱，劫灼胃津，則用溫膽湯加減，若久嘔延及肝腎皆虛，衝氣上逆者，用溫通柔潤之補下焦主治，若熱邪內結，則用瀉心法，若肝火衝逆傷肺，則用養金制木，滋水制火。總之治胃之法，全在溫通，虛則必用人參，藥味皆屬和平。至於治肝之法，藥味錯雜，或寒熱互用，或苦辛酸鹹并投，蓋因厥陰有相火內寄，治法不得不然耳。但觀仲景烏梅丸法，概可知矣。案輯六十有餘，大半皆由肝邪爲患，非先生之卓識，安能暢發此理乎哉！

《方式脈症正宗・嘔吐噦》　病而深者是爲翻胃，另有門類。而古人多責之熱，卻要分別虛實。實者，外入之熱邪，着把心胸胃脘之間，煎熬血分，腑無潮潤，至使熱滯濇停，脾胃畏其蒸迫，則懶及磨化，妨礙飲食之消鎔，所以食則嘔吐，或乾嘔者有之。虛者，虛熱也，病到虛熱，胃亦弱矣。虛氣虛火逆於胃脘，飲食不納，反而上行，亦爲嘔爲吐也。惟歸於寒者，合乎古云寒氣入胃，食飲衰也。

又云：嘔屬陽明，有物有聲。夫陽明者，胃也，容納食物歸之當矣。若分吐屬太陽，有物無聲，夫太陽膀胱也，列處下焦，且上無入口，越隔小腸，飲食焉能入乎，有何物何口能反上而出乎？又分噦屬少陽，夫少陽者膽也，爲清淨之腑，無納無泄，飲食何由能入膽乎？然後人亦靡乎宗之，遇斯症也何治哉。

又云：嘔、吐、噦分氣、積、寒三因，爲上、中、下三焦之分。考三焦之經絡固有之，若言三焦之臟腑則無也，所以云三焦無臟空有名。按三焦之分，在臟腑之外，上、中、下之空區也。總而觀之，嘔、吐、噦屬於胃也明矣。愚今以熱寒氣分之，如嘔者有物有聲也，乃飽食過餐，壅塞胃中，胃中本熱，不能受納，暴涌而出，衝動肺脘，故有聲也。其脈必數而有力，或洪大堅硬，治宜清熱分利之法。如吐者有物無聲也，乃胃中已受寒邪，飲食入胃不能受納，反而上行，未衝肺脘，故有物而無聲也。其脈必遲而有力，治宜溫中散寒之法。如噦者有聲無物也，乃胃中虛氣虛火，氣隨火上衝燻於肺，故有聲而空發耳。若氣虛者，脈則遲而無力，治宜益氣分。若虛火者，脈則數而無力，治宜滋陰降火之法。未卜當否，俟同志者參酌之。

至於胃虛者，宜溫補；食積者，宜消導；胃寒者，宜溫之；胃熱者，宜清之。嘔吐有痰者，理脾胃以消痰。此症之藥入即吐者，宜五金爲引而墜之，使藥性之稍停，累日漸効，方得其力也。

愚常經歷嘔吐者，或作胃寒，或作胃弱，又作痰飲，投皆不効。及至延久，又作翻胃，香燥浪投，致悞肌瘦者有之，面浮黃者有之。間遇斯症，診得脈息數而無力，以愚之補腎湯，或改六味地黃湯，多有得効者，久服功全，此嘔吐之變症，成虛火之候，反而上行，不能生脾土則脾胃亦虛矣，所食之物自然不化而完出也。又有翻胃之久，腎水將敗，亦得數脈，斯不足治也已。

《不居集・嘔吐》　經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咳上氣喘也。

虛中有實

凡虛損之人，胃氣本虛，而或飲食停滯不行者，是又虛中有實也，不得不暫從清理，後再用培補。

無陰則嘔

諸陽氣浮，無所依從，嘔咳上氣，此陰虛成嘔，不獨胃氣爲病，所謂無陰則嘔是也。宜地黃湯加石斛、沉香之屬治之。

嘔吐例方

益黃散　治脾土虛寒，寒水侮土，而嘔吐不食，或肚腹作痛，或大便不實，手足逆冷等症。

檳半丸　治兀欲吐，惡心欲倒。

《內科簡效方・上部諸症・嘔吐》　蘇葉一分、黃連二分、煎汁徐呷下。此治火證。

蘆菔蜜餞細嚼嚥。此治氣證。

乾紅蓮子細嚼嚥。此治虛證。

《類證治裁・嘔吐》　論治　嘔吐症，胃氣失降使然也。而多由肝逆衝胃致之。《靈樞》謂足厥陰所生病者，胸滿嘔逆是也。夫胃司納食，主乎通降。其上逆而嘔吐者，乃肝邪犯胃，或胃虛肝乘。故治嘔吐，必泄肝安胃。用藥主苦降辛通，佐以酸泄。其肝陽上亢，食入嘔吐者。用苦辛降逆，如黃連、川楝子、吳茱萸、半夏、厚朴、薑汁之屬。或苦酸泄熱。如烏梅、白芍、木瓜、枳實、左金丸、戊己湯。其胃陽衰，風木乘剋，食入不變者，用溫胃平肝。如人參、乾薑、丁香、半夏、青皮、白芍。或吳茱萸湯。其脾陽衰，不能運化，腹脹痛嘔者，用辛溫行滯。香砂六君子湯加益智、厚朴、神麴。其胃虛客氣上逆，噫噯欲嘔者，用鹹以軟痞，重以鎮逆。旋復代赭湯加二陳。其中陽虛，濁陰犯胃，吐黑綠苦水者，用辛熱開濁。理中湯加川椒、半夏、附子、茯苓之屬。其肢冷脈微，時吐清水者，用辛熱扶陽。附子理中湯。眞武湯。其肝火鬱熱，吞酸吐酸者，用辛鹹苦降。左金丸。或鹽炒吳茱萸湯去棗。其胸痞痰阻，食已漾漾欲吐者用辛泄。生薑瀉心湯。或二陳湯加蔻仁、吳萸、薑汁。其肝厥上逆，脘痛嘔涎者，用辛通，佐以酸泄。如川椒、乾薑、桂枝、烏梅、白芍、半夏。其因驚怒動肝，致脇痛乾嘔而液虛者，用辛通潤補。大半夏湯加茯神、麥冬、青皮、白芍、當歸。其支飲，湯水下咽嘔吐者，用辛泄。小半夏湯。其肝陰胃津兩虛，肝風擾胃嘔吐者，用柔劑滋液熄風養胃。如人參、白芍、麥冬、阿膠、小麥、半夏、茯苓、粳米之屬。其肝風犯胃，嘔吐眩暈者，用苦酸以和陽。如黃連、白芍、烏梅、牡蠣之屬。其嘔傷胃津，熱邪乘胃，食入即吐者，用辛涼化痰。溫膽湯加石斛、山梔。其氣衝噎欬吐逆者，肝火上凌，過胃犯肺，用清肅苦降。如蘇子、杏仁、批杷葉、前胡、山梔、栝蔞仁、降香末。其氣衝心痛，饑不欲食，吐蚘者，用苦辛酸以伏蟲。理中安蚘丸。蚘厥者，臟寒蚘上入膈，口乾心煩，手足冷，脈沉遲，宜寒熱互用，酸苦雜投。烏梅丸。臟厥者，陽氣垂絕，痛嘔不納，躁擾不安。安胃丸。或半夏瀉心湯加枳實。其久嘔致傷肝腎，幷衝脈上逆者，用溫通柔潤。如蓯蓉、茯苓、當歸、杞子、桂心、沙苑子、鹿角霜。其厥陰濁邪上攻，痛從少腹，逆衝爲嘔者，用辛溫泄濁。如吳萸、小茴、桂枝、韭白汁、茯苓。其嘔而絕粒者，取生鵝血熱飲。每食必吐者，煮羊血熟食之。皆立止。

《醫法圓通・脾病嘔吐泄瀉》　按嘔吐泄瀉一證，有只嘔吐而不泄瀉者，有只泄瀉而不嘔吐者，有嘔吐泄瀉幷行者。嘔吐而不泄瀉者，邪乘於上也。上指胃。泄瀉而不嘔吐者，邪乘於下也。下指脾。嘔吐與泄瀉幷行者，邪隔於中，上下俱病也。中指脾胃交會處也。論外因，則有風寒暑濕燥火，與夫痘麻瘧疹發洩之異。論內因，則有飲食停滯、陽虛陰虛之別。予推究太陰一經，在三陽之底面，外邪初入，必不能致嘔吐泄瀉，即有吐瀉，定是失於表散。邪壅於陽明，則有乾嘔之條。邪伏於少陽，則有喜嘔之例，不得即直入於內，而至吐瀉也。其所以致吐瀉者，由其表邪未解，妄行攻下，引邪入內，邪陷於中，方能致此。治法仍宜升舉其所陷之邪，如桂枝湯加葛根之法是也。亦有外邪未解，傳經而至太陰者，邪至此地，不問何邪傳至，但以本經爲主，即在本經之標本中三氒上求之。濕爲太陽之本氒，濕爲陰邪，一切外邪至此，即從本氒而化爲病者俱多，亦有不從本氣而從中化爲病者亦多。中指胃，胃與脾爲表裏也。亦有不從本中所化，而從標化爲病。標即太陰經也，太陰爲陰經，邪從經爲病，亦陰也。蓋從本化者爲濕邪，泄瀉居多。從中化者爲熱邪，皮黃、便赤、嘔吐者衆。從標化者爲陰邪，腹痛不食，屢生吐瀉。如此而求，便得邪之所從即化也。故前賢云：吐瀉病，求太陰。是叫人在太陰經之標、本、中三氣上求之也。治之之法，濕熱陰三字定之矣。從陰濕者，其人吐瀉甚而肢冷唇青，仲景之理中、吳茱萸湯之類是也。從熱化者，其人即吐瀉而思水飲，如仲景之五苓、四苓或黃連吳茱萸湯之類是也。更有吐瀉甚而兼腹痛即劇者，前賢稱爲霍亂，稱爲發痧，學者不必多求，即在本經之標、本、中三法求之。亦間有卒閉而即四肢冷者，腹痛吐瀉甚者，由其內本先虛，外邪卒入，閉其清道，邪正相攻，腹痛吐瀉幷作，法宜宣之，散之，開之，刺之，刮之等例，亦不可不知。至於飲食停滯而致吐瀉者，蓋以飲食傷中也，其人多飽悶，吞酸，噯臭，治以溫中消食便了。至於痘麻，毒初出時，吐者居多，泄瀉者少，誠以痘出於臟，從太陽而發洩於外，外者皮膚，肌肉之屬也。肌肉屬陽明，毒邪將出未出之候，從太陽鼓舞，盡壅於陽明，故嘔吐者多。要吐則毒氣方能發洩得透。

醫者當迎其機而導之，考古方首用桂枝湯，初發熱時也，次用升麻葛根湯，初現點時也，皆是順其氣機以發透爲妙也。痲出於腑，感天行者多，當將出未出之際，治法初與痘同。但痘出透時，以養漿、結疤、收回陽氣爲重。痲證出透時，以清解毒盡爲先。至於癍疹之邪，由外感不正之時氣，伏於肌肉之間，不能深入，當經氣旺時，邪不能久藏，隨氣機而發洩於外，若用苦寒遏鬱其外洩之氣機，其害最速。亦多發吐。學者於此數證，先告以服藥後，吐亦無妨，切不可妄行溫中降逆止嘔之法，務要果眞胃寒發吐，方可溫中。更有陽虛之人，儻若平常好人，卻不能勞心用力，多言，但勞神一刻，即有發嘔發吐者，稍食豬肉，即大瀉者，法只宜溫中，或補命門相火。亦有陰虛之人，血液枯極，賁門不展，有乾嘔吐而食不得下者。更有朝食暮吐，食而即吐，種種情形，治法不必細分。總之，嘔吐與反胃、咳嗽、呃逆、吐血諸證，皆是一個逆字。挈定陰陽實據治之，發無不中。要知各經受寒閉塞，皆能致逆，逆則嘔吐泄瀉必作。各經受熱傳變，皆能致逆，逆則嘔吐泄瀉亦作，不可不知。近閱市習，一見嘔吐泄瀉，多用藿香正氣散、胃苓湯、柴苓、四神、肉蔻散等方，治非不善，總不若辨明陰陽之爲當也。

《醫法圓通・乾嘔不止》 病人二三日發熱不退，脈息聲音一切有神，乾嘔不止者，此熱壅於陽明也，法宜解肌清熱。

《醫法圓通・食入即吐》 病人發熱惡熱，口臭氣粗，脈健，食入即吐者，此是邪熱伏於胃口，阻其下行之機。熱主上升，此刻邪熱爲祟，升多降少，故食入即吐，急宜攻其邪火，邪火一滅，食自能下矣。

紀事

《儒門事親・熱形・疱後嘔吐》 河門劉光濟之子，才二歲，病疱後嘔吐發昏，用丁香、豆蔻之類不效。適麻先生寄其家，乃謂光濟曰：余有小方無毒，人皆知之，公肯從乎？光濟曰：先生之言，必中於理，何敢不從？麻先生曰：劉河間常言：涼膈散可治瘡疱。張戴人用之如神。況《內經》言：少陽所至爲嘔涌。少陽者，相火也，非寒也。光濟欣而從之。此日利二行。適王德秀自外入，聞其利之也，乃曰：瘡疱首尾不可下。麻自悔其多言，業也已然，姑待之。比至食時，下黃涎一合。日午問之，兒已索游於街矣。

《儒門事親・熱形・嘔逆不食》 柏亭王論夫，本因喪子憂抑，不思飲食。醫者不察，以爲胃冷，血燥之劑盡用之。病變嘔逆而瘦，求治於戴人。一視涌泄而愈。愈後忘其禁忌，病復作，大小便俱秘，臍腹撮痛，嘔吐不食一日，大小便不通十有三日，復問戴人。戴人曰：令先食葵羹，菠菱菜、豬羊血，以潤燥開結；次與導飲丸二百餘粒，大下結糞；又令恣意飲冰水數升，繼搜風丸桂苓白朮散以調之；食後服導飲丸三十餘粒。不數日，前後皆通，藥止嘔定食進。此人臨別，又留潤腸丸，以防復結；又留滌腸散，大閉則用之。凡服大黃、牽牛，四十餘日方瘳。論夫自嘆曰：向使又服向日熱藥，已非今日人矣。一僧問戴人。云：腸者，暢也。不暢何以？此一句盡多。

《明醫雜著・續醫論・飲食過傷》 飲食過傷，變爲異常急暴之症，人多不識。嘗有一壯年人，忽得暴病，如中風狀，口不能言語，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予偶過聞之，因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症。遂教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數碗而醒，後服白朮、陳皮、半夏、麥芽，調理而愈。大抵此等症，多因飲食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着氣惱，而致飲食填塞，胃氣不行，內傷特重，若誤作中風、中氣症，而用驅風解表、行氣散氣之藥，則胃氣重傷，死在旦夕。《內經》雖有暴病暴死之症，但恐多有因於食者，前輩不曾明言，故人不識耳。今後遇有此等急症，須要審問明白。若方飲食醉飽，或累傷飲食，重復受傷，但覺胸膈有食滯，只作傷食治之。

愚昔嘗治趙吏部，患吐，物出皆酸味，其脈氣口大於人迎者二三倍。僚友速余投劑。余曰：此實邪在上，候其吐盡酸味，不藥自愈。翌早吐止而安。

一婦人，飲食後因怒，忽患血崩，四肢逆冷，抽搐口噤，如發痙然，吐痰如湧，灌以二陳、柴胡、山梔、枳殼，吐出酸味，神思稍醒，藥止，次日進薄粥少許，但乳脇脹痛，寒熱欲嘔，四肢倦怠。余以爲悉屬肝火熾盛，致脾氣不能運化，先用六君、柴胡、山梔、鉤藤鉤，諸症頓退，惟四肢不遂，血崩如初。或又以爲肝火未息，欲投清肝涼血之劑。余以爲肝脾氣血俱弱，先用補中益氣

湯，培其脾土，而血氣歸經；又用四物、參、朮、柴胡，養肝筋而四肢便利。

《醫學正傳・嘔吐》　在城黃氏婦，年將三十，產後因食傷，致胃虛不納穀，四十餘日矣，聞穀氣則惡心而嘔，聞藥氣亦嘔，求予治。予曰：藥不能入口，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懇求不已，遂制一方，用人參、白朮、茯苓各五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麴一錢，十年以上陳倉米一合，順流水二大白盞煎沸，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加薑棗，同煎前藥至七分，稍冷服。此藥遂納而不吐，別以陳倉米煎湯時時與之，日進前藥二三服，漸能吃粥而安。後以此法治十數人，皆驗。

《名醫類案・嘔吐》　錢仲陽治王子病嘔泄，他醫以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燥之，將不得前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浸劇，竟如言而效。

滑伯仁治一婦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臭皆出，不消化，他醫悉試以暖胃之藥，罔效。滑視脈在肌肉下，即沉。且甚微而弱，竊揆衆醫用藥，於病無遠，何至罔效，心歉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證有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從於寒。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復以中焦藥和之。滑得此說，遂復往視，但大便不秘，專治下焦，散寒，以吳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如。所謂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是也。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餘，因濕氣，嘔吐酸水如醋，素飲酒，以二陳湯加白朮、蒼朮、砂仁、藿香、黃連二貼而安。

一少年好酒，每早嘔吐，以瓜蔞、貝母、梔子炒、石膏煅、香附、南星、神麴炒、山查一兩，枳實、薑黃、蘿蔔子、連翹、石菖蒲半兩，升麻二錢半，神麴糊丸服。

項彥章治建康萬夫長康君病，醫投薑、桂，愈甚，診其脈，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入即出，而後溲不利。此關格病。康曰：然予生平所嗜燒酒，乃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三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項以論不協，辭去。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錄矣。果驗。所以知廉病者，切其脈細數而且滑，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以火濟火也。且溲秘爲陽結，今反治，故二月死也。

史載之治朱思古，眉州人，年三十歲，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惟用大鐺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之疾，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葉舒張而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敝，故不嗜食。遂授一方，清氣潤肺爲治，服之三日，病者鼻聞肉味覺香，取啖之甚美。此事宋人載於傳記，余考之岐黃書，皆無食挂之說，或記者假托耳，或史公大言以欺世歟，皆未可知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形瘦淡紫，才覺氣壅，腹痛背脹，則吐，腹中氣塊翻動，嘈雜數日，乃吐黑水一盥盆，而作酸氣，吐後噯氣，飲食不進，過一二日方食，大便二三日不通，小便一日一次，常時難向右卧，此症不同於弱症。午後怕食，食則反飽脹痛，行立坐卧不安，日輕夜重。二年後，汪診之，脈皆浮弦細弱，曰：此脾虛也。脾失健運，故氣鬱而脹痛。吐墨水者，蓋因土虛不能制水，故膀胱之邪，乘虛而侮其脾土。經曰：以不勝侮其所勝是也。酸者，木之所司，脾土既虛，水挾木勢而凌之焉。醫作痰治，而用二陳剛劑，則脾血愈虛；又作血治，而用四物柔劑，則是以滯益滯；又作熱治，而用黃連解毒，則過於苦寒；又作氣治，而用丁、沉、藿香，則過於香燥。俱不中病，辨駁精切詳明。遂以人參三錢，黃芪一錢半，歸身一錢，香附、陳皮、神麴各七分，黃芩、甘草各五分，吳萸三分，煎服。旬餘又犯油膩，病作如前而尤重，仍以前方，加減或湯或丸散，服至半年而愈。

薛己治大司馬王浚川嘔吐宿滯，臍腹痛甚，手足俱冷，脈微細，用附子理中丸，一服愈甚，脈浮大，按之而細，用參附湯，一劑而愈。用而愈甚復投而愈，始信藥力有輕重耳，今人用而不愈即不肯再投矣，欲其疾之瘳也難哉。

趙吏部文卿，患嘔吐不止，吐出皆酸味，氣口脈大於人迎二三倍，速薛投劑，薛曰：此食鬱在上，宜吐，不須用藥。乃候其吐清水無酸氣，寸脈漸減，尺脈漸復，翌早吐止，至午，脈俱平復，不藥自愈。

一儒者場屋不利，胸膈膨悶，飲食無味，服枳朮丸，不時作嘔，用二陳、黃連、枳實。痰涌氣促，加紫蘇、枳殼；喘嗽腹脹，加厚朴、腹皮；小便不利，加檳榔、蓬朮；泄瀉腹痛，悉屬虛寒，用六君加薑、桂，二劑，不應，更加附子一錢，二劑，稍退，數劑，十愈六七，乃以八味丸全愈。博按：此案舊刻脱誤。

一上舍嘔吐痰涎，發熱作渴，胸膈痞滿，或用清氣化痰降火，前症益甚，痰涎自出。薛曰：嘔吐痰涎，胃氣虛寒，發熱作渴，胃不生津，胸膈痞滿，脾

氣虛弱，須用參、芪、歸、朮之類，溫補脾胃，生發陽氣，諸病自退。渠不信，仍服煎藥，虛症悉至，復請治。薛曰：飲食不入，吃逆不絕，泄瀉腹痛，手足逆冷，是謂五虛，煩熱作渴，虛陽越於外也。脈洪大，脈欲絕也。死期迫也。或曰：若然殞於日乎，夜乎？薛曰：脈洪大殞於晝。果然。

薛母太宜人年六十有五，春三月，飲食後，偶聞外言忤意，嘔吐酸水，內熱作渴，飲食不進，惟飲冷水，氣口脈大無倫，面色青赤，此胃中濕熱鬱火。投之以藥，入口輒吐，第三日吐酸物，第七日吐酸黃水，十一日吐苦水，脈益洪大，仍喜冷水。此症得生以有鬱火耳，故喜冷水。以黃連煎湯，冷飲少許，至二十日，加白朮、茯苓，至二十五日，加陳皮，三十七日，加當歸、炙甘草，至六十日，始進清米飲半盞，漸進薄粥飲，調理得愈。

一婦人吞酸噯腐，嘔吐痰涎，面色純白，或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加發熱作渴，肚腹脹滿。薛曰：此脾胃虛損，末傳寒中。不信，乃作火治，肢體腫脹如蠱，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氣漸醒，飲食漸進，虛火歸經；又以補中益氣加炮薑、木香、茯苓、半夏兼服，全愈。

一婦人久患心腹疼痛，每作必胸滿嘔吐，厥逆面赤，唇麻，咽乾，舌燥，寒熱不時而脈洪大。此症與脈自當作虛治。衆以痰火治之，屢止屢作，迨至春，發熱頻甚，用藥反劇，有欲用參、朮等劑，或疑痛無補法。薛診而嘆曰：此寒涼損眞之故，內眞寒而外假熱也。且脈息弦洪，有怪狀，乃脾氣虧損，肝脈乘之而然，惟當溫補其胃，遂與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吳萸、木香，一服而效。

一人粥食湯藥皆吐不停，灸手間使手間使穴手厥陰穴，也在掌後三寸。用同身寸法。三十壯，若四肢厥，脈沉絕不至者，灸之便通，此起死之法。

江篁南治一婦人患嘔吐，粒米不入者六日矣，兼頭眩，胸膈如束而不紓，診其脈，沉弦而駛，且無力，王中陽治吐痰嘔症用滾痰丸因脈長，此脈無力作虛而協痰，症不同脈亦不同。此屬中氣虛挾痰鬱耳。以人參三錢，陳皮、川歸各一錢，加烏藥炒、人乳、竹瀝、薑汁，一服膈紓，如解其束，二服，吐止能食，十劑而安。

江應宿治一婦人年近四十，小產後，嘔吐不食，發寒熱，他醫作瘧治，反增劇。宿診之，脈浮數，按之無力，此虛症，虞恆德案亦產後症，無寒熱亦作虛治。投六君加薑汁、炒山梔，煎調木香散，嘔吐止，熱不退，用當歸養血丸，補中益氣而愈。

《慎齋遺書・吐・驗案》 一婦嘔吐半月，諸藥不效，勢已危矣，但氣未絕耳。診之脈俱內掉，左手尺中全無。曰：此獨可生，陽氣未絕，故左尺獨安也。用沉香、烏藥等分，人參、甘草減半，爲末，生薑切片，淡鹽醃之，蘸末含化，下痰碗許而愈。一人身體肥大，每日食鷄一頓，只下午嘔吐清水，晚食肉一頓，始安。診之寸脈大於尺脈數倍，尺沉而澀，此陰盛陽膈，上焦火盛，故能食；丹田虛寒，故嘔吐。用半夏一錢，沉香三分，梔子五分，人參、炮薑各一錢，附子三分，溫下清上而愈。

一孕婦吐逆，點水不入，脇下痛甚則厥，脈左關尺洪，右關平，右尺革，此因腎燥不能生木，木枯生火，以侮脾土，脾夾肝邪，上行於肺，故嘔吐而痛也。若無胎只須瓜仁、天麥二冬、半夏、柴胡、肉桂則愈。今則不宜，用生地以滋腎血，歸身使血歸肝以制火，白芍除上中之木，甘草緩上炎之火，砂仁理氣安胎，黃芩平傷肺之邪火，大棗和中。二三帖後，火熾稍平，用杜仲、續斷、芩、連、蘇、桔、炮薑，斂火安胎，守此勿易，自厥止而愈也。要知嘔吐脾胃有傷，則歸地均在所禁，今則水枯火熾，故以滋陰者，培其本也。

一人吐瀉腰痛，欲食而不食，此木邪乘上，胃火熾而心嘈似饑也。火在中焦，上干於肺而吐，下流大腸而瀉，肺與大腸爲表裏，大腸既不固，肺又不生腎，則水傷而腎痛矣。用蒼朮、白朮以和胃，芩、梔平火，茯苓、山藥補脾肺，白芍平肝，蘇梗通氣，則火平濕去而安矣。

《萬病回春・嘔吐》 梁太府乃因患頭暈嘔吐，聞藥即嘔，諸醫措手。余以伏龍肝爲末，水丸塞兩鼻孔，用保中湯以長流水入膠泥攪澄煎，稍冷，頻服之而安。

信陵府桂臺殿下夫人，患因性氣不好，一怒即便嘔吐，胸膈不利，煩躁不睡，腹痛便閉，食下即吐，已經八日，心慌喘急垂危，後事已備，舉家哭泣。召余診，六脈虛微，此血虛胃弱，氣鬱痰火也。以二陳湯加薑連、酒芩、炒梔、當歸、酒芍、香附、竹茹、白芍朮，入竹瀝、薑汁，二服而安。

《醫宗必讀・嘔吐噦・醫案》 兵尊高玄圃，久患嘔吐，閱醫頗衆，病竟不減。余診之曰：氣口大而軟，此穀氣少而藥氣多也，且多犯辛劑，可以治表實，不可以治中虛，可以理氣壅，不可理氣弱。投以熟半夏五錢、人參三錢、陳倉米一兩、白蜜五匙，甘瀾水煎服，二劑減，十劑安。

屯院孫瀟湘，夏月食瓜果過多，得食輒嘔，十日弗止，舉家驚惶，千里迎余，比至署中，已二十日矣。困頓床褥，手足如冰。余曰：兩尺按之有神，

胃氣縷縷不絕，只因中氣本弱，復爲寒冷所傷耳。遂用紅豆丸連進三服，至明日便能食粥，兼與理中湯加丁香、沉香，旬日之間，食飲如常。

《景岳全書・雜證謨・嘔吐》 中寒毒吐瀉脹滿新按

凡胃寒者多爲嘔吐，而中寒毒者，又必吐而兼瀉。余在燕都，嘗治一吳參軍者，因見鮮蘑菇肥嫩可愛，令庖人貿而羹之，以致大吐大瀉。延彼鄉醫治之，咸謂速宜解毒，乃以黃連、黑豆、桔梗、甘草、枳實之屬連進之，而病益甚，遂至胸腹大脹，氣喘，水飲皆不能受，危窘已甚，延救於余。投以人參、白朮、甘草、乾薑、附子、茯苓之類，彼疑不敢用，曰：腹脹氣急，口乾如此，安敢再服此藥？乃停一日，而病愈劇，若朝露矣。因而再懇，與藥如前，彼且疑且畏，而決別於內閫，曰：必若如此，則活我者此也，殺我者亦此也，余之生死，在此一舉矣。遂不得已含淚吞之，一劑而嘔少止，再劑而脹少殺，隨大加熟地黃，以兼救其瀉亡之陰，前後凡二十餘劑，復元如故。彼因問曰：余本中毒致病，鄉人以解毒而反劇，先生以不解毒而反愈者何也？余曰：毒有不同，豈必如黃連、甘、桔之類迺可解耶？即如蘑菇一物，必產於深坑枯井，或沉寒極陰之處乃有之，此其得陰氣之最盛，故肥白最嫩也，公中此陰寒之毒，而復解以黃連之寒，其謂之何？茲用薑附，非所以解寒毒乎？用人參、熟地，非所以解毒傷元氣乎？然則彼所謂解毒者，適所以助毒也，余所謂不解毒者，正所以解毒也。理本甚明，而人弗能辨。凡諸病之誤治者，無非皆此類耳。公頓首愀然嘆曰：信哉！使非吾丈，幾爲含冤之魄矣，祈壽諸梓，以爲後人之鑑云。

胃火上衝嘔吐新按

一、金宅少婦，宦門女也，素任性，每多胸脇痛及嘔吐等證，隨調隨愈。後於秋盡時，前證復作，而嘔吐更甚，病及兩日，甚至厥脫不省如垂絕者。再後延予，至，見數醫環視，僉云湯飲諸藥皆不能受，入口即吐，無策可施。一醫云：惟用獨參湯，庶幾可望其生耳。余因診之，見其脈亂數甚，而且煩熱躁擾，莫堪名狀，意非陽明之火，何以急劇若此？乃問其欲冷水否，彼即點首，遂與以半鍾，惟此不吐，且猶有不足之狀，乃復與一鍾，稍覺安靜。余因以大清飲投之，而猶有謂此非傷寒，又值秋盡，能堪此乎？余不與辯，及藥下咽，即酣睡半日，不復嘔矣。然後以滋陰輕清等劑調理而愈。大都嘔吐多屬胃寒，而復有火證若此者，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即此是也。自後凡見嘔吐，其有聲勢湧猛，脈見洪數，證多煩熱者，皆以此法愈之，是又不可不知也。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嘔吐噦》 石頑療吳江署篆張公，年壯體豐，恆有嘔逆痰涎之恙，六脈每帶濡滑。惟二陳加枳、朮、石斛輩，服之應手。良由政務繁冗，心力俱勞所致耳。

《靜香樓醫案・嘔噦門》 痛嘔之餘，脈當和緩，而反搏大，頭運欲嘔，胸滿不食，神倦欲卧，慮其土隤木張，漸致痙厥，法當安胃清肝，亦古人先事豫防之意。

半夏　茯苓　廣皮　白風米　鉤籐　竹茹　枇杷葉　鮮佛手

詒按：議論極是，但恐藥力不足以濟之，然方卻清穩。所謂清肝者，只不過鉤籐、竹茹而已，擬再加木瓜、白芍，較似有力。

病從肝起，繼乃及胃，茲又及於肺矣，然當以胃氣爲要。久病之體，必得安穀不嘔，始可圖功。

胃虛氣熱，乾嘔不便。

橘皮竹茹湯加蘆根、秔米。

再診：嘔止熱退。

石斛　茯苓　半夏　廣皮　麥冬　秔米　蘆根　枇杷葉

三診：大便不通。

生首烏　元明粉　枳殼

四診：大便通，脈和，惟宜滋養。

石斛　歸身　秦艽　白芍　丹皮　炙草　茯苓　廣皮

詒按：迭用四方，運意靈巧，自能與病機宛轉相赴。

下既不通勢必上逆而爲嘔，所謂幽門之氣上衝吸門是也，治法自當療下，但脈小目陷，中氣大傷，宜先安中止嘔，嘔定再商。

人參　茯苓　刺蒺藜　竹茹　半夏　廣皮　蘆根　石斛

《臨證指南醫案・嘔吐》 高四四　咽阻，吞酸痞，脹食入嘔吐，此肝陽犯胃，用苦辛泄降。

吳萸　川連　川楝子　杏仁　茯苓　半夏　厚朴

錢三七　脈細，右堅大，向有氣衝，長夏土旺，嘔吐不納食，頭脹脘痹，無非厥陽上冒，議用苦辛降逆，酸苦泄熱，不加嗔怒，胃和可愈。

川連　半夏　薑汁　川楝子皮　烏梅　廣皮白

金四三　脈細小而弦，風木乘土，當春勢張，食入不變，嘔吐，得小便通少緩，治以通陽。

炮附子　人參　半夏　吳萸　淡薑　茯苓

又　脈右弦澀，陽微陰凝，食入則吐，胃痛脹甚，半月前用藥得效後，反大便欲解不通，腑陽不利，濁乃上攻，先用玉壺丹七分。四服。

蔣三二　脈沉食入嘔吐，忌冷滯食物。

吳萸　半夏　薑汁　茯苓　公丁香柄　廣皮白

顧　脈濡弱，左脇下久有聚氣，納食釀積於胃脘之中，兩三日嘔噫吞酸，積物上涌吐出。此皆怫怒動肝，肝木犯胃，胃中陽傷不能傳及小腸，遂變化失司，每七八日始一更衣，爲胃氣不主下行故也。法當溫胃陽，制肝逆，宿病糾纏，恐多反覆。

淡附子　淡乾薑　薑汁　生白芍　淡吳萸　白粳米

朱　胃中不和，食入嘔吐。怒動而病，必先制肝，溫膽合左金爲宜，去甘草、茯苓，加薑汁。

某　氣自左升，腹中膨滿，嘔吐涎沫黃水，暴咳不已，是肝氣逆乘，過胃犯肺。當制肝和胃。安蛔丸。

某　嘔黑綠苦水，顯屬下焦濁邪犯胃。

人參　川椒　烏梅　茯苓　紫石英　桑螵蛸

沈　食過逾時，漾漾涌涎欲吐，診脈濡澀，以胃虛肝乘。宗仲景旋覆代赭法。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參　半夏　茯苓　廣皮

王四五　肝病犯胃嘔逆，口吐清涎，頭暈，乳房痛，肢麻痹。

人參二兩　茯苓二兩　桂枝木七錢，生　川楝子一兩，蒸　川連鹽水炒，七錢　烏梅一兩半　當歸一兩半　生白芍一兩半

某　冷濕傷胃，肝木上侮，冲氣欲嘔，腹痛。

淡吳萸　厚朴　草蔻　藿香梗　木瓜　茯苓

毛嫗　因驚，肝氣上犯，衝逆，嘔吐涎。陽升至巔爲頭痛，脈右弱左弦，當從厥陰陽明治。

人參　川連　茯苓　川楝　川椒　烏梅　乾薑　生白芍

某　脈弦虛，食已漾漾欲吐，咽阻，中痞有痰。

人參　吳萸　茯苓　半夏　廣皮　薑汁

陸　鼻明，湯水下咽嘔吐，右脈小欲歇。明是勞傷，肝乘胃反。

小半夏湯加檀香泥、炒白粳米。

顏氏　乾嘔脇痛，因惱怒而病，是厥陰侵侮陽明，脈虛不食，當與通補。

大半夏湯加薑汁、桂枝、南棗。

某　肥膩滯胃，肝木始得再乘土位，致氣逆上壅嘔出。久病至節反劇，最屬不宜，總是調攝未盡善，奈何！暫與降逆平肝安胃一法。

降香　蘇子　旋覆花　茯苓　半夏　廣皮　韭汁

范　脇痛入脘，嘔吐黃濁水液。因驚動肝，肝風振起犯胃。平昔液衰，難用剛燥，議養胃汁，以熄風方。

人參　炒半夏　炒麥冬　茯神　廣皮白　炒香白粳米

又　六味去萸，換芍加麥冬、阿膠、秋石。

唐氏　動氣肝逆，痰性凝寒滯胃，卒然大痛嘔涎，乃逆滯上攻也。治肝厥以通例。

炒黑川椒　烏梅肉　生乾薑　川桂枝木　人參　白芍

某　積勞傷陽，先已脘痛引背，昨頻吐微眩，脈弱汗，出胃中已虛，肝木來乘，防有呃忒吐蛔。仿仲景食入則嘔者，吳茱萸湯主之。

吳萸　半夏　茯苓　薑汁　粳米

王二四　早上水飲米粥，至晚吐出不化，知濁陰酉、戌升逆，痕形痛而漸大。丸藥吐出不化，胃陽乏極矣。兩進平肝理氣不效，法當辛熱開濁。

吳萸　熟附子　良薑　川楝子　茯苓　草果

某　肝風犯胃，嘔逆眩暈。苦降酸泄和陽，佐微辛以通胃。

川連　黃芩　烏梅　白芍　半夏　薑汁

李　厥吐，腹痛，氣衝。

安胃丸。

王　胃虛少穀，肝來乘剋，嘔吐不能受納，善臟厥象也。

人參　川連　附子　黃芩　乾薑　枳實

張氏　勉強攻胎，氣血受傷，而爲寒熱，經脈乏氣，而爲身痛。乃奇經衝任受病，而陽維脈不用事也。《內經》以陽維爲病苦寒熱。維者，一身之剛維

也。既非外感，羌、蘇、柴、葛三陽互發，世無是病。又芩、梔、枳、朴之屬，辛散繼以苦寒，未能中病。胃口屢傷，致湯飲皆噦出無餘，大便不通，已經半月。其吐出形色青綠涎沫，顯然肝風大動，將胃口翻空，而腸中污水，得風翔如浪決，東西蕩漾矣。熄風鎮胃，固是定理，但危篤若此，明理以邀天眷耳。

淮小麥百粒　火麻仁一錢　阿膠二錢　生地二錢　秋石拌人參一錢　南棗肉一錢

陳氏　未病先有耳鳴眩暈，恰值二之氣交，是冬藏根蒂未固，春升之氣泄越，無以制伏。更屬產後，精氣未復，又自乳耗血，血去液虧，眞陰日損。陽氣不交於陰，變化內風。上巔犯竅，衝逆肆橫，胃掀吐食，攻腸爲瀉，襲走脈絡。肌肉皆腫，譬如諸門戶盡撤，遂致暴風飄漾之狀。醫者辛散苦降重墜，不但病未曾理，致陽更泄，陰愈涸。煩則震動即厥，由二氣不能自主之義。閱王先生安胃一法，最爲卓識。所參拙見，按以兩脈，右手澀弱，虛象昭然，左脈空大，按之不實，亦非肝氣，肝火有餘，皆因氣味過辛散越，致二氣造偏。茲以病因大旨，兼以經義酌方。

人參　茯苓　半夏　白芍　煨薑　炒粳米

周　痛從少腹上衝，爲嘔，爲脹，是厥陰穢濁致患。

韭白根　淡吳萸　小茴香　桂枝木　兩頭尖　茯苓

又　炒橘核　炙山甲末　韭白　歸尾　川楝子　延胡索　小茴香

徐四六　氣衝偏左，厥逆欲嘔，嘔盡方適。伏飲在於肝絡，辛以通之。

吳萸泡淡，八分　半夏三錢　茯苓塊三錢　淡乾薑一錢　代赭石三錢　旋覆花二錢

某　脈搏肢冷，嘔逆，下痢白積，生冷水寒鬱生陽，氣上塞心大痛，乃厥陰濁邪上攻。

吳萸　丁香　藿香　川楝子　木香　廣皮　茯苓

褚二三　清涎上涌，食物吐出，乃饑飽傷及胃中之陽，禁鮮葷冷滑，經年可安。

半夏　厚朴　生益智　薑汁　生白朮　茯苓

宋三四　陽微不運，水穀悍氣聚濕，致食入即嘔，周身牽掣不和，乃陽明之脈不用事也。久延恐致腫脹。

苓薑朮桂湯加厚朴、椒目。

陸十七　食已即吐，病在胃也。用辛以通陽，苦以清降。

半夏　川連　厚朴　茯苓　薑汁

曹四七　早食頗受，晚食必胃痛嘔吐，陽氣日微，濁陰聚則有形，夜痛至曉，陰邪用事乃劇。

半夏　薑汁　淡乾薑　秦椒　厚朴　茯苓

王　診脈右濡左弦，舌白不饑，瘀血上吐下瀉，胃陽大傷，藥餌下咽則涌，前醫用大半夏湯不應，詢知所吐皆係酸水痰沫，議以理陽方法。

人參　茯苓　川椒　乾薑

潘十八　食後吐出水液，及不化米粒，二便自通，并不渴飲，五年不愈，宜理胃陽，用仲景法。

熟附子　半夏　薑汁　白粳米

又　泄濁陰，劫水飲，以安胃陽，服四日，腹脹，吐水已減。知陽腑之陽，非通不闔。再宗仲景法

眞武湯加人參。

范　脈虛無神，聞穀乾嘔，汗出振寒，此胃陽大虛，不必因寒熱而攻邪。

人參　茯苓　炒半夏　薑汁　烏梅　陳皮

又　脈微細小，胃陽大衰，以理中兼攝其下。

人參　淡熟附子　茯苓　炒白粳米　炒黃淡乾薑

又　人參　茯苓　乾薑　煨益智仁　廣皮　生白芍

金　參藥不受，皆濁陰在上，阻塞氣機，幾無法矣。勉與白通湯加人尿、豬膽汁，急進以通陽泄濁。

附子　生淡薑　葱白五寸　人尿　豬膽汁

沈二九　吹笛震動元海病，治宜塡實下焦，但嗆食吐出，又便溏不實，中無砥柱，陰藥下未受益，中再受傷矣。

傷補益中宮，仍佐鎮逆一法。

人參　焦朮　炒焦半夏　茯苓　旋覆花　代赭石

吳　寒熱邪氣擾中，胃陽大傷。酸濁上涌吐出，脘痛如刺，無非陽衰陰濁上僭，致胃氣不得不行。高年下元衰憊，必得釜底暖蒸，中宮得以流通。擬用仲景附子瀉心湯，通陽之中，原可泄熱開導，煎藥按法用之。

人參一錢半　熟附子一錢半　淡乾薑一錢，三味另煎汁　川連六分　炒半夏

一錢半　枳實一錢　茯苓三錢

後四味，用水一盞，滾水一杯，煎三十沸，和入前三味藥汁服。

江　脈弦遲，湯水不下膈，嘔吐涎沫，此陽結，飲邪阻氣，議以辛熱通陽，反佐苦寒利膈，用瀉心法。

人參　附子　乾薑

先煎一杯，入薑汁四分。

川連　黃芩　半夏　枳實

滾水煎，和入前藥服。

孫十四　食物隨入即吐，幷不渴飲，當年以苦辛得效，三載不發，今心下常痛如辣，大便六七日始通。議通膈上，用生薑瀉心湯。

生薑汁四分，調　川連六分，炒　黃芩二錢，泡十次　熟半夏三錢，炒　枳實一錢　人參五分，同煎

又　問或不吐食物，腹中腰臍似乎氣墜，自長夏起，心痛頭重，至今未減。思夏熱必兼濕，在裏水穀之濕，與外來之熱相治，結聚飲邪矣。當緩攻之，議用控涎丹五分，間日一用。

某五二　診脈左弦右弱，食粥脘中有聲，氣衝涌吐，此肝木乘胃，生陽已薄，皆情懷不適所致。

大半夏湯。

某　中焦火衰，食下不運，作酸嘔出。

炒黃乾薑一錢　川椒炒，三分　半夏一錢，炒　茯苓塊三錢　炒飴糖四錢

黃氏《靈樞》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爲變。是崩淋、泄瀉，皆脾胃欲敗之現症。令湯水下咽，少頃傾囊涌出，豈非胃陽無有，失司納物乎？奈何業醫者中懷疑惑，但圖疲藥，待其自安，怕遭毀謗耳。此症一投柔藥，濁升塡塞，必致脹滿。仲景於陽明滿實，致愼攻下者，恐以太陰之脹誤治耳。今舌微紅，微渴，皆是津液不肯升揚。脾弱不主散精四布。世豈有面色如白紙，尙不以陽氣爲首重也耶。

人參　熟於朮　炙甘草　炮薑　茯神　南棗

張　嘔吐，脹悶，虛中氣滯。

人參　茯苓　砂仁

某氏　脈微肢冷，嘔吐清水，食不下化，帶下脊髀痠耎，陽氣素虛，產後奇脈不固。急扶其陽，用附子理中湯。

附子　人參　生白朮　炮薑　炙草

又　暖胃陽以劫水濕，帶下自緩。

照前方加葫蘆巴。

又　脈象稍和，已得理中之效。議用養營法。

養營去遠志、黃芪、五味。即作丸方。

蔡嫗　凡論病，先論體質，形色，脈象，以病乃外加於身也。夫肌肉柔白屬氣虛，外似豐溢，裏眞大怯，蓋陽虛之體，爲多濕多痰。肌疏汗淋，唇舌俱白，乾嘔，胸痞，煩渴引飲，由乎脾胃之陽，傷觸邪得僭踞於中，留蓄不解，正衰邪熾。試以脈之短澀無神論之，陽衰邪伏顯然。況寒涼不能攻熱清邪，便是傷及胃陽之藥，今查不納穀，大便漸稀，若不急和胃氣，無成法可遵。所謂肥人之病，慮虛其陽，參擬一方，仍候明眼採擇。

人參　半夏　生於朮　枳實　茯苓　生薑

吳三六　壯年形偉，脈小濡。惡聞穢氣，食入嘔噦，緣陽氣微弱，濁陰類聚，口鼻受污濁異氣，先入募原，募原是胃絡分布，上逆而爲嘔吐。此病理標者，用芳香辟穢，扶正氣治本，以溫上通陽。

藿香　草果　公丁香　茯苓　厚朴　砂仁殼　廣皮　藿撥

又　人參　茯苓　生益智　胡蘆巴　煨木香　煨薑

孫　寒鬱化熱，營衛氣窒，遂發瘡痍。食入即吐，胃中熱灼，當忌進腥油，先用加味溫膽湯。

鮮竹茹一錢半　半夏一錢半　金石斛三錢　茯苓一錢半　廣皮白一錢半　枳實一錢　薑汁一匙調

吳　兩番探吐，脘痛立止。氣固宣暢，胃津未能無損，風木來乘，外冷里熱。診脈右大，幷不搏指。當少少進穀以養胃，多噫多下泄氣，調和中焦爲宜。

炒竹茹　半夏　川斛　橘紅　黑山梔　香豉

曹四三　少腹屬肝，肝厥必犯陽明胃腑，故作痛嘔。二年來病人已不知因何起病，醫徒見病圖治。思肝腎必自內傷爲病，久則奇經諸脈交傷，經謂衝脈動，而諸脈交動也。議溫通柔潤劑，從下焦虛損主治。

淡從蓉乾一錢半　茯苓三錢　當歸二錢　杞子二錢　炒沙苑一錢半　肉桂

心五分　後加鹿角霜

何　寒熱嘔吐，胸中格拒，喜暖飲怕涼。平昔胃陽最虛，熱邪內結，體虛邪實，最防痙厥。

人參　黃芩　炒半夏　薑汁　川連　枳實

某　舌赤，濁嘔，不寐不饑，陽邪上擾，治以苦辛，進瀉心法。

淡黃芩　川連　炒半夏　枳實　薑汁

某　鬱熱阻飲痹嘔，有年最慮噎膈。

半夏　金斛　薑汁　茯苓　杏仁　廣皮白

毛氏　舊有胃痛、脘痹、嘔吐之病。秋前舉發已，得小安，近痛嘔復來，身體熇熱，宿病未罷，而暑熱穢氣上竅，侵入三焦，混淆恐內閉變現痙厥。

川連　淡黃芩　半夏　薑汁　黑山梔　枳實汁

某　舌黃不渴飲，久嗽欲嘔吐，前用《金匱》麥門冬湯，養胃小效，自述背寒，口吐清痰。暑濕客邪未盡，虛體，當輔正醒脾卻暑。

人參　茯苓　廣皮　半夏　薑汁

郭五八　知饑能納，忽有氣衝，涎沫上涌，脘中格拒，不堪容物。《內經》謂：肝病吐涎沫。丹溪云：上升之氣，自肝而出。木火上凌，柔金受剋，咳嗆日加。治以養金制木，使土宮無戕賊之害。滋水制火，令金臟得清化之權。此皆老年積勞致傷，豈攻病可效？

蘇子　麥冬　楷杷葉　杏仁　北沙參　桑葉　丹皮　降香　竹瀝

曹四五　勞倦嗔怒，嘔吐身熱，得汗熱解，而氣急，不寐，不飢，仍是氣分未清，先以上焦主治，以肺主一身氣化也。

杏仁　鬱金　山梔　香豉　橘紅　瓜蔞皮

《方氏脈症正宗・嘔吐噦》　一人年六十歲，昔日飲燒酒過分，致有傷陰血之候，病則脇肋痛脹，已二十年矣。常發時，醫者以酒法治之，微効而不能收功。忽一日得大吐之症，延醫時亦以酒病之原告之，醫者仍以酒病治之，而吐益甚，舉家驚惶，後事皆備。及延余治，亦告以酒病之由，診得脈來俱遲，按之有力。余曰：悞也。汝之酒病發時脇肋痛脹，今日之病是嘔吐，緣風寒之邪，入於胃腑，與酒病何干？病者曰：吾老矣，愼於風寒。其子曰：父六月時，將門板橫於當門而熟睡，豈不受寒乎？只以憑脈用藥爲當，余用附子、乾薑、二活、厚朴、吳茱萸、白芷，一劑吐減，五劑而全。

《續名醫類案・嘔吐》　杜壬治安業坊閻家老婦人，患嘔吐，請石秀才醫曰：胃冷而嘔。下理中丸至百餘丸，其病不愈。石疑之。杜至曰：藥疾相投，何必多疑。石曰：何故藥相投而病不愈？杜曰：藥力未及，更進五十丸必愈。果如其言，石於是師法於杜。

王普侍郎病嘔，飲食皆不得進，召孫兆治數日，亦不愈。後復召杜，杜曰：治嘔愈嘔，此胃風也。遂用川烏一兩，淨洗去皮臍，不去尖，以漿一碗煮乾，每個作兩片，復用漿水一碗煮盡，更作四片。細嚼一片，以少溫水下，下頃，嘔遂止，痛既少息。杜遂問曰：尋常好吃何物？曰：好吃甘甜之物。杜曰：是甘甜乃膏粱之物，積久成熱，因而生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王服其說。

許學士政和中治一宗人，病傷寒得汗身涼，數日忽嘔吐，藥食不下，醫用丁香、藿香、滑石等，下咽即吐。許曰：此證汗後餘熱留胃脘，正宜竹茹湯，用之即愈。

薛立齋治府庠沈姬文母，患脾虛中滿，痰嗽發熱，又食濕麵、冷茶，吞酸嘔吐，絕食。誤服芩、連，青皮等藥，益加寒熱，口乾流涎不收，聞食則嘔數日矣。迎治曰：脾主涎，以脾虛不約制也。欲用人參安胃散，惑於衆論，以爲胃經實火，宿病日增劇，忽思冬瓜，食如指甲一塊，頓發嘔吐不止。仍服前藥愈劇，復邀視之，則神脫脈絕，瀕死矣。惟目睛尚動，曰：寒淫於內，治以辛熱，然藥不能下矣。即用鹽艾附子炒熱，熨臍腹，以散寒回陽。又令沈以口氣補接母口之氣，又以附子作餅，熱貼臍間，救急妙法。時許，神氣少甦，以參、朮、附子爲末，仍以是藥，加陳皮煎膏爲丸，如粟米大，納五七粒於口，隨津液咽下，即不嘔。二日後加至十粒，諸病少退，口涎不止。五日後漸復，前劑一二匙，胃氣少復，乃思粥飲。復投以參朮等藥，溫補脾胃，五十餘劑而後愈。

一人湯藥入口即吐出，六脈洪大有力，此因地道不通，故氣厥上行而食物難入耳。不更衣已十餘日，服承氣等湯俱不納。曰：秘結日久，涌逆勢盛故也。止沸莫若抽薪，遂用蜜導，去燥糞數升，嘔吐即止，調以養血清火之劑而安。

章虛谷治一七十歲老人，數年前患瘧，病根未除，每至夏秋則發。自去冬至丁亥春，忽病嘔吐，戰振筋脈掣痛，愈後屢發，或見其小便黃赤，大便乾

少，面有紅光，謂是肝鬱化火，火逆犯胃作嘔，胃陰不足，故小便黃赤，大便乾少也。章診之，脈虛濇少神，舌苔白腐而厚，此中焦虛寒，濁陰聚胃也。以薑製半夏爲君，佐參、苓、附子、乾薑、生薑、桂枝、芍藥、烏梅、草果仁，一劑即甚效，繼去烏梅加厚朴，連進十餘劑，每劑附子用三錢，胃口開而病愈。

周愼齋治一士，鬱熱嘔吐，用竹茹、山梔各三錢，陳皮、茯苓各三錢，甘草一錢，煎成加薑汁五匙，熱服而愈。

陸養愚治李糧廳因飯後勞攘，下午飲酒數杯，遂覺臍下小腹作痛，升至胃脘即嘔，嘔訖痛止，少頃又從下痛上復嘔，嘔訖痛緩，自後痛嘔益頻，自疑中毒，以淡鹽湯蘆汁探吐之，一無所出。醫投以藿香正氣散不效，其脈浮按細數，稍重即伏，況按甚堅。曰：此飲食過飽急遽所至。與潤字丸百十顆，令以淡薑湯服之，少頃連瀉數行而愈。

張路玉治曾餘弟婦患嘔逆不食者月餘，服寬膈理氣二十餘劑，幾至絕粒，而痞脹異常。診之，脈得虛大而數，案仲景脈法云：大則爲虛。此胃中陽氣大虛而濁陰填塞於膈上也，因取連理湯，方用人參三錢服之，四劑而痞止，食進，後與異功散調理而康。

稽紹胸中有寒疾，每酒後若唾，服萎蕤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華陀入山見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之，壽百歲也。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脈息，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而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生，翌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謹愼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小便不通。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

薛立齋治一婦人少作嘔，口吐涎痰，面黃腹痛，月經不調，手足逆冷，此內外俱寒之證，遂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而愈。

一婦人因勞役發熱，倦怠，唾痰欲嘔，或以爲火證，用清熱化痰等藥，反大便不實，無氣以動，此寒涼復傷中氣，形病俱虛，用參、耆、朮、草、麥冬、五味、陳皮、附子治之而痊。後復勞，經水數日不止，衆以爲附子之熱所致，用四物、芩、連、槐花之類，涼而止之，前證愈甚，更加胸膈痞滿，飲食日少。仍用前方去門冬，更加茯苓、半夏、炮薑數劑漸愈。又用當歸芍藥湯而經止，但四肢逆冷，飲食難化，不時大熱，此命門眞火衰，脾上虛寒之假熱也，用八味丸半載而痊，又服六味丸三載而生子。

宋理宗嘔吐不止，召楊吉老治之，問用何方，曰：辛熱藥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熱藥冷服。藥成放井中良久，澄冷進服，一啜而吐止。

馬元儀治袁某患小腹厥氣上衝即吐，得飲吐則愈甚，諸治不效。診之兩脈虛濇，右尺獨見弦急，曰：人身中清氣本乎上而反陷下，則爲注爲泄；濁氣本乎下而反逆上，則爲嘔吐，今病正在下而不在上也。下焦之濁氣上騰，則胸中之陽氣不布，故飲入於胃，有上壅而不下達耳。經云：雲霧不清，則上應白露不下。非地道下通，濁氣何由而降，嘔吐何由而止？以調胃承氣湯一劑，下宿穢甚多，繼培中氣而愈。

張司馬子婦患胸中滿結作痛，飲入則嘔，涌出痰涎，多成五色，已數月。或主攻尅，或主補虛，半無一效。至七月中，病轉危迫，診之兩關尺虛微，少神，體倦神煩，胸中結痛，按之愈甚，此正氣內傷，陰邪內結，攻之則傷其正，補之則滯其邪，當以仲景臟結法治之。用黃連湯加桂枝一劑，嘔吐頓除。再劑胸中滿痛亦釋，次用理中湯加桂枝數劑而安。

張景岳曰：沈姓者業醫年近四旬，極勞碌，因癲疝下墜，欲提上升，用鹽湯吐法，遂吐不止，湯水不受，如此一日夜，復大便下黑血一二碗，脈微如毛欲絕，此蓋吐傷胃氣，脾虛之極，兼以鹽湯走血，血不能攝，從便而下。令速用人參、薑、附等，以回垂絕之陽。忽一醫至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大便下血，亦因火也，尙堪參、附乎？宜速飲童便，則嘔可愈，而血亦止矣。病者然之，及童便下咽，即嘔極不堪而斃。琇按：疝下墜，本肝木厥張乃復激之上騰，致脾胃俱傷而下血，不死何俟。童便固非，即參附亦未爲是也。

馮楚瞻治蔣公子精神素弱，吐血陰虧，調理初愈，忽又夢遺，大吐不已，六脈沉微。曰：夢遺俗名走陽，陽已傷矣。大吐不止，陽亦傷矣。急以附子理中湯去甘草投之，到口即吐。又以白通之類，皆苦不受，況困數日，上不能入，下不能出。適有進西洋藥酒一神方，治關格吐逆之證，方用紅豆蔻去殼，肉蔻麵裹煨，用粗紙包壓去油，白蔻仁，高良薑切片焙，肉桂去粗皮，公丁香各研細末，五分，用上白糖霜四兩，水一飯碗，入銅鍋內煎化，再入鷄蛋清二箇，煎十餘沸，入乾燒酒一觔，離火置穩便處，將藥末入鍋內，打勻，以火點著燒酒，片刻隨即蓋鍋火滅，用羅濾去渣，入磁瓶內，冷水拔去火氣，飲之。內皆辛熱純陽之藥，能破格陽之陰，又燒酒力猛辛烈，直透丹田。令照方修治，飲之即不吐矣。遂以參附峻補之藥，陸續漸進，調理而痊。琇按：馮氏生

平多尚溫補，如此證吐血陰虛之復，夢遺而吐，多由龍雷之火，下迫上奔，以辛熱治其標則可，若守而不化，則後患不可測也。

孫奉職治趙儀女，忽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漸冷，無脈，凡一日半。大承氣湯一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和，翼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爲難治，垂死而活者，惟此一人。

盧復曰：生平聞銅腥臭即惡心，入口鮮不吐者，雖參湯與茶，久在銅銚中者亦然。常思銅青固發吐藥，唯我何獨畏之甚，久未晰此疑。辛亥夏，卧病聞銅臭而嘔吐，自反爲木形人，色常青畏金，故於銅臭爲相忤。因而思子和吐論中，發吐之藥四十有六種，嘗讀而未能解也。遂將以五形五色定人而施之，若木形人畏金腥而吐，則火形人畏鹹腐水類而吐矣。然畏者必惡，因其惡以激其怒，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餘三形可例見噫，豈惟吐藥爲然，而下而汗，寧不可乎。

《古今醫案按・嘔吐噎膈》　王中陽治一宦家婦人，忽患心腹冷痛，遂嘔吐，去盡宿汁，不已而又吐清涎，如雞子清之狀，一嘔一二升許，少頃再嘔，百藥不納，嚥唾亦不能順下，已經三日。但聰明不昧，分付家事以待就木。王診其脈，六部弦細而長，令服滾痰丸三十丸，并不轉逆，須臾坐寐，移時索粥食之，次日再進三十丸，兼服《局方》茯苓半夏湯，再服錢氏白朮散，飲食如舊。

孫東宿治邵姓者，年五十，嘔吐物如爛豬肺狀，胸背脹。前醫以翻胃治不效，反加潮熱煩躁，飲食不入，因謂肺壞，辭不治。孫診之，兩寸滑數，左關尺濇，乃曰：若果肺壞，聲音當啞，今聲亮而獨胸背作脹，由於酒後忿怒，瘀血痰飲積於胸膈爲病耳。以滑石、茜草、桃仁、小薊、歸尾、香附、貝母、山梔仁、枳殼、甘草，十貼而全安。

《醫述・嘔吐》　選案

王御九仲君因驚受病，時方晚膳，欲吐不出，遂絶粒不食，向後醇酒膏腴略無阻礙，惟穀氣毫不可犯，犯之輒嘔。吳中名師不識何病，各逞臆見，補瀉雜陳。兩三月來，濕麵亦得相安，但完穀一試，雖極糜爛，立時返出。偶遇一人，言此病非藥可治，令用生鵝血乘熱飲之，一服即效。此雖未見方書，揆之理無妨礙，遂宰一鵝，取血熱飲，下咽汩汩有聲，忍之再三，少頃嘔出瘀血升許，中有血塊數枚，是夜小試稀糜，竟不吐出，其後漸能用飯，從少至多，無藉湯藥而愈。諦思此病幾不可解，胃既不安稼穡，何反勝任血肉之味？且飲鵝血何以嘔出宿瘀頓愈？因考《本草》言鵝性涼，利五藏。《千金》云：射工毒蟲，鵝能食之。可知其有祛風、殺蟲、解毒、散血之功，故用其血以開其結，確有至理。更推其受病之源，因驚所致，驚則氣亂，載血上逆，而兀兀欲吐。若彼時吐出卻無菀積阻逆之患，今胃氣阻逆，穀神得不困憊乎。其血肉可噉者，正賴脂膏以利藏府之氣耳。然藏府之氣，非穀不安，而安穀全賴乎血，血者神氣也，故取善消穀氣之血，乘其生氣未離，直透關鑰，引領宿積之瘀，一涌而胸次蕩然，眞補中寓瀉之良法也。詳鵝血可以激發胃中宿瘀，則生鴨血未爲不可，生黃牛血亦未爲不可，總取以血攻血，而無峻攻傷胃之虞。

一產婦病嘔吐，勺水不入，脈細如絲，手足厥冷，陽將絶矣，而又水逆，奈何？乃用人參、附子爲末，煎陳皮水，和陳米汁作丸，令含口中，俟其自化，化已復含盡，一日之久，吐覺稍定。再進附子理中湯，手足漸溫，第吐不能全止，自覺有物從少腹上衝咽喉即吐，此腎氣上逆也，改用八味湯加人參而愈。

一人患嘔吐，諸藥不效，但喫井水一口即止，後用白朮茯苓湯治愈。此即《金匱》嘔吐思水者解，急與之之意也，可信先賢之言不誣。

鄰子十歲，從戲臺倒跌而下，嘔吐苦水，以盆盛之，綠如菜汁。余曰：此膽倒也，跌翻而下，膽汁傾出，汁盡死矣。方用溫膽湯加棗仁、赭石正其膽腑，可名正膽湯，一服吐止。憶昔曾見此證，不知其治，遂不救。

《類證治裁・嘔吐》　醫案

叔　深秋吸受穢邪，嘔吐不已。先服藿香正氣散，入口即吐，身熱足厥，面黑眶陷。或進導痰溫胃飲，嘔惡不納。診之脈虛少神，予謂此中宮虛極也。速用潞參、山藥、茯苓、炙草、白朮、橘白、蘇子、蓮子、紅棗、煨薑、粳米煎，稍稍與服，竟不吐，思食粥矣。後加減數味，調理而康。

李嫗　由腰痛續得寒熱嘔吐，汗出畏冷，寸關脈伏，兩尺動數。思高年水穀不入，嘔多胃氣先傷，況寸關脈不見，陽氣已虛，足必時厥，宜其汗出而畏冷也。自述經寒至膝，乃用煨薑汁熱服，嘔定，即與粥湯，右脈略起，因與吳茱萸湯，脈症悉平。

族某　胸痛食減吐酸，由肝逆濁泛。用吳茱萸、厚朴、枳殼、青皮、半夏、茯苓爲末。空心日再服，金橘皮泡湯下，效。

夏氏　兩寸洪大，兩關弦滑。嘔逆耳鳴，口乾頭暈，白帶連綿，症屬肝胃

不和。吳萸黃連汁炒、生白芍、山梔、半夏青鹽炒、茯苓、蘇子、枳殼、蔞霜，三服症平。

李　脈洪大搏指，口乾頻欬，食後吐水，頭目震弦而心悸，此勞力傷陽，陽化內風，上冒清道。風翔則水湧，胃虛則木乘，故嘔眩不已。其水停膈間，心必悸。津不上朝，口必乾。氣不下降，便乃祕。治先和陽降逆。山梔、甘菊炒、冬桑葉、茯苓、杏仁、蘇子俱炒研、牡蠣煅、海浮石、淡竹茹、前胡，三服症平，脈較斂，其神倦者，火風逆勢已折也。減甘菊、桑葉，加白芍、茯神、栝蔞、半夏、潞參，和肝胃以清滌痰火，遂愈。

族女　情志怫悒，頭眩頰赤，夏初食入即吐，脈虛小，經期錯亂。由肝膽火風侮胃，不及傳變，傾翻甚速。且胃虛作呃，木氣乘土。久則衝脈失涵，絡傷內溢。以衝爲血海，隸在陽明也。先宜苦以降逆。山梔、羚羊角、竹茹、旋覆花、半夏麴、柿蒂。三四服眩吐止。去羚羊角、半夏麴，加阿膠另化冲、丹皮、白芍、茯苓、甘草，調養肝胃而經期順。

內科總部

惡心部

題解

《雲林神彀・惡心》 惡心，心中常兀兀，欲嘔不嘔，吐不吐，此爲惡心。

《證治彙補・胸膈門・惡心》 一見飲食，便發畏惡，謂之惡心。

論説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惡心候》 惡心者，由心下有停水積飲所爲也。心主火，脾主土，土性剋水，今脾虛則土氣衰弱，不能剋消水飲，水飲之氣不散，上乘於心，復遇冷氣所加之，故令火氣不宣，則心里澹澹然欲吐，名爲惡心也。

《雲林神彀・惡心》 惡心，非心病寒熱痰虛停食水治之須，與嘔吐同，隨機應變，毋膠柱。

《不居集・惡心》 一見飲食，便發畏惡，謂之惡心。

澄按：惡心實非心病，乃因胃口虛，而兼有熱、有寒、有痰故也。

《不居集・陰火惡心》 胃口泛逆，兀兀不寧，欲吐不吐，如畏舟車之狀。此陰虛血少，陽氣下陷，陰火上騰也。或虛而兼痰、兼火者，亦有之。

綜述

《肘後方・治卒胃反嘔噦方》 治人忽惡心不已方：薤白半斤，茱萸一兩，豉半升，米一合，棗四枚，枳實二枚，鹽如彈丸。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爲三服。

又方：但多嚼豆蔻子，乃咬檳榔，亦佳。

《千金要方・胃腑・嘔吐噦逆》 治惡心方：苦瓠穰幷子一升，碎，以酒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須臾吐，幷下如蝦蟆衣三升。

又方：服小便百日，佳。

又方：麻子一升，熬令香，熟搗，取酒三升，熟研，濾取一升，飲盡，日二服，盡一石差。一切病自能食飲，不能酒，任性多少。

《證治要訣・諸嘔門・嘔吐附惡心》 惡心乾嘔，欲吐不吐，心下映漾，人如畏舡，宜大半夏湯，或小半夏茯苓湯，或理中湯、治中湯，皆可用。

《丹溪心法・惡心》 惡心有痰、有熱、有虛，皆用生薑，隨症佐藥。

戴云：惡心者，無聲無物，心中欲吐不吐，欲嘔不嘔。雖曰惡心，實非心經之病，皆在胃口上，宜用生薑，蓋能開胃豁痰也。

附錄：又胃中有熱，惡心者，以二陳加生薑汁炒黃連、黃芩各一錢，最妙。

《明醫指掌・惡心證》 歌　畏食分明是惡心，嘔而無物亦無聲。胃中寒氣兼痰火，隨證斟量細辨明。

胃寒　胃中有寒氣而作惡心者，嘔清水，不渴，脈遲，明知食寒物、受寒氣，大半夏湯、小半夏茯苓湯、理中湯加生薑、半夏。

胃熱　胃中有熱而作惡心嘔酸，內有熱，脈必浮大而滑數，煩渴，二陳加薑炒黃連、山梔。胃氣不足，內熱惡心，六君子湯加辰砂、薑炒黃連。

《赤水玄珠・嘔吐噦門・惡心》 丹溪云：惡心有熱有痰，皆用生薑，隨症用藥。

仲景生薑半夏湯　治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

柴胡半夏湯　治舊有風症，不敢見風，眼澀眼黑，胸中有痰，惡心，兀兀欲吐。但遇風覺皮肉緊，手足難舉動，重如石。若在暖室，少出微汗，其症隨減。再遇風，病復如是。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痰類・惡心》　惡心欲吐不得吐，一見飲食心便惡，二陳湯加白豆蔻、香附、砂仁。不渴胃虛與胃寒，胃寒，理中湯加陳皮、半夏、生薑各等分。胃虛，六君子湯，加砂仁；挾火，加薑汁炒黃連少許。煩渴胃家痰火聚。痰盛者，大、小半夏湯；火盛者，二陳湯加薑汁炒芩、連。肛墜惡心，治同。

《古今醫鑑・惡心》　治　治法：虛者補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食與痰者，消之化之。皆用生薑及薑汁，隨症佐藥，其效最速。

方　導痰湯即二陳湯加南星、枳殼。加竹茹、砂仁、薑炒黃連，治痰熱嘔吐，惡心氣盛者。

《簡明醫彀・嘔吐噦》　無物無聲，欲吐不吐，氣至咽而復入，心中兀兀不寧。

主方：

半夏　茯苓　陳皮各二錢

生薑七片，煎成，加薑汁熱服。

有痰而虛加參、朮、草；胃寒，丁香理中湯；火，薑、連之類。

《景岳全書・雜證謨・惡心噯氣》　惡心證治《內經》無惡心之說，凡嘔吐證即其類也。

惡心證，胃口泛逆，兀兀不寧之病，凡惡心欲吐，口必流涎，咽之不下，愈咽愈惡，而嘔吐繼之，亦有不嘔吐而時見惡心者，然此雖曰惡心，而實胃口之病，非心病也。此證之因，則有寒，有食，有痰飲，有穢氣，有火邪，有陰濕傷胃，或傷寒瘧痢諸邪之在胃口者，皆得有之，若欲察之，但當察其虛實寒熱則盡之矣。蓋實邪惡心者，邪去則止，其來速，其去亦速；虛邪惡心者，必得胃氣大復，其病方愈。且此證惟虛寒者十居八九，即有實邪嘔惡者，亦必其脾氣不健，不能運化而然。此所以凡治惡心者，必當知其實中有虛，勿得妄行攻擊，而胃氣不可不顧也。

一、虛寒惡心，其證最多，若非猝暴而常見，或形氣不足之輩，悉以胃氣弱也。故凡治此者，多宜以溫補爲主。若脾胃微虛生痰，或兼吞酸噯腐，咳嗽惡心者，宜六君子湯。若脾腎虛寒，痰滯咳嗽而惡心者，金水六君煎。若脾胃虛寒，或太陰自利腹痛，嘔吐惡心者，溫胃飲，或理中湯、聖朮煎。若脾腎虛寒，上下不能運行，或脹滿，或嘔吐，或傷寒陰證，寒邪深入三陰，而惡心嘔吐不止者，理陰煎或溫胃飲。

一、實邪惡心，以一時邪滯犯胃，得吐則滯去，滯去則惡心自解。若有餘邪，如法治之。若惡心多痰，及風寒咳嗽，或傷生冷，或飲酒過多，脾胃不和者，二陳湯或橘皮半夏湯。若脾胃多滯，或寒濕傷脾惡心者，平胃散。若胃寒多滯，或傷生冷，或寒痰不清，吞酸脹滿惡心者，和胃飲或和胃二陳煎。若受穢濁寒邪，脹滿腹痛惡心者，調氣平胃散。若感冒暑熱，火盛煩躁惡心者，仲景竹葉石膏湯。若中藥毒或諸毒而惡心者，速宜於諸毒門求法治之。

《證治彙補・胸膈門・惡心》　大意　一見飲食，便發畏惡，謂之惡心。

治法　治宜開胃理氣，挾寒溫散，挾熱清降，挾痰開導，挾虛調補。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黃連、山梔、竹茹、藿香等。傷食，加山查、麥芽；挾氣，加桔梗、枳殼；胃弱，主以六君子湯；胃寒，主以理中湯。

《醫鈔類編・噫氣門・惡心證治》　方穀曰：惡心一證，無聲無物，心中兀兀，欲吐不吐，欲嘔不嘔。邪氣攻心，如穢上泛，此邪正交爭，亦係脾胃邪傷之故。治此宜以和胃爲本，用二陳加白朮、厚朴之劑，虛加人參，寒加乾薑，火加炒連，當無不愈。

《內科簡效方・上部諸症・惡心乾嘔也》　苔白不渴者寒也，橘皮或生薑煎湯服。口苦或燥者火也，黃連煎汁飲。

內科總部

反胃部

題解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趺陽脈浮而澀，浮則爲虛，澀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胃反。

《古今醫鑑・翻胃》 證　夫翻胃者，朝食而暮吐，暮食而朝吐，或食已即吐者是也。

《醫述・嘔吐・論證》 食久則吐，謂之反胃；食再則吐，謂之翻胃。

論說

《脈經・平嘔吐噦下利脈證》 寸緊尺澀，其人胸滿，不能食而吐，吐止者爲下之，故不能食，設言未止者，此爲胃反，故尺爲之微澀也。

《諸病源候論・脾胃病諸候・胃反候》 榮衛俱虛，其血氣不足，停水積飲在胃脘則臟冷，臟冷則脾不磨，脾不磨則宿穀不化，其氣逆而成胃反也。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往寒熱，甚者食已即吐。

其脈緊而弦，緊則爲寒，弦則爲虛，虛寒相搏，故食已即吐，名爲胃反。

《醫旨緒餘・噎膈翻胃辨》 或有問於余曰：丹溪《局方發揮》云：翻胃，即是噎膈，噎膈乃翻胃之漸，言此蓋火氣炎上，熏蒸津液成痰，切切不可用香燥之藥，若服之必死。又曰：年高者，不治。蓋少年氣血未虛，用藥劫去痰火，病不復作；老年氣血已虛，病必不起。據曰：翻胃即噎膈，似是一病。又曰：噎膈乃翻胃之漸，似又是二病。至用藥，謂服香燥之劑必死。乃今時亦有用香燥而得生者，何也？余曰：噎膈、翻胃，古雖未辨，然擬名定義，似有不同，治法亦將無同也。顧《局方發揮》一書，蓋爲辟溫補，戒燥熱，諄諄立言，於名義亦未暇辯也。愚意謂噎、膈、翻胃，乃是三病，亘古至今，曾未有人剖析其義者。夫飲食入於噎間，不能下噎，隨即吐出，自噎而轉，故曰噎。膈，是膈膜之膈，非隔截之謂也。飲食下噎，至於膈間，不能下膈，乃徐吐出，自膈而轉，故曰膈。翻胃，是飲食已入胃中，不能運化，而下脘又燥結不通，朝食而暮吐，暮食而朝吐，明其自胃中而倒出，故曰翻胃也。均一吐病，而有上、中、下之分。數千年間，惟潔古老人治吐，而有上、中、下之論。曰：上焦吐者，主於氣；中焦吐者，主於積；下焦吐者，主於寒。故今人亦有用香燥而治愈者，實寒氣使然也，在人體認眞切爾。至於年老之人，誠難治效，丹溪豈欺我哉？

張鷄峰曰：膈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庶可克濟。斯言亦良語也。

《醫貫・先天要論・噎膈論》 噎膈論　噎膈、翻胃、關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異，治宜區別，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飢欲得食，但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即帶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無不消化，不復出矣。唯男子年高者有之，少無噎膈。翻胃者，飲食倍常，盡入於胃矣，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兩時而吐，或積至一日一夜，腹中脹悶不可忍而復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胃，男女老少皆有之。關格者，粒米不欲食，渴喜茶水飲之，少頃即吐出，復求飲復吐；飲之以藥，熱藥入口即出，冷藥過時而出；大小便秘。名曰關格，關者下不得出也，格者上不得入也，唯女人多有此證。

論反胃，《金匱要略》云：趺陽脈浮而澀，浮則爲虛，澀則爲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反胃。予閱《函史列傳》，有一醫案云：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清晨皆出不化，醫以暖胃藥投之罔效，脈甚微而弱。有國工視之，揆諸醫所用藥，無遠於病而不效，心歉然未有以悟也。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氣，中焦吐者從積，下焦從寒。今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秘，此下焦吐也，法當通其閉溫其寒。乃遂躍然，專治下焦散其寒，徐以中焦藥和之而愈。觀此可見下焦吐者，乃命門火衰，釜底無薪，不能蒸腐胃中水穀，腹中脹滿，不得不吐也。王太僕所謂食久反出，是無火也是矣。須用益火之原，先以八味地

黃丸補命門火，以扶脾土之母；徐以附子理中湯理中焦，萬舉萬全。不知出此，而徒以山查、神麴平胃化食，適以速其亡也。

《方氏脈症正宗・翻胃入而反出是無火也》 古人云：翻胃者，氣血不足，臟腑寒冷，水穀不化而成反胃。

又云：翻胃脈數爲熱，而翻胃者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化穀，胃中虛冷也。

又云：翻胃之症由飲食不節，痰飲停滯，或因七情過度，脾胃內虛而成也。

又云：翻胃成於濕痰。

愚按：古人之言翻胃者，以氣血不足，臟腑寒冷而成，言其病情已成之後，未言受病之由也。

又言脈數爲熱者，乃熱把上焦也，暫爲嘔吐有之，謂之火膈是也，非翻胃之久而期出也。又言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也。既脈數，既客熱，當發爲熱候，何發爲胃中虛冷，翻胃之涼症乎？此無稽之言也。

又言翻胃之症由飲食不節，痰涎停滯所致，特攄當病中之時耳，飲食常餐，自然不能運化言也。

又言七情過度，脾胃內虛而成翻胃。

《醫林纂要探源・醫源・火淫》 鬱則反胃吐食。此多由酒傷，宜散火和胃。

綜述

《肘後方・治卒胃反嘔吪方》 治人胃反不受食，食畢輒吐出方：

大黃四兩　甘草二兩

水二升，煮取一升半，分爲再服之。

附方

張仲景方，治反胃嘔吐，大半夏湯。

《千金方》，治反胃，食即吐：搗粟米作粉，和水，丸如梧子大七枚，爛煮內醋中。細呑之，得下便已，麵亦得用之。

《斗門方》，治翻胃：用附子一個，最大者，坐於磚上，四面著火漸逼碎，入生薑自然汁中，又依前火逼乾，復淬之，約生薑汁盡，盡半碗許，搗羅爲末。用粟米飲下一錢，不過三服，差。

《經驗方》，治嘔逆反胃散：大附子一個，生薑一斤。細銼煮研如麵糊，米飲下之。

《食醫心鏡》，主脾胃氣弱，食不消化，嘔逆反胃，湯飲不乾：粟米半升，杵細，水和丸如梧子大，煮令熟。點少鹽，空心和汁呑下。

《外臺秘要》，治反胃。昔幼年經患此疾，每服食餅及羹粥等，須臾吐出。貞觀許奉御兄弟及柴蔣等家，時稱名醫，奉敕令治，罄竭各人所長，竟不能療，漸羸憊，候絕朝夕，忽有一衛士云：服驢小便極驗，且服二合，後食，唯吐一半。晡時又服二合，人定時，食粥吐即便定，迄至今日午時，奏之，大內中，五六人患反胃，同服，一時俱差。此藥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承取尿，及熱服二合，病深七日以來，服之良，後來療人，幷差。

《梅師方》，主胃反，朝食暮吐，旋旋吐者：以甘蔗汁七升，生薑汁一升。二味相和，分爲三服。

《千金要方・胃腑・反胃》 寸緊尺澀，其人胸滿，不能食而吐，吐出者，爲下之，故不能食。設言未止者，此爲胃反，故尺爲之微澀。

趺陽脈浮而澀，浮即爲虛，澀即傷脾，脾傷即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爲胃反，趺陽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治胃虛反，食下喉便吐。方：

人參一兩　澤瀉　甘草　桂心各二兩　橘皮　乾薑各三兩　茯苓四兩　青竹茹五兩　大黃六兩

右九味，㕮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一服七合，日三夜一。已利者，去大黃。

治反胃而渴方：

茯苓　澤瀉　半夏各四兩　桂心　甘草各三兩

右五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一方入生薑四兩。

治胃反吐逆，不消食，吐不止。方：

人參　澤瀉　桂心各二兩　茯苓四兩　橘皮　甘草　黃耆各三兩　大黃一兩半　生薑八兩　半夏一升　麥門冬三升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二合。一服八合，日三夜

一，羸人六合。已利，去大黃。

治胃反，朝食暮吐，食訖腹中刺痛，此由久冷。方：

橘皮三兩　甘草　厚朴　茯苓　桂心　細辛　杏仁　竹皮各二兩　檳榔十枚　前胡八兩　生薑五兩　人參一兩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一方有甘皮二兩。

又方：

橘皮三兩　白朮　人參各二兩　蜀椒一百二十粒　桂心一兩　薤白一握

右六味，㕮咀，以水二升漬一宿，內羊肚中縫合，以三升水煮，水盡出之，決破去滓，分三服。

治反胃大驗方：

前胡　生薑各四兩　阿膠一兩　大麻仁五合　橘皮三兩　吳茱萸四合　桂心三寸　甘草五寸　大棗十枚

右九味，㕮咀，以水三升、酒二升，煮取一升七合，分二服。

華佗治胃反。胃反爲病，朝食暮吐，心下堅如杯升，往來寒熱，吐逆不下食，此爲關上寒澼所作，將成肺痿，治之方：

眞珠　雄黃　丹砂各三兩　朴消五兩　乾薑十累

右五味，末之，蜜丸。先食服如梧子三丸。若小煩者，飲水即解。然無所忌，神良無比。一方用桂心二兩。

治胃反，食即吐方：　搗粟米作麵，水和作丸，如楮子大七枚，爛煮，內醋中，細細呑之，得下便已。麵亦得用之。

治胃反不受食，食已即嘔吐，大半夏湯。

治胃反，食即吐出，上氣。方：

蘆根　茅根各二兩，細切

右二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頓服之，得下良。

又方：　燒先死鷄胜胵灰，酒服，男雄女雌。

又方：　飲白馬尿即止。

又方：　淘小芥子，暴乾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外臺秘要・痰飲胃反噎鯁》《病源》：　夫榮衛俱虛，血氣不足，停水積飲在於胃管則藏冷，藏冷而脾不磨，脾不磨則宿穀不化，其氣逆而成胃反也。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來寒熱，甚者食已則吐。其脈緊而弦，緊則爲寒，弦則爲虛，虛寒相搏，故食已則吐，名爲反胃也。

《集驗》療胃反不受食，食已嘔吐，大半夏湯。

又，療胃反吐而渴者，茯苓小澤瀉湯。

又，療胃反，朝食暮吐，食訖腹中刺痛，此由久冷者方：

橘皮一兩　白朮　人參各二兩　蜀椒一百二十粒，汗　桂心一兩　薤白一握，去青

右六味，切，以水二升漬一宿，內豬肚中縫合，三升水煮，水盡出之，決破去滓，分三服。忌桃李、雀肉、生葱。《千金》用羊肚

又，療胃反大驗方：

前胡　生薑各四兩　阿膠一兩炙　大麻子仁熬　吳茱萸各五合　桂心三寸　甘草五寸炙　大棗十枚

右八物，切，以酒二升，水三升，煮取一升七合，分再服。忌生葱、海藻、菘菜等物。一方有橘皮三兩。

又，療胃反吐食者方：　擣粟米作粉，水和作丸，如楮子大七枚。爛煮內酢中，細細呑之，得下便已，麵亦得用之。

又方：　好麴十斤，粗地黃二斤，二味擣，日乾。酒服，若飲三方寸匕，日三服。

又方：

蘆根　茅根各二兩

右二味，切，以水四升，煮取二升，頓服，得下食。

《崔氏》：　療食則吐，或朝食夜吐，名曰胃反，或氣噎不飲食，數年羸削，唯飲水，亦同此方：

製半夏六兩　人參三兩　生薑一兩　橘皮二兩　春杵頭糠一升綿裹　牛涎一升　厚朴二兩炙　羚羊角三兩削

右八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相去十里久。欲頻服者，可至三劑。氣噎病者，胃閉不受食，唯飲水，水入吐出，積年不差，乃至於死，人間多有此病，此方救療有效。忌羊肉、餳、粘食。

又，華佗療胃反。胃反爲病，朝食夜吐，心下堅如杯，往來寒熱，吐逆不下食，此爲寒癖所作，療之神效。方：

眞珠　雄黃　丹砂以上研各一兩　朴硝二兩　乾薑十累

右五味，擣，篩，蜜丸。先食服如梧子二丸。小煩者，飲水則解之。忌生血物。一方有桂心一兩。

《必效》人參湯，主胃逆，不消食，吐不止。

又，療胃反，朝食夜吐，夜食朝吐，諸藥療不差方：羊肉去脂膜作脯，以好蒜虀，空腹任意多少食之，立見效驗。

又，療胃反吐水及吐食方：

大黃四兩　甘草二兩炙

右二味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如得可，則隔兩日更服一劑。神驗千金不傳。忌海藻、菘菜。

《萬全方》療脾飲食吐逆，水穀不化，此爲胃反，半夏飲子。

《本事方・翻胃嘔吐霍亂》　治翻胃，附子散。

鯽魚散。

食後多吐，欲作翻胃，白朮散。

《嚴氏濟生續方・翻胃評治》　評曰：夫翻胃者，本乎胃，食物嘔吐，胃不受納，言胃口翻也。多因胃氣先逆，飲酒過傷，或積風寒，或因憂思悒怏，或因蓄怒抑鬱，宿滯痼癖，積乘冷痰，動擾脾胃，不能消磨穀食，致成此疾。原其所自，女人得之，多由血氣虛損；男子得之，多因下元冷憊。有纔食而便吐者，有食久而後翻者。受病既若異同，醫療固宜審察。如前方所載，玉浮圓胃丹等藥，後方所載入藥靈砂、丁附散之類，皆可對證選而用之。

入藥靈砂　治翻胃嘔吐，食飲不下。

青金丹　治一切吐逆。

丁附散　治翻胃吐逆，粥藥不下者。

太倉圓　治脾胃虛弱，不進飲食，翻胃不食，亦宜服之。

《經驗良方・反胃門》　反胃，用柿餅雜乾飯內，同蒸，食絕不用水，亦勿以他藥雜入。旬日自愈。有三世死於反胃，得此方愈。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翻胃》　安脾散　治胃氣先逆，飲食過傷，或憂思蓄怒，宿食痼癖，積聚冷痰，動擾脾胃，不能消磨穀食，致成斯疾。女人得之，多由血氣虛損；男子得之，多因下元冷憊。有食罷即吐，有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吐酸臭可畏，或吐黃水。凡有斯疾，乃是脾敗，惟當速療，遲則發煩渴，大便秘，水飲纖悉不得入咽，不旋踵斃矣。

薤白粥　治翻胃無問久遠冷熱。

熟水草果飲法：

烏梅肉四兩　草果　乾薑炮各三兩　赤茯苓二兩　甘草炙半兩

右銼散。每服用半兩，水一碗半，煎至一碗，去滓，磁器盛，和熟水隨意服之。

桂苓散　治翻胃發渴。

三棱煎丸　治宿食積聚，翻吐酸穢。

正胃散　治翻胃嘔逆，藥食俱不下，結腸三五日至七八日來，大便不通，如此者必死之疾。

靈砂丹　治脾疼翻胃。

大掌中金　治翻胃服水藥不得者。

丁附散　治翻胃。

小半夏丸　治翻胃及不欲飲食。

六丁丸　治翻胃如神。

香牛飲　治哽噎翻胃吐食神效。

鹽滾丸　治翻胃膈氣。

溫胃散　治翻胃。

治翻胃嘔吐大便秘虛冷者，用靈砂或養正丹溫而利之。又蘇合香丸用四分，感應丸用六分，夾研作細丸，薑汁泡沸湯下，此亦溫利。若大便熱結，用蜜煮，凝捻作指鋌，納後部導之；或用獵豬膽一枚取汁，入法醋少許，以筆蘸滴灌於後部；或燒皂角於桶內熏穀道；或用連根葱白一握、漢椒五十粒，搗細作餅，焙熱和輕粉掩臍，續以葱椒煎湯，熏蕩身下。

又方：治翻胃。

眞蚌粉

右每服二錢，薑汁米飲調下。

治吐逆不止：

眞黃丹四兩，研細，用米醋半升，入銚內煎令乾，更以火煅通紅，令研細爲末。

粟米飯爲丸，如梧子大。醋酵湯吞七丸，不以時服。

灸法：兩乳下各一寸，以癆爲度。又灸臍上一寸二十壯。又灸內踝下三指稍斜向前三壯。中脘一穴在臍上四寸，足三里二穴在膝下三寸，各灸七

壯或九壯，其效尤著。

導引方：除腹肚冷風宿疾，積胃口冷，食欲進退，吐逆不下。正坐，兩手向後捉腕，反拓席，盡勢使腹弦弦上下七，左右換手亦然。

乾食方：惟食乾飯餅餌，盡去羹飲水漿，藥亦用丸，自不反動，調理旬日奇效。有人三世死於胃反，至孫收效此方。

《普濟方・胃腑門・胃反》 玉浮丸　治男子婦人脾胃虛弱，一切嘔吐及患新翻胃，不問得病之由，皆可服之，眞良方也。

丁香餅　治脾胃虛寒，痰逆嘔吐，飲食減少，十膈五噎，反胃惡心，並皆治之。

治胃反吐逆，不消食，吐不止：

人參　澤瀉　桂心　茯苓四兩　橘皮　甘草　黃耆各三兩　大黃一兩半　生薑八兩　半夏一升　麥門冬三升

右㕮咀，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二合，一服八合，日三夜一。羸人六合。已利去大黃。

養胃湯　治脾胃虛冷，不思飲食，翻胃嘔吐。

人參湯　治胃反食下便吐。

丹砂丸　治反胃吐食，日久不止，大腸結燥。

沉香透膈丸　治反胃吐食，一切膈氣噎氣，只三服見效，如三服不見效，不可治之。

加味薑附湯　治遠年近日翻胃嘔吐，全不進飲食。

橘皮湯　治脾虛胃反，食下即吐。

參桂湯　治胃嘔吐不止，妨於飲食。

治胃反，朝食暮吐，食訖胸腹中刺痛，此由久冷：

橘皮三兩　白朮　人參各二兩　蜀椒二百二十粒　桂心一兩　韭白一把

右㕮咀，水二升，浸一宿，內羊肚中縫合，以三升水，煮水薑出之，決破去滓，分三服。

附子丁香散　治翻胃、惡心、吐逆、臟洩瀉等病。

茯苓散　治胃反吐逆、發渴飲水。

大半夏湯　治胃反不受食，食已即嘔吐。

丁香飲　治翻胃嘔逆。

丁香散　治翻胃吐食，水不能停。

紅豆丸　治諸嘔逆膈氣、翻胃吐食不止。

大半夏湯　治胃反嘔吐者，亦治膈間痰飲。

治胃反，食即吐出，上氣。

蘆根　茅根各二兩

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頓服之，得下良。

正胃散。

加味清金丹　治清濁不分，中焦氣痞，若心下大如盃，或時寒或時熱，朝食朝吐，暮食暮吐，其關脈弦而緊，弦則爲虛，緊則爲寒，虛寒相搏，此名爲格，與關格同也，是謂反胃。

健胃丁香散　治反食嘔吐、氣噎、關格不通。

治反胃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旋即吐者：用甘蔗汁七升，生薑汁一升，相和，打如粉，分作三服。

丁附散　治冷吐翻胃，及喫食移時即吐，緣水不勝火，復還脾，脾不能受即吐。

治胃反，朝食夜吐，夜食朝吐，食羊生法。

用羊肉去脂膜作成羹，以蒜韭空腹任意多少食之。一方加好醞醋，同食之。

治翻胃吐食，用銀鍋內煮銀烏梅，滓焙乾，倉米炒，等分，爲末，酒調服。

橘皮湯　治反胃，苦嘔吐。用眞橘皮以日照西方壁土炒香，取橘皮，爲末，每服二錢，薑棗略煎服。

鉛丹丸　治胃反、嘔吐、噦逆。

赤石脂丸　治反胃病吐，後令永差。

治反胃吐逆：用硫黃、白礬各一兩，二味於銚子內，煉過入硃砂一分，同研，令如麵，更以麵糊和丸，如小豆大，不計時候，以生薑湯下五丸。

白豆蔻散　治反胃，胸膈不利，食即嘔吐。

大腹皮散　治反胃嘔噦，全不進食。

麥門冬散　治反胃嘔噦，吐食煩熱。

人參蜱皮丸　治反胃嘔噦，不下食。

枇杷葉散　治反胃，嘔噦不止，胸膈悶。

枳實散　治反胃嘔噦吐食及噎悶。
半夏散　治反胃吐食嘔噦，渴欲飲水。
肉豆蔻散　治反胃嘔噦吐食。
白礬丸　治臟腑久積虛冷，反胃嘔噦。
丁香散　治反胃嘔噦不止。
又方：
乾棗葉二兩　藿香半兩　丁香一錢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小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即去生薑。不計時候和滓熱服。
治反胃嘔噦吐食，數日不食：
胡椒三分末，生薑一兩微煨切
右㕮咀，以水二大盞，煎取一盞，去滓，分溫三服。
治患痼冷反胃，嘔噦不下食：
附子三兩炮製去皮臍　生薑汁二升半
右切附子如豆許大，入薑汁中，煎令汁盡，更入蜜一合，搗一千杵，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生薑湯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治反胃病，吐後補：
白朮五兩杵羅末　生薑五觔取自然汁五升入酒一升
右以汁下白朮，以慢火煎去半，入白蜜二合，酥二兩，更煎和如稀餳，瀉於銀器內，令凝定，每日空心以清酒調下半匙，服之一月，百病除愈。
清膈散　治熱翻胃吐食。
黃附丸　治翻胃嘔吐。
竹葉湯　治熱吐翻胃及傷寒遍身發熱，冷吐亦宜服之。
厚朴丸　治反胃吐逆，飲食噎塞，氣上衝心，腹中諸疾。加法在後，烏頭減半，更妙。
薑桂湯　治翻胃，嘔吐不止。
治翻胃嘔吐良方：
山礬葉不以多少炮黃用　黑小豆炒香　田螺殼火煅
右爲末，或酒或熱水調二三盞，服之立止。

水煮平胃散。
安胃散　治胃反嘔。
大白散　治胃反嘔。
又方：　治翻胃嘔吐，多因中脘停留寒痰冷飲凝滯而食入即吐。右用薑、附、丁香之類煎湯，吞下養正丹，并來復丹，或用靈砂丹，來復丹末，以半夏末打糊爲細丸，服之，尤妙，其效甚驗。
生料健脾丸　治嘔吐反胃，脾瀉白利，腸滑冷痢，一切脾胃疾。
附子五苓散　治翻胃吐食。
十膈散　治翻胃嘔吐。
青棗散　治脾胃泄瀉，心膈膨脹疼痛，不納飲食，或作吐逆翻胃，脾痛氣不能升降，兼脾胃積冷。
硇附餅子　治翻胃吐食，十膈五噎，嘔逆不止，心腹疼痛，弱藥不下。
《證治要決・諸嗽門・翻胃》翻胃之病，所以重於嘔吐者，嘔吐食入即吐，翻胃則或一日、半日，食後翻上，不化如故。腹中非不欲食，不肯留。胃氣不溫，不能消食，食既不消，不爲糟粕而入大腸，必隨氣逆，上從口而出。故翻胃人，胸膈多爲冷氣所痞。二陳湯加丁香十粒、枳殼半錢；或治中湯加枳殼、砂仁各半錢，半夏一錢，入米與生薑同煎。
若胃寒甚，服藥而翻者，宜附子粳米湯加丁香十粒、砂仁半錢；大便秘者，更加枳殼半錢。
若胸膈痞甚而翻，宜穀神嘉禾散、生附一錢，或丁沉透膈湯、五膈寬中散，加生附一錢。仍以來復丹，升降其陰陽，通其隧道，半硫丸亦可通之。隧道久不通，名結腸翻胃，半硫丸尤宜。百藥無效，熱危篤者，宜桂香青金散以墜之。一法用胡椒一味，醋浸之，曬乾，醋浸不計遍數，愈多愈好。碾末，醋糊爲丸，淡醋湯下十丸，加至三四十丸。
《丹溪心法・翻胃》翻胃大約有四，血虛、氣虛、有熱、有痰。治必用童便、韭汁、竹瀝、牛羊乳、生薑汁。氣虛，入四君子湯，上手脈無力；血虛，入四物湯加童便，左手脈無力。切不可用香燥之藥，若服之必死，宜薄滋味。治反胃，用黃連三錢，生薑汁浸，炒山查肉二錢，保和丸二錢，同爲末，糊丸如豌子大，胭脂爲衣，人參湯入竹瀝再煎一沸，下六十丸。有痰，二陳湯爲主，寸關脈沉或伏而大；有氣結，宜開滯導氣之藥，寸關脈沉而澀；有內虛陰

火上炎而反胃者，作陰火治之。年少者，四物湯清胃腧，血燥不潤便故澀，《格致余論》甚詳；年老，雖不治，亦用參朮，關防氣虛胃虛。氣虛者，四君子湯加蘆根、童便，或參苓白朮散，或韭汁、牛羊乳，或入駱駝尿。又有積血停於內而致，當消息逐之，大便澀者難治，常令食兔肉，則便利。翻胃即膈噎，膈噎乃翻胃之漸。《發揮》備言年高者不治。糞如羊屎者，斷不可治，大腸無血故也。

戴云：翻胃，血虛者，脈必數而無力；氣虛者，脈必緩而無力；氣血俱虛者，則口中多出沫，但見沫大出者必死。有熱者，脈數而有力；有痰者，脈滑數。二者可治。血虛者，四物爲主；氣虛者，四君子爲主；熱以解毒爲主；痰以二陳爲主。

入方：

用馬剝兒燒灰存性一錢，好棗肉平胃散二錢。

右和勻，溫酒調服，食即可下，然後隨病源調理。

又方：

茱萸　黃連　貝母　瓜蔞　牛轉草

治翻胃：

韭菜汁二兩　牛乳一盞

右用生薑汁半兩，和勻溫服，效。

治翻胃，積飲通用：益元散生薑自然汁澄白腳，丸小丸子。時時服。

附方

燒針丸　此藥清鎮，專主吐逆。

棗肉平胃散。

參苓白朮散。

保和丸。

《攝生衆妙方・通治諸病門》　遇仙丹　治邪熱上攻，痰涎壅滯，番胃吐食，十膈五噎，齁哈，酒積，蟲疾，血積氣塊，諸般痞疾，瘡熱腫疼，或大小便不利，婦人女人面色痿黃，鬼產癥痕，食吞銅鐵銀物，悉皆治之。五更時用冷茶送下三錢，天明可看去後之物。此藥有疾去疾，有蟲去蟲，不傷元氣，亦不損傷臟腑，功效不能盡述。小兒減半，孕婦勿服。寶之寶之。

《明醫指掌・翻胃證》　歌　翻胃多因氣血虛，脈來不足命多殂。是痰是火宜消降，數滑而沉可驗之。更有寒鬱幷氣滯，脈來沉伏與沉遲。

論　翻胃成於噎膈，病而致於翻胃，則已危矣。或朝食而暮吐，或暮食而朝吐，其吐必盡所食，日日如此，不變易者是也。至於吐無時者，嘔吐也。空噦而無所出者，虛嘔也。大抵此病由血槁不能榮潤腸胃，故上下得納，下不得便，如腸結若羊糞者死。然血虛者，則脈數而無力；氣虛者，則脈緩而無力；氣血兩虛者，口中多出沫，但沫大出者必死。亦有熱甚者，則脈數而有力；有痰阻者，則脈滑而有力；因氣滯者，其脈沉而伏；因寒鬱者，其脈沉而遲，皆非血氣衰竭，故可治。學者須審其虛實而斷之，斯無失也。

脈　翻胃噎膈，寸緊尺澀。緊芤或弦，虛寒之厄。關沉有痰，浮澀脾積。浮弱氣虛，澀小血弱。若澀而沉，七情所搏。

虛

虛而不能榮潤大腸，故便難。蓋幽門不通，上衝吸門，食不能納，年老者難治，年少者猶可保全，四物湯加桃仁、紅花、麻仁、枳殼，結甚者，暫加熟大黃以導其滯，量人虛實用之。中年人，四物湯加童便、韭汁、牛羊乳、竹瀝衝汁。氣虛者，參苓白朮散。氣虛有火兼痰者，七聖湯。陰虛火上冲者，四物湯加知母、黃蘗、薑汁、竹瀝。若飲食少思，大便不實，胸膈痞悶，吞酸噯腐，食不化而反出，是爲脾胃虛寒，即王太僕所謂食入反出，是無火也。用六君子湯加炮乾薑、白豆蔻、黃連、制吳茱萸，如不應，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生脾土。

實

胃中有火，不能停食者，即王太僕所謂食不得入，是有火也。二陳湯加竹瀝、薑汁、炒黃連、山梔。便結者，四物湯加桃仁、紅花、枳實、黃芩。痰阻者，二陳加枳殼、瓜蔞仁、竹瀝、薑汁，或用化痰丸。氣逆者，脈浮而洪，食已暴吐，氣上衝胸發痛，用木香調氣散。氣滯者，脈沉而伏，二陳湯加木香、砂仁、青皮、枳殼。食與氣相假成積者，其脈浮而匿，其症或先痛而後吐，或先吐而後痛，治法當以小毒藥去其積，檳榔、木香行其氣。下焦有寒者，其脈沉而遲，其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大便閉而不通，治法當以通其閉塞，溫其寒氣。大便漸通，復以中焦藥和之，不令大便秘結而自愈也。

一方：治翻胃之要藥。

韭汁二兩　牛乳一盞　生薑半兩，取汁　竹瀝半盞　童便一盞

右五味，和勻頓服，或入煎劑中同服尤佳。

一方：治翻胃極效。用螃蟹洗淨，入水中，蟹背上水要高三四指，以香油一小盞入水中，將兩指捻白面撒水上，蟹臍內白沫即出，次日去蟹，留水曬乾爲末，每服五分，淡燒酒下。

《千金方衍義·胃腑·反胃》 寸緊尺濇，其人胸滿不能食而吐，吐止者，爲下之，故不能食。設言未止者，此爲胃反，故尺爲之微濇。跌陽脈浮而濇，浮即爲虛，濇即傷脾，脾傷即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胃反，跌陽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治胃虛反食下喉便吐方：

人參一兩　澤瀉　甘艸　桂心各二兩　橘皮　乾薑各三兩　茯苓四兩　竹茹五兩　大黃六兩

右九味㕮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一服七合，日三夜一。已利者，去大黃。

衍義　反胃皆由胃虛，穀氣留泊，蘊爲濁濕，阻積於中，所以飲食隨之上逆，故用大黃甘艸湯領之下達，加參、薑以助二味之力，幷取五苓散中之三降泄水逆於下，橘皮、竹茹開發痰氣於上也。

治胃反吐逆，不消食，吐不止方：

人參　桂心　澤瀉各二兩　茯苓四兩　橘皮　甘艸　黃芪各三兩　大黃一兩半　生薑八兩　半夏一升　麥冬三升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二合，一服八合，日三夜一。羸人六合，已利，去大黃。

衍義　前以濁濕內蘊，故用金匱大黃甘艸湯祛之下達。此以痰飲上逆，故用金匱小半夏湯豁之內通。前以人參佐大黃蕩滌之力，此以大黃佐半夏開豁之功。前以竹茹、橘皮佐乾薑，人參開發於上，此以麥冬，黃芪佐茯苓，桂心通調於下，皆因勢利導之法。

治反胃而渴方：

茯苓　澤瀉　半夏各四兩　桂心　甘艸各二兩

右五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一方入生薑四兩。

衍義　胃反而渴，良由水逆阻遏津氣遊溢之道，故南陽主以五苓利水通津，其渴自止。此以痰涎挾水飲上逆，乃以甘艸、半夏易豬苓、白朮，但取三味利水足矣。

治胃反朝食暮吐，食訖腹中刺痛，此由久冷方：

橘皮三兩　甘艸　厚朴　茯苓　桂心　細辛　杏仁　竹皮各二兩　檳榔十枚　前胡八兩　人參一兩　生薑五兩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煮取三升，分爲三服。一方有柑皮二兩。

衍義　穀入則痛，胃氣雖虛，尚能與邪交迸，所以激痛如刺。其食停留，經日乃吐，脾氣雖衰，尚有濁氣阻逆，不得作純虛例治，故用細辛、桂心破結氣，杏仁、前胡降逆氣，厚朴、檳榔泄滯氣，生薑、橘皮逐痰氣，人參、甘艸培胃氣，茯苓、竹茹清神氣，濁氣散而清氣安，脾氣運而穀氣進，津氣布而正氣復。

又方：

橘皮三兩　人參　白朮各二兩　桂心一兩　川椒一百二十粒　薤白握

右六味，㕮咀，以水二升，漬一宿，內羊肚中縫合，以三升水，煮水盡出之，決破去滓，分三服。

衍義　亦治朝食暮吐，腹中刺痛，彼用厚朴、檳榔，此用薤白，同爲泄滯氣之藥，氣雖少變，而功用不殊。

又反胃大驗方：

前胡　生薑各四兩　橘皮三兩　阿膠一兩　大麻仁五合　桂心三寸　甘艸五寸　吳茱萸四合　大棗十枚

右九味，㕮咀，以水三升，酒二升，煮取一升七合，分二服。

衍義　反胃多屬胃虛氣滯，惟此方獨主津血枯涸，下咽澀難，所以專取阿膠、麻仁滋血潤燥，前胡、薑、橘降氣止逆，桂心、吳茱萸溫中下氣，甘艸、大棗益胃和脾，脾胃枯涸故無慮於棗之膩滯也。

華佗治胃反爲病，朝食暮吐，心下堅如杯升，往來寒熱，吐逆不下食，此爲關上寒澼所作，將成肺痿，治之之方：

眞珠　丹砂　雄黃各三兩　朴硝五兩　乾薑十果

右五味爲末，蜜和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三丸，若小煩者，飲水自解，然無所忌，神良無比。一方用桂心一兩。

衍義　寒澼結聚心下，將成肺痿，而見胃氣反逆，心神不安，故《千金》效元化法而用眞珠、丹砂以安神氣，雄黃、朴硝以辟毒邪，稍取乾薑以散肺寒，

寒澼散而嘔逆止，胃氣和而肺氣溫矣。

治胃反食即吐方：搗粟米作麵，水和作丸，楮子大，七枚，爛煮，內醋中，細細呑之，即下便已。麵亦得用之。

衍義　借穀氣以安胃氣，妙在酢之酸收，以斂肝木乘脾之邪，不勞餘力而胃氣安和，勝於湯藥之戕犯正氣也。

大半夏湯　治胃反不受食，食已即嘔吐。

衍義　金匱大半夏湯本治胃反嘔逆，取人參助半夏之祛痰，白蜜滋半夏之辛燥，《千金》加白朮、生薑，不但佐參半之祛痰，且善行白蜜之滯也。

治胃反食即吐出上氣方：

蘆根　茅根各二兩切細

右二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頓服之，得下良。

衍義　吐逆上氣，渾是胃槁火逆，上迫於肺之象。蘆根、茅根涼潤滋胃，以調氣犯，味簡力專，下咽可使氣平，火隨下泄矣。

又方：淘小芥子，曝乾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衍義　馬尿殺蟲，雞肫胵磨積，芥子開痰，丹方中之可備用也。

《古今醫統大全・翻胃門》　病機

翻胃敘論

《巢氏病源》云：榮衛俱虛，氣血不足，停水積飲在胃脘，則藏冷。藏冷則脾不磨，脾不磨則宿穀不化，其氣逆而成反胃也。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來寒熱，甚者食已即吐。其脈緊而弦，緊則爲寒，弦則爲虛，虛寒相搏，故食已則吐，名爲反胃。【略】

《玉機微義》云：反胃之證，其始也，或由飲食不節，痰飲停滯，或因七情過用，脾胃內虛而作。古方不察病因，悉拍爲寒，用香燥大熱之藥治之。夫此藥止能助寒邪，行滯氣，其於飲食痰積其能祛逐，七情之火反有所熾，脾胃之陰。反有所耗，是以藥助病邪，日以深痼，脾氣漸虛不能運化，故食久而復出，有即時吐出，皆爲正氣不完。辛香之藥，盡是治標，當扶助正氣，健脾和胃，是爲治本，而疾可瘳。

反胃病先因濕熱後變虛寒

凡浩飲過食生果冷水，或飲食失度，脾胃有濕熱之傷，漸漸運化失職，此爲翻胃之所自來也。其始則皆濕熱鬱滯，或吐或利，以致血液乾枯，則大便秘澀，甚則閉結不通，必反上行。脾困既久，變而虛寒者有矣，不察新久，概言胃寒，峻用烏附辛熱之劑，烏呼宜乎。

脈候

《難經》云：脈革則吐逆。

《金匱》云：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反胃。脈緊而澀，其治難。【略】

《脈經》云：緊而滑者吐逆，小弱而濇反胃。

治法

治翻胃先調氣養胃

翻胃病多是正損傷胃氣，不能納穀，故食入即吐，有思慮頓食幷浩飲傷脾，不司運化，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皆原物之完出。故有脾胃二經分治，此又不可不察也。夫脾胃之氣不充，則陰陽失其升降，所以濁氣在上則生膈脹，而邪氣逆上則嘔而吐，是爲反胃。故調氣養胃，則陰升陽降，傳化合時，則無反胃之患。致於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此又以健脾消導兼治之也。反胃之病治法不外於斯矣。

治翻胃有寒熱之辨

夫翻胃病其始皆成於濕熱，既久或吐下相延寢成虛寒者，理固所有也，食畢即吐，脈洪大或數，此爲熱也，宜清胃，金匱甘草湯、荆黄湯之類。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脈遲而沉或濇而微，此爲中寒，宜養胃湯、安脾散之類。或胃飲食消導，惟宜辛熱，遂不察其熱候，一概以熱助熱，而卒莫之能救，豈非藥之誤耶。

藥方

《金匱》大半夏湯　治反胃嘔吐，不受飲食，食入即吐。

大黄甘草湯　治食已即吐者。

《病機》荆黄湯　治暴吐者，上焦熱氣所逆也，脈浮而洪。

青鎮丸　治上焦吐，頭痛有汗，脈弦。

金花丸　治吐食而脈弦者，由肝乘於脾而吐，宜治風安脾。

和中桔梗湯　治上焦氣熱上衝，食已即吐，脈浮。

茯苓澤瀉湯　治反胃，吐而渴欲飲水。

《發明》利鬲丸　治胸鬲不利，喘滿氣逆而作吐嘔。

調胃承氣湯、滾痰丸並治熱壅嘔吐、反胃、大便不通。

治脾胃虛寒、反胃、吐逆、不思食：

白豆蔻　人參　丁香　砂仁　肉豆蔻　附子泡　甘草　沉香　橘紅　麥芽炒　神麴炒各二錢半

右爲極細末，每服二錢，薑鹽湯調下，不拘時。

《濟生》太倉丸　治脾胃虛弱，不進飲食，翻胃吐逆。

丁香煮散　治翻胃嘔吐。

雉白粥　治翻胃，無問新久，冷熱皆效。

罌粟粥　治翻胃不能下食。

千轉丹　治翻胃吐食等病。

甘露湯　治翻胃嘔吐不止，飲食減少，常服快利胸膈，調養脾胃，進飲食。常州一富人病翻胃，往京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一僧持湯一碗與之，飲罷尤記其香味，便覺胸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湯乃是夢中所飲者，胸膈尤快，遂求其方，合數十服，後疾遂瘥，名曰觀音應夢散。予得之，常以待賓，易名甘露湯，又在臨汀療一人旋愈，甚勿忽之。

大效散　治翻胃吐逆。

化鐵丸　治結腸翻胃，兼治蠱脹緊急如鼓，如悶氣但不能坐卧，飲食頓減，手足枯瘦，累治不效者此妙。

丁香餅子　治脾胃虛寒，痰逆嘔吐，十嗝五噎及胃吐逆。

奪命回生散、紫蘇飲子、蘇青丸、秦川剪紅丸、玉浮丸。

《病機》紫沉丸　治中焦吐，由食積與寒相假，故吐而痛。

《玉機》厚朴丸　治翻胃吐逆，飲食噎塞，氣上衝心，腹中結疾。

《良方》加味清金丹　治清濁不分，中焦氣痞心下，牢大如杯，或有寒熱，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關脈絃緊，絃則爲虛，緊則爲寒，虛寒相搏，名曰關格，是爲反胃。

《直指》半夏厚朴湯　治翻胃吐痰，氣逆不下食，胸滿肋痛，嘈雜。

《心統》沉香不二丸　治翻胃轉食鬲氣。

靈砂玄明粉　治翻胃鬲食，腸結，嘔吐。

《醫林》參橘湯　治飜胃。

《和劑》撞氣阿魏丸　治飜胃嗝噎。

敵痰丸　治飜胃嘔逆。

衛生易間方

丁附散　治飜胃嘔逆，粥藥不下。

一方：甘蔗二分，薑汁一分，和勻，每服一碗，日三服，則不吐。

一方：治反胃，粥湯入胃即吐，垂死。用人參二兩，水一升，煮四合。熱頓服，日再進，兼以人參煮粥，遂不吐。

一方：白粱米汁二合，生薑汁一合，和服之。

一方：用眞蛤粉、薑汁、米飲，食後調下一錢。

一方：乾柿餅燒灰存性，爲末，好酒調下，每服一錢，不數次即愈。

《兵部手集》方：治反胃食不下，羸弱不能動，用母薑二斤，搗取汁，煮薄粥食之，作粥熟時加蛤粉三錢，和之，煮三五沸，喫。

一方：用粟米粉作糊和粉丸梧桐子大，白水熟煮，放細醋中過，任吞之，半杯原湯點醋飲之亦妙。

燒針丸　專治吐逆，此爲清鎮之劑。

棗肉平胃散　治反胃，開理脾胃，王道之劑。

一方：治翻胃積飲，用益元散，生薑自然汁，澄下白腳，搜和成丸，如菉豆大，不時服效。

《古今醫鑑・翻胃》　脈

浮緩者生，沉澀者死。脈澀而小，血不足；脈大而弱，氣不足。

證

夫翻胃者，朝食而暮吐，暮食而朝吐，或食已即吐者是也。膈噎者，謂五膈五噎也。五膈，憂、恚、寒、熱、氣也；五噎，憂、思、勞、食、氣也。膈者，在心脾之間，上下不通，若拒格之狀也。或結於咽喉，時覺有所礙，吐之不出，咽之不下，由氣鬱痰搏而然。久則漸妨飲食，而爲膈也。噎者，飲食之際，氣卒阻滯，飲食不下，而爲噎也。翻胃也，膈也，噎也，三者名雖不同，而其所受之病，則一而已。《內經》謂：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小腸、膀胱也。結，熱結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不能圊；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則前後閉結。下既不通，則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出也。此陽火不下降而上行也。故經曰：少陽所至爲嘔，涌溢，食不下，此理明矣。丹溪曰：氣之初病，其端甚微。或因些小飲食不謹；或外冒

風雨，內傷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相火上炎，以致津液不行，清濁相干。氣之爲病，或痞或痛，或不思食，或噫腐吞酸，或嘈雜嘔噦，醫者不求其本，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反復相侵，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子攢聚，或半月，或一月，前症復作。如此延蔓，自氣成積，自積成痰，此爲痰爲飲爲吞酸之由也。良工未遇，燥劑又投，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爲嘔吐、噎膈、翻胃之症，次第而作也。猶謂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竟以烏附佐助丹藥，專意服餌。積而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稿在上，近咽之下，水液可行，食物難進。間或可入，食亦不多，名之曰噎。其稿在下，與胃相近，食雖可下，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翻胃。

治

治當養血生津，清痰降火，潤燥補脾，抑肝開鬱，庶使病邪易伏，胃氣開通。雖然亦在病者之調攝耳，吾觀張鷄峰曰：噎是神思間病，惟內觀以自養，此言深中病情。

一、《鈐玄》云：翻胃大約有四：血證、氣虛、有痰、有熱。血虛者，脈必數而有力，以四物湯養血爲主；氣虛者，脈必緩而無力，以四君子湯補氣爲主；有痰者，脈必滑數，以二陳湯爲主；有熱者，脈必數而無力，以解毒湯主之。

一、凡噎膈翻胃，悉用二陳湯加薑汁、竹瀝、童便、韭汁之類，爲主治。

一、若胸中覺有熱悶，加土炒黃芩、黃連、瓜蔞仁、桔梗之類。

一、若血虛瘦弱之人，合四物湯，少加杏仁泥、紅花、童便、韭汁之類，仍不可缺。

一、若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食下須臾即吐者，此胃可容受而脾不能傳送也。或大小腸閉結不通，食返而上奔也，加酒蒸大黃以潤之。脾不磨者，加神麴、麥芽之類，以助其衰火也。

一、若氣虛肥白人膈噎者，合四君湯，亦加竹瀝、薑汁爲要藥也。

一、若七情鬱結，成氣噎者，加香附，撫芎、木香、檳榔、瓜蔞仁、砂仁之類。

一、若飲酒之人，加砂糖、驢尿入內服。

一、若膈噎，大便燥結，用大黃，乃急則治其標之劑也。仍用四物湯，加童便、薑汁，多飲牛羊乳爲上策也。但不可以人乳代之，蓋人乳內有飲食烹飪之火也。

一、若氣血兩虛，則口中多出沫。但見沫大出者，必死。糞如羊屎不治，大腸無血故也。年過五十者不治。

一、中年婦人翻胃，以四物湯，加帶白陳皮、留尖杏仁、生甘草、酒紅花濃煎，入驢尿，以防生蟲，數貼而愈。

一、治翻胃噎膈，用螃蟹洗淨，入水中高四指，以香油一小酒盞入水中，以二指捻白麵撒水上，涎即出。次日去蟹，留水曬乾涎爲末，每服五分，淡燒酒下。

方

主方，治一切翻胃噎膈，爲總司要藥也：

韭汁二兩　牛乳一盞　生薑半兩取汁　竹瀝半盞　童便一盞

右五味和勻，頓暖服。或加入煎劑內，尤爲至效。

順氣和中湯　治嘔吐翻胃，嘈雜吞酸。

安中調氣丸　治一切翻胃痰膈之證。

四七調氣湯　治七情四氣，以致膈噎翻胃。

四子調中湯　治翻胃，或大小便閉，及痰氣壅盛。

神奇湯　治噎食翻胃，三陽枯竭。

呂純陽降筆傳治翻胃方：

藿香一錢　陳皮一錢　半夏八分　赤茯苓一錢　人參一錢　白豆蔻一錢

蘇子炒一錢　厚朴制八分　檳榔八分　枇杷葉蜜炙一錢　白芥子炒八分

沉香一錢　良薑三分　官桂二分　丁皮二分　杵頭糠一撮

右銼一劑，生薑三片，棗一枚，水二盞，煎八分服。

加味六君子湯　治脾胃大虛，以致膈噎不食。

回生養胃丹　治眞元虛損，心胃不交，精神耗散。脾臟受濕，飲食不納，五味不成津液，反成痰涎，聚於中脘，不能傳道，以致大腸燥澀，小便反多而赤。或時嘔吐酸水，久成翻胃結腸之證。

加味保和丸　治實熱翻胃。

九仙奪命丹　治翻胃痰涎壅盛。

沉香降氣丹　治翻胃腹中有積塊。

木香順氣丸　治翻胃大便閉結者。

定生丹　治噎膈翻胃

養血助胃丸　治嘔吐翻胃，愈後用此養元氣，健脾胃，生血脈，調榮衛，清鬱氣，收功保後。

《醫方考・翻胃門》　敘曰：翻胃一證，古今難之，若胃脘未枯，皆爲可治。借曰枯之，則從容用藥，猶可久延。若造次不察病理，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今著六考，宜於言外而變通之。

韭汁牛乳飲　胃脘有死血，乾燥枯槁，食下作痛，翻胃便秘者，此方主之。

翻胃者，胃不能安穀，食下即出之名也。嗜酒燥暴之人，多有此疾。胃脘有死血者，醇酒漬胃，久積瘀熱之所致也；乾燥枯槁者，躁急心熱之所致也。有枯燥，故令食下作痛；有積熱，故令翻胃便秘。韭汁味辛，能消瘀行血；牛乳甘溫，能養血潤燥。

驢尿一物飲　鬱火翻胃者，此方主之。

火鬱於中，治以辛香開胃之藥，益滋其燥，非所宜也。驢尿辛膻，可使開鬱，然爲濁陰之所降，則可以濟火矣。唐貞觀中，許奉御及柴蔣等，時稱名醫，奉敕治翻胃，竭其術，竟不能療，漸至羸憊，死在旦夕。忽有術士云：服驢子小便極驗。旦服二合，午食惟吐一半；晡時又服二合，人定時食粥，吐即定。後奏知大內中，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一時俱瘥。盧和著《丹溪纂要》，謂入驢尿以防生蟲，此未究理者也。

螺泥丸　積熱翻胃，此方亦良。

螺性至涼，泥性至冷，故可用之清胃。吞以藿香湯，假其辛芳開胃而已。

九蒸大黃　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用大黃酒潤九蒸曬之，取其無傷胃氣而能去火。此久練之將軍也。

附子散　寒痰翻胃者，此方主之。

膈上有寒痰，壅塞中，下二焦之氣，陰遏其陽，畜極而通，則令翻胃。附子辛熱，能解寒痰，寒痰既解，則氣道疏通，而無畜極之陽矣，故翻胃頓除。

三花神祐丸　積痰滿胃，食下即吐，宜主此方。

胃中純是痰，則遏下焦少陽之火，畜極而通，必作翻胃者勢也。以平劑治之，則經年不效，故聚甘遂、芫花、大戟、黑丑、大黃峻厲之品以下之。方內有輕粉，一可以逐風涎，一可以解遂、芫、戟、丑之辛烈。此大毒類聚爲丸，瞑眩之劑也，惟聲重、脈來有力者能行之；若言微，脈來無力者，勿輕與也。

《仁術便覽・翻胃》　翻胃血虛者，脈必數而無力。氣虛者，脈必緩而無力。氣血俱虛者，則口中多出沫，但見沫大出者必死。有熱者，脈必數而有力。有痰者，脈滑數。二者可治。血虛者，四物爲主。氣虛者，四君爲主。熱以解毒爲主，痰以二陳爲主。

一方：治翻胃。韭菜汁二兩、牛乳一兩、生薑汁半兩，和勻，徐徐溫服。

一方：治翻胃積飲。通用益原散，生薑自然汁澄，白腳丸小丸子，時時服。

金橘散。

木香通氣飲子　治一切噎塞不通，痰飲不下。

一方：治膈噎。紅花端午日採頭次，酒拌焙，眞血竭各等爲末，酒拌勻，入湯中，頓熱，徐徐服。初服二分，次日服三分，再服五分。

利膈和中湯　治膈噎膈氣，食不下，嘔吐。

神仙奪命丹　專治噎食。

演氣丹　治諸般食積氣積，噎食膈氣等症。

《萬病回春・翻胃》　脈　反胃噎膈，寸緊尺澀，緊芤或弦，虛寒之厄，關沉有痰，浮澀脾積，浮弱虛氣，澀小血弱，若澀而沉，七情所搏。

夫膈噎翻胃之症，皆由七情太過而動五臟之火，薰蒸津液而痰益盛，脾胃漸衰，飲食不得流行，爲膈、爲噎、爲翻胃也。丹溪云：年高者不治。蓋年少之人，氣血未虛，用藥劫去痰，雖得暫愈，其病立復。所以然者，氣虛則不能運化而生痰，血虛則不能滋潤而生火也。又云：此症切不可用香燥之藥而厚滋味。蓋症屬熱燥，故不可用香燥之藥。香能散氣，燥能耗血，厚滋味能助火而生痰也。粗工不識病源，但見斯疾，理以峻劑撥之而取刻效，以圖厚賄。不思病危，復而不救，可不嘆哉！

大凡膈噎翻胃，不可服辛熱香燥，最能耗血。糞如羊屎者不治，大腸無血故也。口吐白沫者不治，氣血俱憊故也。

翻胃者，胃虛吐食而不納也。

安胃湯。

順氣和中湯　治嘔吐翻胃，嘈雜吞酸，痞悶噫氣，噎膈，心腹刺痛，惡心、吐痰水。

太倉丸　治噎膈翻胃，脾胃虛弱，不思飲食。

氣血虛而翻胃者，宜攻補兼濟也。

王道無憂散　治翻胃膈噎。

年老之人，陰血枯槁，痰火氣結，升而不降，飲食不下者，乃成膈噎之病也。

當歸養血湯。

年少之人，有患膈噎者，胃脘血燥不潤，便閉塞而食不下也。

生津補血湯　治年少胃脘血燥，故塞。

翻胃因氣惱者，宜順氣化痰清火也。

四子調中湯　治翻胃，或小便赤、大便閉及痰氣壅盛者。

五子散　治氣膈鼓脹噎食。

秘方神妙不測者，有起死回生之功也。

奪命丹。

二豆回生丹　治翻胃噎食。

收功保後者，宜養血氣也。

養血助胃丸　治嘔吐翻胃愈後，用此養元氣、健脾胃、生血脈、調榮衛、清鬱氣，收功保後。

補遺秘方

七傷通氣散　治十膈五噎、腹內久積、氣塊傷力、嘔吐膨脹，此散諸病皆治。

劉海田治翻胃方　用馬蛇兒即野地蝎虎，用公鷄一只，籠住餓一日，只與水吃，換淨肚腸，把蛇兒切爛，與鷄食之，取糞焙乾，爲末。每服一錢，燒酒送下。

《簡明醫彀・翻胃》　經曰：濁氣在上，則生膜脹，邪氣逆上，則嘔而吐。是證由榮衛俱虛，氣血不足，停水積飲於胃，則臟冷而脾不運行，氣逆而成翻胃也。故朝食暮吐，心下牢大如盃；甚則食已即吐。經曰：得穀則昌，絕穀則亡。穀味難進，去死不遠。患者知此，萬緣屏息，澄心靜養。參酌方藥，尤宜食乾飯，以陳年醬、薑下之。渴以甘蔗汁，少入薑汁爲飲，能飲驢尿最佳，切忌羹湯、生冷、硬物。近世多以辛香燥熱之藥治之，間有虛寒者取效。若食已即吐，屬實熱者用之，因辛能行氣破滯。雖然暫可，由是五臟之火反熾，脾胃之陰愈傷，病轉甚矣。尤有藥餌將養得宜，遂獲小癒，則百念復生。飲食雜進，病加不能生全，理當預知。如有痰熱、大便燥秘，日服滾痰丸數分。脈緊而弦爲虛寒，浮緊滑數皆爲熱。小弱遲澀爲寒而正氣虛，兼助元、健脾和胃爲本。

主方：

半夏製　厚朴　梔子炒黑　黃連薑制　陳皮各八分　茯苓　蒼朮米泔浸，炒　竹茹　枳殼各八分　香附子　神麴　澤瀉　當歸　白豆蔻各五分　甘草二分

右生薑三片，水二鍾，煎八分，入磨沉香汁服。

和中桔梗湯　治上焦氣熱上衝，食已即吐，脈浮而洪。

木香散。

茯苓澤瀉湯　治翻胃吐而渴欲飲水。

青金丹　治翻胃及一切寒熱嘔吐，百藥不效者，一服即止。

更以半夏三錢、陳皮二錢、茯苓、厚朴、藿香、蒼朮各一錢、生薑七片，搗，入水煎成，調砂仁炒，研，一錢服。另取薑汁半盃，和湯一盃，熱而辣者，每進藥一口，薑湯一口送，服完，頻飲熱薑湯。垂死者用人參二錢，水煎頓服。日再進以人參煮粥，食未安再服。

滾痰丸　治痰熱吐。

荊黃湯　熱氣衝逆，食已即吐。

簡便方：平胃散，薑汁、紅棗丸，鹽湯下；或薑、棗同研服。

又：六一散，生薑自然汁澄下稠者，糖果店柈薑絲最多。和丸綠豆大，湯下。

又：白粱米汁二合，生薑汁一合，和服。

又：乾柿餅燒灰一錢，酒下。

又：米粉搜和成劑，丸如桐子大，煮熟，點鹽少許，空心和汁吞。

又：大附子一個，薑汁一碗浸透煮乾，母丁香十個，共爲末，以少許安掌中，不時舐服。

又：蚯蚓屎一兩，木香五錢，共爲末，神麴糊爲丸，陳皮，薑湯送下。

《丹臺玉案・嘔吐門・附翻胃》 立方

丁沉透膈湯　治胃氣不和，痰涎阻隔，翻胃嘔吐，膈噎痞塞。

養胃丸　治脾胃虛冷，不思飲食，翻胃嘔吐。

虎肚回生丹　治一切遠年近日翻胃，危篤之極。

秘方，治翻胃垂危者，一服神效：

牛黃　鴉片各五錢　狗寶六錢　五靈脂四兩淘淨

右爲末，狗膽汁，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薑酒調下。

《景岳全書・雜證漠・反胃》 論證

反胃一證，本屬火虛，蓋食入於胃，使果胃煖脾強，則食無不化，何至復出？今諸家之論，有謂其有痰者，有謂其有熱者，不知痰飲之留，正因胃虛而完穀復出，豈猶有熱？觀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此一言者，誠盡之矣。然無火之由，則猶有上中下三焦之辨，又當察也。若寒在上焦，則多爲惡心，或泛泛欲吐者，此胃脘之陽虛也。若寒在中焦，則食入不化，每食至中脘，或少頃，或半日復出者，此胃中之陽虛也。若寒在下焦，則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乃以食入幽門，丙火不能傳化，故久而復出，此命門之陽虛也。故凡治此者，使不知病本所在，混行猜摸，而妄祈奏效，所以難也。

論治

一、治反胃之法，當辨其新久，及所至之因，或以酷飲無度，傷於酒濕；或以縱食生冷，敗其眞陽；或因七情憂鬱，竭其中氣，總之，無非內傷之甚，致損胃氣而然。故凡治此者，必宜以扶助正氣，健脾養胃爲主。但新病者，胃氣猶未盡壞，若果飲食未消，則當兼去其滯，若有逆氣未調，則當兼解其鬱。若病稍久，或氣體稟弱之輩，則當專用溫補，不可標本雜進，妄行峻利開導，消食化痰等劑，以致重傷胃氣，必致不起也。

一、虛在上焦，微寒嘔惡者，惟薑湯爲最佳，或橘皮湯亦可。若氣虛爲寒所侵，而惡心嘔食者，宜黃芽丸，或橘皮乾薑湯之類主之。若寒痰勝者，宜小半夏湯，或大半夏湯之類主之。

一、虛在中焦，而食入反出者，宜五君子煎、理中湯、溫胃飲、聖朮煎之類主之。若胃虛甚者，宜四味回陽飲，或黃芽丸主之。若兼寒痰者，宜六君子湯，或理中化痰丸之類主之。或水泛爲痰者，宜金水六君煎主之。若胃不甚寒，而微虛兼滯者，宜五味異功散主之。

一、虛在下焦，而朝食暮吐，或食入久而反出者，其責在陰，非補命門以扶脾土之母，則火無以化，土無以生，亦猶釜底無薪，不能腐熟水穀，終無濟也。宜六味回陽飲，或人參附子理陰煎，或右歸飲之類主之。此屢用之妙法，不可忽也。

一、反胃初起，而氣體強壯者，乃可先從清理，如二陳湯、橘皮半夏湯之類，皆可清痰順氣。平胃散、不換金正氣散、五苓散之類，皆可去濕去滯。半夏乾薑散、仲景吳茱萸湯、橘皮湯之類，皆可去寒。然此惟眞有邪滯，乃可用之，若病稍久而胃氣涉虛者，則非所宜。

一、反胃證，多有大便閉結者，此其上出，固因下之不通也，然下之不通，又何非上氣之不化乎。蓋脾胃氣虛，然後治節不行，而無以生血，血涸於下，所以結閉不行，此眞陰枯槁證也。必使血氣漸充，臟腑漸潤，方是救本之治，若徒爲目前計，而推之逐之，則雖見暫通，而眞陰愈竭矣。故治此之法，但見其陰虛兼寒者，宜以補陽爲主，而大加當歸、肉蓯蓉、韭汁、薑汁之屬；陰虛兼熱者，宜以補陰爲主，而加乳汁、童便、酥油、蜂蜜、豕膏、諸血之屬。然此等證治，取效最難，萬毋欲速，非加以旬月功夫，安心調理，不能愈也。其有糞如羊矢，或年高病此者，尤爲難治。

一、反胃由於酒濕傷脾者，宜葛花解醒湯主之。若濕多成熱，而見胃火上衝者，宜黃芩湯，或半夏瀉心湯之類主之。

《石室秘録・射集・變治法・論反胃變噎膈》 反胃症，初起之時，未嘗非胃病也，當時以逍遙散加黃連一錢立止也。無知世醫不知治法，乃用香砂、厚朴、枳殼、砂仁之類，紛投之不應，又改用大黃、巴豆之類下之又不應，乃改用桂枝、白果、肉桂、附子、乾薑、吳茱萸之類以熱之又不應，乃始用柴胡、荆芥、桔梗、防風、蘇子之類以散之，遂成噎膈之症矣。吾今憫之，乃傳一方名治胃至神湯。此方之妙，全在不治翻胃，正所以治翻胃也。蓋人之翻胃乃腎中陰水竭也。腎水不足則大腸細小，水不足以潤之故腸細而乾涸，腸既細小，則飲食入胃不能下行，必反而上吐。治之之法，不可治上而宜治下。方中用熟地、山茱之類純是補腎中之水也，腎水足而大腸有水相資，則大腸仍復寬轉，可以容物，水路既寬則舟楫無礙，大舸小舶可以順行，又何懼區區小舟不可以轉運糧食哉？此腎中虛而水不足以潤大腸者，宜如是治法。若

腎中寒涼而虛者，又不如是治也。蓋翻胃之名雖同，翻胃之實各異。腎中無水而翻胃者，食下喉即吐；腎中無火而翻胃者，食久而始吐也，譬如今日食之，明日始盡將今日之物吐出者是也。方用八味丸湯也。妙在用附子、肉桂於補腎水之中，使去水中補火。補火者，補命門之火也。蓋脾胃之氣，必得命門之火始生，譬如釜底無火，何以煮爨？未免水冷金寒，結成冰凍，必得一陽初復之氣，始解陽和，人身脾胃亦然。然而寒涼之病，止該膽痛心疼，今反無此症，乃上越而吐者何也？蓋脾胃有出路則寒邪之氣不留於中，今日日上吐，將胃口咽門已成大道熟徑，往來無所阻滯，則徑情趨奔，其勢甚便，又何必積蓄於中州，盤踞於心腹，顯寒作熱以苦楚此脾胃哉？此翻胃下寒，心腹之所以不痛也。此又不治反胃而適所以治反胃也。此變法治病之端也。

《石室秘録・數集・內傷門》 反胃有食入即出者，此腎水虛不能潤喉，故喉燥而即出也。有食久而反出者，此腎火虛不能溫脾，故脾寒而反出之也。治反胃者，俱當治腎，但當辨其有火無火之異，則死症可變爲生也。治反胃之症，莫妙於用仲景地黄湯，但無火者加附子、肉桂則效驗如響。然而世人亦有用仲景方而不驗者，何也？以所用之不得其法，而非方之不神也。我今酌定二方。

一治無火而反胃者：

熟地二兩　山茱萸二兩　附子三錢　茯苓三錢　澤瀉三錢　丹皮三錢　肉桂三錢　山藥六錢

水煎服。

一治有火而反胃者：

熟地二兩　山茱萸五錢　山藥一兩　澤瀉三錢　丹皮三錢　茯苓五錢　麥冬五錢　北五味二錢

水煎服。

二方出入加減，自然治反胃有神功也。

反胃之症，雖一時不能遽死，然治之不得其宜，亦必死而後已。反胃多是腎虛無火，故今日之食至明日盡吐，即《內經》所謂食入即出是也。夫食入於胃中而吐也，似乎病在胃也，誰知胃爲腎之關門，腎病而胃治病。飲食之入於胃，必得腎水以相濟，而咽喉有水道之通，始上可輸挽，下易運化。然而腎中無火則釜底無薪，又何以蒸腐水穀乎？此腎寒而脾亦寒，脾寒不能化，必上涌於胃，而胃不肯受則涌而上吐矣。方用定胃湯。一劑而吐止，十劑而病全愈。然此治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也。倘食不即吐，又不可用肉桂，加麥冬一兩，北五味子一錢，亦未嘗不效應如響。蓋二方全是大補腎中之水火，而不去治胃勝於治胃也。

《辨證録・翻胃門》 一、人有飲食入胃而即吐者，此肝木克胃土也，用逍遙散加吳茱萸炒黄連治之，隨手而愈。而無如人以爲胃病也，雜用香砂消導之劑，反傷胃氣，愈增其吐；又改用下藥不應，復改用寒涼之味，以降其火，不獨胃傷而脾亦傷矣；又改用辛熱之藥，以救其寒，又不應，始悟用和解之法，解鬱散邪，然已成噎膈之症矣。夫胃爲腎之關門，腎中有水，足以給胃中之用，則咽喉之間，無非津液，可以推送水穀；腎水不足，力不能潤灌於胃中，又何能分濟於咽喉乎！咽喉成爲陸地，水乾河涸，舟膠不前，勢所必至。且腎水不足，不能下注於大腸，則大腸無津以相養，久必瘦小而至艱澀；腸既細小艱澀，飲食入胃，何能推送，下既不行，必積而上泛，不特上不能容而吐，抑亦下不能受而吐也。治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方用濟艱催挽湯。此方純補精血，水足而胃中有津，大腸有液，自然上下相通而無阻滯之患。譬如河漕水淺，舟楫不通，糧糈不能輸運，軍民莫不徬徨而喧嘩擾嚷。忽見大雨滂沱，河渠溝壑，無非汪洋大水，則大舸巨舶，得以裝載糗糧，自然人情踴躍，關門大開，聽其轉運，而無所留難也。此症用制肝散亦效甚。

一、人有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或食之一日至三日而盡情吐出者，雖同是腎虛之病，然而有不同者。一食入而即吐，一食久而始吐也。食入而即出者，是腎中之無水；食久而始出者，乃腎中之無火也。蓋脾胃之土，必得命門之火以相生，而後土中有溫熱之氣，始能發生以消化飲食。倘土冷水寒，結成冰凍，則下流壅積，必返而上越矣。治法宜急補腎中之火，然而單補其火，則又不可。腎火非腎水不生，腎火離水則火又亢炎矣。況上無飲食之相濟，則所存腎水，亦正無多，補火而不兼補其水，焚燒竭澤，必成焦枯之患，濟之以水，毋論火得水而益生，而水亦得火而更生。水火既濟，自然上下流通，何至有翻胃之疾哉！方用兩生湯。此方水火兩旺。脾胃得火氣而無寒涼之虞，得水氣而無乾澀之苦，自然上可潤肺而不阻於咽喉，下可溫膽而不結於腸腹矣。或謂下寒者多腹痛反胃，既是腎寒正下寒之謂也，宜小腹作痛

矣，何以食久而吐之病，絕不見腹痛，豈腎寒非歟？不知寒氣結於下焦，則腹必疼痛，今反胃之病，日日上吐，則寒氣盡從口而趨出矣，又何寒結之有？此症用加味化腎湯亦神效。

一、人有時而吐，時而不吐，吐則盡情吐出，此症有似於反胃而非翻胃也。此種之病，婦人居多，男子獨少，蓋因鬱而成之也。夫鬱則必傷其肝木之氣，肝傷木即下克脾胃，肝性最急，其克土之性，亦未有不急者。其所克之勢，胃土苦不能受，於是上越而吐。木怒其土之不順受也，於是挾其鬱結之氣，卷土齊來，盡祛而出，故吐之不盡不止。其有時而不吐者，因木氣之少平耳。治法不必止吐，而惟在平肝。木平則胃受益，木鬱則胃受損，平肝則吐止，亦必然之理也。方用逍遙散。一劑而吐少止，再劑而吐全愈，愈後仍以濟艱催挽湯減半分兩調理可也。蓋逍遙散解服之後，其木枯竭可知。隨用濟艱催挽湯，急補其水，則木得潤而滋榮，自然枝葉敷榮矣，何至拂鬱其性而作吐哉！此症用增減逍遙散亦神效。

一、人有胃中嘈雜，腹內微疼，痰涎上涌而嘔吐，日以爲常，蓋蟲作祟，非反胃也。夫人有水濕之氣，留注於脾胃之間，而肝木又旺，來克脾胃之土，則土虛而生熱。此熱乃肝木之火，虛火也。土得正火而消食，土得虛火而生蟲，土得正火而消食，土得虛火而生蟲，亦創談也，細思之卻是至理。蟲得肝木之氣，其性最急，喜動而不喜靜，饑則微動而覓食，飽則大動而跳梁，挾水穀之物，與波鼓浪而上吐矣。然但吐水穀而不吐蟲者何故？蓋肝木之蟲最靈，畏金氣之克，居土則安，入金則死，故但在胃而翻騰，不敢越胃而游樂，祛水穀之出胃，而彼且掉頭而返，恐出於胃爲肺金之氣所殺也。治法必用殺蟲之藥，佐以瀉肝之味。然而瀉肝殺蟲之藥，未免寒涼克削，肝未必遽瀉而脾胃先已受傷，脾胃受傷而蟲亦未能盡殺。必須於補脾健胃之中，而行其斬殺之術，則地方寧謐，而盜賊難以盤踞，庶幾可盡戮無遺，常靜而不再動也。方用健土殺蟲湯。夫驢溺何以能殺蟲而止吐也？驢性屬金，蟲性畏金，故取而用之。世人有單用此味而亦效者，然而僅能殺蟲而不能健土。土弱而肝木仍旺，已生之蟲雖死頃刻，而未生之蟲，不能保其不再生也。健土殺蟲湯，補脾胃以扶土，即瀉肝以平木，使木氣既平，不來克土，且土旺而正火既足，則虛邪之火無從而犯，虛熱不生，而蟲又何從而生乎！況方中梔子、白薇原是殺蟲之聖藥，同驢溺用之，尤能殺蟲於無形。此拔本塞原之道，不同於單味偏師，取勝於一時者也。此症用鋤種湯亦神效。

一、人有食後必吐出數口，卻不盡出，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人以爲脾胃中之氣塞也，誰知是膈上有痰血相結而不散乎。夫膈在胃之上，與肝相連，凡遇怒氣，則此處必痛。以血之不行也，血不行則停積而血成死血矣。死血存於膈上，必有礙於氣道，而難於升降。氣血阻住，津液遂聚而成痰，痰聚而成飲，與血相搏而不靜，則動而成聲。本因氣而成動，又加食而相犯，勢必愈動而難安，故必吐而少快也。至食已入胃，胃原無病，胃自受也，寧肯茹而復吐乎？此所以既吐而又不盡出耳。然則治法但去其膈上之痰血，而吐病不治而自愈也。方用瓜蒂散加味吐之。瓜蒂散原是吐藥，得蘿蔔子、枳殼以消食，得半夏、天花粉以蕩痰，得韭汁以逐血。誠恐過於祛除，未免因吐而傷氣，又加入人參、甘草以調和之，使胃氣無損，則積滯易掃，何至惡食而再吐哉！此非反胃，因其食後輒吐，有似於反胃，故同反胃而共論之也。此症用清膈散甚佳。

《證治彙補・胸膈門・反胃》 大意

王太僕曰：食入反出，是謂無火。張潔古曰：下焦吐者，因於寒。合是兩說而幷衡之，其爲眞火衰微，不能腐熟水穀則一也。

內因

病由悲憤氣結，思慮傷脾，或先富後貧之失精，或先貴後賤之脫營，抑鬱無聊而寄情詩酒，或艷冶當前而縱飲高歌，皆能釀成痰水，妨礙飴道，而食反出。

外候

或食已則吐，或再食則吐，或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心胸痞悶，往來寒熱，或大便不實，或噯腐噫酸。

反胃分辨

有損傷胃氣而吐者，有脾不運化而吐者，有中焦積熱者，有下焦虛寒者。脈大有力，當作熱治；脈小無力，當作寒醫。色之黃白而枯者，爲虛寒；色之紅赤而澤者，爲實熱。

脈法

趺陽脈浮而澀，虛而微，弦而遲，小而滑者，均爲反胃。右尺濡弱者，亦成反胃。

治法

治宜開胃順氣以調上，培脾扶土以和中，壯火回陽以溫下，其他如化痰、抑肝、鎮墜諸藥，酌而用之。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藿香、蔻仁、木香、砂仁、香附、蘇梗。消食，加神麴、麥芽；助脾，加人參、白朮；抑肝，加沉香、白芍；溫中，加炮薑、益智；壯火，加肉桂、丁香，甚用附子理中湯或八味丸。反胃，用伏龍肝水煎藥以補土，糯米汁以澤脾，代赭以鎮逆，烏銘以抑肝；若服藥初愈者，切不便與粥，復傷胃家，惟以人參五錢，陳皮一錢，老黃米一兩，作湯細啜；旬日之後，方可食粥，否則倉廩未固，卒至不救。

反胃選方

二陳湯、理中湯、八味丸、六君子湯。

木香調氣散。

滋血潤腸湯　治血枯，及死血在膈，飲食不下反出，便燥。

滋陰清膈散　治陰火上衝而食反出。

九伯餅　治反胃飲食不下，下即吐痰涎。

附子散。

金桃酒　治反胃吐酸。

《金匱二注・嘔吐噦下利》　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衍義　凡脈以候病，陽盛則數，陰盛則遲。今言陽微而脈數，數而復胃中冷，其理安在。蓋脈病不可以概論也，此數由藥之遺熱所客，胃中冷由陽不足而致，何也？中焦者，陰陽之界，汗劑必用辛溫發散，不當汗而汗，損其中脘陽分，致令陽微，膈氣虛，藥之遺熱，從陰分而變，遂成數脈。古云：客熱非陽盛也，雖有客熱，胃中之陽氣不足，故曰胃中虛冷也。醫反以寒劑瀉之，復損陰分之陽，故脈變弦，上下之陽俱不足，雖當日暮行陰之時，陽亦不能入於下，則糟粕不能輸大小腸，不能輸將亦不能安於中，必吐而復出也，故曰胃氣無餘，朝入而暮吐也。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能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衍義　跌陽者胃脈之所過，故候胃脈必於是焉。脾與胃以膜相連，皆屬於土。土有陰陽，胃爲陽土，脾爲陰土。陽主氣主動，陰主血主靜，今謂脾傷不能磨，何哉？此陰陽互爲體用之義也，蓋陽參於陰，則陰能動而不爲凝結，陰參於陽，則陽能固而不爲飛揚。斯脾動則脈不濇，胃固則脈不浮。若浮則胃家虛，而穀不能腐熟。濇則脾血傷，而穀不得消磨。所以在朝當陽時食入者，至暮行陰時反出。在暮當陰時食入者，至陽時亦出，以其兩虛不能參合，莫得轉輸於大小腸也。河間云：跌陽脈緊爲難治。胃之上脘血亡，則幷膈間皆濇不利，食不下入。脾統血，血亡，幷大小腸皆枯而糟粕不化，食雖入必反出也。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衍義　陽明燥金也，與太陰濕土爲合，府藏不和，則濕自內聚，爲痰爲飲，燥自外欵，爲胃脘癰，玄府乾涸而胃之上脘尤燥，故食難入，雖食亦反出也。半夏解濕飲之聚結，分陰陽，散氣逆；人參補正；蜜潤燥；以水揚之者，《內經》云：清上補下，治之以緩。水性走下，故揚以緩之，佐蜜以潤上脘之燥也。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反胃》　《金匱》云：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亦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凡脈陽盛則數，陰盛則遲，其人陽氣既微，何得脈反數？脈既數，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蓋脈之數，由於誤用辛溫發散而遺客熱；胃之冷，由於陽氣不足而生內寒。醫不達權通變，見其脈數，反以寒劑瀉其無辜，致上下之陽俱損，其脈遂從陰而變爲弦。上之陽不足，日中以前，所食亦不消化；下之陽不足，日暮已後，陽亦不入於陰，而糟粕不輸於大小腸。從口入者，惟有從口出而已。故曰胃氣無餘，言胃中之陽氣，所存無幾，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營虛，營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上條以汗下之故，而致病脈若此。此條以上焦營衛不逮，亦致反胃之證，故不復叙，唯言脈之陰陽本象。今微而數，微乃失陽之象，數乃失陰之體，奚止客熱而已？胸中者，營衛之海，營衛虛，不統於胸中，故胸中冷矣。夫營衛之氣，出入藏府，健運周身，本生於穀，復消磨其穀。營衛非穀不充，穀非營衛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納穀也。雖然，當以正氣不足論之，若以熱治寒，不惟反助客熱，且復耗其氣，損其陰矣。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則薑、桂，孰知正氣爲何如哉！

趺陽脈浮而澀，浮則爲虛，澀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脾氣運動，則脈不澀；胃氣堅固，則脈不浮。今脈浮是胃氣虛不能腐熟水穀，脈澀是脾血傷不能消磨水穀，所以陽時食入陰時反出，陰時食入陽時反出，蓋兩虛不相參合，故莫由轉輸，下入大小腸也。河間謂趺陽脈緊，內燥盛而中氣衰，故爲難治，可見浮脈病成，必變緊脈也。況緊而見澀，明是亡血之象。上脘亡血，膈間乾澀，食不得入；下脘亡血，必并大小腸皆枯，食不得下，故難治也。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穀入於胃，長氣於陽，脈道乃行，今胃不安於穀而成嘔；嘔則陰氣不資於脈，故脈弱；弱則陽氣虛不能充於內外。下焦虛，則小便自利；上焦虛，則濁氣上升，逼迫其浮陽於外。外雖假熱，內實眞寒，證成厥逆，頃刻決離而不返矣，治之誠難，非四逆湯不能挽回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諸嘔吐，穀不得下，指暴病嘔吐而言，故以半夏、生薑滌除胃中痰飲，水穀自無阻礙矣。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胃反嘔吐，爲脾胃氣虛而飲積，故用半夏之燥濕，即兼人參以補胃氣也。蜜者性滯潤濕，用之何哉？以胃之上脘燥，故食難入，雖食亦不得下中脘，用之以潤胃燥，揚之水者，佐蜜以潤上脘之燥也。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胃反吐，津液竭而渴也，欲飲水以潤之，無小便不利而用澤瀉，何哉？觀《外臺》以此治消渴脈絕，胃反嘔食，則知水雖入而不散於脈，脈之陰體絕矣。澤瀉者，不惟利膀胱之溺，亦能引桂、薑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經，故凡渴欲飲水者，多用行水之劑，豈獨防其水停而已哉？正欲行水布散經脈，滋潤表裏，解其熱鬱耳。茯苓之淡行其上，澤瀉之鹹行其下，白朮、甘草之甘布其中，桂、薑之辛開其道，通其氣，導其水，以令四布而和營衛也。

反胃系眞火式微，胃寒脾弱不能消穀，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兩時而吐，或積至一日一夜，腹中脹悶，不可忍而復吐，雖曰脾胃虛寒，然致病之由，必有積滯於內。《千金》治反胃初起，用《金匱》茯苓澤瀉湯，去白朮換乾薑，加人參、橘皮、大黃、青竹茹；得利，去大黃，爲胃虛反食，下喉便吐之主方。

若吐出原物，酸臭不化，此飲食入胃，既抵胃之下脘，復返而出也，宜理中湯爲主，甚則加丁、附、川連。若脈數而邪熱不殺穀，乃火性上炎，多升少降，應與異功散加沉香、川連、歸芍、生地。

食物之後，冷涎不已，隨即反出，或心腹覺疼，藿香安胃散，或六君子加丁香、藿香。

咽喉阻塞，胸膈滿悶，暫用香、砂、枳、朴以開其結滯。然破氣藥過多，中氣因而不運，異功散加香、砂，使氣旺自能運化。

氣滯痞塞實痛，平胃散加藿香、砂仁。

胃虛中氣不運而噎塞者，四君子加黃芪、橘紅、砂仁。

反胃而渴欲飲水，《金匱》茯苓澤瀉湯，《千金》去白朮、生薑，加半夏。小便不利，桂苓丸加半夏、澤瀉、甘草、生薑作湯服。虛人反胃多渴，七味白朮散。

反胃食入一日半日，吐出如故，乃胃氣虛弱而有痰，不能消化，隨氣逆上也，二陳加丁香、藿香、鷄內金；虛，加白朮、炮薑。

大便燥結，久閉不通，似屬血熱，不可頓攻，止可清熱潤燥，小制湯丸，漸次加之，關局自透，開關利膈丸。然服通利之劑過多，血液耗竭，轉加閉結者，宜用人參固本丸料煎膏，時時服之。

胃反上氣，食即吐出，屬熱者，《千金》用蘆根、茆根等分，煎服；不應，加竹茹、生薑。

反胃倦怠無力，垂死者，以人參一二兩濃煎，加薑汁頓服；屬寒者，加桂附少許。下焦虛寒，不能生土，食久反出，用附子一枚，切去尖上一片，鏤

成一孔，入丁香四十九粒，仍將切下者掩上扎定，搗取生薑自然汁煮熟焙乾爲末，每用一匙置舌上，徐徐以津唾送下，若煩渴則頻與糜粥，忌油膩生冷。此孫兆秘傳，累效。虛甚者，加人參一兩駕馭之。

鬱悒失意人，或孤寡，初起自當舒鬱，逍遙散；久之必兼補養，歸脾湯。

命門火衰，不能生土，食久反出，其脈沉遲，八味丸加丁、沉，間進黑錫丹。

精衰不能蒸騰於上，咽喉閉塞，水穀艱進，強食則吐者，六味丸加肉桂、五味；不應，加沉香、砂仁。

有陽虛不能統運，嘔逆便秘，用人參、大黃、附子攻之即通；然眞氣竭者，終不可救。

瘀血在膈，阻滯氣道則成者，代抵當丸作芥子大，服二錢，去枕仰卧，細細咽之；但飲熱湯及椒、薑輒吐者，即瘀血也。

反胃而胸中嘈雜不寧，或作或止，其人懊憹，面上有白點者，作蟲積治之。

丹方，治噎膈反胃：用虎肚酥炙爲末，每服二錢，獨參湯送下；或貓丹方，治噎膈反胃：用虎肚酥炙爲末，每服二錢，獨參湯送下；或貓胞一具，炙脆爲末，稍加腦、麝，陳酒服之。虎啖生人，貓食生鼠，其性則一，故可代用。若胃中寒痰，不能納食者，狗寶爲末，每服五七分至一錢，陳酒服之。已上三方，輕者一服，重者三服，劇者不過七服，後以理中、四君、八味等調之。

又方：用陳香橼一枚，去瓤，入生薑汁拌生附子末一兩，外以薑滓、濕紙裹煨，軟透焙燥爲末，每服五七分至一錢，濃煎獨參湯服之，此孫兆變法也。

反胃初愈，切不可與粥飲，每日與獨參湯，少加炒陳米，不時煎服，旬日後方可小試稀糜，往往即食飯者，多致復病而危。

凡反胃而致大吐白沫如鷄子清者，是肺胃俱虛，矢如羊糞，則大腸血槁，即大補氣血，終亦必亡而已。

診　胃反脈數無力爲血虛，脈緩無力爲氣虛，數而有力爲有熱，數而滑疾爲有痰。緊而滑者，寒飲上逆；小弱而澀，血虛胃反；寸緊尺澀，其人胸滿，不能食而吐。吐止者爲下之，故不能食，設言未止者，此爲胃反，故脈微澀。

《醫方一盤珠全集・翻胃此症得之少年者，多可治；得之老年者，十難治一二》

反胃多因腎氣虛，脈沉定多不足殂，得食即嘔知爲火，停久而吐胃多虧。脈數有力爲痰火，清痰降火可施爲。脈芤因知爲血隔，活血急須鵝血靈。血氣未枯隨症治，沫多羊糞藥休施。

一、膈噎反胃初起，用五膈寬中飲。

又方，治翻胃初起，或因吐血後隔食：

當歸　桃仁　陳皮　厚朴　紅花各錢半　腹毛　川連吳萸水炒　半夏　黑梔仁　甘草各七分

又方，治實熱隔食：

陳皮　半夏　茯苓　連翹　神麴醋炒　山楂各二錢　川連薑汁炒三錢　竹瀝爲引。

一、脾虛反胃，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用：

藿香　橘紅皮　丁香　人參　甘草煨　乾薑各一錢

古單方備考

一方：用虎豬酥炙爲末。每服二錢，人參淡薑湯下。

一方：用貓胞衣一具，炙脆爲末。每服二錢，加麝香五厘，酒下。

一方：用人參濃煎，加薑汁三匙，服。

一方：取田螺一斗，水浸取泥，曬乾爲末，燒酒調吃。

《雜病源流犀燭・脾・噎塞反胃關格源流》噎塞，脾虛病也。反胃，胃虛病也。經云：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者，熱結也。小腸結則血脈燥，大腸結則後不便，膀胱結則津液涸。三陽俱結，前後祕濟，下既不通，必反而上行，所以噎食不下，即下而復出，乃陽火上行而不下降。據此則噎塞、反胃二者，皆在膈間受病，故通名爲膈也。潔古分吐證爲三，云：上焦吐者，皆從於氣，食則暴吐，此即噎塞病也。中焦吐者，皆從於積，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此病在中脘者，另詳嘔吐條內。下焦吐者，皆從於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此即反胃病也。王太僕亦以噎塞爲食不得入，是有火，屬熱。反胃爲食入反出，是無火，屬寒。然其屬寒屬熱，不可盡拘。士材云：脈大有力，當作熱治，脈小無力，當作寒治。色黃而枯者爲虛寒，色紅赤而澤者爲實熱。以色合脈，以脈合證，庶乎無負，斯爲通論。蓋二症由於脾胃均有寒熱，各異陰陽。或陰傷火旺，法宜養血。或脾傷陰盛，法

當溫補，或健脾理痰，不得偏任辛燥，有妨津液。或滋陰養血，不得偏任清潤，有害中州，此臨證權衡之要也，茲試爲分列之。噎塞原於脾家氣血兩虛，而多半由血液枯乾，蓋人臟腑之津液流行，灌溉百脈，皆賴脾胃運行，稍不運行，即津液壅滯，而陰血不榮，故患噎塞。推其原，或起憂鬱，至氣結胸中而生痰，痰久成塊，膠於上焦，道路窄狹，飲可下，食難入。病之初起有如此者，宜香砂寬中丸。又或有脾氣虧敗，血液俱耗，胃脘乾枯，小便閉，大便如羊糞，隧道澀而成病，宜參用補氣健脾丸、滋血潤腸丸。此皆病之所由來也。至有由火熱之氣衝逆者，宜酌用四生丸。脈必數大。有由痰飲阻滯者，脈必結濇。宜先用來復丹控其痰，再用大半夏湯加茯苓、枳殼、竹瀝等。有由七情鬱結者，脈必沉濇。宜香砂寬中丸。有由瘀血積滯，陽無陰不能施化，陰失位，陽伏其中，傳化不變，反行上者，脈必芤濇。宜滋血潤腸丸。有因噎而聲不出者，宜竹茹、五味、生薑。有挾寒者，脈必沉遲。宜加用附桂。有挾熱者，脈必洪數。宜黃連、木通。有飲食纔下，痰涎聚住不得入，或雖入而涎沫隨出者。二證皆宜先用來復丹，控去痰涎，再用大半夏湯加茯苓、枳殼、竹瀝、皂角、枯礬以薑汁爲丸。有大便燥結，糞如栗塊者。宜開關利膈丸。惟噎而白沫大出，糞如羊屎，爲不治之證。總之，因氣從氣治，因血從血治，因痰導之，因火壯水制之，不可專投辛香燥熱之品，以火濟火，至津液愈耗，大便愈結，甚而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便不可救矣。惟有一種胃陽火衰，不能運化者，可暫以辛溫開其結滯，繼仍以益陰養胃爲主。又有一等酒徒，日日狂飲，以致酒發熱，熱生痰，痰因火煎，膠結不開，阻塞道路，水飲下咽，亦覺痛濇，此便不得如液槁津枯之病，投以當歸、地黃濡潤之品，恐血未必潤，反助痰而難愈也。其餘無論血液耗，胃脘枯，隧道閉，津液結爲痰，臟腑不得津液之潤而成噎症者，治法始終以養血潤燥爲主。而辛香燥熱之品，概而輕下。且噎必兼塞。東垣云：堵塞咽喉，陽氣不得上出者名曰塞，五臟之所生，陰也、血也；陰氣不得下降者名曰噎，六腑之所生，陽也、氣也。夫咽塞於胸膈之間，令諸經不行，口開目瞪，氣悶欲絕，當先用辛甘氣味升陽之品，宜人參、黃耆、升麻、柴胡、當歸、益智仁、草豆蔻。引胃氣以治其本，加通塞之藥以治其標。宜木香、麥芽、青皮、陳皮。寒月盛陰，當瀉陰寒之氣，宜乾薑、吳萸。暑月盛陰，當散寒氣，泄陰火之上逆。宜益智仁、川柏、青皮、陳皮。冬三月，陽氣內藏，外助陽氣，不得發汗，內消陰火，勿令洩瀉，此閉藏固密之大要也。宜吳萸湯。夏三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噎病值此時，天助正氣而挫其邪氣，不治自愈，或不愈者，陰氣太盛，正氣不伸耳。宜以四君子湯送利膈丸。凡飲食入胃，便吐涎沫如鷄子白，蓋脾主涎，脾虛不能約束津液，故涎沫自出，非參、朮、益智不能攝也。有梅核膈者，喉中如有物，膈間痛，死血居多。宜昆布、當歸、桃仁、韮汁、童便，甚加大黃。亦或因痰結，宜滌痰丸。《醫鑑》謂或結於咽喉，時覺有所妨礙，吐之不出，嚥之不下，由氣鬱痰結而然者，正指此也。然此症總屬有形之物，故非血即痰，若氣則無形，其非梅核膈可知矣。反胃原於眞火衰微，胃寒脾弱，不能納穀，故早食晚吐，晚食早吐，日日如此。以飲食入胃，既抵胃之下脘，復返而出也。宜理中湯，甚加附子。若脈數，爲邪熱不殺穀，乃火性上炎，多升少降也。宜異功散，加連、沉、歸、地。若口吐白沫，糞如羊屎，則危，必須養氣扶陽，滋血益陰，則肺無畏火，腎漸生水，津液自能榮潤腸胃，而上亦能納，下亦能通矣。如咽喉閉，胸膈滿，暫宜開疏結滯，然亦忌破氣過多，中氣至不能運。宜異功散加香砂、枳、朴。痰涎壅滿胸膈，急先控之，宜來復丹。然後從中治之。宜滌痰丸。亦有瘀血阻滯者，宜代抵當湯作丸，如芥子大，每三錢，去枕仰卧，細咽之。亦有蟲聚而反出者，宜牽牛丸。亦有火衰不能生土，其脈沉遲者。宜八味丸加沉香、砂仁。李絳治反胃久閉不通，攻補兼施，每用小青龍丸，漸次加之，關扃自透，再用人參利膈丸，然或服通劑過多，血液耗竭，轉加閉結，宜另治之。宜豬脂丸。此外又有翻胃，或痰或熱，壅阻膈間，故食入即翻而出，非如反胃之早食必晚吐，晚食必早吐也。宜清熱二陳湯。

《醫略・噎膈反胃》 噎膈一症，蓋由憂愁思慮，積勞積鬱，或酒色過度而成。人之臟氣，胃司受納，脾主運化，而腎爲水火之宅，化生之本。今食飲停隔不行，或大便燥結不通，豈非傳化失職，水火俱不主令，非脾腎爲病而何？《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膈。《邪氣臟腑病形篇》曰：脾脈微急爲膈中，食飲食而還出，後沃沫。《大奇論》曰：胃脈沉鼓澀，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膈偏枯。《通評虛實論》曰：隔則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內經》幷未言火，河間治法用承氣三湯。張子和以三陽之結，盡指爲熱。丹溪宗之，咸謂氣之爲病。或傷酒食，或冒風欲吐，或脹或痛或嘈雜吞酸。醫執爲寒，投以辛熱香燥之劑，劫之而愈，復作復劫，久而成膈。惟景岳獨言噎膈由於枯槁，本非實熱之症。即食味過厚，亦未必即成膈症。且燥熱之劑，投之而愈，豈火症耶。蓋脾土惡濕，溫燥扶陽，自是正治。故人朝食而午不饑，午食而晚不饑，便是陽虧，況乎食不得下。猶云有火耶，治法當以脾

腎爲主。脾主運化，其大絡布於胸膈。腎主津液，而其氣化主乎二陰。故上焦之噎膈，其責在脾。下焦之閉結，其責在腎。治脾宜從溫養，治腎宜從滋潤。景岳又曰：反胃與噎膈，丹溪謂病出一體，非也。反胃者，入而反出。噎膈者，隔塞不通，食不能下。食入反出者，以陽虛不能化也，病在中下二焦，宜益火之源以助運化。食不得下者，以氣結不能行也，病在胸臆上焦，宜調養心脾，以舒結氣。愚按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下，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反胃食入反出，正是無火。若膈症幷無嘔吐，食不得下，故不責其有火，惟因胃液枯槁，脾不化食，腎不化氣，全屬液涸津亡之候。《局方》以香燥暫取通快，愈服愈錮。此症初起，或亦有火逆上衝，食不能下者，然脈必洪數有力。或有痰飲阻滯者，脈必結澀。否則皆沉弦而微。暫以香燥開之，純以補養爲主。《三因方》言噎有五，憂、思、氣、勞、食；膈有五，憂、思、喜、怒、悲諸名目，然亦不必劃分。大法治噎膈參、芪以補元氣，御米、粟米以解毒實胃，竹瀝以清痰散結，牛羊乳以養血滋液，蜜汁、當歸以潤燥，生薑、乾薑以溫中去穢，隨症加減，主治可也。高年患此，多不可治。糞如羊矢者，大腸無血，非血熱也。吐痰如蟹沫者，脾氣敗也。腹痛嘈雜如刀割者，營虛之極也。皆不治。

反胃有上中下三焦之分，悉屬寒症。寒在上焦者，但惡心泛泛欲吐，此胃脘陽虛也。寒在中焦者，食入不化，每食至中脘，或少頃或半日復出，此胃中陽虛也。若寒在下焦，則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乃食入幽門，丙火不能傳化，此命門陽虛也。按新病將成未成，稍與去滯解鬱，而以健脾扶陽爲主。病久則當專用溫補也。仲景曰：反胃脈緊而濇，難治。證亦有大便閉結者，係眞陰枯涸，切勿推蕩。其陰虛兼寒者，以補陽爲主，而加當歸、肉蓯蓉之屬。其陰虛兼有熱者，以補陰爲主，而加乳汁、童便之屬。右方治反胃，用蔗漿二分、薑汁一分，和勻日服最佳。

《醫理真傳・雜問》 問曰：反胃之病起於何因？答曰：反胃者，胃中之氣逆而不下也。有因胃火上衝阻其下行之機者，法宜下奪，如大小承氣等湯之類是也。有因胃陽不足，中寒頓起，蔽其下行之機者，法宜溫中降逆，如理中加吳萸、半夏之類是也。有衝任氣逆，挾肝氣而致食上逆者，法宜疎肝降逆，如大半夏湯、小柴胡湯加吳萸、半夏之類是也。有朝食而暮吐者，下元無火不能薰蒸脾胃也，法宜補火，如吳茱萸湯、吳萸四逆湯之類是也。有食而即吐者，胃氣不降，因火上衝也，法宜清胃降逆，如人參白虎重加半夏之類是也。有爲胃槁而作，賁門不展者，法宜柔潤，如啓隔飲之類是也。總而言之，反胃是一個逆字，雖十二經皆能致逆，不出陰陽兩法，用藥之妙，在人變通。

《醫法圓通・反胃》 按反胃一證，有陽虛陰虛之別。因陽虛者，蓋以陽衰則不能鎮納僭上之陰，陰邪過盛，勢必與陽相拒，一切經火烹調之物，皆不能容，故下喉數刻，或二三時，乃仍吐出。其人定見脈大而空，或勁如石，言語一切無神，困倦喜卧，法宜回陽降逆爲主。如吳萸四逆湯、半夏生薑湯之類。諸書亦云朝食暮吐爲命門無火，不能薰蒸，果稱灼見。但用藥多以陽八味、大補元煎治之，爲補命門必用之藥，舍此二方，無從下手。予嘗試之，多不見效。所以然者，二方概以熟地爲君以補陰，棗皮以滋陰，丹皮以瀉火，用桂、附僅十中之二三。試問：既曰命門無火，理宜專用桂附以補火，何得用地、棗以滋陰，丹皮以瀉火乎？此皆景岳不讀仲景之書，而未明陰陽之道也。在景岳以爲善補陽者，於陰中求陽，故用一派養陰之藥，雜一二味補火之品於中，而謂陰中求陽，至極無二之法，獨不思仲景爲立法之祖，於純陰無陽之證，只用薑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幷不雜一養陰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陰中求陽乎？仲景求陽，在人身坎宮中說法，景岳求陽，在藥味養陰裏註解，相隔天淵，無人窺破，朦蔽有年，不忍坐視，故特申言之。因陰虛者，蓋以陰衰不能制火，火拒於中，氣機有升無降，故飲食下喉一刻，仍然吐出，其人定見精神不衰，聲音響亮，煩燥不寧，關脈必洪大有力。法宜苦寒降逆爲主，如大小承氣湯之類。他書議論紛紛，愈出愈奇。去理愈遠，不可爲法。其中因受雖異，總以一逆字定之，逆則以陰陽判之，便了。

紀事

《醫説・翻胃》 治翻胃　淳熙元年冬，楹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晚泊逆旅，倏有野服者坐予傍，扣其何人？曰：邑醫孫道，攻療眼疾。楹與之語。孫曰：君貴家子弟，必藏好方，畀我一二，或可爲人起疾。楹素秘翻胃方，即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去其蓋，刳中使凈，納丁香四十九粒，復

以蓋覆之，用綫縛定，置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慢火煲乾，細末一錢匕，摻舌上漱津下，若煩渴則徐食糜粥，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於冊。未幾州釣轄苦此病，危甚，孫爲拯之，正用此方，數服愈。《類編》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反胃》 滑伯仁治一婦反胃，每隔夜食，至明晚皆吐出不消，其脈沉而弱，他醫以暖胃藥罔效。滑遲疑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反胃有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於寒。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復以中焦藥和之。滑得此說，遂以萸、茴、丁、桂、半夏、二十餘劑而安，所謂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也。

石頑治湯伯千子，年及三旬，患嘔吐經年，每食後半日許，吐出原物，全不穢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結，渴不喜飲，小便時白時黃，屢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日濱於危，逮後延余診之。其兩關尺弦細而沉，兩寸皆澀而大，此腎藏眞陽大虧，不能溫養脾土之故，遂以崔氏八味丸與之。或謂附子已經服過二枚，六味亦曾服過，恐八味亦未能克效也。余曰不然。此證本屬腎虛，反以薑、附、白朮伐其腎水，轉耗眞陰，至於六味，雖曰補腎，而陰藥性滯，無陽則陰無以生，必於水中補火，斯爲合法。服之，不終劑而愈。

《葉氏醫案》 食下拒納，此屬反胃。

旋覆花　半夏　吳萸　代赭石　茯苓　川連

溫理陽明。

吳茱萸五錢　川椒三錢　茯苓一兩五錢　附子一兩　乾薑七錢

《臨證指南醫案・噎膈反胃》 畢五四　夏間診視，曾說難愈之疴，然此病乃積勞傷陽，年歲未老，精神已竭。古稱噎膈反胃，都因陰枯而陽結也。秋分後復，診兩脈生氣日索，交早咽燥，晝日溺少。五液告涸，難任剛燥陽藥，是病諒非醫藥能愈。

大半夏湯加黃連、薑汁。

蘇五四　向來翻胃，原可撐持，秋季驟加驚憂，厥陽陡升莫制，遂廢食不便，消渴不已，如心熱，嘔吐涎沫，五味中喜食酸甘。肝陰胃汁，枯槁殆盡，難任燥藥通關。胃屬陽土，宜涼宜潤，肝爲剛臟，宜柔宜和，酸甘兩濟其陰。

烏梅肉　人參　鮮生地　阿膠　麥冬汁　生白芍

白五六　少食頗安，過飽食不肯下，間有冷膩涎沫涌吐而出，此有年胃陽久餒，最多噎膈反胃之慮。飲以熱酒，脘中似乎快爽，顯然陽微欲結，所幸二便仍通，濁尚下泄，猶可望安。

熟半夏薑水炒二兩　茯苓二兩　生益智仁一兩　丁香皮五錢　新會皮一兩

淡乾薑一兩

右藥淨末分量，用香淡豆豉一兩洗淨，煎汁法丸，淡薑湯服三錢。

呂六十　勞倦饑飽，皆傷胃陽。年及花甲，最慮噎膈翻胃。此麵飯酒肉重濁之物，與病不合。

半夏　薑汁　香豉　土瓜蔞皮　杏仁　橘紅

顧四十　脈濡緩無力，中年胸脇時痛，繼以早食晚吐，此屬反胃，乃胃中無陽，濁陰腐壅，議仿仲景陽明辛熱宣通例。

吳萸　半夏　蕪撥　淡乾薑　茯苓

又　辛熱開濁，吐減，行走勞力，即吐痰水食物，陽氣傷也。用吳萸理中湯。

尤　脈緩，右關弦，知饑惡食，食入即吐，肢浮，便溏，溺少，不渴飲，此胃陽衰微，開合之機已廢，老年噎膈反胃，乃大症也。

人參　茯苓　淡附子　淡乾薑　炒粳米　薑汁

又　通胃陽法服，腑病原無所補，只以老年積勞傷陽之質，所服之劑，開肺即是泄氣，芩、連苦寒劫陽，薑汁與乾薑、附子幷用，三焦之陽皆通耳。若枳、樸仍是泄氣，與前義悖矣。

人參　茯苓　淡附子　淡乾薑

劉五四　脈左小弦，右濡澀，五旬又四，陰陽日衰，勞煩奔走，陽愈傷，致清氣欲結，食入脘痛，痰涎涌逆，皆噎膈反胃見症。其飲酒愈甚，由正氣先餒，非酒能致病。

川連　枳實汁　茯苓　半夏　廣皮白　黑山梔　薑汁　竹瀝

包六十　胸脘痞悶，噯逆，三四日必嘔吐粘膩，或黃綠水液，此屬反胃，六旬有年，是亦重病。

川連　半夏　枳實　郁金　竹茹　薑汁

陸　脈沉微，陽氣大傷，陰濁僭踞。旦食不能暮食，周身掣痛，背脹，病狀著難愈之症。

人參　附子　乾薑　茯苓　澤瀉

姚六二　腑陽不通降，濁壅爲反胃，累遭病反，老年難以恢復，自能潛心安養，望其悠久而已，藥不能愈是病矣。

人參　附子　乾薑　公丁香

薑汁和丸

李　兩關脈緩澀，食入氣阻，吐涎稍通，前已吐過瘀濁膠粘。此皆久積勞倦，陽氣不主旋運，爲噎膈反胃之症。此病最多反覆，必須身心安逸，方可卻病，徒藥無益耳。

半夏　薑汁　桃仁　韭白汁　香豉　瓜蔞皮　郁金

張三三　早食暮吐，大便不爽，病在中下。初因勞傷胃痛，痰瘀有形之阻。

半夏　枳實　制大黃　桃仁　韭白汁

經云：三陽結謂之膈。又云：一陽發病，其傳爲膈。仲景云：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丹溪謂：噎膈、反胃名雖不同，病出一體，多因氣血兩虛而成。然歷觀噎膈、反胃之因，實有不同，大抵飲食之際，氣忽阻塞，飲食原可下咽，如有物梗塞之狀者，名曰噎。心下格拒，饑不能食，或食到喉間不能下咽者，名曰膈。食下良久復出，或隔宿吐出者，名曰反胃。夫噎膈一症，多因喜、怒、悲、憂、恐，五志過極，或縱情嗜欲，或恣意酒食，以致陽氣內結，陰血內枯而成，治宜調養心脾，以舒結氣，填精益血，以滋枯燥。夫反胃乃胃中無陽，不能容受食物，命門火衰，不能熏蒸脾土，以致飲食入胃，不能運化，而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治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補土通陽，以溫脾胃。故先生於噎膈、反胃各爲立法以治之，其陽結於上，陰虧於下，而爲噎膈者，用通陽開痞，通補胃腑，以及進退黃連、附子瀉心諸法，上熱下寒爲治。其肝陰、胃汁枯槁，及煩勞陽亢，肺胃津液枯而成噎膈者，用酸甘濟陰，及潤燥清燥爲主。其液虧氣滯，及陽衰血瘀而成噎膈者，用理氣逐瘀，兼通血絡爲主。其胃陽虛而爲噎膈、反胃，及憂鬱痰阻而成者，用通補胃腑，辛熱開濁，以及苦降辛通，佐以利痰清膈爲主，其肝鬱氣逆而爲噎膈者，兩通厥陰、陽明爲治。其酒熱鬱傷肺胃，氣不降而爲噎膈者，用輕劑清降，及苦辛寒開肺爲主。而先生於噎膈、反胃治法？可謂無遺蘊矣。張景岳云：治噎膈大法，當以脾腎爲主，其理甚通，當宗之。又有飲膈、熱膈及憂、氣、恚、食寒之膈，其主治各載本門，茲不復贅。鄒滋九

是證每因血枯氣衰致化，凡香燥消澀之藥，久在禁內。案中雖有一二仿用辛熱，而亦必諦審其爲陽微濁踞者，其餘或苦辛泄滯而兼潤養，或酸甘化液而眞滋清，或鬱悶於氣分而推揚穀氣，或勞傷於血分而宣通瘀濁，總以調化機關，和潤血脈爲主。陽氣結於上，陰液衰於下二語，實爲證之確切論也。姚亦陶

《醫方一盤珠全集・翻胃・洪氏經驗新方》　一人患反胃四五月，每食下，胸膈微痛，作血腥氣，停一二時，食物復吐出。諸醫罔效，請予調治。診得關脈浮芤，因詢致病根由，乃曰爲暴怒吐血數口，以致此病。予曰：脈芤，必有瘀血停於胃。遂用生鵝血一盞，食下，忍之再三，勿令即吐，後片時吐出瘀血半碗，是夜少試稀粥，竟不吐出，漸次多食，半月後方許食飯，再服八味丸，一料全愈。其家疑予有異術，不過以生鵝血、八味丸能治是病。予曰：非也。常考藥性，鵝性最涼，利五臟血，能涌吐胃中瘀結，開血膈吐逆，此以血引血，同氣相求之義也，因以獲效，何術之異耶。

一人患反胃，熱涎口渴。予用蜣螂轉土丸一個，淡薑湯調吃一次；又用田螺泥，燒酒調吃一次，稍進稀粥；又進水藥方：眞川連三錢，廣皮、橘紅、半夏各一錢，竹瀝、薑汁爲引。

鄒恆友治泰伯源，患鬱膈。先用啄木鳥入麝香一錢，熬膏，以小罐收貯，時時嗅鼻，以通其結，內服加味逍遙散：當歸、白朮、白芍、白苓各一錢，柴胡、丹皮、黑梔仁、薄荷各七分，藿香、砂仁各六分。不數劑而安。

《掃葉莊醫案・氣痹噎膈關格呃逆》　經云：食不化，是無陽也。今早納晚吐，仍然完穀，胃陽衰憊困窮，反胃湧吐。陽氣結痹，濁陰壅遏。況少壯至中年，操持榮思，喜飲少穀，陽氣積傷。虞天民有云：格拒反胃，必陰枯陽結。視面赤屬飲，脈弦爲痰。飲留氣凝，焉得不痛。緩痛宣通，然非攻下蕩滌之比。當從通陽鎮逆爲法。眞寒辛酸，破洩眞氣，大傷胃陽，不可再服。倣仲景胃虛客氣上逆例。

人參　淡附子　淡乾薑　代赭　塊苓　白旋覆花

《類證治裁・噎膈反胃》　某　長夏吐食，症屬胃翻。服四君異功加炮薑、桂、附，不應。予謂五臟以守爲補，六腑以通爲補，此不易之經訓。四君異功本脾藥，非胃藥。胃腑宣通則和，一與守中，必致壅逆。白朮、炮薑皆守劑。且陽土喜柔涼，忌剛燥劫液。久吐則胃陰傷，須辛通使胃氣下行則效。

韭子炒研、杏仁、豆蔻衣、半夏、砂仁、太子參、薑汁粉、栝蔞仁，服頗適，戒毋穀食，暫用麵食。蓋穀性陰而滯，麵性陽而通。加意調養可痊。

畢　嗜飲翻胃，麵食頗安，穀食則越宿傾吐無餘。此胃陽衰，酒食化痰，瘀濁不降故也。用通陽泄濁法，製半夏、茯苓、益智仁、乾薑、陳皮、吳萸、砂仁。惜不能戒酒，故時發時愈云。

《王旭高臨證醫案・噎膈反胃門》祝　胃陽虛則水飲停，脾陽虛則穀不化，腹中漉漉，胸脇脹滿，納食輒嘔，酸水清涎，或噯腐氣，法以溫導，崇土利水。

炮薑　陳皮　蒼朮　半夏　熟附子　白朮　黨參　澤瀉　枳實　瓜蔞仁　蔻仁　穀芽

沈　食下則飽脹作酸嘔吐，病屬反胃。胃脈浮，按則緊，沉按則弦，弦者木侮上，緊者寒在中。

黨參　乾薑　半夏　陳皮　茯苓　丁香　焦六麴　蕈撥　蔻仁　陳香圓

秦　納食輒嘔清水、涎沫、米粒，病在胃也。曾經從高墜下，脇肋肩膊時痛，是兼有瘀傷留於肺胃之絡，故嘔有臭氣。擬化瘀和胃，降逆止嘔爲治。

旋覆花　歸鬚　廣鬱金　杏仁　半夏　炒丹皮　茯苓　焦查肉　橘紅　蔻仁

淵按：佐韭、薑、藕三汁更妙。

覆止嘔必以和胃，氣升必須降納。

半夏　茯苓　白朮　蔻仁　藿香　陳皮　老桂木　神麴　乾薑　沉香

伏龍肝

高　坤土陽微濕勝，腹中不和，用平胃理中合劑。

平胃散合理中湯，加延胡者，因有瘀凝也。

某　疊進溫中運濕，腹中呱呱有聲，朝食則安，暮食則滯，卧則筋惕肉瞤，時吐酸水，中土陽微，下焦陰濁之氣上逆，病屬反胃。溫中不效，法當益火之源。捨時從症，用茅朮附子理中合眞武法。

附子理中加茯苓、陳皮、生薑。

淵按：水穀不化精微。而生酸痰，肝木失於濡潤，筋惕肉瞤，是肝有燥火也，徒事溫燥無益。

孔　先曾嘔血，胃中空虛，寒飲停留，陽氣不通，水穀不化，食入嘔吐酸水，穀食隨之而出。脈細肢寒，陽微已甚。證成翻胃，慮延脾敗難治。

熟附子　乾薑　丁香　橘餅　蒺蓉乾　九香蟲　二陳陽其中甘草炙黑

淵按：噎膈反胃，從嘔血而起者甚多。蓋血雖陰物，多嘔則胃陽傷而不復，不能運水穀而化精微，失其順下之職。始則病反胃，久則膈液枯槁，而爲膈證矣。

嚴　噎隔反胃，胃脘之病也。上焦主納，中焦司運，能納而不能運，故復吐出。朝食暮吐，責其下焦無陽，擬化上焦之痰，運中焦之氣，益下焦之火，俾得三焦各司其權，而水穀熟腐，自無反出之恙，然不易矣。

旋覆花　代赭石　熟附子　茯苓　枳殼　沉香　半夏　新會皮　益智仁　淡蓯蓉　地栗　陳鷄冠海螵蛸

《醫學衷中參西録・腸胃病門・反胃吐食》陳景三，天津河北人，年五十六歲，業商，得反胃吐食證，半年不愈。

病因：初因夏日多食瓜果致傷脾胃，廉於飲食，後又因處境不順，心多抑鬱，致成反胃之證。

證候：食後消化力甚弱，停滯胃中不下行，漸覺惡心。久之，則覺有氣自下上衝，即將飲食吐出。屢經醫診視，服煖胃降氣之藥稍愈，仍然反復，遷延已年餘矣。身體羸弱，脈弦長，按之不實，左右皆然。

診斷：此證之飲食不能消化，固由於脾胃虛寒。然脾胃虛寒者，食後恆易作泄瀉，此則食不下行而作嘔吐者，因其有衝氣上衝，幷迫其胃氣上逆也。當以溫補脾胃之藥爲主，而以降胃鎮衝之藥輔之。

處方：

生懷山藥一兩　白朮三錢炒　乾薑三錢　生鷄內金三錢，黃色的搗　生赭石六錢軋細　炙甘草二錢

共煎湯一大盅，溫服。

效果：將藥煎服後，覺飲食下行不復嘔吐。翌日頭午，大便下兩次。再診其脈不若從前之弦長，知其下元氣化不固，不任赭石之鎮降也。遂去赭石加赤石脂五錢，用頭煎和次煎之湯，分兩次送服。蘇子二錢，日煎服一劑，連服十劑霍然全愈。蓋赤石脂爲末送服，可代赭石以降胃鎮衝，而又有固澀下焦之力，故服不復滑瀉也。

內科總部

呃逆部

題解

《脈因證治・嘔吐噦》 噦，屬少陽，無物有聲，乃氣病也。

《證治要訣・諸嗽門・咳逆》 咳逆爲病，古謂之噦，近謂之呃，乃胃寒所生，寒氣自逆而呃上，此證最危。

《證治彙補・胸膈門・呃逆》 《內經》有咳逆而無呃逆。大率由痰閉於上，火動於下，上注於肺，直衝清道而作聲也。有陰、陽之分，虛、實之別，寒、熱之異，不可一概混治，要知胃實則噫，胃虛則噦。

《症因脈治・呃逆論》 秦子曰：呃逆者，胃氣不和，上衝作聲，聽聲命名，故曰呃也。

論說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

《素問・宣明五氣》 胃爲氣逆爲噦爲恐。

《素問・寶命全形論》 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脈弦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

《素問・至真要大論》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幹，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咳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

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靈樞・口問》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

以其人本虛，攻其熱必噦。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嘔噦候》 嘔噦之病者，由脾胃有邪，穀氣不治所爲也。胃受邪氣，逆則嘔；脾受邪氣，脾脹氣逆，遇冷折之，氣逆不通則噦之。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噦候》 脾胃俱虛，受於風邪，故令新穀入胃，不能傳化，故穀之氣與新穀相干，胃氣則逆，胃逆則脾脹氣逆，因遇冷折之，則噦也。

右手關上脈沉而虛者，善噦也。

《丹溪手鏡・噦》 噦者，喫喫然有聲也。二者皆胃受疾也，趺陽浮爲食，滑爲噦。【略】噦者，因大吐大下，胃虛之極也，此妄下之過，多不治。又有熱氣擁鬱氣不得通而成輕者，有和解之証，重者有攻下之候，非比大下後。

不治証

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陰陽俱虛竭，身體枯煩頭汗至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不便，讝語至噦者死。

又不屎腹滿加噦者死。

《醫宗必讀・嘔吐噦》 有聲有物爲嘔，有物無聲爲吐，有聲無物爲噦。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東垣以有聲無物爲噦，蓋指乾嘔也。而《內經》所謂噦者，蓋呃逆也。即其論針刺者，有云病深者其聲噦，又曰噦者以草刺鼻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此皆治呃逆之法，每試而必效者也。

愚按：噦屬少陽，多氣少血，故有聲無物，氣病也。獨東垣以嘔吐噦俱屬脾胃虛弱，或寒氣所客，或飲食所傷，致上逆而食不得下也。潔古老人從三焦分氣積寒三因，上焦在胃口，上通天氣，主納而不出；中焦在中脘，

上通天氣，下通地氣，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臍下，下通地氣，主出而不納。

綜述

《靈樞・雜病》 噦，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千金要方・胃腑・嘔吐噦逆》 治諸嘔噦，心下堅痞，鬲間有水痰，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治嘔噦。

治氣厥嘔噦不得息方：

豉一升　半夏八兩　生薑二兩　人參　前胡　桂心　甘草各一兩

右七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又方：大棗十五枚　橘皮二兩　豉一升　附子一枚　生薑　甘草各一兩

右六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日三。

治嘔噦方：蘆根切三升，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四服。

治卒嘔噦、厥逆方：飲新汲冷水三升佳。

治乾嘔噦，若手足厥冷者，橘皮湯。

治傷寒後噦，乾嘔不下食，方：

生蘆根切，一升　青竹茹一升　粳米三合　生薑一兩

右四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不止，服三劑。

又方：

通草　橘皮各二兩　生蘆根切，一升　粳米三合

右四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三服。

治噦方：煮豉三升，飲汁佳。

又方：空腹飲薑汁一升。

又方：濃煮蘆根汁飲之。

《外臺秘要・天行嘔啘》 《病源》伏熱在胃，令人胸滿，胸滿則氣逆，氣逆則噦，若大下後胃氣虛冷，亦令致噦也。

《肘後》療嘔啘不止，橘皮甘草湯。

文仲《近效》療嘔逆，麥門冬飲子。

又方：飲生薑汁三二合，大良。

又方：枇杷葉去毛，煮飲之，作粥亦佳。

又方：研油麻汁，煮菉豆令爛，取半升許，以手掌大猬皮燒作灰，篩之，內豆中和食。

《救急》療天行乾嘔若噦，手足逆冷，薤豉粥方。薤白切一升　香豉一升　白米四合

右三味，以水一升，煮豉一沸，漉去滓，下薤及米，煮爲稀粥，進兩椀，良。

又，療天行後噦欲死，兼主傷寒，小半夏湯。近二公及任理居中屬纊得之，明奉御來豕執祕此方，但止煮藥送，來豕與方郎中隣居，後乃方便得之，大良效。忌羊肉、餳。

《外臺秘要・噦方》 《病源》：脾胃俱虛，受於風邪，故令新穀入胃，不能傳化，故穀之氣與新穀相干，胃氣則逆，胃逆則脾脹，脾脹則氣逆，因遇冷折之，則噦也。右手關上脈沉而虛者，病善噦也。

《肘後》療卒啘不止方，痛抓眉中央，閉氣也。

又方：以物刺鼻中，若以少許皂莢屑內鼻中，令嚏則差。

又方：但閉氣抑引之。

又方：好豉二升，煮取汁服之。

又方：粢米粉二升，井華水服之。

《集驗》療卒噦方，枳實三枚，炙，去核，㕮咀之，以三家乳一升，以羊脂五兩，煎枳實令沸，復內乳令沸，去滓含咽之。

張文仲陶氏啘方：飲新汲井水數升，佳。

《類證活人書・問咳逆》 咳逆者，仲景所謂噦者是也。噦，胃寒所生。傷寒本虛，攻其熱必噦。又云：傷寒，大吐下之，極虛，復發汗者，其人外怫

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故也，橘皮乾薑湯、羌活附子散、半夏生薑湯、退陰散主之。若服藥不差者，灸之必愈。其法：婦人屈乳頭向下盡處骨間灸三壯。丈夫及乳小者，以一指爲率，正以男左女右，艾炷如小豆許，與乳相直間陷中動脈處是。然亦有陽證咳逆者，小柴胡湯、橘皮竹茹湯。仲景又云：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仲景無方，前部宜豬苓湯，後部宜調胃承氣湯。

扁鵲《中藏經》治傷寒咳逆丁香散：丁香、柿蒂各一分，甘草、良薑各半錢，沸湯點作一服，乘熱猛吃，極效。

《三因》第十一卷又有竹茹湯等方，亦丁香散方。竹茹湯，治陽證也。

《本事方》第八卷治傷寒候咳逆，豆蔻湯治陰證咳逆，丁香、茴香、肉豆蔻等藥。若陽證不可用。

凡咳逆，多有先熱而吃生冷，或涼藥多，相激而成。蓋陰陽二氣相搏，林人之僕，本發大熱，以涼藥下之，想太甚，咳逆四五日，竟至於服丁香、柿蒂而後卻，再以小柴胡之屬解其餘熱，遂愈，下後蓋有身熱不解。

治傷寒咳逆後二方，出撫州華蓋山周先生惟一《備急方》、《救急方》，香附子、橘核各半兩，細銼，用酒半盞，先將藥在石銀器內炒，漸漸滴酒炒藥焦黃色，研細末。每二錢，水一小盞，煎至八分，細細旋呷服。

一方：單用香附子末。

又方：大蒜頭二個，煨動研爆，入白薑末，丸得爲度。研和，如梧桐子大。搗薤菜自然汁，吞下二十丸。病退，再服一十五丸。

《本事方・傷寒時疫》 治傷寒汗後吃噫，肉豆蔻湯。

良薑湯。

龐老云：傷寒吃噫不止，是陰陽氣升降，欲作汗，升之不上，降之不下，故胃氣上逆，爲吃噫無休止，宜此方。

吃噫又方：

枳殼半兩，去穰，麩炒黃　木香一錢

右細末。每服一錢，白湯調下。未知，再與。

《傷寒明理論・噦》 傷寒噦者，何以明之？噦者，俗謂之咳逆者是也。餲近於噦，餲者但胸喉間氣餲塞不得下通，然而無聲也。若噦則吃吃然有聲者是也。噦者成金也，胃受疾故噦。噦也，餲也，皆胃之疾，但輕重有差爾。虛寒相搏，反飲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餲，言胃氣虛竭也。傷寒大吐大下之後，極虛復極汗出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又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即是觀之，噦、餲皆胃疾可知矣。經曰：趺陽脈浮，則爲氣餲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之過也。大抵妄下之後，胃虛氣逆，則成噦也。經曰：濕家若下之太早則噦，本虛攻其熱則噦，而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諸如此者，皆下之後，胃虛而噦者也。然餲者正爲水寒相搏，必曰小青龍湯去麻黃加附子而可矣；至於噦者，則又熱氣壅鬱，氣不得通而成者也，輕者有和解之證，重者有攻下之候。經曰：有潮熱，時時噦，與小柴胡湯者，即是和解之證也；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即可攻下之候也。傷寒至於噦，則病已極也，非若渴煩等輕緩之候。如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陰陽俱虛竭，身體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是言其極也。又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是爲眞病。其若是者，雖有神醫之術，當斯脫絕之候，又何以措其手足哉。

《三因方・噦逆論證》 噦逆論證

噦者，咳逆也，古方則謂之噦。凡吐利後，多作噦。大率胃實即噫，胃虛則噦，此由胃中虛，膈上熱，故噦。或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至於驚人者。若傷寒久病，得此甚惡，《內經》所謂壞府者是也。楊上善釋云：津泄者，知鹽器之漏；聲嘶者，知琴弦之絕；葉落者，知槁木之摧。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噦，故知是病深之候也。亦有噦而心下堅痞眩悸者，以膈間有痰水所爲，其他病則各有治法。

噦治法

橘皮竹茹湯　治咳逆嘔噦，胃中虛冷，每一噦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至於驚人。

羌活散　止咳逆。

丁香散　治咳逆噎汁。

《濟生方・噦》 論曰：夫咳逆之病，考詳諸書，無該載者。唯孫眞人云：咳逆遍尋方論，無此名稱，但古人以咳逆爲噦耳。多因吐利之後，胃中虛寒，遂成此證。亦有胃虛膈上熱。噦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者。卻當仔細看脈與證，施以治法。大抵老人、虛人、久病人及婦人產後有此證者，皆是

病深之後，非佳兆也。

橘皮湯　治吐利後，胃中虛，膈上熱，咳逆者。

柿蒂湯　治胸滿，咳逆不止。

《衛生寶鑑・咳嗽門・嘔吐呃逆》　丁香柿蒂散　治諸種呃噫嘔吐痰涎。

羌活附子湯　治呃逆。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咳逆》　冷證

丁香柿蒂散　治吐利及病後胃中虛寒，咳逆至七八聲相連。收氣不回者難治。

木香匀氣散　治同上。用萊菔子湯泡，研取汁，調熱服。

沉香降氣湯、縮砂烏沉湯　治同前。蘇葉三皮，鹽少許煎湯點，熱服。

橘皮乾薑湯　治胃中有寒咳逆。

羌活附子湯　治吐利後背寒咳逆。

華澄茄散　療噫氣咳逆。

熱證

小柴胡湯　治同上。

橘皮竹茹湯　治胃虛膈熱者。

《格致餘論・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爲降火，孰爲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爲死證，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敢陳其說。

《醫經溯洄集・嘔吐乾嘔噦咳逆辨》　嘗讀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有曰：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啘；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吐，則曰飲食入口即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又曰：噦者，俗謂之咳逆是也。余竊疑之，於是即仲景《傷寒論》，以考其是非，以訂其說。夫《傷寒論》曰嘔、曰吐、曰乾嘔、曰噦者至多，曰咳逆者，則二而止也。因類聚而觀之，夫嘔者，東垣所謂聲物兼出者也；吐者，東垣所謂物出而無聲音也。至若乾嘔與噦，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垣但以噦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夫乾嘔與噦，其所異者，果何在哉？微甚而已矣。故仲景於乾嘔，則皆平易言之。於噦，則曰：太陽中風，火劫發汗後，久則譫語，甚者至噦。又曰：陽明中風，若不屎，腹滿加噦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得噦。雖亦間有似平易言者，然比之言乾嘔，則徑庭矣。竊又思之，乾嘔與噦，東垣視爲一，仲景視爲二，由爲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爲二而觀之，則乾嘔乃噦之微，噦乃乾嘔之甚。乾嘔者，其聲輕小而短；噦者，其聲重大而長，長者雖有微甚之分，蓋一證也。

今成氏乃以嘔爲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別，又以噦爲咳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聲物兼出而名爲嘔，以物獨出而名爲吐，以聲獨出而名爲乾嘔，惟其嘔兼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吐，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乎？仲景於嘔字上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爲聲物兼出者耳！成氏乃以嘔爲獨有聲，而同乎乾嘔，得不有失仲景措辭之本意歟！仲景曰：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盡膿自愈。夫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爲獨有聲乎？至於曰得湯則嘔，得食而嘔，飲食嘔，貪水者必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爲獨有聲矣。又少陰病，下利，用通脈四逆湯一條，其所叙諸證，既有乾嘔之文，何下文加減法中，又曰嘔者加生薑乎？設仲景果以嘔爲獨有聲則不當又立乾嘔之名矣。觀其既曰嘔，又曰乾嘔，則其義之殊別也，詎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嘗言欲嘔矣，又言欲吐矣，未嘗言欲乾嘔，欲噦也。夫欲之爲義，將出未出而預有所覺之辭也。夫將出未出，而預覺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之物，將出乎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必待夫既出而後可知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噦，主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穀欲嘔，飲食入口即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蓋以嘔言欲，而爲輕；吐言即，而爲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爲有形無形設，不爲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得食而嘔，心中溫溫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景乎？又引俗謂之啘一句以證嘔。夫啘與噦，蓋字異而音義俱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較之，吐輕於嘔；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嘔、吐、乾嘔與噦而較，則噦之爲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陳者，其葉落；病深所謂物出而無聲音也。至若乾嘔與噦，皆聲出而無物也，東垣但以噦該之，而無乾嘔之論。夫乾嘔與噦，其所異者，果何在哉？微甚而已矣。故仲景於乾嘔，則皆平易言之。於噦，則曰：太陽中風，火劫發汗後，久則譫語，甚者至噦。又曰：陽明中風，若不屎，腹滿加噦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因得噦。雖亦間有似平易言者，然比之言乾嘔，則徑庭矣。竊又思之，乾嘔與噦，東垣視爲一，仲景視爲二，由爲一而觀之，固皆聲之獨出者也；由爲二而觀之，則乾嘔乃噦之微，噦乃乾嘔之甚。乾嘔者，其聲輕小而短；噦者，其聲重大而長，長者雖有微甚之分，蓋一證也。

今成氏乃以嘔爲有聲，與乾嘔混而無別，又以噦爲咳逆，若此者，余未之能從也。夫仲景以聲物兼出而名爲嘔，以物獨出而名爲吐，以聲獨出而名爲乾嘔，惟其嘔兼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乃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吐，則是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乎？仲景於嘔字上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爲聲物兼出者耳！成氏乃以嘔爲獨有聲，而同乎乾嘔，得不有失仲景措辭之本意歟！仲景曰：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盡膿自愈。夫謂之嘔盡膿，其可以嘔爲獨有聲乎？至於曰得湯則嘔，得食而嘔，飲食嘔，貪水者必嘔之類，亦不可以嘔爲獨有聲矣。又少陰病，下利，用通脈四逆湯一條，其所叙諸證，既有乾嘔之文，何下文加減法中，又曰嘔者加生薑乎？設仲景果以嘔爲獨有聲則不當又立乾嘔之名矣。觀其既曰嘔，又曰乾嘔，則其義之殊別也，詎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嘗言欲嘔矣，又言欲吐矣，未嘗言欲乾嘔，欲噦也。夫欲之爲義，將出未出而預有所覺之辭也。夫將出未出，而預覺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有形之物，將出乎胸膈之間，則雖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無形之聲，則不能前知其將出，必待夫既出而後可知也。嘔與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噦，主無形之聲言，故不可謂之欲。成氏引食穀欲嘔，飲食入口即吐二句，而謂嘔吐有輕重。其意蓋以嘔言欲，而爲輕；吐言即，而爲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爲有形無形設，不爲輕重設也。果如其說，則得湯則嘔，得食而嘔，心中溫溫欲吐，氣逆欲吐之語，不出於仲景乎？又引俗謂之啘一句以證嘔。夫啘與噦，蓋字異而音義俱同者也，以之證嘔亦疏矣。雖然，以嘔與吐較之，吐輕於嘔；以吐與乾嘔較之，乾嘔輕於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輕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嘔、吐、乾嘔與噦而較，則噦之爲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陳者，其葉落；病深

者，其聲噦。夫噦雖亦有輕而可治，重而不可治者，然病至於噦，則其治也終不易矣。

且夫咳逆，俗以吃逆與吃忒呼之，然咳逆二字，僅見《傷寒論》首辨脈平脈法中，其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皆無所有，其所有者噦也。後人因見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但有噦而無咳逆，遂謂噦即咳逆，而曰咳逆者，噦逆之名。吁！斯言也，孫眞人倡於前，朱奉議，成無己和於後，由是噦與咳逆之名義紊矣。《金匱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觀此則仲景所謂噦逆，但指與乾嘔同類者言，何嘗指咳逆言乎？咳逆、噦逆不同：咳逆言其聲之纔發而遽止，雖發止相續，有至數十聲者，然而短促不長，有若咳嗽之咳然，故曰咳逆；噦逆則言其似欲嘔物以出，而無所出，但聲之濁惡長而有力，直至氣盡而後止，非如乾嘔之輕而不甚，故曰噦逆。二者皆由氣之逆上而作，故俱以逆言之。孫眞人乃以噦逆當咳逆，何邪？彼言傷寒者，雖以辨脈平脈法之咳逆與咳逆上氣，視爲吃忒，然安知其不爲咳而氣逆之病乎？故今不敢定其必爲吃忒也。《金匱要略》曰：病咳逆，寸口脈微而數，此爲肺癰，咳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咳而上氣，喉中水鷄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三條者，皆是咳而氣逆之病，豈可以咳逆專爲吃忒哉！今傷寒家本有吃忒，而論中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卻無者，必亡逸於散落之餘耳。雖吃忒爲六經病篇，及汗下可否諸篇所不言，決不可以噦爲吃忒之咳逆，亦不可以噦爲咳而氣逆之咳逆也。或曰：吾子以《要略》所謂噦逆，非吃忒病，何後人治吃忒者，用橘皮竹茹湯而愈乎？余曰：橘皮竹茹湯辛甘之劑也，有散、有緩、有和、有補，其噦逆、吃忒，病雖不同，而爲邪正之氣怫鬱擾亂所致則一，故用焉而皆愈。雖然噦逆、吃成，以一藥同治則可，以一體同視則不可。

《玉機微義・咳逆門》 叙咳逆爲病

《內經》云：歲金太過，咳逆。金鬱之發，咳逆。少陰上氣，咳逆。

按：《內經》所言咳逆者止此，他書唯《傷寒》論咳逆脈散者死。又，《金匱》治咳逆上氣諸方而已。似皆指肺金及火爲病也。《活人書》謂咳逆證爲極惡，仲景所不載。孫眞人云：遍尋方論無此名，遂斷咳逆爲噦證。而《靈樞》云：噦者，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故寒氣與新穀氣俱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注云：噦，氣仵也。仵，偶敵也。《保命集》又以咳逆爲噫。噫氣者，胸中氣不交也。少陰經至胸中交於厥陰，水火相搏而有聲。《靈樞》云：噫者，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復出於胃，故爲噫。注云：噫象火，烟隨焰出，心不受邪，故噫出之。愚謂二說各有其義，未知是否。而《難知》力辯朱氏之非，其論見後。

論傷寒咳逆有寒有熱

《活人書》云：咳逆者，仲景所謂噦是也，胃寒所生。傷寒本虛，攻其熱必噦。又云：傷寒大吐下之，極虛後極汗出者，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橘皮乾薑湯、羌活附子散、半夏生薑湯、退陰散主之。不差者，灸乳下必愈。然亦有陽證者，咳逆者，有潮熱，時時噦，小柴胡湯、橘皮竹茹湯。又云：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何部不利，利之愈。

按：《活人書》以咳逆爲噦，故今從而以仲景言噦者，入於咳逆之門。縱使仲景言噦非此證，而《活人》論證用藥則是咳逆，而非嘔噦。大抵咳逆者，多由汗下之後，胃虛而作。《活人》以虛作寒治，故用諸溫熱之藥。然亦有虛而有熱者，有實而有熱者，所引橘皮竹茹湯，未能詳盡也。

咳逆分陰陽證

《略例》云：陽證咳逆者，胃熱失下也。陰消將盡，陽逆上行，使陰不內也，爲之惡候。或兼以舌攣，語言不正，而反昏冒與咽痛者，少陰也，速下之，宜大承氣湯。若陽極脈微將盡者，不宜下，宜瀉心湯養陰退陽而已，涼膈芒硝清肺亦可。陰證者，內已伏陰，陰氣太甚，腎水擅權，肝氣不生，胃火已病，丁火又消，所有遊行相火，寒邪迫而率集於胸中，亦欲盡也。故令人發熱，大渴引飲，幷去蓋覆，病人獨覺熱也。他人按之，身體皆寒，此火即無根之火也，故用丁香、乾薑之類溫胃，其火自下，咳逆乃止。非如陽證以涼膈、瀉心湯，退心火，陰氣乃生。且陰證咳逆從嘔噦而生，胃寒嘔噦不已，陽逆繼之也。

按：咳逆本由陰氣已虛，陽火暴甚，直衝而上，出於胃，入於肺而作聲。東垣用涼藥者，所以瀉熱降火也。若夫所謂陰證咳逆者，蓋以陰氣先消，陽火亦竭，浮於胸中，亦欲散也。故不宜用寒，而反以溫藥養胃，留其陽氣，胃氣一和，陽生則陰長之說也。而此《略例》以陽證爲失下，用承氣、瀉心二藥，

分便秘便軟用之則可矣。以陰證爲陰氣太甚，腎水擅權，寒邪迫火而上。愚謂腎陰若盛，則火自不妄動矣。其所謂寒邪者，未審其指受外寒耶，內寒耶，還只是虛耶？姑俟明哲。

又按：張子和云：火欲上行，爲寒邪所遏，寒不勝火，故作聲。此則是上寒遏下熱，與外寒鬱內熱之義同，亦與前說不同。

辨咳逆與噦不同

《難知》云：夫咳逆證，《活人》斷爲噦逆，其說似是而非。蓋噦者，乾嘔也。若有物直出則爲吐也，嘔物旋出則爲嘔也，嘔無物出則爲噦也。咳逆者，或水漬於肺而心痞，或連續不已而氣逆，或喜笑過多而氣噎，或咽飲而錯喉而氣搶，或急食乾物而氣塞，皆能作咳逆之聲，連續不絕，俗謂之吃忒是也。大抵咳逆者，不順之義。吃忒者，差錯之義。二者皆氣不得下，爲火熱托之，而使上至咽喉中噎而止也。人或以紙捻鼻噓而止。或詐寃盜賊，因恐而止。或鼻熱聞食香，調氣而止。皆抑之駭之，而使氣下也。《千金》以咳逆上氣者爲病肺，脈散者死，是心火刑於肺金也。是以李氏稱易老云咳逆者，火熱奔急上行，而肺金不內，何其當哉。故便秘者，大承氣湯下之。便軟者，瀉心湯主之。朱氏斷爲胃寒，幷陽證二法用藥治噦雖勝，大抵其噦之意，止是氣逆上行，似咳逆耳，即非仲景所謂咳逆之本證也。蓋噦者，出聲也，噦出其氣，噦聲盡，然後吸。咳逆者，入聲也，抑氣不出，逆聲盡，然後呼也。出入呼吸，其大不同。兼嘔噦者，本於胃。咳逆者，本於肺。何其難辨哉！

咳逆噦分手足經標本辨

《難知》云：《活人》以咳逆爲噦，謂若可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是邪氣在胃，故斷之爲噦，是則然矣。抑不思咳逆者，是足陽明失下，傳手太陰。《活人》但言其火之本，不言其火之標，炎上至極高之分而咳逆也。合而觀之，噦與咳逆，同一熱也。分而言之，噦爲本，爲膽爲胃爲中，咳逆爲標，爲心爲肺爲上。若標病應見，止當治標，不必名噦。若言作噦，使後人只見膽胃本，而不見心肺標也。此一說，又足經甲戌而傳手經丁辛也。

按：海藏論咳逆與噦二者不同，謂其聲有出入之異，臟腑有肺胃標本之殊，其說尤長。但咳逆與噦，其氣皆自下而上。嘔噦則直出於口；咳逆則至咽膈，吃忒而中止，然後出也。實非有出入之異。

論雜病咳逆皆由病後胃虛所生

《三因》云：咳逆之病，古人以爲噦耳。多因吐利之後，胃中虛寒，遂成此疾。亦有胃中虛，膈上熱，噦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者。大抵傷寒、久病後，老人虛人及婦人產後，多有此證者，皆病深之候也。亦有噦而心下痞悸者。有痰水所爲，別無惡候者是。

論吃逆病由陰虛火上　亦有暴病屬實者附

丹溪云：吃病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爲降火，孰爲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爲危證，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

謹按：咳逆一證，古方悉作胃寒所致，俱用丁香、柿蒂、薑、附等藥。然此證有虛有實有火，不可專作寒論。蓋傷寒發汗吐下之後，與滯下日久，及婦人產後而有此者，皆陰火虛之爲也。若平人食入太速而氣噎，或飲水喜笑錯喉而氣搶，或因痰水停膈心下，或因暴怒氣逆痰厥，或傷寒熱病失下而有此者，則皆屬實也。夫水性潤下，火氣炎上，今其氣自下衝上而作聲，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補中須分寒熱。如因汗吐下，誤服寒涼過劑，當以溫而補之。如脾胃陰虛，火逆衝上，當以平而補之，挾熱者，涼而補之。若夫實者，如傷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咳逆，當以寒下之。如痰飲停蓄心下，或暴怒氣逆痰厥，此等必形氣俱實，別無惡候，皆當隨其邪之所在，而涌之泄之，清之利之也。世醫凡遇此疾，首以丁香柿蒂爲言。殊不知此藥不能補虛，不能降火，不能清氣利痰，惟有溫暖助火而已，豈宜總治斯疾。

治熱之劑

《活人》橘皮竹茹湯　治噦逆。嚴氏治吐利後，胃虛膈熱而咳逆。

按：此出太陰嘔噦例藥也。薑、棗、參、橘亦是溫藥，故《三因》云，此治胃中虛冷。但以此藥比之薑、桂、丁香則性平，故從嚴氏入治熱之劑。

小柴胡湯　治陽證咳逆。

《難知》大承氣湯　治咳逆，大便秘者。

瀉心湯　治咳逆，大便軟利者。

治寒之劑

半夏生薑湯　治噦欲死。

橘皮乾薑湯　治噦。

按：已上二方，幷太陰嘔噦例藥也。

《三因》丁香散　治咳逆。

嚴氏柿蒂湯　治胸膈，咳逆不止。

按：已上二方，幷太陰、陽明經藥也。

《活人》羌活附子散　治咳逆。嚴氏治吐利後，胃寒咳逆。

按：此太陽、少陰、太陰經藥也。

《本事方》治陰毒咳逆：

川烏頭　乾薑炮　附子炮　肉桂　芍藥　甘草炙　半夏　吳茱萸　陳皮　大黃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一錢，薑五片，煎，去濁查，取清熱服。

按：此三陰經藥也。

補虛之劑

《傷》炙甘草湯，治許伯威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醫見其熱甚，以涼藥下之，又食梨三枚，痛傷脾胃，四肢冷，時發昏憒，其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也，心亦悸動，吃逆不絕，色變青黃，精神減少，目不欲開，踡卧，惡人語，以此藥治之。

成無己云：補可以去弱，人參、大棗之甘，以補不足之氣；桂枝、生薑之辛，以益正氣。五臟痿弱，榮衛涸流，濕劑所以潤之，麻仁、阿膠、麥門冬、地黃之甘，潤經益血，復脈通心也。加以人參、桂枝，急扶正氣，生地黃減半，恐傷陽氣。銼一兩服之，其證減半，再服而安。

按：此心肺藥也。

謹按：咳逆諸方，古方惟有治寒之劑。至於補虛降火養陰之藥，及治痰氣厥逆之法，皆未詳也，學者自宜隨證用之。

《證治要訣・諸嗽門・咳逆》　胃實即噫，胃虛即噦。逆者，胃中虛，膈上熱也。咳逆爲病，古謂之噦，近謂之呃，乃胃寒所生，寒氣自逆而呃上，此證最危。間有熱呃，已見傷寒證。其有他病發呃者，皆屬寒。宜用半夏一兩、生薑兩半，水一碗，煎半碗，熱服；或用丁香十粒、柿蒂十個，切碎，白水盞半煎；或理中湯加枳殼、茯苓各半錢，半夏一錢；不效，更加丁香十粒。

亦有無病偶然致呃，此緣氣逆而生，重者或經一二日，宜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半夏湯；或用煎湯泡蘿蔔子，研取汁，調木香調氣散，乘熱服，逆氣用之最佳。

若胃中寒甚，呃逆不已，或復加以嘔吐，輕劑不能取效，宜丁香煮散，及以附子粳米湯，增炒川椒、丁香，每服各二十三粒。

《丹溪心法・咳逆》　咳逆有痰，氣虛，陰火，視其有餘不足治之。其詳在《格致餘論》。不足者，人參白朮湯下大補丸；有餘幷有痰者吐之，人參蘆之類。痰礙氣而呃逆，用蜜水吐，此乃燥痰不出。痰者，陳皮、半夏；氣虛，人參、白朮；陰火，黃連、黃柏、滑石；咳逆自痢者，滑石、甘草、炒黃柏、白芍、人參、白朮、陳皮，加竹荊瀝服。戴云：呃逆者，因痰與熱胃火者極多。

《醫學正傳・餡逆》　韵書：餡與飴通，氣上逆作聲之名也。古方皆以飴爲咳逆，諸書又多誤以咳嗽爲咳逆，孫眞人又誤以噦爲咳逆，亦有書爲吃逆者，皆誤也。餡，於立切。

論

《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丹溪曰：飴，病氣逆也。以其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之名也。東垣謂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爲元氣之賊。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爲降火，孰爲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胃土損傷則木來侮之矣，謂之土敗木賊也。陰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之勢，故其氣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者見此似爲危證。依正法而治之者，尚不能保其一二，而況誤醫者乎。雖然，亦有因實而爲飴者，不可不審。或因飲食太過，壅塞胸中，而氣不得升降者；或有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氣不得伸越者；有爲傷寒熱病，陽明內實，過期而失下，清氣不得升，濁氣不得降，以致氣不宣通而發飴者。凡若此者，皆實證也。醫者宜專心致意，察審虛實而調治之，不可妄爲處治，以夭人之天年也。幸甚！

脈法

脈浮而緩者，易治；弦急而按之不鼓者，難治。脈結或促或微，皆可治。脈代者危。右關脈弦者，木乘土位，難治。

方法

丹溪曰：大率有痰，有氣虛，有虛火上衝，視有餘不足治之。痰與食在上者吐之，人參蘆、稀涎散之類。不足者補之，人參、白朮煎湯下大補丸。痰用陳皮、半夏，氣虛用人參、白朮，陰火用黃連、黃柏、滑石，或吐或補，隨證施治。

飪逆自利，滑石、甘草、黃柏、芍藥、人參、白朮、陳皮，加竹瀝服。

痢疾發飪，用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頻服，自止。

陳皮竹茹湯　治傷寒餘熱未解，氣虛發飪。

橘皮半夏生薑湯　治氣虛有痰發飪。

六君子湯　治痰挾氣虛發飪。

丹溪活套云：凡傷寒發飪有四證，不可不辨。有中氣不足，脈虛微，氣不相續而發飪者，宜用補中益氣湯加生脈散、黃柏以降虛火，或少加附子，服之立愈。有陽明內實，失下而發飪者，宜大承氣湯下之而愈。有渴而飲水太過，成水結胸，而又發飪者，宜小陷胸湯，或用小青龍湯去麻黃，加附子，治水寒相搏發飪，大妙。有傳經傷寒熱證，醫者誤用薑、桂等熱藥，助起火邪，痰火相搏而爲咳逆者，宜用黃連解毒、白虎湯及竹瀝之類治之。

《明醫指掌・咳逆證》歌　陰火攻衝成咳逆，或因痰氣滯胸膈。胃中積熱與停寒，病後胃虛多吃忒。

論　咳逆者，古名噦，今名呃，又名吃忒。胃寒者，脈遲澀，手足寒，嘔吐，無熱證。胃熱者，脈洪大，燥渴，便難。有胃中有痰，陰虛，火炎上衝而呃者，其氣從臍下逆上。丹溪云：上升之氣，至肝而出，中挾相火。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有痰氣逆滯者，其氣從胸中起，中州元氣鬱也。有病後發呃者，久病胃虛也，宜細辨之。

脈　呃逆甚危，浮緩乃宜。弦急必死，結代促微。

胃火　胃火上逆而呃，小半夏茯苓湯加山梔、黃芩吐之。利後胃熱而呃，橘皮竹茹湯。

陰火　陰火上逆，從臍下逆上，夜分轉甚者，四物湯加知母、黃蘗、竹茹、陳皮、茯苓。

病後呃　病後元氣不足，胃虛寒而呃，人參理中湯。痢後發呃，多不救，用六君子湯猶或可生。

胃寒　胃寒氣逆呃者，丁香柿蒂湯。吐利後胃虛寒，手足厥冷呃逆者，理中湯加丁香、木香、枳殼。

痰氣　無別證，忽然發呃，痰氣逆滯，氣從胸中起，小半夏茯苓加木香、枳殼，或蘿蔔湯調木香調氣散。痰礙氣逆而呃，用蜜湯探吐。

《赤水玄珠・欬逆門》《內經》曰：歲金太過欬逆，金鬱之發欬逆，少陰二氣欬逆。古謂之飪逆，氣上逆作聲之名也。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是心火刑於肺金也。易老曰：欬逆者，火熱奔急上行，而肺金不納，何其當哉。俗以爲噦者非，蓋噦者出聲也，噦出其氣，噦聲盡，然後呼也，出入呼吸，大有不同。況噦者本於胃，欬逆者本於肺，又豈可例論哉！然是證或由水漬於肺而心痞，或喜笑過多而氣噎，或嚥飲錯喉而氣嗆，或急食乾物而氣塞，皆令作欬逆之聲，連續不絕，俗謂吃忒是也。人或以紙撚取鼻嚏而止，或冤以盜賊，因恐而止，或鼻熱聞食香調氣而止，皆抑之駭之而使氣下也。又有胃氣寒而呃，元禮戴氏以雜病發呃者皆屬寒，惟有傷寒發呃屬熱。蓋由陽明胃實，過經失下，清濁不得升降，以致氣不宣通而作。或又有飲食塡塞胸中而氣不得升降者，或有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氣不得伸越者。又有吐利後胃虛膈熱而作呃者，又有氣血虛作呃者，不可以不辨也。

傷寒陽症欬逆者，蓋由陰消將盡，腸火暴甚，直衝而上，出於胃，入於肺而作聲。所以東垣用涼藥以瀉熱降火。其陰症欬逆者，蓋以陰氣先消，陽火將竭，浮於胸中，亦欲散也。故反用丁香、乾薑之屬，以養胃中陽氣，胃氣一和，陽生則陰長也。

丹溪云：傷寒發呃亦有四症不同。有中氣不足，脈虛微，氣不相續而發呃者，宜補中益氣湯加生脈散，加黃柏以降虛火，或少加附子服之立愈。有陽明內實失下而發呃，宜大承氣湯下之。有渴而飲水太過，成水結胸而發呃者，宜小陷胸湯，或小青龍湯去麻黃加附子，治水寒相搏發呃者妙。有傳經傷寒熱症，誤用薑桂熱藥助火邪，痰火相搏而爲呃者，宜用黃連解毒、白虎湯及竹瀝之類。大凡食呃，便秘者，大承氣下之，便軟者，瀉心湯主之。久病虛者見此症最危。《心法》云：欬逆有痰，有氣虛，有陰火，視其有餘不足治之。其詳在《格致餘論》。不足者，人參白虎下大補丸。有餘幷有痰者，吐之，人參蘆之類。痰礙氣而呃逆者，用蜜水吐，此乃燥痰不能出。痰者，以陳

皮、半夏。氣虛，人參、白朮。陰火，黃連、黃柏、滑石。欬逆自痢者，滑石、甘草、炒黃柏、白芍藥、人參、白朮、陳皮加竹瀝服。

戴元禮云：欬逆因痰與熱，及胃火者極多。

橘皮竹如湯　胃熱多渴，噦飥不進飲食。

橘皮乾薑湯　胃寒欬逆。

丁香柿蒂散　病後胃中虛寒，欬逆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者，難治。

柿蒂湯　胸滿欬逆不止。

皂莢半夏湯　治咳逆欲死。

羌活附子湯　吐痢後胃寒咳逆。

無病偶然致呃，此緣逆氣而生，宜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半夏湯，或用煎湯泡蘿蔔子研取汁，調木香調氣散，乘熱服，逆氣用之佳。

人參白朮湯。

《宣明》桂苓白朮散　消痰止咳逆，散痞塞，開堅結痛悶，進飲食，和臟腑。

《赤水玄珠・呃逆》　橘皮半夏生薑湯，加茯苓、枳實、陳皮、桔梗。凡其氣自臍下直衝於胸噫間，呃忒者，此陰證呃忒也。其病不在胃，因下虛內有伏陰，或悞服寒藥，遂至冷極於下，迫火上衝，發爲呃忒，而欲盡也。又病人煩躁，自覺甚熱，他人以手按其肌膚則冷，此爲無根失守之火，散亂爲熱，非實熱也。乃水極似火，陰證似陽。若不識此，悞用涼藥，下咽則死。當用羌活附子湯加官桂、人參、木香、陳皮、半夏、砂仁，急溫其下。眞陽回，陰火降，呃忒止也。陰證及因胃寒呃忒不止者，外用乳香硫黃散嗅法，內用丁香柿蒂散服之則止。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痰類・呃逆》　呃逆分不足有餘，不足，因內傷脾胃及大病後胃弱，多面青，肢冷，便軟；有餘，因外感胃燥及大怒、太飽，多面紅，肢熱，便閉。有餘可治，不足者危。

不足火炎陰氣虛；

火乃元氣之賊。人之陰氣依胃氣而養，胃土受傷，則木氣侵之，陰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直衝清道而上，乃虛之甚也。膏粱濕熱者，十味小柴胡湯，吞單黃柏丸，或調益元散；胃火善食者，小半夏湯加山梔、黃芩吐之；火盛者，益元散加黃連、黃柏；自利，更加參、朮、白芍、陳皮。久病滯下及婦人產後，從臍下逆上，夜分轉甚者，皆屬陰虛，四物湯加知、陳皮、竹茹。

勞役傷脾故有此，

貧苦大勞火動，濁升清陷者，補中益氣湯，或合生脈散加黃柏、附子少許；

挾房勞者，瓊玉膏；腎氣不歸元者，九味安腎丸。

久病寒搏火爲辜；

極是危症。脈數爲火刑金，必死。凡傷寒吐下及雜病久，每呃逆者，皆火欲上行，爲胃中寒邪所遏，故搏而有聲，俱宜丁香柿蒂散、羌活附子湯、理中湯倍參。久者，三香散，或木瓜根煎湯呷之。中虛昏聵脈結者，炙甘草湯救之。

有餘飽食填塞胸中失升降，

二陳湯加枳殼、砂仁。

痰鬱何由得泰舒？

痰閉於上，火動於下，無別症，忽然發呃從胸中起者，芩連二陳湯，或只陳皮、半夏，薑煎服，或人參蘆煎湯吐之。停痰，或因怒鬱瘀熱者亦宜。蓋參蘆瀉肺，肺衰氣降，而火土復位矣。七情氣鬱者，木香匀氣散，用蘿蔔煎湯下，蘇子降氣湯。

陽症失下多潮熱，

地道不通，因而呃逆。宜寒藥下之，大柴胡湯。陽極脈微將脫者，宜涼膈散、解毒湯，養陰退陽，不可大下。

汗吐下後胃熱未除；

小柴胡加橘皮、竹茹，或橘皮竹茹湯、單瀉心湯。

有餘涌吐泄平人食物太速，飲水入肺，喜笑太多，亦屬有餘。食呃、笑呃，以紙捻鼻嚏，或久閉氣可止。水呃，小陷胸湯、小青龍湯去麻黃，清之利之而已不足補。

補有溫平涼莫拘。

凡汗、吐、下、服涼藥過多者，當溫補；脾胃陰火上衝者，當平補；挾熱者，宜涼補。《局方》率用丁、附溫暖助火，損不足而益有餘，宜乎呃逆之必死也！

《古今醫鑑・咳逆》　脈

浮而緩者，易治；弦結而按之不鼓者，難治。或結或促或微，皆可治；

代者危；右關脈弦者，木乘土位，難治。肺脈散者，是心火刑肺金，不治。

病

夫咳逆者，氣逆上衝而作聲也，俗謂之呃逆是也。其發也，或三五聲而止，或七八聲而止，或連續不絕，收氣不回者。然所得之由不同：有因久病胃虛而得者，有因傷寒失下而得者，有因痰熱內鬱火氣衝上而得者，有因過服寒劑，胃寒而得者，有因水氣停痰，心下痞悸而得者。大抵咳逆者，不順之義。

治

治法當以降氣化痰、和胃爲主，隨其所感而用藥。其或病久脾胃衰敗，而發咳逆，額上出汗，連聲不絕者，最爲惡候，不治之證也。

方

鮮陳湯　治呃逆欲死。

溫中散　治吐瀉，及病後胃中虛寒，咳逆至三四聲，或數聲相連收氣不回者，難治。

羌活附子湯　治吐利後胃寒發呃。

橘參飲　治吐利後胃虛，膈熱而咳逆者。

黃荆散　治傷寒發熱而咳逆者。

嗅法　治咳逆服藥無效者：

好硫黃、乳香各等分，以酒煎，急令患之嗅之。

雄黃酒。

《醫林繩墨・呃逆》　丹溪曰：呃逆者，有痰、有氣、有火、有寒之謂也。戴氏又曰：因寒與胃火者極多，痰與氣者兼而有之。大率胃氣不和，邪氣欲行，不得舒暢，因而氣寒痰食併作胃口，至於臍下，直上衝喉。作聲而不接續者，死。宜以二陳湯從乎熱治。經又曰：諸經衝上，皆屬於火也。宜以瀉心湯從乎涼治。古方又言：噦以胃弱言之。又曰：胃中有熱，膈上有寒，乃作呃也，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治之。此清寒、清氣、清痰、清熱之藥也。愚謂：人之陰氣，依附陽氣之所養。胃土有傷，陰陽不和，被木侮之，陰爲火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故直衝清道而爲呃也。此爲火症，宜用二陳湯加薑炒黃連、土炒白朮等治。又以胃弱言之。胃弱者，陰弱也，脾之虛也。脾氣有虛，健運不能，則氣道泛上而爲呃也。宜當健脾理氣，以二陳湯加人參、白朮、當歸、炒黑乾薑之劑，惡寒者加丁、沉。大抵治呃之症，看其便實，脈有力者，當作火治。若便軟而脈無力者，當作寒治。氣口緊盛胸悶者，當作食治。下手脈沉鬱者，當作氣治。至於散亂而無力者不治，歇至者不治。

愚按：《活人書》言：噦逆之名，其說似是而非也。蓋噦者，有聲無物之謂，乃乾嘔也。今呃以聲名之，與噦不同，其聲猶相遠也。欬逆者，其聲連連不已，乃無痰之嗽而逆上也，又與呃者大不相同。古方言其欬逆《活人書》辨其噦逆，不若因其呃而忒上候，以呃忒爲名可也。此其呃之爲症，因其氣之不順，衝上而復下也。古方言胃中有熱，膈上有寒，熱不得行，寒不得散，氣逆而成呃。此理甚明，故用丁香柿蒂湯以治之。丁香可以溫中而散鬱，柿蒂可以清熱而理氣。使其氣清而寒自散，鬱解則火自除，何有呃忒之症哉。大凡治呃之症，清氣爲主，香燥佐之，雖用寒藥，不過所使而已。且胃氣得熱則行，得溫則散，不可以火治之。重用苦寒致令氣滯而不散，熱鬱而不舒，以成天地不交之否。是呃不能致死，乃因呃用藥之誤而致死者，又不可不慎矣。故吾嘗治呃以二陳湯爲主，因於火者，加薑炒黃連，其症呃聲大響，乍發乍止，其脈數而有力。若數而無力，呃來連續不已者，不治。因於寒者，本方加吳萸、乾薑，其呃朝寬暮急，連續不已，其脈沉而且遲。若遲而有神者，可治。遲而無力或散亂者，不治。因於痰者，本方加竹茹、南星，其症呼吸不利，呃有痰聲，其脈滑而有力。如無力而短數者，不治。因於虛者，本方加人參、白朮、炒黑乾薑。其人氣不接續，呃氣轉大，若脈虛而無力與虛而短數者，不治。有痰者不治。飲食不入者不治。又有汗吐下後元木空虛，誤服涼藥及生冷而作呃者，亦宜溫補可也，如本方中加人參、白朮、當歸、炒黑乾薑。若有痰者不治。氣急自汗者不治。手足厥逆者不治。又有因於食而致呃者，脾胃不能健運，食阻氣而不行，宜以溫中消導可也，如本方中加厚朴、山查、砂仁、木香。至若吐利後發呃者，難治。傷寒、痢後、產後、久病虛損及汗下後致呃者，皆難治，不可言其易也。

治法主意：呃逆者清氣、溫中爲要。雖用涼藥，必須薑製，仍戒少用。

《醫方考・呃逆門》　叙曰：呃逆一也，中下判焉。中焦呃逆其聲短，水穀之病也；下焦呃逆其聲長，虛邪相薄也。今考古方三首，辨其上下，察其虛實，則十全之工矣。若呃逆日久而且吞酸，則翻胃之前驅也，從火治之。

橘皮竹茹湯　大病後，呃逆不已，脈來虛大者，此方主之。

呃逆者，由下達上，氣逆作聲之名也。大病後，則中氣皆虛，餘邪乘虛入裏，邪正相搏，氣必上騰，故令呃逆；脈來虛大，虛者正氣弱，大者邪熱在也。是方也，橘皮平其氣，竹茹清其熱，甘草和其逆，人參補其虛，生薑正其胃，大棗益其脾。

丁香柿蒂竹茹湯　大病後，中焦氣塞，下焦呃逆，此方主之。

大病後，五藏皆傷，升降失常，故令中焦否塞；五藏之陰既傷，則少陽之火奮於下，故令下焦呃逆，直衝清道而上也。是方也，丁香、陳皮，辛溫者也，理中氣之否塞；竹茹、柿蒂，苦寒者也，療下焦之呃逆。或問降逆何以不用梔、柏？余曰：此少陽虛邪，非實邪也，故用竹茹、柿蒂之味薄者以主之；若梔、柏味厚，則益戕其中氣，否塞不益盛乎？古人蓋亦深權之矣。

木香調氣散　中焦呃逆者，此方主之。

中焦者，水穀之海，倉廩之區也。其呃逆責之穀氣，故用砂仁、蔻仁以化食，木香、丁香、檀香、藿香以調氣，甘草以和中，鹽湯以潤下。或問中焦呃逆，與下焦呃逆何以辨？余曰：彼則由於大病後，此則得之飲食後也。又中焦之呃逆輕而短，下焦之呃逆惡而長，其辨判然矣。

《萬病回春・呃逆》　脈：呃逆甚危，浮緩乃宜；弦急必死，結代促微。

發呃者，氣逆上衝而作聲也，呃，一名咳逆。若胃火上衝而逆，隨口應起於上膈，病者知之，易治也；自臍下上衝，直出於口者，陰火上衝，難治。俗名爲之打呃是也。

胃口虛寒、手足冷、脈沉細，是寒呃也。

丁香柿蒂湯

發熱煩渴脈數者，是熱呃也。

小柴胡湯　治身熱、煩渴、發呃。

胃中痰火發呃者。

黃連竹茹湯　治胃中痰火發呃。

水寒停胃發呃者。

茯苓半夏湯　治水寒停胃發呃。

臍下氣上升發呃者，陰火也。滋陰降火湯，治陰火上升發呃。依本方加砂仁、茴香、沉香、木香、山梔、柿蒂、辰砂。

中氣不足，脈虛微，氣不相續而發呃者，補中益氣湯加生脈散、黃柏，以降陰火，或少加附子。

陽明內實失下而發呃者，六一順氣湯下之。

傷寒傳經熱症，醫者誤用薑桂等熱藥助其火邪，痰火相搏而爲咳逆者，黃連解毒、白虎湯及竹瀝之類治之。

凡瀉痢發呃與傷寒結胸發黃又發呃者，俱難治也。

咳逆丸　傷寒發熱而呃逆者，用黃荊子不拘多少，炒，水煎服，立止。

嗅法，治咳逆服藥無效者：

硫黃　乳香

右各等分，爲細末。以酒煎，急令患人嗅之，即止。

又方：用雄黃二錢、酒一盞，煎七分，急令患人嗅之，愈。

《證治準繩・呃逆》　呃逆，即《內經》所謂噦也。或曰成無己、許學士固以噦爲呃逆，然東垣、海藏又以噦爲乾嘔，陳無擇又以噦名欬逆，諸論不同，今子獨取成、許二家之說，何也？曰噦義具在《內經》，顧諸家不察耳。按《靈樞・雜病篇》末云：噦以草刺鼻，噦，噦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詳此經文三法，正乃治呃逆之法。按呃逆用紙撚刺鼻便噦，噦則呃逆立止；或閉口鼻氣使之無息，亦立已；或作冤盜賊大驚駭之，亦已。此予所以取成、許二家之論噦爲呃逆，爲得經旨也。若以噦爲乾嘔，設使乾嘔之人，或使之噦，或使之無息，或使之大驚，其乾嘔能立已乎，噦非乾嘔也明矣。若以噦名欬逆，按《內經・生氣通天論》曰：秋傷於濕，上逆而欬。《陰陽應象論》曰：秋傷於濕，冬生欬嗽。以此論之，則欬逆爲欬嗽無疑，以春夏冬三時比例自見。孫眞人《千金》曰：欬逆者嗽也，本自明白，後人不知何以將欬逆誤作呃逆，失之遠矣。趙以德曰：成無己云噦者俗謂之欬逆，呃呃然有聲，然引欬逆是噦非也。《內經》以噦與欬逆爲兩證，噦是胃病，欬逆是肺病，謂胃氣逆爲噦。註云：胃爲水穀之海，腎與爲關，關閉不利，則氣逆而上，胃以包容水穀，性喜受寒，寒穀相搏，故爲噦也。又謂陽明之復，欬噦。太陽之復，嘔出清水及爲噦噫。少陰之復，噦噫。《靈樞》亦謂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補手太陰瀉足少陰。張仲景言噦者，皆在陽明證中，謂濕家下之太早則噦，而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皆因下後胃

氣虛而噦者也。至有風熱內壅，氣不能通，有潮熱，時時噦者，與小柴胡湯和解之。噦而腹滿，視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者，此皆可治之證。至若病極譫語，甚者至噦，又不尿腹滿加噦者，皆不治。丹溪先生亦嘗謂呃逆、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內經》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是陰火上衝，而吸之氣不得入，胃脈反逆，由陰中伏陽而作也，從四時用藥法治。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爲降火，孰爲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此土敗木賊也。陰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爲危證。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嗟乎！聖人之言胃氣逆爲噦者，非由一因而逆，緣王太僕用《靈樞》之意，竟作腎寒逆上之病註之，由是後代方論，或用熱劑治寒，或用辛溫散氣。安知脾與胃，一陰一陽也。二者不和亦逆。腎肝在下，相凌亦逆，且腎之逆，未可便謂之寒也。左腎主水，性本潤下，烏能自逆，必右腎相火炎上，挾其衝逆，須觀所挾多寡，分正治反治之療之。肝木之風，從少陽相火衝剋者，亦必治火，皆當如先生所言者以治。若別有其故而噦者，又必如仲景法，隨其攸利而治之。劉宗厚曰：呃逆一證，有虛有實，有火有痰，有水氣，不可專作寒論。蓋傷寒發汗吐下之後，與瀉利日久，及大病後、婦人產後有此者，皆脾胃氣血大虛之故也。若平人食入太速而氣噎，或飲水喜笑錯喉而氣搶，或因痰水停隔心中，或因暴怒氣逆痰厥，或傷寒熱病失下而有此者，則皆屬實也。夫水性潤下，火性炎上，今其氣自下衝上，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虛中須分寒熱，如因汗吐下後，誤服寒涼過多，當以溫補之。如脾胃陰虛，火逆上衝，當以平補之。挾熱者，涼而補之。若夫實者，如傷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呃逆，當以寒下之。如痰飲停蓄，或暴怒氣逆痰厥，此等必形氣俱實，別無惡候，皆隨其邪之所在，涌之洩之，清之利之也。胃傷陰虛，木挾相火直衝清道而上者，宜參朮湯下大補陰丸。吐利後胃虛寒者，理中湯加附子、丁香、柿蒂。吐利後胃虛熱者，橘皮竹茹湯。《三因方》云：凡吐利後多作噦，此由胃中虛、膈上熱故噦，或至八九聲相連於氣不回，至於驚人者，若傷寒久病得此甚惡，《內經》所謂壞病者是也。

診　心脈小甚爲噦。肺脈散者不治。噦聲頻密相連者爲實，可治。若半時噦一聲者爲虛，難治，多死在旦夕。

《丹臺玉案・痞塊門・附呃逆》　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古以爲寒，恐非也。治法須辨有餘不足而治。

脈云：浮而緩者易治，急者難治。

立方：

橘皮竹茹湯　治大病後中氣不足，呃逆不已，脈來虛細。

解毒湯　治痰火相搏，呃逆不住。

丁香竹茹湯　治中焦氣塞，下焦呃逆。

生薑三片煎服。

《景岳全書・雜證謨・呃逆》　經義

《口問篇》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

《宣明五氣篇》曰：胃爲氣逆，爲噦爲恐。

《雜病篇》曰：噦，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至眞要大論》曰：陽明之復，嘔吐呃噦。太陽之復，唾出清水，及爲噦噫。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寶命全形論》曰：病深者，其聲噦。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心脈小甚爲善噦。

《三部九候論》曰：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論證

呃逆一證，古無是名，其在《內經》本謂之噦，因其呃呃連聲，故今以呃逆名之，於義亦妥。觀《內經》治噦之法，以草刺鼻，嚏，及氣息迎引、大驚之類，是皆治呃之法，此噦本呃逆，無待辨也。自孫眞人云：遍尋方論無此名，遂以欬逆爲噦，因致後世訛傳，乃以欬逆、乾嘔、噫氣之類互相殽亂，自唐迄今矣，此名之不可不察，亦不可不正也。

一、欬逆之名，原出《內經》，本以欬嗽氣逆者爲言。如《氣交變大論》曰：歲金太過，甚則喘欬逆氣。此因喘欬以致氣逆，故云欬逆氣也。又曰：欬逆甚而血溢。正以欬逆不止，而血隨氣溢，則病之常也，未聞以呃逆而見血者也。即如《六元正紀大論》云：金鬱之發，民病欬逆者，亦是此意，

此欬逆之非呃逆亦甚明矣。而今後世諸公，乃悉以噦爲欬逆，豈皆未之詳察耶？及觀丹溪之言，在《纂要》則曰：孫眞人誤以噦爲欬逆。是謂噦非欬逆也。在《心法・附錄》則曰：欬逆爲病，古謂之噦，近謂之呃。此又謂噦即欬逆也。在嘔吐門則又曰：有聲有物謂之嘔吐，有聲無物謂之噦。此又以乾嘔爲噦也。前後不一，何其自謬若此。再如海藏、河間諸公，有以噦爲乾嘔者，有以欬逆爲噫者，總皆謬矣。蓋嘔即吐之類，但吐而無物者曰嘔，嘔而有物者曰吐，腹脹噯氣者曰噫，逆氣自下而上者亦曰噫，此四者之辨自有正名，顧可紛紛若是乎？茲余析而判之曰：噦者，呃逆也，非欬逆也。欬逆者，欬嗽之甚者也，非呃逆也。乾嘔者，無物之吐，即嘔也，非噦也。噫者，飽食之息，即噯氣也，非欬逆也。後人但以此爲鑑，則異說之疑，可盡釋矣。

一、呃逆證，有傷寒之呃逆，有雜證之呃逆。其在古人則悉以虛寒爲言，惟丹溪引《內經》之言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病人見此，似爲死證，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余向見此說，疑其與古人相左，不以爲然，蓋亦謂此證必屬虛寒，何有實熱，茲及晚年歷驗，始有定見，乃知丹溪此言爲不誣也。雖其中寒熱虛實亦有不同，然致呃之由，總由氣逆，氣逆於下，則直衝於上，無氣則無呃，無陽亦無呃，此病呃之源所以必由氣也。欲得其象，不見雨中之雷，則無呃，無陽亦無呃，此病呃之源所以必由氣也。欲得其象，不見雨中之雷，水中之涔乎。夫陽爲陰蔽，所以爲雷，而轟轟不已者，此火爲雷之本，而火即氣也。氣爲水覆，所以爲涔，而汩汩不已者，此氣爲涔之本，而氣即陽也。然病在氣分，非本一端，而呃之大要，亦惟三者而已，則一曰寒呃，二曰熱呃，三曰虛脫之呃，寒呃可溫可散，寒去則氣自舒也。熱呃可降可清，火靜而氣自平也。惟虛脫之呃，則誠危殆之證，其或免者，亦萬幸矣。凡諸治法，當辨如左。

論治

凡雜證之呃，雖由氣逆，然有兼寒者，有兼熱者，有因食滯而逆者，有因氣滯而逆者，有因中氣虛而逆者，有因陰氣竭而逆者，但察其因而治其氣，自無不愈。若輕易之呃，或偶然之呃，氣順則已，本不必治；惟屢呃爲患，及呃之甚者，必其氣有大逆，或脾腎元氣大有虧竭而然。然實呃不難治，而惟元氣敗竭者，乃最危之候也。

一、寒滯爲呃者，或以風寒，或以生冷，或其臟氣本寒，偶有所逆，皆能致呃，但去其蔽抑之寒，而呃自止。宜橘皮湯、《三因》丁香散，或二陳湯加生薑五七片，或佐關煎，或甘草乾薑湯、橘皮乾薑湯之類，皆可酌用。若寒之甚者，藿水散，或四逆湯。

一、胃火爲呃者，其證極多，但察其脈見滑實而形氣不虛，胸膈有滯，或大便堅實或不行者，皆其胃中有火，所以上衝爲呃，但降其火，其呃自止，惟安胃飲爲最妙。余嘗治愈多人，皆此證也。

一、氣逆爲噦而兼脹悶者，宜加減二陳湯加烏藥，或《寶鑑》丁香柿蒂散，或羌活附子湯，或神香散。

一、食滯而呃者，宜加減二陳加山楂、白芥子、烏藥之屬，或用大和中飲加乾薑、木香。

一、中焦脾胃虛寒，氣逆爲呃者，宜理中加丁香湯，或溫胃飲加丁香。或因勞倦內傷而致呃逆者，宜補中益氣湯加丁香。凡中焦寒甚者，多由脾胃氣虛而然，蓋脾胃不虛則寒亦不甚，故治寒者，當以脾氣爲主。若吐利後胃氣微虛，或兼膈熱而呃者，宜橘皮竹茹湯；無熱者，宜生薑、半夏、丁香、柿蒂、白朮、肉桂之類，皆可酌用。

一、下焦虛寒者，其肝腎生氣之原不能暢達，故凡虛弱之人多見呃逆，正以元陽無力，易爲抑遏而然。此呃逆之本，多在腎中，故余製歸氣飲主之甚效，或用理陰煎加丁香以疏氣，妙亦如之。

一、凡以大病之後，或以虛羸之極，或以虛損誤攻而致呃逆者，此最危之證，察其中虛，速宜補脾；察其陰虛，速宜補腎，如前二條固其法矣，然猶恐不及，則惟大補元煎及右歸飲之類，斯其庶幾者也。

一、呃逆證，凡聲強氣盛而脈見滑實者，多宜清降；若聲小息微而脈見微弱者，多宜溫補。

傷寒呃逆

凡傷寒之呃，亦無非氣逆之病，其有與雜證不同者，如仲景所言則其類也，然猶有未悉及治有未備者，謹略如左：

一、傷寒胃中虛冷等證，大約與前雜證相似，悉宜如前以溫中等劑治之。或如仲景所言胃中虛冷及飲水則噦等證，當以後條仲景法治之。

一、傷寒邪在表者，與裏無涉，故無噦證。惟少陽證邪在半表半裏之間，則寒熱往來，氣爲邪抑而噦逆者有之矣，宜柴陳煎主之，有寒者加丁香，有火者加黃芩；或小柴胡湯亦可。

一、傷寒失下，邪入正陽明，內熱之極，三焦乾格，陰道不行而上衝作呃者，必宜去火去閉，斯逆氣得降而噦乃可愈。然必察邪之微甚，如無堅實脹滿等證，而但以乾涸燥熱者，宜白虎湯，或竹葉石膏湯，或瀉心湯涼解之。若果有燥糞，大便閉結，脹滿實堅俱全者，宜三承氣湯下之。

一、傷寒邪有未解，而用溫補太過者，則其中焦氣逆，最能爲噦，惟安胃飲爲最妙。若氣逆無火者，宜橘皮湯。若兼表邪未解者，宜柴陳煎。

一、傷寒誤攻，或吐或下，或誤用寒涼，以致脾腎胃氣大虛大寒而發噦者，大爲危候，速當以前雜證溫胃、理陰等法調治之，恐遲則無濟於事也。

《醫宗説約・呃逆》 俗名打呃名呃逆，纔發咽喉則據寂。連續數聲軋軋然，短促不長難消息。有痰有火有停水，有寒有氣有食積。主治丁香柿蒂湯，丁柿竹茹陳皮當。本方四味。茹柿苦寒，治下焦之逆氣。丁陳辛溫，理中氣之痞塞。中下焦之慨藥也。飲食太過胸中滿，麵芽枳椇及檳榔。痰涎壅塞脈來滑，茯苓半夏木香方。水停心下汩汩聲，白朮茯苓豬瀉尋。發熱煩渴脈來數，柴胡半夏芍黃芩。去丁香。滯氣盈分腹胸滿，砂仁木香半夏存。胃中虛冷脈來遲，乾薑桂附朮相親。脈來虛甚全無力，六君合用始爲精。六君子人參、茯苓、半夏、白朮、甘草、陳皮。諸呃不止用沉香，薑汁磨成臨服行。若還病久呃逆作，虛極從來症最惡。六君合用沉木香，寒甚還同薑桂落。本湯去竹茹。古人嗅法有奇方，期門炙法亦當學。倘然大便結不行，須用將軍無推卻。

嗅法用乳香、硫磺、艾各三分，爲末，好酒一鐘，煎數沸，乘熱使病人鼻嗅之，外用搗薑香擦胸前亦好。

《病機沙篆・呃逆》 傷寒汗、吐、下後與瀉利日久，或大病後氣呃，中氣虛也。虛而熱者，人參、竹瀝、陳皮、甘草、生薑、大棗；虛而寒者，人參、白朮、甘草、乾薑、附子、丁香、柿蒂。大便閉，脈沉數者，調胃承氣。呃而心下悸者，半夏、陳皮、茯苓、甘草、南星、木香、竹瀝、薑汁、丁香、柿蒂煎服。久病虛人見之爲危。火呃，水煎乾柿湯加老生薑服。呃呃連聲爲實，可治；呃間半時再呃，爲虛，難治；肺脈散大者死。

《石室秘録・數集・水濕門》 雷公眞君曰：水氣凌心包之絡，呃逆不止，死症也。吾以爲可救者，心包爲水氣之犯，惟恐犯心，所以呃逆不止者，欲號召五臟之氣共救水氣之犯心也。水氣凌心包以成呃逆之症，亦止須分消其水濕之氣，而呃逆自除也。方用止呃湯。

《辨證録・呃逆門》 人有忽然呃逆不止，爲是寒氣相感，誰知是氣逆而寒入之也。然氣之所以不順，乃氣之不足也。蓋丹田之氣足，則氣守於下焦而氣順，丹田之氣不足，則氣奔於上焦而氣逆矣。呃逆雖是小症，然治之不得法，往往有變成危症，而不可救，正徒散其寒而不補其氣也。治法宜大補其丹田之氣，而少佐之以祛寒之藥。則氣旺而可以接續，寒去而足以升提，故不必止呃逆而呃逆遂自止也。方用定呃湯。參、苓、白朮純是補氣回陽之藥，丁香祛寒，沉香、牛膝降入丹田以止其逆，逆氣既回，而呃聲自定。孰謂補氣之藥，非即轉氣之湯哉！此症用加味六君子湯亦妙。

人有痰氣不清，一時作呃逆之聲音，人以爲火逆作祟也。夫火逆之痰，口必作渴，今不渴而呃逆，仍有痰氣之故，而非火邪之祟也。夫痰在胃口，而呃逆在丹田，何以能致此耶？蓋丹田之氣欲升，而痰結胸中以阻之。此種呃逆較虛呃者甚輕，治法消其痰氣，而呃逆自除，方用二陳湯加減治之。二陳湯爲治痰之妙劑，加入人參、厚朴於補氣之中而行降氣之藥，自能祛痰於上焦，達氣於下焦也。此症亦可用加味六君子湯治之。

人有口渴飲水忽然呃逆者，非水氣之故，乃火氣之逆也。人若胃火太盛，必大渴呼水矣，今但渴而不大飲水者，乃胃火微旺，而胃氣猶虛也。故飲水雖快，而多則不能易消，火上衝而作呃逆耳。治法宜補其胃中之土，而降其胃中之火，則胃氣自安，而胃火自息，呃逆亦自止矣。方用平呃散。此方降胃火而又不耗胃氣，所以奏功實神。倘以爲胃火之盛，而輕用石膏，雖亦能取勝，而終於胃土有傷，呃逆除而他病又生矣，不若此方之和平而又神也。此症用兩宜湯亦妙。

人有氣惱之後，肝又血燥，肺又氣熱，一時呃逆而不止，人以爲火動之故也，誰知亦是氣逆而不舒乎。蓋肝性最急，一拂其意，則氣必下剋脾土，而脾土氣閉，則腰臍之間不通，氣乃上奔於咽喉，而作呃逆矣。倘亦用降火降氣之藥，則呃逆更甚，必須用散鬱之劑，而佐以消痰潤肺之藥，始爲得之。氣病亦以全力注之。方用解呃丹。此方爲散鬱之神方，不特治呃逆已也。用白朮以利腰臍之氣，用柴、芍、當歸以舒肝膽之氣，用蘇葉、麥冬以潤肺金之氣，用茯神以通心與膀胱之氣，用白芥子以宣膜膈之氣，是一身上下之氣盡行流通，又何虞下焦之氣不上升於咽喉乎！故一劑而收功也。此症亦可用平順散。

人有呃逆時作時止者，乃氣虛而非氣滯也。夫氣旺則順，氣衰則逆，五行之道也，凡逆之至者，皆衰之極耳。惟是氣衰而呃逆者，不比痰呃與火呃也，補其氣之虛，而呃逆自止。倘不知補氣，而惟從事於消痰降火，則輕必變重，而重必入死矣。況痰火之呃，亦虛而致，不惟寒呃之成於虛也。氣逆本於氣衰，一句居要。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此方乃治胃之聖劑，胃氣弱而諸氣皆弱，胃氣旺而諸氣皆旺，故補胃氣正所以補諸氣也，氣既旺矣。加以柿蒂之能轉呃，自然氣轉於須臾，而呃逆頓止矣。且胃又多氣之腑也，諸氣之逆皆從胃始，然則諸氣之順，何獨不由胃始哉。此症亦可用加味朮苓湯。

《證治彙補・胸膈門・呃逆》 大意

《內經》有咳逆而無呃逆。大率由痰閉於上，火動於下，上注於肺，直衝清道而作聲也。有陰、陽之分，虛、實之別，寒、熱之異，不可一概混治，要知胃實則噫，胃虛則噦。

內因

有久病胃虛者，有傷寒失下者，有痰結於上、火起於下、痰火相搏者，有胃弱陰虛、木挾火勢、上凌胃土者，有過服寒涼、胃寒而得者，有水停食鬱、氣逆而得者，有恚怒鬱熱者，有單衣着寒者。

外候

火呃，呃聲大響，乍發乍止，燥渴便難，脈數有力；寒呃，朝寬暮急，連續不已，手足清冷，脈遲無力；痰呃，呼吸不利，呃有痰聲，脈滑有力；虛呃，氣不接續，呃氣轉大，脈虛無力；瘀呃，心胸刺痛，水下即呃，脈芤沉澀。

呃逆上下

中焦呃逆，其聲輕而短，水穀爲病也；下焦呃逆，其聲惡而長，虛邪相搏也。

呃逆虛實

不足因內傷脾胃，及大病後胃弱，多面青肢冷便軟；有餘因外感胃熱，及大怒大飽，多面紅肢熱便閉。虛者難治，實者易愈。如尋常無別症，忽然發呃者，屬氣逆與痰滯。

呃逆危症

傷寒及滯下後，老人、虛人、婦人產後，多有呃症者，皆病深之候也。若額上出汗，連聲不絕者，危。

脈法

浮而緩者，易治；大而散者，難治；結促者，可治；脈代者，難治。又左關弦者，爲木乘土；右寸數者，爲火刑金，俱不治。

治法

治當降氣、化痰、和胃爲主，隨其所感而用藥。氣逆者，疏導之；食停者，消化之；痰滯者，涌吐之；熱鬱者，清下之；血瘀者，破導之；若汗吐下後，服涼藥過多者，當溫補；陰火上衝者，當平補；虛而挾熱者，當涼補。

溫補宜審

《局方》概用丁、附、薑、桂，溫暖助火，不辨寒熱，其間氣實、痰滯，當用開導者，若執一治之，損不足而益有餘，宜乎呃逆之必死也。

用藥

主以二陳湯。平人氣呃，加枳殼、萊菔子；食呃，加山楂、麥芽；痰火，加山梔、黃連；水氣，加豬苓、澤瀉；胃虛，加人參、白朮；胃寒，加丁香、炮薑。傷寒失下，主以承氣湯；頑痰可吐，主以瓜蒂散；氣不歸原，主以八味丸。古方用柿蒂者，取其苦溫能降滯氣也。

呃逆選方

陳皮湯　治痰氣作呃。

橘皮竹茹湯　治虛熱痰呃。

柿錢散　治虛寒作呃。

丁香柿蒂散　治寒氣作呃。

木香調氣散　治氣鬱氣逆作呃。

理中湯　治虛寒作呃。

參附湯　治大汗、大吐、大瀉後，厥冷呃忒腹痛。

大補陰丸。

大補丸　治陰火上炎作呃。

大柴胡湯、蘇子降氣湯、涼膈散。

三方皆治地道不通，因而呃逆，及火鬱爲患者。

《醫經允中・冷呃》 冷呃者，氣上逆而爲呃逆也，切弗悞作咳。咳者，嗽也，亦弗悞作噦。噦者，嘔也。呃逆者，氣衝咽喉則遽止，呃呃然連續數聲

而短促不長，有因胃熱失下而作，有因胃中有痰飲而作，有因寒藥服多胃中虛冷而作。若失下呃逆，內實大便鞕者，脈必應指有力，以承氣湯下之。胃虛有熱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有痰飲者，脈必弦滑，半夏生薑湯主之。脈微細，呃逆者，胃寒也，宜橘皮乾薑湯，或加味理中湯主之。《金匱要略》云：其氣自臍下直衝于胸嗌間，呃逆乃陰症也，其病不在胃也，此因肝腎虛寒之極而挾陰火上攻。以病本下虛，內已伏陰，尙悞用寒藥，遂使下焦冷極，迫至相火上衝而爲呃逆，雖病人煩躁，自覺甚熱，然皆無根失守之火，散亂爲熱，非眞熱也，乃水極似火，陰症類陽也。若不辨此，悞用涼藥，下咽則死，可不愼與。須內服加味附子湯，外灸關元氣海穴，使手足溫煖，脈和陽回陰退，則可生矣。如呃逆脈散者死，呃逆不尿，腹滿者不治。凡久病而見呃逆者，此眞氣已衰，如舌短灰黑，及頭汗、不尿，與大便自利而腹滿者，皆不治也。

《醫經允中・噦》 噦與餲皆胃疾也，但有輕重之差爾，餲則胸喉間氣塞不得下通而無聲。蓋虛寒相搏，反飲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卽餲，胃中寒冷故也，小靑龍湯去麻黃加附子而可矣。至于噦，病已極矣，大吐大下之後，極虛復極汗出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因得噦，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經曰：濕家若下之太早，則噦。本虛攻其熱，則噦。又趺陽脈浮則爲氣餲，滑則爲噦，皆爲醫咎，責虛取實之故也。輕者小柴胡湯和解，重者噦而腹滿潮熱，視其前後何部不利者，利之則愈。若陰陽虛竭，身體燥，但頭汗出，腹滿微喘，口乾咽爛，便鞕譫語，至噦與不尿，腹滿加噦者，死不治。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嘔吐噦》 噦者，胃中虛冷，或停水飲之故。胃虛宜溫胃，理中爲主。停水，宜橘皮半夏湯；小便不利，加桂心、茯苓；胃虛不食，加人參；肺胃有水，喘咳上氣，小靑龍加減。亦有失於攻下，胃中實熱而噦者，證必腹滿。仲景云：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承氣湯、豬苓湯是也。

噦逆屬虛熱，橘皮竹茹湯；噦而虛寒，橘皮乾薑湯；寒甚，去通草，加丁香、附子；寒熱錯雜者，去甘草，加丁香、柿蒂。

傷寒後胃熱嘔噦，《千金》通草橘皮湯。

傷寒後嘔噦反胃，乾嘔食不下，《千金》蘆根飮子。

春夏時行傷寒，寒傷於胃，胃冷變惋者，《千金》用橘皮、桂心、葛根各二兩，白茅根一升，水煎服；有熱，去桂心。

噦聲頻密相連爲實，攻熱爲主；若半時噦一聲者爲虛，溫補爲主；如腹滿不尿，脈散頭汗，目瞪而噦者，死在旦夕。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呃逆》 劉宗厚曰：呃逆有虛有實，有火有痰有水氣，不可專作寒論。蓋傷寒發汗吐下後，與瀉利日久，及大病後，婦人產後有此證，皆屬脾胃大虛；若因痰水停積心下，或因暴怒氣逆痰厥，或傷寒熱病失下，則皆屬熱也。夫水性潤下，火性炎上，今其氣自下衝上，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虛中須分寒熱。如因汗吐下後，誤服寒涼過多，當溫補之；如脾胃陰虛，火逆上衝，當平補之；挾熱者，當涼補之；若實者，如傷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呃逆，當寒下之。如痰飮停蓄，或暴怒氣逆痰厥，此等必形氣俱實，別無惡候，隨其邪之所在，涌之泄之，清之利之。

胃虛木挾相火，直衝淸道而上者，異功散加肉桂，甚則加黃檗、附子，送六味丸。吐利後，胃氣虛寒者，理中湯加附子、丁香、柿蒂。吐利後，胃虛熱者，橘皮竹茹湯。呃逆嘔吐多者，屬胃虛有痰，半夏、茯苓、生薑；兼食結痰積則膈間飽悶，枳、朮、半夏、生薑。

平人飮熱湯及食椒、薑即呃者，此胃中有寒痰死血也。死血，用韭汁、童便下越鞠丸；虛人，用理中湯加蓬朮、桃仁；痰，加茯苓、半夏。蓋呃逆皆是寒熱錯亂，二氣相搏使然，故治亦多用寒熱相兼之劑，加丁香、柿蒂幷投之類。試觀平人冷呃，令其思想則止，思則脾火氣乘，而胃氣和矣。

呃逆雖多有屬火者，然病後久虛發呃，皆屬於寒，且用半夏一兩，生薑一兩，水煎熱服；或用丁香數十粒，柿蒂十枚，滾水泡服；或理中湯加枳殼、茯苓、半夏，不應，加箬蒂、丁香。若胃中寒甚，呃逆不已，或復嘔吐，丁香煮散；或附子粳米湯加炒川椒、丁香。

暴怒呃逆，神昏吐涎，此肝火逆上，防有血積膈間，若按之痛者，藕汁、麻油，服少頃，卽探吐之；不痛者，陳皮二兩，煎湯探吐之。

產後呃逆，最爲惡候，急灸期門左穴，艾炷如小豆大。宜服四逆加人參湯，羌活附子散，或桂心五錢，薑汁三合，和水煎服。

石頑曰：呃逆在辨寒熱，寒熱不辨，用藥立斃。凡聲之有力而連續者，雖有手足厥逆，大便必堅，定屬火熱，下之則愈，萬舉萬全。若胃中無實火，何以激搏其聲逆上而衝乎？其聲低怯而不能上達於咽喉，或時鄭聲，雖無

厥逆，定屬虛寒，苟非丁、附，必無生理。若胃中稍有陽氣，何致音聲餒怯不前也。蓋胃中有火則有聲，無火則無聲，誤以柿蒂、蘆根輩治之，倉扁不能復圖矣。又有始熱終寒者，始本熱邪，因過用苦寒，寒鬱其熱，遂至呃逆，急宜連理湯加薑、半主之；五六日大便不通者，削陳醬薑導之。若眞陽素虛人，誤用苦寒通其大便，必致熱去寒起，多成不救。復有飲熱飲冷而呃，背微惡寒，目睛微黃，手足微冷，大便溏黑者，屬瘀血；若飲熱則安，飲冷則呃，雖有背惡寒，手足冷，大便溏等證，此屬濕痰。肥人多此，須推瘀血痰飲例治之。

《醫學真傳・呃》 世有呃證，而經論有噦無呃，寧後世言呃，而古時言噦耶？《詩》云：鸞聲噦噦。謂聲有節奏也。人之發呃，勻勻而來，亦有節奏，故經論之噦，有作呃解。呃之微者，名曰餲。呃有逆呃，有虛呃，有敗呃。逆呃者，膈中有寒，胃氣從胸上膈，膈寒，其氣停止，止而復出，則呃也，此膈寒氣逆而呃。呃之至輕者，辛散溫行，數劑可愈。若病傷寒，而三焦不和，胃中留滯，上焦不能如霧之灌溉，中焦不能如漚之腐化，下焦不能如瀆之濟泌，則上脘、中脘、下脘之胃氣，亦因以不和。三焦者，胃外之然也。今三焦火熱之氣，內不和於胃，外不達於肌，蘊熱上衝，發爲逆呃。斯時熱者清之，寒者溫之，正虛邪實者，補而導之，不虛但實者，泄而通之，平胃、瀉心，皆可用也。張潔古治逆呃，有丁香辛香暖胃，柿蒂苦澀清涼，是三焦鬱滯之呃相宜，而虛呃、敗呃不相宜也。虛呃者，人病傷寒，絕其穀氣，中胃空虛，復加寒涼消導；中胃既虛，而三焦火熱之氣亦失其職，陽明胃土不能合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寒氣凝滯，正氣內虛，則呃矣。參、朮、桂、附可以治之，然必能食則可治，不能食則不可治矣。又有泄瀉下痢，下焦虛寒，穀入少，而中、上二焦亦虛而寒，以致呃者，亦爲虛呃。敗呃者，病起於陰，腎藏先虛，不救其虛，反以實治，致胃府亦虛，於是戊癸不合，火無生原，發而爲呃，是爲敗呃，百無一生，雖有參、附，亦徒然耳！然虛呃不愈，則轉爲敗呃，醫者又不可不知也。

《症因脈治・呃逆論》 秦子曰：呃逆者，胃氣不和，上衝作聲，聽聲命名，故曰呃也。《靈樞》篇謂噦。以草刺鼻作嚏，嚏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已，按此治噦之法，即今外治呃逆之道也。是《內經》之噦，即今之呃也。諸家謂乾嘔爲咳逆，或因嘔而傷胃氣以致呃，因咳而吊動胃氣以致呃方可。若以乾嘔即是呃逆，咳逆即是呃逆，大繆矣。有外感，有內傷。

外感呃逆

外感呃逆之症　身發寒熱，嘔逆作呃，此表邪傳裏之症也。內熱口渴，唇焦便赤，上衝作呃，此積熱內衝之症也。或乍發乍止，或連續不已，此痰火攻衝呃逆之症也。

外感呃逆之因　外受風邪，邪傳半表半裏，裏不受邪，抑遏少陽生升之氣，則上衝作呃。若熱邪結裏，失於清理，則熱氣上衝，亦能致呃；或水飲內停，胃家痰火，諸逆上衝，則呃逆之症作矣。

外感呃逆之脈　左脈弦大，少陽有邪；右脈沉數，胃熱裏實；右關虛澀，胃家虛熱，右脈滑大，胃中痰飲；滑大而數，乃是痰熱。

外感呃逆之治　若表邪入裏，小柴胡湯和之。胃熱失下者，承氣湯下之；胃熱便利者，瀉心湯；胃熱兼虛者，橘皮竹茹湯。若胃中兼痰飲者，橘皮半夏湯加枳、桔；兼熱者，梔連二陳湯加葛根、竹茹。

內傷呃逆

內傷呃逆之症　外無表邪入裏，身無寒熱頭痛，惟見呃聲發作，或三四聲而即止，或呃數聲之外，或連續而不已者，此內傷呃逆之症也。

內傷呃逆之因　或因中氣不足；或因胃氣損傷，水穀入胃，難以運化；或膏粱積熱，胃火上衝；或胃寒冷飲，水寒上逆；或脾胃不和，臟腑爲病；或怒動肝火，肝氣怫逆；或肝腎陰虧，陰火上衝；此皆內傷呃逆之症也。

內傷呃逆之脈　脈見微弱，中氣不足；或見沉數，膏粱積熱；或見促結，臟腑不和；或見弦數，肝膽有火；左尺數大，眞陰不足。

內傷呃逆之治　若中氣不足，六君子湯。痰火上衝，梔連二陳湯、半夏瀉心湯。積熱上攻，梔連平胃散加葛根、竹茹。胃家受寒者，丁香柿蒂湯、理中湯。水停心下，二陳湯、苓桂朮甘湯，食滯中宮者，枳朮湯、枳桔平胃散、蒼朴二陳湯。怒動肝火者，加味柴胡湯。陰血不足，陰火上衝，知柏四物湯。陰精不足，相火上衝者，知柏地黃丸、家秘知柏天地煎加廣皮。若肝腎之精血皆不足，肝腎之陰火合而上衝者，家秘肝腎丸。

《病機彙論・呃逆門》 辨呃逆非欬逆乾嘔之謂　王肯堂曰：呃逆即《內經》所謂噦也。或曰成無己、許學士固以噦爲呃逆，然東垣、海藏又以噦爲乾嘔，陳無擇又以噦名欬逆，諸論不同，今子獨取成、許二家之說，何也？

曰：噦義具在《內經》，顧諸家不察耳，按《靈樞》雜病篇云：噦，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立已。大驚之亦可已。詳此三法，正乃治呃逆之法，此余所以取成、許二家之論，爲得經旨也。若以噦爲乾嘔，設使乾嘔之人，或使之嚏，或使之無息，或使之大驚，其乾嘔能立已乎，噦非乾嘔也明矣。若以噦名欬逆，按經云秋傷於濕，上逆而欬，又曰秋傷於濕，冬生欬嗽，以此論之，則欬逆爲欬嗽無疑矣。孫眞人曰：欬逆者嗽也，本自明白，後人不知何以將欬逆誤作呃逆，失之遠矣。

論呃逆屬陰虛火上　丹溪曰：呃病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爲降火，孰爲補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

論呃逆由胃虛所生　《三因》云：欬逆之病，古人以爲噦耳，多因吐利之後，胃中虛寒，遂成此疾。亦有胃中虛，膈上熱，噦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者。大抵傷寒久病後，老人、虛人及婦人產後多有此證者，皆病深之候也。亦有噦而心下痞悸者，是痰水所爲，別無惡候者也。

實證呃逆治例　仲景云：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丹溪治超越陳氏二十餘歲，因飽後奔走數里患噦，但食物則連呃百餘聲，半日不止，飲酒與湯則不作，至晚發熱，脈滑數，以血入氣中，治之用桃仁承氣湯加紅花煎服，下污血數次即減，再用木香和中丸加丁香服之，十日而愈。

虛寒呃逆治例　戴復庵曰：熱呃惟傷寒有之，其他病發呃者皆屬寒，用半夏一兩，生薑一兩半，水煎熱服，或理中湯加枳殼、茯苓各半錢，半夏一錢，不効，更加丁香十粒。若胃中寒甚，呃逆不已，或復加以嘔吐，輕劑不能取效，宜丁香煮散及以附子粳米湯，加炒川椒、丁香，每服各二三十粒。

論呃逆不可專作寒治　劉宗厚曰：呃逆一證，古方悉作胃寒所致，不知此證有虛、有實，有火痰，有水氣，不可專作寒論。蓋傷寒發汗吐下之後，與瀉利日久，及大病後，婦人產後，有此者，皆脾胃氣血大虛之故也。若平人食入太速而氣噎，或飲水喜笑錯喉而氣搶，或因痰水停膈心下，或因暴怒氣逆痰厥，或傷寒熱病失下而有此者，則皆屬實也。夫水性潤下，火性炎上，今其氣自下衝上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補中須分寒熱，如因汗吐下後誤服寒涼過多，當以溫藥補之，如脾胃陰虛火逆上衝，當以平而補之，挾熱者涼而補之。若夫實者，如傷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呃逆，當以寒下之。如痰飲停蓄，或暴怒氣逆痰厥，此等必形氣俱實，別無惡候，皆當隨其邪之所在涌之、洩之、清之、利之也。世醫凡遇此疾，首以丁香柿蒂爲言，殊不知此藥不能補虛，不能降火，不能清氣利痰，惟有溫煖助火而已，豈宜總治斯疾哉。

《顧氏醫鏡・症方發明》　傷寒呃逆與噫氣者，須辨其寒熱虛實。與熱症同見則爲火逆，用芩、連、前胡以降火。與寒症同見則爲寒，水寒氣上攻，宜茯苓、杏仁以降水，附子、肉桂、丁香、沉香以降寒。氣脈滑有痰者，宜礞石、半夏、旋覆花、赭石以降之。若氣虛者，用人參、硃砂、磁石以降之，五味以斂之。若腹滿不大便，用大黃、枳實、厚朴下之。

《風勞臌膈四大證治・雜病・呃逆》　《靈樞經》云：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補手太陰，瀉足少陰。

《傷寒論》皆在陽明證中，謂濕家下之太早則噦。而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皆因下後，胃氣虛而噦者也。至有邪熱內蘊，氣不能通，有漸熱時時噦者，與小柴胡湯和解之。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此皆不治之症。至如病極譫語，甚者而噦，又不尿，腹滿加噦者，皆不治。大抵噦聲頻密相連者爲實，可治；如半時噦一聲者爲虛，難治，死在旦夕。

劉宗厚云：呃逆有虛，有實，有火，有痰，有水氣，不可專作寒論。蓋傷寒發汗，吐下之後，與瀉利日久，及大病後，婦人產後，有此症者，皆脾胃氣血大虛之故也。如平人食入太速而氣噎，或飲水喜笑錯喉而氣嗆，或痰水停膈心中，或暴怒氣逆痰厥，或傷寒熱病失下，而有此者，則皆屬實也。夫水性潤下，火性炎上，今其氣自下而上，非火而何？東垣謂是陰火上衝，而吸之氣不得入胃，脈反逆，由陰伏陽而作。

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虛中須分寒熱，如因汗吐下後，誤服寒涼過多，當以溫補之。如脾胃虛火逆上，當以平補之。挾實者，涼而補之。若夫實者，如傷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呃逆，當以寒下之。如痰飲停蓄，或暴怒氣逆痰厥，此等必形氣俱實，別帶惡候，當隨其邪之所在，涌之、泄之、清之、利之也。

吐利後，胃虛寒者，理中湯加丁香柿蒂散。病後胃中虛寒者，呃逆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者，難治。

一方：

枳殼　良薑　丁香　柿蒂

水煎服。甚者，加附子。

胃虛熱者，橘皮竹茹湯。

陰虛，木挾相火，直衝清道而上者，當補陰而抑木火上逆之勢。

大腸燥結，脈沉數者，調胃承氣湯主之。

污血亦能作噦。丹溪治超越陳氏，因飽後奔走數里患噦，但食物，則連噦百餘聲，半日不止，飲酒與湯則不作，至晚發熱，脈澀數，以血入氣中故也，治之用桃仁承氣湯加紅花煎服，下污血數次，即再用木香和中丸加木香服之，漸愈。按：此非審症精確者不可妄用。

噦而心下堅痞，眩悸者，膈間有痰水，所謂虛不禁吐者，二陳湯、導痰飲加薑汁、竹瀝。水寒相搏者，小青龍湯；寒甚，加附子尖亦妙。《本事方》用枳殼五分，木香二錢五分，研細，每服一錢，白湯下。孫兆方用陳皮二兩去白，水煎，通口服，枳殼一兩，此皆破氣之劑，氣逆宜之。陳皮竹茹湯，氣逆而虛者宜之。

無病偶然致呃，此緣氣逆而生，重者或經一二日，宜小半夏茯苓湯，加枳實，或煎半夏湯，泡蘿蔔子，研取汁，調木香調氣散。

胃中寒甚，或呃逆不已，或服嘔吐輕劑不能取效，宜丁香煮散。治胃反、嘔吐、呃逆、泄瀉。

《靈樞》雜病篇末云：噦，以草刺鼻取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大補陰丸　降陰火，益腎水。

大補丸　治腎經火燥，下焦濕熱。

《宣明》桂苓白朮散　消痰，止呃逆，散痞塞，開堅結痛悶，進飲食，和臟腑。

一方：加黃連五錢，黃柏二兩，水丸，效尤速。

皂莢半夏丸　治呃逆欲死。

羌活散　治呃逆。

良方：

丁香　白蔻仁各五分　伏龍肝一兩

爲末。煎桃仁吳萸湯，每服一錢，調送下。

《醫學心悟・傷寒兼症・呃逆》　即餲也，氣自臍下直衝胸也。或謂咳逆即呃逆，非也，咳逆爲咳嗽，與呃逆有何干涉？大法傷寒當下失下，胃火上衝而呃者，其症燥渴內熱，大便閉結，大柴胡湯下之。便不結，瀉心湯主之。三陰中寒，胃氣欲絕而呃者，其症厥冷惡寒，下利清穀，附子理中湯，合丁香散溫之。呃止則吉，不止則凶也。

《醫學心悟・嘔吐噦・呃逆》　嘔者，聲與物俱出。吐者，有物無聲。噦者，有聲無物，世俗謂之乾嘔。東垣以此三者，皆因脾胃虛弱，或寒氣所客，或飲食所傷，以致氣逆而食不得下也。香砂二陳湯主之。然嘔吐多有屬火者，經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有寒也。若拒格飲食，點滴不入者，必用薑水炒黃連以開之，累用累效。至於食入反出，固爲有寒，若大便閉結，須加血藥以潤之。潤之不去，宜蜜煎導而通之。蓋下竅開，上竅即入也。其有因脾胃虛弱而吐者，補中爲主，理中湯。其有因痞積滯礙而吐者，消積爲主，和中丸。若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者，補火爲主，八味丸。復有呃逆之症，氣自臍下直衝上，多因痰飲所致，或氣鬱所發，扁鵲丁香散主之。若火氣上衝，橘皮竹茹湯主之。至於大病中見呃逆者，是謂土敗木賊，爲胃絕，多難治也。

《醫方一盤珠全集・呃逆》　呃逆須當辨虛實，虛或二三，實六七。脈浮而緩爲易治，兩關弦緊醫費力。便閉聲粗知是火，聲低呃緩爲虛極。膈熱還須竹茹湯，胃虛柿蒂丁香覓，再有單方堪取用，隨時加減眞有益。

實熱呃逆，宜服竹茹湯，不用引。

虛寒呃逆，宜服柿蒂丁香飲。

如四肢厥冷，加附子、肉桂各五分。

單方：用紙條插鼻孔，得嚏，呃即止。

又方：治連呃二三十聲。用生薑汁合蜜糖，煎熱服，即止。

又方：治病後久虛發呃。用半夏五錢，生薑五錢，煎服，效。

又方：治體虛常呃，但二三聲。用公丁香三十七粒，家蓮子去心二十七個。二味同煎一碗，去渣，煨薑一片，糯米半升，煮粥，去薑啜粥，呃即止。

《醫碥・雜症・呃逆》 即《內經》所謂噦，氣自下衝上而呃，呃作聲也。經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然必有所閉遏乃然。有爲寒氣所閉者，有爲熱氣所閉者，有爲水飲痰食及血諸有形之物所閉者。景岳譬之雨中之雷，陽爲陰蔽，奮出於地而有聲也。水中之涔，氣爲水覆，上出爲涔，涔汩作聲。深得其理。予嘗吸烟入喉，胃口乍閉，每每作呃，故知熱氣亦能閉也。丹溪治陳超越因飽後奔走，絡傷，血內溢矣。患呃逆，但食物則呃百餘聲，食物實濁，血之屬也。半日不止，飲酒與湯則不作，酒水質清，氣之屬也。至晚發熱，血屬陰，血病，故夜發。脈澀數，以血入氣中治之，猶云血覆氣上。用桃仁承氣湯加紅花煎服，下污血數次而愈。又治一女子，大吐頑痰而愈，故知血食痰，皆能閉也。有發於中焦者，脾胃之氣被閉也；有發於下焦者，肝腎之氣被閉也。氣爲陽，陽屬火，治須撒閉散火，而有實火虛火之分，實者利之、清之、散之，虛者補之。無病而呃者，不必治也。即治不過用《內經》刺鼻取嚏，或閉息不令出入，或驚之之法，皆可立已。若有病而呃者，形氣壯實，別無惡候，審其致閉之邪，去之亦即已。惟病重得此，多爲氣脫，凡見其呃，自丹田而上，久久乃一聲，密頻相連者爲實，久久一聲者爲虛。通身振動者，即是危候，恐難治矣，此先天命門眞火欲脫，多不救。與黑錫丹，灸關元。傷寒吐汗下後，與瀉利日久，誤服寒涼者，理中湯。產後丁香散。傷寒熱病便燥，脈數，承氣湯。氣爲寒閉，未鬱成熱者，柿錢散、丁香柿蒂散、羌活附子湯。氣逆而虛者，陳皮竹茹湯。痰飲者，二陳湯、導痰湯加薑汁、竹瀝。陰虛自汗者，參附湯。陰虛火炎者，參附煎湯下大補陰丸。偶然呃一二日不止者，木香調氣散。

《雜病源流犀燭・呃逆源流》 呃逆，火病也。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是也。呃逆一症，古名噦，後名咳逆，又名吃忒。其故有三：一曰熱逆，胃火干氣上逆，脈洪大而數，必口乾舌燥，面赤便秘。宜平胃散加清火藥。陰火上炎而呃其氣從臍下逆上，蓋上升之氣至肝而出，中挾相火也。宜山梔、黃連清火，木香理氣，茯苓、半夏理脾。胃中停痰阻塞，致痰火鬱遏，不得疏洩，亦呃。宜參用二陳湯、半黃丸。溫病發呃，乃伏熱在胃，令人胸滿而氣逆，逆而呃，或大下，胃中虛冷，亦致呃。宜茅葛湯。一曰氣呃，勞役過度，怒傷中焦，丹田之氣逆而上行，故呃，急調氣。宜調氣平胃散，人參利膈湯。中氣大虛，不時發呃，急補益。宜補中益氣湯。元氣不足，胃虛而呃，非培元不可。宜人參理中湯。肺氣鬱痹，面冷頻呃，總在咽喉不爽，當開上焦之痹。蓋心胸背部，須藉在上清陽舒展，乃能曠達也。宜枇杷葉、川貝、鬱金、射干、通草、淡豉。痢後發呃，極爲險症。宜六君子湯。傷寒汗吐下後，或瀉利日久，或大病後氣呃，爲中氣極虛。宜十全大補湯。兼熱加竹茹、丹皮。兼寒加丁香、附、桂。脈沉數大，便秘，宜稍加大黃。男女傷寒及一切雜病，手足逆冷而嘔且呃。宜薑橘湯。呃逆之甚，至於短氣，急疏導之。宜紫蘇二錢、人參一錢，煎服。食傷脾胃，復病嘔吐，發呃下利，兩脈微澀，是陽氣欲盡，濁陰衝逆，急候也，舍理陽驅陰無別法。宜乾薑、吳萸、人參、茯苓、丁香、柿蒂、炮熟附子。病後氣逆，不能歸元，致呃呃連聲不止，聲聞屋外。宜刀豆子燒存性，白湯調服二錢即止。溫病飲水過多，氣滯，呃逆不止。宜枇杷葉、芧根各半斤煎水，徐徐服。呃而心上悸，蓋緣水氣停鬱。宜二陳湯加木香、竹瀝、薑汁。痰氣滯，其氣從胸中起中州，元氣鬱也。宜氣鬱湯。或脈小舌白，氣逆吃忒，畏寒微戰，胃陽虛，肝木上犯，必議鎮肝安胃理陽法。宜代赭石、人參、丁香、橘皮、茯苓、淡乾薑、半夏。若無別症，忽然發呃，氣從胃中而起，只是氣不順。宜木香調氣散。若痰結礙逆而吃忒，乃爲痰呃。宜先用鹽湯探吐法，後服導痰湯。陰火從少腹上衝呃逆，夜分轉甚，乃榮血虧傷之故。宜四物湯加知母、黃柏、竹茹、陳皮、茯苓。呃而專由於火，則曰火呃，宜乾柿、生薑煎服。呃而音高連聲，尚爲有力，爲實，呵治。若呃一二聲而音低者，中氣稍絕，而不能接續，則虛之極，且發夕死。病後大發呃，亦由眞元之氣絕，不治。一曰胃寒，手足冷，嘔吐，無熱症，脈遲澀，爲胃寒之候。宜丁香柿蒂湯。胃虛寒，致胸滿而發呃。宜丁香柿蒂湯。胃家寒冷，久呃不能止，宜沉香散。腎氣自腹中趕上，築於咽喉，逆氣連屬而不能出，或至數十聲，上下不得喘息，此由寒傷胃脘，腎虛氣逆，上乘於胃，與氣相併，經云：病深者，其聲噦也。宜吳茱萸散。吐利後胃氣虛寒，手足厥冷，必傷土氣。宜理中湯加丁香、白朮、枳殼。或脈歇止，汗出呃逆，大便溏，此勞倦積傷，胃中虛冷，陰濁上干。宜人參、茯苓、淡乾薑、炒川椒、代赭石、炒烏梅肉。若爲冷物所阻，或誤投寒劑所遏，至陽不得上升而呃，陽症傷寒，胸中飲食未消，誤服石膏，人中黃之類而呃，均宜散其寒，越其熱，不使寒熱抑遏。宜丁香柿蒂散。以上三者，皆呃症之由也，故有謂呃症屬寒多而熱少者，又有謂呃症屬熱多而寒少者，皆一偏之見。蓋呃之爲症，總屬乎火，即如胃寒諸症，亦必火熱爲寒所遏而然。若純由乎寒，則必不相激而逆上矣，故人有尋常並無疾病，或一張口則寒氣相襲，立時發呃者，俗名之曰冷呃，其得竟謂之冷病乎。蓋相襲者寒氣，而相襲之時，必陽氣適當上升，故寒氣一襲，陽即不得越而呃

也。若陽當下降，而非上升之時，雖寒襲之，亦必不呃也。然此偶然感發，不足爲病，非若前文三因之症，必須調治也。至如《活人書》所載呃逆陰症，胃寒脈細虛極。宜丁香柿蒂散、羌活附子湯。呃逆陽證，發熱口苦，胸滿脈數。宜橘皮竹茹湯，或小柴胡湯加橘皮、竹茹。《入門》所載痢後瀉後呃逆，宜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頓服，自止。痢後胃陽衰氣弱不相續而呃逆，宜補中益氣湯加竹茹、生薑、附子。飲食填塞胸中，或食物太甚，噎而不下，發爲呃逆。宜三香散或二陳湯加枳殼、砂仁、蘇葉。《正傳》所載痰閉於上，火動於下，無別症，忽發呃逆，從胸中起。宜二陳湯加芩、連、桔梗、薑炒山梔。痰挾氣虛而呃逆。宜六君子湯。《綱目》所載胃中虛冷，不能食，飲水則呃逆，或飲水太過，或水結胸而呃逆。宜小陷胸湯。或但飲水多而呃逆，別無惡候。宜五芩散。《回春》所載過笑而呃逆，宜燈草探鼻取嚏。皆所當究者也。總之，呃逆甚危，不得視爲尋常易瘳之症，倘尋常視之，危斃立見。

脈法　《醫鑑》曰：呃逆之脈，宜浮緩。若弦、促、代、急、微、結，難治。散大者必死。

呃逆症治　《入門》曰：呃逆當分有飲不足，不足者因內傷及大病後發，其症胃弱面青，肢冷便軟。有餘者，因外感冒燥，及大怒大飽而發，其症面紅體熱，便閉，便軟者瀉心湯主之，便閉者大承氣湯主之。《綱目》曰：《靈樞》云嘔以草刺鼻令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已。詳此三法，正是治呃逆之法，令人用紙撚刺鼻取嚏，嚏則呃逆立止。或閉口鼻氣，使之無息亦立已。或作冤盜賊大驚駭之亦立已。此以噦爲呃逆，正得經旨也。謂之噦者，呃聲之重也，謂之呃者，噦聲之輕也，皆因病聲之輕重而名之也。又曰：呃聲頻密相連者爲實，可治。若半時呃一聲者爲虛，難治，多死，死在旦夕。呃至八九聲氣不回者，難治。呃逆小便秘澀，或腹滿者，不治。脈見沉微散者死。瀉痢後呃逆，及傷寒結胸發黃而呃逆，俱難治。

《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所治之症目・呃逆》　呃逆俗名打咯忒。因血府血瘀，將通左氣門、右氣門歸並心上一根氣管從外擠嚴，吸氣不能下行，隨上出故呃氣。若血瘀甚，氣管閉塞，出入之氣不通，悶絕而死。古人不知病源，以橘皮竹茹湯、承氣湯、都氣湯、丁香柿蒂湯、附子理中湯、生薑瀉心湯、代赭旋覆湯、大小陷胸等湯治之，無一効者。相傳咯忒傷寒、咯忒瘟病必死。醫家因古無良法，見此症則棄而不治。無論傷寒、瘟疫、雜症，一見呃逆，速用此方，無論輕重，一付即効。此余之心法也。

《醫鈔類編・呃逆門》　總論

《準繩》云：呃逆即《內經》所謂噦也。按經云：噦，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詳此三法，正治呃逆之法。趙以德曰：《內經》以噦與欬逆爲兩證，噦是胃病，欬逆爲肺病，謂胃氣逆爲噦，又謂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因有故塞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仲景言噦皆在陽明證中，丹溪亦謂呃逆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是陰火上衝，而吸之氣不得入胃脈，反逆由陰中伏陽而作也。從四時用藥法治，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人之陰氣因胃爲養，胃土傷損，陰爲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火乘，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病人見此，似爲危證，然亦有寔者，不可不知。

呃在中焦下焦辨

呃在中焦，穀氣不運，其聲短小，得食即發呃，在下焦，眞氣不足，其聲長大，不食亦然。

噫噦呃逆辨

噫噦之聲，從胃裏出口。呃逆之聲，氣從臍下，來自衝脈，出口作聲也。

呃逆之證

汪訒菴曰：呃逆有痰阻、氣滯、食塞不得升降者，有傷寒汗吐下後中氣大虛者，有陽明內熱失下者，有痢疾大下胃虛而陰火上衝者。

仲景云：濕家下之太早則噦。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皆因下後胃氣虛而噦者也。陳無擇云：凡吐痢後多作噦，此由胃中虛，膈上熱故噦。或至八九聲相連，若傷寒久病得此甚惡，《內經》所謂壞病者是也。

相火上衝呃逆證治

朱丹溪曰：人之陰氣因胃氣養，土敗則木挾相火直衝而上作呃逆。古人以爲胃寒，用丁香、柿蒂，不能清痰利氣，惟助火而已。宜參朮煎湯下大補陰丸。

呃逆皆本於氣

張景岳曰：有傷寒之呃逆，有雜證之呃逆，各有寒熱虛寔之分，然呃必本於氣，氣逆於下則直衝於上，無氣則無呃，無陽亦無呃也。呃之大要有

三：一曰寒呃，可溫可散，寒去則氣自舒。二曰熱呃，可降可清，火靜而氣自平。三曰虛脫之呃，此誠危證，最爲難治。

暴怒氣上呃逆用參蘆探吐證治

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呃大作，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丹溪用人參蘆二兩煎湯，飲大碗探吐之。參蘆善吐，痰盡則氣降而火息，金氣得位，胃氣將和而解矣。

無病偶然呃逆證治

無病偶然致呃，此緣氣逆而生，重者或經一二日，宜小半夏茯苓湯合枳朮半夏湯。二味等分。或煎湯泡萊菔子，研取汁，調木香調氣散熱服，逆氣用之最佳。

氣虛腎虛呃逆證治

洪玉友曰：一男子常患呃逆，聲低懶言，余朝用補中益氣湯加沉香以升清降濁，暮用六味地黃丸加五味子引氣歸原，各數劑而愈。又腎虛呃逆，不能攝衝脈之氣歸原者，宜都氣湯加牛膝。

胃寒水寒陽虛厥逆呃逆證治

吐痢後胃虛寒者，理中湯加附子、丁香、柿蒂或丁香柿蒂湯。水寒相搏者，表未解內有水氣也，宜小青龍湯，寒甚加附子溫經散寒，陽氣虛寒，自汗惡寒，或手足厥冷，大便自痢，或臍腹疼痛，呃逆不食，汗後發痙等證，宜參附湯，用半夏、生薑煎熱服，或用丁香、柿蒂切碎煎，或理中湯加枳朮、茯苓、半夏，不效再加丁香。若胃中寒甚，呃逆不止，以附子粳米湯增炒川椒、丁香，每服各二三十粒效。

補中分寒熱之法

劉宗厚曰：呃逆一證，有虛有寔，有火有痰，有水氣，不可專作寒論。汗吐下後與瀉痢日久，及大病後婦人產後有此者，皆脾胃氣血大虛之故也。大抵治法，虛則補之，虛中須分寒熱，如因汗吐下後誤服寒涼過多，當以溫補之，如脾胃陰虛火逆上衝，當以平補之，挾熱者涼而補者。若夫寔者，爲傷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呃逆，當以寒下之。如痰飲停蓄或暴怒氣逆痰厥，此等必形氣俱寔，別無惡候，皆隨其邪之所在涌之、洩之、清之、利之也。戴復庵云：熱呃惟傷寒有之，其他病呃皆屬寒。

陽火宜清降，陰火宜溫養之法

《玉機微義》曰：呃逆本由陰氣已虛，陽火暴甚，直衝而上，出於胃入於肺而作聲。東垣用涼藥者，所以泄熱降火也。若陰證呃逆，以陰氣先消，陽火亦竭，浮於胸中，亦欲散也，故不用寒藥而反以溫藥養胃，留其陽氣，胃中一和，陽生則陰長之說也。或問治陽呃者何以不用知、柏，吳鶴皐曰：此少陽虛邪，非寔邪也，故用柿蒂、竹茹之味薄者主之，若知柏厚味，則益戕其中氣，痞塞不愈甚乎，古人蓋深權之矣。

呃逆救陰溫中之法

舒馳遠曰：打呃一證，有虛寒，有寔火。若胃寔閉結，陽火上衝而打呃者，眞陰立盡之候也，其證張目不眠，身輕惡熱。法宜急下以救其陰。若脾胃虛寒，健運無權，氣不調達而打呃者，其勢緩非死證也。其證目瞑倦卧，聲低息短。法宜人參、白朮、附子、炮薑、甘草、半夏、丁香、白蔻溫中散逆。

按：古人治陰呃每用桂、附、乾薑、吳茱萸、丁香、茴香多有取效者，治陽呃多用橘皮、竹茹、柿蒂。

呃逆門方

橘皮竹茹湯《金匱》治噦逆　尤怡曰：此因胃虛而熱乘之則作噦逆，橘皮、生薑和胃散逆，竹茹除濕熱止噦，人參、甘草、大棗益虛安中也。

橘皮竹茹湯　嚴氏治久病虛羸嘔逆不已，亦治吐痢後胃虛呃逆。

按：此本金匱方加麥冬、枇杷葉以清肺，半夏和胃止嘔，赤茯苓以降心火。丹溪云：土傷則木挾相火而上衝故作呃逆，金能平木，肺氣清則肝氣亦平矣。胃寒去竹茹，加丁香，寔火者去人參。

丁香柿蒂湯嚴氏治久病呃逆因下寒者。

丁香泄肺溫胃而煖腎，生薑去痰開菀而散寒，柿蒂苦澹而降氣，人參輔正氣使得展布，火呃亦可用者，蓋從治之法也。

時珍曰：當視虛寔陰陽，或泄熱，或降氣，或溫，或補，或吐，或下可也。古方單用柿蒂，取其苦溫降氣，《濟生》加丁香、生薑，取其開菀散痰，蓋從治之法，亦有取效者，朱氏但執以寒治熱，矯枉之過矣。

丁香柿蒂散　《良方》治胃中虛寒呃逆。

《寶鑑》丁香柿蒂散無人參，甘草、良薑、茯苓、半夏，加青皮，治同。

丁香散　《良方》治心煩呃噫。

羌活附子散治呃逆。此治下元中氣兩虛，而又外感寒邪者設也，妙在

用鹽。

薑桂散治欬逆不止。此治寒自背入而欬逆者，摩肩法極妙，其曰時時塗藥，盡則卽服之，外而又以藥塗手摩之也。一方加南星、半夏各一兩，蒸餅爲丸，薑湯下。

簡便方

呃逆久不愈，連連四五十聲者，用生薑搗汁，一合，加蜜一匙，溫陰。

病後呃逆不止，用刀豆子燒存性，白湯下，二錢，卽止。

呃逆服藥不效，用硫黃、乳香等分，酒煎，令病人嗅之，一云用雄黃煎酒嗅之。

《類證治裁・呃逆》 論治　呃逆症，氣逆於下，直衝於上，作呃忒聲由肺胃氣不主降，肝腎氣不主吸故也。《內經》謂之噦，《內經》治噦之法，以草刺鼻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今謂之呃，其症因寒、火、痰、食，以及傷寒、吐利、病後、產後多有之。舉其綱，則寒呃、熱呃、虛脫呃，三者括之而已。寒呃宜溫宜散，寒去而氣自舒。熱呃宜降宜清，火靜而氣自平。古方用柿蒂，取其苦溫降逆。《濟生》加丁香、生薑，取其開鬱散痰，乃從治之法。虛脫呃則非大補眞元，必難鎭攝也。其寒滯爲呃者，陰凝濁逆。丁香散、二陳湯、橘皮乾薑湯。其肺痹爲呃者，咽阻胸悶。枇杷葉、川貝母、鬱金、白通草、杏仁、淡豆豉。其胃火爲呃者，脈實便堅。安胃飲。其胃虛爲呃者，虛陽上逆。橘皮竹茹湯、旋覆代赭湯。其怒動肝火者，脇痛吐酸。佐金湯加白芍、山梔、金器。金器取鎭逆以平肝。其氣逆作呃者，肝邪乘胃。旋覆代赭湯加降香。其痰滯爲呃者，飲停氣阻。丁香二陳湯。其食滯爲呃者，腹痛噯腐。養胃湯去蔻、附、肉果。或大和中飲去乾薑、澤瀉。傷寒少陽症噦逆者，半表半裏，氣爲邪抑。小柴胡湯，或柴陳煎。寒加丁香，火加黃芩。傷寒陽明症失下內熱，三焦乾格，陰道不行，氣衝作呃者，宜去火，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加減。去閉，承氣湯。逆氣降，噦自止。其吐利後，胃虛膈熱而呃者。橘皮竹茹湯加川貝。其病後發呃者，察其中虛，必補脾察其陰虛，必補腎。大補元煎、右歸飲。其中焦脾胃虛寒，氣滯爲呃者。丁香柿蒂散，或理中湯、溫胃飲，俱加丁香。其下焦虛寒，肝腎不能暢達。或虛人元陽無力，易爲遏抑而致呃者。歸氣飲，或理陰煎加丁香。丹溪謂呃逆因肝腎陰虛，氣從臍下直衝於口，由相火挾衝氣上逆者。用大補陰丸，峻補眞陰，承制相火。東垣謂陰火上衝，吸氣不得入，胃脈反逆，陰中伏陽，卽爲呃。用滋腎丸，壯水制火，引以歸源。以瀉陰中伏熱，此陽虛陰虛之辨，所當詳審施治者也。產後呃逆最危，四逆湯加人參，羌活附子湯。或桂心五錢，薑汁三合水煎。急灸期門左穴，艾炷如豆大。《醫通》曰：平人飲熱湯及食椒薑卽呃者，此胃有寒痰死血也。死血，用韭汁、童便、下越鞠丸。虛人，用理中湯加蓬朮、桃仁。痰加茯苓、半夏。蓋呃逆皆是寒熱錯雜，二氣相搏。故治之亦多寒熱相兼之劑，如丁香、柿蒂並投之類。試觀平人冷呃，令其思想則止。思則脾火氣乘而胃和矣。

脈候　呃逆，如身強氣盛，脈見滑實者，多宜清降。若聲小氣微，脈見微弱者，多宜溫補。

《藥證忌宜》 噦症俗呼呃逆。

忌破氣、升、散。

宜補斂，甘溫，甘寒。

炙甘草　麥門冬　人參　黃耆　石斛　五味子　益智子　白芍藥

《醫法圓通・呃逆》 按呃逆一條，有陽虛陰虛，元炁將絕之別，不可不知也。因陽虛者，由中宮之陽不足，以致陰邪隔據於中，阻其呼吸往來接續之機，其人定見無神，安靜不食不渴，法宜溫中降逆爲主，如理中湯加吳萸半夏之類。因陰虛者，蓋以陰虛由於火旺，火邪隔拒於中，阻其上下交接之氣，其人定見燥暴，飲冷惡熱，精神不衰，二便不利，法宜苦寒降逆爲主，如大小承氣湯之類。因元炁將絕而致者，蓋以元陽將絕，羣陰頓起，阻其升降交接之機，其人或大汗自汗出，或氣喘唇青，或腹痛囊縮，或爪甲青黑，或頭痛如劈，目皆欲裂，耳腫喉痛，種種病情，皆宜大劑回陽降逆，十中亦可救二三，如吳萸四逆湯，白通湯之類。近來市習，一見呃逆，陰陽不分，一味以橘皮、半夏、竹茹、丁香、柿蒂等藥治之，亦有見效，終不若辨明陰陽治之爲當也。

《醫法圓通・呃逆不止》 病人或八九日，發熱不退，口渴轉增，飲水不輟，忽見呃逆連聲，此由邪熱隔中，阻其交通之氣機也，法宜攻下。

《醫法圓通・大汗呃逆》 久病與素秉不足之人，與過服剋伐清涼之人，忽然大汗呃逆，此陽亡於外，脾腎之氣絕於內，旦夕死亡之證也，急宜回陽降逆。服藥後如汗止呃逆不作，卽有生機。若仍用時派止汗之麻黃根、浮小麥，止呃之丁香、柿蒂，未有不立見其死者也。

《蠢子醫》卷二 呃逆之症盡由命根虧損，不能引虛火歸元所致

喉間咄，喉中噎，大約病在上一節。雖說病在上一節，實由命火墜不住，

無以鎔化一天雪。若要治此症，必須大補氣，必須大補血，必須大補先天眞氣穴，命根漸興旺，命火自發越，能引無根火，與己甚親切。好如眞珠簾倒捲，好如天河水下折，儘有背坐堂，儘有廣長舌，祇見龍戲水，那有鳩祝噎，此是正治法，不得不細說。不然，但清頭上火，但洗心中熱，但開胸中痰，但透喉中咄，此皆從梢治，與本全無涉，恐化蓑弘碧，恐染杜鵑血。治甚不容易，何嘗無妙訣，吾今盡傾吐，惟君去決別。

乙巳春，余內人偶患此症，呃噎之聲，同室莫辨人語，不容進藥。值歐翔墀表兄到舍，言京師有方，令病人坐正張口，以鼻吸氣，盡力不能再吸，合口嚥下。急用兩手着力按腹，互相推揉，自胸推至小腹，如是三四，即可少止片刻。果因此方，始得進藥，幸無性命之憂。今見此書言，實由命火墜不住七字，不禁心服先生妙論，豈庸醫所得而知者哉。

惡露水大治呃逆之症

有一癆症甚是寒，六脈不動冰凌丸，喫了一口噦一口，且是吐時常帶丹，如此之症甚夾雜，已竟不食廿餘天，惟至東方始發白，暫用麵水以當餐。我思此症帶吐血，祇治噦嘔便是偏，即用熱補一大付，加上惡露水即婦人經布之水，用女兒紅更好。去煎。待至東方始發白，即將此藥代茶餐，他就如此喫兩付，即進稀粥亦不難。我因此水恁見效，以後治呃逆，動以此水爲金丹，甚至呃食無起色，得了此水便加餐。看來此水甚不潔，人每掩鼻痛不堪，嗚呼噫嘻，君不見五臺山上蛆，非了至貴不能餐，君不見佛寺僧化石，非了至富不能餐。再說象白與鹿白，較比更惡濫，那有貧賤之人到口邊，愼勿棄此一杯水，眼前人命最相關。

紫河車焙乾爲末，俟藥煎好，以此和入藥中飲之，實與仙丹無異。然此藥甚能得，女兒紅亦然，不可以彼而忽此也。

《蠢子醫》卷三　寒噦火噦皆因氣虛統不住，宜健脾爲主，餘祇帶治七月間斷不可用此法。

古言噦症有寒熱，皆從飯後去決別，食遠猶噦便是寒，食近即噦必是熱。如今氣運大不然，寒熱皆從飯時決。我嘗見一人，六脈冷如雪，喫了一口噦一口，心中全無一點熱。我用熱補齊上前，始得一付心熨貼，連喫數付已大愈，後因嚼桂病轉烈，喫了一口噦一口。又請我去把病閱，前日之噦全是寒，今日之噦盡是熱，祇用前日大補方，刪了熱藥帶涼血，加上白芨與白芍，一見清補便回轍，不論飯近與飯遠，寒熱皆從當下決。可知百病胥隨氣運轉，不得執住古人無二說。

按嘔吐有食入而即出者，乃腎水虛，不能潤喉所致，是有火也。若久食而反出者，乃腎火虛不能溫脾，因脾寒而反出，是無火也。欲治反胃嘔吐者，理當從腎，詳辨有火無火之分。如無火而反吐，宜用萸肉五錢、大熟地一兩、茯苓三錢半、澤瀉二錢、丹皮二錢、山藥四錢、肉桂一錢、附子一錢，水煎服，即八味湯也。治有火反吐，方用熟地一兩半、萸肉五錢、山藥八錢、澤瀉三錢、丹皮三錢、雲苓五錢、麥冬六錢、五味二錢、砂仁二錢，煎服。即麥味地黃湯也。二方臨症加減，治反胃嘔吐，實有神功。又有嘔吐傾胃而出者，必傷胃氣，胃氣一傷，多致不救。然亦有寒火之殊，有火者用薑黃連三錢、雲苓一兩、潞黨二錢、砂仁二錢。無火者用白朮一兩、潞黨三錢、乾薑三錢、丁香二分。若下瀉者，俱宜加車前子三錢，一劑即可奏效。凡遇此症者，總以先固胃氣爲本，緩則脾，敗主亡，雖有靈丹妙手，奚施哉。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呃噦》　久病聞呃爲胃絕，須審脈證斷之，不得但據呃逆，遂斷其死也。失血家，氣不順利，多有呃逆。新病形實者，爲伏熱攻發，火性炎上，氣逆而呃，清熱導氣，宜三物湯或柴胡梅連散，加枳殼、檳榔。若膈閒有痰閉滯者，宜滾痰丸、指迷茯苓丸。又有瘀血阻滯而發呃者，必見刺痛逆滿之證，大柴胡湯加桃仁、丹皮、蘇木治之。血府逐瘀湯亦治之。若久病發呃，形虛氣弱者，爲胃中空虛，客氣動膈，所謂客卽痰火氣也。治痰氣宜旋覆代赭石湯，或二陳湯加丁香、枳殼。治火氣宜玉女煎加旋覆、赭石、柿蒂，或用梅連散加柿蒂、枳殼、五味。俗治呃逆，但用丁香、柿蒂。丁香性溫降痰，柿蒂性寒清火，二物騎牆之見，故多不效，須分寒熱用之。

噦者，吐氣也。血家氣盛，此證最多，其治法與呃逆同。惟有傷食，胃中壅塞而發噦者，宜越鞠丸加旋覆、枳殼、萊菔子。

以上皆治胃之發，而心氣不舒，亦有發呃噦者。常見人有抑鬱，心氣不暢，則胸中喉間常如有物哽塞，時發呃噦，不得快利。治法當清其心，調其氣，宜二陳湯加黃連、連翹、大力、桔梗、瓜霜、當歸、尖貝治之。余詳痰飲門。

紀事

《格致餘論・吃逆論》 趙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脈稍大不數，遂令止蜜水，渴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調益元散與之，滯下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虛也，令其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如此者三日，吃猶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將以薑、附飲之。予曰：補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冷水飲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亦安。

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後吃作，召予視。脈皆大豁，衆以爲能。予曰：形瘦者尚可爲，以人參白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

此二人者虛之爲也。

又一女子，年逾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作，每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煎湯。飲一碗，大吐頑痰數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蘆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喜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糠之性熱；麥屬陽，麩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醫學正傳・噫逆》 東陽李氏子，病傷寒陽明內實，醫與補藥治而成發飽，十日後召予。診其脈長而實大，與大承氣湯下之，熱退而飽亦止。

盤松周氏子，得傷寒證，七日熱退而飽連聲不絕。舉家徬徨，召予診其脈，六脈皆沉細無力，人倦甚。以補中益氣湯作大劑，加炮附子一錢，一日三貼，兼與灸乳根、氣海三處，當日飽止，脈亦充而平安。

《名醫類案・咳逆》 咳逆連屬不絕，俗謂之呃忒是也。噦者，即乾嘔也。胃氣逆爲乾嘔，呃逆是肺病。戴復庵云：傷寒發呃，或有熱症，雜病發呃本屬虛寒。

壺仙翁治鄉進士許崇志，病餧逆，醫以雄黃烟熏其鼻，倏然目暗，火症。熱劇甚。召翁診之，曰：此得怒氣傷肝，肝氣上逆而飽，木挾相火直衝清道。經云：木鬱達之。即投以涌劑，更爲之疏肝平氣，數服而愈。所以知崇志病者，切其脈，左關沉而弦，右寸微而數，沉弦爲鬱，微數爲熱鬱不行。故病餧逆，此怒氣所生也。丹溪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然亦有數者不同，或痰，或食或汗吐下後，或中氣大虛，或陽明失下，或痢後胃虛陰火上衝清道，宜細閱《準繩》治法。

有病霍亂吐痢垂困，忽發咳逆，半月間遂至危殆，一醫云，凡傷寒及久病得咳逆，皆惡候。投藥不效者灸之愈，遂令灸之，火至肌咳逆隨定。元豐中壺爲鄜延經略使，有幕官張平序病傷寒，已困，咳逆甚，氣已不屬，忽記灸法，試令灸之，未食頃遂瘥。其法乳下一指許，足陽明乳根穴。正與乳相直骨間陷中，婦人即屈乳頭度之，乳頭齊處是穴，艾炷如小豆大，灸三壯，男左女右，只一處，火到肌即瘥，若不瘥，則多不救矣。灸法。

呂元膺治一人病噦十餘日，諸醫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君之噦，即古之咳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噦止。胃火。

《寶鑑》治一人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醫見其熱甚，以涼藥下之，又食梨三枚，痛傷脾胃四肢冷，時發昏憒，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也。心亦悸動，咳逆不絕，丹溪云：此症惟傷寒、痢疾、胃氣虛衰爲至重。色變青黃，精神減少，目不欲開，蹉足惡人語，以炙甘草、生薑、桂枝、人參、生地、阿膠、麥門冬、麻仁、大棗，不煎再服而愈。傷寒下後。

《慎齋遺書・醫案・咳逆》 一人咳逆連聲，脈來有力，因相爭，肝木受邪，自思金能尅木，用鐵二斤，燒紅水淬，飲之即愈。

一婦患時疫，飲水過多，心下堅，痞，咳逆倚息，短氣不卧，湯藥不下，諸藥靡效，作停飲治之，進以五苓散而愈。

《臨證指南・呃》 某　面冷頻呃，總在咽中不爽，此屬肺氣臆鬱，當開上焦之痹。蓋心胸背部，須藉在上清陽舒展，乃能曠達耳。

枇杷葉　炒川貝　鬱金　射干　白通草　香豉

王　脈微弱，面亮戴陽，呃逆脇痛，自利。先曾寒熱下利，加以勞煩傷

陽。高年豈宜反復，乃欲脫之象，三焦俱有見症，議從中治。

人參　附子　丁香皮　柿蒂　茯苓　生乾薑

陳　食傷脾胃復病，嘔吐，發呃，下利，診兩脈微澀，是陽氣欲盡，濁陰衝逆。閱方雖有薑、附之理陽，反雜入芪、歸呆鈍牽制。後方代赭重墜，又混表藥，總屬不解。今事危至急，舍理陽驅陰無別法。

人參　茯苓　丁香　柿蒂　炮附子　乾薑　吳萸

某　脈歇止，汗出呃逆，大便溏。此勞倦積傷，胃中虛冷，陰濁上干。

人參　茯苓　生淡乾薑　炒川椒　炒烏梅肉　釘頭代赭石

黃　脈小舌白，氣逆呃忒，畏寒微戰。胃陽虛，肝木上犯。議用鎮肝安胃理陽。

人參　代赭石　丁香皮　茯苓　炒半夏　淡乾薑

又　舌白胎厚，胃陽未醒，厥逆，濁陰上干爲呃。仍用通法。

人參　淡附子　丁香皮　淡乾薑　茯苓

又　照方加薑汁、柿蒂。

又　人參　炒川椒　附子　茯苓　淡乾薑　炒粳米

呃逆一症，古無是名。其在《內經》本謂之噦，因其呃呃連聲，故今人以呃逆名之。觀《內經》治噦一法，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然歷考呃逆之症，其因不一，有胃中虛冷，陰凝陽滯而爲呃者。當用仲景橘皮湯、生薑半夏湯，有胃虛虛陽上逆，病深聲噦者，宜用仲景橘皮竹茹湯；有中焦脾胃虛寒，氣逆爲呃者，宜理中湯加丁香，或溫胃飲加丁香。有下焦虛寒，陽氣竭而爲呃者，正以元陽無力，易爲抑遏，不能暢達而然，宜用景岳歸氣飲，或理陰煎加丁香，有食滯而呃者，宜加減二陳加山楂、烏藥之屬，或大和中飲加乾薑、木香。凡此諸法，不過略述其端，其中有宜有不宜，各宜隨症施治，不可以此爲不易之法。故先生謂肺氣鬱痹，及陽虛濁陰上逆，亦能爲呃。每以開上焦之痹，及理陽驅陰，從中調治爲法。可謂補前人之不逮。丹溪謂：呃逆屬於肝腎之陰虛者，其氣必從臍下直衝，上出於口，斷續作聲。必由相火炎上，挾其衝氣，乃能逆上爲呃，用大補陰丸峻補眞陰，承制相火。東垣嘗謂：陰火上衝，而吸氣不得入，胃脈反逆，陰中伏陽即爲呃。用滋腎丸以瀉陰中伏熱。二法均爲至當，審證參用，高明裁酌可也。鄒時乘

《醫方一盤珠全集・呃逆・洪氏經驗新方》　一婦人產後七日內患呃逆，門外即聞其聲，連呃不止，手足抽掣。諸醫用桂、附、丁香、柿蒂等藥，皆不效。予用半夏五錢，生白蜜五錢，先吃；隨用當歸二兩，川芎一兩，荊芥穗炒黑三錢，鉤藤鉤一錢，柿蒂二個，肉桂六分，黑薑六分，即安。

一男子常患呃逆，聲低懶言，請予治之。朝用補中益氣湯，加沉香爲引，升清降濁；暮用六味地黃湯加北五味，納氣歸元，各數劑而愈。可知醫不執方，惟合宜而用。

《掃葉莊醫案・氣痹噎膈關格呃逆》　脈虛浮，沉取直上下行。胃納素減，病發從背徹心。先脹悶幾日，氣遂從下焦直衝至咽，手足厥逆發呃。細測病源，屬胃虛，相火直衝清道而上也。夫衝脈並少陰之經，行乎幽門通穀，夾巨闕而上。故丹溪謂：呃逆屬於肝腎之虛者，其氣必從臍下直衝，上出於口，斷續作聲。右腎爲相火所寓。相火炎上，挾其衝氣，乃能逆上爲呃。主以大補陰丸，折火滋水，伏藏衝任。治虛呃用參朮湯，崇土以制龍雷之火也。至東垣之論又云：胃爲衝脈所逆，而反上行。其症氣上衝咽不得息，名曰厥逆。宜調中益氣湯加吳茱萸。觀厥氣多少而用之，且隨四時寒熱溫涼而治。若夏月有此症爲大熱，宜加連、蘗、知母，直至下元，以瀉衝脈之邪也。兩條治法井井，高出千古。今擬大補陰丸早服，調中益氣午服，恪守勿懈，自可除根，遠勝後人龐雜之方矣。

《續名醫類案・呃逆》　一人酒色過傷，醫作外感治，發汗過多，絕食日久，致血氣兩虛，相火衝上呃逆，五六日不止，治以半夏黃連以瀉逆氣，歸芍生地知母以養陰，炒柏以瀉衝火，二三劑而愈。

陳三農治一入患溫熱病十餘日，身熱面紅，舌燥黑，欬逆日夜不止者，三日衆醫以脈遲無力，欲用丁附回陽熱劑，陳以手按其胸腹，痛不可近，曰：脈微遲非元氣虛，由邪熱內實，壅塞其脈而然也，用解毒承氣湯入甘遂末三分，下咽而躁熱片時去，黑糞三四升，熱退呃止而安。

一人患溫熱病，大便不通，用下藥糞去而呃大作，衆尤下藥之過，曰：此燥糞在腸胃，遏氣於下，糞去而鬱氣暴升，故奔迫而作呃耳，以枳殼飲之而安。

一人呃逆連聲，脈來有力，正邪相爭，肝木受邪，自思金能剋木，用鐵二斤燒紅，水淬，飲之即愈。

一婦患時疫，飲水過多，心下堅痞，欬逆倚息，短氣不卧，諸藥無效，作停飲治之，進以五苓散，一劑而安。以上皆大還。

盧不遠治陳孟抒室人，因怒發呃三日，夜召診，以來遲意甚不懌，脈之曰：固來遲然效極速，果一劑而愈。此蓋肝鬱甚怒，弗暢，氣將入胃而不能故發呃，今不治呃，用柴胡等條達木鬱，鬱解即止，暴病氣全故易愈也。

吳孚先治袁氏女陡發呃證，有用丁香柿蒂者，有補之瀉之，有灸之者，俱不效，乃與柴胡、桔梗等味開提之，不三劑而愈。良由鬱怒肝木不舒，上乘於胃，故作呃，經曰木鬱則達之謂也。

喻嘉言治王岵翁有脾約證，得蓯蓉、胡麻、首烏、山藥等潤劑即解。冬盡偶飽食當風而吐，胃氣大傷，微似發熱，左門脈甚大，自云初覺中脘不舒，今則氣反攻左，初飲梨汁不投，今服蔗汁稍定。喻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空虛，若谷風自內生，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攻左而左脈即爲之大且勁，經云：風淫於內，治以甘寒。梨蔗皆甘寒，而一效一不效者，乃胃中氣虛已極，不奈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之和中也，遂以甘寒定方人參竹瀝麥冬生地之屬，衆議除參不用，服後腹內呱呱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以平安。然本胃經受病，而胃脈反和，惟心、腎、肝、肺之脈不安，其欬，口中味淡，湯飲不肯下行，此中央氣弱不能四運轉達也，宜急用四君子湯理胃氣。

張三錫治一老人，偶傷飲食，消導未減，或誤與潤腸丸二服，下清水，脹痛轉甚。或復投巴豆丸二服，致呃逆不止。用大劑六君子湯，二帖至五帖，全止，補養而愈。

一老人深秋患痢，發呃逆嘔吐，黃柏炒燥研末，陳米飯爲丸，小菟豆大，每服三十丸。人參、白朮、茯苓三味濃煎湯下，連服三劑即愈。切不可下丁香等熱藥。

陳良甫治一人痢疾，呃逆不止，六脈沉弱，諸醫藥灼艾皆無效，乃投退陰散，兩服愈。又嘗治許主薄痢疾呃逆不止，諸藥無效，灸期門穴，不三壯而愈。良方。

王叔權治一男子，忽氣出不絕聲，病數日矣，以手按其亶中而應，微以冷針頻頻刺之而愈。初不之灸，何其神也。資生經。

陳霞山治一人，欬逆上氣，體重氣短，脹滿，坐不得卧，常作水雞聲，用白前湯，白前二兩、紫菀、半夏各三兩，大戟一兩，水一斗，煮三升，分三服。水腫大實治之。

薛立齋治一婦人，痢後嘔噦即呃逆也，服降火化痰等劑愈甚，脈洪大，按之虛細，作渴飲湯，諸藥到口即嘔。此脾胃虛寒，不能司納，以參、朮、炮薑末各一錢，以飯作丸，米飲不時送三五粒，至三兩餘，聞藥不嘔，乃以六君加炮薑三十餘劑。

一婦人因怒嘔噦，時或昏憒，口噤，時或舉體內動，其面色或青或赤，此肝火熾甚，脾上受侮，用小柴胡湯加山梔、鉤藤，治之漸愈。又用加味歸脾、逍遙二藥，調理而痊。

繆仲淳治高存之隣人賣腐者，傷寒微噦，兩日夜不省人事，其子乞方。問之曰：汝父當時曾頭身熱乎。曰：然。曰：曾服汗藥乎。曰：未也。曾吐下乎。曰：未也。因索傷寒書檢之，其方類用乾薑、柿蒂、丁香及附子等溫熱之藥，檢方云云者蓋示人以病係陽明熱嘔，以上諸藥均不可用，非臨陣看兵書也。末條僅載白虎湯一方。繆思之曰：傷寒頭痛，口渴身熱，本屬陽明熱邪傳裏，故身涼發噦，傳裏身涼亦是金針。未經汗吐下，邪何從而出，但其人年老多作勞，故於白虎湯中加人參三錢，二劑立愈。

馬元儀治葛懷，年六旬外，下痢呃逆，兩足微冷，或以痢治之轉劇。診之兩脈虛微，此中氣挾寒下痢，當大劑溫補，以恢復元氣。時有言下痢多由濕熱在胃，不行清理，而反溫補，恐未合。曰：濕熱傷者，其脈必實，其腹結痛，且無呃逆足冷之證。此由年高氣弱，火衰於下，氣虛於中，因之升降失常，而輸泄無度，溫補非治痢也，陽回則痢自止耳。若必俟痢止而後補之，晚矣，遂與人參四兩，合附桂理中湯，連投四大劑而瘥。

陸聖修年逾六旬，呃逆泄瀉，面赤如粧，足冷如冰，兩脈沉微。曰：人身之中，賴元氣以充養，今因泄瀉而氣衰於下，復因呃逆而氣傷於上，上下交征，年高氣弱，何以當此。所幸者猶未喘與汗，尚可挽也。與附子理中湯大培火土，加丁香以煖胃止呃，蓋一法而升降之道備焉。降者以腎中陽旺則氣不下降，而下收崇土之功。升者以脾中陽旺則氣不下陷，而中守之運行有職，則飲食自然變化精液，而泄瀉安有不愈者乎。

老僕王忠婦，嘔逆呃氣，幾無甯刻。脈之右寸獨大，餘脈虛微，此中州土敗，水氣不行，五陽不布，濁陰上逆也。與五苓散一劑，此肝邪挾水氣上逆

也。五苓利水中，有桂以制肝，故速愈。服後一時許，吐逆頓止。再與附桂理中湯連服之，明日兩脈向和，呃迹亦止，微覺倦怠，與加桂理中湯，四五劑而安。

張意田治董友之母，年將七旬，病已八日。脈之軟緩而遲滯，發熱口晡益甚，舌胎黃厚，大便不行，便知非丁香柿蒂證。畏寒呃逆。閱諸方，咸以老年正氣虛，用丁香、柿蒂與補陰之劑。夫脈來遲滯，畏寒，陽邪入裏也。舌胎黃厚，日晡熱盛，陽明實也。此乃表證未解而陷裏之熱急，致氣機逆窒而發呃，法當下之，毋以年高爲慮也，與小承氣。服後大便轉矢氣，兼有心煩不甯之狀。與一劑，臨晚下黑屎數枚，二更戰慄壯熱，四更大汗，天明又便黑矢，然後呃止，神清而睡，此實呃之證也，宜審之。

朱丹溪治一中年婦人病噦，以四物湯加和白陳皮、留尖桃仁、生甘草、酒紅花，濃煎入驢屎飲，以防其或生蟲也，與數十帖，而呃逆除矣。

婁全善治其兄，九月得滯下，每夜五十餘行，嘔逆食不下，五六日後加呃逆。與丁香一粒，噙之立止，但少時又至。遂用黃連瀉心湯加竹瀝引之，此實中挾虛之證，得黃連瀉之，實證除而虛證未已，故得補斂而安。若施之純實之證則危矣。呃雖少止，滯下未安，若此十餘日，痢久故可用襘。遂空心用御米殼些少濇其滑，日間用參、朮、陳皮之類補其虛，自服御米殼之後，呃聲漸輕，滯下亦收而安。

沈明生治唐玉如，夏間患血淋，數日淋止發呃，舉體振動，聲大且長。或與開胃消痰益劇，勺粒不入已兩日，夕又欲進丁香、柿蒂且加薑、桂、參、耆。診之，乃陰衰火炎證也，蓋勞役而兼房幃，時際炎酷，水不制火，血虛而氣上衝，是以脹滿不食，呃逆不已。今六部脈洪數，顏如煤炲，大便六七日不行，小水滴瀝不快。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先哲云：呃滿須看前後部，腎虛不能納氣歸元，故呃聲長大，從丹田出，丁香柿蒂可妄投耶，乃先用膽導得垢數枚，覺兩足微煖，此逆氣下達也。即以六味湯料稍減山藥、萸肉，入黃連、梔子、車前、牛膝，薄暮煎服，不夜分，呃全愈矣。明晨進粥，滯色漸清。夫呃證有寒熱之分，呃劄有上下之別，今以勞劇之體，血淋後見之，是不由胃而由於腎也。六脈洪數，大小便不利，是不由於寒而由於熱也。眞水耗於平日，火證萃於一時，虛則肝腎不能納氣，自下焦上逆爲聲，非中焦熱邪之比，其腰疼顏黑俱屬可虞，幸得兩足溫，得補而噦止，乃壯水制陽光之明驗，亦坎離既濟之佳徵也。依方調理，半月全瘳。

婁東吳大令，梅邨先生弟也，丁未夏歸，自烟臺炎風烈日，不無感受，萑苻不靖，不無驚恐，舟中兼有當夕者，至中途疲憊殊甚，急棹抵吳門。或謂憔悴之體，竟應投補。沈見脈數未平，氣口獨盛，以爲虛中有實熱，初用薷芩等劑遡其源也，繼用劫利等劑，導其流也。宿垢既除，旋培元氣，元氣漸復，行且勿藥矣。因設酬勞之宴，勞倦憊甚。其父神昏肢倦，俄而發呃。沈曰：勞復發呃，當施溫補無疑，第虛氣上逆，其勢方張，恐湯藥未能即降，須艾炳佐之爲妙。一友於期門穴，灸一壯即緩，三壯全除，調補而瘥。

魏玉橫曰：祖姓人年近七旬，素有胃痛，病於二月間，發呃，晝夜不絕聲者，十餘日，胃亦痛，食入即嘔，或與二陳湯加丁香、霍香等，病轉劇。脈之兩手皆洪數，兩寸溢而鼓，時見歇止。乃厥陰之火上衝而然，與杞子、米仁各一兩，沙參五錢，麥冬三錢，酒連四分，二劑而愈。後半年病復作，以貧乏無力，再藥而死。此貧亦爲不治之一也，哀哉。

《古今醫案按・呃逆》 戴同父治一人，元氣素虛，胃口有蓄血，每食椒薑熱湯，則呃一二聲。以人參、生白朮各一兩，切片，用廬醉死絞漿制爲末，入乾漆灰七分，以米飲丸彈子大，早暮陳酒細嚼一丸，終劑而愈。

震按：此證較前諸證爲難辨，此方較前諸方爲更佳。

《醫述・呃・選案》 一人傷寒將愈，忽患呃逆，百藥無效，偶用皂角末吹鼻，得嚏即止，少時又呃，又吹又止，凡百餘次，漸疏而愈，此與《靈樞》草刺鼻嚏之法恰合。

一女因怒致呃，發則神昏，視其質實，意爲膈上有痰，怒氣抑鬱，痰熱相搏，氣不得降，非吐不可，用參蘆煎飲，大吐頑痰而安。蓋女子多鬱，肝主怒，肺主氣，怒則氣上，肝木侮肺，是以呃逆神昏，痰去氣降火平，金安其位，胃得其和，因而疾愈。

一人呃逆連聲，崛來有力，因相爭肝木受邪，思金能剋木，用鐵二斤燒紅，水淬，飲之，即愈。

一人患呃逆，諸藥不效，或教食青果，其呃遂止。按青果味酸甘濇，本草言其開胃止呃者，亦下氣之故也。

《類證治裁・呃逆》 醫案

潘　呃逆連聲，日夜不止。醫用丁香柿蒂散加白蔻、木香、刀豆莢之屬。

隨止隨發，悶絕而甦，坐不能卧。診其脈，虛浮而疾。逆氣自丹田上升，直犯清道，此肝邪犯胃也。丁、蒂、蔻、香，辛溫助火，何濟於事。用重以鎮逆法，旋覆代赭湯去人參，加石決明醋煅、刺蒺藜醋炒以瀉肝，半夏青鹽製以降痰，沉香磨汁以下氣。一啜逆氣鎮定，神安熟寐，醒而呃逆大減，再劑若失。

薛　痰火呃逆，身熱欬嗽，脈浮數。此肺受火灼，膈上痰結，遂失肅清下降之權。治用苦辛降逆，橘皮竹茹湯去參、草，加山梔、杏仁、前胡、貝母、栝蔞、豆豉、鬱金汁，再劑悉平。

潘　冬初寒熱自利，煩渴不寐，嘔吐濁痰。右脈小數模糊，左關弦而微勁，是協熱下利，胃虛木欲乘土，必作噦逆。治先表裏清解。倣景岳柴陳煎，柴胡、黃芩、半夏麴、茯苓、陳皮、栝蔞、枳殼、薑。寒熱退，煩渴解，而呃果作。此繫濁痰不降，木氣上升。宜降痰兼鎮逆。用蘇子、杏仁俱炒研、橘紅、竹茹、茯苓、赭石、石決明醋煅研、薑汁。一服左關脈平，再服呃逆亦定，惟右關虛。乃商鎮補中宮法。所謂胃虛則呃也。用山藥、扁豆、薏仁俱炒、炙草、半夏、陳皮、茯苓、沉香汁。呃平，但宵分少寐，上脘略悶。則痰沫隨氣上泛，呃仍間作。治用通攝，佐以運脾，所謂脾能爲胃行其津液也。蔞仁、煨薑、薏米生、茯神、橘白、砂仁、半夏、蓮子。氣平呃止思食。前方去蔞仁，加潞參、山藥、棗仁。健飯如初。

包　呃逆嘔沫，食後爲劇，是肝胃病。據述陰瘧愈後，夏秋浴池，兼啖生冷，遂致嘔呃，不時寒慄。夫肺主皮毛，水寒外襲，感病在經。胃主通納，生冷傷陽，氣隨濁逆。怯寒乃肺衛虛，非在經客邪。仲景以嘔涎沫爲肝病，肝病必犯陽明胃腑。先用溫通泄濁，吳茱萸湯加半夏、椒目，嘔逆止。再用旋覆代赭湯而呃平。

桂　病後脈虛疾，左關尺尤駛。胃虛呃逆，必肝腎之氣上奔，而陽明當其衝，因作呃也。化痰利氣，是開其道矣。有年體虛，法宜鎮攝。牡蠣醋煅三錢、石決明煅研二錢、赭石錢半、竹茹二錢、潞參、降香末各三錢。一服呃止。再劑去決明、赭石，加茯神、棗仁、遠志、山藥服。脈亦和。

《王旭高臨證醫案・噎膈反胃門》　許　吐血後呃逆，迄今一月，舌白膩，右脈沈滑，左脈細弱，其呃之氣，自少腹上衝，乃瘀血挾痰濁，阻於肺胃之絡，下焦衝脈相火上逆，鼓動其痰，則呃作矣。酌方必有濟，幸勿躁急爲囑。

半夏　茯苓　陳皮　當歸　鬱金　丁香　柿蒂　薑汁　藕汁　水紅花子

東垣滋腎丸一錢，陳皮生薑泡湯下，陰寒呃者，用肉桂五分，坎炁二條，沉香六分，分兩服。

內科總部

噯氣部

論說

《靈樞・口問》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

《中藏經・論脾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 脾脹則善噦，四肢急，體重，不食，善噫。

《難經集注・十六難》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墮，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醫碥・雜症・噯氣》 即經所云噫氣，由氣不得舒，故噯以出之，理與呃逆通。彼則氣閉而逆衝自作響以出，此則氣滯而不衝，故借噫以出之也。經以心爲噫，《痹論》所謂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又謂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者是也。王太僕解心噫之義，謂象火炎上，烟隨焰出。又屬脾氣不舒，經所謂太陰腹脹善噫者是也，觀飽食則噯可見。

《顧氏醫鏡・噯氣痞滿》 噯氣者，因胸中氣鬱，否結不舒，必得噯出其氣方快。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症日久，便成痞滿。治宜宣化無形之氣爲主，雖曰有火，有痰，要皆氣順則愈。

《醫略・噫》 噫者，脾胃之滯氣，起於中焦，而出於上焦。經曰：五氣所病，心爲噫。又曰：上走心爲噫。又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按噫，即俗所謂噯氣也。丹溪主胃有痰火，此不盡然。蓋由氣逆不行，留滯胃中，脾陽不運而然。假如人飲食過飽，及宿食未化，俱有此症。然因食者，噯氣都帶酸濁，此爲實邪。若虛飽作噯，不食亦然，繫脾胃虛寒，治宜溫補宣通，參《內經》塞因塞用之義。

《中西匯通醫經精義・臟腑爲病》 五臟六腑，病形百出，然各有自爲之病形以爲證據。如心爲噫，非心止有噫之一證，謂無論何證，但見噫氣，則知屬於心矣，餘倣此。

心爲噫。

噫者，胸中結氣，哽之使出。俗說是打格頓，非也。打格頓與噫，音義不符。打格頓是氣厄於胸而出於口，故名曰呃。二者均病在胸前，屬心之部位，故皆屬心經。柿形象心，而蒂苦澀，治呃降心氣也。胸滿噫氣，乃是肺胃痰火，仲景旋覆麥冬治之，而必用赭石，破心血鎮心氣也。久病聞呃爲胃絕，則以其火不生土，心氣逆也。心病不止一噫，然見噫氣，便知屬心，用藥乃知方向。

綜述

《三因方・穀氣叙論》 夫穀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蓋五味入口，所以滋養五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傷之則反爲生害，所以宿食爲雜病之先。若五臟不平，食不輸化，血凝氣滯，群證蜂起，皆宿食所爲也。治之，當量其臟腑虛實淺深爲治，《養生方》戒不得用巴豆，令服青木香丸，如有食癖，非巴豆不剋，所謂攻乎可攻，攻亦無攻。木香丸用牽牛，牽牛最瀉人腎，不徒不能消食積，而又害於元精，識者知之。其病頭痛，惡風憎寒，心腹脹滿，下利，不欲食，吞酸，噫宿腐氣。若胃實熱，食反留滯，其脈數而滑，宜下之愈；若脾虛，其脈浮大，按之反澀，尺中亦微澀，宜溫藥消導。

《三因方・穀氣治法》 如神木香丸　治穀氣聚結癥瘕，胸脇悶痛，或吐酸水，食後噫作生熟氣，腹脹泄瀉，及四肢浮腫。

感應丸太乙神明再造　治虛中積冷，氣弱有傷，不能傳化，心下堅滿，兩脇膨脹，心腹疼痛，噫宿腐氣，及霍亂吐瀉，或復遲澀，久利赤白，膿血相雜，米穀不消，久病形羸，而黃口淡，不能飲食。

《丹溪心法・吞酸附噯氣》 噯氣　胃中有火有痰。

入方：

南星　半夏　軟石膏　香附

一本有炒梔子

右作丸，或作湯服之。蓋胃中有鬱火，膈上有稠痰故也。

軟石膏丸亦可服，本方痰條下云：噫氣吞酸，此繫食鬱有熱，火氣衝上，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熱多加青黛。

《明醫指掌・噯氣証》歌　何故令人成噯氣，蓋緣痰火乘於胃。治痰星夏共陳皮，治火黃連石膏輩。

論　噯氣者，胃中有火、有痰、有食、有氣，南星、半夏、軟石膏、炒黑山梔子、香附，或丸或煎服。又云：痰條下，食積熱，噫氣吞酸證，火氣衝上，多作噯氣，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熱多再加青黛、山梔子、瓜蔞仁，或潤下丸。

《古今醫統大全・噫雜門・噯氣證》《內經》名噫氣，俗作噯氣，今從之，即飽氣，有聲出是也。

病機

《內經》曰：心爲噫，又云：太陽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爲噫，故曰上走心爲噫也。又曰：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皆痛善噫，善欠也。運氣所致噫氣。曰：少陰之復，噫噦是也。此熱傷心之所致也。又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善噫。又曰：太陽之復，唾出清水，及爲噦噫是也。此寒傷心之所至也。

噯爲脾胃之氣不和，有痰有火。丹溪曰：噯氣爲胃中有痰有火，春甫謂：噯氣多是胃氣不和，窒塞不通則噯氣，何以見之？凡人食飽後多有噯氣，由飲食飽則胃不舒暢而致然也。噫氣若非食後則爲胃虛而不和。丹溪謂：痰與火特一端耳，醫者察之。

脈候

右關弱短，左關滑大，此脾虛肝盛也。寸脈緊而噫者屬寒，寒在上焦，胸中不得而噫。寸口脈弱而緩者，陽氣不足。趺陽脈微而澀，微無胃氣澀，則傷脾，寒在膈而反下之，寒積不消，胃微脾傷，穀氣不行，食已自噫，胃氣不通爲閉塞之病。

藥方

十味保和湯　治胃氣虛而滯作噯。《本事》

枳殼散　治心下否悶作痛，多噫氣如敗卵。丹溪

半星丸　治痰火氣噯。

《赤水玄珠・噫門俗作噯氣》《靈樞》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又曰：心爲噫，胃爲噦。釋之者曰：神不守心故噫，胃精內竭故噦。傷寒書，上焦不至其部，故爲噫。中焦不至其部，故爲噦。什之曰：上焦竭，善噫。以上焦受中焦氣，中焦不和，不能消穀，故令噫。又曰：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此言有餘者，謂胃中有穀物未消，故使噫而吞酸。由此觀之，一由於胃寒，一由於胃有宿食，然亦有胃火衝逆而致者也。有陰虛火因上炎而致者。難以概論也。治法寒者溫之，熱者涼之，中焦未和者則消導以通之。至於病久虛憊而噫，則爲神不守心，而爲死症矣。

噫與咳逆不同，噫乃出氣，咳逆則爲入氣。然治法，胃寒亦宜橘皮乾薑湯，胃熱宜橘皮竹茹湯。中焦未和而熱壅鬱，或以調胃承氣下之，或以加減平胃散以消之。陰虛宜以四物湯或芎歸湯加知母、甘草以滋之。

《靈樞》註云：噫象火烟隨焰出。心不受邪故噫出之，宜甘草瀉心湯，以生薑易乾薑。若有微熱時噫者，小柴胡湯。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欠也。

仲景旋覆代赭湯，治痞而噫。

《本事方》枳殼散　心下蓄積痞悶，或作痛，多噫敗卵氣。

丹溪云：噫氣胃中有痰、有火。又云：曾治宣州一人，氣上築心膈，噫氣。脈之，右關短弱，左關尺洪長而大數，此肝有熱，宜瀉肝補脾。

青皮一錢　白朮二錢五分　木通　甘草二分

水煎下保和丸十五粒，抑青丸二十粒。

清胃中痰火，鬱熱噯氣。

南星製　半夏各一兩半　軟石膏　香附各一兩　山梔子七錢

每八錢，水煎服。

《赤水玄珠・噯氣》熱毒鬱於胃中，欲發而不得發，故噯氣。治用半夏生薑湯加陳皮、黃芩，或四苓散加陳皮、竹茹以利之。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內傷類・噯氣》噯轉食氣名噯氣，有痰有火滯於胃；胃中鬱火，膈上稠痰，飲食鬱成，宜祛痰火丸、潤下丸、古萸連丸。實噯食罷噯方形，氣盛實噯，食罷噯轉腐氣，甚則物亦噯轉，多傷食、濕

熱所致。二陳湯加蒼朮、神麴、麥芽、薑炒黃連，或保和丸。虛噯濁氣塡胸次。不因飲食常噯者，虛也。蓋胃有濁氣，膈有濕痰，俱能發噯，六君子湯加沉香爲君，厚朴、蘇子爲臣，吳萸爲使。久者，匀氣丸，或蘇合香丸；甚者，靈砂以鎮墜之。

《古今醫鑑・吞酸附噯氣》 病

胃中有火有痰。一云：噫氣吞酸，此繫食鬱有熱，火氣衝上，用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熱多加青黛。

方

星半湯　治胃中有鬱火，膈上有稠痰，故作噯氣。

軟石膏丸　治食積痰火，幷瀉胃火。

《醫林繩墨・嘈雜噯氣》 《內經》曰：胃爲水之穀之海，無物不受，皆因縱性過食酒、麵、水果、生冷、烹飪難化等物，使清痰留飲聚於中宮，而化爲嘈雜噯氣也。丹溪曰：嘈雜者，亦屬食積，有熱，痰因火動之謂。噯氣者，胃中有火，膈間有鬱之謂，鬱火不散，則濁氣衝逆於上而爲噯。痰積其下，則火不行而爲嘈雜。嘈雜之證，是飢不飢，似痛非痛，有若熱辣不寧之狀，或兼痞滿惡心，漸至胃脘作痛，治宜開鬱行氣，清痰降火，如朴附二陳湯加薑汁、山梔之類。痞悶加蒼朮，久不愈加當歸、山藥、茯苓、黃連、陳皮、甘草、生地、貝母，此養血健脾自可者。噯氣之症，清氣下陷，濁氣上泛，不得順行之故也。又脾胃虛弱，不能健運，膈有鬱火，胃有稠痰，積滯蘊蓄，衝逆於內，而噯發大聲者也。治法亦宜開鬱行氣而兼清痰降火，如二陳湯加朴、附、山查、炒黃連之類，自可者也。

愚按：噯氣、嘈雜之證，切不可用白朮。蓋白朮補脾之藥也。噯者，氣之不順。嘈者，火之不行。氣有不順則當順氣，火有不行則當降火，若既已不順行，而又用補氣之藥，則助氣反盛，何由出也。雖然白朮爲脾家之聖藥，舍噯氣、嘈雜而外，何症可以少之者哉，而惟是證決不可用也。

治法主意，噯氣、嘈雜此鬱火也，宜當開鬱降火，亦當從治。

《萬病回春・噯氣》 脈：噯氣嘈雜，審右寸關，緊滑可治，弦急則難；兩寸弦滑，留飲胸間；脈橫在寸，有積上攔。噯氣者，乃噯胸膈之氣上升也。噯氣有胃中有火、有痰者，宜二陳湯。依本方加炒山梔、砂仁、白豆蔻、木香、益智仁、枳實、黃連、炒厚朴、薑炒香附米。

星半湯　治症同前。蓋胃中有鬱火、膈上有稠痰故也。噯氣有胃寒者，宜理中湯。依本方加木香、茴香、益智仁、陳皮、厚朴、香附，去人參、茯苓。

破鬱丹　治婦人噯氣胸緊，連十餘聲不盡，噯出氣心頭略寬，不噯，即緊宜服。

《松厓醫經・嘈雜噯氣》 嘈雜者，似飢不飢，似痛不痛。主心血虛少，痰火所撓，而有懊憹不自寧之況者是也。其證或兼噯氣，或兼痞滿，或兼惡心，漸至胃脘作痛，痰火之爲患也。治法消其痰，降其火，健脾行濕，是治其本也。秘傳加味四物湯　治嘈雜，主補血。

當歸　川芎　熟地黃　白芍藥　人參　白茯苓　黃連　山梔仁　半夏　甘草炙

右細切，用水二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服。若嘈雜心痛，加茯神、生地黃。秘傳加味二陳湯　治噯氣，主消痰。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黃連　黃芩　山梔　桔梗各以生薑汁炒

右細切，用水二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服。

《雜病證治準繩・諸嘔逆門・噫氣》 《內經》所謂噫，即今所謂噯氣也。《宣明五氣論》，以心爲噫。《痹論》，以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至眞大要論》：以太陽司天，少陰之復，皆爲嚘噫。《四時刺逆從論》：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陰陽別論》：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脈解》：太陰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此乃噫從心出者也。厥陰在泉，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玉版論》：太陰終者，善噫。《靈樞》云：足太陰是動病，腹脹善噫。又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仲景謂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是故能噫衛出上焦。又云：上焦不歸者，噫而酢酸不歸，不至也。上焦之氣不至其部，則物不能轉化，故噫而吞酸。由是觀之，噫者是火土之氣鬱而不得發，故噫而出。王注解心爲噫之義，象火炎上，烟隨焰出。如痰閉膈間，中氣不得伸而噯者，亦土氣內鬱也。

仲景云：痞而噫，旋復代赭湯主之。《本事方》心下蓄積，痞悶或作痛，多噫敗卵氣，枳殼散主之。丹溪云：胃中有實火，膈上有稠痰，故成噯氣。用二陳湯加香附、梔子仁、黃連、蘇子、前胡、青黛、瓜蔞、或丸或湯服之。

診　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塡於膈上。寸脈緊，寒之實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滿而噫。趺陽脈微而澀，微無胃氣，澀即傷脾。寒在膈而反下之，寒積不消，胃微脾傷，穀氣不行，食已自噫。寒在胸膈，上虛下實，穀氣不通，爲閉塞之病。趺陽脈微澀，及寸脈緊而噫者，皆屬寒。太陰終者，腹脹閉，噫氣嘔逆。

《簡明醫彀・噯氣》　經曰：太陽所謂上走心爲噫者噯氣也，陰盛而上走陽明，陽明絡屬心爲噫。又曰：胃中伏火，膈上停痰，令人噯氣。是證多因胃氣不和，窒塞不通。脈右關弱短，左關弦大，肝盛脾虛，治宜健胃消滯，清痰降火。

主方：

陳皮　半夏　茯苓　白朮　香附各一錢　藿香　黃連薑炒　砂仁各六分　木香　炙草各三分

加薑、棗煎。

寒加白蔻、益智、厚朴；熱加梔子炒、石膏煅；虛，人參；氣實，枳實、檳榔。半夏丸　治痰火噯氣。

《景岳全書・雜證漠・惡心噯氣・噯氣證治》　噯氣者，即《內經》之所謂噫也，此實脾胃之氣滯，起自中焦而出於上焦，故經曰：上走心爲噫也。據丹溪曰：噯氣，以胃中有痰有火，愚謂此說未必皆然。蓋噯氣多由滯逆，滯逆多由氣不行，氣逆不行者，多寒少熱，可皆謂之火耶？故凡人之飲食太飽者，多有此證，及飲食不易消化者，亦有此證。但太飽作噯者，此繫實滯，治宜行氣化食；食不消化，時多虛悶作噯者，此繫胃氣虛寒，治宜溫補。若痰火作噯者，亦或有之，但停痰必以胃弱，胃弱多因無火，此當詳辨脈證而酌治之也。

一、治噯之法，凡胃虛兼滯而作噯者，宜十味保和湯，或枳殼散。若胃寒氣滯作噯者，和胃煎。若胃寒生痰，嘔惡噯氣者，宜和胃二陳煎。若胃氣虛寒，飲食難化，時常虛飽噯氣者，宜溫胃飲，或養中煎、理中湯。若脾腎虛寒，命門不暖，陰邪不降，則寒滯上焦而痞滿噯氣者，理陰煎加減治之。

一、丹溪曰：噯氣以胃中有痰有火，宜用半夏、南星、香附、軟石膏、梔子、或湯或丸服。按此治必眞有火邪者乃可用，否則恐滯於中而噯愈甚。

《醫宗說約・噯氣》　胃納水穀脾還化，榮衛周流無驚詫，緣何噯氣氣土升，胃中濕熱痰食話。丹溪主治星半湯，南星山枝共半夏，石羔煨香附及茯苓，甘草陳皮生薑助，食積麵芽檳枳橧，氣滯砂仁木香及，口渴煩悶薑炒連，虛甚人參芍白朮。若還寒氣脈微遲，或傷生冷幷寒物，除去山枝及石羔，加入炮薑木香益，益智茴香及厚朴，隨症加減病如失。

《馮氏錦囊秘録・方脈吞酸噯氣合參》　噯氣者即噫氣也。胃中有鬱火，膈上有稠痰，皆脾不運，濁氣阻塞也。又云：噫氣吞酸，此係食鬱有熱，火氣衝上，宜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

一方：

吳茱萸一兩，去枝梗，煎少時，浸半日，曬乾　蒼朮米泔浸　黃連一兩、陳壁土炒，去土　黃芩一兩如上土炒　陳皮各一兩

或加桔梗一兩、茯苓一兩爲末，神麴糊丸，菜豆大，每服二三十丸，時時津液下。

黃連清化丸。

一方：治噯氣。

南星五錢　半夏五錢製　軟石膏六錢　香附一兩

右作丸，或作湯服之，一方有炒梔子五錢。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噫氣》　《靈樞》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

《保命集》云：噫者，胸中氣不交也。仲景云：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石湯主之。則知噫氣爲中氣不治，土不制水，水飲上泛，故用旋覆、半夏以散痰飲，人參、甘草、薑、棗以溫胃氣，代赭以鎮墜逆氣而引參力下行也。若老人噫氣，乃胃中虛寒痰逆而然，止宜理中丸溫助胃氣爲主，或加枳實、香附、砂仁之類助其消化；雖然，眞氣已衰，即使調理得宜，終不能過五年矣。

《病機彙論・呃逆門・噯氣》　丹溪云：胃中有實火，膈上有稠痰，故成噯氣。二陳加香附、山梔、黃連、蘇子、前胡。

本事方：心下蓄積痞悶，或作痛，多噫敗卵氣，枳殼散主之。

愚按：呃逆之候，兀兀作聲，連續不止，俗名呃忒者是也。《內經》云：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此言呃逆由乎寒也。而丹溪云：吃病者氣逆也。《三因方》云：呃逆多因吐利之後，胃中虛寒，遂成此疾。亦有胃

中虛，膈上熱者。劉宗厚曰：呃逆一證，有虛有實，有火有痰，有水氣，不可專作寒治。何所言各不相同耶？要之《內經》所言者，舉其常，諸家所言者，盡其變，不可守此而廢彼也，但能謹察病機，毋失虛實，毋妄攻補，斯爲上工矣。大抵無病而暴呃者多實，病久而乍呃者多虛。前後不利者多實，清便自調者多虛。寒而呃者必喜熱，熱而呃者必喜寒。停痰多心下痞悸，氣逆必胸中喘滿。虛則補之，實則寫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痰凝者利之，氣逆者順之，貴在隨證變通，不可膠於一見，乃執中寒者以丁香柿蒂爲神丹，泥火炎者以竹茹黃連爲上藥，噫嘻，其術固已疎矣。

《風勞臌膈證治・雜病・噫氣》 噫氣，即今所謂噯氣是也。《內經》論噫，專主心脾二經立論。《準繩》云：噫者，是火土之氣鬱而不得發，故噫。王注：噫爲心之義，象火炎上，隨咽焰出，如膈閉痰間，中氣不得伸而噫者，亦土氣內鬱也。

仲景云：痞而噫，旋復代赭湯主之。

心下蓄結痞悶，或多作噫敗卵氣，枳殼散主之。

丹溪云：胃中有實火，膈上有調痰，故成噫，用二陳湯加香附、梔子、黃連、蘇子、前胡、青黛，或煎或丸服之。

《雜病源流犀燭・噯氣嘈雜吞酸惡心源流》 噯氣、嘈雜、吞酸、惡心，皆火病也。噯氣者，即《內經》之噫氣。經云：五氣所病，心爲噫。又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竊按噯氣一症，總由胃弱不和，三焦失職。經云：寒氣客胃者，必先有火鬱於胃中，又爲客寒所遏，清無所歸而不得升，濁無所納而不得降，又或挾痰，或挾食，或挾氣，故隨胸中之氣而上逆也。宜香附散。而致噯之原，更有由脾肺鬱者，有由胃陽虛者。脾肺鬱。宜杏仁、桔梗、鬱金、厚朴、半夏麴。胃陽虛。宜生白朮、茯苓、益智、厚朴、半夏麴。皆當詳察。【略】此四者，皆胃家之病，而治之之法，固不離乎胃矣，而亦有時不專主胃者。蓋胃司納食，主乎通降，通降則無此四者之病。其所以不通降而生病之故，皆由肝氣衝逆，阻胃之降也。古人胃病治肝實。有見於此，所以噯氣、嘈雜、吞酸、惡心諸症，於理胃藥中，必加平肝之品也。

噯氣等原由症治 《靈樞》曰：足太陰之脈病，是動則病腹脹善噫。《內經》曰：太陰病，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乎陽明，陽明終屬心，故上走而噫也。《脈經》曰：寸脈緊，寒之實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滿而噫。仲景曰：上焦受中焦之氣未和，不能消，故能噫。又曰：上焦之氣，不至其部，則物不能傳化，故噫而吞酸。又曰：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活人書》曰：傷寒噫氣，由中氣不交故也。少陰經至胸中交於厥陰，水火相搏而有聲，故噫氣。《入門》曰：噫氣，轉出食氣也。胃中鬱火，膈上稠痰，飲食鬱成。宜香附、石膏、半夏、南星、梔子治之，亦治嘈雜。又曰：氣實噫者，食罷噫轉腐氣，甚則物亦然，濕熱所致也。氣虛噫者，濁氣填胸也，不因飲食常噫者，虛也，蓋胃有濁氣，膈有濕痰，俱能發噫也。宜六君子湯加沉香爲君，厚朴、蘇葉爲臣，吳萸爲使以治之。亦有善飲酒，每朝常噫不吐者。《正傳》曰：痰在中焦，作噫氣吞酸，胃脘當心痛，或嘔清水，惡心，以茯苓、陳皮、半夏、甘草、白朮、蒼朮、神麴、麥芽、砂仁、川芎、草蔻仁、枳實、豬苓、澤瀉、吳萸、黃連、檳榔、木香、山梔之類治之，效。

《醫級・噯氣惡心》 噯氣，察中宮衰滯，惡心，辯痰飲實虛。有因肝邪滯膈，以得噯後氣方舒；有由痰食礙中，以疎導去壅爲快。症惟寒熱，治別壅虛。

惡寒胃虛噯作，方投薑蔻六君；熱蒸胃實噯生，藥擬和中飲白虎。痰食滯而噯不仲，保和二陳導滯；眞火衰而嘔惡甚，理中腎氣湯從溫。肝氣逆胃躁噯生，導氣湯解肝煎是進；積滯內壅得噫快，枳朮丸消痞丸兼行。惡心噯腐吞酸者中虛，六君理中湯丁香豆蔻；飲泛酸躁上衝者虛逆，理陰煎金水六君煎丁沉。痛利惡酸，急投溫胃飲；嗽痰膨噯，可與陳平湯。煩渴噫甘，竹葉石膏湯清火；厥寒泛逆，右歸丸聖朮丸培中。痛利多惡，理中湯肉蔻丁香；嘔惡厥寒，四逆湯回陽飲朮附湯。噯惡膠痰者，代赭旋覆湯金沸草散；噯腐沫出者，溫胃飲吳茱萸湯。晨起惡多，久延反胃，藥藉理中薑棗；飲家泛惡，漸形堅癖，法施蒸灸法控涎丹。噯惡辨治，詳備堪循。

噯氣者，乃脾氣上走於心也。經文謂之噫，是有所礙而因氣以通之也。蓋飲食入胃，必由脾氣之轉運而上泄也。夫脾樞亦常轉而不息，亦未見由食而動噯，惟食入過多，則胃實而脾樞機滯，故必得噯氣上泄於咽，則胃壅疎而脾樞轉。若胃強無滯，則噯自不生。所以老衰之人，中樞不健，食後多作噯氣。少壯者，惟過飽始作噯也。惡心者，其狀類嘔，然嘔則氣逆而抑激成聲，惡則泛泛囁嚅而氣鬱聲短。故嘔多邪火

之實，而惡心多痰飲中虛之候也。故噯之作，有因虛寒之滯，食熱之留，及肝氣痰積等候。惡心之來，多由中衰氣微，痰飲滯留，及眞火不足等候。老衰噯惡多虛，藥難捷效。少壯病此即療，可勉中衰。是症之來，人多不以爲意，延久則病成難已，故另條以晰之。

《醫鈔類編・噫氣門》 總論

《內經》以心爲噫，又云：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又，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又《脈解篇》云：太陰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此乃噫從心出者也。又，厥陰在泉，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而衰。又，足太陰是動，病腹脹善噫。又，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仲景謂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是故能噫。又云：上焦不歸者噫而酢酸，不歸者，不至也，上焦之氣不至其部，則物不能傳化，故噫而吞酸，《準繩》曰：由是觀之，噫者是火土之氣菀而不得發，故噫而出，王註解心爲噫之義，象火炎上烟隨燄出，如痰閉膈間，中氣不得申而噯者，亦土氣內菀也。

噫氣脈候

寸口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塡於胸上。寸脈緊，寒之寔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滿而噫。

論噯氣噫氣均屬氣逆之證

《金鑑》云：噯者，因飽食太急，比時作噯，轉食氣也。噫氣者，因過食傷食，越時作噫，食臭氣也，均屬氣逆爲病。

噫氣寔滯虛寒證治

張景岳曰：噯氣者，即《內經》所謂噫也，此寔脾胃之氣滯，起自中焦而出於上焦。故經曰：上走心爲噫也。太飽作噯者，此係寔滯，宜行氣化食。食不消化時，多虛悶作噯者，此係胃氣虛寒，治宜溫補。

代赭旋覆治噫氣宜先服四逆理中之法

胃氣弱而不和，虛氣上逆，故痞鞕噫氣，宜代赭旋覆湯。《活人》云：有代赭旋覆證，或欬逆氣虛者，先服四逆湯。胃寒者先服理中湯，後服此湯爲良。周揚俊曰：余每借之以治反胃噎食，氣逆不降者，神效。

噫氣門方

枳殼散《本事》　治心下痞悶作痛噯氣如敗卵

丹溪治宣州人與此方，證皆除。氣上築胸膈，噫氣稍寬，脈之，右關弱短，左關左尺長洪大而數，此肝有熱，宜瀉肝補脾，用青皮一錢、白朮二錢五分、木通三分、甘草二分煎，吞保和丸十五粒、抑青丸二十粒。

十味保和散　治胃虛氣滯作噯。

加味二陳湯《心法》　治胃有寔火，膈有稠痰，故成噯噫。

一方製南星二錢，半夏三錢，石羔、香附各一錢五分，水煎服。

胃愛散　治中焦氣滯或冷痰上壅，嘔吐，惡心

旋覆代赭湯　治伏飲爲逆，噫氣不除，胃氣虧損，心下痞鞕，及反胃、多痰、氣逆並噦者。

喻嘉言曰：旋覆之鹹能軟痞鞕而下氣，代赭之重能鎮心君而止噫，薑、夏之辛所以散逆，參、甘、大棗之甘所以補虛。或曰汗吐中虛，肺金失令，肝氣乘脾而作上逆，逆氣於心，心病爲噫，此方用代赭鎮心亦所以平肝也，無非是究理之論。

又曰：余嘗用此方治反胃，多痰，氣逆並噦者，愈千人矣。

《類證治裁・噯氣論治》 噯氣，即《內經》所謂噫也。經言脾病善噫，又言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後人因謂脾胃氣滯，起自中焦，出於上焦。凡病後，及老人脾胃虛弱者多有之。顧亦有肝氣逆乘，噯酸作飽，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仲景謂胃虛，客氣上升，必假重墜以鎮逆。旋覆代赭湯。亦有肺氣失降而作噯者。蘇子降氣湯去桂。加杏仁、貝母之屬。其胃虛氣滯而作噯者。十味保和湯。其胃寒氣滯而作噯者和胃煎。其胃虛嘔痰氣者和胃二陳煎。其胃寒飲食難化，時作虛飽噯氣者養中煎，或理中丸。如脾腎虛寒，命門火衰，濁陰不降，致痞滿噯氣者理陰煎加減。如胃有痰火噯氣者星夏梔子湯。崇由脾胃陽虛，中氣爲陰邪阻格者，和中爲要健脾散。若木來乘土，厥逆上干之氣，非鎮制不能遏也。

紀事

《內科摘要・脾胃虧損吞酸噯腐等症》 一儒者面色痿黃，胸膈不利，吞

酸噯腐，恪服理氣化痰之藥，大便不實，食少體倦，此脾胃虛寒，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漸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氣復。此症中氣虛弱者，用人參理中湯，或補中益氣加木香、乾薑，不應，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氣虛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湯，無有不愈。

一上舍飲食失宜，胸腹膨脹，噯氣吞酸，以自知醫，用二陳、枳實、黃連、蒼朮、黃柏之類，前症益甚，更加足指腫痛，指縫出水，余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若腿足浮腫或煩腫，寒熱嘔吐，亦用前藥。【略】

一上舍嘔吐痰涎，發熱作渴，胸膈痞滿，或用清氣化痰降水，前症益甚，痰涎自出。余曰：嘔吐痰涎，胃氣虛寒；發熱作渴，胃不生津；胸膈痞滿，脾氣虛弱；須用參、芪、歸、朮之類，溫補脾胃，生發陽氣，諸病自退。彼不信，仍服前藥，虛症悉至，復請治。余曰：飲食不入，吃逆不絕，泄瀉腹痛，手足逆冷，是謂五虛；煩熱作渴，虛陽越於外也；脈洪大，脈欲絕也；死期迫矣。或曰若然，殞於日乎夜乎？余曰：脈洪大當殞於晝。果然。【略】

《周慎齋三書・醫案》一婦人吞酸噯腐，嘔吐痰涎，面色純白，或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加發熱作渴，肚腹脹滿。余曰：此脾胃虧損，木傳寒中。不信，仍作火治，肢體腫脹如蠱。余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氣漸進，飲食漸進，虛火歸結，又以補中益氣加炮薑、木香、茯苓、半夏，兼服痊愈。

《周慎齋三書・醫案》一婦鬱怒不發，久之噎聲甚高，言談不知，終始譫雜易飢。經曰：心病爲噫。此因憂鬱於心胸也。用桃仁承氣湯，下蓄血數升而安。經曰：血蓄在上則喜忘，在下則喜狂也。

《臨證指南醫案・噫噯》王，二二　初用辛通見效，多服不應。想雨濕泛潮，都是濁陰上加，致胃陽更困，仿仲景胃中虛，客氣上逆，噫氣不除例。

人參　旋覆花　代赭石　半夏　茯苓　乾薑

某　味淡，嘔惡噯氣，胃虛濁逆。

白旋覆花　釘頭代赭　炒黃半夏　薑汁　人參　茯苓

汪，三十　壯年飲酒聚濕，脾陽受傷已久。積勞飢飽，亦令傷陽，遂食入反出，噫氣不爽。隔拒在乎中焦，總以溫通鎮逆爲例。

白旋覆花　釘頭代赭　茯苓　半夏　淡附子　淡乾薑

徐　噫氣不爽，食後甚。

杏仁　半夏麵　橘紅　厚朴　鬱金　桔梗

陳，二十　多噎，胸膈不爽，胃陽弱，宜薄味。

生白朮　茯苓　新會皮　半夏曲　益智仁　厚朴　生薑

某　噯氣，腹微痛，脾胃未和。

人參　焦白芍　茯苓　炙甘草

《內經》止有噫字，而無噯字，故經云：五氣所病，心爲噫。又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夫噫噯一症，或傷寒病後，及大病後，多有此症。蓋以汗、吐、下後，大邪雖解，胃氣弱而不和，三焦因以失職。故清無所歸而不升，濁無所納而不降，是以邪氣留，連噯酸作飽，胸膈不爽，而爲心下痞鞕，噫氣不除，乃胃陽虛而爲陰所格阻，陽足則充周流動，不足則膠固格阻矣。仲景立旋覆代赭湯，用人參、甘草養正補虛，薑、棗以和脾養胃，所以安定中州者至矣。更以旋覆花之力，旋轉於上，使陰中格阻之陽，升而上達；又用代赭石之重鎮墜於下，使戀陽留滯之陰，降而下達，然後參、甘、大棗，可施其補虛之功，而生薑、半夏，可奏其開痞之效。而前賢治噫噯一症，無出仲景右矣。故先生於胃虛客氣上逆，及胃陽虛脾胃不和，肺氣不降而爲噫噯者，每宗仲景法加減出入，或加杏仁、桔梗以開肺，智仁、朴、朮以散滿，甘草、白芍以和胃，靡不應手取愈。可謂得仲景心法矣。鄒時乘

《葉氏醫案》噫氣噦逆，當降肺胃。

枇杷葉　半夏　廣橘紅　青竹茹　茯苓　白粳米

鬱氣不宣，胸悶噫氣。

鬱金　枇杷葉　半麵　枳殼　廣橘紅

噎格難治。

半夏　茯苓　生薑汁

《類證治裁・噯氣論治》醫案

姪　左脇痞悶，上撐胸臆，頻噯不舒。按丹溪云：凡上升之氣，自肝而出。左脇肝部也。痞而上逆，必犯胃。倣仲景旋覆代赭湯。成氏所謂鹹以輭堅，重以鎮逆也。代赭湯去甘草、薑、棗，加廣皮、栝蔞皮、枳殼俱麩炒三服而愈。

內科總部

嘈雜吞酸部

題解

《局方發揮》 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

《丹溪心法・嘈雜》 嘈雜，【略】，此則俗謂之心嘈也。

《醫學正傳・嘈雜噯氣》 夫嘈雜之爲證也，似飢不飢，似痛不痛，而有懊憹不自寧之狀者是也。

《醫林繩墨・吞酸吐酸》 吞酸者，胃口酸水攻激於上，以致咽嗌之間，不及吐出而嚥下，酸味刺心，有若吞酸之狀也。吐酸者，吐出酸苦之水。

《醫林繩墨・嘈雜噯氣》 夫嘈雜者，是飢不飢，似痛不痛，有若熱辣不寧之狀，或兼痞滿惡心，漸至胃脘作痛。

《醫學六要・治法彙・吞酸吐酸》 吞酸是膈間酸味刺心，吐酸是吐出酸水痰涎。

《景岳全書・雜證謨・吞酸》 凡喉間噯噫，即有酸水如醋浸心，嘈雜不堪者，是名吞酸，即俗所謂作酸也，此病在上脘最高之處，不時見酸，而泛泛不寧者是也。其次則非如吞酸之近，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間，時多嘔惡，所吐皆酸，即名吐酸，而渥渥不行者是也。又其次者，則本無吞酸吐酸等證，惟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味，此皆腸胃中痰飲積聚所化，氣味每有濁惡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其順而下行，則人所不覺，逆而上出，是喉口難堪耳。

《景岳全書・雜證謨・嘈雜》 嘈雜一證，或作或止，其爲病也，則腹中空空，若無一物，似飢非飢，似辣非辣，似痛非痛，而胸膈懊憹，莫可名狀，或得食而暫止，或食已而復嘈，或兼惡心，而漸見胃脘作痛。此證有火嘈，有痰嘈，有酸水浸心而嘈。大抵食已即飢，或雖食不飽者，火嘈也，宜兼清火。痰多氣滯，似飢非飢，不喜食者，痰嘈也，宜兼化痰。酸水浸心而嘈者，戚戚膨膨，食少無味，此以脾氣虛寒，水穀不化也，宜溫胃健脾。又有誤用消伐等藥，以致脾胃虧損，血少嘈雜，中虛則煩雜不飢，脾弱則食不運化，此宜專養脾胃。

《醫學心悟・嘈雜》 嘈雜者，躁擾不寧之貌，得食暫已，少頃復嘈。

《醫碥・雜症・嘈雜》 俗名心嘈。其證似飢，急欲得食，心中擾擾不寧，如酸如辣；似慌張，由肝火乘於脾胃，土虛不禁木搖，故煩擾不安。

《醫階辨證・嘈雜心瘧辨》 嘈雜之狀，心懸懸如飢，似痛非痛，得食暫止。嘈雜之狀，心下擾擾不安，思食，得食暫止。

論說

《素問・至真要大論》 少陽之勝，熱客於胃，欲嘔，嘔酸善飢。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諸病源候論・嘔噦病諸候・噫醋候》 噫醋者，由上焦有停痰，由上焦有停痰，脾胃有宿冷，故不能消穀，穀不消則脹滿而氣逆，所以好噫而吞酸，氣息醋臭。

《三因方・醋咽證治》 夫中脘有飲則嘈，有宿食則酸，食後噫醋吞酸，皆宿食證，俗謂之咽酸是也。

《醫學啟源・內經主治備要・六氣病解》 吐酸　注云：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實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法宜濕藥散之，亦猶解表之義也。使腸胃結滯開通，怫熱散而和之。若久喜酸而不已，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

《赤水玄珠・吐酸門》 劉宗厚曰：謹按吐酸一證，以病機言之，則屬於熱。以臟腑論之，則脾胃受病。以內邪言之，則痰飲宿食之所爲。故治法：熱者寒之。脾惡濕以苦燥之。有痰飲者，清之、分利之。有宿食者，消之、導之、驅逐之。《局方》不察斯故，以噫醋吞酸、醋心吐酸水之證，並入於

氣門中，率用溫熱之藥。豈吐酸專主於寒，而無他證也？故此一門，以敍河間、東垣、丹溪之論，其病源治法，無餘蘊矣。

《醫學六要・治法彙・漕雜噯氣》 嘈雜者，似飢不飢，似飽不飽，而有懊憹不自寧之況者是也，噯氣即打噯，皆脾不運，濁氣阻塞所致。《內經》曰：胃者，水穀之海，無物不受，若夫濕麫魚腥水果生冷，以及烹飪調和粘滑難化之物，恣食無節，朝傷暮損，而成清痰稠飲，留滯於中宮，故爲嘈雜、噯氣、吞酸、痞滿，甚則爲翻胃膈噎也。大抵吞酸、嘈雜、噯氣、痞滿，多兼而病，悉屬胃中痰火，久必變胃脘痛，痛久即成膈噎，必須愼口。

《醫學六要・治法彙・吞酸吐酸》 三錫曰：吞酸是膈間酸味刺心，吐酸是吐出酸水痰涎，皆脾胃受虧，曰：積月累釀成濁痰，運化不及所致。《原病式》悉指：濕熱恐未盡病情也，《內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原病式》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氣自甚，故作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是以肝熱則口酸，或言爲寒者。但謂傷生冷硬物，而喜噫酸吞酸，人多主於溫和脾胃，豈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其病，皆由濕熱在胃脘中，飲食入胃，被濕熱鬱遏，不得傳化，故作酸也。丹溪曰：吞酸與吐酸不同，吐酸是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水而吐出也，吞酸者其有積久不能自湧伏於胃口，咯不得出，嚥不得下，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也，若表得溫暖，則腠理發肌得香燥湯液，津液得行而暫解，始知《素問》言熱，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言其標也。

《醫鈐・吞酸泄瀉分治法》 吞酸，火也。泄瀉，寒也。似乎寒熱殊而治法宜變。不知吞酸雖熱，由於肝氣之鬱結。泄瀉雖寒，由於肝木之尅脾，然必有一方以治木鬱，又一方以培脾土。則土必大崩，木必大凋，不若於一方中而兩治之。

《醫階辨證・嘈雜心痗辯》 嘈雜之狀，心懸懸如飢，似痛非痛，得食暫止。心痗之狀，心中熱鬱不安，似痛非痛，痛得食易消。

《醫階辨證・嘈雜懊憹煩躁三證辨》 嘈雜之狀，心下擾擾不安，思食，得食暫止。懊憹之狀，心下熱如火灼不寧，得吐則止。煩躁之狀，心中擾亂而憒激，兀兀不安，得吐則止。

嘈雜由肝木乘土得食以禦之。懊憹煩躁由邪熱內陷心火不寧，得吐以安之。

《醫學妙諦・吞酸吐酸章》 飲食入胃脾不逆，濕熱相蒸爲酸病。吐出酸水名吐酸，吐不出口吞酸認。此而不藥漸惡心，反胃噎膈日漸進。吐因津液氣隨升，鬱積已久濕熱甚，乃從火化木火也遂作酸，病屬於熱分明應。吞應積熱在內藏，酸水釀成寒束定。外寒束之難外行，心胃之間作酸甚，二陳湯越鞠丸主治之，寒用吳萸熱連進，再戒忿怒以平肝，茲味薄時胃清淨。

綜述

《三因方・醋咽證治》 夫中脘有飲則嘈，有宿食則酸，食後噫醋吞酸，皆宿食證，俗謂之咽酸是也。

麴朮丸　治中脘有宿食留飲，酸蜇心痛，口吐清水，噯宿腐氣。

五百丸　治宿食留飲，聚積中脘，噫臭吞酸，心腹疼痛。并療中虛積聚，及臟腑飧泄，赤白痢下。

《原病式・六氣爲病・熱類》 吐酸：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或言吐酸爲寒者，誤也。又如酒之味苦而性熱，能養心火，故飲之則令人色赤氣粗，脈洪大而數，語謵譫妄，歌唱悲笑，喜怒如狂，冒昧健忘，煩渴，嘔吐，皆熱證也。其吐必酸，爲熱明矣。況熱則五味皆厚，經曰：在地爲化，化生五味，皆屬土也。然土旺勝水，不能制火，則火化自甚，故五味熱食，則味皆厚也。是以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咸。或口淡者，胃熱也。胃屬土，土爲萬物之母，故胃爲一身之本，淡爲五味之本。然則吐酸，豈爲寒者歟？所以妄言爲寒者，但謂多傷生硬粘滑，或傷冷物，而喜噫醋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寒傷皮毛，則腠理閉密，陽氣怫鬱，不能通暢，則爲熱也。故傷寒身表熱者，熱在表也。宜以麻黃湯類甘辛熱藥發散，以使腠理開通，汗泄熱退而愈也。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勝陽，而爲病寒者；或寒熱相擊，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爲熱者；亦有內傷冷物而反病熱，得大汗熱泄身涼而愈也。或微而不爲他病，止爲中酸，俗謂之醋心是也。法宜溫藥，亦猶解表之義，以使腸胃結滯

開通，怫熱散而和也。若久喜酸而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膩者，是謂能令陽氣壅塞，鬱結不通暢也。如飲食在器，覆蓋，熱而自酸也。宜餐糲食蔬菜，能令氣之通利也。

《局方發揮》　或曰：吐酸，《素問》明以爲熱，東垣又言爲寒，何也？

予曰：吐酸與吞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非熱則何？其有積之於久，不能自涌而出，伏於肺胃之間，咯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表溫暖，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津液得行，亦得暫解，非寒而何？《素問》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俱犯丁香，且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爲未合經意。予嘗治吞酸用黃連茱萸，各製炒，隨時令迭爲佐使，蒼朮茯苓爲主病，湯浸炊餅爲小丸吞之，仍教以粗食蔬菜自養，則病易安。

《玉機微義・吐酸門》　論吐酸屬熱

《內經》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又云：少陽之勝，嘔酸。《原病式》或云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勝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是以肝熱則口酸也。或言爲寒者，但謂傷生硬冷物，而喜噫酸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寒傷皮毛，則腠理閉密，陽氣怫鬱而爲熱。故傷寒熱在表，以麻黃湯熱藥發散，使腠理開通，汗泄熱退而愈也。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勝陽而爲病寒，或寒熱相搏，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爲熱。亦有內傷冷物而反病熱，得汗泄身涼而愈也。或微而止爲中酸，俗謂之醋心，法宜溫藥散之，亦猶解表之義。若久喜酸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膩者，謂能令氣鬱不通暢也。宜食糲食菜蔬，能令氣通利也。

論雜病吐酸與病機外邪不同

《發明》云：病機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仲景以生薑、半夏治之。以雜病論之，嘔吐酸水者，甚則酸水浸其心，不任其苦。其次，則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酸澀不能相對，以大辛熱藥療之必減。吐酸水，嘔出也。酸味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實，故用大鹹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爲之佐，而瀉肺之實，以病機作熱攻之誤矣。蓋雜病醋心，濁氣不降，欲爲中滿，寒藥豈能治之乎？

按：吐酸，《原病式》爲熱，而此作寒論治者，蓋東垣以內傷不足之病，末傳寒中，濁氣不降，不宜用寒藥治療。乃指爲寒，卻以《素問》病機之說，作外感客邪論，與諸腹脹大論分寒熱脹義相同。以下文丹溪之論觀之，其說方備。

辨《素問》東垣論酸不同

丹溪云：或曰吐酸，《素問》明以爲熱，東垣又以爲寒，何也？予曰吐酸與吞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非熱而何？其有鬱積之久，不能自湧而出，伏於肺胃之間，咯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表溫暖，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津液得行，亦可暫解，非寒而何？《素問》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俱犯丁香，且無治濕熱鬱結之法，爲未合經意。予嘗治吞酸用黃連、吳茱萸炒，隨時令叠其佐使，蒼朮、茯苓爲輔佐，湯浸炊餅，爲小丸吞之。仍教以糲食蔬菜自養，則病易安。

《證治要訣及類方・諸嘽門・噫氣吞酸》　吞酸者，宿食所爲，故曰：中脘有飲則嘈，有宿食則酸。噫氣吞酸，噯宿腐氣，逆嚥酸水；亦有每晨吐清酸水數口，日間無事者；亦有膈間常如酸折，皆飲食傷兼中脘所致。生料平胃散加神麴、麥蘗各半錢，或八味平胃散。

《丹溪心法・吞酸》　吞酸者，濕熱鬱積於肝而出，伏於肺胃之間，必用糲食蔬菜自養。宜用炒吳茱萸，順其性而折之，此反佐之法也。必以炒黃連爲君；二陳湯加茱萸、黃連，各炒，隨時令迭其佐使；蒼朮、茯苓爲輔佐。冬月倍茱萸，夏月倍黃連，湯浸炊餅，丸如小丸吞之。仍教以糲食蔬菜自養，即安。

戴云：濕熱在胃口上，飲食入胃，被濕熱鬱遏，其食不得傳化，故作酸也。如穀肉在器，濕熱則易爲酸也。

入方：

茱萸一兩去枝梗，煮少時，浸半日，曬乾　陳皮一兩　蒼朮米泔浸一兩　黃連二兩陳壁土炒，去土秤　黃芩一兩如上土炒

或加桔梗一兩，茯苓一兩。上爲末，神麯糊丸，綠豆大。每服二三十丸，時時津液，食後服。

附錄：吐酸，《素問》以爲熱，東垣又爲寒，何也？吞酸與吐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非熱而何？其有鬱積之久，不能自涌而出，伏於肺胃之間，咯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表溫暖，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津液得行，亦可暫解，非寒而何？《素問》言熱，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言其末也。

附方

麯朮丸　治中脘宿食留飲，酸，蝕心痛，或口吐清水。

加味平胃散　治吞酸或宿食不化。

軟石膏丸亦可服，本方痰條下云：噫氣吞酸，此係食鬱有熱，火氣衝上，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熱多加青黛。

《丹溪心法・嘈雜》　嘈雜，是痰因火動，治痰爲先，薑炒黃連，人痰藥。用炒山梔子、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熱多加青黛。嘈雜，此乃食鬱有熱，炒梔子、薑炒黃連不可無。肥人嘈雜，二陳湯少加撫芎、蒼朮、白朮、炒山梔子。嘈雜，若濕痰氣鬱，不喜食，三補丸加蒼朮，倍香附子。醫按：蔣氏子條云：心嘈索食，以白朮、黃連、陳皮作丸，白湯下，七八十丸，數服而止。又云：眩運嘈雜，是火動其痰，二陳湯加梔子、芩、連之類。戴云：此則俗謂之心嘈也。

三補丸。

《明醫雜著・枳朮丸論》　人之一身，脾胃爲主。胃陽主氣，脾陰主血，胃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人惟飲食不節，起居不時，損傷脾胃。胃損則不能納，脾損則不能化，脾胃俱損，納化皆難，元氣斯弱，百邪易侵，而飽悶、痞積、關格、吐逆、腹痛、泄痢等症作矣。況人與飲食，豈能一一節調，一或有傷，脾胃便損，飲食減常，元氣漸憊矣。故潔古製枳朮之丸，東垣發脾胃之論，使人常以調理脾胃爲主，後人稱爲醫中王道，厥有旨哉！近世論治脾胃者，不分陰陽氣血，而率皆理胃所用之藥，又皆辛溫燥熱助火消陰之劑，遂致胃火益旺，脾陰愈傷，清純中和之氣，變爲燥熱，胃脘乾枯，大腸燥結，脾臟漸絕，而死期迫矣。殊不知脾胃屬土屬濕，位居長夏，故濕熱之病十居八九，況土旺四季，寒熱溫涼各隨其時，豈可偏用辛熱之劑哉！今舉枳朮丸方，立加減法於後：

此法一補一消，取飲食緩化，不令有傷。東垣加陳皮一兩，名枳朮橘丸，治老幼元氣衰弱，飲食少進，久服令人多食而不傷。

愚按：經云：脾爲消化之器，熏蒸腐熟五穀者也。若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則不能運化其精微，故噯氣，吞酸，脹滿，痞悶之症作矣。故用此丸消之，實非專主補養。若脾胃虛弱者，宜用四君子湯；脾胃虛寒者，宜用四君子加炮薑；命門火衰者，用八味丸。

若素有痰火，胸膈鬱塞，咽酸噎氣，及素有吞酸吐酸之症，或有酒積，泄瀉結痛，此皆濕熱也，加黃連薑汁炒、白芍藥酒炒、陳皮各一兩，石膏、生甘草各五錢，縮砂、木香各一錢，川芎四錢。

愚按：前症吐酸、吞酸，大略不同。吐酸者，濕中生熱；吞酸者，虛熱內鬱。皆屬脾胃虛寒，中傳末症。故《內經》以爲火者，指其病形而言也；東垣以爲胃寒者，指其病本而言也。凡患此者，先當辨其吞吐，而治以固本元爲主。若服寒涼，復傷胃氣，則實實虛虛者矣。復審其脾氣虛而飲食不能輸化，濁氣不能下降者，須用六君子湯補養脾胃爲主，少佐越鞠丸以清中。故東垣先生云，邪熱不殺穀。若誤認爲實熱，而妄用寒涼，必變敗症。

《醫學正傳・嘈雜噯氣》　論《內經》曰：胃爲水穀之海，無物不受。若夫濕麵魚腥，水果生冷，以及烹飪調和，粘滑難化等物，恣食無節，朝傷暮損，而成清痰稠飲，滯於中宮。故謂嘈雜噯氣，吞酸痞滿，甚則爲翻胃膈噎，即此之由也。夫嘈雜之爲證也，似飢不飢，似痛不痛，而有懊憹不自寧之狀者是也。其證或兼噯氣，或兼痞滿，或兼惡心，漸至胃脘作痛，乃痰火之爲患也。治法以南星、半夏、橘紅之類，以消其痰；芩、連、梔子、石膏、知母之類，以降其火；蒼朮、白朮、芍藥之類，以健脾行濕，壯其本元。又當忌口節欲，無有不安者也。

脈法

右寸關脈緊而滑。兩寸弦滑，胸中有留飲。寸脈橫者，膈上有橫枳也。

右關弦急甚者，木乘土位，欲作胃反，難治。

方法

丹溪曰：此爲食鬱有熱，炒梔子、薑炒黃連，乃必用之藥也。

肥人宜二陳湯，少加撫芎、蒼朮、白朮、梔子。

若濕痰氣滯，不喜食，用三補丸加蒼朮，倍香附。大抵嘈雜是痰因火動，令人心嘈，似飢非飢，有積有熱也，治痰爲先，宜用山梔、薑汁炒黃連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臣，熱多加青黛。若食鬱有熱，梔子與薑炒黃連不可無。

蔣氏子心嘈索食，以白朮、黃連、陳皮爲丸，白湯下七、八十丸，數服而止。

嘈雜眩運，是火動其痰，二陳加梔子、芩、連之類。

噯氣，胃中有火有痰，用南星、半夏、軟石膏、香附作丸，或煎服之。蓋胃中有鬱火，膈上有稠痰也。

噫氣吞酸，此係食鬱有熱，火氣衝上，黃芩爲君，南星、半夏、陳皮爲佐。

三聖丸　治嘈雜神效。

朮連丸　治嘈雜。

軟石膏丸　治嘈雜噯氣。

《醫學正傳・吞酸》論

《內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惟李東垣獨以爲寒，誠一偏之見也。河間《原病式》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是以肝熱則口酸也。或言爲寒者，但謂傷生冷硬物，而喜噫醋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寒傷皮毛，則腠理閉密，陽氣怫鬱而爲熱證。故傷寒熱在表，而以麻黃湯熱藥發散，使腠理開通，汗泄熱退而愈也。凡內傷冷物者，或但陰勝陽而爲病寒，或寒熱相搏怫鬱而爲病熱，亦有內傷冷物而反病熱，得汗泄熱退身涼而病愈也。或微而止爲中酸，俗謂之醋心，法宜溫藥散之，亦猶傷寒解表之義。若久吞酸不已，則不宜溫，宜以寒藥治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矣。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膩者，謂能令氣鬱不通暢，如食物在器覆蓋，熱而自酸。宜飡糲食菜蔬，能令氣之通利也。曰寒曰熱，於斯明矣，學者詳之。

脈法

脈弦而滑。兩寸或浮而弦，或浮而滑，或沉而遲，或緊而洪，或洪而數，或沉而遲。胸中有寒飲洪數者，痰熱在膈間，時吐酸水，欲成胃反也。

方法

茱連丸　治酸必用茱萸，順其性而折之。

食鬱有痰，二陳湯加南星、黃芩之類。

加味平胃散，治吞酸因食鬱所致，生料平胃散加炒神曲、炒麥芽、薑、棗同煎。

酸味宜節厚味，必蔬食自養，則病易安。

吐清水，用蒼朮陳壁土炒、茯苓、滑石炒、白朮、陳皮，煎服。

參萸丸　上可治吞酸，下可治自利。又云：治濕而氣滯者，濕熱甚者用之爲響導。

藿香安胃散　治脾胃虛弱，飲食入胃，嘔吐作酸，不待腐熟。

加減二陳湯　治痰飲爲患，嘔吐頭眩心悸，或因食生冷硬物，脾胃不和，時吐酸水。

麴朮丸　治中脘宿食留飲，酸蝕心痛，吐清水。

祖傳方

治吞酸方：用黃連吳茱萸各一兩，上以黃連細切，同茱萸以井花水浸七日，去連，將茱萸焙乾，每日清晨，以米湯下四十九粒。

《明醫指掌・嘈雜》歌　痰因火動令人嘈，濕痰氣鬱總同條。肥人自是濕痰故，伐火芩連梔子調。

論　丹溪云：嘈雜者，俗謂之心嘈是也。有痰因火動者，必痰多，脈滑而數，宜治痰爲先，治火次之。有食鬱作熱者，脈數而大，當治其火，而開導次之。有因濕痰者，脈沉而滑，宜豁痰。有因氣鬱者，脈沉而澀，宜開鬱理氣，蓋沉則爲鬱，滑主痰而澀主氣也。醫能審脈驗證，眞知是火、是氣、是鬱，斯爲活法矣。

痰

痰因火動者，治痰爲先，二陳湯加薑炒黃芩、黃連、山梔子爲君，南星、半夏爲佐，桔梗、青黛爲使。

二陳湯。

氣鬱

氣鬱者，越鞠丸，或二陳湯加枳殼、桔梗、香附、烏藥、薑炒黃連、蒼朮，有痰加貝母。

火

火嘈者，二陳湯加黃芩、黃連、山梔子，或三補丸。有火鬱，二陳湯加山梔子、香附、撫芎、蒼朮。

食鬱熱

食鬱有熱先治火，芩連枳朮丸加神曲、麥芽、山楂、陳皮、半夏。或食鬱不消，胸滿嘈雜，大安丸。

《明醫指掌・吞酸》 歌　要識吞酸與吐酸，總因濕熱肺脾間。吐酸吐出酸如醋，若是吞酸咯吐難。

論　夫吞酸與吐酸不同，吐酸者，吐出酸水如醋。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滯日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如穀肉在器，濕熱則易酸。吞酸者，鬱滯日久，不能自涌而出，伏於肺胃之間，咯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膚得溫暖則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則津液流通，鬱熱得行，亦可暫解，蓋標寒而本熱也。故《素問》河間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標也。學者當究其淺深之感，本末之治而用藥，庶可取十全之效也。

脈　吞酸脈形，多弦而滑。或沉而遲，胸有寒飲；或數而洪，胸有痰熱。

吞酸

吞酸是濕熱鬱滯於肺胃之間，必糲食自養，二陳湯加吳茱萸、黃連，順其性而折之，佐以蒼朮、茯苓以行其濕熱，再加薑炒黃連。吞酸有食不化者，平胃散加神麴、麥芽、山楂、薑炒黃連。

吐酸

吐酸者，津液隨上升之氣鬱之日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而作酸味，二陳湯加吳茱萸、炒黃連、山梔、蒼朮、厚朴、生薑。中脘有宿食留飲，酸味蝕心痛，或吐酸水如醋之味，蝕牙痛，麴朮丸、茱連丸。

麴朮丸　治中脘停食留飲，酸蝕心痛，或口吐清水。

茱連丸　是方以芩、連治熱，熱去則不吐酸。蒼朮燥濕，濕除則不生熱。陳皮理氣，氣行則濕不鬱。茱萸味辛熱，能引芩、連入肝而瀉火，此從治之義也。

《赤水玄珠・嘈雜門》 生生子曰：《內經》云：胃爲水谷之海，無物不受。若夫濕麵魚腥，水果生冷，以及烹飪粘滑難化等物，恣食無節，脾氣受傷，失其健運之常，清痰稠飲，由此而生，嘈雜由此而作也。夫嘈雜之爲症，似饑不饑，似痛不痛，而有懊惱不自寧之態是也。或兼噯氣，痞滿惡心，漸至胃脘作痛，數者多挾痰火。故丹溪云：嘈雜是痰因火動，治法宜以南星、半夏、橘紅之類，以消其痰。芩、連、知母、石膏、梔子之類，以降其火。蒼朮，白朮、芍藥之類，以健脾行濕。又食鬱者，梔子、薑炒黃連、山楂之類。又有濕熱鬱滯，不喜食者，宜三補丸加蒼朮，倍香附。蔣氏云：心嘈索食，白朮、黃連、陳皮作丸，白湯下七、八十丸。數服而愈，要在臨症加減。

脈法

右寸脈緊而滑，兩寸弦滑，胸中有留飲。寸脈橫者，膈上有橫積也。右關弦急甚者，爲木乘土位，欲作胃反，難治。

嘈雜亦有中氣不足者，以六君子湯加竹茹、黃連。

《醫方考・吞酸門》 敘曰：吞酸小疾也，可暫而不可久。或以疾小而忽之，此不知其爲翻胃之漸也。《語》曰：亳末不斫，將尋斧柯。是故愼之。今考古方四首，蓋曰防微杜漸云爾！

茱連丸　胃中濕熱，抑遏肝火，令人吞酸者，此方主之。

濕鬱則熱，熱鬱則酸，故夏月飲食之類，以物覆冒之，其味必酸。曰肝火者，《洪範》曰：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故責之肝。是方也，連、芩治熱，熱去則不吐酸；蒼朮燥濕，濕除則不生熱；陳皮理氣，氣行則濕不鬱；吳茱萸辛熱而氣臊，辛熱可使就燥，氣臊可使就肝，故能引連、芩入肝而瀉肝火，此從治之義也。他如火門左金丸亦良。

加味平胃散　宿食不化，吞酸呃臭，右關脈滑，此方主之。

食經宿而不化，有熱則令人吞酸，無熱則但呃臭而已；右關主脾胃，脈滑主停食。治此者，宜寬中下氣，健脾消食。辛者可寬中，故用蒼朮、陳皮；苦者可下氣，故用厚朴；甘者可健脾，故用甘草；盒造變化者能消食，故用神麴、麥芽。

火鬱越鞠丸　七情拂鬱，吞酸，小便赤，脈來沉數者，此方主之。

一念動處便是火，故七情拂鬱，皆能令人內熱吞酸；小便赤爲火；脈沉爲鬱，數爲熱。是方也，山梔、青黛之苦寒，可以導熱；香附、蒼朮、撫芎

之辛芳，可使解鬱；神麴之陳腐，可使推陳而致新。

茱萸六一散　此亦治濕熱吞酸之方也。

滑石寒而淡，寒能勝熱，淡能導利，故足以治濕熱；吳茱萸味辛性熱，能反佐以從治；甘草性溫氣平，能和中而瀉火。

《醫方生・嘈雜門》敘曰：嘈雜，火證也，而痰次之。終身嘈雜者，必夭天年。此胡云哉？漠萬物者，莫若火也。故考三方以療嘈雜。

痰火越鞠丸　痰因火動，令人嘈雜，此方主之。

嘈雜者，痰火內動，如粗食在膈，令人不自安也。是方也，海石之咸，可以軟頑痰；南星之燥，可以枯濕痰；瓜蔞之苦，可以下逆痰；山梔、青黛，苦寒之品也，所以瀉火；香附、撫芎、蒼朮，辛香之品也，所以發越鞠鬱。加味三補丸　鬱火嘈雜，此方亦良。

辛香能開鬱，故用香附、蒼朮；苦寒能瀉火，故用黃芩、黃連、黃柏。然三黃之寒，得蒼、附而不滯；蒼、附之香，得三黃而不燥，其互以成功又如此。

二陳加黃連梔子湯　此治嘈雜之湯液也。

痰之生也，本於濕，故用半夏燥濕，茯苓滲濕，濕去則痰不生；甘草能健脾，脾健則能制濕；陳皮能利氣，氣行則痰亦行；黃連、梔子之加，取其寒能勝熱，苦能降火爾！

《醫林繩墨・吞酸吐酸》吞酸與吐酸不同，皆因濕熱之所生，《素問》以爲熱，東垣以爲寒也。蓋言熱者，言其末也，言寒者，言其本也，吾又考之。吞酸者，由濕熱積聚於胃，停滯飲食，致胃不能傳化，如穀肉菜果在器，濕熱則易爲酸也，以致清氣不能上升，濁氣不能下降，清濁相干，使氣逆於內，蘊蓄而成酸，欲吐復入，是爲吞酸也。宜調胃氣，清脾濕，用二陳加查、附、蒼、樸之類。吐酸者，謂吐出酸水如酸，平時津液隨氣上升，皆因濕流脾胃，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成酸味，上逆於口，而吐出也。法宜清胃中之濕熱，兼以健脾理氣可也，用二陳加蒼、樸、朮、附、薑汁、炒黃連治之，無不愈矣。由是觀之，濕熱之理明矣，本末之事見矣，《素問》、東垣之論，亦可見矣，噫濕熱未成。當從寒治，非本而何，濕熱已成，當從熱治，非末而何。

愚按：吞酸者，胃口酸水攻激於上，以致咽嗌之間，不及吐出而嚥下，酸味刺心，有若吞酸之狀也。吐酸者，吐出酸苦之水，皆由胃氣不行，脾氣不運，飲食痰涎，津液俱化爲水，鬱而少久，以成酸也。治療之法，吞酸者，溫熱欲成，當從寒治。吐酸者，濕熱已成，當從火治。

治法主意，吞土者，木鬱不能條達，宜當從治，少加降火，此順其性也。

《醫林繩墨・嘈雜噯氣》《內經》曰：胃爲水穀之海，無物不受，皆因縱性，過食酒、麵、水果、生冷、烹飪難化等物，使清痰留飲聚於中宮，而化爲噯氣，吞酸之所由也。丹溪曰：嘈雜者，亦屬食積有熱，痰因火動之謂。噯氣者，胃中有火，膈間有鬱之謂，鬱火不散，則濁氣衝逆於上而爲噯，痰積其下，則火不行而爲嘈雜之症見矣。夫嘈雜者，是飢不飢，似痛不痛，有若熱辣不寧之狀，或兼痞滿惡心，漸至胃脘作痛，治宜開鬱行氣，清痰降火，如樸附二陳湯，加薑汁，炒山梔可也。痞悶加蒼朮，如久而不愈，加當歸、山藥、茯苓、黃連、陳皮、甘草、生地黃、貝母之類，此養血健脾自可。噯氣者，清氣下陷，濁氣泛上，不得順行之謂也。又曰：脾胃虛弱，不能健運，積滯蘊蓄，衝逆於上，而噯發大聲者也，如胃有稠痰，膈有鬱火，致令發噯，則噯不得順暢，若氣逆而難起也，治法俱宜開鬱行氣，而兼清痰降火之劑，如二陳湯加樸、附、山查、炒連，治之可也。

《雜病證治準繩・諸嘔逆門・嘔吐・吐酸吞酸》中脘有飲則嘈，有宿食則酸，故常噯宿腐，氣逆，咽酸水。亦有每晨吐清酸水數口，日間無事者，亦有膈間常如酸折，皆飲食傷於中脘所致。生料平胃散加神麴、麥芽各一錢，或八味平胃散，有熱則咽醋丸。

膈間停飲積久，必吐酸水，神朮丸。

酒癖停飲吐酸水，乾薑丸。

風痰眩冒，頭痛惡心，吐酸水，半夏、南星、白附(生)爲末，滴水丸桐子大，以生麵爲衣，陰乾。每服十丸至二十丸，薑湯送下。

參萸丸，可治吞酸，亦可治自利。酸心，用檳榔四兩，陳皮二兩，末之。空心生蜜湯下方寸匕。

《雜病證治準繩・雜門・嘈雜》嘈雜與吞酸一類，皆由肺受火傷，不能平木。木挾相火乘肺，則脾冲和之氣索矣，穀之精微不行，濁液攢聚，爲痰爲飲。其痰亦或從火木之成化酸，肝木搖動中土，故中土擾擾不寧，而爲嘈雜如飢狀，每求食以自救。苟得少食，則嘈雜亦少止，止而復作。蓋土虛不禁木所搖，故治法必當補土伐木治痰飲。若不以補土爲君，務攻其邪，久久而

虛，必變爲反胃，爲瀉，爲痞滿，爲眩運等病矣。脈洪大者火多，二陳渴加薑汁炒山梔、黃連。脈滑大者痰多，二陳湯加南星、括蔞、黃芩、黃連、梔子。肥人嘈雜二陳湯少加撫芎、蒼朮、白朮、炒梔子。脈弦細身倦怠者，六君子湯加撫芎、蒼朮、白朮、薑汁炒梔子。有用消尅藥過多，飢不能食，精神漸減，四君子加白芍、陳皮、薑汁炒黃連。心懸懸如飢，欲食之時，勿與以食，祇服三聖丸佳。心下嘈雜者，導飲丸最妙。

《醫學六要・治法彙・吞酸》 中宮氣不清，敗痰停飲，宿食醞造而成。初起惡心飽悶，脈兩關並右氣口弦滑，乃食爲氣滯。用吐法，後消導和中。舒鬱二陳平胃越鞠加減。日久脈沉滑，或弦，屬鬱結，恆多見於女子，或失意人，宜以吳茱萸去梗湯浸半日爲君，佐二陳香附炒黃連或梔子。

丹溪曰：治酸必用茱萸，順其性而折之。

因食鬱有痰而致者，二陳加南星黃芩，或生料平胃散，加神麴、麥芽、薑、棗同煎服。

脾胃虛弱，飲食入胃，嘔吐作酸，不能腐熟者，脈必右寸關弦滑無力，宜六君子加丁香砂仁佳。丹溪加味二陳湯，治痰飲爲患，嘔吐、頭眩、心悸，或因食生冷硬物，時吐酸水，原方加丁香。

茱萸丸　治平時吞酸最妙。作酸必澁斷厚味，必蔬食自養，則病易安。不時清水上溢，或吐出，用蒼朮、陳壁土炒，茯苓、滑石、白朮、陳皮煎服。大抵曲直作酸，木氣鬱而不伸，痰飲因而阻塞故酸味蝕心，宜從治之，不宜大寒涼。必佐以辛味莫茱萸，白蔻砂仁、蒼朮、半夏、厚朴之類，佐以炒梔子及炒黃連。

《濟陽綱目・嘈雜》 論嘈雜由脾土受傷

《準繩》云：嘈雜與吞酸一類，皆由肺受火傷，不能平木，木挾相火乘肺，則脾冲和之氣索矣。穀之精微不行，濁液攢聚，爲痰爲飲。其痰亦或從火木之成化酸，肝木搖動中土，故中土擾擾不宣而爲嘈雜如飢狀。每求食以自救，苟得少食，嘈雜亦少止，止而復作。蓋土虛不禁木所搖，故治法必當補土伐木，治痰飲若不以補土爲君，務攻其邪，久久而虛，必變爲反胃，爲瀉，爲痞滿，爲眩暈等病矣。

論嘈雜痰火爲患

虞氏曰：胃爲水穀之海，無物不受。若濕麵魚腥，水果生冷，以及烹飪調和，粘滑難化等物，恣食無節，朝傷暮損，而成清痰稠飲，滯於中宮，故爲嘈雜，爲吞酸。其證似飢非飢，似痛非痛，而有懊憹不自寧之況。其病或兼噯氣，或兼痞滿，或兼惡心，漸至胃脘作痛，甚則爲翻胃膈噎，實痰火之爲患也。治法以南星、半夏、橘紅之類消其痰；以芩、連、梔子、石膏、知母之類降其火；以蒼朮、白朮、芍藥之類健脾行濕，壯其本元。而又忌口節欲，無有不安者也。

吳氏曰：嘈雜，火證也，而痰次之。終歲嘈雜者必夭。夭者，何也？燥萬物者，莫若火也。

論嘈雜雜治法

食鬱嘈雜者，枳朮丸加山楂、麥芽。有熱加炒梔子、薑炒黃連，二味乃必用之藥也。停飲者，麴朮丸。胸滿者，大安丸、保和丸。脈洪大者，火多，二陳湯加薑汁炒山梔、黃連。脈滑大者，痰多，二陳湯加南星、瓜蔞、芩、連、梔子。肥人嘈雜者，二陳湯少加撫芎、蒼朮、白朮、炒梔子。脈弦細，身倦怠者，六君子湯加撫芎、蒼朮、白朮、薑汁炒梔子。濕痰氣滯，不喜食，用三補丸加蒼朮、倍香附。有用克伐過多不能食，精神漸減，四君子湯加白芍、陳皮、薑汁炒黃連。心懸懸如飢，欲食之時，勿與以食，祇服三聖丸佳。心下嘈雜者，導飲丸最妙。眩暈嘈雜者，是火動其痰也，二陳湯加梔子、芩、連。五更嘈者，思慮傷血分也，四物湯加香附、貝母、山梔、黃連、甘草。

脈法

右寸關脈緊而滑，兩寸弦滑，胸中有留飲。寸脈橫者，膈上有橫積也。右關弦急甚者，木乘土位，欲作胃反，難治。

治食鬱嘈雜方

消食清鬱湯　治嘈雜悶亂，惡心發熱頭痛。

香砂平胃散　治食鬱嘈雜。

麴朮丸　治停飲食，嘈雜。

交泰丸　治胸中痞悶嘈雜，大便稀則胸中頗快，大便堅則胸中痞悶難當，不思飲食。

安脾丸　治嘈雜及吐食，脈弦者。肝乘於脾而吐，乃由脾土之虛，宜治風安脾，無羈絆於脾，故飲食自下。

治氣鬱嘈雜方

三聖丸　治氣鬱嘈雜神效。

香連丹　治久鬱心胸痞痛，或嘈雜乾噎，吞酸。

加味三補丸　治鬱火嘈雜，此方亦良。

治痰火嘈雜方

芩連二陳湯　治痰因火動，胃口作嘈。

加味二陳湯　治肥人嘈雜。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炙　撫芎　蒼朮　白朮　山梔子炒

右銼。加生薑煎服。

祛痰火丸　治胃中痰火，噯氣嘈雜。

痰火越鞠丸　治痰因火動，令人嘈雜。

治血虛嘈雜方

養血四物湯　治血虛嘈雜。

當歸補血湯　治心中血少而嘈，兼治驚悸怔忡。

《濟陽綱目・吐酸》　論吐酸屬熱

《內經》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又云：少陽之勝，嘔酸。《原病式》云：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是以肝熱則口酸也。或言爲寒者，但謂傷生硬冷物，而喜噫醋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寒傷於皮毛，則腠理閉密，陽氣怫鬱而爲熱，故傷寒。熱在表，以麻黃湯熱藥發散，使腠理開通，汗泄熱退而愈也。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勝陽而爲病寒，或寒熱相搏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爲熱。亦有內傷冷物，而反病熱，得汗泄身涼而愈也。或微而止爲中酸，俗謂之醋心，法宜溫藥散之，亦猶解表之義，以使腸胃結滯開通，沸熱散而和也。若久喜酸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膩者，謂能令氣不通暢也。宜食糲食蔬菜，能令氣通利也。

戴氏曰：濕熱在胃口上，飲食入胃，被濕熱鬱遏，其食不得傳化，故作酸也。如穀肉在器，則易酸也。

論雜病吐酸與《病機》外邪不同

東垣曰：《病機》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傷寒論》云：嘔家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是未傳入裏，三陰不受邪也。亦可見此證在外也。仲景以生薑、半夏治之。孫眞人云：嘔家多用生薑，是嘔家聖藥。以雜病論之。嘔吐酸水者，甚則酸水浸其心，不任其苦，其次則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酸澀，不能相對，以大辛熱劑療之，必減酸，嘔出酸水也。酸味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及金之子，子能令母實，故用大鹹熱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爲之佐，而瀉肺之實。以《病機》之法作熱攻之者，誤矣。蓋雜病醋心，濁氣不降，欲爲中滿，寒藥豈能治之乎！

辨《素問》東垣論酸不同

丹溪曰：或問吐酸，《素問》以爲熱，東垣又言爲寒，何也？子曰：吐酸與吞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平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水而吐出，非熱而何？其有積久不能自涌，伏於肺胃之間，吐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表得溫暖，則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則津液得行而暫解，非寒而何？故《素問》言熱，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言其末也。但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俱犯丁香無治濕熱之法，爲未合經意。予嘗治吞酸，用黃連、茱萸各炒，隨時令迭爲佐使，蒼朮、茯苓爲輔，湯浸蒸餅爲小丸吞之。仍教以糲食蔬果自養，則病易安。

論吐酸雜治法

劉宗厚曰：吐酸證以病機言之，則屬於熱；以臟腑論之，則脾胃受病；以內邪言之，則痰飲宿食之所爲。故治法，熱者寒之；脾惡濕，以苦燥之；有痰飲者，清之、散之、分利之；有宿食者，消之、導之、驅逐之。《局方》不察斯故，率用辛熱之藥，豈吐酸專主於寒而無他證耶？

《統旨》云：噫腐咽酸，或每晨吐酸水數口，或膈間常有酸折，皆飲食傷胃之所爲，平胃散加神麴、麥芽、茯苓、半夏。口吐清水，乃胃中濕熱所爲，宜平胃散加白朮、茯苓、滑石、半夏，不宜純用涼藥。亦有胃寒而然者，理中湯主之。

《準繩》云：中脘有飲則嘈，有宿食則酸，故常噯宿腐氣，逆咽酸水。亦有每晨吐清酸水數口，日間無事者，亦有膈間常如酸折，皆飲食傷於中脘所致。生料平胃散加神麴、麥芽各一錢，或八味平胃散。有熱則咽醋丸。膈間

停飲，積久必吐酸水，神朮丸。酒癖停飲，吐酸水，乾薑丸。風痰眩冒頭痛，惡心，吐酸水，半夏、南星、白附生爲末，滴水丸桐子大，以生麵爲衣，陰乾，每服十丸至二十丸，薑湯送下。參萸丸，可以治吞酸，亦可治自利。酸心，用檳榔四兩、陳皮二兩，末之，空心生蜜湯下方寸匕。

李氏曰：朝食甘美，至晡，心腹刺酸吐出，此血虛火盛，宜四物湯加陳皮、黃連、黃芩、桃仁、紅花、麻仁、甘草；便閉結者，更加大黃。氣虛者，更合四君子湯。

許學士云：余平生有二疾，一則下血，二則膈中停飲。下血有時而止，停飲則無時，始因年少時，夜坐爲文，左向伏几案，是以飲食多墜向左邊。中夜以後，稍困乏，必飲酒二三盞，既卧就枕，又向左邊側睡，氣壯盛時殊不覺，三五年後，覺酒止從左邊下，漉漉有聲，脅痛，飲食外減。十數日，必嘔數升酸水。暑月，止是右邊身有汗，縈縈常潤，左邊病處絕燥。遍訪名醫，及《海上方》服之，少有驗者，間或中病，止得月餘復作。其補，如天雄、附子，礬石；其利，如牽牛，甘遂，大戟，備嘗之矣。予後揣度之，已成癖囊，如潦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水必盈科而行也。清者可行，濁者，依前停蓄，蓋下無路以出之也。是以積之五七日，必嘔而去，稍寬數日復作。脾土惡濕，而水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勝濕，崇土以堆科臼，則疾當去矣。於是悉屏諸藥，一味服蒼朮，三月而除。自此後一向數年，不嘔不吐，胸膈寬，飲啖如故。暑月，汗周體而身涼，飲亦從中下。前此飲漬其肝，目亦多昏眩，其後燈下能書細字，皆蒼朮之力也。其法蒼朮一斤，去皮切末之，用白芝麻半兩，水二盞，研濾取汁，大棗十五枚，爛煮去皮核，研，以麻汁勻研成稀膏，搜和，入臼熟搗，如桐子大，曬乾，每日空腹溫湯吞下五十丸，加至二百丸。忌桃、李、雀鴿。初服時，必膈微燥，且以茅朮制之。覺燥甚，再進山梔子散一服，久之不燥也。予服半年以後，止用燥裂味極辛者，削去皮，不浸，極有力，亦自然不燥。山梔散用山梔一味，乾之爲末，沸湯點服，故知久坐不可伏向一邊，或運動，亦調息之法。

子和云：棠溪張鳳村，一田叟，病嘔酸水十餘年。本留飲，諸醫皆以燥劑治之，中脘臍腑，以火艾燔針刺之，瘡未嘗合。戴人以苦劑越之，其涎如膠，及出二三升，談笑而愈。

吳氏曰：吞酸小疾也，可暫而不可久。或以疾小而忽之，此不知其爲翻胃之漸也。語曰：毫末不折，將尋斧柯，是故愼之。

脈法

脈弦而滑，兩手或浮而弦，或浮而滑，或沉而遲，或緊而洪，或洪而數，或沉而遲，胸中有寒飲。洪數者，痰熱在膈間，時吐酸水，欲成胃反也。

治濕熱作酸方

清鬱二陳湯　治酸水刺心，及吞酸嘈雜。

清胃湯　治胃熱吐酸。

蒼連湯　治吐酸。

加減平胃散　治吞酸、吐酸。

茱連丸一名咽醋丸　治胃中濕熱，抑遏肝火，令人吞酸。

回令丸一名佐金丸　瀉肝火，行濕，爲之反佐；開痞結，治肝邪，可助補脾藥。

參萸丸　上可治吞酸，不可治自利。又云：治濕熱滯氣者，濕熱甚者，用之爲向導。

治食積作酸方

加味平胃散　治吞酸，或宿食不化。

八味平胃散　治飲食傷於胃脘，每晨吐清酸水數口，或膈間常如酸折。

麵朮丸　治中脘宿食，留飲，酸蝕心痛，或口吐清水。

丹溪方　治因外感涼氣與宿食相搏，心下酸戚吐清水。

青皮三錢　人參　紫蘇　枳殼　木通　甘草各二錢　黃芩　桔梗各一錢半　麻黃五分

右銼。水煎服。

治痰火作酸方

加味二陳湯　治痰火停食，腐化酸水，吐出黃臭，或醋心不安。

清痰丸　治吞酸嘈雜。

黃連清化丸　治吞酸挾瘀血者。

火鬱越鞠丸　治七情怫鬱，吞酸，小便赤，脈來沉數。

一方　治中風，痰涎眩瞑，嘔吐酸水，頭痛惡心。

半夏二兩　南星　白附子各一兩，俱生用

右爲末，滴水丸，如桐子大。以生麵裹衣，陰乾。服十丸至二十丸，生

薑湯下。

治停飲作酸方

神朮丸　治停飲脅下，漉漉有聲，飲食減少，時嘔酸水，用此燥脾以勝濕。

乾薑丸　治酒癖停飲，吐酸水。

治寒鬱作酸方

加減安胃湯　治脾胃虛寒，飲食入胃，吐嘔作酸，不待腐熟。

加味二陳湯　治痰飲爲患，嘔吐，頭眩，心悸。或因食生冷硬物脾胃不和，時吐酸水。

陳皮　半夏各二錢半　茯苓一錢半　甘草七分半　丁香五分

右銼作一服，加生薑三片，水煎服。一方二陳湯加丁香、木香、肉桂、乾薑、砂仁。

治氣鬱作酸方

透膈湯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胸膈滿悶，噎塞不通，噫氣吞酸，脅肋刺脹，嘔逆痰涎，飲食不下，及大便閉者。

橘皮一物湯　治吞酸諸藥不效者，服之立愈。

余里一婦人，患吞酸，療之經年不愈，一日酸不能忍，其夫漫取橘皮一掬，煎湯與之，立止。余官金陵時，一同僚婦患此，余令服此湯，其酸亦愈，眞妙方也。

一方，治酸心：

檳榔四兩　陳皮二兩

右搗爲細末。每服方寸匕，空心生蜜湯調下。

平肝順氣保中丸　治鬱火傷脾，中氣不運，胃中伏火鬱積生痰，致令嘔吐吞酸，嘈雜，心腹脹悶。常服順氣和中，健脾開胃，美進飲食，化痰消滯，清火抑肝。

治虛火作酸方

加味四物湯　治朝食甘美，至晡心腹刺酸吐出，此血虛火盛也。

《景岳全書・雜證謨・吞酸》　經義

《至眞要大論》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少陽之勝，嘔酸善飢。

辨證

吐酸一證，在河間言其爲熱，在東垣言其爲寒，夫理有一定，奚容謬異若此，豈理因二子可以易乎，必二子於理有一悖耳。此余之不能無言者，乃以東垣爲是，而以河間爲非也。何以見之？蓋河間之說，實本《內經》，經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故河間《病機》悉訓爲火，而甚以主寒者爲非。不知《內經》此論，乃以運氣所屬概言病應，非以嘔吐注泄皆爲內熱病也。如果言熱，則何以又曰：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又曰：太陽之復，心胃生寒，胸中不和，唾出清水，及爲噦噫。此言嘔吐之有寒也，豈皆熱耶？又曰：太陽之勝，寒入下焦，傳爲濡泄，此言泄瀉之有寒也，豈亦熱耶？由此觀之，則其此處言熱，而彼復言寒，豈非自相矛盾，能無謬乎？不知《內經》之理，圓通詳悉，無不周備，故有此言其常而彼言其變者，有此言其順而彼言其逆者，有此篇未盡而足之他論者，有總言所屬而詳言所病者，此《內經》之玄，所以不易窮也。故凡善觀此者，務宜悟其源流，察其分合，其博也，必燭其爲千爲萬；其約也，必貫其總歸一理，夫如是，斯足稱明眼人矣。倘不能會其巔末，而但知管測一斑，又烏足以盡其妙哉。矧復有不明宗旨，悖理妄談，謬借經文證己偏見者，尙難枚舉，無暇辨也，茲因二子之論，故幷及之，而再悉於下，觀者其加政焉。

一、辨河間吐酸之論爲非。據河間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或言吐酸爲寒者，誤也。所以妄言爲寒者，但謂多傷生硬粘滑，或傷冷物而爲噫酸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故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勝陽而爲病寒者，或寒熱相擊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爲熱者，亦有內傷生冷而反病熱，得大汗，熱泄身涼而愈也。若久喜酸而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

凡此皆河間之說，余每見之，未嘗不反復切嘆。觀其所言病機，則由火及金，由金及木，由木及脾，所以爲酸，若發微談理，果可轉摺如此，則指鹿爲馬，何患無辭？惟其執以爲熱，故不得不委曲若此。若余言其爲寒，則不然也。夫酸本肝木之味，何不曰火衰不能生土，則脾氣虛而肝邪侮之，故爲酸也，豈不於理更爲明切，而何以曲折強解有若是乎。又若《內經》所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此言傷寒證寒邪在表，則爲三陽之發熱，及其傳裏，則爲

陽明之內熱，豈以內傷冷物而亦云病熱者耶？又豈有內傷冷物而可以汗解者耶？即以氣血強盛之人，偶傷生冷，久留不去而鬱爲熱者，此以鬱久化熱，或亦有之，豈果因生冷而反熱耶？矧《內經》本以外感言，而河間引以證內傷，謬亦甚矣。此不惟大害軒岐之旨，而致後人執以藉口，其害又將何如也。

一、辨東垣吐酸之論爲是。據《發明》曰：《內經》言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仲景以生薑、半夏治之。以雜病論之，嘔吐酸水者，甚則酸水浸其心，其次則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酸澀不能相對，以大辛熱藥療之必減也。酸味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實，故用大鹹熱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爲之佐，而瀉肺之實，《病機》作熱攻之，誤矣。蓋雜病醋心，濁氣不降，欲爲中滿，寒藥豈能治之乎？

此東垣之說也，余謂其最爲得理。但其立言太諱，如所云收氣及西方金旺，水爲金子等義，人有未達，每多忽之。即在丹溪，亦曰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俱犯丁香，且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爲未合經意也。因考丹溪治法，則用茱連丸、二陳湯，且曰：宜用炒吳茱萸，順其性而折之，乃反佐之法也，必用黃連爲君以治之。此丹溪之意亦主於熱，正與東垣相反，而欲以芩連治吐酸，則不可不辨也，故余以東垣之說請爲之疏焉。

夫所謂收氣者，金氣也，即秋氣也。《內經》曰：秋氣始於上。蓋陰盛之漸，必始於秋，以陽氣之將退也。寒肅之漸，必始於上，以陽氣之日降也。其云金旺者，非云肺氣之充實，正言寒氣之有餘也。其云子令母實者，以寒在上焦，則收氣愈甚，故治用鹹熱等劑以瀉其子，亦無非扶陽抑陰之道，最切當也。丹溪未達其意，而反以非之，抑又何也。即如丁香氣味辛爽無毒，凡中焦寒滯，氣有不順者，最其所宜，又何至以犯字相戒，而使後人畏之如虎耶？蓋丹溪但知丁香不可犯，而不知黃連、黃芩又豈吞酸證所宜輕犯者哉。然說雖如此，而說有未盡，則云寒云熱，猶不無疑，謹再竟其說如下。

一、吐酸證，諸言爲熱者，豈不各有其說。在劉河間則曰：如飲食熱則易酸矣。在戴原禮則曰：如穀肉在器，濕熱則易爲酸也。又有相傳者曰：觀之造酒者，涼作則甘，過熱則酸，豈非酸由熱乎？諸說如此，宛然可信，而欲人不從不可得也，凡諸似是而非者，正以此類。譬之射者，但不能不離於前後左右，便云高手，不知犯此四字，尚足以言射乎？而諸家之說，亦猶是耳。

何以見之？蓋察病者，當察以理，察理者，當察以眞。即如飲食之酸由乎熱，似近理矣，然食在釜中，使能化而不能酸者，此以火力強而速化無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後酸，此停積而酸，非因熱而酸也。嘗見水漿冷積既久，未有不酸者，此豈熱耶，因不行也。又云造酒者熱作則酸，亦似近理，然必於二三日之後，鬱熱不開，然後成酸，未有熱作及時而遂致酸者。且人之胃氣，原自大熱，所以三餐入胃，俱能頃刻消化，此方是眞陽火候之應；若如造酒者，必待竟日而後成，則日不再餐，胃氣能無憊乎？若必如冷作之不酸，方云無火，則飲食之化，亦須旬日，此其胃中陽氣不已竭乎？是可見胃氣本宜暖，稍涼不可也，酒瓮本宜疏，鬱悶不可也。故酒瓮之化，亦安能如胃氣之速，而胃氣之健，又安可同酒瓮之遲乎？此其性理相懸，奚啻十倍，有不待辨也明矣。且人之飲食在胃，惟速化爲貴，若胃中陽氣不衰，而健運如常，何酸之有？使火力不到，則其化必遲，食化既遲，則停積不行而爲酸爲腐，此酸即敗之漸也。故凡病吞酸者，多見飲食不快，自食有不快，必漸至中滿、痞隔、泄瀉等證，豈非脾氣不強，胃脘陽虛之病，而猶認爲火，能無誤乎？余向在燕都，嘗治一縉紳患此而求治者，余告以寒，彼執爲熱，堅持造酒之說，以相問難，莫能與辯，竟爲芩連之屬所斃，而終不能悟，豈非前說之誤之也耶，亦可哀矣。余故曰：人之察理，貴察其眞，若見理不眞，而疑似固執，以致釀成大害者，無非此類，此似是而非之談，所以不可不辨也。

一、吞酸之與吐酸，證有三種：凡喉間噯噫，即有酸水如醋浸心，嘈雜不堪者，是名吞酸，即俗所謂作酸也，此病在上脘最高之處，不時見酸，而泛泛不寧者是也。其次則非如吞酸之近，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間，時多嘔惡，所吐皆酸，即名吐酸，而渥渥不行者是也。又其次者，則本無吞酸吐酸等證，惟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味，此皆腸胃中痰飲積聚所化，氣味每有濁惡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其順而下行，則人所不覺，逆而上出，則喉口難堪耳。凡此三者，其在上中二脘者，則無非脾胃虛寒，不能運化之病，治此者非溫不可。其在下脘偶出者，則寒熱俱有，但當因證以治其嘔吐，嘔吐止則酸苦無從見矣。雖然，此亦餘之論證，故不得不曲盡其說，若以實理言之，則凡胃強者，何暇及於酸苦，其有酸苦者，必其停積

不行而然。此宜隨證審察，若無熱證熱脈可據，而執言濕中生熱，無分強弱，惟用寒涼，則未有不誤者矣。

論治

一、治吞酸吐酸，當辨虛實之微甚，年力之盛衰。實者可治其標，虛者必治其本。

一、凡胃氣未衰，年質壯盛，或寒或食，偶有所積而爲酸者，宜用行滯溫平之劑，以二陳湯、平胃散、和胃飲之類主之。中氣微寒者，宜加減二陳湯，或橘皮湯，甚者宜溫胃飲。氣微虛者，宜藿香安胃散。此皆治標之法也。

一、脾胃氣虛，及中年漸弱，而飲食減少，時見吞酸吐酸者，惟宜溫補脾胃，以理中湯、溫胃飲、聖朮煎之類主之，切不可用清涼消耗等藥。若虛在陰分，下焦不暖，而水邪上泛爲酸者，宜用理陰煎最妙。

一、丹溪曰：治酸必用吳茱萸，順其性而折之，乃反佐之法也。不知此實正治，非順性也，蓋其性熱，最能暖中下二焦，其味辛苦，最能勝酸澀之味，謂之反佐，見之過矣。

一、用黃連爲君，以治吐酸，乃丹溪之法也。觀其治案，有一人酸塊自胸直上咽喉，甚惡，以黃連濃煎，冷，候酸塊欲上，與數點飲之即下。蓋味苦沉降，故酸得苦而即下，此亦揚湯止沸之法耳。若年壯氣強，偶有所積，及酒濕不行，而酸楚上泛者，或用此法，未必即傷胃氣，而亦可墜引下行，即權宜用之，亦無不可，然終非治本之道也。若氣體略有虛弱，及內傷年衰之輩而患吐酸者，必不可妄用芩連再殘陽氣，雖暫得苦降之力，而胃氣愈傷，則病必日甚，而無可爲矣。

一、嘔吐清水，古法以二朮二陳湯，或六君子湯，本皆正治之法。然余嘗治水泛爲飲者，覺自臍下上衝而吐水不竭，以理陰煎治之，其妙如神，故此三方皆宜酌用。

一、凡肌表暴受風寒，則多有爲吞酸者，此其由息而入，則臟氣通於鼻，由經而入，則臟俞繫於背，故凡寒氣一入，則胃中陽和之氣被抑不舒。所以滯濁隨見，而即刻見酸，此明係寒邪犯胃也。今以訛相傳者，皆云肌表得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何其謬也！夫因鬱成熱者，必以漸久而成，或一日、或二日，然後鬱而爲熱也。今凡受寒吞酸者，無不隨寒而酸，見在即刻，豈即刻便成鬱熱耶？惟其非熱，所以卻之之法，亦惟肌表宜溫暖，藥劑宜香燥，此自寒者熱之之正治。而說者必欲執言爲熱，故爾強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凡屬謬妄者，何非此類。

述古

薛立齋曰：吐酸吞酸，大略不同，吐酸者濕中生熱，吞酸者虛熱內鬱，皆屬脾胃虛寒，中傳木證。故《內經》以爲火者，指其病形而言也，東垣以爲胃寒者，指其病本而言也。凡患此者，先當辨其吞吐而治，以固本元爲主，若服寒涼，復傷胃氣，則實實虛虛者矣。復審其脾氣虛而飲食不能輸化，濁氣不能下降者，須用六君子湯補養脾胃爲主，少佐越鞠丸以清中。故東垣先生云：邪熱不殺穀。若誤認爲實熱，而妄用寒涼，必變敗證。

《景岳全書・雜證謨・嘈雜》 論證

嘈雜一證，或作或止，其爲病也，則腹中空空，若無一物，似飢非飢，似辣非辣，似痛非痛，而胸膈懊憹，莫可名狀，或得食而暫止，或食已而復嘈，或兼惡心，而漸見胃脘作痛。此證有火嘈，有痰嘈，有酸水浸心而漕。大抵食已即飢，或雖食不飽者，火嘈也，宜兼清火。痰多氣滯，似飢非飢，不喜食者，痰嘈也，宜兼化痰。酸水浸心而嘈者，戚戚膨膨，食少無味，此以脾氣虛寒，水穀不化也，宜溫胃健脾。又有誤用消伐等藥，以致脾胃虧損，血少嘈雜，中虛則煩雜不飢，脾弱則食不運化，此宜專養脾胃。總之，嘈雜一證，多由脾氣不和，或受傷脾虛而然，所以治此者，不可不先顧脾氣。然古人於此，悉以痰火論治，予恐專用寒涼，則胃氣虛寒不健者，反以日甚，而漸至惡心、噯氣、反胃、噎膈之類，將由此而起矣。

論治共二條

一、痰火嘈雜等證，如脾虛微火多痰而嘈雜者，宜和中湯，或三聖丸，或朮連丸。若中焦火盛兼痰而嘈雜者，宜軟石膏丸。若宿食留飲，痰滯不清而嘈雜者，宜麴朮丸。若三焦火盛，濕痰氣滯而嘈雜者，宜三補丸加半夏、蒼朮、香附之類。

一、脾胃虛寒嘈雜者，必多吞酸，或兼惡心，此皆脾虛不能運化滯濁而然，勿得認爲火證，妄用寒涼等藥。若多痰飲，或兼嘔惡而嘈雜者，宜二陳湯，或二朮二陳湯。若寒痰停蓄胸膈，或爲脹滿少食而爲嘈雜者，宜和胃二陳煎，或和胃飲。若脾胃虛寒，停飲作酸嘈雜者，宜溫胃飲，或六君子湯。若脾腎陰分虛寒，水泛爲飲，作酸嘈雜者，宜理陰煎，或舍水六君煎。

《醫宗説約・吞酸吐酸》 飲食入胃脾不運，濕熱相蒸爲酸病。吐出酸水名吐酸，吐咯不出吞酸應。若還不治漸惡心，翻胃噎膈須臾進。丹溪加味二陳湯。

《醫宗説約・嘈雜》 心嘈總是屎虛火，火動痰生因作楚。二陳湯共桔連枝，參朮附朴白芍伍，煨薑棗子一同煎，竹茹薑汁加皆可。嘈甚不止加石羔，熱多青黛亦得所。鬱用砂仁幷撫(弓)〔芎〕，便寔大黃酒蒸用能救苦。驚悸怔(冲)〔忡〕左寸濇，血少將來合四物，麥冬遠志酸棗仁，竹茹易梅炒米入，終歲火嘈必夭年，火能熯物眞可惜。

《證治彙補・胸膈門・吞酸》 大意

諸嘔吐酸，皆屬於火。酸者木之味，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肝火自甚，故爲酸也。

內因

有濕熱在胃上口，飲食入胃，被濕熱鬱遏，食不得化。以致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清濁相乾，氣逆於內，故欲吐復入，是爲吞酸。

外候

素有濕熱，因外感風寒，或食生冷，則內熱愈鬱，酸味刺心，欲吐不吐，胸中無奈。或吐出酸水，令上下齒牙酸澀，不能相對。是爲吐酸。

吞吐各別

吐酸者，吐出酸水，平時津液上升之氣，鬱滯清道，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如穀肉在器，得熱則易酸也；吞酸者，鬱滯日久，不能自涌而出，伏於肺胃之間，咯不得上，咽不得下。

本熱標寒

肌表遇風寒，則濕熱愈鬱，而酸味入心，肌膚得溫暖，則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則津液流通，鬱熱得行，亦可暫解，蓋標寒而本熱也。河間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標也。

酸分寒熱

大凡積滯中焦，久鬱成熱，則本從火化，因而作酸者，酸之熱也；若客寒犯胃，頃刻成酸，本無鬱熱，因寒所化者，酸之寒也。

脈法

弦滑爲痰滯於內，浮緊爲寒束於外，沉遲爲中氣寒，洪數爲火氣盛。

治法

初因標寒，宜暫與辛溫反佐以開發之；久成鬱熱，宜以寒涼清解，或分利之，結散熱去則氣自通和，酸亦自已也。

氣實宜疏

吞酸爲中氣不舒，痰涎鬱滯，須先用開發疏暢之品，不宜食粘滑油膩，令氣不宣暢，宜入清虛淡蔬，使氣道通利也。

酸久成噎

吞酸，小疾也，然可暫不可久，久而不愈，爲膈噎、反胃之漸也。若脈兩關俱弦者，尤宜慎防，以木來凌土故耳。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吳萸、黃連，順其性而抑之，佐以山梔、蒼朮、茯苓，以行濕熱。如食不化，平胃散加香附、神麴、枳實等；如朝食甘美，至晚心腹刺酸吐出者，此血虛火盛，宜加歸、芎；若勞役過度，及病後氣虛，食入吞酸，稍頃乃止，此胃弱難化，宜加參、朮。

附：吐清水

吐清水者，其因有五：身受寒氣，口食生冷而作者，胃寒也；食少而吐清水者，火虛也；食後而吐清水者，宿食也；胸膈間漉漉有聲者，痰飲也；心腹間時時作痛者，蟲也，宜辨而治之。

吞酸選方

茱連丸　治吞酸吐水，更兼胸脅病者。每服二十丸，妙。

二陳湯、六君子湯、平胃散、越鞠丸

《證治彙補・胸膈門・嘈雜》 大意

嘈雜者，痰因火動，乃噎膈反胃之漸也。

病因恣食無節，蓄積痰飲，滯於中宮，故爲嘈雜，此嘈雜之屬於痰也；若夫大病後，每於夜分，心嘈如飢，殊難容忍，此陰虛血少，或陽氣下陷，陰火沸騰，此嘈雜之屬於氣血虛而有火也。

外候

嘈雜者，似飢非飢，似痛非痛，有若熱辣不寧之狀。若五更嘈者，思慮傷血。丹溪

脈法

右寸關緊而滑，痰火內鬱；兩寸弦滑，胸有留飲；右關弦急，木乘土位，欲作反胃噎膈。若終歲嘈者，其壽必夭，以嘆萬物者火也。

治法

治宜開鬱行氣，兼以清痰降火。血分稍虧者，宜補接眞陰，不可純用辛香燥熱之劑。

治各有別

有痰因火動者，脈滑而數，治痰爲先，治火次之；有食鬱作熱者，脈數而大，治火爲先，開導次之；有因濕痰者，脈沉而滑，宜豁痰；有因氣鬱者，脈沉而澀，宜開鬱。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黃連、山梔、蒼朮、枳殼。久而不愈，屬血虛脾弱，用當歸、山藥、茯苓、陳皮、甘草、黃連、生地、貝母、桔梗，平調自愈。

附：噯氣

病因積滯蘊蓄，衝逆於上，故噯發大聲。食罷噯出腐氣者，實也；不因飲食而常噯者，虛也。

嘈雜選方

二陳湯。

加薑炒黃連、山梔、半夏。

治痰症嘈雜。

三補丸。

合二陳湯，加香附、撫芎。

越鞠丸。

加枳殼、桔梗、黃連。

枳朮丸。

加二陳湯、神麴、山查、麥芽。

逍遙散　治肝腎火鬱嘈雜。

歸脾湯　治思慮血虧嘈雜。

《辨證玉函・吞酸》 吞酸之症皆肝木之凌土也，何以有陰陽之殊哉？不知肝經雖屬陰，然肝中有火以剋脾剋胃，而陰陽遂分之矣。大約脾受肝火之侵多屬於陰，胃受肝火之犯多屬於陽耳。犯於陽者心中嘈雜如火之焚燒，飲之水而輒吐，吐水必黃綠之色，如醋之酸而不可聞者是也。方用解酸湯治之。此方之妙皆舒肝之聖藥，而又解其火鬱之氣，自然手到功成也。侵於陰者雖胸中作酸而不甚，今日食之必至明日吞酸而不可嚥，口雖作渴飲之水而酸更加，吐出必純是清水，可用熱物而不可用涼物者是也。方用八味地黃丸，實與症相宜。然而丸方終不及煎方之速，吾今定一方治陰症之吞酸有奇功也，方名補陰化酸湯。一劑少輕，二劑即愈。此方之妙，妙在健脾多於補腎，蓋脾健則水濕自去，邪水既去而眞水自生，腎水行於脾之中，脾氣即通於胃之上，又何至胃口之寒出於吞酸而作吐乎？倘不知補脾於腎中，而惟圖止酸於胃上，勢必變爲反胃而不可止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方脈嘈雜合參》 嘈雜者，俗名心曹。似飢非飢，似痛非痛，而有懊憹不寧之狀，乃痰因火動，治痰爲先。薑炒黃連及山枝，黃芩、星、半、陳皮之類。如眩暈嘈雜，若非中氣不足，亦是火動其痰，或六君子湯，或二陳湯加芩連。若嘈雜不喜食者，是濕痰氣鬱及肥人嘈雜，並用二陳，少加茯苓，蒼朮、白朮、香附以補脾，而兼舒鬱化痰。若心嘈索食者，是胃虛有火也，宜用白朮、黃連、陳皮作丸，白湯下之乃安。

《張氏醫通・雜證・嘈雜》 嘈雜與吞酸一類，皆由肝氣不舒，木挾相火乘其脾胃，則穀之精微不行，濁液攢聚，爲痰爲飲，其痰亦從木氣化酸，肝木搖動中土，故中土擾擾不寧，而嘈雜如飢狀，每求食以自救，苟得少食，則嘈雜少止，止則復作。蓋土虛不禁木所搖，故治法必當補脾運痰，土厚載物，則風木自安，不必用伐肝之劑，六君子湯爲專藥，火盛作酸加吳茱萸、川黃連。若不開鬱補土，務攻其痰，久久而虛，必變反胃泄瀉、痞滿眩暈等病矣。

嘈雜或食後，腐化酸臭，心中煩雜者，保和丸。

濕痰氣滯，不喜飲食者，保和丸二錢，越鞠丸一錢，和服。

脈洪大者火多，二陳加薑汁炒山梔、川連；滑大者痰多，導痰加芩、連、山梔。

脈弦細身倦怠者，六君子加撫芎、蒼朮、薑汁炒山梔，不應，合佐金丸。又有用消克藥過多，飢不能食，精神漸減，四君子加白芍、陳皮、薑汁炒川連。

心懸懸如飢狀，欲食之時，勿與飲食，常以枳朮丸三分，抑青丸一分，和服。

中脘有飲則嘈，有宿食則酸，故常噯宿腐氣逆咽酸水；亦有每晨吐酸

水數口，日間無事，膈常如酸熱者，皆中宮不清所致，越鞠丸合佐金丸服，最妙。

婦人悒鬱，多有此證，逍遙散下佐金丸。

腎肝陰虛，不能納氣歸元而作嘈雜，噯氣，痞滿，脈必澀弱，服補中、二陳諸藥不效者，臨卧用四神丸加川連，侵晨用六味丸加沉香。

《顧氏醫鏡・吞酸嘈雜》 吞酸因胃中濕熱，鬱遏肝火所致，蓋濕鬱則熱，熱鬱則酸，以酸爲肝木之味。故責之肝火，宜逍遙散加減，合左金丸治之。其有散因傷食吞酸者，以消食消痰爲主，亦合左金丸治之。若老弱人久患吞酸，則津液耗散，漸成隔症，又有老人胃氣虛弱，口吐酸水不止者，宜補胃氣爲主。嘈雜，俗謂心嘈，火症也，而痰次之，終歲嘈雜者，必天天年，然蓋熯萬物者，莫甚乎火也。若老人嘈雜不止，亦爲隔症之漸，仲淳以吞酸嘈雜，俱責之胃火所致，治宜清熱降火，畧兼消導爲主。

左金丸　或合逍遙散加減。如老人胃氣虛弱，口吐酸水不止者，本方合異功散。如傷食吞酸，合保和湯。如因痰飲吐酸，合二陳湯，加蒼朮澤瀉。

此治吞酸之神方也，凡治酸必稍加吳茱萸以爲反佐者，因其性而折之也。

清胃湯　此清胃熱而兼消導之劑。宗仲淳法，以治吞酸嘈雜也。劉氏謂：嘈雜宜分有餘不足而治之。脾胃虛火嘈雜，得食則止者，宜資生丸。如氣有餘，久鬱化火，火鬱生痰，痰因火動而嘈雜者，二陳湯加黃連山枝。肥人多濕痰者，方施之恰當。

《醫學心悟・嘈雜》 嘈雜者，躁擾不寧之貌，得食暫已，少頃復嘈。其中有挾痰與火者，則口燥、唇焦，脈滑數也，二陳湯加山梔、黃連之類。有脾虛挾痰者，則氣促食少，脈小弱也，五味異功散主之。嘈雜之症，治失其宜，變爲噎塞者衆矣，可不愼乎？更有元氣大虛，心中擾亂不安者，名曰虛煩，此與嘈雜不同，當按其虛而重補之。夫病有兼症，各有情形，善治者宜斟酌焉。

《醫碥・雜證・嘈雜》 俗名心嘈。其證似飢，急慾得食，心中擾擾不寧，如酸如辣，似慌張，由肝火乘於脾胃，土虛不禁木搖，故煩擾不安。火盛則穀易消，食已則飢，得食則安，少頃又飢，又復嘈矣。此爲火嘈，宜清火。若有痰飲停聚，似飢非飢，欲食而不能多食，脈滑，爲痰嘈，宜化痰。若兼吞吐酸水，乃痰飲與火所爲，清火去飲兼治。總宜補土爲主，六君子湯加減。久不愈者養血，以火盛則血虧也，故思慮血虛，五更嘈者，及婦人嘈雜，恆用四物加減。

《雜病源流犀燭・火・噯氣嘈雜吞酸惡心源流》 噯氣嘈雜吞酸惡心，皆火病也。噯氣者，即《內經》之噫氣。經云：五氣所病，心爲噫。又云：寒氣客於胃，闕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竊按：噯氣一症，總由胃弱不和，三焦失職。經云：寒氣客胃者，必先有火鬱於胃中，又爲客寒所遏，清無所歸而不得升，濁無所納而不得降。又或挾痰，或挾食，或挾氣，故隨胸中之氣而上逆也。宜香附散。而致噯之原，更有由脾肺鬱者，有由胃陽虛者。脾肺鬱，宜杏仁、桔梗、鬱金、厚朴、半夏麴。胃陽虛，宜生白朮、茯苓、益智、厚朴、半夏麴。皆當詳察。嘈雜者，即心嘈。《內經》云：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又云：脾主爲胃行其津液，則知胃陽易燥，必賴脾陰養之。脾陰易濕，必賴胃陽運之。若表裏不和，則鮮冲和之氣，致生嘈雜之病。其原有火動其痰者，必痰多脈滑而數，當先治痰，次治火。宜二陳湯加黃芩、黃連。有食鬱作熱者，必脈數實而大，當先治火，次消導。宜生地、黃芩、木通、神麴、山查、麥芽。有濕痰壅盛者，必脈沉而滑，當去濕消痰。宜白朮丸。有氣鬱胸膈者，必脈沉而澀，當開鬱理氣。宜氣鬱湯。又有嘈雜至於醋心吐水者。宜檳榔橘皮湯。有嘈雜醋心，上攻直至咽喉者。宜吳茱萸湯。有嘈雜由心陽熱，而心中煩，頭汗洩者。宜茯神、淮小麥、硃砂、柏子仁。有婦人時患嘈雜，皆血液汗淚，變而爲痰，或言是血嘈，多以豬血炒食自愈。蓋以血導血歸原之意也。即或蚘蟲作嘈雜，蟲得血腥亦飽伏也。又有肝陰虛，經水十日半月一至，夜分多嘈雜者。宜生地、阿膠、天冬、茯神、白芍、丹皮。皆當詳察。吞酸者，鬱滯日久，伏於脾胃間，不能自出，又嗌不下，倘肌表復遇風寒，則內熱愈鬱，而酸味刺心，肌膚得溫煖，則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則津液流通，鬱熱暫解。宜二陳湯、左金丸。或有食已吞酸，則因於胃氣虛冷。宜吳萸、炮薑等分爲末。湯服一錢或八分。另有吐酸，吐出酸水如醋。是津液鬱積日久，濕中生痰，故從火化，遂作酸味隨上升之氣而吐也。宜平胃散加木香、砂仁、查肉、神麴。惡心者，由痰凝胃脘，或濕熱壅遏膈中，故欲吐不吐，欲嘔不嘔，心中兀兀，如畏舟車者然。宜橘紅、半夏、山梔、黃連。此四者，皆胃家之病。而治之之法，固不離乎胃矣，而亦有時不專主胃者。蓋胃司納食，主乎通降，通降則無此四者之

病，其所以不通降而生病之故，皆由肝氣衝逆，阻胃之降也，古人胃病治肝實，有見於此，所以噯氣、嘈雜、吞酸、惡心諸證，於理胃藥中，必加平肝之品也。

噯氣等原由證治　《靈樞》曰：足太陰之脈病，是動，則病腹脹善噫。《內經》曰：太陰病，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乎陽明，陽明終屬心，故上走而噫也。《脈經》曰：寸脈緊，寒之實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滿而噫。仲景曰：上焦受中焦之氣未和，不能消，故能噫。又曰：上焦之氣，不至其部，則物不能傳化，故噫而吞酸。又曰：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塡於膈上。《活人書》曰：傷寒噫氣，由中氣不交故也。少陰經至胸中交於厥陰，水火相搏而有聲，故噫氣。《入門》曰：噫氣，轉出食氣也。胃中鬱火，膈上稠痰，飲食鬱成。宜香附、石膏、半夏、南星、梔子治之。亦治嘈雜。又曰：氣實噫者，食罷噫轉腐氣，甚則物亦然，濕熱所致也。氣虛噫者，濁氣塡胸也。不因飲食常噫者，虛也。蓋胃有濁氣，膈有濕痰，俱能發噫也。宜六君子湯加沉香爲君，厚朴、蘇葉爲臣，吳萸爲使以治之。亦有善飲酒，每朝常噫不吐者。《正傳》曰：痰在中焦，作噫氣吞酸，胃脘當心痛，或嘔清水，惡心，以茯苓、陳皮、半夏、甘草、白朮、蒼朮、神麴、麥芽、砂仁、川芎、草蔻仁、枳實、豬苓、澤瀉、吳萸、黃連、檳榔、木香、山梔之類治之效。又曰：河間《原病式》言酸者，肝木之味，由火盛剋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酸，是以肝熱則口酸也，所以中酸不宜食粘胃油膩者，謂能令氣鬱不通暢也。丹溪曰：俗謂之心嘈，似飢不飢，似痛不痛，而有懊憹不自寧之況。其證或兼噯氣，或兼痞滿，漸至胃脘作痛，皆痰火爲患也。治法以半夏、橘紅輩消其痰，芩、連、石膏、山梔、知母輩降其火，二朮、芎藥輩健脾行濕，壯其本元則安。又曰：此乃食鬱有熱，黑山梔、薑炒黃連必用之藥。又曰：《內經》言諸嘔吐酸，皆屬於熱，以爲熱，言其本也；東垣言，作熱攻之，必誤，則又以爲寒，言其末也。

吞酸導引法　《保生秘要》曰：於肝經肺經二穴，掐之九九，擦亦九九，行功後自效。

運功　《保生秘要》曰：先服氣凝定，歸元半響，次行胃口，洗滌邪火，至轉大腸散濁，復元，又凝定氣自愈。

《醫略・吐酸》　吐酸一證，河間《病機》，引《內經》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之說。以爲酸者肝木之味，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爲嘔。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東垣則以《內經》屬熱之義，指上焦受外來客邪，胃氣不受外邪，故嘔。故仲景以生薑半夏湯治之。即雜病吐酸，以大辛熱藥療之必減。蓋東垣取肺主收氣立論，每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瀉肺金之實，丹溪亦主乎熱，戒用丁香，而以茱連丸主治。景岳則主東垣之說。愚按：諸家聚訟，寒熱水炭，迄無定論。夫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其爲肝病無疑，《內經》言肝爲一陽，心爲二陽，皆有伏火，肝病有熱而無寒，而嘔吐屬胃，胃又喜溫而惡寒，此症必肝家先有鬱熱，而胃又犯寒，寒熱相爭肝胃不和，故吐酸。或兼無痰飲積聚，則所吐更帶惡濁也，若但胃犯寒，則吐而不酸，若止肝有熱，則木邪乘土，胃中嘈雜，時亦作酸而未必吐，即吞酸也。景岳謂喉間噯噫，即有酸水，謂之吞酸。病在上脘最高之處，吐則在中焦胃脘之間，時作嘔惡，所吐皆酸，愚胃喉中酸水，無論吞吐，皆肝氣上逆，微則吞，甚則吐也。治宜和肝養胃。胃有寒則溫之，肝有熱則涼之，在乎察兩關脈之遲速虛實，然後論治。不可預設城府。又《金匱》曰：上焦不歸，噫而酢，吞曰寸口脈弱而緩，噫而吞酸，則濁氣不降，胃有鬱熱，故噫也。

《蜀中醫纂・吞酸》　人之飲食，速化爲貴。若胃中陽盛，健運如常，何酸之有？火力衰，化必遲，停積而爲酸腐，即敗之漸也。病此者，多見飲食不快，漸至中滿、痞隔、泄瀉等證，豈非脾胃虛弱，陽虛之病乎？治宜溫補，若認爲火熱，而妄用寒涼，鮮有不誤者。壯年胃盛，停積爲酸，和胃二陳，藿香安胃以治標。中年胃虛，溫胃險中。主之。若險虛在險分，水邪上泛爲酸，理險加丁香。

《類證治裁・嘈症》　論治

嘈證屬胃，俗云心嘈，非也。其狀似飢非飢，似痛非痛，脘中懊憹不安，或兼噯氣痞悶，漸至吞酸停飲，胸前隱痛。丹溪謂皆痰火爲患，或食鬱有熱。華岫雲謂脾屬陰主血，胃屬陽主氣，胃易燥，全賴脾陰以和之。脾易濕，必賴胃陽以運之，合冲和之德，爲後天生化之源，若胃過燥，則嘈雜似飢，得食暫止，治當以涼潤養胃陰，如天冬、麥冬、玉竹、柏子仁、石斛、蓮、棗之品。或稍佐微酸，如白芍、棗仁、木瓜之屬。若熱病後，胃津未復，亦易虛嘈，治當以甘涼生胃液。如生熱地黃、當歸、沙參、蔗汁之屬。或但調其飲食，凡甘滑之類。若胃有痰火，或惡心吞酸，微煩少寐，似飢非飢，治宜清火，如黃連、山梔。俱用薑汁炒。及芩、芍、竹

茹等，稍佐降痰，如二陳湯，及橘紅、半夏麴。又有脾胃陽衰，積飲內聚，似酸非酸，似辣非辣，治宜溫通，外臺茯苓飲加減。但由脾虛，飲食不化，吐沫噯腐，治宜健運。六君子湯加砂仁、雞內金。或肝火作酸，左金丸。嘈雜醋心，吳茱萸湯。食後噯腐，保和丸。濕痰阻氣，氣鬱湯。婦女悒鬱胸嘈，逍遙散，下左金丸。血虛心嘈，宜地黃、白芍、天冬、麥冬、茯神、棗仁等。大抵脈洪數者多火，宜薑汁炒山梔、川連等。脈滑大者多痰，宜導痰湯加芩、梔、竹茹等。脈沈弦者多鬱。越鞠丸。又有過用消剋藥，飢不能食，精神漸減，異功散加白芍、紅棗、連子、棗仁。皆嘈證所當審治者。

醫通曰：嘈雜與吞酸一類，皆由肝氣不舒，木挾相火以乘脾土，胃之精微不行，濁液攢聚，爲痰爲飲，都從木氣化酸，肝木搖動中土，中土擾擾不安，故嘈雜如飢，求食自救，得食稍止，止則復作。蓋土虛不禁木所搖，治法必補脾運痰。土厚載物，則風木自安，不必伐肝，但以六君子湯爲專藥。若火盛作酸，加吳茱萸、川黃連。若不開鬱補土，務攻其痰，久久致虛，必變反胃、痞滿、眩暈等病矣。

紀事

《內科摘要・脾胃虧損吞酸噯腐等證》 趙吏部文卿患吐不止，吐出皆酸味，氣口脈大於人迎二三倍，速余投劑。余曰：此食鬱上宜吐，不須用藥，乃候其吐清水無酸氣，寸脈漸減，尺脈漸復。翌早吐止，至午脈俱平復，勿藥自安。後撫陝右過蘇顧訪，傾蓋清談，厚過於昔，且念余在林下，頻以言慰之。

一儒者面色痿黃，胸膈不利，吞酸噯腐，恪服理氣化痰之藥，大便不實，食少體倦，此脾胃虛寒，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漸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氣復。此證若中氣虛弱者，用人參理中湯，或補中益氣加木香、乾薑，不應，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氣虛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湯，無有不愈。

一上舍飲食失宜，胸腹膨脹，噯氣吞酸，以自知醫，用二陳、枳實、黃連、蒼朮、黃柏之類，前證益甚，更加足指腫痛，指縫出水，余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若腿足浮腫或煩腫，寒熱嘔吐，亦用前藥。

余母太宜人年六十有五，己卯春二月，飲食後偶聞外言忤意，嘔吐酸水，內熱作渴，飲食不進，惟飲冷水，氣口脈大而無倫，面色青赤，此胃中濕熱鬱火，投之以藥，入口即吐，第三日吐酸物，第七日吐酸黃水，十一日吐苦水，脈益洪大，仍喜冷水，以黃連一味煎湯，冷飲少許，至二十日加白朮、白茯苓，至二十五日加陳皮，三十七日加當歸、炙甘草，至六十日，始進清米飲半盞，漸進薄粥飲，調理得痊。

一婦人吞酸噯腐，嘔吐痰涎，面色純白，或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加發熱作渴，肚腹脹滿。余曰：此脾胃虧損，未傳寒中。不信，仍作火治，肢體腫脹如蠱，余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氣漸進，飲食漸進，虛火歸結，又以補中益氣加炮薑、木香、茯苓、半夏，兼服痊愈。

一婦人性沉靜多慮，胸膈不利，飲食少思，腹脹吞酸，面色青黃，用疏利之劑。余曰：此脾虛痞滿，當益胃氣。不信，仍用之，胸膈果滿，飲食愈少，余以調中益氣加香砂、炮薑漸愈，後以六君、芎、歸、貝母、桔梗、炮薑而愈。

《名醫類案・吞酸吐酸》 琇按：酸乃肝味，是證多由肝經火鬱，如食物遇鬱蒸則易酸也。

丹溪治一人，因心痛久服熱藥多，兼患吞酸，以二陳湯加芩、連、白朮、桃仁、鬱李仁、澤瀉，服之，累涌出酸苦黑水，如爛木耳者。服久，心痛既愈，酸仍頻作，有酸塊自胸膈間築上咽喉甚惡，以黃連濃煎冷俟酸塊欲上，與數滴飲之，半日許，下數次而愈。乃罷藥，淡粥調之，一月時已交春節旬餘，中脘處微脹急，面帶青，氣急喘促，時天尚寒。蓋脾土久病衰弱，木氣行令，此肝凌脾也。急以索矩六和湯與之，四日而安。

薛己治一儒者，面色痿黃，胸膈不利，吞酸噯腐，恪服理氣化痰之藥，大便不實，食少體倦，此脾胃虛寒。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漸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氣復。此證若中氣虛弱者，用人參理中湯，或補中益氣加木香、乾薑，不應，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氣虛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湯，無有不愈。

一上舍飲食失宜，胸腹膨脹，噯氣吞酸，以自知醫，用二陳、枳實、黃連、蒼朮、柏皮之類，前證益甚，更加足指腫痛，指縫出水，薛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若腿足浮腫，或煩腫，寒熱嘔吐，亦用前藥。

《臨證指南醫案・嘈》 某　陽升嘈雜。

麥冬三錢　生地二錢　柏子仁一錢　川斛三錢　茯神三錢　黑穭豆皮三錢

某　心中煩熱，頭上汗泄，汗止自安，易嘈。
淮小麥　柏子仁　茯神　炙草　南棗　辰砂
程氏　血虛心嘈，咽嗆。
生地　天冬　麥冬　女貞子　生白芍　炙草　茯神　麻仁
某氏　經半月一至，夜嘈痛。
生地　阿膠　天冬　茯神　白芍　丹參

嘈有虛實眞僞，其病總在於胃。經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又云：脾與胃以膜相連耳。又云：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由此觀之，脾屬陰，主乎血；胃屬陽，主乎氣。胃易燥，全賴脾陰以和之，脾易濕，必賴胃陽以運之。故一陰一陽，互相表裏，合冲和之德，而爲後天生化之源也。若脾陰一虛，則胃家飲食遊溢之精氣，全輸於脾，不能稍留津液以自潤，則胃過於燥而有火矣。故欲得食以自資，稍遲則嘈雜愈甚，得食則嘈可暫止，若失治則延便閉、三消、噎膈之證，治當補脾陰，養營血，兼補胃陰，甘涼濡潤，或稍佐微酸，此乃脾陰之虛而致胃家之燥也。更有一切熱病之後，胃氣雖漸復，津液尚未充，亦有是症。此但以飲食調之，可以自愈。此二種，乃爲虛嘈症。所謂實者，年歲壯盛，脾胃生發之氣，與腎陽充旺，食易消磨，多食易飢而嘈，得食即止，此非病也，不必服藥。以上皆是眞嘈症。所云僞者，因胃有痰火，以致飲食輸化不清，或現惡心、吞酸、微煩、眩暈、少寐，似飢非飢，雖飽食亦不能止，此乃痰火爲患。治宜清胃，稍佐降痰，苦寒及膩滯之藥，不宜多用。又有胃陽衰微，以致積飲內聚，水氣泛溢，似有凌心之狀，淒淒戚戚，似酸非酸，似辣非辣，飲食減少，此屬脾胃陽虛，治宜溫通，仿痰飲門而治之，此二種乃似嘈之僞症，若夫所云心嘈者誤也。心但有煩而無嘈，胃但有嘈而無煩，亦不可不辨明之。今先生之法，僅有四案，倘好善之士更能搜採補入，則幸甚。

《古今醫案按・嘈雜》　孫東宿治葉潤齋，年近四十，心鬲嘈雜，好啖肉，尤好鷄，一日不能缺，缺即身浮力倦，神魂無措，必急得肉，見則大嚼。及入腹，腹又大痛，痛極則吐酸水稠涎然後定，稍定又思肉啖也。人疑爲祟。孫診之，六脈大小不等，觀其色唇紅臉黃。問之，則曰：痛雖苦，尚能熬，若嘈雜則偏身淫淫蘇蘇，左右無可奈何，手足無所把捉。有近於死，急需肉以救命。孫曰：據色脈，及乃證，非祟也。先予雄黃丸一服，不瘳。改以膩粉五分，使君子末一錢，用鷄子打餅，五更空心飼之。辰刻下長蟯十條，內有二者，長尺餘。下午又下小蟲百餘，自此不喜肉，而嘈雜良愈。

震按：嘈雜證，丹溪謂是痰因火動，及噎膈之漸，故多用黃連、山梔、蒼朮、半夏、白芍之類。然亦有思慮傷血者，有腎陰虛而火旺者，又宜用生地、阿膠、柏子仁、麥冬、石斛、蘆根之類。若此案乃蟲蝕脂膏，嘈雜門中所未載。故特選之，昔年曾見葉天翁治一婦人胸痞心嘈，用鹽水煮石決明三錢、經霜桑葉二錢、丹皮一錢、黑梔一錢，三角黑胡麻二錢、細生地三錢，四帖而愈。此又肝火鬱於胃之嘈雜也。

内科總部

噎膈部

題解

《**素問・陰陽別論**》三陽結謂之膈。

《**素問・通評虛實論**》膈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脾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

《**靈樞・四時氣**》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

《**證治準繩・諸嘔逆門・噎**》噎謂飲食入咽而阻礙不通，梗澀難下。有下者，有不得下者，有吐者，有不吐者，故別立門。

《**醫貫・噎膈論**》噎膈者，饑欲得食，但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下，未曾入胃，即帶痰涎而出。

《**景岳全書・雜證謨・噎膈**》噎膈者，隔塞不通，食不能下，故曰噎膈。

《**症因脈治・噎膈論**》秦子曰：夫噎者，飲食在喉，不得下咽，噎住喉間；隔者，飲食稍能入咽，頃刻上逆吐出。

論說

《**中藏經・論脾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脾病則日昳慧，平旦甚，日中持，下晡靜。脈急甚則瘈瘲，微急則胸膈中不利，食入而還出。

《**諸病源候論・氣病諸候・五鬲氣候**》五鬲氣者，謂憂鬲、恚鬲、氣鬲、寒鬲、熱鬲也。憂鬲之病，胸中氣結，煩悶，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不爲氣力。恚鬲之爲病，心下苦實滿，噫輒酢心，食不消，心下積結，牢在胃中，大小便不利。氣鬲之爲病，胸脇逆滿，咽塞，胸鬲不通，噫聞食臭。寒鬲之爲病，心腹脹滿，咳逆，腹上苦冷，雷鳴，繞臍痛，食不消，不能食肥。熱鬲之爲病，臟有熱氣，五心中熱，口中爛，生瘡，骨煩，四支重，唇口乾燥，身體頭面手足或熱，腰背皆疼痛，胸痹引背，食不消，不能多食，羸瘦少氣及癖也。此是方家所說五鬲形證也。

經云：陽脈結，謂之鬲。言憂恚寒熱，動氣傷神；而氣之與神，幷爲陽也。傷動陽氣，致陰陽不和，而腑臟生病，結於胸鬲之間，故稱爲鬲氣。衆方說五鬲，互有不同，但傷動之由有五，故云五鬲氣。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噎候**》夫陰陽不和，則三焦隔絕，三焦隔絕，則津液不利，故令氣塞不調理也，是以成噎。此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宣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五噎候**》夫五噎，謂一曰氣噎，二曰憂噎，三曰食噎，四曰勞噎，五曰思噎。雖有五名，皆由陰陽不和，三焦隔絕，津液不行，憂恚嗔怒所生，謂之五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氣噎候**》此由陰陽不和，臟氣不理，寒氣填於胸鬲，故氣噎塞不通，而謂之氣噎。令人喘悸，胸背痛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食噎候**》此由臟氣冷而不理，津液澀少而不能傳行飲食，故飲食入則噎塞不通，故謂之食噎。胸內痛，不得喘息，食不下，是故噎也。

《**玉機微義・論〈局方〉用熱藥治諸氣痰飲嘔吐膈噎之誤**》丹溪曰：夫氣之初病也，其端甚微。或因飲食不謹，或外觸風雨寒暑，或內感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蘊爲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津液不行，清濁相干。氣之爲病，或痞或痛，或不思食，或噫腐氣，或吞酸，或嘈雜，或膨滿，不求病原，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數貼，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又復相仍，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月，或一月，前證復作，如此延蔓，自氣成積，自積成痰，此爲痰爲飲爲吞酸之由也。良工

未遇，謬藥又行，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爲嘔，以爲噎膈反胃之次第也。飲食湯液滯泥不行，滲道壅澀，大便或秘或溏，下失傳化，中焦愈停。醫者不察，猶執爲冷，翻思前藥隨手得快，至此賓主皆恨藥欠燥熱，顓俟久服，可以溫脾壯胃，消積行氣，以冀一旦豁然之效。不思胃爲水穀之海，多血多氣。脾爲消化之器，氣清和則健而運行不息。今久得香熱之味偏助，氣血沸騰。其始也，胃液凝。其久也，脾氣耗散，傳化漸遲。醫者又曰：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徑以烏附助佐丹劑，專意服之，積而久也，血液俱耗，胃脘乾槁，遂成膈噎，亦曰反胃。仲景論飲有六，分別五臟諸證，可表者汗之，可下者利之，滯者導之，鬱者揚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偏熱偏塞者，反佐而行之，挾濕者淡以滲之，挾虛者補而養之，治法至矣。第恨醫者不善處治，病者不守禁忌，遂使藥助病邪，展轉深痼，去生漸遠，深可哀憫。

按：此論嘔吐痞滿，噫腐吞酸，噎膈反胃，致病之由，皆以氣之初病，誤服燥熱，結爲痰飲所致。故列於痰飲門中，而於彼諸證內不詳載，宜於此通考焉。

謹按：痰之爲病，仲景論四飲六證，無擇叙內外三因，俱爲切當。蓋四飲則叙因痰而顯諸證者，三因則論其因有所傷而生痰者也。唯王隱君論人之諸疾者，悉出於痰，此發前人所未論，可謂深識痰之情狀而得其奧者矣。制滾痰丸一方，總治斯疾，固爲簡便，較之仲景三因有表裏內外，而分汗下溫利之法，則疏闊矣。況又有虛實寒熱之不同者哉。夫痰病之原，有因熱而生痰者，亦有因痰而生熱者，有因風寒暑濕而得者，有因驚而得者，有因氣而得者，有因酒飲而得者，有因食滯而得者，有脾虛不能運化而生者。若熱痰則多煩熱，風痰多成癱瘓奇證，冷痰多成骨痹，濕痰多倦怠軟弱，驚痰多成心痛癲疾，飲痰多成脇痛臂痛，食積痰多成癖塊痞滿，其爲病狀種種難名。王隱君論中頗爲詳盡，學者但察其病形脈證，則知所挾之邪，隨其表裏上下虛實以治也。若夫子和謂飲無補法，必當去水，故用吐汗下之三法治人常愈。又論熱藥治痰之誤，固爲精切，亦有挾寒挾虛之證，不可不論。夫久痰凝結，膠固不通，狀若寒凝，不用溫藥引導，必有拒格之患。況有風寒外束，痰氣內鬱者，不用溫散，亦何以開鬱行滯也。又有血氣虧乏之人，痰客中焦，閉塞清道，以致四肢百骸發爲諸病，理宜導去痰滯，必當補接兼行，又難拘於子和三法也。大凡病久淹延，卒不便死者，多因食積痰飲所致，何以然？蓋胃氣亦賴痰積所養，飲食雖少，胃氣卒不便虛故也。亦有治痰用峻利過多，則脾氣愈虛，津液不運，痰反亦生而愈盛，法當補脾胃，清中氣，則痰自然運下，此乃治本之法，世謂醫中之王道者，正此類也。

《醫學真傳・隔》 隔，猶阻也。阻隔不通，不能納穀，此三焦失職之病也。上焦出胃上口，主納；中焦并胃中，主腐化；下焦別回腸，主濟泌。平人食穀，從上脘而直入中脘。上脘、中脘，即上焦、中焦。直入中脘，便腐化矣。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爲胃外釜底之然。若中、上二焦火氣衰微，上焦不能如霧之灌溉，中焦不能如漚之腐化，便不能消穀，穀入反出矣。患此病者，百無一生，但有中上、中下之分，速死、遲死之異。中上者，上焦、中焦不和也；中下者，下焦、中焦不和也。中下不和其死遲，中上不和其死速。然治得其宜，速者可遲；治失其宜，遲者亦速矣。初患此病，醫者每用辛香行氣之藥，謂能寬胸以開胃，詎知不能食者眞氣虛也，眞氣既虛，豈可復行辛散以耗其氣乎？既耗其氣，元本不甚虛者，猶可苟延；其元本虛者，數月之間，身命便不保矣。又初患此病，醫者有用養血滋陰之藥，謂開闌門而使之下，可以不吐。若係中、下二焦，不相通貫，穀入中脘，下焦不相順接，腐化有愆，仍從中脘而上逆，逆則吐，此滋潤下行之藥，投之亦效。愈而復發，復投此藥，便不效矣。初因下焦不得順接，可以滋潤下行；久則陰盛陽虛，下焦生陽之氣不能環復於上，下而不上，則不效矣；不效，必至身命不保矣。其中、上二焦，火氣衰微，初起或便用參、耆、朮、薑、桂、附等藥，服之亦覺有效，藥雖效而病不除，其後必疑溫補之非，轉服他藥，終歸不治。天下豈有不食穀之人哉？經云：得穀者昌，失穀者亡。善夫！

《醫學讀書記・續記・噎膈反胃之辨》 噎膈、反胃，自是二病，世醫每連稱而并舉之者，丹溪實作之俑也。丹溪曰：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是以噎膈分上、下二病，而以反胃屬之膈，殊欠分明。愚謂噎膈之所以反胃者，以食噎不下，故反而上出，若不噎則并不反矣。其反胃之病，則全不噎食，或遲或速，自然吐出，與膈病何相干哉？二者病本不同，治法亦異，不可不辨！

《雜證會心録・膈症》 愚按：膈症，病在上焦，而其原實在下焦。飲

食下咽，至膈不能直下，隨卽吐出，乃賁門爲病，血液乾枯，胃口收小。初病漿粥尙可入，病久飲食俱難下。蓋血液枯燥，津液不潤，凝結頑痰而阻塞胃脘者有之。氣結不行，血滯成瘀，而阻塞胃脘者有之。第賁門之燥，頑痰之聚，瘀血之阻者，皆由憂思過度則氣結，氣結則施化不行，酒色過度則傷陰，陰傷則精血耗竭，運守失職，而脾中之生意枯，五液無主，而胃中之津液涸，緣虛陽上泛，挾衝任二脈，直上陽明，賁門終日爲火燔燎，迫之又迫，不燥不已，是以隔塞不通，食不得入矣。雖然，膈之食不得入爲有火，與反胃之食久復出爲無火，迥乎不同。而膈症之火，其根實發乎腎。若腎中水虧，不能攝伏陽光，而虛火不藏者，治宜壯水之主，從陰引陽，而斂光自斂，若腎中火虧，不能生化元氣，而龍火不歸者，治宜益火之源，補陽生陰，而眞氣上升，如是則血液有生動之機，賁門有滋養之潤，胃司受納，而脾司傳化矣。夫酒色操心之輩，多有此症，爲虛爲實，不辨自明。若劉氏下以鹹寒之味，損胃尤烈。嚴氏分有五膈之名，惑人失從。不若養血益氣，以通腸胃，補陰助陽，以救本原，則大便潤而小便通，下既宣通，必無直犯清道，上衝賁門之患也。奈何學淺庸工，泥於氣結不行，阻礙道路之故，妄投辛香破氣，化痰清火之藥，謂病生於鬱結，而驟開之，或得効於頃刻，終必至於乾枯委頓而斃者，不可勝數也。張雞峯云，病在神思間，謂養其神，清其思，而後津液歸聚於胃中，庶能稍延歲月，病膈者，其可不達觀而返觀內照耶。余閱歷數十載，見年少者無此患，年老者有此症，其爲氣血之虧，水火之弱，上焦之枯，腸胃之燥，已明效大驗。治此者不急急求脾腎根本而補救之，而反從事於開關詭異之法，以爲捷徑也，以爲得計也，以爲理是也，噫，醫亦愚矣哉。

膈之因，本於陰陽之虛，自當補救根本。泥於氣結，投以破氣，去病遠矣。

綜述

《肘後方・治卒食噎不下方》 葛氏方，取少蜜含之，即立下。

又方：取老牛涎沫如棗核大，置水中，飲之，終身不復患噎也。

《千金要方・胃腑・噎塞》 五噎丸，主胸中久寒，嘔逆逆氣，食飲不下，結氣不消方。《古今錄驗》云：五噎者，氣噎、憂噎、勞噎、食噎、思噎。氣噎者，心悸，上下不通，噫噦不徹，胸脇苦痛。憂噎者，天陰苦厥逆，心下悸動，手足逆冷。勞噎者，苦氣膈脇下支滿，胸中塡塞，令手足逆冷，不能自溫。食噎者，食無多少，惟胸中苦塞，常痛，不得喘息。思噎者，心悸動，喜忘，目視眩眩。此皆憂恚嗔怒，寒氣上入胸脇所致也。

五噎丸　主五種之氣皆令人噎。

竹皮湯　治噎聲不出。

乾薑湯　主飲食輒噎。

通氣湯　主胸滿氣噎。

羚羊角湯　治氣噎不通不得食。

又方：

杏仁　桂心各三兩

右二味，末之，蜜丸如棗大。稍稍咽之，臨食先含，彌佳。

治卒噎方：

滿口著蜜食之即下。

又方：捻取飯盆邊零飯一粒食之即下。

又方：刮舂杵頭細糠含之即下神驗。

治諸噎方：

常食乾糗米飯，即不噎。

又方：末火炭蜜丸如彈子大含少少咽，即下。

又方：老牛涎棗核大，水中飲之終身不復噎。

《外臺秘要・痰飲胃反噎鯁・五膈方》 《備急》：膈中之患，名曰膏肓。湯丸徑過，針灸不及，所以作丸含之，令氣勢得相熏染，有五膈要丸。張文仲五膈丸。

《延年秘錄》：凡憂膈、氣膈、食膈、寒膈、飲膈，五病同藥，常以憂愁思慮食飲而得之。若寒食，食生菜便發，其病苦心滿，不得氣息，引脊痛，如刺之狀，食則心下堅，大如粉絮，大痛欲吐，吐則差。飲食不得下，甚者乃手足冷，上氣欬逆，喘息氣短，療以九物五膈丸。

《古今錄驗》：大五膈丸，療膈中遊氣，上下無常處，藏有虛冷，氣迫咽喉，胸滿氣逆，脇有邪氣，食已氣滿，羸瘦著牀骨立，往來寒熱，腹中不調，或下痢、嘔逆、欬嗽、骨肉銷盡。服之令人能食，長肌肉，強筋骨，利五藏，好顏

色，補不足，益氣力。

又，五膈丸，療憂膈、氣膈、食膈、寒膈、飲膈，異病同藥，神。幷療諸毒風注氣，腹中百病皆應，當得眞新好藥，卽可中病耳。神秘妙方，不傳。忌生葱、生菜、豬肉、冷水等物。

又療邪氣嘔逆，吸氣，五膈爲病。五藏俱虛，則受風冷。五藏有邪，呼吸不足，陰注於內，陽結於外，陰陽錯亂，語言無常，膈中左右，狀如結氣，喉咽不利，氣出不入，此血氣衰微，藏凝冷氣成之，服此丸安穀、通氣、溫藏，五膈丸出僧深。

又，療胸痛達背，膈中煩滿，結氣憂愁，飲食不下，藥悉主之，宜丸。方：

製半夏一分　甘草炙　遠志去心各四分　乾薑　桂心　細辛　椒去目汗

附子炮各二分

右八味，擣篩以蜜和爲丸，先飯酒若粳米飲，服如梧子五丸，日三，稍增至十丸。忌海藻、菘菜、羊肉餳、豬肉、冷水、生葱、生菜。

《經心錄》：五膈丸，療寒冷則心痛，咽中如有物，吐之不出，咽之不入，食飲少。

《外臺秘要・痰飲胃反噎鯁・氣噎方》《病源》：此由陰陽不和，藏氣不理，寒氣填於胸膈，故氣噎塞不通而謂之氣噎。令人喘悸，胸背痛也。

《廣濟》：療噎，胸脇氣滿，每食氣噎，通氣湯。

深師：療胸滿氣噎，通氣湯。組成與《千金要方》之通氣湯同。

《集驗》：療氣噎煎。

又通氣噎湯。

《救急》：療喉中氣噎。

《古今錄驗》：羚羊角湯，療噎氣不通，不得下食。組成與《千金要方》羚羊角湯同。

《外臺秘要・痰飲胃反噎鯁・諸噎方》《病源》：夫陰陽不和，則三焦膈絕，三焦膈絕則津液不利，故令氣塞不調理也，是以成噎。此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宣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深師》：療噎方：

羚羊角屑　前胡　甘草各一兩　人參　橘皮各二兩

右五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四服。忌海藻、菘菜。

又方：

羚羊角

右一物，多少自在，末之，飲服亦可。以角摩噎上，良。

《廣利方》：療因食卽噎塞，如炙肉臠在咽中不下，方：

吳射干六分　升麻　桔梗各四分　木通十二分　赤茯苓　百合各八分　紫菀頭二十一枚

右七物，切，以水二大升，煎取九合，去滓，分溫三服，食後良久服，忌豬肉、酢物。

《千金》：理諸噎方。常食乾粳米飯，卽不噎。

又半夏湯，主噎。

又方：

杏仁二兩去尖皮　桂心二兩

右二味，末之，蜜和丸，含之，如棗核許，稍稍嚥之，臨食先含極效，忌生葱。

《古今錄驗》療噎方：

蘆根三斤

右一味，切，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四服。

《外臺秘要・痰飲胃反噎鯁・卒食噎方》《病源》：此由藏氣冷而不理，津液澀少而不能傳行飲食，故食入則噎塞不通，故謂之食噎。胸內痛，不得喘息，食不下，是故噎也。

《肘後》：療卒食噎方：

橘皮三兩

右一味，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集驗》：療醋噎方：

羌活五兩

擣，用水一升，浸三宿，每日溫服五合，差。

又，療氣噎，不下食，兼嘔吐方：

半夏四兩洗　生薑三兩各切

右二味，以東流水二大升，煎取一升，去滓，溫服三合，日三服。忌羊肉餳。

《備急》：療卒食噎不下方。取蜜含之，則下。

又方：取老牛涎沫如棗核大，置水中飲之，終身不有噎。

《外臺秘要・痰飲胃反噎鯁・五噎方》《集驗》：噎塞不通方。

營實根十二分

右一味，擣爲散。酒下方寸匕，日三服。

《醫説・鬲噎諸氣・糠治卒噎》春杵頭細糠治卒噎，陶隱居云：食卒噎不下，刮取含之即去，亦是舂擣義爾，天下事理多有相影響如此也。日華子云：平治噎煎湯呷。

《本事方・積聚凝滯五噎膈氣》治五種積膈氣，三焦痞塞，胸膈滿悶，背膂引疼，心腹膨脹，脇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塞不通，嘔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力，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痰癖積聚，散驚憂恚氣，宜服枳殼散。

治氣食憂勞思慮，五噎膈氣圓。

治胸膈悶塞作噎，薰膈圓。

《三因方・五噎證治》夫五噎者，即氣噎、憂噎、勞噎、思噎、食噎。雖五種不同，皆以氣爲主。【略】皆由喜怒不常，憂思過度，恐慮無時，鬱而生涎，涎與氣搏，升而不降，逆害飲食，與五膈同，但此在咽嗌，故名五噎。

五噎散　治五種噎，食飲不下，胸背痛，嘔噦不徹，攻刺疼痛，泪與涎俱出。

沉香散　治五噎五膈，胸中久寒，諸氣結聚，嘔逆噎塞，食飲不化，結氣不消。常服寬氣通噎，寬中進食。

嘉禾散　治中滿下虛，五噎五膈，脾胃不和，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心腹刺痛，可思飲食，如中焦虛痞，不任攻擊，臟腑虛寒，不受峻補，或因病氣衰，不復常，稟受怯弱，不能多食，尤宜服之。

鹽津丸　治五瘧八痞。

《三因方・五膈證治》此皆五情失度，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結於胸膈之間，病在膻中之下，故名五膈；若在咽嗌，即名五噎。治之，五病同法。

五膈丸　治憂恚思慮，膈塞不通，及食冷物即發，其病苦心病，不得氣息，引背痛如刺，心下堅大如粉架，緊痛欲吐，吐即差，食飲不下；甚者手足冷，短氣；或上氣喘急嘔逆，悉主之。

寬膈丸　治氣不升降，胸膈結痞。

嘉禾散、沉香散　幷治五膈。

《儒門事親・斥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病派之分，自巢氏始也。病失其本，亦自巢氏始也。何者？老子曰：少則得，多則惑。且俗謂噎食一證，在《内經》苦無多語，惟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謂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謂結熱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後不圊；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則前後閉塞。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出也。謂胃爲水穀之海，日受其新，以易其陳，一日一便，乃常度也。今病噎者，三日、五日，或五、七日不便，是乖其度也，亦明矣。豈非三陽俱結於下，廣腸枯涸，所食之物，爲咽所拒。縱入太倉，還出咽嗌。此陽火不下，推而上行也。故經曰：少陽所至爲嘔涌，溢食不下，此理豈不曉然？又《氣厥論》云：肝移寒於心爲狂膈中陽氣與寒相薄，故膈食而中不通，此膈陽與寒爲之也，非獨專於寒也。《六節藏象》又云：人迎四盛以上爲格陽。王太僕云：陽盛之極，故膈拒而食不得入。《正理論》曰：格則吐逆。故膈亦當爲格。後世強分爲五噎，謂氣、憂、食思勞也。後又分爲十膈五噎。其派既多，其惑滋甚。人之溢食，初未必遽然也。初，或傷酒食，或胃熱欲吐。或胃風欲吐，醫氏不察本原，火裏燒薑，湯中煮桂，丁香未已，豆蔻繼之，薤撥未已，胡椒繼之。雖曰和胃，胃本不寒；雖曰補胃，胃本不虛。設如傷飲止可逐飲，設如傷食，止可逐食。豈可言虛，便將熱補？《素問》無者，於法猶非。素熱之人，三陽熱結，三陽既結，食必上潮。醫氏猶云：胃寒不納。燔針鑽肉，灶艾灼肌，苦楚萬千。三陽熱結，分明一句，到了難從。不過抽薪最爲緊要，揚湯止沸，愈急愈增。歲月彌深，爲醫所誤。人言可下，退陽養陰。張眼吐舌，恐傷元氣。止在衝和，閉塞不通，經無來路，腸宜通暢，是以鳴腸。腸既不通，遂成噎病。世傳五噎寬中散，有薑有桂；十膈散，有附有烏。今予既斥其方，信乎與否，以聽後賢。或云：憂恚氣結，亦可下乎？余曰：憂恚磐礴，便同火鬱，太倉公見此皆下。法廢以來，千年不復。今代劉河間治膈氣噎食，用承氣三湯，獨超近代。今用藥者，不明主使，如病風狂嘻嘻，不及觀其效，猶昧本原，既懶問咨，妄興非毀。今予不恤，姑示後人。用藥之時，更詳輕重。假如閉久，愼勿陡攻，縱得攻開，必慮後患，宜先潤養，小着湯丸，累累加之，關扃自透。其或咽噎，上阻涎痰，輕用苦酸，微微涌出，因而治下，藥勢易行。設或不行，蜜鹽下導，始終勾引，兩藥相通，結散陽消，

飲食自下。莫將巴豆，耗卻天眞，液燥津枯，留毒不去。人言此病，曾下奪之，從下奪來，轉虛轉痞。此爲巴豆，非大黃牽牛之過。箕城一酒官，病嘔吐，逾年不愈，皆以胃寒治之，丁香、半夏、青、陳、薑、附，種種燥熱，燒錐燎艾，莫知其數。或少愈，或復劇，且十年，大便澀燥，小便赤黃。命予視之。予曰：諸痿喘嘔，皆屬於上。王太僕云：上，謂上焦也。火氣炎上之氣，謂皆熱甚而爲嘔。以四生丸下三十行，燥糞腸垢，何啻數升？其人昏困一、二日，頻以冰水呷之，漸投涼乳酪、芝麻飲，時時咽之。數日外，大啜飲食，精神氣血如昔。繼生三子，至五旬而卒。

《和劑局方・治傷寒》 正氣散　治傷寒陰證，憎寒惡風，正氣逐冷，胸膈噎塞，脇肋膨脹，心下堅痞，吐、痢，嘔逆酸水，咳逆，怠惰嗜卧，不思飲食。

不換金正氣散　治四時傷寒，瘴疫時氣，頭疼壯熱，腰背拘急；五勞七傷，山嵐瘴氣，寒熱往來，五膈氣噎，咳嗽痰涎，行步喘乏；或霍亂吐瀉，臟腑虛寒，下痢赤白，并宜服之。

白朮散　治傷寒氣脈不和，憎寒壯熱，鼻塞腦悶，涕唾稠粘，痰嗽壅滯；或冒涉風濕，憎寒發熱，骨節疼痛；或中暑嘔吐眩暈；及大病後將理失宜，食復、勞復，病證如初。又治五勞七傷，氣虛頭眩，精神恍惚，睡卧不寧，肢體倦怠，潮熱盜汗，脾胃虛損，面色痿黃，飲食不美，口吐酸水，臟腑滑泄，腹內虛鳴，反胃吐逆，心腹絞痛，久瘧久痢；及膈氣咽塞，上氣喘促，坐卧不安；或飲食所傷，胸膈痞悶，腹脇膨脹；婦人胎前產後，血氣不和；霍亂吐瀉，氣厥不省人事。常服辟四時不正之氣，及山嵐瘴疫，神效不可具述。

藿香正氣散　治傷寒頭疼，憎寒壯熱，上喘咳嗽，五勞七傷，八般風痰，五般膈氣，心腹冷痛，反胃嘔惡，氣瀉霍亂，臟腑虛鳴，山嵐瘴瘧，遍身虛腫；婦人產前、產後，血氣刺痛；小兒疳傷，并宜治之。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 安息香圓　治一切冷氣，心腹疼痛，胸膈噎塞，脇肋膨脹，心下堅痞，腹中虛鳴，噦逆惡心，噫氣吞酸，胃中冷逆，嘔吐不止，宿飲不消，胸膈刺痛，時吐清水，不思飲食，并皆治之。

丁沉圓　治一切冷氣攻心腹、脇肋，脹滿刺痛，胸膈噎塞，痰逆惡心，噫氣吞酸，不思飲食，胃中冷逆，嘔吐不止，及翻胃隔氣，宿食留飲，心痛霍亂；婦人血氣心腹痛，并皆治之。

大沉香圓　治一切冷氣攻心腹刺痛，胸膈噎塞，嘔吐痰水，噫氣吞酸，口苦舌澀，不思飲食；膀胱、腎間冷氣攻衝，腰背拘急，臍腹絞痛，手足逆冷，小便滑數。又治卒暴心痛，霍亂吐利，疝瘕氣痛，婦人血氣刺痛，并宜服之。

理中圓　理中焦不和，脾胃宿冷，心下虛痞，腹中疼痛，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醋吞酸，口苦失味，怠惰嗜卧，全不思食。又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霍亂吐利，心腹絞痛，手足不和，身熱不渴，及腸鳴自利，米穀不化。

紫蘇子圓　治一切氣逆，胸膈噎悶，心腹刺痛，脇肋脹滿，飲食不消，嘔逆欲吐，及治肺胃傷冷，咳嗽痞滿，或上氣奔急，不得安卧。

五膈圓　治因愁憂思慮，飲食不節，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臟腑生病，結於胸膈，遂成憂膈、氣膈、食膈、飲膈、勞膈之病。若食生冷即發，心胸痞滿，氣不得通，疼痛如刺，及引背膂，食即不下，心下堅痛，痛即欲吐，得吐即已，甚者手足逆冷，上氣咳逆，喘息短氣。

嘉禾散亦名穀神散　治中滿下虛，五噎五膈，脾胃不和，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心腹刺痛，不思飲食，或多痰逆，口苦舌酸，胸滿短氣，肢體怠惰，面色萎黃。如中焦虛痞，不任攻擊，臟氣虛寒，不受峻補；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稟受怯弱，不能多食，尤宜服之。常服育神養氣，和補脾胃，進美飲食。

匀氣散　治氣滯不匀，胸膈虛痞，宿冷不消，心腹刺痛。除脹滿噎塞，止嘔吐惡心。常服調順脾胃，進美飲食。

五膈寬中散　治因憂恚、寒熱，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臟臟生病，結於胸膈之間，遂成五膈之病：一曰憂膈，胸中氣結，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短氣；二曰恚膈，心下實滿，噫噦醋心，飲食不消，大小便不利；三曰氣膈，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噫聞食臭；四曰寒膈，心腹脹滿，咳嗽氣逆，腹上苦冷雷鳴，繞臍痛，不能食肥；五曰熱膈，五心中熱，口中爛生瘡，四肢煩重，唇口乾燥，身體或熱，腰背疼痛，胸痹引背，不能多食，及一切氣疾，并皆治之。

膈氣散　治五種膈氣，三焦痞寒，胸膈滿悶，背膂引疼，心腹膨脹，脇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塞不通，嘔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力，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痃癖積聚，散驚憂恚氣。

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

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幷宜服。

藿香半夏散　治胃虛中寒，停痰留飲，噦逆嘔吐，胸滿噎痞，短氣倦怠，不入飲食。

積氣圓　治陰陽不和，臟腑虛弱，寒冷之氣留滯於內，使氣積不散，胸脇支滿，食即氣噎，心腹膨脹，氣刺氣急，一本作氣急刺痛。宿食不化，心腹引痛，噎氣吞酸，停飲浸漬，惡心嘔逆，癖塊疼痛，臟腑不調，飲食不進，往來寒熱，漸覺羸瘦，以致着床，面黃肌熱，精神困頓。

丁香圓　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醋吞酸，脇肋刺痛，胸膈痞悶，或反胃惡心，食飲不下，氣上衝胸，痞噎不通，及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刺痛，全不思食，幷治之。常服消飲食，行滯氣。

小丁香圓　消積滯生冷，留飲宿食，止痰逆惡心，霍亂嘔吐。治心腹脹悶，脇肋刺痛，胸膈痞滿，噎塞不通。常服順脾胃，進飲食。

青木香圓　寬中利膈，行滯氣，消飲食。治胸膈噎塞，腹脇脹痛，心下堅痞，腸中水聲，嘔噦痰逆，不思飲食。

小獨聖圓　治脾胃不和，飲食多傷，心腹刺痛，嘔噦惡心，噎痞吞酸，乾噫食臭，腹脇脹悶，不思飲食。

溫白圓　治心腹積聚，久癥癖塊，大如杯碗，黃疸宿食，朝起嘔吐，支滿上氣，時時腹脹，必下堅結，上來搶心，傍攻兩脇。十種水病，八種痞塞，翻胃吐逆，飲食噎塞，五種淋疾，九種心痛，積年食不消化，或瘧疾連年不瘥。及療一切諸風，身體頑痹，不知痛癢，或半身不遂，或眉發墮落。及療七十二種風，三十六種遁尸疰忤，及癲癎。或婦人諸疾，斷續不生，帶下淋瀝，五邪失心，愁憂思慮，意思不樂，飲食無味，月水不調。及腹中一切諸疾，有似懷孕，連年累月，羸瘦困弊，或歌或哭，如鬼所使，但服此藥，無不除愈。

生氣湯　治男子、婦人一切冷氣攻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噫醋吞酸，痰逆嘔吐，胸膈痞悶，飲食不美。又治五膈，五噎，一切氣疾。常服除邪冷，生胃氣。

撞氣阿魏圓　治五種噎疾，九般心痛，痃癖氣塊，冷氣攻刺，及脾胃停寒，胸滿膨脹，腹痛腸鳴，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血氣，血刺等疾。

丁沉煎圓　辟霧露寒邪，散膈脘凝滯，調順三焦，和養榮衛。治心胸痞悶，噎醋吞酸，嘔逆痰水，津液不收，兩脇刺痛，腹中堅滿，口苦無味，不思飲食。

小理中圓　治三脘氣弱，中焦積寒，脾虛不磨，飲食遲化，吃物頻傷，胸膈滿悶，脇肋疼刺，嘔吐噦逆，噫醋惡心，腹脹腸鳴，心腹疼痛，噎塞膈氣，翻胃吐食，飲食減少。

大七香圓　治男子、婦人脾元氣冷，胃氣虛乏，不思飲食，心膈噎塞，漸成膈氣，脾泄瀉利，氣刺氣注，中酒吐酒，冷痃翻胃，霍亂吐瀉，幷皆治療。

小七香圓　能溫中快膈，化積和氣。治中酒吐酒，嘔逆咽酸，氣膈食噎，飲食不下，冷涎翻胃，腹脹脾疼，遠年茶酒食積，眼臉俱黃，赤白痢疾，脾毒泄瀉。婦人脾血氣，小兒疳氣，幷宜服之。

連翹圓　治男子、婦人脾胃不和，氣滯積聚，心腹脹滿，乾嘔醋心，飲食不下，胸膈噎塞，脇肋疼痛，酒積面黃，四肢虛腫，行步不能，但是脾胃諸疾，幷宜服之。

分氣紫蘇飲　治男子、婦人脾胃不和，胸膈噎塞，腹脇疼痛，氣促喘急，心下脹悶，飲食不思，嘔逆不止。

木香餅子　治脾經虛冷，胃脘寒痰，胸膈噎痞，口淡舌澀，心腹撮痛，嘔逆宿水，脇下疼悶，喘滿氣急，倦怠少力，全不思食。常服寬胸膈，散滯氣，消停寒，美飲食。

溫中良薑圓　溫脾胃，順三焦。治寒痰聚結，氣壅不通，食即輒吐，咽膈噎悶，兩脇肋疼刺，嘔吐噦逆，噫醋惡心，中滿短氣，噎聞食臭，及療留飲腸鳴，濕泄，冷瀉，注下不止。常服健脾胃，美飲食，辟寒邪，養正氣。

參苓白朮散　治脾胃虛弱，飲食不進，多困少力，中滿痞噎，心松氣喘，嘔吐泄瀉及傷寒咳噫。此藥中和不熱，久服養氣育神，醒脾悅色，順正辟邪。

分心氣飲　治男子、婦人一切氣不和，多因憂愁思慮，怒氣傷神，或臨食憂戚，或事不隨意，使鬱抑之氣留滯不散，停於胸膈之間，不能流暢，致心胸痞悶，脇肋虛脹，噎塞不通，噫氣吞酸，嘔噦惡心，頭目昏眩，四肢倦怠，面色萎黃，口苦舌乾，飲食減少，日漸羸瘦，或大腸虛秘，或因病之後，胸膈虛痞，不思飲食，幷皆治之。

奪命抽刀散　治男子、婦人，脾胃積冷，中焦不和，心下虛痞，腹中疼痛，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氣吞酸，口苦無味，不思飲食，婦人久患血氣刺痛，不可忍者。

金露圓依林巢先生方，天寶七年內王元覽進　治腹內積聚癥塊，久患大如杯及黃瘦宿水，朝暮咳嗽，積年冷氣，時復腹下盤痛絞結，衝心及兩脇，徹背連心，痛氣不息，氣繞臍下，狀如蟲咬不可忍。又治十種水氣，反胃吐食嘔逆，飲食多噎，五般痔瘘，膜氣走注風，有似蟲行，手足煩熱，夜卧不安，睡語無度。又治小兒驚疳，婦人五邪，夢與鬼交，沉重不思飲食，昏昏如夢，不曉人事，欲死俱多，或歌或哭不定，月候不調，心中如狂，身體羸瘦，莫辨其狀，但服此藥，萬無失一，是病皆療，更不細述。

白朮六一湯　治脾胃不和，心腹痞悶，脇肋膜脹，口苦無味，嘔噦惡心，不思飲食，面色萎黃，腸虛自利，肌體瘦弱，膈氣翻胃。

治中湯　治脾胃不和，飲食減少，短氣虛羸而復嘔逆，霍亂吐瀉，胸痹心痛，逆氣短氣，中滿虛痞，膈塞不通；或大病癒後，胸中有寒，時加咳唾，并宜服之。

白沉香散　治一切冷氣攻衝心腹，脇肋脹滿，噫醋吞酸，胸膈噎塞，飲食減少。常服墜氣和脾胃。

快氣湯　治一切氣疾，心腹脹滿，胸膈噎塞，噫氣吞酸，胃中痰逆嘔吐，及宿酒不解，不思飲食。

蓬煎圓　治脾胃虛弱，久有傷滯，中脘氣痞，心腹膨脹，脇下堅硬，胸中痞塞，噎氣不通，嘔吐痰水，不思飲食；或心腹引痛，氣刺氣急；及療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疼痛，嘔噦酸水，面黃肌瘦，精神困倦，四肢少力。又治女人血氣不調，小腹疗痛，并皆治之。

守中金圓　理中焦不和，脾胃積冷，心下虛痞，腹中疼痛；或飲酒過多，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咳嗽無時，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醋吞酸，口苦失味，怠惰嗜卧，不思飲食。又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霍亂吐利，心腹絞疼，手足不和，身熱不渴，腸鳴自利，米穀不化。

異香散　治腎氣不和，腹脇膨脹，痞悶噎塞，喘滿不快，飲食難化，噫氣吞酸；一切氣痞，腹中刺痛。此藥能破癥瘕結聚，大消宿冷沉積，常服調五臟三焦，和胃進食。

化氣湯　治一切氣逆，胸膈噎悶，偏脹膨滿。又治心脾疼痛，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脾血氣。

降氣湯　治中脘不快，心腹脹滿，陰陽壅滯，氣不升降，胸膈噎塞，喘促短氣，乾噦煩滿，咳嗽痰涎，口中無味，嗜卧減食，宿寒留飲，停積不消，脇下支結，常覺妨悶。專治腳氣上衝，心腹堅滿，肢體浮腫，有妨飲食。

千金大養脾圓　治脾胃虛弱，停寒留飲，膈氣噎塞，反胃吐食，心胸痞滿，脇肋虛脹，胸腹刺痛，牽引背膂，食少多傷，言微氣短，口苦舌澀，惡心嘔噦，喜唾咽酸，久病泄瀉，腸胃虛滑；或大病氣不復常，飲食無味，形容憔悴，酒後多痰，并宜服之。

人參丁香散　治大人、小兒嘔吐不已，粥飲湯藥不下。凡嘔吐之病，皆因三焦不調，脾胃虛弱，冷熱失和，邪正相乾，清濁不分，陰陽錯亂，停痰留飲，不能運化，胸膈痞滿，嘔逆惡心，腹脇脹痛，短氣噎悶，咳嘔痰水，噫醋吞酸，不思飲食，漸至羸瘦。及療女人妊娠阻病，心中煩憒，頭目眩重，憎聞食氣，嘔吐煩悶，顛倒不安，四肢困弱，不自勝持，多卧少起。又治久病羸弱，脾胃虛極，中滿嘔逆，全不入食，并宜服之。

棗肉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并宜服之。

人參木香散　順氣寬中。治胸膈痞塞，心腹刺痛，脇肋脹滿，飲食減少，噫氣吞酸，嘔逆噎悶，一切氣疾，并皆治之。

十八味丁沉透膈湯　治脾胃不和，中寒上氣，脇肋脹滿，心腹疗痛，痰逆惡心；或時嘔吐，飲食減少，十膈五噎，痞塞不通，噫氣吞酸，口苦失味，并皆主之。

《和劑局方・治痰飲》　胡椒理中圓　治肺胃虛寒，氣不宣通，咳嗽喘急，逆氣虛痞，胸膈噎悶，腹脇滿痛，迫塞短氣，不能飲食，嘔吐痰水不止。

丁香半夏圓　治脾胃宿冷，胸膈停痰，嘔吐惡心，吞酸噫醋，心腹痞滿，脇肋刺痛，短氣噎悶，不思飲食。

藿香散　溫脾胃，化痰飲，消宿冷，止嘔吐。治胸膈痞滿，腹脇脹痛，短氣噎悶，咳嘔痰水，噎醋吞酸，噦逆惡心，及治山嵐瘴氣。

人參清肺湯　治肺胃虛寒，咳嗽喘急，胸膈噎悶，腹肋脹滿，迫塞短氣，喜欲飲冷，咽噫隱痛，及療肺痿勞嗽，唾血腥臭，乾嘔煩熱，聲音不出，肌肉消瘦，倦怠減食。

《脾胃論・隨時加減用藥法》　堵塞咽喉，陽氣不得出者曰塞；陰氣不

得下降者曰噎。夫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令諸經不行，則口開、目瞪、氣欲絕。當先用辛甘氣味俱陽之藥，引胃氣以治其本，加堵塞之藥以瀉其標也。寒月陰氣大助陰邪於外，於正藥內加吳茱萸、大熱大辛苦之味，以瀉陰寒之氣。暑於陽盛，則於正藥中加青皮、陳皮、益智、黃蘗，散寒氣，泄陰火之上逆；或以消痞丸合滋腎丸。滋腎丸者黃蘗、知母，微加肉桂三味是也或更以黃連別作丸，二藥七八十丸，空心約宿食消盡服之，待少時以美食壓之，不令胃中停留也。

《脾胃論・脾胃損在調飲食適寒温》 加減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

通幽湯　治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不開，噎塞，氣不得上下，治在幽門閉，大便難，此脾胃多受熱中，多有此證，名之曰下脘不通。

丁香茱萸湯　治胃虛嘔噦吐逆，膈咽不通。

《醫學發明・膈咽不通四時用藥法》《黃帝針經》云：胃病得，腹脹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三里。夫咽者，咽物之門戶也；膈者，上焦胸中心肺之分野。不通者，升降之氣，上下不得交通。又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飧泄者，謂泄黃如糜，米穀不化者是也。濁氣在上，則生脹脹。腹中膨滿，不得大便，或大便難，或先結後溏皆是也。濁氣在上，當降而不降者，乃腎、肝吸入之陰氣，不得下而反在上也。胃氣逆上，或爲嘔、或爲吐、或爲噦者，是陰火之邪上衝，而吸入之氣不得入，故食不得下也。此皆氣衝之火，逆胃之脈，反上而作者也。清氣在下，則生飧泄者，胃氣未病之日，當上行心肺，而營經也。因飲食失節，勞役形體，心火乘於土位，胃氣弱而下陷於陰中，故米穀入而不得升，反降而爲飧泄也。膈咽之間，交通之氣，不得表裏者，皆衝脈上行，逆氣所作也。蓋胃病者，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裏者是也。《針經》云：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悗。悗者，惑也。氣不交通，最爲急證，不急去之，諸變生矣。聖人治此有要法：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先補其陽，後瀉其陰。是先令陽氣升發於陽分，而後瀉陰也。春夏之月，陰氣在經，當益其經脈，去其血絡。秋冬陽氣降伏，當先治其藏府。若有噎有塞。塞者，五藏之所生，陰也，血也；噎者，六府之所生，陽也，氣也。二者，皆由陰中伏陽而作也。今立四氣用藥幷治法於後。

冬三月，陰氣在外，陽氣內藏，當外助陽氣，不得發汗；內消陰火，勿令泄瀉。此閉藏周密之大要也。盛冬乃水旺之時，水旺則金旺，子能令母實。肺者，腎之母，皮毛之陽。元本虛弱，更以冬月助其令，故病者善噦，鼻流清涕，寒甚出濁涕，噦不止。比常人大惡風寒，小便數而欠，或上飲下便，色清而多，大便不調，夜常無寐。甚則爲痰、爲咳、爲嘔、爲噦、爲吐、爲唾白沫，以至口開目瞪，氣不交通，欲絕者，吳茱萸丸主之。

吳茱萸丸。

利膈丸　主胸中不利，痰嗽喘促，脾胃壅滯。

消痞丸　治一切心下痞悶，及積年久不愈者。

黃芪補中湯。

《濟生方・噎膈》 論曰：《素問》云：陽脈結，謂之膈。蓋氣之與神幷爲陽也，逸則氣神安，勞則氣神耗。倘或寒溫失宜，食飲乖度，七情傷感，氣神俱憂，使陽氣先結，陰氣後亂，陰陽不和，臟腑生病，結於胸膈，則成膈，氣流於咽嗌，則成五噎。五膈者，憂、恚、寒、熱、氣也；五噎者，憂、思、勞、食、氣也。其爲病也，令人胸膈痞悶，嘔逆噎塞，妨礙飲食，胸痛徹背，或脇下支滿，或心忡喜忘，咽氣不舒。治療之法，調順陰陽，化痰下氣，陰陽平均，氣順痰下，嘔噎之疾，無由作矣。又有下虛，氣上控膈，令人心下堅滿痞急，肌中苦痹，緩急如刺，不得俯仰，名曰胸痞。

五噎散　治五噎食不下，嘔吃痰多，咽喉噎塞，胸痛。

五膈散　治五膈，胸膈痞悶，諸氣結聚，脇肋脹滿，痰逆惡心，不進飲食。

李惠《德生堂經驗方》云：治五般膈氣結胸膈，痰逆滿悶，惡心，嘔吃。

《衛生寶鑑・煩躁門・膈氣噎》 桂香散　治膈氣反胃，諸藥難效，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甚者食已輒出，其效如神。

丁香附子散　治膈氣吐食。

漢防己散　治五噎。

紅豆丸　治諸嘔逆膈氣，反胃吐食。

《局方發揮》 或曰：諸氣諸飲，與嘔吐吞酸，膈噎反胃等證，《局方》未中肯綮，我知之矣。然則《要略》之方，果足用乎？抑猶有未發者乎！

予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略有加減修合，終難逾越矩度。夫氣之初病也，其端甚微。或因些少飲食不謹；或外冒風雨；或內感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清濁相干，氣爲之病；或痞或痛，不思食，或噫腐氣，或吞酸，或嘈雜，或膨滿不求原本，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數貼，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反復相仍，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月，或一月，前證復作，如此延蔓。自氣成積，自積成痰，此爲痰、爲飲、爲吞酸之由也。良工未遇，謬藥又行，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嘔吐，爲噎膈反胃之次第也。飲食湯液，滯泥不行，滲道蹇澀，大便或秘，或溏，下失傳化，中焦愈停。醫者不察，猶執爲冷，翻思前藥，隨手得快。至此賓主皆恨藥欠燥熱，顧伺久服，可以溫脾壯胃，消積行氣，以冀一旦豁然之效；不思胃爲水穀之海，多血多氣，清和則能受，脾爲消化之氣，清和則能運。今反得香熱之偏助，氣血沸騰，其始也胃液凝聚，無所容受；其久也脾氣耗散，傳化漸遲，其有胃熱易饑，急於得食，脾傷不磨，鬱積成痛；醫者猶曰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徑以烏附助佐丹劑，專意服餌；積而久也，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人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要略》論飲有六，曰痰飲、懸飲、溢飲、支飲、留飲、伏飲，分別五臟，諸證治法，至矣盡矣。第恨醫者不善處治，病者不守禁忌，遂使藥助病邪，展轉深痼，去生漸遠，深可哀憫。

或曰：千金諸方，治噎膈反胃，未嘗廢薑桂等劑，何吾子之多言也。

予曰：氣之鬱滯，久留清道，非借香熱不足以行。然悉有大黃、石膏、竹茹、芒硝、澤瀉、前胡、樸硝、茯苓、黃芩、蘆根、括蔞等藥，爲之佐使。其始則同，其終則異，病邪易伏，其病自安。

或曰：胃脘乾槁者，古方果可治平？將他有要捷之法者，或可補前人之未發者乎？

予曰：古方用人參以補肺，御米以解毒，竹瀝以消痰，乾薑以養血，粟米以實胃，蜜水以潤燥，薑以去穢，正是此意。張鷄峰亦曰：噎，當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可以治之，此言深中病情，而施治之法，亦爲近理。夫噎病生於血乾，夫血陰氣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二氣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潤，傳化合宜，何噎之有。因觸類而長，曾制一方，治中年婦人，以四物湯加和白陳皮、留尖桃仁、生甘草、酒紅花，濃煎入驢尿飲，以防其或生蟲也，與數十貼而安。又臺州治一匠者，年近三十，勤於工作，而有艾妻，且喜酒，其面白，其脈澀，重則大而無力，令其謝去工作，卧於牛家，取新溫牛乳細飲之，每頓進一杯，一晝夜可飲五七次，盡卻食物，以漸而至八九次；半月大便潤，月餘而安。然或口乾，蓋酒毒未解，間飲甘蔗汁少許。

或者又曰：古方之治噎膈反胃，未有不言寒者，子何不思之甚。

予曰：古人著方必爲當時抱病者設也，其人實因於寒，故用之而得效，後人遂錄以爲今式，不比《局方》泛編成書，使天下後世之人，凡有此證者，率遵守之以爲定法，而專以香熱爲用也。雖然挾塞者，亦或有之，但今人之染此病，率因痰氣久，得醫藥傳變而成，其爲無寒也明矣。

《丹溪手鏡・噎膈》 脈澀小，血不足。大而弱，氣不足。又脈同胃反。蓋因脈虛火起，氣虛火熾，血液既耗，腸胃津涸，傳化失宜。或因痰隔，妨礙升降，氣不交通，皆令食而復出也。大概因津血俱耗，胃脘亦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入亦不多，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進，難盡入胃，良久復出，曰膈，即翻胃也。大便秘如羊屎，小便熱，各雖不同，病則一也。三陽結，謂之膈。三陽，大腸、小腸、膀胱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大腸結熱則後不通，膀胱結熱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前後閉，必反而上。

治宜潤血降火解結。牛羊乳、韭汁、竹瀝、童便、蜜潤燥，薑汁去穢，甘蔗汁解酒毒，氣虛以四君子爲君，血虛四物爲君。或加桃仁、紅花，驢溺防其生生虫。

三因有五噎五膈

氣噎者，心悸上下不通，噫噦不徹，胸背痛。

憂噎者，遇天陰冷，手足厥冷不能自溫。

勞噎者，氣上鬲，脇下支滿，胸中塡塞，攻背痛。

思噎者，心怔忡，喜忘，目視慌慌。

食噎者，食無多少，胃中苦寒痛，不得喘息。

憂膈者，胸中氣結，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短氣。
思膈者，中脘逆滿，噫則酸心，飲食不消，大便不便。
怒膈者，胸膈逆滿，噫塞不通，嘔則筋急，惡聞食臭。
喜膈者，五心煩熱，口舌生瘡，四肢倦重，身常發熱，胸痹引背，食少。
恐膈者，心腹脹滿，咳嗽氣逆，腹中逆冷雷鳴繞臍痛，不能食。
有人血耗，便如羊屎，病胃反半年，脈澀不勻，先服六君子湯，加甘蔗汁、附子、大黃、童便。便潤，服牛乳愈。

《脈因證治・噎膈》 四物湯加陳皮去白　紅花酒浸　驢尿防其成蟲

秘方　治膈噎。
童便　牛羊乳　韭汁　竹瀝　甘蔗汁解酒毒
氣虛，加四君；血虛，加四物。

《普濟方・膈噎門》《素問》云：陽脈結謂之膈。蓋氣之與神並爲陽也，逸則氣神安，勞則氣神耗，倘或寒溫失宜，飲食乖度，七情傷感，氣神俱擾，使陽氣先結，陰氣後亂，陰陽不和，臟腑生病，結於胸膈則成五膈，留於咽嗌則成五噎。五膈者，憂、恚、寒、熱、氣也。五噎者，憂、思、勞、食、氣也。其爲病也令人胸膈痞悶，嘔逆噎塞，妨礙飲食，胸痛徹背，或脇下支滿，或心忡善忘，咽噎氣不舒。治療之法，調順陰陽，化痰下氣，陰陽平勻，氣順痰下，膈噎之疾無由作矣。

又有下虛氣上空膈，令人心下堅滿痞急，胸中苦痹緩急如刺，不得俛仰，名曰胸痞。噎病不在外，不在內，不屬冷，不屬熱，不是實，不是虛，所以藥難取効，此病緣憂思恚怒，動氣傷神積於內，氣動則諸症悉見，靜則疾候稍平，捫之不得疾之所在，視之不知色之所因，聽之不知音之所發，故針灸服藥皆難効，此乃神異之病也。

膈噎方

嘉禾散 一名穀神嘉禾散　治中滿下虛，五噎、五膈、脾胃不和，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心腹刺痛，不思飲食，或多痰逆，口苦吞酸，胸滿短氣，肢體怠惰，面色萎黃。如中焦虛痞，不任攻擊，藏氣受寒，不受峻補，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稟受怯弱，不能多食，尤宜服之。常服畜神養氣，和補脾胃，進美飲食。

沉香開膈散　治五膈五噎，痞滿嘔吐，心刺腹痛，脇肋脹拒。
沉香散　治五膈五噎，胸中久寒，諸氣結聚，嘔逆噎塞，飲食不化，結氣不消，常服寬氣通噎，寬中進食。

奪命回生散　治五膈五噎，翻胃嘔吐，不進飲食，此藥多有神効，不可輕視。

神仙更生散　治男子婦人陰陽不和，因氣滯生病，結於胸膈，則成膈氣，留於咽嗌，則成五噎。五膈者，憂、思、勞、食、氣也，令人胸膈痞悶，嘔逆吞酸，噎塞妨悶飲食，不平作痛，脇下支滿，飲食減少，四肢無力，不升降，此藥順陰陽，化痰寬胃，止嘔吐，美飲食。

緩氣丸　治陰陽不升降，痞氣膈氣，心痛腹痛，咽喉噎悶，氣通不勻，嘔吐痰沫，飲食不下，大便秘利不定，或裏急後重，大腹痛不可忍，此藥養氣消痰，溫中散滯。

奪命丹　治五膈食噎。
棗合丸　治脾胃虛冷，乾嘔惡心，嘔吐涎沫，全不思食，五膈、五噎並皆治之。

半夏通氣散 一名通氣湯　治膈噎氣咽喉氣堵，煩悶嘔噦，痰涎不利，欬嗽，脇肋痞滿，減食。
平氣丸　治胸膈噎悶，不思飲食，傷酒嘔降，氣脹腹痛。
縮砂丸　溫中散滯，消飲進食，治胸膈噎悶，心腹冷痛，大能煖化生冷果食，夏月不可闕此。
青木香丸　寬中利膈，行滯氣，消飲食，治胸膈噎塞，腰脇脹滿疼痛，心下堅痞，腸中水聲，嘔噦痰涎，不思飲食及小腸疝氣。
檳榔散　治胸膈注悶，噫塞不快，不思飲食，大治脾胃一切病，并脾腎膈氣病酒伏氣。
治冷膈其狀胸中噎塞飲食減少，行步無力，大腑虛冷，非時悶，心前如有一條冷線上徹咽喉。

丁香　木香　川芎　官桂去皮　獨活　甘草各一分　訶子麵裹，火炮，去核，只使皮　肉豆蔻　草豆蔻各半兩　細辛三銖　乾薑二銖

右細杵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取八分，空心和滓，去滓任意服。治噎病膈塞不通，因怒而得，大便不通，亦先用引大腹藥了，令得通快，然後吃此方。

川芎半兩　羌活　牡丹皮去心　木香各一分　細辛　半夏各二銖　桔梗熟

使　防風各五銖

右細杵，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九分，空心和滓喫。

人參湯　治喜怒膈氣，心前噎塞空嘔。

五膈

夫人之胸膈，升降出入無所滯礙，名曰平人。若寒溫失節，憂恚不時，飲食乖宜，思慮不已，則陰陽拒隔，胸脘否塞，故名膈，曰氣、曰憂、曰恚、曰寒、曰熱，五種雖殊其爲膈病則一。

通膈散　治五種膈氣。

訶黎勒湯一名訶子散　治五膈氣，胸中煩滿痞塞不通，心腹虛脹結實，飲食不下。

十膈氣散　專治十般膈氣，冷隔、風膈、氣膈、痰膈、熱膈、憂膈、悲膈、水膈、食膈，喜膈皆病源也，病因憂驚，冷熱不調，又乖將攝，更以喜怒無時，貪嗜飲食，因而不化，滯積在胸上，喘痰嗽，歲月漸深心，胸噎塞，漸致羸瘦，久不除，必成惡疾。

五膈散　治五膈氣痞，心胸噎塞，漸致羸瘦。

大五膈丸　療膈中遊氣，上下無常處，藏有虛冷，氣迫咽喉，胸滿氣逆，脇有邪氣，食已氣滿，羸瘦，著牀骨立，往來寒熱，腹中不調，或下利、嘔逆、咳嗽，骨肉消盡，服之令人能食，長肌肉，強筋骨，利五臟，好顏色，補不足，益氣力。

膈氣散　治五膈氣，三焦痞塞，胸膈滿悶，背膂引疼，心腹膨脹，脇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塞不通，嘔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力，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痞癖積聚，散驚憂恚氣。

五膈圓一名琥珀丸　治五膈氣噎滿悶，不下食，心胸壅塞，無力。

檳榔湯　治諸膈氣心胸煩結，咽塞不通，飲食日減。

五膈圓　治因愁憂思慮，飲食不節，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臟腑生病，結於胸膈，遂成憂膈、氣膈、食膈、飲膈、勞膈之病。若食生冷其病即發，心胸痞滿，氣不得通，疼痛如刺，及引背膂，食即不下，心下堅痛，痛即欲吐，得吐而已，甚若手足逆冷，上氣咳逆，喘息短氣。

五膈寬中散　治因憂患寒熱，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臟腑生病，結於胸膈之間，遂成五膈之病。一曰憂膈，胸中氣隔，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短氣。二曰恚膈，心下實滿，噫噦酢心，飲食不消，大小便不利。三曰氣膈，胸脇逆滿，噎塞不通，惡聞食臭。四曰寒膈，心腹脹滿，咳嗽氣逆，腹上苦冷，雷鳴遶痛，不能食。五曰熱膈，五心煩熱，斑爛生瘡，四肢煩腫，唇口乾燥，身體或熱，腰背疼痛，胸痹引背，不能多食，及一切氣疾並皆治之。

人參利膈丸　治胸中不利，痰嗽喘滿，利脾胃壅滯，推陳致新，治膈氣。

沉香圓　治胸中氣痞妨悶，飲食不下，或心下苦滿，噎氣吞酸，或時大小便秘澀，或時吐逆，由憂怒傷氣，故陽脈結爲膈，名曰膈氣。

肋膈丸一名肋氣丸　治諸膈氣三焦痞塞，升降陰陽，蠲去寒濕，胸膈滿悶，背膂痛，心腹膨脹，諸虛動氣，久而不散，蘊結成積，痃癖氣塊，及五膈之氣飲食不下，嘔吐痰逆，噫氣吞酸，氣短煩悶，並皆治之。常服去停飲和脾胃，進飲食，寬中順氣，消積滯。

草豆蔻圓　治五膈氣飲食難下，胸膈噎悶，四肢不利。

木香圓　治五膈氣心胸壅噎，飲食不下。

半夏散　治五膈氣噎，飲食不下，宜服。

前胡散　治五膈氣噎胸脇逆滿，每食即氣塞不通。

訶黎勒散　治五膈氣心胸噎塞，閉悶不食。

快氣丸　治膈氣噎，不下飲食，肌體羸瘦。

通關散　治五膈氣噎塞妨悶，遍身虛腫，涕唾稠濁，不下飲食。

半夏散　治五膈氣噎，心胸不利，涕唾稠粘，飲食進退。

五積丸　治五種膈氣，中脘痞悶，噎塞不通，飲食減少，及積聚癖塊，心腹作痛，一切沉積並皆治之。

桂香丸　治氣膈、食膈、憂膈、冷膈、熱膈痞塞不通，宿食不消，或霍亂，或心痛，或嘔吻，或泄瀉，腹脇氣脹，吞酸少食。

十順散　治十種膈氣，心胸痞悶，噎塞不通，飲食減少，漸成惡証。

寬中丸　治十膈五噎，滯滿不通，常服寬膈，化冷物。

十膈散　治冷、風、氣、痰、熱、憂、愁、水、食、喜皆病源也，並因憂驚喜怒，中飲食不化，滯積在胸膈，上喘咳嗽，歲月漸深，心胸噎塞，漸致羸瘦。

膈氣咽喉噎塞

夫膈氣噎塞者，由憂思過甚，氣結不通，肺胃虛弱，氣留肓膜，則結滯於胸膈，故升降痞塞。蓋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氣塞不通，則咽喉噎塞悶，狀

若梅核，噦納有妨，故謂之膈氣，咽喉噎塞也。況肺氣上通於喉嚨，胃脈外連於咽嗌，若使上下升降，肺胃平和，則陰陽調順，膈氣自散矣。

安息香煎丸　治膈氣咽喉噎塞，煩悶嘔吐，胸下痞滿，腹脇膨脹，不思飲食。

京三稜丸　治膈氣噎塞，脾胃虛冷，瘦劣，不下食。

昆布丸　治膈氣咽喉噎塞，全不思食，肩背氣壅，四肢煩疼。

陳橘皮散　治膈氣因食即噎塞，如有肉臠在咽中不下。

萬靈木香丸　治膈氣咽喉噎塞。

羚羊角散　治膈氣不順，上攻咽喉噎塞，或加煩熱四肢疼痛。

射干散　治膈氣咽喉噎塞，全不食。

赤茯苓散　治膈氣咽喉噎塞，心胸滿悶，不下飲食。

丁香丸　治膈氣咽喉噎塞，不下飲食。

人參散　治膈氣咽喉噎塞，心神虛煩，難下飲食。

柴胡散　治膈氣全不思食，或食即欲嘔，咽中噎塞，食難稍下，宜服。

撞氣丸　治膈氣噎塞，不下飲食。

乾噦妙功丸　治膈氣咽喉噎塞，咳嗽上氣，痰盛喘滿，氣道否滯，不得升降。

人參丸　治膈氣咽喉噎塞，心煩嘔逆，不進飲食。

導氣散一名草撥散　治膈氣噎塞，不入飲食。

通氣湯　治膈氣咽喉噎塞，胸膈填滿，不思飲食。

半夏散　治膈氣咽喉噎塞，飲食不下。

附子丸　治膈氣噎塞，不思飲食。

昆布丸　治膈氣噎，食物不下。

治膈氣咽喉噎塞，飲食不下。

右用舂杵頭幷礲嘴上細糠，蜜丸如彈子大，不時含一丸，嚥汁。或牛涎和丸如彈子大，含嚥津亦可。或煎湯呷之，或乾含之即下，神驗。

木香利膈丸　治寒在膈上噎塞，咽喉不通。

膈氣痰結

夫膈氣痰結者，謂結痰在胸膈之上，喉間噎塞，欬唾稠濁，氣滿胸中，妨吾飲食，蓋緣脾肺久虛，氣道否澀，不能升降，水飲停結，聚而爲痰，久不差，則變虛勞上喘之病。

旋復花散　治膈氣胸中痰結否塞不通，不能飲食。

肉豆蔻丸　治膈氣痰結，不入飲食。

前胡丸　治膈氣心胸痰結積滯，氣不宣散，飲食不下。

半夏丸　治膈氣痰結氣逆，不能下食。

木香散　治膈氣胸中痰結氣逆，不下飲食。

膈氣宿食不消

夫飲食入於胃而化於脾，脾胃和調則水穀易腐，若脾胃虛寒即傳化不時，新陳蘊積，況膈氣之人，氣道久澀，是以噫氣酸臭，否滿噎塞而若宿食不消也。

人參湯　治膈氣壅滯，不下飲食，或宿食不消。

草豆蔻散　治膈氣壅滯不下，飲食或宿食不消。

訶梨勒圓　治膈氣心胸妨悶，不能下食，食不消化。

神麴丸　治膈氣不下食，不能消化。

膈氣心腹痞滿

夫膈氣心腹痞滿者，由寒氣在於胸膈，逆滿咽喉，噎塞不通，噫聞食臭，心腹脹滿，此皆榮衛不和，陰陽隔絕，藏府否澀，壅而不宣通，故令心腹痞滿也。

赤茯苓丸　治氣膈咽喉噎塞，心腹痞滿，不下飲食，胸背俱悶。

治久患氣膈，心腹痞滿，咽喉噎塞，不下飲食，宜服此方。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穰　訶梨勒皮二兩半

右爲散，每服不計時候，煎生橘皮湯調下一錢。

五噎

昆布丸　治五噎，咽喉妨塞，食飲不下，宜服。

人參丸　治五種之氣皆令人噎，名五噎，心胸氣塞，三焦隔絕，咽喉不利，食飲難下。

人參散　治五噎，胃脘氣滯，心胸滿悶，咽中噎塞，不能下食。

五噎散　治五噎食不下，嘔噦，痰多，咽喉噎塞，胸背滿痛。

乾薑丸　治五噎，咽喉壅塞不通，胸膈憂恚氣滯，胃寒食少。

半夏散　治五噎。

五噎丸一方食茱萸丸　治胸中久寒嘔逆及食飲不下，結氣不消方。

半夏散　治五噎心胸不利，痰壅食少。

木香散　治五膈噎食少四肢乏力。

硫黃丸　治五噎心胸咽喉迫塞，痰毒壅滯，涕唾稠粘，不能下食，宜服此吐之。

膈氣丸　治氣、食、憂、勞、思慮五噎膈氣。

治五噎立效方

枇杷葉一兩拭去毛炙微黃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焙　生薑半兩

右件藥都以水二大盞半，煎至一盞半，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三服。

五噎散　治五種噎食飲不下，胸背痛，嘔噦不徹，攻刺疼痛，淚與涎俱出。

竹皮湯　治噎聲不出。

聞胃生薑丸　治中焦不和，胃口氣塞，水穀不化，噎氣不通，噎塞痞滿，口淡吞酸，食時膨脹，噦逆惡心，嘔吐痰水，宿食不消，咳嗽，脇肋刺痛，寬中開胃，進美飲食。

治卒乾噎不息，亦治吐逆乾嘔：

右取甘蔗汁溫、冷、熱服半升，日三。又生薑汁半升，服，差。

升麻散　療因食即噎塞，如炙肉臠在咽中不下。

漢防己散　治噎。

《深師》療噎方：

羚羊角屑　前胡　甘草各一兩　人參　橘皮各二兩

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四服，忌海藻、菘菜。

橘甘湯　治咽喉噎塞堵閉，咳咯膿血。

治卒噎：

青皮炒　土烏藥　淨茴香炒　木瓜各等分

末，火炭蜜丸如彈實大，含，少少咽津。

半夏湯　治主噎，亦治飲食輒噎。

大腹皮丸　治胸膈氣噎塞煩悶，不下飲食，腹脇妨脹，秘澀不通。

治氣噎不通不得食方：

杏仁　桂心各三分

右爲末，蜜丸如棗大，稍稍咽之，臨食先含彌佳。

半夏散　治氣噎不通，心悸喘急，胸背疼悶，咽喉壅塞。

羚羊角湯　治氣噎不通，不得食。

桂心散　治氣噎極甚，咽喉胸膈壅塞不通。

通氣湯　治胸滿氣噎。

治噎：

右以蘿蔔濃煎湯，如熟水飲之。

治卒失聲音，塞噎不出。

右以苦竹葉汁飲之。

通氣噎湯方：

半夏三兩洗　生薑八兩　桂心三兩　羚羊角三兩

右切，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服半升，日再服，忌羊肉生葱餳。

治氣噎不下飲食：

枇杷葉去毛炙　青皮　陳皮並去穰

右等分，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五片，同煎至七分，溫服，不拘時候。

赤茯苓散　治氣噎心膈壅滯，不能下食，宜服此方。

半夏散　治咽喉不利，胸膈氣噎，不下飲食。

檳榔散　治氣噎食飲不下，腹中雷鳴，大便不通，利氣。

半夏湯　治氣噎不食兼嘔吐，此病由藏氣冷而不理，津液澀少而不能傳行飲食，故食入則噎塞而不通，謂之食噎，胸內痛，不得喘息，食不下者，食噎也，亦治噦欲死者。

半夏散一名乾薑湯　治飲食喜噎宜服。

羚羊角散　治食噎飲食不下，妨悶極甚。

治膈氣食噎方：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訶梨勒皮一兩半

右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粥飲下十丸。

撞氣阿魏丸　治五種噎疾，九般心痛，痃癖氣塊，冷氣攻刺，及脾胃停寒，胸滿膨脹，腹痛腸鳴，嘔吐酸水，丈夫小腸氣，婦人血氣攻刺等疾。

神麴丸　治食噎。

嘉禾散　治氣噎。

調氣丸　治氣噎。

小七香丸　能溫中快膈，治食噎飲食不下，冷痰翻胃，腹脹脾冷，遠年茶酒食積，眼瞼俱黃，赤白痢疾，脾毒泄瀉，婦人脾血氣。

通氣湯　主胸滿氣噎。

治噎塞不通　因憂悲而得，大腑不通，宜先用引大腑藥，了後喫此方，須是大腑通，喫此藥。

桑寄生　防風　枇杷葉　甘草　桔梗　沉香　木香　川芎各一分　細辛四銖　牽牛熟使半兩

右細杵，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取九分，空心服，漸減分數即減牽牛一味。

治冷噎不通，飲食不進，身上厥冷，胸前如有冷物一塊填塞心胸，大腑虛冷，宜進此服。

藿香　細辛　菖蒲　半夏　甘草各一分　乾薑　豆蔻　吳茱萸　蓬莪茂　川芎各一兩　煎香半兩

右細杵，羅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二分，生薑三片，同煎，取一盞一分，空心和滓，去滓，任意服。

治胃寒覆濕，四肢厥冷，胸前噎塞，飲食不下，腹脇脹滿，大腑虛冷。

草豆蔻半兩　防風去蘆　細辛　肉豆蔻　木香　藿香　川芎各一分　官桂去皮　丁香各三銖

右細剉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一二沸，和滓空心喫之。

噎不下食，煩悶

夫陰陽不和則三焦隔絕而津液不利，遂令氣不調，是以成噎也。此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宣流，食飲不下，心胸煩悶，故令噎塞不通也。

方

木香散　治心胸噎塞煩悶，食飲不下。

蘆根散　治噎不下食，心胸煩悶，不得眠卧。

訶梨勒散　治噎心胸煩滿，食飲不下，脇腹妨悶。

半夏圓　治噎心胸短氣煩悶，不能下食。

生薑汁煎　治噎不能下食，咽喉壅塞。

《醫學正傳・噎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子和云：三陽者，大小腸膀胱也。結，謂熱結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不能圊，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則前後閉塞，下既不通必反而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出也。此陽火不下降而上行也。故經又曰：少陽所至爲嘔涌，溢食不下。此理明矣。又先哲論膈噎反胃，大率以血液乾槁。其或咽喉窒塞，食不能下，其槁在吸門；或食下則胃脘當心而痛，須臾吐出，食出痛止，其槁在賁門，此皆上焦之膈噎也。其或食物可下，良久復出，其槁在幽門，此中焦之膈噎也。其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其槁在闌門，大小腸之間，此下焦之膈噎也。雖然，亦有斯須輕病而爲醫所誤者，丹溪論之詳矣。謂夫氣之初病，其端甚微，或因些少飲食不謹，或外冒風雨，內傷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相火上炎，以致津液不行，清濁相干，惟氣之爲病，或痞或痛，或不思食，或噫腐吞酸，或嘈雜痞悶。醫者不求其本，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反復相侵，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月，或一月，前證復作。如此蔓延，自氣成積，自積成痰，此爲痰爲飲爲吞酸之由也。良工未遇，謬藥又行，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此爲痞爲痛爲嘔吐、膈噎、反胃之次第也。醫者尤謂虛而積寒，非尋常草木可療，竟以烏、附助佐丹劑，專意服餌。積而久也，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食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下，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小若羊屎。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又曰：噎病生於血乾，血陰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二臟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液傳化合宜，何噎之有？醫者當知此意，不可妄以燥熱之劑，以火濟火，則何以異刺人而殺之也。愼之，愼之！

脈法

《脈經》曰：寸緊尺澀，其人胸滿不能食而吐，吐止者爲下之，故不能食。誤言未止者，此爲反胃，故尺爲微澀也。誤一作設。

寸口脈緊而芤，緊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則噎。關上脈數，其人則吐。

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

反下之，令脈反弦，故名曰虛。

趺陽脈浮而澀，浮則爲虛，澀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脈澀而小，血不足；脈大而弱，氣不足。

方法

丹溪曰：大率屬血虛、氣虛、有痰。

戴氏曰：氣虛者，脈必緩而無力；血虛者，脈必數而無力；痰者，寸關脈必沈，或伏而大；有氣滯結者，寸關沉而澀。

張鷄峰曰：噎當是神思間病，惟內觀以自養可安。此言深中病情。

屎如羊屎者，不治。大腸無血故也。年高者，不治。年五十餘，則不可治矣。

戴氏曰：氣血俱虛者，則口中多出沫。但見沫大出者，必死不治。

治法，用童便、韭汁、竹瀝、薑汁、牛羊乳，一本有驢屎。氣虛入四君子湯，血虛入四物湯。切不可用香燥藥，宜薄滋味。

一法：用黃連三錢薑汁炒，山查肉二錢，保和丸二錢，同爲末，糊丸麻子大，胭脂胚子爲衣，人參湯入竹瀝，下五十丸。

一方：用馬匏兒燒存性，陳米湯調服。即野田瓜，北方多有。原本書馬剝兒，誤也。

一云：馬匏兒燒存性一錢，好棗肉四枚，平胃散二錢，溫酒調服，食即可下，然後隨病源調理。

一方：用吳茱萸、黃連、貝母、瓜蔞子、牛轉草，丸服。

一方：用韭汁二兩，牛乳一盞，生薑半兩搗汁，和勻頓服，效。

有氣結者，用開導之劑；有陰火上炎者，作陰虛治；有積血者，當消息去之，韭汁能下膈上瘀血。

古方用人參以補肺，御米以解毒，竹瀝以清痰，乾薑以養血，粟米以實胃，蜜以潤燥，薑以去穢。有治寒者，必爲當時有實因於寒者用之也，挾寒者間或有之。今人悉因痰氣，久誤於醫，傳變而成，其無寒也明矣。

瓜蔞實丸　治膈噎，胸膈痞，痛徹背脇，喘急妨悶。

寬中進食丸　滋形氣，喜飲食。

人參利膈丸　治膈噎，胸中不利，大便結燥，痰嗽喘滿，脾胃壅滯，推陳致新，治膈氣之聖藥也。

《丹溪活套》云：凡膈噎反胃，悉用二陳湯加薑汁、竹瀝、童便、韭汁之類爲主治。如胸中覺有熱悶，本方加土炒黃連、黃芩、瓜蔞仁、桔梗之類；如血虛瘦弱之人，本方合四物湯，少加杏仁泥、紅花、童便、韭汁之類仍不可缺；如飲酒人，本方加砂糖、驢屎入內服；如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食下須臾即吐者，此胃可容受而脾不能傳送也，或大小腸秘結不通，食返而上奔也，本方加酒蒸大黃、桃仁之類以潤之；脾不磨者，本方多加麥蘗麵、神麴之類以助化之；如氣虛肥白人膈噎者，本方合四君子湯，亦加竹瀝、薑汁爲要藥也；有因七情鬱結成氣噎者，本方加香附、撫芎、木香、檳榔、括蔞仁、砂仁之類；凡膈噎，大便燥結，用大黃乃急則治其標之劑也，仍用四物湯加童便、韭汁，多飲牛羊乳爲上策也，但不可以人乳代之，蓋人乳內有飲食烹飪之火及七情之火存於中，故不可代服也。

祖傳方

潤腸膏　治膈噎，大便燥結，飲食良久復出，及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其功甚捷。

大力奪命丸　治膈噎不下食及翻胃等證。

一方，治噎膈久不納穀者。

隔年炊飯乾不拘多少

右一味，以急流順水煎煮糜爛，取濃汁時時與之。待能食後，以調脾進食、生血順氣之藥調治而安。

《續醫說・膈噎諸氣・貓胎治噎》　貓生子，胎衣陰乾，煆存性，酒調服之，治膈噎病，極有效。嘗聞貓生下子後，即食胎衣，若欲取之，必候其生時，急令人取可得。若稍遲，則落其口矣。

《攝生衆妙方・脾胃門》　五膈寬中散　治七情四氣傷於脾胃，以致陰陽不和，胸膈痞滿，停痰氣逆，遂成五膈之病。一切冷氣並皆治之。

十膈氣散　專治十般膈氣。冷膈、風膈、氣膈、痰膈、熱膈、憂膈、悲憫膈、水膈、食膈、喜膈。

沈香散　治五噎五膈。常服寬中進食。

九仙奪命丹　治翻胃饐食。神效。

茄和散　治脾胃不和，胸膈痞悶，氣逆生痰，不進飲食。如五噎五膈，幷皆治。

《明醫指掌・噎膈證》　歌　噎膈生於血液乾，或因氣火或因痰。近於咽嗌名爲噎，水飲能吞食物艱。胃脘之間成膈證，食雖能進下關難。要參脈症求虛實，勿泥辛香概作寒。

論　丹溪云：噎病生於血乾。蓋胃爲水穀之海，脾爲消化之器，清和則健運，能爲諸經行其津液，稍有不行，則留滯壅塞，而噎膈之病作矣。世人皆遵局方，但有嘔吐者，便用香燥熱藥，偏助其火，不思此病原因燥結枯槁而成，復用香燥熱藥治之，其謬甚矣！其始，胃液凝聚，其久也，脾氣耗敗，傳化漸遲。烏、附、丹毒服之積久，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漸成反胃，小便秘，大便如羊糞，名雖不同，病出一體。

夫血，陰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金水二氣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潤傳化合宜，何噎之有？世人概用香燥熱藥者，不知此理也。子和引《內經》三陽結爲膈立論，力辨世人熱藥之誤，可謂明矣！又有以承氣治之，失之太峻也。蓋咽有因火氣衝逆，食不得入者，脈數大。有因痰飲阻滯者，脈結滑。有七情鬱結者，脈沉澀。有因瘀血積滯，蓋陽無陰不能失化，陰失位，陽伏其中，傳化不變而反上行，其脈芤澀。因氣者，從氣治；因血者，從血治；因痰者，導之；因火者，壯水制之，豈專以辛香燥劑乎！若脾胃陽火衰微，不能運化者，暫以辛溫藥開其結滯，仍以益陰養胃爲主。若概以局方辛香燥熱之藥以火濟火，重耗其津液，則大便閉結，幽門不通，上衝吸門，而噎膈轉甚矣。此千古之弊也！

達按：前證多起於憂鬱，憂鬱則氣結於胸臆而生痰，久則痰結成塊，膠於上焦，道路狹窄，不能寬暢，飲或可下，食則難入，而病已成矣。好酒之徒患此者，必是頑痰，蓋酒能發火，火能成痰，痰因火煎，膠結不開，阻塞道路，水飲下咽，亦覺痛澀。若以血槁治，投當歸、地黃等藥，血未必潤，反助其痰，病何由愈！若黑瘦之人，眞陰素虛，常覺內熱，又不嗜酒，或過服香燥熱藥者，當以血槁治。

痰氣

喜怒七情傷於脾胃，鬱而生痰，痰與氣搏，升而不降，飲食不下，氣留於咽嗌者，快氣餅子、四七湯主之。痰鬱者，化痰丸。關格者，必用吐以提其氣。若橫格，不必在乎出痰也。有痰亦宜吐，涌痰湯。其關格者，詳本條內。

快氣餅子：治氣鬱不快，食下則胸膈噎塞疼痛。

四七湯：治七情氣鬱，結聚痰涎，狀如破絮，或如梅核在咽喉之間，咯不出，咽不下。幷治中脘痞滿，痰涎壅盛，上氣喘急。婦人有孕惡阻，亦宜服之。

化痰丸。

涌痰湯。

火

上焦火盛衝逆，食不得下而嘔者，和中桔梗湯加竹茹、枇杷葉，渴者，去半夏，加麥冬。大便燥結者，人參利膈丸微下。血少陰虛，火盛不得眠，食入反出者，朱砂安神丸。

和中桔梗湯。

人參利膈丸　治胸中不利，痰咳喘滿，和脾開滯，推陳致新，治噎膈之聖藥。

朱砂安神丸。

虛

血氣槁弱而成噎塞者，養血湯，或潤血飲子。脾虛中氣不足，八珍湯加橘皮、竹茹、枇杷葉。

養血湯。

潤血飲子。

治血槁成噎。

瘀血

瘀血則脈澀，桃仁承氣湯下之。

《慎齋遺書・膈》　膈證乃七情所傷，鬱結不舒而成，最難調理，因失意之由非藥石所能治也。蓋思則氣結，結則脾不運而胃亦不生發，胃不生發則肺失所養，肺與大腸爲表裏，肺無養則大腸不行。大腸與胃皆屬陽明，爲出入相應之府，大腸不出則胃亦不納，不出不納則兩陽明眞氣不行，下焦虛寒矣。中焦元氣不到致後天之胃氣不行，濁火填塞胸中而否隔矣。用補腎起脾之味，如山藥、小茴、磁石、歸身、白芍、甘草、生地、北五味之屬調之，或可小安。然必意氣欣樂，神思爽達，則眞氣生而可愈。

膈證有氣膈、血膈、痰膈之別。氣膈開關用烏藥、小茴。血膈用當歸、桃仁、烏藥、沉香。痰膈用半夏、附子。可醫者理脾溫肺，如勞役盛者，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製烏藥一分。大便如羊屎者，陽陷於陰分而陽氣將絕也，亦用補中益氣湯以提之。氣膈隨喫隨吐，或食未幾即變痰涎而出，火在胃中而丹田眞火不足也。丹田之火爲少火，火在下化穀爲氣，少火生氣也。火在胃爲邪火，邪火傳速，故煎熬水穀而成痰。蓋火在丹田乃能生土腐熟水穀，變化氣血。若火在胃中則丹田寒火乘土位，則不殺穀，或吐或成痰，補骨脂、沉香能降火，小茴通眞氣，烏藥理濁氣，芡實入腎，人參入肺。血膈時吐時止，胸前作痛，且連背心。血積胸中，氣行則血行，宜用氣藥，枳殼、沉香、芎、歸行氣導血。痰膈痰涎稠粘，痰積於胸中，宜用痰藥，二陳湯、檳榔、枳殼順氣降痰。前藥俱加生薑。膈氣中焦無火，惟熱在上焦，不用小茴溫煖，安能開其胸膈。

《赤水玄珠・嘔吐噦門・噎膈》《內經》陰陽別論篇曰：三陽結謂之膈。結謂熱結也。三陽者，小腸膀胱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故隔塞而不便焉。其始也，或由飲食不節，痰飲停滯，或因七情過用，脾胃內虛而作。或者不察，悉指爲寒，例用香熱之藥治之，反動七情之火，脾胃之陰反有所耗，是以病日益深。今治此疾，或見咽嗌閉塞，胸膈痞悶，似屬氣滯，然有服耗氣藥過多，中氣不運而致者，當補氣而自運。有大便燥結如羊屎者，似屬血熱，然有服通利藥過多，致血耗竭而愈結者，補血潤血而自行。有因火逆衝上，食不得入，其脈洪大有力而數者。有痰飲阻滯而脈結濇者。當清痰泄熱，其火自降。又有脾胃陽火衰弱，其脈沉細而微者，當以辛香之藥溫其氣，仍以益氣養胃爲之輔可也。大概又有寒熱之辨，若食已即吐者火也，食久始吐者，寒也。王註曰：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復出是無火也。按《內經》王註曰：少陽一陽也，陽明二陽也，太陽三陽也，一陽膽與三焦，二陽大腸與胃，三陽小腸膀胱。張子和乃曰：大小腸膀胱也，幷大腸而言，不知從何所據耶。

《傷寒論》云：食入反吐，穀不得。前者，腎水乾也。王冰曰：病嘔而吐，食久反出，是無水也。此與《內經》病能篇註異。

氣厥論云：膈中陽氣與寒相薄，故隔食而陽氣不通。此論亦云：陽與寒相薄，未嘗專主於寒也。

丹溪曰：大率屬血虛、氣虛、有痰。血虛者，脈必數而無力。氣虛者，脈必緩而無力。有痰者，脈必沉、或伏而大。又有氣滯結者，寸關沉而濇。又有擊跌內積瘀血，忽然嘔吐，食不能納者，其脈必芤。

張鷄峰曰：噎當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庶或可安。又曰：噎生於血乾。血，陰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二臟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液傳化合宜，何噎之有？

古方用人參經補脾，御米以解毒，竹瀝以清痰，乾薑以養血，粟米以實胃，蜜以潤燥，薑以去噦。有氣結者，用開導之劑。有陰火上炎者，作陰虛治。有積血者，當消息去之。糞如羊屎者不治。五十以上者不治。口中多出白沫者不治。

治法大概：用童便、韭汁、薑汁、竹瀝、牛羊乳，氣虛入四君子湯，血虛入四物湯。切不可驟用辛燥之藥，宜薄滋味，宜用乾蒸餅等物，少用湯粥。

六節藏象云：人迎四倍以上爲格陽，蓋陽上之極，故格拒而食不得入。

《金匱》云：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氣虛胃反，右手脈無力者。四君子湯加蘆根，以伏龍肝浸長流水，澄清煎之，臨服入童便、韭汁、牛羊乳，入黑驢尿和服，以防其生蟲。

參芩白朮散，錢氏白朮散，皆治中氣虛弱，胃反。

血虛胃反，左手脈無力者。以四物湯加童便，或再加桃仁、紅花，有酒積，加甘蔗汁。

二陳湯合平胃散，治有痰而胃反者。

人參利膈丸　治胸中不利，痰嗽喘滿而膈。

千葉白、木槿花，陰乾爲末，陳皮湯調下。三五口，不轉再服。

奇方：未出毛啄木鳥、蝙蝠、小鮎鴨魚，三味入新瓦內，鹽泥固濟，煅存性，爲末，外用狗寶爲末，和勻，每服五七分，漸至一錢，薑湯下。

又方：

陳蜆殼，燒灰米飲下。

老牛涎如棗核大，水中飲之，終身不復噎。

又方：

蘆根　茅根各二兩

水四鐘，煮二鐘，頓服之良。

薑附散　隔氣不通，胸膈間結塊，大如拳，堅如石，嘔吐惡心，飲食不下。

紫沉丸　治中焦吐食。由食積與寒氣相格，故吐而痛。

厚朴丸　主反胃吐逆，飲食噎塞，氣上衝，腹中諸疾，藥味即與萬病紫菀丸同。

羅太無桂香散　治膈氣反胃，諸藥難瘥。朝食暮吐，甚者食已輒出，其效神速。此重劑也。

《濟世方》治噎食。

鷄腹內穀袋，不拘多少，不可失包內物一粒，用泥固濟，火煅存性，用薑汁炒香附末半兩，配穀袋一個爲末，神麴糊爲丸，薑湯送下。

治氣噎不下飲：

枇杷葉去毛，蜜炙　青皮　陳皮去白

右等分，每服三錢，生薑五片，水煎服。

《金匱玉函》五噎心膈，氣滯煩悶，吐逆不食。

蘆根五兩，剉

水三大盞，煮二盞，溫服。

秘方潤腸膏　治膈噎大便燥結，飲食良久復出，乃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其功甚捷。

雄黃二豆丸　治番胃噎食神驗。

紫蘇子飲　咳逆，上氣，噎膈。因怒氣叫喊未定，便挾氣進飲食。或飲食甫畢，便用性恚怒，以致食與氣相逆，氣不得下，或咳嗽不透，心氣逆，惡心。

治噎禁方：

皂角黃三分，每春夏雨後，樹上生，如菌樣　蘆根浮露水上者，三錢　橘紅七分

烏藥一錢　桔梗二錢　枳實八分

水二鐘，煎一鐘，先服一酒杯，漸漸加之。渣再煎。

生生子曰：噎膈之病，氣鬱居多，然亦有陰血不足者。少壯之人，日以酒色是躭，胃中之火沸騰，則上焦肺金先受邪矣。金主降令者也，火凌於肺，津液成濁，況又下竭腎水，將何攝伏其火以下行耶？經曰：大便者，腎之所主。陰血既虧，則大便燥結，結則下焦閉而氣反上衝。經曰：幽門不通，上衝吸門。又曰：肺出氣，腎納氣，虛則失司乃職，是有陽而無陰，有升而無降也。故守眞、子和、丹溪，皆以火熱而言，戒用剛燥，其意深矣。然用藥必假滋陰潤燥爲主。陰血生則大便潤，潤則下焦開，開則氣降，腎司職而病尋愈矣。噫！用藥之法，固爲詳悉。然人不能鐵石其心，痛斷酒色，則雖日飲瓊漿，亦莫能以致其生也。予特附於篇末，俾病者自加珍重。孰非愈病之藥石耶？

《醫學入門・雜病分類・外感・痰類・膈噎》　三焦枯槁成膈噎，飲食不下，而大便不通，名膈噎。《疏》云：膈有拒格意，即隔食反胃也。《玉機》云：噎塞大便不通，通幽湯。故以膈噎爲題。《局方》以噎近咽，膈近胃，而遺下焦，又妄分十膈五噎，皆非經旨。病因內傷，憂鬱失志及飲食淫欲而動脾胃肝腎之火；或因雜病，誤服辛香燥藥，俱令血液衰耗，胃腑枯槁。其槁在上焦賁門者，食不能下，下則胃腑當心而痛，須臾吐出乃止。賁門，即胃腑上口，言水穀自此奔入於胃，而氣則傳之於肺也。其槁在中焦幽門者，食物可下，良久復出。幽門與中腑相近，言其位幽僻，胃中水穀自此而入小腸也。其槁在下焦闌門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闌門臍下，攔約水穀，分入膀胱、大腸而爲糞溺。是大小腸、膀胱，乃氣血津液流通之道路也。

陽火上升有虛熱；

經曰：三陽結謂之膈。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不能便，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熱結，脈必洪數有力，前後閉塞。下既不通，必反而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縱下復出，乃陽火上行而不下降也。實火，黃連解毒湯加童便、薑汁，或益元散入薑汁，澄白腳爲小丸，時時服之，溫六丸尤妙。甚者，陶氏六一承氣湯、人參利膈丸。虛火衝上，食不入者，桔梗二陳湯加厚朴、白朮及木香少許，或古萸連丸；渴者，錢氏白朮散；大便閉者，導滯通幽湯，或參仁丸、麻子仁丸。當噎未至於膈之時，便宜服此防之，膏肓之疾，豈可怠忽！間有身受寒氣，口傷冷物，以脾胃火衰，膈上苦冷，腸鳴，脈必滑微，宜暫用丁香煮散、五膈湯、五噎湯、單附子散以劫之。若不

求其本，偏認爲寒，概用辛香燥藥，必至燥陰不救。

爲痰爲積本七情，

古云：膈噎神思間病，惟內觀養之。蓋七情火起，熏蒸津液，爲痰爲積，積久則血愈衰。《針經》曰：怒氣所至，食則氣逆不下；勞氣所至，爲膈噎、喘促；思氣所至，爲中痞，三焦閉塞，咽嗌不利。痰飲脈滑或伏，二陳湯、古參夏湯、化痰丸、瓜蔞實丸，或用黃連、吳萸、貝母、瓜蔞仁、牛轉草，水煎；食積脈滑而短，枳朮丸加黃連、陳皮、半夏，或狗米平胃丸、虎脂平胃丸，或用保和丸二錢，加薑炒黃連三錢、山楂二錢爲丸，麻仁大，胭脂爲衣，每六十丸，人參煎湯，入竹瀝下。七情鬱結，脈沉而澀，飲食喜靜，胸背痛者，四七湯、溫膽湯；痞滿煩悶，微嗽，二便不利者，分心氣飲、四磨湯，或木香、檳榔二味等分爲末，白湯下；傷神不睡者，十味溫膽湯、朱砂安神丸；腹脹腸鳴者，木香匀氣散；有積聚者，阿魏撞氣丸；惡聞食氣者，五膈寬中散。

氣血兩虛多口沫；

沫大出者，死。氣虛不能運化生痰者，脈必緩而無力，四君子湯；大便閉，加蘆根、童便；氣虛甚者，六君子湯加附子、大黃；酒毒，加甘蔗汁；單人參湯、人參膏尤妙。血虛不能滋潤生火者，脈必數而無力，四物湯加童便、竹瀝、薑汁；大便閉，加桃仁、紅花；有瘀血，加牡丹皮、韭汁；防生蟲，加驢尿；血虛甚，加乾薑；血燥，加牛、羊乳汁，不可以人乳代之，蓋人乳反有七情、飲食之毒火故也；氣血俱虛者，八物湯主之。

金水二臟須扶持，

血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二氣有養，陰血自生，津液傳化合宜，何膈噎之有？腎氣丸主之。

補陰養胃是總訣。

不問虛實，俱以益陰養胃爲主，庶免後患。通用二陳湯加童便、竹瀝、薑汁、韭汁；有熱，加土炒芩、連、瓜蔞、桔梗；七情，加香附、川芎、木香、檳榔；不納食，加麥芽、神麴；熱結食反上奔，加大黃、桃仁；氣虛，合四君子湯；血虛，合四物湯。雜方：燒針丸、杵糠丸、紫金錠、霞天膏、神仙奔命丹、古阿魏散，或靈砂，燒酒下。凡五十歲後，血枯糞如羊屎，及年少不淡薄飲食、斷絕房室者，不治。

《醫林繩墨・噎膈》《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子和云：三陽者，大、小腸、膀胱之經也。結，謂熱結也。小腸主液，熱結則液燥而爲癃閉。大腸主津，熱結則津涸而不能善利。膀胱藏津液，熱結則津液竭而不能流通。三陽並結，則前後閉塞而不行，下既不行，飲食無從消化，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出也，即所謂坎中之陰不升，離中之陽不降，升降失宜，水火不交故也。經又曰，少陽所致爲嘔涌逆食不下。丹溪論噎膈反胃則以血液枯槁言之，所以咽喉窒塞，食不能下，或食下眼白口開氣不能順，或食入胃口當心而痛，須臾吐出，食出痛止，或氣盛血虛，津液結靭，不能嚥物，此皆上焦之噎膈，其槁在賁門也。若飲食可入，食下脹悶，惡心欲吐，良久復出，所出完穀不化，其槁在幽門，此中焦之噎膈也。至於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中氣閉塞，肌肉減瘦，小便赤少，大便若羊糞者，其槁在闌門大小腸之間，此下焦之噎膈也。或有老人虛人，元氣不能榮運，食欲嚥下正氣返上，膈塞難過，此爲元本虛弱，不在其例。大抵噎氣膈氣丹溪論之詳矣，謂夫初起之病其端甚微，或因心事不快，謀慮不決，而積氣成痰者有之。或因鬱怒難舒，氣不能越，而膈塞閉結者有之。或因飲食不謹，外冒風寒，內傷七情者亦有之。或食膏粱厚味偏助陽氣，積成膈熱者有之。或因心情不樂，強以酒色欲解其憂，而眞氣耗散，鬱氣反結者亦有之。或有飢飽不時，脾胃運納失宜而隔食不通者有之。或有性急多怒，君火上炎以致津液不行，清濁相干者亦有之。或有嘈雜痞悶吞酸等症變成此病者有之。若醫者不求其本，混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暫時得快，迨後不節七情，氣血並竭，濁液易於攢聚，或半月一月前症復作，死期必矣。或者綿延日久，自氣成積，自積成痰，雖有涎沫皆停聚水飲所化，或痰挾瘀血遂成窠囊，爲痞、爲滿、爲嘔逆，死可待矣。

愚按：噎膈反胃之症，肺金不得清化之令，腎水不滋津液之源，致使陰血有虧，腸胃失其傳化而然也。治當瀉南方之火，補北方之水，使水升火降，津液流通而噎膈自可者也。故王太僕曰，食入即出是無水也，無水者壯水之主。褚侍中云，上病療下，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免十之三四。至於反胃之症，亦皆如此。其朝食暮吐者，又係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腹中脹滿，不得不吐也，此王太僕云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火者益火之原，須用八味地黃丸補命門火以扶脾土之母，徐以附子理中湯以理中焦之寒，自通其閉矣，故經曰噎膈多生於

血乾，血乾者無水以滋之也。反胃亦生於脾弱，脾弱者無火以起之也。東垣曰，脾陰也，血亦陰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而金水之臟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液傳化合宜，何噎之有，何反之有，故治者當知如此，不可妄投香辛助火劫胃也。若夫治標之法，又須清氣健脾，行痞塞以轉泰，助陰抑陽，全化育以和中，宜用生津養血潤燥之劑，如大腸熱結宜用黃連以清其熱，枳穀以開其結。小腸熱結宜用山梔以清其熱，青皮以開其結。膀胱熱結宜用黃芩以清其熱，木通開其結。設或三陽並結，宜以四物生血，四君補氣，二陳祛痰，合而施治。或用前三經之藥合一，清熱以開其結也，如合用前三經之藥，當少加升麻以提之，使清氣可以上升，濁氣可以下降，清濁既分，即所謂離中之陽降，坎中之陰升，升降合宜，水火既濟者也。若以血液枯槁言之，咽喉窒塞，食不能下，再加玄參、花粉、當歸、生地黃。若已食下，氣不能順，宜加貝母、陳皮以清其氣。若已食下氣不能通，反加心痛吐出，宜用二陳炒黃連、香附以行其氣，使氣通而痛止。或氣盛血虛，津液結鞕，宜用貝母二陳加山梔、黃連、麥冬、知母之類。設或食入可下，良久復出，完穀不化，亦宜二陳湯加白朮、香附、炒黑乾薑之類。設若朝食暮吐，中氣閉塞，肌肉減瘦，小便赤少，大便若羊糞焉，此因元氣空虛，津液不能順行，腸胃不能通和，宜以香砂二陳湯加炒黃連、山梔之類。若人事狼狽，津液燥竭，生脈散作湯服之。人事稍可，大小便不能通徹利解，補中益氣湯加減用治。至若老人虛人亦皆可用此法。若心事不樂，謀慮不決，而積氣成痰者，宜二陳湯加膽星、黃連、山查、青皮之類。或因飲食不謹，內外感傷，亦宜蒼朴二陳湯加乾葛、紫蘇之類。或食膏粱厚味，積熱成噎者，宜用貝母二陳湯加芩、連、山查、麴、蘗之類。或有心事不樂，強以酒色是躭，元氣虛鬱成噎者，亦宜二陳湯加歸、朮、人參、山查之類。或有飲食失節運納不去而成噎膈者，宜以二陳加歸、朮、山查、炒連之類。或有性急致怒，君火妄動，津液不行而成噎膈者，宜以貝母二陳加黃連、山梔之類。致若嘈雜痞悶吞酸而成噎膈者，亦宜二陳湯加薑炒連梔、山查、豆仁之類，此皆急則治其標之法也。總之噎膈之症，噎因中氣不和而成噎也，膈因氣鬱不順而成膈也，但當理氣和中清熱爲要。或者元氣虧虛宜加歸朮，鬱結太甚尤宜開結，不可偏於一治，以成危篤之患，而其本源則以補腎之水火爲主，如治少可，必須斷妄想，絕厚味，戒房室，去勞碌，善能調養，此病未有不痊者也。凡見糞如羊屎有顆粒者，或口中白沫不時吐出者，或年高氣血衰弱者，或脈空虛及兼歇至者，俱不可治。

治法主意，噎膈當清氣和中，補養水源。反胃當健脾養胃火培命門，切勿施峻利之劑，有傷脾氣者也。

附效方

秘傳膈噎仙方　白硼砂一錢五分　眞青黛一錢　烏角沉香二錢　其爲細末聽用，再用白馬尿一斤，如翻胃者用黑驢尿　白蘿蔔一斤取汁　鮮生薑半斤取汁　其於銅鍋內熬成膏，每服用膏三茶匙，加前末藥七厘，以好白酒調送下，一日服三次，當日可以通關能食，誠神驗仙方也。忌煎炒大葷滯氣生痰之物，幷戒惱怒。

《醫方考・噎膈門》　敘曰：近代醫籍，翻胃、噎膈，混作一證，今考於漢、唐之上，有翻胃，有噎，有膈。要之，翻胃自是不同，而噎，而膈，則可混一而治也。考方八首，明者辨之。

《深師》七氣湯

氣噎膈者，此方主之。

噎膈者，有物噎塞，防礙飲食之名，今人與翻胃渾然無辯，非古也，深師、孫眞人之傳也。七氣者，寒氣、熱氣、怒氣、恚氣、喜氣、憂氣、愁氣也。氣者，運行不息之物，故氣行則治，氣鬱則病；冲和則治，乘戾則病。是方也，辛可以行氣，故用乾薑、肉桂、吳萸、半夏、陳皮之辛；苦可以降氣，故用黃芩、枳實、桔梗之苦；脾虛則不能運氣，故用人參、甘草以益脾；肝腎弱則不能吸氣，故用地黃以滋腎，芍藥以和肝。

韭汁飲

血噎膈者，此方主之。

漢醫但稱噎、稱膈而已，後之方書稱五噎、五膈。五噎者，氣噎、憂噎、勞噎、食噎、思噎也；五膈者，憂膈、恚膈、氣膈、寒膈、熱膈也。立言雖曰有五，說證其實未周。今不拘其說，只據世人所有之證而訂其方焉。血噎膈者，或因跌撲，或因大怒，血積胸膈，久久凝結，令人防礙飲食，得熱則寬，得寒則痛是也。生韭汁，能解畜血之瘀結，佐以醇酒，行其勢也。

瓜蔞實丸

痰噎膈者，此方主之。

痰隨氣上，亦隨氣下，故瓜蔞、枳殼、桔梗，皆下氣藥也；痰以濕生，必以燥去，故半夏者，燥濕之品也。或問桔梗爲諸藥之舟楫，浮而不沉者也，何以下氣？余曰：甘者戀膈，苦者下氣，輕者上浮，苦者下降，此藥之性也。桔梗甘而苦，爲陽中之少陰，故初則戀膈，久則下氣矣。痰盛者，宜於痰門諸方消息之。

回令丸

火噎膈者，此方主之。

此即左金丸也，曰回令者，黄連之苦能勝熱，可以回其火令也。以吳茱萸之辛熱佐之，取其反佐以從治爾！

食鬱越鞠丸

食噎膈者，此方主之。

食不自膈也，或由氣塞，或由火鬱，然後停食而作食膈。故用香附、蒼朮、撫芎以順氣，梔子以瀉火，山查、神麴、砂仁以消食。昔齊王中子諸嬰兒，病煩憊食不下，時嘔沫，倉公視之曰：食膈病也，作下氣湯以飲之。其方今不可考矣，若芩連枳朮丸、木香檳榔丸，義亦近之。

《證治準繩・諸嘔逆門・噎》　噎謂飲食入咽而阻礙不通，梗澀難下。有下者，有不得下者，有吐者，有不吐者，故別立門。

血槁者，地黄、麥門冬、當歸煎膏，入韭汁、乳汁、童便、蘆根汁、桃仁泥，和勻，細細呷之。大便秘澀，加桃仁泥、玄明粉，或用人參散。有實積者，可暫用厚朴丸，亦可用昆布丸。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梗澀作微痛，多是瘀血。用前膏子藥潤補之後，以代抵當丸行之。

有生薑汁煎方：用生薑汁、白蜜、牛酥各五兩，人參去蘆末、百合末各二兩，內銅鍋中，慢火煎如膏，不拘時候含一匙，如半棗大，津咽；或煎人參湯，調下一茶匙亦得。此虛而燥者宜之。

手巾布裹舂杵頭糠，時時拭齒，治卒噎。刮舂米杵頭細糠吞之，或煎湯呷，或煉蜜丸，含咽津亦得。杵頭糠，人參末、石蓮肉末、柿霜、玄明粉等分，舐吃。

枇杷葉拭去毛炙，陳皮去白各一兩，生薑半兩，水煎分溫三服。

噎病，喉中如有肉塊，食不下，用昆布二兩，洗去鹹水，小麥二合，水三大盞煎，候小麥爛熟去滓，每服不拘時。吃一小盞，仍揀取昆布，不住含三兩片，咽津極效。

噎病聲不出，竹皮飲。

東垣曰：堵塞咽喉，陽氣不得出者，曰塞。陰氣不得下降者，曰噎。夫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令諸經不行，則口開目瞪氣欲絕，當先用辛甘氣味俱陽之藥，引胃氣以治其本，加堵塞之藥，以瀉其標也。寒月陰氣大助陰邪於外，於正藥內加吳茱萸，大熱大辛苦之味，以瀉陰寒之氣。暑月陽盛，則於正藥中加青皮、陳皮、益智、黄柏，散寒氣泄陰火之上逆，或以消痞丸合滋腎丸。滋腎丸者，黄柏、知母，微加肉桂，三味是也。或更加黄連別作丸。二藥七八十丸，空心約宿食消盡服之，待少時以美食壓之，不令胃中停留也。

以上諸法，悉於補中益氣湯加減之。

膈咽不通，并四時換氣用藥法。

《黄帝針經》云：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涌，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取三里。夫咽者，咽物之門戶也。膈者，上焦心肺之分野。不通者，升降之氣上不得下交通。又云：清氣在下，則生餐泄，泄黄如糜，米穀不化者是也。濁氣在上則生膜脹，腹中脹滿，不得大便，或大便難，先結後溏皆是也。濁氣在上，當降而不降者，乃腎肝吸入之陰氣不得下，而反在上也。胃氣逆上，或爲嘔，或爲吐，或爲噦者，是陰火之邪上衝，而吸入之氣不得入，故食不下也。此皆氣衝之火，逆胃之脈反上而作者也。清氣在下則生飧泄者，胃氣未病之日，當上行心肺而經營也。因飲食失節，勞役形體，心火乘於土位，胃氣弱而下陷入陰中，故米穀入而不得升，反降而爲飧泄也。膈咽之間，交通之氣，不得表裏者，皆衝脈上行逆氣所作也。蓋胃病者，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取三里者是也。《針經》云：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悗，悗兔者惑也。氣不交通，最爲急證，不急去之，諸變生矣。聖人治此有要法，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先補其陽，後瀉其陰。是先令陽氣升發在陽分，而後瀉陰也。春夏之月，陽氣在經，當益其經脈，去其血絡。秋冬陽氣降伏，當先治其藏府。若有噎有塞，塞者，五藏之所生，陰也，血也。噎者，六府之所生，陽也，氣也。二者皆由陰中伏陽而作也。

今立四時用藥并治法於後。

冬三月，陰氣在外，陽氣內藏，當外助陽氣，不得發汗；內消陰火，勿令泄瀉，此閉藏周密之大要也。盛冬乃水旺之時。水旺則金旺，子能令母實，肺者腎之母，皮毛之陽，元本虛弱。更以冬月助其令，故病者善嚏，鼻流清涕，寒甚則出濁涕，嚏不止，比常人尤大惡風寒，小便數而欠。或上飲下便，色清而多，大便不調，夜惡無寐，甚則爲痰咳，爲嘔，爲噦，爲吐，爲唾白沫，以至口開目瞪，氣不交通欲絕者，吳茱萸丸主之。

夏三月大暑，陽氣在外，陰氣在內。以此病而值此時，是天助正氣而銼其邪氣，不治而自愈矣。然亦有當愈不愈者，蓋陰氣極盛，正氣不能伸故耳。且如膈咽不通，咽中如梗。甚者前證俱作，治法當從時，用利膈丸瀉肺火，以黃芪補中湯送下。如兩足痿厥，行步恇怯，欹側欲倒，臂膕如折，及作痛而無力，或氣短氣促而喘，或不足以息，以黃芪、人參、甘草、白朮、蒼朮、澤瀉、豬苓、茯苓、橘皮等作湯，送下滋腎丸一百五十丸。六七月之間，濕熱之令大行，氣短不能言者，加五味子、麥門冬。如心下痞，膨悶食不下，以上件白朮、蒼朮等湯，送下消痞五七十丸，更當審而用之。

診　寸口脈浮大，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即無血，大即爲寒，寒氣相搏，即爲腸鳴。醫不知而反與飲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寸口脈緊而芤，緊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則噎。

《醫貫・噎膈論》　噎膈、翻胃、關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異，治宜區別，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饑欲得食，但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即帶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無不消化，不復出矣。唯男子年高者有之，少無噎膈。

論噎膈，丹溪謂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熱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積而爲痰爲飲。被劫時暫得快，不久復作，前藥再行，積成其熱，血液衰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進，食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內節七情，飲食自養，滋血生津，以潤腸胃，則金無畏火之炎，腎有生水之漸，氣清血和，則脾氣運健，而食消傳化矣。丹溪之論甚妙，但噎膈翻胃，分別欠明。余獨喜其火熱炎上之化、腎有生水之漸二句，深中病源。惜其見尤未眞，以潤血爲主，而不直探乎腎中先天之原，故其立方，以四物中牛羊乳之類，加之竹瀝、韭汁化痰化瘀，皆治標而不治本也。豈知《內經》原無多語，唯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謂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熱結，則津涸；小腸熱結，則液燥。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爲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澀。下既不通，必反於上，直犯清道，上衝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爲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此證多是男子年高五十已外得之，又必其人不絕色欲；潛問其由，又諱疾忌醫，曰近來心事不美，多有鬱氣而然。予意鬱固有之，或以鬱故，而爲消愁解悶之事，不能無也。此十有八九，亦不必深辨。但老人天眞已絕，只有孤陽，只以養陰爲主。王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源。褚侍中云：上病療下，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欲，遠房幃，薄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若曰補胃，胃本不虛；若曰開鬱，香燥之品，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劉氏下以承氣，鹹寒損胃，津液愈竭，無如補陰，焰光自滅。世俗不明，余特詳揭。

《簡明醫彀・噎膈》　經曰：三陽結，謂之膈。又曰：少陽所致，爲嘔湧溢，食不下。食不得入，是有火也。是證因七情過極，房室勞役，致五臟火熾，血液枯涸，煎熬成痰，漸致胃脘乾槁。近咽嗌間則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名之曰噎。槁在胃脘，食雖可下，不能運行，良久復出，不出則脹滿難當，名之曰膈。既無穀味生養氣血，自然衰憊。或因病起微漸之時，惟欲速效，過用香燥辛熱之藥，損傷陰血而致者，然去死不遠也。脈寸緊而尺微澀，浮弱氣虛，澀小血弱。治宜補氣養血，順氣消痰清熱。五噎者，憂、思、氣、勞、食也。五膈者，思、憂、喜、怒、悲也。此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神靜陰生，陰生則血生。火降而腸胃滋潤，能斷厚味，庶不助火。若吐白沫，糞如羊屎者不治。

主方：

人參五分　白朮　茯苓　當歸　陳皮　半夏薑制　黃連各八分　甘草

三分

右加薑、棗煎，磨入沉香汁三匙服。

氣虛加黃芪；嘔加藿香、砂仁；助胃加山藥、蓮肉；消食，山楂、麥芽；開鬱，香附、神麴、撫芎、山梔；氣脹不舒加木香、蘿蔔子；大便秘加酒煮大黃；肥人多痰加二陳，制半夏、貝母、萋仁；藥中入竹瀝、薑汁少許，韭汁、童便、驢尿服。瘦人四物養血，少加桃仁、紅花，常宜人乳、牛羊乳。少入薑汁、蜂蜜、砂糖、甘蔗汁、梨汁作飲。枇杷葉、青橘葉、蘭葉煎湯飲。御米、粟米煎粥，入竹瀝食。此證有乾食糯米飯，絕不飲茶湯而安者。

五噎五膈散　治膈噎等證。

生薑汁煎　治噎食不下，咽喉壅塞，胸膈煩悶等證。

枇杷葉煎　治五噎立效。

嘉禾散　治脾胃不利，胸膈痞悶，氣逆生痰，不進飲食，五噎五膈。

人參利膈丸　治胸中不利，痰逆喘滿，利脾胃壅滯，膈噎聖藥。

《丹臺玉案・噎膈門》　噎者，咽喉噎塞而不通，飲或可下，食則難食也。膈者，胃口隔截而不受，雖飲食暫下，少頃復吐，而不能容也。求其所以致病之由，要皆憂鬱不開，思慮太過，忿怨不伸，或驚恐時值，變故屢遭，汲汲遑遑，無安寧之日，以致內氣併結於上焦，而噎膈之症斯成矣。此皆處於逆境者然耳。至於素享富貴之人，亦有是症者何哉？必因厚味所傷，酒色過度，虛火用事，眞陰消鑠，以至血液乾枯，頑痰膠固，結於咽喉之處，則成噎，結於胃口之處，則成膈。又有不因酒色而得者，亦當以血枯痰膩，及氣鬱治之，但審其所得之出，及觀其所稟之厚薄，方可用藥。如瘦人多火，其血亦乾，亦有因火而生痰者。肥人多濕，其痰易結，亦有因濕而生滯者。窮困之人多憂鬱，經營之人多思慮，不得志之人多憤怨，遭變故之人多驚恐，好酒之人多痰火，好色之人多積血，嗜味之人多宿食，使氣之人多惱怒，當細審而治之，不可以一端求也。又有所謂胃噎者，見人即不食，背入即私食之乃食胃殘中毒所致，又豈可用一例治之乎。凡治此症，以開鬱消痰，順氣潤血爲主，斯得窮妙矣。

脈云

氣虛者，脈必緩而無力。血虛者，必數而無力。痰者，寸關沉滑。氣滯者，寸關沉而帶濇。

立方

透關散　治噎膈不通，痞滿氣結，飲食難下。

神仙蒸臍法　治噎膈，極危重症服藥不效，用此法神驗，並一切五勞七傷，諸虛百損遺精白濁，痞塊蠱脹，中風不語，婦人赤白帶下，效妙種種，不能盡述。

大附子一箇重一兩，童便浸焙　人參　白茯苓　鹿茸　青鹽　蓮蕊　眞川椒各一錢

右爲細末，填入臍中，外用槐錢蓋上，將靳艾灸五壯爲度。

黃金散　治噎膈，湯水不能下。

又方，治鼠噎：

鼠糞燒灰存性　萊菔子炒　白荳蔻炒　沉香各五錢

右爲末，每服二錢，空心酒送下。

分氣飲　治遠年近日噎膈神效。

二荳靈丹　治噎膈如神。

坐功取效：

淨心少坐，用意在丹田，直穿過尾尻，尾尻行至泥丸，並九宮一轉，落下口中，虛嚥一口送下，引至丹田，少停再行，如此三十六遍，每日做七次，夜間做五次，七日全愈，驗過數人，效妙通神。

《醫宗必讀・噎膈反胃》　噎塞者，食不得入，是有火也，反胃者，食入反出，是無火也。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者，結熱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大腸結熱則後不固，膀胱結熱則津液涸。三陽俱結，前後秘澀，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出也。

《黃帝針經》云：胃病者，膈咽不通，飲食不下。咽者，咽物之門戶。膈者，心肺之分野。不通者，濁氣在上，腎肝吸入之陰氣不得下而反在上也，病在於胃。

愚按：反胃噎膈，總是血液衰耗，胃脘乾槁。槁在上者，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名曰噎塞；槁在下者，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曰反胃。二證總名爲膈，故《內經》止有三陽結，謂之膈一語。潔古分吐證爲三端，上焦吐者，皆從於氣，食則暴吐；中焦吐者，皆從於積，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下焦

吐者，皆從於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巢氏浪分五噎十膈，支派煩多，惑人滋甚。惟張鷄峰以爲神思間病，法當內觀靜養，斯言深中病情。

大抵氣血虧損，復因悲思憂恚，則脾胃受傷，血液漸耗，鬱氣生痰，痰則塞而不通，氣則上而不下，妨礙道路，飲食難進，噎塞所由成也。脾胃虛傷，運行失職，不能熟腐五穀，變化精微，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食雖入胃，復反而出，反胃所由成也。二者皆在膈間受病，故通名爲膈也。

噎塞之吐，即潔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潔古之下焦吐。王太僕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無火也。噎塞大都屬熱，反胃大都屬寒，然亦不可拘也。脈大有力，當作熱治；脈小無力，當作寒醫。色之黃白而枯者爲虛寒，色之紅赤而澤者爲實熱。以脈合證，以色合脈，庶乎無誤。經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

此證之所以疑難者，方欲健脾理痰，恐燥劑有妨於津液；方欲養血生津，恐潤劑有礙於中州。審其陰傷火旺者，當以養血爲亟；脾傷陰盛者，當以溫補爲先。更有憂恚盤礴，火鬱閉結，神不大衰，脈猶有力，當以倉公、河間之法下之。小小湯丸，累累加用，關局自透，膈間痰盛，微微涌出，因而治下，藥勢易行，設或不行，蜜鹽下導，始終勾引，自然宣通，此皆虛實陰陽之辨，臨證之權衡也。或泥於《金匱》、《局方》，偏主辛溫；或泥於《玉機》、《心法》，偏主清潤。凡若是者皆賴病合法耳，豈云法治病乎？

死證　年滿六旬者，難治。稟厚，善守禁忌，尊信醫藥，亦有生者。糞如羊屎者，不治。口吐白沫者，不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

脈候　緊而滑者，吐逆。小弱而澀者，反胃。沉緩無力，或大而弱，爲氣虛。數而無力，或澀小，爲血虛。弦爲痰，滑爲痰。寸緊尺澀，胸滿不能食而吐。《難經》曰：脈革則吐逆。

香砂寬中湯　治氣滯胸痞，胃寒噎塞。

補氣運脾丸　治脾虛噎塞。

滋血潤腸丸　治血枯及死血在膈，大便燥結。

人參利膈丸　治血少便燥，膈氣之聖藥也。

丁香透膈湯　治虛寒嘔吐，噎塞不通。

秦川剪紅丸　治蟲血成膈氣。

昆布丸　治噎塞妨礙，飲食不下。

柿餅　燒灰存性，酒服一錢，數服即效。

白水牛喉　去兩頭節幷筋膜，節節取下，米醋一碗，炙至醋盡爲末，每服一錢，米飲下。

甘蔗汁二碗　薑汁一碗　每服一碗，日三服，即不吐。

驢尿熱服半鐘，日服二次，便不吐。

雄豬肚烘乾爲末，每服三錢，酒下。

貓胞一具，烘乾爲末，水調服即效。

千葉白槿花，陰乾爲末，老米湯調送一錢，日服三四次，頗有效。

蘆根五兩，水二杯，煎一杯，溫服，時時呷之尤效。

杵頭糠布包，時時拭齒，另煎湯，時時呷之效。

補中益氣湯。

理中湯。

《景岳全書・雜證謨・噎膈》　經義

《陰陽別論》曰：一陽發病，其傳爲隔。三陽結，謂之隔。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脾脈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

《大奇論》曰：胃脈沉鼓澀，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隔，偏枯。

《通評虛實論》曰：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

《風論》曰：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膈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膨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

《本神篇》曰：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

《舉痛論》曰：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上膈篇》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帝曰：刺之奈何？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浮沉，以爲

淺深。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論證

噎膈一證，必以憂愁思慮，積勞積鬱，或酒色過度，損傷而成。蓋憂思過度則氣結，氣結則施化不行，酒色過度則傷陰，陰傷則精血枯涸，氣不行則噎膈病於上，精血枯涸則燥結病於下。且凡人之臟氣，胃司受納，脾主運化，而腎爲水火之宅，化生之本，今既食飲停膈不行，或大便燥結不通，豈非運化失職，血脈不通之爲病乎？而運行血脈之權，其在上者，非脾而何？其在下者，非腎而何？矧少年少見此證，而惟中衰耗傷者多有之，此其爲虛爲實，概可知矣。故凡治此者，欲舍根本而言捷徑，又安望其有成功也。

一、噎膈反胃二證，丹溪謂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若乎似矣，然而實有不同也。蓋反胃者，食猶能入，入而反出，故曰反胃；噎膈者，隔塞不通，食不能下，故曰噎膈。食入反出者，以陽虛不能化也，可補可溫，其治猶易；食不得下者，以氣結不能行也，或開或助，治有兩難，此其輕重之有不同也。且凡病反胃者多能食，病噎膈者不能食，故噎膈之病，病於胸臆上焦，而反胃之病，則病於中下二焦，此其見證之有不同也。所以反胃之治，多宜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之治，多宜調養心脾以舒結氣，此其證候既有不同，故診治亦當分類也。

一、噎膈證，多有便結不通者。《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張子和曰：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謂熱結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不圊，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則前後閉澀，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出，此陽火不下，推而上行也。愚按：此說則大不爲然。夫結之爲義，《內經》原非言熱，如本篇曰：陰陽結邪，多陰少陽，曰石水；又舉痛論曰：思則氣結。是豈以結爲熱耶？且熱則流通，寒則凝結，此自陰陽之至理，故凡霜凝冰結，惟寒冽有之，而熱則無也，此天道之顯然可見者，人身陰陽之理，無非是耳，惟人不能知，所以多誤也。矧《內經》之言三陽結者，乃止言小腸膀胱，全與大腸無涉。蓋三陽者，太陽也，手太陽小腸也，足太陽膀胱也。小腸屬火，膀胱屬水，火不化則陽氣不行，而傳導失職；水不化則陰氣不行，而清濁不分，此皆致結之由也。子和不察，而遂以三陽之結盡言爲熱，以致後世悉傳爲火，豈理也哉！

然人之病結者，本非一端，蓋氣能結，血亦能結，陽能結，陰亦能結，余非曰結必皆寒，而全無熱也，但陰結陽結證自不同，有不可不辨耳。夫陽結者，熱結也，因火盛燥陰，所以乾結，此惟表邪傳裏，及陽明實熱者乃有之。然熱結者，必有煩渴發熱等證，洪大滑實等脈，最易辨也，若下有結閉而上無熱證，此陰結耳，安得謂之熱耶？蓋陰結者，正以命門無火，氣不化精，所以凝結於下，而治節不行，此惟內傷血氣，敗及眞陰者乃有之，即噎膈之屬是也。夫噎膈之證，人皆知爲內傷也，內傷至此，其臟氣之健否爲何如，而猶云爲熱，豈必使元陽盡去，而別有生生之道乎？噫！此余之所不解也，不得不辨。

一、噎膈證，古人多認爲寒。自劉河間治膈氣、噎食用承氣三湯，張子和以三陽之結盡論爲熱，且云人之溢食，初未遽然也，或傷酒食，或胃熱欲吐，或冒風欲吐，醫者不察本原，投下香、桂、胡椒、丁香之屬，設如傷酒、傷食，或冒風欲吐，醫者不察本原，投下香、桂、胡椒、丁香之屬，設如傷酒、傷食，正可攻逐，豈可言虛，便將熱補，素熱之人，三陽必結，食必上潮。《醫氏》猶云：胃寒不納，燔針灼艾，三陽轉結，歲月彌深，遂成噎膈。余味此言，不能無惑，蓋噎膈由於枯槁，本非實熱之證，承氣三湯尚可用乎？此河間之見，有弗確也。矧酒肉過多者，未必遂成噎膈，而噎膈之病，又豈皆素熱之人乎？此子和之見，有未然也。

自後丹溪遂承二子之說，而大辟《局方》之非，謂氣之初病，或飲食不謹，或外冒風雨，或內感七情，或食味過厚，偏助陽氣，積成膈熱，或資稟充實，表密無汗，或性急易怒，肝火上炎，以致津液不行，氣爲之病，或痞，或痛，或噫腐氣，或吞酸，或嘈雜，或膨滿，不求原本，便認爲寒，遽以辛香燥熱之劑，投之數貼，時暫得快，以爲神方。厚味仍前不節，七情反復相仍，舊病被劫暫開，濁液易於攢聚，或半月，或一月，前病復作。醫者不察，猶執爲冷，翻思前藥，隨手得快，顓俟久服可以溫脾壯胃，消積行氣，以冀一旦豁然。不思胃爲水穀之海，清和則能受，脾爲消化之器，清和則能運，今反得香熱之偏助，劫之而愈，復作復劫，延綿至久而成噎膈，展轉深痼，良可哀憫。此丹溪之說也。使後人見之，無不以爲至論，即余初年，亦未嘗不加欽服，而今則日見其非矣。

何也？試觀所敘病原，其有然者，有不然者，顧難縷指而辨也。第以此證而力指爲熱，能無謬乎？且既云燥熱之劑隨手得快，則固非無效也，夫燥熱已能奏效，豈眞火證而燥熱能效乎？蓋脾土惡濕，故燥之可也，火能生

土，故熱之亦可也。溫燥扶陽，此自脾家正治，而必欲非之，以致後人之疑，似屬矯矣。若謂厚味七情，仍前不節，以致愈而復作，此誰之咎也，而亦可歸之藥誤乎？又如脾胃清和，能受能運之說，此實至理，誰不云然，第余之所謂清和者，則與丹溪不同，抑又何也？蓋丹溪所言者，惟恐火之盛，余之所言者，惟恐陽之衰，異同若此，人將焉信，請以天人之理證之何如。

夫天人之所同賴者，惟此陽氣而已，故經曰：天氣清靜光明者也；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由此言之，則六合清和，止此太陽爲之用，故陽氣勝則溫暖光明，而萬類咸亨，非清和乎？陰氣勝則風霾晦暝，而升沉閉塞，非不清和乎？且春夏萬物之盛，非陽盛之化乎？秋冬萬物之衰，非陽衰之兆乎？人之所賴以生者，亦惟此耳。故人於飲食，朝入口而午化盡，午入胃而暮化盡，此其中焦之熱，亦何異大烹之鼎，必如是者，纔是清和，是即平人之常，乃正所爲胃氣也。使朝食而午不饑，午食而晚不饑，飲食化遲，便是陽虧之候，而矧乎全不能行，全不能化者，醫且猶云有火，豈必幷此化源盡行撲滅而後可，亦堪嗟矣。

夫天下之理，本無二三，而或是或非，何多朱紫，余每欲言，未嘗不知自反，第於最疑處，則不得不呈其醜，又安得軒岐再起，以爲我一正哉。嘗聞之康節先生曰：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其感慨深矣，豈不信然，豈不信然。

論治

凡治噎膈，大法當以脾腎爲主。蓋脾主運化，而脾之大絡布於胸膈，腎主津液，而腎之氣化主乎二陰，故上焦之噎膈，其責在脾；下焦之閉結，其責在腎。治脾者，宜從溫養，治腎者，宜從滋潤，舍此二法，他無捷徑矣。然泰交之道，天居地下，故必三陽出土，而後萬物由之，可見脾土之母，由下而升。褚侍中曰：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臟之虛實，通病臟之子母。斯言得矣，不可忽也。

一、治噎膈之法，凡氣血俱虛者，宜五福飲及十全大補湯。脾虛於上者，宜四君子湯。脾虛兼寒者，宜五君子煎。脾肺營虛血燥者，宜生薑汁煎。陰虛於下者，宜左歸飲、大營煎。陰中之陽虛者，宜右歸飲加當歸，或右歸丸、八味地黃丸之類，皆治本之法也。

一、噎膈初起，微虛者，宜溫胃飲加當歸、厚朴。如果痰氣不清，上焦多滯者，宜二陳湯加厚朴，或六安煎亦可。如氣有不順，或兼胸腹微痛者，宜加減二陳湯暫解之。凡初覺飲食微有不行，而年不甚衰者，宜速用大健脾丸，或木香人參生薑枳朮丸，以調脾氣爲上策，或芍藥枳朮丸亦可。

一、噎膈便結者，但察其無火無滯，而止因血燥陰虛者，宜五福飲或大營煎，加酒洗肉蓯蓉二三錢同煎服。或以豕膏漸潤其下，而以調脾等劑治其上，最爲良法。或多服牛羊乳酥之類，以滋其精液，使之漸潤，毋欲速也。如果氣血未至甚損，而下焦脹閉之甚者，則不得不爲暫通，輕則玉燭散、人參利膈丸，或搜風順氣丸，甚則大黃甘草湯，酌宜用之。

一、用溫補以治噎膈，人必疑其壅滯，而且嫌迂緩，不知中氣敗證，此其爲甚，使非速救根本，則脾氣何由再健？設用溫補而噎塞愈甚，則不得不曲爲加減，然必須千方百計，務從元氣中酌其所宜，庶可保全也。若用補之後，雖或未見功效，但得全無窒礙，便是藥病相投。且此病最不易治，既能受補，必須多服，方得漸效，以收全功，不可性急致疑，一暴十寒，以自誤也。若急圖目前之快，但使行滯開胃，而妄用大黃、芒硝、三稜、莪朮、瓜蔞、桃仁、滾痰丸之屬，非惟不能見效，必致胃氣日敗，萬無生理矣。此徒速其亡，不可不省也。

一、諸家治噎，古法用人參、黃芪以補元氣，御米、粟米以解毒實胃，竹瀝以清痰散結，乾薑以溫中，生薑以去穢，牛、羊乳以養血潤液，當歸以潤燥，用此數者爲主治，其餘因證而增減之，俱是良法。凡肥胖之人，鮮有噎證，間或有之，宜用二陳加人參、白朮之類。血虛弱瘦之人，用四物合二陳，加桃仁、紅花、韭汁、童便、牛羊乳之類。七情鬱結而成噎膈者，二陳合香附、撫芎、木香、檳榔、瓜蔞、砂仁之類。飲酒人患噎膈，以二陳加黃連、砂仁、砂糖之類。胸膈有熱者，加黃連、黃芩、桔梗、瓜蔞之類。脾不磨者，加神麴、砂仁、麥芽之類，以助消導。噎膈大便燥結之甚者，必用大黃，或用二陳湯加酒蒸大黃、桃仁以潤之，乃急則治標之法也。或用四物湯加桃仁、童便、韭汁，多飲牛羊乳爲上策。按古人治噎之法，大略已盡於此，雖其中有宜有不宜者，亦幷錄之，以備採擇。

丹溪治法云：用童便、韭汁、竹瀝、薑汁、牛羊乳，氣虛入四君子，血虛入四物；有痰用二陳，入氣血等藥中用之。切不可用香燥藥，宜薄滋味。

噎膈不治證

凡年高患此者多不可治，以血氣虛敗故也。糞如羊矢者不可治，大腸無血也。吐痰如蟹沫者不可治，脾氣敗也。腹中疼痛，饋雜如刀割者不可治，營虛之極，血竭於中也。

《醫宗説約・噎膈反胃》 噎膈之症多因火，薰蒸津液成痰咀，七情妄動五臟傷，陰血漸槁無生所，咽喉痛寒不能食，病起賁門上焦膈，中膈飲食得水行，食下半日又吐出，下膈飲食如平入，朝食暮吐渾無力。主治加味二陳湯，茯苓半夏甘陳立，黃連山枝青竹茹，藿香厚朴木通的，桔梗香附共砂仁，臨服一匙加薑汁，韭汁童便次第增。痰泥中焦須竹瀝，合用四物薑汁炒。血虛左脈來微濇，氣虛須合四君湯。右脈芤弱并無力。痰飲寸關脈滑沉，瓜蔞貝母能開膈。脈來數盛是火炎，吳炒黃連倍用的。脈來芤濇是血瘀，桃仁歸尾韭菜汁。寸關沉濇是氣結，沉香木香檳榔入，大便燥結不通行，酒蒸大黃合四物。再加桃、杏仁，麻仁，炒爲末蘇子瓜蔞仁之類潤之。養血潤燥牛羊乳，寒痰泥膈吳萸賁，脾不磨者麴芽同。七情鬱結成氣噎，寸關沉濇七氣湯，乾薑黃芩肉桂得，半夏橘紅并熟地，甘草芍藥各二兩桔梗吃三兩，枳椇五枚參一兩，氣病投之噎自息。

《病機沙篆・噎膈反胃》 噎膈、反胃，多因於內傷。憂鬱失志及恣意酒食、縱情勞欲，以致陽氣內結，陰血內枯而成也。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手太陽小腸、手陽明大腸、足太陽膀胱也。蓋小腸熱結，則小水短少而火氣不泄；大腸熱結，則大便不利而鬱熱難除；膀胱熱結，則津液不行而道路蹇澀；三陽并結，則前後之氣不行，下既不行，邪火上逆，火上逆則煎液生痰，痰涎生，則往來之氣愈阻而嘔逆噎膈之症起矣。且也重傷之以七情，更感之以六氣，或不戒炙煿肥厚之物，或妄投辛香燥熱之劑，遂致邪火愈熾，津液愈結，病情愈深，豈易療哉？須分上、中、下三焦以治之。夫咽嗌梗塞，氣不順利，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其槁在吸門，名之曰膈；其或食下則胃脘痛作，煩悶不安，須臾吐出，食出而安，其槁在賁門，名之曰噎。二者屬上焦。其或食雖可下，良久復出，其槁在於幽門，名曰反胃，此屬中焦。其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出完穀，小便赤，大便鞕或如羊矢，其槁在闌門，亦名翻胃，此屬下焦。然壯者猶或可治，當用透膈疏氣、化痰清火、健胃和脾之劑。經又曰：噎膈多生於血乾，反胃亦生於脾弱。東垣曰：脾，陰也，血亦陰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府藏之火何陰而生？金、水二藏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液，傳化合宜，何噎膈之有哉？

夫張鷄峰之論噎膈也，其言曰：此症是神思間病，治須內觀靜養，乃始得旨。蓋百病之因多兼六淫而成，噎膈則惟以七情所致，由於飲食者亦間有之。治之之法，非無開胃止吐，養陰潤燥之方。然病在神思，所謂心病，還須心藥也。內養者，外之對。此症向來事外忘內，未嘗收攝，此心或爲利鎖名繮，或爲酒沉色困，以致五藏空虛，氣無所主，食不能入，入亦反出。若不垂帘返照及忙裏偷閑，濃中着淡，何由屏絕諸魔？然以眼觀內，則眼雖閉而神或外馳；以心觀內，則心有定而眼可不閉。夫是之謂內觀。靜者，動之對。此症素因多動少靜，不能恬逸。此心非見誘於大喜、大怒，而致傷神、傷肝，間被牽於勞思過恐，而遂傷脾、傷腎，以致五火叢起，血無由生，胃脘乾枯，大腸結燥。今當一切排遣，物過不留，務期安養休息。故強制其形，即地僻山深，只稱迹隱；寧靜其志，雖車轟馬驟，亦自心清。夫是之謂靜養。能此二者，則膈自通，而食飲進，逆自順而嘔吐止，燥者自潤而陰血生，結者自開而二便利。其亦賢於蛇腹鼠、杵頭糠之類遠矣。

噎者，飲食入咽，阻滯不通，梗塞難下，皆咽喉閉塞之貌，由於悲思過度、憂怒不節，則氣機凝阻，清濁相干，違其運行之常，乃成噎塞。張鷄峰所云：噎是神思閑病，當靜觀內養以寧其心志，心君泰然，則五火退聽，營衛安和矣。

噎則必兼塞症，故東垣云：堵塞咽喉，陽氣不得上出者，名曰塞。五藏之所生，陰也，血也。陰氣不得下降者，曰噎。六府之所生，陽氣，氣也。夫噎塞於胸膈之間，令諸經不行，口張目瞪，氣悶欲絕，當先用辛甘氣味升陽之藥，引胃氣以治其本，參、芪、升、柴、當歸、益智、草豆蔻之類，加通塞之藥以治其標，木香、麥芽、青皮、陳皮之類。寒月陰盛，加吳茱萸以瀉陰寒之氣；暑月陽盛，加青皮、陳皮、益智、黃柏，散寒氣泄陰火之上逆。經曰：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悗；氣不宣通，最爲急症，不急治之，諸變生矣。噎與塞皆由陰中伏陽而作也。

夏三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噎症值此時，天助正氣而挫其邪氣，不治自愈。如不愈者，陰氣極甚，正氣不伸耳。及以四君子湯送利膈丸。

每飲食入胃，復吐涎沫如鷄子白者，蓋脾主涎，脾虛不能約束津液，故涎沫自出，非用人參、白朮、益智等不能攝也。

冬三月，陰氣在外，陽氣內藏。外助陽氣，不得發汗，內消陰火，勿令泄瀉，此閉藏固密之大要也。吳茱萸主之，同益智、草蔻、陳皮、黃芪、人參、升麻、當歸、甘草、青皮、木香、半夏、麥芽、澤瀉、薑黃等爲末，蒸餅丸，生薑湯送三錢。

古人指噎塞爲津液乾枯，故水液可行、乾物難進，爲病在上焦是矣。愚謂若果津液枯涸，何以湯飲才下，涎即上涌乎？明係咽膈之間交通之氣不得相入，皆衝脈上行逆氣所爲也。惟氣逆，故水液不得居潤下之常，隨其逆上之氣涌耳。若以爲乾枯而用潤劑，豈不反益其邪乎？貴深原其故，擬立一主方而隨症加減，在圓機者通變也。七情所傷，當多用辛以橫行而散，半夏、白蔻、益智、陳皮、生薑之類。然中氣既傷，徒與散泄，邪未得除，正反受困，必須調養中宮以全資生之本，參、芪、朮、草之類不可少也。喉中如有物不下者，痰氣也，俗云梅核膈，加訶子、昆布。膈間作痛，必是瘀血，歸尾、桃仁、韭汁、童便，甚者宜加大黃微利之。

噎而聲不出者，竹茹、五味子、生薑，挾寒，脈沉遲者，桂、附；挾熱，脈洪數者，黃連、木通。噎而白沫大出，糞如羊矢，此二症爲不治矣。如食飲方下，痰涎聚住不得入者，雖入而涎沫隨出者，先以來復丹控去其痰，更以半夏、茯苓、枳殼、竹瀝、元明粉、牙皂、枯礬少許，生薑汁爲丸，治之。如大便燥結，糞如羊矢，自制開關利膈丸。人參、當歸、木香、檳榔、枳殼、大黃爲末，水泛丸服。幷用人乳或牛、羊乳、梨汁、松子仁啖之。脈緊而芤，緊爲寒，芤爲虛，虛寒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則病噎膈。

《證治彙補・胸膈門・噎膈》 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小腸膀胱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便閉，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便閉不通，火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

內因

膈，有拒格意。因憂鬱失志，及膏粱厚味，醇酒淫欲，而動脾胃肝腎之火，致令血液衰耗，胃脘枯槁，氣鬱成火，液凝爲痰，痰火固結，妨礙道路，飲食難進，噎膈所由成也。

外候

噎枯在上，咽喉壅塞，飲雖可入，食不能下；膈枯在下，胸臆否悶，食雖可入，至胃復出；或食下而眼白口開，氣不能順；或食入而當心刺痛，須臾吐出，食出痛止。

噎分五種

有氣滯者，有血瘀者，有火炎者，有痰凝者，有食積者。雖分五種，總歸七情之變。由氣鬱爲火，火旺血枯，津液成痰，痰壅而食不化也。若咽下塞住不寬，項背轉側欠伸不得，似乎膈噎之症，飲食不下，心胃作疼，此痰凝血瘀；更有痰氣結核在咽膸間，咯吐不出，飲食不下，此七情所致，不可用潤劑，以二陳加香附、砂仁、瓜蔞、蘇子、枳殼、厚朴、黃連、生薑開之；有因色欲過度，陰火上炎，遂成膈氣，宜作死血治，二陳加當歸、桃仁、香附、砂仁、白朮、沉香、韭汁、薑汁治之。

噎屬七情

怒氣所致，食則氣逆不下；勞氣所致，爲咽噎喘促；思氣所致，爲中痞，三焦閉塞，咽噎不利。大抵此症乃神思間病，惟內觀靜養，庶幾得之。

噎與膈分

噎乃陰氣不得下降，六府之所生，屬陽與氣；膈爲陽氣不能上出，五藏之所生，屬陰與血，然皆由陰中伏陽而作也。

脈法

數而無力，爲血虛；緩而無力，爲氣虛；弦滑有力，爲痰；數實有力，爲熱。又血虛者，左脈無力；氣虛者，右脈無力；痰凝者，寸關沉滑而大；氣滯者，寸關沉伏而澀；火氣衝逆者，脈來數大；瘀血積滯者，脈來芤澀。小弱而澀者，反胃；緊滑而革者，噎膈。

治法

治宜養血生津，清痰降火，順氣調脾，抑肝開鬱。

治養虛實

若健脾理痰，恐燥劑妨於津液；用養血生津，恐潤劑礙於中州。審其陰傷火旺，以養血爲亟；脾傷陰盛，以溫補爲先。更有憂恚盤礴，火鬱閉結，神不大衰，脈猶有力，當以公分、河間法下之，關扃自通；若膈間痰盛者，先微微涌出，然後治下，藥勢易行，或蜜鹽下導亦可。

治在肺腎

夫陰血根於腎，陽氣運於肺，胃中之氣血，皆藉此滋生也。故有氣衰不能運化生痰者，亦有血衰不能滋腎生火者，當養金水二藏，使陰血滋潤，津液

生而噎膈漸開也。

治宜調補

咽噎閉塞，胸膈滿悶，似屬氣滯，然有服耗氣藥過多、中氣不運而致者，當補氣；大便燥熱，結如羊屎，似屬血熱，然有服利藥過多、血液衰耗而致者，當補血。

治禁香燥

治宜益陰養胃爲主，辛香開導爲暫。若概以辛散燥熱之藥，以火濟火，重耗津液，久則大便閉結，幽門不通，上衝吸門，而噎膈轉甚矣。

治禁泥滯

嘗見多鬱之人，氣結胸臆，聚而成痰，膠固上焦，道路窄狹，不能寬轉；又或好酒之徒，濕中生火，火復生痰，痰火交煎，膠結不開，阻塞清道，漸覺澀痛。若以血槁治，投以滋潤之品，血未必潤，反助其痰，病何由愈。惟黑瘦之人，眞陰素虛，常覺內熱，又不嗜酒，或過服香燥熱藥，當以血槁治之。

死症

年滿六旬者，難治；糞如羊屎者，不治；大吐白沫者，不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不絕酒色及憂恚者，危。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白朮、枳殼。清痰，加竹瀝、薑汁；降火，加竹茹、山梔；開鬱，加香附、撫芎；抑肝，加青皮、白芍；如咽嗌阻格，此爲血少，加當歸、韭汁；如胸臆滿悶，此爲氣逆，加訶子、昆布；食下心痛，吐出乃止，此胃中血瘀也，加韭汁、薑汁以潤之；腹硬而大便閉結，食反上奔，此下焦實熱也，加大黃、桃仁以下之；有蟲，加驢尿；有火，加童便；如血少瘦弱，本方合四物湯；氣虛倦怠，本方合四君子，加竹瀝、薑汁、童便、乳酪之類。凡膈病初起，鬱結太過，血液未枯者，當以沉香、木香、豆蔻等開提之，不可徒用滋補；及久病胃傷，津液已涸者，當以白蜜、蘆根、當歸、白芍養之，不可徒事香燥，此先後之序也。

噎膈選方

五汁飲。

七聖湯。

涌痰湯。

滋陰清膈散。

滋血潤腸湯。

噎膈仙方：

白硼砂一錢半　眞青黛一錢　烏角沉香二錢

共爲細末，聽用；再用白馬尿一斤如反胃者用黑驢尿，白蘿卜一斤取汁，生薑半斤取汁，共於銅鍋內熬成膏。每服用膏三茶匙，加前末藥七厘，白湯調下，一日三服。當日可以通關能食，誠神驗仙方也。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噎膈》《靈樞》云：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

食飲入而還出，氣壅膈上，謂之上膈。然有虛實之分，若實而氣壅，則食無所容，虛而氣塞，則食不得化，皆令人食入即出也。至若食晬時乃出，蟲寒積聚而謂下膈，不過言膈證中有此一證耳。然有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脾胃虛寒，多致食晬時乃出者，豈非下膈之證乎？讀者不可專以蟲爲下膈而膠執也。

《素問》云：三陽結謂之膈。

三陽結者，大腸小腸膀胱結熱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大腸結熱，則後不圊；膀胱結熱，則津液涸；三陽俱結，前後秘澀，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此所以噎食不下，從下而逆於上也。

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

不通者，濁氣在上，腎肝吸入之陰氣，不得下而反在上也，病在於胃，故飲食不下。

膈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

此言噎膈皆起於鬱結不舒，胃氣不能敷布所致，張鷄峰所謂神思間病是也。

薛立齋曰：內膈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久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若脾胃氣虛而胸膈不利者，六君子加丁、沉二香，壯脾土以生元氣；若用辛熱之劑而嘔吐噎膈者，異功散加當歸、川斛，益土以抑陰火；胃火內膈而飲食不入者，四君子加酒炒芩、連，清火養胃；若脾胃虛寒，飲食不入，或食入反出者，六君子加木香、炮薑，溫中補脾；如過服潤劑養血有傷於中州者，治法亦無越此；若內有實積，《指迷》七氣湯；污血在胃

者，《局方》七氣湯加桃仁與乾漆同炒，去漆用之；若誤服耗氣之藥，血無所生，噎膈而大便燥結者，四君子加當歸、芍藥，補脾生血；若火逆衝上，食不得入者，四君子加山梔、川連，清火養血；若痰飲阻滯而食不得入者，六君子加木香、山梔，補脾化痰。若不愼房勞，不節厚味，不戒氣怒者，不治；年高無血亦不治；噎而白沫大出，糞如羊矢，不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期迫矣。

李士材云：噎膈反胃，總是血液枯槁，二證皆名爲膈，《內經》總有三陽結謂之膈一語。潔古分吐證爲三端：上焦吐者，皆從於氣，食則暴吐；中焦吐者，皆從於積，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下焦吐者，皆從於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大抵氣血虧損，復因憂思悲恚，則脾胃受傷，血液漸耗，鬱氣生痰，痰則塞而不通，氣則上而不下，妨礙道路，飲食難進，噎塞所由成也。脾胃虛傷，運行失職，不能熟腐五穀，變化精微，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反胃所由成也。二者皆膈間受病，故通名爲膈也。噎塞之吐，即潔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下焦吐也。王太僕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無火也。噎膈大都屬熱，反胃大都屬寒，然亦不可拘也。脈大有力，嘔吐酸臭，當作熱治；脈小無力，嘔吐清水，當作寒醫。色之黃白而枯者爲虛寒，紅赤而澤者爲實熱，能合色脈，庶乎無誤。此證之所以疑難者，方欲健脾理痰，恐燥劑有妨於津液；方欲養血生津，恐潤劑有礙於中州。審其陰傷火旺者，當以養血爲先；脾傷氣虛者，當以溫補爲主。此皆虛實陰陽之辨，臨證之權衡也。

冬三月，陰氣在外，陽氣內藏，外助陽氣，不得發汗，內消陽火，勿令瀉泄，此固閉密之大要也。

夏三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噎病值此時，天助正氣而剿其邪氣，不治自愈；或不愈者，陰氣熱盛，正氣不升耳，四君子湯送開關利膈丸。

每飲食入胃，便吐涎沫如鷄子白，蓋脾爲涎，脾虛不能約束津液，故涎沫自出，非人參、白朮、訶子、益智仁不能攝也。古人指噎膈爲津液乾枯，故水液可行，乾物梗塞，爲槁在上焦，愚竊疑之。若果津枯，何以食才下咽，涎隨上涌乎？故知膈咽之間，交通之氣不得降者，皆衝脈上行，逆氣所作也。惟氣逆，故水液不能居潤下之常，隨氣逆從耳。若以津枯而用潤下之劑，豈不反益其邪乎？宜六君子加減。挾寒脈遲細者，加肉桂、附子；挾熱脈滑數者，加枳實、黃連；若噎而聲不出者，加五味子、竹茹；喉中有一塊，食物不下者，痰氣也，加海石、訶子；膈間作痛，多是瘀血，歸尾、桃仁、韭汁、童便，甚者加大黃微利之。《千金方》治胸中久寒，嘔逆氣上，飲食不下，結氣不消，用五噎丸，若飲食不得下，手足冷，上氣咳逆，用五膈丸。

血槁者，地黃、麥冬煎膏，入藕汁、人乳、童便、蘆根汁、桃仁泥和勻，細細呷之。

因火逆而噎，梨汁、藕汁等分熬膏蜜收，不時噙熱咽之；有痰，加竹瀝。

因七氣致病，而中挾冷熱食積，胃氣不和而噎膈者，諸七氣湯選用。

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梗塞作微痛，此污血在胃口也，用四物加韭汁、薑汁、竹瀝、童便、驢尿、牛羊乳、蜂蜜煎膏潤利之，後以代抵當丸下之。若火盛作嘈痛者忌薑汁，胃虛欲嘔吐者忌韭汁，犯之必轉劇。

有冷積結滯者，用理中加川烏頭、蜀椒、川連、巴豆霜、皂莢末，蜜丸，涼水送下十五丸，暫服五七服，後以四君子加黃芪、橘紅、砂仁調理。如大便燥結，不時進開關利膈丸二三十丸以微導之。

丹方，治噎膈吐逆不食，用啄木鳥，去毛熬膏，和骨搗爛，入麝香一錢，蜜收，磁罐盛好，晝夜不時嗅之，嗅過即蓋，勿令散氣，以其性善入木，專泄肝鬱。然在初起時，用之輒應；若病久元氣槁竭，雖服峻補，尚難爲力，況外治乎？

診　脈緊而芤，緊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脈爲陰結而遲，其人則噎；然多有至死脈不變者，以胃中痰飲濕熱膠固，脈常和軟，然細察之，必兼弦象也。

《症因脈治・噎膈論》　秦子曰：夫噎者，飲食在喉，不得下咽，噎住喉間；膈者，飲食稍能入咽，頃刻上逆吐出。此火熱煎熬，血液衰耗，胃脘乾枯，其乾在上，近喉之間，水飲可入，食物不進，名之曰噎；其乾在下，在胃之中，食雖暫下，才將入胃，不能下行，反而吐出，名之曰膈。噎膈之症，純熱無寒，但有外感內傷之分，再無寒熱之異。《內經》故曰：三陽結而爲膈。不比膈氣嘔吐門，有寒有熱者也。若腸結於下，胃反於上，更爲甚矣。

外感噎膈

外感噎膈之症　向無飲食阻隔，忽爾內熱唇焦，飲食不得下咽，下咽噎住不通，或下咽而復吐出，煩熱引飲，此外感噎膈之症也。

外感噎膈之因　偶逢赫曦之令，或遠行勞倦，時當大熱，燥火爍人，津液內涸，而噎膈之症作矣。

外感噎膈之脈　右脈洪數，熱在氣；左脈洪數，熱在血；兩手洪數，氣血皆熱；兩手細數，血燥津竭。

外感噎膈之治　宜清熱生津，三因麥門冬湯、人參白虎湯；或衝竹瀝、蘆根汁；大便閉結者，三一承氣湯選用；血不足者，四順飲；便結有寒熱者，大柴胡湯；元氣弱者，柴胡飲子。

內傷噎膈

內傷噎膈之症　飲食之間，漸覺難下，或下咽稍急，即噎胸前，如此旬月，日甚一日，漸至每食必噎，只食稀粥，不食乾糧，此內傷噎膈之症也。

內傷噎膈之因　平素憂愁鬱結，五志之火皆動，日夜煎熬，津液乾涸，或膏粱厚味，辛辣炙煿，恣意不謹，積熱消陰，二者皆成噎膈反胃之因也。

內傷噎膈之脈　多見沉澀。左寸沉澀心血枯，左關沉澀肝血竭，尺脈沉澀腎水虛，右關沉澀脾陰絕，胃脈沉澀胃汁乾，胃汁乾兮腸亦結。

內傷噎膈之治　宜生津養胃，二母二冬湯，虛者生脈散，加養血之藥；若凝窒已久，痰涎取結於胃腕，不可用凝滯之藥，先用清痰清火，開豁化痰，金匱麥門冬湯，冲竹瀝、薑汁、蘆根汁，以開通中脘結痰，隨以養陰生津治本；若大腸已結者，名結腸，宜以四順飲緩緩微利幾次，如大腸結硬，略加玄明粉；津液乾枯承氣不可用；若膏粱積熱，本元旺者，承氣湯或可選用。

槙按：膈氣嘔吐，噎膈嘔吐，同一嘔吐也，而其原不同，其治天壤。夫方書所謂膈氣嘔吐者，即《內經》氣爲上膈之一條也；所謂噎膈嘔吐者，即《內經》三陽結爲膈之一條也。膈氣嘔吐，有寒有熱者也；噎膈嘔吐，有熱無寒者也。

噎膈外感者易治，以其暫得燥熱，不過清之。內傷者難治，以其陰精內竭，一時難復。然尚有輕重，初病者，痰涎未起，可用滋陰；久病者，必強其飲食，以致吐乾胃汁。若誤投燥熱，燥極反見濕象，必至痰涎上涌；熱極反見寒象，必至冷氣上衝。如是則滋陰凝滯不服，詳論首卷總論中，細玩則得之矣。第一要飲食得法，一起忌食乾糧辛辣，竟吃酥粥、牛乳及淡腐漿等，小口漫咽，漸潤胃管開通，然後咽下。若吃葷腥，但可慢火煮爛，竟吃濃汁，切不可吃有形硬塊，治以養陰滋血湯等。夫醫者止論用藥，誰知治膈症，反在飲食得法，例如飲食傷胃，必要飲食小心；勞動損傷，必要咽津靜養，方可挽回也。

《病機彙論・膈證門》　愚按：噎膈之病，詳考古人方論，雖有五噎十膈之名，然其立方，不出辛香燥烈之劑，愚竊以爲不然。夫噎膈之因，多成乎鬱結，鬱結之候，必傷其肺胃，肺主氣化而胃藏津液，氣結則津液亦爲之不布，津枯則氣道亦爲之不澤，由是飲食下咽不能入胃，譬之舟楫無水，則不能行也。若用香燥未免轉傷元氣，而益劫陰津，其獲愈者罕矣。獨丹溪先生深得此旨，謂噎膈之病，多由乎血液乾槁，又謂過服辛香多成膈症，其治皆用四物桃仁、韭汁、牛乳、驢尿之屬，夫四物補而生血，牛乳、驢尿潤而生津，韭汁、桃仁辛能散結，宜其病之無不効也。況乎噎膈之候，久必大便不通，此其肺胃之燥傳入大腸所致，斯不亦血液枯槁之一驗乎。余每治此證，先以辛苦解其鬱，繼以甘寒養其陰，解鬱則紫苑、桔梗、杏仁、蘇子、貝母之屬，其豆蔻、砂仁一概不用。養陰則製首烏、石斛、生地汁、藕汁、蘆根汁、梨汁、蔗漿之屬。若火易動者，雖四物亦在所禁，以芎、歸氣辛味溫，非津枯血槁者所宜也，如此獲効頗多，故不惜詳辨以開示後學，願毋執香燥一法可也。

《風癆臌膈四大證治・噎膈反胃》　氣留噎嗌，噎塞窒礙，食物不得順利，曰噎；氣結胸膈，塡塞隔絕，食物不得下通，曰膈。反胃者，因其隔絕不得下行，故復反出於胃也。

丹溪云：噎膈生於血乾。血，陰也。陽主靜，內外兩靜，則臟腑之火不起，金水二氣有所養，陰血自生，胃腸津液傳化合宜，何噎之有？惟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與近，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二者皆由陰中伏火而作。蓋陽與陰不能施化，陰之失位，而陽伏其中，傳化失職而反上行也。子和云：三陽結爲之膈。三陽者，大、小腸、膀胱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則便不通；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則前後閉澀；下既不通，氣必反而上逆，所以飲食不下，縱下而復出也，此陰火不下行而上逆也。

張鷄峰云：噎膈是神思間病，惟內觀自養，薄滋味，忌香燥，戒鬱怒，可獲全安。若氣血兩虛，口吐涎沫，糞如羊屎，六脈緊澀，皆不治也。

劉宗厚云：噎膈之症，皆由氣聚成積，自積成痰，痰積之久，血液俱病，以其爲病在咽在膈，故立噎膈之名。嚴氏主化痰順氣，夫氣之不下，痰之不化，必有爲病之因。苟不知其本，而專用香燥之藥治其標，痰氣何由而自下乎？理會云：噎膈多由暮年之人，其屬血乾也明甚。蓋血結則無以制火，火盛則津液脂膏因火成痰，水穀道路因火乾槁，故痰火窒塞胸膈而成噎膈也。其中年之人，偶有噎膈，則多屬憂思鬱怒所致。夫鬱怒則氣滯，憂思則氣結，痰因氣聚而生，氣因痰礙而愈結，故爲噎膈反胃也。用藥之時，切勿執滯。血虛者，以滋養爲主；氣鬱者，以理氣爲先；痰涎上阻，宜用酸苦涌泄，因而治下，藥勢易行；如燥結久閉，宜用蜜導通幽，因而潤養，則關扃自透。若鬱既久，則壅塞堅頑，不用開結軟堅之藥，遽用補養，吾恐痰因補而愈多，氣因補而愈窒矣。竊見世人治噎膈，非用香燥之劑，即用牛羊之酪。豈知香燥能助火耗血，酥酪是滯氣生痰，求其病愈，不亦難乎？

按：《內經》云：三陽結謂之膈。張鷄峰以爲神思間病，法當內觀靜養，所言深中病情。大抵氣血虧損後，因悲思憂恚，則脾胃受傷，血液漸耗，氣機阻礙，鬱氣生痰，痰則塞而不通，氣則上而不下，妨礙道路，飲食難進，噎膈所由成也。脾胃虛損，運行失職，不能腐熟五穀，變化精微，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食雖入胃，復反而出，反胃所由成也。

東垣云：諸塞咽喉之間。令諸經不行，則口開目瞪，氣悶欲絕，當先用辛甘氣味俱揚之藥，益智仁、草蔻、參、芪、歸、升麻之類。引胃氣以治其本，加開塞之藥，木香、青皮、陳皮、麥芽。以治其標也。若寒助陰邪，於正藥內加吳茱萸大熱大苦辛之味，以瀉陰寒之氣；暑月陽盛，則於正藥中加青皮、陳皮、益智、黃柏，散暑氣，泄陰火之上逆，或以消痞丸合滋腎丸，或更加黃連，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約宿食消盡服之，待少時，以美食壓之，不令胃中停留也。

按：噎塞之症，塞者，陰也，血也；噎者，陽也，氣也；二者皆由陰中伏火而作也。東垣用藥，先用辛甘氣味俱揚之藥，升發其胃氣，以爲滋生之本；繼以滋腎丸純陰之藥，以瀉陰中之火，制其衝氣之上逆，庶表裏相通，陰陽各得其正，此治噎塞之大法也。至痰凝氣結，血瘀津枯，皆能致噎，其治法又當察證憑脈，其治法又非東垣一言所能盡也。

噎膈生於血乾，滋養爲主，歸、地、門冬煎膏，入韭汁、乳汁、童便、蘆根汁、桃仁泥；兼氣虛者，參、芪、四君；憂恚氣結者，兼開鬱理氣，大忌香燥之藥，犯之必死；大便閉塞，多用桃仁、麻仁；氣壯者，加元明粉。噎塞不通，有形滓質之物不能下咽。若吐沫不已者，此氣血大虛，法在不治。若脈形未敗者，惟宜大補氣血，參、芪、歸、朮，仍加陳皮、桃仁、牛乳、白蜜、薑汁，或煎成膏，緩緩調之，可救什中之一。

脈細而弱，或沉而澀者，此氣虛挾寒，理中湯加人乳、薑汁、白蜜。痰多，加半夏。

中氣虛而不任用血藥者，一方用生薑汁、白蜜、牛膝各五兩，人參、百合爲末各二兩。放銅鍋內，慢火煎如膏。不拘時候含一匙津咽，或人參湯調下一茶匙。

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哽澀而痛，多是瘀血。用前歸、地諸汁膠內，加桃仁、童便、韭汁、鬱金末、降香末，調補之；後以抵當丸如芥子大，服二、三錢，服後仰卧，細細嚼之。

有實積者，可暫用厚朴丸，亦可用昆布丸。

張孟端夫人，形肥體盛，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胸中隱隱痛。士材診之曰：脈緊而滑，痰在上脘。用二陳，加半夏、竹瀝、薑汁，服四劑不效。或疑半夏性燥。曰：濕痰滿中，非此不治。改用大半夏湯四貼，胸痛乃止。服二十劑而安。若痰不盛，形不肥者，不可與也。

氣滯胸痞，胃寒噎塞，脈沉遲澀，津血不枯者，用香砂寬中湯。

七情鬱結，胸背引痛，脈沉而澀，四磨飲加黃連、山梔、川貝、香附、蘇子。

鬱結傷脾，歸脾湯加枳、桔。

痰飲阻滯，脈結澀者，利膈豁痰湯。

濕痰瘀塞，胸口作痛，形肥脈滑，大半夏湯。

噎病，喉中如有肉塊，食不下。用昆布二兩洗去鹽水，小麥二合。水三大盞，煎，俟麥爛熟，去渣。每服不拘時，吃一小盞，仍取昆布不住口含兩三片，咽津，極效。

昆布丸　治五噎咽喉妨塞，食飲不下。

治卒噎，用杵頭糠，手巾布裹，時時拭牙，或煎湯呷下，或蜜丸含，咽津亦得。

一方：杵頭糠、人參末、石蓮肉末、柿霜、元明粉等分。舐吃。

以上諸方，治噎症之大法也。

少年屬陰虛者，仍用四物、門冬、童便、牛羊乳，或滋陰清膈飲。

有胃之下脘不通者，三陽閉結，上衝吸門，食不得下，當滋養其下，愼勿用香燥之品。中焦吐者，皆從瘀積，有陰陽之分，其症或先吐後痛，法當去積和中，分氣血瘀積而施治之。

愼齋云：膈氣有氣膈、血膈、痰膈。治膈先當開關。氣膈開關，小茴香、烏藥、檳榔；血膈開關，當歸、烏藥、枳殼、檳榔、沉香、桃仁、紅花；痰膈開關，半夏、附子。關開者，可治，宜理脾溫肺，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煮烏梅。

人參利膈丸。

通利之藥不可多用，恐反耗其血液，而便愈結，當滋養其血，而便自行。糞如羊屎者，大腸枯結不治，乃陽陷於陰分，陽陷則陰絕，當用補中，兼升舉之法。

《良方》秦川翦紅丸　治膈氣成反胃，由瘀血成病者，及能下蟲，效。

中氣虛弱，不通運轉，噎塞反胃者，補氣運脾。

人參二錢　白朮二錢　桔紅　茯苓各錢半　蜜炙黃芪一錢　砂仁八分　炙草四分

有痰，加半夏、薑、棗。理中加附子亦可選用。

膈症隨吃隨吐，或吃未幾，隨變痰涎出者，此火在胃中，而丹田眞火不足也。故紙、茴香、萸實、人參、烏藥、沉香。

有因脾胃陽火內衰，其脈沉而遲者，以辛香之品溫其中氣，丁香透膈湯。

或穀神嘉禾散。

此方和脾胃，寬胸膈，順氣消痰，進飲食，爲噎膈之要方也，仍佐以益陰之藥爲佳。

旋復代赭湯，嘉言每用以治膈氣，嘔吐不止，水穀不得下咽，絕粒不入，甚至嘔吐清綠黑臭之水，用以鎮墜其氣，則能進食，屢建奇功。中氣虛極，不能任其重墜者，先用理中之劑，以安中氣，後進此藥。

下焦吐者，皆從於寒，其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王太僕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無火也。此下焦火衰，釜底無薪，不能腐熟五穀，所出完穀不化，脈來遲微，或虛火，當用補火之藥，令火土相生。

治膈通關。用大黃薑炙爲末五錢，沉香末三錢。用人參煎濃湯，浸於飯上，續咽之，仍加竹瀝、薑汁等尤佳，亦透關扃之善法也。

秘方　治膈氣。用生薑蒲包浸陽冀坑內四十九日，取出炙乾爲末。每服三錢，加歸身五錢，桃衣三錢，枳殼三錢，煎服。此方得之一友傳來，云試之屢驗。

金匙散　用生薑蒲包裹，三月三日浸冀坑中，至六月六日取起，曬乾，蜣螂取活者，以綫懸當風處，二味等分。白滾湯送下一錢，三、四服，其關自開。然後依證調理可也。

一方：將上制薑末三錢，制枳殼末七錢，和勻。不論噎膈痰氣食積，俱用火酒下；心腹痛，白酒下，一錢二分。

開關散　枳殼去穰，入皮硝、巴豆於中，合定，以綫縛之，煮熟，去硝、豆，爲末。火酒下五分，壯實者一錢。

一方：枳殼照上制後，再用桔梗、烏藥、蒼朮、檳榔、半夏、青皮、山查、香附各等分，煎濃汁，以枳殼片浸透曬乾，再曬以汁完爲度，每服一斤，藥味各七錢，用水十碗，煎五碗。

又方：

梨一枚去子，入五靈脂末一兩，濕紙包裹，火中煨熟，去五靈脂，爲細末　木香　沉香　陳皮各三錢　附子　烏藥各二錢　牛黃五分

入開關散三錢，蜜丸，圓眼大，火酒化下一丸。

仙螺膠　治膈症。

取大田螺四十九枚，洗淨，再以清水養去泥土，倒復盆內，一宿；次將淨川連二兩，切片，煎濃汁，熬膏一小杯；然後將螺仰置盆內，日中曬乾，候醫開，挑入連膠一匙；過一夕，螺化爲汁，取螺汁。再用柏葉汁、韭根汁、人乳、牛乳、羊乳、豬乳各一杯，煉蜜一兩，入眞金一塊，砂銚熬成膏，磁器收藏。每服一二匙，酒下。

膈氣神方：

冬青子　柏子仁　白芥子　蘇子　卜子　百合苗　川貝花清明收　桑寄生各二錢　沉香二錢　蘇合油四分　奇南香一錢　淡竹葉二錢

淘米泔二鐘，煉蜜四兩。先用米泔加前藥，煎熟；後入蜜，煎一滾，放屋上露一宿。每日清晨滾水下七匙，睡時再一匙。

按：噎膈反胃三症，潔古分上、中、下三焦異治。蓋噎膈之吐，即潔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潔古之下焦吐也；其名雖異，然其要總不離乎陰

虛、陽虛之二途。陰者，血也，津也；陰虛則津血內枯，陽火獨亢，火性炎上，故爲膈爲噎。治之當滋血養陰，以治其本；清火潤下，以治其標。此治噎膈之大法。至於劫奪之劑，又安用耶？殊不知噎膈之本雖虛，而痰、火、氣、血日久凝滯，瘀塞道路，膠固不通，以致食物難入，或雖入而復出。於此時也，若不先以劫奪之藥開其固結，而滋補之味又安能透其關扃耶？但關開食進之後，即當繼以補益之劑，續進飲食，病自愈矣。竟致以此等爲膈氣之專方，吾未見其不敗也。

又按：劫奪之劑，有用大黃、黃連，有用炙薑、枳殼，或寒或熱，其治各異，臨症時，又當參其可否，愼勿以症合法也。諸汁爲治膈必用之藥，臨時隨宜選用。霞天膏導痰消瘀最妙，不傷中氣，不動臟腑，爲大醫者，當備應用。

大抵噎膈之證，多有結痰瘀血相停，若不去之，病必不除。然結散之後，惟在謹愼緩調，戒口絕欲，千日把持，庶可全愈。否則愈而復發，中氣既傷，難可再劫，死者多矣。噎膈既愈之後，不可便與粥飲及諸雜物，每用人參五錢，陳皮二錢，作湯細啜，以扶胃氣。旬日半月間，方可小試陳倉米飲，漸進糜粥。進之早者，多致不救。年高病人元氣敗壞，手足寒冷，糞如羊屎沫大出者，皆不治。不守禁忌，若怒若鬱者，皆不治。

診脈：緊而滑者，吐逆；小弱而澀者，胃反；沉緩而無力，或大而弱，爲氣虛；數而無力，澀小，爲血虛；數而有力，爲熱；結，爲痰飲，爲虛；滑，爲痰；寸關脈沉，是氣；寸關脈沉或伏或大，是痰。反胃之脈，沉細散亂，不成條達，沉浮則有，中按則無，必死不治。更參面色，不致黃白，亦不致純白，皆惡候也。

五噎丸　治胸中久寒，嘔逆妨食，結氣不消。

五膈丸　治飲食不得下，手足冷，上氣喘急。

五膈、五噎二丸，固用參、附、椒、辛、薑、桂之屬，一以肝氣上逆，胃氣不下而嘔，故宜萸、橘以疏肝降逆；芩、朮以健胃通津；以腎氣之不蒸，肺胃枯槁而不納，故用冬、草以滋肺和胃，遠志以補火生土。又嘔噎而藥食可進者，頻與小丸調之；膈食而飲不納者，用大丸咽之；其立法之詳若此。

《醫學心悟・噎膈》　古方治噎膈，多以止吐之劑通用，不思吐，濕症也，宜燥。噎膈，燥症也，宜潤。經云：三陽結謂之膈。結，結熱也，熱甚則物乾。凡噎膈症，不出胃脘乾槁四字。槁在上脘者，水飲可行，食物難入。槁在下脘者，食雖可入，久而復出。夫胃既槁矣，而復以燥藥投之，不愈益其燥乎？是以大、小半夏二湯，在噎膈門爲禁劑。予嘗用膈啓散開關，更佐以四君子湯調理脾胃。挾鬱者，則用逍遙散主之。雖然，藥逍遙而人不逍遙，亦無益也。張鷄峰云：此症乃神思間病，法當內觀靜養。斯言深中病情。然其間有挾蟲、挾血、挾痰與食，而爲患者，皆當按法兼治，不可忽也。

啓膈散　通噎膈，開關之劑，屢效。

此症有生蛇蚖者，華陀以醋蒜食之，令飽，則吐物而出，眞神法也。

四君子湯。

調中散　通噎膈，開關和胃。

逍遙散。

河間雄黃散。

《醫碥・雜症・反胃噎膈》　胃脘枯槁，梗澀難入，飲食噎塞迎逆於咽喉之間，名噎；噎塞迎逆於胸膈之間，名膈。過此乃得入胃。

《醫貫》謂：噎膈，年高者有之，噎則水飲可入，食物難入，入亦不多。膈則食雖可入，亦不能多，良久復出。二者皆難於納，勉強吞下，終帶痰涎或白沫酸水或如醬汁者而出。反胃非不能納，原能多食。乃不能容受，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二時而吐，或積至一日夜腹中脹悶不安而吐，亦有食已即出者。原物酸餿不化，男女老少皆有之。

丹溪謂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熱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行，積爲痰飲，被劫時，以熱藥劫治也。暫得快。津液得辛熱暫行散。不久復作，前藥再行，積成其熱。血熱衰耗，胃脘乾枯，大便秘少，如羊矢然。火盛囊乾堅小，又腸亦乾小，故屎不潤不大也。必外避六淫，內節七情，飲食自養，滋血生津，以潤腸胃，則金無胃火之炎，腎有生水之漸，脾氣健運而食積傳化矣。

王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噎膈反胃皆有之。食久反出，是無火也。反胃有之，噎膈無此。無水者，壯水之主，六味主之；無火者，益火之源，八味主之。火逆衝上，食不得入，脈洪數有力者，滋陰清膈飲加枇杷葉二錢，蘆根一兩。又有一種肝火，鬱而不伸，亦嘔不納，食亦心痛。但所嘔者酸苦青藍水，大小便多不秘，亦有乍秘乍泄者。用吳茱萸、黃連濃煎，細細吸之，再服逍遙散，愈後六味丸。痰飲阻隔，食才下便爲痰涎裹住吐出者，以八神來復丹控其痰涎。血槁者，地黃、麥冬、當歸煎膏，入韭汁、乳香、童便、蘆根汁、

桃仁泥細呷之，大便秘澀加桃仁泥、玄明粉。但食物下咽，覺屈曲自膈而下，梗澀微痛，多是瘀血，用前藥後以代抵當丸行之。瘀血在膈間，阻礙飲食，代抵當丸芥子大三錢，去枕仰卧，細細咽之，令搜盡停積，天明利下惡物，將息自愈。五靈脂爲末，黃犬膽汁和丸龍眼大，每服一丸，好黃酒溫服三次，亦行瘀之妙劑也。有蟲者，秦川剪紅丸取之，此丸亦取瘀血。噎病，喉中如有肉塊，是食滯於此不下也，麥煎煎。童便降火、竹瀝行痰、薑汁佐竹瀝、韭汁行血、人乳、牛乳補虛潤燥、蘆根汁止嘔、茅根汁涼血、甘蔗汁和胃、驢尿殺蟲，仍入燒酒、米醋、蜜各少許和勻，隔湯頓溫服，得藥不吐，切不可便與粥飯食物，每日用人參五錢，陳皮一錢作湯細啜，數日後方可飲陳米湯及粥糜。

張子和曰：《內經》謂三陽結爲膈。三陽，手足太陽小腸經膀胱經也。結，謂結熱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二便秘塞，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所以噎食不下。經又曰：少陽所至爲嘔涌，食不下。又云：肝移寒於心，爲狂膈中。蓋陽氣與寒相搏，故膈食中不通，非獨專於寒也。醫者不察，妄用熱藥，人言可下，退陽養陰，張眼吐舌，恐傷元氣。劉河間用三一承氣湯，獨超千古。假如久閟，愼勿陡攻，縱得攻開，必慮後患，宜先潤養，小作湯丸，累累加之，關扃自透。其或涎痰上阻，輕用酸苦微涌，因而治下藥勢易行，設或不行，蜜、鹽下導，始終勾引兩藥相通，結散陽消，飲食自下。一官病此十年，大便澀燥，小便黃赤，予以四生丸三十行，燥矢腸垢何啻數升，其人昏困二三日，頻以冰水呷之，漸投乳酪、芝麻飲，數日外大啜飲食而愈。有極力叫呼，氣喉破損，氣并胃管，喉破，氣不能從喉管行，故從胃管行。壅塞致吐，法在不治，牛喉管焙乾服之。酒客多噎膈，飲熱酒者尤多，以熱傷津液，咽管乾澀，觀其口舌乾澀可知。食不得入也。

《雜病源流犀燭・噎塞反胃關格源流》 噎塞，脾虛病也。反胃，胃虛病也。經云：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者，熱結也。小腸結則血脈燥，大腸結則後不便，膀胱結則津液涸，三陽俱結，前後秘澀，下既不通，必反而上行，所以噎食不下，即下而復出，乃陽火上行而不下降，據此，則噎塞、反胃，二者皆在膈間受病，故通名爲膈也。潔古分吐症爲三，云：上焦吐者，皆從於氣，食則暴吐，此即噎塞病也。中焦吐者，皆從於積，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此病在中脘者，另詳嘔吐條內。下焦吐者，皆從於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此即反胃病也。王太僕亦以噎塞爲食不得入，是有火，屬熱。反胃爲食入反出，是無火，屬寒。然其屬寒屬熱，不可盡拘。士材云，脈大有力，當作熱治，脈小無力，當作寒治。色黃而枯者爲虛寒，色紅赤而澤者爲實熱。以色合脈，以脈合症，庶乎無負，斯爲通論。蓋二症由於脾胃，均有寒熱，各異陰陽，或陰傷火旺，法宜養血，或脾傷陰盛，法當溫補，或健脾理痰，不得偏任辛燥，有妨津液，或滋陰養血，不得偏任清潤，有害中州，此臨症權衡之要也。茲試爲分列之。噎塞原於脾家氣血兩虛，而多半由血液枯乾，蓋人臟腑之津液流行，灌溉百脈，皆賴脾胃運行。稍不運行，即津液壅，而劑陰血不榮，故患噎塞。推其原，或起憂鬱，至氣結胸中而生痰，痰久成塊，膠於上焦，道路窄狹，飲可下，食難入，病之初起有如此者。宜香砂寬中丸。又或有脾氣虧敗，血液俱耗，胃脘乾枯，小便閉，大便如羊糞，隧道澀而成病。宜參用補氣運脾丸、滋血潤腸丸。此皆病之所由來也。至有由火熱之氣衝逆者，宜酌用四生丸。脈必數大，有由痰阻陰滯者，脈必結澀，宜先用來復丹控其痰，再用大半夏湯加茯苓、枳殼、竹瀝等。有由七情鬱結者，脈必沉澀，宜香砂寬中丸。有由瘀血積滯，陽無陰不能施化，陰失位，陽伏其中，傳化不變，反行上者，脈必扎澀，宜滋血潤腸丸。有因噎而聲不出者，宜竹茹、五味、生薑。有挾寒者，脈必沉遲，宜加用附、桂。有挾熱者，脈必洪數，宜黃連、木通。有飲食纔下，痰涎聚住不得入，或雖入而涎沫隨出者，二症皆宜先用來復丹控去痰涎，再用大半夏湯加茯苓、枳殼、竹瀝、皂角、枯礬，以薑汁爲丸。有大便燥結，糞如栗塊者，宜開關利膈丸。惟噎而白沫大出，糞如羊屎，爲不治之症，總之，因氣從氣治，因血從血治，因痰導之，因火壯水制之，不可專投辛香燥熱之品，以火濟火，至津液愈耗，大便愈結，甚而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便不可救矣。惟有一種胃陽火衰，不能運化者，可暫以辛溫開其結滯，繼仍以益陰養胃爲主。又有一等酒徒，日日狂飲，以致酒發熱，熱生痰，痰因火煎，膠結不開，阻塞道路，水飲下咽，亦覺痛澀，此便不得如液槁津枯之病，投以當歸地黃濡潤之品，恐血未必潤，反助痰而難愈也。其餘無論血液耗，胃脘枯，遂道閉，津液結爲痰，臟腑不得津液之潤而成噎症者，治法始終以養血潤燥爲主，而辛香燥熱之品，概勿輕下。且噎必兼塞，東垣云：堵塞咽喉，陽氣不得上出者名曰塞，五藏之所生，陰也，血也，陰氣不得下降者名曰噎，六府之所生，陽也，氣也，夫咽塞於胸膈之間，令諸經不行，口開目瞪，氣悶欲絕，當先用辛甘氣味升陽之品，宜人參、黃芪、升麻、柴胡、當歸、益智仁、草豆蔻。引胃氣以治其本，加通塞之藥以治其標。宜木香、

麥芽皮、陳皮。寒月盛陰，當瀉陰寒之氣，宜乾薑、吳萸。暑月盛陽，當散寒氣，泄陰火之上逆，宜益智仁、川柏、青皮、陳皮。冬三月，陽氣內藏外助陽氣，不得發汗，內消陰火，勿令泄瀉，此閉藏固密之大要也，宜吳萸湯。夏三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噎病值此時，天助正氣而挫其邪氣，不治自愈，或不愈者，陰氣太盛，正氣不伸耳。宜以四君子湯送利膈丸。凡飲食入胃，便吐涎沫如鷄子白，蓋脾主涎，脾虛不能約束津液，故涎沫自出，非參朮益智不能攝也。

脈法　《醫鑑》曰：噎膈反胃脈，浮緩者生，沉澀者死，沉澀而小，血不足，脈大而弱，氣不足。《入門》曰：大小腸膀胱三陽結熱，脈必洪數有力。

噎膈反胃症治　丹溪曰：血液俱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相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屎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其槁在賁門，食入則胃脘當心而痛，須臾吐出，食出痛乃止，此上焦之噎膈也。或食物可下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其槁在幽門，此中焦之噎膈也。其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其槁在闌門，此下焦之噎膈也。又曰，張鷄峰云：噎當是神思間病，惟內觀有養，可以治之。此言深中病情。《醫林》曰：噎膈之症不屬虛，不屬實，不屬冷，不屬熱，乃神氣中一點病耳。《綱目》曰：噎病皆生於血枯，血枯則燥矣，得病情，合經旨者，丹溪一人而已。《醫鑑》曰：噎膈俱有五，五膈者，憂、恚、寒、食、氣也，在心脾之間，上下不通，或結咽喉，時覺有所妨礙，吐不出，嚥不下。五噎者，憂、食、勞、氣、思也。飲食卒然阻滯而不下。丹溪又曰：胃脘乾枯，古方用人參以補肺，御米以解毒，竹瀝以消痰，乾薑以養血，粟米以實胃，蜜以潤燥，薑以去穢，正是此意。又曰：噎膈反胃藥，必和以童便竹瀝薑汁韭汁，多飲羊乳爲上策。但不可用人乳，以有七情烹飪之火也，切不可用香燥藥，宜薄滋味，飲酒人加砂糖驢屎入內服，以防生蟲。鰲按：噎塞反胃病，雖服藥痊愈，一年內切禁房慾，若犯之，必復發舊症而死，此所屢見者，非虛言也。

噎膈反胃宜通大便　丹溪曰：嘔吐而大小便不秘，利藥所當忌也。若大小腸膀胱熱結不通，上爲嘔吐膈食。若不用利藥，開通發泄，則嘔吐何由止乎。古人用三一承氣湯，正是此意。

噎塞反胃不治症　丹溪曰：噎膈反胃，年高者不治，下如羊屎者不治，不淡飲食，不斷房室者不治，氣血俱虛者，則口中多出沫，但見沫多出者，必死。

《三指禪・噎膈反胃脈緩論》　余得一緩字訣，以決病之死生吉凶。凡遇噎膈反胃，脈未有不緩者，其將何以決之？余用是三思焉。因其脈之緩，而知其脾無恙焉，腎無恙焉，心、肝、肺無恙焉。惟是一眚之累，居於要地，遂積成莫療之疴。即其脈以思其症，繩以理而溯其源，經曰：金木者，生成之終始。物之化，從乎生，物之成，從乎殺。生殺之機，猶權衡之不可輕重也。人生百年，一大春秋耳。年當杖鄉杖國，正值秋月之天，由是陽明之庚金，其氣化爲燥，由下衝上，衝於闌門、幽門，謂之反胃，朝食暮吐，或隔宿方吐；冲於賁門，謂之膈，即食即吐；衝於吸門，謂之噎，食難下咽。燥之所衝，門遂爲之枯槁，葉黃禾熟之候，縱日暄風動，露滋雨潤，而欲轉其青焉，抑已難矣。經曰：三陽結，手陽明大腸，足太陽膀胱，手太陽小腸。謂之膈，不獨指陽明經。亦思三陽同居下位，豈有一陽結，陽明金燥。而二陽不隨之而結者乎。膀胱與小腸之津液，隨之而枯。所以吐沫、刺痛、羊糞，總由於燥結然耳。東垣通幽湯，秦歸身、升麻、桃仁、紅花、炙草一錢，生地、熟地五分。其理最爲深邃，存其方可矣。丹溪禁辛燥，丁香、白蔻、砂仁、半夏、陳皮之類。雖其義極爲曉暢，存其語可矣。若喻嘉言，李士材於是症，一則商其補脾補腎，未悟其脈；一則酌其下氣墜痰，未達其症。然則此症無可治乎？曰：非也。年未登五十，燥非其時，或爲醇酒所傷，或爲煎熬所中，以潤燥爲主，牛羊乳、童便、蘆根、韭菜汁、陳酒、茅根之類。經驗方：酒大黃、桃仁、歸尾煉蜜爲丸，茅根汁湯送下。兼用四子之書，多有得愈者。悟到秋來金戀木，翻然方見艷陽天。

司馬石渭中，端方正直，同硯兩載，來往數十年如一日也。年近五旬，酷嗜濃味魚腥，胸間隱隱作痛，食入即吐。人到知心，刻期取效。心轉疑惑，覺古所傳之方，一無可用，乃會丹溪之意，日服蘆根湯而愈。游湘未悟，於今三年，是夜援筆成論，頓興我以暮云春樹之感。

《醫學衷中參西録・論胃病噎膈即胃癌治法及反胃治法附變質化瘀丸》

噎膈之証，方書有謂賁門枯乾者，有謂衝氣上衝者，有謂痰瘀者，有謂血瘀者。愚向謂此證係中氣衰弱，不能撐懸賁門，以致賁門縮如藕孔，賁門與大小腸一氣貫通，視其大便若羊矢，其賁門大小腸皆縮小可知。痰涎遂易於壅滯，因痰涎壅滯衝氣更易於上衝，所以不能受食。向曾擬參赭培氣湯一方，仿仲景旋復代赭石湯之義，重用赭石至八錢，以開胃鎮衝，即以下通大便，此證大便多艱。而

即用人參以駕馭之，俾氣化旺而流通，自能撐懸賁門使之寬展，又佐以半夏、知母、當歸、天冬諸藥，以降胃、利痰、潤燥、生津，用之屢見效驗。遂將其方載於衷中參西錄中，幷詳載用其方加減治愈之醫案數則，以爲一己之創獲也。迨用其方既久，效者與不效者參半，又有初用其方治愈，及病又反復再服其方不效者，再三躊躇，不得其解，亦以爲千古難治之證，原不能必其全愈也。後治一叟，年近七旬，住院月餘，已能飲食，而終覺不脫然；迨其回家年餘，仍以舊證病故，瀕危時吐出膿血若干；乃恍悟從前之不能脫然者，系賁門有瘀血腫脹也，當時若方中加破血之藥，或能全愈。蓋愚於瘀血致噎之証，素日未有經驗，遂至忽不留心，今既自咎從前之疏忽，遂於此証細加研究，而於瘀血致噎之理，尤精採前哲及時賢之說以發明之，庶再遇此證，務祓除其病根，不使愈後再反復也。

吳鞠通曰：噎食之爲病，陰衰於下，陽結於上。有陰衰而累及陽結者，治在陰衰。有陽結而累及陰衰者，治在陽結。其得病之由，多由怒鬱日久，致令肝氣橫逆；或酒客中虛，土衰木旺。木乘脾，則下泄或嗳氣，下泄久則陰衰，嗳氣久則陽結，嗳氣不除，久成噎食。木克胃，則逆上阻胸，食不得下，以降逆鎮肝爲要。其夾痰飲而陽結者則善嘔反胃，一以通陽結、補胃體爲要。亦有肝鬱致瘀血，亦有發痕致瘀血，再有誤食銅物而致瘀血者。雖皆以化瘀血爲要，然肝鬱則以條暢木氣，兼之活絡；肝逆則降氣鎮肝；發痕須用敗梳菌；銅物須用荸薺。病在上脘，絲毫食物不下者，非味不可。亦有食膈，因食時受大驚大怒，在上脘者吐之；在下脘者下之。再如單方中：鹹韭菜滷之治瘀血；牛乳之治胃燥；五汁飲之降胃逆；牛轉草之治胃槁；虛肚丸之治胃弱；獅子油之開錮結；活鷄血之治老僧趺坐，精氣不得上朝泥丸宮，以成舍利，反化爲頑白骨，結於胃脘，蓋鷄血純陰能化純陽之頑結也；狗尿粟、狗寶以濁攻而又能補土；諸方不勝紀，何今人非用枳實、厚朴以傷殘氣化，即用六味之呆膩哉。

楊素園曰：噎膈一證，昔人多與反胃混同立說；其實反胃乃納而復出，與噎之毫不能納者迥異。即噎與膈亦自有辨：噎則原解納穀，而喉中梗塞；膈則全不納穀也。至其病原，昔人分爲憂、氣、恚、食、寒；又有飲膈、熱膈、蟲膈；其說甚紛。葉天士則以陰液下竭，陽氣上結，食管窄隘使然。其說原本內經，最爲有據。徐洄溪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其已成者無法可治。其義亦精。然以爲陰竭而氣結，何虛勞證陰虧之極而陽不見其結？以爲陰竭而兼憂愁思慮，故陽氣結而爲瘀，則世間患此者大抵貪飲之流，尚氣之輩，乃毫不知憂，而憂愁抑鬱之人反不患此，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傷胃氣，似矣。然木草中行瘀、化痰、降氣之品，不一而足，何以已成者竟無法可治？此又說之不可通者也。予鄉有治此證者，於赤日之中縛病人於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即見喉中有物如贅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鋤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頓累日始愈。又有一無賴，垂老患此，其人自恨極，以紫藤鞭柄探入喉以求速死，嘔血數升，所患竟愈。此二者雖不足爲法，然食管中的係有形之物阻扼其間，而非無故窄隘也明矣。予意度之：此證當由肝過於升，肺不能降，血之隨氣而升者歷久遂成有形之瘀。此與失血異證同源。其來也暴，故脫然而爲吐血；其來也緩，故留之瘀。此與失血異證同源。其來也暴，故脫然而爲吐血；其來也緩，故留連不出而爲噎膈。湯液入胃，已過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其專治此證之藥，必其性專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結者也。昔金溪一書賈患此，向予乞方，予茫無以應，思韭菜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知醫，聞之甚悅，遂煎千金葦莖湯加入韭露一半，時時小啜之，數日竟愈。

右所引二則，吳氏論噎膈之治法，可謂博矣；楊氏發明噎膈之病因，可謂精矣；而又皆注重瘀血之說，似可爲從前所治之叟亦有瘀血之確徵。而愚於此案，或從前原有瘀血，或以后變爲瘀血，心中仍有游移。何者？以其隔年餘而後反復也。迨辛酉孟夏閱天津盧氏醫學報百零六期，謂胃癌由於胃瘀血，治此證者兼用古下瘀血之劑，屢屢治愈，又無再發之阨，覺胸中疑團頓解。蓋此證無論何因，其賁門積有瘀血者十之七八。其瘀之重者，非當時兼用治瘀血之藥不能愈。其瘀之輕者，但用開胃降逆之藥，瘀血亦可些些渭散，故病亦可愈；而究之瘀血之根蒂未淨，是以有再發之阨也。明乎此理，知盧君之言可爲治噎膈之定論矣。盧君名謙，號抑甫，兼通中西醫學，自命爲醫界革命家，嘗謂今之業醫者當用西法斷病，用中藥治病，誠爲不磨之論。

總覈以上三家之論：前二家所論破瘀血之藥，似不能勝病。至盧抑甫謂宜兼用古下瘀血之方，若抵當湯、抵當丸、下瘀血湯、大黃䗪蟲丸諸方，可謂能勝病矣。而愚意以爲欲治此證，必中西之藥幷用，始覺有把握。蓋以上諸方治瘀血雖有效，以消瘤贅恐難見效。西醫名此證爲胃癌，所謂癌者因其處起凸若山之有岩也。其中果函有瘀血，原可用消瘀血之藥消之。若非函

有瘀血，但用消瘀血之藥，即不能消除。夫入之腸中可生腸蕈，腸蕈即瘤贅也。腸中可生瘤贅，即胃中亦可生瘤贅。而消瘤贅之藥，惟西藥沃剝即沃度加儸謨最效，此其在變質藥中獨占優勝之品也。今愚合中西藥品，擬得一方於左，以備試用。

早三七一兩細末　桃仁一兩炒熟細末　硼砂六錢細末　粉甘草四錢細末　西藥沃剝十瓦　百布聖二十瓦

右藥六味調和，煉蜜爲丸，二錢重。名爲變質化瘀丸。服時含化，細細咽津。

今擬定治噎膈之法：無論其病因何如，先服參赭培氣湯兩三劑，必然能進飲食。若以後愈服愈見效，七八劑後，可於原方中加桃仁、紅花各數錢，以服至全愈爲度。若初服見效，繼服則不能遞次見效者，可於原方中加三棱二錢，廣蟅錢半；再於湯藥之外，每日口含化服變質化瘀丸三丸或四丸，久久當有效驗。若其瘀血已成潰瘍，而膿未盡出者，又宜投以山甲、皂刺、乳香、沒藥、花粉、連翹諸藥，以消散之。

又：此證之脈若見滑象者，但服參赭培氣湯必愈。而服過五六劑後，可用藥湯送服三七細末一錢，煎渣服時亦如此。迨愈後自無再發之阨矣。

又：王孟英謂，以新生小鼠新瓦上焙乾，研末，溫酒冲服，治噎膈極有效。蓋鼠之性能消症瘕，善通經絡，故以治血瘀賁門成噎膈者極效也。

又：有一人患噎膈，偶思飲酒，飲盡一壺而脫然病愈。驗其壺中，有蜈蚣一條甚巨，因知其病愈非由於飲酒，實由於飲煮蜈蚣之酒也。聞其事者質疑於愚。此蓋因蜈蚣善消腫瘍，患者必因賁門瘀血成瘡致噎，故飲蜈蚣酒而頓愈也。欲用此方者，可用無灰酒數兩，白酒黃酒皆可，不宜用燒酒。煮全蜈蚣三條飲之。

總論破瘀血之藥，當以水蛭爲最。然此物忌炙，必須生用之方有效。乃醫者畏其猛烈，炙者猶不敢用，則生者無論矣。不知水蛭性原和平，而具有善化瘀血之良能，拙著藥物學講義中論之甚詳。若服以上諸藥而病不愈者，想係瘀血凝結甚固，當於服湯藥丸藥之外，每用生水蛭細末五分，水送服，日兩次。若不能服藥末者，可將湯藥中廬蟲減去，加生水蛭二錢。

右所錄者，登《上海中醫雜志》之文也。至第五期雜志出，載有唐家祥君讀張君論噎膈一篇，於拙論深相推許，并於反胃之證兼有發明。爰錄其原文於左，以備參考。

附錄　唐君登醫志原文：諸雜志第四期張錫純君論治噎膈，闡發玄微，於此證治法別開徑面，卓見名言，實深欽佩。及又讀侯宗文君西醫反胃論，見第三中學第二期雜志中。謂病原之最重要者，乃幽門之發生胃癌，妨礙食物入腸之道路。初時胃力尚佳，猶能努力排除障礙，以輸動食物於腸；久而疲勞，機能愈弱，病勢益進，乃成反胃。中醫謂火虛。證之生理：食物入胃，健康者由胃液消化而入腸，乃或吸收，或排出；一日胃液缺乏，則積食不化，是火虛之言亦良確。願積食亦可下瀉，何爲必上逆而反胃？所言甚當。其論噎膈以食道癌爲主因，與盧氏胃癌說相符。二證之病原既同，治法亦同矣。然則張君之論，其理可通於反胃也。

右引西醫之論反胃，言其原因同於噎膈，可以治噎膈之法治之，固屬通論。然即愚生平經驗以來，反胃之證原有兩種，有因幽門生癌者；有因胃中虛寒兼胃氣上逆、衝氣上衝者。其幽門生癌者，治法原可通於噎膈。若胃中虛寒兼氣機衝逆者，非投以溫補胃府兼降逆鎮衝之藥不可。且即以胃中生癌論，賁門所生之癌多屬瘀血，幽門所生之癌多屬瘤贅。瘀血由於血管凝滯，瘤贅由於腺管肥大。治法亦宜各有注重，宜於參赭培氣湯中加生鷄內金三錢，三棱二錢；於變質化瘀丸中加生水蛭細末八錢，再將西藥沃剝改作十五瓦，蜜爲丸，桐子大，每服三錢，日服兩次。而後幽門所生之癌，若爲瘤贅，可徐消，即爲瘀血亦不難消除。又治噎膈便方，用昆布二兩洗淨鹽，小麥二合，用水三大盞，煎至小麥爛熟，去渣，每服不拘時飲一小盞；仍取昆布不住口含兩三片咽津，極效。按此方即用西藥沃度加儸謨之義也。蓋西藥之沃度加儸謨原由海草燒灰制出，若中藥昆布、海藻、海帶皆含有沃度加儸謨之原質者也。其與小麥同煮服者，因昆布味鹹性涼，久服之恐與脾胃不宜，故加小麥以調補脾胃也。此方果效，則人之幽門因生瘤贅而反胃者，用之亦當有效也。

紀事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高，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忆食飲。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也逿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靛治噎疾

廣五行記治噎疾，永徽中絳州有僧病噎數年，臨死遺言令破喉視之，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偏體悉是肉鱗，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投鉢中須臾悉化爲水。時寺中方刈藍作靛，試取少靛致鉢中，此蟲遶鉢畏避須臾化爲水，世人以靛治噎疾。

病噎吐蛇

華佗行道見一人病噎，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傍有賣餅家蒜薤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差。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條，懸之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佗家小兒戲門前迎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見佗壁北懸此蛇輩以十數。

食飴至噎

吳廷紹爲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群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荅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

《醫學正傳・噎膈》 蘇溪金賢九里，年五十三，夏秋間得噎證，胃脘痛，食不下，或食下良久復出，大便燥結，人黑瘦殊甚，求予治。診其脈，右手關前弦滑而洪，關後略沉小，左三部俱沉弦，尺帶芤。予曰：此中氣不足，木來侮土，上焦濕熱鬱結成痰，下焦血少，故大便燥結。陰火上衝吸門，故食不下。用四物以生血，用四君子以補氣，用二陳以祛痰，三合成劑，加薑炒黃連、炒枳實、栝蔞仁，少加砂仁。又間服潤腸丸，或服丹溪墜痰丸。半年，服前藥百餘貼，病全安。

梅林駱氏婦，予妻嬸也，年四十九，身材略瘦小，勤於女工，得膈噎證半年矣，飲食絕不進，而大便結燥不行者十數日，小腹隱隱然疼痛，求予治。診之，六脈皆沉伏。予以生桃仁七個令細嚼，杵生韭汁一盞送下。片時許，病者云：胸中略見寬舒。以四物湯六錢，加栝蔞仁一錢，桃仁泥半錢，酒蒸大黃一錢，酒紅花一分，煎成正藥一盞，取新溫羊乳汁一盞，合而服之。半日後，下宿糞若干。明日腹中痛漸止，漸可進稀粥而少安。後以四物湯出入加減，合羊乳汁，服五六十貼而安。

《汪石山醫案・噎膈》 見一人，形瘦而蒼，年踰餘五十診其脈皆弦濇而緩，尺脈浮而無根，曰，尺脈當沉反浮病主腎水虧乏其餘脈皆弦濇而緩者，弦脈屬木濇爲血少緩脾脈也，以脈論之乃肝木凌脾而血液枯槁當成噎膈證也，問之胸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膈而卒。

《名醫類案・噎膈》 一村夫因食新笋羹，咽納間，忽爲一噎，延及一年，百藥不效。王中陽乃以蕃拔、麥芽炒、青皮去穰、人參、苦梗、柴胡、白蔻、南木香、高良薑、半夏曲，共爲末，每服一錢，水煎熱服。次日病家來報曰：病者昨已病極，自己津唾，亦咽不下，服藥幸納之，胸中沸然作聲，覺有生意，敢求前劑，況數日不食，特游氣未盡，擬待就木，今得此藥，可謂還魂散也。王遂令其搗碎米煮粥，將熟即入藥，再煎一沸令啜之，一吸而盡，連服數劑，得回生，因名曰還魂散，後以之治七情致病，吐逆不定，面黑目黃，日漸瘦損，傳爲噎症者多驗，但忌油膩、魚腥、粘滑等物。

《外臺》載昔幼年經患此病，每食餅及羹粥等，須臾吐出，正觀中，許奉御兄弟，及柴蔣等，時稱名醫，奉敕令治，窮其朮不能療，漸至羸憊，危在旦夕。忽一衛士云：服驢溺極驗。黃瘅服牛尿效亦同。旦服二合，後食惟吐一半，晡時，又服二合，人定時食粥，吐即定，迄至次日午時，奏之大內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一時俱瘥。此溺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盛取及熱，服二合，病深七日以來，服之良驗。

丹溪治一少年，食後必吐出數口，卻不盡出，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間，其得病之由，乃因大怒未止，輒食面，故有此症。想其怒甚則死，血菀於上，積在膈間礙氣升降，津液因聚爲痰爲飲，與血相搏而動，故作聲也。用二陳加香韭汁、蘿卜子；二日，以瓜蒂散敗醬吐之；再一日又吐，痰中見血一盞；次日復吐，見血一鐘而愈。

一中年婦人中脘作痛，食已乃吐，面紫霜色，兩關脈澀，乃血病也。因跌僕後中脘即痛，投以生新血，推陳血之劑，吐血片碗許而愈。

一人咽膈間，常覺物閉悶，飲食妨礙，脈澀稍沉，形色如常，以飲熱酒所致。遂用生韭汁，每服半盞，日三服，至二斤而愈。

一人不能頓食，喜頻食，一日忽咽膈壅塞，大便燥結，脈澀似眞藏脈，喜其形瘦而色紫黑，病見乎冬，卻有生意。以四物湯加白朮、陳皮，濃煎，入桃仁十二粒研，再沸飲之，更多食諸般血以助藥力，三十貼而知，至五十貼而便潤，七十貼而食進，百貼而愈。

一人食必屈曲下膈，梗澀微痛，脈右甚澀而關沉，左卻和，此污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爲痰，必食物所致，詢其去臘日，飲刮剌酒三盞。遂以生韭汁半盞。冷飲細呷之，盡二斤而愈，已上三人，皆滯血致病，而脈澀應之，乃噎膈之漸也。

一人止能吃稀粥一匙，即可下膈，若雜吃一菜，則連粥俱吐，起居如常，用涼膈散加桔梗服。

古樸治一人患噎，人咸意其不起，古樸視，以此正合丹溪胃口乾槁之論例，五膈寬中平胃散，病在不治。若能滋陰養血，補脾開胃，加之竹瀝以清痰，人乳以潤燥，庶或可生，其家依法治之而愈。

一人年逾六十，形色紫，平素過勞好飲，病膈，食至膈不下，則就化爲濃痰吐出，食肉過宿吐出，尙不化也。初卧則氣壅不安，稍久則定，醫用五膈寬中散，丁沉透膈湯，或用四物加寒涼之劑，或用二陳加耗散之劑，罔效。汪診之，脈皆浮洪弦虛。曰：此大虛症也。醫見此脈，以爲熱症而用涼藥，則愈助其陰而傷其陽。若以爲痰爲氣，而用二陳香燥之劑，則益耗其氣敢而傷其胃，是以病益甚也。況此病得之酒與勞，酒性酷烈，耗血耗氣，莫此爲甚，又加以勞傷其胃，且年逾六十，血氣已衰，脈見浮洪弦虛，非吉兆也。宜以人參三錢，白朮、歸身、麥冬各一錢，白芍八分，黃連三分，乾薑四分，黃芩五分，陳皮七分，香附六分，煎服五貼，脈斂而膈頗寬，飲食亦進矣。

吳茭山治一婦人患宿痰嘔吐，作噎膈治，以陳皮、海粉、枳實、白朮、香附、半夏曲愈，後以清氣化痰丸常服，其患不復舉矣。

江應宿治一老婦近七旬，患噎膈，胃脘乾燥，屬血虛有熱，投五汁湯，二十餘日而愈，其方蘆根汁、藕汁、甘蔗汁、牛羊乳、生薑汁少許，餘各半盞，重湯煮溫，不拘時，徐徐服。

《愼齋遺書・膈》 一人飲食能進，遇子時則吐瀉。蓋其人必苦憂思，思則脾氣鬱結，不能散精於肺，下輸膀胱，故津液直入大腸而瀉也。吐者脾不健運，不能傳化幽門，宿食積於胃中，子時陽升衝動陳垢故吐也，宜扶脾爲主，用人參、茯苓、山藥各一錢，炙甘草五分，附子、製烏藥三分，生薑一片，煎服愈。

一人年五十五，胸前微痛，無休息時，六脈俱無胃氣，惟脾脈略緩，蓋胸中受氣於丹田，時時心下微痛乃丹田陽氣不到胸也，膈氣無疑，脾脈微緩，調理脾胃猶可遷延，保元湯加山藥、沉香。

一女喉間常起噎鯁，飲食難消，舌上乾燥，胸前痛如有所傷，兩腿無力，面上肉緊六年矣，方用六味湯加白芷、細辛各八分。

《周愼齋三書・醫案・噎膈》 一老人患膈氣，飲食不下，大便乾燥，六脈浮而硬，用烏藥四分，小茴香炒一錢，研末，肉湯調下二錢，飲食即進。三服後，用烏藥三分，陳皮、蘇梗、杏仁各五分，薏苡仁一錢半，煎服愈。

《醫案必讀・噎膈反胃》 邑宰張孟端夫人，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胸中隱隱痛。余診之曰：脈緊且滑，痰在上脘，用二陳加薑汁、竹瀝。長公伯元曰：半夏燥乎？余曰：濕痰滿中，非此不治，遂用四劑，病尙不減，改大半夏湯，服四貼，胸痛乃止，又四貼而噎亦減，服二十劑而安。若泥半夏爲燥，而以他藥代之，豈能愈乎？惟痰不盛，形不肥者，不宜與服也。

江右太學方春和，年近五旬，多欲善怒，患噎三月，日進粉飲一鐘，腐漿半鐘，且吐其半。六脈細軟，此虛寒之候也。用理中湯加人乳、薑汁、白蜜半夏，一劑便減，十劑而日進糜粥。更以十全大補加竹瀝、薑汁四十貼，諸證皆愈。

南都徐奉誠，膈噎不通，渣質之物不能下咽，惟用人乳、醇酒數杯，吐沫不已，求治於余。余曰：口吐白沫，法在不治，脈猶未敗，姑冀萬一。用人參、黃耆、當歸、白朮、陳皮、桃仁、牛乳、白蜜、薑汁，連進十劑，白沫漸少，倍用參朮，三月全安。

嘉定錢遠之，二十五歲，以鼓盆之戚，悲哀過度，不能食飯，又十餘日，粥亦不能食，隨食隨吐，二便閉澀，自謂必死。求余診。余曰：脈按有力，非死證也。以酒蒸大黃加桃仁、當歸、砂仁、陳皮，蜜丸與服，凡五服而下燥屎乾血甚多，病若失矣。數日之間，能食倍常。

《寓意草・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症治驗》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日感寒，至

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鷄面鷄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才愈。又傷食物，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其脈上涌而亂，重按全無，嘔噦連綿不絕，聲細如蟲鳴，久久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余憾。余籌畫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用人參。但才入胃中，即從腸出，有日費斗金，不勾西風一浪之譬。奈何？渠曰：盡在十日之內，尚可勉備。余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若稍回，少頃大便，氣即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斤，俱從大便瀉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粞粥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於是以人參、陳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尚未塡實。復以赤石脂末爲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丸調理，通共用人參九兩全愈。然此亦因其胎尚未墮，有一綫生氣可續，故爲此法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疾百日失蔭之故。

《寓意草・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症宜用緩治法果驗》 咫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延余診時，尺脈已絕而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未一通。止是一味痰沫上涌，厭厭待盡，無法以處。邑癢有施姓者，善決生死，謂其脈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不然。《脈經》明有開活一款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效。於是始獨任以觀驗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緣女病至尺脈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施覆花煎調，服下嘔即稍定。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爲劫病而致憾。余曰：無恐也。治此不愈，願以三十金爲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應，藥必親調，始與服之。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加，舉家稱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有餘矣。一則憂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爲囑。余曰：臟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急圖耶？舉家僉以余爲不情。每進診脈，輒聞病者鼻息之揚，但未至發聲相謂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膈而作嘔；硝石大黃通腸之藥，恐傷胎而殞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下腸通，而病全瘳矣。病廖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著，又議曰：一孕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謂醫者，然後乃得名耳。

胡卣臣先生曰：議病入理之深，自然入俗之淺。如中無開闔之語，及臟氣逐日漸通之語豈堪向尋常索解耶？

《張氏醫通・諸嘔逆門・噎膈》 易思蘭治一人膈滿，其證胸脇胃脘飽悶，臍下空虛如饑不可忍，腰腿酸疼，坐立戰搖，大便燥結，每日進清粥一二鐘，食下即嘔酸吐水，服藥二年不效。診之，左右寸關俱沉大有力，兩尺自浮至沉，三候俱緊，按之搖擺之狀，此氣膈病也。須開導其上，滋補其下，兼而行之。遂與越鞠去山梔，加連翹、桔梗、木香，侵晨令服八味丸百粒，服至半月，動履如常。

喻嘉言治一人患膈氣，粒米不入，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而安。《金匱》有云：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爲胃底之水，此水且出，則胃中之津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氣止存一系，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使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績，乃用旋復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匙與之，才入口，即覺其轉入丹田矣，但困倦之極，服補藥二十劑，將息二月而愈。

李士材治張孟端夫人，憂憤交乘，食下輒噎，胸中隱隱痛，陽脈滑而陰脈搏，痰血互凝之象，以二陳湯加歸尾、桃仁、鬱金、五靈脂，四劑未效。因思人參與五靈脂同用，善於濬血，即以前劑入人參三錢，倍用五靈脂，再劑血從大便而出，十劑噎止，彌月而愈。

又治金元之之內患噎，胸腹奇痛，經阻，醫認瘀血。察其脈細爲氣衰，沉爲寒痼，況自下及上，處處皆痛，明非血矣。用參、芪、白朮、木香、薑、桂，煎

成，和醇酒進之。甫入口便快，服理中湯半月而痛止。

石頑治朱彥眞酒膈，嘔逆不食，每日惟痛飲熱酒一二觥，少頃即作酸嘔出，膈間大痛，雜治經年不效，良由平昔好飲熱酒所致。此即丹溪所謂好飲熱酒，死血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參散。方用人參一兩，煎成，加麝香半分，冰片三厘，三劑便能進食，蓋麝片善散胃口之痰與瘀血耳。十劑後改服柏子仁湯，半月而安。二方出自雲岐，人多未知，每以予爲尚異，何可爲之辨耶。

又治沈錫蕃，平昔大便燥結，近患噎膈，不能安穀者月餘。雖素稟豐腴，近來面色皎白，大非往昔，時方穀雨，正此證危殆之際，始求治於石頑。診得六脈沉澀，按久則衰，幸舉指即應，爲疏六君子湯，下一味狗寶作散調服。甫十劑而嘔止食進，再十劑而穀肉漸安，更十劑起居如故。惟是大便尚覺艱難，乃以味丸去澤瀉，加歸、芍、首烏作湯，服至月餘，便溺自如，秋深更服八味丸三月而康。大抵噎膈之人，體肥痰逆者可治，枯癯津衰者多不可治。同時有同道王公峻患此，稟氣病氣，與沈相類，誤信方士，專力委之而致不起。顧人月亦患此證，自謂脹急不當用參，日服仙人對坐草而斃。郭孝聞八月間噎食艱進，六脈弦勁搏指，延至來春三月告殂。然瘦人間有可療者，昔秦伯源噎膈嘔逆，而形神枯槁，神志鬱抑，且不能勝湯藥之費，予門人鄒恆友，令其用啄木鳥入麝熬膏，時嗅其氣以通其結，內服逍遙散加香、砂以散其鬱，不數劑所患頓除。厥後海貧行陳君用噎膈，亦用此法而愈。兩君至今色力尚強。又一農人，噎膈不食，時嘔清涎如赤豆沙水，此屬血淤於內可知，庸師不審，誤用消克破氣藥，而致絕粒不食，迨所必至。其鄰叟憐其貧窶，乃述其病苦，求救於予。遙擬一方，用桂苓飲加當歸、桃仁、丹皮、牛膝，用熬枯黑糖，和蜜蟲漿調服，下溏黑如污泥者甚多。當知農人戮力受傷，血鬱於內而致嘔逆，但當攻其積血，嘔逆自已，孰謂治病不求其本，而可輕議其藥哉？

《臨證指南醫案・噎膈反胃》 畢五四　夏間診視，曾說難愈之疴，然此病乃積勞傷陽，年歲未老，精神已竭。古稱噎膈反胃，都因陰枯而陽結也。秋分後復，診兩脈生氣日索，交早咽燥，晝日溺少。五液告涸，難任剛燥陽藥，是病諒非醫藥能愈。

大半夏湯加黃連、薑汁。

某　陽明汁乾成膈。

梨汁　柿霜　玉竹　天冬　麥冬　甜杏仁　川貝　生白芍　三角胡麻

王五三　老年血氣漸衰，必得數日大便通爽，然後脘中納食無阻。此胃汁漸枯，已少胃氣下行之旨，噎症萌矣。病乃操持太過，身中三陽燔燥爍津所致，故藥餌未能全功，議用丹溪法。

麥冬汁　鮮生地汁　柏子仁汁　甜杏仁汁　黑芝麻汁　杜蘇子汁　松子仁漿

水浸布紙，絞汁濾清，燉自然膏。

馬六十　勞心勞力經營，向老自衰。平日服餌桂、附、生薑三十年，病食噎不下膈吐出，此在上焦之氣不化，津液不注於下，初病大便艱澀。按經云味過辛熱，肝陽有餘，肺津胃液皆奪，爲上燥。仿嘉言清燥法。

麥冬　麻仁　鮮生地　甜水梨　桑葉　石膏　生甘草

某　脈澀左大，食入爲噎，是屬液虧，先宜理氣，後用潤劑。

半夏　云茯苓　枇杷葉　枳實　竹瀝

程　舌黃微渴，痰多咳逆，食下欲噎，病在肺胃。高年姑以輕劑清降。

鮮枇杷葉　杏仁　鬱金　瓜蔞皮　山梔　淡香豉

沈　格拒食物，涎沫逆氣，自左上升，此老年悒鬱所致。必使腑通濁泄，僅可延年。議兩通陽明、厥陰之法。

半夏　苦杏仁　茯苓　橘紅　竹瀝　薑汁

俞　酒熱鬱傷，脘中食阻而痛，治以苦辛寒。

小川連　半夏　香豉　枳實　茯苓　薑汁

又　苦辛化燥，噎阻不舒，而大便不爽。治手太陰。

鮮枇杷葉　紫菀　蘇子　杏仁　桃仁　鬱金

某　憂思鬱結，凝痰阻礙，已屬噎塞之象。當怡情善調。

炒半夏一錢半　茯苓五錢　秫米三錢　枳實一錢炒　薑汁三小匙冲

楊四七　脈弦而小澀。食入脘痛格拒，必吐清涎，然後再納。視色蒼，眼筋紅黃，昔肥今瘦，雲是鬱怒之傷，少火皆變壯火。氣滯痰聚日擁，清陽莫展，脘管窄隘，不能食物，噎膈漸至矣。法當苦以降之，辛以通之，佐以利痰清膈，莫以豆蔻、沉香劫津可也。

川黃連　杏仁　桔梗　土瓜蔞皮　半夏　橘紅　竹瀝　薑汁

朱五二　未老形衰，納穀最少，久有心下忽痛，略進湯飲不安。近來常吐清水，是胃陽日薄，噎膈須防。議用大半夏湯，補腑爲宜。

人參　半夏　茯苓　白香粳米　薑汁　河水煎

白五六　少食頗安，過飽食不肯下，間有冷膩涎沫涌吐而出，此有年胃陽久餒，最多噎膈反胃之慮。飲以熱酒，脘中似乎快爽，顯然陽微欲結，所幸二便仍通，濁尚下泄，猶可望安。

熟半夏薑水炒二兩　茯苓二兩　生益智仁一兩　丁香皮五錢　新會皮一兩

淡乾薑一兩

上藥淨末分量，用香淡豆豉一兩洗淨，煎汁法丸，淡薑湯服三錢。

呂六十　勞倦饑飽，皆傷胃陽。年及花甲，最慮噎膈翻胃。此麵飯酒肉重濁之物，與病不合。

半夏　薑汁　香豉　土瓜蔞皮　杏仁　橘紅

尤　脈緩，右關弦，知饑惡食，食入即吐，肢浮，便溏，溺少，不渴飲，此胃陽衰微，開合之機已廢，老年噎膈反胃，乃大症也。

人參　茯苓　淡附子　淡乾薑　炒粳米　薑汁

又：　通胃陽法服，腑病原無所補，只以老年積勞傷陽之質，所服之劑，開肺即是泄氣。芩、連苦寒劫陽，薑汁與乾瘦、附子幷用，三焦之陽皆通耳。若枳、朴仍是泄氣，與前義悖矣。

人參　茯苓　淡附子　淡乾薑

劉五四　脈左小弦，右濡澀，五旬又四，陰陽日衰，勞煩奔走，陽愈傷，致清氣欲結，食入脘痛，痰涎涌逆，皆噎膈反胃見症。其飲酒愈甚，由正氣先餒，非酒能致病。

川連　枳實汁　茯苓　半夏　廣皮白　黑山梔　薑汁　竹瀝

某　積勞有年，陽氣漸衰，濁凝瘀阻，脘中常痛，怕成噎膈便塞之症。

桃仁　紅花　延胡　川楝子　半夏　橘紅　鬱金汁　瓜蔞皮

李　兩關脈緩澀，食入氣阻，吐涎稍通，前已吐過瘀濁膠粘。此皆久積勞倦，陽氣不主旋運，爲噎膈反胃之症。此病最多反覆，必須身心安逸，方可卻病，徒藥無益耳。

半夏　薑汁　桃仁　韭白汁　香豉　瓜蔞皮　鬱金

經云三陽結謂之膈。又云：一陽發病，其傳爲膈。仲景云：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丹溪謂：噎膈、反胃名雖不同，病出一體，多因氣血兩虛而成。然歷觀噎膈、反胃之因，實有不同，大抵飲食之際，氣忽阻塞，飲食原可下咽，如有物梗塞之狀者，名曰噎。心下格拒，饑不能食，或食到喉間不能下咽者，名曰膈。食下良久復出，或隔宿吐出者，名曰反胃。夫噎膈一症，多因喜、怒、悲、憂、恐，五志過極，或縱情嗜欲，或恣意酒食，以致陽氣內結，陰血內枯而成，治宜調養心脾，以舒結氣，填精益血，以滋枯燥。夫反胃乃胃中無陽，不能容受食物，命門火衰，不能熏蒸脾土，以致飲食入胃，不能運化，而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治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補土通陽，以溫脾胃。故先生於噎膈、反胃各爲立法，以治之，其陽結於上，陰虧於下，而爲噎膈者，用通陽開痞，通補胃腑，以及進退黃連、附子瀉心諸法，上熱下寒爲治。其肝陰、胃汁枯槁，及煩勞陽亢，肺胃津液枯而成噎膈者，用酸甘濟陰，及潤燥清燥爲主。其液虧氣滯，及陽衰血瘀而成噎膈者，用理氣逐瘀，兼通血絡爲主。其胃陽虛而爲噎膈、反胃，及憂鬱痰阻而成者，用通補胃腑，辛熱開濁，以及苦降辛通，佐以利痰清膈爲主，其肝鬱氣逆而爲噎膈者，兩通厥、陰陽明爲治。其酒熱鬱傷肺胃，氣不降而爲噎膈者，用輕劑清降，及苦辛寒開肺爲主。而先生於噎膈、反胃治法，可謂無遺蘊矣。張景岳云：治噎膈大法，當以脾腎爲主，其理甚通，當宗之。又有飲膈、熱膈、及憂、氣、恚、食寒之膈，其主治各載本門，茲不復贅。

是證每因血枯氣衰致此，凡香燥消瀝之藥，久在禁內案。中雖有一、二仿用辛熱，而亦必諦審其爲陽微濁踞者，其餘或苦辛泄滯而兼潤養，或酸甘化液而直滋清，或鬱悶於氣分而推揚穀氣，或勞傷於血分而宣通瘀濁，總以調化機關，和潤血脈爲主。陽氣結於上，陰液衰於下二語，實爲證之確切論也。

《古今醫案按・噎膈》　王中治一村夫，食新筍羹，咽納間，忽一噎，延及一年，百藥不效。王以藭拔、麥芽、青皮、人參、桔梗、柴胡、白蔻、木香、良薑、半夏曲爲末，每一錢，水煎熱服，次日病家來報曰：病人近日自己津唾亦咽不下，昨藥幸納之，胸中沸然用聲，覺有生意。王遂令其以米作粉，煮粥入藥，再煎勻啜之，一吸而盡。連服數日，得回生，因名其方曰還魂散。

震按：風勞鼓膈四惡病，而噎膈尤惡，十有九死。此云村夫食筍成噎，想不過阻其氣道耳，亦必無一年之久，若一年則胃氣垂絕矣。些微之人參，豈故青皮、麥芽、木香、桔梗、柴胡、薑、拔等之辛燥攻散耶，至如華元化以蒜酢吐蟠胸之蛇，絳州僧以藍靛化破喉之魚，南唐烈祖食

飴而噎，吳延紹之用楮實，《外臺》王燾幼年反胃，衛士之用驢溺，凡屬醫書，無不詳載，然求其驗者殊少。要知返魂散及此單方，非以治七情酒色之噎膈也。若憂鬱憤懣，或縱酒肆欲而成者，惟人參爲主，合對證之藥，投之十中獨救一二，餘皆宛轉就死，無法可施也。孫兆用附子一個，刳中，納丁香四十九粒，浸以生薑自然汁，煮乾末服，想治陰寒之膈，蒿崖用黃連濃煎，入金銀田螺蘿菔韭梨柏葉四汁，再加竹瀝、人、羊、牛三乳熬膏，想治熱燥之膈。方可幷驅，效難操券也。張鷄峰謂須內觀靜養。丹溪王案，詳載坐功運氣二說，有至理存焉，猶恐迫不及待耳。

李士材治邑宰張孟端夫人，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膈中隱隱痛。李曰：脈緊且滑，痰在上脘。用二陳加薑汁、竹瀝、曰半夏燥乎？曰：濕痰滿中，非此不治。遂用四劑，病尙不減，改大半夏湯，服四帖，胸痛及止。又四帖而噎亦減，服二十劑安。

又治江右太學方春和，年近五旬，多愁善怒，患噎三月，日進粉飲一盅，腐漿半盅，且吐其半。六脈細軟，此虛之候也。用理中湯加人乳、薑汁、白蜜、半夏，一劑便減，十劑而日進糜粥。更以十全大補加竹瀝、薑汁四十帖，諸證皆愈。

張路玉治朱彥眞酒膈，不食。惟日飲熱酒一二觥，少頃即作酸嘔出，膈間大痛，治久不效。良由平昔好飲熱酒，死血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參散，參一兩煎成，加麝香五厘，冰片三厘，三劑便能進食。蓋麝片善散胃口之痰與瘀血耳。十劑後，改服柏子仁湯而愈。

《類證治裁・噎膈反胃》 蔣　色蒼形瘦，是體質本屬木火。食入脘阻嘔沫，經言三陽結，謂之膈。夫三陽皆行津液，而腎實五液之主。有年腎水衰，三陽熱結，腐濁不行，勢必上犯，此格拒之由。香嚴先生所謂陽結於上，陰衰於下也。通陽不用辛熱，存陰勿以滋膩。一則瘦人慮虛其陰，一則濁沫可導而下。半夏、青鹽拌製竹茹、蔞霜、熟地炭、杞子炭、牛膝炭、茯苓、薤白、薑汁。數服漸受粥飲，兼服牛乳數月，不吐。

耿　年近古稀。兩尺脈微，右關弦遲，氣噎梗食，吐出涎沫，氣平食入。夫弦爲木旺，遲爲胃寒。弦遲在右，胃受肝剋，傳化失司。治在泄肝溫胃，痰水自降。丁香、益智仁煨、蘇子霜、茯苓、青皮、砂仁、薑煨。數服痰氣兩平。

陳　酒客中虛，氣阻成噎。必有蒸溼釀痰，脈來遲弱，中脘陽衰。飲糜粥亦拒，得熱酒輒行，明係陽微欲結。法宜通陽則胸脘得展，溼痰得降，而運納有權。潞參、神茯苓、砂仁、丁香、半夏薑製、廣皮、薑、棗煎，數服。粥飲不拒矣，後再加乾薑泡淡二分、益智仁生研。數服胸次舒而納食。

某氏　因惱怒曾嘔瘀血，已是肝逆今，胸痛吐沫，脈濡尺微，食入反出。火土兩衰，蒸化無力，乃脾腎陽衰候也。然犯辛燥，又虞動血，擇其辛溫通降者宜之。韭子炒研、蘇子、沙苑子、砂仁、降香汁沖、茯苓、半夏麴、益智子煨研。數服食進，痛沫悉止。

鐘氏　脾胃陽衰，濁飲不降，食入脹痛，有吐逆翻胃之虞。右脈濡澁，左微弦。宜洩肝濁以通腑陽。厚朴薑製五分、椒目六分、茯苓三錢、半夏薑製錢半、蘇子炒研七分、枳殼炒、陳皮、加薑。此三因七氣湯加法，氣降則飲降矣。再服嘔脹減，大便得通。嗣用溫脾胃，兼辛通降逆，半夏、砂仁、韭子炒研、益智仁煨研、茯苓、石見穿、生薑。數服漸納穀食矣。

丁　中年喪子，悲惋成噎。脘痛吐食，此清陽不旋，逆氣不降，宜善自排遣，達觀隨化，非藥石能愈之疴。貝母、鬱金、茯神、製半夏、栝蔞。韭白汁、薑汁、蘇子汁冲服，痛嘔俱減。

族某　客冬怫悒吐食，粒米不納，僅進粥飲，今春怯寒吐沫，二便俱少，脈細濇糢糊。濁逆陽微，肝腎不主吸氣。豈容再服萸地酸膩。閱所服方，競不識辛通大旨。倣兩通厥陰陽多主治爲近理，蘇子、杏仁、川貝、益智、橘白、潞參、茯苓、製半夏。薑汁、韭白汁冲服。數劑涎沫少，粥飲多進，間進牛乳，亦不吐。用香粳米炒黃、九香蟲煎湯煨藥，更適。轉方用大半夏湯，穀食安而大便漸通。

《王旭高臨證醫案・噎膈反胃門》 王　痰膈中焦。食入脘痛，口沃清水，嘔吐粘痰，大便堅結，腸液枯也，時多空噯。胃失降也，擬化痰和胃，降氣潤腸法。

旋覆花鹽水炒　代赭石　杏仁　半夏　橘紅　瓜蔞皮　瓦楞子　蘇子
白芥子　萊菔子　薑汁　地栗汁

胡　氣鬱中焦。得食則嘔，已延匝月，慮成膈證。

川連吳萸炒　白朮　半夏　藿香　陳皮　焦六麴　香附　茯苓　鬱金
白蔻仁

張　營陰虛，故內熱少寐，氣火逆，故咽喉哽塞，擬四物以養其陰，四七以理其氣。

大生地　砂仁拌蘇梗　茯苓　當歸　川朴　北沙參　白芍　半夏　棗仁　薑竹茹　枇杷葉

陳　營虛火亢，胃枯食噎，心膈至咽，如火之焚，有時呱呱作聲。此氣火鬱結使然也，病關情志，非徒藥餌可廖，宜自怡悅，庶幾可延。

旋覆花　代赭石　沙參　黑山梔　茯苓　川貝　焦六麴　麥冬　杏仁　竹茹　枇杷葉

覆　氣火上逆，咽喉不利，胸痛食噎，膈症已成，況年逾六旬，長齋三十載，胃液枯槁，欲求濡潤胃陰，飲食無礙，還望怡情自適。

前方加西洋參半夏

丁　脈形弦硬，春令見此，是即但弦無胃，納食哽痛，大便堅燥，已見木火亢逆，胃汁腸液乾枯，治之不易。

旋覆花　杏仁　火麻仁　桃仁　蘇子　青果　荸薺　蘆根

覆　前方潤燥以舒鬱結，今擬下氣化痰之劑。

麥冬　半夏　杏仁　橘紅　川貝　茯苓　竹茹　蘆根　荸薺　海蛤　枇杷葉

淵按兩方清潤可喜，洵屬名家。

秦　痰氣阻於胸中，故痰多而胸悶，納食或嘔，兩太陽脹痛，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久延不已，恐成膈症。

半夏　橘紅　赤苓　黨參　吳萸汁炒川連　澤瀉　藿香　旋覆花　枳殼　川貝　薤仁　肉桂　大腹皮　冬朮　生薑

來復丹一錢藥汁送下。

陳　喪子悲傷，氣逆發厥，左脈沉數不利，是肝之氣鬱，血少不澤也，右關及寸滑搏，爲痰爲火，肺胃之氣失降，肝木之火上逆，將水穀津液蒸釀爲痰，阻塞氣道，故咽喉胸膈，若有阻礙，納食有時嘔噎也，夫五志過極多從火化，哭泣無淚，目澀昏花，皆屬陽亢，而陰不上承，目前治法，不外順氣降火，復入清金平木。

蘇子　茯苓　半夏　枳實　杏仁　川貝　竹茹　沙參　橘紅　麥冬　海蛤　荸薺

此方係四七溫膽麥冬三湯加減，降氣化痰生津和胃，病起肝及肺胃，當從肺肝胃爲主。

秦　七情鬱結，痰氣凝聚，胸膈不利，時或嘔逆，症將半載，脾胃太虛，前用四七二陳，降氣化痰，今參入理中兼培中土，當顧本也。

四七湯合二陳湯　理中湯加丁香木香薤仁

徐　氣鬱於胸爲膈，氣滯於腹爲癥，飲食不納，形肉頓瘦，陰氣凝聚，陽氣汩沒，脈細如絲，姑與培土通陽化氣一法。

黨參　肉桂　白朮　大腹皮　熟附子　澤瀉　茯苓　來復丹

淵按：傷胃則隔，傷脾則癥，膈多鬱火，癥多陽衰，肺金治節不行，肝木起而克賊。

周　胸痛吐清水，自幼酒濕蘊蓄胃中，陽氣不宣，濁氣凝聚，遽述前年，又得暴喘上氣，額汗淋灘，發作數次，今又增心嘈若饑，此皆胃病，用小半夏湯。

半夏　茯苓　陳皮　竹茹　生薑

淵按暴喘額汗，肺腎亦病，不獨胃也。

覆　停飲生痰，嘔吐酸水，胸中板痛，前用小半夏湯，所以蠲其飲也，今風邪傷肺，欬嗽內熱，擬金沸草散，宣風降氣，仍寓祛痰蠲飲，肺胃兼治之方。

金沸草　半夏　陳皮　茯苓　款冬花　杏仁　荊芥　前胡　竹茹　枇杷葉

趙　氣水鬱結成痰，咽噎礙食，食入輒嘔清水米粒，病在胃之上脘，降氣化痰之藥，須擇不燥者爲宜。

瓜蔞仁　半夏麴　川貝　橘紅　丁香　蛤殼青黛三分同研包　白蜜　枇杷葉　竹茹　蘆根　生薑汁沖服

覆　諸逆衝上，皆屬於火，食入即吐，是有火也。

川連　半夏　蘇梗　製軍　竹茹　枇杷葉

淵按內經病機十九條，都有不盡然者，註者不敢違背，隨文敷衍，貽悞後學，其實是是非非，明眼自能別白，即如諸逆衝上之證，不屬於火者甚多，未可一概論也，讀經者知之。

某　瘧後痰氣阻滯胃脘，清陽不升作呃，納食輒嘔，防成膈症，且與仲景化痰鎮逆，再商。

旋覆花　代赭石　淡乾薑　法半夏　赤苓　製香附　丁香　柿蒂

李　寒熱欬嗽，一載有餘，欬痰帶血，飲食沃噎，胸膈阻窒，又成噎膈，此必兼挾氣鬱而成，今且和胃降氣，冀其血止噎減爲妙。

旋覆花　半夏　杏仁　丹皮　橘紅　茯苓　鬱金　瓜蔞霜　薏仁　竹茹　枇杷葉

陳　卒然心痛，納食哽塞，粥飲猶可，此心氣鬱結，防變膈證。

瓜蔞仁　薤白頭　旋覆花　川貝母　茯神　半夏　桔梗　遠志肉　竹茹

朱　脈滑大，食入哽噎不下，舌膩，此屬痰隔，大腸燥火凝結，擬清痰火，佐以宣通。

旋覆花　麥冬　六神麴　黑山梔　赤苓　半夏　豆豉　陳皮　杏仁　竹茹　海蛰　荸薺　枇杷葉

吳　情志鬱結，陽明津液內枯，少陰之氣上逆，少腹氣上衝咽，咽喉覺脹，納食哽噎，擬溫養津液，以降濁陰之氣。

旋覆花　代赭石　蒌蓉乾　枸杞子　橘紅　茯苓　川貝　半夏　沉香　鶏冠蛰　地栗

盛　氣鬱痰凝，胸中失曠，背寒脊痛，納少哽噎，甚則吐出，膈症之根。

旋覆花　桂枝　瓜蔞皮　杏仁　竹茹　代赭石　薤白頭　半夏　茯苓

又：　諸恙仍然，痰稍易出。

桂枝　瓜蔞皮　乾薑　薤白頭　陳皮　杏仁　旋覆花　生鹿角　竹茹　枇杷葉

又：　服溫通陽氣之藥，嘔出寒痰甚多，未始不美，惟納食哽噎之勢未除，仍以溫通，再觀動靜。

川熟附　桂枝　薤白頭　半夏　陳皮　杏仁　桃仁　瓜蔞仁　薑汁　韭菜根汁

又：　上焦吐者從乎氣，中焦吐者因乎積，此納食哽噎，少頃則吐出數口，且多清水黏痰，是有痰積在中焦也，然究屬膈症之根。

川熟附　半夏　瓦楞子　陳皮　蘇子　萊菔子　旋覆花　白芥子　桃仁　藕撥

張　胃汁乾枯，腸脂燥涸，上焦飲食盡生爲痰，不生津血，納食則吐，痰隨吐出，隔症之根漸深，高年靜養爲宜。

鮮蒌蓉一兩　青鹽半夏三錢　茯苓　當歸　陳皮　沉香　枳殼

又：　津枯氣結噎膈，蒌蓉丸是主方。

照前方加炒香柏子仁、陳海蛰、地栗，每日用柿餅一枚飯上蒸軟，隨意嚼嚥。

盛　背爲陽位，心爲陽臟，心之下，胃之上也，痰飲竊踞於胃之上口，則心陽失其清曠，而背常惡寒，納食哽噎，是爲膈證之根，蓋痰飲爲陰以礙陽故也。

熟附子　桂枝　杏仁　神麴　薤白頭　瓜蔞皮　施覆花　薏仁　豆豉　丁香　竹茹　枇杷葉

淵按溫中化飲，降逆潤腸，不失古人法度，惟豆豉一味不解，是何意思。

《醫學衷中參西録・腸胃病門・噎膈》　盛雋卿，天津鍋店街老德記西藥房理事，年五旬，得噎膈證。

病因　處境恆多不順，且又秉性褊急，易動肝火，遂得斯證。

證候　得病之初，間覺飲食有不順時，後則常常如此，始延醫爲調治。服藥半年，更醫十餘人皆無效驗，轉覺病勢增劇，自以爲病在不治，已停藥不服矣。適其友人何翼云孝廉何子貞公曾孫來津，其人博雅通醫，曾閱拙著《衷中參西録》，力勸其求愚爲之診治。其六脈細微無力，強食餅干少許，必嚼成稀糜方能下咽，咽時偶覺齟齬即作嘔吐，帶出痰涎若干。惟飲粳米所煮稠湯尚無阻礙，其大便燥結如羊矢，不易下行。

診斷　楊素園謂：此病與失血異證同源，血之來也暴，將胃壁之膜衝開則爲吐血；其來也緩，不能衝開胃膜，遂瘀於上脘之處，致食管窄隘即成噎膈。至西人則名爲胃癌，所謂癌者，如山石之有岩，其形凸出也。此與楊氏之說正相符合，其爲瘀血致病無疑也。其脈象甚弱者，爲其進食甚少氣血兩虧也。至其便結如羊矢，亦因其飲食甚少，兼胃氣虛弱不輸送下行之故也。此宜化其瘀血兼引其血下行，而更輔以培養氣血之品。

處方　生赭石一兩軋細　野臺參五錢　生懷山藥六錢　天花粉六錢　天冬四錢　桃仁去皮搗三錢　紅花二錢　土鱉蟲五枚搗碎　廣三七二錢搗細

藥共九味，將前八味煎湯一大盅，送服三七末一半，至煎渣再服時，再送服餘一半。

方解　方中之義，桃仁、紅花、土鱉蟲、三七諸藥，所以消其瘀血也。重用生赭石至一兩，所以引其血下行也。用臺參、山藥者，所以培養胃中之氣化，不使因服開破之藥而有傷損也。用天冬、天花粉者，恐其胃液枯槁，所瘀之血將益乾結，故借其涼潤之力以滋胃液，且即以防臺參之因補生熱也。

效果　將藥服至兩劑後，即可進食，服至五劑，大便如常。因將赭石改用八錢，又服數劑，飲食加多，仍覺胃口似有阻礙不能脫然。俾將三七加倍爲四錢，仍分兩次服下，連進四劑，自大便瀉下膿血若干，病遂全愈。

說明　按噎膈之證，有因痰飲而成者，其胃口之間生有痰囊，即喻氏《寓意草》中所謂窠囊。本方去土鱉蟲、三七，加清半夏四錢，數劑可愈。有因胃上脘枯槁痿縮致成噎膈者，本方去土鱉蟲、三七，將赭石改爲八錢，再加當歸、龍眼肉、枸杞子各五錢，多服可愈。有因胃上脘生瘤贅以致成噎膈者，五期三卷胃病噎膈治法篇中曾詳論其治法。然此證甚少，較他種噎膈亦甚難治。蓋瘤贅之生，恆有在胃之下脘成反胃者，至生於胃之上脘成噎膈者，則百中無一二也。

內科總部

腹痛部

題解

《醫林繩墨・腹痛》自臍以下而腹作痛者，名曰小腹痛。

《症因脈治・腹痛論》痛在胃之下，臍之四傍，毛際之上，名曰腹痛。若病在脅肋曰脇痛。病在臍上則曰胃痛而非腹痛。

論說

《素問・陰陽別論》三陰三陽俱搏，心滿腹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寸口脈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脈沉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略】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澁曰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

《素問・藏氣法時論》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略】，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略】腎病者，腹大脛腫，喘咳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素問・刺熱篇》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略】脇滿。

《素問・舉痛論》帝曰：願聞人之五臟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岐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氣血亂，故痛甚不可按也。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能散，小絡急引，故痛。

又　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系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澁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

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澁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澁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

寒氣客於五臟，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又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瘅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素問・腹中論》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脛皆腫，環臍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澁之病。

《素問・厥論》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骭內熱，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素問・標本病傳論》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入定，夏晏食。

腎病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

《素問・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胸中痛脇支

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上應辰星。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炳，冰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咳喘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寃，上應鎮星。【略】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皆瘍耳無所聞。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寃，胸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甚則喘咳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病，上應熒惑星。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脅不可反側，咳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

又　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略】寒中【略】胸脇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

歲水不及，濕乃大行，【略】復則大風暴發，【略】痛於心腹。

《素問・五常政大論》　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略】胸中不利，【略】厥逆【略】心下否痛，【略】少腹痛時害於食。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涼乃舉，草樹浮煙，燥氣以行，霜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乃有聲。故民病咳逆，心脇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嗌乾面塵色惡。

又　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

《素問・至真要大論》　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頤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蠚蟲不藏。

又　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飢，臍下反動，氣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嘔逆躁煩，腹滿痛。

又　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痹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

《靈樞・經脈》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略】其別者入絡腸胃，【略】實則腸中切痛。

任脈之別名曰尾翳，【略】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

《靈樞・經筋》　足太陰之筋【略】聚於陰器，上腹，結於臍，【略】其病【略】下引臍痛。

《靈樞・四時氣》　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

《靈樞・五邪》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靈樞・熱病》　熱病挾臍急痛。

《靈樞・厥病》　心腸痛，懊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蛔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慈腹懊痛，形中上者。

《靈樞・師傳》　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靈樞・脹論》　小腸脹者，少腹膨脹，引腰而痛。

《難經・腹痛》　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得心脈，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

得脾脈，其內證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得肺脈，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

得腎脈，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

脈有三部，中部法人，主鬲以下至臍之有疾也。

《傷寒論・平脈法》　假令病人云腹內卒痛，病人自坐，師到，脈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裏有病者，脈當沉而細，今脈浮大，故知愈也。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并治》　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略】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以溫藥。【略】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病腹中痛，其脈浮大而長者死。

病腹痛而喘，其脈滑而利、數而緊者死。

溫病，腹中痛，下痢者死。【略】

病心腹脹滿、痛不止，脈堅大洪者死。

《中藏經・滿痛諸證》　脾病腹中鳴痛，脾寒則使人腹中痛。

胃寒則腹中痛，虛則胸中短氣，穀不化。【略】

大腸積冷，則脾痛不能久立，病已則泄，虛則喜滿。

《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風入拘急切痛候》　風入腹，拘急切痛者，是體虛受風冷，風冷客於三焦，經於臟腑，寒熱交爭，故心腹拘急切痛。

《諸病源候論・虛勞心腹痛候》　虛勞者，臟氣不足，復爲風邪所乘，邪正相干，冷熱擊搏，故心腹俱痛。

《諸病源候論・傷寒心腹脹滿痛候》　此由其人，先患冷癖，因發熱病，服冷藥及飲冷水，結在心下，此爲藏虛動於舊癖故也。或吐下已後，病不解，內外有熱，故心腹脹滿痛，此爲有實也。

《諸病源候論・大腸病候》　大腸氣不足則寒氣客之，善泄是大腸之氣虛也，則宜補之。診其右手寸口脈，手陽明經也，脈浮則爲陽。陽實者，大腸實也，苦腸切痛如錐刀刺，無休息時。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腹痛候》　此由陰氣積於內，寒氣結搏而不散，腑藏虛弱，故風邪冷氣與正氣相擊，則腹痛裏急，故云寒疝腹痛也。

《諸病源候論・疝病諸候・寒疝心腹痛候》　此由腑藏虛弱，風邪客於其間，與眞氣相擊，故痛。其痛隨氣上下，或上衝於心，或在於腹，皆由寒氣所作，所以謂之寒疝心腹痛也。

《諸病源候論・積聚心腹痛候》　積者陰氣，五藏所生，其痛不離其部，故上下有所窮已。聚者陽氣，六府所成，故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有常處。此皆由寒氣搏於藏府，與陰陽氣相擊下上，故心腹痛也。診其寸口之脈沉，而橫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聚痛，又寸口脈細沉滑者，有積聚在脇下，左右皆滿，與背相引痛。

《諸病源候論・腹痛病諸候》　腹痛者，由府藏虛，寒冷之氣，客於腸胃募原之間，結聚不散，正氣與邪氣交爭相擊故痛。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心腹痛候》　心腹痛者，腑臟虛弱，風邪客於其間，與眞氣相擊，故痛。其痛隨氣下上，或上衝於心，或下攻於腹，故心腹痛。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腹中痛候》　腹痛者，由臟腑虛弱，風冷邪氣乘之，邪氣與正氣相擊，則腹痛也。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小腹痛候》　小腹痛者，此由胞絡之間，宿有風冷搏於血氣，停結小腹，因風虛發動，與血相擊故痛。

《金匱鈎玄・腹痛》　凡諸痛皆屬火，寒涼藥不可峻用，必用溫散之藥。諸痛不可用人參，蓋人參補氣，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矣。

臍下忽大痛者，人中如黑色者，多死，難治也。

人面上忽有紅點者，多死。

腹痛，有寒，積熱、死血、食積、濕痰。戴云：寒痛者，綿綿痛而無增減者是；時痛時止者是熱也。死血痛者，每痛有處，不行移者是也。食積者，甚欲大便，利彼痛減者是。濕痰者，凡痛必小便不利。

《古今醫統大全・腹痛門》　傷寒腹痛　成無己云：陰寒爲邪者，則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腹中痛，太陰證也。發汗不解，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陽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東垣曰：腹中諸痛皆因勞役過甚，飲食失節，中氣不足，寒氣乘虛而入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經言得炅則止。炅者以熱治寒，治之正也。然腹痛有部分，臟位有高下，治之者宜分之。

屬熱腹痛　《原病式》曰：熱鬱於內而腹滿堅結痛者，不可言爲寒也。故丹溪云：積熱死血、食積濕痰皆能作腹痛，宜於各類求治之。戴氏曰：綿綿腹痛而無增減者，寒也。時作時止者，熱也。痛有常處不走移者，死血也。痛甚欲大便，利後痛減者，食積也。大抵痛而小便不利，或得辛辣熱湯則暫止者，痰也。痛定則能食，時作時止，或肚大、青筋腫聚，往來無有休止，涎出嘔吐清水者，蟲也。

血滯腹痛　成無己云：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以脹滿而硬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蓄血之證，小便不利者則是溺瀝之證。

脈候　《脈經》曰：脈細小緊急，病速進，在腹中刺痛。陰弦則腹痛。弦急小腹痛。尺脈緊，臍下痛。尺脈伏，小腹痛，有癥疝。尺脈實，小腹痛，當利之。腹痛，脈反浮大而長者死。心腹痛不得息，脈細小遲者生，脈大而疾者死。傷寒，脈陽澀陰微，腹中急痛，裏有虛寒。

《景岳全書・心腹痛》　氣滯非木香不行，滯深道遠，非精銳之響導不能達。【略】

大都暴痛脈忽細伏多實，久病脈本微弱爲虛。

氣血虛寒不能營養心脾者，最多心腹痛證。【略】

凡虛痛之候，每當連綿不止，而無急暴之勢，或按揉，溫燙，痛必稍緩。【略】

欲消食滯，即巴、黃猶不能及，而推行氣爲先。

《醫宗必讀・心腹諸痛》　腹痛分爲三部，臍以上痛者爲太陰脾，當臍痛者爲少陰腎，少腹痛者爲厥陰肝，及衝、任、大小腸。

《醫門法律・比類金匱胸腹寒痛》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爲陽，身之前爲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爲陰之陽，腹爲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可煥然明矣。因茲舉《內經》、《金匱》之奧相與繹之。

《傷寒括要・腹痛》　邪傳於裏，與正氣搏則爲腹痛。太陽經無腹痛症，少陽經有胸脇痛而無腹痛，陽明經腹滿而痛，此爲裏實。三陰下利清穀而腹痛者，此爲裏寒。太陰腹痛當分虛實，腸鳴泄瀉而痛者虛也，便秘按之轉痛者實也。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瘥者，與小柴胡湯。胸中有熱，胃中有邪，腹痛嘔吐。黃連湯。往來寒熱，胸脇滿，煩嘔腹痛。小柴胡湯。陽明病，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此有燥屎。大承氣湯。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而腹痛，有宿食也。大承氣湯。發汗不解，腹滿痛，急下之。大承氣湯。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肢重自利，此有水氣。眞武湯。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厥逆脈微，反不惡寒，面赤腹痛。通脈四逆湯。少陰病，四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腹痛泄利。四逆散。少陰病，腹痛，便膿血。桃花湯。厥陰四五日腹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欲下利也。四逆湯。

按腹痛，有虛，有實，有寒，有熱，有食，有血，當詳辨之。可按可揉而軟者，虛也。不可揉按而硬者，實也。身無大熱，口中不渴，喜飲熱湯者，寒也。身熱口渴，喜飲涼水者，熱也。噫氣惡食，氣口脈實者，食也。痛有定處，而不動移，或脇，或小腹硬滿，小便利，大便黑者，血也。大抵脈大而有力者，可涼可下，脈沉而無力者，宜補宜溫。更以證參之，百不失一矣。

《證治彙補・腹痛》　傷於寒者，痛無間斷，得熱則緩。傷於熱者，痛作有時，得寒則減。因飢而痛者，過飢即痛，得食則止。因食而痛者，多食則痛，得便乃安。

吞酸腹痛，爲痰鬱中焦。痞悶腹痛，爲氣搏中州。火痛腸內雷鳴，衝斥無定，痛處覺熱，口煩口渴。蟲痛肚大青筋，飢即咬齕，痛必吐水，痛定能食。氣虛痛者，痛必喜按，呼吸短淺。血虛痛者，痛如芒刺，牽引不寧。

《醫學真傳・心腹痛》　夫通則不痛，理也，但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調氣以和血，調血以和氣，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結者使之旁達，亦通也。虛者助之使通，寒者溫之使通，無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爲通，則妄矣。

《醫學心悟・少腹痛》　凡治少腹痛，當用墜降之藥，其行氣皆當用核，乃能宣達病所，以取效也。

《臨證指南醫案・腹痛》　審其痛勢之高下，辨其色脈之衰旺，究因何起？大都在臟者，以肝、脾、腎爲主；在腑者，以腸胃爲先。

《醫階辨證・三陰腹痛辨》　大腹居臍上，屬太陰，其痛爲痰食。臍腹居臍中，屬少陰，其痛爲寒熱。少腹居臍下，屬厥陰，其痛爲溺瀝及虛寒。

腹痛諸證辨

小腸氣，繞臍耕起走注痛。膀胱氣，少腹腫痛，不得小便。肝氣，少腹痛引兩脇。疝氣，少腹痛引陰囊睾丸。腎氣，少腹上衝心，痛有形塊，即奔豚氣。

《醫略・胃心痛腹痛蟲痛》　又丹溪謂臍下痛，人中黑者多死。腹痛作止有時，或淡食而飢則痛，厚味而飽則否，此爲有蟲，甚則發黃身腫，喜食生米茶葉土炭，蟲之所嗜也。治法得酸則伏，得苦則畏。【略】蛔蟲，得食心煩

而嘔，此臟寒，當自吐出。

《痧症度針・腹痛》 辨痧痛

食、痰、怒、火、蟲、塊六者，皆令人腹痛。惟痧症之痛，多見汗出，脈伏，腹中如絞，按之更甚，且其痛必暴，有不可久耐之勢，醫不悟及痧毒，輒以食、痰、怒、火、蟲、塊諸痛疑之，必致增劇。豈知食滯作痛，必飽滿噯腐，痛在中脘，得食則痛加，右關必滑實有力也。若新食夾寒，則痛必隱隱然，脈見弦遲矣。痰痛者，或其人平素肥白多痰，痛時腹中走注，按之濡軟，脈浮滑或弦滑者是也。怒氣腹痛者，必因憤結傷肝，其痛不暴，或連兩脇，下抵少腹，或兼嘔惡，面青，脈弦，痛有作止者是也。火痛者，胃火上衝，口渴引飲，飲入即吐，或吞吐酸水，脈必洪數滑實，外有火象者是也。蟲痛則胃脘痛如刀割，外見厥冷，面或青或白，痛有作止，發則搔把不定，口吐清水，脈起伏不常，痛定則病若失，且別無所苦者是也。塊痛則向有宿痕，聚結腸腹，偶因怒勞觸發，痛不可近，但其痛必有常處，或摸之有形者是也。以上六者，皆與痧痛大不相同，如無故暴痛，審無前項六症，而痧痛可決矣。

愚按《內經》痛病十三條，屬火者一，屬寒熱者一，屬寒者十有一，以寒則凝滯，所以痛也。痧痛屬熱者多，但屬寒者亦間或有之。昔人論寒滯腹痛，多主仲景足三陰經求治。若夫形寒飲冷，膈下隱隱疼痛，或四肢厥冷，惡心，泄瀉，痛時喜暖喜按，脈沉遲無力，飲冷物更甚者，是爲寒痛，即爲冷痧。若非此作痛，則多屬陽痧矣。又按寒痛多纏綿，火痛必急暴，寒痛唇面必淡白，舌苔必淡紅。若火痛則面赤唇紫，舌苔黃黑粘濁，更以喜冷喜熱，辨之自明。

凡痧毒內攻腸胃，一團邪逆之氣與穢濁之氣擾亂不寧，故陣陣作痛，有痛一陣瀉一陣者，有吐瀉不出而絞痛者，有得瀉而痛緩者，有痛而厥逆者，如斯之類，急宜先行刮放，用藥開通，所謂通則不痛也。

《醫學舉要・雜證合論》 腹痛一症，分無形有形。無形爲患，如寒凝火鬱，氣阻營虛及夏秋暑濕痧穢之類。有形爲患，如畜血、食滯、癥瘕、蛔蟯、內疝及平素偏好成積之類。審其痛勢之高下，色脈之衰旺，細究其因，確從何起。大抵在臟者，以肝脾腎爲主，在腑者，以腸胃爲主。

《醫門補要・腹部》 小腹未硬痛者，邪在表。小腹硬痛者，邪入裏。小腹繞臍硬痛，小便短澀者，燥屎。小腹痛，脈沉遲者陰寒，當溫之。腹脹大，小便閉者死。腹脹閉，不得氣息者死。腹脹時減而痛綿綿者，裏證未實。大便通爲虛，內外無寒者，爲陽實熱痢。大便閉爲實，內外無熱者，爲陰結便閉。小腹硬痛，小便自利，大便黑者，蓄血。小腹脹痛，大便如常，小便不利者，溺澀。小便紅爲熱，淺紅淡黃者陰虛。小便白爲寒，渾白如米泔者爲濕熱。腹脹氣少者死。腹脹而瀉，脈大者死。腹脹而鳴，肢冷而瀉，發熱形瘦脈大者死。腹脹乾嘔，煩熱，大小便閉，脈沉細者死。吐血腹脹，脈疾者死。氣喘，大小便閉者死。浮腫喘氣，脈細者死。瀉利，氣喘者死。瀉利發熱，脈大者死。溺多心煩者死。臍腫反出者死。陰囊龜頭皆腫者死。內熱喉乾，溺多心煩者死。泄瀉不止者死。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陽脈證并治下》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眞武湯主之。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咳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幷主下痢。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傷寒論・辨可下病脈證幷治》　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繞臍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弦者，大烏頭煎主之。

寒疝，服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緊，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金匱要略・奔豚氣病脈證治》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略】

諸勞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

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蟲。

《金匱要略・血痺虛勞病脈證幷治》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金匱要略・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蛔蟲病脈證治》　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蟲。蛔蟲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

蛔厥者，當吐蛔，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蛔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

《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幷治》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一月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中藏經・療諸病藥方六十八道》　鬼哭丹　主腹中諸痛，氣血凝滯，飲食未消，陰陽痞隔，寒熱相乘，搏而爲痛，宜以此方主之。

《肘後方・治卒腹痛方》　治卒腹痛方，書舌上作風字，又畫紙上作兩蜈蚣相。

又方：　搗桂末服三寸匕，苦酒、人參、上好乾薑亦佳。

又方：　粳米二升，以水六升，煮二七沸，飲之。

又方：　食鹽一大把，多飲水送之，忽當吐即差。

又方：　掘土作小坎，水滿坎中，熟攪取汁飲之。

又方：　令人騎其腹，溺臍中。

又方：　米粉一升，水二升和飲。

又方：　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兩手抄舉其腹，令病人自縱重，輕舉抄之，令去床三尺許，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拈取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從龜尾至頂乃止。未愈，更爲之。

又方：　令卧枕高一尺許，拄膝，使腹皮踧，氣入胸，令人抓其臍上三寸便愈，能乾咽吞氣數十遍者彌佳。此方亦治心痛，此即伏氣。

治卒得諸疝，小腹及陰中相引痛如絞，自汗出，欲死方：　搗沙參末，篩服方寸匕，立差。

此本在雜治中，謂之寒疝，亦名陰疝，此治不差，可服諸利丸下之，作走馬湯亦佳。

治寒疝腹痛，飲食下，唯不覺其流行方：　椒二合，乾薑四兩，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飴一升，又煎取半分，再服，數數服之。

又方：　半夏一升，桂八兩，生薑一升，水六升，煮取二升，分爲三服。

治寒疝來去每發絞痛方：　吳茱萸三兩，生薑四兩，豉二合，酒四升，煮取二升，分爲二服。

又方：　附子一枚，椒二百粒，乾薑半兩，半夏十枚，大棗三十枚，粳米一升，水七升，煮米熟，去滓，一服一升令盡。

又方：　肉桂一斤，吳茱萸半升，水五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

又方：　牡蠣、甘草桂各二兩，水五升，煮取一升半，再服。

又方：　宿烏鷄一頭，治如食法。生地黃七斤，合細剉之，著甑蔽中蒸，銅器承，須取汁，清旦服，至日晡令盡，其間當下諸寒癖，訖作白粥漸食之，久疝者下三劑。

附方：

《博濟方》治冷熱氣不和，不思飲食，或腹痛疙刺，山梔子、川烏頭等分，生搗爲末，以酒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炒生薑湯下，如小腸氣痛炒茴香、葱酒，任下二十丸。

《經驗方》治元藏氣發久冷腹痛虛瀉。應急大效：玉粉丹、生硫黄五兩，青鹽一兩，已上爲細研，以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熱酒空心服，以食壓之。

《子母秘錄》治小腹疼，青黑，或亦不能喘。苦參一兩，醋一升半，煎八合，分二服。

《聖惠方》治寒疝，小腹及陰中相引痛，自汗出。以丹參一兩，杵爲散，每服熱酒調下二錢匕佳。

《肘後方・治心腹俱痛方》 治心腹俱脹痛，短氣欲死，或已絕方。取梔子十四枚　豉七合，以水二升，先煮豉取一升二合，絞去滓，内梔子更煎取八合，又絞去滓，服半升，不愈者盡服之。

又方：浣小衣飲其汁，一二升即愈。

又方：桂二兩切，以水一升一合，煮取八合，去滓，頓服。無桂者，著乾薑亦佳。

又方：烏梅二七枚，以水五升，煮一沸，内大錢二七枚，煮得二升半，強人可頓服，羸人可分爲再服，當下便愈。

又方：茱萸一兩，生薑四兩，豉三合，酒四升，煮取二升，分爲三服即差。

又方：乾薑一兩，巴豆二兩，搗蜜丸一服，如小豆二丸，當吐下差。

治心腹相連，常脹痛方：狼毒二兩，附子半兩，搗篩，蜜丸如梧子大，曰一服一丸，二日二丸，三日後服三丸，再一丸，至六日服三丸，自一至三以常服即差。

又方：吳茱萸一合，乾薑四分，附子、細辛、人參各二分，搗篩，蜜丸如梧子大，服五丸，日三服。

凡心腹痛，若非中惡、霍亂，則是皆宿結冷熱所爲。今此方可採以救急，差後要作諸大治，以消其根源也。

附方：

梅師方治心腹脹堅，痛悶不安，雖未吐下欲死。以鹽五合，水一升煎令消，頓服，自吐下食出即定，不吐，更服。

孫眞人方治心腹俱痛，以布裹椒薄注上火熨合椒，汗出良。

《十全方》心脾痛，以高良薑細剉，炒杵末，米飲調下一錢匕，立止。

《諸病源候論・腹痛病諸候・腹痛候》 腹痛者，由府藏虛，寒冷之氣，客於腸胃募原之間，結聚不散，正氣與邪氣交爭相擊故痛。其有陰氣搏於陰經者，則腹痛而腸鳴，謂之寒中，是陽氣不足，陰氣有餘者也。診其寸口脈沉而緊，則腹痛，尺脈緊，臍下痛，脈沉遲，腹痛，脈來觸觸者，少腹痛，脈陰弦則腹痛。凡腹急痛，此裏之有病，其脈當沉。若細而反浮大，故當愈矣。其人不即愈者，必當死，以其病與脈相反故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治股脛手臂痛法，屈一脛臂中所痛者，正偃卧，口鼻閉氣腹痛，以意推之，想氣往至痛上俱熱，即愈。

又云：偃卧，展兩脛兩手，仰足指，以鼻内氣，自極七息，除腹中弦急切痛。

又云：偃卧口内氣，鼻出之，除裏急，飽咽氣數十，令溫中寒，乾吐嘔腹痛，口内氣七十，所大振腹，咽氣數十，兩手相摩令熱，以摩腹令氣下。

又云：偃卧，仰兩足兩手，鼻内氣七息，除腹中弦切痛。

《諸病源候論・腹痛病諸候・久腹痛候》 久腹痛者，藏府虛而有寒，客於腹内，連滯不歇，發作有時，發則腸鳴而腹絞痛，謂之寒中，是冷搏於陰經，令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也。寒中久痛不瘥，冷入於大腸，則變下痢，所以然者，腸鳴氣虛故也，腸虛則泄，故變下痢也。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心腹痛候》 心腹痛者，由府藏虛弱，風寒客於其間故也。邪氣發作，與正氣相擊，上衝於心，則心痛，下攻於腹，則腹痛，下上相攻，故心腹絞痛，氣不得息。診其脈，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手少陰經也。沉者爲陰，陰虛者，病苦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狀，心腹病痛，不得息。脈細小者生，大靭疾者死。心腹痛，脈沉細小者生，浮大而疾者死。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行大道，常度日月星辰清淨，以鷄鳴安身卧啾，日三咽之，調五藏，殺蠱蟲，令人長生，治心腹痛。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久心腹痛候》 久心腹痛者，由寒客於

府藏之間，與血氣相搏，隨氣下上，攻擊心腹絞結而痛。藏氣虛，邪氣盛，停積成疹，發作有時，爲久心腹痛也。然心腹久痛，冷氣結聚，連年積歲，日月過深，變爲寒疝。

《諸病源候論・心腹痛病諸候・心腹相引痛候》 心腹相引痛者，足太陰之經，與絡俱虛，爲寒冷邪氣所乘故也。足太陰是脾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上循屬脾絡胃，其支脈復從胃別上注心經，入於胃絡注於心。此二脈俱虛，爲邪所乘，正氣與邪氣交爭，在於經，則胃脘急痛，在於絡，則心下急痛，經絡之氣，往來邪正相擊，在於其間，所以心腹相引痛也。診其脈，太陽脈厥逆衝急攣，心痛引於腹也。

《千金要方・心腹痛》 論曰：心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多熱喜涎出，是蛔蟲咬也。幷宜溫中當歸湯，服兩叁劑後若不效有異，宜改方增損服取差。

溫中當歸湯。

增損當歸湯。

治蟲心痛方：

鶴蝨末之，蜜和梧子大，服四十丸，日三服，愼酒肉，蜜湯下可加至五十丸。

又方：鶴蝨一兩末之，空腹，溫酢一盞和服之，蟲當吐出。

又方：服漆一合，方在第二十七卷養生服餌篇中，凡蟲心痛皆用漆主之。

治心腹冷痛，五辛湯。

治卒心腹絞痛如刺，兩脇支滿，煩悶不可忍，高良薑湯。

治心腹絞痛，諸虛冷氣滿痛，當歸湯。

治心腹蘊蘊然痛方：

芍藥六兩　黃芩　樸消　桔梗　柴胡各四兩　當歸　升麻各三兩

右七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

治虛冷腹痛，不下飲食，食復不消，臚脹，當歸湯。

治腹冷絞痛，羊肉當歸湯。

治寒冷腹中痛，當歸湯。

治腹痛，臍下絞結繞臍不止，溫脾湯。

治冷氣脇下往來衝胸，膈痛引脇，背悶，當歸湯。

治久寒疾胸腹中痛，時下痢，當歸湯。

治久寒宿疾，胸腹中痛，短氣，時滯下痢，當歸湯。

治胸腹中卒痛，生薑湯。

凡心腹冷痛，熬鹽一斗熨，熬蠶沙燒塼石蒸熨，取其裏溫暖止，蒸土亦大佳。

《千金要方・脾臟上》 治脾脈厥逆，大腹中熱，切痛，舌強腹脹，身重食不下，心注脾急痛，大黃瀉熱湯。

《外臺秘要・心腹痛及脹滿痛方》 病源心腹痛者，由腑藏虛弱，風寒客於其間故也。邪氣發作，與正氣相擊，上衝於心，則心痛，下攻於腹，則腹痛，上下相攻，故心腹絞痛，氣不得息。診其脈，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手少陰經也。沉者爲陰，陰虛者病，苦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狀。心腹痛，痛不得息，脈細小者生，大堅疾者死。心腹痛，脈沉細小者生，浮大而疾者死。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養生方》導引法云：行大道常度日月星辰，清靜以鷄鳴，安身卧，漱口三咽之，調五藏，殺蟲蟲，令人長生，療心腹痛。

《廣濟》療心腹中氣時時痛，食冷物則不安穩，及惡水，桔梗散。

又療卒心腹痛，氣脹滿，不下食，欲得瀉三兩行佳，當歸湯。

《肘後》療心腹俱脹痛，煩滿，短氣欲死，或已絕方：

梔子十四枚　豉七合

右二味，以水二升，先煮豉，取一升二合，去滓，內梔子，更煎取八合，絞去滓，服半升，不愈者盡服之。

又方：烏梅二七枚，水五升，煮一沸，內青大錢二七文，煮取一升半，強人可頓服，羸人分再服，當下愈。

又方：茱萸二兩　生薑四兩，切　豉三合

右三味，酒四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卽差。

又療心腹相連常脹痛，狼毒丸。

又方：吳茱萸一合　乾薑四分　附子二分，炮　細辛二分　人參二分

右五味擣末，蜜和丸如梧子，服五丸，酒飲並得，日三，忌豬肉生菜等。

深師療久寒冷胸膈滿，心腹絞痛，不能食，忽氣吸吸不足，前胡湯。

《古今錄驗》通命丸，療心腹積聚，寒中絞痛，又心迫滿，脇下 脹痛。

張文仲當歸大黃療冷氣牽引腰背肋下，腹內痛方：

當歸三兩　芍藥八分　桂心三分　乾薑六分　茱萸五分　人參一兩　大黃一兩　甘草二兩炙

右八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忌海藻、菘菜、生葱。

范汪四味當歸湯，主寒腹痛。

《小品》療寒冷腹痛，茱萸湯。

《古今錄驗》芎藭湯，療卒寒腹中拘急痛。

芎藭　當歸　桂心　芍藥　甘草炙，各二兩　黃芩半兩　乾薑半兩　杏人三十枚，去皮尖

右八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再服，忌海藻、菘菜、生葱。

卒腹痛方七首

《肘後》療卒腹痛方：

粳米二升

右一味，以水六升，煮取六七沸，飲之。

張文仲療卒腹痛方：

令病人卧高枕一尺許，柱膝，使腹皮踧氣入胸，令人瓜其臍上三寸，便能乾咽吞氣數十過者彌佳，亦療心痛。

又方：灸兩足指頭各十四壯，使火俱下良。

《集驗》療卒腹痛，葛氏方：

桂末三匕，酒服，人參上好，乾薑亦佳，忌生葱。

又方：食鹽一大把，多飲水送，取吐。

《外臺秘要·寒疝腹痛方》 病源疝者痛也，此由陰氣積於內，寒氣結搏而不散，腑藏虛弱，風冷邪氣相擊，則腹痛裏急，故云寒疝腹痛也。

《廣濟》療丈夫虛勞，寒疝腹痛，幷主產後方：

生乾地黃三兩　甘草炙二兩　茯苓二兩　人參二兩　當歸二兩　大棗十四枚　白羊肉去脂，三斤

右七味切，以水三斗，先煮羊肉取一斗，去羊肉，內諸藥，煮取五升，內葱白一把，煮取四升，絞去滓，分溫五服，服別相去如人行十二三里後，藥消進少食，食消服藥，忌蕪荑海藻、菘菜、酢物，餘無忌。

又療寒疝腹中痛者，柴胡桂枝湯。

《小品》寒疝氣腹中虛痛，及諸脇痛，裏急，當歸生薑等四味主之，方：

當歸　生薑　芍藥各三兩　羊肉三斤

右藥切，以水一斗二升，煮肉爛熟，出肉，內諸藥，煎取三升，分溫服七合，日三，數有效。

《集驗》療寒疝氣來往衝心腹痛，桂心湯。

又療寒疝下牽少腹痛，附子丸。

《古今錄驗》楚王瓜子丸，療心腹寒疝，胸脇支滿，食飲不化，寒中腹痛，及嘔痢風痙，頸項強急，不得俛仰方：

桂心五分　茱萸三兩　白薇一分　乾薑四分　烏頭二分，炮　蜀椒五分，汗

芎藭四分　防葵二分　白芷三分

右九味末之，合蜜和爲丸如梧子，先食服一丸，日三。不知，稍稍增之，以腹中溫，身中懷懷爲度，忌生葱、豬肉、冷水。

《聖惠方·治冷氣心腹痛諸方》 夫冷氣心痛者，由臟腑虛弱，宿有冷疹，因外觸風寒，內傷飲冷，而致發動邪氣與正氣相搏，隨其上下，若上攻於心則心痛，或下攻於腹則腹痛也。

治冷氣攻心，腹痛，脇肋妨悶，不思飲食，桔梗散。

治冷氣攻心腹痛不可忍，木香散。

治冷氣不和，心腹疼痛，或時嘔逆，不納飲食，高良薑散。

治冷氣攻心腹痛，多嘔，不欲飲食，桂心散。

治冷氣攻心腹疼痛，少思飲食，檳榔散。

治冷氣攻心腹疼痛不可忍，蕃荄散。

治久積冷氣攻心腹脹痛，或時吐逆下利，不思飲食，宜服內炙丸。

治冷氣攻心腹，久不差，面色青黃，四肢多冷，阿魏丸。

《聖惠方·治心腹痛脹滿諸方》 夫心腹痛脹滿者，由臟虛而邪氣客之，乘於心脾故也。足太陰脾之經也，脾虛則脹，足少陰腎之經也，其脈起於足小指之下，循行上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入肺，其支者從肺出絡於心。今虛邪之氣，客於三經，與正氣相搏，積聚在內，邪氣幷於心脾，故令心腹痛而脹。診其脈遲而滑者，脹滿也。

治久冷胸膈氣滯，心腹痛，脹滿，不能飲食，四肢虛乏，吃食全少，前胡散。

治心腹痛脹滿，氣促，肩背悶，四肢不和，少思飲食，訶黎勒散。

治冷氣攻心腹，脹滿疼痛，飲食不消，四肢羸瘦，厚朴散。

治心腹痛脹滿，短氣欲絕，方：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生薑半兩，細切　豉一分

右件藥，以酒二大盞，煎至一盞三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分爲三服。

治心腹痛脹滿，食不消化，四肢不和，木香丸。

《聖惠方・治心腹相引痛諸方》 夫心腹相引痛者，是足太陰之經與絡俱虛，爲寒冷邪氣所乘也。足太陰是脾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上循屬脾，絡胃別上注心，經入於胃絡注於心，此脈俱虛，爲邪所乘，正氣與邪氣交爭，在於經則胃管急痛，在於絡則心下急痛，經絡之氣往來，邪正相擊，在於其間，所以心腹相引痛也。其脈太陽脈厥逆，骯急攣心痛，引腹痛也。

治心腹冷氣相引痛，或時嘔逆，四肢不和，少思飲食，漸至無力，丁香散。

治冷氣攻心腹，相引頭痛，四肢逆冷，吳茱萸散。

《史載之方・腹痛》 人有病腹痛者，其狀多端，經之所言亦多變，濕邪之勝，腹滿而痛，食減體重，四肢不舉，腹鳴腸泄，宜用此方，神和散。

《聖濟總録・心腹門・腹痛》 論曰：藏府內虛，寒氣客之，與正氣相擊，故令痛也。又有冷積不散，乍間乍甚，爲久腹痛者，若重遇於寒，則致腸鳴下利，蓋腹爲至陰之所居，又爲陰邪客搏故也。

治腹痛疠刺，除寒冷溫脾，人參湯。

治卒寒腹痛拘急，芎藭湯。

治氣攻心脇，或冷結腹痛，不下飲食，高良薑湯。

治寒冷腹痛，四物加黃耆芍藥湯。

治寒中腹痛，四物當歸湯。

治久冷腹痛不止，安息香丸。

《宣明論方・三焦約證・主大小腸》 小腹痛，不得大小便，邪氣入客，約而不行，故穀氣不得通也。

枳殼丸　主之治三焦約，調順三焦氣脈消痞滯，利胸膈，治風，通大小便。

《宣明論方・厥疝證・主腹痛》 脈至太虛，積氣腹中隱而難見，陰沉使脾弱寒於肢膜，氣厥逆也。

吳茱萸加減湯　主之治厥疝腹中冷痛，積氣上逆致令陰冷於肢膜。

《劉河間醫學六書・滿痛諸病》 堅痞腹滿急痛，寒主拘縮，故急痛也。寒極則血脈凝滯而反兼土化制之，故堅痞而腹滿也。或熱鬱於內而腹滿堅結痛者，不可言爲寒也。

蠱，腹痛，腎傳心，筋脈相引而急，精液少，筋脈不榮灌而引急，建中加減湯主之。

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太陽直行從巔，入循於腦，氣下灌於鼻，時出清涕不止，腎著湯主之。

小腹痛，不得大小便，邪氣入客約而不行，故穀氣不得通也，枳殼丸主之。

足厥陰之脈環陰器，抵小腹，腫或痛，腎虛寒，水涸竭，瀉邪補脈爲治，葵藜湯治之。

伏梁者，若梁之伏隱也，居臍上逆，臍下順，不可移動，爲水溺澀。故有二等。

腹痛欲嘔吐者，上熱下寒也，以陽不得降而胸熱欲嘔，陰不得升而下寒腹痛，是升降失常也，黃連湯主之。

淋閉不通，臍下狀如覆碗，痛悶不可忍。

《新刊續添是齋百一選方・第三門》 桂麴元　健脾胃，進飲食，助尅化，治食少易傷，胸滿惡心，或心腹疼痛，病後衰弱，氣不復常。

八味理中元　治脾胃虛弱，胸膈痞悶，心腹疼痛，腹滿身重，四肢不舉，腸鳴泄瀉，飲食不化。

大建脾元　調中養氣，和胃建脾，治中焦積寒，胸膈氣痞，嘔逆惡心，腹脇疼痛，臟腑虛滑，飲食多傷，困倦少力，肢體怠惰，晝少精神。

十味丁香煮散　治脾胃傷冷，中脘痞滯胃口，宿寒停痰留飲，氣積不散，心腹大痛，脇肋膨脹，泄利水穀，嘔逆惡心，下竭上虛，食飲不下，肢體瘦怠，自汗不止，陽氣暴脫。陸子逸傳。

《醫説・腹痛有數種》 有人患腹痛，其狀不一。有風痛，熱痛，有冷痛，有冷積痛，有氣積痛，有蟲痛，有婦人經脈行而先腹痛，有小兒瘡疹出而先腹

痛者。滿腹虛，服暖藥無效者，此風痛也。宜服官局胃風湯、火枚草丸，如附子、烏頭之類。大便秘結，小便赤而喜冷飲食者，此熱痛也。後生宜四順飲，老人宜服大麻仁丸，皆《局方》。有塊起而腹痛者，皆積也。冷積則面無色，瘦瘁，脈沉伏，宜於暖藥中用巴豆，如官局積氣丸之類。氣積多噫氣，宜服嘉禾散，調氣散、五膈寬中散，如茴香、丁香、木香、沉香之類。食積則多噫酸，口出清水，惡心，宜服京三棱、蓬莪朮、乾漆之類，亦須兼巴豆。至於腹中有塊起，急以手按之便不見，五更心嘈，牙關轎硬，惡心而清水出，及夢中齧齒者，此謂之蟲痛。宜服官局化蟲丸，如史君子之類。又有室女婦人月經行先腹痛，此特與諸痛不同，只可服四物湯。小兒身熱足冷，耳及尻骨冷，及眼瀝利臟腑，乃能隨其冷熱，而須用巴豆、大黃、牽牛，此最要法。《醫餘》

《東垣十書・腹痛》 腹痛有部分，中脘痛，太陰也，理中湯、加味小建中湯、草豆蔻丸之類主之。臍腹痛，少陰也，四逆湯、薑附湯，或五積散加吳茱萸主之。小腹痛，厥陰也，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主之。

雜證腹痛，四物苦練湯、酒煮當歸丸、增損當歸丸之類，或芍藥甘草湯主之；脈弦傷氣加黃芩；脈洪傷金加芍藥；脈緩傷水加桂枝、生薑；脈澀傷血加當歸；脈遲傷火加乾薑。腹不滿者加棗，若滿者不加。脾虛滿者，黃芪湯。芍藥去濕。

《直指方・腹痛》 有寒有熱，有死血，有食積，有痰飲，有蟲。氣血、痰水、食積、風冷諸證之痛，每每停聚而不散，惟蟲痛則乍作乍止，來去無定。又有嘔吐清沫之爲可驗。

《直指方・肚皮痛》 肚皮痛者，由腎虛不能行水，加之酒麵無度，酒與水交聚於腹中，而麵毒復纏滯其氣，是以水滲於肚皮而作痛矣。以錢氏宣風散，用蜜水煎咽下神保丸，俟其大便流行，後以青木香丸一分，安腎丸倍之，用二陳湯煎水，空心咽下，脾腎氣復，自然向安。

《直指方・腹痛方論》 《內經》曰：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則然而痛。按《內經・舉痛論》言寒邪外客而痛者，甚爲詳悉，未能盡述，學者自宜檢閱。外有因虛、因實、因傷寒、因痰火、因食積、因死血者，種種不同。《原病式》曰：熱鬱於內而腹滿堅結痛者，不可言爲寒也。東垣曰：腹中諸痛，皆因勞役過甚，飲食失節，中氣不足，寒邪乘虛而入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經言：得炅則止，炅者熱也，以熱治寒，治之正也。《此事難知集》論曰：傷寒，中脘痛，太陰也。理中湯、黃芪建中湯之類。臍腹痛者，少陰也，四物湯、眞武湯、附子湯之類。小腹痛，厥陰也，重則正陽散、回陽丹，輕則當歸四逆湯之類。若夫雜病腹痛，四物苦練湯、酒煮當歸丸之類。夏月腹痛，肌熱惡熱，脈洪數，屬手太陰，足陽明，黃芩芍藥湯主之。秋月腹痛，肌寒惡寒，脈沉疾，屬足太陰，足少陰，桂枝芍藥湯主之。四時腹痛，芍藥甘草湯主之。丹溪曰：腹痛有積熱，有食積，有痰，有死血。脈弦者，多屬食積，宜溫散之，如乾薑炒蒼朮、川芎、白芷、香附、薑汁之類是也，不可用峻利藥攻下之。蓋食得寒則凝，熱則化，更兼行氣、快氣藥助之，無不可者。脈滑者是痰，痰因氣滯，宜導痰解鬱，二陳湯加臺芎、蒼朮、香附之類是也。臍下忽大痛，人中黑色者，多死。腹中水鳴，乃火擊動其水也。凡腹痛以手不可按者，屬實，宜大黃、芒硝下之。實痛不可用黃芪、白朮，蓋補其氣，氣旺不通而痛愈甚也。

草豆蔻湯東垣方　治臍腹虛脹疼痛。

小建中湯　治傷寒，陽脈澀，陰脈弦，腹中急痛者。

眞武湯　治腹痛下痢，四肢沉重。

理中湯　治霍亂，頭疼身寒，腹痛。

四逆湯　治傷寒下痢，腹痛，四肢逆冷。

四物苦練湯　治臍下虛冷腹痛。

芍藥甘草湯　治四時腹痛。

元戎云腹痛，脈弦，傷氣，用本藥。脈洪傷金加黃芩，脈緩傷水加桂枝。脈澀傷血加當歸，脈遲傷寒加乾薑。

酒煮當歸丸　治小腹下痛。

《直指方・腹痛脹》 腹痛腎兮通脈湯，脾兼表證桂加黃。實疼便結虛疼利，脹則陳皮梗夏良。

陰邪在裏，陽邪入裏，與正氣搏，則爲腹痛，所以痛者有異焉。脈實，腹滿而大便秘者，實痛也。脈虛，腸鳴而大便泄者，虛痛也。陰陽異證，用藥不同，大抵痛爲邪氣實，法當疏利，陰受病則金液丸、養正丹輩，溫而利之。少陰腹痛，四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四逆散。下利清穀，脈微

欲絕，通脈四逆湯。腹痛，小便不利用眞武湯。誤下太陽因而腹痛時痛，是有表，復有裏，爲太陰太陽俱病，用桂枝加芍藥湯。痛甚，桂枝加大黃湯。實痛者，關脈實，煩燥，腹滿，大便秘結，桂枝加大黃湯、小承氣湯。胸中熱，胃中邪氣，腹痛欲嘔吐，則用黃連湯。虛痛者，寸脈澀，尺脈弦，腸鳴泄利，先與小建中湯，不瘥，小柴胡去黃芩加芍藥與之，易簡用建中湯加遠志。腹中冷痛，四肢厥逆，用薑附湯。腹脹者，陰陽不和也，桔梗半夏湯最良。

《此事難知・太陰證禁忌不可犯・腹痛部分》 中脘痛，太陰也，理中、建中、黃耆湯類主之。

臍腹痛，少陰也，四逆、眞武、附子湯類主之。

少腹痛，小腹痛，厥陰也，重則正陽、回陽丹之類，輕則當歸四逆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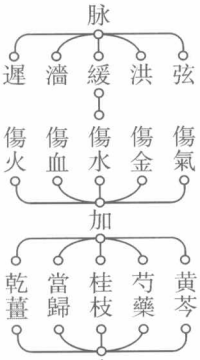
太陰傳少陰痛甚者，當變下利不止。

雜證而痛，四物苦練湯、酒煮當歸丸、增損當歸丸之類。

夏肌熱惡熱，脈洪疾，手太陰足陽明主之，黃芩芍藥湯。

秋肌熱惡寒，脈沉疾，足少陰足太陰主之，桂枝芍藥湯。

腹痛，腹痛者，芍藥甘草湯主之。



腹不滿者加棗，若滿者不加。

脾虛滿者，黃芪湯，芍藥停濕。

《脈因證治・心腹痛》 脈　陽微陰弦，胸痹而痛，責在極虛。短而數，心痛心煩。心腹痛不得息，脈細小遲者生，堅大實者死。若腹痛，脈反浮大而長者死。趺陽脈滑而緊，滑者穀氣強，胃氣實，緊者陰氣勝，故痛。病腹痛而喘，脈滑而利，數而緊者實也。

因　有客寒阻之不行，有熱內生鬱而不散，有死血、食積、濕痰結滯，妨礙升降，故痛。蓋痛當分其部分，從其高下而治之。

證治　中脘痛太陰也，理中、草豆蔻主之。小腹痛，厥陰也，正陽、回陽、四逆湯主之。雜證而痛，苦練湯、酒煮當歸丸、丁香練實丸等主之。

腹中不和而痛者，以甘草芍藥湯主之。

傷寒誤下，傳太陰經，腹滿而痛，桂枝、芍藥主之。痛甚，桂枝大黃湯主之。夏月肌熱惡熱，脈洪實而痛，黃芩、芍藥主之。諸蟲痛者，如腹痛腫聚往來，無有休息，涎出，嘔吐清水。痰積腹痛隱隱然，得熱湯辛物則暫止，宜導痰解鬱氣，溫散之。中氣虛亦痛，或飢而痛是也，理中湯主之。

草豆蔻丸　治脾胃傷損客寒，一切虛證，心腹大痛。

理中建中湯　治寒腹痛。

調胃承氣加木香檳榔湯　治熱腹痛。

二陳芍蒼丸　治清痰腹痛，脈滑者是。

《丹溪手鏡・腹滿并痛》 大滿大痛，或潮熱大便不通，腹滿不減者，實也，可下之。曰陽熱爲邪者，腹滿而咽乾，方可下之。又曰，痛而不滿爲實，宜大柴胡、承氣輩下之。滿而且痛，內外表裏俱有證，宜桂枝加大黃湯，以和其內外，已上皆熱病也。

有冷痛者，痛而大便利，手足冷，惡寒，脈細，面青者，溫之，四逆也。

有下寒上熱痛者，腹中痛，欲嘔吐，黃連湯主之。

腹滿不痛或時減者，爲虛。此虛寒從上下也，當溫之。蓋虛氣留滯，亦爲之脹，比之實，但不堅痛爲異，宜桂枝半夏湯、小建中湯，以和之。又曰，陰寒爲邪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屬太陰也，可溫之。

汗吐下後脹滿。

發汗後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

發汗後腹脹滿是膀胱虛也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此因表邪發散去津液少，胃主津液，胃虛不能宣布諸氣，當溫散之。

吐後腹滿者，邪氣不去，下傳入胃，承氣主之。

太陽病反下，因而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主之。大實痛，桂枝加大黃主之。傷寒下後，腹脹心煩，卧不安，熱乘虛，鬱於中，氣不得上下，枝子厚朴湯主之。

《傷寒治例・腹痛》 有實，有虛，寒、熱邪，燥屎，舊積。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

建中　陽脈澀，陰脈弦，并泄利，建中湯、桂枝芍藥湯、小建中薛汝明名

芍藥湯。

和血　厥陰證，小腹痛，當歸四逆湯。

下　關脈實，大便秘硬，腹滿爲實，繞臍腹痛，煩躁，發作有時，有燥屎也，大小承氣。腹滿時痛，桂枝加大黃。

溫中　兼泄利下重，脈沉微，四逆湯。兼小便不利，眞武湯，隨證選用。

逐熱　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

外接法　略例云。

熨　用灰包熨之。

灸　龐氏云：合灸不灸，令病人冷結，久而彌困，氣衝心而死。

刺括　欲吐利而煩躁者，多有痧毒，世俗以刺括委中穴。

《衛生易簡方・心痛五十四方》　腹冷痛，腸鳴，氣走，身寒自汗，腑滑，用木香，不見火一錢，玄胡索炒去皮，附子炮去皮臍各一錢半，水一盞，薑七片，煎七分，溫服不拘時。

治久逆小腹疝氣，臍下疼痛，外腎偏墜腫硬，陰間濕癢，撮成瘡癬，用吳茱萸一斤，分作四分，以童便酒醋湯各另分，浸一宿，焙乾，澤瀉淨二兩，共爲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酒、鹽湯任下。

治小腸氣痛欲死者，用杏仁、茴香各一兩，葱白焙乾半兩，同爲末，酒調嚼胡桃肉咽下。

又方：用五靈脂、蒲黃炒，各等分爲末，每服二錢，先用醋一盞，熬藥成膏，水一盞煎服，亦治婦人血痛，分服。

又方：用香附子爲末，每服三錢，海藻煎湯下，亦治膀胱腫硬。

又方：用茴香、乳香、豬苓、桔梗、木通、甘草等分，燈心、淡竹葉各一握，水二盞，煎七分服。

又方：用五苓散去肉桂，加黑牽牛、桔梗、車前子煎服。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腹痛》　風證

胃風湯　治腸胃不足，風冷乘之，水穀不化，泄瀉下注，腹中虛滿，日夕滾痛。或下瘀血，或如豆羹汁，服熱藥無效者，此風痛也。加入濃磨木香水一合。

寒證

體虛者，五積散，生薑三片，煨葱白二根、木瓜二片、鹽炒茱萸七粒煎；體實者，霍香正氣散，生薑三片，枳殼半片，木香少許煎。

暑證

香薷散加生薑、陳大蓼、木瓜、陳壁土煎。五苓散以熱蘇、鹽湯調。香薷散爲末服亦效，湯引五苓散同。

濕證

香蘇散加炒蒼朮、煨枳殼煎。未效，用不換金正氣散，生薑、木瓜、紅棗、車前子煎效。

熱證

四順清涼飲　治腹痛，大便秘，小便赤，喜飲冷，以手按之轉甚，不可近。病者或兩手熱，痛處亦熱。或用大柴胡湯。或用小三黃丸、八正散。老人大麻仁丸。

冷證

椒附丸　治臍下極冷，痛楚異常，手足亦冷，不任冷水冷食，面黃肌瘦，按之痛稍止者。

蟠葱散　加茱萸、木香煎亦效。

氣證

虛者，嘉禾散、木香匀氣散、木香流氣飲，治滿腹脹膨痛，流走不定，傍衝兩脇及腰間。實者，分心氣飲、青木香丸。熱盛，大便秘，三和散、木香檳榔丸加大黃。

積證

香蘇散　用生薑、烏梅、縮砂煎，吞感應丸，治食多，噫醋吞酸，口出清水，惡心，腹中緊痛。每服三七粒，棗豆大，服後得通。仍佐以三棱煎丸及紅丸子、平胃散、縮砂香附湯等藥，方得全安。

神保丸　治寒氣停積，逾旬不愈，大便虛溏，小便赤，急痛甚，用治中湯加縮砂仁二十粒搗碎，水二盞，生薑十片煎，服五粒。未效，再服七粒，立愈。

蟲證

化蟲丸　治腹中有塊起，以手按之不見，作聚往來，痛無休止。亦治心痛，五更心嘈，牙關強硬，嘔吐涎沫。或吐清水，及夢中嚙齒，面色青黃，飲食雖多，不作肌膚。或寒或熱，沉沉默默，不知病之去處。其蟲不療，則子母相生，無有休止，長一尺則害人。

虛證

當歸建中湯　治勞傷虛羸腹痛，吸吸少氣，小腹拘急連腰背，時自汗出，不思飲食。

通治

大抵宜通，寒則爲痛，凡痛甚，須通利臟腑乃愈，隨冷熱，須用巴豆、大黃、牽牛，此最要法。

小理中丸　治三脘氣弱，中焦積寒，脾虛不磨，飲食遲化，吃物頻傷，胸膈滿悶，脇肋疠刺，嘔吐噦逆，噫醋惡心，腹脹腸鳴，心腹疼痛，噎塞膈氣，翻胃吐食，飲食減少。

腹痛作嘔，欲利大便，諸藥皆吐，惟蘇、感丸，用薑汁泡湯吞服最妙。

氣滯腹痛，神保丸柿蒂、燈心湯下二七丸，最爲捷效。

《如宜方・諸氣》　如忽然心腹撮痛，爲客忤，宜蘇合香丸，氣鬱撮痛宜四磨湯。如傷寒腹痛，身熱，脈洪數，宜小柴胡湯去黃芩，加芍藥。不大便，宜桂枝湯加大黃。如伏暑氣痛不可忍，宜黃連香薷飲沉冷腹。小便不利，宜胃苓湯。如傷瓜果，宜香桂丸。如諸氣痞滯不通，腹脇刺痛連肩背，宜木香流氣飲。如七情氣結積聚似杯，心腹刺痛，發時欲死，宜加味七氣湯。如事不遂意，怒氣傷神，氣滯不散，心腹悶痞刺痛，宜分心氣飲。如脾胃不和，氣滯心腹疠痛，疾逆惡心，宜十八味丁沉透膈湯。如脾胃虛冷，攻築心腹脇刺痛，胸膈痞悶，宜蟠葱散。如胃虛不和，早辰心腹疼痛，宜胃沉湯，冷者宜勝五積散。如陰陽壅滯，氣不升降，痞塞腹痛，沉香降氣湯。

《秘傳證治要訣及類方・諸痛門・腹痛》　腹痛之病，所感不一，或因寒熱，或因暑濕，或因飲食飢飽。不問何證，皆可用藿香正氣散加木香半錢，或正氣散調化蘇合香丸。若腹痛欲得熱手按及喜熱食者，此是積冷作痛，當用理中湯，或治中湯、小建中湯等藥。若冷痛用溫藥不效，痛愈甚，大便不甚通，當微利之，用藿香正氣散，每服加官桂、木香、枳殼各半錢，吞下來復丹或用蘇感丸，不利則量虛實用神保丸。有全不喜食，其人本體素怯弱，而又加以腹冷疼者，養胃湯，以白朮代蒼朮，仍加桂、茱萸各半錢，木香三分應。腹冷痛或心脾疼者，生薑均治之。

《傷寒全生集・辨傷寒腹痛例》　凡腹中痛，邪氣入裏，正氣相搏，則爲腹痛。陽邪傳裏而痛者，其痛不常，當以辛溫之劑和之。陰寒在裏而痛者，則痛無休時，欲作利也，當以熱劑溫之。有燥屎宿食而痛者，則煩而不大便，腹滿而痛也，當以苦寒之劑下之。諸痛爲實，則痛隨利減，此爲裏熱。凡太陽證，下早因爾腹痛者，屬太陰，桂枝加芍藥湯。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凡中脘痛屬脾土太陰證，脈沉遲，內寒者，理中湯加木香、砂仁。若下利清穀，或欲絕者，四逆湯。小腹痛屬厥陰，茱萸四逆湯加當歸、木香。凡內實腹痛，幷繞臍硬滿刺痛，煩躁發作，及燥屎痛，宜下之，小承氣湯。若潮熱，不大便，從心下至小腹硬滿而痛，手不可近者，用大陷胸湯。凡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如脈弦，腹痛，無寒熱者，芍藥甘草湯。凡脈弦，口苦發熱，腹中痛者，小柴胡去參加炒芍藥。若寒熱交作，腹痛，加肉桂、芍藥，寒多去芩，倍加桂，熱多去桂，倍加芩、連、柴胡。凡少陰發熱，手足冷，腹痛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瀉後重，四逆散加附子、炒芍藥、官桂、吳茱萸。若發熱，脈洪弦，腹痛者，芍藥黃芩湯。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小腹者，欲作利也，四逆湯主之。大抵腹痛有虛有實，若可按可揉而軟者爲虛，若不可按不可揉而硬者爲實。又有寒有熱，有血有食，當明辨之。治法先將涼水一杯，與病人飲之，其痛若緩，身有熱者，屬熱痛，當用涼藥清之，清之不已，而繞臍硬痛，煩熱譫語，大便實者，屬燥屎痛，當用寒藥下之。如食積痛必噫氣，惡食酸臭，如痛處不移，或在脇下，或小腹必硬滿，小水自利，大便黑，此皆痛隨利減之法也。若飲水愈加作痛者，屬寒痛，當用溫藥和之，和之不已，而或四肢厥冷，腹痛吐瀉者，急用熱藥投之。須詳脈來有力無力，乃爲良法也。

《丹溪心法・腹痛》　腹痛有寒、積熱、死血、食積、濕痰。脈弦食，脈滑痰。清痰多作腹痛，臺芎、蒼朮、香附、白芷爲末，以薑汁入湯調服。大法之方若此。腹痛者，氣用氣藥，如木香、檳榔、香附、枳殼之類。血用血藥，如歸、川芎、桃仁、紅花之類。初得時，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因通用之法，久必難。壯實與初病宜下，虛弱衰與久病宜升之，消之。腹中水鳴，乃火擊動其水也，用二陳湯加黃芩、黃連、梔子，亦有臟寒而鳴者。凡心腹痛者，必用溫散，此是鬱結不行，阻氣不運，故痛。在上者多屬食，食能作痛，宜溫散之，如乾薑、炒蒼朮、川芎、白芷、香附、薑汁之類，不可用竣利藥攻下之。蓋食得寒則凝，熱則化，更兼行氣快氣藥助之，無不可者。一老人腹痛年高，不禁下者，用川芎、蒼朮、香附、白芷、乾薑、茯苓、滑石之類。

戴云：寒痛者，綿綿痛而無增減者是，時痛時止者是熱也。死血痛者，每痛有處不行移者是也。食積者，甚欲大便，利後痛減者是。濕痰者，凡痛必小便不利。

入方，治酒積腹痛者，寬氣緊要。

檳榔　三棱　莪朮　香附　官桂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茯苓　木香

右爲末，神麴糊丸，每服五十丸，白湯下。

附錄或曰：痰豈能痛？曰：痰因氣滯而聚，既聚則礙其路，道不得運故作痛也。諸痛不可用參、芪、白朮，蓋補其氣，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白芍藥祇治血虛腹痛，諸痛證不可用以酸收斂。臍下忽大痛，人中黑色者，多死。絞腸沙作痛，以樟木煎湯大吐，或白礬調湯吐之，鹽湯亦可探吐，宜刺委中出血。腹痛須用芍藥，惡寒而痛加桂，惡熱而腹痛者，亦加黃柏。凡腹痛以手重按者屬虛，宜參、朮、薑、桂之屬。凡腹痛以手不可按者，屬實，宜大黃、芒硝下之。凡肥人腹痛者，屬氣虛兼濕痰，宜參、二朮、半夏。如感寒而腹痛，宜薑、桂，嘔者丁香。如傷暑而腹痛，宜玉龍丸。如飲食過傷而痛者，宜木香檳榔丸下之。如稟受弱，飲食過傷而腹痛者，當補脾胃而消導，宜參、朮、山查、麵孽、枳實、木香。如攔撲損傷而腹痛者，乃是瘀血，宜桃仁承氣湯加當歸、蘇木、紅花，入酒、童子便煎服，下之。有全不思食，其人本體素弱而腹冷痛者，以養胃湯，仍加桂、茱萸各半錢，木香三分，又或理中湯、建中湯皆可用，內加吳茱萸良。

《明醫雜著・心腹疼痛》 凡治心腹疼痛，但是新病，須問曾何飲食？因何傷感？有無積滯？便與和中消導之藥。若日數已多，曾多服過辛溫燥熱之藥，嘔吐不納，胸膈飽悶，口舌乾燥，大小便澀，雖則內有鬱熱，或原有舊病，因感而發，綿延日久，見證如前者，俱用開鬱行氣、降火潤燥之藥，如川芎、香附、炒山梔、黃連、薑汁之類，甚者再加芒硝。但治心腹久痛，須於溫散藥內加苦寒鹹寒之藥，溫治其標，寒治其本也。

愚按腹痛，若脾胃虛弱，飲食不化，或兼腹中作痛，用六君子湯；若飲食過多，停滯未化，或兼腹痛，用人參養胃湯；若飲食既化，脾胃受傷，或兼腹中作痛，用六君子加當歸；若胃中有熱，心腹中院作痛，嘔吐，用二陳湯加黃連、山梔；若脾胃虛弱，少食，心腹作痛，用六君子湯。脾胃虛寒，亦用前湯加炮薑。大凡腹滿痛，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餘當臨證制宜。

《明醫指掌・腹痛證歌論》 寒痛綿綿無減增，時疼時止熱爲根，血瘀痛處無移動，食積便通便見輕，實者不能將手近，痛時能按作虛論，濕痰痛者溲便秘，體認其形是病情。

夫寒痛者，常痛而無增減也。成無己云：陰寒爲邪，則腹痛而吐利，熱痛者時作時止。《原病式》云：熱鬱於內而腹滿堅結痛，勿以爲寒。死血痛者，每痛不移其處。成無己云：邪氣聚於下焦，津液不得通，氣血不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鞕，小便利也。食積痛者，利後即痛減。濕痰痛者，凡痛大小便不利。丹溪云：清痰多作腹痛，脈滑，痰因氣滯而聚，凝其道路不得通故也。

腸癰痛者，身甲錯，小便如淋，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脈芤數也。積聚腹痛者，腹中原有積，左右上下當積而痛也。寒疝入腹痛者，少腹痛引睾丸。陰毒痛者，四肢逆，痛甚喉不利，或心下脹滿，結燥，虛汗狂言，面色俱青，陰積於下，陽消於上。實痛者，腹堅不可按。虛痛者，雖痛不脹滿，手可按，若此霄壤不侔，可一藥而盡之乎。

熱痛　胸中有熱，胃中有邪，腹痛欲嘔，黃連湯。腹痛脈洪，熱也，黃芩芍藥湯。寒邪變熱傳裏腹痛，便澀而厥，四逆散。腹滿時痛，桂枝加大黃湯。腹痛便秘，脈大者，大承氣湯。

血痛　因跌撲瘀血腹痛，脈芤，桃仁承氣湯加蘇木、紅花。女人經閉血積滯腹中痛，玉燭散、通經散、失笑散。

寒痛　傷寒下利，腹痛，四肢逆冷，四逆湯。腹痛厥冷欲死者，霹靂散。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眞武湯。霍亂身寒，腹痛厥逆，理中湯。不厥冷者，正氣散。腹滿痛，脈弱，桂枝加芍藥湯。

痰痛附食積　清痰多作腹痛，臺芎、蒼朮、木香、白芷、香附末之，薑湯調服。肥人腹痛，氣虛濕痰，二朮、半夏、陳皮、芍藥。

飲食過傷，腹痛，保和丸，木香檳榔丸。虛人飲食傷腹時痛，六君子湯加麵蘗、芍藥。

積聚痛　腹中上下左右有聚積，當積痛，三聖膏、丁香脾積丸、木香檳榔丸。食積痞塊作痛，阿魏丸或保和丸。

虛痛　素弱人全不思食，腹冷痛，養胃湯加桂、茱、木香，或小建中湯、理

中湯。腹痛欲以手按，按之痛止者屬虛，參、朮、薑、桂之類。血虛腹痛，須用白芍藥，或四物湯加焦炒乾薑，必倍加炒芍藥。

陰毒　陰毒厥逆腹痛，陰寒欲絕，脈沉，瓜蒂、回陽丹、眞武湯。急灸關元或氣海穴五十七壯。

實痛　凡痛脹滿手不可按，大實也，大承氣湯。初得腹痛，元氣未虛，宜推蕩之，此通因通用，痛隨利減也，桂枝加大黃湯。飲食停滯，腹痛脹滿，便實，木香檳榔丸。腹痛便閉，厚朴丸。

砂證　忽然腹中大痛，嘔吐，脈沉，砂證也，正氣散加香砂。手足冷轉筋，理中湯。少腹引睾丸痛，疝氣入腹中痛，脈沉弦，補腎湯。餘詳疝條下。

《赤水玄珠・腹痛門》　生生子曰：腹痛極要體認眞切，庶投劑有功。有寒熱，脈沉而遲者寒，脈浮而數者熱。有虛實，脈散大而無力者虛，脈弦而有力者實。有痰涎，脈滑者痰，沉弦者飲。有積聚，脈沉弦而伏者積，或伏或弦者聚。有蟲痛，脈多沉滑，或乍大乍小。有死血。脈沉而澀，或結或促。

寒痛者，綿綿而痛無增減也。以薑、桂、附子之屬溫之。

熱痛者，時痛而或時吐也。得熱物而痛止者，蓋辛熱能衝開鬱結，氣道疏通，暫得少愈，而陰血日虧，燥火愈熾，不久復發，遷延歲月，此爲積熱。輕者以山梔、黃連、白芍、香附之類，重者調胃承氣湯下之。

虛痛者，以手重按至痛處而止者是也。宜參、朮、白芍，加溫暖藥。

實痛者，手不可近，按之愈痛。或消或下，詳證施治。

飲食所傷作痛者，宜溫脾行氣以消導之。蓋飲食得寒則滯，得熱則化。若痛漸下及，日久不愈者，宜推蕩之。詳見內傷飲食門。

痰痛者，必小便不利，痰隔中焦，氣閉下焦，上下不相流通，故痛。治當導痰開鬱。又伏飲作痛者，或吐、或下，視形氣何如，當與痰飲門相參治。

蟲痛者，面上有白斑點，唇若塗硃，痛後便能食，時作時止，詳見蟲門。

食積死血痛者，痛有常處，而不移動者是也。宜按門尋治。【略】

凡臍下痛而人中黑者多死。

感暑而痛，或泄痢幷作，其脈必虛。宜十味香薷飲，或六和湯。

感濕而痛，大便溏泄，小便不利，其脈必濡。宜胃苓湯。

食積痛，常欲大便，去後而痛減者是也。宜溫宜消。久者遇仙丹，神芎丸等擇而下之。當與傷食門相參治。

氣滯而痛，其脈必沉。宜木香順氣散。

死血痛，痛有常處。宜桃仁承氣湯。

痛而欲得熱手按及熱物熨者，是寒。宜香砂理中湯，或五積散。

痛而熱手熱物熨不止者，是熱。宜黃連解毒之類，實則以硝黃下之。

絞腸沙痛極是急速，先與鹽湯探吐，或委中幷十指出血。藿香正氣散、正氣天香散。

酒積痛，酒傷則發，宜泄其積，痛自止也。

多年敗田螺殼，煅存性，加三倍於木香檳榔丸中，更加山茵陳等分衆藥中，其效甚速。

禦痛湯　治火痛。

星半安中湯　痰積作痛。

木香順氣散　氣滯腹痛。

小腹痛

傷寒家蓄血在下焦，宜抵當、桃仁承氣之類。若因氣鬱而痛，以青皮主之。寒者以桂枝、吳茱萸溫之。若因疝奔豚癥聚者，又當循各門施治。

苦楝丸　治奔豚小腹痛，寒也。

酒煮當歸丸　治小腹下痛，及疝。

《愼齋遺書・腹痛》　小腹痛，肝腎之部，虛寒氣勝也。大腹痛，脾胃之部，食積停痰也。臍右爲肺，左爲肝，上爲心，下爲腎，中爲脾。諸作痛者，皆中氣不足，陽氣不通所致也。此指虛弱人而言。中焦痛，食積者多，用二陳加消導之藥，不愈，必係寒痛，用薑桂溫之，或理中去朮，加吳萸。左右痛，大半是風，下焦痛，純寒無熱，除薑桂必無治法也。

諸痛法宜溫中，佐以升發，如麻黃之屬。

腹痛手不可按是實，宜消導。可按稍愈者是虛，用炮薑五分，吳萸半分，黃連、木香二分，蓋藥少而寒熱均治也。

腹以下至小腹痛，俱宜溫暖。若帶左右痛是挾肝火，藥宜兼清涼散火，或滋陰降火之味。

腹痛下之而全不愈者，不可復下，宜和宣而已。

腹痛不過臍與氣海，其餘痛，俱中氣不足，和中散最是。下焦純寒，用和中散少加小茴。亦有血滯作痛者，必大小便見血，口內出血，以四物湯加延

胡、香附、肉桂，從血分治之。

上焦宜清，中焦宜溫，惟食積停痰氣實人，二陳湯隨所傷而加以消導。傷熱者，少加黃連；有酒積者，少加利濕清熱藥；若氣虛人不可消導，六君子加砂仁、木香。

凡痛在上下左右，俱是血分，血分宜血藥，求汗則愈。一見吐瀉，雖痛必調理脾胃，脾胃一轉，而上下左右皆得稟氣，諸痛自愈。上焦宜清，須求吐，中焦宜和，或求下，下焦厥陰之分，吐下無所用，法宜溫暖，或達或汗出乃愈。腹之下焦，與膀胱相近，宜溫而達之，使邪從小便去也。下藥從胃入於肛腸，吐藥入胃上出，亦皆不滲膀胱，故曰吐下無所用也。

凡嘔吐腹痛因於寒者，用茱萸一錢，胡椒一兩，煎湯服之。

蟲痛不可忍者，用胡椒一兩，鹽一錢，和勻紙包，外以黃泥固之，煅約半焦，取出去泥，純研末爲丸，空心服，六七日蟲化爲水，妙不可言。

腹痛溫中藥不愈者，用生附子、乾薑、肉桂、麻黃即愈。腹痛心口痛，惡心作瀉，半夏、茯苓、苡仁各一兩，陳皮一兩五錢，甘草三錢，吳萸鹽水炒一錢，共末，滾湯下二錢。

絞腸腹痛，鹽水服吐。盤腸腹痛，乳香、沒藥爲末，木香湯服。心腹痛及陰證絞腸痛，延胡一兩，桃仁五錢，乳香、沒藥各一錢，五靈脂五錢，醋糊丸，每服三十丸。心痛淡醋湯下，腹痛乾薑湯下，大便不通大黃湯下。熱痛，發渴，裏結後重，脈實。寒痛，四肢冷，自汗或無汗，脈無力，腹痛綿綿無增減者，脈遲屬寒。乍痛乍止，脈數大，火也。痛而瀉，瀉而痛減者，食積。痛不移處，死血。小便不利而痛，濕痰。腹痛引肋有聲，痰飲。時痛時止，面白唇紅，蟲痛。腹中痛，手不可按是實。怒氣傷肝，肋刺痛，氣痰。以手按腹，腹暖而痛止，是虛。

熱痛先以冷水探之略愈，香連丸，寒痛理中丸加木香、茯苓、陳皮，或和中散。

《醫學入門・腹痛》 大腹痛多食積外邪，臍腹痛多積熱痰火，小腹痛多瘀血及痰與溺瀝，臍下卒大痛人中黑者，中惡客忤不治。陰證滿腹牽痛，自利或嘔，喜按少食，綿綿不減，宜溫之。陽證腹中覺熱，甚則大便閉澀，脹滿怕按，時痛時止，宜下之。

舊以虛痛喜按，實痛怕按，但寒熱邪有淺深，不可太泥。寒謂寒氣入經，客於衛分，則血澀急痛，按之熱則止。寒氣客於榮分，則氣鬱滿痛甚怕按。寒氣客腸胃募原血絡，急引皮痛，按之則氣血散而痛止。寒氣客俠脊背俞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也。寒氣客關元，則氣逆喘。寒氣客厥陰脈絡，是脇肋與小腹或陰股引痛。寒氣客小腸募原之間，則血氣凝聚成積。寒氣客小腸，不聚，則腹痛而泄。寒氣客胃，則腹痛而嘔。寒氣客五臟，則痛死復生。尋常外感冒寒證，卒痛吐酸下利，喜熱物熨者，五積散加吳茱萸、木瓜、煨葱，或藿香正氣散加木香少許。風證，桂枝湯加芍藥，或胃風湯加木香。暑證，香薷散，加生薑、陳壁土、紅蓼、木瓜，或五苓散。濕證，除濕湯或香蘇散加蒼朮、枳殼。積熱時痛時止，痛處亦熱，手不可近，便閉喜冷，宜四順清涼飲、大承氣湯、三黃丸、老人麻子仁丸。

食積鬱結，腸胃作痛，得大便後則減者，宜平胃散加消導藥或保和丸、枳朮丸、紅丸子調之，或木香檳榔丸，大黃備急丸，神保丸，如意丸下之。又有食填胸滿，心胃作痛者，宜大吐之。

濕痰阻滯氣道，必小便不利，或二便俱不利，宜芎朮散。如清痰留滯，胸腹作聲者，控涎丹、小胃丹。

痰火病痛，乃火欲升，水欲降，相擊腸鳴者，二陳湯加芩連、山梔。如怒火攻衝，痛無定處定時者，更加香附、芍藥、青皮。又有糞結腸鳴作痛，不大便者，大黃備急丸之類通之。如臟寒冷結腸鳴者，宜分三陰，以溫藥治之。

蟲痛肚大青筋，往來絞痛，痛定能食，發作有時，不比諸痛停聚不散，烏梅丸、化蟲丸。

七情痛，心胸痞悶，或攻注脇背，虛者七氣湯、木香匀氣散、木香化滯湯，實者三和散、分心氣飲。

中虛脾弱，隱隱冷痛，全不思食者，人參養胃湯加肉桂、吳萸、木香；素氣虛挾痰者，六君子湯加蒼朮。

瘀血痛有常處，或憂思逆鬱，跌撲傷瘀，或婦人經來產後，惡瘀不盡而凝，四物湯去地黃，加桃仁、大黃、紅花。又血虛鬱火燥結阻氣，不運而痛者，四物湯，倍芍藥加炒乾薑。凡痛多屬血澀，通用芍藥甘草湯爲主，惡寒而痛屬脾腎，加肉桂，惡熱而痛屬脾胃，加黃芩，脈緩傷水加桂枝，脈澀傷血加當歸，脈遲傷寒加乾薑，臍下痛加熟地，惟氣分諸痛不宜芍藥酸收，宜木香、檳榔、青皮、陳皮、香附辛散之，劫痛宜手拈散。

凡痛虛宜辛溫消散，燒脾散、蟠葱散、丁香脾積丸，果系沉寒痼冷，小腹下痛者，酒煮當歸丸。經曰：結者散之是也，實宜辛寒推蕩。經曰：通因通用，痛隨利減是也。方與積熱痛同。

腹屬坤，久病宜和脾胃，如脈弦急，水剋土也，小建中湯加當歸，取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木爲君，如脈沉細，水侮土也，理中湯取乾薑辛熱於土中瀉水爲君，如脈緩腹痛自利，米穀不化者，平胃散加肉桂吳萸，取蒼朮苦辛瀉濕土爲君。胃氣下陷者，加升麻、柴胡、蒼朮以升之。有積者加山查、麥芽、枳實、黃連、木香以消之。上熱下寒，升降失常，腹痛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疝痛引睾丸，痢痛拘急，積聚痛，有形可按，腸癰痛，臍生瘡，小便如淋，脈芤，沙證痛甚，嘔吐脈沉。

腹中自覺窄狹，神昏性躁，乃濕痰濁氣攻於心脾，以致升降失常。肥人多濕痰，宜二陳湯加蒼朮燥濕，香附行氣。瘦人多火，宜二陳湯加黃連清熱，蒼朮流濕。心神不斂者，俱加遠志、麥門冬、酸棗仁。血氣虛者，六君子湯、加芎、歸，養血流濕，自然平復。

《古今醫鑑・腹痛》 凡腹中痛甚，飲涼水一盞，其痛稍可者屬熱痛，當用涼藥清之。清之不已，而或繞臍硬痛，大便閉實煩渴，用涼藥下之，利氣丸之類。若飲水愈加作痛，屬寒痛，用溫藥和之。和之不已，而或四肢厥冷，腹痛嘔吐瀉痢，急服熱藥救之，附子理中湯之類。須詳脈力有無。

腹痛，氣用氣藥，如木香、檳榔、香附、枳殼之類。血用血藥，如當歸、川芎，桃仁、紅花之類。

如腹中常覺有熱而暴痛暴止者，此爲積熱，宜調胃承氣湯下之。

如腹痛全不思飲食，其人本體素弱，而腹冷痛者，以人參養胃湯加肉桂、木香、吳茱萸，或理中湯加良薑、吳茱萸。

如飲食過傷而腹痛者，宜利氣丸下之，并食鬱氣滯作痛。

凡人腹痛，至於腹中有塊起，急以手按之便不見，五更心嘈，牙關矯硬，惡心而清水出，及夢中齧齒者，此謂之蟲痛，宜服化蟲丸加史君子。

方：開鬱導氣湯西園周公製　治諸般肚腹疼痛，一服立止。

消瘀飲秘方　治瘀血腹痛。

肚腹疼痛如錐剜不可忍者，用白芍、黃連、甘草各三錢，金華酒一鍾，水一鐘煎服。

《醫方考・腹痛》 敘曰：腹中者，中氣之所居也，一有疾痛，則壞中氣，百骸十二官胡然受氣而榮養乎？故考名方以治腹痛，腹痛脈遲者，二薑丸主之。夫腹痛之由有數種，今曰脈遲則知寒矣，故用乾薑良薑之辛熱者以主之。辛可以破滯，熱可以散寒，不滯不寒，痛斯失矣。

丁香止痛散，亦治寒氣腹痛之方也。蓋寒氣入經，澀而稽遲，故令腹痛。經曰：得炅則痛立止，炅，熱也，故用丁香、茴香、良薑之辛熱者以主之，而復佐以甘草者，和中氣於痛損之餘也。

諸腹痛連於脇膈，手足冷，脈來伏匿者，宜鹽湯探吐法。蓋腹痛連於脇膈，多是飲食痰飲填塞至陰，抑遏肝膽之氣。肝者將軍之官，膽者少陽上升之令，抑之不得敷暢，兩實相搏，令人自痛。所以痛連脇膈者，少陽之經行於兩脇，厥陰肝脈貫於膈也。手足冷者，少陽之氣不敷也。脈來伏者，爲痛甚，陽氣閉藏之象也。經曰：木鬱則達之，故用吐法，咸能軟堅，故用燒鹽。

七氣相干，陰陽不得升降，攻衝作痛者，三因七氣湯主之。夫三因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也，七氣者，寒、熱、怒、恚、喜、憂、愁也。以三因而鬱七氣，升降有妨，則攻衝而痛。是方也，紫蘇之辛芳可使散七氣，厚朴之苦溫可使下七氣，半夏之辛溫，茯苓之淡滲，可使平水穀相干之七氣。

腹中寒熱不調而大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夫寒熱不調而大痛者，先食熱物，後食寒物，二者不調而令大痛。是方也，桂枝能散眞寒，大黃能瀉實熱，芍藥能健脾而和肝，甘草能調中而益氣，生薑可使益胃，大棗可使和脾。

婦人氣血攻刺疼痛，連於脇膈者，延胡酒主之。蓋延胡索味苦辛，苦能降氣，辛能散血，淬之以酒，則能達乎經脈矣。

《萬病回春・腹痛》 脈：腹痛關脈緊小急速，或動而弦，甚則沉伏；弦實滑痰；尺緊臍腹，心腹痛；脈沉細是福；浮大弦長，命不可復。

腹痛者，有寒、熱、食、血、濕、痰、蟲、虛、實九般也。

開鬱導氣湯　治一切腹痛之總司也。

薑桂湯　治寒腹痛。

乍痛乍止，脈數者，火痛也。即熱痛。

散火湯　治熱痛。

腹痛而瀉，瀉後痛減者，食積也。

香砂平胃散　治食積痛。

痛不移處者，是死血也。

活血湯　治死血痛，并治血結痛。

小便不利而痛者，是濕痰也。腹中引釣，脇下有聲，是痰飲也。二陳湯加減。

時痛時止，面白唇紅者，是蟲痛也。

椒梅湯　治蟲痛。

退蟲丸。

怒氣傷肝，脇刺痛者，是刺風痛也。

木香順氣散。

以手按之，腹軟痛止者，虛痛也。

溫中湯　治虛痛。

腹滿硬，手不敢按者，是實痛也。腹中積熱，痛久不止，大便實，脈數、煩渴者，枳實大黃湯下之，痛隨利減之法。

枳實大黃湯　治食積痛，并積熱痛，大便不通者。

加味承氣湯　治瘀血內停，胸腹脹痛，或大便不通等證。

《東醫寶鑑・外形篇・腹》　腹圍度數，鬲虧以下至天樞長八寸，天樞二穴正當臍兩傍各二寸，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橫骨長六寸半。

腹有大小，臍之上曰大腹，臍之下曰小腹，小腹謂臍下兩傍髂骨內也。

脾胃主中州，大腹小腹是其候也。

腹痛有部分，大腹屬太陰，臍腹屬少陰，小腹屬厥陰。腹痛有部分，中脘痛太陰也，理中湯，加味小建中湯、草豆蔻丸之類主之。臍腹痛，少陰也，四逆湯、薑附湯，或五積散加吳茱萸主之。小腹痛，厥陰也，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主之。大腹痛，多食積，外邪，臍腹痛多積熱，痰火，小腹痛多瘀血及痰與尿瀝。從心下至小腹皆硬滿而痛者，是邪實也，須以大陷胸湯下之。若小腹硬滿而痛，小便利則是蓄血之證，小便不利則尿瀝之證也。

脈法，尺脈弦則腹痛，脈細小緊急腹中刺痛。陰弦則腹痛，弦急小腹痛。尺脈緊臍下痛，尺脈伏或實小腹痛。心腹痛不得息，脈細小遲者生，堅大疾者死。腹痛脈反浮大而長者死。心腹痛，脈沉細宜，浮大弦長命必殂。

腹痛有六，有寒，有熱，有死血，有食積，有痰飲，有蟲。氣、血、痰、水、食積、風冷諸證之痛，每每停聚而不散，惟蟲痛則乍作乍止，來去無定，又有嘔吐清沫之爲可驗焉。

寒腹痛，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縮，縮縮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寒氣客於背俞，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瀝脈急，故脇肋與小腹相引痛矣。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綿綿痛而無增減者，寒痛也。寒痛宜厚朴溫中湯、桂香散、溫胃湯、沉香磨脾散、酒煮當歸丸，代灸塗臍膏、玉抱肚。冒寒卒痛，五積散加吳茱萸、葱白。

厚朴溫中湯　治客寒犯胃，心腹虛冷脹痛。

桂香散　治脾藏久冷腹痛。

沉香磨脾散　治脾胃虛寒，腹中脹痛。

熱腹痛，熱氣留於小腸，小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時痛時止者，熱也。腹中常覺有熱而暴痛暴止，此爲積熱，宜調胃承氣湯下之。積熱腹痛，時作時止，痛處亦熱，手不可近，便閉喜冷，宜調胃承氣湯、四順清涼飲。熱痛宜黃芩芍藥湯。

死血腹痛，瘀血腹痛有常處，或跌撲傷損，或婦人經來產後，惡瘀未盡而凝，四物湯去地黃，加桃仁、大黃、紅花。其痛有常處而不移動者，是死血也。如打撲墜墮而腹痛，乃是瘀血，宜桃仁承氣湯加當歸、蘇木、紅花，入童便并酒煎服下之。血痛宜失笑散、消瘀飲、萬靈散。

消瘀飲　治瘀血腹痛。

萬靈散　治婦人小腹痛，小便淋瀝，是血也，氣也，熱也。或大小產後，遺經敗血所致。

食積腹痛，脈弦者，食積痛，宜溫散之。在上者，多屬食，食能作痛，宜溫散之，如乾薑、炒蒼朮、川芎、白芷、香附、薑汁之類。不可妄用峻利藥攻下，蓋食得寒則凝，得熱則化，更兼行氣扶氣藥助之，無不愈者。痛甚欲大便，利後痛減者，是食積也。食積痛，平胃散加山查、神麴、麥芽、縮砂、青皮，或加味二陳湯調之，木香檳榔丸或利氣丸下之。食物填塞心胸作痛，宜吐之。用瓜蒂散、薑鹽湯。食積腹痛宜服丁香脾積丸。

木香檳榔丸　治食積氣滯腹痛。

丁香脾積丸　治食積氣滯胸滿腹痛。

痰飲腹痛，凡腹痛脈滑者，是痰，宜導痰解鬱。清痰多作腹痛。川芎、蒼

朮、香附、白芷爲末，薑汁和湯點服。痰痛者，必小便不利。又云：痛則小便不利者，痰也。濕痰阻滯氣道而作痛，宜芎朮散。清痰作痛，胸腹有聲，宜控涎丹。或曰：痰豈能作痛？殊不知氣鬱則痰聚，痰聚則礙氣道不得運行，故作痛。宜芎夏湯、四合湯。

芎朮散　治痰積腹痛。

四合湯　治痰積氣滯腹痛。

腹痛有虛實，凡腹痛，按之痛者爲實，按之不痛爲虛。腹痛，按之痛，重按卻不痛者，此是氣痛，乃虛寒證也。若重按愈痛而堅者，有積也。腹痛時有積者，按之痛愈甚；無積者，按之不痛。凡腹痛，大便利，或用手重按之不痛者，爲虛，爲寒，宜加味小建中湯、加桂理中湯之類。其或大便堅，或用手按之痛甚，手不可近者，爲實，爲熱，宜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之類。腎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壯實與初病宜下，宜備急丸之類。虛弱與久病宜和，宜建中湯之類。

腹痛嘔泄，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太陰傳少陰，腹痛甚者，當變下利不止。腹痛作嘔，欲利大便，諸藥皆吐，惟蘇感元用薑湯吞下最妙。腹痛嘔泄，宜理中湯、治中湯。上熱下寒，腹痛嘔吐，宜黃連湯。

腹痛宜通利，凡腹痛，大抵宜通，塞則爲痛。凡痛甚：須通利藏府乃愈，隨冷熱用巴豆、大黃、牽牛最爲要法。初得時，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因通用之法也。實痛宜辛寒推蕩。經曰：通因通用。又曰：痛隨利減是也。宜用備急丸、利氣丸。

腹痛通治，凡腹痛，必用溫散，此是鬱結不行，阻氣不運，故痛也。凡腹痛多屬血澀，通用芍藥甘草湯治。四時腹痛，脈弦，傷氣加黃芩，脈洪傷金，倍芍藥，脈緩傷水加桂枝，脈澀傷血加當歸，脈遲傷火加乾薑。臍下痛加熟地黃。雜病腹痛，通用四物苦練湯、酒煮當歸丸、開鬱導氣湯。

腹痛凶證，太陰連小腹痛甚，自利不止者，難治。鼻頭色青，腹中痛，舌冷者死。臍下忽大痛，人中黑色者，多死。

單方，凡十四種。

鹽腹脹痛，痞悶欲死，極鹹鹽湯，煩服一二碗，吐下即定。

竈中熱灰　治心腹冷痛，和醋熨之，冷則易。

磁石　鐵氣入腹作痛，以磁石杵爲末，鋪簟席睡其上，再以磁石煎湯，調小調氣散服之效。

芍藥　治腹中疠痛，以此爲君，甘草爲佐，煎服之，能治血虛腹痛，氣分諸痛不宜用也。

乾薑　治脾冷腹痛，嘔吐。炒薑三錢，甘草灸半錢，右剉棗一枚，同煎服，或爲末和飲服。

艾葉　心腹惡氣作痛。擣取汁飲之，乾則濃煎服之。

桔梗　主腹中滿痛，剉取濃煎服之。

丁香　止腹中冷痛。剉取水煎服，或爲末點湯服。

吳茱萸　主腹痛不可忍，水煎服之。

厚朴　主腹痛脹滿，雷鳴，薑製水煎服，或爲末，薑湯點服。

桂皮　治腹內冷痛不可忍。煎服末服幷良，秋冬腹痛非桂不能止。

川椒　主腹內冷痛，取四十九粒，漿水浸一宿，令口合空心，以井水吞下。

葱白　主腹冷痛，濃煎湯飲之，又細切和鹽炒熱熨之良。

鍼灸法，腹痛取內關、支溝、照海、巨闕、足三里。臍腹痛取陰陵泉、太衝、足三里、支溝、中脘、關元、天樞、公孫、三陰交、陰谷。腹中切痛取公孫。臍中痛，溏泄，灸神闕即效。積痛取氣海、中脘、隱白。臍腹痛甚，灸獨陰神效。

《簡明醫彀・腹痛》　帝曰：願聞人之五臟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夫腹痛之證，多因勞役過甚，飲食失節，中氣不足，寒氣乘虛而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經曰：得炅則止。炅者，以熱治寒，治之正也。然腹痛有部分，臟位有高下，感受不同，爲病非一。故痛有九種，曰寒、熱、食、血、濕、痰、蟲、虛、實是也。凡痛綿綿無減增，以熱手暖氣按之，飲熱薑湯之類得暫止，脈沉遲者，虛寒也。時痛時止，腹滿堅實，按之愈痛，口渴，大便秘結，脈洪數者，實熱也。痛甚欲大便，利後痛減，脈沉實者，食積也。痛有常處而不動移，從心下至腹，遍滿而痛，若小便不利，宜通小便。若小便利者，屬蓄血，脈澀者，瘀血或死血也。居處卑濕，多

飲停蓄爲涎，肥人氣虛，脾濕生痰，小便不利，或得辛辣熱湯少可，脈濡滑者，濕痰也。痛定能食，時作時止，面白唇紅，或肚上青筋腫聚，往來無休止，嘔吐清水，脈乍大乍小者，蟲也。脈宜沉細，忌浮大。

主方：蒼朮　香附　撫芎　茯苓　白芍各一錢　陳皮　厚朴　神麴半夏　枳實各七分　甘草三分　右生薑三片，水煎服。

寒痛加良薑、乾薑炮、肉桂、藿香、木香、砂仁、吳萸、厚朴；不止加玄胡、茴香，甚者加乳香、沒藥各五分，研細，調入服。寒極手足冷加附子，去良薑、吳萸，甚則用理中湯之類熱痛加梔子炒、滑石、黃連炒、白芍煨；不止加玄胡，甚者加木香、砂仁、茴香、乳香從治。食痛加厚朴、山楂、麥芽、木香、砂仁、官桂、乾薑。濕痛，小便不利加豬苓、澤瀉。痰痛加南星。痛甚防乾霍亂，戒米湯，一口即死。

活血湯　治瘀血作痛。

桂枝大黃湯　治腹滿痛，躁渴。經曰：痛隨利減，脈以利寬。

芍甘湯　治諸腹痛效。

草蔻湯　治臍腹虛寒疼痛。

厚朴溫中湯　治胃虛腹滿疼痛。

黃芩芍藥湯　治腹痛脈洪大，口渴因火者。

溫經湯　治虛寒腹痛。

檳梅湯　治蟲痛。

承氣湯　加檳榔、木香，治實熱痛。

《醫宗必讀・腹痛》陽邪痛者，其痛不常，按而痛甚爲實。陰寒痛者，痛無休歇，按而痛減爲虛。右關脈實，腹痛便閉，承氣湯。下之早，因而腹痛，小建中湯。陽脈澀，陰脈弦，腹痛泄利，建中湯或桂枝芍藥湯。少陰厥逆，或利而咳，四逆加五味子乾薑湯。厥陰小腹痛，當歸四逆湯。

又　稼穡作甘，甘者己也；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方也。脈緩傷水，加桂枝、生薑；脈洪傷金，加黃芩、大棗；脈澀傷血，加當歸；脈弦傷氣，加芍藥；脈遲傷火，加乾薑。綿綿痛而無增減，欲得熱手按，及喜熱飲食，其脈遲者，寒也，香砂理中湯。冷痛用溫藥不效，大便秘者，當微利之，藿香正氣散加官桂、木香、大黃。時痛時止，熱手按而不散，脈大而數者，熱也，大金花丸，或黃連解毒湯。暑痛，十味香薷飲。濕痛小便不利，大便溏，脈必細緩，胃苓湯。痰痛，或眩暈，或吐冷涎，或下白積，或小便不利，或得辛辣熱湯則暫止，脈必滑，輕者二陳湯加枳殼、薑汁，重者用礞石滾痰丸。食積痛甚，大便後減，其脈弦，或沉滑，平胃散加枳實、山查、麥芽、砂仁、木香，甚者加大黃。酒積痛，葛花解醒湯加三棱、莪朮、茵陳。氣滯必腹脹，脈沉，木香順氣散。死血作痛，痛有定在而不移，脈澀或芤，虛者四物湯料加大黃蜜丸服，實者桃仁承氣湯，或用丹皮、香附、穿山甲、降香、紅花、蘇木、玄胡索、當歸尾、桃仁，加童便、韭汁、酒。蟲痛，心腹懊憹，往來上下，痛有休止，或有塊根起，腹熱善渴，面色乍青、乍白、乍赤，吐清水者，蟲也，或鷄汁香萬應丸下之，或椒湯吞烏梅丸安之。乾霍亂，名攪腸痧，疝痛內癰，皆腹痛，各詳具本門。

愚再按：近世治痛，有以諸痛屬實，痛無補法者；有以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者；有以痛隨利減者。互相傳授，以爲不易之法。不知形實病實，便閉不通者，乃爲相宜；或形虛脈弱，食少便泄者，豈容混治。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須知痛而脹閉者多實，不脹不閉者多虛；拒按者爲實，可按者爲虛；喜寒者多實，愛熱者多虛；飽則甚者多實，飢則甚者多虛；脈實氣粗者多實，脈虛氣少者多虛；新病年壯者多實，久病年衰者多虛；補而不效者多實，攻而愈劇者多虛。痛在經者，脈多弦大，痛在藏者，脈多沉微。必以望聞問切四者詳辨，則虛實灼然。實者固可通利，虛者安可通利乎？故表虛而痛者，陽不足也，非溫經不可，裏虛而痛者，陰不足也，非養營不可；上虛而痛者，以脾傷也，非補中不可；下虛而痛者，脾腎敗也，非溫補命門不可。亦泥痛無補法，則殺人慘於利器矣！

脈候　弦爲痛爲食，澀爲痛，短數爲痛，大爲病久，痛甚者脈必伏。細小沉遲者生；實大浮長滑數者死。大痛而喘，人中黑者死。寸口脈弦，脇下拘急而痛，其人惡寒。

《丹臺玉案・腹痛門》腹位於人之中，而統於脾胃，水穀之府也。有寒客之，則阻不行。有熱內生，鬱而不散。有食積死血濕痰結滯，妨礙升降。有怒氣傷肝，木來尅土，有傷勞倦，血虛氣虛，則運化自遲，皆能作痛。又有蟲痛、暑痛、疝痛、積聚痛、絞腸痛、痢痛、腸癰痛，種種不一，皆宜辨之。綿綿痛而無增減，以熱手熨之稍止，脈細沉而遲，小便清白自利者寒也。時痛時

止，痛處亦熱手不可近，口乾舌燥，小便赤澀，大便閉，或肛門如燒者火也，胸膈飽悶，以手重按愈痛，欲大便利後，則痛減者食也。痛有常處，遇夜益甚，腹膨小便利，脈濇者，死血也，阻滯氣道小便不利，其脈滑者痰也。痛連兩脇，或攻注腰背，其脈弦者怒也。若平素愼於飲食，而視其肢體瘦弱，又不飽悶，但偎偎作痛，如細筋牽引者，血虛也。若肚腹常覺空虛，似餓非餓，翕翕作痛，呼吸如無氣力者，氣虛也。面黃肌瘦，肚大青筋，往來絞痛，痛定能食，面生白斑，唇白毛豎，嘔吐清水，蟲也。暑痛傷暑，積聚痛，有形可按，疝痛引丸。絞腸沙痛。不吐不瀉。痢痛後重，腸癰痛臍生瘡，小便如淋，大概大腹痛，屬太陰。多食積外感，臍腹痛，俱少陰。多積熱痰火，小腹痛，屬厥陰。多瘀血及痰，與溺澀臍下，如此推之，則寒熱虛實朗明矣。

脈云

宜於沉細，忌浮大弦長。

立方

千金飲　治寒氣客於臟腑，腹中絞痛，或作嘔吐。

拂手湯　治濕流入胃經，腹中作痛，時疼時止。

稜朮飲　治飲食凝積，結聚腸胃，幷有寒邪，滿腹痛不可忍。

至寶飲　治瘀血凝結，肚腹絞痛如剜割者。

摩痛飲　治濕痰腹痛。

化蟲丸　治腹中有蟲，疼痛難忍，唇生白斑，嘔吐清水。

靈妙飲　治腹內作痛，而兼瀉。

《景岳全書・雜證謨・心腹痛》　論證

凡病心腹痛者，有上中下三焦之別。上焦者，痛在膈上，此即胃脘痛也，《內經》曰胃脘當心而痛者即此。時人以此爲心痛，不知心不可痛也，若病眞心痛者，必手足冷至節，爪甲青，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不可治也。中焦痛者，在中脘，脾胃間病也。下焦痛者，在臍下，肝腎大小腸膀胱病也。凡此三者，皆有虛實寒熱之不同，宜詳察而治之。

一、痛有虛實，凡三焦痛證，惟食滯、寒滯、氣滯者最多，其有因蟲、因火、因痰、因血者，皆能作痛。大都暴痛者多有前三證，漸痛者多由後四證。但蟲痛、痰痛多在中焦，火痛則三焦俱有之，血痛則多在下焦，然惟婦人則常有血證，而男子則少也。諸如此類，但察其多滯多逆者方是實證，如無滯逆，則不得以實論也。辨之之法，但當察其可按者爲虛，拒按者爲實。久痛者多虛，暴痛者多實。得食稍可者爲虛，脹滿畏食者爲實。痛徐而緩，莫得其處者多虛，痛劇而堅，一定不移者爲實。痛在腸臟中，有物有滯者多實，痛在腔脇經絡，不干中臟，而牽連腰背，無脹無滯者多虛。脈與證參，虛實自辨。微實者，宜調不宜攻；大實者，或上或下，非攻不可；純虛者，或氣或血，非大補不可。

一、痛證有寒熱，誤認之則爲害不小。蓋三焦痛證，因寒者常居八九，因熱者十惟一二，觀《內經・舉痛》等論，義可知矣。蓋寒則凝滯，凝滯則氣逆，氣逆則痛脹由生，而熱則流通，多不然也。雖熱證亦常有痛，然熱者必有明辨，如《內經》所言腸中痛而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閉而不通者，此因燥結熱閉，故能作痛，然必有煩熱等證，乃因於火，最易見也。今之醫家，但見心腹痛證，無問有無寒熱，便云諸痛皆屬於火，多用寒涼，不知此說出自何典？氣逆則痛脹由生，而熱則流通，多不然也。雖熱證亦常有痛，然熱者必有明辨，如《內經》所言腸中痛而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閉而不通者，此因燥結熱閉，故能作痛，然必有煩熱等證，乃因於火，最易見也。今之醫家，但見心腹痛證，無問有無寒熱，便云諸痛皆屬於火，多用寒涼，不知此說出自何典？而彼此訛傳，無墨無根，妄亦甚矣。又見丹溪治法云：凡心腹痛者，必用溫散，此是鬱結不行，阻氣不運，故痛也，此說誠是也。然又引《原病式》云：若欲行溫散，寧無助火添病也。由是古方多以山梔爲主，加熱藥爲嚮導，或用二陳湯加川芎、蒼朮，倍加梔子煎服，痛甚者，加炒乾薑反佐之，若此議論治法，余則大有不服。夫致病之由，熱者自熱，寒者自寒，病因火邪，清利自愈，固不必反佐也；病因寒滯，溫散自愈，又何爲反助火耶？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此自正治之正理，豈可不論經權，不分從逆，既宜梔子，又宜乾薑，概用反佐而治寒犯寒，治熱犯熱乎？因致後代醫流，凡有見不眞者，每每借此爲成法，而藉口反佐，誤人於疑似之中者不少矣。故余特爲反佐論在前二卷中，以盡其義，宜均察也。

一、痛證當辨有形無形。無形者痛在氣分，凡氣病而爲脹爲痛者，必或脹或止而痛無常處，氣聚則痛而見形，氣散則平而無跡，此無形之痛也，但宜順氣，氣順則痛自愈矣。有形者痛在血分，或爲食積。凡血癥食積而爲脹痛者，必痛有常所，而脹無休息，不往不來，不離其處者，是有形之痛也。然或食或血，察得所因，乃可攻而去之，此二者之當辨也。

論痛脈

凡諸病之虛實，辨之於脈者皆易，惟心腹痛證，則有大有小，其脈多有難辨，雖滑實有力者，固有實邪，虛弱無神者，固多虛邪，此其常也。然暴痛之

極者，每多沉伏、細澀，最似極虛之候。不知氣爲邪逆，氣逆則脈道不行而沉伏異常，此正邪實之脈，然於沉伏之中細察之，必有梗梗然弦緊之意，此必寒邪阻遏陽氣者，多有是脈，若火邪作痛，則不然也。凡見此者，不得因其細極、微極便認爲虛脫，妄用補劑，必大誤矣。辨此之法，但當察其形氣，以見平素之強弱，問其病因，以知新病久病，及何所因而起。大都暴病痛急，而脈忽細伏者多實邪，久病痛緩，而脈本微弱者爲虛邪，再以前論虛實之法酌之，以理參而診之，則萬無一失矣。

論治

凡心腹痛證，必須先辨寒熱，如無熱證熱脈，則定非火邪，不得妄用涼藥。

凡治心腹痛證，古云：痛隨利減，又曰：通則不痛，此以閉結堅實者爲言。若腹無堅滿，痛無結聚，則此說不可用也。其有因虛而作痛者，則此說更如冰炭。

一、凡痛在上焦者，如因停滯，既痛兼脹，不易行散，而痛極難忍者，欲其滯去速效，無如吐之之妙，宜於新方吐法中擇而用之。若無停積脹急，而或寒或氣，微有凝滯而作痛者，但順其氣，無有不愈。

一、胃脘痛證，多有因食、因寒、因氣不順者，然因食因寒，亦無不皆關於氣，蓋食停則氣滯，寒留則氣凝，所以治痛之要，但察其果屬實邪，皆當以理氣爲主，宜排氣飲加減主之；食滯者兼乎消導，寒滯者兼乎溫中，若止因氣逆，則但理其氣，病自愈矣。其有諸藥不效，氣結難解者，惟神香散爲妙。若氣有滯逆，隨觸隨發者，宜用後簡易二方最妙。

一、下焦小腹痛者，或寒，或熱，或食，或蟲，或血，或氣逆，皆有之。凡閉結者，利之下之，當各求其類而治之。

一、寒滯之痛，有因內寒者，如食寒飲冷之類是也，必兼寒兼食，隨其宜而治之，如上法可也。有因外寒者，或觸冒不時之寒邪，或犯客令之寒氣，或受暴雨沙氣之陰毒，以致心腹攪痛，或吐或瀉，或上不能吐，下不能瀉，而爲乾霍亂危劇等證，總由寒氣犯臟，或在上焦，或在中下二焦。凡痛急在上者，用吐最妙；在中在下者，俱宜解寒行滯，以排氣飲爲主加減治之，或不換金正氣散，或和胃飲，平胃散，十香丸之類，皆可擇用。其有寒逆之甚者，宜四逆湯、理中湯之類主之。又神香散可解三焦之滯，當隨證作引以送之。

一、血積之有腹痛者，是即畜血證也，而血證之屬有四。一、傷寒有畜血證。成無己曰：邪氣聚於下焦，則津液不得通，血氣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滯於下，是生脹滿而鞕痛也。若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小便利者，則是畜血之證，此當分而治之。其他證治詳義，并見傷寒門。一、婦人有血痛證，詳見婦人門。一、跌打損傷有瘀血腹痛證，但去其瘀而痛自愈。凡氣血和平者，宜通瘀煎加減治之。其有血滯便結，邪實不通者，宜桃仁承氣湯、百順丸主之；或血虛燥結，便閉不通者，宜玉燭散主之。一、食鬱既久，而胃脘有瘀血作痛者，生韭飲。

一、氣血虛寒，不能營養心脾者，最多心腹痛證，然必以積勞積損及憂思不遂者，乃有此病；或心、脾、肝、腎氣血本虛而偶犯勞傷，或偶犯寒氣及飲食不調者，亦有此證。凡虛痛之候，每多連綿不止，而亦無急暴之勞，或按之、揉之、溫之、熨之痛必稍緩，其在心脾胸脇之間者，則或爲戚戚，或爲慌慌，或似饑非饑，或饑勞更甚，或得食稍可，或懊憹無跡，莫可名狀，或形色青黃，或脈微氣弱，是皆虛寒之證，此非甘溫養血，補胃和中不可也，宜大小營煎，理陰煎之類加減主之。若氣虛者，必大加人參，陽衰者，必佐以桂、附、乾薑。丹溪曰：諸痛不可補氣。此惟邪實氣滯者當避之，而曰諸痛皆然則謬矣，不可執以爲辭也。一、下虛腹痛，必因虛挾寒，或陽虛中寒者乃有之，察無形迹而喜按喜暖者是也，治宜補陰逐寒，必宜理陰煎主之。然男子則間或有之，惟女人則因虛而痛者更多。蓋女人有月經帶濁之病，所以爲異，亦宜理陰煎大劑主之，余用此以活人多矣。若虛中挾滯而血有不行者，惟決津煎爲最妙。諸未盡者，詳婦人門。凡治心腹痛證，已經攻擊滌蕩，愈而復作，或再三用之而愈作愈甚，或脈反浮弦虛大者，皆爲中虛之候，此當酌其虛實而或兼治邪氣，或專補正氣。若用補無礙，則當漸進，切不可雜亂妄投，以自斃其肘，但當純用補藥，使脾胃氣強，得以運行，則邪氣自不能犯，又何疼痛之有？

一、火邪熱鬱者，皆有心腹痛證。如火在上焦，痛而兼脹者，宜於行氣導滯藥中倍加山梔、黃芩之屬以治之；若有痛無脹者，或宜加芍藥、生地、麥冬以佐之。若火在下焦者，宜大分清飲，或茵陳飲之類主之。然火在上者，必有煩熱、焦渴、喜冷等證，火在下者，必有脹熱、秘結、淋瀝等證，務兼脈證，察其眞有火邪，方可治以寒涼，如無火證火脈，則不得妄稱爲火以誤治也。

一、蟲痛證治，詳見諸蟲門。

一、痰飲停滯胸膈，亦能作痛。凡胸脇膨悶，漉漉有聲，或作醋酸心嘔惡，或痛連脇背者，皆其證也。宜清膈煎、二陳湯、橘皮半夏湯、《局方》四七湯，及括痰丸、潤下丸之類幷皆治之。又若東垣草豆蔻丸、丹溪白螺丸，亦皆治痰之劑。若鬱痰凝結，消之不去者，非用吐法不能除也。

一、陰寒腹痛者，凡男婦有因房室之後中寒而痛極者，此陰寒也。宜先用葱、薑搗爛炒熱，或熱磚之屬熨其臍腹，以解其寒極凝滯之氣，然後用理陰煎，或理中湯、四逆湯之類加減治之。其有痛極至危者，須速灸神闕、氣海等穴。

一、凡胸腹之痛，有無關於內，而在筋骨、皮肉之間者，此邪之在經，不可混作裏證。必須詳問的確，但當分其或火，或寒，或氣，或勞傷，或血滯，或血虛，或有淫瘡邪毒留蓄在經，辨其所因，庶不致謬，而治之亦易也。

一、大人小兒，或素因口腹不節，致傷脾胃，以後或寒或食，凡有所觸即爲腹痛，屢發不已，或爲脹滿、食減等證者，惟芍藥枳朮丸爲最妙，宜加減用之。

一、凡胸膈大痛，連及脇背，藥不能納，到口即吐者，此則無論諸藥，皆可發吐，因就其勢探而吐之，則最易最捷，吐出邪滯積痰，痛可立止。若邪猶未盡，痛猶未止，則再以前藥與之，務盡其邪，無不愈者。

《醫門法律・比類金匱胸腹寒痛》 發明《金匱》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用附子粳米湯，夫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有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

發明《金匱》腹痛脈弦而緊，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爲寒疝，寒疝繞腹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弦者，用大烏頭煎。由《內經》心疝之名推之，凡復中結痛之處，皆可言疝，不獨睾丸間爲疝矣。然寒疝繞臍痛，其脈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邪即胃中之陰邪，正即胃中之陽氣也。論胃中水穀之精氣，與水穀之悍氣，皆正氣也，今寒入榮中，與衛相搏，則榮即爲邪，衛即爲正矣。繞臍腹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陰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溫，合蜜之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勢，俾衛中陽旺，榮中之邪自不能留，亦不使虛寒自下而上之微旨也。

《侶山堂類辨・腹痛論》 腹者，太陰之宮域，腸胃之郛郭。病滿痛者，有入府干藏之分，有緩急輕重之別。如卒暴絞痛，面青肢冷，此邪直干陰分，急宜刺洩其邪。如暴吐下利，此邪傷陽明，名曰霍亂，若發熱頭疼，爲欲愈也，如厥逆脈脫，急宜理中丸，甚者加附子，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不復則死，此邪甚而胃氣絕也。如腹痛下利而能食者，乃邪入腸中，利止則愈，此皆直中於內，而有藏府輕重之分焉。又有邪傳五藏，而爲腹痛者，始發於皮毛腠理，正氣不能禦邪，泮衍於血脈中，而傳溜於內，大氣入藏，腹痛下淫，此淫傳敗絕之證，不及二十日而死，雖盧扁再生，亦不能救，此證多有不究心者，悠悠忽忽，反爲病家怨尤。

《證治百問・腹痛》 或曰：前文所言心痛，相兼胃脘痛也。今腹痛者，得無大腸小腸之中外咸痛邪。

答曰：腹痛之因，有寒者，有暑者，有食積者，有濕者，有結糞不通者，有瘀血者，有月信阻者，有霍亂者。或痛在大腸小腸之間，或痛在大腸小腸之外，或痛在胃脘，或連衝任之脈，或痛連胞門子戶，或痛下肛門，審其痛而治之。如兩關之脈，或沉弦，沉滑，是寒氣乘於至陰之分，綿綿而痛，喜食溫熱，惡心畏寒。順氣爲主，外用炒鹽慰之，內服蘇合香丸一二丸。

如暑熱之氣久伏於小腸，蘊爲積滯，痛定必下利，脈必滑弦而急數。初起，香連導滯丸通利之，積久者，以香連丸清之。

如宿食停滯，重食即痛，或惡食而止發不定，脈必弦滑而有力，以消導爲先，久則以通利爲快。因寒用備急丸，因熱用潤字丸。其餘瘀血、月信、霍亂諸痛，載在本門，不在此例。

通治腹痛主方：

山查一錢　陳皮一錢五分　半夏一錢五分　蒼朮一錢　厚朴一錢　砂仁五分　木香三分　生薑一片　食遠服。

通則不痛，右方皆溫散導氣之藥也。

如寒邪客在表，加蘇葉一錢五分、羌活一錢。

如寒邪客在裏，加乾薑一錢、肉桂五分。

若暑濕之積，加藿香一錢五分、黃連五分、豬苓一錢、生薑二片。

如宿食停滯，加檳榔、枳實一錢。

如大便燥結，加松子肉五錢、枳殼一錢五分、杏仁二錢，去蒼朮、木香、厚朴。

如瘀血爲痛，加蘇木三錢、桃仁一錢五分、紅花、歸尾各一錢，去厚朴、蒼朮、木香、半夏。

如月信閉痛，加延胡二錢、歸尾、紅花、枳殼各一錢、肉桂五分，去蒼朮、厚朴、半夏、木香。

《痧脹玉衡・玉衡備用要方》 沉香丸　治痧氣急，胸腹脹痛，迷悶昏沉。

《痧症全書・小腹痛痧》 毒入大小腸則小腹大痛不止，形如板推，絞絞不已，治須分左右，二股屈伸爲驗。

夏月不頭痛發熱，但小腹疼，或心腹俱痛，脹痞不能屈伸，此皆暑火流注臟腑，故先小腹痛，遍及心腹。宜六和湯清解之，或四苓加香薷、木瓜、紫蘇和散之，或正氣散加黑梔，或炒鹽和陰陽水探吐痰涎可耳。

《辨證録・腹痛門》 人有腹痛欲死，手按之而更甚，此乃火痛也。但火痛不同，有胃火，有脾火，有大小腸火，有膀胱火，有腎火，不可不辨也。胃火者，必汗而渴，口中臭。脾火痛者，必走來走去，無一定之處也。大腸火者，大便必閉結，而肛門必乾燥後重。小腸火者，小便必閉澀如淋。膀胱火者，小便閉澀而若急。腎火者，則強陽不倒，口不渴而面赤，水竅澀痛是也。既知火症分明，然後因症以治之，自然不差，然而各立一方，未免過於紛紜。我有一方，可以共治有火之腹痛，方名導火湯。夫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玄參、生地滋其陰而陽火自降，況又益之車前、澤瀉之滑利，甘草之調和，尤能導火解氛，化有事爲無事。倘知爲胃火而加石膏，知爲脾火而加知母，知爲大腸而加地榆，小腸火而加黃連，知爲膀胱火而加滑石，知爲腎火而加黃柏，尤效之極也。

人有終日腹痛，手按之而寬快，飲冷則痛劇，此寒痛也，不必分別臟腑，皆命門火衰而寒邪留之也。蓋命門爲一身之主，命門寒而五臟七腑皆寒矣，故只宜溫其命門之火爲主，然命門之火不可獨補，必須治兼脾。胃火土相合而變化出焉，然又不可止治其土，蓋土之仇者肝木也，命門助土而肝木乘之，則脾胃之氣仍爲肝制而不能發生，必須制肝使木不尅土，而後以火生之，則脾胃之寒邪既去而陽氣升騰，濁陰銷亡於烏有，土木無戰尅之憂，而腸腹享安寧之樂矣。方用制肝益火湯。方中雖六君子加減，無鼓動其脾胃之陽氣，然加入白芍則能平肝木之氣矣，又有肉桂以溫命門之火，則火自生土，而肉豆蔻復自暖其脾胃，則寒邪不戰而自走也。此症亦可用消寒飲。

人有腹痛，得食則減，遇飢則甚，面黃體瘦，日加困頓者，此腹內生蟲也。夫蟲之生也，必有其故，或內飢食難化之物，渴飲寒冷之湯，以致久變爲蟲者有之。若陰陽之氣旺，蟲即生而亦隨滅，安能久據於腹而作巢筋，故待其陰陽之氣衰，不能運化於一身，而蟲乃生而不死矣。其初食物後將飲血而不可止，及至飲血而腹痛之病作。然則治法烏可單殺蟲而不培其陰陽之氣血乎。方用衛生湯。方中用人參、白朮爲君，以升其陽氣，陽升而蟲不能自安，必頭向上而覓食，所佐者盡是殺蟲之藥，蟲何能久存哉，倘一飲茶水則蟲得水而反可死中求活矣，雖暫時安貼，久則蟲多而痛如故也。此症用逐蟲丹頗效。

人有腹痛至急，兩脇亦覺脹滿，口苦作嘔，吞酸欲瀉而又不可得，此乃氣痛也。用寒藥治之不效，熱藥亦不效，用補藥亦不效，蓋脾土上畏木尅脾土，土畏木尅而陽氣不敢升騰，因之下行而無可舒泄，復轉行於上而作嘔，彼此牽掣而痛，無已時也，治法必須疏肝氣之滯，而又升騰脾胃之陽氣則土不畏木之侵凌而痛自止也。方用逍遙散加減最妙。蓋逍遙散解鬱，而此痛又須緩圖，不必更用重劑，再服四劑而奏功全矣。此症用蒼白甘草湯亦妙。

人有多食生冷燔炙之物，或難化之品，存於腹內作痛，手按之而痛甚者，此食積於腸，閉結而不得出，有燥屎之故也，法宜逐積化滯，非下之不可，然而下多亡陰，不可不防。夫人能食者陽旺也，能食而不能化者陰衰也，使陽旺之人，何物不能消化，焉有停住大腸之理，必陰血不能潤於大腸，陽火焚爍而作祟，遂致大腸熬乾留食，結爲燥屎而不下矣，及至燥屎不下則陰陽不通，變成腹痛之楚，治宜於滋陰之中而佐以祛逐之味，則陰不傷而食又下也。方宜用逐穢丹。此方用大黃、枳實以逐穢，加入當歸、丹皮以補血生陰，攻補兼施，復何患於亡陰哉。此證用利腹湯亦甚效。

人有腹痛，從右手指冷起，漸上至頭，如冷水澆灌，由上而下，而腹乃大痛，既而遍身大熱，熱退則痛止，或食或不食，或過於食而皆痛也，初則一年一發，久則一月一發，發久則旬日一發也。用四物湯加解一之藥不應，用四君子湯加消積之藥又不應，用二陳湯加消痰破氣和中之藥復不應，人以爲有

瘀血存焉，誰知是陽氣大虛乎。蓋四肢爲諸陽之末，而頭乃諸陽之會，陽虛惡寒，陰虛惡熱，陽虛而陰來乘之則發寒，陰虛而陽往乘之則發熱，今指冷而上至於頭，明是陽不能敵陰，以失其健運而痛，乃大作痛，作而熱者，寒極變熱也，及其寒熱兩停，陰陽俱衰，兩不相鬬，故熱止而痛亦止也。治法單補其陽，陽旺而陰自衰，況陽旺則氣自旺，氣旺則血自生，氣血兩旺而陰陽又何致爭戰而作痛哉。方用獨參湯。數劑而痛輕，十劑而痛止矣。夫獨參湯乃補氣之藥也。仲景夫子曰：血虛氣弱以人參補之，故用之而止痛也。或曰：君子湯亦補氣之劑，何以用之而不效。蓋四君子有白朮、茯苓，以分人參之權，不若獨參湯之功專而力大，況前此兼用消積破氣之藥，是爲誅伐，無過用人參止可救失耳，何能成功哉。此症用陰陽和合湯亦效。

《辨證玉函・陰證陽證辨・腹痛》 腹痛多是寒熱之二症，雖有氣痛、蟲痛、食痛之殊，然大約以陰陽二字足以包之，毋論食痛、蟲痛、氣痛也。其陰症之痛，如時而痛，時而不痛，或夜痛而日不痛，或飢痛而飽不痛，或不按而痛，手按之而不痛，皆是陰症之痛也。其症口吐清水者有之，喜熱湯者有之，索飲食者有之，喜擁被而卧者有之，面青手冷，口必不乾，痰必不結，此等之證，不可用寒藥治之。吾有一方甚效之極，方名安腹止痛丹，此方之妙，妙在用白芍以平肝，使肝木不來尅土，又佐之健脾去濕，去痰，去食之劑而後調和得宜，自然奏效如神，倘或有蟲，亦能制縛而不痛矣。蓋肉桂一味原能殺蟲故耳。若陽證之痛，必日重而夜輕，必痛不可手按，得食則痛更甚，口必渴，痰必黃，目必紅赤，舌必燥，手足反寒而戰，大便堅實，小便必黃赤而便難，皆火之作祟。而蟲與食之不化也，或因氣惱而得，或因酒醉而成，或過食燔熬烹炙而得。治之法不可以寒藥折之。吾有一方治之最妙，方名清解止痛丹，此方亦妙在用芍藥。蓋痛症非芍藥不能和，故必以此爲君，要佐使之得宜，又何患芍藥之酸收哉。攻邪之內用芍藥爲君，所謂勦撫兼施，自成仁勇，先居必勝之勢，以攻必散之病，有不奏效如神者乎。腹痛雖小疾，而陰陽最不可不辨明者，世人往往因小疾而治之不得法，遂成大病者多矣，我所以不憚煩而傳腹疼之一門也。

《辨證玉函・虛證實證辨・腹痛》 腹痛之虛實又何以辨之？腹居至陰之下以痛之，皆陰證也。既是陰證，宜虛而非實矣。誰知痛之不同，有虛有實之異乎。實痛何以辨之？按之必手不可近，此乃燥屎結成於大腸之內，火迫於藏府之間，傷寒日久，最多此病，此乃實邪而非虛病之可比，方當下之爲妙。仲景張公有大柴胡乘氣亦可選用，然而非專治腹痛也。吾今另立一方專治腹痛之證，實有神效，名爲滌邪救痛湯。此方雖有大黃之下邪，而即有當歸、生地之生血以活血，總然有枳實之推蕩而無妨，亦攻補幷施之妙法也。倘腹痛而身有寒邪未散，本方中加柴胡一錢足矣，餘可不必增入，一劑而邪散穢出，身即涼而痛如失。至於腹痛虛證，大約畏寒畏食，喜熱手之相熨，喜健人之按摩，蓋虛寒之氣留於下焦之故也。其大便必溏而小便必然清冷，一問可知，無多深辨。方用祛寒止痛湯，此方妙在用白朮爲君，以利其腰臍之氣，氣濕而寒溫之氣不能留於腹中，自然邪從小便而出，而疼痛之苦頓除也，倘以輕清之味和解之，未必奏功如神至此。

《證治彙補・腹脅門・腹痛章》 大意

腹痛有三部，大腹痛者屬太陰脾，當臍痛者屬少陰腎，小腹痛者屬厥陰肝，及衝任大小腸，各有五賊之變，七情之發，六氣之害，五運之邪。《必讀》

內因

大腹痛多食積寒邪，臍腹痛多積熱痰火，小腹痛多瘀血及溺澀。《入門》

外候

腹痛乃脾家受病，或受有形而痛，或受無形而痛。蓋暴傷飲食則胃脘先痛而後入腹，暴觸怒氣則兩脇先痛而後入腹。血積上焦，脾火薰蒸則痛從腹而攻上，血積下部，胃氣下陷則痛從腹而下墜。傷於寒者，痛無間斷，得熱則緩，傷於熱者，痛作有時，得寒則減。因飢而痛者，過飢即痛，得食則止。因食而痛者，多食則痛，得便乃安。吞酸腹痛爲痰鬱中焦，痞悶腹痛爲氣搏中州，火痛腸內雷鳴，衝斥無定，痛處覺熱，心煩口渴。蟲痛肚大青筋，飢即咬嚙，痛必吐水，痛定能食。氣虛痛者，痛必喜按，呼吸短淺。血虛痛者，痛如芒刺，牽引不寧。《彙補》

腹痛分辨

痛而脹悶者多實，痛不脹悶者多虛，拒按者爲實，可按者爲虛，喜寒者多實，受熱者多虛，飽則甚者多實，飢即悶者多虛，脈強氣粗者多實，脈虛氣少者多虛，新病年壯者多實，久病年高者多虛，補而不效者多實，攻而愈劇者多虛。病在經者脈多弦大，病在臟者脈多沉微。《必讀》

死候

臍下忽大痛，人中黑色者死，《丹溪》此中惡客忤也。《入門》

腹痛別證

腸癰痛者，腹重而痛，身皮甲錯，繞臍生瘡，小便如淋。疝氣痛者，大腹脹，小腹急，下引睾丸，上衝而痛。痧證痛者，或大吐或大瀉，上下絞痛，厥冷轉筋。陰毒痛者，爪甲青，面唇黑，厥逆嘔吐，身冷欲絕。積聚痛者，有形可按。痢疾痛者，後重逼迫。至於婦人腹痛，多有關於經水、胎孕者，宜先審之。《彙補》

治法

凡痛多屬血澀氣滯，宜甘以緩之。寒宜辛溫消散，熱宜苦寒清解，虛宜甘溫調理，實宜辛寒推蕩。在上者吐之，在下者利之，隨其乘侮勝復，俱以開胃調脾爲主。《彙補》

補法宜審

表虛痛者，陽不足也，非溫經不可，裏虛痛者，陰不足也，非養榮不可。上虛痛者，脾胃傷也，非調補中州不可。下虛痛者，肝腎敗也，非溫補命門不可。臨證之項，最宜審諦。《彙補》

急救法

或用炒鹽，或薑渣，或麪皮炒熱，絹包慰痛處，冷則再炒再慰，以愈爲度，或用吐法亦可。

用藥

主以二陳湯加香附、蘇梗等；寒加肉桂、木香，熱加黃連、芍藥；痰加枳實、蒼朮；食加山查、麥芽；血瘀加歸尾、玄胡索、桃仁、紅花；氣滯加厚朴、枳殼；蟲加檳榔，使君子；氣虛加人參、白朮。大實大滿者以大黃、檳榔下之；大寒大虛者以理中、建中溫之；血虛痛者，炮薑、芍藥和之。

附腹中窄狹

腹屬坤土，居位中央，升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情志不樂，濕熱交旺，腹中自覺窄狹，神昏性躁，飲食減少，乃濕熱痰火橫格中州，以致升降失常者，比比然也。《彙補》

肥人多濕痰，宜二陳湯加蒼朮、香附。瘦人多濕火，宜二陳湯加黃連、蒼朮。虛人氣血虛弱，宜六君子湯加芎、歸。

附小腹痛

小腹爲至陰之位，厥陰所屬，有沉寒下虛，有積熱內鬱，或忿怒所至，或房勞損傷。俾中上二焦清純之氣下陷於至極之地，鬱久不舒，痛連陰器，久則元氣愈虛，不能歸復本位，所以痛無止耳。然肝主疏泄，不利峻補，總宜調補血氣爲主。《彙補》

當心作痛及痞滿惡心，嘈雜，噯氣吞酸，嘔吐，脾疼等證。

白朮三兩，土炒　枳實麪炒　蒼朮米汁浸三宿，炒　豬苓去黑皮　麥芽麪炒黃　神麪炒黃　半夏各一兩　澤瀉去毛　赤茯苓　川芎　黃連土炒　白螺殼煅七錢　砂仁　炒豆蔻　黃芩土炒　青皮　萊菔子　乾生薑各五錢　陳皮　香附　瓜蔞仁　厚朴薑炒　檳榔各二錢　木香　甘草各一錢

吞酸加吳萸湯泡，寒月五錢，熱月二錢半，久病虛者加人參、扁豆、石蓮肉各五錢，時常口吐清水加滑石一兩、牡礪五錢。右爲末，青荷葉泡湯浸晚粳米，研粉，作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清飲下。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腹痛大小總論合參》經脈流行，環周不休，通則不痛，何病之有。若寒氣客於經脈之中，則脈氣澀滯而不行，客於脈外，血亦凝泣而不和，氣滯血凝，是以卒然而痛也。客於脈外者痛易止，客於脈中者痛不休。有心背相引而痛者，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內通於心，故心背相引而痛也。有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因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澀脈急，故脇肋與少腹及陰股相引而痛也。有痛而嘔者，因寒氣客於腸胃則氣不得下行，乃厥逆上出，寒不去則痛生，陽上行則嘔逆也。有腹痛而泄者，因寒氣客於小腸，小腸爲受盛之府，寒邪客之，則不得結聚，故傳入大腸，所以痛泄也。有痛而便閉不通者，必熱氣留於小腸，乃腸中作痛，癉熱焦渴，熱滲津液故痛而大便堅閉。夾熱痛者，必身體燔灼，面赤肢煩，手足心熱。夾冷痛者，必面色青白，甚則唇口爪甲皆青，痛處欲按以熱，口出清涎。更有積滯未消，面黃腹脹，夜熱晝涼而腹痛者，幷風冷入脾，脾胃積冷，以致中滿疼痛，歲月不已者。寒則溫之，熱則清之，實則通之，虛則調之，此治之之法也。然《內經》之論腹痛，獨引寒淫者爲多，以寒邪之閉塞陽氣最甚也。但六淫七情，損傷榮衛，致病多端，豈特寒也哉。故極要體認眞切，方投劑有功。有寒熱，脈沉而遲者寒，脈浮而數者熱。有虛實，脈散大而無力者虛，脈弦而有力者實。有痰涎，脈滑者痰，沉弦者飲。有積聚，脈沉弦而伏者積，或伏或弦者聚。有蟲痛，脈多沉滑，或乍大、或乍小。有死血，脈沉而澀，或結或促。中脘痛，太陰脾也，當臍痛，少陰腎也，少腹痛。

厥陰肝，及衝任大小腸也。寒痛者，欲得熱手按及喜熱食，面青白色，吐瀉不渴，其脈沉遲，綿綿而痛無增減者是也。以薑、桂、附子之屬溫之。熱痛者，熱手按而不已，脈洪大而數，時痛時止，時吐也。然有得熱物而痛立止者，蓋辛熱能衝開鬱結，氣道疏通，暫得少愈，但陰血日虧，燥火愈熾，不久復發，遷延歲月，此爲積熱。輕者，山梔、黃連、白芍、香附之類，重者，調胃承氣湯下之。然熱痛有熱物按之而暫止者，有熨之而愈甚者。虛痛者，以手重按痛處而止者是也，宜參、朮、白芍加溫暖藥。實痛者，痛甚脹滿，手不可近，按之愈痛，或消或下，詳證施治。在上作痛者，多屬食，治宜溫脾行氣以消導之，不可用寒藥。蓋飲食得寒則滯，得熱則化，若痛漸下，日久不愈者，宜推蕩之。其初不可下，蓋食物未腐尚在胸膈耳。痰痛者，必小便不利，痰隔中焦，氣閉下焦，上下不相流通，故痛。治當導痰開鬱。伏飲作痛者，或吐或下，視形氣何如，當與痰飲門相參施治。蟲痛者，有塊耕起往來，便吐清水，腹熱善渴，面上有白斑點，唇若塗硃，痛後便能食，或偏嗜一物，其痛時作時止，其脈或大或小，面色乍青、乍赤、乍白者是也。食積，死血痛者，痛有常處而不移動者是也。宜桃仁承氣湯。感暑而痛，或泄痢幷作，其脈必虛，宜十味香薷飲之類。感濕而痛，大便溏泄，小便不利，其脈必濡，宜胃苓湯。食積痛，常欲大便，利後而痛減者是也。宜溫宜消，久者遇仙丹、神芎丸，擇而下之。氣滯而痛，必腹脹而脈沉，宜木香順氣散，元陽運行，其痛自愈。絞腸沙痛，極是急速，先與鹽湯探吐，或委中幷十指出血，內服藿香正氣散。酒積痛，酒傷則發，宜泄其積，痛自止也。

凡痛初得，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因通用之法。虛弱血久病，宜升之消之。心腹痛者，必宜溫散，此是鬱結不行，與氣不運故痛，所以芍藥雖治腹痛，然只治血虛之腹痛，至於諸腹痛，皆不可用。蓋諸痛皆宜辛散，而芍藥酸收耳。如稟受素弱，飲食過傷而腹痛者，當補脾胃，以兼消導。如跌撲損傷而腹痛者，乃是瘀血，宜桃仁承氣湯，加當歸、蘇木、紅花，水酒煎服下之。凡肥人腹痛者，屬氣虛兼濕痰，宜人參、蒼白朮、半夏。夫痰豈能作痛，殊不知氣鬱則痰聚，痰聚則礙氣道，不得運行故作痛也。腎中陽虛作痛者，大溫補之。大抵胃脘下大腹痛者，屬食積外邪，繞臍痛者，屬痰火積熱。臍下少腹痛者，屬寒，或瘀血，或溺澀。一室女時患腹痛，食少，面黃肌瘦，幼科治以退熱消積，女科治以通經行血，大方以虛而議補，俱不效。後有識者曰：脈大而尺獨數，肌膚甲錯，甲錯不滑澤也。此小腸有癰，膿已成而將潰矣。亟與葵根一兩，銀花三錢，甘草節一錢，皂刺、陳皮各二錢，再劑而膿血大潰，更以太乙膏，同參耆治之，一月始安。

腹中水鳴附畏寒

腹中水鳴而痛，亦有因於火，因於鬱者。丹溪曰：腹中水鳴，乃火擊動其水也。蓋水欲下，火欲上，相觸而然，二陳湯加芩、連、梔子。亦有藏寒而水聲汩汩者，宜分三陰部分而治，中脘太陰，當臍少陰，小腹厥陰，各從其宜溫之。又有脇下有水氣，土弱不能制水，故腹中雷鳴下利，謂之協熱利者。又有腸胃空虛而鳴者，宜參、朮之類補之。經云：脾胃虛則腸鳴腹滿，又云：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

腹中畏寒者，不惟中氣，陽氣大虛，出於命門眞火亦甚虧損也。

腹中窄狹，須用蒼朮。若肥人自覺腹中窄狹，乃是濕痰流灌藏府，氣不升降，燥飲用蒼朮，行氣用香附。如瘦人自覺腹中窄狹，乃是熱氣熏蒸藏府，宜黃連、蒼朮。

小腹痛

小腹痛者有二，凡尺脈洪大者，爲陰不足，宜六味湯。尺脈沉微者，爲陽不足，宜八味湯。在婦人多屬瘕證，亦宜溫補肝腎，在傷寒家，蓄血在下焦，宜抵當、桃仁承氣之類。若因氣鬱而痛，青皮主之。寒者，桂枝、吳茱萸溫之。若因疝奔豚癥聚者，當按木門施治。凡臍下痛，而人中黑者多死。撞氣阿魏丸。治五種噎疾，九種心痛，痎癖氣塊，冷氣攻刺，丈夫疝氣，婦人血氣。

集效丸　治蟲嚙腹痛，作止有時，或耕起往來。

《嵩崖尊生全書・民病篇・中身部・臍腹分諸病論》　腹痛先分寒熱虛實，再詳食痰血蟲，治法備矣。痛多寒，亦有熱痛。寒痛脈沉遲或伏，綿綿痛無增減，或得寒則痛，得熱則緩，塞痛飲。乾薑、肉桂、吳萸、草蔻、木香、厚朴、陳皮、甘草、香附、白芍，酒炒。熱痛脈洪數，時痛時止，口乾舌燥，小便赤澀，肛門如燒，白芍、黃芩、黃連、山梔、甘草、滑石、木通、陳皮。辨虛實法不一，而可按屬虛，不可按屬實，尤其最顯者。人但知諸痛屬實，宜破滯疏利，枳實、青皮、檳榔、大黃用之得宜亦驗。虛痛，遇之愈甚，治虛分氣血。痛時常覺虛豁，似饑非饑，呼吸無力屬氣虛，六君子加木香最妙。若偎偎作痛，如細筋抽引不寧，又如芒刺牽引屬血虛，四物加陳皮、甘草、木香。食痛脈必

弦，食得寒則凝，得熱則行，宜溫散、平胃散加枳實、草蔻、半夏爲聖藥。面黃腹痛，宿食不消，吞酸腹痛，痰滯傷食，俱用前藥。痰痛脈必滑，小便必不利，飽則暫止，饑則又痛，宜導痰解鬱，二陳加蒼朮、香附、撫芎、枳實、薑汁。死血作痛，脈必芤澀，痛有定處，消血飲。玄胡、歸尾、五靈、蘇木、桃仁、紅花、沒藥、赤芍。蟲痛者，不吐不瀉，心腹懊憹，往來上下，痛有休止，或腹中塊起，按之不見，五更心嘈惡心，吐清水，腹熱善渴，食厚味，或飽則止，面色青白赤不定，蛔蟲咬，面必黃。殺蟲丸，苦楝根、鶴風、雷丸、蕪荑、史君子、檳榔、烏梅肉搗丸。又方，雄黃、白礬飯丸亦可。

臍腹分備用諸方

痛綿綿無增減，喜熱是寒，脈必遲：

白芷　茯苓　半夏　當歸各六分　川芎　炙草　肉桂　白芍各六分　枳殼　陳皮各一錢二分　桔梗　厚朴　乾薑各八分　蒼朮二錢

虛人：香砂　人參　白朮　陳皮　青皮　炮薑　茯苓　炙草

若不效，宜微利之。腹皮　白芷　茯苓　紫蘇　藿香　厚朴　白朮　陳皮　桔梗　炙草　加官桂　木香　枳殼各五分

更下：木香　胡椒各二分半　巴豆一粒　乾蝎一個　爲丸利之。

又方治寒痛：

乾薑　肉桂　良薑各七分　枳殼　陳皮　砂仁各一錢　吳萸　厚朴各一錢　香附一錢半　木香五分　甘草三分　玄胡五分　小茴香五分　乳香五分

時痛時止是熱：

半夏　陳皮　炒梔　蒼朮　厚朴　酒芩　酒連　甘草

便秘，加　大黃　白芍　當歸　甘草

或常覺熱痛是積熱：

大黃二錢　炙草一錢　芒硝四錢

傷暑痛或吐利，脈必虛豁：

香茹　人參　白朮　黃芪　扁豆　炙草　厚朴　木瓜　茯苓　陳皮

令眠

吐，加藿香　砂仁

腹痛，小便秘，大便泄是濕：

蒼朮　厚朴　陳皮　炙草　赤苓　朱苓　澤瀉　官桂

腹痛，下白積或時眩，喜熱湯，是痰，脈必滑：

南星　半夏各一錢五分　滑石　香附　枳殼　青皮　木香　蒼朮　砂仁　炒梔　茯苓　橘紅各一錢　甘草五分

痛欲便稍減，是食，脈必弦：

半夏　陳皮　茯苓　炙草　蒼朮　厚朴　山楂　神麴　麥芽　砂仁　草果　枳實

壯人：木香　檳榔　青皮　陳皮　莪朮　枳殼　黃連　大黃各一兩　牽牛一兩　香附一兩　當歸一兩半

水爲丸，每服八十丸。

酒積腹痛：

木香　檳相　陳皮　莪朮　枳殼　黃連　黃柏　大黃　牽牛　香附各八分　當歸一錢　田螺殼二錢五分　茵陳八分

一切腹痛：

蘆巴　石菖蒲各四錢　皂角去皮弦，二錢　麵糊丸，每服一錢五分。

腹痛大脹是氣滯，脈必：

木香　香附　檳榔　青皮　陳皮各一錢　厚朴　蒼朮　枳殼　砂仁各二錢　炙草五分

虛痞刺痛：

木香　紫蘇各五分　檳榔七分　陳皮　半夏各三分　香附　青皮各一錢　乳香　沒藥　甘草各三分　薑煎服。

痛有常處不移是死血：

桃仁十五個　桂枝　芒硝　炙草各一兩　大黃四兩

作三服，一日服。虛者加歸地，蜜丸服，緩以除之。

或用：

歸尾　赤芍　桃仁　丹皮　玄胡　烏藥　香附　枳殼各一錢　紅花　官桂各五分　木香　川芎各六分　甘草二分和之。

疙痛妨食，有發且發即欲死：

半夏三錢　桂心不見火　玄胡二錢半　人參　乳香　甘草各一錢

痛有塊硬起，吐清水是蟲：

黑丑頭末　大黃　檳榔各八錢　雷丸醋煮　木香各一錢　沉香五分

以大皂角、苦練皮各四錢煎汁，入丑黃榔三末爲丸，以雷木沉三末爲衣，鷄汁下。

虛人：

烏梅三個　細辛　炮附　桂枝　人參　黃柏各六分　乾薑　黃連各一錢　當歸　川椒各一錢

米飯丸，椒湯下四十丸。

攪腸沙腹痛甚，四肢冷，是乾霍亂。急用樟木煎湯，大吐之，或用白礬末一錢，湯服探吐之。甚者面青，昏倒不省人事，急以鼠屎一合，研末，滾湯調，澄清，通口服，或刺委中幷十指出血，幷用霍香正氣散加香附、砂仁。轉筋理中湯。又馬蘭根葉細嚼咽汁，立安。

疝氣腹痛明是疝，不在此例：

人參　茯苓　黃芪　白朮各一錢　炮附子一錢半　沉香　木瓜各一錢二分　羌活　川芎　紫蘇　甘草各七分

腸內生癰腹痛小便數似淋，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或繞臍生瘡，宜急下之：

大黃　朴硝各一錢　丹皮　白芥　桃仁各二錢

空心溫服，下後以參芪補之。

小腹痛喜按是虛：

人參　白朮　當歸　川芎　白芍　熟地黃各一分　肉桂四分　木香三分　小茴八分　玄胡　香附各四分

陰症腹痛，或攪腸痧痛欲死：

五靈脂炒出烟爲度　桃仁　草烏水泡去皮尖　青黛各一錢

酒糊丸，梧子大，艾湯下十五丸。

失血後腹痛或小腹痛，是血虛：

當歸　川芎各一錢　白芍二錢　熟地一錢半　炮薑五分

小腹痛不可按是實：

青皮　香附各一分　小茴　川練子　玄胡　木香　檳榔　木通各八分

小腹按之內痛，若沃以湯，小便澀，上爲清涕是胞痹：

麥冬　五加皮　犀角各一錢五分　杜仲　桔梗　赤芍　木通各一錢　桑螵蛸一個　羊腎少許

煎服。

小便不利，小腹痛：

蒼朮　赤苓　朱苓　澤下　木通　官桂少許，甚者加大黃、滑石。

小腹脹急，小便不利是死血：

桃仁　紅花　歸尾　赤芍　生地黃　青皮　香附

《症因脈治・腹痛論》秦子曰：痛在胃之下，臍之四傍，毛際之上，名曰腹痛。若痛在脇肋，曰脇痛，痛在臍上，則曰胃痛，而非腹痛。今列外感者五，內傷者十。

外感腹痛

風氣腹痛

風氣腹痛之症，風冷着腹，即患腹痛，或發寒熱，腹中攻注，或腹中作響，大便作瀉，此風氣腹痛之症也。

風氣腹痛之因，偶值衣被太薄，外又風氣所傷，風與寒常相因，風氣入於腸胃，傳於太陰，則腹痛作矣。

風氣腹痛之脈，浮緩不數，乃是風冷，或見沉緩，風邪內伏。左關浮弦，風入肝膽，右關浮緩，風傷腸胃。

風氣腹痛之治，脈浮緩者祛風，脈沉弦者和裏，寒熱脈浮，防風湯。腹中作響，大便作瀉，平胃五苓散加防風。脈遲者，建中湯加防風。左脈浮，柴胡湯。右脈浮，乾葛湯。

寒氣腹痛

寒氣腹痛之症，面黃唇白，手足多冷，惡寒不熱，二便清利，腹中綿綿作痛，此寒氣腹痛之症也

寒氣腹痛之因，腹主太陰，其人陽氣不足，又冒外寒。《內經》云：寒氣入經，卒然而痛，此寒氣之能令人腹痛也。

寒氣腹痛之脈，脈多沉伏，或見微弱，或見弦緊，或見遲弦。

寒氣腹痛之治，左關弦緊者，宜散寒，桂枝芍藥湯。右關遲弦，金匱建中湯。六脈沉伏，四肢冷，四逆湯。六脈微弱，中氣虛寒，理中湯。

暑濕腹痛

暑濕腹痛之症，熱令當權，忽爾腹中作痛，腸中作響，痛瀉交作，此暑濕霍亂之類也。

暑濕腹痛之因，夏令暑濕之邪，與腸胃水穀互相混亂，暑熱不得發越，食氣不得運化，而諸腹作痛之症成矣。

暑濕腹痛之脈，傷暑脈虛，腹痛脈大，虛大弦數，暑熱之痛，滑大而數，暑食所傷，痛極鬱遏，脈反沉伏。

暑濕腹痛之治，脈洪大者，黃連香薷散。脈弦數者，清熱勝濕湯。痛一陣，瀉一陣，平胃散煎湯，調六一散。寒熱脈伏，或寒熱脈浮大，皆宜發表，敗毒散。大便結，厚朴三物湯。腹痛嘔吐，藿香正氣散。

燥火腹痛

燥火腹痛之因，滿腹刺痛，攻注脇肋，口渴身熱，煩躁不寐，小便黃赤，不吐不瀉，此燥火腹痛之症也。

燥火腹痛之因，或令值燥熱，或燥金司政，燥氣傷人，腸胃乾涸不得流利，不通則痛，此燥火腹痛也。

燥火腹痛之脈，多見躁疾，躁則爲燥，疾則爲熱，躁疾兼見，則爲燥熱。

燥火腹痛之治，脈數應下者，芍藥黃連湯；攻刺脇肋者，柴胡清肝飲。目黃便赤，痛連小腹，龍膽瀉肝湯。口乾脈數者，葛根石膏湯。小便赤澀，木通湯調益元散。大便結，四順飲合本事涼膈散。

痞脹腹痛

痞脹腹痛之症，忽爾胸腹脹痛，手足厥冷，指甲帶青，痛不可忍，不吐不瀉，或吐或瀉，按之痛甚，俗名絞腸痧，此即痞脹腹痛之症也。

痞脹腹痛之因，或沿海之地，或山嵐之間，或風木之邪，燥金之勝，一切不正之氣襲人腸胃，則爲痧毒而腹痛作矣。

痞脹腹痛之脈，脈多數大，或多促結，痛極而結，脈反停歇。

痞脹腹痛之治，十指青冷，刺指出血，欲吐不吐，鹽湯探吐，攻刺脅肋，則刺期門，或刮兩臂膪，刮出紅痧。若腹痛，兩足轉筋抽搐，刺三里穴。若小腹悶痛，刺委中出血，浙人名曰放痧。惡寒發熱，脈浮大者，羌獨敗毒散。

內傷腹痛

熱積腹痛

熱積腹痛之症，身熱腹熱，煩躁不寐，時作時止，痛則汗出，或痛而作聲，或痛而一泛即欲下痢，一利即止，此熱積腹痛之症也。

熱積腹痛之因，或膏粱酒熱，日積於中，或心肝火動，煎熬於內，或多食過飽，停積發熱，凡此皆熱積痛之症也。

熱積腹痛之脈，右關滑數，腸胃積熱，左關弦急，肝膽有火，熱積內伏，脈反沉伏，按之良久，應指劈劈。

熱積腹痛之治，膏粱厚味者，枳殼川連湯。痛而欲痢，痢後稍減，片時復痛，承氣湯選用。酒熱成積者，梔連平胃散加枳、葛。食積發熱者，保和丸加枳、連。右關洪數者，清胃湯。左關洪數者，龍膽瀉肝湯。

寒積腹痛

寒積腹痛之症，綿綿而痛無增減，得熱稍止，得寒更甚，身無熱，小便清利，痛則下痢，此寒積腹痛之症也。

寒積腹痛之因，眞陽不足，身受寒邪，口傷生冷，胃陽不能腐熟消化，則寒積凝滯，不得宣行而腹痛矣。

寒積腹痛之脈，脈多沉遲，或見沉緊，或見沉弦，或見沉澀，寒冷太甚，脈至沉伏。

寒積腹痛之治，脈沉遲，理中湯。脈沉緊者，荳蔻丸。脈沉弦者，建中湯。脈沉澀者，宣宣通中氣，治中湯。

食積腹痛

食積腹痛之症，胸腹脹滿，痛不欲食，噯氣作酸，痛而欲利，利後稍減，或一條扛起，手按則痛，此食積腹痛之症也。

食積腹痛之因，飲食不節，或飢飽傷損，或飽時強食，或氣食相凝，或臨卧多食，皆成腹痛之症也。

食積腹痛之脈，右關滑大，或見沉實，遲緩主寒，實數主熱。食塡太倉，脈乃促結，食下腸胃，脈必數實。

食積腹痛之治，胸脹腹痛，不能飲食，枳殼化滯湯。一條扛起，痛而欲利，承氣湯選用。食在上脘，宜消不宜下，保和丸、枳朮丸。熱積應下，三承氣湯。寒積應下，煮黃丸。

痰積腹痛

痰積腹痛之症，時痛時止，利下白積，光亮不臭，或惡心眩運，或響如雷鳴，此痰積腹痛之症也。

痰積腹痛之因，飲食入胃，賴脾土運化，其人胃陽不能腐熟，脾陰不能運化，則停積成痰而腹痛矣。

痰積腹痛之脈，脈多滑大，滑主於痰，大主於積，滑大兼見，必是痰積，痰積內伏，脈反沉匿。

痰積腹痛之治。眩運惡心者，二陳湯。胞膈不舒，痰熱結聚上焦，濟生瓜蔞丸。白積自下，導痰湯。痛甚應下者，滾痰丸。

酒積腹痛

酒積腹痛之症，痛而欲利，利下黃沫，天明即發，飲酒痛甚，小便赤澀，此酒積腹痛之證也。

酒積腹痛之因，其人浩飲無度，穀肉留滯於中，熱氣聚積於內，濕熱傷脾，則酒積腹痛之證作矣。

酒積腹痛之脈，多見洪大。洪數主熱，實大主積，滑大洪數，酒濕之積，酒積內伏，脈反弦結。

酒積腹痛之治，痛而欲利，脈沉數者，枳殼大黃湯。口苦舌乾，乾葛清胃湯。利下黃沫，梔連平胃散加枳殼。小便赤澀，益元散。

蟲積腹痛

蟲積腹痛之症，腹中有塊，塊或耕起，痛而能食，時吐清水，或下長蟲，面見白點，唇無血色，或愛食一物，肚大青筋，此蟲積腹痛之症也。

蟲積腹痛之因，脾爲太陰，專主於腹，喜燥惡濕。若脾胃濕熱，則水穀停留，濕熱化生，蟲積易成，而腹痛矣。

蟲積腹痛之脈，乍大乍小，乍數乍緩，或見沉滑，或見沉澀，蟲積牢固，其脈沉實。

蟲積腹痛之治，腹中有塊，祕方萬應丸。時下長蟲，追蟲丸。平居調理，宜用健脾消積之藥。

血滯腹痛

血滯腹痛之症，不作脹，不飽滿，飲水作呃，遇夜更痛，痛於一處，定而不移，服行氣消化之藥不應，以熱物熨之稍減，此血滯停淤之症也。

血滯腹痛之因，氣血通流，人乃不病。若惱怒傷肝，思慮傷脾，焦勞傷心，甚至跌撲傷損，辛辣不禁，血乃凝滯，腹乃痛矣。

血滯腹痛之脈，多見芤澀，或見沉細，血滯停淤，或亦牢實，停蓄發熱，脈亦數疾。

血滯腹痛之治，飲水作呃，脈見芤澀，桃仁當歸湯。大便硬痛，桃仁承氣湯。脈數疾者，去桂枝，血行之後，腹仍痛者，戊己湯加陳皮以和其氣。家秘戊己湯。治血虛腹痛，加陳皮，并治氣滯。

血虛腹痛

血虛腹痛之症，偎偎作痛，如細筋牽引，下引小腹，上引肋梢，肢體瘦弱，面色痿黃，腹雖痛而不飽悶，痛無定處，此血虛腹痛之症也。

血虛腹痛之因，或瘦人多火，陰血日涸，或去血過多，陰分日虧，或憂思過度，煎熬眞陰，則諸經凝泣而腹痛矣。

血虛腹痛之脈，多見細澀，或見虛微，陰虛陽旺，乃見細疾，氣離血散，弦細而極。

血虛腹痛之治，痛引小腹，牽引肋梢，脈見細澀，戊己湯、補肝散、逍遙散。陰虛陽旺，脈見細數，知柏四物湯、歸芍地黃丸。

氣結腹痛

氣結腹痛之症，胸腹脹滿，痛應心背，失氣則痛減，氣閉則痛甚，服破氣之藥稍減，服補氣之藥則愈痛，此氣結腹痛之症也。

氣結腹痛之因，怒則氣逆，思則氣結，若人憂愁思慮，惱怒悲哀，皆能鬱結成病，或氣食相凝，用力勞動，起居不愼，則氣亦傷結而痛作矣。

氣結腹痛之脈，下手脈沉，便知是氣，沉遲氣寒，沉數氣熱，沉伏氣凝，沉澀氣結。

氣結腹痛之治，心腹脹者，枳朴香砂湯。痛應背心，氣結痰凝者，二陳四七湯。痛攻脇肋者，枳殼青皮飲。氣食相凝脾家，中氣鬱結，調氣散。惱怒傷肝，木氣不得條達，柴胡清肝飲。氣結便實，脈數應下者，厚朴大黃湯。脈遲應下者，煮黃丸。氣寒而結，當歸散。氣熱而結，宜清解。

氣虛腹痛

氣虛腹痛之症，面色痿黃，言語輕微，飲食減少，時時腹痛，勞動則甚，按之稍減，此氣虛腹痛之症也。

氣虛腹痛之因，或久病汗下，久瀉傷元，勞形氣散飢餓損傷，或急於奔走，或勉強行房，氣道虛損，則腹爲之痛矣。

氣虛腹痛之脈，多見微弱，或見空大，或見細澀，元氣虛憊，脈反動急。

氣虛腹痛之治，氣怯神倦，脈見微細，四君子湯。遇勞痛甚，脈大無力，補中益氣湯。飲食減少，香砂六君子湯。

《瘟疫明辨・裏證・腹滿痛》 時疫腹滿痛，屬宿食爲邪熱所結者，十之七八，屬氣、血、痰水者，十之二三。蓋腹爲胃與小腸之正界，非胸脇少腹之地可比，腹而不痛者，屬邪在氣分，屬水穀散漫而未燥結，氣分脈多沉，或弦，水穀脈滑，氣分通腹皆滿，水穀滿有分界。氣分者，厚朴、大腹皮、青皮、陳皮、枳、桔爲主。水穀者，半夏、山查、麥芽、神麴、萊菔子、枳實爲主。時疫爲熱症，腹滿亦當清熱，兼以順氣消食可也。若舌多黃胎，雖滿而不痛，爲邪已傳胃，宜小承氣湯下之。痛而不滿者，屬邪在血分，屬水穀燥結諸病。他病或有屬冷者，時疫總屬熱症，痛不可按，而無硬處者，於清裏方中加赤芍，不可按而有硬處者。調胃承氣湯。滿痛兼作，爲痞滿在氣，燥實在血，大實大熱之症，大承氣湯。諸病腹滿痛，或兼自利，當責之虛冷。時疫自利，屬熱結旁流，下之則止，不可疑爲虛冷。若滿痛，而喜燥喜溫，或惡寒，手足冷，清利之益甚，或右關遲緊，此非本病，乃因煩渴飲冷太過，或用清涼太過太早之所致，又當以溫燥爲主，不可執一。然此亦治藥弊，非治本病也。

《瘟疫明辨・裏證・少腹滿痛》 時疫少腹滿痛，爲邪熱結於下焦，下焦乃大陽膀胱及厥陰分界，與中焦異，亦有滿而不痛，痛而不滿，滿痛兼作之不同。初起滿而不痛者，濕勝氣滯也，檳榔、厚朴、蒼朮爲要藥。痛而不滿者，手不可近，熱傷厥陰血分也，黃芩以清熱，赤芍、歸尾以活血，柴胡以升厥陰之氣。若牽引陰器，及兩胯夾縫者，加秦艽即愈。滿痛兼作者，不論初起末後，當視其前後，在前小水不利，畜水也，四苓、豬苓、益元等方選用。在後大便不利，有燥矢也，三承氣選用。小便利，而大便色黑者，畜血也。抵當湯、桃仁承氣湯選用。以大小便之通塞爲辨，固矣，亦當細察其滿痛而有硬塊不可按者，屬燥屎。滿痛如鼓不可按而卻無塊者，屬溺蓄脬中。滿痛拒按而軟者，屬蓄血。以此辨之了然矣。外有時疫未路，滿而不痛，痛而不滿，喜溫喜按者，爲虛證，當細詢來路。若屢經清、下太過，當消息溫補以培養陰陽，不可執時疫爲實邪熱證而不變通也。然此亦十中一見耳。上滿痛諸證，乃時疫裡證之大端，總屬熱邪內陷。在風、寒、暑、濕諸門，則寒、熱、虛、實俱有。在時疫已經傳變，見於煩渴、燥熱既顯之後。其爲熱證易辨，若見於未經傳變之先，乃疫毒鬱而未發，多不渴，多不發熱，甚有手足反厥冷者。根據風寒治，則當溫；根據時疫治，則當清。毫釐千里，反掌生死，當於氣、色、神、脈、舌苔五者，細察而詳辨之。

《醫學心悟・腹痛》 腹中痛，其寒熱食積氣血蟲蟲，辨法亦與心痛相符，惟有肝木乘脾，攪腸沙，腹內癰，茲三症有不同耳。經云：諸痛皆屬於肝，肝木乘脾則腹痛。仲景以芍藥甘草湯主之，甘草味甘，甘者己也，芍藥味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則肝木平而腹痛止矣。

傷寒症中，有由少陽傳入太陰而腹痛者，柴胡湯加芍藥，有因誤下傳入太陰而腹痛者，桂枝湯加芍藥，即同此意。尋常腹痛，全在寒熱食積，分別詳明爲主。凡腹痛，乍作乍止，脈洪有力，熱也，以芍藥甘草湯加黃連清之。若噯腐吞酸，飽悶膨脹，腹中有一條扛起者，是食積也，保和丸消之，而痛不止，便閉不行，腹痛拒按者，三黃枳朮丸下之。設或下後仍痛，以手按其腹，若更痛者，積未盡也，仍用平藥再消之，若按之痛止者，積已去而中氣虛也。五味異功散補之。若消導攻下之後，漸變寒中，遂至惡冷喜熱，須易溫中之劑，此火補兼食之治法也。若腹痛綿綿不減，脈遲無力者，寒也，香砂理中湯溫之。若兼飽悶脹痛，是有食積，不便驟補，香砂二陳湯加薑、桂、查、芽、厚朴，溫而消之。消之而痛不止，大便反閉，名曰陰結，以木香丸熱藥下之，下後，仍以溫劑和之，此寒痛兼食之治法也。若因濁氣壅塞，走注疼痛，木香調氣散散之。若因瘀血積聚，呆痛不移，澤蘭湯行之。蟲嚙而痛，唇有斑點，飢時更甚，化蟲丸消之。傷暑霍亂，四味香薷飲解之。更有乾霍亂症，欲吐不得吐，欲瀉不得瀉，變在須臾，俗名攪腸沙是也，更有偏體紫黑者，名曰烏沙脹，急用燒鹽和陰陽水吐之，或用四陳湯服之。外用武候平安散，點左右大眼角，其人即蘇。其腹內癰一症，當臍腫痛，轉側作水聲，小便如淋，千金牡丹皮散化之。古方治腹痛症，多以寒者爲虛，熱者爲實，未盡然也。蓋寒症亦有實痛者，熱症亦有虛痛者，如寒痛兼食，則爲實矣，挾熱久痢，則爲虛矣。凡看症之法，寒熱虛實，互相辨明，斯無誤也。

芍藥甘草湯　止腹痛如神。

保和丸　消食積，清濕熱，腹中有一條扛起者，是食積也。舌乾口燥，是濕熱也，本方主之，有熱加黃連。

三黃枳朮丸　消熱食，除積滯，腹痛拒按，便閉溺赤，名曰陽結，宜用本方。若冷食所傷，宜用木香丸。若冷熱互傷，須酌其所食冷熱之多寡而幷用之，此東垣法也。

香砂理中湯　治客寒犯胃，其症手足厥冷，口鼻氣冷，其痛綿綿不止，喜

熱畏寒，脈沉細，不比熱痛，乍止乍作，喜冷畏熱，唇焦舌燥，口渴脈洪也。寒熱之別，相隔千里。

木香丸　治寒積冷食，腹痛拒按，或大便閉結，謂之冷閉，名曰陰結，本方攻之。

《醫學心悟・少腹痛》　書云：大腹屬太陰，當臍屬少陰，小腹屬厥陰。傷寒傳至厥陰，少腹痛甚，此熱邪也，宜下之。若熱結在裏，蓄血下焦，亦宜下之。若直中厥陰，小腹冷痛，則爲寒邪，宜溫之，治法已詳本門。尋常少腹痛，多屬疝瘕奔豚之類。書云：男子外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古人更有痃癖癥瘕之名，皆一類也，痃如弓痃，筋扛起也，癖者隱辟，沉附着骨也，癥則有塊可徵，猶積也，多屬於血，瘕者，假也，忽聚而忽散，氣爲之也。奔豚者，如江豚之上竄，冷氣上衝也，其癥瘕之氣，聚於小腸，則曰小腸氣，聚於膀胱，則曰膀胱氣也。小腸氣，失氣則快，膀胱氣，少腹熱。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也。凡治少腹痛，當用墜降之藥，其行氣皆當用核，乃能宣達病所以取效也。橘核丸、奔豚丸。幷主之。

橘核丸　通治癥瘕痃癖，小腸膀胱等氣。

《臨證指南醫案・腹痛》　腹處乎中，痛因非一，須知其無形及有形之爲患，而主治之機宜已先得要矣。所謂無形爲患者，如寒凝火鬱，氣阻營虛，及夏秋暑濕痧穢之類是也。所謂有形爲患者，如蓄血食滯，癥瘕蛔蟯內疝，及平素偏好成積之類是也。審其痛勢之高下，辨其色脈之衰旺，細究其因，確從何起，大都在臟者以肝脾腎爲主，在腑者以腸胃爲先。夫臟有賊尅之情，非比腑病而以通爲用也，此通字，勿執攻下之謂，古之建中湯、理中湯、三物厚朴湯，及厚朴溫中湯，各具至理。考先生用古，若通陽而泄濁者，如吳茱萸湯及四逆湯法。清火而泄鬱者，如左金丸及金鈴散法。開通氣分者，如四七湯及五磨飲法。宣攻營絡者，如穿山甲、桃仁、歸鬚、韭根之劑，及下瘀血湯法。緩而和者，如芍甘湯加減及甘麥大棗湯法。柔而通者，如蓯蓉、柏子、肉桂、當歸之劑及復脈加減法。至於食滯消之，蛔擾安之，癥瘕理之，平疝平之，痧穢之候，以芳香解之，偏積之類，究其原而治之。是皆先生化裁之法也，若夫瘍科內癰，婦科四症，兼患是病者，更於各門兼參其法而用之，則無遺蘊矣。

《四聖心源・雜病解中・腹痛根源》　腹痛者，土濕而木賊之也。乙木升於己土，甲木降於戊土，肝脾左旋，膽胃右轉，土氣回運而木氣條達，故不痛也。水寒土濕，脾氣陷而胃氣逆，肝膽鬱遏，是以痛作。蓋乙木上升，是爲枝葉，甲木下降，是爲根本，脾陷則乙木之枝葉不能上發，橫塞地下而克己土，故痛在少腹。胃逆則甲木之根本不能下培，盤鬱地上而克戊土，故痛在心胸。肝膽之經，旁循脇肋，左右幷行，而三陽之病，則外歸於經，三陰之病，則內歸於藏，以陰盛於內而陽盛於外，故痛在藏府者，厥陰之邪，痛在脇肋者，少陽之邪也。至於中氣頹敗，木邪內侵，則不上不下，非左非右，而痛當臍，更爲劇也。此其中間有木鬱而生風熱者，肝以風木主令，膽從相火化氣，下痛者風多而熱少，上痛者熱多而風少，而究其根原，總屬濕寒。若有水穀停瘀，當以溫藥下之，仲景大黃附子湯，最善之制也。若宿物留滯而生鬱熱，則厚朴七物湯是良法也。如其瘀血堙塞，氣道梗阻而生痛者，則以破結行瘀之品利之，桂枝茯苓丸、下瘀血湯，酌其寒熱而選用焉。若無宿物，法宜培土疏木，溫寒去濕之劑，大建中、附子、粳米、烏頭、石脂三方，實諸痛證之準繩也。

凡心腹疼痛，率因水寒土濕，木氣鬱衝所致。心腹痛劇欲死，四肢冰冷，唇口指甲青白者，宜薑、椒、附、桂，驅寒邪而達木鬱，必重用芩、甘，泄濕培土而緩其迫急，其痛自止。肝以風木主令，膽從相火化氣，其間木鬱風動，火鬱熱發，亦往往而有，而推其脾腎無不濕寒之理，即有風熱兼作，用芍藥、柴、芩以泄肝膽，而脾腎之藥必宜溫燥，此定法也。肝主藏血，風動血耗，乙木枯槁，生意不遂，鬱怒而賊脾土，則生疼痛。若血枯木燥，宜芍藥、阿膠、歸地、首烏之類以滋風木，木榮風退，即當減去，不可肆用以敗土氣。血鬱痛作，或內在藏府，或外在經絡，其證肌膚甲錯，兩目黯黑，多怒而善忘，以肝竅於目，主藏血而華色，血瘀不能外華，故皮膚粗澀而黑黯也，宜用丹皮、桃仁破其瘀血。若癥結難開，加蟲蟲蟲之類行之，尋常血瘀，五靈脂、山羊血，功力亦良。飲食停滯，土困木鬱，以致作痛，用仲景溫下之法，大黃、薑、附泄其食水，劇者少加巴霜一二厘，擴清陳宿功效最捷，一切宿物壅阻幷宜此法。

《串雅內編・單方內治門》　痧脹腹痛　凡夏月多患此症，面色紫赤，腹痛難忍，如飲熱湯便不可救，即溫湯亦忌服，如遇此症，速以生黃豆咀嚼咽下，立刻止痛，平常食生豆最引惡心，止有痧脹人食之，反覺甘甜不知生腥氣，此方既可療病，且可辨症，眞奇方也。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 論腹痛

《內經》之論腹痛，獨引寒淫者居多，以寒邪之閉塞，陽氣獨甚也。但六淫七情，損傷榮衛，致病多端，豈僅一寒也哉！痛在上焦者，屬胃脘；在胃脘下者，屬太陰脾經；在中焦當臍者，屬少陰腎經；在下焦小腹者，屬厥陰肝經及小腸膀胱也。其痛也，有因食滯、寒滯、氣滯之異；有因蟲、因火、因痰、因血之殊。諸如此類，須辨虛實，庶無差誤。其痛之可按者爲虛，拒按者爲實。久痛而緩，及得食稍可，與牽連腰背，無脹無滯，二便清潤者，皆虛也。暴痛而急，及脹滿畏食，與腸臟中有物有滯，或痛處堅定不移，二便燥赤者，皆實也。微實者調之，大實者攻之。虛者，或氣或血，宜微補、峻補，自有權衡，不得以痛無補法，及痛皆屬火，而聽無稽之謬論也。

腹痛脈理

寒脈，沉緊而遲；熱脈，浮洪而數；虛脈，散大無力；實脈，弦洪有力；痰脈，滑數；飲脈，沉弦；積脈，沉弦而伏；聚脈，或伏或弦；蟲脈，多沉滑，或乍大乍小；死血脈，沉而澀，或結或促。此脈之常道也。而腹痛之脈又不可拘。蓋暴痛之極者，每多沉、伏、細、澀，實亦似虛；不知氣爲邪逆，則脈道不行，而沉伏異常，此正邪實之候也。能於沉伏中細察之，而有弦緊之意，此寒邪阻遏陽氣，多有是脈。此際因其微細，認爲虛脫，妄用補劑，誤矣！辨此之法，但當察其形氣，見平素之強弱，問其病因及時日之久暫。大都暴病痛急，而脈忽細伏者多實邪；久病痛緩，而脈本微弱者爲虛邪。再以前論虛實之法，參而診之，則萬無一失矣。

神香散　治上焦胃脘逆氣疼痛，嘔噦，脹滿，痰飲，膈噎等症。

簡易二方　凡胃脘當心而痛，或氣、或寒，觸而屢發者，用荔枝核打碎，燒微焦三錢，加木香二錢共爲末，以溫湯調服一錢。數服斷根，屢試神效。又方：用牙皂角以微火燒烟甫盡，取起爲末，用燒酒調送七八分。其效如神，屢試不爽。

理氣散寒湯新　治中下二焦寒滯氣逆，腹痛，或嘔瀉，或不嘔不瀉，而爲乾霍亂危劇等症。

養榮湯　治氣血虛寒，不能榮養心脾而痛者，連綿不止，或按之熨之，而痛稍緩。此非甘溫養血、補胃和中不可也。

三聖湯新　治一切虛寒，老弱虧損，偶有寒觸，氣痛連日不止。凡香燥之藥，用之而反劇者，宜滋陰暖胃爲主。

上下清涼散新　治發熱，舌乾，便燥，火焰，腹痛，脈洪數而有力者。

葵根湯　治腸癰腹痛，脈大而尺獨數，肌膚甲錯，不滑澤也。

木香順氣散　治氣滯，腹脹而痛；少壯體旺者宜之。

凡腹中水響　以水欲下，火欲上，相觸而然；二陳湯加芩連梔子。亦有中寒而水鳴者，宜分中脘屬太陰，當臍屬少陰，小腹屬厥陰，各從其宜溫之。經曰：脾胃虛，則腸鳴腹滿，宜參、朮之類補之。

凡腹中畏寒者，由陽氣虛，亦由命門眞火虧也，宜桂、附溫之。

凡腹中窄狹，須用蒼朮。在肥人，乃濕痰凝滯，氣不升降，燥痰用蒼朮，行氣用香附。在瘦人，乃熱氣熏蒸臟腑，宜黃連、蒼朮。

凡小腹痛有氣鬱者，宜青皮。寒者，宜桂枝、吳茱萸。有陰虛者，尺脈洪大，宜六味湯。有陽虛者，尺脈沉微，宜八味湯。

凡胸膈痛連及脇背，藥到口即吐者，宜就其勢探而吐之，最易最捷。若邪猶未盡，痛猶未止，再以前藥與之。或積或痰，吐盡爲妙。

《羅氏會約醫鏡・論傷寒腹痛》 腹痛，有陰陽虛實之異。陽邪痛者，其痛不常；陰邪痛者，痛無休歇。陽即熱，陰即寒。按而痛甚爲實，按而痛減爲虛。如煩渴，氣粗，便結，其痛暴甚，右關脈實，是屬熱而實也；若腸鳴、泄利，時痛不已，口唾冷涎，重按則減，脈緊而弱，是屬寒而虛也。又有裏寒表熱而腹痛者，內喜熱湯，肚喜熱熨，不得誤以爲熱，宜細辨治之。

清熱止痛湯新　治陽邪肚痛，煩渴喜冷，便結拒按症候。

溫中湯新　治裏寒便溏，腹痛喜按，口唾冷涎，脈虛弱者。

暖胃和中湯新　治腹痛脹滿，喜熱惡食，脈沉緊者。

加味理中湯新　治陰寒腹痛，脈緊而微者。

《客塵醫話・雜症述略》 諸痛無補，言氣逆滯也。然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眞氣虛乏之人，諸邪易於留着。着則逆，逆則痛，疏刷之中，不可無補養之品，徒事攻擊，則正愈虛，邪愈着而痛無休止也。所以脾胃亡液，焦燥如割，宜用地黃養陰等以潤之。脈陽澀陰弦，腹中急痛，當用小建中湯。肝血不足，兩脇脹滿，筋急不得太息，四肢厥冷，心腹引痛，目不明了，爪甲枯面青，宜補肝湯。腎虛羸怯之人，房勞過度，胸膈間多隱隱痛，此腎虛不能約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往往凝滯而作痛，宜用破故紙、萸肉、枸杞等

溫腎，歸芍等養血。至於頭痛，有氣虛，有血虛，有腎虛，皆不可無補也。

《醫徹・雜證・腹痛》 聞之背爲陽，心肺主之，腹爲陰，腎肝主之。人之初生，帶繫於臍，通命門，屬兩腎，爲生氣之原，此錢氏有灸臍之法，而獨享遐齡也。蓋腎肝居至陰，喜溫惡寒，獨賴此眞火藏於中，而爲生生不息之用，苟有以撲滅之，則有陰無陽，外無以禦，內無以充，寒邪直犯，委頓呻吟，而臍腹絞痛矣。即或稟賦厚者，眞元未衰，過傷生冷，留滯於中，亦能爲患，而綿綿痛無已時。緣氣因寒則凝，血因寒則結，痰食因寒則阻，故腹疼一證，大半從寒，而熱者間出也。至外受炎暑，內傷辛熱，腹痛則有休止，脈必數或促，二便閉而煩躁欠寧，又彰彰已。然而大要尤在乎虛實，虛者必寒，實者寒熱間之，虛者分水火，實者辨氣血，食積其間。熱因寒用，寒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本緩標急，標緩本急，又在臨時變通之。如仲景用芍藥、甘草，甲與己合，以調腹痛，塞則加桂，熱則加芩，立一標準，餘可類推，後學所宜取法者。

一、腹痛食積停滯，脹滿不安，用厚朴、木香、青皮、枳殼、陳皮、山查、甘草、砂仁、生薑。

一、腹痛受寒，絞痛異常，或綿綿痛無增減，用肉桂、木香、芍藥、甘草、當歸、廣皮、炮薑、茯苓。

一、腹痛乍痛乍止，或受暑熱，或嗜火酒，脈數或伏匿，投溫藥反劇者，用黃芩、山梔、芍藥、甘草、廣皮、葛根、澤瀉。

一、腹痛觸犯穢氣，疙痛不寧，作霍亂候，用探吐法，以霍亂治之。

一、腹痛勞力所傷，喜手重按，困倦自汗，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芍藥。

一、腹痛腰亦痛，色欲恐懼疾走所傷，六味湯加棗仁、杜仲、遠志，少入柴胡以提之，若火衰畏寒，以八味湯投之。

《醫徹・雜證・少腹痛》 少腹隸於厥陰，厥陰者肝也，爲陰中之至陰。中寒一症，少腹絞痛，唇青囊縮，非桂、附、吳茱萸不爲功。肝乃藏血之臟，凡閃挫跌撲，有所損傷凝結者，少腹必脹滿而疼，小便利，大便黑，非桃仁、澤蘭、紅花不爲效。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肝火下流，小便頻數，少腹拘急，或時作疼，非山梔、鉤藤、芍藥不爲取。然而少腹之中，膀胱爲之州都，故小便不利而脹者，當利其小便，小便自利而脹者，當治其血。二症又迥不同也，要之足三陰經，太陰居上，則理中焦，少陰厥陰居下，則補下焦。大抵虛寒者十之七，實熱者十之三也，女人患此尤多，余每以桃仁、茱萸，一取其破血，一取其同氣，而調經恆效，蓋有所凝滯則然也，臨證者辨之。

一、厥陰中寒，少腹絞痛，煩燥厥逆，或嘔，用仲景吳茱萸湯。

一、閃挫作痛，用柴胡、鉤藤、當歸、丹皮、茯苓、甘草、延胡索之類。若困倦甚，四物湯加白朮、茯苓、牛膝、鉤藤、柴胡、杜仲。

小腹畜血，小便自利，大便色黑，桃仁承氣湯。如元氣弱者，去硝黃，減甘草，加生地、澤蘭、紅花、丹皮。

一、色欲過度而痛，六味湯加杜仲、柴胡，脈遲弱者加肉桂。

一、濕熱滲注，少腹內痛，小便淋瀝者，用龍膽瀉肝湯。

一、衝疝氣逆上攻，少腹左痛，用木香、川芎、山梔、吳茱萸、枳實、青皮、小茴香、廣皮。

一、膀胱氣不化，小便不利而痛，五苓散加減。

大便秘結，少腹脹滿而痛，在傷寒脈實，用承氣湯。老人血虛而秘，或病久元氣弱者，用滋養陰血，如麻仁、桃仁、杏仁、郁李仁之類。虛甚，六味湯加杜仲、牛膝、蓯蓉、瑣陽。

一、元氣下陷，小腹重墮，多服補中益氣湯。

一、男婦奔豚氣塊，用地黃膏子丸。

《醫林改錯・少腹逐瘀湯說》 此方治小腹積塊疼痛，或有積塊不疼痛，或疼痛而無積塊，或少腹脹滿，或經血見時，先腰痠少腹脹，或經血一月見三五次，接連不斷，斷而又來，其色或紫，或黑，或塊，或崩漏，兼少腹疼痛，或粉紅兼白帶，皆能治之，效不可盡述。

《醫學妙諦・腹痛章》 腹痛之症芍藥甘，甲己化土方須諳，蒼朮朴白朮芩香附枳實白芷，用藥堪與心痛參。虛者手按痛止軟，手不可近是實焉，寒痛綿綿小腹冷，火痛時作時止然。痛處不移瘀血聚，或東或西氣攻堅，痰則脈滑小便秘，怒痛肝傷兩脅連，血虛偎偎筋抽引，氣虛呼吸少氣綿。瀉後痛減知食積，燥濕導滯湯爲先。胃暑吐瀉香薷需，傷濕木通茅朮痊。

上中二焦氣阻腹痛嘔吐脈數而澀：

半夏、白蔻、山梔、豆豉、廣皮、桔梗。

陽氣不運腹痛兼腰痛冷則尤甚：

桂枝、香附、小茴香、艾絨、青皮、白茯苓。

鬱傷脾陽作痛：

半夏、延胡索、生薑、蘇梗、川朴、川楝子、草菓。

穢濁阻氣腹痛用芳香逐穢法：

藿香、萊菔子、川朴、半夏、廣皮、白杏仁。

陰濁內阻，腑陽不通用通陽泄濁法：

生晒朮、附子、茯苓、小茴香、製川朴、淡吳萸、良薑、半夏、生益智、生薑汁。

肝氣鬱而腹痛：

逍遙散去白朮加鬱金、香附。

鬱久血滯，癸水不調，痛而無形：

肉桂、香附、吳茱萸、木香、當歸、川芎、五靈脂、白芍。

鬱怒飲氣入絡：

製南星、牡蠣、桂枝、川楝子、橘核、東引李根皮。

暑傷中氣作痛：

人參、廣皮、益智仁、穀芽、白芍、茯苓。

鬱傷肝脾絡血瘀凝用宣達營絡法治之：

桃仁、老韭白、歸鬚、桂木、穿山甲、阿魏丸、當歸、白芍、甘草、製軍、枳實、桂枝。

勞傷中陽腹痛浮腫食入痛甚：

當歸、益智、煨薑、棗肉、白芍、廣皮、炙草。

陳曰：營分虛寒當臍而痛，冬發春愈加肉桂、茯苓。

《冷廬醫話・腹痛》 醫書言腹痛者，中脘屬太陰，臍腹屬少陰，小腹屬厥陰，此指各經所隸而言，然不可執一而論。凡傷食腹有燥屎者，往往當臍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動之，則痛似稍緩。凡驗傷食舌胎，舌根色黃而濁。仲景《傷寒論》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可以爲證。

《藥症忌宜》 脾虛腹痛，按之則止，屬血虛，忌破氣、破血、香燥、苦寒。諸藥錄後。宜益氣補血、甘溫、酸平。

酸棗仁　炙甘草　人參　大棗　石斛　龍眼肉　麥門冬　白芍藥

又 絞腸痧，屬胃氣虛，猝中天地邪惡穢污之氣，忌溫補、斂，尤忌火、酒、生薑、蒜及穀氣米飲，熱湯入口即死。宜通竅辟惡，辛散、鹹塞。

龍腦香　蘇合香　藿香　檀香　乳香　芒硝　童便

煎藥亦宜冷服。

中惡腹中疠痛，屬胃氣虛，惡氣客之所致。忌同絞腸痧。宜辟惡氣，通暢胃氣，辛散。

龍腦香　檀香　麝香孕婦忌用　牛黃　乳香　蘇合香　沉水香　丹砂　雄黃　鬼臼　藿香　白豆蔻　石菖蒲　橘皮　木香　遠志　乾薑　桂

濕熱腹痛，按之愈甚。忌悶氣、酸斂、溫熱、燥。宜利小便，兼升提、苦寒。

滑石　木通　黃連　黃芩　升麻　柴胡　葛根　防風　車前子

不愈加熟大黃，即土鬱則奪之義也。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腹痛》 血家腹痛，多是瘀血，另詳瘀血門。然亦有氣痛者，以失血之人，氣先不和，是以血不平而吐衄，但血家氣痛，與雜病氣痛有別，雜病氣痛，則痛之甚。血家氣痛，痛不大甚。但覺胸腹之中，不得和暢，有鬱滯結聚之形。宜逍遙散加薑黃、香附、檳榔、台烏治之。再參瘀血痞滿門更詳。

紀事

《醫說・小腹切痛》 紀治胃氣小腹切痛。元豐中丞相王郇公，小腹痛不止，宣差太醫，攻治備至，皆不效。凡藥至熱，如附子、硫黃，五夜義丸之類，用之亦不差。駙馬張都尉，令取婦人油頭髮燒如灰，細研篩過，溫酒調二錢，即時痛止。《良方》

脾疼　張思順盛夏調官都城，苦熱，食冰雪過多，又飲木瓜漿、積冷於中，遂感脾疼之疾，藥不釋口，殊無退證。累歲，日齋一道人，適一道人曰：我受官人供，固非所惜，但取漢椒二十一粒，浸於漿水碗中一宿，漉出，還以漿水吞之，若是而已，張如所戒，明日椒才下腹即脫然，更不復作。《類編》

冰煎理中元　泗州楊吉老，名醫也。徽廟常苦脾疾，國醫進藥，俱不效，遂召吉老診視，訖進藥。徽廟問何藥，吉老對以大理中丸。上云：朕服之

屢矣，不驗。吉老曰：臣所進湯使不同，陛下之疾，以食冰太過得之，今臣以冰煎此藥，欲已受病之原，果一二服而愈。《瑣碎錄》

《明醫雜著・心腹疼痛》 副郎李孟卿，常患腹痛，每治以補中益氣加山梔即愈。一日因怒，腹痛，脈弦緊，以前湯吞左金丸三十粒而愈。

一婦人，心腹痛，諸藥不應。余用炒黑山梔、桔梗治之而愈。

儒者沈仁文，內停飲食，外感風寒，頭痛發熱，惡心腹痛，用人參養胃湯加芎、芷、麴、蘗、香附、桔梗，一劑諸症悉退，次日腹痛甚可畏，喜手按，痛即止。此脾氣虛弱，客寒乘之而作，是內虛寒而外假熱也。用香砂六君子加木香、炮薑，服之痛減六七，又以前藥去二香，一鍾而愈。

《醫學正傳・腹痛》 一黃氏婦年五十餘，小腹有塊作痛二月餘，一醫作死血治，與四物加桃仁等藥不效，又以五靈脂、玄胡索、乳香、沒藥、三棱、莪朮等作丸服，又不效。召予治，診其六脈皆沉伏，兩尺絕無。予曰：乃結糞在下焦作痛耳，非死血也。用金城稻藁燒灰，淋濃汁一盞服之，過一時許，與枳實導滯丸一百粒催之，下黑糞如梅核者一碗許，痛遂止，後與生血潤腸之藥十數貼調理平安。

一壯年男子寒月入水網魚，飢甚，遇涼粥食之，腹大痛二晝夜不止，一醫先與大黃丸不通，又與大承氣湯下糞水而痛愈甚。召予治，診其六脈皆沉伏而實，面青黑色。予曰：此大寒證及下焦有燥屎作痛。先與丁附治中湯一貼，又與灸氣海穴二十一壯，痛減半，繼以江子加沉香、木香作丸如菉豆大，生薑汁送下五粒，下五七次平安。

《外科心法・腹痛》 楊錦衣子，十歲，腹脹痛，服消導藥不應，彼以爲毒。請診，其脈右關沉伏，此食積也。河間云：食入即吐，胃脘痛，更兼身體痛難移，腹脹善噫，舌本強，得後與氣快然衰，皆脾病也。審之果因食粽得此，以白酒麴，熱酒服而愈。

黃恭人，腹內一塊，不時作痛，痛則人事不知，良久方蘇，諸藥不應。診其脈沉細，則非瘡毒。劉河間云：失笑散治疝氣，及婦人血氣痛欲死，幷效。與一服，痛去六七，再而平。此藥治產後心痛、腹絞痛及兒枕痛，尤妙。

《名醫類案・腹痛》 予長子年三十二歲，素飲食無節，性懶於動作。丙戌秋，從予自燕都抵家，舟行飽餐，多晝寢，有時背脹，腹微痛。初冬過蘇州，夜赴酒筵，後脫衣用力，次早遂覺喉口有敗卵臭，厭厭成疾，瘦減，日吐酸水，背脹腹痛，一日忽大痛垂死，欲人擊打，又炒熱鹽熨之，稍寬快，頃刻吐紫黑血二碗許，連日不食，食入即吐，痛止即能食。生機在此。食飽又復痛，諸藥不應，遞發遞愈，六脈弦而搏指，此食傷太陰，脾虛氣滯，與香砂橘半枳朮丸，灸中脘、夾臍、膏肓，禁飽食，兩月而愈。

一人於六月投淵取魚，至秋深雨涼，半夜小腹痛甚，大汗，脈沉弦細實，重取如循刀責責然，與大承氣湯加桂二服，微利，痛止，仍連日於申酉時，申酉爲足太陽少陰。復痛堅硬不可近，每與前藥，得微利，痛暫止，於前藥加桃仁泥，下紫黑血升餘，痛亦止，脈雖稍減，而責責然猶在，又以前藥加川附子，下大便五行，亦得溫即行。有紫黑血如破絮者二升而愈。又傷食於酉時復痛，在臍腹間，脈和，與小建中湯，一服而愈。

吳茭山治一婦，患臍下虛冷腹痛，用川芎、歸身、炙芍、炒延胡、丁皮、乾薑服之效。

汪石山治一人，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疏而澀，忽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於陰分，加痛者，血滯於陰也，以四物加乳沒服之，亦不減。汪診之，脈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脈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脈頻則反輕，疏則反重，與脈經實相矛盾。汪熟思少頃，曰：得之矣，止脈疏而痛甚者，以熱動而脈速，爲病脈屬邪盛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脈遲，故耳。爲本脈屬元虛。病屬陰虛火動無疑，熱動脈速非止疏也，因脈速而止不覺耳，熱退脈遲而止，脈愈覺頻耳，前爲邪盛之脈，後爲元虛之脈。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參、芍補脾爲君，熟地、歸身滋腎爲臣，黃柏、知母、麥冬清心爲佐，山查、陳皮行滯爲使，人乳、童便，出入加減，惟人參加至四五錢，遇痛進之則愈。或曰：諸痛與瘦黑人，及陰虛火動，參芪在所當禁，今用之顧效謂何。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在人善用之耳。況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氣血弱，當從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東垣治中湯，人參同乾薑用亦謂裏虛則痛，補不足也。所謂諸痛禁用參芪者，以暴病形實者言耳，若年高氣血衰弱，不用補法，氣何由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

一人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寒發熱，嘔泄踡卧，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止。或用丁沉作氣治，或用薑附作寒治，或用削剋作積治，或用燥

烈作痰治，俱不效。診其脈，皆濡小近駛，數。曰：察色診脈觀形，乃氣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芪、歸、朮、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曰：諸痛不可用參、芪幷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病久屬鬱，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爲表之衛，氣虛則表失所衛，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溫以固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由是愈。

一婦人年近五十病腹痛，初從右手指冷起，漸上至頭，頭如冷水澆灌，而腹大痛則遍身大熱，熱退則痛止，非石翁不能講明此症。或過食或不食皆痛，每常或一年一發，近來二三日一發，遠不過六七日。醫用四物加柴胡、香附，不應；更醫用四君、木香、檳榔，亦不應；又用二陳加紫蘇、豆蔻，又用七氣湯等劑，皆不應。汪診脈皆微弱，似有似無，或一二至一止，或三五至一止，乃陽氣大虛也。憑脈斷症。獨參五錢，陳皮七分，煎服十數貼而愈。夫四肢者，諸陽之末，頭者，諸陽之會。經曰：陽虛則惡寒。又曰：一勝則一負，陽虛陰往乘之則發寒，陰虛陽往乘之則發熱。今指稍逆冷，上至於頭，則陽負陰勝可知矣，陽負則不能健運而痛大作，痛作而復熱者，物極則反也，及其陰陽氣衰，兩不相爭，則熱歇痛亦息矣。況脾胃，多氣多血經也，氣能生血，氣不足則血亦不足。仲景曰：血虛氣弱，以人參補之，故用獨參湯服，而數年之痛遂愈矣。

《醫學綱目・脾胃部・腹痛》 予少年時曾患臍腹疙痛，初不疑其虛，遍服諸家藥無效。遂自診之，覺是虛證，合本事方半夏、生薑、陳皮、桂心、吳萸一劑，服未至半劑頓愈。

又 肝勝乘脾。眞定路總管劉仲美，年踰六旬，有脾胃虛熱之證，至元辛巳閏八月初，天氣陰寒，因官事勞役，渴而飲冷，夜半自利兩行，平旦予診視，其脈弦細而微，四肢冷，手心寒，唇舌皆青褐色，腹中微痛，氣短而不思飲食。予思《內經》云：色青者肝也，肝屬木；唇者脾也，脾屬土，木剋土，故色見於唇。《難經》亦云：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故先實其脾氣，令脾不受肝之邪也。潔古先師云：假令五臟各行已勝侮所不勝，當重實不勝，微瀉其勝。以黃芪建中加芍藥附子湯主之，且芍藥味酸，瀉其肝木，微瀉其勝，黃芪、甘草甘溫補實脾土，皆重實其勝，桂附辛熱，治其寒水，又助陽退陰，飴糖甘溫補脾之不足，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生薑、大棗辛甘大溫，生發脾胃，升騰其氣，行其榮衛，能緩其急。每服一兩，依法煎服，再服而愈。黃芪建中湯倍芍藥，量虛實加附子。本方見治虛實法。

《愼齋遺書・腹痛・驗案》 一人年二十餘，房事不節，因酒店飲食，遂火挾臍起，上入膈，胸腹內痛，外皮抽進，如有物閉住胸中，用消導者有之，用溫補者有之，服藥愈多而病愈凶，自分必死。予診之，思相火自下衝上，直至於頭面，今火起於臍，至胸而止，乃因色慾過度，眞陽不足，丹田有寒也。作痛者，脾虛有寒，土無火生也。用烏藥二錢，製附子一枚，每用附子三分，水煎服。蓋附子扶陽，烏藥破滯，只此一味煎湯則極清，清則下行甚速，故五日見效，服附百枚而痛全愈。

《醫家秘奧》 一人，因勞碌費心，飲食不節，致當臍而痛，痛則大便去溏泄，或午前瀉，或午後瀉，此脾土虛，腎水犯上，寒在腎故也。宜溫腎，則腎水不致泛上，升動胃氣，則脾土旺而痛自不作，瀉從何來。人參、白芷各五錢，五味、乾薑、鹿茸各一兩，糯米糊丸，空心白滾湯送下，愈。

一婦，前陰腫痛，上攻小腹，肚痛作脹，醫以爲實熱，用大承氣下之不愈，小便又不通，以五苓散利之，二便皆閉，脈弦遲無力，知其病在厥陰，眞陰寒之症也。因用藥之過，乃陰盛陽虛所致，欲利小便，必先通其大便，遂以肉桂、乾薑各一錢，吳萸三分，升柴各五分，煎服大便遂通。後以升麻五分，葛根、赤芍、乾薑、肉桂、檳榔、木通各一錢，吳萸三分，小便通而愈。

《壽世保元・腹痛》 一人內停飲食，外感風寒，頭疼發熱，惡心腹痛，予以藿香正氣散加香附、川芎，一服而止。次日，前病悉除，惟腹痛不止，以手重按，其痛稍止，此客寒乘虛而作也。以香砂、六君加木香、炮薑服之，睡覺，痛減六七，去二香再服，即愈。

一婦人臍腹疼痛，不省人事，只此一服立止。人不知者，云是心氣痛，誤矣。余用白芷、五靈脂、木通去皮，三味等分，每服五錢，醋水各半盞，煎至七分服。

一論白芍味酸微寒，補中焦之藥，得炙甘草爲輔，治腹中痛之聖藥也。如夏中熱腹痛，少加黃芩。若惡寒腹痛，只少加肉桂一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五分，此三味爲治寒腹痛，此仲景神品藥也。如深秋腹痛，更加桂枝三錢。如冬月大寒，腹中冷痛，加桂枝一錢五分，水二盞煎服。

《奇效醫述・治內熱腹痛因而嘔吐得效述》 庚寅季春，穀貴民饑，本府

別駕夏公祖至本里新興寺放饑穀，予備酒飯款之。正飲間，忽然腹痛，其痛從臍下小腹痛起，痛至胃脘即嘔，嘔訖痛止，停一二飯久，又從下痛上，復嘔，嘔訖痛止，如是者，數次。下午歸家，有一醫作感寒施治，用藿香、砂仁等藥不效。至申刻，予自覺是內熱作痛，熱氣上衝而嘔，必須利之，然煎劑不可服，恐反增嘔，急製牽牛大黃丸，服至數錢，利數次而其痛脫然愈矣。

稍輕，又無內熱，是以雖誤用補而猶可療耳。因用清解藥，日服一劑，連服五六劑而寒熱漸除，飲食漸進，然其大便秘已十餘日矣。予謂此必須下利，然而不可以煎劑下也，用牽牛大黃丸數錢，分二次服，下之而安。

《醫宗必讀・腹痛・醫案》 海上太學喬憲卿，鬱怒之餘，胸腹脹痛，先服消痰疏氣化食之劑不效，服大黃下之不效，更以人參補之又不效。迎余診之，脈弦而數，此內有鬱熱，爲寒涼飲食壅之而痛，用黃連三錢，梔子一錢五分，橘紅、白蔻各二錢，鉤藤、木香各八分，官桂二錢，煎成，加薑汁半鍾。二劑痛止，四劑之後，加乾薑、人參而藿然。

太史焦漪園，當臍切痛，作氣、食療之無功。余診之曰：當臍者少陰腎之部位也，況脈沉而弱，與氣、食有何干涉？非徒無益，反害眞元。以八味丸料煎飲，不十日而健復如常。

京卿胡慕東名忻，少腹作痛，連於兩脇，服疏肝之劑，一月以來日甚一日。余診之，左關尺俱沉遲，治以理中湯加吳茱萸。一劑知，十劑起矣。

《醫權初編・彭彧卿內人結氣》 彭彧卿內人，腹中舊有結氣，或上或下，上則不食，下則小腹墜痛，時食粥一月矣。右脈數大，如外感狀，左脈少可，皆重按無力，細審并無外感。經云：沉而無力爲氣，此脈反浮數，乃中氣大虛，兼以結氣上攻之故。與以香砂六君子湯大效，飲食漸進，然結氣終不愈，後加吳萸、蕪荑而愈。

《醫權初編・陳輔廷子少腹痛》 痢疾之痛在少腹，以其大小腸俱在少腹也。木匠陳輔廷子，孟秋少腹忽痛，一鹽商乃廩膳生，書方送人，人意其醫道必通，求方者衆。予偶見方內有附、桂、炮薑，問其證，乃云少腹痛。某以爲陰寒，故發此單。予思盛暑而服大熱之藥，若少有不眞，則殺人於俄頃矣。予爲親視，乃痢疾將發而未出，遂用導滯湯一帖，血痢乃出，後以痢藥收功。蓋醫道貴明理、博學、閱症，三者缺一不可，儒者固明理矣。奈少博學、閱症何。又有痢疾已發而小腹痛，大腹更有未變痢之食滯而作痛者，又當以導滯湯加桔梗、厚朴、青皮治之。外此更有大小腸癰，并少腹寃熱諸症，皆不可用熱藥，醫道豈可輕視哉。

《醫權初編・予大小腹氣痛》 夫痢疾之疼，爲久積粘滯大腸，氣亦爲之阻滯。然正氣終伸，久積必去，剝腸而下，痛難忍也。孰知暫有之滯先在于胃，胃氣阻滯而疼，繼而下至大腸，則大腸之氣亦爲阻滯而疼，即傷寒陽明證繞臍疼之義也，不可以其在少腹而誤認爲陰寒之症。予於癸卯初夏，過饑，飽食蠶豆，以致氣閉於胃，至半夜方疼，清晨連服平胃快氣藥二貼，皆嘔去絕無宿食，繼而下至大腸，則小腹痛甚，不能展轉，高語咳嗽皆不能。下以檳榔丸二錢，然所下皆薄糞，又非傷寒陽明症繞臍疼之硬糞可比，豈予年老氣弱，雖稀糞而氣亦爲之阻滯歟，數行而愈。

《醫權初編・內人脾瀉兼氣痛》 內人素有脾瀉氣痛二病，只可補脾行氣，雖年久，不可用澀劑，澀則氣愈結而痛，其痛居大小腹無常。治以香砂六君子湯，加以白芍補脾陰，蕪荑散久積之氣，肉桂、附子、吳萸、炮薑，大補脾腎之火，以生土，須七八貼方能奏效。雖酷暑，亦以是治之，數十年來皆如是，是知有是病，便用是藥，不可因時改劑也。

《臨證指南醫案・腹痛》 裴氏　脈數，按之澀，腹痛嘔吐，恐痧穢格拒，宜宣通氣分。

白蔻仁　桔梗　黑山梔　香豉　半夏　廣皮白
某四十　腰痛腹痛，得冷愈甚。
桂枝木　茯苓　蘄艾　生香附　青皮　炒小茴
吳五三　當臍微痛，手按則止，此絡空冷乘，陽氣久虛之質，自述戒酒穀增，不可因痛，再以破泄眞氣。

茯苓　生薑煨　熟朮　肉桂
愈十九　腹痛六七年，每發必周身寒凜，吐涎沫中有冷飲而痛止，此諸氣鬱痹，得涌則宣之象，非法當升陽散鬱。

半夏　草果　金鈴子　延胡　厚朴　生薑　蘇梗
程　穢濁阻遏中焦，氣機不宣，腹痛脘痹，當用芳香逐穢，兼以疏泄。

藿香　厚朴　杏仁　萊菔子　半夏　廣皮白白則不香矣好奇
鄭　脈沉微，腹痛欲大便，陰濁內凝，乃陽氣積衰，通陽必以辛熱。

生白朮　吳萸　良薑　川熟附　茯苓　小茴

某　腑陽不通，腹痛，用禹餘糧丸，暖下通消，二便通，脹緩，腹仄，此無形之氣未振，宜疏補醒中。

生白朮　厚朴　廣皮　半夏　茯苓　生益智　薑汗

某　氣結，腹痛食少，寒熱，逍遙散去朮，加鬱金、香附。

某氏　肝鬱，腹痛有形，經不調。

香附　川芎　當歸　肉桂　五靈脂　木香　吳萸　炒白芍

畢　小便自利，大便黑色，當臍腹痛，十五年漸發日甚，脈來沉而結澀，此鬱勃傷及肝脾之絡，致血敗瘀留，勞役動怒，宿疴乃發，目今冬深閉藏，忌用攻下，議以辛通潤血，所謂通則不痛矣。

桃仁　桂枝木　穿山甲　老韭白　煎送阿魏丸一錢

徐四十　疹發五六年，形體畏寒，病發身不大熱，每大便，腹痛裏急，此皆氣血凝滯，當以鬱病推求。

當歸　酒製大黃　枳實　桂枝　炙草　白芍

某　勞力傷氣，浮腫，食入腹痛，姑用戊己調中。

白芍二錢　炙草五分　當歸炒焦一錢半　生益智七分研　廣皮一錢　煨薑一錢　棗肉三錢　河水煎

袁四五　當臍腹痛，發於冬季，春深漸愈，病發噯氣，過飢勞動亦發，宜溫通營分主治。

當歸　炙草　肉桂　茯苓　炮薑　南棗

華　腹痛三年，時發時止，面色明亮，是飲邪，亦酒濕釀成，因怒左脇有形，痛繞腹中，及胸背諸俞，乃絡空，飲氣逆攻入絡，食辛熱痛。止腹痛，蓋怒則鬱折肝用，惟氣辛辣可解，論藥必首推氣味。

粗桂枝木一錢　天南星薑汁浸泡黑，一錢半　生左牡蠣五錢，打碎　眞橘核炒香打一錢半　川楝子肉一錢　李根東行皮一錢

某　長夏腹脹減食微痛，是暑傷在氣分，東垣每調和脾胃，疏泄肝木，最屬近理，若守中之補，及膩滯血藥皆左。

人參　廣皮　白芍　茯苓　穀芽　生益智仁

《續名醫類案・腹痛》　一婦人久患腹痛，去瘀血方止，已而復大痛，諸藥不納。薛以脾胃之氣虛寒，用參朮炮薑丸如黍，每用數粒，津咽下後以二味濃煎，漸呷而愈。

汪石山治大坑方細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波浪然，晝輕夜重。病在血分可知。醫用木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皆不驗。診其脈浮緩弦小，重按似澀，曰：此血病也，前藥作氣治謬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則有塊磊痛，減則消而無迹，非氣而何。此難亦不可少。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血滯也，滯視積略輕耳，安得作氣論耶。若然則前藥胡爲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棱、蓬朮、乳香、沒藥，服之其痛遂脫然。《本傳》

孫文垣治嚴印老長媳患腹痛，有小塊皚皚然，腹覺冷甚，兩寸關皆滑數，兩尺沉微，此脾氣弱而飲食不消，又當秋令濕淫之侯，不利亦瀉，宜預防之。與白朮、蒼朮、茯苓、甘草、白蔻仁、木香、半夏、陳皮、澤瀉煎服，其夜果瀉一度，次早又瀉一度，小腹仍痛，且裏急後重。蓋其稟賦素虛，當補中兼消兼利，白芍藥三錢，桂心一錢，甘草、人參、茯苓、澤瀉、陳皮、白朮各八分，升麻、葛根各六分，服後脈皆軟弱不滑，皚塊亦消；改以人參、黃芪、白朮、白芍各二錢，炙甘草、陳皮、澤瀉、葛根、柴胡、茯苓各一錢，調理而安。

張道南內人，以飲食忤於氣，因腹痛，不飲食五日矣，兩寸關弦尺滑。孫曰：此上焦氣虛，下有鬱滯。以薑黃、青皮爲君，山查、檳榔、當歸、杏仁、烏藥、枳殼爲臣，柴胡、木香爲佐，吳茱萸爲使，此症氣虛輕而鬱滯重，故治法如此，否則未通其鬱，先傷其氣，可若何即調理善後之方，亦仍以通鬱滯爲重，不然用小建中湯，何嘗有此等加減法耶。服後氣稍順。然後用葱二斤，煎湯浴洗腰腹，即將熟葱擦摩，使氣通透鬱滯外治法，洗畢即安卧少頃，其夜大便通，先下皆黑硬結塊，後皆清水。此積滯行而正氣虛也，以建中湯加山查、茯苓、澤瀉、柴胡、香附、薑，連調理而痊。

李士材治一婦人，鬱怒之餘，胸腹脹痛，先服消痰順氣化食之劑不效，更以人參補之亦不效。診之，六脈弦而數，此內有鬱熱，爲寒涼飲食壅之而痛。用黃連三錢，梔子一錢五分，橘紅、白豆蔻各一錢，鉤藤、木香各八分，官桂二錢，加薑汁半鍾，二劑痛止，四劑復加乾薑、人參而霍然。

焦太史當臍切痛，作食氣療之無功。李診之曰：當臍者，少陰腎之部位也，況脈沉而弱，與氣食何干？非徒無益，反害眞元。以八味丸料煎飲，不十日而痊。

胡京卿少腹作痛，連於兩脇，服疏肝之劑，一月以來，日甚一日。李診之，左關尺俱沉遲，治以理中湯加吳萸。

王海藏治姬提領，因疾服涼劑，數日遂病臍腹下大痛，幾至於死，與薑附等劑雖稍蘇，痛不已，隨於本方內倍白芍服之愈。《綱目》

陸肖愚治尤少溪，年近六十，性急多怒，因食冷粽四枚，遂患腹痛，幷脇亦痛，醫用平胃散加枳實、黃連不效，彼亦知其家潤字丸方，以五錢分三服，令一日內服之，大便已瀉，而痛仍未止。謂通則不痛，今通而仍痛，藥力淺而積未盡也，再以五錢，令一日服之，大便數十行皆清水，而痛反增劇，號叫不已，飲食不進，面色青紫，熱危極。陸脈之，弦細沉弱，右關弦而有力。曰：虛中有實，消則元氣即脫，補則腹痛尚劇，因用理中湯料五錢，配枳實五錢，一日二劑，始下堅積缶許，是夜痛大減，明日減枳實之半，又二劑而腹痛全愈。第脇間尚微痛，去枳實加青皮、吳茱萸，數劑而痊，後以調氣養榮湯理之。

陳良甫治家提幹內人，病心腹脹痛，衆投木香、檳榔、大腹、白芍、薑、桂之類，病益甚。診之，六脈弦緊而和，不似病脈，但診之兩手如火，以此知其熱也。衆問治法，曰：大凡心腹刺痛，不可便作虛冷治之。或曰：非冷而何，熱即生風，冷即生氣是也。曰：不然。《難經》云：虛則癢，實則痛。又仲景曰：腹痛者，桂枝加芍藥湯，痛甚者，桂枝加大黃湯。家云：荊布素來質弱。曰：有可辨處。遇痛時使一婢按之，若痛止是虛寒證也。若按之轉甚，手不可近，叫喚異常，曰此實熱無可疑者。當用大柴胡湯治之。衆皆不許，乃與責狀而投之，八服愈。《良方》

朱丹溪治一婦，上腹大痛，連及兩肋，以香附末湯調而安。

朱丹溪治一人痛當臍，綿綿不已，脈弦伏無力。因作挾陰治，理中加肉桂八分，附子三分，煎冷服隨愈。

薛立齋治羅給事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此脾腎氣虛而下陷也。用補中益氣送八味丸二劑而愈。此等症候，因利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死者，不可枚舉。

繆仲淳治高存之長郎患腹痛，問曰：按之痛更甚否？曰：按之則痛緩。曰：此虛症也。即以人參等藥飲之，數劑不愈，但藥入口則痛止，其痛每以卯時發，得藥即安，至午痛復發，又進再煎而安，近晚再發，又進三劑而安，睡則不復痛矣。如是者月餘，存之疑之，更他醫藥則痛愈甚，藥入痛不止矣。以是服繆方不疑，一年後漸愈，服藥六百劑全瘳。雄按：治法已善而六百劑始瘳者方未盡善也。人參三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麥冬三錢，當歸二錢，橘紅一錢五分，木瓜一錢。又重定方加萸肉二錢，黃柏一錢五分，鼈甲二錢，枸杞三錢。又以飲食少，時惡心，去當歸、黃柏，加牛膝三錢，秦艽一錢五分，棗仁三錢，石斛二錢，延胡索一錢。《廣筆記》

包海亭夫人患腹痛連少腹，上連心，日夜靡間，百藥不效。診其脈兩寸關俱伏，獨兩尺實大，按之愈甚。詢知其起於暴怒，風木鬱於地中，投以芍窮、柴胡、升麻，下咽噯氣數十聲，痛立已。已而作喘，曰是升之太驟也。以四磨湯與之遂平。同上

《醫徹・雜證・腹痛・治驗》 一男子過勞，患腹痛，醫與破氣藥益甚。余按其脈，軟細且弱，視其形氣，倦怠異常，竟與補中益氣湯而痊。

一男子患腹痛，五六日矣，延余侄視之，委頓殊甚。檢前所服，惟枳、朴、木香輩毫不減可，乃連進八味湯而獲愈。

《千里醫案・諸痛》 錢家潭，厲當臍時痛，軟而喜按，食難用飽，大便燥結，得噯與矢氣則快然。痛起上春，前年屢經下血而音窒不揚，喉粗氣促，脈右虛左弦，肺胃大腸津氣大虛，加以木來乘之，宜用柔藥通和，不可沾沾治痛。

西洋參一錢五分，大麥冬一錢五分，白芍一錢五分，火麻仁三錢，柏子仁二錢，蘇子一錢五分，大棗兩枚，炙甘草五分，白蒺藜二錢，荔枝兩枚，光按此症乃虛中夾實，用藥尚稱的當。

又 南潯汪，少腹痛，子後午前較甚，三月不止，加以咳嗽胃鈍，舌黃，少寐，亦已月餘。脈右沉小弦，左弦大堅，肝脾營虛氣鬱，故腹痛。宜以丸緩治，肺胃陽虛飲聚，故咳而寢食皆乖，宜以湯液和之。

大生地三兩，川芎七錢，小茴香一兩，蒼朮米泔水浸一兩，歸身一兩五錢，吳萸三錢，元胡索二兩，白芍一兩五錢，炙草四錢，製香附一兩五錢

又腹痛少減，咳倦如故脈兩手皆弦而左尤甚。右弦爲飲，左弦爲肝之鬱乘脾，則環臍痛，痛甚於暮，是肝膽旺時也，肝陽擾肺則咳逆氣急，胃不和則疲倦少食也。

潞黨參三錢、茯苓二錢、炒冬朮一錢五分、枳殼八分、陳皮一錢五分、蘇子一錢五分、炙甘草四分、蛤殼三錢、法半夏一錢五分、桔梗三分、沉香片三分

《類證治裁・腹痛・醫案》 薛　寒熱欬嗽，數日後小腹掣痛，疑爲腸癰。診脈浮弦，全不沉數，乃絡虛氣聚，非腸癰也。用杏仁、栝蔞、茴香、橘核、當歸、延胡俱酒焙、木瓜，二服全瘳。

沈氏　冬寒小腹痕聚，左脇撐痛，上攻胸背，大小便不通，脹悶欲絕，湯飲不下，兼發寒熱，脈短澀，宜先導其瘀滯。古云痛則不通也。枳殼、桃仁各二錢，厚朴薑製、青皮麩炒各七分，延胡酒炒、歸尾酒潤各錢半，蘇梗、郁李仁各二錢，沉香磨汁三分。二服痛定，二便通調，惟左脇偶一隱痛，原方去桃仁、歸尾、蘇梗，延胡，加鬱金、香附，沉香改木香，仍磨汁冲服，又將煎劑挫爲細末，服愈。

《醫門補要・醫案》 一婦因寒凝氣滯腹痛，以溫通理氣方，六帖不效；次用吳萸、肉桂、木香、附子、陳皮研末，溫陳酒冲服，痛立止。蓋末藥尚存原性，故治效速，不似煎劑性已淡故鮮效。

《王旭高臨證醫案・脘腹痛門》 胡　腹中雷鳴切痛，痛甚則脹及兩腰，嘔吐酸苦水，此水寒之氣侮脾，乃中土陽氣不足也，溫而通之。附子理中湯去草，加川椒、吳茱萸、水紅花子。

又　脾藏虛寒宿積，痰水阻滯，腹中時痛，痛甚則嘔，仿許學士法。

附子理中湯加當歸、茯苓、吳茱萸、枳實、大黃。

淵按溫下之法甚善，惜以後易輒耳。

又　腹痛下午則脹，脈沉弦，此屬虛寒挾積，前用溫下，痛勢稍減，今以溫中化積。

川熟附　黨參　乾薑　花檳榔　茯苓　當歸　青皮　陳皮　烏藥

又　腹痛三年，時作時止，寒在中焦。當與溫化無疑，然脈小弦滑，必有宿積，前用溫下溫通兩法，病雖減而未定。據云：每交午月其痛倍甚，則兼濕熱，故脈浮小而沉大，按之有力，此爲陰中伏陽也。當利少陰之樞，溫厥陰之氣，運太陰之滯，更參滑以去着法。

柴胡　白芍　枳實　甘草　吳茱萸　茯苓　木香　白朮

另用黃鱔三段，取中七寸炙脆，共研末分三服。

淵按：既知宿積，何不再進溫下，三年之病，諒非久虛，脈浮小沉大，乃積伏下焦。蓋痛則氣聚於下，故脈見沉大，此論似是而非。

又　腹痛，左脈弦，木尅土也。仲景云：腹痛脈弦者，小建中湯主之。若不止者，小柴胡湯，所以疏土中之木也。余前用四逆散，即是此意，然三年腹痛，痛時得食稍安，究屬中虛，而漉漉有聲，或兼水飲。今擬建中法，加椒目去其水飲，再觀動靜。

老桂木　白芍　乾薑　炙甘草　黨參　川椒目

淵按：此寒而有積，爲虛中實證，與建中甘溫不合，故服之痛反上攻，以甘能滿中，胃氣轉失順下也。

又　用建中法，痛勢上攻，及胃脘，連於心下，左脈獨弦滑，是肝邪乘胃也，姑擬疏肝。

金鈴子　延胡　吳茱萸　香附　高良薑　木香　白檀香

沈　肝胃氣痛，發則嘔吐酸水，治以溫通。

二陳湯去芍加瓜蔞皮、吳茱萸、白胡椒、當歸、香附、川楝子。

時　脘痛不時發作，曾經吐蛔，兼見鼻血，女年二七，天癸未通，想由胃中有寒，肝家有火。

金鈴子散加五靈脂、香附、乾薑、川連、使君子肉、烏藥、烏梅、茯苓。

又　肝胃不和，脘脇痛，得食乃安，中氣虛，擬泄肝和胃。

二陳湯去草加川連、六神麴、烏藥、高良薑、香附、砂仁。

殷　嘔而不食，病在胃也，食而腹痛，病在脾也，痛連胸脇，肝亦病矣。氣弱血枯，病已深矣。和胃養血，生津益氣爲治。

淡蓯蓉　枸杞子　歸身　火麻仁　大麥仁　茯苓　半夏　陳皮　沉香　砂仁

譚　脘痛欲嘔，甚則防厥。

黨參　陳皮　茯苓　川椒　吳茱萸　薤仁　生薑

馮　脾胃陽衰，濁陰僭逆，每至下午，腹左有塊，上攻則心饋，饋則脘痛，黃昏乃止，大便常艱，擬通胃陽而化濁陰，和養血液以悅脾氣。

淡蓯蓉　陳皮　吳茱萸　茯苓　柏子仁　郁李仁　沙苑子　烏梅　川椒　製半夏

又　脘痛嘔酸，腹中亦痛，非用辛溫，何能散寒蠲飲。

二陳湯去草加肉桂、製附子、乾薑、吳茱萸、川椒、白朮、薤仁。

馮　當臍腹痛，呱呱有聲，此寒也，以溫藥通之。

二陳湯去草加淡蓯蓉、當歸、乾薑、吳茱萸、烏藥、砂仁。

袁　三四年來，腹痛常發，發則極甚，必數日而平。此脾藏有寒積，肝經有濕熱，故痛則腹中覺熱，擬溫脾兼以涼肝。

金鈴子散加陳皮、茯苓、乾薑、白朮、川朴、白芍、神麴、砂仁。

又　腹中寒積，錯雜而痛，古今越桃散最妙，變散爲丸可耳。

淡吳萸　乾薑　黑山梔　白芍　炙甘草

神麴末一兩，煮糊爲丸，每朝服三錢，開水送下。

夫越桃散，惟薑梔二味，吳萸、白芍者，復以戊己法加甘草，取其調和也。

又　肝胃不和，脘腹作痛，嘔吐酸水痰涎，經來則腹痛，先與泄肝和胃。

川連　半夏　陳皮　茯苓　瓜蔞皮　薤白頭　乾薑　蔻仁　猩絳　旋覆花

孫　中虛土不制水，下焦陰氣上逆於胃，胃脘作痛，嘔吐清水，得食則痛緩，擬溫中固下，佐以鎮逆。四君子湯去草加乾薑、烏藥、白芍、熟地、紫石英、代赭石、橘餅。

某　寒氣凝聚，少腹結痕，時或上攻作痛，法以溫通。

小茴香　吳茱萸　當歸　木香　青皮　烏藥　延胡索　三稜　砂仁　香附

錢　脈微細，陰之象也。少腹有塊，上攻及脘，自脘至嗌，一條氣塞，發作則塊攻，大痛欲厥，頭汗如雨，用方大法，溫通無疑。惟舌黃膩，濁苔，便泄臭穢，必兼濕熱，而塊痛得按稍減，又屬虛象。

金鈴子散加人參、烏梅、烏藥、澤瀉、破故紙、吳茱萸、木香、肉桂、枸杞子、五味子、茯苓、肉果。

某　腹中有寒，疼痛不止，法當溫通。

金鈴子散加乾薑、吳茱萸、當歸、枸杞子、官桂、木香、烏藥、紫石英。

張　塞氣稽留，氣機不利，胸背引痛，脘脇氣攻有塊，宜辛溫通達。

二陳湯去草加瓜蔞皮、薤白頭、乾薑、吳朱萸、延胡索、九香蟲。

某　肝胃不和，腰脇胸背相引而痛，舌光無苔，營陰內虧，大便溏薄，脾氣亦弱，幷無嘔吐痰涎酸水等證，宜辛溫通陽，酸甘化陰。

陳皮　茯苓　蘇梗　吳茱萸　沙苑子　枸杞子　薤白頭　白芍　橘餅

淵按：脾腎虛寒宜甘溫，營陰內虛宜柔緩，故不用薑、附剛燥之藥。

某　飲停中脘，脘腹鳴響，攻撐作痛，大便堅結如栗，但能噯氣，而無矢氣，是胃失下行，而氣但上逆也。和胃降逆，逐水蠲飲治之。

二陳湯去草加代赭石、旋覆花、神麴、乾薑、白芍、川椒、甘遂、澤瀉。

又　蟲痛面黃吐涎，擬苦辛法。

川連　桂枝　川椒　蔻仁　烏梅　蕪荑　焦六麴　香附　合金鈴子散

張　脘痛兩載，近發更勤，得溫稍鬆，過勞則甚，塊居中脘，患處皮冷，法以溫通。

二陳湯去草加炮薑、吳茱萸、木香、川朴、歸身、神麴、澤瀉、生熟穀芽。

《張聿青醫案・胸脇痛》　錢左　腹痛漸定，目黃略退，胸痛甚而氣滯於絡隧，以致氣血不行，藥既應手，再當擴充。

旋覆花　當歸尾　單桃仁　廣鬱金　青葱管　五茄皮　金鈴子　生苡仁　製香附　眞猩絳　醋炒青皮

《張聿青醫案・腹痛》　徐左　氣虛脾弱生痰，脾爲濕土，喜溫惡寒，燕窩清肺養陰，清肺則傷脾土，養陰愈助脾濕，所以服食既久，而得腹痛便泄之證。擬和中溫運，清利水濕，以善其後。

台白朮　製半夏　生熟苡仁　川朴　煨薑　雲茯苓　木豬苓　土炒陳皮　澤瀉

柳右　腹痛脈沉，氣寒而肝橫也。

製香附　砂仁　桂枝　磨木香　炮薑　小青皮　沉香　烏藥　枳實炭　查炭

某右　疏通氣機，痛勢不退，良由產後惡露未清，營衛流行爲之所阻，再爲宣通。

延胡索　五靈脂　蓬莪朮　烏藥　丹參　澤蘭　乳香三分　沒藥去油三分　上沉香三分　西血珀四分上四味研末先調服

二診　月事稍行，少腹之痛，由此而減，的是惡露未清，再爲宣通，務使其營氣暢達。

延胡　乳香　製香附　當歸鬚　生熟穀芽　沒藥　鬱金　南查炭　台烏藥

左　當臍作痛，前投疏通不應，再仿塞因塞用法。

熟地炭　萸肉炭　丹皮　福澤瀉　杭白芍　雲茯苓　炒山藥　砂仁　龜甲心五錢，瓦上炙成炭，開水先調服　沉香片四分　香元皮一錢五分　上安桂四

分，飯糊爲丸先服

二診　當臍作痛稍減，再爲辛通。

白芍　查炭　砂仁　沉香片　上安桂四分飯丸　鬱金　青皮　製香附　金鈴子

三診　加熟地黃四錢　龜甲心四錢，炙枯成炭，陳酒先調服

王左　痛從少腹上衝，日久不止，脈細虛軟。夫少腹兩旁屬肝，居中爲衝脈，衝脈布散胸中，今自下衝上，顯屬奇脈空虛，厥氣四擾也。

酒炒當歸四錢　老生薑二錢　炒杞子三錢　川斷肉三錢　炙黑甘草二分　杭白芍一錢五分　上安桂四錢，飯糊爲丸，空服　精羊肉一兩五錢，煎湯去盡油沫，代水煎藥

左　氣從少腹上衝則腹滿甚，至干犯心胸，則懊憹難忍，此衝氣上逆，姑調氣熄肝。

鹽水炒香附　白蒺藜　金鈴子　杭白芍　鹽水炒青皮　雙鉤鉤　整砂仁　淡吳萸　天麻　金匱腎氣丸

左　少腹痛衝及脘，當治肝胃。

淡吳萸　製香附　炒枳實　南查炭　整砂仁　炒白芍　製半夏　青皮

左　氣虛濕滯，氣虛則肌肉不充，濕滯則少腹撐滿，擬補中寓瀉。

大有芪四錢　奎黨參四錢，同芪研極細末　製半夏一錢五分　雲茯苓三錢　生熟草各三錢

內科總部

痞滿腹脹部

題解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八否候》 夫八否者，榮衛不和，陰陽隔絕，而風邪外入，與衛氣相搏，血氣壅塞不通，而成否也。否者，塞也，言腑臟否塞不宣通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諸否候》 諸否者，榮衛不和，陰陽隔絕，腑臟否塞而不宣通，故謂之否。

《傷寒明理論・心下滿》 傷寒心下滿，何以明之？心下滿者，謂正當心下高起滿鞭者是矣。不經下後而滿者，則有吐下之殊；若下後心下滿者，又有結胸痞氣之別。

《傷寒明理論・腹滿》 傷寒腹滿，何以明之？腹滿者，俗謂之肚脹是也。

《原病式・六氣爲病・濕類》 痞：與否同，不通泰也。謂精神、榮衛、血氣、津液出入流行之紋理閉塞而爲痞也。

中滿：濕爲積飲痞隔，而土主形體，位在中央，故中滿也。

《東垣試效方・心下痞門・心下痞論》 夫痞者，心下滿而不痛者是也。

《玉機微義・痞滿》 痞之爲病，由陰伏陽蓄，氣與血不運而成。處心下，位中央，膜滿否塞，皆土之病也。與脹滿有輕重之分，痞則內覺痞悶，而外無脹急之形，脹滿則外亦有形也。

《醫學正傳・痞滿》 故胸中之氣，因虛而下陷於心之分野，故心下痞。

《萬病回春・痞滿》 夫痞滿者，非痞塊之痞也，乃胸腹飽悶而不舒暢也。

痞者，心下痞滿而不能食也。

《濟陽綱目・痞滿》 痞，部鄙切，音否，痛也。病吉也，氣隔不通也。不痛者爲痞痛，痛者爲結胸。

《簡明醫彀・痞滿》 痞，不通之謂。

《景岳全書・雜證謨・痞滿》 痞者，痞塞不開之謂；滿者，脹滿不行之謂，蓋滿則近脹，而痞則不必脹也。所以痞滿一證，大有疑辨，則在虛實二字。

《證治彙補・痞滿》 痞與否同，不通泰之謂也，氣血疾積，皆能成立。覺滿悶痞塞，按之不痛，由脾弱勿能運化，故《內經》謂太陰所至爲痞膈中滿。

《類證治裁・痞滿》 心下滿而鞕痛，爲結胸，滿而不痛，爲痞。痞則閉而不開，滿則悶而不舒，病在胸膈氣分，而外不脹急，但不知飢，不欲食，脈緩弱，或虛弦。

《證治心得・痞滿》 若痞滿之痞，不拘何病皆有。由陰伏陽蓄，氣血不運而致，處心下，位中宮，滿悶痞塞，按之不痛，皆濕土爲病，與脹滿有輕重之分。

論說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

【略】中滿者，寫之於內。

《素問・異法方宜論》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洌。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

《素問・藏氣法時論》 脾病者，【略】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

《素問・太陰陽明論》 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素問・奇病論》 甘者令人中滿。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水不及，【略】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

《素問・五常政大論》備化之紀，【略】其病否。
卑監之紀，【略】其病留滿否塞。
敦阜之紀，【略】其病腹滿，四支不舉。
太陽司天，寒氣下臨，【略】中滿不食。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凡此太陽司天之政，【略】二之氣，大涼反至，民乃慘，草乃遇寒，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寒乃始。凡此太陰司天之政，【略】民病寒濕，腹滿，身膜憤，胕腫，痞逆，寒厥拘急。
水鬱之發，【略】痞堅腹滿。
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
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
《素問・至真要大論》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略】民病胸中煩熱，【略】腹大滿。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略】民病頭痛，【略】腹滿仰息。
太陽之勝，【略】腹滿食減。
太陽之復，厥氣上行，【略】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滿。
諸濕腫滿，皆屬於脾。
《靈樞・經脈》脾足太陰之脈，【略】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
《靈樞・脹論》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八否候》由憂恚氣積，或墮墮內損所致。其病腹內氣結脹滿，時時壯熱是也。其名有八，故云八否。而方家不的顯其證狀，范汪所錄華佗太一決疑雙丸方，云治八否、五疝、積聚、伏熱、留飲、往來寒熱，亦不說八否之名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諸否候》但方有八否、五否或六否，以其名狀非一，故云諸否。其病之候，但腹內氣結脹滿，閉塞不通，有時壯熱，與前八否之勢不殊，故云諸否。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正坐努腰，胸仰舉頭，將兩手指相對，向前捺席使急，身如共頭胸向下，欲至席還起，上下來去二七。去胸肋否、臟冷、腸疼悶、腰脊悶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噎候》夫陰陽不和，則三焦隔絕，三焦隔絕，則津液不利，故令氣塞不調理也，是以成噎。此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宣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五噎候》夫五噎，謂一曰氣噎，二曰憂噎，三曰食噎，四曰勞噎，五曰思噎。雖有五名，皆由陰陽不和，三焦隔絕，津液不行，憂恚嗔怒所生，謂之五噎。噎者，噎塞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氣噎候》此由陰陽不和，臟氣不理，寒氣填於胸鬲，故氣噎塞不通，而謂之氣噎。令人喘悸，胸背痛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食噎候》此由臟氣冷而不理，津液澀少而不能傳行飲食，故飲食入則噎塞不通，故謂之食噎。胸內痛，不得喘息，食不下，是故噎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久寒積冷候》此患由血氣衰少，腑臟虛弱，故令風冷之氣獨盛於內，其冷氣久積不散，所以謂之久寒積冷也。其病，令人羸瘦，不能飲食，久久不瘥，更觸犯寒氣，乃變成積聚，吐利而嘔逆也。
《諸病源候論・否噎病諸候・腹內結強候》此由榮衛虛弱，三焦不調，則令虛冷在內，蓄積而不散也。又飲食氣與冷氣相搏，結強而成塊，有上有下，或沉或浮，亦有根亦無根，或左或右也，故謂之腹內結強。久而不瘥，積於年歲，轉轉長大，乃變成癥瘕病也。
《蘭室秘藏・中滿腹脹門・中滿腹脹論》《六元政紀論》云：太陰所至爲中滿，太陰所至爲畜滿。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論云：脾乃陰中之太陰，同濕土之化，脾濕有餘，腹滿食不化。天爲陽爲熱，主運化也；地爲陰爲濕，主長養也。無陽則陰不能生化，故云：臟寒生滿病。《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末傳寒中，皆由脾胃之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制水穀，聚而不散，而成脹滿。經云：腹滿膜脹，支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太陰陽明，乃寒濕鬱遏也。《脈經》所謂胃中寒則脹滿者是也。腹滿大便不利，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又云：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寒水爲脹。與《通評虛實論》說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胃之募也正同。取者，瀉也，經云中滿者，瀉之於內者是也。宜以辛熱散之，以苦瀉之，淡滲利之，使上下分消其濕。正如開鬼門、潔淨府、溫衣繆刺其處，是先瀉其血絡，後調其眞經，氣血平，陽布神清，此治之正也。或曰：諸脹腹

大，皆屬於熱者，何也？此乃病機總辭。假令外傷風寒有餘之邪，自表傳裏，寒變爲熱，而作胃實腹滿，仲景以大承氣湯治之。亦有膏粱之人，濕熱鬱於內而成脹滿者。此熱脹之謂也。大抵寒脹多而熱脹少，治之者宜詳辨之。

《古今醫鑑・痞滿》 脈　胸痞脈滑，爲有痰結。弦伏亦痞，澀則氣劣。

證　前人皆指誤下而致之，蓋誤下則裏氣虛，故傷寒之表邪乘虛入於心下；雜病則所受之邪氣，亦蓄心下，因而致痞也。亦有不因誤下而得之者，有中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爲痞者；有飲食痰積，不能施化而爲痞者；有濕熱太甚，土來心下爲痞者。

《景岳全書・雜證謨・痞滿》 經義

《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甘，心氣喘滿，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

《厥論》曰：厥或令人腹滿何也？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脹滿。

《五臟生成篇》曰：腹滿膜脹，支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

《大惑論》曰：人有善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曰：胃氣熱則消穀，故善飢；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脈解篇》曰：太陰所謂病脹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也。

《經脈篇》曰：胃病則賁響腹脹。脾病則腹脹善噫。心主病則胸脇支滿。

《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積飲痞膈，爲中滿霍亂吐下。寒氣至則堅痞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水鬱之發，善厥逆，痞堅腹滿。木鬱之發，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

《氣交變大論》曰：歲火不及，民病脇支滿。復則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歲水不及，民病腹滿。

論證

痞則，痞塞不開之謂；滿者，脹滿不行之謂，蓋滿則近脹，而痞則不必脹也。所以痞滿一證，大有疑辨，則在虛實二字。凡有邪有滯而痞者，實痞也；無物無滯而痞者，虛痞也。有脹有痛而滿者，實滿也；無脹無痛而滿者，虛滿也。實痞實滿者，可散可消；虛痞虛滿者，非大加溫補不可，此而錯用，多致誤人。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幷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

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湯主之。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喉咽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至大泄下。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傷寒論・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以溫藥服之。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寸口脈弦者，即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嘔噦。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也。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

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千金要方・脹滿》 論曰：病者腹滿，按之不痛者，爲虛，按之痛者爲實也。夫腹中滿不減，減不驚人，此當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得溫藥。腹滿，口中苦乾燥，腹間有水，是飲。跗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下部閉塞，大便難，兩脇下疼痛，此虛寒，氣從下向上，當以溫藥服之取差。腹滿轉痛，來趣少腹，爲欲自下利也。

溫胃湯　主胃氣不平，時脹咳，不能食。

大半夏湯　主胃中虛冷，腹滿塞，下氣。

附子粳米湯　主腹中寒氣脹滿，腸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

厚朴七物湯　治腹滿氣脹。仲景云：治腹滿發熱數十日，脈浮數，飲食如故。

厚朴三物湯　治腹滿發熱數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

治久寒，胸脇逆滿，不能食，吳茱萸湯。

治虛羸，胸膈滿，大桂湯。

《類證活人書・問心下滿而不痛》 此名痞也。傷寒本無痞，應身冷，醫反下之，遂成痞，枳實理中丸最良。仲景治痞氣諸湯中，有生薑瀉心湯、半夏瀉心湯，此二方平和，宜常用之。仲景云：滿而不痛者爲痞，柴胡不中與也，半夏瀉心湯主之。此湯藥味，蓋本理中人參黃芩湯方也。審知是痞，先用桔梗枳殼湯尤妙。緣桔梗枳殼，行氣下膈，先用之，無不驗也。結胸與痞，關脈須皆沉。若關脈浮者，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主之。關浮則結熱，三黃以瀉肝。若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病人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發渴，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汗出表解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此以醫下之也。若復下之，其痞益甚，甘草瀉心湯主之。蓋此非結熱，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下利而心下痞，服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利不止者，當治其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蓋生薑瀉心，甘草瀉心，皆治中焦，此利在下焦。若只治中焦，則利益甚耳。服赤石脂禹余糧湯，利復不止，當利其小便，五苓散主之。凡痞，服瀉心湯不愈，然後可用陷胸丸下之。不可用陷胸湯，蓋太猛，只用陷胸丸。大抵結胸與痞，皆應下，然表未解者，不可攻也。仲景云：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外證未解，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柴胡桂枝湯主之。胸脇滿微結，小柴胡湯加乾薑牡蠣湯主之。若太陽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十棗湯、大柴胡湯，皆治心下痞，此方尤難用，須是表證罷，不惡寒，身涼，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疼，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乃可行十棗湯。表未解者，愼不可用也。大柴胡湯治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鞕，嘔吐而下利者，非大柴胡湯不可也。若發汗、吐、下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湯主之。有旋覆代赭湯證，其人或咳逆氣虛者，先服四逆湯；胃寒者，先服理中丸，次服旋覆代赭湯爲良。旋覆花代赭湯是解後心下痞鞕證。

《傷寒明理論・心下滿》 傷寒心下滿，何以明之？心下滿者，謂正當心下高起滿鞕者是矣。不經下後而滿者，則有吐下之殊；若下後心下滿者，又有結胸痞氣之別。經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又曰：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攻之。玆二者爲不經汗下而心下滿者，或吐之，或下之，看其邪氣之高下，高者則因而越之，下者則因而竭之，要在泄其邪也；至於陽明病，雖心下鞕滿，又未可攻。經曰：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是邪氣自表傳裏。至於心下留結爲實者，則不可下，乃吐之可也；若未全爲實者，則不可下，故有此戒也。又邪氣在表，未應下而強下之，邪氣乘虛結於心下，實者鞕滿而痛爲結胸，虛者滿而不痛爲虛痞。經曰：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卻復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但滿而不痛者，此爲虛痞。蓋實邪留結，則爲鞕爲痛；虛邪留滯，則但滿而不鞕痛也。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明其邪實可知矣。脈浮而緊，而反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明其邪虛可知矣。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表邪未罷，醫反下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陽氣內陷，心中因鞕，則爲結胸，須陷胸

湯丸攻之可也。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心下痞鞕而滿，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而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須諸瀉心湯散可也。二者俱是心下滿鞕，一爲虛，一爲實，凡投湯者，大須詳審。結胸雖爲實邪，衆皆共知，當用陷胸湯丸下之；或脈浮大者，則不可下，下之則死，即是猶帶表邪，未全結實，下之重虛其裏，邪深結則死。設或結胸形證悉具，而加之煩躁者，又爲不治之疾。藥之所以能勝邪者，必待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汗吐下之，以逐其邪氣，邪氣勝，胃氣絕者，湯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布，雖神丹其何能爲效也。

《傷寒明理論・腹滿》 傷寒腹滿，何以明之？腹滿者，俗謂之肚脹是也。華佗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謂入府也，是在腹也，猶未全入裏者。雖腹滿爲裏證，故亦有淺深之別。經曰：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是其未全入府。若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謂之邪氣已入府也。傷寒邪入腹，是裏證已深，故腹滿乃可下之者多矣。如經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少陰病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諸如此者，皆爲裏證是也。雖曰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去之。然腹滿不減者，則爲實也；若腹滿時減者，又爲虛也，則不可下。經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金匱要略》曰：腹滿時減，復如故。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和之。蓋虛氣留滯，亦爲之脹，但比之實者，不至堅痛也。大抵腹滿屬太陰證也，陽熱爲邪者，則腹滿而咽乾；陰寒爲邪者，則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太陰者，脾土也，治中央，故專主腹滿之候。又發汗吐下之後，因而成腹滿者，皆邪氣乘虛內客爲之，而所主又各不同。經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調胃承氣湯主之。傷寒下後，心煩腹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三者有當溫者，有當下者，有當吐者，何邪氣不一也。且發汗後腹滿當溫之，邪氣在表，因發散則邪去，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敷布，諸氣壅滯，而爲脹滿，是當溫散可也。吐後腹滿可下之，邪氣在胸者，則可吐之，吐之邪去則安。若吐後邪氣不去，加之腹脹滿者，是胸中之邪，下傳入胃，壅而爲災，故生脹滿，當須下之可也。下後腹滿可吐者，邪氣在表，未傳入府，而妄下之，邪自表乘虛而入，鬱於胸中，而爲虛煩，氣上下不得通利者，腹爲之滿，故當吐之可也。凡爲醫者，要識邪氣所起所在，審其所起，知邪氣之由來；觀其所在，知邪氣之虛實，發汗吐下之不差，溫補針艾之適當，則十全之功，自可得也。

《傷寒明理論・半夏瀉心湯方》 凡陷胸湯，攻結也；瀉心湯，攻痞也。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爲結胸，陷胸湯爲直達之劑；塞而不通，否而不分爲痞，瀉心湯爲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者，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胸，有高下焉。結胸者，邪結在胸中，故治結胸曰陷胸湯；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瀉心湯。黃連味苦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瀉心者，必以苦爲主，是以黃連爲君，黃芩爲臣，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味辛溫，乾薑味辛熱。《內經》曰：辛走氣，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爲助，故以半夏、乾薑爲佐，以分陰而行陽也。甘草味甘平，大棗味甘溫，人參味甘溫，陰陽不交曰痞，上下不通爲滿，欲通上下，交陰陽，必和其中，所謂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補之，故用人參、甘草、大棗爲使，以補脾而和中。中氣得和，上下得通，陰陽得位，水升火降，則痞消熱已，而大汗解矣。

《傷寒補亡論・心下痞》 仲景曰：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龐氏曰：發熱惡寒爲發於陽，誤下則爲結胸。無熱惡寒爲發於陰，誤下則爲痞。朱氏曰：傷寒本無痞，因身冷醫反下之，遂成痞。枳實理中丸最良。又曰：心下滿而鞕，痛者爲結胸，但滿而不痛名爲痞，宜半夏瀉心湯。朱氏曰：此湯藥蓋本理中，又參黃芩湯也。審知是痞，先用桔梗枳殼湯尤妙。緣桔梗、枳殼行氣下膈，故先之。龐氏曰：設使下後津液入裏，胃虛上逆，寒結在心下，故宜用辛甘發散之。今用半夏以下氣，用苦以去溼兼通心氣，又甘草力大使乾薑、黃連不能相惡，此用半夏瀉心湯之意也。又曰：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常氏云：可小陷胸湯生薑瀉心湯。雍曰：宜半夏瀉心湯。又曰：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龐氏曰：寒溼迫心氣不行，欲作熱也。朱氏曰：結胸與痞，關脈皆須沉，若關浮則熱結，故以三黃瀉心也。又曰：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又曰：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又曰：傷

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龐氏云：胃中不和，爲少陽本氣所制，故用二薑之辛味也。又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龐氏云：胃虛，故加甘味。又曰：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當利其小便。龐氏云：五苓散主之。又曰：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龐氏曰：前加附子是汗出多而惡寒，表將解而裏結未除也，此證是發汗無汗而惡寒，故先須解表也。朱氏曰：結胸與痞表未解者，不可攻也。又曰：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龐氏云：汗出嘔吐下利，是胃中津液燥，裏有結，實非胃虛也。故大柴胡湯下之。又曰：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伏赭石湯主之。朱氏曰：有旋伏代赭湯證，其人或欬逆氣虛，先服四逆湯，胃寒先服理中丸，次服此湯良。又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又曰：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常氏云：可服茯苓甘草白朮生薑湯、振痿湯。此湯未見湯方，恐是誤寫。又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榮榮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朱氏曰：此湯尤難用，須是表證罷，身涼不惡寒者，乃可用，若表未解者，切不可用也。雍曰：十棗湯乃攻裏大峻藥也。非和裏藥也。設或誤用，殺人過於承氣。常氏言此證傳寫之誤，故朱氏亦畏而戒之，宜代用檳榔散。又曰：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併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常氏云：痞者，可生薑瀉心湯。發熱惡寒，可小柴胡湯。火逆，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又曰：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又曰：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切勿下之。雍曰：其詳見併病中。又曰：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吐，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常氏云：可生薑半夏二瀉心湯。雍曰：此證汗出發熱惡寒，表證不罷，宜先服柴胡桂枝湯，次服枳實理中丸。又曰：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腹自痛，若下之，必心下結鞕。常氏云：可增損理中丸、桂枝加芍藥湯。又曰：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遂利不止者，死。常氏云：可半夏瀉心湯也。已攻而利者，四逆湯。又曰：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鞕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下之，宜大承氣湯。《活人書》曰：已痞服瀉心湯不愈，然後可用陷胸湯下之。又曰：外證未解而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柴胡桂枝湯主之。胸脇滿微結，小柴胡加乾薑牡蠣湯主之。王仲弓曰：生薑瀉心、半夏瀉心，二湯和平宜常用之。

《宣明論方・諸證門・脹脹證　主心腹》　濁氣在上，是生膜脹，此陰陽返則氣結不散，脹滿常如飽。

吳茱萸湯主之。治膜脹，陰盛生寒，腹滿膜脹，且常常如飽，不欲飲食，進之無味。

《內外傷辨惑論・飲食勞倦論》　補中益氣湯，心下痞，夯悶者，加芍藥、黃連，已上各一錢。

如痞腹脹，加枳實、木香、縮砂仁，已上各三分，厚朴七分。如天寒，少加乾薑或中桂；桂心也。心下痞，覺中寒，加附子、黃連，已上各一錢；不能食而心下痞，加生薑、陳皮，已上各一錢；能食而心下痞，加黃連五分，枳實三分；脈緩有痰而痞，加半夏、黃連五分，柴胡七分，甘草三分。

升陽順氣湯　治因飲食不節，勞役所傷，腹脇滿悶，短氣。遇春則口淡無味，遇夏雖熱，猶有惡寒，飢則常如飽，不喜食冷物。

《內外傷辨惑論・肺之脾胃虛方》　厚朴溫中湯　治脾胃虛寒，心腹脹滿，及秋冬客寒犯胃，時作疼痛。

《內外傷辨惑論・辨內傷飲食用藥所宜所禁》　張先生枳朮丸　治痞，消食，強胃。

橘皮枳朮丸　治老幼元氣虛弱，飲食不消，或臟腑不調，心下痞悶。

夫內傷用藥之大法，所貴服之強人胃氣，令胃氣益厚，雖猛食、多食、重

食而不傷，此能用食藥者也。此藥久久益胃氣，令人不復致傷也。

麴蘗枳朮丸　治爲人所勉勸強食之，致心腹滿悶不快。

木香枳朮丸　破滯氣，消飲食，開胃進食。

木香化滯湯　治因憂氣，食濕麵，結於中脘，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食之不散，常常痞氣。

三黃枳朮丸　治傷肉食濕麵辛辣味厚之物，填塞悶亂不快。

除濕益氣丸　治傷濕面，心腹滿悶，肢體沉重。

上二黃丸　治傷熱食痞悶，兀兀欲吐，煩亂不安。

枳實導滯丸　治傷濕熱之物，不得施化，而作痞滿，悶亂不安。

木香見睹丸　治傷生冷硬物，心腹滿悶疼痛。

三棱消積丸　治傷生冷硬物，不能消化，心腹滿悶。

《和劑局方・治一切氣》　理中圓　理中焦不和，脾胃宿冷，心下虛痞，腹中疼痛，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醋吞酸，口苦失味，怠惰嗜卧，全不思食。又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霍亂吐利，心腹絞痛，手足不和，身熱不渴，及腸鳴自利，米穀不化。

和胃圓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痞，心腹脹悶，不思飲食，嘔吐痰逆，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肉消瘦，腹脇刺痛，便利不調，少力嗜卧，體重節痛，及治虛勞，脾胃虛弱，飲食不化，心腹痞滿，幷宜服之。此藥老幼氣弱皆可常服，能溫和脾胃，調進飲食。

嘉禾散亦名穀神散　治中滿下虛，五噎五膈，脾胃不和，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心腹刺痛，不思飲食，或多痰逆，口苦舌酸，胸滿短氣，肢體怠惰，面色萎黃。如中焦虛痞，不任攻擊，臟氣虛寒，不受峻補；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稟受怯弱，不能多食，尤宜服之。常服育神養氣，和補脾胃，進美飲食。

匀氣散　治氣滯不匀，胸膈虛痞，宿冷不消，心腹刺痛。除脹滿噎塞，止嘔吐惡心。常服調順脾胃，進美飲食。

五膈寬中散　治因憂恚、寒熱，動氣傷神，致陰陽不和，腑臟生病，結於胸膈之間，遂成五膈之病：一曰憂膈，胸中氣結，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短氣；二曰恚膈，心下實滿，噫輒醋心，飲食不消，大小便不利；三曰氣膈，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噫聞食臭；四曰寒膈，心腹脹滿，咳嗽氣逆，腹上苦冷雷鳴，繞臍痛，不能食肥；五曰熱膈，五心中熱，口中爛生瘡，四肢煩重，唇口乾燥，身體或熱，腰背疼痛，胸痹引背，不能多食，及一切氣疾，幷皆治之。

膈氣散　治五種膈氣，三焦痞寒，胸膈滿悶，背膂引疼，心腹膨脹，脇肋刺痛，食飲不下，噎塞不通，嘔吐痰逆，口苦吞酸，羸瘦少力，短氣煩悶。常服順氣寬中，消痃癖積聚，散驚憂恚氣。

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幷宜服。

三和散　治五臟不調，三焦不和，心腹痞悶，脇肋膨脹，風氣壅滯，肢節煩痛，頭面虛浮，手足微腫，腸胃燥澀，大便秘難，雖年高氣弱，幷可服之。又治背痛、脇痛，有妨飲食，及腳氣上攻，胸腹滿悶，大便不通。

七氣湯　治虛冷上氣，及寒氣、熱氣、怒氣、恚氣、喜氣、憂氣、愁氣，內結積聚，堅牢如杯，心腹絞痛，不能飲食，時發時止，發即欲死，此藥主之。

益智散　治傷寒陰盛，心腹痞滿，嘔吐泄利，手足厥冷，及一切冷氣奔衝，心、脇、臍、腹脹滿絞痛。

藿香半夏散　治胃虛中寒，停痰留飲，噦逆嘔吐，胸滿噎痞，短氣倦怠，不入飲食。

積氣圓　治陰陽不和，臟腑虛弱，寒冷之氣留滯於內，使氣積不散，胸脇支滿，食即氣噎，心腹膨脹，氣刺氣急，一本作氣急刺痛。宿食不化，心腹引痛，噎氣吞酸，停飲浸漬，惡心嘔逆，癖塊疼痛，臟腑不調，飲食不進，往來寒熱，漸覺羸瘦，以致着床，面黃肌熱，精神困頓。

丁香圓　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醋吞酸，脇肋刺痛，胸膈痞悶，或反胃惡心，食飲不下，氣上衝胸，痞噎不通，及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刺痛，全不思食，幷治之。常服消飲食，行滯氣。

小丁香圓　消積滯生冷，留飲宿食，止痰逆惡心，霍亂嘔吐。治心腹脹悶，脇肋刺痛，胸膈痞滿，噎塞不通。常服順脾胃，進飲食。

三棱煎圓　順氣寬中，消積滯，化痰飲。治中脘氣痞，心腹堅脹，脇下緊硬，胸中痞塞，喘滿短氣，噫氣不通，嘔吐痰逆，飲食不下，大便不調，或泄或秘。

青木香圓　寬中利膈，行滯氣，消飲食。治胸膈噎塞，腹脇脹痛，心下堅

痞，腸中水聲，嘔噦痰逆，不思飲食。

消食圓　治脾胃俱虛，不能消化水穀，胸膈痞悶，腹脇時脹，連年累月，食減嗜卧，口苦無味，虛羸少氣。又治胸中有寒，飲食不下，反胃翻心，霍亂嘔吐，及病後新虛，不勝穀氣，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幷宜服之。

小獨聖圓　治脾胃不和，飲食多傷，心腹刺痛，嘔噦惡心，噎痞吞酸，乾噫食臭，腹脇脹悶，不思飲食。

溫白圓　治心腹積聚，久癥癖塊，大如杯碗，黃疸宿食，朝起嘔吐，支滿上氣，時時腹脹，心下堅結，上來搶心，傍攻兩脇。

生氣湯　治男子、婦人一切冷氣攻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噫醋吞酸，痰逆嘔吐，胸膈痞悶，飲食不美。又治五膈、五噎、一切氣疾。常服除邪冷，生胃氣。

沉香降氣湯　治陰陽壅滯，氣不升降，胸膈痞塞，心腹脹滿，喘促短氣，乾噦煩滿，咳嗽痰涎，口中無味，嗜卧減食。

丁沉煎圓　辟霧露寒邪，散膈脘凝滯，調順三焦，和養榮衛。治心胸痞悶，噎醋吞酸，嘔逆痰水，津夜不收，兩脇刺痛，腹中堅滿，口苦無味，不思飲食。

小七香圓　能溫中快膈，化積和氣。治中酒吐酒，嘔逆咽酸，氣膈食噎，飲食不下，冷涎翻胃，腹脹脾疼，遠年茶酒食積，眼臉俱黃，赤白痢疾，脾毒泄瀉。婦人脾血氣，小兒疳氣，幷宜服之。

連翹圓　治男子、婦人脾胃不和，氣滯積聚，心腹脹滿，乾嘔醋心，飲食不下，胸膈噎塞，脇肋疼痛，酒積面黃，四肢虛腫，行步不能，但是脾胃諸疾，幷宜服之。

分氣紫蘇飲　治男子、婦人脾胃不和，胸膈噎塞，腹脇疼痛，氣促喘急，心下脹悶，飲食不思，嘔逆不止。

木香餅子　治脾經虛冷，胃脘寒痰，胸膈噎痞，口淡舌澀，心腹撮痛，嘔逆宿水，脇下疼悶，喘滿氣急，倦怠少力，全不思食。常服寬胸膈，散滯氣，消停寒，美飲食。

溫中良薑圓　溫脾胃，順三焦。治寒痰聚結，氣壅不通，食即輒吐，咽膈噎悶，兩脇肋疔刺，嘔吐噦逆，噫醋惡心，中滿短氣，噎聞食臭，及療留飲腸鳴，濕泄，冷瀉，注下不止。常服健脾胃，美飲食，辟寒邪，養正氣。

參苓白朮散　治脾胃虛弱，飲食不進，多困少力，中滿痞噎，心忪氣喘，嘔吐泄瀉及傷寒咳噫。此藥中和不熱，久服養氣育神，醒脾悅色，順正辟邪。

紅圓子　治丈夫脾積氣滯，胸膈滿悶，面黃腹脹，四肢無力，酒積不食，乾嘔不止，背胛連心胸及兩乳痛；婦人脾血積氣，諸般血癥氣塊，及小兒食積，骨瘦面黃，肚脹氣急，不嗜飲食，漸成脾勞，不拘老少，幷宜服之。

分心氣飲　治男子、婦人一切氣不和，多因憂愁思慮，怒氣傷神，或臨食憂戚，或事不隨意，使鬱抑之氣留滯不散，停於胸膈之間，不能流暢，致心胸痞悶，脇肋虛脹，噎塞不通，噫氣吞酸，嘔噦惡心，頭目昏眩，四肢倦怠，面色萎黃，口苦舌乾，飲食減少，日漸羸瘦，或大腸虛秘，或因病之後，胸膈虛痞，不思飲食，幷皆治之。

奪命抽刀散　治男子、婦人，脾胃積冷，中焦不和，心下虛痞，腹中疼痛，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氣吞酸，口苦無味，不思飲食，婦人久患血氣刺痛，不可忍者。

木香分氣圓　治一切氣逆，心胸滿悶，腹脇虛脹，飲食不消，乾嘔吐逆，胸膈痞滿，上氣咳嗽冷痰，氣不升降，幷宜服之。

新法半夏湯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心腹刺痛，脇肋膨脹，嘔吐痰水，噫氣吞酸，中酒吐酒，嘈逆惡心，頭痛煩渴，倦怠嗜卧，不思飲食。

白朮六一湯　治脾胃不和，心腹痞悶，脇肋膜脹，口苦無味，嘔噦惡心，不思飲食，面色萎黃，腸虛自利，肌體瘦弱，膈氣翻胃。

枳實理中圓　理中焦，除痞滿，逐痰飲，止腹痛。大治傷寒結胸欲絕，心膈高起，實滿作痛，手不得近。

白沉香散　治一切冷氣攻衝心腹，脇肋脹滿，噫醋吞酸，胸膈噎塞，飲食減少。常服墜氣和脾胃。

丁香煮散　治脾臟伏冷，胃脘受寒，胸膈痞悶，心腹刺痛，痰逆惡心，寒嗽中滿，臟腑虛滑，飲食減少，翻胃吐逆，四肢逆冷。但是沉寒痼冷，無問久新，功效不可俱述。

薑合圓　治男子、婦人氣血虛弱，久積陰冷，留滯不化，結聚成形，心腹膨脹，刺痛成陣，上連胸脇；或脾胃久虛，內傷冷物，泄瀉注下，腹痛腸鳴；或久痢純白，時下青黑，腸滑不禁。

順氣朮香散　治氣不升降，嘔逆惡心，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及酒食所傷，噫氣吞酸，心脾刺痛，大便不調，面黃肌瘦，不思飲食。兼療婦人血氣刺痛，及一切冷氣，幷皆治之。

和氣散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心腹脹滿，嘔吐酸水，脾疼泄瀉，臟腑不調，飲食減少。應男子、女人一切氣疾，幷宜服之。

快氣湯　治一切氣疾，心腹脹滿，胸膈噎塞，噫氣吞酸，胃中痰逆嘔吐，及宿酒不解，不思飲食。

蓬煎圓　治脾胃虛弱，久有傷滯，中脘氣痞，心腹膨脹，脇下堅硬，胸中痞塞，噎氣不通，嘔吐痰水，不思飲食；或心腹引痛，氣刺氣急；及療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疼痛，嘔噦酸水，面黃肌瘦，精神困倦，四肢少力。又治女人血氣不調，小腹疼痛，幷皆治之。

守中金圓　理中焦不和，脾胃積冷，心下虛痞，腹中疼痛；或飲酒過多，胸脇逆滿，噎塞不通，咳嗽無時，嘔吐冷痰，飲食不下，噫醋吞酸，口苦失味，怠惰嗜卧，不思飲食。

異香散　治腎氣不和，腹脇膨脹，痞悶噎塞，喘滿不快，飲食難化，噫氣吞酸；一切氣痞，腹中刺痛。此藥能破癥瘕結聚，大消宿冷沉積，常服調五臟三焦，和胃進食。

三棱散　治酒食所傷，胸膈不快，腹脇脹滿，嘔吐酸水，翻胃脾疼，及食積氣塊，攻刺腹脇，不思飲食，日漸羸瘦。又治年高氣弱，三焦痞塞，常覺妨悶，幷宜服之。

如神圓　治一切冷熱氣，消癖氣，和脾胃，補下元。

四君子湯　治榮衛氣虛，臟腑怯弱，心腹脹滿，全不思食，腸鳴泄瀉，嘔噦吐逆，大宜服之。

參苓壯脾圓　治脾胃虛弱，胸膈痞悶，脇肋脹滿，心腹刺痛，反胃吐食，口苦吞酸，胸滿短氣，肢體怠惰，面色萎黃，及中焦痞，不任攻擊，臟腑虛寒，不受峻補，或因病氣衰，食不復常，稟受怯弱，不能飲食，及久病泄痢，腸胃虛滑，幷宜服之。

人參丁香散　治大人、小兒嘔吐不已，粥飲湯藥不下。凡嘔吐之病，皆因三焦不調，脾胃虛弱，冷熱失和，邪正相干，清濁不分，陰陽錯亂，停痰留飲，不能運化，胸膈痞滿，嘔逆惡心，腹脇脹痛，短氣噎悶，咳嘔痰水，噫醋吞酸，不思飲食，漸至羸瘦。及療女人妊娠阻病，心中煩憒，頭目眩重，憎聞食氣，嘔吐煩悶，顛倒不安，四肢困弱，不自勝持，多卧少起。又治久病羸弱，脾胃虛極，中滿嘔逆，全不入食，幷宜服之。

人參煮散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心腹脹痛，不思飲食，宿寒留飲，停積不消；或因飲冷過度，內傷脾氣，嘔吐痰逆，寒熱往來，或時汗出。又治腸胃冷濕，泄瀉注下，水穀不分，腹中雷鳴，脇肋虛滿。

棗肉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幷宜服之。

人參木香散　順氣寬中。治胸膈痞塞，心腹刺痛，脇肋脹滿，飲食減少，噫氣吞酸，嘔逆噎悶，一切氣疾，幷皆治之。

十八味丁沉透膈湯　治脾胃不和，中寒上氣，脇肋脹滿，心腹疼痛，痰逆惡心；或時嘔吐，飲食減少，十膈五噎，痞塞不通，噫氣吞酸，口苦失味，幷皆主之。

《和劑局方・治痰飲》　桔梗湯　除痰下氣。治胸脇脹滿，寒熱嘔噦，心下堅痞，短氣煩悶，痰逆惡心，飲食不下。

胡椒理中圓　治肺胃虛寒，氣不宣通，咳嗽喘急，逆氣虛痞，胸膈噎悶，腹脇滿痛，迫塞短氣，不能飲食，嘔吐痰水不止。

丁香半夏圓　治脾胃宿冷，胸膈停痰，嘔吐惡心，吞酸噫醋，心腹痞滿，脇肋刺痛，短氣噎悶，不思飲食。

藿香散　溫脾胃，化痰飲，消宿冷，止嘔吐。治胸膈痞滿，腹脇脹痛，短氣噎悶，咳嘔痰水，噫醋吞酸，噦逆惡心，及治山嵐瘴氣。

二陳湯　治痰飲爲患，或嘔吐惡心，或頭眩心悸，或中脘不快，或發爲寒熱，或因食生冷，脾胃不和。

新法半夏湯　治脾胃氣虛，痰飲不散，嘔逆酸水，腹肋脹痞，頭旋惡心，不思飲食。

新法半夏湯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宿寒留飲，停積不消，心腹刺痛，臟腑膨脹，嘔吐痰水，噫氣吞酸；或中酒吐酒，噦逆惡心，頭疼煩渴，倦怠嗜卧，不思飲食，幷宜服之。

半夏圓　治肺氣不調，咳嗽喘滿，痰涎壅塞，心下堅滿，短氣煩悶，及風

壅痰實，頭目昏眩，咽膈不利，嘔吐惡心，神思昏憒，心忪而熱，涕唾稠粘，幷皆治之。

四七湯　治喜、怒、悲、思、憂、恐、驚之氣，結成痰涎，狀如破絮，或如梅核，在咽喉之間，咯不出，咽不下，此七氣所爲也。或中脘痞滿，氣不舒快，或痰涎壅盛，上氣喘急，或因痰飲中結，嘔逆惡心，幷宜服之。若因思慮過度，陰陽不分，清濁相干，小便白濁，用此藥下青州白圓子，最爲切當。婦人惡阻，尤宜服之。一名厚朴半夏湯，一名大七氣湯。《局方》有七氣湯，用半夏五兩，人參、官桂、甘草各一兩，生薑煎服，大治七氣，幷心腹絞痛。然藥味太甜，恐未必能止疼順氣。一方治七情所傷，中脘不快，氣不升降，腹肋脹滿，用香附子炒半斤，橘紅六兩，甘草一兩，煎服，尤妙。好事者謂其耗氣，則不然。蓋有是病，服是藥也。

《脾胃論・長夏濕熱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氣湯》　時當夏長，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滿氣促，肢節沉疼；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心下膨痞，小便黃而數，大便溏而頻，或痢出黃如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飲食，自汗體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氣不病也。其脈中得洪緩，若濕氣相搏，必加之以遲，遲、病雖互換少差，其天暑濕令則一也。宜以清燥之劑治之。

《內經》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炅則氣泄。今暑邪干衛，故身熱自汗，以黃芪甘溫，補之爲君；人參、橘皮、當歸、甘草，甘微溫，補中益氣爲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而除濕，升麻、葛根，甘苦平，善解肌熱，又以風勝濕也。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炒麴甘辛，青皮辛溫，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柏苦辛寒，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以人參、五味子、麥門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於庚金爲佐。名曰清暑益氣湯。

《脾胃論・飲食傷脾論》《四十九難》曰：飲食勞倦則傷脾。又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腸澼爲痔。夫脾者，行胃津液，磨胃中之穀，主五味也。胃既傷，則飲食不化，口不知味，四肢倦困，心腹痞滿，兀兀欲吐而惡食，或爲飧泄，或爲腸澼，此胃傷脾亦傷明矣。大抵傷飲傷食，其治不同。傷飲者，無形之氣也。宜發汗，利小便，以導其濕。傷食者，有形之物也。輕則消化，或損其穀，此最爲妙也，重則方可吐下。

五苓散　治煩渴飲水過多，或水入即吐，心中淡淡，停濕在內，小便不利。

《脾胃論・論飲酒過傷》　枳朮丸　治痞，消食，強胃。

白朮者，本意不取其食速化，但令人胃氣強，不復傷也。

橘皮枳朮丸　治老幼元氣虛弱，飲食不消，臟腑不調，心下痞悶。

夫內傷用藥之大法，所貴服之強人胃氣，令胃氣益厚，雖猛食、多食、重食而不傷，此能用食藥者也。此藥久久益胃氣，令不復致傷也。

半夏枳朮丸　治因冷食內傷。

如食傷，寒熱不調，每服加上三黃丸十丸，白湯下。

更作一方，加澤瀉一兩爲丸，有小便淋者用。

木香乾薑枳實丸　除風寒滯氣，消導飲食。

木香人參生薑枳朮丸　開胃進食。

和中丸　治病久虛弱，厭厭不能食，而臟腑或閉或溏，此胃氣虛弱也。常服則和中理氣，消痰去濕，厚腸胃，進飲食。

交泰丸　升陽氣，瀉陰火，調榮氣，進飲食，助精神，寬腹中，除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沉困懶倦。

三棱消積丸　治傷生冷硬物，不能消化，心腹滿悶。

備急丹　治心腹百病，卒痛如錐刺，及脹滿不快，氣急病治之。

雄黃聖餅子　治一切酒食所傷，心腹滿不快。

蠲飲枳實丸　逐飲消痰，導滯清膈。

感應丸　治虛中積冷，氣弱有傷，停積胃脘，不能傳化；或因氣傷冷，因飢飽食，飲酒過多，心下堅滿，兩脇脹痛，心腹大疼，霍亂吐瀉，大便頻，後重遲澀，久痢赤白，膿血相雜，米穀不消，愈而復發。

《脾胃論・脾胃損在調飲食適寒溫》《十四難》曰：損其脾者，調其飲食，愼其寒溫。夫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倉廩之本，營之所居，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若飲食，熱無灼灼，寒無愴愴，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或飲食失節，寒溫不適，所生之病，或溏泄無度，或心下痞悶，腹脇膜脹，口失滋味，四肢困倦，皆傷於脾胃所致而然也。腸胃爲市，無物不包，無物不入，若風、寒、暑、濕、燥、一氣偏勝，亦能傷脾損胃，觀證用藥者，宜詳審焉。

胃風湯　治大人小兒，風冷乘虛，入客腸胃，水穀不化，泄瀉注下，腹脇虛滿，腸鳴疗痛；及腸胃濕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夜無度，并宜服之。

三黃丸　治丈夫、婦人三焦積熱。上焦有熱，攻衝眼目赤腫，頭項腫痛，口舌生瘡；中焦有熱，心膈煩燥，不美飲食；下焦有熱，小便赤澀，大便秘結。五臟俱熱，即生癰、癤、瘡、痍。

加減平胃散　治脾胃不和，不思飲食，心腹脇肋，脹滿刺痛，口苦無味，胸滿短氣，嘔噦惡心，噫氣吞酸，面色萎黃，肌體瘦弱，怠惰嗜卧，體重節痛，常多自利，或發霍亂，及五噎、八痞、膈氣、反胃。

如小便赤澀，加白茯苓、澤瀉；如米穀不化，食飲多傷，加枳實；如胸中氣不快，心下痞氣，加枳殼、木香；如脾胃困弱，不思飲食，加黃芪、人參；如心下痞悶，腹脹者，加厚朴，甘草減半；如遇夏，則加炒黃芩；如遇雨水濕潤時，加茯苓；如遇有痰涎，加半夏、陳皮；凡加時，除蒼朮、厚朴外，依例加之，如一服五錢，有痰用半夏五分；如嗽，飲食減少，脈弦細，加當歸、黃芪，用身；如脈洪大緩，加黃連、黃芩；如大便硬，加大黃三錢，芒硝二錢，先嚼麩炒桃仁爛，以藥送下。

散滯氣湯　治因憂氣結，中脘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雖食不散，常常有痞氣。

《蘭室秘藏・中滿腹脹門・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論》　諸腹脹大，皆屬於熱。此乃八益之邪，有餘之證，自天外而入，是感風寒之邪傳裏，寒變爲熱，作胃實。日晡潮熱，大渴引飲，譫語，是太陽陽明并大實大滿者，大承氣下之。少陽陽明微滿實者，小承氣下之。泄之則脹已，此之謂也。假令痎瘧爲脹滿，亦有寒脹熱脹。是天之邪氣，傷暑而得之，不即時發，至秋，暑氣衰絕，而瘧病作矣，知其寒也。《局方》用交解飲子者是也。內虛不足，寒濕令人中滿，及五臟六腑俱有脹滿，更以脈家寒熱多少較之。胃中寒則脹滿，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膀胱寒水爲脹，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正同。腹滿膜脹，肢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太陰陽明，胃中寒濕鬱遏也。太陰膜脹，復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按所說寒脹之多如此。中滿治法，當開鬼門，潔淨府。開鬼門者，謂發汗也；潔淨府者，利小便也；中滿者，瀉之於內，謂脾胃有病，當令上下分消其濕，下焦如瀆，氣血自然分化，不待泄滓穢。如或大實大滿，大小便不利，從權以寒熱藥下之；或傷酒濕麵及味厚之物，膏粱之人；或食已便卧，使濕熱之氣不得施化，致令腹脹滿。此脹亦是熱脹，治熱脹分消丸主之。如或多食寒涼，及脾胃久虛之人，胃中寒則脹滿；或臟寒生滿病。以治寒脹中滿分消湯主之。

中滿分消丸　治中滿熱脹、鼓脹、氣脹、水脹，此非寒脹類。

中滿分消湯　治中滿寒脹寒疝，大小便不通，陰躁足不收，四肢厥逆，食入反出，下虛中滿，腹中寒，心下痞，下焦躁寒沉厥，奔豚不收。

廣茂潰堅湯　治中滿腹脹，內有積聚，堅硬如石，其形如盤，令人不能坐卧，大小便澀滯，上喘氣促，面色痿黃，通身虛腫。

半夏厚朴湯。

破滯氣湯　一名木香化滯散　破滯氣，治心腹滿悶。

草豆蔻湯　治腹中虛脹。

《蘭室秘藏・心腹痞門》　消痞丸　治心下痞悶，一切所傷及積年不愈者。

失笑丸　一名枳實消痞丸　治右關脈弦，心下虛痞，惡食懶倦，開胃，進飲食。

黃連消痞丸　治心下痞滿，壅滯不散，煩熱喘促不安。

消痞湯　一名木香化滯湯　治因憂氣鬱結中脘，腹皮裏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

葶藶丸　一名人參順氣飲子　治心下痞，胸中不利。

《醫學發明・濁氣在上則生膏脹》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飲食失節，則爲脹；又濕熱，亦爲脹。右關脈洪緩而沉弦，脈浮於上，是風、濕、熱三脈合而爲病也。是脾胃之令不行，陰火亢甚，乘於脾胃，故膈咽不通，致濁陰之氣不得下降，而大便乾燥，不行胃之濕，與客陰之火，俱在其中，則脹作。使幽門通利，泄其陰火，潤其燥血，生益新血，則大便不閉，吸門亦不受邪，濁陰得下歸地也。經云：中滿者，泄之於內。此法是也。

木香順氣湯　治濁氣在上，則生膜脹。

經云：留者行之，結者散之。以柴胡、升麻苦平，行少陽、陽明二經，發散清氣，運行陽分爲君；以生薑、半夏、草豆蔻仁、益智仁辛甘大熱，消散中

寒爲臣；厚朴、木香、蒼朮、青皮苦辛，大溫，通順滯，當歸、人參、陳皮辛甘溫，調和榮衛，滋養中氣，濁氣不降，以苦泄之，吳茱萸苦熱，泄之者也，氣之薄者，陽中之陰，茯苓甘平，澤瀉咸平，氣薄引導，濁陰之氣，自天而下，故以爲佐。氣味相合，散之泄之，上之下之，使清濁之氣，各安其位也。范天騭夫人，先因勞役，飲食失節，加之憂思氣結，病心腹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兩脇刺痛。診其脈弦而細，至夜濁陰之氣，當降而不降，膨脹尤甚。大抵陽主運化，飲食勞倦，損傷脾胃，陽氣不能運化精微，聚而不散，故爲脹滿。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發之氣，上行陽道；又以前藥助之，使濁陰之氣，自此而降矣。

沉香交泰丸　治濁氣在上，而擾清陽之氣，鬱而不伸，以爲膨脹。

《濟生方・癖》　麴蘗丸　治酒癖不消，心腹脹滿，噫醋吞酸，呃逆不食，脇肋疼痛，服之神效。

枳朮湯　治飲癖氣分，心下堅硬如杯，水飲不下。

《東垣試效方・心下痞門・心下痞論》《五常政大論》云：土平曰備化。備化之紀，其養肉，其病痞。太陰所至，爲積飲痞隔。夫痞者，心下滿而不痛者是也。太陰者，濕土也，主壅塞，乃土來心下，爲痞滿也。傷寒下之太早，亦爲痞，乃因寒傷其榮，榮者，血也。心主血，邪入於本，故爲心下痞。仲景立瀉心湯數方，皆用黄連以瀉心下之土邪，其效如響應桴。故《活人》云：審知是痞，先用桔梗枳殼湯，非用此專治痞也。蓋因見錯下，必成痞證，是邪氣將陷，而欲過胸中，故先用以截散其邪氣，使不至於痞。先之一字，預用之意也；若已成痞而用之，則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而反傷胸中至高之正氣，則當以仲景痞藥治之。經云：察其邪氣所在而調之。正謂此也。非止傷寒如此，至於酒積、雜病，下之太過，亦作痞滿。蓋下多則亡陰，亡陰者，謂脾胃水穀之陰亡也。故胸中之氣，因虛而下陷於心之分野，故致心下痞。宜升胃氣，以血藥治之，若全用氣藥導之，則其痞益甚。甚而復下，氣愈下降，必變爲中滿、膨脹，皆非其治也。又有虛實之殊，如實痞，大便秘，厚朴、枳實主之；虛痞，大便利者，芍藥、陳皮治之。如飲食所傷，而爲痞滿者，當用藥消導其胸中窒塞；上逆，兀兀欲吐者，則宜吐之，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凡治痞者，宜詳審焉。

枳實消痞丸　治心下虛痞，惡食懶倦，開胃進食。

人參順氣飲子　治心下痞，胸中不利。

小黄丸　化痰止涎，除濕和胃氣，治胸中不利。

黄芩利膈丸　除胸中熱，利膈上痰。

通氣防風湯　清利頭目，寬快胸膈。夫胸中若不利者，悉初於表。

《東垣試效方・中滿腹脹門・中滿腹脹論》《六元政紀論》云：太陰所至爲中滿云云，太陰所至爲畜滿云云，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論云：脾乃陰中之太陰，同濕土之化。脾濕有餘，腹滿食不化。天爲陽，爲熱，主運化也；地爲陰，爲濕，主長養也。無陽則陰不能生化，故云臟寒生滿病。《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未傳寒中，皆由脾胃之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製水穀，聚而不散，而成脹滿。經云：腹滿膨脹，支胠膈肋，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乃寒濕鬱遏也，《脈經》所謂胃中寒則脹滿者是也。腹滿，大便不利，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又云：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寒水爲脹，與通評虛實論說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胃之募也正同。取者，瀉也。經云：中滿者，瀉之於內者是也。宜以辛熱散之，以苦瀉之，淡滲利之，使上下分消其濕，正如開鬼門，潔净府，溫衣繆刺其處。是先瀉其血絡，後調其眞經，氣血平，陽布神清，此治之正也。或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者何也？此乃病機總辭，假令外傷風寒有餘之邪，自表傳裏，寒變爲熱，而作胃實腹滿，仲景以大承氣湯治之。亦有膏粱之人，濕熱鬱於內而成脹滿者，此熱脹之謂也。大抵寒脹多而熱脹少，治之者宜詳辨之。

《脈因證治・痞》　因：誤下陰虛，食積痰滯，濕土虛痞。

論曰：太陰濕土爲積飲痞膈，乃土來心下痞滿也。

證治：誤下多則亡陰，胸中之氣，因虛而下陷於心之分野，宜升胃氣，以血藥治之。亡陰，謂脾胃水穀之陰亡也。

痰積痞膈，胸中窄塞，宜消導之，謂之實痞。

濕土虛痞有二，大便秘能食者，厚朴、枳實主之；大便利者，芍藥、陳皮主之。

治法：以瀉心湯，黄連爲君，瀉心下之土邪；厚朴降氣。

《三論因》狀：心下堅滿，痞急痛如刺，不得俯仰，其胸前皮皆痛，短氣咳唾引痛，咽塞不利，習習如癢，喉中乾燥，嘔吐煩悶，自汗時出，痛引徹背。

外有心熱而痞之痞則滿硬。

結胸則痛，屬胸痹。

大消痞丸　治濕土痞，虛氣痞。木香，有憂氣結中脘，心下痞滿，肚皮底微痛，加之；否則不用。利膈丸　除痰利膈。

瓜蔞丸　治胸痞，或脇下逆搶心。

《玉機微義・心下痞滿門》　論痞與濕土之病

《內經》云：備化之紀，其病痞。又云：太陰所至，爲積飲痞膈。

按：《原病式》云：痞與否同，不通泰也。謂精神榮衛、血氣津液出入流行之紋理閉密而爲痞也。

論傷寒心下痞

成無己云：傷寒心下滿者，不經下後，則有吐下之殊。若下後，則有結胸、痞氣之別。經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心滿而煩，當吐之。又云：脈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熱，屬臟者攻之。此二者，不經汗下而心下滿，或吐之，或下之，隨其邪氣之高下，要在泄其邪也。又邪氣在表，未應下而強下之，邪氣乘虛結於心下。實者，硬滿而痛，爲結胸；虛者，滿而不痛，爲虛痞。蓋結胸是實邪，大陷胸湯主之；痞是虛邪，須諸瀉心湯散可也。

論傷寒雜病痞皆血證

《難知》云：傷寒痞滿從血中來，從外之內，從無形。雜病痞者，亦從血中來，從內之外，從有形。故無形以苦泄之，有形以辛散之。

按：痞之凝滯閉塞，人皆知氣之不運也，獨東垣指以血病言之，謂下多則亡陰而損血，此前人之未論也。世有用氣藥治痞而不效者，蓋不知此理故也。

論諸瀉心湯用藥寒熱不同

《保命集》云：三陰三陽之標本，治各不同。有用寒藥而爲熱痞，大黃、黃連之類也。有用寒熱藥者，陰與陽不和而痞，大黃、黃連加附子之類也。有用辛熱藥多而寒藥少者，陰盛陽虛而痞，半夏、甘草、生薑瀉心三方之類。瀉心湯者，非瀉心火之熱，瀉心下之痞也。通而論之，其藥陽多而陰少，蓋病發於陰而得之。有大黃黃連瀉心湯，獨爲陰。心下痞而脈疾一證，桂枝後用，從太陽浮弱所變，餘皆陰陽雜用。

論痞爲熱證

《直格》云：傷寒裏之陰分已受熱邪，是病發於陰也。或熱微，下證未全，誤下之早，則裏熱除去，表熱乘虛入裏而作痞也。故仲景攻痞多用大黃、黃連、黃芩寒藥，爾後，或加附子、乾薑之類者，是以辛熱佐其寒藥，欲令開發痞之怫熱結滯也，非攻寒耳。

按：前《保命集》論瀉心湯，分陰陽寒熱多少而用藥，可謂詳切矣。而此論則專主於熱，二者似乎不同。要之，各有所當。蓋《直路》是言其受病之本，《保命集》是論其用藥之標。若以爲痞有陰寒之證耶，則仲景瀉心五方，何皆用黃芩、黃連之藥？若以爲痞無陰陽之異耶，何瀉心湯又有兼用乾薑、附子、半夏、生薑之類者也？一言其本，一論其標而已。

謹按：痞之爲病，由陰伏陽蓄，氣與血不運而成。處心下，位中央，膜滿否塞，皆土之病也。與脹滿有輕重之分，痞則內覺痞悶，而外無脹急之形，脹滿則外亦有形也。前人所論，皆指誤下而致之。蓋誤下則裏氣虛，故傷寒之表邪乘虛入於心下。雜病則所受之邪氣，亦蓄於心下，因致痞也。亦有不因誤下而得之，如中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爲痞者，有飲食痰積，不能施化爲痞者，有濕熱太甚，土乘心下爲痞者。故古方治痞，用黃連、黃芩、枳實之苦以泄之；厚朴、生薑、半夏之辛以散之；人參、白朮之甘苦溫以補之；茯苓、澤瀉之淡以滲之，隨其病之所在以調之也。既痞同濕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氣。如果有內實之證，庶可略與疏導。世人苦於痞塞，喜行利藥，以求速效，暫時通快，痞若再作，益以滋甚。是皆不察夫所謂下多亡陰之意也。

治熱之劑

仲景大黃黃連瀉心湯　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或寸沉關浮而有熱者。

按：此手少陰經藥也，出陽明例。成無己云：大黃、黃連以導瀉心下之虛熱。以麻沸湯漬服者，取其氣薄而泄虛熱也。

又按：《活人》云：《伊尹湯液》論大黃黃連黃芩湯共三味，今監本無黃芩，脫落之也。又，《保命集》無黃芩，卻加甘草一兩。

散寒泄熱之劑

仲景附子瀉心湯　治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脈沉遲也。

半夏瀉心湯　治汗下後，身寒，痞滿而嘔，食飲不下，脈微，按之不痛，非柴胡證。

生薑瀉心湯　治汗下後，胃中不和，乾噫食臭，自利腸鳴，脇下有水氣，而心下痞滿。

甘草瀉心湯　治下之後，腹中雷鳴，心下痞硬，再下之痞益甚。此非結熱，以胃中虛，客氣上逆也。

按：已上諸瀉心湯，《元戎》云手少陰藥也。以其心下痞，故入陽明例。況服梔子、黃芩、黃連、黃柏、大黃，爲上下通經之劑，安得不例陽明乎。

《秘藏》大消痞丸　治一切心下痞悶，及積年久不愈者。

枳實消痞丸　治右關脈浮弦，心下虛痞，惡食懶倦，開胃進食。

按：已上二方，幷半夏瀉心湯加減法也。內有枳朮湯、四君子、五苓、平胃等利濕、消痞、補虛之藥也。

溫中散飲之劑

《寶鑑》枳實理中丸　治中脘痞滯，氣不宣通，積寒停飲，食不化。

《深師》消飲丸　治停飲，心下痞。

按：已上二方，幷出陽明飲痞例。

理氣之劑

《活人》桔梗枳殼湯　治傷寒痞氣，胸滿欲絕。

按：此手太陰經藥也，出少陰枳殼例。《活人》云：審知是痞，先用湯尤妙。緣枳桔行氣下膈，先用之無不驗也。海藏云：《活人》用此，非治痞也。審知錯下必成痞，是氣將陷於胸中，故先用此，使不至於痞也。若已成痞而用，則失之晚，胸中之氣反痞矣。先之一字，預早之意也。先用此若不應，後當以仲景痞藥治之。若執此治痞，其害深矣。

《宣明》檳榔散　治傷寒陰證下後成痞，滿而不痛，按之軟虛。

《寶鑑》三脘痞氣丸　治三焦痞滯，水飲停積，脇下虛滿。

按：此出太陰調氣例藥也。

《秘藏》木香消痞丸　治因憂氣結中脘，腹皮裏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

補虛之劑

加味補中益氣湯　治內傷，心下痞。

脈緩，有痰而痞，加半夏、黃連。

脈弦，四肢滿悶，便難而心下痞，加柴胡、黃連、甘草；大便秘燥，加黃連、桃仁；少加大黃、歸身。

心下痞，夯悶者，加白芍、黃連。

心下痞，腹脹，加五味子、白芍、砂仁；如天寒，少加乾薑或中桂。

心下痞，中寒者，加附子、黃連。

心下痞，嘔逆者，加黃連、生薑、陳皮；如冬月加黃連，少入丁香、藿香葉。

能食而心下痞，加黃連半錢，枳實三錢；如不能食，心下痞者勿加，止依方服之。

食已心下痞，別服橘皮枳朮丸。

按：《難知》云：中滿者勿食甘，不滿者當食之。如自覺滿，而外無脹急之形，乃痞也，是不滿也，當以甘而撐柱之。又太陽病下之，腹滿時痛爲脾，桂枝加芍藥湯。滿，木也，爲甘所主，故用芍藥之酸，剋其滿。酸涼除滿，急收能除甘所主，甘溫生滿，緩散能除酸所主也。

謹按：痞證有氣不運化及陰虛損血者，前論已詳，故收入此補虛之劑。但世俗不明此理，往往例用峻快藥下之，復痞，或致危篤者多矣。

《丹溪心法・痞》　痞者有食積兼濕，東垣有法有方。心下痞，須用枳實、炒黃連。如稟受充實，面蒼骨露，氣實之人而心下痞者，宜枳實、黃連、青皮、陳皮、枳殼；如稟受素弱，轉運不調，飲食不化，而心下痞者，宜白朮、山查、麵蘗、陳皮；如肥人心下痞者，乃是濕痰，宜蒼朮、半夏、砂仁、茯苓、滑石；如瘦人心下痞者，乃是鬱熱在中焦，宜枳實、黃連、葛根、升麻；如食後感寒，飲食不化，心下痞，宜藿香、草豆蔻、吳茱萸、砂仁；痞挾血成窠囊，用桃仁、紅花、香附、大黃之類。

入方：

吳茱萸三兩，湯浸煮少時　黃連八兩

粥糊爲丸。每服五七十丸，白朮陳皮湯下。

玉液丸。

附錄

古方，治痞用黃連、黃芩、枳實之苦以泄之；厚朴、生薑、半夏之辛以散之；人參、白朮之甘苦以補之；茯苓、澤瀉之淡以滲之。既痞，同濕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氣。如果有內實之證，庶可略與疏導。世人苦於痞塞，喜行利藥，以求其速效，暫時快通，痞若再作，益以滋甚。

附方

橘皮枳朮丸。

枳朮丸　助胃消食，寬中，去痞滿。

《醫學正傳・痞滿》　脈法

《脈經》曰：痞，脈浮緊而下之，緊反入裏，因作痞。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顛，微反在上，澀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澀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反燥煩，澀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堅。

右關脈多弦，弦而遲者，必心下堅。此肝木剋脾土，鬱結涎閉於臟腑，氣不舒則痞。

《明醫指掌・痞滿證》　歌　胸中滿悶名爲痞，外面殊無脹急形。食積結痰兼濕熱，氣虛不運病根深。

脈　痞滿滑大，痰火作孽。弦伏中虛，微澀衰劣。

中氣不足　中氣不足，不能運化精微而爲痞悶，脈弱無力，不可用利藥攻之，補中益氣湯。久服中氣充滿，清道健運，痞自除也。

食積　飲食內傷，不能剋化而痞者，枳朮丸或保和丸，或枳桔二陳湯加神麴、麥芽、山楂。心下虛痞，按之痛者，枳實消痞丸、黃連瀉心湯。

濕熱　濕熱太甚而痞者，黃連瀉心湯。有熱，三黃瀉心湯。火邪乘脾而痞者，二陳加黃連、黃芩、瓜蔞。

痰滯　痰氣阻滯中州而爲痞者，小陷胸湯，或枳桔二陳湯加黃連、瓜蔞、天花粉。痰氣壅滿，心胸痞滿不寬，導痰湯。

《赤水云珠・痞氣門》

兼治濕熱之劑

蘇橘飲　治氣壅發虛浮腫，甚效。

紫蘇飲子　治憂思傷脾，心腹膨脹，喘促胸滿，腸鳴氣走，漉漉有聲，大小便不利，脈虛緊而澀。

陳橘皮散　治腹內諸痞脹。

雜治：

東垣木香消痞湯　治因憂思鬱結中脘，腹皮急，微疼，心下痞滿，不思飲食，食亦不化，常覺痞悶。

王海藏云：少陰下痢，面赤，心下痞，瀉心湯加減例，易老單用黃連瀉心湯，用錢氏法，後隨證加減。煩者，加山梔；躁者，加香豉；嘔，加半夏；滿，加枳實、厚朴；腹疼，加芍藥；脈遲，加附子；下焦寒，加乾薑；大便硬，加大黃。如用薑附先煎令熟，使熱不僭，後加黃連同用。

內傷之劑

古庵橘連枳朮丸　補脾和胃，瀉火消痰。

平補之劑

平補枳朮丸　調中補氣血，消痞清熱。

古庵云：白朮補脾氣爲君，白芍藥補脾血爲臣，陳皮以和胃，枳實消痞，黃連清熱爲佐，人參以補元氣，木香以調諸氣爲使。如此平補氣血，均去痰火，兼通氣道，則病邪日消，而脾胃日壯矣。

丹溪云：心下痞，須用枳實、黃連，此亦是苦以泄之。

攻補兼施之劑

東垣黃芪補中湯　脾虛不能滲濕，內痞外浮。

《醫學入門・雜病提綱・濕類・痞滿》　痞滿先分便易難，痞與否卦義同。精神氣血，出入流行之紋理閉密，而爲心下痞塞，按之不痛，非若脹滿外有脹急之形。大要：大便易而利者，爲虛；大便難而閉者，爲實。外感半表同傷寒；外感邪氣，自肌表傳至胸膈，爲半表裏症，宜和解。或已經下，胸滿而痛者，爲結胸；不痛者，爲痞滿，同傷寒治法。雜病食壅兼養血，雜病食積，下之太過，或誤下，則脾胃之陰頓亡，以致胸中至高之氣，乘虛下陷心肺分野，其所蓄之邪，又且不散，宜理脾胃，兼以血藥調之。若用氣藥導利，則氣愈降而痞愈甚，久則變爲中滿鼓脹。蓋痞皆自血中來，但傷寒從外之內，宜以苦泄；雜病從內之外，宜以辛散。人徒知氣之不運，而概用枳梗、檳榔，而不知養陰調血，惜哉！古方，食壅胸中窒塞者，二陳湯探吐；傷飲食胸痞者，枳朮丸；食後感寒，以致飲食不化者，二陳湯加山楂、麥芽、神麴；虛寒不散，或寬或急，常喜熱物者，理中湯加枳實；稍久，鬱成濕熱者，平補枳朮丸。痰火氣鬱利膈間；痰火因厚味鬱成。痰滯者，小陷胸湯，或枳梗二陳湯，導痰湯；火盛者，二陳湯，加芩、連、瓜蔞，或黃芩利膈丸，用白朮、陳皮煎湯下，或古萸連丸，以瀉肝補脾，清濕熱開痞結；久病者，黃連消痞丸；如痰火濕熱太甚者，方敢用三黃瀉

心湯，加減量下之。虛者，只宜分消上下，與濕同治。七情氣鬱成痞，不思飲食，食之不散者，木香化滯湯，或順氣導痰湯。中虛如刺瘀礙阻，有稟受中虛，痞滯不運，如飢如微刺者，六君子湯加香附、砂仁；有內傷勞役，濁氣犯上，清氣下陷，虛痞者，補中益氣湯加黃連、枳實、芍藥。便閉，加大黃；嘔，加黃連、生薑、陳皮；冬月，加黃連、丁香。食已心下痞者，平補枳朮丸。停飲中寒者，枳實理中丸。瘀血結成窠囊，而心下痞者，用桃仁、紅花、香附、大黃等分爲末，酒調服利之，或犀角地黃湯。血虛挾火，遇勞則發，心下不快者，四物二陳湯加桔梗、瓜蔞降之。氣血俱虛者，枳實消痞丸。王道消補總可安。王道消補，不輕吐下，故古方以芩、連、枳實苦泄，厚朴、生薑、半夏辛散，參、朮甘苦溫補，茯苓、澤瀉淡滲，隨病所在調之。通用二陳湯爲主，肥人多濕痰，加蒼朮、砂仁、滑石，倍茯苓、半夏；瘦人多鬱熱中焦，加枳實、黃連、乾葛、升麻；稟受素實，面蒼骨露者，加枳殼、黃連、青皮、厚朴；素虛者，加白朮、山楂、麥芽、陳皮；誤下陰虛者，去茯苓、半夏，加參、朮、升麻、柴胡、枳實以升胃氣，更合四物湯以濟陰血；飲食積痞，加枳殼、砂仁、薑汁炒黃連；食後感寒，加藿香、草豆蔻、吳萸、砂仁；氣痞、痰痞，加木香、枳殼、南星；中虛，加參、朮、香附、砂仁；瘀血，合四物湯，加桃仁、紅花。

《醫方考・痞門》　敘曰：痞，虛中之實也。許學士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治痞者，一補一消。考方二首，表昔人之法爾！

枳實消痞丸　痞，與否同，不通泰也。《易》曰：天地不交而成否。故肺氣不降，脾氣不運，升降不通，而名痞也。脾爲邪氣乘之，不足以勝穀，故令惡食；脾者卑藏，役氣於四肢，而後肢體強健，脾病則不能致氣於肢體，故令懶倦；弦，肝脈也，木來剋土，故令右關脈弦。是方也，枳實、黃連、厚朴之苦，可以下氣；半夏麴、乾生薑之辛，可以行滯；人參、甘草、白朮、茯苓之甘，可使健脾；麥蘗善消，則可以推陳而致新矣！是疾也，功在愼口，經曰：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奈何不愼乎！

木香化滯湯　憂氣鬱結，腹皮裏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此方主之。

上件病證，即六朝之醫所謂氣膈也，今人謂之氣痞耳。經曰：脾主行氣於三陰。三陰之脈皆行腹裏，今憂氣鬱結，營衛之行澀，故令腹皮裏微痛；心下痞滿者，升降之道乖也；不思飲食者，憂氣傷脾也。辛香可以化氣，故用木香、豆蔻、生薑、陳皮；半夏之輩以主之；升降者，交泰之道也，故用柴胡之辛以升之；枳實之苦以降之；營衛澀而後腹皮痛，故用歸尾、紅花以和營，炙甘草以和衛。

《萬病回春・痞滿》　脈：痞滿滑大，痰火作孽；弦伏中虛，微澀衰力。

夫痞滿者，非痞塊之痞也，乃胸腹飽悶而不舒暢也。有氣虛中滿，有血虛中滿，有食積中滿，有脾泄中滿，有痰膈中滿，皆是七情內傷，六淫外侵，或醉飽飢餓失節，房勞過度，則脾土虛而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而陰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不通泰也。蓋陰伏陽蓄，治用香砂養胃湯，加減枳殼丸，調養脾胃，使心肺之陽下降，肝腎之陰上升，而成天地交泰，是無病也。

病者，心下痞滿而不能食也。仲景云：滿而不痛是痞，滿而痛爲結。

養胃湯　治胸腹痞滿。

瘦人心下痞悶，加炒黃連，去半夏；血虛中滿，加當歸、白芍，去半夏；食積中滿，加炒神麴、山楂、麥芽，去白朮、半夏；肥人心下痞悶，加蒼朮；氣虛中滿，加人參，去半夏；痰膈中滿，加瓜蔞仁、貝母、桔梗、竹瀝、薑汁少許，去白朮、半夏；脾泄中滿，加炒蒼朮，炒白芍，去半夏。

解鬱和中湯　治胸膈痞滿，內熱夜不安卧，卧則愈悶。

《雲林神穀・痞滿》　脈堅實者順，虛弱者逆。脈之堅而軟，無塊爲痞。多是痰鬱結成，或飲食停滯而成也。

痞滿胸膈欠舒暢，七情六淫不升降，治宜開鬱以寬中，能分虛實方停當。

痞滿不食，養胃是宜，半攻半補，乃是良醫。

養胃湯中用白朮，香附砂仁幷枳實，木香半夏茯陳甘，厚朴藿香薑棗一。

內傷元氣而作痞滿，益氣補中，其功稍緩。

痞滿內熱，夜卧不安，卧則愈悶，和中乃寬。

解鬱和中用二陳，青皮黃連山梔仁，香附前胡蘇子朴，枳殼神麴總相尋。

《松厓醫經・痞》　痞病屬於陰，脈必沉濇弱微弦。誤下之爲痞氣，按之不痛，謂之虛邪。其狀心下妨滿，唯所兼之證不同，故所用之方，亦不得而同也。兼熱，則用黃連大黃瀉心湯。兼冷熱不調，則用黃連大黃附子瀉心湯。兼陰盛陽虛，則用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蓋結胸之脈沉實。其病謂之實邪，故下之也急。痞氣之脈，關脈必浮。其病謂之虛邪，故下之也緩，彼用大黃則煎之，乃取其氣味厚，此用大黃則漬之，取其氣味之薄，雖然，亦必脈疾而證熱，然後用此法。否，亦不得以易而試之，其餘悉皆

陰多陽少者，蓋爲病發於陰，是以然也。名爲瀉心，非瀉心火之熱，瀉心下之痞也，讀者毋以辭爲主焉。

《雜病證治準繩・痞》或問痞屬何藏？邪屬何氣？曰：嘗考之《內經》，有陽明之復，心痛痞滿者。注以清甚於內，熱鬱於外。太陽之復，心胃生寒，心痛痞悶者。注以心氣內燔。備化之紀，病痞。卑監之紀，留滿痞塞。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注皆以陰勝陽也。由是觀之，則是受病之藏者，心與脾也。因而怫鬱壅塞不通爲痞者，火與濕也。其論致病所由之邪，則不可一言而盡。天氣之六淫外感，人氣之五邪相乘，陰陽之偏負，飲食七情之過節，皆足以亂其火土之氣。蓋心、陽火也，主血。脾、陰土也，主濕。凡傷其陽則火怫鬱而血凝，傷其陰則土壅塞而濕聚。二藏之病，相去不離方寸間，至於陰陽之分，施治之法，便不可同也。何則？《金匱要略・水病篇》謂：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者，二條同是語也。但一條之上有氣分二字，用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治爲水寒之邪閉結，氣海之陽不布，榮衛不行。一條用枳朮湯，爲中焦水停土壅故也。又《胸痹篇》云：胸痹心下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一證列二方，原其意，蓋是留氣結在胸爲重者，便須補中。又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傷寒論》中，有謂病人手足厥冷，脈作緊，邪結在胸中者，當吐之。脈浮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下之。茲二者爲不汗下而痞滿，從其邪有高下，故吐下之不同。若經汗下而心下痞，則以諸瀉心湯。

大抵痞與結胸，同是滿鞕，但結胸則通治，豈非仲景治痞亦在心脾二藏，從火土之陰陽者歟。各適其宜而治。高者越之，下者竭之，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溫而行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鬱者開之，結者解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虛則補，實則瀉，隨機應變以爲治。

東垣云：夫痞者，心下滿而不痛是也。太陰者濕也，主壅塞，乃土來心下爲痞滿也。傷寒下太早亦爲痞，乃爲寒傷其榮。榮者血也，心主血，邪入於本，故爲心下痞悶。仲景立瀉心湯數方，皆用黃連以瀉心下之土邪，其效如響應桴。故《活人書》云：審知是痞，先用桔梗枳殼湯，非以此專治痞也。蓋因先錯下必成痞證，是邪氣將陷而欲過胸中。故先用截，散其邪氣，使不至於痞。先之一字，早用之義也。若已成痞而用之，則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而反損胸中之正氣，則當以仲景痞藥治之。經云：察其邪氣所在而調治之，正謂此也。非止傷寒如此。至於酒積雜病下之太過，亦作痞傷。蓋下多亡陰，亡陰者，謂脾胃水穀之陰亡也。故胸中之氣因虛下陷於心之分野，則致心下痞，宜升胃氣，以血藥兼之。若全用氣藥導之，則其痞益甚，甚而復下之，氣愈下降，必變爲中滿膨脹，皆非其治也。又有虛實之殊，如實痞大便閉者，厚朴枳實湯主之；虛痞大便利者，白芍陳皮湯主之。如飲食所傷痞悶者，當消導之，去其胸中窒塞。上逆兀兀欲吐者，則吐之。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

海藏云：治痞獨益中州脾土，以血藥治之，其法無以加矣。

傷寒痞者從血中來，雜病痞者亦從血中來，雖俱爲血證。然傷寒之證從外至內，從有形至無形。故無形氣證，以苦泄之。有形血證，以辛甘散之。中滿者勿食甘，不滿者復當食也。中滿者，腹脹也。如自覺滿而外無腹脹之形，即非中滿，乃不滿也。不滿者病也，當以甘治之可也。

主方，黃芪補中湯加柴胡、升麻。緣天地不交爲痞，今以豬苓、澤瀉從九天之上而降，柴胡、升麻從九地之下而升，則可以轉否而爲泰矣。

無形氣證，以苦泄之，枳實、黃連之類，大消痞丸、黃連消痞丸、失笑丸；有形血證，以辛甘散之，枳實理中丸、人參湯、半夏瀉心湯。

傷寒五六日，不論已下未下，心下痞滿，瀉心湯、小柴胡湯加枳、桔主之。

少陰面赤下利，心下痞，瀉心湯加減例。

易老單用瀉心湯，用錢氏法，後隨症加減。煩者加山梔，躁加香豉，嘔加半夏，滿加枳實、厚朴，腹痛加芍藥，脈遲加附子，下焦寒加乾薑，大便硬加大黃。如用薑附，先煎令熟，使熱不僭，後加黃連同用。痞而頭目不清者，以上清散主之。胸中不利者，悉利於表。

飲食傷脾痞悶，輕者大消痞丸、枳朮丸、回金丸之類。甚者微下之、吐之。下之者，檳榔丸，煮黃丸。吐之者，二陳湯及瓜蒂散探吐之。

若酒積雜病下之太過，亦作痞滿，宜升提胃氣，以血藥兼之。

濕者，四肢困重，小便短，宜平胃和五苓以滲之。鬱者，越鞠丸。

熱則煩渴溺赤，以苦寒泄之，大消痞丸。煎湯用黃連，及葛根、升麻發之。便結即利之。

寒則中清，以辛甘散之，枳實理中丸，撾脾湯加丁香，或丁沉透膈湯。

戴復庵以諸痞塞及噎膈，乃是痰爲氣所激而上氣，又爲痰所隔而滯。痰與氣搏不能流通，并宜用二陳湯加枳實、砂仁、木香，或木香流氣飲入竹瀝、薑汁服。

因七氣所傷，結滯成疾，痞塞滿悶，宜四七湯或導痰湯加木香半錢，或下來復丹。

脾胃弱而轉運不調爲痞，宜四君子湯。傷於勞倦者，補中益氣湯。大病後元氣未復而痞者，亦宜之。

脈之右關多弦，弦而遲者，必心下堅，此肝木剋脾土，鬱結涎閉於藏府，氣不舒則痞，木香順氣湯。挾死血者，多用牡丹皮、江西紅麴、麥芽炒研、香附童便製、桔梗、川通草、穿山甲、番降香、紅花、山查肉、蘇木各錢許，酒、童便各一鐘煎。甚者加大黃，臨服入韭汁、桃仁泥。此方一應大怒之後作痞者，皆可服。

《雜病證治準繩・脹滿》 仲景云：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腹脹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須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胃間有水氣，防己椒藶丸主之。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脾虛滿者，黃芪湯。芍藥停濕。

脾實滿不運，平胃散。蒼朮泄濕。

東垣云：腹脹滿，氣不轉者，加厚朴以破滯氣。腹中夯悶，此非腹脹滿，乃散而不收，可加芍藥收之，是知氣結而脹，宜厚朴散之，氣散而脹，宜芍藥收之。

《六元政紀論》云：太陰所至爲中滿，太陰所至爲畜滿，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論云：脾乃陰中之太陰，同濕土之化，脾濕有餘，腹滿食不化。天爲陽爲熱，主運化也。地爲陰爲濕，主長養也。無陽則陰不能生化，故云藏寒生滿病。《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末傳寒中。皆由脾胃之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制水穀，聚而不散而成脹滿。經云：腹滿膨脹，支膈胠脇，下厥上冒，過在太陰、陽明，乃寒濕鬱遏也。《脈經》所謂胃中寒則脹滿者是也。腹滿，大便不利，上走胸臆，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又云：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寒水爲脹，與《通評虛實論》說，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胃之募也正同。取者瀉也。經云：中滿者，瀉之於內者是也。宜以辛熱散之，以苦瀉之，淡滲利之，使上下分消其濕。正如開鬼門，潔淨府，溫衣，繆刺其處，是先瀉其血絡，後調其眞經。氣血平，陽布神清，此治之正也。

或問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者何也？此乃病機總辭。假令外傷風寒，有餘之邪自表傳裏，寒變爲熱，而作胃實腹滿，仲景以大承氣湯治之。亦有膏粱之人，濕熱鬱於內而成脹滿者，此熱脹之謂也。大抵寒脹多而熱脹少，治之者宜詳辨之。

諸腹脹大，皆屬於熱。此乃八益之邪有餘之證。自天外而入，是感風寒之邪自表傳裏，寒變爲熱，作胃實腹病，日晡潮熱，大渴引飲，嚴語，是太陽、陽明并大實大滿者，大承氣湯下之。少陽、陽明微滿實者，小承氣湯下之。經云：泄之則脹已，此之謂也。假令痎瘧爲脹滿，亦有寒脹、熱脹。是天之邪氣，傷暑而得之，不即時發，至秋暑氣衰絕而瘧病作矣，知其寒也。《局方》用交解飲子者是也。內虛不足，寒濕令人中滿，及五藏六府俱有脹滿，更以脈家寒熱多少較之。胃中寒則脹滿，濁氣在上則生膨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陽膀胱寒水爲脹，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正同。腹滿膨脹，支膈胠脇，下厥上胃，過在太陰、陽明，此胃之寒濕鬱遏也。太陰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按《內經》所說，寒脹之多如此中滿。治法當開鬼門，潔淨府。開鬼門者，謂發汗也。潔淨府者，利小便也。中滿者，瀉之於內。謂脾胃有病，當令上下分消其氣。下焦如瀆，氣血自然分化，不待泄滓穢。如或大實大滿，大小便不利，從權以寒熱藥下之。或傷酒濕麵及味厚之物，膏粱之人，或食已便卧，使濕熱之氣不得施化，致令腹脹滿。此脹亦是熱脹。治熱脹，分消丸主之。

如或多食寒涼，及脾胃久虛之人，胃中寒則脹滿，或藏寒生滿病，以治寒脹中滿，分消湯主之。

中滿熱脹、鼓脹、氣脹，皆分消丸主之。

中滿寒脹，寒疝，大小便不通，陰躁，足不收，四肢厥逆，食入反出。下虛中滿，腹中寒，心下痞。下焦躁寒沉厥，奔豚不收，皆分消湯主之。

中滿腹脹，內有積聚，堅硬如石，其形如盤，令人不能坐卧，大小便澀滯，

上喘氣促，面色痿黃，通身虛腫，廣茂潰堅湯主之。二服後中滿減半，止有積不消，再服半夏厚朴湯。

《陰陽應象論》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夫膜脹者，以寒熱溫涼論之，此何腹脹也？曰此飲食失節爲脹，乃受病之始也。濕熱亦能爲脹，右關脈洪緩而沉弦，脈浮於上，是風濕熱三脈相合而爲病也。是脾胃之令不行，陰火亢甚，乘於脾胃，盛則左遷而陽道不行。是六府之氣已絕於外，火盛能令母實，風氣外絕。風氣外絕者，是穀氣入胃，清氣、營氣不行，便是風氣也。異呼同類，即胃氣者是也。經云：虛則兼其所勝，土不勝者，肝之邪也。是脾胃之土不足，水火大勝者也。經云：濁陰出下竅，濁陰走五藏，濁陰歸六府，濁陰歸地，此平康不病之常道。反此則爲脹也。《陰陽論》云：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藏，入五藏則膜脹閉塞。《調經篇》云：下脘不通，則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下脘者，幽門也。人身之中，上下有七衝門，皆下衝上也。幽門上衝吸門，吸門者，會厭也。衝其吸入之氣，不得下歸於腎。肝爲陰火動相拒，故咽膈不通，致濁陰之氣不得下降，而大便乾燥不行。胃之濕與客陰之火俱在其中，則腹脹作矣。治在幽門，使幽門通利，泄其陰火，潤其燥血，生益新血。幽門通利則大便不閉，吸門亦不受邪，其膈咽得通，膜滿腹脹俱去，是濁陰得下歸地矣。故經曰：中滿者，瀉之於內，此法是也。通幽湯、潤腸丸。脹而大便燥結，脈沉之洪緩，浮之弦者，宜沉香交泰丸。

《靈樞經》云：腹滿，大便不利，上走胸臆，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取者瀉也，宜以辛熱散之，良薑、肉桂、益智仁、草豆蔻仁、厚朴、升麻、甘草、獨活使、黃柏少許引用。又方：桂枝、桔梗、人參、陳皮、青皮少許、良薑、白朮、澤瀉、吳茱萸。

太陰所至爲畜滿。辨云：脾爲陰中之太陰。又云：脾爲陰中之至陰，乃爲坤元亘古不遷之土。天爲陽火也，地爲陰水也，在人則爲脾同陰水之化。脾有餘則腹脹滿，食不化。故無陽則不能化五穀，脾盛乃大寒爲脹滿。故《脈經》云：胃中寒則脹滿。大抵此病，皆水氣寒濕爲之也。治宜大辛熱之劑必愈，然亦有輕重，木香塌氣丸。

丹溪云：脾者，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爲平人。今也七情內傷，六淫外感，飲食失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升陰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清濁相混，隧道壅塞而爲熱，熱留爲濕，濕熱相生，遂成脹滿。經云：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空無物，有似於鼓。以其膠固難治，又名曰蠱。若蟲之侵蝕，而有蠱之義焉。宜補其脾，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患。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卻鹹味，斷妄想，遠音樂，無有不安。醫者不察，急於取效。病者苦於脹滿，喜行利藥以求通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脹愈甚，而病邪甚矣，眞氣傷矣。

或問方論，或以胃冷中虛，或以旦食則不能暮食，由至陰居中，五陽不布然也。今丹溪乃云濕熱相生，則固無寒者歟？曰：初病因寒飲食，與外受寒氣，亦或有之。若丹溪之所言者，則非一日之病。初雖因寒，陽氣被鬱，久亦成熱矣。經曰：諸腹脹大，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是也。今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即是五陽布之也。何必薑、附之熱乎。然先以救其脾胃虛弱者爲本。從而視其標之有餘者治之，此亦聖人之旨也。《靈樞・脹論》謂五藏六府皆有脹，其脹皆在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腹，脹皮膚。胸腹者，藏府之郭也。各有畔界，各有形狀。榮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幷脈，循分肉爲膚脹。夫諸脹者，皆因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凡此諸脹，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針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眞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以此而觀，則聖人未嘗不以補虛爲要。曰《靈樞・脹論》多言由厥氣在下，寒氣逆上而爲脹也，更有他邪之可言乎。曰考之《內經・脈要精微篇》謂：胃脈實，氣有餘則脹。《腹中論》謂：病心腹滿，旦食不能暮食，名爲鼓脹。有病熱者，三陽盛，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膜脹而頭痛。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名曰厥逆。《風論》謂：胃風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膜脹。《調經篇》謂：形有餘則腹脹，涇溲不利，志有餘則腹脹飧泄。《至眞大要篇》謂：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六元正紀大論》謂：土鬱之發，心腹脹，腸鳴而數後。水運太過，陰厥，上下中寒，甚則腹大脛腫，寢汗憎寒。《至眞大要論》謂：厥陰司天，食則嘔，腹脹，溏泄。在泉病腹脹，善噫。少陰司天，腹膜脹，腹大滿，彭彭而喘咳。陽明之復，脹而泄，嘔苦咳噦。太陰初氣，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太陰陽明論》謂：飲食起居失節，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繆刺論》謂：有所墮墜，惡血留

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診要》謂：手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足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面黑皮毛焦而終。《陰陽別論》謂：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爲腎膽同逆，三焦不行，氣蓄於上。《陰陽應象論》：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六元正紀論》謂：太陽所至爲中滿。《脈解篇》謂：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曰病脹。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靈樞・水脹篇》謂：鼓脹者，腹脹者皆大，與膚脹等，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經脈篇》謂：胃氣不足，胃中寒則脹滿，身以前皆寒。有脾胃是動病，胃脘痛，腹脹，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邪氣論》謂：胃病者，腹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又胃是動病，賁響腹脹。《本神篇》謂：脾氣實則腹脹，逕溲不利。《經脈篇》謂：足太陰之別公孫，虛則鼓脹。《師傳篇》謂：中寒，腸中熱，則脹而泄。《脹論篇》謂：榮氣順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幷脈，循分肉爲膚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胃脹者，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肺脹者，虛滿而喘咳。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有聲。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少腹。膽脹者，脇下痛脹，口苦，善太息。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不堅。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小腸脹者，少腹膜脹，引腰而痛。二經諸條之論，各邪所生之脹，各脹之病狀如此。李東垣嘗引《五常政大要》云，下之則脹已者，謂西北二方，地形高寒，及《異法方宜論》云，北方之人，藏寒生滿病，亦謂適寒涼者脹，皆秋冬之氣也。二者盡由寒涼在外，六陽在於坤土之中，坤土者，人之脾胃也。五藏之病，外寒必內熱，然陰盛陽虛，故下之則愈。又曰：大抵寒脹多而熱脹少，治者宜詳辨之。予因是而思，豈獨寒熱而已。

凡治是病，必會通聖經諸條之旨，然後能識藏府之部分形證，邪氣之所自來。縱是通腹脹滿，卒難究竟者，亦必有脹甚之部，與病先起外，即可知屬何藏府之氣受邪而不行者爲先。而後及乎中焦氣交之分，於是轉運不前，壅聚通腹脹滿也。若脾胃受邪，便先是胃脘心下痞氣起，漸積爲通腹脹也。腹屬脾也，屬脾胃者，則飲食少；屬他府藏者，則飲食如常，此亦可驗。又須分其表裏淺深，以脹在皮膚孫絡之間者，飲食亦如常。其在腸胃肓膜之間者，則飲食減少，其氣壅塞於五藏，則氣促急，不食而病危矣。是故病在表者易治，入府者難治，入藏者不治。更要分虛寒實熱：其藏府之氣本盛，被邪填塞不行者爲實。其氣本不足，因邪所壅者爲虛。實者祛之，虛者補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結者散之，留者行之。邪從外入內而盛於中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陰從下逆上而盛於中者，先抑之而調其中。陽從上降下而盛於中者，先舉之亦調其中，使陰陽各歸其部。故《內經》治法謂：平治權衡，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宣布五陽，巨氣乃平，此之謂也。每見俗工不明其道，專守下之則脹已者一法耳。雖得少寬一二日，然眞氣未免因瀉而下脫。而邪氣既不降，必復聚成脹，遂致不救，可勝嘆哉。因書一二證以驗之。

嘉定沈氏子，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脹滿，醫治半月不效，診其脈六部皆不出平之脈皆出，一二日其證悉平。又一男子，三十餘歲，胸腹脹大，發煩躁渴，面赤不得卧而足冷。予以其人素飲酒，必酒後入內，奪於所用，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上逆，逆則陰氣在上，故爲膜脹。其上焦之陽，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於上，故發煩躁。此因邪從上下而盛於上者也。於是用吳茱萸、附子、人參輩，以退陰逆。水冷飲之以解上焦之浮熱，入咽覺胸中頓爽。少時，腹中氣喘如牛吼，泄氣五七次，明日其證愈矣。

風寒暑濕脹，藿香正氣散。七情脹，五膈寬中散、木香流氣飲、沉香降氣湯。或飲食所傷，脾胃虛弱，以致水穀聚而不化，此寒濕鬱遏而脹，香砂調中湯。大怒而脹，分心氣飲。憂思過度而脹，紫蘇子湯。濕熱內甚，心腹脹滿，小便不利。大便滑泄及水腫，大橘皮湯。失飢傷飽，痞悶停酸，早食暮不能食，名穀脹，大異香散。

鷄矢醴，治心腹脹滿，旦食不能暮食。由脾元虛弱，不能剋制於水，水氣上行浸漬於土，土濕不能運化水穀，氣不宣流，上下痞塞，故令人中滿。旦、陽氣方長，穀氣易消，故能食。暮、陰氣方進，穀不得化，故不能食。其脈沉實滑，病名穀脹。用鷄矢白半升，以好酒一斗，漬七日，每服一盞，食後，臨卧溫服。

脾土受濕，不能制水，水漬於腸胃，溢於皮膚，漉漉有聲，怔忪喘息，名水

脹。大半夏湯。

煩躁漱水，迷忘驚狂，痛悶喘惡，虛汗厥逆，小便多，大便血，名血脹，人參芎歸湯。

有因積聚相攻，或疼或脹者，初用七氣消聚散。日久元氣虛，脾胃弱而脹者，參朮健脾湯，少佐消導藥。

瘀蓄死血而脹，腹皮上見青紫筋，小水反利，脈芤澀，婦人多有此疾，先以桃仁承氣湯。勢重者，抵當湯。如虛人不可下者，且以當歸活血散調治。

勞倦所傷，脾胃不能運化而脹者，補中益氣湯加減，法見勞倦門。

大病後飲食失調，脾胃受傷，運化且難而生脹者，先以化滯調中湯，次以參苓白朮散。瀉利後并過服通利藥，以致脾胃太弱而脹，專以補脾爲主。若瀉痢未止，間用胃風湯。

喘滿不得卧，虛者，人參生脈散之類。實者，葶藶湯之類。胸膈滿脹，一身面目盡浮，鼻塞咳逆，清涕流出，當用小青龍湯二三服，分利其經，卻進消脹藥。經久患泄瀉，晝夜不止，乃氣脫也。宜用益智子，煎濃湯服，立愈。

凡腹脹，小腹脹，有腎熱，三焦虛寒，石水，腸癰，女勞疸。

《金匱》云：寸口脈遲而澀，遲則爲寒，澀則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脹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寒。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癖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

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體腫。少陽脈卑，少陰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師曰：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爲出，沉則爲入。出則爲陽實，入則爲陰結。趺陽脈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爲在裏，滑則爲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瘕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問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爲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當下。

氣分謂氣不通利而脹，血分謂血不通利而脹。非脹病之外，又有氣分、血分之病也。蓋氣血不通利，則水亦不通利而尿少。尿少則腹中水漸積而爲脹。但氣分心下堅大而病發於上，血分血結胞門而病發於下。氣分先病水脹，後經斷，血分先經斷，後病水脹也。劉立之云：氣分之證，當以下氣消膨爲先，如枳殼散、木香流氣飲、三和散之類是也。

《金匱》方：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湯主之。

《良方》加味枳朮湯，治氣分脹滿。

婦人血分，如奪命丹，黑神散，皆爲要藥。血分一證，大小產後多有之，唯產前腳腫不同，產後則皆敗血所致，當於血上治之。

《簡明醫彀·痞滿》經曰：太陰所至，爲積飲痞膈。痞，不通之謂。精神榮衛，氣血津液，出入流行之紋理，悶密而爲痞也。有傷寒下早，邪氣攻上而痞者；有雜病下多亡陰，血虛而痞者；有中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痞者；有飲食、痰積窒塞而痞者；有濕熱太甚而痞者。蓋痞與脹不同，脹滿則內空虛而外有形，痞滿則內悶實而外無狀，脈宜浮滑，忌短澀。治宜察其虛實而行攻補，實人略與疏通，隨宜調補，不可專於通利，暫得寬舒，再作益甚。

主方：

陳皮　半夏　茯苓　枳實　黃連薑炒　厚朴薑炒。各八分　草豆蔻　木香　益智　青皮　柴胡各五分　乾薑　吳茱萸各三分

右水煎服。

脾虛無血加當歸、芍藥、川芎、白朮；鬱加香附、神麴；中氣虛痞加人參、白朮、蒼朮；痰積加貝母、山楂、麥芽；濕熱加酒炒黃芩、梔子、蒼朮；肥人濕痰，半夏、茯苓、蒼朮、滑石；瘦人，枳實、黃連、芍藥、升麻；痰挾血成窠囊，桃仁、紅花、香附、大黃、鬱金。

黃連消痞丸　治心下痞滿，小便不利有熱者。

開結枳實丸　一名木香利膈丸　治濕痰留滯，胸膈痞悶，時作鳴聲。

香砂枳實丸　治痞。

保和丸。

簡便方　痰食積痞。

半夏爲末，薑汁和作餅子，用濕紙包，慢火煨香，熟水二鍾，餅一個，鹽五

分，煎至一鍾服。

又：涼物過飽，不消，遂成痞。用馬牙硝一兩，以陳年吳茱萸半升，煮濃汁入硝，乘熱服。良久未轉更服。

又：用枳實麩炒爲末，每服二錢，清粥湯送下。

又：卒得胸痛，薤根搗自然汁飲。薑、葱熨。

《濟陽綱目・痞滿》論

丹溪曰：痞有食積兼濕。心下痞須用枳實、炒黄連，如肥人心下痞，內有濕飲，宜蒼朮、半夏、縮砂、茯苓、滑石之類；如瘦人心下痞，乃鬱熱在上焦，宜枳實、黄連以導之，葛根、升麻以發之。如人飲食後，因冒風寒，飲食不消而作痞滿，宜吳茱萸、縮砂、藿香、草豆蔻之類，溫以化之。如脾氣虛弱，轉運不調，飲食不化而作痞者，宜白朮、陳皮、山楂、神麴、麥芽之類以消之。又曰：痞滿之證不一，有傷寒下早而作痞者，桔梗枳殼湯、小陷胸湯之類。有因酒食塡塞胸中而作痞者，保和丸，東垣枳實導滯丸、木香化滯湯之類。

傷寒下多則亡陰而痞者，四物湯，加參、苓、白朮、升麻、柴胡，少佐以陳皮、枳殼之類。或大病後，元氣未復而胸滿氣短者，補中益氣湯、橘皮枳朮丸、木香枳朮丸之類。有因下而結者，從虛及陽氣下陷治之。有不因下而痞者，從上虛及痰飲鬱濕熱治之。

李氏曰：痞與否卦義同。精神氣血，出入流行之紋理，閉密而爲心下痞塞，投之不痛，非若脹滿。外有脹急之形，大便易而利者，爲虛；大便難而閉者，爲實。外感邪氣，自肌表傳入胸膈，爲半表半裏證，宜和解。或已經下，胸滿而痛者，爲結胸；不滿者爲痞滿，同傷寒治法。雜病食積，下之太過，或誤下，則脾胃之陰頓亡，以致胸中至高之氣，乘虛下陷心肺分野。其所蓄之邪，又且不散，宜理脾胃，兼以血藥調之。若用氣藥導利，則氣愈降而痞愈甚，久則變爲中滿鼓脹。蓋痞皆自血中來，但傷寒從外之內，宜以苦泄。雜病從內之外，宜以辛散。人徒知氣之不運，而概用枳、梗、檳榔，而不知養陰調血，惜哉。古方，食壅胸中窒塞者，二陳湯探吐。傷飲食胸痞者，枳朮丸。食後感寒以致飲食不化者，二陳湯加山楂、麥芽、神麴。虛寒不散，或寬或急，常喜熱物者，理中湯加枳實。稍久鬱成濕熱者，平補枳朮丸。痰火因厚味鬱成痰滯者，小陷胸湯，或枳梗二陳湯、導痰湯。火盛者，二陳湯加芩、連、瓜蔞或黄芩利膈丸，用白朮、陳皮煎湯下。或古萸連丸，以瀉肝補脾，清濕熱開痞結。久病者，黄連消痞丸。如痰火濕熱太甚者，方敢用三黄瀉心湯，加減量下之。虛者，只宜分消上下，與濕同治。七情氣鬱成痞，不思飲食，食之不散者，木香化滯湯或順氣導痰湯。有稟受中虛，痞滯不運，如飢如微刺者，六君子湯加香附、砂仁。有內傷勞役，濁氣犯上，清氣下陷，虛痞者，補中益氣湯加黄連、枳實、芍藥；便閉，加大黄；嘔，加黄連、生薑、陳皮。冬月，加黄連、丁香。食已心下痞者，平補枳朮丸。停飲中寒者，枳實理中丸。瘀血結成窠囊而心下痞者，用桃仁、紅花、香附、大黄等分爲末，酒調服利之，或犀角地黄湯。血虛挾火，遇勞則發，心下不快者，四物二陳湯加桔梗、瓜蔞降之。氣血俱虛者，枳實消痞丸。王道消補，不輕吐下，故古方以芩、連、枳實苦泄；厚朴、生薑、半夏辛散；參、朮甘苦溫補；茯苓、澤瀉淡滲，隨病所在調之。通用二陳湯爲主，隨證加減。

吳氏曰：痞與否同，不通泰也。易曰：天地不交而成痞，故肺氣不降，脾氣不運，升降不通，而名痞也。痞，虛中之實也。許學士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治痞者，一補一消。

脈法

《脈經》曰：痞脈浮堅而下之，緊反入裏，因作痞。脈濡弱，弱反在關，澀反在顛，微反在上，澀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澀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燥煩。澀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不可下，下則心下痞堅。右關脈多弦，弦而遲者，必心下堅。

《脈訣擧要》曰：胸痞脈滑，爲有痰結，弦伏亦痞，澀則氣劣。

治一切痞滿方

加減二陳湯　通治諸痞。

肥人多濕痰，加蒼朮、砂仁、滑石、倍茯苓、半夏；瘦人多熱鬱中焦，加枳實、黄連、乾葛、升麻；稟受素實者，加枳殼、黄連、青皮、厚朴；素虛者，加白朮、山楂、麥芽、陳皮；誤下陰虛者，去茯苓、半夏，加人參、白朮、升麻、柴胡、枳實以升胃氣，更合四物湯以濟陰血；飲食積痞，加枳殼、砂仁、薑汁炒黄連；食後感寒，加藿香、草豆蔻、吳茱萸、砂仁；氣痞痰痞，加木香、枳殼、南星；中虛，加人參、白朮、香附、砂仁；瘀血，合四物湯加桃仁、紅花。

治中虛痞方

加味六君子湯　治稟受中虛，痞滯不運。

加味補中益氣湯　治內傷勞役，濁氣犯上，清氣下陷，虛痞者。

平胃枳朮丸　調中補氣血，消痞清熱。

醒脾育胃丸　治中焦之氣不足，食後虛痞，吞酸，完穀不化。

治濕熱痞方

橘連枳朮丸　補脾和胃，瀉火消痰。

回令丸　瀉肝火，行濕熱，能開痞結。

治飲食痞方

橘皮枳朮丸　治食已心下痞者。

加味平胃散　治飲食停滯，胸腹痞悶。

枳實理中丸　治停飲中寒，心下作痞。

薑麵丸　治下之後不能食，食後必胸痞，常服益氣消積。

治痰積痞方

枳梗二陳湯　治痰滯作痞。

小陷胸湯　治胸中痰結。

瓜蔞實丸　治胸膈痞痛徹背脇，喘急妨悶。

如痰因火動，加黃連尤妙。

治氣鬱痞方

七氣湯　治七情所傷，憂思鬱結腑臟，氣不和平，心腹痞悶。

治瘀血痞方

四物二陳湯　治血虛挾火，遇勞則發，心下不快。

丹溪方　治瘀血結成窠囊，而心下痞者。

桃仁　紅花　香附　大黃等分

右爲細末，用熱酒調服。

《醫宗必讀・傷寒》痞　滿而不痛，病名曰痞。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輕者通用，枳桔湯。胸滿脈濡，半夏瀉心湯。手足溫，按之濡，關上浮者，黃連瀉心湯。乾嘔有水氣，生薑瀉心湯。下利腹鳴，甘草瀉心湯。胃寒咳逆，理中湯。關脈沉緊，大柴胡湯。

大腹滿　六七日不大便，腹滿常痛者，承氣湯。腹滿時痛者，桂枝芍藥湯。腹滿吐食，枳桔理中湯。汗後脹滿，厚朴半夏甘草人參湯。腹滿漉漉有聲，水與氣也，半夏茯苓湯加桂枝。

少腹滿　臍下滿也。胸腹滿爲邪氣，小腹滿爲有物。小腹滿，小便利，蓄血也，重者，桃仁承氣湯；輕者，犀角地黃湯。小腹硬滿，小便自利，發狂者，抵當湯。小腹滿，手足厥冷，眞武湯。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冷結也，灸關元穴。

《景岳全書・雜證謨・痞滿》論治

一、虛寒之痞，凡過於憂思，或過於勞倦，或飢飽失時，或病後脾氣未醒，或脾胃素弱之人，而妄用寒涼剋伐之劑，以致重傷脾氣者，皆能有之，其證則無脹無悶，但不知飢，亦不欲食。問其胸腹脹痞，則曰亦覺有些，而又曰不甚脹。蓋本非脹也，止因不欲食而自疑爲脹耳。察其脈則緩弱無神，或弦多胃少，察其形則色平氣怯，是皆脾虛不運而痞塞不開也。此證極多，不得因其不食，妄用消耗，將至胃氣日損，則變證百出矣。治宜溫補，但使脾腎氣強，則痞滿開而飲食自進，元氣自復矣。又凡脾胃虛者，多兼寒證，何也？蓋脾胃屬土，土虛者多因無火，土寒則氣化無權，故多痞滿，此即寒生於中也。亦有爲生冷外寒所侵，而致中寒者，然胃強則寒不能侮，而寒能勝之，總由脾氣之弱耳。此義詳命門火候論中，當并察之。凡脾胃微虛，而若滿非滿，食少不化者，宜四君子湯，或異功散。若心脾氣虛，或氣有不順者，歸脾湯或治中湯。若三陰氣血俱虛，治節不行，而不便於溫者，宜五福飲。若中焦不暖，或噯腐，或吞酸而痞滿者，非溫補不可，宜溫胃飲、五君子煎，或理中湯、聖朮煎，或參薑飲。若脾腎兼寒，命門不暖，則中焦不化，或腹溏，或胸腹喜暖畏寒，或上下腹俱膨膨，而小水黃澀者，宜理陰煎，甚者宜六味回陽飲。此二藥最妙，而實人所罕知也。予嘗治金孝廉，以勞倦思慮致傷脾氣，別無他證，但絕口久不欲食，遂悉用參、朮、歸、熟附子、薑、桂、甘草之屬，半月始愈。後因病後復不食如此，自分必死，仍用前藥，大加薑附各至三錢而後愈。又一婦人，病後久不食，自言病前曾食牛肉，乞求去此，余佯應之，而培補如前，方得全愈。故凡病如此者，只宜溫補，不可行滯。

一、飲食偶傷，致爲痞滿者，當察其食滯之有無而治之。凡食滯未消而作痞滿，或兼疼痛者，宜大和中飲，或和胃飲加減治之，或枳朮丸亦可，甚者神香散。此有治按在腫脹門。若食滯既消，脾氣受傷不能運行，而虛痞不開者，當專扶脾氣，微者異功散、養中煎，甚者五福飲、溫胃飲、聖朮煎。若命門母氣不足者，治宜如前。若偶食寒涼傷胃，痞滿不開，而不可補者，宜和胃飲

加山查、麥芽之類，或用厚朴溫中湯。

一、實滯之痞，當察其所因而治之。若濕勝氣滯而痞者，宜平胃散，或《良方》厚朴湯，或五苓散。若寒滯脾胃，或爲痛爲痞，而中氣不虛者，厚朴溫中湯。若脾寒氣滯而痞者，和胃飲。若怒氣暴傷，肝氣未平而痞者，解肝煎。若大便氣秘，上下不通而痞者，河間厚朴湯。若胃口停痰而痞者，二陳湯，或橘皮半夏湯。胃寒氣滯停痰，痞而兼嘔者，加減二陳湯。膠痰不開，壅滯胃口者，藥不易化，須先用吐法，而後隨證治之。若大便秘結不通，而痞滿不開者，宜微利之。

一、外邪之痞：凡寒邪感人者，必自表入裏，若邪淺在經，未入於府，則飲食如故，稍深則傳入胸次，漸犯胃口，即不能飲食，是亦痞之類也。治此者，但解外邪，而或散或消，或溫或補，邪去則胃口自和，痞滿自去。此當於傷寒門求法治之。又傷寒家曰：陽證下之早者，乃爲結胸，陰證下之早者，因成痞氣。此以邪在表而攻其裏，邪在陽而攻其陰，不當下而妄下之，以致邪氣乘虛，陷結心下，是誤治之害最危者也。實者硬滿而痛，是爲結胸；虛者滿而不痛，是爲痞氣，宜審別治之。

述古

丹溪曰：痞滿與脹滿不同，脹滿內脹而外亦形，痞則內覺痞悶，而外無脹急之形也。蓋由脾氣不和，中央痞塞，皆土邪之所爲也。有因誤下裏氣虛，邪乘虛而入於心之分爲痞者。有不因誤下而得之，如中氣虛弱，不能運化精微而爲痞者。有飲食、痰飲不能施化爲痞者。有濕熱太甚，邪著心下爲痞者。

東垣曰：傷寒痞者，從血中來，從外之內，從無形。雜病痞者，亦從血中來，從內之外，從有形。有形以苦瀉之，無形以辛散之。《玉機》云：痞滿之病，人皆知氣之不運也，獨東垣以血病言之，謂下多則亡陰而損血，此前人之未論也。世之用氣藥治痞而不效者，蓋不知此理故也。

劉宗厚曰：古方治痞，用黃芩、黃連、枳實之苦以泄之，厚朴、生薑、半夏之辛以散之，人參、白朮之甘溫以補之，茯苓、澤瀉之鹹淡以滲之，隨其病之所在以調之也。既痞有濕，惟宜上下分消其氣，果有內實之證，庶可略與疏導。世人苦於痞塞，喜行利藥以求速效，暫時通快，痞若再作，益以滋甚，是皆不察夫下多亡陰之意也。如結胸是實邪，大陷胸湯主之，痞是虛邪，諸瀉心湯主之。愚據劉公此論，既云下多亡陰，又云痞是虛邪，誠然善矣，然欲用諸瀉心湯以治虛邪，能無失乎？蓋未知塞因塞用，別有神化之妙法，而痞滿多在脾，尤不可以瀉心也。

《溫疫論・下後反痞》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而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養榮湯。

照常煎服，果如前證，一服痞如失，倘有下證，下後脈實。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虛實之分。一則有下證，下後痞即減者爲實。一則表雖微熱，脈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爲虛。若潮熱口渴，脈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醫宗説約・痞滿》 從來痞滿無痛塊，胸滿虛悶難通泰，皆由土弱失運行，濕熱食痰多作怪。半補半瀉是奇方，白朮茯苓爲主賽。枳實厚朴及甘陳，木香香附砂仁在。蘇梗檳榔炒卜子，引用薑棗功難載。脈遲加入炮乾薑，脈數黃連薑汁炒方有賴。傷酒須添葛寇澤，查麵麥芽忙食積。小便不利加澤通，大便結時將軍入。按痞痛甚用大黃，脈來無力人參黃芪益。

示吉按：仲景云：滿而不痛爲痞，滿而痛爲結。結責之實，實爲積滯有餘，則宜下、宜消。痞責之虛，虛爲中氣不足，則宜和、宜補。據此，虛實兩分，又何必衮同消補。但人有脾氣素虛，現停積滯，補之則積滯未消，邪得補而愈甚，消之則脾氣未健，土受傷而愈虛，不得不從。易老講：一補一瀉之法矣。許學士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斯言信然。

《辨證録・中滿門》 一、人有飲食之後，胸中倒飽，人以爲多食而不能消，用香砂枳實等丸消導之，似覺少快，已而又飽，又用前藥，久久不已，遂成中滿之症。腹漸高大，臍漸突出，肢體漸浮脹，又以爲膨脹，用牽牛、甘遂之藥，以逐其水。內原無水濕之邪，水未見出，而正氣益虛，脹滿更急，又疑前藥不勝，復加大黃、巴豆之類下之，仍然未愈；又疑爲風邪固結於經絡，用龍膽、茵陳、防風、荆芥之類，紛然雜投，不至於死不已。猶然開鬼門、泄淨府，持論紛紜，各執己見，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誰知中滿之症，實由於脾土之衰，則脾氣之衰，又由於腎火之寒也，倘用溫補之藥，早健其脾氣，何至如此

之極哉！方用溫土湯。此方但去補脾，絕不消導以耗其氣。蓋中滿之病，未有不因氣虛而成者，不補脾胃之氣，則脹從何消。況方中加入蘿卜子最妙，助參、朮以消脹，不輔參朮以添邪。又有茯苓、薏仁、芡實、山藥之類，益陰以利水，水流而正氣不耗，自然下澤疏通而上游無阻滯之虞矣。第恐水寒冰凍，則溪澗斷流，又益以肉桂，於水中生火，則土氣溫和，雪消冰泮，尤無壅塞之苦也。奈何惟事於消導，遂成不可救藥之病哉！

此症用朮苓加桂湯。

一、人有未見飲食則思，既見飲食則厭，乃勉強進用，飽塞於上脘之間，微微脹悶，此不止胃氣之虛，而心包之火正衰也。心包爲胃土之母，母氣既衰，何能生子？心包之火不足，又何能生胃哉！故欲胃之能食，必須補胃土，而兼補心包之火也。方用生胃進食湯。此方治胃，無非治心包也。心包與胃，原是子母，何必分治之乎？不治中滿，而中滿自除，此補火之勝於補土也。

此症用調飢散亦妙。

一、人有中心鬱鬱不舒，久則兩脇飽滿，飲食下喉，即便塡脹，不能消化，人以爲膨脹之漸也，而不知皆氣滯之故。倘用逐水之藥，必且更甚；用消食之藥，亦止可取一時之快，而不能去永久之脹也，法宜開鬱爲主。然而氣鬱既久，未有不氣虛者也，使僅解其鬱，而不兼補其氣，則氣難化食，脹何以消。方用快膈湯。此方解鬱而無刻削之憂，消脹而無壅塞之苦，攻補兼施，自易收功也。

此症用抒脹湯亦妙。

一、人有患中滿之病，飲食知味，但多食則飽悶不消，人以爲脾氣之虛，誰知是腎氣之虛乎。腹中飽悶，乃虛飽而非實飽，若作水腫治之，則喪亡指日矣。蓋脾本屬土，土之能制水者，本在腎中之火氣。土得火而堅，土堅而後能容物，能容物即能容水也。惟腎火既虛，而土失其剛堅之氣，土遂不能容物而容水，乃失其天度之流轉矣，故腹飽而作滿，即水膨之漸也。人不知補腎火以生脾土，反用瀉水之法以傷脾，無異決水以護土，土有不崩者哉！是治腎虛之中滿，可不急補其命門之火乎。然而徑補其火，則又不可，以腎火不能自生，生於腎水之中也。但補火而不補水，則孤陽不長，無陰以生陽，即無水以生火也。或疑土虧無以制水，又補腎以生水，不益增波以添脹哉？不知腎中之水，乃眞水也，邪水欺火以侮土，眞水助火以生土，實有不同。故腎虛中滿，必補火以生土；又必補水以生火耳。方用金匱腎氣丸。補火之聖藥也。群藥之內，利水健脾之味，多於補陰補火者，雖意偏於補火，而要實重於救脾，補火者正補脾也。故補陰不妨輕，而補脾不可不重耳。

此症用熏脾湯亦佳。

《證治彙補・胸膈門・痞滿》 痞滿分治

有飲食痰積不運爲痞者，六君子加山查、穀芽；有濕熱太甚、土來心下爲痞者，分消上下，與濕同治，或黃連瀉心湯；不因誤下，邪氣乘虛爲痞者，宜理脾胃，兼以血藥調之；有陰火上炎，痞悶噯氣者，宜降火；有肝氣不伸，膈有稠痰，兩寸關脈弦滑帶澀者，當先吐而後舒鬱；有中虛不運，如飢如刺者，益氣溫中；有內傷勞役，清氣下陷，濁氣犯上者，補中益氣，兼清濕熱；有悲哀多鬱，痰挾瘀血，結成窠囊者，宜逐瘀行氣；有食後感寒，飲食不消，或食冷物成痞者，宜溫中化滯。《彙補》

痞分肥瘦

肥人，心下痞，濕痰也，二陳二朮。有火，加芩、連；實者，去白朮，或滾痰丸。瘦人，心下痞，乃鬱熱也，宜枳實、黃連以導之，葛根、升麻以發之。《彙補》

脈法

胸痞脈滑，爲有痰結，弦伏中虛，微澀氣劣，沉澀血鬱。《舉要》

治法

大抵心下痞悶，必是脾胃受虧，濁氣挾痰，不能運化爲患。初宜舒鬱化痰降火，二陳、越鞠、芩、連之類；久之固中氣，參、朮、苓、草之類，佐以他藥，有痰治痰，有火清火，鬱則兼化。若妄用剋伐，禍不旋踵。又痞同濕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氣，如果有內實之症，庶可疏導。《匯補》

用藥

主以二陳湯去甘草，加人參、白朮、枳實、厚朴、黃芩、黃連、澤瀉等。如飲食痰積，去參、朮，加山查、麥芽、萊菔子、青皮，濕熱太甚，去參、朮，加蒼朮、黃柏；中虛不運者，加山查、麥芽助化之。肥人濕痰，宜蒼朮、半夏、茯苓、滑石消之；瘦人濕熱，宜枳實、黃連導之，升麻、葛根發之。若大病後，元氣未復而痞滿短氣，及誤服利劑爲虛痞者，宜補中益氣湯加陳皮、枳實。

痞滿選方

厚朴溫中湯　治脾胃氣虛，心腹脹滿，疼痛時止時作者。

黃連瀉心湯。

木香順氣丸湯　治心腹滿悶。藥稍辛散，初病無火最宜。

消痞丸　治心下痞塊，或痛或黃腫，肌瘦腹大，作脹，氣積，食積。

《張氏醫通・痞滿》　天地不交而成痞，此脾之清氣不升而下溜，胃之濁氣不降而上逆，當用補中益氣加豬苓、澤瀉。蓋升麻、柴胡從九地之下而升其清氣，豬苓、澤瀉從九天之上而降其濁氣，即所以交痞而爲泰矣。

諸痞塞及噎膈，乃痰爲氣激而上，氣爲痰膩而滯，痰與氣搏，不得流通，并宜連理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黃連湯、諸瀉心湯選用。氣滯痞脹，用五膈寬中散；不應，丁沉透膈湯。應諸痞塞脹滿，胸膈不利，或氣上逆，或腹疼痛，并宜《指迷》七氣湯。胃虛，加參朮；氣滯，加木香；大便秘，加檳榔；面目浮，加蘇葉；四肢腫，加木瓜；虛痞，只用《局方》七氣、《局方》烏沉二湯最妙。

鬱怒暴痞，面目浮腫，心腹脇滿，二便秘澀，四肢脹大，增損流氣飲。

膈上諸般冷氣，嘔逆不食，不問痞塞疼痛，且與薑汁探吐，然後用藥，痰飲尤宜。

邪氣作痞，宜用疏劑；若氣不順，逆上爲痞，此乃虛痞，愈疏而痞愈作，宜於收補中微兼疏通之意，不可過用香劑。古人治瀉後膈痞，用理中丸，即此意也。

痞塞諸藥不效，大便不通，脈數實者，小陷胸湯、三黃湯選用，甚則《寶鑑》木香檳榔丸通利之。若肥人痰痞風悶，大便不通者，《御藥院》木香檳榔丸疏解之。

肥人心下痞悶，內有濕痰也，二陳湯加枳實、芩、連，然不若小陷胸湯尤捷。

瘦人心下痞悶，乃鬱熱在中焦，三黃加枳實以導之。心下痞而寒熱不除者，小柴胡加枳、桔。

如飲食後感冒風寒，飲食不消，或食冷物而作痞悶，宜溫中化滯，二陳加縮砂、紫蘇、藿香，或平胃加藿香、草豆蔻之類。

虛人停滯不散，心下痞，或寬或急，常喜熱物者，枳實理中湯。

老人虛人，脾胃虛弱，轉運不及，飲食不化而作痞者，九味資生丸，飽悶常嚼一圓。或六君子加香、砂、山楂、麵蘗之類。

胸中氣塞短氣，橘皮枳實生薑湯。

有酒積雜病，過下傷脾，脾虛不運作痞，養胃兼和血。參、朮、歸、芍兼升、柴，稍佐陳皮、枳殼之類。

大怒之後成痞，或痰中見血，或口中作血腥氣，是瘀血，用丹皮、紅麴、香附、桔梗、降香、紅花、蘇木、山楂、麥芽、童便，甚則加大黃、桃仁泥。

有痰挾瘀血，成窠囊作痞，脈沉澀，日久不愈，多鬱人悲哀過度有之，宜從血鬱治，桃仁、紅花、香附、丹皮、韭汁之類。

舉世治中滿痞脹，不問虛實，咸禁甘草，殊不知古人所謂中滿勿食甘者，指實滿而言也；若自覺滿而外無腹脹之形者，當以甘治之。

診　脈弦急而滑，驟然胸中痞悶，乃肝氣與食滯而成，爲實。脈弦，或沉弦，或澀，或虛大無力，氣口爲甚，此日久脾胃受傷，或過服剋伐藥所致，爲虛。胸膈痞悶而寸口脈沉滑，或遲滑者，爲有停滯。

《張氏醫通・腹滿》　《金匱》云：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跌陽以候內因，寸口以候外因。跌陽脾胃之脈而見微弦，爲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陰邪不散，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胠而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由腹而胠，才見一斑，亟以溫藥服之，使陰邪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一條，已見傷寒陽明府實證。此腹滿時減復如故，爲虛寒，當溫之。蓋腹滿雖因中氣虛寒，然下焦之眞陽未滅，有時而升，則有時而減，然終屬虛寒，故復如故，而當與溫藥也。

按之心下滿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邪從胸脇而入於陽位，合用大柴胡兩解之，與臍腹硬痛承氣證不同。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寸口脈弦者，即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此論外因之腹滿，故脈辨於寸口也。寸口脈弦而脇下拘痛者，其人表氣微虛，不能外御其邪，俾風邪即與水氣相合，而爲脇下拘痛，表中陽虛，故嗇嗇惡寒也。

夫瘦人繞臍痛，必因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瘦人本無痰濕痹著，而繞臍痛者，爲肌肉疏薄，風冷得以直入，干於脾土之陰分，土氣傷則不能轉運，是以穀氣不行；若反下之，徒虛其腸胃，邪氣愈逆，因而上衝。經曰：氣上衝胸，邪在大腸故也；不衝者，邪在於胃，客氣上逆，則心下痞也。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腹滿者，邪氣入於裏也；發熱者，陽氣達於外也。雖病經十日而脈浮數，邪猶未全入裏，況能食以證胃氣之有權，故用小承氣合桂枝去芍藥湯，兩解表裏之法，較之桂枝加大黃湯，多枳、朴而少芍藥，以枳、朴專泄壅滯之氣，故用之；芍藥專收耗散之陰，此腹但滿而不痛，與陰血無預，故去之。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腹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腹中寒氣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砥，輒入陽位則殆矣，是以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矣。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痛而閉塞，無雷鳴嘔逆之證者爲實，當下之，即用小承氣，倍厚朴。而易其名，以其無亢極之火，故不用承氣二字，與理中湯之易名人參湯一義。

東垣曰：經云：諸脹腹大，皆屬於熱。此八益之邪，有餘之證，自外而入；風寒之邪，傳入於裏，寒變爲熱，而作胃實。日晡潮熱，大渴引飲，譫語脹滿者，承氣湯下之，下之則脹已是也。五藏六府俱有脹滿，更以脹家寒熱多少較之，胃中寒則脹滿，濁氣在上，則生膨脹，胃中寒濕菀遏故也。太陰之厥，則腹滿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

按：所云寒脹多如此，亦有高粱之人，醇酒厚味之濕熱不得施化，鬱於內而成脹滿者，此熱脹之謂也。《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末傳寒中，皆由脾胃之氣，不能運化精微，致水穀聚而不散，遂成脹滿，又有飲食過傷而成膨脹飧泄者。經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膨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夫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藏，入五藏則閉塞不通而成膨脹矣。此皆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所致。治脹務在調其虛實，適其寒溫，兼寒熱補瀉之法於戰守之間，從少從多，各從其類，可一言而盡也。

張三錫曰：脹滿悉屬脾虛，運化不及，濁氣填塞所致。初起微佐以消化，舒鬱爲先，勢甚而二便澀滯者，微利之。弱人或稍久，一切病後產後瘡疽後，必用參、朮、芪、芍大補脾氣爲主，而佐以消化，厚朴、木香、黃連之類。然王道無近功，必數十貼以漸取效。每見粗工專守下之則脹已一法，用商陸、牽牛等，一瀉即消，三日後復起；然眞氣因瀉而下脫，邪氣必復聚而成脹，遂致不救，可勝道哉！

腹脹諸證，雖屬寒者多，屬熱者少，然世治脹，喜用辛溫散氣之藥，即使濕熱作脹，亦必賴辛溫之品以散氣。氣散則脹滿亦寬，但須以去濕熱之藥爲主，而兼辛溫爲引導則可。然又有火盛陰虛，熱乘血分者，其腹雖脹而不甚大，按之益堅，小便黃赤，大便秘澀，至夜則微熱，其脈數實而細小，不可誤作食積濕熱治。蓋消導則陰愈傷，去濕則津愈涸矣。宜用極苦極寒之藥，如當歸龍薈丸，或四物湯加宣胡二連、蘆薈，俱用醋製，可一服而效也。

有氣虛不能裹血，血散作脹，必其人大便不堅，或時結時溏，溏則稍減，結則漸加，小便清利，甚則渾白如泔。其脈緩大而滯，氣口益甚，愼不可用辛溫耗氣之藥，宜四君子去白朮，加木香、澤瀉、當歸、芍藥，以固其氣中之血。

有血虛不能斂氣，氣散作脹，必其人煩熱便燥，小便黃數。其脈浮數而弦，人迎尤甚，愼不可用苦寒傷胃之藥，宜四物湯去地黃，加黃芪、肉桂、甘草、煨薑，以和其血中之氣。

外因六氣成脹，藿香正氣散。

內因七情成脹，沉香降氣散。

憂思過度致傷脾胃，心腹膨脹，喘促煩悶腸鳴，氣走攻撲有聲，大小便不利，脈虛而澀，《局方》七氣湯。

濁氣在上，膨脹，生薑瀉心湯加木香、厚朴。

脾胃不溫不能腐熟水穀而脹，附子理中湯。

腎藏虛寒不能生化脾土而脹，《濟生》腎氣丸。

中滿腹內堅硬如盤，不能坐卧，大小便澀滯，上氣喘促，面色痿黃，通身虛腫者，此寒熱錯雜，膠固於中，營衛血氣凝滯於內也，分消湯、分消丸；詳寒熱多少，或加減用之，諸七氣選用亦可。

氣口脈緊滑，惡心飽悶，口乾內熱者，是食積，枳實導滯丸。

飽食奔走，或跌撲凝血不散，或婦人血聚而成腫脹，腹上有青紫筋，腹中按之疼，脈來弦澀，當作蓄血治之。

怒甚氣逆，腹脇脹滿，兩手脈弦，青皮、陳皮、木香、山梔、柴胡、枳殼、歸尾、桃仁、芍藥、薄桂。

嗜酒之人，病腹脹如斗，前後溲便俱有血，用利藥轉加，其脈數而澀，此得之濕熱傷脾陰，不能統血，胃雖受穀，脾不輸運，故成痞脹。當理脾氣，祛濕熱，兼養血之劑，如枳實、黃連、炮薑、半夏、茯苓、當歸、芍藥、阿膠、烏梅、砂仁之類。白芍、烏梅收脾陰，黃連、枳實瀉脹滿，歸、膠補營血，苓、半去涎飲，砂仁醒脾氣也。倘觸動平昔所蓄之濕熱，脹滿逆上喘急者多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診　脈來緩大者屬氣虛，弦數者爲血熱，氣口緊盛或滑爲停滯，濡滑爲濕熱，弦細爲肝邪乘脾。人迎浮弦爲風氣內乘，弦細而數爲陰邪上逆；若虛大無根，爲脾胃氣衰；沉細短澀，爲腎藏氣絕。

《病機彙論・痞滿門》　痞病必治心脾

古人治痞，多以枳、桔爲主，是從肺治也。今獨主心、脾，則與肺無涉乎？曰心血凝，則阻其升降之道路；脾濕壅，則失其升降之常經。二者病，則肺氣不能下降，雖不言肺，而肺已病矣。至於枳桔湯者，爲痞將起者設也，若痞已成，必審心脾而治也。

論治痞過行開散之失

痞成之後，以開結散氣之藥治之，不效者何也？蓋開結散氣，施於壯實者，乃爲相宜。若中氣已虛，而開散不已，則氣愈虛，而失其轉輸之職，必成中滿鼓脹矣，豈止不效而已乎？

愚按：痞滿之候：有因傷寒誤下，胃虛邪結者；有因積勞傷中，氣虛不運者；有因形寒飲冷，胃陽不化者；有因津枯血槁，氣道不澤者。原非實有停滯而然。故痞之爲病，心下滿而不痛，其治亦與脹滿有積者不同。海藏云：治否獨益中州脾土，此爲不易之論。故誤下成否者，治以辛甘，佐以苦寒，如仲景瀉心湯，擅益虛散結之長者也。勞倦傷中者，補以甘溫，升以辛平，如東垣升陽順氣湯，兼清升濁降之妙者也。胃中虛寒者，法宜溫補，使五陽敷布而陰凝立散。血虛氣澹者，法宜清潤，使津液流通，而大氣自轉。世醫不加詳辨，輒用開結行氣等藥，不知氣已虛而否，愈攻愈虛，雖劫效目前，而陰損正氣，即有一二知用補者，又不知補中更有輕靈之妙，未免過於凝滯，因而愈增其滿，乃歸咎於補法之謬。噫！是豈前賢之過歟？

痞滿門諸方

消痞之劑

透膈湯　治脾胃不和，中脘氣滯，胸膈滿悶，噎塞不通。

補虛之劑

歸脾湯。

《病機彙論・脹滿門》　愚按：脹滿之證，有因寒而得者。經云：胃中寒則脹滿是也。有因熱而得者，經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是也。有因虛而致者，經云：足太陰虛，則鼓脹是也。有因實而生者，經云：脾氣實，則腹脹。又胃氣實，則脹是也。要在辨其脈證而分治之，如小便清白，大便稀溏，脈遲而微，得熱則減者，寒也，宜五積散、理中湯之屬，以扶其胃陽。若口乾便閉，煩躁悶亂，脈滑而數，得熱轉甚者，熱也，宜中滿分消丸之屬，以清其氣化。如年壯力強，素無損傷虛弱等證，而忽然脹滿，脈來緊實者，非外邪所薄，即飲食留中，邪則解之，食則和之。若堅實而痛者，宜承氣湯之屬下之，則脹已也。若年高氣弱，及素多勞傷，或因病後氣衰，而漸成脹滿，脈弦而虛，聲短色悴者，此因元氣衰虛，不能運行，使非速救根本，則輕者重，而重者危矣。若兼寒者，必補而兼溫，庶剋有濟也。

脹滿門諸方

調理之劑

《三因》大半夏湯　治中虛，胃冷脹滿。

禹餘糧丸　治中滿，氣脹喘滿。

木香塌氣丸　治中焦腹脹。

加味枳朮湯　治氣爲痰飲所隔，心下堅脹，名曰氣分。

補養之劑

參朮健脾湯。

逍遙散。

理中湯。

攻下之劑

推氣丸　治三焦痞塞，氣不升降，腹脹。

七物厚朴湯　治腹滿發熱，脈浮數，飲食如故，脹滿者，爲熱脹。

桃仁承氣湯　治蓄血脹滿。

《顧氏醫鏡・噯氣痞滿》　噯氣者，因胸中氣鬱，痞結不舒，必得噯出其氣方快。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症日久，便成痞滿。治宜宣化無形之氣爲主。雖曰有火有痰，要皆氣順則愈。痞滿者，因肺氣不降，脾氣不運，升降之道乖則心下痞塞而滿悶，與脹滿之病不同。脹滿內脹而外有形，痞滿內覺痞悶，而外無脹急之形，不可專用破氣利下之劑，恐消剋元氣，變成鼓脹也。許學士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治痞者，當一補一消。

旋覆代赭湯　原方薑、半酌用，甘、棗宜去。宜參用沉香降氣散諸藥。

此方心下痞滿，噫氣不除者，宜加減用之。

沉香降氣散　宜加白芍、梨汁。麥冬、蘇子、梨汁清之潤之，肺氣自降，芩、芍、沉、砂、橘紅，補之醒之，則脾氣自運。

此方心下痞滿，不思飲食者，可加減用之。

枳朮丸　此方心下痞滿者，可隨症加藥用之，一補一消之法也。

《醫碥・雜症・痞滿》　痞者，痞塞不開。滿者，滿悶不行也。痞滿與脹滿不同，脹滿內滿而外脹起，痞滿但內覺滿悶，而外無脹急之形也。有在胸在腹之分，皆由中氣不運，而所以致不運者，則或寒而凝閉，或熱而膜脹，或食滯痰停，或氣結怒鬱，或脾濕不化，或血瘀不行，皆能致之。不特外邪陷入，結塞而成，如《傷寒論》所云也。

東垣謂痞但滿而不痛，視胸脘有痛，證雖不同，理則無二。兀兀欲吐者吐之，食鬱上焦者亦然。一味栝蔞子炒熱，連皮煎，或丸，最能蕩滌胸中垢膩。在腹中者，黃芪補中湯加升、柴。緣天地不交爲否，朱苓、澤瀉降天氣使下濟，升麻、柴胡升地氣使上行。飲食停滯輕者，大消痞丸、枳朮丸，甚者檳榔丸下之。酒積雜病，下之太過，致痞滿者，升提其胃氣加血藥。下多亡陰，故補其血。鬱者，越鞠丸、逍遙散。濕者，平胃散合五苓。氣滯，四七湯。痰滯，導痰湯。脾弱不運者，四君子湯、異功散。挾死血者，丹皮、江西紅曲、穿山甲、降香、桃仁、紅花、當歸、童便、韭汁之屬。鬱怒者加香附童便製。在腹亦有虛實之分，實則積久成形，即名痞塊，於積聚門求之。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痞滿》　痞滿，脾病也。本由脾氣虛，及氣鬱不能運行，心下痞塞塡滿，故有中氣不足，不能運化而成者，有食積而成者，有痰結而成者，有濕熱太甚而成者，虛則補其中氣，宜調中益氣湯。實則消食，宜資生丸。豁痰，宜豁痰丸。除濕，宜二陳湯加豬苓、澤瀉。有濕熱，清熱，宜當歸拈痛湯。而消導之，亦不可用峻劑，致傷元氣。又有傷寒下早，因而成痞結胸，則從傷寒門治之。夫痞與脹不同，痞則內雖覺其痞悶，而外無脹急之形，痞只見於胸脇脘膈間，脹則連腹少腹都急也。

脈法　仲景曰：凡痞，關脈須沉，若關脈沉者，三黃瀉心湯。

痞滿症治　仲景曰：心下滿而不痛，此爲痞。陶節菴曰：胸滿者，胸膈間氣塞滿悶也，非心下滿，脇肋下氣塡脹滿也，非腹中滿，蓋邪自表傳裏，必先胸脇以至心腹入胃，是以胸滿多帶表症，宜發汗，惟脇滿多帶半表半裏，小柴胡湯加枳實和之。

《雜證彙參・痞滿》　哲言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金匱》

凡胸中滿心下滿者，皆氣也。腹中滿者，或燥矢，或宿食也。少腹滿者，或溺，或血停蓄也。清陽出上竅，故上滿者爲氣而非物；濁陰出下竅，故下滿者爲物而非氣也。《醫方集解》

上焦如霧，霧不散則爲喘滿，此出而不納也。中焦如漚，漚不利則爲留飲，久爲中滿，此上不能納而下不能出也。下焦如瀆，瀆不利則爲腫滿，此上能納而下不能出也。王好古

胃口之上爲心下，居陽部而受氣最清，所云上焦如霧者是也。清處何由凝濁而見痞滿？知有所塡也。冷則生氣，寒則迤血，爲痰爲食，所塡不一。俱宜溫以豁之，先使上焦開發，陽氣得伸，然後導除其下。程郊倩

補編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金匱》

按此篇無治虛寒腹滿之方，當與溫藥之下，當有宜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十四字，必是脫簡。閱《傷寒・太陰篇》自知，當補之。《醫宗金鑑》

天地不交而成否，此脾之清氣不升而下溜，胃之濁氣不降而上逆，當用補中益氣湯加芩、澤。蓋升、柴從九地之下而升其清氣，芩、澤從九天之上而降其濁氣，即所以交否而爲泰矣。邪氣作痞，宜用疏劑。若氣不順逆上爲痞，此乃虛痞，愈疏而痞愈作，宜於補劑中微兼疏通，不可過用辛香。古人治瀉後膈痞，用理中丸，即此意也。舉世治中滿痞脹，不問虛實，咸禁甘草。殊不知古人所謂中滿勿食甘者，指實滿而言。若自覺滿而外無腹脹之形者，當以甘治之。朱丹溪

時至秋初，陽氣下墜，因夏間之濕熱尚在胸中，致有痞滿不寬之證，用不換金正氣散以去濕。濕去則金清，金清則降下之令復，譬如主人久不在家，家中爲污穢所塞，掃除污穢以俟主回之意。《慎柔五書》

有患下焦虛極，上焦痞滿，若補其下焦之虛，則上焦痞滿益甚，若攻其上焦痞滿，則下焦之虛復劇，不若以疏啓其中而峻補其下，法於參、朮、歸、芪藥中，佐以陳皮、厚朴、香砂之類一、二味以制之。不可獨攻，不可單補，不可先攻後補，惟應攻補相兼，求功歲月，乃可萬全。羅赤誠

丹參去瘀生新，乃治痞之要藥。《見聞錄》

凡治病傷其胸中正氣，致令痞塞痹痛者，此爲醫咎。自昔通弊，限於不知，今特著爲戒律，不可獲罪於冥冥矣。《醫門法律》

脈候

脹滿脈弦，脾制於肝。洪數熱脹，遲弱陰寒，浮爲虛滿，緊則中實，浮則可治，虛則危急。《脈訣舉要》

《類證治裁・痞滿》 論治　心下滿而鞕痛，爲結胸，滿而不痛，爲痞。痞則閉而不開，滿則悶而不舒。病在胸膈氣分，而外不脹急，但不知飢，不欲食，脈緩弱，或虛弦。不宜過用消耗，重損元氣。經云：太陰所至爲痞滿。《保命集》曰：脾不能行氣於肺胃，結而不散，則爲痞。傷寒之痞，從外之內，故宜苦泄。雜病之痞，從內之外，故宜辛散。治傷寒熱痞，用苦寒藥。大黃黃連瀉心湯。治傷寒陰陽不和而痞，兼用寒熱藥。三黃加附子湯。治傷寒陰盛陽虛而痞，則辛甘藥多，而苦寒藥少。半夏、甘草、生薑諸瀉心湯，二黃瀉心湯治傷寒心下痞，關上脈浮，附子瀉心湯治傷寒，心下痞，復惡寒汗出，去附子名三黃瀉心湯，治傷寒熱痞，半夏瀉心湯治胸滿而嘔，甘草瀉心湯治胃虛氣逆，生薑瀉心湯治脇有水氣。痞雖虛邪，然表氣入裏，熱鬱於心胸之分，必用苦寒爲瀉，辛甘爲散，諸瀉心湯所以寒熱互用也。雜病痞滿，亦有寒熱虛實之不同，如胃口寒滯停痰痞悶者，辛溫泄濁。橘皮半夏湯，或二陳湯加丁香。飲食寒涼，傷胃致痞者，溫中化滯。和胃煎加查肉、麥芽、砂仁，或厚朴溫中湯。脾胃陽微，胸不清曠者，辛甘理陽。苓桂朮甘湯。中氣久虛，精微不化者，升清降濁。補中益氣湯加豬苓、澤瀉。《醫通》曰：升柴從九地之下而升其清，苓瀉從九天之上而降其濁，所以交否而爲泰也。脾虛失運，食少虛痞者，溫補脾元。四君子湯，異功散。胃虛氣滯而痞者，行氣散滿。保和湯，或《三因》七氣湯。食滯未除作痞者，專消導。大和中飲，或枳朮丸，資生丸。食滯既消，脾氣受傷者，宜調補。異功散，養中煎。心脾鬱結而成痞者，調其氣。歸脾湯、治中湯。暴怒傷肝，氣逆而痞者，舒其鬱。解肝煎。肺失肅降，痰熱阻痹者，清理上焦。清肺飲去五味，甘草，加豆豉、栝蔞、山梔、竹茹、枇杷葉、枳殼。氣閉化熱，不食便祕者，辛潤開降。蔻仁、杏仁、麻仁、栝蔞仁、貝母、竹茹、石斛、鬱金，或小陷胸湯。熱邪裏結，惡心中痞者，苦酸泄降。半夏瀉心湯去參、甘、棗，加枳、芍、烏梅。暑邪阻氣，熱渴滿悶者。暑邪面垢脈虛，胸悶脘痞。辛涼清上。三物香薷飲，消暑丸加桔梗、竹茹、杏仁、茯苓、滑石、鬱金汁。濕邪阻氣，嘔惡胸痞者。濕邪頭脹，舌白不饑，脘痞惡心，脈緩。甘淡滲濕。六一散加蘆根、茯苓、杏仁、薏仁、通草、藿梗、半夏、蔻仁，或平胃散。寒熱往來，胸脇痞滿者，和解半表半裏。小柴胡湯加枳、桔、栝蔞皮。噎膈痞塞，乃痰與氣搏，不得宣通。痰爲氣激而升，氣爲痰膩而滯，故痞塞而成噎膈也。連理湯、生薑瀉心湯。痰挾瘀血，成窠囊，作痞，脈沈濇，日久不愈，惟悲哀鬱抑之人有之。宜從血鬱治。桃仁、紅花、丹皮、香附、降香、蘇木、韭汁、童便。

脈候　脈弦急而滑，胸脇痞，乃肝氣與食滯所成，爲實。脈弦，或沈濇，或虛大無力，氣口爲甚，此脾胃受傷爲虛。寸口脈沈滑遲滑，爲有滯。

《證治心得・痞滿》 丹溪云：痞與否同，不通泰也。痞有二義，痞結成形之痞是病，胸膈痞滿是證。痞結之痞，即積聚之煩，氣血痰食，皆能成之。亦有居中脘而痛甚者，推之不動，以熱物熨之，而痛稍緩者，爲血痞；痛不大甚，以熱物熨之，而無覺者爲痰痞；若始如彈丸，以漸而大，時升時降，時隱時見者，爲氣痞也。若痞滿之痞，不拘何病皆有，由陰伏陽蓄，氣血

不運而致。處心下，位中宮，滿悶痞塞，按之不痛，皆濕土爲病，與脹滿有輕重之分，痞則內覺滿悶，而外無脹急之形也。有中氣久虛，不能運化精微者，有過服消尅，不能輸化飲食者，皆宜異功散加減治之。有濕熱太盛，痰氣上逆陽位者，宜半夏瀉心湯加減。用芩、連、枳實之苦以泄之，朴、半、乾薑之辛以開之，參、朮之甘以補之，芩、瀉之淡以滲之，既痞同濕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氣，如有內實之象，不妨參入消導。葉氏謂：六淫邪滯爲痞，用仲景瀉心湯，脾胃內傷，用芩薑朮桂法，即遵古賢治痞。以苦爲泄，辛甘爲散二法。其於邪傷津液者，用苦辛開洩，而必資酸味以助之。於上焦不舒者，有枳、桔、杏、蔞開降，及梔、豉除熱化腐，疏暢清陽之氣。虛痞自利，宜陳皮、白朮以和之。實痞便閉，宜厚朴、枳實以消之，又有保和化食，白金驅痰，薑附煖中，生脈斂液。在臨證時視其陰陽虛實，隨機應變耳。更有胸痹之證，與胸痞相似，當辨心胸間，滿而痛者爲胸痹，滿而不痛者爲痞滿也。胸痹因胸中陽氣不運，久而成痹，《金匱》出十方論治。俱用辛滑溫通，所云寸口脈沉而遲，陽微陰弦，是知但有寒證，而無熱證矣。喻氏曰：胸中如太空，其陽氣所過，如離照當空，曠然無外，設地氣一上，則窒塞有加，故胸痹由陽氣不用，陰氣在上之候也。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氣，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栝蔞、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擇用對證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即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不得預也。甚者用烏頭、附子、川椒，大辛大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補天浴日，在醫之手眼，奈何後世總不知胸痹爲何病耶。

脈法　滑爲痰結，弦伏中虛，微濇氣劣，沉濇血鬱。

《血證論・失血兼見諸證・痞滿》　心下爲陽明之部分，乃心火宣布其化之地。君火之氣，化血下行，隨衝脈以藏於肝，即從心下而起。腎水之陽，化氣上行，隨衝脈以交於肺，由肺散布以達肌膚，亦從心下而出。蓋此地爲陽明中土，乃水火血氣，上下往來之都會也。火降血下，氣升水布，則此地廓然。設若火不降，則血不下，而滯於此矣。設若氣不布，則水不散，而結於此矣。觀《傷寒論》，治心下痞滿之證，用瀉心湯以瀉火，用十棗湯以瀉水，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水火兼瀉，五苓散解水結，柴胡湯解火結，可知此地須水升火降，斯爲既濟之形。設上火下水，阻於中宮，遂成天地否象，故名曰痞。血家火浮於上，與水不交，往往見痞滿之象。審繫火氣不得下降者，瀉心湯治之，或加生附子以開其痞。審繫膀胱水中之陽，逆於心下不得外出者，以小柴胡湯轉其樞機，而水火皆通達矣。如水火交結，輕者爲結胸，小陷胸湯主之；重者爲陷胸，大陷胸湯治之。若單是水氣結聚者，二陳湯、枳朮丸治之。今醫但知停食痞滿，而不知痞滿之證，不一而足。此外尚有胸痹等證，皆未論列。茲所論者，乃失血家間有之證也。凡遇以上諸證，再能酌加當歸、地黃、川芎、赤芍、丹皮等，以照顧血證，斯爲面面俱到。

又有積聚之證，或橫亘心下，或盤踞腹中，此非凝痰，即是裏血，通以化滯丸主之。凝痰，用清茶送下；裏血，用醋酒送下。無論膂上膂下，左右兼治。又凡在膂下，多是血積，抵當丸治之。

又有癥瘕見於膂下，或見或沒，爲瘕；常見不沒，爲癥。癥，宜膈下逐瘀湯、抵當丸；瘕，宜橘核丸。

按：痞滿者，胸膈間病；積聚者，大腹之病；癥瘕者，下焦之病，統以眞人化鐵湯，加吳萸治之，統以逍遙散和之。

紀事

《儒門事親・火形・隔食中滿》　遂平李官人妻，病咽中如物塞，食不下，中滿，他醫治之不效。戴人診其脈曰：此痰隔也。《內經》曰：三陽結爲隔。王啓玄又曰：格陽云陽盛之極，故食格拒而不入。先以通經散，越其一半，後以舟車丸下之，凡三次，食已下，又以瓜蒂散再越之，健啖如昔日矣。

《儒門事親・濕形・腹滿面腫》　蕭令腹滿，面足皆腫，痰黃而喘急，食減。三年之間，醫者皆盡而不驗。戴人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三五升，以舟車丸、濬川散下之，青黃涎沫缶平，又以桂苓白朮散，五苓散調之，半月復舊矣。

《醫學正傳・痞滿》　山頭沈三十一丈，年三十餘，身材肥盛，夏秋間因官差丈量田地辛苦，至冬間得痞滿證，兩脇氣攻，胸中飽悶，不能卧，欲成脹滿證。歷數醫者，皆與疏氣耗散之藥，皆不效。十一月初旬，召予診治，兩手關前皆浮洪而弦澀，兩關後脈皆沉伏。予曰：此膈上有稠痰，脾土之氣敦

阜，肝木鬱而不伸，當用吐法，木鬱達之之理也。奈何值冬月降沉之令，未可行此法，且先與豁痰疏肝氣，瀉脾胃敦阜之氣。用平胃散加半夏、茯苓、青皮、川芎、草龍膽、香附、砂仁、柴胡、黃連、瓜蔞子等藥，病退之十有三四。待次年二月初旬，爲行倒倉法，平安。

《名醫類案・痞滿》 東垣治一貴婦，八月中，先因勞役飲食失節，加之憂思，病結痞，心腹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兩脇刺痛，琇按：兩脇刺痛終是木氣乘土。診其脈，弦而細，至夜，濁陰之氣當降而不降，膜脹尤甚，大抵陽主運化，飲食勞倦，琇按：先生平生只主此四字。損傷脾胃，陽氣不能運化精微，聚而不散，故爲脹滿，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發之氣上行陽道，又以木香順氣湯助之，使濁陰之氣自此而降矣。

滑伯仁治一人病肺氣焦滿，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爲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爲制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而愈。

羅謙甫治眞定趙客，六月間乘困傷濕面，心下痞滿，躁熱時作，卧不安，宿於寺中，僧以大毒熱藥數十丸，下十餘行，痞稍減，越日困睡，爲盜劫其貲，心動，遂躁熱而渴，飲水一大甌，是夜，臍腹脹痛，僧再以前藥復下十餘行，病加困篤，四肢無力，躁熱，身不停喜冷水，米穀不化，痢下如爛魚腸腦，赤水相雜，全不思食，強食則嘔，痞甚於前，噫氣不絕，足脘冷，小腹不任其痛。羅診脈，浮數八九至，按之空虛。曰：予溯流尋源，蓋暑熱已傷正氣，以有毒大熱之劑下之，一下之後，其所傷之物，已去而無餘矣。遺巴豆之氣，流毒於腸胃間，使嘔逆而不能食，胃氣轉傷而然，及下膿血無度，大肉脫下，皮毛枯槁，脾氣弱而衰矣。舌上赤澀，口燥咽乾，津液不足，下多亡陰之所致也。陰既已亡，心火獨旺，故心胸躁熱，煩亂不安。經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夭之由也。遂辭去。易一醫，不審脈究原，惟見痞滿，即以枳殼丸下之，病添喘滿，利下不禁而死。《金匱》云：不當下而強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此之謂也。

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屢醫不效，汪診視脈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人參二錢，白朮、茯苓各一錢，黃芩、木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喻之曰：初服略脹，久則寬矣。彼疑氣無補法，汪曰：此俗論也，氣虛不補，則失其健順之常，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

一人長瘦體弱，病左腹痞滿，穀氣偏行於右，不能左達，飲食減，大便滯。汪診其脈，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土虛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泄肝，佐以芍藥，引金泄木，輔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梔以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思飲人乳，汪曰：恐大便滑耳。果然，遂停乳，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琇按：香燥無忌與前潤燥矛盾。每日因食燥橰琇按：橰何嘗燥。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

項彥章治一人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項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脹，服之逾月瘳。所以知其病者，以陽脈浮滑，陰脈不足也，浮爲風，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脈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菀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自已。

江汝潔治程秋山，夏末因腹內有滯氣，醫用硝黃之類下之，遂成脹滿之症，江診其脈，右關舉按弦緩無力，餘脈弦緩，按之大而無力。經曰：諸弦爲飲，爲勞爲怒。又曰：緩而無力爲氣虛。又曰：大而無力爲血虛。又曰：脹滿者浮大則吉。據脈論症，則知弦爲木，緩爲土，木來侵土，熱脹無疑也。且此時太陰濕土主令，少陽相火加臨，濕熱太盛，疾漸加劇，急宜戒怒卻厚味，斷妄想，待至五氣陽明燥金主令，客氣燥金加臨，疾漸減可治，須大補脾土，兼滋肺金，更宜補中行濕，以薏苡三錢，白朮、蓮肉各二錢，人參、茯苓、山藥各一錢，赤豆一錢半，水煎熱服，一服是夜能轉動，次早即視見臍，二服，脹消大半。

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脹，飲食少思，服二陳、枳實之類。小便不利，大便不實，咳痰腹脹，用淡滲破氣之劑，手足俱冷。此足三陰虛寒之症，用《金匱》腎氣丸，不月而康。

一男子胸膈痞悶，專服破氣之藥，薛曰：此血虛病也。血生於脾土。若服前藥，脾氣弱而血愈虛矣。不信，用內傷藥，吐血而歿。

《雜病證治準繩・脹滿》 范天騭夫人，先因勞役飲食失節，加之憂思氣結。病心腹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兩脇刺痛，診其脈弦而細，至夜濁陰之氣當降而不降，膜脹尤甚。大抵陽主運化，飲食勞倦損傷脾胃，陽氣不能運化

精微，聚而不散，故爲脹滿。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發之氣上行陽道，後以木香順氣湯助之。則濁陰之氣自此而降矣。經曰：留者行之，結者散之。以柴胡、升麻之苦平，行少陽、陽明二經，發散清氣，運行陽分爲君；以生薑、半夏、草豆蔻、益智仁之甘辛大熱，消散中寒爲臣；以厚朴、木香、蒼朮、青皮之辛苦大溫，通順滯氣；以陳皮、當歸、人參辛甘溫，調和榮衛，滋養中氣。濁氣不降，宜以苦泄之，吳茱萸之苦熱，泄之者也，氣之薄者，爲陽中之陰。茯苓甘平，澤瀉咸平，氣薄，引濁陰之氣自上而下，故以爲佐。氣味相合，散之，泄之，上之，下之，使清濁之氣，各安其位也。

嘉定沈氏子，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脹滿，醫治半月不效，診其脈六部皆不出也。於是用紫蘇、桔梗之類，煎服一盞。胸有微汗，再服則身盡汗，其六部和平之脈皆出，一二日其證悉平。又一男子，三十餘歲，胸腹脹大，發煩躁渴，面赤不得卧而足冷。予以其人素飲酒，必酒後入內，奪於所用，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上逆，逆則陰氣在上，故爲膨脹。其上焦之陽，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於上，故發煩躁。此因邪從上下而盛於上者也。於是用吳茱萸、附子，人參輩，以退陰逆。水冷飲之以解上焦之浮熱，入咽覺胸中頓爽。少時，腹中氣喘如牛吼，泄氣五七次，明日其證愈矣。

《張氏醫通・痞滿》 石頑治內兄顧九玉，頒詔假道歸吳，大暑中患胸痞顱脹。脈得虛大而濡，氣口獨顯滑象，此濕熱泛濫於膈上也。與清暑益氣二劑，顱脹止而胸痞不除；與半夏瀉心湯減炮薑，去大棗，加枳實，一服而愈。

家弟曾余，雖列賢書，最留心於醫理。弟婦鄭氏，乃世傳女科中山之女，昆弟俱爲時醫。戊申夏患嘔逆，不食者月餘。服寬膈理氣藥二十餘劑，幾至絕粒，而痞脹異常，邀余診之。脈得虛大而數。按仲景脈法云：大則爲虛，數則爲虛。此胃中陽氣大虛，而濁陰填塞於膈上也。因取連理湯方，用人參三錢服之。四劑而痞止食進，後與異功散調理數日而康。

別駕吳蛟水公祖夫人，患痞眩嘔逆。向因下體畏寒，肢肘麻瞀，久服八味、參、附不徹，六脈弦滑而按之則濡。此中焦素蘊痰濕，陽氣不能周於四末之象。得桂、附辛熱之力有時雖可暫開，究非眞陽之虛，且有地黃之滯，所以痞暈漫無止期。遂疏《局方》七氣湯加沉香，一服豁然，再劑神爽食進而安。

內翰繆鈞聞尊大人子長老先生，青年罷職，樂志林泉，偶因小憤，遂眩暈痞悶，三月來服豁痰利氣藥不應，反覺疲倦，飲食日減，下元乏力。至七月下浣，邀石頑診之。六脈似覺有餘，指下略無衝和之氣，氣口獨滯不調，時大時小，兩尺俱濡大少力。此素多痰濕，漸漬於水土二經，復加剝削之劑屢犯中氣，疲倦少食，迫所必至。法當先調中氣，輸運水穀之精微，然後徐圖溫補下元，爲疏六君子湯加當歸兼調營血，庶無陽無以化之虞。其如夫人久患崩淋，遍服諸血藥罔效，以補中益氣加制香附、烏梅，升舉其陽兼調其氣，所謂病在下取之上，端不出古聖之成則耳。

《張氏醫通・腹滿》 石頑治太史錢宮聲媳，去秋瘧久大虛，飲食大減，經水不調，季冬略行一度，今春時發寒熱，腹滿不食，服寬脹利水藥不應，擬進破血通經之劑，邀石頑相商。其脈左寸厥厥動搖，右關與兩尺雖微弦，而重按久按，卻滑實流利。惟右寸左關虛濡而數，尋之澀澀少力。此陰中伏陽之象，洵爲胎脈無疑，良由中氣虛乏，不能轉運其胎，故爾作脹。前醫曰：自結縭迄今，距十二載，從來未曾受孕，病後元氣大虛，安有懷娠之理？石頑曰：向之不孕，必有其故，今病後餘熱留於血室，因而得妊，亦恆有之。細推病機，每粥食到口，輒欲作嘔，惟向晚寒熱之際，得熱飲入胃，其寒熱頓減，豈非胃氣虛寒，水精不能四布，留積而爲涎液，汪洋心下乎？俗名惡阻是也。其腹滿便難之虛實，尤須明辨。《金匱》有云：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必便難，乃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況大便之後，每加脹急，以裏氣下通，濁陰乘機上擾，與得下暫時寬快迥殊。其治雖當安胎爲主，但濁陰之氣，非藉辛溫不能開導其結。遂疏四君子湯，益入歸、芍以收營血之散，稍借肉桂爲濁陰之向導，使母氣得溫中健運之力，胎息無濁陰侵犯之虞。桂不傷胎，龐安常先有明試，余嘗屢驗之矣。服後寒熱漸止，腹脹漸寬，飲食漸進，胎息亦漸形著而運動於臍上。至仲夏，因起居不愼，而胎漏下血，前醫猶認石痕而進破積之方，乃明諭脈證，左寸動滑，斷屬乾象，而與扶脾藥得安。後產一子，舉家稱快。設不審而與通經破血，能保子母雙全之慶乎？

飛疇治謝元海，因夏月常飲火酒，致善食易飢。半月後，腹漸脹滿，大便艱澀，而食亦日減，醫用削剋清火俱不效。左脈細數，右脈澀滯，此始爲火助胃強而善食，繼爲火灼胃液而艱運，艱運則食滯而脹滿，脹滿則食減。今宜斷食辛烈，乘元氣未漓，祛其滯而回其液，日久則費調理也，因用枳實導滯湯去黃連、白朮，加葛根；一服大便通利而滯行，又用健脾理氣，三日後以小劑生脈加萎蕤、煨葛根，不半月而愈。

《臨證指南醫案・痞》　宋　前議辛潤下氣以治肺痹，謂上焦不行，則下脘不通，古稱痞悶都屬氣分之鬱也。兩番大便，胸次稍舒，而未爲全爽，此豈有形之滯，乃氣鬱必熱，陳腐粘凝膠聚，故脘腹熱氣下注，隱然微痛。法當用仲景梔子豉湯，解其陳腐鬱熱，暮卧另進白金丸一錢。蓋熱必生痰，氣阻痰滯。一湯一丸，以有形無形之各異也。

黑山梔　香豉　鬱金　杏仁　桃仁　瓜蔞皮　降香

另付白金丸五錢。

孫　寒熱由四末以擾胃，非藥從口入以擾胃，邪熱、津液互膠成痰，氣不展舒，阻痹脘中。治法不但攻病，前議停藥，欲謬藥氣盡，病自退避三舍耳。

人參　川連鹽水炒　枳實　半夏　鬱金　石菖蒲

某　脈不清，神煩倦，中痞惡心，乃熱邪裏結。進瀉心法。

炒半夏　黃芩　黃連　乾薑　枳實　杏仁

劉　熱氣痞結，非因食滯，胃汁消爍，舌乾便難。苦辛開氣，酸苦泄熱，是治法矣。

川連　生薑　人參　枳實　橘紅　烏梅　生白芍

顧氣閉久則氣結，不飢、不食、不大便。

川貝母　白蔻仁　鬱金　杏仁　金銀花　綠豆殼

又　氣結必化熱，乃無形之病，故徒補無益。

鮮省頭草　川斛　甜杏仁　川貝母　麻仁

何三七　煩勞之人，衛氣少固，霧露雨濕，傷其流行清肅，瘡痍外涸，脘脇反痹，乃經脈爲病，無關腑臟。

鉤藤　生白蒺　鬱金　白蔻仁　桑葉　橘紅

又　氣窒熱鬱，仍治上可以通痹。

杏仁　鬱金　香附　瓜蔞皮　黑山梔　蘇梗

周　寒熱，嘔吐蛔蟲，自利，是暑濕熱外因，因嗔怒動肝，邪氣入於厥陰，胸滿，腹脹，消渴。議以開痞方法。

瀉心湯去參、甘，加枳實白芍。

伊　因驚而得，邪遂入肝，故厥後熱，神識昏狂，視得面青舌白，微嘔渴飲，胸次按之而痛。此屬痞結，乃在裏之症。宗仲景以瀉心湯爲法。

川連　半夏　乾薑　黃芩　人參　枳實

尤　面垢油亮，目眦黃，頭脹如束，胸脘痞悶，此暑濕熱氣內伏，因勞倦，正氣泄越而發，既非暴受風寒，發散取汗，徒傷陽氣。按脈形濡澀，豈是表症？凡傷寒必究六經，伏氣須明三焦。論症參脈，壯年已非有餘之質。當以勞倦傷，伏邪例診治。

滑石　黃芩　厚朴　醋炒半夏　杏仁　蔻仁　竹葉

又　胸痞自利，狀如結胸。夫食滯在胃，而胸中清氣，悉爲濕濁阻遏，與食滯兩途。此清解三焦卻邪湯藥，兼進保和丸消導。

淡黃芩　川連　淡乾薑　厚朴　醋炒半夏　鬱金　白蔻仁　滑石

送保和丸三錢。

談氏　胸痞不飢，熱不止，舌白而渴。此暑邪未盡，仍清氣分。

鮮竹茹　淡黃芩　知母　橘紅鹽水炒　滑石　桔梗　枳殼汁　鬱金汁

某四一　惡寒，泄瀉悉減，胸脘仍悶。餘暑未盡，胃氣未蘇故耳。

大麥仁四錢　佩蘭葉三錢　新會皮一錢　半夏麵炒一錢半　金斛一錢半　茯苓三錢

劉　濕熱非苦辛寒不解，體豐陽氣不足，論體攻病爲是，胸中痞悶不食，議治在胃。

川連　炒半夏　人參　枳實　薑汁　茯苓　橘紅

邱　脈濡而緩，不飢不食，時令之濕與水穀相幷，氣阻不行，欲作痞結，但體質陽微，開泄宜輕。

炒半夏　茯苓　杏仁　鬱金　橘紅　白蔻仁

某三六　舌白脘痛，嘔惡腹鳴，此濕阻氣分，胃痹成痛，是不通之象。

炒半夏三錢　高良薑一錢　廣藿香一錢　橘紅一錢　烏藥一錢　香附一錢半

沈二四　精氣內損，是皆臟病，萸、地甘酸，未爲背謬。緣清陽先傷於上，柔陰之藥反礙陽氣之旋運，食減中痞，顯然明白。病人食薑稍舒者，得辛以助陽之用也。至於黃芪、麥冬、棗仁，更蒙上焦。斯爲背謬極，議辛甘理陽可效。

桂枝湯去芍，加茯苓。

汪　脈沉，中脘不爽，肢冷。

人參七分　淡乾薑一錢　炒半夏一錢半　川熟附七分　茯苓三錢　草果仁

八分

朱嫗　目垂，氣短，脘痞不食。太陰脾陽不運，氣滯痰阻，擬用大半夏湯。

人參　炒半夏　茯苓　伽南香汁

又　脈微有歇，無神，倦欲寐。服大半夏湯，脘痛不安。不耐辛通，營液大虛，春節在邇，恐防衰脫。

人參　炒麥冬　北五味

某　舌白脘悶，中焦陽氣不宣。

半夏　草果　厚朴　廣皮　茯苓　藿香梗

張五二　胃寒涌涎，中痞。

泡淡吳萸　乾薑　茯苓　半夏　橘紅　川楝子

平　酒客脾胃陽微，下午陰氣漸漫，脘中微痛，不飢。服苦降重墜辛燥，愈加不適者，清陽再受傷觸也。宗仲景聖訓，以轉旋胸次之陽爲法。

苓桂朮甘湯。

某　氣阻脘痹，飲下作痛，當開上焦。

枇杷葉　大杏仁　蘇子　降香汁　白蔻仁　橘紅

張　脈澀，脘痞不飢。口乾有痰，當清理上焦。

枇杷葉　杏仁　山梔　香豆豉　鬱金　瓜蔞皮　加薑汁炒竹茹

陳三四　食進頗逸，而胸中未覺清曠。宜辛潤以理氣分，勿以燥藥傷陰。

枇杷葉　大杏仁　橘紅　黑山梔　香豉　鬱金　瓜蔞皮

晨服，五劑後，接服桑麻丸。

楊　瘧母用針，是泄肝膽結邪。瘦人瘧熱傷陰，夢遺，五心煩熱，亦近理有諸。繼患脘膈痞悶，不飢食減，大便不爽，乃氣滯於上。與前病兩歧，焉得用滋陰凝滯之藥，思必病後飲食無忌，中焦清濁不和所致。

杏仁　土栝蔞　桔梗　半夏　黑山梔　枳實　香附汁

俞女　脘痹身熱，當開氣分。

杏仁　瓜蔞皮　枇杷葉　廣皮　枳殼汁　桔梗

王四三　勞傷胃痛，明是陽傷，錯認箭風，釣藥敷貼，更服丸藥。心下堅實，按之痛，舌白煩渴，二便澀少，喘急不得進食。從痞結論治。

生薑汁　生淡乾薑　泡淡黃芩　枳實

薑汁炒川連，半夏。

案中六淫外侵，用仲景瀉心湯；脾胃內傷，用仲景芩薑桂甘法。即遵古賢治痞之以苦爲泄，辛甘爲散二法。其於邪傷津液者，用辛苦開泄，而必資酸味以助之。於上焦不舒者，既有枳、桔、杏、蔞開降，而又用梔，豉除熱化腐，疏暢清陽之氣，是又從古人有形至無形論內，化出妙用。若所用保和化食、白金驅痰、附薑暖中、參苓養胃、生脈斂液，總在臨症視其陰陽虛實，靈機應變耳。姚亦陶

《續名醫類案・痞》　楊乘六治朱氏婦，病胸膈痞悶，兼寒熱往來，口乾作渴，飲食不進，服寬利清解藥益甚，脈之右關弦數而沈，面色帶紅，舌乾微黃，乃與益陰地黃湯。或曰：胸滿不食累月矣，二陳、枳殼，尚不能通，地黃、山藥、五味、萸肉，俱酸濇陰滯之物，其可投乎？曰：此症本因肝膽燥火閉伏胃中，其原則由於腎水之不足。蓋腎者胃之關也，水不足，則火旺薰蒸，而胃陰虧，胃與肝膽相並，且爲其所勝。又腎既不足，則肝膽陰木無水以養，而燥火獨熾，於是乘其所勝之虛而入之，且衝於上則口乾咽燥，流於下則二便秘急，塞於中則爲胸悶，脈浮弦而關更甚，右手沈細而關則帶滑，此肝木有餘，脾血不足之候也。與疎肝助脾，調氣養血，則火降鬱開，而痰自內消矣。用調氣養榮湯，加陳皮、前胡，佐茯苓消痰止嗽，青皮、香附、豆仁、白芍，疎肝寬腸。總之氣得川流，則血自津潤，數劑後用潤字丸間服，每次五分，十日症遞減。改用六君子，改養血調氣藥。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壯者氣行則愈，弱者著而成病也。後以純補間用調氣治嗽之品，五旬而痊。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形瘦蒼白，病食則胸膈痞悶汗多，手肘汗出尤甚多，四肢倦怠或麻，晚食若遲，來早必泄，初取其脈浮軟近駛，兩關脈乃略大。曰：此脾虛不足也。彼曰：嘗服參朮膏，胸膈亦覺痞悶，恐病不宜於參者。曰：膏則稠粘，難以行散也，改用湯劑，痞或愈乎。用參者各二錢，白朮錢半，歸身八分，枳實、甘草各五分，麥冬二錢，煎服一帖。上覺胸痞而下覺失氣，彼疑參者使然。曰：非也。使參者使然，但當胸痞，不當失氣，恐由脾胃過虛，莫當枳朴之耗也。宜除枳朴，加陳皮六分，再服一帖。頓覺胸痞寬，失氣除，精神爽塏，脈皆軟緩不大，亦不駛矣。可見脾胃虛者，枳朴須愼用爲佐使，況有參者歸朮爲之君，尚不能制。然則醫之用藥，可不

戒乎？

《古今醫案按・痞滿》 滑伯仁治一人，苦胸中痞滿，憒憒若怔忡狀，頭目昏病，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痹。脈之，關以上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蓋得厚味醇酒，肥膩炙煿，蓄熱而生溼，溼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但冬月降沉之令，未可行此法。乃候至春日晴朗，以藥探吐之。大吐異色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爽矣。

震按：此病認爲痰飲，皆人所能。惟冬月降沉之令，未可涌吐，乃先聖成法，守得極是。

孫東宿治陳光祿訟奕翁，常五更胸膈脹疼，寒熱溫涼，遍嘗不效。診之右寸軟弱，左平，兩尺亦弱。孫曰：此肺腎二經之不足也。補而斂之，可無恙矣。以人參、補骨脂、山茱萸各三兩，鹿角膠、鹿角霜五兩，杜仲、巴戟、茯苓、車前各一兩五錢，山藥二兩，鹿角膠酒化爲丸，空心淡鹽湯送下。又以御米殼三兩，去筋膜，蜜水炒，訶子麵煨去核一兩，陳皮一兩五錢，蜜丸，五更枕上白湯送下一錢，服一月，病不再發。

震按：人參、鹿膠之丸，人猶能用。粟殼訶子之方，夢想不到矣。與陳武塘噙化丸，可比熊掌猩唇，各一異味。

李古愚每食後即大便，腹皮稍脹急，胸膈飽悶。醫與參、朮，則痞悶愈甚，小水清而長。孫脈之，左寸澀，按之如黃豆大，且鼓指，關尺之脈皆弦小，左尺脈迢迢有神氣。據脈，乃積痰鬱滯於肺莫能出，以致大腸之氣不固也。法當效丹溪治乃叔用吐，吐去上焦痰積，而大便自實矣。先用苦梗、萊菔子各三錢，白蔻仁、橘紅、山梔仁各一錢，川芎五分，生薑三片，葱三根，煎服探吐，不能盡出。又以萊菔子一合擂漿水，加蜂蜜，與半碗飲之，始吐膠痰二碗，平日每小水則大便幷行，吐後小水始能獨利，連行三四次而胸腹寬舒。初亦以吐爲懼，至是豁然稱快，大便亦不頻下矣。再以二陳湯加白朮，旋覆花、麥芽，調理而全安。

震按：右寸滑而有力，故知肺有積痰。右尺迢迢有神，故可吐而不傷。

景岳治一少年素日飲酒，亦多失飢傷飽。一日偶因飯後脇肋大痛，自服行氣化滯等藥，復用吐法，盡出飲食。吐後逆氣上升，脇痛雖止，而上壅胸膈，脹痛更甚，且加嘔吐，再用行滯破氣等藥，嘔痛漸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結聚一塊，脹寬拒按，臍腹膈閉，不能下達。每於戌亥子丑之時，則脹不可當，因其嘔吐既止，已可用下。凡大黃、芒硝、棱、莪、巴豆等藥，及萊菔子、朴硝、橘葉搗罨等法，毫不能效，而愈攻愈脹。因疑爲脾氣受傷，用補，尤覺不便。湯水不入者，凡二十餘日，無計可施，窘劇待斃，只得用手揉按其處。彼云脇下一點，按着則痛連胸腹，及細爲揣摸，則正在章門穴也。章門爲脾之募，爲臟之會，且乳下脇間，正屬虛裏大絡，乃胃氣所出之道路。而氣實通於章門，因悟其日輕夜重，本非有形之積。而按此連彼，則病在氣分無疑也。必須經火則氣散，乃以艾灸章門十四壯，兼制神香散，使日服三四次，脹果漸平，食亦漸進，始得保全。

震按：灸法可佐吐下補三法所不及，然亦有效有不效。此能效者，想其尚屬少年耳。

陳武塘曰：余長子揆，向患遺精。於天啓丁卯冬，遺證大作。腎竅漏氣，出如烟霧，時作時止，眠食漸少，形瘁骨痿，大便艱澀，其色頗黑。用豬膽汁入大黃、皂角末導之，初用甚快利，幷上部諸火亦覺清息。延至戊辰六月，則愈導愈秘。因思膽汁、大黃苦寒，皂角刮削脂膏，故求潤而彌燥，乃以豬膽去汁，入蜜同溫水滿之以爲導，導久而便始不艱。然至戊辰八月後，不能起床。又至己巳五月，肌肉愈瘦，眠食愈減。胸膈如有物踞之。腹則空虛，上則痞悶，每食少許，輒停留不下，隔六七時猶噯，呼吸之氣，亦礙而不暢，以爲因虛致滯。則服人參必增滿，以爲稠痰蓄血，用疏快之劑又全無功。身常畏寒，夏令猶掩重幃，惟身不熱，口不渴，聲音雖輕而不變，面色白而不赤不黑。每日僅用粥餌二盞，或終日不食，旁人疑在旦暮，卻又綿延兩載。時名醫高果哉！孫見心辰夕診治無功。又延姑蘇柯生，柯、大言人也，乍聞其論，不勝喜，及治罕效。乃追憶從前，大腸氣數不禁，遂覺胸膈痞悶，繼因過防衄證，日飲童便及滋清藥太多，大便漸順。然大便後即覺腹中虛怯，而胸膈分毫不寬。若大便所下甚多，則胸膈痞悶愈甚。於是疏上補下，茫無措手。遠延鎮江張承溪至，張診二次，而曰男子久病，以太溪衝陽脈決其死生，今六部無險，太溪衝陽有根，必不死之脈也。其證名爲下脫。凡陽氣上絕，陰氣不得上交於陽，則爲下脫。陰竅漏氣是也；陰氣下絕，陽氣不得下交於陰，則爲上脫。耳中出氣是也。方家以失血之證，爲昏經妄行，而不知氣證亦有錯經妄行者。蓋腎納氣，過瀉成虛，則腎氣不能自納，遂錯行而妄漏。經云：

醉飽入房，五臟反覆，五臟部位，寧有反覆之理。正謂其氣錯亂也。今未能提其氣，復使歸經，所以時漏不止。漏則氣虛，氣虛於下，則痰結於上，故飲食難化，而成鬱結痞悶之證。今用藥宜疏導鬱滯，不宜誤用滋陰。宜有提有降合成疏通，不且專用順氣。若認此爲陰虧之證，遂謂虛勞不受補者不治，則大誤也。陰虛生內熱，豈有陰分大虛，卧床一年有半，而不發骨蒸潮熱者乎？滋陰之藥，不惟無功，且於開胸膈，進飲食，有大礙。今但使膈間日寬一日，穀氣日增一日，則陰不補而自補矣。氣色可指日而待。前方用蘇子、山楂各二錢，橘紅、半夏麴各一錢五分，茯苓、烏藥、香附、五穀蟲各一錢，升麻八分，柴胡四分，卧服入韭汁二匙，此方疏鬱爲主，而升降互用，其旨頗精。服二十劑，雖不大效，然視向之服一藥，增一病，則霄壤矣。秋初張別去，余因其疏鬱大旨，爲之推廣通變，自定噙化丸。用人參六錢，醋制香附、橘紅各四錢，貝母、桔梗各三錢，松羅茶二錢，白硼砂、西牛黃、乾蟾炙存性各一錢，薄荷葉三分，以烏梅肉二錢蒸爛，同竹瀝、梨膏爲丸，每丸一錢。余因胸中結塊，原起於午食後即卧，用噙化丸。使睡中常有藥氣疏通肺胃之間，彼將欲結，藥往疏之，新結不增，舊結漸解，卧時成病，亦治以卧時。且病在膈上，不用湯之蕩滌，丸之沉下，而用噙化，徐徐沁入，日計不足，月計有余也。服六七十丸後，膈間漸寬，爾時醫家疑氣墜之證，恐深秋逾劇。以秋金主降也。余謂肺主氣，氣得其令，則降者自降，升者自升，各得本職，非謂有降而無升也。能使清升濁降，則氣墜之病，正宜愈於深秋。至八月，病人偶傷麥粉，下以沉香丸，忽去膠痰數升，胸膈頓爽。殆藥力漸到，元氣漸回，邪無所容，而乘熱自下也。然氣弱形羸，長卧不起如故。冬底，醫家又防春來木旺，脾病轉劇。余曰無憂。凡脾受肝剋，則畏木氣來侵，今乃脾困，而非脾弱，冬氣閉塞，脾困所畏，幸喜及春，方藉木氣以疏通之。已而食果稍增，肌亦漸澤，五臟之情，變化如此，第執生克之常，幾何而不誤人。庚午夏四月，張公復至，曰：膠痰去，病本拔矣。骨痿不能自行立者，濕氣留伏脾經故也。投以白朮煎，用白朮一斤，蒼朮四兩，作膏服之，未終劑立起。此病奇而久。約費千日之醫治，竟得全生，故備志之。

震按：陳公以縉紳先生而講醫理，卻極精深。所論噙化丸，治法微妙，切合病機，雖老醫見不到此。至於張承溪之用朮煎，不認骨痿爲腎虛而爲脾濕，見亦高人數倍矣。

《類證治裁・痞滿》　金氏　寒熱拘急，脈不緊數，胃痛，飲入輒嘔，中焦痞阻，溺澀痛。宜宣通法。白通草、製半夏、橘白、草豆蔻、枳殼、蘇梗、赤苓、甘草梢、煨薑。一啜症減，痞滿未除，用瀉心法。半夏、黃連俱薑汁炒、黃芩、乾薑、陳皮、枳殼、甘草梢、木通、山梔，二服全安。

殷氏　身熱胸痞，氣促微欬，嘔吐粥飲，痰粘溺澀，經止數月，脈息三五不調，兼帶浮數。醫投桂、附熱劑，致咽喉腫礙，格陽於上。予謂此懷妊惡阻，兼外感也。宜辛涼以解痰熱。用豆豉、杏仁、蔞皮、鮮竹茹、陳皮、茯苓、製半夏、枇杷葉，二服熱退痞消。

張氏　寒熱似瘧，胸痞不食，汗止腋下。閱所服方，混用枳、朴、查、蘗、檳榔、青皮之屬。此邪在上焦，誤行剋伐，徒傷中下焦耳。予用半夏瀉心湯去芩、連，甘草，加柴胡、煨薑、蔞皮、蘇梗、茯苓，數服隨愈。

巢氏　發熱胸痞，時嘔，脹入背脇，脈沈小。倣小陷胸湯，用半夏、栝蔞、枳殼、陳皮、茯苓，加薑煎，二服病除。

內科總部

便秘部

題解

《傷寒論・辨脈法》 問曰：脈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

《千金要方・脾臟上・秘澀》 脾約者，其人大便堅，小便利而不渴，麻子仁丸。

《原病式・六氣爲病・閟》 閟俗作秘，大便澀滯也。熱耗其液，則糞堅結，而大腸燥澀緊斂故也。謂之風熱結者，謂火甚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旺故也。或大便溏而閟者，燥熱在于腸胃之外，而濕熱在內故也。

《心印紺珠經》 閟，大便澀滯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肝木生風，風能勝濕，熱能耗液故也。

《醫林繩墨・秘結》 秘者，秘塞不通，非結燥也。結者，燥結不行，非秘塞也。

《丹臺玉案・秘結門》 秘者，氣之閉也。結者，糞之結也。氣閉則攻擊於腸胃，而痞塞於魄門，欲下不下。雖努力以伸之，而難於通暢，甚至有肛下者。糞結則乾澀硬，多轉失氣而小腹結痛，欲下不下，甚至有肛門燥結而瀝血者。秘而不結，雖不通利而不甚艱難。結而不秘，雖不滋潤而不甚費力。惟秘結兼至，難中之難也。

《醫鈐・燥症》 乾燥火熾，大腸陰盡，遂至糞如羊屎，名爲腸結。

論說

《素問・氣厥論》 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

《素問・六元紀大論》 不遠熱則熱至【略】，熱至則身熱【略】，淋閟之病生矣。

《素問・厥論》 太陰之厥，則腹滿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

《素問・五常政大論》 涸流之紀，是謂反陽。【略】其病痿厥堅下。

《素問・至真要大論》 太陰司天，濕淫所勝【略】，大便難。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夫痩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諸病源候論・大便諸病・大便難候》 大便難者，由五藏不調，陰陽偏有虛實，謂三焦不和，則冷熱幷結故也。胃爲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爲榮衛，其糟粕行之於大腸以出也。五藏三焦既不調和，冷熱壅澀，結在腸胃之間。其腸胃本實，而又爲冷熱之氣所結聚不宣，故令大便難也。又云邪在腎亦令大便難。所以爾者，腎藏受邪，虛而不能制小便，則小便利，津液枯燥，腸胃乾澀，故大便難。又渴利之家大便亦難，所以爾者，爲津液枯竭，致令腸胃乾燥。診其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手少陰經也，脈沉爲陰，陰實者病苦閉，大便不利，腹滿，四支重，身熱，苦胃脹。右手關上脈陰實者，脾實也，若腸中伏伏如牢狀，大便難。脈緊而滑直，大便亦難。

《諸病源候論・大便諸病・大便不通候》 大便不通者，由三焦五藏不和，冷熱之氣不調，熱氣偏入腸胃，津液竭燥，故令糟粕否結，壅塞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温病諸候・温病大便不通候》 脾胃有積熱，發汗太過則津液少，使胃乾結熱在內，故大便不通。

《諸病源候論・時氣諸病・時氣大便不通候》 此由脾胃有熱，發汗太過，則津液竭。津液竭，則胃乾結熱在內，大便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傷寒諸病下・傷寒大便不通候》 傷寒陽脈微，而汗出少，爲自始，汗出多爲太過。陽明脈實，因發其汗，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者，陽氣絕於裏，陽氣絕於裏則津液竭，熱結在內，故大便牢而不通也。

《陰證略例・論陰證大便秘》 陽陰二結，寒熱不同，爲躁一也。盛暑爍金，嚴冬凝海是也。

舉陽證，經云：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陽結。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者，名曰陰結。又云：無陽陰強，大便鞕者，不可下。下之則清穀滿腹，宜理中丸主之。叔和云：弦冷腸中結。潔古云：脈沉弦，不能食而不大便，則爲陰冷結也。

《丹溪心法・燥結》 凡人五味之秀者養臟腑，諸陽之濁者歸大腸，大腸所以司出而不納也。今停蓄蘊結，獨不得疏導，何哉？抑有由矣。邪入裏則胃有燥糞，三焦伏熱，則津液中乾，此大腸挾熱然也。虛人臟冷而血脈枯，老人臟寒而氣道澀，此大腸之挾冷然也。亦有腸胃受風，涸燥秘澀，此證以風氣蓄而得之。若夫氣不下降，而穀道難，噫逆泛滿，必有其證矣。

《慎齋遺書・辨證施治》 凡乾燥等證，大腸虛，不能潤澤，故澀滯而難出。

《醫方考・秘結門》 秘結，燥證也。然有火燥，有風燥，有水竭之燥，有血虛之燥。從容養血清燥爲上手，急遽攻下通腸爲下手。

《松厓醫徑・秘結》 秘結者，或因房勞過度，飲食失節，恣飲酒漿，過食辛熱，其間種種不同，固難一類而推。愼勿以巴豆、牽牛等峻劑攻下，雖暫通快，必致再結愈甚。治者須知西北人以開結爲主，東南人以潤燥爲要。

《景岳全書・雜證謨・秘結》 秘結一證，在古方書有虛秘、風秘、氣秘、熱秘、寒秘、濕秘等說，而東垣又有熱燥、風燥、陽結、陰結之說。此其立名太煩，又無確據，不得其要，而徒滋疑惑，不無爲臨證之害也。不知此證之當辨者惟二，則曰陰結、陽結而盡之矣。蓋陽結者，邪有餘，宜攻宜瀉者也。陰結者，正不足，宜補宜滋者也。知斯二者，即知秘結之綱領矣。若或疑余之說，而欲必究其詳，則凡云風秘者，蓋風未必秘，但風勝則燥，而燥必由火，熱則生風，即陽結也，豈謂因風而宜散乎？有云氣秘者，蓋氣有虛實，氣實者陽有餘，陽結也；氣虛者陽不足，陰結也，豈謂氣結而盡宜破散乎？至若熱秘、寒秘，亦不過陰陽之別名耳。再若濕秘之說，則濕豈能秘，但濕之不化，由氣之不行耳。氣之不行，即虛秘也，亦陰結也。總之，有火者便是陽結，無火者便是陰結，以此辨之，豈不了然？余故曰：凡斯二者，即秘結之綱領也。

一、秘結之由，除陽明熱結之外，則悉由乎腎。蓋腎主二陰而司開闔，故大小便不禁者，其責在腎，然則不通者，獨非腎乎。故腎熱者宜涼而滋之，腎寒者宜溫而滋之，腎虛者宜補而滋之，腎乾燥者宜潤而滋之。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正此之謂。

《四聖心源・便堅根原》 便堅者，手足陽明之病也。手陽明以燥金主令，足陽明從燥金化氣。故手足陽明，其氣皆燥。然手陽明，燥金也，戊土從令而化燥。足太陰，濕土也，辛金從令而化濕。土濕者，能化戊土而爲濕，不能變庚金之燥。金燥者，能化辛金而爲燥，不能變己土之濕。以從令者易化，而主令者難變也。故傷寒陽明之便結，腸胃之燥者也。反胃噎膈之便結，胃濕而腸燥者也。傷寒陽明之便結，腸胃之熱燥者也。反胃噎膈之便結，胃之寒濕，而腸之寒燥者也。

以陽主開，陰主闔，陽盛則隧竅開通而便堅，陰盛則關門閉澀而便結。凡糞若羊矢者，皆陰盛而腸結，非關火旺也。蓋腎司二便，而傳送之職，則在庚金，疏泄之權，則在乙木。陰盛土濕，乙木鬱陷，傳送之竅既塞，疏泄之令不行。大腸以燥金之府，閉澀不開，是以糟粕零下而不黏聯，道路梗阻而不滑利。積日延久，約而爲丸，其色黑而不黃者，水氣旺而土氣衰也。此證仲景謂之脾約，脾約者，陽衰濕盛，脾氣鬱結，不能腐化水穀，使渣滓順下於大腸也。誤用清潤之劑，脾陽愈敗，則禍變生矣。

《金匱翼・便閟統論》 所云實閉、熱閉，即陽結。所云冷閉、虛閉，即陰結也。

虛閟

虛閟有二，一以陰虛，一以陽虛也。凡下焦陽虛，則陽氣不行，陽氣不行，則不能傳送，而陰凝於下。下焦陰虛，則精血枯燥，精血枯燥，則津液不到，而腸藏乾槁。治陽虛者，但益其火，則陰凝自化。治陰虛者，但壯其水，則涇渭自通。

實閟

實閟者，胃實而閟。東垣所謂胃氣實者閟物，胃氣虛者閉氣是也。其人

能食，小便赤，其脈沉實。

按：實閟有寒有熱，熱實者宜寒下，寒實者宜溫下。麻仁丸、厚朴三物湯，治實而熱者。逐氣丸、溫脾湯，治實而寒者也。

風閟

風閟者，風勝則乾也。由風搏肺藏，傳於大腸，津液燥澀，傳化則難。或其人素有風病者，亦多有閟。或腸胃積熱，久而風從內生，亦能成閟也。

冷閟

冷閟者，寒冷之氣橫於腸胃，凝陰固結，陽氣不行，津液不通。其人腸內氣攻，喜熱惡冷，其脈遲澀者是也。

熱閟

熱閟者，熱搏津液，腸胃燥結，傷寒熱邪傳裏，及腸胃素有積熱者，多有此疾。其症面赤身熱，腹中脹閟，時欲作冷，或口舌生瘡。

氣閟

氣閟者，氣內滯而物不行也。其脈沉，其人多噫，心腹痞閟，脅肋膨脹。此不可用藥通之，雖或暫通，而其閟益甚矣。或迫之使通，因而下血者，惟當順氣，氣順則便自通矣。

《讀醫隨筆・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 燥屎爲津液耗虛，腸胃枯結，而屎不得下，是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宿食爲胃有寒濕，水穀久停不化，是陰之有餘，陽之不足也。故仲景用承氣治燥屎，以芒硝清熱，大黃潤燥，而以枳樸推其氣，使之下行。若宿食不得熟腐，必以乾薑、豆蔻、山查、麥芽，溫而化之矣。近醫燥屎、宿食不分，每以山查、麥芽治燥屎，致愈堅而不得下。以大黃、芒硝下宿食，每致洞泄完穀，陽脫而死。此等淺證，尚不能辨治，何以醫爲？東垣以大便秘結爲血中伏火，此指常秘者言。又有卒秘於春分前後者，亦多因肝陽初升，伏火乍動所致。若卒秘於秋分前後，或夏月久旱暑盛之時，則多屬肺氣虛燥之故。暑燥既已開泄肺氣，而汗多又傷津液，加以口鼻呼吸亡氣，遂致肺氣不足以下降，津液不足以濡潤大腸，是爲肺移燥於大腸，與血中伏火無涉。吾每以沙參、蔞根各用兩許投之，其效甚捷，不待用血藥也。

綜述

《靈樞經・雜病》 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

《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豬膽汁，皆可爲導。

食蜜七合

右一味，於銅器內，微火煎，當須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鞕。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疑非仲景意，已試甚良。又大豬膽一枚，瀉汁，和少許法醋，以灌穀道內。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

《傷寒論・辨可下病脈證并治》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鞕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大便必復鞕而少也，宜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二陽并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屬大承氣湯證。

少陰病，六七日腹滿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大柴胡湯。

《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金匱要略・五藏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 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爲約，麻子仁丸主之。

《諸病源候論・大便諸病・大便難候》《養生方導引法》云：偃卧直兩手，捻左右脅，除大便難、腹痛、腹中寒。口內氣，鼻出氣，溫氣，咽之數十病愈。

《諸病源候論・大便諸病・大便不通候》《養生方導引法》云：龜行氣伏，衣被中覆口鼻頭面，正卧不息九通，微鼻出氣，治閉塞不通。

《千金要方・脾臟上・秘澀》論曰：有人因時疾差後，得秘塞不通，遂致夭命，大不可輕之，所以備述。雖非死病，凡人不明藥餌者，拱手待斃，深可痛哉。單複諸方，以虞倉卒耳。凡大便不通，皆用滑膩之物及冷水幷通也。凡候面黃者，即知大便難。【略】

治關格大便不通方。

芒硝二兩　烏梅　桑白皮各五兩　芍藥　杏仁各四兩　麻仁二兩　大黃八兩

右七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一本無烏梅，加枳實、乾地黃各二兩。

治大便秘塞不通神方。

豬羊膽無在以筒灌三合許，令深入即出矣。出不盡，須臾更灌。一方加冬葵子汁和之，亦妙。又椒豉湯五升，和豬膏三合灌之佳，臨時易可得即用之。又煎蜜成煎如人指大，深內穀道佳。又無灰濃酒半升、鹽三錢匕，鍊成如上法。

三黃湯　治下焦熱結，不得大便方。若大秘，加芒硝二兩。

淮南五柔元　治秘澀及虛損不足，飲食不生肌膚，三焦不調。和榮衛，利腑藏，補三焦方。崔氏云：令人喜飯，消穀益氣。有憂者加松實半兩、菴閭半兩，服之緩中，不如意便服之。又有黃芩二兩。

大五柔丸　主藏氣不調，大便難。通榮衛，利九竅，消穀益氣力方。

濡藏湯　主大便不通六七日，腹中有燥屎，寒熱煩迫，短氣汗出脹滿方。治大便不通方。

商陸　牛膝各三斤　大戟一斤　大豆五升

右四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以大豆五升，煎令汁盡，至豆乾。初服三枚，以通爲度。

又方：蜜和胡鸜屎內大孔中，即通。

又方：水四升、蜜一升，合煮熟，冷，灌下部中，一食頃即通。

又方：鹽半合，蜜三合，合煎如餳，出之。著冷水中，丸如檳榔，形如指許大，深內下部中，立通。

治大便難方：

單用豉清、醬清、羊酪、土瓜根汁灌之，立通。

又方：以醬清漬烏梅，灌下部中。

又方：桑根白皮　榆根白皮各壹把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三服。

又方：桃皮三升，水五升，煮取一升，頓服。

又方：水一升，煮羊蹄根一把，取半升頓服。

又方：常煮麻子，取汁飲。

又方：常服蜜煎五合。

又方：豬脂和陳葵子末爲丸，如梧子，每服十丸，通即止。

又方：水服桃花方寸匕。無桃花，白皮亦得。

又方：常服車前子及葉幷良。

又方：搗葵根汁生服。

又方：好膠叁寸　葱白壹把

右二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頓服之，即下。

又方：葵子　牛酥各壹升。豬脂亦用得。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葵子，取一升，內酥煮一沸，待冷，分二服。

又方：葵子汁和乳汁等分服之，立出。

又方：醬清三升　麻油二升　葱白三寸

右三味合煮令黑，去滓待冷，頓服之。一方不用醬清。芒硝丸，治脹滿不通方。

又方：通草　朴硝各四兩　郁李仁　黃芩　瞿麥各三兩　車前子五合。一方六兩，一方二升

右六味㕮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二服。一方用絹袋盛煮，頓服二升。

又方：獨頭蒜燒熟去皮，綿裹內下部中，氣立通。又削薑裹鹽導之，及乾薑鹽、杏人搗丸導之幷佳。治脹滿閉不下方。

吳茱萸一升乾薑　大黃　當歸　桂心　芍藥　甘草　芎藭各二兩　人參　細辛各一兩　桃白皮一把　眞朱半兩　雄黃十八銖

右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內雄黃、眞朱末，酒一升，微火煮三沸，服一升，得下即止。走馬湯，主一切卒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巴豆丸，主寒癖宿食，久飲飽不消，大秘不通方。練中丸，主宿食不消，大便難方。大便難，灸第七椎兩傍各一寸，七壯。又灸承筋二穴各三壯。在踹中央陷內。大便不通，灸俠玉泉相去各二寸，名曰腸遺，隨年壯。一云二寸半。又灸大敦四壯。在足大指聚毛中。大便閉塞，氣結心堅滿，灸石門百壯。後閉不通，灸足大都，隨年壯。

《聖惠方・治大便難諸方》　治身有大熱，熱毒流於四肢，骨節急痛不可忍，腹中煩滿，大便澀難，大黃飲子方。治五實病，大便難，宜服此方：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川朴硝一（二）兩半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於食前以蜜水調下三錢，以利爲度。

治大便難，五臟氣壅，三焦不和，熱結秘澀，麻仁圓方。

治宿食不消，大便難，宜服此方：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甜葶藶一兩，隔紙炒令紫色　川芒硝一兩　杏仁二（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微炒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湯下三十圓，晚再服之。

治腸胃冷熱不和，大便難秘，食飲不消，心腹妨悶，檳榔圓。

治脾胃不和，常患大便堅難，宜服此方：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枳實一兩，麩炒微黃　大麻仁二兩，別搗如膏　赤芍藥二兩　厚朴二兩，去粗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右件藥，搗羅爲末，研入麻仁令勻，煉蜜和搗三二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湯下三十圓，晚食前再服，以利爲度。強羸臨時加減。

《聖惠方・治大便不通諸方》　治大便不通，下焦傷熱悶，大黃散。

治腸胃積滯，大便不通，氣壅上奔，宜服大戟圓。

治大便不通，臍腹妨悶，不下飲食，偏宜服此方：

烏巢子二兩　木香一兩　芎藭一兩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川大黃二（三）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搗百餘杵，圓如梧桐子大。食前，煎葱白生薑湯下二十圓。

治大便不通，腹內壅悶，喘息促，宜服此方：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川芒硝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大麻仁一兩，別研

右件藥，搗羅爲末，入麻仁令勻，煉蜜和搗一二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生薑湯下三十圓，以利爲度。

治大腸結實，枳殼圓方。

治乾糞塞腸，癥腸脹痛不通方：

毛桃花一兩，濕者　麵三兩

右件藥，和麵作餛飩，熟煮，空腹食之。至日午後，腹中如雷鳴，當下惡物爲效。

治大便不通，十日秘者方：

棗一枚，去核　膩粉一錢

右以膩粉內於棗中，和白麵裹之，於火上炙令熟，碾羅爲末，以煎湯調頓服之，立效。

治大便旬日不通方：

鼠糞二枚　白膠香半棗大

右件藥細研，入水少許，和圓如棗核大。以油塗，內穀道中，良久便通，神妙。

又方：　膩粉一分　黃丹一錢

右件藥同研令勻，每服以粥飲調下一錢，不過三服效。

治大便秘澀不通方：

右用大麻子爛研，以米相和，煮粥食之良。

又方：　蜣螂微炒，去翅足

右搗羅爲末，以熱酒調下一錢。

又方：　牽牛子二兩，一半微炒，一半生用

右搗細羅爲散，每服以生薑湯調下二錢，良久，以熱茶投。

又方：　皂莢二挺，去黑皮，微炙黃

右搗羅爲末，煉蜜和圓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溫水下三十圓。

又方：巴豆一枚，去皮，以油燥焦，去心膜　右以粳米飯二十粒同研熟，圓如綠豆大。每服以溫水下三圓，如人行十里當通，未通即再服。

又方：右用瓜蒂五枚，搗羅爲末，以綿裹，納下部中，即通。

又方：檳榔半兩　右搗羅爲末，以童子小便一大盞，煎至六分，入葱白三寸，蓋定良久，去葱頓服。

《聖惠方・治大便卒不通諸方》　治大便卒不通，心神煩悶，坐卧不安，宜服牽牛子圓方。

治大便卒不通，心腹氣滿悶，木香圓。

治大腸卒不通，腹脅脹滿，氣上衝心膈，宜服檳榔散。

治大便卒不通，氣上奔心膈，宜服此方：

皂莢一兩，去黑皮，塗酥炙黃焦，去子　巴豆霜一分　阿魏半兩，麵裹煨，令麵熟爲度　五靈脂一兩　右件藥搗羅爲末，研入巴豆霜令勻，煉蜜和圓如綠豆大。每服空心，以溫生薑湯下五圓，良久未效，再服七圓。

治大便卒不通，氣悶絕方：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川朴硝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爲散，每服，以溫蜜水調下二錢。

治大便卒澀結不通方：

豬脂一兩　葵子末一兩半　右件藥相和，圓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溫水下三十圓，以通利爲度。

又方：羊蹄根一兩，剉　右以水一大盞，煎取六分，去滓，溫溫頓服之。

又方：大麻仁一兩　右以熟湯一大盞，研濾取汁，分爲二服。

又方：吳茱萸五十粒，生用　梔子十四枚　川朴硝一兩　右以水一大盞，煎服六分，去滓，下朴硝，空心，分爲三服。

《聖惠方・治時氣大便不通諸方》　夫時氣大便不通者，由脾胃有熱，發汗太過，則津液竭，津液竭則胃中乾燥，結熱在內，則大便不通也。

治時氣熱毒在臟，大腸不通，宜服羚羊角散。

治時氣十日已上，腹微滿而喘，臍下疼痛，大便不通，宜服大黃散。

治時氣惡寒，頭痛，壯熱，大便不通，宜服柴胡散。

治時氣胃中壅熱，大便不通，宜服大麻仁圓。

治時氣十餘日不大便，調氣圓。

治時氣熱毒在胃，大便不通方：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川芒硝一兩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浸一宿，明早煎五七沸，綿濾取汁，不計時候溫溫頓服，良久下惡滯物。

《史載之方・大府秘》　肝心氣實，風血相搏，大府結澀。口苦舌粗，甚則口乾膠，小府赤，頭痛眼昏，六脈洪大而實，宜用柴胡湯。肺氣上實，其氣上蒸，不能傳送，大府秘熱，其脈浮而疾，尺澤脈短，寸口脈大，宜用柴胡湯，加紫菀、麻黃各一分良。

寒濕之勝，大府反秘。經言：陰氣不用，便堅。以土不用事，脾胃不動，無傳送耳。其陰具水土之證，脈亦如之，宜用大腹皮散。

元氣虛弱，腎水空虛，胃無津液，大府澀遲。六脈微而虛，宜用蓯蓉粥。

《類證活人書・問有數日不大便有大便難有大便鞕有燥屎有大便溏》　傷寒數日不大便，大便鞕，及有燥屎，皆知用大柴胡、大承氣、小承氣攻之。然仲景論大便不通，亦有數種不可攻者。仲景又有陽結陰結之論，不可不別也。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此爲實，名曰陽結，宜用小柴胡湯，所謂和其榮衛，以通津液，縱不了了，得屎而解也。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硬，名曰陰結，宜用金液丹，所謂陽盛則促，陰盛則結，促結同也。

《類證活人書・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似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暑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甚者承氣湯。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聖濟總録・諸風門・風秘》 論曰：風秘之病，以大腸秘澁不通。大腸者，肺之腑，通行水穀，傳導所出。若三焦不和，風熱所搏，則腸胃乾燥，津液虛少，糟粕結聚，傳導不行，令人心煩腹滿，便秘不通也。

前胡丸　治風氣，潤利腸胃。

調中丸　治大腸風熱，秘澁不通。

木香丸　治腸胃風熱，津液燥少，大便秘澁。

威靈仙散　治老人風氣壅盛，大腸秘澁，五六日方大便一次，頭旋目暗，發作無時。

香枳散　治大腸秘，祛風順氣。

引飲導秘丸　治風熱大腸秘澁不通，心煩，腹滿，體熱。

《聖濟總録・大小便門・大便秘澁》 論曰：大便秘澁，其證皆榮衛不調，陰陽之氣相持也。若風氣壅滯，腸胃乾澁，是謂風秘。胃蘊客熱，口糜體黃，是謂熱秘。下焦虛冷，窘迫後重，是謂冷秘。或因病後重亡津液，或老弱血氣不足，是謂虛秘。或腎虛小便過多，大腸枯竭，渴而多秘者，亡津液也。或胃實燥結，時時作寒熱者，中有宿食也。治法須宜和順陰陽，然疏風散滯，去熱除冷，導引、補之法不可偏廢，當審其證以治之。

麻仁丸　治大便秘難。

麻仁丸方又方　治三焦不和，臟腑虛結，胸膈痞悶，大便秘澁。

威靈仙丸　治大腸冷秘。

附子散　治大便冷秘。

葱膠湯　治年老虛弱，大便秘滯。

大黃丸　治脾胃不和，內有蟲滯，大便秘難。

滑石散　治大便不通，腹脹氣急妨悶。

葵酥湯　治大腸閉澁，大便不通。

摩臍方　治大便不通，腹脹。

杏仁湯浸，去皮尖　葱白三莖，去鬚葉，細切　鹽一分

三味同研如膏，每取如酸棗大，計心摩臍上三百轉，須臾即利。如利不止，以冷水洗手即定。

治病後津液燥少，大便不通，腸結方：

糯米二合，炒灰存性，研　豬膽一枚，取汁　沙糖少許

和研如膏，內少許入下部，立通。

治卒大便不通，或熱結，或風秘，及婦人產後大便不通等方：

皂莢切去皮，炙令黃熟，爲末　白梅肉五枚　蜜少許

將梅肉幷蜜拌和皂莢，如棗大，以綿紙裹引內下部中，須臾即通。

郁李仁粥　治大便不通。

治下部窒塞，大便不通方：

烏梅五枚

內湯中漬軟，取肉熟搗之，丸如彈子，內下部中即利。

《全生指迷方・風食》 若寒熱如瘧，不以時度，腸滿膨脖，起則頭暈，大便不通，或時腹痛，胸膈痞悶，此由宿穀停留不化，結於腸間，氣道不舒，陰陽交亂，備急丸主之。

《本事方續集》 治大便秘結：

大黑腰棗三個

右將棗子擘開去核，水銀粉於棗核孔中塞滿，濕紙裹煨，用生葱茶清嚼下。

治大人、婦人膈上虛發，肺腑痰壅，調三焦，開胃口。大小便秘結不通及腸風等疾幷皆治之：

麻仁八錢重，（技）〔儗〕麻仁上闕他藥

右爲末，除出麻仁研爲膏，次入前藥，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茶酒任下。

治大便秘結，搜風寬腸：

清皮去白　威靈仙去頭，洗。各二兩　大黃一兩半　大戟一兩　牛蒡子四兩，新瓦上炒

右爲末，每服一錢，人實壯每服三錢，蜜酒調下，服畢漱口。

治肺臟風毒熱壅，鼻塞口乾，大便秘。

枳殼一兩，麩炒去穰　川朴硝一兩　川大黃同　牛蒡子半兩，炒　芎藭二分

郁李仁一兩半，去皮

右爲末，每服一大錢，蜜水調下。忌一切熱物等物。

治大小便不通，行滯氣五宣散。

治大小便秘，經日欲死者：

推車七個，車下有客字，道按：推車客，蜣螂一名土狗同。

如男子病，推車客用頭，土狗用身；如女人病，土狗用頭，推車客用身右新瓦上焙乾爲末，只一服。用虎目樹皮虎目樹椿一名向南者，濃煎汁調服。經驗如神。

《鷄峰普濟方・大便秘》 枇杷葉散　適適陰陽，和養脾胃，兼治食飲易傷，腹脅痞滿，口乾多渴，常欲飲冷，四肢倦怠，大便不利。

宣壅元　治大便秘滯，有三：一者，三焦五臟不和，熱氣小偏入腸胃；二者，風客三焦，氣弱，傳道不利；三者，腎虛水少，胴腸乾澀，皆令大便秘滯，幷宜服。

四順飲子　治大便不通，面目身熱，口舌生瘡，上焦冒悶，時欲得冷。此三陽氣壅熱幷大腸，其脈洪大。

神功元　疏解秘滯，及風氣下流腰膝疼痛。

小當歸元　治虛人秘澀，潤養腸胃。

葳靈仙元　若年高之人，津液枯燥無以潤養，腸間乾澀，氣血俱衰，艱於運化，其脈燥大，宜此葳靈仙元，紫蘇麻仁粥。

朱砂餅子　治大便秘結。

大橘皮元　治大便秘。

赤小豆散　治大便秘。

妙應元　治氣虛有冷，大便不通。

橘皮杏仁元　治諸大便秘，兼腳氣人秘尤佳。

通腸元　治大腸乾結不通。

論曰：大腸爲傳道之宮，變化出焉。獨受諸陽之濁，或秘而不利，或秘而不通。若其人腹脹痛悶，氣絕胸中，痞塞欲嘔，此宿食留滯，脾氣不轉，其脈沉疾而實，宜備急元。若但秘澀，餘無所苦，此由風搏肺經，傳於大腸，腸中受風，津液燥少。診其脈浮澀，謂之風秘，宜脾約麻仁丸。亦有氣下降而穀食不流行者，其人多噫，其脈短澀，宜紫蘇丸。新產婦人亡血而津液少，大便秘，宜服之。

小黃耆元　治胴腸風熱，大便秘滯，及五痔結核。

《扁鵲心書・便閉》 老人氣虛，及婦人產後少血，致津液不行，不得通流，故大便常結。切忌行藥，是重損其陰也。止服金液丹，久久自潤，或潤腸丸亦可。又大小便主腎，腎開竅于二陰，能運行津液。若腎氣虛，則二便皆不通，亦服金液丹。腎氣壯，則大小便自利矣。

《三因方・秘結證治》 夫胃、大小腸、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入出者也。人或傷於風寒暑濕，熱盛發汗，利小便，走枯津液，致腸胃燥澀，秘塞不通，皆外所因。或臟氣不平，陰陽關格，亦使人大便不通，名曰臟結，皆內所因。或飲食燥熱而成熱中，胃氣強澀，大便堅秘，小便頻數，謂之脾約，屬不內外因。既涉三因，亦當隨其所因而治之。燥則潤之，澀則滑之，秘則通之，約則緩之，各有成法。

神功圓　治氣壅風盛，大便秘澀，後重，疼痛，煩悶。此藥當量虛實加減。

半桃圓　治年高風秘冷秘，心腹一切痃癖冷氣。暖元臟，止泄瀉，進飲食。

胃氣圓　治虛人老人風秘不通，不可服涼藥，用此甚效。

《保命集・熱論》 大黃牽牛散　治相火之氣遊走藏府，大便秘結。

蜜湯調下。食後微利爲度。此謂不時而熱者，濕熱也。

《醫學啓源・傷寒總論・燥》 脾約丸　約者，約束之象，又曰約束之約也。《內經》曰：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幷行。其津液者，脾氣結，約束精液不得四布五經，但輸膀胱，致小便數，大便硬，故曰其脾爲約。麻仁味甘平，杏仁甘溫，《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麻仁、杏仁潤物也。《本草》曰：潤可以去枯，腸燥必以甘潤之物爲主。是以麻仁爲君，杏仁爲臣。枳殼味苦寒，厚朴味苦溫，潤燥者必以甘，甘以潤之，破結者必以苦，苦以泄之。枳殼、厚朴爲佐，以散脾之約。芍藥味酸微寒，大黃味苦涌泄爲陰。芍藥、大黃爲使，以下脾之結燥，潤結化津液，還入胃中，則大便利，小便數愈。

潤腸丸　治脾胃伏火，大便秘或乾燥，秘澀不通，全不思食，及風結秘血、結秘，皆令悶塞也。以潤風燥，和血疏風，自通利矣。如大便不通而澀，滋其榮養者，急加酒洗大黃。如風結燥大便不行，加桃仁、大黃。如風澀大便不行者，加皂角仁、大黃、秦艽以利之。如脈澀，覺身有氣證，而大便不通者，加郁李仁、大黃以除氣澀。

當歸潤燥湯。

橘杏丸　治氣閉，老人虛弱，皆可服。

七宣丸　療風氣，治結聚、宿食不消，兼砂石皮毛在腹中，及積年腰腳疼痛、冷如水石，腳氣衝心煩，頭如暗倒，肩背重悶，心腹脹滿，胸膈閉塞，風毒腫氣連及頭面，大便或秘，小便時澀，脾胃氣痞，不能飲食，腳轉筋攣急痛，心神恍惚，眠卧不安等疾。覺病勢退服五補丸，不問男女老幼幷可服之，量與加減。

麻仁丸　潤三焦，和五臟，潤腸胃，除風氣，及治風熱壅結，津液耗少，令大便閉澀不通。高年及有風人大便秘，且服之。

神功丸　治三焦氣壅，心腹痞悶，六腑風熱，大便不通，腰腳疼痛，肩背重悶，頭昏目熱，口苦咽乾，心胸煩燥，眠卧不安。及治腳氣幷素有風，大便結燥。

厚朴湯　凡治臟腑之秘，不可一例治療，有虛秘，有實秘。有胃實而秘者，能飲食，小便赤，當以麻仁丸、七宣丸之類主之。胃虛而秘者，不能飲食，小便清利，厚朴湯主之。胃實，秘物也；胃虛，秘氣也。

七聖丸　治風氣壅盛，痰熱結搏，頭目昏重，涕唾稠粘，心煩面熱，咽乾口燥，精神不爽，夜卧不安，肩背拘急，胸膈痞悶，腹脹脅滿，腰腿重痛，大便秘澀，小便赤澀，宜服之。嵐瘴地最宜服之。

犀角丸　治三焦邪熱，一切風氣，及治風盛痰實，頭目昏重，肢體拘急，痰涎壅塞，腸胃燥結，大小便難。

《醫説・臟腑秘澀》　老人臟腑，不可用大黃。老人津液少，所以秘澀，更服大黃以瀉之，津液皆去，定須再秘，甚於前。只可服寬潤大腸之藥，如養生必用方二仁圓是也。更用槐花末煎湯淋洗亦妙，風藥燥腸。又有一種風秘者，當用檳榔七聖圓，雖有大黃，斟酌服之，勿令瀉可也。又有婦人產後大便秘，須四五日、六七日不通者，出血已多，津液少也。濃煎紫蘇湯，飲一兩盞自通。更一日不通，服局方大麻仁圓三十圓。

《儒門事親・大便澀滯》　夫老人久病，大便澀滯不通者，可服神功丸、麻仁丸、四生丸，則愈矣。時復服葵菜、菠菜、豬羊血，自然通利也。《内經》云以滑養竅是也。此病不愈，令人失明也。

《和劑局方・治瀉痢附秘澀》　脾約麻仁圓，治腸胃燥澀，津液耗少，大便堅硬，或秘不通，臍腹脹滿，腰背拘急，及有風人大便結燥。又治小便利數，大便因硬，而不渴者，謂之脾約，此藥主之。半硫圓除積冷，暖元臟，溫脾胃，進飲食。治心腹一切痃癖冷氣，及年高風秘、冷秘，或泄瀉等，幷皆治之。

《和劑局方・治瀉痢附秘澀・續添諸局經驗秘方》　黃耆湯，治年高老人大便秘澀。

《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爲熱中論》　脾胃之證，始得則熱中，今立治始得之證。

補中益氣湯。

如大便秘澀，加當歸梢一錢。閉澀不行者，煎成正藥，先用一口調玄明粉五分或一錢，得行則止。此病不宜下，下之恐變凶證也。

《脾胃論・脾胃虛弱隨時爲病隨病製方》　夫脾胃虛弱，必上焦之氣不足，遇夏天氣熱盛，損傷元氣，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兩腳痿軟。遇早晚寒厥，日高之後，陽氣將旺，復熱如火，乃陰陽氣血俱不足。故或熱厥而陰虛，或寒厥而氣虛，口不知味，目中溜火，而視物瞲瞲無所見，小便頻數，大便難而結秘。【略】

黃耆人參湯。

如大便澀滯，隔一二日不見者，致食少，食不下，血少血中伏火而不得潤也。加當歸身、生地黃、麻子仁泥已上各五分，桃仁三枚，湯泡去皮尖，另研。

如大便通行，所加之藥勿再服。

如大便又不快利，勿用別藥，少加大黃煨五分。

如不利者，非血結血秘而不通也，是熱則生風。其病人必顯風證，單血藥不可復加之。止常服黃耆人參湯藥，只用羌活、防風已上各五錢二味，咬咀，以水四盞煎至一盞，去柤，空心服之，其大便必大走也。一服便止。

《脾胃論・隨時加減用藥法》　濁氣在陽，亂於胸中，則膜滿閉塞，大便不通。夏月宜少加酒洗黃蘗大苦寒之味，冬月宜加吳茱萸大辛苦熱之藥以從權，乃隨時用藥，以泄濁氣之下降也。借用大寒之氣於甘味中，故曰甘寒瀉熱火也。亦須用發散寒氣辛溫之劑多，黃蘗少也。如大便秘燥，心下痞，加黃連、桃仁，少加大黃，當歸身。

《蘭室秘藏・大便結燥門・大便結燥論》　《金匱眞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又云：腎主大便，大便難者，取足少陰。夫腎主五液，津液潤則大便如常，若飢飽失節，勞役過度，損傷胃氣，及食辛

熱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故大便結燥。然結燥之病不一，有熱燥，有風燥，有陽結，有陰結，又有年老氣虛、津液不足而結燥者。治法云：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結者散之，如少陰不得大便，以辛潤之。太陰不得大便，以苦泄之。陽結者散之，陰結者溫之。仲景云：小便利而大便硬，不可攻下，以脾約丸潤之。食傷太陰，腹滿而食不化，腹響然不能大便者，以苦藥泄之。如血燥而不能大便者，以桃仁、酒製大黃通之。風結燥而大便不行者，以麻子仁加大黃利之。如氣澀而大便不通者，以郁李仁、枳實、皂角仁潤之。大抵治病必究其源，不可一概用巴豆、牽牛之類下之，損其津液，燥結愈甚，復下復結，極則以至導引於下而不通，遂成不救，噫可不愼哉。

通幽湯　治大便難，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不開，噎塞不便，燥秘，氣不得下。治在幽門，以辛潤之。如寒陰之病，爲寒結閉而大便不通者，以《局方》中半硫丸，或加煎附子乾薑湯，冰冷與之。其病雖陰寒之證，當服陽藥補之。若大便不通者，亦當十服中與一服藥，微通其大便，不令結閉，乃治之大法。若病人雖是陰證，或是陰寒之證，其病顯躁，脈實堅，亦宜於陽藥中少加苦寒之藥，以去熱躁，躁止勿加。如陰躁欲坐井中者，其二腎脈按之必虛，或沉細而遲，此易爲辯耳。知有客邪之病，亦當從權加藥以去之。

麻黃白朮湯　治大便不通，五日一遍，小便黃赤，渾身腫，面上及腹尤甚，色黃麻木，身重如山，沉困無力，四肢痿軟不能舉動，喘促，唾清水，吐噦痰，唾白沫如膠，時躁熱發欲去衣，須臾而過振寒，項額有時如冰，額寒尤甚，頭旋眼黑，目中溜火，冷淚，鼻不聞香臭，少腹急痛，當臍有動氣，按之堅硬而痛。此證宿有風濕熱伏於榮血之中，其木火乘於陽道爲上盛，元氣短少上喘，爲陰火傷其氣，四肢痿。在腎水之間，乃所勝之病。今正遇冬寒得時，乘其肝木，又實其母，肺金剋火凌木，是大勝必有大復。其證善恐欠多噓，鼻中如有物，不聞香臭，目視眩眩，多悲健忘，少腹急痛，通身黃，腹大脹，面目腫尤甚，食不下，痰唾涕有血，目眦瘍，大便不通，幷宜此藥治之。

升陽湯　一名升陽瀉濕湯　治膈咽不通，逆氣裏急，大便不行。

活血潤燥丸　治大便風秘、血秘，常常燥結。蘇麻子粥，每日早晚食之，大便日久不能結燥也。以磁器盛之，紙封無令見風。

《蘭室秘藏・大便結燥門・大便結燥論》　活血潤燥丸治大便風秘、血秘，常常燥結。【略】三兩服後，須以蘇麻子粥，每日早晚食之，大便日久不能結燥也。

《濟生方・大便》　論曰：平居之人，五臟之氣貴乎平順，陰陽二氣貴乎不偏，然後津液流通，腸胃益潤，則傳送如經矣。攝養乖理，三焦氣澀，運掉不得，於是乎壅結於腸胃之間，遂成五秘之患。夫五秘者，風秘、氣秘、濕秘、寒秘、熱秘是也。更有發汗利小便，及婦人新產亡血，走耗津液，往往皆令人秘結。燥則潤之，澀則滑之，秘則通之，寒則溫利之，此一定之法也。又論曰：秘凡有五，即風秘、氣秘、濕秘、冷秘、熱秘是也。多因腸胃不足，風寒濕熱乘之，使臟氣壅滯，津液不能流通，所以秘結也。【略】

但年高之人，以致秘結者，非少壯比，多服大黃，恐傷眞氣。後方所載有蕆靈仙丸最佳。內用蕆靈仙，取其主諸風，宣通五臟，去腹內冷氣滯氣。內用黃芪，取其補氣，使氣充得以運掉。蜜炙，取以滑潤之義。枳實，取其下氣寬腸。藥用三品，專而不雜，老人諸秘結大相宜也。臨病之際，更以後方詳審虛實，選而用之可也。皂角丸治風秘，專而有效，不可不知。

麻仁丸　治腸胃不調，熱結秘澀。

檳榔散　治腸胃有濕，大便秘澀。

潤腸丸　治發汗利小便亡津液，大腑秘結。老人虛人皆可服。

檳榔丸　治大腸實熱，氣壅不通，心腹脹滿，大便秘實。

枳殼丸　治腸胃氣壅風盛，大便秘實。

訶黎勒丸　治大腸虛寒，腸鳴泄瀉，腹脅氣痛，飲食不化。

蜜導法　每用蜜三合，入豬膽汁兩枚在內，煎如餳，出冷水中，捏如指大，長三寸許，納下部，立通。

《直指方・大便秘澀方論》　凡人五味之秀者養臟腑，諸陽之濁者歸大腸。大腸所以司出而不納也。令停畜蘊結，獨不得其疏導，何哉？抑有由矣。熱邪入裏，則胃有燥糞，三焦伏熱，則津液中乾，此大腸之挾熱然也。虛人臟冷而血脈枯，老人腸寒而氣道澀，此大腸之挾冷然也。腹脹痛悶胸痞欲嘔，此證結聚，以宿食留滯得之。腸胃受風，涸燥秘澀，此證閉塞以風氣蕃灼得之。若夫氣不下降而穀道難，噫逆泛滿，必有其證矣。劑量治法：熱者三黃湯，冷者金液丹，宿食者脾積圓，風秘者脾約麻仁圓，氣不下降則枯梗枳殼湯。固在精擇而審處，其間縱橫泛應，亦自胸中活法充之矣。然而大腸與

肺爲表裏，大腸者，諸氣之道路關焉。熱則清利，冷則溫利，積聚者挨其積，風壅者疏其風，是固然爾。孰知流行肺氣，又所以爲四者之樞紐乎？不然叔和何以曰：肺與大腸爲傳送。

《直指方・大便秘澀證治》 三黃湯、三黃圓　治熱證大便結。

甘豆湯　治熱證、風證大便不通。

金液丹　治大便挾冷結滯，用麻仁、杏仁，煎湯下。

半硫圓　治冷秘，風秘，老人秘結。

用葱白壹條，生薑叁片，煎熟入阿膠貳片，溶開，食空送下。

膠蜜湯　治老人、虛人大便秘澀。

潤腸圓　大便秘澀通用。

脾積圓　治飲食停滯，腹脹痛悶，嘔惡吞酸，大便秘結。

木香逐氣圓　治食積氣滯，通利大便，兼治腳氣、小腸氣、諸氣攻刺腹痛。

二香圓　治積滯氣秘，心腹刺痛，中滿壅噦。

獨棗湯　治大便積日不通。

脾約麻仁圓　治風秘，及脾約證：小便數、大便秘。用枳殼散送下。

追風毒剉散　治風氣蕃盛，大便秘結。

疏風散　治風毒秘結。

桔梗枳殼湯　治氣不下降，大便不通。加紫蘇莖葉煎。

寬快湯　治氣不下降，大腑澀滯。

降氣湯　治氣不下降，才使不通。加枳殼、杏仁煎。此藥流行肺氣。

蘇感圓　治氣秘不大便。用紫蘇、橘皮煎湯下，或枳殼散送下。蘇合香圓、感應圓，蘇合肆分，感應陸分，研和別圓。大凡腹痛而嘔，欲利其大便，諸藥皆吐，惟蘇感圓用薑汁泡湯下最妙。

煨蒜方　獨頭蒜，煨熟去皮，以綿裹，納後部即通。

又掩臍法，臨用入輕粉　少許，尤速。

熏方不蛀皂角，用碗燒，置於桶內，熏其後部自通。

調導飲　治婦人產前、產後大便不通。

四物湯　治臟結秘澀。

橘皮麻仁圓，治噎膈大便燥結。

六味地黃丸　治下焦燥熱，小便澀而數。

大補丸　治陰虛燥熱。

《澹寮集驗秘方・秘結門》 五仁圓　治大便澀秘，可以常服。

蜜兌法　蜜叁合，入豬膽汁兩枚在內，煎如飴，稍熱，撚如指大，長叁寸許。乘溫納下部，立通。《活人書》單用蜜。一法，入皂角末，在人斟酌用之也。一法，入薄荷末代皂角用，尤好。又云，或偶無蜜，只嚼薄荷，以津液調作挺，用之亦妙。

三和散　治五臟不調，三焦不和，心腹痞悶，脅肋膨脹，風氣壅滯，肢節煩疼，頭面虛浮，手足微腫，腸胃燥澀，大便秘難，雖年高氣弱并可服之。又治背痛股痛，有妨飲食，及腳氣上攻，胸腹滿悶，大便不通。

《壽親養老新書・冬時用藥諸方》 治老人大腸風燥氣秘，陳橘丸。

老人有熱，壅滯不快，大腸時秘結，諸熱毒生瘡，搜風順氣牽牛丸。

解老人熱秘方：

大附子一個，燒留性，研爲末，每服一錢，熱酒調下。

《世醫得效方・大方脈雜醫科・秘澀》 大便不通風秘

脾約麻仁圓　治風秘脾約證，小便數，大便秘。

皂角圓　專治有風人臟腑秘澀，大效。

疏風散　治風毒秘結。

枳殼圓　治腸胃氣壅風盛，大便秘實。

順氣圓　治三十六種風，七十二般氣。上熱下冷，腰腳疼痛，四肢無力，惡瘡下疰。疏風順氣，專治大腸秘澀，眞良方也。

搜風散　治大便秘結。

二仁圓　專治虛人、老人風秘，不可服大黃藥者。

氣秘

三和散。

四磨湯　治氣滯腹急，大便秘澀。【略】有熱者，加大黃、枳殼，名六磨湯。

蘇子降氣湯　治氣不下降，大便不通。加枳殼、杏仁。

橘杏圓　治氣秘，老人、虛弱人皆可服。

蘇麻粥　此藥順氣，滑大便。

小通氣散　治虛人憂怒傷肺，肺與大腸爲傳送，致令秘澀。服燥藥過，大便秘亦可用。

積滯秘結

脾積圓　治飲食停滯，腹脹痛悶，嘔惡吞酸，大便秘結。

木香逐氣圓　治食積氣滯，通利大便。兼治腳氣、小腸氣、諸氣攻刺腹痛。

感應圓　治飲食所傷，三焦氣滯，大便秘澀。

虛秘

半硫圓　治年高冷秘，及痃癖冷氣。

金液丹　治大便挾冷結滯，用麻仁、杏仁煎湯下。傷寒陰結亦用。

威靈仙圓　治年高氣衰，津液枯燥，大便秘結。

五仁圓　治精液枯竭，大腸秘澀，傳導艱難。

潤腸圓　治發汗，利小便，亡津液，大腑秘。老人、虛人皆可服。

又方，治大便秘澀，連日不通：

麻子仁一盞半，細研，用水浸，濾去皮，取濃汁　脂麻半盞，微炒，研，用水浸取濃汁

桃仁湯洗去皮，麩炒黃，研如泥　荊芥穗搗末。各一兩

右用煎藥，入鹽少許同煎，可以當茶飲之，以利爲度。

葱白散　治老人大便不通。

胃氣圓　治老人胃寒氣怯，大便反秘。每服五十丸，米飲空腹下。未效，生薑自然汁蓄熱水少許吞下。

黃耆湯　治年高老人大便秘澀。

熱秘

神功圓　治氣壅風盛，大便秘澀，後重疼痛，煩悶。此藥當量虛實加減。

檳榔圓　治大腸實熱，氣壅不通，心腹脹滿，大便秘結。

四順清涼飲　治同上。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燈心十莖，枳殼十片去穰煎，立效。

小三黃圓　治熱證，大便秘結。每服三十圓，溫水下。

小柴胡湯　治傷寒陽結，能食而大便不下。

濕秘

檳榔散　治腸胃有濕，大便秘澀。

香蘇散　多加枳殼、檳榔亦效。

通治

甘遂散　治大小便不通。

又方，葵子末三合，青竹葉一把，水一升，煮五沸，頓服。

又方，葵子末三合，水一升煮，去滓，分作二服，豬脂二兩，空心。又方，治大小便關格不通，經三五日者，用不蛀皂角燒灰，米湯調下，即通。又方，豬脂二兩，水一升，煮三沸，飲汁立通。

八正散　治同上。

推車散　治大小便秘，經月欲死者。

通治大便不通

大潤腸圓　大便秘澀通用。

獨棗湯　治大便積日不通。

傅藥　治閉結至亟，昏不知人。生大螺一二枚，以鹽一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一寸三分，用寬帛緊之，即大通。未效，烏桕木根三寸，研井水服，亦效。就多研爛傅臍下，亦可。【略】老人發熱，而大腑秘澀，或因多服丹藥，脾胃虛弱，蒸化不行，遂爲臟腑積熱。須用神保圓，得通瀉一行，熱亦即退。

《丹溪心法・燥結》　燥結血少，不能潤澤，理宜養陰。入方　治大腸虛秘而熱：

白芍一兩半　陳皮　生苄　歸身一兩　條芩　甘草二錢

右爲末，粥丸，白湯下七八十丸。

附錄　凡人五味之秀者養臟腑，諸陽之濁者歸大腸，大腸所以司出而不納也。今停蓄蘊結，獨不得疎導，何哉？抑有由矣。邪入裏則胃有燥糞，三焦伏熱，則津液中乾，此大腸挾熱然也。虛人臟冷而血脈枯，老人臟寒而氣道濟，此大腸之挾冷然也。亦有腸胃受風，涸燥秘澀，此證以風氣蓄而得之。若夫氣不下降，而穀道難，噫逆泛滿，必有其證矣。

又　凡諸秘服藥不通，或兼他證，又或老弱虛極，不可用藥者，用蜜熬，入皂角末少許，作錠以導之，冷秘，生薑汁亦佳。

《如宜方・大便》　如風秘，腸胃熱結，裏急後重，小便數，宜麻仁圓。如三焦伏熱，煩燥，津液中乾，便閉，宜大黃飲子。如七情氣結，五臟不能流通，

脾胃不和，大便閉澀，宜三和散。如虛老人氣虛秘結，宜橘香圓。又宜葱白煎湯，去葱，入阿膠二錢、蜜三大匙，化開，食前溫服。又宜蘇子、麻仁等分研爛，水濾取汁，煮清米粥食。如臟寒，大腸挾冷結滯，宜金液丹，麻仁、杏仁煎湯下。如大腸乾燥，宜蜜導法。如氣不下降，大腹秘澀，宜寬快湯。輕則小烏沉湯對枳殼散服。如大腸每閉澀即諸風病發，或諸氣發，宜順氣圓。

《脈因證治・結燥》 因：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夫腎主大便，腎主津液，液潤則大便如常。

證：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虛痕，爲沉虛痕，是便澀閉也。

脈治熱燥：有云脾脈沉數，下連於尺，臟中有熱。亦有吐瀉後，腸胃虛，服燥熱藥多者，宜承氣湯下之。

風燥　有云右尺浮也。內肺受風，傳入腸中，宜麻仁丸。

陽結　脈數大而實，宜苦寒類治。

陰結　陰燥欲坐井中，二腎脈搕之必虛，或沉細而遲者是也。

如有陰證，煩躁，脈堅實，陽藥中少加苦寒，以去熱燥。有年老氣弱，津液不足而結，有產婦內亡津液而結，二證幷宜地黃丸。

大便閉，小便澀數，謂之脾約。約者，脾血耗燥，肺金受火無所攝，脾津液故竭。理宜養血潤燥。

有產婦便秘，脈沉細，服柏、知母、附子而愈。

外有腳氣，虛寒氣實皆相似，亦大便不通。

《傷寒治例・大便不利》 脈數爲熱，陽邪偏結於內，陰氣不能相雜，故其證能食，不大便，名陽結。脈沉遲爲寒，陰邪偏結於內，陽氣不能相雜，故其證不能食，身重，大便閉，爲陰結。

汗　小便難，爲有津液，可作汗。小便數，不可誤汗。證似煩，卧不着席，服梔子湯，或五苓散，得汗而解。

下　潮熱大便硬，陽盛陰虛，下證已具。陽結證，趙氏用調胃承氣，《難知》用七宣丸，《醫鏡》用五柔丸、枳實湯、備急丸，許氏用大柴胡。

吐　三下不通，不可下攻，便當上吐提之。

導　蜜導，豬膽汁導。

滋陰　陽藏陰虛者，頻進兔肉。

溫　陰結，《活人書》用金液丹，《索矩》用審愼丸，《難知》用厚朴湯，《醫鏡》用半硫丸。龐氏云：臟厥，四逆輩極冷服之。

和解　陽結能食不大便，或頭汗出，惡寒，手足冷，或心滿不食，大便硬，不可下，與冲和湯。

潤腸　大便堅，小便數，不可下，跌陽脈浮澀，麻仁丸、枳實丸。

浴　用棕櫚皮燒湯，坐盆內浴之，亦謂之外迎。

熏　虛者，用皂角烟熏，大便即通。

熨　服藥不通，即以鹽炒熱，熨臍下，須臾即通。若臍下冷結不通，不可便熨，冷散攻心必死。須先服溫藥，久乃可熨。

《證治要訣・大便秘》 有風秘、冷秘、氣秘、熱秘。又有老人津液乾燥，是名虛證。婦人分產亡血及發汗利小便，病後血氣未復，皆能作祕，俱宜麻仁圓。風祕之病，由風搏肺臟，傳於大腸，故傳化難，或其人素有風病者，亦多有祕，宜小續命湯，去附子倍芎藥，入竹瀝兩蜆殼許。實者吞脾約麻仁圓，虛者吞養正丹。冷祕由冷氣橫於腸胃，凝陰固結，津液不通，胃道祕塞，其入腸內氣攻，喜熱惡寒，宜藿香正氣散，加官桂、枳殼各半錢，吞半硫圓。熱藥多祕，惟硫黃煖而通。冷藥多泄，惟黃連肥腸而止泄。氣祕則氣不升降，穀氣不行，其人多噫，宜蘇子降氣湯加枳殼，吞養正丹，或半硫圓、來復丹未效，佐以木香檳榔圓，欲其速通，則枳殼生用。

熱祕面赤身熱，腸胃脹悶，時欲得冷，或口舌生瘡，此由大腸熱矣，宜四順清涼飲，吞順腸圓，或木香檳榔圓。有氣作疼，大便祕結，用通劑而便愈不通，便有祕氣，強飲通之，雖通復閉，或迫之使通，因時下血者，此惟當順氣，氣順便自通。順氣之法，又當求溫煖之劑。曾有下巴豆等藥不通，進丹附卻通，不可不知。

老人虛祕，及出汗利小便過多，一切病後血氣未復而祕者，宜蘇子降氣湯，倍加當歸，吞威靈仙圓，或肉黃飲，蓯蓉順腸圓尤宜。

如婦人下血而祕者，見婦人門。

傷寒陽明經熱實而閉，見諸傷門傷寒證。

宿食留滯，結而不通，腹脹氣急，胸中痞滿，宜感應圓加巴豆。

凡諸祕服藥不通，或兼他證不受藥者，用蜜皂角兌，冷祕生薑兌亦佳。

《奇效良方・秘結門》 人之祕結，大腸爲傳道，化物而出焉。凡人五味以養五臟，糟粕皆入歸於大腸，大腸所司，主出而不納，或停蓄蘊結。腎主

水，膀胱之腑，水瀦於膀胱而泄於小腸，實相通也。然小腸獨應於心者，何哉？蓋陰不可無陽，水不可無火，水火既濟，上下相交，榮衛流行。且水道熱不通，冷不禁。《難經》云：謂七衝門者，唇飛門，其證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大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此爲七衝門也。易老云：魄門對飛門，其證爲孤惑。以下衝上，故曰七衝門也。而幽門不通則上衝，吸門不開則噎塞，燥秘不便，氣不得上下者，治在幽門，宜以通幽湯，潤腸去燥之劑。因體虛之人，攝養乖理，三焦氣澀，運掉不行，而壅滯於腸胃之間，遂成秘結之患，有風秘、氣秘、濕秘、寒秘、熱秘。風秘爲病，風痰秘於大腸，結而不通也。氣秘者，因氣滯後重迫疼，煩悶脹滿，大便結燥而不通。寒秘者，年高腸冷及痃癖，冷氣結滯，大便秘結。又有虛秘與夫積滯秘結，虛秘者，年老血少，腸胃枯澀。且古人論此病證，有方全在醫者，看其虛實，隨證治之。若婦人因產後失血耗氣大便秘者，不可妄用疏利之劑，恐傷元氣，病之反重。大抵秘結治法，燥則潤，澀則滑，秘則通，寒則溫，熱則涼，風則散，氣則順，此爲一定之法，學者誠心鑑之。

《奇效良方・秘結門・秘結通治方》 二香丸　治積滯氣秘，心腹刺痛，中滿。

潤腸湯　治大便秘澀，連日不通。

牛黃散　治上焦熱，臟腑秘結。

穿結藥　治大實大滿，心胸高起，氣塞不通者，爲結也。

三仁丸　治大腸有熱，津液竭燥，裏急後重，大便秘結。

小提盆散　治大便燥結，服轉藥久不通。

枳殼丸　治三焦約證。調順氣脈，消痞滯，利胸膈，治風氣，通利大小便。

皂角丸，治老人虛人風秘，乃大腸經有風，大便秘結，宜服之。

《蒼生司命・大便秘結證》 夫腎主五液，故腎實則津液足，而大便滋潤，腎虛則津液竭，而大便燥結。原其所由，皆因飲食失節以損胃，房勞過度以損腎，及食辛甘厚熱之物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枯少，此秘結之症所由起也。然其症不一，非特腎也。有血虛，有火熱，有濕，有風秘，有脾約，有挾寒，有津液不足。【略】大法血虛脾約，用潤腸丸、潤燥湯、通幽湯、四物湯，加黃芩、麥冬，五味以治之。火熱者，前項藥加條芩、川連、枳殼。審是實火暴結，用芒硝、厚朴，備急丸下之。濕秘數日不通，及更衣則又溏。因濕在腸胃之中，熱在腸胃之外也。亦宜四物加蒼白朮、芩連以清之。風秘用子和搜風順氣丸加減。又老人多燥結，亦由血氣虛濕故也，治宜養血潤燥。有挾寒者，以虛人臟寒而血脈枯，老人臟寒而氣道滯也。治用半硫丸、元戎四物湯。凡秘結，切忌不分虛實，例用硝黃、牽牛、巴豆利藥，下多則亡陽，愈下愈秘，不可不愼。

脈多沉伏而結。陽結脈沉實而數，陰結脈伏而遲或結。老人、虛人便結，脈雀啄者，不治。

《內科摘要・名症方藥》 清涼飲　治實熱便秘，或喉中腫痛。

涼膈散　治實熱喉舌腫痛，便溺秘結。

潤腸丸　治伏火風熱，大腸乾燥。若因失血，或因腎不足，當滋腎，最忌此丸。【略】若燥在直腸，用豬膽汁導之，亦忌前藥。

《攝生衆妙方・治大小便不通方》 用蜂蜜一酒盞，入皮硝二錢，滾湯一茶鍾，空心調下。

又方：用火燒鹽填於臍內，切蒜一片蓋鹽上，艾灸二三炷即通。

又方：用皂莢燒研末，粥飲下三錢。黃連芍藥方，治臟肛門內燥結。

大便不通方：大黃　皮硝另研　厚朴　枳實各等分

右用水一鍾，半煎至七分，方投入皮硝一大撮，去渣溫服。

又方：大黃　皮硝　車前子　黃芩　黃柏　黃連　梔子各等分

右爲細末，麵糊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二丸，涼水送下。

又方：細茶一撮　生芝蔴一撮　生桃仁七枚　甘草五分　大黃一錢或二三錢

右藥用水生擂碎服，立效。

又方：治大腸虛秘而熱。白芍藥一兩半　陳皮　生地黃　歸身各一兩　條芩　甘草二錢

右爲末，糊丸，白湯下七、八十丸。

又方：潤血燥，大便不通。麻子仁　當歸　桃仁　生地黃　枳殼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白湯下。

又方：治上焦熱，臟腑秘結。大黃一兩　白牽牛頭末半兩

右爲細末。有厥冷，酒調下。無厥冷而手足煩者，蜜調下。

《明醫指掌・燥症歌論》 燥甚津衰血不充，大腸乾澀故難通。若然皴揭幷乾勁，蓋是陽明燥氣鍾。

經云：諸澀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河間云：風熱火同陽也，燥濕寒同陰也，又燥濕小異也。然燥金屬秋陰，而異於寒濕，反同其風熱，故火熱勝，金衰而風生，則風能勝濕，熱能耗液，而反寒。陽實陰虛，則風熱勝於水濕，而爲燥也。熱燥在裏，耗其津液，故大便秘結，消渴生焉。【略】東垣云：飢飽勞役，損傷胃氣，及食辛辣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故大便結燥。然燥結者，亦有風燥、熱燥、寒燥、陰結、陽結之類，治之之法，以辛潤之，以苦瀉之，則結散而燥除也。

寒燥

虛人臟冷而血脈枯，老人臟寒而氣道澀，半硫丸。血虛乾涸藏結，元戎四物湯、通幽湯，或蜜導法。

風燥

【略】大腸風秘，常燥結者，搜風順氣丸。

火燥

脾胃伏火，大便秘結，潤腸丸。內火熾盛，燒爍津液，煩渴燥甚，白虎湯。燥熱結者，當歸龍會丸、清涼飲子、承氣湯。下焦燥熱，小便澀數者，六味地黃丸。陰虛燥火者，大補陰丸。虛閉不通，蜜導法、豬膽汁法。

《醫學入門・雜病提綱・燥》 皴勁渴秘雖風熱，表裏俱宜潤衛榮。【略】燥結因肝木自旺，或肺風入大腸者，曰風燥，搜風順氣丸。因臟腑積熱，或久病鬱熱者，曰熱燥，四順清涼飲，當歸龍薈丸。因脾胃伏火，便閉不食者，曰血燥，四物湯加大黃、桃仁，或爲丸服。大便偏秘者，導滯通幽湯。小便偏秘者，導氣除燥湯。陰虛火燥者，曰虛燥，單黃柏丸、補陰丸、腎氣丸。勞役氣虛燥者，補中益氣湯。通用四物湯去芎爲君，天、麥門冬爲臣，瓜蔞爲佐，升麻、紅花、甘草爲使。風加秦艽或牛膝，熱加黃芩，血倍生地，渴加天花粉、五味子，閉結加大黃、郁李仁、麻仁，氣虛量加參、芪，陰虛加知、柏。大抵宜甘寒潤劑，忌辛香動火及一切發汗之藥。經曰：燥者潤之，養血之謂也。蓋燥則血澀，而氣液爲之凝滯，潤則血旺，而氣液爲之宣通，由內神茂而後外色澤矣。然積液固能生氣，積氣亦能生液。常用氣虛者瓊玉膏，津虛者單遇天燥，亦宜量加此等潤劑。

《古今醫鑑・閉結》 脈多伏沉而結，脾脈沉數，下連於尺，爲陽結。二尺脈虛，或沉細而遲，爲陰結。右尺脈浮，爲風結。老人、虛人脈結，脈雀啄者不治。多面黃可候。夫閉結者，大便不通。【略】若胃中停滯寒冷之物，大便不通，心腹作痛者，備急丹主之。若食傷太陰，氣滯不通者，利氣丸主之。大便閉，服承氣湯之類不通者，以四物湯加檳榔、枳殼、桃仁、紅花。

潤腸湯　治虛老人大便閉結。

東流飲　治大便熱結閉塞良方。

潤腸丸　治老人血少，腸胃乾燥，大便閉結，幾日不行，甚至七八日難下，色如豬糞，小如羊糞者。

治大便不通神方：

皮硝一撮，水化　香油一盞　皂角末少許

用竹管一頭，套入穀道中，一頭以豬尿胞，將三味入內，放竹管裏，用手着力一捻，藥入即通。

顚倒散　治臟腑實熱，或小便不通，或大便不通，或大小便俱不通。

倒換散　治大小便不通。

《醫林繩墨・秘結》 秘則大便不利，腹中不寬，飲食無味，小便黃赤，口多粗氣，欲便而便不得來，欲行而行不流利，登圊閉塞，欲去後而後不能盡之狀。其證多因濕熱所生，宜以清熱導濕可也。用黃連、枳實、黃芩、山查、柴胡、厚朴、杏仁、瓜蔞子之類。設若結者，結則結於腸胃，脾氣不能運行，腸胃得熱就結，若結聚而不散，則有濕中生熱，濕熱重幷，皆成於燥結者也。其證胸滿實痛，口燥舌胎，欲飲水而不既，身惡熱而長吁，宜以承氣湯下之。元虛者去大黃，加黃連、黃芩之類。吾嘗考之，五味之秀者養五臟，諸物之濁者歸大腸，大腸者，司出而不納也。今則停蓄蘊結，獨不能疏導，何哉？由乎邪入於裏，則胃有燥糞，三焦蘊熱，則津液中乾，此大腸結熱而然也，宜以清熱潤燥可矣。虛人臟冷而血脈少，老人腸寒而氣道澀，此大腸結冷而然也，宜以溫中行氣可矣。又有腸胃因風而燥結者，宜以驅風涼血可也。又有氣不下降，而穀道壅塞者，亦宜消導行氣可也。不可善用硝黃，巴豆、牽牛等劑而通利之。《金匱》有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如大便難行，取足少陰治之。何也？蓋腎主五液，津液潤則大便如常。若飢飽勞力，損傷

胃氣，及食辛熱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而有大便結燥之症。宜當滋陰養血，佐以行氣之藥。欲使大便必通爲至，不可善用通利之藥，有損元氣，致使愈通而愈結也。若吐瀉後，腸胃空虛，服熱藥多而熱結者，或風症後，腸胃乾結，由乎風藥過多而爲風秘者，二者俱不宜承氣下之。當用補養之劑，佐以和血之藥。丹溪曰：養血則便自安是也。亦有肺受風邪，傳入大腸而爲風秘之症者，宜以麻仁丸治之。或有年老氣弱，而津液不足者，大便欲行而不行，宜以補中益氣湯，加黃連、麥冬、桃仁與之。設或產後去血過多，內亡津液而爲結燥者，宜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行之。如或大便秘，小便數，而爲脾約之症者，此因脾血耗散，肺受火邪，無所調攝，致令大腸結燥，宜以養血和中，治用脾約丸主之。若能飲食，大便實秘者，麻仁丸主之。不能飲食，小便清冷，爲虛秘，氣秘者，厚朴湯主之。此皆治秘結之大法也，醫當記之。

愚按：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此治結也，若桃仁承氣之類。如少陰不得大便，以辛潤之，乃治秘也，如麻仁丸之屬。太陰不得大便，以苦泄之，小承氣之劑。陽明不得大便，以鹹軟之，大承氣之藥。又曰：陽結者散之，非大黃、芒硝不能除。陰結潤之，非杏仁、郁李仁不能效。如久病腹中有熱，大便不行而燥結者，不可大下，以潤腸丸與之。如風症用風藥太重，大便秘而不來者，愈下愈秘，用消風順氣丸服之。如老人風秘，大便潤而不行，臟中積冷而氣道澀者，宜半硫丸與之。大率此症俱宜滋陰養血，使陽火不行燥熱之令，腸金自化清純之氣，津液入胃，脾土運行，腸金自和，不爲秘結者矣。愼勿過用峻利之劑，有害殘喘，以取戕賊之禍者哉。

治法主意：秘不可通，通則不利。結不可下，下不可妄投，如脈實大，或沉而有力方下。

《赤水玄珠・秘結門》 經曰：大便者，腎之所主，腎主五液也。腎氣充則大便潤，虛則津液耗竭而燥結矣。又飢飽勞役損傷胃氣，及食辛熱厚味之物，而助火邪，伏於血中，煎熬眞陰，皆能使大便燥結。又有年老陰血不足而燥者，惟當補而潤之，不可用峻利之劑。又大便燥結者，不得發汗，汗則重亡津液，秘結而死矣。

有陽結，有陰結，有風結，有實結，有虛結，有氣秘，有血秘。

《醫方考・秘結門》 今考方藥六條，古人之醫法見矣。

潤腸丸即脾約丸　胃強脾弱，不能四布津液，濡潤大腸，後便燥結者，此方主之。潤可以去燥，麻仁、杏仁是也。苦可以勝燥，枳實、厚朴、大黃是也。

潤燥湯　大腸燥結，便出堅黑者，此方主之。大腸得血則潤，亡血則燥，故用熟地，當歸以養血。初燥動血，久燥血瘀，故用桃仁、紅花以去瘀。麻仁所以潤腸，大黃所以通燥。血熱則涼以生地黃，氣熱則涼以生甘草。微入升麻，消風熱也。

通幽湯　結燥腹痛者，此方主之。此即前方潤燥湯去生甘草、麻仁也。胃之下口名曰幽門，此方服之可以通其留滯，故曰通幽。大便燥結，升降不通，故令腹痛。燥者濡之，生地、熟地皆濡物也。逸者行之，大黃、歸稍皆行物也。留者攻之，桃仁、紅花皆攻物也。抑者散之，升麻之用，散抑鬱也。

大補丸　大便燥結，睡中口渴者，此方主之。腎主五液，腎水一虧，則五液皆涸，故上見口渴，下見燥結也。黃柏味苦而厚，質潤而濡，爲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水。此經所謂燥者濡之，又謂之滋其化源也。他如六味地黃丸、虎潛丸，皆益腎之藥，均可選用。

玄明粉散　血熱便秘者，此方主之。玄明粉鹹寒，取其軟堅。當歸尾辛利，取其破血。此攻下之劑也，宜量人之虛實而用之。

《仁術便覽・燥結》 熱厥脈伏，時或而數，便秘難治，不可錯燥結。血少不能潤澤，理宜養陰。

通神散　治婦人大便不通。

一方：治大小便不通。用火燒鹽，納於臍中，切大蒜一片蓋鹽上，灸三五壯即通。

又方：用生白礬末一匙安臍中，冷水滴之，令透內，自然通。

又方：連根葱二根，生薑一塊，淡豆豉二十一粒，鹽二匙，同搗爛，捏作餅，烘熱掩臍中，以帛扎定。良久，氣透自通。不然再換一餅，上用熱磚熨，尤快。

一方：用草烏頭爲末，大葱白頭涎蘸烏頭末，納肛門內即通。油亦好。

《萬病回春・大便閉》 脈：燥結之脈，沉伏勿疑。熱結沉數，虛結沉遲。若是風燥，右尺浮肥。

身熱煩渴，大便不通者，是熱閉也。

久病人虛，大便不通者，是虛閉也。

因汗出多，大便不通者，精液枯竭而閉也。

風證大便不通者，是風閉也。

老人大便不通者，是血氣枯燥而閉也。

虛弱，幷產婦及失血大便不通者，血虛而閉也。

多食辛熱之物，大便不通者，實熱也。並宜後方。

潤腸丸　治大便閉結不通。

實熱燥閉依本方。發熱加柴胡。腹痛加木香。血虛枯燥，加當歸、熟地、桃仁、紅花。風燥閉，郁李仁、皂莢、羌活。氣虛而閉，加人參、郁李仁。氣實而閉，加檳榔、木香。痰火而閉，加瓜蔞、竹瀝。

因汗多，或小便去多，津液枯竭而閉，加人參、麥門冬。老人氣血枯燥而閉，加人參、鎖陽、麥門冬、郁李仁，倍加當歸、熟地、生地，少用桃仁。產婦去血多，枯燥而閉，加人參、紅花，倍加當歸、熟地，去黃芩、桃仁。

大便閉結，若大腸血虛火熾者，用四物湯送下潤腸丸，或以豬膽汁導之。

若腎虛火燥者，用六味丸。若腸胃氣虛，用補中益氣湯。

蜜導法：用火煉蜜，稠厚黃色，傾入水中，急捻如指大。隨用皂角末、麝香共爲末，將油塗抹大便潤濕，放入穀道，大便即通。

豬膽汁導法　治自汗，小便利而大便燥硬，不可攻，以此法導之。

豬膽一枚，傾去一小半，加入醋在內。用竹管相接，套入穀道中，以手指撚之，令膽汁直射入內。少時即通。蓋酸苦益陰，以潤燥也。

香油導法：治大便不通，腹脹，死在須臾。

用竹管蘸葱汁，深入大便內，以香油一半，溫水一半，同入豬尿胞內，撚入竹管。將病人倒放，腳向上，半時即順，立通。

《重訂靈蘭要覽・大便不通》《金匱眞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腎陰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蓯蓉、車前、茯苓之屬補眞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施之於老人尤宜。

大法云：大便秘，服神芎丸。大便不通，小便反利，不知燥濕之過，本大腸少津液，以寒燥之藥治之，是以轉燥。少服則不濟，多服則亡血，所以不通。若用四物、麻子、杏仁之類則可。經云：燥則爲枯，濕劑所以潤之，腎燥便難也。

益血潤腸丸　乃王道之師，非神芎丸之瞑眩，若津涸液少，當用四物潤燥，間服益血潤腸丸。

《壽世保元・大便閉》　一論大臟實熱，大便閉結不通，用大黃、皮硝、牙皂三味，各等分，水煎，一服立效。

又方：用大黃末三錢、皮硝五錢，用好燒酒一碗，泡化服之，立通。

又方：用皮硝五錢，熟酒化開，澄去渣，加香油三四茶匙，溫服，立通。

一論大便閉結，導氣丸。

一治大便不通，烏相木方停一寸，劈破，以水取小半盞，服之立通。不用多吃，煎極神。

一人大小便閉，數日不通。用商陸搗爛，敷臍上，立通。

一論大便不通，幷傷寒雜症，用藥不行者，粟米水煮至熟，入火麻仁，微炒，不拘多少，入粥內，再煮二三沸，飲湯即通。

一治大便常閉結，宜久服活血潤燥丸。

一治大便不通：

大黃　皮硝　牙皂

右三味各等分，水煎一服，立通。

《濟世全書・大便秘》　大便秘結，其名有五，有風秘、氣秘、濕秘、寒秘、熱秘。風秘者，風痰結於大腸，秘而不通也。氣秘者，氣滯後重，煩悶脹滿，大便結燥而不通也。寒秘者，年高腸冷，及痃癖冷氣，結滯大腸而不利也。熱秘者，內腑積熱，消耗津液，大便結燥而不通也。濕秘者，濕熱鬱結，津液不行，大便秘結也。此證皆由體虛之人，攝養乖方，三焦氣滯，轉運不行而凝滯於腸胃之間，遂成秘結之患。又有年老之人、新產之婦，氣血虛，腸胃結澀而秘結者，不可妄用通利之藥，恐傷元氣，惟當滋血潤燥而已。大抵秘結治法，燥則潤之，澀則滑之，秘則通之，塞則溫之，熱則涼之，風則散之，氣則順之，要在隨症審察焉。

治大便閉塞不通主方：

細茶一撮　生芝麻一撮　生桃仁七枚　生大黃一錢或二、三錢　甘草五錢

右用長流水，生搗爛服，立通。

一方：治大便不通，用黃荆子涼水吞服。

治氣血乾涸，津液枯竭，時常大便秘結，八珍湯加肉蓯蓉，久服自通。

去燥糞，生薑削如小指，長二寸，鹽塗之，內下部中。

《醫貫・瀉利并大便不通論》 世人但知熱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氣橫於腸胃，凝陰固結，津液不通，胃氣閉塞。其人腸內氣攻，喜熱惡冷。宜以八味地黃丸料，大劑煎之，冷飲即愈。或《局方》半硫丸，碾生薑調乳香下之，或海藏已寒丸，俱效。海藏云：已寒丸雖熱，得芍藥、茴香潤劑引而下之，陰得陽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和之陽，冰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丸更妙也。【略】

余嘗法體東垣之論，不用東垣之方，如潤腸丸、潤燥湯、通幽散之類俱不用，惟用六味地黃丸料，煎服自愈。如熱秘而又兼氣虛者，以前湯內加參、芪各五錢，立愈。此因氣虛不能推送，陰虛不能濡潤故耳。已上治法，余嘗親試而必驗，且又不犯大黃、桃仁、枳殼等破氣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無秘結，故表而出之。

或問曰：何爲不用四物湯？曰：四物湯特能補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難。經曰：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又曰：腎主五液，津液皆腎水所化，與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湯。或又問曰：如乾結之甚，硝黃亦可暫用否？曰：承氣湯用硝黃，乃爲傷寒從表入裏，寒變爲熱，熱入三陰，恐腎乾枯，故用硝黃以逐去外邪，急救腎水。余獨禁用者，乃是論老人、虛人，及病後人，腎水原不足，以致乾枯，若再用硝黃等藥以下之，是虛其虛。今日雖取一時之快，來日必愈結，再下之，後日雖鐵石亦不能通矣。倘有患此者，當勸慰之，勿令性急以自取危殆。況老人後門固者，壽考之徵，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八味常服，永保無虞。

《簡明醫彀・秘結》 經曰：北方黑色，通入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又曰：腎主五液。故腎實則津液足而大便潤，腎虛則津液竭而大便燥。凡大便秘結，皆由房勞過度或恣飲酒，喜食辛熱。飲食火起於脾胃，淫欲火起於命門。致陰虛血耗，火盛水虧，津液少生，傳道失度。有高年血少或脫血腸枯；或新產血竭；或虛人運滯；皆成斯證。惟當養血滋陰，滑澀潤燥，勿妄通利，耗傷眞元，再發轉甚。辨風秘、氣秘、熱秘、寒秘、濕秘之異酌治。若日久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不開，漸成噎膈者有矣。脈沉伏而結，自汗，小便澀，忌攻，宜豬膽法潤。

主方熟秘：當歸　生地　熟地　麻仁　桃仁　杏仁　枳殼　厚朴　條芩各七分　大黃酒蒸，五分　水煎服或丸。

血虛加芍藥，倍歸、地、玄、桃仁；風秘，郁李仁、羌活、皂莢；氣虛，人參、麥冬；氣實，檳榔、枳實；痰多，瓜蔞、竹瀝；老人，天麥冬、蔞仁，倍歸地；產後加人參，紅花倍歸、地、芩、桃；幽門不通加檳榔。

《丹臺玉案・秘結門》 調氣飲　治氣閉結滯，大便不通，肚腹急脹。

潤腸湯　治血枯糞結。

通暢飲　治一切閉結，枯燥之極。

祛熱湯　治火結。

牛黃丸　治一切閉結幷痢疾後重。

如意湯　治風閉結。

立通飲　治內有積熱，閉結不通。

搜風順氣丸　治老年血枯，大腸乾燥，結硬難解。幷治肢節頑痲，手足癱瘓，氣血不和，積熱不散。

《醫宗必讀・大便不通》 大便秘結，專責之少陰一經，證狀雖殊，總之津液枯乾，一言以蔽之也。分而言之，則有胃實、胃虛、熱秘、冷秘、風秘、氣秘之分。

胃實而秘者，善飲食，小便赤痲仁丸、七宣丸之類。胃虛而秘者，不能飲食，小便清利厚朴湯。熱秘者，面赤身熱，六脈數實，腸胃脹悶，時欲得冷，或口舌生瘡四順清涼飲、潤腸丸，木香檳榔丸，實者承氣湯；冷秘者，面白或黑，六脈沉遲，小便清白，喜熱惡冷藿香正氣散加官桂、枳殼，吞半硫丸；氣秘者，氣不升降，穀氣不行，其人多噫，蘇子降氣湯加枳殼，吞養正丹。未效，佐以木香檳榔丸；風秘者，風搏肺藏，傳於大腸，小續命湯去附子，倍芍藥，加竹瀝，吞潤腸丸，或活血潤腸丸。更有老年津液乾枯，婦人產後亡血，及發汗利小便，病後血氣未復，皆能秘結，法當補養氣血，使津液生則自通，誤用硝黃利藥，多致不救，而巴豆、牽牛，其害更速。八珍湯加蘇子、廣橘紅、杏仁、肉蓯蓉，倍用當歸。若病證雖屬陰寒，而脈實微躁，宜溫暖藥中畧加苦寒以去熱躁，躁止勿加。如陰躁欲坐井中者，兩尺按之必虛，或沉細而遲，但煎理中湯，待極冷方服；或服藥不應，不敢用峻猛之藥者，宜蜜煎導之。用鹽五分、皂角末五分，入蜜煎中，其功更捷。冷秘者，醫生薑導之。或於蜜煎中加草烏頭末。有熱者，豬膽汁導之。久虛者，如常飲食法，煮豬血藏湯加酥食之。血仍潤血，藏仍潤藏，此妙法也。每見江湖方士，輕用硝黃者十傷四五，輕用巴丑者十傷七八，不可不謹也。或久而愈結，或變爲

肺痿吐膿血，或飲食不進而死。

《丹臺玉案・秘結門》 少壯之人多患秘，以其氣有餘而不及轉運也。衰老之人多患結，以其血不足而大腸乾燥也。又有所謂風秘者，常欲轉失氣，而氣終不泄，肛門壅塞，努力伸之，則有聲如裂帛，而糞又不下者，其根始於傷風咳嗽。咳嗽將愈，而此病即發，以肺大腸相爲表裏，風入於肺而傳病於大腸故也。《脈經》曰：尺脈見浮，風入肺，大腸乾澀秘難通。非此之謂乎？大法曰秘者調其氣，結者潤其血。而秘之得於風者，即於調氣潤血藥中，加去風之劑則得之矣。

《景岳全書・雜證謨・秘結》論證

一、陽結證，必因邪火有餘，以致津液乾燥。此或以飲食之火起於脾，或以酒色之火熾於腎，或以時令之火蓄於臟，凡因暴病，或以年壯氣實之人，方有此證。然必有火證火脈，內外相符者，方是陽結。治此者，又當察其微甚。邪結甚者，非攻不可，宜諸承氣湯、神祐丸、百順丸之類主之。邪結微者，宜清涼飲子、《元戎》四物湯，或黃龍湯、玉燭散之類主之。火盛不解者，宜涼膈散、大黃硝石湯、八正散、大分清飲、大金花丸之類主之。火盛水虧，陰虛而燥者，宜丹溪補陰丸、人參固本丸，或六味地黃加黃檗、知母、麻仁之類主之。

一、陰結證，但察其既無火證，又無火脈，或其人喜熱惡冷，則非陽證可知。然既無邪，何以便結不通？蓋此證有二，則一以陽虛，一以陰虛也。凡下焦陽虛，則陽氣不行，陽氣不行，則不能傳送而陰凝於下，此陽虛而陰結也。下焦陰虛，則精血枯燥，精血枯燥，則津液不到而腸臟乾槁，此陰虛而陰結也。故治陽虛而陰結者，但益其火，則陰凝自化，宜右歸飲、大補元煎、大營煎之類主之，或以人參、當歸數錢煎湯，送右歸、八味等丸俱妙。治陰虛而陰結者，但壯其水，則溲渭自通，宜左歸飲、左歸丸、當歸地黃飲、五福飲、六味地黃丸之類主之。二者欲其速行，宜於前法中各加肉蓯蓉二三錢，以酒洗去鹹，同煎服之，其效尤速。然此等證候，其來有漸，但初覺時，便當加意調理，自無不愈。若待氣血俱敗，則最難爲力，而徒歸罪於藥之不效，亦何其不智也。以上陰結一證，雖氣血之分自當如此，然血虛者，亦必氣有不行；氣虛者，豈曰血本無恙？大都虛而兼熱者，當責其血分；虛而兼寒者，當責其氣分，此要法也。第今之世人，但知有熱秘，而不知有冷秘，所以《局方》有半硫丸，海藏有已寒丸之類，皆治此之良劑，所當察也。若欲兼溫兼補，似不若八味地黃丸及理陰煎之屬爲更妙。

一、大便本無結燥，但連日或旬日欲解不解，或解止些須而不能通暢，及其既解，則仍無乾硬，凡此數者，皆非火證，總由七情、勞倦、色慾，以致陽氣內虧不能化行，亦陰結之屬也。此當詳察脾腎，辨而治之。病在脾者，宜治中焦，以理中湯、溫胃飲、五君子煎、歸脾湯、補中益氣湯之類主之。病在腎者，宜治下焦，以右歸飲、大補元煎、八味地黃湯之類主之。

一、老人便結，大都皆屬血燥。蓋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則陰虛之漸也，此外則愈老愈衰，精血日耗，故多有乾結之證。治此之法無他，惟虛者補之，燥者潤之而盡之矣。然亦當辨其虛實微甚，及有火無火，因其人而調理之可也。凡潤燥等劑，如導滯通幽湯、蓯蓉潤湯丸、搜風順氣丸、東垣潤腸丸、《衛生》潤腸丸、《元戎》四物湯、三仁丸、百順丸之類，皆可選用。又豕膏爲潤燥之神劑，最當隨宜用之。其有大虛大熱者，宜用前陰陽結治法。許學士治年老虛人便秘，只用火麻仁、蘇子仁各半，研取汁服之，更煮粥食之，不必服藥而秘愈。

一、便閉有不得不通者，凡傷寒雜證等病，但屬陽明實熱可攻之類，皆宜以熱結治法，通而去之。若察其元氣已虛，既不可瀉，而下焦脹閉又通不宜緩者，但用濟川煎主之，則無有不達。

一、元氣薄弱之人，凡患傷寒雜證病氣不足等病，而有大便不行者，但察其胸腹下焦，若絕無脹實痞塞，急墜欲解等患，此其中本無實邪，即雖十日二十日不解，亦自無妨。切不可因其不便，強爲疏導。蓋其胃口未開，食飲未進，則全賴中氣以爲捍禦之本，但俟邪氣漸退，胃氣漸和，則自然通達，無足慮也。若腸臟本無滯礙，而強爲通利以泄胃氣，遂至主不勝客者有之，邪因而陷者亦有之，此其害受於冥冥之中，而人多不知也，識之！慎之！

一、秘結證，凡屬老人、虛人、陰臟人，及產後、病後，多汗後，或小水過多，或亡血、失血、大吐、大瀉之後，多有病爲燥結者，蓋此非氣血之虧，即津液之耗。凡此之類，皆須詳察虛實，不可輕用芒硝、大黃、巴豆、牽牛、芫花、大戟等藥，及承氣、神芎等劑，雖今日暫得通快，而重虛其虛，以致根本日竭，則明日之結必將更甚，愈無可用之藥矣。況虛弱之輩，幸得後門堅固，最是壽徵，雖有澀滯，亦須緩治，但以養陰等劑，漸加調理，則無有不潤。故病家醫家凡遇此類，切不可性急欲速，以自取其敗，而致悔無及也。

《醫學啓蒙彙編・大便秘證》　大便秘結爲虛熱，火多血少兼氣結。脾約之症亦如斯，大便秘而小便竭。胃中伏火潤腸丸，脾約開脾結自釋。麻仁丸子理腸風，承氣下之清實熱。津液不足地黃丸，七宣桃仁能破血。若還虛秘厚朴湯，巴豆牽牛休妄啜。潤燥清金本是眞，寬腸養血無他說。

《醫宗説約・大便不通》　心脾清肅腎水節，津液克足內不熱。大便滋潤自調均，若還秘結津液竭。大腸無血致成災，更兼邪熱因而結。壯年氣盛可下之，大小承氣眞奇絕。婦人產後及老人，久病之後作虛説，若用巴豆幷硝黃，暫時取快禍最烈。千金潤燥是良方，生熟地黃當歸帖，蘇子桃杏共麻仁，自註：四味炒爲末。枳殼厚朴黃芩列，甘草燈心共水煎。秘甚還加大黃用，產婦芎芍紅花該。小便多時或自汗，自註：淚液枯渴之故。人參麥味用扶衰。

示吉按：丹溪曰：西北人壯實，開結爲主；東南人氣弱，潤燥爲要。然因其地而分，不若隨其症而治。蓋便結因風寒熱病者，雖東南，雖老弱，非用硝黃不可，仲景所謂急下法也。便結因於病後失血，產後者，雖西北，雖年少，亦宜滋陰補養，丹溪所謂潤燥法也。變通而治，何病不克。至於結在廣腸，導法尤爲捷要。

《辨證録・大便閉結門》　人有大便閉結者，其症口乾舌燥，咽喉腫痛，頭目昏暈，面紅煩躁。人以爲火盛閉結也，誰知是腎水之涸乎？夫腎水爲肺金之子，大腸與肺爲表裏，肺能生子，豈大腸獨不能生水乎？不知金各不同，金得清氣則能生水，金得濁氣不特不能生水，反欲得水以相養，故大腸得氣之濁，無水則不能潤也。雖然，大腸之開闔雖腎水潤之，亦腎火主之也。而腎火必得腎水以相濟，無腎火而大腸洞開矣；無腎水以濟腎火，則大腸又固結而不得出。故腎虛而大腸不通，不可徒瀉大腸也，瀉大腸愈損其眞陰矣。此等之症，老人最多，正以老人陰衰乾燥，火有餘而水不足耳。治法但補其腎中之水，則水足以濟火，大腸自潤矣。方用濡腸飲。此方用熟地補腎，用當歸生血潤腸，用蓯蓉性動以通便，補陰而非亡陰，於老人尤宜，而少年腎虛之輩，亦何獨不利哉。此症用濡腸湯亦效。

人有大便閉結，小腹作痛，胸中噯氣，畏寒畏冷，喜飲熱湯。人以爲火衰閉結也，誰知是腎火之微乎？夫大腸屬金，金宜畏火之刑，何無火而金反閉耶？不知頑金非火不煅，所以大腸必得火始能開闔。大腸者，傳道之官也，有火則轉輸無礙，無火則幽陰之氣閉塞其輸輓之途。如大溪巨壑霜雪堆積，結成冰凍，堅厚而不可開，倘得太陽照臨，則立時消化，非大腸有火則通，無火則閉之明驗乎？然而大腸本經不可有火也，火在大腸則大腸有太熱之虞，火在腎中則大腸無大寒之懼。倘腎中無火，則大腸何以傳化水穀哉？治法必須補腎中之火，不必通大腸之結也。方用溫腸開閉湯。此方用巴戟、熟地、山茱萸以補腎，至陰之中仍有至陽之氣。又用白朮以利腰臍。因附子直通其腎，迅達於膀胱，則火氣薰蒸，陽回黍穀，雪消冰泮，何至固結閉塞哉。

此症用暖陽湯亦效。

人有大便閉結，煩燥不寧，口渴舌裂，兩目赤突，汗出不止。人以爲火盛閉結也，誰知是胃火之沸騰乎？夫陽明胃火一發，必有爍乾腎水之禍，大便不通，正胃火爍乾腎水也。似宜急救息其火，但火性炎上，若以細微之水潑之，則火勢愈烈而不可止。必得滂沱大雨，傾盆倒甕，淋灑澆濯，則燎原之火庶幾盡息。方用竹葉石膏湯，一劑火瀉，二劑便通。改用清肅湯，十劑，大便永無閉結之苦。前用白虎湯，以火勢太盛，不得已暫救腎中之水也。但石膏辛散而性又猛烈，頻用多用反致損耗眞陰，眞陰一耗，則前火雖消，後火又將復起。況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與其瀉火以損陰，何若補水以制陽之爲得。所以改用清肅湯，補水以息陽火之餘焰耳。此症用潤胃丹亦效。

人有大便閉結，胸中飽悶，兩脅疼痛，嘔酸作吐，不思飲食。人以爲火之作祟也，亦知爲肝火之故乎？夫肝屬木，木易生火，火旺似宜生脾胃之土，土又生金，何至大腸無津成閉結之症？不知肝中之火，乃木中之火，半是雷火也。雷火最能爍水，試看連陰久雨，必得雷電交作，始散陰霾，正爍水之明徵也。故肝火不動則已，動則引心包之火而沸騰，引陽明之火而震動，火多而水有不涸者乎？水涸而大腸安得不閉結哉？故欲開大腸之閉，必先瀉肝木之火，則肝氣自平，不來尅土，胃脾之津液，自能轉輸於大腸而無阻滯之苦矣。方用散火湯。一劑大便通，二劑肝火盡散，不再閉結也。此方專入肝以瀉火，又能舒肝之鬱。蓋肝不鬱則肝火必不旺，肝火一散，各經之火無不盡散，豈獨留大腸一經之火哉？況方中原有地榆，又專解大腸之火者也。此症用丹黃湯亦神。

人以爲大便之火閉也，誰知是脾火之作祟哉？夫脾乃濕土，得火則燥，宜爲脾之所喜，何反成閉結之症？不知土太柔則崩，土太剛則燥，土崩則成廢土，土燥則成焦土也。然而土焦非陽明之焰下逼，必命門之火上炎，二火合攻，脾之津液涸矣。水穀之入，僅足供脾之用，何能分潤於大腸乎？大腸無津液之潤，則腸必縮小，不能容物，安得不閉結哉？治法須急救脾土之焦，又必先瀉陽明命門之火，始脾土得養，自易生陰，陰生而津液自潤，何必通大腸之多事哉？方用救土通腸湯。二劑大便必通。減去大麻子與知母，再用四劑，脾火盡散，大便不再結矣。此方玄參、生地補脾土之陰，又是瀉命門、脾胃之火。當歸取以潤腸。知母、厚朴取其下行以解熱。升麻提脾土之氣，則陽升而陰自降。大麻子最潤大腸，而引火下行不使陰氣上升，正助升麻以提陽氣。陽既升而陰又降，則津液無乾澀之虞，何患大腸之不通哉？此症用助陰湯亦效。

人有大便閉結，舌下無津，胸前出汗，手足冰冷，煩悶發燥，大眦紅赤。人以爲大便之火閉也，然亦知是心火之焚燒乎？夫心與小腸爲表裏，未聞心與大腸有妨礙也，然大腸雖不與心爲表裏，實與肺爲表裏，心火之盛刑肺，即刑大腸矣。蓋大腸屬金，心火太盛，則心不能受，自分其火與大腸，而大腸又最畏心火，火盛爍金，可立而待也。雖肺能生水，肺與大腸有表裏之關切，豈無津液之降以救大腸之枯渴？無如肺先受心火之刑，自救不遑。親子如腎尚不能分潤，安有餘波以及兄弟來救援大腸乎？此大腸之所以不通也。治法宜急瀉火。但徒瀉其火，無汪洋甘澤之降，恐不足以濟大旱之渴也。必須以大雨淋之，則旱魃之氣頓除，而河渠盡通矣。方用掃氛湯。一劑心火降，大便即通，不必二劑。此方用黃連以直解其心中之熱。然徒用黃連不益之玄參，則黃連雖寒而性燥，火雖解而大腸之燥如故也。得玄參之潤以匡贊黃連，則浮游之火不特盡除，且潤以去燥，不啻如夏熱之時，忽得大雨，既去火炎，又沽漫渥也。至於沙參生陰，當歸生血，麥冬涼肺，丹皮涼腎，無非斷四路之氛，使其不來助心中之焰。加入瓜簍，使火存於心中者，盡隨濡潤之藥下降，而消滅之也。火滅水生，則大腸之炎氛頓掃，欲不通得乎？所以一劑而奏功也。此症用散襟湯亦效。

人有大便閉塞不通，咳嗽不寧，口吐白沫，咽喉乾燥，兩腳冰冷。人以爲三焦之火旺也，誰知是肺經之火旺乎？夫肺屬金，大腸相表裏，最爲關切者也。肺火之旺，何竟傳入於大腸？不知肺乃嬌藏，僅可微火薰蒸，不可猛火煅煉，故一遇火生，即移其熱於大腸也。且肺主皮毛，肺氣少虛，風寒襲之，則肺中正氣與邪氣相戰，寒變熱而風變邪，肺因生火，自爍其津，肺與大腸既相唇齒，肺之津涸，大腸之液亦竭矣。治法但宜輕治肺火，而不可重施。以輕清下降之味，少抑其火，庶胃中之火不來助炎，心中之火不來添旺，則肺火自散，陰液自生，大腸不必通而自通也。方用抑火湯。二劑肺火清，又服二劑大腸之閉開，再服二劑全愈。此方抑肺金之火，又不傷肺金之氣，肺金得養，津液通，而大腸潤矣。此症用苓麻地冬湯亦效。

人有大腸閉結不通，飲食無礙，幷無火症之見，亦無後重之機，有至一月不便者。人以爲腎中之無津也，誰知是氣虛而不能推送乎？夫大腸無津固不能潤，而氣弱亦不能行。陽氣一衰，則陽不能通陰，而陰與陽相隔水穀入於腸，各消各化不相統會，故留中而不下也。治法不可滋陰以降之，亟當助陽以升之也。方用升陽降濁湯。一劑大通。此方純是補陽分之藥，止麥冬、當歸少益其陰，則陽氣勝陰，始有偏旺之勢。又得附子、肉桂直入於至陰之中，引柴胡、荊芥升提其陽氣也。陽氣一升，陰氣立降，安能阻塞之哉。此症用潤輸湯亦效。

人有大便閉結不通，手按之痛甚欲死，心中煩躁，坐卧不寧，似乎有火，然小便又復清長。人以爲有鞭屎留於腸中也，誰知有畜血不散乎？夫畜血之症，傷寒多有之，今其人幷不感風寒之邪，何亦有畜血之病？不知人之氣血無刻不流通於經絡之中，一有拂抑則氣即鬱塞不通，血即停住不散，於是遂遏於皮膚而爲癰，留於腸胃而成痛，搏結成塊，阻住傳化之機，隔斷糟粕之路，大腸因而不通矣。治法宜通大腸，佐之逐穢之味。然而草木之藥可通無形之結，不能通有形之結也。血乃有形之物，必得有形相制之物，始能入其中而散其結。方用抵當湯治之。一劑而大便通，頓失痛楚矣。蓋大黃泄下，其勢最猛，得水蛭、虻蟲、桃仁破血之味相佐，其破堅逐穢之效更神。此等閉結，不速通利，必有發狂之變。但何以辨其爲畜血之病乎？全在看其小便之利與不利耳。蓋畜血之病，小便必利，以血不能入於膀胱之中，故膀胱之氣能行能化，無害其下出之水道耳。故見小便利而大便結者，用抵當湯萬無差謬耳。此症用大黃散瘀湯亦神。

《證治彙補・秘結》　火熨法：用大黃一兩、巴豆五錢，爲末，葱白十

枚，酒麵和成餅，加麝香三分，貼臍上，布護火熨，覺腹中響甚，去之。

《石室秘録・腑治法・大便閉結》 大便秘結者，人以爲大腸燥甚，誰知是肺氣燥乎？肺燥則清肅之氣不能下行於大腸，而腎經之水僅足以自顧，又何能旁流以潤溪澗哉？方用熟地三兩，元參三兩，火麻子一錢，升麻二錢半，牛乳一碗，水二鍾，煎六分，將牛乳同調一碗服之。一劑不解，二劑必大便矣。此方之妙，全不潤大腸而補腎。尤妙不止補腎，而且補肺。更妙不止補肺，而且升肺。蓋大腸居於下流，最難獨治，必須從腎經以潤之，從肺經以清之，氣既下行沉於海底，非用升提之法，則水注閉塞而不通。啓其上孔，則下孔自然流動，此下病治上之法，亦腑病治臟之法也。其餘治腑之法可即此以悟。

《雜症大小合參・方脈燥結合參》 如因久病，雖多日不便，然因飲食久少，糟粕何從而得？日數雖多，不甚後急，只須補理氣血，中氣一旺，自能健運調攝飲食，新穀既充，自能推送舊穀。切不可通利以致變生虛脫危症。

《張氏醫通・諸傷門・燥》 老人多有大便後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實非外感也。大便努掙傷氣，故便出則乘於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勝陰而熱。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世醫遇此證，每謂濕熱內蘊，而用滑利之劑以驅之，不知瘦人身中以濕爲實，有濕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爲濕，是欲出而反閉其戶也。

石頑曰：夫燥有藏府之燥，有血脈之燥。燥在上，必乘肺經。【略】風熱心煩，脾胃熱壅，食不下者，千金地黄煎。積熱煩渴，日哺轉劇，喘咳面青，能食便秘者，生地黄煎主之。燥於下必乘大腸，故大便燥結，然須分邪實、津耗，血枯三者爲治。邪實則大煩渴，躁悶腹脹，通幽湯、潤燥湯、清涼飲、四順清涼飲、麻仁丸。大腸風秘血燥，潤腸丸加郁李仁、防風，名潤燥丸，潤而下之。能食熱盛，可用豬膽導法。津耗者，屢欲便而不可得，圊欲了而不了，便出仍是大塊，異功散加二冬、沉香，用麻仁擂水煎服，兼嚼蘇子、胡麻之類，外用蜜煎導，或削陳醬瓜導之亦佳。血枯者，嘔逆食不下，大便日漸燥結如栗，生料六味丸去山萸，加生何首烏，當歸煎服，或生料六味丸加肉蓯蓉，桃仁擂水煎服，兼食人乳酥蜜之類。但蓯蓉鹹腐，服之每令嘔吐，不可不知。老人氣血俱耗竭者，固本丸作膏服。若至嘔逆不食，便如羊矢，不可治矣。

《張氏醫通・大小府門・大便不通》 腎藏血虛，大腸風秘，生何首烏搗自然汁一盞，和白蜜，燉熱服之。六味丸加蜜調服亦通。固本丸作膏常服亦妙。古方治老人燥結多用蓯蓉，不知胃氣虛者，下口即作嘔吐。肥人胃中多有痰濕，尤非所宜。惟命門火衰，開闔失職者，方爲合劑，然須丸服，若作湯，亦必作吐，以其味鹹氣濁也。丹方治腎肝風秘，至夜微發寒熱者，用生何首烏兩許頓煎，服之神應。若暴病熱邪固結，及中有留滯者禁用。以其純陰味澀，無養正祛邪之力也。失血後煩渴，大便不通，一味生地黄搗汁服之。大病後不得寐，大便不通，一味熟棗仁，擂水去滓，煮粥頻食。血枯燥結，恆用熟地黄蜜煎常服，或熬膏亦佳。又老人血枯便閉，用生地黄、當歸身、鮮首烏各四兩，廣皮一兩，熬膏燉熱服半小杯，不通，三五次效。實秘者，能飲食，小便赤澀，枳實、檳榔、木香、砂仁、蓬朮、大黄、皂肉灰之屬。氣滯腹急，大便秘澀，六磨湯加大黄。諸秘服藥不通，或虛人畏服利藥者，宜蜜煎導、削醬薑導，分寒熱選用。其豬膽導，非傷寒邪熱，不可輕試，病人胃氣虛者，用之往往有呃逆之虞，不可不慎。

《症因脈治・大便秘結論》 秦子曰：大便秘結之症，外感門有表未解，太陽陽明之脾約；有半表半裏，少陽陽明之大便難；又有正陽陽明之胃實，大便鞕；又有表邪傳裏，繫在太陰，七八日不大便；又有少陰病，六七日不大便；厥陰下利，譫語，有燥屎者。以分應下、急下、大下、可下，又互發未可下、不可下、俟之、蜜導、膽汁導等法。內傷門則有積熱、氣秘、血枯，各條之不同。今但立外感兩條，內傷三條，亦去繁求約之意也。

外感便結

傷寒便結

傷寒便結之症：惡寒身熱，大便閉結，此表邪未解，裏症又急，即太陽陽明脾約症也。時寒時熱，口苦耳聾，大便閉結，此半表半裏，即少陽陽明症也。口燥舌黄，惡熱多汗，大便閉結，此正陽陽明症也。若表症全除，口燥咽乾，大便不通，此少陰裏熱症也。若手足自溫，七八日不大便，臍腹脹滿，此太陰裏熱症也。若煩滿囊縮，下利譫語，有燥屎者，此厥陰裏熱症也。

傷寒便結之因：腸胃素熱，偶因外感風寒，鬱而發熱，表裏互相蒸釀，是以三陽表邪未解，而大便先已秘結矣。若表邪已散，陽明裏熱不解，亦令大便秘結。若三陽表熱傳入三陰，亦令大便秘結。若三陰裏熱不結，後來返還陽明，亦令大便秘結。

傷寒便結之脈：左脈浮數，右脈沉數。太陽陽明，左脈弦數，右脈沉數。少陽陽明，六脈沉數。正陽陽明，沉細而數，三陰裏熱。

傷寒便結之治太陽陽明，仲景脾約丸，今推廣羌活湯加大黃，以遵雙解表裏之法。正陽陽明者，大承氣湯。少陽陽明者，大柴胡湯。言陽明者，即言不大便也。言太陽者，即言有表邪也。若熱邪傳入三陰，大便秘結，三承氣湯隨症加減用之。若三陰外傳陽明，胃實便秘者，大承氣湯主之。

溫熱便結

溫熱便結之症：發熱自汗，汗出熱仍不減，不惡寒而渴，或壯熱唇焦，口渴引飲，譫語神昏，大便不通，此溫熱便結之症也。

溫熱便結之因：經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傷寒論》云：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更遇溫熱，則爲溫毒。溫熱內結，腸胃燥熱，則大便閉結矣。

溫熱便結之脈：雲岐子云：尺寸浮數，太陽陽明。尺寸洪數，正陽陽明。尺寸弦數，少陽陽明。右關沉數，太陰溫熱。左寸洪數，少陰溫熱。左關沉數，厥陰溫熱。

濕熱便結之治：太陽陽明，羌活湯加大黃、枳殼。正陽陽明，乾葛湯加大黃、枳殼。少陽陽明，小柴胡湯加大黃、枳殼。言陽明者，即言不大便也。夫傷寒表解傳裏，則熱邪斂入腸胃，結實糞硬，可用承氣下法。今溫熱病，則邪熱散漫諸經，雖熱之久者，亦不肯斂入於裏，即大便閉結，亦止宜以三陽表藥中加通利之藥，雙解表裏之邪，不比傷寒直下者也。

內傷便結

積熱便結

積熱便結之症：內熱煩燥，口苦舌乾，小便赤澀，夜卧不寧，腹中脹悶，胸前苦濁，大便不行，此積熱便結之症也。

積熱便結之因：或膏粱積熱，熱氣聚於脾中而不散，或過服溫熱，熱氣伏於大腸而乾結，皆能令人大便閉結也。

積熱便結之脈：右寸細數，肺熱下遺。右寸大數，大腸積熱。右關細數，脾家之熱。右尺沉數，亦大腸熱。

積熱便結之治：肺熱下遺大腸，清肺飲。大腸積熱者，黃連枳殼湯。脾家積熱者，黃連戊己湯。

氣秘便結

氣秘便結之症：心腹脹滿，脅肋刺痛，欲便而不得便，此氣實壅滯之症也。若質弱形弱，言語力怯，神思倦怠，大便不出，此氣虛不振之症也。

氣秘便結之因：怒則氣上，思則氣結，憂愁思慮，諸氣怫鬱，則氣壅大腸，而大便乃結。若元氣不足，肺氣不能下達，則大腸不得傳道之令，而大便亦結矣。

氣秘便結之脈：盛則沉實，虛則細微。右寸沉實，肺氣鬱結。右關沉實，脾氣鬱結。左關沉實，肝膽氣結。右寸細微，肺氣不足。右關微細，脾氣不足。

氣秘便結之治：肝氣壅盛者，枳桔瀉白散。脾胃鬱結者，平胃二陳湯。肝膽氣結者，清肝飲。大腸氣結者，枳桔湯。元氣不足者，四君子湯。肺虛不能下達，生脈散合參橘煎。

血枯便結

血枯便結之症：形弱神衰，肌肉消瘦，內無實熱，大便秘結，此陰血不足，精竭血燥之虛症也。若內熱煩熱，或夜間發熱，睡中盜汗，此陰中伏火，煎熬血乾之火症也。

血枯便結之因：或久病傷陰，陰血虧損，高年陰耗，血燥津竭，則大便乾而秘結。若血中伏火，煎熬眞陰，陰血燥熱，則大便亦爲之閉結。

血枯便結之脈：六脈沉數，血液乾枯。細小而數，陰血不足。滑大而數，血中伏火。

血枯便結之治：久病傷陰，脈細而數者，四物湯加麻仁、何首烏。高年陰耗，血燥津竭者，生脈散、天地煎。血中伏火，滋血潤腸湯、脾約丸。

《醫學心悟・大便不通》經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是知腎主二便，腎經津液乾枯，則大便閉結矣。然有實閉、虛閉、熱閉、冷閉之不同。如陽明胃實，燥渴譫語，不大便者，實閉也，小承氣湯下之。若老弱人精血不足，新產婦人氣血乾枯，以致腸胃不潤，此虛閉也。四物湯，如松子仁、柏子仁、肉蓯蓉、枸杞、人乳之類以潤之，或以蜜煎導而通之。若氣血兩虛，則用八珍湯。熱閉者，口燥唇焦，舌胎黃，小便赤，喜冷惡熱，此名陽結，宜用清藥及攻下之法，三黃枳朮丸主之。冷閉者，唇淡口和，舌胎白，小便清，喜熱惡寒，此名陰結，宜用溫藥而兼潤燥之法，理中湯加歸、芍主之。凡虛人不大便，未可勉強通之。大便雖閉，腹無所苦，但與潤劑，積久自行。不

虛人不大便，未可勉強通之。大便雖閉，腹無所苦，但與潤劑，積久自行。不比傷寒邪熱，消爍津液，有不容刻緩之勢也。予嘗治老人虛閉，數至圊而不能便者，用四物湯及滋潤藥加升麻，屢試屢驗，此亦救急之良法也。

《四聖心源・便堅根原》 阿膠麻仁湯

治陽衰土濕，糞如羊矢者。

凡內傷雜病，糞若羊矢，結澀難下，甚或半月一行，雖係肝與大腸之燥而根緣土濕。以脾不消磨，穀精壅鬱而化痰涎，肝腸失滋，鬱陷而生風燥故也。法宜肉蓯蓉滋肝潤腸，以滑大便。一切硝、黃、歸、地、阿膠、龜板、天冬之類，寒胃滑腸，切不可用。

治陽盛土燥，大便堅鞕者。

結甚，加白蜜半杯。胃熱，加芒硝、大黃。精液枯槁，加天冬、龜膠。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大便秘結源流》 秘結導引 《保生秘要》曰：以舌頂上腭，守懸癰，靜念而液自生，俟滿口，赤龍攪動，頻漱頻吞，聽降直下丹田。又守靜，咽數回，大腸自潤，行後功效。

運功 《保生秘要》曰：左手撫臍，用意推旋開五臟，向後落大腸，九曲行去，或升腎水洗潤大腸，九曲而通瀉之。

《醫級・雜病・秘結》 秘結乃津液不足，症別陰陽。乾枯由胃腎失調，治分虛實。陽結胃火有餘，症實宜瀉。陰結腎精不足，症虛宜培。津液脫而目盲，陽明液竭宜下。腑邪燥實，液脫目盲，惟宜急下。寒氣凝而冷閉，少陰火熄宜溫。腑結應通，必調治節。津消必潤，先與清通。便結而溺不多，但調且俟。腹滿而五未備，痞滿燥實堅五者未全備，當調胃和之微和休攻。五者具而熱尚留，大柴胡湯桂枝大黃湯雙解。津液枯而時失氣，蜜煎導法參行。大承氣湯攻上下之統實，小承氣湯除痞滿之脹熾，調胃承氣湯玄明緩下，一物備急丸百順丸急攻。若火甚而結未堅，清胃飲芩連可瀉，或結堅而精漸竭，蔞仁瓜子仁湯輕攻。氣不化而結陰，乃水中無火，症屬寒凝，宜進右歸飲八味丸。津不佈而內閉，則陰虛有熱，症必枯澀，宜投歸地蓯蓉。郁李仁丸五仁丸。爲腸燥便難之藥，已寒丸硫夏即半硫丸乃無火便秘之方。陰爲火爍，宜龍薈丹梔。若元損肝強，宜六味湯、歸脾湯、鷄子阿膠黃連湯出入。血爲熱瘀，宜紅桃歸尾。若津液不佈，惟八珍湯七福飲、補陰益氣煎，同參二仁粥，爲燥秘之妙品。濟川煎，乃虛秘之神方。燥閉宜潤宜溫，松子麒麟巨勝。實閉宜磨宜導，胰硼硝麵鷄肫。風秘血秘，即從虛燥之條。氣閉火秘，還同熱秘之治。寒秘者，惟補火以作虛醫。堅實者，治從攻而歸實論。秘結之概，條晰詳明。

秘結之候，非陰虛，必火實，故治議清通腑氣爲要。然亦有無陽陰結之候，此一由火盛陰消，一由寒凝陰閉，故治法亦有清溫之異。但下病者，宜先調其上，肺津降而閉自通。陰傷者，宜先制其陽，壯火衰而結自解。冷閉者，溫潤以生氣。虛滯者，溫疏以和陽。至於導滯急下、潤燥輕攻、補養陰陽諸法，篇中逐晰詳明，儘堪取法。

《醫級・雜病・脾約》 素稟陰虧燥結，便雖堅而脾猶未約，氣鬱熱淫精爍，脾乃約而液不流行。或由多汗泄陰，液氣不及腸腑，或屬食稀液少，轉輸不下三陰。多有壯火深而消爍，間或陰寒甚而閉凝。溺赤渴飲肢溫，約從熱論。食減肢清不便，症作寒評。約久而腹漸滿，揉按則嘔。約久則腹漸滿，揉按之，則氣上衝而反嘔。氣衝而時眩旋，扎裹乃可。下閉不通則氣上衝，而時爲頭目眩旋，故必喜裹扎其頭，庶覺安可。樞機莫轉，則腑液不降而足膝痿弛。幽闌不通，由傳化失滋，而孔竅乾澀。

脈洪數者，熱候，先進一陰煎。脈微澀者，寒痾，可調七福。素本陰虧，六味丸左歸飲皈與。胃強腎弱，滋陰丸宜調。約必潤腸，需通幽湯五仁丸郁李仁湯。滯須調導，投大安丸麵麥調中益氣湯。療火爍必投清化飲，治陰結利用建中湯。常約便難，芍藥枳朮丸。鞕滿不便，蜜煎導法黃龍湯。三仁丸潤腸丸爲病約之要劑，生津湯甘露有清潤之宏功。治約過剋消，屢約屢消脾敗。療約從滋養，得通諸苦皆鬆。脾約治辯，逐晰研窮。

脾約本秘結之候，法可從攻下而愈，亦何必設法多端。

《醫鈐・燥症》 乾燥火熾，大腸陰盡，遂至糞如羊屎，名爲腸結。不急救陰，必危無救。蓋今不死而腸結，是陰猶未盡也。眞陰一日不盡，則一日不死，一綫不絕，則一綫可救。

主方：

熟地一兩　元參八錢　當歸六錢　生地五錢　牛膝五錢　麥冬四錢　山萸五錢　山藥三錢　肉蓯蓉五錢

煎服，一連數劑，腸結可開，而糞亦變矣。

按：此方專補其陰，使陰生而火息，陰旺而腸寬也。

《醫學金針・裏證・秘結》 秘結之證，除陽明結熱，輕者用脾約丸，重

者，責其開而不闔，而大小便不通者，又當責其闔而不開。故腎熱者涼而滋之，腎寒者溫而滋之，腎虛者補而滋之，腎乾燥者潤而滋之。且滋腎而膀胱亦治，移熱隔腸之病自已矣。秘結多由於腎，故列於裏證。

《醫階辨證・大便燥大便難大便實大便秘辨》 大便燥，因汗多亡津液，大腸枯燥，此當潤下之症。大便難下，直腸乾結而難出，此當外導之症。大便實，按之腸內堅實而不得下，此當攻下之證。大便秘，日多閉塞而不行，此當與大攻大下之症。

《醫學妙諦・大便不通》 濕熱大腸痹，宜清熱燥濕，小溫中丸。

大便秘，火腑不通，用更衣丸。

濕火便秘，用太苦寒堅陰燥濕法。

川柏、萆薢、獨活、海金砂、細辛、川連、防己、蠶沙、川錦紋。

腎燥熱便難，宜溫通下焦，用滋腎丸。

鬱熱燥結氣阻，苦寒泄熱，辛以開鬱，此三焦通治法。

川連、萊菔子、川楝子、廣皮、蘆薈、炒山查、炒山梔、製朴、青皮、赤茯苓、杏仁、廣鬱金。

血結便秘，桃仁泥、冬葵子、川鬱金、郁李仁、降眞香。又方，桃仁承氣湯。

血液枯燥，大便不通，宜養血潤燥爲法。

歸身、柏子仁、麥冬、沙苑子、麻仁、松子仁、茯苓、奎白芍。又方，生地、阿膠、龜版。又方，紅花、牛膝、菠菜、五靈脂、桃仁、丹皮、韭菜、郁李仁。又方，枸杞子、天冬、人中白、川萆薢。三才湯，五仁湯，虎潛丸去瑣陽，加淡蓯蓉，通幽湯：生地、紅花、熟地、桃仁、甘草、歸身、升麻。

老年陽衰風閉，用溫潤通調之法，半硫丸。

二便閉，小腸火結：蘆薈、川楝子、桃仁。夜分脹，用小溫中丸：紅花、當歸鬚、李仁。

濕熱肺氣不降：葦莖、桃仁、西瓜翠衣、滑石、通草。又養胃法：北沙參、麥冬、杏仁、薏仁、知母。

濕熱壅腑便閉：川連、山梔皮、枳實、青皮、黃芩、萊菔子、川朴、丹皮。

氣血結痹便閉：川楝子、桃仁、川桂枝、當歸鬚、郁李仁、紅花、製川軍、小茴香、川芎、山查炭、肉桂、葱白、青皮、五靈脂、香附。

血枯經阻便澀：大生地、牛膝、郁李仁、歸身、車前子、淡蓯蓉、柏仁、冬葵子、茯苓、小茴香。

《藥症忌宜》 虛熱便閉不通，屬血虛，津液不足。忌破氣、下、燥熱、苦溫、損津液、郁李仁。自注損津液宜生津液、潤燥、涼血、益血。

生地黃　五味　麥冬　天冬　芝麻　麻仁　肉蓯蓉　生蜜　當歸　蘆薈　炙草

大腸實，忌補斂、燥熱。

宜潤下、苦寒、辛寒。

麻仁　桃仁　黃連　黃芩　槐花　生地黃　大黃　石膏　知母　枳殼

便鞕閉，忌同大腸實。

宜亦同。加芒硝、豬膽、檳榔、郁李仁、石蜜。

《醫法圓通・大便不利》 大便不利一證，有陽虛、陰虛，陽明胃實，肺移燥熱之別。因陽虛者，由下焦火衰，不能化下焦之陰，陰主靜而不動，眞氣不能施其運行之力，故大便不利。其人定見無神，面目唇口青黑色，滿口津液，不思茶水，雖十餘日不便，而并無腹脹煩燥不安等情，即有渴者，定喜熱湯，冷物全然不受。他書稱爲陰結寒閉者，即此也。法宜扶陽，如回陽飲加安桂、砂仁，白通湯，附子甘草湯之類。因陰虛者，由火旺傷血，血液枯槁，腸中之糟粕乾澀不行，如船舟之無水而停滯不動也。其人定多煩燥，聲音響亮，渴欲飲冷，吐痰乾黃，脈或洪大細數。他書稱爲熱結陽秘者，即此也。法宜養血清熱，如潤燥湯，麻仁丸，養血湯加麥芽、香附、蜂蜜之類。因陽明胃實者，由外邪入胃，從胃熱而化爲熱邪，熱甚則胃中津液立亡，故不利。其人定見惡熱口臭，身輕氣粗，飲冷，與夫狂妄譫語，痞滿實燥堅等情。法宜急下以存陰，如大小承氣湯之類。因肺移燥者，由燥邪乘肺，肺與大腸爲表裏，表分受邪，漸及裏分，其勢自然。其人定多煩渴，皮膚不澤，大便脹甚，欲下不下。法宜清燥爲主，如甘桔二冬湯，益元散之類。以上治法，不拘男婦老幼，皆宜如此。故曰：有是病，宜是藥，切勿惑於老幼、附子、大黃之說也。近來市習一見大便不利，多用大黃與滋陰潤腸之香油、蜂蜜、麻仁、郁李、歸、芍之類，并不問及陰陽，受害實多，而人不察，良可悲也。

《血症論・便閉》 二便皆脾胃之出路，小便是清道屬氣，大腸是濁道屬

血。失血家，血虛便燥，尤其應得四物湯，加麻仁主之。血燥者，加桃仁、酒軍。氣燥者，加杏仁、枳殼。風燥者，加皂角仁、白芷、防風。火燥者，宜加枳殼、厚朴、大黃、芒硝。

肺與大腸相表裏，肺遺熱於大腸則便結，肺津不潤則便結，肺氣不降則便結。肺遺熱者，人參瀉肺湯治之。肺津不潤者，清燥救肺湯治之。肺氣不降者，清燥救肺湯合四磨湯，再重加杏仁，或少加葶藶以治之。

此外又有瘀血閉結之證，或失血之後，血積未去，或跌打損傷，內有瘀血停積不行。大便閉結，或時通利，仍不多下，所下之糞又帶黑色，腹中時時刺痛，口渴發熱，脈帶澀象。宜用桃仁承氣湯治之，或失「笑」散加杏仁、桃仁、當歸、白芍。

《醫悟・便閉》 傷寒胃實燥結之外，實秘者居十之二三，即氣虛不及傳送，因而秘結者，亦十之一二，惟老弱久病，血虛腸燥，因而秘結爲多。厚朴湯於氣滯而虛者，尚恐不勝其任，況氣虛血燥之秘結？以是爲治，雖不若硝黃之爲人指目，然未有不致敗亡者也。【略】脾約必陰血枯槁，丙火燔灼，上刑肺金，肺受火傷而津竭，必竊母氣以自救，脾陰因是愈耗。脾失轉輸，肺失傳送，故便秘結而難達，小水數而無藏蓄。治宜滋養陰血，使陽火不熾，金行清肅，脾氣安固，自傳送以時，津液四布，腸潤澤而通行無阻。此非麻仁丸所能爲力也，法宜地冬膏、五仁飲對服。

《經歷雜論・温下寒下潤下攻下不可混用禁》 下法門類極多，古方甚夥，其大綱有溫下、寒下、潤下、攻下四者之別。溫下，如古法天台烏藥散加巴霜，以下寒燥之結者也。脈必短小緊澀有力，方可用之。寒下，如調胃承氣、增液承氣用大凝結者也。脈必遲緩兼結者，方可用之。潤下，如蔞仁泥、火黃、芒硝是也。脈必氣口大數，或小數有力，方可用之。潤下，如蔞仁泥、火麻仁等品，取其有油滑潤以下之是也。脈兼細澀，血少陰虛便秘者，方可用之。攻下，如木香檳榔丸，用檳榔、枳殼、枳實、神麴、山查消導等品，以下飲食痰滯有形之積滯者是也。脈必氣口緊甚，或牢堅而滑，方可用之。此外有寒溫并用以下之者，如大小承氣、大黃附子細辛湯是也。大小承氣可以下傷寒已化爲燥，燥化熱之劑。大黃附子細辛可以下寒傷營血化燥之劑。潤下法，有溫潤潤下法，如用歸身、淡蓯蓉、金紫蘇子、杏仁泥等品，以下燥氣傷血，血少人虛之燥結者也。五仁丸亦溫潤下法也，去砂仁則爲平潤下法。寒潤下法，若增液承氣減大黃，或少用大黃以下火熱傷陰便秘人虛，或熱結旁流，自利多日，陰液耗損者也。攻下法有攻瘀血者，如桃仁承氣是也。必右尺脈長大而數，血海瘀熱方可用之。有攻痰涎膠固者，如礞石滾痰丸、竹瀝達痰丸是也。必氣口脈滑大有力方可用之。【略】再合舌症、人形虛實、斟酌輕重，用之方可無失。若指下不清，目中不清，當寒用溫，當潤用攻，禍不旋踵矣。

紀事

《本事方・傷寒時疫》 有一士人家，病者二人，皆旬日矣。一則身熱發汗，大便不通，小便如經，神昏多睡，診其脈長大而虛。予用承氣湯下之而愈。一則陽明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利，津液少口乾燥，其脈亦大而虛。予作蜜兌，三易之，下燥屎，得溏利而解。其家問曰：皆陽明大便不通，何治之異？予曰：二症雖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蕩滌五藏，爲無津液也。然則傷寒大證相似，餘證稍有不同，要在變通，仔細斟酌，不可不謹。

《本事方・婦人諸疾》 婦人產後有三種疾，鬱冒則多汗，多汗則大便秘，故難於用藥。惟麻子蘇子粥，最佳且穩。【略】此粥不惟產後可服，大抵老人、諸虛人風秘，皆得力。嘗有一貴人母年八十四，忽爾腹滿頭疼，惡心不下食。召醫者數人議。皆供補脾進食、治風清利頭目藥，數日疾愈甚，全不入食。其家憂懼，懇予辨之。予診之曰：藥皆誤矣，此疾止是老人風秘，藏府壅滯，聚於膈中，則腹脹惡心不喜食，又上至於巔，則頭痛神不清也，若得臟腑流暢，諸疾悉去矣。予令作此粥，兩啜而氣泄，先下結屎如胡椒者十餘，後漸得通利，不用藥而自愈。

《扁鵲心書・便閉》 有陳姓鹽商，年七十六矣，春時患中風脫證，重劑參附二百餘服，獲痊。至十月，大便閉結不行。日登廁數十次，冷汗大出，面青肢厥。一馬姓醫用滋補劑，入生大黃三錢。予深以爲不可，戒之曰：老年脫後，幸參附救全，不能安養，過於思慮，以致津液枯竭，傳送失宜，惟可助氣滋津，佐以溫化，自然流通，何事性急以速其變？若一投大黃，往而不返，恐難於收功矣。姑忍二三日，勢當自解。病者怪予遲緩，口出怨咎之辭。至

次日，不得已用人參二兩，蓯蓉一兩，當歸五錢，松、柏仁各五錢，附子三錢，升麻四錢，煎服。外用綠礬一斤，入圊桶，以滾水冲入，扶其坐上，一刻而通。

《儒門事親・燥形・孕婦便結》 戴人過東杞，一婦人病大便燥結，小便淋瀝，半生不娠。惟常服疏導之藥，則大便通利，暫廢藥則結滯。忽得孕，至四、五月間，醫者禁疏導之藥，大便依常爲難，臨圊則力努，爲之胎墜，凡如此胎墜者三。又孕已經三四月弦望，前後溲溺結瀝。甘分胎隕，乃訪戴人。戴人診其兩手脈俱滑大。脈雖滑大，以其且妊，不敢陡攻。遂以食療之用花減煮菠菱、葵菜，以車前子苗作如雜，豬羊血作羹。食之半載，居然生子，其婦燥病方愈。戴人曰：余屢見孕婦利膿血，下迫極努損胎，俱同前法治之愈者，莫知其數也。爲醫拘常禁，不能變通，非醫也，非學也，識醫者鮮是難說也。

《儒門事親・大便燥結》 戴人過曹南省親，有姨表兄病大便燥瀝。無他證，常不敢飽食，飽則大便極難，結實如鍼石，或三五日一如圊，目前星飛，鼻中血出，肛門連廣腸痛，痛極則發昏。服藥則病轉劇烈，巴豆、芫花、甘遂之類皆用之，過多則困瀉，止則復燥。如此數年，遂畏藥，性暴急不服，但卧病待盡。戴人過診其兩手脈息俱滑實有力，以大承氣湯下之，繼服神功丸、麻仁丸等藥，使食菠菱葵菜，及豬羊血作羹百餘日克肥，親知見駭之。嗚呼！粗工不知燥分四種，燥於外則皮膚皺揭，燥於中則精血枯涸，燥於上則咽鼻焦乾，燥於下則便溺結閉。夫燥之爲病，是陽明化也，水液寒少故如此。然可下之當擇之，藥之巴豆可以下寒，甘遂、芫花可下濕，大黄、朴硝可以下燥。《内經》曰：辛以潤之，鹹以軟之。《周禮》曰：以滑養竅。

《澹寮集驗方・秘結門》 嘗見惠陽縣李奏院，云其家曾有老婦人，發熱而大腑多秘瀝，醫謂勞瘵，用《三因方》青蒿、梅桃枝等物取蟲，因其藥冷而大瀉一行。醫視其所下非蟲也，惟得硬物一截半寸許，淋洗細觀，乃藥圓鬬接而成也。方知即其居常所服震靈丹爾。既下之後，熱亦隨退。蓋老人脾胃虚弱，煮化不行，不免爲臟腑積熱，積爲熱理之必然，此證既鮮，醫莫能識。

《名醫類案・秘結》 丹溪治一老人，因内傷挾外感，自誤汗後，以補藥治愈，脈尚洪數。朱謂：洪當作大論，年高誤汗後，必有虚症，乃以參、朮歸、芪、陳皮、甘草等。自言從病不曾更衣，今虚努，迸痛不堪，欲用利藥。朱謂：非實秘，爲氣因誤汗而虚，不得充腹，無力可努。仍用前藥，間以肉汁粥、瑣陽粥啜之，丹溪《本草》謂：瑣陽味甘可食者，煮粥尤佳，補陰氣，治虚而大便結燥。又謂：肉蓯蓉峻補精血，驟用動大便滑。濃煎葱椒湯浸下體。下軟塊五六枚，脈大未斂，此血氣未復。又與前藥二日，小便不通，小腹滿悶煩苦，仰卧則點滴而出。朱曰：補藥未至。倍參芪服二日，小便通，至半月愈。

一婦產後秘結，脈沉細，服黄柏、知母、附子愈。

丹溪治其母，年老多痰飲，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豬脂和糜粥中進之，雖得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爲黏痰，發爲脅瘡，作楚甚困。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府不燥，面色瑩潔。因成一方，用參朮爲君，牛膝、芍藥爲臣，陳皮、茯苓爲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黄芩，麥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一貼或二貼，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卻病捷法。【略】

史載之治蔡元長苦大便秘，國醫用藥，俱不能通利，蓋元長不肯服大黄故也。時史未知名，往謁之，闇者齟齬，久之乃得見。既而診脈，史欲出奇，曰：請求二十文錢。元長問：何爲？曰：欲市紫菀耳。史遂以紫菀末之而進，須臾大便遂通。元長驚異問故，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結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菀能清肺氣，是以通也。自是醫名大著。

饒醫熊彦誠，年五十餘，病前後閉，便溲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杲僧慧月善，遺書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異客，豐姿瀟灑，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孑孑走趨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秘結，勢不可療，急欲往問耳。客曰：此易療也，待奉施一藥。即脱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一寸三分，用寬布緊繫之，仍辦觸器，以須其通。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曾未安席，麥然暴下而愈。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

王克明治胡秉妻便秘腹脹，號呼逾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王曰：吾愈之，使預會，可乎？以半硫丸，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常。

虞恆德治一婦，年五十餘，身材瘦小，得大便燥結不通，飲食少進，小腹作痛。虞診之，六脈皆沉伏而結瀝，作血虚治。用四物湯加桃仁、麻仁、煨大黄等藥，數服不通，反加滿悶。與東垣枳實導滯丸，及備急大黄丸等藥，下咽片時即吐出。蓋胃氣虚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藥耳。遂以備急大黄丸，外以黄

蠟包之，又以細針穿一竅，令服三丸。蓋以蠟賈者，制其不犯胃氣，故得出幽門，達大小腸也。明日下燥屎一升許。繼以四物湯加減作湯，使吞潤腸丸。如此調理月餘，得大便如常，飲食進而安。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閉結不通。兒醫云：便實爲佳兆。自病至痘瘡愈後，不如廁者凡二十五日，肛門連大腸痛甚，叫號聲徹四鄰。用皂角末及蜜煎導法，服以大小承氣湯，及枳實導滯丸，備急丸皆不效，計無所出。虞曰：此痘瘡餘毒鬱熱結滯於大小腸之間而然。以香油一大盞令飲，自朝至暮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個套入肛門，以油吹入。過半時許，病者自云其油入腸內，如蚯蚓漸漸上行，再過片時許，下黑糞一、二升止，困睡而安。

薛己治一儒者，大便素結，服搜風順氣丸后，胸膈不利，飲食善消，面戴陽色，左關尺脈洪大而虛。薛曰：此足三陰虛也。彼不信，乃服潤腸丸，大便不實，肢體倦怠。與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丸，月餘而驗，年許而安。若脾肺氣虛者，用補中益氣湯。若脾經鬱結者，用加味歸脾湯。若氣血虛者，用八珍湯加肉蓯蓉。若脾經津液涸者，用六味丸。若發熱作渴飲冷者，用竹葉黃芩湯。若燥在直腸，用豬膽汁導之。若肝膽邪侮脾者，用小柴胡加山梔、郁李、枳殼。若膏粱厚味積熱者，用加味清胃散。亦有熱燥、風燥、陽結、陰結者，當審其因而治之，若復傷胃氣多成敗症。

一老儒，素有風熱，飲食如常，大便十七日不通，肚腹不脹，兩尺脈洪大而虛。此陰火內爍津液。用六味二十餘劑，至三十二日始欲去，用豬膽潤而通利如常。

一婦年七十三，痰喘內熱，大便不通，兩月不寐，脈洪大，重按微細。此屬肝肺腎虧損。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遙散，各三十餘劑，計所進飲食百餘碗，腹始痞悶。乃以豬膽汁導而通之，用十全大補調理而安。若間前藥，飲食不進，諸症復作。

一男子年五十餘，因怒少食，大便不利。服潤腸丸，大便秘結，胸脇作痛，欲兼服脾約丸，肝脾腎脈浮而澀。薛曰：此足三陰精血虧損之症也。東垣先生云：若人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小便數而大便難者，用脾約丸。若人陰血枯槁，內火燔灼，肺金受邪，土受木傷，脾肺失傳，大便秘而小便數者，用潤腸丸。今滋其化源，則大便自調矣。如法果驗。

一儒者，懷抱憂鬱，大便秘結，食少。乃傷脾之變症也，遂用加味歸脾湯治之。飲食漸進，諸症漸退，但大便尚澀，兩顴赤色，此肝腎虛火內傷陰血。用八珍湯加蓯蓉、麥冬、五味，至三十餘劑，大便自潤。

一男子患症同前，服大黃等藥，泄瀉便血，遍身黑黯。薛視之曰：此陰陽二絡俱傷也，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此不治也。已而果然。

職方陳我齋，年逾六旬，先因大便不通，服內疏等劑後，飲食少思，胸腹作脹，兩脅作痛，琇按：脇痛必由內疏所傷。形體倦怠，兩尺浮大，左關短澀，右關弦澀。尺當沉，今浮大，右關當微洪而反弦澀，左關當弦而反澀，症斷不起。時五月，請治，薛曰：此命門火衰，不能生脾土，而肺金又剋肝木，恐金旺之際難起矣。果然。

汪石山治一婦，因改醮乘轎勞倦，加以憂懼，成婚之際遂病，小腹脹痛，大小便秘結不通。醫以硝黃三下之，隨通隨閉，病增胸膈胃脘脹痛，自汗食少。汪診之，脈皆濡細，近駭心脈頗大，右脈覺弱。汪曰：此勞倦憂懼傷脾也。蓋脾失健運之職，故氣滯不行，以致秘結。今用硝黃，但利血而不能利氣。遂用人參二錢，歸身錢半，陳皮、枳殼、黃芩各七分，煎服而愈。

江汝潔治一人患前後閉三四日，且不能食，甚危急。江視之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經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精不足，則二便難。以瑣陽三錢，酒洗焙乾爲末，煮粥，強與服之。是晚二便俱利，飲食亦進。

江應宿治從侄婦患秘結，因產後月餘如廁，忽跨痛如閃，大小便不通，已經四五日。雜進通利淡滲之藥罔效。予適歸，倉惶告急，云：前後脹腫，手不敢近，近之則愈痛。雖不見脈，知其形氣病氣俱實。與桃仁承氣湯，加紅花一劑，暴下而愈。

《萬病回春・大便閉》 一男子年六十七歲，因氣惱，左邊上中下有三塊，時動而脹痛，喜揉，揉即散去，心痞作嘈，食下胃口作澀，夜卧不寧，小便澀，大便八日不通。一醫以大承氣湯，一醫以化滯丸，一用豬膽導法，一用蜜導法，俱不效。余修六脈弦數有力，此血不足氣有餘，積熱壅實。以大黃末三錢，皮硝五錢，熱燒酒調服。打下黑糞，其硬如石，數十條。如前又一服，又打下糞彈盆許，遂安。後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酒蒸大黃、黃連、梔子、三

又打下糞彈盆許，遂安。後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酒蒸大黃、黃連、梔子、三稜、莪朮、枳殼、青皮、木通、甘草，十數劑而愈。

《〔重訂〕靈蘭要覽・大便不通》 若大小便燥結之甚，求通不得，登厠用力太過，便仍不通，而氣被掙脫，下注肛門，有時泄清水，而裏急後重不可忍者，胸膈間梗梗作惡，乾嘔有聲，渴而索水，飲食不通，呻吟不絕。欲利之，則氣已下脫，【略】下之即絕。固之，則溺與燥矢膨滿腹腸間，恐反增劇。升之，使氣自舉而穢物不爲氣所結，自然通利，則嘔惡不堪。宜何處之？家姑八十餘，嘗得此患。余惟欲調氣利小便之藥，雖僅獲效，而不收全功。嘗慰之令勿性急。後因不能忍，遽索末藥利下數行，不以告余，自謂稍快矣。而脈忽數動一止，氣息奄奄，頹然床褥。余知眞氣已泄，若不收攝，恐遂不救。急以生脈藥投之，數劑後結脈始退。因合益血潤腸丸與服，勸以勿服他藥，久之自有奇效。如言調理兩月餘，而二便通調，四肢康勝如平時矣。向使圖目前之快，蔑探本之明，寧免於悔哉！便秘是老人常事，蓋氣固而不泄，故能壽考，而一時難堪，輒躁擾而致疾，若求通潤之方，非益血而滋腎，嗚乎可也？丸方雖爲家姑設，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爲孝子養親、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奇效醫述・病案・治孕婦大小便不通脹滿欲死得效述》 予偶步田間觀農，遇隣醫來問曰：我治一婦人，有孕八九個月，忽然大小便不通，腹脹甚。用承氣湯下之，仍不通，今危矣。予曰：此非煎藥所能下。教以用牽牛大黃丸下之。服至一兩許，而大小便俱通，獲安。次日，其夫來謝，因云：諸病皆除，只是小便時要人將手緊按小腹方可便，若不按則不能便。予因思此是氣尚閉，與以青皮、香附等行氣藥，一劑而愈。其婦逾月生子，母子俱全。

《奇效醫述・病案・治大小便虛秘用補得效述》 戊子初秋，先大人偶患左脅痛，服行氣藥，又服當歸蘆薈丸，旬日而愈。其時予未甚究心於醫也。大人脅痛愈未數日，予偶檢篋中舊書，得《丹溪纂要》殘編一葉，因取而觀之。有秘結一條，分別實秘虛秘，且云：實熱秘結則宜下利，虛秘因氣虛不能傳送，君誤用硝黃等峻藥下之，殺人如反掌。是日下午，先大人向予說大便偶秘，欲用大黃丸。予因見丹溪秘分虛實說，又思大人旬日內服疏導藥已多，何以復秘，遂不用大黃丸。疑是血澀，用當歸潤腸湯，數劑不通。至次日，小便又秘，用蜜導等法，亦不通。至第三日，加以腹脹，事愈急矣。予細察其大便欲解不解之狀，潤而不乾澀，因思此非血枯，想是氣虛不能傳送，遂於當歸等藥中加參芪等補氣之劑。纔服一茶鐘，停一時，而大便即通且順利，小便亦通而清長矣。服此藥數劑而全安。

原用補氣藥方：

人參　蜜炙黃芪　當歸身　白朮去蘆，刮去皮，炒。四味各一錢　炙甘草　廣陳皮各五分　白茯苓酒炒　白芍　熟地黃各七分　川芎五分

生薑一片，大膠棗一枚，洗淨去核，水一碗半，煎至七分，溫服。

《醫宗必讀・大便不通》 少宰蔣恬菴，服五加皮酒，遂患大便秘結，四日以來，腹中脹悶，服大黃一錢，通後復結。余曰：腎氣衰少，津液不充，誤行疏利，是助其燥矣。以六味丸煎成，加人乳一鍾，白蜜五錢，三劑後即通，十日而康復矣。

文學顧以貞，素有風疾，大便秘結，經年不愈，始來求治。余曰：此名風秘，治風先治血，乃大法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秦艽、麻仁、杏仁、防風、煨皂角仁，半月而效，三月以後永不復患。以手書謝曰：不肖道力，僻處窮鄉，日與庸人爲伍，一旦嬰非常之疾，困苦經年，靡劑不嘗，反深沉痼。遂不遠百里，就治神良，乍聆指教，肺腑快然，及飲佳方，如臭味之投，百日以來，沉痾頓釋，今幸生歸矣。凡仰事俯育，儻非意外之慶，則儻非台翁之賜哉！全家額首，尸祝湛恩，乞附名案之尾，以誌感悰，幸甚。

《景岳全書・雜證謨・秘結》 余嘗治一少年，素好火酒，適於夏月，醉則露卧，不畏風寒，此其食性臟氣，皆有大過人者，因致熱結三焦，二便俱閉。余先以大承氣湯，用大黃五七錢，如石投水。又用神祐丸及導法，俱不能通，且前後俱閉，危劇益甚。遂仍以大承氣湯加生黃二兩，芒硝三錢，加牙皂二錢，煎服。黃昏進藥，四鼓始通，大便通而後小便漸利。此所謂盤根錯節，有非斧斤不可者，即此之類，若優柔不斷，鮮不害矣。

《景岳全書・雜證謨・秘結》 朱翰林太夫人，年近七旬，於五月時，偶因一跌，即致寒熱。群醫爲之滋陰清火，用生地、芍藥、丹皮、黃芩、知母之屬，其勢日甚。及余診之，見其六脈無力，雖頭面、上身有熱，而口則不渴，且足冷至股。余曰：此陰虛受邪，非跌之爲病，實陰證也。遂以理陰煎加人參、柴胡，二劑而熱退，日進粥食二三碗。而大便以半月不通，腹且漸脹，咸

之年，如此之足冷，若再一清火，其原必敗，不可爲矣。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正此謂也。乃以前藥更加薑、附，倍用人參、當歸，數劑而便即通，脹即退，日漸復原矣。病起之後，衆始服其定見。

《葉氏醫案》 高年病後，脈歇知飢，營血枯矣。勿以便艱而攻滌。

製首烏　火麻仁　肉蓯蓉　白茯神　枸杞子　白牛膝

氣不宣達，胸痹，大便不行。

枇杷葉　紫菀　枳殼　土蘘皮　杏仁　桔梗

《續名醫類案・大便不通》 安康郡太守苦風秘，陳爲處二仁丸：杏仁去皮尖麵炒，黃麻仁另研，枳殼去穰麵炒爲末，訶子炒去核爲末。右用煉蜜爲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溫水下。末利，增之乃愈。

薛立齋治一老婦，大便欲去而難去，又不堅實，腹內或如故，或作脹，兩關尺脈浮大。薛以爲腸胃氣虛血弱。每服十全大補湯加肉蓯蓉，去後始快，若間二三日不服，腹內仍脹，大便仍難。

一婦人大便秘澀，諸藥不應，苦不可言。令飲人乳而安。

張子和曰：頃有老人，年八十歲，臟腑澀滯，數日不便。每臨便時，頭目昏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減，縱得食，便結燥如彈。一日友人命食血臟葵羹、油煠菠薐菜，遂頓食之，日日不乏，前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菠薐寒利腸胃，芝麻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便。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爲急切，此亦偶得瀉法耳。

李時珍治一宗室，年幾六十，平生苦腸結病，旬日一行，甚於生產。服養血潤燥藥，則泥膈不快。服硝黃通利藥，則若罔知。如此三十餘年矣。診其人體肥膏粱，而多憂鬱，日吐酸痰碗餘乃寬，又多火病。此乃三焦之氣壅滯，有升無降，津液皆化爲痰飲，不能下滋腸腑，非血燥比也。潤劑留滯，硝黃徒入血分，不能通氣，俱爲痰阻，故無效也。乃用牽牛末、皂角膏丸與服，即便通利。自是但覺腸結，一服就順，亦不妨食，且復精爽。蓋牽牛能走氣分通三焦，氣順則痰逐飲消，上下通快矣。

外甥柳喬素多酒色，病下極脹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晝夜。醫用通利藥不效，遣人叩李。李思此乃濕熱之邪在精道，壅脹隧路，病在二陰之間，故前阻小便，後阻大便，病不在大腸膀胱也。乃用楝實、茴香、穿山甲諸藥，入牽牛加倍，水煎服。一服而減，三服而平。

《古今醫案按・大便秘結》 高果哉治溫相國體仁，初謝政歸烏程，患大便燥結不通，胸膈塞悶而不食，腎脈沉小而無神。以枳殼五錢、蓯蓉二兩，洗淨，水煎服，即效。後又秘結，以當歸、生首烏、大劑煎服，遂全愈。

《杏軒醫案・初集・鄭媼便閉》 鄭媼年逾古稀，證患便閉，腹痛肛脹，寢食俱廢，已經兩旬，諸治不應，延診以下爲囑。切脈虛細而澀。謂曰：此虛閉也，一補中益氣湯足矣，何下爲？服藥兩日，便仍不通，自言脹痛欲死，刻不可耐，必欲下之。予曰：下法吾非不知，但年高病久，正氣虧虛，下後恐其脫耳。媼曰：與其脹閉而死，莫若脫之爲快。因憶《心悟》篇云：病有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下之不得其法，多致誤人。沉思良久，於前湯內加入製大黃三錢，仿古人寓攻於補之意。飲藥後，腸鳴矢氣，當晚便解結糞數枚，略能安卧。次日少腹尚痛，知其燥矢未淨，仍用前方，大黃分兩減半，再劑便行兩次，先鞭後溏，痛止食進而愈。夫補中益氣湯。原無加大黃之法，此雖予之創見，然醫貴變通，固不容膠柱鼓瑟也。

《杏軒醫案・初集・吳光先翁偏中便閉》 光翁年逾七旬，偏中卧床不起，治用地黃飲子，參左右二歸飲。服藥半月，證已守住，惟大便兩旬未圊，腹痛肛脹。蓋由氣血俱虧，不能傳送。方如通幽湯、補中益氣湯、五仁湯、濟川煎，屢投不驗。思用豬膽汁蜜煎導法，無如燥糞已抵肛門，阻不能入。每一努掙，魄汗淋漓，頭暈欲脫，無可如何。偶記葉氏案中載治便閉，有用挖法。令病人自用中指，染油探入肛內，將燥糞挖碎而出。奈病者肢廢，自難掉動，囑其孫依法行之。當即挖出燥糞數塊，隨後自解穢腐甚多，不勞餘力，病者稱快。洵治便閉捷法也。

《杏軒醫案・葉蔚如兄脅痛便閉一劑而效》 蔚兄來診云：病初右脅刺痛，皮膚如烙，漸致大便閉結，坐卧不安，每便努掙，痛劇難耐。理氣清火，養血潤腸，藥皆不應。切脈弦急欠柔。謂曰：易治耳，一劑可愈。蔚兄云：吾病日久，諸藥無靈，何言易治？予曰：此乃燥證，肺苦燥，其脈行於右，與大腸相表裏，方書論脅痛，以左屬肝右屬肺，今痛在右脅，而便閉結，肺病顯然。但肝雖位於左，而其脈縈於兩脅。《內經》言：邪在肝，則兩脅中痛。今痛雖在右脅，不得謂其專屬肺病已也。夫金制木，憂傷肺，金失其剛，轉而爲柔，致令木失其柔，轉而爲剛。辛香益助其剛，苦寒愈資其燥，潤腸養血，緩不濟急，訂方用栝蔞一枚、甘草二錢、紅花五分。蔚兄見方稱奇，

乃詢所以。予曰：方出《赤水元珠》。夫栝蔞柔而潤下，能治插脅之痛。合之甘草，緩中濡燥。稍入紅花，流通血脈。肝柔肺潤，效可必矣。服藥便通痛減，能以安卧。隨服復渣，微溏兩次，其痛如失。

《肘後偶鈔・大便燥結》 周　納食作泛，大便燥結。此飢飽勞役，中氣受傷，《內經》所謂九竅不和，都屬胃病是也。

黨參　麥冬　半夏　陳皮　茯苓　川斛　甘草　蔗漿

《張聿青醫案・便閉》 左　大便閉阻，時輒少寐。藏陰虧損，則府陽轉燥矣。

鮮蕹蓉七錢，洗　瓜蔞仁二錢　火麻仁二錢　杏仁泥三錢　白芍一錢五分　茯神三錢　風化硝一錢五分　炒棗仁二錢　油當歸三錢　白蜜二錢，冲

左　大便閉結，身熱痰多，脈象弦大，舌乾無津。此由痙搐之後，痰熱內滯，清津不升，濁液不降，衰羸情形也。

淡豆豉三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白桔梗一錢　杏仁泥四錢　黑山梔三錢　廣鬱金一錢五分　炙紫菀一錢　瓜蔞仁七錢　風化硝七分　枇杷葉去毛，四片

左　偏右腹板不舒，大便閉阻不行。濕滯而脾土不能鼓舞運旋也。

光杏仁　紫菀肉　廣鬱金　製香附　南查炭　焦麥芽　炒枳殼　皂莢子　枇杷葉

某　久痢藏陰損傷，府陽轉燥，便艱不爽。

火麻仁　光杏仁　生山藥　白芍　黑芝麻　瓜蔞仁　油當歸　鮮蕹蓉　生甘草

某　年近古稀，腿股軟弱，茲則大便不解，六脈細澀。血液枯燥，宜養血潤腸。

鮮蕹蓉一兩，洗　火麻仁三錢　甜杏仁三錢　松子仁三錢　當　歸二錢　柏子仁去油，三錢　炒牛膝三錢　鮮首烏六錢　生山藥二錢

二診　便雖暢行，而腸液枯燥，但食而不便者，又三日矣。再滋潤鹹降。

火麻仁三錢　杭白芍一錢五分　生熟草各一分五厘　當　歸二錢　生山藥三錢　炒麥冬一錢五分　鮮蕹蓉六錢，洗　炒杞子三錢　黑元參二錢　炒牛膝三錢　枇杷葉去毛，四片

三診　大便漸調。再潤腸養血，參以補氣。

西黨參　當　歸　生山藥　火麻仁　生熟穀芽　野於朮　白芍　柏子仁　炒杞子　炒牛膝

邱右　形寒裏熱，腹膨不舒，腰痠氣墜，大便堅硬，欲解不解。木旺腸枯，擬養營潤腸。

鮮蕹蓉七錢　瓜蔞仁四錢　甘杞子三錢　懷牛膝三錢　白　蜜二錢，冲　大麻仁三錢　光杏仁三錢　金鈴子一錢五分　杭白芍一錢五分

二診　大便漸通，腹膨較舒，而少腹偏左仍覺板滯。的是木旺氣化爲火，藏陰日虧，則府陽日燥。再養血潤腸，以清氣火。

細生地四錢　大麥冬三錢　生白芍二錢　郁李仁三錢　白蜜二錢，冲　大元參四錢　火麻仁三錢　柏子仁三錢　甘杞子三錢　更衣丸先服二錢

三診　大便通行，腹脹板滯已化。肝木縱橫之氣，化而爲火，暗鑠陰津，頻帶口渴，宜甘涼清養。

杭白芍一錢五分　川石斛四錢　生甘草三分　白茯苓三錢　青果二枚　川楝子一錢五分　大天冬二錢　乾橘葉二錢　白蒺藜二錢　左金丸五分

四診　口渴稍定，大便仍然艱燥，還是氣火有餘。

川石斛四錢　甜杏仁三錢　川楝子一錢五分　茯　苓三錢　南花粉二錢　大天冬三錢　乾橘葉一錢五分　白　芍酒炒，一錢五分　更衣丸三錢先服

五診　大便已經暢行，脹滿已退，口渴大減，然舌苔仍然花糙。氣化爲火，劫爍陰津，不能遽復。再降氣火，而育陰津。

阿膠珠二錢　細生地四錢　生甘草三分　大天冬三錢　橘　葉一錢五分　川雅連三分　天花粉二錢　川楝子一錢五分　杭白芍一錢五分

翁　便不暢行，雖解溏薄，依然脹滿不舒。此府濁不泄，與燥結者有間。

砂仁　鬱金　磨沉香　廣皮　藿梗　紫菀　枳殼　桔梗　光杏仁　小溫中丸

此方不用瓜蔞，因濕結也。不用白蜜、麻油，非熱結，風結也。

賈左　便不暢行，胸次不舒，每至便阻，頭面輒發陪癟，脈濡不爽。此濕熱有餘，脾土不能鼓舞運旋。擬和中泄濁，參以分利。

製半夏　廣皮　澤瀉　赤豬苓　小溫中丸三錢　廣鬱金　蔻仁　沉香　大腹皮

右　營血素虧，肝火濕熱蘊於大腸，大便堅燥，暫用子和玉燭意。

大生地　當歸炭　炒丹皮　火麻仁　生山藥　炒白芍　縮砂仁　左金丸　潤腸丸

奚　用介賓先生化肝煎法，原欲其化氣化火，化有爲無也，乃下墜之氣，依然不鬆。脈關弦，右部微滑。良以濁在府中，濁不得泄，致肝木之氣不能和協。暫爲破泄府濁，以覘動靜如何。

冬瓜子　光杏仁　生薏仁　青蘆管　小溫中丸三錢，藥湯送下

二診　脹氣稍舒，大便未解。

冬瓜子　雲茯苓　光杏仁　鹽竹茹　青蘆管　枇杷葉　小溫中丸

三診　氣之攻築，雖退十三，而脹墜不舒，仍所不免，大便艱澀。濁得漸泄，而腎虛木旺。再進《金匱》潤補法。

炒全當歸三錢　生薑三片　精羊肉一兩五錢，煎湯去油沫，代水煎藥

四診　泄濁之後，墜氣較鬆，然肛門微覺不能收攝，氣衝作嗆，脈細帶澀。府濁雖得稍泄，而病久腎虛，陰不固攝，以此而嗆咳不退。再攝其陰。

炒熟地　五味子　光杏仁　當歸　砂仁　鹽水炒菟絲子　青蛤散　製半夏　廣皮

內科總部

泄瀉部

題解

《難經・第五十七難》 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逆。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

《保命集・瀉論》 寒泄者，大腹滿而泄。又有鶩溏者，是寒泄也。鴨溏者，大便如水，中有少結糞者是也。飧泄者乃水穀不化而完出，非水入胃而成，此證非前水恣也。此一證不飲水而穀完出，名曰飧泄。

《醫方大成論・泄瀉》 泄瀉之證，經中所謂飧泄、澹泄、洞泄、濡泄、溢泄，水穀注下是也。

《醫旨緒餘・泄瀉辨》 糞出少而勢緩者爲泄，漏泄之謂也；糞大出而勢直下不阻者爲瀉，傾瀉之謂也。

《靈蘭要覽・泄瀉》 泄瀉之病，水穀或化或不化，但大便泄水，并無努責後重者是也。

《濟陽綱目・泄瀉》 《準繩》云：飧泄，水穀不化而完出者是也。

《醫經允中・自利》 自利者，謂不經攻下而自然溏泄者也。

《症因脈治・泄瀉》 泄瀉之症，或瀉白，或瀉黃，或瀉清水，或瀉水穀，不雜膿血，名曰泄瀉。

《醫階辨證・泄痢辨》 泄瀉者，大便注下，水穀一并而後出也。有腹滿、腹痛、腸鳴、食下則瀉之症，所下有泡、水黃赤汁、白物、完穀不化之異，不裏急後重與痢別。但有大瘕泄亦裏急後重如痢狀，卻無膿血稠黏之症。痢即滯下，經名腸癖，其狀大便頻利，腹痛，裏急後重，逼迫惱人，所下或赤或白，或膿血稠黏，或腸垢，或清水，或如豆汁之不同。

《醫述・瀉》 按泄瀉二字取義，有輕重非一證而無分別也。據書有云泄者，有云瀉者，有云泄瀉者，愚謂糞出少而勢緩者爲泄，漏泄之謂；糞大出而勢直下不阻者爲瀉，傾瀉之謂也。《醫旨緒餘》泄者大便溏薄，瀉者大便直下，略分輕重，總屬脾虛。《證治彙補》

《醫學說約・泄瀉》 瀉本屬濕，濕勝則濡瀉也。脈遲喜熱，不渴爲寒，反此爲熱。五泄者，胃則色黃，脾則腹脹，大腸則色白，小腸則便膿，大瘕則裏急後重。又五更下者腎泄也，糟粕不化者飧泄也，完穀者飧泄也，下水者洞泄也，大腸不固者痰泄也，腸鳴腹痛者火泄也，食入即下者直腸泄也，脇痛者肝泄也，下白沫者風泄也。名雖不同，總宜補脾爲主，利水次之，寒者溫之，熱者清之，食者消之，氣者行之，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其脈與痢同斷。

論說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

《素問・生氣通天論》 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

《素問・金匱真言論》 夏氣者病在藏，【略】仲夏善病胸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略】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素問・陰陽別論》 一陽發病，少氣，善咳，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隔。

《素問・脈要精微論》 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略】胃脈實則脹，

虛則泄。【略】風成爲寒熱，癉成爲消中，厥成爲巔疾，久風爲飧泄。

《素問・太陰陽明論》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略】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略】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

《素問・刺熱論》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

《素問・舉痛論》 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

又 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

《素問・風論》 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略】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膜脹，食寒則泄。

《素問・調經論》 志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

《素問・氣交變大論》 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略】

變生得位，藏氣伏，化氣獨治之，泉涌河衍，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於陸，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而太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

又 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濕氣變物，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略】

歲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蘭著，悉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其穀蒼。【略】

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乃辱，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痹，足不任身，上應鎮星辰星，玄穀不成。

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飧泄霍亂。【略】

歲水不及，濕乃大行，長氣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土鬱之發，【略】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

又 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痞，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瘈，腫脹，嘔，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閉之病作矣。

《素問・至真要大論》 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乃晚榮，草乃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清於中感而瘧，大涼革候，咳，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於下，草焦上首，心脇暴痛，不可反側。

又 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塞，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幷，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略】

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飢，齊下反動，氣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

又 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略】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乃見，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便，善注泄。【略】

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脇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癰疽，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略】

太陽之勝，凝慄且至，非時水冰，羽乃後化，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乃瘕，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寫。

又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咳噦煩心。【略】

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寫。【略】

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爲鶩溏，則寒厥於腸。

又 諸厥固泄，皆屬於下。【略】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

《靈樞・師傳》 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縣心善飢，臍以上皮熱。

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

《靈樞・脹論》 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

《靈樞・玉版篇》 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逆也。

《靈樞・百病始生篇》 虛邪【略】傳舍【略】，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拘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膜滿雷引，故時切痛。

《靈樞・論疾診尺》 人病其寸口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難已也。【略】大便赤瓣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

《傷寒論・平脈法》 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令脈緊也。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向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傷寒先厥後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痹，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痹。

又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設復緊，爲未解。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下利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清膿血。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金匱要略方論・水氣病脈證并治》 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

《金匱要略方論・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設脈緊，爲未解。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清膿血。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熱，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中藏經・論診雜病必死候》 病洞泄，不下食，脈急者死。

病泄注，脈浮大而滑者死。

病大泄不止，其脈緊大而滑者死。

《脈訣・腸腹諸痛》 下指定位圖歌：陽數即吐兼頭痛，陰微即瀉臍中吼。

肺脈歌曰：溢出胸中滿，氣泄大腸鳴。

脾臟歌曰：濕多成五泄，腸走若雷奔。

滑脈歌曰：尺部見滑臍似冰，飲水下焦聲瀝瀝。

澀脈歌曰：尺部如澀逢逆冷，體寒臍下作雷鳴。

《甲乙經・足太陰厥脈病發溏泄下痢》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久風爲飧泄。飧泄而脈小手足寒者，難已。飧泄而脈小手足溫者，易已。

《脈經・平嘔吐噦下利脈證》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其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脈滑，按之虛絕者，其人必下利。

下利有微熱，其人渴，脈弱者，今自愈。

下利脈數，若微發熱，汗自出者自愈。設脈復緊，爲未解。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其人必清膿血。

下利手足厥無脈，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下利脈數而浮一作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其人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其藏寒者當下之。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

下利清穀，必鬱冒，汗出而解，其人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先溫其裏，乃攻其表。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

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

下利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此爲病不盡，當復下之。

下利而譫語者，爲有燥屎也，宜下之。

下利而腹痛滿，爲寒實，當下之。

下利腹中堅者，當下之。

下利後，更煩，按其心下濡者，爲虛煩也。

下利後，脈三部皆平，按其心下堅者，可下之。

下利脈浮大者，虛也，以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因爾腸鳴，當溫之。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胃中寒實，而下利不止者，死。

《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候下・虛勞吐利候》 夫大腸虛則泄利，胃氣逆則嘔吐，虛勞又腸虛胃逆者，故吐利。

《諸病源候論・解散病諸候・虛勞兼痢候》 臟腑虛損，傷於風冷故也。胃爲水穀之海，胃冷腸虛則痢也。

《諸病源候論・解散病諸候・解散卒下利候》 行止違節，飲食失度，犯觸解散，而腸胃虛弱，故卒然下利也。

《諸病源候論・解散病諸候・解散下利後諸病候》 服散而飲食失度，居處違節，或霍亂，或傷寒，或服藥而下利，利雖斷而血氣不調，石勢因動，致生諸病，其狀或手足煩熱，或口噤，或嘔逆之類是也，隨其病證而解之。

《諸病源候論・大便病諸候・大便失禁候》 大便失禁者，由大腸與肛門虛冷滑故也，肛門大腸之候也，俱主糟粕，既虛弱冷滑，氣不能溫制，故使失禁。

《諸病源候論・五臟六腑病諸候・胃病候》 胃象土，王於長夏，足陽明其經也，脾之府也，爲水穀之海，諸臟腑皆受水穀之氣於胃，氣盛爲有餘，則病腹膜脹氣滿，是爲胃氣之實也，則宜瀉之。胃氣不足，則飢而不受水穀，飧泄嘔逆，是爲胃氣虛也，則宜補之。胃脈實則脹，虛則泄，關脈滑，胃內有寒，脈滑爲實，氣滿不欲食，關脈浮，積熱在胃內。

《諸病源候論・五臟六腑病諸候・大腸病候》 大腸象金，王於秋，手陽明其經也。肺之府也，爲傳導之官，變化糟粕出焉，其氣盛，爲有餘，則病腸內切痛如錐刀刺，無休息，腰背寒痹攣急，是爲大腸氣之實，則宜瀉之。

《難經集注・五泄傷寒第十》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

楊曰：泄利也，胃屬土，故其利色黃，而飲食不化焉。化，變也，消也，言所食之物，皆完出不消變也。虞曰：此乃風入於腸，上重於胃，故使食不消化。《風論》曰：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飧泄，爲食不消化也。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楊曰：注者無節度也，言利下猶如注水，不可禁止焉。脾病不能化穀，故食即吐逆。虞曰：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脾，脾惡濕，濕氣之勝，故腹脹而泄注，土性主信，又主味，今土病於味，無信，故食則吐逆。《陰陽應象論》曰：濕勝則濡瀉。謂濕氣內攻脾胃，則水穀不分，故泄注。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楊曰：窘迫，急也，食訖即欲利，迫急不可止也。白者，從肺色焉。腸鳴切痛者，冷也，切者，言痛如刀切，其腸之狀也。虞曰：大腸氣虛，所以食畢而急思廁，虛則邪傳於內，眞邪相擊，故切痛也。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楊曰：小腸屬心，心主血脈，故便膿血，小腸處在少腹，故小腹痛也。

大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法也。

楊曰：痕，結也，少腹有結而又下利者是也，一名後重，言大便處疼重也。數欲利，至所即不利，又痛引陰莖中，此是腎泄也。按諸方家，利有二十餘種，而此惟見五種者，蓋舉其宗維耳。虞曰：腎開竅於二陰，氣虛故數思圊，後重而不能便，莖中痛，腎氣不足傷於衝脈，故裏急也。《靈樞》病總論，無凡五泄者句。《靈樞》無病總篇，惟《論疾診尺篇》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亦與此文小異。然則今之《靈樞》，非虞氏所見之舊矣。此之謂也。丁曰：裏急者，腸中痛，後重者，腰以下沉重也，餘皆舊經有注。

《原病式・六氣爲病・熱類》 暴注，卒暴注泄也，腸胃熱甚，而傳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

下迫後重裏急，窘迫急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

《醫方大成・泄瀉》 大腸爲五穀傳送之官，脾胃虛弱，飲食過度，或爲風寒暑濕之氣所中，皆能令人泄瀉。

《丹溪手鏡・泄瀉》 泄瀉　脈沉而細疾或微，欲食不下，目睛不了了。又腹滿泄，鶩溏，此陰寒也。脈數疾，聲亮，暴注下迫，渴煩，小便赤澀，水穀消化，此陽熱也。虛則無力，不禁固也，溫之。實則圊不便，虛坐努積，下之。

《古今醫統大全・泄瀉門・腎瀉鶩瀉水瀉洞瀉》 腎泄者由腎虛，每於五更時溏泄一二次，而連月經年勿止者是，此多腎經濕注，飲酒之人多有之。鶩瀉者，少腹生寒而爲此證。蓋陰中之至陰，脾也。脾胃虛弱，爲風寒所勝，則陰氣太盛，陰盛則臟寒，臟寒則糟粕不化，大便黑，狀似鶩溏者是也。大腸有寒，證亦如之。

水瀉者，臟腑虛寒，四肢厥冷，暴頓洞下者是也。有傷暑熱霍亂，傾瀉如水者有之。

洞泄者，手足厥冷，心腹痛，腳轉筋而洞瀉者是也。

其餘傷食泄瀉，失飢傷飽，胃不能消則脹滿，所下酸臭可驗，此證當疏利消導。大抵諸瀉泄證各宜以類推求，必先分利，後實脾土，益元氣，無不萬全。

《赤水玄珠・大便自利》 下利微熱渴，脈弱自愈。下利脈數，微熱汗出自愈。

《醫門法律・中寒門》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

裏虛下利，即當溫補藏氣，防其竭絕。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痿黃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象。胸中寒實，乃堅冰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即極力溫之，無能濟矣。蓋堅在胸而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絕耳。孰謂虛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陰寒未實，蚤爲溫之也乎。

《醫學集要・泄瀉》 五瀉皆脾病。

《石室秘録・重治法》 大瀉之症，往往用止瀉之藥至數兩者，亦一時權宜之計，而不可執之爲經久之法。

大瀉，澀之始能止瀉，若過於酸收，則大腸細小矣，下不能出，又返而上。故止瀉之藥，止可一時用之，而不可經久用之也。

《顧氏醫鏡・泄瀉》 泄瀉一症，《內經》言風，則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謂邪氣留連既久，則必尅制脾土，而爲飧泄。言濕則曰濕盛則濡泄，謂脾喜燥而惡濕，濕勝則脾傷而爲濡泄。言熱則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熱即火也，言卒暴注，泄而後重，裏急迫痛者，火性急速，而能燥物也，故傷暑之泄，亦必暴注，大孔作痛，皆火之所爲也。又曰：多熱則溏出麋，言熱則濁垢下注，故爲溏爲麋，以麋穢如泥也。言寒則曰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謂水穀不化，而澄澈清冷者，皆得寒水之化，如秋冬寒冷，水必澄清也。又曰：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言陽氣虛而不能消化也。言燥則曰逆秋氣則傷肺，冬爲飧泄，言肺傷於燥，發在本經，則冬生咳嗽，移熱於腑，則冬爲飧泄，皆肺氣燥熱之所致。此明四時六氣，皆能爲泄也。又言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下爲飧泄。此明飲食勞倦內傷之泄也。又肝所生病爲飧泄，此言肝木乘脾之泄也。又言脾虛則腹脹腸鳴，飧泄食不化，又言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此明脾虛下陷之泄也。又言腎脈小甚爲洞泄，又言寒入下焦，傳爲濡泄，此明腎中陽衰之泄也。統而論之，脾土強者，諸邪自不能干，脾土一衰，諸邪皆得干之而爲病，正經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腎主二便，而司開闔，腎失其職，則開闔失常，故腎氣虛衰之人，以及久泄不止，下多亡陰，當求責之腎矣。是故以其風也，升陽以散之，以其溫也，利水以分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燥則濡之，因食因痰者，消之驅之，因虛者補之益之，肝乘脾者，制之扶之，因虛者補之益之，肝乘脾者，制之扶

之，腎氣虛衰者，或壯水之主，使水充而無火迫注遺之病，或益火之原，使火旺而無陽虛失禁之患。故致瀉因不一，而治泄之法亦多，求其大要，總歸重於脾腎二臟，臨症之際，圓機靈變，可以胥天下於壽域矣。

《醫學讀書記・瀉痢不同》 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起寒濕，寒則宜溫，濕則宜燥也。痢病多成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亦有熱症，然畢竟寒多於熱，痢病亦多寒症。然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胃陽，而腫脹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其陰，而虛煩痿廢之疾起。痢病兜澀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痹。泄瀉疏利或過，中虛不復，多作脾勞。此予所親歷，非臆說也。或曰：熱則清而寒則溫是已，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歟？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溫苦燥其中，濕熱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更行滲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

《醫學讀書記・氣泄》 心脈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咳唾，下爲氣泄。氣泄者，氣隨便失，脾腸之病，卽氣利也，乃火不足而土受病也。

《臨證指南醫案・泄瀉》 飧泄之完穀不化，濕兼風也；溏泄之腸垢污積，濕兼熱也；鶩溏之澄清溺白，濕兼寒也；濡泄之身重軟弱，濕自勝也，滑泄之不能禁固，濕勝氣脫也。【略】

五泄之治，平水火者清其源，崇提土者塞其流耳。

《雜病源流犀燭・泄瀉源流》 脾強無濕，何自成泄？

《古今醫徹・雜病・泄瀉論》 泄瀉之因多端，而要以脾胃爲本。脾胃者土也，處於中州，澆灌四旁，清濁以分，水穀以別，皆藉此健運之能，而升降開闔，由之布化，尚何泄瀉之虞哉？惟中氣稍弛，風勝則飧瀉而完穀不化，寒勝則洞瀉而澄澈清冷，濕勝則濡瀉而糟粕不實，熱勝則火瀉而暴注下迫，更有食積痰飲，則腹中或痛或不痛，反得瀉而減也。大痕瀉，則腹中有痕，時作時止也。腎瀉，則每於子後發，餘時則安也。蓋土旺則能制水，水旺亦足凌土，濕鬱則能成熱，熱鬱亦足助濕，濁氣則能侵上，清氣亦足陷下，故治瀉之法，不可一端而竟，扶脾正也，而有時乎平胃，分利常也，而有時乎升提，溫補當也，而有時乎清熱。況於食積宜消，痰積宜降，痕聚宜調，腎虛宜補，且有面色黃白，似乎脾虛，而補之不效者，以濕熱之未清也。亦有久瀉不止，習以爲恆，而止之反劇者，亦積熱之不解也。苟執脾土喜溫惡寒，喜燥惡濕之說，而概以溫熱行之，知常而不知變，知經而不知權，使遇中虛且寒者，誠然得矣，倘或蘊隆不解，不且益其邪而成痼疾也哉。至於治瀉九法，士材言之詳矣，余不及贅。

《醫學從衆録・泄瀉》 初瀉與瀉之未甚，宜利水，次補脾。久瀉大瀉，宜補腎。以腎爲胃關，二便開闔，皆腎所主也。

《醫述・瀉》 瀉黃腹痛者，濕也，瀉白腹痛者，寒也，痛一陣瀉一陣，瀉後澀滯者，火也；痛一陣瀉一陣，瀉後痛減者，食也，腹中脹痛，瀉不減者，肝氣也。【略】

暴注下迫，食不及化，是無水也；溏泄日久，止發無恆，是無火也。【略】

瀉屬脾胃，人固知之，然門戶束要者，肝之氣也；守司於下者，腎之氣也。若肝腎氣實，則能約束而不瀉；虛則失職，而無禁固之權矣。【略】

治瀉，補虛不可純用甘溫，太甘則生濕；清熱，不可純用苦寒，太苦則傷脾；兜澀，不可太早，恐留滯餘邪；淡滲，不可太多，恐津枯陽陷。【略】

瀉多由於濕，惟分利小水最爲上策。

《醫綱提要・陽症似陰辨・泄瀉》 泄瀉一症，有三陰寒瀉者，瀉必清白，小便不赤，宜補火培土。有三陽協熱下利者，熱結旁流者，皆不免用承氣等湯也。又熱瀉必臭穢而小便赤也。以上諸症，必兼十六字辨法，乃得其眞也。

綜述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必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

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傷寒論・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湯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眞武湯主之。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壹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貳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面色赤者，加葱玖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貳兩。嘔者加生薑貳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壹兩。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咳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伍分，幷主下痢。悸者，加桂枝伍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伍分。腹中痛者，加附子壹枚，炮令坼。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伍升，煮薤白取叁升，去滓，以散叁方寸匕，內湯中，煮取壹升半，分溫再服。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傷寒論・辨可下病脈證并治》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鞕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與大承氣湯。

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

《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證并治》 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固爾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主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下利肺癰，紫參湯主之。

氣利，訶梨勒散主之。

《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博濟方・大便證》 白豆蔻散　治脾胃氣不和，止脾泄瀉痢。

保安丹　治脾元虛滑，及久患瀉，服藥未效，日夜不止，臍腹冷痛，及一切氣刺氣痛。

丁香散　治脾泄瀉。

草豆蔻散　治胃口冷，喫食無味，及脾泄瀉不止，兼大治酒後數圊如痢，心胸不快，不思飲食。

橘皮煮散　治脾元氣不和，泄痢不止，腹內雷鳴，氣脹膨滿，冷氣刺痛，及解傷寒。

神聖香薷散　治久患脾泄瀉。

大聖散　治脾元臟冷，滑不止，腹痛絞刺，和陰氣，進食。

訶子散　治脾胃虛冷，滑泄，不思飲食，和一切冷氣。

煨肝散　治脾元虛冷，滑泄不止，口內生瘡，腹中冷，不思飲食，暖胃消食，止瀉。

《史載之方・大府泄》　肝熱刑脾而泄，卽經言飧泄，餘證當腸鳴、腹支滿，日膠渴，小府赤，宜涼其肝，輕益其胃。診其脈，六脈輕弦，胃上得肝脈，不至大弦，然六脈雖弦，亦不必有骨力，以泄則氣虛不實故也，宜用荊芥散。

脾濕而泄，經言腹滿溏泄，餘證腹痛，體重，食減，甚則足痿，行善契，腳下痛，宜用削朮豆蔻散。【略】

肺金之勝，亦生腹鳴溏泄，肺主清肅之氣，流入於中，變成寒中鶩溏。又肺主少腹，故生斯病，餘證少腹痛，中清胠脇痛，其脈六脈毛而微，不浮，毛爲肺脈，微則泄而氣弱。初泄則本肺脈，一指偏，一二日則變而微，但不浮耳，尺澤沉而小擊，宜溫其肺，四味芍藥散。

《聖濟總録・泄痢門》　泄痢統論　論曰：脾與胃合俱象土，外榮肌肉，腐熟水穀，風寒暑濕襲於外，則留連肌腠，傳於脾胃，食飲不節害於內，則腸胃乃傷，不化糟粕，皆能爲病。所得之源不一，故立名多端，且久風入中則爲飧泄，濕勝則爲濡瀉。寒中則爲洞泄，暑勝則爲毒痢。而又或冷、或熱、或赤、或白、或色雜、或腸垢、或滯下、或休息、或疳、或蟲之類，種種不同，悉由將攝失宜，飲食不愼，致腸胃不調，邪氣交攻。施治之方，則有宜調補，宜攻化，宜收斂，宜滲泄，各隨所宜以用之。

《聖濟總録・泄痢門・水瀉》　論曰：《內經》謂諸厥固泄，皆屬於下，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蓋爲冷熱不調，氣不相濟也。脾胃怯弱，水穀不分，濕飲留滯，水走腸間，禁固不能，故令人腹脹下利，有如注水之狀，謂之注泄，世名水瀉。

治水瀉不止，木香散。

治一切水瀉，及冷痢，厚朴散。

治水瀉腸鳴，臍腹撮痛，代赭丸。【略】

《聖濟總録・泄痢門・濡瀉》　論曰：《內經》曰：濕勝則濡瀉。《甲乙經》曰：寒客下焦，傳爲濡瀉。夫脾爲五藏之至陰，其性惡寒濕，今寒濕之氣，內客於脾，則不能埤助胃氣，腐熟水穀，致清濁不分，水入腸間，虛莫能制，故洞泄如水，隨氣而下，謂之濡瀉。【略】

治濡瀉水痢，久不止，桂附丸。

治腸胃寒濕，濡瀉無度，嗜卧不食，豬苓丸。

治寒濕傷脾，濡瀉，訶黎勒散。

治腸胃受濕，濡瀉無度，腹痛飲食不化，白豆蔻湯。【略】

治腸胃寒濕，濡瀉不止，及冷痢色白，食不消化，附子湯方。

治脾胃受濕，濡瀉不止，健脾，白朮丸。

治傷濕濡瀉不定，厚朴湯。【略】

《聖濟總録・泄痢門・飧泄》　論曰：《內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又曰：久風爲飧泄。夫脾胃土也，其氣沖和，以化爲事，今清濁交錯，風邪之氣，得以干胃，故沖氣不能化而食物完出，夕食謂之飧，以食之難化者，尤在於夕，故食不化而泄出，則謂之飧泄。

治風冷入中，飧泄不止，脈虛而細，日夜數行，口乾腹痛，白朮湯。

治腸胃受風，飧泄無度，或下黃水，腹脇痛悶，地榆湯。【略】

治飧泄，米穀完出，茯苓湯。

治飧泄水穀不化，及諸色痢，茱萸湯。

治飧泄氣痢，腹脹滿不下食，蕈撥散。

治泄痢，無問老少，地榆湯。【略】

《聖濟總録・泄痢門・洞泄寒中》　論曰：《內經》謂長夏善病洞泄寒中。洞泄謂食已卽泄，乃飧泄之甚者。此因春傷於風，邪氣留連，至夏發爲飧泄，至長夏發爲洞泄。蓋當春之時，陽氣在表，爲風邪所中，入客於經，未至府藏。風者，陽氣也，東方木也。木能勝土，脾胃受之，仲夏則陽盛之時，以陽邪之氣，逢陽盛之時，重陽必陰，病在脾胃，故爲飧泄，陰生於午，至未而盛，是爲長夏之時，脾土當王，脾爲陰中之至陰，則陰氣盛，陰盛生內寒，故令人府藏內洞而泄，是爲洞泄寒中之病。【略】

治洞泄，不拘冷熱注下不止，如神散。【略】

治脾胃虛冷，洞泄不止，厚朴乾薑丸。【略】

治脾胃氣寒，大腸虛滑，日夜不止，火輪散。【略】

治洞泄寒中，二黃丸。【略】

治因傷水飲後，變成暴泄，白芷黃連湯。【略】

《聖濟總録・泄痢門・鶩溏》　論曰：脾氣衰則鶩溏。蓋陰中之至陰也，爲倉廩之官。若脾胃氣虛弱，爲風冷所乘，則陰氣盛，陰氣盛則藏寒，

糟粕不化，故大便色黑，狀如鼈溏也。又大腸有寒，亦曰鼈溏。

治脾氣不足，鼈溏青黑，茱萸丸。【略】

治大便滑泄，色如鼈溏，龍骨黃連湯。【略】

治腸胃久寒，大便鼈溏，葷撥丸。

《三因方・泄瀉》 泄瀉叙論

方書所載瀉利與經中所謂洞泄、飧泄、溏泄、溢泄、濡泄、水穀注下等，其實一也，仍所因有內外，不內外差殊耳。經云：寒甚爲泄，春傷風，夏飧泄。論云：熱濕之氣，久客腸胃，滑而利下皆外所因。喜則散，怒則激，憂則聚，驚則動，臟氣膈絕，精神奪散，必致溏泄，皆內所因。其如飲食生冷、勞逸所傷，此不內外因。以此類推，隨證主治，則不失其病源也。

虛寒泄瀉治法

桂香丸　治臟腑虛爲風濕寒所搏，冷滑注下不禁，老人虛人，危篤累效。

香朴丸　治腸胃虛冷泄瀉，注下無度，脾虛氣閉，不進飲食。【略】

豆蔻分氣飲　治臟腑虛寒泄瀉，瘦極及婦人產後洞泄危篤者。

料簡

凡治瀉，須先理中焦，如理中湯、丸等是也，次即分利水穀，如五苓散等是也。治中不效，然後斷下，即用禹餘糧赤石脂等是也。《玉機眞臟論》云：五虛，死。謂脈細皮寒，少氣，前後泄利，飲食不入，得此必死。其有生者，漿粥入胃，泄注止，則活也。又《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臟氣絕於內者，下利不禁，甚者，手足不仁。脈沉弦者，爲下，望脈大者，爲未止。泄利，手足厥冷，無脈，灸之不溫，脈不還，微喘者，死。有微熱而渴，自汗，脈或微弦數弱，法并當自愈，或脈沉遲而面少赤，身微熱，鬱冒，汗出而解，必微厥，所以然者，以其面戴陽，下虛故也。泄利後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宜四逆湯，後攻其表，宜桂枝湯。上件《金匱》節文雖於三因不甚分明，其脈不可不究。既用四逆治傷寒，不妨用桂枝加附子治傷風，朮附加桂治傷濕，五苓散治傷暑，皆可類推。又古方泄利與滯下共爲一門，《千金》又以宿食不消，在熱痢類，門類混濫，後學難明，不可甄別也。

《醫説・臟腑泄痢・辨臟腑下利》 病水泄青白，或黃白，或米穀不化，腸鳴腹痛者，此傷冷也，爲洞泄寒中。人爲霍亂吐瀉，其脈細弱而緊，宜理中元、平胃散，調中湯以溫補之，盛則金液丹、朝眞丹主之，或藥入則吐出者，內陰盛也，用湯者當以冷服，用元者以地漿服，熱因寒用之法也。

病水泄下深黃及有完穀，小便赤，腹脇但脹滿而不痛，煩躁悶亂，渴而喜飲者，此傷熱也。爲挾熱下利，其脈洪大而數，宜駐車元、參連散、蘗皮湯以和之，甚則三黃元、調胃承氣湯。挾熱下血者，蘗皮湯主之。

病泄瀉色黃而有沫，腸鳴，腹脇脹滿，時微作痛者，爲冷熱不調，其脈沉緊而小數也，服熱藥則轉甚，戊己元、香連元主之。下部注悶，裏急後重者，必欲變膿血，利之則愈。

病暴泄注下，或青白或黃白，米穀或化或不化，腹脇或脹或不脹，或痛或不痛，但噫生熟氣，全不思食，因與溫補諸藥而後轉有異證者，有所傷也，此爲飧泄。其脈外虛而內實，關脈沉且緊也，宜消積元，不二元以化之，甚則用備急元主之。右不二元用砒不可多服，曾見醫用有害。

又春傷以風，夏必飧泄。又風氣行於腸胃則暴泄下利，其脈浮緩而虛也，并宜服羌活安中湯、胃風湯、荆黃湯、訶梨散主之。

久患泄瀉

有人久患泄瀉，以暖藥補脾及分利小水，百種治之不愈，醫診之，心脈獨弱，以益心氣藥、補脾藥服之遂愈。蓋心，火也，脾，土也，火生土，脾之旺賴火之燥，心氣不足則火不燥，脾土受濕，故令泄瀉。今益心補脾而又能去濕，豈有不效者。

又有一種泄瀉，作冷、作積、作心氣不足治之，及服硫黃、附子甚多皆不效，因服火枚元而愈，此腸胃有風冷也，胃風湯兼服暖藥亦佳。

又有一種脾泄瀉，服泰山老李炙肝散而愈，乃白芷、白朮、白芍藥、桔梗四味也。《醫餘》

大瀉腹痛

有人每日早起須大瀉一行，或時腹痛，或不痛。空心服熱藥亦無效，後有智者察之，令於晚食前更進熱藥，遂安，如此常服竟無恙。蓋暖藥雖平且空腹，至晚藥力已過，一夜陰氣何以敵之？於晚間再進熱藥，則一夜暖藥在腹，遂可以勝陰氣。凡治冷疾皆如此。

暑月破腹

一曰傷暑，二曰傷冷物，食瓜果飲水之類，三曰夏季心火旺，心經熱則小水不利，行大腸謂之水穀不分。傷暑而瀉者，心躁，頭痛作渴，宜服香薷

飲、烏金散。傷冷物而瀉者，腹痛水瀉，穀食不化，宜服暖藥，如附子及理中元、二氣丹、正元丹、紫蘇元之類。水穀不分者，宜服大順散、五苓散、二藥專分清濁，暑月多此疾，故人多用之。凡瀉不可急以熱藥止之，恐成痢。

《和劑局方・論瀉痢證候》 暴瀉水瀉，此二證秋夏間多有之，皆因飲食所傷，及食生冷之物，暴瀉不住，須用仔細詢問。若噫氣吞酸，乾嘔氣臭者，此是傷食也，可先與感應圓一二服，次與理中圓、人參豆蔻散、守中金圓、來此是傷食也，可先與感應圓一二服，次與理中圓、人參豆蔻散、守中金圓、來復丹、溫胃圓，已上藥性皆溫。甚者與附子理中圓、理中圓、四柱散、己寒圓、溫中良薑圓、二薑圓、火輪散、朝眞丹、正元散、金液丹、二氣丹，已上藥性皆熱。丁香豆蔻散，微熱澀固。須用仔細審實。無傷食者，不可與感應圓，便用止瀉藥。吐瀉有腹痛者，可與服木香推氣圓、沉香圓、丁香圓、感應圓。久病虛弱年高及氣弱人，臟腑泄瀉久不止者，可與人參豆蔻散、厚腸圓、參苓白朮散、不換金正氣散、四君子湯之類。

《察病指南・泄瀉類》 泄而腹脹，脈弦者，死。
腹大而泄，脈微細而澀者，生，緊大而滑者，死。
泄注，脈緩微小者，生，浮大數者，死。
注下，脈細者，可治，浮大者劇。
洞泄，食不化，下膿血，脈微小者，生，緊急者，死。

《直指方・泄瀉》 泄瀉方論
胃爲水穀之海，其精英則流布以養臟腑，其糟粕則傳送以歸大腸，腸胃虛弱，或挾風、挾寒，或傷暑、傷濕、停冷、蓄熱，冷熱不調，泄瀉諸證皆能致之。挾風者，自汗惡風，痛引腰背。挾寒者，筋節拘急，身體怯寒。傷暑者，面垢，燥渴，泛引水漿。傷濕者，肌肉虛浮，肢體重着，冷則腸鳴，肚冷而手足清，熱則煩燥，肚熱而手足溫。冷熱不調者，由熱積於內，不能去其積，徒以冷藥冰之，熱氣無所發泄，故冷與熱搏而下注，其或冷積於中，不能去其滯，徒以熱藥壓之，冷積不得宣行，故熱與冷干而成泄，或澀或溏，裏急後重，是其候也，外此則傷食一證，失飢傷飽，胃不能消，心腹膨脹，所下酸臭，可驗焉。治法當究其感受之源，然後爲之，固實不窒其源，吾恐決潰四出，莫知其終者矣，雖然脾胃合氣以消水穀，水穀既分，安有所謂泄。人皆以泄爲脾恙，而不知腎病有泄焉，腎泄何如？曰：腹痛無定處，似痢非痢，骨弱，面黧，腳下時冷者，是也，前件諸方條例於後，至若泄利之後，腹滿身疼，是則爲表裏俱病，先當溫裏急，與四逆湯，然後解表，急以桂枝湯與之。《活人書》言之詳矣，抑猶有《緒餘》之論焉。肝者，脾之賊，木能勝土，古人慮之，固也。經曰：肝腎氣虛，爲病泄瀉，亦孰知腎者，所以守司於下，而肝者，又門戶要束之具，束則不泄也，不然泄瀉而面色青慘者，古書謂肝經受寒所致，特設當歸厚朴湯以主之，果何意哉。下利惡證，具載《活人總括》。

泄瀉證治

理中湯　治腸胃虛弱，滲澼有聲，泄瀉頻併。
調中散　治腸虛泄瀉，止嘔進食。
肉蔻散　治脾虛腸鳴，泄瀉不食。
平胃散　治傷濕泄瀉。
藥皮湯　治協熱泄瀉，亦治血痢。
大己寒圓　治虛冷腸鳴，滑泄。
戊己圓　治冷熱不調，泄瀉。
眞人養臟湯　治冷熱不調泄瀉，裏急後重。【略】
固腸散　治冷瀉腸滑，及下痢頻併。
實腸散　治泄瀉不止。【略】
木香散　治脾腎俱虛，泄瀉。
二神圓　治脾腎俱虛，泄瀉不食。【略】
升陽除濕湯　治脾胃虛弱，不思飲食，腸鳴，腹痛，泄瀉無度，小便黃色，四肢困弱。【略】

泄瀉治例出《明醫雜著》
王節齋曰：泄本屬濕，然多因飲食不節，致傷脾胃而作，須看時令，分寒熱新久而施治。治法補脾消食，燥濕利小便，亦有升提下陷之氣，用風藥以勝濕，亦有久泄，腸胃虛滑不禁者，宜收澀之。

主方：
白朮二錢　白茯苓　白芍藥炒，各一錢半。已上三味泄瀉必用之藥　陳皮一錢
炙甘草去皮，五分
若傷食泄黃或食積，加神麴、大麥芽、山查子各一錢，炒黃連七分消之。
腹中窄狹飽悶，再加厚朴、枳實、木香各五分。
若小便赤澀短小，加澤瀉、豬苓、木通各一錢，以分利之，夏月再加茵陳

七分，炒山梔仁四分。

若口渴引飲，加乾葛一錢半，人參、麥門冬各一錢，升麻、滑石各四分，烏梅肉二個。

若夏秋之間，濕熱大行，暴注水泄，加炒黃連、蒼朮、澤瀉各一錢，升麻、木通各五分，發熱燥渴加乾葛、石膏各一錢，黃疸，小便黃赤，加茵陳一錢、山梔、木通各五分。

若飲酒便泄，此酒積熱瀉也，加炒黃連、茵陳、乾葛各一錢，木香五分，神麴、麥芽各八分。

若寒月溏泄清冷，腹痛，或傷生冷飲食，加神麴、麥芽、炙乾薑各一錢，砂仁、益智、木香各七分。

若久泄，胃氣下陷，服利小便之藥而不效，宜加人參、黃芪各一錢，以補中氣，升麻、柴胡各四分以升提之，加羌活、防風、藁本、白芷等風藥各三四分助風以平之，更加炙乾薑五分以固之。

若久泄脾胃虛弱，食少難化，加炙黃芪、人參各一錢，神麴、麥芽各一錢二分，木香煨過、乾薑炙各五分。

若久瀉，腸胃虛滑不禁，加肉豆蔻一錢，訶子皮、赤石脂、各一錢，煨木香、炙乾薑各伍分。

《金匱鈎玄・泄瀉》 泄瀉　濕　氣虛　火　痰　食積

戴云：凡瀉水，腹不痛者，是濕也。飲食入胃，不住或完穀不化者，是氣虛也，腹痛瀉水，腹鳴，痛一陣瀉一陣，是火也。或瀉，時或不瀉，或多或少，是痰也。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者，是食積也。

濕，燥濕兼滲泄之，四苓散加蒼朮、白朮，甚者二朮炒。氣虛，人參、白朮、芍藥、炒升麻。

火宜伐火，利小水，黃芩、木通入四苓散。

痰積宜豁之，海石、青黛、黃芩、神麴、蛤粉，或用吐法。

食積，宜消導疏滌之，神麴、大黃。

已上諸藥，皆作丸子服之。

凡泄瀉水多者，仍用五苓散治之。

世俗類用澀藥治痢與瀉，若積久而虛者，或可行之，而初得之者，恐必變他疾，爲禍不小矣，殊不知多因於濕，惟分利小水最爲上策。

止瀉方：

肉豆蔻五錢　滑石春冬二兩二錢半，夏二兩半，秋二兩

又方薑麴丸。

脾泄

治一老人奉養太過，飲食傷脾，常常泄瀉，亦是脾泄之疾。

白朮二兩，炒　白芍藥一兩，洗，酒炒　神麴一兩半，炒　山查一兩半，炒　半夏一兩，洗　黃芩五錢，炒

右爲末，荷葉包飯煨爲丸。

治一老人年七十，面白，脈弦數，獨胃脈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血淡水，膿後腹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參、朮爲君，甘草、滑石、檳榔、木香、蒼朮最妙，下保和丸二十五丸，第二日前證俱減，獨小水不利，以益元散服之。

《金匱鈎玄・泄瀉從濕治有多法》 泄瀉者，水瀉所爲也，由濕本土，土乃脾胃之氣也。得此證者，或因於內傷，或感於外邪，皆能動乎脾濕。脾病則升舉之氣下陷，濕變注幷出大腸之道，以胃與大腸同乎陽明一經也。云濕可成泄，垂教治濕大意而言，後世方論泥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凡泄瀉之藥，多用淡滲之劑利之，下久不止，不分所得之因，遽以爲寒而用緊澀熱藥兜之。夫泄有五，飧泄者，水穀不化而完出，濕兼風也。溏泄者，所下汁積粘垢，濕兼熱也，鶩泄者，所下澄徹清冷，小便清白，濕兼寒也。濡泄者，體重軟弱，泄下多水濕自甚也。滑泄者，久下不能禁固，濕勝氣脫也。若此有寒熱虛實之不同，舉治不可執一而言，謹書數法於後。夫泄有宜汗解者，經言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又云久風爲飧泄。若《保命集》云用蒼朮、麻黃、防風之屬是也。有宜下而保安者，若《長沙》言下痢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下利之差，至其時復發者，此爲下未盡，更下之安，悉用大承氣湯加減之劑。有宜化而得安者。《格致餘論》夏月患泄，百方不效，視之久病而神亦瘁，小便少而赤，脈滑而頗弦，格悶食減，因悟此久積所爲，積濕成痰，留於肺中，宜大腸之不固也，清其源則流自清，以茱萸等作湯溫服一碗許，探喉中一吐痰半升，如利減半，次早晨飲吐半升而利止。有以補養而愈者，若《脾胃論》言脈弦氣弱，自汗，四肢發熱，大便泄瀉，從黃芪建中湯。有宜調和脾濕而得止者，若《潔古》言曰：四肢懶倦，小便不利，大便走泄，沉困，飲食減少，以白朮、芍藥、茯苓加減治之。有宜升舉而安者，若《試效方》言胃中濕，

脾弱不能運行，食下則爲泄，助甲膽風勝以剋之，以升陽之藥羌活、獨活、升麻、防風、炙甘草之屬。有宜燥濕而後除者，若《脾胃論》言上濕有餘，脈緩，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瀉，從平胃散。有宜寒涼而愈者，若《長沙》言協熱自利者，黄芩湯主之。舉其濕熱之相宜者，若《長沙》言下利脈遲緊，痛未欲止，當溫之。下利心痛，急當救裏，下利清白，水液澄徹，可與理中、四逆湯輩。究其利小便之相宜者，可間言濕勝則濡泄，小便不利者，可與五苓散、益元散分導之，以收其斂之相宜者。東垣言寒滑氣泄不固，制訶子散澀之？以上諸法，各有所主，宜獨利小便而濕動也，豈獨病因寒必待龍骨、石脂緊重燥毒之屬澀之。治者又當審擇其説，一途取利，約而不博可乎。

《心印紺珠經・五泄》 夫泄瀉之疾，其源有五，以一氣爲主，諸氣乘之而成也。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黄，風乘濕之泄也，治法當用胃風湯，即止。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此暑乘濕之泄也，治法當用香薷湯對桂苓甘露飲，大加生薑治之。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此燥乘濕之泄也，治法當用天水五苓散分之。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小腹痛，此火乘濕之泄也，治法當以玄青丸下之，次以黄連解毒湯加當歸、白芍藥治之，後以芍藥柏皮丸止之。大瘕泄者，裏急後重，頻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寒乘濕而變爲熱泄也，治法當以八正散加木香、檳榔通之，次以天水散頓服之，此治五泄之法也。

《醫經小學・泄瀉》 泄痢治之勿參差，升汗實腸分注利。

泄瀉：

治濕之劑：胃苓湯、茯苓湯、五苓散、《機要》白朮芍藥湯。

治風之劑：神朮散、胃風湯、蒼朮防風湯、《機要》防風芍藥湯。

治熱之劑：《局方》戊己丸。

治暑之劑：來復丹、香薷飲、桂苓甘露飲。

治寒之劑：白朮湯、理中湯、《機要》漿水散。

治風濕寒之劑：《本事》麴芎丸。

止澀之劑：仲景桃花湯、實腸散、眞人養臟湯。

去積之劑：本事溫脾湯。

升發之劑：東垣升陽除濕湯、益胃升陽湯、升陽除濕防風湯。

調補脾胃之劑：錢氏白朮散、《易簡》白朮湯。

《衛生易簡方・泄瀉》 治水瀉用黄連、厚朴各二錢，或四錢，以薑汁拌勻炒乾，仍用生薑三片，水一鐘，煎七分服。又方用車前子炒焦爲末，米飲調一錢服。治脾胃虚弱，不進飲食，泄瀉，用破故紙炒四兩，肉豆蔻二兩，生爲末，以大棗四十九枚，生薑四兩切，同煮棗爛，去薑，取棗肉研膏，和藥圓如桐子大，每服五十圓，鹽湯下。治久病大腸滑泄，用五倍子五兩爲末，麵糊圓如桐子大，每服十五圓，米飲送下，日三服。治臟腑泄瀉不調，用乳香一兩，肉豆蔻一兩，麵裹煨熟爲末，以陳米粉糊圓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圓，空心米飲湯下。治白瀉不止，用五味子二兩，吴茱萸五錢，同炒香熟，爲末，每服三錢，陳粟米飲湯，空心臨卧調服，七日全愈。【略】治泄瀉手足冷，不渴，腹痛，用人參、白朮、乾薑、甘草，水二盞，煎八分，食前服，中寒重者加附子。治久患脾泄，用生薑四兩，黄連一兩，剉碎同炒，薑脆赤色，去薑，用黄連爲末，每服二錢，空心茶清調下。

《丹溪心法・泄瀉》 在上者，用吐提，在下陷者，宜升提之，用升麻、防風。氣虚用人參、白朮、炒芍藥、升麻。食積，二陳湯和澤瀉、蒼朮、白朮、山查、神麴、川芎，或吞保和丸。瀉水多者，仍用五苓散，久病大腸氣泄用熟地黄半兩，炒白芍、知母各三錢，升麻、乾薑各二錢，炙甘草一錢，爲末，粥丸服之，仍用艾炷如麥粒于百會穴灸三壯。脾瀉當補脾氣，健運復常，用炒白朮四兩，炒神麴三兩，炒芍藥三兩半，冬月及春初用肉寇代之，或散或湯，作餅子尤佳。食積作瀉，宜再下之，神麴、大黄作丸子服。脾泄已久，大腸不禁，此脾已脱，宜急澀之，以赤石脂、肉豆寇、乾薑之類。

《明醫雜著・泄瀉》 凡泄瀉病誤服參、芪等甘溫之藥，則病不能愈，而或變爲黄疸。蓋泄屬濕，甘溫之藥能生濕熱，故反助病邪，久則濕熱甚而爲疸矣。惟用苦寒瀉濕熱、苦溫除濕寒則愈。泄止後脾胃虚弱，方可用參、芪等藥以補之。

愚嘗治少宰李蒲汀，庚寅冬，濕熱泄瀉，因未生子，惑於人言淡滲之劑能瀉腎，而服參、芪等藥，後變黄疸，小便不利，腹脹，胸痞。余曰：有是病必用是藥，須以淡滲疏導其濕熱。遂用茵陳五苓散，諸症頓退。至辛卯冬生子。

又 泄本屬濕，然多因飲食不節，致傷脾胃而作。須看時令，分寒熱、新久而施治。治法：補脾消食、利小便。亦有升提下陷之氣，用風藥以勝

濕；亦有久泄腸胃虛滑不禁者，宜收澀之。

主方：

白朮二錢　白茯苓　白芍藥炒，各一錢五分，以上三味乃泄瀉必用者　陳皮一錢　甘草炙，五分

若傷食瀉黃，或食積，加神麴、麥芽、山楂各一錢，黃連炒七分。若腹中窄狹，再加厚朴、枳實以消停滯。

愚按：前症若飲食已消而泄瀉未止，此脾胃之氣傷也，宜用五味異功散；若泄瀉而腹中重墜，此脾胃之氣下陷也，宜用補中益氣湯；若服克滯之劑而腹中窄狹，此脾氣虛痞也，宜用六君子湯；若脇脹少食，善怒，瀉青，此脾虛肝所乘也，宜六君子加柴胡、升麻、木香；若少食體倦，善噫，泄黃，此脾虛色陷也，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大凡諸症若脾脈弦長者，肝木乘脾土也，當補脾平肝；若脾脈沉弦者，寒水侮脾土也，當溫中補腎。夫黃連、枳實雖消停滯、開痞悶；若人脾胃充實，暴患實痞，宜暫用之；若人屢患屢服，或脾胃虛痞者而用之，則脾胃反傷而諸症蜂起矣。故東垣先生云：脾胃實者，用黃連、枳實瀉之；虛者，用白朮、陳皮補之。須分病之虛實、人之南北而治之。後仿此。

若小便赤澀短少，加豬苓、澤瀉各一錢，以分利之。夏月加茵陳七分，山梔仁炒四分。

愚按：前症若津液偏滲於大腸，大便瀉而小便少者，宜用此藥分利；若陰陽已分而小便短少者，此脾肺氣虛而不能生水也，宜用補中益氣湯加麥門、五味；陰火上炎而小便赤少者，此肺氣受傷而不能生水也，用六味地黃丸加麥門、五味；腎經陰虛，陽無所生，而小便短少者，用滋腎丸、腎氣丸；腎經陽虛，陰無所化，而小便短少者，用益氣湯、六味丸。若誤用滲泄分利，復傷陽氣，陰無所生，而小便不利，或目睛凸出，腹脹如鼓，或腿膝腫硬，或皮膚斷裂者，先用滋腎丸、益氣湯。每見元氣虛而復用澤瀉、豬苓之類，因損眞陰，以致前症益甚者，急投金匱加減腎氣丸，多有復生者。若反服牽牛、大黃峻劑而通之，是速其危也。

若口渴引飲，加乾薑一錢五分，人參、麥門冬各一錢，升麻四分，烏梅肉五個。

愚按：前症若胃氣傷而內亡津液者，用七味白朮散；胃氣弱而津液少者，用補中益氣湯；氣血俱虛而津液少者，用十全大補湯；腎虛津液短少者，用六味地黃丸；腎水不足而虛火上炎者，用加減八味丸。若腎水不足之人患泄瀉，或服分利之劑過多而患口渴者，若不用前藥以固其本源，則肺腎復傷，多變小便不利、肚腹水腫等危症矣。

憲副屠九峰，先瀉而口渴，尺脈數而無力，恪用解酒毒、利小便之劑，不應。余曰：此腎陰虧損，虛火熾盛，宜急壯水之主，不然必發疽而不能收斂也。不信，別服降火化痰之劑，果患疽而歿。

若夏秋之間濕熱大行，暴注水瀉，加黃連、蒼朮、澤瀉各一錢，升麻、木通各五分。發熱作渴，加乾薑、石膏各一錢。黃疸小便赤，加茵陳一錢，山梔、木通各五分。

愚按：東垣云：若值秋燥行令，濕熱少退，體重節痛，口舌乾燥，飲食無味，二便不調，不欲飲食，或食不化，兼灑淅惡寒，凄慘面惡，此肺之脾胃虛而陽氣不伸也，用升陽益胃湯治之。前症若濕熱內作，脾胃不能通調而致者，宜用此藥分利之；濕熱已去，脾胃虛弱而致者，宜用六君子、當歸調補之；濕熱已去，脾氣下陷而致者，宜用補中益氣湯升舉之。其黃疸若小便不利，四肢沉重，渴不欲飲，此濕勝於熱，用大茵陳湯；大便自利，茵陳梔子黃連湯；若往來寒熱，身黃者，宜用小柴胡加梔子；若因勞傷形體，飲食失節，而身黃者，用小半夏湯。蓋黃疸爲內傷不足之症，宜調補脾胃元氣爲主，若妄用驅逐，復傷元氣，多致不起。

若久瀉脾胃虛弱，飲食難化，加黃芪炙、人參各一錢，神麴、麥芽各一錢二分，木香煨，乾薑炙各五分。

愚按：前症或作嘔，或飲食少思，屬脾胃虛弱，用四君子加半夏、木香；或兼作嘔，或腹作痛，屬脾胃虛寒，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若麥芽善損腎，神麴善化胎消腎，不宜輕用。大抵此症多由泛用消食利水之劑，損其眞陰，元氣不能自主持，遂成久泄。若非補中益氣湯、四神丸滋其本源，後必胸痞腹脹、小便淋瀝，多致不起。

若久瀉腸胃虛滑不禁，加肉豆蔻、訶子皮、赤石脂各一錢，木香煨、乾薑炙各五分。

愚按：東垣先生云：中焦氣弱，脾胃受寒冷，大便滑瀉，腹中雷鳴，或因誤下，末傳寒中，復遇時寒，四肢厥逆，心胃絞痛，冷汗不止，此腎之脾胃虛

也，用沉香溫胃丸治之。竊謂前症若脾胃虛寒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肉豆蔻、補骨脂；若脾氣虛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肉桂；命門火衰而脾土虛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腎氣血俱虛者，用十全大補湯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閉澀，或肢體漸腫，喘嗽唾痰，爲脾腎氣血俱虛，宜用十全大補湯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閉澀，或肢體漸腫，喘嗽唾痰，爲脾腎虧損，宜用金匱加減腎氣丸。

若飲酒便泄，此酒積熱瀉也，加黃連炒、茵陳、乾薑各一錢，木香五分。

愚按：前症若酒濕未散，脾氣未虛，宜用此藥分利濕熱；若濕熱已去，中氣被傷，宜用六君子調補中氣；若誤服克伐分利之劑，胸膈漸滿，小便短小，或腿足與腹漸腫者，急用加減金匱腎氣丸調補脾胃，多有生者。夫酒性大熱，乃無形之物，無形元氣受傷，當用葛花解醒湯分消其濕，往往反服大熱酒症丸，重瀉有形陰血，使陽毒大旺，元神消亡，折人長命。《金匱要略》云：酒疸下之，久而爲黑疸。每見善飲服酒症丸者，多患疸症，不悟其因，反服分利化痰，以致變症而歿者多矣。

秀水卜封君，善飲，腹痛，便泄，服分利化痰等劑，不應。其脈滑數，皮膚錯甲。余謂此酒毒致腸癰而潰敗也，辭不治。不信，仍服前劑，果便膿而歿。

光祿柴鼸菴，善飲，泄瀉，腹脹，吐痰，作嘔，口乾。余謂脾胃氣虛，先用六君子加神麴，痰嘔已止，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瀉脹亦愈。

舊僚錢可久，素善飲，面赤，痰盛，大便不實。余以爲腸胃濕痰壅滯，用二陳、芩、連、山梔、枳實、乾葛、澤瀉、升麻一劑，吐痰甚多，大便始實。此後日以黃連三錢，泡湯飲之而安。

若寒月溏泄，清冷腹痛，傷生冷飲食，加神麴、麥芽炒、乾薑炙各一錢，縮砂、益智、木香各七分。

愚按：前症若脾腎虛寒，宜用四神丸；若脾腎虛脫，用六君、薑、桂，如不應，急補命門火以生脾土。

一儒者，小腹急痛，溏泄清冷，大便欲去不去。余謂此命門火衰而脾土虛寒也，用八味丸月餘而愈。向後飲食失宜，前症仍作，小腹重墜，此脾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而痊。

《蒼生司命・泄瀉》 按人之身，賁門爲胃上口，水穀自此入於胃，幽門爲胃下口，水穀滓穢自此入於小腸，小腸一十六折，水穀賴以緩行，闌門爲小腸下口，水穀自此泌別，分穢爲濁入大腸，分水爲清入膀胱。若水穢不分，清濁不別，則皆入大腸而成泄瀉，此泄瀉之由也。經云：濕勝則濡泄。又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諸病所出，水液澄徹清冷，皆屬於寒。又有夏月受暑而爲暑瀉者，亦熱之類也。戴云：凡瀉水，腹不痛者，濕也，完穀不化者，氣虛也。腹痛水瀉，腸鳴，痛一陣瀉一陣者，火也。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者，痰也。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者，食也。泄瀉亦是急症，但暴瀉爲輕，久瀉爲重，暴瀉元氣未衰。濕者散之，羌活勝濕湯、五苓散。火者清之，香連丸、清六丸。寒者溫之，理中丸，或加附子。虛者實之，錢氏白朮散、參苓白朮散。痰者化之，清氣化痰丸。食者消之，保和丸、枳實導滯丸。辨之精，治之當，其效易見，故暴瀉爲輕也。若夫久瀉，上亡津液，下損脾胃，補之則熱增，澀之則脹劇，分利之則虛甚，甚則成脾泄，五更定瀉數次，衰老虛弱之人，多致不救，故久瀉爲重也。遇斯病者，須急治之。凡治瀉多用丸藥，幷用散藥，以實脾土，土實則能制水故也。

凡泄瀉脈緩微小者生，浮大急疾者死，與痢同看。

《內經》曰：脈細皮寒，少氣，泄利前後，飲食不入者死。泄瀉水多者，必用五苓散。

泄瀉方

瀉有六，俱宜少加五苓散利小便。

濕瀉散之，羌活勝濕湯、五苓散。

火瀉清之，香連丸。

天水散一料加紅麴五錢爲末，湯浸蒸餅爲丸服。

寒瀉溫之，理中丸加附子。

虛瀉實之，錢氏白朮、參苓白朮、補中益氣。

痰瀉化之，二陳湯、清氣化痰丸。

食瀉消之，保和湯、枳實導滯丸、六和湯。

治痛瀉方：

白朮炒　白芍炒，二錢　陳皮一錢二分　防風一錢

戊己丸　治胃經受熱，泄瀉不止，糞色黃黑，肛門斂澀，乃熱瀉也。

胃苓湯　治夏秋脾胃傷冷，水穀不分，泄瀉不止，純瀉水者，小便赤澀，此濕勝泄瀉。

朮附丸，或湯亦可。

五味散　治腎虛子後泄瀉。腎主二便，開竅於二陰，受時於亥子，腎臟虛，故令子後泄瀉。

二神散　治脾腎二臟俱虛，泄瀉不止。

白芍黃芩湯　治協熱下利。

製白朮散　治脾泄。【略】

白朮茯苓湯　治脾胃虛弱，不能尅制水穀，濕盛作痛。【略】

漿水散　水瀉澄徹清冷者，此方主之。

劉草窗痛瀉要方　痛瀉不止者，此方主之。

《明醫指掌圖前集・泄瀉症歌論》　濡泄如傾濕所侵，分消利水便安寧，穀完不化名飧泄，內協風邪發散平。腸垢稠粘爲協熱，寒如鴨糞水澄清，熱當伐火黃芩治，寒用溫中薑桂行，不禁直須訶子散，脾虛久泄倍參苓。

泄瀉者，水濕所爲也，由脾土受濕，不能滲泄，致傷瀾門，元氣不能泌別水穀，并入大腸而成泄，故小便澀而大便反快，腸鳴腹痛之候。叔和所謂濕多成五泄，腸走若雷奔走是也。古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世俗治泄瀉多用淡滲之劑，利其小便，利而不已，即以燥劑兜澀之，此一偏之治也。殊不知泄雖主於濕，亦所協風寒熱虛實之不同，如飧泄者，濕兼於風，故有完穀不化，腸鳴脈弦之候。腸垢者，濕兼於火，所下稠粘垢穢，小水赤澀脈數之候。鶩溏者，濕兼於寒，故所下澄徹清冷如鴨糞，小便清白，脈遲之候。濡泄者，濕自甚也，故所下多水，小便不利，腸鳴漉漉有聲，脈沉緩之候。脾腎泄者，虛也，故朝泄暮已，久而神瘁肉削也。滑泄者，濕勝氣脫，所下不禁，大孔如竹筒之候。又有積濕成痰而泄者，東垣云：一人久病泄而神瘁，小便少而赤，脈滑而頗弦，膈悶食減，因悟此久積成痰，流於肺中，宜大腸之不固也，以茱萸等作湯溫服一碗許，探喉中一吐痰半升而利減半，次早復飲一碗，吐痰半升而利止。若此不同，豈可執一而治也？學者當驗脈症用藥，無不瘳矣。

濡泄　濡泄腸鳴多水，平胃散、五苓散。腹痛，胃苓湯加芍藥、黃連。水泄渴而小便赤澀，內有熱也，益元散，水調服。

腸垢泄　腸垢，熱泄也，所下粘垢，小便赤澀，脈數煩渴，黃芩湯。痛一陣瀉一陣，下迫窘痛口渴，火也，宜伐火，四苓散加黃芩、木通。協熱自利，身熱，脈數，白頭翁湯。

鶩泄　鶩泄澄徹清冷，寒也，小便清白，胃苓湯加香砂。泄利，腹痛不渴，厥逆脈遲，理中湯。四肢冷寒甚泄不止，脈沉遲者，朮附湯。

飧泄　飧泄者，所下完穀不化，濕兼風也，升陽除濕湯。外傷於風有表症者，麻黃湯。元氣不足，風入於腸胃，泄利，清血，胃風湯。

虛泄　脾虛氣弱，瀾門元氣不足，不能泌別水穀，衛生湯。自汗沉困，脈遲久泄，黃芪健中湯。脾腎不足，久泄不止，形瘦，腎氣丸。

滑泄　泄久不止，大孔如竹筒直出無禁者，氣將脫也，訶子散。老人元氣衰，滑泄無禁，四君子湯加肉果、厚桂，若元氣下陷者，加升麻。

《愼齋遺書・自下》　自下久而不愈，保元湯加白朮、茯苓、松花，煎服，或加附子。凡瀉皆宜四君子湯，傷食暴瀉，胃苓湯。夏月濕熱瀉，小便不利，五苓散。瀉清水裏急後重，香連丸。久瀉，四君子加白芷、黃耆，吐加炮薑，去白芷。久瀉滿悶，補中益氣湯去歸身，加附子，身熱加羌活、防風，風能勝濕也。每日清晨瀉，四神丸。腎泄，五味二兩，吳萸五錢，爲末，陳米湯下，兼灸氣海、中脘。

凡吐瀉水食不下，米穀不化，俱屬寒證，宜理中湯。煩燥作渴，出黃如糜，酸惡臭氣，皆屬熱證，宜燒針丸。元氣不足，臟寒泄瀉，肉果四兩，木香一兩，茯苓一兩，炮薑一兩，附子一兩，共末，薑汁丸，蓮子湯下五六十丸。脾泄

曰：濕多成五泄，腸走若雷奔。故分脾泄、胃泄、大腸、小腸、大瘕，爲五泄也。又有飧泄、腎泄、洞泄、濡泄、鶩溏之類，名各不同，原其致病，不過前云所感所傷而已矣。丹溪又云：泄屬濕，屬氣虛，有火，有痰，有食積。凡瀉水，腹不痛者濕也。飲食入胃不消，完穀不化者，氣虛也。腹痛瀉水如熱湯，痛一陣瀉一陣者，火也。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者，痰也。腹痛甚而泄瀉，瀉後痛減者，食積也。瀉下如抱壞鷄子臭者，或咽氣作酸者，傷於食也。

治　治療之法，須看時令，分寒熱新久，補脾消食，燥濕，利小便，亦有升提下陷之氣，用風藥以勝濕。若久瀉，腸胃虛滑不禁者，宜收澀之。治法之要，孰有過於此哉。

方　胃苓湯　治中暑傷濕，停飲夾食，脾胃不和，腹痛泄瀉作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陰陽不分。一方加防風、升麻以勝濕。食積加神麴、麥芽、山查。水瀉加滑石。有痰加半夏、烏梅。氣虛加人參、白朮。惱怒加木香，有熱加黃連，久瀉加肉豆蔻。暴痢赤白相雜，腹痛裏急後重，去桂，加木香、黃連、檳榔，水煎服。

藿苓湯　治暑月泄瀉，或欲成痢。

黃連香薷飲　合五苓散，剉一劑，生薑煎服。

薷香正氣散　治感濕泄瀉，或兼暑者。

柴苓湯　治泄瀉發熱口渴，裏虛之症。

小柴胡湯　合五苓散剉一劑，薑棗煎服。

理中湯　治脾胃虛冷，中寒泄瀉，四肢厥逆。

四君子湯　治氣虛脾泄不止者。

參苓白朮散　治脾胃虛弱，久瀉少食。

瑞運丸何春元傳　治元氣大虛，脾胃怯弱，泄瀉不止，不思飲食。【略】

黃芩湯　治腸垢熱泄，所下粘垢，小便赤澀，脈數，煩渴。

衛生湯　治脾虛氣弱，不能泌別水穀。

安胃和脾散　治脾胃不和，中脘痞塞，腹痛脹滿，不思飲食，嗜卧無時，嘔吐痰涎，運氣吐酸，面黃肌瘦，泄瀉不止，四肢乏力，沉困，自汗、盜汗等症。【略】

升氣實臟丸雲林製　治久瀉，元氣下陷，脾胃衰憊，大腸滑脫，肛門墜下，日夜無度，飲食不思，米穀不化，湯水直過，煩渴引飲，津液枯竭，肌瘦如柴，寒熱互作。

灸法　治吐瀉日久，胃氣大虛，死在旦夕。

天樞二穴在臍傍各開二寸、氣海在臍下一寸半、百會在頂心中，用艾灸五七壯，即愈。

《醫方考・泄瀉門》　叙曰：泄瀉似乎易識，一遇盤根錯節，良手猶難，之所以然者，脾爲萬物之母，泄瀉能壞人之母氣，故也。今考名方十五首，用之者宜變通焉。

白朮茯苓湯　脾胃虛弱不能剋制水穀，濕盛作瀉者，此方主之。脾胃者土也，土虛則不能四布津液，水穀常留於胃而生濕矣。經曰濕盛則濡瀉，故知水瀉之疾原於濕也。白朮甘溫而燥，甘則入脾，燥則勝濕，茯苓甘溫而淡，溫則益脾，淡則滲濕，土旺濕衰，瀉斯止矣。戴氏云：水瀉腹不痛者爲濕，痛者爲食積。河間云：瀉而水穀變色者爲熱，水穀不變色，澄澈清冷者爲寒。皆妙論也。若肛門燥澀，小便黃赤，則水穀雖不變猶爲熱也，此由火性急速，食下即出，無容變化，仲景所謂邪熱不殺穀是也。茲在臨證精察，而加藥物之所宜者爾。

胃苓湯　此方亦治濕盛泄瀉者也。蒼朮、厚朴、陳皮、甘草，平胃散也，所以燥濕。白朮、茯苓、豬苓、澤瀉、桂，五苓散也，所以利濕。脾胃強健者宜主此方，怯弱者宜主前方，白朮茯苓湯、平胃散，正考見濕門，五苓散正考見傷寒門。

益黃散　胃寒泄瀉，脈遲者，此方主之。腸胃熱則大便燥結，腸胃寒則洞泄不禁，大都然也，脈遲驗其爲寒。是方也，二香之辛熱所以溫中，二皮之辛利所以快脾，訶子之固澀所以止瀉。

升陽除濕防風湯　泄瀉頭痛者，此方主之。陽陷於下，則成飧泄，濕犯於上，則令頭痛，此清濁倒置而然也。風能勝濕，故用防風，燥能制濕，故用二朮，淡能利濕，故用茯苓，土病木乘，故用芍藥。又曰：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故用防風伐肝疏脾，非酸不可，故用芍藥。

錢氏白朮散　脾虛肌熱泄瀉者，此方主之。脾虛者，補之以甘，故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肌熱者，療之以清，故解以葛根，脾困者醒之以香，故佐以藿木。

戊己丸　脾胃熱瀉不止者，此方主之。熱瀉者，糞色黃褐，肛門歛澀也，

苦從火化，火能生土，故用黃連厚腸胃而益土，臊酸從木化，木能疏土，故茱萸辛臊能疏亢盛之肝，芍藥味酸能瀉土中之木。戊爲胃土，己爲脾土，用是方以調脾胃，故曰戊己丸。

訶黎勒散　腸胃虛寒，滑泄腹痛者，此方主之。虛寒者，中氣虛而生內寒也，滑泄者，土虛不足以防水也。腹痛者，濕淫而水氣抑也，寒者溫之，故用附子、肉桂，滑者澀之，故用訶子、肉蔻，抑者疏之，故用青皮。

漿水散　水瀉澄澈清泠者，此方主之。漿水者，瀉利漿水而澄澈也，河間云：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寒者溫之。故是方率用辛溫之劑。析而論之，半夏、炙草可使健脾，脾健則能防水矣，乾薑、附子可使回陽，陽回則氣上升矣，良薑、肉桂可使化氣，氣化則能泌別清濁矣。

劉草窗痛瀉要方　痛瀉不止者，此方主之。瀉責之脾，痛責之肝，肝責之實，脾責之虛，脾虛肝實故令痛瀉。是方也，炒朮所以健脾，妙芍所以瀉肝，炒陳所以醒脾，防風所以散肝。或問：痛瀉何以不責之傷食？余曰：傷食腹痛，得瀉便減，今瀉而痛不止，故責之土敗木賊也。

五味子散　腎虛子後泄瀉者，此方主之。腎主二便，開竅於二陰，受時於亥子，腎藏虛衰，故令子後常作泄瀉，五味子有酸收固澀之性，炒香則益腸胃，吳茱萸有溫中暖下之能，炒焦則益命門，命門火旺可以生土，土生則泄瀉自止，酸收固澀可以生津，津生則腎液不虛。

椒附丸　腎藏虛寒，大便滑瀉者，此方主之。虛者腎精不足也，寒者命門火衰也，腎主二便，腎藏虛寒則不能禁固，故令大便滑瀉，味厚爲陰中之陰，故用山茱萸、鹿茸以益腎家之陰，辛熱爲陽中之陽，故用椒紅、附子以壯命門之火，味澀可以固脫，故用螵蛸、龍骨以治滑瀉之脫。

二神丸　脾腎二藏俱虛，泄瀉不止者，此方主之。脾主水穀，腎主二便，脾弱則不能消磨水穀，腎虛則不能禁固二便，故令泄瀉不止。肉豆蔻辛溫而澀，溫能益脾，澀能止瀉，破故紙味辛而溫，辛則散邪，溫則煖腎，脾腎不虛不寒則泄瀉止矣。

補中益氣湯去當歸方　滑瀉痞悶者，此方主之。《內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病由中氣不足而不能升清降濁故耳。是方也，有人參、黃耆、甘草、白朮所以補中，有陳皮所以利氣，有柴胡、升麻所以升舉陷下之陽，清陽升則濁陰自降，濁降則痞悶自除，清升則飧泄自止。去當歸者，惡其滑利而非飧泄所宜也，若西北高燥之區，則不必去矣。

青州白丸子　痰積滑泄不止者，此方主之。肥人滑泄責之痰，脈滑不調責之痰，不食不肌責之痰，昔肥今瘦責之痰。痰之爲物，濕土所化，故用半夏、南星以燥之，白附微溫，能治風痰，川烏辛熱，能攻痰積。

木香豆蔻丸　虛實而用之。

《靈蘭要覽・瀉》　泄瀉之病，水穀或化或不化，但大便泄水，并無努責後重者是也。脈細皮寒少氣瀉利不食，爲五虛，死。泄瀉而犯五虛，中土已竭，危候也，參附湯尤不能挽，必加七味白朮湯可以追其既失之脾陽，而固其元氣，試之效捷。用人參、附子之類救之，亦有得生者。脈緩時小結，或微下留連者，皆可治。浮大洪數，或緊或弦急，皆難治。脈數疾爲熱，沉細爲寒，虛豁爲氣脫，澀實爲積滯，弦而遲者爲氣泄，心脈止者爲驚泄。濕則瀉水，腹不痛。風則米穀不化而完出。火則腹痛瀉水，腸鳴痛一陣瀉一陣。痰則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食則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腎虛則五更時便瀉，常時則否。寒則腹中冷痛，洞下清水，腹內雷鳴，米飲不化。濕者燥之，虛者補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有痰者行痰，有積者消積，氣陷則升之，氣脫則澀之。主方：白朮炒二錢燥濕補脾，白茯苓去粗皮分水，白芍炒各一錢五分，止腹痛，又能補脾而伐肝，陳皮去白一錢行氣，甘草五分炙和中。如的係傷濕者，去白朮以蒼朮代之，蓋白主收斂，不若蒼能發散也，仍加羌活一錢，風能勝濕。豬苓、澤瀉各五分，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脾虛者加人參一錢，補脾氣之要藥，木香砂仁各一錢五分，脾虛則氣不運，故以藥之辛溫行氣而溫中，以腐水穀也。仍服戊癸丸，或將前方加蓮肉五錢、陳糯米一合，炒熟俱爲末，加白砂糖每朝空腹以白湯調服，其功尤捷。腎虛者加破故紙一錢五分，益腎氣。肉豆蔻一錢止虛泄，二藥氣味相合，能使脾腎之氣交相通而化水穀，仍多服戊癸丸。熱瀉糞色赤黃，彈響作痛，肛門焦痛，糞出穀道如湯之熱，煩渴，小便不利，宜以赤茯苓代白茯苓用爲君，蓋赤火色，取其相入也，熱既并入於大腸而作瀉，今欲引歸前陰以分其熱，故用爲君。仍加豬苓、澤瀉滲利之藥各五分以佐之，又加茵陳、山梔仁各五分，二味俱苦寒，俱能解邪熱而利小便。兼進如金丸。痰瀉加半夏麴一錢五分，行痰。用陳皮、白茯苓各二錢，治痰以行氣爲先，而茯苓能利水行津液故也。虛者加人參一錢，蓋痰氣多由脾虛，不能運化也，用竹瀝、薑汁一盞加入服之。如體實能食者，不若加元明粉一錢，就其勢從大便去之，卻服收澀之

劑。食積瀉多噫氣如敗卵臭，宜去白芍藥，加枳實、木香另磨，俱理氣之藥一錢，砂仁五分。仍看所傷之物而用藥，如傷肉食者加山查，傷米食者加神麴，傷麵食者加蘿蔔子，傷酒者加乾葛各一錢，傷蟹者加丁香五分，仍進保和丸。酒積每晨起必瀉，本方內加人參、乾葛各一錢，白豆蔻仁、吳茱萸各五分。寒瀉加人參一錢，熟附子、乾葛各五分，陽氣不足則寒，故用人參補氣，薑附已寒。不能食者進八味丸。元是寒瀉，因瀉而寒燥引飲，轉飲轉瀉者，去白芍藥加乾薑、黃連，人參各一錢，乾薑治初得之寒，黃連解新增之熱，寒何由動，熱瀉久而虛，故有虛熱也，須用人參補之。此理中湯加黃連也，名連理湯，多有奇效。有一等盛暑，又復內傷生冷，及熱瀉暑瀉，諸藥不效者，疑似之間，尤宜用此。風瀉完穀不化，丹溪以爲脾虛，前已列脾虛一條，若用補脾藥不效，便當治風。《素問》云：久風入中爲飧泄。又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而《史記・倉公傳》又名之爲回風，足知完穀不化。完穀不化乃回風之候，連理湯必佐羌防以升之，關竅通而伏風自去。乃風症也，宜本方內以蒼朮代白朮，加羌活、防風各一錢，辛溫通關竅而去風。升麻、柴胡各加五分，又經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故以二藥助甘辛之味引清氣而上升。仍絕不與食一二日，泄當自止。暑月泄瀉與熱瀉同，仍宜服六和湯，并啖浸冷西瓜數片。又有一種氣瀉，腸鳴氣走，胸膈痞悶，腹急而痛，瀉則腹下寬，須臾又急，氣塞而不通者，此由中脘停滯，氣不流轉，水穀不分所致，宜於本方內以蒼朮代白朮，去白芍藥，以其酸收故去之。加薑製厚朴散結氣，大腹皮主氣攻心腹。各一錢，白蔻仁五分，辛溫能下氣理中。仍磨入木香汁服之，木香治腹中氣不轉運，又火煨之能實大腸。如小便不利，加豬苓、澤瀉各五分，并調進車前子散。如口渴引飲，加人參、麥冬各一錢，二藥何爲能生津而止渴？蓋脾氣上升於肺，肺氣下降乃生津液，而二藥能補脾肺故也。升麻五分，引清氣上朝於口。烏梅肉五個，酸能止渴。如久瀉氣脫加人參一錢，罌粟殼五個，酸能止渴。訶子皮，二藥俱酸澀故能斂脫氣而止瀉。肉豆蔻各一錢，木香煨另磨，砂仁各五分，肉蔻止泄之要藥，澀以固脫，煨木香實大腸，砂仁理氣。瀉久氣必下陷，須用升舉之藥，加升麻、柴胡各一錢，羌活、防風各五分。風藥能鼓舞元氣上升。有久瀉不止，及瀉已愈而隔年及後期復瀉者，有積故也，宜本方內加三棱醋煮，蓬朮醋煮焙乾，二藥消積。各一錢，木香、砂仁各五分，理氣。兼進保和丸。凡大便泄，服理中湯，小便不利，大便反泄，不知氣化之過，本肺不傳化，以純熱之藥治之，是以轉泄，少服則不瀉，多服則愈熱，所以不分，若以陳皮、青皮之類治之則可。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泄瀉》 天地之間，動靜云爲者，無非氣也，人身之內，轉運升降者，亦氣也。天地之氣不和，則山川爲之崩竭。人身之氣不調，則腸胃失其轉輸，外則風寒暑濕之交侵，內則飲食勞倦之不節，腸胃因之而變，此泄瀉之由也。致疾之端，匪一治療之法自殊。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春者木令，風爲木氣，其傷人也，必土臟受之。又風爲陽邪，其性急速，故其泄必完穀不化，洞注而有聲，風之化也，古之所謂洞風是也，宜先以風藥發散升舉之，次用參、芪、白朮、茯苓、大棗、甘草、肉桂等藥以制肝實脾，芍藥、甘草乃始終必用之劑。傷暑作瀉，必暴注大孔作痛，火性急速，失於傳送也，口多渴，小便多赤，或不利，身多發熱，瀉後則無氣以動，熱傷氣也。清暑用十味香薷飲、清暑益氣湯。內虛之人，中氣不足，用六和湯，不止用黃連理中湯或加減桂苓甘露飲。腎泄者，《難經》所謂大瘕泄也，好色而加之飲食不節者，多能致此，其泄多於五更或天明上午溏而弗甚，累年弗瘳，服補脾胃藥多不應，此其候也。夫脾胃受納水穀，必藉腎間眞陽之氣熏蒸鼓動，然後能腐熟而消化之，腎臟一虛，陽火不應，此火乃先天之眞氣，丹溪所謂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也。治宜益火之原，當以四神丸加人參、沉香，甚者加熟附、茴香、川椒。

又有醉飽行房，腎氣虛乏，濕熱乘之，下流客腎，久泄不止，治宜升陽除濕，次用八味丸加山藥、茯苓、地黃減半。

腎司二便，久泄不止，下多亡陰，當求責腎，破故子、肉豆蔻、茴香、五味子之屬不可廢也，白朮、陳皮雖云健胃除濕，救標則可，多服反能瀉脾，以其燥能損津液故耳。

長夏濕熱令行，又歲濕太過，民多病泄，當專以風藥如羌活、防風、升麻、柴胡、白芷之屬，必二三劑，緣除風能勝濕故也。

泄而少食，胃弱故也，人參爲君，稏豆、橘皮佐之。

泄而食不消，縮砂、人參、肉豆蔻。

泄而腹痛，白芍藥、炙甘草、防風、木香。

泄而氣弱，乾葛、人參、白朮、白茯苓。

泄而小水不利，車前子末、木通。中焦有濕熱者，當用豬苓、澤瀉。

肉積作瀉，用肉豆蔻、山查、蒜。

麵積作瀉，蘿蔔子。

感寒而瀉，理中湯加紫蘇。

濕痰作瀉，半夏、白朮、茯苓爲君，神麯爲佐。

九製黃連最能止瀉，須與人參等分乃可，蓋久瀉不止，多緣氣虛，純用苦寒，胃氣愈閉，又下多亡陰，必用人參，亦陽生陰長之意也。

脾腎雙補丸　治腎泄。

《紅爐點雪・火病泄瀉》　泄瀉之證有五，脾胃大腸小腸大瘕是也。然溯其源，大概脾病濕漬所致，約其治，無乃健脾滲濕爲先。若夫痰火病，此則屬脾腎兩虛，何也？蓋腎衰不能攝，脾弱不能運，脾氣虛，則闌門之氣亦虛，是以不能泌別清濁，致水液渣滓混入大腸，故或溏而或泄也。法當君以實土，臣以益水，佐以清金，使以兜澀。所謂實土，白朮、白芍、山藥是也。所謂益水者，故紙、五味是也。所謂清金者，五味、二冬、沙參是也。所謂兜澀者，訶子、肉蔻、蓮肉、芡實是也。蓋腎氣實則自能攝，脾氣實則自能運，金氣清肅則自能施化，雖有外寒內熱，飲食積滯，但宜解散消導，不可妄攻，蓋攻邪則妨正。涓涓之勢，即未易遏。

愚謂泄瀉一症，爲亡陰脫液之肇端，痰火病此，猶敗葉經霜，鮮不凋墜，何也？以陰虛故動火，則清陽之氣益陷，相火之焰益炎，下而窘迫，上而咽痛，諸證蜂起矣，當此之際，欲實土則妨肺，欲清金則礙脾，醫者寧不掣其肘乎？姑以敦土清金之品，末之爲丸，徐徐緩服，此無伐天和之意，班固曰：有病不醫得中工。正此謂耳。

泄瀉主方　治痰火諸症悉具，倏而大便或溏或泄，此脾腎之氣兩虛，不能統攝運行，或由飲食內傷，風寒外襲，衝動其勢，宜以此方主之。

山藥微炒，一錢　人參高麗者，五分　黃耆蜜炒，一錢　白朮土炒，一錢　白茯苓去皮，一錢　陳皮留白，一錢　熟地黃一錢　白芍煨，一錢　甘草炙，五分　五味子二十粒　貝母一錢　麥門冬去心，一錢

右十二味，生薑三片，大棗五枚，濃煎。趁熱徐徐緩服，不宜驟下。

若傷穀食，但加炒麥芽少許，以消導之，然麥芽亦能軟便，不可過多。若傷肉食，少加山查。若傷麵食，少加神麯。若因風寒直犯太陰，腹痛泄瀉，本劑減地黃、麥門冬，加炒乾薑一二分熱服，外用炒鹽帛裹熨之，更宜少飲湯水。

凡痰火之證，最宜便實，一見便溏，即當警省，用藥亦須隄防。如本劑有知母，味苦性寒，潤下沉降，便軟便溏者宜去之，不得已而用者，亦須薑汁炒過。當歸味雖甘溫，然亦潤下利便，須減半用。生熟地黃性寒滯泥，亦須薑汁蒸過。天門冬性味苦寒潤利，便溏者亦須去之。其梔、連、芩、蘗，幷屬苦寒，脾腎虛者，大所忌也。按魏氏曰：凡泄瀉宜用丸藥。蓋土惡濕而喜燥，即用湯劑，亦須濃煎少服。蓋湯者蕩也，脾虛者所忌，以服下即行，不能久駐胃中故爾。

《醫宗必讀・泄瀉》　經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邪氣留連，乃爲洞泄。肝應於春，屬木主風，春傷於風，肝受邪也，木旺則賊土，夏令助其濕氣則生飧泄。飧泄者，下利清穀也。邪氣久而不去，脾土大虛，水來侮之，則倉廩不藏，而爲洞泄。洞泄者，下利清水也。又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清氣本上升，虛則陷下，陷下則不能收而飧泄。又曰：濕勝則濡泄。土強制水，濕邪不干，腸胃自固。土虛濕勝，濡泄至矣。又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暴注者，卒暴注泄也，腸胃有熱，傳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者，後重裹急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水穀不化，澄澈清冷，皆得寒水之化，如秋冬寒涼，水必澄清也。夫火熱之證，必以暴至；水寒之證，必以漸成。故曰：暴泄非陰，久泄非陽也。

愚按：《內經》之論泄瀉，或言風，或言濕，或言熱，或言寒，此明四氣皆能爲泄也。又言：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此明脾虛下陷之泄也。統而論之，脾土強者，自能勝濕，無濕則不泄。故曰：濕多成五泄。若土虛不能制濕，則風寒與熱，皆得干之而爲病，治法有九。一曰淡滲：使濕從小便而去，如農人治澇，導其下流，雖處卑監，不憂巨浸。經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一曰升提：氣屬於陽，性本上升，胃氣注迫，輒爾下陷，升柴羌葛之類，鼓舞胃氣上騰，則注下自止。又如地上淖澤，風之即乾，故風藥多燥，且濕爲土病，風爲木藥，木可勝土，風亦勝濕，所謂下者舉之是也。一曰清涼：熱淫所至，暴注下迫，苦寒諸劑，用滌燔蒸，猶當溽暑伊鬱之時，而商颷颯然倏動，則炎歊如失矣，所謂熱者清之是也。一曰疏利：痰凝氣滯，食積水停，皆令人瀉，隨證祛逐，勿使稽留。經云：實者瀉之。又云：通因通用是也。一曰甘緩：瀉利不已，急而下趨，愈趨愈下，泄何由止？甘能緩中，善禁急速，且稼穡作甘，甘爲土味，所謂急者緩之是也。一曰酸收：瀉下有日，則氣散而不收，無能統攝，注泄何

時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肅之權。經云：散者收之是也。一曰燥脾：土德無慚，水邪不濫，故瀉皆成於土濕，濕皆本於脾虛，倉廩得職，水穀善分，虛而不培，濕淫轉甚。經云：虛者補之是也。一曰溫腎：腎主二便，封藏之本，況雖屬水，眞陽寓焉。少火生氣，火爲土母，此火一衰，何以運行三焦，熟腐五穀乎？故積虛者必挾寒，脾虛者必補母。經云：寒者溫之是也。一曰固澀：注泄日久，幽門道滑，雖投溫補，未克奏功，須行澀劑，則變化不愆，揆度合節，所謂滑者澀之是也。

夫是九者，治瀉之大法，業無遺蘊，至如先後緩急之權，豈能豫設？須臨證之頃，圓機靈變，可以胥天下於壽域矣。【略】

腎泄　五更溏泄，久而不愈，是腎虛失閉藏之職也，五味子散。亦有食積者，香砂枳朮丸。寒積，理中湯，宜夜飯前進。酒積，葛花解醒湯。

鶩泄　中寒，糟粕不化，色如鴨糞，澄澈清冷，小便清白，附子理中湯。

飧泄　水穀不化，而完出也，《史記》名回風。風邪干胃，木來賊土，清氣在下，升陽除濕湯。

洞泄一名濡泄。瀉下多水也，胃苓湯。水液去多，甚而轉筋，血傷，故筋急也，升陽除濕湯。

痰泄　痰留於肺，大腸不固，脈必弦滑，以藥探吐，其人神必不瘁，色必不衰，或二陳湯加蒼朮、木香。

火泄　腹痛，瀉水腸鳴，痛一陣瀉一陣，火也，黃芩芍藥湯。張長沙謂之協熱自利。

直腸泄　食方入口而即下，極爲難治，大斷下丸。

脈候　胃脈虛則泄，脈滑按之虛者必下利。腎脈小甚爲洞泄。肺脈小甚爲泄。泄脈洪大者逆。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十五日死。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不及一時死。下則泄瀉，上則吐痰，皆不已，爲上下俱脫，死。【略】

葛花解醒湯　治酒傷吐瀉。

枳朮丸　消食止瀉。

《景岳全書・心集・雜證謨・泄瀉》論證

凡《內經》有言飧泄者，有言濡泄者，皆泄瀉也；有言腸澼者，即下痢也。然痢之初作，必由於瀉，此瀉之與痢本爲同類，但瀉淺而痢深，瀉輕而痢重；瀉由水穀不分，出於中焦；痢以脂血傷敗，病在下焦。在中焦者，濕由脾胃而分於小腸，故可澄其源，所以治宜分利；在下焦者，病在肝腎大腸，分利已無所及，故宜調理眞陰，幷助小腸之主，以益氣化之源。此瀉痢之證治有不同，而門類亦當有辨，然病實相關，不可不兼察以爲治也。

一、泄瀉之本，無不由於脾胃。蓋胃爲水穀之海，而脾主運化，使脾健胃和，則水穀腐熟，而化氣化血以行營衛，若飲食失節，起居不時，以致脾胃受傷，則水反爲濕，穀反爲滯，精華之氣不能輸化，乃致合污下降，而瀉痢作矣。脾強者，滯去即愈，此強者之宜清宜利，可逐可攻也。脾弱者，因虛所以易瀉，因瀉所以愈虛，蓋關門不固，則氣隨瀉去，氣去則陽衰，陽衰則寒從中生，固不必外受風寒而始謂之寒也。且陰寒性降，下必及腎，故瀉多必亡陰，謂亡其陰中之陽耳。所以泄瀉不愈，必自太陰傳於少陰，而爲腸澼，腸澼者，豈非降泄之甚，而陽氣不升，臟氣不固之病乎？凡脾胃氣虛而有不升不固者，若復以寒之，復以逐之，則無有不致敗者。此強弱之治，大有不同，故凡治此者，有不可概言清利也。

一、泄瀉之因，惟水火土三氣爲最。夫水者寒氣也，火者熱氣也，土者濕氣也，此瀉痢之本也。雖曰木亦能瀉，實以土之受傷也；金亦能瀉，實以金水同氣，因其清而失其燥也。知斯三者，若乎盡矣，然而三者之中，則又惟水火二氣足以盡之。蓋五行之性，不病於寒則病於熱，大都熱者多實，虛者多寒。凡濕熱之證，必其脈盛形強，聲音壯亮，食欲裕如，舉動輕捷者，此多陽也。虛寒之證，必其脈息無力，形氣少神，言語輕微，舉動疲倦者，此多陰也。故必察其因，而於初瀉之時，即當辨其有餘不足，則治無不愈，而亦不致有誤矣。

分利治法

凡泄瀉之病，多由水穀不分，故以利水爲上策。然利水之法，法有不同，如濕勝無寒而瀉者，宜四苓散，小分清飲之類主之，但欲分其清濁也。如濕挾微寒而瀉者，宜五苓散、胃苓湯之類主之，以微溫而利之也。如濕熱在脾，熱渴喜冷而瀉者，宜大分清飲、茵陳飲、益元散之類主之，去其濕熱而利之也。

一、泄瀉之病，多見小水不利，水穀分則瀉自止，故曰：治瀉不利小水，非其治也。然小水不利，其因非一，而有可利者，有不可利者，宜詳辨之。如

濕勝作瀉而小水不利者，以一時水土相亂，幷歸大腸而然也。有熱勝作瀉而小水不利者，以火乘陰分，水道閉澀而然也。有寒瀉而小水不利者，以小腸之火受傷，氣化無權而然也。有脾虛作瀉而小水不利者，以土不制水，清濁不分而然也。有命門火衰作瀉而小水不利者，以眞陰虧損，元精枯涸而然也。凡此皆小水不利之候。然惟暴注新病者可利，形氣強壯者可利，酒濕過度，口腹不愼者可利，實熱閉澀者可利，小腹脹滿，水道痛急者可利。又若病久者不可利，陰不足者不可利，脈證多寒者不可利，形虛氣弱者不可利，口乾非渴而不喜冷者不可利。蓋虛寒之瀉，本非水有餘，實因火不足；本非水不利，實因氣不行。夫病不因水，而利則亡陰，瀉以火虛，而利復傷氣，倘不察其所病之本，則未有不愈利愈虛，而速其危者矣。

諸泄瀉論治

一、泄瀉之暴病者，或爲飲食所傷，或爲時氣所犯，無不由於口腹，必各有所因，宜察其因而治之。如因食生冷寒滯者，宜抑扶煎、和胃飲之屬以溫之。因濕滯者，宜平胃散、胃苓湯，或白朮芍藥散以燥之利之。因食滯而脹痛有餘者，宜大、小和中飲之屬以平之。因氣滯而痛瀉之甚者，宜排氣飲，或平胃散之屬以調之。因食滯而固結不散，或胃氣之強實者，宜神祐丸、赤金豆、百順丸之屬以行之。凡初感者，病氣未深，臟氣未敗，但略去其所病之滯，則胃氣自安，不難愈也。

一、凡脾氣稍弱，陽氣素不強者，一有所傷，未免即致泄瀉，此雖爲初病，便當調理元氣，自非強盛偶傷者之比。如因瀉而神氣困倦者，宜養中煎，或溫胃飲，或聖朮煎，或四君子湯，或五君子煎。如微寒兼滯而不虛者，宜佐關煎。若脾虛而微滯者，宜五味異功散。若脾虛而微寒微滯者，宜六味異功煎，或溫胃飲。若因飲食不調，忽而溏瀉，以漸而甚，或見微痛，但所下酸臭，而顏色淡黃，便是脾虛胃寒不化之證，即宜用五德丸，再甚者，即宜用胃關煎，切勿疑也。

一、凡兼眞陰不足而爲泄瀉者，則或多臍下之痛，或於寅卯時爲甚，或食入已久，反多不化，而爲嘔惡溏瀉，或瀉不甚臭而多見完穀等證。蓋因丹田不暖，所以尾閭不固，陰中少火，所以中焦易寒，此其咎在下焦，故曰眞陰不足也，本與中焦無涉，故非分利所及也，惟胃關煎一劑，乃爲最上之乘。且人之患此者最多，勿謂其爲新病而不可用也，勿謂其爲年少而未宜用也，覺有是證，即宜是藥，劑少功多，攸利非小。但知者見其先，昧者見其後，見其後，恐見之遲矣，所以貴見先也。

一、腎泄證，即前所謂眞陰不足證也，每於五更之初，或天將明時，即洞泄數次，有經月連年弗止者，或暫愈而復作者，或有痛者，或有不痛者，其故何也？蓋腎爲胃關，開竅於二陰，所以二便之開閉，皆腎臟之所主，今腎中陽氣不足，則命門火衰，而陰寒獨盛，故於子丑五更之後，當陽氣未復，陰氣盛極之時，即令人洞泄不止也。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此之良方。若必欲陽生於陰，而腎氣充固，則又惟八味地黃丸爲宜。然余嘗用此，則似猶未盡善，故特製胃關煎、一氣丹、九氣丹、復陽丹之屬，斯得其濟者多矣，或五味子丸亦佳。其有未甚者，則加五德丸、四神丸，皆其最宜者也。

一、凡脾泄久泄證，大都與前治脾弱之法不相遠，但新瀉者可治標，久瀉者不可治標，且久瀉無火，多因脾腎之虛寒也。若止因脾虛者，惟四君子湯、參朮湯、參苓白朮散之屬爲宜。若脾胃兼寒者，宜五君子煎、黃芽丸、五德丸。若脾氣虛寒兼滯悶者，宜六味異功煎、溫胃飲、聖朮煎。若脾氣虛寒之甚，而飲食減少，神疲氣倦，宜參附湯、朮附湯、十全大補湯。若病在下焦，腎氣虛而微熱者，宜六味地黃湯；微寒者，宜八味地黃湯，或胃關煎。若脾虛瀉泄，久不能愈。或小兒脾泄不止者，止用敦阜糕、粘米固腸糕，亦易見效。若脾胃寒濕而瀉泄不止者，蒼朮丸亦佳。若久瀉元氣下陷，大腸虛滑不收者，須於補劑中加烏梅、五味子、粟殼之屬以固之。

一、大瀉如傾，元氣漸脫者，宜速用四味回陽飲，或六味回陽飲主之。凡暴瀉如此者，無不即效；若久瀉至此，猶恐無及，蓋五奪之中，惟瀉最急，是不可見之不早也。倘藥未及效，仍宜速灸氣海，以挽回下焦之陽氣。仍須多服人參膏。

一、酒瀉證，飲酒之人多有之，但酒有陰陽二性，人有陰陽二臟，而人多不能辨也。夫酒性本熱，酒質則寒，人但知酒有濕熱，而不知酒有寒濕也。故凡因酒而生濕熱者，因其性也，以蘗汁不滋陰，而悍氣生熱也；因酒而生寒濕者，因其質也，以性去質不去，而水留爲寒也。何以辨之？常見人有陽強氣充而善飲者，亦每多泄瀉，若一日不瀉，反云熱悶，蓋其隨飲隨瀉，則雖瀉不致傷氣，而得瀉反以去濕，此其先天稟厚，胃氣過人者也，最不易得，亦不多見。此而病者，是爲陽證，不過宜清宜利，如四苓散、大分清飲，或酒蒸

黃連丸之類，去其濕熱而病可愈也。若陽虛之人，則與此大異。蓋脾虛不能勝濕，而濕勝即能生寒，陽氣因寒，所以日敗，胃氣因濕，所以日虛，其證則形容漸羸，飲食漸減，或脈息見弦細，或口體常怯寒，或臍腹常有隱疼，或眩暈常多困倦，或不安於五鼓，或加甚於秋冬，但無熱證可據，而常多飧泄者，則總屬虛寒也。凡若此者，若不速培陽氣，必致漸衰，而日以危矣。

余於四旬之外，亦嘗病此數年，其勢已窘，因遍求治法，見朱丹溪曰：因傷於酒，每晨起必瀉者，宜理中湯加葛根，或吞酒蒸黃連丸。王節齋曰：飲酒便泄者，此酒積熱瀉也，宜加黃連、茵陳、乾薑、木香之屬。薛立齋曰：若酒濕未散，脾氣未虛，宜用此藥分利濕熱。若濕熱已去，中氣被傷，宜用六君調補中氣。又曰：酒性大熱，乃無形之物，無形元氣受傷，當用葛花解醒湯分消其濕。凡此諸論，若已盡之。然朱、王二家之說，則不分寒熱，皆用黃連，是但知酒之有熱，而不知酒之有寒，烏足憑也，惟薛氏之說，雖亦云酒性大熱，而所重在脾，誠若善矣。余因效之，初服葛花解醒湯，不效，繼服六君子、補中益氣湯，又不效，再服理中以至八味，俱不效。斯時也，計窮力竭，若無再生之望矣，因潛思熟計，料非峻補命門，終無益也。乃自製胃關煎、右歸丸、一氣丹等方以治其病，仍絕口不飲以杜其源，調理年餘，竟得全愈，自後始明性質之理，多得濟人。向使已無確見，執信濕熱之說，而妄用黃連、乾葛清涼分利之劑，則焉望其有今日？即或自用稍遲，則既甚亦難挽矣。

矧今人之病此者最多，而是陰是陽，不可不辨。凡陽盛者，脾強胃健，而氣不易奪者也，故治本無難，而泄亦無慮；陽衰者，脾腎既傷，則脫氣最易，故宜防其無及，不可不爲深慮也。若必以酒爲熱，則其爲古法所誤者，誠不少矣。

一、氣泄證，凡遇怒氣便作泄瀉者，必先以怒時挾食，致傷脾胃。故但有所犯，即隨觸而發，此肝脾二臟之病也，蓋以肝木克土，脾氣受傷而然。使脾氣本強，即見肝邪，未必能入，今既易傷，則脾氣非強可知矣。故治此者，當補脾之虛而順肝之氣，此固大法也，但虛實有微甚，則治療宜分輕重耳。如稟壯氣實，年少而因氣泄瀉者，可先用平胃散，或胃苓湯。若肝氣未平而作脹滿者，宜解肝煎先順其氣。若脾氣稍弱者，宜二朮煎，或粘米固腸糕，或消食導氣飲。若脾氣稍寒者，宜抑扶煎、吳茱萸散，或蒼朮丸。若脾弱居多者，宜溫胃飲、聖朮煎，或六味異功煎。若既畏此證爲患，則必須切戒氣怒。

一、風泄證，亦當辨其風寒風熱而治之。熱者，如傷寒外感熱利之屬是也，宜以傷寒門自利條諸法治之；寒者，以風寒在胃，而脾土受傷，如《內經》所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之屬是也，宜以前溫胃理中之法治之。

《證治彙補・泄瀉章》 腸鳴分辨

濕多成五瀉，腸走若雷奔，此寒濕之患，然亦有火勢攻衝，搏擊水氣而鳴者，必兼腹痛，暴注下迫，肛門澀滯，小水色黃，非若濕症之腹不痛也。《彙補》

凡泄注沉緩，弱小者生，浮大弦數者死。《彙補》

治法

凡瀉皆兼濕，初宜分理中焦，次則分利下焦，繼以風藥燥濕，久則升舉元氣，滑脫不禁，然後澀之。其間風勝兼以解表，寒勝兼以溫中，虛弱補益，食積消導，濕則淡滲，火則清涼，痰則涌吐，陷則升提，隨症而用，不拘次序。《彙補》

治審虛實

下積如稠膿者，消化爲上，去薄而小便短少者，利水爲捷。若小便如常，不必再利，惟燥脾而已。如兼口渴，則利水與燥脾皆不可用，但審溺赤爲有熱，如溺短而色不變，則補益無疑也。《彙補》

憂思太過，脾氣結而不能升舉，陷入下焦而泄瀉者，宜開鬱結，使氣升而穀自化。《彙補》

鬱熱當清

有肺熱閉錮，咳嗽胸滿，誤服參、朮，使肺中之熱回奔大腸而瀉者，當先清肺金，然後和脾。《彙補》

用藥

主以茯苓、白朮，加陳皮、半夏，濕加豬苓、澤瀉，火加黃連、白芍，寒加炮薑、益智，風加防風、蒼朮，食加枳實、厚朴，食積加查肉、麥芽，氣虛加人參、黃芪，氣陷加升麻、柴胡。泄久脾虛，飲食難化，加參、芪、神麴、麥芽、乾薑，泄久腸滑加肉果、訶子、木香。有夏月暴注水泄，用香茹散、益元散。有腎脾兩虛，每朝五更洞瀉，用四神丸、漿水散。有經年脾瀉，用桂香丸、椒附丸。有痰積肺中，魄門不禁，用二陳加防風、桔梗探吐。有肺熱移腸，下爲腸癖，用黃芩、地骨皮、阿膠、百合、兜鈴、甘草。有酒積作瀉者，五更腹鳴作痛，瀉下黃赤，此酒濕入臟所致，非腎虛者比也，宜四苓葛花，或金匱澤瀉湯加葛蘗

之類。凡煎瀉藥用甘爛水者，取其不助濕而益脾胃也。《彙補》

《醫學心悟・泄瀉》 書云：濕多成五瀉，瀉之屬濕也明矣。然有濕熱，有濕寒，有食積，有脾虛，有腎虛，皆能致瀉，宜分而治之。假如口渴溺赤，下瀉腸垢，濕熱也。溺清口和，下瀉清穀，濕寒也。胸滿痞悶，噯腐吞酸，瀉下臭穢，食積也。食少便頻，面色皓白，脾虛也。五更天明，依時作瀉，腎虛也。治瀉神朮散主之。寒熱食積，隨症加藥。脾虛者，香砂六君子湯。腎虛者，加減七神丸。凡治瀉，須利小便，然有食積未消者，正不宜利小便，必俟食積既消，然後利之，斯爲合法。

神朮散　燥濕理脾，消積滯，爲止瀉之良藥。濕熱加連翹，濕寒加炮薑、木香，食積加山查、麥芽、神麴。

香砂六君子湯　治脾虛作瀉，挾寒者，加薑桂，甚加附子。

加味七神丸　止腎瀉如神。

《不居上集・泄瀉》 吳澄曰：虛勞而至於腹瀉，則難爲力矣。蓋脾與胃合主腐熟水穀，外營肌肉，此後天之根本也。而其源未有不由於先天，何也？經曰：腎主二便，腎開竅於二陰，命門火衰，則陰寒獨盛，丹田不暖，則尾閭不固，二便之開閉，惟腎是司。虛勞泄瀉，多由脾腎兩虧，眞陰眞陽不足所致也。其症多見咳嗽吐痰，潮熱失血，而治者不察，或滋陰以損其脾，或寒涼以傷其胃，則腎中之眞陽益弱，本不泄瀉者亦多泄瀉矣，既泄瀉則難爲力矣。

論脾胃爲泄瀉之本

泄瀉之本，無不由於脾胃，蓋胃爲水穀之海，而脾主健運，使脾健胃和，則水穀腐熟，而化氣化血，以行榮衛。若飲食失節，起居不時，以致脾胃受傷，則水反爲濕，穀反爲滯，清華之氣，不能輸化，乃致含污下降而泄瀉矣。脾強者滯去則愈，此強者之宜清宜利可逐可攻也。脾弱者因虛，所以易瀉，因瀉所以愈虛。蓋關門不固，則氣隨瀉去，氣去則陽衰，陽衰則寒從中生，故不必外受風寒，而始謂之寒也，且陰寒性降，下必及腎，故瀉多必亡陰，謂亡其陰中之陽耳。所以泄瀉不愈，必自太陰傳於少陰，而爲腸澼。腸澼者，豈非降泄之甚，而陽氣不升，臟氣不固之病乎。凡脾胃氣虛，而有不升不固者，若復以寒之逐之，無有不致敗者。

眞陰不足泄瀉

眞陰不足而泄瀉者，則或多臍下之痛，或於寅卯時爲甚，或食入已久，反多不化，而爲嘔惡溏泄，或瀉不甚臭，而多見完穀等症。蓋因丹田不暖，所以尾閭不固，陰中少火，所以中焦易寒，此其咎在下焦，故曰眞陰不足也。本與中焦無涉，故非利所及也，惟胃關煎一劑，乃爲最上之乘，且人之患此者最多，勿謂其新病而不可用也，勿謂其年少而未宜用也，覺有是症，即宜是藥，劑少功多，攸利非小，但知者見其先，昧者見其後，見其後，恐見其遲矣。

眞陽不足泄瀉

腎乃胃之關，開竅於二陰，所以二便之開閉，皆腎臟之所主，今腎中陽氣不足，則命門火衰，而陰寒獨盛，故於子丑五更之後，當陽氣未復，陰氣極盛之時，令人泄瀉不止也。椒附丸、五味子散、四神丸，皆治此之良方。若必欲陽生於陰，而腎氣充足，則又惟八味丸爲宜，新方特製胃關煎、一炁丹、九炁丹、復陽丹之屬，斯得其濟者多矣。

陽虛泄瀉

陽虛之人，脾虛不能勝濕，而濕勝則能生寒，陽氣因寒，所以日敗，胃氣因濕所以日虛。其症則形容日羸，飲食漸減，或脈息見弦細，或日體常怯寒，或臍腹常有隱痛，或弦暈常多困倦，或不安於五鼓，或加甚於秋冬，但無熱症可據，而常多飧泄者，則總屬虛寒也。凡若此者，不速培陽氣，必致漸衰而日危矣。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脾虛下陷，胃氣不能上騰，則注下泄瀉，宜升舉脾胃之氣，而瀉自止。

脾濕泄瀉

土德無慚，水邪不濫，故瀉多成於土濕，濕皆本於脾虛，倉廩得職，水穀善分，虛而不培，濕淫轉甚。經云：虛者補之是也。

鬱結泄瀉

憂思太過，脾氣結而不開，肝氣不舒，下淩脾土，虛損症多有之，宜開鬱舒結。

鬱熱泄瀉

虛損有種肺氣閉錮，肺金不清，咳嗽胸滿，肺中鬱熱，回奔大腸而瀉者，當先清肺金，然後和脾。

鬱怒泄瀉

虛損之人，每多善怒，怒氣未除，便進飲食，怒氣挾食致傷脾胃，脾胃一傷，即發泄瀉。不可消食，致脾氣益弱，亦不可利氣疏解，使肝益虛大，法補脾之虛，而利肝之氣，故患此必須切戒惱怒爲主。

脾腎兩虛泄瀉

虛損泄瀉，由多脾腎兩虛，何也？蓋腎氣不能攝，脾弱不能運，脾氣虛則闌門之氣亦虛，是以不能泌別清濁，致水液渣滓，混入大腸，或溏而或瀉也。當補土實水清金，金實則脾氣實，而自能健運，水壯則腎氣實而自能收攝，清金則清濁分，而自能施化矣。

藥誤泄瀉

虛損之人，多有陰虧火泛，而治之之法，首以保護脾胃爲主，味者不察，專以滋陰降火，甚則芩連知柏，損傷脾胃，而泄瀉由是作矣。

食忌泄瀉

虛損之人，津液不足，口內無味，思鹽想淡，蓋其虛火內灼，又喜食水果清潤之物，或油膩生冷，幷食雜進，脾不能勝，由此而泄瀉者甚多，故凡患虛症，脾胃不可不愼。

澄按：虛損泄瀉一症，最不可忽略，何也？蓋亡陰脫液之肇端，實勞怯之大忌，如經霜之敗葉，鮮有不凋者也。既虛火動，而復又下多亡陰則清陽之氣益陷，相火之焰益炎，下而窘迫，上而咽疼，當此之際，欲實脾土，則防肺金，欲清肺金，則防脾土，惟補脾陰正方最宜，或虛損未甚，偶因他因而暫時一瀉者，此屬標症，猶可圖治。若脾腎之氣，俱已損傷，而泄瀉不止者，此症已極，仙丹何益，所以明者見機未萌，略見便溏，預先提防著意，不使後天脾氣損壞，致先天之眞元難復也。

治法

薛氏曰：凡傷食瀉黃，若飲食已消，而泄瀉未止，此脾胃之氣傷也，宜用五味異攻散。若泄瀉而腹中重墜者，此脾氣下陷也，宜補中益氣湯。若服剋伐之劑，而腹中窄狹，此脾氣虛也，宜六君子湯。

張景岳曰：脾虛者，四君子湯、參朮湯、參苓白朮散爲宜。若病在下焦，腎氣虛而爲熱者，六味地黃湯。微寒者，八味地黃湯，或胃關煎。若久瀉元氣下陷，大腸虛滑不收者。須於補劑中加烏梅、五味子、粟殼之屬以固之。

吳澄曰：若中氣虛陷者，升補中和湯。中氣不足者，中和理陰陽。脾陰不足者，理脾陰正方。心脾兩虛者，資成湯。

《不居上集・泄瀉例方》 五味異功散　治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嘔吐泄瀉，久患咳嗽，面浮氣逆，腹滿等症。

乾薑附子湯　治自利嘔吐煩燥，手足冷，鼻尖冷，身體重痛，舌上生胎。

椒附丸　治小腸虛冷，小腹痛，小便頻而清白。

人參固本丸　治脾虛煩熱，金水不足，及肺虛煩熱，作渴作嗽，或小便短少，赤色澀滯如淋，大便燥結，此陰虛有火之聖藥也。

附子理中湯　治中氣虛寒，腹痛泄瀉。

四神丸薛氏　治脾腎瀉，清晨瀉。

程郊倩曰：命門無火，不能爲中宮腐熟水穀，藏寒在腎，誰復司其閉藏，故水氣纔萌，不疏泄而亦疏泄，雖是木邪干土，實腎之脾胃虛也，此際補脾，不如補腎。補骨脂有溫中暖下之能，五味子有酸收固澀之性，吳茱萸散邪補土，肉豆蔻澀滑益脾，暖腎而使氣蒸，破滯而使氣壯，補腎仍是補脾矣。

五味子散　治腎泄在清晨，及五更作瀉，飲食不進，不時去後。

五味子丸　治下元虛寒，火不生土，以致命門不暖，關門不閉，名曰腎泄。亦治脾腎泄。

香砂枳朮丸　破滯氣，開胃進食。

胃關煎　治脾腎虛寒作瀉，或甚至久泄，腹痛不止，冷痢等症。

胃苓湯　治脾濕太過，泄瀉不止。

《臨證指南醫案・泄瀉》 泄瀉，注下症也。經云：濕多成五泄。曰飧，曰溏，曰鶩，曰濡，曰滑。飧泄之完穀不化，濕兼風也。溏泄之腸垢污積，濕兼熱也。鶩溏之澄清溺白，濕兼寒也。濡泄之身重軟弱，濕自勝也。滑泄之久下不能禁固，濕勝氣脫也。是以胃風湯治有血之飧泄，清六丸療腸垢之熱溏。鶩溏，便清溺白，中有硬物，選用理中、治中。滑泄，脈微氣脫，洞下不禁，急投四柱、六柱飲。惟濡泄，有虛有實，或以胃苓，或以朮附，至於脾泄、胃泄、腎泄、大腸泄、小腸泄、大瘕泄、痰泄、鬱泄、傷酒、傷食泄，古方古法，條載甚詳，其急則治標，必使因時隨症理固然也。及其緩則治本，惟知燥脾滲濕，義有未盡者乎。蓋脾同坤土，本至靜之體，而有乾健之用，生萬物而役於萬物，從水從火，爲寒爲熱。歷觀協熱下利者，十不得一二，從水之寒泄者，

十常八九焉。言當然者，主治在脾，推所以然者，必求之水火。因思人身水火，猶權衡也，一勝則一負，火勝則水負，水勝則火負，五泄多濕，濕水同氣，水之盛，則火之衰也，於是推少陽爲三陽之樞，相火寄焉。風火扇胃，而熟腐五穀，少陰爲三陰之樞，龍火寓焉。薰蒸臟腑而轉輸糟粕，胃之納，脾之輸，皆火之運也。然非雷藏龍馴，何能無燥無濕，勢有冒明燎上之眚？如果土奠水安，從此不氾不濫，定無清氣在下之患矣。吾故曰：五泄之治，平水火者，清其源，崇隄土者塞其流耳。今觀葉氏診記，配合氣味，妙在清新縱橫，治術，不離規矩，依然下者升，滑者固，寒者溫，熱者清，脈弦治風，脈濡滲濕。總之，長於辨症立方，因而投劑自能輒效，所謂讀古而不泥於古，採方而不執於方，化裁之妙，人所難能者。余友吳子翼文，昔在葉氏門牆，曾言先生洞達人情，諳練時務，使之應世，一人傑也，以故小道居此盛名。又聞其應酬之暇，好讀兩漢，出辭自必高古，惜乎著作長案，不能一見，令人歎息不忘耳。蔣式玉

治泄之法，不過分清降濁，利水通氣，案中方亦平穩，重復者七八，編書之人意欲何爲？凡泄瀉，無不有痰，有濕，有寒，有風，故腸內不和而生此病，案中一味蠻補蠻澀，人參五味方居其半，無邪而純虛者，或能有效，如正雖虛而尚有留邪者，則此症永無愈期矣，當時誤人亦不少也。

《羅氏會約醫鏡・雜證・論泄瀉有脾虛，風寒，濕熱，傷暑，積滯，下陷數種》

《內經》之論泄瀉，有風寒濕熱之異；又有清氣在下，則生飧泄。統而論之，脾胃爲主。胃司納受，脾司運化，脾氣一強，自能勝濕；無濕則不泄。故經曰：濕多成五泄。若土虛不能制濕，則風寒與熱，皆得干之而爲病。人亦知補脾以止泄，而不知胃陽主氣，脾陰主血，概用辛溫、燥熱之劑，遂致胃火益旺，脾陰愈傷，由是胃乾而腸澀，脾臟漸絕而死。蓋以土雖惡濕，亦必賴潤乃得生物，安可徒用辛熱乎！要之，治法不一，不可泥執。一曰淡滲，當利小便而泄自止。然亦有不可利者，條析於後。一曰升提，氣不上升而下陷，惟升、柴、羌、葛之屬能鼓胃氣上騰，且風藥能燥濕也。一曰清涼，熱淫所至，暴注下迫，宜用苦寒以清之也。一曰疏利，痰凝氣滯，食積水停，皆令人泄，隨證祛逐，勿使存留，所謂通因通用也。一曰甘緩，泄而趨下，甘爲土味，可以緩中，善禁急速也。一曰酸收，瀉下者必氣散而不能收，惟酸可以助收肅之權也。一曰燥脾，瀉由脾濕，濕由脾虛，倉廩得職，水穀自分也。一曰平肝，木旺侮土，土虧不能止水，其病在肝，宜平肝，乃可以補土也。一曰溫腎，腎主二便，封藏之本，雖屬水位，眞陽寓焉，脾虛者，補腎之陽，火以生土也。一曰固澀，泄久道滑，雖補無功，須行澀劑，庶撥度合節也。凡是十者，治瀉之法已無遺蘊，然先後重輕之權，豈能預設？須於臨證之頃，圓機靈變可也。至於《難經》所謂脾、胃、大腸、小腸俱有泄者，宜照上因證，因脈治之。又言大瘕泄者，即腎泄也，每在五更天明之時。腎屬水，旺於子。腎之陽虛，命門火衰，不能鍵閉，故將交陽分，而陽無以長，止有陰寒則瀉。治宜補火，尤要於補氣。若大便欲出而痛者，是精已竭而復耗之，則大小便牽痛，是宜補腎。若誤用利藥，再損元氣，則肢體腫脹而斃矣，可不愼哉！

凡泄瀉之病，多小水不利，水穀分則瀉自止，故曰治瀉不利小水，非其治也。然亦有可利者，有不可利者：如暴注新病，形氣脈氣壯旺者；酒濕過度，口腹不愼者；實熱閉澀者；小腹脹滿，水道痛急者，皆宜利之。然利之而仍不利者，是濕熱閉塞膀胱入水之路，故用利藥不應。予有獨得之秘，一刻即效，方載於下。若病久者，陰不足者，脈證多寒者，形虛氣弱者，口乾非渴而不多飲，又不喜冷者，皆不可利。蓋虛寒之瀉，本非水有餘，實因火不足；本非水不利，實因氣不行。夫病不因水，利則亡陰；瀉由火虛，利復傷氣。倘不察其致病之本，則未有不愈利愈虛，而速其危者矣。凡瀉水而腹不痛是濕，宜燥滲之。飲食入胃不住，或完穀不化是氣虛，宜溫補之。腹痛腸鳴，瀉水，痛一陣瀉一陣，是濕而有熱，宜清利之。時瀉時止，或多或少是痰積，宜豁之。腹痛而瀉，瀉後痛減者是食積，宜消之；實者宜下之。如久瀉不禁者，宜補而兼澀；脾氣下陷者，補而兼升。

淡滲湯新　治新病水泄，小便短少而黃，或口渴腹痛，不拘男婦大小，服之立效。

升陽除濕湯　治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謂完穀也。所謂下者舉之是也。治風濕泄瀉。

清涼湯新　治濕熱瀉痢，或發熱喜冷，或腹痛手不可按，或所瀉者臭惡而熱，或小水痛而赤，是暴病脈實者可用。

疏利湯新　治食積水停，痰凝氣滯，肚腹脹痛，或生冷寒濕傷臟，邪實，霍亂，泄利初起者，宜察虛實用之。

甘緩湯新　治泄瀉急而趨下，不能少停，此脾氣虛而下墜也。

四神丸　治脾腎虛寒，五更溏泄。

固澀丸新　治泄久道滑，補之無益，須用此澀劑，庶可止泄。

補中益氣湯　治腎傷虧損，大小便牽痛而泄，或莖中痛，此湯加升麻，送四神丸。

又方：以八味地黃丸料加五味子、補骨脂，多服乃痊。不得以下滯有餘之證治之。

凡腎泄，忌用參朮補脾，以土勝而水愈虧，泄自盛也。

凡脾胃虛寒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加薑桂、肉果、補骨脂。脾氣虛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湯加薑桂。脾腎氣血懼虛者，用十全送四神丸。大便滑利，小便短澀，肢體漸腫，喘嗽唾痰，用金匱腎氣丸。若大瀉如傾，元氣漸脫者，用大劑四君子湯加乾薑、附子、烏梅、五味子；若稍緩，則無及矣。大抵諸泄證，必先分利，後實脾土，益元氣，無不全愈。若不論虛實，而早兜澀，遺害不小。

胃脈虛則泄。脈虛按之滑者，必下痢。腎脈小甚爲洞泄，肺脈小甚爲泄。泄脈洪大者逆。下痢日十餘次，脈反實者死。腹鳴而滿，四肢清削，泄甚，十五日死。下則泄瀉，上則吐痰，爲上下俱脫，死。食入即下，爲直腸泄，難治。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甚者手足不仁，爲難治。

備揀古來治泄瀉至簡至穩神方於後，以便取用。

脾虛冷泄，用補骨脂炒四兩，肉豆蔻生用二兩爲末，以薑煮棗肉搗糊爲丸，鹽湯下。

鶩泄，澄徹清冷，中有糟粕，小便清白，中寒也。用附子理中湯。

洞瀉盡水，用胃苓湯。泄而腹脹，諸藥不效，用益智仁二兩煎服。老弱虛泄，用附子、赤石脂各一兩，醋糊丸，米湯下。

多年脾泄，吳茱萸開水泡，焙乾，每用三錢，水煎，入鹽少許，服石脂等分爲丸，紫蘇木瓜湯下。

久泄，用酸石榴皮研末，米湯下。

寒泄，幷小便精出，用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五錢爲末，醋糊丸，米湯下。

火泄者，食入即出，以火性急速，無容克化，經謂邪熱不殺穀也。用黃芩、白芍各二錢，甘草一錢。

如腹痛，加桂二分。

如泄有膿血，加黃連。此脈證俱實，不似直腸泄，宜溫宜澀也。

酒濕泄，用葛花解醒湯，此因酒之濕熱也。而亦有因酒生寒濕者，以酒性去，而水性留爲寒也，惟峻補命門則可。有治法在酒證門，宜細閱之。

《友漁齋醫話・泄瀉》　泄瀉濕熱居多，洞泄者如溝渠決水，一往無留，濕兼熱也。火瀉腹痛，即欲如廁，或完穀不化，所謂邪火不殺穀。熱兼濕也。多由挾暑傷食，夜卧大腹受寒，火鬱於內而成者。治法須清熱利水消導、芳香開脾，藥如黃芩、黑栀、焦白芍、茯苓、澤瀉、豬苓、查肉、神麴、陳皮、穀芽、厚朴、砂仁殼之類，隨症選用。如熱甚，完穀不化，當重用黃連。治濕而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有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蓋謂風主木，木尅土也，宜加散風之藥，防風、葛根、羌活、柴胡、薄荷之類。惟濕熱已靖，久而不愈者，當補脾胃，參苓白朮散。更如五更作瀉者爲腎虛，四神丸治之。

《醫林改錯・膈下逐瘀湯所治之症目》　久瀉　瀉肚日久，百方不效，是總提瘀血過多，亦用此方。膈下逐瘀湯。

紀事

《扁鵲心書・泄瀉・治驗》　一女人因泄瀉，發狂言，六脈緊數，乃胃中積熱也。詢其丈夫，因吃胡椒生薑太多，以致泄瀉，五日後發狂言，令服黃芩湯而愈。平日恣啖炙煿，喜食椒薑，胃中積熱者，有此一證，臨證自明，然亦希遇。更知母湯而愈。

《醫說・臟腑泄痢・車前止暴下》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效。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召賣藥者厚遺之，求其方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匕，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臟自止矣。《良方》

《儒門事親・火形・滑泄乾嘔》　麻先生妻，當七月間，病臟腑滑泄，以去濕降火之藥治之，少愈，後腹脹及乳痛，狀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熱往來，噎乾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又復瀉。余欲瀉其火，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溫劑止利，又禁上焦已熱，實不得其法，使人就諸葛寺，禮請戴人。比及戴人至，因檢劉河間方，惟益元散正對此證，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便，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二升。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

之，夜半偏身出冷汗如洗，元覺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頭頓輕，肌涼痛減，嘔定痢止。及戴人至，余告之已解。戴人曰：益元固宜，此是少陽證也，能使人寒熱偏劇，他經縱有寒熱，亦不至甚，既熱而有痢，不欲再下，何不以黃連解毒湯服之？乃令診脈，戴人曰：娘子病來，心常欲痛哭爲快否？婦曰：欲如此。余亦不知所謂。戴人曰：少陽相火，凌爍肺金，金受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但欲痛哭而爲快也。麻先生曰：余家諸親，無不敬服，脈初洪數有力，自服益元散後已半，又聞戴人之言，使以當歸、芍藥，以解毒湯中數味服之，大瘥矣。

《儒門事親・濕形・泄瀉》

古郾一講僧，病泄瀉數年，丁香、豆蔻、乾薑、附子、官桂、烏梅等燥藥，燔針燒臍炳腕，無有闕者。一日，發昏不省，檀那贈紙者盈門。戴人診兩手脈沉而有力，《脈訣》云：下利脈微小者生，洪浮大者無瘥。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數升，又以無憂散，泄其虛中之積及燥糞，僅盈斗，次以白朮調中湯、五苓散、益元散，調理數日，僧已起矣。非術精識明，誰敢負荷如此。

《儒門事親・濕形・洞泄》

一講僧顯德，明初聞家遭兵革，心氣不足，又爲寇賊所驚，得臟腑不調，後入京，不伏水土，又得心氣，以至危篤，前後三年，八仙丸、鹿茸丸、燒肝散，皆服之不效，乃求藥於戴人。戴人曰：此洞泄也，以謀慮久不決而成，肝主謀慮，甚則乘脾，久思則脾濕下流，乃上涌痰半盆，末後有血數點，肝藏血故也。又以舟車丸、瀋川散，下數行，仍使澡浴出汗，自爾日勝一日，常以胃風湯、白朮散調養之，一月而強，食復故矣。

又李德卿妻，因產後病泄一年餘，四肢瘦乏，諸醫皆斷爲死證，當時戴人在朱葛寺，以舟載而乞治焉。戴人曰：兩手脈皆微小，乃痢病之生脈，況洞泄屬肝經，肝木尅土而成。此疾亦是腸澼，澼者，腸中有積水也，先以舟車丸四五十粒，又以無憂散三四錢，下四五行。寺中人皆駭之，病羸如此，尚可過耶。衆人雖疑，然亦未敢誚，且更看之，復導飲丸，又過之，渴則調以五苓散，向晚使人伺之，已起而緝床。前後約三四十年，以胃風湯調之，半月而能行，一月而安健，由此闔寺服，德卿之昆仲咸大異之。

《儒門事親・濕形・暑瀉》　殷輔之父，年六十餘，暑月病泄瀉，日五六十行，自建碓鎮來請戴人於陳州，其父喜飲水，家人輩爭止之。戴人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豈可禁水？但勸之少飲，比及用藥，先令速歸，以菉豆鷄卵十餘枚，同煮卵熟取出，令豆軟，下陳粳米作稀粥，攪令寒，食鷄卵以下之，一二頓，病減大半。蓋粳米鷄卵，皆能斷痢，然後製抑火流濕之藥，調順而方愈。

《儒門事親・內傷形・瀉利惡寒》　東門一男子，病瀉痢不止，腹鳴如雷，不敢冷坐，坐則下注如傾，諸醫例斷爲寒證，乾薑、官桂、丁香、豆蔻之屬，枯礬、龍骨，皆服之矣，何鍼不燔，何艾不炷，遷延將二十載矣。一日問於戴人，戴人曰：兩手寸脈皆滑，余不以爲寒。然其所以寒者，水也，以茶調散，涌寒水五七升，無憂散，泄積水數十行，乃通因通用之法也。次以五苓散淡劑，滲泄利之道，又以甘露散止渴，不數日而冷食寒飲皆如故。此法王啓玄稔言之矣，奈無人用之哉。

《汪石山醫案・泄瀉》　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汪診脈八至，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用人參白虎湯進一杯，稍安後，減去知母、石膏，加人參至四五錢，以黃柏、陳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平復。

一人於幼時誤服毒藥，泄痢，復傷食，大瀉不止，後雖能食，不作肌膚，每至六七月，遇服毒之時，痛瀉復作，善飢多食，胸膈似冷，夜間發熱，嗜卧懶語，聞淫欲言，陽舉心動，驚悸盜汗，喉中有痰，小便不利，大便或結或溏，過食則嘔吐泄瀉，脈皆濡弱而緩，右脈略大，猶覺弱也。次日右脈三五不調，或二三至緩，三五至駛，右脈如舊緩弱。其左脈不調者，必動欲以搖精也。其右脈緩弱者，由於毒藥損其脾也。理宜固腎養脾，遂以參、朮、茯苓、芍藥、黃芪、麥冬各一錢，歸身、澤瀉各七分，知、柏、山查各六分，煎服而安。

震按：此條脈甚奇，論脈亦奇，可以廣學者之見。

《內科摘要・脾腎虛損停食泄瀉等症》　進士劉華甫停食腹痛，瀉黃吐痰，服二陳、山梔、黃連、枳實之類，其症益甚。左關弦緊，右關弦長，乃肝木尅脾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異功散以補脾胃，如不應，用補中益氣升發陽氣。凡泄利色黃，脾土虧損，眞氣下陷，必用前湯加木香、肉蔻溫補，如不應，當補其母，宜八味丸。

光祿柴鼞庵善飲，泄瀉，腹脹，吐痰作嘔，口乾，此脾胃之氣虛。先用六君加神麴，痰嘔已止。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瀉脹亦愈。此症若濕熱

壅滯，當用葛花解醒湯分消其濕，濕既去而瀉未已，須用六君加神麴實脾土，化酒積，然雖爲酒而作，實因脾土虛弱，不可專主濕熱。

舊僚錢可久素善飲，面赤痰盛，大便不實，此腸胃濕痰壅滯，用二陳、芩、連、山梔、枳實、乾葛、澤瀉、升麻一劑，吐痰甚多，大便始實，此後日以黃連三錢泡湯飲之而安，但如此稟厚者不多耳。

一儒者善飲，便滑溏瀝，食減胸滿，腿足漸腫，症屬脾腎虛寒，用加減金匱腎氣丸，食進腫消，更用八味丸，胃強脾健而愈。

一男子侵晨或五更吐痰，或有酸味，此是脾氣虛弱，用六君送四神丸而愈。若脾氣鬱滯，用二陳加桔梗、山梔，送青連丸。若鬱結傷脾，用歸脾湯送香連丸，若胸膈不舒，歸脾加柴胡、山梔送左金丸。若胃氣虛，津液不能運化，用補中益氣送左金丸。

一羽士停食泄瀉，自用四苓、黃連、枳實、麴、蘗益甚。余曰：此脾腎泄也，當用六君加薑、桂送四神丸。不信，又用沉香化氣丸一服，卧床不食，咳則糞出，幾至危殆，終踐余言而愈。蓋化氣之劑峻厲猛烈，無經不傷，無臟不損，豈宜輕服。

《名醫類案・瀉》 東垣治一人，一日大便三四次，溏而不多，胃瀉。有時作瀉，腹中鳴，小便黃，以黃芪、柴胡、歸身、益智、陳皮各三分，升麻六分，炙甘草二錢，先生得手處在此。紅花少許，紅花少用入心養血補火以生土引經，妙。作一服，名曰黃芪補胃湯。水二盞，煎一盞，稍熱，食前服之。

一人五更初曉時，必溏泄一次，此名腎泄。以五味子二兩，吳萸半兩，即二神丸。用細粒綠色者，二味炒香熟爲度，細末之，每服二錢，陳米飲下，數服而愈。《內經》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生病也。

東垣云：予病脾胃久衰，視聽半失，此陰盛乘陽，加之氣短，精神不足，此由弦脈令虛多言之過，陽氣衰弱，不能舒伸，伏匿於陰中耳。又值淫雨陰寒，時人多病泄利，此濕多成五泄故也。一日體重，肢痛，大便泄，幷下者三，而小便秘澀，思其治法，按經云：大小便不利，無問標本，先分利之。又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皆當利其小便，必用淡味滲泄之劑利之，是其法也。噫，聖人之法，雖布在方冊，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今客邪寒濕之淫，從外而入裏，以暴加之，若從已上法度，用淡滲之劑，病雖即已，是降之又降，是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則陽氣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陰重強，陽重衰，反助其邪也。故必用升陽風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防風根半錢，炙甘草半錢，煎稍熱服。大法云：寒濕之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得陽氣升騰而去矣。又云客者除之，是因曲而爲之直也。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舉一而知百也，若不達升降浮沉之理而概施治，其愈者幸也。爲後學廣開方便之門。【略】

郝允治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郝曰：風客於胃則泄，名言。殆藥本湯證也。夏駭曰：吾服金石等藥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藥本乎？郝強進之，泄止。《邵氏聞見錄》

丹溪治一老人，右手風攣多年，積痰見症九月內患泄瀉，百藥不效，右手脈浮大洪數。此太陰經有積痰，肺氣壅遏，不能下降大腸，虛而作瀉，當治上焦，治上焦妙。用蘿葡子擂和漿水蜜探之，而吐大塊膠痰碗許，隨安。

一富兒面黃，善啖易飢，非肉不食，泄瀉一月，脈大，以爲濕熱，當脾困而食少，今反形健而多食不渴，此必疳蟲也。驗其大便，果有蛔，令其治蟲而愈。至次年夏初復瀉，不痛而口乾，朱曰：昔治蟲而不治疳，故也。以去疳熱之藥，白朮湯下，三日而愈。後用白朮爲君，芍藥爲臣，川芎、陳皮、黃連、胡黃連入蘆薈爲丸，白朮湯下。禁肉與甜瓜，防其再舉。

一老人味厚傷脾，常脾泄，芍藥酒炒一兩，白朮炒二兩，神麴一兩，山查一兩五錢，黃芩五錢，炒半夏一兩湯泡，爲末，荷葉飯丸。

一老人稟厚形瘦，夏末患泄瀉，至秋深治不愈，神不悴，溺澀少不赤，脈澀頗弦，膈微悶食減。前案因手風攣見浮大洪數之脈，以吐而愈瀉。此案脈澀頗弦，因膈微悶而用吐，可見不憑在脈。因悟曰：必多年沉積滯在腸胃。詢之，嗜鯉魚，三年無一日缺。朱曰：此痰積在肺，肺爲大腸之藏，宜大腸之不固也，當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葱、蘆苜根、生薑濃煎，和砂糖飲一碗，探吐痰半升如膠，利減半，次早又飲之，又吐半升，利止，與平胃散加白朮、黃連，調理旬日而安。

一人性狡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膈微悶，醫與理中湯，悶厥而蘇，脈澀，重取略弦而數。朱曰：此下疳之深重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黃連、白芍、川芎、生薑，數貼而愈。脈與前案同，澀弦僅多數耳。外症膈微悶亦同，而治法各別，宜細玩之。【略】

呂滄洲治一人，病下利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等彌

劇。診其脈，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脾入逆肝。其目外眥如草滋。脈浮色青非風而何。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減麻黃，加白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

一夫人病飧泄彌年，醫以休息利治之，苦堅辛燥之劑，弗效，時秋半，脈雙弦而浮。浮弦爲風。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今金氣正隆，尙爾。至明春，病將益加，法當平木之太過，扶土之不及而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因失，心懼，由是疾作，公言信然。以黃犉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

滑伯仁治一人，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伯仁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

項彥章治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卧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咿咿如嬰兒，諸醫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項診其脈，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澤瀉、柴胡、羌活等劑，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項曰：公之六脈，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即去氈及炭，病旋已。

黃子厚治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不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行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之，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能治翁症矣。即往，至則爲治艾灸百會穴，督脈穴。未三四十壯而泄瀉止矣。妙法。

虞恆德治一人泄瀉，日夜無度，諸藥不效，偶得一方，用針沙、地龍、豬苓三味，共爲細末，生葱搗汁，調方匕貼臍上，小便長而瀉止。

一人吐瀉三日，垂死，爲灸天樞胃穴，氣海任穴二穴，立止。【略】

一人年五十餘，形色蒼白，五月間，與人爭辨，冒雨勞役受飢，且有內事，夜半忽病，發熱惡食，上吐下瀉，昏悶煩躁，頭身俱痛，此症頭身俱痛症之不可恃也如是夫。因自發汗，汗遂不止，遺書云脈皆洪數。汪曰：脈果洪數，乃危症矣。蓋吐瀉內虛，汗多表虛，兼之脈不爲汗衰，亦不爲瀉減，在法不治。但古人云：治而不活者有矣，未有不治而活者。令用人參五錢，以救裏，黃芪五錢以救表，白朮三錢，乾薑七分，甘草五分，以和中安胃，白茯苓一錢，陳皮七分，以清神理氣。用理中湯。水煎，不時溫服一酒杯，看其病勢如何，服至六七貼，則見紅斑，吐瀉之後見斑。而四肢尤甚，面赤，身及四肢脹悶，告急於汪。汪曰：斑症自吐瀉者多吉，謂邪從上下出也，但傷寒發斑，胃熱所致，今此發斑由胃虛而無根，失守之火游行於外也，可補而不可瀉，可溫而不可涼。妙斷宜詳味之。若用化斑湯、升麻、元參之類，則死生反掌矣。仍令守前方，服十餘貼，諸症悉減，斑則成瘡，肢腫亦消而愈。博按：此案舊刻脫悞。

一孩孟秋泄瀉，晝夜十數度，醫用五苓散、香薷飲、胃苓湯加肉蔻，罔效。汪曰：此兒形色嬌嫩，外邪易入，且精神倦怠，明是胃氣不足而爲暑熱所中，胃虛挾暑，安能分別水穀，今專治暑而不補胃，則胃愈虛，邪亦著而不出，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是也。令濃煎人參湯飲之，初服三四匙，精神稍回，再服半盞，泄瀉稍減，由是繼服數次，乳進而病愈。【略】

有人久患泄瀉，以暖藥補脾，及分利小水，百法治之不愈，醫診之，心脈獨弱，以益心氣藥，補脾藥服之，遂愈。蓋心火也，脾土也，火生土，脾之旺，賴火之燥，此少火生氣之說。心氣不足則火不燥，脾土受濕，故令泄瀉，今益心補脾而又能去濕，豈有不效者。

有人患泄瀉，作冷作積作心氣不足治之，及服硫黃、附子甚多，皆不效，因服火枚丸而愈。此腸胃有風冷也，胃風湯，兼服暖藥亦佳。

有人患脾泄，諸治不瘥，服太山老李炙肝散而愈。乃白芷升胃、白朮、白芍平肝、桔梗，四味也。《醫餘》【略】

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薑一兩碎之，半夏湯洗與大棗各三十枚，水一升，磁瓶中慢火燒爲熟水，時時呷之，數日便愈。蓋半夏令人惟知去痰，但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濕，濕則濡而困，困則不能制水。經曰：濕勝則瀉是也。

程明祐治一人下泄，勺水粒米不納，服湯藥即嘔。程診之曰：病得之飲酒，脾惡濕，湯藥滋濕矣。以參苓白朮，和粳米爲糕，食之病旋已。所以知

其人濕，得之飲酒過多，切其脈，濡緩而弱，脾傷於濕也。

一人年六十，面帶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瀉，春就診，謂薛曰：僕之症，或以爲脾經濕熱，痰火作瀉，率用二陳、黃連、枳實、神麴、麥芽、白朮、柴胡之類，不應，何也？薛脈之，左關弦緊，腎水不能生肝木也，右關弦大，肝木乘脾土也，此乃脾腎虧損不能生剋制化，當滋化源，不信。薛謂其甥朱太守陽山曰：令舅不久，當殞於痢。次年夏，果患痢而歿。

長洲朱紹患肝木剋脾土，面赤生風，大臟燥結，炎火衝上，久之，遂致臟毒，下血腸鳴，溏瀉腹脹，喘急，馴至絕穀，瀕殆，諸醫方以枳實黃連之劑投之，輾轉增劇。薛診之曰：此脾腎兩虛，內眞寒而外虛熱，法當溫補。遂以人參、白朮爲君，山藥、黃芪、肉果、薑、附爲臣，茱萸、骨脂、五味、歸、芩爲佐，治十劑，俾以次服。諸醫皆曰：此火病也，以火濟火可乎？服之浹旬，盡劑而血止，諸疾遄已，先是三年前，先生過紹，謂曰：爾面部赤風，脾胃病也，不治將深，紹怠緩以須，疾發，又惑於衆論，幾至不救。

羅山人治王厚宇一婢，年三十餘，長夏患泄瀉，身涼，四肢厥冷，晝夜數次，皆完穀不化，清水如注，飲食下咽，即泄出不變，已經六七日，一醫用藥不效，謂腸直，症在不治。請羅視之，六脈沉伏，無力而澀，乃脾虛受濕，爲肝木所乘，乃五泄之一，非怪證也。法當健脾，疏風燥濕，升提其下陷之氣，以五苓散加蒼朮、羌活、防風、炮薑、半夏、厚朴、芍藥、加藥妙。一服，十去七八，再以二陳加二朮、砂仁、白芍、厚朴、麴、蘗，調理數劑而安。

程仁甫治一婦人七十歲，清閒厚味，六月患吐瀉腹痛，口渴倦怠，三日夜不止，先醫用藿香正氣散不效。程診六脈滑數不勻，曰：暑令西照，受熱明矣，吐瀉三日夜，脾胃傷矣。用六君去甘草，加麥芽、山查、薑、連、藿香、烏梅煎熟，徐服之，再用香連丸，頓止。

江篁南治一人，病瀉困倦，胸滿脹，江切其脈，告曰：此寒涼傷脾胃也。以四君加陳皮、香附、山查、枳實、薑、棗、蓮實，數劑而安。病者曰：某嘗夏秋患滯下，已而作瀉腹痛，醫以茱萸、補骨脂作丸，服三四兩，不效，更醫，以三黃丸，服過五兩，食減，又更一醫，以菊花、芩、連等藥投之，一日作七八度，遂病如是。所以知其人脾胃傷者，六脈浮大而右關尤甚也。論脈妙。

江應宿治佘氏僕，年十七歲，五月初，患泄瀉，至六月，骨瘦如柴，粒米不入者五日矣，將就木，診其脈沉細濡弱而緩。告其主曰：濕傷脾病也。用五苓散加參、朮各三錢，不終劑而索粥，三劑而愈。

黃水部新陽公，患脾腎泄十餘年，五鼓初必腹痛，數如廁，至辰刻，共四度，巳午腹微痛而泄，凡七八度，日以爲常，食少，倦怠嗜卧，診得右關滑數，左尺微弦無力，此腎虛而脾中有積熱病也。投黃連枳朮丸，腹痛除，漸至天明而起，更與四神丸、八味丸滋其化源，半年，飲食倍進，而泄愈矣。

《慎齋遺書・自下・驗案》一人夜間去後方覺腹寬，不去作脹，心部脈洪，肝部浮，腎脈緊。此心不主令，相火代之，腎水被肝木吊動，其泄在腎，補腎不若補脾，脾溫腎亦堅也。用芡實、山藥、茯苓各一錢，人參五分，熟地四分，益智三分，煎服，丸用五味二兩，吳萸四錢，棗肉丸，白湯下三十丸。

一人善飲酒醉，清晨作瀉，腹腿痛，骨節痛，濕熱在內也。用白朮、茯苓、豬苓、羌活、北味、澤瀉、秦艽，一帖即止，隨發隨服即愈。

一人春日患泄瀉霍亂三年，每發服理中湯病愈，藥止後胸中痛若刀割，略吃一味不謹即瀉，喉中常若飛絲入喉，喉碎出血，用四聖丸，臨卧清米湯下，其病不除，或發瘧疾，丹田下一點疼痛三四日，泄瀉如紅麵肉湯，用養血藥，半年后腹痛六日，用四君子加附子、炮薑、白芍，兼炙氣海穴而愈。

一人六脈沉陰，重按又無力不清，腎虛也。胃脘痛即瀉，痛一陣瀉一陣，腎之脾胃虛火浮於上也。補脾則腎水虧，滋陰則水來侮土，治法惟溫腎即可溫脾，三十年來未生子，腎寒可知。腎主骨，骨脛痛，腎虛之驗也。用地黃湯、補中益氣湯加減，丸方用山藥、茯苓各二兩，補骨脂、小茴香、熟地、杜仲、北五味各一兩，人參七錢，陳火肉骨灰一兩，吳萸五分，共末，米糊丸。

一人久患脾泄，熱在腎故也。用白朮八兩，茯苓五兩，元米五合，同入豬肚內，煮熟搗成餅，曬乾爲末，米糊丸，沉香三錢爲衣服。

一人泄瀉，心脈微洪，肝腎脈俱虛。單治泄瀉，恐土來尅水，用白芷三錢，升動胃氣，五味、人參各五錢，補肺而生腎，白朮三兩，山藥一兩，甘草七錢，蓮肉、白芍各一兩半，健脾止泄而平水土，米糊丸，午前清米湯下五十丸。【略】

一人當臍痛，痛則大便泄，此是脾虛，腎水犯上，寒在腎也。宜溫腎則水安，升胃氣則土旺，而痛不作，瀉從何來？用白芷七錢，北五味、鹿茸、人參、炮薑各一兩，元米糊丸，白湯下。【略】

一婦命門脈弱，責其無火，鷄鳴將作泄，腹響飽悶，此腎虛不納氣也。用

補骨脂四兩，補命門火，小茴香一兩，行飽悶，薑汁炒杜仲二兩，兼補脾腎，烏梅一兩固大腸，肉果一兩溫土，薑煮棗肉，丸以益氣厚腸。

一婦泄瀉，兩尺無神，此腎燥不合也，一醫用茯苓益智即發暈，因用肉蔻蓉三錢以潤之，北五味八分以固之，人參一錢以益其氣，歸身八分以養其血，白芍、甘草以和其中，炮薑二分以安其腎，二帖效，十帖愈。丸即前方加倍蜜丸。張東扶曰：腎燥不合，四字妙極。凡物潤則堅密無縫，燥則綻裂有痕，腎開竅於二陰，腎耗而燥，其竅開而不合，眞至理也。

《醫家秘奧・泄瀉》 一人腳膝常痲，飲食多，即泄瀉，此脾虛濕熱下流也。用補中益氣湯，加防己、黃柏而愈。【略】

一人作瀉，或便膿血，後重，用溫肺湯，去五味子、細辛，加木香、黃連、當歸，蓋肺與大腸爲表裏，肺氣閉塞，不能下降，溫之開之，俾下達也，此邪在下焦，因其勢而利導之。

一婦人，有孕常作瀉，久瀉屬腎，用白朮四兩煮熟，甘草一兩炙，山藥二兩炒，杜仲薑汁炒，松花炒，七錢，米糊丸服愈。

一人素泄瀉，診之心脈微洪，腎肝脈俱虛，單治泄瀉，恐有土尅水之患。用白芷三錢，升動胃氣，五味子五錢，人參五錢，補肺而生胃水也，白朮三兩，山藥三兩，甘草七錢，蓮肉一兩，白芍一兩五錢，脾土健，泄瀉止，而水土平矣。共爲末，糊丸，每服五十丸，米湯下愈。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泄瀉》 梁溪一女人，茹素患內熱，每食腸鳴，清晨大瘕泄，脾腎雙補丸內去肉豆蔻，以白芍藥代之，外加白稏豆十二兩立愈。

無錫秦公安患中氣虛不能食，食亦難化，時作泄，胸膈不寬，一醫誤投枳殼、青皮等破氣藥，下利完穀不化，面色黯白，仲淳用人參四錢、白朮二錢、橘紅錢許、乾薑泡七分、甘草炙一錢、大棗、肉豆蔻四五劑漸愈，後加參至兩許全愈。三年病寒熱，不思食，他醫以前病因參得愈，仍投以參，病轉劇。仲淳至曰：此陰虛也，不宜參。乃用麥門冬、五味子、牛膝、枸杞、芍藥、茯苓、石斛、酸棗仁、鱉甲等，十餘劑愈。

從妹患泄後虛弱，腹脹不食，季父延諸醫療之，予偶問疾，見其用二陳湯及枳殼、山查等味。予曰：請一看病者。見其向內卧眠，兩手置一處，不復動，曰：元氣虛甚矣。法宜用理中湯，恐食積未盡，進以人參三錢，橘紅二錢，加薑汁、竹瀝數匙，夜半思粥，神思頓活。季父大喜，盡謝諸醫，再以六君子湯加山查、肉砂仁、麥門冬調理之，數劑立起。

治腹痛作泄予患腹痛泄，日十餘度，仲淳以一劑止之。

人參一錢五分　蒼朮米泔浸，炒，三錢　黃連薑汁炒三次，一錢　北五味蜜蒸，一錢　橘紅一錢五分　肉豆蔻　吳茱萸湯泡　白茯苓各一錢　藿香五分

莊歛之平日素壯實，善啖。丁巳四月，忽患泄瀉，凡一應藥粥蔬菜入喉覺如針刺，下咽即辣，因而滿腹絞辣，隨覺腹中有氣，先從左升，次即右升，氤氳遍腹即欲如廁，彈響大泄，糞門恍如火灼，一陣甫畢，一陣繼之，更番轉廁，逾時方得。離側諦視，所泄俱清水盈器，白脂上浮，藥粥及蔬菜俱不化而出，甚至夢中大遺，了不收攝。諸醫或云停滯，或云受暑，或云中寒，百藥雜投，竟如沃石，約月餘，大肉盡脫，束手待斃。歛之有孀母，朝夕相視，哀號呼天，恨不以身代也。余於仲夏末，偶過金壇，診其脈洪大而數，知其爲火熱所生病，爲疏一方，用川黃連三錢，白芍藥五錢，橘紅二錢，車前子三錢，白稏豆三錢，白茯苓三錢，石斛三錢，炙甘草一錢，祝其煎成，將井水澄冷，加童便一杯，始服。臨別再三叮嚀，云此方勿出以示人，恐時師見之大笑不已也。若爲驅命計，須堅信服之耳。歛之卻衆醫，下鍵煎服，藥方入喉，恍如飲薄荷汁，隱隱沁入心脾，腹中似別成一清涼世界，甫一劑，夜卧達旦，洞瀉頓止，連服三劑，大便已實。前泄時，藥粥等物，凡溫者下咽，腹中遂覺氣升，即欲大解，一切俱以冷進方快，家人日以爲常，至是啖之覺惡心畏冷，旋易以溫始相安。余曰：此火退之徵也。前方加人參二錢半，蓮肉四十粒，紅麴一錢五分，黃耆三錢，升麻五分，黃連減半。五六劑後，余將返長興，歛之持方求余加減。余曰：此已試效方，宜固守多服，但去升麻可耳。越月餘，余再過金壇，歛之頻顧向余曰：自先生去後，守方煎服，幾三十餘劑矣，今瀉久止而脾氣困頓，不知飢飽，且稍飲茶湯覺腸滿，急脹如欲寸裂，奈何？余曰：大瀉之後，是下多亡陰也，法宜用補，倘此時輕聽盲師，妄用香燥諸藥，取快暫時，元氣受傷，必致變成蠱脹，即不救矣。復爲疏一丸，方人參五兩，白芍藥六兩，炙甘草一兩，五味子六兩，綿黃耆五兩，山茱萸肉五兩，懷山藥五兩，熟地黃八兩，牛膝六兩，紫河車二具，蜜丸，空心、飢時各一服，而日令進前湯液方。歛之相信甚，力堅守二方，服幾三年，脾胃始知飢而嗜食，四體亦漸豐矣。

《醫宗必讀・泄瀉》 醫案　大宗伯董玄宰，夏初水泄，完穀不化，曾服

胃苓湯及四君子湯不效。余曰：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謂完穀也，用升陽除濕加人參二錢，三劑頓止。

大司寇姚岱芝，吐痰泄瀉，見食則惡，面色痿黃，神情困倦，自秋及春，無劑弗投，經久不愈。比余診之，口不能言，亟以補中益氣，去當歸加肉菓二錢、熟附一錢、炮薑一錢、半夏二錢、人參四錢。日進二劑，四日而瀉止，但痰不減耳。余曰：腎虛水泛爲痰，非八味丸不可。應與補中湯幷進，凡四十日，服人參一斤，飲食大進，痰亦不吐。又半月而酬對如常矣。

《不居上集・治案》 生生子張懷赤，每蚤晨腸鳴瀉一二度，晚間一度，尺寸短弱，右關滑大，此中焦有濕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症。以六君子湯加補骨脂、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煎服，瀉遂減半，又以煎藥加杜仲爲丸，服之而愈。

又治吳仲峯，仲秋六部皆沈微，而左猶甚，隱隱如蛛絲之細，原以腸風去血，過服寒涼，致傷脾胃，自春至秋，脾瀉不愈，日夜十二三行，色黃白帶青，兩頤浮腫，四肢亦浮，小水不能獨利，利必與大便幷行，腸鳴，四肢冷，口不渴，飲食大減，口唇齦肉皆白，其爲人也多憂思。夫四肢者脾之所主，清冷則陽氣不充，兩頤乃腎經部位，浮腫益見腎氣之虛也。脈沉微與面色黃腫，皆屬於濕。經云：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土。合脈症觀之，由脾虛不運，積濕而然，虛寒明矣。病至此，勢亦甚危，第形症相符，色脈相應，又能受補，庶幾可生也。法當大溫補升提，以東垣益胃升陽，滲濕湯加減調理。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黃耆二錢，茯苓、益智、蒼朮各一錢，大附子五分，澤瀉、炮薑、炙甘草、升麻、防風各五分，連服八貼，諸症悉減，病雖暫愈，宜戒生冷憂思，庶服藥有效，切勿輕犯，犯之非藥石可生也。

《臨證指南醫案・泄瀉》 周　因長夏濕熱，食物失調，所謂濕多成五泄也。先用胃苓湯分利陰陽，胃苓湯去甘草。

溫　長夏濕勝爲瀉，腹鳴溺少，腑陽不司分利，先宜導濕和中，胃苓湯。

又　向年陰分傷及陽位，每有腹滿便溏，長夏入秋常有滯下，此中焦氣分積弱，水穀之氣易於聚濕，或口鼻觸入穢邪，遂令脾胃不和，是夏秋調攝最宜加意，擬夏秋應用方備採，天暖氣蒸，南方最有中痧痞脹諸恙，未受病前，心懷疑慮，即飲芳香正氣之屬，毋令邪入爲第一義。

藿香梗　白蔻仁　橘紅　桔梗　杏仁　鬱金　降香　厚朴

夏至後，熱勝濕蒸，氣傷神倦。用東垣益氣湯。若汗出口渴，兼生脈散斂液。

某　秋暑穢濁，氣從吸入，寒熱如瘧，上咳痰，下洞泄，三焦蔓延，小水短赤。議芳香辟穢，分利滲濕。

藿香　厚朴　廣皮　茯苓塊　甘草　豬苓　澤瀉　木瓜　滑石　檀香汁

又　進藥稍緩，所言穢濁，非臆說矣。其陰莖囊腫，是濕熱甚而下墜入腑，與方書莖欬症有間，議河間法。

厚朴　杏仁　滑石　寒水石　石膏　豬苓　澤瀉　絲瓜葉

某　陰瘧久傷成損，倦不能卧，脊強，脈垂，足跗浮腫，乃督脈不用，漸至傴僂廢疾，近日暑濕內侵泄瀉，先宜分利和中。

厚朴　藿香　廣皮　茯苓　澤瀉　木瓜　炒扁豆　炒查肉　炒砂仁　蔡二　氣短少續爲虛，近日腹中不和，泄瀉暑傷，先以清暑和脾，預防滯下。

厚朴　廣皮　炙草　茯苓　澤瀉　炒扁豆　麥芽　木瓜　炒查肉　砂仁

又　香砂異功散。

葉五七　平素操持積榮，五志之火易燃，上則鼻竅堵塞，下有肛痔腸紅，冬春溫邪，是陽氣發越，邪氣乘虛內伏，夫所伏之邪，非比暴感發散可解，況兼勞倦內傷之體，病經九十日來，足跗日腫，大便日行五六次，其形粘膩，其色黃赤紫滯，小便不利，必隨大便而稍通，此腎關樞機已廢，二腸陽腑失司，所進水穀，脾胃不主運行，釀濕墜下，轉爲瘀腐之形，正當土旺入夏，脾胃主氣。此濕熱內淫，由乎脾腎日傷，不得明理之醫，一誤再誤，必致變現腹滿矣。夫左脈之緩澀，是久病陰陽之損，是合理也，而右脈弦大，豈是有餘形質之滯？即仲景所云，弦爲胃減，大則病進，亦由陽明脈絡漸弛，腫自下日上之義。守中治中，有妨食滋滿之弊，大旨中宜運通，下宜分利，必得小溲自利，腑氣開闔，始有轉機。若再延綿月餘，夏至陰生，便難力挽矣。四苓加椒目、厚朴、益智、廣皮白。

又　服分消方法五日瀉減溏通，足跗浮腫未消，要知脾胃久困，濕熱滯濁，無以運行，所進水穀，其氣蒸變爲濕，濕勝多成五瀉，欲使濕去，必利小

便。然滲利太過，望六年歲之人，又當慮及下焦。久病入夏，正脾胃司令時候，脾臟宜補則健，胃腑宜疏自清，扶正氣，驅濕熱，乃消補兼施治法。晚服資生丸，炒米湯送下。

早服

人參　廣皮　防己　厚朴　茯苓　生朮　澤瀉　神麴　黃連　吳萸

朱　口腹不愼，濕熱內起，泄瀉復至，此濕多成五泄，氣瀉則腹脹矣。

人參　茅朮　川連　黃芩　白芍　廣皮　茯苓　澤瀉　查肉

陳　脈緩大，腹痛泄瀉，小溲不利，此水穀內因之濕，鬱蒸腸胃，致清濁不分。若不清理分消，延爲積聚粘膩滯下，議用芩芍湯。

淡黃芩　生白芍　廣皮　厚朴　藿香　茯苓　豬苓　澤瀉

張　脈緩澀，腹滿，痛瀉不爽，氣鬱滯久，濕凝在腸，用丹溪小溫中丸。

針砂　小川連　蒼朮　白朮　香附　半夏　廣皮　青皮

神麴漿丸。

程　診脈肝部獨大，脾胃緩弱，平昔納穀甚少，而精神頗好，其先天充旺不待言矣。目今水瀉，少腹滿脹，少腹爲厥陰肝位，由陰陽不分，濁踞於下，致肝失疏泄，當以五苓散導水利濕，仿古急開支河之法。

黃九歲　久瀉兼發瘡痍，是濕勝熱鬱，苦寒必佐風藥，合乎東垣脾宜升，胃宜降之旨。

人參　川連　黃柏　廣皮　炙草　生於朮　羌活　防風　升麻　柴胡　神麴　麥芽

朱三四　刑瘦尖長，木火體質，自上年泄瀉，累用脾胃藥不效，此陰水素虧，酒食水穀之濕下墜，陰弱不能包涵所致，宜苦味堅陰，淡滲勝濕。

炒川連　炒黃柏　厚朴　廣皮白　茯苓　豬苓　澤瀉　炒查肉

陳　寒濕已變熱鬱，六腑爲窒爲瀉。

生台朮　厚朴　廣皮　白茯苓　益智仁　木瓜　茵陳　澤瀉

某三三　酒濕內聚痰飲，餘濕下注五泄，常用一味茅朮丸。

炒半夏　茯苓　苡仁　刺蒺藜　新會皮

王氏　頭脹，喜冷飲，咳嘔，心中脹，泄瀉不爽，此爲中暑。故止瀝血藥更甚，舌色白，議清上焦氣分。

石膏　淡黃芩　炒半夏　橘紅　厚朴　杏仁

王二七　自春徂冬，瀉白積，至今腹痛，小水不利，想食物非宜，脾胃水寒偏注大腸，當分其勢以導太陽，胃苓湯主之。【略】

郁四八　經營勞心，納食違時，飢飽勞傷，脾胃受病，脾失運化，夜屬陰晦，至天明洞瀉粘膩，食物不喜，脾弱，惡食柔濁之味，五苓通膀胱分泄，濕氣已走前陰之竅，用之小效。東垣謂夫中氣不足，溲便乃變，陽不運行，濕多成五泄矣。

人參　生白朮　茯苓　炙草　炮薑　肉桂【略】

陸嫗　氣滯爲脹，濕鬱爲瀉，主以分消。

炒厚朴　大腹皮　茯苓　澤瀉　煨益智　廣皮　炒查肉

某氏　雨濕涼氣，乘於脾胃，泄瀉之後，腹膨減食，宜健中運濕。

焦白朮炭　厚朴　廣皮　生穀芽　炒扁豆　木瓜　茯苓　澤瀉

程女　濕鬱脾陽，腹滿，肢冷泄瀉。四苓散加厚朴、廣皮。

鄒嫗　濕傷泄瀉，小便全少，腹滿欲脹，舌白不飢，病在足太陰脾，宜溫中佐以分利。

生茅朮　厚朴　草果　廣皮　茯苓　豬苓　澤瀉　炒砂仁【略】

某某氏　脈沉緩，肌肉豐盛，是水土稟質，陽氣少於運行，水穀聚濕，布及經絡，下焦每有重著筋痛，食稍不運，便易泄瀉，經水色淡，水濕交混，總以太陰脾臟調理。若不中窾，恐防脹病。

人參　茯苓　白朮　炙草　廣皮　羌活　獨活　防風　澤瀉

倪六七　陽傷濕聚，便溏足腫。

麤桂枝　生白朮　木防己　茯苓　澤瀉

陸五一　當臍動氣，子夜瘕泄，晝午自止，是陽衰寒濕沍凝，腑陽不運，每瀉則脹減，宜通不宜澀。

製川烏　生茅朮　茯苓　木香　厚朴　廣皮

朱　消渴乾嘔，口吐清涎，舌光赤，泄瀉，熱病四十日不愈，熱邪入陰，厥陽犯胃，吞酸不思食，久延爲病傷成勞。

川連　烏梅　黃芩　白芍　人參　訶子皮

陶十八　病由春木正旺，中焦受尅，先泄瀉，繼以腹痛，小便不利，食不思納，皆是六腑不和所致。夫胃爲陽土，肝屬陰木，腑宜通，肝宜柔宜涼，治胃必佐泄肝，制其勝也，閱方呆補，不知臟腑陰陽故辨及之。

泡淡黃芩　炒小川連　炒廣皮　厚朴　生白芍　炒烏梅肉　豬苓
澤瀉

楊　因驚而瀉，腹痛欲嘔，是爲蛔厥，當用酸苦，忌進甜物。

川椒　烏梅肉　川連　淡乾薑　金鈴子　延胡索　桂枝木　生白芍

唐　胃中不和，不飢少寐，肝風震動，頭迷，溏泄，高年經月未復，兩和厥陰陽明。

炒半夏　人參　枳實　茯苓　炒烏梅肉風非宜

潘　入夜咽乾欲嘔，食納腹痛即瀉。此胃口大傷，陰火內風刼爍津液，當以肝胃同治，用酸甘化陰方。

人參一錢半　焦白芍三錢　訶子皮七分　炙草五分　陳倉米三錢【略】

朱　經月減食泄瀉，下焦無力，以扶土泄木法。

人參　焦朮　炒益智　茯苓　木瓜　廣皮【略】

王　霍亂後痛瀉已緩，心中空洞，肢節痿弱，此陽明脈虛，內風閃爍，蓋虛象也。異功去參、朮，加烏梅、木瓜、白芍。

又　上吐下瀉之後，中氣大虛，身痛肢浮，虛風內動，以補中爲法。異功散加木瓜、薑、棗。

某　腹鳴晨泄，巔眩脘痹，形質似屬陽不足，診脈小弦，非二神四神溫固之症。蓋陽明胃土已虛，厥陰肝風振動內起，久病而爲飧泄，用甘以理胃，酸以制肝。

人參　茯苓　炙草　廣皮　烏梅　木瓜

某　頭痛損目，黎明腸鳴泄瀉，煩心必目刺痛流淚，是木火生風，致脾胃土位日戕，姑議泄木安土法。

人參　半夏　茯苓　炙草　丹皮　桑葉

徐六六　自春季胸脇肌腠，以及腹中疼痛，從治肝小愈，腹鳴泄瀉不止，久風飧泄，都因木乘土位。東垣云：治脾胃必先制肝。仿此。

人參　焦朮　炙草　木瓜　烏梅　炒菟絲餅程　勞損經年，食入腹脹痛瀉，必中寒凜，膚腠熱蒸，此陽不內潛，脾胃久困，萬無治嗽清降之理。議用戊己湯，扶土制木法。【略】

張嫗　腹鳴臌脹，清晨瘕泄，先以熄肝風，安脾胃方。

人參此方豈能熄肝風　茯苓　木瓜　炒烏梅　炒菟絲子

又　泄肝醒胃方。

吳萸　生白芍　炒烏梅　人參　茯苓

某　脈右弦，腹膨鳴響痛瀉半年不痊，此少陽木火鬱傷脾土，久則浮腫脹滿。法當疏通泄鬱，非辛溫燥熱可治。

黃芩　白芍　桑葉　丹皮　柴胡　青皮

吳　陽虛惡寒，惡心吞酸，泄瀉，乃年力已衰，更飲酒中虛，治法必以脾胃扶陽。

人參　茯苓　附子　白朮　乾薑　胡盧巴

趙　晨泄難忍，臨晚稍可寧耐，易飢善食，仍不易消磨，其故在乎脾胃陰陽不和也。讀東垣《脾胃論》，謂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援引升降爲法。

人參　生於朮　炮附子　炙草　炒歸身　炒白芍　地榆炭　炮薑灰

煨葛根　煨升麻

又　腸風鳴震，泄利得緩，猶有微痛而下都緣陽氣受傷，垢滯永不清楚，必以溫通之劑爲法。

生茅朮三錢　炙草五分　生炮附子一錢　厚朴一錢　廣皮一錢　製大黃五分

金五八　能食不化，腹痛泄瀉，若風冷外乘，肌肉著冷，其病頃刻即至，上年用石刻安腎丸，初服相投，兩旬不效，知是病在中焦，不必固下矣。自述行走數十里，未覺衰倦，痛處繞臍，議用治中法，足太陰陽明主治。

生於朮　生茅朮　生益智　淡乾薑　胡蘆巴　茯苓　木瓜　藿撥

王三五三年久損，氣怯神奪，此溫養補益，皆護元以冀卻病，原不藉乎桂附辛熱，以刼陰液。今胃減咽乾，大便溏泄經月，夏三月脾胃主候，宜從中治。

人參　炒白芍　炙草　煨益智　炒木瓜　茯苓　廣皮【略】

李氏　脈沉，形寒，腰髀牽強腹鳴，有形上下攻觸，每晨必瀉，經水百日一至，仿仲景意。

茯苓　炮淡乾薑　生於朮　肉桂

某氏　陽微濁滯，吐瀉心痛，當辛溫開氣，胃陽蘇醒乃安。

炒半夏　厚朴　廣皮　益智仁　煨木香　烏藥　香附汁　薑汁

某二十　色白，脈耎，體質陽薄，入春汗泄，神力疲倦，大便溏泄不爽，皆

脾陽困頓，不免勝舉，無以鼓動生生陽氣耳，刻下姑與和中爲先。

益智仁八分　廣皮一錢　薑灰七分　茯苓三錢　生穀芽三錢

楊　小便不利，大便溏泄，補脾法中，佐以淡滲，分其陰陽。

人參　熟朮　茯苓　象牙屑　澤瀉　苡仁　廣皮　白芍

薛十三　水穀濕邪內著，脾氣不和，腹膨不飢，便溏，四肢痠痹

厚朴　茯苓皮　大腹皮　防己　廣皮　澤瀉　桂枝木

又　肢痠，腹膨便溏。

木防己　生白朮　苡仁　木瓜　桂枝木　澤瀉

馬四一　飲酒少穀，中氣久虛晨泄，下部冷，腎陽脾陽兩憊，知飢少納。法當理陽，酒客性不喜甘膩滋柔之藥。

茯苓　覆盆子　生益智　炒菟絲餅　補骨脂　芡實

朱四十　酒濕內因，脾腎陽虛，用黑地黃丸蒸餅水煮和丸。

徐五九　晨泄病在腎，少腹有痕，亦是陰邪，若食葷腥厚味，病即頓發，乃陽氣積衰，議用四神丸。【略】

朱四一　久瀉無有不傷腎者，食減不化，陽不用事，八味腎氣，乃從陰引陽，宜乎少效，議與升陽。

鹿茸　人參　陽起石煎方有用此否　茯苓　炮附子　淡乾薑

又　久瀉必從脾腎主治，但痛利必有粘積，小溲短縮，不爽，溫補不應，議通腑氣。

厚朴　廣皮　茯苓　豬苓　澤瀉　川連　煨木香　炒山查　炒神麴

【略】

張嫗　泄瀉，脾腎虛，得食脹。

人參　炒菟絲子　炒黃乾薑　茯苓　煨益智　木瓜

某　瀉五十日，腹鳴渴飲，溲溺不利，畏寒形倦，寐醒汗出，用溫中平木法。

人參　胡蘆巴　炮薑　茯苓　訶子皮　附子　粟殼

某　脾腎不攝，五更瀉。

巴戟　菟絲子　五味　補骨脂　芡實　建連　山藥　炙草【略】

某　腎虛痕泄。

炒香菟絲子　生杜仲　炒焦補骨脂　茴香　雲茯苓

又　陽微，子後腹鳴，前方痕泄已止。

人參　炒菟絲子　炒補骨脂　湖蓮肉　芡實　茯苓

顧　脾腎痕泄，腹膨肢腫，久病大虛，議通補中下之陽。

人參　川熟附　茯苓　澤瀉　炒黃乾薑

《續名醫類案・泄瀉》　宋高宗嘗以瀉疾召王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脈。上急召大官賜瓜，繼先即食之，既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起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耳。《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略】

衍義治一人，大腸寒清，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升未效，後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錢，同爲末，醋糊爲丸如梧子大，空心及食前米飲下五七十丸，終四劑遂愈。《醫學綱目》【略】

何洗心每飲食稍冷，饘粥或稀，必作脹瀉，理脾之劑，歷試不瘳。孫診之左三部皆濡弱，右寸亦然，關滑尺沉微，此下元虛寒所致。法當溫補，以補骨脂、杜仲、菟絲各二錢，山萸肉、人參、山藥各一錢，茯苓、澤瀉各八分，肉果三分，數劑愈。【略】

薛立齋治侍御沈東江之內，停食腹痛作瀉，以六君加木香、炮薑而愈，後復作，傳爲腎瀉，用四神丸而安。【略】

一婦人年踰五十，不食夜飯，五更作瀉，二十年矣，後患痢，午前用香連丸，午後用二神丸，各二服而痢止，又以二神丸數服，而食夜飯，不月而形體如故。【略】

薛立齋治沈太尹病瀉，五更轆轤，此腎瀉也。用五味子散，數服而愈。因起居不愼，瀉復作，年餘不瘥，此命門火虛不能生土，法當補其母，火者土之母也。遂用八味丸，瀉即止，食漸進。東垣云脾胃之氣盛，則能食而肥，虛則不能食而瘦，全賴命門火，爲生化之源，滋養之根也，故用八味丸屢效，只用六味亦可。【略】

李時珍治魏刺史子久泄，諸醫不效，垂殆，李用骨碎補爲末，入豬腰中，煨熟與食頓愈。蓋腎主大小便，久泄屬腎虛，不可專從脾胃也。《本草綱目》

【略】

沈少西女，年二十，自小脾胃受傷，不時作泄作嘔，近則寒熱不時，手足厥冷，胸膈不舒，脇脹噯氣，左眠則氣不通暢，左脇胃脘時疼時止，渴而不欲飲，小便短，大便日二三行，腹中雷鳴，彈之如鼓，揉之如水，大約氣上塞則脹而痛，氣下墜則泄而痛，幸飲食不甚減，常服胃苓白朮黃連及消導之藥，或調氣補血之品不應，謂此證非參朮不能取效。但今微有表邪，先與小柴胡加桔梗二三帖，寒熱稍和，近時庸師尚得此訣。易以調中益氣湯，去黃柏，加青皮以伐肝，神麴以助脾，炮薑以溫中，四帖脹痛俱減，大便稍實，但微有寒熱，中宮不實不堅，且聚且散，無積可攻，法當補益臟氣。用人參、黃芪、白朮、茯苓、棗仁、柴胡、遠志、炙草、炮薑、龍眼肉、大益元氣以退虛熱。數劑後夜來略脹，更以六君子料加枳實、黃連、神麴、木香、砂仁爲丸，與煎劑間服，月餘而安。【略】

黃履素曰：乙巳之夏，余患中脘痛，既而泄瀉，偶遇姑蘇一名醫，令診之，驚曰：脾胃久傷，不治將滯下。予體素弱，憚服攻尅之藥，因此醫有盛名，一時惑之，遂服枳、朮、黃連、厚朴、山查、木通等藥數劑，又服枳朮丸一月，以致脾胃大傷，是秋遂溏泄不止，漸覺飲食難化，痞悶脹飽，深自悔恨。乃服參耆等藥，及八味丸十餘年，始得愈。然中氣不能如故，苦不耐飢，稍飢則中氣大虛，憊不可狀，凡山查消導之物，入口即虛，脾胃之不可妄攻如此。方書極言枳朮丸之妙，孰知白朮雖多，不能勝枳實之迅利，予友胡孝轅刺史，亦悞服枳朮丸而大病，可見此丸，斷非健脾之藥，或飲食停滯，偶一二服則可耳。【略】

柴嶼青治學士于鶴泉，痢後久瀉，醫以人參、川連爲末，日服遂至飲食不思，每欲小便，大便先出，求治，其兩尺微細欲絕。經曰腎主二便，又曰腎司啓閉，今腎氣不固，是以大便不能自主，況年逾六旬，不必診脈，已知其概，而脈又如此，更無疑義。遂用補中益氣湯更加熟附子二錢，煨肉果二錢，送八味二劑，彼頗思飲食，大便止瀉，勃有生機，乃慕時醫某以爲一劑立效，二劑而歿，惜哉。

馬次周令嗣於甲子場前，身熱脾泄，醫以外感治之，屢藥不效，診其人迎左尺平弱，氣口微緩，此屬肝腎脾胃不足，用六君子湯加柴胡，數劑身涼，去柴胡再加歸芍，調理而安，是科獲雋。

張三錫治一人，泄瀉口乾舌燥，脈洪數，與六一散，一服知，二服已，又一人服不應，用芩連四物散效。

一老嫗久瀉，服補劑不應，以參苓白朮散加黃連、肉豆蔻少許作丸，服未半斤，永不發。【略】

開慶己未年七月間，裕齋馬觀文夫人費氏，病氣弱怠，四肢厥冷，惡寒自汗，不進飲食，一醫作伏暑治之，投暑藥。一醫作虛寒治之，投熱藥無效，召僕診之，六脈雖弱，而關獨甚，此中焦寒也。中焦者脾也，脾胃既寒，非特但有是證，必有腹痛吐瀉之證，今四肢厥冷屬脾，是脾胃虛冷，無可疑者。答云：未見有腹痛吐瀉之證，今用何藥治之？僕答云：宜用附子理中湯。未服藥間旋即腹痛而瀉，莫不神之，即治此藥，一投而瘥。《良方》【略】

薛立齋治僉憲高如齋，飲食難化，腹痛泄瀉，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治之而痊。後復作完穀不化，腹痛頭疼，體重困倦，以爲脾虛受濕，用芍藥防風湯而愈。

太僕楊舉元，先爲飲食停滯，小腹重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漸愈。後飲食難化，大便患泄瀉，心腹作痛，飲食不甘，用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尋愈。光祿楊立之元氣素弱，飲食難化，泄瀉不已，小便短少，洒淅惡寒，體重節痛，以爲脾肺虛，用升陽益胃湯而痊。大凡泄瀉服分利調補等劑不應者，此肝木鬱於脾土，必用升陽益胃之劑。【略】

朱丹溪治一老人奉養太過，飲食傷脾，常常泄瀉，亦是脾泄。白朮二兩，白芍、神麴、山查、半夏各一兩，黃芩五錢，右爲末，荷葉包飯燒爲丸。《平治會萃》【略】

項秋子尊堂，年五十，久患泄瀉，日常數行，凡飲食稍熱，即欲泄，後食漸減，治數年無效，已聽之。偶昏暮於空房見黑影，疑外孫也，撫之無有，因大恐失跌，遂作寒熱，左脇如錐刺，徹夜不眠，口苦眩暈，或疑邪祟，或疑瘀滯，幸未服藥，診之脈弦數，與川連、楝肉、米仁、沙參、麥冬、生地、杞子、蕪仁、纔下咽脇痛如失，再劑則累年之泄瀉亦愈矣。或問故，曰：此肝經血燥火旺乘脾之證，經曰肝虛則目眩眩無所見，其見黑影者，乃眩暈時作，又因恐而失跌也。原夫向之泄瀉，屢治罔驗者，蓋時師見證治證，所用必香、砂、芩、朮諸燥劑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此《陰符經》之秘旨也，醫者能擴而充之，則世無難治之病矣。

《醫述・瀉・選案》 一婦得暴注證，食粥粥下，飲湯湯下，服藥藥下，物

色不變，衆醫議用薑、附、參、耆，予詰之，答曰：完穀不化，胃虛明矣。予曰：非也，經言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河間謂火性急速，不容停留，仲景謂邪熱不殺穀，公言完穀不化，屬之虛寒，此則屬之實火，用藥一差，死生反掌。先令以香連丸服之，安然飲湯水半鍾亦不下，衆始信其爲火。疏方，用平胃散加黄連一錢、大黄三錢。其家人曰：病下而復下之，可乎？予曰：通因通用，塞因塞用，變通之妙，存乎一心，試服此藥，得效必矣。服後微下二三行，食粥一碗，繼以白芍湯調理而安。余午亭

一婦患泄瀉，醫以脾虛治不效，又云是虛且寒，用參、朮、薑、桂溫之更甚，兩關脈浮而有力。予曰：此風干腸胃也，風性最速，故食入即完穀而出，溫補則風性益烈，傳遞更速耳。遂用升麻、柴胡、桂枝、防風、蒼朮、白芍、薏仁、澤瀉、陳皮，服之而愈。吳天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医药卫生典　医学分典　内科总部　1
SS号=12639243